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華人奇幻經典 官方原著小說

仙劍奇俠傳



国民级游戏官方原著小说 唤起整个华人世界的仙侠之梦！

仙剑之父姚壮宪监制，著名奇幻作家管平潮撰写
“武侠泰斗”温瑞安/“盗墓宗师”南派三叔联合作序

[illegible]

仙剑奇侠传1

序幕 南绍传说

在中国的南方，千山万水之间，水烟缭绕，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王国。

这个王国，人们称它为南绍。

很少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更不曾听闻过这个国度的传说。

只有一些不知何朝、何代，由谁传唱出来的故事，流传在苗人嘹亮的歌声中。这些歌曲响遍了云霄，在山谷间回荡着、缠绕着，一重又一重的回音，像永远不会消失一般，朝向云间渐渐盘旋而上，也许是传到天空，让神仙们听见了。

“为什么苗人要在山谷间唱着歌呢？”

苗族的老族人吟唱传说之前，一定要先问一遍孩子们。

孩子们也都一定会大声地回答：“为了让凤凰听见！”

苗族的老族人拨了一下琴弦，在冷冷的一声清音中，又问道：“凤凰听见了歌声，会回来吗？会载着美丽的公主、英勇的武士回来吗？”

孩子们想听传说，孩子们急了，纷纷说：“会的，会的。”

于是老苗人拨起了缠绵的琴音，吟唱着：

“南绍国是美丽的天堂，草地上的露珠，像天上的星星般闪亮。每一家都有一大片的田地，种着黄金样的稻米，姑娘辫子般的苗秧！”

“一整片云南的山峦，是天神的宝冠，南绍就是冠上那颗闪闪发亮的钻石，最耀眼地摆在中央。”

“有一天远方来了侵略者，杀了我们的人民，烧了我们的房屋。滴在草地上的不是露珠，是姑娘们的眼泪，是战士的鲜血。”

“苗人的战士打退了侵略者，可是一半死了，只剩下一半的战士活着。第二次侵略者又来了，这次他们带来了邪神，刮起黑色的妖风，下起赤色的血雨，风里有毒，雨里也有毒。美丽的国家变成毒瘴遍野，天神也为之哭泣。”

“愤怒的天帝派出了水、火、风、雷、山五个神，以及天帝的女儿旱魃，前来打退邪神。邪神被打退了，暴戾的蛮族逃走了，可是，旱魃和神祇们爱上这片土地，他们不愿意回到天上了。”

“水神在洪涛巨浪中拍手笑着，没听见苗民害怕的哭号；火神在烈焰里舞蹈，不管苗民的尸骨在火中烧成了飞灰；风神吹卷起房屋和牛羊，大树倒了，压死了许许多多的百姓；雷神不停打鼓作乐，却吓得残存的苗民们躲在山洞里，害怕地抱在一起。”

“这一切都不如旱魃轻轻地走过一遭，只要旱魃的裙摆扫过的土地，便成为永远的荒田；她身上带着最炎热的死亡，将青色化作焦枯，将地下一百丈的水，也蒸发给太阳。家畜都死了，山上的狼群闯下来，吃死去的猪狗，也吃还没死去的人们。”

“于是苗民们又哭了，无法可想。蛮人来了，可以向天神求告；如今伤害他们的是天神，他们要向谁祈祷？”

当老族人唱到这里，围在草地上倾听的小孩子们便都急得瞪大了眼睛，紧紧闭着嘴巴，不敢出声。似乎见到他们熟悉的土地，变得一片

荒凉，到处是尸体和骷髅，可怕的狼群瞪着血红色的眼睛，缓缓地穿梭在破败的家园上。

老族人琴弦一拨，脸上悲苦的皱纹突然间变作了笑，以干老的声音说：

“可怜的苗人就要灭亡了吗？不会的！天神可以不理睬苗人，可是苗人的母亲会伸出慈爱的手，赶走吃人的狼。”

所有的孩子都笑了，这是他们早已听过无数次的故事，也就在这个时候，老族人会问：“谁是苗人的母亲？”

所有的孩子都会大声地一起回答：“是女娲！”

老族人轻拨着弦，继续吟唱下去：“女娲住在最远最远的天上，管理着早晨的曙光和黄昏的彩霞。她的容貌像曙光与彩霞一样灿烂，她的双眼像月亮一样温和，她的心像春天里冒出头的花蕊一样柔软。”

“可是女娲的勇气，却像九百九十九座山一同山崩一样，没有人可以阻挡。”

“她听见了苗民的哀泣，便从最远最远的天宫飞奔到人间，将水、火、风、雷、山收进五个灵珠里，又将旱魃赶回了天上，使他们永远无法再到人间肆虐。”

“天帝知道了非常生气，不许女娲回到天上。女娲失去了神的资格，将要面临死亡。苗王为伟大的女娲建立了神殿，奉养着她。”

“祥瑞的麒麟和凤凰自己来到神殿，侍奉女娲。直到女娲渐渐老去，当女娲死去的那一刻，她的心脏化作一颗珍珠。凤凰来孵育，麒麟来守护，过了一百年，终于从珍珠中长出了一个绝世的美女。她的容貌与女娲一样，她能知道从前的一切，也能知道未来的一切，她还知道这

五颗灵珠的咒语，以及女娲为了这五颗灵珠，孤独地老死人间的过去。”

“苗王封她做了女祭司，代替女娲守护南绍国。曾经有一次，整年没有下雨，女祭司取出水灵珠，召唤遥远的江水，江水冲上天，哗啦哗啦地落在南绍的土地上；曾经有一次，东方飞来像沙尘那样多的蝗虫，女祭司取出火灵珠，召唤出远方火山里的烈焰，烧尽了所有的害虫。”

可是女祭司不是女神，她是人类，于是她爱上了另一个人类，他们生下了另一颗珍珠，依然由麒麟和凤凰一同照顾着下一个女娲的后代。”

小孩子们都已经知道故事的始末了，可是还是要喧闹着说：“然后过了好几百年！一共有七个女娲娘娘的后代！”

老人叹了一口气，琴声幽幽。

“过了好几百年，在第七个女祭司的守护下，山上的苗人和水边的苗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遍及了所有的山，所有的水。可是他们也分成黑苗和白苗，有时相亲相爱，有时却争执起来。”

“女娲神殿在河边，于是新的女祭司是白苗人。有一天，黑苗的武士们赶到神殿来，哀求女祭司救救黑苗。原来是山上起了大火，不祥的黑烟弥漫着天边，死神的衣衫笼罩着王宫。女祭司连忙带着水灵珠，以无边的法力掀起千里巨浪，浇熄了遍野的火焰。可是不知为什么，水却不停地淹来，白苗的居民们在水波中呼救，他们的房子被冲倒了，家人也失散了。”

“女祭司隐隐约约看见，有怪兽在水中滚动，她知道了，这是怪兽在作乱。召唤过水灵珠之后的女祭司身体疲惫，没有力气打走怪兽，可是她听见了子民的哭喊，于是她不顾一切，口中咬着宝剑，遁入水中与怪兽决斗。”

“女祭司与怪兽在水底下战斗，一会儿是冲上半天的巨涛，一会儿是滚滚沸沸的波浪，一连七天七夜，水面终于静了下来，不知道是怪兽死了，还是女祭司死了。”

“所有的人民祭拜求祷，希望女祭司游出水面，平安无事，渐渐的，水退了，还是没有女祭司的人影。黑苗国王急了，他派出所有的士兵，到处寻找女祭司。包括国王自己，他亲自走遍山野，走过刺人的荆棘，也走过危险的沼泽。他终于在一片泥泞中，找到奄奄一息的女祭司。”

“黑苗国王高兴极了，他是个大勇士，可是他却高兴得流下泪来。他抱着女祭司柔弱的身体，回到王城里，每天亲自照顾她，看着她吃药，叫人演奏音乐给她听。当女祭司恢复美丽与神力，她成了黑苗国王的王后，从此黑苗和白苗又是一家人了，他们是黑苗白苗共同的王与后，也就是巫王与巫后。”

“巫王与巫后过着恩爱的日子，生下了另一颗明珠……”

“明珠长出一样美丽的公主，公主的肌肤像天山不化的白雪，公主的香味像春江初融的冰水，公主的笑声，让黄莺跟着高鸣，让城外的百姓们脸上，都一起绽开了笑。巫王像深爱着自己的生命一样，爱着公主；苗民像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着公主。”

“可是有一天，大水又从遥远的海上灌了进来，从乌黑的天空不停地倾倒下来，淹破苗人的家园。黑苗的大教主请巫后施法平定水患，巫后却无能为力。苗民失望极了，难道神圣的巫后失去了法力吗？”

所有的孩子们都屏着气，他们知道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悲惨故事，也是一个南绍国最永久的传奇。

老族人的琴音更加悲怆，像一把刀一般，割着冷冷的空气，让人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巫王突然间把巫后和公主囚禁在水牢的底部，夺走了巫后的蛇法杖。”

“为什么囚禁了伟大的巫后？为什么囚禁了纯洁的公主？苗人们哭着问。”

“黑苗的拜月大教主说，巫后不能平定水患，因为她不是真正的巫后，而是妖怪。”

“黑苗的拜月大教主说，从前的女祭司已经死了，是蛇妖怪化成女祭司的样子，嫁给了巫王，生下来的公主也是妖怪。他亲眼看见黑夜里，巫后攀上王城的颠峰，吸取人民的精气。所以，她才能有那样的美丽！”

“黑苗的拜月大教主还说，南绍的水患是巫后召来的，巫后是蛇妖女，妖怪们都是她的臣民。他亲眼看见在狂风中，巫后以邪恶法术唤醒魔兽。所以，南绍才有了灾祸。”

“黑苗的拜月大教主逼巫王杀死公主，可是凤凰载着公主飞上了天空，消失在云朵之中。”

“黑苗的武士们气愤了，他们包围山上的王宫，要巫王杀死巫后。他们包围水边的神殿，放火烧了女锅的神像。”

白苗的武士们气愤了，他们聚集起来，对抗黑苗。白苗与黑苗又打起仗来，兄弟们杀着自己的兄弟，父子们杀着自己的父子。远古的女媧，七代的祭司们，沉睡在生长星星的土地下，也醒来而悲伤地叹息着。”

“地牢里的巫后听见了祖先的哀叹，听见了子民垂死的呼号。巫后只能伤心地垂泪。”

“王啊！巫后流着眼泪说，灵珠已经失窃了，我不能平定水患，请让我与魔兽决斗吧！”

“可是巫王不肯放出巫后，巫后没有法子，而人民的嘶杀，魔兽的叫嚣，撕裂了巫后的心房。她希望自己化做石像，冰冷地忘记这一切的悲伤。”

这时，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们知道苗人是不会灭亡的，就如同巫后不会死一样。

“巫后日日夜夜向女娲祈祷，女娲听见了她可怜女儿的声音，派来了一位世间最英勇的人。”

“在弥漫着水与烟的神殿外，传说中的英雄出现了。他像风一样，像影子一样，他能任意来去他要前往的地方。”

“他进入王宫，找回巫后失落的法杖；他进入地牢，救出被困在一切阴暗汇聚之处的巫后。”

“巫后取回了蛇法杖，她便和传说中的英雄一同奔出了地牢，她们来到王宫外面，遇见惊慌的巫王和拜月教主。拜月教主叫许多的勇士攻击巫后和传说中的英雄，这些武士们都被英雄杀了，一个一个地死在王宫的大殿上，王宫的阶梯上。拜月教主拉着巫王，逃到最高的翡翠坛，后面已经没有路了。”

“巫王问巫后，你真的是魔女，你真的要杀我吗？”

“巫后流着眼泪说，王啊，你不相信天上的太阳，却接近鬼火的磷光！你将神族的后代视作了妖魔，却把妖魔当成心腹和手足！你逼走了亲爱的妻子和心肝一般的女儿，却亲近谋害你的凶手与仇敌。可是，王啊，我依然视你为我的太阳，我的心肝！”

“这对拜月教主突然从背后一刀，刺进了巫王的心脏！”

“巫王的血溅在巫后身上，拜月大教主要逃走，却被传说中的英雄给杀了。”

“巫后望着远方滔天的洪水，她知道黑苗的武士并不是真心要害她，她也知道白苗的勇士们依然尊敬着她，她更知道巫王依然深爱着她和他们的公主。于是巫后从翡翠坛上跳了下去，她像当初一样，以最后的法力杀死了制造水患的魔兽。”

“魔兽死了，巫后也死了。大水退了，没有坏心的教主再来欺骗苗人自相残杀，黑苗与白苗的人民重新回到家园，又可以在这片长着星星的土地上过着平安的生活，年轻的姑娘可以在花丛间唱歌，等着她的情郎。”

“但是传说中的英雄被凤凰载走了，就像公主被凤凰载走一样。”

“凤凰会载他们到哪里去呢？英雄会和公主在一起吗？苗民们每天望着天空，唱着当年的传说，呼唤着女娲的女儿，希望凤凰听见了，能载着英雄与公主，飞回南绍的王宫……”

第一章 余杭小镇

暗暗黑云，缠绕着起伏迭宕的罗刹峰，一层层掩蔽了这座山的嶙峋陡峭，沉沉地座落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氤氲的烟雾中。

陡地，尖锐的呼啸声划破天空！

三道黑色侏儒般的小影子飞窜而至，闪入遮掩着山峰的云雾中。一道雪白的光芒急追而至，御剑而行的青衫身影飘飘若仙，有如雷电般迅速无比。

御剑人影后追先至，挡在那三道黑色人影前，那三人连忙止住步子，惊慌地不知该前进还是该退后再逃。那人脚下之剑发出阵阵慑人的剑芒，沉稳地止在半空中。

只见那剑上之人身形高挑，英挺端俊的脸十分年轻，剑眉下目若朗星，睥睨着那三道鄙琐的妖影。

三名小妖发出惊慌的尖叫声，一窜便窜进了山壁边的洞中。

年轻的御剑者冷冷地说道：“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能往哪里逃？”

他随手一挥，脚下之剑倏地抽出，飞旋疾闪，化作一道光芒，收入他的袖中。

他凌虚的身影这才缓缓落地，正欲追入洞中之时，一阵低哑的声音唤住了他：“剑仙请留步！”

他转头一望，身后竟爬出了一个怪形怪状的褐色土怪。

持剑者冷笑道：“好妖怪！旁人见到我逃之尚且不及，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

土怪缩了缩身子，道：“剑仙，剑仙您剑下留情，小妖斗胆冒死前来，是……有个不情之请……”

持剑者望定了土怪，只见土怪微微伸出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嘛……想向剑仙相借纯阳神剑……”

“借剑？”御剑青年感到既讶异又可笑，“我全仗此剑降妖除魔，将纯阳剑借你，如何剿灭妖邪？”

土怪忙道：“剑仙请明查，小妖贸然借剑，实在是万不得已的苦衷！”

青年笑道：“你以为将我的兵器骗走，就能幸免于难吗？”

土怪道：“剑仙您千万别误会，您只诛元凶首恶，相信不会为难我们这些成不了大事的小妖。我们也被其它的妖魔欺压得难过，况且您的武功如此高强，就算是寻常的剑让您使来，也是鬼神辟易，根本就不必凭借着纯阳剑的锋利，不是吗？”

青年不为这番话所激，冷然道：“你所说的首恶元凶是谁？”

土怪道：“在小妖所居地穴，出了一只血角青龙，日夜喷吐阴寒毒火，令我难以生存，所以想借剑仙您的纯阳剑除此大患。”

青年道：“那就等我除掉罗刹鬼婆，再亲自帮你灭了那条青龙。”

土怪一听，忙道：“不敢有劳您的大驾，只要借剑给我就行了，小妖日后结草衔环，必当图报！”

青年略一沉思，瞄见土怪丑陋的脸上已经急得五官都挤成了一团，遂微微一笑，解下纯阳剑，递给土怪，道：“拿去吧。”

土怪双手一接剑，眼神发出诡异的光芒来，脸上似笑非笑。还来不及青年问话，土怪已道：“罗刹鬼婆就在前面不远处，希望剑仙早日为民除害！”说完，一溜烟地遁地不见了。

青年一怔，暗想：“这妖怪笑得如此诡异，莫非我被骗了？”

然而他也并不畏惧，略一扬眉，便往洞中大步而入。这个幽森的山洞中，远方隐隐透着几丝磷光鬼火，更显得阴森可怖。

尽头处便是堆满了骷髅的宝座，以人骨为灯，兽皮为榻，面貌可怖却体态丰盈的诱人的罗刹鬼婆缓缓站了起来，望着单人大步而入的青年。那三头小妖缩在她的宝座边，一见到青年走了进来，立刻指着青年，吱喳乱叫。

“呵，本座知道了，就是他吗？”罗刹鬼婆轻蔑地望向青年，不急不慢地说道：“大胆的小子，你赤手空拳地闯入罗刹居，勇气可嘉，可惜性命却不久了。”

青年背着手说道：“乱世妖孽，人人得而诛之。今日我是来取你性命，你竟不逃，看来是知道气数已尽了？”

罗刹鬼婆呵呵一笑，突然间纤手一挥，一道巨大的力量猛地袭向青年！

青年间避不及，整个人被打飞，大力撞在石壁上，发出“砰”的巨响！鬼婆的手指一横，青年的身子就像被无形的怪力紧紧地压在壁上无法动弹，背部被嶙峋的石块刺得鲜血淋漓，却硬是移动不了半分。

“哎呀呀……你若想死，不怕没鬼可以做……”鬼婆声音娇媚地说道。

青年怒道：“大话别说得太早，邪魔歪道，我与你势不两立！”

话未说完，鬼婆娇叱一声，压力骤然消失，悬空的青年登时摔落在地，还不及起身，鬼婆一声令下，三头小妖已同时飞扑上前，吱喳怪叫着。

青年连忙挥出剑气，三头小妖却在剑气未至之前又往后退去，鬼婆的利爪已逼到眼前，刺向青年的双目。

“不妙！”青年抬臂一挡，胸前露出一大片破绽，鬼婆手爪去势陡变，“砰”地一声，重重地打在青年心口上！

“哇！”青年眼前一花，飞弹了出去，吐出了大口黑血。

当他落在地上时，已经全身僵僵的，一点力量也用不上了。

只见三只小妖又跳了过来，绕在他身边又叫又跳，罗刹鬼婆踱着暇步来到他身边，手中已多了一把鬼头怪槌。

罗刹鬼婆俯首望着难以动弹的他，微笑道：“是谁大话说得太早？凭你这点小本事，就想深入虎穴？呵……真是笑死我了。”

青年“哼”地一声，并不回答。

“可惜这么好模样的青年，就要死了。你怨不得我，李逍遥！”

罗刹鬼婆举起手上的鬼头怪槌，猛然往他的心口刺下！

李逍遥勇敢的脸上突然变作惊慌气愤，哇哇大叫：“喂喂！你这作恶多端的罗刹鬼婆，怎能这样啊？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你被我杀了才对啊！”

“呸！死到临头，还罗唆什么？”

鬼婆手中怪槌去势一变，往李逍遥的头上用力打下去。

李逍遥既气又痛，双目怒睁，喝道：“好，你就动手吧！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鬼婆你嚣张不了多久……”

眼前之人声音比鬼婆还要凶恶，却并非鬼婆，而是个老妇，一手拿着铁锅，一手拿着铲子，瞪着李逍遥。

“李逍遥！你皮在痒？敢说老娘是什么鬼婆！”

说完，举脚一踢，硬是把床给踢得一偏，他整个人被踹得摔下床来。

“哇！我……我起来了，用不着踹我啊！疼死我了！”

被揣下床的李逍遥揉着头，他约莫十八九岁，高高的身材，英俊的脸上不笑也带着笑意，却有点儿浮，有点儿贼，偏偏眉宇间又有几分正气，看上去倒是挺称头的。只不过在这个余杭镇上不会有人这么认为。

李大娘道：“不这样怎么叫得醒你这头睡猪？又在做白日梦！你可老大不小了，整天疯疯癫癫的，也不学学做正经事！”

李逍遥头昏脑胀地站起，嘟吹着：“婶婶，你不要每次叫人起床，都拿锅啊、铲的胡敲一通，会吓死人呐！我的床又不牢靠，万一我给摔死了，咱们李家就绝后啦！”

李大娘道：“不这样叫得醒你吗？好歹你也跟林木匠学过几个月的木工！床不牢靠，自己动手修一修不就好了？就只会削些木刀术剑的！成天学你爹舞刀弄剑，没个定性，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你幄……”

李逍遥道：“那我爹又怎能娶到我娘？”

李大娘道：“你娘也是跟你爹一个样儿！嫁到咱们李家来了以后，也不做些针线女红，就只会跟着你多疯……”

李逍遥道：“嘿！大家都说——他们可是江湖上人人羡慕的鸳鸯侠侣呢！”

李大娘：“侠侣？说要去行侠仗义，丢下你这个惹祸精，一去不回，十多年没有消息。要不是我这个老太婆省吃俭用的，开了这家小小的客栈，才把你拉扯长大，结果养出这么一个懒鬼！”

李逍遥双手叠抱在胸前，自负地笑道：“谁说我是懒鬼啦？将来要像我爹娘一样，练成绝世武功，成为纵横四海、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

李逍遥正要比划身手，婶婶的锅铲又用力往他的头挥了过去。

“哇！好痛！”李逍遥抱着头叫道。

李大娘道：“我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了，你哪都别想去！别废话了，一大早就有客，我忙不过来啦，快洗把脸，下来帮我的忙！”

李逍遥奇道：“咱们这间破客栈，一大早就有客人上门？”

李大娘瞪了他一眼，道：“是几个苗人……”

“哈哈！我就说嘛，原来是外地的，不知道咱们这间店破破烂烂酒又……”

见婶婶的锅铲又举了起来，李逍遥自动闭嘴。

“赶紧把上房收拾干净，我先去招呼客人。”

李大娘转身走出他房间，留下好不容易清醒过来的李逍遥。

“真没意思！大清早的就要人家又做这个又做那个的……”

李逍遥一面念着，一面却回想起梦中的事。

其实那并不是他第一次作这个梦。梦里的一切，总是逼真得让他忘了那是个梦。梦中御剑的青年容貌，他也想不起来了，有时却恍然变成自己，或者童年见过的某个人。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是有一段说不上来的经历。他真的见过一个会御剑而行的青年剑客，向他要了一颗珠子，还带他飞上天空，去找另一个坐在五色彩鸟上的小女孩。那小女孩美丽极了，简直就像是皇宫里的公主一样。

小女孩不知为什么，只是一直哭，都不理他，他只好不停地安慰这个小女孩，直到把她逗笑了为止。后来这剑客又把他带回家，这段往事

的细节他记不太起来了，但也许印象太深，所以才老是梦见自己御剑飞行，到未知的世界斩妖除魔。

江湖，是李逍遥心中一个不灭的幻想。李逍遥得意地一笑，转身蹑手蹑脚地走到桌边，趴跪在地上，掀开地板的密道封口。

他会睡得起不来，就是为了深更半夜偷挖密道，通到后园去。

这间客店就是他幻想的神秘的武林庄园，没有密道就太不像话了。

“嘿，我这万里密道，昨晚才正式完工！这等大事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如今正好派上用场，就从这里溜出去吧！”

他才一举脚，婶婶又在外面大声叫道：“逍遥！还窝在房里干啥？快出来帮忙招呼客人！”

“幄！我马上去！”他急忙一缩脚，慌忙盖上地板，还有几分依依不舍，“啧！算了，晚上再用密道吧！被发现就功亏一篑了！”

李逍遥步出房外，拿了扫帚抹布，迳自往客房而去，一面乏味地草草打扫着，满脑子都是晚上要从密道溜出去的大计。

“锵”地一声轻响，一件落在地上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啥玩意？”

李逍遥拣起落地之物一看，只有掌心大小，四个尖突弯曲的利刃包围着中央的握手，是十分普通的暗器，但却是货真价实的武林玩意儿，这令李逍遥又惊又喜：“这不是上回投宿的镖师吃饭的家伙吗？居然掉了一支在被窝里……”

李逍遥连忙把梅花镖藏在怀中，现在武器也有了，密道也有了，果然是鬼使神差，注定自己要走上这条江湖路啊！

“砰”地一声，门被大力推开，吓得李逍遥急忙转头一望，眼前立着三名汉子，人人头上都缠着布巾，肤色黝黑，神态精悍，体魄更是个个都虎背熊腰。苗人向来身量不高，他们三人虽然身高中等，但是全身散发出的那股勇悍之气，使他们就像三座高山，巍然屹立着一般。

其中一人头上的缠巾还镶着宝石，灿烂生辉。从他们的手上青筋高突、脸上红光充盈看来，都是一身横练的功夫。

这么快就遇上对手？李逍遥瞠目结舌之际，李大娘由三名汉子背后绕了出来，道：“你还没打扫好吗？这么慢吞吞的！”

“好，好啦……”

李大娘这才转身对三名苗人道：“各位客官，这是我们的上房，有事吩咐他就成了。”

说完又对李逍遥道：“快招呼这两位爷去另一间房！”

“喔、喔，我知道了，客官请。”

李逍遥才要走出去，缠巾上别着宝石的那名苗人开了口，声音低沉中，还带着怪里怪气的口音：“这间客栈我们包下了，除了老板和伙计，其他不相干的人全部给我请出去！”

李大娘道：“知道啦，小店本来还有很多预定下的客，现在全让他们别住进来了。”

苗人的头领满意地点了点头，李逍遥暗想：“哪来预定的客？三天也没两只小猫，婶婶这回赚钱啦！”

李大娘一眼就看出李逍遥在想什么，道：“别发呆了，帮我招呼客官们歇歇腿，我到厨房准备酒菜。”

“喔，好啦，这两位大爷请随我到旁边的房来。”

李逍遥将另两名苗人安置在旁边的客房，其中一人交待道：“没有我们的吩咐，不许闲杂人等上楼来，你知道了吗？”

“是，小的知道了！”

苗人从腰袋中抛出一块银子给李逍遥：“这个赏你，乖乖听我们的话，赏银不会少你的。”

居然一出手就是银子，把李逍遥给怔住了，他连忙道：“是，是，谢大爷的赏！小店一定让您感到宾至如归！”

李逍遥连忙出房，才偷偷掂了掂银子，少说也有五钱，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么一大笔钱哪！“哇哈！真是遇到财神爷了！”李逍遥连忙收起银子，这三名苗人虽然样子阴沉了点，不过出手这么大方，却也是好几年才遇得上一次的好客，再怎么说也得好好服侍，让他们多住上几天才是。

李逍遥三步并作两步地溜到厨房，一面吃起婶婶替他准备的早点，一面道：“婶婶，那三个苗人打哪儿来的？真不寻常！”

婶婶忙着烧柴杀鸡，道：“别多管客人的事！他们这些江湖上的人，不是杀就是仇的……”

李逍遥大为兴奋：“他们真是江湖上混的？”

“叫你别多事你还问！”

此时，后院传出一阵含糊的呻吟，令李逍遥和李大婶都停下了手边的事。

“酒来……一小口酒就行了，……给我酒哇……”

“一大早就有酒鬼找上门来，逍遥，去把他轰走，别影响了生意。”

“喔！”李逍遥懒懒地起身，踱至后院，只见走廊外斜倚着一名瘦小汉子，一只酒糟鼻红通通的，眼睛也像睁不开一般，醉态可掬。身上穿的道袍邋邋遢遢，乱蓬蓬的头发随便地挽着髻，只以一根树枝为钗，背后倒是背着一把破剑。才一走近，便闻得到一股扑鼻的酒臭。

“喂，这位道长……”

那醉道士一见李逍遥，便一把拉住了他：“给我酒……一小口就成啦，小朋友……”

李逍遥道：“别拉拉扯扯的，我给您倒杯茶醒醒酒，你喝了茶就到别处躺去，好不好？”

“不要茶，要酒！”

“你都醉成这样了，还喝酒啊！”

醉道士道：“我……越喝酒，越清醒……没酒喝，就醉得走不动啦……”

李逍遥奇道：“哪有这种道理？我不信！”

“不信？不信……就拿酒来，给我喝了……保证我马上生龙活虎，还能教你使剑……”

李逍遥眼珠子一转：“嘿，你倒机灵，变个法子骗我酒喝！我才没这么容易上当呢！你赶快走吧！”

醉道士抓着李逍遥的衣角，道：“没酒喝，我一步也走不动，……你就行行好吧……”

李逍遥用力要挣开他，耳边已听见婶婶在厨房叫道：“逍遥！别又在外头混，快来帮忙！”

李逍遥一面朝里面叫道：“知道啦！”一面用力一扯，把衣角扯了回来，道：“给你酒，让我婶婶知道了，我准挨骂！你要躺就躺吧！唉！”

说完，连忙拔脚而回，背后还传来那醉道士有气无力的恳求：“小兄弟……我只要喝一小口酒就行了……一口就好……”

“没见过这么赖皮的酒鬼。”李逍遥喃喃自语，他以前在余杭小镇上并未见过这名道士，不知是从哪边云游过来的。

今天这小小的镇上，又是苗人，又是道士，好像一下子外地人全集中到自己家的客栈来了。李逍遥步入厨房，婶婶已经做好了三份简单的便饭，放在桌上，一面还在炉灶前忙碌，准备更正式的大餐。

“你快把这三份酒菜先去送给客人，送了之后马上过来，还有事要你去办！”

李逍遥一看，桌上那三份饭菜有肉有酒，而婶婶还在熬鸡汤，看来真的是对这三名出手阔绰的客人十分用心。

李逍遥端了酒饭，便往屋内走去，步至廊上，那名醉道士还倒在原地，委靡不堪。李逍遥越想越是好奇，真的会有人越喝酒越清醒，不喝酒反醉的吗？

醉道士抬眼一看，一见到李逍遥手中托盘的酒壶，眼睛便亮了：“酒！求求你……给我酒……”

李逍遥连忙后退了一步：“不行，不行！这是给客人喝的。”

李逍遥怕又被他缠住，举脚快步往他身上跨过去，半跑半走地步向客房，先敲了敲上房的门，道：“大爷，请用饭。”

苗人头领的声音传了出来：“不必了，拿走。”

李逍遥暗想：“他不必吃饭的吗？”但牢记着这名苗人头领不许随意进房的交待，也不敢多问，连声应诺，便将酒饭拿到另一间客房外，才敲了敲门，门便被大力打开。

其中一名苗人大笑道：“好香！老子远远就闻到酒菜香味啦！”

一名苗人一把便将李逍遥手上的托盘整个拿了过去，放在桌上，也不拿碗筷，径自用手抓了一大块肉，便往嘴里塞。

李逍遥暗想：“江湖侠士吃饭都用手抓的吗？嗯，那也太恶心了吧……”

另一人则抓起酒瓶，对着瓶口便灌。不料才喝了一口，便皱着眉，呸地一声，道：“这是什么酒？一点味道也没有！”

李逍遥忙道：“大爷您有所不知，此酒乃江南名产桂花酒，清香甘醇，连当朝的贵妃娘娘都爱喝的不得了了呢！”

那苗人一听，便哇哇大叫，黝黑的脸上更增狰狞：“娘娘爱喝？你拿娘们喝的酒给我？拿走！拿走！拿别的酒来！”

李逍遥道：“敢问大爷想喝什么样的酒？”

“我听说中原名产是五粮液，还有什么玉冰烧、老白干，都是一等一的好酒，通通拿来尝尝！”

李逍遥一听这些烈酒，不禁咋舌，道：“这……恐怕有点儿不容易，五粮液产在四川，玉冰烧在广州，老白干嘛，要黑龙江才有……”

“那就通通去拿来！”

“什么？这可要跑遍大江南北，一年半载还不见得能回来呢！”

苗人怒道：“不都是你们中原的酒吗？怎么通通没有？”

“中原横竖也有那么几千几万里啊，又不是一个小夜郎……”

“你说什么？”苗人更怒，“你说夜郎小？我就不信！夜郎可是个大城，比中原还要大！”

李逍遥一愣，看来这些苗人真的不知道中原有多大，也不敢和他们辩，忙陪笑道：“是，是，大爷说得对。小的我一会儿就去打些烈酒来！”

“不必了，我们自己带有酒来，去吧！”

李逍遥顺势将桂花酒收在怀里，退了出去，这才忍不住好笑，暗想：“听人说夜郎自大，原来是真的！”

只听得房中的两名苗人一面大嚼，一面捧出了自己带来的酒，酒瓶才一打开，就连在门外的李逍遥都闻得到一股扑鼻的酒味，他连忙掩住鼻子，居然头顶一眩，差点就要醉了。

只听那两人边吃边饮，道：“从苗疆一路赶到这儿来，今天总算可以好好吃上一顿。”

另一人道：“吃饱喝足了，明天好干大事！”

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大事，但是从千里以外来到此地，当然是非有着大事不可。李逍遥不敢多闻那烈酒的味道，怀中揣着桂花酒，小心翼翼地走到后庭。醉道士还躺在原地，喃喃道：“酒……求求你，一口……喝一口就好……”

李逍遥压低了声音，道：“看你可怜，就给你喝一口吧！只能喝一口喔！”

“好，好，就一口！”

那醉道士一跃而起，连忙接过李逍遥手中酒瓶，连谢也不说，便就着瓶口大饮。

本以为他的一大口也不过是比普通人的一口多了些，不料只见道士一口气不换，连喉咙也没动，酒竟像倒入了无底深洞一般，倒个不停。过了好半晌，才听见咕嘟一声，那道士这才咽下那“一口”酒，把酒瓶递给李逍遥。

“啊.....好难喝的酒！”道士擦了擦嘴，语气却清醒了不少，也不大舌头了。

李逍遥一晃酒瓶，惊道：“哎呀！你.....你怎么喝光了！说好一口的啊！”

醉道士打了个酒嗝，笑道：“我一口就是那么大口，你见我咽第二口了吗？”

“是没有.....可是.....这.....”

李逍遥拿着空酒瓶，有点哭笑不得，他一辈子没见过有人可以一口这么大口，若非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的。事实上这正是道家的上乘龟息功，运用移穴换气的法门，达到呼吸缓慢、全身筋肉伸缩自如的境界，进而延年保命。不过任何人也没想到，这名身怀绝技的道士，会以这高段的功夫骗酒喝。

见李逍遥那呆若木鸡的样子，道士哈哈一笑：“这么难喝的酒还掺了水，你心疼什么？听你说各地名酒，如数家珍，看来你懂得不少！”

李逍遥道：“有酒给你喝就不错了，你还嫌什么……等等，刚刚我说的话，你隔这么远，怎么听得见？”

“是声音自己钻到我耳朵里来的，小子，看你小小年纪，怎么知道这么些酒？”

李逍遥道：“我听人说就记住了。”

“原来也是道听途说，不是我辈中人！唉，可是他们那三个苗人也不懂酒，从云南来，居然不懂得带窖酒，唉，可惜，可惜！害我白白守在这儿老半天，只喝到不登大雅之堂的劣酒。”

李逍遥道：“窖酒？那是什么酒？怎么没听过？”

“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又不懂！罢了，看在你有心的份上，我就教你什么叫好酒、什么叫品酒……”

“免啦，你把这瓶酒喝光了，你喝得香，我待会儿却要吃婶婶的锅铲！”李逍遥叹道，看来要这两袖清风的道士赔，也是赔不出来的。

醉道士笑道：“呵呵……要钱我可没有，可是你不是很想学剑吗？”

李逍遥一惊：“你怎么知道？”

“看在酒的份上，贫道可以破例指点你几招。”

李逍遥半信半疑：“你……你要教我剑法？”

“虽然我是比较想教人饮酒，不过看样子你大概不会领情，只好退而求其次，买椟而还珠，教你这个不识货的小子一两招，算谢谢你啦！”

李逍遥苦笑道：“前辈，您别逗我了，我不要你赔，快走吧！我还有事要忙呢！”

醉道士仰首一笑：“哈哈……你倒大方，我要赔是我的事，你不收是你的事，今晚三更，十里坡山神庙见！”

话未说完，两脚一挪，有如醉步般踉跄而行，才一眨眼，居然已走出甚远，身影瞬间便不见了。

李逍遥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又说不上来，抓了抓头，才莫名其妙地往厨房走去。

“真是个邪门的道士……走得真快，耳朵真灵，还有，竟能喝这么大一口，凭这个本事到街头表演，就吃不完了！”

胡思乱想间，李大娘又叫道：“逍遥——你在干什么？快过来！”

李逍遥头冒冷汗，晃了一下空瓶子，暗想：“完了，被发现就糟啦……嗯？我就说是那三个苗人喝的好了！”

反正他说起谎来，一向是脸不红气不喘，想定了说词，便大着胆子踏入厨房。

只见李大娘忙着烤鸡，挥汗如雨，道：“你要还有时间在那儿发呆，就到菜市场帮我买几斤新鲜的虾回来，要是在市场买不到，就向打渔的船家们问看看。”

说着，从腰褡中拿了一把铜钱递了过去，李逍遥一听婶婶是要让他出门，登时放下心来，一收铜钱，说道：“知道啦！我马上去。”便往外跑。

李大娘在背后叫道：“记着要新鲜的才买！别又随便提两斤就回来，市场没有就向打渔的船家们问问看。”

“晓得啦！”

李逍遥这下子犹如脱出樊笼的老虎，头也不回地便往外跑。

余杭自上古便是吴国大城，千年以来，虽已不复首都盛况，但也多了一份清幽，而吴越女子以美闻名，真所谓“越女如花看不足”。此时放眼望去，就算井边洗衣的妇人，眉宇间也带着三分娇色。或许是自小生长在此，李逍遥例并不觉得他们余杭的女子有多美。

眼前两名袅娜少女款款而来，一人着嫩绿衫子，一人浅红衣裳，容貌十分相似，笑嘻嘻地说笑而至。

李逍遥一个箭步上前，道：“香妹、秀妹！你们上哪儿去？”

穿绿衣的少女嘻嘻一笑，妙颜如花，道：“逍遥哥哥，我说件奇事给你听好不好？”

李逍遥一怔，道：“什么奇事？”

绿衣少女笑道：“昨天我家外头的树上，有只猴子跳来跳去的，那头猴子背后还披了条桌巾呢！你说奇不奇？”

“奇，真奇！然后呢？”

“谁知道一不小心，嗤地一声，猴子的布被树枝勾破啦，露出一个光溜溜的毛背，猴子急得脸红得跟屁股一样……”

李逍遥听得惊奇，却没注意到一旁的淡红衣裳的少女已经偷偷别过脸去，强忍着笑意。

绿衣少女道：“那只猴子就跑啦。我姐姐见那头猴子可怜，就把那猴子扯破的抹布给拣了起来，细心缝好，然后早上跟我说：‘妹妹，咱们去还那只猴子衣服吧！’我们俩就出门了，不料才到半路，就遇到这头猴子，还跟我们打招呼……”

李逍遥这才想通少女是绕着骂他是猴子，气得跳起来，举手作势要打她：“你骂我是猴子？”

绿衣少女笑着躲到姐姐背后，叫道：“哎哟，我哪敢啊？我也是猴子，这样成了吧？”

“这还差不多，不过哪有这么漂亮的猴子？”李逍遥笑道。

绿衫少女笑道：“有只更漂亮的猴子姐姐，想嫁给猴子哥哥呢……”

淡红衣裳少女的脸整个红了起来，吟道：“秀兰，你胡说什么！净耍嘴皮子，我打你。”

李逍遥笑道：“不劳美猴子，劳烦我这只大猴子动手就好啦！”

淡红衣裳少女的脸更红，气得背转过身，道：“你们……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我看你们倒像是一对呢！哼！”

说完便往回头的路走了，绿衣少女忙道：“哎，姐姐，别当真嘛。”

红衣少女回头嫣然一笑，道：“谁当真啦？逍遥哥哥，你的披风我补好了，到我家拿吧。”

李逍遥与两名少女同行，三人有说有笑，颇引路人侧目。这一对少女丁香兰、丁秀兰，都出落得苗条美丽，可说是这小镇的名花。姐姐一片温柔，妹妹娇俏活泼，与李逍遥也算青梅竹马。如今姐妹俩都到了十六七岁年纪，情窦初开，不免便将心思放到李逍遥身上，而李逍遥本来就爱说说笑笑，总是下意识地撩上她们几句，不知不觉，三人竟已习惯了这般打情骂俏。但关于将来，却没想得太多。

三人边走边聊，秀兰突然道：“逍遥哥哥，你听过一件奇事没有……”

李逍遥笑道：“是关于猴子缝衣裳的奇事吧？我听过了。”

丁秀兰笑道：“不是那件事啦！卖盐的王老伯前一阵子生了场怪病，就连洪大夫都说没得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李逍遥道：“对了，王老伯他现在怎样了？好了吗？”

“好了。”丁秀兰道，“可是你猜怎么好的？”

“当然是洪大夫医好的，难道是菩萨救的？”

丁秀兰笑道：“猴儿果然聪明，就是菩萨救的。”

李逍遥道：“你别胡说，神仙怎么可能真的显灵救人？香妹，你说对不对？”

不料丁香兰也点了点头，道：“我妹妹没骗你，真的是菩萨显灵，救了王伯伯。”

李逍遥更加不信，道：“你们又联合起来骗我。”

丁香兰正色道：“这是菩萨有灵有圣的事，怎可拿来说笑诓人？王老伯向来乐善好施，为人最好不过，菩萨才肯救他。这件事咱们应记在心里，随时想到天上是有神明的。”

丁秀兰也抢着说道：“是啊，这也是王老伯的独生子小虎说的呢！我会骗人，小虎可不会骗人吧？”

李逍遥倒说不出话来了，王老伯的儿子王小虎，小小年纪，却生得聪明无比，心地又十分正直善良，少年老成。任何人一见，都感到此儿将来必成大器，也是王老伯一生为善，晚年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爱子。

王小虎确实是有实情才说话的人，李逍遥更加好奇，道：“这是怎么回事？”

丁秀兰道：“讨海的张四哥、方老板不是都说过吗？咱们这港口出去，不远就有座仙灵岛，他们都见过仙灵岛上有仙女，有时是一个两个，有时竟有好多个，个个都美丽极了，不像这世上的人，她们还会飞呢。只是我们谁也没见过，大家听听算了。可是王老伯生病以来，小虎整天亲侍汤药，终于发了心愿，若是真有神仙，他一定要请神仙救活他父亲。”

李逍遥惊道：“小虎他不会真的上仙灵岛吧？”

丁秀兰道：“他年纪这么小，张四哥也劝他别去，可是小虎就是要去，张四哥见他一片孝心，只好带他渡海了。船才靠近仙灵岛，就一个大浪打来，把小虎卷走啦！张四哥急得什么似的，在周围绕了整整一天，叫着小虎，叫得喉咙都哑啦！小虎可是王老伯家的独子，万一就这样没了，可怎么好呢……”

丁香兰虽已听过整个过程，此时听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双手合十，低声念道：“阿弥陀佛，佛祖保佑这对慈父孝子！”

丁秀兰又道：“结果张四哥看见小虎坐在一小片浮板上，摇晃晃地漂过来，张四哥连忙把他接上船，问他怎么了？只见小虎一脸激动，说他见到了仙女，百般恳求，给他求到了仙丹！张四哥原本不信，反正小虎活着回来，他能给王老伯一个交待就好啦！想不到小虎回来之后，把仙丹给王老伯吃下去，王老伯真的好了！”

李逍遥道：“真的有仙女？”

丁香兰道：“我说一定是菩萨变的，那仙灵岛周围波涛险恶，所以菩萨化作仙女，在那座岛上指引船儿别靠近。”

三人就这样边聊边走到了丁家，丁香兰转身入内，取出了一件陈旧的披风，折得整整齐齐，已经浆洗得十分干净了。

丁香兰道：“逍遥哥，这是你弄破的披风，我给你补好了，你看看有没有破绽，不行我再重补。”

李逍遥抖开这件久违的披风，不但破处都补好了，而且原先的针缝之处，都重新再加缝了一遍，针脚细密整齐，更加耐穿。李逍遥不由得大喜，将披风当场披上，笑道：“香妹手艺真好！多谢你了！”

丁香兰眨了眨眼，道：“为了瞒着我爹，姐姐都是深更半夜，偷偷点着小灯，在暗里缝补的呢，一双眼睛不知意出了多少眼泪，你怎么谢她？”

丁香兰嗔道：“别乱说，逍遥哥哥，你出门这么久了，李大娘一个人在店里，还忙得过来吧？”

这一提醒，李逍遥才一拍脑袋，叫道：“唉呀，不妙！婶婶叫我去卖两斤虾，我全忘了！”

李逍遥连忙要奔出去，丁香兰道：“别忙了，你回去吧！今儿张四哥和方老板的船都没出去，市场上没有新鲜的鱼货，都是些臭的。”

丁香兰如此细心，让李逍遥省了再多跑一趟，李逍遥看看天色，自己确实出来太久了，便对两姐妹挥手而别，悠哉悠哉地散步回家。他顺手摘了片荻草咬在嘴里，猛地又想到房中的密道，以及那名醉道士的邀约。

“十里坡，山神庙……妙哇，今晚我不就可以顺着密道偷偷出去了
吗？”

李逍遥满心兴奋，往家中快步而回。不管那醉道士是否真的有本事教他剑法，就为了试试密道，今晚他也非去一趟山神庙不可了。

第二章 苗女如花

李逍遥还没到家，远远地便见到几名邻居包围在他家的门口，指指点点。

一见到李逍遥的影子，一名妇人便道：“李逍遥，你是上哪儿去了？你婶婶病倒啦！”

李逍遥一愣：“我婶婶怎么了？”

“李大娘就突然昏倒了，我们已经请了洪大夫，你快进去看看！”

众人让出路来，李逍遥大步进入客栈，直奔婶婶的房间。只见王小虎和洪大夫守着李大娘的床榻，洪大夫正在签纸上写着药方，王小虎替李大娘盖上被子，转头一见，忙道：“逍遥哥哥！”

“我婶婶怎么会病了？”

王小虎道：“我来找你玩，见到李大娘昏倒在后堂，我就拜托隔壁的大婶去请洪大夫来，大夫已经看过李大娘了。”

王小虎虽比李逍遥小了好几岁，难为他遇有情况，竟处理得有条有理。李逍遥问道：“洪大夫，我婶婶她……”

“你还知道回来！”洪大夫小声斥道。

李逍遥把头一缩，道：“我出门时，婶婶她还好好的啊……”

“你婶婶太过劳累，已经病了很久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李逍遥呆了一会儿，问道：“那……要让婶婶休养多久？”

洪大夫便不言语，默默地摇了摇头，道：“我开了些养心静气的药方，你就给李大娘煎上几方，让她舒服点就得了。”

李逍遥急道：“要怎样才能医得好我婶婶？大夫你说啊！”

洪大夫却没有回答，脸色沉重地走了出去。李逍遥紧跟在后，直到出了卧房，洪大夫才道：“你婶婶的病很怪，经脉有些陈年损伤，倒像是许久以前被什么内功打的。可是李大娘是个安居人，所以我想是她身体先天就有些缺陷，这些年担心你爹。担心你，才弄到这不可收拾的局面！总之，这几天你好好服侍她，让她走得安安心心，也算尽孝了。”

李逍遥犹如被一盆冷水兜头淋了下来，又像被一道闷雷打中，整个人呆在当地，说不出半句话。直到洪大夫都走了，李逍遥还是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一会儿王小虎从房间出来，道：“逍遥哥哥，别难过了，也许.....也许李大娘没事的.....”

李逍遥整个人只能呆坐在原地，无法说话，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抬眼一看王小虎担忧的脸，李逍遥如梦初醒，捉住了王小虎的手，道：“你真曾在仙灵岛上向神仙求得灵药，治好你爹的病？”

王小虎道：“对呀，是有这回事，可是.....”

“你真的在仙灵岛上见到了菩萨？你怎么跟她求的药？你教我！”

王小虎忙道：“逍遥哥哥，不是我不教你，而是，而是.....怎么上仙灵岛，我自己也迷迷糊糊。岛上仙女姐姐虽然很好，却不是每个都好，也有很坏的。那个好的仙女姐姐叫我不许再去，否则就要杀了我.....”

李逍遥一愣：“杀你？”

“不只是指我，仙女姐姐说，任何人上了岛都不能活着出去！她是偷偷放我走的。我也很想救李大娘，不过.....仙女姐姐讲得很严重，你如

果想上仙灵岛求药，还是再想想吧！”

仙灵岛上的事竟不像丁香兰和丁秀兰姐妹说得那样祥和神圣，有点出乎李逍遥意料之外，道：“你不是说岛上的是菩萨！”

“她的仙丹救回了我爹一命，就算她再凶恶，在我心里都是大菩萨。”王小虎道。

李逍遥沉吟了一会儿，道：“那岛上的确有很多仙女？”

王小虎道：“我只见到一个，听她说还有些别人，但我没见着。”

李逍遥考虑了一会儿，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想我还是要上仙灵岛一趟，碰碰运气。”

将心比心，王小虎能体会李逍遥冒险一试的心情，”却还是再交待道：“仙女姐姐警告我的一定是真的，一你要小心啊！”

平时客栈中的一切事宜都是婶婶一手料理，如今她倒了下去，李逍遥除了救她之外，也无暇想到别的事了，还是王小虎主动提及是否要请丁家姐妹过来帮忙，才让李逍遥想到这件事。

王小虎自愿去找丁香兰姐妹，李逍遥独自一人望着婶婶的病容，心中不由得大乱，寻思：“我.....自小失去爹娘，全靠婶婶一手把我拉扯长大，婶婶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我一定要想办法找人医好她！”转念又想道：“可是.....连洪大大都说没救了，仙灵岛非去不可，可是.....婶婶真的能有救吗？”

此时，二楼的客房响起一阵粗喝声，将李逍遥惊回现实，才想道：“糟了，今天还有三个苗客得招呼，我全忘了！”

只听那几名苗人似乎在吵嚷着什么，用的全是滇语，李逍遥半句也听不懂，连忙起身上楼，又想起他们交待过“不可随意接近”，一时之间，倒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见像是为首的苗人头领，声音低哑，似乎十分不悦地斥责手下。另两人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便不敢再说话。

接着门给“砰”地大力打开，其中一名苗人跨步而出，喝道：“小子，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

李逍遥忙道：“没，没有，我来看看三位客官需要不要什么……”

里面的苗人头领又说了句话，那名苗人一应诺，便跨步而出，一把抓住了李逍遥，道：“进去！”

李逍遥吓得叫道：“大爷，大爷……”

李逍遥被硬拉进房中，那名苗人头领坐在桌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定了李逍遥，李逍遥不知他在生什么气，便不敢随便说话，且看他要如何。

苗人头领开了口，口气却十分平和：“小子，听说老板娘病了是吗？”

李逍遥道：“是的，病得不轻。”

苗人头领道：“伤她的仇家找出了没有？”

李逍遥一怔，道：“仇家？我们没有仇家啊！”

苗人头领冷笑了一声，似是不信，李逍遥想到洪大夫说的，婶婶的病倒像是积年的内伤，原来这几名练过武的苗人也这么误会。李逍遥道：“大夫说是老毛病，不是给人打的。让各位大爷关心了。”

苗人头领上上下下打量着李逍遥，突然问道：“你今年几岁？”

李逍遥道：“我十九岁……”

“你爹呢？”

“我爹很早以前就不知云游何方了。”

此时，其中一名苗人突然惊讶地说了一句话，被苗人头领一瞪，便不敢再说。

苗人头领又问道：“……十年前，你爹他人在哪儿？”

李逍遥想了一想，十年前自己九岁，那时爹和娘还有回来过几次，至于他们去哪儿，总是大江南北的，他也不甚了解。

李逍遥正在努力回想时，发现苗人头领一直紧盯着他看，好像认识他一般，让李逍遥浑身不对劲。他突然有种感觉：这几名苗人绝不是随意投宿在此地的，看他这样东问西问，倒像是根本就冲着他们家而来。李逍遥不由得一惊，他和婶婶都未曾涉足过武林，会引来武林分子找麻烦，惟一的可能是那下落不明的父母，在外面结下了什么仇家。

这么一想，李逍遥暗自叫苦连天，几乎已经可以想像到他和婶婶被灭门、成为余杭镇最轰动的新闻……天哪，这种命运居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实在是太恐怖了！

想不到那名苗人头领又开了口，语气却十分温和：“想不起来就算了，那时你年纪还小，若想得起来，倒不真了。”

“是，大爷你真明理……”李逍遥连忙赔笑道。

苗人头领道：“你婶婶的病是没救了，对吧？”

李逍遥没想到他会一眼看穿，惊讶万分，苗人头领倒是看出他的讶异，淡淡说道：“她脸泛黑色，谁都知道是没救了。你们汉人的书上有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至理名言哪！”

李逍遥闻言，心中一酸，道：“我.....我会想法子救活我婶婶的！”

苗人头领微笑道：“你知道上哪儿求药？你爹以前告诉过你了，不是吗？”

李逍遥一愣，道：“我爹？我爹没告诉我啊！”

“那你怎么知道要上仙灵岛上求药？”苗人头领连他要去哪儿求药的事都知道，实在让李逍遥觉得他太厉害了！如果自己将来学成绝世武功，又能像他这样每言必中，不知有多好！

李逍遥突然道：“大爷，您武功高强，神机妙算，请你帮我上仙灵岛好吗？只要能救活我婶婶，我给您做牛做马.....”

苗人头领摆了摆手，道：“你也知道此岛难行？可惜我有要事在身，不能上岛去。难为你有这份孝心，我倒可以指点你一程。”

李逍遥大喜过望，道：“真的？”

苗人头领道：“仙灵岛上有重重难关，没有仙缘的人，是无法通过岛上的仙法禁制的。”

李逍遥连忙点头称是，苗人头领又道：“上了仙灵岛之后，你还得深入岛中，在中央有座水月宫，此处住了一群精于炼制丹药的仙姑。她们为了不让俗人侵扰，在宫外以仙法设了迷阵，凡人若无邪法妖术，并不会被其中的机关所伤，但是也无法破解阵眼。”

他会知道得这么详细，那一定是知道如何破解了。

苗人头领接着道：“这个阵在一座莲花池旁，是围绕着莲花池的六具阿修罗神像，你用这破天锤将这些石像逐一敲碎，在迷阵的中央便会出现一块发亮的石板。届时你只要往石板上一踏，通路自会浮现。”

李逍遥听得感激万分，武林高手就应该像这样无所不知。

“多谢您指点迷津！”

苗人头领微微一笑，又道：“我是看你一片孝心，才泄漏天机，可是你上了岛之后，千万不可以说是我教你的，否则便是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可是武林大忌，李逍遥此时一片豪气干云，拍胸道：“我绝对不说！”

“嗯，很好。我这里有一颗丹丸，你服下它就不会受仙灵岛上的瘴气所侵了。”

苗人头领对两名手下一扬下颚，他们便立刻取出一颗药丸及一把小黑锤，交给李逍遥。

乍看之下，这把锤子并无特别之处，李逍遥接过二物，感激万分，道：“这位大爷，您如此侠义心肠，……不知该如何称呼您？”

苗人头领并不回答，道：“你服了瘴毒解药，就赶紧上仙灵岛吧！别耽误时间了。”

李逍遥被这么一提醒，急忙道：“是，是，我知道了。”

李逍遥服下丹丸，高高兴兴地退下，一面照顾婶婶，一面等待了香兰姐妹前来。没过多久，丁香兰果然便与王小虎一同赶至，急切地问道：“李大娘怎样了？”

李逍遥苦笑了一下，道：“香妹，这一两天就麻烦你了，我得去仙灵岛碰碰运气。”

丁香兰脸色苍白地问道：“你.....难道你也要上仙灵岛？”

“小虎都能去，我难道不敢去？”

丁香兰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今天风浪这么大，仙灵岛周围又是漩涡又是大浪的，太危险了，逍遥哥哥，你非去不可吗？”

李逍遥道：“你别担心了，跟你说，我可遇上贵人了呢！”

“什么贵人？”

李逍遥将苗人的帮助说了一遍，王小虎有些惊奇，道：“我看他们长得那么凶恶，还以为他们是坏人呢.....”

李逍遥道：“世上多的是面恶心善。香妹，婶婶麻烦你看顾，我走啦！”

李逍遥才走出一步，丁香兰急忙拉住了他，道：“别.....”

李逍遥回头，丁香兰连忙放了手，又急又担忧，却更多羞赧地别过了脸，只见她双颊红晕，眼中还含着晶莹的泪珠，有如一朵带露的含苞芙蓉，万般娇美，令李逍遥一时之间也看得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丁香兰才低声道：“你.....可要好好地回来.....”

不知怎么，这句再平常不过的交待中，却让李逍遥心情大动，感到眼前的丁香兰是生命中重要无比的人。李逍遥望定了她，眼神已不似平时的玩闹，而是更沉稳的眼神。

“我会回来的，香妹放心吧。”说完，李逍遥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客栈大门，直奔港口。

才走到半路便飘起雨来，最近这几天总是风雨交加，天气十分不好，李逍遥冒着雨奔到港口边，只见所有的船都紧紧地绑在码头边，随着海浪沉浮不已，除了几名苦力在雨中收拾船只之外，便没有别人了。

李逍遥奔至岸边的一所大屋，这是船行大老板方老板的渔行，除了作大笔生意之外，也当作来自各地的船夫们的歇息之处。里头不少身强体健的船夫，或群或坐，李逍遥才一走近，便闻得到汉子们身上那混合着汗水的盐味。他们一见李逍遥，有的就起了身招呼他。

“小李！这么大的雨，你来做什么？”“快过来烤火，咱们一块烤鱼吃吧！”

李逍遥抖了抖身上的雨珠，跨入这大宅中，道：“方老板在不在？”

一名略为发福、身穿锦缎长袍的男子从后面走了出来，他身上的锦袍虽是上等的苏绣，却毫不在意地拉起一角束在腰际。这不修边幅的穿法，并非因为方老板太过低俗，而是为了与船夫们打成一片，刻意地将华服穿得如此豪爽，也时常就地蹲在众人之间，与他们一起大啖烤食，饮酒说笑。也许是因为连这点小地方都会注意于讨好下人，家财万贯的方老板居然在这群贫苦的船夫口中，颇受爱戴，势力不小。

方老板见到李逍遥冒雨前来，笑道：“这不是小李子吗？你想通了，要到我的船行来帮忙啦？”

李逍遥道：“不，有件事要麻烦方老板。”

方老板便拉着李逍遥的手，一块儿坐在众人中，道：“有什么事，尽管说一声，我能办就办！”

李逍遥道：“我婶婶病了，洪大夫说没救……我想，到仙灵岛上求药！”

众人一听，原本喧哗的大堂突然静了下来，笑眯眯的方老板也收起笑容，道：“小李子，莫说是这风雨之日，船只不能出海，就算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我也是不让我的这帮兄弟靠近仙灵岛的！”

一名船夫道：“仙灵岛风浪特大，好像有鬼怪在作乱似的，你还要上去？你疯了？”

方老板道：“你一片孝心，我知道……莫非你是听说了王小虎的例子？”

李逍遥点了点头，方老板却摇头道：“是小虎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老王才会好的，根本没什么仙女菩萨！你别做梦了，不信，你问水生叔！他可是经验最老的。”

一名白发苍苍，身体却黑瘦硬朗的男子坐在角落，抬起了他精瘦得没有一点余肉的脸，望着李逍遥道：“我在仙灵岛附近，好几遍差点翻了船，连我都不敢去，小子你更要死了心！”

李逍遥急道：“那……那有谁能行呢？”

所有的船夫都露出无奈的苦笑，在场也没有人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李逍遥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李逍遥道：“是张四哥带小虎上去的，我去找张四哥！”

方老板一把拉住李逍遥，道：“你别胡闹！张老四年轻不懂事，竟然带小虎上岛，害小虎被大浪卷走，虽然运气太好，小虎没事，可万一小虎就……怎么了，你说，他怎么对得起王家？他后悔得不得了，你就别再去为难他了！我说他不会再带你去的。他肯，我也不让他带！”

李逍遥呆了一会儿，才缓缓起身，道：“方老板，各位大哥，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担心我，可是……我非救我婶婶不可。”

方老板道：“有这心，够啦！不枉你婶婶养你一场……”

这时李逍遥已经大步走了出去，不理睬身后众人的感叹。

如今他知道不可能有人带他出海，方老板的命令如此，那么绝不会有人敢违背，他只能靠自己的能力。

李逍遥快步赶至船行南边的小丘，此地也是村民口中的旧船头。

这个港口因为沙泥淤塞，久已废弃不用，却还有些废墟般的船屋及破船。

李逍遥以前学术工时，来这里研究过补船的法子，那时给他发现了一艘可用的旧船，只要再略加修补就可以出海了。李逍遥在破船屋里找出了些废弃的钉裕等物，怀中有那把苗人给他的破天锤，正好拿来当铁锤用。

李逍遥认真地敲补着船板，心中暗自不服，想道：“就这点小风小浪，有什么好怕？我就不信小虎办得到，我办不到！”

李逍遥一向聪明过人，凡事一学就会，约莫一两个时辰，船竟给他补好了，再过不久就要黄昏，此时天空已经有点儿暗沉，李逍遥更急着推船出海，以免到了晚上，哪儿都去不了。

李逍遥奋力推着小船，幸好雨已经停了，从阴沉的云间，闪出绚丽的阳光，像在乌云边镶了一圈金子似的，也让原本凄迷的沙滩上凭添了一抹幽静。

海边立着一个少女，令李逍遥有些错愕。

那少女身量娇小，穿着淡青色丝织的苗族服装，短短的衣袖、短短的裙子，大异中原。只见她一双花一般的脚是赤裸的，脚踝上戴着一圈圈细致的银铃，浑圆可爱的小腿上则包缠着黑色绣红线的布。她头上的兔毛缀顶鹿皮帽边，垂挂着两串细碎的红玉链，红玉在雨后初阳下闪烁生辉，更映得她分束两边的发丝光亮轻柔。只不过腰系弯刀，手中所持的木杖竟刻着栩栩如生的凶狠鬼头，那颗鬼头好像活的一般，似乎在瞪着李逍遥。

她回头对李逍遥嫣然一笑，却是一张年幼而美丽的面孔，甜美至极的微笑中，带着几分的娇憨稚气，简直有如山茶初绽。

李逍遥马上想到店里的那三名苗人，她年纪这么小，最多绝对不会有十五岁，那一定是和长辈前来的，竟会孤身在此，难道是和那三名苗人失散了？可是看她肌肤雪白，又与那三名黝黑的苗人完全不同。

李逍遥一时之间摸不清她的底细，想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是主人的女儿？还是什么人？”

不知她懂不懂汉语？李逍遥正在想着要如何开口，她已经带着那花朵般的笑容，对李逍遥开口了，吐出的清音竟是软软悦耳的官话：“喂，你载我到东方那小岛去吧！”

东方的小岛不就是仙灵岛吗？李逍遥惊奇于她这小小年纪，官话就说得这么好，更加摸不清她的底细，道：“你到那岛上做什么？”

少女笑了一笑，却不回答，见李逍遥船推得这么慢，微露不耐之色，径自走了过来，伸出纤纤小手，重重一推，那艘要两三个大汉才扛得动的船居然就像纸扎的一样，被平顺地推滑向海面。

李逍遥惊异地张大了口，说不出话来。

少女笑道：“你来划船。”

说完，自己轻轻一跃，便稳然登上海面飘摇不已的船内，坐着等李逍遥。

李逍遥见她始终笑意盈盈，又如此可爱，连忙赶步上前，跨入船中，道：“你可知道仙灵鸟很危险？我又没答应要带你去！”

小苗女笑道：“你会答应的。”她突然举起那狰狞阴森的鬼头杖，迅速地打了李逍遥的手背一下。

李逍遥吓得惊呼了一声，连忙收回手。他从刚才就对那柄鬼头杖有着说不出的厌恶，猛然被这么一打，几乎以为那颗木雕鬼头会张口咬住自己的手！那鬼头的后脑还长着一蓬灰白乱发，松松地束着，更是万分恐怖，让人连摸都会觉得恶。

李逍遥惊魂不定地说道：“你怎么打人哪？”

小苗女根本就不理他的抗议，却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遍：“你会答应的。”

李逍遥道：“没有人可以勉强我做我不想……”话没说完，被鬼头杖打到的手背突然一阵奇痒，低头一看，手背竟已又红又肿，李逍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急忙伸出另一手抓痒，没料到越抓越痒，痒得他哇哇大叫不已。

小苗女笑得吱吱咯咯，道：“我就说你会答应的嘛。”

李逍遥大惊，猛地想道：传说有的人笑里藏刀，往往养了阴狠的蛊毒，一有不顺他的心意，便放蛊害人。他白天所遇到的苗人虽然样子可怕，却好心地帮助他；没想到现在遇上的苗人如此美丽，心思却截然不同，笑语之际，趁人不防就暗下毒手。

李逍遥的手越来越痒，他用力在船板上擦着手背，已经擦得皮都破了，想不到连另一手也痒了起来，李逍遥这一惊不小，虽死要面子而硬是不吭声，也已经忍不住痛苦得在船上打滚，甚至觉得那可怕的奇痒好像正在渐渐扩大范围。

眼见笑意盈然的小苗女又举起鬼头杖，要再往他身上打下来，而船身窄小，李逍遥躲无可躲，忍不住大叫：“住手！”

鬼头杖的口中喷出一阵蓝烟，李逍遥无法避开，被这股带着腥臭的蓝烟笼罩全身，吓得一身冷汗，心中暗叫：“我命休矣！”

没想到蓝烟吹过之处，身上竟骤然感到清凉无比，才一下子麻痒便已全消。李逍遥一时之间既惊惶又疑惑，小苗女已抿唇一笑，道：“划船吧！”

李逍遥略为迟疑着，起身撑起了篙，心中惊疑不定。小苗女眺望着远方的海平面，黄昏的光芒在海面上洒着一片金粉，辉光激湘，照得她的粉红色小脸更加华美，比丁家妹还要美上好几倍。

李逍遥沉默地划着船，不敢再多说话，可是有仇不报非君子，竟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中，他又觉得十分不甘心。她要上仙灵岛做什么，更是让李逍遥百思不解。

两人一船无话，天色也渐渐黑了，小苗女突然欣喜地叫道：“我看见了！”

李逍遥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前方黑沉沉的巨浪惊涛中，隐隐显露出一小片陆地的影子。此时一个大浪打来，小船顿失重心，小苗女吃了一惊，紧接着又一个大浪，将小船高高举起，又迅速地滑落而下。

小苗女惊呼失声，抱紧了李逍遥。李逍遥见她怕成这样，心中大乐，索性将船桨一抛，丢入海中。

小苗女惊讶得脸都白了，叫道：“你干什么？快把桨捡回来！”

“捡不回来啦！”李逍遥笑嘻嘻地说道。

“咱们都会落海，你疯了吗？快去捡回来啊！”小苗女大叫，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李逍遥更是开心，道：“我说过没人可以勉强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小苗女气愤地一推李逍遥，怒道：“看我怎么治你！”说着一举鬼头杖，又要打下。李逍遥连忙身子一闪，竟已翻出船舷，落入海中。

小苗女大惊，攀着船缘叫道：“喂！你上船来，我不打你！”

海面的波浪越来越大，一叶扁舟载浮载沉，小苗女死命地抓紧了船缘不敢放手，只敢稍微探出头来，四下张望找寻李逍遥的下落。可是天色已黑，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她怕李逍遥这一落水淹死了，剩自己被丢在这转来转去的小船上，不禁急得眼中含泪。猛然又是一个巨浪，小苗女吓得尖叫连连。

其实李逍遥一直躲在船底下，他自幼生长在水边，水性数一数二，此时躲在水中，偶尔偷偷探出头来，见那名小苗女怕得双眼紧闭，湿淋淋的身上，苍白的小脸挂着的不知是海水还是眼泪，李逍遥窃喜，暗想：“嘿，一报还一报，原来你不会游泳，还敢在我面前逞凶？非让你吃足苦头不可！”

李逍遥偷偷泅至船的另一边，见小苗女全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出，又觉得自己整她整得太过火，便冒出头来，高声道：“喂！你怎么了？”

小苗女一惊，转头看见李逍遥攀着船缘，一脸幸灾乐祸，气得咬紧了嘴唇，举杖便往李逍遥打来。

李逍遥吓了一跳，急忙放手，又躲入水中，小苗女在摇晃不已的船上也不敢乱动，只是气得叫道：“你出来！不要躲在水里面！”

李逍遥游出稍远之处，才冒出头，道：“小女孩！你这么凶，我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船上，我自己上岸去啦！”

小苗女急哭了，叫道：“你给我回来！你不回来我杀了你！”

李逍遥哈哈大笑：“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能杀我？”

小苗女一扬鬼头杖，厉声道：“你要不要试试？我马上让这方圆十里的海中，生灵尽丧！”

李逍遥心中一怵，不知那把鬼头杖有何威力，或许她真的有邪门的本事也说不一定。李逍遥不敢太过铁齿，只好远远地高声说道：“只要你跟我道个歉，我就救你上岸，你干吗这么凶？”

小苗女哭道：“不道歉，我就不道歉！”

李逍遥恨得牙痒，又不敢托大，只好道：“算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上船去啦！”

李逍遥泅至船头，抓住船索，顺着浪势游向小岛陆地，还离着有几十尺的距离，小苗女便纵身一跃，左足点了李逍遥的肩头一下，借力飞出数十尺，稳然落在岸上，随即整个人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一般，软软地倒在岸上。

李逍遥拉着小船上岸，将小船在一块巨岩上绑稳了，才赶至她身边，道：“喂，你没事吧？”

小苗女紧握着鬼头杖，浑身瑟缩发抖。李逍遥关心地赶前欲看她是否受了伤，不料她突然惨叫一声，脸色痛苦地倒在沙地上，抓着心口呻

吟，眼泪漉漉滑下。

李逍遥连忙抱住她：“你怎么了？”

小苗女颤声道：“扶.....扶我坐起.....”

李逍遥将她扶起，但她全身无力，连坐都坐不正。李逍遥只好自己先盘腿而坐，再让她坐在自己怀中。小苗女全身都抖个不停，脸色青白不定，喘着气道：“你.....拿着我的鬼头杖.....”

李逍遥接过她的鬼头杖：“我拿着了。”

“鬼头有剧毒，任何人.....接近，你就用这个.....杀了他.....”

李逍遥一怔，道：“什么？”

小苗女厉声道：“杀！听见没有？谁.....谁接近就杀谁.....”

李逍遥道：“不成，怎么可以随便杀人？”

小苗女目露哀色，声音仍然严厉：“快答应我，不然.....我就要死了.....”

李逍遥听得一头雾水，只好随口道：“好，我答应你。”

“你发个毒誓！”

李逍遥道：“什么？”

小苗女眼泪不断流下，似乎真的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你.....快发毒誓，杀了眼界所及之人！若你没有杀了你此时看见的第三者，你就全身溃烂，毒发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才死！不然我.....我就要死了.....你快啊！”

虽然她的口气还是狠毒凶恶，李逍遥却已听出可怜之极的哀求，暗想：“反正应该也不会有人接近这个荒岛吧？”便连忙道：“好，我发誓，若我没有杀了此时看见的第三者，就全身溃烂，毒发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死！”

一听他发下重誓，小苗女如释重负，唤道：“贝达玛！”

李逍遥猛然一见，差点要将怀里的她推走！原来李逍遥竟看见小苗女微张樱口，口中缓缓爬出一只绿色的蜈蚣！但那并不是蜈蚣，因为蜈蚣是不会有金色的双翅，也不会在方方硬硬的额头中央长着一颗红色的眼珠！只见那只怪虫双翅迅速地拍动，发出一连串铃当清音，振翅飞至苗女手指尖上，一张利牙便刺入她纤细的指尖！

李逍遥看得头皮发麻，生怕这头怪虫有毒，又不知为何会由这可爱的苗女口中爬出，一时之间只能呆若木鸡。

眼见怪虫不断吸饮苗女指尖鲜血，碧绿的身体由绿转红，而苗女却不惧反喜，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笑，正要抬起右手拨开虫子，无奈血被吸得太多，竟无力举起右手。苗女不由得有些急，眼中露出惊恐之意。李逍遥便举手帮她拨去怪虫。

不料怪虫被李逍遥一拨，竟张口咬住了李逍遥的指甲！李逍遥吓了一跳，本能地要将怪虫甩落踩死，苗女突然抬头望着他，面带笑意，看起来不像要害人的样子。李逍遥一见，便却忍着可怕的感觉，且看这怪虫要吸多少他的血。奇怪的是被咬之处居然不痛，不知是什么原因。

所幸怪虫需血所急，不办来源，又吸了一会儿之后，便发出满足的长鸣，苗女又唤道：“贝玛达！”怪虫闻声，振翅飞入苗女口中。苗女将怪虫吞入腹中，微微一笑，脸色依然苍白，但已无大碍。

李逍遥道：“那.....那是什么东西？”

不料小苗女反手便拔出腰间佩刀，抵住李逍遥的颈子：“幸好刚刚没有第三者，可是就连第二者都不能活！”

李逍遥一愣，这才明白她居然要杀自己。

李逍遥又惊又怒，道：“你.....你好不讲理！”

小苗女道：“不杀你，死的就是我。”

李逍遥道：“听你胡说八道！分明就是你嗜杀成性，蛮横残忍！”

小苗女辩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这个坏心眼的汉人，跟我恶作剧，吓我失了魂，我体内供养的本命蛊神差点反噬了我！幸好我及时把它唤出来，用鲜血供它，否则我就死定了！”

李逍遥道：“我哪知你体内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你得救了，又为什么翻脸？”

“每个人的本命蛊神的名字，都是机密，就算至亲至爱的人也不能知道。如今你听了我的本命蛊神的名字，我当然非杀你不可！”

“为何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知道了又不会害你！”

“谁知道你会不会害我？总之只能说运气不好。”小苗女眼中露出一丝歉意，手中匕首正要划破李逍遥咽喉，却又微现迟疑，道：“你救了我一命，我实在不想杀你，这样好了，你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你交待了我，我一定给你办到。这样你可以放心死了吗？”

李逍遥一肚子气，怒道：“不！我才不肯放心死呢，我死了也要变成最凶恶的厉鬼，整天缠着你，把你活活吓疯！”

小苗女咯咯笑道：“我不怕鬼。”

李逍遥道：“哼！你不怕鬼，那我就变成一只长舌鬼，到处去说你的本命蛊神的名字，说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小苗女目露惊慌之色，叫道：“你不可说！”

“我为什么不能说？反正我被你杀了之后，冤魂不散，见到人就叫‘贝玛达’……”

小苗女突然腹中传出一声清鸣，李逍遥一愣，又叫道：“贝玛达！”

那蛊虫果然又应了一声，小苗女已经吓得手一软，匕首落地也浑然不觉，李逍遥连忙推开她，拔腿要跑，不料他盘腿久坐，竟已麻得一下就跌倒在地。

小苗女又跳到他身上，抓着匕首颤声道：“我不杀你，免得你成了鬼，到处去说！我割了你的舌头就成啦！”

李逍遥连忙叫道：“你割了我的舌头，我就用写的！”

小苗女道：“那我就砍断你的双手！”

“我用脚写！”

“我连你脚都砍了！”

“那我就用头发沾着墨水写！除非你把我杀了，否则我总有法子让人知道贝玛达、贝玛达！”

小苗女吓得尖叫，厉声道：“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李逍遥把她推倒在地，自己也爬出几尺之外，小苗女一脸是泪，喘着气瞪着他，眼神极为怨毒。李逍遥暗自纳闷，但以他的聪明才智，马上想到：难道谁知道蛊神之名，就可以使唤它？

李逍遥一想通这一层，登时明白了为何她会这么恐惧，蛊神之名被他人知道，确实等于把命交给那个人了，当然是非杀不可。李逍遥叹了口气，道：“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小苗女流着眼泪，道：“你骗我，你要到处去说，万一你.....你叫蛊神钻进我的脑子，让我发疯，我不如现在就死了好！”

说完一举刀就要往自己的脖子划去，李逍遥大惊，扑上前挥打开她的匕首，道：“你做什么？我才不是那种恶毒的人呢！”

小苗女抬着手臂擦脸，呜咽不已，李逍遥叹道：“我发誓我绝对不说出去，我也不会再说一遍你的蛊神的名字，如果我说了，就让我变成一只大笨猪！好不好？”

小苗女泪眼蒙蒙地看着他，抽噎道：“你真的不说？真的不害我？”

“我这个人一诺千金，你不用怀疑！”李逍遥接着又叹道：“今天见的苗人也算多了，就是你最不讲理！”

小苗女一愣，竟有些惊慌：“你说什么？你见到了别的苗人？”

李逍遥道：“我还忘了问你，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你别管，我问你，你见到了几个，是什么样子？”

李逍遥道：“一共有三个，都穿着黑不溜丢的衣服，有一个壮得像座山一样，脸上还有两撇胡子.....”

小苗女眼珠转动，一咬牙，道：“想不到他们也来了！我现在身体没调养好，对付不了他们，小子，你先回去，找到他们之后随便你施时间，总之让他们这两天别上岛来就是了。”

李逍遥笑道：“很抱歉，我也没时间，好不容易到了仙灵岛，没见到仙女我是不会走的。”

小苗女睁大了眼睛望着他，充满了警戒：“你也是专程上岛来？做什么？”

李逍遥反问道：“你又上岛做什么。”

小苗女脸色一变，道：“难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李逍遥道：“什么一伙不一伙？他们又不是坏人！还给了我破天锤……”

小苗女脸色更难看，突然道：“你果然是跟他们一道的！我早该想到，会黑苗法术之人一上岛，马上会引起万蛊攻噬，所以他们先派你这个汉人来破解岛上的阵法！我绝不会让你跟他们狼狈为奸的！”

小苗女持杖便往李逍遥打来，李逍遥身手利落，连忙左躲右闪，叫道：“喂，喂！你再不讲理，我要状告神灵了！”

“我先杀了你，你的鬼去对别人说之前我先自杀！”

小苗女手中攻势不停，李逍遥作梦也没想到她居然抱定了同归于尽之心，大惊失色，拼命地闪躲着，叫道：“你住手，喂，你住手……”

还好小苗女此时身体尚未复元，追打着李逍遥时，心力支细，李逍遥急忙拔脚狂奔，小苗女在后面追着，叫道：“别走！你这恶人、奸贼！”

李逍遥跑得更快，前方密林茂盛，李逍遥急忙钻进树林之间，身后还紧追着那苗女的叫骂呼唤。李逍遥被她整过，心有余悸，自然不敢放慢脚步，李逍遥边跑边暗想：“好可怕的小苗女！长得可爱，却动不动就是杀啊砍的，还说我是恶人？呸！我哪有她十分之一恶？至于奸贼之称，更是莫名其妙，其妙莫名！”

好不容易终于把小苗女远远地甩开了，李逍遥在这树林中东奔西钻，自己也已经不辨方向了。

第三章 凌波绰约

李逍遥不知走了多么久，抬头一望，一弯新月已经渐渐升高，才得以凭借着月亮升沉的方向，朝东走去。

没走多远，便见到一石雕观音像，石像下方刻着“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八个字。李逍遥想道：“这就是苗人说的六具石像之一？我这把小锤子打得破吗？”

他取出怀中的小黑锤，略带着几分犹豫，沉吟了一会儿，才试着以破天锤一敲，石像竟应声粉碎！

李逍遥大吃一惊，连忙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破坏您的玉身的，请原谅我为了求药，不得不出此下策！”

但他一想又觉得不对，苗人说的是阿修罗神像，怎么会变成观音像呢？难道自己敲错了？李逍遥越想越是不安，不知是否打错了，他循着石像附近找了一遭，果然见到不远处荷叶片片，在月下飘散着淡淡的清香。

李逍遥循着水池走出一大段路，又见到一尊相同的观音像。这会儿他不喜反忧，总觉得此处的观音像十分神圣，他就这样打碎了，似乎不

妥。

李逍遥只好在心中又默念了一遍：“阿弥陀佛！”才再度以破天锤敲了下去，观音像也再度应声而碎。

李逍遥就这样沿地而行，就如苗人头领所说的一样，共有六尊石像，李逍遥也一一敲碎，当第六具石像粉碎之时，手中的破天锤立刻断为两截。

李逍遥惊愕地看着手中残缺的破天锤，忽闻水池中水波哗啦骤响，李逍遥转头一望，莲池中居然缓缓浮出一座石台，中央泛着银色光辉，不知是水光还是月光。

李逍遥大着胆子，奋力一跃，跳到石台上，只见石台自动缓缓移动到水池中央，便停住了。

李逍遥一愣，暗想：“苗人头领说打碎六具石像，就会冒出石台，只要往上一踏，通路就自然会浮现。可是……这石台竟带着我来到水池中央，我绝对跳不回对岸的！这……难道是我打错石像了？”

一这么想，李逍遥的额头冒出点点冷汗，四面八方都是水，他虽然会游泳，不过莲池下通常是泥沼，万一水不够深，身子陷入烂泥中，那就只有被活埋的命运了。

这下子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李逍遥简直是欲哭无泪！

“我的妈啊，破坏观音像果然是会遭报应的，我该怎么办呢？”

李逍遥在石台上急得团团转，晚风吹来，掀起一片荷叶幽香，但是李逍遥已经无心欣赏了。

陡地，李逍遥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周围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可是他又说不上来。李逍遥低头看着水面，伸手拨了拨荷叶，荷叶底下确实是水，没什么异状。

“可恶！这个鬼阵是什么人设的，专门害人！”

李逍遥心中发急，忍不住重重一挥，溅起一大片水花。

但是他的手却“砰”地一声，撞在什么硬物上，痛得他哇哇大叫，连忙抖着撞红了的手不停地挥着。

“好痛！咦？”

水池只有荷叶莲蓬，怎么会有撞痛他手的硬物？

李逍遥将手再伸入水中，大幅度地摸索，果然给他摸到了一根坚硬细长的石柱。

李逍遥不由得讶异万分，那居然是几可乱真的石雕荷叶，混合在一大片荷叶中，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难怪刚刚风吹动叶片时，自己会觉得不对劲，就是因为有的叶子仍然一动不动的样子，除了这一点小小的破绽之外，这些假叶子混合在真叶之间，根本是天衣无缝。或许这些石叶，就是秘密走道。

李逍遥大着胆子，先试着把脚尖放在那片石雕的荷叶上，暗自担心那么细的石梗会被体重压断，然而随着他渐渐加重力道，石梗竟半点也没有被影响，等李逍遥整个人站在石叶上时，那片石叶依然不动如山。

那么只要再慢慢找出其他的石叶踏板，就可以到岸上了。李逍遥小心翼翼地到处摸索，又给他发现了一片石踏板。等他发现第三片时，也

可以确定：这些巧夺天工的石叶只朝一个方向铺展。那一定就是仙宫的方向。

好不容易终于踩着石叶上岸，李逍遥松了口气，背上已透出一大片冷汗，整个人躺在地面上，仰望着皎皎明月，如获新生。

李逍遥又一跃而起：“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得快点找到仙女，向她求药！”

李逍遥连忙顺着惟一的小路快步而行，进入一大片的果树林，只见树上长着奇形怪状的水果，不知是什么东西，喷放出一股份香。出了果林，便是一片桃花树，此时并非花季，却满树缤纷，花雨随着微风飘落，美不可言。李逍遥边走边看，目眩神移。

远方似乎传出了一阵阵水声哗啦。李逍遥大为好奇，在桃花幽香中，前方竟有个大水池，水池的石堆上，放置着几件薄如云霞的衣裳。

李逍遥惊讶地抓起那些衣裳细看，确吃自语：“怎么会有女孩子的衣裳？”

抬头一看，李逍遥一时之间，眼睛竟移不开了。

月光下，银波微瀚的水池中，除了被风吹来的桃花瓣片片轻落在水面上之外，那浮出水中的背影，竟犹如一朵晕染粉白的荷花一般，亭亭于烟波之间，周著散发着一抹迷蒙的月辉。不知是水与月的反射，还是她自己的肌肤所散发出的光泽。

只见她抬起花茎般清顺的手臂，微侧着头，拢过一头乌黑的发丝，细心地以手指梳理着，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的优美，好像慢慢绽放的荷花。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如此美的姑娘？莫非……她真的是仙女？”

水中的女子微微转过身，李逍遥急忙藏身在石堆后，更看清了她的容貌，一时间脑中轰地一声，根本什么也没法子想，却又像太多东西一下子都涌上脑子，而一片混乱。一会儿他像看见了天山的白雪所揉成的美貌，一会儿又像感觉到涓涓流水洗净了一切世间杂质，最后所形成的那颗圆融珍珠化成了她。

而乱成一片、纷纷闹闹的脑中，却有一个声音格外清楚地叫着：“我见过她、我以前见过她！”

但是，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李逍遥却又完全没有印象。

那少女面露疑惑，缓缓地泅到岸边，伸手探索着。

李逍遥这才发现衣服在自己手上，既有点抱歉，又有点儿窃喜。异端依稀闻得到一股似有若无的幽幽水香，从她的衣裳中散出来。

那女子摸不着衣裳，左右张望，便欲起身找寻。万一她裸身出了水池，一想到那一幕，李逍遥又自感大惭，自己这样占仙女便宜，也未免大亵读了。

他随手拿起地上的树枝，挂着衣裳，晃出了石堆。

少女发出一声惊呼，李逍遥才露出小半个脸来，道：“你在找这东西吗？”

那少女一惊，虽身在水中，还是掩胸连退了好几步，叫道：“你是谁？！”

李逍遥道：“我、我是来求药的，误间仙女姐姐的浴池，实非有意……”

那少女充耳不闻，急道：“你快把衣服还我！”

李逍遥道：“我不是有意要偷仙女姐姐的衣服，又不便靠近，衣服在树枝上，请仙女姐姐自取。”

那少女急得快哭了，道：“你把衣服递过来！我拿不到！”

“是，是！”李逍遥连忙伸长了树枝，猛地突然想到：“她若是仙女，怎么会拿不到衣裳？难道她是个普通女子？”

这么一想，李逍遥又缩回了树枝，少女本已长长地伸出手欲抓，见他又收了回去，急道：“你干什么？我够不着啊！”

李逍遥探出头来问道：“你是什么人？”

少女道：“先还我衣服！”

李逍遥却道：“不成，你先回答我，岛上有没有妙药仙丹？可以治活病重之人？”

少女一怔，一脸懊恼，怒道：“师父说得果然没错，岛外的人都不能相信！我好心给那小孩子仙丹，他却叫你来欺负我！”

李逍遥喜道：“那果然是真的了？请仙女姐姐赐我仙丹，让我救活我婶婶……”

少女怒道：“起死回生的仙丹是我师父的遗物，不可以随便给人的！”

李逍遥道：“仙丹当然不能随便给，而是要给将死之人救命用的，我婶婶抚养我长大成人，对我恩重如山，我非救她一命不可。仙女姐姐心慈性善，一定不忍心坐视苦难的，对吧？”

少女道：“我不管你说什么，快把衣服给我！”

李逍遥道：“既然我说了一大套，你只记着衣裳，那.....就用你的衣裳交换仙丹好了。”

少女气得脸一红，道：“你敢威胁我！”

“没办法，为了成全我的孝心，只好对仙女姐姐不客气了。”李逍遥笑嘻嘻地说道。

少女皓白的贝齿咬了咬嘴唇，低声道：“好.....好嘛，我答应你，可是.....你得先把衣服还给我！”

李逍遥高兴地一站起身，少女便吓得又整个人深深钻入水中，只露出头来，嚷道：“别过来！”

李逍遥道：“不过去怎么还你衣裳？”

少女道：“你用树枝吊过来！”

李逍遥将挂着衣裳的树枝奋力伸出去，水池中的少女也伸长了手臂要拉，但若是她再站近一点，整个酥胸非离水不可。

一见李逍遥的眼光又飘了过来，她吓得又缩回水中，叫道：“别看！”

李逍遥笑道：“不是我不还你衣裳，是你自己拿不到。这件事可给你一个教训啦！记着：以后洗澡，得穿着衣服洗！哈哈.....”

少女道：“你.....你先把我的衣服放着，再走到五丈.....不！十丈外，等我穿好衣服才可以回来！”

李逍遥想想，眼前也只有这个法子了，便道：“好吧！”

李逍遥将她的衣裳放在地上，又拿了块石子压在上面，以免被风吹了，才背转过身，走出十来步。

“再走远些！”少女道。

李逍遥道：“是，是！”

“还有……不许回头看！”

“好，我绝不回头。但你可别忘了：一定要给我仙丹！”

李逍遥走出不短的距离，竖耳听着身后的动静，料想如果她要溜走，应该会有脚步声才是。算了算时间……她应该已经穿好衣服了，便扬声道：“仙女姊姊，我可以回头了吗？”

那少女没有答腔，李逍遥又唤道：“仙女姐姐，你好了吗？我要转过身了喔？”

李逍遥慢慢地转回头，便是一愣，水池边竟不知何时已经空无一人。

“咦？人呢？”李逍遥左顾右盼，大为心急，没想到她真的不出声地溜了，自己实在不该看她那么纯真出尘，就相信了她！

李逍遥又气又急，今天遇到的两名女子，都是他毕生所见最美丽的，但是却也是最坏的，一个是小小年纪，心狠手辣；一个是不染尘埃，偏会骗人。

李逍遥左右寻找着，一面叫道：“仙女姐姐，你不可说谎啊！你答应我了，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出来！”

四下无声，李逍遥越想越气，道：“我知道了，你不是什么仙女，你是野丫头，是狐仙，是小妖女……”

猛然“轰”的一声，一道落雷劈下，差点就命中李逍遥，李逍遥连连倒退好几步，大吃一惊，只见被雷打中的地面上，冒出一抹白烟，草木竟已被烧为焦灰。

李逍遥惊魂甫定，道：“怎么……突然打雷了？！”

李逍遥才欲前进，不料又是“轰”的一声，巨雷差点打中他。李逍遥惊呼了一声，连忙转身往回头的路跑去，再度被一记落雷，险些打中！三道雷电将他周围劈得有如焦土，头发也烧焦了一些。

李逍遥这下子想通了：这几道雷电，竟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一惊不小，拔脚欲逃，没想到又是“轰隆”一响，落雷紧贴着他扫过，吓得李逍遥两腿一软，跪地不起。

只听见上方传出清脆的声音，娇叱道：“淫贼！你还敢乱说话吗？”

李逍遥抬头一看，那名水中的少女竟身子飘浮在半空中，手持结印，美目凛若寒霜，怒视着他。

“哇！这……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少女娇叱一声，雷光随着手印而出，往李逍遥身侧打落！

李逍遥眼前一花，差点倒地不起，忙叫道：“雷公饶命啊！我下次不敢了！”

少女道：“你胡乱嚷嚷什么？”

李逍遥道：“你不是妖女，也不是仙女，你是雷公，不，是雷婆……”

少女微微一笑，又恢复冷若冰霜之色，道：“你到底是谁？为何来此？”

李逍遥道：“我专程来向仙女求药救人，刚刚我已经报告过了啊……”

少女哼了一声，手印一挥，竟又是一道巨雷劈下！

李逍遥惊叫了一声，“啊！饶命，雷婆饶命啊！”

“从实招来！不然我就劈死你这个淫贼！”

李逍遥道：“我句句实言，你就算问一百遍，我认是实言如此，要不是我婶婶患了重病，命在旦夕，我岂敢冒犯仙乡？”

少女半信半疑，道：“你骗我，天下哪有这么多人生病会死的？”

李逍遥道：“天下人千千万万，当然随时有人生病死。”

少女撇了撇嘴，道：“你满口胡说！我这十年来，只见过一个人死。”

李逍遥一愣，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话，她能驱雷使电，凌空而行，当然必是仙女无疑：但是她说话又怪里怪气，好像不懂半点人情世故的幼儿一般。

李逍遥只好说道：“只要仙女姊姊愿意大发慈悲救我婶妹一命，小的愿意以自己的命来换婶婶的命。”

少女不解地望着李逍遥，缓缓地飘飘而落，立在李逍遥的面前。一阵冰雪般的清香缠绕在她周身，犹如一朵盛放在李逍遥面前的雪白花朵般。

她问道：“如何以你的命换你亲人的命？”

李逍遥道：“小的不小心冒犯了仙女，仙女将小的劈死事小，婶婶重病无药事大。因此希望仙女不计前嫌，赐予救命的仙丹灵药，让我去救活婶婶。之后，要杀要剐，都听凭仙女处置。”

那少女道：“你肯为了你婶婶死？那你爹你娘呢？”

李逍遥道：“我不知我爹娘人在何处……”

那少女竟微笑道：“太好了，那你跟我一样。”

李逍遥见她笑了，心中也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她竟主动一把拉住李逍遥的手，道：“你跟我来。”

李逍遥被她这大胆的举动吓了一跳，他和丁家姐妹相处日久，却连手都还没握过，这个素昧平生、严若寒霜的美丽少女，方才还为了他的无礼而要劈死他，现在却这么主动！

她拉着李逍遥的手往前大步而行，李逍遥只觉触手处柔软滑腻，简直就像被花瓣包住了一般，小心翼翼地紧跟着她的脚步，生怕自己一落后，便会伤了她那柔嫩单薄的手。

她快步而行，紧跟在她身后的李逍遥但见她背影单薄，实在难以相信她就是方才那作法引来雷电，差点要了他的性命的人。

少女对此地十分熟稳，东转西绕，便已来到一处宽广的大庭院，前方石阶高耸，堂皇的纯白色宫殿，连绵延展，雅致中不失气派，令李逍遥看得目瞪口呆。

两名白衣女子见到她，立刻微微曲身道：“参见少宫主！”

这两名白衣女子的容颜，放在人间都算是极美的，而且眉宇之间还带着一种清雅的神韵，但她们一见到少女拉着李逍遥的手，便都变了脸色。

少女道：“姥姥回来了没有？”

其中一名白衣传女道：“还没，可是……”

少女不理睬白衣女子的话，转头对李逍遥笑道：“好极了，姥姥不在，你跟我进去拿药吧！”

其中一名白衣女子忙道：“少宫主，这外人不可进来，会给水月宫引来大祸，请少宫主三思。”

少女只道：“不许你们跟姥姥说！”

说完，便拉着李逍遥登上石阶，快步上廊，在曲折的走道间穿梭，道：“你听见了，这儿不许外人进来，一会儿你拿了仙丹，可得快走。”

李逍遥忙道：“我知道。”

他一边紧跟着少女，还不忘东张西望，这所宫殿极为广大，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少女拉着他走过的回廊等地，几乎处处都有美景及庭园。所有的建物都洁白如雪，或是淡淡的粉色，而栏外的每一个小院，有的鲜花盛放，有的假山流水潺潺涓涓，有的是几片小竹错落有致，每一处都在华贵中不失清雅。一辈子生长在小门小户的李逍遥，百思不解：怎会有人住这么大的宅院？

见李逍遥那眼花缭乱的样子，少女不禁笑道：“你还不快点跟上来？姥姥最讨厌外人了，万一等她回来，不但仙丹拿不成，或者你还要没命！”

李逍遥嘻嘻一笑，道：“你在姥姥面前保我一命，我就不会死啦！”

少女奇道：“我为什么要保你的命？”

李逍遥道：“你当然要保我的命，仙女见到了我们这种凡夫俗子，总是会缠着不放，舍不得我死的。”

李逍遥恶习不改，忍不住又在言语间撩拨起她来，本以为会换来她的大白眼，不料少女笑道：“可别乱说，谁缠着你了，是你缠着我！”

李逍遥笑道：“像你这样美的仙女，我就要终身缠着你不放，我就待在这个岛上不走啦！”

少女冷冷地说道：“那是不可能的，你拿了药就走吧！”

李逍遥没想到她前一句还有说有笑，下一句又如置此拒人千里，本以为她有意和自己调笑，细细一想，她或许根本听不懂李逍遥的撩拨之语。李逍遥暗想道：“她果然是什么都不懂。”

她拉着李逍遥停在一扇高大的檀木楼门前，低声道：“到啦！这里便是炼丹室。”

她推开沉重的大门，一股扑鼻药香便飘送了出来，室内阴沉黑暗，两人携手进入丹房后，少女便转身关起门，一时之间丹室内更是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李逍遥什么都看不到，却听见少女利落的脚步声走到里面，打开不知什么东西，再关上，道：“咦？你愣在那儿干什么？过来啊！”

李逍遥道：“我……我什么也看不见，没法子走过去。”

“你看不见吗？”少女不大相信。

李逍遥道：“我真的看不见，这么黑暗，你怎么看得见？”

他才一伸出手摸索，突然间触手之处不知摸到了什么，柔软如雪堆，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啪”的一声，一记重重的巴掌打在他脸上，那少女怒道：“小淫贼，你干什么？”

李逍遥一愣，脸颊火辣，猛地才想通原来是说话之间，那少女已经走了过来，自己不小心伸手竟摸在她的酥胸上。李逍遥忙道：“抱歉，我不知你走了过来……”

少女气得发抖，道：“你……你……老是骗我……”

李逍遥自知理亏，道：“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请仙女姐姐大人大量，原谅我一回吧！”

在一片黑暗中，他也察觉得到少女娇喘细细，应该是气得连话都说出来了，一会儿才恨恨地抓起李逍遥的手，将一个小玉瓶放在他的手心，道：“紫金丹拿去！你走吧。”

李逍遥紧握着药瓶，暗暗感激，自己几度对她无礼，虽有时是不小心的，却也有时是故意的，但少女依然信守承诺，没有刁难他，可见她的心肠十分善良。李逍遥不禁感到有点儿惭愧，道：“我……真的很对不起，仙女姐姐的大恩大德，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请仙女姐姐告诉我芳名或是高号。”

少女冷然道：“问这做什么？”

“我回到镇上之后，必定刻塑仙女姐姐的宝像，日夜焚香膜拜，虔颂法号。”

少女的声音中温意已减，道：“你真的以为我是仙女？”

李逍遥道：“难道你真的是雷婆？”

少女微笑道：“我叫赵灵儿。”

李逍遥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地说了，而且竟是普通的人间姓名，不禁有几分意外，遂接口道：“我叫李逍遥。”

赵灵儿道：“我又没问你！谁要你说啦？”

李逍遥道：“仙女姐姐难道不知道名字要互相通知吗？如果你说了你的名字，却不知道我的，那就会倒霉三年喔！”

赵灵儿一怔，道：“真的？”

虽然是信口胡说八道，李逍遥还是笑道：“当然是真的。”

赵灵儿果然被唬住了，道：“那……谢谢你说了你的名字。好了，姥姥差不多该回来了，我先带你出去……”

突然间她声音一变，道：“糟了！姥姥回来了！”

李逍遥道：“你怎么知道？”

“我自然知道！”赵灵儿抓着李逍遥的手，往内跑去：“快跟我来，先躲一躲！”

李逍遥在黑暗中目不辨物，被拉着跑自然更是跌跌撞撞，好几次都差点撞倒东西，好在他身手灵活，才没撞出太大的声响。

赵灵儿道：“你真的看不见？……过来！”

她在背后一推李逍遥，李逍遥触手摸到前方似有一个微微高起之处，便一跃上前，那少女也钻了进来，接着便关上两扇小门。这里应该是橱柜之类的地方，十分狭窄，两个挤了进去之后，几乎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怀中更清晰地闻到赵灵儿冰清玉洁的香气，李逍遥心神一荡，暗暗想道：“就这样跟她在这里，关上一生一世，那有多好！”

忽然一阵沙哑粗嘎的老妇声音传了过来：“灵儿，灵儿，你这回胡闹得不像话啦！”

李逍遥一听那声音，满脑子奇想都清醒了过来，光是声音就可以感觉到：说话之人必是个模样阴狠可怕，心思也十分邪恶的人。

接着“砰”地一声，丹室的大门打开了，那老妇似乎就站在门口，道：“灵儿，你出来，姥姥知道你在里面。”

李逍遥感到怀中的赵灵儿微抖了一下，便伸臂将她揽住。赵灵儿一怔，有意挣开，却只挣了一下就没再乱动了。

那老妇的声音渐近。“灵儿，你上回偷了一颗紫金丹，怎么跟姥姥约定的？你说绝没有下次，万一有呢？”

赵灵儿和李逍遥都屏住了气，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那老妇似找不到他们，叹了口气，道：“不在这儿，奇怪，是跑哪儿去了？……”

脚步声又远去了，门也应声关上，李逍遥和赵灵儿才双双松了口气。但是赵灵儿依然不动，李逍遥颇感奇怪，可是也乐得不催她，怀中抱着冰肌玉骨，紧紧锁在这狭小之处，虽是木柜里，却像天堂一般。

过了一会儿，李逍遥才道：“她走远了吧？”

赵灵儿“啊”的一声，如梦初醒，道：“我……我送你出去，小心别撞到东西。”

“可是我在暗中瞧不见，你得拉紧我。”

赵灵儿不自在地说道：“我才……才不呢！我这儿有夜明珠，你自己拿着照路！”

说着，她抽出腰间的锦囊，倒出了一颗指尖大小的珠子在掌心。这颗珠子一倒出囊中，立刻放出幽微柔和的光芒，更映出她掌心柔白如玉。

李逍遥抬眼望去，在明珠的光芒笼罩中，赵灵儿双颊飞红，长密的双睫如扇，掩映着幽潭也似的双眸，她微抬起眼来望向李逍遥，刹那之间李逍遥恍然看见昙花优姿，如幻似真。

李逍遥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在她脸上一吻。

赵灵儿像是吃了一惊，却没有发怒，只低声道：“你……快走吧！”

她轻轻推开李逍遥，便开了柜门，跃出柜中，突然间“啊”的一声惊呼，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李逍遥籍着手中夜明珠的微光，也赫然见到柜子外居然立着一个矮胖人影，阴沉沉地盯着他们。

李逍遥吃了一惊，那矮胖妇人哼地一声，不知哪儿出现的一股强力，竟将李逍遥整个人拉出了柜子，重重地摔在地上！

李逍遥惊呼一声，背心已被一样尖物刺着，似乎是拐杖的底端。

赵灵儿叫道：“姥姥！别杀他！”

李逍遥整个人趴在地上，正要爬起来，那老妇阴沉说道：“小子，你再动一动，让我不小心按到机关，这拐杖里的剑刺穿到心脏的话，可别怪我没先警告过你。”

李逍遥不敢乱动，赵灵儿急道：“姥姥，别为难他，没他的事，是我不好……”

老妇温和地说道：“灵儿，你真不应该，唉！上回就不该放那个小孩子回去，他马上就又引来了一个，若是放了这个，必定又会再有人上这岛，到时候咱们还有活路吗？”

赵灵儿道：“他不会说出去的！”

老妇道：“上回你也这么说，结果那小孩呢？还不是说出去了？”

赵灵儿为之哑口，老妇道：“你不听姥姥的话，相信岛外的人，早晚要吃大亏！好啦，你出去。”

这句“你出去”听在李逍遥耳中，有如催命符，他立刻了解老妇是不想让这纯洁无理的少女看见杀人的场面，所以要先支开她，她一走，自己非死不可。李逍遥辛苦地转过了脸，但见赵灵儿一双水蓝色小绣鞋立定不动，好像在微微发着抖。

赵灵儿站在原地不走，令李逍遥心下稍安，眼睛一转，看见老妇裙下的一双大鞋，又感到万分的可恨可怖。

老妇又准了一遍，赵灵儿却突然上前拉住老妇的手，颤声道：“别杀他！姥姥，我求求你！”

老妇长叹了一口气，道：“我这回可不能再依你啦！”

说着，肥胖的手指便要往机关按下！只要她一按杖头红钮，拐杖内的长剑马上可以轻易刺穿李逍遥的身体，将他钉死在此地！

第四章 云雨一梦

老妇的手正欲按下机关，赵灵儿惊呼一声，用力推开老妇，老妇显然没想到她会动手，被推得踉跄往旁跌了两步，背心一脱离拐杖，李逍遥急忙连滚带爬地爬到赵灵儿身边，赵灵儿紧紧抱住了他，显然赵灵儿也十分害怕。

那老妇怒道：“灵儿！你是怎么啦？”

她站稳了，只见赵灵儿与李逍遥相抱扶着，灵儿脸色苍白，道：“姥姥，我就是不想让你杀他，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看着他死……”

姥姥叹道：“看来这小子花言巧语骗了你，他更非死不可！”姥姥边说边往两人走近，突然又露出疑色，立在原地，打量着李逍遥。

“小子，你.....你今年几岁了？”老妇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李逍遥道：“我.....我十九岁.....”

“十九岁？十九岁？.....”老妇疑惑地屈指算了算，喃喃道：“不对啊.....你最少应该二十七八岁了？.....小子，你有兄长？”

李逍遥摇了摇头，惊疑地颤声道：“我.....我是独子.....”

“难道竟是.....难道当年恩人就有个九岁大的儿子了？小子，你爹人在何处？”

李逍遥一愣，这个问题怎么和苗人问他的一模一样？李逍遥道：“我不知道我爹人在哪儿，他和我娘到处云游，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你爹会武功吗？”

李逍遥点了点头，补了一句：“我爹武功高强得很，比你厉害呢！”

“你姓李？”老妇又问，口气已经缓和了很多。

李逍遥点了点头，这下子完全确定了这个老妇绝对认识他父亲，但愿双方不是仇家！

老妇又问道：“你怎么进来的？”

李逍遥道：“我.....我坐了船自己慢慢找上来的.....”

“你认得路？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你爹？”老妇的问话更是温和，甚至是亲切。

不等李逍遥回答，赵灵儿已道：“是我带他进来的！”

老妇微笑道：“看来你们是有些缘份！是你爹叫你这个时候来的吗？”

李逍遥见她如此温和地话家常，总算松了口气，道：“不，是因为我婶婶病重，我才来此求仙丹医治她的。”

老妇道：“你婶婶？那就是李大侠的嫂嫂了，李大侠的家人有求，我们自当帮忙。”

李逍遥暗想：早知道这个地方竟与爹相识，就不必这么麻烦了！一时之间，不知该感谢父亲广结善缘，还是该怪他什么音讯都没告诉自己。

老妇的想法与李逍遥倒是相同，道：“李少侠怎么不早说？若非你与李大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老身险些要犯下大错，误杀恩人之子了！”

李逍遥道：“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爹帮过你，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了……”

老妇笑道：“老天有眼，还好及时相认。李少侠，请至前厅小坐，容老身略尽地主之谊。”

赵灵儿欣喜万分，抱着李逍遥的手臂，道：“他不必死了吧？”

老妇笑道：“我还要向李少侠赔罪呢！”

短短的时光中，由待死之身变成座上嘉宾，让李逍遥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老妇在前面领路，赵灵儿紧紧握着李逍遥的手，跟在老妇身

后，不时转过脸来，对李逍遥微微一笑。李逍遥低头见到她的笑容，只觉得满目生春，意动神驰，可是那种莫名的熟悉感也更加鲜明。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呢……？”

李逍遥努力思索着，但根本什么也想不起来。

三人进入一间雅致的小厅，吩咐侍女送上茶水点心诸物。白衣侍女们在此居住了这么久的时光中，从未见过有凡夫俗子可以登堂入室，更不曾见过受到这样殷勤招待的，所有的人都惊奇万分。

老妇让李逍遥坐上首座，才道：“李少侠家学渊源，想必修行不下于今尊吧？”

李逍遥一听，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说道：“嗯……我爹他没教我功夫……”

“是吗？”老妇狐疑地看着他，“那么李少侠学的功夫是……”

李逍遥更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我什么功夫也没学过。”

“怎么可能？李逍遥大侠武功高强，他的儿子怎么可能……”

李逍遥一愣，道：“你说什么？我爹不叫李逍遥啊！”

老妇道：“你不是李逍遥大侠之子？”

李逍遥道：“我就叫李逍遥！”

赵灵儿也点头道：“是啊，姥姥，他跟我说过了。”

“那、那么令尊大名是……”

“我爹名讳，上三下思。”李逍遥道。

“李三思……是李三思……”老妇皱眉沉吟，过了一会儿才舒眉道：“是了，必是李三思大使当年仗义之时，为善不欲人知，便把儿子的名字拿出来顶替，唉！真是个君子。”

听人家如此称赞自己的父亲，李逍遥当然也兴有荣焉，只见老妇不停地细看着他，眼神温柔万分，竟好像漾着泪光。

老妇喃喃道：“李少侠，你长得跟你爹实在太像啦！老身一见到你，当年之事就全想了起来，心里实在难过……”

李逍遥心生不祥，暗暗想道：“爹不会是和她有一段情吧？老天保佑，爹你可不能这么不挑！”

老妇指着赵灵儿，道：“当年灵儿家中出现惨变，是令尊救了我们到这个岛上，投奔岛主，灵儿才能活到今日。”

赵灵儿喜道：“是吗？”便转头对李逍遥笑道：“原来我们两家有这段渊源，太好了！”

李逍遥听她语气亲密，心中也甜甜的十分受用。

老妇续道：“这些年来，灵儿拜岛主为师，几年前岛主仙逝，将灵儿托付给我，我尽心尽力保护着她，就怕仇家又杀上岛来！想不到……我担心之事果真发生了！”

赵灵儿问道：“怎么？”

姥姥脸色沉重地说道：“外头的阵局给破了，有人以破天锤击坏岛主仙像，闯上此岛！”

赵灵儿脸色惨白，紧闭着唇，李逍遥大感尴尬，正要说出是自己击毁神像，姥姥已接着道：“我本以为是李少侠所为，但既然您是恩人之

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进人，那就是另有旁人了……”

李逍遥正要开口承认，姥姥却接着说道：“……竟然破坏岛主仙像，此人现身，我必要将之千刀万剐！”

李逍遥头上冷汗直冒，暗暗想道：我还是等她心情好一点再自首好了。

姥姥又说道：“破坏阵局者，必定不是苗人，我担心是有汉人与苗人勾结，只怕不久后苗人就要杀上此岛啦！”

赵灵儿颤声道：“那……那怎么办？”

姥姥叹道：“见到李大侠之子，我本以为是李大侠差遣公子上岛，前来相助，就像十年前一样……可是，李少侠竟不会武功，这……这真是……”

李逍遥为难地说道：“我帮不上忙，真是抱歉。能否先让我回镇上救好了婶婶之后，再上岛来？”

其实李逍遥除了急着回去救婶婶之外，也对自己不知情之下打坏了阵局，而深感抱歉，他想回到镇上，先行一步劝阻那几名苗人不要上岛来，不要为难赵灵儿。见赵灵儿如此害怕，他实在于心不忍。

姥姥看了看赵灵儿，才对李逍遥道：“很抱歉，李公子，现在不能让您离开。”

李逍遥问道：“为什么？”

赵灵儿看着李逍遥，语意惆怅地轻道：“你怎么这么急着离开？”

赵灵儿的神态看在姥姥眼中，也有些疑惑，道：“灵儿，你不知他的身份，怎么会肯带李公子入宫来？你们怎么认识的？”

赵灵儿低下了头，面红耳赤，玩着衣角不语。李逍遥想起自己以她的衣服为要挟，手段是有点不光明正大，颇失父亲的大侠之风，不禁在后悔中带着几分歉意。

姥姥看着他们两个，一个是忸怩娇怯，一个是面带羞惭，更是大为狐疑。

“你们……是不是怎么了？”姥姥问道。

赵灵儿的声音低不可闻，道：“他……因为……他把人家……”

姥姥微微吃惊，似乎十分不敢相信。

“李公子，你对灵儿做了什么？”

李逍遥实在开不了口，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嗯，实在非常抱歉，无意中撞见灵儿在池中沐浴……”

姥姥脸色微变：“然后呢？”

赵灵儿一味低着头玩着衣角不语，李逍遥也红着脸不说话。

姥姥略一沉吟，自然只想到两人已有亲密之举，方才在炼丹室中，她假装离开，其实一直站在两人藏身的柜外，听见在李逍遥怀中的赵灵儿呼吸急促，但并无反抗，便已觉大奇。赵灵儿捧出夜明珠之后，李逍遥低头吻了她，虽隔着柜门，姥姥也由两人的呼吸中略猜到一二。在她心里早已认定单纯天真的赵灵儿被一个由岛外闯来的无赖男子骗了，如今这个男子竟是恩人之子，便又另当别论。

姥姥打破沉默道：“李公子，事已至此，老身无话可说，你们俩既然已互有情意，便即刻完婚吧！”

李逍遥一愣，过了几秒才听清楚姥姥的话，道：“完……完婚？”

赵灵儿的头低得更低，但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姥姥道：“除此之外，岂有它策？还是公子您已有家室？”

姥姥说最后一句话对，声色俱厉。李逍遥连忙道：“没有，我还没娶妻，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个……我总得先回去禀明婶婶……”

姥姥道：“如果你婶婶不依呢？那你便不娶灵儿了？”

“这……”

姥姥道：“你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我受灵儿的师父与母亲之命，要以性命照看灵儿，她已经将自己交给你了，就算你是恩公之子，我也非替灵儿做主不可！唉！李公子，难道你看不上我们灵儿？”

“不，绝对不是的！”李逍遥急忙辩解，不要说灵儿美貌温柔，令人心动，就算她是个凶恶的丑八怪，在这种“别人的地盘”上，还是得说看得上。

姥姥说问：“那你为何百般推辞？”

“我……呃，这个……婚姻大事总不能偷偷摸摸的……”

“你可以与灵儿完婚之后，再回去禀告家长。”姥姥说道，“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自己派人去向亲家报告此事便成了，你再也不能离开仙灵岛。”

李逍遥道：“什么？”

“怎么？你不想娶？”姥姥的脸色变得更沉：“如果你对灵儿始乱终弃，不管你是谁，我都会让你永远无法说出水月宫的秘密！”

那大概就是“死”的意思吧？

李逍遥吓得说道：“我娶……我娶！”

姥姥微笑道：“那就好了。”

不料赵灵儿抬起头来，眼中含着泪，道：“他被逼着娶我，我偏不嫁！”

说完便发足往外奔去，李逍遥一愣，姥姥道：“你还不快去对她赔罪？”

李逍遥没头没脑地追了出去，赵灵儿奔入房中，掩门而泣。李逍遥追至她房外，听见阵阵的嚤嚤啜泣，也有些焦急，道：“灵儿，你别哭了，我很对不起，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赵灵儿抽抽噎噎地说道：“你走，我不缠着你！”

李逍遥道：“你没缠着我，是我缠着你。”

赵灵儿稍止哭声，道：“你……你觉得我既丑怪又讨厌，是不是？”

李逍遥笑道：“是啊，你既丑怪又讨厌，从此刻起，‘美丽讨喜’跟‘丑怪讨厌’的词儿要对调过来啦，你和天鹅一样丑怪讨厌，痴蛤蟆便是美丽讨喜，我李逍遥便是只美丽讨喜的痴蛤蟆。”

赵灵儿破涕为笑，这才打开房门，望着李逍遥。李逍遥又是一阵目眩神驰，但见她娇丽的脸上挂着泪水，犹如玉壁染霜，玫瑰初露。

李逍遥步入房内，赵灵儿背转过身，哽咽着说道：“你这么不想娶我，我逼你也没意思，我真该让姥姥把你吃掉！”

李逍遥道：“我真的并非不想娶你的，灵儿，我……我是不能相信我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娶了你。”

“你又说话来哄我，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什么一脸为难？”赵灵儿又落泪问道。

李逍遥伸手替她拭去泪珠，道：“我急的是别的事，我想快点回去救活婶婶，还有，我也不能一生待在仙灵岛上。”

赵灵儿道：“为什么不能？你若思念你婶婶，就把她也接上岛来，咱们住在一块儿。”

李逍遥道：“可是……你真的想永远待在这个岛上？”

赵灵儿点了点头，李逍遥道：“你不想到外头去玩？”

赵灵儿道：“姥姥说外头都是坏人，他们整天杀呀砍的，你害我，我害你，谁不害人谁就要被欺压，我……我不会害人，可是我也不想被欺负，我只能在这个岛上生活……。”

李逍遥道：“那是你姥姥骗你的，我便是外头的人，我便没有害你。”

赵灵儿笑道：“谁说你没有害我？你害苦我啦！你偷了我的衣裳，又……又亲我……”

回想起柜中情景，李逍遥心中一荡，握住了赵灵儿的手，赵灵儿“嚶”地一声，投入他的怀中。

李逍遥情不自禁地在她的樱唇上吻了一下，赵灵儿浑身无力，道：“你……你又来害我……”

“我这怎么是害你？”

赵灵儿道：“方才，在柜中，你.....你不知用了什么法术，这样抱着我，我.....身上的力气就像都消失了一样，气也喘不过来了.....”

李逍遥怦然心动，对这丝毫不知人情世事，甚至根本没见过外人的赵灵儿，在珍爱之外又多了几分怜惜。

李逍遥道：“灵儿，说我不想娶你，真是太奇怪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有这福气，我一定要娶你，但是.....”

“但是什么？”

“我不想终生困在这个岛上，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你.....能不能帮我？”

赵灵儿怅然着：“那.....你还会不会再回来？”

李逍遥：“我带着你一起走！”

赵灵儿道：“不，我不想离开，你在这里陪着我，好不好？我绝不惹你生气，你不要走.....”

李逍遥道：“可是，我若不赶快把灵药带回去，婶婶就活不成了。”

赵灵儿眼中又涌出泪珠，苦笑道：“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走.....”

李逍遥见她楚楚可怜，也十分为难，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击掌道：“有了！灵儿，你先帮帮我，让我赶回镇上，医好了婶婶，并且禀告婚事之后，不管我婶婶同不同意，我都会回到这岛上，以后要走要留，我们再慢慢谈，好不好？”

赵灵儿怔了半晌，道：“你真的只去一天，马上就回来？”

李逍遥紧握着赵灵儿的手，道：“嗯，我不会抛下你的。”

赵灵儿玩着头发，低头不语，似乎难以决定，不知该不该相信李逍遥，过了许久，赵灵儿才缓缓说道：“明天是师父的忌辰，一大早姥姥会到师父坟前上香，趁那时候一口气跑到海边，姥姥应该不会发现……”

李逍遥大喜，抱拳作揖道：“真的？太好了！谢谢、谢谢你，大恩大德，我李逍遥永世不忘。”

赵灵儿泪水盈眶，默默低头吟唱：“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需誓言。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夕何夕，君已陌路……”

李逍遥知她心中仍有疑虑，但还是把方法告诉了他，心中实有万分感激。

李逍遥握着灵儿纤弱的双肩，柔声道：“灵儿，我一定说话算话，等我婶婶病好了，我就正式上门提亲，今后你便是我的妻子，我再也不与你分开！”

赵灵儿转悲为喜，道：“你说的是真心的？”

李逍遥道：“句句真言，出自肺腑！”

赵灵儿重新投入李逍遥怀中，颤声道：“我相信你，逍遥哥哥……你千万不能骗我，我……今后便是你的妻子，从头发到脚尖，从我的心到我的身体，通通都是你的……”

李逍遥心口猛跳，口干舌燥，唤道：“灵儿……”

赵灵儿整个人都埋在李逍遥怀中，但觉暖玉生香，如在云端，李逍遥紧紧地抱住了赵灵儿，和她一同倒入帐中。

怀抱里，赵灵儿的身体像是一团烈火一般，李逍遥也有如化作火焰，脑中什么也无法想，只觉这一刻使是人生的至美，从来未能想像过的热浪一波波地席卷着他，让他和怀中的赵灵儿渐渐地陷溺着，陷溺着……

不知过了多么久，李逍遥脑中仍是混乱一片，灵儿沉沉地睡在他的臂弯中，赤裸的肩头发丝发出丝缎般的光泽。回想起方才情景，李逍遥不由得阵阵脸红，一会儿满心缱绻，一会儿又疑是身在梦中。

李逍遥不禁抱紧了赵灵儿，赵灵儿醒了过来，对李逍遥微微一笑，又红着脸低下头，将脸藏在他怀中，两人竟无一语。

房中的烛火早已燃尽，苍茫的蓝幽之光，也渐渐透过窗棂，渲染着房内，再过不久就要天亮了。

赵灵儿以衣裳掩着身体，娇怯怯地起了身，背转过脸，轻道：“天快亮了，你该准备走了……”

李逍遥听得出她语中带着不安与不舍，便起了身抱住她。

赵灵儿的热泪又滴在李逍遥手背上，转过身来紧拥着他，道：“逍遥哥哥，你真的会回来？可是我总觉得……觉得害怕。”

李逍遥吻着她的脸、她的唇，若非婶婶命在旦夕，他也实在难以离开这个销魂的温柔乡。因此，他此刻所说的话，确实是句句出自衷肠：“灵儿，你不要怕，我绝不会丢下你。”

赵灵儿含泪点了点头，勉强一笑，道：“那么，你要快去快回。”

李逍遥起身更衣，赵灵儿温柔地替他整衣束发，完全是个乖巧的贤妻模样，李逍遥看着镜中两人的倒影，不禁揽住了赵灵儿，喃喃道：“我李逍遥是几世修来的福？竟有你这仙女般的美妻！”

赵灵儿低声道：“你可千万别忘了此刻你所说的话。”

李逍遥道：“我不会忘了，此后我还要天天对你这样说，一直说到我们两个都成了白发的老公公、老婆婆！”

赵灵儿终于绽出幸福的一笑：“就怕你变成了白发的老公公，还是这样油嘴滑舌！”

赵灵儿与李逍遥装束停当，便拉着他的手走了出去，天才刚亮，空气间冰冷清香，李逍遥与赵灵儿握着手走在华廊与楼台之间，偶遇花树下收拾落花的白衣侍女，众人也已知李逍遥的身份，都对他含笑招呼。

赵灵儿问道：“姥姥呢？”

其中一名仕女道：“姥夫人已经动身去宫主坟前上香了，她要我们别吵醒你。”

其他几名侍女也带着笑意，赵灵儿脸上一红，急忙要甩掉与李逍遥紧握的手，李逍遥顽皮心起，就是不放开。

几名侍女见了，忍不住也笑着道：“恭喜姑爷，恭喜少宫主。”“英雄美人，珠联璧合，这可是咱们仙灵岛上头一遭大喜事！”

还有一人捧着锦缎经过，也停步笑道：“这么天大的事，当然要好好办起来才行，少宫主瞧瞧，这块红绢子便是要赶着做你的霞帔呢！”

赵灵儿的脸比那卷红绢还要红，跺脚道：“你们别说了！咱们走！”

李逍遥被她拉着往外跑，身后侍女们娇笑此起彼落，令李逍遥也不禁面带微笑，感到赵灵儿万分可爱。李逍遥忍不住想：若非此刻身系要事，手携美眷，在这个人间仙境不知寒暑，也确实十分惬意。

但是，转念又想到自己身无长才，完全凭着“恩公之子”四个字，人家才这么敬重自己，不由得出生几分歉意，想道：“男子汉便该凭自己的本事，赢得尊敬才是，仗着父亲余荫，算什么好汉？我难道不能像爹那样英雄？我一定要好好地练武功，闯出一片天地，不能就这样沉溺在美人与仙乡中。”

两人步奔至水月宫大门，正要步出，陡然“飐”地一声，一把雪霜般的白剑横了出来，李逍遥一惊，赵灵儿也惊呼了一声，道：“怎……怎么？”

原来是四名白衣侍女守在宫门前，其中一人横剑挡在李逍遥身前，道：“少宫主，姥夫人有命，不许你与姑爷离开水月宫一步。”

赵灵儿惊道：“姥姥她，她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奴婢不知，只知道听命行事。”

想不到还是姥姥老谋深算，竟料到赵灵儿会对李逍遥百依百顺，甚至带他离开。毕竟赵灵儿是她一手带大，对赵灵儿的心软与多情，再了解不过。

赵灵儿道：“哼！若是我硬要带他出去呢？”

持剑的侍女道：“那只好得罪姑爷了！”

赵灵儿铁了心拉着李逍遥道：“别理她们，走！”

李逍遥和赵灵儿一步跨出，那侍女的剑果然便往李逍遥腿上削去，赵灵儿惊呼，推开李逍遥，指尖弹出，当地一声，长剑被赵灵儿弹偏了方向，居然一个回转，再度直刺李逍遥心口。

赵灵儿急忙闪身护在李逍遥身前，侍女的长剑差点要穿过赵灵儿的天灵，及时一偏，剑锋骤转去势，横削李逍遥的左耳。

“趴下！”

赵灵儿急道，李逍遥及时一矮身，长剑削去他的一片头发，只差不到半分就会削落他的头皮了！李逍遥吓出一身冷汗，还没站稳，赵灵儿双手一推，已将李逍遥推下这几十层的石阶！

“哇——！”李逍遥惊叫，赵灵儿却已飞扑而至，在半空中牢牢地抱住落下的李逍遥，稳然落在石阶外，一拉他的手道：“快跑！”

那几名侍女提剑追下石阶，似乎有一人回奔人内去禀报，李逍遥与赵灵儿不敢耽搁，便往外狂奔，头也不敢回。

赵灵儿抓着李逍遥的手，跑得比李逍遥还要快，两人气喘吁吁地奔至岸边，平静的海面上微风轻拂，将一身是汗的两人吹得顿觉寒冷。

李逍遥见风向往西，正是顺风，便道：“我最晚今晚就可以回来了，你只要等我一天。一天，我就回来了。”

赵灵儿与他双手紧握，道：“一生一世我都等！你快上船去，快去快回！”

“你们不如跟我们一同走吧！”

一阵粗算的声音在树林间响起，李逍遥只觉耳熟，转头竟见到那三名苗人，立在前方望着他们，脸上带着凶狠的笑。

赵灵儿道：“你们是什么人？”

李逍遥正要说话，远方已经传出姥姥的惊呼：“灵儿！”

姥姥以轻功一跃，落在李逍遥与赵灵儿身前，横杖而立，对那三名苗人道：“你们竟真的上岛来了？想做什么？”

苗人头领微微一笑，不知为何李逍遥竟打了个冷颤，心中生出一股不祥之意。

苗人头领道：“你这个南绍叛徒，拐了公主藏在这个荒郊之中，教主有令：就地格杀！”

姥姥怒道：“我呸！谁是真正的南绍叛徒？你们这些乱臣爪牙，我见一个杀一个！”

“哈哈.....老太婆，你是我的对手吗？”

苗人头领一抽弯刀，道：“你们两个将岛内的人全杀了，别留下一个活口，老太婆和公主由我来。”

那两名苗人道：“是！”身子一闪，居然犹如闪电般消失不见！

赵灵儿和李逍遥大惊，赵灵儿正要上前，姥姥道：“别过来，我对付他就行了！”

“呵，死到临头，还逞能？”苗人头领弯刀一挥，骤变刀势，嗤的一声往姥姥头侧劈至，姥姥横杖挥格，弯刀勾住长杖，“当”的一声，姥姥竟被震退数步。

苗人头领的刀势紧追而至，“当当当当”一连数响，尽是弯刀与长杖捍格拆解之声，赵灵儿拉着李逍遥往后退了好几步，将李逍遥推上小船，一掌劈断了缆绳，道：“你快走，这些坏人凶得很，我要去帮姥姥！”

李逍遥道：“可是这么危险.....”

突然“哇”的一声惨叫，姥姥的左腿被弯刀砍中，倒在地上，喷出了一大蓬鲜血。苗人头领的弯刀一砍，正要将姥姥的头砍下，姥姥及时翻身滚出数步，弯刀才没劈中她。

赵灵儿惊呼一声，急忙将李逍遥的船往海面一推，叫道：“记得快去快回！”

便转身上前，一掌打向苗人头领，苗人头领低头闪过掌气，手中弯刀竟往赵灵儿心口砍去，眼看着赵灵儿要被一刀毙命，苗人头领手中弯刀反转，竟只以刀柄重重地打了灵儿一杖。

赵灵儿闷哼一声，踉跄退了几步，姥姥已经奋力往苗人头领身上扑去。

苗人头领弯刀一刀砍在姥姥背上，又是鲜血狂喷，赵灵儿惨叫道：“姥姥！”

船上的李逍遥大急，这小船的桨已经丢失了，只能顺着风向漂流，此时的顺风将李逍遥的船一吹便吹离岛岸。眼见岸上惨烈的厮杀，李逍遥急得如热锅蚂蚁，叫道：“灵儿！你过来，灵儿！”

赵灵儿没听见他的呼叫，抓起姥姥落在地上的拐杖，与苗人头领激斗了起来，姥姥身中多刀，勉强撑起身子，不知说了什么。只见赵灵儿节节败退，好几次苗人头领的刀就要往她身上砍中，总是惊险地闪开，但也已经左支右绌，险象环生。

李逍遥心中不停地叫着：“我不能丢下灵儿，死也要死在一起！”

于是李逍遥大叫一声：“灵儿，我来了！”

李逍遥跳下水中奋力要往仙灵岛游去，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原来是暗流汹涌，将李逍遥整个人拉进了水底下。李逍遥大惊，极力挣

扎，猛然大浪打来，虽将李逍遥推离暗流，却也更远离了仙灵岛。

李逍遥心中急得有如狂涛骇浪，但在这茫茫大海中，他犹如一小滴水珠，不时被巨浪吞没。虽然水性极佳，但也许是因为心急，平时的泳技发挥不了几成，反而还一再地没顶。李逍遥喝了好几口水，竟渐渐眼皮沉重，极想就此全身不动地睡上一觉。李逍遥暗自奇怪自己怎会有这样想睡的反应，拼命地振作精神，手脚更用力地划水。然而但见仙灵岛渐远，眼前也渐渐模糊。李逍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想不到我竟会死在水中……”

就在他几乎要昏迷过去之时，身上一紧，像被绳索套住，接着便有人将他拉近，一把扯上甲板，叫道：“小李！太好了，你还活着！”

李逍遥不断呛咳着，那人急忙拍着他的背，让他吐出了好几口海水，好不容易李逍遥才能说得出来话：“快，快……带我回……回仙灵岛……”

那人道：“这不行！我就是来带你回去的，你捡回了一条命，我不能再让你乱来！”

李逍遥看清了那年轻渔夫，面孔端正，肌肉结实，正是以前带王小虎上岛的张四哥。

原来自从李逍遥说要上仙灵岛之后，方老板越想越觉得不安，雨一停，手中诸事一处理完，便去找张四哥，要他千万别让李逍遥出海，接着便去探望重病的李大娘。想不到直到晚上，李逍遥都不见人影，镇上众人猜他一定是自己出海去了，所有的人都大为心急，天一亮，张四哥便自告奋勇出来找他。

张四哥找了半天，在险涛中见李逍遥载浮载沉，急忙救回了，心中说有多庆幸就有多庆幸。没想到李逍遥一开口又是要上仙灵岛，张四

哥当然一口回绝。

李逍遥叫道：“我非回去不可！我一定要上岛去！”

张四哥道：“你有这孝心就够了，天下间谁没有生死？你婶婶的命该如此……”

李逍遥被提醒了，急忙道：“不，不是这件事，仙丹我求到了。”

说着，李逍遥将赵灵儿给他的小玉瓶取了出来，塞在张四哥手中，道：“请你帮我把这仙丹带回去，让我婶婶服下，我一定要赶回仙灵岛！”

张四哥惊奇地说道：“你……你真的求到了仙丹？那你还回岛上干什么？”

“你不懂，我、我一定要回去救……救……”李逍遥话还没说完，那股奇异的沉重之感又袭上眼皮，令他极想昏睡。

“救谁？”张四哥问道。

张四哥的声音听在耳中，竟好像很遥远一般，李逍遥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五章 月下传剑

你一定要快去快回……我相信你，逍遥哥哥……你千万不能骗我，我……今后便是你的妻子了，从头发到脚尖，从我的心到我的身体，通通都是你的……

仿佛看见一张绝世的容颜，哀凄地望着他，款款低语着。

李逍遥心口一痛，醒了过来。才张大了口欲呼，却又不知自己叫谁，楞了一下，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嘴巴可以闭上了，再张那么大，苍蝇要飞进去啦！”

婶婶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李逍遥正躺在自己床上，第一印象就是：婶婶又拿着锅铲来叫自己起床！本能反应地，李逍遥抱头叫道：“我起来了！别打，我起来了！”

婶婶大翻白眼，道：“你睡糊涂了吗？发什么神经？”

李逍遥转头一看，窗外竟是一片黑暗，惊道：“我怎么……怎么睡到晚上了？”

婶婶道：“还记得起来就好。天晚了，好好休息吧！”

说完便起身离去，李逍遥一楞一楞地，没想到自己偷懒睡到晚上，婶婶居然没有叫声他、没有打他，还叫他好好休息？

“婶婶……是吃错药啦？”

他怎么想到在海上昏倒之后的种种变化？

张四哥把昏迷的李逍遥带回客栈，并且拿玉瓶中的紫金丹，交代丁香兰让李大娘服下，果然没过半个时辰，李大娘便醒了过来，一点也没有病重之象。众人七嘴八舌地说出李逍遥冒死上岛求药之事，李大娘虽然不语，心中却着实感动欣慰。

她叫所有的人都离开，好让李逍遥休养一阵，看着他沉睡的面孔，李大娘想道：“我把你拉拔到这么大，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李家有个好子孙，也可以告慰先人了……”

李大娘一直没告诉李逍遥的是：其实他的父母很早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她一直让李逍遥以为父母还活着，只不过在武林中云游。但想想，就算再萍踪不定的武林浪子，怎有可能放着儿女不管，十几年也不回家一探呢？还好李逍遥心思单纯，并没有想这么多，李大娘的善意谎言也才得以维持至今。

李逍遥起身在房中走来走去，总觉得心里十分不安，好象有件极为重要的事忘记了。李逍遥或是赵灵儿都绝不会想到的是：他已经完全将昨天的事忘得一乾二净了！

从他服下苗人给他的药丸之后，根本就不是什么避免瘴气侵身的药丸，而是苗族的“忘忧蛊”，能抹灭服下蛊之后一整天的记忆。这被掩去的记忆。这被掩去的记忆，虽然也有可能复元，但机会却会微乎其微。李逍遥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这个道儿，只记得人家跟他说婶婶病了，他便赶回来，缠着王小虎说仙灵岛的事，然后.....然后自己怎么会就睡着了？

看婶婶生龙活虎的样子，大榔洪大夫的药有效吧？

李逍遥猛然坐起，道：“我差点给忘了，那位讨酒喝的老道士说要我今晚去山神庙，要教我剑法！”

他自床上一跃而下，奔至衣柜中取出一把木剑。

他记得小时候，那位带着他到很多地方的青年侠士以这把木剑跟他换了颗珠子，此后这把木剑就成为李逍遥的宝贝，收藏得十分慎重。那名醉道士要教他剑法，看他那穷酸相，当然是“自备宝剑，茶水恕不招待”。李逍遥暗喜还好自己有剑，否则就连学都没机会学了。

“反正睡不着，何不去会他一会？说不定我真的是遇到高人了！”

李逍遥想起挖通后的密道，正好可以使用，便背上木剑，蹑手蹑脚地打开密道的开口，钻了进去，一路小心爬了出来，出口正是柴房。

“哈！大功告成！”李逍遥得意万分，将柴房的密道出口盖好，外表完全看不出任何异状，才往外奔去。

不料一打开庭院的大门，那三名苗人正阻在门口，像是要开门而入。

一见他们，李逍遥心中打了个突，不知为何突然涌上一阵心悸害怕之感。

苗人头领冷冷地看着他，道：“小兄弟，求得灵药了吧？”

李逍遥一愣：“灵药？什么灵药？”

那三名苗人都露出诡异的微笑，李逍遥注意到那两名手下之一，背着一个大麻袋，麻袋内不知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沉甸甸的。更可怕的是：李逍遥注意到他们身上都沾着暗红色的东西，似乎是血。

在李逍遥发呆之际，苗人头领冷笑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李逍遥道：“三更了。”

苗人头领道：“嗯，你记住：闲杂人等都不能进我们的房间打扰我们，否则，嘿嘿……”

李逍遥目送着那三人入内，总觉得那麻袋中有些玄机，却又不敢轻举妄动。等三人进入客栈内，就连虫鸣都显得清大寂寥落。

那座破破烂烂的山神庙，早已废弃许久，人迹杳然了。不但没有僧道管理，就连神像都已经积满灰尘，几乎和大门外的香炉一样溜溜的。

李逍遥左右张望，四处空无一人。也许还要再等上一阵子吧？

李逍遥自己挥着木剑，胡乱比画了几招，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依然四下无人。他突然想道：自己在这里苦等，搞不好那个醉道士现在又醉倒在某个角落，呼呼大睡，而自己却像个呆瓜一般，傻傻地在这里等候。

“难道我被那臭乞丐骗了？”这个想法一出现，就变得十分肯定，

李逍遥不由得心头火起，暗想：“我就说，他那副德行，怎么可能会武功？我一定是被骗了！可恶！下次给我撞见，我一定要叫他赔我酒来！”

李逍遥气愤地收剑，便往山神庙大步而行，才走出没几步，便听见身后有人吟道：“‘一尊春酒甘若饴，丈夫乐此无人知’哈哈……！”

那声音雄浑豪爽，吟着壮浪纵肆的韩愈诗句，便是显出万分豪气。

李逍遥转头一看，那名醉道士抱着酒葫芦，倒在神案之后，边饮边拍着膝赞叹，自得其乐。

“他是何时来的？李逍遥竟半点也没察觉，惊叹道：“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都不知道？”

醉道士白了他一眼，道：“让你知道了，我还教你个屁？”

李逍遥总算认定他是个大有来头的高人，连忙道：“是、是！”

醉道士笑道：“你问我何时来的，就是刚刚。我昨天没来，你竟在此多等了一天，很好，很有诚意。”

李逍遥一楞，想道：“昨天？昨天我还不认识他呢！约定的不就是今晚吗？这酒鬼醉糊涂吧？”

醉道士道：“我并非不守时的人，可是……嘿嘿，昨晚我听说苏州城内的林家堡，藏有好酒，便忍不住先去拿了，一来一回，花了半天，其它的半天就是待在林家堡的酒窖内先饮为快，所以迟到了！”

李逍遥咋舌道：“你……来回苏州城只要半天？”

“唉！要不是想起与你有约，我还真舍不得卜开林家的酒窖吧？”

李逍遥道：“我看你是不请自来，去偷喝人家的酒吧？”

醉道士笑道：“欸，我不喝才叫浪费！林家堡里没什么男丁，唯有一个小姐，她继承了那些好酒，有什么用？总不叫林大姑娘一个人喝，我算是替她喝啦！”

李逍遥道：“话怎能这么说？她家的酒或许是要待客的，未必是小姐一个人喝。”

醉道士一个大白眼送了过来，道：“呸！那样的好酒，就该让懂得的人来品尝。好酒待客，犹如喂猪！糟榻、糟榻！亏你还是江南之人，一点都不懂得酒的好处！”

李逍遥道：“江南人为什么就要懂得酒的好处？”

醉道士道：“你们江南乃万酒之乡，你竟不知？”

“我是不知，我想也没多少人知道。”

醉道士叹道：“唉！这年头……我告诉你，浙江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有了一等的绍兴佳酿，越王勾践‘单醪劳师’，便是绍兴酒的起源。魏晋时代政风败坏，士族托醉佯狂，许多名士都聚集在此，饮酒之风大盛，又发明了陈年花雕！唉，真是个美好的时代！〈说到处，醉道士感动得声音哽咽。〉到了南朝，梁元帝爱饮此地的山阴甜酒，哪，

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一瓶，果然是千古佳酿、名不虚传！可惜山阴甜酒应以银甌贮之，我只有这个破葫芦，未免美中不足。不过我更想领教宋朝神宗熙宁年间的‘清白堂’、‘堂中春’以及‘蓬莱春’这三大名酒……”

李逍遥听得一楞一楞，他说起酒来，竟能从春秋说到宋朝，名代美酒如数家珍。

“……就算喝不到这些名酒，饱饮绍兴酒，也不枉我来此一趟了！绍兴酒乃酒之正宗，你可知为何绍兴酒有正宗的身份？因为绍兴酒是最真实的酒，有如清官廉吏，没有半分假水，味道才会纯正；而且更像是名士耆英，长留世间，阅世情越久，其质越是醇厚！其中又以状元红、善酿为优……”

李逍遥忍不住打了个呵欠，道：“前辈，请问你是要教我剑，还是要教我酒？”

醉道士道：“教你酒好了。”

“不，我要学剑。”李逍遥很果决地说。

醉道士试探地问道：“学酒不好吗？”

“我要学剑。”李逍遥更肯定地又说了一遍。

“向我学酒才是精华，向我学剑还是在其次。”醉道士又强调了一遍。

李逍遥道：“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太好。来，教剑吧！”

李逍遥上前一步，将木剑捧在手中。

醉道士有点心不甘情不愿，道：“我一生尝遍佳酿名酒，要不是酒虫骚得难受，你们那渗了水的劣酒，我还不屑喝呢！”

李逍遥道：“不好意思，蔽店是小本经营，喝免钱的就请多多担待了。”

醉道士道：“算你运气好！我一生从不亏欠别人，既然被你招待了，就教你一套剑法，算是回报你的赐酒之恩！”

李逍遥笑道：“多谢前辈。”

醉道士反手抽出背后的宝剑，“铮”的一响，清邈悠长的剑吟久久不散。在这一瞬间，他虽只是持剑而立，浑身却散发出一股凛然不世之感。李逍遥屏息肃立一旁，原本还敢和他开玩笑，不知为何现在却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就算此时在他面前的人是皇帝王孙，他也不会小心恭敬到这种程度。

那便是气度，一名真正的高手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风范。

醉道士说道：“此套剑法变化繁妙，能学得多少，全靠你的悟性高低，仔细看清楚了。”

明月当空，旷野夜色，朔风呼呼扫过。

醉道士犹如凌空拔起的飞鸽，翩然轻旋而下，落在地下，将手中山阴美酒一饮而尽，便将酒葫芦随手一抛，了个剑诀，朗吟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嗤”的一声破空清音中，长剑竟脱手飞出，雄厚的真气激起一片薄薄的尘沙。

醉道士足尖一点，竟稳然踩在剑上，续吟道：“五狱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足下长剑化作一道银光，载着醉道士飞空凌虚，在半空中纵横飞行，李逍遥看得目不转睛，他记得有这样的功夫！御剑而行，这时他小时候那名剑客会的功夫！

当醉道士吟至“庐山秀出南斗旁”之时，指尖真气疾射，身子危偏，一道凌利的剑气划过天际，而他的御剑之影也迅速地侧闪而过。只闻他轻喝一声，脚下的白光一闪，飞冲而上，剑转周身，幻出一大片剑花！这自然是接下来的一句“凤叠九屏云锦张”了。李白的“庐山谣”的每一句，便是一式千变万化的剑诀，当他吟至：“银河倒挂三石梁”时，身子翻转，竟是足踩着剑转上，而头在下，下一句“香炉瀑布遥相望”竟见他手中的剑气急漩，往一株巨木笔直飞去！千万剑气有如旋风，激起一中片叶飞迷蒙，正是接着的“回崖沓嶂凌苍苍”！

剑招一式紧扣一式，但醉道士吟得如此流畅，身随剑走，挥袖如意，看得李逍遥目不暇给。

“谢公行处苍苔没”时，醉道士集气收剑，飘然落地，脚步颠滑，有如踩着一地的青苔擦滑一般，本以为剑势已尽，接着却是“早服还丹无世情”，一挥衣袖，半空中的宝剑急飞八方，转了一圈，剑气依然锐利，若有敌人在上一招以为他已经没有下一招了，这时必被空中之剑所伤不可。“琴心三叠道初成”之句，醉道士扬袖接住了宝剑，迅疾无比地反身嗤嗤连刺三剑，一剑比一剑威力更强。剑气几乎像是层云堆栈，看不清他的身姿，只有手中剑气比直穿云，端的是裂空之威，完全吻合“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之态。最后他飘然将长剑一挥，刺向李逍遥！

李逍遥只觉全身都被他的剑气笼罩，若是敌手，根本没有反抗拆解此招的机会，而耳中还听见他所吟这两句乃是尾声：“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醉道士反手一抛，镗的一声，收剑回鞘，负手得意地朗声长笑。

一套剑法演完，已经天光大亮。破晓曙光，在醉道士周身出金璨的光辉，有若神人。

李逍遥不禁心动神驰，噗通一声，跪在地上。

“前辈！请您收我为徒。”

醉道士笑道：“贫道一向漂泊惯了，不想收徒弟。”

李逍遥不停叩头，道：“前辈，求求您！晚辈愿意孝敬您下半辈子，跟随您行侠仗义，云游四海……”

醉道士道：“你不必太贪心，学了我这我一套剑法，你就终生受用无穷了！”

“我……我只看了这一遍，不知能学几成……”

醉道士笑咪咪地看着他，道：“我也不是随便教人的，你根骨奇佳，用心领会，早晚会学得这套剑法。唉！我行走大江南北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见到你这样的习武奇才，要不是……”

“要不是怎样？你就肯收我为徒？”

“要不是你不懂酒，我就收你为同道中人啦！”醉道士三句不离酒，十分感叹，道：“你若为了学我的剑法才去研究酒，那又太刻意、太讨厌了！当我徒儿，非但要有千杯不醉的酒量，还要几乎内心地热爱酒，为了酒无所不为！你缺乏这慧根，我们是处不来的。你我缘尽于此，告辞啦！”

醉道士身子一闪，竟在眨眼之间，身子已远出数十丈外！李逍遥忙叫道：“前辈！前辈尊姓大名……？”

远远传来宏亮的声音，朗声道：“御剑乘风去，除魔天地间；有酒乐逍，无酒我亦癫。一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千杯醉不倒，唯我酒剑仙！”

“酒……剑仙？”李逍遥喃喃自语，正想趁想记忆犹新，试练一遍，赫然发现天已大亮了，惊道：“惨了！一夜没回去，等会儿婶婶不把我的头打烂才怪！”

李逍遥连忙收剑急奔下山，村中已是市场喧闹，车水马龙。

奇怪的是不少邻居见到李逍遥，态度都变得比平时亲切许多，还刻意对他打招呼，李逍遥满心奇怪，想道：“是发生了什么喜事吗？怎么大家看来都这么高兴？”

此时，从洪大夫之处走出来的王老伯一见到李逍遥，便叫道：“小李啊！你过来，过来。”

李逍遥虽急着回去，但也不便不理会长辈，只好走了上去，道：“王伯伯！”

王老伯笑问：“你婶婶的病好了点没？”

“好多了，她精神好得很呢！”

王老伯笑道：“听说你跑到仙灵岛上去求仙药，救了你婶婶一命是吧？”

李逍遥一愣，接不上话，心想：“我什么时候上过仙灵岛了？想要跟我炫耀小虎的孝心，也不用这么说吧？”

只见王老伯转头对洪大夫道：“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哪天你想成家，我看丁老头没理由不答应啦！”

李逍遥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想起丁香兰的温柔细心，心中不禁一动。

“呃……我还得赶回去帮忙婶婶……”

王老伯说道：“欸，对，对，李大娘的病才好，你别让她太累了，快回去。”

洪大夫也道：“等等，这里有根上好的灵芝，你拿回去给李大娘补身子……”

李逍遥一楞，更是不解怎么今日大家都好象吃错药似的。

“可是这……”

洪大夫把装着的灵芝的棉盒硬塞到李逍遥怀里，笑道：“咱们镇上出了两个大孝子，这可是流传后世的大事！我这便算是预先给你的贺礼，你收下吧！”

“贺礼？”

“将来你和丁家大姑娘成亲的贺礼啊！”

李逍遥没头没脑地收了来，连声称谢，便赶了回去，一路上还在想：“香妹和秀妹的老子，常嫌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哪有可能把香妹许配给我？今儿镇上的人在高兴什么？”

李逍遥觉得真是诡异到极点了，好不容易赶到客栈门口，正想偷偷绕到柴房，从密道进入房间，却好死不死，在柴房门口，背后就听见李大娘的高叱：“李逍遥！”

李逍遥吓得立正站好，回头赔笑道：“婶婶？”

李大娘叉着手道：“你昨晚跑到哪疯了？居然到早上才回来，连店门也没拴！万一遭了小偷怎么办？”

李逍遥连忙捧上洪大夫给他的锦盒，道：“婶婶，这个给你。”

李大娘接过打开一看，便瞪了他一眼：“你去做飞贼啦？果然跟你爹一个样，还敢号称什么南盗……”

“我哪有这本事啊？是洪大夫送给你调养身子的！他不知发什么神经，说要给我将来成亲的贺礼！婶婶，我看你快点吃了，免得洪大夫又后悔了！”

李大娘微微一笑，道：“既是人家给你的成亲贺礼，就等你成亲时再使用吧！”

李逍遥和李大娘一同步入厨房，道：“婶婶，那些苗人昨晚三更才回，真是奇怪。”

“你别管客人闲事！”婶婶一面替他准备早饭，一面说道。

“可是他们背了一个奇怪的大麻袋，身上还……有不少血迹。”李逍遥压低了声音，道：“会不会是去杀人越货啊？万一官府查上门来，我们不成了窝藏罪犯？”

李大娘道：“别在那瞎说梦话！生意难得这么好，你就别胡说八道的，把客人气走了。”

“喔。”李逍遥早饭没啃两口，便道：“婶婶，我昨晚遇到一位仙人呢！就是昨天一大早躺在店门口要酒喝的那个道士，他还教了我一套剑法，你要不要瞧瞧？”

“不必啦！还不是三脚猫的把式？”李大娘转身要去别处忙，又回头道：“对啦，还有件事。”

“啥事？”

“你的房间也租出去啦！”

李逍遥道：“什么？”

“那三位大爷说还要一间房间，早上我去叫你起床时，见你不在，就把你房间清理出来，让他们使用了。”

“那……那我要睡哪儿？”

“你放心，他们说只休息一会儿，傍晚就动身走人。晚上那房间还是你的。”

“可是……”

李大娘道：“别啰唆了，一天不睡午觉又不会死！快吃过了饭，去客房打扫打扫！”

李逍遥碰了一鼻子灰，闷闷地吃完早饭，抓起扫帚抹布，有几分欲哭无泪：“我堂堂酒剑仙的弟子，居然要做这种杂事，真是丢师门的脸。”

步至客房，意外地发现那两名苗人守卫在他房间门外，见到李逍遥，便叱道：“贼头贼脑地瞧什么。”

“喔，我、我来打扫……”

“不用了！没有吩咐，不准进入这个房间！”

“是。”李逍遥转身下楼，心中直觉得可怪，暗想：“那苗人头领住上房，那两名手下住客房，还要我的房间做什么？若是那两名手下要一人一间，又为何都守门外？看样子也不是守卫着他们头领……难道，那麻布袋里有玄机？”

李逍遥越想越有可能，也越是好奇，他的好奇心一旦被撩起来，就难以压抑下去，东想西想，还是想着怎么一探究竟。

李逍遥抓耳搔腮的，想了半天，如果从柴房的密道偷偷进自己的房间，当然是个好法子，可是万一苗人头领也在他房间内，那不就被当场赃到了？在由密道进入之前，他得先确定自己房中没有别人。

可是要怎么刺探，他又想不出个好法子。他在院中走来走去，望见地上自己的影子，身后背着木剑的样子，突然间让他想起了酒剑仙。

“有了！”

李逍遥快步又奔入市集，拿昨天那三名苗人赏的五钱银子，直奔酒铺，打了一整壶的玉冰烧。这是南方外地的酒，索价颇为昂贵，为了自己的好奇心，李逍遥也只得忍痛买下了。

直到中午，李大娘做好午餐，唤李逍遥送去给那三名苗人，李逍遥趁着婢婢不觉，将玉冰烧也放在托盘上，顺便加了一大把泻药，才端去客房外。

“二位大爷，用饭啦！”

那两名苗人闻到酒香，大喜道：“今几个有象样的酒啦！很好，很好！”

李逍遥看他们两人马上就持壶大灌，道：“还有位大爷呢？不先请他喝上几口？”

其中一名苗人偷瞧一下上房，笑道：“不必啦，我们头儿不必吃饭的。”

李逍遥由这一眼，确定那名苗人头领还在上房，那么这两人守在这间房外，唯一的可能就是守护着那只麻袋了。

李逍遥道：“那位大爷不必吃食？他怎么活的？”

其中一人道：“我们苗族的高手练到一个水准，就专虫卵……”

李逍遥咋舌道：“虫……虫卵？”

“可不是一般的虫卵，这种虫卵还要身份够高才吃得到呢！只产在苗疆，别处没有。”

也许是他们今天就要离去，任务又完满达成，所以松懈了戒心，好酒下肚便滔滔不绝了。烈酒的气味浓厚，掩去了泻药的味道，李逍遥在这里问话，也无非是要确认他们都喝着渗着泻药的酒。

李逍遥还要再问，上房传出了一声极低的咳声。

那两名苗人一听，马上脸色严肃，对李逍遥挥了挥手道：“去，去，这么多话，没事别再来啦！”

“那二位爷慢用、用好。”李逍遥笑嘻嘻地下楼去，马上一溜烟地奔入柴房，钻进密道之中，小心地爬上伸至二楼的竹竿。李逍遥爬上竹竿顶端，又仔细听了听地板的动静，确定没有脚步声，才慢慢掀开木板封口，探出头来。

自己的房里空无一人，那么那两名苗人在守着什么？李逍遥手脚无声地爬出洞，再顺手盖上出口，东张西望。

忽听门外其中一名苗人道：“哎呦，我……我肚子好痛！”

“叫你别吃这么快，你偏不听……咦，我、我的肚子也……”

“这菜不干净，他妈的！”

其中一名苗人道：“你在门口看着，我去拉屎！”

另一人怒道：“怎么不我先去，你在这儿看着？”

原先一人道：“我要拉在裤子里啦！”便响起蹬蹬足音，他急忙跑下了楼，另一人叫道：“我先！”也急追而下。

李逍遥暗笑在心，想道：“这小店统共就一间茅房，你们有得抢了！”

李逍遥大着胆子四处张望，这才发觉房中有股怪味，不过细细一闻，竟是似稳似显的清香。

在床边置放着那只大麻布袋，袋口并未绑起，却流泻出一股黑亮的发丝，在地上宛延着发出缎光。

李逍遥心怦然而跳，惊想：“是个姑娘？难道……这三名苗人干的是拐卖人口的勾当？”

李逍遥屏着气，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拉下麻布袋一看，整个人登时震住了！

第六章 相逢不识

李逍遥震愕万分，那麻袋中露出的，是他一生所见，不能想象的清丽面孔！

只见她双目紧闭，两扇浓密的长长睫毛上似乎还沾着泪珠。原本就已雪白的肌肤，因惊怕而透出一抹青色，更是令人见之同情万分。

李逍遥呐呐地做不出声，心中叫道：“居然有这么……这么美丽的姑娘……人间有这样美的吗？这镇上绝没有人有她一半……，绝没有她百分之一美！”

虽然一见她就心念百转，但是李逍遥除了“美”这个字之外，实在想不出别的形容了。

“可是……我好象在哪见过她？”

麻袋中昏迷的女子，正是被李逍遥所遗忘的赵灵儿。在李逍遥第一次见她时，便有股熟悉之感，此时再度见面，李逍遥也自然地认为她很眼熟，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的身份。

李逍遥摇了摇她，下手仍是轻轻的，只怕摇散了这花似的人儿：“姑娘，姑娘！醒醒呀！！”

赵灵儿慢慢睁开一双美眸，那景像简直就是一朵牡丹，缓缓地在李逍遥面前绽放一般，除了美不可这之外，更有着令人赞叹的神奇之感。

李逍遥连呼吸都不敢放重，屏息看着她。

赵灵儿眼睛睁开之后，一见到面前的李逍遥，乍悲转喜，一把抱紧了他，恸哭出声。

李逍遥受宠若惊，一时之间哑口无言，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该回抱还是该僵着不动。

赵灵儿哭道：“……姥姥，我要回去救姥姥……”

李逍遥顿时清醒，想通了一定是那三名苗人为了掳她，伤害了她的家人。

李逍遥道：“嘘，别作声，小心被他们听见了……”

赵灵儿紧紧环抱住李逍遥的颈子，拼命地亲吻着他，泪流满面，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

反倒是李逍遥被她的大胆的举动给吓得呆若木鸡了，赵灵儿并未发觉李逍遥没有回吻，也不敢抱紧她是什么意思，只哭着道：“.....咱们一起回岛上去，救姥姥！”

李逍遥见她哭着这么可怜，浑身发抖，不管她说什么都要一口答应了。

但房门已被大力推开，那名苗人头领冷然道：“你们回去也没用，岛上的人已经死光了。”

李逍遥没听懂话中之意，怒道：“你们把这位姑娘绑来这里，到底作何居心？苗疆没有美女吗？干嘛来中原抓人？还杀了人家的家人，你们当中原没有王法吗？”

苗人头领冷笑道：“拜月教的事，中原王法也管不着。”

李逍遥道：“那么在我们家开的客栈里，我的王法管得着吧！”

苗人头领冷笑一声，腰间弯刀已然出鞘，往李逍遥颈子剖来！

李逍遥抱着赵灵儿往后一仰，勉强闪过这刀，叫道：“哇！光天化日，你怎么杀人哪？”苗人头领的刀锋又直劈而下，赵灵儿惊呼，急忙挡在李逍遥身前，以自己的背迎向这一刀，苗人头领及时滑转带开刀势，刀身却平贴着赵灵儿的背心滑过，只有发丝般的差距。

李逍遥趁此时机，不意识便反手拔剑，一剑往苗人头领刺去，挟着破空的“嗤”响，差点就刺中那苗人的眼睛。

苗人头领一惊，而李逍遥自己也呆住了，他不偏不倚地使出的就是酒剑仙所教的”卢山秀出南斗秀”一式，李逍遥顺着剑势身子一侧，轻喝一声，剑转周身，幻出一大片剑花，苗人头领连忙使出一套刀法护住周身，只闻枪铛之声，竟尽是刀与剑相格之声，两人过招都快到看不清楚！

这招”凤叠九屏云锦张”，竟有如此威力，大出李逍遥意料之外，李逍遥眼见苗人头领刀法娴熟，不禁心生惧意，这一害怕，手中剑式微见迟疑，便出现破绽，苗人头领的刀锋又往他胸口直劈过来！

李逍遥急忙闪开，脚步不稳，眼看非中刀不可，手中木剑嗤地刺去，又是”卢山秀出南斗旁”，也又将苗人头领逼退一步，接着又是”凤叠九屏云锦张”，弥天盖地的剑法将自己与赵灵儿周身保护得滴水不漏。苗人头领武功高强，察觉出李逍遥反来覆去只有两招，骤变刀势，砍向赵灵儿的脚，李逍遥又以”卢山秀出南斗旁”攻击他，以攻为守，逼得苗人头领不得不回刀自保。苗人头领应敌经验丰富，李逍遥剑法才一使完，料定他必接着又出”凤叠九屏云锦张”，已抢先一步封住他的剑路，不料李逍遥这回刺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剑尖反转，以剑柄在上，剑尖却笔直地刺向苗人头领的脚背！

这是剑法中的”影落明湖青黛光”一式，嗤的一响，刺中了苗人头领的脚背，苗人头领吃痛，踉跄退了好几步，若非李逍遥手中是木剑，他这只脚已被刺穿而废掉了！

“啊！”苗人头领差点站身不稳，横刀护在身前，挡在门口，惊疑地望着房间内的李逍遥与赵灵儿，实在不敢相信：这少年有这么灵巧的剑法！

他突然想起十年前。十年前发生变乱，那名不知由何处闯来的御剑少年也用过类似的剑法！

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人小队长，却对那名少年剑客神鬼般的剑法感到不可思议和羡慕。

没错，和眼前的李逍遥所使出的，是同一套剑法，唯一的不同是：李逍遥动作生涩，不像十年前那人一样娴熟高明。

苗人头领更肯定了这必是他们的家学，只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一直没有发现：李逍遥会武功？如果他有父亲的真传，那么或许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苗人头领不敢轻举妄动，心念电转，他不但要全身而退，还是把赵灵儿也带走，否则自己下场会很惨！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便听见蹬蹬足音自楼下传上来，李逍遥心头一惊，那是婶婶的脚步声！

他正要发话叫婶婶快逃，李大娘已远远地便高声说道：“又怎么啦！吵吵闹闹，发生什么事了？”

苗人头领狰狞一笑，反步一退，已快如闪电地抓住了李大娘，弯刀横在她颈上，喝道：“小鬼！把她交过来，不然我就要这老太婆的命！”

李逍遥惊呼道：“你……你卑鄙！快放开我婶婶！”

苗人头领冷酷地将刀更深入李大娘的颈肉中：“只要公主乖乖跟我们走，我就放人，否则，哼！这老太婆……哇！”

李逍遥什么都还没看清楚，李大娘已经反掌一挥，一掌“碰”地拍在那苗人头领的胸前，竟见那苗人头领庞大的身子被击飞出数丈，乒乒乓乓地摔下楼梯。

李逍遥讶异得张大了嘴，李大娘怒道：“什么老太婆？我才四十几，没听过女人四十一枝花吗？让你领教穿云掌的滋味！”

李逍遥半句话也说不出，只见苗人头领落在楼下的地面，按着心口，喷出了一口黑血，伤得实在不轻。他巍巍颤颤地以弯刀撑起身子，李大娘还扶着护栏，怒道：“撞坏我的楼梯，你教我怎么做生意？不长眼睛的苗狗，先给我打听清楚，老娘是何许人物？竟敢在我的店里撒野？”

苗人头领千辛万苦地要拔脚奔出店面，李大娘在后头叫道：“记得先去厕所外把另两只臭苗狗拎走！他们教我给绑着啦！”

苗人头领惊慌地奔了出去，脚步踉跄，半点也不复原来的凶狠可怕。

但是李逍遥张大的嘴还是合不起来，李大娘回头白了他一眼：“你的下巴脱臼了吗？”

李逍遥结结巴巴地说：“婶……婶，你会功夫……？”

“这有什么？想当年你爹若好好地学完我的功夫……唉，别提了。”

李逍遥又羡慕又懊恼：“原来我们还是武林世家！要是早些知道你会武功，定要缠着你教。”

李大娘瞪着他道：“这有什么好教的？武林好玩吗？今天你死明天我亡，有什么好学的？你若去学武功，我打断你的狗腿！”

李逍遥道：“可是会武功就能行侠仗义，还可以保身啊！不然像刚刚那样，不会两下子，岂不成了灭门惨案的主角？”

李大娘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佛祖在上，我不小心使出了穿云掌，那个黑胖子大概没救了，这是情况危急，不是信女胡乱杀生啊！”

李逍遥惊奇问：“没救？那……那不是就是要到苏州卖鸭蛋了？”

“嗯，不过我只用了几成的功力，他最快也得爬到城外才会断气。否则人死在家里，日后官差问起，总是件麻烦事！”

李逍遥撇了撇嘴，道：“官家问起，就说是苗匪杀人越货、强掳弱女，死有余辜！”

李大娘望着李逍遥身边的赵灵儿，道：“这姑娘就是被苗人抢来的？”

李逍遥道：“是啊！”

李大娘目不转睛地看着赵灵儿，赵灵儿虽刚面临灭岛之痛，惊慌害怕不停发抖，此时依偎在李逍遥怀中不肯离开，被李大娘盯得不好意思，低低叫了声：“婶婶……”

李逍遥颇觉奇怪，想道：“她为何跟我一样，叫婶婶？”

李大娘笑了，看着李逍遥，又看看赵灵儿，道：“哎呦！你长得真是标致极了！这脸蛋有福相有贵相，很好，很好，身子也匀称玲珑，是会生贵子的身材，真是好，真是好！你是哪户人家的千金？我怎么从没见过？叫啥名字啊？”

李大娘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还对她的脸蛋身材品头论足，好象在捡媳妇似的，让李逍遥大为尴尬，想道：“婶婶是怎么啦？”

没想到赵灵儿竟不以为怪，更羞赧地低声道：“我叫灵儿……”

“灵儿？姓啥？家中有谁？多大啦？”

赵灵儿一一回答：“我姓赵，只有个姥姥和婢女照顾我，今年十六了。”

李大娘道：“原来是仙灵岛上结识的，那颗紫月丹是你给的吧？”

只听李大娘又道：“我家逍遥今年十九，也只有我一个长辈，他的婚事我点头就算！”

赵灵儿羞点点头，小声道：“多谢婶婶……”

李逍遥才有点搞清楚状况，原来婶婶是在凑合他们！虽然英雄救美、美人感激而以身相许，是天理如此，可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李逍遥便感到好象不该这样，连忙道：“婶婶，你这是在干什么？赵姑娘遭了这大难，你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赵灵儿一听，猛然想起仙灵岛之事，不禁又落下泪来。

李大娘也问道：“灵儿，那些苗人为什么要抓你呀？”

赵灵儿道：“我不知道，他们……他们上岛之后就要抓我，还把姥姥……给打成重伤了，姥姥不知怎样了，我要快回岛上看看，不然姥姥会死的……”

李逍遥问道：“岛？哪一个岛？”

赵灵儿疑问地看着李逍遥，道：“当然是仙灵岛啊！”

李逍遥：“好好好，你别慌。这样吧！我去借一艘船，带人一起回岛上，或者可以帮忙救人……”

赵灵儿忙道：“不行，只许你去。你忘了岛上不能给外人踏上的？”

李逍遥暗道：“我又没去过，怎知有这个规矩？”

李逍遥见赵灵儿一脸迷惑着急，不忍心再让她惶恐，便柔声道：“好，就我去。”

赵灵儿放了心，将头靠在他肩上，这完全的信任亲昵，令李逍遥莫名其妙。

李大娘看在眼里，道：“既然要去仙灵岛，你先去借船，那些苗人怕还没走出城，为了安全起见，灵儿就待在家里等你消息，我来照顾她。”

李逍遥道：“好，我马上去。”

赵灵儿拉着他的手，道：“快点儿回来，小心点！”

李逍遥点点头，便往外大步而去。

李大娘这才对赵灵儿道：“灵儿，你何时认识逍遥的？”

赵灵儿含羞道：“前日他……上岛求药，我们遇上的……”

赵灵儿吞吞吐吐地将前天之事，一一说了出来。不料李大娘越听越怪，暗想：“十年前？十年前李三思好象在漠北？怎会到苗疆救人？他不曾去过仙灵岛啊！再说他去哪儿，都会带着他老婆，怎可能单身去救人呢？难道是这姑娘的姥姥，老糊涂，认错人了？”

赵灵儿说完了经过，突然看见李大娘皱眉沉吟，不禁有点惊慌，以为李大娘不赞同这门亲事，脸都吓白了，道：“婶婶，我……我除了逍遥哥哥，再也不嫁旁人，你若是可怜我，肯让我做李家媳妇，我便是……便是死都甘心。若你不许，那么我只好……只好终生不嫁了……”

赵灵儿忍不住又落着泪，一夕间变生突然，她已经将李逍遥当成了终生之托，实在不能想象失去李逍遥的情景。

李大娘忙道：“傻姑娘，我并没有说不许，而是……唉，容我想想。”

李大娘越想越觉得必有误会，可是这误会已经让李逍遥和赵灵儿有了夫妻之实，如果自己老实说出真相，反而会伤了赵灵儿之心，再说，李三思夫妻已死，看来这个西洋镜是不会拆穿的，那就将错就错好了。

李大娘道：“你肯下嫁我们逍遥，这是逍遥的福气，我怎会不允？你放心，你以后便是我李家的媳妇儿啦！”

赵灵儿破涕为笑，道：“多谢婶婶，让我免于流落孤单。”

李大娘道：“可是……灵儿，你不觉得逍遥好象怪怪的？他像是不认识你。”

赵灵儿一怔，道：“逍遥哥哥不认得我？是吗？”

李大娘道：“你吓昏头了，没注意到逍遥的眼神怪怪的。我照顾了他将近二十年，他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逍遥身上必定出了什么问题！若是你发现他不记得你，休别害怕，慢慢地跟他亲近就成了。他向来是吃软不吃硬，你对他温柔一分，他就回报你十分，不会负心的。”

赵灵儿应道：“我知道了。”但是她心中颇为不安，李逍遥怎么可能忘了她？怎么可能忘了那一夜的恩情？如果李逍遥真的忘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赵灵儿便这样坐立不安地等着，李逍遥何时才会回来？仙灵岛上怎么了？种种沉重的心事，几乎要把她弱小的双肩给压垮了。

李逍遥直赴港口，再度向方老板等人借船，今天风平浪静，但是方老板还是不肯借船给他，直斥仙灵岛上危险万分，他的好运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

李逍遙半句也听不懂，以为是方老板不想借船的推托之辞，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再去向张四哥借。

张四哥一听，大翻白眼，道：“你死一遍还不够？还要去第二遍？有瘾？”

李逍遙道：“我什么时候去过仙灵岛？怎么你们全作了白日梦了？”

张四哥道：“有去过也好，没去过也好，总之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李逍遙道：“张四哥，你好人做到底，不是我要上岛，是有位姑娘要回去，总不能让她跟家人离开啊！”

张四哥奇道：“有人从仙灵岛上来？那岛上怎么有住人？你一定被骗人！”

李逍遙道：“有没有被骗，到时候就清楚了，就劳烦你载我们到仙灵岛的海外，如果情形不对，咱们就转回头，好不好？”

“这……”张四哥虽然一向热心，却依然觉得太冒险：“不行，不行！还想叫我做白工？我整天就是送你们这些不怕死的小鬼上仙灵岛，我的生意可还没做啊！”

李逍遙道：“您就行行好，反正你家就你一个，一个人吃饱全家饱，你若是没饭吃没酒喝，就到我家去，我家招待你，好不好？眼前就只有您能帮我这个忙了！”

张四哥叹道：“你家的酒不喝也罢！认识你算是我倒霉！好吧，你何时要出海去？”

李逍遙大喜：“多谢张四哥，我去带姑娘来，你在船上等等。”

说完，李逍遥快步赶回客栈，见到李大娘与赵灵儿对坐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倒像他是外人一般。一见李逍遥回来了，赵灵儿马上起身，关心地迎去道：“逍遥哥哥，你回来了？没遇上敌人吧？”

“我借到船了，张四哥肯带我们上仙灵岛。”李逍遥得意地说道：“可是他说了，万一岛上风浪太大，他可是不靠岸就要把我们带回来的。”

李大娘道：“灵儿很担心岛上的人，你们快去快回。”

“知道了！”李逍遥道：“赵姑娘，我们走。”

赵灵儿一怔，立在原地，颤声道：“你……你叫我什么？”

李逍遥道：“赵姑娘啊！难道不是吗？”

李大娘咳的一声，道：“逍遥，你们年纪差不多，就叫她灵儿得了。”

李逍遥微感奇怪，向来他对香兰姐妹调笑，总是被婶婶骂不庄重，现在他见到这天仙般的女子，心生敬意，不敢乱叫，婶婶反倒要他直呼赵灵儿的名字，好象不太对劲。李逍遥只好道：“嗯，那就……灵儿姑娘，我们走吧！”

他转身要走，见赵灵儿还是站在原地不动，一脸伤心欲绝，更是莫名其妙。

李大娘骂道：“你是怎么变成白痴啦？牵着灵儿！”

李逍遥简直疑心婶婶有毛病！他们两个青年男女，才刚刚见面，就这样拉着手走在大街上，能看吗？成何体统？

赵灵儿这才勉强露出一个凄楚的笑，道：“婶婶，不必为难逍遥哥哥，我知道了……”

李大娘道：“灵儿，苦了你啦！唉，这个没良心的……”

李逍遥感到冤枉极了，喃喃道：“我又没怎样……”

赵灵儿道：“我们走，你在前面，我跟着你。”

李逍遥如释负重，道：“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地再往港口赶路，在半路便见到香兰姐妹与王小虎有说有笑地朝他家的方向走来，见到李逍遥，丁香兰的脸便飞上红霞，想起了昨天爹在吃饭时，大大称赞李逍遥一番，言下之意，若是他来提亲，爹是会允的。丁秀兰正要开口叫声“姐夫”，好嘲弄一番，突然听王小虎惊叫了一声：“仙女姐姐！”

丁香兰与丁秀兰才注意到：李逍遥的身后，跟着一名少女，浑身从头到脚，无一不美，简直就像是画上的仙女整飞出纸来，但更像是百花之中最名贵的一朵，随便站着，便散发出卓然不群的美丽。

丁香兰与丁秀兰姐妹都怔住了，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美的姑娘，而且还紧着李逍遥。

王小虎恭恭敬敬地叫道：“仙女姐姐，你到凡尘来了？我是王小虎，你记得吗？”

赵灵儿淡淡地应了一声，道：“你爹的病好了吧？”

王小虎道：“好了，以后我爹会把仙女姐姐的供起来拜……”

赵灵儿道：“不必了，那是我师父练的药，与我无关，我师父死了很久，你拜她她也不知道。”

丁秀兰不能相信真的有仙女，但听她的声音清脆悦耳，眉宇间器度万方，确实不似凡间的人。

“逍遥哥哥，她.....她是谁？怎么会跟你一起？”

李逍遥知道香兰还好，当场惹恼秀兰，可是后患无穷，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她是我远房的表妹，到我家来玩几天.....”

丁秀兰这个炸锣当场便道：“少骗人了！你家什么时冒出个远房亲戚来？我怎么不知道？”

李逍遥道：“就是我婶婶的姊姊的小叔的妻舅的丈人的外曾孙女.....”

丁香兰越看赵灵儿，越是自惭形秽，叹了口气，道：“秀妹，别问了，咱们回去吧！”说完，勉强对赵灵儿一笑，道：“这位妹妹好标致，果然是仙女的模样，告辞了。”

眼见丁香兰消沉地转身而回，丁秀兰又气又急，怒道：“逍遥哥哥，你.....你可记得你和我姐姐.....唉，就算你是仙女，也不能打逍遥哥哥的主意！”

李逍遥忙道：“你在说什么啊？别乱说！”

丁秀兰跺脚道：“男人就是这么讨厌，见到更美的就变心！哼！”

丁秀兰恨恨地转身回去追丁香兰，李逍遥颇感尴尬，赵灵儿强忍不安，问道：“你和那位姑娘，感情很好？”

李逍遥道：“我们自幼一块儿长大，感情自然是很好的。”

赵灵儿脸色有点苍白，道：“是这样吗？那你要娶她吗？你很喜欢她？”

李逍遥更是难以回答，他从没有见过赵灵儿问话这样直接的人，不禁感到赵灵儿好象半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对于一般的礼节或是规范，也不是很了解，才会言行如此大胆。

李逍遥道：“我满喜欢她的，香妹性子温和，待我也很好，我没理由不喜欢她……可是我们只是自幼一块儿玩，也不是说就要娶她……”

赵灵儿听了，非但没有放下心，反而更是不安，独独闷闷地想着：“他们自幼不起长大，婶婶也说，我不懂逍遥哥哥的性子，为什么我不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呢？为什么我这么晚才遇到他呢？”

她除了不甘心，自怨自艾之外，又想道：“那小姑娘说男人就是见到更美的就变心，逍遥哥哥原本喜欢的是另一位姑娘，他却说未必要娶她，那……万一逍遥哥哥见到比我更美，也会对她说：未必要娶我。我该怎么办呢？”

这只是爱情令人愁肠百转，患得患失的必然心情。此时她满心忧愁，甚至恨不得自己在岛上遇难被杀了，就不必这么难过了。

李逍遥可能作梦都想不到：自己无心的回话，会让赵灵儿难过得想一死百了，他只知道要尽快带她上仙灵岛救人，而快步赶着路，王小虎紧跟着他们，东问西问。赵灵儿则满腹心事，低头不语地跟着走。

三人就到港口，张四哥一见到赵灵儿，惊讶得不能置信，半晌才道：“就是这……这位姑娘？姑娘，你要去仙灵岛做什么？那岛上有吃人的妖怪……”

赵灵儿道：“仙灵岛没有妖怪，求求你开船带我们上岛去吧。”

见到赵灵儿楚楚可怜的样子，张四哥道：“好，好，我开船，你们可要留神哪！”

李逍遥先上了船，也拉赵灵儿下来，王小虎要跟上，李逍遥忙道：“你不可以来！”

王小虎道：“我去过仙灵岛，我认得路！”

李逍遥和张四哥不约而同道：“不行！”“你不可以跟来！”

王小虎一脸失望，道：“可是我.....”

赵灵儿道：“除了逍遥哥哥之外，别人不许上岛，小虎，你若再不听我的话，我可不原谅你了。”

王小虎只好退了回去，依依不舍地看着张四哥划着桨，船只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海平面。

张四哥的划船技术比李逍遥高明得多，才不过半个多时辰，便可以远远地见到仙灵岛。赵灵的不安与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只怕上岛之后，见到的是一座无一孑余的死亡之岛。那些朝暮相处的人们会变成怎样？

奇怪的是原本暗涛汹涌的海，如今却是风平浪静，让张四哥大感意外。

船只靠了岸，一见那片血迹处处的沙滩，张四哥便惊呼道：“怎.....怎么那么多血？岛上必有吃人的妖怪，咱们还是快回头为妙.....”

“姥姥！”赵灵儿心急地叫道，身子一点，居然自船上拔空飞起，落在沙滩上，朝树林内奔去。

李逍遥叫道：“等等，灵儿姑娘，别一个人去啊！”李逍遥跃下船，踏水奔上岸，紧追赵灵儿。

他们两人都消失在树林中，留下张四哥一个人，他不能就此回头，把他们两丢在这岛上。可是他又不肯上岸，只好撑着船在岸边等候，心中觉得发毛，这岛不但有莫名其妙的血迹，还充满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赵灵儿只身飞奔不停，李逍遥有时跟丢了，却凭着直觉便知道往哪儿走，越追越感到怪异，想道：“奇怪了，为何我好象来过这里？我怎么认得路？”可是他要细想路径，又会迷惑不清，反而是不加思索却能走对方向。经过一大片莲花池，走过果园桃林，他听见赵灵儿的哭声。

他奔出林外，见到雪白的石阶上，倒着一名名侍女的尸体，倒在血泊的样子万分凄惨。赵灵儿站在石阶前，痛哭不已。那背影如此地单薄可怜，这是她的家，却已经毁成这样，此时她心情的悲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

李逍遥在背后扶住她的肩，轻声道：“咱们去找你姥姥。”

李逍遥的手给了赵灵儿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两人登上石阶，进入宫中。但是，放眼所及，不管是哪一处花园或美丽的走道，有人的地方就有血泊与尸体，显然全都遭到苗人的毒手。

赵灵儿颤声唤道：“姥姥！姥姥！”

没有响应，这片原本清雅的宫殿，已经被死的寂静所占据了。

不知何处传出似有若无的声音，微弱得听不太见，但是灵儿已经感觉到了，她发足冲到墙边，是在后苑的宫主坟边！

果然见到一重月门外，斜弃着姥姥的手杖，靠墙歪坐的老妇脸色惨白，头发蓬乱，身上多处的伤都已经流不出血，反倒在干涸的血块下，肿起高高的黄块，整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种起变形，好象一团发脓的秽物般，变得可怖至极。

灵儿不觉可怕，一下子冲到她身边，紧紧依靠着她，哭道：“姥姥，你没死，太好了，姥姥……呜……”

姥姥勉强睁开眼睛，眼神涣散，旁观的李逍遥知道她撑不下去了，或许伤得这么重，还强忍着一口气不死，就是为了见灵儿最后一面。等该说的说完，这个老妇是绝活不下的。

姥姥声音干哑地说道：“……唉，十年了，终究……躲不过。灵儿……姥姥……不能再保护你了……以后，你自己一个人，千万……要坚强。”

赵灵儿哭道：“姥姥你不会死，你要陪着我，你不会死的！”

姥姥道：“前途诸多……磨难，我也不舍得放下你啊……李公子……”

李逍遥惊讶，暗想道：她怎会知道我姓李？

姥姥道：“李公子，……灵儿她，一个人，承担不了的，就……就托付给你了……”

“给……给我？”

姥姥声音越来越急促，道：“黑……苗族的人不可能就此罢休。十年来，他们……千方百计，就……是要找到灵儿。以后……你，你可要好好保护她。不然……我做鬼也不饶你！”

赵灵儿已经哭得快要倒在地上了，李逍遥满腹疑问，可是在将死之人面前，他怎么忍心违背，便温言道：“好，我明白，您安心地去吧！”

但是心里不免想道：“惨啦！这下子可惹个大麻烦上身了……”

姥姥爱怜地看着灵儿，一行清泪滑过脸旁，道：“可……怜的孩子，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你容身之地。李公子，你要带灵儿回故乡，找到她的娘亲……”

赵灵儿一楞，哽咽着问：“娘还在人世！？”

姥姥苦笑：“嗯，你师父……生前，曾回苗疆，打听……巫后的下落。后……后来听说……大理的白苗族，有你娘的衣冠冢和石像……，但……从没有人见过巫后的遗体……也许，可能……只是……”

姥姥已经将近神智不清，依然奋力说道：“不管巫后……是生，是死，至少……这是你……应尽的孝道，也是老身……最后一桩心愿……”

赵灵儿哭道：“我会的，我会回去找寻娘的！”

“好，很好……”姥姥笑了两声，声音溘然中止，眼睛还睁得大大的，表情就停止在放下心的这一刻。

赵灵儿并没有放声大哭，她紧紧咬着嘴唇，豆大的泪珠不停地滚下她玉璧似的双颊，只是默默地流着不止的眼泪。

李逍遥环顾四周，见到旁边就有座美丽的坟，墓碑上刻的是“恩师灵月之墓”。

李逍遥道：“别难过了，入土为安，先把姥姥和岛上各位姐姐给安葬了吧！”

赵灵儿跪在姥姥尸体前，一句话也说不出，六神无主。李逍遥拉着她的手替姥姥阖上眼睛，便道：“这岛上有多少人？”

赵灵儿眼泪掉个不停，半句话也说不出，只在地上默默画了“十七”个数字。

李逍遥道：“你在这儿，不要乱跑，我去把尸体都集中过来。”

明知这是个苦差事，可是见到赵灵儿那柔肠寸断、呆若木鸡的样子，只要能让她好过一点，什么事李逍遥都会做的。

李逍遥找遍水月宫各处，找到的尸体都拖到后苑，一字排开，等十七具尸体一一搬齐，也已经累得快走不动了。

李逍遥喘着口气，问道：“然后呢？灵儿？岛上有没有油或是柴火？这么多的尸体，恐怕我没法子一一挖洞埋葬，咱们将她们火花了，一块儿到天上服待你姥姥，好不好？”

赵灵儿神情迷惘，李逍遥又说一遍，赵灵儿才好象听懂了，起身走向宫内。

李逍遥紧紧跟在后，道：“你要去哪儿？”

赵灵儿没说话，一味地往前走，李逍遥也只能跟着，这条路径又给他熟悉的感觉，而且好象心里十分温暖。

赵灵儿走进的是丹药室，就在这个地方，李逍遥不小心碰到她的胸口，又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让赵灵儿初次产生被异性的双臂抱紧时，那浑身无力的感觉。然而，李逍遥完全不记得这美好的经历。遗忘，对某些人而言是疗伤止痛，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却是巨大的损失。

赵灵儿木然地从药柜中取出化无粉，李逍遥看着瓷瓶上的标示，想道：想道：“灵儿拿这个给我做什么？难道这可以化去尸体？”

还不确定，赵灵儿已经又默默地转身出去，重回众人尸体集中的后苑。

李逍遥猜想自己的认定应是八九不离十，便将化无粉一一洒在尸体上，整瓶都倒光了，有点担心不够用。

灵儿却已径自点起火折，往尸体上一抛，轰地一声，立刻炸出了一大团火光！

李逍遥吓了一跳，但见烈火熊熊，照着赵灵儿哭肿的脸庞，在暗下来的天色下，更显得凄丽。

赵灵儿取了姥姥的手杖，按下机括，杖下伸出一柄剑刃，赵灵儿便以剑刃削平一片树干，在上面刻着：“姥姥姜氏之墓”，一边刻，眼泪又不停地落下。

一个时辰过去，众人的尸体烧完了，整个天色也暗了。

李逍遥将众人的骨灰集中在一起，挖了个浅坑了，默默祝祷一番。他不懂得怎么办丧事，可是他知道心诚便已足够。

“好了，我们走吧。”李逍遥要拉赵灵儿，赵灵儿却一把挣了开，凄惨道：“我不走！”

“你不走，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赵灵儿已经哭得口干舌燥，声暗沙哑：“我在这里陪姥姥，陪大家。”

李逍遥苦笑道：“人死不能复生，这……你在这里等一辈子，有什么用？”

赵灵儿冷冷地说道：“我就是在这儿生长的，我就要在这儿老死，一辈子不走！你一个人走吧！”

李逍遥道：“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赵灵儿道：“你自管走，我不怪你。我……我本来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只有姥姥和各位姐姐们疼我……今后，今后……”

她想到伤心处，眼泪又涌了出来。李逍遥看得不忍，索性一把抱住了她，道：“今后有我疼你。”

赵灵儿全身一震，仰首看着李逍遥，眼中充满了疑惧不安。李逍遥见到她被眼泪洗得明澈的双眸倒映着自己，不禁想到：“她确实只剩下了我，我得保护着她，不然她就真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这么一想，李逍遥情不自禁将她抱得更紧，更深深吻了住。赵灵儿呻吟了一声，紧紧抱住了李逍遥，李逍遥知道：她一放手，整个人就会垮了、完了。

李逍遥替她拨整被眼泪粘在脸上的乱发，轻道：“跟我回去，咱们慢慢地想个法子，完成你姥姥的遗愿，别忘了她说过，你母亲可能还在世间，你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赵灵儿“嗯”了一声，仍十分茫然。

“走吧，向你师父、你姥姥拜别。”

赵灵儿像尊玩偶一般，李逍遥说什么，她做什么。

拜完，李逍遥扶起赵灵儿，往回程的路走。但是眼前只有无边的黑夜，

远方一波又一波清寂的海涛声，就像一首来自苗疆的哀歌。

第七章 倩女试剑

李逍遥带着赵灵儿离开仙灵岛，见到他们平安归来，张四哥总算放下了心，可是看着赵灵儿脸色苍白，双目红肿，又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只能默默地将船驶了回去。一路上，只有沉静的海涛声一阵一阵地在船头打碎，没有半句言语。

夜已经深了，李逍遥牵着失神落魄的赵灵儿回到客栈中，赵灵儿还是那呆呆的样子，由着李大娘替她洗脸、更衣，照顾着她入睡。

李逍遥守在房门外，独自低头沉思着。他脑中一片混乱，根本什么也想不清。只好长叹了一声，寻思：“有什么事，都明天再想吧！”

这是他活到这么大，第一次亲眼见识到屠杀的惨状，若说没有任何感触和震惊，那也太不近人情了。

在赵灵儿面前，他还能以保护者自居，而装出冷静的样子。一旦独处，才发现其实心中很难平复，一闭上眼睛，那一字排开的十几具尸体就格外鲜明地出现在眼前，令他坐立难安。

李大娘走出赵灵儿的房间，把食指放在唇前，示意李逍遥说话轻点。

“她睡着了吧？”李逍遥问道。

“嗯，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掉着眼泪，给她洗了脸，眼泪擦完了又掉，好像永远掉不完似的，那样子看了真教人心碎！”李大娘叹道。

李逍遥道：“能睡下去就好了……”

“倒底出了什么事，你给我好好说一说。”李大娘道。

李逍遥呻吟道：“婶婶，我也很累啊，我先睡一觉，明天再说行不行……”

“不行，因为我不知道的话睡不着！”

李逍遥叹道：“唉！我觉得你还没有疼赵姑娘那样疼我呢！好吧，下楼去慢慢说。”

李大娘和李逍遥两人便坐在楼下的客堂，细说起仙灵岛上的事，惊心动魄的种种情状，令李大娘颇为震惊。但是她的反应倒比李逍遥预期中冷静得多，或许是也曾走动于江湖，见惯了打杀生死。

此时，楼上突然传出传出赵灵儿的惊呼：“姥姥！姥姥！”

李逍遥急忙跳了起来，往楼上跑，边叫道：“灵儿姑娘！怎么了？”

李逍遥冲进房中，只见赵灵儿已然坐起，缩在床上，一脸惊慌茫然。

见到李逍遥来了，赵灵儿一把扑进了他怀中，紧紧地抱着他，不停地发抖。李逍遥身上的气息、宽广的肩膀，还是稍微让她定了下来，不致于像刚刚由恶梦中惊醒的一瞬间那样，空空荡荡，像被抛到了无边的汪洋里。

李逍遥轻轻拍着她，道：“怎么了？作了恶梦了？”

“不是梦……”赵灵儿喃喃地说道：“不是梦……我……我看见姥姥……姥姥她……”

赵灵儿的眼泪从瞪大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声音颤抖着，李逍遥不禁将她抱得更紧，柔声道：“别怕，你在这里很安全，我跟婶婶都会保护你的。”

赵灵儿仰起脸来望着李逍遥，道：“你今晚别走，我要跟你一起睡……”

李逍遥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道：“一、一起睡……？这……这不太妥当吧！？”

赵灵儿依然望着他，问道：“为什么不行？”

李逍遥道：“这……这男女授受不亲……”

赵灵儿道：“可是我们……你是不是嫌弃我？不要我了吗？”

她抓紧了李逍遥的手，就像抓着唯一的希望与寄托一般，说话的声音又那么地恐惧，任谁也不会忍心甩开她这双小手。但是.....如果她真的只是个小女孩就罢了，她却是个少女，而且还是绝色美人，这么一来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李逍遥虽然不是衣冠禽兽、登徒之流；但是，对于自己离”圣人”的境界有多远，李逍遥自己还是清楚得很。要他一个晚上与她独处，而真的都不怎样，实在没有几分把握。李逍遥左右为难，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才好。

好在这时李大娘走了进来，见到赵灵儿紧抓着李逍遥不放，道：“逍遥！你欺负人家啦？”

李逍遥忙道：“我哪敢啊！？”

李大娘道：“灵儿，别理那浑小子！有什么委屈就说给大娘听，大娘替你作主！”

赵灵儿道：“我.....我要逍遥哥哥陪着我.....”

李大娘呆了一下，李逍遥却是一脸如释重负，还有几分“听见了吧？不是我欺负她，是我不欺负她她才哭的！”的意味。

不料李大娘看了看赵灵儿，又看了看李逍遥，才道：“那你就在这儿陪她吧！白天里灵儿也吓坏了。”

听了这话，李逍遥才吓坏了，道：“婶婶，你在说什么啊.....”

“我不是说了吗？你就在这里陪她！今后你要带灵儿上苗疆找她的娘，那时你还不是得日日夜夜陪着她？不差这一晚上。”

“话是这么说的吗？”李逍遥差点以为李大娘疯了，转念又道：“不成，一定是你在拐我，你得把你刚刚说的话，记在墙上才行，日后好有个对证.....”

李大娘简直是火起来了：“你这个小子，少跟老娘装傻！要不是知道你的性子，我真想把你倒吊起来！连来自己干了啥坏事都忘了……”

赵灵儿没听懂他们俩习惯的暴力对话方式，连忙护着李逍遥，道：“婶婶，你……你别把他倒吊起来，我……我不要逍遥哥哥陪我睡就是了……”

李大娘道：“唉，你太护着他啦……逍遥，你今晚哪儿也别去！我走啦，你们快点睡吧！”

李大娘转身慢慢地走了出去，关上房门，留下呆住的李逍遥。

李逍遥愣了半天，才道：“怎么……我觉得哪里不大对劲……”

赵灵儿凄楚地一笑，道：“逍遥哥哥，你……是不是觉得我带累了你？”

李逍遥忙道：“不，绝没有，你别这么想。我只是……只是……”

“只是怎样？”

“只是觉得好像哪里不大对……”

赵灵儿柔声道：“不要紧的，没什么不对的，别想了。”

李逍遥反而不好意思了起来，想道：“灵儿姑娘真温柔，应该是我安慰她，反倒是她安慰起我来了。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好像是我的妻子？不是婶婶在一旁凑和，而是……为什么我就是这么觉得呢？……如果，真能有这样的妻子，那可真是十几辈子修来的福……今晚就我们两个人，这……可以这样吗？不不，我可是要当侠客的人，不能趁她无助的时候占她便宜！我绝不可以、绝不可以！”

李逍遥越想越是难受，”但是.....但是.....她也别把我抱这么紧啊！我可是血气方刚的十九岁，这.....这根本是酷刑嘛！”

李逍遥索性把心一横：“不管了！我一不强二不骗，我一定会永远守着灵儿姑娘，不会让她委屈的！”

这么一想，李逍遥正要回身抱住赵灵儿，才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经依偎在他的怀里，沉沉入睡了。

李逍遥一呆，看着她纯真无邪的睡容，微微蹙起的两道秀眉，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次晨，李逍遥伸着懒腰，不停地打呵欠，懒洋洋地下了楼。

早已起床的李大娘瞄了他一眼，道：“一大早就一副死样子，怎么保护灵儿去苗疆？”

李逍遥趴在桌上，以快死掉的语气道：“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哪.....”

李大娘呆了一呆，手上的鸡毛掸子便往他头上敲了下去：“你这个小子，给我差不多一点！想不到你是这种好色无厌的禽兽.....”

李逍遥抱头叫道：“我怎样了？是你叫我跟她在一块儿的啊！灵儿姑娘睡着了，我坐在床边守她一个晚上，怎么睡嘛！”

李大娘又愣了一下，手上的鸡毛掸子又往他的头上敲得更用力：“你是木头刻的啊？你这样我要到哪朝哪代才抱得到孙子？”

李逍遥委屈地叫道：“有怎样也打我，没怎样也打我！这.....这实在有点过份.....”

李大娘想了一想，索性再扬起鸡毛掸子多打几下，打得李逍遥抱头鼠窜，叫道：“喂！住手哇，现在又是打那一个题目？”

李大娘道：“现在是打预备的。你和灵儿姑娘离开了之后，便要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这个店，不知道你在这一路上，会闯下多少乱子，让灵儿受多少委屈，那时我打不到你，现在就先多打你几下，算是先存下来的。”

那有这种道理？不过李逍遥可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便不与她争辩，猛地想道：“等等，婶婶，你的意思是……肯让我和灵儿姑娘去苗疆？”

“废话！”李大娘叹道，“我本想和你们一同去，但是……想到这间店也不能放着没人顾。不过……嗯，其实就是关门几个月也不算回事……”

见李大娘认真考虑起跟他们同行的主意，吓得李逍遥连忙赔笑道：“婶婶，你就别替我操心了，这间店是咱们生活的根本，若是少了你的照顾，还会有明天吗？你还是在这里坐镇，比较保险。”

李大娘白了他一眼：“说得好听！你就是怕我跟，对不对？苗疆这么远，一路上定有许多危险，凭你，怎么保护人家？”

李逍遥笑道：“我已将得到高人的真传，学会绝世武功，再多人都打我不过。”

李大娘道：“跟你爹一个德性！会几手三脚猫功夫，就自夸自擂。须知一山还有一山高！才打败几个苗人，就把世人都瞧小了。”

李逍遥不服气地说道：“婶婶，你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歹我也快二十了，你就甭担心，安心等我回来吧。”

李大娘道：“你肚子里在想什么，我还会不知道吗？唉！也罢，依着你的性子，这个小地方是锁不住你的，去见见世面，也未尝不好。”

李逍遥大喜若狂，道：“婶婶，你这是答应了？”

李大娘道：“先别得意忘形，这趟路呢，你得给我办成一件事！”

李逍遥道：“哈！别说一件、一百件也行！”

李大娘正色道：“你见到灵儿姑娘的母亲之后，记得立刻当面向她提亲，说你想娶灵儿为妻……”

李逍遥一怔，道：“啥？娶灵儿姑娘为妻……？”

李大娘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你的婚事当然由婶婶我作主。灵儿姑娘的娘亲，如果尚在人世，就该向人家当面禀明。”

李逍遥道：“万一……万一找不到她的娘亲呢？”

不料李大娘眼睛一翻，道：“要是找不到……你们直接抱个孙子回来也行！”

李逍遥愣了半天，道：“这……这哪有那么快的……？”

李大娘白了他一眼，叹道：“你这个小子，也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胡涂？怎么该记的事全忘了……”

一面碎碎念，李大娘一面起了身，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内，留下李逍遥一个人待在厅中，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

李逍遥抓着头发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怪，为何灵儿一出现了之后，灵儿和婶婶两个就像是说好了似的，非要李逍遥和她成亲不可？甚至感觉上，婶婶和灵儿都是早就已经把他当成灵儿的丈夫了。

不一会儿，李大娘走了出来，手上多了一个小包袱，她走到桌前，将包袱堆在桌上，道：“这个包袱是我昨晚帮你们准备好的，你带着准备上路吧！”

“这是什么？”

李逍遥接过包袱，好奇地打了开来，只见里面除了一些银两衣物之外，还有两卷陈旧的手抄卷本，以及一把略显出铁锈的古剑。

“这是……？”

“这是你爹他遗……遗落在家中的旧剑。”

见到李三思的遗物，李大娘也有些鼻酸，差点就要说溜了嘴，幸好及时转了回来。当初，李三思夫妇不知亡身在何处，只有这把剑，由江湖上的朋友辗转送了回来。

身死异乡，命如浮萍，这是几乎所有江湖人的命运，因此绝迹武林的李大娘多年以来，只是将剑藏放在眼不见之处，以免触景伤情，更不用说把剑拿出来磨洗一番，以致于剑上染锈蒙尘。

但是，这却让李逍遥大起疑心。他用力抽出稍微卡住了的剑，狐疑地说道：“这是我爹的旧剑没错，可是……怎么会留在家里？”

李逍遥一向聪明，一见到这把熟悉的旧物，便心生不祥。父母都在武林中行走，那么什么都有可能忘记，刀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东西。再看这剑上的锈蚀，可见父母不是一两年前忘记的，而是很多年前就不再使用这把剑，这无论如何是太奇怪了些。

李大娘两手叉着腰说道：“你爹的武功有了进步，当然换了把新剑。反正我留着也是没用，你既然学了些三脚猫剑法，不如就姑且使使吧！不要再浪费钱多买一把剑了。”

听了李大娘这样的说辞，李逍遥才疑心尽去，又好奇地翻着那两本陈旧的古卷，道：“这是……飞龙探云手以及冰心诀？”

李大娘道：“这是你爹娘当初成名江湖的绝技，你在路上有时间就练练，免得就拿那不知哪儿学来的破剑法乱闯！”

李逍遥道：“什么破剑法？婶婶你不知道……”

李大娘摆了摆手：“好啦，好啦，别跟我吹你的剑法怎样高强了。逍遥，你才学了点武功，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等你越学越多，武功越强，那时你就会胆子越小，越觉得自己武功不怎么样。”

李逍遥不服地说道：“怎么可能呢？如果我武功越来越强，胆子该是越来越大才对啊！”

李大娘道：“唉！看来，你真是该磨练磨练，这么吊儿郎当的，我怎么放心哪？我看还是……”

眼看着李大娘又要改变主意跟他们同行，吓得李逍遥连忙道：“好，我会好好练这些武功！婶婶你放一百八十个心，我一定会一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李大娘叹了口气，道：“瞧你说得挺像一回事，好，那我就先考考你。你要去苗疆，这第一步该怎么走哇？”

“第……第一步？”李逍遥愣了一愣。

“瞧，你没主意了吧？我说，这里到苗疆，可不是去城里晃晃就回来，而是千里之遥，你要怎么去？走路？坐车？坐船？你说说。”

“原来是这个啊……我真的没想过耶。”李逍遥抓了抓头，伤脑筋地想着。他一辈子没出过这个小镇，一出去就是长途之旅，确实一点概念

都没有。不过他只想了一想，便灵机一动，道：“对了！方老板不是常去苗疆做生意吗？请他载我们一程，应该可以吧？”

李大娘稍微放了一点心，道：“这还像句话。你去向方老板打听他的出发日期，再决定你们何时动身。”

李逍遥一跃而起，道：“好，我马上去问！”

李逍遥一路连跑带跳，直奔船行。奇怪的是：一向热闹的船行里，只有零落的几个人在整理东西，一问之下，才知道几乎全部的渔夫船员，包括方老板本人，都在港口。

李逍遥又连忙奔至港口，今日万里无云，风平浪静，果然众人都打算趁着这一天出海去，港口一片人声喧沸，到处都是船员的吆喝叱呼、起落货物，每个人都忙得很。

李逍遥问了几个人，才被引到一艘大船的船舱上。只见方老板手中拿着册子，正在点货。一见到李逍遥来了，便笑道：“小李！今儿怎么想到船上来啦？”

李逍遥道：“有件事要麻烦方老板……”

“什么事啊？等等，等我一会儿就好。”

李逍遥不好意思遽打扰他，只好自己退到一旁去等候，等到方老板点完了一部份的货，才招手让李逍遥过来，道：“我听张老四说了，仙灵岛上……有点奇怪，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李逍遥站在一旁，自己将整件事细想了一遍，不直接说出本意，反而压低了声音，道：“方老板，我问您，您这两天在镇上，有没有见到苗人？”

“苗人？”方老板想了想道：“听说过，但是我没见到，怎么了？”

那几名苗人确实不大出门，行动也只在夜里行动，难怪镇上的人很少见过他们。李逍遥将经过的事，大体上说了一遍，听得方老板咋舌，道：“什么？你说……那些苗人杀人掳人？”

“是的，那位姑娘便是受害者，现在她住在我家中，我想带她去苗疆找人，所以……”

方老板道：“我知道了，不过，这恐怕有点……”

李逍遥道：“我们不会白搭您的船……”

“见外了不是？你这小子，我不是说这个，一艘船又不差你们两个。”方老板道，“而是，我这一年来，已经不走南绍了。”

“什么？”李逍遥讶然失望：“您以前不都是在云贵一带与苗人做生意的吗？怎么现在……？”

方老板道：“前几年就听说，苗疆内乱，传出黑苗武士残杀汉人商贾的消息。原本还有白苗可以跟我们交易，不过近来闹起旱灾，白苗族所治理的大理国界，也开始不平静了。”

李逍遥有点吃惊，道：“杀汉人？难道苗族与汉人有仇吗？”

方老板摇了摇头，道：“话也不是这样说的，苗人只与很少的汉人交往，就算结了仇，也不会见到汉人就杀。百姓之间若是互相残杀，这就往往是领导者的意思。”

“领导者……？怎会有领导者这样糊涂，让自己的百姓与别族的人成为仇敌？”

方老板笑了一下，道：“这我就不懂了，你若是见到黑苗的国王，倒是帮我问一问，咱们跟他们做生意，把好东西给他们，这有什么不好？为何见到汉人就杀？汉人杀得完吗？就算杀了几百个，就能灭汉称王吗？哈哈！啊，对了，你也是汉人，到苗疆很危险……”

李逍遥道：“不要紧的，我会点武功。”

方老板怀疑地看了看他，道：“真的？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你放心吧！我婶婶都答应让我去了。”

方老板听了才道：“好吧！但是……我这艘船只到苏州，再来你可得自个儿想办法！”

李逍遥点头道：“我知道了。那……何时启程？”

“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等你一会儿，你快去准备准备，别误了发船的时辰，不吉利。”

李逍遥一听，连忙道：“好，我知道了。”

李逍遥匆匆赶回客栈，一听见马上要出发，李大娘也吓了一跳：“可马上要走？万一你遇上黑苗武士，对付得过去吗？”

李逍遥笑道：“到了苗疆，只要换上苗族的装束，可不就万无一失了？”

李大娘摇头叹气，道：“你啊，真是个棒槌！算了，出去磨一磨，摔一摔也好，你们赶紧动身吧。”

李大娘起身，送赵灵儿与李逍遥出了门，赵灵儿一直沉默不语，紧跟着李逍遥赶赴港口，一见到赵灵儿，就连方老板都吓了一跳，虽然张四哥说过，但是方老板也没想人间到会有这样天仙般的一个少女。

大船启航了，李逍遥满心兴奋，研读了一会儿飞龙探云手，没多久就读通了，暗自道：“什么成名江湖的绝技，这么简单？婶婶唬弄我！”他可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聪明过人，超越父母甚多，是个天生的学武奇才，因此才觉得这出神入化的绝技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逍遥见赵灵儿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仙灵岛的方向，神情落寞，便走了上前，道：“灵儿姑娘……”

赵灵儿轻轻应了一声，李逍遥道：“你放下心吧，我们到了苗疆之后，你见到了妈妈，就不是一个人了。”

赵灵儿微微一笑，点了一下头。

“你还在担心什么？”

赵灵儿轻道：“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踏出过仙灵岛，也不知道外头怎么样，一路上又会怎么样……”

李逍遥笑道：“我也一样啊！打小就没离开过镇上，我也不知道外头怎么样，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很高兴。”

赵灵儿望着她，道：“你为何不怕呢？”

“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恨不得能飞到很远的地方，越远越好……”

“为什么？你不喜欢家里？”赵灵儿问道。

“也不是……可是，能飞得很远很远，等到飞累了，想回来再回来，不是很好吗？”

赵灵儿慢慢地低下头去，道：“我……想回去的时候，也不知要回哪里了……”

李逍遥没想到无心的话，又触动了灵儿的伤处，不禁一阵愧咎，连忙笑道：“那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以后，我的家就当成你的家，等到飞累了，我们一起飞回去。”

赵灵儿总算微微笑了，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她整日愁容不展，此时发自内心的微笑，就像乍然破霜而绽的花瓣一般，娇柔中带着一片令人怜惜的味道。李逍遥看怔了，一会儿才道：“当然是真的。”

赵灵儿欢喜地握住了他的手，安心地默然不语。

自运河通了之后，从余杭到苏州便是通商的重要大道，因此水道十分畅通，沿途关卡也很是便利，这一趟船并没有跑多久，便到了苏州。

“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李逍遥和赵灵儿下了船之后，方老板也跟了下来，指着西方，道：“前面不远就是苏州城了，你们最好到城里多打听些。苏州城里有不少大商人，他们或许也会动身去苗疆，若是顺路，你们两人最好跟着走，否则你们两个独行太危险了，跟着大群人较有照应。”

赵灵儿与李逍遥两人，再三地向方老板道过谢，便一同朝城内走去，正式展开这完全陌生的旅途。

从港口进入城中的一大段路上，尽是垂柳，摇曳生姿，将炎夏变得翠荫清爽。

李逍遥快活地伸展了一下双臂，道：“苏州的景色真是好，难怪人家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话还没说完，前方便传出一声声的惨叫与低泣。

李逍遥与赵灵儿都微了一下，只听得一名女子哭道：“放过我们吧，我知错了……”

一阵清脆的女声怒道：“哼，不要脸的小蹄子！还帮他求饶？”

接着一声凌利的鞭哨，画破空气，接着便是声男子的惨叫。

赵灵儿吓得抓住李逍遥的手臂，道：“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

李逍遥拉着赵灵儿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整排柳树下，一名身形高挑的女子，身穿短打武靠，一手插在腰边，一手握着牛皮鞭，正在鞭打一名被绑在树上的汉子。

另一株柳树下，则绑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女子身上也挂了些伤，血淋淋地沾湿了衣裳，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在意，只心急地望着那名被鞭打的汉子，哭着道：“小姐，我知道错了，你放了他，求求你，小姐。”

那持鞭的女子停了下来，转头望向被绑的布衣少女，冷冷地说道：“你知道错了是你的事，凭什么叫我不要打他？”

李逍遥这才看清这位姑娘，她约莫十七八岁，身量高挑，双腿十分修长，鹅蛋脸上，长着一双乌溜明亮的凤眼，剑眉斜飞入鬓，在她的娇媚中增添了几分的英气。眼神中露出一股刚强，容貌美则美矣，但一望而知是个个性十分强硬的女子。

被绑在树上的少女道：“我……我愿意领罪，是我一个人的错，与他没有相干……”

持鞭女子哼了一声，纤手一扬，正要打下去，不料手腕已经被抓了住。

持鞭女子一愣，转头见到李逍遥居然抓住了她，气得俏脸一白，道：“你干什么？放开！”

李逍遥道：“这位姑娘，光天化日，你为什么要这样打人哪？”

女子气沉臂间，手腕灵巧地一转，便滑脱了李逍遥的紧握。这么一试，李逍遥感觉出她也是练过武功的。

但还来不及李逍遥反应过来，她已娇斥一声，挥鞭往李逍遥身上打下。赵灵儿惊呼了一声，李逍遥急忙偏头闪过，往后跃了一大步。

“你怎么……”

“敢管本姑娘？！让你学会别管闲事！”

啪地一声，长鞭破空而至，李逍遥急忙回身勉强避去，道：“你怎么这么凶？”

“我就是这么凶！”

鞭稍又至，有如毒蛇般扑了过来，李逍遥只能急忙闪躲，被逼得不断后退，急道：“你这么不讲理，我……”

女子的鞭子招招落空，更是火大，出手也更狠更快，只见鞭影劈啪，打在树干、地面上，啪地一下重击，便激飞起小石子或是飞叶，可见她的力道沉厚，普通人挨上一鞭，绝对就吃不了兜着走的。

李逍遥怒道：“你太过份了，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啪地一声，一鞭画过李逍遥的脸旁，差一点就打到了他的脸，鞭子画过的余劲，就让人脸颊生疼。李逍遥想起在船上翻过的飞龙探云手秘籍，秘籍中多为灵巧的指腕运力之法，李逍遥急忙凭着记忆变化出手

方式，伸手一抓，抓住了她的鞭子。女子手一扬，赫然现她的鞭稍已被抓住，不禁呆住了。

一呆之后，她使用力要抽回鞭子，但是无论如何抽不出紧握在李逍遥手中的鞭稍，怒喝道：“放开！”

李逍遥扯住鞭稍末端，道：“你先说清楚，为何要这样打人？”

女子怒道：“说他们，脏了我的嘴！”

被绑住的那名女子道：“别.....别难为小姐，是.....是小姐不要我跟他.....跟他走，所以.....”

女子怒视被绑的少女，道：“这丢人的事你自己好意思到处说？没半点家教！我打死你.....”

李逍遥道：“喂，你有什么资格管她跟谁在一起？”

“她是我的奴婢，我当然该管！打死了也是我高兴！”

李逍遥看了看被打的男子，身上伤痕累累，倒是个容貌端正的汉子此时不知是疼痛还是害怕，一句话也不敢说，只是以求救的眼神看着李逍遥。

李逍遥道：“他们两情相悦，你做个顺水人情撮合他们，岂不是一桩美事吗？何必苦苦相逼！”

女子”呸”了一声，道：“奸夫淫妇，算什么美事？这小白脸来我家做长工不久，就勾引这个笨丫头。他如果真的有心，怎么不光明正大地说，老老实实的办婚事，要来私奔的这一套？我林家没有这样嫁丫环的规矩！既然给我抓到了，就要好好地处罚他们！”

李逍遥听这小姐所言，是有几分道理，想来是她性烈如火，不能忍受这样偷偷摸摸的事情。不过，她的私刑也太过严厉，让李逍遥有点反感。

李逍遥道：“敢问小姐可有心上人？”

那女子一怔，道：“关你什么事！”

李逍遥笑道：“当然不关我事，反正我想，你一定没有，所以见不得别人双宿双飞！”

女子气得脸色铁青，怒道：“你敢胡说八道，我杀了你！”

李逍遥道：“哼，你以为王法是你定的？你要打谁就打谁？要杀谁就杀谁？”

李逍遥转头道：“灵儿，烦你帮个忙，把他们两人解下来。”

赵灵儿应了一声，连忙上前解开那两人的绑缚。女子恨得又用力要扯回鞭子，但是被李逍遥抓住了之后，鞭子便像长了根一样，她根本拉不动分毫。

女子眼珠一转，吸了口气，道：“好，既然你管定这闲事，算他们命大，我不杀他们了，你把鞭子放开。”

“真的？”

“我说话算话！”女子怒道，她虽满面怒容，但是眼神端正，应该也是正直之人。李逍遥正要放开鞭子，想想还是不放心，道：“等他们走远了，我就放开。”

“你……”女子气得喘了几口气，有点束手无策。

眼看着赵灵儿已经解开了那两人的绳索，李逍遥感觉到她又用力扯了一下鞭子，可见还是很想冲上去打人。李逍遥微微一笑，暗喜自己没听她的话而放开鞭子。

那两人被解开之后，李逍遥道：“快走吧，别再给这个恶姑娘抓到了。”

被鞭打的女子正要扶着心上人离去，女子却喝道：“站住！”

也许是她积威已久，也许是那名被打的丫头生性温顺，果真又停下步来，哀伤地望着她，道：“小姐……”

女子道：“哼！你大了，要走我也留不住，可是难道我还受不起你们三拜吗？好好给我叩三个头，算是禀完了婚事，我就不再为难你！”

一听她这样说，李逍遥也觉有理，便没说什么。

那名丫环扶着心上人，走上前来，两人一同跪下，叩了三个头，她娇怯怯地说道：“请小姐……允了我与长贵的婚事。”

女子冷笑一声，道：“长贵，你哑啦？凡事都让银花一个人担着，这算什么男人？”

叫做长贵的男子结结巴巴地开了口：“小姐，我……”

女子瞪了银花一眼，道：“你想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人，将来苦有得你受的！”

银花泣道：“小姐，我喜欢上了，没有法子，我知道小姐疼我，恨我不懂，才这样打我，可是……我就是欠这冤家前辈子的！”

女子怒道：“呸！你想得美，我管你将来怎样的下场？我只气你毁了我家的名声，让人说我林家出了跟汉子跑的丫头！哼，我说了不杀你

们，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各砍断一只手，作为警惕吧！”

她突然放开鞭子，抽出腰间佩剑，便往那两人挥去。

“啊！住手！”赵灵儿惊呼一声，清镗一响，赵灵儿居然顺手抽出包袱旁的铁剑，挡住了那女子这式剑招。

两剑相格，女子一怔，赵灵儿真气贯剑而出，震退了她。

女子冷笑道：“看你弱得东倒西歪的样子，没想到也会两下，很好！”

女子挺剑直刺，往赵灵儿胸前刺去，赵灵儿不避不闪，反倒一剑攻她咽喉。女子连忙封剑自守，身子一矮，接着剑势急回，嗤地一声，剑尖挟着劲风猛往赵灵儿两腿刺去。

赵灵儿腰腿滴溜一转，避去此剑，上身后仰，一剑便往她的天灵刺到，女子大骇，急忙滚地避开，一跃而起。

“接着！”赵灵儿趁此机把剑丢给李逍遥，在她背后的逍遥立刻反转剑柄，往前一刺，正刺中那女子的背心。

“啊！”她惊叫了一声。

其实李逍遥此时是以剑柄顶住她的后心，她没有看见，以为是剑尖，遂站挺了不敢乱动。

赵灵儿对着李逍遥微微一笑，李逍遥也望着她一笑，想不到两人能这么配合无间，都感到心里甜甜的，十分快活。

李逍遥道：“走过去！”

女子恨恨地一瞪眼前的赵灵儿，逼不得已，走上前几步，赵灵儿上前，以刚刚绑银花、长贵的绳子，将那女子绑在树上。

那女子怒道：“你们干什么？”

李逍遥收剑道：“本来我不想这样对你，毕竟你也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怎样？我看男子就大多是脓包！”

“你真是太横了，别打断我的话，乖乖听我说完道理……”见她这么暴躁，李逍遥更想激怒她。

果然她一听，便气得叫道：“你算什么东西？跟我讲道理？”

李逍遥不急不忙地笑道：“这个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们虽然是你的奴仆，可是你又丑又凶，见了这样年轻可爱的丫头，妒火中烧，忍不住为难她，她乱打一通也就算了，还想残人肢体，这可就不对了……”

女子原本凶巴巴的表情，突然间消失不见了，愣愣地望着李逍遥。

李逍遥不知道她为何凶气大敛，微觉奇怪，继续训道：“我李逍遥生平最恨的就是欺侮弱小，既然被我遇上了，不但不容你仗势欺人，还要好好的给你一点教训！”

女子咬牙切齿地说道：“好！你这小贼，你叫李逍遥，我记住了！”说完，转头望向银花与长贵，喝道：“银花！你这贱人，跟着外人合力整我，还不快点把我放下来！”

银花有些不知所措，赵灵儿柔声道：“还不快走？”

“是、多谢二位相救。银花，我们走吧！”

长贵急忙拉着银花要走，银花不放心地道：“二位恩人，请你们放了小姐吧！是我对不起小姐，她……她不会真的断我的手，只是气头上……”

赵灵儿道：“你放心，我们自有分寸，你们快走，你们走远了，我们才能放她。”

见到赵灵儿语致温柔，容颜也慈和美丽，银花料想她应该不是坏人，只好又向那女子拜了几拜，才与长贵急忙离去了。

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女子气得叫道：“看你们跑得了多远！我回去一定叫爹派人把你们抓回来，活活打死！”

李逍遥与赵灵儿目送着两仆离得远远的，看都看不见了。那名大小姐不知何时也静了下来，怒视着李逍遥与赵灵儿，低声骂道：“狗男女帮着狗男女！哼！”

“欸，你怎么还骂人哪？”

“你们本来就是！”

赵灵儿虽觉她说的话不好听，可是听见自己和李逍遥是他人眼中的“你们”，便不感到生气，只是微笑地站在李逍遥身边。

李逍遥笑道：“刁蛮丫头，你瞧我的灵儿妹妹，既美丽又温柔，同样是女子怎么差这么多？你呀，再不学学我灵儿妹妹，可就终生没人敢要了！”

“关你什么事？小贼！不要脸！”

李逍遥转身面对赵灵儿，道：“灵儿，咱们进城去吧！这苏州城可热闹了，我带你去瞧瞧新鲜！”

赵灵儿正要开口，见李逍遥背对着那位小姐，向她眨了眨眼睛，便不多话，点头道：“嗯，走吧。”

一挽李逍遥的臂弯，便一同往西边的路走去。

那女子在背后叫道：“喂！给我死回来，先放了我！”

李逍遥故意大声道：“灵儿妹妹，咱们快走，这里有个泼妇又叫又骂的，真是讨厌。”

两人走出了数十尺，赵灵儿才悄悄问道：“留她一个人在那里，不太好吧？”

李逍遥也小声道：“现在就放了她，岂不是前功尽弃？等他们小两口逃得够远了，我们再回来放了这个刁蛮千金！”

“嗯，说得也对。”赵灵儿与人太少接触，于世故人情全然不懂，被李逍遥这么一提醒才领悟过来。

眼见着李逍遥与赵灵儿越走越远，那名女子又急又气，叫道：“小贼，快放了我！”

李逍遥与赵灵儿都已经远离了她的视线，她见不到两人，也不知道他们走多远了，心中越发惶急。这里是城外，一向荒僻，又是通往风化场所的主要道路，向来就有不少事端，更是地痞无赖常走的路。虽然她身负武功，向来不把那些小混混放在眼里，还教训过好几个，但现在自己被绑着，万一那些被她痛扁过的小混混见到她落难，她可就惨了。

一想到这里，她的勇敢和蛮横全都消失无踪，害怕得尖声大叫：“快放了我！救命啊！”

远方的李逍遥与赵灵儿听见这声尖叫，凶气全无，只有恐惧，两人都是一怔。

赵灵儿转身回头，道：“逍遥哥哥，是刚才那位姑娘在喊救命。”

李逍遥道：“别理她！八成是她在装模作样骗我们回去，我才不上当呢！”

“可是……听她叫得这么害怕，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李逍遥想了想，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便道：“好吧！”

李逍遥与赵灵儿急忙转身，快步赶回绑那位小姐的地方。她还是好好地被绑在柳树下。

自己才叫了一声，李逍遥和赵灵儿居然就回头了，她也有几分意外。

李逍遥道：“怎么了？喊起救命，是不是害怕了，想求饶？”

那女子马上想到李逍遥一定没走远，登时想通了，他们必然在不远处守着，准备等银花长贵走远之后再放自己。这么一想，她有如服下一颗定心丸，吃定了李逍遥，头一偏，昂然道：“谁怕了？我随便喊喊，关你什么事？”

李逍遥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一会儿你再喊，我真的不管你啰！”

女子道：“你走啊！要命就走远些，否则下次再让我遇到，本姑娘一定要你好看！”

李逍遥见她盛气凌人，也光火起来，道：“奉陪！谁怕谁！”

那大小姐道：“哼！说是奉陪呢，把我绑着，光在那里充好汉。”

李逍遥道：“想骗我放了你，还不如直说几句认错的话来得有用。”

“你作梦！”

李逍遥道：“好，那你就自己在这里好好反省。”

李逍遥再度拉着赵灵儿走了，这回走得比刚才还要远，赵灵儿停步道：“再走远就听不见她叫唤了，万一出了事.....”

李逍遥道：“别管她，得让她结结实实地吃点苦头！”

“什么？那.....那不太好吧.....？”

此时，远远又传来那女子的尖叫声，这回叫得比方才还要害怕：“呀.....！不要哇！救命，救命啊.....”

李逍遥笑道：“变词儿了，换汤不换药。”

赵灵儿转身，看不见什么，有点担心地拉住李逍遥，道：“我觉得不大对，她好像真的出事了。”

李逍遥道：“你就是心太软了，那位刁蛮小姐方才就是吃定了我们会救她，才一点都不怕，你还要姑息她？”

赵灵儿道：“反正那对新人都走远了，那位小姐怎样蛮横，又与我们什么相关？别再整她了，还是回去放开她吧！”

李逍遥想了想，道：“她做人这么凶狠，万一又去为难别人呢？”

赵灵儿道：“虽然她很凶，可是我觉得她不是坏心肠的人，反而觉得.....她很亲切。”

“什么？她那种泼辣货亲切？”

赵灵儿低声道：“我觉得她.....她跟姥姥很像.....表面上凶，其实，心里是为人好的.....”

李逍遥一愣，想起那丑恶肥胖的姥姥，又想起那俏丽苗条的大小姐，再将她们两人的语气神情重迭，忍不住“噗”地一声笑了出来：“哈.....”

真的很像呢！”

赵灵儿道：“有什么好笑？”

李逍遥笑道：“好，好，我听灵儿你的，我们回去放了她就是了！”

“嗯，快！”

赵灵儿马上便往回快走，李逍遥紧跟着，两人才走回头没多久，便见到前方不知何时，已多了两年轻人，都是酒气熏天，其中一人将长袍随便披挂在肩上，穿得流里流气，正包围着那株柳树嘻笑。

其中一人笑道：“林大小姐，怎么成了这副德性？”

另一人道：“我说难道是小姐知道我要经过这里，亲自叫人绑了自己，好等我来会一会你？”

姓林的小姐”呸”地一声，吐了口口水在那流氓脸上。

不料他居然不生气，反而笑道：“好香！想叫我亲个嘴儿，也不用这么激动啊！”

说完，便要凑上脸去，姓林的小姐羞愤得几乎要死去，叫道：“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我偏要碰，不但碰，还要摸，还要揉……”

眼看那两个流氓就要碰到她，突然同时触电似地缩回手，叫道：“哇！”“好痛！”

李逍遥及时弹出两块小石子，重重地打在两名流氓手上。

李逍遥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妇女！”

“臭小子，管你大爷的事？”其中一人怒道。

另一人抄起地上的皮鞭，道：“给你点颜色瞧瞧！”

李逍遥道：“灵儿，退后些！”

说完，李逍遥随手一折柳条，道：“我听说丐帮有个打狗棒法，我向来不打狗，可是打这种人渣倒是不会手软，来吧！”

那两名流氓见李逍遥只有一根柳枝，己方却有长鞭，又是两人，胆子都变大了，同时叱喝大叫，往李逍遥打来。

李逍遥随便就闪开他们无力的鞭梢，手中柳枝劈地挥去，啪地一声，左右开弓，连打了那两名流氓的脸颊几下耳光。

“哇！”

“这小子……”

他们还搞不清楚怎么被柳枝打到脸颊的，气愤地再度挥鞭抢上，李逍遥身子一闪，已窜至两人之中，随手挥去，只听见劈啪声不断，惊叫声不断。

“啊！”“哇！”“好痛！”“喂，你鞭打到我……”

李逍遥游刃有余，几下手起柳落，那两名混混头脸手脚上，已布满了数不清的柳枝鞭打痕迹，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被自己的鞭子打到的。

李逍遥打得够了，才举脚两下重踢，将他们踢得飞跌出去，趴在地上。

“滚！”

那两名混混急忙爬起，落荒而逃。

赵灵儿急忙解开那位姓林的小姐，她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不禁哭了起来。

赵灵儿柔声道：“没事了，还好我们及时折回来……不然，可就糟了。”

那姓林的小姐泣道：“呜……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屈辱，叫我以后怎么见人？”

李逍遥走向前，道：“真是对不住，害你险些被恶人欺负，这是我的错，幸好……”

不料眼前银光一闪，那姓林的小姐一跃而起，喝道：“少假惺惺，看剑！”

她突然挥剑，李逍遥没有防备，一惊，噗地一声，心口一凉，低头竟见到胸口插着剑尖。

剑不知深入他心口多少，李逍遥整个人愣住了，那女子也吃了一惊，没想到会一击得手，她急抽出剑来，剑一离身，李逍遥才感到极痛，眼前一黑，软倒了下去。

迷糊中感觉到赵灵儿扑到他身上，抱着他哭叫道：“逍遥哥哥！逍遥哥哥！”

那姑娘叫道：“我……我不是故意的，都怪你，是……是你太过份！我才……我……”

接着，李逍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八章 冤家路窄（上）

不知过了多久，李逍遥才缓缓睁开眼睛，看清了眼前。

满天的星辉下，赵灵儿正温柔地低头看着他，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珠，极为担忧。

见到李逍遥醒转，赵灵儿才破涕为笑。

李逍遥此时正枕在她腿上，一骨碌地坐起，奇道：“咦？我胸口的伤……怎么不痛了？”

赵灵儿哽咽道：“你刚才昏死过去，我担心死了！”

李逍遥笑道：“我福大命大，这点伤不碍事的。”

赵灵儿嗔道：“刚才那一剑刺进了你的心脉，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哦？”李逍遥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衣服被戳出的大窟窿周围，果然是鲜血淋漓，方才绝对伤得不轻。

“那、那我怎么……”李逍遥这才注意到赵灵儿说话有气无力，脸色十分虚弱，惊道：“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否则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好了？”

赵灵儿柔和地摇了一下头，道：“只要你别离开我，让我又成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怎样都愿意。”

李逍遥握住她的双肩，追问道：“你倒底用什么法子救了我？”

赵灵儿道：“也没什么，我只是用师父教的还魂咒……”

“还魂咒？”

李逍遥虽不懂法术，但一听这样的名称，也知道自己一定伤得比想象中还重，更是瞠目结舌。

赵灵儿道：“这是师父传我的疗伤圣术，我一直无法领悟，见你昏倒，心里一慌，情急之下只好冒险一试，幸好上苍保佑，侥幸生效了。”

李逍遥道：“我听说强行使用未练成的法术，很容易走火入魔，你为我而这样冒险，我.....我真是.....”

赵灵儿眼泪又流了下来，低声道：“都怪我以前不好好学，要是我早一点练成这门法术，姥姥.....姥姥她就不会死了。”

没想到这样又会触动她的伤心事，李逍遥的手按在她肩上，不知该说什么安慰她，索性一把将她抱入怀中，低声道：“别难过，你还小，以后慢慢学就成了，也不是每件事都是你一个人能成的。”

赵灵儿把头依偎在他怀里，道：“我现在无依无靠，逍遥哥哥，你若是也离开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李逍遥托起她的小脸，心中缱卷，忍不住低下头，在她眼皮上轻轻一吻。赵灵儿俏脸飞红，低下头去。

虽然眼前之人曾与自己有过夫妻之实，但是，当初的事发生得那么快，赵灵儿根本还未曾与他慢慢地相处过，此时，李逍遥将一切忘了干净，心无他念地与赵灵儿相处，赵灵儿也隐约觉得其实这样也好，自己也可以当成重新开始一般，真正地与李逍遥相恋、相守。

两人抱着竟无一语，一起抬眼看着天上的繁星，心中都十分快慰。

李逍遥抱着她，一手举起，道：“灵儿，我李逍遥对天发誓，从今以后，决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

赵灵儿轻声道：“谢谢你，逍遥哥哥。”

她身上衣裳单薄，而夜色渐深，地面上也渐渐潮湿，不宜久坐。

李逍遥起了身，道：“我们还是快进城去，找个客店住下吧！”

“嗯。”赵灵儿拾起地上的鞭子与宝剑，道：“这是那位姑娘丢下的，我们得找机会还她。”

李逍遥道：“哼，那个刁蛮姑娘，东西丢了就丢了，你还这么好心，想还她？”

赵灵儿微笑道：“我可不讨厌她。”

“她差点害死我们！这还在其次，苏州城那么大，我们的事都办不完了，怎么找她还东西？”

赵灵儿道：“她姓林，我们只要打听一位姓林的千金小姐，又会武功的，就成了，一定很好找的。万一再不行，至少我们也尽过力。”

李逍遥只好把长鞭与那把精致美丽的剑收在包袱中，背起行李，道：“走吧！”

赵灵儿拉着李逍遥的手，笑意满面地跟着他走。但是李逍遥却察觉出赵灵儿脚步比原来慢了些，神情也变得软弱无力，猜想她刚刚为了救自己，确实是耗费太多的元气了。

李逍遥也放慢了脚步，伸手去挽着她，两人就这样慢吞吞地走入城中。

虽然已是深夜，苏州城内居然还到处有人，店面也还有不少开张着，白天不知道会热闹到什么时候。

赵灵儿惊奇地说道：“怎么夜晚还这么多人？苏州人不睡觉的吗？”

李逍遥道：“我听说大城市都是这样。”

他们两人走过一道小小石桥，一头躺在门边的小狗立时狂吠起来。

“小黄！安静！”

门内男子喝道，李逍遥抬头一看，是间客栈，便与赵灵儿一同跨入店中。

店内只在柜台上点着几盏灯，店内半明半暗的，其中几桌还有些汉子在吃喝着。

店小二见又有人上门，忙道：“这位公子，欢迎光临。住店、吃饭？”

李逍遥道：“要住店，两间房。”

柜内的掌柜揉了揉眼，这才看清楚李逍遥背后还有个女子，便道：“客倌，您不巧，本店住满了。”

李逍遥道：“刚刚不是还问住不住店吗？怎么现在就说住满了？”

掌柜的说道：“您一人的话，是有房间；您两人的话，便没有了。”

“这……只剩一间吗？那就一间好了。”李逍遥也有点无奈，可是出门在外，这样的不便以后还会有，只好跟赵灵儿同处一室。

没想到掌柜还是道：“不，两人一间也不行。”

李逍遥怒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怕我白住？”

掌柜不慌不忙，笑嘻嘻地说道：“别生气，别生气，这位公子是外地来的，不知道这里规矩……”

“你们的规矩是不给人住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掌柜点起烟来，抽了一口，才道：“有店当然给人住，不过偏偏这七天里，都被包下了。”

“包下……？”

掌柜道：“你真的不知道啊？我们苏州城的客栈酒楼，这五年来，每到了这个时候，就有七天里，只做一家人的生意。”

“是哪一家？包下所有客栈的房间做什么？”

“本地首富，林家堡的林老爷，他每年的这几天都要设下比武招亲的大会，所以就包下所有的客房，供从外地来参加比武招亲的人免费住宿。”

李逍遥想起白天那刁蛮姑娘也姓林，不禁暗自恼怒，想道：“我今儿真是跟姓林的犯冲！”

李逍遥问道：“可是真的全住满了吗？如果没住满，就让个一两间给我们，行个方便……”

“这不是让一间两间的问题，而是房间已经包出去了，如果再让您住进来，等于是我一屋二租，这万万不可的。”掌柜悠哉悠哉地说道。

李逍遥不禁有点失望，掌柜依然笑眯眯地说道：“再说，如果让人知道了我让外人住进来，整个苏州城马上会知道，这对小店的信誉大有损害，还是请客官体谅了……”

他仿佛无视李逍遥的心急和赵灵儿的疲倦，自顾说着，这让李逍遥更感到厌恶，说了声：“算了，我们去别的地方问问。”

说完，便与赵灵儿一同往回走。那掌柜还在背后像是故意自言自语地说道：“唉，我看别家也一样了……”

李逍遥有点儿生气，快步走着。赵灵儿忙道：“逍遥哥哥，你别生气，我看，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歇就成了，反正我也不想住那家，都是些臭气熏天的粗人……”

李逍遥知道赵灵儿是想安慰他，便微笑道：“我没生气，你说得对，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其它的再慢慢说。”

赵灵儿拉着他的手，靠在他身边，脸上带着放心的笑容。

夜凉如水，宽广的石地面上，偶尔有贵人的马车慢步踱过，蹄声与铃声在夜里幽幽缈缈地传荡着，远方隐隐约约的箫鼓，更增几分幽谧。赵灵儿虽累，却心满意足，轻道：“逍遥哥哥，我觉得我最喜欢苏州城的夜晚了。”

“你以前来过？”

“不，没来过，可是我很喜欢。”赵灵儿笑道。

“乌漆抹黑的，又处处找不着打尖的店，你还喜欢？”

赵灵儿道：“那有什么要紧？这样静静的，好像整个城的人都睡着了，只剩下我们醒着，多好。”

此时，不远处传出阵阵喧哗，黑暗的巷子尽头，隐隐散发出灯火余光。

李逍遥道：“那儿好像很热闹，不过，深夜了还这么热闹的地方，绝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们走别的路。”

他拉着赵灵儿要绕路走，赵灵儿却回头看着灯光和喧笑传出的方向，好奇地说道：“为什么晚上还热闹的地方，不会是好地方？那是坏地方吗？”

“当然，你是个姑娘，还是别接近的好。”

“是什么样的坏地方？有毒蛇吗？还是有老虎？”

“都没有，只有天下最坏的人。”李逍遥道。

赵灵儿脸色一变，道：“有那些杀了姥姥的人那样坏吗？”

李逍遥道：“坏有很多种坏法，杀人是一种坏，骗人又是另一种。”

赵灵儿害怕地抱紧李逍遥的手臂，道：“我以为只有苗疆有坏人，没想到我喜欢的苏州城也有坏人，那我们还是快走好了。”

两人正要快步离去，突然听见一声唉叫。

“哇！”

那是孩童的叫声，令赵灵儿又停下步来。

“怎么会有小孩子？”赵灵儿道。

李逍遥也是莫名其妙，灯光传来之处，又传出一声痛呼，接着便是一阵粗豪的吼声：“小鬼！摸进来吃白食，不要命了！”

那小孩叫道：“大爷，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赵灵儿转头便往声音传出的方向快步奔去，李逍遥连忙追上，道：“灵儿，你要去哪里？”

赵灵儿转过了巷道，眼前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店，高大的门轩上挂着黑色的巨匾，气势磅礴，可是因为夜里的灯火刺眼，看不清匾上写了什么。店的大门关着，只瞧得出里面人很多，一片喝酒划拳之声，十分热闹。

而在大门外的路面上，一名彪形大汉双手抱胸，伟然站立，在他面前是个衣衫褴褛，十分狼狈的孩子，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却被那名汉子一脚踢翻。

赵灵儿道：“你干什么！”

那汉子一见，有些吃惊，没想到会见到一名美丽出尘的少女，一时之间，目瞪口呆。

赵灵儿上前搀扶起那小孩，温柔地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污垢。李逍遥这时也赶了来，对那名汉子道：“喂，你怎么欺负小孩？”

那彪形大汉睨视了他一眼，道：“他偷吃了店里的东西，老板全扣我的，他挨我几脚，算什么啦？”

李逍遥怒道：“一个孩子吃得多少？要你这样踢他？”

那汉子道：“哼，小子，我也有家要养啊！难道要我全家为了他饿死？”

“几文钱就会饿死？他吃了多少，我帮他出！”李逍遥道。

汉子手一摊，道：“好，你肯出我就向他道歉！五千文钱，合银五两，拿来。”

李逍遥听了更火大，他跟着婶婶开店多年，对于金钱颇有概念，道：“喂，你别欺人太甚，一户人家一个月用度，也不过一两五钱的银子，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我狮子大开口？是这小鬼狮子大开口！他的肚子像个无底洞似的，若是不及时发现，厨房恐怕会被他一个人扫光！”汉子道。

李逍遥愣了半晌，道：“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赵灵儿也十分奇怪，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孩道：“我叫小豆子。”

“你爹娘呢？”

“不知道。”

“你为什么偷吃东西？”

小豆子道：“我……我肚子好饿……”

赵灵儿查觉他脸上还有些油腻，可见真的是吃过不少东西了，可是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也不像是装的。赵灵儿同情心大起，道：“逍遥哥哥，我们就让这孩子吃饱一顿吧，他也怪可怜。”

李逍遥道：“好，我们就看这小孩多能吃！”

那汉子道：“他绝对会把你们吃垮，不信就试试看！”

众人进了屋内，店里烟雾迷漫，三教九流尽汇，看来此地除了客栈、饭店之外，或许还经营了赌场茶馆什么的，才会这么多人。

那汉子将他们领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不一会儿，店小二便上前道：“各位要点什么？”

那汉子道：“老五，这对小夫妻竟要看小豆子有多能吃呢！”

店小二一惊，道：“这……这不大好吧？”

李逍遥道：“一个小孩能吃多少？你们只管送上来！”

店小二摇了摇头，道：“客倌，您还是别管这闲事了，这小孩儿不知怎么回事，这一年来变得很能吃，永远也吃不饱，像是中了邪了，您还

是放他去吧！”

李逍遥道：“我不相信，叫你送来你就送来！”

店小二摇着头转身走了，赵灵儿却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些么。

不一会儿，店小二便捧上来一大盘糯米糕，这是极易饱的食物，普通的孩子甚至吃不完一块，店小二一下子捧上了一大盘，放在李逍遥桌上，让李逍遥吓了一跳。

“这……这怎么吃啊？”

店小二道：“客官，我是帮你的荷包打算，若是叫别的，恐怕小康之家也要被吃垮了！小豆子，这位公子要请客，你吃吧，我们不赶你。”

小豆子怯怯地看了看李逍遥，又看了看赵灵儿，赵灵儿摸了摸他的头，道：“别怕，你吃吧，不够还有。”

“谢谢姐姐！”

小豆子马上两手同时伸了出去，一手一个，抓了两块糕便往嘴里塞，一眨眼便吃完了，又抓了两块，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快速吃法。

店小二和汉子都站在一旁看，没多久，周围包围过来看的人越来越多，喧闹声也渐渐安静了，等到小豆子把一整盘的糯米糕都吃完了，众人已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赵灵儿问道：“还饿吗？”

小豆子点了点头，店小二连忙分开人群，又去端了一盘过来，放在桌上，道：“你吃，你吃。”

小豆子连等也没等一下，便又左右开弓，扫尽二十几块。

李逍遥看傻了，赵灵儿却见怪不怪似的，对店小二道：“再去拿来，这孩子会饱的。”

店小二也没真正见识过这小孩倒底有多能吃，反正有人愿意出钱，也乐得开开眼界，便又去端了过来。

小豆子拼命地吃，周围早已被围观的人包围得密不透风了，许多人指指点点，有的说道：“这孩子的食量，恐怕是天下第一！”“可是怎么这么瘦瘦干干的？”“那位天仙似的姑娘，说他会饱的，是怎么回事？”“哗，又吃完一大盘了……”

李逍遥见到堆在桌上的空盘越来越多，终于相信了那名汉子的话，忍不住低声问赵灵儿：“灵儿，这小孩是怎么啦？怎么这么能吃？”

赵灵儿道：“我听姥姥说过，有种虫叫做食妖虫，若是钻进人腹中，这个人便会十分饥饿，好像永远也吃不饱一样……”

“什么？那……那怎么办？”

赵灵儿道：“只要让他真正吃饱一顿，食妖虫就会自己钻出来，这个人也得救了。只不过一般人不晓得，总是没好好地让自己吃饱，因此虫就永远在肚子里，爬不出来。”

“这样子……那么要吃多少才能饱？”

赵灵儿道：“我也不知道，就看看吧！可是……这恐怕还是小问题而已。”

李逍遥叹道：“搞不好我们的盘缠就要在这儿耗尽了，怎么是小问题？”

赵灵儿道：“姥姥说，万物相生相克，会有食妖虫出没之地，一定有道行不浅的妖怪！想不到苏州城里，会有妖怪……”

“是吗？”李逍遥也有些吃惊，他们两人说话声音十分低，看好戏的人又七嘴八舌，倒是没听见他们的轻声交谈。

围观者中有人道：“欸，欸，慢下来啦！”

“吃饱了吗？”

小豆子眼前的一大碗鸡蛋，已经吃得快尽了，桌上、地上也都迭满了空盘空碗，这些食物至少可喂饱上百个大汉，数量委实可观。

李逍遥注视着小豆子，他停了下来，不再吃了。

赵灵儿道：“你饱了吗？”

小豆子道：“我……我也不知道，只是不想吃了。”

赵灵儿右手点往小豆子腹侧的天枢穴，左手抵在他腹上，闭目催咒，小豆子突然脸色一变，弯腰呕吐了起来。

第八章 冤家路窄（下）

众人大惊，退开了一大步。却只听见小豆子干呕之声，没吐出半点东西，过了半天，终于吐出一样东西，摔落在地，不停地扭动着。

围观者全都不敢作声，只见赵灵儿随手取了桌上的一只磁碗，扣住了那只虫，将它收在磁碗中，密封了住，收了起来。

李逍遥搞不清她的用意，但也没有多问。

赵灵儿轻拍了拍小豆子，道：“感觉好些没有？”

小豆子自己也十分惊讶，愣了半晌，道：“不饿了。”

围观众人纷纷叫好，居然全往他们身上丢钱，叫道：“精彩！好精彩的把戏！”“吃的东西竟会变成虫，太不可思议啦！”

“苏州城里竟有这样的法术，教人大开眼界！”

只见落雪似的铜钱，尽往包围圈中丢，店小二和保镖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状况，赵灵儿倒是不惊不怪，把地上的钱都收了起来，塞在小豆子的身上，道：“这些是叔叔伯伯们给你的，快跟大家道个谢。”

李逍遥笑道：“你都可以跑江湖卖艺了！”

灵儿睁着水汪汪的大眼，不解地问道：“跑江湖卖艺？那是什么？”

李逍遥道：“明儿带你去街上看看热闹，你就知道了。”

人们渐散，李逍遥却注意到：在人群的最外围，有一名绿衣的年轻书生，被几个像是流氓般的男子架了出去。

李逍遥起了身，对赵灵儿一使眼色，两人便悄然走了出去。

只见那群地痞无赖将那书生架到阴暗之处，包围着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

那书生惊慌地说道：“各位大哥，我.....我与你们素昧平生，何故强行掳人？”

其中一名地痞吐掉牙签，道：“听你说话，是个读书人，应该懂得道理吧？”

那书生听见人家要跟他讲道理，便放下了心，道：“是，后生平日攻书，圣贤之道，礼义之教，略知一二.....”

“呸！谁跟你讲这个？最直接的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你懂吧？”

“是，是，不过……”

“你刚刚在人群之中，推到了他，”那地痞指着旁边另一名两手抱胸、满脸横肉的大汉，“害他受了内伤，十天半个月不能工作，所以要负责他的家小用度，看你不像个赖帐的，我们哥儿也不为难你了，二十两银子拿来，就放你走。”

那书生吓了一跳，怒道：“我……我怎么害他内伤？刚刚人那么多，每个人都挤来挤去的，怎么就说我？”

“你就在我大哥前面，不说你要说谁？二十五两，拿不拿来？”

书生又气又急，道：“就算是我撞了他，也不会就内伤到不能做事……”

那几名地痞纷纷卷袖、拗指节，嘿嘿冷笑道：“那你要不要试试，被推了一下，会伤成什么样子？”

“我……”

这分明是见他文弱老实，借故勒索罢了，李逍遥上前发话道：“喂，你们打伤了他，也得给二十五两。”

那几名地痞转身一看，只不过是俊俏的少年，喝道：“小白脸，滚开，没你的事！”

李逍遥笑嘻嘻地说道：“怎么没我的事啊？你们各说各话，总要有人做公亲，我也不帮谁，这个读书人伤了你们，他拿出二十五两；你们打

他一拳，也拿出二十五两，然后各自拿了对方的钱，走入了帐，不是挺好的吗？”

那地痞转身对着李逍遥，骂道：“还不滚！”

说着，一把推向李逍遥，李逍遥身闪的同时，左指往他手臂一戳，登时震伤了他的手少阳经脉。

“哇！”那地痞手臂剧痛，整只手垂在身旁，痛得弯下了腰。李逍遥也假装摇摇晃晃地退跌在地，道：“唉呦，他推倒了我，我的腰闪了，十天半月不能走路，你们也得赔我二十五两！”

“搞什么鬼！”另一人怒道，冲了上前，一脚往李逍遥身上踢去，李逍遥的头一仰，身子凌空一翻，却趁机又以飞龙探云手点住他的脚踝三阴交穴，他的脚一麻，随即整条腿都痛得站身不稳，踉跄跌退好几步。

“啊！我、我的脚……”他痛得差点以为自己的脚断了，哎哎大叫。

李逍遥假作呻吟道：“你踢到了我，再加二十五两，共五十两啦！”

第三人见两位兄弟一个手像是脱臼，一个脚像是扭伤，怒道：“哼，我就不信这小子这么带衰，碰到他的都要伤了！”

他抽出双节棍，忽地就往李逍遥打来，李逍遥急忙抱头乱闪，叫道：“喂，你怎么打人哪？哎呦，打到我了，现在是七十五两……哇！一百两，别……再打就要番两番，跳到四百两啦！”

李逍遥一面乱叫，一面跳近了他，一掌啪地打在他心口，暗自使出探云手的柔劲，竟点得那人胸口一窒，头顶一晕，一时喘不过气来。

李逍遥举脚一踢，将他踢倒，道：“哎，不好意思，小弟为了自保，踢了大哥您一脚，我会还你二十五两。这样加加减减，您还得找我三百七十五两。请交钱。”

那三名地痞总算知道李逍遥是个会武功的练家，都暗自后悔有眼不识泰山，最近林家堡主比武招亲，各地高手汇集在此，或许有很多像李逍遥这样，深藏不露的能人在内。

那三人急忙拔脚要逃，李逍遥身子一窜，挡在他们前面，笑道：“喂，钱还没给，小弟被打成重伤，总不能在家坐吃山空，拿钱来！”

“这……欸，小兄弟，我们……我们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恐怕……”

李逍遥道：“出门在外谁会带几百两在身上？你们写个借据下来，然后按指印，不就结了？”

“可是……那个……”

赵灵儿目不转睛地看着李逍遥逼债，搞不清他在弄什么鬼。只见李逍遥拔出剑来，嗤地一声，截下其中一名地痞绑在腰际的外袍，道：“看你，好好的衣服不穿，绑成这样，拿来写写字也好，可是没有笔……只好委屈你们写个血书了。”

那三名人高马大的地痞见到李逍遥拔剑，已经吓得连动也不敢乱动，一听要写血书，更是害怕得脸色发白，道：“这位大哥，血书不用写了，钱我会去凑……”

“欸，话不是这么说，大家出门在外，要你临时去凑钱，怎么好意思呢，还是写个血书，作个凭证就算了，你们谁要割指？”

那三人连忙都把手藏在背后，东张西望。

李逍遥哈哈一笑，手上长剑一挥，那三人脸上已经被横画出一道整齐的浅痕，血丝慢慢滑了出来。

那三人见一把剑劈面而至，都以为自己会脑袋搬家，全都吓得软倒在地，连叫也不敢叫。

“我看就写在你们脸上吧！滚！让我见到你们这三个脸上的欠据，我会再向你们讨债！”

那三人这才回过神来，哇啦大叫，抱头鼠窜。

赵灵儿上前道：“逍遥哥哥，你怎么这样欺负他们？”

李逍遥道：“这种人向来被打也打惯了，吓也吓惯了，早就忘了什么叫怕。不给他们下个重手，他们马上又去别的地方勒索别人了。”

赵灵儿皱眉道：“真的吗？唉！为什么人要这样呢？”那绿衣书生拍了拍衣裳，长揖道：“多谢少侠相救。”

李逍遥心情颇佳，这才算是他第一件行侠仗义的事，白天虽然救了一对情侣，可是对付的是个姑娘，总不算多么光彩。现在却是一人对三个大汉，而且还赢得这么漂亮，令他很有成就感。

李逍遥摆了摆手，道：“小事一件，不必挂心。”

那书生却道：“知恩不报枉为人，少侠，您千万要领受晚生一片真心真意，请让我招待二位吧！”

李逍遥道：“真的不必了，再说这么晚了，各自回去吧！”

那书生道：“是，这么晚了，实不应打扰少侠与女侠，请二位告知落脚之处……”

李逍遥苦笑道：“我们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呢！”

那书生一听，反而大喜，道：“既然这样，我想二位也找不到客店了，不如就到后生亲戚家中，同住一宿，如何？”

李逍遥道：“咦？真的可以吗？”

“当然，我世伯家十分宽敞，房间也多，又有人侍候着，比外面舒服多啦！”

李逍遥看了看赵灵儿，不忍她再受旅途劳顿，便道：“那就又有劳这位……”

“晚生姓刘，贱名晋元。”

“刘公子，我叫李逍遥，这位是赵姑娘。”

这名叫刘晋元的书生，殷勤有礼地在前面领路，三人走进城中大道，停在一幢高门大宅前，外面的围墙绵延得不知多长，可想而知，这必是个极大的庄院。但是侧耳一听，却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可见里面的奴婢规矩森严，入夜即寝，绝不会有什么活动。

刘晋元敲了两下门，便有两名守门的黑衣家仆打开偏门，见到他，道：“表公子，您回来了，请进。”

“我带了两位朋友同住，请帮我清扫两间房间，并备桌小宴。”

“是。”家仆应道，恭敬地请入了他们。

刘晋元道：“李少侠，这是我世伯家，他们睡得早，明天我再向他们稟明救命之恩，我世伯会很感谢你们的。”

李逍遥忙道：“不必这么多礼，我也没做什么……”

刘晋元笑道：“请别这么说，若是我世伯知道了我没带救命恩人去见他，可会责骂我不义呢。”

刘晋元将他们领入一处小院，院内几处小筑都安排得错落有致，山墙月洞，满是书卷雅意。

刘晋元道：“这是我暂住的魁园，你们随意看，自选爱住的房间住吧！”

李逍遥看得眼都花了，一个客人就有整个院子和好几间房间，做为卧房、书房、琴室、禅室、客房，那其它的地方又会大到什么程度、讲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晚上，只是随便一瞄，若是白天细细游逛，只怕一个魁园就逛不完了。

李逍遥随便选了一间，刘晋元问道：“那赵姑娘……”

赵灵儿坐在李逍遥选定的房间里，理所当然地说道：“我们一间就够了。”

“喔，啊，原来二位是侠侣，真是令人称羡！”刘晋元说道。

仆婢送进暖茶小点，处处点得灯火明亮，李逍遥这才看清楚，这名叫做刘晋元的公子哥，身材修长，唇红齿白，容貌虽然俊美，却有点儿软弱，和完全不解人情世故的单纯气质。

刘晋元吩咐仆人送酒置宴，李逍遥忙道：“这么晚了，不必麻烦了。”

刘晋元亲自为李逍遥和赵灵儿斟了茶，道：“不麻烦，我世伯结交了不少江湖游侠，所以他家随时有人待命使唤，厨房也不熄火，随时都准备招待朋友。”

“哦……这里实在很壮观，令世伯也是个英雄吧？”李逍遥道。

刘晋元却皱了皱眉，道：“嗯，他也是江湖上出身的，可是江湖的人时常为非滋事，虽说是行侠仗义，可是也有不少是私怨闹事的，故韩非子曰：‘侠者以武犯禁’，是国法的五蠹之一，老是纵容也不大好……”

李逍遥听刘晋元这样说，倒像是官家出身的，笑道：“我方才就是私刑处理了那几个地痞，不知算不算以武犯禁呢？”

刘晋元脸上一红，道：“嗯……那时情况不同，权宜之举也算是执法，孔子布衣，素封为王，可见只要是正当光明，也不一定全要在法令下照章行事……”

刘晋元文诌诌的，又没什么主见定见，让李逍遥颇感好笑，想道：“果然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公子哥儿！”也不跟他斗嘴了，便笑道：“我和灵儿是路过此地，你又是为何而来呢？”

不料刘晋元叹了一口气，显得有些忧虑。

李逍遥惊奇，暗想：“这个傻爷也有忧心的事？”

刘晋元道：“李少侠你问我为何而来，其实，这几天我也常这么问自己：我为何而来呢？”

李逍遥道：“哦？你自己也不知道？”

刘晋元道：“您与赵姑娘，郎才女貌，又能相偕同心，共闯江湖，真是太幸福了，您是不会了解我的苦处的。”

“你有个心上人，不能跟你在一起？”

刘晋元点了点头，李逍遥惊奇地说道：“是哪位姑娘？公子你一表人才，又这样有钱，应该是不乏求亲者啊！还是你们家世不相配？”

“不，我们家世相配极了，就是.....就是这间大宅的小姐，我世伯的独生女。”

李逍遥道：“那就是你表妹了，表兄妹成亲，这是美事，为何不成呢？”

刘晋元愁眉苦脸地说道：“唉！李少侠您这晚找不到客店，多少也是为此事所累。我世伯定要办什么比武招亲，替她选对象。我.....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跟人比武？所以，一听她要比武招亲，我就赶了过来，想要阻止，可是却见不到她一面半面。不过.....就算见到了，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唉！我只能整天坐困愁城，不知所之。眼看明天就是招亲之期了，我还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只好到街上去喝酒解闷.....”

李逍遥道：“明天就要比武招亲了，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娶走？”

“也不一定娶得走啦.....，可是，万一.....唉！”

酒菜已经送上来，刘晋元为他们斟上酒，依然唉声叹气。

赵灵儿同为深情之人，道：“那位姑娘，一定是个好姑娘，才会让刘公子如此神魂颠倒。”

刘晋元喜道：“是啊！她真是天上少有、人间无双的女子！赵姑娘休怪晚生妄自品点，她的容貌，绝不逊色于你，做人又是最温柔不过的。”

赵灵儿微笑道：“那她也喜欢你吗？”

刘晋元一怔，道：“这.....其实，我也不知道，她平时见了我，有说有笑，也不避忌；可是，可能是害羞脸薄，也不主动问我找我，都压在心里.....”

赵灵儿奇道：“喜不喜欢，应该一看就知道了，怎么会不知道呢？”

刘晋元道：“女人心，海底针，我实在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赵灵儿摇头，道：“不，绝不是这样的，女子若喜欢了一个人，心里的情意就像山崩了一样，什么都拦不住。就算她什么也没说，也会让你知道她正在想什么；就算见不着你，也会让你知道她还是这么爱你。我就是这样对逍遥哥哥，难道她不是这样对你吗？”

李逍遥愣住了，这些话由赵灵儿口中说出来，这么地理所当然，毫不迟疑。听在他耳中，除了感动之外，也无言以对了。

刘晋元饱读诗书，守着礼教大防，对于这么露骨直接的告白，也听得不知所措，半晌才道：“这个……也许是她家规太严，因此不敢表示心意吧？”

赵灵儿依然不解，道：“为何心意不能表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只要不碍着别人，不就好了吗？”

李逍遥岔开话题，笑道：“刘公子，祝你将来得遂所愿，与表妹长相厮守。”

刘晋元也笑道：“多谢李少侠，李少侠与赵姑娘能快意人生，实在令我羡慕，晚生想与您交个朋友，不知李少侠意下如何？”

李逍遥道：“四海之内皆兄弟，有何不可？”

刘晋元大喜道：“好，咱们干！”

刘晋元与李逍遥、赵灵儿三人举杯，随意畅谈。没多久赵灵儿便不胜酒力，到屏风后的床上睡着了。李逍遥与刘晋元两人边喝边聊起酒

来。刘晋元自小喝的美酒多了，也对各种酒的好坏，了然于胸，李逍遥问什么，他都可以很快地删其繁、撷其要，说出各种美酒的特色。

李逍遥不禁慨叹，当初有刘晋元知道的一半多，或许酒剑仙已经收他入门了。

两人谈到天边泛出些许白光，才大醉而别，回房就寝。

李逍遥一倒入床中，便睡得不省人事。

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睁眼一看，赵灵儿正微笑着在一旁看着他。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李逍遥问道。

赵灵儿道：“都下午了。”

没有婶婶的锅铲叫人法，果然自己就睡得没日没夜，李逍遥连忙下了床，道：“真不好意思，我睡得这么晚，没耽误了刘公子的事吧？”

赵灵儿笑嘻嘻地说道：“刚刚有丫环过来，说刘公子也还没起来，你们两个一样，都是爱睡懒觉的贪睡虫！”

李逍遥草草洗了脸，赵灵儿亲自帮他梳发服侍，动作已十分熟练。

其实在这样的大宅中，他们是表少爷的客人，自然少不了人侍候。早上奉命前来服侍的四个仆人，送来早餐之后，便全被赵灵儿赶了回去，之后他们又送了午餐过来，赵灵儿吩咐了些梳洗之物之后，便叫他们别再过来，以免打扰自己与李逍遥。

虽然她一生没服侍过什么人，但是，眼前之人是她所爱的夫君，能服侍他、能碰到他的一根头发、一片衣角，都是幸福的一部份，赵灵儿绝不愿意假手他人。

李逍遥心中突然动了一下，不知想到了什么。

见到李逍遥神情有变，赵灵儿道：“你怎么了？”

李逍遥道：“没什么，只是刚刚你帮我梳头发时，我突然……觉得好像很习惯，好像你从前就这么帮我梳过似的……”

赵灵儿一怔，李逍遥已接着道：“一定是我小时候我娘替我梳过头，感觉和现在很像，所以我才会这么觉得。”

赵灵儿微低下了头，低声道：“也许吧。”

李逍遥没注意到赵灵儿神情中的落寞，反手握住了赵灵儿的手，道：“我想，刘公子家是个大世家，若是我们留下来，十天半月绝脱不了身的，所以，等刘公子醒了，我们就向他辞行，然后去城里问问，有没有往大理的商队。”

赵灵儿道：“嗯，你拿主意就成了。”

两人用过了饭，便握着手，信步踱了出去，随意在园里游逛。白天时的魁园，处处是竹林松影，衬着远方的流水溅溅之声，十分清幽出尘，比夜时还要美得多。

赵灵儿突然笑了一声，道：“逍遥哥哥，我跟你讲一件事，今天早上，被派来侍候我们的两个丫环聊起他们小姐比武招亲的事，真是好玩！”

“哦？怎么个好玩法？”

赵灵儿道：“听说，这位小姐很不想嫁人，她又是独生女儿，所以她爹不得不用招赘的法子，替她选新郎。但是怎么招，这位小姐就是不嫁，因此，她爹便办了个抛绣球大会，要她丢绣球，丢到谁，那人就可以当这家的姑爷……”

李逍遥道：“万一丢到个七残八缺的呆子呢？”

“当然不会，这老爷可精明呢，他先围了一个大场子，在当中建了个高楼让小姐丢绣球。想进这个大场子接绣球的，都得先通过他的考试，非得要家世清白、人品端正、文武方面造诣都不差，才能进场接绣球。至于家中有没有钱和权，倒不那么讲究，反正是入赘的。”

李逍遥道：“可是不讲富贵，就听你说的，又有才又有貌，这样的年轻男子还能没有大好前途吗？谁肯来入赘？”

“欸，你就是没想到，这位小姐让刘公子神魂颠倒，可不是个大美人吗？又能娶她，又能当这个人家的姑爷，多少人抢破了头啊！”

李逍遥笑道：“我还以为抛绣球那次都没人来，所以才要再来个比武招亲。”

赵灵儿道：“不是的，那次来的人可多了，整个场子里头人山人海，都是青年才俊，就算去考进士，也没那么壮观！”

“结果呢？”

赵灵儿笑道：““结果，大小姐这么一抛……一堆公子抢着时，突然间‘轰’地一声，这小姐居然在绣球里装火药，把旁边几个有钱公子的眉毛都给烧掉了，哈哈……你说好不好玩？”

不料李逍遥居然没笑，想了想，道：“这不大对，我觉得这种事……像是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位刁蛮小姐会做的事。”

赵灵儿不以为然，含笑道：“那你说我会不会做这种事呢？”

李逍遥道：“你这么温柔可人，当然不会！”

“那可说不一定。”赵灵儿道。

李逍遥吃惊，道：“难道……你也会这样整人？”

赵灵儿轻轻一笑，道：“我不会放火药，因为我手上没有火药，可是，如果逼我嫁给我不认识的谁，那我绝不丢这绣球；万不得已，父命难违，非丢不可，我就先毁了自己的容，让那些男子不肯捡绣球；若还有人要捡，我便会在上头抹些毒药，让谁也活不成……”

她还没说完，李逍遥已经吓得讲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道：“你……你比那位小姐还要可怕一万倍……”

赵灵儿摇了摇头，握紧了他的手，道：“那是因为我不能嫁给别人，死也不能。逍遥哥哥，换作是你，难道会见不到我之后，就娶了旁人吗？”

李逍遥连忙道：“当然不会……”

话一出口，他觉得似乎讲得太快了些，不过此时此刻，却也没再多想。赵灵儿美丽温柔，一往情深，他现在确实觉得自己不可能舍弃她的。

李逍遥道：“原来，你们女子全是一个样，对喜欢的人就是万般的好，对不喜欢的人，杀了也不皱一下眉头！”

赵灵儿笑道：“瞧你，说得什么似的，只不过烧了眉毛，就被你讲成杀人了！我想，或许这位小姐是喜欢刘公子的，所以才不肯嫁人。”

李逍遥道：“嗯，有可能，不过这位小姐的父亲是江湖出身，所以想招个会武功的女婿，刘公子这一点吃亏得很哪！”

“唉！他那么胆小又没主见，可能不敢忤逆他的世伯，据理力争吧？”连赵灵儿都觉得刘晋元成不了事，有些忧心。

两人不知不觉已走出了魁园，只听见远方人声喧沸，热闹得什么都听不清楚。

李逍遥道：“今天就是比武招亲了，看这样子很热闹！”

赵灵儿道：“你想不想去看看？”

李逍遥道：“有热闹当然想瞧瞧……”

话没说完，赵灵儿已一把抱住李逍遥，双脚一点，便跃出上围墙，李逍遥吓了一跳，道：“你……”

赵灵儿笑道：“我学过一点轻功，这宅子大得走不完，我们若是要绕出去，不知道得走多远，不如抄个快捷方式！”

赵灵儿挟着李逍遥，足起脚落，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奔，奔过了好几重的围墙，才来到大宅最外面，赵灵儿轻轻一跃，便与李逍遥一同落地。

李逍遥道：“我也想学这轻功，灵儿妹妹，你教教我！”

赵灵儿笑道：“先叫我声师父！”

李逍遥笑道：“师父，灵儿师父！”

“好啦，你还真的叫？不是我不教你，是你现在也无法学起来的。”

李逍遥道：“为什么？”

“轻功最重视的是内力，等你内功积得够了，再教才成。”

李逍遥道：“那么内力怎么修炼？”

赵灵儿道：“听说很多武功的名门世家，都有一套自己的内功心法，配合本门的武功招式修练，所以内功是不能乱练的。比方说你练的是阳刚的武功，却记了一套阴柔的内力心法，那么不但会阻碍武功的威力，还会伤身；你想要练内功，还得问当初教你剑法的师父合适的心法。”

赵灵儿见他有些失望，忙道：“逍遥哥哥，你不必心急，同样的武功使用久了，也可以累积内力，所以只要勤练，日久必有所成。”

李逍遥道：“你学了多久的武功？”

赵灵儿道：“大概七八年了。”

李逍遥暗想：“灵儿妹妹学了七八年武功，才有内力；我呢，学了还不到七八天呢！”

李逍遥这才知道武功的世界，果然是深奥广博，绝不是一夕可致的。

两人来到人头钻动的场子，就在这所大宅外的一个大广场，广场外围有不少小贩及好事的围观者，对着中央指指点点。

远远看去，中央架起了一个高台，插着根红旗，红旗上金灿灿的绣字迎风招展，远远的看不清是什么字。在旗竿之旁，设着几个宝座，不知到时候是谁会坐上去。

李逍遥与赵灵儿都被挤到人群外围较为少人之处，有几个看似小家碧玉的姑娘，都占在后方的楼堂中，对着台前等待比武的汉子指指点点，说着：“看，那个剑客长得真俊。”“那个使双锤的去年也来过……”

“这已经第五次比武招亲了，这小姐的眼光未免也太高了吧？”

“我看这回也难，我们姑娘家还是温柔点比较好，起码容易找到丈夫！”

“欸，那个大胡子我前两天见过，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门小呢，真是好色无厌……”

身边的几个男女也针对这招亲的场面，议论不已。

“苏州城一到了这个时候，还真够热闹的！”

“可不是吗！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齐聚一堂，不就是为了要得到林家小姐嘛！”

另一人却嗤之以鼻，道：“我看不见得吧？来参加的人，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为了想要借着林家堡堡主林天南在武林中的势力，一步登天，或者是要得到林家的财产才是真的。”

“我说这回林家办这场比武招亲哪，肯定又是比不出个结果来！”

“是啊，那林家大小姐自幼便承袭家传剑指双绝，十三岁起全苏州城就没一个男孩子打得过她。想胜了她，得到林家的产业，真是难如登天。”

李逍遥心里越想越不对，对赵灵儿道：“灵儿，这家要招亲的也姓林，会不会就是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位刁蛮小姐？”

赵灵儿道：“不会吧？天下哪有这样巧的？再说，刘公子不是说她再温柔不过的吗？”

身边的人一听见赵灵儿这么说，立刻哄堂大笑：“哈哈……林大小姐温柔，那天下就没泼辣货啦！”

另一人道：“说得这么大声，当心她把你舌头割了下来！”

那人连忙头一缩，却还是笑眯眯的，道：“小夫妻，你们今天就可以见识到本苏州城内，第一母老虎！”

李逍遥道：“林小姐是不是身材高高瘦瘦的，一张容长脸蛋，大眼睛、一对剑眉？”

“对、对，就是那样，你见过她了？”

李逍遥冷笑了一声，道：“见过了。”

赵灵儿道：“想不到我们昨晚居然是住在她家，真是巧。逍遥哥哥，我们就趁今天把她的剑跟鞭子还了她，然后就动身走吧！”

李逍遥点头道：“嗯，想不到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泼辣货，真是不可思议！”

旁边有位摇头晃脑的书生笑道：“欸，你们说的是刘公子吧？这叫海滨有逐臭之夫，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的。”

李逍遥哈哈一笑，道：“说的也对。”

李逍遥和赵灵儿拉着手，奋力挤到前面，准备找个机会将鞭子和剑还给那位刁蛮千金。

第九章 擂台招亲

李逍遥与赵灵儿越挤到前面，身边的人交谈的内容也渐渐不同，越内围，越多的是等着上场比武的，以及几乎没有几个看热闹的民众了。

两人不小心撞上了一名身材中等的汉子，李逍遥连忙道歉，那人正要发火，一见李逍遥身边带了个女子，便皱眉道：“小子，你带个丫头来比武招亲？”

“不，我不是比武招亲的……”

那人冷冷的说道：“那你挤到这么前面来做什么？后面去！”

旁边有位虎背熊腰的男子道：“嘿，彭霸天，你看不惯，不会把这小子打出去得了？”

彭霸天道：“哼！铁面煞星，你想骗我五虎断门刀彭霸天先出手？做梦！”

铁面煞星笑道：“哈……你有几两重，我还不知道？上次那被林家小姐一脚给踹下来的是谁呀？！”

彭霸天铁青着脸不理他，旁边有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剑客好奇的说道：“我是第一次来，久仰林家小姐的美名，只希望能目睹她的庐山真面目，于愿足矣。”

铁面煞星道：“哈！你更好笑，只想看看的话，干吗跃跃欲试的？小心到时连滚带爬的被轰下来！”

剑客讽刺地说道：“这就要请教被轰下来过的兄弟您了。”

另一人声若洪钟，道：“我乃是太湖巨鲸帮的少帮主赵海，林天南的女儿我是要定了。你们别想跟我抢！”

众人根本不理他，反倒都面带讪笑之色，看来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

此地的众人都是敌手，因此气氛十分火爆，随时都可能有冲突，李逍遥只想快点交还了东西带着赵灵儿离开。

没多久，突然间几千个人的场所全静了下来。

只见几个人走上了台，除了一名锦袍的中年汉子之外，还有一名穿着黑色丝缎的老人家，第三人一身湖水绿的苏绣长袍，竟是刘晋元。

他见到了人群中的李逍遥，微觉惊讶，但也稍微向他点了一下头，作为招呼。

李逍遥暗想：“这个刘公子真是没药可救了，他的心上人要比武招亲，他还来现场观摩，真是滑稽！”

刘晋元愁眉苦脸的，看样子心里真的很不好受，却有不得不坐在贵宾席上观看。

那名穿着黑色华服的老人家，走到台前，朗声道：“诸位英雄，吉时将至，参加招亲比武之人，尊号大名皆已登记，一会请依顺序上场，不可自乱。”

众人哄然应了一声，声势浩大，震动云霄。

接着，那名中年汉子一振衣袖，走上前两步，不知为何，他一走出来，现场便又自动静了下来，似乎是慑于他的威严。

那名汉子身材比一般人略高些，肩宽背厚，但并不笨重，反而有种轻灵敏捷之感，动作自然而然十分幽雅好看。而他浑身上下，散发的那股不可小觑的气势，更是逼人。

他开了口，声音像是平常讲话，却一清二楚的传入众人耳中：“诸位英雄、朋友，在下林家堡堡主林天男，膝下只有一女，姿色鄙陋，承蒙英雄们不弃，愿试身手，以结良缘，此乃美事。但是，若是小女与各位无缘，万望英雄朋友们另觅佳偶，只当是与小女切磋武艺，无胜无败。”

李逍遥暗想：“这就是林家堡堡主林天南？看来他不但有武功，还很会做人，明明是认为可能每个人都会输他女儿，却说什么无胜无败。口气实在太狂了，难的是狂有装出不狂的样子，”

台下有人高声叫道：“林天南，我先叫您一声泰山大人啦！”

李逍遥转头一看，正是那个大嗓门太湖巨鲸帮的少帮主赵海。

台上的林天南微皱了一下眉头，口气依然不露喜怒：“不敢，不敢。”

铁面煞星叫道：“别罗嗦了，快叫小姐出来给大家瞧瞧！”

林天南装作没听见，继续道：“比武之前，在下先请各位手下留情。若是伤了小女，在下绝不追究；同样的，若是小女出手失准，也请各位英雄一笑置之，刀剑无眼比武时原本就难免血光……”

话没说完，又有人心急的叫道：“我们知道啦，谁找后帐，谁就是乌龟，一辈子翻不了身！”

“我们又不是没见过血的，一点小伤，谁会记恨哪！”

却有几个来过几次的武林豪杰沉着脸，神情凝重严肃。看样子 and 这位林小姐比武，绝不是“一点小伤”那样简单，所以林天南才要事先声明一遍，以免真的结下仇家。

林天南听众人把话说满了，才转身对管家点了点头，一摆手，要刘晋元坐下，自己也退至一旁，坐在刘晋元身边的宝座上。

管家林忠高声道：“请小姐上场！”

一道红色身影，宛如一朵红霞般，轻飘飘地落在擂台上，扬着脸环顾四方，冰清的美目凛凛有威。台下的武林高手们见到这一手俊雅的轻功，都喝了声彩。

那女子正是昨天的刁蛮千金，李逍遥也不急着还东西，倒想看看她的武功有多了得。

林大小姐现在手上持的是一把十分精美的剑。她昨天遗失的剑比普通的剑短了寸许，剑刃较薄，剑身如霜似雪。

不知为何，李逍遥一见到她现在手上的剑，就觉得有点不适合她，或许她遗失的剑才是她惯常使用的，一旦失落了，临时找把别的剑替补，就显得怪怪的了。

她这么一站定，随后对管家林忠点了一下头，林忠便道：“铁面煞星，请上场切磋，点到为止！”

铁面煞星跃上了台，道：“小姐请！”

林大小姐抽剑出鞘，二话不说，嗤地一剑便往他正面劈去。

铁面煞星吓了一跳，没想到林大小姐什么客套话都不说，直接就来杀招，急忙回转手中双锤，锵的一声，格去剑势。林大小姐剑身一转，又挑他下盘，铁面煞星身子一矮，双锤压住剑刃。

本以为以铁面煞星双锤的分量，足以压断宝剑，不料林小姐冷笑一声，脚一抬，居然结结实实地踢在铁面煞星的头上！

铁面煞星天灵被踢，踉跄退后了好几步，差点站不稳。台下众人都屏住了气，没想到林小姐会以剑为虚招，诱他矮身，然后踢他要害。不要说天灵受伤极为危险，头部被女子踢中，这也算是奇耻大辱了。

铁面煞星好不容易站稳，林大小姐已冷冷地说道：“滚！下一个。”

铁面煞星摸了摸头，终于想起刚刚中的一脚，林忠正要叫下一个，铁面煞星突然哇啦大叫：“你竟踢我的头！士可杀不可辱，我非要雪耻不

可！”

说完又运起双锤，往林大小姐攻来。

看似笨重的双锤，在铁面煞星手中，居然灵活之极，一眨眼便连出数招，尽往林大小姐头、胸、腹要害锤打，林大小姐手中长剑矫然灵动，锵锵锵，数剑尽是格去双锤攻势之声，一下子就反守为攻，又把铁面煞星逼得不得不转攻为守。

他不但没有雪耻，反而丢脸丢得更厉害了，有人叫道：“铁面煞星，下来，还赖着做什么？”

“打不过就别丢人啦！”

“还想叫林小姐在你头上再赏一脚吗？”

“刚刚是右脚，你想要试左脚是不是？”

叫声越来越浩大，铁面煞星的气势也越馁，几乎打不下去了，没几招便被林大小姐长剑抵住咽喉，不得不收了双锤，草草抱拳为礼，下了台。

林忠又喊了一人，这回是名剑客。那剑客身手十分轻巧，从人群中拔飞而出，落在场上，抱拳道：“请小姐赐招。”

台下有人议论道：“轻功好的，剑法往往也不差，这场有看头。”

“嗯，他的步法很高明，有精神，是个强手。”

李逍遥不解地暗想：“为何轻功好的，剑法也不会差？剑法与步法又有什么关系？对了，我想起来了，酒剑仙前辈的轻功就是出神入化，像是在走路，却一下子就不见了。看来，想练好剑，光练剑是不够的。”

李逍遥道听途说，居然能自己领悟出“想练好剑，光练剑是不够的。”

刀与剑在五项兵器中称作“冷兵器”，意思就是要靠使用者本身的功力去发挥的兵器，而使用者本身的功力，就分为指法、手法、身法、步法、眼法、呼吸法，以及精神。

一名老道的江湖人士，一看见使冷兵器的人过了几招，就能对此人的各方面修养有所了解。李逍遥还没法子掌握这一点，但已经想到了要练好剑，必须从其他地方一起补强，他的悟性实为罕见。

林大小姐不发话，也不多礼，当头便是一剑。这剑客声振如雷，剑刃或削或劈，破空的剑气飕飕，让台下都不敢喘口气。

林大小姐伸剑取敌，纵步高飞，有如疾风拨云一般，轻巧地化去对方的剑势。

那剑客被一连接下了七八招，有些吃惊，骤变剑势，横剑斜劈。林大小姐闪身直掠，有如大鹏展翅，力透剑锋，直取对方心口要害。那剑客急忙转腰避去，反手一剑刺往林小姐的咽喉，“铛”地一声，林小姐已及时格去他的剑，一被震退，立刻又跃上前来，刺往剑客后心。

剑客身随剑走，贴着剑一转，居然转到林小姐背后，林小姐吃惊，翻身一滚，随来随去，剑刃紧缠着那剑客的下盘不放，那剑客点地跃空，落在较远之处，变剑自守。

林大小姐居然不抢功，也退后两步，丁字步站立，静待对方再出手。

这下两人隔着数步之遥，都在观察对方的招式，都没有出手，但气氛反而比刚才更紧张，台下更是鸦雀无声。

现在的这一场，出手都十分文雅，可是看在众人眼里，比起刚才对上铁面煞星，还要激烈多了。

那剑客见林大小姐俏生生的样子，柔若无骨，目若秋水，冷冰冰地望着他。台下又是千万只眼睛看着，不禁大惭，想道：“我听说这位林大小姐仗着学过点拳脚兵器，就爱羞辱武林豪杰，我看不过去，想来教训教训她，谁知道她实力如此深厚！我一个须眉男子，竟连一个女流都打不过，想出头扬名，反倒栽了，这可怎么办？”

他越想越急，忍不住剑法骤变，又往林大小姐面前刺来。

他心浮气躁之时，林大小姐已在揣摩着他的剑法来势及破解之法，见他剑气强猛而无后劲，便知他黔驴计穷，不是对手，便好整以暇地微微一笑，纤腰疾转，宝剑斜掠，化去他数招。

眼看剑客手中的剑一式快过一式，剑花万点，林小姐身随剑舞，姿态却越见轻灵美妙，纵跃回旋，拒前制后，一剑又一剑地杀来拆去，俏影翩然，步法一点不乱，众人都还目眩于她的美妙身法神态时，便听见一声娇喝：“中！”

“噗”的一声，那剑客肩头已被刺中了，剑尖没入约有一寸。

林大小姐面不改色地抽出剑，剑客的肩头登时鲜血淋漓，痛得渗出冷汗，整只手举也举不动，不知是否废了残了。

那剑客面如死灰，不知该如何是好。

林大小姐道：“下一个！”

林忠上前来，恭敬地领他到林天南面前。

对于武功较为出色，或是看出了流派渊源的挑战者，林天南都会特别与他们交谈一番，一来是尽量以礼相待，试图化去可能会结下的仇；二来是从败者中挑出较有潜力的，看看是否有可能打败女儿。

林天南道：“陈少侠英雄出少年，剑法不凡，承让了。”

那位姓陈的剑客苦笑道：“林堡主太谦虚了，晚生技不如人，败在林家的家传剑法之下，心服口服，告辞！”

说完，对林天南一揖，便以轻功一跃不见，应该是急着去治伤，免得万一真的伤到筋脉，等于被废了武功。

台下有一人低声道：“这娘儿们好厉害，我看我还是弃权吧！”

另一人也道：“林家大小姐的拳脚本就不轻，今天不知怎么，出手比以往更狠了！”

一个年青刀客道：“是啊，我还以为一个年轻姑娘，再怎么强也强不到哪里去，铁面煞星是成名的老前辈，都被她整成这样，我还是死心吧！”

当下就有几人弃了权，林忠一连叫了五六个人，都没人敢上去。

李逍遥想：“本来我看这么多人报名，一个一个上，林大小姐不被杀死，也被累死，现在这样看来，比过几场之后，就有很多人会自动放弃了，真正敢上场的不会有几个。”

李逍遥的猜测是正确的，过去的几场比武招亲，报名的有上千人，敢上场的最后只剩下了二三十个而已。因为林大小姐不但武功高强，出手也极狠，断臂瞎眼的，不在少数。

虽然说比武招亲，死伤不论。可是武林道若真的这么讲理，哪还有那么多恩恩怨怨？要不是林天南会做人，林家堡早就得罪光武林同道了。

只听得台上林大小姐打了个呵欠，道：“喂！还有哪个欠揍的，上来呀？！”

林忠有点尴尬，道：“小姐，我还没叫完人呢。”

林大小姐哼了一声，转头对林天南道：“爹，爹！这些家伙没有一个像样的！一点也不好玩，我们回去算了！”

林天南抚了一下长须，道：“如儿，你出手未免太重了！挑擂台之前，已说好点到为止，你却动辄伤人，谁还敢上来？”

林大小姐道：“怪我？这些人难道就对我手下留情了吗？怕死的就别来！”

坐在一旁的刘晋元也忙道：“月如妹妹说得对，那些比武人对月如妹妹出手也很重，月如妹妹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下重手的。再说，只有女子打男人的道理，哪有男子汉打女子的道理……”

不料叫做月如的林大小姐美目一瞪，对刘晋元道：“你说什么？”

刘晋元一怔，反问道：“什么？”

林月如道：“你刚刚最后两句说什么？”

刘晋元道：“啊，我说……只有女子打男人的道理，没有男子汉打女子的道理……”

林月如怒道：“你再说一遍，就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刘晋元还不知道哪里讲错话了，有些错愕。林月如一扬头，道：“女子怎样？男子又怎样？敢打我的只管来，能打败我，我佩服他是英雄！”

说完，林月如转身，道：“你们谁有本事，就上来！”

台下众人一片死寂，林月如转头对林天南道：“爹，您自己瞧！台下那些男子全部都畏畏缩缩的，怎配做林家女婿？”

刘晋元帮腔道：“对，对，世伯，别比了吧，月如妹妹武功如此高强，已足以发扬林家声威，不如从别处另觅良缘……”

言下之意，这个良缘自然是他了。

林天南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时，林忠已唱名到太湖巨鲸帮少帮主赵海，彭霸天立刻大声道：“赵少帮主，你连泰山大人都叫过了，可不能就摸摸鼻子走人哪！”

也有好事之徒起哄道：“赵少帮主，快上去对泰山大人叩个头啊！”

“对啊，赵少帮主，你们巨鲸帮今天一定要领个美貌媳妇回去，不然就是巨龟帮！”

赵海觉得这个脸丢不起，只好硬着头皮，一跃上台，道：“林小姐，请！”

林月如不屑地睨视了他一眼，口发娇喝，随手挺剑便刺。

赵海双掌疾推，逼退林月如，接着便如鹰隼展翅，往林月如左右腰际拍下。

林月如的剑左挑右劈，化去攻势，举脚一踢，便把赵海一个百余斤的身子，笔直地踹下擂台，正巧砸中了凑热闹的李逍遥。

众人一声叫好哗笑，林月如更加得意，一手持剑，一手*着腰，风姿飒爽，令人见之既爱又敬。

李逍遥用力推开赵海，才发觉赵海被踢中心口，气息逆阻，已然晕了过去。赵灵儿忙扶着李逍遥坐起，问道：“逍遥哥哥，你怎么样了？”

李逍遥道：“我没怎样……”

李逍遥摸了摸头，手指着站在台上的林月如，道：“刁蛮丫头，你打到我了！”

台上的林月如一愣，终于认出了李逍遥，脸色一变，但见他生龙活虎，便放下心来，俏脸一扬，道：“小*贼，你还活着？”

刘晋元见到李逍遥和林月如说话，也颇为意外，起身道：“李少侠，你们认识？”

李逍遥道：“不算认识，还好不认识，今后也永远不想认识！”

林月如大步走至擂台旁，道：“你被我打得落花流水，还敢回来讨打？”

李逍遥纵身跃上擂台，道：“哼！你暗施偷袭，胜之不武！不过，好男不与女斗，我也不想跟你讲道理，我是来还你东西的。”

李逍遥把剑和鞭子抛在擂台上，道：“还你！”

林月如并不去捡，转身道：“爹！你看见了，就是他抢走了我的越女剑和鞭子，昨天欺负我的人就是他！”

林天南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抚着须淡然说道：“别耍性子！一定是你不对在先。”

林月如怒道：“爹，你竟帮着外人？”

林天南道：“唉！你别欺负人就很好了，别人怎么会欺负你？”

林月如道：“那你说，我的兵器怎么会在他手里？害我换了把剑，今天老是使不顺手！”

林天南也有点狐疑，道：“难道.....这位少侠的武功，比你高明？”

林月如叫道：“才没有，他是我的手下败将！”

林天南道：“既是你的手下败将，你的兵器怎会落在他手里？”

“这.....”林月如一时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

李逍遥抱拳道：“林老爷，晚辈已交还了东西，告辞了！”

说完，正转身要走，林月如喝道：“站住！”

“咻”的一声，鞭声竟至。

李逍遥急忙使出庐山谣剑法的步子，闪过这一鞭，道：“你.....”

林月如两手将长鞭一扯，道：“昨天你们倚多为胜，两个打我一个，今天有种与我单打独斗，若是不敢，就跪下来叩上三个响头，然后挟着尾巴逃吧！”

李逍遥身在外地，不想多惹事端，可是林月如仗着气势，居然想当众羞辱他，李逍遥也不禁生出怒火，道：“虽然在下曾冒犯姑娘，但我捱你一剑，已经两不相欠。姑娘又何必逼人太甚呢？”

林月如扬着脸道：“别废话，要是你胜了，咱们之间的过节就一笔勾销。若是输了，就留下来，替银花、长贵两个，当我家三年的长工！”

李逍遥道：“那件事明明是你不对，我救人心切，这才.....”

林月如叱道：“废话少说，不想死就接招！”

她话声方落，长剑已挺刺过来，林天南只来得及道：“如儿，点到为止！”

林月如这一剑刺到，李逍遥脚下踩步闪过，他手中无剑，又没学过轻功步法，只能以剑诀闪避着林月如的攻势。林月如目光灼灼，身随剑舞，寒光忽左忽右，极快、极狠，没有半点破绽。

李逍遥闪避之时身如游鱼，盘旋于她的左右前后，林月如招招落空，但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逍遥哥哥，接剑！”赵灵儿高声吆道，将包袱中的那把铁剑往擂台上一抛，李逍遥顺手接住，便挺剑一架！

这一剑“锵”地格开了林月如的一记横劈，林月如不等李逍遥拔剑出鞘，便以剑下撩，攻李逍遥下盘。李逍遥跃后疾闪，振腕出剑，林月如随手化去，又是直刺命门。李逍遥凝神注目，攻往敌心，力透剑尖，逼得林月如不得不避开，李逍遥趁这个时机抖落剑鞘，手腕一翻，便持剑而立。

古锈的剑刃，在阳光的照耀下，透出几道断续的微光，但却像即将破空的飞龙一般，隐隐散发出一种气势，让林月如感到威胁。而擂台下更是悄然无声，大家都屏息以观。

林月如喝了一声，手中青剑便往李逍遥攻来，她称手的兵器一在，剑法更加流畅狠厉，但见李逍遥有如凌空飞鹤，翩然轻旋，“嗤”的一声，长剑竟脱手飞出，自空而下，刺往林月如。

林月如从没见过这种招式，根本也无从拆解，吓得花容失色，只能急忙踉跄抱头闪退，李逍遥足尖一点，跃上前握住落下的剑，便以“香炉瀑布遥相望”一式，直劈林月如！

林月如恍觉有千万剑气，弥天盖地地封住自己所有退路，根本无法还手，脸白如纸地不知如何是好时，李逍遥却剑势一偏，像是站不稳般往旁边滑了一下。

林月如以为他根基不够，所以没站稳，急忙回神挺剑攻去，谁知道这一剑正被李逍遥架开，李逍遥看似摇摇晃晃的剑刃一回，差点要在她腰腹间画出一道横切！

这招“谢公行处苍苔没”，令林天南讶异地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刘晋元惊呼，道：“月如妹妹，小心！”

李逍遥一挥衣袖，宝剑急转了一圈，林月如整个身子顿时脱出剑气包围，也已经冷汗涔涔了，这正是“早服还丹无世情”一招。林天南原本也担心刚刚女儿会被腰斩，但是见到李逍遥及时自己化招，没伤到林月如分毫，才放下了心。

林月如却不知道李逍遥的剑法已经放过她好几回了，怒喝一声，反腕拧剑向李逍遥胸口刺去，李逍遥却迅疾无比地反身嗤嗤嗤连刺三剑，一剑比一剑威力更强。“琴心三叠道初成”的剑气，绵密无间，招招紧叠，林月如根本应接不暇，三招之中倒退了好几步，越退越往擂台边缘，再退就要摔下去了。

还没站稳，李逍遥已手腕一振，长剑斜掠她的双腿，林月如踉跄一闪，站身不稳，跌倒在地。

这时，台下反倒阒无人声，千百双眼睛都紧盯着台上，不知道会有什么发展。

李逍遥的剑尖逼着倒在台上的林月如，她完全没有反击的余地。

也就是说：她败了。

在五度招亲，打败过千百个挑战者之后，她居然败了。

林月如还未反应过来，林天南已笑道：“如儿，你输了。”

听林天南当众宣布，李逍遥收剑道：“承让。”

这时，擂台下才响起一片喧喝及掌声，也听不清楚在叫些什么，大概有的是替李逍遥叫好，有的是抗议比赛不公，还有的在猜到底这样临时插队上去比赛的算不算？

只见林月如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拄剑站起。李逍遥本以为她一定会又冷不防地偷袭，因此暗自戒备，想不到林月如只看了他一眼，便默默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随手掠起鬓边的一丝乱发。

林天南笑道：“呵呵呵……诸位，五度比武招亲，今日终于有了结果，我林家堡明日起将席开三日，各位乡亲父老、武林同道务必赏光！”

林月如脚一踩，嗔道：“爹，人家才不依呢……”

但口气中却无怒火，反倒是满腔娇柔。

林天南笑道：“哈哈！难得、难得，想不到你这个泼辣货也会害臊！”

林月如大发娇嗔，身子一扭，便奔下了擂台，一下子就不见人了。

李逍遥还弄不清怎么一回事，林天南已招手要他过来，拉住他的手，道：“少侠，您尊姓大名？”

“我……我叫李逍遥……”

“李逍遥，好名字。”林天南携着李逍遥的手，对台下道：“诸位，此后这位李少侠，便是我林家堡的继承人，我林天南的乘龙快婿！”

此话一出，李逍遥大惊，只见人群中的赵灵儿脸色苍白，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台上的李逍遥，似乎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逍遥连忙对着她摇头，又指指自己的心口，意思是：“我不会答应的，你放心！”

赵灵儿见李逍遥的表情，便放下了心，勉强露出一笑，点了点头，右手按在胸前，意思是：“我知道，我相信你。”

他们两个隔着千百人，无法传话，然而心意两通，举手之间，便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时人群散了一些，可是还有很多人围在擂台下不想散去，议论纷纷。

虽然有不少人觉得不服气，但是，李逍遥的剑法出尘高妙，比林大小姐还要高明不知多少，台下之人也认为不可能胜过他，因此只敢不服气地讨论着，没有人敢站出来再做挑战。

林天南故意和李逍遥在擂台上多站这么一段时间，就是要确认没有人敢再上台挑战，更确立李逍遥的胜利者地位。过了一会儿，见到都没有人不服叫阵，林天南才道：“李少侠，请至寒舍细叙，老夫我有不少话要请教。”

李逍遥一直在注意着赵灵儿，见她已挤到前面来，便点了点头，与林天南一同下擂台，叫道：“灵儿妹妹！”

赵灵儿上前，李逍遥便握住她的手，对林天南道：“前辈，我与赵姑娘是一路同行的。”

“嗯？”林天南有几分惊讶，隐约知道或许大事不会这么顺利，此地人多，他便只点了点头，道：“赵姑娘与李公子既然同路，也是寒舍的贵客，请一起进来吧！”

这回从大门堂堂而入，李逍遥才真正看清了什么叫做豪门。不但一重一重的门庭深幽，而且处处都是景致，气魄宏伟的园林山水，衬着高门巨栋，连天空及远山，都被烘托出一股磅礴的气派。

林天南与李逍遥等人进入偏厅，马上便有许多俏丽的丫环服侍着，洗手送茶，并陈列上山珍海味，苏州有名的蟹黄汤包、鱼翅、裙边、斑肝汤、莼羹，满桌罗列，光是看就会令人食欲大动，不知道该先吃什么好。

酒过三巡，林天南也已经观察了李逍遥和赵灵儿好一会儿了，他们两人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不过看在老于世故的林天南眼中，却也可以猜出两人的关系。

眼见李逍遥有意说话，林天南便先开了口，故意不提招亲之事，笑道：“李少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身手！剑法精妙绝伦，相貌亦是出类拔萃，竟能打败小女。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呵……”

李逍遥忙道：“晚辈只是侥幸，其实我无意……”

林天南又岔开他的话，道：“对了！适才见你使出蜀山仙剑派的庐山剑法，想来你必是独孤剑圣的弟子？呵呵，实在是太巧了，老夫和尊师是十几年的拜把兄弟，算起来你还是老夫的世侄呢！”

李逍遥也颇为佩服林天南能一眼看出他的武功来历，道：“这是庐山剑法没错，可是……我没听过独孤剑圣，不知他是……？”

林天南道：“咦，不是他教你的吗？那你剑法从何习得？”

李逍遥道：“实不相瞒！晚辈因缘际会，得到一名醉道人点拨传授。”

林天南一听，便哈哈大笑，道：“哦，那我了解了，想必是独孤老哥的师弟酒剑仙教你的，对不对？”

李逍遥更加佩服，道：“是，就是酒剑仙前辈，您怎么知道？”

林天南笑咪咪地说道：“否则也不会有别人了。他游戏人间，从不收徒，竟会蒙他垂青，可见你资质非凡。”

李逍遥道：“酒剑仙前辈仅传授我这一套剑法，晚辈本想拜他为师，但未能如愿……”

林天南道：“虽然只传了一套剑法，可是你触类旁通，也很够了。”

“过奖了……”

林天南道：“你学了蜀山派的剑法，也算是一家人啦！如果再学我林家的剑法及指法，那想必少侠您更会成为不世的高手。”

李逍遥道：“您愿意教我武功？”

“呵，你是我林家的乘龙快婿，当然要将我毕生绝学，尽传予你。”

李逍遥忙道：“不，那是无意之举，晚辈并不是为了这样才上擂台的……”

林天南打断了李逍遥的话，径自道：“比武招亲擂台之上你既胜了如儿，自然就是我林家的女婿了。呵呵呵……我林家世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只有月如一个女儿。月如自幼心高气傲，不让须眉，有时我也恍然以为她是个儿子呢！哈哈……唉，不管是儿是女，她都是要成家的，为了发扬我林家堡的威名，我也顺着她的意思，找个武功比她高强的少年，只要人品端正，我就绝不偏私，不但要把月如许配给他，还要将武功尽传予此人，免得我们林家在武林上的声望没落了……”

林天南说个不休，李逍遥碍于辈分，也不能打断他的话，只得不断点头称是。殊不知他每点一下头，赵灵儿的脸色就更苍白一些。

此时，刘晋元大步走入厅来，道：“世伯且慢！月如怎能嫁给他？”

李逍遥也忙点头，道：“是，刘兄说得对。”

刘晋元又道：“我与月如青梅竹马，为何世伯就是不肯允婚？”

林天南道：“比武招亲，擂台胜负已分……”

刘晋元道：“不，这不能算数！月如的终身大事怎可如此草率？您明知我不会武功，却以比武来决定月如的婚事……”

林天南道：“你不服气吗？你父亲重文轻武，凭你一介书生，如何能继承我南武林盟主之位？”

刘晋元是不服气，说道：“为了区区南武林盟主之位，世伯就要让月如嫁给一个江湖无赖？”

这话一说出口，就连李逍遥和赵灵儿都微微一怔，想不到昨晚还口口声声的“李少侠”，今天会一下子就翻了脸，变成“江湖无赖”了。

林天南冷笑，道：“‘区区南武林盟主之位’？呵，你若真的有心娶月如，为何不干脆放弃你家的‘区区尚书之位’，入赘我家？”

“这……”

林天南道：“晋元，你家重文，我家重武，本应互相尊重，不应该各自贬损才对，枉费你读了一肚子的书，竟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刘晋元吸了一口气，道：“可是……我和月如青梅竹马……”

林天南道：“若是月如愿意嫁你，我并无二话，可你问过月如了没有？月如又怎么说？”

“我……”刘晋元哑口无言，他也知道林月如根本就对他没有一点情意，老是笑他缺乏气概。在刘晋元心中，使刀弄枪，逞一时之勇，并不算有气概，真正的气概是运筹帷幄，安邦定国。他打从心底就看不起这些江湖人物。

平时对林月如的嘲弄，他可以一笑置之；现在林月如却被他所轻视的江湖人物夺走，他心中的不服气就难以平复了。

刘晋元看了看李逍遥，怒道：“哼！枉费我与你称兄道弟，没想到你居然横刀夺爱……”

“刘兄，这是误会……”

刘晋元不理他，对林天南道：“世伯，不管如何，我都非月如不娶！世侄马上回长安，请我爹前来提亲。世侄告退。”

刘晋元转身便大步离开，李逍遥本来还想叫住他，已被林天南的笑声打断了：“就这么决定了！呵呵呵……李少侠……，希望你能入赘到我们林家，好继承我林家的家业。”

李逍遥道：“晚辈万万承担不起！我与令媛略有误会，才上擂台比试，并非为了招亲，这事还请前辈三思。”

林天南道：“难道少侠嫌弃小女？”

李逍遥忙摆手道：“不，不是，而是在下尚有要事在身，婚姻大事并非儿戏，晚辈不敢轻言承诺，只怕辜负了小姐。”

林天南皱眉道：“还有什么事比娶妻重要？”

李逍遥转身看了看沉默不语的赵灵儿，更坚定了决心，才转头对林天南道：“我要带着赵姑娘前往苗疆寻母，绝不可轻诺食言！”

赵灵儿在桌下与李逍遥握紧了手，李逍遥发觉她手冷如冰，更加怜惜，对她轻声道：“灵儿，一切尚未成为定局，你不必多虑。待我将此事交代清楚，我们即刻启程。”

赵灵儿低下了眼，只见她长密的睫毛轻轻颤着，不知在想什么。

林天南道：“李少侠，你擂台夺魁，成为林家快婿，已是人尽皆知了，怎能一走了之？”

李逍遥道：“我比武是侥幸得胜，而首要目的，也只想化解误会，根本就未想到婚姻大事。林前辈，您通情达理，应能体谅晚生的立场。”

林天南脸上不动声色，问道：“入赘我林家，有哪一点不好？谁不知苏州林家乃江南名门，虽称不上富可敌国，但亦是一方豪贾。我女儿虽不是倾国美女，亦是花容月貌的闺秀。多少名门公子想娶都娶不到，谅你也没理由嫌弃她！”

李逍遥道：“富贵、美眷，是人人梦想之物。但是若取之不义，君子不为。如果晚辈为了这些，便放弃了自己的诺言，那么林前辈得到的是一个轻诺寡信的女婿，又有什么意思？”

林天南道：“你的诺言以后再说，我问你，你执意不入赘，莫非你在家乡已有妻子？”

李逍遥道：“没有，我尚未娶妻。”

“那你跟赵姑娘，是情侣了？”

李逍遥点了点头，林天南微皱眉道：“那这位赵姑娘家在苗疆，她的父母可应允了没有？”

“还没有，不过……”

林天南道：“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决定，没有应允，赵姑娘与李少侠怎能算是夫妻情侣？这名分是绝对不通的！”

李逍遥难以抗辩，林天南喻之以理之后，又动之以情，道：“月如一向眼高于顶，如今对你情有独钟，少侠何必再三推托？”

李逍遥万万不相信林月如会对自己情有独钟，搞不好只是骗他入门，将来好坏整他而已，因此只能苦笑以对。

赵灵儿听了林天南的话，却更是心头沉重。她也感觉到：林月如是真的喜欢上了李逍遥。虽然林月如与李逍遥简直是冤家路窄，动不动就吵起来，但是感情之事，本来就是奥妙难测的。说不定正因为这样打打闹闹，林月如芳心已动。

李逍遥无法与林天南再辩，想了想，只好道：“这……这件事来得太过突然，我尚未禀明家婢，不敢私自婚娶。”

林天南听事情有了转还余地，便笑道：“说的也对！我马上派人去请你婢婢过来，到时再谈你入赘之事，你们二人就先在这住下来吧！”

只要林天南不逼婚，总能解决问题的，李逍遥松了口气，道：“谨遵前辈之意。”

林天南笑着面向奴婢，道：“春兰！替赵姑娘在西厢房准备一间客房，替姑爷准备东厢房。”

“是。”春兰应道，“赵姑娘，请随婢子来。”

赵灵儿望着李逍遥，眼中甚不愿意。李逍遥对她使了使眼色，赵灵儿才忧闷地低下了头，默然起了身，跟着婢女春兰离开。

李逍遥又被林天南留下来，东问西问的，好不容易直到黄昏，才得以脱身，被婢女秋菊带到东厢房去歇息。

第十章 有女仳离（上）

春兰安顿好了李逍遥，恭敬地说道：“姑爷，您若是还有任何需要的，请尽量吩咐下人们，奴婢先下去了。”

“这位姐姐，请问西厢房怎么走哇？”李逍遥问道。

春兰微微一笑，道：“我可不知道。”

说完，转身便告退了。

李逍遥有点心烦，春兰是此地的婢女，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西厢房怎么走的，她这么说，意思就是不让李逍遥见到赵灵儿。

李逍遥心烦地躺入床帐中，想道：“我用这个‘拖’字诀，暂时封住了林堡主的口，他若是去请婶婶，婶婶也曾要我娶灵儿的，这倒不必担心，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了时间？”

就在他胡思乱想间，忽听门外传来轻巧的叩门声，李逍遥一骨碌地起了身，提高警觉，搞不好是那个刁蛮千金来找麻烦的。

李逍遥问道：“谁？”

“是我。”

门外是赵灵儿的声音，李逍遥大喜，急忙开了门，让赵灵儿进来。赵灵儿一进来便扑进他怀里，默默不语。

李逍遥抱住了她，道：“你怎么找到这儿？怎么了，怎么一回事？”

赵灵儿道：“我.....我不要一个人住在陌生的大宅子里，逍遥哥哥，我们走吧！”

“我们这样便走，不是太过于无礼了吗？我们站得住脚，就要堂堂正正地走，既来之，则安之！”

赵灵儿叹道：“可是，我总觉得不大安心.....”

李逍遥笑道：“你别怕，我不会允诺婚事的。”

赵灵儿道：“林大小姐美貌又富有，你为何不允？”

李逍遥笑道：“哈，就算让我当皇上，我都不会娶那个泼辣货！”

赵灵儿道：“万一她对你百般温柔听话呢？”

李逍遥道：“那太阳可要打西边出来了，再说，她再怎么温柔，又关我什么事？我只要灵儿温柔听话，便心满意足了。”

赵灵儿放心地依偎在李逍遥的怀中，道：“你可别骗我。”

李逍遥笑道：“我可骗过你了？”

赵灵儿道：“你说留下，我就留下。可是我不要一个人住在西厢房，我还是要跟你在一块儿。”

李逍遥还来不及回答，背后的门已被一脚踹开，门口正站着林月如，两手抱胸，鄙夷地望着他们，道：“哼，我说大白天的关门做什么，原来是干这等勾当！真是不要脸！”

李逍遥道：“我们又没怎么，你管得着？”

林月如道：“你住在我家，我就管得着！”

李逍遥道：“你以为是想住的吗？我是在等着离开，你最好现在就下逐客令，我求之不得！”

林月如怒道：“我.....你这个无赖，我，我.....”

“你怎样？随随便便踹门而入，有这种规矩吗？”

林月如跺足道：“你这个小贼！我.....我算栽了，你这样羞辱我，根本是要让我一世做不了人！”

李逍遥道：“我哪有羞辱你？你别胡说八道。”

林月如道：“你在擂台上已经说了要娶我，又来跟这个丫头勾勾搭搭，不是要让我抬不起头来吗？”

李逍遥道：“我在擂台上，根本就没说要娶你！再说，我认识灵儿在先，你呀，再怎么排都排在后面！”

林月如一听，脸都白了，道：“你.....你说什么？”

李逍遥道：“我和灵儿现在住在此地，是为了等你爹去请我婶婶过来，说明我和灵儿将成为夫妻，你别以为我是等着入赘！”

“可是，你在擂台上胜了我.....”

“那时我们怎么说的？只说我胜了，恩怨就一笔勾销，没说我胜了就要娶你！”

林月如好不容易才听清楚李逍遥的话，她从小到现在，被父亲捧在掌心疼爱有加，事事顺心，从没有人敢违逆过她，因此，见惯了客气或

卑屈的她，常觉得人人都很乏味。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敢与她斗嘴、让她觉得有趣的人，这个人却不想与她在一起，实在教她难以接受。

林月如深吸了好几口气，道：“你已经是公认的林家女婿了，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总之从现在起，你就得听我的！”

李逍遥冷笑道：“我为何要听你的？”

“因为你是我家入赘的，以后你就姓林，不再姓李啦！”

李逍遥道：“我始终姓李，我也不听任何人的话。”

说完，他便一揽赵灵儿，道：“灵儿，我带你到街上逛逛……”

林月如怒道：“不许你跟她这样公然出双入对，丢我林家的脸！”

李逍遥道：“吵死了，灵儿，我们走！”

赵灵儿嫣然一笑，轻身一点，便与李逍遥两人跃上了房顶，朝外面奔去。

林月如在地面上仰头望着他们一下子就不见了，气得娇喘连连，一咬牙，也转身奔了出去。

赵灵儿与李逍遥一同落在市街上，才微笑道：“这下我可相信你了，小*贼！”

“怎么连你也这样叫我？”

“你忘了你……”赵灵儿正要说她初上仙灵岛时，把自己的衣裳藏起来之事，话到口边，猛然想起：李逍遥确实忘了那些事情，便闭口不语。

李逍遥道：“我忘了什么？”

“没什么。”赵灵儿强颜为笑，道：“你看，人好多，苏州城真是热闹！”

李逍遥也忘了刚刚的话，道：“苏州已是两千年的古城，什么都有，又什么人都出过，当然热闹。”

赵灵儿道：“嗯，我在书上读到过，说是伍子胥、朱买臣、白居易，都在这里住过。”

李逍遥道：“我倒是知道苏州的宝剑与吴钩最有名，干将与莫邪夫妇就是苏州的冶剑名匠。”

赵灵儿笑道：“原来是刀剑之乡，难怪苏州的姑娘这般凶！”

李逍遥哈哈大笑，道：“我说最凶的不是苏州姑娘，是我们杭州姑娘！”

赵灵儿疑道：“这怎么说？”

李逍遥道：“我们杭州出过一个名叫金玉奴，把负心汉打得杀猪似的叫呢！”

赵灵儿笑道：“负心汉就该打！”

李逍遥与赵灵儿两人说说笑笑，已来到玄妙观附近，这里正是苏州城中最热闹之地。此处之所以热闹，一来是因为庙宇多，举凡三清殿、东岳庙、星宿殿、弥陀阁、关帝庙等等，无不齐备。有庙之地，人必然多。其二，是附近的小吃多，到处是各种小吃的扑鼻香味，赤豆糖粥、豆腐花、酒酿饼等等摊子林立。第三是杂耍多，各庙宇前面就是

一个小市集，江湖艺人谋生变戏法的、卖梨膏糖和膏药的、耍猴吞剑的，光怪陆离，一整天玩下来都不会厌烦。

两人走到了一处茶楼上小坐一会儿，便听见邻桌的人在聊着：“听说上个月，西边的村子闹蛇妖，不但抢走许多财物，还把张老头的孙女儿给拐走了。”

另一人道：“他那孙女才十六岁，可怜那张老头年高七十了，爷孙俩一直相依为命。这下子张老头可难过了……”

赵灵儿低声对李逍遥道：“逍遥哥哥，果然这附近是有妖怪的，难怪会有食妖虫。”

李逍遥咋舌道：“原来世上真有这种东西！”

赵灵儿脸色有些怪异，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道：“这世上原本就无奇不有。”

那桌的几人还在讨论，竟说到了林天南：“街坊邻居一齐跑到林家哀求林堡主出面，林堡主便义不容辞，率十几位壮丁前去除妖救人，结果，妖怪没见着，却折损七八条人命。”

一人叹道：“人力如何敌妖？我看，那林堡主也是不成的了。”

又有一人道：“不过，还是别救回来的好！”

“哦？为什么？”

“我听说那蛇妖怪，生性*恶，要是……姑娘落到了它手里，就算救出来了，将来也不能做人啦！”

那几人摇头叹息，也有的点头称是。

不知为何，赵灵儿越听脸色越是难看，李逍遥注意到了，问道：“你怎么了？”

赵灵儿忙笑道：“啊，没什么，我们下去吧，楼下好像有人在说书呢，我没听过。”

李逍遥道：“苏州的说唱的确最有名了，我们下去听听。”

他付了茶费，高兴地拉着赵灵儿下去听。只见说唱的一男一女正在说《西厢记》，两人站着听了一会儿，没想到内容居然极尽露骨之能事，两人听得面红耳赤，连忙走开，几个听书的男子笑道：“小子，带媳妇听小热昏，害什么臊？”

小热昏便是带有色情意味的故事，两人虽听不大懂，但还是快步走开，相视一笑。

又听见有个摊位道：“公子，与媳妇好白相？”

白相便是“玩”的意思，那位摊子主人问他们好不好玩，李逍遥转头一看，只见大大的木头招牌上，写着四个端正的大楷字“管辂神算”。

李逍遥好奇地问道：“什么是管辂神算？”

算命仙见生意上门了，笑道：“只要二位随便说三个字，我便能算出首判词来，料定二位的未来，铁口直断，不灵免钱！”

李逍遥道：“不灵免钱？这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好，你就帮我算算我最近的运气如何？”

李逍遥随便说了三个字，那算命仙便算了算笔画，加加减减，一面在一本破旧的书上翻着，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没多久居然抄出了一首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判语：“嗯，这个嘛……公子近期走桃花运了！女子为水，水载舟亦覆舟，公子千万要谨慎，切记！切记！”

“我有桃花运？”李逍遥望了望赵灵儿，心里在想：“那朵桃花八成是灵儿，这算命的察言观色，说了件早就有的事，就想吓人？”

算命仙又问道：“这位姑娘要不要也算一算？”

赵灵儿道：“好呀！”便也写了三个字。

算命仙又是东加西减，又算出一首狗屁不通的判语来，目露惊奇，接着便仔细地端详赵灵儿，过了好半天才道：“嗯……姑娘瑶光聚顶、灵气逼人，人世少见。在朝必为帝后，在野亦为人杰……”

李逍遥暗想：“好话谁不会说？再听听他鬼扯些什么。”

那算命仙眉毛一皱，道：“但……姑娘的眉宇之间，隐含煞气，恐怕近日必有劫难！”

李逍遥根本不信，道：“呸呸呸！鬼话连篇，什么劫难，你要帮我们解除劫难，然后大敲一笔是吧？灵儿，我们走！”

李逍遥一拉赵灵儿就走，算命仙侧在背后道：“公子，公子，您还没给钱呢？！”

李逍遥转身道：“你不是说不灵免钱吗？”

算命仙叹道：“唉！贫道说的都是真话……”

李逍遥与赵灵儿已经走远了，路边有一个卖胭脂水粉的摊位，摆着花花绿绿，争奇斗艳的妆奁之物，老板高声道：“公子，媳妇儿这么美，

给她买点翠花吧！”

李逍遥原本对这些东西并不在意，现在身边带了个女子，心却跟着细起来了，便拉着赵灵儿停步在那摊位前，道：“你看，这珠花美不美？”

赵灵儿随手拿着摊上的东西把玩，面带笑意，更增娇艳。

赵灵儿笑道：“这粉好香，不过这么白，真不自然！”

李逍遥道：“却嫌脂粉污颜色，我觉得女子还是天然的好，你的肤色比这死白美得多呢！”

赵灵儿笑道：“等到我人老珠黄，你就不会这么说啦！”

李逍遥道：“你喜欢什么？”赵灵儿笑而不语，见她这娇羞之态，李逍遥目动神驰，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在首饰中挑了老半天，才捡起一只简朴的银钗，插在她头上，笑道：“灵儿，这银钗你戴起来一定很好看！我买给你！”

赵灵儿忙解了下来，道：“可是好像很贵呢……”

“话不能这么说，女孩子就是要会打扮！”他转头对老板道：“我要这只银钗。”

那老板道：“公子，您真有眼光！这只钗子四百二十文钱，算你四百文钱就行啦！”

李逍遥道：“才减个二十文，太不够意思，算两百文得了！”

老板忙道：“公子，四百文是没本啦，您这价杀太凶了，抬抬？”

“你们苏州人最会做生意，我还想两百文可是说多了呢。”

李逍遥可是被李大娘一手训练出来的，要讨价还价，功力不在话下，再说，苏州人做生意原本就是出名的会抬价，李逍遥直接对半杀，还算是懂行情。赵灵儿不懂的这些庶民的生存之道，在旁看得目瞪口呆，不好意思地一拉李逍遥，道：“逍遥哥哥，这.....我不要也没关系.....”

此时，突然一阵娇脆的声音道：“五百文，我要了。”

李逍遥与赵灵儿转头一看，不是林月如是谁？

林月如丢了一小锭银子，便拿了发钗，胜利似的对他们一笑，那老板收起银子，赔笑道：“这位姑娘真有眼光，您这么美丽，配上这发钗，那可是锦上添花，美得不得了！”

林月如冷笑了一声，道：“是吗？我说这种白相家什，有什么好？破破烂烂，送我都不要呢！”

说着，竟手中柔劲一吐，将那银钗折弯了。

李逍遥冷笑道：“居然有人花五百文买破烂，这才是真正好笑！”说着便一拉赵灵儿的手，道：“别理她，我们走。”

林月如气得一跺脚，道：“你给我站住！”

“谁理你！”

两人拉着手走了，林月如索性跟了上去，李逍遥和赵灵儿走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林月如还在身后不远，好像在随便看东西的样子。

李逍遥道：“喂，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林月如双手*着腰，道：“这路是你家开的吗？我高兴走，你管我？”

李逍遥道：“你爱跟就跟！”

说完，便假做不理她，和赵灵儿两人说笑着，随便走走看看。不过身后跟着一个人，总是有点不大自在。

见赵灵儿有些累了，李逍遥张望了一会儿，道：“前面有间卖酸梅汤的，我们去坐一坐！”

赵灵儿微笑道：“好。”

两人走进店中，才一坐定，林月如也大步进来了，径自坐在靠窗的座位，一拍桌面，道：“小二！”

店小二见她衣着华贵，气派非凡，连忙迎了上来，反而没有先招呼先她一步而来的李逍遥和赵灵儿。

店小二道：“小姐用点什么？”

林月如道：“你们这间店里有什么？”

店小二道：“我们店里最有名的是酸梅汤、乌梅汁、桂圆红枣茶，还有豆沙包、花生饴……”

林月如冷笑道：“就这些？”说完，取了一锭银子，问道：“这可以买多少？”

店小二笑道：“这啊？这枚银成色好，大约有一两，我们店里全都卖给你，也还要找你一半啊！”

“不用找了，你们店里今天的东西，本姑娘全都包了！”

李逍遥看着实在气不过，起身拉着赵灵儿道：“咱们走！”

林月如气愤地站了起来，便要追出去，店小二道：“姑娘，您买的東西……”

“全给我倒进水道里！”林月如怒道，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店門。

见到李逍遙与赵灵儿拉着手，气氛温馨地慢慢走着，她更是气得胸中有如火烧，但是不知怎样，这种气愤里，却带着一种教她无法呼吸的难过，好像小时候受了委屈，忍不住便想投入母亲怀里大哭一场，那种带着几分酸楚的心情。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便没有人这么样地疼爱自己，父亲虽然极为宠她，但是父亲的宠，与母亲那像是熨着她的心肠的温柔、贴心，是全然不同的。因此，多年以来，林月如已经忘了温暖纤细的感情表现，只会直来直往，想笑就笑，想生气就生气。

林月如咬着牙跟在他们身后，李逍遙这回带赵灵儿进了一间大饭铺，想：“你林大小姐再有钱，也不能出手就包下一间饭店整天的东西吧！”

他们两人一坐下，林月如后脚便跟了进来，径自坐在他们附近的一个大桌。

店小二忙上前道：“小姐，这一桌是给十个人用的，您换个雅座如何？”

林月如伸手一拍，将一锭大银子放在桌上，怒道：“我就要这桌！”

那店小二见她出手阔绰，不敢怠慢，道：“是，是。”

第十章 有女仳离（下）

这间饭铺不小，跑堂的就有好几个，有人招呼了李逍遥和赵灵儿，他们点了些苏州有名的小点心，又叫沏上一壶好茶，这才放下了心，林月如应该是玩不出什么花样了。

不料等他们回头一看，林月如桌上竟已送上了一大堆山珍海味。

赵灵儿低声问道：“她吃得了这么多吗？”

李逍遥道：“别理她，这个烧卖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你尝尝看。”

赵灵儿吃了一点，虽觉没什么特别，但是难得的是李逍遥的温柔体贴，便笑着点点头，道：“真好吃。”

大桌的林月如来了一小块炒鲈鱼片，只吃了一口，便呸地吐了出来，道：“这是什么东西？难吃死了！”

赵灵儿望着她，李逍遥有点儿生气起来了，旁边有一桌这样的客人，谁还吃得下？

接着林月如又舀了一匙菰菜羹，只喝了一点点，便皱眉道：“呸呸呸！这种菰菜根本不能吃！”

她吃一样，挑剔一样，简直是把这间店说得一无是处，李逍遥冷笑着，暗想：“这不是财大气粗吗？看一会儿人家厨师怎么教训你！”

果然，没多久这间店的厨师便气冲冲地走了出来，见到林月如一个小姑娘，点了这么一大桌，每样都只动了一口，一脸不屑地在喝茶清口，气得脸都红了，道：“这位姑娘，您看不起我的厨艺，可以到别处吃去，不要在此地暴殄天物！”

林月如哼了一声，道：“你是这里的厨子？你还有脸出来丢人现眼？暴殄天物的是你不是我。”

厨师道：“你说什么？”

林月如道：“别的不说，你把这斑肝汤做成这样，不是暴殄天物吗？”

“好，我倒要听听你怎么个不满意！”

林月如道：“你把斑鱼的肉跟肝，味儿都混在一起，这怎么吃？只能拿去喂猪！”

那厨师道：“斑鱼本来就是去皮秽之后，以鸡汤一起煨的，有什么不对？”

林月如道：“你怎么不将鱼去了皮秽，先去了鱼骨，把肝肉分开，肉用鸡汤单独煨，肝下酒三分，然后以别的鲜鸡汤慢火煨起。再以二分水、一分秋油，煮熟了斑鱼汤，然后下肝，再佐以火腿、鲜笋、香菇，起锅时才下姜汁葱段，这是不是比较入味？而且这样的话，鱼肝金黄，浮于水面；鱼肉雪白，与红色的火腿、青翠的绿葱相映，不是好看好吃得多？”

那厨师一愣，道：“这……”

林月如又指着那盘名贵红艳的绒螯蟹，道：“还有，你将这蟹水蒸了就拿出来混？送给我都不吃！”

厨师的口气已有点松动，道：“古人说‘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因此这上好的蟹王蒸熟了，只能蘸点姜末香醋而食，有何不对？”

林月如冷笑道：“真是小家小户之见！蒸蟹大有学问，得先将蟹在清水中养一刻钟之后，洗净了全身，然后，教你个诀窍！在腹田中塞入姜片，才曲起蟹脚，绑紧了入锅蒸熟！这样的味道方能托出蟹肉鲜美来，而且能保留蟹黄的甜美，而去其异味。”

那厨师听了这个窍门，大喜过望，道：“是，是！小姐说得对。”

赵灵儿忍不住对李逍遥笑道：“林小姐懂得真多。”

李逍遥道：“别理她，让她说去，咱们吃咱们的。”

其实，李大娘家世代御厨，可说是真正天下一等一的大师，对于这些料理的处理方法、美味诀窍，李逍遥自小耳濡目染，知道的不会少于林月如。但是他生性豁达，从不挑剔别人的做法。见到林月如这样的招摇，更加看不顺眼。

林月如气愤地一瞪他们，道：“哼！富过三代才懂得吃，贵过五代才懂得穿，这种平民百姓吃的东西，粗劣不堪，怎能入得了口？”

厨师更是面红耳赤，李逍遥冷冷地说道：“你既富又贵，干什么来这里洒钱找气受？”

林月如见李逍遥理她了，姿态又高了起来，道：“我只是想看看你们两个，兴高采烈地出来玩些什么，真的这么好玩？结果啊，想不到这么无聊乏味！”

李逍遥道：“是啊，你怎么不去找刘公子晋元兄？他也是个贵公子，跟你应该玩得起来，也不必在这平民百姓的地上张扬讨气！”

林月如怒道：“你没事干嘛把我跟那个脓包扯在一块儿？”

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赵灵儿起了身，道：“林小姐，你别生气，不如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用点心吧！”

李逍遥叫道：“谁要跟她一桌？”

林月如也叫道：“我才不稀罕呢！”

赵灵儿走了过去，温柔地拉起林月如的手，道：“如果这么多东西你都不爱吃，那么我们坐一块儿，或许就觉得好吃了。我以前吃不下东西时，我姥姥就会和我说笑，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吃了许多，有人陪着，吃东西才香呢。”

林月如一怔，甩了她的手道：“我……我不要你同情我！”

但是，话才说完，却突然间哽咽了，眼泪也流了下来，林月如趴在桌上哭了起来，道：“我不要你同情我！我恨你这样！”

赵灵儿道：“我……我不是同情你，逍遥哥哥老是在激你生气，所以我很想赔个不是，我若是不够资格，就叫他来向你赔罪，是他不对。”

李逍遥本来十分不服，可是他也没想到林月如会哭了起来，不禁有点手忙脚乱，道：“好了，你别哭了，我……哎，是我不对，我乱说话，可以了吧？”

林月如擦了擦眼泪，怒视着李逍遥，道：“我才不稀罕你道歉！”

赵灵儿硬是把林月如拉到他们这个小桌来，道：“常说一笑泯恩仇，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干吗吵架呢？逍遥哥哥，你的嘴这么尖酸，我也会怕！”

李逍遥闷哼了一声，道：“你倒帮起外人来了？”

赵灵儿叹了口气，道：“我们三个，一姓李，一姓林，一姓赵，都是天南地北，合得来便是一家人，合不来便是外人。我不喜欢这样吵吵闹闹的，有话就好好地说，不是很好吗？”

林月如反而不好意思了，低声道：“嗯……灵儿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赵灵儿道：“我十六了，你呢？”

林月如道：“你小我两岁，灵儿妹子。”

赵灵儿喜道：“那我便该叫你声姐姐。”

林月如近看赵灵儿，才惊于她如此的美貌，道：“灵儿妹妹，你.....你长得真俊，人品又好，怎么跟这个小贼在一块儿，真是不配！”

李逍遥道：“喂，这一回我可没惹你，是你先挑战火的！”

林月如瞪他，道：“谁叫你要把我跟刘晋元说在一起的？”

赵灵儿忍不住笑了，道：“你们两个，怎么一交锋就是吵？听说这也是要修好几辈子的呢！”

李逍遥一翻白眼，道：“有这辈子就够了，我还跟她认识几辈子？倒了几辈子的霉啊？”

林月如道：“谢了！这也是我要说的呢！我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这辈子的不幸！”

“你.....”

赵灵儿笑道：“我知道了，你们前几辈子，都是说相声的搭档！啊.....”

李逍遥和林月如还要再吵，话到口边，果然觉得两人的吵法简直是在说相声，忍不住都同声一笑。

直到夜里，三人才有说有笑地回来，见到他们三人居然气氛如此和洽，林家的仆人婢女都十分意外，不知道究竟怎么一回事。

回来时赵灵儿已显得十分疲惫，林月如被林天南叫去了，便只有李逍遥照顾着赵灵儿。

赵灵儿被婢女们服侍上床之后，李逍遥坐到了床边，道：“你怎么了？看你脸色似乎不太好。”

赵灵儿道：“我……胸口很闷，头有点疼，不过不碍事的……”

李逍遥摸了摸她的额头，是有点儿烧，急道：“哎呀，病了可就不好了。”

赵灵儿仰着脸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一会儿才转头道：“逍遥哥哥，你还记不记得姥姥死的时候对你说的话？”

李逍遥柔声道：“我怎么会忘呢？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直到找到你娘为止，我答应过的事，绝不反悔！”

赵灵儿：“可是……”

“嗯？你想说什么？”李逍遥问道。

赵灵儿道：“可是，如果……我是……”

“是什么？”

赵灵儿欲言又止，道：“我也不知道，这两天，我心里总是怪怪的，好像……变成了不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赵灵儿突然眼泛泪光，李逍遥惊道：“你真的这么不舒服吗？我马上请林前辈替你叫个大夫……”

赵灵儿拉住李逍遥，道：“不，不必了，我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心里害怕，逍遥哥哥，你再说一次……”

“说什么？”

“说……说你不会离开我，不会让我又变成一个孤单的人。”

李逍遥俯下身来，轻吻了她一下，才道：“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不会让你孤单一个人的。”

赵灵儿苍白的脸露出了一丝不安的微笑，道：“这样我就好多了。”

李逍遥只当她是女孩子的多心与多愁，不以为意，道：“嗯？那就好，别胡思乱想了，真是个傻丫头！早点睡，明天一早我再陪你去街上玩！”

赵灵儿握着李逍遥的手，慢慢地闭眼睡了下去。

直到赵灵儿睡着了，李逍遥才慢慢抽出手，伸了个懒腰。本来他想像平常那样，和赵灵儿共处一室，可是后来想想，这毕竟是在别人家里，自己和灵儿难说是将来的夫妻，现在也还没成婚，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守个礼法，较为妥当。

李逍遥悄然起身，走了出去。

丫环秋菊迎上前来，道：“姑爷，老爷请你去一趟。”

李逍遥道：“请带路。”

秋菊带李逍遥步至前厅，前厅的人不少，除了一些清客之外，管家也在，林天南和一名布衫老头正在谈话，像是十分投机。

见到李逍遥，林天南便笑道：“贤婿，快来！告诉我你的生辰年月。”

李逍遥道：“我是乙丑年腊月十九辰时出生的。”

那名布衫老者掐指算了算，便拱手笑道：“恭喜老爷！李公子和令千金乃是人间双璧、佳偶天成呀！依二人的八字看来，绝对是儿孙满堂，大富大贵！”

林天南笑得合不拢嘴，道：“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林忠，带先生到帐房取款领赏！”

林忠道：“是，老爷。先生，请跟我来。”

那算命先生称谢不已，跟着林忠离开了，一群清客们纷纷向林天南道喜，林天南抚着须，笑道：“呵呵呵……我就知道，我一见李少侠，就感到有缘！”他转看李逍遥，一手按着李逍遥的肩，道：“贤婿，我林家人丁单薄，往后就要靠你和如儿，多多替我们林家添壮丁啦！哈哈……”

李逍遥又窘又为难，只想问他到底派人去见婶婶了没有？他感到再这样待下去，搞不好林天南已经自我催眠，认定他是女婿了！到时候就算婶婶说不许，或许林天南也听不下去。

一名美貌的丫环上前道：“禀老爷，小姐请姑爷去一趟。”

林天南指着李逍遥，转身对清客们说道：“你们看看，有缘了不是？这么对眼，难分难舍的，就不想理我这个老爸爸了。”

众清客们也笑道：“林老爷，你是貌似不豫然，实乃深喜之！”

“您又得了个半子，天幸之，天幸之！”

林天南见李逍遥不安的样子，摆手道：“去吧，我这老家伙不占你们年轻人的时间了。”

李逍遥道了声告辞，由那丫环领了下去。

那丫环将李逍遥带到一泓池水边，天上月明如勾，倒映在水池里，特别清雅。

水池旁花香弥漫，李逍遥转头望去，便见到一座缠着花蔓的小亭子中，一道纤纤身影，正坐在里面。

那丫环夏竹笑道：“姑爷，小姐在玫瑰亭中等你呢，还不快去！”

李逍遥应了一声，走上前去。

整座凉亭外，种满了一畦一畦的各种玫瑰花，有些则是蔷薇，攀着凉亭生长，在月光下，美得近乎神秘。两名小婢提着灯笼照路，李逍遥步上石阶，抬头一望，不禁怔了。

林月如细心梳妆打扮过，身上穿着轻薄的罗衫珠裙，长长的秀发挽成危髻，她娇羞地微微别过了脸，发上的步摇轻轻晃动着，烛光的金灿灿照在她的脸上，更增添了华艳。

李逍遥没想到她如此之美，一时之间，真的是目瞪口呆。白天那个穿着青衫武靠、头发随便束起的姑娘，细心打扮之下，竟然娴雅温文，高贵无比。

李逍遥一句话也不说，林月如先自不好意思，道：“李逍遥！你说我这身衣裳好不好看？”

她这一开口，李逍遥才确信她还是白天那个林月如，只不过实在太震惊了，因此有些愣愣地说道：“喔！好看，好看……”

林月如嗔道：“就这样子而已吗？人家可是好不容易才穿一次呢！”

李逍遥抓了抓头，道：“嗯……那就是……非常的好看。”

林月如笑了，她笑时更加地妩媚，更让人心动。

李逍遥道：“林姑娘，我能否私下问你一个问题，请你老实回答我。”

林月如道：“说啊！什么问题？”

李逍遥道：“你真想要嫁给我？”

林月如习惯性地扬了一下头，道：“不是我嫁给你，是你入赘到我们林家。”

李逍遥苦笑道：“不是指这个，我是指比武招亲太草率了，这门亲事不一定要算数。”

林月如笑道：“没关系，我爹说了就算！”

“这……其实我今天上擂台与你比武，只是想化解私怨，从未想过招亲什么的……”

林月如笑道：“谁叫你要打赢我！现在全苏州的人都知道你是林家的新姑爷了，难道你想赖帐不成？”

“可是，我们认识才不过两天……”

林月如脸色微变，道：“你百般推托，说了半天，原来你讨厌我！”

李逍遥忙道：“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总觉得这样太随便了……”

林月如脸一沉，道：“我才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呢！我在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

李逍遥叹道：“我总觉得不大对，你该不会是为了昨天的事，还怀恨在心，故意捉弄我吧？”

林月如忍不住笑了，道：“你怕我捉弄你？嘿，那也说不一定喽！”

其实，李逍遥还宁愿林月如是在捉弄他，而不是真的要与他成亲，否则，赵灵儿该怎么办？李逍遥也知道林月如不是坏人，实在不想让她伤心。

在李逍遥沉吟之时，林月如已道：“你瞧，我们家的花园很漂亮吧？在全苏州城就属我家的庭院是最大的呢！”

李逍遥正要说话，远方忽然传出一声尖叫。

接着，便有人叫道：“老爷，老爷，快来人呀！”

林月如惊道：“是冬梅的声音！”

她跃出凉亭，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李逍遥也紧跟着，没多久，许多持着火把与灯笼的家丁们都聚来了，只见一个人不停尖叫着奔跑出来。

林天南不知何时已来了，大声道：“冬梅！在吵闹什么？”

那丫环冬梅扑通跪在林天南面前，不停发抖，道：“有……有妖怪，西厢房里有妖怪，好可怕……”

林天南沉着脸道：“妖怪？竟然敢在林家堡作乱！”

冬梅抖个不停，道：“真的，真的有妖怪，在……在赵姑娘的房里有妖怪！”

李逍遥大惊，林月如也道：“灵儿妹妹在房里吗？那可糟了！”

林天南转身对管家道：“林忠，快去召集家丁，切记多带些火把！”

林忠连忙应了一声，转身离开大厅。

李逍遥早已不管众人，往西厢房的方向奔去，却没注意到林月如也跟着过来了。越接近西厢房，骚动就越来越大，好几个惊慌的丫环，边走边嚷叫着。

李逍遥奔至西厢外，林月如一把揪住了一名婢女，喝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婢女颤声道：“是……是只半人半蛇的妖怪，就在……厢房里面……”

李逍遥问道：“灵儿，灵儿人呢？”

婢女道：“没见到赵姑娘……”

李逍遥就要往内冲入，却被林月如拉住了，道：“别去！”

李逍遥道：“灵儿一定在里面，我去救灵儿出来！”

林月如道：“等一等，现在进去很危险，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已经叫人去取灯火了。”

李逍遥道：“我等不了！”便要往内冲，幸好此时家丁已经将火把送来，林月如接了，道：“好，我跟你进去！”

林月如与李逍遥快步奔入西厢，幽幽暗暗之中，两人快步奔入赵灵儿休息的房间内，只见前方有个隐约的身影，在地上盘旋蠕动。

李逍遥喝道：“何方妖孽，竟敢在此撒野，还不束手就擒！”

林月如拉住了李逍遥，道：“李大哥，等一下！”

那巨大的蛇影扭动着，头部转了过来，突然间笔直飞冲向李逍遥与林月如的方向，林月如惊呼了一声，那巨蛇已凌空飞出，一下子就不知窜向何方了。

李逍遥叫道：“灵儿！灵儿，你没惊吓到吧？”

但是房里已无人声，林月如走至桌前，以手中火把点起了灯，瞬间房内灯火通明，李逍遥掀被一看，大惊失色，床上还有微温，但赵灵儿已经不见了。

李逍遥叫道：“灵儿！”

林月如也绕过屏风，见到床上空无一人，不禁若有所思。

李逍遥急道：“灵儿不见了，会不会是被蛇妖抓走了……”

林月如柔声道：“不会的，我叫人再找找，也许是为了躲蛇妖，逃出房间了。”

林月如这么说，李逍遥才略为放下了一点心。

林月如转头对在门外探头探脑的婢女们道：“还不去找人？叫所有的人都去找，城里找不到就到城外去找，翻遍全苏州也要把灵儿妹妹找回来！”

这时，林天南却大步走了进来，道：“不必了！由她去吧！”

李逍遥一怔，林天南挥了一下手，要所有的丫环家丁们离开，脸色沉重地坐了下来。

林月如道：“爹，为什么……”

林天南铁青着脸道：“你们自己问问冬梅吧！是她最先发现妖怪的。”林月如望向怯怯地站在林天南背后的丫环冬梅，道：“冬梅，妖怪从哪跑进来的？赵姑娘又到哪里去了？”

冬梅小声发着抖道：“奴婢正在打扫房间时，突然.....听到赵姑娘的惨叫，就急忙赶过来，就看到.....看到.....”

李逍遥急问道：“你看到什么！”

冬梅声音更低了：“看到床上有只蛇妖，那蛇妖.....好像是.....是赵姑娘.....”

李逍遥怒道：“你胡说！”

林月如也道：“冬梅，你不可以乱说，赵姑娘怎么会是蛇妖？”

冬梅道：“我看到.....看到蛇妖的脸，那个蛇妖的上半身是人身！”

林月如也沉默了，她所见到的蛇妖上半身确实是人，而且，林月如也真的看见了蛇妖的面孔，李逍遥叫着灵儿时，她看见蛇妖回过头来，眼中含泪，凄楚地看着李逍遥。

但是，林月如不愿肯定，宁愿相信自己看错了。

冬梅继续说道：“那蛇妖的面貌，很像.....不，就是赵姑娘！然后，突然一阵狂风把烛火都吹灭了.....”

李逍遥道：“我不相信！灵儿不会是蛇妖，这件事我自会查清楚，没有找到灵儿我是不会回来的！”

李逍遥说完，便推开众人，往外奔去。

林月如阻止不及，急忙回头对冬梅道：“你是不是吓昏头了？怎么可以胡言乱语，诬赖赵姑娘？”

冬梅跪下道：“冬梅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骗小姐！”

林天南沉声道：“哼！真是看走了眼。想不到李逍遥竟然跟蛇妖是一伙的！”

林月如道：“这不可能，爹，这一定有误会！”

林天南负手道：“如儿，别多说了，这件婚事就此取消，林家绝不与邪魔歪道来往！”

林月如道：“我不要！既然爹许过婚，怎可出尔反尔？”

“哼，婚事还没办，不算出尔反尔。如果李逍遥是蛇妖的同党，我不但取消婚事，还要追杀他！”

林月如道：“若是误会呢？我相信赵姑娘绝对不是蛇妖，她在林家出事，我就有责任将她寻回，更何况，如果让人知道新姑爷出门找其他姑娘，我的脸往哪里摆？”

说完，林月如转头便往李逍遥离开方向奔去，林天南叫道：“如儿！你回来！”

林月如只回头看了林天南一眼，便头也不回地奔了出去。

林天南呆了半晌，只能摇头浩叹，喃喃道：“唉，女儿大了，留不住了……”

第十一章 魅影蛇踪（上）

李逍遥一路奔了出去，不知要奔多远，过了许久，才停在一处破旧的墙前，停了下来。但见天上寒月孤冷，四周荒草废墟，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无援。

李逍遥突然坐在地上，想到：“灵儿.....灵儿怎会被蛇妖抓了去？我该从何找起才是？”

他一个人坐在这荒村之中，全无主意，回想起方才灵儿的神情语态，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他独自想了一会儿，越想越是生气：“哼，那丫环说什么蛇妖是灵儿，根本是胡说八道，一定是林天南叫她说的，就是为了让我死心，我才不相信呢！”

这时，山路的尽头传出了一声轻笑。

“灵儿！”李逍遥忙叫着，还以为赵灵儿果然躲到这里来，故意骗得自己团团转。

依然四下无人，李逍遥叫道：“灵儿，你出来，别闹了，你不喜欢住在林家，咱们就一块儿走，别管什么对啊不对的了.....”

那声轻笑悄然不见，李逍遥孤疑地站在原地，抓了抓头：“难道是我的错觉？”

轻巧的脚步声传了出来，李逍遥转头一看，方才传出笑声的方向，正站着林月如。她已经换上平时的装束，头发也依旧束在脑后，抱着胸看着李逍遥。

“是你啊.....”李逍遥有些失望。

林月如正山路前方望着他，神情有些阴郁，随即一挑长眉，道：“是我，怎样，够失望了吧？”

李逍遥转身便走，不欲理她。林月如在背后跺着脚道：“喂，你就这样摸着鼻子走了？你的心肝宝贝灵儿不见了，够你伤心的了，活该！”

李逍遥转身怒道：“要幸灾乐祸只管去，我可不想理你！”

林月如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道：“我幸灾乐祸？有人这么巴巴地追来幸灾乐祸的？你这样不识好人心，到时就永远找不到你的灵儿，让你自个儿哭死，我也不管！”

李逍遥站定了，转身瞪着她，道：“你到底想怎样？蛮不讲理！”

林月如恨恨地说道：“是，我就是又丑又凶，不像你的灵儿又美又温柔，我说的话全是狗屎，你不屑一顾就算了，让你自己去乱找，找一辈子！”

李逍遥听出点不对来，道：“你在说什么？干吗扯这美啊丑的？”

林月如一踢地面上的石头，叫道：“你明明说过我又丑又凶，我就是这样，就是幸灾乐祸的坏女子！”

李逍遥愣了愣，道：“我哪有说你又丑又凶？你发神经了吗？”

林月如瞪视着他，咬紧了唇。李逍遥拼命地想、用力地想，说她凶是已经说了几万遍了，可是李逍遥真的不记得说过她丑，事实上她不但丑，还有着倾国之貌。

“我……我真的说过？”李逍遥被她看得也有点心虚了起来。

林月如只是板着脸不说话，李逍遥道：“我绝对没有说过！万一……嗯，不小心说了，那我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啦！”

李逍遥便要离去，林月如又叫住了她：“喂！我再问你！”

李逍遥急着找赵灵儿，有些不耐烦地停了下来。

“我问你，我.....我真的很丑吗？”

李逍遥道：“你别乱想，没有的事，你美极啦！”

“你不是骗我的？”

“我干什么骗你？你去问刘晋元，他会把书上全部的句子搬下来称赞你！”

林月如微微一笑，道：“我就信你一回。呵，你这个呆瓜，三更半夜的，打算从何找起呀？”

李逍遥道：“你说什么？”

林月如玩着头发，笑道：“我问你，要从何找起灵儿妹妹？胡奔乱撞，跟条傻狗似的。”

“你怎么.....”李逍遥本来气她这样奚落自己，却突然想通了，道：“你要帮我找灵儿？你知道她会上哪儿？”

林月如故意看着别的地方，高高在上地说道：“这个嘛，看你怎么求我喽！”

“我.....唉，我谢谢你。”

林月如道：“你也别谢，我可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灵儿妹妹！好歹她是在我家失踪的，道义上我有责任把她找回来。”

李逍遥既惊讶又感激，这回是真心诚意地说道：“谢谢你。谢谢你，林姑娘，我从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热血心肠的好女子。”

林月如脸色又一变，道：“难道你就只会叫我林姑娘？”

李逍遥心里想：“我还差点说溜了嘴，叫你刁蛮小姐呢！”他当然不会说出真心话，笑问道：“不然该怎么叫你？”

林月如道：“我也不要你叫我姑奶奶，占你这个便宜，半点意思也没有，算了，你大我一岁，我委屈点叫你声大哥，那你看你该怎么叫我？”

李逍遥道：“月如妹子，这样对了吧？”

林月如嫣然一笑，看起来十分开心，李逍遥不知道为何改了口，她就这么高兴，更是觉得女人心实在难懂。

李逍遥道：“月如妹子，这一带你熟，依你看，抓走灵儿的妖怪会往哪去？”

林月如张望了一会儿，略一沉思，道：“嗯……前面不远处有座隐龙窟，听说洞窟内深处住着一群蛇妖，常在附近出没，有不少年轻的少女被他拐到洞中，下落不明。”

李逍遥道：“我白天听人说过，林堡主还曾经带人去除妖，对不对。”

林月如点了点头，道：“是啊，我爹多次招募志士进入洞内除妖，可是都没有成功过，还死伤了不少的人。我好几次想跟去看看，我爹都不让去，说什么……对女子名声大有妨碍。又说：不是我武功不够好，而是万一蛇妖死在我手里，人家传出去说：‘林家闺女杀死了蛇妖。’不免就联想到一些肮脏事上头去。可是，哼，我爹找的那些勇士根本都不济事！”

李逍遥有几分无奈，林天南的考虑确实也对，不过未免太偏袒女儿了些。

林月如又道：“唉，就因为我爹对蛇妖恨之入骨，才会说出误解赵姑娘的话来……”

李逍遥道：“你带我到隐龙窟，等我找到灵儿，就可以证明灵儿绝对不是蛇妖，也就可以让林堡主明白了。”

林月如一点头，在前面带路，李逍遥紧跟着她，走出了约莫六七里的路，四周渐渐只有林木幽藤，半点人声都没有，两人的脚步声显得十分突兀。

古柏重叠的森林中，隐约发出一点幽微的灯光。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见到那摇曳模糊的微光，在黑暗潮湿的林地中，散发出一点点人世间的温暖。

但是，李逍遥有点怀疑：在这种深山，怎么会有人家？难保不是妖祟。

林月如回头看了看李逍遥，神情有些紧张。李逍遥点了一下头，两人同时拔剑出鞘，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接近灯火传来的方向。

两人走近了，那确是一所小屋，简陋的柴门荆扉，低矮的围墙外挂着些干柴杂物，一派普通的山野樵居模样。

李逍遥与林月如无声地推开短墙的门，走了进去。大门内似乎有些仓皇的动静。

李逍遥一把推门而入，对方立刻大叫道：“哇！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老汉家里只有这些破木柴，可没啥值钱的东西给你们了……”

李逍遥和林月如都“咦”地一声，灯光下，一眼就可以看完的小室中只有两床一桌，以及隐匿在黑暗中的简陋的家具。

李逍遥细看了一会儿，此地实在不像什么诡谲的地方。那老头肤色黝黑，干干瘦瘦的，一双眼睛中散发出无比惊恐。

李逍遥这才注意到自己和林月如都持着剑，颇像意图不轨似的，连忙收了剑，道：“抱歉，让您误会了。这位老丈，我们不是坏人，实在不好意思，深夜冒犯了。”

那老头结结巴巴地说：“要什么……只管拿去，只要别杀我……”

林月如道：“老丈，我们不是坏人！”

那老头都快哭出来了：“是，大王，你……你们不是坏人……小的不敢说你们是坏人……”

李逍遥道：“我们无意冒犯，只是见这荒山野岭的，竟有人家，觉得很奇怪，所以来探探罢了。”

那老头这才敢望向他们，颤声道：“那……那两位是……是隐龙洞的大王们？”

居然把他们当成妖怪了，林月如插着手道：“我们是好好的人，为何把我们当成妖怪？”

那老头道：“两位……这么晚，闯进这个荒野，不是隐龙洞的大王，难道会是一般人？”

李逍遥笑道：“我们正是一般人！”

那老头讶然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你又为何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让人误会？”

那老人愁眉苦脸地说道：“我当然也不想啊，可是……我自小就住在这里，这里以前也是个小村落，要不是……要不是蛇妖一年比一年猖狂，大家都搬走了，也不会落我一个人哪……”

李逍遥道：“您就一个人守着家？”

老人叹道：“本来是一家人，可是我儿子也死了，媳妇也死了，就剩一个可爱的孙女儿陪我，但是……她不久前也被蛇妖掳走，至今生死不明，呜……”

那老人哭了起来，李逍遥同情万分，还没说什么，林月如竟先上前了一步，颇有气概地说道：“老丈，您孙女叫什么名字？我们正要去找那只蛇妖，说不定可以把她救出来！”

那老头狐疑地看着他们，道：“你们……要去找蛇妖？做什么？”

“当然是救人。”林月如道，“我有位朋友也给抓了，我们要去救她出来。”

老头这才完全如释重负，道：“真的？那太好了！可是……唉，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在这洞窟中丧命了，你们还是别去吧，就当我的孙女已经……呜……”

李逍遥道：“老丈，我是不会放弃救人的，我非要救我朋友出来不可，您也一定很想念您孙女吧，那就不能放弃希望！”

老头道：“唉，我孙女叫张晓慧，你们如果真的要救人，千万要小心哪……”

林月如道：“我们会的，您知道蛇妖出没的地方是不是？”

张老头点了点头，道：“那蛇妖的窝就在西边山脚下的一处洞窟内。可是那洞内崎岖百折，又有许多毒蛇出没，进去很危险。你们……唉，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李逍遥与林月如谢过了张老头，更不迟疑，便往老头所说的地方快步赶去。

李逍遥心中揣揣不安，不知道这个隐龙涧隐龙窟里，会有什么样的妖怪，又会强到什么程度？他只能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放弃赵灵儿，只要有一点希望，都要把她救回来。

依着张老头所说的方向，两人走了不少山路，又跃过一道小溪，越到山谷之下，越是潮湿难行。

林月如悄声道：“我知道这里，我听我爹派来剿蛇妖幸存的人说过，隐龙窟附近都是泥泞，毒虫最多，咱们得小心点才是。”

李逍遥点了点头，前方被薛荔及女萝所攀满的山壁，隐约露有一个幽深的洞口，洞内隐隐发出可怕的红光。

李逍遥拉住林月如，自己抢在林月如面前，问道：“这里就是蛇妖的洞窟吗？”

林月如道：“应该就是这里了，有诡异的红光，应该不会错的。”

李逍遥道：“你留下来，在这里等我。”

说着他便要走上前，林月如却一把拉住了他，道：“不行，我也要进去！”

李逍遥转头望向林月如，道：“你是女孩子，万一有个什么，岂不是太危险了？”

林月如笑了一笑，道：“女孩子又怎样？”

李逍遥道：“好好，我知道你比男孩子强，可别忘了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林月如居然不生气，笑道：“哼，我是女孩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你会保护我吧？”

“那是当然的！”

林月如道：“这不就结了，一块儿进去！”

李逍遥道：“喂，可是……”

“可是什么？还是你要我保护你？”林月如已抢上前，先一步走入洞中。李逍遥急忙跟上，道：“你真是……”

林月如转过头来，右手食指放在唇上，轻声道：“嘘！别惊动蛇妖。”

李逍遥拿她没法子，只好紧闭着口，小心地潜了进去。两人揭开冰冷的藤蔓，踏入洞中，李逍遥又抢身在前带队，这回林月如也不争了，便跟在他背后。

步入了阴森冰冷的洞窟之中，但觉四处的山壁都像会渗出水来一样，空气间弥漫着一股隐约的腥臭，教人屏息，走了没多久，李逍遥担心林月如，回头拉住了她的手，免得她失散了。

林月如一怔，先是微微挣了一下，但一会儿也就任由李逍遥拉着她的手，默默跟在李逍遥身后。

虽然这是腥臭可怕的地方，漫长曲折的甬道有如走在咽喉中一般，可是林月如的心底却不知为何，感到十分平静幸福。她一生高傲泼辣，男子见了她无不毕恭毕敬，只求别激怒她。但是，在李逍遥面前，她

却是头一遭被同龄的男子这样保护着，这时她才领悟到自己是女孩，是一个希望被人照顾的女孩。

望着李逍遥的背，林月如只想依靠上去。这种心情让她既平静，却又带着一点莫名的伤感。

两人不知走了多久的甬路，感觉上这条甬道像是一直深入地底，地面不但潮湿，还有着一滩一滩的积水，腥臭之味也更浓。

突然前方无路了，李逍遥停了下来，摸索着前方，林月如上前一步，举着火褶看了一会儿，低声道：“你瞧，上面有个洞，得以轻功跃上去。”

李逍遥有点儿为难，道：“这……”

林月如轻笑了一声，道：“幸好我跟进来了，否则你呀，白走这一遭！”

她抽出腰间软鞭，啪地一声，鞭梢缠住了高处洞口的一把藤，她扯了一扯，便一扬下巴，示意李逍遥先爬上去。

李逍遥攀着软鞭，爬上了洞口，林月如也跟着攀了上来。

这个高处的洞口是干燥的，而且精心铺设过石地，两人都肯定蛇妖巢穴以近，都更提高警觉。

远方隐约有滴答水声，越是往前走，路面越是宽阔，但还是阴暗无比。

陡然一道黑影倏地横过，林月如惊呼了一声，身子已被缠住，被一股拉力拉上半空中。

李逍遥大惊，定神一看，差点说不出话来。

只见通道的半空中，一头巨大的蟒蛇缠住了林月如的腰，林月如被紧缠得呼吸困难，也难以挣扎。

“这是什么巨蟒……”

李逍遥惊愕未定，那头巨蟒微微扭动着，转了过来，李逍遥更是讶异，它的上半身居然是个男子，不但有精壮结实的胸膛，还有双臂，头上的脸孔五官粗犷，一头像是虬结成块的黑发披垂在后，斜掠而上的双眼里，带着诡魅的妖气。

“你……你是什么东西！”李逍遥斥道。

那头蛇妖声音像是亡灵一般飘渺阴森：“你们闯进我的洞府来做什么？”

李逍遥将剑一横，道：“你就是蛇妖？把她放下！”

蛇妖男咕咕怪笑：“来我洞府中的，便是我的。”

林月如已被缠得脸色发青，像是快晕过去了，李逍遥怒叱一声，剑气直贯，蛇妖连忙飞身一闪，松开了林月如，飞掠不见。

李逍遥奔上前扶起林月如，道：“你还好吧？”

林月如撑起了身子，道：“我……我没事，可恶，我只是一时不防，才被偷袭得手，等一下非要教训那蛇妖不可！”

李逍遥扶起她，猛地又一道黑影闪至，李逍遥叫：“小心！”

李逍遥推开林月如的同时，长剑刺出，嗤地一声，那蛇影惨呼着消失无踪，“嗒嗒”地滴下了几滴蛇血。

李逍遥背掩着林月如，横剑以对。

那蛇妖虽然闪避之法极快，可是也中了李逍遥一剑，躲在暗处，以火红的蛇眼阴惨惨地盯着李逍遥与林月如。

两人全神防备了一会儿，李逍遥道：“我们走，那蛇妖一定逃进里面了。”

林月如道：“可是我听说，蛇是最有耐性的，逍遥哥哥……”

李逍遥道：“听我的！”

说完，拉住了她，背对着蛇妖，两人一同走了几步。躲在暗处的蛇妖露出狞笑，扑了上去。

不料李逍遥早已有备，迅速地一回身，长剑左劈右挑，已在蛇妖胸前画了两剑，林月如立刻身子一纵，跃至后方，倒转长剑，猛地将蛇妖的尾巴钉住。

“啊！”

蛇妖吃痛，不断地扭着，林月如狠很地将它钉牢在地，不肯放开。

李逍遥将剑横在蛇妖的头上，喝道：“我问你，你把灵儿抓到哪里去了？”

蛇妖痛苦地说道：“什……什么灵儿……”

李逍遥的剑往前一刺：“再不交出来，休怪我剑下无情！”

蛇妖男忙道：“别、别杀我，别杀我！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灵儿啊……”

李逍遥气愤地咬紧了牙，眼中布满红丝，几乎就要一剑刺入蛇妖的眉心，林月如及时叫道：“等等！拐走灵儿姑娘的，可能另有其人。”

李逍遥道：“除了它还会有谁！”

林月如忙道：“我见的蛇妖，体型似乎比较小，发色体态也不尽相同。”

李逍遥疑惑地看了看林月如，道：“你瞧见了灵儿房中的蛇妖？”

林月如道：“嗯，我看得不大仔细，不过，我记得大概的样子，灵儿妹妹房中的蛇妖虽然也是人形蛇身，不过，是青色蛇鳞、火红的头发。”

李逍遥的剑一挺，道：“这附近有没有那种模样的蛇妖？”

蛇妖男道：“休说百里之内没有别的蛇妖，就是天下也没有青鳞红发的蛇妖啊！”

李逍遥“哼”地一声，狠狠地说道：“那也留你不得了！”

第十一章 魅影蛇踪（下）

说完，举剑正要一刺，蛇妖急忙掩住了头，叫道：“你们说的不是蛇妖，那个样子的……那个样子的我知道，可是不是妖……”

蛇妖说道：“那不是妖，是神族啊！”

“神族？”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愣住了。

“我知道有神族的旁支，生相就是这副德性，不过早五百年前就已绝迹了……如果还有，应该也不会到人间来……”

林月如和李逍遥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蛇妖的话，可不可信，更不知道若他们所见是神族的旁支，又抓灵儿做什么？

林月如道：“如果真是神族，应当不会对灵儿不利。”

李逍遥极度失望地说道：“那我们又得另外去找了……”

两人说话之间，蛇妖男长啸一声，趁李逍遥和林月如一惊，居然身子一旋，便飞窜无踪。

林月如惊愕地看着地面上，原来蛇妖竟狠狠地自断其尾，逃匿保命了。

望着被剑钉在地上的那一大截尾巴，还令人毛骨悚然地扭动着，一大滩的血怵目惊心。

林月如道：“好可怕的妖怪……”

李逍遥道：“它想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才瞎诌了刚才那些谎话，灵儿必是在它手中没错，我们快往内洞找去！”

两人走了没多久，前方的路越见开阔，却已有了分岔，不知该走哪一条才是。

林月如眼尖，道：“你看，地上有血，蛇妖应该是逃往那里去了。”

石地上果然有一大滴艳红刺目的血点，还未全干。

两人朝有血迹的通道走，但是通路越岔越多，血却越来越少，到后来两人已完全不辨方向了。

“这怎么办……”

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正束手无策，隐约听见远处传来极其轻微的声音。

那声音非常非常的轻微，但是李逍遥已经听见了，心头便是一震。

“灵儿！”

林月如忙问道：“怎么了？”

“我听见灵儿的声音，她在叹气！”李逍遥道。

林月如道：“嗯，那灵儿妹妹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了，我们快找她！”

两人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快步奔跑，眼前灯光渐明，豁然开朗，只见一道细小的背影坐在织布机前，低着头拭泪。

李逍遥大失所望，那背影并不是灵儿。

林月如才走上前一步，那女子听见声音，惊吓地跳了起来，转身见到是一对持剑的男女，吓得脸色苍白，转身便奔进另一扇门。

“别走！”

李逍遥叫道，与林月如两人追了进去。

眼前的石室中，还有三四名少女，见到李逍遥与林月如，都惊慌地逃到房中角落。

李逍遥走上前一步，她们便退一步，眼看已退无可退，其中一名少女哭着道：“别.....别杀我们！”

李逍遥道：“你们都住在这蛇妖穴中？”

那几名少女也许早已是惊弓之鸟，都不敢作声。林月如道：“你们是被抓的？”

少女们点了点头，李逍遥又问：“你们之中有没有一位赵灵儿姑娘？”

少女们互相看了看，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林月如道：“放心，我们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张晓慧呢？有这个人吗？”

所有的人都看向其中一名圆脸的女子，她有些不知所措，林月如道：“你爷爷叫我们来救你，你别怕。”

一听林月如这么说，那名圆脸的少女登时哭了出来，道：“爷爷……”

其他的少女们也纷纷道：“也救我出去吧，求求你们！”

“我也是被抓来的，我想念我爹我娘……”

一时之间，哀泣之声遍处，李逍遥心急地问道：澳忝怯兴❖❖懒槎❖媚铮俊?br>她们都迷惘地摇了摇头，有人道：“我没听过这个人。”

也有少女道：“我知道有慧儿、珠儿、湘儿、兰儿，就是没有一个叫灵儿的！”

见到李逍遥心急焦躁的样子，林月如道：“也许是灵儿妹妹才刚被抓，她们还不知道，你别心急。”

李逍遥略为宽心，点头道：“我们慢慢找吧。”

林月如问道：“被蛇妖抓来的还有哪些人，你们知道吗？”

张晓慧道：“有的在服侍狐妖，有的在密室里看守一盏灯……”

李逍遥惊道：“还有一个狐妖？”

张晓慧苦笑道：“是啊，她是蛇妖的夫人，比蛇妖还坏。”

李逍遥略一想，道：“你们哪儿都别去，在这里等着，有谁比较知道这里的通路的，带我们去找那两个妖怪！”

所有的少女们都不敢出来，她们也不知道李逍遥和林月如是否真的有本事杀死蛇妖与狐妖夫妇，万一他们被杀了，领路的人非跟着陪死不可。

过了半天，张晓慧才挺身而出，道：“我知道路，我带你们去。”

林月如道：“嗯，刚刚蛇妖被我们杀伤了，应该已经不足为患，你知道狐妖现在会在哪儿？”

张晓慧点了点头，率先领路：“随我来。”

两人跟着张晓慧走过了几间密室，眼前已是一间宽广的房间，一股怪异的膻味缭绕不去。

这必是所谓狐妖的房间，李逍遥和林月如提高警觉，只见室内陈设华丽，处处是锦榻雕饰，妆台前坐着一个垂散着长发的人影，正面对着铜镜，不过铜镜上覆盖着绣巾，无法看见映在镜上的面孔。

李逍遥无声逼近，正要一剑刺入那女子的心口时，晓慧惊呼了一声，叫道：“住手！”

李逍遥及时收剑，晓慧叫道：“她不是狐妖，也是被抓来的人哪！”

李逍遥与林月如同时怔了一下，一个箭步上前，转过那女子一看，她十分年轻，相貌清秀，惊慌地望定了李逍遥。

她身子动也不动，李逍遥发觉有异，问道：“你被点住穴了？”

少女只是睁着大眼睛，恐惧地看着李逍遥，张晓慧道：“她一定是被定住了，狐妖会这样的妖法……”

林月如道：“糟了，蛇妖逃回来之后，那两个妖怪知道我们会杀进来，已经有所防备了！”

李逍遥也心急地说道：“万一他们要是拿灵儿做要挟……这……”

林月如也不知该怎么对付才好，张晓慧想了一想，道：“嗯……二位，这对妖怪最在意的是一盏灯，平时根本不许人接近，拿这灯威胁他们，或许有用。”

林月如与李逍遥都点了点头，李逍遥道：“好，带我们去！”

张晓慧对此地的路径早已走得熟透了，很快便绕到后方的暗室中，推开隐藏的石门，若非已身在此地一段时间，光凭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绝对找不出这些通路。

最后一扇石门才打开，猝不及防地，一道掌气便攻了过来。

“啊！”在最前方的张晓慧惊呼，这么一个电光火石之际，李逍遥剑刃鹰地划去，逼退了那道掌气，张晓慧踉跄退了几步，脸颊旁已被划出一浅浅的血痕。

林月如忙挡在她面前，与李逍遥并肩。

眼前是一个空旷的石室，最前方只有一个高起的台子，台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灯，发出暖暖幽光。

这样的一盏灯，根本什么也照不清楚。

但是，蛇妖却躺在那盏灯旁，被李逍遥击退的那道红色身影，也退至蛇妖身边，对李逍遥与林月如怒目而视。

那是名风韵犹存的妇女，脸上浓艳的妆彩使她的神情更显狰狞：“是你们伤了我的夫君？”

李逍遥横剑上前一步，道：“灵儿呢？你们把她藏在哪儿？”

狐妖女仰首一笑：“呵……你尽管找吧，或许去尸堆里找得到！”

李逍遥怒火更盛，咬牙切齿地说道：“妖孽！不交出人来，我便杀了你！”

狐妖尖声长笑：“呵呵呵……想杀我？有这么容易？”

她身子一纵，竟已扑到面前来，李逍遥竟不退避，长剑斜刺，嗤嗤嗤一连三剑，全是杀招。那狐妖左闪右躲，灵巧的有如电光，笑道：“呵……你要找的灵儿小妞，被我吃了，增加我几分的美丽，怎么，你杀得着我吗？”

李逍遥气愤心急，手中的剑招一式快过一式，但不知怎么都杀不到那狐妖。狐妖东闪西躲，穿梭于剑花万点之中，犹如红色的光影。

林月如旁观者清，知道那狐妖女狡猾，故意激怒李逍遥，一旦心急，手中剑招再快都没有什么威力，反而容易被制。

林月如护着张晓慧，一手抽出长鞭，认准了李逍遥的剑法去势，咻地一声，狐妖不及闪躲，居然吃了一鞭，痛呼出声，怒视林月如。

林月如叫道：“李大哥，去杀那蛇妖！”

狐妖惊怒地叱道：“贱婢，我先杀了你！”

她往林月如这里扑来，李逍遥惊道：“月如！”

“别管我，先杀了蛇……啊！”

狐妖双掌翻飞，但见红袖翩连，林月如只能将鞭子舞成一团利光，守住全身要害，连话也无暇说了。

李逍遥稍微冷静了下来，一跃至蛇妖身边，蛇妖断了一截身子，血流不止，奇怪的是居然才不到一刻的时间里，伤口居然好像快要封起来了，可见蛇妖生命力之强。

李逍遥举剑一砍，那蛇妖惨呼出声，又被李逍遥截断了几寸。

狐妖惊恐失神，啪的一声，中了林月如一鞭，急忙闪跃至蛇妖身边，重重的一掌攻往李逍遥。

李逍遥却不退后，笔直一剑直取狐妖心槽，狐妖中剑，却更加凶猛，竟张大了口往李逍遥咽喉扑来。

李逍遥正要退后，两脚却被蛇妖抓住，无法后退。

林月如纵身一剑飞至，嗤地一声，指气贯穿了狐妖的咽喉，一口鲜血喷到李逍遥脸上。

狐妖心口、咽喉都中了杀招，整个身体重重地跌在地上。

李逍遥身上鲜血淋漓，到处都是狐妖的血，他像是恍无所觉，跨上前以剑抵住蛇妖的颈子，喝道：“快说！灵儿在哪里？如果她伤了一根汗毛，我就砍下他的头！”

垂死的狐妖惊慌地一手按着心，一手伸了出去，拼命仰起了脸要说话，但是却力不从心地吐出一口血。

李逍遥喝道：“快说！”

林月如怔了，她从没想到李逍遥会这么可怕，反而觉得垂死的狐妖女和被砍断身体而不断挣扎的蛇妖男两个，十分凄惨。

狐妖女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她……不……不在这里……”

“胡说！把灵儿交出来！”

李逍遥举剑一砍，又砍断一截蛇妖的身子。蛇妖已经惨叫得声嘶力竭，虽然这妖怪为害村民，是罪有应得，但是林月如还是忍不住别过脸去，不敢再看。

狐妖女望着丈夫如此受苦，不禁流下眼泪，吐出最后一口血，倒在地上，已然死去。

蛇妖叫道：“娘子！啊……”

林月如咬了咬牙，手中指气一射，贯穿了蛇妖的心脏。

蛇妖挣扎了两下，以最后的力气扑向狐妖的尸体，便这样相拥而死。

李逍遥怔了半晌，颓然拄着剑跪倒。

林月如上前一步，望着李逍遥的背影，不敢去动他。过了一会儿，才叫道：“逍遥哥哥……”

李逍遥身子一震，突然用力地捶打着地面，悲恸地叫道：“灵儿！灵儿！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为什么！”

林月如紧闭着口，不知为何，心口像是被一把利刃刺过一样，动也动不了，手也酸软无力。

李逍遥为了见不到灵儿，会这么地失去理智，会这么地疯狂。

林月如流下了一行眼泪，她自己也不懂为何会那么难过。

林月如好不容易控制住心海的波涛，抹去眼泪，冷冷地说道：“笨蛋，灵儿不在这里，快去别的地方找吧！”

李逍遥失意地慢慢站起，声音有些颤抖：“这妖怪说……灵儿已经……已经……”

“说你是傻瓜，你还真的呆透了，她是说来乱你的心的！哼！”

李逍遥转身望向一脸轻蔑的林月如，他宁愿被林月如嘲笑，只要狐妖女说的不是真的。

不敢看那场厮杀的张晓慧这时才怯怯地从藏身的墙后走了出来，道：“嗯，这对妖怪没有捉过一个叫灵儿的，至少……我来这儿的半年里，真的没有。”

李逍遥整个心放了下来，张晓慧温柔地上前，取出怀中的手帕，替李逍遥擦去脸上的血污，道：“这位英雄，你的脸上全是那妖怪的血，怕人极啦！”

李逍遥道了声谢，接过手帕自己擦去一脸的血，若有所思地看着张晓慧，不知为何，觉得她和灵儿颇为相似。

其实她们一点也不像，但是也许只是因为两人一样的温柔，却又在温柔中隐着一份勇敢，所以给李逍遥亲近的感觉。

李逍遥道：“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妖怪管着你们？”

张晓慧道：“没有，就这对夫妻。我们都可以逃出去了，多谢两位救命之恩。”

李逍遥叹了口气，背转过身去，道：“没什么，你们全回家吧！”

“英雄、侠女二位大名……”

李逍遥只是消沉地低头沉思，林月如知道李逍遥没救出灵儿，失意至极，便不去理他，关心地望着张晓慧，道：“你们若是回去了，可有地

方住？”

张晓慧不解地望着她，道：“我们各自回家，当然有地方可住。”

“你们家人……不会说什么？”

张晓慧有点不解，旋即明白了，道：“原来侠女你说的是那个……其实，这蛇妖虽凶，他并没有对我们……做那无耻之事……”

“哦？”林月如有点意外。

“蛇妖与他的夫人狐妖，感情至深，不过捉我们来奴役服侍，是有些人被虐待死了，可是并没有别人说的那种……妖邪之举。”

林月如叹道：“想不到妖怪也有专情的。”

张晓慧又张望了一下两妖的尸体，才道：“侠女，那狐妖身上，应有一把石钥匙，是开启地下牢房的，有些不驯的姑娘被关在地下牢房，烦你去搜出钥匙，救其他的姑娘们出来。”

林月如道：“喔，我倒忘了。”

她上前摸索了一会儿，果然在狐妖身上找到一把石钥，对李逍遥道：“喂，你还不走？”

李逍遥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张晓慧又道：“等一下，我觉得……那盏灯也拿走了比较好。”

林月如在刚才就觉得那灯似乎有文章，便问道：“那盏灯很特别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两位妖怪平时就像命一样地守着这盏灯，还说过这是什么赎魂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可是……万一真的能把这两个妖怪的魂给赎回来，我们村里不就完了？”

林月如想了想，拿了总比没拿安全，便取了灯，三人一同离开这里。

在张晓慧带路下，一行人很快地放出了地牢中的少女们，李逍遥本来还抱着一点希望，注意被囚的女子中有没有赵灵儿，但每个都放出之后，他也失望了。

被囚在隐龙窟的少女，竟有几十个，浩浩荡荡地由李逍遥、林月如带出了洞窟，她们个个都不大会走山路，因此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出了这山涧，带至张老头的草茅。

见到孙女平安归来，少不得是一阵哭抱，望着人家团圆，只是更让李逍遥感到落寞。

林月如询问过所有被救出的少女，除了住在这个村落的之外，就是邻村的，便道：“张老丈，本村的姑娘就烦你送回，我和逍遥哥哥送这些白河村的姑娘回去。”

张老丈道：“是，我会好好地送这些姑娘回去的，二位不先歇歇？”

“不必了，我想大家都急着回家呢。”

张老丈感慨地说道：“姑娘，您一定是观世音转世的，这么美丽武功又这么高强，希望老天爷保佑你，和这位李少侠两人白头偕老，子孙满堂，天年永享！”

林月如脸上一红，急忙告辞，和李逍遥两人领着这十几个少女离开了。

第十二章 黑水尸妖

白河村离此不远，只走了约莫半天，便已到村中，见到失踪多时的少女姑娘们全列队回来，村中顿时大为震动，人们奔走相告，没多久都

赶了过来，认女儿、找妻子的，悲喜交集。

李逍遥始终神情落寞，也不理人，只有林月如一个人忙着推辞众人的感谢。

“多谢少侠、侠女相救之恩，请受我们全家一拜……”

“请两位到寒舍上座，让我们好好感谢……”

林月如忙道：“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是举手之劳而已。”

一名村民道：“我女儿失踪之后，我妻子日夜哭泣，若不是得两位相救，我夫妻俩的下半辈子可真不知道该怎么过啊！”另一人道：“二位不如留在村中几天，让我们全村一起感谢你们！”

林月如已经推辞得不知该说什么了，道：“我们还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告辞了！”

她作风明快，一拉李逍遥，便跑得不见人影。

两人一路赶至村外，才停下脚步，坐在柳堤边稍微消息。

李逍遥长叹道：“唉！无心插柳……”

林月如道：“别灰心嘛！我相信灵儿妹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李逍遥自己发了这半天的呆，也只能振作起来，勉强一笑，道：“看来，只得从头找起了！”

林月如道：“不过，该从哪儿找起？”

“天涯海角，都要找到灵儿！”李逍遥一跃而起，道：“喂，你轻功怎样？”

“不算多好，不过，比起小贼来，可好得太多啦！”

李逍遥道：“你教我几步，好不好？”

“怎么想学起轻功了？”

“我想，学点轻功之后，跑得比较快，或许也比较容易找到灵儿。”

林月如道：“你想跑多快？跑到黑龙江、甘肃去找她？”

“这……”

“她才失踪了这么一天两天，再厉害的妖怪也跑不了多远，我说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必能很快找到她的，你这个笨瓜，就只想着不切实际的法子！”

李逍遥想了想，虽然林月如说得有理，可是他还是不服，道：“那你说什么是实际的法子？”

林月如道：“那是你心急，问我做什么？我才不急呢！”

她说完便转身大步走了，李逍遥忙跟上，道：“喂，你又翻脸啊？”

林月如道：“我哪有？”

“你的表情这么臭，怎么突然又生气了？”

林月如快步走着，道：“你就知道找灵儿，怎么就不问问我刚刚跟你一起杀狐妖时，有没有伤了？有没有摔了？”

李逍遥一面追一面道：“我知道你没伤到，为何要问？”

林月如听了以后更生气，道：“你怎么知道我没伤到？”

“我知道哇，这还用问的吗……”

林月如委屈得想哭，不禁更加快脚步，免得让李逍遥见到她哭，道：“我就是要你问，你不问就是你不对！”

李逍遥追不上她，在后面叫道：“你真是莫名其妙，为何要我明知故问？喂！你等等我！”

林月如不管，索性放足疾奔，不去理背后的李逍遥，直到已听不见他的声音，林月如才停了下来，掩着脸哭了起来。

她没哭多久，心情便已平复，擦了擦脸，又取出随身的小梳小镜，整理了一下头发，咬着唇想：“臭小鬼，老是惹我哭，下次我非把你整得哇哇叫不可！”

她坐在原地等着李逍遥追上来，等了一会儿，都不见李逍遥，心中有点儿急了，起身叫道：“李逍遥，你还在路上慢慢爬吗？走快点儿！”

过了半天，依然四下无声。

林月如急了，只好往回头的路奔回去，叫道：“喂！李逍遥，你怎么这么慢？你属乌龟的吗？喂！”

她奔回了好一段路，才见到李逍遥跌坐在路边，脚踝血流如注。

林月如吃了一惊，道：“你怎么了？”

李逍遥苦笑道：“我为了追一头母老虎，被小狐狸咬了一口。”

林月如听他这时候还在损她，真是又气又急，道：“你……活该咬死你！怎么会这样？”

李逍遥道：“我怎么知道？突然间脚就被咬了，那狐狸一咬住就不放，扯下了我一块肉呢！”

林月如连忙弯下腰来，亲自解开李逍遥的鞋袜，果然脚踝血肉模糊，十分可怕。

林月如连忙以手帕绑住他的伤口，道：“得快找个大夫看看！”

李逍遥道：“皮肉之伤，没什么的。”

“不，我爹说皮肉之伤最可怕，咱们练武的人，有时伤皮肤筋骨，硬要充好汉，不去加以调理，过二十年你就知道苦了！没养好伤口最容易带坏经脉，如果寒气毒气又侵了进去，伤口封起之后，这些积秽无法散掉，会越积越重，成为莫名其妙的怪症，手也不灵，脚也不灵了。”

李逍遥道：“真的这么严重？”

“总之别拿伤口开玩笑！”

林月如抬起李逍遥一臂，绕在自己肩上，道：“这样你走不走得了？”

“可以。”

“嗯，我们快进村里找个大夫。”

李逍遥被林月如搀着，走在乡间小路上，她身上的幽幽淡香不断地传入李逍遥鼻中，李逍遥心里竟感到一丝暖意，想道：“这丫头也不是那么不讲理。”

这时，一名扛着锄头的农夫正路过，见李逍遥的脚上、身上都是血，忙问道：“这位小哥受伤了？伤得很重吧？”

林月如道：“附近有没有大夫？烦您指指路。”

乡村中的人向来热心，那农夫道：“不远，不远就有，我带你们去！”

“多谢这位大哥。”林月如放下了心，那农夫在前面带着路，绕过了一段树丛，便走到了大路上，附近的人渐渐多了，农夫回头对两人道：“到了韩医仙家中，就没事了！韩医仙不但医术精，心肠也最慈悲的！”

林月如笑道：“那就好了。”

三人走着，却见到前方挤了一大群居民，将通路都挤满了，那农夫在前面道：“让让，让让，有伤患要去韩医仙家中，各位乡亲让让……”

就这样一路喊着，好让林月如搀着李逍遥经过，林月如好奇地回头一看，那些人都挤在一间店铺前，没有一个肯退让。

林月如好奇地问道：“那间店在卖些什么？人这么多？”

那农夫脸一沉，撇嘴道：“卖些黑心的货！”

“黑心的货？是什么东西？”李逍遥不解。

“糯米。”

林月如道：“糯米是普通之物，为何变成黑心的货啦？”

那农夫道：“难道你不知道糯米可以治僵尸吗？”

林月如道：“那又怎样？”

农夫道：“我们这村再过去一点，就是黑水镇，黑水镇现在正在闹僵尸，大家都害怕！”

林月如道：“那就到别处去买糯米，为何偏要挤在这里？”

农夫道：“那杀千刀的骆员外！当邻村闹僵尸时，就以比市价略高的价钱收购糯米，所有农人、米店都把糯米卖给他了。现在，大家担心黑水镇的尸妖，不知会不会跑到咱们白河村来作怪，便争着买糯米对付僵尸，他这么手掌心的一小包，要卖一百文钱呢。”

林月如听了，怒道：“怎么有这样黑心的人？根本是不把人命当一回事嘛！”

农夫苦笑道：“他骆员外只知认得钱，不认得人命。”

终于走离了骆记米店的人群，前方一片杏树，发出幽幽清香，屋舍洁白整齐，在树影下显得宁静幽雅。

农夫道：“那里就是韩医仙家了，你们自己过去，我不去了。”

林月如见那农夫神情像有些害怕，感到奇怪，但也不便多问，道了好几声谢，才搀着李逍遥，走入那敞开的大门中。

但是，一走进此地，林月如便吓了一跳，在大门内，是一片开阔的天井，铺着许多白色的粗布，倒躺着一群奄奄一息的病患。

一名妙龄少女穿梭其间，喂水给药，不时对旁边捧着药瓶的童子交待事情。

那少女见到有人，抬起头来，她容色清丽，一双长长的秀目之中，散发着慈和的光辉。

她起身道：“这位公子受伤了，伤得很重吗？”

林月如道：“他被狐狸咬了。”

李逍遥补了一句：“追母老虎的时候！”

林月如狠很地瞪他一眼，道：“你知道有救了，就来笑我？早知道就把你丢在路上，任你去流血！”

李逍遥笑道：“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啦！”

那女子只一看伤势，便道：“不碍的，进来吧。”

林月如虽然口头上与李逍遥争吵，却还是搀着他进入屋内，想不到屋内人更多，有的躺在竹床上，有的坐在一整排的板凳上，都在等着医治。

在大堂的尽头，有一张宽桌，摆满了针灸器物、人像、骨模，以及一些药材纸张，一名穿着宽袍的高瘦老者正端坐在一张交椅上，替人把脉问诊。

满屋子内，到处是低声的呻吟，此起彼落：“哎哟……好痛！”

“好可怕的妖怪呀！”

“呜……玉儿，你在哪里呀？”

李逍遥看得有些心酸，那少女安顿李逍遥坐下，便转头道：“阿宝，你过来，先替这位公子把伤口清一清。”

说完，便转身离开，又到外面去照顾伤病之人了。

一名扎着双髻的小童应了一声，快步而至，跪在李逍遥面前帮他解下绑着的手帕，动作利落地擦洗着伤口。本来见他年纪这么小，林月如还有点放不下心，等见了他动作熟练之后，才松了口气。

林月如道：“阿宝，那位姑娘是什么人？”

不等阿宝回答，旁边就有个居民道：“你们是外村的人？本村没有人不知道韩医仙和他闺女儿的，那是韩医仙的闺女梦慈姑娘，人又美，心肠又好！”

林月如道：“她医术也很好了？”

“当然，否则一个韩医仙，怎么应付得了两个村里的人？”

林月如奇道：“两个村就一位医生？”

另外一个村民道：“不，而是两个村的人，就相信韩医仙，也只有韩医仙愿意这样收容被僵尸咬了的人哪！”

“什么？”

那村民指着躺在地上的人，道：“那些人都是被僵尸咬到的，个个症状不同，可怕煞人！”

林月如与李逍遥诧异地转头望去，果然躺在外面天井的人，个个脸色都不像活人，虽然会动，可是不是脸色发黑，就是眼神呆滞，有的则长出了怪异的獠牙，被绑定在地。

难怪那位农夫不敢靠近，难得的是韩梦慈毫不害怕，穿梭其中，关怀备至地照顾着这些人，记录病症。

话说之时，又有人被搀进来了，居然是个断了一腿，还鲜血不停地滴下的人。

韩医仙见了，连忙站起，迎了出去，将那个断腿病人扶进来，抢先医治。那人已经昏迷过去了，韩医仙一面急救，一面问道：“他怎会伤成这样？”

扶他来的两人，对韩医仙说道：“我们是从河东黑水镇逃出来的人，有僵尸追我们……”

“是啊，幸好我们命大，没被咬到，他被咬了，为了逃命，从高处摔了下来，整条腿都断了！”

那断腿伤患突然叫了起来：“我……我的手臂好痒，好痒……”

他醒了过来，只顾叫痒，韩医仙忙道：“拉着他的手，别让他去抓。”

那两人急忙按住他的手，那人哀叫不已，对于断腿浑无所觉，只顾叫痒，韩医仙取出金刀，割开他手臂，手臂上有几个发黑的齿痕，一被割开后，便渗出黑色的血水，腥臭难当。

黑血流了一会儿，那人的呻吟声渐渐小了，却变成痛楚的叫声：“唔，好痛啊，我的腿……”

韩医仙为他的手臂包扎上药之后，对那两人交待道：“等会儿如果他被咬伤之处又痒了，千万别让他去抓，你们也不许替他抓，否则尸毒会沾在你们身上别处，就危险了。”

那两人连忙应诺，韩医仙又忙着去治别人。

李逍遥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人每个的伤都比他重多了。

阿宝不但将李逍遥的伤口清理干净，连药都上好了，道：“公子，您的伤不碍了，可以走了。”

李逍遥道：“那个尸妖是怎么回事？”

阿宝道：“唉！你问问这些人，不就知道了吗？”

众人愁容满面，也有的是看似无伤的小孩子，不知为何留在这里，阿宝道：“韩医仙不只是收容病患，连这父母被僵尸咬了的小孩，都一并收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涌进来呢！”

李逍遥对林月如道：“你说灵儿会不会是被尸妖给抓了？”

林月如道：“这也说不一定，如果附近有妖怪，就算不是捉走灵儿妹妹的，也可问出还有没有别的妖孽出没。”

李逍遥道：“好，咱们就去问问！”

林月如扶起李逍遥，道：“你能走了吗？”

李逍遥点点头，对阿宝道：“小朋友，多谢你妙手回春，请问，黑水镇怎么走？”

此话一出，全屋子的病人全往李逍遥的方向看来。

就连韩医仙都望着他，道：“你问什么？”

李逍遥道：“我们要到村外去，想请您告诉我们怎么走。”

韩医仙不悦地问道：“到村外做什么？”

李逍遥道：“我们不怕僵尸，您放心！”

“守卫已经将往黑水镇的路给守住了，谁也过不去。”韩医仙道。

林月如道：“前辈，您担心我们遇到不测，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我们若要去，就算你不告诉我们路，我们还是会自己找到路的……”

“我说不许去，就是不许去！”韩医仙一拍桌案，说道。

林月如道：“你凭什么不许？”

韩医仙道：“这是本村的规定！”

“是谁规定的？”

“村长。”

“那我去求村长……”

“我就是村长。”韩医仙道。

李逍遥和林月如愣了一下，看所有病患的表情，也不像是假。

李逍遥道：“这……我们身怀要事，实是耽搁不得，区区僵尸谅也为难不了我们。”

韩梦慈走了进来，温言道：“二位，不要以为看起来平静无事，这个村子，白天看起来还算平静，但是到了夜晚，僵尸便会群起作乱，很可怕的！你们两位贸然前去，那实在太危险了！”韩医仙喃喃道：“真是两个不知轻重的孩子！”

李逍遥不服了，道：“我们连白河作乱的蛇妖狐妖，都给收服了，区区僵尸还能放在眼里！”

韩梦慈道：“两位有所不知，黑水镇人人尚武，乍遇僵尸作乱，也一夕成为死镇，何况你们只有两个人？再英勇也是不成的。”

林月如道：“若是我们被僵尸所害，只能怪我们自己学艺不精。”

韩梦慈态度更是坚决，道：“家父并非故意留难二位，若是被僵尸咬伤，不仅自己受苦，如果尸毒发作的话，还会变为僵尸，再去伤害别人，岂不害人害己？现在河东的黑水镇尸妖肆虐，百姓们束手无策，只好逃到本村来，本村自顾不暇，现在去不去黑水镇，已经不是自己要不要命的问题，而是大家的安全问题了。”

听了她这么说，林月如和李逍遥都更是心急，李逍遥甚至想到：万一灵儿已经被僵尸所伤了呢？会不会已经变成僵尸了？放眼看此地内外，都是一片哀嚎，他实在不能想像灵儿也变成这样！

李逍遥道：“话是如此没错，但光医人也不能解决问题！尸妖一日不除，这里的居民还是永无宁日。大家何不想个办法来把尸妖除掉？”

韩医仙道：“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

也有居民道：“是啊，僵尸不同于其他妖怪。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更可怕的是会放尸毒。一旦毒气攻心，大罗天仙也医不活。”

“以前尸妖也只有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才会出现。到了最近，在大白天都会四处横行。再这样下去，连这白河村也不能住人了。”

李逍遥道：“天下间一物克一物，妖怪也不例外，我相信一定有法子可以治那些尸妖的！”

韩医仙叹了一口气，便不说话了，看样子是也很希望能够除妖。

林月如拉着李逍遥，道：“逍遥哥哥，我想，我们还是少安毋躁，慢慢想个法子为是。”

李逍遥道：“慢慢想个法子？我怎知我在慢慢地想时，灵儿会不会出了事？会不会正在害怕受惊？”

林月如怒道：“你就这么心急，心急就能成事吗？好，你一个人去乱撞吧！撞成了僵尸别怨我！若是灵儿妹妹落入僵尸手里，你这一时半刻的急，能改变什么？”

李逍遥大声道：“你怕，你就别去，我一个人去救灵儿！”

林月如忍无可忍，扬起手来，“啪”地在李逍遥脸上重重打了一耳光。

李逍遥怔了一下，这时，从不知何处竟传出一声轻幽的呼唤：“逍遥哥哥……”

李逍遥按着脸，全身像是被雷击中一般，他听见了，那确实是赵灵儿的呼唤！

林月如也是一愣，她不确定听见了什么，可是确实好像是有人在叫李逍遥。

李逍遥环顾四周，只有一张张疑心的陌生面孔，不管是清醒的、昏迷的，都没有赵灵儿。

李逍遥的心急得像被火烧了起来，大声叫道：“灵儿！你在哪里？”

林月如大急，想道：“糟了，逍遥哥哥会不会急得失神了？”

韩梦慈像是想到了什么，道：“难道她就叫做灵儿？”

李逍遥忙问道：“什么？你说的是谁？”

韩梦慈道：“前两天有位姑娘昏倒在路上，被人送到这里，她一直没醒，所以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快带我去看看！”李逍遥不等韩梦慈说完，便急切地说道。

“快随我来吧，你们是她的家人就好了，她身上有些……嗯，有些事要跟她的亲人说才行。”

韩梦慈转身走向偏廊，李逍遥与林月如跟着她走过回廊，来到里面整排的小室，韩梦慈打开其中的一间小房间，一见到床上的人，李逍遥整个人都呆立住了。

那昏迷不醒、脸白如纸地平躺在床上的，正是赵灵儿。

第十三章

膏民之脂（上）

一走进病房，看见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赵灵儿，李逍遥几乎无法置信，也无法再往前多走一步。

才这短短一两天，赵灵儿竟会变得这么憔悴。一时之间，李逍遥喉间哽住了，说不出话来，只能慢慢地走近她身边，握住了那只冰冷的小手，低不可闻地轻声唤道：“灵儿？”声音轻得像怕吵醒了她的，他甚至不敢用力握赵灵儿的手。她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容颜上，两道蛾眉还轻轻地蹙着，不知锁着什么样的忧愁。

站在门口的林月如望着李逍遥，原本那么激动，那么不安的李逍遥，此时这么小心，这么怕吵醒赵灵儿。在李逍遥注视着赵灵儿时，那眼神就像是一道无形的罩子，将他们两人罩在里面，变成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的世界，没有人敲得进去。林月如终于发觉赵灵儿在李逍遥心目中的地位，或许，是远远超过自己能想象的。一时之间，林月如两只脚像踩空了，整个人都难以站身稳住。

在林月如怔怔地看着李逍遥与赵灵儿时，恍然未觉韩医仙已来到身边，道：“二位认识这姑娘？”

林月如回过神来，道：“赵姑娘她是？是我的客人，在我家作客时突然失踪，还好？吉人天相，她平安无事。”

韩医仙点了点头，道：“那么赵姑娘有家人吗？她身上的情况，得让她的家人先知道才行。”

李逍遥听见了，转过头来，忧虑地问道：“灵儿？灵儿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她会落在这里，难道也是？也是？”

他实在不敢想象赵灵儿也惨遭僵尸的伤害，变成刚刚他在外面所见到的那些人的样子！

韩医仙道：“这位公子请放心，她并未被僵尸所伤。只不过小女出外采药时，发现赵姑娘昏倒在村外林子里，才将她带了回来。”

李逍遥满腹疑问，赵灵儿明明是被蛇妖给擒走，怎会昏迷在路上？

“灵儿生了什么病？严不严重？”

韩医仙并没有回答，上下打量了李逍遥几眼，看得李逍遥觉得不大自在，韩医仙才问道：“李公子，您是赵姑娘的家人？”

李逍遥正要回答“是”，突然瞥见林月如魂不守舍地发呆的样子，这句“是”，竟然说不出口。并非他不想说，而是，他突然想到：这么一说，是直接伤害林月如。

林月如将他扶至此地，这份心意，李逍遥并不是完全不懂，之前多少有几分装聋作哑，以求让林月如死心，但林月如这一路处处帮他，就算没有男女之情，李逍遥也已经将她视作同伴，不想伤她的心。

李逍遥道：“嗯？也不算是，只是同路的朋友？”

林月如抬起头来，有几分诧异地看着李逍遥。

韩医仙听了，道：“既是如此，那我不便将她的病情透露，还得问赵姑娘自己愿不愿意说，请见谅。”

李逍遥觉得这个韩医仙未免想太多了，病或伤只有严不严重的问题，哪还有能不能说的问题？但当此之时，李逍遥也不会硬逼韩医仙说，只追问道：“那她的病能不能治好？有多严重？”

韩医仙道：“你放心，不是重症，主要是身体虚弱，老夫会医好她的。”

李逍遥性急地问道：“那要何时才能好？只要能让她早日康复，医仙有何差遣，我一定万死不辞！”

韩医仙又看了一下李逍遥，问道：“你会武功？”

李逍遥点头，韩医仙道：“那就容易多了。是这样的，赵姑娘的病不难治，麻烦的是药材。近来病患实在太多，许多药材都用完了，我又无暇去采药，才耽误了下来。只要有药材，赵姑娘的身体立可健康如初。”

李逍遥大喜过望，没想到是这么容易，忙道：“哪些药材？我去找！”

韩医仙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道：“这是我为赵姑娘开的药方，这上头的药材，有的不难得，但要费些功夫，有的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取了。”

林月如凑到李逍遥身边，只见那张薄薄的单方上写着：“人蔘、雪莲子、何首乌、银杏子、鹿茸，活鲤鱼。”

李逍遥抓了抓头，活鲤鱼和鹿茸，皆要花费时间去猎取，并不甚难，人蔘贵则贵矣，花钱就有，但是“雪莲子、何首乌、银杏子”三物，却不见得有钱就买得到。

见李逍遥面有难色，韩医仙安慰道：“不必心急，一时没有药材，那就慢慢调养，总会好的。”

李逍遥道：“那?找齐了药材之后呢？”

韩医仙道：“然后将这药单交给阿宝，叫他照单子上的配方煎药。”

说完，韩医仙拱了拱手，道：“赵姑娘身上之症，并非要命的急症，老夫先到外面去医治别人了。”

说完便转身离去，留下苦恼的李逍遥。

林月如微微一笑，道：“你干什么摆出一副苦瓜脸？这简简单单的药方，我瞧也没多了不起！”

李逍遥无心与她斗嘴，愁容不展地看了看赵灵儿。

林月如道：“喂！你这样看，就把她看得好哇？”

李逍遥瞪了林月如一眼，起身便往外走，林月如追出去，道：“你要去哪里？”

李逍遥闷闷地说道：“当然是找这药材，烦劳你帮我照看着灵儿。”

林月如笑道：“唉呦，你真不懂得量入维才，叫我做这样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吗？我说咱们分工去找药材，不是省事的多？”

李逍遥道：“除了鹿茸与鲤鱼得现得之外，别的恐怕得花工夫。”

林月如玩着头发，笑道：“给我两个时辰，我把人蔘、雪莲子、何首乌三样找来，你说怎样？”

李逍遥道：“你找得到？”

“当然。”

“哪里有这些药材？”

林月如道：“天机不可泄露。咱们一人找三样，中午为期，如何？”

李逍遥还有几分不信，道：“这？”

“怎样？你怕输我？”

李逍遥道：“若是你真的能取得这些药材，我就是输你又有何妨？”

“这可是你说的，万一你输了我呢，怎么罚？”林月如笑咪咪地问。

李逍遥无心与她说笑，道：“你说怎么就怎么。”

林月如道：“唉，这样逗你也没意思，好啦，随便吧，若是你输了我，将来得听我命令一回！”

李逍遥道：“万一我赢了，你也得听我命令一回。”

林月如笑道：“先得说说，赖了皮又怎么算？”

李逍遥一笑，道：“怎么可能赖皮？赖皮的是小狗。”

林月如嫣然笑道：“你输定了，现在开始算时间，中午以前回来！”

说完，林月如便轻巧地往外一纵，奔了出去，李逍遥一时之间怔在原地，不相信林月如真的这么有把握。

李逍遥正要追出，林月如已在门口停了下来，反手将一物抛向李逍遥，笑道：“让你一步，这个我早帮你找着啦！笨蛋，哈哈！”

说完，林月如已奔出了大门，再也望不见那纤巧的身影了。

李逍遥将及时接住的那物细看，不过姆指大小的白色果粒，柔软中散着一点淡淡醇香，不知是什么。

李逍遥走了出去，找到阿宝，将那物摊在手心问道：“这是什么？”

阿宝连看都没看就说道：“这是银杏子。”

“什么？这?这就是银杏子？”

煎药僮子道：“后院里就有一棵银杏果树，这有什么稀奇的？”

李逍遥这才如梦初醒，敲了一下头，道：“原来如此，难怪月如妹妹笑我是笨蛋。”

他为了担心赵灵儿，竟连周围的环境皆不留心，平时机灵的他是可能这么大意的，可见人急无智，连观察力都会减弱许多。

阿宝看了看李逍遥手上的药方，便道：“银杏子摘一颗便足够了，村子东边就有野鹿，那里有山有溪，应该也可以抓到活鲤鱼。记着：得要活的。”

李逍遥道：“为什么非要活的不可？”

阿宝道：“因为这副药方的药引子，就是活鲤鱼的肝。若是死了，那肝也没多大用处了。”

李逍遥道：“那我马上去取这二物。”

阿宝道：“你等等，我去找副钓竿给你。”

李逍遥等了一会儿，阿宝便将钓鱼所需之物取来，交待道：“别耽误了时间，快去吧！”

李逍遥称谢再三，便快步离去。

他往村子东方赶去，也顾不得脚伤未愈，只顾赶路，虽然这不是什么急症，但不快点取得药材，他就无法心安。

来到方才挤满了人的路上，大太阳照得到处生暖，而村民们有的挥汗如雨，有的口焦舌燥，都在骆记米店外排着队不肯离去，一大群男女老幼，狼狈辛苦的样子，简直有如难民。

李逍遥探头往店内看去，暗暗的柜台后面，除了两名伙计忙着将手心大小的糯米装包出售，就是忙着称银两，一刻也停不下来，糯米小小的一包一包卖出去，银钱已经在柜台下的钱篓里装满了，堆了不少在柜上。探头探脑的居民们有时看看糯米，有时也不禁瞧着那一大堆的钱，只不过除了两名忙得连汗都没时间擦的伙计之外，柜台旁还站着几名彪形大汉，个个都身如巨塔，横肉满脸，一望而知是负责保护这些钱的保镳。在远一点的内部，则有两名身穿锦衣的男子，一个忙着打算盘，一个忙着翻帐对帐，他们的衣服都光泽鲜艳，其中一人手上的翡翠斑指更是耀目非常。

李逍遥想起那名农夫所说之言，再回想起韩医仙之处的病患，不禁心头火起。一样的村落，一样的问题，有的人会那么善良地救人，有的人却会这么趁火打劫，自私无情。

只听排队的白河村民，愁眉苦脸，和身边的人闲话，说道：“唉，天灾人祸四起，这村子快不能住人了？”“最近村里也有人被僵尸咬了，韩医仙告诉我们糯米可解尸毒，大家才抢着要买糯米！”“但是？唉！除了骆记米店之外，又不能出城去，到邻村买糯米，万一？唉！万一遇上了不就完了吗？”见李逍遥在那儿探头，是个陌生的面孔，有人挥了挥手道：“小兄弟，你是外地人？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别到处乱跑，这附近闹僵尸哪。”

李逍遥淡淡点了一下头，道：“我知道。”

村民本以为他会怕，没想到他这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便有人笑道：“知道你还来白河村？难道你是来杀僵尸的？”

李逍遥问道：“僵尸真的无人可对付吗？”

一名老妇双掌合十，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玉佛寺大师们，肯悲悯信众可怜，或许可以对付黑水镇的僵尸，唉。”

一人不屑地说道：“玉佛寺？那破庙里的一群和尚只会念吃饭，指望他们除妖，真是作梦。”

老妇道：“不，不，这太亵渎佛祖了，玉佛寺的大师法力高强，我见过的。”

没人再去理会那名信仰虔诚的妇人，但是说来说去，大家还是讨论着怎么对付僵尸：“尸妖越来越猖獗，总有一天这村子也会遭殃。到底该如何是好？”“我说，去请位法力高强的道士，去黑水镇作法捉妖，这法子是不是行得通？”

也有人说：“我看这些尸妖不是随便一个道士可以收伏的，搞不好非迁村不可，这里不能住人啦！”

更有人道：“不如趁着白天，僵尸动不了，派人去一把火将他们全给烧光，不就结了？”

另一人道：“唉，你不知道这些僵尸白天也会动的，可厉害啦！”

众人怎么也讨论不出个对策来，李逍遥忍不住叹道：“僵尸吸人血，不过我看里头的那位僵尸，就连人的骨髓都吸！”

此话一出，众村民不禁纷纷叫好，道：“小兄弟说得对！”“这胖僵尸比黑僵尸还坏啊！”

“哈哈？何止是把我们敲干榨尽？根本是还要再搅拧彻底，才肯罢休！”

听见外面一阵骚动，厅内那两名正在对帐的男子停了下来，往外看了看，翻账本的男子将账本重重一放，振袍而出。

那名拨算盘的胖子也连忙持着沉重的大算盘赶了出来，跟在他背后。

先走出的男子身量中等，保养良好的脸上看不出年纪，但是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里，却透着一股刻薄的神采。一见到他，村民们都静了下来，也有些人赔笑道：“骆员外，您发财。”

骆员外昂着脸，趾高气昂地看了看李逍遥，慢吞吞地问道：“你是外地来的？”

李逍遥点头，道：“没错。”

骆员外微微一笑，他的脸孔原本就透着股峭刻，笑容更是皮笑肉不笑，有如盯着猎物的蛇，道：“来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是为了买糯米？你们村子里是不是也闹了僵尸？”

李逍遥一听，更了解了骆员外的心态，他是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遭到僵尸的威胁，好让自己永远赚不完，如此黑心自私，令李逍遥更是火起，道：“现在妖孽作乱，人心惶惶，你家财万贯，不对穷苦人家施以援手也就算了，还趁机哄抬物价，大赚黑心的钱，不怕天理报应吗？”

骆员外早就听多了这样的话，无关痛痒地说道：“小兄弟，你此话真是可笑，僵尸又不是我叫来的。当初黑水镇闹僵尸时，这里的人又怎么着？还不是都幸灾乐祸，不当一回事。我心存忧患，连忙收购下附近所有的糯米，要不是我屯了这么多，现在全村的人哪里够用？我这是有先见之明，才能够成为本村的救命恩人。”

李逍遥道：“哼！说得真伟大，你这一救命就要那么多银两，若是没钱的呢？你救不救？”

“生命无价，不过想活命的人，也得付出一点诚意啊！”骆员外道。

李逍遥听了这无耻的话，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当场就想率众打进米店，将这些糯米都抢了出来，任人取用。李逍遥正欲动手，转念又想：“不成，这是韩医仙的地方，我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

李逍遥强忍住气，看着他怔怔的样子，骆员外认定了他已被自己说服，道：“小兄弟，你事就走开，别妨碍我救人。”

李逍遥拼命压制住怒火，慢慢地退至人群外，想道：“这样的人，处处都有，我也不必与他斗气。不过也不能让他过得太舒服了，非想个法子整整不可！”

李逍遥低头边走边想着，猛地想道：“我差点忘了，得先给灵儿找药！我真是糊涂！”

李逍遥往东而去，地方渐渐荒僻，不知道会不会有僵尸隐藏在此？李逍遥走入树林中，处处小心，想道：“这里明明是个很好的村庄，却偏僻得白天里也会有狐狸出没咬人，可见凋蔽了许多，看来要找鹿，不是那么容易。”

自古以来，鹿便是贵重的猎物，古人捕获鹿便是件大事，在诗经中多有记载。原因除了鹿奔驰矫捷之外，又是生性最小心的动物，一点风吹草动，立刻逃之夭夭，因此，有危险的地方，通常很难见到鹿的踪影。

前方的枝叶发出窸簌声，李逍遥连忙止步，提高警觉地看着那片微微摇动的枝叶。树林中阴郁沁凉，如果有僵尸躲在这里，恐怕自己是逃不掉了。

李逍遥一手握在剑柄上，一面慢慢退后，一面准备还击。

不料前方静了片刻，枝叶又轻轻动了几下。

李逍遥想：“若是僵尸，绝不会嗅到了人气还不跳出来。难道前面的不是僵尸？那会不会是谁受了伤了？”

李逍遥仍不敢掉以轻心，提高声音道：“喂！有人吗？”

枝桠掩盖处动得更厉害，李逍遥以剑鞘拨开枝叶，大着胆子走上前，一看之下，既惊又喜！眼前居然是一头年青的小鹿，皮毛光亮美丽，头上一对红色柔软的茸角，才刚长出几寸，惊慌地摇着头颈，却无法退开。

李逍遥大着胆子上前，慢慢地说道：“乖，别怕，别怕啊？”

那鹿的前脚被一个大的兽夹紧紧夹住，鲜血长流，皮都磨破了，看来非常可怜。

李逍遥拔出剑来，慢慢走上前，一把抱紧了鹿颈，小鹿漆黑的眼中竟流下泪来，想来是知道自己必死无因而伤悲。李逍遥心生悲悯，轻道：“鹿啊鹿，你别怕，我不会杀你，只要借你鹿茸一用，要来救人的，你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她？她若有了三长两短，我？唉，我可不知会有多伤心呢！”

李逍遥柔声款语，那头鹿渐渐被安抚下来，不再挣扎，只是不安地望定了他。

李逍遥取剑慢慢地割下鹿茸，触手温暖柔软，血淋淋的很可怕。李逍遥曾听婶婶说过，活割鹿茸时，鹿是不会痛的。但是这样一面割一面流血，也让李逍遥甚感不忍。

好不容易取下这对鹿茸，李逍遥弯下腰去，以剑鞘将兽夹硬是掰开，那头小鹿脚上一松，登时跃了出来，一跛一跛地奔走了。

李逍遥心喜，望着鹿远去，才珍而重之地将这对鹿茸收起。

顺着草木的生长方向，要找到水源也并不难，李逍遥慢慢地找到了溪流，见到这溪水流湍急，暗自庆幸，想道：“水这么急，这里的鲤鱼想必生命力也很强，可以活到让我带回去。”

李逍遥随手拾泥为饵，抛入水中放钓，没一会儿便有收获，收竿一看，并不是鲤鱼，只好抛了回去，重新放饵垂钓。

一连放走了三四尾鱼，太阳也渐渐爬高了，李逍遥正自心急，手中钓竿又是一紧。

李逍遥暗自祈祷道：“老天爷，千万要让鲤鱼上钩，别再来那些不相干的鱼啦！”

这一收竿，果真是条大鲤鱼，李逍遥喜不自胜，将之收入装满了清水的鱼篓中，一路连跑带跳，赶回韩医仙之处，高兴得直想大喊大叫。

李逍遥奔回韩医仙住所，便直赴后堂，奔进赵灵儿房中一看，林月如赫然已坐在房内，好整以暇地以巾帕擦磨着她的宝剑，甚至身上还换了套衣裳，身边多了两个小包袱。

林月如微笑道：“你输了，三样药材我比你早弄到手！”

李逍遥道：“你？你怎么这么快？”

林月如笑道：“呵，我只不过溜回家一趟，拿了一些出来。”

李逍遥这才想通，林月如家既然是武林世家，这些药材诸物还少得了吗？原来林月如一开始就信心满满，就是已经想到了来源。

李逍遥道：“林堡主知道是为了医灵儿，难道他同意？”

林月如道：“自然不会给他知道的。”

“什么？那你.....是偷？”

林月如嗔道：“讲得这么难听！我家的东西我拿了去，怎么叫偷？我高兴的话，丢进水道里都可以！”

“是、是，请你别太高兴，将这救命的东西丢了。”

林月如看着李逍遥身上又是血又是泥的，笑道：“呦，看你，这副乡下人的粗样，去泥堆里打滚啦？”

李逍遥将带血的鹿茸与鱼篓放在桌上，道：“我都弄来了，你那的三项药材呢？”

林月如取出包袱中的一个小包，道：“我去叫阿宝来煎药，你去洗个头脸，换套衣裳，别这副鬼样子，你灵儿妹妹醒了，见你这狼狈样，还以为我怎么虐待你呢！”

说着，林月如将一旁的另一个小包袱往李逍遥身上抛去，趁李逍遥连忙接住之时，便拎了鱼篓大步而出。

李逍遥但觉这个小包袱散发出一阵阵清雅的香气，展开一看，里头是一整套新的布衫鞋袜。李逍遥看着这些，怔了一会儿，没想到看似大刺刺的林月如，心思这样细。

李逍遥找到韩医仙家的柴房，径自更衣洗脸，他身上又是狐妖蛇妖的血，又是被咬伤的血，又是泥巴，实在已脏臭不堪。李逍遥忍不住想道：“原来，在武林中走动，没衣换，没得休息，过了几天就是乞丐样，谁看得出几分英雄气概？唉！这些年，爹娘过得必定很辛苦。”

李逍遥更衣毕，重新便入内陪伴赵灵儿，实在想不透她是得了什么病，又为什么会被妖怪掳走？

约莫半个时辰，煎药僮子阿宝与林月如双双进入，林月如道：“快让灵儿服药吧！”

阿宝道：“这帖六神丹，是韩医仙家的祖传秘方，不但可以滋补强身，可治贫血、伤风、气虚，还能调血安胎。”

李逍遥听出一点不对，道：“难道灵儿她只是贫血伤风，并无大病？”

阿宝道：“医仙没说，我不知道。”

眼看着灵儿被喂下汤药，脸上稍微有了点气色，林月如轻道：“逍遥哥，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李逍遥道：“不，我等着她醒来。”

任林月如怎么劝，李逍遥都不加理睬，过了不久，韩医仙在韩梦慈的陪伴下，走了进来，问道：“赵姑娘情况如何了？”

李逍遥道：“气色好多了，可是还没醒呢。”

韩医仙一面把了把赵灵儿的脉，一面道：“这不急，不急。”

李逍遥不放心地说道：“可是，她如果只是贫血气虚，怎么会?怎么会脸色这么憔悴？”

韩梦慈道：“李公子，你别想太多，我看你是需要休息一会儿了。”

此时，赵灵儿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呻吟，李逍遥连忙上前，看着她缓缓醒转。

赵灵儿美目转动，眼前渐渐清楚，先看见的，竟是紧握着她的手的李逍遥。

赵灵儿怔住了，一时之间还不敢相信李逍遥就在她面前，疑心自己置身梦中，而说不出半句话来。直到李逍遥问道：“灵儿，你怎样了？”

赵灵儿转头望向众人，林月如也正关心地看着她，赵灵儿一开口，声仍有点干哑：“逍遥哥哥，你.....你怎会在这?”

李逍遥轻扶着她的肩，道：“你好好地躺着，醒来就好，没事就好。”

第十三章 膏民之脂（下）

见到李逍遥与赵灵儿这亲密之举，韩医仙似乎想到了什么，正在迟疑要不要说，李逍遥已经抢着问：“灵儿，你身上是怎么了，医仙说你昏倒在路上，是不是你生了什么病？”

赵灵儿摇了摇头，韩医仙道：“李公子，老夫方才问你是她的何人，你为何不直说？赵姑娘她身上其实已经……”

赵灵儿忙道：“我没事！”

李逍遥追问：“已经什么？”

韩医仙看赵灵儿这慌张的神情，实在猜不透个中玄机，便也不语了。

李逍遥不放弃地追问道：“已经怎样了？灵儿，你有病千万不要瞒着我！”

韩医仙有点尴尬地说道：“咳！老夫要说，赵姑娘身上已经大好了，你不必烦恼。”

“是吗？”李逍遥可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发的人。

韩梦慈连忙转移了话题道：“赵姑娘，李公子到处找你，总算给你们遇见了。”

不知为何赵灵儿听了这句话，脸上并无喜色，反倒出现复杂的忧色，闭唇不语。可是李逍遥心头正喜，并没有注意到，还以为她只是病体沉重，所以看起来较没精神。

赵灵儿道：“我……我没事，你为何要找我？”

李逍遥惊愕地说道：“我当然要找你，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苗疆找你妈妈？”

赵灵儿态度变得有些冷淡，转过脸道：“我.....我自己去也成。”

“你为什么这么说？灵儿？”李逍遥不懂极了，靠上前一看，赵灵儿居然眼中溢满了泪花，强忍着不掉下来。

李逍遥大惊，急忙道：“灵儿？你.....”

赵灵儿只是紧闭着唇，半句话也不说，韩医仙道：“李公子，林姑娘，你们去休息吧，现在你们两个精神都不大好，撑不了多久的。”

林月如道：“我去，别管这个充好汉的，看他能多久不睡！”

赵灵儿勉强微微一笑，对李逍遥道：“逍遥哥哥，你去吧，我没事。”

李逍遥道：“可是你.....你怎么会忽然间不见了？你是不是遇上了妖怪？”

赵灵儿苦笑不语，只轻道：“你去吧，我不会再度不见了。”

李逍遥愣愣地坐在原地看着赵灵儿，满肚子的疑问，不知道为什么赵灵儿不让韩医仙说她已经怎样了？更不懂为何赵灵儿不让回答他的问题；又为何见到自己，毫不欢喜，反而流泪？她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让李逍遥满腹的问号。

就在李逍遥不解地望着她时，阿宝说道：“二位，随我到客房来吧。”

赵灵儿轻轻推开李逍遥握紧她的手，道：“你去吧，我乏了，想睡一下。”

李逍遥勉强道：“好，我一会儿就过来，你好好休息。”

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走了出去，还不停回头看，他实在怕赵灵儿再度不见了，刚刚的话，让他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倒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实在想不通。

等到林月如与李逍遥走远了，韩医仙才道：“赵姑娘，恕老夫多言。他二人对你颇为关心，姑娘为何……要瞒着呢？”

“我……”赵灵儿低着头，犹豫难言。

韩医仙咳了一声，道：“恕老夫冒昧，是……李公子的吗？”

赵灵儿轻点了一下头，韩医仙并不意外，道：“既是如此，那老夫是应该让他知道，夫为妻纲，何况这等大事？”

“不，您千万别说，求求您千万别说！”赵灵儿急道，眼泪随着哀求而流了下来。

韩医仙父女俩见她这心碎的样子，大惑不解，自古以来只有女子求男子负责的，怎有赵灵儿这样，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反而怕男子知道的？

韩医仙道：“可是……这是瞒不住的，你该知道。”

赵灵儿虽还流着泪，声音却充满了坚决：“那我只好离开他，自个儿走得远远的。”

韩医仙摇了摇头，道：“但你是个未出嫁的姑娘，身子又如此虚弱，倘若没有人照顾，往后如何过？”

赵灵儿心中惶惶，也全没主意，见她那不知所措的样子，韩医仙道：“唉！罢了，你不想说，老夫就不多嘴。暂时别想往后的事了，在我这儿养好身子，这几天里，你好好想想吧！”

赵灵儿点了点头，忧郁地陷入了沉思。

韩梦慈也说道：“赵姑娘，我觉得李少侠他.....不像薄情之人，他为了你这般奔波，可见是个讲情讲义的人，你别想太多了。”

赵灵儿听了这些话，心头更加有如被针刺着一般，眼泪又落了下来。

韩梦慈叹着气，道：“好好休息，放宽了心，就算不为自己，也为.....为了另一条命。”

赵灵儿闭上了眼睛，眼泪滑落耳际。那无言而硬撑出坚强的面孔，令韩医仙与韩梦慈都不禁暗暗叹息，父女两无声地走了出去。

赵灵儿默默地流着泪，泪湿了枕畔，心中不断地喊着：“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要找到我呢？”

她心中真正的想法，或许是李逍遥与林月如作梦都想不到的。

直到黄昏时分，李逍遥与林月如才分别醒来，精神矍烁，又是生龙活虎了。用过阿宝送来的膳食之后，李逍遥便赶往赵灵儿房间去看她，不料房间内床被整齐，人已不在了。

李逍遥大惊，闯了进去，叫道：“灵儿！灵儿！”

寂然的房内，被夕阳照成一片金黄，李逍遥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见面前的粉墙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李逍遥急转回头，那背着光的倩影对着他微笑，柔细的发丝在夕阳包裹之中，像是一片金波。

“灵儿！”李逍遥喜出望外，奔上前去抱紧了她。

李逍遥将她整个人抱进怀里，才确信她还在，深深的不安和担忧，都只能由抱紧她来消除。

李逍遥喃喃道：“你还在……你还在……灵儿，灵儿，别再不见了，别再离开我了！”

赵灵儿轻轻挣了开，道：“别这样，我们到前面去帮帮韩医仙吧！”

李逍遥依然不肯放开她的手，笑道：“天涯海角，你说去哪儿都行。”

赵灵儿微微一笑，与他一同往外走去，只见外面大片的病患还是如同白天的样子，伤残者被移到内间，处处的呻吟声与臭气，令人不忍卒睹。

李逍遥注意到赵灵儿衣上沾了不少伤口的污秽，问道：“你刚刚在忙什么？”

赵灵儿道：“我见韩医仙这里人少，忙不过来，去帮了点忙。”

“你身体还没好，怎可劳累？”

赵灵儿道：“我已经好了。”

李逍遥欲揽着她的肩，赵灵儿却轻轻挪了开，道：“逍遥哥哥，我想用我的法术，不知可不可以治人？”

李逍遥道：“应该是可以吧？”

赵灵儿率先走了上前，见韩梦慈正在照顾一名脸色发黑的妇人，问道：“梦慈姑娘，这位大娘怎样了？”

“她被僵尸刚咬着了，尸毒还进得不深，不过再过几天……唉！”

赵灵儿道：“让我来，好不好？”

“什么？”韩梦慈奇怪地望定了她，“灵儿姑娘也会医术？”

“不，我不会，可是我会些法术。”

说着，赵灵儿已蹲在那病妇身边，将她扶起，自己盘膝打坐，一手抵着她背心，一手按着她的后脊，闭目催咒。

只见赵灵儿身边冒出一重重奇诡的白光，白光像拔丝一样到处飞缠流窜，这景像既美不可言，又带着几分异样。

李逍遥屏气凝神，连动都不敢乱动，不知道赵灵儿为何会突然间施法救人？她自己身体未愈，这样动用法术，不是很危险吗？她会这么做，绝对不是因为一念之仁，一定有别的原因，可是，是什么原因？

李逍遥既不解，又担心，目不转睛地注意赵灵儿。而赵灵儿只顾专心摧咒施法，那妇人的脸上黑气不但没有消去，反而越积越厚，整张脸都有如墨色，赵灵儿脸上也渗出汗珠来，仍不断念咒摧功。不可思议的是：那妇人原本凌乱的头发突然像是千万根钢丝一样，“噗”地一声，暴长数尺！就连放在膝上的手，指甲也突然长长了好几寸。

身边其它清醒的伤员见了，吓得哇哇大叫：“僵尸！是僵尸啊！”“这姑娘把李妈变成鬼啦！”

李逍遥和韩梦慈都不知如何是好，又见赵灵儿口发轻喝，双掌往前重重推击，那妇人哇地一声，不但喷出了黑色的腥血，鼻孔、眼角、耳朵内，都流出黑血来。

这七孔流血的惨状，让全部的人看得惊心动魄，却不敢作声。

赵灵儿脸色比纸还要苍白，也没擦自己的汗，便道：“我……作法逼出了她的尸毒，她体内……干净了……”

李逍遥连忙上前扶住赵灵儿，道：“你、你怎么突然就……就这样做？这不是大伤元气吗？你为何要这样做？”

赵灵儿只虚弱地浅浅微笑一下，并没有回答。

一名村夫叫道：“什么体内干净了？七孔流血不是死了吗？”也有人道：“她和你有什么仇，你要害死她？”

韩梦慈忙道：“大家稍安勿噪，我看看。”

韩梦慈将那妇人脸上的血水全擦干净，恢复她的面孔，一看之下，脸色大变，连忙起身往内奔去，叫道：“爹！爹！你快来啊！”

见韩梦慈这样，李逍遥更是心急，扶着虚弱的赵灵儿，道：“你怎样？还好吗？”

那名村夫在妇人尸体边又气又急，道：“我娘子本来还好好的，你干嘛害死她？”

赵灵儿道：“不，她已经好了……”

那村夫握住妇人的手，悲哀地叫道：“好了？她的手冷冰冰的，又没有气，不是死了吗？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毒？她……她生平没害过人，生性最是慈悲，你为何要害死她？呜……”

那村夫是个昂藏大汉，却当众恸哭，让李逍遥很诧异，想不到这粗鄙的村妇，也有人如此深爱她。看来情感之事，是不论外貌、身份、贫富的。

赵灵儿无力与他争辩，虚弱地靠在李逍遥怀里。韩梦慈带着韩医仙赶来，韩医仙把了把那妇人的脉，目露惊奇，转头道：“去拿些补气的药过来。”

“是。”韩梦慈连忙到后房去取了些药丸，让韩医仙喂妇人服下。那妇人的丈夫最是信服韩医仙，韩医仙自然不会给死人服药的。

不久，那妇人喘起气来，发出呻吟，道：“唉呦……我怎么身上……这么没力啊？”

她不但神智清楚，甚至还能讲话了，让那村夫大喜过望，道：“美娘，美娘，你好了？”

那叫美娘的妇人望着他，道：“你怎么在这儿？”

“你、你给僵尸咬了，我把你送来这儿……”

美娘突然一跃而起，一把拧住村夫的耳朵，道：“老娘想起来了，你到阿牛家去赌，老娘要抓你回来，不小心在树林跌了一跤，昏昏死死过去，你这个杀千刀的，不要命了？害老娘跌倒？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

那村夫耳朵被揪着，却十分欢喜，道：“是，娘子说得是，我不该害你跌跤……”

李逍遥看得目瞪口呆，旁边有人道：“美娘，你不是跌跤，是给夜*咬了！”

韩医仙笑道：“二位，她身上的尸毒已经尽去，可以回家了。”

那村夫拉着妻子，扑通便往赵灵儿面前跪下，碰碰碰叩了三个响头，道：“这位观音姑娘，你救了我娘子，我一辈子烧香拜您。”

赵灵儿道：“回去吧，别再惹她生气就是。”

见那对村夫村妇欢天喜地地走了，一瞬间所有还清醒的，都纷纷叫道：“观音姑娘，求你帮我去尸毒！”“观音姑娘，我有四个子女要我照顾，我不能死啊……”“观音姑娘大发慈悲，救救我爹……”

韩医仙道：“各位，各位听我说，这位赵姑娘救了一人，身体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也得让她好好休息……”

有人打断了韩医仙的话，道：“她是神仙，神仙怎会累？”“是啊，我们苦得受不了啦！”

韩医仙道：“各位，等赵姑娘身体好点了再说吧！来，赵姑娘，李少侠，随老夫来。”

韩医仙不顾伤病者的抗议，带李逍遥与赵灵儿直入后堂。以药园为隔，后方的韩医仙私宅内，林月如已经在在了，见赵灵儿脸色又这么惨白，颇为惊讶。

韩医仙请赵灵儿先坐下，替她把了把脉，才道：“还好，你体内的……嗯，没动着，否则真是不堪设想！我再给你开些方子，养养身体。”

赵灵儿道：“多谢韩医仙。”

韩医仙道：“你身体还这么弱，为何耗了那样的心力去救人呢？”

赵灵儿道：“我想以我的法术，多少帮韩大夫医治一些村民……”

韩医仙道：“你的心意我知道，可是，一个被尸毒所害的人，要耗去你这么多心血，你能救几个？照这方法来看，救了七八个，你小命也要没了！”

李逍遥握紧赵灵儿的手，道：“灵儿，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赵灵儿默默不语，不知在想什么。

韩医仙道：“这附近的村子饱受尸妖肆虐，能搬走的人早就都走了；本村幸有河水阻隔，才暂时得以安泰。灵儿姑娘，你已经好了，三位既不是本地人，老夫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吧！”

赵灵儿忙道：“医仙，看到村民们遭受这般苦难，我觉得.....我应该替村民们做点事，以报答医仙的恩情。”

这句话一出口，不要说是韩医仙惊讶，李逍遥与林月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都大吃一惊。李逍遥本以为：找到赵灵儿之后，她会依原来的计划，和自己一起去苗疆。当初，她只唯恐无人可依，只要求李逍遥千万不要抛下她。

当李逍遥千辛万苦寻回了她，她却竟然迥异从前，苗疆也不去了？甚至也对李逍遥多所保留，好像故意在维持距离的样子，这一切的变化，都让李逍遥又困惑，又伤心。

李逍遥竟只能无言地看着赵灵儿，想确信：“你说的是真心话？为什么？”

不过赵灵儿刻意逃避着他的眼神，并没有看他。

韩医仙道：“赵姑娘有这慈悲心肠，够了。若是你留下来，这些中了尸毒的村民个个要保命，必会死求你救他们，那时，恐怕还要多生事端。”

人性的基本弱点，就算再纯朴的地方也是存在的，李逍遥也感担心，道：“是啊，搞不好会劫持你，逼你，虽然大家也都很可怜，不过总不能害你受到危险。”

就连林月如都说话了：“每天送进的病患不止一个，灵儿妹子有几条命，能个个都救？救了这个，不救那个，人家服吗？到时为德不卒，反而惹到一身怨恨！真正釜底抽薪的法子，就是消灭了尸妖！否则，人是永远杀不完、救不完的！”

林月如说的固然是事实，但李逍遥也知没那么容易，道：“若是除得了尸妖，早就除了，还要你说？”

林月如道：“我就不信没人杀得了尸妖！”

一直不说话的韩梦慈，说出惊人之语：“我知道有个人能对付尸妖！”

众人都望定了她，韩梦慈道：“一个月前，玉佛寺的主持智修大师就驱退过一群尸妖，救了江家的三位公子的命。”

韩医仙听了，默不作声，似乎他已知道有此事，只是不提。

这多少令李逍遥觉得不大对劲，道：“我也听村人说过，玉佛寺的智修大师，真的有这样的法力？”

韩梦慈道：“应该是真的吧！后来江家的三位公子，还一起出家成为智修大师的弟子。如果不是因此受了佛法感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韩医仙却道：“梦慈，玉佛寺有些玄机，你还是别寄望了。”

一向温顺的韩梦慈有点儿不服，仍不解地问道：“可是……自此之后，尸妖都不敢靠近玉佛寺，为何玉佛寺有这样的法力，爹您却老是不许我们去求智修大师？”

韩医仙道：“凡事若是太过，就不近情理，不近情理之事必有内情，还是谋定而后动。”

韩梦慈无奈地不再作声，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按捺不住，林月如抢着问道：“不去接触过怎么知道？或许智修大师并不知道僵尸作乱得这样严重！”

李逍遥也道：“出家人慈悲为怀，怎么会有问题？”

林月如道：“是啊，逍遥哥哥，我们这就去请玉佛寺的和尚下山收妖！”

两人首度意见这么一致，就连袂要往外去，韩梦慈连忙道：“不，这……两位还是打消这念头吧，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韩医仙道：“二位，坦白说，老夫早先就曾派人去请智修大师下山除妖了。”

“什么？难道也没用吗？”

韩医仙道：“不，而是去请智修大师下山之人，全都没有回来。”

一听见这样的话，李逍遥、林月如都作不得声，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

李逍遥呐呐地说道：“这……怎会如此？难道……难道那些人都死了？”

韩医仙一捋黑须，微蹙双眉，道：“当然不是！而是他们……都落发出家，再也不下山了。”

这比刚刚的话还要令人惊讶，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三人面面相觑，好半晌，李逍遥才道：“也许……那位大师真的是佛法无边……”

不过所有的人都出家，这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韩医仙苦笑道：“唉！小女梦慈和江家大公子少云自幼就订了亲的，俩人感情一向很好。前不久才约定：等梦慈满了十六岁，就要来下聘。一个月前，老夫听说玉佛寺的智修大师法力高深，于是想请他下山除妖。少云和两个弟弟便自告奋勇前往，结果一去不返。老夫和小女多次前往查问，才知道兄弟三人都出家当了和尚。这件事，个中玄机，实在仍令人想不透！”

韩梦慈轻轻别过了脸，难掩伤感。

“去玉佛寺的都会出家为僧，那……”李逍遥想了想，林月如已笑道：“我就不信女子去了，一样回不来！你们男子去玉佛寺都会落发，那就让我这个女子去一趟，如何？”

这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令李逍遥拍案称妙，道：“照哇！智修大师总不会连女弟子都收了吧？佛寺里可不收尼姑的，那月如妹妹就可以把人给请下来了。”

林月如笑道：“要我出家啊，那是万不可能！”

李逍遥笑道：“若是要你嫁给刘晋元，你出不出家？”

林月如一听，气得脸上泛红，怒道：“你干嘛又提到那脓包？再说我要揍人了！”

李逍遥脖子一缩，不再作声，心里却暗想：“要惹她生气，抬出刘晋元准没错。以后她再刁，我就拿这治她，嘿……”

林月如怎知李逍遥正在揣摩她的弱点？径自气呼呼地提剑要出去，李逍遥追上前道：“欸，你一个女孩儿家，走夜路不大好……”

“女孩儿家又怎样？走夜路又怎样？”林月如手腕一扬，推开李逍遥，看来是赌着气不想理他。

李逍遥道：“夜路走多了，母老虎也会遇到鬼……”

“你说什么？”林月如气得一把要揪住李逍遥的衣领，被李逍遥轻易矮身一闪，钻了过去，挡在门口。

李逍遥笑嘻嘻地说道：“我说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有个照应。”

赵灵儿也道：“我也去！”

林月如双手抱在胸前，道：“你敢去？不怕落了发当和尚？”

李逍遥笑道：“有灵儿在，我不怕。”

赵灵儿脸上一红，道：“我才不管你当不当和尚，你去当好了！我帮你剃头发！”

林月如扮了个鬼脸：“要他这小贼当和尚，真是佛门之灾呦！阿弥陀佛！”

韩医仙想了想，道：“从前是没有女子去请智修大师过，或许可行……”

韩梦慈喜出望外，道：“爹，您准许李公子他们去？”

韩医仙道：“有机会总要试试，李公子，林姑娘、赵姑娘，有劳您三位了。”

说着，韩医仙从背后的柜中取出一张地图，一面指划着，一面道：“这是本村的地图，三位到了骆记米仓之后，可见到一条小桥，过了此桥，往北走便是玉佛寺，往东方是黑水镇。”

李逍遥仔细认了认，道：“那这西南方呢？”

“这是鬼阴山，一群来路不明的苗人将鬼阴帮的山贼赶跑后，便占据了贼窟。”

“此地有苗人？”李逍遥和赵灵儿都有些讶异。

韩医仙道：“嗯，也是最近忽然出现的，他们杀人不眨眼，比山贼还可怕，外人最好别随便靠近那一带。”

李逍遥道：“那您知不知道他们是黑苗还是白苗？”

“这……老夫不大清楚，总之别惹事端便是。”

李逍遥“嗯”了一声，又道：“那我们往北走，就可以找到玉佛寺了。这条路我白天走过，认得，我们走吧！”

三人往城东快步而去，天色已黑，正是僵尸可能出没的时间，三人都身怀武功，虽说多了几分保障，但是还是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只好借着谈笑来解去这样的可怕。

骆记米店外还有不少居民徘徊不去，伙记们正在收拾店面，那几名彪形大汉挡在门口，喝道：“关店啦，回去！回去！”“明儿再来！”

有一名衣衫破旧的老头，拼命挤到前面去，哀求道：“我已经等了一下午，求老爷就开开例吧……”

他把钱捧在手上，已经伤心得快哭了出来，那大汉毫不怜悯，一把将他推开，道：“别挡了收铺子！”

店里伙计都有点看不下去，但也不敢说什么，只好一人放下门帘，一人将老头扶起，道：“明儿再来，我给您先留着，啊？”

老丈哭道：“我孙子害怕僵尸，不敢睡，昨夜哭了一晚，今天我再不拿回去，他又要哭一晚。我……我心疼啊！”

李逍遥道：“喂，人家也不抢，捧钱来买，你们还不卖？”

白天那名打算盘的肥胖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道：“小子，又是你？你的意见真多，我家老爷累了，要休息不做生意，你也管？”

李逍遥冷笑道：“告诉你们老爷，今晚不赚，以后没机会啦！”

那总管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逍遥道：“我们会将玉佛寺的住持大师请来，他能驱逐将僵尸，到时候这些糯米，您自个儿吃，也别卖人了！”

那总管哈哈大笑：“驱逐僵尸？凭你这毛没长齐的小子？哈哈.....你去，你去，这美貌两位姑娘就请留下来，让我们骆员外奉为上宾，好好照顾她们.....”

话还没说完，林月如一发娇叱：“放肆！”

只听清镗一响，林月如手中越女剑鞘已迎面碰地打在那总管脸上，登时将他的门牙撞断了两颗。

“哇！我.....我的牙.....”

那总管哀叫连连，满口是血，掩口挥手道：“还愣赛那里干什摸！怪！怪把你们动打一顿.....”

他缺了牙又差点咬断舌头，说话漏风，咬字不清，但是那几名保镳观其情、查其貌，也知道意思是要开打，众人纷纷呼喝，抄起身边棍棒，便往李逍遥、林月如、赵灵儿打来。

众村民急忙闪避，免得扫到棍棒余威。这四五人只有两人对付林月如与赵灵儿，倒有三个抡刀的往李逍遥身上招呼。

李逍遥举剑格刀，嗖地一声，对方手上的刀应声而落，李逍遥发觉不是对手，心中一生轻蔑，正要连去三人兵器，突发现由地上窜出两根竹竿，差点绊倒了他。

李逍遥连忙翻了个身，稳住步子，怒道：“使绊子，不要脸！”

他这回提高了小心，剑随身走，东取西制，噗噗两响，便是两人中剑，最后一回剑锋，削去其中一人的一片头发，吓得他动也不敢乱动，差点以为自己脑袋搬家了。

李逍遥转头一看，林月如和赵灵儿早就料理好对付她们的大汉，那总管脸色发青，躲到屋内不敢出来。

李逍遥也不为难他了，说了声：“走吧！”

第十四章 误落佛网（上）

李逍遥与林月如、赵灵儿三人一同大步走入玉佛寺，这所寺内，正统的佛寺结构一应俱全，进入山门之后，便可以看见两旁的指归阁，经过指归阁及围墙，前方矗立着雄伟的大雄宝殿，后方则是藏经楼，处处结构严整，殿宇轩昂，黄墙黛瓦，气势庄严。

望着黑暗中鳞次栉比的殿宇，三人都静了下来，流连于园林景色。

突然间听见一声惊慌的惨叫，李逍遥三人连忙从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只见在大天井处的香炉前，那名法号智泽的年青僧人抱头鼠窜，哇哇叫着，背后竟有一人手持大刀，追着他跑。

智泽绕着香炉狂奔，叫道：“放过我啊，别……别动手……救命啊！”

那持刀大汉叫道：“我砍死你这王八蛋！”

那大汉声若洪钟，身如铁塔，但竟也剃了光头，穿上僧袍。在这佛门净地，竟会有人当场厮杀，真是教李逍遥傻眼了。

智泽躲在香炉后，喘着气，道：“有……有话好说，师弟……”

与他隔着香炉的汉子也停下了步子，喝道：“你骗俺！俺不会再上当啦！”

说完，又往左追去，智泽往右奔逃，只能乱叫。

李逍遥一箭步上前，手中长剑一挥，那汉子下意识地挥刀挡去，李逍遥腕力一振，剑身一转，将那汉子的刀压下寸许，道：“喂，这位大师，你穿着出家人的衣裳，却打打杀杀的，成什么样子？”

那汉子叫道：“你是谁？管俺的事？”

李逍遥道：“你在这里大开杀戒，佛祖要生气的。”

那大汉道：“俺不管！俺受不了了，连佛祖都杀！”

那汉子竟如此大逆不道，李逍遥听得咋舌，本以为智修大师法力无边，玉佛寺内应是一片祥和，想不到会是这样残暴戾气。

那汉子要用力抽出刀，却被李逍遥制得无法动弹，无法移动半寸，智泽才放下了一点心，躲在李逍遥背后。

那汉子怒视智泽，吼道：“你逃不了，老子砍了你这小和尚，煮了吃！”

李逍遥道：“喂，大师，有话好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汉子道：“这小王八蛋骗俺！”

“他骗你什么？”

“骗俺出家！”

“什么？你……你是被骗的？你为何要出家？”李逍遥奇道。

那大汉道：“俺本来是个杀猪的，每天至少要吃五斤肉，不然浑身都会不对劲。这小和尚骗俺，说来这里当和尚，可以每天有吃有喝的，结果俺一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智泽缩头缩脑地说道：“贫僧没骗你，是有吃有喝没错啊！”

那大汉道：“哼！吃大米、喝凉茶，每天净是青菜萝卜，俺嘴里都要淡出鸟来啦！”

李逍遥哭笑不得，道：“大师，出家人本来就不能吃荤，这您不知道吗？”

那汉子叫道：“没人告诉俺，俺怎会知道？那老子不当和尚了！不当了！”

智泽忙道：“不行，不行，你剃度领牒了，不可反悔。”

那大汉怒目圆睁，道：“老子不想当啦！这也不行？”

“自然不行，一入佛门，绝不能反悔。”

汉子道：“给我吃肉，我就不反悔！”

智泽道：“阿弥陀佛，入了佛门，不能吃肉。师弟您忍了几天，就可再忍，切勿功亏一篑……”

汉子怒道：“俺不要忍了！刚才俺好不容易抓到一头鹿，煮了锅鹿汤要解馋，谁料居然被这小兔崽子连肉带汤全给倒掉了！”

“鹿？”李逍遥一听不对，道：“你捉到的是什么样的鹿？”

汉子道：“那头鹿还小，断了角，脚也受伤，老子才逮得到。老子见它伤口都烂得透骨，索性一刀下去，让它早早升天西归，去见他*的佛祖啦！”

李逍遥惊讶痛心，道：“你.....你竟杀了那受伤的小鹿？”

林月如对智泽道：“这个大哥不想出家，你又何必逼他留下？还俗的人还少了吗？”

智泽道：“这.....这是师父的意思，我不能违背。”

“师父？你师父是谁？”

“本寺住持，智修大师。”

林月如道：“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许还俗的规矩。喂，这位杀猪的大哥，你不想出家，人家也不放你走，你怎么不自己溜啦？你这么大个子，谁拦得住你？”

此话一出，那名大汉更是气愤，道：“俺能回去早就回去了。”

林月如奇道：“此话怎讲？”

汉子道：“自从方丈大师替俺剃渡后，出家以前的事俺许多都记不起来了。俺只知道俺是杀猪的，俺只想要吃肉！”

三人惊疑地听着，李逍遥更是疑惑，望向赵灵儿，似乎了解了赵灵儿为何会觉得此地有点玄机。

林月如似乎不大相信，道：“你全记不起了？怎会这样呢？”

“俺不知道！俺要吃肉！”

智泽道：“阿弥陀佛，万灵皆有佛性，怎可自相为食？”

“你再说，你再说，老子砍了你！”

李逍遥收剑，那汉子又要挥刀而上，李逍遥将剑柄往他胸口一弹，登时震得他山一般的身子飞跌出去，“碰”地重重落在地上。

智泽忙道：“智杖师弟，你无恙吧？”

唤作智杖的汉子捂着心口，痛得讲不出话来，呻吟的还是满口市井秽语，意思无非是要把智泽的母亲怎样怎样的。

智泽并无愠色，退后一步，对李逍遥合十道：

“各位施主，小僧为各位引见方丈大师吧！”

李逍遥道：“有劳了。”

三人便随着智泽，走过指归阁，转向第二重拱门内，拾级登上高楼。

在宝殿后的西面楼阁内，应是藏经之处，但见房只有一名老僧俯首抄经；东边的卧房内隐约可见几名僧侣正在颂经。直到最上首的禅修房内，大门紧闭，智泽道：

“方丈，有三位俗客求见。”

但听得门内传出淡淡地“嗯”一声，智泽道：“方丈准了，请吧。”

说着，便轻轻推开了门。

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三人肃穆恭敬，不知道会见到的是一个多么有修为的大师。只见空寂的禅房中，只有一床一炉，床中央端坐着一名身穿住持袈裟的僧人，旁边站着两名僧侣，容色安祥。

令李逍遥等人惊愕的是：那名身穿住持袈裟的僧人，容貌居然十分稚嫩，几乎只是个儿童一般！圆圆的脸蛋，和智泽有几分相似，甚至看起来还比智泽小上几岁，怎么会是方丈大师？

李逍遥正狐疑着，智泽已恭敬地顶礼说道：“师父，这位是李施主。”

李逍遥和林月如面面相觑，小声问道：“怎么是个孩子？”

林月如低声道：“会不会是返老还童？我听说有些高人修行到一定程度，便能童颜鹤发。这和尚没头发，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鹤发……”

只有赵灵儿默然不语，望着智修。

童颜的智修大师道：“阿弥陀佛，三位施主所为何来？”

事到如今，怀疑也没用，李逍遥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道：“欸，是这样子的……听说大师法力高强，想请大师下山除退尸妖，替白河村和黑水镇两地的居民，除却一害……”

智修大师慢吞吞地说道：“老衲乃是佛门中人，从不过问外界俗事，三位请回吧！”

李逍遥忙道：“大师此言差矣，出家人降魔卫道本天经地义，何以是外界俗事呢？”

智修大师抬起眼皮望了李逍遥一眼，道：“施主认为除魔卫道，是出家人的义务，那么施主您愿除魔卫道吗？”

李逍遥道：“当然，只要我能力所及，便会尽力！”

智修大师微微一笑，这慈和的笑容里，倒真的有几分入定高僧的气度。

智修大师道：“我佛慈悲，李施主您也同意抱存慈悲之心，解脱世劫？”

“这当然.....”

智修大师道：“以此度之，施主您果然深具佛性。”

李逍遥不好意思地笑道：“这.....不敢当，不敢当.....”

林月如讪讪地说道：“别忘了连畜牲都是有佛性的。”

李逍遥瞪她一眼，在大师面前，倒不好意思跟她斗嘴了。

智修大师道：“李施主，你必是佛门中人，佛门一体观照，普渡众生，不只要解救苍生，还要解救施主，脱离五浊之世，皈依佛门三宝。”

“这.....大师您的意思是.....”李逍遥不解。

智修大师道：“智泽，去把剃刀和袈裟拿出来。”

智泽应了一声：“是！”便转身离去。

李逍遥忙道：“等等，要剃刀和袈裟.....干什么？”

林月如道：“当然替给你剃度，不然是帮我和灵儿出家吗？”

“这.....”

智修大师道：“女施主好慧根。”

李逍遥惊道：“我，我没说要出家当和尚啊！”

智修大师道：“施主您答应了，怎么立刻反悔？”

“我.....我何时答应了？”

智修道：“你方才说，‘出家人降魔卫道本天经地义’，我问你：‘施主您愿除魔卫道吗？’您怎么说的？”

“我.....我说.....欸，不能这样算哪，我当个俗家弟子，也可以除魔卫道.....”

智修大师反问道：“俗家弟子，也可以除魔卫道，那你又为何特别要老纳这出家人来除魔卫道？”

“因为.....这.....这.....大师您不能这样说.....”李逍遥张口结舌，明知智修大师的说法是种诡辩，却想不出一个较有力的反驳法。佛门高僧擅长打禅机，对这些诡辩之术最为精通，李逍遥自然不是对手。

智泽捧来迭得整整齐齐的袈裟与剃刀渡牒等物，道：“师父，请。”

他将诸物放在禅榻上后，便又恭敬地合十顶礼而去。

李逍遥正跟着转身要跑，禅房的大门突然无风自动，“碰”地一声，应声紧闭。

李逍遥惊奇，这名智修大师外貌虽年幼，但是或许真的有法力，才能这样不动而闭户。

林月如道：“你真的得出家当和尚了。”

“我才不要！你倒底帮谁啊？别兴灾乐祸啦！”李逍遥急道。

林月如道：“嘻，我瞧你这贼头贼脑，当个和尚是不是能安份一点？”

“你……”智修大师持刀在手，道：“李施主，请过来。”

李逍遥道：“不，不，大师，这事还得商量商量……”

智修大师道：“阿弥陀佛，施主既然答应了，就由不得你。”

说完，原本两名容貌慈和的僧人，身子像闪电一样窜至门边，手上戒杖铛地一声，发出清响，挡住了出口。

原来他们也会武功，智修大师道：“把李施主抓住。”

李逍遥怒道：“哪有这样硬逼人出家的？佛门没这种道理！”

智修道：“痴愚众生，勘不断俗世贪嗔，老纳只好强行而为，此乃不得已也。施主若皈依我佛，死后才能登天朝佛，不致于堕入十八层地狱，老纳是为了你好，不能眼见你堕啊！”

李逍遥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这种好事就留给您自己吧！”

那两名武僧在智修大师的眼色一使之下，铛地一声，两只戒杖往李逍遥左右膝弯打下！

林月如与赵灵儿同时发喝，一人一掌，击开那两僧。李逍遥连忙转身拔剑，道：“看剑！”

一剑回画，两武僧同时仰身避去，当地一声，两杖直取李逍遥胸前。李逍遥身子斜侧，铁杖砸空，倒把地面砸出两个凹洞，可见那两名武僧的膂力强劲，被打中的话必是重伤。

李逍遥一惊，一招“金阙全开二峰长”剑气左右开弓，将两僧手中铁杖震落，两僧也不惧怕，空手上前便要擒人。李逍遥怕剑气伤了他们，智修大师会恼怒而不允下山除妖，因此剑气处处保留几分，道：“喂，你们别逼人太甚啊！”

林月如可不管伤不伤人，拔剑道：“两个打一个，我最看不惯！”

说着，便身如飞叶，翩翩落入战圈，一剑逼退其中一名武僧，那武僧不管林月如的剑利，一掌直取林月如头脸要害，林月如吓了一跳，长剑在面门一转，化去危机，接着便挺剑直刺，那武僧竟不怕死，迎上前来，左臂往林月如面前一挥，林月如只感一道真气疾来，立足不住，连连倒退。

李逍遥这边战况竟是一样，那两僧的出手方式全都一致，简直像是镜子里的两道人影一般，赵灵儿越看越是心中明白。

李逍遥被震退数步之后，站身不住，踉跄而行，那二僧一拥而上，将李逍遥按倒在地。

智修大师手持剃刀，慢慢步上，道：“施主，何必苦斗挣扎？只要把剃去三千烦恼丝，不会有什么痛苦。”

李逍遥叫道：“喂，谁说剃了头就是和尚？当和尚不能吃肉不能娶老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智修大师道：“勘破生死爱憎，是为大休歇，既入空门，就把那些都放下吧！”

李逍遥道：“开什么玩笑！我为何要堪破酒肉女色啊？”

智修大师道：“酒是穿肠毒，肉是同类身，女色是魔王，施主何必贪恋这三物？”

林月如脸色一变，道：“什么女色是魔王？呸！我不准你剃了他头发！”

说着，拧剑往那二僧刺去，顾不得伤不伤人了。智修大师长吟道：“阿弥陀佛！”身子飞纵上前，一道掌风，便将林月如身子击飞。林月如惊呼一声，身子凌空，轻飘飘地落在地上，像是被一只温柔的手拖住一般。

定神一看，挥手送出掌气的是赵灵儿，智修大师讶异地回头看着赵灵儿，赵灵儿道：“大师，您所知的佛法出了错了，这是不成的。”

智修大师冷然道：“小小女娃，怎可狂妄议论法轮是非？”

说着，便要弯下腰替李逍遥剃发，李逍遥被这两名武僧压制住，挣扎不脱，吓出一身冷汗。

赵灵儿轻喝一声：“破！”双掌一掀，那两僧竟自己被震退了开，但一弹跃出去后，竟不见了。

林月如大惊，道：“啊！妖法……”

智修大师脸色一变，道：“女施主你……”

李逍遥一跃而起，道：“妖僧！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

李逍遥长剑疾刺，一连数剑尽封要害，智修大师左支右绌，拙于拆解，忙叫道：“啊……不，别……别动手，女施主，您同为佛门中人，怎可袖手啊？”

李逍遥听了更气，一面挺剑攻击，一面道：“你又想叫谁出家？灵儿和月如都不会听你的，你别作春秋大梦！”

智修大师狼狈地闪避逃跑，退无可退，只好叫道：“饶……饶命啊！”

李逍遥一剑格在他颈子上，怒道：“你也怕死？不是说什么勘破生死爱憎吗？呸！一派胡言！”

赵灵儿抢上前一步，挡在李逍遥身前，道：“逍遥哥哥，放下剑吧，别为难他了。”

李逍遥道：“哼！你说了，我就放。”

说完，反手收剑。赵灵儿转头对智修道：“你还不回复原形？”

智修大师点了点头，容貌渐渐变化，竟与方才在外面的智泽一模一样。

林月如看得瞪大了眼睛，“怎……怎么会是智泽？刚才……刚才那些人都是你变的？”

智泽点了点头，有点害怕。

李逍遥也讶异得说不出话来，赵灵儿道：“我瞧你道行不浅，怎会浪费在化身法术上？”

智泽道：“我……我只是想修佛法……”

李逍遥怎么也不信，道：“这怎么可能？你胡搞一通，哪有这种修佛法的道理？”

智泽道：“我乃达摩法师所持佛珠，已经修行九百九十九年了。我想……先师常说佛光普渡众生，要让众生都沾佛泽，所以我才要大家来出家，快点修成正果……我，我哪里不对？”

见他委屈不服的样子，赵灵儿道：“你已有将近千年的道行，潜心修炼，求渡化之道，本是应当。但是，你依恃法力逼人落发出家，这怎么是慈悲之道呢？”

智泽道：“这当然是慈悲之道，让人人都成为虔诚的佛门弟子，就是为了让它们远离俗世污浊啊！”

李逍遥道：“阿弥陀佛！这是哪门子的慈悲啊？谁教你的？”

智泽道：“这是经典上说的，凡人一发佛念，就有不可思议的果报，所以人要常常念佛，将来就算堕入地狱，也才有机会解脱升天。”

赵灵儿道：“修业之本在于舍己助人。佛曰无我乃舍己，佛曰慈悲即助人。而你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强行逼人忘身忘家，这样以遗忘和欺骗来念的佛，以其贪着利养故，所造功德尽为慧火所烧。也就是没有功德的。再说，积功念佛，一定要在庙里吗？”

智泽道：“不然……不出家行吗？”

赵灵儿道：“佛法中心乃三无漏，所谓‘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数。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数。神足飞行亦是世俗常数。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义。’，可见戒、定、慧三宝中，戒与定，只是慧的之辅助。你若能体认生命，与周边环境相处，圆融无碍，欢喜快乐，那便是真正的大澈悟，那是要依靠领悟，不是落发可致的。枉费你有千年道行，竟只有孩童般的智慧。如此下去只怕向佛未果，反而先堕魔道。”

智泽顿开茅塞，跪地道：“菩萨！你是菩萨！”

赵灵儿连忙道：“你别这样，我不是菩萨！起来吧！”

智泽磕头数下，道：“菩萨，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这些道理，求求菩萨收我当弟子！”

赵灵儿道：“这些道理，也不是什么，我师父平时就是这样教我的，你别……”

李逍遥打断了赵灵儿的谦辞，道：“让他将功折罪好了，我们正要去降伏尸妖，这小不点也许派得上用场。”

赵灵儿道：“智泽，你肯去帮村民除去尸妖吗？”

智泽不停地点头，道：“好，让我跟着您，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尸妖，我可以帮你们找到他！”李逍遥道：“原来尸妖是有人操纵的？”

智泽道：“山下那些尸妖，大多是从黑水镇北方的乱葬岗来的，那里有一座隋朝的将军冢，赤鬼王就躲在那地底下的血池之中。他用邪法操纵死尸吸食人血，供他修炼血魔神功。”

李逍遥咋舌，道：“乖乖……这么邪恶的妖魔？”

智泽道：“我知道怎样去对付赤鬼王，菩萨，求你收我当弟子吧！”

赵灵儿道：“好吧，既然你有心，可是，你别叫我菩萨，我不是，也别亵渎了菩萨，你高兴就叫我声灵儿。”

智泽道：“我……我不敢。”

“那就随你叫，可不许叫菩萨。还有，你就以原形面貌跟着我吧！”

智泽道：“是，主人，我叫小石头！请您要将我配在身上，可以增强您的法力，还可以替您抵挡墓穴内的阴气。”

说完，智泽身子一摇，登时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串落在地上的玉佛珠。

赵灵儿拾起玉佛珠，配在身上，道：“逍遥哥哥，该怎么找赤鬼王，小石头会给我感应，咱们走吧！”

三人拾级下阶，只见前方天井，有三名年轻僧人正在议论纷纷，见到李逍遥等人下了楼，都目露惊讶。

那三名年轻人长得都有点像，李逍遥想了起来，道：“你们.....是江家三兄弟？”

那三人更是讶然，其中一人道：“是啊，这位施主怎么知道？”

李逍遥道：“我们听韩医仙说过，现在本寺住持已经愿意放你们回去了，刚刚还有一个本来是屠夫的呢？”

江家三兄弟其中一人道：“我们也不知道，刚刚突然之间，原本空白一片的脑子就清醒了，那屠夫大叫着‘我想起我是谁啦，我知道我家在哪儿啦！’就手舞足蹈地奔了出去，我们三人却恍如梦醒，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

李逍遥道：“你们哪位是江少云？”

一名相貌堂堂的僧人走前一步，道：“我就是。”

李逍遥道：“梦慈小姐很思念你呢，你赶快回去看她吧！”

江少云道：“再造之恩，江某永铭于心。”

那三兄弟纷纷向李逍遥等人道谢之后，便一同向门外快步走出，赶着回家去。

李逍遥笑道：“哈！这可谓功德圆满，阿弥陀佛！”

林月如笑道：“瞧你念得挺有一回事的，看来是很有当和尚的天份！”

三人甫走出玉佛寺，林月如突然发觉地面上的阴影去了一大片，回头看去，整座佛寺竟消失不见，原来的粉墙化作一片郁郁茂林。

第十四章 误落佛网（下）

李逍遥与赵灵儿也随之转头回望，讶然不已。

李逍遥道：“这……这间庙也是变出来的？”

赵灵儿微笑道：“若以音声求我，不能见如来；若以实相求我，不能见如来。世上哪有什么事物，是你看见的表相那样呢？寺庙是庙，林木也是庙。无云可证，是立足境。”

李逍遥笑道：“啧啧，咱们面前出了位得道高僧！”

赵灵儿听了，并没像以前那样一笑置之，反道：“你听得下去也好，听不下去也好，总之以后……唉，以后你会懂的。”

李逍遥道：“你怎么啦？怎么一间玉佛寺，引出你这些想法了？”

赵灵儿道：“我不是到了玉佛寺之后才想的，是……前一阵子我病了，躺在床上静静地想着时，突然间师父从前对我说的许多话，我都懂了。逍遥哥哥，你认为我又是谁呢？我就是你眼前所见的这个样子吗？”

李逍遥怕她钻牛角尖，忙笑道：“你身子不好，难免悲观，不管你是什样子，我眼里你都是这样，又美又温柔，天下谁也比不上！”

林月如用力咳了两声，李逍遥才想起她在身边，连忙道：“你……你也很美！”

林月如狠狠瞪了他一眼，道：“灵儿妹妹，把小石头放出来，剃了这小子的头发！”

李逍遥笑道：“刚刚是谁第一个出手替我挡了剃刀的啊？”

林月如冷笑道：“你少嚣张，我是不想把机会让给别人。”

“什么机会？”李逍遥问。

“你忘了你欠我一事？”

“什……”李逍遥话到口边，想了起来，道：“我没忘，愿赌服输。”

“好，你比我慢取回药，得听我一次的命令，若是我这个命令，就要你自己剃了头发，你剃不剃？”

李逍遥一怔，道：“这……这个……”

林月如冷冷地说道：“赖皮的是小狗。要当狗还是当和尚，你自己决定。”

李逍遥一时之间张口结舌，不知怎么选择，见他那哑口无言的样子，林月如这才展眉笑道：“哈！没得顶嘴了吧？哼，我才不会那么笨，把一个命令浪费在这无聊事儿上头，你暂时不用当和尚或是当小狗了！”

李逍遥松了口气，本想立刻反唇相讥，脑子里也立刻涌出好几个足以把林月如气得跳起来的说词版本，话到口边，及时收住，想道：“不行，我不能惹她惹得太过，这刁丫头扣住了这一个命令，不知道将来会使出什么怪招，我千万不能让她太过恨我，否则，万一……万一我和灵儿要成亲，她命令我不准娶；或是更惨的，我和灵儿成亲了之后，她命令我让她睡我和灵儿中间，那……那我还真是宁愿当小狗。”

可是有嘴不能斗，有气不能伸，总是侠客的一耻。李逍遥有点闷闷不乐，三人来时有说有笑，回时各自想各自的，竟无一语。

眼前已来到桥下的岔路，三人停步，等着小石头说话。

赵灵儿怀中的小石头道：“这条路通往黑水镇，得通过黑水镇，才能到乱葬岗。”

赵灵儿道：“走吧，这镇上阴风阵阵，小石头的佛气足够抵挡的。”

赵灵儿率先上，李逍遥与林月如跟着她，这条路上漆黑一片，处处有种腥味，不知是哪里传出来的，就连地上的短草也像是腐败了一般，走起来有种黏黏的感觉。

走了好久，地面上是石子铺的大路，应该是村庄，不过还是黑暗一片，渺无人烟，偶尔看见的几幢屋子，也都阴森破败，脱落的门窗在微风里发出“伊——呀”的沙哑声音。

“这……这镇上好凄凉……”林月如低声道。

李逍遥叹了一口气，心头沉重，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村庄会残败至此！如果白河村也变成这样，那就太凄惨了。

赵灵儿在前面带路，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放慢了呼吸，就怕不小心吸进了什么妖气，好不容易走出了无人的闹市，那森森鬼气，实在比荒郊野地还要可怕！

前方已是一片山丘，鬼火飘浮满天，黑暗中，隐约可见杂乱的墓碑。赵灵儿回头低声道：“这里已经是乱葬岗了，将军冢在深处，我们得小心些。”

李逍遥和林月如点了点头，此时一阵风自山丘上吹拂下来，带着沙土的气味，令三人都为之倒退数步。

“好强的妖气！”就连李逍遥都感觉出来了，那味道似乎是死人曝尸的气味。

三人越往内走，竖直的墓碑就越少，杂乱歪倒的墓就越多，破败得找不出原先的坟茔外观。再继续往前走，那是连坟与墓都没有了，只有一具具曝露在外的老棺木或是白骨，在荒草间发出幽幽的骨头磷光。

不久，三人都同时在这片巨大的墓地前停了下来。面前的平地迥异于前，是一个整理得十分开阔的前庭，树立着数尊真人大小的陶偶武士，守护着后方的巨墓。

在触目的无限荒凉中，这块大阴宅的气势更是显得不凡。赵灵儿怀中的小石头发出轻微的感应：“主人，墓前有一扇门，那是进入地底的机关。”

赵灵儿点了点头，转头要李逍遥与林月如同行，三人步至墓前，果然看见地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刻痕，若不细察，根本不会知道那是门的接缝。

三人往那扇嵌在地上的门上踏去，石板自动向下滑去，露出几级石阶。

若是走了下去，等于被埋在这个将军冢里了。但事到如今，不下去也不行，三人心意相同，也同时便跨步拾级而下。

从地底深出透出幽幽微光，与其说照亮了什么，不如说只是更衬托出进入之时的黑暗。李逍遥与林月如都伸手不见五指，赵灵儿能在黑暗中视物，倒没多大妨碍。她反手握住了两人，让他们知道方向。

李逍遥的感觉上，走了十来级石阶之后，便是一处平坦的路，赵灵儿则依照小石头的指示，在墓下的通路上疾走，时而东转，时而西绕，不知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走了许久，赵灵儿才停了下来，李逍遥与林月如此时已经稍微能适应黑暗，甚至勉强辨认得出对方的身形，但除此之外就连两步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

三人所在之地突然又轻轻地往下滑，赵灵儿拉着两人，慢慢步下石阶，原来地下还有一层。

下了石级，依然被赵灵儿领着东走西绕的，李逍遥已经完全不辨东西南北了，身在地下深处，心头越来越虚，又不敢作声，只能由赵灵儿带着走。慢慢地，李逍遥想通了：这是个地下迷宫，那妖怪藏在地下深处的迷宫里，难怪谁也找不到他！

赵灵儿停下步子，地面又缓缓下移……

还有第三层？

李逍遥此时终于感到阵阵恐怖，这妖怪藏在这么隐密恐怖的地方，闯进来的人是绝没有机会逃出去的！

李逍遥想道：“连我都觉得可怕极了，月如不知怎样？”

他摸索着，摸到了林月如，林月如身子一颤，旋即由隐晦不清的光线中看出是李逍遥，这才松了口气。而李逍遥发觉她手上都是冷汗，明白她必定比自己还要恐慌。

就这样漫长地走着，一层走完了又一层，好像永无止境。

前方终于出现一阵隐隐幽幽的青光，赵灵儿放了手，李逍遥与林月如便同时握住剑柄，紧张地望着前方。

前方是一个高起的石台，石台上停放着一个巨大的棺槨，足有百尺长、五十尺宽，乍看之下，根本是一艘方船，若非槨上的漆绘显示出地狱的图象，还看不出这是槨。

槨用来包在棺外的那一层，往往是富贵之家才会有这样巨大的气派，以棺与槨埋葬家族成员。

那阵清光，便是由棺槨内传出，赵灵儿率先走上前去，她身上的佛珠圣气，引起棺上青光一阵不安的动荡，接着，一阵沉厚的声音，像是

从地狱传出来的一般：“是……谁……吵……醒……本……将……军！”

自棺木内缓缓漂出一具枯尸，尸体穿着厚重的盔甲，体态俨然，十分高大威武。漂浮上半空的枯骨缓缓地坐正，森然道：“活气……？活气……？”

李逍遥不知该不该说话，赵灵儿已上前问道：“赤鬼王在哪里？”

李逍遥暗惊：这那身穿盔甲的巨物，竟还不是赤鬼王？

“哈哈……”那巨物已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森冷笑，手一挥，一道刚猛妖气当头袭来！

“啊！”

李逍遥与林月如分别跳开，同时便拔剑出鞘，剑气疾射向那枯骨！

那尸骨微微晃了一下，便再度俯冲而下，李逍遥挺剑倏地刺出，林月如的越女剑一同攻来，那尸骨无可避闪，叮叮铛铛的几响，李逍遥与林月如的双剑已在他身上连攻十来招。

但那尸骨似乎并不怕兵刃，反倒更凶猛地往他们击去，李逍遥与林月如连忙跃闪，再度振剑上前，与尸骨缠斗作一处。

可是这尸骨根本不怕刀刃，却能伤人，李逍遥与林月如再战下去，只有被耗尽体力而死，而赵灵儿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空焦急。

此时，赵灵儿怀中的小石头道：“主人，你好像带了一尾食妖虫，为何不用？”

赵灵儿一怔，猛地想起，道：“啊！我竟忘了，可是……食妖虫杀得了这怪物吗？”

小石头道：“杀不了，但也能让它动作慢下来，好让咱们找出杀它的法子。”

“嗯！多谢你！”

赵灵儿取出怀中的食妖虫，往尸骨抛去！

登时只听得细微的一声“滋”，那尸骨居然身子一僵，李逍遥趁机一剑刺入盔甲内，力道直透甲中枯骨。

对于食妖虫能有多少作用，赵灵儿并没把握，只能心急地想一同上前帮助李逍遥，小石头却道：“主人，你的真气太虚，又有胎动，绝对不能对付这样的妖物的。”

赵灵儿胸口一悸，颤声道：“你……你知道？”

小石头道：“当然，你若出手，不但没有帮助，还要害了你腹中之物元气大伤，不如放心在一旁看着吧！”

赵灵儿强忍不安，点了点头。果然，那穿着将军盔甲的尸骨动作已比方才缓慢许多。林月如灵巧地足尖一点，跃起数寸，一剑刺入枯骨的头盔颈部！

接着林月如暗施柔劲，力透剑身，只觉枯骨中剑之处力道空荡，接着，哗啦一响，整副白骨居然崩解，纷纷坠落！

不知这样算不算是死了？赵灵儿还不确定时，突然地面一震剧烈晃动，赵灵儿站身不住，李逍遥叫道：“灵儿！”便扑了上来，林月如也身子一跃，靠近李逍遥，接着整个墓底的建物哗喇轰隆，整个激烈摇

晃了起来！三人勉力稳住身形，紧拉着手，在这地掣天崩的剧震中，不断努力站稳。哗啦一声，地面整个崩裂了开。

三人惊呼，往地下陷进去！土崩石陷，千万吨无尽的沙石，像要将三人活埋一般，不断地堆落在三人身上。李逍遥紧紧地握住了赵灵儿的手，林月如也抱紧了赵灵儿，三人谁也没放开手，到他们一同重重地摔落！

不知他们落在什么地方，只是三人缩头紧抱着，感觉不断有巨大的落石与碎物往下落，裂响不断，过了许久许久，摇晃之势渐渐止息，三人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他们身边，是一片平坦的地上，但是空气中有种令人连呼吸都很困难的味道。

李逍遥撑起身子，半跪而起，也顾不得所在之地的气味了，他轻道：“灵儿！月如！”

赵灵儿和林月如都还在他身边，也正睁着眼睛，看着对方。

“逍遥哥哥，月如姐姐！”赵灵儿将他们两人抱住，庆幸他们都无恙。

林月如也紧抱着他们，放心地喘了口气。方才变生突然，她竟什么也没想，先抱住了赵灵儿，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当时自然地便担心赵灵儿会先失散！

林月如道：“灵儿妹妹，你没事吧？”

赵灵儿摇了摇头，林月如道：“好臭的味道！这……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三人往终于看清楚了，三人所在之处，是一片平台，而放眼所见，尽是触目无垠的一大片血红水池！

方才高处落下的石块或木片，在血海上缓缓转动着，才慢慢沉下，那穿着将军盔甲的枯骨早已碎做无限片，凌星的肢骨或盔甲碎片正到处载浮载沉，以很慢的速度缓缓地往下沉。

赵灵儿见到其中一片盔甲碎片上，那头比放出去时肥硕的食妖虫正在慢慢蠕动着，小石头说道：“快点把食妖虫收回来！”

“收回来？”赵灵儿有些不解。

“对，不要太浪费啦！”小石头说道。

赵灵儿还不大了解小石头此言之意，但先照做为是。林月如道：“看我的。”

她抽出缠在腰间的软鞭，举手一挥，“啪”地一声，竟将那片盔甲整个卷了过来，长鞭有如手指般灵活。

这以鞭取物的功夫，连李逍遥也看得目瞪口呆。赵灵儿道：“月如姐姐，你的鞭功真厉害！”

林月如反倒谦虚了起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

赵灵儿将食妖虫收进她原本放食妖虫的小玉匣中，既然小石头那东西有用，就先收着，反正并没有妨碍。

赵灵儿放眼望着这大片红色的池子，道：“不知赤鬼王藏在何处？”

林月如张望着，喃喃道：“……这，这都是血吗？哪里来这么多血水啊？”

李逍遥也蹙眉道：“这股血腥味，实在令人受不了！”

赵灵儿叹道：“这么多的血，可见这妖魔不知残害了多少生命！”

但四面汪洋血海，要怎么离开，三人一筹莫展。而就在水面上的种杂物全沉下去，一尘不留之后，凝重不流的血池下，缓缓地浮涌出一个小漩涡。

漩涡渐旋渐大，渐旋渐大，看得三人目不转睛，哗啦一响，由血水中赫然涌出了一道宏伟无比的身形，狰狞地望定了他们。

那怪物身上尽是皱缩的皮肤，脸孔极端苍老，惨白得像具僵尸，双眼中发出幽幽的黑光，凌乱的白发垂在脑后，周身散发出难以形容的气息。

小石头道：“主人，他就是赤鬼王！”

一听见小石头之声，那皮肤皱缩的怪物幽幽道：“我还在纳闷……凡人怎么可能到得这里？原来……是玉佛珠在帮你们。”

赤鬼王的声音，也低沉得好像水底下的泡沫鼓动一般，教人极不舒服。

“小秃驴，你修你的佛，我炼我的魔，咱们明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你竟背信，带凡人来侵扰于我？”

李逍遥拔剑出鞘，道：“少废话！看这血池，就知道你这妖魔残害了多少人命。今日我等便要为世间除害！”

赤鬼王哈哈大笑：“哈哈……几个小小灵物，能除得了我吗？”

震动大地的笑声，令李逍遥三人几乎站不稳，赤鬼王已张着口喷出腥臭的气息扑来！

三人急忙同时往后跃闪，赤鬼王的巨身一个回甩，激扬起大片血水，林月如与赵灵儿急忙以轻功跃至半空，才闪过这血水的攻势。

但见血涛万丈，三人眼前根本什么也看不见，李逍遥骤觉腥风扑面，连忙挺剑挥刺，一式“香炉瀑布遥相望”封守住周身要害，落地时脚一滑，勉强立稳。

李逍遥大惊，在这危险的血池上，对付这样一个妖怪，几乎可以说没有胜算。就算妖怪有物可以克制，他也不可能猜得出赤鬼王的克星是什么。

赵灵儿一声叱喝，气聚双掌，全力轰向赤鬼王的眼睛，赤鬼王笔直地朝她扑过来，那双幽黑的眼睛被掌气打中，却毫无感觉。林月如连忙斜地一剑抢上，挡在赵灵儿与赤鬼王中间，李逍遥也振腕拧剑，双双攻向赤鬼王。

赵灵儿一出手，威力不但不如从前，还带起胸腹间阵阵寒悸，她好不容易在地上落定，小石头便急道：“主人，别逞能，这妖气太强了，你出手会没命的！”

“可是……可是我……”赵灵儿只能干著急，看着李逍遥与林月如配合无间，并肩攻杀自鬼王，一时之间，除了担心他们的安危之外，赵灵儿恍然想道：“月如姐姐与逍遥哥哥两人，并肩杀敌的样子，这么配合无间……这默契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月如姐姐比我适合当逍遥哥哥的同伴，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身份，一样人类的身份。我……唉！我终究不能这样下去……”

李逍遥与林月如与赤鬼王斗做了一处，赤鬼王的攻击十分快，又一刻不停，李逍遥与林月如连停下来蓄气、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只顾东闪西避。再这样下去，不是葬身血池中，就是气空力尽而死。

赵灵儿忧心不已，问道：“小石头，食妖虫还有没有用？”

小石头道：“我也没多少把握，对赤鬼王这么大的妖怪……”

赵灵儿一咬牙，道：“罢了，不试不成了！”

赵灵儿再度取出食妖虫，往赤鬼王抛去，赤鬼王背上被食妖虫攀住，浑无所觉，继续攻击李逍遥与林月如。赵灵儿急得想道：“果然没用……那怎么办？我身子初愈，又施展不出多少法力……”

赵灵儿担心之时，李逍遥暴喝一声，竟一剑往赤鬼王直劈而下！

“嗤”地一声，赤鬼王中剑，喷出大瀑的血流，动作也慢了些。

赵灵儿一惊，只见原本枯黄的食妖虫已经透出一丝血色，正缓缓蠕动着。赵灵儿心知有异，果然还是有点影响，只是不知影响会有多少罢了。

赤鬼王一扫巨臂，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差点就要被他扫落血池中，却同时灵巧地闪过，再度往赤鬼王头颈刺出。本以为这一击不会得手，谁知赤鬼王竟没有闪，而再度中剑，发出震动的哀嚎！

赵灵儿这回看出来了，赤鬼王的动作，确实因为被食妖虫吸付而变得慢了一些，而且食妖虫所吸赤鬼王体内的精华越多，赤鬼王的动作就越慢。

赵灵儿既喜且忧，喜的是这消耗奏效，忧的自然是不知食妖虫能吸多少赤鬼王的精元？若是食妖虫自身满了，赤鬼王还有余力，恐怕李逍遥与林月如还要面临苦战。

果然，不久食妖虫全身满涨为紫红色，随着赤鬼王的跃动，被甩飞了开，落在赵灵儿面前不远处。经过这两役，赵灵儿明白食妖虫具有这

样食妖奇效，留着自有大用，便冒着危险冲了出去，重新将食妖虫拾回收好。

赤鬼王的动作已经只是开始时的一半，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前后开弓，攻势连连，杀得赤鬼王毫无招架之力，李逍遥身上全是赤鬼王的鲜血，已然杀得眼红，暴喝一声，弥天盖地的剑势，由上而下，整个包住了赤鬼王！

李逍遥大喝：“去！”

整个人连同铁剑，竟往赤鬼王的天灵刺了进去！李逍遥人剑俱没入赤鬼王庞大的身躯之中，吓得林月如张大了口，赵灵儿也面色发白，脑中一片茫然！

突见赤鬼王整个人僵立不动，猛然间，轰地一响，赤鬼王整个四散飞溅，化做千万片血肉，喷向四面八方。

而李逍遥持剑屹立中央，一身是血，但凛冽有威，宛如由地狱中杀出的修罗一般。

在李逍遥周身，弥漫着一阵似有若无的清气，渐渐化去李逍遥的戾气，李逍遥收剑而起，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林月如与赵灵儿连忙奔上，叫道：“逍遥哥哥！”

“你还好吧？”

李逍遥道：“我……我没事……”

赵灵儿突然眼前一亮，拾起落在李逍遥脚边的一颗掌心大小的珠子，道：“土灵珠……原来，土灵珠在这妖怪身上！”

李逍遥奇问：“土灵珠是啥玩意？”

赵灵儿道：“我听师父说过，自古相传女娲大神聚天地灵气——风、雷、水、火、土——炼成五珠，以镇伏群魔。传说这些灵珠早已失落，今日竟能得到此物，莫非是天意。”

李逍遥笑道：“哈！原来还有这个宝物，这算是力斗赤鬼王的收获吧？”

林月如见他可以说笑了，遂白了他一眼，道：“命都快没了，还想着这些！”

赵灵儿微微一笑，道：“不说这个，我们要逃脱这洞窟，还得就靠这颗灵珠呢！”

“哦？是吗？你怎么知道？”

赵灵儿露出凄楚的微笑，道：“我自然是知道的，灵珠与我有不可解之宿缘，灵珠在此时此地现世，或许意味着……我……不该再躲藏了。”

李逍遥看着她，不禁忧心起来，道：“灵儿，怎么你今天……好像变个人似的，你有什么心事吗？”

林月如也以有点不解的眼神看着她，赵灵儿摇头微笑道：“没什么，我没事，你们不要担心。”

听了这样的话，林月如更感诡异，确定赵灵儿是瞒了他们一些事，但是她也猜不出是什么，只能无言以对。

赵灵儿起身道：“僵尸已除，我们快离开这里吧！村民们在等我们的好消息呢！”

李逍遥道：“嗯，我们快回去通知这个消息。”

赵灵儿道：“你们拉着我的手。”

李逍遥和林月如依言拉着她的手，赵灵儿闭目凝神，突然间三人便整个拔空飞出！

李逍遥惊呼出声，赵灵儿竟有这破空飞行之力，实在无法想象！难道这真的是土灵珠的功能？

三人一下子就飞冲上半空，身在凌虚之中，飘然飞升，不多久又缓缓落下，李逍遥站稳在地时，往前望去，已是韩医仙家中了。

这不可思议的速度，更让李逍遥咋舌不已。

李逍遥奔入韩医仙家中，欲说尸妖已除，不料只见病患们面色恐慌，见李逍遥提着血淋淋的宝剑杀入，更是吓得惊叫连连。

李逍遥道：“韩医仙呢？”

林月如与赵灵儿也赶至，见到韩医仙家中一片凌乱，病患惊慌的样子，也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有的病人发着抖指指后房，道：“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李逍遥提剑奔往后庭，赫然见到韩医仙与阿宝两人被背对背绑缚着，蹲在角落。李逍遥连忙解开他们的绑缚，道：“怎会如此？韩医仙，你们遭强盗了？”

韩医仙伸臂站起，惶急地说道：“李公子，梦慈她.....她被抓走了！”

“什么？是谁？谁捉了梦慈姑娘？”李逍遥惊问。

韩医仙道：“那带头的人，自称是拜月教的长老，他说.....如果要我女儿平安，就要.....”

“就要怎样？”

韩医仙望向赵灵儿，道：“就要赵姑娘……自己一个人到鬼阴山。”

李逍遥恨恨地一跺足，道：“可恶！又是那些阴魂不散的苗人！”

赵灵儿温言道：“韩医仙，您放心，他们的目标是我，不会对梦慈姐姐不利的。”

韩医仙道：“可是……可是他们为何要为难你？”

“不，他们不会为难我的。”赵灵儿道，转头对李逍遥道：“逍遥哥哥，梦慈姐姐对我有恩，我一定要去救她。”

李逍遥道：“我会去把他们全部打回老家，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来欺负汉人！”

韩医仙道：“他们人很多，你们……你们成吗？我再多找些人……”

“不必了，韩医仙，我们是要回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黑水镇的尸妖已经被灭了，今后不会再有僵尸为患。”

韩医仙怔了一怔，简直不敢相信，道：“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李逍遥道，“僵尸比我们原先所知的还要厉害，我们三人都杀了，何况是几个苗人！”

韩医仙这才放了心，道：“求求你们，你们一定要救救梦慈！”

“放心吧！”李逍遥与林月如、赵灵儿三人，一刻也不得停，又匆匆赶往鬼阴山。

只不过这回他们所见到的苗人，会与李逍遥想象中，完全不同，而赵灵儿的决定，也会更让李逍遥无法接受……

第十五章 扬州飞贼（上）

三人往鬼阴洞方向走去，此时天已微亮，高山之上，有一处明显的山洞，入口前立着两名苗人，严装守卫着。

三人步至洞口，那两名苗人守卫便一横弯刀，道：“来者何人？”

还不等李逍遥动手，赵灵儿从容不迫地上前，道：“我就是赵灵儿，来向你们讨人的，快将梦慈姐姐放了！”

大出李逍遥意外的是：那两名苗人守卫一听，竟不为难，道：“请小姐随小人入内，长老已恭候多时了。”

赵灵儿步入山洞，李逍遥与林月如正要随之进入，那两名守卫已拦了住，其中一人道：“非苗族者，不许靠近！”

李逍遥怒道：“岂有此理，通通给我让开！”

“哼，擅闯者，杀无赦！”

那两苗人手中刀刃迎面劈来，李逍遥连看也不看，长剑左挥右撩，便将两人打退数步，赵灵儿回头望着他们，露出苦笑，道：“你们拦不住他的，让他们跟我进来。”

那两名守卫辛苦地爬起，不敢再争，道：“是。”

林月如冷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

在守卫的带领下，赵灵儿等人渐渐深入鬼阴山内部。原来这山里被挖出许多条通道，难得的是每一条通道都宽敞至极。

众人来到一个开阔的大堂，前方祭坛高处，吊着一只大铁笼，韩梦慈就被关在铁笼里，而旁边还有另一个大铁笼，不知有何作用。

赵灵儿快步奔上前去，道：“梦慈姐姐！”

韩梦慈忙高声道：“灵儿，小心，有埋伏！”

话声方落，背后一阵沉重的轰隆之声，缓缓响起，李逍遥回头一看，背后的大殿入口，那两扇沉重的雪白石门已缓缓关上了。李逍遥回身去推石门，半点也推不动。

众人被封锁在此地，不知苗人想干什么？

李逍遥步至铁笼下，道：“梦慈姑娘，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韩梦慈道：“你们别过来，离我这儿远些，这铁笼……”

还来不及她说出下半句，另一扇石门缓然打开，一名一身雪白长袍的白须老者，在几名苗人护卫的簇拥下，威仪万千地步进室中，走到李逍遥等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弯身道：“参见公主。”

李逍遥没想到他们这么大礼，一时倒怔住了。

赵灵儿见怪不怪，道：“把梦慈姐姐放了！”

那老者道：“请公主殿下宽心，只要殿下回驾，我们绝不为难其他人。”

赵灵儿冷笑一声，道：“我知道你们把梦慈姐姐抓来，就为了逼我出面，现在我已经来了，你还不放人么？”

老者道：“属下该死，为了大事，不得不以力相逼，这万死之罪，回到苗疆后任凭公主处置便是。”

李逍遥忍不住道：“你死了这条心吧，灵儿是绝不会跟你们走的！”

那老者道：“公主殿下，请吧！”

赵灵儿有几分犹疑不定，这样的神情，看在李逍遥眼中，自是惊讶。

“灵儿，你不想跟他们走，不是吗？”

不料赵灵儿神情矛盾，道：“这……我……”

李逍遥无法置信，那老者道：“公主殿下，老臣得罪了！”

说完，他脚下一踩，李逍遥与林月如上方的铁笼居然哗地一下子便落了下来！沉重的铁笼瞬间落在地面上，扣紧了地板上原先的机关，形成一个铁牢！

“逍遥哥哥！林姐姐！”赵灵儿大惊，又转头对那老者道：“你……你们……”

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都暗悔大意，看见吊在半空中的铁笼，还以为要先被抓之后，才有可能被关在那里面，没想到这铁笼也可以成为机关，将他们封住。

那老者道：“殿下，出此下策，实不得已。”

赵灵儿脸色苍白，道：“我……我随你们走就是，你们放了他们。”

那老者道：“如今就算殿下要求，属下也不能答应了。”

赵灵儿急道：“为什么？我就随你们走，这还不成吗？”

那老者道：“这年轻人三番两次阻挠我们带走公主，按理说……不能留他活口，若放他离去，难保将来不会再出变故。公主殿下，请体恤属下不得已。”

赵灵儿望向老者，坚决地说道：“你们胆敢伤他们两人一根毫毛，我.....我就立刻自尽，谁也别想带走我！”

那老者道：“殿下万万不可，请勿逼属下立刻杀了他们，以断公主之念！”

赵灵儿注视着他，道：“你不相信我会自尽？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老者见赵灵儿目若秋水，凛凛有威，不禁气馁，道：“这.....唉！公主，你.....你难道为了这个匹夫，而要置大王于不顾？大王他.....他一直盼望着能与失散十年的亲生女儿见最后一面啊！”

赵灵儿惊道：“最后一面？”

那老者道：“陛下重病难愈，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大王说.....他一生最后悔的，是让巫后娘娘派人带您离开苗疆.....这些日子以来，大王无日不思念着你，因此，在这垂死之际，才大费周折，想见你一面。希望您念在父女情分上，回到他身边。”

赵灵儿犹豫为难，退了一步，道：“那.....他能替我找到娘吗？”

那老者有些没把握，道：“这.....巫后娘娘她已失踪十年，恐怕.....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何况.....”

“何况什么？”赵灵儿追问。

见老者那支支吾吾的样子，赵灵儿急了，道：“说啊！”

老者道：“恕老臣直言。公主殿下若知道巫后娘娘的.....的身份，就该能体会当初大王为何.....嗯，为何会那样对待巫后娘娘了.....”

赵灵儿俏脸一扬，道：“我知道！”

“什么？公主，你.....你怎会知道？”

赵灵儿露出凄楚之色，道：“应该说我已经知道了，原先我也是不知的。”

说完，赵灵儿又转为坚强，望着那老者，道：“如果我也和娘一样呢？你们是不是也会像对我娘那样对待我？”

那老者怔了半天，才道：“这.....这自然不同！您是大王惟一的亲骨肉，也是我黑苗族中惟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嗣子，无论是.....是什么变异，都是王的嗣子，都流着王的血液。”

李逍遥心里狐疑不已，到底赵灵儿口中的“我也和娘一样”，是什么意思？她不就是苗人，如此而已吗？还有什么所谓的“变异”？这“变异”又为何大到让赵灵儿此时此地特别说了出来？

李逍遥聪明过人，以他的机智，将身边发生的种种串连起来，或许可以想出个大概。但也许关心则乱，一涉及赵灵儿，他便没那么理智，此时也只能一肚子疑问和焦急。

赵灵儿轻叹了一声，道：“我随你们走就是.....”

李逍遥大叫道：“不行！灵儿，他们一定是在骗你的.....”

那老者道：“公主，不是属下不肯放人，而是此事关系太大，老臣不能掉以轻心。万一放了这小子，他又来阻挠，老臣不能冒此风险啊！”

赵灵儿望着李逍遥等人，再转回向石长老，道：“只要你答应以后决不许对他们出手，我就跟你们走，我不离开，谁也说不动我的！”

李逍遥道：“灵儿.....”

那老者考虑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道：“只要他们不再阻挠，老臣愿放他们一命。”

赵灵儿长叹了一声，道：“你先将他放出来，我要与他僻室密谈。”

那老者有些担心，赵灵儿道：“你放心，我说话算话，不会溜走的。”

“不，属下担忧的不是这个，嗯……好吧。”

石长老手一挥，两名侍卫立刻上前，林月如暗自打算等他们开了笼牢，就出手将他们打倒，不料对方还离铁牢有三步之遥，便停了下来，手中挥出一阵白烟，林月如与李逍遥一闻到那股白烟，登时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逍遥迷糊之中，只觉身上一阵奇暖，像是有一道春江暖流，缓缓注入他的奇经八脉，流窜不歇一般，让他感到浑身舒畅无比。

他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变化，却隐约听见赵灵儿在他耳边说道：“逍遥哥哥，你叫过我师父，这下子我可还了这声师父的情啦！我以食妖虫吸了赤鬼王的数百年内力，石长老教我怎样以妖物练成了虫，我已经将吸了赤鬼王功力的食妖虫蛊，传进你体内，你此后……大概也罕遇敌手了。”

赵灵儿停了一会儿，低声又道：“不过……唉，你回家吧！苗疆……我一人去就成了，你和林姐姐回去，好好地成亲，生娃娃……”

赵灵儿的热泪落在李逍遥脸上，李逍遥奋力想起来，抱住她，说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到天涯海角；我谁也不娶，这世上我只要你！

但是，他连眼皮也无法动一动。

赵灵儿哭了一回，紧紧握着李逍遥的手，在自己的脸上轻磨着，道：“我……唉！我怎会与你……唉，孽缘，你真是我的孽缘哪！我……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就像我娘不能跟我爹在一块儿一样，这是我的命，可是……可是我不恨也不怨，逍遥哥哥，你……你给了我最好的礼物，我已经满足了，我……我有了你的……唉！”

赵灵儿温热的泪水沾湿了李逍遥的手，李逍遥感觉得出她轻轻吻着他的手心，接下来，李逍遥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逍遥再度清醒时，身上阵阵寒意，他先想到赵灵儿悲切的话语，似觉是梦，但又不敢肯定。接着他听见身边有人急切地叫道：“爹，您先医治李公子，他到现在还没醒，他不知怎么了！”

那是韩梦慈的声音，接着另一女子也急道：“医仙，求您救救李大哥！”

那竟是林月如的恳求，李逍遥暗想：“我一生一世没听过她求人，这倒新鲜。”

韩医仙道：“你们都醒了，怎会李少侠还在昏迷？难道他受了重伤？”

林月如急道：“一定是的，他的脸色忽白忽青，或许中了什么毒。韩医仙，您快救他，我什么都答应你……”

李逍遥越听越惊奇，真疑心这不是林月如说的话，而浑然没有注意韩医仙已握住了他的腕，一诊脉，便发现李逍遥已经醒了，不过还在装死。

韩医仙苦笑了一下，故意道：“李少侠没什么大碍……”

林月如叫道：“这还叫没大碍？”

韩医仙道：“要李少侠清醒，有个法子，就是在他的迎香、禾胶、扶突三穴上施以刺激，他便会醒了，而且要女子为之。”

韩梦慈不解地说道：“这……这法子……？”

林月如道：“真的吗？那……那我试试看。”

李逍遥还搞不清那三穴是在何处，鼻子已被林月如一把捏住，喝道：“你再装，再装啊！”

李逍遥哇哇大叫，喊道：“放……放开……哇！”

韩医仙微笑道：“果然醒了吧？”

李逍遥连忙起身，苦笑道：“我醒了，韩医仙妙手回春，举世少有。”

林月如一脸悲怒，道：“再装死！哼！”

想到自己昏迷不醒时，她那样心急忧虑，李逍遥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也不跟她斗了，只好苦笑不已。

韩医仙道：“黑水与白河二地的尸妖之患已去，李公子，林姑娘，你们真是两地的大恩人。对了……赵姑娘呢？”

此话一问，李逍遥心头便整个往下沉，林月如道：“她……她为了救我们，跟那些苗人走了。”

“什么？那些苗人……赵姑娘如何会与他们同行？”

林月如道：“可是那些苗人唤她公主，对她很恭敬，我想……或许不是我们原先担心的那样。”

韩医仙惊愕地想了想，另有趣味地说道：“唉！赵姑娘有许多事情不愿意牵连别人，她都自己承担了……李少侠，你要再去找赵姑娘吗？”

李逍遥坚决地说道：“我不会让她离开我！”

韩医仙露出放心的笑，道：“呵呵……那我就安心了。我相信你和赵姑娘还有缘分的！”

李逍遥道：“多谢前辈，那我们告辞了。”

“稍等，”韩医仙道，“李少侠，我方才试你之脉，发现……你的内力骤增至不可思议之境，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逍遥一听，竟无喜悦之意，看来昏迷之时所听见的话原来是真的，赵灵儿要他与林月如在一起？为什么呢？

见李逍遥闷闷不语，韩医仙也不好再追问了，只好说道：“少侠不便透露，老夫自不强人所难。请少侠与姑娘一路多加保重。”

林月如道：“嗯，后会有期！”

李逍遥与林月如离开白河村，便往西南的路行去。这一路之上，李逍遥不停地想着究竟赵灵儿在自己昏迷时，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竟没有注意到林月如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不知过了多么久，李逍遥才想起：“林月如为何要跟着自己呢？”

李逍遥转过头来，对林月如道：“月如妹妹，你回家吧！”

林月如道：“为什么？”

李逍遥道：“我离开家乡，是为了护送灵儿到苗疆。如今，灵儿给苗族的人带走了，虽说……她是自己愿意的，但是我不能就这样放着她不

管，我还是得到苗疆一趟，见到灵儿的母亲。”

林月如没好气地问道：“见她母亲做什么？”

李逍遥道：“向她提亲，这是我已经答应过婶婶的。”

林月如怒道：“你.....你就当着我的面说这话，那我呢？我算什么？”

李逍遥一怔，过了一会儿才叹道：“比武招亲是误会，这事.....我已说了许多遍了。月如妹妹，你不必再跟我同行，回家去吧！”

林月如咬着唇道：“我不！”

“可是.....”

林月如道：“我不回家，你管不着我！你以为我是跟着你？少臭美了，我自己爱离家逛逛，与你无关！现在起，咱们俩只是正好顺路，我爱走到何时，就走到何时，你管不着！”

李逍遥被她的千金脾气弄得苦笑不得，只好道：“你.....唉，我说你还是回去的好。”

林月如往前快走了几步，道：“我想要什么时候回去，那是我的事！你管别的旅客做什么？真是可笑！哼！”

望着她快走在前的背影，李逍遥百感交集。

他想到林月如偷偷回家为赵灵儿取药时，顺便多带了个包袱，那时是不是就已经决定了她要和自己同行，离开家，到一个她也未知的前路去？

这一路上她总是在激战的最前线，从来不肯让他半步，两人合力抗敌杀敌，她的胆识早已让李逍遥打心底佩服起来。虽说爱与她斗嘴，但

是，他已深知林月如并不是原先他所想像的娇惯之女，而是真的性烈如火，嫉恶如仇，才会那么不顾危险地蹈敌之先。

这样的个性若是男子，李逍遥绝对要引为心腹，结为手足。若为夫妇，也绝对敬她如宾，相伴共闯江湖而终生不弃。

林月如虽然不说，但是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说李逍遥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

但李逍遥与灵儿誓盟在先，他知道灵儿比月如更需要他的保护，更不能没有他。他也清楚自己不可能放弃灵儿而择月如，在此时，心中确实充满了歉意与矛盾。

两人这样一路无话，不知行过了多久，便见到官路大道的旁边，有公设的石桌椅休憩处，一名苗族装束的妇女坐在其中，一双骨碌碌的眼睛打量着路人。

一见到苗人，李逍遥不禁就紧张了起来，暗自想一定要小心行事。

林月如走在前面，她见到这名美貌苗妇，也是心里打了个突，立在道旁等着李逍遥。

李逍遥步上前去，和林月如互换了个眼神，不料那苗族美妇已自己走上前，笑着问道：“小兄弟，借问一下，扬州城怎么个走法？”

李逍遥听她语致轻柔含媚，口音有点不大像自己所见过的那几名苗人，戒心去了几分，道：“呃，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那苗族美妇笑道：“呦，那是我不好意思啦。”

李逍遥道：“这位大姐，你是苗人？”

那女子道：“是啊，瞧着很新鲜么？”

李逍遥道：“原本以前是很少见到苗人的。”

他保留了一层最近常见到，以免惹上无谓的麻烦。

那苗人美妇即使不笑，眼角眉梢也带着几分甜意，道：“这位是你媳妇？汉人姑娘真是美！我要是男子，便见一个爱一个，不知选谁才好呢。”

李逍遥大窘，道：“没，没这样，她，她是我妹子……”

那苗人美妇笑着望了望林月如，道：“你是不是他妹子？”

林月如别过了脸，不去回答，脸色甚是难看。那苗人美妇笑得腰枝乱颤，道：“啊哟，你们汉人的姑娘，被叫成妹子会生气的么？姑娘，我们苗人，若是遇上负心人，便赏他一颗蛊尝尝，他若是不听话，蛊就发作，闹得这个负心人生病做噩梦，甚或发疯，非叫他乖乖的不可！”

林月如道：“哼，谁敢负心，我一剑把他杀了！”

那苗人美妇笑道：“姑娘，你没这样狠心。我说你还是学学苗人的蛊术有用，呵呵……”

李逍遥越听越不对劲，忙道：“这位大姐，我和我妹子还要赶路，不耽误你了。”

说着，便要拉林月如前行，林月如甩手道：“我又不跟你一路，少拉拉扯扯的！”

李逍遥道：“别闹了，我知道你不高兴，有话慢慢地说……”

林月如道：“我高不高兴也不关你的事！”

李逍遥突然转头一看，“咦”的一声，发现那名苗人妇女不见了。林月如也奇道：“她怎么……一眨眼就消失了？”

在李逍遥与林月如说话之际，瞬间不见，实在是鬼神般的速度与身法。

李逍遥感到哪里似有问题，道：“这苗女……会不会是与鬼阴洞那群人是一伙的？”

林月如脸色一变，是有这个可能，那么她拦在路上，用意就是试探李逍遥与林月如是否会继续追踪赵灵儿了？

林月如道：“不先找出灵儿妹妹，瞎猜也没用。”

李逍遥点了点头，两人一路上遇人即问，也很快找对了路。李逍遥自从醒来之后，便感到身子轻捷许多，因此与林月如赶起路来也格外地快。

扬州是数一数二的大城，远远地就望见了城的轮廓，还没进城，墙外就有络绎不绝的商旅队伍，也有不少城外的交易吵所，显出一派繁荣。

城门的关口有许多巡捕、官差严阵把守。李逍遥起初并不以为意，本以为是因为扬州城大钱多是非多，所以关口把守也比较严格。

李逍遥与林月如一进入城门，对门的市街上，便有一群人围在一面大墙前议论不休。

李逍遥和林月如好奇地凑上去看，原来不过是张告示，写着：“奉扬州太守之令，近日府城内宵小猖獗，为确实追查嫌疑犯，往来商旅行客，依律只许进城，不许出城。”

李逍遥略感惊奇，道：“只许进不许出？怎有这样的道理？”

林月如也大为意外，道：“这太荒唐了！”

旁边有一名城里人道：“这也没法子，近来扬州城里太不平静，偷窃的、灭门的，到处都是。二位怎会挑这时来啊？”

林月如道：“治安不好，是你们的官老爷该抓人才是，禁止大家出城，这不是把一个扬州城当成了大牢房，一律关着吗？”

那城里人笑了一笑，也不发表评论，便走开了。

李逍遥道：“若我们真的要走，那几个官兵也拦我们不住，别理这张告示。”

林月如道：“嗯，我饿了，咱们找处地方吃点东西吧。”

李逍遥自无异议，两人在这大街上找寻可以下榻之处，一路上两边商店鳞次栉比，磨刀铺、酒肉铺、兵器铺、当铺、南北货、客栈，种种店面都是人声鼎沸，忙个不停。李逍遥经过了几间小客店，林月如都视若不见，李逍遥只当她还想逛玩，便耐着性子陪她。

走了几条街，又见到墙上有一告示，写道：“查有女飞贼集团为盗者，目无法纪，四处行窃，作恶多端。特颁此令，有消息密报经证实者赏银二百两。”

李逍遥道：“瞧瞧，扬州城里连女人都犯起案来了！”

林月如道：“这真是特别，我还以为女贼是唐人传奇里才有的呢！”

李逍遥笑道：“不知是你的本事高强，还是这些女贼的本事高强？”

林月如微笑道：“如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一较高下！”

两人继续随意地游逛，李逍遥眼尖，又看见第三张大告示，贴在药铺侧墙旁，十分显眼，但已经有些破了，上面写着：“扬州县令谕令，严施宵禁，闲杂人等晚间禁行，违者拘禁三日，罚银三十两。于犯众知情不报者，隐匿贼情者，罚银三百两。随地吐痰、便溺者罚银二十两。妨碍官差公务者罚银一百两。聚赌者罚银三百两。纵犬伤人，罚银十两。”

李逍遥更是大奇，道：“月如妹妹，你瞧，这扬州县令将这些都贴成告示，不知有什么意思？”

林月如越看越不悦，道：“我说这县令是个无能之辈！就是自己什么都管不好，才要这样宣示他的权力！我看哪，他们是绝抓不到飞贼的！”

李逍遥道：“我是不知道他抓不抓得到，不过这样到处乱贴告示，看了真是满讨厌的。”

林月如道：“反正咱们休息够了就走，不必呆在这个城里。那间客栈还不错的样子，咱们去吧！”

李逍遥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这才知道，林月如这个大小姐所谓的“找处地方吃点东西”，是指扬州最大的饭铺与客栈，矗立在市中央最热闹的地区，进进出出者，皆是锦衣罗缎的富贵之人。

第十五章 扬州飞贼（下）

李逍遥与林月如进入店内，要了两间上房，一桌上等酒席，李逍遥皆顺着林月如的习惯，他原本就是颇为随和之人，不管是困苦或是富贵，对他来说，逍遥自在是最重要的。

他们两人一面用饭，一面听着邻桌的几名富商在谈论道：“最近，那女飞贼实在太猖狂了，听说所盗之物，无不价值连城，次级的她还不要呢！唉，弄得许多人的传家之宝，一夕无踪了，真是担心啊……”

另一人气愤地说道：“扬州太守无能昏愚，也难怪无法积威！宵小们无人怕的，治安怎不日渐恶化？”

“太守无能也就罢了，手底下又全是阿谀趋附之徒，没半个可用之材，想有所作为，真是做梦！”

林月如道：“你瞧，我说得对吧？”

李逍遥笑了一笑，道：“是，很对。”

那几名商人又道：“这新太守一上任，分明是个小家出身，一辈子没见过钱，什么小钱都要，整天罚这儿罚那儿；啧啧！真是笑掉大牙！”

另一人道：“别看他贪这小利，整天加起来也不得了啦，我说他这几年任内，油水足可刮个饱！”

有人说道：“京里头在传言，现在普通的县令，两千两银子就可以买到，六百两银子一个师爷，二百两就可以买到一个巡捕的位子，这样的本钱，当县令一天就回收，以后全是净赚，天下竟有这么划算的生意！”

原先那富商笑道：“赶明几个出城后，我也去买个县令的位子玩玩。”

“唉，贼不好好抓，定那么多的禁令！这县太爷是要对付老百姓，还是要对付贼啊？”

李逍遥与林月如整顿饭里，身边的几桌所谈的尽是飞贼的可怕以及官府的恶形，可见这已是扬州城内居民的两大痛恨，对百姓伤害，或许还不下于妖怪。

两人晚饭过后，林月如还要到处去玩，李逍遥并无兴致，一个人在房间里回想武功，自己细细揣摩着酒剑仙教他的一招一式，他这几场大

战以来，所使的还是惯常使用的几招，有时想好好地使出别的不常用的招术，却因不够熟，而不敢贸然动用，如今好不容易有个空档，正应该潜心研习。

李逍遥在房间内时而回想剑诀，时而起身比画，剑随手刺出，嗤的一声，一道凌利剑气竟破窗而出，外头立刻传出人的惊呼。

李逍遥怕伤了人，连忙推门而出，在房外的是吃饭时在邻桌的富商之一，他一直紧守着一个绿色的包袱，此时更是紧紧抱在怀里，吓得脸色发白，动弹不得。在他面前的花圃护栏被剑气削过，平整的切口触目惊心，那富商要是快走一步，腿上早就被穿个窟窿了。

李逍遥道：“这位老板，您没事吧？”

“啊，啊！”那富商回过神来，勉强挤出笑，道：“没事，没事，英雄你.....你练武功？”

李逍遥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道：“不小心打扰了您，真是抱歉。”

“哪里，哪里，我没事，我没事。”那富商要走，却又停下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唉.....小兄弟.....”

“什么事？”

“你.....还很年轻，是来扬州城做什么的？批货？找姑娘？”

李逍遥道：“不，都不是，嗯.....只是路过.....”

“路过啊。”那富商不知在想什么，又道：“那与你同行的姑娘她.....？”

“她出去遛遛。”

“出去遛遛，喔……”过了一会儿，那富商道：“你们住的这上房，是扬州城里顶级的，连我也舍不得住，真是大手笔啊，令堂官拜几品？在哪儿高就？我还要请您多多提拔呢！”

李逍遥暗笑在心，想道：“我婶婶在余杭开个小客栈，想提拔你，最多能教你做两道菜！”

他不喜欢这样见缝插针，有机会就钻营的人，便只微微一笑，道：“您没受伤就好，不小心惊动了您，对不住，晚安。”

说完，李逍遥便闭门深坐，继续研究剑法了。

时辰渐过，林月如一直没有回来，李逍遥等得有点心焦，信步出了房门，本想到处走走，猛地想到：“这城里有宵禁，我竟忘了，这可糟糕，月如妹妹再不回来，就犯了禁了。”

他走到客栈的酒楼处，本想问店小二城里有没有什么可能是林月如会去的地方，一步入酒楼，便见到空旷的店面中，有三名无赖正包围住一名坐在桌前的女子。

那女子肌肤极白，衣裳极柔滑，又似有意若无意地微微露出小半片的香肩，一头柔丝斜挽着，眼神妩媚，任何人看了都会心口怦然。

但那三名无赖的包围，显然很让她不耐。那三人个个其貌不扬，衣着吊儿郎当，笑道：“小娘子，你好香喔！让大爷抱一抱吧！”

“看你这一身细皮嫩肉，真想捏上一把。”

“晚上有没有空啊？跟咱们快活快活！”

那女子脸色不耐，李逍遥正在想要不要去救她，她已用那双涂着鲜红蔻丹的小手，擎起酒杯来，饮了一口，接着又倒满一杯，道：“你们喝

不喝啊？”

那三名无赖大喜，道：“喝！喝！”

“这杯上有娘子的香唇沾过，就算是尿我都喝！”

“我先，我先！”

那女子就算冷冷淡淡的，还是透着说不尽的媚意，道：“别急，一人一杯，全都有份儿。”

那三人喜不自胜，说的话也越见下流了，李逍遥想道：“原来是愿打愿挨，还好我没去多管闲事。”

李逍遥正打算离去，那女子已柔若无骨地起了身，望向李逍遥。

李逍遥一愣，不知她打算怎样。

那女子却只是盯了他一眼，便转身向客房走去。

接着便听见接二连三的“砰、砰”之声，那三名无赖已经相继倒地不醒了。

李逍遥大惊，那女子倒是见怪不怪，便往客房而去。李逍遥好奇心起，追上前欲一探她的底细，只见那女子步入东边的一个小厢房，李逍遥好奇万分地在外探望，不大好意思问她是用了什么法子弄倒那三名无赖，但又不舍这样就走。

那女子的身影，倒映在窗上，似乎正在对镜梳妆，动作还是那么柔媚，真是浑身的媚骨。

此时，房内传出带着天生鼻音的语声，似嗔似痴地，说道：“那三个白痴只是中了醍醐香，躺在那睡上一个时辰自会醒来。小兄弟，你还想

知道什么？”

李逍遥面红耳赤，道：“不……没，没什么，打扰了……”

李逍遥连忙快步回房，经过那富商的房间，进入自己房里，想道：“那女子真厉害，居然知道我在外面，可见到处都有高人，就连那娇媚入骨的女子，也深藏不露。”

李逍遥等着林月如，不知不觉便伏在桌上睡着了。

李逍遥才睡下没有多久，便听见推门声，依那脚步声推断，应该是林月如。

李逍遥本想起来，又想道：“不对，月如妹妹进我房间做什么？她有什么诡怪主意？”

便不作声也不动，等着看林月如打算如何。

只听得窸窣声动，李逍遥背上一暖，竟是林月如取过一件薄毯为他披上。

李逍遥心头温暖，想着：“月如妹妹其实也很温柔的。”

林月如接着却长叹了一声，这一声长叹中，有着无限温柔，一片哀思。李逍遥心口一动，竟感到这声叹息，与赵灵儿十分相似。

林月如轻轻地说道：“唉！李大哥……在你心中，我到底是什么呢？”

李逍遥胸口一震，虽然这是他早已知道的心思，但林月如这么哀怨地说了出来，更让李逍遥心情大动，不知该何以自处。

外面静寂无比，只有几声虫鸣，林月如坐在李逍遥身边，默然不动。李逍遥继续趴着装睡，心里却在想：月如这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她是

愁容不展，还是正在看着他？

陡地一阵骚动，自门外响起，有人大喊：“有贼啊！捉贼！”

“贼？”林月如一跃而起，推了门便奔出去一探究竟，李逍遥抬起头来，疑惑地跟了出去，才奔出去，便听见铿锵的刀剑相格声，李逍遥奇道：“怎么了？”

顺着骚动之处赶去，客栈走廊上空无一人，只有两道纤纤人影，斗得正激，竟是林月如与一名黑衣女子。

掌柜和一些不知什么人，躲在暗处或是桌下，抱着头，没一个敢出来。

只见前方的走廊上，一道修长的女子身影手上一挥，林月如挥剑格去，丁丁数响，尽是暗器被林月如击飞之声。那黑衣蒙面女子振掌往林月如胸前拍去，林月如一剑劈落，她无法得手，赶紧跃出廊外，林月如喝道：“休走！”

便仗剑追了出去，那黑衣女子反掌又挥出暗器，林月如急忙挥剑挡格，伸腕疾刺，差点要劈断那女贼的手腕，女贼缩手惊呼一声，翻身就逃，林月如依旧紧追在后。

那女贼的脚程极快，又加上肩上背了一包东西，逃得更是卖命，简直像是飞的一般。

李逍遥虽没学轻功，但内力过人，倒也没落后，见前方林月如紧追不舍，三人顺着城墙一直往东跑，跑了四五里地，女贼忽又北转。

林月如眼看就要追上了，忽然女贼一个猛然转身，林月如反应不及，她手中银镖就要往林月如眉心砍下！

林月如向旁一躲，那女贼掉头又奔，林月如暗恨这女贼不但手段狠，又狡猾，这么一惊一顿，原本七八步的距离又拉开了十几步，那女贼提气娇喝，便以壁虎游墙功窜上了一户大户人家的屋顶，林月如也会飞檐走壁，提气便追，斜绕了一小段路，跃上屋顶时，正好挡在那女贼的面前，喝道：“哪里逃？”

女贼不得不以掌相迎，但林月如手中有兵器，她没有，一时间只能东闪西避，剑光中两道黑影穿梭来去，相战了不下十回合。

李逍遥赶至，一剑往女贼背后刺去，不料女贼拔空而起，轻巧地飞至数尺之外，嫣然媚笑道：“嘿！偷看人家梳妆的小白脸儿，身手不赖，可惜奴家没空陪您玩了！”

她翻身欲奔，李逍遥振剑刺去，喝道：“休逃！”

那女贼抛出一物，笑道：“这是咱定情之物，你千万别给他人！呵……”

李逍遥急忙闪躲开那物，碰地一响，那东西落在瓦上，原来是她原先背着的包袱。

这么一失神，女贼已不见踪影了。

林月如道：“快拦下她！”

李逍遥道：“追不上，别追了。”

林月如跺足道：“怎么这样就算了？……哼，咦，刚才你不是睡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李逍遥笑道：“有个人替我盖被子，还在我耳边讲一些奇怪的话，我怎么可能不知不觉？”

林月如俏脸绯红，瞪大了眼睛，怒目对李逍遥道：“原来……你……你偷听……你这个坏蛋！”

李逍遥不再说下去，道：“你也太逞强了！那黑衣贼身手高强，你对付她太冒险了。”

林月如不服地说道：“我们二人联手，谁还怕她？你为何要放她走？”

李逍遥一拎包袱，道：“东西追回来就好了，追她也追不到的。”

林月如道：“谁说追不到？我瞧见她往那儿一处豪宅奔了过去！”

李逍遥道：“若她只是经过，你追也是白追，若那是她的藏身之处，也不差这一时半刻。”

林月如眼珠子一转，突然变色，道：“我问你！她说……‘偷看人家梳妆的小白脸儿’，是什么意思？”

李逍遥一窘，道：“就是……就是那个意思。”

“你……你偷看她梳妆？”

“不，不是，这说来话长……”

“那‘这是咱定情之物’又是什么意思？”

“那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月如，你别记着这些小事好不好？目前最重要的是先完璧归赵。”

林月如一脸痛恨，道：“莫非那名苗族女子，说什么见一个爱一个，就是在说你？呵！连一个路人都看出你是个轻薄的*贼，我竟看不出来，真是瞎了眼啦！”

李逍遥急道：“哎，你耳根子真软耶，我岂是那种人？”

“不是的话，你舍得抓她入官吗？”

李逍遥道：“我怎么舍不得？我是不想浪费时间，我要赶着去苗疆！”

“哼！我看你就是舍不得！”

李逍遥无奈地说道：“罢了，罢了，咱们先回去再说吧！”

李逍遥狠下心不理睬林月如的无理取闹，径自提着那包裹往回奔去，林月如丧着脸跟在后面，一脸不悦之色。

两人奔入客栈内，天色已经大明了，只见才刚开的店里，那名富商正在痛哭，掌柜和一些旅客都围在一旁安慰着。

那富商泣道：“呜……我的行李被偷了，我的财产全在里面呀！我的金元宝……古董……呜……”

掌柜的说道：“您必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珍宝，否则那女贼还不屑偷呢！你这样有钱，丢了也只好认啦，至少命还在。”

那富商哭道：“你有所不知哇！我是要回长安的，顺道经过扬州来做点生意，身上带的……就是所有财富了，谁知道……进城后就出不去，你们扬州太守要我们这些外地人困在这儿，不就是等着让女飞贼偷吗？呜……我一无所有了！”

李逍遥与林月如步入店内，他们一进来，所有的人全静了下来。

李逍遥将布包往桌上一放，道：“是谁的？我们抢回来了。”

那富商连忙上前一步，将包袱解开，黑色的包袱底下果然是绿色的布包，那富商大喜过望，道：“是我的，是我的没错！”

他也不顾众目睽睽，当场便将绿色布包展开，露出里面许许多多的元宝金银，看得众人眼都花了。

他翻找了一会儿，脸色大变，道：“咦？……少了一样？我的紫金葫芦呢？”

林月如道：“什么紫金葫芦？”

那富商脸都红了，脖子也粗了，道：“是不是你们偷藏起来了？那葫芦是无价之宝，我愿意用全部的东西换回它来，你们这些都拿去不要紧，就还我那样便成了。”

林月如好不容易听懂了他的话意，道：“你……你意思是我们跟飞贼是一伙的？”

那富商道：“是也好，不是也好，那紫金葫芦是我的命，你们拿走了，是要我去死啊！”

林月如气得讲不出话来，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把你的东西抢了回来，你不但不感激，反倒诬赖起我们？”

李逍遥也怒道：“这位员外，我们若是真的拿了你的葫芦，又何必把这包东西还你！？”

富商道：“这样自盗自追的把戏，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看多啦！那紫金葫芦可是我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才弄到手的！我……我要去报官！报官！”

那富商急忙将所有财物包起，摇摇晃晃地大步往外奔去。

林月如更是怒气冲天，在背后大声道：“好心没好报，不知道感恩图报就算了，还反咬一口，这种人，无情寡义，被偷光了活该！”

李逍遙放眼觀察店中的人，眾人都露出不敢多管閑事的表情，更多人是狐疑的眼神。李逍遙想通了，自己和林月如兩個年青男女，出手闊綽，又不像來經商投親的，又會武功，是很容易招人疑竇。在場諸人或許全部都認為那富商說的是對的。

李逍遙道：“如妹，算了。我看……咱們是中了那女飛賊的計了！”

“中計？”

李逍遙道：“那位員外的寶物，一定在那女飛賊的手中。我們搶回來的，只是其他無關緊要的東西。”

“我們豈不是白忙一場？”林月如怒道。

李逍遙道：“別心急，咱們好人做到底，想個法子帮他找回失物，就成了。”

林月如嗔道：“哼！那種無情無義的人，誰要帮他找回失物！”

李逍遙道：“非是為了他，是為了我們的清白。”

林月如依然不服，李逍遙牽起她的手，道：“走吧，官府來了就来不及啦！”

林月如本來還滿心的不願意，手被李逍遙用力地拉緊了，却不由自主地起了身，跟他一起走了出去。

兩人依昨夜追奔的路徑，往城東轉北，躍上高牆，便見到南邊有一處大宅院，十分安靜，遠遠望去好像還有許多白色燈籠搖曳着，像是個服喪之家。

林月如奇道：“我昨晚見那女賊是往那兒奔去，怎麼是喪家？”

李逍遥道：“或许那女贼狡猾过人，找了这让人绝不疑心的掩蔽之所。”

“嗯，有道理，咱们打听打听。”

李逍遥与林月如以轻功赶至那户大宅外，信步往有市集之处行去，越是有市集的地方，消息就越多。

林月如见到一处专卖女红刺绣之物的地方，便走进去。李逍遥道：“唉，你也会刺绣？”

林月如道：“你不知道这地方，传说流言最多？”

“是吗？”

“哼，我不爱这些女红针线，就是每回做的时候，丫环老婆子就聚在一堆，净说些别人的闲话，我见了就讨厌得不得了，恨不得掩着耳朵逃得远远的。女人一刺绣，没有不讲闲话的！”

李逍遥想想，就连可爱的丁香兰姐妹，好像也都是边做针线边聊别人家的事，看来这似乎是女子的通病。

林月如与李逍遥走了进去，装出挑选针线珠花的样子，立刻有个手持绣框做到一半的妇人道：“媳妇真标致，相公陪你出来选针线？”

“呵呵……小两口，羡煞人啦！”

果然马上开始八卦，林月如微笑地说道：“我们才搬来，什么也不懂，大姐姐们可得告诉我这里谁好相处，谁不好相处，免得我得罪人了。”

几个妇人，最少都可以做月如的娘了，林月如这声大姐叫的出口，连李逍遥都不禁佩服她的虚伪。

可是这肉麻的虚伪偏是最有用的，要知道女人年纪越大，越怕人说起，因此故意把她说小了，就算一听就不真，她还是会很高兴，甚至将你引为心腹。

那几名妇人一听，全都笑了，有的说道：“小媳妇嘴真甜，真教人疼！”

“你相公好福气，真是一对郎才女貌！”

林月如道：“我瞧旁边有人在办丧事，心里很怕，大姐，你们知不知道那家出了什么事哪？”

其中一名妇人马上露出神秘的表情，说道：“我跟你说啊，妹子，隔壁那栋大宅也是不久才搬来的。”

“不久才搬来的？这真奇，一搬来就出了丧事？”

林月如一接腔，话题就热起来了：“不不，更怪呢，一搬来就挂灯笼，这里应该是早就有人死了，却人一死，女主人就搬家，这不是挺奇异的？”

“最奇怪的不是那样，这户人家白天很少见到有人出来，到了半夜，却常听见许多人进进出出的声音。”

另一人道：“听说主人就是个寡妇，一个寡妇靠什么发财？连家里头的丫环婢女都穿金戴银的。”

“那些丫环，个个都妖精似的，鬼灵精呢！问也问不出什么，不知道在闹什么鬼。”

另一人道：“我进去过。”

这话一出，大家都望定了她，她道：“隔壁这户人家，有一回买了一大堆针线，要我送进去，我一进去就迷了路，差点走不出来，结果……”

“结果怎样？”众人追问。

那妇人道：“我不小心跌了一跤，撞开了一个暗门还是什么的，抬眼一看，阿弥陀佛，一辈子没见过堆了满屋子的金银珠宝，看得我眼儿都傻了！”

“什么？那后来怎样？”

那妇人也有几分不解，道：“后来，我突然眼前一昏，便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来时，是家里的地上……”

众人哈哈大笑，道：“王妈，你做白日梦啦！”

这些话无异证实了那户丧中人家，是有问题的。

李逍遥与林月如确定了这一点，林月如随便买了些针线，便与李逍遥一同出来，两人二话不说，同赴那所大宅。

由外望去，虽然只能见到迎风轻动的白灯笼，但是还是大约可以感觉出门内豪华的楼台与庭园。这样的大宅子，人口定然不少，但这样死寂，又不与他人交往，内情并不单纯。

林月如道：“我们要夜里潜进去？”

李逍遥道：“来不及了，你忘了那员外报官了？咱们若不比官府快一步找回东西，恐怕就要耗上半天在官府里。”

“那……你打算怎么办？”

李逍遥道：“开门见山，若不成就硬闯！”

林月如把头一点：“好，就这样。”

两人一同用力地敲着大门，引起不少人侧目。

过了好半晌，大门咿呀而开，一名身穿鹅黄丝绸衣裳的少女开了门，她腕上戴着通体碧绿的翡翠镯子，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两人，柔声道：“两位有事吗？”

李逍遥道：“我们要见贵府主人一面，有极要紧的事。”

那黄衣婢女道：“对不起，现在我们家主人不在，有什么事，可以留个口信，或请晚点再来。”

李逍遥道：“我非现在见她不可！”

黄衣婢女微微一笑，道：“她不在，抱歉。”

说着就要将门掩上，林月如一个箭步上前，顶住了门，道：“我们进去等！”

那黄衣婢女手腕一动，似乎要有动作，却听见丁丁当当，一阵细碎轻铃声奔了过来，是一名身着火红丝衣裳的女子，手上脚上都戴着镶工精致的金铃，奔跑之时，阵阵韵律节奏有如美妙音乐。

红衣婢女追来，含笑道：“等一下。夫人说，请贵客入内。”

李逍遥与林月如一怔，那红衣婢女转身道：“两位请随我来。”

不知屋主葫芦里卖什么药，她开门迎敌，反倒让李逍遥与林月如更感到她城府极深，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第十六章 枉遭刑宪

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走向大厅，还没靠近，便闻到一股浓浓的沉香。

香气传来的方向正是大厅中央的炉子。整间一眼可以看完的大厅陈设十分简单，除了正中央一座神桌，上面供奉着经书、牌位、素果、香炉等物之外，一名身着黑色薄衫的女子，正跪在神桌前的蒲团上，虔诚地颂经。在她两边，左边一排红衣婢女，右边一排蓝衣婢女，放眼望去，红衣的美艳，蓝衣的清丽，教人目不暇接。

李逍遥与林月如等那身穿黑纱的女子诵完了经，那女子柳腰微拢，缓缓站了起来，就连这样一个动作，都有说不尽的媚意。

她回过头来，娇嫩的脸上，一双眼中秋波横流，说起话来色若欲动，李逍遥一时竟看怔了，她分明就是昨晚在客栈的那名女子！

见到李逍遥这目不转睛的样子，林月如眉毛皱了起来，难掩怒色。

李逍遥定定地望着她看，但她却一脸不认识李逍遥的样子，轻道：“奴家姬三娘，守寡待死，不知二位找我这未亡人，为了何事？嗯？”

李逍遥知道这名自称姬三娘的女子，不是什么好人，却也为她的妩媚入骨而一时有点晕头转向，用力咳了一声，道：“请……请问这位大姐……”

姬三娘呵呵一笑，那柳腰的颤动也引人遐思，娇声道：“呵……小相公，你的嘴真甜，奴家已年老色衰，听了这样的叫法，心头欢喜得很，你再叫我声大姐，好嘛？”

她这一声恳求，简直像整个人都要依偎上来一般，就连林月如都看得有些怔了，她也从未见过这么媚眼媚态，浑身都像没有骨头般的女人。

李逍遥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道：“咳，咳，这个，这不是……嗯，我有事要问您。”

姬三娘道：“什么事，奴家什么也不知道，您问，我答不出来，你可别恼我。”

李逍遥勉强逼自己不要去听她的浪声浪语，道：“咳！是这样的，昨晚我们追一位女飞贼，追到这附近时给追丢了，所以过来看看，是否有什么线索？”

“女飞贼？”姬三娘一手按着鼓鼓的酥胸，一面像整个人就要往李逍遥身上倒下来似的，道：“哟……吓煞人啦，难道……公子您认为……女飞贼躲在我这吗？哎哟，奴家无依无靠，怕得很哪，公子，您就留在这儿，帮我看着门户，好么？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成……”

李逍遥忙道：“啊，不，这不是……不是说飞贼在这儿，只是朝这里飞过。昨天夜里，夫人可曾听见屋外有任何不寻常的声响？”

姬三娘想了想，媚眼秋波又荡了过来，娇笑道：“昨夜……？呵，当然有啊……”

李逍遥追问道：“那夫人可曾看见有人……从您这屋顶跳入院子中？”

姬三娘目露愁色，哀怨中带着三分痴嗔地对李逍遥道：“月圆之夜，奴家独守空闺，昨夜又是孤枕难眠，盼呀盼呀，看会不会盼到一位翩翩郎君从天而降，来陪陪奴家。”

李逍遥面色一红，故作怒色，道：“夫人！请勿如此放浪形骸，我是问您飞贼！”

姬三娘微笑道：“这……”

“有，还是没有？”

姬三娘道：“唉，奴家再怎样姿色鄙陋，也不会去盼一个飞贼，从我家屋顶跳下来啊，何况，还是个女飞贼呢……”

李逍遥道：“就是说，没有啰？”

姬三娘轻移莲步，步近了他，道：“相公，您这么想抓飞贼的话，今晚何不在这寒舍住下来？说不定……那飞贼又从我这屋顶经过，不就可以逮个正着吗？”

李逍遥道：“这……不太妥当吧……”

姬三娘真的走近了李逍遥身侧，浑身不知什么香气，扑鼻而来，近看更发现她身上的衣裳布料薄得几乎透出了肌肤的颜色，白得让人目眩。

姬三娘靠近了李逍遥的脸，说话之际，清香扑鼻：“奴家最最崇拜有正义感的侠士了……您就让奴家达成这个小小的心愿，也不肯么……？”

李逍遥道：“我，我……已投宿客栈了……”

姬三娘笑道：“呵呵……小相公，投宿客栈多花钱呀！这扬州城治安这么差，我这房子这么大，就是没有个男主人，到了晚上，奴家心里会害怕呢！”

她说，声音微颤，好像一点惊扰就会吓坏了似的，李逍遥道：“是……是，大姐没人依靠，过日子是真辛苦了一点……”

姬三娘一把握住了李逍遥的手，道：“您何不搬来这住下，岂不两全其美？”

“这……这……我考虑看看……”

在一旁的林月如再也受不了，发话道：“哼，未亡人？当着牌位面前这样风言风语地勾引男人，算什么未亡人！”

姬三娘媚笑道：“呵呵……比起孤男寡女，双宿双飞，投宿客栈，还共处一室的，奴家的脸皮还算薄了点呢！”

林月如脸上一红，怒道：“你……你说谁！！”

姬三娘媚眼一吊，笑道：“谁搭腔就说谁。”

李逍遥连忙道：“别吵，有话好说……”

林月如气得浑身发抖，道：“谁跟这骚狐狸有话好说？哼！你爱听她说话，你自己留下来听吧！”

林月如转身便往外跑了出去，李逍遥大急，叫道：“月如！你去哪里？”

背后的姬三娘含笑道：“呦……小妹妹气跑啦？姐姐逗逗她，怎么就这个拗呢？”

李逍遥道：“抱歉，打扰了！”便追了出去，仰头望去，林月如已奔上院子右边的围墙，几下足点起落，身子奔到了屋顶上，背对李逍遥，疾奔开去。

李逍遥在地面上追林月如，一面仰头问道：“月如！你爬那么高干嘛？”

林月如道：“你管我！”

一面说，脚下越跑越快，一蹬便跃至扬州城墙，李逍遥虽不擅轻功，但凭着这几日的揣摩，也掌握了点诀窍，气沉腰际，双足放虚，往上

一纵，便也蹿上了城墙，但是两脚一时无法协调，才立在城墙上，便身子摇摇欲坠，连忙双手乱晃，叫道：“喂，喂！救命啊！”

林月如一惊，蹿上前拉住了他。

李逍遥却反手抓住林月如，笑道：“你还跑？”

被他这么一拉近身，林月如全身一震，整张脸红透了耳朵，用力一推李逍遥，道：“早知道就摔死你这臭小鬼！”

李逍遥笑道：“你在生什么气啊？”

林月如狠狠地说道：“你去跟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一块儿算了！”

李逍遥道：“咦？这是怎么说起的？我哪里得罪你了？”

林月如大声道：“还要我说？你好意思要我说得更清楚吗？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看到狐媚的女人，就失了魂似的，连自己是谁都忘啦！”

李逍遥道：“你是说那个姬三娘啊？我给她迷了吗？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被她迷倒？她没有你漂亮。”

见李逍遥说得这样斩钉截铁的，林月如斜睨着他，道：“你.....你最爱骗人，你明明说我丑.....”

李逍遥道：“你别老提这旧账好不好？我真的不记得说过你丑，你是真的美啊！那个姬三娘.....我承认她是有点女人味.....”

林月如叫道：“你果然就是忘不了她，就喜欢那媚样！”

“你话不要听一半哪，我的意思是就算她再漂亮好了，我也不会忘了真正的任务，你说，我是不是意志力过人？”

林月如嘀咕道：“我看你分明见了姬三娘晕头转向了……咦？”

林月如身子一矮，拉着李逍遥伏了下来，李逍遥道：“又怎么了？”

“嘘！你看。”林月如一使眼色，李逍遥顺着她的眼神望去，城墙下井边闪来一道黑色的身影，赫然便是姬三娘。

姬三娘手上拿着一个小布包，无声无息地走向井边，左张右望，确定四下无人之后，便身子一纵，跳进井里。

李逍遥与林月如大惊，探出头来，但想了一想，便确定姬三娘绝不是突然间想不开，跳井自杀，她手中还有个小布包，那绝对才是她跳井的原因。

林月如道：“你看她鬼鬼祟祟的，这井里头一定有古怪！”

李逍遥一点头，两人同时跃下城墙，包围这井口，细细地查看。

李逍遥探了探头道：“你瞧，这井里还有这么一层层的扶梯，我看下面不是水，恐怕是些别的。”

林月如道：“咱们下去探一探！”

“如果姬三娘真的是飞贼，正好可以将她当场人赃俱获！”

凭他们两人，抓一个姬三娘，当然没有问题。

计议已定，两人便一前一后地攀了下去。井口十分宽大，足以容纳一名大汉进入，更不用说姬三娘纤细的身子，出入简直是太轻易了。李逍遥和林月如很快便溜下井底，果然连半滴水都没有，反而是间更宽大的井底地穴。

两人前后走进地穴的通道，这井下十分通风干燥，通路纤尘不染，说明是常有人进进出出的。直到尽头之处，豁然开朗，果然真的是一间密室。

点起了几盏油灯的室内，除了十来口装饰华美的大箱子之外，满地还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在油灯的光照下，发出阵阵灿然光辉，照得人眼睛几乎睁不开。不过，李逍遥和林月如知道那些金银根本不是重要之物，才会随便堆在地上，重要的必定是箱子中的东西。

箱子都以重锁锁住了，林月如低声道：“那员外说的紫金葫芦一定在里面，可是我们开不了箱子。”

李逍遥抓住重锁细看，也有点无奈，道：“亲自追到这里来了，却……唉！”

他手劲一重，那锁竟然“喀”的一声被他捏破了。

林月如一怔，道：“这锁这么脆弱？”

她亲自拉着另一个箱子的锁，用力去扯，却没半点影响，细看李逍遥手中的破锁，也非常沉重，并不是随便就会断的。李逍遥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

林月如看了看李逍遥，又看了看锁，才道：“这两天我就一直奇怪，怎么你突然轻功变好了，身手也变快了好几倍，你……你的内力像比从前强了许多，韩医仙说时我还不信。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逍遥道：“是灵儿她……唉！”

“就算她把内力全给你，你也不会一夕就变得这么厉害！”

李逍遥道：“先别说这些了，赶快找出紫金葫芦才是。”

他一个一个捏断铁锁，箱上的重锁在他手中应声或断或破，箱子也轻易被掀开来，里头的东西个个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像是水瓶，有些又是靴子衣服什么的，看得李逍遥昏头转向，他看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在哪里，但也不去多想，只是一心一意地找寻紫金葫芦。

其中一箱里果然有姬三娘进入时手持的小布包，两人将之展开一看，包裹里是个葫芦没错。

“是这个吗？”

“不管是不是，她不会没事抱个葫芦跳进来吧？”

“说得也对……”

两人取了这物，李逍遥却还站在原地，不知在想什么。

林月如问道：“你怎么了？”

李逍遥道：“我总觉得……哪里不大对。”

林月如道：“回去再慢慢想吧，我们先将失物还给事主，再慢慢地说。”

李逍遥想也只能这样，便和林月如一前一后地出了密室，通过走道，爬上井壁。不过这一路李逍遥就是觉得哪里不大对。

为什么姬三娘明明进了井，人却不见了？井底有别的通路吗？她会这么大意吗？

这种种疑团，让李逍遥感到某种计谋的意味。

林月如一出了井，立刻惊呼了一声，李逍遥闻声，加快速度攀上，道：“怎么啦？”

一见之下，整个人都愣住了。大批的官差，不但包围在井边，甚至城墙上也有弓箭手，附近更是少不了刀剑在手的官差。

其中一人道：“有人密报女飞贼在此藏匿贼物，果然人赃俱获！给我拿下！”

林月如正要出手反抗，李逍遥急忙眼神一使，两人逃走虽然轻易，但是成了通缉犯，可就划不来了。

两人就这样双手被反绑，在大批的官差押送下，一路堂而皇之地被押解至衙门，引来不少路人好奇地围观。

李逍遥与林月如被押进漆黑窄小的公堂里，两边衙役林立，还有不少刑具陈列。

一名差役用力将李逍遥往前一推，道：“还不跪下！”

李逍遥被踢得趴跌在地，也许看林月如是个女子，或是别的因素，竟不怎么敢对她动手，任她昂然而立。

不一会儿，穿着县令命服的男子，与一名儒生打扮的师爷升堂办案，但是县令并没有坐在首位，反而待在旁边师爷的位子。不一会儿，有人慢慢地步了出来，是个容貌端严，身材肥硕的男子，身上的官袍金灿灿。

县令与师爷同时拱手，恭敬地说道：“请太守升座。”

那名官着五品官袍的肥硕男子点了点头，慢吞吞地坐在上首，说话也是慢慢的，缓缓的，果然是个命官的气度，道：“飞贼落网，乃扬州之大幸；皇威无边，诚下官之蒙恩。女飞贼及其党羽人赃俱获，口供招来！”

他这一升堂就来两句文绉绉又狗屁不通的骈文，想必是早就背好的，林月如对他满心不屑，道：“招什么？我们又不是贼！”

太守道：“无用之辩是为狡辩，女飞贼，从实招来，还可从轻发落。”

林月如冷笑道：“要从实招来，有何不敢？本姑娘身家光明正大，我爹是苏州林家堡堡主，也就是当今南武林盟主林天南，我姨父则正是当今朝中的刘尚书！”

那太守眼睛一亮，太守是五品，他这捐来的地位则要再低一级，叫从五品。而尚书至不济也是从三品，足足比他高了四级，已经是整天面对皇上的，他千万惹不起。

扬州太守猛地想起：朝中是有个刘尚书，据说他的连襟居然在混武林，还好没出什么犯了官府的事，反而对当地的治安很有帮助，所以皇上才没追问他为何与民间游侠之辈交往，甚至他还很得上意，官场地位稳固。

自己如果巴结上这个当朝权贵，那可以说是一下子攀上驥尾，前程无量了。

太守正要下令先解了林月如的手铐，以礼相待，慢慢地问，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林月如是被人赃俱获的，女飞贼在城内犯案累累，这么大的案子，不是自己说放就能放。再说，当庭放人，难免落人口实。不如先加以施威，确定她的罪名之后，再看要持之以挟刘尚书，还是索性趁机大办，替自己在民间的名声彻底地翻转，博得扫贼有功的美名。

林月如怎想得到这个太守满脑子计算的，都是名利官位？扬州太守脸上温色顿去，转为盛怒，道：“大胆刁贼，还敢胡言乱语！”

一旁的县令和师爷可没这太守八面玲珑的心思，一听林月如报上家世，他们也略有听说，而太守居然对她发威，这可不大像太守平常的作风。

师爷连忙道：“大人息怒，这飞.....姑娘说得跟真的一般。若如其所说，那我们还真不能得罪她。”

太守怒目一瞪，心中暗笑县令与师爷果然是一辈子爬不上高位的棒槌，一面正气浩然地说道：“哼！当朝大员的亲人，怎么可能打家劫舍，以千金之体，落幽冥之井？我当朝皇上圣明，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命官！此贼满口胡说，欺君蔑上，罪业更重！”

师爷与县令几乎疑心这个太守是否是别人，这种正气凛凛的话，怎么可能是他口中说出来的？

不过扬州太守也知道：将来要不与林月如结成仇，那就千万不能再惹她，最多只能对她装样子，让她害怕，万一真的对她动刑，弄假成真，反对宦途有碍。

太守转向李逍遥，道：“本官听说这帮飞贼，全是女子，你一个须眉男子，为何也与女贼同行？”

李逍遥道：“我不是飞贼党羽，你查清楚！”

太守充耳不闻，道：“贼党哪里人氏？家有何人？以何为生？”

李逍遥老实答道：“小的是余杭县人，父母早亡，无兄弟姊妹，有一婶婶在家乡开一间小客栈营生.....”

太守听了，居然一敲醒堂木，道：“好！来人！先打二十大板！”

李逍遥没想到这样老实回答，结果是判二十大板，不禁大惊，道：“喂，等等，我说的是实话啊……”

两名衙役上前，抓起长木棒，重重地击打李逍遥的屁股。李逍遥放声哀嚎，但他自然而然地运起内力相抗，其实觉得半点也不痛。

林月如担心回头望他，急得说不出话来，看着她担心的样子，李逍遥倒也满开心的，这就算是苦中作乐吧。

二十大板打完，李逍遥还觉得过得太快。

太守又道：“还不从实招来？”

李逍遥边装出哀声，边道：“大人……哎呦……我们真的是冤枉的呀！”

“还不肯招？再打！”太守再度一敲醒堂木，那两名差役又上前，乒乒乓乓一阵大棍，往李逍遥屁股上打去，李逍遥虽有内功可以护身，也不禁想到：一般百姓若是被枉抓，而做官的问不出东西，就这样打，能挨得了几下？还不是就屈打成招了？一想到这里，对上首的这些个官，更是气愤。

二十大板打完，太守又问：“你招不招？”

李逍遥苦笑道：“大人，我招，我招出案情。”

太守道：“哼，小贼蛮悍，就是怕打。你说！”

李逍遥道：“我们会去井底下，是因为见到城内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拿着这跳进井里，我们便追下去看，在井底下发现一间密室，我们取回朋友的失物，出来就见你们已经包围我们了……”

太守用力一拍桌：“大胆！还想狡赖？”

李逍遥叫道：“大人，若能给我们几天时间，我一定能抓到飞贼全党，你枉抓我们有何用处？”

师爷也道：“大人，这主意不错，咱们就利用利用他们。能抓到人是最好，要是抓不到呢.....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俩给定罪，您意下如何？”

太守想了一想，道：“这曲法枉纵，于古无例。不过.....嗯.....”

太守左思右想，如果李逍遥和林月如说的是真的，那自己抓错了人，还抓到林月如这尚书亲戚，可谓其过不小。而纵容真正的女飞贼，以后自己的威望还是无法建立。

如果李逍遥说的是假的，只是欺骗自己，那放走了他们，不是要被耻笑吗？

太守左思右想，花花肚肠千思百转，倒给他想出了个两全的法子，道：“好，本官姑且信你一回！限你两天之内抓到女飞贼！”

李逍遥大喜，道：“多谢太守！”

太守道：“不过，这女子得先留下。”

“什么.....”

太守冷笑道：“如果你敢逃走，我立刻办她！”

“可是.....这.....”

林月如竟不做声，太守道：“男贼当庭放人，女贼还押，退堂！”

李逍遥的镣铐被解开了，但是却眼见着林月如被拉下去，李逍遥连忙跟上，一路跟到牢房，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关在这阴暗潮湿之地。

李逍遥道：“月如……”

林月如淡淡地说道：“你赶快去捉贼吧，我不要紧。”

“可是你被关在这种地方……”

林月如白他一眼，道：“哼，还不都是你害的！你将那寡妇抓来，就可证明我无罪。怎么？舍不得下手吗？那也好，我就关在这里，不去碍着你们。”

李逍遥哭笑不得，道：“都什么节骨眼了……好，我马上去抓真正的女飞贼，让你无话可说。”

林月如道：“最好是这样，不然……不然我一辈子都不理你了！”

李逍遥仍不放心，道：“你在这里……”

林月如道：“快去！别这么婆婆妈妈的，这种地方我根本就不怕！”

李逍遥道：“还是我先赶回苏州去，通知你爹请些大官来保你？”

林月如怒道：“你说来说去，就是舍不得去抓女飞贼？哼！”

李逍遥忙道：“不，我是担心你受不了这里，如果你要我先抓人，那我就先抓人。”

林月如道：“抓不是说说就算的，要抓就快去！”

说完，林月如背转向李逍遥，愤怒地不想理他。

李逍遥无奈，只好多看了林月如的背影一眼，便赶紧往姬三娘的家宅赶去了。

天色已黑，李逍遥一路以轻功疾奔，很快便赶到姬三娘的大宅外，潜入四下查看他本打算抓到之后，严逼拷问，怎样都要先捉到人再说，一想到林月如身陷地牢，他已经无心对姬三娘手下留情了。

李逍遥在这大宅前后全找了一遍，完全找不到姬三娘的人。

李逍遥想道：“这娘子狡猾之极，我和月如下了井之后见不到她，便该知道这是她的诡计！她既然如此工于心计，也不可能安安分分地待在这里，等我来算帐。不过……这两天为了把罪名栽实在我和月如身上，她也必然不会去犯案，一定还躲在这里！”

李逍遥等到夜渐渐深了，城里几乎已听不见人声，婢女们还三三两两地在这大宅到处巡视，那慎重小心的样子，让李逍遥确信这所宅子里的婢女，绝对也都是飞贼同党。

李逍遥翩然落在大厅前，大厅的门户洞开，一眼望尽，本是不会有任何人疑心这里有什么问题的。但李逍遥知这位姬三娘的心机比一般人深沉，越是门户大开，越要小心。

转头一见门内的牌位，李逍遥直觉得不对，冷笑着想：“嘿，这个娘子这么风骚，怎么可能诚心拜亡夫？她有亡夫吗？”

李逍遥大步上前，检查牌位，整张神桌上并无什么异样。

李逍遥弯下腰来，欲探神桌下方，膝盖一碰在蒲团上，就觉得有点怪异。

李逍遥掀开蒲团一看，登时脸现喜色，那蒲团果然遮着一个小小机关，平时姬三娘假装虔诚，跪在这里诵经，万一有状况，她只要膝盖往下一顶，就能打开机关了。

李逍遥按下机关，左边的屏风后面发出轻微的声音，若非此时万籁俱寂，这么轻微的机关移动声是绝听不见的。

李逍遥绕过屏风，屏风后的墙正缓缓转动着，若是转完了一圈，墙又会恢复为普通的样子。李逍遥连忙身子一闪，窜进秘门之中。

墙后的走道宽阔，两边每隔十几步就有一盏灯光，十分地温暖舒服，还隐然有股脂粉香气。

李逍遥顺着粉香笔直前进，眼前一道门雕花镂空，垂着湖水绿门帘，门内的红木花钹桌椅，也都雕得精细无比，到处都是文雅的古董玩物，墙上挂的几幅美人图则让室内充满柔媚之意。

姬三娘的身影，从容地在一扇雕花镂屏后若隐若现，姬三娘背对李逍遥，抬起手臂将一头柔瀑般的长发挽起，她举手之际，整幅衣袖往下滑落，露出雪白的粉臂。

李逍遥不敢多看，这样步入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闺房，也不是该有的礼数。

姬三娘却笑道：“追到这儿，怎么不敢进来呀？”

李逍遥想：“什么男女大防，为了救月如妹妹，也只得对她无礼了！”

李逍遥跨步而入，道：“你就是女飞贼，我已经知道了，你随我去衙门吧！”

姬三娘笑了一笑，款款起身，走了起来，一面道：“真正的女飞贼已经在牢里，你还要我去做什么？”

李逍遥怒道：“哼，你很*诈，我想是你骗了我和月如进入井里之后，自己出来通知衙门抓人，对不对？”

姬三娘笑道：“呵……我通知衙门来捉贼，看是谁偷偷钻进我家井里，若是夜里爬了出来，不知会对我做些什么呢。”

李逍遥道：“你做贼的喊抓贼，快随我去衙门！”

李逍遥跨上前一把要抓姬三娘，姬三娘竟不退后，整个人迎了上来，反倒吓得李逍遥退了一大步，否则就要把她抱个满怀了。

姬三娘笑道：“哪，你不是要捉我吗？来啊，把我整个人扛去。”

“你……好，别以为我不敢碰你！”

李逍遥更是铁了心，再跟她计较什么男女授受不清，就中了她的计了。李逍遥往前一抓，却扑了个空，姬三娘身形如电，竟能在这转瞬之间闪出几步之远。

“呵呵……我飞天猫姬三娘自出道以来，从未失手，那丫头坏我好事，我总要讨回。你说，我这样哪里不对？”

李逍遥道：“对不对，不是凭你自己说的，跟我到衙门解释清楚去！”

他反手一拔，剑随手出，刷刷一连三剑，姬三娘一一闪过，身手灵活无比，果然不愧“飞天猫”这个外号。

姬三娘确定李逍遥不被她的媚功所迷，冷笑道：“衙门我去不得，阎王殿你倒得走一遭！”

“你想杀人灭口！”

“呵呵呵……死在我的石榴裙下，算是便宜你了！”

姬三娘笑语未毕，左手一扬，一样银光已当头刺向李逍遥眉心。

李逍遥挥剑格去那物，原来是一把银色的尖刺，还带着一股腥气，可见喂了剧毒。

李逍遥道：“最毒妇人心，看你还有何说！”

李逍遥的长剑抢攻而上，姬三娘一击失准，已握了短刃在手，两人一来一往，过了数招，姬三娘节节败退。“当”地一声，原来又是一道暗器被李逍遥格飞，李逍遥手中剑法根本连停都没停，竟能又格开她的暗器，令姬三娘大惊。

姬三娘自知不是对手，与其被刺伤而败，不如使计脱身。

李逍遥一剑刺去，姬三娘突然抛了短刃，站在原地不动。

李逍遥剑势一回，没有刺进她的脸，以剑刃横在她颈前，道：“你为何弃了兵器？”

姬三娘也不管剑抵在脖子前，使劲扭着身子假装哭道：“疼死我了，你打得我好疼啊，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李逍遥铁青着脸道：“别装了，将你交给衙门发落，还有得你好受！”

他身子一闪，便将姬三娘的玉臂扭住，反扭在后，姬三娘怀中藏有她自苗人处得来的蛊毒，本拟李逍遥接近之时，便借着碰触传予他，谁知李逍遥浑若无事，姬三娘反倒大惊，想不透是怎么回事。

李逍遥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在他从前在海上遇见那名小苗女时，曾让小苗女身上的蛊神吸了他的血，蛊神的唾液流进李逍遥血里，让李逍遥产生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抗体。那小苗女的道行在苗疆内数一数二，她的蛊神更是厉害，普通的蛊毒对李逍遥来说，已是完全无用了。

李逍遙抓着姬三娘出了地下密室，以輕功直接趕往衙門，闖入衙中，對差役道：“人我抓來了，快叫太守開庭！”

那差役道：“少俠，太守和县令都已經睡下了，他們要明日午後才會辦事啊！”

李逍遙怒道：“我人已抓來，你們就得馬上放了月如！否則她再跑了，我可不管！”

那差役無奈地說道：“這……可是太守、縣令各自有好幾個姨太太，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也不知道今晚他們在哪个姨太太那里……”

李逍遙道：“那我把女賊交給你們，先把月如放出來！”

“不，不行哪，沒有上面的命令……”

李逍遙火大萬分，這時那師爺來到衙里，一見李逍遙抓了個俏生生的女子，連忙道：“李公子，你抓到人啦？”

李逍遙道：“叫你們老爺馬上升堂！”

“是，是。”那師爺不知為何變得十分恭敬，將李逍遙請至堂上等候，沒多久，太守、縣令果然都趕了過來，連官袍都穿得好好的，這更讓李逍遙覺得有點意外。以這兩位的作風來說，這麼晚了還在關心公事，那是萬萬不可能，怎麼現在還穿着官袍，真是大有文章。升了堂之後，李逍遙將姬三娘往前一送，道：“這才是真正的飛賊，你瞧清楚了！趕快把月如放了！”

太守道：“想不到李少俠這麼快就把人抓到了，唉，不過，本官已經命人去召來一干証人，請李少俠稍候。”

李逍遥微感奇怪，为何太守会变得这么恭敬？不过他也没时间多想，只想快点结束这里的事，带林月如出来。

不久，在官差的带领下，客栈的掌柜、店小二以及那名富商，都赶至衙门，跪在堂上待问。

太守一一问了众人昨晚住在客栈之人是否有这名女子等等问题，有条不紊，掌柜及富商皆详细回答，完全证明姬三娘涉案不浅。

太守喝道：“堂前的女子抬起头来！本官有话要问你。”

姬三娘来个默不作声，太守又喝道：“大胆刁妇，本官问话为何不答？”

姬三娘笑咪咪地说道：“你在跟我说话？我还以为你在唱戏哩！”

太守道：“大胆贼妇，竟敢藐视朝廷命官！”

姬三娘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腰枝乱颤，笑得让扬州太守浑身不对劲，喝问道：“住口！你笑什么？”

姬三娘笑道：“我笑自己一念之仁，反而让自己放的狗咬了。”

“此话何意？”

姬三娘道：“有一天晚上呢，我潜进王员外家逛逛，正好撞见那王家三姨太，跟个肥硕汉子在后花园办好事，哎呦，今日一见，那偷人家娘子的人，竟坐在高堂上问话呢。”

这件隐私被当众掀了出来，太守当场差点坐身不住，喝道：“你.....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姬三娘笑道：“我气自己没顺手一刀宰了你，现在倒成了祸害！”

“你.....”

师爷忙道：“大人，别跟这疯妇一般见识，开始问案吧！”

太守整整衣冠，坐正身子，喘了口气道：“本官问你，去年十月初六，城北苏府后花园埋的一缸黄金，被换成一缸屎尿，是不是汝等所为？”

姬三娘不在乎地说道：“那么久的事，我哪里记得啦？”

太守道：“再不招，休怪本官对你动用严刑！”

姬三娘笑嘻嘻地说道：“苏老头埋了一缸黄金，我以为他不要了嘛！”

太守冷冷地哼了一声，道：“去年腊月十六，城门口李记当铺的银库中五千两银子被盗，是不是你们所为？”

姬三娘依然理直气壮地说道：“当铺不就是让人借钱的？咱们不过是借点花花，有什么不对呢？”

太守一连问了几案，姬三娘自知逃不了，虽然言语轻佻，但也都一一招认。

太守叹道：“寡廉鲜耻之徒，当真没救了！”

姬三娘笑道：“哎哟，咱们就拿了这么点小东西，也给大人您说得没救了。大人您上盗官位，下盗人家老婆，我们还得拜您为师呢，跟您比起来，哪敢现丑啊？”

太守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道：“你，你.....好，很好，既然你都招了，来人呐！将这女贼押入大牢！”

他一拍案，迅速结了此案。

眼见着女贼被衙役押了下去，李逍遥忙问道：“月如呢？可以放出她了吧？”

在太守背后的屏风内，飘出了林月如的倩影，李逍遥一怔，不知道林月如怎么会从那里出来的。

“你……”

林月如淡然道：“走吧！”

李逍遥道：“你怎会……”

太守走下座来，敬畏地说道：“林小姐，请慢走，是否须本官派员护送？”

“不必啦！”

林月如拉着李逍遥，便大步跨出这黑暗的衙门。

李逍遥问道：“你不是被关在牢中的吗？怎么会……”

林月如道：“哼！有爹爹和世伯做靠山，他们敢拿我怎么样？马上就请我出去了，那太守说来说去，就是要我在姨丈面前说他好话！”

李逍遥道：“原来是这样……”

林月如瞪着他，道：“你这么晚才来，是不是被那寡妇迷昏了头了？”

李逍遥苦笑道：“怎么会呢？你真是想太多了！”

林月如嫣然一笑，道：“逗你的！”

两人回到客栈，掌柜等人也都回来了，那富商甚至已经将行李都打包好了，准备立刻动身赶回长安。一见到他们两人回来，富商便道：“多

谢你，小兄弟，帮我找回紫金葫芦。”

李逍遥漫应了一声，那掌柜也巴结地笑道：“小兄弟，终于沉冤昭雪了！”

林月如根本不想理他们，李逍遥性格豁达，不爱记恨，便问那名富商道：“你这么急着赶回去？”

富商道：“是啊，我在扬州滞留太久了，现在飞贼落了网，可以离开，就尽快离开的好。”

李逍遥道：“祝你路上顺利。”

那富商与李逍遥又客套了几句，便匆匆离去了。

李逍遥与林月如各自回房，次日才动身往西南继续走。

第十七章 手足自残（上）

出了扬州城境，越往西南人就越少，这里已经不是客商往来热闹之地，山路日渐崎岖。

一连赶了几天的路，都没听说过有苗人经过，李逍遥一天比一天心急，但光是心急，也不是办法。

这日，不知为何天色阴暗，李逍遥担心会有风暴刮来，与林月如商议找个地方暂时落脚，再做打听。两人走了大半日，终于见到前方有个草亭，里面有些人在休息。

两人步入凉亭内，里头有一名年轻猎人，一名书生，各自无话。李逍遥问道：“二位，最近是不是会有风暴？怎么天气这么怪异？”

那猎户道：“这位兄弟，你们是外地来的，不晓得这里的天空便是这样？”

李逍遥道：“怎么说？”

猎户指着前方的山，道：“你见到那里没有？”

李逍遥放眼看去，吓了一跳，前方的远山翠茂浓绿，但是天空却一片黑蒙，像是有股黑气盘旋不去。

“那里怎么黑漆漆的？”

猎户道：“行家说那就是妖气！”

“妖气？”林月如奇道。

那书生羞赧地插嘴道：“你们也要过这座山吗？我听人说……这山上出了只蛤蟆精，长得就像头牛那么大，专吃过往人畜，昨天还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呢那猎户笑道：“原来你会说话，坐了老半天，你半个屁都不放，我还以为你是哑巴。”那书生红着脸道：“不，不，而是素昧平生，不敢相扰。”

李逍遥道：“蛤蟆有什么好怕的？”

书生道：“兄台身佩宝剑，想必是习武之人吧？”

李逍遥点了点头，暗想：“这个人倒与刘晋元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不过他当然不会在此时说出来，免得又惹火了林月如。

书生道：“晚生愿出价两千文钱，请兄台当我的保镖，护送我过这段山路，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林月如哼的一声，十分不屑。这几日以来，李逍遥知道她身上带着巨款，她从家中所带出来的钱钞，恐怕就是许多人一辈子赚不了的数目了，自然不会将这折合二两银子的钱财看在眼里。

李逍遥道：“若是顺路，互相照应也没什么，何必谈钱？若是不顺路，就算再多银两，我们也爱莫能助的，就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吧？”

那书生道：“兄台说得极是，不过……晚生实在非去长安不可，唉，考期将至，晚生这十年寒窗，就为了进京赶考，却因妖畜挡道，不得其途……”

长安正是两人的去向，李逍遥道：“那是真有缘极了，我们也要去长安，你就与我们同行吧？”

那书生道：“多谢二位，多谢二位！”

李逍遥对那猎人问道：“那山有什么古怪？怎会漆黑一片？”

猎户道：“不是说了，有癞蛤蟆精作怪吗？这山里头的野猪啦、野鹿啦，突然全都无影无踪，反倒是满山遍野冒出成群的癞蛤蟆爬来爬去。”

李逍遥和林月如互看了一眼，都觉得不可思议。

猎人道：“要去长安，得经过蛤蟆山，可是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了，这山的癞蛤蟆精会吃人，你们别赌这一把。”

林月如冷笑道：“再强的妖怪，我们都杀过，谁怕这小小的癞蛤蟆！逍遥哥，既然不是暴风之日，咱们就继续赶路，早点追上灵儿妹妹。”

李逍遥点头称是，对书生道：“您若要走，就跟着来吧！”

那书生有几分犹豫，还是同意了，便跟在李逍遥、林月如身后，走出凉亭。

一行三人往前而行，看起来山路都是一样的崎岖蜿蜒，李逍遥与林月如越走，天色就越暗，虽然还是白天，但就是阴沉沉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就算是不事先知道有妖怪出没，也能感觉出一点不对。

李逍遥和林月如两人步步为营，背后那书生则是连气都不敢喘，紧跟在后。

李逍遥突然感到一阵劲风扑面！只见前方阴沉沉的天空中，露出一小点黑点，黑点迅速接近，转眼就已是人形，以更快的速度落至他们面前。

书生一见到有人半空中飞，吓得脚一软，竟站不住，坐倒在地。李逍遥定神望去，那人一生长袍宽带，十分儒雅，白色的须发飘飘，那张威严有度的脸却不像他的须发那样飘逸，反而有几分侠士之意。

李逍遥更看见那名飞近之人的脚下，横踩着一柄比一般的剑更大的宝剑，这御剑而飞的本事，李逍遥的功夫也有，只不过李逍遥根基不够，还使不出来。此时一见，真是既惊又喜。

那名御剑侠士一眨眼便停在李逍遥等人面前，居高临下地睨视着他们，神情之中自有一股出尘的高人风范。

那御剑者声音有点苍老，但不见半点衰暮，反而更因老声而增加威望：“此地凶险，切莫久留！”

李逍遥道：“是，晚生知道了，请问您是……？”

那御剑者并不回答李逍遥，续道：“老夫夜观星相，预见今日此地将发生极大的血光之灾，你们快离开吧！”

李逍遥道：“可是，我们有要事，还得赶路……”

那御剑老者只是冷冷地说道：“想活命的话，速速回头下山去！不想活命的，不必浪费老夫唇舌！”

他也不多说，足下真气一振，便排空御气，一眨眼消失在天边了。

李逍遥和林月如两人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李逍遥不禁吁了口气，道：“好高段的御剑飞行，想不到此地竟会有这样的高人。”

林月如不住地沉思着，这时一击手掌，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他是谁！”

李逍遥连忙追问：“是谁？”

林月如道：“他是剑圣老前辈！”

“剑圣……对了，你爹说过，他与剑圣是结义兄弟，酒剑仙是剑圣的师弟，那……那他就是我的师伯了？”

林月如道：“他可是当今武林第一人呢！我小时候曾见过他，这么多年没见，却也快没印象了，要不是他当年的样子完全没变，我还真是想不起来。”

李逍遥连声道：“哎呀，可惜，真是太可惜了！”

“可惜什么？”

“早知道，刚刚我就求他收我为徒。”

林月如笑道：“你想得美，你忘了我爹也说过，他们蜀山派不随便收弟子的，听说想正式入门，得出家当三清道士，你和尚当不成，想当道士？全给你做足了！”

李逍遥道：“嘿嘿，当道士好像未必不能娶妻，我还宁愿当道士。”

“三清流派的就是要斋戒，不许成亲！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少在那里梦想！”

李逍遥笑道：“别闹了，咱们还要赶路呢！要是日落以前没过这山谷，咱们可就要摸黑下山了。”

“嗯，走吧！”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那书生竟没跟上来，在原地犹豫沉吟。

李逍遥道：“你怎么啦？”

那书生道：“二……二位英雄，我看……嗯……那个……”

林月如对这种书生最不耐烦，问道：“你走是不走？怕就别进京了，考上了也没大用！”

书生打躬作揖地说道：“姑娘说得是，说得极是，晚生家中一脉单传，虽说扬名立万，彰显父母，是为大孝，但万一遇上不测，害我家就此绝脉，才是真正不孝，晚生还是……还是回去吧……”

林月如冷笑道：“又不是没见过妖怪，有啥好怕的？你不相信我们打得过妖怪？”

书生道：“这……人力岂能胜妖？二位英雄……还是……嗯……告，告辞了！”

他一说完，便一溜烟地往回跑走。林月如冷笑连连，李逍遥却道：“真难为了，已走了这么一大段路。”

林月如道：“这些读书人最没用了，哼！我就讨厌那畏畏缩缩的样子。”

“也不一定呢，保命才是上策啊！”李逍遥说道。

两人走出了没多久，便见到前方的道路边，躺着一个肥大的身躯。

李逍遥与林月如连忙大步上前，一见那尸首，都怔住了。

那人的印堂发紫，脸上长满青绿色肿瘤，显然是中剧毒而死，根本已看不清是什么长相。但是从那身衣服看，分明就是扬州客栈里的那名富商。

林月如惊道：“这……这死法好恶心！他会不会就是……？”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应该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没错。”

“怎么会……他是遇到盗匪吗？”

“我看看……”李逍遥检查了一会儿，他的包袱都还好好地揣在怀中，展开来看，一物不少，甚至连他爱若性命的那只紫金葫芦都在。

李逍遥道：“应该不是遭劫，他身上带的财物都还在。”

林月如想到：“不会是……蛤蟆精咬死的？”

李逍遥道：“有可能，看来那书生很机灵，不像这个商人，唉，急着回家，就遭了不幸了。”

林月如道：“咱们得小心一点。”

“嗯。”李逍遥将那富商的包袱拾起，道：“他说他十几年的积蓄都在这里，我们还是帮他送回家中，免得他的妻小受到饥寒。”

林月如道：“哼，你真是好心，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值得你对他这样好？”

李逍遥道：“他忘恩负义是因为他急了，月如妹，你身在富贵人家，不知道钱有多重要吗？对许多人来说，可以为了几两银子杀人，更何况是他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林月如白了他一眼，道：“一句忘恩负义，还引你作起文来了？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不知民间疾苦，我知道钱重要，可是我不认为该为了钱那样不讲理！”

李逍遥摇头笑道：“那就是你还不知道钱有多么重要。”

“好了，好了，随便你说！哼！走吧，看这尸体就讨厌！”

李逍遥背起那商人的包袱，与林月如一同前行，前方一道急流划断前路，急流是从前面高山冲刷下来的，只有一道断了的小桥，跨在岸边。

李逍遥与林月如正拟涉水，便见到旁边的小路上，坐着一名女子，那女子长发垂肩而下，遮住了半边的脸，坐在石上揉着肩膀，一道殷红的血丝慢慢地滑下。

李逍遥惊道：“咦？这位姑娘，你受伤了？”

那女子微抬起半边的脸望向李逍遥，默然不语。她一张单薄的瓜子脸，秀气的眼与鼻，都精致动人，带着几分楚楚可怜的味道。

李逍遥怕她是被蛤蟆精所伤了，便要上前，道：“姑娘，你被谁所伤？”

那女子一语不发，站起身来，转身便奔入身后的山洞。李逍遥连忙要追上前，道：“喂！姑娘，你到哪里？”

那女子停下步子，回过头冷冷地说道：“这是我家。”

“你.....你家？”

李逍遥颇为不信，这女子柔弱之极，怎么会住在山野，以山洞为家？

“你受伤了，得找人医治.....”

那女子声音更是冷峻：“别靠过来，靠近我的男人，都会没命的！”

说完，身子便整个没入了山洞的幽暗之中。

林月如口气不善地说道：“怎么？又想去偷看人家梳妆？”

李逍遥急道：“你真是爱翻旧账！我是见她受了伤.....”

林月如冷笑一声，道：“瞧你那付无赖嘴脸，人家会理你才怪！”

李逍遥道：“你怎么就爱理我？”

“你！”林月如气得想打他，手一扬起，硬生生忍了住，背转过身生闷气去了。李逍遥逗够了她，才笑道：“你的眼界真是没我长远，你想想，那样的美女，何必住在山洞之中，你不觉得有点古怪吗？”

林月如道：“你高兴，你心疼，就帮她建个大宅子好啦！”

李逍遥道：“好啊，那我进去了！”

林月如低声道：“不要脸。”

不料李逍遥真的就走了进去，林月如气得用力跺脚，道：“喂，别去！”

李逍遥回头对她眨了眨眼，硬是走了进去。

林月如气得要命，恨恨地追了过去，道：“我偏不让你称心如意！”

她紧跟在李逍遥背后，李逍遥笑笑，也不拦她，反倒像在等她似的。林月如也感觉出李逍遥绝不是色迷心窍，执意要进入这山洞，必有别的目的。

两人走入山洞中，直到尽头，才见到那名女子，山洞内几乎什么也没有，地面潮湿万分，怎么也不像人住的地方。

那女子怒道：“你们擅自闯进我家来，不觉得失礼吗？”

李逍遥笑道：“恕在下冒昧，请问要如何通过蛤蟆山，前往长安？”

女子声音冰冷地说道：“没路了，这山谷往北的栈道被我拆了！再过几天，我还要把往南的山路封起来。”

“为什么？”林月如问。

女子道：“省得再有无聊的男人闯进来。”

李逍遥道：“姑娘，这里是来往必经之路，就算这座山谷是你的，你也不能这样做呀……”

女子淡然说道：“你管不着，请你们出去！”

李逍遥笑道：“好，好，算我们失礼了。月如，走吧！”

林月如更感奇怪，李逍遥只是来问这些的？两人走出几十步之后，林月如再也忍不住，停步道：“逍遥哥，我越想越不对！那女人……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还不许别人靠近！”

李逍遥道：“你总算想到了。我见到她受了伤，就更觉得她很可能是被剑圣前辈所伤。”

“那你怎么不逼问出一个究竟，反而就这样走了？”

李逍遥低声道：“我们在那里，她不会露出真面目的。”

“难道……你现在……？”

“嗯，咱们现在回头偷偷进去，看她究竟是不是蛤蟆精！”

林月如点头，两人这回刻意小心行动，走回原路，一来到那山洞深处，原先微弱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洞内伸手不见五指。

李逍遥正要点起火褶，一道阴风已扑面而来！

“啊！”

李逍遥顺手挥出一剑，感觉“嗤”的一声，那扑来之物中了剑，反跃回黑暗之处，无法脱逃。林月如惊魂甫定，抽出火褶点起了火，便听见黑暗中传出哀惨的叫声：“别……别点火……”

林月如与李逍遥定神一看，赫然发现那女子竟然迥异于方才的样子，身材变得十分臃肿，脸上五官虽然还是刚才的五官，却变得有种莫名的凶恶狰狞之感。

她身边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癞蛤蟆，她身子护在那癞蛤蟆上，不断地淋淋漓血，除了被剑圣所伤的一剑之外，另一剑应该就被李逍遥在黑暗中刺伤的了。

林月如吓得叫道：“妖……妖怪！”

李逍遥也几乎说不出话来，那女子的脸变大了，头发也有些凌乱，隐约可以见到原先被遮住的半边脸竟是凹凸不平，扭曲畸形，怪不可言。

“哼……看见我金蟾鬼母的脸，你们就休想活着离开！”

李逍遥把林月如拉到身后，道：“你已受了重伤，还敢说这话？你为何要如此歹毒，取人性命？”

金蟾鬼母冷笑道：“呵，人有什么值得活的？比起天下人恶毒的耻笑、凌辱，还有什么毒可怕？”

“你……”林月如由她的话中，感觉出她或许是受过什么非人的辛酸，才这样愤世，这样残忍吧？

那头大癞蛤蟆缓缓移动了一下身子，金蟾鬼母道：“乖儿子，杀了他们！”

那头大癞蛤蟆身子一扑，快若闪电！

李逍遥连忙推开林月如，道：“危险！”

他一手推人，一手长剑便应声刺出，剑气一连数点尽包围住那大癞蛤蟆，令它无可逃避。

林月如挺剑奔上前，道：“金蟾鬼母，我不知你有多少委屈，杀人便不对！”

金蟾鬼母道：“哼，我见了你这种美貌姑娘，更加厌恶！拿命来！”

金蟾鬼母掌风含着剧毒，往林月如挥去，林月如侧身闪过，拧剑便刺，一连数剑，金蟾鬼母虽身负重伤，但身手俐落，林月如数击不得手，有点心焦，金蟾鬼母笑道：“小姑娘，我先杀了你，再取你面皮！”

她一爪抓来，腥气扑鼻，林月如差点作呕，急忙回剑自保，两人再度斗作一处，这回林月如以守代攻，拖延时间，金蟾鬼母受了伤，久战对她不利。

李逍遥与金蟾鬼母的儿子正战得激烈，虽然癞蛤蟆身体笨重，容易中招，但是不知为何它的皮十分坚硬，根本伤不到。

李逍遥有点心急，猛然想到老是攻它皮肉，徒劳无功，不如伤他双眼，或许可行。

李逍遥凝神备战，在那癞蛤蟆扑过来之时，身子一翻，跃上半空中，倒握宝剑，俯刺而下！

宝剑没入癞蛤蟆眼球中，那怪物吃痛，发出悲惨的长鸣，这声悲鸣令金蟾鬼母分心，叫道：“乖儿子……”

林月如趁机反守为攻，一剑封住了金蟾鬼母的方向，金蟾鬼母奔得太快，不及收足，胸前再中一剑，林月如顺势上挑，一剑又伤了她的颈际，金蟾鬼母知道无法脱身，又回身过来攻击林月如，但是她受伤更重，反应也比方才慢，林月如只顾抢攻，她已无法再还击。

这对癞蛤蟆母子比起李逍遥与林月如二人之前所对付的怪物来，实在不算多么高强，有了前几战的经验，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默契更好，已能更俐落地制敌，他们心中皆有数：再过几招就可以料理了这两个妖怪。

李逍遥刺瞎了癞蛤蟆一眼，再度伺机进攻，瞬间又得手，再度刺瞎癞蛤蟆另一眼，那癞蛤蟆两眼俱瞎，更见凶残，张大了口便吐出一股毒气。

李逍遥连忙翻身欲躲，却闪不过这巨大的毒气攻势，本以为非中毒不可，不料李逍遥只闻到一阵腥臭，自己却没怎样，微感奇怪，仗剑又攻了过来。

金蟾鬼母战况虽激，也知道儿子与李逍遥的作战情况，癞蛤蟆吐出毒气，已是将所有的真元都给吐了出来，李逍遥竟然没事，等于是大势已去。金蟾鬼母登时万念俱灰，一个失神，被林月如一剑刺进腹中。

林月如连忙抽出剑，金蟾鬼母扑向那癞蛤蟆，抱住了它，含泪道：“好……好……咱们……能……死在一起，也不算委屈了……”

那癞蛤蟆奄奄一息，身上渗出点点像油又像汗的东西，不一会儿便断了气。

金蟾鬼母见她儿子死了，竟流下泪来，温柔地轻抚着那癞蛤蟆，道：“……好孩子，你……你为我舍命，不枉费我杀人取精，助你修炼……这百年来，只有你……只有你不嫌我……”

话未说完，她已无余力，缓缓地闭目长逝。

林月如与李逍遥呆站了一会儿，都感到甚有几分惻然。

林月如低声道：“我觉得……她有点可怜呢。”

李逍遥叹道：“他们杀了这么多无辜之人，也是死有余辜。走吧！”

“等一下，逍遥哥，我听说成精的蛤蟆体内，有五毒珠。这种宝珠可以避百毒，是无价之宝呢？”

“是吗？”

李逍遥剖开蛤蟆精的肚皮，在腹内果然有一物发出柔亮的光辉。

李逍遥取出五毒珠，道：“此物也可济世救人，算是这两个妖怪的遗泽吧！”

第十七章 手足自残（下）

两人步出山洞，赫然发现天色已变得明亮无比，万里无云，原先阴惨惨的山野，流露出翠艳欲滴的明媚来。

两人心情大畅，看来除去了金蟾鬼母母子，果然是正确之举。只不过为何金蟾鬼母会如此恨人，两人实猜不出细节，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容貌变丑，被人抛弃，以至于如此愤世吧？

李逍遥与林月如翻过了山，眼看只要再往前走过一座小城，就可进入长安了，林月如脸色却变得有些不好看。

李逍遥随即想到刘晋元家就在长安，暗感到好笑，便道：“你到了长安有熟人，可不能再胡作非为啦？”

林月如怒道：“哼，我偏要干几宗大案子，让那个脓包活活吓死！”

李逍遥道：“说不定他现在不在长安。”

“怎么说？”

“他不是说要回去禀告爹娘娶你吗？也许迎亲队已经上路了。”

林月如白他一眼，道：“让他白跑一趟，活该！”

城郊官道边，只有一间小店面，李逍遥道：“不知还有多久才有店，我们先吃点东西，打听打听。”

林月如并无异议，两人入店之后，只见一名少女正在抹桌，她身形纤巧，动作并不熟练。一见到有人，微微一怔，竟像觉得十分意外。

李逍遥道：“有人在吗？”

“啊……二位请坐。”

李逍遥与林月如双双入坐，那女子往内张望了一下，神情诡异，看看里面似无反应，才问道：“两位用餐还是住店哪？”

“上四道小菜，一壶酒。”李逍遥道。

“是，知道了。”

那女子连忙转身入内，林月如低声道：“我觉得有点怪，怎会让女子出来跑堂呢？看她的样子是心里有鬼。”

李逍遥道：“不会吧？也许是女子脸嫩，不好意思招呼客人。”

“嗯……”林月如张望了一下四周，道：“这间客栈似乎是新开的，去年我到京城，路过这里时没见过有这间店。”

“是吗？”李逍遥不以为意，此时店中只有他们两个，李逍遥心情颇佳，道：“这山中野店，别有一番风味呢。”

不久，一名妇人捧了菜碟出来，一见那妇人，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有些吃惊。

那竟是他们在扬州城外遇见的那名苗人美妇，只不过此时换了汉人装束，望之有年若三十许的妩媚老板娘。

她一下子就认出李逍遥和林月如，笑道：“啊呀……又是你们，真是一对羡人的小夫妻，还是……小兄妹？”

李逍遥咳了一声，不回答她，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原来你在这儿营生。”

那女子道：“真是有缘，敢问这位相公怎么称呼？府上哪儿呀？”

李逍遥道：“敝姓李，余杭县人。”

那女子道：“余杭人么……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呀？嗯，我认识有人住在那儿呢。”

“哦？是吗？你不是苗人吗？怎么在这儿做生意？”李逍遥好奇地问道。

那苗人美妇道：“奴家叫盖罗娇，就这么叫我便成了。最近这几年苗疆战乱不休，许多人不是迁到岭南，就是来中原讨生活，我们想等到天下太平了再回故乡。”

李逍遥道：“难怪，难怪。”

盖罗娇道：“呵呵……不打扰二位用饭，我们这儿的茅台酒，是天下有名的，蜜汁火腿也是我们云南特产，两位喜欢的话，就尽量用。”

盖罗娇特别为两人各斟一杯，道：“请喝。”

李逍遥与林月如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一名苗女急忙从外奔入，道：“大姐！他们来了。”

盖罗娇点了点头，道：“嗯，我知道了。”说完，便望向李逍遥与林月如，林月如正觉奇怪，便身子一歪，昏了过去。

李逍遥暗惊，想道：“酒里有东西！”

可是不知为何，自己都没有感到什么不对劲，李逍遥心中立即一闪，便也学了林月如的样子，趴在桌上，装作昏迷。

只听盖罗娇说道：“真是不好意思，冒犯两位，唉，谁叫你们要在这节骨眼儿来呢！”

盖罗娇对苗女道：“赶快通知所有的人，大鱼入网了。”

“是。”那苗女立刻奔了下去，李逍遥侧耳细听，似乎有不少人匆匆奔过，原来方才埋伏了超过他想像的人在附近。

李逍遥微睁开眼偷看，只见盖罗娇率领着许多苗女，围在路口，将路中央的一小队男子包围了起来，那队男子则手持苗刀，戒备森严地将一顶轿子包围在中央。

一名白须老者走上前一步，冷然问道：“你们是白苗族的人？”

盖罗娇走上前一步，微笑道：“石长老，你不认得我了么？”

被称作石长老的那老人，就是在鬼阴山带走赵灵儿之人！李逍遥一见，心头猛跳，他知道若猜得不错，赵灵儿一定就在那轿中！

李逍遥屏气看着他们有何打算，决定伺机救走赵灵儿。

石长老一见盖罗娇，吃了一惊，道：“是你？我早该想到，连你都出面了！哼，阿奴那小丫头不济事，你也一样！”

盖罗娇笑道：“阿奴小小年纪，你们几个做叔叔伯伯的欺负她，还有脸在这儿说呢，我做她师姐的，再怎么还是得帮她撑腰啊！石长老，我说你们还是投降吧！”

石长老哼了一声，道：“你教的好师妹，这一路杀了多少我手下勇士？这笔仇早就结下了！”

盖罗娇始终笑脸迎人，与石长老的深沉严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唉呦，阿奴就是顽皮，不过，你们这些个大汉怎么可能输她？我看是让她吧？”

石长老冷笑道：“不必说这些了！你们白苗诡计多端，邪术阴柔，比男子还强，今日要怎么样，你直说了吧！”

盖罗娇笑道：“我们担心公主的安危，我想的啊，公主是个小女孩儿，还是得让女人家照顾，你们这些个男人笨手笨脚的，服侍不来。”

石长老道：“你想抓走公主，做梦！”

盖罗娇笑道：“那么你以为你们走得了吗？我说还是投了降，比较和气些。”

石长老怒道：“投降？我身为大王近臣，绝不向叛徒投降！”

盖罗娇突然高声道：“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属下知道您就在轿子中。可否现身一见？”

李逍遥紧张地专心听着，但是轿中却只是一片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盖罗娇疑心骤起，喝道：“搜轿！”

“做梦！”石长老一喝，所有的黑苗武士便一拥而上，与白苗女子厮杀了起来，盖罗娇轻轻一跃，欲上前掀轿，石长老一拐将她击退，封住了她的去路。

盖罗娇无法近前，喊道：“退后，放箭！”

众苗女纷纷跃出战围，接着只听飐飐接连数响，雨点般的箭，由周遭的屋顶、树上射落。

一时之间哀叫震天，众武士中箭倒地，还有些人连忙拾盾护身，但腿上也中了箭，难以为敌。

这时箭势稍止，盖罗娇喝道：“全杀了！”

那些苗女呼喊上前，手中钢刀往未死的人身上砍落，十分残忍俐落。

李逍遥在仙灵岛便已见识过苗人之间的屠杀，此时一见，更是心惊。

眼见只剩下石长老以及那顶轿还安然无恙，盖罗娇道：“公主殿下，叛乱者已屠尽了，请公主现身吧！”

轿内依然无语，盖罗娇想了一会儿，才叹道：“公主殿下，你的两位汉人朋友，属下也已经请到，现在就在客栈内休息，想必殿下很想见他们吧？”

轿中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呼，一听见那声音，李逍遥心里马上大声呐喊着：“灵儿，是灵儿没错！”

轿中之人颤声道：“是……逍遥哥哥吗？”

盖罗娇道：“是的，奉我族族长之命，想请公主及公主的朋友到大理城做客。”

石长老叱道：“你们这群乱徒，想架走公主作为人质，我绝不让你们如愿！”

盖罗娇冷笑道：“石长老，你再神通广大，一次要对付我们这么多人，法力也终究是要耗尽的，您这么大把年纪了，犯不着为那残暴无道的巫王拼命吧？”

石长老吸了一口气，道：“哼！乱臣贼子，竟敢侮辱大王！”

盖罗娇道：“现在整个苗疆里头，谁不知你们黑苗的巫王听信谗言，修炼拜月教的魔功，以至于走火入魔，命在旦夕？他身后无子嗣以继大统，才想到十年前被自己亲手迫害而流亡出走的妻子女儿，哼，现在他求公主回去，可不想想，他还有什么资格求公主回去？”

石长老重重地一拄拐杖，道：“这是我族的家务事，外族无权过问！”

盖罗娇笑道：“外族？巫后娘娘原是我白苗大祭司，照我们白苗族的习俗，与丈夫离异的妻儿，自是归娘舅家养。公主才是你们的外族，是我们白苗领导者，最亲不过的内族。我等奉族长之命，迎公主回大理，乃名正言顺。”

“强词夺理！公主是我南绍王国惟一正统继承者，你们分明是想挟持她，来威胁我们大王！”

盖罗娇嗤之以鼻，道：“呵……威胁你们那个无用的大王做什么？他大权旁落，都听拜月教主的，我们威胁他，一点用没有。石长老，我们白苗族敬重您是个老臣，不如您与公主一同到白苗生活，安享晚年，如何？”

石长老浑身发抖，道：“呸！身为长老……就算死，也绝不叛主，更不会让你们如愿！”

盖罗娇笑道：“那要看你有多少本事，作这困兽之斗……”

石长老高举双手，身上红光乍现，地面隐隐震动起来。

盖罗娇脸色一变，喝道：“小心，摆阵！”

众苗女连忙奔行至各方位，石长老大声道：“领教老夫最后绝招！赤血毒焰……”

眼见隐隐将发的红光，就要在石长老掌间发出，天上突然射下一道剑气，击中石长老，石长老喷出鲜血，汹涌的掌气有如山崩海啸一般，席卷遍野！

“啊！”

盖罗娇被这股强大的真气击中，李逍遥只来得及看见盖罗娇鲜血狂喷，接着真气已袭扫而来，差点将这石屋给震垮，李逍遥被震倒在地，天边传出震动人心的大喝：“何方妖孽，在此逞凶？”

接着竟除了闷热的狂涛喷扫而过，还带着浓重的血腥气息，喷扫进来的沙尘土石中，竟全带着血肉！

李逍遥心中大急，但是根本无法起身站稳，他心里只想到：“灵儿？灵儿怎么样了？”

李逍遥奋力仗剑欲奔出去之时，天上那声音以极快的速度传近，喝道：“妖孽，饶你不得！”

轿中传出一声惊呼，分明是赵灵儿的声音。李逍遥才奔出一步，另一道挟带着刚猛真气的白光，横扫而过，逼退了李逍遥。

李逍遥一阵眼花，仍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却觉被一股雄浑无比的真气罩顶，便眼前一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李逍遥才慢慢醒转，四下里寂静万分，但是放眼看去，这是一副何等悲惨的景象！

野店外地上布满黑苗、白苗两族族人尸体，原先石长老所立的地方，只余下一大片赤红色的血焰在地，一顶破毁花轿翻倒一旁，轿内空无一人。

同样是苗人，死的死伤的伤，这景观让李逍遥阵阵心惨，说不出话来。

不一会儿，李逍遥听见轻微的呻吟声，连忙起身查看。

盖罗娇躺在较远之处，身上满是鲜血，挣扎了一下，缓缓撑起身子。

李逍遥奔上去，扶起了她，道：“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盖罗娇又喷出了一口血，喘着气道：“没……没什么……”

李逍遥急问：“灵儿呢？灵儿为何不见了？”

盖罗娇苦笑着摇了摇头，无力地抬起手来，拭去唇边鲜血，李逍遥见她的伤如此之重，有点担心她会死，道：“你……你伤得这么重……”

盖罗娇道：“……死不了的……有人先伤了……伤了石长老，否则……呵！我早就……”她的美目一扫地上的尸体，虽然还强颜为笑，却不禁打了个冷颤。

李逍遥这时也才能回想起刚刚可怕的经历，虽只短短的片刻，但是却像面临世界末日一般，血雨横飞，无火之焰弥漫天地。

盖罗娇说得不错，要不是先有人半路闯进，伤了石长老，他的绝招之下根本不会有人生还！

盖罗娇见李逍遥眼神中对她亦颇关心，愧意略起，苦笑道：“呵……真不好意思，对你们下了迷药……不过，我……我没有恶意。”

李逍遥轻叹了一声，道：“我知道。”

盖罗娇道：“我.....我们是为了不想让你们介入这场战斗，所以使了一点手段.....”

李逍遥听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十分忧心，道：“别说了，你先养养精神.....”

盖罗娇虽然有气无力，却还是笑着，道：“.....我说了.....死不了.....，你.....你急着想问什么，我很清楚.....”

这时，林月如也已醒来，茫然张望，一见死伤遍地，大为震惊，急忙顺着声音的方向奔了出去，见李逍遥身上沾了点点像是溅上的血与沙土，与一身是血的盖罗娇正在说话，便站在一旁静静听着。

盖罗娇停了一会儿，续道：“我.....我看见公主殿下她.....被那位伤了.....伤了石长老的人.....带走了.....是个.....青衣白发的老道士.....”

“青衣白发的老道士.....”李逍遥直觉想到剑圣，但也不知是不是他。

盖罗娇苦笑道：“那位老道士自称是独孤剑圣，我.....我中了石长老的赤血毒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殿下.....没想到任务没完成，还把事情弄成这样。看来.....我.....我只有回大理，向族长请罪了。.....二位，得罪之处，多请见谅了。”

她勉强撑起身子，一跛一跛地离去，望着她的背影，李逍遥扼腕长叹，道：“眼看着灵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却又这样分开了！”

林月如安慰道：“剑圣前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向来为武林同道所敬仰。灵儿妹子既然被他所搭救，应该是福非祸。李大哥.....我们可以放心。”

“唉！希望如此。只是……”

林月如道：“这里离京城不远，我们还是先到长安再说，好不好？”

李逍遥心绪缭乱，也无计可施，便点了点头，先到长安再作打算。

第十八章 翩然若蝶

李逍遥与林月如两人走入长安城，这天下首善之都内，果然有一股王者之气。除了街衢整齐之外，两边房舍也很有气派。

在城门市集上，到处是交易及小贩，最前方的大庙前，还摆了个戏台，正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戏，万头攒动，可见十分受到欢迎。林月如拉着李逍遥往前钻，道：“瞧，唱戏呢！”

李逍遥诸事无心，便随着林月如往前走。台上唱的是“白蛇传”，已演到水淹金山寺，只见台上白衣旦妆拉起尖嗓，一手拾剑，一手兰花指，指着扮许仙的小生，悲切地唱道：“您忍心将我痛伤，抛下妻儿入禅堂？……才对双星盟誓愿，你又投法海惹祸殃！手摸胸膛你想想，有何面目来见妻房……”

林月如感叹地说道：“逍遥哥哥，这出戏真是可怜呢！”

“怎么可怜了？”

林月如道：“白蛇精化身的白素贞为了报恩而嫁给许仙，许仙却因为她是妖，老要害她，最后害白娘娘被压在塔下，不是很可怜吗？”

李逍遥道：“那是个蛇妖啊！当然该被收了。”

“万一妖怪也有好的呢？”

李逍遥道：“那就等她变好再说吧！”

林月如道：“万一变好了就被杀了呢？”

“这……”李逍遥回答不出，道：“反正妖怪难得有好的，好的就是仙，不是妖了。”

林月如白他一眼，道：“哼，你敷衍我！”

此时，一女子高声叫道：“表小姐，这不是表小姐吗？”

林月如转头一看，两名婢女捧着竹篮上前，对林月如道：“表小姐，是我，阿萍啊！这是阿香，你忘了吗？”

林月如想了起来，道：“你们是姨妈身边的两位姐姐！”

阿萍笑道：“是啊，我们去年还玩过呢！小姐怎会来长安了！”

“你们呢？姨妈有没有来？”

阿萍摇了摇头，道：“没有，我们是奉夫人之命，到水仙尊王庙前为少爷烧香的。”

“哦，他怎么了？”

婢女阿萍道：“少爷最近身染怪病，卧床不起，大夫们都查不出是什么病，夫人急死啦！”

林月如奇道：“他生病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前一阵子看他还好好的啊！”

“我们也不知道，小姐，请随我们回府吧，夫人最近天天愁眉不展，知道你来了，不知会有多开心！”

林月如道：“当然，逍遥哥哥，跟我们来吧！”

李逍遥点了点头，那两名婢女对李逍遥行了个礼，便顺手帮他们拿了包袱等物，转身在前面带路，走到大路时，已有两顶轿子等在那儿，四个轿夫的制服、轿上，都绣着“刘”的篆字。

“小姐请，李公子请。”

二婢让林月如与李逍遥进入轿子，自己在一旁走路。四名壮仆就这样一路扛着李逍遥与林月如，走进了尚书府。

进入府中不久，放下轿子，就有好几名老妈子上前，对林月如又是寒暄又是说笑的，原来她们都很熟识。李逍遥没话说，只能站在一旁。

丫头老妈子们领着林月如与李逍遥步入内堂，穿过好几个门，人渐渐静了，不相关的人也退了，最后只剩几名地位较高的婢女，与李逍遥、林月如一同进入厅中。

一名身穿细绸长衣，头上挽着高髻的美貌妇人，迎了出来，说道：“月如，我的好甥女儿，可不是你吗？”

“云姨！”林月如呼唤一声，整个人投进她怀里，那被唤作云姨的女子，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与林月如有点相似，但是温婉优雅，更有贵气。

她爱怜地抚着林月如的头发，道：“你这个丫头……这么久都没来看云姨，说来就来，跟个精灵似的！”

林月如笑道：“我要来就来，没人管得！”

“还是这样野！一年不见，长得更标致了，看样子不怕嫁不出去了！”

林月如嗔道：“云姨，您又取笑人家……”

刘夫人笑道：“呵……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晋元大婚，未曾请你父女过府饮宴，才前来兴师问罪呢。”

林月如与李逍遥一听，都颇为讶异。

“咦？怎么才几日不见，表哥就已娶亲了？”

李逍遥暗自笑道：“现在全世界惟一肯娶你的，已经没了，看样子不是我当和尚，是你得当尼姑了。”

尚书夫人望向李逍遥，问道：“这位公子是……”

林月如望了李逍遥一眼，有点不好意思，道：“是……是位朋友，他叫李逍遥，也跟表哥结拜过。”

尚书夫人温柔地说道：“是晋元的结拜兄弟？晋元一回来就病了，没来得及跟我说，你来了，他一定也很高兴。”

李逍遥忙道：“晚辈李逍遥，见过夫人。”

尚书夫人依然是那么温和可亲，道：“别那么见外，也叫我云姨就行了。我一向把月如当自己的女儿看待，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

林月如红着脸道：“云姨，您怎么这样说嘛，我跟他又不是……”

尚书夫人道：“你的事情，晋元已经跟我说了。呵……你自小好强，不愿服输，这位李公子能在比武招亲赢得你的芳心，想必武功一定非常了得。”

林月如道：“哪有？他呀，不过只会那么一招半式罢了。哼！我要是认真打，他才不是我的对手呢！”

李逍遥笑道：“耶？说起来好像是你故意让我似的？”

林月如道：“本来就是！这一路上要不是我，你早就给妖怪吃了。”

尚书夫人笑道：“好了，你们别斗嘴了。李公子，月如的个性就是这样，一张嘴巴不饶人，你还多多担待了。”

林月如大发娇嗔：“云姨……！”

李逍遥笑了一笑，不跟他斗下去，林月如猛然想到，道：“我听说表哥病了，是真的？”

尚书夫人长叹道：“唉……晋元从苏州回来不久后，突然生了一场怪病，看过许多大夫都不见起色。我这做娘的，只好天天上香，替他祈福。到处的仙祠大庙，都拜过了，家中也请了几尊神回来拜，我现在天天茹素，只求神仙保佑他好好的。”

林月如道：“他生了病，怎么娶亲？”

尚书夫人道：“就是因为他染上怪病，查不出病因。有人指点说是犯了鬼祟，一定要冲冲喜，所以才给他娶了一门，先做偏房，若是能好，或许扶正，就看他的意思了。不过奇怪的是，娶了这个媳妇之后，元儿的病真的好点了呢！”

林月如好奇地说道：“新嫂子呢？唤出来让我们沾沾喜气吧！”

尚书夫人道：“元儿病虽转好，但底子还弱，最近一个月以来，我都让他在后花园的厢房中静养。”

林月如道：“喔？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当然，你肯见他，他最高兴不过了。”

林月如道：“我们先去看表哥，然后再回来跟云姨说话！”

“嗯，你们去吧。”尚书夫人说道。她微笑之时，难掩忧色，可见实在非常担心儿子的病。

林月如与李逍遥一同往另一个内门而去，林月如回头对李逍遥道：“你瞧，我姨丈是当朝大学士，官拜礼部尚书，现在他家的房子比我家的还大一倍呢！”

李逍遥道：“这么大房子，要住多少人哪？”

林月如笑道：“你真是乡巴佬！这么大房子何必要处处住人，有的花园就要整座山，当然得这么大！我小时候，姨父还没高中举人，一家人还都寄住在我家呢！”

李逍遥突然停步，林月如回头道：“怎么啦？”

李逍遥道：“我觉得……刘晋元会不会是因为你不答应嫁给他，所以他才病倒的？”

林月如一怔，撇了撇嘴道：“这……这……关我什么事？”

李逍遥道：“话不能这么说，刘晋元对你确实是一片真心……”

林月如正色道：“虽然他和我从小一块长大，这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对他有什么情爱，我只当他是亲大哥看待，男女之情半点也没有的。就算我爹逼我嫁给他，我是死也不允的，信不信由你！”

李逍遥便不再说，让林月如领着他在前面走，两人进了后花园，但见处处是锦簇花团，一丛丛的牡丹，争奇斗艳，富贵无比。

一两名美貌婢女正在修剪花朵，见到林月如与李逍遥，同时停下手上的工作，道：“表小姐！”

林月如道：“我表哥呢？”

其中一名婢女指指后方的假山月洞，道：“后面的厢房，就是少爷静养的地方。”

林月如看了看这满园牡丹，粉白艳红的，甚为可喜，道：“怎么有这么多牡丹，我以前没见过，长得真好！”

那几名婢女争着说道：“这都是少夫人种的。”

“这几株牡丹，可是名种。有许多老爷的朋友出高价想买几株回去观赏，少夫人怎么也不肯割爱。”

“少夫人非常爱花呢！她一来之后，便在这花园里前前后后栽满了各种花儿，美极啦。”

“而且，少夫人还是个养花高手，这院子里的牡丹，就是少夫人亲手植的。”

林月如喜道：“她这么有本事？”

那些婢女看样子都很喜爱这名新夫人，有的说道：“是啊，少夫人不但有本事，性子又好，我没见过那么好的人。”

“少夫人除了每天亲自伺候少爷用膳、沐浴更衣，还每天为少爷煎药，都不让下人们代劳。”

“还有，少爷因为身体不适，常发脾气，少夫人也不曾有怨言。”

“有这样的夫人，少爷真是有福气……”

“少夫人和少爷非常恩爱呢！每天少夫人都陪在生病的少爷枕榻边，一步也没离开。”

听了这些话，林月如有点惊讶了，在这尚书府中，云姨已是以仁善闻名的，还会有人比她更得人心？那要温柔到什么程度？

林月如忍不住道：“我非去看看新嫂子不可，逍遥哥，快来！”

李逍遥也听得好奇起来，与林月如两人一同起身往月洞后走去。走过了小桥之后，在一片花树掩映间，一间小小的雪白楼房，矗立在桃花树后。

这雅致的地方，就连李逍遥都忍不住放轻了脚步，不过也暗暗想道：“住在这种地方，怎么培养男子气概？难怪刘晋元会变成那个样子，怪不得他。”

或许就是刘晋元太过于养尊处优，才会那么没有主见，古人说“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果然是句经典名言。

林月如大步而入，正要叫声表哥，便听见内堂“砰”的一声，有人摔了下来，叫道：“啊……彩依，彩依！”

林月如与李逍遥奔了进去，碧窗纱橱后面是套间暖阁，旁边的古董架上，又是古代宫中的宝镜，又是雕刻舞姬的玉盘，金泥书屏隔着一张极大的架子床，床架垂覆着连珠帐，帐内还有一层轻若云絮的透明丝帐，富贵华丽得让人眼花缭乱，若非亲眼所见，实难想像。

一名穿着白色寝衣的男子倒在地上，抓着胸口痛苦地乱滚，林月如忙奔上前，道：“表哥，你怎么了？怎么了？”

那男子正是刘晋元，他脸色苍白瘦削，原本俊美的样子现在已变得十分憔悴。

李逍遥也怔住了，才几天不见，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差点认不出来。

一阵幽幽芳香，自内间传了出来，这阵似有若无的高雅香气，顿时让慌乱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相公，相公！”

轻柔而怜爱的声音，温和得教人登时软化，就算再暴戾的人听了这样的声音，也会静下来。

“相公，妾身回来晚了，我马上伺候您服药。”

李逍遥和林月如都看怔了，那翩翩出现的女子，扶起刘晋元，所有的动作都那么美丽，那么教人目不转睛。这样的美人，不要说画不出来，就是连做梦，都梦不出来。有赋云：“盛容饰之本艳，奂龙采而凤荣。翠黼翠裳，纤谷文絺；顺风逾扬，乍合乍离；飘若兴动，玉趾未移。详观玄妙，举世无双；华面玉灿，靔若芙蓉。肤凝理而琼洁，艳鲜弱而柔鸿；回肩襟而合动，何俯仰之妍工？”

这活脱是那美人的写照。她将刘晋元安置在床榻上之后，转身从旁边几上取起漆器碗匙，坐在床畔，将碗中汤药一口一口喂刘晋元喝下。

李逍遥与林月如看着她优雅的动作，看得都目瞪口呆。这样的绝色美人，会那么细心，那么温柔。光是有其中一样优点，都是难得的佳人，何况所有优点齐聚于一身！

药刚刚喂毕，她又取出纱帕，为刘晋元拭了拭脸，问道：“相公，您觉得怎么样了？”

刘晋元喘了口气，略为恢复了些元气，道：“舒坦些了。”

那绝色美人微微一笑，十分欣慰。

由方才至现在，她眼里只看得见刘晋元，谁也不多瞧一眼，更是显示她眼中只有刘晋元，美人多情至此，更属难得。难怪刘晋元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娶了她。

刘晋元道：“我服了这么久的药，每次发病时却是一次比一次难受。我这病真的能医得好吗？”

那绝色女子柔声道：“相公，您要忍耐，妾身相信只要再过几天，您就会好起来的。”

见刘晋元已经好了，林月如道：“刘大哥，你何时娶了这么美丽的妻子，怎么不曾通知我一声啊？”

刘晋元抬头一见是林月如，喜出望外，道：“如妹！你.....你来找我啦？”

林月如道：“嗯，我与他一块儿来。”

刘晋元一望见旁边的李逍遥，喜色登时尽去。他本以为林月如听说他病了，赶来会见他；但是一见到李逍遥，那无非就是告诉刘晋元：“你别梦想我嫁给你了。”

刘晋元见到林月如时的表情，看在那绝色女子眼中，她依然平心静气的，半点也没有妒恨的样子。

林月如道：“你媳妇真漂亮，又这么温柔，嫂嫂，你叫什么名字？”

那绝色美人谦退了一步，微低着头，道：“我叫彩依。”

“彩依，彩依.....嗯，名字也真美呢！”

她微笑道：“多谢林姑娘称赞。”

林月如道：“听说你精通医理，刘大哥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你跟我们说说，或许我们帮得上忙。”

彩依道：“小女子只懂些调养方子，减轻公子的痛苦罢了，怎敢妄谈医理呢？”

刘晋元叹道：“唉！爹娘已经请了许多大夫，至今连我得的是什么病，也查不出来。还好有彩依的药方，我最近才好转了一些。”

林月如道：“我表哥有这福气娶你为妻，真是他上辈子修来的。”

彩依忙道：“不，小女子只是暂时填房，不敢自专……”

林月如笑道：“唉，他有了你，如果还敢乱想，我就打他！”

彩依一怔，低下头去，轻道：“这……彩依知道本分，不敢专宠……”

李逍遥问道：“大嫂是哪里人？”

彩依道：“是苏州府人。”

林月如奇道：“你家也在苏州城！怎么我从没见过你？”

彩依微笑道：“我家是市井小民，林小姐乃名门巨媛，小女子怎么有幸见到你呢？”

李逍遥道：“我看你还比较像名门闺秀的样子。”

林月如白了李逍遥一眼，道：“我哪里不像？”

李逍遥本想说“你哪里都不像”，话到口边，想到这是刘晋元的病房，在他面前这样与林月如嘻闹，总是不好。

见刘晋元精神有些不济，彩依柔声说道：“二位，很失礼，相公服过药后，需要安静歇息，请二位明天再来陪伴相公，解他之闷，好么？”

李逍遥也知道病人不宜久扰，遂道：“那我们不打扰了。月如，走吧！”

林月如与李逍遥两人步出这所小楼，林月如回头看着，道：“表哥病成这样，真可怜……”

李逍遥道：“怎么会可怜？我反倒觉得晋元兄很幸福呢！有这么一个绝色美貌，又温文入骨的妻子，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唉！要是谁娶到这种老婆，就算只有一天，做鬼也甘愿！”

林月如狠狠地说道：“那你就去死一死吧！讨个女鬼当老婆！”

李逍遥道：“你生什么气？再气，气成了母夜*，也入了鬼籍，只怕我成了鬼时……”

李逍遥下一句“成了鬼时也得娶你”及时收住，没说出口。林月如聪明机智，当然猜得出他下半句会是什么，脸上一红，背转过身道：“哼，成了鬼也是个色鬼！”

两人在这花团锦簇的园中无语漫步，李逍遥想道：“我刚刚怎会突然想到娶月如妹妹？她……我知道她对我的心意，可是……可是我与灵儿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能不算的。灵儿她为何要离开我呢……唉！”

李逍遥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林月如转头见他心事重重，本想问他在想些什么，可是一想到他前一阵子为了赵灵儿，时而欢喜若狂，时而激动失智，那么，他在想什么，还需要问吗？

林月如心头一痛，便不做声，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李逍遥想的确实是灵儿，他想道：“.....在林家堡，灵儿被蛇妖掳去了，为何会在半路被韩医仙的女儿所救？难道.....她不是被掳去，而是自己走的？不会吧.....？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我总觉得她想告诉我什么？灵儿，灵儿，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不能对我说？难道我无法分担你的痛苦吗？这回再找到你，我.....我绝不会让你走，谁也不许带走你！”

李逍遥神情变得有些激动，浑然忘了身边还有个林月如。

林月如闷闷不乐地看着花木，心情忧烦时，看花半点也不觉得美。李逍遥回过神来，见林月如脸色难看，道：“你又生气了？”

“没有！”

“分明有。”

“有也不关你事！”

李逍遥笑道：“怎么不关我的事？我猜，全关我事！”

林月如脸上一红，道：“你.....你.....”

李逍遥暗想：“怎么我又来逗她？”他明知不可，可是话一出口就是这样，自己也管不住，或许是李逍遥的天性吧！

幸而此时婢女上前来，暂时打破了僵局：“表小姐，李公子，夫人要奴婢过来请二位到东边耳房用餐。”

林月如道：“我们就去。”

两人来到其中一间的院落，东边有一排耳房，是夫人平日起坐宴息之处。临窗炕上铺着锦毡，堆了许多大红金蟒线枕，左边几上有汝窑的美人斛，右边几上有春秋宝鼎，四处都放着大椅，搭着银红花椅塔。

夫人坐在前方的锦榻上，正在聆听下首坐在大椅上的两名先生说话。那两人穿着褐色或黑色的长袍，十分恭敬，不敢真的坐下，屁股倒有一大半悬在椅子外头。

其中一人说道：“小人行医二十余年，从来没见过那种怪病。”

夫人忧心地说道：“张大夫，您是宫里钦点的御医，也不知么？”

那名张大夫道：“赵先生世代名医，先祖著作等身，比小人更加精微犀利，看出什么了也说不一定。”

赵大夫连忙道：“禀夫人，小人也……也查不出来病因，遍寻先人医典，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这……唉！元儿啊……”夫人忍不住红了眼眶，一旁的侍女也都容色惨淡，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大夫道：“不过么……”

“不过怎样？大夫您说，您只管说。”

张大夫迟疑地说道：“或许……不是生病？”

夫人反问道：“不是生病？那是怎么？”

张大夫说道：“也有可能……是……中了奇门邪术的毒。”

赵大夫忙道：“不会吧？尚书府正气浩然，奇门邪术怎会入内？不会的，万万不会的！”

张大夫一听，便不敢再说。

夫人长叹了一声，道：“不提会不会，如果是呢？又怎么医治？”

张大夫和赵大夫互看了看，都没人答腔，过了半晌，赵大夫才说道：“如果是，那么……我等医药之人，无能为力。”

尚书夫人一听，眼泪便落了下来，呜呜低泣。

那两名大夫也十分难受，低声道：“学艺不精，该死，该死。”

“有愧先人，没脸行医了……”

尚书夫人收泪，轻声道：“这不是二位大夫的错，我找了多少名医，也都这样说，阿萍，带二位大夫领款去。”

阿萍擦了擦泪，道：“是。二位随我来。”

两名大夫纷纷起身，向尚书夫人叩了个头，才低首趋步而出。

林月如与李逍遥进来，林月如挨着夫人坐下，道：“云姨，你别伤心，我说表哥要好了。”

尚书夫人道：“你怎么知道？”

林月如道：“有那么好的嫂子，不但他要延寿好几十年，就连你啊，我看都乐得多活一百岁呢！”

明知只是说笑，尚书夫人依然心头略宽，道：“你这妮子，平日大大咧咧，有时又这么甜，这么讨人喜欢！”

林月如偎着尚书夫人，笑道：“你喜欢就收了我当女儿吧！”

尚书夫人搂着月如道：“我本来就只有你这个女儿！”

林月如早岁丧母，只能对这阿姨撒娇，从前因为不喜欢刘晋元的死缠烂打，所以故意疏远其家，如今刘晋元已娶了彩依，林月如便敢放胆

对云姨撒娇，以后想必是更常来的。

老妈子道：“夫人，晚饭传好了。”

尚书夫人拉起林月如，道：“月如，李公子，咱们南边房里坐去。”

尚书夫人携着林月如走出后房门，由后廊走向南边房，穿过几间小小抱厅，又绕过大影壁、走过半大门，沿路所见仆厮一见到他们，无不在墙边垂手侍立，不敢乱动。李逍遥想：“这么大院子，真的会迷路！这里的家规，比月如妹子家严格好几百倍……原来大官人家是这样子，以后打死我也不当大官，整天这样走，头都昏了！”

进入穿堂后，是间温暖的小厅，他们入内后，里面的丫环等人才开始陈设桌椅，丫环持着拂尘漱盂巾帕等物，服侍的人虽多，却一点咳嗽杂音都不闻，不管是传桌椅或是送巾帕的，上阵有序，一点不乱。在这家中，吃饭还得先饮些茶、漱了口，在玫瑰水中洗过手，擦拭净了，才一道一道地慢慢上菜。虽然全是素菜，但做得极为精巧华贵，用上了无数名方，一般人根本吃不出是不是素的。

林月如问道：“云姨，怎么不请彩依嫂子一道来用餐？”

尚书夫人道：“晋元生病后，生荤油腻都不能沾，每日三餐都是彩依替他另外料理，她每天陪晋元吃同样的淡粥，别的不吃。”

林月如好奇地问道：“表哥是怎么认识她的？他娶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真教我吃了一惊呢！”

尚书夫人笑道：“彩依是在一个月前来到这里的，当时她一家人出外旅游至此，遇上了盗匪，双亲都遇害了，只有她侥幸逃生。可怜她无依无靠，想葬父母却身无分文，于是委身于我家当婢女。我和老爷见她知书达礼，温柔细心，又通晓医理，就让她负责伺候晋元。”

林月如道：“原来如此，一个有了依靠，一个讨得媳妇，真是两全其美。”

尚书夫人道：“是啊，我早想让晋元快点成亲了！彩依端庄而贤淑，又有冲喜之说，希望元儿就此不药而愈。”

这顶级的富贵人家一顿饭，吃了超过一个时辰，但奇怪的是李逍遥竟不觉得慢，也许是上菜时的精美，便让人习惯慢慢地吃，也或许是尚书夫人与林月如言来语去，也没有感觉时间飞逝，不论怎样，慢食总合养生之道。

饭毕，又是盥洗漱口的，一件不少，婢女送上茶来，尚书夫人道：“月如，我方才接到一封书信，是你爹送来的。”

林月如大惊，道：“什么？他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只说他要赶过来。”

林月如跺足道：“这……云姨，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哎呀，这，这可糟了……”

尚书夫人道：“月如，你爹不是个不讲理的人，你有话得好好跟他说，否则，别说你爹生气，云姨我也是不依的。”

林月如心急，如果尚书夫人早点说，她早就带李逍遥离开此地了，可是尚书夫人压到现在才掀牌，想必林天南也已经快到了。不知道爹会怎么处理她离家的事，林月如虽然娇惯任性，但这回忤逆得实在太过头，她自己先心虚了，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

见林月如那坐立不安的样子，尚书夫人道：“月如，你别怕，我知道你爹的性子，他呀，心最软了，到头来还是要依你的。”

林月如闷闷不乐地说道：“哼，你跟爹联手给我下套子。”

尚书夫人笑道：“你生气了？”

这时，婢女入报林老爷来了，尚书夫人拉起不情不愿的林月如，道：“月如，李公子，来吧，有什么事，还有云姨在呢。”

林月如硬着头皮被尚书夫人带到前院的花园来，只见林天南背负双手，还佩着宝剑，沉着脸背对他们，昂立于园中。

尚书夫人笑道：“林老爷来啦，你佩了剑要来吓谁哪？”

林天南对她一揖，道：“夫人，我来带月如回去，她在此处打扰了。”

林月如怯怯地唤了声：“爹！您.....您怎么会到这来？”

林天南沉声道：“我来找我的女儿，不对吗？”

林月如见爹动了怒，性子也起来了，转头道：“我才不回去！”

尚书夫人道：“月如，这是对你爹说话，别这样硬脖子。”

林月如拉着尚书夫人的手，道：“云姨，你跟爹说说，他对不对？他一下子千方百计要逼我嫁人，一下子却又要把逍遥大哥赶走，出尔反尔，到底怎样才对嘛！”

林天南哼地一声，道：“刘夫人，你也对她说，她一个名门闺秀，到处乱跑，身边还有个年轻男子，这样对不对？”

“这.....”尚书夫人又好气又好笑，这父女俩果然是一个性子，便道：“唉，林老爷，你女儿大了，她知道好坏，你别太为难她。”

林月如得胜地说道：“怎样！听见没有？”

林天南哼了一声，道：“你这丫头，从小每犯了错，就跑到云姨那里躲起来，好让云姨替你求情，她就帮着你！”

林月如道：“我又没犯什么错，你扯到小时候做什么？”

李逍遥心里暗想：“你还不是最爱翻旧账？你跟你爹一个性子。”

“你……”林天南怒道，“好，我把你宠坏了，我今天来这里，只是要确定一件事，你给我好好地说！”

林月如点了点头，林天南知她性烈，向来不说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爹问你，你离开家的这些日子，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林天南指了指李逍遥，林月如道：“嗯……是又怎样？”

林天南脸色变了，林月如忙道：“我和李大哥之间是清白的。”

林天南吸了口气，转头对李逍遥道：“李少侠，当初比武招亲之约，依旧算数，我林天南非是出尔反尔之辈！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无二话。你以后不再去找那个姓赵的妖女，我立刻将月如许配给你！”

林月如听后轻叹了一声，果然，李逍遥道：“前辈，恕晚辈难以从命！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置灵儿于不顾。”

林天南大怒，道：“那你把我女儿当做什么！你的什么人？”

李逍遥道：“这……我与月如妹……”

林月如急道：“爹！我们的事，您别管嘛！”

林天南喝道：“住口！我怎能放任我的亲生女儿，在外面跟男人游荡厮混？”

林月如气得脸也红了，大声道：“爹！您怎么可以说得这么难听！”

林天南道：“小事我可以不管，这是节操，是名声！这样的大节，为父不能不管！”

从小林天南处处保护着林月如的名声，因此就算知道她有本事可以杀死蛇妖，他都不让她去，更何况现在，她是不折不扣地与男子逃家，这样的名声，林天南想都不敢想，那时起他已打算让他们成亲了，但如今这样，李逍遥竟对林月如无意，则完全让他无法接受。

林天南杀念已动，脸上不露声色，道：“如儿，爹知道再说什么你也不会听，那就别说了。”他转头望向李逍遥，道：“李少侠，有几句话，我想与你私下一谈，可否？”

李逍遥道：“是。”

林天南也不多说，转身便走，林月如拉住李逍遥的手，有点担心。李逍遥笑了笑，抽出手来，随林天南而去。

林天南走出院子，来到旁院的一处树林，方才站定。这里是刘家的后花园的外边入口，向来是老爷或清客们游园的入口处，有一大片的松树，郁郁苍苍，十分清雅。

李逍遥站在林天南身后，等着他说话。

林天南转身向李逍遥，问道：“李少侠，你不愿与赵女断绝关系，是不是因为恨我片面悔婚？”

李逍遥道：“晚辈不敢。您是月如的父亲，月如的事由您做主，晚辈怎敢有怨言？”

林天南铁青着脸道：“月如能像你这么懂事就好了。并非老夫言而无信，存心作梗，而是老夫知道你和赵女关系暧昧，姑且不论她是正或邪，你都不应该有了月如，心里还挂念着别的女人。”

李逍遥道：“前辈说的极对，晚辈若心中有了一人，又想着别人，那就是个好色无耻之徒。恕晚生直言：我与赵姑娘已说好了婚事，家中婶婶也允诺了，我万万不能再娶旁人。”

他每说一句，林天南的脸色就难看一分，李逍遥续道：“赵姑娘孤苦伶仃，际遇堪怜，家婶千叮万嘱，要我护送她回苗疆家乡寻母。她与我相识在先，且曾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若是为了攀龙附凤，而弃她于不顾，岂不是不仁不义、无情背信之人吗？”

林天南沉声道：“饶你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月如不明不白的继续跟着你，将来如何做人，你想过吗？她性子虽高傲，可不也是个孤单女子？你不管她的名声，就算有情有义？”

李逍遥大困，道：“我……”

林天南反手抽出宝剑，李逍遥怔了一怔，道：“前辈……”

林天南喝道：“不必多说了，拔剑吧！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的男子汉大丈夫，还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无赖。”

李逍遥连忙退了一步，道：“不，晚辈怎敢跟您动手？”

林天南脸一扬，道：“接招吧！你若有真功夫、真胆量，就不得退后半步，接下我林家的七诀剑气！你若赢过我，从此以后，我便不再过问你们的事。”

“可是，我……我……”

林天南厉声道：“你若只是个胆小鼠辈，我就当场一剑毙了你，以免耽误月如的终身！”

不等李逍遥反应，林天南已振剑疾刺而来！

第十九章 蜚短流长（上）

眼见决战势在必行，林天南一剑劈至，李逍遥急忙脚踩方步，踉跄地避开林天南这一剑，道：“前辈请三思！晚生实无意冒犯……”

“咦？”林天南发现李逍遥的“谢公行处苍苔没”步法虽不甚高明，发足闪身却快若鬼魅，这是内力过人的特徵。

在比武招亲的擂台之上，他看出李逍遥剑法虽然高妙，但是内力根基可以说是半点也没有，这样的身手打败林月如是绰绰有余，但未必是他林天南的对手。因此，这次他前来尚书府，已打定主意：若是李逍遥对林月如做出任何有辱门风之事，便不惜取他性命，带回女儿。

甫一交手，林天南惊觉短短的数日之内，李逍遥的内力陡增，这下子胜败未定，他原先的计画已未必能行。但是林天南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越是有挑战性的对手，他越要比个高下。因此他不怒反喜，更是非与李逍遥决战不可。

林天南冷冷一笑，道：“冒犯？好大的口气！拿出你的真本领吧，否则，死在我剑下，作鬼休怨！”

话声未落，又是一剑刺到，当的一声已被李逍遥拔剑架开。林天南喝道：“好，第三剑，眼睛放亮吧！”

林天南说是第三剑，却是两剑飞蚊似地接连紧刺，忽上忽下，向前紧逼。李逍遥只忙著以剑相迎捍格，尽是守势，手中的铁剑飞舞，像一

朵黑云般护住了他的周身。林天南的快剑竟找不到一丝破绽，只听得锵锵锵，飕飕飕，两剑转眼已相战了数十招，不相上下。

林天南只顾进逼，不料‘咻’的一声，李逍遥竟回剑疾挥，神贵莫测的一式“庐山秀出南斗旁”，画破了林天南的胸前衣裳，虽只画破了衣服，但是剑刃隐含的内力，竟令林天南的肌肤隐隐生痛。

林天南脸色略变，这小子的不但内力变得高强，连剑法都进步了不少，如果是他自己苦练的结果，那么他可说是个罕见的习武奇才。

赶至一旁观战的林月如见两人斗作一处，李逍遥处处退让，不得已出剑画破林天南衣服，令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叫道：“爹，你输啦，别赖皮！”

林天南恼羞成怒，叱道：“少啰唆，胜负未分！”

林天南振剑反击，紧攻急搦，可是李逍遥实在闪避得太过灵活了，而手中的铁剑更是神出鬼没，总是由林天南意想不到的方向攻来，逼得林天南不得不改攻为防，总是无法得手。更让他火大的是：李逍遥一边舞剑，一边说道：“前辈小心，我要刺您腹结穴了！”

一剑果然直取林天南的左腹，林天南急忙抬臂倒转剑身，当的一声挡去李逍遥的剑尖，倒像是两人套好的一般。

“列缺，前辈留神！”

林天南急忙转腕收剑，李逍遥的剑侧滑过他的手臂，又道：“期门、华盖！”

林天南舞剑护身，锵锵两响，电光石火之间又接了两剑。林天南剑随李逍遥之命而出，简直像是被李逍遥指挥似的，越来越是气恼，认为李逍遥是有意在林月如面前羞辱他。

事实上李逍遥也是有苦说不出。他的剑使得渐渐顺手，越来越凌利，他怕自己一时手快，不小心伤了林天南，所以才出声警告。但这正触犯了武林的忌讳，若是围观的还有第三者，那林天南可就名声扫地了。

虽然此时在场的只有林月如，这对林天南来说也是受辱不小。

李逍遥与林天南两剑交缠激斗，舞得像两条飞藤，只听李逍遥又道：“至阳，小心！”

林天南‘哼’的一声，喝道：“胡说八道！”

至阳穴是在背后中央，现在李逍遥的剑被他缠住，怎么可能回剑到他背后去刺他至阳穴？因此林天南不作防备。不料眼前一花，李逍遥的剑竟如长蛇脱穴一般，滑了出来，一招“鸟飞不到吴天长”绕过他的肩，身随剑飞，已跃至背后，一剑往他的至阳穴刺去！

林天南绝对来不及回身相格，若是平时决斗，他必定被一剑刺穿了！

“啊！”

林天南惊出一身冷汗，剑尖的霜气几乎已透过他的身体，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逍遥及时收住剑气，硬生生地腰身一翻，大转了一圈，跃出数步之外。

李逍遥这硬生生的转剑收势，若是一个调息不顺，很可能轻则扭伤筋骨，重则逆乱血脉，因此李逍遥落地之时，脚步一软，竟尔跌倒，一时间胸口闷滞，喘不过气来。

林天南脸色苍白，呆了半晌。林月如看了看林天南，又看了看按著心口，跌坐在地一脸痛苦的李逍遥，也不知是怎么了，边奔到李逍遥身边，道：“你怎么样了？”

李逍遥连话都讲不出来，只微微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陡然林天南转身走了过来，手中还提著明晃晃的剑。林月如吓得挡在李逍遥面前，叫道：“爹，我随你回去，您不要杀他！”

林天南叹了口气，收剑入鞘，在李逍遥胸前、腹间轻拍疾点，导正了他有点逆乱的真气，李逍遥立刻就能站起，抱剑道：“多谢前辈。”

林月如面色苍白，虽然她看不出怎么一回事，可是这样好像是李逍遥输了。

但是林天南竟殊无喜色，叹道：“唉……！我真的老了。”

李逍遥默默不语，林天南道：“你冒著自残之危，没有杀我，我若这样都输不起，还枉称什么武林盟主！”

林月如一呆，喜道：“爹！你说你输了？”

这句“你说你输了”，居然说得眉花眼笑，令林天南哭笑不得，脸色一沉，道：“哼！女儿养大了，终究是别人的。”

林月如既羞又喜，揉著衣角不语。

林天南转身背对著李逍遥与林月如，道：“月如，李公子，你们随我入内，我有重要的话要交代。”

“是。”李逍遥与林月如紧跟著他，一起走入了内堂。

林天南在一张黄柏椅上坐下，望著眼前站著的林月如、李逍遥。只见女的丽色可人，男的器宇轩昂，实是一双璧人。但是，事无全美，竟会多了个赵灵儿在中间，令林天南感到这一切似乎是天意作祟。

林天南道：“李公子，你本来就是我一心一意的快婿，我会横加阻挠，并非全是因为你已有婚盟在身，我们也不做官，武林道上是不讲这些俗礼

的。老夫之所以不能容赵姑娘，真正的原因，你难道不知吗？”

李逍遥和林月如互望了一眼，李逍遥道：“请前辈指教。”

林天南道：“你师父酒剑仙难道没对你说过？”

此事竟会与酒剑仙有关，李逍遥更是意外，摇头道：“晚辈与酒剑仙前辈只有二会之缘，他教了我功夫，没说什么就飘然离去了。”

“难怪，唉，这个散仙真是……”

林天南叹了几声，才道：“好吧，我就对你说了。此事牵涉到蜀山派的一件隐私，我本来不该宣之于口，但为了让你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只好破例了。你们两个听好：这件事不得再传入第四人之耳，若谁说了出去，我这张老脸，将无颜再见蜀山的结义兄弟了。”

见林天南态度严肃，李逍遥不由得敛容颌首，也慎重地点了点头。

林天南屈指细算，道：“这该是在酒剑仙的太师父那一代的事了，算来有一百多年啦……”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聚精会神地看著林天南，此事已经隔了这么久，林天南还如此慎重其事，可见必定是极为深重的隐私，也很可能是蜀山派最深的痛。

“在三代之前，蜀山派曾有位弟子，他本是个弃婴，在蜀山脚下被当时的掌门人姜绝之拾获，收养了起来，这个孤儿便跟著姜绝之姓姜。他没有身世，从小在蜀山成长，从未踏过山下半步。这个姓姜的孤儿不但长得仪表堂堂，而且居然是个绝世的习武奇才，十几岁便把蜀山武学的精神全掌握住了，就连当时的掌门人也没什么可再教他。接著他学习琴棋书画，也都轻易地精通各艺……”

林月如惊讶地说道：“天下间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聪明极了！”

“这还用说？”林天南说道，但是神情却显得有点沉重，续道：“除了头脑极好以外，更难得的是他的心胸也好，他不但对师父尊敬有加，对师兄弟门视若手足，心胸更是坦荡过人。这样一个不世的人杰，不但当时蜀山的掌门姜绝之将他视若珍宝，万教也都很羡慕蜀山掌门拾到了这个宝贝，看来蜀山派定要在他手中发扬光大，成为第一大门派……”

林月如又说道：“这么了不起的人，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过蜀山有这号人物？”

林天南咳了一声，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林月如奇道：“你不知道？你跟蜀山剑圣结拜，问他不就得了？”

“他不说，而现在除了他之外，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

“什么？”

这下子林月如也听出这其中果然有很严重的内情，才会弄到没有人知道这位英才的名字。

“因为他犯下了滔天大错，不但自蜀山名录中被删除，凡是有关他的记载，也一概被抹灭。他曾经将蜀山的剑法重新整理改良，编写了一部新的剑谱，这部剑谱以蜀山派为根基，更加强了威力，弥补了破绽，原本是他献给师父姜绝之的寿礼，如今也被姜绝之前辈亲手毁了，没有传下来。姜绝之不许任何人再提起他。因此，在蜀山派里，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其它弟子根本不知道此人的事。”

林月如怔得说不出话来，本来是门中之宝，一下子变成连存在都不愿存在过的记录，是什么样的错会让一个人的地位产生如此巨大的改

变？

林天南长叹了一口气，道：“天下间什么能毁掉一个豪杰？不是阴险的敌人，不是飞来的冤屈，更不是横逆的灾难，而是似水的柔情。”

李逍遥隐约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只是静静地听林天南说下去。

林天南道：“他到了三十岁上，已俨然是下一任掌门的唯一人选。当时正好黔中一带发生不明的疫病，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民死得不明不白。黔中在苗汉边界，地方敏感，汉人不方便管，苗人也不敢多插手……”

林月如问道：“为什么两边都不管？救人又不是坏事！”

林天南道：“当时苗族内部局面不大安定，白苗虽医术精良，但为了防著黑苗，实在无暇多管闲事；而汉人若靠近，恐怕要被苗人视为别有居心；再说苗人擅长蛊毒，万一黔中的疫病是因为惹上苗族，才招来的祸，那么谁管了不就等于谁也跟苗人结了梁子？”

林月如撇嘴道：“原来都是一群胆小鬼！”

这就是政治，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李逍遥暗自苦笑。

林天南道：“这个姓姜的孤儿此时已精研医术多年，他的医术多好，那也不必说了。他知道了这事，便请缨前往黔中救人。姜绝之本来不允，但是他不断地求师父，说：‘就算这场大疫是苗蛊所为，我以俗家打扮，隐姓埋名，前往救人，就算得罪了苗族，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救的，绝不会牵累本门。再说，到底疫病起因为何，也还未知，无故想到苗人头上，只是加深苗汉隔阂，实为不智。’姜绝之总算被说服了，这才放他下山。”

“他以往虽也曾经出山几次，但都是为了帮务，身边有大批的师兄弟跟著，最多十天八天就回蜀山了。这回他只身下山，又一去数月，每个人都很担心他，若是他真的死于苗人之手，或是也染上疫病，不治身亡，那全蜀山派将会有多么悲恸！平日里大家什么也没说，可是心中却都挂著他的安危。渐渐的，半年过去了，黔中出现一名神秘的青衫客，以独步天下的医术解除了疫病的消息，也渐渐传了出去。蜀山派的弟子们欢喜骄傲，要不是姜绝之严命不许对外声张这名青衫客的身份，恐怕大家会忍不住到处去说，说本门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师兄。姜绝之表面上不许声张，但是他眼里的光彩和笑意，也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

“有一天他终于回来了，身边还带著一个一身是病、丑陋不堪的女子。”

“这个姓姜的孤儿告诉姜绝之，说这个女病患是他还没医好的。他报告师父：黔中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不需要他的医疗，可是这个女子的症状，却必需长期医治，他为了不让她感染其它的人，所以把她带上蜀山，希望能慢慢治她。姜绝之当然答应了，让这名女子在后山的一处小苑中养病，这个姓姜的孤儿每天都细心医治她。”

“姜绝之曾问过他这个女人的病症，而医术独步天下的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只是说：‘虽然是疫病，可是却比别人沉重。’那女子体弱孑孑，如果病得比别人沉重，早该死了，这么总是不好不死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林月如道：“这也难说得很，也许病去如抽丝，怎能疑心她……”

林天南道：“谁说疑心她来著？有一天却出了大事。”

“大事？”

“在蜀山派有块禁地，是锁拿妖孽之处，叫做锁妖塔。这座锁妖塔不是何年何月所建，据说在蜀山派成立之前就有了，塔内的世界怎样，凡人是不知道的。只知在极古老之前，蜀山遍地是魔，有神灵费尽辛苦，将蜀山出没的邪魔都抓了，囚禁在锁妖塔内，并传授了蜀山派祖师降魔除妖的剑法心诀，让蜀山弟子看守此塔，并继续负起擒魔的任务。可是一代一代下来，魔迹渐匿，蜀山的弟子也专心习武，渐废擒魔的开基之意了。”林天南道。

李逍遥这才知道为何蜀山派的功夫神妙变幻，半武半仙，原来是师传不同于其它门派。

林天南续道：“有一天，几名守著锁妖的弟子竟暴亡在塔外，这件事轰动了蜀山派，有什么高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上蜀山？有这样的功夫，又为什么只杀死几个武功不高的小弟子，却没去动到掌门、长老们？”

林月如惊道：“难道……难道是那个女子……”

林天南道：“姜绝之也是这样疑心的。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暗暗前往后山小苑，想知道这名女子是真的病了，还是有所图谋，混上蜀山。他知道爱徒的心地单纯善良，极有可能是被手段高明的人给蒙骗了。而叫姜绝之震惊心碎的是：他见到了他作梦都没想到的场面。”

“他见到女子的身影，不知羞耻地依偎在爱徒怀中。而一向正气浩然的徒儿，居然也情话绵绵，不堪入耳。那名女子根本没病，他印象中溃烂的脸孔，此时光滑白晰，美丽绝伦。姜绝之简直不敢相信弟子会这样欺骗他，他不动声色地离去，五内如绞，反覆想了一整夜，实在不明白爱徒为何会变了个人。第二天，他便私下把这个姓姜的孤儿叫到丹房中，说：‘你所行苟且之事，我全知道了。’这姓姜的孤儿脸色苍白，立刻跪了下来，低著头什么也不敢说。姜绝之叹道：‘只怪我对你保护太甚，你不识人心险恶，未经诱惑，才会轻易失足！这次我可以

既往不究，给你一个机会，速速将此女赶下山去，终生莫再与她相见，为师便当没有此事！’想不到这姓姜的孤儿说道：‘她体内的疫毒尚未驱尽，将她赶下山去，她只有死路一条啊！’姜绝之厉声叱道：‘一派胡言！若是她疫毒未清，为何容貌娇艳，与平常所见完全不同？’这姓姜的孤儿登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

“见到不擅说谎的爱徒无法自圆其说的样子，姜绝之又恨又气，说道：‘本门修道入圣，行三清戒律，你留恋美色，不惜欺师，依照门规我已该将你逐出师门！念在你解救苍生的大功德，以前功抵后过，这次我可以不论你的罪，你立刻将她赶下山去！你不赶，为师我亲自动手。’姓姜的孤儿发著抖，突然用力地叩了好几个响头，叩得额头都破了，血流满面，说道：‘弟子一生未尝违逆师父，但是，若师父要将她赶出蜀山，不留她一条活路，弟子只怕……也无法对师父尽孝了。’姜绝之一听，当场气得头顶一虚，晕了过去。”

听到这里，连爱打岔的林月如都屏著气，不敢开口，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解决这处境。

林天南道：“姜绝之悠然醒转，突然便拔出剑来，往后山小苑奔去。这姓姜的孤儿连忙追去，不管他怎么哀求，怎么请师父听他解释，气昏头的姜绝之只是提剑直奔，头也不回。这下子惊动了蜀山上下，不少长老及弟子们都追奔上来，想知道到底怎么了？一对情逾父子的师生，怎会一个气成这样，一个急成这样？当时，我的独孤兄弟还是个小弟子，这个姓姜的孤儿平日很是疼爱他，他也跟著众人追了过去，围在后山的小苑之外。”

“不管几百双眼睛看著，姜绝之以掌门之尊，提著宝剑，脸色铁青地大步走上前，道：‘祸水！你混入本门，诱骗蜀山弟子，是何居心？’那姓姜的孤儿立在一旁，脸如死灰地看了看小楼内，又看了看师父。”

“见到外头密压压的蜀山弟子，那女子脸包著麻布，俏影熾熾，正坐在窗边绣著腰带。她不慌不忙地收针，咬断了丝线，将那条色彩斑斓的花带子缠在她细不盈握的腰上，这才起身走了出来，倚在门边，望向那姓姜的孤儿，说道：‘青郎，你师父说我诱骗于你，你说呢？’……”

林月如忍不住又开了口：“他叫做青郎？”

“当然不是，这是那妖女私下叫他的名字。”

“为什么叫他青郎？”

“我怎么知道？”林天南道。

李逍遥暗想：“你怎么老问这些小事？女人家就是会注意这种鸡毛蒜皮！”

林月如催道：“然后呢？快说。”

林天南道：“那姓姜的孤儿默然不语，姜绝之喝道：‘你的病已痊愈，还蒙著脸做什么？’那女子轻笑道：‘您是要我解下面布？’姜绝之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沉声道：‘这关头还在使狐弄媚！’那女子笑道：‘掌门老人家，我只不过问问，您何必动那么大的火气？你怪我诱骗青郎，我是诱骗了他，青郎，你师父知道了，我骗不下去了，咱们别了吧。’说完，竟真的便走了出来，要离开蜀山。”

这下子大出李逍遥与林月如意料，没想到那女子说走就走。

第十九章 蜚短流长（下）

林天南道：“姜绝之突然把剑一横，差点就要刺中那女子，那女子一怔，姜绝之道：‘且慢，事情交待清楚再走。’女子问道：‘您要我交代什么？’姜绝之道：‘锁妖塔下被杀了五名弟子，是何人所为？’她没说

话，姓姜的孤儿已连忙道：‘师父，这绝对与她无关，您怎么会认为她……她……’不料，那女子一清二楚地说道：‘是我杀的。’那姓姜的孤儿当场呆住，姜绝之冷笑道：‘好，你很乾脆，敢做敢当！为何要杀我蜀山子弟？你说！’这时，几百个人在场，却连呼吸声都听不见，本门弟子在自己的地上被人给杀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事？”

“那女子脸上所蒙的麻布微微一动，正要说话，那姓姜的孤儿已抢步上前，拦在她和师父之间，道：‘师父，这其中定有误会，她是个身无武功的女子，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姜绝之更气恼，二话不说，一剑便往那女子刺去！那姓姜的孤儿一把抱住那女子，往旁闪躲过了师父这剑。姜绝之接连几下追杀紧刺，那姓姜的孤儿总是闪避灵活，不让师父伤到那女子。他武功早已不在师父之下，一时之间，姜绝之竟无一剑得手，气得脸都绿了，喝道：‘你闪开！若再回护于她，你便不是蜀山子弟！’这话说在几百个人面前，绝收不回去了。”

“那姓姜的孤儿仍挡在那女子身前，他没说话，不过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意思。我那独孤兄弟人群之中，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这么执迷不悟？他不是对抗不了诱惑的人。”

“没想到那女子得意地笑了起来，说道：‘掌门老人家，你瞧见了，青郎不要你，不要你们这些子弟了，你还是看破吧！’这句话说得全蜀山子弟全怒目而视，恨不得杀了这个无耻女子。就连姓姜的孤儿也气恼地回头问道：‘你为何这么说？’那女子嘻嘻一笑，道：‘青郎，我的好青郎，你忘了你当初跟我说了什么吗？’姓姜的孤儿茫然问道：‘我说了什么？’那女子道：‘你说你不知如何选择我和你师父，当时我便恼了，我竟比不上一个臭老头？哼，我便下了决心，非要你选我不可！’姓姜的孤儿苦笑道：‘你在说什么？你今日说的话，怎么全不是你平常的口气？你不是这样邪恶的女子……’那女子仰头大笑道：‘哈哈……所谓蜀山第一弟子，原来是个呆瓜，真是笑死我啦！我和你虚与委蛇，逼你宣布背弃师门，我出了这口气，以后总算不必跟你瞎缠

了。’姓姜的孤儿一愣，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女子道：‘我已经厌烦你了，堂堂蜀山门人，也不过如此乏味。’姓姜的孤儿说不出话来，愣在当地。原来那妖女并无真心，让那姓姜的孤儿面子扫地，更削尽了蜀山派的脸。”

“她拂袖欲走，这回那姓姜的孤儿没有再拦他，姜绝之却喝道：‘想活著下山，没那么容易！’姜绝之挺剑又刺，那女子却回手一挥，一道真气逼退了姜绝之，冷冷地说道：‘想拦我，也没那么容易。’姜绝之扫了那姓姜的孤儿一眼，道：‘身无武功的女子？哼！’姜绝之振剑攻去，那女子身如飞絮，轻功之高，蜀山弟子们都看傻了。她纤细的影子像一朵飞过天边的轻鸿，姜绝之排空御气，踏剑而追，指间剑气往那女子背后射去，那女子一抽花花腰带，啪的一声，柔软的腰带竟像钢剑似地，格开了姜绝之的剑气。两人身在半空，姜绝之的剑气与她手中的腰带，像两条飞空缠斗的螭蛇，矫矫灵活。”

“青空下，两道凌虚的身影在剑光气影中穿梭，真气相格的劈啪之声，像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霹雳。那女子何止会武功，她的武功还不低！可是姜绝之毕竟是一代宗师，他的剑气越逼越近，突然扬手一挑，喝道：‘现出面目来！妖女！’她惊呼一声，脸上包缠的麻布被剑气削开，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众弟子都想看让姓姜的孤儿神魂颠倒的妖女，生做何等模样，几百人都瞪大了眼睛想看，而她身在空中，逆光之下，众人只见到一片模糊的黑，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她却惊恐至极地扬袖掩住了脸，姜绝之一剑刺到，她急忙闪身，但却真气失御，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

“姜绝之御剑俯冲而下，剑尖对准了妖女，一眨眼就可以刺穿她的天灵。姜绝之的剑扑的一声刺了进去，血溅在他脸上，姜绝之看见了，受这一剑的，是那姓姜的孤儿。他这气势万钧的一剑，贯穿了爱徒的胸口，姜绝之整个人陷进了冰里，握著剑柄呆立著。”

“那妖女掩著脸凄厉地大叫了一声：‘青郎！’这一声呼唤，谁都知道她是深爱著他的，方才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姓姜的孤儿对她一笑，突然汇足了真气，一掌打退师父。”

“这一掌并不重，姜绝之却松了手踉跄退开，这么一呆，那妖女一手掩面，一手挟住姓姜的孤儿，提气急往山下的方向急奔。姓姜的孤儿身上还插著师父的剑，被那女子挟抱著飞奔之时，血不时地滴落在地，滴成了一条淋淋的血路。事已至此，蜀山弟子们群情激愤，都挺剑追奔，要杀了这妖女，替死得莫名其妙的五名子弟，以及那姓姜的孤儿报仇！”

“众人分开封锁所有下山之路，想把那妖女逼至锁妖塔。蜀山多少能人？那妖女有通天之能，也只能东奔西闯，无法越雷池一步，被赶到锁妖塔前。那妖女抱著姓姜的孤儿，背对著众人，哭道：‘你为何要受这一剑？你为何要救我？’那姓姜的孤儿出气多，入气少，说道：‘你脸上的布削落之时，还掩著脸怕我瞧见，我就知道……你的真心。’妖女哭道：‘我是骗你的，我是妖，我和这锁妖塔里的妖都是同类，我对你没有真心！你去求你师父救你，我管不了你了！’说完，把他放在地上，便要走开。那姓姜的孤儿突然握住了插在心口剑柄，一把拔了出来，血柱狂喷。这个坚决的举动，已是说明他不活了。那妖女回过身来，她的容貌果然娇美无比，挂著泪水的脸孔，像是染著霜的梨花一般，既脆弱又娇艳，泪水不断地滴下来，融在他的血里。”

“她惨然说道：‘你这是何苦？’他微笑道：‘你面对我时，总是以倒转行气，把毒逼入体内，好以美丽的容颜对我。我怎么劝你这是自杀，你总是不听……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了。’她咬了咬唇，抱起他，便往锁妖塔奔进去了。”

“众人大惊，妖女入塔固然是理所当然，可是连姓姜的孤儿也进去，可就糟了，不要说凡人无法在里面存活，他已将近气绝，众人也不忍让

他弃尸塔内，被群魔糟塌。当时便有不少武功顶尖的弟子们追了进去，结果……没一个出来过。”

李逍遥和林月如大气都不敢透，继续听林天南叙说。

林天南叹道：“过了一阵子，蜀山派恢复了点冷静，姜绝之再度训练弟子，进锁妖塔拿人，但是也是全军覆没，只有一个逃了出来，这个逃出来的弟子说出了让姜绝之心痛欲绝的真相。”

“那姓姜的孤儿没死，他不知怎么又活了，在锁妖塔内，杀了进去救他的师兄弟们，他亲手杀死许多追进去救他的同门！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妖魔了！”

林天南说到此处，静了半晌，三人都无言以对，此事演变到后来，确实令人不解，李逍遥更是五味杂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林天南攸长地吐出一口气，缓缓说道：“我兄弟发奋习剑悟道，想进锁妖塔一探究竟。可是姜绝之定了门规：蜀山子弟谁也不许进入锁妖塔。这个门规绝不能破，否则他死亦不安。独孤剑圣只好死了这条心。他亲眼见到一个好好的人杰，毁在妖女的柔情里，连师门都不要，能下手杀死师兄弟。他对邪魔恨之入骨，不在话下。要让妖孽不再祸害的方法，只有消灭他们。因此，他立志除尽天下妖邪，重振蜀山的擒魔本旨，至死方休。”

林月如透了口气，道：“就算她是妖，她对那姓姜的孤儿也是真心的，要不是他师父逼人太甚……”

林天南沉著脸道：“姜绝之前辈所为，乃是顾全大体！那妖女杀了看守锁妖塔的蜀山子弟，居心昭然，她阴谋混入蜀山，就是为了放出锁妖塔的群魔！纵使她对一人有真心，也不能纵容这样的恶行！”

说完，便望向李逍遥，眼光冷冽。

“妖孽破坏人心的手段，无孔不入，凡人是难以防范的。李公子，你武功高强，心胸坦荡，老夫希望你以那名蜀山前辈为戒鉴，不要重蹈覆辙。”

李逍遥坦然地说道：“灵儿绝不是什么妖，她是个好好的人。”

林天南道：“婢女亲眼所见，难道是假？”

李逍遥道：“就算灵儿是妖，她也没做过坏事；就算她做过坏事，只要她是灵儿，我就相信她有充份的理由！”

林天南气得一击几案，劈裂了梨木桌的一角。

“你.....你这执迷不悟的.....”他硬生生把下面两个字忍了住，见到林月如怅然的样子，林天南又是气，又是不舍。

“唉！罢了，罢了.....”林天南站了起来，道：“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林天南便往外走，林月如道：“爹！这阵子，您.....您要保重。”

林天南停下了步，宽厚的背影看起来居然显得有些沉重，要他放手让爱女跟李逍遥在一起，连未来有没有结果都不知道，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困难的决定。无奈身在江湖，最重视的是承诺，他比武输了，再不舍也得舍。

林天南并没有回头，淡淡地说道：“李公子，月如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

说完，便大步而出，身子一纵，跃出了尚书府的院子。

“前辈.....”李逍遥唤道，但是林天南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林月如叹了口气，道：“爹真是的，他啊一定是怕我看见他哭。”

李逍遥道：“你爹真的很关心你。”

林月如有几分怅然，喃喃道：“我知道，从小爹就事事由我，就怕不顺我的心。我不学女红，要学武功，他答允了；我不想做个大家闺秀，要抛头露面，他也没说不许……今天的事，我知道他也会顺著我的，可是……唉！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

李逍遥听出蹊跷，奇道：“你难道真的此后都……打算不回家了？”

林月如望向李逍遥，反问道：“你要去苗疆，难道你就有把握能从苗疆全身而退，安全回到你家吗？”

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李逍遥心里，李逍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苗疆局面似乎很凶险，但我是早已有约在身，非去找灵儿不可，你未必要一起涉险……”

林月如握住了李逍遥的手，道：“我晓得你要找灵儿妹妹，我陪你一起去找。你要见了灵儿妹妹才欢喜，我却偏要见你欢喜才能欢喜。每天见到你这鬼样子，我心里就踏实了，总之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她这番话说得诚恳认真，李逍遥也不禁感动，道：“月如，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浪子，你跟著我，只怕……只怕过不了舒服的日子。”

他想起浪迹天涯的父母，也对闯荡江湖有了不同的认知，但他从小就粗衣淡饭，对于江湖生涯的磨难很快就能习惯，林月如却是娇惯的千金小姐，由奢入俭绝对是加倍辛苦的。

林月如笑道：“如果真是这样，就怪我自己倒霉啦！大不了咱们去劫富济贫，学那女飞贼，向贪官污吏借些钱来花花。”

李逍遥笑道：“那就说定了，等我们找到灵儿后，我们三人一同游山玩水，一同吃遍天下珍味，看遍人间美景。”

林月如拍手笑道：“好啊，活到老，玩到老！”

两人相视而笑，李逍遥又道：“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咱们一同出去打听那个紫金葫芦的主人亲眷下落，物归原主之后，就可以动身去找灵儿了。”

林月如笑道：“你要管的事还真多啊，你可知那商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李逍遥道：“他的包袱里有些文件和家书，上头有他的住所，倒不难找。”

两人各自回房歇寝，一夜无话。次日，两人向尚书夫人请过早之后，便带著那名扬州城富商的包袱出门，料想今日就能将此事处理完毕。

依照那名富商所留证件上的地址找去，竟得要出鼓楼，是在城外的一处贫民居所。林月如张望著这处处的萧条景象，道：“你会不会找错了？”

李逍遥也有几分困惑，道：“先问问人再说吧！”

只见一名落魄文士，在一片破墙前摆了小几，贴张“卜”字，做起算命的生意来。所谓“富问神，穷问卜”，在穷人汇居之地，算命的定饿不著。

见到李逍遥和林月如在这一带来回走了两三趟，那算命的文士道：“相公，娘子，算个命吧？”

李逍遥道：“这位先生，我们不算命，向您问个路……”

林月如道：“我们不明白问，你要多少银子，我们照给！”

那文士扬起了下巴，捻著胡须，道：“请说，请说。”口气却十分冷淡。

李逍遥道：“有位姓宋的人家，丈夫长年在外面做生意的，是否住在兴唐寺旁？”

那文士掐指算道：“是也非是，在也不在。”

李逍遥听得一头雾水，道：“欸……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点？”

文士冷笑不语，林月如怒道：“你不好好说，我们可不付钱！”

那文士笑道：“在下怀才不遇，落魄至此，卖卜鬻字维生，倒也不必跟人讨这钱。”

林月如更火大，道：“你瞧不起钱，又怎么不不好好回答我们？这不是刁难人吗？”

李逍遥忙打圆场，道：“欸，这位先生，不如这样吧！您既以卜卦为生，我们请你为我们算上一卦，看看我们要找的人找不找得到，如何？”

那文士这才展眉，道：“问事三百文，测字五百文。”

李逍遥将三百文交给他，那文士正经八百地筹算排卦，聚精会神地看了半晌，脸上的表情越看越是奇怪。

林月如见他不敢干脆地说出答案，在那里装神弄鬼，好生不耐，脸色已十分难看。

李逍遥也觉有些烦了，问道：“如何？宋夫人的居所在何处？”

那文士道：“兴唐寺后的柳树数过去第三株的屋子，便是宋宅。”

李逍遥道了声谢，便与林月如要离开，却又被那文士叫著：“稍等，这位公子！”

“还有什么事？”

那文士看著李逍遥，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卜出来的卦象，道：“公子，在下方才是气不过你们以财凌人，所以故意刁了你们一下，请勿见怪。”

“不要紧，没什么。”

李逍遥口中说著，心里却奇怪他为何前倨而后恭。

那算命文士又道：“我方才卜的这一卦，不是您针对所问的问题，而是卜您的近日前程，在下从未见过这种卦象……”

李逍遥好奇地问道：“哦？是吉是凶？”

算命文士道：“这象凶险至极，却又至尊至贵，真是怪异极了……”

李逍遥笑道：“我是不信这个的，您慢慢研究吧！”

说完便转要走，那文士连忙道：“且慢，公子，请听我一言。”

李逍遥道：“你说。”

“这卦里，您身边有血光及枉路，可见是带冤与人。因此在下只能送你一句箴言：魔非魔、道非道，善恶在人心；欲非欲、情非情，姻缘由天定。”

李逍遥笑道：“谢谢你了。”

便与林月如一同回头走兴唐寺的路，林月如道：“那算命的胡说八道些什么？”

“不胡说八道，还能算命？”李逍遥倒是一笑置之。

两人绕过庙街的大路，来到庙后的贫民居所，只见一排衰草枯杨，零落破旧的屋舍林立，第三株柳树旁的小屋子前，只有一个衣衫微显得肮脏的小孩捡著路边野树的果子吃。

李逍遥道：“小弟弟，宋夫人可是住在此地？”

那小孩看了看李逍遥，又看了看林月如，脸色变得有些僵硬，道：“不，我娘说她不在，她去别的地方了，好几天之后才会回来。”

李逍遥觉得他的回答方法有些奇怪，说道：“宋夫人是你娘？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要找她，请她出来一下好吗？”

那小孩却十分敌意，大声道：“我告诉你我娘不在，你们要债改天再来，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你跟我要不到钱的！”

李逍遥这才明白这孩子是在这里帮母亲挡债主的，有些儿哭笑不得。林月如讪讪地说道：“哼，跟他爹一个德行！”

李逍遥温色道：“小弟弟，我们不是要债的，是帮你爹送钱来给你们的。”

那小孩一听，立刻脸色一变，对屋子内叫道：“娘！爹叫人送钱来啦！爹叫人送钱来啦！”

屋子十分浅小，一扇破荆门立刻打开，一名看来十分憔悴的妇人探出头来，又惊又喜，跨步而出，道：“华儿，别大声嚷嚷！二位是……”

李逍遥将那富商的包裹递给那妇人，道：“这是令夫的物品，请夫人收下。”

宋氏接过包裹，道：“是这包巾没错，当年他带出去的……”

她的口气颤抖著，眼眶也红了。李逍遥拱手道：“物已带到，告辞了。”

宋氏连忙拉住李逍遥，道：“请别急著走，二位请到屋内稍坐，让我备菜招待……”

“不，不必了。”李逍遥忙道。

宋氏道：“至少喝杯茶水，聊表心意，好吗？”

她都急得拉人了，李逍遥与林月如只好称谢进入，屋中简陋至极，土灶房室全在一处，中央摆著两只破椅和旧几，也都摇摇晃晃，十分不稳。宋氏从墙边以土堆起的克难灶上取下黑不溜丢的壶，倒了两杯茶给李逍遥与林月如，林月如面有难色，连碰也不去碰。李逍遥举杯，还未到口已先闻到一股油膻之气，杯中茶淡绛暗红，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实难入喉。

李逍遥道：“夫人，您点点看东西是不是全在。”

宋氏打开包袱，便滚出了一大堆的金银，她看得眼都呆了，一会儿才道：“这……这是我相公的东西……？”

李逍遥微笑不语，宋氏显难以置信，发著抖随手一翻，在锦缎华服中参杂了一两件粗布的补钉衣服，李逍遥之前检查时便已觉得有些奇怪，还当是那商人生性节俭至此，衣服旧了也不舍得丢。不料宋氏一摸及旧衣，眼泪便落了下来，道：“这是我给他缝的衣裳，他还留著？他……他……”

宋氏抬头望向李逍遥，突然道：“他的随身之物都在此，他是不是死了？”

“呃……”李逍遥没想道她一下子就识破，一时之间有些不知该不该说实话。

林月如却开门见山地说道：“你相公生了急病，一下子便死了，临死前交待我们把东西给你。”

宋氏边听，眼泪边掉，凄然道：“他出外经商多年，半点消息也没有，我听人说他……他在扬州做出了局面，我们娘儿两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我想去扬州找他，又没钱……我只当他富易其妻，不要我们母子了……”

说到此，她已泣不成声。原本对那富商十分讨厌的林月如，居然改变了态度，主动上前，轻拍了拍她的肩，柔和地说道：

“你相公一心想回来，是扬州城当时有禁令，他出不来，但是他天天就念著回家，你该相信你相公的心了。”

宋氏哭得更惨，李逍遥颇欣慰于林月如态度的改变。那名骨董商人虽然爱财，但是他有了钱之后，不忘发妻，甚至不忍抛弃妻子所缝的衣裳，这份情义令人感动。林月如的好恶虽然强烈，但也不是连这个都想不通的人，此刻她倒有些欣赏那骨董商的为人了。

林月如轻声安慰了一会儿，宋氏才收泪，道：“二位把他的遗产送回，我母子下半生再无忧，这份大恩大德，妾身万死难报。”

说毕，拉著儿子便要跪下，李逍遥手快，一弯身，一手一个把两人都拉住了，道：“别这样，我们也只是顺路，不算什么的。”

宋氏道：“有恩不报，妾心不安。那么这个玩物请收下，聊表寸心，好吗？”

宋氏拿出来的，居然就是那个紫金葫芦，李逍遥和林月如见了，都忍不住相视大笑。

宋氏一怔，道：“公子，小姐，这太微薄了吗……？”

李逍遥想起当初为了这个紫金葫芦，那商人还诬赖他们是贼，现在他的夫人却要把这样东西再送给他们，让李逍遥和林月如都不禁觉得好笑，李逍遥笑道：

“不，绝不微薄。令夫生前最看重的就是此物，您还是收回去吧！也许是个价值连城的宝物，我们受之有愧。”

宋氏道：“妾身并不懂古物的价值在哪里，先夫留下的这些钱财，已足够我扶养孩儿到成年以后，留著这种宝物，反而可能是灾祸。如果它真的价值连城，我不敢保留它；如果它不值什么，我留著也是白留。因此送给李公子作为记念，再合适不过了。请李公子您一定要收下。”

见她说得这么诚心，李逍遥不好意思地说道：“那……那就却之不恭了。”

宋氏放心地一笑，把儿子牵了过来，又执意对李逍遥、林月如叩了几个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李逍遥与林月如好不容易才离开兴唐寺，轻松地散步回尚书府。李逍遥把玩著那紫金葫芦，道：“这玩意儿到底哪里值钱？”

林月如拿了过来上看下看，道：“你看，葫芦底下有刻著图纹耶！”

李逍遥好奇地一看，道：“我看著倒像是字。”

“字？嗯……这么说好像是字，反正咱们也看不懂。”林月如把葫芦还给李逍遥，笑道：“你师父是酒剑仙，你这个徒弟现在也得了个酒葫芦，真是天生的师徒命！”

李逍遥笑道：“我比我师父英俊好看多了，酒剑仙该我当，他当酒剑鬼……啊呦，你干嘛打我？”

李逍遥的后脑被重重地敲了一记，他捂著头望向林月如。

林月如道：“你见鬼了，谁打你？”

李逍遥道：“可是刚刚我的头就是被打了一下……”

林月如耸耸肩：“绝不是我打的，本姑娘有打就有打，不会打了又不敢承认。”

李逍遥见到脚边多了块石头，如果自己刚刚是被这小石子打中，那就真的不是林月如偷袭他了。是什么人可能以石头打中他的头？李逍遥困惑地摸著头，想也想不通。

“难道是……？”

李逍遥直觉想到：难道酒剑仙在附近？李逍遥回身跑了几步，东张西望，此地已近尚书府，川流不息的路人之中，并无酒剑仙的踪迹。

怀著满腔纳闷，李逍遥与林月如一同往尚书府而回，遥遥可以望见高耸在郁翠之间的飞檐角楼。

两人走过绕弯于尚书府外的渭水桥，却见一名孩童正在水边呜呜哭泣，十分伤心。

林月如一时好奇，道：“小子，你怎么哭得这么难过？你钱掉了吗？”

那孩童一面哭，一面指著水流，道：“呜……我把彩依姐姐给我的花，掉到河里去了……，我不会游水，不敢下去拿。”

“花？”林月如奇道：“你说的彩依姐姐，是尚书府中的刘夫人？”

那孩童哭著点了点头，林月如道：“她怎会把花给你？”

孩童道：“昨天我抓到一只蝴蝶，彩依姐姐看到了，要跟我买那只蝴蝶，我不肯，我有了钱，娘要没收的，最后彩依姐姐拿了朵这么大的花跟我换，我才换的……”

那孩童比了个手势，如果他没有夸张，那朵花大概与他的头差不多大，若是佳种牡丹，确实是件稀有珍宝。贵戚以重金收购牡丹，她不肯出售；为了救只蝴蝶，她却舍得，可见这美如芳蝶的美人，也有惜蝶之心。

林月如道：“你把花弄掉了，所以哭了？”

那孩童抽噎著点头，林月如笑道：“这有什么好哭的？我再摘朵给你好啦！”

那孩童道：“你骗我，尚书府是不能进去的的。”

林月如道：“我可以进去。你看那六扇大门，前头很多人守卫，可是我可以一飞就飞进去，替你摘朵花儿出来。”

孩童张大了眼，收泪道：“真的吗？你没有骗我？”

林月如道：“我不骗你，我们可以勾勾手。”

那孩童笑道：“好，我跟你勾手！大姐姐，你跟彩依姐姐一样好呢！”

林月如笑道：“我比她还利害呢，她不会飞，我会。”

说完，林月如轻功一闪，人便不见了，那孩童瞪大了眼睛，看著林月如消失，一会儿才喃喃道：“可是……彩依姐姐也会飞啊……”

李逍遥一怔，道：“你说什么？彩依姐姐也会飞？”

那孩童连忙捂著嘴，道：“没有，我没有说，你听错了。”

李逍遥故意道：“我明明听见了。喔～～我知道了，你在吹牛，怕被我发现，就说我听错了。哈哈，吹牛大王！”

孩童果然好骗，马上道：“我没有吹牛！我真的看见彩依姐姐飞！”

李逍遥道：“我不相信，你在骗我。”

那孩童有点急，内心挣扎了好一会儿，才道：“我真的没有说谎，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

李逍遥点头道：“嗯，你说吧，我不讲出去。”

那孩童压低声音道：“彩依姐姐真的会飞，就像刚才那个姐姐一样，不过彩依姐姐飞得更慢，更漂亮，好像一朵花儿在空中绽开一样。”

李逍遥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她会飞？”

孩童眉飞色舞地说道：“我在树林里跟她换了蝴蝶时，彩依姐姐就是飞过山谷，将蝴蝶放到对面的山间呢，她飞的时候，身边绕著好多蝶儿，她就像最大的一只彩蝶，好香，好美呦……，不过……”

孩子突然不说了，李逍遥问道：“不过怎么？”

那孩童道：“不过我娘说人是不会飞的，还说我在骗人，如果彩依姐姐会飞，那她就是妖怪。我姑姑还说彩依姐姐那么漂亮，一定是妖

精.....所以她不许我告诉别人，还说，要是我一说出去，妖精马上会知道，然后会来吸走我的气.....”

那孩童显然是真的害怕，他的这些话，令李逍遥颇为不解，他觉得彩依不像是会武功的样子，可是凌空飞越山谷，分明是极为高明的轻功。

但身边绕著许多蝴蝶，这又如何解释呢？

难道，彩依有点问题？李逍遥神情凝肃了起来，此时林月如以轻功赶了回来，手中握著一枝紫红色的牡丹，径约一尺，大逾人头，乍看之下简直像捧了一团紫云在手中，美得惊人。

林月如道：“哪，是不是这么大一朵？”

那孩童大喜，道：“对，就是这样。”

“拿去吧！再弄丢了我可不帮你了。”林月如笑道。

孩童拿了花，欢天喜地地离开了，李逍遥道：“你偷摘她的花，可当了一回雅贼啦！”

林月如笑道：“说你是土包子，不懂京里的习俗呢！”

“京城习俗是偷花么？”李逍遥打趣道。

“唐人舒元兴的‘牡丹赋’序中写著：‘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洒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在长安、洛阳的牡丹是全民都可以欣赏，不分贵贱的。再说，我也问过彩依嫂子，是她允了的。”

两人说笑著步入府内，李逍遥对这身世如谜的彩依却不禁有了几分疑心。

第二十章 妾身未明（上）

李逍遥与林月如来到后堂，只见刘晋元披衣坐在花圃旁，看着彩依指挥婢女们张开油幕锦缎，架在棚上，以保护牡丹。棚外还以细丝挂着小小金铃，微风一吹过，就会引起阵阵细碎的铃声，清脆悦耳。

李逍遥道：“花旁挂着铃当，可看还可听，真是不错。”

林月如笑道：“这铃当才不是给你这傻鸟听的，是用来赶走停在花上的鸟儿的。”

见他们有说有笑，刘晋元冷冷地说道：“这是唐宫旧典，载于《开元天宝遗事》，怎么会有人不知？”

李逍遥自知书读得不多，却也不生气，笑道：“这书我确是没看过，是教人养花的吗？”

刘晋元皱了皱眉，道：“俗不可耐！”他转头对林月如时，又换了张脸，殷勤地说道：“如妹，你瞧，我参酌古人的记载，以白牡丹的名种‘玉楼春’、‘一百五’、‘玉千叶’重新接枝，一定能培育出最极品的绿牡丹！”

林月如笑道：“我也没学过种花，你说的我可不懂，什么玉千叶、玉楼春？牡丹还有这些名字等级吗？”

刘晋元道：“世间佳物皆有等差，牡丹当然也分等级，我方才给你的那朵魏紫，就是上等的名种，有‘花后’之称，与你最为相配了。”

李逍遥好奇地问道：“花还封后？那有没有封王的？”

刘晋元道：“牡丹花王是‘姚黄’，也是京师第一名品，不过现在正在栽培的欧家碧，比姚黄还要高一级，这是北宋宣和年间入贡的，花是绿

色，绝对是稀世之珍。”

林月如道：“花长成绿色，那有多难看？还是红黄紫白比较正常。彩依嫂嫂，你说对不对？”

彩依道：“只要是花儿，我都喜欢，什么颜色都好。”

见她那柔婉的样子，李逍遥突然问道：“彩依姑娘，你说你家在苏州，是做什么的？”

彩依道：“只是点小生意。”

“你学过莳花艺草？”

彩依摇了摇头，李逍遥又问道：“学过武功？”

林月如当李逍遥在开玩笑，彩依也微笑道：“贱妾连跑都跑不快，从没学过武功。”

李逍遥道：“那么你真是个奇人，没学过养花，却能把花养得那么好；没学过武功，却……”

他故意说到这里，就不说了，负手继续观花，随便拨了拨金铃，像是在把玩而已。

彩依似乎并未觉得哪里不对，道：“我也是乱种的。”

刘晋元不屑地一笑，道：“她就是不懂得牡丹。”

林月如惊奇地说道：“嫂嫂把这些花种得这么好看，又不是你种的，你这书呆子倒说她不会？”

刘晋元强辩道：“种得多未必就是懂啊，就像会牛饮狼籍之人，未必懂得品尝美食。这些只是随便种，长得虽密，却是名品与劣种混杂，不懂的人看了只说是好看，行家见了却要笑死呢！”

林月如不悦地说道：“你说这些花是名品与劣种混杂，可它们长得一样好，一样动人，不就够了吗？”

刘晋元道：“牡丹与俗花不同，历来名品都是花匠们判红辨白，移枝接木，与造化争妙，择优汰劣之下才产生的，那是多少心血结晶，与胡生乱长的俗品根本不该同日而语。”

“自生自长的牡丹，怎么会比匠人栽培的牡丹没有价值？你才是不懂护花惜花的人呢。”

林月如不断抢白刘晋元，见刘晋元生气的样子，彩依柔声道：“公子是根据古人的记载来看花爱花，把花的典故和身世，看得一清二楚，我很喜欢听公子告诉我这些花的来历和名字呢。”

林月如奇道：“你这么会种花，却不懂得品种？”

彩依道：“嗯，我只是随便种的，只知道让花开得更大更鲜艳，还有更香，可是什么品种之说，我完全不懂。公子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有这么多名字，像黄色的就分成‘姚黄’、‘御衣黄’，还有分正晕、倒晕，学问真大。”

林月如道：“牡丹一向娇贵，你随便种还能种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

彩依微笑道：“只是关心花儿罢了。”

此时刘晋元显出些倦容，彩依一见，便拿着小绢儿轻轻沾了沾他的脸，绢帕上的香气似有若无地飘进李逍遥与林月如的鼻端，令人精神

一振，刘晋元看来稍微提了点神。

彩依亲自扶起刘晋元，道：“相公请入内歇息，待妾身为您煎药。”

刘晋元道：“我精神很好，月如妹，我还想跟你多聊聊……”

林月如道：“你还是去休息吧，看在云姨的面子上，先把你这身子养好再说。”

说完，便一拉李逍遥，道：“我们走吧！”

刘晋元脸色难看地被彩依扶回去，李逍遥还回过头看了看彩依扶持刘晋元的样子，她的步伐小，走起路果然是危危若玉山之将崩，并不像会武功的样子。

可是那小孩又不像在说谎，还是彩依特别隐瞒了武功根底？

林月如表面上大刺刺的，其实心思颇为细密，李逍遥对彩依询问时，她便已看出了不对。回到李逍遥歇息之处时，林月如才问道：“你刚才在疑心什么？”

李逍遥将那孩童所见之事，说给林月如听。林月如听了也十分惊愕，呆了一会儿，才道：“她凌空跃过山谷，不会吧？”

李逍遥道：“那孩童没道理说谎，如果他真的见到这种事，那其中必有文章。”

两人商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彩依真的有所图而来，那么她图的又是什么？

已至深夜，在后花园的牡丹丛掩映之下，静悄的雪白小楼内，传出一声清脆的瓷碗破裂声。

“拿开！我不要喝！”

刘晋元的怒斥声中，夹着彩依柔弱的轻叹。

“相公，求求您别使性子，怒火攻心，这样您的病是好不了的……”

刘晋元哼地一声，背对着彩依。

彩依咬着唇，蹲在地上，慢慢地收拾着破碎的瓷片，动作还是那么轻缓，简直像是一朵在药香中停伫颤翅的蝶儿。

见她那温顺的模样，刘晋元心中不禁生出些许愧疚，但恼羞成怒之下，口气更加严厉：“你每天给我喝的药，根本不是用来治我的病的，而是迷药！对不对？”

彩依转过头看着她，有些讶异，道：“相公，您……您何出此言？”

刘晋元道：“我说什么，你心里有数！”

彩依轻轻叹道：“妾身实在不知。不过，妾身却知道公子心情不佳，是为了什么。”

“你又知道了？”刘晋元反问。

彩依道：“公子您心念着林姑娘，见她与李公子亲爱无猜，心中非常难过，妾是知道的。林姑娘总有一天会知道公子是个心慈性善、温柔体贴的人，她会改变心意的，公子您千万要宽心……”

刘晋元听了，非但不喜，反而更加气愤地喝道：“你懂什么？住嘴！”

彩依一怔，低下了头不语，长长的眼睫轻颤着。

刘晋元道：“你见我喜欢月如，一点也不嫉妒？一点也不生气？”

彩依声音微弱地说道：“妾身知道自己的地位，若非夫人收容……”

“好了！”刘晋元气得脸上浮现红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说来说去，就是为了报恩才嫁给我的，是不是？”

彩依道：“知恩图报，乃是天经地义。再说，能嫁给公子，妾……妾心满意足，绝非只为了报答而已……”

彩依眼中微现泪光，凄楚之态，让刘晋元稍稍平息了怒火，道：“哼！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为何大礼以后，你……你夜里总是另床而睡？在你眼里，我只是个病弱的废人，你根本就不想嫁给我，对不对？”

彩依的头低垂着，轻道：“相公身体欠安，等您病好了，只要公子不嫌贱妾陋质，妾身自然愿荐枕席……”

刘晋元静默不语，一会儿才道：“你还认为我念着月如，只把你当成嫁来冲喜的，没当你是妻子，是不是？”

彩依没有作声，刘晋元道：“我……唉！彩依，你可知道我为你隐瞒了多少事？你当我是个无情的木石吗？”

彩依抬起头来，望着刘晋元，眼中满是不解。

刘晋元道：“若不是你身上疑点重重，我又怎会对你猜疑？”

彩依惊慌地问道：“妾身有什么地方，让公子疑惑？”

刘晋元道：“我就直接问了，为何每夜我喝了你给我的药，就会昏睡数个时辰不醒人事？”

彩依一慌，不安地说道：“可能只是公子您病体未愈，太过劳累了……”

“哼，是吗？我告诉你吧！昨晚我便没喝这药，清醒得很！你的行动我全看见了。”

彩依“啊”地一声惊呼，十分惊恐。

刘晋元见状，逼问道：“我问你！每天晚上我昏睡的时候，你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妾身并没有到哪儿去啊……”彩依语气心虚，让刘晋元更恼怒。

刘晋元冷笑道：“没上哪儿？你不承认就罢了，还有另一件事你能否认吗？你说你父母是苏州船商，举家出游，遇上盗匪，才落难流落京城。你说的这些事，我都叫人调查过，根本从头到尾，全是假的！”

彩依睁着一双明眸，望着刘晋元，说不出话来。

刘晋元逼问道：“你说！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彩依束手无策，道：“相公……请您相信贱妾，妾身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您……求求您把剩下的药喝了，这些药是妾身辛辛苦苦去采来的，世间也只有这种药才能医好您的重病。”

彩依由屏风边的红泥小炉上倒出了残余的半碗药汤，捧到刘晋元面前。

刘晋元沉着脸道：“哼！我的病，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难道依你这不知哪弄来的偏方，就会有效？”

彩依道：“请相公相信我，只要三日，再服完最后这三日的药，您的病就会完全好了。”

刘晋元大声道：“我绝不再喝那种来路不明的药！”

说完，伸手一推，将彩依推得踉跄退了好几步，手中磁碗内的药全泼洒在地。

望着那一地狼籍，彩依悲伤地轻道：“相公，您这是何苦……”

刘晋元道：“我问你，你到底是出身何方？为何要编造理由欺骗我？”

看似柔弱的彩依坚决地说道：“我没有骗您……”

刘晋元气得发抖，倏地掀被起身，套上了鞋。彩依惊慌地说道：“公子，夜深天凉，您要去哪儿……？”

刘晋元道：“你总是不肯说实话，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要告诉娘，今后我再也不踏入此楼半步！”

刘晋元随便披了件狐裘，便往外走，彩依流着泪连忙拉住他，道：“相公，相公……您不要贱妾了吗？”

刘晋元冷着脸道：“我无法与满口谎言的人相守终生，你倒问问自己：为何总是要骗我？”

彩依面色苍白，刘晋元挥开了她，往外欲走。

彩依突然道：“相公，请听妾身最后一言！”

刘晋元停步，转过身望着她，彩依粉袖一挥，一阵似有若无的清香令刘晋元眼前一眩，差点站身不稳。

“你……”

刘晋元颓然软倒，被彩依及时扶住，已然昏了过去。

彩依抱着他，凄楚地说道：“相公，妾身有千万分的苦衷啊！”

她搀扶着刘晋元，将他扶上床榻，温柔地覆好了被子，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轻叹了一声，才放下垂帘，转身往外行去，步至围栏，突然化作一道银光，飘往天际，消失在夜空中。

由屏风后面，绕出了两个身影。

“追！”

李逍遥与林月如相视一眼，便以轻功追了出去。

李逍遥有了食妖虫所化的功力，不但内力变高强，更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变化，见妖踪如凡迹，他一清二楚地看见彩依身影翩连，像一道光影一般，闪入长安外的漆黑森林。

李逍遥振气疾追，赫然发现此林弥漫着一股极强的妖气，扑鼻瘴厉逼得李逍遥难以近前。

李逍遥勉强再进入树林中数尺，伸手不见五指的树林中，根本找不到任何活物，也不见彩依的行踪了。

李逍遥担心林月如也追进来，会受瘴气所害，便很快退了出去，林月如也方才赶到。

林月如喘着气，问道：“怎样？看见她没有？”

李逍遥摇了摇头，林月如探头看着这漆黑阴森之地，道：“彩依她进这处森林了？”

李逍遥点了点头，林月如吸了口气，道：“此林是有名的毒仙林，不但长了许多有害的花木，就连毒虫也特别的多，她怎么会进入此地？”

李逍遥道：“听她与刘兄的对话，她的药方都是在这个林子里采的吧？”

林月如脸色变了，看了看树林，又想了想，实在不敢相信。由此林取出来的药草，多半是毒，难怪她要苦苦隐瞒。

“怎么会这样呢……”林月如喃喃自语。

原本李逍遥以为：彩依身上常有股醉人的花香，也许是经常接触牡丹的缘故，可是现在看来，她却大有问题。这其中的邪恶意味，教人无法释怀。

李逍遥与林月如重回尚书府，先进入后院小楼内看刘晋元。他昏睡在床榻上，虽然气色看起来还好，但一想起彩依不知道有何企图，李逍遥与林月如还是觉得不安。

林月如试了试刘晋元的气息，又按了按他的脉，道：“奇怪，他只是睡着了，并没有中毒的迹象。”

说完，便摇了摇刘晋元，唤道：“刘大哥，你醒醒，你还好吧？”

刘晋元恍惚地睁开眼睛，有点茫然。一见到面前的林月如，登时清醒了，疾坐而起，道：“如妹，是你救了我？”

林月如道：“也不是啦，我只是叫醒你而已……”

刘晋元拉紧了林月如的手，感激万分，道：“多谢你，如妹，要不是你，我一定被那妖女所害了。你一定不相信，彩依他……”

林月如道：“我和逍遥哥哥都瞧见了。”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刘晋元问道，回想起方才他被彩依瞬间迷昏，心悸不已，道：“彩依她……她会使妖法，我早就怀疑她不是人类！她一定是妖怪，要来害我的！”

林月如道：“晋元大哥，你为何早就疑心她是妖怪？”

刘晋元犹疑了一会儿，才叹道：“事实上，只有我知道她的许多秘密，她从不吃人吃的东西，以前我就奇怪，逼着她吃，她就是不肯，后来我见到她私下以花为食，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确实是颇怪的，刘晋元看起来心情也很痛苦，道：“我疑心她不是凡人，她对我细心照顾，我也不忍疑心她有恶意，直到昨天，我.....我无意中撞见与一只看起来很可怕的蜘蛛说话，那只蜘蛛足足有这个床那么大.....”

“什么？”李逍遥惊道。

刘晋元打了个冷颤，道：“当时我吓昏了，等我醒来，追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却说是我看错了，没什么蜘蛛，可是我确定我的眼没花！我真的见到一只和这个床一样大的可怕蜘蛛！”

如果毒物长得巨大如床，那一定是妖，而且是法力高强的毒妖！难道彩依是那只蜘蛛妖的手下，接近刘晋元，有着可怕的阴谋？她消失在以毒物闻名的树林中，更增加了不少的可能性。

见李逍遥与林月如面面相觑的样子，刘晋元忙道：“如妹，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桩婚事是爹娘擅自作主的，我对她从来没有感情。你可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痛苦吗？”

林月如道：“晋元大哥，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抹煞大嫂对你的好！”

刘晋元看来已经吓坏了，连声道：“那都是假的，起初我也是相信的，可是接二连三，她的真面目越来越明显，我再与她朝夕相处下去，早晚会被她所害.....”

林月如安抚道：“晋元大哥，你冷静点，此事还容细细详查.....”

“再等下去，我一定会被她害死，”刘晋元下了床，道：“我要去找我娘商量，取消这婚事！”

林月如拉住了他，道：“你别急，姨丈值宿宫中，云姨作得了主吗？”

“娘不能作主，难道爹会眼睁睁见我死于妖物之手？”

刘晋元往外便走，李逍遥与林月如只得跟着他，一同步至东厢，来到尚书夫人平日坐息的耳房。尚书夫人在榻上谈着家中事务，除了丫鬟阿香、阿萍捧着暖炉侍立在旁外，尚书府的长史、大小管家，也恭谨地坐在一旁，回答夫人的问话。

见到刘晋元披裘而至，尚书夫人大吃一惊，连忙推开金蟒线靠枕，执着手刘晋元的手，道：“元儿，你怎么出来了？天这般凉，你只穿这样？彩依呢？”

刘晋元立刻道：“娘！您快去请爹回来做主，否则儿只怕会死得莫名其妙！”

刘夫人惊慌地将他拉上了榻，将自己的貂皮披肩披在他身上，又叫阿香去取绸袜暖踏过来，免得冻着刘晋元的双脚。看刘夫人紧张得这样，李逍遥不禁觉得有点好笑，难道刘晋元被风吹一下就会散了？

刘晋元颇为不耐，道：“娘，别管这些了，儿就要死了！”

刘夫人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纤指轻轻弹了一下他的脸，道：“不孝的东西，说这话伤娘的心。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说啊，彩依呢？”

刘晋元道：“就是彩依她要害我，娘，您要救救孩儿！”

刘夫人道：“说这什么话？彩依为什么要害你？”

刘晋元道：“彩依她……她是妖怪！她会施妖法，我亲眼见到了。”

刘夫人抹着他的脸，爱怜地说道：“怎么可能呢？元儿，你和彩依吵架了？明天我会跟彩依说说，教教她。”

刘晋元道：“彩依是妖怪，她要害我啊！您怎么就是不信？”

刘晋元那坚持的样子，让刘夫人有些不知所措，婢女阿香道：“夫人，少爷可能是梦魇未醒，或是受了惊吓也说不定。”

刘晋元怒道：“不是这样的！”

刘夫人却显然认为阿香之言有理，温色道：“娘炖了两份莲子燕窝汤，一会儿叫阿萍送去，给你和彩依补补身子。听娘的话，回房去躺着。”

刘晋元抽开了被刘夫人握着的手，道：“不要，我不要回去那里！我会被彩依害死的，我会被害死的！”

这时，见到一旁的李逍遥与林月如，刘晋元指着他们，道：“如妹也见到了，娘，不信你问问她！”

刘夫人望向林月如，林月如神色有点怪异，虽然她也觉得彩依行止可疑，可是总觉得必有内情，要她说彩依是妖怪，她总觉得不大妥当，因此一直没有说话。

“月如，有这回事吗？”

林月如道：“这个……彩依是有些奇怪……”

“哦？”刘夫人奇道：“彩依怎么奇怪？”

刘晋元道：“如妹，快把你们见到的告诉我娘。”

林月如道：“其实……也不是很怪，只是有点……唉，罢了！”

林月如只得把她与李逍遥见到的事，简单地重复给刘夫人听，刘夫人越听脸色越是沉重，抱着刘晋元，轻轻地发着抖，几乎无法相信。刘晋元又在一旁加重说法，把自己见到的怪事也都说了，说到后来，刘夫人抱住了刘晋元，面无人色。

“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的元儿……这，这该如何是好？”

阿香道：“夫人，上国观的国师法力高强，不如请他来为少爷收惊除祟。”

刘夫人道：“这么做成吗？”

她已惊得有些失措，如果真的有个妖怪在家中，还直接伤到她的独生爱子，那可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恐怖，她看了看林月如，希望林月如会有些更好的想法。

找上国观的国师来抓妖除祟，是不是太过夸张了？林月如一时也委实难决。李逍遥倒是开口了，道：“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如果彩依姑娘不是妖，而是有苦衷，被误会了，那么请国师作法，也伤害不了她，能安晋元兄之心，也是件好事。”

李逍遥之言，令刘夫人也觉有理，心下稍安，道：“李公子所言甚是，元儿，彩依是你的妻室，你愿不愿意请国师来除祟，对付她？”

刘晋元道：“一切全凭娘作主。”

刘夫人叹道：“唉，你都娶了妻了，性子还是这般软弱，如何自立呢？罢了，若彩依真的是妖怪，一定得快解决这事。阿香，阿萍，周爷，你们马上到上国观，传我的意思，请国师马上到尚书府来设坛。”

周爷乃是尚书府的长史，地位也不小，以他代表刘夫人去请国师来，还算是礼数之内。周长史领命而下，刘夫人搂着刘晋元，叹道：“灾

难，灾难啊！”

刘晋元又有些精神不济，刘夫人命几名婢女带他到自己的厢房去歇息，也跟着一起去照顾刘晋元。李逍遥与林月如不便跟去，两人便随意在园中闲步，商议彩依是否真的是妖怪。

第二十章 妾身未明（下）

不一会儿，听见几名刘夫人房里的婢女捧着刘晋元的衣物经过，其中一人道：“我也觉得少夫人有些古怪，但是……少夫人对待少爷绝对是真心的。”

“是啊，我觉得少爷的身子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怎么可能被害呢？”

另一婢女道：“少夫人好可怜，她怎么会是妖怪？一定是少爷病昏头，看错了……”

“你们说少爷会不会休了少夫人哪？”

她们议论著走过回廊，没注意到院中的李逍遥与林月如。

若彩依那样温柔可人的女子竟是妖怪，实在令人伤心。林月如心绪不佳，身子轻纵，踩在围墙上，像猫似地走着。李逍遥沿墙而行，仰头对她说道：“你很爱爬高？”

林月如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高高的地方走路。”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那我我可以上去吗？”

“腿长在你身上，随便你。”

李逍遥足尖一点，也跃上墙头，尚书府戒备森严，因此墙也比寻常人家要高出许多，在这么高的墙上远眺京城，确实会让人胸中滞气略消。

李逍遥笑道：“果然是个散心的好法子。”

林月如不答腔，快步疾行了一会儿，才回头对身后的李逍遥道：“我问你，如果灵儿妹妹和彩依姑娘一样，都不是凡人，你怎么打算？”

李逍遥一怔，道：“灵儿绝不是坏人，也不是妖怪，我相信她。”

林月如道：“事事可以由你说相信就照本而行的吗？我也不相信彩依嫂嫂是妖啊！”

李逍遥道：“别胡思乱想了，她如果不是，请来国师作法也就对她无伤了，不是吗？”

“如果是呢？”

“那……”李逍遥抓了抓头，道：“那就只好被收了……”

林月如怒道：“什么叫那就只好被收了？妖怪难道就不会真心对别人好吗？她对刘大哥好，又为何要被伤害呢？”

李逍遥道：“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不自己问问她？”

此时，一阵香风飘至，李逍遥查觉出是彩依的气息，立刻随着风向以轻功赶至。李逍遥比彩依快了一步，挡在后苑小楼之前。

彩依正好落地，正要入内，一见到李逍遥，便大吃一惊：“啊！”

李逍遥道：“彩依姑娘，你的轻功很好。”

彩依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知该如何回答。李逍遥见她腕上挂着藤篮，篮中满是花草，发出阵阵香气。她身上的衣裳不但有点脏了，还扯破了些地方，看来有些狼狈。但美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天香。

林月如已经赶至，见李逍遥和彩依对峙着，便道：“彩依嫂嫂，这么晚了，你到哪里？”

彩依回头见林月如，又看看李逍遥，知道行踪被他们注意了，只好坦承道：“我去外头找相公所需的药草。”

林月如道：“这附近有可医治表哥的药草，你怎么不告诉御医，让他们去采？这样你一个妇道人家也不用深夜出门，多惹是非了。”

彩依轻道：“嗯，我知道了，多谢林姑娘关心。”

林月如道：“是在哪里可以采到这些药草，你告诉我吧，我叫人采去！”

彩依却面带难色，道：“这……这不行的……”

林月如与李逍遥互望了一眼，林月如问道：“为什么不可以？！”

彩依道：“因为长有药草的树林里，很多毒蜘蛛，还有些花草是具有毒性的。不知道的人一旦误闯，只怕凶多吉少……。”

“那你又为何可以只身进入树林，毫发无伤？”李逍遥问道。

彩依有点惊慌，闪过了这个问题，道：“对不起，相公在等着我去为他煎药，告辞了。”

彩依越过李逍遥，就要往小楼内而去。林月如道：“你不用为他煎药了！”

彩依疑惑地回头看林月如。

林月如狠下心来，道：“表哥他不在小楼里，他已经去告诉云姨，并且移榻到云姨的房去了。”

彩依脸色苍白，默然了一会儿，才低下了头，缓缓地步入楼中。那背影显得沉重落寞，令人十分不忍。

林月如道：“你可知云姨她请了上国观的国师来作法？”

彩依没有反应，但背影显得更单薄，细不可闻地轻叹了一声。

林月如大声道：“你为何不明说自己的身份呢？你.....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彩依柔声道：“我不能离开，相公的病还没有好。”

“可是上国观的国师马上就要来了.....”

“让他来吧。”

彩依头也不回地进入小楼，李逍遥看着彩依的背影，感到说不出的愁怅。

林月如跺足道：“她怎么不走？”

李逍遥道：“她不走必有她的道理，还是顺其自然吧！”

透过镂窗向里看，彩依果然从容不迫地整理着花木药材，升火准备煎药。动作里的一派优雅，完全看不出惊慌紧张的样子。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她进入毒仙林，又无法交待理由，李逍遥也无法想象她可能别有居心。

不久便有十来名道士、僮子们乘着车马，鱼贯进入尚书府。

尚书夫人亲自到前庭迎接，最华丽的一顶大轿中，走出了一名瘦得像会被风吹走，眼神精干的道士。

他的前方有两名护法，持着桃柳，以桃枝及柳枝沾水，洒在国师要走的路上。

尚书夫人道：“信女参见国师。”

这名上国观的观主，乃当今皇上御封钦点的护国之师，据说求雨乞晴，无不应验，还常进献丹药，让皇上龙体长健，永生不死，他的法力之高强，足以护持朝廷。因此他根本不见凡夫俗子，只应贵戚名门之召请。

国师道：“夫人免礼，听说令公子受妖邪所祟？”

尚书夫人道：“是啊，请国师救救我儿！”

国师一挥拂尘，倒真有几份仙袂风飘的神韵，道：“当今圣泽普照，居然有邪魔堂而皇之地闯进尚书府里行恶，实足以忤动本朝之听！先让本道看看令公子的气色吧！”

尚书夫人道：“元儿又昏睡不醒了，请随我来。”

对这国师的满口爱国官腔，林月如颇觉不喜，对这国师的法力也有点存疑。

大批随从跟到后堂的院外，就不便进入，只有李逍遥、林月如以及国师得以跟着尚书夫人进入。

房内，刘晋元昏沉地睡着，李逍遥见到他的气色，也吃了一惊，他竟比刚才憔悴了许多，短短几个时辰，就会把人弄得这样苍白？

国师看了刘晋元一眼，便凝重地说道：“嗯，公子两眼泛青、经脉浮肿，眉宇间凝结着紫黑之气，这八成是中了极厉害的巫毒。”

尚书夫人惊问：“巫毒？”

国师道：“此巫毒乃是咒术加上毒蛊，施在人身上，只有道行极高的苗族巫师，或毒物所幻化的精怪，才会使这类的邪术。”

尚书夫人急问道：“这有得解吗？”

国师道：“此毒甚恶，通常有施毒的人才能解。”

尚书夫人问道：“这……怎么会这样？我儿还有救吗？”

国师道：“本道无法确定。而且，令公子体内不只一毒而已。”

“什么？”

“他体内有另一种不明的之毒，奇怪的是，凡人若同时中了两种这样的毒。即使毒未发作，不出七日之内，早就元气枯竭而亡了。这不明之毒却不强不弱，正好抑制住了巫蛊毒性。”

“那……那会制着多久？这样不好不死的，也不成啊……”

国师屈指算了算，道：“短时间之内，这两毒都还不会发作，不过如今是巫蛊盛而它毒衰，已经很危险了。依令公子的脉象推算，中毒至少已有一个月以上了，他怎么可能支撑至今？”

尚书夫人道：“都是由我媳妇熬了药方，给元儿服用，才撑至今日。”

“哦？”国师捻了捻须，沉吟片刻，道：“此事大有蹊跷，不知是否方便前往公子居所一探？”

“当然，国师请。”

尚书夫人忧心害怕，众人又前往后院的雪白小楼，一到牡丹庭外，国师便沉着脸，道：“时节未至，此花开得妖异！夫人，这些花种了多久了？”

“这……这是我媳妇种的，也没有多久……”

国师冷笑一声，昂首阔步，进入楼内，彩依早就不在了，不知到了何处，林月如暗暗希望她已经逃走了。可是看看室内，她所采来的药草也都不在。

国师只以锐利的眼光看了一遍，便道：“好重的妖气！妖怪一定就在这附近，尚未远离。”

连国师都这么说了，尚书夫人对彩依又是心痛，又是不解，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她这单传的儿子，尚书夫人道：“请国师请您想想办法，解救我家这一线香火。”

国师道：“夫人请宽心，本道此行，已知有这一役，故有备而来。”

他即刻下令那十几名道士及僮子，在后院搭起通天坛，摆上法器诸物，一下子就全备好了。清雅的庭院立起大坛，烧起丹鼎火炉，立刻变成法事之庭。

此时天色已微微蒙亮，国师散着头发，烧纸扬剑，写了张血符，便登上了坛，取符高声道：“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神明听我令……啊？”

他手中之符无火自燃，烫得他连忙脱手。

坛下众人不明其理，见到国师手中的符自动烧起来了，还以为是国师法力高强，无不低声赞叹。

国师知道对方法力不弱，不是他以前所遇到的那些小小妖灵可以比拟，心中不禁发虚。老实说，他并不会乞雨求晴，而是懂得望云气，知道天候的变化，所以能够在事先设坛作法，等着降雨。至于进献的长生不老丹，那就只有皇帝知道其实是春药了。炼制阴阳丹这方面，他可是个如假包换的高手。也因为在歧黄之术上，他确实有过人的本领，看刘晋元的病时才能比别人看得更明白。

国师从没见过这种真的有法力的妖，一时之间，有点紧张了起来，持着铜铃的手有点儿抖。

坛下的尚书夫人及阖府管事、仆婢，都紧张地看着他，不少人更是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刘晋元祝祷着。

国师一面喃喃念咒，一面摇起铜铃，大喝一声，将符水喷在另一张黄纸上，道：“天师金刚降魔符！”

符纸又猛地窜烧起来，他急忙甩开。

这下子坛下的人都瞧见了国师惊慌的样子，不禁有点奇怪。

国师怒道：“大胆妖孽，竟敢戏弄本天师！还不快给我现形！”

国师一把抓起木剑，朝空劈画，面前的丹炉浓烟渐烈，国师大声道：“休怪我拿出真本领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天兵天将、速速驾临！”

眼前缭绕的丹炉白烟，突然幻作猛虎之形，朝国师扑去！

“哇！”国师大惊，踉跄跌退了好几步，整个人从坛上滚了下来。

“国师！”“师父！”

道士、弟子、僮子们叫道，一拥而上，像蚂蚁雄兵一样，及时把落下的国师接住。

“妖……妖怪……”

国师面无人色，被放下来时还站不稳，腿都软了，搀着弟子才勉强站立。

尚书夫人道：“国师，您还好吧？”

“我还好，还好……”

“那妖孽……？”

国师一听便吓得身子抖了一下，喘着气，一会儿才道：“这……这等邪妖，绝非凡物，今日匆匆设坛，未曾备齐法器。夫人您还是择个吉日良辰，再重新设坛除妖吧！”

尚书夫人道：“今日时辰不对？周爷，您翻翻玉匣记，哪天是好日子？”

周长史想都不想，便说道：“夫人，我记得后天午时，阳气绝盛，是个大好的日子。”

尚书夫人道：“那就请国师后日午时……”

国师忙道：“不成，不成，皓亲王府已经定了那天要我去作法了。”

周长史道：“大后天也还是好日子……”

“大后天我要入宫为娘娘们主持斋礼，一入宫便得十天八天。”

“这……”尚书夫人忧心地说道：“我们元儿这样的情况，还能支持多久？”

国师道：“依我看，不出七天就……嗯，我实在分身乏术，夫人您不如另请高明吧！撤坛！”

一声令下，众弟子及僮子便上前收器除坛，国师也像逃似的进入轿中，也不等僮子替他洒桃柳清露了。尚书夫人还急得不断地求国师，国师不是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以一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泛泛之辞安慰她。

尚书夫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师的车队离去，心急如焚。

“怎么办？这可怎么是好？元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刘家列祖列宗交代啊……”

见尚书夫人悲痛万分，林月如道：“云姨，你别伤心了，我看那国师不过是个骗子！求他也没用的。”

“唉，还是去看看元儿吧。”

尚书夫人此时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能垂泪。众人随她进入房中，看着昏睡的刘晋元，那急速消瘦的样子任谁见了也不忍。

李逍遥走出房外，林月如跟了出来，道：“你去哪里？”

李逍遥道：“这样装神弄鬼，有何意思？不如把彩依姑娘带到一个无人之处，好好地问她原因，她如果真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咱们绝不泄露出去就是了。”

“嗯，一定要她说清楚！”

林月如与李逍遥并肩往后院而去，此时，幽幽香气，不知打哪儿传了过来。

林月如突然身子一软，靠在李逍遥身上，李逍遥道：“月如，你怎么了？”

林月如声音微弱地说道：“我……我眼睛好重，这气味……”

李逍遥一嗅，只觉花香，而未感异状，而靠在身上的林月如已经昏睡过去了。

“这是牡丹花的香味，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浓？”

李逍遥见到一样发出银辉的小点飞了过去，心知有异，连忙替林月如捂住了口鼻，抱着她身子轻点，跃上高处，奔出尚书府。

被府外的空气一激，林月如稍稍清醒了过来，缓缓睁眼，还有点儿迷糊。

“我……我怎么了？”

李逍遥道：“刚刚的香气有点怪。”

“难道是妖怪作乱了？”林月如一咕噜起身，道：“可恶，她到底打算怎样？”

说着便要往内冲入，被李逍遥拉了住：“现在一进去，可能又会昏睡，我们还是守在这里，不让妖怪逃出去。”

“可是万一妖怪害死了云姨和晋元哥……”

这么大的尚书府，凭他们两人是守不住的，李逍遥想了想，道：“那阵迷香好像对我无效，不如我进去看看，你在这里等我。”

林月如点头道：“你自己多加小心。”

李逍遥飞身进入院子，只见通路上的仆人丫环，都随地倒坐着，样子像是睡着了一般，不由大骇。他随便试了试几个人的气息，平稳正常，但是平时井然有序的府里，竟会到处是人随便卧睡，这景象着实怪异。

李逍遥走入尚书夫人的居处，仆婢管家们还是到处倒卧，云姨也倚着金枕，沉沉睡去。而床帐之内，刘晋元已杳然无踪。

李逍遥心知不妙，很快地奔了出来，跃出围墙，对林月如道：“果然，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晋元兄下落不明。”

林月如道：“什么？怎么会这样？”

李逍遥道：“这一定是中了什么法术，我怎么叫他们也叫不醒。”

林月如心急了，道：“怎么办？李大哥，你可有办法？”

“这……”

李逍遥也束手了，转头望向周围，尚书府外的围墙边，缠着一道运河，水流湍湍，在升起的初阳下闪着鱼鳞光芒。两人沿着运河边走边想该怎么办，耳中听见侧门守卫在说：“今天吹的是什么风？后院子内牡丹花的香味，居然在此地都也闻得到？”

“嗯，真香，只有那位绝世的少夫人栽培得出这样香的花啊……”

值班的守卫还不晓得里面发生了什么大事，令李逍遥与林月如都有几分无奈。

这时，河对岸响起尖锐的孩童叫声：“有死人，有死人啊！”

李逍遥与林月如连忙循声奔去，只怕是刘晋元遇害了，奔至叫声传来之处，守卫也已在堤边，两三名孩童指着运河叫道：

“死人，是浮尸，是浮尸！”

守卫道：“一定又是喝醉酒，掉进运河里淹死的醉汉。”

李逍遥探头望去，在水光潋滟中，载浮载沉的背影，身上斜背着把比寻常还要大一点的宝剑，穿着道服，酒气冲天，几乎是将一条运河染成酒池。

林月如掩鼻道：“好臭的酒味！”

李逍遥怎么看这浮尸的背影，怎么就觉得眼熟。

李逍遥道：“这样泡在水里太可怜了，咱们把他捞起来吧！”

“可是这么臭……”林月如为难。

李逍遥哈哈一笑，身子一点，便跃入河中央，抓起那浮尸的衣领，踏水点萍，再度跃上了河堤。

那尸体被李逍遥放在地上，林月如有点不敢看，别过了脸。李逍遥却一清二楚地见到那具“浮尸”的脸不但没有肿胀泛白，反而气色充盈，红光满面。

“尸体”突然一坐而起，吓得那几名孩童尖叫着跑走：“哇，鬼啊！”

“妈妈，有鬼啊……！”

守卫也傻了，呆立在一旁看着。

“尸体”坐起之后，用力地伸长了双手：“呵~~‘小河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林月如错愕万分，道：“他.....他是？”

李逍遥没好气地说道：“不是吓小孩，就是偷袭我，真是了不起的高人。”

酒剑仙左顾右盼，道：“我怎么全身湿答答的？咦，这又是哪里？”

李逍遥道：“师父，您的酒还没醒啊？”

酒剑仙转向李逍遥，道：“怎么又是你这小子？”

李逍遥笑道：“师父！好久没见到您了，您老人家可安好？”

林月如听李逍遥如此称他，方知这是蜀山派大名鼎鼎的酒剑仙。

酒剑仙道：“谁是你师父啊？我说过，你我并无师徒之缘。我只是为了赔你一壶酒，教你一套剑法而已，我酒剑仙可是从来不收徒弟的。”

李逍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晚辈的心目中，您就像我的师父一样。虽然我叫得也有些勉强.....”

“叫我师父难道辱没你了？”

李逍遥道：“这倒不至于，不过从河里装尸体被捞起来，这样的出场方式，可就有点那个。”

酒剑仙闷哼了一声：“又不是我故意要装流水尸的！”

“那你为什么会泡在河里？”

酒剑仙道：“我也不知道，嗯……哈！我想起来了，大概是趁我不备，被人丢进去企图淹死的。”

李逍遥道：“什么？你跟人结了什么深仇大恨？”

酒剑仙浩然长叹道：“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实实不能怪他！”

“这……您杀了他的亲人？”

“比这还要严重。我喝光了他私藏的极品柳林凤酒。”

李逍遥和林月如怔然，大有被耍了之感。

李逍遥道：“喝光了酒算什么深仇大恨？你开玩笑的吧？”

酒剑仙摆起脸来：“我从不拿酒开玩笑！”

“喔、喔。”李逍遥已经无言了。

酒剑仙道：“瞧你不服气的样子，人死不能复生，美酒喝光了，也一样不能复生，难道喝光了美酒的仇，会比杀了亲人还小吗？”

李逍遥道：“酒喝光了，再酿就有，酒死不能复生？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酒剑仙叹道：“你还是半点长进也没有，酒喝光了再酿，这真是外行人的说法，随着水质、谷质的不同，酿出之物也完全不同。我喝光的那些凤酒，乃是十三年前所造，当年五谷丰登，大麦，豌豆之美，千年不一遇，再加上当年寒冬瑞雪，太白山的雪水初融，流进大太白冰斗湖，此湖之水甘冽清澈，最宜酿酒。原本只供宫里使用，所谓‘君妃喜命长生酒’也。唉，那位不世的酒师以当年的上等麦豆兼此湖之水，酿成了一缸的绝世凤酒，真是五味俱全，酸而不涩，甜而不腻，苦而不黏，辣而不刺喉，香而不刺鼻，这五味如此和谐，真是造化奥妙，入

口时甘润，下喉以后余韵净雅，更有一种醇厚的橄榄味，久而弥芳……”

他说得口水都快掉下来了，回味不已。

李逍遥道：“那也还不到杀人的程度！”

“谁说不到杀人的程度？哀莫大于心死，你没听过吗？他这十年来，只在生日及大事，斟酌少许。剩下三分之二，被我一口气喝光，他哭着说原本他预计酒成之后，自己还有三十年好活，因此每饮必算其量，一定要到死前才喝完最后一口，现在被我喝光了，他的残生已无意义，唉！我真是太过自私了……”

林月如冷冷地说道：“数月前我家的酒窖遭窃，上等好酒全给摸走了，想必是您大驾光临？”

酒剑仙一愣，呵呵一笑，道：“徒儿，为师酒醉未醒，告辞啦……”

他转身便要溜，李逍遥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他的衣领，道：“等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失主在此，你们得两厢对质，师父，您可别怪我大义灭亲哪！”

酒剑仙道：“你说得倒挺溜的！失酒的是她家，又不是你！”

李逍遥道：“那你倒问问人家打算怎么处置。”

酒剑仙道：“林大小姐，了不起你痛打我一顿，我也假装失手，被你一脚踹入河中，呜呼哀哉，随波而逝，恩恩怨怨尽付流水，你说怎样？”

林月如道：“这个嘛……胜之不武，本小姐不做这亏本生意，不如您进这尚书府里，帮我姨丈家除妖，如何？”

酒剑仙道：“除妖？这……欸，这是我师兄最爱做的事，我不敢掠美，再说本人最讨厌被逼着做事……”

林月如喃喃道：“凝露浆、桂花醕……”

“你在说什么？”酒剑仙耳朵竖了起来。

林月如道：“这御赐美酒，你说尚书府里有没有？”

酒剑仙猛点头，道：“此酒只有御赐，凡人是不会有的，你姨父很得上意，应该有不少。”

林月如笑道：“是啊，每到中和节，姨父便以皇上御赐的凝露浆、桂花醕，跟我们小宴，这样的甜酒不是酒，胜似酒，佐以烤全羊、火腿炖肘子、炙肉骨头，那味道真是棒极了！你只会喝，牛饮狂吞，怎能得酒中真味？美酒不独饮，佳肴不独食，必需相辅相成，方得绝顶佳境，你老是偷喝，也不能带些宜酒的菜，不是糟蹋得很吗？”

她每说一句，酒剑仙点一下头，到了后来简直是点头如捣蒜，道：“对，你说得对极了！可是美酒难觅，良厨更是难得，我总不能带着一个厨子偷偷摸进人家酒窖，就算挟着厨子进去好了，也不能在酒窖里大烩起来，唉，这真是我生平一大遗憾！”

林月如道：“我姨父的厨子，虽不是天下第一，但偏是自幼生长在两京，最长于调理配合凤酒、太白酒、稠酒等的佳肴，你现成就可以享受佳肴美食，尽兴方休。”

酒剑仙道：“当真？骗我进去除妖，我可不上当！”

“谁骗你来着？你是逍遥哥的师父，吃我一顿又算什么？只是尚书府里，上至夫人下至厨役，全给妖怪迷昏了，你想吃也吃不到！”

酒剑仙明知这还是逼他去除妖，但他一醒来，酒虫就作怪，又有佳肴可享，让美酒增色，就算知道是拐骗的圈套，他也非自己跳进去不可。

酒剑仙道：“好吧，好吧，咱们进去，看看是什么妖孽在捣乱！”

李逍遥大喜，道：“请！”

第二十一章 何以报君（上）

三人一进入尚书府的院子，十分敏锐的酒剑仙便道：“嗯……好奇怪的花香。”

林月如以绣帕掩着口鼻，又觉得昏昏欲睡，酒剑仙取出一个小葫芦，倒出一颗丹丸递给林月如，道：“嚼碎吞服，就没事了。”

林月如依言服下，果然立刻神清气爽，睡意全消，暗自佩服酒剑仙有些来历。

及至步入内堂，遍地都是昏睡的人，此景令林月如感到毛骨悚然，酒剑仙道：“果然是妖气，嘿嘿，有些意思！”

林月如道：“前辈，您看得出这妖怪道行？”

酒剑仙道：“你别忘了蜀山派的老本行，什么妖魔鬼怪我没见过！这府邸到处都被施了咒！”

李逍遥问道：“师父可有办法对付这妖怪？”

酒剑仙沉吟了好一会儿，道：“这些妖怪怎会惹上尚书府？我瞧这府里的气干净得很，妖物没理由挑上啊！”

李逍遥及林月如都吓了一跳，林月如问道：“他们？难道妖物不只一样？”

酒剑仙道：“至少出入的气，不只一种，至少有两股不属于人间的妖气来过。”

刘晋元曾说看见彩依与巨大恐怖的蜘蛛对话，原来竟是真的。

“那.....现在妖怪离开了，该怎么办？”

酒剑仙说出的话，让李逍遥和林月如都再吃一惊。

“谁说妖怪离开了？至少还有一个在这大宅子里！”

“什么？还有妖怪在？是谁？”

酒剑仙眺望了一会儿，道：“一时看不出来，那妖怪到处都洒了迷障，不如这样吧！我来开坛作法，先破了妖怪的幻术，逼它现形再说。”

“要设坛吗？这该怎么设啊？”不要说林月如一点主意也没有，李逍遥也对于作法的程序一窍不通。

酒剑仙道：“你们去给我弄几项道具来，像符纸、铜铃、香炉、铜镜、朱砂.....还有，顺便给我带一壶上好的太白酒来！”

林月如道：“要太白酒做什么？”

酒剑仙道：“天机不可泄露，这些都是做法的道具，缺一不可！”

林月如是很想马上找齐这些，但是一个偌大的尚书府，东西藏在哪个仓库，一个没头绪的外人恐怕找一辈子都找不到。林月如向酒剑仙要了几颗方才的药丸，先救醒了尚书夫人。

尚书夫人醒了之后，一看见床上杳无人迹，整个脸都白了，惊恐得说不出话来。

林月如问道：“云姨，你们怎么会都昏睡过去了？”

尚书夫人道：“我.....我方才闻到一阵花香，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林月如款言安慰着尚书夫人，让李逍遥拿酒剑仙的药丹去弄醒管家及长史，好让他们准备除妖的道具。

“那其他的人怎么办？”李逍遥问道。

酒剑仙道：“没大碍的，所有的人再过两三个时辰，花香散了，自己会醒。”

见到酒剑仙道那不侠不道、酒气冲天的样子，尚书夫人有些没信心，道：“这.....这位道长要作法吗？不等后日的吉时.....？”

林月如道：“您放心吧，这位前辈可是蜀山派的大人物呢！”

尚书夫人道：“是吗？那.....那就有劳道长了。”

话虽说得客气，但谁都知道她对酒剑仙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林月如虽拍着胸脯打保票，但其实也有点心虚。独孤剑圣会抓妖，酒剑仙会不会，就不一定了。

管事们连忙将东西全都备齐，很快就摆出了一个像样的法坛。

酒剑仙道：“很好！都弄齐了。让你们这些小娃儿瞧瞧我尘封已久的独门绝招：醉仙封魔大法！”

“‘醉仙封魔大法’？这名称好像是临时编出来的吧.....”李逍遥道。

酒剑仙登坛，李逍遥、林月如两人各站在坛边，看着他怎么作法。只见酒剑仙也不写符，也不念咒，竟然先举起酒壶，仰首喝了一大口的太白酒。

酒剑仙满足地吟道：“‘刘伶借问谁家好，李白还言此处香’！太白酒，不愧诗仙之名啊！”

酒剑仙又仰头喝了一口，酒壶一抛，竟已见底。

只见他拔出剑来，摇摇晃晃地说道：“本道要开始放法啰！在我还没完成以前，你们二人千万不要离开我七步以外！”

李逍遥道：“为什么？”

“反正不许离开，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切不可轻举妄动。要不然有什么不良后果，我可不负责！喝！”

一声轻喝，只见酒剑仙腰一拧，如同飞鸿般翩然跃上了桌子，持剑吟道：“‘独坐清天下，专征入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

他身随剑走，轻灵无比，竟在窄小的法桌上舞毕了一套绝妙的剑法，令这小小的桌面有如天地般开阔广大，李逍遥看得目不暇接，正要开始崇拜，酒剑仙一跃下桌，一个下腰，竟倚着剑，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

李逍遥一呆，走近了他。只见酒剑仙面色驼红，睡得十分香甜。

“师父！师父……”

林月如也近前，道：“他睡着了？”

“看起来……好像是的。”李逍遥都有点说不出口了。

林月如：“什么跟什么嘛！又是一个来装神弄鬼的。”

李逍遥忙道：“不，这个.....我想师父的本领真的很高强！也许.....嗯，也许那个...”

林月如不留情面地问道：“也许是酒喝多了，是不是？哼！”

尚书夫人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是否要将道长移入内室，免得着凉了？”

“嗯.....好吧。”

李逍遥伸手要抱起酒剑仙，却发觉他身子十分沉重，抱也抱不动。李逍遥微觉诧异，尚书夫人身边的长史与管家自动上前，要一起搬酒剑仙。但是，两个抬手拉脚，酒剑仙就像是长在地上的一般，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这道长身子这么沉？”

“看起来瘦不拉及的，怎么会.....”

众人在惊导地讨论之时，只见林月如转身便走，李逍遥连忙追上前去，道：“月如！等一下，你要去哪里？”

林月如道：“当然是去找出妖怪，难道还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可是妖怪是说找就找得到的吗？尚书府不知有多大，误闯进去都有可能迷路，一辈子找不到路出来。李逍遥只得陪着林月如四处乱找，但他抬头一看，只觉得后院小楼的方向弥漫着一股似有若无的云气，他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只感到有些异样。

李逍遥指着后院的方向，道：“你看，那里不是怪怪的？”

林月如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看了一会儿，道：“你说什么？那里没什么不一样啊！”

“是吗？”李逍遥再度细看，确实是没什么不一样，可是他若不去细细辨别，又似乎感觉好像有点蒙蒙的蓝光。

林月如道：“不过，你说的那里，我们就去那里瞧瞧！”

也不等李逍遥，林月如便直接奔往后山的小楼。这刘晋元与彩依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的小院落，依然是花开处处，优雅宁静，但是却多了几分寥落之意。也许是花木有知，为彩依感到悲哀。

李逍遥与林月如才来到牡丹花丛，便双双止住了步子。

他们讶然地看着花丛中的景象，都不敢置信。

那确实是彩依没错。昏迷的刘晋元正躺在她怀中，不知生死。

她带着刘晋元又回到此处，可见她的心中，这个地方就算会被发现，也是她非来不可以怀念之地。

彩依惊慌地看了看李逍遥，又看了看林月如。

“李公子，林姑娘……你们……”

林月如喃喃道：“想不到你……你真是一只蝴蝶精！”

彩依惊道：“你看得见我的原形？！”

林月如道：“光着身子，露出背后那么大的一双翅膀，谁会看得出来？”

她说得没错，此刻所见之景，任谁也会无法置信。彩依身如白蚕，背后展着一双灿丽无双的粉翅，那绝色之容在这样奇丽的形态下，更是出尘如梦，但是她一手抵着刘晋元的心口，而周遭的花朵全都凋萎枯死，十分恐怖荒凉。干缩的牡丹枝干中，坐着这光盈美丽的蝴蝶精，此景之诡异凄丽，令人不禁疑心她身上有毒，才会使身边之花都干枯而谢。

彩依的声音发着抖：“你也看见我……难道我施的幻术被破解了？”

林月如大声道：“快把刘大哥放了，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彩依道：“不，我不能放开相公，他已接连两天没有服药了，病情恶化了。妾身只好带他来这里，用百花之精气为他驱毒。一旦停下来，就是前功尽弃……”

林月如怒道：“还想拿这种话骗人，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林月如伸手便一剑刺去，彩依扬手一挥，林月如被一股香风逼退了两步，只听彩依哀声道：“求求你们，相信奴家，相公……相公就快死了！”

林月如喝道：“你再也不放开他，他才会死！你要想害人，先过我这一关！”

林月如振腕再刺，彩依抱着刘晋元，身子轻轻一闪，避开这剑，急道：“你们误会了，相公中了缠魂丝，奴家这么做是为了救他！”

林月如两击失手，李逍遥也一步上前，正要拔剑，彩依惊觉李逍遥身上的功力惊人，自己绝非对手，不禁变了脸色，急忙抱着刘晋元，翩然飞去。

“追！”

李逍遥与林月如随着那道小小的银光而去，所追之处，与前夜两人追踪的方向一致，看来她是要回到老巢。追至毒仙林，在入口之处蛛丝垂泄，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凄凉之气。

李逍遥道：“月如，毒瘴这么重，你还是不要进去……”

林月如道：“我觉得没什么异样啊！”

“可是……”

“别啰里啰嗦了，抓妖精要紧接着！”

林月如率先提剑奔入，李逍遥只得紧跟，两人挥剑斩开交缠的杂藤，奇怪的是竟无毒物近身，也许是林月如服过酒剑仙所给的药丸，身上有搞毒的药性，因此这毒仙林的小小毒物都不敢靠近。至于李逍遥，自己还是莫名其妙，他根本想不到，以他目前的功力，自己不要说百毒不侵，还可以说是任何毒物见了，都要避之惟恐不及。

漆黑的幽光之中，就连地面都有种黏稠之感，好像每踩一步，脚都会被吸住一般，沉滞而令人极不舒服，这里果然是毒物的温床。

猛然间，一阵白光射至。

“小心！”李逍遥随便手挥去，那阵白光化作水滴，落在地面上，随即冒出了一阵阵呛鼻的白烟，可见毒性不小。

低沉的女声自前方的幽暗中响起：

“小子，你是何人？为何能破解我的雪丝？”

李逍遥与林月如停步，小心地防备着，但见前方的树藤交缠，宛若八卦巨网，一名身形窈窕的黑衣艳妇，婷婷地坐在半空藤枝中，冷然望着他们。

透过那层层蛛网与藤蔓望去，彩依面色苍白的站在里面，刘晋元倒卧在她的脚边。

林月如一气不小，道：“你果然与这蜘蛛精是一路的！”

那黑衣艳妇玲珑有致的身上，紧紧地穿着黑色而有点银丝的衣裳，美艳中带着不祥的邪气，她的声音也有点哑，却十分具有迷神的磁性：

“呵……彩依这小蝴蝶不跟我一路，难道与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一路？”

彩依颤声道：“李公子，林姑娘，我……我有苦衷，请你们快离开吧，不要管我了。”

李逍遥也怒道：“要我们坐视你与蜘蛛狼狈为奸，伤害人命，这是不可能的！”

黑蜘蛛精微笑道：“小子，我瞧你有些能耐，不过还不大够。”

“是吗？”

李逍遥与林月如双双振剑疾刺，黑蜘蛛精一挥手，白丝横地飞来，挡在她身前，将两人的剑给震了出去。

接着另一道白丝笔林月如的脑际射至，李逍遥连忙一推她，自己身子接着几翻，闪过这道极利的丝，他背后又有破空之响，李逍遥看也没看，再几个急翻，闪去了好几道比剑气还利的丝索。

李逍遥身未落地，剑气以黑蜘蛛精万万想不到的方位射去！

“啊！”那黑蜘蛛精没想到李逍遥能一面闪身，一面发招，一个不留神，竟给李逍遥的剑气射中心口，被撞飞数尺，轰然撞破了她的藤蔓丝网。

李逍遥与林月如急忙会合，以背对背，摆出防守之态。

那黑蜘蛛精落地之后，身上冒出一阵青烟，烟中竟爬出了一头巨大的黑蜘蛛！

那黑蜘蛛的长脚上都是惨绿色的毛，身上红橙黄绿，斑纹艳丽之极，但是圆圆的巨腹却长着像是赘疣般的颗粒，看起来十分可怕。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反胃的，那黑蜘蛛的头部，还是那艳妇的脸。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不禁吸了口冷气，难怪刘晋元一见之下会昏倒。

被李逍遥一剑打出原形的黑蜘蛛精怒声道：“可恶……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话声未落，四面八方白丝已向他们两人直扑而来！护在他与林月如之间，阵阵断丝声，厮沙不断，但是李逍遥却越挥越觉手中之剑沉重，这才惊觉剑身竟已沾着许多白色的黏物，他虽能挥剑断丝，但这些丝却在他的剑上粘附不去，因此越使越钝，到后来整把剑已几乎都被白丝包缠住，而千万根由藤蔓间射出的白丝另端，紧紧地伸在树内，与剑整个缠在一起，令李逍遥除了弃剑之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啊！”李逍遥用力拉剑，这一失神，更多的蜘蛛丝已飞射而至，缠住了他们两人。

黑蜘蛛精笑道：“哈哈……小子，你们还能嚣张几时？”

彩依急道：“毒娘子，请你让李公子他们走，他们与此事无关……”

毒娘子道：“你还有资格与我谈条件吗？”

彩依道：“不，我不是与你谈条件，而是……我求你……”

毒娘子得意至极：“呵……我早就知道你最后还是要对我低头！”

彩依低下了头，看着刘晋元，凄然道：“我原可将你的缠魂丝慢慢化去，要不是……最后关头受人阻挠，功亏一篑，又何以有今天？”

毒娘子冷笑道：“虽然你道行比我深，但我是你天生克星，况且你为了救他，功力已经耗用不少，到时候我还是能把你给打败。”

听到这里，李逍遥大惊，难道彩依竟真的一直在解救刘晋元，全是自己误会了？

彩依无助地望向毒娘子，道：“难道……我夜夜来去毒仙林，你都故意不为难我，就是为了……为了这个原因……”

毒娘子笑道：“我们蜘蛛别的没有，耐性最多。如果你被他救了之后，不理他的死活，我也没法子。可是你这个傻蝴蝶，竟回头去救他，还化作人形，委曲求全的，真是笑死我啦！要炼制百花仙酿，得耗尽你的功力，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解掉我在他身上所下的缠魂丝吗？”

“可以的，只差三天……”彩依流下不甘心的眼泪，喃喃地说着。

毒娘子笑得更是得意：“哈……就算你真的把缠魂丝都给化尽好了，你变成废人一个，我还不是可以轻松吃掉你，再收拾他？融你以为我是为何自毁封锁，让你出入？你连这个都没想到，实在是愚蠢至极，哈哈哈……”

李逍遥越听越气，这头黑蜘蛛居心这样阴险狠毒。

彩依泣道：“我……我见你没有为难我，也觉得有其他企图，但是，我没有别的法子……非为相公解毒不可……”

“哼，那你更不可救药，明知是陷阱，还自愿跳进来，死不可怨！”

毒娘子一扑上前，彩依却轻盈地闪了开，翩然在半空中振着翅。

毒娘子身形臃肿，无法飞行乃是她的一大弱点，毒娘怒道：“你还想逃？我马上杀了他们！”

彩依道：“我不会逃的，但是你要答应我，先放了他们.....”

“你跟我谈条件？哼！就算我放了这个小子，也顶多是让他晚几天死罢了！我早跟你说过，天下间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他。”

彩依道：“我求求你，如果他死了对你也没有好处.....”

毒娘子怒道：“这个男子的死活，是对我没好处，但是我要他的命！他在终南山弄破我的网，把你救出去，要我饶他，没这等便宜！”

彩依吸了口气，道：“你如果不救他，我只好离开此地，再加修炼，来日为相公复仇！还是你要放了他，将我吃了，省下千年的苦修？两者权衡，你自己想想吧！”

“你.....”

彩依难得说出重话要挟，令众人都觉惊异。但若非逼到绝境，她也不会如此果断。虽然彩依功力已损，毕竟修行高于毒娘子，救人的力气未必有，但逃命的能力一定够。她如果跑了，毒娘子也对她束手无策。要是刘晋元死了，彩依不再有顾忌，将来恢复功力，回头报仇，恐怕毒娘子要偷鸡不成蚀把米。

不过，如果趁着刘晋元还没死，吃下彩依，永绝后患不说，还能增加功力。不管怎么说，聪明的作法都是先救刘晋元。

但是，毒娘子毕竟是恶毒的黑蜘蛛精，恶毒者的心肠便是个极大的弱点，无法放弃报仇的快感。

毒娘子慎重思索了一会儿，才望向彩依，有几分不可置信地问道：“这男人真的值得你为他这样做？”

彩依凄然点了点头，毒娘子笑道：“这男的从我手中救了你一次，到头来，你还是得乖乖地送上门。这次可是你自愿的，好，我成全你！”

彩依道：“那么你救他吧！”

毒娘子道：“我怎知救了他之后，你会不会逃走？我要先吃了你，你快下来，这已经是我对你忍耐的极限了！”

彩依咬了咬唇，虽然她说可以坐视毒娘子杀了刘晋元，但实际上她根本就办不到，如果刘晋元死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真的有勇气活下来报仇吗？

没有刘晋元的生命，就算报仇又有何意义？彩依再度望向刘晋元，短暂时光里的种种亲爱，浮现在前。

彩依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缓缓降下，毒娘子向前一步，等她一落下，就要张口扑咬上去。

彩依听见李逍遥、林月如齐声喊到：“住手！”“不行，彩依！”

但是她的心情却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惊奇。从前误触毒网之时，不也是这样吗？但是，那时却有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挟起了她。

“好美的蝴蝶，别怕！我来救你了。”

她睁开眼睛，俊秀温柔的公子面带微笑，轻轻地将她放在手心，以极细心的动作拂开蜘蛛丝。这当下另一张更致命的网已深深将她缠住，那是张情网，是她终生再也解不开、逃不掉的。

当她薄翅上的丝缠除尽，刘晋元放开了手，让她飞走。那眼神是如此柔煦，能让百花为之盛放。但是，就在她恋恋地回头多望了公子一眼之时，却让她见到刘晋元身子一晃，道：“哎哟！好痛，这蜘蛛会咬人呐？”

她见到毒娘子所化的分身迅速躲进腐草里，对她胜利地一笑。

凡人被这千年蛛妖咬了，只有死路一条。

她化作人形，混入尚书府，原本，只是看看公子的情况，她真的没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救他的，毕竟人妖殊途，有好几千年道行的她，早已见惯了没有结果的结局。她一再地提醒自己：只是来尽尽人事，天命有常，不是每个人的生命她都能救的……

然而，当刘晋元温柔地握着她的手，凝视着她，她便觉得死也不憾了。

这数千年以来的修行，究竟所为为何？

为何止水般的道心，会为之动荡起来？会在这温柔中，感到莫名的痛楚？心口间似有若无的悲怆，就是人间所说的“情”吗？

为了他，耗尽功力之后会变得怎样？她已经连想也不愿去想。

李逍遥的怒叱惊动了她：“臭蜘蛛，你这个丑八怪，就凭你也配吃这么美的蝴蝶？不许你动她一根毫毛！”

毒娘子道：“不自量力的家伙，敢插手本座的事？连你们一块吃了！”

彩依忙道：“不，请放过他们吧！”

毒娘子笑道：“你的命只能换你的刘相公，他们的死活，你别想管了！我先吃了这小子！”毒娘子已认定彩依已是她的囊中之物，根本不必去

费神，沿着黏稠的白丝，朝李逍遥与林月如爬过来，被捆束信的两人全无招架之力，只能束手待毙。

眼见毒娘子越爬越近，天边突然响起一声惊雷：

“孽畜！休得伤人！”

金色的清辉有如雷电，轰然一射，居然当中劈进毒娘子的头部！

连哀嚎声也没有，那耀武扬威的黑蜘蛛，已然化作一摊黑水。

在黑水的中央，闪烁着明珠的光辉。

李逍遥与林月如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见一剑破空而至，酒剑仙御剑降下，衣袖一扬，收剑入鞘。

“哦？这畜生体内居然有雷灵珠！难怪这么猖狂。”酒剑仙弯腰拾起那颗珠子，收进怀中。

原先缠在李逍遥与林月如身上的丝线，有如松垮的雪一般，倏倏滑落。

第二十一章 何以报君（下）

李逍遥一跃而起，奇怪地问道：“师父！您……您怎么……没醉？”

酒剑仙皱眉道：“谁醉啦？两个初出江湖的小鬼，叫你们别乱跑，偏要乱跑！在我元神离窍时擅自行动，差一点就出事了！”

林月如呐呐地问道：“您不是……不是醉倒了吗？怎么能赶到此地？”

酒剑仙道：“我不是说我在使‘醉仙封魔大法’吗？喝了酒才能发功，否则那‘醉’字从何来的？”

林月如哑口无言，看来彩依的迷障会被去除，也是酒剑仙的法力之故。

林月如正欣喜于彩依与晋元双双得救，回去一看，彩依却跪在昏沉的刘晋元身旁，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怎么拭泪都止不住。

见到这悲痛欲绝的样子，李逍遥心中不忍，道：“彩依姑娘，你别伤心，是我们不好，错怪于你。幸好罪魁祸首已死，现在一切都没事了……”

彩依泣道：“呜……来不及了，相公……相公他没救了……”

彩依抱着刘晋元，脸紧紧地贴在刘晋元脸上，哀泣失声。

林月如惊道：“什么？难道毒娘子死了，表哥就没救了？”

酒剑仙道：“小蝴蝶，这位公子本来就不可能活的。毒娘子就算不死，你拿命给他，他也不可能履行诺言的。”

彩依泣道：“可是……她总是一线希望，我……”

酒剑仙突然便要发掌，李逍遥一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彩依已扑身倒向刘晋元。

“你！”酒剑仙惊呼，伸出的手止在半空中。原来他看出了彩依抱着刘晋元，背对着他们，另一手悄然探向自己的心口，活生生地挖出了内丹，打入刘晋元体内。

这纯粹由百花之精所练成的内丹，是她的所有生命。刘晋元憔悴青黄的脸色，瞬间便充盈如生。

酒剑仙来不及阻拦，彩依痛苦地发抖，缓缓地倒向一旁。林月如拉紧了李逍遥的手臂，呆若木鸡地看着彩依的变化。

酒剑仙低声叹道：“小蝴蝶，你何苦……千年修行得来不易，人寿几何，你……你值得吗？”

彩依气息微弱，她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我这条命……是相公给我的，算我……还他罢……”

酒剑仙道：“你自废千年道行，也只能换得他十年的寿命而已。”

彩依的蝶翅色彩迅速地消失，有如一朵牡丹在瞬间凋凌碎散。

“请诸位……永远……不要让相公……知道我……我……这样……”

林月如哽咽地大声问道：“为什么？你为刘大哥做如此大的牺牲，还不要他知道！”

彩依微微一笑，最后的一点清泪，落在刘晋元脸上，她已消失无踪。

林月如泪流满面，只见一只小小的蓝色蝴蝶，虚弱地跌颤了一下，缓缓欲飞。林月如伸手欲截下那只蝴蝶，却被李逍遥拉住了。

李逍遥对林月如摇了摇头，那只蓝色的蝴蝶辛苦地缓缓飞起，绕着刘晋元飞舞了一会儿，依依不舍，最后才振翅，慢慢地飞走，像随着流水漂去的残花般，不知会漂向何处。

酒剑仙长叹了一口气，道：“唉！世间有无情人，却也有深情妖。这蝶精有情有义，远胜红尘痴儿女！我自从三十六岁艺成下山以来，立誓尝遍人间美酒、杀尽天下妖魔。熟知……唉！酒喝多了，只是成瘾乱性。妖怪杀光了，也无法渡化人心。酒剑仙枉称驱魔大师，可我又凭什么认定何为妖，谁为魔？我大半辈子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是错？我也迷糊了……”

林月如抹去泪水，转头望着李逍遥，道：“李大哥，如果有一天，我也被妖怪所害，你会不会牺牲自己来救我？”

望着她的明眸，李逍遥心中早已有答案，却只是别过了脸，道：“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林月如道：“你不想回答，不要紧。如果问你的人是灵儿妹妹，你一定会肯的……”

李逍遥正要叫她别这么说，林月如却已接着说道：“但是，若换作是你被妖怪所害，我一定会用自己的命来救你。就算被害的是灵儿妹妹，我都会用自己的命去救她！因为你死了，我就不能活了；灵儿妹妹死了，你同样不想活下去，那我又活着做什么？”

李逍遥心情沉重，道：“不要说这些傻话了！咱们谁也不会死！”

酒剑仙道：“喂，两个加起来不到半百的小鬼，净说些死不死的，没听见我一番刻的除魔内省吗？没有感到人生被启发了吗？”

李逍遥道：“师父，你不感叹倒也罢了，我请问一下，您要去哪里？”

酒剑仙叹道：“当然是回蜀山，重新闭关修炼，了解仙魔之道。”

李逍遥道：“那您认识独孤剑圣吗？”

酒剑仙道：“认识，认识得从头到脚，认识得人骨透皮！他是我自小一起长大的大师兄。”

李逍遥道：“您返回蜀山，是不是会见到他？”

“那是当然。”

“太好了，请带徒儿一同前去，救我的朋友。”

一听李逍遥这么说，酒剑仙一愣，道：“大师兄抓妖抓得比我还勤，你朋友是妖怪？”

李逍遥道：“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不是妖怪。”

“不是妖怪就不会被他抓，你去干什么？”

“但是我想我朋友就是被他抓了，大概是一场误会，我得把人给救出来。”

酒剑仙摇头道：“别胡说了，他抓妖比抓我身上的跳蚤还厉害，是不是妖，他用眼角就可以瞄出来，不是妖，他不会抓的。”

“那如果我朋友不小心有点儿‘近妖’……”

“什么叫‘近妖’？”酒剑仙没好气地问道。

“就是像彩依姑娘那样，说妖不是妖，说人也不一定是人的。”

酒剑仙道：“亏你想得出这种怪名儿！我告诉你，不管是近妖还是真妖，只要跟妖字扯上边的，他是宁错杀，不错放。要他放人，比要吝啬鬼拿钱出来还难，你死心吧！”

李逍遥道：“唉，你不肯帮我们吗？好歹念着师徒之情嘛……”

酒剑仙道：“不是我不帮，而是我那个师兄，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从不惹他，给自己找气受。”

李逍遥道：“说什么‘凭什么认定何为妖，谁为魔？’，果然是‘酒剑仙枉称驱魔大师’，口头上说要反省我大半辈子的所作所为，结果一请你仗义相帮，马上就约缩起来了，这叫哪门子反省啊？有口无心，说说罢了！”

酒剑仙听了，也觉得一下子回绝李逍遥，好像太过于怕事了，有几天无奈地想了想，道：“我是真心想反省啊！嗯……这样吧，你也算是半个仙剑派的弟子，我就带你去师门看看，救不救人什么的，你自己看着办。”

李逍遥喜道：“真的吗？那太好了，走吧！”

酒剑仙道：“此地距蜀山千里之遥，你们不会御剑飞行，走，要走到什么时候？”

李逍遥笑道：“那简单，您肯教我们御剑飞行，不就得了？”

酒剑仙道：“你想的美！我没时间教，直接带你们上去。”

林月如道：“可是刘晋元大哥……”

酒剑仙道：“他有了小蝴蝶的功力，在这里睡一觉又不会死，醒来他自己会走回去，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连路都不认得。”

“说得也是。”林月如心中不无几分为彩依感到不值，就让他在此睡上一觉好了。

酒剑仙拉着两人，道：“你们两个闭上双眼，我要施法罗！半途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林月如与李逍遥双双闭目，只觉酒剑仙身子往上一跃，接着便感到双脚踩在平滑之极的地面上，脸上呼呼风吹，似以极快的速度飞驰着。林月如悄然睁目偷看，只见眼前青山疾退，白云过耳，三人竟是站在酒剑仙的大葫芦上，破空疾翔。

林月如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兴奋不已。

李逍遥也发出一声轻叹，林月如回头望着他，微微一笑。酒剑仙见两人都睁了眼，也没把他的交待当一回事，只得摇头苦笑。叫他们闭上眼睛，只是担心他们见到身在极高之处，会吓得不小心摔落，既然两个都胆大包天，那也就由他们去了。

三人飞在空中，仙鹤、鸟儿在旁飞舞，远山青碧，有如数层水墨晕染，清风拂面，还带着几分山林的幽渺清香。

酒剑仙所御的葫芦缓然隐入深山，郁茂的枝叶随着众人的排空直入而分开，眼前的山间，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石阶蜿蜒而上，在云雾飘渺的绝巅，矗立着连绵的灰色宫观。而几抹白雪，更为翠绿增添苍苍之意。

酒剑仙轻喝一声：“收！”

脚下葫芦幻作一阵清光，三人同时安然落地。

只见巍峨的山门前，古拙的“蜀山派”三个大字，高隼与门楣之上。

在这绝崖极顶，有这样壮阔的建筑，若非鬼斧神工，怎么可能完成？李逍遥不禁心生肃穆，随着酒剑仙步上积着残雪而有些滑的石阶，隐隐白云自身边掠过，望着酒剑仙身上的衣袂风飘，这出尘之致，只有在这样绝俗之地可以修炼得出来。

酒剑仙带着两人，步入蜀山大门。越近大门，积雪就越厚。他们两人都是夏装打扮，因时已将近初秋，虽然穿得稍微厚了一点，但是在这处处是雪的高山，还是有点不够。要不是他们皆有功力，体力过人，早就挺不下去了。

林月如悄悄拉了拉李逍遥的衣角，道：“李大哥，这里很冷耶！”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嗯，好像一伸手就抓得到云一样，没想到是这么高的地方，又下了雪。”

林月如张望着四周高伟的殿基与巨柱高檐，有些担心起来。

林月如道：“万一……万一他们要正式收你做弟子，怎么办？”

李逍遥道：“我只是为了打听灵儿的下落才来的，别的可不想。”

酒剑仙却回头道：“你们两个小后生，别想那么多啦，等一会儿见到我的大师兄，我还不许你叫我师父呢！”

李逍遥问道：“为什么？”

酒剑仙道：“这是门规，未经掌门人同意，不得在外擅自收徒。掌门人是我师兄，他万一知道我收了你，不知道会怎么生气呢！你等一会儿绝不许说是我的徒弟，知道了吗？”

“嗯，我知道了。”李逍遥应道。

酒剑仙这才放了心，将他们带往蜀山派的后殿内厅，这是平日他与大师兄议事之处。

沿路有几名蜀山弟子，恭敬地对酒剑仙行礼，唤他师叔。来到议事后厅，两名蜀山弟子立在门边侍候着，为他们开了厅门，迎入内中，奉上清茶，一切都井然有序，半点不乱，可见此地掌门管理得十分成功。

酒剑仙道：“掌门师兄前一阵子下山除妖，回来了吗？”

一名青衣裳弟子恭敬地说道：“掌门已回来了，正在等师叔您。”

酒剑仙道：“好，你们去跟他说我回来了。”

“是。”

青衣弟子退下之后，李逍遥才道：

“你大师兄常下山除妖，为什么我以前没听说过？”

酒剑仙道：“他以前潜心练武，虽也负起诛魔之责，不过最近比较积极。因为近年来天气变得很不正常，蜀山地势虽高，但从未积雪，今年却一反常态，这恐怕是什么地方有了变异，有妖怪作祟。”

李逍遥道：“天气的变化或许就是这么奇怪，怎么能什么都算到妖怪头上去？”

酒剑仙道：“你没听说过‘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吗？老天不会无缘无故降灾，一定都是妖怪作乱的缘故。今年蜀山大雪，可是南绍、大理一带，却热得反常，已经干旱数年了。这样的天变太不寻常了，因此掌门师兄到处在找是哪个妖邪作乱。我看他是没找到，雪才会继续这样下。”

正在闲聊之际，大门被咿呀推开，一道魁梧伟岸的身形投映了进来，巨雷似的声音，简直可以震破人的耳膜。

“哈哈……师弟，你总算没醉死在路上，还认得回来的路！”

那人满头浓密的白发，一丝不苟地束着，五官深刻而端正，但因太过锐利的眼神而显得有些孤傲。

“师兄犯不着一见面，就咒我死在路上啊！”酒剑仙笑咪咪地说道。

见他们师兄弟情感如此融洽，很难想象方才酒剑仙交待时态度的慎重。看来他表面上与这个掌门师兄笑谈，但该守的分际还是严守，不敢稍有逾越。

李逍遥与林月如对他行了个大礼，李逍遥道：“晚辈李逍遥，拜见前辈。”

至于林月如是女子，就不必讲这些规矩了。

独孤剑圣望向李逍遥，打量了他一会儿，突然眼露惊奇，道：“嗯，好，不错。”

虽然李逍遥不知他所言何意，但是被他电光般的眼睛一扫，便会不由得肃正起来，好像什么都会被他一眼看穿似的。

酒剑仙道：“师兄，怎么样？我看中的人不会错吧？”

独孤剑圣道：“难得你肯收起玩心，也想到了些正经事？我们都老了，是该好好找个合适的传人，继承本门的绝学了。”

酒剑仙见独孤剑圣这么说，简直是喜出望外，道：“师兄，您一点也不见怪？”

独孤剑圣道：“一事归一事，我同意你教他武功，不表示不追究你犯的门规！师弟，你为酒误事，将本门的剑术外传人，若是让心术不正之徒学去，岂不成为大祸？”

酒剑仙道：“这个……师兄，我不是那样不知好歹的人，虽然我欠了不少酒债，可是也不全都是教武功来还债的，只有对这小子……而且我只比画了一次，谁知道他就记住了？”

李逍遥听得心中暗火，原来当初酒剑仙只比画了一次，就是存心赖皮，万一自己没学会，就是天资不够，不是他食言。

要能看一次就记住剑法，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本领呢！

酒剑仙接着说道：“不过，师弟我自认还有点青眼，看人应该不差，这小子不是个坏胚，而且天分极高，有可能发扬本门。”

独孤剑圣难得露出微微一笑，道：“你膏药卖完了没有？一个劲在夸你徒弟。他是什么料，我早就知道了。”

酒剑仙和李逍遥都有点奇怪，酒剑仙道：“你怎么知道了？”

独孤剑圣道：“扬州城外，蛤蟆山里，我们已经会过一次了。”

原本他还记得，可是他难道也知道自己杀了蛤蟆精吗？酒剑仙对此事一无所知，独孤剑圣道：“我伤了出没多年的蛤蟆精，那妖怪负伤逃了，我一时找不到，等我找到时，那蛤蟆精和她的妖子都已经死了，是死在本门的剑法之下，我当时便想到可能是你外面教了谁武功。”

酒剑仙笑道：“哈哈……是我未卜先知，先教了个徒弟去帮你除妖。想成为本门掌门，先得杀一个妖怪，李逍遥已经杀了蛤蟆精，算是通过试验了吧？”

独孤剑圣微笑着点了点头，一面抚着长须。

李逍遥暗想：自己何止杀了一妖？这一阵子不知杀了多少妖怪了。

酒剑仙道：“逍遥徒儿，我掌门师兄答应收你做我蜀山派的入门弟子，将来还有可能执掌本门呢！”

李逍遥一听，惊讶不小，自己根本就没打算长期在此学武功，更不要说当掌门了！

李逍遥道：“这……前辈的厚爱，晚辈心领……”

一听他竟面有难色，酒剑仙疑道：“怎么？你不是很想学咱们蜀山派的法术吗？”

李逍遥想了半天，才勉强想出了个借口道：“因为……因为……晚辈乃世俗之人，俗心未净……怕不适合这世外清修的生活。”

独孤剑圣见李逍遥眉宇飞扬，也早就想到他是个性子不易定下来的人，道：“你顾虑得极是，但你已学会本门剑法，算是蜀山门人了，你的言行得处处顾及本门的风范，不可堕了名声。”

李逍遥点头称是，独孤剑圣道：“你是个武学奇才，要不要留在蜀山，你好好考虑，再作决定。”

“是。”李逍遥道，看来独孤剑圣并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独孤剑圣转身道：“师弟，你带这两位小朋友去歇息，师兄不陪了。”

“是，恭送师兄。”酒剑仙恭恭敬敬地说道。

直到独孤剑圣离开了，酒剑仙才对李逍遥道：“哎，你何时变得这么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似的？我们蜀山武学冠绝天下，只要你习得其中九牛一毛，便可傲视武林；学得一半，就可以纵横三界。武林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都摆到你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李逍遥苦笑道：“承蒙前辈如此看重我，晚辈心中十分感激，但是我还得把一些俗事处理完才行。”

酒剑仙道：“你不是要问我师兄你朋友的事？方才为何都不问？”

李逍遥抓了抓头，道：“他是你师兄，我为何不问，您该比我还清楚才对。”

酒剑仙笑道：“嘿嘿，在他的面前，你也不敢乱讲话呀？”

事实上确是如此，独孤剑圣虽有说有笑，但是浑身就是一股说不出的威严，让人在他面前不敢造次，更不敢胡乱。

酒剑仙笑道：“老实说，我也不敢跟他问锁妖塔的事。我看你们就留在这儿住几天，顺便参观参观，等考虑成熟一点了，你再做个决定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酒剑仙带着两人到客舍去，分别安顿住下，并派了四名青衣弟子随时帮忙他们或替他们回答蜀山的种种规矩。但有一条却是酒剑仙亲自交代的：“后山是本门的禁地，不可随意擅闯。”

酒剑仙说得十分慎重，李逍遥与林月如同时就想起了：锁妖塔必然就在后山。

直到众人离去之后，李逍遥正再想该趁什么时候去锁妖塔找灵儿，林月如已道：“现在咱们到后山去瞧瞧！”

李逍遥不想连累她，并且就算要行动，也不该是现在，便故意道：“说不许你去偏要去，真是天生反骨。”

林月如道：“后山是禁地，那么锁妖塔绝对就在那里！不去怎么找得到灵儿？”

李逍遥道：“既然师父都说不许去了，咱们还是别造次。”

林月如本以为李逍遥会马上和自己一起闯到后山救人，没想到他再三推脱，有点奇怪，也有点生气，不禁翻了个白眼给他。

李逍遥笑了一笑，道：“咱们到处去逛逛，散散心再说吧！”

林月如没说什么，随着李逍遥到处乱走，蜀山派内其实也无甚可视，此时又十分寒冷，地面上放眼所及，净是零星的积雪与呈露的黑土。毕竟这里是修道之处，除了冷冰冰又没有什么装饰的房子之外，就是大树巨石，呈现朴拙的阳刚之意。

林月如正感不耐，想回房去休息一会儿，李逍遥却突然脸色微变，朝西方走去。

“你发现什么了吗？”林月如好奇地问。

李逍遥道：“没什么，不过……这味道很熟悉。”

李逍遥循着那种香料与药材混合的气味而行，停步在一间有点暗的石室之前。

石室内一片温暖，主要是因为当中的鼎炉下正煸着火焰，而鼎炉两边高与室齐的石柜上，全是瓶瓶罐罐，药香非常浓厚。

李逍遥不禁放慢了脚步，慢慢地走了进去。

他不知为何，会觉得这股丹房的味道很熟悉。自己应该是从来没有去过这种炼丹之地才对。他怎知自己与灵儿第一次紧紧相依，就是在仙灵岛上的丹房柜子之内？那时灵儿身上的女儿幽香似有若无地传近他鼻端，令他情不自禁地低头亲了她一下，或许就是在当时，情根已种。

然而这些他全不复记忆了，只在此时对于这样的丹房气味感到一种莫名的温馨与熟悉，而不想离开。

几名正在顾守丹炉的弟子已知道李逍遥是酒剑仙收的俗家子弟，都很好奇地看着他。

李逍遥向他们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一名青衣裳弟子道：“这是炼药的地方。”

“炼药……”李逍遥更想不起自己以前是否去过这种地方了。

他在石室内随便走走看看，猛然间，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

李逍遥一个箭步上前，抓起中央的石桌上的那串念珠，道：“月如，你看！”

林月如一见也呆了：“这是……小石头？”

那串念珠不是别物，正是玉佛寺的智泽所化的念珠。也是赵灵儿所戴的玉佛珠，在这里发现了，那么灵儿的下落，还会远吗？

李逍遥抓着念珠串，向一人问道：“这……这样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那名青衣弟子连忙道：“那是掌门师父交待，要我拿去炼丹炉销毁的，我差点给忘了！你快还给我。”

“销毁？这怎么行！这串佛珠是我朋友的。”

李逍遥收起玉佛珠，那青衣弟子立刻吓得脸色发白，道：“快给我，那佛珠是妖魔所化，师父说不能留它在人间。虽然它法力已经被师父封住了，但还是很危险的！”

原来是法力被封了，难怪法力不弱的小石头不法离开，只能躺在这里任人宰割。

李逍遥道：“先把它交给我吧！我会向你们掌门说清楚的。”

“可是……”几名炼丹的弟子都十分紧张，想要去拦李逍遥，李逍遥身子轻轻一纵，就跃出了丹室，他们根本追不上。林月如对他们笑了一下，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他们一辈子没见过几个女子，要去拉林月如，只怕需要天大的勇气，因此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月如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李逍遥与林月如来到无人之地，李逍遥才对着玉佛珠道：“小石头！小石头！你还在吗？”

玉佛珠里面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声音：“呜……主人……主人她被关起来了。”

李逍遥问道：“灵儿为何被关起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快告诉我！”

小石头说道：“有一伙苗人为了争夺主人，跟一个老头打了起来，结果通通都死掉了……”

李逍遥亲眼见到此景，石长老以赤血毒焰杀光了所有白苗，就连残活的黑苗士兵也不能幸免。但是当时情况十分混乱，李逍遥自己也不是看得很真切，却还是不知道这与赵灵儿有什么关系。

小石头继续说道：“……住在这里的瞪眼睛老头子刚好经过，硬说那些人主人杀的。可是那些苗人不是主人杀的，主人根本什么也没做啊……呜……我拼了命想保护主人，结果那个瞪眼睛的老头把我封住，抓了主人。我听见那老头子说，他要把主人关进锁妖塔……”

林月如急得跺脚，道：“怎么会这样？灵儿妹不会杀人的，那个瞪眼睛的老头是不是独孤剑圣？”

小石头道：“对，就是他！”

林月如道：“他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李逍遥道：“灵儿明明是活生生的人，却怎么会被剑圣前辈当作妖怪捉起来了？”

小石头道：“李公子，你们一定要快点儿救主人出来，一旦被关入锁妖塔，绝无生还的机会！”

李逍遥道：“我马上去救她！”

原本还打算慢慢打听的李逍遥，这下子再也不能拖延，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奔往大殿的主建物附近，到处找寻酒剑仙。

第二十二章 身心俱灭（上）

李逍遥与林月如找了半天，并不见酒剑仙，向路经的青衣弟子打听之下，才知道他现在在藏经楼。

堆积如山的卷帙之中，酒剑仙不知在找什么资料，脚边堆放了不少古册。

一见到李逍遥气争败坏地赶来的样子，酒剑仙有些诧异。不等他发问，李逍遥已把手一伸，道：“这是什么意思？”

酒剑仙一愣，并未回答，另一阵低觉的声音却响了起来：“这是邪物怎么还没烧毁呢？”

李逍遥与林月如一惊，这才发现层层书架尽头，独孤剑圣正负手而立，也在此处搜寻典籍。

见到独孤剑圣，李逍遥的气焰一下子小了，但还是心急如焚，道：“这……不知道原来持有这佛珠的主人，如今下落如何？”

独孤剑圣道：“此珠之主乃妖邪魔物，已被打入锁妖塔了。”

李逍遥一听，又气又急，脸色也青一阵白一阵。酒剑仙大气也不敢透口，就生怕这小子会失去理智，冒犯独孤剑圣。

见李逍遥脸色怪异，独孤剑圣奇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李逍遥吸了口气，才道：“玉佛珠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啊！她只是一个柔弱女子，被当作妖怪，囚入那种地方，岂不是要置她于死地？”

独孤剑圣剑眉微皱，道：“朋友？李逍遥，本门第一条天规就是不可结交邪魔歪道，此点你要谨记！”

李逍遥道：“我并不是蜀山子弟，再说灵儿也不是邪魔歪道！”

独孤剑圣勃然变色，重重地“哼”了一声：“修炼本派的剑术者，最忌受到狐鬼魅所诱，若是丧失心志，就会坠入魔道，历万动而不复，这番道理你要明白！”

李逍遥无心与他争论这些，道：“请您马上将灵儿放出来，她是我的至友，我不能袖手旁观。”

独孤剑圣的脸上神情更冷，睨视着李逍遥。

酒剑仙看了看李逍遥，又看了看独孤剑圣，两人就像鸡同鸭讲，各诗一端，根本没有交集。

李逍遥的情急之色，和独孤剑圣铁青冷肃的面容，都让酒剑仙两面为难。在三代前，本门曾经发生的那件憾事，已足让独孤剑圣对邪魔恨之入骨，而如今的情况，竟和当初如出一辙，独孤剑圣是绝不可能放人的。若是李逍遥再坚持，只怕独孤剑圣会将他视为邪魔的同路人，对他也不留情面。

正当酒剑仙不知该如何劝解之时，李逍遥先打破了沉默，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救人，您放出她也成，不放出她，我也要自己去救！”

想不到李逍遥说出这么直接冒犯的话来，酒剑仙一颗心直提到喉头，要鼓起不小的勇气才敢望向独孤剑圣。独孤剑圣抚着长须，缓缓地说道：“你死了这条心吧！锁妖塔内乃另一处世界，凡夫俗子进入其中，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救人。”

李逍遥的语气不变：“便算是死，我也要救灵儿出来。”

独孤剑圣的口气更重了：“本派创立百年以来，从未有人进入锁妖塔后，还能活着出来！”

李逍遥紧抿着唇，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转身便步出藏经阁。

此兴趣无异表示他非进入塔中不可，林月如当然也跟了上去，任何话都不必再多说了。

见到李逍遥这样坚决，独孤剑圣重重地“哼”了一声，摊袖背对着李逍遥，也不阻止，也不再说什么。

“师……师兄，这……”酒剑仙有些为难，搓着手道：“那小子不是糊涂人，他说他的朋友不是妖，那应该是错不了的。”

“哼！比他聪明几百倍之人，都被妖物给蛊惑了，他就不会？”

一听独孤剑圣这么说，酒剑仙遂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才又大着胆子道：“他可能真的会进锁妖塔，那……如何是好？”

独孤剑圣的声音更是冷得好似霜雪：“让他去吧！”

“什么？”

“他与妖为友，已非本门弟子；若是入塔而死，正宜其所！”

“什……什么？他……这……”

一听师兄要眼睁睁让李逍遥与林月如死在锁妖塔中，酒剑仙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而独孤剑圣已冷冷地负手，大步而出，留下愕然的酒剑仙。

难怪他会如此盛怒，当年的不幸，是蜀山之耻，也是蜀山记取的教训。

可是，酒剑仙仍相信李逍遥不是个糊涂人，他急忙追了出去，飞身纵跃，在往后山的独行坡拦住了李逍遥。

此路只容一人通过，一被他挡住，李逍遥和林月如无法前进，与他大眼瞪小眼，在风雪呼啸中对峙了一会儿。

三人六目相对，竟无一语。

酒剑仙有点尴尬，干咳了一声，道：“逍遥徒儿，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李逍遥认真地看着酒剑仙，道：“前辈，我是认真的！”

就算不用说明，那双眼睛早就超越了“认真”的程度，简直已经到了“极其严肃”的境界。

酒剑仙又用力咳了一声，道：“如果凡事都太认真嘛.....就不太好了。”

因为另一个“极其严肃”看待整件事的人，独孤剑圣，就是一个认真到让人根本无法沟通的老顽固啊！

不管是李逍遥还是独孤剑圣，都是劝不动的人，酒剑仙也老早放弃规劝了。

酒剑仙道：“我师兄说的没错，进塔容易，出塔难，原因何在，你想过吗？”

李逍遥道：“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要进锁妖塔！”

酒剑仙装作没听见他的宣示，自顾说道：“因为，收入锁妖塔的，全是极凶恶的妖魔。凡人一进去，不是被袭击，就是被生吞活剥，数百年来没有一个人进去后还能活着回来的。”

李逍遥道：“你这么说，就表示有人曾经进入塔中？”

李逍遥虽然知道当年那姓姜的孤儿与妖女的相恋的惨剧，但既然林天南要他守秘，他便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套酒剑仙的话。

酒剑仙有点支支吾吾的，一会儿才说道：“是的.....是没错啦，在我太师父那一代，曾发生过一件惨事。我有一位同门犯了门规，逃入锁妖塔中；当时本门数十位弟子追入缉捕，结果没有一个人回来。自此以后，太师父立下规定，严禁门下弟子进入锁妖塔，违者尽废武功并逐出师门.....”

这件事果然与林天南所说不差，但酒剑仙在话中隐去了妖女的部分，可见此事真的是绝对不许宣之于口的。

李逍遥道：“我不做蜀山弟子，就不必遵守你们的门规。前辈，请让路吧！”

“唉，你这小子，怎么跟我师兄一个脾气.....”

李逍遥身后的林月如也终于说话了：“李大哥，我想.....前辈说得没错，此事非人类之力所能及，救人的事，须从长计议才是。”

李逍遥坚毅地摇了摇头，道：“我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了！锁妖塔既然如此凶险，灵儿撑得了多久？多延一刻，她就多一份危险！”

林月如叹了口气，道：“你说得对，我们还是赶快进去吧。”

酒剑仙见连月如都劝不了李逍遥，随即长叹一声，道：“好吧！你们跟我来！”

酒剑仙率先走在前面带路，通往蜀山派的后山并非一路可通，走过这崎岖陡峭的独行坡之后，还要走对路，才能穿越重重险径，来到高耸的山门前。经过这座山门，才能攀登上这一柱之山，到达矗立在绝崖上的锁妖塔。

酒剑仙带着两人，才走近山门前的竹林，两名青衣子弟已飞跃而出，横剑在前，道：“是谁？”

酒剑仙道：“是我啦！”

那两名青衣弟子一愣，连忙抱剑行礼，道：“见过师叔！”

“不知师叔有何事要弟子效劳？”

酒剑仙道：“开山门吧，这两位朋友要进去。”

那两名青衣弟子面面相觑，其中一人道：“师叔，这……此事弟子不敢从命。”

酒剑仙道：“是掌门同意的，怪罪不到你们头上，开吧！”

“这……”另一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道：“那么请师叔在此稍等，弟子先请示过师父，再行开启。”

“不必，你们去请示再回来，得耗上两个多时辰，这位朋友等不住，你们还是先在这儿候着。”酒剑仙望向李逍遥，道：“你瞧见了，不是我不让你们进锁妖塔，是门规森严。”

李逍遥咬了咬牙，道：“若我要硬闯呢？”

那两名青衣子弟脸色一变，都不禁防备了起来。

“唉唉，等等，还没商量好，怎么就先吵起来了？”酒剑仙苦笑着拦在双方之间。

守住仙门的可不只这两个青衣子弟，再深入一点还有练过剑阵的入门弟子，他们分别都不是李逍遥的对手，不过联合起来，以阵围人，那就很难说了。再说，他也不希望李逍遥与本门子弟打起来，万一误伤人命，便结下了深仇，将来必是件遗憾。

酒剑仙道：“逍遥徒儿，你先跟我过来一下。林姑娘，请你别跟来，在这里稍等。”

搞不懂酒剑仙葫芦里卖什么药，李逍遥强捺下内心的焦躁，跟着酒剑仙走到较僻远的空旷之处，四下无人，酒剑仙停步，道：“小子，你虽未正式行礼，毕竟你我也算是师徒一场，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进去送死。”

李逍遥道：“晚辈心意已决！”

酒剑仙叹道：“唉！造化弄人啊！”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摸出两本簿册，递给了他：“收下这些吧。”

李逍遥伸手接了，那两本册子都是武学秘笈，分别写着“醉仙望月步”、“仙风云体术”。

“这是……”

“让你逃命的功夫。”酒剑仙道。

李逍遥随便手翻了一翻，果然是轻功及幻身诀窍，李逍遥目前最缺的就是这些轻功身法及幻数，他因内力陡增，勉强可以使出些不像轻功的轻功，万一对手太过高强，还是得运用真材实料才跑得掉。

酒剑仙方才藏经阁，就是和独孤剑圣两人找寻适合李逍遥练的武谱，想不到还没找到，就出了这样的事。

酒剑仙又拿出了几样东西，道：“这些也带着。”

这回酒剑仙给他的，除了他的酒葫芦之外，还有符咒几张，以及那颗在毒娘子身上取出的珠子。

这么多东西，让李逍遥有点反应不过来。酒剑仙道：“这些是为师所有的法宝了！这些符咒，你进入塔中自会使用，这颗雷灵珠的来头不小，你带在身上也多少有些辟邪自保的用处，你带着吧！反正我也用不着。”

李逍遥道：“那这酒呢？易水送别时用的？”

酒剑仙白了他一眼，道：“这酒，才是大有来头的！小子，现在我要教你我自创的法术——酒神咒。”

“酒神咒？”

酒剑仙严肃地说道：“这酒神咒的威力，不下于本门任何一项绝学，不过得以我这壶特酿之酒才能够使用。”

李逍遥掂了掂葫芦，道：“好像也没多少酒，您老人家也表示点诚意嘛……”

酒剑仙白了他一眼，道：“酒放多了，你也没那个命使用！”

李逍遥一愣，酒剑仙道：“此术威力过于强大，人的一生中，最多只能使用九次，超过九次，必气竭而亡。”

“这么猛？”李逍遥咋舌道。

酒剑仙道：“没错，每次使出此招，必定会耗尽全身的灵力，所以你要记住，除非是逼命无常的紧要关头，平时千万不要随便出这一招。”

李逍遥连忙点头道：“是，我知道了。”

酒剑仙颌了颌首，这才慢慢地把酒神咒念了一遍，李逍遥用心听记，一遍就已记了下来。酒剑仙又以稍快的速度念了一遍，让李逍遥记得更牢。当酒剑仙很快地念过第三遍时，李逍遥已确定自己绝不会忘记了。

李逍遥恭恭敬敬地拱手谢道：“多谢师……前辈赐教。”

他改了口，一声“师父”终究没叫出口。酒剑仙心下怅然不已，叹道：“罢了，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酒剑仙长袖一扬，脚下已幻出清风，御空而去。

李逍遥翻了翻“醉仙望月步”、“仙风云体术”，一面看着秘笈，一面依着上面的字句行气移步，突然“砰”的一声，头撞上了一株大树，痛得他唉叫连连。

李逍遥按着额头，暗自奇怪，方才向酒剑仙学习酒神咒之处，空旷无边，放眼望去根本就没有任何树木，哪来这么粗大的树干？

李逍遥回头一望，不禁发出“咦”的一声，自己竟身在树林之中，他飞快地奔回路，更惊讶地发现自己才照着“醉仙望月步”的步法走了两三

圈，竟已走出了数百尺，当真是鬼神莫测。

李逍遥很快地将两本秘笈死背硬记，先记在脑子里再说，便快步奔回原来的地方。

林月如还在和那几名青衣弟子大眼瞪小眼，她进一步，那几名持剑的青衣弟子就退一步，脸上都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在此绝俗清修，不要说没见过女子，更没见过林月如这般俏丽的少女。对林月如，他们可说是既爱又怕，全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此便成了这可笑的状态。

其中一人颤声道：“姑.....姑娘，锁妖塔是蜀山禁地，您还是别靠近.....”

另一人也道：“是，是啊，自本门开山立派以来，历代祖师降伏的妖魔都在在塔内.....”

林月如道：“你们历代的祖师爷都太混啦，这么多代，就抓了小猫两三只！”

一名弟子道：“不，祖师爷们抓了无数的妖，数也数不清.....”

林月如嗤之以鼻，道：“胡吹什么大气，那塔能有多大？能塞进多少妖怪？”

一名青衣弟子忙道：“那座塔足足有百丈高，再多妖怪也.....也装得下！”

不过他说得有点心虚，另一名较老的弟子道：“这位姑娘，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塔内的妖魔会被化妖水将它们的妖气化尽，成为尘土。”

林月如冷笑道：“哦？妖怪都被化为尘土了，那塔就是空塔，有什么好怕？你们守在这儿干吗？”

“这……”那名青衣裳弟子脸上一红，道：“有的妖怪还没被化妖水化尽的，也凶得很……”

林月如又逼问道：“你怎知里面的妖怪还活着？你进去过？”

那青衣弟子连忙道：“不，不，我没进去过，师父不许。”

林月如“哼”的一声，俏脸一扬，道：“你一直在说谎，其实你偷偷进去了。”

那名青衣弟子说道：“不，我来这里三年了，连禁地也没靠近一步，更甭说看过锁妖塔了。”

林月如道：“你们说没看过，却把那塔有多高，里面怎样，说得一清二楚，说没去过，谁相信哪？我要去问你们师父，为什么你们可以进入禁地，我和逍遥哥就不行！”

林月如作势要往山下走，那几名青衣弟子吓得连忙退了好几步，依然在她前方一丈处围成了一道弧线，纷纷道：“我们绝对没有靠近禁地！你千万可别跟师父乱说……”

“姑娘，请打消主意吧！那塔内危险得很……”

林月如怒道：“我就是要去，你们全部围攻我一个也行！来啊！我林家剑法可不是好对付的。”

她作势拔剑，那群弟子眉苦脸，面面相觑，手上虽都拿着剑，却都不敢真的和她对上。堂堂名门正派，当然不可能以众击寡，更不可能一群男的，打一个女的。再说真的要他们打，他们也打不下手。

李逍遥赶过来之时，正见到林月如拔着剑，杀气腾腾的，而一群青衣弟子的剑全都对着她，个个脸上表情紧张。李逍遥一惊，以为林月如会有危险，他身子一纵，便已落在林月如和青衣弟子们之间，道：“月如，走吧！”

说完，反手一拉林月如，便往山上奔去。那几名青衣弟子齐声喝道：“站住！”

“休走！”

几名青衣弟子同时挺剑追上，他们不好对付林月如，围攻李逍遥的话，可就没那么多顾忌了。一声呼啸，众弟子立刻排出八卦阵，四面八方包围住李逍遥与林月如。

李逍遥虽不懂易数，但是以他对剑法的敏锐，竟一眼便感觉到此阵生克绵密，处处有杀机，以他的武功虽可抵挡，却很难取胜。

以往他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好好地对上这八卦剑阵，对林月如道：“失礼了，月如！”

李逍遥双手往林月如腰间一抱，便使出醉仙望月步，一霎眼便奔出数百丈之外。

众弟子们正要出剑，阵中竟已无人，全都大吃一惊，有人叫道：“他们在那里！”

众青衣弟子转头一看，只见到高处有黑影以极速的身法窜闪不见。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提气直追奔上山。

但是不要说追到人，根本已经看不见李逍遥与林月如的影子了。众人奔出了数里，纷纷停步。

前方有一道更高的巨大牌楼，这座灰色的巨大牌楼后，就是蜀山禁地。

灰色的两道巨柱及横楣所框出的眼前之路，和现在他们脚下所踩的地并无二致，但是，却透着一股沉重的意味。

李逍遥与林月如已经跨越了禁地，他们不能再追，也不敢再追。至于为何不能，那被框出来的路尽头，又有着什么样的世界，也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无法探索的了。

林月如的腰被李逍遥有力的手臂抱着，倏忽就奔过竹林、石阶，奔过那她连看都没看清楚的牌楼。她也根本无心看自己身在何方，只觉得脸上燥热，浑身不对劲。

李逍遥停了下来，这才放下林月如，道：“可能就是这里了。”

“啊，是吗？”一时之间，林月如还有点迷糊。

李逍遥忽然道：“咦？月如，你病了？”

“我？呃，没有啊……”

“怎么脸这么红？”李逍遥的手在她颊上一摸，“你的脸好烫！你真的发烧了。”

林月如连忙双手捂住了脸，退了一大步，道：“我说没病就没病，别乱摸！”

李逍遥猛然想到这样的动作太亲昵，把手一缩，道：“对不起。”

林月如转过了身，两手交拧着，低声说道：“没关系。”

李逍遥道：“月如，我看你还是在这里等我吧，我一个人进锁妖塔就行了。”

林月如转过身来，怒道：“你再说这样的话，我恨你恨一辈子！”

李逍遥苦笑道：“我不是看不起你，更不是把你当外人，但我.....我不想拖累你.....”

“说拖累就是看不起我，把我当外人！”

“可是这次不同以往，我们连怎么进塔都不知道。”

林月如张望了一下，这才发现：两人身在极高的绝崖前，眼前已无去路，只在云雾缈缈中，隐约看得见远方的山影。

林月如讶然道：“这里没有塔！那.....难道我们走错了？”

“不，我认为一定是这条路，可是居然空无一物，那就更奇怪了。”

两人张望了没多久，便看见两人脚边的地面上，镶着一片直径尺许的太极八卦镜。

“这是什么？”

林月如走上前去，以脚尖碰了碰那太极八卦镜，虽已蒙尘，但是在微弱的光芒下，却流转着美玉特有的色泽。

李逍遥沉思了一会儿，一把拉住林月如的手，道：“好吧，咱们试试。”

林月如还没搞清楚他的用意，李逍遥已拉着她，两人一同站在那面太极八卦镜上方。倏地，两人脚下一空，居然有如被某种巨大的吸力给拉走一般！

“啊！”

就在两人紧张地一闭眼，再张开的这一瞬间，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面前矗立着高不见天的巨塔，状若光溜溜的直柱，通体灰暗，只在底部有一个看似黑洞的入口。在氤氲迷蒙之中，透着阴森森的鬼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妖塔？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倒吸了口气，踏入此处恐怕就是不归路了。

两人脚才一抬，天上便响起震耳欲聋的呵斥：“汝为何人，所为何来？”

这声问话，居然使地面晃动起来，李逍遥与林月如都心底一怵。

一大片的黑影几乎把他们两人都遮盖住了，李逍遥转身一看，随着头往上仰视，嘴也越开越大。

眼前的“人”，竟有数丈之高，两只粗壮的手臂就有殿柱大小，肌肤虬结黝黑，有车辆大的头上，牛鼻青唇，獠牙外露，三只精光四身的眼睛像雷电一般，照定了李逍遥与林月如。

两人不约而同吸了口气，做声不得。

李逍遥鼓起勇气，道：“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无礼之徒！”那巨大的怪物眼中电光微闪，并未开口，声音自天劈头而下，沉厚威严地说道：“吾乃此塔之守护神，镇狱明王。”

“镇……镇狱明王？”

一听这个名号，也知道是守在此地，不许越雷池一步的。酒剑仙等人完全没对他提起这号人物，可见他们真的不曾闯至此地过。

李逍遥鼓起勇气，道：“我们来找一个人，可否请您帮个忙……”

镇狱明王那句句都震得人发抖的声音，又自天上传来：“塔内只关妖魔，凡人肉躯，入塔必死。汝等速速回转吧！”

李逍遥摇头，道：“我有一位朋友身陷塔中，就是因为只死无生，所以我非去救她不可！”

说着，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硬闯。

由镇狱明王的气势看来，他根本没有把握。想不到尚未入塔，就有这场硬战。就算让他胜了，进入塔中还会有多少更厉害的对手，他已经不敢多想了。总之，闯一关算一关。

不料，眼前的六臂巨人并未勃然变色，反面继续问道：“汝可是蜀山弟子？”

此语令李逍遥一愣，难道是的话，这为蜀山镇守锁妖塔的镇狱明王可以网开一面？

不管镇狱明王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李逍遥都回答了最诚实的一句：“不是！”

镇狱明王眼中精光敛去：“除了蜀山弟子，其他人要进塔中，不在禁令之列。”

李逍遥和林月如一愣，眼前的镇狱明王已木然不动，竟像化作一尊雕像一般。

林月如道：“这……镇狱明王，您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见镇狱明王毫无反应，李逍遥拉住林月如，道：“先进去再说！”

也不管是浊真的可以进入，李逍遥拉紧了林月如，一下子便闪身入塔，见路便奔。塔内一片黑暗，只有石头堆砌而成的两面硬墙，以及一条尺许宽的通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两人通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李逍遥暗暗纳闷，本以为会有一场硬战，结果却轻易放行；本以为塔内机关重重，结果这一条路虽弯弯曲曲，却一通到底，为何竟会与传说全然不同？这反面更让李逍遥不安了。

两人不知前面会有什么危险，都放慢了脚步。这里无窗无门，完全像是封闭的甬道，但竟发出一种蒙蒙的暗红色光辉，隐约可以看见路面，但又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些暗红色的光竟像是由四面八方的岩石所透出来的一般。

林月如突然道：“你看！”

李逍遥回头一看，只见地面上散落着一块块破布，虽已将近腐烂，但勉强辨视得出是蜀山弟子的青衣，旁边还弃置了一把布满锈痕的剑。

“这会是誰的衣服和剑？”林月如低声问道。

“我想……会不会是当年追杀那姜姓孤儿的蜀山弟子遗留下来的？”李逍遥道。

可是怎么只有衣物，没有尸骨？两人心里都有这个疑问，没问去口来，无非是想到最可怕的一点：尸体会不会被妖怪吃了？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甬道边又乱弃了几把断剑、锈剑，越往前走，弃剑就越多，但硬是不见半具尸骨，倒像是剑冢一般。这般情景，令李逍遥与林月如都渐渐毛骨悚然走来。

林月如猛地止了步子，吸了口气，一把拉住李逍遥，指着前面。

李逍遥一惊，前方隐约有道黑影，像是个人端坐在墙边。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不敢再前进，静立了一会儿，那人并不动。李逍遥小心地跨出一步，他依然不动，李逍遥走上前，定神再看，原来那是一具枯骨。

那副白骨靠着墙端端正正地坐着，身上穿着衣衫虽已烂了七八成，隐约可以辨别得出与蜀山弟子所穿不同。

李逍遥和林月如都十分好奇，在这个通道中只见弃剑及破衣，乍然见到这么一具枯骨，更显怪异。如果那些蜀山弟子都被吃了，为何这个人非但保住全尸，还这么端端正正地坐么，倒像是寿终正初始一般？

而再仔细看，这具尸骸上果然也有剑，奇的是剑身是穿过尸体钉在壁上的。

林月如道：“这人……是被剑刺穿身体，死在此地的？”

李逍遥点了点头，剑刃穿过空荡荡的肋骨，剑尖没入壁中至少有三四寸，被这样一剑穿心，非死不可。也因为他被钉在此地，才会看起来像是端正地坐着。而尸骸的一手还握着剑柄，像是想用最后的生命拔出剑，却徒劳无功。

第二十二章 身心俱灭（下）

李逍遥总觉得那里不对，道：“奇怪，这尸骸上的剑……”

林月如也注意到了：“这剑没有生锈。”

剑身不但没有一点锈痕，还发出一层薄薄的蓝光，似乎极为锐利。

此人是谁，又为何被谁杀了，毙命于此，都让李逍遥与林月如摸不着头脑。李逍遥一时好奇，大着胆子又上前了一步，端详了尸骨一会儿，瞪大了眼睛，道：“月如，我知道他是谁了。”

“是谁？”林月如忙问。

李逍遥道：“他一定是那位姓姜的孤儿。”

“你怎么知道？”

“你瞧，他的肋骨上还有利剑挫伤之痕。”李逍遥指着骨头上明显的断痕，林月如看了也连连点头。

李逍遥道：“这一定是当初他被他师父刺穿胸口的伤。他在魔女面前自己拔出了剑，被魔女带入塔中。后来不是有人说他没死吗？这一定是当时的伤痕。”

肋骨有这样明显的断过痕迹，可见那一剑几乎要夺了他的命。想不到他竟没死，后来又会是誰打败了他，把他钉死在此地？

林月如道：“我瞧这剑倒跟独孤剑圣的剑很像。”

“是吗？”

李逍遥试着去拔剑，看看是否能知道一点端倪。手才一伸，便听见一阵冷冷的女声，道：“别碰那剑。”

那女声音调没有半点高低起伏，还带着种无名的冷漠，有几分幽凄之意，让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打个冷颤。

前方隐约浮现一张苍白的脸庞，然后身体也出现了，手、足，渐渐地整个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少女其实是走出来的，可是不但没有脚步声，连身体也一丝不动，简直像飘出来的一般。白得没有半点血色的脸上，连嘴唇都白得几乎要透明，更衬托出一双黑黑的大眼睛，亮则亮矣，却像是两潭冰水。

她纤细的身上简朴的粗布衣裳，腰间却系着一条藏青底色腰带，以红蓝黄绿诸色绣着繁复无比的图纹。

一见到那条腰带，李逍遥与林月如不由得都想起林天南说过的那名妖女。

她面无表情地走上前来，转过头看着地上的骨骸，线条优美的侧面，冰冷得像尊石像。

“你……你是……”

那女子木然转过脸来，道：“你们出去吧，这里不是凡人可以进来之地。”

李逍遥道：“那你呢？你是人是妖？”

女子道：“我叫婉儿。”

“婉儿……”林月如指着地上的一大堆弃剑，道：“那些用剑之人呢？怎么连尸骨都没有？”

婉儿道：“他们被吃了。”

林月如惊道：“被谁吃了？你吗？”

婉儿道：“不是我。”

她虽然都回答了，不过和没回答一样；而她的说话时口动脸不动，一点表情都没有，简直令人疑心她只是个发出声音的人偶。

李逍遥道：“你为何说这剑不能碰？”

婉儿说道：“碰了剑，他会醒，你们走吧。”

李逍遥道：“不碰剑也罢了，我们得进去塔中救人，婉儿姑娘，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位十五六岁的少女，最近被关在此处？”

婉儿只摇头，也不回答，重复道：“你们走吧。”

既然她不肯告知，两人也不再逼问，便要一同往前走，她却挡在路前，分明是挡着李逍遥与林月如的路。

婉儿说道：“你们走吧。”

“婉儿姑娘，请让路，否则休怪我们无礼了。”

婉儿只是望着他们。李逍遥与林月如同时往前大步一踏，婉儿缓然抬起手，掌间像张开了一道无形的防线一般，挡在面前，李逍遥与林月如无法往前挤上半步，都有些奇怪。

李逍遥拔剑刺去，林月如也抽出软鞭，往前虚劈，但是不管是鞭子还是剑，根本都挥砍不到任何东西，只在虚空中挥舞，可是要往前走，又硬是有道无形的墙挡着他们。

“这……”

婉儿婷婷地立在面前，又开口道：“你们走吧。”

李逍遥“哼”的一声，道：“你果然会妖法！”

话未说完，便由袖中挥出酒剑仙交给他的符咒，往婉儿直扑而去！

那道黄符在半空中发出火光，“噗”的一声，火光整面阔散开，像一面火墙般，接着又一闪不见了。

李逍遥与林月如联袂往前奔去，果然便跃过了那道无形之墙。

“不能前进！”

婉儿说道，鞭声破空而来，直取李逍遥后背。林月如轻叱一声，长鞭也反手挥出，喝道：“妖女，还想拦路？”

劈啪鞭声像一连串的爆栗，林月如的长鞭与婉儿的腰带斗作两条长蛇，一忽儿交缠，一忽儿收缩上下。李逍遥见林月如应付得过，便只是握了剑在旁打扎，不擅自出手，以免乱了她的鞭法。

两女手中手中鞭索，像一尾黑龙与一条七彩斑斓的蟒蛇，游窜咬斗，互有进退。只听“啪啪”两响，鞭索击在石壁上，打得石屑飞舞，可见力道极强。

突然，不知自何处冒出一条人影，迅速地扑向李逍遥！

人影手中寒光闪动，剑刃直取李逍遥咽喉，李逍遥不及多想，回剑格去对方剑招，又听见风声疯疯，李逍遥这一式竟落了个空，没有格挡到任何东西。

李逍遥暗暗吃惊，没料到黑暗中竟还有人埋伏，而对方出招极快，消失更快，李逍遥根本没看见他由哪里冒出来，又怎么不见的。

忽然他胸前一阵凉意，李逍遥低头一看，登时惊出一身冷汗！

他胸前的衣服竟已被利剑划出一条大缝，只要对方的剑再深划半寸，他早就肚破肠流了！

李逍遥连忙倏地一剑刺去，挑开林月如和婉儿的长鞭，一把推开林月如，挡在她面前。

“怎么？”林月如问。

李逍遥横剑护住要害，并更小心地留神周围，眼睛盯紧了婉儿，道：“有高手埋伏，小心别中了计。”

“高手？”林月如这才看见李逍遥胸前衣服的大缝，吓得下半句话也忘了说。

婉儿依然面无表情，她与林月如鞭战一场，林月如脸上已是汗珠点点，可是她还是没半点血色，连声音也还是冷淡如初：“你们惊动他了，快离开吧。”

“他？谁？是不是你的妖怪伙伴？”李逍遥放大了声音逼问。

婉儿道：“再不走，他可要动手了。”

明知对方实力高不可测，要李逍遥退却，万不可能，李逍遥脑子一转，倒是想到了一个万不得已的法子。虽说有点卑鄙，可是为了救出赵灵儿，也只得先别做君子了。

李逍遥突然身动如箭，斜地窜出，林月如与婉儿都还没看清他要干什么，李逍遥却又退回了原位，一脸莫名其妙。

林月如道：“你干什么？”

李逍遥脸上有点茫然，并且结结巴巴的，道：“我……我……”

立在他们面前的婉儿道：“喔，原来如此，你想抓我作为人质，带你进塔找人？这是没用的。”

李逍遥大吃一惊，没想到会被她识破。事实上他方才正是想到这个不怎么君子的计策，可是他才一出手，眼前像有黑光一闪，剑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格退，逼得他又退了回去。

见到计谋已露，是不能行的了，李逍遥道：“好吧，看来锁妖塔果然是龙潭虎穴！唉，才刚进来呢，就走不了了。月如，咱们回去吧！”

林月如惊道：“你说什么？”

李逍遥道：“我们无法前进半步，还是先走，再作商议。”

“可是……可是灵儿妹妹……”

李逍遥苦笑道：“出去再想办法吧！”说着，便背转过身，往来时的路走回去。

林月如惊异归惊异，但他这么决定，也必有道理，只好跟上前，脚才一抬，李逍遥身形一闪，竟不见了。

“啊！”林月如惊呼。

背后紧接着却是婉儿之声：“你身法好快。”

林月如回转过头，竟见到李逍遥像会法术似的，已经在婉儿背后，以剑尖抵着她的后心了。

李逍遥道：“现在你可以带我们进塔了吧？”

婉儿摇了摇头，道：“塔中妖怪都会吃人，你们还是别再走进去了。”

林月如道：“既然塔中妖怪都会吃人，为何没吃了你？如果你也是妖怪，为何你不吃我们，反倒要劝我们出去？”

婉儿并未回答，李逍遥长剑往前一送，道：“姑娘，我们有非入塔不可以苦衷，请带路吧！”

婉儿被逼得只好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道：“真的不能再前进了，前面便过了他的范围，他恐怕不能再护着你们了。”

林月如问道：“他？你是说谁？”

婉儿闭着口，又不做声，李逍遥只好放凶了声音，道：“你别再多说了，带路！”

婉儿迫不得已又慢慢地往前移了几步，李逍遥眼前倏地又一阵气流窜过，这阵攻击来得无声无息，李逍遥早有防备，把酒剑仙所给的灵符紧捏在指间，待这道剑气贴面拂过，便同时头一侧闪，手中灵符也应声挥去，灵符登时化作灰烬！

“啊！”

一声低沉的闷哼响起，李逍遥知道击中了屡次偷袭他的人，长剑一振，便往对方刺去，眼前那道黑影快若鬼魅，挥剑相抵，电光石火之间，李逍遥连接了三四招。

林月如瞪大了眼睛，只见与李逍遥对招的是一把凌空的剑，而持剑之人身影也渐渐浮现，他玄衣洒洒，身形飘逸，虽然和婉儿一样面无表情，而且头发须眉已经发白，但是他五官英俊端雅，竟是个出尘的美男子，却因为脸色太苍白，表情太冷漠，而连带使得眼角眉梢出现几分邪气。

李逍遥以酒剑仙的灵符逼出了邪影，对方鬼形被逼现，下手也再不容情，两人快剑斗快剑，越斗越快。李逍遥毕生未遇如此快剑，不知不觉使出了“仙风云体术”中的身法，剑招都比所学快了两三倍。不料对方依然见招拆招，并无半点滞碍，原来他也使出“仙风云体术”，而且

比李逍遥还要纯熟。李逍遥毕生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高手，自己会的他全会，而且更高明百倍，就算是独孤剑圣，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李逍遥没有闲暇惧敌，除了攻守之外，根本什么都没时间想了。

在林月如眼中，已经根本就看不见人、看不见招，只见到两团身影像旋风一般闪晃，而一声悠长的剑击声，“当——”地响起，清音居然不断，绵绵传送了出去。

事实上，这一声悠长剑响，乃是李逍遥的剑与对方的剑在极短时间内，连过近千招，近千声剑击串边起来的声音，并非一声。但因为两人的剑实在都太快，竟至於剑响连绵不断。

那男子眼中实现疑光，身子一窜，飞上了甬道的高处，一手便像吸盘一般黏在石壁上，稳住了身形，注视着李逍遥。

李逍遥这才得以喘自成，浑身冷汗涔涔，以剑护住了要害，仰首看着他。

以轻功攀上高处并不难，难的是可以在滑不溜丢的石面上找到施力点，把身子悬在半空中。

李逍遥更知道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

那俊美男子开了口：

“身为蜀山掌门，为何闯入禁地？”

他的声音也和婉儿一样冰冷，没有高低起伏，透着一股鬼气。

李逍遥道：“在下李逍遥，并非蜀山弟子，更别说是掌门了。”

那男子道：“不是蜀山掌门，为何会仙风云体术？又为何有伏妖灵符？”

李逍遥道：“这是酒剑仙前辈传给在下的。”

他“哼”了一声，道：“本门武功并不外传，你如何学得？老实说来！”

一听他说“本门”，李逍遥与林月如都大吃一惊，他果然就是当年那名蜀山的弃徒！难道他没死，真的在塔中成了妖魔？那么，这名叫作“婉儿”的女子是谁，也就呼之欲出了。

李逍遥道：“姜前辈，你还自称蜀山门人？不要说你杀了这么多蜀山的弟子，就是当年，你也已经被逐出师门了，不是吗？”

他脸上阴气陡盛，喝道：“住口！”

他居高临下，一剑便俯刺而来！李逍遥但见天灵剑花万点，几无破绽，也大吃一惊，连忙舞剑化招，一面喊道：“当年你师父也是由高到低，一招差点要了你的命，想不到你没死，还投身妖界，真是蜀山之耻！”

这招攻心之法果然奏效，他的剑势一慢，一招刺空，李逍遥剑光抖动，一式“翠影红霞映朝日”，反将中剑尖拌动，又往李逍遥剑背砍去。李逍遥硬生生接了一剑，震得手腕酸麻，对方迅如电闪，根本不给李逍遥任何回手机会，他一剑翻将过来，直剖李逍遥的小腹。

李逍遥大惊，虽有极妙的轻功身法也来不及使了，便急忙中纵身跃起反面向他的剑迎去，他一怔，手中的剑稍顿了一下，李逍遥已从他头顶跃了过去，勉强避过了这裂身之厄，但“嗤”的一声，还是被他的剑气划破了长裤，一道血痕由大腿直划至脚踝，十分可怕。

这道极长的伤痕只浅浅划破了表皮，李逍遥刚一落地，血珠便由伤缝中涌出，很快汇成了血流，乍看之下颇为可怕，林月如叫道：“逍遥哥！”

那男子振剑欲再攻来，李逍遥侥幸避开一招，下次绝没有这样好运了。如果林天南说得没错，那么他不但能将蜀山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可创过可破与可补剑法不足的招式，李逍遥所学正是蜀山剑法，也正好注定不是他的对手。就算李逍遥天资过人，苦练专悟个几年，或许可以与之相敌，但李逍遥习之未久，目前怎么可能胜过这毕生都在钻研蜀山剑法之人？

眼见李逍遥只能闭目待死，林月如已闪身挡在面前，对那姓姜的剑都道：“住手！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使这杀招？”

那男子阴沉沉地说道：“他诬我投身妖界，便是诬蜀山弟子。”

林月如道：“哈，真是天大笑话，当年是你自己不要师门的，倒来替蜀山出头了？”

那男子道：“我一日是蜀山弟子，终生是蜀山弟子，谁说我不要师门？”

林月如道：“哼，当年之事，众目睽睽，你当没人知道了吗？独孤剑圣可是亲眼所见，早就没人把你当弟子啦！不要说你被除了名，蜀山上上下下，除了独孤剑圣之外，根本没人知道有你这号人物！”

他剑眉微聚，越听越是眼冒红丝，道：“胡说！胡说！”

林月如道：“你不信怎么不自己回蜀山看看？不要说名谱上早就没有你，就连你留下的任何记录，也全被你师父给毁去，他不但把你逐出师门，还要天下当作从来没你这个人，你姓也没有，名也没有，就连过去都没有了！”

他冰冷的脸上，更是生气全无，抬眼望了那名做婉儿的女子一眼，她一直立在一旁，负手旁观，面无表情，不发一语。

两人倒像是两尊玩偶对望一般，过了一会儿，他才道：“我并未投身妖界，虽然我不忠师门，孝师父，可是我没有投身妖界。”

林月如见有了缓和之机，忙道：“你说你没有，为何却杀了那么多蜀山子弟？”

他缓缓仰起脸来，喃喃道：“.....我没有杀，我没有杀他们.....”

难道他竟是被冤枉的？

但是他的语气又一转为困惑，依然自言自语地说道：“.....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林月如道：“逃出去的人说你变成妖怪，在塔中大开杀戒，见蜀山的门人就杀！”

他身子一震，更加困惑，道：“真是我杀的？”

婉儿开了口，道：“是他们自投死路。你是为了阻止他们进塔，出招阻拦，他们却不由分说，以八卦阵围攻你，八卦阵一出，必得敌我一方灭尽，你没死，死的就是他们了。”

他眼中极为困惑，过了一会儿才喃喃道：“.....对，是八卦阵，我破了八卦阵.....”

林月如与李逍遥都觉得其中必有隐情，林月如问道：“你进了塔中，当时怎么没死，一直守在塔里，还杀了蜀山的人，难怪被视作妖魔！你说你不是妖，谁肯相信哪？”

他缓缓沉吟，像是失神了一般，道：“我不是妖魔，我想见师父.....”

“你师父死了好久啦！你既想见他，当初伤一好，就该出去对师父解释清楚，现在说也没用了！”

“师父……死了……谁杀他的？”

林月如也不知道姜绝之怎么死的，随口想当然地回答道：“他是自己老死的，你以为那是昨天的事？都过了百年，独孤剑圣都成了白发老公公了！”

独孤剑圣发白则白矣，却还没到林月如所说的“老公公”的境界，不过凡间人过了一百年，也差不多该垂垂老矣，林月如顺口说出，并不夸大。

“头发白了？百年……百年……”他似乎完全没有发觉时光已经过了三代，倒像是林月如在骗他一般，他望向婉儿，问道；“有百年了吗？”

婉儿道：“塔中没有时间，我不知道。”

林月如大为好奇，道：“你不知道时间过去了这么我，可是你自己伤好了，又为何不出去？”

“我为何不出去……我为何不出去……”他自己问着自己，虽然也脑中一片混乱。

林月如追问道：“你想想，当年你中了剑之后，被妖女带入锁妖塔，然后呢？”

他边想边慢慢地说道：“然后……然后吗……我当年我受了重伤，女苑带我进塔，然后……”

“女苑？”林月如一听竟不是这名“婉儿”，而是另一人，更感到奇怪。

他恍然像没听见林月如的话，径自边想边说道：“我当时的神志已不大清楚了，听见师兄弟们喊着要她把我放下，她却不停地往前跑，眼泪一直滴在我的身上……”

他缓缓举起手，看着自己的手心，眼神十分温柔，好像上还有残泪一般。

“我耳边的声音一下子近，一下子……等我睁开眼睛，女苑她抱着我，身上都是血……她脸上包着麻布，眼睛却在笑……”

“怎么了？”林月如忙问。

“‘怎么了？’我这么问她，她边哭边笑着说你不会死了……我发现身上的伤好了七八成，她却身子虚弱地靠坐在墙边，我说你怎么了？她只是微笑不语……”

李逍遥猛然回想起自己曾被林月如一剑刺穿胸口，当时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是被赵灵儿以还魂咒给救活。他虽然好了，赵灵儿却大受损伤，难道眼前这名前辈也是被那妖女以还魂咒救活？

李逍遥忍不住问道：“她……她是以还魂咒救了你吗……”

婉儿道：“没错，你怎么知道还魂咒？这不是人间的术法。”

李逍遥一听，登时整个心都往下沉了，赵灵儿和那妖居然都以还魂咒救了人，难道赵灵儿也真的不是人类？那人慢慢地望向李逍遥，道：“我上前要扶起她，她却说你别过来，我……我杀了许多蜀山弟子……我吃了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全在后面紧追不舍，她没有法子，只好使了杀招，塔里的妖魔也全出来帮她，那些蜀山弟子们……全死了……。我又急，又气，说你为何要杀蜀山弟子？他们都是我的手足兄弟……她叹了口气说，我是妖，我没有法子……你要替你的同门报仇，可以杀了我。”

林月如忙道：“杀不得！她是为了救你啊……”

他像是没听见，自顾道：“我知她是妖，可是我以为她是好的妖……当年黔中疫病肆行，是她将地疔之气吸入自己体内，才扼制阻止了一大半的疫情，我医好了民众，只剩下垂死的她，我发誓一定要把她医好，才带她蜀山……她是好的妖……”

林月如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你为何不早跟你师父说？”

他摇了摇头，喃喃道：“她不许我说，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和她……在一起了，我也怕师父知道，便想拖过一天算一天……她的疫病是真的，又日渐沉重。地疔之气让她面容全毁，但是……她与我见面之时，总是把毒反吸入体内，就怕我见了她腐烂的容貌，会厌弃她。我一再劝她不可如此，她就是不听……当时，我却没想到，她不许我告诉师父，果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林月如忙问。

“师父责备我，我才知道她以苦肉计混进蜀山……是为了救出塔里的妖魔……她杀了五名守塔弟子，如今……又杀了进塔的师兄弟。师兄弟几十条的命，全被我……全被我害死了……若不是我妇人之仁，非要救不可；若不是我修行太浅，被情意所惑，蜀山何致有此浩动？全是我的罪过……全是我！”

他的声音幽缈虚浮，纵使在痛陈已过，但还是像幽魂低语一般，听起来格外诡异。

他慢慢举起手中的剑，道：“我看了看剑，又看了看她，为了替那么多师兄弟报仇，我是该杀了她，然后自刎的；她见我拿着剑杀不下去，便辛苦地抬起手，解下了面上麻布，露出已腐烂得不可收拾的面孔，好让我坚定杀她的决心……可是我的手一软，剑落在地上……”

说着，他手中的剑也落了地，发出“当”的一声清响。

林月如和李逍遥都屏住了气息，不知道他会怎么做。眼前的女子是自己最心爱的人，是救了他一命的人，却也是杀了许多师兄弟的血海仇人，他杀或不杀，都不应该。

他沉静了一会儿，似乎在想着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他竟然缓缓地走到墙边，坐了下去，一如当初那具尸骸的坐姿。

林月如探着小心地问道：“你怎么了？前辈，你.....你杀了她了吗？”

他拾起宝剑，专心地看着剑刃，修长的手指轻抚着剑身，道：“我会杀她？她是妖.....亲自吸入地瘴之气，冒着废身之危混进蜀山，救她的同伴，她错在哪里？错的是我不该被她蒙蔽，不该受其情意，不该欺上瞒下.....该死的是我，不是她.....”

他竟举剑就要往自己胸口刺去！李逍遥忙道：“不可！”

李逍遥一剑挥出，格下他这自刺的一剑，但因为他身刺的这一剑太猛，李逍遥手中铁剑竟被真气硬生生断成两截！李逍遥的右臂也差点像要被扯下来一般，震得麻住了，动弹不得。

他这一剑没有自刺而成，呆呆地低头地面上的断剑，又看了看自己的心口，喃喃道：“是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婉儿冷冰冰地说道：“你想起你当初怎么死的了吗？”

“死？”李逍遥与林月如都大吃一惊。

“对，我便在她面前这样一刺，一剑把自己刺死在这个地方.....”

李逍遥简直不敢相信，原来他早就死了，难道现身与他过招的是个亡灵？

“可是.....我为何还在？女苑呢？她在哪里？”

婉儿道：“娘死了。”

他望向婉儿，道：“你说什么？”

婉儿像在说着无关痛痒的话一般，平淡地说道：“娘用数百年的功力救回你一命，你却又马上自杀在她面前，她本想立刻自散道行，随你而去，她正要挖出真元时，发现了我。”

“你.....你是谁？”

婉儿道：“是女苑体内的肉胎，你的女儿。”

“你是我的女儿.....”他反复了一遍，却无激动之情，也并不惊讶，只像理解了一件事一般。

那么这名冷若冰霜，简直像行尸走肉的女子，应该称为姜婉儿了，林月如道：“那么女苑是在生下了你之后才自杀的？”

姜婉儿道：“不，女苑的根基，早就被地疔之毒化去一半；为了救他，再去其九；剩下的一点点精气，也无法生下我，是我竭力吸尽她的真气，才凝成人形，但是她的真气可用者实在太少，我徒有身形，而无魂魄。还要再修五百年，才能有法力；再修一千年，才会有喜怒哀乐。”

原来是姜婉儿自己吸尽女苑的最后一点精气，妖魔的生育之法竟是杀母求生，果然让人匪夷所思。

李逍遥与林月如都目瞪口呆，姜婉儿是女苑所出，当然是妖，但她又是禀人精气所成，应该也算是人吧？

那名剑者抬起了脸，望向姜婉儿，道：“女苑在哪里？”

“她烟消云散了。”

“那我……为何还在？”

姜婉儿道：“你自责过深，阴魂难以消散，还以为自己是蜀山的人，便守在此地，阻止蜀山的弟子入塔。可是你只知道要拼命阻止，将他们都给杀了，死人便无法入塔，你才安心了。”

他身子一震，道：“我杀了同门？我杀了同门？”

姜婉儿点了点头，他一跃而起，发出一声长啸，声音有如千万巨雷，震得整座塔都晃动起来！李逍遥与林月如大骇，急忙运气护住真元，以免被震得五内俱裂。

猛然间他拔剑跃起，往李逍遥攻来，喝道：“你骗我！我没有杀蜀山之人，我没有！”

李逍遥连忙拉着林月如，脚下急踩醉仙望月步，灵活地闪过他的快剑，一面急道：“前辈，住手，住手啊……”

他已发了狂，手中剑花万点，绵密无间，李逍遥抱紧了林月如东闪西避，任他挪腾闪避，对方的剑尖如影随形，总是差点要刺进他的背心，或直劈他的面门，就是不让他脱逃出剑势之内，一时之间险象环生。李逍遥惊出一身冷汗，自己手中无剑，又得保护林月如，再闪下去，没几招，大概要和林月如一同毙命在他剑下了。

在设计可施之际，李逍遥腰边所系的葫芦突然点醒了他，这样逼命无常之刻，就算此招狠了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李逍遥一扯葫芦，极速地仰面吞了一口，往对方噗地喷去！同时急颂神咒，双掌送出真气，轰击向他！

“砰”的一声巨响，那剑者竟被这道猛烈的真气击中，轰然四散！

林月如瞠目结舌，眼前的剑者在面前四分五裂，但没有半点血肉，此情此景，真是诡异绝伦！

他四散爆裂，整个人却倏地消失不见了，接着便听见喀喀数响，众人定神一看，竟是散落一地的白骨。而那剑者已烟消云散，不见踪影。接着“当”的一声，那把镶有七星的剑，也落在地上，静静地躺着。

李逍遥顿时气空力尽，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第二十三章 妖塔群魔(上)

不知过了多久，李逍遥才慢慢醒来，发现自己还躺在甬道的地面上，林月如满脸担心地看着他，见到他清醒了，总算放了心，伸手将他拉了起来，道：“你还好吧？怎么突然就晕了过去？”

李逍遥坐起之时，头还有点晕，浑身无力，酒剑仙事先对他的警告果然是真的，酒神咒催出之后，李逍遥整个人几乎都掏空了一般。

“没什么……前辈呢？”

姜婉儿道：“他的魂魄散了。”

李逍遥道：“散了？那……”

姜婉儿道：“他死后一直无法解脱,遂成缚地之鬼,他这样攻击你,便是要你拿出实力来,打散他的元神 “他……他不是要杀我们？”李逍遥奇道。不过回想起来，他虽然气势惊人，杀招连绵不断，却总是在紧要关头处放过他们，看来好像真的别有用意。

一想通这层，李逍遥叹道：“唉！前辈他……”

林月如长叹了一声，道：“也罢，当年憾事已经无法弥补了，将来咱们出去，还可以告诉独孤剑圣前辈，他那位同门前辈并非成魔之人，只

是意念太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罢了。”

李逍遥内心五味杂陈，想起从前在玉佛寺外，赵灵儿说的种种话，言外之意，他约略已猜到了，可是他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可能。而姜婉儿的父母人妖相恋的下场，百年之后仍归虚无，更让他感到一丝不祥。

姜婉儿将落在地上的七星宝剑拾了起来，递给李逍遥，道：“你的剑断了，拿去。”

李逍遥接过宝剑，此剑既是当初蜀山名人所用，当然比李逍遥那把家传的锈剑好多了，不过父母留下的剑断了，李逍遥还是感到有点可惜。那把旧剑陪伴他至今，已算是功成身退，今后要应付更多的险局，也非得有把好剑不可。

李逍遥坦然受剑，道：“多谢姑娘。这塔里……到底还有多少妖怪？”

姜婉儿道：“这么久以来互相吃来吃去，也剩不多了。”

林月如道：“互相吃来吃去？妖怪也会互相吃掉对方吗？”

姜婉儿视做理所当然，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们不吃东西的吗？”

“可是人不吃人吧？妖为何却会吃妖？”林月如问。

姜婉儿道：“人为何不能吃人？”

他问话时脸上依旧木然，让林月如毛骨悚然，李逍遥道：“你看起来那么柔弱，法力又不强，怎么没被吃了？”

姜婉儿道：“我娘为了救这塔中的妖族而自受疫毒，混入蜀山，这塔里的妖因此不为难我。倒是你们，还是别再前进了，突然有人类闯进来的话，大家群起攻之，你们未必能活命。”

李逍遥道：“我既然来了，就不可能无功而返，我一定要找到灵儿！婉儿姑娘，请你告诉我是否见到过灵儿的踪影？”

姜婉儿道：“我不知道。你们不信，我也没有法子了。”

她转身便要走，不再理会李逍遥与林月如，看来她果然没有任何喜怒爱恨之情，想用任何情谊打动她，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逍遥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她的路，道：“你知道灵儿的下落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得麻烦你带路，告诉我们这塔的机关。”

姜婉儿想往前走，但李逍遥就是死皮赖脸地挡住前面，她朝右走，李逍遥便向左挡；她向左走，李逍遥便又往右挡，弄得她进退不得，只好道：“你们要我带路，我带就是了，走吧。”

“多谢婉儿姑娘！”

李逍遥大喜，和林月如一左一右将她夹在中间，一起往通道前方而去。原来李逍遥还怕她会逃走，可是走了一会儿，见她根本没有逃意，反而很认真地老实告诉他们何处不可靠近或触碰，遇到贫路，也直接指点正确的方向，一点欺瞒之意都没有。

李逍遥猜想或许是她无喜怒爱恨之心，所以没有任何欺人的念头，她说愿意带路，就会带到底。

三人在这黑暗的通道中似乎走了许久，林月如都有些脚酸了，姜婉儿终于停步，道：“这里我可以通过，你们不能通过，还要走下去吗？”

李逍遥凝目细看，眼前是一大堵发出微微金光的墙，好像有不少精美复杂的雕刻。

这处的灯光幽蒙，林月如取出怀中的火石，点起火把照去，登时眼前一片金光！

李逍遥与林月如仰首看去，不禁发出一声惊叹。眼前的是两扇巨门，全以黄铜铸成，在火光的映射下，简直像是镀了大片夕阳金辉的海面，壮丽无比！

“好漂亮啊……”林月如赞叹道。

李逍遥也被这两扇由地面直达天顶的巨门给震慑住了，上面雕镂繁丽，乍看之下只知有无数造型各异的人或妖，或静或动，有的像舒适快乐，有的却恐怖阴沉，各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够明亮的此地一时也看不大出来。

眼前最大的问题可不是怎样看懂此门的艺术，而是想怎么通过它。

李逍遥用力推了推门，当然是纹丝不动，两扇黄铜大门之间的隙缝，紧密得连一根头发都无法空透，更不要说剑刃了。

见姜婉儿木然立在一旁，李逍遥问道：“你怎么开这扇门吗？”

姜婉儿道：“我不知道，每次走到这里，我直接就穿过去了。”

“那……那门背后有没有锁？”

姜婉儿道：“我听书中仙说此门有锁，可是不在门上。”

“书中仙？”

“他是塔中一位修了好几千年的妖，不知道的事问他就知道了。”

李逍遥道：“那……什么叫做‘此门有锁，不在门上’？”

姜婉儿道：“我不知道。”

李逍遥道：“你可以穿越这扇门，那能不能劳烦你帮我问得更仔细一点？”

姜婉儿道：“好吧。”说着，她便真的往两扇黄铜大门笔直走过去，整个人没入门中，眨眼不见了。李逍遥忙赶上去，双手所触，还是冰冷坚硬的黄铜。

林月如道：“你就这么让她走啦？万一这是她的脱身之计呢？”

李逍遥道：“我认为她不会说谎。”

“是吗？她是妖，又会自食同类……”

李逍遥道：“如妹，你想，婉儿姑娘没有七情六欲，应该也不懂得什么是说谎吧？我们方才一路走来，经过多少岔路？她也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可碰的机关，若是她要脱身，刚才害死我们的机会多得是，不必再编出一种说法来。”

“说得也是……”林月如双手抱胸，沉思了一下，道：“此门有锁，不在门上，是什么意思？”

李逍遥道：“会不会说是有别的机关，找到机关就可以打开门？”

林月如道：“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可是这里除了这扇门之外，就是墙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机关会藏在哪儿？”

李逍遥张头四望，以手敲了敲墙上的砖石，一排一排地敲过去，声音都一样。就算是哪块砖石背后就是机关，他也未必敲得出来。再说此地筑成之砖有千千万万，一块一块去试，恐怕耗尽一生也还不能敲尽。

林月如叹道：“藏一粒沙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沙滩，咱们这样死找，找不出来的。”

李逍遥道：“搞不好瞎猫碰上死老鼠，就给咱们试出来了。”

约莫半个时辰，姜婉儿又透了出来，李逍遥和林月如都连忙迎上，齐声问：“怎样？”

姜婉儿道：“我问书中仙前辈‘此门有锁，不在门上’是何意，书中仙前辈说：‘头痛不能医头，脚痛不能医脚。’”

李逍遥和林月如都傻眼了，林月如道：“这是什么回答？谁听得懂啊！不行，请他讲得仔细一点！”

姜婉儿道：“还要问得更仔细吗？”

“当然！”李逍遥道。

“要怎么问？”

李逍遥道：“就问他：‘不在门上的锁在哪里。’”

姜婉儿点了点头，又退回去，消隐在门后。

林月如道：“打什么哑谜，我看这回搞不好又冒出一个乱七八糟的答案。”

李逍遥苦笑道：“既然有谜语，那就有答案，总比大海捞针好一点。”

林月如是个急性子，道：“我最讨厌猜谜，有话好好说不就得了，猜谜有什么意思！”

李逍遥却细细地琢磨了起来，道：“可是你想想，其实那位书中仙前辈已经给了咱们一大步。头痛不能医头，脚痛不能医脚，那顺着的答案思路应该就是开锁不能问锁，我方才请婉儿姑娘去问的问题看来是无解了。”

林月如急道：“笑话！开锁不问锁，那问什么？”

李逍遥皱眉不语，见他那认真思索起来的样子，林月如不耐烦地说道：“我看那个叫书中仙的妖，只是在故弄玄虚整人罢了！”

“是吗？”李逍遥疑道，但总觉得是有点线索可以想的。林月如到处走来走去，焦虑不安。

似乎是过了许久，姜婉儿又冒了出来，李逍遥忙道：“书中仙怎么说。”

姜婉儿道：“我问书中仙前辈，不在门上的锁在哪里。书中仙前辈说：‘去告诉那个人类，你问错了，你只能再问一次，再三则为不敬，不敬则不告。’”

林月如一愣，李逍遥却是大喜，道：“我猜对了！方才果然问错，婉儿姑娘，请你这回去问书中仙前辈：‘不问锁，只问开。’”

“不问锁，只问开是吗？”姜婉儿确认了一遍，便又闪退到门后。

林月如道：“你怎么也打起哑谜来了，这可是最后一个问题啦！”

李逍遥道：“这不是哑谜，是最简单不过的问话，别想得太钻牛角尖。”

林月如道：“你倒说说这回是在问什么！”

李逍遥一笑，摇头晃脑地说道：“头痛脚痛者，病也。医头医脚者，医也。或有错医者，不可因错而废医也，故千错万错，非医之错，乃头脚之错也。门不能开者，闭也。无锁可开者，还是闭也。门之不开也，未必是锁之故，乃不知开术也。”

林月如火了，一把揪住李逍遥的衣领，怒道：“你在耍我是不是？”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李逍遥只想跟她开个玩笑而已，笑道：“听说笨蛋比较容易生气……”

“你！”林月如拳头都扬起来了。

李逍遥接着道：“可是你是修养第一好的人，脾气应该也很好啦！”

林月如放下了拳头，仍凶巴巴的：“快说！”

李逍遥笑道：“我的意思是，‘医头’、‘医脚’的做法里，那是医错了位置，可是‘医’还是要的。那么不能开锁的说法里，问‘锁’这个字就错了，或许该问的是‘开’这个字。”

林月如想了想，道：“是这样简单吗？”

李逍遥道：“最难的事情往往说破了之后，都是最简单的。”

林月如闷哼了一声，道：“最简单的开法就是两手推门去开，你倒推推看！”

李逍遥道：“或许答案真的就是如此。”

姜婉儿再度出现时，表面上轻松的李逍遥难掩紧张之情，道：“书中仙前辈怎么说？”

姜婉儿道：“我问书中仙前辈‘不问锁，只问开’。书中仙前辈说：‘呵呵，好个机灵的人类。跟他说用第七八只手开。好啦，别吵我看书。’”

姜婉儿忠实转述书中仙的每一个字，连那两声“呵呵”笑声都重复念出，虽然听起来有点怪异，至少真实度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不过李逍遥却再次傻住了，道：“第七八只手？”

此时在场之人，就连姜婉儿也算进去，最多是六只手，哪里再变出第七八只来？难不成是指塔外的镇狱明王？他当然不会愿意帮忙推门，再说那尊镇狱明王足足有六臂，请他加入的话，可就不只七八只手，那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手，可能也不是答案。

林月如道：“这……我觉得好像还是被耍了。”

李逍遥道：“既然是位饱读书的前辈，应该不会这么无赖才对，我再想想，一定有答案的！”

林月如没好气地说道：“你到哪里去生那第七八只手来？是指那位魂销魄散的前辈吗？”

李逍遥道：“他没有形体，也就没有手不，不可能是他。”

“除此之外，咱们入塔到现在哪还有第四个人？”

李逍遥道：“所以才要想嘛！我们一定想得出答案的。”

李逍遥背负着双手，没有目的地踱着步子，陷入了沉思。林月如本想再追问姜婉儿，但是看她那面无表情的样子，也知道问不出结果来。可以说的，不用问她也会说；不能说的，就算把她打死了她也不会

说，毕竟她是个没有恐惧之心也没有喜乐之情的人，用任何手段对付她都没效。

突然“哐”的一声，李逍遥的脚踢到了东西，那东西滚了出去，竟像发出了闷哼声。

林月如吓了一跳，连忙点起火把照去。

原来那是一只灰扑扑的坛子，上面贴了张写满红色律文的黄符。由于坛子不大，又放在角落，两人竟一直没有注意到它。

李逍遥捧起坛子，更奇的是那坛子内竟发出了低沉的声音，道：“无礼的小子，还不快把我扶正！”

没想到这么小的坛子内会藏有人，李逍遥更是惊奇，但马上也就想道：第七第八只手会不会就出在这上头？

可是李逍遥仔细一看，若里头真的有什么，大概也只是个小不点，不可能推得开这两扇丈许的黄铜大门。李逍遥难掩失望之情，道：“抱歉，我没留神，冒犯了您，我马上就把您放回去。”

“咳！”那坛中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威严动听，道：“既然你已经动手了，就顺便把坛子上的纸给清干净吧！”

“是。”李逍遥顺手要抹去那纸，又觉得不大对，道：“这张纸是符吧？好像不该乱撕。”

“咳咳！你撕就对了，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坛内这样说，反倒让李逍遥与林月如更觉得不对劲，林月如道：“哼，我天鬼皇怎么会以这破坛为家？”坛内之人不屑地说道。

李逍遥道：“不是你家，那你是被关进去的了？”

“咳！谁敢关我堂堂天鬼皇？我是自己进来的！”

李逍遥道：“您是自己进去的，嫌这黄纸不好看，自己出来撕不就得
了？”

坛内的声音虽威严不减，但已有几分心虚：“哼，堂堂的天鬼皇，不做
这点小事。”

李逍遥话这么一套，就知道他一定是出不来，想骗他们撕去这符纸，
便笑道：“我说这坛子灰不溜丢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装榨菜的，谁
知道是装了堂堂的天鬼皇？为了区别榨菜与天鬼皇的不同，我说这符
还是贴着好。”

林月如也笑道：“我瞧不像榨菜瓮，倒像骨灰坛！只缺贴上生辰八字、
籍贯考妣啦！”

“住口！”坛内的天鬼皇被李逍遥与林月如你一句我一句给激怒了，喝
道：“无礼的小辈，多少天鬼归本皇所管，你们竟敢出言无状！”

李逍遥道：“是，是，失敬，失敬，您忙，您忙，请您继续在坛内称孤
道寡，后生晚辈不敢打扰您了。”

李逍遥就要把它放下，天鬼皇又喝道：“慢着！”

李逍遥道：“还有事要交待吗？”

天鬼皇发出一连串极度不满的低声咒骂，才道：“把这黄符撕了！”

李逍遥道：“求人不是这样子求的。”

天鬼皇道：“本皇从不求人！”

“那就继续在里头待着吧！”李逍遥真的就把它给放下了，然后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它。

林月如也低头看着那坛子，又看了看姜婉儿，指着坛子问道：“这是哪位？”

姜婉儿道：“不认识。”

林月如和李逍遥等了一会儿，那坛子都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李逍遥想了想，又试着去拿起那坛子，不料手才一碰到坛身，里面便发出一连串的怒骂声，吓得李逍遥连忙缩手，四周立刻又归于安静。

李逍遥与林月如互相对望了一眼，林月如抬了抬下巴，要李逍遥再试试看。

李逍遥再度伸手去碰那坛子，果然又爆出鞭炮似的接连怒骂。他手一缩回，声音立刻又没有了。

这下子他完全了然，原来坛内的天鬼皇被封住了，除非有外力相助，否则不要说出来，就连发声都难。明白了这一层，李逍遥气定神闲，安然拾起坛子，坛内天鬼皇正骂个不停，李逍遥笑道：“你再啰里八唆的，我可要把你丢得远远的，让你一辈子不能再骂人啦！”

天鬼皇果然立刻住嘴，在锁妖塔中，不要说妖怪已经所剩不多，人更是几十年难得遇上一个，自从很久以前，不知为何就根本没人来过此地，也一直无法解救他。

天鬼皇当然不知道：在他被关进坛中之后不久，前面就发生了蜀山弟子与妖女的事，蜀山弟子的亡灵来到此地。他自己在里头百般无聊的数着日子，八年十年，他还不以为意；等破百年之后，他便急了，生怕自己就这样永远被困在坛内。

李逍遥听他不再骂人，才道：“你说你是天鬼皇，你法力强吗？”

天鬼皇闷哼了一声，道：“我敢自夸，除了镇狱明王比我强一点点之外，此塔内无妖是我的对手！当初要不是中了蜀山臭道士的诡计……哼！”

原来他是被骗进坛里的，李逍遥道：“你想不想出来？”

“废话！”

“那我们放你出来，你能打开这两扇黄铜大门吗？”

“哈哈……小事一件！那有什么难的？”

李逍遥一听，大为振奋，道：“要我放你出来可以，但是是有条件的……”

“我知道，你放心，放我出去之后，我一定会知恩图报。”

李逍遥道：“你会知恩图报，这可是你说的，你不会反悔吧？”

天鬼皇冷笑道：“反悔是你们人类的把戏，咱们妖魔，说怎样就怎样，不必骗人！”

听他这么说，李逍遥也只能相信他，否则自己实在也无别的法子可以开启这两扇铜门了。李逍遥道：

“好，我马上放了你。”

说完，他一把揭下了黄符，手中灰坛剧烈地一弹，弹撞了出去，跌了个粉碎，同时冒出了大把的白烟！

“哈哈……哈哈！我自由了，我自由啦！”

烟雾散去，立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个身披战甲，身長十尺，容貌端严威武的男子，虽然肌肤是诡异的蓝色，但是目光如电，有如神人，果然气势不凡，当得上“天鬼皇”这个称号。

他微低俯下脸，睥睨着李逍遥与林月如：“就是你们放我出来的吗？”

李逍遥道：“没错。”

他又望向姜婉儿，道：“你呢？”

“我只在旁边看。”

“嗯.....你不是人类，也不是妖？”他一眼看出姜婉儿的不同。

姜婉儿并未回答这个没必要回答的问题，依然木然而立。

天鬼皇也不再理会她了，道：“你们把我放出来，我会知恩图报的，来吧！”

说完，竟一掌向李逍遥击去！

李逍遥连忙以醉仙望月步闪开，见他紧接着掌气击向林月如，连忙便振剑向他攻去，喝道：“住手！”

李逍遥手中的七星剑，正是当年姜绝之大战天鬼皇时所用的剑，也是他亲自传给爱徒的宝剑，李逍遥以它攻击天鬼皇，天鬼皇一眼认了出来，暗自惊心，收掌道：“你.....你是蜀山派的？”

李逍遥横剑护在自己和林月如前，怒道：“你这妖怪，竟然恩将仇报，出尔反尔！”

天鬼皇睥睨着他，道：“你功夫比姜绝之差多啦，如果你是蜀山弟子，我恐怕真的得出尔反尔一回了。”

李逍遥道：“我不是蜀山弟子。”

“那你为何有姜绝之的七星剑？”

姜婉儿道：“我爹的，我爹死了，我送给他的。”

“你爹？你爹又是怎么死的？”

姜婉儿指着李逍遥，道：“被他杀的。”

天鬼皇越听越是糊涂，道：“你爹被他杀了，你却把你爹的剑送给他？为什么？感谢他杀了你爹吗？”

姜婉儿道：“是的。”

天鬼皇更是莫名其妙，李逍遥道：“好了！你说你为何恩将仇报，反过来攻击我们？”

天鬼皇不理睬李逍遥的问题，反追问道：“你杀了蜀山的人，你真的不是蜀山弟子？”

“说不是就不是！”

天鬼皇看样子是松了口气，道：“如此甚好，我的报答，就是吃了你们；让你们成为我的一部分。如果你是蜀山弟子，我可就吃得很痛苦很恶心啦！”

李逍遥与林月如大吃一惊，林月如道：

“这是什么鬼话！哪有这样的报恩法子？”

天鬼皇道：“鬼族报答人类的方式就是吃了对方的身体，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伙伴！来吧！”

他又要攻来，李逍遥连忙道：“等一等！你先听我说……”

天鬼皇道：“你们还有什么遗愿，说来听听吧！等我吃足九十九个，离开这锁妖塔后，一定会尽量替你们办到！”

李逍遥仰首见这天鬼皇的气势，实在不是普通小妖可比，战起来或许十分吃力。他才使用过酒神咒不久，自己知道体力并未完全恢复，战事越少越好，免得一个失手，便真的永远没有机会了。自己身死事小，连累林月如与赵灵儿，才教他于心不忍。

第二十三章 妖塔群魔(下)

天鬼皇已经说吃了他们是鬼族的习俗，要他放弃，大概很不可能。还好这个天鬼皇似乎不怎么聪明，以智取，不力敌，应该比较有胜算。

李逍遥边想边小心地说道：“你说……什么吃足了九十九人，才可以离开这锁妖塔，是什么意思？”

天鬼皇道：“被关在塔中之后，只要吃过了九十九人或一千只妖，就可以出塔了。”

李逍遥道：“哦？是谁说的？”

天鬼皇道：“不知道，我进塔以来就听过这个说法。我所管理的天鬼族已全被我吃了，才九百七十五只，还缺二十五只妖，那位半人半妖的，吃了后不知道算一个还是半个？至于人，我只吃过二十个，加上你们就二十二啦！哈哈……你问完了吗？”

“等一下，我还没问完呐。”李逍遥道：“我们救了你，为什么还要被你吃掉？这太没道理了吧！”

天鬼皇一脸理所当然：“这是我们天鬼族的规矩，吃你们是我的责任。若我不吃，便是不知感恩，不容于天鬼族！”

他说得这样正气凛然，看来是不能劝他放弃。李逍遥抓了抓头，改以另一个角度来规劝：“我若不放你出来，就不会有现在这件事了，对不对？”

“没错。”

李逍遥道：“事情既然是因我而起，就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不责任，你不必负责，你说是不是？”

天鬼皇想了想，道：“唔……这当然！”

李逍遥一击掌，道：“对啊！既然是我的责任，而非你的，那就是我该负起责任，我不照我们人类的规矩，我就不容于人类！”

天鬼皇道：“这……唔……你们人类也有规矩？”

“我们人类规矩可多了，还写了四书五经，从小就得背，如果谁不遵行，可就大惨特惨，其惨无比！”

“那……你们人类的规矩是什么？”

李逍遥道：“照我们人类的规矩，放了别人出来，这个被放出来的就得帮放的人一伯事。”

天鬼皇道：“是什么事？吃我吗？”

李逍遥道：“不，不吃，是别的事。”

天鬼皇道：“那是帮你吃别人吗？”

“不，也不是，你只要帮我们推开这两扇门，让我们通过就行了。”

天鬼皇道：“推开门之后呢？”

李逍遥道：“你推开门之后，我的责任就完了。”

天鬼皇指着李逍遥，哈哈大笑：“哈.....就这样？你们人类真是笨极了，这叫什么责任哪？这样也值得写起书来叫你们背？哈哈.....”

李逍遥干笑了两声，道：“是啊，人类没有你们妖怪聪明。”

林月如也暗自好笑不已，想不到天鬼皇能这么好骗。

天鬼皇极为得意地说道：“这实在太简单了，你们让开吧！”

李逍遥、林月如连忙退后好几步，让天鬼皇走近铜门，只见他铁塔似的身子立在两扇铜门前，伸出双掌，抵在门上，两臂青盘浮跳，就像有青龙要破肤而出一般。

天鬼皇一声爆喝，那两扇黄铜大门便咿呀而开，缓缓地往后滑退，出现前方宽广的通路。

李逍遥和林月如喜得相拥大叫，天鬼皇笑道：“我帮你完成责任了，后会有期！”

说完，身子便消隐在黑暗之中。李逍遥道：

“咱们快过去，婉儿姑娘，请带路。”

姜婉儿点了点头，走在前面，李逍遥与林月如紧拉住了手跟了出去，背后的两扇门又“砰”的一声，紧紧闭了住。

李逍遥和林月如回头一看，都有点忧心，等一会儿若是成功救了赵灵儿，还能由这里原路出去吗？

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面前他们也不能为了这一点而退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不过两人的手却握得更紧了。

姜婉儿走了一会儿，又走过了几处贫路，最后停在一处大洞之前，道：“这里是尽头了。”

李逍遥道：“尽头？就是这里？”

姜婉儿道：“别的路或许可以通往更里面，不过有别的妖守着，你们过不去，没有妖挡路的通道，最后就是这里。”

李逍遥道：“这里是……”

“这里是书中仙修行的地方。”

“锁妖塔就只有这样？”林月如惊讶地问道。

姜婉儿道：“我知道的就是这样。”

看来只有先进去会一会书中仙，才知道这锁妖塔是怎么回事了。林月如已先跨了进去，道：“有人吗？”

突然间一道真气飞来，这道真气来得没有半点痕迹，等林月如发现时，已“啪”地一声，打在她脚踝上。

“啊！”林月如连忙退后，那一击不是很痛，可是由出手的力道之稳看来，对方若有杀意，她的脚早就被砍下来了。

李逍遥问道：“你有没有怎么样？”

林月如摇了摇头，想到方才的凶险，手却不由得有点发抖。

黑暗的洞穴中传出了老人的声音，道：“以杖叩汝胫，可以去矣！”

李逍遥反而更踏前一步，道：“书中仙前辈，晚辈李逍遥，有事请教，请您出面吧！”

黑暗中传出一声叹气，道：“唉！往矣，吾将曳尾于涂炭中！”

李逍遥的眼睛慢慢适应了此洞的黑暗，看清这间石室内空空如也，只有一个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身着儒服，拄杖而立。

见到是老人，李逍遥和林月如都恭敬地站好，唤了声：“前辈！”

书中仙冷冷地打量了李逍遥几眼，转头对姜婉儿说道：“解我言外之意的，就是这小子？”

姜婉儿道：“就是他。”

“嗯，我在看书的时候，最不喜欢旁人打扰，你怎么还带他来了？”

姜婉儿道：“他要我带他来。”

李逍遥东张西望，道：“这里没书啊！前辈，您在看什么书？”

书中仙白眼一翻，道：“你若是看得见我的书，我这书中仙让你当！”

李逍遥想想，他既敢有此号，大概真有些本事，倒不敢小瞧了他，道：“是，是，那么请问您的书在何处？”

书中仙道：“不要说这一室装不下，就连整座锁妖塔也装不下，全在我这腹中。”

李逍遥道：“什么？真的吗？”

书中仙一副懒得理他的样子，哼了一声，道：“不信吾道，不受吾教，可以去矣！”

书中仙便转身要走，李逍遥连忙道：“请等一下，老伯……”

书中仙更怒，回过头道：“不知礼，无以立。小子狂简，吾耻与哙等同列！”

李逍遥忙道：“能不能请您说得白话一点？”

书中仙摇头连连：“照我的话，就是：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照你的白话说，就是滚出去！”

李逍遥道：“前辈听我一言，虽然在下不是天天读书，但是读书贵在领悟，不在死读嘛！我领悟的比您多了一些，又何必天天抱着书本？”

被李逍遥的狂言一激，书中仙差点跳起来，脸上胡须不住抖动，道：“哼，哼，你说什么？你领悟得比我多？你领悟得比我多？哈，哈，老夫生平阅遍经史子集，拜读诸子百家著作，死后附灵于书简之中，五百年来，参遍天地人三界无数经文。论学问之渊、知识之广，就连天界的神佛也不一定比得过我，汝等小辈，竟敢自称领悟得比我多？哈、哈，当真可笑！”

李逍遥道：“真是失敬了！不过这是事实，晚辈不敢妄自菲薄……”

林月如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由这段时间的相处以来，她还不清楚李逍遥有几两重？他别的不少，墨水最缺，竟敢自称对书中道理领悟得比书中仙多？看他这下子怎么自圆其说！

书中仙怒道：“你给我闭嘴，你说你领悟得比我多，我就不信，我来考你……”

李逍遥道：“不对，不对，应该由学问大的人考学问少的人，所以应该是我来考你才对。”

书中仙深深吸了口气，道：“你考我？好，随你考！你出的问题，我有一题不会，就死在你面前！”

李逍遥忙道：“不必玩这么大吗？我的问题您要是有一题会，我就自动退出去，不再吵您读书。您若全都不会，那么就请帮在下几个忙，如何？”

书中仙急着想压倒他，便道：“随你，随你！快出题！”

李逍遥腹中实在没多少墨水，不过和所有识字的人一样，他小时候当然还是被逼着念过四书，虽然背也背不太全，但是还有句还是记得的，此刻只好拿来充数，道：“我的问题也不难，全在四书里……”

书中仙差点从鼻孔中哼出气来，道：“四书？四书我倒着背都会背！”

李逍遥道：“贵在领悟，不在你背得多熟。”

书中仙怒道：“废话少说，快出题！”

李逍遥道：“好吧，我就出个简单一点的好了。曾子骑过什么动物？拿过什么武器？”

书中仙一愣，道：“曾子？骑过马？”

李逍遥道：“不对，骑过马不稀奇，骑过牛啊驴子也都不稀奇，我要问的是书里讲曾子的坐骑是什么？你连这都不知道，那当然更不知此坐骑的名字了”

“这坐骑还有名字？”书中仙愕然。

李逍遥道：“当然是有名字的，还有曾子的武器也是有名字的，你大概也不知道吧？”

书中人皱起眉，仰着脸道：“有吗？哪本书”

“就在四书里，我连范围都说了，你再答不出来，我也帮不了你了。”李逍遥道。

“四书？四书里有吗？”书中仙闭着眼睛，很快地把四书全部在脑中背了一遍，实在没有介绍过曾子的坐骑或武器。可是要他说没有，他又说不出口，难道真的是自己没看出书中的微言大义，所以竟读漏了？

见书中仙那闭目苦思的样子，李逍遥道：“不然我问你更简单一点的好了，尧舜一起骑过什么坐骑？”

听这个问题，书中仙眼睛一下子睁了开，直勾勾地瞪着李逍遥：“尧和舜一起骑过什么坐骑？也是四书里的？”

李逍遥无奈地一耸肩：“您连四书里的问题都答不上来，我还敢问您别的吗？”

“尧舜.....尧和舜一起骑过什么坐骑？尧乃伊祁放勋，舜乃姚重华，他们二人未见于书，乃见于入索九丘.....不对，没这么写过.....三坟五典.....范围不对.....”

他整张脸都几乎挤成了一团，拄着拐杖绕室而走，喃喃自语，显得十分痛苦。

李逍遥叹道：“好吧，我出得太难了，曾子只是孔子弟子之一，尧舜又太古老了，那我就问你孔子吧！”

书中仙望向李逍遥，道：“孔子，关于孔子的一切我都知道！你快说！”

李逍遥道：“孔子的壶叫什么壶？马叫什么马？”

他一问出问题，书中仙当场呆立，接着竟直挺挺地往后一倒，“砰”的一声，后脑重重地撞在地上。

李逍遥和林月如大吃一惊，连忙奔上前去，道：“前辈！前辈！”

书中仙僵躺在地，直勾勾地盯着上方，呆若木鸡。李逍遥连忙拍了拍他，道：“前辈，您怎么了？您还好吧？”

书中仙悠悠吐出一口长气，撑起身子慢慢地坐了起来，扶杖叹道：“我……我竟有一事不知，已深为可耻；如今竟有这么多事不知，纵有沧浪之水，不能濯我羞啊！”

李逍遥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谁能每事必知？您不知道也不算什么。”

书中仙一把拉住李逍遥，冷然道：“小子，你不会是胡扯八道吧？书中根本没有问题的答案！”

李逍遥摇头道：“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您不知道就说没有，这怎么是做学问的态度呢？”

书中仙怒道：“你说有答案，那就给我说出来！曾子的坐骑和武器是什么？”

李逍遥道：“您是承认您不知道了？”

书中仙紧抿着唇，好不容易才吐出声：“嗯。”

李逍遥道：“我问的问题，你答出了哪一题？”

书中仙不情不愿地说道：“没答出一题。”

李逍遥道：“没错，您是都没答出过半题。论学问，当然是我胜过您；但是论对锁妖塔的了解，就是您胜过我，所以我告诉您书中的道理，您也要知无不言，告诉这塔内的事。”

书中仙道：“这有什么问题？曾子的坐骑和武器是什么？你快说！”

李逍遥道：“您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曾子的坐骑是民德龟，武器是慎终槌。”

书中仙道：“民德龟？慎终槌？没这种东西！”

李逍遥道：“谁说没有？曾子曰：‘慎终槌圆，民德龟后倚。’不就是他手中的慎终槌头十分的圆，而自己靠着民德龟而倚，表现出他闲居时非常悠然的态度吗？”

书中仙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明明是……”

李逍遥道：“你说不是我讲的意思，我讲的那里不对，你倒说说？”

书中仙虽觉得他的用字不对，可是古书原本就缺字误字，相通相假，搞不好真的是李逍遥所说的才是原意；再说他也没有文献资料来推翻李逍遥的说法。

正因为他读书太多，看过的伪本也太多，弄到后来自己也已经搞不清真本伪本的差别，李逍遥的曲解竟会让他哑口无言。而这种乱解，只是李逍遥以前懒得读书，和一帮乡村野童胡掰四书，作为玩笑的浑话，此时他急中生智，拿来蒙书中仙，却是正中其弱点。

书中仙道：“尧和舜又骑过什么？”

李逍遥叹道：“这还不简单？不是有一句‘尧舜骑犹病猪’吗？”

书中仙喃喃道：“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其犹病诸……不对！这句话从雍也篇里出来的，整段是：立而立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已。’也就是说，这不只是仁心，已经是圣人的境界了！就算是尧舜也不一定办得到……”

李逍遥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就已经说明伟大了，后面这句‘尧舜骑犹病猪’是以事实来强调仁心和圣行。尧和舜都是大圣贤、大仁君，他们却不顾尊贵地位，不骑马而骑猪，可见他们平民化的作风和谦虚的心胸。骑猪不足以显示其谦虚，他们还特别挑了犹病之猪来骑，这是宣导节俭的美德。猪是食物，犹病之猪不能吃，只能被杀后抛弃，尧舜亲自示范犹病之猪的用法，好让百姓不杀犹病之猪，学尧舜骑犹病之猪，这样不但节省民力，还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伟哉！尧舜骑犹病猪！”

被李逍遥这样说，书中仙果然感到是很有道理的，喃喃道：“原来如此，原来以前我解错了，唉！以讹传讹，我也落入文字障……”他感慨了一会儿，口气也谦虚了起来，道：“那么孔子之壶是什么壶？马是什么马？”

李逍遥道：“孔子之壶是伤人壶，马是不问马。”

书中仙道：“‘伤人乎，不问马’。怎么是这样解释呢？”

李逍遥当然不知道怎么解释，却气定神闲的说：“你认为这样不对吗？”

书中仙道：“论语乡党书，这一章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好像是问题而非名物。”

李逍遥道：“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马廐烧了起来，孔子赶紧退朝，叫人家快点拿他的伤人壶出来，好让他骑着不问马赶去帮忙救火。你瞧‘子退朝曰：伤人壶，不问马！’是不是口气很急迫，充分显示出那时混乱紧张的样子？论语的修辞真是太优秀啦！”

林月如早就听得大翻白眼，想不到李逍遥如此会掰，简直是匪夷所思。

书中仙却反复念道：“‘子退朝曰：伤人壶，不问马！子退朝曰：伤人壶不问马……’妙哇，果然是急切万分，十万火急，论语的用词精炼如神，竟有这般妙处！”

李逍遥笑道：“所以我说读书贵在领悟嘛！”

书中仙喜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听君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又见新境！还有问题想请教你，书经中说……”

真的让他问，自己非被揭穿不可，这点自知之明李逍遥还有，他连忙道：“前辈，我没时间与您切磋学问，现在该我请教你了。”

书中仙道：“你要请教我什么？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恐怕我没有法子回答你。”

李逍遥道：“我只要问这塔的通路。”

书中仙道：“这算什么问题？你要通到哪里去？”

李逍遥道：“嗯……事实上我是要找个人，她叫赵灵儿，她被抓进塔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她。我拜托婉儿姑娘带路，她却说您这里就是锁妖塔的尽头，这是怎么回事？”

书中仙道：“唉，婉儿一向是走这条路，到我这里就尽了头了。不过.....如果你一路进来到现在，没见到你的朋友的话，那她可能真的是被囚在更底层，通往底层的路，不是这一条。”

李逍遥道：“那通往底层的是哪一条路，能不能请您带领？”

书中仙道：“我带路是没问题啦，只不过.....唉，那条路我一向不大爱走，因为路上会遇到一些面目可憎的妖，愚蠢之极，全都是妖魔之耻。既然有你这博学君子相伴，我就勉为其难，带你走上这一遭吧！”

李逍遥喜道：“多谢前辈！”

书中仙拄杖走在前面，林月如朝着李逍遥扮了个鬼脸，意思是：“凭你，竟蒙到了个博学君子的评语，真是白日见鬼！”

李逍遥对她得意地一笑，颇有自得之意。

众人紧随着书中仙走回头的路，到了其中一处岔口，书中仙转向与来时不同的方向，姜婉儿以往只走过这条路一次，因为这条路上有东西挡着，不让她前进，她以后便都不朝这个方向了，不知那东西现在还在不在？

果然在这通路前方，那道青晃晃的影子还在那里凝立。

林月如见了，暗自一悸，眼前伫立的身影十分瘦长，长发披散，如柴的瘦骨上，披挂着破布似的脏污白衣，乍看简直就是不知那个墓里爬出来的鬼魅。

书中仙拄杖上前，道：“喂，死鬼，让一让路。”

那瘦鬼慢慢地抬起头来望向书中仙，容貌愁苦，幽幽地说道：“我也很想走开.....可是.....我怎么走得开？”

书中仙“哼”了一声，道：“谁叫你走啦，你用滚的办法也可以。”

那瘦鬼道：“既然有脚，为何要滚？等我想通了，我就可以让开了，再让我想想。”

书中仙冷笑道：“五百年前我就告诉过你，空想是面壁虚构，不着边际，得腹中有万卷诗书，句句言之有物，才是要紧。你就是不听，还叫我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你自己呢？你光是空想，想得连怎么走都不会走了！”

那瘦鬼道：“你读的书，也是人空想出来的，由空去想才是万物根本。”

书中仙道：“哼！古人的句句话无不有典，不是空想！”

“那么书里的第一句话，是依何典？”

“这……”

书中仙一下子又被难倒，那瘦鬼垂散着眉，挥手道：“书虫，你回去蛀书吧，别吵我思考。”

书中仙丧着脸，道：“你以为我没事喜欢到你这里来？”

书中仙几百年不肯靠近此地一步，正因为此地的沉思鬼是他的死对头，书中仙是凡事绝不自己臆测，一定要在书中找出答案，才敢去做；而沉思却认为真正的道理必须靠顿悟，写成书的文字都是迷障，反而会害自己做错，因此怎么也不肯半行文字。

李逍遥见他们两个针锋相对，忍不住见道：“这位前辈，您为何不能让路？”

沉思鬼道：“因为我无法移开。”

李逍遥道：“为什么？你的脚被锁住了？”

“不，我是想不通……我应该先踏出左脚，还是先踏出右脚？”

李逍遥一愣，道：“先出哪只脚不都一样吗？”

沉思鬼大摇其头，道：“不对，不对！左脚是左脚，右脚是右脚，这怎么会一样？”

李逍遥道：“那你习惯哪只脚先，就是那只脚先出，不就好了？”

沉思鬼道：“习惯？我这五百年来，未曾出脚，也就没有先出哪只脚的习惯。”

李逍遥机灵的脑子这下子也被沉思鬼的话卡住了，道：“那……你先出左脚吧！”

沉思鬼道：“左脚？那为何不是右脚？先踏右脚也走得到，为什么走路要先出左脚，而不出右脚？”

林月如不耐烦地说道：“不是左脚，那你就先出右脚吧！”

沉思鬼道：“右脚是我的脚，左脚也是我的脚呀！为什么两只脚要有左右先后之分？”

林月如道：“你……”

见林月如急躁的样子，李逍遥抓了抓头，拼命地想着有没有什么骗沉思鬼移动的法子。可是正因为这一个下手之处。李逍遥眼珠一转，见到书中仙冷笑轻视的样子，连忙道：“唉，这个问题真是太简单了，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先出的不是左脚，也不是右脚。”

沉思鬼一愣，道：“哦？那么先出的是哪一脚？”

李逍遥道：“先出的既然不是左脚，那就是右脚；但又不是右脚，那就一定是左脚。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必我亲自回答，书中仙前辈，你告诉他答案吧！”

书中仙道：“哼，你只有两只脚就想破了头，若你是蜈蚣百足，那你要想到什么时候？”

沉思鬼叹道：“还好我不是蜈蚣。”

书中仙又道：“蜈蚣百足，不如虻有万足，万一你是虻怎么办？”沉思鬼抬起头来看着书中仙，双眼既忧虑又庆幸，道：“对，还好我不是虻，否则我还宁愿当蜈蚣。”

书中仙道：“比下不足完了，咱们来比上，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比上？怎么比？”

书中仙道：“来比脚少的，你有两足，才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足，就没问题了。”

沉思鬼道：“废话，但天下人无不两足，一足是强硬而为，为了解题而化两足为一足，是削足适履，不是问题的结论！”

书中仙大摇其头，道：“所以说你不读书，肚子空空的没半点墨水，才会这样想当然耳！谁说人都是两足？上古时候舜之乐正夔，就是一足！子曰：‘夔一足。’庄子秋水篇曰：‘夔谓虻曰：吾以一足，蹢躅而行。’不是说有人是不一只脚跳着走的吗？”

“吾以一足，蹢躅而行……”沉思鬼像是想通了，喃喃念道。

书中仙道：“待老夫略施小术，你就什么问题也没了！”

书中仙举杖，往沉思鬼身上一指，沉思鬼微驼的背突然便直了起来，青白的脸上，双眼圆瞪，状貌呆滞，道：“你.....你做了什么？”

“解决你的问题！现在你走走看。”

沉思鬼眼露疑惑，身子一动，居然直挺挺地往前一跳。沉思鬼大为惊讶，又忍不住多跳了几下，脸上神情由纳闷转为欢喜：“啊！原来如此，原来蹉跎而行，便可以了.....哈哈，我能走啦！”

沉思鬼欢天喜地地跳个不停，书中仙道：“哼，空想五百年，不如看古人一行书。走吧！”

书中仙带着李逍遥等人通过此地，再往前走，李逍遥忙问道：“这条路是通往哪里？”

书中仙道：“你不是要我找被抓的妖吗？我就带你到底下的化妖池去找找看。”

“化.....化妖池？”一听此名，李逍遥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此地群妖有凶有谐，与他们相比之下，灵儿绝对是最温柔可爱的，他们都不必被关在化妖池了，为何灵儿反要被关？

书中仙道：“此塔是以金刚白玉石所建，塔内外满是高僧、法师的禁咒，故只能入，不能出。而就连底部，也以十一支巨剑排成阵势，封住了地气。为了防止我们破坏阵法，造塔者便在巨剑所立之地注满化妖水，形成化妖水池。妖类沾到一滴化妖水便得化去半身功力，更不要说整个人潜下去，所以，只要我们别去动那剑阵的脑筋，化妖池里的水是不会威胁到我们的。”

李逍遥道：“可是，万一人被关在化妖池，还有命吗？”

书中仙道：“化妖池只对妖有用，对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听了他的话，李逍遥不但没有宽心，反而更加忧虑，他解救赵灵儿的一路以来，灵儿并非人类的事实，也越明显地呈现。万一赵灵儿竟真是妖，在化妖池里待了那么久，还能有性命吗？

一行人越往前走，路面越是开阔，豁然开朗，这尽处是一间高大宽阔的巨大殿堂，平整的地面光鉴映人，中央是一泓明亮的清水，像是巨大无比的豪华水镜一般。

巨池内耸立着许多高伟的巨柱，倒影成双，更增气势。

李逍遥等人仰走头来，顺着巨柱往上看，雕刻繁丽的石柱列之中，最中央的剑柱上，赫然以金链捆锁着赵灵儿！

而一看见赵灵儿的模样，李逍遥眼前一黑，脑中“轰”的一声，简直不敢相信！

第二十四章 重见天日（上）

在剑柱中央，被金链捆锁的人是赵灵儿没错，她美目轻闭，略显憔悴的脸色不复往日，一头流水般的长发垂散而下。但是，只有脸孔是他所熟悉的灵儿，她的身体，竟是一条盘旋缠绕在剑柱上的巨蛇！

林月如发出惊呼，简直不敢相信，就连书中仙也似乎十分错愕，张大了口仰着头看赵灵儿，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什么。

李逍遥的眼睛像定住了，他再三地看着，那脸是赵灵儿的脸没错，自胸口以下，却绝对不是人形。

赵灵儿缓缓睁开眼睛，望向李逍遥，她虚弱绝望的脸上，已经连震惊之情都没有了，只换来无奈的凄然眼神，轻道：“逍遥哥哥……”

李逍遥颤声道：“灵儿.....”话一出口，声音干哑得让他自己都差点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好不容易喘了口气，才道：“.....真的.....真的是你吗？”

赵灵儿淡淡地苦笑着，点了点头。

李逍遥的声音仍在发抖，道：“谁.....谁把你变成这种样子的？你怎么.....怎么变成了.....”灵儿接了下去：“一只丑陋的蛇？”李逍遥无法点头，但是这是一个明摆在眼前的事实，不容得他不承认，李逍遥道：“我.....我们来救你了，我马上把你救出去，让你恢复原样.....”

赵灵儿声音凄楚地说道：“我的原样，就是这样，你何必来救我？”

李逍遥全身发软，缓缓摇头，道：“不.....不可能.....你不是这样.....你是.....灵儿你是.....”

突然间一幕人间绝美的画面，像洪流般冲入他的脑海！

在银波滟潋的水池中，她那像是一朵晕染粉白的荷花的身體，自烟波间缓缓地曳动着，周身散发着迷蒙的月辉.....

李逍遥想起了她柔若无骨的手臂，那拢过乌丝后，显得光泽得发亮的后颈。

李逍遥想起在药柜之中，她的容颜在夜明珠的照耀下，双颊飞红，长睫如扇，自己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在她脸上一吻。

李逍遥更想起了仙灵岛上，她的香闺之中，赵灵儿暖玉生香，在李逍遥怀抱里，赵灵儿的身体像是一团烈火一般，一波波地将他袭卷陷溺.....

李逍遥叫道：“灵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我的妻子，在仙灵岛上，我们已成了夫妻，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一个字也不说？”

林月如诧异地望向李逍遥，赵灵儿的愁容中，眼里浮现一丝欣慰的笑意，但却被泪水给掩去了。

赵灵儿道：“逍遥哥，你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何你会忘记这些，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你愿意照顾我，这一路对我这么的好.....如今我死已无怨，你们走吧.....林姐姐，以后逍遥哥就交给你了。”

李逍遥恍若未闻，大声道：“灵儿，我会救你的，我马上救你下来！”

赵灵儿流泪道：“你有此心，我死已无憾，我如今已失去人形，你救了我，只是累我，逍遥哥哥，你们走吧，让我自己在这里平平静静地渡过残年吧.....”

李逍遥道：“不要胡说，你就是你，人形不人形的又怎么样？你再忍耐一下，我立刻上去。”

话虽如此，剑柱高有百丈，比城墙还高，隔着宽阔的化妖池，恐怕只有鸟才飞得上，等闲轻功根本就不可能在横越了化妖池之后，还登得上剑柱。

李逍遥决定冒险一试，他抽出七星剑，真气一振，长剑飞出，李逍遥足踏醉月望仙步，轻轻一点便登上剑身，顺势以足御剑，将真气疾引至剑柱上，在将撞上时，及时攀住了金链，稳住身形，同时收剑回手，牢牢握住。

他这式御剑之法，虽还有点生硬，已足以令书中仙惊叹不已，叫道：“这是蜀山的御剑术！这小子这等年纪，居然会御剑术？”

李逍遥抓住金链，灵活地攀上，终于来到赵灵儿面前，李逍遥一手紧抓着金链稳住重心，一手握着剑，与赵灵儿极贴近地互视。只见赵灵儿脸庞消瘦，泪流满面，更洗得一双黑眸灿若永星。李逍遥微微一侧脸，吻着赵灵儿的脸颊，柔声道：“我说我会来救你，咱们生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赵灵儿泣道：“我.....我这样子，你还.....还愿意与我在一起吗？”

李逍遥的额抵着她的额，轻声道：“一夜夫妻，一世恩情。”

赵灵儿默然垂泪，说不出话来。他们两人身在高处，说话的声音也只有他们两人听见。

李逍遥道：“我这阵子想了又想，有件事我要问你，你千万别瞒我。”

“嗯。”赵灵儿点了点头。

李逍遥道：“我们.....你说你有了我的.....韩医仙又老是说些怪话.....
嗯.....你肚子里是不是.....”

赵灵儿垂下眼睫，轻点了一下头。

李逍遥大喜，用地地往赵灵儿脸上亲去，笑道：“我果然没猜错！这几日我日里也想，夜里也想，虽然我不刻仙灵岛上的事，可是我总觉得.....你是我的妻子，我果然没猜错，你怎么都不对我说？”

赵灵儿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道：“.....你不记得与我的婚事，教我如何开口？”

李逍遥一笑，拔剑往金链上一砍，金链应声而断，赵灵儿的手立刻紧攀住李逍遥，等李逍遥将锁叩砍断，便轻轻一纵，跃了下来，安然落在地面上。

林月如奔上来，喜道：“太好了，灵儿妹妹，你没事吧？”

赵灵儿点了点头，低头见自己下身依然是蜿蜒的蛇躯，自己都有些害怕，蛇躯扭动，盘成环形，脸上阴晴不定。

见她那不安的样子，林月如道：“灵儿妹妹，你别在意这身子，我想你一定有法子可以再练成人形的。”

赵灵儿幽幽一叹，无力地微笑道：“嗯，我会努力试试看……”

林月如一瞪李逍遥，道：“你与灵儿妹妹已结过夫妻，为何以前死不承认？这种事可以忘记吗？”

李逍遥道：“我也不想忘记啊……”

“那你怎么会提都不提？”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啦……”李逍遥真的觉得自己满冤枉的，连忙转移话题，道：“现在人已经找到了，咱们想法子离开锁妖塔。”

话未说完，遮天覆地的影子，已笼罩着化妖池！

那飘浮在剑柱前的巨大神像，赫然是塔外的镇狱明王。

“大胆狂徒！竟敢私纵妖犯，饶不得！”

宛若雷霆的怒喝声，震得化妖池上掀趣阵阵波澜。李逍遥怒道：“灵儿犯了什么罪？你们要如此迫害于她！”

镇狱明王道：“此蛇女具有极可怕的妖力潜能，如不将之铲除，一旦任其觉醒，必将危祸人世！”

李逍遥道：“是妖怪又怎么样？灵儿不曾害过任何人！”

镇狱明王道：“幼虎虽未尝噬血，将来依然是吃人猛兽。我既受命镇守此塔，斩除魔族祸根乃我职责天命所在，绝不容情！”

李逍遥道：“放屁！神又怎么样？生了六只手三只眼睛，比妖怪更像妖怪！”

李逍遥的不服，激怒了镇狱明王，道：“我乃仙界神明，不同于这般下等山精水怪。汝等回头是岸，莫与妖魔为伍而逆天行事！否则一并打入炼狱之中受永世劫火之苦！”

李逍遥道：“仙又怎样，妖又怎样？灵儿心地仁慈，你这么凶恶，开口闭口就是杀，若说仙是这样，我还不屑与仙为伍呢！”

镇狱明王怒不可遏：“你这蔑辱神道的无知愚民，死有余辜！”

吓得发抖的书中仙早已躲在入口旁，他颤声道：“明……明王大人……请容小妖禀报，这位灵儿姑娘她……她真的不是妖……”

位于半空中的镇狱明王三只眼睛微微一转，利电般的眼睛已看见书中仙。

“嗯？何以见得？”

书中仙道：“她……虽是人首蛇身，但并不是低等蛇妖，而是神籍之首，上古的女媧氏嫡系族裔，也是……是补天之神，伏羲之妻……当初共工氏与祝融氏为了争她的芳心，还曾经引起过一场天人大战，这事连人间都知道了，明载于典籍之中。山海经西大荒经中有：‘有神十人，或曰女媧之肠。’礼记名堂篇也云：‘女媧言笙簧。’……”

镇狱明王道：“西天如来座下、天界神佛之中，并无此号人物在列，她也只不过是百姓所崇拜的圣灵罢了！”

书中仙道：“是啊，峒溪纤志中是有记载：‘苗人腊祭曰报章。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可是更早以前的淮南子览冥篇便已记载过她了，里头说：‘往古之世，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芒灰以止瀛水……’她对人类功劳这么大，书中有云：‘女娲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熏万物。’就是在歌颂她对人的恩德。但是因为她全无巧诈名欲之心，传的是无言无道，为的是无言之德，所以她并未请求名列仙籍，争取尊位，因此她‘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

镇狱明王冷冷地说道：“她既未曾名列仙籍，便不是仙！你说的这些都是人类记载，不能与仙谱相提并论！”

李逍遥越听越是光火，道：“女娲娘娘对人世的贡献这么大，就因为她的没心思争取尊位，你们就把她视作妖，我倒要问你这个镇狱明王，对人世有什么贡献？那里比她伟大？有什么资格擒拿她的后代？”

李逍遥的话句句一针见血，镇狱明王反驳不得，喝道：“哼！一群无知的邪魔歪道，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

天际一道猛雷直劈而下，李逍遥挟着林月如、赵灵儿，一闪而过，勉强避开这雷霆一击，怒道：“说不过就杀，这样的神我看不敬也罢！”

李逍遥抽出七星剑，微微一振，力道贯处，殿堂中竟响起一阵嗡嗡之声。

镇狱明王冷笑道：“好剑法，好剑！我正疑心谁有这通天之能，可以斩断天索，原来是七星剑落到你手里，哼，蜀山派沉沦矣！”

“废话少说，你知道厉害，就自动退开，让我带灵儿出去，否则休怪我下手无情！”

镇狱明王道：“愚蠢人类，下地狱吧！”

镇狱明王六手中不知何时化出了宝剑金锤等等武器，剑气刺向李逍遥，金锤也同时击向林月如、赵灵儿，林月如抽鞭还击，镇狱明王看似庞大，竟能灵活急攻，逼得林月如长鞭只能紧舞成一团黑云，保护自己的周身要害。赵灵儿身体虚弱，虽有神能，但也只能勉强闪避镇狱明王的钢刀。

镇狱明王一人如六人，将三人越打越分散，李逍遥见二女情危，急忙一剑挥挡，这一剑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想逼退镇狱明王，好与二女会合，齐肩作战，或许较有胜算，三人会聚在一起也可以让镇狱明王的六手无法在四面八方发挥出这么大的功用。

李逍遥此剑攻出，镇狱明王及时回剑自守，但剑尖斜向李逍遥，他若路向二女，便得被划破小腹。

李逍遥暗惊，原来他的打算，早被镇狱明王料中。李逍遥气贯双足，凌越而起，一剑刺往镇狱明王咽喉。镇狱明王陡地横旁一刀砍至，就要拦腰将他砍为两半，逼得李逍遥连忙翻转身子，退跃落地，镇狱明王宝剑又至，李逍遥急忙随手掣格，又与镇狱明王斗到一处。

转眼间两人已斗了十余招，李逍遥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强敌，不要说这单手的剑法繁复巧妙，杀机千万，根本攻无隙，更不用说还有其他五手，出其不意地偷袭，这不只是对上一名高手，而是对上六人一心的高手！

李逍遥将仙风云体术发挥到最极致，剑法比平时快了一倍不止，躲在一旁的书中仙、姜婉儿，但见李逍遥的一身布衣像行云流水、惊鸿怒

蛟，在镇狱明王雷霆万钧的剑势中穿梭自如，有如一叶扁舟在巨浪狂涛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冒了出来，乘波随浪，总是未曾翻覆。

但听一声惊呼，林月如被镇狱明王的金槌击中心口，鲜血狂喷，飞了出去，倒在地上。赵灵儿惊呼道：“林姐姐！”

赵灵儿飞身纵上，镇狱明王也不阻止，赵灵儿抱起林月如，急忙地探她气息。

不知林月如是生是死？李逍遥心里一急，略一分心，镇狱明王一剑已当头刺到。李逍遥及时横剑一封，再度出招，又与镇狱明王的刀剑急斗起来。

打到三十余招，李逍遥的流畅剑法已渐渐感到窒滞，只得以内力相辅，每一剑刺出，均隐隐有风雷之声。镇狱明王的剑虽数度将李逍遥逼至绝境，但李逍遥总能突出妙招，甚至乘机反击，招数之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镇狱明王没想到一个人类能有这通神入化的剑法，他虽可分六心，却至少有五心放在对付李逍遥身上，到后来根本是六心全在对付李逍遥，只要杀了李逍遥，其他的人就只能任他一一宰杀，而绝无还手之力了。

因此李逍遥越战越是吃力，镇狱明王六手的剑法，或沉重刚猛，或精巧阴柔，不论他如何变招，交替进攻，李逍遥看似应付裕如，却暗暗叫苦，他从未有剑法这么难使的感觉，竟像被千万顶细网给捆住了手，总是难以施展得开。

突然镇狱明王一声怒喝，长啸在殿堂中轰轰作响，李逍遥眼冒金星，五脏六腑像要翻转过来一般，如何专心对剑？眼看镇狱明王五剑由五

位齐至，李逍遥大惊，暗想：“我命休矣！”就在此时，不知为何镇狱明王的剑势竟是一慢，李逍遥危急之中不暇多想，飞身斜路，顺手一剑竟直破其臂，横削而过！

“哗啦”一响，镇狱明王的一臂竟被削落，溅起大把的池水，书中仙与姜婉儿及时躲在远处，才没被溅到。

赵灵儿被化妖水溅洒了一身，浑若无事，她抱起了林月如，试着林月如的真气，发现她受伤沉重，命虽还在，但若不快点治疗，就算不死也要废去功力。

林月如缓缓睁开眼睛，又吐了一口血，断续道：“逍遥……去帮他……”

赵灵儿道：“你放心，我们会胜的。”

原来方才赵灵儿见战局对李逍遥不利，心中大惊，周身发出一道巨光，双掌向前，真气化作金蛇，袭向镇狱明王！那金蛇附在镇狱明王背上，登时消失不见，同时，镇狱明王动作慢了一下，才被李逍遥削断一臂。

李逍遥飞快地赶至赵灵儿与林月如面前，赵灵儿脸色更加苍白，道：“逍遥哥我方才以‘梦蛇’之术让镇狱明王失神，你就趁此机会对付他。”

“梦蛇之术？太好了。”李逍遥喜出望外。

赵灵儿道：“但我身有你的骨肉，还要拨一分真元护这块骨血，不能使尽全力，我只能再使两次，你好好把握这两次机会。”

李逍遥道：“两次，够了。”

此时镇狱明王已然回神，发现自己少了一臂，不禁大惊，喝道：“很好，很好，领死吧！”他的五臂全化作利剑，向李逍遥刺去，李逍遥纵身一闪，五剑重重插入地中，刺得土石飞起，碎砾纷溅。

五剑立时拔起，向赵灵儿攻去，李逍遥飞身抢上，铛铛铛随便手五招，打退了镇狱明王的攻势，同时大喝一声，一剑便往镇狱明王面上直砍！

这一式死里求生，凶险之极，赵灵儿周身金光遍闪，梦蛇之术再度击去！

这回林月如注意到赵灵儿身上的金光不如刚才强烈，马上就猜出她可能准备耗尽真力来相助李逍遥了，就长剩下一分真元护住骨肉，大概还是得死，不禁惊心。可是她受伤极重，不要说出声警告李逍遥别再让赵灵儿使梦蛇之术，就连维持神智清醒，也得花费很大的精神。

镇狱明王动作果然慢了一慢，李逍遥这一剑深深琐入镇狱明王的眉心，足底在镇狱明王鼻目一蹬，跃退数步。

本以为刺其要害，镇狱明王非死不可，不料当李逍遥才在地上立稳，镇狱明王已然清醒，怒道：“你们使用邪术？可恶，可恼！”

李逍遥大惊，但见金色光闪动，竟有数剑朝自己要害攻来，李逍遥长剑翩连，一一化解，飘忽来去，如烟似云，镇狱明王的剑总是和他身子相错不及一寸，而伤不了他。

镇狱明王发声怒吼，五剑更紧密地包围李逍遥，李逍遥一瞥见镇狱明王竟是尊土石之像，被刺中眉心，根本浑若无事，不由得惊恐起来。就算赵灵儿还能使一次梦蛇之术，也未必能杀了这个土石所塑的巨像！

镇狱明王三四剑接连刺到，李逍遥滚地避开，一物硬硬地压得李逍遥心口疼痛，李逍遥猛然间想起这是酒剑仙赠予的雷灵珠。

就在他一跃而起，与镇狱明王斗剑之时，脑中已转过千百个念头，看来要打死这镇狱明王，只有它给碎成千万，怀中的雷灵珠不知是否有此威能？现在也只能赌它一赌了。

李逍遥握珠在手，喝道：“灵儿，再助我一阵！”

赵灵儿聚起全身真元，灵蛇之术应掌而出。

同时，李逍遥也把全身真气都聚汇於雷灵珠中，往镇狱明王击去！

只见眼前白光乍闪，轰然大震，土石碎悄四散飞射，打得众人处处生痛，哗哗水声像密鼓似的响个不断，浓浓的灰尘烟气，更是呛鼻。

好不容易土石哗喇的乱声，才一一平息。烟尘蒙蒙，渐渐散去。

那十一根剑柱依旧巍然屹立，而地面上一片碎土灰石，镇狱明王却不见了。土砾堆中，雷灵珠依旧发出艳丽的光泽。

李逍遥身子一软，倒坐在地，喘个不停。

书中仙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他绕过溅有化妖水的地面，拾起雷灵珠，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李逍遥，道：“李公子……不，圣灵小姐的相公……请收回灵珠圣物。”

李逍遥道：“书中仙前辈，多谢。”他收回珠子，拖足起身，走到赵灵儿和林月如身边，道：“你们还好吧？”

赵灵儿虚弱点了点头，道：“快想法子出去，林姐姐的伤很重。”

话是如此，但是该如何脱离出此塔，李逍遥却是半点主意也没有。

他无奈地四下张望，书中仙欲言又止之时，突然自殿外稳中有各门，缓缓走出了许多他见所未见的妖怪，除了天鬼皇之外，还有些无头的、七八只眼的、像团烂肉的，奇形怪状，什么都有。

第二十四章 重见天日（下）

李逍遥惊道：“你们想干什么？”

天鬼皇领头走了上来，群妖都退在他身后，望着李逍遥。李逍遥方才一场大战，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气空力尽，这时若要他再战群妖，只怕反而要死在这里。更何况林月如重伤，赵灵儿术法也不能再济。

李逍遥道横剑在前，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想倚多取胜，坐收渔利吗？”

天鬼皇道：“不敢，不敢，我等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打败镇狱明王的人干戈相向啊！”

“那你们这是……”

天鬼皇道：“这都是锁妖塔内的朋友，您与镇狱明王的一场决战，把大家都给激出来了，请您帮助我们离开这地方吧！既然您能打败明王，您一定有这本事的！”

李逍遥苦笑道：“这个嘛……我也不知该如何离开这里……再说，我是为了救灵儿。锁行塔中的诸位，若是你们有妖行祸世，就算出了塔，我也不能保你们安全。”

天鬼皇忙道：“你误会了，现存的这些妖魔都是倒霉被抓的，根本没有恶行，最多是用术法整整人，开开玩笑，谁知道就被蜀山的人给抓了。”

一个只有手掌大小的美女怯怯地说道：“是啊，我只不过开个考生的玩笑，从书里冒出来，谁知他就吓得昏倒了，还请了一大堆道士作法抓我。”

书中仙道：“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书生自己不留神，怪谁来？”

别一个只有头的汉子道：“我更冤枉哪！我好好的当块石头都不行，路人一屁股坐在我身上，我气不过，咬了他一口，也被蜀山臭道士拎来丢入塔中！”

“你这算什么？至少还咬过人，我是秦始皇封过尊位的树灵，人居然去砍那树，我身上的御刚金牌亮给他们看也没用，还把我丢入灶里烧，我热得跑出来，也被当成是坏妖！”

“我才倒霉……”“不，我最冤枉……”

一时之间，众妖争先恐后，将百年来的不平大鸣大放，吵得不可开交。

“通通闭嘴！”天鬼皇一声怒喝，众妖才静了下来。

天鬼皇道：“我来说就够了！李公子，当初入塔之后，听说吃了九十九个人或是一千只妖，就可以离开，那些在世无恶不作的妖就到处猩食，而这些不想自伤同类的妖却都躲了起来，没去参与自相残杀。这几百年下来，那些恶妖已经自己相食殆尽了，其余还活着的，都是躲起来的，没害过人的，你可以放心把我们放出去，我们一定会到处宣扬您的伟大，以后妖界都会敬您助您，永念恩德。”

李逍遥道：“感谢倒不必了，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出去的法子。”

见他样子不像说谎，天鬼皇和众妖都大失所望。

天鬼皇哭丧着脸，道：“难道真的要我们去找九十九个人类或是一千只妖怪还吃掉才能够出去？”

一妖苦着脸道：“我吃素，怎么办哪？”

另一妖道：“我怕血！”

“没有沾着露水，我吃不下……”

李逍遥道：“天鬼皇，你不是吃过人和妖吗？”

天鬼皇叹道：“那也得对方自己肯让我吃啊！我们天鬼族以被对方吃，视作荣幸，这表示和对方一体，互想拥有对方的优点，至于那些人嘛，是他们对我有恩，我为了报答而吃的。无缘无故叫我吃人吃妖，可是极大侮辱！”

赵灵儿道：“诸位造成别打吃人吃妖的主意，就算吃足了人和妖，还是不知道出去的方法啊！吃九十九人或一千只妖，这种传言恐怕是一项毒计；用意是要被关入塔中的妖怪自相残食而尽。”

此话一出，沉思鬼忍不住道：“此话有道理……为何以前我没想到呢？”

赵灵儿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说这锁妖塔号称禁锢无数妖魔，无一得以逃出。但是，既能造出，必有破解之法，只要集众人之智慧，定会想出个办法来。”

天鬼皇皱眉说道：“嗯……好，我也贡献出我的智慧，也想想办法吧！”

李逍遥暗想：“你的智慧就那么一点，贡献不贡献都差不多。”

他的心声没说出来，书中仙倒是开了口：“天鬼皇，你就不必了，这等深奥问题，凭你们这些鬼头鬼脑，想，想出个屁来！”

李逍遥苦笑道：“书中仙前辈，难道您知道出去的法子？”

书中仙一见李逍遥便十分恭敬，道：“这塔的典故，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天鬼皇没好气地说道：“老书呆子，你知道，你知道怎么不钻出去？还不是在里面窝着？”

书中仙瞪视他道：“鬼流氓头，说话客气点！老夫现在可是仙人呢！”

天鬼皇哈哈大笑，指着他道：“不过一只下等小妖，也敢自称仙人！你什么时候被封作仙啦？”

书中仙笑道：“哈，我这书中仙人的封号，可是对灵小姐的相公亲口封的，由不得你不承认！”

李逍遥一愣，道：“对灵小姐的相公？我吗？”

书中仙敬道：“是，正是您。灵儿小姐是女娲嫡裔，虽然没有名列仙谱，但是人间典籍记之甚详，此谓之‘素封’，素封者，虽未王而尊也，孔子就是被人间尊为‘素王’，以示虽无黄袍加身，但王道播世，万古不衰，比起那自称什么鬼皇的，高明几万倍不止。灵儿姑娘的地位，人、妖同尊，您是她的相公，地位当然与她相同，您说的话就是神旨，金科玉律。您称呼我为书中仙前辈，那我就是仙啦！”

天鬼皇忍不住闷了一声，道：“有靠山就了不起啦？”

李逍遥道：“你既然知道出塔的法子，请赶快说吧。”

“是，圣灵小姐相公要我说，书中仙自当遵命。”书中仙指向剑阵，道：“此塔乃五百分十四年前，梁武帝遍集天下金刚白玉石，如数千名一流工匠耗费二十年而建成，并请无数高僧、法师，于塔内外布下无数的禁咒。历经数百年的变迁，此塔乃由蜀山仙剑派所接管。从学理上来说：此塔只有入口，没有出口。而且，四面的墙壁，神兵利器不能损，雷击火焚亦不能伤，仙法魔咒更是罔然。只有从它建筑结构上的弱点下手，大家才能出去。”

赵灵儿一听使懂，道：“你的意思是……从内部毁了这座塔？”

书中仙道：“圣灵小姐英明！没错，就是要由内毁坏。大家看见四周这十一支巨大的剑柱了吗？此处乃锁妖塔最底层，这些精铁所铸的巨剑，便支撑这座塔的支柱。这十一支巨剑，其中七支以北斗七星盘龙阵方位排列，其余三支列于神龙摆尾之方位，锁住了龙尾。而旁边这支最大的一把剑，正好钉死龙头，所以就成了飞龙困于陆，上绝天、下绝地之势。”

天鬼皇喜道：“那好办！咱们合力把这些剑柱全部打断就成了！”

书中仙白他一眼，道：“鬼流氓头，你用点大脑！柱子是从底下支撑的，砍断上面的剑柱部分有啥用？”

天鬼皇道：“那……那你的意思是……”

书中仙道：“此处的化妖水池之下，必定有这些剑柱的支撑点；要有人潜下去，找到这些地点加以破坏，这座塔想不垮也难！”

天鬼皇叫道：“开什么玩笑！谁去？这种化妖水我们稍微沾到一滴就受不了，整个人潜下去，不就全身给化得精光！”

书中仙苦笑道：“连你这个体大无脑的家伙都想得到，当初建塔的人当然也想得到。所以设计此塔者，在塔底注入化妖水，就是为了防止我

们从塔底土遁，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这些剑柱不被腐蚀。嘿嘿……可是，他们绝对没想到，会有人灰能走到这最底层来！”

此话一出，众人全望定了李逍遥。

李逍遥道：“您是说……由我去破坏剑柱？”

书中仙道：“化妖水对妖怪是致命的，对人类却无害。”

李逍遥道：“嗯……好吧，我下去，可是要一举破坏七柱，恐怕我的水性不够支持。”

一个水淋淋的妖站了出来，捧着一块湿布，道：“恩公大人，我是水妖，在塔中几百年来，这块聚气丝一直没用过，您把他绑在口鼻，就可在水里呼吸了。”

李逍遥接了过来，道：“多谢！”

说完，李逍遥将那片轻如暗翼的聚气丝绑在脸上，便要跃下水，谁知他刚一跃去，便被一股真气给弹了回来。

“啊！”李逍遥立稳身子，有些惊讶。

书中仙道：“圣灵小姐相公，我还没说完哪……”

天鬼皇怒道：“你屁怎么不一次放干净？”

书中仙道：“唉，是你们太心急了，这化妖池水看起来是水，其实表面的不是水，是一层十分黏稠的透明油脂，以圣灵小姐相公的体形，恐怕很难潜下去。但是此处池水是缓慢在流动的，若在出水口随便，流动较剧烈之处，油层较薄，应该可以潜下去。”

李逍遥道：“出水口在何处？”

书中仙道：“这我就知道了，我以往来这里盯过水面，但水面如镜，我丢的头发一下子就被融了，也见不到它的流向，只好请大家仔细找找，若见到小小的漩涡，应该就是了。”

此话说完，许多胆子大一点的妖就靠到水池边，想盯出漩涡。李逍遥转头望着水面，镇狱明王被李逍遥击为碎版后，许多尘屑浮在化妖池上，看起来是静静的不动，但是若仔细地看，就可以看见确实是以极慢的速度缓缓流向一致的方位。

“找到了，找到了！”一妖大叫。

另一妖叫：“在哪里？在哪里？”

“我要看……唉呦！”

妖挤妖，差点就把前面的妖给推到化妖水里，幸好别的妖及时拉住了它。

李逍遥道：“我这就下去，你们全退后一点，免得给化妖水溅着了。”

众妖连忙退了好几步，李逍遥正要跳下，赵灵儿道：“我也去。”

这时，林月如道：“你……你身子已弱，还是不要吧……”

赵灵儿道：“不要紧的，化妖池水于我无伤，镇狱明王怕我逃脱，才会把我锁到剑柱上。倒是你受伤沉重，别再说话了。”

林月如奋力撑起身子，道：“谁说……我受伤沉重了？你可以，我也一定可以……”

李逍遥道：“你们都伤得不轻，我一个人下去就成了。天鬼皇，劳烦你照顾她们两位。”

不等赵灵儿、林月如说话，李逍遥已口咬宝剑，朝着出水口跃了下去。

穿过阴力微强的一层后，果然便在水底下见到许多厚重的巨大柱石，七星磐龙柱在水波里静静屹立，李逍遥游了过去，每只磐龙柱上的护柱之龙雕刻绝不相同，有的是五象神龙，有的是威严，有的凶狠，有的丑陋，却都栩栩如生，随便着水光波动，也像要腾空而去一般。

李逍遥握剑在手，全身真气贯於剑上，刚猛之气朝巨柱击去！

虽因水力阻挡，剑气只发挥了一半的功能，但还是在剑柱上击出了裂痕。

李逍遥半喜半忧，喜的是这样看来，想必建造之人能力有限，既然是为了防止妖怪脱逃，因些除了化妖水之外，水底下并无别的险关。忧的是要破坏七柱不是难事，药的是死力气，但是自己是否有这么多内力，一一破坏七柱，却难说得很。

李逍遥想起书中仙所说，十一柱中以七柱为支，这七柱必定也有一个主干，破坏了它，其他六柱应该也会应声而断。

李逍遥游入剑阵群中，仔细观察，七支剑柱都一模一样，好像并没有大小之别。

李逍遥抬眼一瞥，见到最巨大的剑柱，也就是书中仙说钉住龙首的柱子。

如果破坏了它，龙首掣制一去，飞龙便可腾天，其它十柱也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

不管这个猜想对不对，李逍遥决定赌上一次。

李逍遥迅速地游向最大的剑柱，集起全身之力，横剑往柱上砍去。

七星剑果然不愧是当年的掌门佩剑，这一剑击去之后，巨术上袭出一道缝隙，而剑身锐利如初，不见丝毫毁损。李逍遥聚力再砍，几下猛击，裂痕越来越大，而地底下也隐隐传出一阵雷鸣。这阵自地底下传出的低沉暗鸣，令水波荡起一圈一圈小小的涟漪，布满水面。在化妖池边的众妖都屏气凝神，不敢出半点声音，专注地盯着水面。

李逍遥越是砍击剑柱，那阵嘶吼便越来越响，似乎是被困之龙发现有了动静，急躁不安地想要脱困。

突然间地面剧烈一晃，李逍遥一个重心不稳，被水流给推出丈许，他正要再游回来，忽然间巨响爆炸，天崩地裂，殿堂整个大晃起来，云烟沸沸扬扬，登时见到千里长龙破空窜飞而出，电目闪遍天地，火红的朱鳞像一团火山暴发，冲向天际！

巨龙颈上、身上还刺着剑柱，远远望去，果然就是十把剑分别插在龙身要害之上，千雷万霆在巨龙周身缠绕，土石瓦砾也纷纷降落，整个地面随之下陷，李逍遥大惊，整个身子被快速的漩涡拖了下去，他急忙想振气往上游，但一人之力，如何对付得了这个龙所撞出来的大洞的拉力？

在殿上的众妖更是惊恐万状，地面崩裂，天顶塌落，整个锁妖塔都在摇晃，巨龙窜破塔顶，一连直撞上去，强光身下，火红朱龙已划破空际，朝青天飞去！

而被撞得歪斜的巨塔摇摇晃晃，地基已空，便整个往旁边倒下。

塔内众妖叫的叫，飞的飞，全往破空之处乱走，赵灵儿和重伤的林月如抱在一起，惊呼道：“逍遥哥哥！”

“李逍遥，你快出来！”

随着锁妖塔往旁陷倒，林月如与赵灵儿也被甩向水池，两人难以稳身，惊呼着被甩入水中，赵灵儿还紧抱着林月如，气息一窒，便差点要昏了过去。

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她，正是李逍遥，此时水中又是一阵狂涛，李逍遥死命抓着赵灵儿，赵灵儿也紧抱着林月如，三人被这巨浪重重地甩抛了出去！

突然，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向了他们三人，李逍遥眼前一花，什么都不知道了……

能在这最后一刻，抓住赵灵儿，他就算是死，也并没有太大的遗憾。

然而，若能与赵灵儿、林月如，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那不是更好吗？

或许人命中之福，都有定数，他最多只能到这个地步，再越过去，便属强求。

幸福与遗憾之间，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界线？李逍遥也模糊了。

有时他见到赵灵儿的柔柔一笑，有时又看见林月如的横眉竖目。他渐渐看清楚了，现在站在面前的是林月如，林月如道：“李大哥，我娘想见你，我带你去见她，好不好？”

李逍遥随口道：“哎哟，我很累，下次再说吧！”

林月如淡然一笑，道：“唉，我真是放不下你，可是……算啦，你就当我没说，好好地 and 灵儿妹妹过日子吧！”

她转身便要走，李逍遥说道：“你到哪里？”

林月如回头笑道：“去找我娘，你别跟来。”

说完，林月如便往黑暗里走去，李逍遥心头一痛，道：“喂！你等等，别急着去……”

林月如已然不见，李逍遥心痛难忍，叫道：“月如，你别去！”

这一痛，李逍遥便醒了。

他睁眼所见，屋顶是一道道木梁，自己上身缠满了绷带，躺在一张竹架床上。

李逍遥还未全然回神，身边已响起苍老的声音，道：“月神保佑，您可终于醒过来了！”

李逍遥转头向那人，那人脸上满是皱纹，头戴抹额，是个容颜慈祥的老婆婆。

李逍遥道：“这里是……”

那老婆婆道：“是我家。”

李逍遥连忙问道：“她们……她们呢？”

老婆婆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道：“二位姑娘在另外一间房里……”

李逍遥不顾身子疼痛，挣扎着下床，扶着墙道：“带我去见他们……哎哟！”

老婆婆道：“你伤得不轻，乱走乱动的，小心接好的骨头又断了！”

李逍遥一下床，便觉胸间气闷，差点喘不过气来，还是使劲地说道：“我……我会小心，请您……让我见见他们……”

那老婆婆面有难色，一会儿才道：“好吧。”

她拿了根木杖给李逍遥，让他慢慢地走，自己在前面带路，走到一间房处，推开了门，道：“进去吧。”

李逍遥一眼见到其中一张石床上，躺着面无人色的赵灵儿，下半身还是蛇身之形。奇怪的是这位老婆婆竟一点也没有害怕或惊讶的样子，好像她已看惯了这样的怪物。

李逍遥踏上前去，靠在赵灵儿床边，伤心得眼眶一红，流下泪来，笑着唤道：“灵儿，灵儿！”

那老婆婆道：“她听不见的。”

李逍遥一惊，道：“什么？灵儿听不见？为什么？”

老婆婆道：“她虽然体弱，但是为母则强。她一直凝聚着全身的真气，护着肚子里胎儿，只要这股气不散，加上我的灵药，十天半个月内活转恢复，是不成问题的。”

李逍遥宽了心，道：“多谢，多谢前辈！”

老婆婆道：“别高兴得太早！她的身体能否复原，还大有问题哩！”

“什么？”

老婆婆道：“凡人的病，用凡人的药来医；仙人的剑，可得用仙药来救。要救她母子二人，不用特别的仙药是办不到的。”

“仙药？”李逍遥追问道：“什么仙药？只要能救活她我一定去取得。”

老婆婆道：“要治好她们母子的伤，惟有得金翅凤凰蛋、火眼麒麟角二物。这两样东西，都很难得。我手上也是没有的。”

李逍遥道：“有药就是有取法，请告诉我，我会马上去取。”

老婆婆看了看李逍遥，道：“以你现在的身体，我看……难呦！在这灵山神木林深处，找到金翅凤凰的窝，可取其蛋壳，而白苗族居住的大理城麒麟洞中，则有只千年火眼麒麟精，将之降伏可得其角。不过你要记住：此二兽乃我苗族圣兽，你只可取药，不可伤其性命，融会遭天谴。”

“原来前辈您是苗人。”李逍遥道，他心情略为放松之后，又想到：“对了，月如呢？”

老婆婆脸上的表情有些沉重，道：“她嘛……”

李逍遥看出不对，道：“月如呢？”

那老婆婆默默地侧过身子，她背后的另一张石床上覆盖着白布，那白布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应该是个人。

李逍遥像被闷雷当头打中，呆立着无法动弹。

老婆婆道：“她已经瞑目了……”

李逍遥缓缓道：“您说……这就是……月……月如？”

老婆婆点了点头，李逍遥万分不信，便要伸手去掀布，被那老婆婆一把拉住了手，道：“你先忍着！听我说，她不但身受重伤，早就回天乏术，在你们危急之时，又亲自以身挡了落下的剑柱，天灵碎裂……送我这里来时，早就已经断气了。”

李逍遥的手不断抖着，整个脑中一片空白。那老婆婆这才慢慢地掀起白布，露出林月如闭目的脸。

李逍遥双腿酸软，拄着木杖才勉强能立，颤声道：“不……月如她……她……”这时李逍遥已泣不成声了。

老婆婆重新盖上白布，道：“你回去躺着吧，死了是活不过来的。”

李逍遥慢慢地走上前去，坐在林月如尸体边，拉出白布底下的冰冷小手，紧紧握着。

林月如如细腻的手上，布着新伤旧痕，李逍遥细细地抚着她修长的手指、玉璧似的手掌。这段日子闯荡江湖，全是她在旁相依相扶，一个千金小姐，为了他而不辞风雪之苦，手上也到处是伤，而自己竟没给过她半句温言蜜语，如今只留下一心悔恨。

李逍遥与林月如相识的种种过往，如同滚滚的洪流，在李逍遥的脑海中川流不息。李逍遥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只是呆坐着，沉陷在回忆之中，他的泪水已经哭干了，他一声不响，就这样拉着林月如冰冷的手，默默的、长久的一动也不动……

那老婆婆见李逍遥呆滞的样子，只得轻叹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老婆婆缓缓地起出屋子，屋外是一大片的杏花，地面上栽着奇香扑鼻的各种花卉，粉白艳红，煞是美丽。在落叶的飞絮中，独孤剑圣负手而立，身边还站着姜婉儿。

独孤剑圣望向老婆婆，道：“圣姑，他们的情况如何？”

被称作“圣姑”的老婆婆道：“小两口的命是捡回来了，而林姑娘就……唉！”

独孤剑圣道：“以圣姑的回春妙手，也救不回她？”

圣姑冷笑了一声，道：“我也不过是个略懂医术的苗人，哪是起死回生的神仙？”

圣姑也是苗人，她们所信奉的女媧后裔被独孤剑圣当成妖，关在锁妖塔，已让她气恨不过，虽然独孤剑圣在锁妖塔崩陷之刻，出手救了李逍遥三人，但是后功不能补前过，圣姑还是对他有几分痛恨。

独孤剑圣哑口无言，他会出手相救，表示已经承认错误，但是非常高傲的他，实在无法开口承认过失。

独孤剑圣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你的医术是世上绝无仅有，天下人皆知。”

圣姑道：“哼，算你识相，知道找我这老太太来医病人。还有，我早已经退位好几十年，别再叫我圣姑啦！”

独孤剑圣叹了口气，道：“好吧！林姑娘是我兄弟的独生女儿，请你千万救她一命。”

圣姑道：“你兄弟的独生女儿是人，灵儿姑娘就不是人？你忍心把她在关在塔里？哼，什么降妖伏魔，逞什么能？乱抓一通，谁知道冤枉了多少好人！”

独孤剑圣强忍着气，让圣姑骂个不停，道：“此塔已毁，再多说也是无用了，究竟林姑娘能不能活？若是无法，请让我把尸体带回苏州，交给我兄弟。”

圣姑这才言归正传，道：“要她活过来是不可能了，不过，让她不死的方法我倒是不少。”

独孤剑圣道：“此言何意？”

圣姑道：“呵呵……告诉你也没用，你走吧！时候到了，你自然明白。”

圣姑说完转身便走，关上了大门，不再理会独孤剑圣。

她的话这样说，独孤剑圣知道再问无用，对身边的姜婉儿道：“走吧！”

姜婉儿道：“去哪里？”

“替你找个容身之处。”

姜婉儿跟着剑圣而行，在锁妖塔崩陷之时，独孤剑圣在高处远眺，不但出手救了李逍遥三人，术法不济的姜婉儿也被他瞧见了。

姜婉儿的容貌体态，与当初害他同门前辈成魔的妖女完全一样，独孤剑圣便也将她救起，想问当年她为何要这样害得蜀山蒙羞。

及至救起了她，独孤剑圣才知道她并非女苑，而是前辈的女儿。在追问之下，得知锁妖塔内的前辈因悔恨自尽，不由得感慨辛酸；而前辈死后亡灵不散，蒙昧无知，杀死闯进塔内的蜀山弟子，也是为了恪守门训，不让子弟入塔，却被误以为是成了妖魔，这一切更是让独孤剑圣感伤无比。剑圣既知前辈一心念着蜀山，并无反背之意，对姜婉儿当然也只生亲情，而敌意全消了。

后来独孤剑圣带姜婉儿到苏州见林天南，并含糊告知林月如在锁妖塔受伤而“不死”，好让林天南放心。林天南与独孤剑圣再到京师，请云姨抚养姜婉儿，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在圣姑处休养的李逍遥，他整天坐在林月如的尸体边，一坐便坐到天黑，还是不忍离开。

圣姑道：“李公子，你这样看着，她也看不活的。”

李逍遥苦涩地说道：“我……我知道。”

“知道了就起来吧，好好养伤，早一点去拿仙药，不要让两个都活不成。”

李逍遥咬了咬唇，慢慢地拄杖而起，又望了赵灵儿一眼，才缓缓走了出去。

他躺到竹床，闭上了眼睛，因为太过疲累，很快又睡着了。

他自己并不知道，清醒时呆望林月如的他，在睡梦里眼泪竟像洪水溃决了一般流个不停。人伤心到极处，只能在神智没有被压抑时才能这样与心意无关地释放痛苦。李逍遥就这样释放着……释放着……

第二十五章 有女同行（上）

在圣姑之处休养下来的李逍遥，总是一想到林月如的死，内心便五味杂陈，像是胸口空了一大片，说不上悲伤，而是空空荡荡的，却又像塞满了什么苦涩的东西。他宁愿悲恸，但是却只是茫然，像失掉了自己的手，或是内脏，那种感觉已经不只是悲哀而已了。

圣姑将死去的林月如迁移至更深处的厢房，完全没有做任何处理，令李逍遥颇觉奇怪。几经要求，圣姑才答应让李逍遥进入房间一探林月如的现况。没想到躺在阴暗房间一角的林月如，身体虽然已经冰冷，但竟没有发生任何死后该产生的变化，就像个逼真的玩具娃娃一般静静地躺著。

“月如她……怎么会这样？”

圣姑只是神秘地笑了笑，不管李逍遥怎么追问，都没说什么。那高深莫测的样子，使李逍遥隐约感到似乎还有一线生机，但只是圣姑不愿明说罢了。

有时李逍遥睡至半夜，便会突然惊醒，总要奔至赵灵儿的睡处，亲眼确定她还有呼吸，才能放心。接下来的漫漫长夜，却再也无法入眠，若是不做点什么，似乎就无法安心。

虽说有仙药可以救回赵灵儿与她腹中的孩子，可是金翅凤凰蛋、火眼麒麟角二物，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取得的，李逍遥数度追问圣姑，圣姑就是不告诉他金翅凤凰所住的灵山神木林以及大理城麒麟洞在什么地方，他也不能就这样贸贸然地到处乱找。

数日以来，李逍遥的伤势渐见好转，一日，圣姑才拿著一方陈旧的纸卷走来，道：“李逍遥，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出去走走啦！”

李逍遥望著那纸卷，道：“这是什么？”

圣姑笑而不答，看著李逍遥将之展开，竟是通往灵山神木林的地图！

李逍遥喜出望外，道：“我可以去找金翅凤凰蛋和火眼麒麟角了？多谢圣姑！”

圣姑道：“先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神木林的地图而已，火麒麟洞在大理城，现在局面不大平静，等你过一阵子再去吧！”

李逍遥问道：“大理城的黑苗和白苗二族，何时才能不战？”

圣姑道：“这嘛……唉！”

见圣姑叹息不语，李逍遥便知道了答案，道：“黑白二苗的战争已是常事，想等到局面平静，不知要等多少年，我还是想闯一闯……”

“你别傻了，”圣姑道，“你身手还不错，可是凭著这点小本事，就想闯进大理城，你当苗族没人了吗？”

“我总不能傻傻地等下去啊！”

李逍遥说得也有道理，圣姑只好冷笑一声，道：“除非你说服我你能进入大理，还可以全身而退，否则我是不会告诉你大理城怎么走的。”

这几天李逍遥已经很清楚圣姑的脾气，她虽然和蔼，可是她不想说的事情，不管别人再怎么死求，她也不会改变心意的。李逍遥只好道：

“那……好吧，我先去取得凤凰蛋再说吧！”

圣姑嘉许地点了点头，道：“去吧，这两个丫头，不必你担心了，我会看著她们的。”

李逍遥道了声谢，圣姑已为他准备好行囊，让李逍遥带了上路。行囊之中除了衣粮等物之外，还有那把李逍遥从家中带出来的木剑。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何想带这累赘之物，或许是相随已久，不忍相弃，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原来神木林离此并不远，李逍遥照著地图而行，一两日就已经进入一处密林，树木茂盛得几乎无路可走，树林内不但阴暗，而且寒冷，只有点点阳光，从交错重叠的枝桠间筛落。

李逍遥灵巧地在满地虬结突出的树根间穿梭前进，一面观察著，忍不住想道：“这里到处都是树，想要找到神木，岂不是有如在沙堆中找一粒指定的沙一样困难吗？”

可是为了赵灵儿，就算再艰难，他还是得咬著牙找出神木来。李逍遥突然想起圣姑曾经交代过他：金翅凤凰喜欢在巨树顶端筑巢。那么或许自己立足于高处，就有机会看见金翅凤凰的踪迹。至少是比在地面上找的机会高得多了。

打定了主意，李逍遥便足尖一点，窜上树身，几下手足并用，已迅速攀至其中一棵巨木的高处，抓住树枝身子一弹，已然立在茂叶之间。

李逍遥眺望著，但只见重重叠叠的枝叶，根本还是无法见到清楚的整个树林，看样子还要再爬高一点。

李逍遥借枝攀缘，身子越爬越高，眼前也越来越亮，突然头一伸，已穿出茂叶之间，看得见整片树林了。

一望之下，不由得他心中大声赞叹，这片树林前后接连，远远望去，绵延不尽，有如一片滚滚绿海，千倾碧涛，极为壮观。

不远处有一株最高的树，卓立于树海之上，顶端却是光溜溜的并无枝叶，阳光照射下，似乎隐隐反射出一层灿光。

李逍遥心中大为振奋，认定了方向，便足点枝稍，飞快地朝那最高的神木奔去。

神木近在眼前，笔直矗立，近看更加宏伟，李逍遥见树干上光溜溜的，全无立足之点，更无法以轻功借力登上，该怎么攀上神木顶端确实是个考验。

看来还是得试试半生不熟的御剑之术了，李逍遥真气一振，长剑应声出鞘，身子一翻便已稳立于剑身之上，以真气排空直升！

正当他破空而上之时，远方传来一阵嘹亮的尖唳，响遍了整个天空。李逍遥一分神，剑势一堕，差点就立身不稳，及时运转真气，才又重新立住了脚步，剑也已飞升至巢边，李逍遥翻身稳立，手臂一伸，截下了剑反手收回鞘内，动作比从前俐落许多，简直不可道以里计。

方才那阵简直要叫断天际的长啸，不知发自何方，李逍遥张望了一会儿，不见任何异状，才低头看著脚边的巨巢，巢内的羽絮比寻常的鸟羽还要大上十倍，雪白轻柔的羽絮根处，隐透出一些金光，灿然可爱。

在柔絮之间，隐隐埋藏著几道光辉，李逍遥轻轻拨开一看，除了一颗金色巨卵之外，旁边还有颗发出蓝光的珠子。李逍遥随手拾起那颗珠子，只觉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这珠子的外形，与之前他所得到的雷灵珠，不是十分相似吗？

当李逍遥举起这颗珠子细看时，原本宁静的天空，微微扯起了一阵轻风，风一阵比一阵紧，而那尖啸声，更近地响了起来，也更加尖锐刺耳。

李逍遥转头一看，竟见到一抹金云快速地逼近，等近到可以分辨出那是一只五彩的灿烂巨鸟时，巨鸟已弥天盖地地遮住了上空，朝李逍遥扑来。

李逍遥大惊，不假思索地一掌击去！巨鸟身子轻偏，轻易闪过李逍遥的掌气，两爪直袭过来，眼看就要抓住李逍遥，李逍遥不假思索，抱住了鸟蛋，便急忙御剑而飞，及时错开两只尖锐如勾的爪子。

凌飞在半空之中，李逍遥才看清了那头巨鸟双翅金光烂然，威风凛凛，长长的尾翼在阳光下五彩缤纷，简直美得让人目眩。

那就是传说中的金翅凤凰，李逍遥几乎看呆了。狂风中，凤凰双翼顺著气流一阵轻旋，又朝李逍遥袭来，李逍遥大惊，凤凰蛋被窃，难怪金翅凤凰怎么样也要追杀李逍遥，夺回金蛋。

金翅凤凰追袭过来，李逍遥及时提气回转，脚下七星剑登时便提高数尺，掠飞过金翅凤凰之侧。突然间一阵急风扑面刮来，差点将李逍遥掀落，李逍遥两脚跟踉，一个重心不稳，手中金蛋便抛了出去。

“啊！”

李逍遥一声惊呼，突然不知何方窜出一道灰影，准确地接住下堕的金蛋，一瞬间便掠飞而过，消失在茂密的叶影之中。

李逍遥冷汗涔涔，一方面庆幸金蛋没有打破，一方面却更担心金蛋落入谁手，万一是只猴子，将凤凰蛋给吃得连壳都不剩，那就更加糟糕了。

李逍遥尚未自惊慌中回过神，金翅凤凰的怒喉刺耳地逼近，李逍遥根本还不及回头看清金翅凤凰的来势，已被那股巨大的气流当头掀倒，身子腾出狭隘的剑刃，顿时两脚落空，坠落直下！

他只感到整个身体像是被无边的气流给吞噬了一般，不停地往下被吸去，最后的惊叫，也呼啸的狂风给吞没，消失在一片碧涛之间。

李逍遥眼前一黑，便去了知觉。

迷糊之间，李逍遥浑身都被无边的痛楚给包围著，从每一根指头到毛孔，无不像被撕裂了一般，动弹不得。脑中一片混顿的他却很快想到：自己从高处摔了下来，八成是全身都支离破碎了，才会这么痛。

就在他半昏半醒之中，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按在他额头上，李逍遥正疑心这是错觉，却在恍恍惚惚中看见了赵灵儿的脸。

他彷彿见赵灵儿担心的面孔，那双美目中，盈盈漾著柔和怜恤，就像她平常那样温柔可人。但是李逍遥无法发出声音叫她，只能在朦胧之间看著她。赵灵儿跪坐著，双掌合十念咒，一道耀眼的亮光从她掌心间散发了出来，缓缓笼罩在李逍遥身上。这股光辉罩住李逍遥全身之后，李逍遥只感到身上像是被云朵包围住了一般，轻飘飘的，十分舒服，就连痛楚之感也像退去的浪潮一般，渐趋平静。

难道自己死了，和赵灵儿一起上了天堂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不会再放开赵灵儿的手！

当他一睁开眼，一能动弹，便抓住了那双手，唤道：“灵儿！”

手中果然真实地握住一双柔软的小手，李逍遥逼把就将她紧紧地抱在怀中，坐了起来，道：“太好了，灵儿！你没事了……我……”他却一把被推了开，紧接著‘叩’的一声，额头上接连被敲了好几下：“喂喂喂，你头脑是不是摔坏啦？”

“灵……？”李逍遥的视线还有些模糊，只见眼前的女子满脸通红，双眼怒瞪著他，道：“人家……人家好心救你，你却……哼！”

“抱歉，真是抱歉，我一时迷糊，将你看错为另一个人……”李逍遥连忙解释。

她清脆的声音怒气未歇：“好心救你，你却轻薄人家！你们汉族的男人，个个这么下流，还是让你死了乾淨！”

那声音虽严厉，却带著几丝甜意，令李逍遥在愧疚中竟感一丝旖旎。也在这时，他才从摔伤的昏沉中完全清醒，看清面前少女的相貌，不知为何给了李逍遥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她娇小的身上穿著青色丝织的苗族服装，那张年幼娇丽的面孔，突然间唤醒了李逍遥的回忆，这名少女，正是他在前往仙灵岛时，遇见的小苗女！

“啊，是你……？”李逍遥一下子整个人都吓醒了，当初他被这名小苗女整得半死不活，还差点死在她手上，此时仍心有余悸，不禁退后了几步，有些戒备地看著她。

那小苗女殷然一笑，玩著头发，笑道：“我只是说说，你还以为我真会让你死？嘻！”

李逍遥勉强一笑，道：“这个嘛……你那头蛊神叫什么名字，我还真的忘了，所以你不必杀我了吧……？”

小苗女瞄了他一眼，道：“我要杀你，你早就不知死多少遍啦！”

李逍遥一时之间听不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她起了身，抱起地上的金蛋，殷然一笑，便要离去。

原来在半空中接住金蛋的就是这个小苗女，李逍遥连忙起身道：“请等等！姑娘，那个金蛋是我要的……”

小苗女转头道：“这是我们族人的守护神兽生的蛋，你说要就要？我偏不给！”

“我得用它救人，就算是神兽，也只能冒犯了。”

小苗女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没了，还救人呢！”

李逍遥道：“我就算付出性命，也要取回这个凤凰蛋，请你还我！”

小苗女笑道：“唉呦，你虽拿到了，却失手砸了，还不是一样没有？我接住了，自然归我。”

她刁钻如昔，所说却句句有理，但是此时也不是跟她讲道理的时候，李逍遥反手按剑，沉声道：“这是要紧之物，我说什么也要到手，请你归还！”

小苗女反而笑嘻嘻地迎了上去，道：“你学会了剑，好大本事，我不还又怎样？你会杀我吗？”她那有恃无恐的样子，反倒令李逍遥犹豫了起来。

李逍遥想起自己由极高之处摔了下来，现在却毫发无伤，这当然不是幸运而已。难道，是眼前这个小苗女救了自己？回想起恍惚之际，看见她施法念咒，那感觉竟十分熟悉，以致于把她错认为赵灵儿。

李逍遥道：“难道是你……用还魂咒救了我？”

小苗女奇道：“你也知道这法术？”

李逍遥道：“我妻子也曾以此法救了我，却因此大受损伤……”一面说著，李逍遥好奇地打量著眼前这笑言晏晏的小苗女，她怎么一点也不像使用过还魂咒的样子？

小苗女笑道：“那是她学得不精，也敢拿来救人哪？真是不要命了。”

言下之意，她精通这个术法，因此才能浑若无事，李逍遥不由得对她的来历更感可疑。从前她执意要上仙灵岛，一听李逍遥说到苗人，就要杀李逍遥，而不久之后，仙灵岛上发生灭岛惨事，这名小苗女当时身在何方？她会不会也是凶手之一？

一时之间，李逍遥弄不清她究竟是敌是友，也对她多了三分戒备之意。小苗女却恍若未觉，睁著一双明眸，认真地望定了李逍遥，问道：“那灵儿又是谁？”

“是我妻子……”

“你把我认错成你的妻子？”

李逍遥一窘，道：“是的，真是失礼，请你包涵……”

小苗女面无表情地问道：“我跟她真的长得那么像？”

李逍遥忙道：“不，并非是容貌……而是方才姑娘对在下所施的救命法术，造成在下的错觉。”

“原来是这样……”

她低头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李逍遥一想到她的古怪，再想到她不知与仙灵岛的血案有什么样的牵扯，李逍遥就中心惴惴，怕她会出什么怪招对灵儿不利。对于自己居然说出了灵儿的名字，他此时真有些后悔，便问道：“欸……我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告诉我？”

小苗女望著他，道：“你要知道我的名字？”

李逍遥连忙道：“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要是像她的蛊神那样不能乱说，李逍遥这样问就等于是触犯大忌了，江湖果然是难走啊！回想起从前以为要苗人相处，只要换上苗人的衣服就可以，李逍遥才知道以前自己真是天真得过份。

不料，小苗女说道：“我叫阿奴。”

“阿……”他差点要说出口，及时收住，小心地问道：“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名字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逍遥松了口气，道：“原来你叫阿奴……你就是阿奴？！”

李逍遥失声叫道，阿奴望著他，奇怪地问道：“怎么啦？”

李逍遥道：“我识得盖罗娇，她说过你！”

“你见过师姐了？”阿奴笑问，“她有没有说我坏话？你说给我听！”

这样一来，阿奴应该是友非敌了，李逍遥正要放心，但见她抱著金蛋，还在说这无关紧要的小事，不知道若是不跟她闲扯，她会不会就把蛋给砸了，令李逍遥一颗心既提不起又放不下，不知如何是好，道：“她没说你坏话，既然你是白苗的人，那么就把金蛋给我吧，我相信你师姐不会骂你的。”

阿奴笑道：“你就是只想把凤凰蛋骗走，你说你要凤凰蛋救人，什么人这么重要？”

李逍遥道：“救灵儿……我的妻子，也就是……你师姐说的公主什么的……。”

阿奴一怔，原本笑盈盈的脸上，变得有些奇怪：“公主成了你妻子？她叫灵儿？”

李逍遥点了点头，叹道：“她已经怀有身孕，却因故受了重伤，我一定要凤凰蛋壳和火麒麟角来救活她们母子的性命。”

阿奴不知在想什么，花瓣似的小嘴紧闭，挑了一下眉，道：“不行，现在凤凰蛋不可以给你！”

李逍遥一急，道：“可是她……”

阿奴打断了李逍遥的话：“小凤凰是不能杀的，你要的只是蛋的壳，要也得等小凤凰孵出来才成！”

李逍遥道：“嗯……那还要多久？”

阿奴道：“你放心，不会拖太久的。”

“这……好吧。”

李逍遥万分无奈，可是想起圣姑也交待不能伤害神兽，万一他为了壳而弄死了蛋里的雏凤，犯了苗族之忌，恐怕圣姑也无法救赵灵儿。

此时，天边又传出一阵尖厉的长啸，显然是金翅凤凰找不到蛋，所发出的悲鸣，令李逍遥心里隐隐感到愧疚。李逍遥仰头看著无边的树枝交错，叹道：“好不容易把凤凰蛋拿下来了，要再放回去，恐怕还要难上一百倍呢！”

阿奴笑道：“你若放得回去，我可真的要称你一声大英雄、大高手啦！”

李逍遥没好气地说道：“不放回去，怎么等小凤凰孵出来？”

阿奴道：“呵，你放回去，金翅凤凰也不要了，会把蛋给抛出巢去呢！”

李逍遥吃了一惊，道：“为什么？”

“这蛋给你摸过了，给我抱过了，上面都是人的气味，金翅凤凰会把这蛋当成入侵者给赶出去的。”

“那怎么办？凤凰孵不出来，岂不是糟了……？”

阿奴笑道：“我来孵么！不然怎么办？”

李逍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颗蛋……你孵？”

阿奴道：“我自有方法，而且我也不是白白送你蛋壳，你得帮找一件东西。”

李逍遥问道：“什么东西？”

阿奴笑道：“跟我走，不就知道了吗？”

她说完，也不等李逍遥，便径自往前走去，李逍遥抓了抓头，无可奈何地紧随在她身后。

李逍遥问道：“我们去哪啊？”

阿奴指著前方，道：“这个树林里有处隐密的树洞，洞里藏有妖怪所藏的宝物，我要你跟我去找一件东西。”

她不想说找什么，李逍遥便也不多问，跟著她走。她对这到处都是树的密林十分熟悉，走起来毫无滞碍，身手灵巧得像是穿梭在树林间的绿色精灵一般，令人见之忘倦。李逍遥忍不住问道：“我听你师姐说……你也对付过黑苗，是不是？”

阿奴笑道：“师姐是不是笑我好没用，连杀人都杀不俐索？”

李逍遥一怔，看她小小年纪，娇美可爱，没想到说起话来却这样视人命如草芥，令李逍遥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李逍遥道：“黑苗和你们白苗，为什么要这样杀来杀去？”

阿奴道：“多杀一个黑苗，我们白苗就多一个机会可以活，那当然是杀得越多越好。”

李逍遥道：“是这样吗……？对了，那天在仙灵岛上……”

阿奴笑道：“那天在仙灵岛上，你连滚带爬，落荒而逃，想不到现在这么有本事啦，哈哈！”

李逍遥问道：“你是怎么离开仙灵岛的？”

阿奴笑了一下，道：“我有好几百种法子离开，倒是你，又怎么脱身的？”

李逍遥大概地说了一些当时的情况，阿奴听了，才笑道：“原来如此，那时我在岛上迷了路，等我找到水月宫时，公主已经被抓了，姥姥也半死不活的，我见到没有活口，心里实在恨透了你，我还以为你是黑苗的奸细……”

李逍遥不语，自己虽然不是奸细，但是却确实是被那名黑苗的高手所利用，才会破了水月宫入口的阵局。从前他服下忘忧散，不记得岛上的事，但见了赵灵儿的真实体态，而回想起种种过去时，他也想起自己所造成的这场浩劫，因此李逍遥心头格外沉重，只是默然不语。

阿奴道：“我好不容易才离开仙灵岛，到你家去找你，你已经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我听一对姐妹说你要去苗疆，就追了上来……”

“你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阿奴笑道：“我没那么大本事，我在你们汉人的地方，老是被注意，没法子暗中行事。再加上黑苗见了我就追杀，我也没那个空去找你，否则那时我见了你，一定会杀的。”

李逍遥才知道这一路除了凶险之外，暗中还藏了这个可能的杀机，自己完全没有提防到阿奴，却还能活到现在，或许真是福大命大。李逍遥松了口气，道：“还是问清楚再杀，否则误杀好人，可不大妙。”

阿奴嘻嘻一笑，道：“误杀也就罢了，谁没有错杀过几个人？”

李逍遥叹了口气，道：“你这想法不大对，千万不能这样想。”

阿奴回头望了他一眼，眼里的笑意有几分轻视，似乎是觉得李逍遥太过优柔寡断，但她并没说什么。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两人停在一株大树之下。

这株树干底下有个巨大的黑洞，有如一个大门一般，两个人走进去都没问题，探头望里面望去，竟是一条通路，不知通到何方。

李逍遥道：“这是什么地方？”

“跟我来就是了。”阿奴率先走了进去，胸有成竹的。

李逍遥和她并肩走了进去，地面高低不平，有时是土，有时却是突起的树根，一不小心就会绊倒摔跤，越走进去也就越暗，终至伸手不见五指。

李逍遥道：“我看不见！”

阿奴笑道：“对不住，我忘了。”

说著，她便一把拉住李逍遥的手，继续往前走。被她的小手握著，她既不感到羞涩，李逍遥也落得大方，把男女授受不亲的寻常规矩给抛弃了，问道：“你们苗人在黑暗里都看得见？”

阿奴道：“那也未必，这是要练的。小心脚下！”

李逍遥一个不留意，差点就被绊倒，连忙稳住。

阿奴道：“这地面不大好走，我牵著你，还是要跌跤的。”

李逍遥苦笑道：“我自小跌惯了，跌个几跤没关系，你带著凤凰蛋，可千万不能跌跤。”

“你可真好心，可惜不是怕我跌疼了，是怕蛋跌坏了。”

阿奴笑嘻嘻地说，语气中玩笑的多，埋怨的少。但李逍遥还是习惯性地笑道：“你跌了我也心疼！”

阿奴笑道：“我就说汉人男子轻薄，等一会儿跌死你是真！”

她松了手，李逍遥一惊，什么都看不见了，忙道：“你放开了，我可跟不上你，没法子帮你拿东西了！”

眼前蒙蒙地闪出一阵轻光，李逍遥眨了眨眼，但见阿奴手上捧著那凤凰蛋，金光照著她的脸，更显得娇美欲滴。

“瞧，不是有灯了吗？”阿奴说道。

凤凰蛋壳发出的金光，原来如此灿烂，还能隐约照出身边的事物，果然是件奇珍。李逍遥却不无几分忧虑，道：“可是……万一不小心把蛋摔破了……”

阿奴道：“所以咱们要小心些捧，走慢点没关系，跟我来。”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阿奴捧著凤凰蛋，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李逍遥张望著周围，这通道全是木纹，不知有多深多长，散发出浓冽的木香。

第二十五章 有女同行（下）

这片神木林底下交错盘结的树根绵延不尽，一般人若是走了进来，只怕会在里面迷路，困死此地。阿奴停下了脚步，道：“你瞧！”

前方已没有路，而是一个洞穴，陈列著几只箱子，其中一只装饰特别华丽，堆放在中央。阿奴毫不犹豫地走向那个最华丽的箱子，轻易打开了它。原本兴奋得微微发红的脸上，突然转为失望之情。

阿奴恨恨地说道：“可恶！昨天明明看见他放在里面。怎么是空的……？”

李逍遥感到有点不大对劲，忙问道：“你说谁把东西放在里面？这个洞穴是有人的？”

阿奴理所当然地说道：“是呀，昨天我潜进来过一次，确定东西就在这里面，可惜那个魔头太厉害，我斗不过。不过，若是加上你来助阵，那就说不一定了。”

李逍遥道：“原来你是找我来当打手的？”

阿奴笑道：“能够打败圣兽金翅凤凰的人，功夫应该不会输给区区一个妖怪。”

李逍遥苦笑著问道：“你倒底要找什么东西？”

阿奴望向李逍遥，叹道：“罢了，告诉你也无妨，我在找水灵珠。”

“水灵珠？”

“嗯，今日我瞧见那魔头外出，想不到他居然把东西拿走了，可恶！”

说著，阿奴将其它几个宝箱一一开启，有些东西她看也不看，有些却顺手就放进她腰边的囊袋中，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

“你还要找什么？”李逍遥有点不安地问。

“咱们不能白跑一趟，反正这些都是妖怪搜刮来的，不拿白不拿！”

原来不为什么，李逍遥苦笑连连，暗想万一那个妖怪很高强，自己却没来由地被阿奴拖来当打手，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这个还是问清楚一点比较好。

阿奴道：“那个妖怪外表看起来是个道士，不过，他是这神木林的千年阴气变的木精，自称木道人。他最喜欢四处收集奇珍异宝，得不到就用抢的。”

“他要奇珍异宝做什么？”

“不为什么，夺到了就堆在这个树洞里面，什么也不做。”

“啊……？”

李逍遥不禁呆住，这样的怪物习性，令人匪夷所思。

阿奴似乎已经搜刮得满意了，这才起身，道：“走吧，木道人把水灵珠带走了，我们在这里也徒劳无功。”

“可是你主要的目的不是水灵珠吗？”

“当然，不过我们拿了他这么多东西，他非自己来找我们不可，那时不就可以向他夺水灵珠了吗？”她一拍李逍遥的肩膀，道：“到时候可是

一场大战，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喔，木道人是很厉害的！”

“什么？”

阿奴居然打定了主意把李逍遥给推上第一战线，李逍遥原本就答应她帮她取她要之物，但是一想到她这样笑嘻嘻地把自己推出去对付一个似乎很难缠的妖怪，李逍遥也有点不安。

阿奴转身往外走，李逍遥也跟著她走出洞穴。进来时感觉好像这条树洞地道很长，走出去时竟感觉上不是那么久，也许是已经走过一次了，有了点心理准备。望著远方入口的光芒照在阿奴身上，李逍遥感到阿奴虽是盖罗娇的师妹，或许将来会比盖罗娇还要有能力，不管是她取物于妖，或是指挥运用人，果断大胆的行事方式都颇有大将之风，不让须眉。偏偏却是这么一个看似娇稚可爱的女娃儿，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两人走出了树洞，阿奴笑道：“虽然水灵珠没找著，却赚了不少好东西。”

李逍遥问道：“你要的水灵珠，应该是什么样子？”

阿奴道：“其实我也没见过，我是听我阿娘说的，水灵珠差不多有姆指这么大，是水蓝色的，外面会自然透出一股子水气，所以一摸到就会觉得凉凉的。”

李逍遥感到满熟悉的，想像了一下，笑道：“嘿……照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我小时候常玩的弹珠。”

阿奴白了他一眼，道：“胡说八道了！”

她直往树林外走去，李逍遥忙问道：“现在你又要去哪里？”

阿奴道：“你不是还要找火眼麒麟角吗？”

“是啊！”

“在小凤凰生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先带你去取火眼麒麟角。”

李逍遥喜出望外，道：“你知道麒麟角在哪里？”

阿奴殷然一笑，“跟我走就对了。”

想不到自己可以这么顺利地接连获得二物，一想到赵灵儿有救，李逍遥简直是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此刻不要说对付木道人，就是阿奴还要他去对付什么火道人水道人，李逍遥也都愿意全力以赴的。

连麒麟角都有著落了，李逍遥心情大为轻松，与阿奴边走边问道：“你要水灵珠做什么？”

阿奴一笑不答，李逍遥本来就是个逗人说话的高手，故意道：“嗯，我来猜猜，你要练高段的法术，对不对？这个水灵珠，就是给人练妖法的法宝……”

阿奴怒色骤现，道：“什么妖法？你不知道就别乱讲！我要找水灵珠，是要用来救人的！”

“救人？”

阿奴长叹了一口气，道：“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们苗疆闹大旱灾，很久很久都没下雨了，河水都已乾涸，食物也快吃完了，再不找到水灵珠引来大水，恐怕大伙儿都要完了。”

原来阿奴要找水灵珠，是有这样的用意，而木道人私藏水灵珠，只是满足无聊的私欲，那李逍遥当然是非帮阿奴找到水灵珠不可。就算不用金翅凤凰蛋壳交换，李逍遥也会帮忙她的。

见到阿奴稚气的脸上，忧色沉重，李逍遥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安慰她，便问道：“苗疆闹大旱的事，我也听说过，可是这可能只是天不下雨，或是河道淤塞，你们不想法子通河或是找水，却找这颗珠子，一颗珠子能解决旱灾吗？”

阿奴说道：“那是你不懂，水灵珠是有法力的！”

阿奴停了一下，悠然回想著，道：“只要有了五颗灵珠，白苗一定可以重振往日风光，重建往日富裕安乐的南绍国威！”

李逍遥想到自己现在手上也有几颗灵珠，赵灵儿也没说过这些灵珠是否有什么用，但似乎是十分重要之物，便问道：“你说的是五颗什么样的灵珠？”

阿奴道：“苗族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北方的蛮族侵略我们苗族……”

“北方的蛮族？”李逍遥好奇地问道。

阿奴道：“怎么？这很奇怪吗？”

“我听说中原以外的异族，北方是狄，西边是戎，东边是夷，南边才是蛮，你的北蛮是什么地方？”

阿奴撇撇嘴，道：“我们可不管你们汉人怎么说的，我们只知道那是我们北边的敌人，我们的书上叫他们蛮子。”

李逍遥对南方的异族并不是很了解，事实上在南方因为地势崎岖，高山恶水，交通不便，地方与地方之间往往隔绝不相往来，故而产生了许多与外界隔绝的民族，汉人统称他们为蛮，实际上是包含了数不清的族类，多半以族长做为首领。从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深入黔地，虽曾经以七擒孟获收了许多南蛮之心，但事实上在蜀书中，南方从来是作乱不断，终蜀汉之世，一直是个令朝廷头痛的地方。阿奴所

说的蛮，或许正是其中强大的某一族，因为在南绍国的北方，所以苗族的传说中才称他们为北蛮。

阿奴续道：“那时蛮人与我们发生战争，起初蛮族被我们打败，落荒而逃，过了一年，蛮族又来了，这回他们的法师作法，召来了许多怪兽对付我们苗人。有的怪兽会吃人，不但吃了人，还破坏了我们的田地家园；更有的怪兽会喷火，一喷火就可以烧死一大群蜂涌而上的勇敢苗人武士，还有的掀起怪风，有的四处散播毒气……”

阿奴轻轻叹了口气，续道：“我们知道胜不了，便全躲在地下，每人滴出一滴血，让我们的教主祈祷通达天上的神明，天帝果真听见了，他派了水、火、雷、风四神，和魔女旱魃下凡来对付怪兽……”

李逍遥听她的口还是很沉重，道：“天帝派出神来救你们，那很好啊，你们一定打胜了吧？”

阿奴道：“是的，水、火、雷、风四神和魔女旱魃很快打退了怪兽，怪兽被赶回蛮人的地方，反而造成蛮人的祸害，把蛮人打得溃不成军。”

李逍遥笑道：“活该，蛮人真是作法自毙！”

阿奴道：“可是，打退怪兽的天神们，见到南绍这么美丽，风花雪月，四时如画，这些神都不愿意回到天上了，他们就在人间嬉戏玩乐，造成南绍更大的浩劫！天雷地火烧光了地上的草木，乾旱和饥荒饿死成群的牲畜，然后洪水又淹没了整个大地，苗人和蛮人都失去了家园……”

李逍遥一怔，没想到会是这样。如果受到异族侵袭，可以求神助，那么被神侵袭，还能怎么办呢？

阿奴的声音缓和了下来，说道：“还好，有位人形蛇身的巫女出现了，她和我们苗人自古以来就祭拜的女媧神像一模一样，她独自奋力诛杀了水、火、雷、风四神，还打败了旱魃，将她给封印起来。她将这五个神所造成的灾祸给平息了之后，还重新帮我们开辟出丰沃的农田，引来顺畅的溪流，让我们可以重建家园，重新过著安稳的生活。”

李逍遥听得松了口气，想到赵灵儿也是人形蛇身，书中仙说她是神族之后，那么她果然是女媧的族裔，就算不是人类，也是足以自豪的仁圣之后。

阿奴道：“女媧重建了苗族，她是苗人的母亲，可是却因为她以天神之尊杀了天神，天帝很震怒，不许女媧回到天上，让她成了和人一样，会忧愁，会病老，会生也会死。”

阿奴续道：“女媧就这样留人间，受我们苗人俸养了。其实我们苗人本来就是信奉她的，是教主以法力迷惑许多苗人，大家才渐渐忘了尊崇女媧，可是女媧竟不记恨，还来救她的子民，苗人都知道错了，她虽然不再是永生不死的神，我们却依旧崇拜女媧娘娘，希望她永远守护苗人。”

李逍遥问道：“那这与五颗灵珠有什么关系？”

阿奴道：“那五颗灵珠，就是女媧娘娘以水、火、雷、风、魔女旱魃这五个作乱神魔的骨骸炼化而成的。”

“原来如此……”

“女媧以法力让自己掩去蛇身，变成像人一样，她嫁给一名智者，生下了下一个女媧娘娘的后代，也把五颗灵珠传给了她，要她守护苗人。此后，女媧娘娘的后裔都要世代地以五颗灵珠的神力，保卫南诏的土地。”

“原来如此……可是那后来五颗灵珠又怎么会到处四散呢？”

就连女娲的后裔都流亡在外，那肯定是出了极大的变故。

阿奴似乎不大想说，过了一会儿才道：“上一代的女娲后裔，是我们的女祭司，她平息了一场火灾，引来了大水怪，她为了驱逐水怪，跃入水中决战了七天，七天后洪水渐渐退去，可是女祭司不见了，黑苗的巫王到处找她，最后终于找到受伤沉重的女祭司。巫王救好了女祭司之后，就娶了她作为巫后，还生下了公主。”

“可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又起了大水灾，大家求巫后以五颗灵珠治水，巫后才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五颗灵珠遗失了。”

李逍遥听了，也感震惊，这五颗灵珠代表的是女娲后裔的神力，一旦遗失，也可以说是女娲后裔这个尊贵身份的失去，巫后会有什么下场，是思之令人惊心的。

“那……巫后怎么办？”

阿奴道：“我不很清楚，我娘她们那一代的贵族还知道一些，我就都不知道了，就连师姐也不跟我说！我只知道后来巫后和公主就不见了，巫王又信任起教主，崇拜起天帝，女娲神殿只在白苗还有几座，黑苗那里把女娲神殿里的女娲像都给摔坏打碎，殿堂也都改成了拜月教主的祭坛。”

阿奴恨恨地道：“可恨的拜月教主，还挑拨黑苗与白苗的不合，反正黑苗忘恩负义，不顾女娲娘娘的恩泽，也早已失去了做为女娲子民资格！”

李逍遥喃喃说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嗯，所以我非找回这五颗灵珠不可！只要我们找到了五颗灵珠，交给公主或是巫后，那时就可以灭了黑苗，见了就杀，别留下那种肮脏的血，南绍只要留下我们白苗，由我们白苗来永远尊奉女娲娘娘就够了！”

望著阿奴稚气的脸，说出这样偏激仇恨的话，令李逍遥有点忧心。阿奴年纪幼小，本事过人，这样的人都不免有些偏激桀傲，阿奴自不例外。但李逍遥也知道自己这个外人若是多劝，反而会引她反感，不如先得其心，再慢慢缓和她的想法。再说，他也真的很希望女娲的后裔能得到该有的尊重，只要及早找回了五颗灵珠，可以说就成功一半了。

阿奴道：“我好不容易追查到，水灵珠落在木道人手中我一定，我一定要夺回来！只要有了水灵珠，以水灵珠祭天，就可以解决这场大旱，救苗人的性命。”

李逍遥想起在金翅凤凰的巢中的那颗珠子，和雷灵珠十分相似，便拿了出来，道：“那么这个呢？这是什么珠？”

他手上的灵珠一拿了出来，阿奴看了，微微一怔，道：“这是你在凤凰巢中拿的？”

李逍遥点了点头，来没说什么，远方隐隐传出低沉的呼啸，像某种暗鸣嘶吼，仔细一听竟是风声。

阿奴道：“这是风灵珠，不是水灵珠……”

“风灵珠？”

“是金翅凤凰放在巢中保护金蛋的，你让风灵珠见了光，引来大风，金翅凤凰就知道蛋被人动过了，才会马上回来攻击你，你快收好。”

李逍遥连忙将风灵珠收回怀中，却在此时，高处的枝桠一阵晃动，惊起大片的飞鸟尖唳！

“啊，怎么回事？”

李逍遥和阿奴正要仰头看，眼前骤然间千花万叶，竟是无数细枝朝两人射落！

李逍遥不假思索，拔剑疾舞，护住了自己和阿奴的周身要害，一时之间只见残叶飞枝，簌簌喷射向四面八方。极快的剑法所引起的阵阵剑风，甚至激得脚边落叶旋卷了开去。

不知过了多久，凌利的细枝攻势才停，李逍遥倏地收剑，横在身前，随时准备再面对新一波的攻势。

细碎的金铃声，远远地荡了过来，像涛浪一般，越荡越近。

“是木道人，小心。”阿奴在李逍遥身边低声道。

不知这木道人有多厉害？他能摧动万枝千叶的暗器雨攻击敌人，却又神不知鬼不觉，让李逍遥也无法查觉他的接近，足见内力过人。

猛然间背后风生，李逍遥随手一剑刺去，削落一根树干，紧接著身旁数个方位尽是阴气袭至，李逍遥接连刺出数剑，随著身形上下奔窜，一一格下对方的十来招攻势，一瞬间就身旁大空，他和阿奴身边的树木居然都已被削尽。

但是他还是没见著木道人，木道人居然能不现其身，就攻得李逍遥只能守不能还击，若是现了身，会是个多么难以想像的高手？李逍遥不由得涔涔冷汗，滑落背脊。此时两人身旁尽空，失去了掩蔽，更显敌暗我明，李逍遥不假思索，一抱阿奴，便往前奔去。

却听见身后阵阵沉滞虚缈的笑声，“呵呵呵……武功不差，小子，宝物留下，否则你们性命不保。”

“哼！”

李逍遥不加理会，突然间面前一枝横到，差点把李逍遥绊倒，好在李逍遥身手灵活，足尖一点，便飞跃数十丈，但突然间又是飕飕急响，上下左右的树枝同时往他们两人刺来！

李逍遥大惊，正要出剑，不知何处飞伸而至的粗藤，“啪”地一声击中李逍遥的手腕，便紧紧缠住，扯住李逍遥的手。

“啊！”

李逍遥的手腕一被扯住，对方便用力一扯，将李逍遥拉偏了立足之地，李逍遥身子一滑，便悬空荡著，另一手还紧抱著阿奴，无法放开。

这下子两人被困在半空之中，身上要害尽曝露在敌人面前，根本无法自保了。

这时，那低沉而无力的声音，就在他们上方，得意地传了出来：

“嘿嘿……你的剑很好，我要了。”

李逍遥握剑的手被粗藤捆著，负担著两人的重量，还要握住剑，无法反手握藤攀上，他只希望对方现身取剑，那么他就能脱困了。

不料阿奴出了声：“木道人，你稍等！他还有更好的宝物呢！”

那声音冷冷地说道：“是吗？反正杀了你们，不管什么宝物，都是我的了。”

阿奴笑道：“有了宝物不会用也不成啊！不如我教你怎么用，教过了之后，你再杀我们得了。”

李逍遥不知阿奴说这话的意思，有些紧张。

木道人听了，半信半疑，传声道：“是吗？是什么宝物，你拿出来我瞧瞧。”

阿奴道：“你不出来，怎么看得到？”

木道人冷笑道：“呵……老夫不现身，也看得到，小娃儿，别再弄玄虚了，快拿出宝物来！”

阿奴的本意，是想骗木道人现身，再以巫术对付他，她会焚火之咒，相信可以烧得了木道人。可是木道人就是不现身，可见生性小心至极，阿奴知道自己再诱他现身，只会更令他起疑，只好道：“好吧，那你可得看清楚些。”

阿奴在李逍遥耳边轻道：“你说你有雷灵珠？带在身上吗？”

李逍遥颇为犹豫，不知该不该告诉她，万一阿奴竟是木道人一伙的，那又怎么办？但是此时身处危境，进退两难，也只能信阿奴一回了。

李逍遥道：“在我腰带里的暗囊。”

阿奴伸手一探，果然取出雷灵珠。

此珠一出，李逍遥便感觉周遭的气流隐隐沉重了起来，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雷灵珠？呵呵呵……小娃儿，你说它该怎么使用？”那声音问道。

阿奴道：“你听仔细了。”

说著，便捧著雷灵珠，闭目喃喃念了一串咒语，随著咒文吟颂，天空骤然间暗了下来，狂风怒卷，突然轰隆一声，天边响起巨雷！

一连好几声霹雳雷闪，越来越密集，阿奴大喝一声，万道雷电轰然袭至！

捆住李逍遥右手的藤突然间断了，他们两人急速坠落，李逍遥眼前白光激闪，虽不知发生什么事，李逍遥本能知道不妙，抱住阿奴滚开数尺，便听见耳边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爆炸声不断。

李逍遥全身护住阿奴，只觉碎屑不断喷在身上，打得他全身无处不痛。阵阵热浪不断卷来，几乎要灼伤了他。

不知过了多么久，炸声方绝。李逍遥耳中嗡嗡作响，身上已经半点知觉都没有了。

阿奴轻轻推了推压在她身上的李逍遥，道：“你没事吧？”

李逍遥慢慢抬起头来，一望周遭，惊愕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方圆数十尺，极目所见之处，除了自己和阿奴之外，就是一大片的焦土与枯黑的焦枝。

“啊.....”

李逍遥看呆了，阿奴推开了李逍遥，坐了起来，微笑道：“这果然是雷灵珠！”

“你.....你做了什么？”李逍遥说话结结巴巴的。

阿奴道：“我只不过用它引来了雷电，劈死了木道人。”

“什……什么？”

阿奴道：“我也没见过木道人，方才你和他对上，你的剑法这么高明，木道人应该不是对手才是，可是他能随意引用这神木林的树木伤我们，我想或许木道人是没有身体，需要顺木而生的一个妖灵。所以只要确定它付在在附近的树上，再引来巨雷，就可以劈它个措手不及！”

李逍遥松了口气，道：“你真是聪明，木道人死了，快找找水灵珠。”

“嗯！”

李逍遥正要起身在这片焦地寻觅，阿奴拉住了他，笑了一笑，道：“如果灵珠在这附近，我可以召唤看看。”

说毕，阿奴盘腿而坐，双掌捏了个咒诀，便专心地念起咒来，不一会儿，天边划过了一道金光，迅速地逼近，落在阿奴怀中。

阿奴大喜，拾起那颗珠子一看，满脸喜色一下子就变成失望之色。

李逍遥虽没见过什么是水灵珠，但看这颗的样子，颜色也不像，绝对不是可以救苗族生命的水灵珠。

“什么嘛，竟然是金罡珠……”

阿奴叹了口气，随手收起这颗珠子，转头对李逍遥道：“白忙了一场。”

李逍遥安慰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水灵珠的，我会帮你找。”

阿奴道：“要是凤凰孵出来了，你拿到蛋壳了呢？”

李逍遥道：“我还是帮你找，直到找到为止。”

阿奴喜道：“真的吗？你可别只是说说。”

李逍遥道：“大丈夫一诺千金！你为了救苗族的人，这么辛苦冒险，我难道能不帮你？再说我妻子也算是苗族的人！”

阿奴原本听得喜形于色，一听见他最后一句说到了“我的妻子”，神情顿敛，娇稚的脸上竟显出了几分成熟的神色。

但是她马上又恢复了平时笑眯眯的样子，道：“那我们就说定了，你得陪著我找水灵珠，一直到找到为止！咱们勾勾手，发个誓！”

“好。”

李逍遥笑著伸出手来，阿奴和他的小指互勾起誓，看来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地位，少女的约定方式都是一样的。

阿奴欢喜地挽住李逍遥的手臂，就像小妹妹一般亲昵依人，说道：“我现在就带你回大理，我也帮你火麒麟的角，让你妻子好起来。”

李逍遥感激地点了点头，阿奴挽著李逍遥，边走边说道：“每次一说到要帮你救你妻子，你就高兴得眼睛都会发光，真像个呆子。”

李逍遥道：“那是你不懂，如果你有了心爱的人，你也会像我一样的。”

阿奴道：“我懂的！我有很多心爱的人，我的师父，师姐，都是我心爱的人。”

李逍遥道：“不，这种心爱和我说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呢？”

李逍遥道：“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高兴时你就会跟著高兴，他不在时你就做什么都没意思，好像魂也不在身上，什么都变成假的，命也少了一半，那时你就知道了。”

阿奴抬头望著李逍遥，怔怔地望了一会儿，才道：“或许吧！可是那样多可怕！”

李逍遥道：“嗯，是有点可怕，就连快乐的时候，都好像不真实！”

见李逍遥神情有些忧郁，阿奴便笑著岔开了话，跟他聊著大理城的种种，勾起李逍遥的兴味。虽然圣姑再三叮嘱他不可贸然前去大理城，但圣姑绝料不到会在半路杀出了阿奴，使得李逍遥的前往大理之路，便比想象中顺遂了许多。

虽然大理城离此有数日之遥，一路之上有阿奴相伴，她脸上总是带著那甜美的笑容，笑声爽朗，言语娇憨可喜，似乎永远那么天真开朗，连带著让李逍遥也放宽了心情，与她同行的这一路之上，丝毫不觉乏味。不知不觉，便已来到大理城外了。

第二十六章 国脉如缕（上）

云南大理的美景，向来闻名，所谓“上关风吹下关花，洱海月映苍山雪”，乃是南诏“风、花、雪、月”四大名景。但是，越走近大理，李逍遥却只感热风扑面，沙尘蔽天，空气中还有种干气，令人连呼吸都感到微微的刺痛。而且，放眼望去，除了大片的枯黄，间歇点缀着零星的绿意之外，死气沉沉，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地方也能住人。就连脸上总是带笑的阿奴，眼里也出现了沉重的意味，李逍遥方知大旱之事不假。

阿奴不禁仰头望着蓝透了的天，喃喃说道：“唉……不知何时才会下雨？”

李逍遥道：“我听说云南不但多雨，还多河川水流，就算长久不雨，也还有山上的积雪，还有澎湃的水井，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阿奴道：“山上的雪融到一半，都化进地下了；前两年河川还能流，最近也都渐渐枯了，九年不雨，再多的水也要流光的！”

“那……没有水，怎么栽种？”

阿奴苦笑道：“谁还管栽种，如果连喝的水都没有，那大家就要死了。”

阿奴长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如今大理城还剩下一口井有水，我娘规定了分配的法子，大家还能撑上一段时间。等到这口井都枯了，不是死在这里，就是放弃家园，逃难到别的地方去，成为没有家的人了。”

阿奴甜美稚气的声音，说出这么可怜的话来，令李逍遥十分不忍，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

阿奴又道：“我听唐钰说……”

“唐钰是谁？”

阿奴道：“是个汉人，住在我们这儿很久了，他读过很多汉人的书，跟他说话还顶有趣的。”

“嗯，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汉人的书上都说：如果长久不下雨，或是有了什么天灾，那是在上位的人做了坏事，老天爷降下的惩罚。你们汉人的书上真的这样说？”

李逍遥读书不多，也不是很肯定，但是他也听过不少这样的说法，便点了点头，道：“好像是的。”

阿奴道：“那一定是黑苗害的！我们白苗上下一心，我娘是族长，她从没做过对不起任何族人的事。那就是黑苗的巫王坏，上天要惩罚他们，才不降水！”

李逍遥道：“我向来不相信不雨是因为上位者的关系，但是九年不雨，这也太奇怪了！”

此时，大道上迎面走来几名背着水瓮的妇女，见到阿奴，便退至道旁，含笑叫了阿奴几声，阿奴也回应着她们。她们容色憔悴，蓬散着头发，可见生活辛苦，但还是笑笑的，更足见此地民风温和善良，会与外人决战，一定得是万不得已。

那几名妇女一说话，竟是汉语：“阿奴姑娘，你回来了，大王可想要骂你呢！”

“这位公子是你朋友？”

阿奴道：“他姓李，我带他来大理瞧瞧，城里可都好？”

其中一名妇女道：“都好，近来黑苗都没动静，难得有几天寰踩兆樱？

另一名妇女也道：“可是那唐钰就天天城里城外的跑，望穿了眼睛。如今你回来了，他也不用跑得那么累啦！”

阿奴笑嘻嘻地说道：“你们胡说，他弱得风吹一吹就坏了，哪跑得动啊？你们还比他强呢！万一黑苗来了，可得劳驾背他进城避难！”

众妇女嘻笑喧闹了一会儿，才与阿奴道别，李逍遥还听见其中一名妇女说道：“真是多亏白苗人，只剩一口井还肯分水给我们汉人……”

“是啊，若是黑苗败给白苗就好了。”

“我叫我那口子也从军去！帮白苗打黑苗……”

李逍遥好奇地问道：“她们是汉人？”

阿奴道：“有些汉人住在附近，黑苗常常抢夺劫掠他们，后来就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白苗族人能让汉族与他们融洽相处，而黑苗族却全然不同，李逍遥回想起从前住进自己家客栈中的那几名苗人，残暴狡滑，如果黑苗的人都是那样，那也就难怪阿奴会想灭尽他们。

路的前方可以看见矗起高墙大城，在蓝天之下，灰白的城墙更险高伟，当中的巨门高逾数十尺，远远的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城门下，石子路上的车轨行道，分行井然，但是并没有人出入，只有那灰墙黑门，凝静地峙立着，显得无比肃杀。

越走上前，就越看见城墙下歪歪倒倒地靠了不少人，等走近时，李逍遥才看清那全是死人！

李逍遥惊愕不已，可是阿奴却好像见怪不怪，连看也不多看一眼。

那些人横陈在城墙下，有的穿著兵士衣裳，有的是寻常百姓装束，身上血迹已经黑了，肌肤也都早已干瘪下去，根本无法给人“人”的感觉，只像是某种无关紧要的动物尸骸一般。

而尸体虽腐朽的程度不一，乍看之下，还是看得出他们全都是年轻男子。这一点多多少少引起李逍遥的疑惑，可是看阿奴面无表情的样子，他也不知该不该问。

猛地一把槊横了过来：“什么人！”

李逍遥吓了一跳，那横槊挡人的士兵见到阿奴，立刻收回长槊，恭敬地退到一旁，道：“原来是少主，您回来了！属下失礼。”

阿奴手一摆，道：“不要紧，你们好好守着，真是辛苦了！”

李逍遥这才看清楚：那士兵身边，还有好几名士兵，守着这个大城门。此地的戒备森严，外人是绝难出入的。

一名穿着较为端严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道：“恭迎少主！”一抬头看见李逍遥，便面露疑色，道：“这位是……？”

“是我朋友。”阿奴简短地回答，问道：“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一切还好吧？”

那位阶较高的汉子说道：“除了常有黑苗混进来偷袭之外，一切均安。请问少主，这位朋友是汉人吗？”

“他是汉人，我要带他进城去，行吗？”

汉子说道：“这……少主的的朋友，当然行！只不过……”

阿奴有点不耐，道：“什么时候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了？只不过怎样？”

那汉子道：“近来局面不定，除非族长准许之人，一律不许入城，谁带的都不行……”

阿奴道：“这个我知道，就是我阿娘叫我带他来的，这样可以了吧？你不放我们进去，我怎么带他去见我阿娘呀？”

汉子这才释然，道：“那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叫什么名字、何方人氏，还是要请少主告知，做个记录。”

阿奴道：“何时变得这么麻烦了？”

汉子道：“请少主见谅，族长有令，严禁陌生人通关进城。所以只好谨慎些。”

既是非常时期，李逍遥也入境随俗，告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正在记录之时，城内走出几名士兵，扛着几具尸体经过，恨恨地抛在城外。有的还吐了口唾沫，咒骂了几声才转身回城。

那汉子见了，摇头不已，但也没说话。弃了尸的士兵们见到阿奴，都主动站定，问候道：“少主，您回来啦！”“少主好！”

阿奴道：“近来杀了多少？”

其中一名士兵道：“没数，这三天已经找出五个黑苗奸细了！”

另一名士兵道：“那些黑苗族的人，三天两头就来叫阵。最近派人混进来打听我们的局面，真是可恶！”

“可是，都给咱们揪出来了，哈哈……”

“尸体丢在外面，给他们黑苗的人瞧瞧，咱们不是好欺负的！”

阿奴道：“只怕奸细还抓不完，这些日子可得更小心些。”

众士兵精神抖擞地说道：“知道啦！”

阿奴又问道：“这一阵子我阿娘有找我吗？”

那名队长样的汉子说道：“少主您这次一声不响的就溜出去，族长好像很不高兴，真真实实地发了场好大的脾气。族长后来便没再说什么了，少主您可得小心些。”

阿奴一撇嘴，道：“我都这么大的人了，阿娘担心什么？哼，瞧不起我吗？”

汉子道：“族长是怕您有不测，万一着了黑苗的诡计，被抓走了，那可不是好玩的。”

阿奴挑眉道：“抓得着我么？那我佩服他们好本事。”

一旁的士兵听了也都叫好、喝采，道：“是啊，黑苗就算有诡计，还是两下就给识破了！”

“黑苗再三潜入，真教人恼火！少主，咱们挑个时间，也给他们来个夜袭！”

阿奴笑道：“这个主意不错……”

那汉子连忙道：“别在这儿胡说，没有族长的调度，谁也别乱动！”他转头望向阿奴，道：“少主，请您赶快回去，别让族长生气了……”

阿奴仍笑嘻嘻地，说道：“您放心吧，我阿娘见到我，就生气不起来了。”

汉子道：“但愿如此，您请回，报个平安吧！”

阿奴对李逍遥一扬下颚，便与他一同进入城内。宽大深厚的城门背后，一阵豁然开阔的景象，令李逍遥眼前一亮，但见大道平坦，两边广场宽阔，有不少商贩往来，远处还散布着几所庄院，看起来一派宁静祥和，虽然不能与中原的繁华相比，却也算得上安居乐业。衬上明媚的天色与远山，更加如梦似幻，有如桃源仙境。

在连年紧张的国势、不利的自然环境之下，还能让居民生活不扰，可见白苗的领导者统御有方，更让李逍遥感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皆非外

力所能左右，一切端视上位者的事在人为而已。

苗人生性豁达大度，爱好自由，因此屋舍的建筑排比并不紧密，各人散居，走在路上也不见栉比鳞次的屋宇，往往会在路边高低起伏之地，可以见到屋舍一角，或是在树林屏障之间出现居处。这又是与中原的城市大不相同的特色，李逍遥看得颇感趣味。不过走在路上的居民见到阿奴，几乎都会打招呼，人人都识得她。或许是居民不多，更或许是阿奴天性活泼豪爽，整天到处跑，白苗居民想不识得她也难。

两人越走越到了山地，此处更不见半间屋舍，就连树木也渐少，李逍遥奇道：“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你阿娘吗？怎么到了这里来啦？”

阿奴回头对他一眨眼，在他耳边小声道：“傻瓜！我骗他们的。不那样说你怎么进得来？”

李逍遥一想，也不禁笑自己怎么变呆了，连这个都没想清楚。

李逍遥问道：“那你要带我上哪儿？”

“你还想上哪儿？”阿奴促狭地一笑，道：“你真是个呆头鹅呀，火麒麟洞是我们的圣地，要是我不马上带你去，遇上别人，你可就一辈子别想进得了火麒麟洞啦！”

李逍遥道：“既是如此慎重，你就这样带我去……好吗？”

阿奴道：“你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啦？”

向来率性的李逍遥一听阿奴如此评语，先是一怔，继之以失笑，倒不是笑自己婆婆妈妈，换作以前的自己，也会那样不假思索便先做了再说，管它圣地不圣地。可是，自与赵灵儿、林月如患过难，尝过绝望之感之后，竟变得多虑了起来，横冲直撞的作风已不再，而会多想一些，多考虑一些。毕竟有时他也会想到：如果自己当初在某些地方，

多有些计划，是否就不会连累林月如、赵灵儿任何一人落到这个地步？

这些静心时的思索，也不能给他任何答案，人生是没法子预设的。

李逍遥默默地跟着阿奴往火麒麟洞的路走，越见陡峭的山路几乎寸草不生，但是却反倒清凉了起来。两人走到一处山壁之前，光秃秃的周围怪石嶙峋，也因此有人出现在此地，格外地显眼。

阿奴一见到那名男子在山壁前走来走去，探头探脑，脸色就微微地变了。那男子约莫三十来岁年纪，一袭苗民布衣，长相倒是十分普通。

李逍遥想道：“糟了，会不会是阿奴的娘已经知道她回来了，派人来火麒麟洞前等着抓她回去？”

不料那人看见阿奴，也是一怔，眼珠子转了一转，便立在原地，指着阿奴喝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阿奴也挺着胸，回问道：“你又来这里做什么？”

那男子见阿奴与李逍遥，女的俏男的俊，以为只是一对小情侣游逛到此，便道：“小丫头，这里不是玩的，走远些！”

阿奴道：“既然不能随便靠近，你又来做什么？”

那男子道：“我奉命守在这里，就是不让闲杂人等靠近，你们快走吧，否则我告诉了族长，有你们苦头吃！”

他话里句句虚张声势，反倒让阿奴更觉好笑，拉着李逍遥的手一块儿更前进了几步，那男子惊讶之色一闪，神情更凶，喝道：“小丫头，你怎么不听话？把你抓了下在大牢里可别哭！”

阿奴笑道：“你倒说说要怎么把我下到牢里？”

李逍遥感觉出那男子身上杀意骤盛，再怎么不懂大理的国情，也感觉出这名男子所言必定是假。见阿奴不进反退，竟会萌生杀意，那当然是别有居心之人才会如此。

阿奴在他还不能发掌或出刀剑的距离前便停下来，笑道：“你给我看清楚些，看清了我没有？”

那男子没好气地说道：“看清楚了怎样？”

“你倒说说我长什么样子？”

那男子还以为阿奴想以美色撒娇，让自己不要干涉她和李逍遥幽会，便笑道：“小娘子生得娇，那又怎样？快滚！”虽然他是笑笑地说，可是那句“快滚”一出，浑身已是凶气更甚。

李逍遥也暗暗准备着，只要他一有动作，自己的出剑绝对会比他快一步制住他。

阿奴笑道：“我是奇怪，你看到我怎么没打招呼？又怎么我从没见过你呀？”

那男子怒道：“我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你又是谁？为什么一定要见过我？”

阿奴缓缓地说道：“我阿娘是白苗族的族长，全白苗族的人谁不认得我，就你不认得，我还先让你看清楚了，可没冤你。”

那男子惊慌之色一闪，忙道：“啊.....我眼力不济，我从前只见过少主小时候一两眼，记不得了，这样一说倒有点像，你是族长的女儿嘛！我知道、我知道。”

阿奴依旧不慌不忙，道：“你根本就不是白苗，八成又是黑苗族派来的间谍，我看你还是认罪吧。”

“哼！臭丫头，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好好的白苗人，可别冤枉我……”

他口头申辩，却暗中握毒在手，突然伸手一挥，便要先行将阿奴与李逍遥给毒倒，不料李逍遥更快了一步，七星剑疾出，他什么都还没看见，只觉霜气透骨，凌利的剑气差点削断了他的手腕，幸亏他缩得快才保住了手，手上却已被剑气给划得鲜血长流。

他大吃一惊，没想到李逍遥剑法如此高妙，急忙便往后退，萌生逃意。阿奴上前道：“休想走！”

他身手倒是非常灵活，边退边随手洒出一阵寒光，李逍遥窜前一大步，挥剑当地一声接下了那人偷袭的暗器，接着便长剑递出，已刺向那人的咽喉。他大吃一惊，转身欲逃。李逍遥抢先一步长剑封住了他的去向，那人被逼得一退，李逍遥的剑又已抵在他胸前，简直像是附骨之蛆，不管那人怎么闪，都无法脱出李逍遥的剑招包围。

他面如死灰，总算发现李逍遥的剑法可怕至极，阿奴跃出一步，伸手快如闪电地点中那人双手及脸部的穴道，免得他服毒自杀，然后才笑道：“你说是我阿娘派你来看守此地的，我就带你去给我阿娘瞧瞧，看她怎么发落你！”

那人十分惊恐，但是脸的穴道被点后，脸部僵麻难以控制，也说不出话来，只能急得眼珠乱转，满头是汗。阿奴轻易地拎住他的颈子，望向李逍遥，道：“对不住，我不能先带你去那儿了，半路杀出这奸细来，他怎么找得到圣地的位置，这事情很严重，我得先把他带走。”

李逍遥道：“无妨，我随你去。”

说着，他伸手帮阿奴抓住那人，阿奴个子小，抓着那奸细也大是不便。

阿奴笑道：“我早知你这人很好。”

李逍遥拎着那黑苗奸细，与阿奴往回走，再度来到市廛大道，苗民见阿奴和李逍遥一同抓住这陌生人，也都心中有数，有的忍不住又骂了黑苗几句，甚至想动手先打这名奸细出气，被阿奴阻挡了住。

直到来到一处广户，高门横矗，两旁树立一列巨大的雕柱，刻划着古朴的图纹，衬托得宫墙气势庞大庄严。几名守卫来去巡视，一见到阿奴，便都露出喜色。

阿奴与守门卫士打了招呼，便领着李逍遥大步而入。进入大门之后，两旁也是自生自长的树木与花草，并不见刻意营造的花园或前殿，只有一条笔直的通路直通数百尺之外的大宫殿，建构得十分朴素。

这宫门与宫殿之间的大广场上，建着一座平台，约有十几尺高，乍看之下只是层层石阶所堆，但在高处还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碑上雕刻繁丽，不知是什么图腾。

除此之外，便只有一派自然的广阔场地，也就是苗王操兵或是聚众的场地了，一切讲求实用，完全没有半点华而不实的排场。

阿奴快步奔向宫殿，守在宫社门口的女卫士一见到阿奴，喜道：“小少主，您回来啦！”

这样的话一路上已听了几百遍，但人人出自真心诚意，倒也不让李逍遥觉得厌烦。阿奴问道：“我阿娘呢？”

那白苗女卫兵道：“族长正在和各部长老开会。”

“开会？开什么会？”

“对不住，少主，属下不知。”

阿奴道：“我抓了人要给我阿娘审，我自己去找她。”说着手一招，便和李逍遥一同往内走。

那苗女卫兵想阻止，阿奴等人却已经大步走入，里头大厅空广，并没有什么人，阿奴如入无人之境，带着李逍遥穿过大厅，往回廊里跑，李逍遥才知这处宫社并不是像外观那样简单，里面也是大有春秋。

阿奴带着李逍遥东跑西窜的，才来到后殿，登上边梯上了二楼，二楼的每一扇门都一模一样，沿墙做出一列走道，可容数人同时并肩而行。

阿奴叫道：“阿娘，我回来啦！”

她才走近其中一扇门，守在门口的卫士们既惊又喜，喜的是她总算平安归来，惊的是这个古灵精怪的少主大刺刺地闯到会议场外，恐怕又要生出些事情。

守卫忙道：“少主，请留步！”

阿奴俏脸一板，道：“我知道我阿娘在开会，我抓了个黑苗奸细，这奸细可和别不同，快让我进去跟我娘说！”

那守卫知阿奴这么说，必定不是信口开河，连忙道：“是，少主请。”

李逍遥仍逮着那奸细的衣领，正要随阿奴一同进去，守卫却又横在他和阿奴之间，道：“很抱歉，这位公子，族长与众长老的密会，外族人不得进入。”

阿奴转身面向李逍遥，伸手接过了那奸细，道：“烦你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见阿娘。”

李逍遥道：“没关系，我在这里等你。”

阿奴对他一笑，便抓着那黑苗奸细，闪身进入门内，门后其实并不是会议室，而是一重过堂，过堂里又是守卫森严，还有不少谋士及次级士绅在此随时等着里头的决定或命令，以便以最快的时间传令。

其中一名身长玉立，容貌端俊的年轻男子也守在此，他眉目清雅，在粗犷的苗民之间，更显得气质出众。他原本正在与一名村长议事，一见阿奴回来，喜上眉稍，道：“阿奴……啊，不，少主，你……”

他话没说完，已被阿奴打断，道：“我进去见我娘，此人竟摸到圣地附近，不知想干什么。”

那男子便是汉人唐钰，他见阿奴抓了奸细回来，不喜反忧，道：“少主贵为族长之女，千金之体何等贵重，这等抓奸细的小事，实在不应由你来动手，万一遭了不测，岂不是因小失大……”

阿奴樱唇一撇，道：“怎么，我抓都抓了，你再说这等风凉话，难道要我放了奸细？”

唐钰连忙道：“不，属下并无此意，少主请别生气，我只是想提醒你以后别这样冒险……”

他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只可惜阿奴全视而不见，将奸细往一名守卫的方向一推，那两名守卫便合力代她抓住了人，奸细更加无可脱逃。

阿奴道：“别废话啦，快开了门让我进去。”

唐钰命人推门，房里的众人没料到会议之中门会被开，全往门口看。阿奴笑着蹦了进去，唤道：““阿娘，我回来了！”

开阔明亮的大会议室内，上首坐着一名中年美妇，额颈上挂着串串缀珠，繁丽的色彩将她白晰的肌肤映衬得更加明亮，螭首高广饱满，剑眉横画入鬓，乍然望去是个令人惊艳的美人，但是双眼英锐之色难掩，眉宇间更有股不群的器度，又与一般的美女大不相同，浑身散发出凛凛之威。

在她两手边坐着或老或青壮的几名长老或队长，大多是男子，紧依在她下首座位的盖罗娇便更加显眼。

见阿奴这样蹦跳着进入殿中，南蛮王喜怒不形于色，淡然道：“娘和诸位长老有重要的军情要商议，你先退下吧。”

阿奴无畏母亲的威严，上前搂着她的手臂笑道：“什么军情？也让我听听好不好？”

南蛮王眼中自然地散出母性的温柔光辉，虽然口头上还是冷峻严肃：“别孩子气，战事在即，是能说着玩的吗？”

“要开战了？真的？”阿奴眼睛一亮。

南蛮王“嗯”了一声，道：“你乖乖待在城里，别再乱跑。”

阿奴道：“我也要跟你们去打仗，杀黑苗的人！”

南蛮王微露不悦之色，道：“打仗不是小孩子游戏，你这般轻轻松松地说，便不懂事，快退下，越大越不听话了。”

阿奴不服地说道：“人家才不是小孩呢，我的法术已经不输给盖大姐了，我也可以跟你们去打仗！”

紧跟着她一起进来的唐钰连忙劝道：“少主，你是王位的继承人，大王当然不能让你去冒险，你快出来，别再胡闹了……”

阿奴瞪了唐钰一眼，唐钰便不敢再说话，看在南蛮王眼中，也不禁好笑。她并无什么深重的种族岐见，若是阿奴愿嫁汉家郎，她也不会反对。只可惜唐钰这般优柔软弱，看样子阿奴是打死也看不上他的。

南蛮王不再理会阿奴与唐钰，转头对众人道：“方才决定以五毒兽对付黑苗的魔兽，诸位可有意见？”

其中一名长老略为沉思，说道：“五毒兽难以驾驭，全无灵性，破坏力也太大，万一毒兽反过头来攻击我们自己人，那可是个极大的风险，这点不可不慎。”

盖罗娇道：“您放心，五毒兽我已调教许久，何况，黑苗都已经用魔兽来对付咱们了，再不拿出五毒兽来，只能挨打，就算是冒险，也得背水一战。”

南蛮王道：“阿娇，你身上的伤还未好，这成吗？”

盖罗娇在长安郊外，被石长老最后玉石俱焚的赤血毒焰打成重伤，回到大理之后，调养得宜，好不容易才捡回一命，如今功力并未完全恢复。她是白苗数一数二的高手，在紧急之际受到此创，令南蛮王及长老们都十分忧心。

盖罗娇一笑，道：“训练五毒兽是我习惯了的，难不倒我。”

明知她是逞强，就算不能也要说能，以坚定族人信心，南蛮王也将忧心隐藏住，不显露出来，淡然说道：“那就拜托你了。”

盖罗娇道：“是，请大王放心！”

阿奴见事已议至一个段落，又插嘴道：“阿娘，我可是有事跟你说呢……”

南蛮王不能再纵容她这般撒娇了，沉着脸说道：“好，你说，若又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可会把你给关上个把月，让你好好反省！”

阿奴不怕被打骂，就怕被禁足，连忙道：“这绝对是重要之事！我在圣地附近抓了个黑苗奸细，黑苗怎会找到圣地附近，是谁泄露给他们，还是他们自己查出来的？这不是挺严重的吗？”

南蛮王道：“那奸细呢？”

唐钰忙道：“已在外面被押着了。”

南蛮王点了点头，道：“先把他的口封着，手绑着，捆在地牢里，别让他自杀，我晚点问话。”

“是。”唐钰领命而下。

南蛮王却不含糊，接着却是冷着脸问道：“阿奴，你又怎会在圣地附近抓到人？”

“啊……”阿奴一时张口结舌，不敢应话，会在圣地附近抓人，那当然表示她自己也跑到圣地去了，圣地向来不许人随便靠近，她不小心露出马脚，可不大妙。

阿奴忙道：“阿娘，我想求您一件事……”

南蛮王道：“求也没用，我是决不可能带你上战场的！”

阿奴道：“我不上战场，那让人家进麒麟洞一趟，好不好？”

南蛮王斥道：“不准！你用不上战场跟我换进麒麟洞，这两样大事能随便让你谈条件的吗？”

第二十六章 国脉如缕（下）

阿奴嘟哝道：“什么都不许……”

南蛮王道：“麒麟洞又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而且祖有明训，不可随便闯入，否则麒麟发怒，全族都要糟，这不是你一个人说去就能去！”

阿奴依然不服气，申辩道：“那麒麟洞里的火麒麟既是保佑我们的圣兽，怎么会伤害我们呢？如果生气了就不分青红皂白伤人，还叫什么圣兽，不过是野兽……”

“住口！”南蛮王一敲桌面，怒道：“你这不懂事的丫头，要气死我吗？”

母亲发怒，阿奴连忙噤口，南蛮王伤脑筋地揉了揉额角，道：“你这么大了，阿娘也管不了你，可是你要知道：有朝一日我不在了，你就是接下来的族长，大家的命都系在你手上。你不懂得些事，教娘怎能放心？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帮阿娘的忙，就安份一点，不要成天到处乱跑。”

阿奴低声道：“人家真的是想帮大家的忙嘛！我这回外出，又不是去玩，人家是想……想把水灵珠找回来，解除旱灾呀……有了雨水，大家就不必再为争夺水源而打来打去了。”

南蛮王道：“你找到水灵珠了没有？”

阿奴摇摇头，南蛮王早已在意料之中，念在她一腔热心，便不多责备，说道：“若你一个小孩子就找得到，水灵珠还有什么希罕？水灵珠自从十二年前被盗后，阿娘派人多方追查，至今仍毫无下落。你没头

没脑地傻找，难道水灵珠就自己跳出来给你？再说，就算我们真的能找回水灵珠，但现今世上已经没人会使用了。除非巫后娘娘再世，否则也是枉然。”

阿奴失望地点了点头，道：“唔……是这样啊……”

南蛮王道：“好了，出去吧，别再这里吵闹了。”

阿奴见绝不可能说动母亲，让自己参战或是进火麒麟洞，只好失望地退了出去。她一退出去后，南蛮王心内暗自盘算，知女莫若母，阿奴会突然擅自去火麒麟洞附近抓到奸细，又向自己要求进火麒麟洞，这样三番两次绕着圣地打转，动机绝不单纯，她得赶紧阻止阿奴率性妄为。

南蛮王对盖罗娇一使眼色，盖罗娇便靠了上去，南蛮王在她耳边交代几句，盖罗娇点了点头，领了命令。

南蛮王又对众人说道：“眼前第一要紧的，便是与黑苗决出胜负，除了五毒兽之外，一概战事也都不许荒废了，全都要备战，不可有哪支队伍心存侥幸。”

众长老、领军队长们神情严肃，整齐一致地应了一声。

南蛮王发令过后，神情中不由得出现一缕惻然，白苗与黑苗同为苗族，落到今日自相残杀的地步，并非她所愿。但是黑苗犯意已显，她有了确实的情报，巫王已经都准备齐全，不久就要发动攻势，她总不能坐视白苗灭亡。她知道巫王自从信了拜月教主之后，行事就大有偏差，可是会这样不顾两苗血统天生之情，而一意孤行，终于令她对巫王最后的一点信心也丧失了。

南蛮王叹道：“黑、白苗势必无法再回复过去那种和睦共存的日子了，此战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切莫一时之仁，反害我族灭于他人之手！”

众人齐声大应，高昂的斗志在彼此间升得更高了。

阿奴出了会议室，不理睬唐钰，便快步奔出了头，李逍遥已等了多时，阿奴道：“走吧！”

两人一同下楼，步出宫殿，阿奴一语不发，不知在想些什么。她神情不同往常！李逍遥猜她进入会议之中，所听见的内容或许非常重大，才会出来后神情不同。只不过她听见的内容是什么，身为外族，李逍遥也不便多问。

阿奴在想的倒不是与黑奴打仗的事，那一仗不管南蛮王准不准许，她都一定不会缺席。她所想的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带李逍遥到火麒麟洞去。

阿奴心想：“我一时心慌，说溜了嘴，阿娘一定马上会派人去火麒麟洞附近守着，不让我再靠近……我得趁娘还没开完会，马上带李逍遥进去才行，否则就没机会啦！”

阿奴回头对李逍遥道：“嘻……咱们来赛跑，好不好？”

“赛跑？”

阿奴笑道：“别啰唆了，快跟着我！”

说完，她发足便奔，李逍遥也提气追去。阿奴身手十分灵便，疾奔时也不怎么规矩，见到树她不跃上跃下的便不舒服，有时在地上，有时在枝桠间飞奔疾点，反而是在地上紧跟着她的李逍遥除了追之外，还得留意她又闪哪儿去了，总是在找不到时，会听见阿奴娇脆的轻笑，而又赶紧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再度奔回那片光秃秃的山壁前，阿奴已是气喘吁吁，笑道：“你……追得很紧呀，我差点跑不过你啦……”

她跑得两颊上驼红艳丽，分外动人，李逍遥见了，也不由得一阵神驰目眩，笑道：“不追得紧些，你就像天上的小鸟般飞不见了。”

阿奴道：“这里便是圣地了。”

李逍遥有点奇怪，道：“既是谁也不能接近的圣地，怎么不见半个人看守？”

阿奴道：“你不懂，这火麒麟洞十分隐密，若是派了人守在这里，黑苗就知道地点了，反而不妙。听我阿娘说火麒麟脾气不好，被打扰了可能会发怒，降灾给大家。万一黑苗闯进去，故意吵醒了火麒麟，那我们可就要遭殃！”

李逍遥道：“火麒麟不是守护的圣兽吗？怎会这样不讲理？”

阿奴道：“唉，我也这么问过，我阿娘没回答我，说不定只是我阿娘吓唬我呢！总之，火麒麟十分重要，我们不能轻易去碰他就是了。”

阿奴两手攀在一片山壁上，抓住两块突起的岩石，使力将整片山往旁推，李逍遥吃了一惊，看着眼前的山壁整个往旁移。

阿奴当然不可能有移山之力，这片山壁只是个障眼的机关，往旁滑开之后，露出了深不见底，幽暗中透的红光的山洞。那片盖在洞口的假山壁重逾千斤，十个大汉也未必能动它分毫，当初的设计十分巧妙，若掌握住正确的施力之点，则一个弱女子也可移开假门。

但假山壁与真的全无二致，不管是肉眼或是手触都没有差别，山壁上多的是石块突起，若非阿奴这样对机关熟悉之极的人，任谁也找不出哪两块不起眼石头是主要的施力之点。

阿奴领着李逍遥走了进去，通道内反而干燥清凉，与外面的热气迥异。李逍遥不由得想：“我以为火麒麟所在之处，应该十分炎热可怕才

是，怎么反倒冷了？”

其实火麒麟体温绝高，不需饮食，能将空气中的微量能量自行转化为他的动力，正因为火麒麟吸收了太多周遭空气中的热力，才让空气变得冰凉。

甬道虽长，全程平静无事，想起取凤凰蛋的险象环生，倒让李逍遥觉得平静得有点出乎意料。

甬道尽头的石室，空无一物，只有一头曲着四肢沉睡的巨兽，浑身发出暖暖的红光，这就是在洞外所见到的那阵幽光。

李逍遥看得满心惊叹，麒麟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原来果真是存在的。传说麒麟分公母，麒为雄，麟为雌，形如鹿身，牛尾、马蹄、狮须，龙头，且头上有一角、角上有肉，体色五彩，与凤凰一起出现于圣王之世，象征吉兆，被认为是盛世之瑞兽，更具有智慧、和平与仁德之意。

此时趴伏在中央安宁熟睡的火麒麟，除了身上隐隐发着红光之外，其余都与传说中麒麟的形态一致。

李逍遥低声道：“这只就是火麒麟兽吗？看起来不怎么可怕嘛……”

他非但不觉得可怕，或许因为那睡态，还让李逍遥感到十分温和亲切。

阿奴也是同样的想法，嘻嘻一笑，道：“它好像在打瞌睡呢！嘻嘻……我来拔它一根胡须。”

李逍遥忙要拉住阿奴，别让她这样乱来，不料阿奴身子滴溜一转，便已滑出李逍遥伸手可及之处，蹑手蹑脚地走近，伸出手来，用力地拔了一根火麒麟的狮须。

她使力伸手一拔，硬生生抽出了一小根雪白坚硬的长须，火麒麟脸颊吃痛，像被什么螫了一下，不禁甩了甩头，缓缓睁开一双巨目，目中青光一闪，令李逍遥暗自惊诧，忙道：“小心！”

他一把拉住阿奴推到身后，自己挡在前保护着她。

火麒麟喉间发出低沉含糊的叱吼，吼声虽低，山壁却为之晃震，几点土石由洞顶飏飏落下，李逍遥更是警觉，不敢掉以轻心。

眼见着火麒麟四肢缓缓立起，浑身火光骤盛！

李逍遥但觉热气扑面，急忙护着阿奴往后退，一面按住了剑柄，万一有什么变故，能在最快的时间反应。

那头火麒麟并不逼近，立起之后，竟仰首长吼，吼声如狮似虎，却又带着尖锐破空的啸音，像是群鹰齐啸，响彻天际！

山洞上下剧晃不已，不断崩落的土石打在身上，李逍遥护着阿奴的头，内心惊想：“这是什么叫声？难道真会吼垮了这山洞，把我们活埋在此？”

而就在他以为山洞会崩垮下来的那一刻，吼啸乍止，阿奴推开李逍遥，好奇地往火麒麟的方向望去，惊呼道：“你……你是谁？”

李逍遥也定神睁眼一看，大吃一惊，面前哪有火麒麟？只有一名须发皆白，面目慈和的红衣老人，老人弯下腰去，捡起脚边的一颗火红珠子，叹道：“咳！我说怎么这十年来喉咙一直不太舒服，原来是卡了一颗奇怪的珠子在里面，

真是好个作怪的东西。”

阿奴拍掌笑道：“你是火麒麟变成的？太神妙啦！我就说火麒麟不是个野兽，是讲道理的。”

麒麟老人抚着脸，道：“我说这位小姑娘……你爹娘没教过你要敬老尊贤吗？出手这么重，硬生生拔下老夫的胡须来，我这么一把老骨头差点给你拆了！”

阿奴好奇地问道：“你怎会变成人的样子？会不会再变回去？”

麒麟老人道：“变回去？我高兴变就变。”

阿奴道：“那你变给我看！”

麒麟老人道：“老夫好歹也是个千年神兽，你叫我变我就变？”

阿奴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不放过他，笑道：“那要怎样你才肯变？让你高兴就好了吧？”

麒麟老人无奈地说道：“让老夫高兴，那也不难，只要不要随便吵醒老夫午睡就可以了。”

李逍遥忙代阿奴说道：“真是很抱歉，打扰了您。”

麒麟老人望了李逍遥一眼，目露惊奇，上上下下地打量李逍遥，李逍遥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不知他在想什么。

麒麟老人并没有说出自己为何那样打量李逍遥，收回目光，问道：“此地并非游玩之地，你们跑进来干什么？”

李逍遥道：“晚辈的妻子伤重难产，急须要凤凰蛋壳与您头上的麒麟角救命，请您将麒麟角赐予晚辈，救活两条人命。”

麒麟老人笑道：“要拿我的角去做安胎药？你哪里听来的这门偏方？人类妈妈若是同时吃了这二种东西，搞不好娃娃蹦不出来，反而生出蛋来！”

李逍遥一愣：“蛋？这……这是何意？”

麒麟老人道：“不是吾小气不给，反正这角就跟人的头发一样，断了又会长，我给你也没什么要紧。只不过灵兽圣药，凡人怎么可能消受的住？不吃得体内真气暴发、奇经八脉尽乱才怪！”

李逍遥不由得慌了，难道圣姑说错了？

麒麟老人又补了句：“除非你妻子不是人类，是仙种！那才来跟我拿药不迟。”

李逍遥有如看见一线曙光，忙道：“晚辈的妻子不是凡人，而是女娲族裔！她有时是人类之态，有时会成为半人半蛇之身，除此以外都与常人无异。”

“女娲族裔？”麒麟老人眼中又透出红光来，“老夫好久没见过女娲族啦，她现在在哪里？你快将她带过来给我看看。”

李逍遥道：“晚辈的妻子现在依然伤重未愈，行动不便……”

麒麟老人一拍后脑，道：“哎呀，我一时高兴竟然就忘了，果真是老糊涂！我问你，你妻子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李逍遥据实以答，道：“她叫赵灵儿，今年一十六岁。”

麒麟老人含笑道：“灵儿？十六岁……”他说着又打量李逍遥片刻，点头道：“错不了了，原本我见你长得那么像，还以为是凑巧，嗯，原来真的是你……这就错不了！”

不知老人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李逍遥唯有诺诺以对。麒麟老人右手伸向头顶，伸手一触，看似与普通人无异的头上居然已伸出一角来，麒麟老人随手一折，那只肉角已断在手中，递向李逍遥。

“诺，这只角拿去！”

想不到这么容易便得到火眼麒麟角，李逍遥简直不敢相信，珍而重之地捧着火麒麟角，这不是一根贵重的灵兽身上之物，而是赵灵儿的性命！李逍遥竟激动得喉间似哽着什么，眼眶也泛红了，说不出话来。

阿奴见他激动成这样，脸上不由得出现一抹怅然之色。

李逍遥道：“前辈……前辈赐了这角，晚辈，晚辈……”

麒麟老人笑道：“哈哈……你不必太感动，这也不是老夫第一次拔角赠人，千年来，老夫已不知拔过多少次啦！最近的一次是三十七年前，你妻子的外婆生你丈母娘时也是如此。”

难道女娲族裔就那么常遇难吗？见李逍遥不解的样子，麒麟老人抚须怀想着，道：“我跟你丈母娘的先祖略有交情，每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她们就会来找我。唉，女娲族裔虽说也是仙，但毕竟是困在地上的，受了尘土之气，也弱得什么似的，若非麒麟与凤凰守护，恐怕也撑不了这么久远。灵儿年纪轻轻的就偷尝禁果，在灵力与体质都未成熟之下，怀了人类的种子，恐怕伤了底子，将来就连变化成人形都不能了！小子，那时你又怎么看待一个半人半蛇的妻子？”

李逍遥道：“灵儿就是灵儿，她怎么样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

麒麟老人呵呵一笑，道：“你这小子，没给我唬着？放心吧！麒麟角加上凤凰蛋壳，就是仙药，能帮助灵儿提早脱胎换骨，恢复灵力，照样还你一个人样的妻子来。”

阿奴一时好奇性起，又问道：“这样子生出来的娃娃，会不会像小蛇一样，从蛋里面跑出来？”

李逍遥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麒麟老人呵呵笑道：“就你会想！灵儿还是跟人一样的法子生娃娃，不是生蛋！”

阿奴又问道：“那人又是怎么生娃娃的呀？”

麒麟老人挥了挥手，道：“回去问你娘去！好啦，东西拿到了就快回去吧，此地的空气都给老夫吸去了，剩的残气对你们身体不太好，不要逗留太久。”

麒麟老人慈和善良，他的叮嘱也出自一片好意，李逍遥忙道：“多谢前辈……”

他正要退出，麒麟老人又像想起了什么，道：“等等，这个你先拿去。”

他将火灵珠递与李逍遥，李逍遥道：“这火灵珠是珍贵之物……”

麒麟老人道：“咳，什么珍贵之物？对我而言，不过是个哽了喉的厌物罢了！你拿去吧，或许对灵儿有些用处。”

李逍遥一听对灵儿有用，便称谢收了。麒麟老人又道：“还有，你离开大理城之前，务必到神殿去一趟。”

“神殿？那是什么地方？”

阿奴道：“那是供奉女娲娘娘神像之处。”

李逍遥问道：“到女娲神殿做什么？”

麒麟老人笑而不答，道：“去了你自然明了！”

说完，也不再多言，只见眼前红光一闪，便已归于黑暗。

黑漆一片之中，李逍遥感觉出阿奴的小手握住了他的手，轻道：“咱们出去吧！”

李逍遥让阿奴牵着走了出去，黑暗中，只听阿奴道：“李逍遥，你与灵儿姑娘的娃娃生下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看？”

李逍遥问道：“有什么好看的？”

阿奴嗔道：“人家想看看你们的小孩，生下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模样嘛！”

李逍遥道：“不就是人样吗？”

阿奴轻声说道：“那总是你的娃娃，我真想知道他的样子……”

李逍遥一听，心头也是一动，自己与赵灵儿的骨肉，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管是什么样子，都让李逍遥感到某种莫名的安定感。

阿奴没听见他的回答，停下了步子，回头看着他。

李逍遥无法在黑暗中视物，但阿奴或许是习术已久，早练就了视黑夜如白昼的功力，她望着李逍遥，心里在想：“这小子一提到公主，便是这么一副专心的样子，好像别的事都不重要了。公主真是幸福！天下间……也会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随时在心里念着我，把我的生死看得比他自己还要重吗？”

一思及此，她胸口不由得沉重了起来，只盼这短短的通道永远也不要走完。

李逍遥不知他为何停下来，问道：“你怎么不走了？”

阿奴脸上一红，道：“没什么。”

她继续往前走，李逍遥一直回想着麒麟老人之言，忍不住问道：“女娲神殿里头有什么？为何麒麟老人非要我去一趟不可？”

阿奴皱眉道：“这我也真的猜不透，不过呀，这可是件不易办的事。”

“为什么？”

阿奴道：“女娲神殿不但贡有女娲娘娘的塑像，附近还是唯一的泉水来源之地，再神圣不过，平日里有许多人防守着，就连我要进去，都得经过重重的问话，更不要说是外族的人啦！”

李逍遥道：“不过是供个神像，有这么见不得？”

阿奴道：“你不懂呢，那神像不是普通的神像。”

“怎么说？”

阿奴道：“我见过女娲娘娘的神像几次，每次都感到心底毛骨悚然，那神像，好像是活的……”

“什么？”李逍遥先是讶异，继之以好笑，许多年幼的孩童都会怕塑像，想不到阿奴也这般幼稚。

阿奴在黑暗里也见得到李逍遥的嘲笑之色，辩道：“不是我乱想，是真的！那神像的出现就怪。”

“怎么个怪法？神像不就是雕出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十年前随着一场洪水漂来的。”阿奴道，“那年正好是巫后娘娘亡故的一年，苗疆发生一场罕见的大水灾。像天河决堤般的大雨，连续下了一个多月，大理城内外全成了一遍汪洋。当

时大伙儿争着逃到高处避水，可是洪水还是往上漫，漫到那坐山丘上，就在眼看着要被水涛淹没时，有人发现了那尊神像，也有人认出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像。说也奇怪，将女娲娘娘的神像捞起之后，雨就停了，洪水也消退了。大伙儿心想这是女娲娘娘的保佑，以后若是再遇洪水，便要逃到那么高的高处。于是大家在发现神像之处，建了神殿，神殿是雪白色的，在蓝天、青山之中，非常显眼，城里的每一个角落抬起头看，都可以看得到神殿。每当见到神殿，大伙儿心里就安了不少，好像女娲娘娘在守护着我们一般……”

李逍遥道：“那是很好，可是又怎么会成为禁止进入之地？”

阿奴道：“那是为了保护女娲娘娘的神像，不被外族所毁坏。”

李逍遥心想：“若是毁了，再塑一尊不就得了？”

阿奴像是看透了他的想法，道：“你有所不知，我说那尊女娲神像跟普通神像是不一样的，坏了就补不起来啦！”

“怎么个不一样法？”

阿奴道：“不知是哪一位工匠所塑，这尊神像真是栩栩如生，好像活着的……甚至有当班的守卫们发誓，说听见神像发出叹息的声音，而且不只一个这样说！他们都说……总觉得女娲神像有一天会突然变成活的，走下祭坛来！”

李逍遥听了，只当成是守卫们夜里驻守，太累或是胡思乱想，将风声或别的声音听作了神像叹息，经过渲染和以讹传讹之后，就成为神像叹气的传说了。

但这种传说信者恒信，李逍遥多说什么也无义。

眼前前方已是洞门，阿奴放开了李逍遥的手，两人出了山洞之后，再度将假门关上。

不料她一转头，便见盖罗娇立在前方，冷冷地看着她。

阿奴神色大变，李逍遥回头一看，也不由得有些尴尬。

阿奴结结巴巴地说道：“盖……大姐……”

盖罗娇道：“阿奴，族长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阿奴道：“我……我只不过……嗯，那个……”

盖罗娇道：“你自己闯进去玩儿也就罢了，还带了外族的人进去，你可知该当何罪？”

阿奴没理可讲，只好转为强硬的态度，道：“我和李逍遥也进去过了，你又能怎样？反正我们见了火麒麟老前辈，他又没发脾气，盖大姐你就当成没见着，大家不是都好吗？”

盖罗娇喝道：“小丫头怎么这样不懂事？族里的规矩便是规矩，岂能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你们两个都别走，跟我回去见大王领罪去！”

阿奴满心不愿，这一被抓回去，非得禁足禁到她发疯不可，阿奴扮了个鬼脸，道：“你抓得着我吗？李逍遥，咱们走！”

李逍遥也知乱闯禁地，错在自己，可是为了救赵灵儿，只好先冒犯一回。便一点头，与阿奴一同欲奔。盖罗娇身子斜闪而出，挡住去路，道：“走得了？”

她握毒在手，已欲施放，阿奴一见她右肩微动，便已知她打算放毒擒住两人，阿奴蓄气在手，尚未前行便一掌袭向她的右肩，盖罗娇急忙闪身避开，这一顿挫，李逍遥已奔出数步之外，道：“阿奴，快来！”

阿奴拔脚追出两步，盖罗娇一发娇叱，挥出细丝，她手中细丝尖端结着个小小铁缀，飞射脱手，便缠住了阿奴的脚，拉得阿奴身子一挫，差点跌倒。

阿奴惊呼了一声，李逍遥回头见阿奴被盖罗娇拖着挪退了两步，不得不拔剑一跃上前，道：“放了她！”

盖罗娇冷哼一声，道：“当真要动手？”

李逍遥实不欲对盖罗娇动武，但是阿奴被捉，他又怎能弃之不顾？李逍遥长剑一递，盖罗娇轻身闪过，左手也已握毒欲放，阿奴急叫道：“闭住了气，小心些……”

但为时已晚，盖罗娇手中青烟已朝李逍遥撒至。李逍遥但见青云扑面，匆促后退，却吸入了一点，不由得大惊，跃后数步，握剑而立。盖罗娇冷笑道：“不是我不留情面，你跟我回去说清楚，我给你解毒……咦？”

中了她的毒烟，一般人早已该手脚酸软，站身不住，没想到李逍遥还是稳立如初，怎不教她讶然？

李逍遥自己也觉奇怪，他知道自己吸入了少量之毒，应该会有反应才对，为何还是没有半点影响，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怎知这一点都不奇怪，李逍遥曾经误打误撞，让阿奴的蛊神所蹶，蛊神乃万毒之王，李逍遥体内产生了苗毒的抗体，盖罗娇拿普通的毒烟对付他，根本无效。

可是匆促间又有谁会想到这些，就连阿奴都十分惊愕，想道：“会不会是麒麟老前辈暗助？”

李逍遥不假思索，振剑跃至，盖罗娇连忙轻身急闪，眼见李逍遥霜剑迫人，她一手要拉住阿奴，实在很难闪避灵活。不料只见眼前白光一闪，手上便是一轻，李逍遥这一剑竟只是削断了她缠住阿奴的丝索，一手拉着阿奴便发足急奔。

盖罗娇喝道：“休走！”

李逍遥与阿奴脚下不敢稍停，背后盖罗娇也以轻功急追，阿奴道：“往北边！”

李逍遥就跟着她往北边跑，也不管阿奴为何出声指点方向，或是那方向是往何处，总之阿奴说哪里，他就跑哪里。

眼见此地越来越开广平坦，虽是上坡之路，但一路都辟整得十分清洁，杂草不生，地面也铺满了平坦的白色巨石，奔来如履平地。

李逍遥和阿奴往上坡奔去，不久便见到上方矗立着雪白色的建筑，那建筑外观只是一座极宽大的白色方屋，底座有数层广阶，拱门数具，在蓝天映照下，白色的墙与瓦更显得纯洁出尘。

背后传出盖罗娇的怒叱，道：“站住！你们往神殿去做什么？！”

李逍遥吃了一惊，想：“原来这便是麒麟老人要我来的大理神殿？”

阿奴心知乱闯圣地的事被发现了，她溜得了一时，最后还是要被抓回阿娘面前领罪。她不怕领罪，就怕耽误了李逍遥的救妻之事，因此索性一次闹到底，先把李逍遥送进神殿再说。把麒麟老人的交代先办到了，或许能解决得了李逍遥之事。尚未奔至殿阶，两侧便奔出了数名守卫，喝道：“是谁？”

“谁敢闯进神殿！”

阿奴喝道：“全闪开！”

那数人见阿奴与李逍遥以轻功奔至，远处盖罗娇也正急追来，以气功传音道：“拿下他们！”

神殿守卫从未遇到这种状况，也不知要听少主的，还是听盖罗娇的。

一名守卫挡在入口前，道：“少主！带外族人进入神殿，是违反族规的。”

阿奴怒道：“全闪开！”

她说着时，脚下不停，双掌齐挥，一股蒙蒙黄烟便散了出去，众守卫登时全身酸软，让阿奴轻易左右推开，李逍遥与她一同奔入神殿。

第二十七章 是耶非耶（上）

李逍遥见阿奴出手如此果断，也不禁吃了一惊，心知她此举已酿成不小的罪名。因此，对阿奴登时充满了感激，实不知她为何如此挺力相帮。

李逍遥不愿再让阿奴一个人担负起伤人的责任，他抢先一步，奔在阿奴之前，眼看着又奔来许多守卫，李逍遥也学着阿奴喝道：“全闪开！”

李逍遥长剑递出一挥，呼喝奔来的众人全都吓得退了开去，不敢追上去。守卫们这一胆怯，李逍遥与阿奴已奔入了神殿深处。

众人不敢追去，在外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盖罗娇追了上来，见殿外有两个守卫中了迷烟，她知道只要药效过去他们就能自行起身，因此她也不加观看，快步闪入殿中，问道：“人呢？”

众守卫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有人道：“.....进入神像殿了.....”

盖罗娇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族长的命令，谁也不能随便进入神像殿，她再心急，也只能在外面等待了。神像殿里除了神像之外，什么也没有，盖罗娇料李逍遥与阿奴也不能久待。

李逍遥与阿奴同闯入幽暗的殿中，发现背后没人追来，有些诧异，道：“他们怎么不追来了？”

阿奴道：“他们不敢进来！看，这就是女娲娘娘的尊像。”

不必她特别指明，当李逍遥的眼睛适应了此地的幽暗之后，便看见殿中除了那尊与真人一般高的神像之外，便无它物。

神像立在玉台之上，周围有精致的栏杆围绕着，青玉栏杆根本起不了阻挡人的作用，阿奴和李逍遥轻易一跨就跨过去了。

李逍遥仰望着立在台上微高的女娲神像，虽然眉宇不动，神情平静，却流露出难以言喻的哀愁之感。

李逍遥不禁自言自语道：“这尊石像看起来好面熟.....”

阿奴问道：“是吗？你觉得像谁？”

“像.....”李逍遥一时也说不上来。

阿奴走近神像，跪了下来，双掌合十说道：“女娲娘娘，阿奴求您圣灵，保佑我族，快快早日脱离苦难.....”

她诚心地祝祷了一番，才起身对李逍遥道：“不知麒麟老公公叫我们这里是何用意？不如你也来参拜娘娘吧！”

李逍遥却显出迟疑：“这.....”

阿奴问道：“怎么？难道你也像其他外族的人一样，宁死也不拜苗族之神？”

李逍遥忙道：“不，不是这样。而是我还不知道你们的礼仪，怕胡乱拜，违反了礼数，亵渎了女娲娘娘。”

阿奴嘻嘻一笑，道：“你看起来像傻蛋一个，想不到心思还挺细，果然跟其他汉人不一样。”

李逍遥只得干笑，阿奴又道：“你放心，女娲娘娘是大地之母，是对人类最最慈爱的神。你不懂祭拜的规矩也不要紧，只要诚心敬意就行了，娘娘是从不生气的。”

阿奴说着，便把李逍遥拉了上前，道：“来，你想说什么，就对女娲娘娘说。”

李逍遥越看石像，也越感到可亲，便跪了下来，双掌合十，道：“女娲娘娘在上，信男李逍遥受麒麟老人指示，特前来拜见娘娘。李逍遥无能，累及妻子及未出世的孩子，求娘娘保佑她们母子平安，长命百岁……”

这是他心头第一件大事，说完了之后，心情似乎稳定了些。但是想到一切都还吉凶未卜，他本与赵灵儿约定要一同去找母后，却只有自己一人到了大理，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的，又不由得悲伤起来。

李逍遥祝祷完毕后，站了起来，眼睛以更近的距离看女娲娘娘的神像，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心中暗自惊道：“咦……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到，这具石像的相貌竟和灵儿如此神似！”

他这么一想，便登上玉阶，想立在玉台上面对面看个仔细。阿奴带他跃入栏杆之中，已是极大胆的举动了，没想到李逍遥竟直接登上玉

阶，一副要触摸神像的样子，阿奴连忙道：“喂！你想做什么？不可以对娘娘不敬呀！”

她伸手想拉住李逍遥，但李逍遥已踏了上去，道：“她.....似乎在叫我.....”

李逍遥伸手一碰到石像，突然便觉眼前一黑，像是一道电流打入了自己体内，但是他却叫不出来！

在一切都变回黑暗之前，李逍遥还听见阿奴的惊呼：“哎呀？李逍遥！你怎么不见了？李逍遥.....”

李逍遥只感到一片漆黑冰冷，四周完全看不见边界，就连脚下也不知踩着什么，身子轻飘飘的，又似乎是悬在半空之中。这种处境简直有如落入了梦境一般。

李逍遥拼命揉着眼睛，他睁大了眼睛，但所见还是只有一片漆黑，让他连自己是否还看得见，都感到惶然。

所幸眼前终于出现了景物，一道蒙蒙的灰影飘然浮现在他面前，也没看清怎么移动的，便已经立在他前方不远之处。

绝对的黑暗之中，那灰影突显得格外清晰，那是一名华丽妆饰的女子，白皙的肌肤，被一双漾着柔辉的眼珠子映衬得格外透明。

她脸上的清雅之气，带着极深的幽玄与冰冷，或者是因为面无表情，因此那种幽玄里便不免令人感到死气。

李逍遥打了个寒颤，问道：“你.....你是人还是鬼？”

那女子的脸没有任何动作，柔美的声音是由她体内透出来的，似乎还有着隐隐的回音：“李逍遥，本后问你，你可是真心爱着灵儿？”

李逍遥登时想明白了，道：“啊！难道.....您就是灵儿的娘亲？”

那女子的体内只传出一句话：“回答本后！”

眼前之人与赵灵儿十分相似，也与石像如出一辙，除了巫后之外，还会有谁？一知道了她的身份，李逍遥便将疑惧之心尽去，道：“灵儿是我的妻子，我当然永远爱她。”

巫后又问道：“即使.....她并非人类？”

李逍遥笑道：“灵儿乃是半人半神的仙女，当然与凡人不同。”

巫后没有表情的脸上，虽看不出心意，体内传出的声音却已有几分欣慰，道：“好，你去吧.....”

“我？去哪儿？”

巫后道：“我要你回到十年前，去做一件你该做的事。”

“回到十年前？”李逍遥深感错愕，道：“人如何回到十年前？这.....”

李逍遥话未说完，他的背后已似乎有股莫名的力量，将他往前推移了好几步，李逍遥尚未来得及反应，已一脚踩空，整个人往下坠！

“啊！”

李逍遥大叫了一声，急忙坐起！

他就像是被噩梦惊醒一般，醒来时人还好好的在床上，只是被吓出一身冷汗。李逍遥乍然睁开眼睛时，就有这样的感觉。

但当他看清了身边的景物，又不由得张大了口，一跃而起，不断地四面张望，此地的景物，虽与大理城外差不多，一样的蓝天原野，一样

的起伏连绵，却又十分不一样。也许是地面的绿意与大理城外的荒芜有别，但也不只是如此而已。

李逍遥想起“梦中”所见之事，那貌似灵儿的女子，真的是巫后？方才的感觉实在太虚幻了，让他实在没有什么真实的把握。

猛然间那女子所说的话，又重复地在李逍遥耳边响起：“我要你回到十年前，去做一件你该做的事！”

人怎么可能回到十年前？李逍遥越想越感到整个人空荡荡的，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发生了何事，更不知此时是何时！

这时背后传出熟悉的娇甜声音：“咦，你是谁呀？一个人在这儿转啊转的。”

李逍遥回头一看，登时放下了心，欣喜地说道：“阿奴！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我一眨眼就在这里了……”

“阿奴”先是一怔，随即笑了出来，道：“呵……你叫我什么？”

“阿奴，你怎么啦？”李逍遥更惊骇。

“阿奴”笑道：“我叫阿蛮，阿奴是我女儿的名字，她才三岁呢！”

李逍遥张着口，半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定定地看着那名自称是阿蛮的女子，阿蛮见他那呆然的样子，笑问：“我们这儿叫阿奴的也不少，阿奴是你的姑娘吗？”

李逍遥虽然止不住心头的震惊，还是强作镇定地说道：“你……你不是阿奴？你们长得真像，我认错人了。”

阿蛮笑道：“嘻嘻……这位汉家哥哥，你要跟情妹妹私会，何必偷跑出城呀？若是被人逮着，小命岂非不保？”

李逍遥苦笑到：“我，我本来是在城里的啊！但是.....对了，为什么说小命不保？难道不能在城外见面的吗？”

阿蛮目露惊奇，道：“你才来不久？不知道出了事，近来这里不大平静？”

李逍遥问道：“出了什么事？”

这时前方大路上，远远奔来几名黑衣的汉子，个个手持弯刀，目露凶光。一见到他们，阿蛮脸色就是一变，道：“前面有人来了，你自己小心，别要在城外逗留了！”

她灵巧的身子一闪便进了树林中，见不着了踪影。李逍遥独自想道：“我真的回到了十年前？这怎么可能呢？但是阿奴只有三岁.....难道这是巧合？不，或许巫后将我送至此此时此地，果真有她的用意！我得见机行事。”

他也往树林的方向躲去，见那几名黑苗武士持刀奔过他面前，个个身手灵便，肌骨厚实，应是一身横练功夫的高手。而他们阴沉着脸急奔，透露出的杀气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李逍遥心头一动，自己也说不上来怎么回事，似感到这三人的去向十分重要，便不动声色，在后面紧跟着，看看他们欲往何处。

突然听到那三人齐声呼啸，脚尖一点，已拔身而起，轻易地跃出数十丈，分为三处而立，围住了中央的另外两个人。

李逍遥以轻功一点，窜身跃上高枝，藏在密林中往下观视。这一见之下，不由得呆了。

那三名黑衣人所包围的，是一老妇和一小女孩。

那老妇穿着锦缎华服，矮胖丑陋，但是身上已处处是伤，仍勉力撑着护住小女孩。小女孩却有如粉装玉琢一般，美丽得难以形容，一双流逸着灿光的明眸，此时只有无辜的恐惧，她紧紧地抱着老妇的脖子，不敢放开。

老妇虽然伤势不轻，仍全无惧色，喝道：“大胆，是谁派你们来的？”

其中一名黑衣人将刀一挥，发出“哧”的一声裂空清音，道：“奉教主之命，凡王后的同党，一律格杀勿论！”

那妇人冷笑，道：“哼！教主、教主！你们眼中还有巫王吗？竟然连小公主也不放过。”

那黑衣人笑道：“哈哈……此事便是巫王亲自下的旨意！”

“什么？巫王他……”老妇一惊。

那小女孩抱着老妇，眼里已是泪花乱转，却拼命忍着不掉下泪来，坚强地看着众人。

那黑衣兵士道：“陛下亲自下了旨意，要教主制裁你们这群妖言惑众的妖女，以拯救黑苗族！”

“你这妖婆，死到临头就认命吧！”

老妇人脸都气黑了，冷笑道：“哼！你们那狗屁教主才是妖孽，你们不相信巫后娘娘，竟然相信那老魔头的鬼话！”

黑苗士兵一声怒喝：“少废话，谁是妖魔，你自己清楚！来人，砍下这泼妇的头！”

众人同时出刀，三把明晃晃的刀由各个方向杀了过来，那老妇的伤已重得连撑持着都难，更别说对付三名武士，眼看着只有死于刀下的命

运了。突然“当当当”三声，三把刀全都被震开了。

那三名士兵什么还都没看清，刀就被挡开了，他们同时迅速往后一跃，才看清李逍遥已振剑立在阵中。

黑苗士兵们一怔，其中一人道：“居然还有汉人？”

李逍遥冷然问道：“汉人怎样？”

那士兵道：“哼，没杀得光你们汉人，现在老子就补足了这一刀！”

他一刀刺出，有如划破天空般的威力，李逍遥却轻易接下此招，手腕一振，拧剑刺去，长剑很快与那三把刀斗了起来。那三名黑苗人见李逍遥剑法奇快，全不敢大意，三把刀由三个方向杀来，李逍遥见招拆招，一把长剑游刃于刀光之间，有如青蛇电闪，将三人杀得只能守不能攻。

其中一人见无法取胜，发声高呼，便跃出战圈，大刀往老妇身上砍去，李逍遥怎容他抽冷子袭击老妇，一步上前，剑已刺穿了那人背心！

李逍遥拔剑往后一挥，反手又刺入了背后杀过来的人的眉心，同样是一招取命。

最后一人见李逍遥突发电闪般杀死同伴，又能看都不看就反手出剑杀死背后之人，这鬼神般的剑法，简直不可思议，吓得就想先溜为上，李逍遥叱道：“哪里走！”

那人才奔出一步，李逍遥居然已站在他面前，一剑迎入了他的心口。

那人睁大了眼睛，倒了下去，就此身亡。

李逍遥瞬间连毙三人，令老妇与小女孩都看得目不转睛，老妇深吸了口气，颤声道：“多谢这位壮士相救。”

李逍遥道：“这……这没什么，我本该救的。”

老妇暗觉奇怪，听这个年轻人的口气，似乎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但她看了又看李逍遥，实在想不起朝中是否有这号人物，完全不知他是什么人。

李逍遥却依然温柔地看着那小女孩。

起初李逍遥确实很难接受这个诡异的事实，但老妇的相貌，却很快唤醒了李逍遥的记忆，长得这么特别的老妇令人印象深刻。她正是仙灵岛的姥姥，一直照顾着赵灵儿之人。

那么，那名小女孩……

就在李逍遥盯着她瞧时，一阵疾风刮地，天边传出响彻云霄的鸟唳。

这时璀璨的金光自天边移了过来，眨眼就接近此地，居然是一头通体金黄的美丽巨鸟，鸟的尾部拖曳出长而华丽的尾羽，这绝非人间之物。

李逍遥认出那就是金翅凤凰，更肯定了面前两人身份。老妇抱着赵灵儿跨坐上凤凰背，道：“壮士请留姓名，以待来日相报！”

李逍遥道：“我叫李逍遥，姥……呃，不，大婶，可否请你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刚刚才到神殿祭拜一具石像，然后就突然在这里了。”

姥姥奇怪地看定了李逍遥，道：“你不知这里是黑苗族的都城南绍吗？”

李逍遥惊道：“南绍？我明明在大理城……”

姥姥也听不懂李逍遥在说什么，道：“你穿着汉人的服装，又杀了那三名士兵，得赶紧想办法离开，否则会很危险。现在满地是黑苗士兵，见了汉人与白苗都是要杀的，我得带公主离开了。李大侠，善自珍重！”

说着，她一拍凤凰，道：“嘟儿，飞吧！”

凤凰振起黄金巨翅，地面掀得黄尘满天，李逍遥抬臂挡着尘沙，待尘土稍止，金色的光芒已成为天边的一点余晖。

李逍遥不知接下来应往何处去才是，又听见连声的叫喊：“在这里了！”

又是数名追赶来的黑苗士兵，他们迅速地包围住李逍遥，李逍遥持剑傲然而立，以一夫当关之势，冷眼看着这些黑苗士兵想做什么。

众兵见到地上的横尸，又见李逍遥剑刃染血，其中一人挥刀指着李逍遥，阴沉沉地问道：“巫后的妖党呢？”

李逍遥傲然不语，那几名黑苗士兵纷纷呼叱，喝道：“问你话，你聋了？哑了？”

“是你杀了朝廷官兵？”

“这人一定是巫后妖党！抓他去见教主！”

前面两人刚一拥上，李逍遥一指挥出“金阙前开二峰长”，他左右两下，两人便僵倒在地，原来这两人被李逍遥点了穴道。其余众人见了，既惊又怒，叫喊着抡刀朝李逍遥杀来。

李逍遥斜身一跃，双臂一挥又是一势“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逍遥身影翩翩，然而也只在这一瞬间，众士兵已经倒地，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李逍遥，可半点也动弹不得了。

李逍遥暗自想道：“苗汉应和睦相处，本不该打打杀杀，但是刚才为了救姥姥和公主，不得已开了杀戒，情急之中已是无奈。我来苗疆本是与灵儿一起寻母的，应帮助化解黑白两苗之间的冤仇，可刚才，咳呀……”

李逍遥顿生恻隐之心。李逍遥同时感到黑苗宫殿里一定发生了非同小可的事件，否则，怎会竟逼得姥姥带赵灵儿逃亡，自己得想个法子到宫中去不可。

李逍遥心头又一转念，便有了主意，他解下其中一名黑苗士兵尸体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又将自己所穿的衣裳穿在那名士兵身上。如此一来，若追兵至此，见到死者之中有一名穿着汉人衣裳的男子，或许会以为那杀死黑苗士兵、救走姥姥之人也已经同归于尽，便不会再搜捕他了。

李逍遥在换衣裳的时候，他发现士兵的衣内绣着几个号码，心想这也许是这名士兵的代号，便牢牢记在心中，如果遇到盘查，也可以顺利地通过。

李逍遥装束完毕，接着看了看那几名被自己点了穴道的黑苗士兵。李逍遥估计他们至少在几个时辰之内不会清醒过来，便朝着南绍城内走去，在城门口果然遇上了盘查。由于李逍遥一方面穿着士兵的服装，一方面他又能机智地应答，因此轻易地就进入了城中。

李逍遥顺着官道走了没多久，便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腐气与湿气，李逍遥颇感奇怪，越是往前走，地面越是泥泞，甚至有的路当中已经下陷，前方被断成一片黄浊的汪洋。

李逍遥立在水边，正不知该如何渡水之时，便见到远远的水面上，有个小黑点渐渐驶近，原来竟是艘小船，船上除了船夫之外，还有两名黑苗士兵，各站在船的两头。

小船渐靠近李逍遥所立的岸边，船上的人也注意到了李逍遥，示意船夫将船驶近，大声道：“喂！你是哪部分的？”

李逍遥也收敛真气，故意扯着喉咙喊出了自己所背下的那串号码。

船上两名士兵互看了一眼，原先那人道：“你们不是出城巡逻去了吗？”

李逍遥道：“他们要我先回来，回王宫禀报结果！”

那黑苗士兵道：“你要回王宫？有没有人接你？”

李逍遥道：“没有，就只我一人。”

那黑苗士兵道：“正好教主有重要的事，要所有弟兄回王宫报到，你就搭我们的船一道回去吧！”

李逍遥喜道：“多谢！”

两名黑苗士兵让船夫将船摇得靠岸，李逍遥本来可以用轻功轻易地跃上船，但故意假装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才登上船，惹得两名士兵大声嘲笑。

船行之中，李逍遥沉默少言，虽也不免与两名士兵随口说些话，但他怕口音不对泄露身份，总是尽量少说话，以免被揭穿。

船行进到南绍城外的村庄，远远望去净是水泽，偶有突出在污水上的零星屋顶，还有些人站在民房屋顶上避着洪水。这里真是漫漫之水，阴沉之天，处处是哀鸿与饥殍，不时还有浮尸流过，景象惨不忍睹。

李逍遥见了也不由得同情与悲伤之情一起萌生，他所听说的云南之美，不但完全没见到，反而只看到乱世才有的凄惨景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船头的士兵道：“啧！洪水好像又淹得更高了，这样下去，恐怕连王宫也会不保。”

船尾的黑苗士兵也沉重地说道：“可不是吗？我家的房子全泡在水底啦！”

船头那名黑苗士兵道：“听说这场灾难都是巫后搞的鬼，真不知我们族人跟她有什么仇？竟然要毁灭我们的国家！”

李逍遥竖起了耳朵专心听着他们所说的话，听后大感震惊，这样的景象是巫后造成的吗？他实在无法相信赵灵儿的母亲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就如阿奴所说的，女娲娘娘生性慈爱宽大，怎么可能制造出这样的灾祸？

船尾的黑苗士兵冷笑着说道：“是啊！要不是教主揭穿那妖女的真面目，不然连大王都被蒙在鼓里。”

“但是……唉，我真是想不到一向受族人敬爱的巫后娘娘，居然是蛇妖女。从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仁善的祭司，真是人不可貌相。”

船尾的黑苗士兵恨恨地说道：“别提啦！国人都被她骗了，真正的女祭司早已死了，她是蛇妖女，假借女祭司的外貌迷惑国人！这样的妖怪，什么事做不出？只要妖女一死，洪水一定会退了。”

船头的那士兵却道：“就算她是妖女，可是你想，大王和那妖女毕竟是多年的夫妻，还生下了公主，一夜夫妻百日恩，妖女又生得……嗯，那样美丽，你说大王狠得下心处死她吗？”

船尾的黑苗士兵道：“我想教主突然召集所有人到王宫，一定是有重要的决定要向大家宣布，或许就是诛杀妖女！”

船头的士兵道：“这可就好了，大王狠不下心，咱们可狠得下！”

船尾的士兵恨恨地说道：“妖女害死我家小，她可真狠得下心！”

李逍遥总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也不便说什么，他一直不讲话。

船头的士兵感到不大对，向李逍遥问道：“喂！你对巫后难道没半点痛恨？”

李逍遥连忙含糊应答道：“呃.....我在找我伙伴，有先回来的该到这附近啦。”

黑苗士兵道：“也该到啦！”

这时船已驶向了岸边，虽是一片黄沙土泥，但是黑苗族的人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走在路上，他们看起来都十分憔悴，全朝着一致的方向行去，在路的尽头之处，矗立着高伟的宫殿。宫殿所建之地原本就高于一般民居，再加上地基和殿阶，更是比普通的民房干燥而远离洪水。

第二十七章 是耶非耶（中）

那士兵对李逍遥道：“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还要跟其他弟兄会合，你快去找你们那一队的人，会合了好去王宫报到！”

李逍遥忙道：“好，是！是！我就去，多谢！”

他一溜烟下了船，很快便混入人群之中，以免被发现。

李逍遥因穿着黑苗士兵的服装，居民们见了都让他三分，也没人敢上前与他攀谈，倒让他落得轻松，免去了假装口音的麻烦。但听得身边

的老人喃喃自语，说道：“巫后怎么可能会是妖女？这不大对呀……”

他的家人说道：“爹，您别再不信啦，是大王清楚还是您清楚？”

那老人仍十分不满，道：“都说巫后要害人，她害老百姓做什么？我不信！”

其他的百姓说道：“哼！老丈，您别不死心啦！我说这些年来，黑苗与白苗两族一向水火不容，白苗族会让他们的祭司嫁给我们大王，就是不安好心！”

另一人看了李逍遥一眼，道：“可不是？现在细想起来，这必是白苗因为兵力比不过我们，就想出了这样阴险的手段。”

人群之中的李逍遥惊愕了，这样不合理的推测，竟能成为舆论，背后必定有人在掌控着一切。能让一个温柔的王后突然间成为一切阴谋的祸首，这得需要多么厉害的手段呀？

不过，要让人民不再信任巫后，甚至还要累及无辜的公主，想必真正的原因还是出在洪水以及人民流离失所所造成的极度不安吧？

这时又有人说道：“官兵叫大家都去王宫集合，不知要宣布什么大事？”

“会不会已经杀了巫后了？”

李逍遥也不由得担心起来，巫后一个人在宫中，势单力孤，想必她是放弃了自己逃命的机会，才有办法让女儿逃出险境的。

这一路之上，净是哀叹与怒骂之声，性子软弱的怨恨为何天降大水，性子强硬的主张诛杀首恶，总之就是不离对巫后为祸的怨怒。

李逍遥与众百姓一同前往至王宫外的广场，最前方立着数丈高的高台，高台下还围着几层的平台，平台之上净是穿着绯黑色长袍的拜月教的教徒，底下的是士兵，这与更外围的民众们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尊卑鸿沟，那高台在拿着刀枪的士兵和教众的护法之下，更显得高不可攀，在王宫前散发出更有威势的力量。

在高台的正中央并没有任何人，只有几名贵人立在高台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不久，一道灰色的高大身影由宫内闪了出来，李逍遥眼睛一亮，登时认出了他便是在长安郊外，重挫盖罗娇等人的石长老……或者说，是“将”在长安郊外，重挫盖罗娇等人的石长老。

他高大的身影奔至台前，喝道：“你们聚集在这里想做什么？这里是王宫，你们想造反吗？”

他的声音就像一记巨雷，震得众人心头大悸，一时间聚集了上万人的广场居然寂静无声，连他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到。

高台之上的一名贵族道：“石长老，没您的事，百姓是想求见拜月教主，自动聚集在此的。”

石长老仰首对那人道：“凡事有大王决断，什么时候轮到教主接见官兵人民了？”

一名台上的拜月教的头目道：“是大家自动聚集在这里的，若不是洪水为患，人民生活不下去，又何必求教主？长老您有本事就退了洪水，大家自然就散！”

这时聚集的人们也都再度喧哗了起来，纷纷叫着拜月教主的尊号，声势之浩大，有如掩蔽天空的乌云。

石长老十分气恼，却也对这样的局面束手无策。他气急败坏地不知和那些教众、官员们说了什么，却被喧腾不已的众人呼号声给掩了过去，再也听不见半个字。

李逍遥心想：“怪了，明明就是拜月教主叫众人聚集在这里，什么时候变成大家自动来的了？”

这时突然听见一阵海浪似的巨大欢呼，众人都望定了前方，高台的正中央，出现了一道高瘦的黑影，至少有九尺高，穿着黑色的长袍，由头盖到脚的长袍，使他原本就极高的身子显得更高了，手上持着十尺长的金杖，杖头是一轮镰刀般的弯月，在阴暗的天色下，那轮弯月犹能灿然生辉，刺目之极。

“教主英明！教主万岁！”

众士兵及拜月教众们大声狂呼，带动了民众，也发出阵阵的狂热呼叫。起初还听得见阵阵“教主英明！教主万岁！”之类的呼声，到后来只剩下无意义的呼叫。这股激动的情绪在一眨眼间就渲染成狂热，不少人狂叫猛呼，激动得泪流不止，似乎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天神，或是救世伟人一般。

拜月教主等到众人呼叫过一阵子之后，才缓缓举起了手，众士兵手中的弯刀一致高举，数百把明晃晃的尖刀所发出的杀意，令民众自动安静了下来。

拜月教主的手放了下去，数百把刀也就立刻放下，四处安静之极。

李逍遥望向一旁的石长老，他拄着拐杖，铁青着脸立在一旁，身边还有两名贵族样的男子，不知与他说说了什么，让他好好地听拜月教主说话。

拜月教主这时才发出声音，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大，但却非常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可见内功不弱。

拜月教主道：“各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正面临着一场劫难。我们的城楼淹没在洪水之中，我们的族人已经无家可归，我们的耕地化为一片泽国；这些，都是谁造成的？”

拜月教众举刀大声喊道：“是蛇妖女！”

拜月教众们的齐声呼叫，也马上感染了士兵和民众们，大家都同时举起手来，叫道：“是蛇妖女！是蛇妖女！”

喊了许久，拜月教主一抬手，众人渐渐地安静下来，他又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历代先祖亡灵降坛昭示于我，南绍王国数百年基业将毁于一妖女之手，我们若再不有所行动，黑苗族将会遭到灭亡的命运！而我们的一国之主却受美色所惑，迟迟不肯下令处死那妖女。这样下去，先祖亡灵的愤怒无法平息，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本人身为大祭师，又是你们的教主，有这义务负起责任拯救我们的社稷！”

拜月教众又同时举刀喊道：“教主英明！教主万岁！”

士兵们一跟着叫，民众也纷纷叫道：“拜月教主救大家！”

“教主救救大家啊！”

一时之间各种喧哗声简直连天都要被掀翻了似的，这回教主让民众鼓噪得更久，眼见身边众人都越来越激动，李逍遥暗感不妙，想道：“这样下去，接下来怎么平息民怒？一就是带人杀进宫里大乱一场，再就是把王后拖出来当众杀死，不这样是收不了场的。”

拜月教主原本平静的口气已渐渐激昂了起来：“请各位弟兄务必支持我，杀妖孽、清君侧！今天一定要大王下令当众处死巫后，所有站在

巫后那边的人，也都要铲除！”

拜月教众举刀大叫：“杀！杀！杀！”

民众、士兵们没有一个不是红着眼大叫道：“杀！杀！杀！”

石长老纵身一跃，便笔直地跃上高台，许多拜月教众和贵族、护卫们竟全拦他不得，连忙横刀护在拜月教主身前，对石长老道：“你想干什么？”

“你是巫后党的妖人吗？想对教主怎样？”

石长老立在原地，与拜月教主隔着两三尺之遥，道：“教主！你如此聚众喧哗，根本是犯上！大王纵然有所不是，毕竟是我们的大王，你带兵包围王宫，已令人疑心你的动机，又把民情挑得这样不可收拾，难道你……你……”

拜月教主凛然道：“挑起群情激愤的不是我，而是人祸！如今遍地哀鸿，要救大家于水火之中，就得要用非常的手段！我上应天命，下恤民心，就是为了不忍见大家流离失所，才挺身而出。石长老，大家的苦难你都没瞧见？”

他这番正气凛然的话，让石长老半个字也说不出，只能结结巴巴。远处的李逍遥自然不知他们说了什么，但见身边的人越来越激动，自己若再呆下去，恐怕会来不及救巫后了。

李逍遥悄悄钻出人群，以轻功沿着宫墙绕走，终于找到一处看似仆役出入的小门，他轻轻一纵便跃上墙头，跃入了宫里。

李逍遥在王宫的回廊楼阁之间快速地穿梭奔驰，寻找巫后的下落，找了半天，不见宫女等人出入，暗暗感到奇怪。他想到：“王后应该在后宫，那么我该往后面找去。”

他立在原处东张西望，但见到处都是华宫丽殿，也分辨不出哪里是议事宫，哪里是后宫，只好往看起来较幽深偏僻处奔去。

但不久他就奔至一处空旷简陋之地，只有一座极大的炉子，周围堆着许许多多的弃物及柴草，李逍遥想道：“这必是烧弃物之处，王后不可能住在此地，我得换个方向。”

他正要回头，竟听见两阵脚步声往他之处而来，李逍遥连忙身子一闪，躲在柴堆之后。

那两人的脚步声颇为沉重，似是扛了什么重物，其中一人道：“外头的叫声，连宫里都听得见，大王恐怕心里不好受。”

另一人道：“哼，谁叫他沉迷美色？教主是大家惟一的信仰，他也身兼大祭司之位，要说人们信谁，信大王的多，还是信教主的？”

李逍遥看清了两人所扛之物，不禁一怔，那是一个担架，担架上叠放了两三具尸体，都十分枯瘦。

他们把扛尸体的担架放在大炉前，李逍遥惊心，暗想：“他们不会就这样和弃物一齐烧了吧？”

再细看那几具尸体，竟有男有女，看样子也不像宫里的人。

其中一名士兵翻了翻尸体，另一士兵道：“不必找啦，有什么值钱的，早就都自己交出来换东西了，你还刮得到？”

那士兵啐道：“呸！肥水给那些看管人的捞，我们焚化的半点好处也没有。”

另一士兵道：“人比人，气死人，看守的还在怨不放他们出去抓人，抓人的简直是饱到撑死！这些汉人交出的宝物够了，就放他们逃出南

绍，不够的，嘿，希哩呼噜抓过来，谁不是刮得饱饱的？”

李逍遙越听越惊心，那两名士兵将炉口打开，丢了一具尸体进去，道：“这些汉人还真不识好歹！叫他们在脸上刺个青，当奴隶，就可以保住性命，却偏偏不要！”

李逍遙听得既心寒，又咬牙切齿，想道：“如今你们把南绍城里的汉人全抓了，当奴隶或屠杀，还有半点人性吗？”

他们把尸体全抛入焚化炉之中，李逍遙突然一跃而出，两人都还没看清怎么一回事，已双双被点住了穴。

李逍遙喝道：“乖乖听话，否则我把你们也丢进去！”

那两人已动弹不得，他们惊恐地问道：“你……你是哪位啊？”

李逍遙问道：“还有多少汉人被关着？”

那两人结结巴巴地说道：“满……满地牢都是，我不知有多少个……”

李逍遙问道：“抓他们关着做什么？”

其中一士兵道：“大王吩咐……过几天还不肯当奴隶的就全活埋……这两天先死的先烧了，免得湿气腐气让宫里生病，您知道吗？”

李逍遙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喘了口气，问道：“大牢在哪儿？”

那两人总算感到事情严重，其中一人道：“你，你是外面混进来的？”另一人放声叫道：“有白苗奸细……”

他话尚未说完，李逍遙已一指点在他的后颈，登时那士兵已说不出话来。

另外一人吓得腿一软，瘫在地上。

李逍遥怒道：“你说！”

那人颤抖地举手指道：“不……不远，就在……在那边……”

李逍遥又问道：“那么王后在哪里？”

那人脸色为难，不大敢说的样子，李逍遥的剑在他面前一阵虚劈，他便连忙说道：“也在大牢！也在大牢！”

“什么？”

那人说道：“巫后早就被关起来了，这事大家都知道哇……”

李逍遥点开那士兵穴道，一把揪起他，道：“好，带我去！”

他原本想先救出巫后躲在宫中某处，然后去放出汉人，等拜月教主所率的群民逼宫之时，再趁乱一起逃出。现在巫后也被关在大牢里，那就方便多了。

李逍遥押着那个士兵，一只手按在他背后，两人看似勾肩搭背的样子，也方便低声讲话：“你敢耍什么花样就试试。”

那人颤声道：“不……不敢……”

他果然老实地带着李逍遥步至黑沉沉的一所灰色建筑，外面只有两盏油灯，散发出熏眼的黑烟。

那士兵并没带李逍遥由正门进去，反而走到旁边的侧门，道：“这里……是我们扛尸体的地方，向来没人敢走……”

为了保命，他想得果然比较周到。李逍遥一点头，押他再往前走，推开铁门之后，底下是仅能勉强容两个人走的窄梯，李逍遥将那人推在前面，自己跟在他后面走。

黑暗潮湿的石阶两旁，除了几盏幽绿不明的灯光之外，就是青苔，十分难走。走完了阶梯，还要通过一两重的沉重铁门，才见到牢房。

迎面传出了钥匙的敲击声，李逍遥暗中将抵在那士兵腰际的剑往前一推，示意他不许轻举妄动。

走来的是两名守卫，其中一人道：“听说王后娘娘是半人半蛇的妖女，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另一人忙道：“嘘！你说这种话，想被指为妖党吗？”

那人连忙道：“我只是想知道是真是假嘛！这几天王后娘娘也都与凡人没什么不一样，我总是觉得不安啊……”

“让你看了出来，还算什么妖！”

“说得也是……”那守卫又道：“就算大王把娘娘囚禁起来，还是无法平息众怒，我看，恐怕非处死娘娘不可了……”

他们瞧见了李逍遥与那士兵，以为是方才送尸体去焚化的两人，只草草打了个招呼。李逍遥见他们腰间配着厚重的钥匙串，心中大喜，想道：“先弄到钥匙就好办了。”

李逍遥随手将那士兵往前一推，跃过去一挥指点了一名守卫的穴道，那守卫一声不吭就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守卫见到了大惊失色道：“阿盛，你做什么……”

那守卫话还未说完，便也像另一个看守一样倒在了地上，原来李逍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又点了那个守卫的穴道。

牢里的被关的汉人见到两名看守全被点了穴道倒在了地上，原本无精打采的样子全变了，睁大了眼睛朝他们看，李逍遥问道：“还有多少守卫？”

被关的汉人纷纷说道：“没了，就两个！”

“不过他们会轮班，有时会换人！”

“下一班还要好久呢！”

“快放我们出去，快啊！”

李逍遥道：“大家不要急，我先入内放出巫后娘娘……”

“为何先放巫后，不放我们？你也贪图巫后给你好处？”

“小子，快放了我，我在苏州还有好多田产，我分你一半……”

“这小子一定是苗人，他们苗人都要害汉人哪！”

各种喧哗吵得不可开交，李逍遥一张嘴也辩不过百多张嘴，更令李逍遥不解的是自己已经说会救他们了，却没人相信，甚至连他一起骂了下去。李逍遥见分辨不过，只好弯腰取了那两名卫士的钥匙，高举一扬，众人立刻就静了下来。

李逍遥道：“我伤了苗兵，怎会不放大家出去？不过大家就这么奔出去，还不是遇上宫里的官兵？还不是被杀？听我说！一会儿拜月教主会带许多人攻进来，逼巫王杀死巫后，那时必与巫王的卫士冲突，大家趁那时再逃，才有活路！否则我救不了你们。”

众人听了，方才无语。李逍遥道：“各位再忍忍，我不会让大家在此等死的。”

虽然还有人嘟哝不信，李逍遥也不管了，与那士兵继续往前走，直到牢房的尽头。

最里面的一间铁牢里，只有一名身形娇小的女子，披垂着一头长发，身穿素衣，倚坐在墙边，低头不知沉思着什么。

士兵指了指她，李逍遥走近前，问道：“您就是巫后娘娘吗？”

那女子转头望向李逍遥，李逍遥一怔，她的容貌，分明就是女娲神殿里的神像，不只是貌似而已，简直是如出一辙！

她睁着一双幽黑清澈的眼睛看着李逍遥，默然不语。

李逍遥急道：“外头有许多人要逼你们大王处死您，我放您出来，您赶紧逃命吧！”

他正要上前解开门锁，巫后终于开口了，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走。”

李逍遥一呆：“什么？”

“我要留在这里。”巫后更坚定地说，“我若逃走，不就证明我正是如他们所说的亡国妖女？如果我的性命可以换回这个国家的和平，那么，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李逍遥道：“留得青山在，总比没命好吧！您若牺牲了，您的冤情谁来替您洗清呢？”

巫后苦笑了一下，道：“我只希望我的女儿能平安，其他的都不重要。”

李逍遥道：“这您可以放心，虽然灵儿和姥姥遇上了追兵，不过已经被凤凰带走了。”

巫后松了口气，李逍遥道：“但是，娘娘，您有没有想过？您一人牺牲了不要紧，但是许多您身边的人呢？谁来救她们？再说就算是您死了，南绍也不会和平的！拜月教主野心勃勃，又屠杀劫掠汉人，这仇已经不只是南绍国的问题，更不是您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了。”

“你说拜月教主他……”巫后一怔。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您听见远处的喧哗声了吗？那一定是拜月教主带人杀进宫里，要逼巫王了。您束手待死，只是称了他的心而已。”

巫后望着李逍遥片刻，才疑道：“年轻人，你究竟是谁？为何凡事都了如指掌？又为何知道公主的名字？”

李逍遥道：“别管我是谁，只要您相信我是来帮助您的就行了。”

巫后总算下定了决心，道：“既是本后命不该绝于此，天降侠士相救，那么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

李逍遥喜道：“太好了，我立刻救您出来，然后咱们一块趁乱杀出去。”

巫后又道：“且慢，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大王为了禁止我再使用法术，将我的法杖没收，锁在王宫的地下宫殿中。请你先替我取回我的天蛇杖。只要我的法力一恢复，不要说这座牢房关不住我，甚至我还能平止乱事。”

李逍遥抓了抓头，道：“天蛇杖……要到哪儿去找去？”

巫后道：“负责守护地下宫殿的是石长老；如果你遇见他，你只要告诉他，‘是青儿找你来摘一朵莲花’。你报上这句话，长老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李逍遥在心中默默地颂了一两遍：“青儿、摘莲花……”才说道：“我认得石长老，我马上去，巫后请保重。”

李逍遥将那两串钥匙隔着铁门递给巫后，顺手点昏了那名带自己至此的士兵，再度奔了出去。

但这回他并没花太多时间找人，因为他一以轻功跃上高处，就见到许多的拜月教众、士兵，朝着王宫的方向快速前进。人民不知为何没有跟进来，应该是还守在宫外随时等着。

拜月教主能让群众完全听他的指挥，该动则动，该静则静，这样的统御能力实在少见。李逍遥不禁佩服，想道：“可惜这样有能力的人，偏用邪门的法子取夺权力！”

李逍遥只要看着那大队人马移动的方向便知王宫是哪一处了，李逍遥迅速闪身进入其中一扇偏门之内，剩下的只是找寻石长老而已。

李逍遥仍穿着士兵的服装，因此一进入王宫，虽引起人注意，却没有人紧张，只有一名巡视宫殿的卫士叫道：“喂！你擅自入宫，想干什么？”

李逍遥忙道：“是教主要我来见石长老的！”

“教主……”那卫兵脸色一变，他也知道教主带了人，直入闯宫，要与巫王见面，会另派个人来传话，也不奇怪。那卫兵连忙道：“石长老应该在议事堂，我带您去，我带您去！”

李逍遥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不禁松了口气，紧跟在卫士背后。

卫士带着他来到其中一扇门前，敲了敲门道：“长老，有人求见。”

里面的卫兵开了门，石长老一见宫廷卫士带了个小兵进来，便想到与拜月教主有关，面露嫌恶之色，冷冷地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不是小兵该来的地方！”

李逍遥道：“长老，属下有极重要的事要禀报，请屏退左右。”

石长老道：“没必要，你有话就说！”

李逍遥看了看众人，只好说道：“咳！那……好吧，是青儿找我来摘一朵莲花的。”

李逍遥说出口之后，心中也有几分忐忑不安，万一石长老不认暗语怎么办？

石长老依然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才道：“教主的意思我知道了，你随我来！”

他带头往另一个方向走，李逍遥连忙跟上，转回头看殿里果然没有卫兵再跟上来。

石长老带着李逍遥在宫殿里的走道七弯八拐，遇到阶梯则一律往下走，李逍遥暗喜，知道一定就是往巫后所说的地下宫殿而去了。

越走一路上遇见的卫兵越少，直到甬道的尽头处，石长老将一扇小石门的机括转动了几个，石门应声而开，这扇石门的背后只是一个尺许见方的框架，立着一柄微透幽光的精致法杖。

石长老取给李逍遥，道：“小心点，千万别被教主的手下发现。”

李逍遥感激地接过天蛇杖，道：“长老，您明明是相信巫后的，为什么坐视教主这样煽动大家？”

石长老沉着脸道：“国家大事，岂足以与人妄谈！”

李逍遥头一缩，道：“不说就不说，弄这么大题目！”

第二十七章 是耶非耶（下）

石长老静了两秒，才道：“唉！黑苗族大王和白苗族祭司相爱而结成夫妻，两族人民化敌为友，举国欢腾……想不到今天变成这种结局！要不是我当初也误以为这是白苗奸计，教主当不至于坐大到这样的地步……罢了，多说又有什么意义！”

李逍遥道：“话不能这么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您若是表明帮娘娘的立场，也不至于没人制衡教主……”

石长老无言以对，怒道：“你还在这里干什么？东西拿到了就快交给娘娘，别再说废话！”

“是，我马上将天蛇杖交给娘娘！”李逍遥转身要往回走，又被石长老叫住，指着另一边道：“往那里走，可以直通大牢。”

李逍遥喜道：“多谢！”

他顺着石长老所说的方向，果然很快就找到了原来的牢房，这一路虽短，但已隐约可以听见骚动之声，看来马上要大乱了。

李逍遥连忙进入地牢里，道：“娘娘，我拿到天蛇杖了！”

巫后已出了大牢，正一一解开所有囚室的锁，原本惶惶不安的汉人们此刻倒是十分安静，或许是见到巫后本人，都平静了下来，等着她指挥。

天蛇杖在手，巫后更是令人望之生敬，她冰水般清澈的眸子扫视了众人一眼，道：“外面乱声隐隐，官兵们应该都管不住了，你们跟在我身

后，若是见到官兵散逃，就各自逃出宫去，离南绍远远的，知道了吗？”

汉人们齐声响应，巫后神色郁然，轻叹了一声，想到南绍竟会有这样的一天，不禁心中忧愁不已，但也无可奈何。

巫后和李逍遥率先走在前面，百来名汉人紧跟在后，出了地牢。

巫后对宫廷内的路径自是极熟，她虽带着上百人，但一方面此时所有的卫士都赶到前殿去了，后方并没有什么人，另一方面她也知道什么路较安全，竟也让他们轻易逃出偏门外。

只听远方人声喧嚣，宫外的民众呼声更是震天，叫道：“怎么还不拿出王后的头来！”

“教主是不是遭到不测了？”

“叫大王出来！”

巫后见了，脸上虽没什么表情，眼中的沉痛却令李逍遥不忍多看。宫殿大门的卫士们拼命阻止人民闯进去，却挡不住潮水般的灾民，人民像是洪水般一拥而入，卫士们大叫着四散逃开，还剩一名队长在高处叫道：“东翼宿卫，快过来阻挡！不许散开……”

巫后回头对众人道：“就这个时候，快跑出去！”

众汉人们一哄而散，全混入了灾民之中，一眨眼也分不清谁是苗民，谁是汉人。

巫后如释重负，李逍遥道：“娘娘，现在如何打算？”

巫后咬了咬唇，道：“我要进宫去，当面问大王。”

李逍遥点头，道：“巫王怎会对你们母女这样绝情，一定有人从中挑拨，是该问！”

巫后昂首阔步，便往宫里走去。她走的是后宫进入正殿的便道，一般人并不知此地，因此竟无多少人经过，就有些卫士见到了，也惊得连忙退至道旁，跪颂道：“参见娘娘！”

至于巫后怎会出了大牢，他们已吓得不敢妄猜了。

巫后带着李逍遥长驱直入，渐渐地便听见几阵喧哗，男声道：“大王，顺民者生，逆民者亡，您没听见人民的喊声吗？”

接着是许多人的呼喝：“请大王杀了巫后！”

“请大王下旨捉拿公主！”

巫后眉宇间仍是那么平静，她绕过尽头的一处檀香屏，屏外的重重殿柱与垂幔间，可以见到大殿的情景。

巫后示意李逍遥不要出声，两人透过帷屏望去，殿上坐着一名身形魁梧，头戴金冠的华服男子，背对着李逍遥，在他面前，则立着拜月教主及许多的教众、士兵。起声喧哗相应者，大多是那些教众。

此刻拜月教主望着巫王，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已经胜券在握，只等着除掉巫后了。

那背对他们的男子十分犹豫，喃喃道：“再容孤想一想……”

拜月教主上前了一步，指着巫王傲声道：“再不杀巫后，死的就是全族的人民了！大王你这样不恤民生，对得起国家吗？”

“你……你好大胆，敢对孤如此无礼！”巫王怒道。

“属下虽有逾越规矩的地方，也是为民请命，还望大王恕罪。”拜月教主冷笑道，“大王，难道您真的要等百姓杀将进来，才肯降旨？那时只怕也不是杀巫后一个人，就可以了结的了。”

巫王气得颤声道：“你.....你在威胁孤？”

拜月教主道：“不敢，只是把利害分析给大王听而已。”

巫王道：“你带着士兵，持着兵器闯入王宫，将孤王置于何地？孤王已将娘娘打入大牢，你还不满足，到底娘娘哪里得罪拜月教了？就算你坚称她是妖女，也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孤王无法降旨！”

拜月教主眼中凶光一现，李逍遥暗想：“不妙，这家伙要动手啦！”

拜月教主才上前一动，李逍遥便大步跨出，“当”的一响，长剑击偏了拜月教主的暗器，“喀”的一声，月形的短刃已牢牢扣在壁上。

这一下变生突然，众人万万想不到宝座后的帷屏内还有人，拜月教主惊道：“你想行刺大王？！”

李逍遥一愣，喝道：“胡说，是你想行刺，我出手拦下了你的暗器！”

拜月教主道：“小贼胡言乱语，分明是你手上还拿着剑，给我拿下！”

“住手！”巫后喝道。

巫王吃了一惊，踉跄离开宝座，退了两步，竟是退到拜月教主身边去了。

巫后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巫王见到她，先是一喜，随即便转为惧色，看了看她身边持剑的李逍遥，道：“青儿，你.....你真的要背叛孤王吗？”

巫后轻道：“大王，您误会臣妾了。”

“可是你……”巫王叹道，“他们都说你不是人，而是妖。你说，我该不该相信你呢？”

巫后竟没有回答他，神情惨然，道：“臣妾对大王的忠心天地可表，神人共鉴；臣妾绝无害大王之心！”

“你只要说，你究竟是不是人身，那就够了！”

“我……”

她为难的样子，看在众人眼中，其实已有了答案。李逍遥也知道赵灵儿并非真正的人类，但是那又如何？人未必就不会害人，而没有人类形体的，也未必不是真正有情众生。

李逍遥道：“大王，娘娘与你相处这么久，她多么善良你最清楚，何苦受妖人所惑，要自断恩情！”

拜月教主上前一步，挡在巫王身前，道：“你们才是妖党！大王！不必听她狡辩，事实能证明一切！若是您再不信，属下就让她在您面前现出原形，让她伏首认罪！”

巫王忙道：“不，教主且慢……”

话未说完，拜月教主手中的月杖中发出一道青蓝色的光辉，朝巫后击去，巫后连忙以手中天蛇杖格挡，却被震得全身笼罩在那青蓝光辉之下，不断挣扎着。

巫王心急得说不出话来，李逍遥叫道：“娘娘！”

拜月教主笑道：“哈哈……妖女！现出原形了吧！”

巫后在那道光芒的流窜笼罩下，似乎痛苦不堪，身子挣扎的动作也渐渐变了，变得像蛇一般扭曲盘旋，最后终于化成了一尾巨蛇之态。

所有的人都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拜月教主笑道：“看见了吧？这就是巫后的真面目！”

李逍遥望着变身为蛇身的巫后，对拜月教主更是怒火中烧。巫王已作不得声了，喃喃道：“青儿……”

巫王那眼神中的不解，以及痛苦，让李逍遥感到似曾相识。虽然在见到赵灵儿的那一瞬间，非人的形态也让他震惊不已，但是更强烈的情感却立刻取代了震惊，然而巫王呢？李逍遥却没有把握见了这样的巫后，巫王还能相信她是无辜的。

拜月教主的阴谋竟是如此地环环相扣，教人百口莫辩！

拜月教众之中，突然有人高声叫道：“杀了她！”

“杀了妖女！”

李逍遥跨至巫后身前，转身向拜月教主喝道：“想动她，先过我这一关！”

拜月教主傲然地仰首道：“小子，你想杀尽在场见到妖女真面目的人吗？”

李逍遥道：“杀你这个妖人就够啦！”

巫后一拉李逍遥的手道：“你敌不过他们的，快跟我走！”

拜月教主手中月杖往前一刺，巫后已拉着李逍遥飞身绕过殿柱，由窗口闪了出去，化作一道青练，直奔宫外。

“哪里走！”拜月教主喝道，纵身飞了出去。

他惟一的心头大患就是法力高强的巫后，好不容易才让她下狱，以及失去天蛇杖，若是让巫后逃了出去，对他来说简直是纵虎归山。

只要将巫后杀了，他就不必再怕任何人，要取代那名没有主见的巫王更是易如反掌。

巫后低头见到城里水涛漫天，背后拜月教主紧追而至，月杖中闪出电光，直取李逍遥与巫后。

“危险！”

巫后将李逍遥往下一推，自己跟着跃下，双双沉入水里，半空中御气追至的拜月教主笑道：“哈哈……想水遁？你们就等着变成我的水魔兽的饵料吧！”

李逍遥和巫后才潜入水中，便被一波巨大的水涛给推了上来，两人不由得一惊，背后一股强大的水波推涌上前，将两人推得几乎要翻出数十丈外，李逍遥连忙拉住巫后，不致让她被卷甩出去。

水波中，冲出庞大若山的怪兽，像是一堵瀑布一般哗啦哗啦的水幕从它身上泄下。

李逍遥身子一翻，拉着巫后跃至高处，极目所见，水涛似乎更急了，也淹没了更多的房舍，泥水甚至冲溅到王宫的石阶，而且水位还再升高当中。

巫后望见那巨大得像座山的怪物，怒指拜月教主，道：“你竟然培养邪魔兽？你可知道这会召来多么严重的灾祸吗？”

拜月教主笑道：“只不过引来小小的洪水罢了。”

李逍遥心头一惊，难道水患原来就是拜月教主引来的？

此时风雨交加，洪水滔天，拜月教主认定了自己所说的话，除了李逍遥与巫后之外，根本不会有人听见，才敢这样大胆。而他也确实是对的，没有人在这时能听得见关于这样可怕真相的话。

巫后气得全身发抖，道：“你……你为了除去我，而引来巨祸，害死多少人民，你……你为何要这么做！”

拜月教主大笑：“哈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还需要问吗？”

为了个人野心，能这样残酷地牺牲人命，李逍遥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会有这么邪恶的人。他毕生遇上的恶徒也不算少了，可是，与眼前这个人模人样的拜月教主相比之下，什么毒娘子，什么镇狱明王，什么蛇妖、赤鬼王，都不算一回事！眼前这个人是不折不扣的人，但是他比妖还要邪恶千百倍！

拜月教主笑道：“更何况，全族的人都相信，你就是那兴风作浪的妖孽，为了平息天神的愤怒，你只有一死！”

巫后颤声道：“果然，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你的心实在太恶毒了！”

拜月教主得意道：“呵呵……你就恨吧！要怪就怪你不是人类，没有人会相信一只蛇妖的话。哈哈……”

拜月教主在笑声中，一记巨雷打下，整个天际闪得一片雪白，白光闪过，已不见了拜月教主。

那头水魔兽狂扑而至，巫后的蛇身急旋，绕到水魔兽的背后，闪过了水魔兽的攻杀。李逍遥拔出剑来，挺剑便刺，一声狂喝，气贯周身，整个人顺着剑势刺穿了水魔兽！

水魔兽狂啸，声音有如闷雷一般，前后穿透的伤口中喷出黄浊色的血水，将李逍遥与巫后给喷出数丈。

李逍遥好不容易落地立稳，却见到水魔兽又转过身来，血口大张，喷出浓烈的灰烟，巫后叫道：“快闪！”

她便拉着李逍遥疾飞闪开，那股灰烟里所带的湿气令闪过的李逍遥不寒而栗，虽不知是什么，被扫到大概也不轻松。

巫后虽无双足，但是飞身如箭，绕物急旋之势快得似光如电，比轻功还要灵敏，她带着李逍遥急逃至远处，一时之间水魔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李逍遥惊道：“那丑家伙被我贯穿了身子，还没事？”

巫后道：“水魔兽遇水则生，只要在水中，它就是不死之身，不管把它砍成几截也没用。”

李逍遥叫道：“可是这里遍地是水啊！那不就杀不死它了吗？”

巫后沉着地说道：“不，我自思量尚能应付，当年我也曾杀死一头水魔兽，在我将死的时候，是巫王亲自从沼泽中找到了我，细心照顾我……”她声音中有点黯然，轻道：“这回，再也没人救我啦……”

李逍遥道：“娘娘……我跟你一起杀水魔兽！”

“不，你还有别的事该办。”巫后道，“拜月教主也知道水魔兽未必杀得死我，他一定是去对付大王，逼他让位了，请你去救救大王！他只是时被奸人所惑，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大王。”

李逍遥道：“他对你如此无情寡义，你不恨他？”

巫后摇了摇头，道：“谁没有糊涂的时候？只是不知道要为这一时糊涂，付出多少代价罢了。我怎会恨他？请你去救救他吧！”

李逍遥点头，道：“娘娘，我是为了你而去救巫王，可不是心甘情愿去救他的。等我杀了拜月教主，一定会来救你！”

巫后会意地笑了笑，似乎已不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她握住了李逍遥的手，道：“年轻人，虽然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但是.....希望你能答应我，日后若是你遇到我的女儿灵儿，请你好好照顾她。”

李逍遥心头一热，道：“我会的！”

巫后右手一扬，道：“去吧！”

一阵暖风将李逍遥身子托了起来，李逍遥被风带起，往王宫的方向移动，他在高处见到巫后修长的蛇身已如青练般飞起，落在水魔兽面前，长发飘飘，宛如天神，举杖喝道：“妖孽！你我原本都不该存在这世上，与我一同化为尘土吧！”

李逍遥大惊，这不是同归于尽之意吗？李逍遥叫道：“不可！娘娘.....”

一霎时，漫天蔽目的白光激闪，阵阵狂涛像是火灰般，掀至半天高，耳中隆隆作响的声音不知是什么，一波一波的热浪狂涌疾扫，李逍遥只来得及抱住头脸，整个人便凌空摔了下来！

当李逍遥落在地上时，“扑”的一声，亮光消失，只剩下一地的泥淖与残屋斜树，和掩盖了整片大地的黄泥。

李逍遥目瞪口呆，在这么一望无际的泥沙里，如何可能找得到巫后？

李逍遥正想回身去找，但想起巫后的吩咐，拜月教主想必也知道水魔兽未必困得住巫后，如今的王宫中情势必然危急，不容他再优柔寡断了。

李逍遥不再犹豫，起身便往王宫的方向奔去，抬眼所见，王宫的殿瓦在地平线的尽头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李逍遥奔入王宫中，只见宫卫四散，宫中还处处有泥沙土痕，方才水魔兽所引起的洪水居然连王宫都被淹没，可见威力有多么惊人。

李逍遥直闯入大殿之上，不见巫王，却只见教众们所拱护在中心的拜月教主，正要往宝座上走去。此景令李逍遥大吃了一惊，喝道：“狗贼，站住！”

见到李逍遥安然而回，拜月教主脸色一变，道：“想不到你的狗命还在？”

李逍遥道：“巫王呢？为何宫里只有你？”

拜月教主冷笑道：“这是我们苗人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汉人来管？我倒问你，蛇妖女呢？”

李逍遥道：“哼，你以水魔兽当你的爪牙，没有了水魔兽，你还能逞什么凶？”

拜月教主看了看众人，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来人！把这个汉人奸细拿下！”

一声令下，教众同时拔刀砍上来，李逍遥随手出剑，左推右劈，一出剑便使得教众眼花缭乱，纷纷后退。李逍遥喝道：“王宫里又何时容得你下令杀就杀？别忘了你还不是巫王！”

“是奸细，谁都杀得！”

拜月教主手一挥，教众又持刀挥砍过来，四面八方的攻势却都只是乌合之众，李逍遥一面挥剑击退众人，一面心中暗想：“不妙，拜月教主以人海战术对付我，我若要真的杀了这么多人，这奸细妖党的罪名可就安上了！”

李逍遥手中宝剑往空中一掷，接住时却是以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剑尖，以剑柄对着众人，这样一个怪招让众人都是一怔，不知他要搞什么鬼。

李逍遥手中剑柄骤出，瞬间一连点倒数人，朝着拜月教主直驱道：“从前的水怪杀不了娘娘，你以为如今的水魔兽就困得住她？你太天真了！领死吧！”

拜月教主被李逍遥的剑势逼得退至墙边，转头一望，原本滔天的洪水居然已退，只剩下满地泥泞残像，拜月教主不禁惊心，道，“你.....你.....”

当着众人之面，他决不能说是自己放出水魔兽引来水灾，只得喝道：“你这妖党，还在逞凶！”

李逍遥一剑当头疾刺，剑光罩住了拜月教主，拜月举杖正欲反格，另一道宏大的气功却轰然而至，打偏了李逍遥的剑。

“何人敢在王宫内动武！”

李逍遥回头一看，大步跨入殿中之人正是石长老。李逍遥暗喜，石长老助他取回巫后的天蛇杖，他若知道拜月教主的阴谋，必定会全力相助，以除奸邪的。李逍遥道：“石长老.....”

拜月教主已更快了一步，道：“石长老你来得正好！这个汉人奸细不但放走蛇妖女，还欲行刺大王，快将他就地正法！”

李逍遥斥道：“你胡说什么，我何时见到你们大王了？”

拜月教主道：“大王已入内宫暂避，石长老，你没见到被他打倒的人！”

此情此景全不容李逍遥分辩，石长老怒道：“你果真助纣为虐，想与娘娘同谋灭我苗族？”

李逍遥道：“绝非如此，现在水患已平，这是巫后力战魔兽的结果，石长老，有时间盘问我，不如快去找寻娘娘的下落……”

“住口！”拜月教主道，“石长老！叫你抓住叛逆，为何迟迟不肯动手，难道你与他同伙？”

石长老虽知拜月教主不可尽信，但要他相信一个外族，更加不可能。石长老抱定了“宁错杀，不错放”的想法，道：“有什么事，先把剑弃了再说！”

李逍遥自然不会束手就擒，道：“不杀死这个妖人，什么都没法子说清楚的！”

李逍遥振剑往拜月教主攻去，拜月教主分明法力高强，此刻却装得半点武功也不会的样子，踉跄退后，道：“长老！长老！救命啊！”

“住手！”石长老手中木杖虚劈，拦下了李逍遥的剑路，李逍遥长剑一翻，骤变走向，竟绕过了石长老的肩头直取拜月教主。

这一剑来势奇绝，石长老回身相救不及，反手一掌击退拜月教主，自己跟着身子一矮，袭取李逍遥下盘。李逍遥若不退后，必定双足尽

废，只得收剑退跃，紧接手腕急抖，真气贯处，一式“金阙全开二峰长”忽左忽右，令石长老无法首尾相救。

拜月教主已趁此时机奔入帷屏之后，李逍遥心念巫王的生死，振剑急追，道：“休走！”

李逍遥这一剑又被石长老给截下，李逍遥轻身一闪，凌越石长老的头顶，身在半空中一剑刺向拜月教主，拜月教主及时躲在殿柱后，李逍遥这一剑回划过殿柱，发出可怕的火花，看得拜月教主心惊胆跳。李逍遥的攻势如此凌厉无情，完全摆明了非杀他不可。

趁着石长老又窜上前拦下李逍遥的攻势，拜月教主边退边叫道：“石长老！你堂堂镇国大将军，居然打不过一个毛头小子，我看你是故意纵容他杀我，接下来你就要杀大王啦！”

石长老怒道：“哼！石某一生忠肝义胆，一片丹心可昭日月，休想拿这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我！”

李逍遥的剑与石长老的长杖一格，杖上猛烈的真气将李逍遥震退了一大步，突然间胸口烦恶，喉头一甜，差点要呕出一口鲜血，石长老在杖中贯注了真气，李逍遥一时不查，竟被震得如此难受。

李逍遥吃了一惊，道：“石长老，你……”

石长老缓缓举起两手，沉声道：“领教老夫最后绝招！赤血毒焰……”

李逍遥大吃一惊，他亲眼见过赤血毒焰的威力，想不到石长老会以此招对付他。令李逍遥惊恐的并不只是赤血毒焰的威力而已，石长老若是以此招与自己同归于尽，此后还有谁可以铲除拜月教主？

李逍遥正想出声阻止，一声划破长空尖喉，自远而近，传了过来。

李逍遥还没看清楚，整个人已被重重撞了一下，接着双足腾空，他竟已跨坐在硬滑的鸟背上，李逍遥差点被这阵急推之力给掀翻下鸟背，他急忙抓住鸟的翼羽，趴在鸟背上。

“金翅凤凰！”众人惊叫道，传说中的祥瑞之禽居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是多么教人难以相信的事！

石长老也大吃一惊，金翅凤凰载着李逍遥在大殿上回旋了一圈，意欲飞出殿，石长老喝道：“休走！”

他正要一掌击去，金翅凤凰尖锐的巨爪已迅雷不及掩耳地划过了石长老。

“啊！我的眼睛……”

石长老掩着脸往后退，鲜血淋漓地自他的指缝中滑出，李逍遥已被金翅凤凰载着飞出了宫殿，飞向遥远的天边。

第二十八章 前尘如梦（上）

金翅凤凰不知要带李逍遥往何处飞去，低头下望，只见景物如豆，快速地后退着，不知这是何地。而黄泥湮没的千里荒景之中，也根本找不到巫后或是水魔兽的踪迹。巫后就像从前那样杀死水魔兽了吗？还是她这次反被水魔兽所害？

除了心急之外，李逍遥也知道自己根本没法子做什么。

金翅凤凰飞了很久，李逍遥不禁奇怪了起来，喃喃问道：“凤凰，凤凰，你究竟要带我上哪儿去？”

凤凰当然不会回答他，李逍遥问也是白问。

然而，眼前的景象竟渐渐地熟悉起来，让李逍遥既惊又喜，那街道房屋、路上的过往行人服装，都让他感到无比亲切，这里正是余杭小镇，是他的家乡。

李逍遥见了，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重新踏上家园，会是在这个时节、这种情况！

但是，家园的情景又似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李逍遥也说不上来，总之在熟悉之中，又好像完全不是自己所认识的家园。

金翅凤凰带着他飞到李逍遥从前游戏之处——十里坡的山神庙，便缓缓降落在地，它身子斜侧，让李逍遥翻身下背。

李逍遥一立稳，金翅凤凰便再度振翅飞走了，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这山神庙……”

一向熟悉得不能再熟的小破庙，虽然还是当初的门柱石阶，却总像有了点不同。

李逍遥正在纳闷时，不知何时已有个小孩子拉着他的衣摆。

李逍遥吓了一跳，道：“你……你是……”

那个孩子不过六七来岁，虽然李逍遥自己很确定从没见过他，但又感觉到莫名的熟悉。尤其是那孩子所穿的衣服，好像自己小时候也有过那么一件。而且也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老是把衣服绑在腰上，装作不羁的侠士的样子，现在看起来，还真是蠢得要命。

那孩子拉着李逍遥，仰头看着他，漆黑灵活的眸子所透出的是十分认真的神情，问道：“你是仙人吗？”

李逍遥道：“我不是，小朋友，你打哪儿来的？”

那男孩也不回答他，继续问道：“我见你从天上下来，你怎么不是仙人？不是只有仙人会飞的吗？”

李逍遥道：“我问你，这是不是山神庙？”

“是山神庙，你是神仙吧？”

李逍遥被这小孩的锲而不舍的追问弄得有点哭笑不得，道：“不，我不是神仙。”

“坐着凤凰飞下来的怎么不是神仙？”

李逍遥正想不理他，转念突然间想到：“我小时候，婶婶也说我老是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孩子不但衣服跟我小时穿得一样，就连样子也像，还有这副聪明的样子也像……”

不过，也实在太像了些，这让李逍遥多少有点不安。

就在李逍遥打量着这孩子，心想他到底是什么人之时，那少年已道：“仙人！请你帮帮忙，在山神庙里面有一位老婆婆受了伤，请你救救她好不好？”

“老婆婆？”李逍遥大感奇怪，才要跨入庙门，又被那孩子拉住，道：“等一下！”

“又怎么啦？”

那男孩附在李逍遥耳边，小声道：“那老婆婆还没什么，她旁边却有个凶巴巴的女生，会打人的，你可得小心点！”

李逍遥失声笑道：“女生打人？你怕女生打你？”

那男孩脸一红，道：“我不怕，我是好男不跟女斗！”

这副死不认输的样子果然也跟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李逍遥长叹了一口气，原来自己小时候真的这么幼稚。

李逍遥道：“对，你是好男不跟女斗，学点功夫吧，小鬼！”

说完，李逍遥便大步跨入了庙中，一见到倚靠在废弃神桌边的人，李逍遥就呆住了，那不正是姥姥与灵儿？原来金翅凤凰将他带到此处，并不是要让他回家，而是要他来帮助姥姥和灵儿的。

年幼的灵儿轮廓与如今相差无几，但也许是个子更小，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起来就更大，美丽的秀发早就散乱了，锦缎衣裳上也处处是血迹与残破污痕，看来格外可怜。赵灵儿小小的手按在姥姥胸口上，着急地轻轻啜泣着。

李逍遥的脚步才一响，赵灵儿便急转头望向他，清脆的声音虽充满怒气，却也更难掩真实的恐惧：“不要过来！”

李逍遥道：“灵……不，小妹妹，这位老婆婆怎么了？”

还没搞清怎么回事，赵灵儿已喝道：“火来！”

“哇！”

突然一记烈火扑到李逍遥身上，吓得李逍遥大退了一步，急忙拍灭了火，道：“等等！你……你不要怕！我是来帮你的……”

话没说完，小小的赵灵儿又捏诀急念咒语，再喝道：“火来！”

又是一记烈火飞扑过来，小小年纪的赵灵儿就会这样的火咒，岂是一般“凶巴巴的女生”可比？看来自己也得“好男不跟女斗”一回。

李逍遥忙退了好几步，和那男孩一样退到门槛外，道：“我不过去，这样可以了吧？”

男孩小声对李逍遥道：“我说就是吧！”

李逍遥苦笑，长大的赵灵儿也就算了，幼时的赵灵儿可该归你管啊老弟！

李逍遥道：“我不是坏人，你别怕……”

赵灵儿却眼中充满了恐惧，坚强地护在姥姥身前，道：“你们欺侮阿娘，害姥姥受伤！你们全部都是坏人！”

李逍遥道：“我真的是帮你的，你忘了南绍郊外就是我……”

他一面说一面往前了一小步，赵灵儿便马上又手捏咒诀，吓得李逍遥这一步马上缩了回去，道：“好，好，我不靠近你！你别怕，别怕啊……”

但是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总不能看着重伤在身的姥姥就这样血流尽了而死。要以轻功迅速地窜上去点倒赵灵儿吗？李逍遥委实不愿以这种方法让赵灵儿再受惊吓，可是要安抚害怕到极点的她，又不能这样呆站下去。

就在李逍遥束手无策之时，昏迷的姥姥发出轻微的呻吟，醒了过来。

其实她一直时昏时醒，方才也似乎听见了李逍遥的声音，无奈伤得太重，想醒来说话，却力不从心。

她好不容易聚足了全身的力量，道：“公子，请你……过来一下……”

听她这么说，赵灵儿才放下了手，转头望着李逍遥，道：“你要是敢害姥姥，我就打你！”

李逍遥连忙道：“你别怕，我不会的。”

他大步赶至姥姥面前，见她伤势不轻，颇为担忧，道：“您受伤了，镇上有位洪大夫，我带您去找大夫看看……”

那男孩也争着道：“镇上的洪大夫是名医，很多外地的人都专程来找他看病呢！”

姥姥说道：“不……我的伤尚可支撑，你切莫让人知道我们的下落。只要……帮个忙就成了。”

李逍遥道：“要如何帮您，只管吩咐。”

姥姥颤着手从怀中抽出一方手绢，道：“请你拿着这条手绢，到港口边……若有人认出这条手绢，你便告诉对方，姥姥带小青的女儿来找灵月宫主。”

李逍遥道：“就说姥姥带小青的女儿来找灵月宫主？”

他复述得一字不差，老妇人点了点头，将那方丝帕递给李逍遥，李逍遥展开手绢一看，雪白的绢布上以白丝浮绣着典雅的凤纹，乍看之下只是一条平凡无奇的白色手绢，细看才会发现针针细密精巧，实为贵重之物。

李逍遥道：“我会照办的，要不要我带你们找处地方歇息？”

那男孩又道：“我家客栈还有空房间！你们可以住！”

李逍遥苦笑了一下，道：“小心你婶婶打破你的头，自己招客人啦？”

那男孩瞪大了眼睛，问道：“你怎知道我婶婶会打我？”

李逍遥道：“仙人自然什么都知道。”

姥姥说道：“不必了，我们若是暴露了行踪，更是危险……公子，你去吧，我们就在此等你。”

李逍遥点了点头，正要离去，又回过头来对男孩道：“你想不想学武功？”

用不着他回答，李逍遥都知道答案，因此在那少年忙不迭地点头之时，李逍遥便接着道：“做侠士第一件就是保护弱小，她们需要你保护，你就在这里听她们吩咐，不要离开半步，知不知道？”

男孩又是猛点头，姥姥本想开口说不必，突然想到，李逍遥这么做的用意，大概是让那男孩也待在这个地方，免得离开之后回到镇上，一时口快说露了她们的行踪。

姥姥便说道：“是啊，小英雄，请你在此地帮我们看看，做个照应。”

李逍遥与姥姥的双重委托，让那男孩顿时义血澎湃，道：“好，我会帮你们注意有没有坏人接近！”

赵灵儿却嘟起了小嘴，道：“哼，我才不要他帮呢，他什么也不会。”

男孩道：“谁说我不会，我爹可是鼎鼎大名的侠客，说出他的名号来，保证坏人都吓死！”

赵灵儿道：“我可不相信，你说来听听。”

姥姥道：“好了，灵儿，你别多说了。”

李逍遥对他们一笑，便往镇里奔去，一眨眼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李逍遥走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街道上，东张西望，从没想到这条走了几千几万遍的路，此时再走，感觉会是这么不一样。

迎面来的两名妇女，身形婀娜，姿态优美，捧着洗衣桶子一面嬉笑着，一面走了过来。李逍遥暗想：“怪啦，本镇何时多了两位美女？”

他让至道旁，走在暗处，顺便听听她们的嬉笑，其中一女子说道：“我说啊……李家夫妇是不是死了啊？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留着宝贝儿子给李大娘在家里也没人管！”

李逍遥想道：“李家夫妇？不会是说我爹我娘吧？”

李逍遥忍不住“啊”地一声惊呼，用力一拍脑袋，把那两名妇女都吓了一大跳。李逍遥一下子想起这两名女子的轮廓了，不正是镇上的旺财嫂与来福婶吗？只不过李逍遥印象中的她们略显肥胖，一点儿都看不出灵秀动人的样子，想不到十年前还真的俨然都是个美女！

李逍遥回头看着她们，一想到她们十年后的样子，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赶路。留下满头雾水的旺财嫂与来福婶，望着李逍遥怅怅离去的背影，又不由得低声讨论了起来：“哪来的小生？”

“模样儿挺俊，怎么看起来却愣头愣脑的？”

“会不会是……看你这城东名花看呆啦？”

“哎哟，妹子别这么说，他是被你这大名鼎鼎的街北西施给迷住了吧……”

两女心口不一地嬉闹着，心里当然都认定了李逍遥是被自己的美色所迷。

李逍遥快步奔入了镇上，往港口奔去，猛然间又有人叫住了他：“李公子，你回来啦！”

李逍遥不假思索地停步，转头认出叫他之人正是丁香兰姐妹的父亲，他年轻时居然与十年后相差不多，李逍遥微微一笑，道：“你叫我吗？”

丁父正要上前打招呼，突然目露惊奇，站在那里尴尬地说道：“呃.....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李逍遥道：“哦？您把我认为是谁了？”

丁父道：“这位公子，你的相貌和我一位老友有七八分像，只不过比我那老邻居李三思年轻许多.....世上真有如此相像的人哪？”

父亲李三思长年在外，镇上还记得他相貌之人不多，丁父这么说也让李逍遥心里颇感温暖。李逍遥对丁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便再赶路。虽然他很想在这旧时街道多盘桓片刻，可是想到姥姥与灵儿在殷切地等待他回去，李逍遥就不敢多耽搁。

李逍遥一路不停地直赴港口，却不见方老板，停泊在岸边的船只依旧拥挤，忙着运货卸货的船夫们，和各种吆喝声，吵得谁也分不出谁。放眼望去，李逍遥一时也认不出有哪些人是他以前就认得的，哪些又是生面孔。

但是李逍遥的样子却很快就被注意到了，他一点都不像船夫，更不像来找货的老板，东张西望的模样很难不让人起疑。

这时一名船商模样的男子从甲板上走下了船，直走向李逍遥，道：“这位公子，您找货？找路子？找人？”

李逍遥不认得他，也不记得港口曾有过这么一位船商，不知他的底细，笑了笑摆手道：“找位帕子的主人，您若不知就罢了，我慢慢找算了。”

那船商一晃手中之物，道：“是不是这条？”

李逍遥一见，他手中握着白色的手绢，刺绣精致，不正是姥姥交给自己的那条吗？李逍遥连忙摸了摸自己怀里，更是诧异，帕子还在自己身上，那人竟会有条一样的。那人见了李逍遥的错愕之态，笑了笑，道：“家人所绣，一样的也没什么奇怪。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了吧！”

李逍遥连忙道：“有人要我转告你，就说小青的女儿来找灵月宫主。”

“她们人在哪儿？”那船商问道。

李逍遥有些迟疑，自己的武功虽然可以应付大部分的局面，不过不知道此人会带多少人同往山神庙，万一有什么变化，自己一人未必可以保护得了赵灵儿与姥姥。

那船商似乎看出李逍遥的想法，道：“你带我去就得了，走吧！”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了声“请”，便在前面带路，重回山神庙。

一走近山神庙，那男孩迎了出来，道：“大侠你回来啦……咦？您怎么带回了一位观音娘娘？”

李逍遥道：“什么观音娘娘……”他转头一看，真是惊诧不已，背后的船商不知何时，已变为一位白衣女子，容貌端雅，气度雍容。

“你……你……”李逍遥半句话也说不出。

那白衣女子淡然说道：“这不过是小小的障眼法罢了，贫道正是灵月宫主。”

灵月宫主接着问道：“公主在里面吗？”

不等李逍遥回答，那男孩已抢着说道：“她在里面，我带你进去！”

那男孩比李逍遥还要快一步地引灵月宫主进入了山神庙，庙内传出了赵灵儿的哭声，灵月宫主赶忙奔入，只见姥姥又晕了过去，灵月宫主上前点往姥姥身上几个穴道，止住了血，喂她服下丹药，才对赵灵儿道：“没事了，别怕。”

赵灵儿原本慌乱惊恐的样子，可是不知为何见到了灵月宫主，心头就定了下来，一点也不疑心她是否会不利于自己。

姥姥服下灵月宫主所喂的药丸之后，没多久也清醒了过来，看清了正温柔地望着自己的灵月宫主。灵月宫主与巫后乃是莫逆之交，姥姥从前就曾与巫后一同会见过她，此刻重会，内心激动，百感交集，拉住了灵月宫主的衣袖，颤声道：“宫……宫主，您总算来啦，公主有依托了……”

灵月宫主温和地问道：“我见到金翅凤凰的踪影，心知你们必是落了难，所以率宫里的人赶到港口等着，果然碰上了你们的信使。”

姥姥感激地对李逍遥道：“多谢公子。”

李逍遥笑了笑，道：“举手之劳罢了。”

灵月宫主对姥姥道：“真难为了你一路护驾，既已到了此地，往后就平安了。”

她伸手一搀，姥姥便站立了起来，她方才气空力尽，想不到居然恢复得这么快，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灵月宫主道：“走吧！随我上仙灵岛，把事情慢慢告诉本宫。”

“是。”姥姥牵着赵灵儿，众人正要随着宫主同行，突然间眼睛一花，脚下居然晃动了起来，举目四望，她们已经身在船的甲板上了。李逍遥也站在了海边。

船上众船夫虽穿着普通的布衫，但仔细一看，李逍遥才发现他们全是女子所扮，恭敬地退立在旁，听候灵月宫主的指示。她说率众在港口等候，原来果真如此，只不过凡人眼拙，以为那是一艘普通的外来商船罢了。

赵灵儿惊讶地张大了眼睛，道：“好厉害的法术喔！”

灵月宫主道：“这没什么，只不过是普通的移空借位，只要熟知路径，便能运用自如。”

李逍遥忍不住又想：“听你说得那么容易，一练不知要练个一百几十年呢！”

赵灵儿道：“阿姨，你教我法术好不好？”

灵月宫主问道：“你想学来做什么？”

赵灵儿道：“我学会了以后，就可以回去救我阿娘，还可以打退那些坏人，不让别人欺负她！”

灵月宫主摸了摸赵灵儿的头，道：“水月宫的法术是用来救人的，你想救你娘亲，那是很好，可是千万不可拿来与人争斗，你千万要记住。”

赵灵儿问道：“那若是别人先欺负我们呢？”

灵月宫主轻叹了一口气，道：“那也是性命。”

灵月宫主转身对李逍遥道：“这位公子，水月宫里向来绝足男子，您请自便吧！”

李逍遥道：“呃，是，在下也该告辞了，但还是……还有一事想请教宫主。”

“什么事？”灵月宫主问道。

李逍遥迟疑再三，才把心头最大的问题给问了出来：“您相信时光倒流吗？”

灵月宫主冷若冰霜的脸上，竟微微出现了一丝笑意，道：“相信。”

李逍遥追问道：“但这怎么可能呢？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又怎么可能相会？”

灵月宫主道：“那只是你的执迷罢了，你所回到的就真的是过去吗？”

李逍遥更是一头雾水，道：“若不是，那为何会改变以后的事情？”

灵月宫主像是对一切都了然于胸，道：“有一种法术叫回魂仙梦，可以使人在梦中看到过去。对你使施此术之人，必定是与你心意相通，所以才能让你进入这样的梦中。至于未来可不可改，那也只是你与施术者尽了多少力罢了。”

李逍遥喃喃道：“难道……您的意思是我只是在做梦？”

灵月宫主却道：“醒来又焉知不是依然在梦中？梦又焉知未必不会化为真实？”

“这……”

灵月宫主道：“你不必汲汲于参透这样的因果，此术是巫后以最大的能力所为，她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你也已经助她完成了心愿了。”

李逍遥依然不甚了解，但宫主既然说这不是一时三刻能参透之事，李逍遥也不追问了，只问道：“如果这是场梦，那么，该如何结束呢？”

灵月宫主道：“做梦的人不想再梦下去，自然该醒。当你在梦中心愿已足，你就该回到现实中了。”

李逍遥沉吟着，这样的回答不知是否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就在他沉思之时，下意识地多看了赵灵儿一眼，赵灵儿也正仰着脸看着他，漆黑的眸中映着李逍遥的身影。

他顿时明白了，为何自己第一次见到赵灵儿，便有那似曾相识之感，原来今日的缘分，在从前便已种下种种因果，教他不由得不感到感慨。

李逍遥正想触碰一下赵灵儿，好确定这感觉并不是虚无的，赵灵儿却已伸出了手，握住李逍遥的大手，红着脸道：“大哥哥，对不起，我拿火烧了你。”

李逍遥眼眶一热，微笑道：“没关系，今后可得温柔些，将来才不会把我吓跑。”

赵灵儿喜道：“你还会来找我吗？”

李逍遥道：“会的，我一定会的。”

他不忍再多看赵灵儿，以免让自己更走不开，对姥姥说道：“烦请您照看灵儿，我走了！”

姥姥不禁感到奇怪，从一遇到李逍遥至今，李逍遥给她的感觉就是似乎与赵灵儿十分熟悉，甚至对赵灵儿的关心一点也不亚于她。姥姥忍不住问道：“公子，请问您高姓大名，仙乡何处？”

李逍遥笑着摆了摆手，道：“我叫李逍遥，以后自会相逢的。”

他轻身跃下了甲板，挥手道：“就此别过！灵儿，将来我定会去找你！”

赵灵儿攀着船弦探出身子来，道：“你千万别忘记喔！”

李逍遥挥着手，目送着水月宫的船渐渐驶远，不禁感慨万千。

他一面往镇上的方向走，一面沉吟着灵月宫主的话，想道：“当我在梦中心愿已了，就能回到现实？我来到这样的梦中，无非是为了救灵儿离开南绍，现在我这件事已办成了，为何我还回不去？我还记挂着什么？”

他自己实在也不知到底自己心底深处，还有什么放不下。

李逍遥轻叹了一声，不再去想，就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也许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难道是自己尚未完成幼时习武的梦想？

李逍遥这才猛然想到背上的木剑，自己这回随手将它带了来，难道就是为了要送给当年的自己吗？李逍遥不禁哑口失笑，反正现在人也跑不掉，不如就回到山神庙看看也好。

他抱定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抬脚正要往山神庙奔去，却突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李逍遥！”

李逍遥吓了一跳，那声音十分熟悉，除了他婶婶还会有谁？

李大娘从李逍遥身边经过，四下张望着，唤道：“李逍遥！小李子！”

但李大娘并不是在看李逍遥，李逍遥连忙躲藏至道边，目送着李大娘找寻的身影渐渐远去。

“通常照婶婶这样找法，不出一个时辰，我就要被婶婶发现，我必须得比婶婶快上一步。”

李逍遥奔回山神庙，已不见那男孩，他四下寻觅了一回，想道：“对了，我从前还有个秘密基地，或许人就在那儿。”

那个秘密基地就在山神庙后的树林里，那里有一棵巨大的古树，树下有一个树洞，偶然间被他发现了，此后他有什么宝贝等物品，都收藏在那里，自信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李逍遥找到那株古树，手抚着粗糙的树干，仰望着它郁苍的翠盖，不禁感触万千。小时候觉得十分巨大神秘的树，现在看来却是那么平凡而不起眼。他伸手入树洞内一探，立刻摸到了自己曾放在里面的百宝箱。

李逍遥兴奋地拿出百宝箱，究竟有多少儿时回忆藏在里面？他已忍不住打开来瞧瞧了。箱中除了他亲自刻的狗虎等物之外，还有旧时的小刀，弹弓，弹丸，几张自己认真拟定的密码和破解之法，李逍遥见了不禁放声大笑。

一个闪着光芒的东西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李逍遥伸手拾起，一碰到手，便感觉出一股融融水意。

“这颗珠子……不就是……”

李逍遥的心疾跳了起来，难道这真的是水灵珠？不过又怎么会在此地呢？他静下心来想着自己何时拿到这颗珠子，但时隔太久，怎么也想不起来。

猛然间一声质问在背后响了起来：“喂！不许动我的东西。”

李逍遥转身望去，正是那名男孩。

他夺回那箱子，李逍遥连忙问道：“这珠子是你的吗？”

那男孩道：“是我爹给我的。”

“你爹给你的……”

李逍遥已经连李三思长什么样子都快记不得了，更想不起父亲是否真的给过自己这个贵重之物，如果真的给过，自己绝不会忘记的。除非是自己又偷偷拿出来玩……

对了，他登时全想了起来！这确实是自己幼时偷偷拿出来的东西，其实他也不知此物有什么了不起，以为是不重要的玩物，便顺手拿了出来，当作普通的弹珠。

见那男孩珍贵地抱着他的百宝箱，李逍遥走上前去，笑道：“咱们商量一下如何？你的那些弹珠我很喜欢，我出钱向你买，可以吗？”

那男孩没想到弹珠可以换钱，受宠若惊地问道：“真的？”

李逍遥道：“当然是真的，你要多少钱才肯卖我？”

那男孩指着李逍遥所佩的七星剑，道：“我不要钱！你把你的宝剑给我，我就把这颗珠子送给你。”

李逍遥笑道：“这是真剑呢，万一你拿不好，伤到自己怎么办？”

那男孩道：“就是真剑我才要，假剑有什么好？”

“你年纪还小，要真剑也没什么用。”

男孩道：“我要练成绝世武功，出去找我爹娘！”

李逍遥想了想，道：“我还有另一把剑，虽是木剑，却也伴了我许多年，就给你这把吧。”

李逍遥反手取下背囊中的木剑，那男孩原本还说道：“可是木剑又不是真的……”

第二十八章 前尘如梦（下）

一见到李逍遥取出木剑来，他的眼睛却亮了，那把木剑和真剑大小相同，舞起来也虎虎生风，对孩子来说，实已具有不小的引诱力。

李逍遥把剑递给他，他也没再坚持非要真的剑不可，便将手中的箱子整个递了出去，道：“好，大丈夫说话算话，我跟你交换了！”

李逍遥只拿出水灵珠，道：“我只要这个，其他的还给你。”

少年没想到得了一把木剑，还能拿回自己其他的宝物，更是大喜过望，高兴地学李逍遥将剑佩在腰边，道：“大侠，你真是有眼光，这颗珠子来历不凡，就只有你认得出来。”

李逍遥失笑，道：“你也知它来历不凡？你倒说说它的来历。”

男孩道：“那可是我爹在苗疆历经多少险难，才从水妖的腹中取出的宝珠！嗯……人称这是苗疆夜明珠……”

李逍遥喃喃道：“是爹从苗疆带回来的啊……难怪了，这真是冥冥中的天意！”

男孩突然绕至李逍遥面前，道：“大侠，你我相遇也是有缘，你教我武功好不好？”

李逍遥笑道：“有没有缘，该是我来说才对，哪时轮到你说了！”

男孩却道：“谁说都一样啦，你武功这么高强，只要你愿意收我为徒，我什么苦都肯吃的！”

李逍遥摸了摸他的头，道：“你现在还小，学什么武功？别忘了还有婶婶担心你。”

男孩咋舌道：“你.....你怎知我有位婶婶？”

李逍遥道：“这不重要，你也别心急，总有一天有人会教你武功，那个人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高手。”

那男孩拉着他的手道：“你教我也成啊！你来去如飞，实在太厉害了！我想像你一样厉害！”

李逍遥放声大笑，道：“你放心吧，将来你一定会和我一样的！”

男孩兴奋地问道：“真的？你没骗我？”

李逍遥笑道：“我不会骗你的。你学了武功，想做什么？”

男孩道：“嗯.....首先当然要找我爹娘，像他们一样走遍大江南北，每天日子都过得刺激痛快！”

李逍遥静静地听着男孩说出自己单纯的想法，心头却不由得阵阵落寞。事实上江湖之路并不是儿时所想的那样快乐，相反的，只有一连串的漂泊与无奈，就连死都像浪花一样，没有人知道你在何时、何地，为了什么而消失.....

李逍遥离开山神庙之后，依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才是，剑已交给了幼时的自己，却还是留在过去，那么，是什么令自己无法放下呢？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镇上，直到来到港口边，喧闹声都与他无关地流过耳边，他望着水波浩缈，内心仍是茫然一片。

李逍遥不知在岸边站了多么久，才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这位兄弟，你怎么啦？”

那人的五官令李逍遥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年轻时的方老板还没那么肥，样子也讲究许多，看来他是年纪越大，越与船夫们混出心得，才那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年轻时可还颇有老板架子。

“方老板，你好。”李逍遥顺口笑着答道。

方老板有些惊讶，道：“我瞧你不像镇上的，你怎么认识我？”

李逍遥连忙道：“呃……我是刚刚听人这样称呼您的。”

方老板道：“你这年轻人很机灵。我看你在这里站了半天，一筹莫展的样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啦？”

李逍遥道：“没什么……”

“出门靠朋友，说说也不打紧。”方老板豪爽地笑道。

李逍遥心中暗自苦笑，心里想道：“就是说说你也帮不了忙！”

方老板见李逍遥笑而不答，也不勉强他，道：“算啦，各人有各人的隐私。不过你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打算？”

李逍遥道：“这倒是没有……”

方老板道：“那好极了，我正急着运一批货到苏州，现在人手不够，你算帮帮我，把这些绸缎快快运上了船。酬劳我会多给你。”

顺着方老板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到十几名船夫忙碌地上下运货，一箱箱搬得十分小心。在这样忙的时候，方老板还有这心情来问候他，也实在让李逍遥佩服方老板的定力。

李逍遥想道：“反正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离开梦境，不如就帮他这个忙吧！”便点了点头，径自走向他的船队。

方老板大喜过望，道：“太好啦，多一个人便多快一些，要是延误了客人送货的时间，老子可要倾家荡产！”

李逍遥站在船夫们身边，问道：“这些要怎么搬？”

方老板道：“就跟人一块儿搬上去，他们会告诉你放哪里……”

李逍遥气聚丹田，双臂一抱，便将一个大木箱给扛了起来，众人看得眼睛发直，全停下了手边的工作。

李逍遥单人扛着绸缎箱，足尖一点，便已跃上船板上，船上正在码货的船夫们也全都呆得发不出声。

“这要放哪儿？”

船夫指着已经堆成小山的箱子，道：“就放在这儿……”

李逍遥放下木箱，便跃下甲板，又顺手拿了一箱，再以轻功跃回甲板，不一会儿，已连放了好几箱。

所有的人早就呆若木鸡，还是方老板先回过神来，叫道：“别！别再搬了！”

李逍遥肩上还扛着箱子，疑惑地望着方老板。

方老板道：“那船……已经放不下了，放第二艘吧……”

“好。”李逍遥依言，把货搬到第二艘货船上。这次一共出海五艘船，所有的货一瞬间就全运完了，原本以为最快也要到天亮才能装完，现在却马上可以出发，令方老板大喜过望。

方老板下令开船，他登上了船之后，便拉着李逍遥，拼命摇着他的手，说道：“小兄弟，你的力气真大！你就来我的商行吧，我给你三倍的工钱，你要多点也好说！”

李逍遥道：“不必了，我到苏州便要走，只能帮您跑这一趟。”

方老板问道：“你在苏州有事？没关系，我等你办完了事再接你！你随我回余杭，我重用你。”

李逍遥只是笑笑，方老板毕竟阅历多，他知道拼命推辞的就还有话说，这种只笑不说的大概就绝无可能了，因此内心十分失望。

一路上风顺水平，不多日船队便已在苏州靠岸，李逍遥告辞了方老板，重新踏回当日与赵灵儿携手同游的垂柳岸边，信步漫行，想道：“这梦境，怎么倒像是我自己的印象重新再来一遍？当初我也是先在山神庙见了酒剑仙，然后让方老板把我和灵儿送到苏州来……若是一拍都不差，该在这垂柳道上，见到林月如啦！”

李逍遥一这么想，便听见前方传出一阵清脆洪亮的笑声，有如串串银铃，令眼前的垂柳都随之摇曳了起来。

李逍遥朝声音传出的方向望去，没见到小女孩，却见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骑在一匹火红骠健的骏马之上，人壮马骏，风姿豪迈，令李逍遥忍不住在心中暗赞了一声：“好气派！”

那男子的衣衫虽是便装，但缎子质料十分华贵，束发的锦带上镶着颗灿烂的宝石。在马匹周围还有几名黑衣家奴包围着，旁边还停着小轿，轿旁立着好几名婢女老妈子。看来这名男子非富即贵，否则不会有此排场。

但是伟男骏马，竟只是在路上兜小圈子，未免让人感到有点儿不大对。这时便听那男子笑道：“好啦，你也兜够了吧？”

原来在那男子胸前方，还抱着一名红衣小女孩，她骑在林天南前面，脸上红扑扑地，十分快乐地拉着缰绳，坐姿端挺，有模有样的。

她用力甩了甩头，道：“爹，让我自己骑赤焰马吧！”

锦衣男子道：“这可不行！赤焰马性烈如火，爹才刚刚驯服，万一它不听你指挥，岂不糟糕。”

小女孩嘻嘻一笑，道：“才不会呢！要是它敢不听我的话，我就打它屁股！”

锦衣男子道：“这马儿你越打，它越不听话！如儿，你还是再等一阵子吧……”

李逍遥怔怔地望着那小女孩，她的鹅蛋脸儿已十足是个美人胚子，目若秋水，便是笑着也带有几分倔强之意。

李逍遥此时只能呆站着，看着幼年的林月如，心头茫然空白一片。也许是顿时涌上了太多太多，反而变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林月如道：“爹，你是舍不得赤焰马，哼，有什么稀罕！”

林天南笑道：“这赤焰马固然名贵，跟你比起来，就不如一根头发！爹不是可惜马，是不愿摔着你。”

林月如道：“这马摔不着我的，爹，你让我自己骑嘛！好不好嘛，爹！”

她像个橡皮糖似的在林天南身上扭来扭去，林天南最抵挡不了的就是女儿撒娇，只要林月如偶尔给他来这么一下，要林天南造反大概都是成的。

林天南为难地说道：“但是真的很危险……”

林月如笑道：“有爹在，怎么会危险呢？爹你会救我的！”

此话一出，林天南是绝不可能再扫她的兴了，林天南想道：“如儿的马术尚未精娴，可是有我在一旁顾着，料也不致闯出大祸，马儿就算要蹶倒了她，我难道还会来不及砍断马足？”

为了让林月如高兴，他已宁肯亲自砍了这匹他费尽苦心才弄来的赤焰马的四足。林天南伸手，旁边的家仆便呈上宝刀。林天南佩好了刀，才重新把林月如的坐姿调好，然后道：“你轻轻拉着就好，别用力扯缰绳，也别踢马腹，这马儿便不会发野，知道了吗？”

林月如道：“知道了，知道了，爹你快下去！”

旁观的李逍遥却忍不住想：“让她骑着好马，却不许她鞭马狂奔，那还叫林大小姐吗？”

林天南身子轻轻一纵，就跃下了马。林月如更是兴奋，握紧了缰绳，林天南在马首前引着，全神戒备，让赤焰马走了几个小圈。轿旁的婢女或老妈子有的掩脸不敢看，有的不停合掌念佛，见到那么小的女孩，骑在那么高那么凶的马上，谁都要捏一把冷汗。这种事，也惟有武林世家的林天南做得出来，林月如不愧是将门虎女。

林天南让马兜了几圈，便说道：“好了吧？你已驯服了赤焰马，真是我的好女儿！”

林月如笑道：“这怎么叫驯？是爹你驯的，不算！我这才叫驯马！”

说着，她双腿一夹，用力一挥鞭，那赤焰马居然人立长嘶，发出有如雷电般洪亮的马嘶声，撒足狂奔。

林天南大惊，叫道：“如儿！”

那赤焰马果然是好马，一放足狂奔就有如烈火一般，狂奔开去，林月如也没想到此马如此暴烈，差点被掀倒，吓得抱紧了马颈。马颈被束，赤焰马更是难耐，踢腾跳跃，差点要把林月如掀飞出去。

林月如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来，林天南追奔上去，拔出了刀，想立时杀马救人，但他跑又怎么跑得过骏马？赤焰马发声狂嘶，大力一颠，竟把林月如整个人甩飞了出去！

眼看林月如的身子被高高甩上半空中，落下来非脑浆迸裂不可，正所谓关心则乱，自认为每一步都算好了的林天南，已惊骇得脸色惨白，瞪大了眼睛看着林月如的身子坠落。

早已守在前头的李逍遥轻身一纵，便接住了半空中的林月如，稳然落地。

林月如本已昏了过去，被李逍遥强壮的双臂抱住，落地之时，胸口间气息一冲，便醒了过来。她不停发着抖，睁大了眼睛，倒是没哭。

李逍遥见她无恙，松了口气，道：“月……月如，你没事了……”

小林月如望着李逍遥，明知是对方救了自己，被一个陌生男子抱着，还是颇为不自在，道：“快放我下来！”

李逍遥道：“你刚才被甩得半天高，现在血气还没顺，站不稳的。”

林月如道：“我叫你放你就放！”

李逍遥道：“跌跤了可别怪我。”

“本姑娘绝不可能跌跤！”

“好，你说的。”

李逍遥一放下林月如，她果然就双腿一软，站身不住，整个人踉跄一跌，被李逍遥及时拉在怀里，道：“小心！”

林月如被他抱在怀中，男子宽广坚实的怀抱，令她心头猛跳，这种感觉与在父亲怀抱中撒娇全然不同，竟让她一时之间浑身无力，手足无措。

林月如硬是推开李逍遥，道：“我自己会站！”

林天南赶了过来，激动得声音发抖，道：“多谢这位少侠！若不是你及时出手相救，小女……小女就会……”

李逍遥望着林月如，林月如小脸一红，故意偏过了脸，翘着小嘴，道：“贼头鬼脑的盯着本小姐瞧干吗？”

林天南喝道：“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还这么没礼貌！”

李逍遥忙道：“没关系，月如受了惊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林天南一怔，道：“少侠，您怎知小女名字？”

李逍遥随口道：“我刚刚听见的。”

林天南却感到有些奇怪，他只叫女儿“如儿”，此地也没别人会叫林月如的名字，这男子的说法显然是信口胡说。若是他早已认得林月如，会不会是有什么企图？林家堡是武林盟主之家，寻衅或是有目的的人，遇过不少。但看李逍遥眉目英朗，也不像是别有居心的小人。

林天南实在弄不清李逍遥的来历，便道：“那么，请少侠到舍上奉茶，也让林某略尽谢意……”

一听此话，林月如便望着李逍遥，脸上似笑非笑。

李逍遥虽想多看林月如几眼，但是，若是到了林家，是否又会因为与过去牵扯太多，反而节外生枝？与过去相识之人交谈，总是让李逍遥内心十分不安。

李逍遥道：“不，不必了，在下只是顺手相助，理所应为。告辞了……”

原本连哭都不哭的林月如，却突然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眼眶也红了，道：“爹！他不来就算啦，我不稀罕他！”

林月如说完，便转过头走了开去，故意离李逍遥远点。李逍遥暗自苦笑，林月如小时候就这么倔呀。

李逍遥一拱手，道：“林堡主，在下告辞了。”

李逍遥也转身离去，林月如不禁回过头来，望着李逍遥的背影，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她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哭，只是听见他不肯跟着去林家堡，内心就又气又急，更感到酸酸的有些难过。

林月如擦干了眼泪，想道：“我为何要哭？哼，这大哥哥不过是顺手救了我罢了……唉，我倒忘了问他名字，若是将来能再遇见他……我可不许他再这样就走了……”

李逍遥转身走着，脑海里反复地出现林月如与自己相逢、相处的种种，她在这柳道边怒鞭婢女，在比武擂台上英姿飒爽，以及在玫瑰亭畔的绝世美貌……

李逍遥的心口阵阵抽痛着，为何每一幕林月如的轻颦浅笑，都会让自己这么痛苦这么难过？如果不是先遇见灵儿……不，就算是先遇见了灵儿，自己依然无法扭转林月如所带来的改变。她始终在自己身边作战，除了似水柔情，她更可以分担李逍遥的所有喜怒哀乐，如果有所谓最完美的感情，林月如不是已经给了他吗？

此刻，李逍遥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他不能再欺骗自己，林月如原来早已取代了他心中的某个给另一个人的地位，而成为他将要永远隐瞒下去的情感.....

李逍遥突然眼前一花，立身不稳，两脚一滑，便整个人像是自半空中摔下来一般！

“啊！”

李逍遥一声惊呼，重重地跌在冷硬的地面上。

李逍遥一脸茫然，张望着这间自己才踏入没多久的神殿，是的，是女娲神殿。圣像依然矗立着，白柱青石，四下无人。

李逍遥脑中空白一片，不知自己方才身在何处，此时又在何地。

仰头看着女娲神像，那五官轮廓，根本就是巫后。阿奴曾告诉他这尊神像是随着水流到此山的，难道当年巫后力战水魔兽之后，就将自身封在石像里，等待着十年后的重会？

过去、现在，种种交会在李逍遥脑中。一时之间他实在无法厘清自己的遭遇。

骤然间，一阵清厉的笛音，自远方幽幽地传入耳中。

那阵笛音飘渺幽玄，却更带着凄楚高亢的情意，冰清的声音像细细的柔丝，令李逍遥的胸口宛如被缠缚住了一般，感到沉重而难以喘息。

是什么人在这寂静无比的深夜，吹奏这样哀凄缠绵的笛曲？

李逍遥顺着声音走出神殿，神殿外的石栏上，坐着娇小的身影，背对着他，雪白的小手取笛而吹，阵阵流畅哀婉的声音，在旷野中不断回绕着。月光下，似乎隐约可以见到一滴清泪自她的脸庞滴下。

李逍遥的脚步声，令她身子微微一震。

“阿奴？”李逍遥茫然问道。

她身子突然发起抖来，竟没有回过头，也或许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又像往日那样只是幻觉，像往日那样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而让心里被失望和悲伤所填满。

李逍遥道：“我……怎会在这里？”

阿奴总算慢慢地转过头来，一见到李逍遥，她像是不能确定般，慢慢地掩着口，颤声问道：“逍遥哥哥……”

李逍遥望向阿奴，阿奴奔上前去拉住了他，似是不敢相信，接着便一把抱住了他，道：“你是回来啦！我天天向娘娘尊像祈祷，求求她让你平安归来，娘娘果真放你回来啦……”她说到最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小小的身子还不到李逍遥胸口高，这一哭更是万分楚楚可怜。李逍遥从没见过笑嘻嘻的她哭过，一时之间除了感动之外，倒更是意外的惊异。

李逍遥轻轻拍着阿奴的肩，道：“别哭了，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阿奴收了泪，仰脸问道：“这么长的时间，你到底跑到哪去了？人家担心死了呢！”李逍遥自己也迷迷糊糊的，对于阿奴的大哭，有点不能理解，道：“我不过是去了一两天，你怎么就伤心成这个样子？”

阿奴道：“一两天？逍遥哥哥，你说一两天？”

她的眼神中十分惊愕，似乎李逍遥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一般。

李逍遥道：“难道不是吗？”

阿奴抬手按了按他的额头，确定他没烧坏了头脑，过一会儿才说道：“你一失踪就是一个月，我都快急死啦！你怎么会说是一两天呢？”

李逍遥大吃一惊，道：“什么，一个月？”

阿奴道：“你瞧，人家天天在女娲娘娘面前跪拜祷告，膝盖都破皮了呢！”

她举起膝来，果然膝盖上旧伤未愈，又有新伤血迹。李逍遥见她如此天真烂漫，又如此情意绵绵，非常感动。

阿奴放下腿，喜极而泣已转变为安心，笑道：“还有更好的事要告诉你，快随我来！”

不由得李逍遥多问是什么事，阿奴一把将他拉了出去，神殿外的一切都原先没什么不同，所差别的只是守卫似乎少了些。

李逍遥依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离开了一个月，内心暗想：“我真的离开了那么久？……唉！希望灵儿不会有事才好……”

李逍遥觉得，有圣姑照顾她，或许是不会出什么的，但灵儿身受重伤，母子是否能平安呢。

阿奴拉着他，一路上兴奋地跟他说个不停，话虽片片断断，李逍遥也听出了个大概。自己不知为何在女娲神像前消失不见了之后，盖罗娇取得族长的许可，闯入神殿内捉阿奴，原本要治她擅自带外人闯入的大罪，此罪重可治死，轻也要判上断手断足，但是众人进入神殿一看，竟没看见李逍遥，只有阿奴一个人。

虽然大家都亲眼见了李逍遥奔入殿中，但硬是找不到他，这下子总算让盖罗娇、南蛮王放下了心，不必治阿奴那么重的罪。李逍遥究竟上

哪儿去了？不管众人再怎么疑惑，也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阿奴被软禁了几天之后，一放出来就天天往神殿跑，祈求女娲告诉她李逍遥的下落，没想到李逍遥就这样出现在她面前。

阿奴拉着李逍遥奔至她的房院，她的花园中种满了许多树木花草，有不少品种都是李逍遥见所未见。

阿奴爬到一株树上，瞬间便捧着一个窝下来，道：“你看！”

她手中的鸟窝里，以重重的帛棉包着一头雏鸟，正屈着颈子安静地睡着。幼鸟身上的羽毛还没长出来，光光的身子上，只有几撮金色绒毛，微微发出光芒。

“这是……”

阿奴得意地说道：“我把小凤凰给孵出来了。”

李逍遥伸手摸了摸雏凤，阿奴将佩在腰边的一个织锦小囊解了下来，道：“我们说好的，这是蛋壳，给你吧！”

李逍遥接过那个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果然装着黄金片一般的凤凰蛋壳，登时感激万分，握住阿奴的手，道：“多谢你！若不是你帮忙，灵儿就……”

阿奴笑了笑，但一向天真无邪的笑意中，却有了几分成熟的怅意，道：“你是不是拿了东西，马上就要走？”

李逍遥此刻确实是归心似箭，遂点了点头。

阿奴低下头想了想，道：“也好，我们一起走吧！”

李逍遥道：“我识得路，你不必送我……”

阿奴笑道：“谁要送你啦？我是要到灵山神木林，把小凤凰还给凤凰妈妈！”

李逍遥笑道：“我竟然忘了，那就走吧！”

阿奴高兴地挽着李逍遥的手，和他一起往灵山而去。此刻李逍遥所需之物皆已到手，心情格外轻松，屈指算来，赵灵儿产期也快到了，这一路尽可来得及赶回圣姑家中。

到了神木林，阿奴在雏凤身上不知抹了些什么药。阿奴说由于雏凤是由她所孵育，贸然放回巢中，会使凤凰误以为是入侵者，因此必须先抹上凤凰的气味，才能让金翅凤凰重新接受此雏。李逍遥依着阿奴的指示，轻易地御剑登上神木，将雏凤放回巢中。

当李逍遥再回到地面后，阿奴挽着他继续往圣姑家而去，说道：“反正神木林离大理和离圣姑家也差不多远，我陪你去探望圣姑她老人家也好。”

李逍遥原本就是喜爱热闹不喜寂静之人，自是乐得有阿奴相伴。但是阿奴话少了，神色间也总是不经意地出现怅然之色，李逍遥注意到了，但是每当问她是否有心事，阿奴也总是笑而不语。

不几日，两人已回到圣姑居处，圣姑像是料定了他们回来的时间，早已在门外等着了。

李逍遥快步上前，道：“圣姑，两样药材我都带回来了！灵儿还好吗？”

圣姑道：“好好的，半角也没缺着。”说完，便望了李逍遥身后的阿奴一眼，道：“你也来啦？”

阿奴笑咪咪地道：“来看您老人家了。”

圣姑道：“来看我？哼，你阿娘早传了信过来，叫我把你打一顿，她再带人领你回去！”阿奴怔了不语，她被软禁之时，已被南蛮王三令五申，若是再私自行动，必要严加惩处。可是她还是一意跟着李逍遥离开，完全把禁令都甩到脑后。盖罗娇算定了阿奴是跟着李逍遥离开，也早已得知由圣姑照顾着赵灵儿，他们必是回到圣姑之处去了。眼见战事紧迫，南蛮王实在无法分出心力管阿奴，只好以飞鸟传书通知圣姑阿奴会到那儿去。

李逍遥早已进了屋内，望着封闭了七窍，以全副元神孕育胎儿的赵灵儿，伸出手去握着她冰冷的手，能触摸到她，内心总算塌实了些。

但是，就像流星的光辉一闪，李逍遥眼前又浮现出林月如的笑貌。

他心口又像针扎一样地痛了一下，就在仿佛看见林月如之后，自己才回到现实之中。难道真正能让他感到人生完美圆满的人，其实不是赵灵儿？

李逍遥不禁更握紧了赵灵儿的手，下定了决心，不管是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他此后再也不要去想那个问题。就算自己真正的心意的是那样，他也要封闭住，就像赵灵儿为了他们的结晶而封闭住七窍一样，他们要撇弃一切别的可能性，专情地相守，守着这上天安排给他们的幸福。

第二十九章 深夜盟约（上）

时光飞逝，赵灵儿已近临盆，虽然圣姑事前已吩咐再三，告知他只要生下孩子之后，赵灵儿便能清醒无恙，不必再花如此多的真气护住胎儿，李逍遥却还是担心不已。

待在产房外的李逍遥，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就连阿奴都被圣姑赶到了房外，不让她进来看产褥的血秽。阿奴多少

有点不满，焦躁地走来走去，不时回过头来问李逍遥：“怎么还没生出来？怎么这么慢？可真急死我啦，逍遥哥哥，难为了你居然还坐得住……”

李逍遥笔直地坐着，动也不动一下，双眼倒是瞪得很直，像想要把那扇门给瞪穿一样，至于阿奴说了什么，他好像全没听见。

阿奴忍不住伸出手去一推李逍遥，道：“原来你比我还紧张！”

李逍遥看了她一眼，道：“哪有？”

李逍遥话虽这么说，但他的两手却都握成了拳，紧紧地贴在腿上，身子更是僵得不得了。阿奴忍不住蹲在他面前戳了戳他，道：“喂，你全身都快变成石头了，还说没有。”

这时门突然打了开，李逍遥连忙起身，起得太急，椅子不只是被掀翻，而是摔出了老远，向圣姑问道：“生了？”

圣姑奔出来拿了件晾在旁的干布，道：“快去厨房提热水来！”

“马上来！”李逍遥往厨房奔去，伸手就去取大壶，登时被烫得哇哇大叫，摔了手拼命吹气。

阿奴笑了一声，轻巧地提起热壶，道：“还是我来吧！”

阿奴提着水壶快步来到门边，圣姑一伸手就接了进去，阿奴忙道：“也让我帮帮忙吧……”

圣姑瞄了她一眼道：“闺女不能看这些！”

她就要进去，阿奴又硬是挤开门缝，问道：“生了没？还要多久哇？”

圣姑道：“还要好久哩！”

说这便“砰”地关上门，阿奴只好无聊心急地又在外边乱晃，她是最等不得的，偏偏别人生孩子，是她急也急不来的事。

李逍遥一下子往前走，一下子又退回来，不知道想干什么，偏又不承认自己紧张，阿奴看得好玩，笑道：“逍遥哥哥，你怎么不坐下来？跟头熊似的！”

“我哪有？我坐！”

李逍遥一屁股就往方才的位置坐下，当然椅子早就被他自己掀飞开老远，这猛然一坐，便摔了个四脚朝天。

“哇！”

李逍遥惨叫一声，饶是他武功盖世，此刻也着实狼狈。阿奴笑道：“呦，李大侠，你中暗器了吗？”

李逍遥跳了起来，道：“没事，我没事。”

此时，产房中传出了一声响亮的婴孩啼哭声，李逍遥和阿奴都赶到门前，同时大声问道：“生了吗？”“生了没有？”

他们追问了好几声，门内都没有任何回音，李逍遥和阿奴不禁担心得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随便闯进去。

婴儿哭声又响，李逍遥和阿奴确定没听错，两人都趴在门上不停问道：“生了没有？”“圣姑说话啊！”

门又是猛然地打了开，李逍遥和阿奴都差点摔入门中，两人抬头一看，圣姑手中抱着小小襁褓，俯视着他们，道：“当然是生了，不然会是谁在哭？”

“果然生了……”李逍遥喃喃说道，竟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生了几只？”阿奴也连忙问。

李逍遥道：“你怎么这么问？那可是我的孩子耶！”

阿奴连忙道：“不好意思，我养小动物养惯了，圣姑，生的是男是女？”

圣姑把那襁褓递到他们眼前，笑道：“瞧这小脸，你们说是男是女？”

红扑扑的婴孩张着没牙的嘴轻微地叫着，紧闭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都让李逍遥和阿奴看呆了，过了半晌，阿奴才道：“怎么……像只牛蛙？”

圣姑哈哈笑道：“刚出生的娃娃都是这样的，过两天就美啦，是个女娃娃。”

李逍遥大喜过望，这时，圣姑背后的床榻传出轻微的呻吟，道：“孩子……给我……看看……”

圣姑把那襁褓递给李逍遥，李逍遥战战兢兢地接住，才发现原来那么小，两只手去捧都怕会从手缝中掉下来；而且那么轻，轻得怕一捏就碎了，轻得就连捧在怀中都觉得还不真实。

圣姑把婴孩给他，就是要他亲自拿到赵灵儿身边。这么久以来，赵灵儿真的清醒了，这更让李逍遥感到这一切都美好得那么难以想象。

他走到赵灵儿床边，赵灵儿看着他，虚弱的脸上出现的是最坚强的微笑。

李逍遥无法控制地涌上热泪，几乎看不清眼前的种种，他轻轻将婴孩放在赵灵儿身边，抚摸着她汗淋淋的脸，哽咽地说道：“苦了你了。”

赵灵儿伸出冰冷潮湿的手，抚着李逍遥的脸，微笑不语。她的温柔，抚触着李逍遥的手，都已不只是往日那多情的少女而已，而是更多、更多的什么。

阿奴看着他们，李逍遥、赵灵儿，还有躺在他们中间的小女婴，像是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们三个人罩住了一样，那是一张没有人打得进去的网，三个人就像一个人一般。

几日以来，有火麒麟角与凤凰蛋壳之助，赵灵儿果然复元得很快，已能坐起，与众人有说有笑了。那日赵灵儿抱着女婴，李逍遥和阿奴在床侧逗着婴孩，看女婴哇哇大哭也觉得有趣。圣姑说得没错，过几天之后，女婴的轮廓渐渐明显，已没人说她像牛蛙，倒是猜起她的鼻子像谁，嘴巴像谁了。

李逍遥道：“灵儿，你瞧，她长得好像你呢！将来一定也是大美人。”

赵灵儿笑而不语，阿奴道：“小宝宝要叫什么名字？你们想好了没有哇？”

李逍遥抓了抓头，道：“想了好几个，你们都说不好，名字真是难想！”

阿奴道：“这是要叫一辈子的，当然要好好想想。”

李逍遥道：“灵儿，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赵灵儿轻摸着婴孩，低眉沉思着，一会儿才道：“我不久前想了个名字，不知好不好，但我很想这么叫这孩子……”

李逍遥道：“什么名字？你想的一定很好，快说啊！”

赵灵儿道：“就叫‘忆如’，你说好不好？”

李逍遥一怔，赵灵儿道：“当初若非月如姐姐舍命护着我，我也没命生下这孩子。这孩子能出世，是月如姐姐牺牲了性命换来的。我希望月如姐姐在天之灵，能继续庇护着孩子平安长大……”

李逍遥不禁对赵灵儿的心胸与善良，感激而且感动。他握紧了赵灵儿的手，道：“嗯，就叫忆如，真是个好名字。”

圣姑也正好端了滋补之物，进来让赵灵儿服下，李逍遥道：“圣姑，灵儿给孩子取了名，叫做忆如。”

圣姑笑道：“好名字，林月如姑娘会很高兴的。”

李逍遥与赵灵儿同时想起林月如已经逝去，徒留尸体，人死无知，不可能知道两人的心意，都不禁感伤之极。

圣姑道：“灵儿，你的功力和体力应该已经复元得差不多了吧？”

赵灵儿点点头，道：“是的，已复元了七八成，多谢圣姑。”

李逍遥也道：“若非遇上圣姑，我们一家绝无法团圆，圣姑的恩德，逍遥与灵儿万世都不足以回报。”

圣姑笑道：“呵呵……说这些做什么？要怪就怪那多事的剑圣把你们塞给我，我不买他个面子成吗？”

李逍遥和赵灵儿这才明白，在镇妖塔是独孤剑圣出手救了他们，心中都感慨不已。刚才的话，圣姑只是开了个玩笑，而说的独孤剑圣，李逍遥自然就想到剑圣的结义兄弟，也就是月如的父亲林天南。要如何让林天南知道林月如的死讯，还是让李逍遥心头非常沉重。

赵灵儿服过了汤药，眼皮有些沉重，阿奴替她抱起了李忆如，众人都出了房间，让赵灵儿安歇。

到了大厅之后，圣姑才说道：“李逍遥，你若是真想谢我，就替我跑个腿吧！”

李逍遥忙道：“只要是您吩咐的，晚辈当然万死不辞。”

圣姑道：“也没那么严重，不过是跑个腿，要不是我最近风湿又犯了，这两腿跑不动，我就亲自出马啦！”

李逍遥道：“是要晚辈到何处办事？请圣姑指示。”

圣姑说道：“你替我走一趟试炼窟，去抓来三十六只傀儡虫。”

抱着李忆如逗玩的阿奴听到此处，不禁抬起头来专心地看着圣姑。

李逍遥问道：“试炼窟的路怎么走？”

圣姑道：“我的屋后有一条小径，你沿着小径一直走，可以看到一处深谷，那深谷就是试炼窟。这谷中的洞窟内毒虫遍布，是我们巫师经常采集炼药之处。你抓到三十六只傀儡虫之后，可要尽快回来，千万不要贪功恋战。”

李逍遥问道：“贪功恋战？那里还有什么要我战的？”

圣姑道：“没什么，总之万一你不小心被困在洞窟中的话，记得用土灵珠，就能脱身了，莫要逞强。你现在可不是光棍一条，而是有妻有子的人了，做事可不能这么不顾头尾的。”

李逍遥道：“圣姑教训得是，我取了傀儡虫之后就回来。”

阿奴惊异地看着李逍遥，道：“你有土灵珠？你怎么会有土灵珠？”

李逍遥没回答她。其实五颗灵珠都已在他身上，当初在杀了赤鬼王之后，得到土灵珠，接着又接二连三地由毒娘子之处得到雷灵珠，金翅

凤凰巢中拿到风灵珠，麒麟老人给了他火灵珠。万事皆备，只缺了最重要的水灵珠，现在也在回到过去之时带回来了。

这五颗珠子已在他身上，但是他迟迟不说，是因为五灵珠兹事体大，在赵灵儿没有完全复元之前，他总感到不该随便说出去。万一赵灵儿身体康复，那时她有了五灵珠，是否意味着赵灵儿肩上负起了历代女娲后人应该负的责任？

这一点让李逍遥完全不愿去想这五灵珠的事。

如果能自己与赵灵儿相守终生，不是很美好吗？可是白苗与黑苗之间的自相残杀，赵灵儿是不可能不去制止的，万一出现了意外，两人的幸福呢？

在未能解破心中的苦恼之前，李逍遥根本就不想提到五灵珠的事。但圣姑既然知道了，李逍遥也只好默认。

阿奴道：“李大哥，我也要随你去试炼窟，抓傀儡虫！”

李逍遥道：“这很危险……”

阿奴道：“我不怕，再说你有土灵珠啊！”

李逍遥道：“不必了，我自己去就成了，你还是好好地留在这里吧！”

不管阿奴怎么求，李逍遥都没肯让她跟，圣姑看了阿奴一眼，倒是没说什么。

深夜，赵灵儿自熟睡之中醒了，看见李逍遥下了床，背对着她，走到桌边似乎正在拭剑，将剑鞘上的佩戴结了起来。

赵灵儿惺忪地问道：“逍遥哥哥，你要去哪里？”

李逍遥转过身来，走到床边，轻抚着她的脸，柔声道：“我哪儿都不去，你睡吧！”

赵灵儿对他微微一笑，两手握着李逍遥的手，闭上了眼，不久便又沉沉睡着了。

李逍遥抽出手来，无声地取起桌上的剑，走了出去。

圣姑已绘了傀儡虫的样子给他看，路途又那么容易，应该一夜足以往返，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李逍遥照着圣姑的指示，沿着后山小径走，一路上十分平静，走了约莫半个多时辰，突然空中传出一声尖哨，声音十分短促。紧接着远方也传出了一样短促的哨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听起来像是鸟鸣呼应。

李逍遥猜出是有人以哨音传话，暗自提高了警觉，此处离圣姑所居之处不远，如果有人埋伏在此，那么很可能是要对灵儿或圣姑不利的人。仰头望去，树梢间茂密幽暗，连绵不绝的树影交错，任何人藏在树桠间都很难被看见。

李逍遥继续往前走，短促的哨音果然又响了起来，李逍遥听音辨位，纵身一窜，便跃上了高枝，一剑刺向传哨之处。但听一声苗语惊呼，接着便是四处枝叶骚动，李逍遥的一剑尚未刺至，便感阴风扑面，李逍遥及时倒转去势，翻身落地，而大量射来的牛毛毒针也全钉入了树干之中，在月下闪着蓝惨惨的光芒。

李逍遥一落地，便听尖锐急促的传讯哨音急响，接着数道白衣人影落了下来，包围住李逍遥，手中弯刀也全指着他。

其中一名男子以汉语喝道：“什么人？竟出手伤人！”

李逍遥冷冷地说道：“你们又是什么人？”

那苗兵道：“你瞎了眼，不认得兵卫？我看你虽是汉人，却是奸细，给我拿下！”

众人一声呼啸，往李逍遥攻来。三四把弯刀由各个不同方位同时劈向他，李逍遥左躲右闪，以剑鞘接下了数刀，灵活地在众人之间游走闪避。这几人态度如此明白，并不像偷偷摸摸的暗杀之徒，李逍遥立刻知道这其中必有误会，只是自己一开始就设了防人之心，出手欲伤其中一人，因此才会不由分说地动起手来。

李逍遥隔闪着众人的刀势，剑始终不出鞘，以免杀伤了人更难解释，他一面游走于众人劈划猛攻之间，一面说道：“请稍等！我不是奸细，我只是要往前去而已……”

“还说你不是奸细？”会汉语的那人喝道，攻势更加狠厉。

那几人快刀猛攻，竟带不到半片李逍遥的衣角，众人没想到他武功如此高强，其中一人跃了出去，口中发出更急短的哨音。李逍遥暗急，知道他必是召唤帮手，对方人一多，恐怕更不可收拾。无奈之下，李逍遥只好道声：“得罪！”

他身如灰貂，奔窜之际几下疾点，已点住了众人穴道，众人登时腿酸手麻，软倒在地。远方又传出苗语叱喝，喝声登时就赶近了：“什么人？”

“有人闯过来啦！”

李逍遥原本不懂苗语，是这近个把月来，阿奴无事教他了一些，因此李逍遥略懂些苗语，只是并不流利。这几句呼叱，他还听得懂。

那些苗兵赶过来，见到兄弟们都软瘫在地上，不知是中了什么套，纷纷扬着刀对李逍遥大呼小叫。

李逍遥忙道：“我不是奸细，我只是过路的，一时不查，得罪了各位。”

懂得汉语的那人一怔，将李逍遥所说的话在以苗语对大家说了一遍，领队者也懂汉语，神色略缓，道：“你深更半夜，走这偏僻的山路，未免十分可疑！”

李逍遥不禁想：“你们一群人深更半夜，在这偏僻的山路埋伏，不是更可疑吗？”

但他不想惹事，态度也自然较客气，道：“我要往山里赶路，采药救人。”

那队长追问道：“你要什么草药？治什么病？”

没想到他们会追问下去，看来盘查的会非常严密，李逍遥不知将傀儡虫之事说了出来，是否会坏了圣姑的事，因此一时之间，沉吟难答。

队长见他支支吾吾，认定了他是在说谎，大声道：“还说你不是奸细，给我拿下！”

众人立刻摆出阵仗，张网分立各个方位，李逍遥怒道：“这座山是你们的吗？为何别人深更半夜来走，就要让你们抓去？”

那队长道：“这里是苗族的地面，我们本当有权抓你！”

李逍遥冷笑道：“倒看你们有多少本事抓人！”

队长一声长呼，阵势便向李逍遥包拢，李逍遥往左奔去，队长一呼，众人便往左边张网笼下，不料李逍遥往后点了两步，又站回原位，轻易朝空出的右边退出。

队长发现李逍遥的声东击西，连忙急呼变阵，众人迅速奔驰，并未直接包往右边，整个阵法一变，竟又将李逍遥困在中间。李逍遥冷笑一声，道：“谁说破阵一定要逃出去才能破？”

说着，他足尖一点，跃上高处，队长不敢让他脱出，也急呼众人跃上，众人同时以轻功飞上高枝，分据要点，却因在枝桠间立足点有限，不像在地面上那样灵便，因此阵势反变得危危颤颤。队长没想到会冒出这样一个对手，除了武功高之外，又如此机智，心中忐忑叫苦，暗想：“黑苗竟有这样高强的奸细，白苗族怕要全无生机了！”

那队长大声道：“这位朋友，你也是汉人，难道你不知道黑苗人如何残杀同族？你武功如此高明，何苦不知自爱，助纣为虐？”

李逍遥哭笑不得，想道：“我助什么纣，为什么虐？”但他知道这名队长此时开口，是已承认了对付不了他，有意以道理劝自己退回去。若自己真的是黑苗奸细，那队长说这些也根本没半点用处。

李逍遥道：“我说过你们误会了，我只是要往前去而已，又不碍着你们的事！”

队长道：“前方什么也没有，你说你需要什么药草？”

李逍遥道：“前方既然什么也没有，你们有何拦着不让人走？”

队长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才道：“这是白苗的地面，大王就是这么吩咐的。这座山谷暂时封闭，闲杂人等不得近入。等到我们任务完成后，这位朋友你才可以通行。”

李逍遥道：“你们任务何时完成？”

那队长道：“这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

李逍遥怒道：“万一十天八天呢？是不是我就得等十天八天？”

那队长道：“没错，总之现在绝对不能放任何人过去！”

“岂有此理！”李逍遥怒道，这回便不再与他们客气了，他一声轻喝，长剑出鞘，真气贯在剑上，御剑飞了过去。

队长见他御剑而去，大惊失色，叫道：“他……他会御剑术！他会御剑术！”

众人也都诧异万分，在苗族的传说中，十年前就是一位精通御剑术的高人救走了被囚禁在地牢里的巫后。他们从未见过懂得御剑术之人，此时竟出现在他们面前，所有的人都只能长大了口，瞠目结舌地目送着李逍遥消失在天边。

李逍遥虽能御剑飞赶，却不敢太过于离开小路，以免找不到试炼窟。

见甩开了众人，李逍遥便御剑落地，没想到一落到地面上，剑都还没收回，又听见几声急呼，数名苗兵自空而降，手中还拉着结阵丝索，登时在李逍遥上方张出了天罗地网，包围住他，绝不让他再前进半步。

李逍遥也不禁吃惊，白苗在这条山路上布下重重关卡，难道这条路真的这么重要？

“你就是意图闯入之人？”一人冷冷地问道，声音却十分甜美。

李逍遥见了她，一时之间喜忧参半。那人不是别人，居然正是盖罗娇。自己在大理城内闹的那一场，不知盖罗娇作何感想，万一她把自己当成专找麻烦之人，现在李逍遥就该不好办了。

盖罗娇见到李逍遥，也吃了一惊，道：“你……”

李逍遥苦笑了一下，道：“是我。”

“你怎会……硬要闯进来？”盖罗娇十分不解。

李逍遥道：“我要替圣姑取些东西，无奈非走这条路不可。”

盖罗娇半信半疑，道：“是吗？圣姑怎么不亲自说？你又怎么不对前面的卫兵说？”

李逍遥没好气地说道：“我怎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哪能随便说？”

盖罗娇道：“圣姑没亲自来取，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李公子，你还是请回吧。”

李逍遥更是不悦，道：“为何此路就是不能前进？你总得要说出个理由来呀，否则实难从命！”

盖罗娇俏脸一沉，道：“李公子，此事关系白苗存亡，还请您自重！”

两人话越说越僵，眼看又要一言不和，这是背后传出阿奴的叫声：“逍遥哥哥……你等等我！”

盖罗娇眺望着李逍遥后方的路，阿奴轻捷的身子已奔了过来，见到盖罗娇也在，吓得头一缩，又要退回去。盖罗娇道：“阿奴！你还不过来！”

阿奴吐了吐舌头，走上前来，笑着道：“师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一路见到好多人挡着哪！”她一抬头见到连天罗阵都摆了出来，不禁变色，道：“师姐，你这是做什么？这个阵可会杀人的哪，你摆了阵对付谁呀？”

盖罗娇道：“谁走上此路，看见我军机密，就对付谁。”

阿奴问道：“什么机密？逍遥哥哥，你看见了没有？”

李逍遥摇了摇头，阿奴道：“师姐，你还快撒了阵！”

盖罗娇道：“为了谨慎起见，还是不能就这样放了他。”

阿奴急得直跺脚，“我叫你撒了这阵！什么机密这么重要？”

盖罗娇自然不会轻易就说，她问道：“你这个把月可也够了没有？族长要我找机会把你抓回去，好好罚你。”

阿奴道：“我……我没到出去野啊，这个月来我天天都在圣姑那儿，哪里也没去。”

盖罗娇瞄了李逍遥一眼，又问阿奴道：“是吗？那我问，是圣姑叫李公子到这里的吗？”

阿奴道：“是啊，圣姑要逍遥哥哥去试炼窟，帮她抓三十六只傀儡虫。”

一听阿奴答得这么快，盖罗娇这才“咦”地一声道：“真的是圣姑要你来的？”

阿奴道：“当然！不然逍遥哥哥闯这条路做什么？”

就算盖罗娇不相信李逍遥，阿奴她可不能不相信，遂说道：“唉！不是要刺探机密的，那就好。撤出！”

第二十九章 深夜盟约（中）

一声令下，张结在高处的丝索登时全收了回去。阿奴关心地问道：“逍遥哥哥，你没有事吧？”

李逍遥道：“没有，亏得盖大姐还没动手。”

阿奴道：“究竟是什么事这样机密？经过都不行？”

盖罗娇见四下无旁人，才道：“这实在是天大机密，咱们在这里围捕五毒兽之事，绝不能泄露出去的。”

阿奴眼睛一亮，道：“你们正在捕捉五毒兽？我也来帮忙好了！”

盖罗娇道：“这不是玩的，你还是别闹了吧！你若有什么意外，我如何跟族长交代？”

李逍遥也道：“阿奴，若有其他路可通往试练窟，我们就走别的路吧！别妨碍盖大姐了。”

阿奴望着李逍遥，道：“我知道别的近路，你让我跟你去，我就带路！”

李逍遥叹了口气，道：“你都跟来了，我能不让你带路吗？”再说，李逍遥权衡了一会儿，认为让阿奴跟着自己，总比让她去闹盖罗娇好。

阿奴喜上眉梢，挽抱住李逍遥的手，笑道：“那咱们走吧！”

“且慢！”盖罗娇叫住了他们，道：“阿奴，圣姑要你们收集三十六只傀儡虫，有什么用处？”阿奴道：“圣姑就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有什么用。”

盖罗娇道：“要凑齐三十六只傀儡虫，可不是小数目……真是奇怪了。”

阿奴道：“总之，圣姑大概有急用吧！”

盖罗娇想了半天，想不通圣姑突然要这种操纵尸体之物的目的，抬眼看了看阿奴，才突然以苗语说道：“少主，你可知这汉人是有妻室的人？”

阿奴脸一红，放下了挽在李逍遥臂上的手，李逍遥没听懂盖罗娇的话，因此也不知阿奴为何突然间大是尴尬。

盖罗娇说道：“你带着他硬闯入麒麟洞、神殿，这已犯了死罪，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帮他？阿奴，你自己脑子可得清醒点！”

阿奴脸更红，却性子发作，恼羞成怒，道：“你别管我，我就是爱帮他，我帮他的原因不是你想的那样！”

盖罗娇道：“最好不是，你别忘了他的妻子是公主殿下，你这样缠着他胡来，若只是好玩就罢了，若你敢胡思乱想，不要说是你自己不得好结果，族长也不会在容你妄为！”

这番严厉的话，毫不拐弯抹角，句句打入阿奴的心中，阿奴咬紧了唇，深吸了口气，颤声说道：“妄为又怎么样？”

没想到话一出口，她眼泪便涌上了眼眶。李逍遥听不懂她们在吵些什么，但见阿奴突然间哭了，也知道盖罗娇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事骂了阿奴。他在大理国连闯两处禁地，就算盖罗娇不说，李逍遥也知道不能善了。

李逍遥拍了拍阿奴的肩，对盖罗娇说道：“盖大姐，你别怪阿奴，使我求她帮忙我，若冒犯了族规，也该是我的罪责，与阿奴无关。”

盖罗娇苦笑了一下，道：“李公子，你真是有情有义，不枉费阿奴帮你一场……唉！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才害苦了她。”

李逍遥不解其意，阿奴脸却更红，道：“别理她乱说，我们走吧！”

她一拉李逍遥，快步走离了小径，李逍遥以前走过此路，知道前面好像是个绝崖，连接着两边的吊桥危危颤颤，颇为不稳。

看来阿奴是要带他走那条路，两人步行不久，就来到了吊桥边。那吊桥是竹子所结成的，如今不要说危颤不稳，简直是七残八缺，只留下四五条朽索系着两岸的木桩，任何人踏上去一定都会摔落深谷的。

阿奴道：“你不是会御剑吗？我们一块儿飞过去吧。”

李逍遥道：“如果试炼窟很危险那么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你在这里等我。”

阿奴笑道：“试炼窟危不危险，是我清楚还是你清楚？我告诉你，试炼窟里七弯八拐的竟是迷宫，没有我带路，你绕个几天也出不来的！”

李逍遥半信半疑，但是人都来了，还是宁可信其有吧！

李逍遥以真气贯剑出鞘，一把抱住阿奴的腰，轻盈地跃上剑刃，排空御气，御剑而行。

李逍遥紧紧搂着阿奴以免摔落，阿奴不禁也依靠在李逍遥身上，强风吹拂着她的头发，阿奴想着：“过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这样靠着逍遥哥哥？过了明天，后天呢？大后天呢？以后呢……”

盖罗娇所说的话，在她心里也自己想了千百遍，总是不愿深想罢了。

李逍遥落地收剑，放下阿奴，两人眺望着前方，但见山层重叠，几处光秃秃的山壁上，凿出了山洞，在夜里看来有如巨大的瞳孔般，瞪视着他们。

李逍遥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阿努拉着他的手往山壁的方向走，道：“这里就是试炼窟，以前里面有许多巨大的毒虫、毒兽，是个很可怕的地方，说危险也危险，但对于巫师来说，就是个宝库。所以常有我们族里的巫师深入洞内修炼蛊术，越能在这里有大收获和大试炼，久之，大家就叫这里为试炼窟了。”

两人已步入其中一洞中，走了一小段路，但觉空气中有股甜香，空气潮湿，的确是虫类的生长温床。

李逍遥小心翼翼地走着，阿奴见他的样子，笑道：“你别怕，这试炼窟真正厉害的毒虫，早给抓去炼蛊炼光了，大的毒兽也不堪人扰，迁出洞外，还留在试炼窟里的，就是些生长不衰的虫子，它们数量虽多，毒性却不怎么强。现在已经没多少人来试炼窟养炼蛊了。”

“是吗？”李逍遥送了口气，道：“那么还有傀儡虫吗？”

阿奴道：“有啊，傀儡虫也不是那么难抓。那是用来控制死尸发毒的，这手法太显眼好破，只能拿去唬唬汉人。”

圣姑要这么多傀儡虫做什么？不要说李逍遥想不通，就是了解蛊毒的阿奴也想不明白。两人越走越深入洞中，李逍遥问道：“这试炼窟到底有多深？”

阿奴道：“试炼之窟深不见底，从没有人走完过。”

“那……”李逍遥有点紧张。

阿奴笑道：“所以我只能带你到我还认得的路，等超过了我认得的范围，再走进去，咱们都要困在里头了。”

那么李逍遥只得祈祷在她还认得路的范围内，会抓得到三十六只傀儡虫。可是走了这么久，不要说傀儡虫，就连苍蝇蚊子也没半只。

阿奴默默地走着，遇上岔路则很快地选择方向，就这样在曲曲折折的洞窟里东钻西窜，弄得李逍遥再也分不清方向，除了跟紧阿奴之外，别无办法。

两人默然走了好久，李逍遥终于又忍不住开口道：“阿奴，我们还要走多久，才找得到傀儡虫？”

阿奴不语，静了一会儿，才道：“逍遥哥哥，我听说在这洞窟底最深处，有太古时代女娲娘娘的遗迹喔！”

“遗迹……”不知阿奴说这个做什么。

阿奴悠然地说道：“听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曾在洞窟深处发现女娲娘娘的陵墓。不过这也只是传说罢了，因为也没人见过。女娲娘娘的遗迹，怎会在那么深的地下呢？是不是从前的大水，淹了她的神殿？”

“也许吧。”李逍遥慢声附和着。

阿奴说道：“我真想去看看女娲娘娘的神殿……逍遥哥哥，你陪我去找好不好？”

李逍遥下了一跳，拉住阿奴，道：“阿奴，你别做这么危险的事，万一迷了路，出不去怎么办？”

阿奴回过头看着李逍遥，李逍遥在黑暗中已能勉强辨视出东西，只见阿奴清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那眸子中竟有几许凄楚之意。

阿奴淡然一笑，转过脸道：“你说的是，万一迷了路，灵儿姑娘和忆如盼不着你，可怎么办？”

李逍遥道：“不只是我，你阿娘还有爱你的人们盼不着你，那也不好。”

阿奴喃喃道：“有谁会盼着我呢？”

李逍遥没想到她小小年纪，说出如此凄楚的话来，有点差异，便握住了她小小的肩，望定了她，道：“我，我就会盼着你。”

阿奴身子一震，李逍遥道：“就算走出了这试炼窟，将来你回到大理，我回到余杭，我和灵儿还是会时常想着你，希望你过的平安快乐。”

听了他这话，阿奴的心头像是各种滋味同时都混在一起，竟说不上是酸甜苦辣。

过了一会儿，阿奴才道：“逍遥哥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阿奴道：“你说了你会记着我盼着我，那么将来就算我回到了大理，你和灵儿公主回到了余杭，我也要你在我每年生日的那一天，以信鸽为我捎封信来，告诉我你这一年的生活过得怎样。”

李逍遥还以为她古灵精怪的脑子里，会想出什么刁难的怪事，一听竟只是这个平凡的要求，不禁笑了，道：“这有什么不好答应的，当然可以。”

阿奴大喜，笑道：“你答应了？咱们勾手发誓！”

李逍遥和她勾了小指立誓，阿奴笑意融融，道：“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抓傀儡虫！”

走了这么半天，半只虫也没见到，李逍遥奇道：“你知道傀儡虫藏在何处？”

阿奴笑道：“当然知道。”

“怎么刚刚都没看见？”

“咱们身上的生气，傀儡虫一闻着就躲起来啦，怎么会出来让你瞧？再说这既是试炼窟，不是考验我们巫师的地方吗？”

阿奴对他眨了眨眼，便退至一旁，盘腿而坐，双手结印，专心地低声摧咒。李逍遥正想问，阿奴依然在原地打坐，手指不知在算着什么，口中喃喃念咒，李逍遥不敢打扰她，在一旁专心守着。

过了许久，李逍遥低头一看，头皮整个麻了起来，阿奴的脚下，居然缠着许多蠕动不已的土色虫子，像蛆一般缠裹着。

阿奴伸手取出小袋便装好了傀儡虫，李逍遥再看阿奴，她额上沁出了一些汗珠，手上也似乎有些无力，李逍遥看出了点端倪，想到：“原来阿奴是以咒语帮我抓傀儡虫，这或许会伤她的身子，我能不能帮忙她？”

阿奴将那装满了虫的袋子递给李逍遥。李逍遥感谢不已，与她一同步出试炼窟时，才发现天色早已大亮。原来抓着三十六只傀儡虫，竟花了一夜的光阴。

李逍遥与阿奴两人将傀儡虫带回圣姑居处，交给圣姑。她显然没想到李逍遥这么快就得手，即惊又喜，但一见到阿奴的神色，便明白了大半，道：“阿奴，你可累得不轻！”

阿奴脸一红，笑道：“我听不懂啊！”

圣姑道：“你太不知轻重啦！”

阿奴嘟囔了一会儿，道：“也不全是啦……逍遥哥哥他也有出力……”

圣姑也没再多说什么，径自拿着傀儡虫，走到停放着林月如尸体的房间。李逍遥连忙追了上去，道：“圣姑！你要做什么？”

圣姑道：“你不可以进来。”

李逍遥道：“我听说傀儡虫的用处是……”

“是怎样？”

见李逍遥那担心的样子，圣姑道：“你担心我要利用林姑娘的尸体？呵，你想太多了吧？”

李逍遥道：“但是月如她既然已……为何不让她入土为安？”

圣姑只是白了李逍遥一眼，道：“入土为安？呵，好几十年以后再说吧！”

说完，圣姑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李逍遥再也知道房间里面的事了。

李逍遥呆立在房外，圣姑的话里是否有什么玄机？

几日以来平静无事，赵灵儿的身子也全然康复，有时下床走走，让李逍遥扶着她，闲步山径，赏玩路边的奇花，或无语相伴，直至满天星斗。

望着娇妻爱女，李逍遥总觉得人生至此，一是莫大的幸福。这平静的生活，以往觉得平淡无奇，如今却感到心满意足。

那一夜赵灵儿怀抱着忆如，与李逍遥携手在庭园中闲步，随意说笑，不久赵灵儿便只顾逗着忆如，没再说话。

李逍遥看出她有心事，遂问道：“你怎么了？在想什么？”

赵灵儿抬起脸来，道：“逍遥哥哥，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李逍遥一怔，赵灵儿道：“你总是有时心不在焉的，不知在烦恼什么，我见了心中也不舒坦。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李逍遥默然，没想到赵灵儿将他的心事全看在眼里，也许是两人已经心意相通，就算是不说话，也知道对方心中的感觉。

李逍遥道：“你随我来。”

他带着赵灵儿回到房中，取出行李，自行囊之中拿出一个小匣子，当赵灵儿见到匣中之物，也不禁呆住了。五颗灵珠，发出五行的光辉，正在匣中互相辉映着。

“你.....已得到了五灵珠？”

李逍遥点了点头，将自己为了取麒麟角、凤凰蛋壳而深入大理，进入神殿的种种事，详细说给赵灵儿听。赵灵儿只知李逍遥为了她而取来圣物，保住她们母女的生命，没想到还有进入梦境，回到过去的种种内情，听的怔愣不已。

李逍遥道：“其实你母亲就是神殿中的女娲神像，她当年为了杀水魔兽，在我面前跃入水涛之中。是她将我送到过去，救了你和姥姥到仙灵岛去，也让我得到失落的水灵珠。”

赵灵儿微微一笑，道：“难怪我当初一见了你，总感到十分熟悉。我还奇怪你这个整日跳不停的猴儿，怎会让我看了就觉得的心安，原来我小时候遇见的就是你！”

李逍遥取笑道：“既然见到感到熟悉，却还拿雷电劈我？”

赵灵儿脸一红，道：“谁叫你那时……那时……我怎想得到那偷衣裳的小贼，会是我暗自仰慕了快十年的大侠！”

两人虽已是夫妻，但赵灵儿娇羞腼腆之态，始终不减。

李逍遥托起她的脸来，在她唇上轻轻一吻，道：“这一切或许都是巫后冥冥中安排吧！”

赵灵儿转头看着五颗灵珠，伸手拨着，轻声道：“这五颗灵珠，是女娲祭司世代代掌握的圣物，但我却不知怎么用它……逍遥哥哥，你怕我会跟我娘一样，为了杀水魔兽而牺牲了自己？”

李逍遥摇了摇头，说道：“苗族没有水患，反而闹了旱灾，阿奴说有水灵珠就能招来大水解救他们，并不需要你去杀妖怪。如今为祸苗族的，也不是妖怪，而是比妖怪更可怕的黑白苗之间的仇恨。”

“仇恨？”

“嗯，黑苗和白苗互相恨对方，都想灭了对方，这种恨就算是有女娲的神力，也解决不了，更何况是你？”

赵灵儿叹着气，说道：“我的父亲是黑苗国王，我的母亲是白苗祭司，黑苗与白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互相仇恨？”

李逍遥搂住了她，道：“你伤感这些，又有什么用？两族的恨已经积累了许久，若是妖怪作乱，只是杀了妖怪就好了；若是恨，却可能永生都解不开，除非恨的人自己能够想通，但是这是神仙也帮不了的。”

赵灵儿温顺地点了一下头，道：“你说的很是。但水灵珠能够解除旱灾，这一点小事，也许我还能使得上力。”

李逍遥道：“你不是不知怎么使用水灵珠吗？”

赵灵儿蛾眉微聚，道：“我确实不知用法，不过既然只有女娲苗裔能使用这五颗灵珠，我还是得负起这个责任，解除旱灾。逍遥哥哥，我想……我娘一定知道灵珠的用法，她也一定很希望我能够救苗人。”

赵灵儿的话，李逍遥并不觉奇怪，他也知道五颗灵珠一旦现世，灵儿的责任就来了，永远逃避下去绝不是个好法子。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好，灵儿，我带你回大理去见巫后娘娘。”

赵灵儿依偎着他，道：“我们回大理祭拜我娘，想法子弄懂水灵珠的用法，解除白苗的旱灾以后，我就随你会余杭，带着忆如回去，婶婶一定高兴极啦！”

李逍遥抱紧了她，两人心里都感到踏实满足。

次日，两人一早便对圣姑说明去意，阿奴一听李逍遥居然早就拿到了水灵珠，又惊又喜，问道：“你怎么找到水灵珠的？”

李逍遥一窘，便含糊地说道：“这……大概是女娲娘娘有意的安排吧！”

阿奴道：“快把水灵珠给我，有了水灵珠就可以解除干旱了！”

圣姑问道：“你知道灵珠的咒文吗？”

阿奴一怔，说道：“……不知道。”

圣姑说道：“那你要水灵珠也没用！五灵珠的咒文，只有巫后娘娘才知道，而且也只有赵姑娘能够继承这种力量。”

阿奴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一见了水灵珠，高兴得全都忘了。”

圣姑望着赵灵儿，问道：“你这身子……不多修养几天再走吗？”

赵灵儿道：“我已经复元了，也不差这几天。”

圣姑点了点头，道：“你身为两族公主，于情于理都要尽力去化解这两族之间的仇恨。族人有难，我也不该坐视才对。可惜岁月不饶人，我这老骨头，没这力气去拼命了。你们去吧！孩子寄放在我这儿，你们可以放心。”

圣姑由赵灵儿怀中接过婴儿，赵灵依依不舍地在孩子脸上多吻了几下，李逍遥也拉着女儿小小的手，道：“忆如，爹娘出一趟远门，你要乖乖的喔！”

襁褓中的李忆如对着他们笑，美丽的笑脸上无忧无虑，丝毫不知世事。

赵灵儿仍然依依不舍地对着忆如抱着亲吻再三，才终于交给圣姑。她当了母亲之后，原本就温柔的性子更加多情善感，以想到要与女儿分别，就忍不住红了眼眶。

李逍遥、赵灵儿与阿奴三人，就这样启程前往大理，这条路阿奴是极熟的，李逍遥也来回过，一路上倒是十分平顺，不生波折，很快便接近了大理城。

不料尚未到大理城外，远远地便见到处处烽烟，都知道必然不妙。三人加快脚步，往大理城赶去。

到了城外，就看见处处是死尸，大多都是白苗士兵。尸体残缺不全，有的是被兵器所杀，但也有不少断手断脚，肚破肠流，不知是被什么猛兽撕扯过。而城门更是残破拜倒，昔日的壮观城墙上，被火薰得焦黑一片，撞破了好几处，四散的残砖石堆下，更处处可见被压死的尸体，有的还身首飞离，溅涂着大地与城门的血迹已干，化作污秽的黑色。

如此惨景，四下萧然，就只有风呼呼地扯过，留在耳边犹似当日大屠的千万声嘶喊。

阿努全然怔呆住了，软软地跪倒。她不敢相信这就是她的家园，几个月前，还守卫严密，虽然被旱灾所苦，但是大家都还有说有笑，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家园。

赵灵儿更无法相信这就是大理城，她初次回到故乡，见到的却是一个如此残破，有如地狱的故乡。

李逍遥也木然呆立，这样一片死尸遍野、哀鸿处处景象，怎能相信还有人活着？难道大理城已被屠城了吗？

“这里还有人！”

一声惊雷般的呼叱，唤醒了李逍遥等人，众人转身一看，署名黑苗士兵由道旁拍马疾奔而来，口中大声呼叱，脸上带着狞笑，就像看见猎物的狼群。原来他们杀得兴起，见无人可杀，都兴冲冲地要比赛谁先杀了他们。

他们手中的刀都已出鞘，便朝李逍遥、赵灵儿、阿努挥砍过来。三人轻身一闪，闪过了疾奔过来的马蹄。

阿奴手中拐杖一横挥，就绊倒了一匹马，那马哀鸣着扑倒，也甩下了马背上的士兵。

李逍遥转头看去，赵灵儿也已用点穴法点晕几名黑苗士兵，三人几招之间就制服了这几名黑苗士兵。

李逍遥抓起其中一人，喝道：“大理城怎么了？为何你们要屠杀此城？”

那士兵张大了口，惊恐无比，竟说出话来。这场一面倒的战事，他们胜得十分容易，因此所过之处就是杀，杀，杀，以至于他根本连思考的能力都丧失了，更说不上来整个战事的过程。

李逍遥见他张口结舌的样子，又抓了另一人来问，却也一样。他们的眼中都已认定自己会被杀死，那眼神似乎是野兽的眼神，而不像人的眼神。阿奴悲愤得一仗就要敲碎其中一人的头颅，被赵灵儿拉了住，道：“让逍遥哥哥问清楚再说。”

阿奴颤声道：“他们……他们杀了我们族人！他们杀了我们族人！”

阿奴的声音变得尖厉，几乎无法冷静，眼中也充满了仇恨。看见家乡变作地狱，任何人都会像阿奴一样，恨不得亲手杀死凶手报仇，甚至杀死任何与凶手有关的人物，也去屠杀凶手的家园，才能稍微消去此恨。

赵灵儿何尝不是心痛如绞？但她还是坚决地拉着阿奴的手，道：“让逍遥哥哥问清楚再说。”

李逍遥质问了几个人，总算有个人说得出话来，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道：“是……是大王下的令……把大理的土地收回……若白苗……白苗抵抗，就……就格杀勿论……”

赵灵儿呆住了，这竟是父王所下的命令？

她离开父亲时，虽然年纪还小，却也不是全然无知，她还记得父亲是慈爱温柔的，那时囚禁母后与自己，只是受了妖人蛊惑，并不是他的真心。

可是，这么多年了，一切竟比当初还要糟，难道是他亲自下了格杀令，主导了这非人的场面？

赵灵儿咬紧了唇，不发一语，李逍遥继续追问道：“白苗防守坚强，你们怎么有机会杀进去的？”

那士兵道：“教主他能驱使魔兽，是魔兽……先闯进城中，后面……我们才跟着杀进来的……”

“整座城都被杀光了？”

那士兵道：“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见到多少人……”

李逍遥问了几遍，也无法再问出更多的答案。赵灵儿道：“既然城中已有防备，应不至于都被杀了，一定还有人活着。”

阿奴喃喃道：“如果……还有人活着，那一定是在那里……”

“哪里？”赵灵儿问道。

阿奴不发一语，便往城内奔去，李逍遥与赵灵儿急忙追在她背后，以免失散。

阿奴奔得极快，城内的景象不比城外好多少，街道旁除了尸体还是尸体，有黑苗得也有白苗的，大多是士兵，百姓却并不多。

百姓没有被杀，那为何处处都只看见残破的屋舍，火烧的残迹？

第二十九章 深夜盟约（下）

赵灵儿早已看得泪流满面，李逍遥拉着她的手紧追阿奴，不让她停留下来，以免更增伤感。

在追着阿奴奔跑的时候，李逍遥注意到有些黑苗士兵已发现了他们，便一个箭步上前，拉住了阿奴道：“等一等！”

阿奴用力挣扎，道：“放开我！让我去找我阿娘！”

李逍遥道：“你冷静点，除非你想害死你们所有的族人！”

这么一停下来，四面八方又有数名黑苗士兵包围住了他们，接着人数渐多，在他们外围形成了一道密压压的人墙。

阿奴一怔，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黑苗士兵在城中各个角落。

其中一名身穿华丽盔甲的领军上前，冷笑道：“你们知道白苗人躲藏之地，是不是？”

阿奴怒视着他们，傲然不语。那名将领道：“白苗已经不战自降，顽冥的南蛮逆首还裹胁居民，不让他们投奔大王，你要与叛逆为伍，还是要做率先建功的白苗顺民？”

等不及李逍遥阻止，阿奴一大声道：“你说的南蛮逆首是我阿娘！什么投奔大王？全大理没有人愿意投奔你们那个昏庸愚昧、受人利用的大王！”

她一说出身份，众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南蛮王的女儿就在他们面前。这下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领军一声呼喝：“给我捉拿活口！”

众兵弯刀齐攻，朝李逍遥等人身上砍落，却只见霜辉一闪，铮铮数响，众人的刀全被李逍遥快得看不清的一剑给格退。众兵呼喝着又一拥而上，李逍遥一个人在这群士兵中游刃有余，所过之处只听见哀叫惊叱，他们一个个都让李逍遥一剑柄点了穴道，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李逍遥的快剑简直像鬼神一般，根本无人看的清来势，趴倒在地上的士兵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中招的，但他们的人数少说有上百人，一个个蜂拥而来。李逍遥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开杀戒，但是得像个办法保护赵灵儿与阿奴都能全身而退。李逍遥于是退至阿奴和赵灵儿身边，

一边一个抱住了她们，气沉丹田，以真气震出长剑，御剑冲出了人群。

直到冲出数里以外，李逍遥才收剑落地，阿奴激动地说道：“为何不杀了他们？为何不杀光了他们！”

李逍遥道：“你就知道杀，他们也是受了上头的命令，不得不攻城，所有的士兵都是身不由己的！”

“我不要听你讲大道理！”

阿奴毕竟年纪幼小，这些人间的对立背后的无奈，不是她所能理解的。她望向赵灵儿，道：“灵儿姐姐，难道你也认为黑苗杀白苗是应该的？”

赵灵儿悲哀地摇了摇头，轻声道：“谁杀谁都是不应该的。”

阿奴道：“但是他们杀了那么多白苗人！灵儿姐姐，你是女娲娘娘的后代，是保护白苗的守护神，你会为白苗报仇，灭了黑苗，对不对？”

望着她殷切的眼神，赵灵儿无语地垂下了眼。她知道母亲要她前来的用意，绝不是为了杀人，一定有法子可以化解双方的仇恨。但是，事情已演变到双方屠杀交战，这血海似的深仇又如何化解？

见赵灵儿低头不语，阿奴简直不敢相信，怔怔地立在她面前，失望地问道：“难道你不肯以神力杀光黑苗……”

李逍遥正要开口劝解，阿奴已流下泪来，恨恨地说道：“我知道了，你并不想帮白苗，你想和逍遥哥哥回余杭，过着安宁幸福的日子！那你又为何要来？你又为何不告诉水灵珠的咒语！”

“不，阿奴，你误会我了……”赵灵儿说道。

阿奴道：“我不要听！你既然不想救白苗，就请回去吧！我们宁肯战死，也不会服从黑苗巫王的统治！”

说完，阿奴便转身奔了开，她轻功原本就不差，一跑就不见人影了。

“阿奴！”赵灵儿着急地唤道。

李逍遥握住赵灵儿的肩，柔声道：“别难过，她年纪还小，想法未免偏激了些……”

赵灵儿道：“我不会怪她的，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这时候不大安全。”

李逍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她会往哪儿去。”

虽然阿奴没告知他族人会藏在何处，但李逍遥之略加思索，便猜到了惟一可能之处，那就是女娲神殿。白苗族人既相信女娲会保护他们，在这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只有逃往那里，寻求庇护。

李逍遥带着赵灵儿往神殿的方向赶去，此处一向没有居住的人家，位置又十分偏僻，黑苗族人一时竟没有发现这条荒凉的道路就是通往白苗族藏身之地。

远远地便望见了那幢白色的巨殿，两人还未走进，“咻”的一声，一箭已射在两人前面的地上。这箭明显地是由神殿内射出的，以警告外人不得随便闯入。李逍遥更确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若是再前进，乱箭一定会更多。李逍遥不假思索，抱住赵灵儿，便以轻功迅速的奔向神殿。

神殿外的众兵一见到来人快若电光的身影，惊愕的已来不及射出更多的箭，此时李逍遥已站在殿前的石阶之上，放下了赵灵儿，大声

道：“我们不是敌人！”

他们的汉人模样，令白苗士兵们不知该不该杀上去，一时之间只能僵持不下。

神殿内奔出数道人影，为首者一见到他们，不禁一怔，道：“李公子？你来做什么？”

原来说话的是盖罗娇。

李逍遥道：“我带灵儿来祭拜巫后娘娘。”

盖罗娇问道：“什么巫后娘娘？娘娘早在十年前就……”

李逍遥道：“殿内的神像就是巫后娘娘，不是女娲。”

盖罗娇显然并不相信，但是见到赵灵儿也在，她还是将他们请了进去。神殿内到处都是白苗余民，在黑暗中毫无人声，只有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男女老幼都知道这是最后的藏身处了，如果等到被黑苗找到之后，恐怕全部的人只有面临集体被屠的命运。

见到盖罗娇经过，人们之间的气氛中便多了一股莫名的安心。但是盖罗娇沉重的神情却说明了战事的绝望。

他们直到了供拜神像的内殿，长老们也都聚在此处，看样子像正在讨论着解围之法，可是人人都低着头不说话，应该是全无主张了。

见到盖罗娇带了外人进来，南蛮王台起头来望向他们，脸上带着疑色。

盖罗娇道：“大王，这位就是灵儿公主。”

“是灵儿公主？”南蛮王又惊又喜，快步上前，单膝跪下，道：“公主，您平安来到大理，我白苗有救了！”

所有的殿中长老们也都跟着跪下，恭迎赵灵儿。赵灵儿忙道：“各位请起来，我担当不起的。”

南蛮王已经哽咽，握着赵灵儿的手，仰头看着她，道：“自从十年前巫后娘娘蒙冤，我们找公主好得好苦！只要公主出现，女娲娘娘一定会再度赐予您无比的神力，解救白苗的！在这么绝望的时候，您果然出现了……”

南蛮王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立在人群之后的阿奴却傲然站着，扭开了脸不去看他们。李逍遥有点无奈，但是多说也是无用，还是让事实来辩解吧！

赵灵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众人起身站立。一问战情，才知道虽然白苗战备十分充分，五毒兽也已调教成功，但是黑苗的手段却更快更狠，他们在白苗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以魔兽为前锋冲杀过来。魔兽所过之处，人畜不留，但所有的白苗士兵以及五毒兽力战魔兽之时，跟在后面的黑苗士兵却在后方大行屠杀百姓，手无寸铁的居民在黑苗的铁蹄下，死伤惨重。

虽然五毒兽与魔兽都同归于尽，但是白苗已折损许多兵士，难抵抗黑苗的精锐。幸亏盖罗娇决断得快，要白苗士兵放弃战场的战斗，全力保护居民撤退到神殿，这才不至于全族灭亡。

但是守在此地，也只是等死而已。神殿总有一天会被黑苗发现；就算不被发现，殿中也几乎没有存粮，更没有药物，受伤的人此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饥饿的残余百姓们也都更加恐慌。

南蛮王道：“老天无眼，以至白苗有此浩劫！灵儿公主，请您向女娲娘娘祈求吧！女娲娘娘若有灵，一定会保佑族人的。”

赵灵儿点了点头，道：“让我见见神像。”

“是。”

南蛮王引着赵灵儿，来到玉阶和栏杆围着的神像前。

赵灵儿在神像前跪下，泣声道：“娘，孩儿来看您了……”

不知为何，赵灵儿心中涌出一股深沉的亲选，望着母亲的神像，她心中竟在半个字也吐不出来，自从十年前一别，母亲的温柔竟已成为模糊的记忆。

此时，神像周身竟泛出一层淡淡的青光，众人惊愕地瞪着眼，望着神像。赵灵儿也惊住了，亲眼看见神像上光华流转，虽然还是一尊没有任何神情的塑像，但眼中流露出忧伤，神情也温柔的有如星光。

神像中传出的声音，似乎是真的，又似乎只是梦中一般虚幻：“灵儿，我的孩子，这一路以来，苦了你了……”

“母亲！”赵灵儿颤声唤着，眼中顿时涌满了泪水。

巫后温柔地望着她，道：“好孩子，你能够回到大理，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和苦难，为娘最感到欣慰的是……你身边总算有一位能宽容你、爱护你的丈夫。”

赵灵儿泪流满面，双腿颤巍巍地跪着，用两膝走上前抱住了神像，泣道：“娘，您怎么了？为何您变成了这样？您不能活生生地抱着我，像从前那样跟我说话吗？”

巫后的声音里，充满了哀伤，轻道：“我一是该死之人，强留一缕精魂在世间，只是为了等待着一刻。灵儿，这已是强求的幸福了，你该珍惜满足。”

赵灵儿点了点头，道：“娘，您强留精魂和灵术，以求见我一面，是不是为了要我化解苗族的内斗？”

巫后欣慰地说道：“是的，灵儿。这个责任非常重大，也许对你来说……太沉重了，但你是你父王与我的后代，也是两族共同的希望。”

赵灵儿道：“但是局面演变至此，两族的仇已不共戴天，我又怎能……”

巫后道：“能化解仇恨的绝不是仇恨，而是爱。”

赵灵儿苦笑道：“我知道，但是……如何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化解这么深的仇恨？”

巫后道：“你做不到，也应该做到的。这是旱灾带来的痛苦，让人不得不以杀戮发泄恐惧，只要化解了旱灾，邪恶之徒的野心也就不堪一击。灵儿，娘会将灵咒传给你，为族人带来幸福，就是你的责任了。”

赵灵儿深吸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了，娘。”

巫后道：“你坐下来，专心地将思绪放空吧。”

赵灵儿盘腿而坐，心澈如水，她感觉到一阵暖暖的气流自她的天灵灌了下来，融遍她的周身，耳中充斥着清灵之音，虽然闭着眼，却仿佛见到了无边的原野上绿意盎然，小花点缀着碧绿的幽谷，远处的河水涓涓地流动，空气中充满花香，远方还有少女与青年的歌声，无忧无虑地在蓝天白云下缭绕。

那是曾经在苗疆有过的美景，虽然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但是有一天它必将重现。

渐渐地，一切的幻影淡去了，巫后缥缈的声音似近似远：“灵儿，娘不能在人间与你团聚，但是在天上，我会默默地为你祝福……”

当赵灵儿泪流满面地睁开眼睛之时，巫后神像已化作一尊无神的石雕，一道浅浅的裂痕从头顶出现，裂痕渐渐布满了雕像，随后细细的碎裂之声迅速接连响起，整座雕像应声碎裂！

众人大惊不已，惶恐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方才众人只见到神像发出光辉，而赵灵儿席地打坐，无声无语，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神仙发出的光辉像是一道灵蛇般，窜入赵灵儿身体之中。当神像裂成一地的碎石后，石堆中赫然出现一把雕着蛇的法杖、一件红色披风，以及一颗美丽的彩珠。

南蛮王惊道：“这是……天蛇杖、圣灵披风，还有圣灵珠！这是巫后娘娘的法器！”

赵灵儿含泪望着那堆碎石，轻道：“娘……我会完成您的嘱托的。”

南蛮王恭敬地对法器行礼后，才走上前，将生灵披风披在赵灵儿肩上，赵灵儿手持天蛇杖与圣灵珠，转身望向众人，在她眉宇间的神色，登时变得凜然高贵，教人心折。

众人不禁都屏息望着她，等候着她的玉旨纶音。

赵灵儿望着众人，道：“巫后娘娘已将灵珠咒传于我，要化解白苗的危难，我责无旁贷。但是，在化解旱灾之前，我要你们先答应我一事。”

南蛮王恭敬地说道：“但听公主吩咐。”

赵灵儿道：“化解了旱灾之后，众人不许再与黑苗作战，抓获的战俘要任其归家，以免仇上加仇。”

她此话一出，所有的人都变了色，盖罗娇道：“这怎么行？放黑苗士兵回去，他们会再回头侵略我们！”

赵灵儿道：“战士的起端，只是为了争夺水源，水既不缺，争夺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盖罗娇道：“可是……他们以杀到大理，难道会放弃垂首可得的土地？就算士兵不恋战，难道他们敢违逆巫王，不战而走？”

南蛮王也十分为难，道：“公主，黑苗士兵已杀红了眼，就算是他们放下屠刀，白苗居民也无法平息怨恨。就算是旱灾一息间化解了，战事也不可能自动停止的。属下请求公主收回成命……”

赵灵儿沉痛地说道：“为什么有了水，还要战争？难道你们要的是血吗？”

南蛮王道：“有了水之后，大家必定士气大振，也一定能一举打败黑苗。公主仁慈好生，属下可以将黑苗战俘囚禁后，慢慢感化他们，决不妄杀，如此岂不两全？”

赵灵儿轻轻摇了摇头，道：“战争不是等着对方输，才叫做止战，而是要我方先停止，才能要求对方也停手。如果我说旱灾解除了之后，黑苗就会自动撤退呢？”

“这……”南蛮王难以回答，她心中认定了黑苗决不会退兵。

赵灵儿坚决地说道：“黑苗一定会退兵，我会化解这场战争的。”

南蛮王道：“公主，您要如何做，才能化解战争？”

赵灵儿道：“一切都交给我就是了！”

她神色中的庄严，令李逍遥产生不祥之感，赵灵儿将一切责任一肩扛起，也意味着自我牺牲。最不希望赵灵儿有三长两短的人，当然就是他了。他实在不能想象，若是自己失去了赵灵儿，将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李逍遥这时耳中却已听见赵灵儿的话：“走吧，带我到祭坛去！”

南蛮王道：“祭坛在宫殿的前方，是最危险之地……”

赵灵儿道：“不到此处，如何祈雨？”

盖罗娇道：“大王，属下愿意护送公主前往祭坛！”

阿努突然发声道：“我也去！”

李逍遥望着阿奴，心中颇感安慰，阿奴肯说这样的话，想必也十分担心赵灵儿的安危。李逍遥道：“有我们护送，想必黑苗也伤不了灵儿。”

南蛮王这才点头，道：“让我去对百姓宣告公主的旨意吧！”

南蛮王在前面，带着众人步出内殿，殿外的众人都期待地望着他们。

南蛮王说道：“子民们！灵儿公主回来了，她将像巫后一样，为我们解除苦难，让我们重新得到安乐的生活！”

此话一出，众人脸上出现既欢欣，又有点不知该不该相信的神情。

赵灵儿知道人们已经痛苦了太久，就连承诺也不敢相信了，她对李逍遥说道：“走吧！”

她率先朝外走了出去，李逍遥、盖罗娇、阿奴等紧随在后，百姓们一见到赵灵儿，都不禁双手合十或是跪伏在地，呜咽地说道：“巫后娘娘，您要拯救大家啊……”

“娘娘重生转世，我们有救啦……”

“娘娘，您果然没有弃我们……”

听了这么多哀怜的求恳，李逍遥心头却更加沉重。只靠一个人的力量，真的能解救一个民族？就算解除了一时的干旱，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是不是会再有天灾？就算化解了一场战争，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是不是又会有另一场战争？

解除苦难的人或是仙，又能一直无止尽地救下去吗？

赵灵儿的母族世代所承受的，是多么无限的重责！

一行人才走入城内，果然就遇上大批黑苗士兵围攻，领军所带的百名士兵一下子就抱围住他们，笑道：“盖罗娇，你这魔女总算出现了，你对抗不了教主的，马上投降吧！”

盖罗娇道：“想擒我，没那么容易！”

盖罗娇、阿奴等人正要出手，赵灵儿已道：“住手！”

她这一声呼喝，凛然有威，赵灵儿道：“你不认得我了吗？郝图？”

那领军一怔，看清了赵灵儿，不禁吓退了一步，道：“你是……王后娘娘……”

赵灵儿道：“我是大王的女儿，也是苗族的公主。”领军郝图当年也见过王后与公主，在发生变乱的那一年，虽然众人被迫与妖后党划清界线，可是巫后在众人心中，其实也都还存留着慈爱的印象。只是苦于

拜月教众到处宣扬，举发同情巫后的人为乱党，不是处以死刑就是囚禁，因此人人痛骂妖后以自保。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大王又下令找回公主继承王位，对于公主，众人便只有敬意了。

赵灵儿的威严与气度，确实是人主之威，领军郝图连忙道：“大家退下，不得冒犯公主！”他又转头对赵灵儿说道：“请公主随属下回南绍，切勿与乱党为伍……”

领军郝图正不知该下令捉人，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赵灵儿已经径自继续前行，不再理会他们。

领军郝图想到：“反正公主这一行不过四人，我只要盯好了，不怕他们逃掉！”

于是领军郝图一声令下，这一堆士兵便列队紧跟在后，既不出手，也不离开。

他们走了一段路，又遇上许多黑苗士兵，黑苗士兵都认得盖罗娇，见到她身后竟领着一大批黑苗士兵，都感到十分奇怪，也不敢贸然出手包围，依然紧跟而上。

就这样，当赵灵儿来到祭坛之时，身后居然已跟了几乎所有的黑苗士兵，他们聚在祭坛边，都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来的。

李逍遥抱着赵灵儿，足尖一点，便凌空跃上高坛。低头望去，密压压的都是黑苗的士兵。

盖罗娇和阿奴也跃上祭坛，见这么多的黑苗士兵，盖罗娇脸色微变，想道：“公主要大家不许伤黑苗，任其回家，原来是为了保白苗的生命！有这么多精锐士兵，我们的残兵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他们！若是降

雨后白苗先动手，只是在逼黑苗杀光我们罢了！但是.....他们真的会退兵吗？”

赵灵儿对着坛下众人道：“苗族子民们，你们为何要入侵大理？为何要残杀你们的兄弟姐妹？”

黑苗士兵们不敢做声，但心里都在想着还不是为了生存？还不是为了白苗垄断水井？还不是为了他们不肯屈服大王？

赵灵儿像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一般，说道：“我知道你们不愿意打仗，但是为了生存，没有法子。我的母亲是白苗，我的父亲是黑苗，你们的争战就好像将我扯成两半一样，人扯成两半还能活吗？万万不能！一个民族会化成两半，还能安乐吗？那也万万不能！白苗怪黑苗制造动乱，黑苗也怪白苗制造分裂。但是这就是你们生活艰苦的原因吗？以前黑白两苗和平共处时，不才是幸福的吗？”

士兵中终于有人忍不住叫道：“白苗不肯把水分给我们！”

“本来就是一族，是他们自己自治，不服大王统管！”

“白苗最奸诈，准备密谋灭了黑苗！”

这些抗议之声，令盖罗娇有些惊讶，想道：“原来黑苗是这样想的，原来他们对白苗的残忍，是因为害怕！”

黑苗的主动侵袭，正说明最残忍的行为背后，往往是最大的胆怯。

赵灵儿道：“如果我能让旱灾消除，能够让白苗不计你们屠城的仇，能够让大王收回入侵的成命，你们愿不愿退回南绍，和你们的妻子、儿女、父母、情人们共建家园？”

士兵们大声说道：“旱灾已经这么多年了，绝对化解不了的！”

“九年不雨，连教主也没法子，凭你怎么可能解除旱灾？”

赵灵儿道：“我有法子降下雨水，恢复往日的苗族富裕。只要你们在下雨之后立刻回去，白苗也不会追杀你们。”

士兵们喊道：“我们不相信！”

“要能求得到雨，教主就求得到了！”

“你降了雨，我们才服气！”

赵灵儿道：“我祈到了雨，你们就回到家园去吧！不要在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了！”坛下众人依然叫嚣不停，赵灵儿转身望着竖立在中央的石碑，石碑中央有一处圆形的凹孔，碑面并刻有文字，任何人也看不懂，但赵灵儿竟有如天生就明了一般，念出了上面的文字：“蛇纹之姬，圣灵之身；西藏斩风魔，东海杀雷神；南山收土妖，北荒伏火怪；终以平水患，而大地重生。”

此咒一念，祭坛的四角，以及石碑前竟缓缓冒出了五具六角的小平石柱，赵灵儿将生灵珠按在石碑顶端的凹槽之内，圣灵珠光华一转，竟自己整颗没入碑中，顿时，石碑上也充满了奇异而圣洁的光辉。

接着赵灵儿将风灵珠置于中央石柱，伸手一扬，手中的火、土、水、雷四珠飞散了出去，各自落在其他四个石柱上，没入了柱中，顿时五行之光大作，包围住中央的赵灵儿。

赵灵儿站在祭台中央，手结法印，念道：“天地诸神啊！我以女娲圣灵之名，请求您赐予这片土地新的生命……”

这时蔚蓝的天空迅速被四面的乌云所吞噬，五行之光窜上天际，轰然巨响，劈下一道衔接天地的巨雷！

紧接着豆大的雨水哗啦哗啦地洒落下来，众人仰着头，几乎不敢相信这打在脸上、身上都会疼的大雨，就这样真实地落了下来。

顿时，龟裂的土地重新合了起来，雨水滋润着大地出现了泥土的光泽。稠块般的泥流也迅速汇成了江河，欢畅地奔腾着。

躲在神殿内的白苗的士兵百姓们全奔出了大殿，忘了自身的危险，在雨中大叫大跳着，更有许多人哭了，喜悦的泪水和雨水融在一起，滑入这片辛酸的土地中。

祭坛下的黑苗士兵们目瞪口呆之后，许多人纷纷放下了刀，又叫又跳，更有人跪在地上，张着双臂像要接住这临盆之雨。一时之间，除了响亮地雨落之声，就是人们的狂喜欢呼，或是无意义的叫声，叫声与笑声交织成一片，也分不清是黑苗的，还是白苗的。

“这是神迹！这是神迹啊！”

“女娲娘娘显灵了！”

“不，是巫后不弃我们，是公主救了我们啊！”

领军的将领们更是喜不自胜，全跪倒在地，高呼：“公主万岁！”

“请公主回南绍继位，我们一定效忠公主！”

盖罗娇也喜得泪流满面，对赵灵儿道：“公主殿下，全族有救了，请您留在大理，继承巫后娘娘的祭司之位！”

赵灵儿望着祭坛下欢呼要她回南绍的军士们，摇了摇头，道：“我不能留在此地。”

盖罗娇一怔，问道：“为什么？”赵灵儿道：“父王下令入侵，我必须亲自回去，问明白他为何甘受拜月教主所惑，若是他执意不回头，我便

要除去拜月教主，才能永远根绝两族之仇。”

李逍遥这时心里更加沉重了，赵灵儿还要去面对拜月教主？

他曾与拜月教主交过手，明白此人不但法术高强，而且奸诈无比，赵灵儿与他直接对抗，恐怕是凶多吉少。

但是，见赵灵儿的神色如此坚决，自己的规劝她也一定不会接受的，那么只有一路追随于她，尽力地保护在她身前，就算最后是一死，也要死在一起。

赵灵儿望着李逍遥，她知道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最痛苦的人会是谁。

但是，李逍遥没有让她失望。

李逍遥握住了她的手，道：“我会全力保护你的！走吧。”

赵灵儿感动得眼眶泛红，轻声道：“多谢你，逍遥哥哥。”

李逍遥拥着她，跃下了祭坛，赵灵儿道：“大家随我同回南绍吧！”

黑苗士兵们大声欢呼，簇拥着赵灵儿，在滂沱大雨中，朝着南绍的方向而去。被雨雾所吞没的道路前方，呈现出一片黑茫茫的诡异的黑暗。

第三十章 最后试炼

这一队军旅在雨中往南绍行进着。虽然雨水极大，路面泥泞，但是因为已有九年大旱，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大雨中不但不觉辛苦，反而都感到心情欢悦。

大理与南绍不过十数里之遥，远远地便看见南绍的碉堡城门，在鱼影里有如黑暗的巨兽。

城门上的守卫们见到密压压的大军，不禁惊愕万分。白苗溃败的消息早已传入城中，宫里未曾发布军令要入侵的军队撤回，此时骤见这么多军队朝城中行来，城上的卫兵们不知怎么回事，连忙通报拜月教主。

拜月教主闻讯，急赶上城，果然见到队伍整个都回头朝南绍城前进，在前面带队的是三女一男，最前面那女子的容貌简直就是巫后再世，而那男子更有一种令他产生不祥的眼熟感觉。

拜月教主在城墙上高声喝道：“不许再前进！你们造反了吗？”

赵灵儿一停下来，后面的队伍也停步不前。赵灵儿仰头望着前方城上的人影，平静地说道：“我是灵儿公主，开开城门让我进去见父王！”

她声音温和，却令城上的守卫们全都心头一慌，在雨中很难看清楚城下的景象，但是，赵灵儿就是给他们的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公主回来了？”

“真的是公主？”

“如果不是，怎么全军都听她的……”

“是啊，而且这雨也来得好突然，不会是上天的祥瑞吧……”

一时之间，种种耳语传遍了士兵之间，虽都只是窃窃私语，以拜月教主的修行，却是字字听得一清二楚。他心知局面因赵灵儿的出现，而对他极为不利，再怎么说明，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世代传承的巫王一家。若是军民们相信赵灵儿是公主，那么当然是服从赵灵儿，而不是自己。

拜月教主大声道：“什么公主？妖言惑众！公主还在仙灵岛上，哪来的公主？”

赵灵儿道：“只有女娲一族能使用灵珠咒，我以五灵珠祈来大雨，这就证明我是巫后之女！”

此话一出，城上诸人疑虑尽消，登时欢庆之声大作，公主不但回来了，还带来这丰沛的雨，解除九年之旱，也许苗人的苦就要受完了。

赵灵儿又道：“请开开城门，让我进去见父王！”

拜月教主的声音吓阻了正要开城门的士兵们：“住手！这场雨只是恰巧，或许是上天为了庆祝大理重归南诏统治，才降下大雨，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身边还带着大理的逆贼盖罗娇，分明是来历不明的奸细！”

赵灵儿道：“我以灵珠祈雨，所有的兵士亲眼所见！快开城门！”

拜月教主不但不肯放人进来，反而说道：“你这妖女，和白苗的逆贼一起以妖法迷惑士兵，怎能放你入城？来人啊！放箭！”

城中的箭垛内立刻射出大雨般的箭，竟射中许多同样是黑苗的士兵，登时哀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李逍遥等人想不到拜月教主居然做得出这种事，连自己的士兵都敢屠杀，心头火起，李逍遥喝道：“你这个残忍奸恶之辈，受死吧！”

李逍遥真气贯剑，御剑飞去，手中虽只有剑鞘，但在箭雨之中，长鞘上拨下撩，护得周身滴水不露，竟无一箭射得到他。见李逍遥身若凌空地飞过来，拜月教主大惊，急忙转身逃入碉堡之中，李逍遥喝道：“哪里走！”

李逍遥剑气勃发，射向拜月教主后心。拜月教主随手一挥月杖，将这道真气格去，人影也消失在碉堡之内。

李逍遥立在城墙之上，虽然他只身立于敌境，但竟无一人敢靠近伤他，全都撤退至数尺之外，严阵以待。李逍遥不惧不惊，大声道：“还不开城门！”

赵灵儿在城下仰头望见李逍遥一夫当关之魄，暗自担忧他的安危，毕竟此时他身处最明显之地，若有人放冷箭，恐怕李逍遥未必逃得了。

所幸就在此时，赵灵儿背后的黑苗士兵们，居然齐声大喊：“公主回来啦！快开城门！”“公主回来啦，快开城门……”

几千人响遍云霄的喊声，传入城中，城中的男女老幼正在欢庆着久旱逢甘霖，又听见这样的呼喊，都欣喜若狂，在街道上奔走相告。一时之间整座城居然弥漫着一股十年来未曾见过的欢喜景象，就算是过年也不过如此。有许多人甚至赶到城门下，要迎接公主回城。

城外是自己的弟兄袍泽，城内是欢迎公主的百姓，都闹着要开城门，令城上卫士们不知该如何是好。几名领军议论片刻，有主张应让公主入城，以慰巫王的；也有坚持要先请示拜月教主的，但是派去请示的兵士们怎么也找不到拜月教主，耳边只见万众喧闹之声如同沸天，再不开城门，恐怕要起暴动，领军们只好把心一横，严令诸军不要乱动，并大开城门。

赵灵儿见城门缓缓打开，吊桥也放了下来，横跨过巨壕深沟，“砰”地一声巨响，吊桥平摆在自己脚前。她抬头看去，城内军民百姓都兴奋狂喜地跪在两边，膜拜欢呼。赵灵儿眼眶一热，想起当初自己落魄逃亡，被许多卫士们追杀，当时若非姥姥，早已身首分离，

背负着妖女之名而死。如今自己终于能抬头挺胸地回到故土，可是姥姥却已经看不见这一切了。

她见到李逍遥就站在城门之中，微笑看着她，伸手等着接她入城。赵灵儿更不由得百感交集，救自己逃出苗疆的是李逍遥，护送自己回来的也是李逍遥，生命中若是没有他，也许什么都成了空，不管是身份，还是依靠。

赵灵儿步入城中，握住了李逍遥的手，在群众的欢呼和迎接中向皇宫走去，就连原本还有疑虑的领军们，一见到赵灵儿与巫后长得一模一样，也都疑心尽去，纷纷主动上前为她开道，甚至带来马匹车辆，不但请赵灵儿登驾，甚至对李逍遥、盖罗娇、阿奴等人，也十分热情。想来这是因为旱灾既解，公主又安然返回，人心振奋，也自然地兴起同胞之心，不把白苗当作仇敌。

盖罗娇见到黑苗居民为了赵灵儿的归来，如此欣喜，不禁感慨地想：“巫后的仁德，果然就连黑苗也真心怀念！黑苗的居民是真的欢迎灵儿公主，就和我们一样。”

在领军的带领之下，赵灵儿等人的车队直往宫殿，一路上都是民众不尽的欢呼拥戴。赵灵儿却并不喜悦，李逍遥见到她神色黯然，握紧了一下她的手，道：“你看，黑苗民众如此信任你，你为何不开心？”

赵灵儿苦笑了一下，道：“起初我很高兴能回来，但是……大家这样狂热地迎接我，只是怀念我母后，把这样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

李逍遥道：“那有什么关系？你就和巫后一样善良聪明。”

赵灵儿叹了口气，道：“如果这十年来，黑苗的百姓们都安居乐业，那就不会怀念过去我母后的领导了。如今大家见到我，好像是母

后重回，他们欢喜成这样，不就表示他们这十年的日子，过得真的太苦了吗？”

确实，人们只有在过苦日子时，才会怀念起旧主。当初巫后还在，与巫后不在的日子，必定是天差地远，百姓们见到赵灵儿，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KC

难道巫王真的如此昏庸无能吗？这个疑问深深地存在李逍遥心中。

在众人的开道之下，赵灵儿一路通畅无阻地来到宫殿之外，宫门大开着，迎进了赵灵儿等人。

宫殿内的侍臣们前来带路，赵灵儿、李逍遥、盖罗娇以及阿奴直入偏殿，殿中空空荡荡的，正前方的宝座里，只坐着一名身形高瘦，两鬓霜白的男子，他头戴金冠，服装华丽，应该就是巫王了。

这时的巫王，比起李逍遥见过的十年前的他，苍老了许多。不但样子瘦了，原本精悍充盈的脸上，也多了许多的皱纹和斑点，眼神中的忧郁之色，更说明他过得并不快乐。

他望着赵灵儿，不安的眼神又扫向李逍遥以及盖罗娇、阿奴，最后还是定在赵灵儿身上。嘴唇只动了一动，终究仍坐在原地，没有起来，更没有抱住赵灵儿，心疼她的历劫归来。

赵灵儿颤声唤道：“爹……”

巫王的声音有些渺茫：“青……青妹，是你回来了吗？回来向我索命吗？”

赵灵儿一怔，眼泪滑了下来，道：“父王，我是灵儿，是您的女儿啊！”

巫王的眼睛中闪过微妙的光彩，离座而起，伸出了双手，道：“真的是你？是你吗？灵儿……”

赵灵儿快步奔了上前，跪在阶下，仰望着他，道：“父王！”

巫王见她奔来，反倒吓得赶紧退回座位，一脸的惊慌。及至赵灵儿停步，他才重新定下神来，低下头细细地端详着五层白玉阶下的赵灵儿。两人相隔只有数尺，看得十分清楚。

巫王道：“……没错，你……你就和当年的阿青一模一样！灵儿！”

一声欢欣的呼唤，令赵灵儿喜极而泣，扑了上去投入巫王的怀中，泣道：“父王，父王……”

巫王轻抚着赵灵儿的头，赵灵儿想起幼时父亲慈爱的怀抱，已有十年未曾体验，泪水不断随之滑落，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巫王道：“灵儿，是父王无能，逼死你母后，你心中一定很怨恨父王……”

赵灵儿只能不断地摇着头，说不出话来。自己会回来，就表示并没有怨恨之意，只希望能将过去的一切重新补救。

巫王又道：“当初，百姓们都要父王杀死你母后，如今却也是大家将你迎了回来，唉！‘民意如流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如今举国上下，都弃父王而去了，爹自知你将成为下一任的巫王，也许孤王已经没有什么日子可活了……”

赵灵儿忙道：“爹，您为何这么说？”

巫王苦笑道：“我害死你母亲，又差点逼死了你，难道你不恨我？”

赵灵儿道：“女儿绝对没有不利于父王您的意思，为何父王以为女儿会……”

巫王似乎并不相信，声音苦涩地说道：“我只希望在我死之前能够得到你的原谅，灵儿，你愿意原谅父王吗？”

赵灵儿道：“无论您以前做了什么，您还是我的父王！”

巫王微笑道：“灵儿，今后你就接下爹的王位，替爹挽救这个国家吧。”

赵灵儿急道：“这不是女儿回来的用意……”

突然间赵灵儿身子一震，在阶下的李逍遥等人只见到赵灵儿的背影，以及俯看着她的巫王，巫王一手握着赵灵儿的手臂，另一手原本放在自己腿上，可是此时似乎举了起来。

李逍遥等人见到赵灵儿身子一震，后半句话竟说不出来，都是一呆。突然见巫王的手一使劲，刀尖竟透出了赵灵儿的腹侧！

李逍遥全身发冷，眼前一黑，脑中马上是空白一片，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为何自己一时之间什么也无法反应？

赵灵儿自己也浑然不解发生了什么事，她话说到一半，巫王居然以她的身子为遮掩，一刀刺入她的要害，在赵灵儿一愣之时，巫王更用力地将刀刺穿了她的身体！

赵灵儿无法想通这突然之变，巫王已用力地抽出刀，赵灵儿身上穿孔的伤立刻喷出鲜血，血像是瀑布一般地喷涌着，赵灵儿从没想过身上的血会这样在自己面前喷成血瀑。耳边只听见李逍遥的一声狂喊：“灵儿！”

赵灵儿此时已由台阶上倒了下去，滚落玉阶，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李逍遥奔上前抱住赵灵儿，一伸手去按住伤口，马上整只手都是血，李逍遥急得全身都在发抖，像是所有的力气都不见了一般，半个字也吐不出来。怀中赵灵儿面若金纸，气如游丝，眼看着随时都会断气。

被刺穿了身体要害，只怕内脏早已破裂，赵灵儿的生命只剩这微弱的片刻了。李逍遥知道赵灵儿此行回到南绍，凶多吉少，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猝不及防的处境里失去赵灵儿。

李逍遥颤抖着仰起脸，望着阶上的巫王，巫王手中还握着那把血淋淋的短刃，刃上蓝光隐隐，一看就知还涂了剧毒。他缓缓由宝座上立起，傲然地望着他们，反手抽出藏在宝座后的月杖，将短刃收入月弯之中。他那张憔悴的脸孔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竟在李逍遥等人面前渐渐化回拜月教主的模样。

李逍遥颤声道：“你……你是……”

拜月教主冷然道：“真正的巫王早就死在我手中了，这十年来，我就是巫王，巫王就是我。”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竟敢弑主！”盖罗娇怒道。

拜月教主道：“呵！若不是他意志不坚，优柔寡断，我也不必杀他。”

“你为何要下此毒手？万一让百姓们知道殿上的是个假货，你还有命吗？”盖罗娇怒问道。

拜月教主道：“哼！没错，当年要不是巫王突然改变心意，宁愿冒着亡国的可能，坚持召回巫后，也不必逼我下手杀了他！十年了！老夫已经隐忍十年了。这十年来我伪装成巫王，统治子民，现在巫后的孽种既然送上门来，只要我将她也除掉，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危及我的地位了，哈哈……”

盖罗娇喝道：“除非你能将我们全部都灭了口，否则你的野心绝不会得逞！”

拜月教主微笑道：“在我眼里，你们只不过是蝼蚁罢了！”

“夸口！”

盖罗娇大步窜上，袖中挥出一道透明细丝，丝网扑向拜月教主。拜月教主月杖疾挥，护住身前，将丝网削作寸寸断线。霎时，银光疾闪，拜月教主一杖已挥至盖罗娇头顶之上，盖罗娇大惊，急忙滚地闪开，月杖重重击在地上，溅得青石地面碎屑飞散。

拜月教主一杖紧接着一杖朝盖罗娇天灵猛击，盖罗娇只能不断翻身避去，杖头的劲风不时扫过她的耳鬓，局面凶险已极。盖罗娇及时左手一挥，大把毒烟扑向拜月教主，才逼得他跃后闭气，盖罗娇也翻身跃起，重新立稳身形。

在盖罗娇与拜月教主缠战之时，阿奴已奔至呆若木鸡的李逍遥身边，道：“灵儿公主怎么样了？”

李逍遥只是抱着她，她的呼吸已停止，胸中也没有心跳，李逍遥就像跟她一起死了一般，无法反应。

阿奴突然要拉开赵灵儿，李逍遥抱紧了她，严厉可怕地喝道：“放手！”

阿奴忙道：“让我以还魂咒救救灵儿公主！”

一语提醒了李逍遥，他连忙帮阿奴扶着赵灵儿坐正，让阿奴为她施咒，或许还有机会救回赵灵儿一命。

阿奴盘腿坐在赵灵儿背后，双掌抵在赵灵儿的背上要穴，闭目专心摧诀。李逍遥跪伏在她们面前，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生怕扰及阿奴行功。

阿奴的头顶冒出阵阵青烟，脸色也忽青忽白，汗珠点点滑落，令李逍遥一颗心直提至喉头，在这要紧之时，实在不敢想象还有任何意外。

盖罗娇已战得险象环生，拜月教主突然跃开，转袭阿奴与赵灵儿，但他身影未至，李逍遥已先发剑气，一剑削过拜月教主的左臂。

“啊！”

拜月教主没想到李逍遥的剑这么快，闪身跃开时，左臂已是鲜血淋漓。

李逍遥道：“若是灵儿有差池，我会杀你抵命！”

拜月教主收敛惊魂，道：“哼，岂容你等在此撒野！”

他身子一晃，便已闪回宝座，按下机括，登时整座宫殿警铃齐响，刺耳的声音令阿奴心气猝断，施于赵灵儿身上的咒语也整个消散无踪，阿奴急忙收气回身，急道：“我……我已经施了还魂咒……但是……灵儿公主还是没有心跳。”

李逍遥一怔，这时大殿的宫门顿开，卫士及贵族们已闻警赶至，见到殿中的赵灵儿一身是血，生气全无，不禁都震惊住了。

拜月教主喝道：“这些乱党杀了公主，还将大王推出殿外，他们是奸细！是要灭我黑苗的奸细！”

李逍遥没想到拜月教主会扯出这样的谎，但南绍臣子们一听，却全都大惊失色，一声整齐的喝令，数百人已包围住了李逍遥等人。

李逍遥抱着已无呼吸的赵灵儿，和盖罗娇等退至窗边，转头一见，大雨仍不停地下着，已在地面上积出水流，甚至已溢出了城外巨壕，开始漫淹到居民的住户了。

水波之中，隐约可见巨浪滔天，这不是洪水的正常景象，而是水底下有什么在搅动着水流，掀起吞噬万物的浪涛！

拜月教主一声喝令：“把他们就地正法！”

数百人乱刀往李逍遥、盖罗娇、阿奴挥来，李逍遥一手抱着赵灵儿，一手持剑，道：“拜月，纳命来！”

他身子一闪，跃过了人群，长剑上真气骤发，直取墙前的拜月教主。拜月教主背后无路可退，只好举杖一点，打中李逍遥的手腕。李逍遥手上剧痛，七星剑差点脱手，却翻腕重握，继续直刺上去。

拜月教主长杖一振，格去李逍遥这一剑，接着便迎面打向李逍遥的门面。李逍遥闪过，剑势凝回舞到，力透数丈之远。拜月教主不得不狼狈滚地闪开，李逍遥翻腕，剑势由直取变下刺，追击拜月教主。

两人一攻一守，李逍遥固然一时杀不了拜月，拜月却也无法自李逍遥的剑势中脱身，口中更没有余闲喊救兵。而那数百士兵围困住了盖罗娇和阿奴，也无法取胜，盖罗娇心念着两族化解仇恨，出手多有保留。

李逍遥手似风环，猛地又连取两剑，差点伤及拜月教主，拜月教主长杖突然福至心灵，不再一味闪躲或是对付李逍遥，月杖上惨光闪闪的月镰反而朝李逍遥怀里的赵灵儿砍去。

李逍遥大惊，连退数步，拜月教主也就趁此时机跃出数尺之外，李逍遥待要再追，优势却已尽失，拜月教主大可以从容逃出去。

突然哗啦巨响，自外响入，大把的水花溅入殿内，将所有激战残杀中的人们都淋得一身透湿。

殿外的水涛竟整个袭向宫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巨涛？激战中的众人被水淋得战事稍歇，全都惊愕万分。

只有拜月教主不惊反喜，笑道：“哈哈……我的水魔神兽将要复活了！”

“水魔兽？”盖罗娇脸色一变。

拜月教主笑道：“没错，水魔神兽正在水底下翻腾踊跃！现在女娲族裔全都死尽，再也没有人可以对付我的水魔神兽了……哈哈……”

殿中所有的人都吃惊地望着拜月教主，包括南绍的官兵大臣们。

一名大臣惊道：“什么？教主，你竟然召唤太古魔兽，这会使得大地灵气失去平衡，而造成灾难啊！难道十年前的洪水，和这九年大旱，都是你……你豢养水魔兽之故……”

拜月教主得意至极，笑道：“我花了无数苦心，才召唤驯养出水魔神兽，要不是十年前巫后以性命封住魔神兽，我也不至于要苦等至今！哈哈……魔神兽是真正的不死之身，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我了！”

阿奴怒道：“你引来天灾，嫁祸给巫后娘娘！是你破坏女娲的封印！你是苗族的罪人！”

拜月教主眼中的狂喜化作扭曲的恶毒，道：“住口，你们就要命丧黄泉了，我掌握魔神兽，就可以操控所有天地间的力量。我要风就有风，要雨就有雨。任何部族不听从我，就将万劫不复！你们白苗族就是最好的榜样！”

盖罗娇道：“你疯了……”

拜月教主道：“谁说本座疯了？苗疆所有部族，都要对本座伏首称臣！我第一步就要先灭掉白苗，然后进兵中原，让我君临天下！”

那口气，那眼神，都是权力者的疯狂。水波一阵一阵地涌进宫中，就像是水魔兽在逼令拜月教主快点行动一般，拜月教主继续道：“现在我只要再献上一男一女的鲜血，我心爱的水魔神兽就能够再次的复活，纵横于天地之间了！这小妖女已死，你既然和她生死与共，不如一同作为水魔兽的祭品吧！”

李逍遥怒道：“做你的春秋大梦！”

拜月教主却一振月杖，傲然立在狂涛拍打之中，周身发出惨绿红艳的交织光辉，阴险地笑望着李逍遥。

李逍遥猛然想起，他虽然武功高强，法力却都尚未施展，若是拜月教主此时施展出他的法力，或许自己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呵呵呵……你们同葬魔神兽之腹吧！”

拜月教杖中所发出的光影，在李逍遥面前笼罩成一片迷蒙光辉，李逍遥明知现在局面极危，身子竟无法挪动分毫，双脚像是定在

地上一样，脑中也只有一片混乱的光线，整个人像是被这奇丽之光给捆住了，连呼吸都感到十分困难。

他耳中还听见盖罗娇和阿奴在喊着什么，但是李逍遥竟连她们所喊的话也分辨不出是什么意思，只觉呼吸越来越困难，眼前白光骤盛，似乎还看见灵儿立在他面前，对他微笑着。“灵儿……”

李逍遥下意识只想往赵灵儿的方向奔去，一步跨出，突然间整个人一脚踩空，像是落到无底洞一样，重重地摔了下来！

“啊！”

那股窒息感消失了，李逍遥跌落在地，按着疼痛的颈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方才他被拜月教主的邪术所控制，茫茫地不知反抗，盖罗娇和阿奴见到拜月教主手中的月杖发出光线，捆住李逍遥的颈子，将他整个人吊上半空中，李逍遥竟连挣扎也没有挣扎。但突然之间，月杖发出的邪光消散，李逍遥自半空中跌了下来，而原本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与心跳的赵灵儿，却颤巍巍地起了身，挡在李逍遥与拜月教主之间。

李逍遥一看清面前的景象，又惊又喜，叫道：“灵儿！”

赵灵儿身子一晃，李逍遥便及时将她扶住，拜月教主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道：“你这妖女！你明明死了，你……”

赵灵儿冷冷地望着他，道：“你以为那一刀……杀得了我吗？”

李逍遥虽扶住了她，却感觉她的身体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像活人的身体，因此心中依然充满了惶恐，生怕赵灵儿又生气断绝，再度离开世间。

拜月教主脸色微变，赵灵儿吸了口气，继续说道：“在没有粉碎你的疯狂的野心之前，我是不会到阴间和我爹娘见面的！”

拜月教主喝问：“你为何能突然间由死转生？”

赵灵儿道：“我聚留住最后一丝灵气不散，你所发出的法力让我接收了，助我重生！是你作法自毙！”

原来赵灵儿秉承女娲的半神之体，就算肉体已不再运作，只要维持住一丝灵气，就能借机再获生机。当初巫后力战水魔兽，原本已经身体重伤而死，却也是靠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灵力封在体内，十年之中慢慢地吸收天地精华，才有能力再送李逍遥回到过去，以及对赵灵儿交代遗言。这些事情耗尽了巫后这十年来所积存的灵力，因此交代过后，巫后便烟消云散，真正地死灭了。

虽然巫后并没有教赵灵儿这些积存真灵的要诀，但是，这是女娲族的天生能力，也可以说是赵灵儿的本能。当那一刀刺入她体内之时，她就本能地如此护住生命，不至于当场魂消魄散。

阿奴为她行还魂咒，虽然投注给她一些灵力，但是却还不够，赵灵儿身躯已死，精神犹在，她知道李逍遥见到她失去生气的身体，而伤心欲绝，却强忍着不发出灵力，以免浪费好不容易蓄起的一点点生命。直到拜月教主使出妖法，赵灵儿瞬间就将他的灵力给转移到自己体内，这股宏大的灵力令赵灵儿能再度起身，可是，赵灵儿的身体却还是死的，就像神殿里那尊巫后的石像一样，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媒介罢了。

李逍遥当然不懂这一层，但拜月教主修行深厚，一下子就想通了自己的法力反而成为赵灵儿复生的契机，怎不教他气急败坏？

“你……”拜月教主喝道：“本教主不使用法力，也杀得了你们！”

拜月教主横挥月杖，袭向李逍遥与赵灵儿。李逍遥及时抱着赵灵儿及时跃后了数尺，却依然被杖上所带的寒气给削破了胸前，血流满身。拜月教主追击两人，只见月杖所过之处，登时血喷如瀑，接着咚咚一连数响，居然月杖的余势就砍落了七八颗士兵的头颅！

众人惊呼惨叫，全往外逃，盖罗娇与阿奴同时抢上，两道毒烟袭向拜月教主。拜月教主却身形早已闪出了两女毒烟范围，一杖朝阿奴拦腰砍去。拜月教主施展出真正的实力，他身手之快，实在不可思议。

阿奴还反应不过来，李逍遥已一剑向拜月教主的背心刺去。他离拜月教主有数尺之遥，虽然动作极快，但以拜月教主的功力，还是足以先砍杀阿奴，再回头还击李逍遥。李逍遥只有暗自祈求拜月教主先回手相格，若是拜月教主竟不理睬李逍遥这一击，而继续砍往阿奴身上，阿奴绝对要被当场腰斩。

幸而拜月教主因乍见赵灵儿复生，心中不安，不免略有些心浮气躁，李逍遥剑已逼近，他不假思索便回手一格。李逍遥手中快剑在电光火石之际，连出十几招，都紧缠着拜月教主的月杖，万点剑花，以求乱敌。

拜月教主冷笑道：“雕虫小技！”

拜月教主一杖竟直破生门，往李逍遥胸口坛中大穴点去。

幸亏李逍遥也以快取胜，及时往旁一侧，杖头只击中他的左臂，李逍遥一阵剧痛，左手竟一时之间举不动，像是废了一般。

李逍遥大惊，拜月教主果然是他所遇最可怕的敌人，只要一给拜月教主施展的机会，自己这四人马上就都要毙命在他杖下。他不但武功极高，足以称雄一时，就连剑圣也未必是对手，更兼他法力高强，巫后

也不如他，这样无敌的魔头，又有水魔兽为助，他所梦想的权势，并非虚妄。

李逍遥当即连刺数剑，只攻不守，都取拜月教主要害，背后的盖罗娇也手上一挥，数十点银光射向拜月教主的后心，拜月教主格去李逍遥的剑，一杖打中李逍遥，李逍遥踉跄跌退，拜月教主同时随手一转，便只听铛铛铛数响，竟将盖罗娇的暗器一一拨开震散，这样快、准的功力，周身全无半点破绽，根本无法伤他分毫！

李逍遥跌退至赵灵儿身边，赵灵儿道：“逍遥哥哥，快使用酒神咒！”

话声方落，拜月教主的杖势已向两人袭来。李逍遥来不及挥剑反击，又要护着赵灵儿，情急之下，只好一剑刺出直取拜月教主的双目，身子也迎上去，竟不避拜月教主这一杖，乃是两败俱伤的打法。若是拜月教主继续袭来，自己的双眼会被刺瞎，但李逍遥也一定立刻死在当场。

李逍遥肩上又是一痛，拜月教主已退了开，原来拜月教主为了闪避李逍遥的剑，一偏杖势，斜跃向左，才只打到李逍遥的右肩，而没有刺穿他的咽喉。李逍遥的左臂、右肩，已连受两击，此时他的双手几乎动弹不得，更不要说使出快剑杀拜月教主了。

拜月教主正要追击，突然间四面八方立起几人，往拜月教主身上扑去。拜月教主一发错愕，那些人已紧紧缠抱住了拜月教主。

而当李逍遥看清那些是什么人之后，不禁倒吸了口冷气。

那些人有的断了头，有的缺半边身子，竟都是已死之人！阿奴端坐在角落，左手结法印，喃喃念咒，右手五指指端青光缭绕，青光连接着那数名死者，随着阿奴的手指动向而动。阿奴五指一屈，七八名死者便将拜月教主抱得更紧。

阿奴竟会行尸之法？李逍遥一怔，便想通了这必是傀儡虫的功效。这段居住在圣姑家中的时间里，阿奴时常见李逍遥与赵灵儿款款深情、旁若无人，她心情苦闷，又不想离开此地，便又偷偷跑到试炼窟去抓傀儡虫，缠着圣姑教她行尸之咒。圣姑也不愿阿奴闲着而胡思乱想，索性便教了她，让她忙得没时间去对李逍遥胡闹。阿奴毕竟是小孩子，于情爱之念懵懵懂懂，有了好玩的行尸之咒可学，脑子里竟真的比较不会去想到李逍遥的事。

拜月教主全身被死者抱紧，一时挣扎不开，正要沉住气以真气振开他们，李逍遥已及时吞下酒剑仙给他的酒，双掌疾翻，一股裂天蔽地的法力，自他双掌间透出，随着李逍遥喷出的酒，轰然袭向拜月教主！

这道神咒轰袭过处，巨响轰然，众人只见白光一闪，拜月教主周身血肉四散飞溅，抱住他的那些尸体，被酒神咒的强大威力给打成裂骨碎肉，就连拜月教主身后的殿墙也被轰得石块到处喷射，墙面被轰出了一个洞，水涛更是大股地扫了进来，将地上的尸体有的卷了出去，淹没在黄涛之中，有的被推扫到角落，到处狼藉一片。

李逍遥身子一软，跌坐在地，每当酒神咒一使了出来，他便有如全身都被掏空了一般。但他握住了赵灵儿冰冷的手，心中却十分宽慰，不愿去想为什么赵灵儿的手一直这么冰，为什么赵灵儿鼻间一直都像是没有呼吸，他宁愿相信赵灵儿真的活过来了。

拜月教主趴倒在地，不知是死是活。

阿奴和盖罗娇奔到他身边，阿奴道：“逍遥哥哥，你怎么了？”

“我没事……”李逍遥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

盖罗娇随手拾起地上的弯刀，道：“我去砍下拜月的人头！”

她一转身，朝拜月教主走去，一刀正要砍落，却突然间手腕一紧，已被握住。

原来拜月教主竟还没死，及时抓住了盖罗娇的手，仰头阴沉的笑着，道：“要我死.....没那么容易.....”

他声音干哑，也已极为虚弱。若不是那七八名抱住他的尸体，略挡了一下酒神咒的威力，他早就全身裂碎而死了。此时他内脏及骨骼，已尽受重伤，危在旦夕，却仍有一定的实力。

赵灵儿冷冷地一挥手，指间真气疾射，登时穿透拜月教主胸口，将他整个人打飞了出去。

拜月教主胸口鲜血喷出，踉跄地跌退好几步，勉强站起。盖罗娇弯刀一挥，便要朝他袭去，拜月教主喘着气，道：“哼.....休得羞辱本座！”

盖罗娇道：“你这样的邪恶之徒，正应枭首以示天下！”

拜月教主扬声大笑，道：“本座就算是死，也不让你们如愿！”

说着，他竟往后方被撞破的洞口翻身一跃，在凄厉的惨叫声中，被滚滚黄浪吞没了。

拜月教主就这样葬身在巨浪中，李逍遥和众女一时之间，都依然屏气紧张，说不出话来。

而原本澎湃的巨浪，不知为何也平静了下来，虽然雨仍在落着，但是水面却是平静的，只有击打在水面上的漪痕一圈圈地扩大又消失。

李逍遥想起适才恶战，兀自心有余悸，过了片刻才道：“那妖人居然自己了断，他果然是个可怕的高手。”

阿奴也松了口气，道：“太好了，这坏蛋再也不能耍什么阴谋了！”

赵灵儿却低头沉思着，长睫微颤，不知在想什么。

猛然间，一声低沉的鸣吼，有如自地底传出来一般，水面被震出一道道波纹。

“这……这是什么声音？”阿奴惊问道。

那声鸣吼虽然低沉，却有如大地的叹息一般，再远都听得见。

赵灵儿脸色苍白，道：“水魔兽已经复活了，拜月教主宁肯投水，一定是以自己献祭魔兽，魔兽吞了他，正急着要再找灵力深厚的女子吞食，就能成为无敌的妖物。”

“什么……”

水魔兽的嚎叫声，骤然穿破水面，震天响起！宫殿也被这巨响给震得摇晃了一下，李逍遥连忙抱住赵灵儿，道：“快离开王宫！”

李逍遥等人朝外疾奔，大水却整个掀起，朝王宫涌来，就算李逍遥要御剑逃走，他才使过酒神咒，气力不继，也无法连同盖罗娇、阿奴都护着离开现场。

水波掀起了至少有数十丈高，简直像是山崩之势，登时就淹没了王宫，将李逍遥、赵灵儿等人都吞入水中，李逍遥被一个巨浪卷去，还紧握着赵灵儿的手，不肯分开。

两人被大浪推出宫，好不容易巨波略止，两人手还握在一起，在浪涛中载浮载沉。

黄白水涛之间，隐约可见黑色的怪影，两颗眼珠直径丈余，发着幽光，那黑影必定就是水魔兽了。

水波微漾涌了过来，一波比一波高，李逍遥知道巨浪又要打至，将赵灵儿的手抓得更牢了。果然，水下的黑影一翻，又是一波强浪，两人几乎要被掀上半空中，李逍遥不顾一切，使尽了真气御剑飞出，和赵灵儿两人滑飞过高浪。

突然间面前黑影迎面扑来，水魔兽竟跃出了水面，跃至半空中要张口吞下李逍遥与赵灵儿！

李逍遥真气不继，一个不稳，和赵灵儿两人从高空落了下来，也正巧避过水魔兽这一击。两人摔落之处，是王宫外的吊桥，正好接住了他们，否则怕也要摔死了。

方才已可见水魔兽的血盆大口以及黑暗的咽喉，那阵阵令人欲呕的腥气，犹令李逍遥心悸。吊桥整个剧烈一晃，硬生生被水魔兽横扫而过之力给打成碎片，李逍遥一声惊呼，护着赵灵儿，两人双双又落入水中，身边净是大大小小的碎石断木，纷纷滚落水中。

汹涌的浪潮上，露出水魔兽的巨鳞一角，怒吼声在凄风苦雨中更加震人心腑。

突然间一道绳索漂了下来，阿奴叫道：“拉住！逍遥哥哥！”

阿奴站在城墙上，水几乎要漫了上去，但总是差那么一点。阿奴和盖罗娇以及许多逃避水患的兵士百姓们，都聚在此处，他们也都注意到水魔兽紧跟着赵灵儿与李逍遥，众人才一时波及不到。

及时拉住绳索的是赵灵儿，李逍遥的手方才连中拜月教主两击，早已伤筋断骨，全是凭着意志力一再地护着赵灵儿逃生。意志力再强也有个极限，李逍遥的手已经全使不上力了，赵灵儿感觉得尤为清楚。

于是赵灵儿抓住绳索，便套在李逍遥身上，李逍遥一惊，道：“灵儿，你……”

赵灵儿微微一笑，道：“逍遥哥哥，你难道还不知我是已死之躯？”

李逍遥道：“别说这些，我们一起攀上去！”

两人在水中载浮载沉，水魔兽也正在迅速接近之中，赵灵儿道：“我娘为了将这魔兽封回地下，而牺牲了自己。这就是我们女娲族降生在人间和使命，如今也只有我可以封住它了。”

“灵儿！”李逍遥全身发冷，紧抓住赵灵儿的手臂，他太清楚赵灵儿这番话的意思。

赵灵儿在李逍遥唇上一吻，便推开了他，飞至半空中，水魔兽同时也狂扑而上！

“灵儿！”李逍遥大吼着，城上众人将李逍遥给拉了上去。

雷电光闪，暗沉天地与凄蒙的雨幕下，披着圣灵披风的赵灵儿是半空中鲜明的一点，水魔兽挟着滔天之水，扑向赵灵儿。

血红色的天空中闪过两道急电射向赵灵儿，众人惊呼，却见击向她的电光窜入她手中天蛇杖内，天蛇杖登时发出巨光，有如腾矫之龙，赵灵儿握着天蛇杖，笔直地朝着水魔兽的血盆大口贯去。

天上的雷响电闪，划破黑暗的天空，在那一瞬间，李逍遥只看见水魔兽和赵灵儿都成为白色天空的黑影，赵灵儿整个人没入了水魔兽的大口之中，水魔兽凌空的身体剧烈一甩，居然硬生生被裂为四大块！

水魔兽的身躯骤然裂开，半空中巨雷轰袭，那瞬间的光芒之盛，将天地简直化作空白！然而，当强光消去，所有的人眼前都还是跳动不已的光影时，雨，已经平息了。

乌云缓缓朝两边散去，浓丽的黄昏灿烂光芒，使天空出现瑰丽如梦的层层渲染。

呆立在城墙上的李逍遥软软地跪倒在地，赵灵儿呢？

李逍遥在城墙上俯瞰着，到处是淹水的村庄，水正在慢慢退去，被淤泥漫过的土地，明年会成为丰富的土壤，会孕育出肥美的麦苗，但是，带来这一切的赵灵儿呢？

李逍遥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失去了任何的知觉。

终章 云淡风轻

当李逍遥醒来的时候，这世界已恢复了往昔的宁静，大地一片葱绿，蔚蓝的天上飘着淡淡的白云，微风轻轻地吹拂的原野，山泉小溪欢快地奔流着，苗疆十年的动乱与仇杀好像也随着这溪水的不断流逝而消失了，这里流溢着的是祥和与安乐。然而对李逍遥来说，这世界却变做了他的炼狱。

他不管自己的伤势，不顾一切地到处找寻赵灵儿。在荒山泥淖间.....在藤蔓交缠间，他像是疯了一般地寻觅着.....

他也曾经在瘴毒深谷间，误将瘴气的翻涌听做赵灵儿幽幽的叹息，而奔入毒瘴里，狂喊着赵灵儿，企望有一点点的回音.....

不管他被苗族的人们救回多少次，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着赵灵儿。他相信赵灵儿还被困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的救援，自己决不能耽误时间，决不能静下来养伤或疗毒，也许晚一刻，赵灵儿就要多受一点苦，就像当初在锁妖塔一样。

李逍遥曾在重伤未愈的情况下，跑出大理的宫殿，朝黑暗奔去，他总是听见赵灵儿在轻轻地呼唤，但是一朝那呼唤声奔去之后，迎接他的

却只是冷冷的风。

“灵儿，灵儿……你在什么地方？为何不呼唤我？”

李逍遥不停地呼喊，他的凄厉的声音响彻在原野上，回荡在山谷里……原野上河流的咆哮停止了，仿佛在无言地哭泣；山谷里林枝的摇曳停止了，仿佛在静静地呜咽……

李逍遥在筋疲力尽的找寻后，也许昏厥在荒野中，也许绝望地呆坐在绝岭上，他望着水烟浩渺，想着：“灵儿会不会就在这深谷底下？他不是受了重伤，是不是等着我快点就她出来？”李逍遥似乎听见了赵灵儿的呼唤，他呼地站起，就在他要朝深谷跃下的时候，却被人拉住

“逍遥哥哥！”

那声呼唤是如此的哀伤，李逍遥大喜，转过身道：“灵儿……”

咦，那人却不是赵灵儿，而是阿奴。

李逍遥一呆，阿奴颤声道：“你要做什么？你要跳下去吗？”

李逍遥勉强一笑，道：“也许灵儿就在这谷底下……”

阿奴道：“那谷底下是岩浆硫磺，没有人可能活在这谷底下的。”

“是吗？”李逍遥随口回答，但也似乎全没把阿奴的话听进去，转头望着深谷的硫磺烟，过了好久，也不见赵灵儿的身影出现，李逍遥一味地念叨着灵儿的名字。

阿奴流下泪来，突然大声道：“她死了！你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李逍遥心中一震，说不出话来，阿奴拉住他的手，道：“你不要再找她了！她已经死了，再也找不到她了……”

李逍遥怔怔地问道：“你说谁死了？”

阿奴道：“灵儿姐姐，你的妻子赵灵儿，他已经死了！”

李逍遥竟然一点也不震惊，反而微微一笑，道：“你别难过，我会找到她的。”

说着，李逍遥转身走了，阿奴愣在原地，看着李逍遥的背影，难道李逍遥已经失去了神智，竟连“死”是什么都无法理解了吗？

李逍遥走出了几步，突然间又站定，他喉间一甜，“哇”地吐出一大口血，阿奴奔了上前，扶住气力尽消的李逍遥，李逍遥喘着气，连站都难以站稳。

阿奴搀扶着他，流着泪道：“我们回去吧，逍遥哥哥。”

李逍遥静静地让阿奴扶着他，缓缓地走向宫里。

李逍遥在养伤的日子里，他躺在病榻之上，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不再是爱说爱笑的样子。他变得沉默了，也什么都不说，整天只是望着窗外，好像他眼里没有任何人，只有聚了又散的云影，和一掠而去，消失无踪的飞鸟掠影。然而，李逍遥的眼神始终浮现着赵灵儿的天仙般的容貌，悲凄的眼神和那柔弱的身影；浮现着那柔弱的身影中所充满着的大无畏的力量；浮现着苗民被赵灵儿那大无畏的最后一举所深深震撼的样子。

强风扯过田地，吹来了寒冷的气息。

已是轻寒时节，冬天就要到了，不时飘落的雪花，总是尚未落地就融解，冰冷中带着湿意。

“就是那里吗？”李逍遥问道。

阿奴点了点头，两人站在积着薄雪的神殿残址上，望着远方的绝崖，黄昏的流光一闪，绝崖的顶端也反射出金色光芒。

据说那是天蛇杖矗立的地方，在水魔兽消失之后，大地渐渐恢复了秩序，大理和南诏的居民都忙着将生活恢复成以前的样子，惟一产生的变化，是高崖上多了一缕明灿的金光，总是在黄昏时，像颗欲坠的太阳般，发出所有苗人都看得见的光芒。

那应该是吸取了雷电，以无比威力除灭水魔兽的天蛇杖，才会发出这么圣洁的金光，守护着苗民。

李逍遥望着那残光，久久地呆立着，一动不动，残光随着夕阳的沉落，而渐渐变得暗淡，终至消失了。李逍遥仍然站立着，凝视着……着凝视在表示着思念？表示着回想？晚霞映照着李逍遥和阿奴的身影，他们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薄纱，显示着他们的矫健娇美。

李逍遥低下头来，按着阿奴的肩，对她微微一笑。

阿奴却眼眶红了，问道：“你真的要走吗？”

李逍遥点了点头，道：“也该回去了。”

阿奴咬紧了唇，强忍着泪水，过了好一会儿，才道：“那你走时，不要回过头，不要再回头看我。”

李逍遥轻轻拍了拍阿奴的肩膀，淡然一笑，转身走了。

李逍遥就这样走了，离开了苗乡。阿奴望着他的背影，在远山的夕照下，他的背影拉成一片寂然的黑影。那黑影渐渐地小了，渐渐地远了，雪，绵密地洒落起来。

一阵笛声响起了，那高亢幽凄的笛声，会是谁的心曲？在雪花纷飞之中，人的足影走过却又消失，却还要继续向无边的前头走去……

李逍遥独自走在大雪覆盖的山道上，他的心里和这雪一样，是一片冰冷的空白，前方的路就是他的人生，他也许只能这样冷冷地，这样无声地走下去。

在雪道的尽头，已经可以望见圣姑的家了，小小的庭院与往日无异。

只见在道路的远处，却有一道身影，撑着纸伞伫立着。

那人影转了过来，撑着伞的林月如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李忆如，对李逍遥微笑着，似乎在说道：“你回来了，我可等了你好久啦！”

雪天，银树，林月如的红颊是这片白景中惟一的温暖，李逍遥快步奔向了她的，而他的身后，依然是漫漫雪飞。

——第一部完——

仙剑奇侠传2

第一章 结缘

杭州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蜀山峰、入云霄，掌门逍遥人品高，平妖卫道不辞苦，江湖奇人大英豪。”

所有的小孩都几乎会唱这一首的童谣，而这首童谣是蜀山仙剑派掌门李逍遥的小友王小虎所创作的。王小虎如今已经有十四岁了，他喜欢把他和李逍遥的故事讲给街坊小孩们听。

这天，两名小孩又来到王小虎的家门前找他，对他纠缠道：“小虎哥，小虎哥，再告诉我们一些逍遥大侠的故事嘛！”

“对啊，小虎哥哥！你再多说一些啦！”

王小虎正打算跟他们接着讲故事之际，忽然屋内传来师父的声音：“小虎，进来一下！”

王小虎连忙对两名小孩道：“哎呀，不行不行，师父有事找我了！赶明儿再给你们说故事听。”

两个小孩便道：“好，小虎哥！你答应明天跟我们说逍遥大侠的故事喔。”

王小虎答应道：“好啊，你们快回家吧！”

打发了两名小孩走以后，王小虎便回身走进宅子里，嘀咕着：“师父不知什么事在叫唤我，我得赶快过去看看。”一路走到院子前，看见那位青年仍然跪在当地，原来这位青年已经来了两天，而且一直跪着在这里。王小虎心想：“师父都说不再理江湖中事，他还这么跪了两天两夜。不知是什么缘故，让这位大哥哥这样子坚持？不过说起来，自从皇甫叔带我来到杭州，拜入盛师父门下。这半年来，盛师父只叫我打杂、清扫，再不然就是打坐、马步、吐纳什么的。这些基础武功，我已跟着李大娘学了好多年了。真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才愿意传授我真正的刀法。”

想到这里，王小虎便走上前向那青年道：“这位大哥，你别跪了啊！我师父说过他已退隐江湖，不会理会你的。”

那少年抬头看着王小虎，并不作声，仍然继续坚持跪着。

王小虎无奈，只好走入厅里，只见师父盛尊武严肃地对他说：“又跑到哪去了？怎么那么久才来？”

“师父，门外那位大哥哥……”

“不需理他！现在去黄大妈那儿，把前两天送去改的衣服取回来。”

“是！”

王小虎回身走出去，正准备离开宅子，忽然想起：“这位大哥哥跪了两天两夜，都未进食。我还是到厨房去拿点菜，给他填填肚子。”于是他便走到厨房里，把一些隔夜的剩饭菜拿来，放到那青年的面前道：“大哥哥饿了吧？要不要吃一点？再这样跪下去，身体可会受不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那青年摇了摇头，王小虎道：“还是不吃吗？看来这位哥哥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希望能感动师父！”

王小虎也不再勉强那青年，便先行赶去黄大妈那里，为师父拿回衣服。来到黄大妈的家中，看见黄大妈的女儿琼莹在，王小虎就上前问道：“琼莹姐，大妈呢？”

琼莹道：“我娘她不在家。”

“那么大妈是去哪儿了？我师父叫我取回修改的衣服。”

“这事我不清楚，不过要找娘的话，她跟表妹在城外的坟地那儿。”

王小虎怔道：“坟地？发生了什么事？”

琼莹道：“今天是姨娘下葬的日子，娘她帮表妹处理姨娘的后事。”

王小虎恍然，于是就先别了琼莹，径自出城去找黄大妈。

坟地在城外不远，王小虎找到这里的时候，看见黄大妈和另一位少女就在其中一个坟前祭奠，那少女哭得很凄凉，不断只呼唤着“娘”。黄大妈有些不耐烦地说：“哭！还哭？你这扫把星、赔钱货！克死你娘，现在连你老子都不要你了！”

那少女哭得更厉害了，黄大妈冷言道：“还哭啥？被赶回杭州，一毛钱也没带，想把我哭穷吗？”

“姨娘，我.....我.....”

“幸亏现在有人肯收留你了，不然浪费吃的事小，说不定还给我一家子带来霉运！”

王小虎也看不过去了，便立即上前道：“黄大妈，不知衣服做好了没？师父要我过来拿衣服。”

黄大妈看见王小虎，马上应道：“哎呀呀，原来是小虎啊？衣服还没好，大妈现在马上回去赶给你吧。”说着，就向那少女道：“哼，都是你这扫把星！害得我的活儿都给耽搁了！”说完，便匆匆赶回城去。

王小虎随即回头看着那少女，心道：“这姑娘哭得好伤心啊.....我该去安慰她，可是该说什么话好呢？”想了一会儿，才上前支吾着说道：“这位小姑娘...请...请你别哭了！请...请你...顺哀变节...啊...不...节哀顺变.....因...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那少女仍然哭不止声，王小虎又道：“我...我很能体会你心中的难过.....因为在我小时候，我的娘亲她也过世了.....”

少女听他这么说，才止住哭声，微微抬头看着王小虎道：“你.....你的娘亲.....她也不在了吗？”

王小虎道：“是啊.....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吧.....当时...当时我的心情也好难过.....可是后来我听爹爹的话，知道只有好好活得开心，娘亲她在天之灵，才会感到安慰！”

那少女愣着，王小虎问道：“所以，懂了吗？要快快乐乐的，你娘亲在天上看你的时候，才会高兴。”

那少女轻轻点头应道：“嗯.....”

王小虎又问道：“对了，你爹爹呢？我带你去找你的爹爹。”

“不.....爹爹.....爹爹.....不要我了.....呜.....”结果，那少女又哭了起来。

王小虎诧异道：“为什么？为什么你爹爹不要你了？”那少女哭得更是凄惨，王小虎有些不知所措道：“怎么回事？我.....我说错了什么吗？为什么又哭了起来？”连忙向那少女道：“对不起，你别哭了啊.....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让你更伤心的.....”少女却是哭个不停，王小虎又道：“我...我的名字叫王小虎，你叫我小虎就可以了！那你呢？”

那少女才哽咽着回答道：“我...我...我娘...从小都叫我七七.....爹...爹爹并没有给我取名字.....”

“没给你取名字？这是怎么回事？”

“因.....因为我爹爹怪我娘的.....肚子不争气，没给他生.....生个儿子。所以七七出生后，爹爹、大娘跟二娘都很不喜欢七七。”

王小虎听了，才明白七七的苦处，七七接道：“后来，等到四娘生了个弟弟后，娘就更可怜了。别人欺负七七没关系，可是常常看到娘为了七七.....忍受着委屈.....每晚都以泪洗面.....好可怜.....某天因为一件事.....大家都怀疑娘.....娘含冤莫白.....就自尽了.....”

王小虎听到这里，愤然道：“太可恶了，怎么有这么过分的事？”

七七道：“爹爹说，娘亲还不够资格放入沈家的祠堂.....所以要七七把娘的尸体，带回老家来安葬.....”

王小虎心中不由叹息道：“唉，这姑娘的身世真可怜！不像我，至少还能跟爹爹在一起相依为命.....她却连相依为命的人都没有。”接着，他又问道：“对不起，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刚刚听黄大妈说，有人要收留你.....是谁要带你走呢？”

沈七七道：“是.....是仙霞派的清柔师太.....几天前，在回杭州的途中，遇上了师太.....她问起七七的事，就跟着来到杭州，向姨娘提起要收七七为徒之事。姨娘见有人要收留，自然高兴，也就一口答应了！师太约定，等娘安葬好了后，就会派师姐前来接走七七。”

王小虎道：“啊，被仙霞派的师太收为徒弟，这可是件好事呀！她们可是很有名的门派啊！”

沈七七却脸上黯然道：“可是.....身边没有了娘.....七七孤单一个人.....心里真的好害怕！”

王小虎马上道：“不要害怕，我相信你娘亲一定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七七道：“可是听师父说，仙霞派远在蜀地，这样.....我会离娘好远好远.....我...我好舍不得娘.....她.....”

“七七，你要坚强，千万别让你娘在天上为你担忧！记得我说的吗？要活得开心，才是安慰你娘亲最好的方法！”

“嗯，我.....我知道了.....谢谢你，小虎哥！”

说到这里，王小虎忽然想起：“啊.....我都忘了师父交代的事！我可得去找黄大妈拿衣服呢！”

“你.....你要走了？”

“是啊.....真对不起！”

“因为我得把衣服拿回去给师父，那你呢？”

“我.....我想在这多陪我娘一会.....以后，可能没什么机会陪她了.....”

“嗯，好.....那我先走了！我会再来找你的！”

“谢谢你，我心里已经好很多了.....再见，小虎！”

“再见，七七！”

王小虎与沈七七作别之后，便回城里，来到黄大妈的家中，黄大妈把衣服交给王小虎：“小虎，你要的衣服做好了，拿去吧！”王小虎接过衣服，黄大妈又唠叨道：“老天保佑，还好有人要收留那个小扫把.....不然我们一家可要倒楣啰！”

琼莹则道：“姨父也真是的.....竟就把七七丢着！好在有人收留她，不然她可惨了。”

王小虎又是一声轻叹，便不作逗留，赶紧带衣服回去。

当他回到宅子的时候，只见盛尊武已经从厅里走出来，对那青年道：“走吧！老夫不会帮你的！你跪多久都没用。”

“不，我不走！晚辈真心诚意恳求，请盛大侠帮我！”

“多说无益，老夫不会答应你的！”

王小虎看见这样，再也忍耐不下去，便快步上前道：“师父，请您答应他吧……这位大哥哥真的很有诚意，他在这边已经跪了两天两夜了啊！”

盛尊武却喝道：“不需你多事！”

“师父，难道您真要看着他跪到死吗？”

“哼，他身边的饭菜是你弄的吧？他要跪几天，也是他自己的事！老夫自有立场，即使他要跪到死，老夫也是不会帮他的！”

“师父，您这样实在太不通人情了！”

“哼，你这是什么口气？”

“如果师父你不答应这位大哥哥，他真的会跪到饿死！我们学武之人，不就是该济弱扶倾，行侠仗义吗？为何师父不帮助他呢？”

“你不需管如此多……总之，老夫是绝不会帮他的！所以小子……你还是回去吧！”

盛尊武虽然固执，但是没想到那青年更加执着，说道：“不，我绝不走！为了我喻家一门的血海深仇，就算要我跪到死……我也要请求盛大侠出面，为我们一家人主持公道！”

盛尊武道：“哼，你真是听不懂是吗？老夫已说过，老夫是绝不会帮忙！你回去吧！”

那青年听得双眼激张道：“盛大侠……我真是看错人了……既然盛大侠不肯帮忙，我就去找仙剑派的李掌门主持公道！”

“哼，你请自便……”

王小虎这时道：“这位大哥哥，我认识蜀山仙剑派的李掌门！我陪你去！有什么事，他一定可以为你做主的！”

盛尊武喝道：“你也跟去做什么？”

王小虎却道：“师父，我觉得这位哥哥真的很可怜，我要帮助他！”

盛尊武道：“你要帮就去帮，去了就不要回来！”

王小虎眉头一皱，却不肯低头，便带那青年一起离开宅子而去。盛尊武也没想到王小虎会是如此倔强，也觉意外，不由长叹一声。

且说王小虎和那青年出了宅子后，那青年道：“唉……小兄弟，你何必为了我和你师父起冲突呢？”

王小虎道：“我…我觉得师父这样太不应该了，我也看不过去啊……别担心，等我带你找到逍遥哥后，我再回来向师父请罪！况且我也好久没见到逍遥哥了。”

那青年道：“其实我只听过仙剑派李掌门的大名，可是……蜀山实在太遥远了，而且我和他又不相识。刚刚我只是随口说说罢了，我也不知道李大侠是否会肯见我啊！”

“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同村旧识！如果我拜托他，他一定会答应。倒是你为什么，一定坚持要找盛师父他出面呢？”

“我曾听父亲提起有关盛大侠追贼缉盗、明察秋毫的本领。说起来，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那你方才所说你一家的深仇大恨，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姓喻，名叫南松，山东喻家庄人。我的爹爹，名叫喻承宗……”

王小虎一听，马上道：“喻承宗，好熟的名字啊！”

那青年道：“是的，他被人尊称为神州大侠。”

“神州大侠喻承宗……？啊，我好像听皇甫叔叔说过……”

喻南松听他这么说，更觉讶异道：“皇甫叔叔？是人称‘铁臂神鹰’的皇甫英吗？连他你也识得？真是了不起！”

王小虎道：“没有啦，也是正好住在同个村子……”

“又是同村？你们那村子好厉害！”

王小虎心道：“如果我说‘铁掌飞凤’也住在我村子里，还教过我武功，怕他的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喻南松见他想得入神，便问：“你怎么了？”

王小虎才醒悟过来，忙道：“啊，没什么……那么令尊喻大侠，是遭遇了什么事？”

喻南松道：“上个月，我与管家爷爷一起由亲戚家返回。回到家，却发现我们一家惨遭杀害！”

“什么？是谁干的？”

“凶手离去时，我曾偷看到他的相貌，但不知道他的身分……所以我才想恳求神眼前辈出马，为我喻家一门查出凶手究是何人！”

“这太可恶了！我一定会带你上蜀山，找到逍遥大哥！逍遥哥为人很有正义感，如听到有这等事，绝不会袖手旁观！”

“谢谢你，那太好了！啊，说了那么多话，我都还未请教你的姓名？”

“我叫王小虎，你叫我小虎就行了。”

“好的，小虎。对了，你拜入盛大侠的门下，也是想要习武吗？”

“嗯，这当然啰！我从小就对武功有兴趣，我要做一个名满江湖的大侠……可是李大哥不愿收我为徒！”

“他为何不收你为徒？”

“他说我不适合仙剑派的武功！所以后来，他就请皇甫叔叔带我来找盛师父，学些拳脚硬功！只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学到。”

“我爹爹说，以前盛大侠是一位非常古道热肠的大侠，怎知实际全不是那回事！”

“唔，听说以前师父不是这个样子的。算了，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还是这就向蜀山前进吧！”

“好！”

于是，两人马不停蹄，即刻离开杭州，便取道向蜀山进发。

可是他们刚出城不远，就见负责守卫前面树林的两名民兵受伤倒地不起。王小虎急忙上前探视其中一人道：“你怎么了？”

那人道：“有……有个小女孩……被……被怪……物抓……走了……”

“你、你说什么？是不是刚刚在墓地的小女孩？”

“是.....是的.....你们快.....快逃啊！”

王小虎当即着急起来道：“糟了，七七被怪物给抓走了！”

喻南松问：“七七.....七七是何人？”

王小虎道：“是我认识的一位小姑娘.....我得赶紧去救她才行！”

喻南松道：“可是.....这太危险了吧？我们还是赶快回杭州城里，通报官府知晓！”

王小虎却道：“不行.....时间紧迫，人命关天啊！我得先过去救她才行！”

“可.....可是.....好吧！既然如此，我同你一起前去，小虎！”

“嗯，谢谢喻大哥了！”两人便一起向前面飞奔赶去。

果然，七七被一只狼妖抓住了，那只狼妖张着血盆大口，怪笑着说：“嘿嘿嘿，好可爱的小娃儿！来给我抱抱呀。”

七七吓得大叫道：“不、不要过来！”

这时，忽然有一身形高大，面目凶恶的人凭空出现，对那狼妖道：“你在这里干啥事，啸狼！”

那狼妖向那人望去，不由大吃一惊，马上恭敬地说：“掌.....掌旗使大人？”

“混账！交代你的正事不做，却净做些乱七八糟之事！听好，本座再给你三日时间！若再找不着陵墓入口，将宝物到手，小心你脑袋！”

那狼妖连连道：“是！是！等等，掌旗使大人.....有人来了！”

话犹未了，就听见王小虎的呼喊声传来：“七七、七七！”不一会儿，人影晃动，王小虎和喻南松便一同出现，跃到七七的身边。七七一见王小虎，便惊喜道：“小.....小虎哥？”

那掌旗使便对狼妖道：“这三个小娃.....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忘了，你只有三天时间！”

啸狼应道：“是是，掌旗使大人.....”那掌旗使便又施法遁去，啸狼则冷笑着说：“嘿嘿嘿，属下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徐徐回身对三人说：“嘿嘿，女的拿来享用，男的就拿来当今晚下酒菜！”

王小虎不顾危险，挺身挡护在七七身前道：“不、不准你再靠过来。”

啸狼道：“嘿嘿，小毛头倒挺勇敢啊？”语毕，啸狼便打出一道极强的掌势，立时把王小虎和喻南松都击翻在地。

七七惊道：“小虎哥.....小虎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一声暴喝：“孽畜，休得伤人！”

啸狼忙道：“什么人.....？”

只见一条人影从树林中掠出道：“是我！”

王小虎往那人影处一看，不由冲口而出道：“师.....师父？”

来人竟是盛尊武，原来他放心王小虎不下，所以偷偷跟上来，看见他们有危险，才迫于无奈出手相救。

啸狼道：“老家伙，你又是何人？不能吃又不能用，滚开！”

盛尊武怒道：“可恶，没法子了.....今日终得开戒了！领死吧，孽畜！”说罢，从背上拔出一柄宝刀，便向啸狼袭来。那啸狼感到对方刀

劲刚猛，料必是高手，便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催运掌势，全力应战。两人交手了数招，盛尊武本来可施展绝招将啸狼制服，却在运招之际，心神稍一犹豫。啸狼趁势一掌偷袭，竟然得手，打中盛尊武的胸口。盛尊武虽受了一掌，却未能把他挫败，反而激发盛尊武的战意，立即真气狂催，使出绝招，便一刀把啸狼卷起，把啸狼重创倒地。

盛尊武挥起宝刀，正欲乘势取其性命之际，忽听一把浑厚老声道：“刀下留情！”盛尊武听见这把浑厚老声，不由竟被其语音所慑服，果真停下刀来。接着，就见四名僧人抬着一乘大轿来到他们的前面，而那把浑厚的老声就从轿里面传出：“盛施主，请您住手！”

盛尊武怔道：“来者何人？”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乃大慈悲菩提明宗之千叶是也！上天有好生之德，还望施主万勿残伤生灵！”

“留这孽畜十分危险，岂可轻易放过？”

“善哉善哉，万物皆有佛性！此孽畜虽曰罪孽深重，但老衲深信若亲自以佛法感化，假以时日，定可消弭戾气，收归于正道！”

盛尊武沉吟一阵，便道：“好吧，既然前辈您如此认为，那在下就信任前辈吧！那就依您所言，由您带回渡化了。”

“多谢盛施主，老衲感激不尽。”

就在这时，喻南松忽然走到轿前，跪拜在地道：“这位大师……恳求您收晚辈为徒！”

轿中的千叶禅师问道：“你是？”

喻南松道：“晚辈喻南松，惨遭灭门之痛，背负一身家仇血债！所以恳求大师收晚辈于贵宗的门下！”

千叶禅师道：“这位小施主.....老衲向来教人为善，从不滥造杀孽！若你是希望老衲为你复仇，那便是千错万错矣！”

“不，晚辈所知，晚辈一家乃因家传之宝‘回魂珠’，才惨遭灭门之劫！”

“啊！‘九转回魂珠’乃是传说中的魔族至宝！那.....此物如今何在？”

“大师，此物一直在晚辈身上.....”

“阿弥陀佛.....倘若此物落入妖魔之手，势将造成人间巨祸！喻施主你带着此物非常危险.....千万要小心妖魔前来抢夺啊！”

“晚辈恳求大师为晚辈主持公道.....”

“嗯.....为了天下苍生，也为了你的安全，老衲决定收你为徒.....以后就跟在老衲身边吧！但是你要知道，老衲是绝不教人滥造杀孽。你就先随老衲回去，将你所有事告诉老衲，老衲自会为你做主。”

喻南松当即拜道：“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千叶禅师便道：“好，你起来吧！”

“师父，徒儿尚有一事相求。”

“哦，还有何事？”

“徒儿希望师尊也能收王小虎为徒！”

喻南松此言一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小虎忙道：“不……喻大哥，不可如此！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师父的！”

盛尊武一听，心中不由一动，喻南松道：“可是……”

千叶禅师这时道：“既然王小施主他心意已定，你就不必勉强他吧！”

喻南松只好道：“是……”

忽然，盛尊武闷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口吐黑血，王小虎惊道：“师父！”

千叶禅师说道：“唉，果真如此……盛施主方才未出刀前，不知何故略有犹豫，中了妖狼毒掌……老衲这里有些随身带着草药，这位女施主，你拿些去，可帮忙他们二位疗伤包扎！”

沈七七连忙应是，便走到轿前，千叶禅师隔着轿帘，把草药抛了出来，沈七七连随接住。

接着，千叶禅师要启程了，喻南松便对王小虎道：“小虎，我们就要分别了……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真的很高兴能交上你这位朋友！我不会忘记你的……但愿我们后会有期……”

王小虎道：“嗯，喻大哥！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请多保重！”

“嗯，保重……”就这样，喻南松便随千叶禅师一行启程离去，而王小虎和沈七七则一起扶盛尊武回城里疗伤。

回到宅子，为盛尊武敷了药，便让他好好歇息。王小虎道：“大夫也来看过了，应无什么大碍。”

沈七七道：“嗯，小虎哥，那你身上的伤呢？你要不要也休息一下呢？”

“我这点伤算什么，不碍事的……”谁知道说话还没有讲完，王小虎便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昏迷过去，沈七七慌忙过来施救。

过了许久时间，王小虎终于慢慢甦醒过来，睁眼一看，见七七就在身边，他便问：“七七……我……我刚才怎么了？”

七七道：“你昏过去了……你受了伤，又为了去替师父找大夫，一直奔波，都没休息，因为太累，所以就突然昏过去了。”

“啊，我昏过去了？”

“我也请了大夫来看，拿了些药。现在已经没事了，可是你已经睡了整整一天。”

“那你一直都在我身边照顾？”

沈七七忽然脸上一红道：“是……”

王小虎便道：“谢谢你，七七……你真好！”

沈七七脸上红霞更盛：“没……没事的……我……我……”

“对了，仙霞派的师姐不是要来接你？你若在这边，她们岂非会找不着你？”

“我……我已跟表姐讲过，说我在盛府里照顾盛师父与王大哥！如果师姐来了，表姐会告知师姐我在这里的。”

“啊，那就好。”

“小虎哥，你还是多多休息吧！全都是为了我，才害得你和你师父都受了伤！”七七面上不禁流露出愧疚之色。

王小虎忙道：“没这回事，七七！如果我真能有些武功，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小虎哥……对不起！”

“没事的，七七，你放心吧！”

王小虎这时想起师父，便立即起床，刚走到师父房前，就听见师父在呼唤他，他马上走进房中，趋至师父床前，问道：“师父，你醒啦？”

盛尊武应了一声，王小虎接道：“师父，你还是多多休息一下，伤势才会好得快！”

盛尊武道：“不……小虎……师父有话要对你说。”

“什么事，师父？”

“师父希望你知知道，师父不是故意不传授你魔刀绝技。而是魔刀威力极强，而你的年纪又还小，如若根基不厚，心性又有不正，修习魔刀只会反噬己身。”

“反噬己身？”

“嗯……就在师父大概像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在一次因缘巧合下，师父得到了这把魔刀，以及它的刀招秘笈……当时修练起来，只觉得事半功倍，武功一日千里。可是就因为年轻气盛，好胜心强，所以魔刀的魔性渐渐反噬师父心灵，所作所为渐渐不全是侠义之事。后来遇到须弥山的玄一真人，经他的开导教化，师父花了好大心力，才回归正途。自此师父才立志将一身绝学用于缉盗查案上。而武林中人，也才给了师父‘神眼魔刀’之名号。”

“啊，原来师父还有这一段经历啊？”

“是的……正因魔刀难御，所以师父在退隐前，曾发誓自此封刀。以免因血气衰老，心神不定之际，不知觉中又再遭其反噬。之前师父之所以不传授你刀法，却只叫你天天做些粗活，目的就是为了在旁观察你心性为何，是否能够修习魔刀。如今师父已确知你心性率直诚恳，有足以抑制魔刀之正气。因此等师父伤势复原后，便会开始传你进一步的修习之法。”

王小虎马上欢喜说道：“真的吗，师父？太好了！原来师父之前不传授我武功，竟有这么深的含意？”

盛尊武道：“师父之所以也不愿多收其他弟子，因的也是魔刀不易控驭，宁愿谨慎。否则误人一生，罪莫大焉！所以小虎啊，有些事是急不来的！你虽然先天资质不佳，筋骨粗硬，但只要根基扎得稳固，循序渐进，相信不难成气候。”

“多谢师父提点！”

“好……那你先退下歇息一下吧！”

“是，请师父多休息，小虎告退！”

王小虎从房里出来，回到自己的房中，对七七道：“七七，师父已经没事了，真是多亏你了！”

七七道：“不，我没有帮上什么忙……”

这时，屋外突然又传来女子声音：“对不起……请问有人在吗？”

王小虎道：“啊，有人要找师父！我们出去看看，也许是你未来的师姐也说不定。”

七七道：“可是你身上的伤……”

“我没事的。我就像我名字一样，跟老虎一样的强壮！”

七七不由被他逗得一笑，王小虎道：“你看，笑一笑多好！多好看！来，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吧。”

二人便一同走出屋外，来到院子前，只见有两位妙龄女子站在院子中，王小虎马上迎上前道：“请问两位是……”

左边年纪稍长的女子道：“你好，我是仙霞派大弟子，齐弄霞！”右边那女子也道：“仙霞派三弟子，梅胜雪！”

王小虎一听，恍然道：“啊，果然是前来接七七的人。”

齐弄霞打量了沈七七一下，便问道：“小姑娘，你就是那位沈七七吗？”

七七忙道：“是……是的……七七……七七向两位师姐请安！”说着便向二人施礼。

齐弄霞道：“啊，你不必那么拘束啊！”

梅胜雪道：“七七，我们是奉师太之命，特地来接你回峨眉山的。因为师太认为你资质极佳，因此破例收你为徒。”

七七道：“是……是啊……七七……七七谢谢师太和师姐……”

齐弄霞道：“或许是急了些，但也许要委曲你，等一下就随我们返回峨眉山去。”

“等一下……马上就要走？”

“嗯，我们在苏州那里对付一只作怪的妖怪，已耽搁过多时间。现在要马上赶回峨眉山才行，不可让师太在前面等候太久。”

“可是.....可是小虎哥他.....”

王小虎忙道：“啊？我没事啊！我身子已经好得多了，七七你不必替我担忧！”

“嗯.....我.....我.....我.....有些事.....想跟小虎哥说一下.....两位师姐.....你们.....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子呢？”

齐弄霞便道：“嗯，好的。毕竟这一别后，云山千里远，你和你故乡的友人可能永远见不着面了。”

沈七七有些黯然，齐弄霞接着道：“霜落倍凄凉，愁肠千百转.....师姐很能感受你心中的离愁.....那我们就在门外等她一会吧，胜雪！”梅胜雪也点头同意，二人便一同转身先行出去。

院子里剩下王小虎和沈七七二人，沈七七对王小虎欲言又止道：“小虎哥，我.....”

王小虎看见七七竟流出泪来，忙道：“七七，你怎么哭了？你的师姐们看来，为人都很亲切啊！”

“但是.....但是七七.....好怕.....从小到大.....七七都没有什么朋友.....难得认识小虎哥了.....可是.....现在.....马上.....又要离开了.....”

“七七，你别难过，我真的很高兴自己能认识你！我答应等长大之后，一定会上峨眉山看望你的！不管路途有多远，我都会去！所以请你相信我，我会一直都把你当好友的！”

“谢谢你.....小虎哥.....我.....”说到这里，七七哽咽得说不下去。

王小虎便安慰道：“来……乖，别哭啊！你把眼睛都哭肿了，不是说过你要笑了才好看？去吧，你的好师姐们都在等着你呢！”

“嗯……小虎哥……那我……我走了……再……再见……”

“嗯，再会了，七七！一定要多保重自己哦！”

沈七七便抹干眼泪，转身就走。但走了两步，王小虎便呼唤道：“等一下，七七！”七七回身，见王小虎赶了上来，便问：“小虎哥，什么事？”

王小虎拿出一对玉珮来，对七七道：“这个，是我娘给我的双鲤玉珮！我想把其中一半给你。”

“啊，这怎么行？这是……你娘亲给你的遗物啊！”

“别在意，你就收下吧。你现在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又人生地不熟的……我希望当你看到这玉珮时，能够想到远方有个好友，正在关心着你。这样你就不会再难过害怕，能开开心心过每一日。”

七七感动地说：“谢……谢谢……谢谢你，小虎哥……”

“所以，这玉珮你要替我收好喔！当我去峨眉山找你的时候，可要看到它还在，没被你搞丢。”

“嗯，七七知道。七七一定好好收藏，不会把它弄丢！”

“嗯，太好了！那我们说定了。赶快去找你师姐吧，可别让她们等太久，坏了对你的好印象。”

“嗯，小虎哥，再见……七七会永远记着你的……”说完，沈七七便走出了盛府。

王小虎自语道：“虽然跟七七只认识很短的时间，但却好像已认识好久一样……但愿，我能早日去峨眉山看望她……”

第二章 远行

且说蜀山之上，李逍遥每天都会在山顶上怀念和等待着赵灵儿的出现。这天如常来到山上，忽然空中出现了赵灵儿的影像，向他招手。李逍遥等待多年，便是此刻，于是不顾一切，御剑飞上天去，可是即将来到赵灵儿身边的时候，突然有一画卷凭空飞出，发出强大的魔力，竟把李逍遥吸入了画中。与此同时，一个高大的身影于空中接住了画卷，落在高岩之上，发出得意的狂笑！

转眼四年过去，王小虎已经长大，而且随师父习得一身好本领。他还肩负起警恶惩奸的重任。这天，他正在城中追捕一名大贼，追到一处屋下，不见了贼踪，王小虎恼道：“可恶，那个贼呢？”抬头一看，发现有人影在屋顶上掠过，便道：“喔……真会跑，逃上屋顶了！”当即纵身跃上屋顶，从后追来。看见那大贼向前面的工地飞奔，王小虎便紧追不舍。

追过十几座房舍，忽听下面有人唤他：“啊，是小虎哥哥！”

王小虎往下面一看，便道：“原来是阿皮？有没有看到一群彪形大汉跑过去？”

阿皮道：“有啊，都往那边过去了！”

“我知道了，谢谢你！”

“小虎哥哥，下次有空要来找我玩喔！”

“嗯，好的。”

王小虎继续追赶上去，终于在工地那儿追上了这伙贼人，三两下子便把几名贼人制服在地，然后追到工地的最高处，便追上了那贼首。

王小虎喝道：“怎么了，恶贼？跑不动了吗？”

那贼首怒道：“哼，小鬼，你想抓我？”

“你手下全被我收拾了！接下来该你，束手就擒吧！”

“你究竟是何人？竟敢与我盗王作对，报上名来！”

“你们这群鼠辈，好大的胆子！趁我奉师命外出缉盗不在，竟在杭州城里为非作歹！既有我王小虎在了，你们休想得逞！”

“呸，什么老虎小虎的？老子还道是何方神圣，原来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乳臭小辈！现在就让老子来好好教训你！”

说完，贼首便挺刀狂攻上前。谁知双方一交上手，贼首才知王小虎的厉害，几招过后，已反被王小虎所制。虽然这贼首力猛，功力也深，但是王小虎从师父那儿习得“神眼”的绝活，能窥破一切破绽，这贼首还属于下三流的人物而已，破绽自然不难窥破。果然，王小虎抓准机会，施展“穿云掌”的绝招，直取其破绽所在，终于一掌击中其要害，把这贼首挫败在地。

王小虎把这贼首绑到衙门，引来许多百姓围观，王小虎对衙差们道：“这盗匪头子已被我捉到了，现在就交给你们发落！”

捕快小平道：“小虎，这家伙是有名的盗王查协呀！你不在这段期间，他来我们杭州犯了不少案，棘手透顶！结果你才一回来，就立刻逮着他！真够了得！”

另一捕快阿温道：“是啊，小虎这半年来都在其他郡县忙着抓贼，反把咱杭州自家给冷落了！”

王小虎道：“两位大哥，请别这么说呀！小虎也是奉师父之命，外出琢磨武艺的啊！”

捕快小平笑道：“哈哈，小虎呀！你可不要太谦虚了啊！”

捕快阿温也道：“是啊，就是啊，小虎就是做人太老实了。”

这个时候，有一名美丽妩媚的年轻女子经过，看见这么多人围在一块，便想：“咦……发生什么事，这般热闹？”

又听见捕快小平道：“我说啊，如今的小虎，简直就是昔日盛大侠的翻版！”

捕快阿温道：“是啊，再要不了多久，必能扬名五湖四海！”

围观的百姓们都交口称赞：“对啊，当真英雄出少年！”

“小虎回来可真是太好了，今后杭州城可以大大安心喽。”

那少女走到人群中，向一名妇人问道：“大婶，请教一下，这位小哥是谁呀？怎地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的？”

那位大婶便道：“啊呀，小姑娘！你一定是外地来的吧？那是我们杭州城的少年英雄王小虎啊！”

“王小虎？呵呵，好土的名字，居然是什么英雄？”

“哎呀，他可是本地一位退隐名捕‘神眼’的得意弟子！他将附近城县不少的盗贼绳之以法，真是年轻有为啊。”

“喔，抓几个贼就这么受欢迎啊？那我要好好瞧上一瞧。”于是，那少女便挤到了人群的前面，终于看到了王小虎的身影容貌。当她看到王小虎那结实的手臂上时，不由“咦”地低声一呼，喃喃道：“他手臂上那个是……”

这时，捕快小平道：“小虎啊，我们赶紧把这家伙押进去关吧？”

王小虎道：“好，我陪同你们一起过去。”

捕快阿温道：“事情快快处理完，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见你师父。”说着，他们便一起押那盗王走进衙门去。

而那少女这时心中正想：“难不成……他就是……”于是便有了计较。

半个时辰过去，王小虎终于把这件事处理完毕，从衙门里走了出来，心道：“耽搁了不少时间，这下可真得赶紧回去见师父才成。”便快步往盛府赶去。

当王小虎走到府门前的时候，忽有一把甜美的女子声音从背后传来道：“等一下，小哥！”王小虎怔住，连忙回头一看，只见一位美丽而妩媚的年轻女子出现在背后，便有些诧异，问道：“姑娘，是你在叫我吗？”

那少女道：“当然是呀，小哥。”

王小虎仔细打量着她，怎么也认不出她是谁，那少女便道：“哎唷，我说这位勇敢俊拔的小哥呀，人家有件事儿，想要麻烦您……”一边说便一边走到王小虎的面前，流露出一股极为挑逗的眼神。

王小虎忙正色道：“请等一下，姑娘！有什么话可以好好地讲，不需如此！”

那少女吃了一惊，连忙收起媚态道：“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王小虎道：“我与姑娘素不相识，敢情姑娘是认错人了，我还有要事在身，恕不奉陪。失礼了，告辞。”说完，转身就要走。

那少女连忙喊住：“等、等一下……别走啊！人……人家只是想请教你……你手臂上的那个老虎图纹是怎么来的而已啊！”

王小虎才回身道：“嗯？原来你只是要问我这个啊？”

“是啊，不然你以为我想干嘛呢？”

“啊！对不起，我误会了。”王小虎这才松了口气。

那少女道：“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我很好奇……”

王小虎便道：“这虎纹是胎记，打我一出生就已有了的。所以，我爹爹就把我的名字取作‘小虎’。”

“胎记？天生的胎记？”

“是呀。”

“那，你是虎年正月正日，午时一刻出生的吗？”

王小虎听闻此语，颇觉意外道：“姑娘你怎么知道的？”

少女心中大喜道：“太……好了！没想到世上真有此人！太好了、太好了……”

王小虎见她忽然呆了起来，便呼唤：“姑娘、姑娘！”也不见她回应，便想：“真是个奇怪的人！”接道：“也罢，若是姑娘已无他事，请恕在下先告辞了。”说完，便转身快步回到府中而去。

当那少女沉思完毕，清醒过来，准备再向王小虎问下去的时候，回头才发现王小虎人已经不见了，不由愣道：“人怎么跑了？”

且说王小虎回到府里，来到大厅之上，盛尊武正在此等候，他上前道：“师父，徒儿回来了。”

盛尊武低声应了一下，王小虎接道：“师父，徒儿回来迟了，请师父原谅。因徒儿入城时，发现一群贼人行踪可疑，便跟踪前去缉捕，就与他们在城北大佛工地那儿交上了手，所以耽搁了些时间。”

盛尊武问道：“哦，胜负呢？”

王小虎道：“徒儿赢了！那贼头使的是一口大刀，徒儿只用二十招就将他拿下，且已押送衙门了。”

盛尊武道：“你的对手是盗王查协吧？”

王小虎惊讶道：“咦，您怎么知道？”

盛尊武冷哼一声道：“哼，那家伙虽自称盗王，在武林之中只不过是泛泛九流角色罢了，你无须得意！何况我已将魔刀的刀诀刀意传授于你，你在刀法上的造诣，自当高于此辈。加上你从小练的穿云掌，若练了这么多年，对付这般鼠辈，还要用上二十招？真是丢尽我的脸！”

王小虎吓得结巴起来道：“师师师师父！我我……”

盛尊武道：“哼！还好意思说！他第八招刀砍你左肩的时候，你穿云掌的起手势早就能迎打他的面……他第十四招削你左小腿，接着要劈你左臂，你穿云掌的跨步回势，加上穿云裂石一招，便可封住他的攻势，并直击他的胸口，轻易取胜！他的刀招缺点，尽在你眼中，而你却不会活用？”

“对不起，师父……小虎惭愧……”

“用了掌招就忘了刀法，用了刀法就忘了掌招，不是吗？说过多少回了，你就是脑子硬，不知灵活运用。万一哪天遇到真正的高手，你肯定要吃亏！”

“是……徒儿谨记师父的教诲。”

“唉……算了，你的江湖历练尚浅，急不得的。务必要牢牢记着：对战时惟有能洞察先机之一方，才能常胜不败。”

“是……师父。”

“不过你这一阵子的表现，师父认为已算是很好了。”

“谢谢师父。”

“你也累了，退下休息吧。”

王小虎便领命退下，回头刚走到大厅门口时，盛尊武忽又喊住：“小虎！”王小虎便马上回转过来，问师父唤他何事，盛尊武道：“小虎，在我房间桌上有一个包袱，去帮我拿来。”

“是，徒儿这就去拿。”

王小虎便到师父的房中，从桌上拿到一个包袱，然后回到大厅上，把包袱呈给师父道：“师父，包袱拿来了。”

盛尊武道：“小虎，你有好些年没回余杭了，只能跟家里通通书信，可否想念你父亲？”

“当然想了，师父！不过从家父信中得知他的身子很好，家里也一切平安，嘱我不用担心他。还要我安心留在杭州，帮师父与衙门的忙。”

盛尊武道：“嗯……那就替我将这包袱带回去余杭，交给皇甫兄，顺便回家看看你父亲！”

王小虎道：“师父，您意思是要让徒儿回家一趟？”

盛尊武点头道：“嗯，包袱里头有封信，你替我交给皇甫兄。”

“师父，是什么信啊？”

“别问这么多，待你到了皇甫兄家，把包袱与信交给他，路上不得打开，知道吗？”

王小虎见师父这么认真的样子，便连忙答道：“是……师父。”

盛尊武便道：“嗯……那你就去吧……”

王小虎道：“师父，那请您自己多保重，徒儿尽快就回来！”

“嗯，快去吧。”

“是，徒儿告辞。”

王小虎遂再次拜别师父，带上那个包袱，便又离开盛府。出了府门来，王小虎便思忖：“这么些年没回余杭，不知道村子里的人还记不记得我……看我长这么大了，包准吓他们一跳。”

王小虎走了不远，就碰上小女孩小欣，听他说住在药铺对面的孙老伯掉了东西，原来是小欣的哥哥弄丢的，王小虎心想，孙老伯一定很着急了，便过去看看情况。

来到药铺对面的民房，孙老伯马上迎住他，对他说：“小虎子，听说你抓到盗贼查协了。”

“是的，孙老伯。”

“真是能干呀。前些日子我掉了个酒葫芦，如果有看到，麻烦你通知我。”

“我找到的话会告诉老伯。”于是，王小虎回头找到小欣，从她那里再打听一下情况，最后便在城外的坟地附近找到了孙老伯的酒葫芦，于是便把酒葫芦交回给孙老伯，孙老伯十分高兴，连连称谢。

王小虎又遇到城中有名的书呆子——呆头鹅，只听呆头鹅道：“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是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怎都得不到美女的青睐。我苦读多年，却得不到美女的青睐。有时真怀疑人间是否有颜如玉这等佳人存在。不知这颜如玉与盈月，谁比较好看。”

王小虎怔问：“盈月？”

呆头鹅道：“日前读了部传奇，内中美人，名唤盈月。这部传奇中，内中女子，箇中佳人，均是兰心蕙质。”

“哦？”

“这个传奇的世界，颇为奇特。”

“有什么奇特之处？”

“这部传奇名曰天使绘卷，箇中世界，只有美人。”

“只有女子？”

“对，只有女子，无我等濁物。天使绘卷中所写所绘之女子，每个貌若天人。不，应说远胜天仙。身为男子的我，若能得到那世界，那……”

“只羡鸳鸯不羡仙？”

“不，应是……此间乐，不思蜀。”

王小虎心想：“这呆头鹅该不会想老婆想疯了？”

呆头鹅接道：“我珍藏天使绘卷一、二卷，第三卷刚得，竟为盗王查协所窃。可恨的查协竟推说已藏到私人宝库中，任我怎求，不愿归还。只得托书坊的老板娘远去江宁寻觅天使绘卷的第三卷，不知她搜求到了没。”

“那盗王也偷书？看来此书颇为珍奇。”

“若得天使为佳偶，功名未显也无碍。”

王小虎心中又想：“这书呆念书念到入魔了。”接着，他又走进呆头鹅的家里，去探望一下呆头鹅的父亲，呆头鹅的父亲老何道：“今年的科举将近，我儿不是看四书五经，在看什么绘卷。为了我那呆儿子好，我只好命女儿把绘卷藏起来。绘卷随时可看，可是大考若考砸了，可得明年再来。”

王小虎问他绘卷是怎样的，老何道：“我看了一下天使绘卷，蛮好看的。”

王小虎听了，不由也对这天使绘卷感兴趣起来了。

出了呆头鹅的家，路上又遇到中年人阿胖，阿胖正奇怪地说：“怪了，怪了，在那里呢？”

王小虎问：“大叔，你在找什么呢？”

阿胖道：“小弟，你打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

“我住在杭州，但我想作个行遍江湖的侠士。”

“哇，又是一个想去江湖的人！”

“大叔你在说什么啊？”

“你说你想行遍江湖，一定对江湖很熟喔？”

“也不算熟，只能说还在学习。”

“那你一定知道，江湖在那里，可以告诉我吗？”

“江湖在那里？”

“又江又湖的，我搞不清楚是在江边还是在湖边。”

“江边还湖边？”

“我一直在找这个叫江湖的地方，但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有些人说我笨，有的叫我傻，有些还叫我别去好。”

“大叔，江湖不是个地方，算是个统称吧！也就是各个派系的统称，行走江湖也就是在这些派系里交流。”

“是这样啊，那派系在哪里呢？”

“大叔，这……”王小虎真的被这阿胖弄得哭笑不得，便不再跟他纠缠下去，告辞离开。

他准备出城之际，来到一家百姓门户前，忽有一位小女孩走过来道：“哥哥，你有看过怪物吗？”

王小虎怔道：“怪物？有很多种，你说的是哪种呢？”

小女孩道：“我也说不上来，若你想看，我们家有哦。”

“你们家有怪物？”

“是啊，所以我才不敢回家。”

“那怎么行，哥哥帮你去斩妖除魔去！”

“哥哥真的会斩妖除魔吗？”

“我想会闯入民家的，应该不怎么强悍，我可以应付的来。”

“好吧！希望哥哥别后悔！”

王小虎走进那小女孩的家中，小女孩的母亲花娘正在里面干活，王小虎进来便问：“请问这宅里有妖魔吗？”

花娘一听，便生气道：“你在胡说什么啊？哪里有什么妖魔了，我看你才是怪物呢！”

王小虎愣道：“可是外面的小妹说她家有妖魔，所以她不敢回家。”

花娘便道：“你是说小花吗？她是我孩子。你不知是第几个相信她的人了！”

“此话何意？”

“唉，反正她的话听听就罢！”

王小虎于是便回到屋外，对小花道：“你娘说，房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妖魔。”

小花马上道：“你就这么相信我娘？反正我被妖魔吃掉，你也不会少块肉。”

“怎么可以说那么重的话？”

“事实就是如此啊！若是家里没妖魔，我为何还要站在外面不回家？”

王小虎心想：“也对，再相信她一次好了！”便道：“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帮你瞧瞧怎么回事！”

“麻烦你了，哥哥！”

王小虎便又再次回到屋内，向花娘问道：“请问，这宅里真的没有妖魔吗？”

花娘道：“你要我说几次你才听得懂？怎么有如此无礼之人？”

“可是若真没妖魔鬼怪，为何你孩子不肯回家呢？”

“那孩子本来就不爱回家，又爱编造故事骗人，她的话大可不必相信的。走走走，别碍人做事！”

王小虎无奈，只好又回到外面对小花道：“小妹妹，你确定这屋里真的有什么妖魔鬼怪吗？”

“哈哈，哥哥，你太容易相信人了吧！家里怎么会有什么妖魔鬼怪嘛！”

“你……果真在骗人……”

“这是想也知道的，谁知道你那么轻易相信。”

“你怎么可以利用别人的一片好心寻乐呢？这样子以后没有人会想帮你的！”

“反正我也不需要别人帮我什么忙！哈哈……”说完，小花便得意地跑回屋里去。王小虎呆呆地看着那屋子，半晌才轻叹一声，回头欲走，忽然从里面传出小花的呼救声，王小虎不由怔住：“嗯？怎么回事，从

那屋子里传来的声音……啊，好像是那个小女孩。”但想了想，又道：“算了！一定又是骗人的。哼！还是别管的好！”打算就此离开，却又再次听见里面传来惊呼声，王小虎马上把刚才的疑惑一扫而空道：“不会真的有什么危险吧？”于是便飞奔闯入屋来。

只见屋里多了一个女子的身影，小花则惊慌地叫道：“哥哥，救我们！”

那女子身影猛地回头喝道：“不许靠近，要不然我就把她们吃了！”王小虎这才看清楚，原来那女子竟是一名女鬼，脸色苍白得全无血色。

小花这时道：“哥哥，我没骗你吧！”花娘也道：“小兄弟，你行行好，救我们吧！”

王小虎便向那女鬼喝道：“你是哪里来的？这里不许你作怪！”

那女鬼道：“不许靠近，不许靠近……”

但王小虎还是一步一步地逼近道：“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她们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我……我……并不认识她们……”

“无冤无仇的，为何要在这里搞鬼？”

“我……我……只是想寻求帮忙……”

“这是你寻求帮助的方法吗？”

“要不然……我这个样子，有谁会帮助我？”

“这……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曾经和心爱的人在此订情，订情后没多久，我因病而丧生于此。吞下最后一口气前，我和他约定会来找他，可是……可是……现在我变成这样，他见到我，一定会吓跑的。”

“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帮你呢？”

“其实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来找过他了，就看他是不是愿意见我了。”

“若我帮你找到心爱的人，是不是就可以放了她们？”

“我一定会放的，我一定……”

王小虎不由沉思起来，花娘急道：“小兄弟，你不可以轻易相信啊！”

小花道：“哥哥，要是你回来，我们不见了怎么办？”

那女鬼道：“我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帮助，我一定会放了她们的。”

小花着急地呼唤道：“哥哥……”

王小虎沉思片刻之后，便道：“就相信她一次吧！若她敢拿你们怎么样，我不会放过的！”

小花惊道：“哥哥……”花娘不由责怪她说：“唉……小花，就怪你平时乱说话，现在成真了吧！”小花哭道：“娘……我以后不敢了……”

王小虎这时问那女鬼道：“你记得他在哪里吗？”

女鬼答道：“他中杨陶，以前他就住在隔壁屋里。”

王小虎记下，然后就跑到隔壁的房子里，向里面的主人问道：“请问这里有位叫杨陶的人吗？”

这里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妇人，她答道：“你找杨陶？你怎么会找杨陶？”

王小虎道：“我是帮一个叫倩倩的女孩找，他们好像曾经有了约定。”

妇人一听，更是惊讶道：“倩倩？你说倩倩？你不要乱开玩笑啊！”

王小虎道：“我没有开玩笑，我知道倩倩已经离开了。可是她和杨陶有着约定，所以她回来履行约定的。”

“这.....怎么会这样呢？倩倩不是带走了阿陶吗？阿陶在倩倩离开没多久后，就死在倩倩的墓前了。我们都以为，倩倩带走了阿陶.....阿陶在倩倩离开后，一直快乐不起来.....也许阿陶在另一个世界找着倩倩吧！”

王小虎恍然道：“我.....我知道了！”便长叹一声，离开杨家，回到花家屋里。

王小虎对女鬼倩倩道：“我帮你问到了他的事。”

倩倩急忙追问道：“杨陶呢？另娶了？不在家？不记得我了？”

王小虎道：“你.....你先冷静，但请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他真的另娶了？忘了我？”

“不.....他走了.....”

“他走了？走去哪了？”

“在你病逝没多久后，他去你的坟上看你，就.....就在你的坟上一觉不醒了.....”

“杨陶他.....一觉.....一觉不醒？”

“是的.....或许你回去就可以找到他了。”

倩倩难过地说：“杨陶.....我们不是约定好的吗.....”

王小虎道：“我想他一定是思念你而如此的，你们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的。”

倩倩听了王小虎的安慰，才悄悄平息难过道：“虽然没有找到杨陶，但还是谢谢你帮我问到了消息。我会放了她们，作为答谢你的礼物。谢谢你，我走了！”说完，倩倩便化作一缕清烟，消失踪影了。

花娘母女这才松了口气，花娘对小花道：“小花，以后不许乱说话了。”

王小虎也道：“这是给你的教训，若是一直欺骗，很有可能得不到帮助！还好，这不是什么可怕的妖魔鬼怪。”

小花低头道：“我以后不敢了.....”

花娘则再三感谢王小虎，王小虎连称不要客气，然后拜别了花娘母女，出了花家，便继续上路，离开杭州城，踏上前往余杭的路途。

出城之后，走了不远，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呼唤：“小哥，请留步！”

王小虎怔住，回头望去，只见一位美丽妩媚的少女走了过来，王小虎认得她是在盛府前曾经跟他说过话的那名女子，便道：“是你？”

那少女道：“小哥，我找你找得好辛苦！你怎么突然一走就走了？”

“呃？因为姑娘你同我说话到一半，突然转身不理人.....我唤了你好几声，但你都未理.....因我赶着回家，所以只有先告辞了。”

“是喔.....算了，别管这些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一定要小哥你帮忙。”

“哦？姑娘有需要在下帮忙之处？”

“真的真的，只要你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姑娘言重了，我不会要什么回报的。只要是我做得到的，姑娘你尽管说。”

“你当真.....愿意帮我的忙？”

“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我都很乐意帮助姑娘的。”

“嗯，你果然是个好人！”这时，那少女便向王小虎自我介绍道：“我呢.....我其实是‘天师道’第三十七代俗家弟子！”

“天师道弟子？那你是个道姑？”

“呃.....是啊，我这次奉师命下山，是为了消灭一只害人的妖怪。”

“你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多年前是有一只妖兽在城外作怪，但已被千叶禅师收伏，近年再没传出有任何妖怪。”

“不是啦，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教主他要我找的这只妖怪，目前其实还在沉睡.....但教主已算出近日内牠即将甦醒，届时将会对杭州一带的百姓造成莫大伤害！”

王小虎惊讶道：“那还得了！姑娘你找我为的便是此事？”

“是啊！我想到要自己一个人去对付那么可怕的妖怪，心中害怕得要命！但这是教主吩咐，又攸关杭州百姓性命，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想办

法了。正巧我在杭州城里，听说你乃是这一带有名的少侠英杰。所以就决定前来请你助我，一起去消灭这妖怪。难道你忍心拒绝不帮忙？”

王小虎忙道：“不，这件事既然让我知道，岂有退缩之理？姑娘，你说的妖怪在哪里？我回去带衙门所有弟兄去消灭牠！”

那少女马上说道：“这！不用、不用，有你加上我，足够收拾那只妖怪了。人多会打草惊蛇，反而不利的。”

王小虎觉得有理，便说：“嗯……可我没打过妖怪的经验，就我们俩……姑娘你真的有把握吗？”

少女道：“我多少也会武功，只是希望有人陪我壮壮胆，没问题的！”

王小虎便道：“好，那姑娘知道那怪物藏身之地吗？”

少女道：“其实就在这附近的山腰上，我带你走。”

“好，请姑娘带路。”

于是，王小虎便跟随着那少女，向前面的山上进发。走上弯曲的山道，来到山腰位置，在这里有一个被大石堵塞的洞，那少女指着这里便说：“到了，就是这里。”

王小虎道：“这里？可是我没看到什么妖怪啊？”

少女道：“妖怪就在这道石门内。”

“石门？你是说这块巨石？但这么大的石头，能推得开吗？”

“这巨石上设有特殊之秘密封印，不是说移开就能移开的。小哥，可否借我看一下你的手？”

王小虎愕然道：“借看我的手？怎么了？”

少女道：“别担心嘛，人家又不会吃了你。”

王小虎道：“我不是那意思，那就给你看看吧。”于是便把手递了过去。

谁知道，那少女抓住王小虎的手，然后突然张口狠狠地咬了下去，竟在他的臂上咬开了一道伤口，鲜血溅出。王小虎痛得急忙把手缩了回来，惊讶道：“姑……姑娘，你干什么？”

少女道：“唉哟，一个大男人竟也会怕痛啊？血都流出来了，快把手给我呀，快点快点！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

王小虎只得听她的说话，把手再次递过去，少女取过他臂上的鲜血，然后洒于那巨石之上。没想到这血一洒到石上，便马上启动了巨石上的秘密封印，只见一阵强光闪动，那巨石便即时土崩瓦解，完全碎裂，从而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来。

少女喜道：“成功了，果然是如此！”

王小虎则呆呆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少女道：“这个……我的教主说过，只有藉由你这生辰出生之人的血，才能开启这一道封印的石门。”

王小虎恍然道：“原来如此……看来你教主所说的没错！”然后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去收伏妖怪吧。”

少女道：“嗯，我们赶紧进去。”

王小虎道：“前头不知会有什么危险，由我来领头先走吧。”

少女道：“太好了，我果然没有找错人。”

于是二人便调换了位置，由王小虎提刀走在最前，少女跟随在后，一起走进这黑暗的洞内。

起初走进，洞内是漆黑一片的，但是当二人进入那山洞的深处时，却突然出现幽幽的绿光，把整个山洞照亮，他们便进入了一座宏伟的石塚中。王小虎看着这石塚的面貌，颇为诧异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少女答道：“这里就是那妖怪的巢穴。”

王小虎疑惑道：“可是这里看来气象庄严，且是人工雕凿而成，并不像什么妖怪巢穴呀！”

少女道：“没错没错！就是这里。此地确是一处陵寝，而那只妖怪就寄宿于此。我们得趁他尚未甦醒之前先找着牠！”

王小虎便道：“好，那我们就快把牠找出来！对了……我都还未请教该如何称呼姑娘？”

少女回答道：“我名唤作苏媚，是天师教第三十七代弟子。”

王小虎心里嘀咕道：“苏……媚……还真是人如其名啊。不过这么美艳的姑娘，居然是位道姑啊……但是……这身穿着不像啊……”

苏媚见他想得出神的样子，便问道：“你在想什么？”

王小虎才清醒过来，忙道：“啊……没什么，我们走吧！”

苏媚便指引着前路，二人遂进入了其中一座石室中去。

第三章 返乡

这座石塚当真宏伟庞大，单单一个石室都已经布局精妙，道路曲折冗长，好在有苏媚这个指路的人，否则一定会迷路。但这石塚里面似乎真的有妖怪存在，因此在石室里面都会碰到一些小妖魔的出现，这正好是考验王小虎的时候。王小虎不断使用魔刀的招式来对付这些小妖魔，倒也轻松地把这些小妖魔驱赶开来，没有让牠们伤到自己。更让王小虎意想不到的，苏媚的武功也是不俗，而且还会施展一些法术，两人合作之下，终于来到了石室的尽头处。

在这里出现一只飞在半空的石板妖怪，二人合力之下，才把妖怪制服，石板身上的妖气消失，便变回一块普通的石板，苏媚道：“对，就是这石板没错。我们先拿这石板返回大厅，把它镶上，其他的密道应该就会打开。”

“好，就这么办。”

“这石板看起来好重，我一定拿不动，都由你拿好吗？”

“嗯，这个当然！”

王小虎便把石板扛起，二人便一同回到石室外，来到大厅上，王小虎道：“没见到那妖怪的踪迹啊？你确定真的在这洞里吗？”

苏媚却跑到一堵巨大石墙下道：“嘿，就这儿了，牠就栖身在这堵石墙之后。”

“哦，又要打开石墙？”

“呵呵，你放心吧，这次不用咬你的手指头。你看，这道墙上有四处缺口，只要找齐放在缺口上之石板，便可打开石墙。”

“哦，这么说来，我们刚才取得的就是其中一块石板了！让我来把它镶上看看。”

王小虎便把石板镶到了缺口上，果然马上触动机关，东北角的石室入口即时开启，苏媚雀跃地说：“你看！东北角的密门打开了，我们再去找其他的石板吧！”

“好！”二人便又进入了东北角那座石室中去。如是者，先后在另外三座石室中把这些石板收集齐，然后俱镶于大厅上的石墙中。苏媚道：“再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真正最可怕的那只妖兽了！我好担心不会有危险。”

王小虎道：“苏姑娘，请别担心！不管有什么危险，我王小虎都会尽力保护你的！”

苏媚道：“嗯，太好了！小虎哥，那你绝对不可以忘记你的承诺哦。”

把石板完全镶入之后，机关即时开启，那石墙便马上消失，前面出现一条通道。与此同时，二人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吼叫，二人马上回头，只见一头身上闪着焰光的猛虎出现在他们的身后，苏媚惊道：“啊，是虎煞！”

王小虎当即拔刀跃出道：“苏姑娘小心！可恶的妖孽，我跟你拼了！”

苏媚在身后道：“小虎哥，牠就交给你了。我去拿一件东西，保重啦！”说完便往里面跑了进去。王小虎忙唤道：“等等，苏姑娘？”可是苏媚已经飞奔了进去，王小虎只得先全力应付那虎煞。

苏媚拿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东西，便从那石室中的一个缺口离开这陵寝。苏媚道：“呼，终于到手了！多亏那个小哥。其实他人还满好的，给虎煞吃掉实在有点可惜。傻小哥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说完，苏媚便头也不回，向前疾走。

她一口气走到一座破庙前，忽然传来一把阴沉的声音道：“任务完成了，想去哪啊？”

苏媚一怔，只见一道人影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马上惊讶道：“孔璘大人？”

“小丫头，东西呢？”

苏媚樱唇一咬，并不作声，孔璘道：“难不成.....你不打算交出来？”

苏媚问道：“若我将‘魔锥’交给你，你真的会帮我报仇？”

孔璘道：“本座答应过你的事，自会做到！”

苏媚道：“哼，你只不过是想要利用我罢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孔璘道：“苏媚，为何这么不相信别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奉劝你，别拿自己性命开玩笑！”说着，便要走向苏媚。

苏媚马上喝道：“你别过来——现在我可不怕你。瞧！我的手上可是有魔锥的！”说着，她手中便亮出一柄寒光狂放的钢锥。

孔璘道：“你又知道魔锥怎么用吗？错用魔锥的人，力量会被它反噬，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苏媚道：“哼，别以为我会蠢到上你的当！”话音一落，劲力急吐，那魔锥马上如疾电般射出，魔锥之上释放出来的力量，果真惊人，孔璘这等高手，也抵挡不住魔锥的力量，被魔锥轰得狂飞而去，完全不知所踪。

苏媚不由惊讶道：“哗，好厉害的魔锥！连堂堂掌旗使孔璘都不敌它的威力，看来确实是个好东西。哼哼，什么被反噬，想吓唬我？”却在这时，苏媚突然全身如遭电击，然后头脑一阵昏沉，不由惊道：“咦？我

的头好昏……怎么回事……糟了……难不成……真的会……”话未说完，便眼前一黑，顿时昏绝于地。

回说陵寝之内，王小虎与虎煞搏斗至力尽昏倒过去。过了不知多久，他才苏醒过来，他爬起身来，喃喃道：“可恶……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时他突然觉得手臂上有一阵巨痛，便往臂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手臂上怎会出现这只护臂？”原来臂上多了一只虎头的护臂，他想了一阵，便回想起来道：“对了……记得当时好像那头火焰老虎，朝着我扑过来……然后……嗯？老虎呢？糟了，苏姑娘不知怎样了！”

想到这里，王小虎便爬起来，奔入通道里面，来到那座石室内，但是这里什么也没有，更别说是苏媚的踪影了。但是王小虎则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口，似乎是巨力轰开的，王小虎马上从这个缺口中钻了出去，原来从这个缺口离开陵寝后，竟然是另一片天地。王小虎沿着山路向前寻觅，穿过曲折、崎岖的山道，来到一处峭壁下，这里已是尽头，并无去路。但是有一条粗大的藤蔓从峭壁上垂下，而且藤蔓上有人爬过的痕迹，王小虎想：“难不成是苏姑娘……？”当即也攀爬那藤蔓而上。

从这峭壁上去之后，竟发现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王小虎道：“啊，这不是十里坡吗？这藤蔓大概是樵夫们用作往来十里坡与杭州之间的捷径吧……”他缓缓走到了一条木吊索桥上，站在桥上，他不由回想起来：“十里坡……真令人怀念的地方！记得小时候，逍遥大哥曾在这里……”

那时他年纪还小，有一天，他和李逍遥、丁秀兰一起在这崖边玩耍，王小虎道：“逍遥哥哥，你再表演一些功夫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李逍遥道：“好啊，我表演个九死一生的绝招给你们看看吧！”

丁秀兰惊奇道：“哗，九死一生？”

李逍遥道：“没错，你们好好看着吧。”说完，李逍遥突然纵身而起，竟向悬崖对面跃了过去。这一举动让王小虎和丁秀兰都吓了一跳，所幸李逍遥还是勉强落到了对面的悬崖上，而且还十分得意地说：“这一跳没跳好就摔下断崖，所以叫九死一生，哈哈。”

王小虎大笑道：“哈哈，逍遥哥哥好棒！”

丁秀兰则心有余悸道：“讨厌，李大哥！你就净会做些让人提心吊胆的事！”

李逍遥哈哈大笑起来。

想到这里，王小虎抬头望向天际道：“时光过得真快，一转眼八年多了……虽然好些年没回来了，但家乡一点儿都没变。”

既然已经回到这里，王小虎便决定回家去，当他走到不远前的破庙时，忽然发现破庙门前倒伏着一人，王小虎连忙上前窥探，竟是苏媚。王小虎惊道：“苏姑娘！糟了……苏姑娘果然也遇袭了！还好没有受伤，只是昏了过去而已……唔，此处距离余杭已不远了。看来只好先带苏姑娘回我家，等她醒来再作打算。”于是，王小虎便把苏媚抱起，就带他回家了。

在他的家乡盛渔村中，把苏媚安顿下来后，王老爹就向小虎问道：“我说小虎子啊，你带回的这姑娘，该不是我们家未来的媳妇吧？”

王小虎忙道：“爹，您可别乱说啊！苏姑娘她是我在路上认识的朋友。”

王老爹道：“喔……那好……我看这姑娘的衣着打扮，似乎并非什么好姑娘……你人单纯，交友时可要当心些，尤其是女人啊！”

王小虎道：“爹爹，您想太多了……苏姑娘她可是天师道的女弟子，可能服装打扮就比较特别……她人其实非常好，为了杭州百姓的安危，甚至打算自己一个人冒险去收伏妖怪呢！”

“哦……虽然爹爹没读过什么书，不过看的人比你多的多。你还年轻，交朋友要会懂得看人啊，千万不要交上坏朋友，知道吗？”

“爹爹请放心，小虎会牢记您的嘱咐。倒是爹爹近来可好？”

“好啊，你爹爹可好得很啊！自从你那年去仙灵岛求来了仙药，爹不但病全好了，这几年体力还越来越好呢。”

“太好了，爹。”

“倒是小虎子啊，爹听从杭州回来的人说你功夫学得不错，而且在县城附近抓了不少坏人，立了很多功劳啊！”

“这没什么啦，这都是师父的教导，师父平日对小虎武功要求一向严格。而且小时候李大娘教我的穿云掌，在师父的指点下，如今也有很多进步。”

“那就好、那就好……你那位皇甫叔曾跟爹提说，其实你并无天生特殊之武学资质，所以学起功夫来比较辛苦……除非你能有加倍的毅力，还要比别人更努力才成！”

“对了，说到皇甫叔，盛师父有东西要我转交给他，孩儿得去皇甫叔那儿一趟。”

“好，你赶快去吧！爹会替你照顾着这位姑娘。”

王小虎便点了点头，然后便出门而去。看见一位老伯在树下，便上前道：“王伯伯，您在树下作什么啊？”

“哎呀！是小虎啊？好久没见你啰。”

“王伯伯，您身子还好吗？”

“还算好啊，你在忙些什么呢？”

“这次回来是有些事要办的。”

“不久留啊？”

“嗯，办完事，就会先离开这里了。”

“怎么总是来去如风，和你逍遥哥一样。”

“王伯伯，我一忙完，我会再回来看您的。”

接着，王小虎又走到了以往李大娘开的客栈前，正好遇到来福和旺财二人，来福道：“小虎啊！什么风把你吹来啦？下回有空，带你爹一块来吧！多亏你小时候去偷了什么神仙药。不然哪！你爹那只顾赚钱的性子，早就做神仙去啦！”

旺财道：“对呀对呀！看你爹什么时候有空来坐坐。你爹上回送我的小猪，大概常偷吃了你来福叔的稻子。现在胖的都走不动了！等你爹下次来宰了配菜！”

来福道：“今年你旺财伯养的老母鸡可争气哪！生蛋快得跟下水饺一样，从中秋吃到腊八都没问题！”

旺财道：“等会去我家拿几篮蛋回去吧！”

王小虎连连点头称好，接着又见到来福和旺财的老婆，来福婶道：“咦？这不是王家的小虎子吗？怎么好久不见，长这么大啦？你爹上回来还说你出远门去了，怎么这端无影无声的蹦出来！”

旺财嫂道：“唉！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啦！你又不是不知，乡下地方年轻人待不住啦！你看看那个浑小子李逍遥还不是年纪轻轻就老想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一直有苗人找上门来！你看看！现在李家连客栈都开不下去，店让给丁家后，一家子也不知搬到哪儿去？”

来福婶道：“听说好几年前抱回一个来历不明的娃儿回来，说是他的孩子……之后就不知去向了，可真是苦了李大娘。还是丁家的女儿最乖巧了！可惜我没生儿子，没这福气！不然怎轮得到张四那打鱼的穷小子！”

王小虎心道：“糟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来福婶和旺财嫂是远近驰名的多嘴和三姑六婆！和她们再扯下去，公鸡都下了蛋恐怕还没完没了。看来街坊邻居们对李家的事也不甚清楚，我还是别多嘴，免得添了麻烦。”便连忙对二人道：“二位大娘，小虎子有事在身，于此先告退了，办完再回来找您们聊天！”

旺财嫂道：“还是小虎子懂事！虽然小时候每天跟着李逍遥身边转来转去。还好没学得他那些好吃懒做的坏习气。”

王小虎便别了二人，接着便进入客栈里面探望一下张四和丁香兰。王小虎来到柜台前，向香兰打招呼，香兰抬头见是王小虎，便道：“咦？这不是小虎吗？”

王小虎道：“香兰姐，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

丁香兰道：“嗯，还过得去啰！只是接管客栈真不容易。也好久没有逍遥的消息了，不知他现在可好？”

王小虎道：“这客栈看起来经营得挺不错嘛！”

丁香兰道：“还不是大家慕逍遥名而来的，有时招呼这些客人还真不容易。问些关于逍遥的问题，还真难回答。”

“香兰姐，辛苦你啰。”

“难得回来，别忘了多和大家聊聊哦！”

王小虎便又找到张四和香兰的爹丁老伯，王小虎向丁老伯问安：“丁老伯，您身体还好吗？”

丁老伯道：“我啊！好的跟条龙似的，记性也好的很。”

张四道：“爹就是记性有问题，有时还把我叫成逍遥。”

丁老伯道：“逍遥啊！你该勤快些，可别学人好吃懒做！李大娘辛苦一手把你带大，你可要好好孝顺你大娘啊！”

张四马上说：“爹，他是小虎，你搞错了！”

丁老伯愣道：“我又搞错啦？”

王小虎笑了笑，然后向张四道：“张四哥，最近过得好吗？”

张四道：“小虎这次怎么有空回来？”

王小虎道：“刚好有事在身，也可看看大家啊！”

张四道：“不错嘛！脸色看起来还不错啊！唉，结了婚就是没了自由，还是你这样好。”

“张四哥，怎么说起话来那么沉重的？”

“我说女人家真是奇怪，看我们做什么事都不顺眼。不去做嘛！又说我们成天没事干。现在连我偶尔去钓个鱼，都要被她骂上一天。我想耳

根清静都很难哟！”

“张四哥，你就多体谅香兰姐嘛！发发牢骚就没事了嘛！夫妻相处本来就是要互相嘛！”

“唉，小虎啊！等你有一天像我这样，就不会那么说了。”

王小虎探望完丁家和张四之后，又离开客栈，继续和乡亲们叙旧，没想到在这里他也听到了关于天使绘卷的事，芷葳问他有没有听过天使绘卷，王小虎道：“天使绘卷？没听过耶……不过，不过天使这名字听起来真可爱！”

芷葳道：“你不知道吗？天使绘卷是五位画师的作品集。里面尽是婀娜多姿的美女图，摆手摇臀、媚眼迷人。举手投足间，尽是迷人风采。呵呵，我想你一定想一睹风采吧！”

王小虎道：“不……不了……我……我可不乱近女色的！”

“唉，不过你想看也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了？”

“那绘卷早被偷了，也不知是被谁偷了，就不见了。会是谁偷了那绘卷呢？”

王小虎来到小市集里面的皇甫英家中，进门即唤道：“皇甫叔！”

皇甫英一见是小虎，便欢喜道：“喔，是小虎啊？何时回来的呀？”

王小虎道：“师父托我给您送一件东西来。里头还附有一封信，说是写给皇甫叔的。”说着，王小虎把包袱拿出来，放到案头上。皇甫英打开包袱，看见里面包裹着的是一本书，便道：“唔……他要你送来的，是魔刀刀谱！”

“刀谱？师父怎会要我將刀谱送来给皇甫叔？”

“嗯，待我先读读他这封信。”皇甫英又把信拆开阅读一遍，随即便笑道：“呵呵，原来如此！小虎子啊，你师父终于要正式传你魔刀刀法了。呃，皇甫叔，此话怎说？”

“盛大哥托你送来魔刀刀谱，其实是要我帮他將刀谱传授予你。修习魔刀刀法，若非练刀之人心地刚毅正直，否则必遭其魔性所反噬，就像你师父当年一样！”

“嗯，此事小虎曾听师父提过。”

“你师父观察你这几年的表现，肯定你心地质朴，行事踏实，确有资格修习此刀法。是以他才决意，将魔刀刀法正式传授于你。”

“可是，师父他为什么不愿意亲自告诉我呢？”

“你的盛师父这么拐弯抹角，是有他道理的。你师父信中写道，你的筋骨过硬，经脉难通，这辈子是难以习成魔刀刀法。是以他便要求我用鹰爪门之绝技‘大无量手’来替你打通周天，好让你脱胎换骨。”

“啊，师父实在对我太好了！”

“是啊，你的盛师父设想可确实周到。其实他的魔刀‘天吒’，也早就托人送到我这儿了。”

“莫非师父的用意是要我来取魔刀？”

“正是，盛大哥不光是决定将刀招传授予你，就连天吒魔刀也要交予你了，这是对你莫大的肯定啊！好了，事不宜迟，我先来助你打通周天吧！”

“多谢皇甫叔。”

“你可要忍着，会有些难受喔。”

“是。”

皇甫英便让王小虎盘坐下来，然后便开始运功，为他打通周天。过了一个时辰左右，王小虎的周天已经被打通，并且在皇甫英指引下，学习了魔刀的第一式“断月波”。

王小虎感到全身力量充沛，与以往大为不同，皇甫英把魔刀取出，连同刀谱一起交给王小虎道：“小虎，刀谱以及‘天吒’今后便交付予你，你可要好好练习，将此刀法发扬光大！对了，小虎，你师父信中还要我转告你，说你不必先回杭州。”

“呃，为什么？”

“他建议你去四方历练，多看看世面。但你可务必要持守正道，莫辜负了盛大哥与皇甫叔的期许啊！”

“原来如此，小虎明白。”

王小虎把魔刀用布卷起，结在身上，并把刀谱收入怀内，然后便拜别皇甫英回家。他出了皇甫英的家门，刚走了几步，就碰上了在小市集中卖猪肉的猪肉张，猪肉张喊道：“小虎！你来得正好！阿光他跌伤了，你快帮我一起扶他去给洪大夫看看。”

“好的，我们一人搀他一边！”便和猪肉张一起扶阿光往洪大夫处赶去。

洪大夫为阿光包扎好伤口之后，王小虎便问阿光道：“光叔为何会昏倒在地上呢？”

阿光道：“俺为啥会昏倒……哎呀！不说还好，想起来还真吓人！俺记得……那时候去找猪肉张，结果刚进市集，不知道撞到了啥，跌了我一大跤！然后……忽然……听到一个女孩儿的笑声……”

“有女孩子的笑声？”

“但是哪来的女孩儿！俺压根儿就没看到有啥女孩儿的影儿！那声音凭空出现……就在俺的耳朵边，却没个人影！小虎子，你说俺这是不是活见鬼了呀？”

“光叔，你当真没有喝醉？”

“俺今儿个并没喝多少啊！俺眼睛不好，耳朵却没啥问题……看来以后真要少喝点酒了！哎呀，不好，俺答应过方老板，要去帮他忙的啊，俺得赶快起身过去才成了。”刚想起来，却马上疼得哇哇直叫，洪大夫道：“喂喂，阿光，我不是已跟你说过了吗？你摔跤时伤了腰，从今天起得要多歇息，不能再去做那些粗重的活！”

王小虎也劝道：“是啊……光叔，你别急！我帮你去跟方老板说一声，他不会责怪你的。”

阿光这才听话，乖乖地躺下来休息。接着，王小虎走出室外，猪肉张马上过来问他情况，王小虎如实回答，猪肉张便告诉王小虎，最近在村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还说鱼嫂、水生和卖包子的小陈，他们都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事，想请王小虎帮忙查一下，王小虎自然义不容辞。

于是，王小虎再次来到市集上，他首先找着鱼嫂，向她问道：“鱼婶，认得我是谁吗？”

鱼嫂打量了良久才道：“哎唷，这不是小虎吗！鱼婶好想你呢！这么多年没见，瞧你长得是又高又壮！”

“谢谢鱼婶，您看起来也和以前一样有精神！”

“嘻，小虎你从小就很会讲话，没想到长大了，嘴巴还是那么甜。”

“哪儿的话，我可说真心的喔！鱼婶，听说你有看到奇怪的东西？”

“有啊，就在昨天傍晚吧，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以为是我家那死鬼回来了，结果出门一看，眼睁睁瞧见放在墙边好好的钓竿，自个儿直往门外飞去！我赶紧追了出去，钓竿却早已不见踪影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它又好端端地放在墙边，你说奇不奇怪？”

“唔，的确很奇怪……不过鱼婶你放心，我会帮大家查出真相的。”

“太好了，小虎！可是你自己要小心喔。”

“谢谢您，鱼婶。”

王小虎越发觉得此事奇怪，便继续去找其他知情的人询问。他又找到了卖包的小陈道：“陈哥，好久不见啦。”

包子陈认出小虎来，便喜道：“好久不见了，小虎子，都长这么大了。”

“是啊，陈哥！我一直都很想念你包子的味道呢！”

“呵呵，那现在要不要带几个回去吃呢？”

“谢谢你，陈哥！这不好意思啊！陈哥，听人说这两天村子里发生了不少怪事？”

“喔，小虎！你也听说啦？我是觉得的确有点怪怪的，就好比说今儿个一大早，我把摊子摆好，才一转身，蒸笼里的包子就不见了好几个。

只瞧见远远的几只野狗，正在啃我的包子。你说怪不怪，我可没拿我的包子去喂狗啊！”

王小虎接着找到了水生，说道：“水生叔，我是小虎啊！好久不见了。”

水生笑道：“真的是你啊，小虎，都长那么高了，水生叔有好多年没看到你啦！”

王小虎道：“水生叔，这几天村子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怪事？”

水生马上道：“当然有了，就是咋几个下午……我在岸边钓鱼，钓着钓着，就眼睁睁地看着一条船从我眼前过去，好吓人哪！”

“船划过去，为什么说好吓人？”

“当然吓人，因为上面根本没人，那桨还会自己动，你说奇不奇怪？我可是吓得当场腿都软了，爬着回家呢！可我说给人听，大家又都不相信，说是我眼花了。”

“我知道了，水生叔，我会帮忙查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的。”

“谢谢你啊……小虎。”

王小虎问完他们三人之后，便回到村子里面，王小虎回到家门前，便想不如先回去看看苏媚的情况，于就走进屋里，来到自己的房中，却发现苏媚不见了，马上跑到老爹的房中问道：“爹，苏姑娘她人怎不见了？”

王老爹道：“还说呢，你走后不久，那位苏姑娘她便醒了。她一醒来就拿一支锥子指着我，问我是谁带她来这里。我告诉她是你带她回来

的，她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愣了一下，之后便急着要走，我怎么也拦不住她呀！”

王小虎愕然道：“呃，她现在身子那么虚弱能够到哪里去？”

王老爹道：“她说她还有重要之事要去办，还叫你以后别再多管闲事了。爹说你真是的，怎么找个这么不懂礼貌的姑娘，连句道谢都没有，以后要找就应该找乖巧一点的。”

“爹，您想哪去了，我和她真的只是刚认识的朋友。”

“刚认识的朋友？瞧你，她人一走，你那紧张样儿……小虎，你年纪也不算小了，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好害臊的，都说给爹听听，爹给你出主意。”

“爹，都跟你说不是那回事了……”

“爹在想啊，这姑娘会不会就是最近村里闹事的那个‘狐仙’呢？你可要小心别被她骗了。对啊，搞不好这姑娘就是那只狐精幻化而成的女子……小虎啊，你自己可要多注意啊……”

王小虎想：“不管怎样，我先去替大家查一查，弄清楚狐仙这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小虎便继续回到村子里，小心察看周围的情况。忽然看见有一个小孩对着一条小黄狗凶道：“哼，畜生！家里的肉是不是你偷吃的？哼，看来我不教训你，你是不会招的！”说完，便举起一把藤条要打那条小黄狗。

忽然，空中传来一把女孩的声音道：“喂喂，你干嘛这样欺负人家小狗狗？”

小孩马上吓了一跳，左右顾盼，皆不见有人，便道：“是……是谁在跟我说话？”

那女孩的声音道：“就是我啊，我问你干嘛要欺负这只小狗狗？”

“哇，有……有鬼……”那小孩吓得脸色惨白，拔腿就跑了。

那女孩的声音道：“什么鬼，真是个小鬼！小狗狗乖，不会再有人欺负你啰。”谁知道那条小黄狗竟向着空气吠叫起来，并且追着向前。那女孩的声音便道：“我……不能养你啦……如果我把你带回去，我会被骂的！”可是那小黄狗仍然继续追着向前而去。

王小虎这时心道：“唔，村里一连串狐仙怪事，肯定跟这个看不见人影的女孩声音有关。我就跟着这只狗去查查看！”便马上追踪上去。

他一直追到客栈旁边的巷子里，果然看见那只小黄狗，正对着前面的空气吠叫，那女孩的声音说道：“小狗狗，你怎么还跟着我？”无奈之下，那小女孩只好现身出来道：“唉，真受不了，你真的那么想跟我回去吗？”

王小虎一看见这女孩现身出来，马上认出她来，便立刻快步走出前道：“李忆如？”

那女孩吃惊地抬头看去，也觉得意外道：“哎呀，小虎哥？”

王小虎道：“啊？原来在村里到处作怪的狐仙，原来就是你！你怎会离开仙灵岛跑来余杭？”

“嘻嘻，人家拿阿奴姐姐给的隐蛊，划着小船，就偷偷溜出来玩啦！”

“什么？你这样偷溜，李大娘她不知道吗？”

“当然不知了，不然怎还叫做偷溜呢？”

“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大娘会担心死了啊！”

“哎呀呀，可是老关在岛上，真的很无聊的嘛！”

“忆如你也太不懂事了！再闷也不能这样一声不响溜走！我现在就带你回仙灵岛！”

“不要啦，小虎哥！不然你带人家去杭州城逛逛好不好？逛完我们再一起回去。”

“还讨价还价？你怎么不想想大娘在岛上，现在心里会有多着急？现在立刻跟我回去！”

“好啦好啦，人家乖乖跟你回去就是了，何必那么凶嘛。”

“好，你愿意回去就好。”

“嘻，这样你就生气不起来了吧？”

“唉，你呀。其实论辈份，你都该叫我叔叔才对，什么小虎哥、小虎弟的？”

“哎呀，叔叔？你有阿奴姐姐大吗？人家我还不都称呼她姐姐呢。”

“唉，你这小鬼没大没小的，真是拿你没办法。”

“对了，这只小狗狗……”

“忆如，你想要养她，可是又怕给婶婆骂，是吧？”

“小虎哥果然厉害，全猜对了。”

“我可以帮你替大娘说说，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牠喔。”

李忆如当即欢天喜地说道：“谢谢小虎哥，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小虎哥最疼我了。”然后便对那小黄狗道：“小狗狗，听到没有？你可以跟我走了！那我该叫你什么呢……就叫小…虎好了！”那小黄狗马上“汪汪”地叫了起来，李忆如笑道：“哈哈，你喜欢这个名字，是吗？”

王小虎马上道：“呃……忆如……能不能给牠取个别的名字啊？”

“这名字没错啊，你看它像不像一头小老虎呢？”

“可是这样牠就跟我的名字一样啦。”

“喂，小虎哥，你很爱挑剔耶！嗯，不然换一个，那就叫…小黑好了。”

王小虎听见，真是哭笑不得，心道：“真受不了她，这明明是一只黄毛的狗……”

李忆如便上前把小黄狗抱入怀内，然后道：“小虎哥，我的船就停在渡口那儿，我们走吧。”

李忆如带王小虎来到渡口，李忆如指着停在渡口旁边的一条小舟道：“小虎哥，就是这艘船。”

王小虎道：“忆如，我先回去跟我爹报备一声，再带你回仙灵岛。”

“好哇，那我陪小虎哥回家一趟吧。”

两人便又折返回村子去。回到家中，王老爹出来道：“你回来了……”忽然发现在小虎身边多了一个小女孩，忙问：“咦，这小丫头又是谁啊？”

王小虎道：“啊，她是逍遥哥的……朋友的小孩……她擅自溜出家门，到我们村里来玩，我必须赶紧送她回家，免得她家人心急。”

王老爹道：“哦，看不出这小丫头这么调皮？”

李忆如道：“哎呀呀，人家只是……”王小虎马上抢断她的话道：“爹，那我先带她回家去了！苏姑娘的事，我再想办法。”

王老爹道：“好的，你赶快带这个小丫头回家吧，至于那位姑娘的事，爹爹劝你别再过问的好，我觉得那姑娘不太像好人。”

王小虎也不想再和父亲争辩这个问题，便带着李忆如离开，二人回到渡口，王小虎便撑那小舟，送李忆如回仙灵岛去了。

第四章 赴会（上）

不用多久，船便到达了仙灵岛的岸边，二人登船上岸，李忆如道：“哈，我给小虎哥看一个秘密！”便要王小虎跟着她走到一处山壁旁边，然后让王小虎跟她一起推开山壁前的一块石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洞口，王小虎不由好奇地说：“怎么有个地洞？我从来都不知道！”

李忆如道：“那当然啰，仙灵岛上的秘密，你不知道的可多着呢！从这个地道进去，可以直通水月宫。不过有些机关，就要考考小虎哥聪不聪明啰。”

“你这小鬼，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王小虎有心要显示一下本事，便随李忆如一起走进了这个山洞里。

原来山洞里是别有洞天，王小虎道：“看来逍遥哥哥怕再有人乱闯仙灵岛，似乎花了不少心血。”他在李忆如带引下，来到一个机关座前，取下一个白色的水晶球，然后看见远处有一个空的机关座，王小虎马上明白过来，便把这个水晶球放到空的机关座上，果然启动了机关，前面的路便连接起来。如是者，王小虎在这山洞中一路前进，一路破解相同的机关，终于便通过了漫长的路径，来到了出口前。

王小虎这时道：“忆如，我突然有一个疑问，要是你外公他们来，也都要这样大费周章走这条路吗？”

李忆如笑道：“爹爹在水月宫后面，开了一个秘密渡口，外公他们从那儿上岸就可以了。”

王小虎怔道：“那你是故意让我走这条路？”

李忆如道：“反正这些机关应该难不倒你嘛！”

“哼，爱恶作剧的淘气小丫头。”

“嘻，哪有啊？”

王小虎也没有她的办法，二人便从出口走了出去，果然已经抵达了水月宫的后园中。可是二人刚走了出来，便马上听见有人怒喝：“李忆如！你还知道要回家啊？”

李忆如登时吓了一跳，接着就见一位老妇人迎面走来，李忆如连忙道：“婶、婶婆！”

王小虎也马上见礼道：“李大娘！”

李大娘走到二人面前道：“忆如，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不跟婶婆说一声，就自己偷跑出去！跟你爹真是一个模样！”

李忆如忙道：“对不起啦，婶婆。”

李大娘道：“哼，一句‘对不起’就可了事了吗？你知道婶婆到处找你，有多着急？”

王小虎道：“大娘，请你息怒！忆如她年纪还小，难免有时不懂事，您不要太过责备她啊！”

李大娘道：“小虎子，你不必替她说话！倒是你，怎么有空来仙灵岛？你不是到杭州去了吗？”

王小虎道：“我受师父之命来找皇甫叔的，并顺道回家看看。”

“原来如此……那你又是在哪找到这个离家不归的浑丫头的？”

“我就在余杭遇见她的……忆如她大概是太闷了，所以才跑到余杭去溜达。”

“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擅自离家出走，让别人担心得要命！不稍微处罚她是不行的！”

李忆如低头道：“婶婆，对不起啦。”

李大娘便道：“哼，如今再怎对不起也来不及了！小虎子，你带她到屋子里来，我要好好罚她！”

王小虎道：“大娘！”

李大娘严肃地说：“别说了，大娘心中自有分寸！该罚就是该罚！忆如，到屋子里去！”

李忆如心里暗叫不妙道：“惨了，这次婶婆真的生气了……”

无奈之下，李忆如和王小虎一起走到了水月宫中，谁知道他们刚进入大门口，就发现厅里站着许多人，李忆如一见，便惊讶道：“鬼叔叔……还有外公？你们怎会在这里？”

只见阿奴呼唤道：“忆如，还有我们呢！”

“阿奴姐姐……还有书仙爷爷？为什么你们都在这里啊？”

阿奴道：“嘻，忆如！你是不是偷溜出去玩，被婶婆逮到了啊？”

林天南道：“果然是又调皮捣蛋了，实在该打！”

天鬼皇道：“忆如这小丫头，真的越来越淘气了！”

李忆如道：“啊……我……我……”

书中仙道：“哎哟，我们的小寿星，怎的今日像只小老鼠一样，畏畏缩缩的啊？”

李忆如听见书中仙这么一说，顿时愣住：“寿星？啊，难不成……今天是……”

接着听见厅外传来李大娘的声音道：“野丫头，你可终于想起来了？”只见李大娘走进厅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大伙都是特地前来给你祝贺的！结果你这个寿星，却自己不知跑哪儿鬼混去了。”

李忆如道：“哎呀，原来今天真的是我的生日？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李大娘道：“呵，婶婆念在今日是你生辰的份上，所以姑且不处罚你！但以后不许再这样自己偷偷溜出去，知道吗？”

李忆如笑着回答：“谢谢婶婆，真是太好了，嘻！我就知道婶婆对我最好了。”李忆如首先跑到书中仙面前道：“书仙爷爷，我的礼物呢？”

书中仙道：“小忆如啊，书仙爷爷并没有带着礼物前来，但书仙爷爷打算在此住一段时间，把所知的有趣故事都告诉你，就当作礼物好吗？”

李忆如道：“啊，这是真的吗？”

书中仙道：“书仙爷爷有讲过假话吗？”

李忆如欢喜地说：“太好了，书仙爷爷！我最喜欢听您说故事了。”

书中仙笑道：“呵呵，你喜欢就好。水月宫的丹药房中书册典籍很多，老夫耳闻已久，那就先告辞看书去啰。”说完，书中仙便隐遁而去。

接着，李忆如跑到天鬼皇面前，有礼貌地唤道：“鬼叔叔。”

天鬼皇道：“要礼物是吗？鬼叔叔送你实际点的。来，这里是五千两，你拿去用。”

李忆如接过一叠银钱，仔细一看，惊讶道：“鬼叔叔，这不是冥钱吗？人家今天过生日耶，你怎送人家这种东西？”

天鬼皇道：“那在鬼都可是一大笔钱呢！鬼叔叔还以为你会喜欢.....不然鬼叔叔这把油纸伞送你。”说完，便把带在身边的油纸伞送给忆如，忆如欣然接受道：“谢谢鬼叔叔，嘻。”

然后，李忆如又走到阿奴面前道：“阿奴姐姐，你远从苗疆来，有没有要送我什么好东西呀？”

阿奴道：“当然有了，小丫头！你要不要猜猜？”

李忆如道：“不管，我想要食蛊鸟！”

阿奴道：“傻丫头，养食蛊鸟，可是要喂牠蛊吃的！等你长大一点再给你，阿奴姐姐先给你这东西。”说完，便拿出一个器皿来，然后打开器皿一看，里面竟是一条肥大的虫子，李忆如看得一愣道：“这是什么？”

阿奴道：“这是蛊后，你拿东西喂牠，牠就会生好多不同的蛊虫，若你能把蛊后养得好，到时你才能养好食蛊鸟。”

李忆如道：“真的吗？那我保证一定会把牠养得好好的。”

阿奴便把这器皿送给了李忆如，并教会了她喂养蛊后的方法，李忆如很聪明，只听一遍就记住了。

李忆如又跑到林天南面前道：“外公，我的礼物呢？”

林天南道：“小如儿，你今年几岁啦？”

“八岁了，外公。”

“八岁……正是学武的好时候，尤其忆如筋骨资质特佳！来，这本剑谱拿去！假以时日，咱们小忆如的功夫一定不逊于外公。”

“谢谢外公！”李忆如便又接收了林天南的剑谱。

最后，李忆如来到王小虎面前道：“小虎哥……那我的生日礼物呢？”

王小虎道：“呃，这个……我没料到今天是你生日，所以什么东西也没准备……”

李忆如道：“没关系，那你把你身上那对玉珮，送给我当礼物好了！”

李大娘马上道：“忆如你别胡闹，那是人家小虎他过世的娘亲，特意留下来送给未来媳妇的。”

李忆如笑道：“嘻，可是少了一半了啊！小虎哥偷偷送给谁了？”

王小虎道：“啊……这是……”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阿奴道：“忆如，你可不能这样老爱欺负你老实的小虎哥啊！你自己都忘了自己的生辰，还好意思跟人家赖着要礼物？”

李忆如道：“人家才不管，人家就是要小虎哥的生日礼物！小虎哥已经欠了人家好几次了！”

王小虎只好道：“好好好，先让小虎哥欠着，改天我一定买给你，好不好？”

李忆如这才道：“好，这可是你说的喔。如果忘记了，那人家就要拿走你的那个玉珮喽。”

李大娘道：“忆如，别那么淘气！”

李忆如这时看了周围一眼，便马上道：“对了，爹爹呢？爹爹应该会记得今日是我的生辰啊！”

李大娘道：“唉，你爹那浑小子，至今还没来！看来他是不知被何事给耽搁了。”

李忆如生气道：“哼，太过份了！爹爹竟然忘了人家的生日！”

阿奴道：“忆如，你爹是蜀山仙剑派的掌门人，也许是你爹他太忙了，所以才不克前来吧。”

天鬼皇道：“是啊，恩公可能有事在身，忆如你就别介意了。”

林天南道：“不，不成！老夫也是与他约好今日于此见面，但他竟爽约未至！这个浑小子，永远都是如此行事不负责任！”

李忆如道：“外公，你又来了……既然外公那么讨厌爹，怎会想到约爹一起来庆祝人家的生日呢？”

林天南道：“外公约你爹来此，不是为了祝贺你的生日。外公是要与你爹一同出席江宁府所举行的‘南林北沈’比武大会。因为你爹曾允诺，要与千叶禅师一同担任本次大会之公证人。”

王小虎听见，马上说道：“‘南林北沈’比武大会？不就是南北武林两方的盟主林家堡与沈家堡，彼此公开争雄的武林盛会？”

林天南道：“没错，正是。我林家堡与北方沈家堡的切磋比试，每隔八年举行一次，算一算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虽说不比公选武林盟主的大会那般盛大，却也算是武林的一大盛会。”

王小虎道：“既然如此，晚辈斗胆想恳求林堡主，不知能否让晚辈也与您一起同行？神眼师父要晚辈多方历练，既知有如此盛会，实在不希望错过。”

林天南道：“有何问题？你是神眼盛大侠的高徒，自然有资格来参观。何况小虎贤侄刚出江湖，是也该多多历练一番，以开眼界。”

王小虎忙道：“谢谢前辈！”

李大娘这时道：“喂喂，小虎子呀，你弄清楚！人家林堡主可是等一下马上就要启程去江宁府了呢！”

“呃……”

“林堡主是主办人之一，所以必须早点去江宁府，打点比武大会之事。你这么久才回来一趟，今天说什么我也要留你下来！要去江宁府，明儿个再去吧。”

李忆如也道：“是呀是呀，小虎哥难得来了，就住仙灵岛一晚再走嘛。”

林天南便道：“小虎，你就留下来陪陪忆如吧！今日毕竟是她的生辰！老夫是真不得已必须先走，等你到了江宁府，到悦来客栈找老夫即可。”

王小虎遂答应道：“是，前辈！”

林天南道：“对了，若是逍遥回来了，麻烦各位转告他，速至江宁府与老夫聚首。时刻差不多了，看来老夫似乎得先告辞了。”

李忆如道：“外公，你真的这么快就要走了啊？”

林天南道：“嗯，外公会改天再来仙灵岛看小如儿的，你可别又到处乱跑了！那么各位，后会有期。”林天南向众人抱拳作别，然后便匆匆离开。

李忆如一呶小嘴道：“哼哼哼，实在太过份了，不管是爹或外公，都没把人家的生日当一回事！”

阿奴道：“忆如，可别这么说啊！大家不都是前来替你祝贺的吗？”

李忆如道：“可是爹爹他就没来呀！”

李大娘道：“唉……这逍遥以前不管怎么忙，忆如生日之时，一定会回来住上几天的！小虎，你明儿上江宁府，若见到他，叫他会后立即返回仙灵岛一趟！大娘要好好骂一骂他。”

王小虎应道：“是，大娘！”

李忆如这时道：“嘻，婶婆，不如这样吧！我同小虎哥一起，去江宁府找爹！”

李大娘马上沉声道：“你开什么玩笑，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想去看看爹啊！”

“不可以！婶婆说不行就是不行！”

“人家才不管，人家偏偏要去！”

李大娘马上厉声道：“不行！”

李忆如顿时生气道：“哼，婶婆最讨厌了！”便转身飞奔入内，阿奴连忙呼唤：“忆如！”便立即追赶进去。

李大娘叹道：“唉……这忆如的脾气，可真比她爹爹都还倔强。也许真是大娘平日太娇宠她了。”

王小虎道：“李大娘，我过去看看她！”

李大娘道：“好，那就麻烦你了。大娘去外头走走，你随后再来找我。”

王小虎便回身走入内室，来到忆如的房门口前，只听见李忆如对阿奴说：“阿奴姐姐，你带我去找爹好不好？婶婆她都不让人家去！”

阿奴道：“大娘也是为你好，忆如你就乖乖听她话吧！”

王小虎心想：“安抚忆如的事，还是就交给阿奴姐吧！”于是便回头离去。刚回到大厅时，就见书中仙凭空出现道：“小虎！”

王小虎吓了一跳，说道：“原来是前辈……您真是吓死人了！”

书中仙道：“老夫从刚才，就在注意你那只护臂！你走近点，让老夫瞧一瞧吧！”

王小虎道：“前辈，您认得这是什么吗？”

书中仙微笑道：“呵呵，天底下少有老夫所不知之事！”

王小虎便把手伸过去，让书中仙观看那只护臂。书中仙看了良久，便道：“依我看这护臂乃是被天师道开山祖师爷所收伏之远古神兽所化，名唤‘虎煞’是也！”

“虎煞？”

“是啊，自从第三代天师张甫和仙逝之后，它便被陪葬以镇守陵寝。但老夫不解，何以它会出现在你手臂上？”

王小虎心中忖道：“原来那里是天师道历代掌门的陵寝呀……”

书中仙接道：“愣小子，难道你到过天师陵寝？”

“前辈，此事说来话长了……”小虎便把陵寝奇遇一事，完完整整说给书中仙听，不过之后苏姑娘昏倒在洞外，小虎背着她回家之事，则略过不提。

书中仙笑道：“呵呵呵，原来如此，竟有如此一段经历啊？嗯嗯……原来小虎你是虎年正月正日出生的，臂上又有神兽胎记，如果我没想错，你正是那数百年难得一见，与神兽虎煞先天命格相同的人啊！加上你是个心无邪念之人，虎煞没将你吞吃，反而与你融合为一体。”

“我的先天命格……与……虎煞同质？”

“正是，所以虎煞才无法伤你，反能附于你手臂上与你同化……否则惹上如此可怕的神兽，换做别人小命早没了。”

“是啊，当时我真以为自己没命了。”

“如今它已化身为你手上这只护臂，成为你的守护兽。在你往后闯荡江湖，必能成为一大助力，小鬼小怪也只有逃之夭夭的份啰。”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竟会有如此奇遇。如果能再见到苏姑娘的话，我得好好谢谢她才是。”

“不过……有虎煞镇守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妖怪？你们会不会搞错了？啧啧！没空跟你多说了，难得来到水月宫，这里可有不少好书呢，老夫

看书去也。”说完，便又遁隐不见了。

第四章 赴会（下）

王小虎遂走到外面，看见李大娘正与忆如带回来的小黄狗在一起，王小虎便走上前去，李大娘道：“唉，忆如这孩子，这会儿捡了只小狗回来养，最后还不是我这老太婆在照顾？”

王小虎道：“大娘，忆如她在岛上并没有什么玩伴，也是怪寂寞的，能养只狗儿为伴，也是不错的啊！”

李大娘道：“是啊，其实大娘也是这么想的。对了，小虎！大娘传授给你穿云掌法这么多年了，你在杭州时有无多加练习？”

王小虎道：“有的，大娘！小虎日日都有勤练呢！”

李大娘道：“这套穿云掌法，是我娘家铁掌门的家传掌法，自从我嫁到李家后，其实已很久没再施展了！之所以会传授予你，也是见你为人沉稳，希望你能将此掌法发扬光大。好，那大娘来验收验收啰！小虎子接掌。”

话音一落，李大娘便一掌突袭过来，王小虎反应也快，连忙退步向后移开，李大娘接着连消带打地向王小虎连攻三掌，招式连贯，威力极大。王小虎也是不弱，见招拆招，竟然被他接连化解李大娘的连环进攻。但是，李大娘丝毫没有放松，继续全力攻来。两人对拆至第八招的时候，王小虎终于应接不下，被李大娘一掌震得失控倒退，跌坐地上。

李大娘方才收住掌势，归元抱守道：“很好，能接我八招，已经很不错了！想必你这多年来，确是勤练有加。”

王小虎从地上跃起，欠身道：“大娘过奖！”

李大娘接道：“逍遥他就是个性毛躁，所以并不适合练此掌法。所幸你生性稳重成熟，非常适合这一套穿云掌法。你好好练习，假以时日，将来的成就未必比不上逍遥。我再解说一次穿云掌的要诀，你要仔细听清楚。”

“是。”

李大娘便细说了穿云掌的要诀给王小虎听，王小虎从中领悟了更多，穿云掌法可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李大娘道：“穿云掌后面几式只能靠你自己体会，我是无法再教你了。要记住，学武必须懂得融会贯通，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你早点休息吧！明早还要去江宁府呢。”

“是。”

当晚一夜无事，转眼便是次日清晨。王小虎要出发前往江宁府了，李大娘亲自来送他，王小虎道：“大娘，我启程前去江宁了。我想跟忆如辞行，不知她人在哪？”

李大娘道：“唉，这死丫头一大早就不知跑哪儿去了，大概是还在跟我赌气吧？”

王小虎道：“大娘，忆如也是因为思念父亲，请大娘不要怪她啊！”

李大娘道：“你以为我爱骂她啊？我也心疼呀！小虎子，你若看到逍遥，告诉他忘了我这婶婶没关系，但可要记得回来看看他自己女儿啊！”

王小虎道：“小虎明白，我会尽快找到逍遥哥。大娘，那小虎告辞了。”

李大娘点头道：“嗯，你自己路上多保重啊！”

王小虎拜别了李大娘，然后便离开水月宫，转眼来到岛边的渡口前。当王小虎来到渡口的时候，竟看见李忆如笑盈盈地站在那儿，向他招呼道：“嘿，小虎哥！”

王小虎道：“原来你是躲在这里啊？我正要出发前去江宁府了，刚才想找你说一声，却四处找不着你。”

李忆如道：“嘻，没关系，人家想要跟你一同去江宁府！”

王小虎道：“胡说什么？这怎么可以？还不赶快回去？大娘也在找你呢！”

李忆如马上威胁道：“哼，你若不带我去，我就把船凿沉，让你也去不成。”

王小虎却道：“你别闹了，你再怎威胁我，我也不会带你去的！”

李忆如听他这么说，连忙改变态度道：“小\.....小虎哥，求求你带我去嘛！我是真的好想爹爹喔.....”

王小虎看见忆如这么凄凉的样子，不由心软下来，李忆如道：“小\.....小虎哥，求求你嘛！人家已经好久没看见爹爹他了！你若不带我去，这样子一来一返，人家不知还要等多久才见得到爹.....”王小虎还不回答，李忆如便索性哭叫道：“呜.....小虎哥.....求求你嘛！人家.....人家答应只要见到爹，就会马上回仙灵岛！”

王小虎终于答应道：“好吧，我明白了！小虎哥偷偷带你去就是了，你别哭就是了。”

李忆如道：“啊.....真的吗？”

“嗯，可是……大娘那边该怎么交代呢？”

李忆如立即破涕为笑道：“小虎哥放心，我已经留了封信在婶婆桌上，跟她说很快就回来啦。”

王小虎道：“唉，你这小丫头啊，实在是……”

“嘻。”

“先说好，见着你爹就回来哦！如果你到时候不肯乖乖回来，可别怪小虎哥不客气喔！”

“知了知了，小虎哥请尽管放两百个心吧！”

于是，两人便欣然下船，就在远处的山坡上，李大娘站在那儿，默默地说：“忆如这孩子，真是跟她爹一个模样！小虎子啊……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她……”

就这样，两人乘船，很快便抵达了江宁府。上岸以后，李忆如乐道：“哈哈，江宁府到了！”

王小虎道：“等见到你爹后，你就乖乖地回仙灵岛喔！”

李忆如道：“嘻，知道知道。”

王小虎道：“知道就好，那我们先去悦来客栈找你的外公吧！”

二人便一同进城，这江宁城中倒也相当热闹，由于是武林盛会，所以城中多了不少武林人士，使这江宁城也变得更为热闹。他们在城中又碰到一位姑娘，她念着一首辞：“六朝景色致陈迹，江南古都飞瑞雪，玄武湖心青莲绽，金陵风云齐来聚。”念完以后，她说：“来的好不如来的巧，比武大会前真是热闹呀。那个书呆想要天使绘卷第三卷，有

也是自己先珍藏，那轮到他。”王小虎对于这天使绘卷的兴趣越发加浓。

他们在城里又听说这里的仓库闹鼠患，弄得十分麻烦。走着走着，碰到一位妇人问道：“小兄弟，你知道哪儿有荷花池吗？”

王小虎道：“抱歉，我是外地来的。”

“我也是刚来此地不久，所以对于周遭环境还很陌生。我丈夫是挖掘琉璃的工人，工作很辛苦，我想泡壶好茶犒赏他。可是偏偏找不到荷花池，真是好事多磨。”

“泡茶跟荷花池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着呢！将茶叶用纱布包起放在荷心，第二天取出后，会有荷花特殊的香气附在茶叶上。这样，泡出来的茶也格外有味道。”

“原来如此，我真是孤陋寡闻。”

他们又见到有一对男女在街上牵扯纠缠着，那年轻书生道：“秋儿，你等我，一旦高中状元，我一定会来迎娶你。”

那秋儿道：“贤哥哥，这样的承诺是不够的。”

“什……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还是怕我会考不中。”

“你若考不中，我不会怪你，我还是会等你。贤哥，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高中状元，达官贵人们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你，以图巩固势力。到那个时候，你会抛下你的锦绣前程，娶我这个乡下丫头吗？”

“这……这……”那年轻书生也实在没有想到她会有此一问，真的不知如何是好。王小虎看见，也觉得这年轻书生很是为难。这时候，那书

生看见王小虎和李忆如站在旁边看着，便向他问道：“敢问兄台，你可有对策？”

王小虎便道：“兄台可想过先成家后立业？”

“成家？”年轻书生听见，有些诧异。

那秋儿姑娘马上道：“贤哥，你不愿娶我吗？”

年轻书生忙道：“我当然愿意，只是大丈夫功名未成，怎能先成家。”

王小虎却道：“话不能这么说，秋儿姑娘愿意与你同甘共苦，先成家又何妨？”

年轻书生顿时支吾道：“我……我……”

秋儿道：“你要是高中了，一样是衣锦还乡呀。”

“我……我……可是我没钱出聘礼呀！”

“我不在乎！”

“真的？”

秋儿便盟誓道：“死生契阔，与子说成。”

年轻书生也马上盟誓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是，两人便决定先成家之事，年轻书生便对王小虎道：“多谢兄台指点，待我俩禀告父母后，就会进京赶考，告辞了。”王小虎也替他们感到高兴，看着二人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李忆如道：“好棒喔，他们要先成亲耶。”

王小虎心想：“愿他们两个从此幸福美满。”

两人便继续赶路，终于来到了悦来客栈中。两人甫进入客栈里面，就看见林天南与管家林忠在一起，李忆如首先唤道：“外公，您瞧谁来看您啦？”

林天南闻声望去，惊讶道：“小如儿？你怎会在这里？”

李忆如便跑到林天南面前道：“嘻，外公有没有大吃一惊啊？”

林天南笑道：“呵呵，是啊，外公正念着你呢，你就来了。等等，你婶婆呢？该不会你又是自己偷偷跑出来玩儿的吧？”

话犹未了，就见王小虎也走到面前道：“小虎拜见林前辈！”

“小虎贤侄，是你带着小如儿来的吗？”

“是的，林前辈。因为忆如很想念逍遥哥，所以才央求晚辈带她一同前来。”

李忆如接口道：“人家答应过小虎哥，只要见到爹爹，就会乖乖回去仙灵岛去，所以请外公放心。”

林天南道：“原来如此，倒是你的婶婆，竟会放心让你出来？”

李忆如道：“因为忆如平日最乖了嘛，外公！”

林天南道：“但是你爹至今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唉，真不知他在想什么！”

李忆如道：“啊？爹爹还没来？”

“是啊，你外公同他约好的如此重要大事，他却没当一回事！真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浑小子！”

李忆如道：“外公，您又在骂爹爹了！忆如喜欢外公，也喜欢爹爹，所以最不喜欢听外公这样子骂爹爹！”

林天南听了，忖了一下，然后道：“嗯，好好好，小如儿乖，外公不骂，外公不骂。”

李忆如道：“不过，爹爹到底怎么了？爹爹是最守信的啊！”

林天南道：“算了，不必理他！你和小虎远道来此，先好好歇息一下吧。忠伯，你去吩咐客栈多准备两间客房，给小虎与忆如住。顺便叫店小二准备一些八宝饭来吧。”

林忠应道：“是，老爷。”便转身去办。

李忆如这时问道：“八宝饭？那是什么啊？”

林天南道：“八宝饭是江宁府的名馐，很好吃喔，小如儿一定会喜欢！小如儿的肚子一定饿了吧？”

李忆如喜道：“谢谢外公，嘻。”

林天南这时跟王小虎道：“小虎贤侄，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来江宁府吧？”

王小虎应道：“是的，前辈！江宁的确是热闹非凡，更胜杭州。”

林天南道：“嗯，待会儿安顿好之后，那就麻烦你陪着小如儿在城内四处逛逛。这里有五百钱，给你和小如儿零花之用，若是不够，尽管开口向老夫要。”

王小虎连忙接过来道：“谢谢林前辈。”

这时，忽见林忠匆匆到来道：“老爷，不好了啊。”

“何事不好了？”

“掌柜说这两日来，城内粮行的米仓突然闹鼠患，所以官府为了防止疫疾，勒令府内的五谷米粮等，都暂时不得使用。直至外地的米粮运达为止，是以材料不足啊！”

林天南怔道：“怎会闹起鼠患？”

李忆如道：“嘻，外公！人家听到了！这事听来好像很好玩，人家要过去瞧一瞧！”说完，便转头飞奔出去，王小虎想喊也喊不住。

林天南道：“唉，小如儿这丫头，实在够淘气的，看来这下子得多多辛劳小虎贤侄了。”

王小虎点了点头，然后便追赶出去，刚出客栈不远，便追上了李忆如，王小虎道：“忆如，你别这样乱跑啊！”

李忆如道：“有什么关系？我过去看一看能不能替大家解决这鼠患呀。”

王小虎道：“你倒说说你打算要怎样解决？”

李忆如道：“嘻，过去再说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王小虎无奈道：“你真是的，我同你一道过去吧。不可再自己一个人乱跑，知道吗？不然小虎哥把你送回去喔！”

李忆如道：“好啦，小虎哥。”

二人便向人打听情况，很快便找到了那粮行米仓，李忆如上前敲门，叫道：“有人在吗？”

里面有人答应：“谁啊？”

不一会儿，便有一位大叔开门出来，打量了二人一眼便问：“呃……您两位是？”

李忆如道：“老板，听说你们这里在闹鼠患？”

“是啊，仓库里到处都是老鼠！我的米粮都快被啃光啦，生意都没法儿能做了。”

李忆如道：“奇怪，养几只猫儿不就都解决了嘛！”

“还不是我们粮行的小开沈公子来巡视，踢了挡他路的猫儿，结果猫儿反咬他一口，他一怒之下，就要我们把猫儿们全给赶跑！”

“哼，怎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

“唉，结果现在闹起鼠患，他却当作没他的事。问题是他是我们老板沈堡主的儿子，我们对他真也无可奈何啊。”

“老板，如果我帮你们把老鼠赶跑，是不是就能做生意了呢？”

“小妹妹，你又不是猫，那么多老鼠你怎么捉？”

“没问题，看我的。”

“试试看是没问题，可是你真的行吗？”

“哎呀呀，你真烦人耶！反正让我试试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嘛。”

“好吧，仓库就在楼下，不过钥匙在二楼。拿钥匙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里的地板被老鼠破坏了，随时会塌下来。对了，二楼的库房不要去喔。”

于是，李忆如和王小虎一起进入了库房，李忆如道：“小虎哥，我们上去取钥匙吧！”

王小虎道：“等一下，忆如！刚刚老板说过，二楼地板快塌了！你在这等我，小虎哥上去替你取了钥匙就回来。”

“好啊，那动作要快一点，别让人家等太久哦！”

王小虎便走到二楼，这里的地板果然出现许多裂痕，王小虎也是步步为营，以轻功在地板上走动，几次险些把地板踩塌，掉到了下面。王小虎走到二楼库房的里面，从案上取过了钥匙，然后又施展轻功，越过松动的地板，返回到楼下。李忆如见他回来，便问他取了钥匙没有，王小虎点头答是，二人便带着钥匙走到楼下的仓库去。

果如粮行老板所言，这里到处都是老鼠横行，二人小心翼翼地走到仓库门前，用钥匙把门打开，然后便探寻入内。进到仓库的最里头，只见大群老鼠云集在此，而且还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金毛鼠。这只巨鼠的个头比李忆如还要大，而且全身的毛发金光闪闪，身上还透着一股灵气，和一般寻常的老鼠极不相同。

王小虎道：“这些老鼠的大本营，看来就在这里！”

此时，那金毛巨鼠突然发难，向二人扑来，二人立即应战。李忆如施展起法术来，辅助王小虎的魔刀攻势，合力之下，几个回合便把那金毛巨鼠击退。

群鼠便那金毛巨鼠便围在一块，吱吱叽叽地商量起来，李忆如便道：“小虎哥，牠们的大王说，有话要跟我们讲。”

王小虎怔道：“老鼠有话要跟我们说？”

李忆如道：“是啊，我来跟牠们谈谈看吧！”然后便对那金毛巨鼠道：“你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金毛巨鼠吱叽吱叽地叫了几声，李忆如连连点头道：“哼，你们怎么这么说？是你们自己强占了人家辛苦耕种的食粮啊！若有本事，你们也自己去种米啊！”

金毛巨鼠又叫了几声，还学着猫叫的声音，李忆如马上道：“你说猫也不种米？哎呀，人家猫的工作，就是负责替人们保护这些他们辛苦收获的食粮啊！所以，猫儿牠们是有资格吃人们喂给牠们的食粮，懂了吗？”

金毛巨鼠便又和群鼠商量起来，过了一阵，李忆如便道：“嗯，不错，都明白了？”

群鼠一同叫了起来，便又再次商量，李忆如道：“好啊，那你们讨论一下。”商量了许久，金毛巨鼠便又向李忆如叫起来，李忆如道：“什么？想要听听我的意见？”

金毛巨鼠应了一声，李忆如便道：“嗯，这个嘛，野外的生活虽然比较危险，但毕竟是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在生存。我认为是很好的事情！”

金毛巨鼠便又对群鼠说了一会儿，然后就见李忆如露出笑容来道：“好啊，当然好啊！你们大家同意就好。”接着，就见群鼠一同涌出仓库而去，原来牠们真的决定听从李忆如之言，不再留在这里了。

群鼠离开之后，金毛巨鼠又对李忆如吱吱叽叽地叫了起来，听了一阵之后，李忆如道：“好啊，只要你愿意遵守约定，那今后你就跟着我一起吧。”金毛巨鼠立刻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随即看见李忆如打开油纸伞，便把金毛巨鼠收入伞内。

李忆如欢喜地对王小虎说：“嘻，大功告成！鼠王要跟我们一起走。”

王小虎怔道：“嗯？鼠王怎么要跟着你呢？”

李忆如得意地笑了一下，答道：“其实这只鼠王已经死去很久了，但牠很担心牠的子民们，所以才一直待在此处，变成了鼠精。现在牠的子民决定到别处去求生，所以牠就跟着我啰。说什么想出外见见世面嘛。”

王小虎道：“等一下，忆如！你为什么能跟老鼠沟通呀？”

李忆如道：“嘻，人家也不知道啊。反正从小我就听得懂动物的话。”

“从小……？”王小虎心里马上想起：“应该是她有仙女姐姐的女娲血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能力吧？”

李忆如这时问：“小虎哥，你在想什么呀？”

王小虎忙道：“啊，没什么……小虎哥在想，你这一次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应该好好称赞你才对。”

李忆如道：“哎呀呀，你连夸人家一下下，也需特别去想呀？小虎可还真不是普通的小心眼！”

王小虎道：“我小心眼？还不因为某人自己平日太淘气！既然事情解决了，我们赶紧上去吧。”两人便一起离开仓库，回去向粮行老板交待此间的事。

二人回到米仓外面，李忆如对老板说：“嘻，大功告成，我们回来啦！”

老板道：“两位，方才我见大批老鼠全都跑出米仓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办到的？”

李忆如道：“嘻，就是和老鼠牠们好好沟通啊！”

“和那些鼠辈们沟通？”

“是啊，所以人家才说一定可以帮你们解决鼠患的嘛。牠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找你们米仓的麻烦了。不过，你们还是多养些猫儿比较好。”

“嗯，说的也是。等咱们小开沈公子离开江宁府去，一定立刻养个十来只。实在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忙，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才好！”老板便要送他们筹金，二人坚持不收，老板只好连声道谢，然后回米仓里面清理一番。

李忆如道：“嘻，小虎哥，我们也赶快回去跟外公说一声吧。”王小虎点头称好，二人遂快步赶回客栈而去。

第五章 比武

二人回到悦来客栈中，林天南和林忠正在等待着他们，李忆如喊道：“嘻，外公，我们回来了！米仓的鼠患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林天南颇为惊讶道：“你们解决了鼠患？”

李忆如道：“是呀，外公一定不相信吧？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小虎哥！”

林天南便向王小虎问道：“小虎贤侄，此事当真？”

王小虎道：“是的，林前辈！此次忆如真的替大家解决了麻烦的鼠患，连米仓老板也十分开心呢！”

林天南笑道：“呵呵，那就好，那就好！真没想到，这小丫头向来只会给人添麻烦而已，老夫刚才还在很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李忆如道：“外公，你怎么这么说呢？人家才不是这样的呢！”

林天南道：“对了，若你们两个累了的话，可以去跟掌柜的说一声，他已经为你们俩准备好客房了。”

王小虎也觉得累了，于是便和李忆如一同过去跟掌柜说，掌柜便带二人上楼的客房去。

第二天，王小虎睡醒起来，起身舒展手脚，辛劳多日，睡了一个好觉，如今顿感全身舒畅无比，就在这时，李忆如推门进来，冲着王小虎便喊：“喂，臭小虎哥，都快午时了，你可终于知道要起床了？”

王小虎听她这么说，怔道：“午时？我睡了这么久？你怎么都没来叫醒我？”

李忆如道：“你竟还好意思说？人家已经跑来叫你好几次，你却都睡得像条死猪一样！”

“是啊？真不好意思……”

“你下次再贪睡，我就用阿奴姐姐送我的蛊后丢入你被窝，把你咬起床！看你还敢不敢再赖床不起？”

“你这家伙，可还真坏心眼啊？那我们赶紧一起去找你外公吧！”

“不成啊，外公因为到现在都还没看到爹爹，所以刚刚发了好大的脾气！”

“呃，逍遥哥他还是没来吗？”

“是呀，因为比武大会已经开始，外公他们已经先出发到玄武湖的会场去了。但愿爹爹能及时赶到才好！”

“我相信逍遥大哥一定会赶来的。那么我们也快去比武会场吧！”

二人便离开客栈，连忙赶路。但是将近到城门前面的时候，忽然看见在前面的路上，有一锦衣青年正缠着一名姑娘，那名姑娘的神情很害怕般，而那青年则道：“嘿嘿，小娘儿，你往哪跑啊！”

“你、你别过来！”

“嘿嘿嘿，小娘儿，你别怕啊！本公子不是坏人，而是沈家堡的少主啊！乖乖顺着我，当我的小妾，将来一辈子都有你好处的。”

“我、我才不要！我有我自己心上人，才不稀罕当什么沈家堡小妾！”

“嘿嘿，小娘儿，本公子奉劝你好好听话！可别敬酒不喝，喝罚酒啊！”

王小虎看见，不由怒道：“可恶，竟光天化日下，在当街调戏女子！”

李忆如道：“没错，我去救那位姐姐！”便立刻跳了出来道：“喂，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住手！”

那沈家堡少主回头看见李忆如，便道：“小鬼……你是哪来的东西？”

李忆如道：“你没看见人家这位姐姐根本不喜欢你，你还在纠缠人家！”

沈家堡少主听了，不由大笑道：“哈哈哈，干你屁事！难不成，你也想当本公子的小妾？”

“你说什么妾？”

“你呀，还得要再等个十年，本公子才瞧得上眼！”

“你少自己臭美，不准你再纠缠这位大姐姐！”

“呵呵，本公子奉劝你最好少管闲事！你可知本公子是何许人吗？”

“我当然知道，是一个当街欺负女孩子的大坏蛋！”

“你、你好大胆子！想找死？”沈家堡少主气得脸也胀红了。

李忆如又笑道：“嘻，现在是红脸猴子了。”

“可恶的小鬼，敢戏弄本公子，看我一剑劈了你！”说完，竟拔出剑来。王小虎大吃一惊，也连忙拔刀跃至李忆如的身前，为她挡护道：“休想！想要对她动手，就先过我这一关！”

那沈家堡少主也不再跟他们多言，猛地一剑划出，剑势极为急劲，王小虎不敢硬接，忙左手一把揪住李忆如的衣领，把她提起，然后纵身一同向退开。结果那沈家堡少主这一剑便划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剑痕。

王小虎见这家伙来真的，也不客气，于是放下李忆如，然后催动手中宝刀，攻上前去。两人便交起手来，这沈家堡少主果然有些手段，不过王小虎如今的武功却已接近一流行列，和这家伙斗了数个回合，便已经把对方压制住。王小虎臂上猛一运劲，马上从他的臂上透出一股巨力，一下子便震得那沈公子向后狂退，王小虎顺势再发强招，结果刀光一晃，那沈公子手中的剑已被王小虎用刀给挑了去，并用掌力把那沈公子给挫倒在地。

沈公子吓得脸无人色，口吃道：“你、你们竟胆敢对本公子如此？”王小虎没有再动手，而是笑着把剑抛回到沈公子的面前。沈公子拾起剑来，爬起身道：“下次就别再被本公子撞见，否则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说完，便掉头灰溜溜地走了。

王小虎道：“真是没用的东西！”

李忆如也道：“嘻，绣花枕头一个！”

这时，那位姑娘上前道：“谢谢两位的鼎力相救！”

李忆如道：“这位姐姐，你最好先躲个一阵子吧，不然也许他会报复你。”

王小虎道：“没错，那个家伙看来也是前来参加本次比武大会的人。等比武大会结束后，他离开江宁府，应该就没事了！”

那姑娘道：“谢谢两位，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们！那么，小女子就此先行告退了。”说完，便匆匆离开。

王小虎接道：“真没想到如此武林正派的聚会中，竟也有这样的败类前来！”

李忆如道：“嘻，刚刚小虎哥看起来真是好英勇！而且教训坏蛋起来，更是痛快。”

王小虎道：“小虎哥可不是为了痛快，所以才教训坏人的。不过刚才那家伙，似乎有提及他是沈家堡那里的人。但愿我们没给林前辈带来些什么麻烦才好！”

李忆如道：“嘻，不必担心啦，小虎哥。如果真有问题，由忆如我负责向外公解释，保证平安无事。”

王小虎道：“嗯，不过我们还是得赶紧出城，前去玄武湖的比武会场才是。”两人便立即加快脚步，出了城门，径往玄武湖方向走去。

在玄武湖上，筑起了一座连接岸边的高台，武林中人早已云集于台上，林天南和沈家堡堡主沈青锋并立在台中央，在二人身后不远的地方，则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师，他就是千叶禅师。

只听沈青锋道：“林堡主，究竟我们还要再等候到什么时候啊？如今午时都已过了，看来您那位仙剑派的掌门女婿是不会来了！”

林天南脸色一沉，露出不悦之色，沈青锋接道：“若再久候下去，我们就对不住前来与会的武林各派诸位掌门了！何况即使李掌门没来，会场仍有千叶禅师在场。以千叶大师的声望，即便一人担任公证人，也是绰绰有余！”

林天南只得说道：“好吧！如若千叶大师不反对，那就不必再等李掌门了。”

千叶禅师契首道：“阿弥陀佛，不敢、不敢！武林比试，本以切磋武艺为其目的，并不需拘泥形式，舍本逐末。是以老衲也赞同早点开始比武大会，以免诸位掌门久候。”

沈青锋道：“千叶禅师所言甚合吾意，那林堡主您呢？”

林天南道：“既然千叶大师也持同样看法，那老夫也就不坚持了。那么便请千叶大师，来为我们主持本次南林北沈大会。”

千叶禅师微笑道：“好的，那么请容老衲宣布，本次南林北沈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还请两位堡主，各就擂台定位！”

沈青锋却道：“不，请稍等一下，千叶大师！”

林天南道：“沈堡主，您又有何意见？”

沈青锋道：“关于本次大会，本座有一提议，不知千叶大师与林堡主以为然否？”

林天南问：“哦……是何提议？还请沈堡主道来！”

沈青锋道：“南林北沈比武大会，自我们父祖时代起便已有之，可谓历史久远。二十多年来，虽说你我互有胜负，但总是林堡主略占上风。如今我们二人年岁渐迈，而年轻弟子们则是后浪推前浪，前途不可限量。是以本座提议，自本次大会起，不妨世代交替，改推派年轻一辈为代表，而我们二老则退居一旁，不知林堡主意下如何？”

“原来如此！世代交替，乃天经地义之事，老夫并无反对之理。但以令郎的名声，只怕……沈堡主难不成打算要派他出战不成？”

“呵呵，林堡主可别只说别人！全天下有谁不知道在八年前，林堡主您为独生爱女比武招亲。当今仙剑派李掌门胜了您女儿，却不愿明媒正娶，最后令千金私奔而去。说到下一辈的不成材，林家堡可也不遑多让啊！”

林天南不由怒道：“你够了没，沈青锋！您是为了故意羞辱老夫此事，所以才提出此一提议的不成？”

千叶禅师忙道：“善哉善哉，嗔怒无益，两位堡主且莫口头上交锋。沈堡主的提议若林堡主不反对，何妨依此而行。”

林天南才道：“好……老夫并无异议！想林家堡的弟子人才济济！倒是沈堡主，能派谁出战？”

沈青锋笑道：“呵呵，请林堡主不必忧心。本座小犬虽不成材，但女儿可却大大不同。”

林天南怔道：“女儿……？”

沈青锋便唤道：“七七，就由你代表沈家堡！”

话音一落，只见沈家堡的阵中走出一人，来到台中，向林天南见礼道：“晚辈沈欺霜，拜见林世伯！”

王小虎一看，不由惊讶道：“七……七七？”

沈欺霜听见王小虎发出的这一声，心里一忖：“啊，这声音是……”连忙抬头四周张望。

沈青锋这时道：“七七，你在干什么？此乃何等场合？给我专心点！”沈欺霜才连忙静下心来道：“是，爹爹……”

王小虎也暂时不作声，李忆如却在他旁边轻声道：“嘻，人家发现了！小虎哥好像认识沈家堡的那一位大姐姐喔？”

王小虎道：“嗯，她是我小时候的朋友，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李忆如道：“嘻嘻，原来如此！那么小虎哥这下子，打算支持哪一边呢？”

王小虎道：“呃，你干嘛问这问题？”

李忆如道：“嘻，我要告诉外公，说小虎哥心里其实偷偷偏袒沈家堡的姑娘！”

王小虎忙道：“求求你别捣乱啦，忆如！比武大会志在切磋武艺，何必那么在意敌我胜负？”

李忆如狡黠一笑道：“嘻，才不是这样呢！南林北沈比武大会，会影响两家的武林地位。胜败结果，可是很重要的大事哦！”

这时，只见沈青锋道：“林堡主，本座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本座小女，名唤欺霜，我们沈家堡今次便由她代表出战！”

林天南道：“沈堡主，你也未免太看不起人了吧？竟然派个女娃儿上台来比武？”

沈青锋笑道：“呵呵，林堡主啊，小女欺霜可是峨嵋仙霞派清柔真人的得意门徒，就算是林天南你亲自出战，恐也未必讨得到便宜！”

林天南沉声道：“沈堡主，你好大的口气！与女娃儿比试，我们即使赢了也胜之不武，今后又有何颜面立足江湖？”

沈青锋道：“林堡主请不必担忧！本座在此承诺，不论结果为何，我们沈家堡皆欣然接受！就怕你们林家堡，还未必派得出她的对手来！”

林天南立即道：“好，一言为定！”随即对身后的林家堡弟子呼唤道：“达儿！”接着，有弟子应声而出道：“徒儿在！”便见一位白衣青年走出前来，林天南道：“你代替为师的上场。”

“是，师父！”那白衣青年向沈欺霜见礼道：“在下唐志达，代表林家堡出战。还请沈姑娘多多指教。”

李忆如这时道：“啊呀呀，外公竟派出唐大哥来了？看来林家堡是赢定了！”

王小虎问：“这位唐大哥很厉害吗？”

李忆如道：“嘻，当然厉害了。听外公说过，他可是林家堡武功数一数二的弟子哦！”

王小虎听李忆如这么说，心中不由暗暗替沈欺霜担心起来，更为她暗自祈祷道：“但愿七七能够平安无事才好……”

只听沈青锋道：“好，既然双方都已推派代表来，那么就请千叶大师担任公证与裁决！”

千叶禅师道：“好，好！那么双方代表，请开始进行比试！”

只见双方互相鞠了一躬后，便各自剑拔弩张，两人几乎同时进招，沈欺霜剑法果然高强，与唐志达只对了一剑，便显示了其极高的武艺，不由让林天南刮目相看。但是林天南自信唐志达能胜过沈欺霜，所以并未表露出什么来。

接着，唐志达便施展林家剑法的绝招来，立即夺占上风，剑气把沈欺霜笼罩起来，看得王小虎非常紧张，看见沈欺霜险象环生，心里不断地为她进行默祷。虽然沈欺霜被唐志达的剑气包裹，可是却并没有因此而落败，相反唐志达的剑招却是一点也伤不了她。

十招过后，沈欺霜突然剑势一张，瞬即把唐志达包裹着她的剑气完全荡开，然后更祭出反击的招式，只见以气御剑，把剑震出，长剑一分为十，化出无数剑影，疾攻唐志达。唐志达慌忙舞动长剑，以剑气挡格，可是沈欺霜这一招着实太厉害，唐志达根本无法挡得住这铺天盖地的剑气，结果被沈欺霜一招便轰得跌翻在地，眼看剑气余波就要伤及唐志达的性命，所幸沈欺霜及时收住剑气，才使唐志达逃过一死。

林天南看到这里，猛地叫道：“御剑术？这不是蜀山仙剑派的御剑术吗？你怎会仙剑派的武功？”

观战的武林人物马上议论纷纷，“塞外刀魔”呼可查撒首先道：“嘿，这娃儿竟会使蜀山的御剑术？”

“绝世剑客”左长生道：“这沈家女娃儿拿的宝剑也非同凡响啊！”

“赛钟馗”归忠道：“仙剑派绝学不是不传女子的吗？”

通天门的掌门周世明道：“沈堡主这女儿大有来历啊。”

沈欺霜连忙向林天南解释道：“林世伯，欺霜所使的乃是仙霞剑法，并不是……”

沈青锋却笑着抢道：“哈哈，您觉得如何？林堡主！承蒙贵堡相让，今次看来是我们沈家堡赢了！”

千叶禅师这时也合什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比武切磋本求互相砥砺，以期不断精进，胜败乃在其次。请莫为区区一时胜败，互伤和气。”

林天南只得强压心头怒火，千叶禅师接道：“若双方皆无异议，老衲就在此宣布，本次南林北沈比武大会，由沈家堡获胜！感谢双方及各门派的与会！”

林天南也是无话可说，只是脸色非常难看，唐志达忙上前道：“师父，实在对不起……因为徒儿无能，使得林家堡蒙羞……”

林天南道：“算了，达儿，你莫须在意！胜败乃兵家常事，不须放在心上。”

沈青锋大笑道：“哈哈，林大堡主果真是气度非凡！沈某佩服佩服！”

林天南道：“沈堡主，八年之后，我们林家堡必会再次赢回来的，请您等着吧！达儿，我们走！”说完，便率领林家堡众弟子离开会场而去。

李忆如看见外公这么生气，连她也没有看一眼，心中不由替林天南难过起来：“外公……”

沈欺霜则无奈地说：“对不起……”

这时，沈青锋的儿子沈齐走上前道：“恭喜父亲，实在是可喜可贺！我们沈家堡终于扬眉吐气了！”

“绝世剑客”左长生道：“是啊，恭喜沈堡主！”

“赛钟馗”归忠道：“这次沈家堡可赢得真是痛快淋漓呀！”

通天门周世明道：“原来沈堡主令媛是如此杰出，令周某佩服不已！”

沈青锋笑道：“哈哈哈哈哈，诸位掌门过奖了！这全托诸位之福！接下来，沈某想请各位移驾江宁楼，今晚宴请各位，好好庆祝一番！”

归忠道：“哈哈，沈堡主有礼了！这其实是您教女有方。”

左长生道：“是啊，那我们就先感谢沈堡主今晚的款待！”

沈欺霜这时也向沈青锋道：“爹，七七也恭喜爹爹！爹爹曾经答应过孩儿，只要孩儿能赢，就会当众宣布娘的名份……”

谁知道沈青锋却道：“你急什么？今日什么日子！这种扫兴之事，改日再提！”

沈欺霜一听，马上脸露失望之色道：“爹……”

沈青锋道：“你先回你师姐们的身边去！”

沈欺霜只得低声道：“是，爹……”然后正欲离开之际，王小虎便立即呼唤道：“七七！”

沈欺霜这时抬头看见王小虎，不由惊喜道：“小虎？真的是你……小虎！”

王小虎道：“七七，好些年不见！你武功好强啊！恭喜你了！”

“小虎……”沈欺霜不由脸上一阵绯红。

这时，沈齐忽然对沈青锋道：“爹，这家伙就是殴打孩儿的人！请爹作主，替孩儿教训他！”

王小虎也认出了沈齐正是路上那个调戏妇女的公子，便道：“哼，原来你竟是沈家堡的少主？以你武林名门子弟，竟敢光天化日下调戏弱女子！现在竟还在此仗势欺人，颠倒是非？”

沈欺霜忙道：“小虎……！你别再说了，爹爹他……”

沈齐则道：“爹爹，我们才刚赢得比武大会，如不惩罚他们，叫我们日后沈家堡的面子还往哪摆？”

沈青锋却喝道：“你给我闭口，齐儿！说够了没？”沈欺霜见父亲责骂沈齐，有些意外，沈青锋接道：“你平日在外头行为不知检点，丢尽了你爹的脸，你当爹都不知？若你真能争气一些，今日爹又何需派出女儿来比武？”

“爹爹，你……”沈齐气得脸色通红，便冲着沈欺霜道：“好，臭丫头，别以为你娘进得了祠堂！”

千叶禅师这时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沈堡主是非分明，老衲佩服！而王少侠也是英姿焕发，正气凛然。”

王小虎道：“啊，千叶禅师，您还记得我？”

千叶禅师道：“呵呵，当然记得了，你是神眼盛大侠当年的那位高徒王小虎啊！敝徒南松，也时常想起你的事呢。”

“啊，喻大哥也还记得我？”

“王少侠，您要不要也一同参加沈堡主的席宴啊？你就随老衲一起去吧。”

李忆如这时在旁边干咳两声，王小虎马上道：“非常感谢禅师的好意……但小虎身上带着一位小跟班，有些许不便参加，还请大师见

谅。”

千叶禅师笑道：“呵呵，是吗？老衲明白，真是可惜啊！改日有机会，你再来开封摩诃禅寺，找老衲与南松叙上一叙吧。”

“是，谢谢千叶大师！”

说完以后，一众武林中人便随同沈家堡的人离开会场，径返城中饮宴去了。台上只剩下王小虎、李忆如和沈欺霜三人。

李忆如这时有所发现地说道：“小虎哥，那个姐姐腰间别着的好像是你的玉珮喔。”

王小虎打个手势让她住嘴，然后对沈欺霜道：“七七，你怎么不一同前去你父亲的席宴？”

沈欺霜道：“爹爹他要我马上随同师姐们一同返回峨嵋山去，我不能违背他意思。”

李忆如道：“哼哼，那个姓沈的老头子，可真是忘恩负义！也不想想，刚刚究竟是谁替他赢得胜利的？”

王小虎道：“忆如，不可如此无礼！”

沈欺霜道：“不，谢谢你，小姑娘！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才会惹得父亲不高兴。”

王小虎道：“七七，你别这么说，你何错之有呢！倒是你怎会想到代表沈家堡，来参加这次的比武大会？”

沈欺霜便直告道：“是父亲上峨嵋山央求师父，要七七代表沈家出战的，爹答应我，若我能赢得比赛，就还给娘亲应得的名份。所以我就求师父让我来，师父就派几位师姐同我前来。”

王小虎恍然道：“原来如此，难怪了……”

李忆如道：“哼哼，那老头子还不都因为自己总打不赢外公，所以才想到找人助刀！我觉得，他其实根本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王小虎喝道：“忆如！”

沈欺霜却道：“不……七七其实心里也明白！但他毕竟是我爹爹，能替爹爹尽点心力，七七已经很高兴了！”

王小虎道：“七七，你太善良了！相信沈堡主迟早会感受你的孝心，实践他的承诺。”

沈欺霜脸上又是一红晕升起，轻轻点头。

李忆如这时道：“对了，大姐姐，为什么大家都叫你七七呀？记得比武当时，你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啊！”

沈欺霜便道：“‘七七’是我的乳名，‘欺霜’是师父后来为我取的名字。不过你们唤我七七就可以了。”

李忆如道：“好哇，七七比较好听亲切！那个‘欺霜’什么的，听起来怪肃杀一把的！”

王小虎也道：“嗯，那么以后还是唤你作七七吧！”

“嗯……”沈欺霜娇羞地点了下头，接着说：“你们喜欢怎么唤我，我都高兴。”

王小虎接着问道：“对了，七七…这些年来，你过得都还好吗？杭州一别后，也已有好几年了。”

沈欺霜便道：“师父对七七很好，把七七当成自己女儿一般，师姐们也都很照顾七七。”

王小虎道：“听你这么说，那我就安心多了……这几年我常常挂念你呢。看到你成长了这么多，我真是替你高兴！”

沈欺霜道：“谢谢你，王大哥。你也魁梧了许多，七七也替你高兴。”

李忆如道：“嘻，我终于明白小虎哥为什么会把玉珮送给你了！”

沈欺霜愣道：“啊？”

李忆如道：“‘小虎哥好魁武啊，七七真高兴……’迷死小虎哥了。”

王小虎马上道：“忆如，不许乱说话。”

“嘻，小虎哥别生气嘛。人家是在帮你敲敲边鼓嘛！”

沈欺霜脸上又是一阵红晕升起，王小虎接道：“对了，方才为何林堡主会说你使用的是仙剑派的御剑术呢？”

沈欺霜道：“这七七也不知道……七七使的是仙霞剑法中的一招‘余霞成绮’，并非林堡主所说是仙剑派的御剑术。”

王小虎道：“那可能是错认了吧，我不懂剑法，也许两招有些许相似的地方。”

就在这时，台下传来一声呼唤：“四师妹！”沈欺霜马上往台下望去，见两名女子走了过来，忙道：“啊，二师姐、三师姐！”

仙霞派的三弟子梅胜雪道：“大师姐她们人已来到江宁府了！我们该动身了。”

沈欺霜忙应了一声，李忆如却道：“喂喂喂，等一下，你们不觉得太过份了吗？人家沈姐姐，难得和她童年的朋友叙叙，你们竟要人家马上就走？”

沈欺霜忙道：“啊，李姑娘！并不是这样的……”

仙霞派二弟子厉凌云道：“小女孩呀，请你自己才先搞清楚一点吧！我们仙霞派禁止弟子与男子之间有任何牵扯，以免妨碍了修行！若非三师妹体恤她难得与童年友人聚首，要我特地留她一些时间，否则我们早就把她带走了！”

李忆如道：“哼哼，什么嘛！真是一点人性也没有！”王小虎连忙喝止住她，不让她再说。

梅胜雪道：“你就同我们一道离开吧。”

沈欺霜无奈地点头道：“是，师姐……”然后回头对王小虎道：“那么小虎，还有忆如小姑娘，再会！真的很高兴能在这里遇见你们。”

王小虎道：“我也是，七七。真高兴能这么快就重逢！那你自己多保重！”

李忆如也道：“沈姐姐再见。”

说完以后，沈欺霜便走下台去，随两位师姐一同离开。

这时，王小虎对李忆如道：“忆如，大家都离开了，我们也该回客栈找你外公了。”

二人便一起返回城中，来到楼上的客房前，只见林忠迎住二人，李忆如问：“忠爷爷，外公他上哪去了？”

林忠道：“忆如小姐，老爷他因这次比试输了，心中不太痛快，他不愿被人来搅扰，因此和唐二爷一起先返苏州林家堡去了。”

李忆如道：“啊，外公他竟把我们丢下，自己先跑掉了呀？”

林忠道：“忆如小姐，老爷有吩咐，明日请王少侠陪您一起回仙灵岛去。若你还想去别的地方，游玩二天后再回去亦可，但须有王少侠陪同。”

李忆如道：“哼，外公还是那么不信任人家！”

林忠道：“老爷也为小姐准备了一些盘缠，要转交给王少侠。请王少侠为小姐妥为保管，以为旅途之用。”

王小虎道：“请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忆如的。”便上前接过银两。

林忠道：“有劳您了，那么小的得赶紧带着老爷的行李启程了！因为得趁着天色亮着，赶上老爷他们才成。”

李忆如道：“忠爷爷要走了啊？”

林忠道：“是的，晚膳时掌柜会来通知两位。这段时间忆如小姐可以先休息一下。”说完，便拜别二人，匆匆离开。

李忆如有些失落道：“忠爷爷他走了。奇怪，爹爹到底是怎么了嘛，为什么比武大会都结束了，到现在他都还没来呢？”

王小虎道：“这.....我也不知道啊！不过逍遥大哥武功如此高强，江湖之中并无几人能为难他，我想他应是被仙剑派的一些什么事儿给绊住了吧？”

李忆如道：“嘻，对了，刚刚小虎哥应该也听到了，外公他准我们先去别处晃晃再回仙灵岛去，那我们.....”

王小虎却道：“不，我们也不可太过份，还是赶紧返回仙灵岛才是！不然大娘会担心的！”

“嘻，小虎哥，人家有个小小的请求！你可不可以陪人家上蜀山一趟，去找爹爹呀？”

“去蜀山？你开什么玩笑？蜀山去此可远着了，何况大娘他还在仙灵岛等你回去呢！”

“小虎哥，难道你真的都不担心爹爹他的事情吗？如果爹爹没事，怎会忘了我生日，又怎会没来江宁呢？这根本就不像爹爹的为人啊！”

“这……”

“所以人家才想要去蜀山找爹爹，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样人家才能放心啊。”

王小虎也觉得李忆如所言非虚，不由沉思起来，李忆如接道：“只要有小虎哥保护我，相信婶婆一定很放心的，小虎哥你就答应我嘛！”

王小虎想了一阵，然后说道：“不行，此事非同小可，我无法答应！”

李忆如道：“只是去蜀山一下下，有什么关系嘛？”

“别开玩笑，出仙灵岛之前，你是怎答应我来着的？”

“可是人家根本没见着爹爹呀！为什么要回去？”

“不成，我不答应！”

李忆如见王小虎不肯答应，便生气道：“算了，不跟你说话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人家的心情！臭小虎哥，我讨厌你。”说完，便飞快跑了去。

王小虎唤道：“忆如……”可是李忆如根本不听他的呼唤，王小虎心想，还是让她自己冷静一下，便不再去理会她，自回房歇息一下。

一个时辰之后，客栈掌柜来敲小虎的门，王小虎便开门出来相见，掌柜道：“少侠，请问您可知林家堡那位小姐，她人在哪里吗？”

王小虎怔道：“怎么了，她不是在自己房里休息吗？”

掌柜道：“小的就是找不着她的人啊！刚刚小的要通知您和她去用晚膳，可是她不在她的房里。”

王小虎吃惊道：“你说什么？那你有仔细找过她吗？”

掌柜道：“附近都仔细找过了，但都见不着她的人啊！因为实在找不着，所以现在才来告诉您。”

“你们为何不立刻通知我？”

“因……因为半个时辰之前，她跑来问小的，问说是否知道通往什么山的路……小的回答说没听过那座山。于是她便问小的关于什么‘黑白毛色的熊’的事。”

“黑白毛色的熊？”

“小的告诉她，本地附近有座山好像就有‘黑白毛色的熊’出没。她听了便很开心，向小的要了一只信鸽，说要写点东西。然后她便跑了出去，结果至今仍未回。”

“你说的可当真？”

“小的……小的担心她是因小的说了那月凉山的缘故，所……所以才……”

“好，我晓得了！我这就去找到她！你刚刚说什么山来着？在哪里？”

“是……是月凉山！江宁府西边的月凉山！”

王小虎便按着掌柜所说的方向，出了西城门，来到了一座江边的山岭前，王小虎心道：“以前曾听忆如提起，说阿奴姐曾告诉过她说蜀山附近，有一种黑白色的熊，看来她是打算瞒着我，自己偷偷前去蜀山找逍遥大哥的……真是笨丫头！她根本不知蜀山有多远，以为有黑白色熊的地方就是蜀山。天都快黑了，我得尽快找到忆如才行！”

于是，王小虎开始深入山中，可是这座山岭十分深入，道路漫长，走了许久，仍是在山径上，而且天色也越来越暗了，王小虎更加担心，如果入了夜，忆如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所以他也马上加快脚步。

不久，天色黑沉下来，王小虎来到一片竹树林的入口前，忽然脚上踢到了什么东西，发出“铛铛”声响，王小虎连忙弯下身来探视，原来是一只铃铛，他马上认出这铃铛是属于李忆如之物，便想：“看来她当真曾来过此处！太阳已经下山了，忆如，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便拾起铃铛，收入怀内，然后继续深入林中。

黑暗中的竹林，可谓危机四伏，到处都有野狼和吸血蝙蝠的出没，王小虎也马上握刀在手，步步为营，驱赶了几波袭击他的猛兽攻势。走了又一段漫长的路，王小虎来到竹林的尽头处，忽然看见前面有人影，王小虎连忙隐于暗处，仔细一看，月色中映照之下，发现前面的人影中，其中之一正是李忆如。而再仔细看她身边站着的另一个人，是女子的身影，另外还有一个黑色的鬼影。

只见那黑色鬼影拿起一面铜镜，然后向着尽头的树木高举过头，马上从镜面射出一道金光来，金光照射在尽头的竹树上之后，那些树竟然立刻消失掉，原来这些景象全是幻象，幻象消失之后，前面便是一条通道。

李忆如和那女子便跟随那鬼影走进了通道去，随即又有无数鬼影一同钻入那通道之内，王小虎这时也看清楚了那女子，忖道：“咦……那位……好像是苏姑娘？怎么回事……她怎会和忆如在一起？而且刚才裂开来的竹林，和那些奇异的鬼影，这一切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王小虎怀着满腹疑团，便迈步走进那通道之内。

没想到的是，穿过通道之后，他进入了一处巨大无比的竹林中，每一株竹树都是参天入云的，而且这里完全不像外面那么漆黑，相反是明亮无比，王小虎不由疑惑这是什么地方，觉得这月凉山绝不是单纯的地方。王小虎便踏上一座连接这些参天巨竹的吊桥上，整个竹林都是这些吊桥贯穿着，而且每一个接口处还有一个可升可降的吊篮，足见此地的布局十分精巧。

当王小虎经过一段漫长的探险寻路之后，便乘着一个吊篮降至地面，而入目所见，又是一番让他吃惊的景象，因为眼前出现了许多头黑白毛色的熊，让王小虎咋舌。

王小虎的出现，同样让这些黑白毛色的熊猫感到惊讶，纷纷交头接耳，好像是在议论着王小虎。王小虎快步向前，当他来到一株巨竹下面的时候，看见一名女子站在该处，王小虎便呼唤：“你……你是苏姑娘吗？”

那女子回头一看，也惊讶地说：“怎会是你？”

果然，这女子正是苏媚，王小虎见到她，惊喜地说：“太好了，果真是苏姑娘。之前在竹林时，我还以为是看错人了呢！”

苏媚道：“你怎会……”

“苏姑娘，你怎会突然不告而别，跑来这地方？而且，你有没有看见……”

苏媚却打断他的话道：“等……等一下，我……我当时是因为情况紧急呀！我……我突然发现了妖怪的头子，急着去追赶，就顾不着你了。不过，你没……没事吗？”

王小虎愣道：“我？我一点事也没有。还托你的福，得了这个虎臂呢！”

“呃，虎臂？”

“苏姑娘你别误会，我没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奇怪，你怎没说一声，就离开了我们家？让我担心得很！”

“呃……担心？原来你说的不告而别，是指这个呀？”苏媚这才恍然大悟。

第六章 重逢（上）

苏媚便道：“嘿，我才得问你……在我昏迷之时，你有没有对我做些什么？”

王小虎忙道：“啊……怎会呢？我只是见你昏倒在路上，只好先把你背回去安置，担心你都来不及呢！”

苏媚道：“哎呀，你可真好心嘛！我当时是与那妖怪缠斗，最后体力不支晕倒而已。况……况且你家的床一股霉味，还有跳蚤，谁待得了呢？”

王小虎愣道：“啊，对不起！我好些年没回家了，那床确实很久没用了。”

苏媚道：“好了，说了一大堆，我问你，你怎会找我找到这儿来的？”

王小虎便道：“不，我并不是特地来找苏姑娘的，因为我并不知道苏姑娘会在这儿。其实我来这里，是要找一位小姑娘！”

苏媚道：“啊呀，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啊？听了可真叫人难过啊。”

王小虎道：“苏姑娘，我方才……好像看到她与苏姑娘在一起！我急着找她，请问你可否知道她的下落？”

苏媚道：“呵，你干嘛急成这样呀？你要找的是不是一个叫李忆如的小女孩？”

“就是她。”

“是呀，她是同我在一起没错……因为我前来这座山，寻找进入这个紫露竹林的入口之时，却见她小女娃一个人自己在竹林中乱走，当时天色已晚，我便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她要去蜀山找她爹爹，可是却在山中迷路了。”

“原来如此……真是个笨丫头，等一下我非好好说她一顿不可！”

“我担心她只身待在山里头不安全，便让她暂时与我同行。”

“原来是这么回事，实在太感谢苏姑娘了！那么现在她人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李忆如的声音传来道：“嘻，苏姐姐，我找到熊族长老了！”接着，就看见她和一头拄着拐杖的熊猫走了过来，李忆如看见王小虎，便感到意外道：“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最麻烦的小虎哥也跑来了？真是太扫兴了呀。”

王小虎道：“忆如，你在胡说些什么？你自己一个人偷偷离开江宁，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到时要我如何向大娘、逍遥哥交代？”

李忆如道：“哎呀，可是人家就是想去蜀山找爹爹呀！谁叫小虎哥都一直不肯答应，所以害得人家只好自己来找嘛。”

王小虎道：“忆如，你知不知道？此地根本就不是蜀山，只不过是月凉山而已！蜀山还在距此很远、很远的地方！哪是如此容易去得？”

李忆如道：“嘻，这不必小虎哥来说，人家早就知道了！人家好心的苏姐姐，早就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啦。”

王小虎道：“既然你知道了，那就快跟我一起返回仙灵岛吧！”

李忆如道：“嘻，要回你自己回，人家才不要回去呢！”

王小虎道：“你又在胡说什么？”

李忆如道：“这位苏姐姐说，她知道去蜀山的路！她答应说，只要能帮她找到藏身此地的魍魉精，她就带人家去蜀山！”

“什么？”

“嘻，小虎哥，人家苏姐姐可比你好心多了！她晓得我真的很担心爹，还陪着我一起掉眼泪呢！”

“掉眼泪？”

“是呀，哪像小虎哥这样，一点都不知人家心里有多担心爹爹！只一心想把人家带回去！”

“这个，我……”

苏媚这时道：“我说小哥啊，你是有家有父之人，所以才无法感受她的心情，我自小就无父无母，所以能明白她心中的痛苦和焦虑……”

李忆如道：“嘻，果然还是苏姐姐比较温柔！小虎哥最顽固了！”

王小虎登时支吾以对，苏媚道：“对了，先别说这些了，忆如，你问熊族长老知道飏泉精藏身何处吗？”

李忆如道：“牠说那只大鸟就栖息在旁边那棵巨竹之内。”

“巨竹内？”

“是啊，牠是这么说的。”

“原来如此……”

“苏姐姐，长老还说数天前有一群坏人曾闯入这里，把巨竹给破坏了。自从那天之后，竹林就开始大量地枯萎，牠们即将快没叶子吃了。所以长老牠还请求我们来帮忙牠们想想办法呢。”

“等等，你说之前曾有人来过？”

“是啊！”

王小虎恼道：“是谁这么可恶？”

苏媚心中不由暗忖：“糟了，难不成……”便道：“可恶，我看看！”三人便一同趋近那巨竹前观看情况。

却在这时，巨竹之内突然飞出一只巨大的绿毛鸟来，发出“呜呜”的叫声，苏媚忙道：“大家小心，是飏泉精！”

李忆如道：“奇怪，飏泉精说为何我们还敢再来！”

王小虎道：“我们并没来过呀！”正在这时，那飏泉精双翅猛地一展，便向众人扑击过来，王小虎忙道：“大家小心！”三人连忙应战。飏泉

精双翅舞动，不断煽出强大的气流侵袭众人，幸好李忆如使出护御的法术，才减轻了魍梟精对他们的攻击。接着，苏媚连忙运起雷轰之术，一道雷殛电光击中魍梟精，即把魍梟精轰得长鸣一声，便从半空中急坠而下，倒伏在地，全身发抖，再也动弹不得。

魍梟精又发出“呜呜”的叫声，李忆如便马上阻止苏媚和王小虎对牠再继续进行攻击，然后道：“先住一下手，牠好像有话要说！”然后就静心听魍梟精发话。

李忆如一边听一边翻译出来道：“什么？我是有女娲娘娘的血统的人，问我为何要这样对待你？”

苏媚道：“忆如，你替我问问这只妖怪。问被牠藏起来的紫露竹心在哪里？要牠交出来！”

李忆如便道：“呃……妖怪哥哥，那个……那个什么心，你放在什么地方？”

魍梟便回答起来，李忆如道：“可是……你不是妖怪吗？”

“呜呜……”

“所以这么说来，其实你是替女娲娘娘保护这竹林的守护兽喽？哎呀，那……那是我们弄错了吗？”

“呜呜……”

“嗯，我明白了……”

王小虎忙问：“忆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忆如道：“牠说，牠奉女娲娘娘之命，几千年来一直留在此保护竹心，因为竹心是这一片竹林的生命之源。”

苏媚道：“生命之源？”

李忆如道：“所以牠并非什么妖魔，请苏姐姐不要为难牠了吧！”

苏媚又问道：“那么，紫露竹心在哪？”

李忆如道：“牠说几天前来了一群人，竹心便被抢走了。”

苏媚惊讶道：“什么？被夺走了？”

王小虎道：“忆如，那牠知道是谁干的吗？”

李忆如道：“牠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反正只知对方力量非常强大！牠还说，因为自古相传只要吞食紫露竹心，就能获得倍增的力量，所以不时都有精怪鬼魅闯入山谷想夺竹心，不过最后都没有得逞。只是这次来夺竹心的那人力量实在太强，所以牠打不过。最后还受了伤，所以刚才连我们也打不赢！”

苏媚恍然，心中则恼道：“可恨，肯定是掌旗使！真没料到，竟被他早一步……”

这时，颀臬又说了一段长长的话，李忆如便道：“我不清楚什么女娲娘娘的事啊，是喔……嗯……所以从今以后……你都希望能跟着我？”

颀臬应了声，李忆如便道：“其实这件事，我们也有责任，既然你愿意，那今后你就跟着我吧。”于是，李忆如便打开油纸伞，施法把颀臬也收入伞中。

这时，苏媚欲动身离开，王小虎道：“苏姑娘，你要上哪？”

苏媚道：“是我弄错了，我走了。”

李忆如道：“苏姐姐，我们一起离开吧！”

此时，那些熊猫们便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李忆如道：“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熊猫大长老也上前说了几句，李忆如道：“请我们帮忙去把竹心找回来？”熊猫大长老应了几声，李忆如皱眉道：“这个……”

王小虎问道：“忆如……牠们在说什么呀？”

李忆如道：“长老们说因为竹心被夺，多年来赖以维生的竹林已开始枯萎，牠们一族现在只有迁徙他地，另寻生长之地了。”

熊猫大长老又叫了几声，李忆如道：“长老说要迁往牠们黑白熊始生之地，听说离这边好远好远。牠还说，迁徙的过程会面对很多的危险呢，好可怜……”

王小虎道：“唉……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对了，苏姑娘，方才你不在找竹心吗？你要找竹心做什么呢？”

苏媚怔住，片刻才道：“这……这是教主交办的任务，我也不知道原因！其实教主要我找寻一颗师门失落的宝珠，我猜紫露竹心即有可能就是……”

王小虎问：“你要找的宝珠是长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也能帮你找找。”

苏媚道：“听师父说过，是一颗约是双掌合捧大小的黑色珠子……传说有起死回生之神效……名唤‘九转回魂珠’，又称生命之珠！”

“回魂珠？”

“是的，我想我是寻错了地方……”

“嗯……忆如，我们目前看来也立刻帮不上什么忙，就先离开吧！”

李忆如也无奈地说：“好吧……熊长老，我们一时也帮不上忙！再见了，你们多保重喔……我们会替你们多留意的！”

熊猫大长老便与李忆如道别，三人就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月凉山竹林。

出到山口时，李忆如道：“小虎哥，我们准备一起向蜀山前进吧！由苏姐姐带路！”

苏媚忙道：“不，忆如……苏姐姐还有很重要的事得去做，所以不能带你去蜀山了，你先跟小哥回去吧！”

李忆如一听，十分意外：“啊？不可以这样啦，苏姐姐你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王小虎道：“人家苏姑娘还有事要忙啊，没法带你去了，你就别为难人家了啊！你就乖乖跟我回仙灵岛吧！”

李忆如不由嚷道：“我不要！苏姐姐已是答应我了！怎么可这么不守信用？”

苏媚忖道：“啊，我……”

王小虎道：“苏姑娘，你要找的东西很重要吗？”

苏媚道：“是的，那些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王小虎道：“既然我们都是朋友，有什么困难要以告诉我们，我们很愿意帮忙你的！”

苏媚定眼看着王小虎道：“我们是……朋友？”

李忆如道：“对呀对呀，苏姐姐！人家还想要继续多和你在一起嘛！人家一定要你带人家去找爹爹啦！”

苏媚忽问道：“你们不觉得.....我很奇怪？”

王小虎道：“呃，不会啊？”

李忆如道：“对啊，苏姐姐是大好人！人家好喜欢苏姐姐。相比起来，小虎哥才比较讨厌！”

王小虎道：“喂，你这丫头！我可是一路辛辛苦苦带你到江宁来的呢，还敢这么说我？”

李忆如道：“你不带我去蜀山，我就讨厌你，讨厌！讨厌！”

苏媚看着二人，想了许久，终于答道：“好吧，既然苏姐姐都答应了小忆如了，那就一定要先做到。那苏姐姐就带你去蜀山吧！”

王小虎忙道：“等一下，你们说得轻松愉快，那我该要怎么向李大娘交代呀？”

苏媚道：“哎唷，连忆如的这点小事，你都帮不起吗？刚刚还充什么好汉，什么朋友、助人啊，差一点就让人家感动了昵！”

王小虎立时支吾起来：“啊，我.....我.....”

李忆如道：“嘻，小虎哥这下说不出话了吧？”

王小虎道：“你这小鬼，真拿你没办法.....竟找了个人来联手对付我！等回去之后，我肯定会被李大娘给骂死.....”

李忆如道：“嘻，不会的，小虎哥！我们写信告诉婶婆就好啦，等婶婆收到信，就不会担心了！”

王小虎道：“你这小傻瓜，才不是什么写不写信的问题呀，听着小虎哥这次真的要跟你说好！只要一到蜀山见着你爹，你一定要乖乖返回仙灵岛哦！”

李忆如喜道：“嘻，小虎哥，你放一千个心啦！人家忆如最有信用了。”

苏媚这时道：“好了，时刻不早了，既然要走，我们上路吧。蜀山可离此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李忆如道：“嘻，是的，苏姐姐！人家早就迫不及待想见到爹爹了！”

王小虎道：“看你乐成那样……好，我们上路吧……”三人便一同出发，沿路下山而去。

从山路下来，走了数里路之后，便进入了一条小村，李忆如道：“哎，遇到村落了！”

苏媚道：“嗯，不过我们得在日头落下之前，抵达下一个村落。否则就只有夜宿荒野了。”

王小虎道：“苏姑娘说的甚是，那我们就继续向前行吧！”

当他们继续向前行，即将离村之际，忽然看见不远处的一座废屋前有一个人聚在一块商议事情，而王小虎马上认出其中一人，不由冲口而出道：“咦？你不是……喻大哥吗？”便立刻飞奔上前。

那人听见有呼唤声，抬头一看，也认出王小虎来了：“你……你是……小虎？”原来此人不是别个，正是四年前在杭州曾与王小虎一同共历过患难的喻南松。

王小虎喜道：“太好了，原来真是喻大哥？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喻大哥！”

喻南松道：“阔别多年，如今看来你整个人彷若脱胎换骨了！”

“不，喻大哥才是啊！”

“之前我常在杭州一带走动的师兄弟们口中听到，当地出了一个行侠仗义的少年英雄，我便猜想应该是小虎你……没错吧？”

“这个……嗯……该怎么说呢？那只是……师父叫我协助官府缉捕盗匪，磨练自己武技罢了！我不过做些份内的小事，都是百姓们夸大了事迹。”

“呵，小虎太谦虚了。来，我来给你们三位介绍一下……”说着，喻南松便指向一位僧人道：“这位是我的师兄万悲大师，我是随同他一起前来此地的。”

万悲大师随即契首道：“阿弥陀佛……老衲十分高兴与三位施主有缘相会。”

喻南松接着又指向另一位老者道：“另外这位是这碧湖村的村长，他正有事找我们相商。”

村长便也向王小虎他们见礼道：“老夫幸会三位少侠！”

王小虎道：“晚辈也很高兴能与各位前辈认识！晚辈也向各位介绍一下，在我身旁年纪小的这位，是蜀山仙剑派李逍遥掌门的爱女，名叫李忆如；另一位姑娘，则是天师道的女弟子，苏媚苏姑娘。”

喻南松忙道：“久仰仙剑派李掌门与天师道大名，幸会幸会。对了，小虎贤弟，你们此行目的地是哪里？”

王小虎道：“忆如她想要去蜀山找逍遥哥，也就是李掌门。苏姑娘她因知道路途，所以就带我们一同前去。”

“原来如此，但蜀山去此可远着呢。若是要找李掌门，愚兄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什么事？喻大哥。”

“自从蜀山锁妖塔崩溃以来，群魔就开始横行人间，我和万悲师兄，就是奉师父之命，出外替各处百姓伏妖除魔。但近来妖魔越发横行，师父认为必须团结各派的力量，才能成功打击妖魔。于是师父广发名帖，号召武林正派要在荆州举行一个‘除魔同盟大会’！仙剑派李掌门也在受邀之列，或许你们可以在荆州遇见李掌门。”

苏媚忖道：“除魔大会……”

王小虎则道：“啊，原来有一场千叶禅师所举行的武林盛会？太好了，或许真能在那里遇着逍遥哥呢！”

李忆如马上道：“小虎哥，那我们就先去荆州好了！如果爹爹有去那里，就不必千里迢迢跑到蜀山去了！”

王小虎道：“嗯，但这要问问苏姑娘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死缠着人家，说去蜀山的啊！”

李忆如便道：“好啦好啦！苏姐姐，你一定会答应的，对不对？”

苏媚道：“嗯，这两件事并不妨碍！因为我们原先的路线，原本就会行经荆州的。”

李忆如欢喜道：“嘻，那太好了！真没想到可以提早见到爹爹了。”

喻南松道：“看李小姑娘如此开心，真是太好了。小虎贤弟，村长正有事与我们相商，我们必须与他继续讨论一下，不知可否请你们三位，先至村口的客栈安歇？晚上我要与小虎你好好地叙个旧。到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启程前往荆州。”

王小虎当然同意，他说：“好的，就依喻大哥的意思，那我们今晚就投宿此村。苏姑娘、忆如，那我们待会逛逛之后就先去村口的客栈吧。”

第六章 重逢（下）

于是，大家便暂时分手，王小虎他们就在村子里逛了一阵，听村民说起他们村中近来经常闹鬼，王小虎心想喻南松他们跟村长谈论的事有可能就是此事。

逛完之后，他们便到客栈安顿，可是刚一进店，就看见有一位客人着急地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小小城镇竟然出盗贼。”

王小虎便好奇地上前问道：“盗贼？这怎么回事？”

那客人是个衣着光鲜的富家公子，他说：“还说呢！在我出门采买东西短短几时后，我的东西竟然就不见了！”

王小虎道：“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我之前在市集要买回去给我妻子的水晶，这下全都没了！”

“有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人偷走呢？”

“我回来当时，就看到一名壮硕男子冲出来！我同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就只是壮硕吗？”

“就是个壮丁样，袒胸露毛衣服也不穿好，我看九成是他。”

“我想他应该是跑不远的！”

“少侠，我看就是你了！”

王小虎惊道：“就是我了？我可没偷你的水晶啊！”

“不，我的意思是想麻烦你帮我找到那贼吧！你看看我这身穿着，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有办法嘛！”

王小虎向来喜爱仗义，便一口答应，那富家公子便连忙欢喜道：“少侠，只要您一找到，我一定重赏你！”

王小虎道：“别说重赏了！帮不帮得上还没个准呢！”

“无论如何，先谢少侠。”

王小虎三人便马上出发，他们追出外面，一路在街上寻找，果然遇到那富家公子所形容一般的大汉，原来那大汉是个摆摊子卖水晶的小贩，他见王小虎三人过来，以为他们是来买水晶的，便马上道：“最近又多了两颗水晶，谓之上等之品。晶莹剔透的表面，内部毫无损伤，真是美极了！”

王小虎道：“住在客栈里的白少爷好像也掉了水晶，是不是就你偷的？”

那小贩忙道：“什么我偷的？我才没偷人家东西！”

“还装蒜，别人东西掉了可着急着呢！”

“可是并非我偷的啊！”

“壮丁样、袒胸露毛衣服也不穿好，似乎都符合你，我看就是你吧！”说完，便一手从那小贩的手中抢过那两颗水晶，并道：“这只是给你一点点的教训，偷东西是小人之行为，请你改过吧！”

那小贩一脸无辜地说：“可是我真的没偷东西啊。”

“这个时候还嘴硬，还要我给你点教训吗？你娘难道没教过你，非你之物不得乱拿吗？下次若让我再逮到你，下场才不会那么好了！”

王小虎三人回到客栈，那白少爷一见他们，便迎上来道：“啊，少侠，你回来啦！”

王小虎道：“我帮你找到了盗贼了，也好好教训他一顿了，他还……”

不等王小虎把话说完，白少爷便抢着说：“少侠、少侠，我……其实……”

“怎么了吗？”

“其实……其实……我找到了水晶。我刚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藏到卧铺下了。”

王小虎吃惊道：“这……我不就误会他了？”

白少爷道：“我……真的很抱歉，我怎么那么粗心呢？”

王小虎道：“我还教训了他，这我怎么对得住他？”

“唉，都怪我太粗心了！这样好了，误会对方的事，我会亲自去道歉。我也很感谢你的帮忙，这点小意思，您就收下吧。”便要给他们赏金，王小虎忙道：“不，这也不算帮上忙，我不能收。”

“麻烦到你了，深感过意不去，这些银两对你一定有用，就收下吧！”

王小虎便只好收下，然后心想必须要跟人家道歉赔礼才行，便决定自己去找那小贩赔礼，就让苏媚、李忆如先在店里安顿下来。

王小虎回到那摊子前，那小贩一见他回转，不由惊恐地说：“大侠，您别接近，我怕您了。”

王小虎马上道：“对不起，是我弄错了！”

那小贩怔了一下，然后道：“算了，碰到一群糊涂蛋。”

“真的很对不起。”

“算了，过去就算了。”

王小虎再三致歉后，便离开小贩摊子，准备返回客栈。他经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一名小男孩正在对着河哭，王小虎便上前问道：“弟弟，你怎么在这里哭呢？”

小男孩道：“我、我的、斧头掉进水里了。”

“怎么会掉进水里呢？”

“我在树林里砍柴，砍到第三捆柴时，铁打的斧头钝了，于是拿着斧头来湖边想磨利，但手一滑就掉入湖里了！我不会游泳，可是娘要我晚上回去前砍五捆，要不然又要被打了。可是斧头掉水里了，我该怎么办？呜……”说完，又哭了起来。

王小虎道：“这……若不赶紧找到，肯定是砍不到五捆的！”

小男孩又对王小虎道：“哥哥，可不可以求求你帮我找找看？”

“乖，我会尽量帮你找的！”

“谢谢大哥哥。”

王小虎便在河岸边探头往水里观看情况，忽见波澜蠢动，接着便从水中升起一名老人来，微笑地向王小虎打个招呼。王小虎惊讶地说：“这……怎么……会……”

那老人道：“这什么？那什么？你要找什么？我在这湖里住了好久好久，大家都叫我水公公，人们掉了东西都会来找我。”

王小虎才定一定神道：“您真的可以帮忙找到东西？”

水公公道：“唉，光是帮你们这些人捡东西，我就忙翻了！”

“那可不可以麻烦您帮忙找把斧头？”

“你等等啊。”说完，水公公便又钻回水里，过了半晌才又升回水面道：“我这儿捡到了两把斧，一把是金的，另一把则是银的，哪只才是你的呢？”

“两只啊？这……”王小虎支吾一阵才道：“因为我是帮忙找斧头的，我还是问问好了。”便立即走到那小男孩面前道：“小兄弟，水公公他捡到两把斧头，一把是金的，一把是银的，哪把才是你的呢？”

小男孩应道：“我没有金斧也没银斧，我的斧头是铁制的。”

“是这样啊，那我再问问水公公！”说完，王小虎又跑了回去，水公公问道：“如何？问清楚了吗？”

王小虎便答道：“这两把都不是！小兄弟的斧不是金的也不是银的，他说是铁制的。”

水公公道：“哦，是我拿错吗？你等等，我再去看看。”说完，便又钻入水里，又过了半晌才升回水面，并拿出一把破旧的铁斧道：“若是铁

的，就只有这把看起来又旧又破的斧了，是这把吗？”

小男孩这时走过来道：“对！那就是我的，正因为它已钝了，我才会来这儿磨利！”

水公公不由笑道：“哈哈，真是个好孩子！我早就知道你掉的是那把了，拿出金银斧只是要考验你的心。因为你是诚实的，所以这两把金银斧都将成为你的奖赏。”

小男孩道：“可是……娘说不可以随便收取他人之物。”

水公公道：“不，因为你的诚实值得奖励，所以我希望你收下它！”

“可是……”

王小虎便道：“嗯，你就收下吧！这是水公公给你的奖赏，而非无故给你的。而且现在为时已晚，也许这两把斧头能帮助你呀。”

水公公道：“孩子，收下水公公的好意吧！”

小男孩便当即欣然接受道：“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水公公。”

水公公笑道：“哈哈，继续作个好孩子哟！”说完，便重新钻回水里而去。

小男孩对王小虎再三表示感谢，王小虎道：“不客气，但你怎么不赶紧去砍柴呢？”

小男孩道：“哦，我在这儿隐约听到有笛音，像是从荆州那儿传来的。我常在这儿听到，虽然乐音不大，但真的好好听！上回有个白允哥哥见我在这儿听笛音，就和我说了奇怪的话，还给了我封信。他说荆州有个漂亮的姐姐，会用笛子吹奏优美的音乐，用来表达姐姐的心情，能够了解的人，会有昏昏欲睡之感。但我每次听到笛音，并没有昏昏

欲睡之感，我想我是不懂的！那个白允哥哥还说，若我以后遇见那个姐姐，将信交给姐姐，说不定还会得到神奇的东西耶！可是娘说，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而且我想我不会离开这里的。这东西应该对哥哥有用，就给你吧！希望你能找到漂亮的姐姐。”说完，就把那封信交给了王小虎。王小虎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收下了这封信，然后才和这小男孩道别，各自离开。

王小虎回到客栈的时候，苏媚和李忆如已经在客栈里找个位子坐下，并点好了饭菜等他回来。大家坐下来，才吃了几口，王小虎就看见对面一张桌子的客人正把弄着一颗石子，那颗石子还会闪闪生光。

王小虎好奇之下，便过去请教，那位客人是个穿着褐色袴子的中年人，他听见王小虎向他请教，于是也不吝啬地说道：“我这人有个怪癖，就是搜集些稀奇、有价值的东西。你看看这石头，别以为他只是不起眼的石头哦。反个面，瞧见它里面透出的光吗？像是发丝般的金色线丝，透过光的照耀后，线丝更为明亮。说起来，这颗石头可真神奇呢！我一直以商为业，可是运气真糟，不是遇盗就是东西弄丢。有天，我边走边踢地上的石子，突然踢到颗石子竟然会发光。将它拾起，才发现它会发出特殊的光，于是将它带在身上。后来，我就不再遇到盗贼，东西也没再掉过了！我一直当它是我的宝呢！”

王小虎听罢，也大为称奇，那中年人又接着说：“我现在最渴望找到的就是盖米大师的天使绘卷。但大师的底稿被偷了。”

“被偷了？那怎么找到呢？”

“就是因为被偷了，才能显出大师画作的价值啊！虽然很难找到，但一旦被我发现再卖出，一定可以售得高价！”

王小虎一笑置之，然后便起身告辞，返回自己那边，大家继续吃饭。吃完晚饭，他们就上房歇息。到了当日的深夜时分，喻南松才过来找

王小虎叙旧。

两人在楼下找了空位坐着长谈，听了王小虎说当年分手后的事，喻南松便道：“原来当年分别后，你一直都在盛大侠门下？”

“是啊，喻大哥！他待我非常好，但也十分严格。”

“嗯，你真的是成长了很多啊，小虎！杭州一带的县城多亏有你在，才使盗匪不敢太猖獗。”

“不，其实那真的不算什么！倒是喻大哥在千叶禅师门下，为生民百姓伏魔除妖，那才真正更了不起！”

“小虎，你这么说就不是了，为天下苍生卫正道，除妖邪，行侠仗义，这原本便是我辈的份内之事，并无大小之分。若能对黎民百姓有所贡献，便是堂堂正道了。”

“喻大哥，你说得对，小虎受教了。”

这时，忽见李忆如走来说：“小虎哥，你有没有看到苏姐姐人去哪儿了啊？”

王小虎道：“苏姑娘？有啊.....方才她说想到客栈的空地散散心。她才刚去不久而已，你不妨过去那里找一找看吧？”

“嗯，好的！”

喻南松道：“对了，李姑娘.....夜已深了，请自己多加小心一些，切莫跑远了！这碧湖村的湖畔，听说最近有妖怪出没，旅人夜里不要太近湖畔！此事是村长特意吩咐的。”

李忆如却道：“嘻，怕什么？人家才不怕什么妖怪呢！若真有妖怪的话，叫小虎哥去负责对付便成了。”

王小虎道：“忆如，可千万别又乱跑哦！”

“知道、知道啦。”说完，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王小虎吁了口气道：“真是……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我看等一下还是跟去瞧瞧好了。”

喻南松道：“看你们情感那么好，让人羡慕不已！看来小虎你是把李小姑娘，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吧？”

王小虎怔道：“亲妹妹？我可从不觉得那个老令我头痛的小丫头，有把我当成哥哥呀！说实在，我倒是常被她耍得团团转！”

“小虎啊，你真傻哪。正因为她那样子，所以你们俩才是当真的融洽啊！”

“哦？”

喻南松忽然脸色黯然道：“其实我曾也有位亲妹妹，也是同李小姑娘一般天真无邪的！只可惜，她后来被前来的魔族所害！”

王小虎不由心头一蹙，喻南松接道：“所以你要多珍惜和保护你身边的这位可爱的小妹子！可别像愚兄这样，如今只能在心中独自追忆了。”

“谢谢喻大哥赐教，小虎会铭记在心。”

二人正说着，只见万悲大师走了进来道：“师弟，时辰就快要三更了，我们差不多该准备出发了！”

喻南松道：“啊，师兄，真是对不起！南松与小虎好久未见，所以一下子就聊得忘了时间！”

万悲大师道：“无妨，你赶紧准备一下吧。”

王小虎问道：“喻大哥，你们三更半夜的，是要去何处？”

喻南松道：“不瞒你说，是要去替这村子里收伏妖魔。”

“妖魔？难不成就是方才喻大哥对忆如提到的……”

“正是！我们其实也只是同你们一样，路过这个村落，但此地村长他闻得我们是‘大慈悲明宗’的门人，便主动请我们来为他们解决此地湖底的妖魔！”

王小虎道：“哦，原来如此……这么一提，我想起师父曾说过，论到收妖伏魔，这些年来，就属千叶禅师的大慈悲明宗、逍遥哥的仙剑派，以及清柔师太的仙霞派最为活跃。”

喻南松道：“是的，盛大侠说得没错。所以村长才会想到拜托我等协助！”

王小虎便道：“既然如此，喻大哥，不知小虎是否也可以同行？”

“喔？”

“小虎想既然都是造福百姓苍生之事，自当义不容辞。如果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小虎也希望能助一臂之力。”

“这妖魔说来也不是什么太大恶行，只是常弄翻湖上的舟楫罢了。既然小虎贤弟也有意愿，那我们便一同前行吧！”于是，三人便一同出发，离开客栈而去。

这时，在客栈后面的空地上，苏媚正自一个人在沉思：“唉……竟把紫露竹心误以为成是魔器……魔锥的魔力太强，我根本无法使用自如。我究竟该如何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呢？到底下一件魔器是在哪里？”

忽然传来一把怪声：“呜呜，我来索你的命了！”

苏媚猛地被惊醒，忙喝道：“什么人？”

接着就见黑暗中跳出一个矮小的身影道：“嘻，是我啦！苏姐姐被吓着啦？”苏媚走近一看，原来是李忆如，便道：“原来是你啊，忆如.....我还以为是什么人了，真的吓了苏姐姐一大跳！”

李忆如笑道：“嘻，人家就是故意要吓苏姐姐的啊！”

“你真是淘气的丫头！对了，夜都这么深了，你怎还未就寝呢？”

李忆如道：“嘻，这问题，我就先问问苏姐姐才对啊！苏姐姐怎会想到深夜跑来这种鬼地方来？”

“我？因为苏姐姐不想有人来打扰，自己一个人，想点儿事情.....”

“有心事？那要说出来啊？”

“啊？不.....这些事情，你年纪还小，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因为.....是.....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一些昔日往事.....”

“因为会痛苦，所以才要讲出来啊.....”

“傻丫头，有些事说出来，只会徒然使自己更痛苦。甚至还有被对方出卖、背叛的危险！”

“哎呀呀，人家怎么会出卖苏姐姐呢？”

“不.....有时候出卖或背叛，常常都是被逼迫的。所以，就让我把这些事放在自己心里面吧。苏姐姐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真讨厌，苏姐姐都信不过人家。”

这时，身后传来王小虎的喊声：“忆如，你该回去上床睡觉了喔！”接着，就见王小虎与喻南松、万悲大师一同到来，李忆如道：“啊，原来是小虎哥……”李忆如看见他们都背上宝剑包袱，便道：“你们怎么好像都一副要出门的打扮？”

王小虎道：“我和喻大哥，等一下要去替村人调查前面湖底的妖魔。”

“真的吗？太好了！人家也要跟！”

“不成，这不是去玩闹！我就是过来吩咐你先回房去睡觉的。”

“不要啦，人家精神还好得很。”

“算了，苏姑娘，忆如的事可否麻烦你代为照料一下？我担心她又会四处乱跑。”

苏媚应道：“好啊，请你放心吧。我这便带她回房就寝。”

李忆如道：“真讨厌，苏姐姐何时也帮着小虎哥，变成一国的？”

喻南松道：“李姑娘，小虎他是关心你，才希望你早些就寝。明日大家要搭船前去荆州，你还是早点睡，养足精神的好。”

李忆如恼道：“哼，你们都联手起来对付我！”

忽然，四周气纷突然改变，万悲大师紧张地走出前来，四处张望，喻南松忙问：“怎么了，万悲师兄？”

万悲大师道：“此地有一种奇异的气息，令老衲十分熟悉！”

喻南松怔道：“师兄，怎么可能？”

这时，又有一阵异声响起，王小虎道：“咦……什么声音？”

喻南松道：“有妖气，大家小心！”

话音一落，便从他们前面的一口古井处传来一把女子声音：“您终于来了……我们等您，等了好久了。”

喻南松喝道：“什么人在哪里？”

接着，便见那井中突然飘出了一个幽蓝色的魂魄来，让大家吃了一惊，王小虎忙道：“大家小心！”

第七章 除妖

万悲大师道：“可怜的妖孽……今日老衲奉大慈悲明宗之名，特来感化你们！”一边说一边走到井前。

但是那幽魂却道：“爹，您忘了女儿了吗？”

喻南松在那边一听，不由吃了一惊，那幽魂接道：“爹爹，娘亲她要我来带您回去。”

万悲大师道：“大胆，竟敢口出妄言！”

幽魂道：“爹爹，请恕女儿无礼了……”说完，幽魂突然施法，竟然把万悲大师一起带引到井里去了。

喻南松惊道：“万悲师兄？”众人急忙一同奔到井前，却哪里还见到他们的踪影，只看到井里漆黑一片。喻南松急道：“糟了，师兄被那个幽魂给带走了！师兄法力不弱啊，看来这村的妖魔道行十分不浅！”

王小虎道：“看来万悲大师是被带入这水井内！我们得来查一查！”他拿出火摺子点燃，然后往井里一探，便道：“这古井下似乎是干的，也许我们可以下去看看。”

喻南松道：“有道理，我们两个下去调查看看！”

李忆如这时道：“小虎哥，人家也想一起去看看！”

王小虎立即道：“不行，你和苏姑娘一起回去就寝！”

李忆如道：“不要啦，人家才不要回去。”

苏媚也道：“小虎，以忆如她的个性，是绝对不肯乖乖回去的，即便回去，也会再偷偷溜出来！其实我也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不如忆如就跟着我们一起，由我负责来照顾她。”

王小虎道：“好……如今刻不容缓，既然苏姑娘这么说，那忆如就同我们一起行动好了。”

李忆如马上展露笑容道：“嘻，还是苏姐姐人最好了！和小虎哥比起来，果真是不一样。”

众人便拿出一条绳子来，系在井边的木柱上，然后沿绳子往井下爬去，到了井底，竟发现有一条通道能够深入，他们便从通道进入，结果在通道的另一边竟是另一番的景象，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废弃许久的宫殿。

王小虎惊讶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没想到这井底竟然别有洞天！”

喻南松道：“小虎，万悲师兄不知会遭遇什么样危险，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到他吧。”

王小虎也同意，于是众人便立即快步走了进去，刚进到里面的前庭，就见万悲大师和那幽魂在一起，喻南松立即呼唤：“万悲师兄？”

幽魂马上道：“爹爹，娘亲在内里等候您。您先进去吧！”

万悲大师道：“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说完，竟然真的往里面走了进去。

喻南松感到十分诧异，便喊：“万悲师兄！”但是万悲大师却全然没有理会他，喻南松当即对那幽魂喝道：“你.....你到底对师兄下了什么法咒？”

幽魂道：“什么法术也都没下，是爹爹他自己回到家来，他的记忆恢复了！”

“你.....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没有骗你，我叫蕴儿，是他的女儿，爹爹生前乃是江都王刘建，因曾经犯了一些过错，死后魂魄被封在湖底，娘亲和我都很同情他，所以就投水殉身，魂魄都留下来陪他。”

“这.....这怎么可能？在我四年前进入大慈悲明宗时，万悲师兄他人早就在了！他是最庄严慈悲的一位好师兄，法力高深，怎会是妖魔？”

“几年之前，爹爹他被一个道行很高的和尚给捉走了，下落不明。娘亲受不了此刺激，得了失心疯，所以常在湖上激起风暴！现在爹爹总算自己回来了，娘亲她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求求你们，就让我们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在湖底安安静静地生活吧。”说完，那幽魂便转身隐遁而去。

喻南松却哪里听得进去，马上怒喝道：“可恶，不准你们把万悲师兄带走！”然后也追了进去。

李忆如这时道：“啊，那一位喻哥哥竟然自己追上去了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王小虎道：“没错，我们不能让喻大哥一个人自己犯险！走，我们赶紧过去帮助他！”

三人马上也追了进去。

原来，在这宫殿里面，有许多迂迴曲折的弯道，纵横交错的房间，而且里面还满布鬼魂邪物，众人步步为营，大展身手，方才把这些鬼魂邪物驱除，不让他们近身，然后终于追到了一条长长的阶梯前。他们走下这条阶梯，便来到了一座冰冷的大殿里，只见蕴儿和万悲大师，以及另一名妇人就在这里，而且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扇关上的大门。

王小虎当即喝道：“你们这些妖魔，喻大哥呢？”

蕴儿道：“他被我们关在这门后的石室里了。”

王小虎道：“你说什么？你们要做什么？”

蕴儿道：“过二个时辰，背后的门自然就会打开来，他会平安无事出来的。因为他坚持要带爹爹走，我们只好出此下策。我们只不过希望，他不要妨碍到我们一家人的团聚罢了。因为我和爹娘都已打算离开此地，到别处去了！”

“为什么你们打算要离开？”

“这座湖底离宫既让人们知悉，我们一家人也不便在此长住，放心吧，我们并无伤害你们的意思，但请你们也切莫妨碍我们。”

“但我不能让你就这样带走喻大哥他的师兄！”

万悲大师这时道：“是老夫自己要走的！老夫原先是这湖底的妖魔江都王，后来被千叶禅师收伏，经过千叶禅师施法，他封了老夫记忆，让

我成为替他斩妖除魔的工具！如今老夫记忆恢复了，当然不愿再当他棋子！”

王小虎道：“万悲大师，你怎么这么说？那也是千叶禅师他为了您好啊，还请您三思！”

万悲大师道：“亲手杀死昔日诸多好兄弟！老夫几年来广阅佛经，性情已变，如今能不找他算账，已算仁至义尽！若你们再三妨碍，休怪老夫动怒。”

“万悲大师，您……”

“哼，既然你们始终不愿让开，那就休怪老夫动手了！”话音一落，就见万悲大师和蕴儿的娘亲一同化出原形，原来二人皆是容貌狰狞的恶鬼，江都王道：“你退下吧，蕴儿！让爹爹和你娘亲来替你开道！”

说完，便向王小虎三人袭来。王小虎急忙拔刀战住江都王，而苏媚和李忆如则合力迎战那老妇人。那老妇人的法力稍逊，而苏媚祭起强大的力量，一股神秘之力贯满全身，当即轰出一招无可匹挡的劲力，那老妇人哪里是对手，结果被苏媚一击便打翻在地。

这时，江都王挥动宝剑，猛攻王小虎身前，他的剑光把王小虎完全笼罩起来。但是王小虎自从由皇甫英那里领悟到魔刀刀招之后，已经得到极大的提升，加上又得了这只虎臂，所以力量更是非同小可。他运起虎煞的力量，驾驭着魔刀刀招，一举冲破江都王布下的剑势，然后魔刀横挥而出，乃是一招“断月波”，虎煞的力量融合于魔刀的力量之中，两股力量结合，变得异常强大，这横刀一挥之力，马上便把江都王荡出圈外，也倒在了地上。

王小虎随即厉声喝道：“妖魔，快放出喻大哥！”便举起宝刀，欲终结江都王夫妇的性命。

蕴儿急忙呼唤道：“求、求求你们不要杀我爹娘！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才团聚，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

李忆如看见蕴儿这般可怜的样子，便道：“小虎哥，我们就放过他们，好不好？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好不容易今日才一家人团聚的啊！”

王小虎愣住，片刻才道：“好吧，只要你答应两个条件，我就不同你们计较！”

江都王道：“当……当真？”

王小虎道：“当然！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你只要把后面密室的门打开，并答应今后永不再伤人，我便放你们一家人平安离开此地！”

江都王便道：“好，老夫两事都答应。为了妻女的平安，老夫什么都答应！”于是他便去开启了一个机关，密室的门马上应声开启。江都王道：“门开了，你们进去找南松吧。南松他人就在里头，老夫绝未欺诳你等。”

王小虎道：“好，那我就背着喻大哥，让你们一家人离开。你们在他出来之前，赶快走吧！”

蕴儿当即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不杀之恩！”

于是，王小虎三人便走进密室，而江都王一家则匆忙离开此地。

王小虎三人走进密室，果然看见喻南松安然无恙，他正面向墙壁，王小虎便呼唤：“喻大哥！”

喻南松一听，马上回过头来，看见王小虎三人，不由意外地说：“怎会是你们？”

王小虎道：“喻大哥！我们是来带你出去的！”

喻南松道：“说来惭愧，愚兄竟然被困在这里面。万悲师兄他不知怎的，竟反过来袭击我。最后还把我给扔在这间密室中！”

王小虎道：“喻大哥！虽然遗憾，但他已不再是你师兄了，你师兄其实是一个妖魔，且是这座湖底宫殿的原主！我们刚才也遇到他，并把他们击败，如今他们一家都逃走了！”

喻南松眉头一皱道：“是吗……过去在大慈悲明宗，万悲师兄对我最照顾的啊！真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妖魔……”

王小虎道：“不，喻大哥，他并非那种穷凶恶极的妖魔！他过去曾被喻大哥的师父千叶禅师所收伏，性情已经改变不少。刚才与他们交手时，他就告诉我们，这道门时辰一到会自己打开来，所以打从一开始，他就并未有取你性命的打算。”

喻南松不由心中一动，轻叹道：“师兄……”

就在这时，忽然看见蕴儿飘了进来，并语带悲愤地说：“你……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

众人不由怔住，王小虎道：“什么？”

蕴儿道：“我们明明都遵守诺言，打开了门，让你们来救人……你们却在大殿那里设下埋伏，要杀害了我的爹娘？”

王小虎惊讶道：“这怎么可能？我们所有的人，如今都在这里啊！”

蕴儿道：“难道……难道真的不是你们吗？那求求你们，快去大殿救我的爹娘！”

王小虎忙道：“好，我们这就过去！”

喻南松问道：“小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王小虎道：“喻大哥，请容我稍后再解释啊！总而言之，我们先赶去大殿看看！”

苏媚道：“等等，小虎！不可冒失行事，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王小虎又怔道：“陷阱？”

苏媚道：“是啊，这很可能是故意要引诱我们过去的陷阱啊！我们还是别过去的好！”

王小虎不由沉吟起来，蕴儿马上道：“我才不是在说谎啊，求求你们快去救我的爹娘啊，不然他们就真的快被别人杀死了！”

王小虎便道：“好的，我们马上过去救你爹娘！救人之事，攸关生死！我愿意先相信蕴儿姑娘她所说的话！”苏媚也无话可说，于是众人便随蕴儿赶往大殿而去。

果然，在大殿之上，江都王被三名青衣女子包围着，而他的妻子已经被打得魂飞魄散。这三名青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仙霞派的三名弟子：厉凌云、沈欺霜和另一名年轻的女弟子。

那厉凌云脸露凶相道：“大胆妖怪，还不束手就擒？难不成你想同你妻子刚才那样，落得形神俱灭的下场？”

江都王怒道：“你们这些武林正道门派，好卑鄙！竟然欺骗老夫，设下埋伏？”

厉凌云道：“哼，我们三个看见此地妖气冲天，所以才进来看看怎么回事！何时骗你，设下埋伏了？”

江都王道：“但你.....你们竟敢杀了我爱妻！老夫今日就算形神俱灭，也要同你们拼了！”

却在这时，忽传来蕴儿的声音道：“住手啊，爹爹！”接着，蕴儿已经飘到面前，并向那三位仙霞派弟子哀求道：“求求你们，不要杀害我爹爹！”

厉凌云道：“哼，刚刚逃走的女儿，也决心要回来一同赴死了吗？真是令人动容啊！”

蕴儿一听，不由追问道：“爹，娘她人呢？”

江都王道：“爹爹面前这道的光芒，便是你那可怜的娘亲啊！你娘亲为了替你爹挡住她们带头那人的剑气，如今.....已经形神俱灭了！”蕴儿听罢，不由惊讶万分。

厉凌云道：“哼，你们先担心你们自己的性命吧！我会成全你们心愿，让你们一家人同赴黄泉的！”

说着，便要动手的时候，忽又听见有人喝道：“住手！”只见王小虎、喻南松、苏媚、李忆如四人已然飞奔到来，立在江都王父女身边。

王小虎道：“请仙霞派三位女侠住手！”

厉凌云马上认出他来：“咦，你是.....在江宁府见过的.....你说，你们凭什么来阻止我们斩妖除魔？”

王小虎道：“这妖魔.....原本是大慈悲明宗万悲大师啊！他们今日一家人难得重聚，还请厉姑娘就此放过他们！”

厉凌云却道：“哼，你竟叫我放过妖怪？笑话！我管他是不是大慈悲明宗的什么人！如今见他妖气冲天，就绝对假不了！”

喻南松忙道：“厉师姐，万悲师兄并非什么恶妖，请你相信我们！请贵派看在我们大慈悲明宗千叶禅师的面上，就放他一马吧！”

沈欺霜这时也后齿道：“师姐，人家明宗的喻师兄既然都这么说，我们就.....”

谁知道不等她把话说完，厉凌云便冷冷道：“哼，开什么玩笑？大慈悲明宗也算当今武林上正道的领袖之一，没想到竟会被私情蒙蔽，还打算放过妖魔？”

喻南松不由恼道：“你.....”

厉凌云又喝道：“闪开，让我们结束这妖怪的性命！”

苏媚当即跃出前来，拦住她们道：“你休想！”

厉凌云道：“你又是何许人？”

苏媚道：“你管我是谁？你实在太残忍了！在孩子面前，当场杀死她的亲人.....这算得什么武林正道？可耻！”

厉凌云登时怒道：“你.....你好大胆子！你又凭什么说这种话？”

苏媚道：“哼，凭什么？就凭我看不惯你这张母猴脸！”

那厉凌云听她出言相侮，怒气更盛，厉声道：“你.....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这时候，江都王忽然大声发笑道：“哇哈哈哈哈。”

厉凌云喝道：“臭妖魔，你笑个什么劲？”

江都王道：“人间果然还是有公道，令老夫欣慰不已！老夫自知过去罪孽深重，但几年来，在大慈悲明宗门下，也修习不少佛法。唉.....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我也是一个滥杀无辜的大妖怪.....如今.....老夫

失去爱妻.....实在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意念了.....只求一事，希望你们几位挺身出来的勇敢小伙子们能够答允！”

蕴儿惊道：“爹，您在说什么啊！”

江都王道：“蕴儿她虽是冰精，但她心地善良，比起很多人类要好上许多.....老夫死后，求求你们收容她，莫要让她遭人所害！老夫愿不以一己性命，换得女儿一命，并跟随爱妻同赴黄泉路。”说完，江都王暴叫一声，然后运起劲来，全身被红光包裹，最后便发出一声巨响，江都王瞬即消失，化成另一道光芒。

蕴儿大惊道：“爹.....爹.....”

喻南松也不由呆了下来：“万悲师兄.....”

李忆如道：“小虎哥，那个老和尚变成的妖怪，跑哪里去了啊？”

王小虎道：“他.....自己兵解了.....形神俱灭，来换取自己女儿一命！”

蕴儿不由悲声道：“爹！”

厉凌云也是呆了一阵，苏媚恼恨道：“怎样.....活生生拆散别人的家庭，这样的结果你可否满足了？好个武林正道，斩妖除魔！可耻！”

沈欺霜也感到难过，她说：“这位姑娘，我们真的很抱歉.....”

厉凌云当即喝道：“欺霜，你不必多作解释了，我们不过遵从师父之命，对妖魔鬼怪绝不手软。至于我今天所做之事是对是错，就留待后人来公证。今日我们就暂且放过那个冰精吧。”

天色放亮，众人齐集在碧湖村的码头前，沈欺霜对众人说：“对于今日的不幸，七七真的感到很抱歉。二师姐不是故意这样的，还请各位宽

恕！”

喻南松道：“嗯，我们并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沈姑娘！也许，这就是万悲师兄他的宿命吧？”

沈欺霜道：“真的很抱歉，喻少侠！真的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才好！”

李忆如道：“七七姐不要那么自责啊！蕴儿会附身在我伞里，我会负责好好照顾她的。”

王小虎心中仍然有些难过，这时那厉凌云往他们这边喊道：“欺霜，你还在那里和那些人交头接耳什么？过来！”

沈欺霜应道：“是，二师姐……”便回身走到两位师姐身边。

喻南松接道：“嗯，那我们也差不多该准备搭船，启程前往荆州！但愿能及时赶上家师在那里召开的‘除魔大会’。”

于是，一行人便一同登船，乘风破浪，向荆州进发。

大船在湖上破浪前行，王小虎见喻南松愁眉不展，便过来和他聊天解闷，喻南松叹道：“唉，可怜的万悲师兄……当初在摩诃禅寺里修练武艺的时候，他对我最亲切！怎会落得一个如此下场呢。”

王小虎安慰道：“喻大哥，请别太难过……也许对万悲大师而言，这也是一种解脱吧？”

喻南松道：“也只有做如此想了，小虎，谢谢你的安慰！”

王小虎也不想太打扰他，便让喻南松自己一个人静思，自己则走到苏媚和李忆如那边，只听李忆如道：“不知荆州那儿，是否能顺利找到爹？”

苏媚道：“一定可以的，忆如！其实和可怜的蕴儿比起来，你已是很幸福的人了。”

李忆如道：“可是真没想到，苏姐姐竟会突然挺身而出，保护蕴儿！尤其痛骂七七那个师姐，真是太痛快了！”

苏媚道：“因为蕴儿的遭遇，让我突然想到了昔日往事。”

李忆如道：“苏姐姐，你到底遭遇过什么事啊？”

苏媚道：“忆如，你就不必晓得那么多，往事……常常都是很痛苦的。”

“讨厌，苏姐姐又在神秘兮兮的！”

王小虎见二人聊得这么有兴致，便也不打扰她们，又走到下面的一层甲板上，仙霞派三人就在这里，沈欺霜看见他，便打招呼道：“小虎……”

厉凌云马上道：“不许随意与男子交头接耳，欺霜！”

沈欺霜只得低头道：“是的，二师姐……”

王小虎也只好走开，可就在此时，突然船身激烈地摇晃起来，大家正惊疑之间，忽然在上层的甲板处凭空出现了一个身影，那人冷声道：“哼，终于给我找到了！”

喻南松立刻认出来人道：“你是——孔璘！”当即厉声道：“师尊已告诉我，你就是当年杀害我们喻家一门的大魔头！”

孔璘冷道：“哼，原来你就是喻家余孽，可惜今日我要找的人不是你！东西呢？还不快交出来！”一边说一边把脸转向苏媚。

苏媚心中暗惊：“糟了，这下不好……”

但仙霞派三人已经拔剑在手，厉凌云道：“大家小心，此人是魔族的掌旗使！列阵！”便一同跃出，布下阵势。

孔璘道：“少碍事，通通给我坠海去。”说着，孔璘突然施放出强大的力量来，一下子掀起滔天巨浪，众人被摇晃得东倒西歪，站不稳脚。最终，船被巨浪所吞没，众人都坠入了海中，纷纷失去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沈欺霜闷哼一声，悠悠醒转，同时王小虎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睁眼道：“这是哪里……”最后，二人俱发现，他们竟然抱在了一块，不由“啊”地失声叫了出来，慌忙各自挣脱出来，坐了开去。王小虎忙道：“对……对不起……七七……”沈欺霜脸上一红，轻轻摇了摇头，她从小到大可从来没有和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加上她的心里也是暗暗喜欢小虎的，所以才会有如此忸怩的神态出现。

王小虎接道：“刚才那个称作魔族掌旗使的力量好大！整艘船被他击沉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岛上来……”

沈欺霜这时道：“糟了，这么说来，师姐她们……”

王小虎道：“放心，我相信他们不会有事的。他们一定也在这岛屿的某处，我们一起去找吧。”

“好……”

于是两人一块爬起身来，然后便结伴在岛上寻找其他各人的下落。他们从岸边往岛上走，进入了一个地势奇特所在，沈欺霜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便说：“小虎，这里的岩石与花草形状，怎都好奇怪啊？”

王小虎道：“嗯，我也注意到了……这一座岛真的有点怪异……”

他们便提高警觉，小心翼翼地向前迈进，这里的道路迂迴曲折，拐弯处很多，但又是能够连结起来的，纵横交错，却又处处通达。他们走了半个时辰，方才走出了这一段路。眼前又出现一个特别的景象，前面有一个小山丘，山丘内陷下去，在里面是一个水潭，水潭里有一只乌龟在游来游去，好不自在。

二人刚来到这里，就听见有声音呼唤：“喂，你们两个！”

王小虎闻声，怔了一下，然后张望一会儿，并不见有人，但是却发现那只乌龟在看着他们，王小虎便惊讶道：“一只乌龟？”

果然，那乌龟发声道：“是啊，一只老乌龟。”

沈欺霜更是惊讶，说道：“牠……牠会说话！”

乌龟道：“喂喂，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会讲话的东西可多着呢！”

王小虎道：“那……那么可否请教您一下，此地究竟是什么岛？”

“岛？这不是岛，而是我的背啊！”

沈欺霜惊讶道：“背？”

乌龟道：“呵呵，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只活了好久、好久的太古巨龟，生命几与天地同，智慧乃是万物首，名唤蓬莱！现在是以元灵的方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王小虎又疑问道：“元灵？”

乌龟蓬莱道：“是的，我最早出现是在……”蓬莱向小虎与欺霜从开天辟地开始说起，接着道：“然后，就在九千年前……”

王小虎早就听得呵欠连连，见牠还想往下说，连忙打断牠的话道：“前辈，对不起，打个岔……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先请教您！”

“喔，真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久没说话了，所以一说起来就开心忘了一切。说到这个，记得上一次说话，好像是三百多年前，那时是在南海的……”

王小虎见牠又打算开始说下去，连忙又呼唤道：“老前辈！”

“喔，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好，你们要问什么问题？”

沈欺霜便问道：“我们想向您打听一下我们其他同伴的下落。您可否有看到我的其他几位师姐妹们？她们有没有在您背上？”

蓬莱道：“有啊，还有好几个人，也都落在我背上。”

沈欺霜忙问：“真的？大家都没事吗？”

“应该没事，但你们行船也未免太不小心了！其实我在云梦湖底，已沉睡了几百年，今日突然感到一股力量在湖面出现，打扰了我的睡眠，于是我便浮上水面，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今日若不是有我这一浮，你们早就到湖底喂鱼鳖了！”

王小虎道：“真的太感谢您了，蓬莱老前辈！”

沈欺霜也道：“真的谢谢您，我们的命都是您救起来的！”

蓬莱笑道：“哈哈，不客气，不客气。既然我救了你们一命，你们可否帮我一个小忙？”

王小虎应道：“嗯，蓬莱前辈请说！”

蓬莱便道：“我背部接近尾巴的地方，有根东西一直刺得我好难受！你们可否去帮我去把它拔掉？”

沈欺霜道：“好的，老前辈，这没问题。但可否容我们先去……”

蓬莱道：“别急，你们那些什么师兄姐妹的，我会去把他们引领到这里来！你们先去替我拔了那根刺，让我尾巴舒服些，这样子可以吧？”

沈欺霜道：“嗯，那就有劳前辈了！”

王小虎道：“那我们现在就去替前辈拔刺！”

二人便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同样穿过了一条类似之前曲折的迂迴山道，便来到了另一端的岸边，结果他们看见这里的地上插着一柄剑，王小虎恍然道：“原来是有一把利剑插着，难怪蓬莱前辈会那样难受！”

沈欺霜看着这把剑，觉得这把剑好像很特别。王小虎这时道：“好，我来把它拔起来吧！”便走上前去，双手握着剑柄，然后运劲一拔，结果顺利把剑拔了出来。

可是剑一拔出来，便立即引起一阵巨大的晃动，王小虎惊道：“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沈欺霜突然大叫一声，双手抱头倒地。王小虎看见，失声叫道：“七七……？”急忙上前扶起沈欺霜，不断地呼唤着她：“七七……你还好吧……”

过了一会儿，沈欺霜才醒了过来，王小虎总算松了口气道：“总算是醒来了……呼，太好了……”

“王大哥？啊……刚才……我是怎么了？”

“七七，方才你昏过去了……”

“昏过去？”

“你也真是的，何苦这么勉强自己，七七！船沉之时，你背部就受了伤，但你却什么都没说，还忍着伤陪我走这么长的路！刚才我拔剑之后，地面震动剧烈，你一下子气力不支，便昏倒过去了！”

“啊……？对不起，给你添了麻烦……”

“别这么说啊，七七！下次身子若不舒服，就明白说出来，可别如此勉强自己，知道吗？”

“可……可是我很担心师姐她们……而且……我也怕王大哥你会担心……”

“傻瓜，那也不需如此勉强自己啊！”

“对不起……”

“别这么说，你能没事就好……我方才输了一些真气给你，现在有没有舒服些？”

“嗯……可是……害王大哥耗费自己内力为我疗伤……真过意不去！”

“傻瓜，同我计较这一些事做什么？你先休息一下，待会我背你回去吧。”

“谢谢你……王大哥……”沈欺霜很是感动，脸上又泛起一片红晕。

半个时辰后，小虎背着欺霜返回了蓬莱所在的池畔，而厉凌云与五师妹柳逐霓都已被蓬莱找到了，柳逐霓道：“四师姐，真高兴你也平安无事……刚才我们真的担心透了……”

沈欺霜道：“嗯……我受了一点小伤……所幸……王大哥他替我治疗了一下……真高兴你们也都平安无事！”

厉凌云道：“但你竟让一个男人给背回来？成何体统？简直丢人现眼！”

“二师姐……”沈欺霜顿时垂下头来，不敢答话。

王小虎便道：“厉姑娘！沈姑娘她一直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危，但她有伤在身，行动有所不便，所以我才决定背她过来的！若有什么不妥，都是我的责任，并非沈姑娘之过。”

厉凌云哼了一声，这才没有再责备沈欺霜。这时，喻南松从身后呼唤：“你也回来了？小虎……”

王小虎回头看见喻南松，欣喜地说：“喻大哥！真高兴你也是平安无事！”

喻南松道：“嗯，我们方才找来这里，已听蓬莱前辈告知了事情始末。真的是幸好有这位蓬莱老前辈救了我们大家……”

王小虎也点头称是，接着问道：“对了，忆如与苏姑娘她们呢？该不会这小鬼又硬拉着苏姑娘，去哪儿玩了吧？”

喻南松道：“不，此事说来遗憾……其实我和忆如小姑娘，刚才几乎已翻遍了这座岛，但都并未找到苏姑娘。我担心她可能是……凶多吉少了！”

王小虎大吃一惊道：“你说什么？这……这怎么可能！”

喻南松道：“没料到我们竟会半路遭到魔族掌旗使的偷袭！那孔璘正是杀我喻家百余口的魔头……也许他是冲着家师将在荆州召开的‘除魔大

会’而来……唉，是我们牵累了苏姑娘，真的很对不起！”

王小虎不由脸上露出黯然之色，然后又问：“忆如她呢？”

喻南松道：“李姑娘还在岸边那儿，哭着说她要再继续找，不肯放弃！我怎劝她，她都不肯回来。所以我才回来找你，希望你去劝劝她的。”

王小虎心中也很明白李忆如，便说：“嗯，我这就去岸边把她带回来吧。”说完，他就一个人径往前面岸边而去。

第八章 出卖（上）

到了岸边，果然看见李忆如呆呆地望着湖面，一声不响，王小虎在她身后呼唤道：“忆如……”

李忆如方才醒转过来，回头道：“小虎哥……苏姐姐……苏姐姐……她……”只见李忆如双眼也红了，神情十分悲伤。

王小虎道：“嗯，我知道……忆如，不要难过，也许苏姑娘只是漂流到别处，暂时找不到我们而已……”

“可是，我叫颍泉把附近的湖面都找遍了，什么都没有找到……”

王小虎愣住，李忆如接道：“小虎哥，苏姐姐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她却会遭遇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小虎哥！”

王小虎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李忆如又道：“小虎哥，那个把我们的船弄翻、害得大家落水的大浑蛋究竟是谁？我非去找他算账不可！”

王小虎道：“忆如，小虎哥方才问过了……那并非我们可应付得来的对手！他是魔族的掌旗使，是魔族中的第一高手！”

李忆如道：“哼，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既然他那么厉害，我就请爹爹他……可是……已经没有苏姐姐带我去蜀山找爹爹了！”

王小虎又是一阵难过，李忆如道：“小虎哥，当初若不是苏姐姐在月凉山救了我，我可能当时早就没命了……”

“是啊……”

“嗯，而且当苏姐姐她知道我是因为思念爹爹，所以才跑到山中迷了路，她紧紧抱着我，一起陪我哭了好久、好久……她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嗯，在苏姑娘的眼神中，常常流露十分悲伤的神色，或许她有什么痛苦的过去……”

“而且当时仙霞派那个恶师姐要杀死蕴儿她父亲的时候，也是苏姐姐最先勇敢挺身而出，保护他们！她的心地比谁都要善良！”

“嗯……我能明白，忆如……”

“苏姐姐……”说着，李忆如又跑到了岸边，望着湖面悲伤。

王小虎低声道：“忆如……？”

李忆如问道：“小虎哥，这湖里会有神明吗？”

“嗯，应该有吧。”

李忆如当即对着湖面道：“湖的神明伯伯啊，如您有灵，一定要保佑苏姐姐平安无事……只要苏姐姐平安无事，忆如一定多做好事来报答您的……”随着李忆如的祈祷，湖面竟然激起了一阵阵的波澜，原来这竟然是李忆如那女娲族力量所发挥出来的威力。

众人又齐集在蓬莱所在的池畔前，王小虎对蓬莱道：“蓬莱老前辈，感谢您救了我们，我们也该告辞了！”

蓬莱怔道：“告辞？你们的船不是早沉了吗？”

王小虎道：“我们收集了一些残余的木板，可以做成木筏……”

蓬莱道：“算了算了，何必那么麻烦？你们要去哪？告诉我一声，我载你们去！”

王小虎喜道：“真的吗，蓬莱老前辈？”

蓬莱道：“你们都替我拔了刺，这一点举手之劳我就帮帮你们吧！”

王小虎便道：“感谢蓬莱老前辈！前辈的举手之劳，却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蓬莱笑道：“呵呵，你们目的地在何处？”

王小虎道：“我们打算前去荆州！因为那里即将召开一场武林上的除魔大会。”

蓬莱连声道：“好，小事一椿！小事一椿！我就载你们到荆州去！”

王小虎这时道：“对了，前辈……当初刺在您背上的是一把远古宝剑，我们把它交还给您。”

蓬莱道：“把那种刺人的讨厌东西给我干嘛？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王小虎道：“可是……这是一把名剑啊！”

蓬莱道：“如果你不想要，那就送给当初陪你一同去替我拔刺的那位小女娃吧？反正不必还我了！”

“嗯，晚辈知道了。既然我不会用剑，那就给七七吧！”于是，王小虎把那柄宝剑送给了沈欺霜，沈欺霜十分高兴，便言谢道：“谢谢蓬莱前辈！”

蓬莱道：“好了，那就让我载你们到荆州去了！出发啰。”

就这样，蓬莱载着众人顺利抵达荆州，众人登岸之后，与蓬莱挥别，然后一起上路，很快便来到城门前。李忆如道：“这里便是荆州城了啊？可惜苏姐姐她并没能一同前来……”

厉凌云这时道：“诸位，我们原先与大师姐约好今日在荆州城内碰面，路上已耽搁不少时间，请容我们先告辞，稍后武林大会上再会了。”

喻南松道：“本次武林大会应是午前即开始，如今早已过了午时，想来已进行一阵子了。既然时候已迟了，不如就让我带各位直接去会场吧？”

厉凌云道：“我们须先至客栈，看一看师姐和师妹她们是否仍在那里等候我们！”

王小虎道：“喻大哥，你就同仙霞派这三位女侠，先去找她们的师姐妹吧？毕竟我们前来荆州，不过是想看看逍遥大哥是否也来荆州了。所以我与忆如一起前去会场便可。”

喻南松便道：“唔，这倒也是……”

厉凌云道：“好，那么喻少侠就请与我们一起同行吧！我们走了，师妹！”沈欺霜应道：“是的，二师姐。”他们便一起向客栈方向而去。

王小虎则对李忆如道：“忆如，会场就在城内的朝天坛顶，那我们也过去吧！但愿能幸运遇到逍遥哥……”两人便也立即出发向另一个方向赶去。

进城之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叫阿鲁的小孩，他念叨着跟天使绘卷有关的事，王小虎一路到来都听了不少关于此绘卷之事，于是便上前向阿鲁打听，阿鲁问他：“哥哥，你知道弗方是谁吗？”

“弗方？不曾耳闻此名。”

“弗方大师因天使画册而声名大噪！但也因为太有名，所以弗方大师的底稿遭窃。”

“竟有此事？窃盗乃小人之行为，若被我抓着，一定不会轻易放过！”

阿鲁说娘亲不许他和陌生人说太多话，所以便匆匆走开了。

二人继续向前走，谁知有一书生不小心地迎面撞了过来，原来这书生只顾着自己看书，没有看到他们，李忆如便道：“小哥哥，我爹说边走路边看书会让眼睛受伤的。”

那书生道：“谢谢小妹妹的提醒，我也知道这样看书很不好，可是为了能够通过考试，我不得不这么作。”

“小哥哥要考试啊？”

“是啊！我娘用尽一生挣钱供我念书，就是希望我能比爹有出息。”

“你爹有那么没出息吗？”

“我自己也不清楚，娘说爹在江湖打打杀杀不务正业，要我以后不许像爹。”

“可是你爹也许是在帮助弱小啊？”

“我也觉得爹其实很英勇啊！唉，还是听娘的话好了！”便和二人道了个歉，然后继续捧着书本，向前走去。

二人经过北城门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一阵悦耳的歌声传来，李忆如道：“好美的歌声哟！”便被吸引着走到一名姑娘身后，原来这阵美妙的歌声，是来自这位身穿蓝衣的姑娘。

李忆如道：“这歌声真是悠美，小虎哥你说是吧！不过为什么，总是觉得这歌声里似乎诉说着什么。”

这时，又听见那蓝衣姑娘念道：“秋笛哀哀诉思情，软语绵绵忘忧心。爱君择倩断恩义，幻歌声声为君唱。”

李忆如道：“小虎哥，她在唱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蓝衣姑娘便又哼了一阵曲调，方才停下。李忆如便上前问道：“姐姐，你在唱什么曲子啊？”

那蓝衣姑娘连忙回过身来道：“唉呀，可真是现丑了！只是随意哼哼小曲罢了，让你们见丑了！”

李忆如道：“姐姐你谦虚，我们正因你的歌声而驻足欣赏。”

蓝衣姑娘道：“幻歌平日就喜欢往湖边跑，坐在那儿看看风景，心里也舒服！有时哼唱曲子，有时吹笛传情。我总认为，在水边吹笛，能够让远方挂心的人听见。”

王小虎听她自称“幻歌”，马上想起一事，便道：“你是幻歌？你是不是有个在盛渔村的姐姐叫幻梦？”

幻歌怔道：“姐姐？姐姐怎么了？”

王小虎道：“你姐姐很好，倒是她很担心你！他还将这支笛子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将它交给你！”说着，就拿出一支笛子交给幻歌。

幻歌看着笛子，不由叹道：“姐姐……”然后对二人道：“谢谢你给我姐姐的消息。两年前，我喜爱的人白允顺着我的笛音催促下，果真来找我了。于是我一直深信，他就是我未来可依靠的人。我随着他来到了荆州，生活总算是要安定下来之时，白允说他必须离开这里，不留下任何东西，他就离去了。”

王小虎又道：“白允……白允……我好像有个信是关于他的！”

“白允的信？”

王小虎就把碧湖村小男孩交给他的信拿出来，递过去给幻歌，说道：“这是一个小兄弟给我们的，他有提到这是个叫白允的人给他的。”

幻歌连忙拆开信来，读罢信中内容，不由长叹道：“唉，该我就是我，不该我的强求也无用。白允在来找我之时，我就知道有个女孩在家乡等他，我很喜欢白允，所以想一直留在他身边。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日子都过得很快乐！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挂着那个女孩，人是我也不敢主动提起。终于，白允还是选择了她，这是我早有的心里准备。虽然，白允走了，我还是祝他幸福快乐！毕竟美好的回忆是我和白允共筑的！这东西留在我身边，也没其意义了，不如就送给你们吧！算是答谢你们对幻歌的恩情。”说着，便把那支笛子送给二人。

王小虎道：“不，这是我答应他们要做到的！”

幻歌道：“但也因此，我想清楚所有事情，无论如何你都要收下。”

王小虎只好答应收下，然后别了幻歌，继续赶往除魔大会的现场。可是走了一会儿，忽然遇到一只可爱的小狗，李忆如便蹲下来逗它玩，可是那小狗在李忆如身边转了一圈以后，就飞跑去了。等李忆如起身

准备走时，发现身上的钱袋不见了，王小虎问她会不会是刚才一路走来时丢了，于是二人便回头一找。

走了不远，就碰见了刚才那只小狗，李忆如马上道：“小虎哥，你说我的钱袋会不会是被这只狗狗给咬走的啊？”

“不会吧！”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牵着那只小狗走过来问：“你们也掉了钱？”

王小虎忙答道：“是啊，就在我们看见某只可爱的小狗后。”

那老人道：“唉，那一定是我们家皮皮！”

“此话怎说？”

“皮皮本来是在街头流浪的，我看它可怜便把它带在身边饲养；它其实很乖的，但就是有个坏习惯。”

李忆如道：“狗也有坏习惯？”

“当然啦！它会对接近它的人有小动作。上回李大娘少了个包子，李少爷少了个玉饰，还有很多例子。这回你们少了钱袋，一定是它了！”说着，老人低头对那小狗道：“皮皮，你怎么总是教不会呢？我刚才只是去店里买个东西，把它留在外面，就这样了。”

王小虎便道：“老伯，没关系，算了，它只是只狗嘛！”

老人道：“真不受教，不好意思哦。”

“老伯，没关系的！”

老人便把钱袋还给二人，再三致歉，王小虎和李忆如也没有多责怪的意思，把钱袋收下，便转身离开。耽误了这么多的时间，二人只好加快脚步赶往会场。

朝天坛有五六层楼高，整座朝天坛均由木板搭建而成，而会场就是设在坛顶之上，而每一层的楼梯平台上都有武林人士和大慈悲明宗的弟子负责守卫，王小虎和李忆如快步上坛，来到坛顶的时候，只见这里人数众多，各式各样的武林人物都有。

李忆如道：“啊，好多的人啊……”

王小虎道：“嗯，这次的武林正道除魔大会，是喻大哥他们大慈悲明宗所召集的，千叶大师在武林上素有威望，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门派的人前来。”

李忆如这时在人群中看见了沈家堡堡主沈青锋和他的儿子沈齐，便道：“哼哼，那个讨人厌的沈家堡父子他们也来了！”

王小虎道：“别这样啊，忆如，人家毕竟也是武林一方之雄，又是七七的父亲，不可太过失礼！”

李忆如又从另一堆人中发现了仙霞派的众人，便道：“啊，沈姐姐她们几位，竟还比我们早到了呢！不过，好像还是没看见爹爹……”

王小虎道：“忆如，你先别东张西望，小虎哥等会后再陪你一起找找。现在千叶大师正在向众人说话，我们先安静地听吧。”

李忆如只好道：“嗯，好啦……”于是，二人便一起走到人群当中，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听千叶禅师说话。

只见千叶禅师道：“感谢诸位厚爱，推举老衲作为今后武林正道除魔之盟主！一如诸位所知，自从蜀山之锁妖塔崩毁以来，妖魔尽出，近年

魔族大肆扩张势力，对我人间苍生之存亡，已然构成严重威胁！之前青城山仙阳派被魔族袭击，全门遭到血洗！昆仑山雪岩门一门上下，也遭到魔族歼灭，如今一个活口也不留！敝徒南松之父——神州大侠喻承宗，多年前也是全家惨遭魔族袭击而灭门，只剩下他一人……而洛阳正剑宗之二掌门大丧上，也遭魔族公然袭击，全派三百余口死伤殆尽！是以卫道除魔，已是我等武林正道之士今后责无旁贷的重责大任！还望诸位武林正道之士，今后多方协助老衲！”

下面的武林人士们便纷纷道：“没错，若再这样下去，我们真正要被他们魔族赶尽杀绝！”

“就是啊，若我们再不团结，当真下一个牺牲的门派又不知是谁！”

“所以，我们才推举千叶大师，担任今后武林除魔的盟主！”

“大家一起合力团结，杀尽魔族！”

千叶禅师高宣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虽说我们武林自应团结一致，但也不应妄造杀孽！各位请务须牢记，今后我们将是以正道来对抗魔道，若不如此，我们又与魔族妖孽何异？”

众武林人士又附和道：“说得极是，千叶禅师确是慈悲为怀啊！”

“今后就在千叶大师领导之下，以正道来抵御魔族的邪道！”

“让他们知晓，武林正道就是与他们不同！”

“不错，也让他们知道我们正道门派真正的实力！”

这时，沈青锋道：“诸位，有千叶大师这般望重德高之人愿挺身而出，领导我等共同对抗魔族威胁，此实乃我们武林之幸！沈某再次为武林庆贺！”

众人齐声道：“没错没错。”

“这全多亏当初沈堡主的力荐啊！”

“在大师领导下，相信今后除魔大业必能功德圆满！”

千叶禅师道：“善哉善哉，不敢不敢。今后的除魔大业，还仰仗诸位之鞭策与协助！是否最终能邪不胜正，端赖今后诸位与老衲的努力！”

沈青锋道：“既有千叶大师作为盟主，相信最后胜利必是属于我们正道！时候也不早了，就请千叶大师进行最后的歃盟祭旗仪式吧！”

千叶禅师道：“诸位，本次我们用以祭旗的信物，乃是‘九转回魂珠’。此颗‘九转回魂珠’，与‘五劫辟魔锥’和‘七宝琉璃花’并列，据闻乃是魔族三大宝器之一，具有回魂之神效。而老衲认为此三件魔器，与近年来魔族肆虐，有莫大的关系。似乎正在阴谋进行些什么……却还无从得知……老衲还在调查。过去此珠乃由喻承宗大侠所保管，没料到他却因此一家惨遭魔族灭门，吾徒南松，乃喻承宗大侠遗子，他将此珠交予老衲保管至今，老衲方才已遣护法弟子，至坛下去将它带上来，作为本次祭旗立誓之用。如今他们还尚未回来，请各位稍稍等候。”

众人又道：“呵呵，我们以魔族三至宝之一的回魂珠来祭旗，魔族那些妖孽们若知道了，想必心胆俱裂啊！”

“是啊，哈哈！”

“不过，千叶大师的弟子似乎下去已很久了啊？”

千叶禅师听见下面的人这么说，也觉得奇怪，便对一名弟子呼唤道：“乘善！”

“弟子在！”

“方才为师吩咐三位护法至坛下，将安放‘九转回魂珠’的木盒拿上来，如今都已半时辰了，仍未见到他们！大会行将结束，你去坛下替为师看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是，师父。”乘善便立即下坛去查看情况。

千叶禅师接着对大家说：“实是非常抱歉，得让诸位等候片刻！待会护法们将信物拿上坛顶，我们即展开最后的立誓歃盟仪式。”

众人道：“哈哈，千叶禅师客气了！”

“那我们就依禅师吩咐，等候祭旗信物上来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小虎和李忆如便在这坛中向那些武林人士打听有关李逍遥的消息，可是都没有什么下落打听到出来。二人便又走过去跟仙霞派众人见面，沈欺霜脸泛红晕地对王小虎道：“小虎，之前在岛上之时，真的非常谢谢你！七七至今，都还没向你好好道谢……”

王小虎也是脸上一红道：“你别这么客气啊，七七！”

“嗯，可是……”

李忆如这时道：“七七姐，你是在跟小虎哥谢谢哪一件事啊？你看他脸都红了！”

沈欺霜怔道：“啊……？”

李忆如道：“嘻嘻，看来一定是什么有趣的事！七七姐快说吧！”

王小虎忙道：“忆如，不准这样欺负人家七七！”

李忆如便道：“哎呀呀，人家哪有欺负七七姐啊？反倒是小虎哥才不知自己在干嘛，突然紧张了起来？嘻，肯定是大有问题哦！”

“啊.....？”

“嘻嘻，露了马脚吧？”

王小虎和沈欺霜不由得都脸上飞红。

第八章 出卖（下）

接着，王小虎向仙霞派的大弟子齐弄霞拜见：“齐姑娘，您好！在下是王小虎。几年前我们曾在杭州‘神眼魔刀’盛师父家中，见过一面。”

齐弄霞马上想起来，说道：“原来是当时站在欺霜身边的那孩子，真是许久不见了，您好！”

三弟子梅胜雪道：“听说你们来荆州的路上，遭到魔族的掌旗使半路偷袭？”

王小虎道：“是的，还牺牲了一位我们的好同伴。”

梅胜雪道：“嗯，魔族最近的攻势越来越凌厉。无怪千叶禅师举办了这一次的除魔大会，号召武林人士一起御魔护道。今后也许需要王少侠协助之处，还会很多。”

王小虎道：“嗯，若有需要，我非常乐意尽力协助的！”

王小虎二人又过去欲跟喻南松和千叶禅师见面，但趋近二人身边时，只听喻南松对千叶禅师道：“师尊，万悲师兄他.....”

千叶禅师道：“为师已晓得，刚才仙霞派的女弟子已将此事告知老衲了。”

喻南松道：“对不起，师尊.....都怪弟子保护师兄不力！”

千叶禅师道：“阿弥陀佛，此亦他之宿命，你不需为此太难过。”

喻南松道：“师尊，不论前世究竟为何，但师兄今世绝非万恶不赦之人，为何他却需遭逢如此惨劫？”

千叶禅师道：“南松啊.....天理悠悠，有些事实非你我智慧所能明白！万物皆有定数，你就别想太多了。”

“师尊.....”

“南松啊，当初杀害你们喻家一门的，就是魔族之人！往后除魔卫道之事，也有不少需你帮忙之处，所以尽快打起精神来吧！”

“是，师尊.....”

王小虎便不想打挠他们，于是走开。

他们又听见一些武林人士在谈论关于魔族肆虐的原因，一名武林人士道：“据说如今魔族为虐，与当今蜀山仙剑派李逍遥掌门昔日毁坏锁妖塔有关！”

另一名武林人士道：“哼哼，无怪他今日无脸来此！”

祁莱山五行门的周捷道：“但这不过是传闻罢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李忆如听见他们在说自己爹爹的坏话，本欲发作，但被王小虎制止住，才没有让她乱来。

就在这时，只见乘善的声音从坛下传来：“不好了，师父！”接着，就见他慌张地跑了上来，千叶禅师忙问：“何事如此紧张？”

乘善道：“师、师父.....魔珠.....被人盗走了！”

千叶禅师也吃惊道：“你说什么？”

乘善道：“弟子方才到库房，想找先前下去的三位护法师兄。却发现他们三人，都被以这迷魂雾迷昏于库房之内！”

“怎会如此？那你可否有瞧见，究竟施放迷雾的是何许人也？”

“弟……弟子是有瞧见……但并非十分清楚！”

喻南松道：“师弟快说！”

乘善便道：“看起来似乎是个姑娘，一位身手十分敏捷的年轻姑娘！”

千叶禅师道：“年轻的姑娘？”

喻南松道：“师弟，那你怎没阻止她？”

乘善道：“我立刻追出门外，却被那位姑娘发现，一招便把我打昏了过去……待我醒来之后，返回库房一看，魔珠盒内早已是空了的！弟子护珠不力，愿受师尊最严厉之惩罚！”

千叶禅师道：“好，老衲知矣！此是为师太过大意了，非你之过，切莫太过自责。”

“弟子惭愧……”

众人便道：“千叶禅师，此分明是魔族刻意向我们公然挑釁之举！”

“没错，孰可忍孰不可忍，请让我们立刻去追回魔珠吧！”

“正是！还请盟主号令！”

千叶禅师便道：“好的，实在感激诸位之盛意！依老衲推测，偷走魔珠之人应未离去太远，那就请在场之诸位，随同老衲一同去分头追寻！

无论如何，务须及时追回魔珠。”

众人便应道：“好！我们兵分四路，分批寻找！”

王小虎和李忆如也随着大家走下坛来，李忆如道：“小虎哥，现在大家都去分头去追寻魔珠了，小虎哥也要去追吗？”

王小虎道：“嗯，当然了！既遇到如此之事，便不能置之不理！”

李忆如道：“嘻，小虎哥，那我偷偷告诉你哦！我知道那夺珠之人跑到哪里去了！”

王小虎有些意外道：“你知道？你又怎会知道？”

李忆如道：“嘻，因为刚才人家及时放出锦八爷和颀臬，四处查探！颀臬说，见到施放迷雾、夺走魔珠的女子，是往城北的树林逃去！锦八爷则说，那女子十分聪明，事先已做了不少假的脚印和痕迹，混淆大家的线索。所以刚刚那些笨大人，全都被骗到不正确的方向，白追一场啦！”

王小虎道：“此事当真，忆如？你方才为何不跟大家说呢？”

李忆如道：“哎呀呀，小虎哥，一点都信不过人家嘛！当然是真的啰！不过我看刚刚那群大人以为自己就是正道，魔族的都是坏蛋，可是忆如知道，魔族里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啊！说不定有许多好人，我们不知道呢？人家不喜欢他们这样，所以我不想跟他们说。”

王小虎道：“忆如，你说得很对，小虎哥也是这么认为的。况且以我们在武林中的份量，前辈们也不会听我们的。不过，忆如，你这一次做得很好！小虎哥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嘻，真的吗？那我们赶快去捉住那小偷，那以后大家也会对小虎哥刮目相看！”

“不管有没有刮目相看，我们都得义不容辞的贡献自己的力量。更何况禅师说那魔珠如此重要，确实是不能让魔族夺回去。忆如，你带路，我们快追！”

王小虎便让李忆如带路，一起离开朝天坛，一直往城北赶去。出了城北，果然前面是一片密林，李忆如道：“小虎哥，刚才颯梟跟我说的，就是前面这一片树林！”

“好，我们就进去看看，再决定是否要回头通知大家！”

二人便一同进入那片密林中，这密林里面有一层轻雾笼罩，二人在里面行走，也不敢走得太急，步步为营。走到密林的一条分岔路的时候，李忆如忽然“啊”地叫了一声，王小虎忙问：“怎么啦，忆如？”

李忆如道：“我……我刚才看到一个好像是苏姐姐的人影耶。”

“嗯！你是说苏姑娘？这怎么可能呢？”

“可……可是人家真的看见了呀？”

“算了，忆如……小虎哥知道你十分思念苏姐姐，可是她……”

李忆如不悦道：“我知道小虎哥想说什么，但才不是！人家的眼力，一向都是非常好的！”

“嗯，小虎哥明白……不过我们目前当务之急，是赶紧替大家寻回魔珠，所以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个盗取它的人才是！”

“小虎哥，那苏姐姐的事……”

“这你别担心！或许真如你所见，我也希望苏姑娘她当真平安无事。那我们继续走，如果真是她，我们应该就会遇见她了！”

李忆如才转忧为喜道：“嗯，对对，没错没错。那我们快追吧！”于是，二人便往前继续追寻而去。

同一时刻，就在邪雾密林最深处，苏媚果然现身了，她来到一处洞穴前，呼唤道：“叔父！虞蛇叔父！”

洞穴里面有人声回应：“何人？”

“是我，苏媚！”

“阿媚？”

话音一落，就见一个全身披着紫色长袍，手拄着木杖的神秘人走了出来道：“原来真是阿媚？你怎会跑来这里？”

苏媚道：“叔父，侄女有急事，所以前来投靠叔父！”

虞蛇道：“你不是一直都在掌旗使孔大人的麾下吗？”

“嗯，本来是的……但后来我私自将‘五劫辟魔锥’占为己有，最后不幸被他给发现了，所以……”

“唉，你也真糊涂，阿媚！掌旗使大人是何许人物？你一个小丫头，竟敢如此乱来？难怪掌旗使大人发出追杀令，魔族群妖倾巢而出，一定要把你抓到。”

“叔父，当初我之所以会愿意加入他，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透过他的力量找到杀死爹娘的凶手，替他们复仇！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无心助我，只把我当作呼来唤去的属下罢了。所以我才想取得传说中的三样魔器，靠自己去复仇！”

“唉，你实在是……阿媚！三件魔器乃是我魔族圣物，意义非比寻常……更何况现今下落不明，掌旗使大人是势在必得，你如何斗得过他？”

“叔父，其实我已经找到‘五劫辟魔锥’，还曾以魔锥震退过孔璘呢！但是在云梦泽上，孔璘发现了我的行踪！他将船凿沉，我掉落湖里，幸好我熟水性，逃过他的追踪，便来到了荆州城！”

“唉，你胆子实在不小，然后呢？”

“我来到荆州，本是要与一群人会合的，但是我竟发现了另一件魔器‘九转回魂珠’出现在荆州，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大慈悲明宗的千叶，要用回魂珠在除魔大会上宣誓祭旗，我见机不可失，当然马上偷来啦！”

“那你找叔父又是为何？”

“现在外面那些正道人士正在追我，想要取回魔珠。所以我才来寻求叔父的帮忙！”

“阿媚！你实在是太胡闹了！掌旗使大人不会轻易地放过你的！”

“我当然知道孔璘不会轻易放过我？可是只要我把三样魔器全收集到手，就可练就传说中灭天绝地的魔族无上魔功——‘混世回元气’！到时候，我就能替爹娘复仇了，那孔璘我更不放在眼里！”

“荒唐！荒唐！掌旗使大人是我们魔族第一号人物，功力之强，绝非简单之辈！难道你之前得的教训，还不够吗？”

“叔父，怎连您也这样说了？难道您就从未想过要替爹爹……也就是您的亲兄长去复仇吗？”

“怎会不想？所以当初我才把你送到孔大人那里去的啊！但掌旗使孔大人，不是你我能惹得起的对手啊！叔父衷心劝告你，切莫如此儿戏，阿媚！”

“并非儿戏，我有十足把握啊，叔父！您是爹爹的亲弟，也是如今我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侄女只想请求您，暂时替我保管这两件魔器。因为之前云梦泽的教训，我打不过孔璘，所以不愿再把魔器冒险地带在身上！接下来，侄女会尽快把最后一件魔器——‘七宝琉璃花’弄到手！”

“唉……叔父劝你真的不要这样啊，跟掌旗使大人作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叔父，我已经这么决定了，你到底要不要帮我？您放心吧，绝不会有问题的，叔父！”

“唉，叔父实在说不动你。好吧，那你就把魔器交给叔父，让我来替你保管一阵子好了！”

“真的吗？谢谢叔父！”苏媚当即从怀中拿出辟魔锥与回魂珠，一起交给了虞蛇。

苏媚道：“叔父，那魔器就先拜托您保管喽。我再继续设法，看看如何能弄到剩下的一件魔器！”

虞蛇道：“你可以不必去了……阿媚……”

苏媚怔道：“您说什么？”

虞蛇忽然道：“掌旗使大人！”

话音一落，就马上看见孔璘凭空现身出来，苏媚不禁心头大震，惊道：“孔璘！”

孔璘阴笑道：“呵呵，小家伙，我早料你会给我来这么一手！你当真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苏媚惊愕道：“这……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孔璘道：“我早知荆州的除魔大会上，魔器‘九转回魂珠’将会出现，我也料想你一定会想办法夺珠，也一定会寻求你唯一亲人——虞蛇的庇护。所以本座一开始，就先来到虞蛇这儿，等你乖乖地双手为我奉上魔器！”

苏媚愤然怒视虞蛇道：“叔父，亏我如此信任你……你竟然出卖我？”

虞蛇道：“对不起，阿媚……叔父……若不这么做，掌旗使大人就要灭了我们一族啊！”

苏媚怒道：“孔璘，你好卑鄙！”

孔璘道：“我何处卑鄙了？对付你，我只有用这些手段！”

“你！”

“虞蛇，为了预防万一，本座就带着魔器先回去了。至于苏媚，就交给你处理了！”

虞蛇道：“掌旗使大人，求求您手下开恩。”

孔璘冷道：“哼！是否要收拾她，随你自便！外面有这么多等着要取她性命的正道人士，随后就会到……还是……你要我亲自动手？”

虞蛇心头一凛，只好道：“虞蛇知道了……掌旗使大人……”

孔璘冷笑一声，然后便施法遁去。

苏媚不由切齿道：“可恶……孔璘，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虞蛇这时道：“阿媚……你没机会了！接下来，你要叔父亲自动手……还是自己了结？”

“虞蛇叔父，你……”

“阿媚，原谅叔父……叔父是不得已的……”说着，便猛地向苏媚出手，结果苏媚抵挡不住，被虞蛇重创倒地。

却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声：“啊！苏姐姐？真的是苏姐姐耶。”虞蛇抬头望去，就见一高一矮两个身影飞奔而至，正是王小虎与李忆如。

王小虎喝道：“你把苏姑娘怎么了？”

虞蛇道：“你们又是何人？”

王小虎道：“妖魔！是你夺走魔珠，然后又加害苏姑娘的吗？”

“魔珠？嘿，原来你们便是掌旗使大人所说，前来追杀阿媚的人吗？哼，来得正好！”说着，虞蛇身影飘然跃出，挥动木杖便向二人袭来。王小虎急忙拔刀道：“忆如小心！”

虞蛇道：“哼，我正好一肚子气闷，无处可泄！既然你们来了，就用你们性命当作阿媚的陪葬吧！”言毕，虞蛇的木杖已经卷起阵阵狂风，向二人掠来。

虞蛇本以为自己的功力足以把这两名小辈杀死，谁知道王小虎的魔刀厉害无比，大出虞蛇意料之外，数招下来，不单没有把二人击败，反而被王小虎的魔刀打得他手忙脚乱，渐渐不支。李忆如突然展开油纸伞，飏泉、蕴儿二人各自施展出风系和冰系的法术，两股力量交缠，

猛袭虞蛇。虞蛇遂不及防，结果被这冰风之力击中，飞跌出去。王小虎顺势再展魔刀刀招，一波强大的刀劲把虞蛇刮得不由自主地摔出一丈之外。王小虎乘势飞身跃上，举刀便要把虞蛇杀死。

却在这时，苏媚忽然喊道：“小虎、忆如……求求你们，不要杀他！”

王小虎慌忙收住刀势，李忆如则道：“啊，苏姐姐？”

苏媚道：“小虎、忆如……他……他是我在世上目前唯一的亲人！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了他！”

虞蛇也感到十分吃惊：“阿媚？”

苏媚道：“快走呀，叔父！不必管我了！”

虞蛇轻叹一声，便立即从地上跃起，迅速地窜入洞穴中，不见了踪影。

李忆如道：“啊！让他逃掉了……”

苏媚这时忽然凄声道：“为什么……为……为什么连叔父都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呢……”

李忆如愣住：“苏姐姐？”

之后苏媚独自伏地痛哭了许多许多，小虎和忆如，则在一旁静静守着她，等苏媚平伏下来之后，李忆如才展露笑颜道：“太好了！谢谢老天保佑，苏姐姐平安无事。但是……为什么刚才那个妖怪，苏姐姐会叫他叔父啊？”

苏媚抹去泪痕，说道：“我其实一直对你们隐瞒了一些事……”

王小虎道：“苏姑娘，是否真是你偷了魔珠？此事攸关重大，我希望能弄个明白。”

苏媚沉默半晌才道：“是的……是我偷的……要杀要剐……随便你们吧……”

李忆如无法置信地道：“苏姐姐！怎么会是你偷了魔珠？”

王小虎则道：“苏姑娘，你是魔族之人？”

苏媚道：“如你们所听所见，刚刚那只蛇妖就是我的叔父。我……我的爹爹是一只蛇妖，而娘亲是一只狐精！我确实……是一个妖怪……”

王小虎并没有太诧异，而是沉声问道：“苏姑娘，你为何要偷取魔珠？难道魔族真有什么可怕的阴谋正在进行吗？”

苏媚道：“哼哼……可怕……我不知孔璘是为何要夺取魔珠……只知道我自己是为了复仇！”

王小虎道：“复仇？”

李忆如道：“苏姐姐，你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我不相信是苏姐姐你偷了魔珠……”

苏媚道：“忆如……好……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再隐瞒的必要了，我都告诉你们……”

二人便静下来倾听，苏媚便道：“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天，一对男女突然不明就里地闯入我家中，他们怒斥我爹娘是妖魔，不由分说，就杀死了我的爹娘……当时，我吓得躲在柜子里不敢出来……可是我目睹了一切，虽然至今我仍不知他们姓名为何，但是，我永远也不忘记他们的模样。就算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李忆如听了，也感到一阵难过：“苏姐姐……”

苏媚接道：“从此我便无依无靠，幸好有叔父收养了我，后来我又跟了孔璘，在孔璘身边，我得知了如果拥有传说中的三件魔器，将能练成无上魔功。如此一来我便能为我爹娘报仇，所以我背叛孔璘，把本来应该交给他的魔器占为己有。”

王小虎道：“那……那你在杭州城郊对我说的，都是骗人的……”

苏媚道：“是……当时我进天师陵寝，是因为我要偷五劫辟魔锥……”

“你……你为什么要骗人？”

“我……我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

李忆如道：“小虎哥你不要这样子……苏姐姐……苏姐姐是因为父母被害，报仇心切，才会做出这些事情的……”

苏媚道：“忆如……”

王小虎道：“虽说如此，也不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复仇啊……说什么夺取魔珠就是不对……那如今魔珠在何处？”

苏媚道：“辟魔锥与回魂珠都被孔璘拿走了……”

王小虎吃惊道：“孔璘？怎么会被孔璘拿走的？”

苏媚道：“可恨的孔璘设下陷阱诱骗我，你们刚刚也看到了，连我的叔父都要杀我……因为孔璘以我叔父一族的性命要胁，我的叔父不得不对我下杀手……”

王小虎听罢，也为苏媚的遭遇感到难过，李忆如道：“苏姐姐好可怜……小虎哥你不要对苏姐姐这么凶啦……”

王小虎道：“对不住，苏姑娘.....我是想什么事情都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如果一味地只想到自身，而伤害了许多人，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不允许的.....”

苏媚道：“王小虎，我不需要听你说教.....如果你要抓我回去，向你们正道武林的前辈交代，我苏媚现在不是你的对手，只有悉听尊便.....”

李忆如忙道：“我绝不允许你要伤害苏姐姐！”

王小虎不由得长叹一声：“唉.....苏姑娘，我哪里是要抓你.....我们认识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我知道你本性善良，而你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情有可原.....如果你愿意，有用得上我王小虎的地方，我愿意帮忙一起寻找你的杀亲仇人.....”

苏媚意外道：“小虎？”

王小虎道：“只是不要再想着用什么魔器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作为实在太过危险。”

苏媚低头不语，李忆如也道：“是啊是啊，小虎哥说得太对了。我也可以请我爹爹帮忙，我爹爹他是仙剑派掌门，武功高强，只要我开口，爹爹他一定会帮忙的！”

苏媚道：“你们.....你们为何愿意帮我？”

“为何？当然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王小虎道：“是啊，苏姑娘，你就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一起回去好好地跟那些前辈们解释清楚，我想他们一定会了解的。尤其已有两件魔

器到了孔璘手上，关于这件事，我们绝不能推卸责任……”

李忆如道：“太好了，苏姐姐别忘了还要带我们上蜀山呢。”

苏媚道：“我……我……我不知道……”她已经感动得说不下去了。

王小虎便伸出手来道：“来，苏姑娘，我来搀扶你起来吧！”

苏媚不肯接受王小虎的搀扶，王小虎便道：“你的伤势并不轻，不过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来，我们走吧！”

苏媚这才点头答应，便由王小虎扶起她，然后三人一起走出这邪隐密林。

第九章 遗物（上）

可是当他们刚走出树林的时候，突然一股掌风急速轰来，苏媚急忙一手把王小虎推开，结果自己被这股掌风打中，登时倒地不起。王小虎和李忆如惊讶地发现，所有的武林人士早已把他们给包围起来，刚才那一掌便是这些武林中人所发。

众人呼喝道：“总算找到了，盗取魔珠的妖女果真在此！”

“大胆魔女，看你还能往哪逃？”

“大家拿下妖女！”

王小虎连忙道：“各位前辈等一等，请听我们解释！”

众人便又起哄道：“解释什么？”

“证人在此，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乘善立即出前道：“各位前辈，我所见夺珠之女子，就是这位姑娘没错！当时就是她把我打昏的！”

众人便道：“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这妖女抓起来！”

王小虎急忙道：“各位前辈，我希望你们能静下心来，听我们的解释！”

李忆如道：“对啊，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蛮不讲理！”

苏媚这时勉力撑起身体，唤道：“小虎、忆如.....你们.....不要管我了.....哼！就让这些所谓的.....正道人士.....抓我回去吧！”

王小虎急道：“苏姑娘.....”便咬牙下了决定，他挺身挡护在苏媚身前，对众人说道：“晚辈愿以人格担保，苏姑娘夺魔珠确是情有可原！”

众人道：“既然承认魔珠为这妖女所夺，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你们该不会是同她一伙的？为何一直替妖女说话？”

王小虎道：“晚辈只是就事论事，希望各位前辈能够了解！”可是众人哪里肯听他的解释，都喊着要抓苏媚走，王小虎见状，便只有拔出刀来道：“我不会让你们强行带走苏姑娘的！”

众人道：“狂妄的小子！难不成你打算和整个武林作对吗？”

王小虎道：“诸位前辈，为侠之道，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无辜和弱小之人吗？苏姑娘或许有过，但是情有可原，也已经知道错了。小虎恳求诸位前辈高抬贵手而放过她吧！”

众人又道：“哼，执迷不悟！”

“既然你执意帮助魔女，那就怪不得我们动手！”

王小虎也横下一条心道：“好！如果各位前辈一定要抓苏姑娘，就先过了我这一关吧！如果小虎落败，我们悉听尊便；如果小虎侥幸得胜，也希望各位前辈能放了苏姑娘一马。”

众人道：“听这小子好大的口气！”

“让我们唐门弟子先来领教你的高招吧！”说罢，便有两人率先杀上。

李忆如也一展油纸伞道：“小虎哥，我也要帮忙！”

王小虎却道：“忆如！不许插手！”说完，便挺刀迎战二人。

双方交战了数招，王小虎便使出穿云掌中的一招“出云”，这一招以内力施发，劲道十足，竟一下子把那唐门的高手唐承先挫倒在地，唐承先又惭愧又吃惊，便道：“哼！小子功夫不赖嘛，这次让你侥幸得胜！”另一唐门弟子唐启厚道：“好小子，算你厉害。”便立即退到唐承先身边，把他扶起，二人一同退回阵中。

王小虎呼了口气，其他的人便说：“好小子，你真的打算与我们所有人对立，也要护这妖女？”

王小虎道：“我就算拼上一死，也不会让你们伤害苏姑娘的。”

李忆如听见王小虎这么说，也不由愣着：“小虎哥……”苏媚更是心中无比感激。

又有武林人士道：“小子有胆色！”

“接下来就让我们八卦门，来向你讨教讨教！”说完，两名八卦门的高手纷纷抡刀杀上。王小虎也挥动宝刀，全力应战。虽然王小虎还未能把魔刀天吒的威力发挥出来，但是他的刀法已经相当不俗，虽然面对的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但是全无惧色，而且每一招都发挥到了极致，把八卦门的刀法悉数破解。一招“裂地击”横扫而出，刀劲立即排得两名八卦门高手离地飞起，跌出圈外。

八卦门的两位高手王维武和商宝川双双从地上跃起，相觑一眼，然后王维武率先叹道：“唉，我败了……”商宝川则道：“我技不如人，只能奉劝你一句，不要为了这魔族妖女，将自己的名声都赔上了！”说完，二人也一同退下。

王小虎连胜两阵，当真让所有人都惊愕非常，苏媚见着小虎为自己抛却生死，不由道：“小虎……何苦为了我而到此地步……”

众人道：“嘿，这小子真是顽强！”

“真不愧是神眼盛尊武的弟子！”

一名武林前辈走出前道：“小兄弟！我乃须弥山铁索门的掌门程清远！我很欣赏你的骨气，但是，为了抓住这个妖女，我还是得领教你的高招。如果你在我的手下走得过十招，我便不再为难你。”

王小虎道：“前辈，请赐教。”

程清远吆喝一声，业已身形拔起，席卷而来。王小虎连忙驾起掌势，竟把程清远这一劲招化解。接着，程清远从腰间取下一条铁索，贯劲索上，便向王小虎面部点来，王小虎马上翻刀往面前一挡，“铛”的一声便把程清远的铁索抵住。程清远双腕一转，铁索已经变招，第三招击出，铁索盘旋于空中，向王小虎的头部套来，王小虎急驱动宝刀，向上一晾，手腕急速运转，刀势急劲旋动，结果又把第三招化解。

程清远收回铁索，然后使尽全力地再次打向王小虎的头部，王小虎立刀往那铁索圈中一穿，竟把铁索穿在了刀身之上，程清远连忙一收铁索，紧紧索住了王小虎的刀，二人发力拉扯，最后用力过猛之下，二人的兵器双双飞离手中，坠到地上。

失去了兵器之后，程清远便运掌直逼王小虎身前，两人掌来掌往地展开近身搏斗。程清远功力深厚，但是王小虎的穿云掌却又精奇无比，结果双方优劣互相抵消，转眼之间已斗到了第十招。程清远急忙催动全力，打算以深厚的内力一举把王小虎挫败。谁知道在关键的时刻，王小虎的意志又唤醒了虎煞的力量，他护臂上的虎头暴然放出一阵红光，使王小虎的手臂贯满了力量，与程清远强行硬碰一招。虽然被程清远震得心头气涌，但也只是后退了两步，而程清远则被王小虎的虎煞劲力排得狂退十尺，方才止住退势，而且手臂还不能自主地颤抖起来。

程清远道：“好！果然英雄出少年，竟接得下我十招，我程清远说话算话，不会再为难你了！”

王小虎道：“多谢前辈……”

众人见王小虎全身伤痕累累，都称奇道：“哼，战到浑身是血，还要坚护这个妖女？”

“唉，他已筋疲力尽，我们就趁此时拿下妖女吧！”说着，众人蠢蠢欲动。

苏媚道：“忆如、小虎，你们快走……是我害了你们，求求你们别再管我了！求求你们……”

王小虎道：“苏姑娘，我们不会丢下你的，如果我们自己逃走，算得什么好伙伴？”

李忆如也道：“是啊，苏姐姐！”

苏媚不由哀伤道：“对.....对不起.....”

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听见千叶禅师的声音传来道：“各位住手！”

众人不由停下准备一拥而上的态势，纷纷回头道：“千叶禅师？”

接着，就见千叶禅师和喻南松一起走来，喻南松道：“还好.....总算是及时赶上了！”

千叶禅师道：“诸位盟友，请住手啊！切莫伤了他们！”

众人道：“禅师，这姑娘便是那夺珠之人！”

千叶禅师向王小虎道：“王少侠，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王小虎道：“多谢禅师.....各位前辈，苏媚姑娘实是为报双亲之仇，所以才会被人利用，夺取魔珠。就是因为灭门之恨，才选择一条不正确的路，实在是情有可原。现在苏姑娘知道错了！而且现下魔器被魔族掌旗使抢走。我王小虎，愿意负起找回魔器的重责大任，将功赎罪！”

李忆如道：“小虎哥.....”

众人道：“虽说将功赎罪，但是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是啊是啊！我们信不过他们！”

喻南松便道：“小虎他乃是名震江湖的神眼魔刀盛大侠之徒，我也与他相识多年，他的为人我很清楚，我喻南松愿意相信他！”

千叶禅师也道：“各位，请听老衲一言.....苏施主因心存仇恨之心而误入歧途，又让魔器被魔族所夺去，实是罪无可恕。但是她及时知错，所谓回头是岸，既然有心向善，我们又怎能不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呢.....据老衲所知，王少侠乃是盛尊武盛大侠之高徒，又有吾徒南松作担保，老衲.....愿意相信他们！”

众人一听，便道：“既然.....禅师都肯给他机会，那我们有什么好反对的呢！”

“禅师明察秋毫，慈悲为怀，我们大家都佩服之至！”

“没错，我们推举千叶禅师为盟主，真乃武林之幸呀！”

千叶禅师合什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衲在会盟时亦曾说过，我们结盟之目的，乃是以正道去对抗邪魔！如若任意伤害无辜，岂非亦与魔道殊途同归？”

众人不由齐声附和道：“对啊对啊！”

千叶禅师又道：“希望大家都能出一份力，尽快将魔器找回来，以免魔族阴谋危及苍生。”

众人便道：“好，禅师说得对！我们返回朝天坛，继续共商讨魔大计！”

千叶禅师对王小虎道：“王少侠，希望你们继续为正道出力，也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李掌门，武林同盟需要他的带领。”

王小虎道：“多谢禅师，禅师大恩，小虎感激不尽.....”

喻南松便抱拳道：“小虎，请多保重！”

王小虎道：“谢谢喻大哥帮小虎说话，后会有期.....”

一众武林人士便簇拥着千叶禅师离开此地，返朝天坛而去。

树林前就只剩下王小虎、李忆如和苏媚三人。王小虎拿出随身携带的伤药给苏媚服下，然后问候道：“苏姑娘，你的伤如何了？”

苏媚道：“小虎，都是我拖累了你们！你.....你.....根本.....不需为我做到如此地步啊！”

李忆如道：“苏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是我们的伙伴啊，我们怎么可以丢下你见死不救呢？”

王小虎道：“是啊，忆如说得对！如果我们就这样一走了之，那才会愧疚一辈子呢！”

苏媚道：“对不起.....小虎.....忆如.....我过去对你们隐瞒了这么多事，但你们却是真心帮助我！”

李忆如道：“苏姐姐不要这么说嘛。”

王小虎道：“是啊，苏姑娘.....”

苏媚忽然问道：“小虎，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王小虎便答道：“这还用问？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今后若你有什么心事，切莫再闷在自己心里，你可以告诉忆如或是我.....我们都很乐意帮助你的！”

苏媚默默地说：“好朋友.....什么是好朋友？”

王小虎道：“好朋友.....好朋友就是真诚相对，互相扶持，患难与共.....就像我们这样啊！”

李忆如道：“小虎哥说得对极了！”

苏媚道：“真诚……”

王小虎道：“嗯，怎么了？”

苏媚道：“你不怕我再骗你？”

“怎么会呢？我相信，如果我们都是以真心待你，你又怎会再忍心欺骗我们，对不对？”

苏媚当即说道：“好，以后我永远不会再骗你了。”

李忆如笑道：“嘻，太好了。那我们继续往蜀山找爹爹吧！”

王小虎道：“嗯，好，只是不知苏姑娘伤势如何？”

苏媚道：“我吃了你给的伤药，已经好很多了。倒是小虎的伤势如何？”

王小虎道：“我身子骨硬得很，只是皮肉伤，没什么大碍。我们就赶快往蜀山出发吧！”

于是，三人再次上路，由苏媚带引，便向蜀山进发。

不两天的路程，就来到了进入蜀中的栈道前，正要往栈道进发，忽听见有人呼唤着他们道：“诸位，此道目前封闭！”

三人一看，原来是本地的驿丞，李忆如便问：“为什么要封闭啊？”

驿丞道：“栈道途中吊桥附近，日前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蜈蚣妖怪！许多旅者都被牠吓跑，所以如今大家都绕路走了。”

王小虎道：“哦，是吗？倘若绕路，需花上多少的时间？”

驿丞道：“若是绕路，需要多花上三个把月光荫。”

李忆如道：“小虎哥，若有蜈蚣妖怪，就让你对付好了！人家才不要这么麻烦还绕路啦！”

驿丞道：“小姑娘，别贪那省下的两三个月光阴，枉送了性命啊！”

王小虎道：“请别担心，我想我们多少还应付得来！”

驿丞也不再劝阻他们，便替他们打开关卡道：“好吧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就请过去吧！至少下官已警告过你们了。”

王小虎向那驿丞抱拳致谢，然后便和李忆如、苏媚一同进入栈道而去。虽然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一些蜈蚣妖物袭击，可是也并没有如驿丞说的那么可怕，三人便想会不会是驿丞的言辞托大了。

当他们穿过曲折的山道之后，来到了一座连接两边悬崖的吊桥前，便看见一只庞然大物伏于吊桥上面，原来是一条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是蜈蚣的怪物，那妖怪正呼呼地酣睡着。

李忆如道：“啊，你们看，有只巨大的怪蜈蚣，躺在吊桥上睡觉耶。”

王小虎道：“牠占了整座桥的出入口，难怪所有旅人都过不去！”

苏媚道：“小虎，该怎么办？要不要绕路而行？”

李忆如道：“哎呀呀，绕路实在太麻烦了！我过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和牠沟通！”

王小虎忙道：“太危险了，忆如！我们还是先绕路好了！”

李忆如心里想：“嘻，又有机会可以表现，让小虎哥好好地夸赞我！顺便让苏姐姐也瞧一瞧。”于是不理会王小虎的说话，便飞快地跑到那蜈蚣精的面前。王小虎惊道：“忆如，回来！”

李忆如哪里肯听，说道：“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嘛！瞧我的。”然后对着那蜈蚣精说：“怪蜈蚣，我们想和你打个商量！我们想请你起身借个过，不知道可以吗？”

谁知道那蜈蚣精仍旧酣睡打呼噜，李忆如便喊：“喂，你别睡了，先醒一下嘛！”蜈蚣精却是一点也没有听见，李忆如便不耐烦道：“可恶，完全不理我，这样要人家怎么沟通嘛！那我只好先把你给敲醒了！”说罢，便拿起油纸伞，就向那蜈蚣精的头部敲去。

苏媚看见，慌道：“忆如，不要.....”可惜已经太迟，李忆如的伞已经打在蜈蚣精的头部，也果然把那蜈蚣精给弄醒了。

蜈蚣精猛地拔起身来，“吼”地大叫一声，李忆如便道：“蜈蚣先生，我.....我只是想.....打.....打个小商量.....”可是蜈蚣精又吼叫一声，似乎十分盛怒，李忆如惊道：“糟糕，好像没效耶.....”王小虎眼见形势不妙，便马上拔刀，展身而上道：“不准伤害忆如！”苏媚也立即纵上，三人便和那蜈蚣精打了起来。

这蜈蚣精的身体虽然长，却是灵活异常，而且牠的尾部翻动起来，掀起阵阵狂风，威力无穷，三人也险些着了牠的道儿。但是苏媚马上念动法咒，引动雷电之势向蜈蚣精劈击，使蜈蚣精受制，王小虎乘势攻至蜈蚣精身前，刀劲逼来，竟把蜈蚣精轰得狂退向后。蜈蚣精正要发狠，忽然听见有人呼喝道：“住手啊，大家都别打了！两边都是自己人啊！”

李忆如一听这声音，便向远处望去，只见一名苗服打扮的老妇人快步走来，李忆如一见便喜道：“圣.....圣姑婆婆？”苏媚和王小虎马上愣住，便一同收手。

圣姑赶到蜈蚣精身边道：“蜈王，辛苦你了！没事了，你先退下吧！”那蜈蚣精便立即施法，遁入地底而去。

圣姑随即对李忆如道：“小忆如，好久不见了啊.....这只蜈王，其实是老身特意由苗疆所带来的。为的是不让外人打搅到你月如娘亲！”

李忆如一听，便道：“月如娘亲，她人在这里？”

圣姑道：“是啊，她人就在崖下的小屋！老身正是为了医你月如娘亲，数月前才由苗疆搬至此地，寻找药草。”

王小虎这时道：“真抱歉，刚才差一点就误伤了前辈您的部下.....”

圣姑道：“无妨，不过区区一场小误会罢了！此处风大，还请各位请先至老身崖下的小屋去吧。”

于是，三人便随圣姑一同下崖，走了一里左右，就到达她所居住的小木屋前，圣姑道：“此处便是老身目前栖身的小屋！来，你们请进！”

三人便跟着圣姑一起进了屋，这木屋虽然小，但是里面一应陈设俱备，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大家进屋之后，便重见一礼，王小虎道：“前辈，您好！忆如她经常向我们提到您。她常告诉我们，前辈您是天下第一的医者！”

圣姑笑道：“呵呵，小丫头爱乱说话！天下何其大！第一之名，老身可不敢乱担。倒是小忆如，你怎会到此地来呢？”

李忆如便道：“嘻，因为小虎哥要带人家去蜀山找爹爹嘛！”

“你爹爹人并不在蜀山呀！”

李忆如一听此语，便诧异道：“啊？圣姑婆婆怎会晓得？”

圣姑道：“原来逍遥不论多少事要处理，向来每月月圆之日都会前来看望月如，并将仙剑派提炼的延命灵丹送来，从未失约。因为他很清

楚，自己必须准时为月如至陀江谷底，摘取延命之药草来。然而这个月都过了月圆，却都一直未见他到来，所以老身便上蜀山一趟，但是他人并不在那里。”

王小虎道：“前辈，这……怎么会这样？逍遥哥是有什么事，所以才暂时不在的？”

圣姑道：“不，蜀山上下无人知道他去何方，就像凭空消失似的……他们也都急成一团，他们说掌门从未不告而别过！”

李忆如道：“可是今年人家的生辰，爹爹没有来……外公在江宁城举行的比武大会，爹爹也未去……老和尚在荆州城举办的除魔大会，爹爹还是未到……现在就连月如娘亲的丹药，爹爹也失约了。奇怪，爹爹到底是怎么了？”

圣姑道：“哦，原来逍遥并未前去仙灵岛？老身还猜想，他该不会是去仙灵岛看小忆如，因而忘了时辰？”

王小虎道：“是啊……前辈……忆如为了此事，急得不得了呢！所以我们才千里迢迢，要来蜀山找逍遥哥的。”

圣姑道：“嗯，确是很奇怪，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人啊！月如若太久等不到他的药草，情况随时恐将生变。老身就是因为苦等不到草药，无可奈何情况之下，才叫蜈王背着月如，千里迢迢由苗疆赶来陀江谷地，直接找寻药草的啊！”

李忆如道：“圣姑婆婆，爹爹他到底哪儿去了？会不会出事了？”

圣姑道：“小忆如，你爹现在乃是仙剑派掌门，论他的一身绝学，功力之高臻如化境，天地间大概只有剑圣与老酒鬼可与他比之……也许他是被不知何事给困住了吧？但应当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第九章 遗物（下）

苏媚这时道：“这位……老前辈，请问您可否替忆如她想个法子？忆如她千里迢迢地跑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见上她爹爹一面！”

圣姑道：“姑娘，之前老身已用苗族密传之寻人术——‘巫卜神法’，找过他的行踪。但最后却还是一无所获，这是过去‘巫卜神法’十分罕见之事！”

王小虎道：“该不会逍遥哥他当真出了什么事……”

圣姑道：“这我就不清楚了，当然，若是身处在特殊的结界内，‘巫卜神法’便可能会感应不到。但是要说有人能将他困住，实在是不太可能……唯有因为四处除魔伏妖，误入了什么结界之地，这便不足以为奇。放心吧，逍遥这孩子吉人天相，相信应不至于有什么事的。你们还是先歇歇吧，毕竟此事焦急也是没用的。”

王小虎道：“圣姑前辈，不知您可还有何方法，可查探逍遥哥的下落？忆如一路怀抱着希望而来，晚辈实不忍见她如此难过。”

圣姑便沉吟道：“嗯，这个嘛……真要说起来也并非没有，只是……”

“前辈，那便是确有其他的方法了？”

“是啊……但老身原本打算，不要那么早告诉小忆如的……”

李忆如马上道：“圣姑婆婆，求求您就告诉人家！人家真的好担心爹爹……”

圣姑道：“唉……傻孩子，圣姑婆婆可是为了你着想的啊！好吧，既然你那么担心，就告诉你好了。小忆如，你可知你血脉中，拥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神奇力量吗？”

“我？”

“那是你继承自你那位亲生娘亲的……”

“嗯，爹爹和婶婆都有跟我提过，我有一位亲生娘亲，但是也只是提到她在我刚出生的不久，就为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丧生的。所以后来月如娘亲养育我，直到她又病倒，被送到圣姑婆婆那里去为止……”

“嗯，所以月如她对你而言，才是真正的娘亲？”

“当然是啊，月如娘亲她对我最好了！忆如非常非常喜欢她！”

“哦，是吗？那么，你对于你那位很早便过世的娘亲，可知道些什么？”

“这……人家真的没什么印象。爹爹好像曾说，她好像是什么神族的后裔。可是每次他和婶婆都不愿再多说些什么，连阿奴姐姐也不肯跟我说。什么都说只要等我长大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

圣姑又是长叹一声，接道：“逍遥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李忆如道：“圣姑婆婆，您问的这些跟找寻爹爹有什么关系啊？”

圣姑道：“让我来告诉小忆如吧。你那位亲生娘亲，名叫赵灵儿，其实是女娲神族的后裔，所以……你同样也是……而你们不光是灵力强大，在血脉之中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催动一种法术，那法术称之为‘回魂仙梦’！”

王小虎道：“回魂仙梦？”

圣姑道：“是的！这种法术能让人利用梦境，穿梭往返于时空之间。若要知道你爹爹之前究竟是发生了何事，这该是眼下最好的方法了！”

李忆如立即流露喜悦之色道：“太好了，圣姑婆婆！那您就快教我怎样施展这个法术吧！”

圣姑却道：“不，不成！就我所知，灵儿在灵力没有觉醒前，也不敢任意施行此法！只有你的外婆巫后，曾对你爹爹逍遥施展过一次……”

李忆如道：“啊，外婆对爹爹施展过？为什么啊？”

“此事说来话长……你是要听我说你爹的故事，还是要知道回魂仙梦的施展方法？”

“这……先学那个什么大法好了！”

“小忆如啊，老身感觉到你天赋异禀，灵力的潜质无穷，要比当年你娘亲还要强上许多！虽说你天赋异禀，但年纪还是太小，灵力未能施展自如。倘若任意施展，只怕会走火失心！”

苏媚道：“老前辈，那您意思是……”

圣姑道：“小忆如的灵力潜能很强大没有错，但也因为年纪的关系，难以收控自如是其最大弱处。现在需要的……是一把协助她能够引发灵力之媒介，就像……一柄钥匙！”

王小虎道：“引发忆如灵力的钥匙？”

圣姑道：“是的，有一把叫‘天蛇杖’的神杖，乃是上古神器，也是女娲神族历代相传的圣物，曾经过数代的灵力灌注与传承，方今只有靠它，才能引导忆如顺利施展‘回魂仙梦’大法！”

李忆如道：“圣姑婆婆，那这根什么蛇杖，放在什么地方啊？”

圣姑道：“逍遥与老酒鬼，将天蛇杖藏于这附近一处叫作‘玲珑福地’的地方……‘玲珑福地’位于此地北面的水涟山之下。向下穿越一处炙热

熔岩之地，才能到达！”

王小虎惊疑道：“熔岩之地？为何要安放在这么危险之地？”

圣姑道：“这也是希望莫让外人妖邪轻易闯入，夺走这样圣器啊！因为这对逍遥而言，是一样意义非凡的珍贵遗物……”

李忆如道：“是吗？爹爹从来都没说过……”

圣姑道：“‘玲珑福地’还有一群火猴在护守着天蛇杖……不过牠们能感应你身上的女娲灵力，应该不会阻碍你们的。”

王小虎道：“好，太感激前辈了！既然如此，我们便向北出发，前去取回天蛇杖吧。苏姑娘、忆如，我们走吧！”

二人齐声应道：“好的！”

圣姑让王小虎留下，有话要跟他说，王小虎便让苏媚和李忆如先出去，然后就听圣姑说，圣姑道：“当年灵儿失踪后，逍遥与阿奴遍寻不着，最后阿奴便回苗疆执掌白苗一族，逍遥则拿着天蛇杖回到蜀山。逍遥思念灵儿之心一日比一日还要浓厚，见到天蛇杖睹物思人，功力不进反退。酒剑仙见此，叹情字误人，逍遥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师徒二人在陀江附近地底深处，寻得一百邪不侵的玲珑福地，将天蛇杖安置在该处。逍遥安置好了天蛇杖，并将因傀儡蛊渐失其效而再陷昏迷的月如托我照顾之后，他终于能再度静心练功。后来他完成独孤剑圣交代的七件艰难大事与四十九项考验后，十分年轻就接下了仙剑派的掌门！他因为寻找玲珑福地的关系，发现此地附近有着许多罕见的仙灵草药，他便定时到玲珑福地，为月如摘取延命之药草。小虎你要看紧忆如，不要让她受了什么伤害才好。”

王小虎便紧记道：“是，前辈！”

他们离开圣姑的小屋之后，先来到了一个小市集中，打算买一些所需的应急物品，再行出发去玲珑福地。他们在市集中遇到一位叫司赭的流浪者，他请求三人把一封信送给在开封的妹妹，王小虎乐于助人的本性又发挥了出来，一口答应，便把司赭的信收下。

他们听市集里的人说，市集的尽头有一个叫琉璃谷的地方，多年前本是一座普通的山谷，后来有人挖出土石，做成了琉璃制品，这座山谷因此得名，并开始以产精良的琉璃石而闻名全国。这个市集也因此名为彩璃集，他们还从一名采璃的工人口中得知这些琉璃的情况。

原来，琉璃是一种因地质产生变化而生成的有色土石，用来制作成各种器具后，会产生出晶莹剔透而具光亮的美感。许多富贵人家会利用琉璃来做灯具，或观赏用的器皿。如今就连京城的宫殿墙上都是用琉璃瓦片的。

最后，那工人又对三人说了另一件事：“这村子里曾有不少出色的工匠居住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叫虾豆的画师。他居住在这里的期间，苦心绘制了一册天使绘卷。里面画了各式各样的美女，见过的人都说好。可惜你来迟了一步，这个宝物已经被偷了，也不知道那小偷是谁。总之，绘卷不翼而飞，虾豆也悲伤的离开了这块伤心地。上天保佑，他的绘卷可以早日找回来。”

接着，他们又从一位大娘的口中听说到这村子里有人抓到灵蛇，那大娘说灵蛇生来有幻化成人的本事，见他们上山捕蛇，就变成人下山躲避，他们的这小村子的人都互相熟识，来了几个形迹诡异的陌生人下然一逮就着，并说村民们已经押着小蛇去找大夫，让他们可以去看看热闹。

王小虎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找大夫？”

大娘道：“工头在山上受了奇怪的伤回来，是大夫说要拿灵蛇的皮当药引的。”

“好像有些残忍耶！”王小虎三人便立即赶到那大夫的屋前，只见两名大汉押着一名小女孩，那小女孩当真可怜无助，她一见到王小虎三人，便喊：“大哥哥，救我！他们要杀我！”

王小虎便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欺负小孩？”

李忆如也道：“大人欺负小孩，可恶！小虎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教训。”

一名穿衣的大汉道：“这位兄弟别误会，这小女孩可不是一般的孩童，是山上下来的灵蛇所变的。”

另一名穿青衣的大汉道：“大夫说，我们工头的病如果没有灵蛇的肉就好不了，所以我们非抓她不可。”

王小虎道：“小妹妹，你真的是灵蛇所化？”

小女孩道：“是……是真的，可是，我没做任何坏事！灵蛇是灵性之物，并非妖魔鬼怪，与人类无仇无冤，更不会伤害人。”

王小虎道：“这话也有道理，即使非我族类，也有善恶之分，如果不分是非，岂不跟害人的妖魔无异？”

李忆如道：“没错，你们太欺负人……不、是太欺负蛇了。还不快把人家放走？”

灰衣大汉道：“你们说的当然也有道理，但顾忌这么多，是我们工头要紧，还是这个妖蛇要紧？”

青衣大汉道：“是啊！我们不是坏人，但如果放了她，你要我们工头怎么办？”

王小虎道：“总有折衷的方法吧？那是一条命，这也是一条命……唉……”

李忆如道：“不管、不管，小虎哥，我们快救这姑娘走。”

灰衣大汉道：“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如果真的有，我们也不愿意随意伤人。”

青衣大汉道：“那得去问大夫才行了，喔？”

王小虎便道：“两位兄弟，我现在就去找大夫问个明白，你们先不要伤害这位姑娘。”

灰衣大汉道：“好吧！你快去。沿着这条楼梯上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夫。”

青衣大汉道：“如果回来迟了，可别怪我们直接逼她现出原形，作药引去。”

三人便马上顺楼梯而上，在上面的屋子找到了本地的大夫，问他为什么要用蛇来治人，那大夫道：“蛇肉滋补，更何况是有灵性的蛇，拿来作药引再佳不过。”

李忆如道：“这实在太残忍了，怎能为了治病而滥杀无辜呢？”

大夫道：“小女孩，这是救人一命，怎么可以说是滥杀无辜呢？算了，你年纪小，还不懂这一些。为了口腹之欲都可以杀生，何况是救人。”

王小虎道：“大夫，有没有办法找到东西代替你说的灵蛇？”

大夫道：“嗯……我一时也想不到代替的东西。咦？你东问西问，问这么多做什么？”

王小虎忙道：“没什么，只是好奇而已。”他心想：“大夫并非心地歹毒，只是纯粹将人的性命置于妖怪之上，为了病患的性命着想而已。既然如此，我该如何处置那个化为人形的灵蛇？”

想到这里，王小虎已有计较，三人便一同回到下面，两名大汉便向他们询问情况，王小虎道：“大夫说……不一定要杀这个女孩，有什么方法，他可以想想……大家一起，好好商量。”

青衣大汉道：“人都快死了，还能慢慢想吗？”

灰衣大汉道：“你说话结结巴巴的，该不会是骗我们吧？”

李忆如道：“小虎哥，你真不会说谎，早知道就让我来说。”

青衣大汉道：“我们还是直接把这女孩带走吧！”

灰衣大汉道：“对！别理他。这个人准没安好心眼。”

王小虎急道：“这、这……小姑娘，你快点逃。我们帮你挡住他们。”说完，便挺身而出，双手抱住那两名大汉，那小女孩则趁势飞快地跑出村去。

等小女孩走了，王小虎才放开二人，灰衣大汉恼道：“该死，竟然让她逃了？我们快追！”

青衣大汉道：“我们快走，别跟这些外地人多啰唆。”二人便急急追去。

李忆如道：“小虎哥，我跟去看看以防万一。”

王小虎道：“忆如，你别乱跑。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忆如道：“我对你有这么重要吗？嘿嘿。”

王小虎道：“当然啦，忆如可是大家捧在手掌心的掌上明珠呢！走吧！你不是要找那个小女孩？”三人便一起出了村子，追赶上去。

追到村子外面的树林，终于找到那个女孩，李忆如上前问道：“你还好吧？”

小女孩道：“我没关系的，谢谢你们的帮助，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王小虎道：“不客气，以后小心点，别再被人抓住了。”

李忆如道：“他们真狠心，连一个小女孩都欺负。”

小女孩道：“这世上哪有什么清静的地方可供妖怪生存呢？这种事我跟族人都遇多了。我不害人，人却会来害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李忆如道：“才不是！这世上还是会有好人的。”

“也是，像你们一般的好人也是有的。来，这给你，以后如果遇上危险，可以用这个防身。希望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能够逢凶化吉，长命百岁。”说完，便遁逸而去。

李忆如道：“小虎哥，这女孩脾气真好，刚刚他们这般对她，她却一点也没有生气。”

“嗯！”

“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亲近的感觉，一定是我的身体流着娘的血吧？”

王小虎心道：“希望这孩子真能不念旧恨，要不然，日后对彩璃集的居民是一大威胁啊！我放了她，究竟是对是错呢？”

“小虎哥，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怪我不该放了那女孩？”

“不是的，忆如，只要你高兴就好。我们快走吧！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

一行三人离了市集，便来到北边的山道上，李忆如已经看见远处有一个洞口，便道：“小虎哥，那个通往地底的洞窟，入口就在前面耶！人家过去看看。”便拔腿向前飞奔。

王小虎喊道：“你小心点啊，忆如！”

李忆如回头道：“哎呀呀，小虎哥越来越像婶婆了！知道了啦！”便转身飞奔而去。

王小虎道：“受不了……真是难带的家伙！”

苏媚道：“别这么说啊，小虎！我才真好羡慕你呢，小虎！”

“羡慕？带眷这么麻烦丫头旅行，辛劳得很，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看你们仿佛兄妹一般融洽，对我而言，就是最羡慕之处啊！”

“是吗？”

“我以前生在一个必须勾心斗角，才能活下去的世界。我总觉得好累、好累……直到与你们这样全无心机的人相处在一块儿，我觉得好自在！”

“别这么说，我们也都很喜欢苏姑娘！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但也像一家人一样。”

苏媚不由“嘻嘻”地笑了起来，她说：“对了，那沈姑娘呢……你……是否喜欢她？”

王小虎怔道：“我……我没有……我……我只是……”

苏媚道：“我记得她身上也有和你一样的玉珮，你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

王小虎道：“她自小孤苦无依，身世很可怜，我希望能够让她感受到有人在关心她，所以才会把玉珮送给她的。”

苏媚忽道：“我……我小的时候也很悲惨呐，你怎么不也给我一块玉珮？”

“这……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啊……”

“哼！你偏心！”苏媚显出嗔怒之态，并说：“我不管，我要你把身上带的那块玉珮送给我！”

王小虎忙道：“不……不行啊！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也就只剩这一块了……”

苏媚道：“既是你母亲遗物，别人可以给，我就不行？”

“不是，你不太一样……”

“我哪里不一样？”

“呃……这……我……我……其实……其实……”王小虎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原因。

苏媚便道：“其实什么啊？吞吞吐吐的，听你讲话真难受！”

“呃……这……其实……我是说……如果你真喜欢这玉珮，我……”

就在这时，突然从前方传来了忆如的惊叫声，二人均吃了一惊，苏媚便道：“我们快去看看！”

“好！”

二人急忙快步赶到前面的洞口那里，见李忆如站在当地，王小虎便问：“怎么回事了，忆如？看你一脸惊慌的样子！”

李忆如道：“小虎哥，我刚刚进到里面，遍地到处都是火猴的尸体啊！”

王小虎惊讶道：“火猴的尸体？”

苏媚马上道：“糟了！火猴是守护天蛇杖的，如此看来一定是有人来夺杖，我们快进去看看！”

王小虎道：“不错，我们赶紧进去看看！”三人遂急忙赶进洞去。

果然，洞里的地上全是火猴尸体，而且还有不少妖魔盘桓在里面，三人马上握起兵器，一路向前勇去，把群妖驱散，往洞窟的深处迈进。

一路穿过了两个洞窟，进入第三个洞窟的时候，这里的热气更盛，但是在远处却看见有一片绿色的草地，李忆如不由遥指那个地方道：“小虎哥、苏姐姐，你们看！”二人顺着她所指方向望去，只见草地的上面插着一把东西，李忆如道：“天蛇杖就在前面！”

王小虎道：“看来这块熔岩之中的绿地，便是圣姑前辈所说的‘玲珑福地’了。我们小心地走过去吧。”他们继续向前，走过一条九曲十八弯的狭窄山道，终于来到了那片绿地的前面。

可是却见一头巨大的妖怪正把一只火猴打倒在地。李忆如马上道：“你便是屠杀火猴的妖怪？饶不得你！”便第一个冲了上去。王小虎忙道：“危险，忆如！”遂和苏媚加快速度跃了上去，三人合力夹击那头妖怪。

这只巨大的妖怪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施展寒冰法术，难怪能将火猴屠杀。李忆如展开油纸伞，放出蕴儿、风颼、锦八爷助战，三个御灵分别施展出冰系、风系、土系的法术来，与那妖怪的寒冰法术互相纠缠牵制。

那妖怪见用法术不能克制他们，于是挥动手中铁矛，使出大开大合的招式向他们袭来。王小虎当即施展魔刀刀法，刀上烈劲奔腾，竟把妖怪的猛招悉数化解。妖怪越打越是急躁，终于门户大开，破绽尽显，苏媚便挺起钢锥，笔直刺去，正中妖怪的中心位置，妖怪惨叫一声，便应声倒地，当场暴毙。

击杀妖怪之后，三人走到那只被打倒的火猴身边，苏媚道：“这一只似乎便是火猴牠们的王。还有一点气息，但看来似乎是救不成了！”

李忆如道：“可怜的火猴王，谢谢你牺牲自己的性命死守天蛇杖，我很感激你。但是……对不起，我来不及救你……”

这时，火猴吱吱地叫了几声，李忆如便道：“你想要跟随我吗？好的……如果你愿意，今后就请你跟着我吧。”于是便把火猴的魂魄收入了伞中。

接眷，三人走到绿地之上，李忆如道：“这就是玲珑福地……？”

苏媚道：“没想到熔岩之中，竟然会有这么一块绿地。站在这儿竟然一点也感不到热。”

王小虎道：“可能是因为天蛇杖关系，才让这寸草不生的熔岩地，还能生出花草来。而且我能隐约感受到仙女姐姐带来的温暖……”

李忆如问道：“仙女姐姐？”

王小虎便说：“是啊，忆如你的亲生娘亲，是一位温柔美丽的仙女姐姐！我小时候曾看过她，还向她求取治疗爹爹疾病的仙药！她很温柔、很善良，那也是我对她唯一的印象……”

李忆如点了点头，然后便上前把天蛇杖拔起，随即便一起离开此地，带天蛇杖回去给圣姑。

第十章 酆都（上）

他们带着天蛇杖回到了圣姑的家中，李忆如满脸笑容地第一个走进屋中道：“圣姑婆婆，我们拿回天蛇杖了！”

圣姑道：“嗯，辛苦你们了……”

李忆如道：“不过圣姑婆婆骗人啦，还说并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再晚一点去，天蛇杖就要被妖怪夺走了！”

圣姑闻言，惊讶道：“咦，这怎么可能？天蛇杖有通臂火猿看守，怎会让妖怪侵入？”

王小虎道：“圣姑老前辈……有一只头上断了一只角的鹿妖，杀死那里很多的小火猴。”

圣姑道：“哦，竟有此事？幸好有你们去取回天蛇杖，否则可就真不堪设想了，这真是冥冥之中已有定数啊。不过究竟是哪里来的妖魔呢，怪了……”

李忆如道：“算了，别管那个了啦，圣姑婆婆。我们已拿回了天蛇杖，您就快教人家怎么施展‘回魂仙梦’吧！”

圣姑却道：“不成，‘回魂仙梦’这等法术会耗去相当强大的精神与灵力，你已疲累了，还是先去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再来试着施展回魂仙梦！”

李忆如道：“不要啦，人家才不累啦，圣姑婆婆！现在就教我嘛！”

圣姑道：“不行，为了你着想，此时此刻，老身绝不准许你强行施展‘回魂仙梦’！因为如你半途灵力不继，施展不顺，轻者丧心病狂，重则神形俱灭。这后果的严重，乃非你所能想像的！”

“可是，那爹爹的事……”

苏媚便劝道：“忆如啊，你别那么急性子嘛！也不差那么一日的的时间，你就耐心等待一晚吧？”

王小虎也道：“是啊，苏姑娘说得对。你若是有了万一，逍遥哥他知道了，也是不会高兴的！”

李忆如只好道：“好啦好啦，人家多等一天就是了啦！”

圣姑点头道：“嗯，凡事量力而为最重要，过与不及都该避免的。小忆如乖，那你负责带着苏姑娘一起先进房去休息。因为房间不够，小虎就委曲一点，随便打个地铺吧？”

王小虎应道：“是，前辈！”

李忆如道：“对了，苏姐姐……你还没见过我的月如娘亲。我带你去见她！”

苏媚道：“嗯，好啊！”

李忆如就带着苏媚走进了林月如安寝的卧室中，当苏媚一看到躺在床上的林月如时，不由脸上一阵变色。李忆如道：“苏姐姐，这就是我月如娘亲！她是我干娘，爹爹从小就跟我说，要好好地孝顺她！”

苏媚问道：“她……这人就是你的月如娘亲？”

李忆如答道：“嗯，苏姐姐也很讶异是不是？我很小的时候，月如娘亲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我还记得她真的对我很好很好，我最喜欢月如娘亲了。”

苏媚却声音微颤道：“你说，她……”

李忆如道：“听爹爹说，她本来受了很重的伤，靠着什么什么蛊，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好像那个什么什么蛊，后来效用也渐渐不行了。所以现在她就一直沉睡在圣姑婆婆为她准备的草药房内。不过我相信爹爹说的，她一定会有再醒过来的一日！”

苏媚却脸色十分难看，心里道：“怎、怎么会……世间怎会有这么凑巧的事？不……不会的……”

李忆如这时道：“苏姐姐，你怎么了啊？脸色变得好苍白？”

苏媚方才醒悟过来道：“啊？苏姐姐只……只是突然觉得有点累了……对了，我……我们早点就寝休息吧！”

李忆如道：“喔，好……不过苏姐姐，你脸色好难看，真的没关系吧？”

苏媚道：“嗯……没事的！大概今日太累了，应该休息一晚就会好了……”

“嗯，那我就放心了。”说完，两人便一起回外面去了。

当日深夜，苏媚一个人悄然潜入了林月如的房中，走到床前，望着床上沉睡的林月如，苏媚双眉紧皱，看了一阵，便低声道：“哼……当真是你没错！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记得你就是当年杀害爹娘的凶手！今日我要亲手杀了你，替爹娘报血海深仇。”一边说一边走到林月如的身边，随即拔出钢锥，高举过头，便道：“去黄泉向爹娘谢罪吧！”作势要刺下。

可是她的手并没有就此挥下，而是凝在了半空，半晌也没有动静，她内心正在苦苦挣扎：“不……不行……她是忆如的娘亲啊……忆如她是这么信任我，把我当成她的朋友……如果她知道我竟杀死了她娘亲……为什么……寻找多年的仇人……好不容易就在眼前……偏偏，她却是忆如娘亲呢？为什么……命运要如此捉弄……我们一家人……”她的脑海里不停要闪现出往日与李忆如相处的种种片段，想起忆如跟她说过的每一句话，终于她的手徐徐放下，把钢锥收回腰间，因为她已经没办法再下手了，她凄然道：“爹……娘……孩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我不能对不起忆如……还有小虎……可是孩儿……我到底……到底……该怎办……才好呢……”最后她狂奔而出，一口气地离开了这里。

翌日拂晓，圣姑和王小虎都已起来，圣姑对王小虎道：“小虎啊，为难你睡了一晚地铺，睡得可还好？”

王小虎道：“好得很，圣姑老前辈！有生以来，好像还是从来没睡得如此香甜过！”

圣姑笑道：“呵呵……是吗？”

就在这时，李忆如从屋外跑了进来道：“小虎哥，你……你们有没有看到苏姐姐啊？她人不见了耶！”

王小虎道：“苏姑娘不是与你同睡一房的吗？怎可能会不见？”

李忆如道：“人家也不知道啊！昨天苏姐姐好像有点不舒服，脸色很苍白，所以我们很早就睡了！然后我就一觉到了天亮啦！”

王小虎道：“既然她身子不舒服，那应该更不至于会不见啊！你可有找过其他地方？”

“找过啦，可是苏姐姐连包袱都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忆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让苏姑娘生气的事？”

“人家哪有啊，到昨天我们都还有说有笑的啊！还是小虎哥自己，做了什么让苏姐姐生气的事？”

“并没有啊，可真的是怪了！难不成，是苏姑娘又有了什么紧急的事，得赶着去处理？”

“小虎哥，我们要不要一起再去找找？”

圣姑这时道：“小虎、忆如啊……老实说，那位姑娘身上，有一股妖媚之气。老身以前辈的身份，给你们忠告，最好能尽量远离那样的人。”

王小虎道：“圣姑前辈，该是您多心了。苏姑娘一路与我们共处，我们深知她并非如此的人！”

李忆如忽然叫道：“啊……难不成，是圣姑婆婆对苏姐姐说了一些什么吗？”

圣姑道：“傻孩子，老身可什么也没做啊！算了，老身不过是劝告你们罢了。”

王小虎道：“前辈……”

圣姑接道：“好，不耽搁了！那老身接下来就帮忆如施展‘回魂仙梦’吧！”她就把回魂仙梦的要诀传授给李忆如，李忆如随即便依着咒法，施展起这门大法来。

很快，李忆如就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境界里，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青靛长袍的男子，站在悬崖前，而在他的前方，一条巨大的半人蛇浮于空中，李忆如怔道：“咦，这不是爹爹吗……？”随即便看到了一幕触目惊人的景象在她的眼前呈现。

等李忆如回到现实当中之后，神色变得很难过，她说：“圣姑婆婆，我……我看见爹爹了！”

王小虎忙问：“真的吗，忆如？”

圣姑也问：“哦，你见着什么？”

李忆如道：“我看到了孔璘，叫了一个奇怪的妖女，他们一起把爹爹给封入一卷画轴中！”

二人俱为之一怔，圣姑道：“但是孔璘为了何事，竟要捉走逍遥？”

王小虎道：“老前辈，这个掌旗使其实我们也曾遭遇过，他已率领魔族残杀了好几个武林门派了，所以这样对付逍遥哥一定是有什么阴谋。问题是该如何救出逍遥哥呢……”

李忆如道：“连爹爹都不是那个坏蛋的对手，我们就更不必说。”

圣姑道：“不，你爹应该是心神疏忽，所以才着了那魔人的道。”

李忆如马上道：“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去找鬼叔叔啊！”

王小虎也恍然道：“是啊！说不定他会知道孔璘在哪里。可是，我们不知道天鬼皇前辈在哪里啊！”

圣姑道：“别急……据老身所知，天鬼皇乃是鬼族首领，既然要到鬼族，那自然非要经由酆都城才能到得了鬼界。”

李忆如道：“酆都城？酆都城在哪儿呀？婆婆！”

圣姑道：“酆都城其实离这儿不远，翻过了东北边的彩璃谷后，山脚下便是酆都城。”

李忆如便道：“那你教教我们，等我们到了酆都城，应该要如何才能进去鬼界呢？婆婆！”

圣姑道：“小鬼，我又没死过，怎么会知道如何进鬼界呢？不过你们放心，到了酆都，问问那边的老百姓，应该就会知道答案！”

王小虎道：“好的，圣姑前辈，那我们这就准备启程前往酆都城！”

李忆如则道：“可是苏姐姐的事……”

王小虎道：“忆如不用担心，苏姑娘那么大了，我相信不会有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天鬼皇前辈，问得孔璘的窝，救回逍遥哥才是！”

李忆如只好道：“好吧，小虎哥，我相信你。不过等救回爹爹，小虎哥你要陪我找苏姐姐喔！”

“好，这个自然！”

“圣姑婆婆，那娘亲的遗物就交给你保管了！”李忆如把天蛇杖交给了圣姑，圣姑道：“好的，你放心吧。老身这里有些药草让你们带着，希望对你们路上有些帮助。”

王小虎连忙接过道：“多谢圣姑前辈，那我们启程了。”

“嗯，路上自己多保重！凡是量力而为，切莫太过勉强。”

二人拜别了圣姑，然后启程，很快就来到了彩璃集里面，但是他们进村之后，却发现这里的人都不见了，虽然觉得奇怪，但是急着赶路，也没有去想太多。等两人来到彩璃谷洞口的时候，只见沈欺霜的身影出现在此。

王小虎连忙呼唤：“七七，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欺霜回头看见二人，也觉意外道：“王大哥、忆如，是你们？”

李忆如道：“沈姐姐，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欺霜道：“荆州城一别后，我与师姐妹们准备回峨嵋，路经此处，却发现妖气冲天，我们在彩璃集打探消息，听工人们说有大批妖怪闯进山谷中，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听村民形容，带头的妖怪似乎就是孔璘，大师姐决定要留下来除掉那个魔头。”

王小虎道：“忆如，我们如能在这里找到孔璘，就不必跑一趟找天鬼皇前辈了。”

李忆如道：“对呀！沈姐姐，我们也要一起找孔璘！”

沈欺霜问道：“你们为什么也要找孔璘？”

李忆如道：“因为他抓了我爹爹！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沈欺霜惊讶道：“李掌门？这怎么可能！”

王小虎道：“七七，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们边走边说吧，你的师姐妹们呢？”

沈欺霜道：“刚才我护送几名受伤工人下山就医，师姐妹们都已进入谷中，我们一起去会合吧。”

王小虎点头同意，于是三人便一同往洞内走去，进入彩璃谷中。穿过漫长的矿道，进入到里面的一个大矿坑前，与其余的四位仙霞派弟子会合，齐弄霞道：“欺霜，你来的正好，我们发现果然是孔璘那魔头，而且就在下面，正等你一同下去。”

沈欺霜道：“大师姐，王大哥与忆如也来帮忙。”

厉凌云没好气地道：“怎么又是他们！”

齐弄霞道：“欺霜，你又不是不知我们先天子午剑阵一旦施展开来，见人杀人，见魔杀魔，剑阵中绝不留活口，若有多余的旁人十分危险。现下强敌当前，又怎么能分心？”

厉凌云道：“是啊！叫他们不要碍事。”

沈欺霜不由为难道：“可是……”

齐弄霞道：“我们快下去吧！”

于是，五名仙霞弟子便一同纵身跃到了那个坑的下面。她们一下去，便对孔璘形成了包围之势，柳逐霓道：“孔璘！看你往哪逃！”

孔璘道：“又是你们这些小女娃？手下败将，还敢来献丑？就算是你们师父清柔亲至，我也不放在眼里！”

厉凌云道：“前番是我们师姐妹未到齐，才让你逃脱。这回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

孔璘冷道：“哼……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好，就让我孔璘领教一下你们的先天子午剑阵！”

齐弄霞一声令下，五人立即结阵，随即阵势开合，五柄长剑尤如风车转动一般，轮番向孔璘攻来。果然进退有据，攻守兼备，使孔璘应接不下。在如此强大的剑阵面前，孔璘也不得不被迫使出真功夫来，他运起十成功力，立即发出一股地动山摇之力，竟然震得矿坑上面的李忆如和王小虎都站不稳脚跟。结果，李忆如从半空中坠下，直掉到孔璘的身边。

沈欺霜目光如炬，第一个便发现李忆如掉下，而在此同时，先天子午剑阵已经催生最强的力量，准备要置孔璘于死地。但这样一来，李忆如也难幸免，沈欺霜岂能让李忆如白白牺牲，竟然不顾一切地抢上前去要救李忆如。其余四人惊见沈欺霜跃入阵中心，急忙收住剑势，结果却被孔璘把握时机，猛然出击，使出全力，一招“夜战八方势”狂扫而出，结果齐弄霞、柳逐霓率先被击毙在地。

梅胜雪从后猛袭孔璘，但孔璘足尖同样力量惊人，只一脚便把梅胜雪的脏腑俱踹碎，也告毙命。而孔璘还想乘势去杀沈欺霜，却被厉凌云拼死跃冲过来，替沈欺霜挡了孔璘这一击，可怜厉凌云也被孔璘的掌力震得横飞而出，倒毙在齐弄霞的身旁。

沈欺霜则抱着李忆如滚出了圈外，孔璘这时也收住功力，立于当地道：“什么仙霞五奇？简直不堪一击！清柔真该为她教出来的徒弟感到羞愧。”

此时，王小虎已从上方跃下，喝道：“孔璘，你这家伙……”

孔璘回头道：“你也想要找死？螳臂挡车！”

王小虎当即拔出宝刀，与沈欺霜、李忆如一同结阵，孔璘道：“七宝琉璃花取得，大事已成，我哪有这闲功夫跟你们这些小鬼头耗。就让它来陪你们玩一玩吧……”说完，孔璘便祭起邪法，变出一只庞大的石妖来，孔璘大笑几声，便纵身而去。

那只石妖向三人袭来，阻挡三人追赶孔璘。三人奋尽全力，与石妖大战了十多回合，最后依靠王小虎的“虎煞”力量，才把这石妖轰成剂粉。可惜孔璘已经踪影全无。

沈欺霜看着几位师姐妹的尸体，不由悲痛地跪倒在地道：“呜……大师姐……三师姐……二师姐……你为了救我……呜……还有逐霓……呜……”

王小虎和李忆如忙上前安慰：“七七！”

沈欺霜道：“二师姐她平日虽然对七七苛刻严厉，却在七七生死关头之际舍身相救……大师姐尽心教导七七，把大家都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三师姐，虽然表面不明说，但是七七知道你一直非常照顾与关心七七的。逐霓，你我的感情最好，什么话我都能跟你说……都是我的错……才害了你们……”

李忆如也黯然道：“七七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沈欺霜道：“不是你，都是我的错……”

王小虎道：“七七，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先将她们安葬吧！”

沈欺霜痛哭失声，哪里还有主意，便完全听从王小虎的说话，于是王小虎为沈欺霜把几位师姐妹的尸体逐一搬出谷外，就在谷后的空地掘了几座坟，把她们掩埋，并立了石碑作记。

沈欺霜站在坟前，依旧悲伤无比。王小虎看着沈欺霜如此悲伤，心中也不由感到难过，沈欺霜道：“永别了，师姐……”

李忆如道：“七七姐，我和小虎哥现在要去找鬼叔叔，问出孔璘巢穴，救出我爹爹！”

王小虎道：“我们要去的酆都城就在前面，七七，你有何打算？”

沈欺霜道：“师姐妹会惨遭不测，都是因为我，我不能逃避责任。师父给我的冰青剑也破碎了，纵然万死也无法向师父交代！现在只有去找孔璘，为师姐妹们报仇。再回仙霞……向师父请罪……”

李忆如道：“那沈姐姐你跟我们一起去找孔璘，好不好？”

沈欺霜点头答应，于是三人便一同上路，向酆都城进发。

经过一天的跋涉，三人终于进入了酆都城中，不过进城之后，他们却发觉此地与他们所想像的大为不同，李忆如道：“这就是鬼城吗？怎么跟平常的城镇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沈欺霜道：“是啊，这是一般的城呀……”

王小虎道：“我也不知道鬼界的入口在何处，我们四处找人问问吧。”

在城镇上向途人打听城中的一切，可是问了许多人，一听“鬼界”二字，便十分反感，根本没有一人肯回答他们。他们又听见一对小孩在说一个秘密，其中一个小孩道：“我去过一个看起来很怪的地方哦！”

另一个问道：“如何奇怪？”

“那里的人看起来都蓝蓝的，光线也不太好，风凉透心。他们讲的话我也听不太懂，可是他们说了个奇怪的话。”

“什么话啊？”

“他们说那里是鬼都。”

“什么？”

“嘘！叫你小声点啦！”

“你一定是骗人的，你知不知道大人都不准提到有关这个的事啊？”

“就是知道才叫你小声点啊！”

“那一定是你的幻觉啦！你不要乱说。”

“我说的是真的，我自己也觉得好奇怪。那里有个姐姐气嘟嘟，有个哥哥又急呼呼！有个姐姐猛念诗，有个胖叔勤猜谜。但那里的人其实都很好，并没有欺负我啊！”

“好可怕，你不要再说了。”

王小虎本想向他们问问情况，可是他们却已经跑去玩耍了。无奈之下，王小虎他们只好继续向其他人打听。

第十章 酆都（下）

三人来到一个买纸扎物品的店铺，只见一位美丽的少妇和丫鬟正在跟老板说：“老板，谢谢你了！”

老板道：“哪儿的话，您爹诸葛老爷以前帮了我不少忙，这点小东西算什么。”

那少妇轻叹一声，然后就和丫鬟离开。

又听那老板道：“但愿诸葛家的道术，真能终止冯探花天煞孤星的命运。”

王小虎这时上前向老板打听道：“老板，你可知道这酆都城那边可通往鬼界？”

老板一听他这么问，不由吃惊道：“啊？吓吓吓！哪里来的小鬼！我又不是死人，又怎会知道鬼界在哪里！就算是住在城东冯探花，如此博学多闻，也不会知道鬼界在哪儿的！”

三人只得离开，刚出店来，就见到一位小姑娘迎面走来，看她的样子长得十分娇俏伶俐，沈欺霜便上前问道：“小妹妹，你知道怎么去鬼界吗？”

小女孩道：“想去鬼界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呀，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吗？”

李忆如问：“是什么？”

小女孩道：“就是自己拿把刀子往脖子上一割，只要见着了血，应该去得成呀。”

王小虎被她几乎气倒了，便道：“我们是说正经的！”

小女孩道：“我有胡说吗？这本来就是作鬼最快的途经嘛。说起来你们几个大活人，有什么事要去鬼地方呢？”

李忆如道：“我们要找鬼族天鬼皇。”

小女孩一怔道：“你……你们要找……天……天鬼皇……有……什么事吗？”

王小虎道：“我们自然有急事，如果小妹妹你知道的话，可否告诉我们？”

小女孩便道：“好，见你们这么有诚意，帮我弄三样东西，我就告诉你们如何进鬼界。”

沈欺霜问：“哪三样东西？”

小女孩道：“花非花、无心花还有飘零花。”

李忆如听得一蹋糊涂道：“这是什么怪花？”

小女孩道：“你们自己想呀，什么都要我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

王小虎道：“那我们找着了花，又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们鬼界所在？”

小女孩道：“信不信随便你们，我想这个大酆都城，也许只有我会跟你们说吧。”

三人没办法，只好相信她的说话，于是便在城中开始寻找这三种花来。他们首先在一个花棚里找到了无心花。

来到池塘边，只听一名书生念道：“人生飘泊无依，有如浮萍菱花，随水飘流。”

沈欺霜一听便道：“咦？随水飘流、浮萍菱花……随水……飘流……难道菱花……指的便是飘零花？”于是便向一位大娘买一株带菱花的红菱，那大婶是专门做采菱的，有人来买，当然愿意，于是便卖了一株给三人。

接着，他们又来到一所药店中，发现一株奇异的花，李忆如问：“老板，这是什么花？”

老板答道：“这叫石莲，但它不是花喔！”

李忆如马上道：“不是花，那不就是花非花！”

于是便向老板索要此花，老板见有生意上门，自然不客气，于是便把这石莲卖给了三人，终于三人把所有的物品都凑齐了，于是便立即赶去找那小女孩。

当他们出了药店门口，便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哭泣，李忆如上前问道：“你怎么在这里哭呢？”

小男孩道：“我叫念元，我娘不见了，呜呜……”

李忆如道：“念元，你家在哪？”

“不知道。”

“你爹娘叫什么名字？”

这时，那小男孩忽然指着前面道：“我娘来了！”三人放眼望去，果然看见一位美丽少妇走过来，这不正是在纸扎铺里见过那个少妇吗？三人马上迎过去道：“夫人，您的孩子在这里。”可是当他们回头一看时，却不见了人。

那少妇道：“那个孩子长的怎样？”

李忆如便把小孩的模样形容出来，少妇便道：“你们没看错，那是我的孩子。”

王小虎道：“那一定走不远，我们分头去找。”

那少妇却道：“不用了，那是我未出世的孩子。说此事说来话长，请三位到府中，我再细细说个明白。”

三人也觉此事奇怪，于是便跟随那少妇一起回她的府中去。

一路上听这位少妇自我介绍，才知道她原来是本地一位探花冯和元的妻子，名叫诸葛明月。等他们回到冯府大厅时，冯和元正在焦急地等着她，一见她回来，便上前道：“明月，你到哪去了，现在有孕在身，要好好注意自己。”

诸葛明月道：“谢谢相公关心，我带了几位朋友回府，不介意吧。”

“怎么会呢！”

冯和元便和三人见礼，沈欺霜道：“冯夫人，刚说那是您未出世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冯和元道：“我的父母双亡，亲友非死即散。明月的父亲生前为我算命，说我是天煞孤星，注定六亲分离。明月命奇重，若不入宫为妃，只能嫁给天煞孤星，故将她许配给我。岳父说若孩子出世，只要一见到我，立刻夭折。明月连生了两个孩子，都在我看见孩子的时候就夭折。”

诸葛明月接道：“我连着几日梦到腹中孩儿，一定是你们与孩子有缘，才会引我们夫妻认识你们几位。也许是即将出世的孩子想找你们帮他避过厄运吧。”

冯和元道：“看人家天伦和乐，如果可以，我愿用我的命换孩子的命。”

诸葛明月道：“相公，请不要说这种话，我这次要摆设七星灯阵，希望可以让我们孩子避开厄运。就算不能，我要用我的命来救孩子。”

冯和元道：“我不愿妻儿离去，就算娘子愿意牺牲，天煞孤星的宿命也不会改变。”

诸葛明月听了，不禁黯然。冯和元道：“明月，我看你也累了，先回房休息吧。小苹，先送夫人回房。”丫鬟便扶夫人回内堂而去。

冯和元则祈祷道：“愿明月此次能顺利生产……”三人也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担忧，但现在还有别的事急，于是便先离了冯府，去找那小女孩。

三人回去找到那位小女孩，把三件东西交给她，李忆如道：“是这三样东西吧！”

小女孩道：“没错，瞧不出来，你们脑袋瓜挺灵光的嘛。拿去！灯笼。”三人接过灯笼，不太明白有何用处，小女孩便指向远处道：“你们看！城的西北边……那里就是黄泉巷！”

众人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一条巷子，等他们再回头的时候，那小女孩竟然已经不见了，三人都吃了一惊，李忆如道：“她……她……难道她是鬼？”

沈欺霜道：“这么看来，这小女孩所言应该不假，我们快拿着灯笼，找到她所说的黄泉巷看看吧。”

但这时，又想起冯府的事，于是决定先去帮忙冯府，再探鬼都不迟。三人便回返冯府之内，与冯和元闲聊，为他解忧。谁知道正说话间，忽见冯府下人小何匆匆走到大厅道：“不好了，少夫人昏倒了！”

冯和元大吃一惊道：“怎么会这样。”连忙对三人道：“三位，请恕无法招呼。”便与小何赶去后院。

王小虎道：“我们也跟去看看吧！”三人当即穿过内堂，来到后院，可是他们一进后院，便马上感动气息不对，接着便有无数的鬼影向他们袭来，三人急忙展招，把这些鬼影驱散，一路闯过几重院子，终于来到了后院的厢房前。

看见诸葛明月正站在七星灯阵前，冯和元连忙关切地问道：“明月，你没事吧。”

诸葛明月道：“相公，我不是说男人不可以进来！”

话犹未了，冯和元身后的跟着的下人小何竟然变成了鬼差白无常，白无常阴森地道：“没有人可以逆天而行。”

王小虎急忙拔刀道：“放开冯公子。”然后便和沈欺霜、李忆如一同攻上前去。白无常抖动手中铁索，全力应战。王小虎三人用尽全力，倒也缠住了白无常。但是白无常渐斩便觉得不耐烦，于是便要施展全力，可是诸葛明月也作起法来，助三人一臂之力。

眼见场面越闹越僵之际，冯和元便立即呼喊道：“明月，别再为难鬼差们。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孩子，了结这六亲尽绝的宿命。”说完便任由鬼差把他绑住。

诸葛明月惊道：“相公！你、你放开我丈夫！”

鬼差道：“冯和元乃是天煞孤星之命，命定六亲尽绝。既然他愿意代子而死，你又何苦逆天行事。”

冯和元也道：“明月，对不起你。我先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跟腹中孩子，再找个好人嫁了吧。”

诸葛明月不由凄然道：“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冯和元不由长叹一声道：“唉……娘子，你这又何必……”便随鬼差而去。

诸葛明月目送着夫君消失，黯然泪下道：“夫君……”

王小虎三人也甚为难过，便扶诸葛明月一起回到厅上，王小虎道：“冯夫人，对不起，不能帮上忙。”

诸葛明月道：“这是命中注定，无可奈何。”

王小虎道：“我们也不便久留，冯夫人，告辞了。”

诸葛明月道：“还是谢谢三位，这有件薄礼，送给三位！有孝在身，不便送行！”

三人推辞不受此礼，然后便拜别诸葛明月，转身离去。

离开冯府之后，他们来到了先前小女孩所指的巷子里，可是这巷子是尽头，没有去路，但是在墙上则有一个挂灯笼的钩子，王小虎便把那小女孩给的灯笼拿出来，挂了上去。灯笼一挂起，便自动点燃，随即便照出了前方一条路来，当真让三人为之吃惊。

三人走进那条新出现的路里，穿过了这条长巷，便来到了另一个与之前相反的地方，这里的景象与刚才的地方一样，但是却幽暗无比，并且有一股阴森的气氛。

沈欺霜道：“这里就是鬼都？”

王小虎道：“嗯，我们走吧！”

刚进入鬼都，王小虎便小心撞到了一位大婶，三人连忙扶起那位大婶，那大婶道：“鬼都阴森，最不方便的就是油料费太贵啦！天没黑就得点灯了，唉！走路要看着路一点啊！小弟弟，你走这么快是上哪去？如果不小心，可能会撞到人。呵呵，不过，撞人总比撞鬼好，你说是吧？”

王小虎道：“呃，大婶，您真会说笑。”他心想：“酆都城那儿连个鬼字都不敢提，这里的人却百无禁忌似的。差别真大啊！”

那大婶道：“是不是被吓到了？放心放心，没事他们不会随便吓你的。”

王小虎道：“我会小心的。”

大婶又道：“有没有打算在这儿定居？我可以帮你介绍房子喔！不过从外面来的人，老是住不久。前不久有个画师，本来住得好好的，却因为他的绘卷底稿被偷而气得搬走了。”

沈欺霜问：“他的大名是？”

大婶道：“是叫游马，还是叫拓野？我记不太得了。听说那个天使绘卷，是他费尽毕生精力绘制出来的，也难怪他。如果是一般的市镇，还可以报官抓贼，这里可没这么方便。他大概再也找不回他的绘卷了吧！”

三人接着走，忽然遇到一位年轻书生在长叹道：“唉，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刻难为情。”

沈欺霜上前问：“公子好兴致，竟在此吟诗？”

李忆如道：“我看他只是在唉声叹气，沈姐姐。”

那年轻书生道：“像你们这种没心没肝的凡人，怎能懂得我的烦恼？”

李忆如生气道：“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没心没肝？”

王小虎道：“忆如，别气了。我看这位兄弟只是伤心过度，随口胡说罢了。”

年轻书生道：“你们不能了解，与心爱之人见面却只能遥遥相望的感觉。”

王小虎道：“如果你有心事，不妨说出来听听，心里可能会好过一点。”

年轻书生道：“自从我犯了那个错之后，她.....她再也不肯理我了。”

沈欺霜问：“她.....她是谁？”

年轻书生道：“就是无双姑娘.....她.....自从那日一别，我千山万水寻来鬼都，不料她对我却是置若罔顾，形同陌路。想无双蕙质兰心，美貌绝伦，惹她气恼至此，都是我的不对。”

李忆如道：“小虎哥，我们去找那个无双姑娘。我非得瞧瞧，怎么样的女人会让人牵肠挂肚。”

沈欺霜道：“名为无双，可能是才貌无双的绝代佳人。”

李忆如道：“那更要去瞧瞧了！”

王小虎低声自语道：“女人啊！好奇心可非一般重，听到是美人就非瞧瞧不可，连小女孩也不例外。”

李忆如道：“小虎哥，你还在嘀咕什么？快走啊！”

王小虎便道：“好！我们马上去。”

二人便沿路向人探问无双的所在，最后终于在一座屋前找到了这位姑娘。可是李忆如打量着无双道：“你就是无双姑娘？看起来很普通嘛！什么蕙质兰心、美貌绝伦，真夸张。”

沈欺霜道：“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我想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无双姑娘问三人来找她何事，三人如实相告，无双便道：“他竟有脸在那长吁短叹？我真不敢相信。一开始犯错的人，可是他呢！若不是他当时的失约，我也不至于遭逢意外。”

沈欺霜道：“无双姑娘，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李忆如道：“对啊！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

无双道：“告诉你们也无所谓，当年我跟司徒已经是论及婚嫁的未婚夫妻。有一天我们约在山冈上见面，结果我等了好久，他却迟迟不来。”

李忆如道：“我知道，你一定碰上老虎，把你吃掉了。”

无双道：“不是，我们村子旁的山冈是没有老虎的。”

李忆如道：“那一定是下大雨，把你淹死了。”

沈欺霜道：“忆如，别随便乱猜了。”

李忆如道：“好嘛！”

王小虎接道：“不好意思，请继续说下去。”

无双才道：“后来，我等得心急，就往山崖边走，想往下看他到底来了没。没料到我一个没站稳，就从悬崖上直接掉了下去。所以我说都是他的错，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

李忆如道：“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吧？怎么能怪别人？”

沈欺霜道：“嘘！不要火上加油啊！忆如。”

王小虎道：“说穿了，这是件阴差阳错的意外罢了，如果姑娘因此不理睬司徒公子，就太冤枉了。看在司徒公子情深意重的情分上，气他一阵子也就好了。”

无双道：“我现在才气了三百年，还没气够呢！”

李忆如道：“小虎哥，我们走吧！也不知道那个哥哥为什么喜欢这种任性的女人。”

王小虎道：“任性只是表面而已，任性的女人也会有可爱之处。”

沈欺霜道：“是吗？原来如此……”

王小虎道：“总之，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我们这就走吧！”

三人正打算要离开，无双忽然道：“等等。”三人停下，无双道：“这样好了，你们帮我去传个话。”

王小虎道：“姑娘请说。”

无双道：“我有个首饰被北边山上的女妖偷走了，如果他能帮我找回来的话，我就原谅他。”

李忆如道：“好狡猾，你只是想利用人家而已。我才不帮你传话。”

王小虎道：“忆如，别这样，我们帮人家一个忙也无伤大雅。无双姑娘，我们这就去。”

三人便又回去找到司徒，王小虎对他说：“司徒公子，无双姑娘说，你只要能打倒北边山上的女妖，夺回她被偷的首饰，就原谅你。”

司徒惊喜地问：“真的吗？太好了，我这就去。”说完，便一溜烟地飞奔而去。

王小虎道：“走得真快，不知道他上哪去找那个妖女了？”

三人又回去找无双，无双问：“怎样？他怎么说？答应我的条件吗？”

王小虎道：“司徒公子一听说姑娘的条件，马上就消失无踪，不知上哪去了。”

无双道：“准是害怕，找地方躲起来了。没用的家伙，我怎会跟这样的人互订终身呢？”

王小虎道：“姑娘不用气恼，说不定他是想办法去了。”

“想什么办法？他这人最没脑子了。当年，他看到我掉到崖下，心急之下就一股脑跳了下来。他还有大好的前程，这又何必呢！真傻……”说着，无双竟流下泪来。

李忆如笑道：“哈哈，你明明很爱他嘛！”

沈欺霜道：“忆如，不要笑了。你看无双姑娘如此伤心。”

王小虎道：“这些复杂的心情实在不是我们外人能懂的。”

无双道：“你们走开，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三人只好转身就走，当他们来到市集时，在一家杂货店前看见了司徒的身影，见他正被一个老婆子给打倒在地。三人急忙赶上前去，扶起司徒，并道：“司徒公子，原来你在这里？这个老婆婆就是所谓的妖女？”

司徒道：“没错！你快把无双姑娘的首饰交出来。”

王小虎道：“司徒兄，我们来帮你。”

李忆如道：“虽然那个女人又任性又讨人厌，不过看你可怜，还是帮你一下吧！”

沈欺霜道：“其实无双姑娘心中也是一片深情，只是个性太强，不懂表达方式而已。”

王小虎道：“总之，条件是无双姑娘自己订的，只要抢回首饰，一切就可以圆满解决了。”

那老婆子怪声道：“想跟姥姥我抢东西？门都没有。你们几个后生小辈，实在太不自量力了！”说完，竟然幻化出原形来，向众人扑击过来。王小虎急忙一手把司徒扯向后方，然后挺刀迎上。

这女妖身手了得，而且还会魔法，沈欺霜见王小虎战得吃力，赶紧也拔剑加入战团。二人合力，才把女妖给击退，李忆如早已放出锦八爷，从女妖身上把那件首饰给偷了回来。

等女妖退后，王小虎便把首饰交回到司徒手上，并说道：“司徒兄，你实在太冒险了，这不是你能应付的。”

司徒道：“为了无双，我也只好……只要无双肯回到我身边，这些都是值得的。”

王小虎道：“现在已经夺回了首饰，你快拿去给无双姑娘，你们终于可以和好了。”

司徒道：“我……拿到首饰简单，去面对无双却是难上加难。”

李忆如忍不住大声道：“胆小鬼，有什么难的，快去啊！别让我们白白帮你们打了这一架。”

沈欺霜道：“所谓近情情怯，司徒公子有此反应，也是情有可原的。”

王小虎便道：“我们再跑一趟，告诉无双姑娘这个消息吧！”

司徒连忙拜谢三人，三人便又回到无双那里，但是王小虎尚未启齿，李忆如便拉住他说：“嘘！小虎哥，你不要说，让我来说。”

王小虎道：“忆如，你该不会又要打什么馊主意吧？事关人家的幸福，你可不要……”

李忆如道：“放心放心，看我的！”

然后就走到无双的面前，无双一见是他们，便道：“你们这次又想说什么，是不是司徒那儿有何消息？”

李忆如道：“我们是想告诉你，那位哥哥真的听你的话去抢首饰了。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被女妖打了一掌，别说首饰没抢回来，他自己也活不成了。”

王小虎怔道：“天！忆如！你居然骗人？”

无双则惊讶道：“我不信，他本是鬼，怎会死亡？”

李忆如道：“你没听过魑魅魍魉吗？人死为鬼，鬼死化为魑魅魍魉，一辈子无法超生。可怜你赌气了几百年，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无双登时激动地道：“我不信！我不信！”

沈欺霜叹了一口气道：“唉，忆如，你瞧你……无双姑娘，我告诉你……”

无双却道：“别说了，我不知道他真的会去，我也不知道他会死。呜呜……这都是我的错。”便痛哭起来。

王小虎道：“姑娘，其实刚刚忆如是开玩笑的。”

就在这时，司徒快步而至，趋至无双面前道：“无双，你为什么哭了？”

无双道：“你.....你没死？你不是被那女妖杀了吗？”

司徒道：“我没事，是他们帮我打跑女妖的，首饰我也帮你拿回来了。”说着，就把首饰拿出来。

无双道：“你们居然骗我！太过份了。”

李忆如笑了起来，王小虎道：“如果不是忆如撒了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又怎知道你的真心呢？现在首饰既然已经寻回，你们就和好如初吧！”

无双道：“这.....既然是我的承诺，我自然会做到。”

司徒道：“太好了，无双，你终于原谅我了。”然后对王小虎三人道：“就此告辞，希望他日还有相逢的机会。”

无双道：“我们走吧！别理这些骗人的家伙。”说完，二人便一同消失于他们的视线内。

沈欺霜笑道：“呵，他们总算能圆满的团聚。人间有情之人难圆，若连进入鬼界也无法聚首，岂非永世遗憾？”

王小虎道：“是这姑娘脾气太大了，若她一年年气下去，司徒公子该如何是好？想想，我们的确做了件好事。”

沈欺霜忽向王小虎问道：“若我哪天也生着你的气，不理你，一百年一百年的气下去，你待如何？”

王小虎便道：“当然是学司徒公子费尽心机求取原谅。不过，我知道七七是个温柔的姑娘，永远不会气我、怨我。”

沈欺霜道：“那可不一定，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如何？”

“若你有一天……没什么。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沈欺霜脸上一红，然后向前就走。

王小虎愣道：“是吗？”

李忆如在旁边道：“小虎哥，你真笨，要再追问下去啊！沈姐姐一定是有重要的话要说。”

王小虎愣笑了一下，便和李忆如一起追赶上去。

第十一章 救父（上）

三人走到了一座神殿前面，竟然看见先前在酆都城中为他们指路的那个女孩在此笑脸相迎，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又高大又胖，样子呆呆的少年。

那女孩道：“嗨！又见面啦。”

王小虎道：“怎么又是你？”

那女孩道：“怎么不能是我？我就是天鬼皇的女儿，叫魍妹，旁边是我老哥天魑皇。”

李忆如道：“原来是鬼叔叔的女儿，魍妹妹，快带我们去见鬼叔叔呀！”

魍妹却道：“先等等，有没有搞错啊！你这小女娃儿叫我妹妹？我的年纪还不知道要比你大多少呢！”

李忆如笑道：“对不起，魍妹……姐姐，能不能带我们去见鬼叔叔？”

魍妹道：“要见我爹爹，先要问过我哥哥。”

李忆如便向那大个胖子问道：“那么，天魍王哥哥，能不能快带我们去见鬼叔叔？”

天魍王口吃地说：“见……爹……爹……打……见……”

三人愣住，王小虎道：“什么……？”

魍妹道：“听不懂吧？鬼都的习俗，要到人家家里面，就必须要先打赢那家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动手吧！”

李忆如忙道：“等……等等，怎么这样？”

可是不由他们推搪，那天魍王已经挥拳向三人轰来。这天魍王的样子看上去呆呆的，但是这一拳打来，却不含糊，力道极猛，三人连忙向后退开，仅堪避过这一拳之劲。

三人也知道别无选择，只好全力应战。天魍王拳头虽然猛，但是身体高大又胖，所以动作比较迟钝，沈欺霜踏着轻盈的步法，以一路仙霞派的剑法把天魍王弄得晕头转向，最终破绽露出，王小虎趁势进步而上，一掌印去，登时把天魍王击倒在地。

魍妹道：“还不错嘛！”

天魍王从地上爬起道：“可……爹……爹……见……”

李忆如马上道：“这我就懂了！快带我们进去吧！”

那兄妹二人便引着他们进入这神殿之内，这神殿阴森得很，真不愧是鬼都的宫殿。他们进入到最里层的时候，只见一名书生打扮、容貌枯瘦、全无人色的青衫白袍人迎上前来道：“各位贵宾，你们好！我是鬼皇大人的参谋，我叫秦儒。”三人连忙跟他见礼。

然后大家一同来到天鬼皇的面前，天鬼皇见是李忆如，便笑着道：“小忆如，你怎么会来到鬼都？不跟鬼叔叔说，我亲自出去接你啊。怎么愁眉苦脸的？快跟鬼叔叔说是谁欺负小忆如啦？”

李忆如一见到天鬼皇，就眼圈一红道：“鬼叔叔……”

天鬼皇急忙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鬼叔叔！”

李忆如便哽咽道：“大……大魔头……孔璘把……把爹爹……抓走了！请鬼……鬼叔叔……帮忙……叫孔璘……放……放出爹爹！”

天鬼皇吃惊道：“这怎么可能？恩公的剑术造诣臻入化境，天下间大概已无敌手。孔璘这厮，又岂有如此能耐，能抓得住恩公？”

李忆如道：“孔璘……是利用……爹爹思念娘亲之心，找人假扮娘亲，趁隙偷袭爹爹的……”

天鬼皇道：“嗯？怪了！孔璘这厮虽然不讨人喜欢，但是从不至于耍这种卑鄙手段。唔，大概是自知与恩公武功差太远，所以才不得已偷袭的。但是到底是何目的呢？不想想当年是谁救我们出锁妖塔的，竟敢暗算恩公！”

鬼书生秦儒这时道：“大王，救恩公要紧啊！”

天鬼皇点头道：“是啦！小忆如不用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去找孔璘！我知道他的窝在哪，他会听我的！”

李忆如连随多谢天鬼皇，天鬼皇则对天魑王和魍妹道：“阿妹、魍弟，你们兄妹俩就代为处理鬼族事务。我去去就回，不用担心！秦儒，跟我一起去！”

大家就齐声答应，于是天鬼皇便带领众人前往孔璘的老巢，去找他晦气。

孔璘的老巢是龙门邪域，在龙门山一带，距此并不太远，天鬼皇带着大家来到了龙门邪域的宫阙之内，天鬼皇一来便大声呼喝：“孔璘，你给我滚出来！死孔璘，你再不出来，老子就拆了你的狗窝！”

话声一落，就见孔璘的身影从天而降，微笑道：“原来是天鬼大哥呀！”当他看见天鬼皇身边竟然还有王小虎三人时，脸上闪过一丝阴霾，随即道：“什么风把天鬼皇大哥给吹来？小弟可要好好款待。”

天鬼皇则道：“哼！别跟我装蒜了！你一看就知道我为何而来，还不快快请出我们的恩公李逍遥！”

孔璘仍然假装不知地说：“李掌门不是在蜀山吗？又怎么会到我这儿来呢？”

李忆如立即道：“你撒谎！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你把我爹爹抓来的。”

孔璘脸色一沉，天鬼皇则道：“快把画轴拿出来！”

孔璘忙道：“天鬼大哥误会了，我只是有事想请李掌门帮忙。”

天鬼皇道：“少跟我废话！我说把画交出，放出恩公！”

孔璘道：“这.....天鬼大哥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请来李掌门，确是有事请他帮忙。现下天鬼大哥不明究理就来要人，以为我孔璘好欺负吗？”

天鬼皇道：“就算你没看在以前我常帮忙你的面子上，也该想想李掌门是救我们大家出锁妖塔的大恩人啊！你竟施诡计抓了他，这不是恩将仇报是什么！”

孔璘道：“天鬼大哥，这你就错了，我请李掌门来是攸关我魔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怎可因那小小恩惠，忘记我身为魔族掌旗使的重责大任呢？如果魔尊复活即能重整魔界，现下我已找齐三样魔器，只要等时候一到，再靠李掌门就可救出魔尊。”

天鬼皇道：“我这是跟你好好地说，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再不交出画轴，我就将这魔域夷为平地！”

孔璘闻言，不由咬牙地哼了一声，然后道：“好吧！天鬼大哥，你既然如此坚持，我就只好把画拿出来。到时候请出李掌门，天鬼大哥可要帮我说情，请李掌门帮帮我们。”

天鬼皇道：“到时候再说吧！”

孔璘就从怀内把画轴拿出，然后将画轴交给天鬼皇，天鬼皇接过来端详道：“哦，就是这画轴……”却在这时，突然一股猛烈的掌力侵入天鬼皇体内，震得天鬼皇脏腑翻滚。受袭之下，天鬼皇迸发出功力来，反身一掌轰去。原来突袭他的人竟是鬼书生秦儒，而天鬼皇这全力一击，也把秦儒即时重创在地。

天鬼皇惊讶道：“秦……秦儒？你……你做什么！”

孔璘这时大笑道：“哈哈！老鬼头，想不到吧！秦儒根本就是我的人，跟在你身旁，只是为了伺机夺你之位，使整个鬼族为我所用！”

天鬼皇惊怒交加，立即退至王小虎三人身边，把画轴交给他们道：“小虎，画轴你拿去，你快带着她们离开，这里交给我！”

李忆如道：“鬼叔叔……”

沈欺霜道：“天鬼皇前辈，我们不能丢下你自己逃走！”

王小虎道：“没错！我们留下来，一起对抗他！”

天鬼皇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又打不过他，留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快听我的话，离开这里！”

孔璘冷哼一声道：“哼！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天鬼皇马上喝道：“小虎！听话，快走！去想办法把李恩公给救出来，快！”

王小虎只好道：“前辈，那你……多保重！忆如、欺霜，我们走！”李忆如无奈地说：“鬼叔叔……”只好跟随小虎他们一起向外飞奔而去。

孔璘道：“别白费力气，他们是逃不出我龙门邪域的！”

天鬼皇拦住他的去路道：“孔璘！别以为我受了伤就好欺负！让我们像以前一样，打上个数百回合吧！”

孔璘道：“天鬼大哥，此时的你并非我对手的，这又何苦？”

天鬼皇不和他多言，身形一动，便催运掌力，向孔璘扑杀过来。

此时，王小虎、李忆如、沈欺霜三人飞奔向前，才冲出第一层宫阙，李忆如便停下来，担忧地说道：“鬼叔叔……”

王小虎道：“忆如，我们听前辈的话，先把画轴带出去！”李忆如只好点头答应，于是三人继续向前逃，但是这龙门邪域之内，道路曲折，犹如迷宫一样，而且妖魔盘踞，危机四伏，三人一路逃生，屡屡遇到

伏击，王小虎拼尽全力，在前开路，沈欺霜则护着李忆如在后，经过了一个时辰的冲突，才终于见到出口的位置。

三人快步从出口走出，原来是一片树林地带，他们才走出十来步，就见前面闪出一人，拦住去路，王小虎惊道：“你是……偷袭天鬼皇前辈的那个人？”来人正是鬼书生秦儒。

王小虎不由怒道：“你这奸徒，竟然没死？”

秦儒道：“呵呵……当然没死，所以才特来此处，等着夺回画轴！倒是天鬼皇身受重伤，绝非孔璘大人对手，此时该已一命呜呼了！”

“你……好，我们也正好来替鬼前辈复仇！”说罢，王小虎已然拔出天吒，催刀向秦儒袭来。

这秦儒身法敏捷，只一纵便躲开王小虎的攻势，身在半空，手上却已发招，他手中的铁笔划出一道凌厉的劲力，横扫而来，王小虎急忙缩身狂退，结果那一道劲力竟把地面划出了一道深达尺许的坑痕来。

眼见这秦儒手段高强，沈欺霜当然不能再袖手旁观，当即拔剑杀上前去。沈欺霜一剑掠出，带动起一阵波澜，压向秦儒。秦儒慌忙运起内劲，在自己身前划出一道气墙，把沈欺霜的剑势化解。接着，王小虎抡动天吒，席卷而至，秦儒挥动手中铁笔，以快如疾风的手法迎击。只听“叮叮当当”的兵器交击之声连串响起，秦儒和王小虎已近身拼了数招。但是秦儒不及王小虎力猛，拼斗数招之后，竟被他震得向后连退三尺。

秦儒见王小虎厉害，于是便一翻袖子，竟然从袖里扬起一把碧绿色的烟雾来，向王小虎袭来。李忆如惊呼：“毒烟！”王小虎闻言，连忙运起天吒，不停旋转，务求以刀劲把这阵毒烟吹开。可能是在危急关头

激发了王小虎的潜能，天吒竟然刀光大放，似与王小虎融合在一起，刀劲狂放，立把这阵毒烟催灭，刀劲还直扑秦儒身前。

秦儒大吃一惊，连忙运起十成功力来硬接这一刀劲。结果还是挡不住，就被刀劲震得“哇”地狂吐一口鲜血。秦儒自知不是敌手，便不再纠缠，转身便逃。

由于秦儒身法灵活，王小虎三人也无法追得上他，只能由他逃去。此时，李忆如想起秦儒刚才所言，不由悲愤道：“可恶，鬼叔叔他……”

王小虎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离开此地！如果不能把画轴安全带出，可就辜负前辈的一片苦心了。”

却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叫道：“你们放心吧，爹爹他没事了！”接着，就见有三条人影从树林中一同出现，正是天鬼皇以及两个儿女，李忆如不由惊喜道：“啊，鬼叔叔？”

沈欺霜也愣着道：“天鬼皇前辈？”

王小虎喜道：“前辈，你平安无事？”

天鬼皇大笑几声，然后又咳嗽几声，接道：“孔璘那厮，想要我的命，还没那么容易！不过几年不见，他的功力真是突飞猛进，也难怪强如李恩公之神人，也会着了他的道！”

魍妹道：“哈哈……爹爹别吹牛了！还不是我们兄妹及时赶到，帮爹击毁孔璘大殿，爹爹才有机会趁乱跑出来。”

李忆如道：“原来是你们救出鬼叔叔的啊？”

天鬼皇道：“这次我先受了伤，才没分出胜负来，实在不甘心。等养好了伤，一定会再找他讨回这笔账的！”

魍妹道：“是、是……爹爹！”

天魍王道：“爹……有伤……我们……家……”

天鬼皇便道：“我儿说我有伤在身，不便久留，要我先回鬼都去了！那你们有空再来鬼都吧！我会好好地招待你们！”

李忆如道：“鬼叔叔……你的伤势还好吧？”

天鬼皇又笑道：“哈哈……咳！咳！伤虽不轻，但养个十天半月内一定能好，小忆如不用担心，鬼叔叔是打不死的！不过你们也要小心，虽然出了龙门邪域，但是还在孔璘势力范围。倒是困住李恩公的画轴，我也不知如何解法，你们有何对策？”

王小虎道：“我想可以前去开封，寻求千叶禅师的帮助。”

天鬼皇道：“嗯，如此甚好！咳咳……那，那我们先走啰！”

李忆如道：“鬼叔叔要多保重哦！”

王小虎道：“真心感谢前辈这次的鼎力协助！”

天鬼皇道：“咳咳……那不算什么！”说完，便和天魍王、魍妹一起施土遁法而去。

而王小虎三人也立即加快脚步，以求尽快离开这树林，脱离孔璘的势力范围。当他们接近树林出口之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人影走来，三人马上提高警觉。可是当那人走到面前时，三人才发现是友非敌，来者正是喻南松。

喻南松看见三人，也欢喜道：“啊，果然是小虎？你们没事吧！”

王小虎道：“喻大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喻南松道：“师尊算出你们近日有大劫难，命我赶来相助。我远远发现这边林子有骚动声，所以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

王小虎道：“啊，千叶禅师真是神算啊！本来是天鬼皇前辈，带着我们到掌旗使孔璘那里，为我们索取禁闭逍遥哥的画轴。不料，却遭到对方的偷袭！我们带着画轴千辛万苦逃了出来，然后就在这里遇上喻大哥。”

喻南松道：“放心吧！我教派弟子众多，你们无需再害怕了！我这就带你们前去开封，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师尊一定都能为你们解决。”

李忆如道：“那位老和尚能帮忙救出爹爹吗？”

喻南松道：“我相信师尊一定有法子的。”

王小虎道：“我们原本也正打算去向千叶禅师请求协助的，既然巧遇了，那就麻烦喻大哥带路！”

喻南松便道：“嗯，我们走吧！”

于是，在喻南松带引下，不用几天时间，便来到了开封城，他们刚一进城，就见一名明宗弟子迎上来道：“师兄，您来的正好！”

喻南松道：“啊，怎么了？”

明宗弟子说是千叶禅师有事出了门，现在其他弟子正在前面有事等他去商量。喻南松便道：“好，我这就过去。”然后回头对王小虎三人道：“小虎，师尊似乎正巧人不在……你们要不要先在城中逛逛，再来找我？”

王小虎道：“好啊，喻大哥！刚好也休息一下。”

喻南松便道：“嗯，那就先暂且告辞。”

于是，双方就在此分手，喻南松与明宗弟子先行，而王小虎三人则在城中闲逛，并寻找落脚的地点。

走了一会儿，就有一位姑娘上前问道：“先生，要不要买斤灯油？”

王小虎道：“抱歉，我不需要。”

那姑娘道：“唉！今天到现在，一斤灯油都没有卖出去呢！本以为这里夜间生活盛行，卖灯油最好了，没想到生意还是不好。前人说过，长安居、大不易。这开封城，也不容易生存呢！”

王小虎便好言安慰她几句，接着大家聊了起来，那姑娘便对三人说：“说起我们城里的妓院，那可奇了。一到晚上，就把房子里点的跟白天一样亮。可是也从来没听说他们多买灯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那家妓院已经被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烧光了。这真是不幸啊！”三人听罢，也觉得奇怪。

接着，他们记起在彩璃集时受过一个叫司赭的人所托付，要送信给他的妹妹，于是他们向人打听之下，果真找到了司赭一家的所在。王小虎把司赭的信交给了他的妹妹筱月手上，筱月看了，感激不已，她的未婚夫乃查为了表示谢意，还拿出一些银两作为报筹，三人坚持不肯收，乃查则再三请求他们收下，王小虎只好道：“那么，敬谢不敏。”便把这报筹收下。

三人继续在城中逛逛，来到了一座被烧坏的楼阁前，只见有一位衣着富贵的老者看着这楼阁在轻叹，王小虎问他何事感叹，那老者道：“真让人伤感，以前这儿可是灯火通明的妓院哪！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客人前来光顾，门庭若市。每到夜里，妓院里点起无数灯火，将房子照得跟白昼一样明亮。真没想到，一夜之间，妓院就变成这副模样。”

王小虎问道：“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者道：“事情说起来真叫人伤心。不久前的一个夜里，突然落起了一阵大雷，轰隆隆响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着，整个妓院就这样烧了起来。那把火大得叫人来不及救，一个晚上妓院就给烧光了。那个盛况，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吧！真怀念以前啊！嬷嬷们一喊，就有成群结队的美女下楼来接待客人。一整天躺在美女的怀中饮酒享乐，倾听丝竹之音。舞伎在身边跳舞，美食一盘盘的端上来，美酒永远也喝不完。怎样，你听了很羡慕吧！”

王小虎道：“这……听起来是很不错啦。”

李忆如这时拉了拉王小虎的手道：“小虎哥哥，别理他。讨厌的色老头。”

沈欺霜也道：“是啊，这些浑话，还是别听的好。”

但王小虎还是有些好奇，就带二人一起走进那妓院的废墟中探个究竟。谁知道他们一进入这楼内，却发现有一女子的身影在其中，王小虎便上前呼唤：“姑娘！”

那女子一听，马上回过头来道：“这位公子，你看得见我？”

王小虎道：“当然看得见。姑娘，你怎么这样问？”

这时，李忆如道：“小、小虎哥，她是透明的！她是鬼魂！”

沈欺霜吃了一惊，仔细看看，果如忆如所言，便道：“啊！真的耶！”

那女子便道：“你们别怕，我并没有害人的意思。”

王小虎道：“姑娘为何流连于此？”

那女子道：“别问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三人还是觉得她有心事，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心中挂念年幼的弟弟，所以才会阴魂不散，流连在此。三人便决定为她解决心头之念，便问清了她弟弟的名字，然后就去找他。

第十一章 救父（下）

好不容易才在市集上找到了她的弟弟大毛，王小虎便对他说：“你姐姐要我传话给你。”

大毛道：“姐姐？我才没什么姐姐呢！”

“群芳阁中的如花姑娘，难道不是你的姐姐？”

“谁认那种下贱的女人当姐姐，我早就跟她没关系了。”

李忆如一听，不由生气道：“死小孩，你竟然骂自己的姐姐？该打！”

大毛道：“你还不是个小孩而已？”

沈欺霜道：“小弟弟，你姐姐要我们告诉你，要孝顺爹娘、好好唸书。你姐姐还说，不要一天到晚在街上闲晃，不要让爹娘担心。”

大毛道：“都说我没有姐姐了，你们没听到吗？而且她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是哪来的？”

李忆如道：“我知道了，这种小孩叫做不打不成器，我们打他一顿，他就会听了。”

王小虎道：“你姐姐都死了，你何必如此恨她？她只是希望你今后当个乖小孩罢。”

大毛却道：“不听！不听！我什么都没听到。”说完，扭过头来不理他们。

李忆如便道：“小虎哥哥，我们走了，别理他。”

王小虎无奈道：“这.....会不会有负所托？”

三人只好就这样回到妓院里，对如花说：“我已经把你的教诲转告他了，不过.....他好像没有听进去。”

如花叹道：“唉，等他长大，总有一天会明瞭姐姐的苦心吧！我也无能为力了！”

沈欺霜道：“阴阳殊途，这位姐姐，你还是放下心事，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别再眷恋此生。”

如花道：“谢谢你们帮了我这个大忙。”

王小虎便道：“不过传个话而已，不足挂齿。”

李忆如道：“这位姐姐，你千万别伤心，有这么好的姐姐却不知珍惜，是他自己没有福气。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姐，一定开心极了。”

如花道：“千恩万谢也不足表达我的感激之意，我有一面镜子藏在市集的某个摊子内。是一个富商赠送给我的，因为相当珍贵，我怕遭人妒忌，所以藏了起来。你们若经过，请取走镜子，聊表我的心意。”说完，便化作一缕清烟，消失于众人的面前。

王小虎叹息道：“虽然有些缺憾，不过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吧！”

他们在楼中又探查了一会儿，李忆如不小心碰到一个大花瓶，结果竟然启动了一个机关，在地板上出现了一个密道的入口。三人好奇之下，便走进密道里去。

进入密道之后，来到尽头处，突然有一只身形庞大的怪物跃出来，张牙舞爪地要袭击众人，众人连忙迎战。这妖怪虽然凶恶，但是似乎并

非要伤人命的怪物，和众人打了一阵，便被众人制服下来。

李忆如道：“乖……听话……”

那妖怪叫了几声，李忆如便道：“我们不会伤害你，只要你不要胡乱攻击人。”

“吼……吼……”

“啊！你说你是集天地之间雷电之精气而形成的？”

王小虎道：“难怪如此厉害！”

那妖怪又叫了几声，李忆如便道：“好，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不要乱伤人，不要乱生气，我就让你跟着我。”

那妖怪连吼几声，李忆如道：“没得讨价还价，脾气还那么不好，我就不理你了！”那妖怪才乖乖地低下头来，李忆如便道：“这样才对！来吧！”然后就把妖怪收入了油纸伞内。

沈欺霜道：“忆如，你不怕牠会伤害你吗？”

李忆如道：“七七姐放心，雷兽之前因为没人教育牠，才会如此暴躁易怒。牠以后如果跟着我，我会好好教导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有份使命感似的，无法拒绝牠。”

王小虎道：“嗯，不过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吧！”

三人便离开了这妓院废墟，并来到客栈中落脚。在客栈歇息了一天，次日，他们继续到城里游玩。

他们来到了市集中，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书生在卖字画，三人上前看看，并和这名书生聊了起来，那书生名叫江赋，是个爱书如命的人，

他说：“孔夫子曾经说过，‘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人不读书是不行的，不得其门而入，就犹如自围墙上眺望。只能见到室家之好，却不知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因此，读书必须既深且广，无常师，却处处为师。”

王小虎道：“既然如此，您能否推荐一本书给我呢？”

江赋道：“如果真要念，就从诗经开始吧！这也是孔老夫子说过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念诗可以端正心智，纯正思虑，百利而无一害。”

“原来如此，受教了。”

“如果想研习数术，这里有一本‘缉古算经’。这是唐初术学家王孝通所著。上面列有计算月亮方位、计算粮仓修筑等问题。这些题目不只纯粹做学问，实际生活也运用的到。里面记载许多居家必备的药方，不管是腹泻、头痛，都有应变方法。相当实用的一本书喔！”

王小虎又拿起来看了看，江赋又接道：“想看故事吗？这里有一本唐代传奇。有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也有侠女剑客的行侠仗义。还有另外一类，是叙述神仙鬼怪的小说。不管你喜欢什么类型，这里都可以找到。偶尔回归原点，念念经学也不错。唐代编有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进士的标准。五经正义可以作为钻研经学的基础。不过内容上稍有谬误，得自己小心一点，别被书本骗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啊！书本也并非永远正确喔！”

王小虎笑了一下，这时，沈欺霜和李忆如看着另外的画，江赋便又对二人道：“过来看看这幅画，颦眉秀目、樱唇含笑，好一个秀丽佳人。诗中有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真正的美是浑然天成的。”三人问他这画买什么价钱，江赋便道：“这幅画只卖你三千文钱，很便宜吧？”

王小虎道：“唉！好像有点贵。”

江赋道：“真正的美是无价的，我卖的很便宜了。这幅图的画师牟罗，还有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使绘卷。收藏着他近年所画的，可惜被可恶的小偷给偷走了。否则的话，我真想让您看看真正的美人是何模样。”

三人听他说起天使绘卷，便又想起一路上来听说的，对这画卷的兴趣可谓越来越浓了。

他们又在这市集的一个无人摊子中找到了如花姑娘所说的那面镜子，原来真的是一面宝镜，于是众人便收藏下来，留作日后之用。

他们继续在城中走动，又从一位姑娘口中得知天使绘卷就在开封这里，但是前阵子被野兽给叼走了，跑到了城郊的树林去。另一位小女孩则说是一只白色的怪物跑到被烧的妓院中，把这绘卷给叼走的。

于是，三人决定去找回这天使绘卷，便径出城郊，直奔树林而去。到了树林的尽头，他们发现原来偷走天使绘卷的竟是一头白色的巨熊，于是王小虎使出“虎煞”之力，把那头白熊击昏在地，然后从牠的爪里拿回了天使绘卷，再一同离开树林，返回城中。

沿途之上，他们打开天使绘卷来看，里面所画的美女果然美丽迷人，彷彿天仙，难怪这么多人为它所痴迷，三人也很高兴能得到这样的宝物。

回到城中以后，迎面看见一位老人唸叨着走来道：“我省吃俭用了几个月，终于存够了钱买肉。本来以为可以进补一顿，没想到打开一看，竟是一块腐烂的肉。去找肉铺老板理论，却只换来他的矢口否认。唉，我只能继续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了。”

沈欺霜便对王小虎说：“王大哥，老爷爷处境堪怜，我想.....我想拿些钱把他的东西买下，你说可好？”

王小虎道：“当然，七七的话我岂敢不从。这么多年了，七七一点也没变，依旧是个心肠软、脾气好的女孩.....”

沈欺霜道：“王大哥.....哪儿的话.....我、我只是想要帮助老爷爷.....”

王小虎道：“不，七七的温柔与善解人意是有目共睹的。”

李忆如道：“小虎哥，看不出来你也这么会说话？”

王小虎便上前对那老人道：“老爷爷，我用五百文钱跟你买这块肉吧！”

老人一听，甚感意外：“这块肉可是吃不得的，你们买来做什么？”

王小虎道：“不要紧的，我们另有用途。”

老人便道：“谢谢你们。好心的年轻人。”

双方便做了交换，王小虎一看，便道：“腐尸肉？这非一般的肉贩能得到的肉，这事情并不简单。”

沈欺霜道：“如果觉得有异，我们不妨去问问看肉铺老板。”

王小虎点头同意：“有道理，我们这就去。”

老人则再三谢过他们，便拿着五百文钱欣然而去。

三人带着那块腐尸肉，来到了那肉贩的店前，王小虎向那肉店老板问道：“老板，我听一个老爷爷说他早上从你这儿买了一块肉.....”

肉贩道：“他还想着来我这儿骗钱啊？真是不死心。他说那块肉是他早上，寅时左右在我这摊子上买的。这分明就是骗人家！寅时我还没开始营业呢？他要向谁买？”

王小虎道：“会不会是老爷爷把时辰记错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老人家嘛……”

肉贩道：“绝对不可能，他拿给我看的肉已经腐烂生虫，我怎么会卖这种东西？”

王小虎道：“既然你这样说，好吧！还好我们已向老爷爷买下那块肉，让他有钱好过日子。”

肉贩道：“小兄弟，你买下了那块肉？可真是好心啊！好吧，我也不叫你吃亏，送你一块烧肉代表我的敬意。”

王小虎道：“其实老板你蛮好说话的嘛！”

肉贩道：“可不是吗？我可是公认的大方，要不是被冤枉，我也不会气得把老头赶走。”

王小虎便道：“谢谢！这块腐尸肉你要不要？”

肉贩道：“别开玩笑，这么一块腐烂恶心的肉，你送我都不要呢！告诉你一件事，其实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因为早上我进店铺时，看到一个小男孩身影一闪而过，我以为是眼睛花了。说不定是有什么妖魔鬼怪作祟也不一定。”

沈欺霜怔道：“妖魔鬼怪？王大哥……这件事情……”

王小虎道：“我们一边处理正事，一边查访此事吧！既然知道有这件事，也不好放着不管。”三人在城中查访，从那位卖灯油的女孩口中得

知，除了在肉铺有妖怪偷肉之外，还有人常常在坟场听到一个小孩子的说话声，三人越觉此事奇怪。

接着，他们碰见一个有些奇怪的小童，听见他说偷到了东西，沈欺霜马上上前问道：“小弟弟，偷东西是不对的，你偷了什么东西？”

小童道：“想不到连肉铺也能偷到好东西，赚到了！”

王小虎闻言，马上道：“肉铺？咦？难不成肉铺老板说的小孩就是你？”

李忆如道：“说什么妖魔鬼怪作祟，我还以为有好戏瞧呢！没想到只是一个小贼。”

小童道：“那又怎样？嘻嘻！”

沈欺霜道：“小弟弟，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偷东西是不对的？你差点害一个老爷爷没有东西吃。”

王小虎又道：“还有，腐尸肉是从哪来的？这不像一个小孩可拿到的东西。”

小童道：“要你们管！走开，不要过来。”

沈欺霜道：“小弟弟，你的爹娘在哪儿？他们知道你偷东西吗？”

小童道：“我才没有爹娘呢！他们早就死了。既然他们都没来管我了，你们也别来烦我。”

沈欺霜道：“原来如此……那现在是谁在照顾你？你一个人生活吗？”

小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我也不要你可怜我！”

王小虎道：“我们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真相而已。你千万不要误会。”

小童道：“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假惺惺的人了！”说完，竟拔腿就跑。

沈欺霜欲唤住他道：“啊……小弟弟，你别走！我们……”可是小孩早已走得没影儿了。

沈欺霜不由低眉道：“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疑点重重。而且……这个小孩无依无靠的，我想帮他一些忙……”

王小虎心想：“七七是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了吧！无依无靠的痛苦七七最明瞭了。也难怪她会同情那个小孩。”

沈欺霜又道：“当年，若不是你的帮助，现在的我，不知道已经流落到什么地方。”

王小虎道：“七七，如果路上有机会再碰到那个小孩，我们就好好问清楚一切。”

“王大哥，谢谢你，真抱歉，在这有正事要办的时候，我还如此任性。”

“我们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谢吗？你别太客气了，显得生疏。”

“我们之间无须道谢吗？王大哥……”

“七七，无论你想做什么，尽管开口无所谓，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李忆如心道：“这两个人你一句王大哥、我一句七七，根本就忘记我的存在了嘛！小虎哥，你见色忘友喔！”

三人继续在城中走动，没想到在另一条大街上就见到了那个小孩，那小孩一见三人，便道：“又是你们啊？真讨厌！”

沈欺霜道：“小弟弟，你家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

小孩道：“不要！我才不要告诉你们。”

王小虎道：“我们不是坏人，只是想要关心你而已。”

小孩道：“我现在肚子饿了，想要吃茶叶蛋，你们有没有？给我一个。”

沈欺霜道：“没问题，我们身上刚好有茶叶蛋，小弟弟，这给你。”便递上一只茶叶蛋给他，王小虎则道：“你告诉我们你家住在哪里？那块腐尸肉是哪来的？”

小孩道：“不要！我还是不想告诉你们。”

李忆如道：“喔，说话不算话，小人！”

小孩道：“你说什么！我才不是小人。这一点茶叶蛋我根本吃不饱，我要喝的东西。”

沈欺霜就道：“喝的？蜂王蜜行不行？”

“好吧！勉勉强强啦！”

李忆如看不惯他的作为，便道：“沈姐姐，你何必对他这么好？这种没有家教的小孩，根本不用管他。”

沈欺霜道：“忆如，你知道吗？一个人的身世并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你很幸福，所以更要体谅别人的不幸。”

“沈姐姐……我……”李忆如不禁自觉惭愧。

沈欺霜道：“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说不定就会改变他的一生，就跟当初的我一样。”然后又对那小孩道：“小弟弟，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身世了吗？”

“我.....我.....我只是街边的小乞儿罢了。”

“我以前也受过同样的帮助，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对我伸出援手，让我脱离孤单的生活。”

那小孩听了，语气不由一转道：“你.....我.....我只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孩而已，你不用对我伸出援手。”

“不，你一定是太孤单了，才会做这些事情，一个人很寂寞吧？”

“不会啊.....我早就习惯了。”

“太逞强，会让自己更痛苦喔！以前我也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藏心中，默默忍耐着.....”

王小虎在旁边听见，不由低语：“七七.....想不到你.....”

沈欺霜接道：“告诉我们，那些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

小孩便道：“那些东西是我从坟地附近捡来的，到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

沈欺霜有些惊讶道：“坟地？你常去那儿吗？”

小孩道：“何止常去，我就住在那儿啊！我说过了，我无父无母，睡到哪儿是哪儿。你别露出这种表情嘛！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们走吧！你们是帮不了我的，顶多我以后再也不恶作剧了。”

王小虎道：“七七.....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们就走吧！”

小孩道：“等等！我今天早上顺便在肉铺里偷了个东西，你们帮我拿回去给老板吧！我不要了。”说完，就把一块肉交给三人。

李忆如道：“又是烧肉啊？这家店什么没有，就是烧肉最多。”

王小虎道：“人家是卖肉的，如果不是肉，那会有什么？我们把肉拿回去还老板吧！”

沈欺霜又对小孩道：“小弟弟，谢谢你。以后要做个好孩子喔！”

三人把那块肉带回肉铺，王小虎对那肉贩道：“老板，我们帮你找到了那个罪魁祸首，是个恶作剧的小孩假冒你卖腐烂的肉。”

肉贩道：“真有这种事？一个小孩？我可差点被他骗倒了，还以为是什么妖魔鬼怪呢！”

王小虎道：“老板，小孩还偷走了一块烧肉，他托我们带回来还你。”

肉贩道：“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没说我还没发现呢！就当是我送你们的礼物吧！”

王小虎只好说声多谢，然后三人又再次回去找那小孩，沈欺霜道：“小弟弟，我们已经帮你把烧肉拿回去还了。以后要当个乖小孩，千万不要再偷东西了。”

小孩道：“好，我知道了。”

沈欺霜道：“我姓沈，你可以叫我沈姐姐，我住在峨嵋山上。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可以到那儿找我，知道吗？”

小孩道：“沈姐姐，我知道了。”

李忆如道：“咦？怎么突然变这么乖？很可疑喔……”

小孩道：“沈姐姐，以后我一定会去找你，还有.....这个给你，是我抓的。”说完，就把一件物品交给了沈欺霜，然后便快步离开了。

王小虎道：“他在着急什么，跑这么快？”

沈欺霜道：“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我这个东西？”原来他手上的是一只“朱星”。

李忆如道：“沈姐姐，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一定是喜欢上你啦。所以送东西来讨你欢喜。”

沈欺霜道：“别胡说！那不过是个小孩。”

王小虎却道：“呃.....我倒觉得忆如说的不无可能。这小孩这生当中，可能还没碰过像七七如此温柔对他的人。真是的，心情好复杂。幸好只是一个小孩.....”

沈欺霜没有听见王小虎说什么，只是有些担忧道：“我连他的名字都还没有问清，他就这么走了。”

王小虎道：“别担心，有缘自会相见的。我们先放下这件事情吧！”

于是，三人便回到客栈里面，又歇息了一天。到了第三天，他们才决定去找喻南松。

第十二章 幻境

三人来到摩诃寺前，向寺僧报称是喻南松的朋友求见，寺僧入内通告，过了良久，喻南松出迎道：“师尊已经回来了，正在里面等候。”

三人便随喻南松进入摩诃寺内，这座摩诃寺果然庄严无比，僧人们在里面或打扫、或诵经，相当勤快。他们随喻南松来到了大雄宝殿前，喻南松道：“我先去通报师尊一声，小虎你们随后过来吧。”

喻南松便先行进入殿内，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喻南松的召唤声，三人才一起走进大殿中，趋至千叶禅师跟前，王小虎道：“晚辈等见过大师。”

千叶禅师道：“不必多礼，因何去龙门邪域？实在太危险了。”

王小虎便道：“晚辈是得知李掌门被孔璘用计所擒，故前往营救。”

千叶禅师惊讶道：“啊，李掌门他……”

王小虎道：“大师，李大哥正困在一个画轴之中！我们不知如何将李大哥放出，还请大师相助。”

千叶禅师当即道：“哦，将那画轴给老衲看看吧。”

王小虎就说：“忆如，你将画轴交给大师过目吧。”

李忆如就把画轴交给千叶禅师，千叶禅师接过一看，便道：“嗯……此乃魔族法宝——幻魅画轴！孔璘以其困住李掌门……是为何目的？”

王小虎道：“前辈，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不过有听到他提到似乎与魔族存亡有关，并与三件魔器也有莫大关系！”

千叶禅师马上变色道：“难不成……不……不可能……”

“千叶大师知道？”

“不……事情尚未明朗，老衲不敢妄加猜测。不过，寻回魔器乃是整个正道武林之事，王少侠也不必自责。”

李忆如这时道：“老和尚，你讲了半天，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救我爹爹出来啊？”

千叶禅师道：“小施主，这幻魅之轴是魔族可怕的法宝之一，寄宿着幻画魅妖！此妖魔力强大，更擅操弄人心愿念、回忆……进入画中之人，往往会因此深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老衲劝诸位不可轻举妄动，待想出万全之法再……”

李忆如却抢着说道：“不行啦，我要赶快救我爹爹出来！”

千叶禅师道：“小施主，这……”

李忆如道：“求求你嘛！人家好担心爹爹在里头，不知受了些什么折磨……”

千叶禅师听李忆如这么说，只有长叹一声道：“唉……好吧！南松，你去替老衲取来传音法螺。”喻南松应声是，便回身走进殿后而去。

大家就在殿上等候，过了一会儿，就见喻南松从里面出来，把传音法螺呈到千叶禅师面前，千叶禅师道：“好，你将传音法螺交给王少侠。”喻南松应声是，就把传音法螺拿到王小虎手中，千叶禅师接道：“王少侠，此乃老衲法器——传音法螺，可与老衲心息相通……待会老衲将以法力，送你们进入此幻魅之轴……若有在画中找到李大侠后，即使用此传音螺，通知老衲，老衲再以法力将你们带回。”

王小虎便道：“多谢大师……”

李忆如高兴地说：“太好了，果然还是有法子的嘛！”

千叶禅师道：“李掌门乃正道武林之砥柱，老衲绝不容允孔璘加害于他！不过老衲也先提醒你们，一旦进入画里，虽有老衲法力护持，幻画魅妖仍会试探你们心中的欲念或记忆，使你们迷惑深陷其中！此事请务必小心谨慎……”

王小虎道：“多谢大师提醒，晚辈一定谨记在心。”

李忆如道：“小虎哥，那我们就赶快请老和尚施法吧！”

王小虎这时对沈欺霜道：“对了，七七……你与逍遥哥并无渊源！你就留下吧，不需同我们进去冒险。”

沈欺霜道：“王大哥，若多我一个人，便是多一份力量啊！请让我也跟你们一起，进去救忆如的爹爹吧。”

王小虎道：“嗯，那就有劳大师将我们三人都送入画中吧！”

千叶禅师道：“好，你们三人自己一路多小心了。”说完，便立即念动真言，把三人送进了那画轴之内。

王小虎眼前一黑，只听得耳际呼呼风声，使他不得不紧闭着双眼，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感觉到全身稳了下来，才试着睁开双眼来看，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房间中，他顾盼了四周一眼，便认出这房间就是他在杭州盛尊武家中的房间，不由怔道：“我怎会来到了杭州？难不成这就是画轴内的世界……那么得先找到七七和忆如才行！”

王小虎走出了房间，来到大厅中，竟看见了盛尊武，盛尊武把他招呼过来，然后说道：“小虎，近来你连续破了几个大案子，做的很不错。”

王小虎愣住，盛尊武接道：“过些时日，我将把魔刀刀法最精髓的招式，全传给你与南松。”

王小虎便道：“谢……谢……师父！”

“对了，你爹来信，说近日会与你娘同来杭州，顺便要看看你。”

“我……我的爹娘？”

“是啊，怎么了吗？”

“我.....我的娘亲.....她.....她.....”

“没事了，小虎你下去吧.....”

王小虎虽然感到很惊讶，但也只得应声退下，他心想：“奇怪.....怎么这画妖之幻境如此真实自然？连我死去已久的娘亲都能存在？难不成.....我真的能又见到娘.....？”

他走出大厅之后，向庭院走去，结果看见喻南松向他走来道：“小虎师兄，你起床啦？”

王小虎又是一阵惊讶：“喻大哥，你怎么叫我师兄？”

喻南松道：“师兄，若非你在师父面前力保我，让师父收留我.....不然南松还不知要流落何方呢！”

“这.....”王小虎心道：“难道这真是画轴的幻境？这喻大哥竟跟真的一样！”

喻南松又道：“我要勤练武功，一定要找出灭我全家的仇人！”

王小虎越来越疑惑，于是便打算到外面周围看看情况，从盛府中出来，他遇到了许多以前的朋友们，当他来到了以前黄大妈居住的宅子时，竟看见黄大妈的身影，于是便上前道：“黄大妈？你怎么在这儿？”

黄大妈道：“傻小虎，你在说什么呀？如果我不在这儿，我要在哪儿啊！”

“黄大妈你不是搬走了吗？”

“小虎，我看你是因为七七要回来了，所以乐昏头了吧？”

“七七？要回来？”

“是啊，她捎信回来，说从峨嵋山下来后，会先去山东看他爹娘，再来杭州看我们。”

“七七的娘不是已经……”

“已经什么呀？算算日子，应该就快到杭州了。说起来，七七与小虎你真是登对。一个是名门仙霞派的弟子，一个是‘神眼魔刀’盛师父的高徒，真是门当户对呀。小虎，什么时候请吃喜酒呀？”

“黄大妈你在说什么呀？我……我……”

“哟，小虎害臊咧。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地？”

“黄大妈，我还有事，先走了！”

“不送啦，小虎，等七七回来，记得常来玩啊！”

王小虎回身走出屋后，心想：“连黄大妈都在……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在我的幻境中，七七的娘不但未死，还与她爹爹感情很好。难道这些情境，真我愿望和记忆的投射吗？七七呢，不知道她人在哪里？”

王小虎离开黄大妈的家后，一直走到城门位置，便迎面碰上了沈欺霜，不由怔道：“七七？”

沈欺霜道：“小虎哥，我从峨嵋山回来了……”

“七七，你叫我小虎哥？”

“小虎哥，怎么了？看起来你见到七七好像不是很高兴……”

“七七，你是真的七七，还是……”

“啊，还有假的七七吗？”

“啊，不是的……”

“小虎哥，我告诉你喔！我娘与我爹他们现在感情好好，我好开心喔！”

“七七，你开心就好，七七能够开心，那是我最大心愿……”

“小虎哥，你怎么这样说，七七会不好意思的……”

“我……我该走了，七七！”

“小虎哥，你要去哪里？”

王小虎并不答她的话，而是快步走出了城外，他想：“奇怪，明明知道那个七七是假的，但有些平常不敢说的话，竟还是脱口而出，真不知为什么……但若是七七真能得到幸福，我想我真的也会非常开心……不过我身边的人都一一出现，不知苏姑娘是否也会出现？记得我第一次遇见她时，是在城里，刚才似乎没见着她。再来就是城外山路上，她会在那里吗？”

于是，王小虎便又走到当初和苏媚相遇的山路上，可是周围寂静一片，并无任何动静出现，王小虎喃喃道：“苏姑娘没出现……唉……我怎么这个时候，竟那么在意苏姑娘的事呢？对了，还是说苏姑娘会在第一次见到我的地方等我？我去看看吧！”

王小虎便又再次回返城中，当他回到盛府前面的时候，果然听见苏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道：“哎呀，小虎，原来你在这里啊？”王小虎回头

一看，见苏媚跑到他的面前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不是答应要陪我找寻我的杀亲仇人吗？”

王小虎不哼声，苏媚道：“怎啦？不理我啦！为何不说话？”

王小虎忽然笑道：“呵呵，愚蠢的画妖，你当真以为我王小虎那么好骗？在城里面，当看得到这人，便看不到另一个人，看到那个人，便看不到这一个人，我想要谁出现，谁就会出现，哪有这回事！我已看破了你的幻术！”说完，便拔刀向那个假苏媚挥去。

那假苏媚当即向后一纵，避开王小虎这一刀，恼道：“你.....可恨！”便立即幻化回原形，然后向王小虎袭来。王小虎使出魔刀刀法，一招“真炎斩”划出，烈焰般的劲力奔腾而出，只一招便把那画妖击中，登时使那画妖化为轻烟消散，而整个杭州的幻境也随之消失，变成一个混沌的世界。

王小虎道：“真可怕的幻境.....虽然明知是假的，不知不觉中还是会融入妖怪所设计的陷阱中.....看来我除掉的那只画妖，并不是最厉害的！七七与忆如大概也陷入自己幻境中，但愿不要有危险，得快找到她们！”

想到这里，王小虎便立即向前探寻，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到处都潜藏着危险，王小虎沿途击杀了不少小妖，也不知道走了多长的路，忽然前面有强光出现，王小虎便加快脚步走过去，穿过了这阵强光之后，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内。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王小虎愣着：“这是哪里呢？”忽然从前方传来一群女子的嘻闹声，王小虎便向前探寻过去。

结果在前面的一个平台上，看见有五个女子围在一起说笑嘻闹，正是仙霞派的五大弟子们。

沈欺霜脸红红地说道：“师妹，你别瞎说！”

柳逐霓道：“真的呀，师姐，我看那王小虎挺喜欢你的，每次见着你，一双眼睛就直盯着你看呢！”

厉凌云道：“哼！还不是登徒子一个！欺霜，别跟他走得太近！”

沈欺霜道：“你们说到哪儿去啦。”

齐弄霞道：“有什么关系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柳逐霓道：“想想什么时候能吃到喜酒呢？那喜酒要摆在杭州，还是峨眉山呢？”

沈欺霜脸上红晕越盛，低头道：“你们再这么说，我就不理你们了啦！”

柳逐霓“嘻”地笑了起来，齐弄霞道：“今日是师太的寿辰，我们快上山吧，别太耽搁了时间！欺霜，听说你父母亲也会赶来仙霞给师太祝寿呢！”

沈欺霜道：“我父母亲都会来？真是太好了！欺霜有好久没见到他们了！”说完，五人便一起向前方走去。

王小虎看到这里，也明白过来了，他想：“原来这就是七七她的幻境。七七心中实在是太思念她的师姐妹，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境，看见她听到能见着自己的爹娘时那开心的模样，真教人心疼。哎呀，不对！应该赶快去救七七脱离幻境才对！”想到这里，王小虎马上飞奔而上，来到平台上，他再俯瞰周围的环境，才发现仙霞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深入云雾，尤如仙境一般。

不过这个时候，并非观赏风景的时刻，王小虎只想尽快救沈欺霜脱离幻境，便继续向前追去。王小虎追赶到前方，终于看到了沈欺霜和她的四位师姐妹，王小虎呼唤了一声：“七七！”

沈欺霜回头一看，竟然认不出他，反问道：“你是谁？”

梅胜雪喝道：“大胆妖孽，敢直闯仙霞派？”

王小虎怔道：“妖孽？我是妖孽？”

厉凌云冷声喝道：“哼，孽障，受死吧！”

王小虎双眉一沉道：“七七，我是王小虎啊！这一切都是幻觉，千万别再迷惑了！”

沈欺霜道：“幻觉？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是哪里来的妖怪，为何一直说自己是王大哥？”

柳逐霓道：“师姐，这妖怪说自己是王小虎，外型又分明是个妖怪，以为我们是傻子？”

王小虎心想：“糟了……这一定是画妖搞的鬼！”

梅胜雪道：“束手就擒吧！”

王小虎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想起：“对了……我的虎煞！”随即大喝一声，马上释放出虎煞的力量，向那四名仙霞派弟子的头顶掠过。当虎煞的力量掠过了四名弟子之后，沈欺霜猛然吃惊地道：“怎么会……”

齐弄霞叫道：“欺霜，你还不快出手，你在等什么？”

沈欺霜却道：“你们不是我的师姐妹……”然后便退回王小虎的身边道：“刚刚他使出来的是王大哥的虎煞……虎煞唯有王大哥才能操控

的，他是真的王大哥！你们才都是妖怪！”

厉凌云怒道：“可恶，你这臭娘们……”说完，四名仙霞弟子竟同时现回原形，果真是这幻魅画轴中的画妖。

沈欺霜惊道：“师姐，原来你们是真的不在了……”

王小虎心中难过地道：“七七……”

那四名画妖已然向二人扑来，王小虎急忙拔出魔刀迎上，一人之力战住四名画妖，这四名画妖分别是冰、火属性，两名画妖使用火的妖术、两名画妖则使用冰的妖术，冰火交加，逼得王小虎节节后退。那边的沈欺霜呆了好一阵子，才醒悟过来，连忙拔剑，然后祭起仙霞派的法阵，仙霞派的法阵都是能够增加不同力量的仙术，如今沈欺霜所施展的法阵，正是能加强王小虎力量的“金刚法阵”。

果然，法阵的力量注入王小虎体内之后，王小虎全身热气奔腾，当即魔刀一挥，便使出“真炎斩”这一招，烈劲狂吐，一举冲击过来，结果把两名冰画妖率先催毁。两名火画妖见势不妙，转身欲逃，沈欺霜却已使出“御剑术”，一道强大的剑气从背后狂袭而来，一下子把两只火画妖打得灰飞烟灭。

画妖一灭，这个仙霞派的幻境便立即消失了，沈欺霜看着王小虎，低头道：“王大哥，对不起……”

王小虎道：“不……你不需道歉，这不是你的错……是那可恶的画妖，让我们陷入这些幻觉中！”

沈欺霜道：“都是我……都是我害死了师姐们，还差点害了你……”

王小虎黯然道：“七七……”

“我……”

“别难过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快去找找到忆如与逍遥哥！到时候，请逍遥哥替你向孔璘算这些帐！”

“对啊，不知道忆如她怎样了……她的年纪还小，怎能受得了幻境的诱惑……我们要快点找到他才行！”

“好，七七，那我们出发吧！”

二人继续向前进发，转眼进入了另一个幻境中，竟是一个清幽恬静的地方，沈欺霜也被眼前景色所吸引住，说道：“王大哥，这里是哪儿啊？”

王小虎道：“这里是仙灵岛，是忆如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

“那这里是忆如的幻境啰！”

“嗯，应该是的……我们快去找忆如！”

二人向前才走出没多远，就发现前面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二人连忙躲在草丛中，竟是李逍遥与李忆如父女。

只听见李逍遥念诵道：“解愁肠，度思量……人间如梦，倚笑乘风凉。”

李忆如便道：“爹爹，你在唸什么呀？”

李逍遥道：“爹在想，我能与你娘，还有忆如你住在仙灵岛上，过着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生活，真是夫复何求啊！”

“爹，你那么容易就满足啦？”

“哈哈，你这淘气鬼，想要爹帮你做什么事吗？”

就在这时，王小虎和沈欺霜终于再也按耐不住，便一起跃出，王小虎喊道：“忆如！”

李忆如抬头看见二人，便意外地说：“小虎哥……？”

李逍遥也被二人的出现吓了一跳，打量着王小虎道：“你是……”

王小虎道：“忆如，快过来！你眼前那不是你爹，只是一个妖怪！”

李逍遥这时依稀认出王小虎来，便问道：“小虎子，是你吗？”

王小虎厉声答道：“不错，画妖！”

李忆如道：“小虎哥，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是我爹爹呀。”

沈欺霜道：“忆如，我们其实都被困在幻境中啊！”

李逍遥道：“小虎子，好多年不见，逍遥哥都没想到你长那么大了呢？”

王小虎道：“少迷惑我，我早就看穿你们这些妖怪的伎俩！”

李逍遥道：“小虎子，为何一直说我是妖怪呢？”

王小虎道：“忆如，快过来，这里是幻魅画轴，你忘了我们进来就是要救出你爹爹的？”

李忆如道：“可是爹爹人就在这里呀。”

李逍遥道：“小虎子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王小虎道：“好！忆如，我就证明给你看，你眼前的李逍遥是个妖怪。七七，我们上！”沈欺霜当即应道：“好的，王大哥！”于是二人双双拔出刀剑，便向李逍遥发难。

李逍遥道：“为……为何要与我动手，小虎子？”

“少说废话，看招！”王小虎已经一刀向李逍遥劈面挥来。

李逍遥无奈之下，只得应战，他本无意伤害二人，可是王小虎和沈欺霜却是全力施为，出手便是各自的绝招，面对二人如此凶猛的攻势，李逍遥已经不能再退让，于是袖影一翻，内劲催动，一道剑气自他指上迸出，有如利剑一般，险些刮得二人受伤流血。

李逍遥道：“小虎，你们不是我的对手的，何不就此休战，我们有话好说啊！”

王小虎却道：“哼！你虽然很强，但是我就不信打不过你，看招吧！”说完，王小虎把魔刀收起，然后运起“穿云掌”便攻近李逍遥身前，与他进行贴身肉搏。可惜李逍遥真的很厉害，王小虎的连番猛招都被他轻松躲开，而且在二人错身之际，李逍遥已然用胳膊位置往王小虎胸口上一撞，劲力便把王小虎给撞飞出去。沈欺霜急忙跃上，递剑刺向李逍遥，但是李逍遥只用袖子一拂，便使用一股巧劲把沈欺霜掀了开去。

李逍遥没有乘势再攻，而是垂手立定道：“小虎子，你武功练得很好啊！婶婶的穿云掌法，你已尽得真传。刀法中虽略带有魔意，不过在你手上使来大开大合、正气浩然，已经俨然有一流高手的味道了。”

王小虎呆呆地看着眼前之人，良久无语。李逍遥接着道：“不过这位姑娘，你的剑气似乎与仙剑派剑法师出同源，但却有参杂魔族武功在内，剑招、剑意、剑诀都已不尽相同了。不知姑娘师承何派？”

沈欺霜愣着：“我……”

王小虎这时道：“你……当真是逍遥哥？”

李逍遥道：“是啊，小虎子，我不懂为何你一直以为我是妖怪，竟还出手攻击我？”

王小虎恍然道：“原来你真的是逍遥哥，太好了！忆如，他真的是你爹爹！”

李忆如笑道：“对啊，我本来一直都这么说的呀。”

王小虎道：“都怪我太急了，以为逍遥哥你是幻魅画轴里之画妖所假扮的呢！”

李逍遥怔道：“幻魅画轴？画妖？啊，忆如，你娘亲呢？”

李忆如道：“娘……？”

李逍遥随即返身走入了水月宫里面，结果什么也没有见着，然后失望地从里面走出来，神色悲伤地说道：“灵儿……她不见了……难不成这些都是幻觉……这一阵子我记忆中的事，全都是虚幻的……忆如也是今天才出现的……我怎会如此糊涂，身陷幻觉中而不自知……”

王小虎便跟他说道：“逍遥哥，这全都是孔璘的阴谋，忆如从回魂仙梦中得知你被他偷袭，收入此画轴中！”

李逍遥道：“此事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仙剑派后山那儿。突然，灵儿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现……”

王小虎道：“是的，逍遥哥，让我跟你说这全盘始末吧。”小虎便把所有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接道：“所以，我们三个人便进入画轴，来找寻逍遥哥！”

李逍遥恍然大悟道：“我李逍遥，可真愧对天下苍生啊……忆如，真是辛苦你了，为了我这个糊涂的爹爹，如此疲于奔命！”

李忆如笑道：“不会，能又见到爹爹，真是太好了！”

李逍遥道：“小虎子，还有仙霞派的沈姑娘，也辛苦你们了……”

沈欺霜道：“不会，李掌门。”

李逍遥道：“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便是江湖中近年来声名大噪的‘仙霞五奇’之一。逍遥也久仰清柔真人大名已久，却一直无缘拜见。”

沈欺霜道：“晚辈也曾多次听到师父称赞过李掌门事迹。”

李逍遥道：“不过我有个问题，想向沈姑娘请教。师父曾吩咐，出来行走江湖，若遇李掌门，则他所说的话就等同师父亲口所说一般，一定要听从！”

李逍遥道：“清柔师太太客气了。我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及的，仙霞派的剑法，不管招式、心法、剑诀似乎与仙剑派剑术如出一辙，却又有魔族的武学参杂其中，似是而非，你可知是为何？”

沈欺霜道：“这件事晚辈不知，我的剑法全是师父所授，虽然跟随师父习武多年，但是从未听过本派创立历史。晚辈就曾在玄武湖的比武大会，使出一招本派剑法‘余霞成绮’，却被林堡主说是仙剑派的‘御剑术’。”

李逍遥道：“喔？若有机会，一定要上仙霞派拜见拜见清柔真人。”

沈欺霜点头应道：“嗯……”

王小虎这时道：“逍遥哥，我们先别说那么多了，还是赶紧回去，千叶禅师还在等我们呢！”

李逍遥道：“说得也是，忆如，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李忆如欢喜地说：“嗯，爹爹！”

王小虎遂使用传音螺回到了摩诃寺之内，王小虎道：“我们回到现实中了！”但是三人却发现不见了李忆如，不由怔道：“忆如呢？”

李逍遥道：“忆如没跟上来吗？”

话音刚落，就见李忆如的身影出现，沈欺霜才露出笑颜道：“啊，来了！怎么你比较慢？”

李忆如道：“我不知道啊。”

这时，只见千叶禅师笑脸迎上道：“恭喜诸位成功归返！”

王小虎道：“多谢禅师相助！”

李逍遥当即上前见礼道：“仙剑派李逍遥，久仰千叶禅师大名。”

千叶禅师道：“李掌门，久仰大名，荆州大会未得晤面，殊为可惜。”

李逍遥道：“在下为妖道所困，惭愧！”

千叶禅师道：“李掌门您乃是至情至性之人，无须自责。”

喻南松道：“久仰仙剑派掌门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李逍遥道：“这位是禅师的高徒吧，果然是人中之龙，少年豪杰啊！”

大家寒暄了几句之后，千叶禅师便道：“李掌门，孔麟抓你是为了让魔尊复活，孔麟此时已经将三件魔器收集齐全，就等着逼李掌门解开剑阵。”

王小虎问道：“魔器为何有这能力让魔尊复生？”

千叶禅师道：“当年仙剑派集合数十位门下弟子，欲施展三十六天罡剑阵在五华山峰歼灭魔尊。这件事，李掌门可知晓？”

李逍遥道：“曾听师父提过。”

千叶禅师便接道：“可惜其中一名弟子，为情所困，被困锁妖塔内。所以剩下三十五名弟子无法将剑阵施展完全，魔尊尚存一息。魔尊便将自身强大的魔力灌注在三样物品中，随后四散于神州大地各处，等待剑阵力量日弱，伺机反扑。锁妖塔毁，孔璘逃脱，听魔尊呼唤，近年来在武林中腥风血雨，便是在找寻此三件魔器，为的就是要使魔尊复原，恢复强大的魔力，突破剑阵。”

王小虎又问：“那为何要软禁逍遥哥呢？”

千叶禅师道：“天罡剑阵威力太过强大，要收要放决定于李掌门及其手上的七星剑，所以孔璘当然要找李掌门破剑阵。”

王小虎马上会意道：“但是料想逍遥哥不可能答应此要求，所以软禁逍遥哥，希望能诱骗他答应破剑阵？”

“正是。”

李逍遥道：“有关歼灭魔尊一事，本就是我派未完成之大事，逍遥义不容辞，我相信师父、师伯都不会反对的。事不宜迟，我这就赶去五华山。”

千叶禅师道：“让老衲率门人与李掌门一同前往五华山。”

李逍遥道：“不劳大师，我去去就回，不会耽搁多少时间的。”然后便回头对王小虎三人道：“忆如、小虎子、沈姑娘，你们就留在此吧。”

李忆如道：“爹，人家一定要跟去，不想再离开你了啦！”

王小虎也道：“逍遥哥，我与七七，也都希望多少能尽一份力。”

李逍遥见他们这样说，便道：“好吧，我们就一起去，有什么状况，依我的话行事。”

王小虎应道：“知道了！逍遥哥。”

李忆如高兴地说：“好耶，爹爹最好了。”

千叶禅师便道：“那就让老衲施法，助李掌门等人前往五华山。”

李逍遥遂向禅师致谢道：“那就有劳禅师了！”

千叶禅师道：“老衲还要多谢李掌门为了神州苍生着想，消灭魔尊！”

于是，千叶禅师施展法力，便把四人迅速传送到了五华山下。

第十三章 斗魔

众人抵达了山下，王小虎抬头道：“这里已是五华山！”

李逍遥道：“嗯，我们到剑阵所在处吧！”便由李逍遥带路，三人随后，向山上进发。

当他们走到登山的平台前面之时，突然看见迎面一千邪魔正列阵相候，为首者正是孔璘，而且在孔璘身边还有一个矮小的身影，竟是李忆如！

孔璘阴笑道：“李逍遥，你来得正好！”

王小虎惊讶道：“怎么……还有一个忆如？”

在孔璘身边的忆如呼唤道：“爹爹，救我啊！”

孔璘得意地笑道：“呵呵呵，你们最好别轻举妄动！”

李逍遥也是莫名其妙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个忆如？”

孔璘笑道：“哈哈！让他们看看你是谁吧！”

孔璘话音一落，在李逍遥他们身边的李忆如立即现出原形，竟然就是幻魅画妖所化，李逍遥惊讶道：“你.....你们什么时候？”

幻魅画妖道：“我见扮赵灵儿诱骗你不成，只得暗中把你女儿掳走，交给孔大人.....想说以你女儿之形出现，看你会不会心软。谁知我的幻魅画境竟然困不住这些小鬼们，被他们坏了好事。既然你们也要来这五华山，我便将计就计跟来，你女儿的命现在既然在孔大人手上，不相信你不答应。”

李逍遥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孔璘，你依然还是执迷不悟？妄自想将魔尊复生？”

孔璘道：“李大侠，你又何必冥顽不灵呢？主人复生是我族唯一希望，我身为掌旗使，当然以此事为毕生大业，即使送上性命也要完成！”

李逍遥道：“你要画妖假扮灵儿诱骗我，要我帮忙抵御天罡剑阵，我早已表明绝无可能答应，在画里也周旋多日，现在却又要拿我女儿做胁？”

李忆如这时喊道：“爹！不要听他的！”

孔璘喝道：“小丫头，你闭嘴！”

李逍遥道：“你的目的不就是要让魔族统治天下？魔尊复生，人世间必将生灵涂炭，我自是绝不会让你如此做！”

孔璘道：“那由人族来治理这世界，真的好吗？看看你们的世界，都是虚假伪善、弱肉强食！”

王小虎道：“人类有律法，才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

孔璘不由大笑道：“哈哈！律法有什么用？唯有力量才是王者！”

李逍遥道：“孔璘.....你要知道，若是真要动手，你绝非我对手！我不想妄开杀戮，若你苦苦相逼，一心只求魔道、不顾生灵.....就别怪我剑下无情！”

孔璘道：“李逍遥你少说废话，你别忘了你女儿的小命在我手里，如果你要你女儿的命，就去解开剑阵！”

李忆如却唤道：“爹，你要以大局为重！”

孔璘恼道：“哼，好个以大局为重，由不得你选择！”说完，竟把李忆如挟于肋下，便腾身向山顶飞跃而去。

李逍遥惊道：“孔璘，你.....”

孔璘一旦硬闯上山，便立即引动了天罡剑阵的灵力，天罡剑阵马上启动，所有的剑魂悉数升起，向来犯者发动袭击。

李逍遥在山下看见，不由急道：“可恶！剑阵已启动，它会攻击所有侵入剑阵的人事物！孔璘带着忆如进剑阵，是逼我不得不出手！小虎，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去对付剑阵！”说完，便施展“御剑术”，御剑飞行，直冲上山。

当李逍遥接近山顶的时候，剑阵便向他袭来，飞剑纵横，从四面八方地袭向李逍遥，李逍遥挥动手中“七星剑”，运起十成功力，拨挡着所

有向他袭来的飞剑，但剑阵灵力无穷，精妙无比，李逍遥一时间也无法化解险情，只能困于阵中，全神贯注地对付剑阵。

而在山下的王小虎和沈欺霜则心急如焚，王小虎道：“七七，我们要阻止孔璘，救出忆如！”

沈欺霜道：“是，王大哥！”

但挡在前面的邪魔们却摆开架势，幻魅画妖道：“哼哼，那也要过得了我这一关！”一声令下，群魔便向二人扑击过来。沈欺霜立即祭起“火之阵法”，王小虎借法阵之灵力，施展出魔刀的“真炎斩”，一股刀劲有如烈焰腾空，横扫而出，登时把数名妖魔击杀。但是妖魔数量众多，二人转眼便陷入混战当中，十分吃力。

正当二人渐感不支之际，一道人影突然杀入战团当中，并且伴随一阵阵狂雷轰袭，加上王小虎的刀法、沈欺霜的仙霞剑法，三股力量如排山倒海，仅两三招的工夫，便把群魔扫荡干净，只剩下幻魅画妖。

这时，王小虎和沈欺霜才看清来人，正是苏媚。

苏媚道：“我来帮你们！”

王小虎道：“苏媚，是你！你到哪去了？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苏媚道：“啰唆！现在前有强敌，哪有功夫跟你在那边废话！”

幻魅画妖道：“多来个帮手也不怕，小鬼们纳命来！”说完，身形一长，已经向三人攻袭过来。沈欺霜马上施展“天师阵法”，在他们身前形成一道屏障，挡住了幻魅画妖的一击。但是幻魅画妖这一次是使尽全力，无数罡风向三人狂刮而来，“天师阵法”也不可能抵挡得太久。于是，王小虎和苏媚二人主动出击，一同冲出法阵，与幻魅画妖正面冲突。

幻魅画妖双手长出，化成利爪猛抓向二人，但是王小虎举起魔刀一架，刚好把画妖双爪架住，苏媚则挥动钢锥直刺画妖心窝。画妖身形向上一拔，飘到空中，苏媚这一锥便只能刺到空气。王小虎则立即双臂劲力一吐，竟震得画妖双手松开，飞了出去。

苏媚乘势进招，迅速掠至画妖的面前，手中钢锥顺势一刺，赫然深入画妖的体内。画妖怪叫一声，身上魔力有所减退，王小虎暴叫一声：“让开！”苏媚马上向旁纵开，王小虎则挥动魔刀，施展劲招，斜着一刀挥出，登时穿透画妖的身体，把画妖打得灰飞烟灭。

击杀强敌之后，三人才稍稍松了口气，王小虎便问：“苏媚，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媚支吾许久才道：“我……我……我……我发现了忆如被抓了，所以前来协助你们！”

王小虎心里正着急要救忆如，也不多疑，便道：“既然有苏姑娘的帮助，我们就赶紧进入剑阵内救回忆如！”说完，三人便立即登山而去。

由于剑阵已经启动，虽然有李逍遥在山顶的上空与剑阵斗法，但是沿途之上仍有许多剑魂在守着，三人也是步步为营，一路与那些向他们施袭的剑魂交战，清除障碍地向山上走来。

当他们走到山口的时候，却见李忆如一个人站在那里，三人急忙趋上前去，李忆如听见脚步声，连忙回头一看，惊喜道：“小虎哥！”

“忆如！”

“苏姐姐，你也来了？”

苏媚吞吐道：“我……是……是呀！”

王小虎这时问道：“忆如，你怎么逃开的？”

李忆如道：“孔璘把我丢在这儿，自己跑了进去……爹爹呢？我看到天空中有打斗……”

沈欺霜道：“李掌门正与天罡剑阵缠斗，我们要快去阻止孔璘让魔尊复活。”

王小虎道：“没错，我们得赶快去！”

于是李忆如也加入他们一行中，然后便直奔山顶而去。

到了山顶之上，孔璘就站在魔尊的巨大石像前，王小虎喝道：“孔璘，你休想让魔尊复活！”

孔璘回身看见是他们四人，便大笑道：“哈哈！你们来晚了！”说完便催动真气，向四人发动猛袭。孔璘力量强大，王小虎他们虽然人数占了优势，但是仍然无法匹敌孔璘强大的魔力。孔璘一招“魔影横扫”，巨力横荡而出，立时把王小虎四人一举扫翻在地。

危急之际，王小虎体内的“虎煞”力量暴然而升，使王小虎立即全身充满了力量，猛地拔起身来，催运“穿云掌”直取孔璘。两人硬拼一掌，王小虎的掌力竟然冲散孔璘的力量，震得孔璘身形狂退。

孔璘惊讶不已，赶紧提升功力，再战王小虎。苏媚深知孔璘强大，王小虎虽有“虎煞”之力助阵，但恐怕仍然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她也施展起狐族秘法“化狐”，使自己的魔力得到巨大的提升，全身热气蒸腾，力量如奔流涌出，挺起钢锥，来助王小虎。

二人都把自身的力量提升到极限，而且十分配合，竟然超乎了孔璘的想像，两人并合起来，一股惊人的冲击波猛地向孔璘袭来。孔璘虽然

也使出了全力，但却抵挡不住二人合击，竟被这股冲击波贯穿他全身，孔璘全身“啪嘣啪嘣”地爆响，最终被二人的攻击重创在地。

孔璘无法再支撑下去，他恨声道：“真……是……遗憾……竟无缘……见到……魔……尊……大人……成……就……大业……”说完，孔璘的身体便徐徐倒下，转眼化成尘埃。从他身上掉下的三件魔器，却已化成三道金光，一同贯注入那魔尊的体内，登时把魔尊身上的封印完全破解，一阵山摇地动之后，魔尊的庞大身躯赫然挺立而起，王小虎大惊道：“糟了，还是让魔尊给复活了！”

魔尊怒吼声震撼天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巨大魔力足以让众生恐惧。李逍遥在半空之中看见这一切，岂容魔尊就此复活来残害众生，于是毅然振起全力，运起手中七星剑，带引着天罡剑阵，全力向魔尊攻去。

李逍遥凭着七星剑的力量，把天罡剑阵揉合在一起，人剑合一，力量无比强大，这股浩然正气，正好是魔尊的克星，一道强大的剑气从天而降，从魔尊的头顶直贯而下，魔尊惨叫声起，最后就被这股剑气把他打得灰飞烟灭，三件魔器一同散落地上，而李逍遥也因为使尽全力，颓然倒下。

王小虎等四人呆了一阵，李忆如才喊道：“爹！”然后第一个冲了上去，李忆如来到李逍遥的身边，伏在他膝上问道：“爹，你有没有怎么样？”

李逍遥道：“没事的……忆如……爹……只是因为驱动天罡剑阵，耗尽气力而已……”

李忆如又问道：“爹，那魔尊死了吗？”

李逍遥道：“嗯……魔尊已经形神俱灭……但是……但是……灌注在三件魔器中……强大的魔力依旧存在……”

这时，苏媚突然把三件魔器夺入自己的手中，然后回身向李逍遥喝道：“李逍遥！”语气极为愤恨。

王小虎惊讶道：“苏姑娘……你拿着魔器做什么？”

苏媚却道：“李逍遥，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刻了。”

王小虎听她这么说，更加吃惊道：“苏姑娘……你……你打算……做什么？”然后马上拦在她的前面。

苏媚道：“小虎，让开，我……我要杀了这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李忆如怔道：“仇人……？”

王小虎也是一阵惊愕道：“苏姑娘，你……到底是怎么了？”

苏媚道：“你们绝不是魔锥的对手，快让开！我不想伤到你们！”

李忆如道：“苏姐姐，你……你为何要杀爹爹？爹爹为什么是你的仇人？”

李逍遥此时道：“你……你是？”

苏媚道：“李逍遥，你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那你还记得八年多前的隐龙窟吗？”

“隐龙窟……”李逍遥方才省悟道：“难不成……你是？”

苏媚道：“想起来了么？那就纳命来！”

李忆如急忙跃出前来，挡住苏媚道：“住手，苏姐姐，不要啊！”

“忆如，你……”

王小虎道：“苏姑娘，会不会你弄错了？逍遥哥他是……是忆如她的爹爹啊！”

苏媚眼见二人如此守护李逍遥，她也知道自己无法对他们下得了手，唯有一咬双唇，然后回身就走，王小虎忙道：“苏姑娘，你到底是怎么了？”但是苏媚也不理会他们，快步下山而去。

就在这时，千叶禅师与喻南松赶来了，千叶禅师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李逍遥见是禅师赶来，便唤道：“千叶禅师……”

千叶禅师见李逍遥坐在地上，脸色苍白，便关切地问道：“李掌门，你受了重伤？”

李逍遥道：“方才与魔尊缠斗，受了一点内伤，不碍事的……”

喻南松这时走上前道：“小虎，多谢你们帮我手刃了灭我喻家的仇人！南松铭感五内……永远不忘……”

王小虎道：“喻大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孔璘如此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啊！”

千叶禅师道：“看大家安然无恙，老衲也就放心了。看到魔尊被收伏，只要魔器也没事就好。”

王小虎道：“魔器……苏媚将三件魔器取走了。”

千叶禅师一听，立即脸现惊讶之色道：“什么，是方才那位魔族姑娘吗？糟了！”

李逍遥见禅师脸有惊色，便问道：“怎么说呢？禅师……”

千叶禅师道：“那位魔族姑娘如此处心积虑夺取魔器，该是妄想得到其强大魔力！她本就是魔族，其心可类！若让她完全吸收其魔力，将成为新的魔尊，天下苍生恐又将陷入水深火热局面啊！”

王小虎立即道：“不，苏姑娘她不是那样的人……”

李忆如道：“可是苏姐姐她……真的好奇怪哦！”

千叶禅师叹道：“唉，不瞒李掌门……那其中有一样‘九转回魂珠’，虽是三魔器之一，但其疗伤回魂，并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神效，老衲认为正是医治林女侠的法宝！”

李忆如一听，马上道：“九转回魂珠……可以医治月如娘亲？”

“正是！”

李忆如听了，马上对李逍遥道：“爹爹，如果有那九转回魂珠，月如娘亲就不能复原了吗？”

李逍遥也点了点头，王小虎便道：“逍遥哥，我和七七去追上苏姑娘！若有什么误会，也正好解释清楚！”沈欺霜也表同意。于是，二人便立即追下山去，其余各人暂时留在原地等候。

二人一路追赶下山，直至半山腰的位置，二人才终于赶上了苏媚，王小虎呼唤道：“苏姑娘……”

苏媚回头见是二人追来，便道：“哼，你们还追来做什么？”

王小虎道：“我……我希望你能归还三魔器，而且把彼此误会解释清楚……”

苏媚冷冷道：“哼！李逍遥与林月如是我杀亲仇人，他们变成灰我都不会弄错，还需解释什么？”

王小虎颇为讶异道：“逍……逍遥哥与忆如的那位月如娘亲，难道当真是你的杀亲仇人？”

苏媚道：“我跟着你们一直到了陀江，才发现此事，可惜我心软，没能当场杀死那女人！”

王小虎恍然道：“所以，你才一走了之？”

苏媚道：“因为我想在你们不知情之下，先杀了李逍遥，替爹娘报仇！哼，在知道是孔璘挟持李逍遥后，我也到了孔璘的窝，却一直无法知道李逍遥被关在哪里！后来你们靠天鬼皇到了龙门邪域、取走画轴、天鬼皇被偷袭、你们逃出邪域，这些事我都知道！”

“呃，这些事你都知道？”

“哼，你以为身受重伤的天鬼皇他们，真能困住孔璘？在他逃出去找你们时，你以为是谁牵制住孔璘？”

“苏姑娘，难不成都是你……？”

“你多少明白就好！我知孔璘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偷偷跟着他前来五华山，才又遇到你们。”

“原来你一直都在背后帮助我们……”

“所以，你还打算阻止我杀李逍遥？”

“这……我当然不让你杀害逍遥哥的！”

“哼，若我坚持非杀了他不可呢？”

王小虎不由眉头深锁，良久才道：“你……你如果伤害逍遥哥，我就跟你恩断义绝，然后……”

苏媚抢道：“然后.....再杀了我，替他复仇？”

王小虎怔住：“杀.....杀你？不.....我.....也许会杀不了你.....但.....我会恨你一辈子.....永远.....永远都不会想再见到你！”

苏媚听他此言，不由脸色凄然，沈欺霜看她的神色，似乎十分在乎王小虎这一言，不由低吟：“苏姑娘.....”

苏媚回头欲走，王小虎急忙喊道：“苏媚.....”

苏媚道：“作什么？”

王小虎道：“放下魔器.....”

苏媚听罢，不由怒道：“王小虎你！魔器魔器！你就只惦记着魔器！我才不稀罕呢！王小虎，你最好记得你今天所说过的每一句话！”说完，便把一个布包弃于地上，然后飞奔而去。

王小虎愣道：“苏姑娘！”他看着苏媚的背影消失于视线，心中生起一股不舍得的情绪。

他走上去把布包拾起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三件魔器，沈欺霜道：“王大哥.....苏姑娘.....她对.....对你.....是不是.....”

王小虎愣了一阵，说道：“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

沈欺霜道：“那.....那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因为李掌门他们在等我们！”

“嗯.....”王小虎点头答应一声，然后二人便一起返回山上而去。

回到山上，李忆如马上迎住二人，并问道：“小虎哥，苏姐姐人呢？”

王小虎道：“她……她走了，但她把所有魔器都还回来了。”便将布包交给千叶禅师，千叶禅师打开看了看，便道：“阿弥陀佛……现在魔尊已灭，魔器也找回来了，这都要感谢李掌门仗义解救神州苍生！”

李逍遥忙道：“不敢，这是正道中人分内之事。”

千叶禅师道：“李掌门过谦了，老衲将助李掌门重建锁妖塔，封魔禁妖。”

李逍遥道：“多谢禅师，此是苍生之福啊！”

千叶禅师又道：“天下归为太平，老衲要将三件魔器带回摩诃禅寺封印，以免流落武林，又要造成生灵涂炭。”

李逍遥点头道：“是，有劳禅师了！”

这时，李忆如道：“老和尚，你不是说九转回魂珠能医治我月如娘亲？”

李逍遥马上喝道：“忆如，不可对禅师无礼！”

李忆如道：“禅师老和尚爷爷，你借我们九转回魂珠回去医治我月如娘亲，好不好？”

千叶禅师沉吟片刻便道：“嗯……老衲知晓李掌门多年来东奔西走，也是希望寻得能让林女侠复原的灵丹妙药、法宝神器……九转回魂珠的神效虽说是传言，但说不定真能让林女侠复原，如果老衲不让，实在太不通人情了。那么就请你们将九转回魂珠带回，但愿能医治林女侠。”于是，他把装有九转回魂珠的布包交给了李逍遥。

李忆如欢喜地说：“太好了，谢谢老和尚爷爷！”

李逍遥也表示感谢道：“真是多谢禅师，用完我会尽速归还。”

千叶禅师道：“我们先告辞了，请你好好养伤，再共商如何重建锁妖塔。”

李逍遥再道：“多谢禅师。”

喻南松道：“李掌门、小虎，那么来日再会。”

王小虎也对他道：“喻大哥，保重。”

双方就此道别，千叶禅师和喻南松便先行下山而去。

送走了二人之后，李逍遥对王小虎道：“小虎子.....那位.....苏姑娘.....”

王小虎道：“逍遥哥，她是我在杭州结识的姑娘，我与忆如又在江宁附近遇见她。她答应带我们到蜀山找你，一路上遇到许多事，我们都是一起解决的。可是.....她在跟着我们从水涟山取得天蛇杖，回到圣姑家后，却不告而别。现在竟要.....要.....”说到这里，王小虎无法再往下说了。

李逍遥也不由低叹一声，李忆如这时问道：“爹，苏姐姐刚才提到隐龙窟，隐龙窟是什么呀？”

李逍遥道：“隐龙窟.....小虎子，你可知她的父母是谁？”

王小虎道：“我与忆如曾听她说过，她爹爹是只蛇妖，娘亲是狐精，她.....是一个蛇狐混血的妖怪！只是在她小时候，爹娘就被人当着也的面给杀害了.....”

李逍遥马上道：“果然是她.....”

王小虎这时惊讶道：“逍遥哥！苏姑娘的.....亲人.....果真.....果真是被你.....”

李忆如也道：“爹爹.....为什么要杀死人家的爹娘呢？”

李逍遥不禁仰天长叹一声：“唉.....当年灵儿在苏州失踪，我跟月如一直寻到了隐龙窟，听说隐龙窟里有只蛇妖，我误以为是他掳获了灵儿，一时冲动，不分青红皂白便杀死里头的两个妖怪。我当时也很后悔，为了寻你娘亲，竟会如此残忍.....”

李忆如听了，不由唤了声：“爹.....”她的内心也感受到李逍遥的这股无奈。

李逍遥接道：“唉.....真是造化弄人，你们竟与苏姑娘结为好友，患难与共！如今她要找我寻仇，也是情有可原，我无话可说。”

李忆如道：“爹爹，苏姐姐根本打不赢你，忆如不要苏姐姐受到伤害.....不要！”

李逍遥道：“乖，忆如，爹不会伤害她的.....如果能够的话，爹也希望她能多多少少弥补她.....”

王小虎心中也是一阵难过。这时，沈欺霜道：“如果苏姑娘杀了李掌门，那忆如岂不是也要向她复仇？相信苏姑娘她并不愿意如此.....”

李逍遥道：“嗯，沈姑娘说的对。小虎子，我能体会那位姑娘的感受.....”

沈欺霜道：“李掌门，晚辈打算回仙霞派，向师父请罪，可能在此向各位告别了。”

李逍遥道：“李某感谢沈姑娘的诸多帮忙！等我身体复原，我一定上峨眉山，拜见清柔真人。”

沈欺霜道：“晚辈会禀告师父，恭候李掌门大驾。”

李逍遥道：“不敢。”

李忆如道：“七七姐，你要回去了？怎么不跟我们回陀江？”

沈欺霜道：“忆如，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沈姐姐必须回去向师父请罪。”

李忆如道：“小虎哥，你叫七七姐先不要回去嘛。”

王小虎愣道：“我？”

沈欺霜道：“忆如，等你们把林女侠医好，李掌门也复原后，可以上峨眉山来找沈姐姐玩呀，你说好不好？”

李忆如便道：“嗯！七七姐不要忘记喔！”

沈欺霜遂向三人抱拳道：“李掌门、忆如、王大哥……再会了……”

王小虎道：“七七，保重……”

“谢谢，王大哥你也保重……”说完，便转身离去。

目送沈欺霜去后，李逍遥就对小虎、忆如道：“忆如、小虎子，我们三人一起先去月如那儿一趟吧。”三人便一同出发，向陀江进发。

过了数天，众人到了圣姑家。圣姑听见人声，便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见李逍遥与小虎、忆如同至，便喜道：“逍遥？这么久都没消息，你到底去哪儿啦？”

李逍遥上前道：“婆婆，咱有好消息了！”

圣姑道：“是吗？老身瞧你倒是有坏消息……你的身体是怎么搞的？”

李逍遥道：“没什么，受了点内伤而已。”

圣姑道：“唉……你们年轻人就是逞强！看你面色就知道，你的内伤相当重，恐怕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

李忆如吃惊道：“啊？”

圣姑又道：“别担心，有圣姑婆婆在，现在马上治疗还有得救。”

王小虎道：“逍遥哥的伤这么重？”

圣姑道：“还不是因他内力精湛，全靠那一口气撑着。”

李逍遥这时道：“对了，这是九转回魂珠，传说中有还魂神效，这下月如有救了！”一边说，一边便将九转回魂珠的布包交给圣姑。

可是当圣姑打开布包，一看那九转回魂珠的时候，圣姑的面上竟然流露出惊讶之色：“这个是……？”然后便向三人问道：“你们没打开来看过吗？”

李逍遥怔道：“没有，怎么回事？”

圣姑道：“这珠上的剧毒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蝙蝠蛊毒，任何人沾上一点都会猝死，就算是老身也来不及救……”

李逍遥闻言，大惊道：“什么？”

圣姑道：“此毒无色无嗅无味，难以发觉，还幸亏有老身在啊！”

王小虎不由惊道：“难不成是……”

李逍遥则道：“小虎子，尚未明朗之前，不可妄自揣测，冤枉好人……”

王小虎才道：“是的……”

李逍遥又道：“不过我很担心千叶禅师……该去通知他才是！”

圣姑道：“逍遥，你哪儿都不许去，至少在这儿躺上几个月！”

李逍遥只好道：“小虎，那劳烦你通知千叶禅师一声，希望他不要有事才好！”

“小虎明瞭……”

圣姑便对李逍遥道：“跟我来，你得立刻治疗才行。”

李逍遥低声道：“这一阵子可多陪伴月如了。”便随圣姑入内而去。

李忆如看着李逍遥蹒跚的背影，不由担忧道：“爹……”王小虎安慰她说：“别担心，有圣姑在，一定没问题的。”李忆如才点了点头，心里稍稍放松一些。

第十四章 救援

这时，忽然有脚步声从屋外传来，二人回头一看，竟然看见喻南松走了进屋，王小虎马上迎上前道：“喻大哥，你怎会来这里？”

喻南松道：“小虎，你们没触碰魔器吧？”

王小虎道：“是的，所幸圣姑及时发现有毒，还好尚未拿出来使用。”

喻南松道：“喔，那就好，师父发现假魔器上有毒后，就吩咐我连夜追赶你们！”

王小虎怔道：“魔器是假的？”

喻南松道：“师父手上的是假的，想必回魂珠也是假的。”

王小虎道：“喻大哥，我们才正想去通知你们，千叶禅师可有事吗？”

喻南松道：“师父不小心中了毒……”

王小虎吃惊道：“什么？我请圣姑前辈帮忙。”

喻南松道：“所幸师父的功力深厚，暂时压住了毒性，现在正在闭关驱毒，应该不会有事。”

王小虎松了口气，但随即叹气道：“唉……都是我不好……我怎么不小心一点！”

喻南松道：“小虎，这不是你的错，师父与我都怀疑是……”

说到这里，王小虎立即接口道：“苏姑娘？”

喻南松道：“正是，也只有她，才有如此的机会和动机……”

王小虎不禁眉头紧皱，喻南松道：“小虎，你们可要当心，现在三件魔器都在苏姑娘手上，难保他不会再对李掌门下手。”

王小虎道：“如果真是她下的毒，我……我绝不会放过她！”

喻南松“嗯”地应了一声，然后道：“你们没事就好，那我得尽快赶回去，关心师父情况。”

“辛苦你了，喻大哥。”

喻南松便拜辞离去，王小虎这时满腹疑团：“苏姑娘……真的是你做的吗？”

李忆如道：“我……我觉得苏姐姐……不会这样的……”

“但是……不是她，又还会有谁呢？”

李忆如也无法回答到这个问题，只是她心里觉得不会是苏媚所为便是了。

半夜里，王小虎辗转难眠，便起身来，走出屋外，到河边散步，他苦思着魔器下毒的事，久久无法释怀，不由长叹一声：“唉……”从他的脑内回放出往日与苏媚在一起的种种事情，思绪不断地翻来覆去，心里是多么希望这件事不是苏媚所为，但万一真的是她干的，他又该如何对待才好呢？

就在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一阵女子的吟唱声：“水涟溪畔忆旧梦，景在情断心悽悽，虽见血雠不忍弑，千回万转君可知。”

王小虎听见这阵吟唱声，马上道：“是她……？”便立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来到前面的滩头前，果然看见苏媚立于滩前，王小虎便呼唤道：“苏媚！”

苏媚连随回头一看：“小虎……？我……”

王小虎却直接问道：“苏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媚听他突发此问，不由怔住，一脸茫然道：“什么？”

王小虎道：“还问我什么？”

苏媚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王小虎便道：“你竟在你给我们的假魔珠上上毒，想害死逍遥哥！”

苏媚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有这种事啊！”

王小虎见她装傻扮懵，便怒声道：“不是你还有谁？为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敢承认？”

苏媚也马上脸色一转，怒道：“糊涂虫！依我的个性，真的想毒李逍遥，我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怎知是不是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你说那什么话，欺人太甚！”

王小虎怔了一下，随即道：“如果毒不是你下的，那真正的回魂珠呢？”

苏媚怒声道：“东西都给你了，我哪里来的第二颗真的九转回魂珠？”

王小虎道：“你.....你别执迷不悟.....否则休怪我.....休怪我.....”

苏媚道：“休怪你如何？”

王小虎怒目圆睁，但却说不下去，苏媚再喝问：“如何啊？”

王小虎忽然压下怒火道：“算了.....你还是快走吧，如果逍遥哥或是圣姑，见到你的话，你就走不了。”

苏媚道：“嘿，原来你还是会担心我？不是说李逍遥中了毒吗？圣姑也绝不是我对手，既然如此，干脆你也不要阻止我，我现在就去杀了李逍遥！”

王小虎一听，立即暴怒喝道：“你.....！”

苏媚登时被吓着，说道：“你.....你好吓人！”

王小虎双眉沉下道：“你.....算了.....只要你今后再对逍遥哥打主意，我们就势不两立！”

苏媚心中一阵难过，然后道：“好，小虎，希望你不会后悔！”说完，便转身就走，王小虎看着她的背影远去，心里却是极为难舍，低声唤了句：“苏姑娘……”

半个月转眼便过去了，李逍遥的伤势也好转了许多，终于可以下床走动。这天，李逍遥从房中走出，李忆如和王小虎立即过来相见，李忆如道：“爹爹，你可以起来走动了？”

李逍遥道：“当然，总不能一直躺着。”

圣姑也从里面走出道：“逍遥，你的功力越来越精湛了，才过了半个月，就恢复到如此程度。”

李逍遥道：“谢谢婆婆，您治疗的方式还真是活受罪啊……”

圣姑道：“你的内伤那么重，我如果不下点猛药怎么行……”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痊愈，脱离这些活罪？”

“两个月之内你都不行乱运功动气，否则你的一身武功就要白费了。”

“知道了，圣姑婆婆。等我恢复差不多后，我就要带月如回仙灵岛去，我发现我以前实在太少陪伴她了。不管月如是否能复原，我都愿意用剩下来的时间好好照顾她。”

李忆如这时干咳两声道：“咳咳……好像有漏了谁？”

李逍遥马上道：“当然啰，还有我的宝贝女儿！”

李忆如才笑道：“嘻，这才像话。”

圣姑这时道：“对了，近日来，武林中又传出妖怪到处作乱为恶，腥风血雨，搞得民不聊生。你也别再为这些烦人的事情费心吧，仙灵岛地

处偏僻，人迹罕至，你带她们回去那儿也好。”

李逍遥感到意外，便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千叶禅师怎会坐视不理？”

王小虎道：“听说禅师一直都在闭关，可能是在疗伤吧？”

李逍遥道：“眼见天下苍生如此受苦，我岂能坐视不理呢？但是……现下我武功尚未恢复……这样吧，小虎子，麻烦你上峨眉山找仙霞派的掌门清柔真人，告知她目前如此状况，让她出面来主持大局。仙剑派上下弟子全部都听她号令。”

王小虎当即道：“是的，那我马上出发！”

李忆如忙道：“嘻，爹爹……”

李逍遥一看她的狡黠的神情，便猜出来道：“淘气鬼，你又想跟着去？”

“爹爹，七七姐也有请我去呀，可不可以嘛？”

“唉……又不是去玩的，小虎子可没时间照顾你。”

“我也不是小鬼了，我可以照顾自己。”

“唉……真拿你没办法，你去问问你的小虎哥肯不肯带你去呀？”

李忆如马上向王小虎报以笑脸道：“小虎哥。”

王小虎只好道：“好好好！我哪里敢不带我的李大小姐去呢？”

李忆如登时欢喜得跳了起来道：“好耶，可以去找七七姐了。”

王小虎忽然又神色一转，似有忧思，李忆如便问：“怎么了？要去找七七姐，你好像很不高兴？”

王小虎道：“啊，怎么会？”

李忆如道：“那就是很高兴啰。”

王小虎顿感哭笑不得，说道：“别闹小虎哥了，忆如！”

李逍遥道：“对了，小虎子，也麻烦你顺便请教仙霞派剑法的渊源。这一点本来我是应该亲自去的，可惜现在事不宜迟，你就顺便帮我这个忙吧！”

王小虎应道：“知道了！逍遥哥，包在我身上。”

李逍遥对李忆如道：“忆如，要听小虎哥的话啊，不要调皮捣蛋的……”

李忆如道：“知道知道，人家忆如最乖了。”

然后，二人便立即出发，经过数日赶路，终于来到了峨嵋山的仙霞岭下，他们刚来到山门前，突然听见空中传来一阵异声，李忆如道：“声音是从天上传来的！”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天上急速坠下，王小虎急忙纵身而出，把那黑影一下接在了怀中。

没想到那个从天上坠下的黑影，竟然是沈欺霜，王小虎不由惊讶道：“七七？”

沈欺霜见是王小虎，也是一阵惊愕：“王大哥！”

王小虎问道：“七七，你怎会从天而降啊？”

沈欺霜道：“我们.....仙霞派遣袭，师太被妖怪给围住，我是被师太掌风送下山.....”忽然发现王小虎仍抱着自己，便发出“啊”的一下叫声，王小虎恍然，忙道：“啊，对不起.....七七！”赶紧把她放下来。

沈欺霜脸上飞红道：“王大哥，我.....我要返回山顶，去帮助师太！”

王小虎道：“那我们也一起协助清柔真人，你为我们带路吧！”于是，三人便一同登上上山的石阶，向山顶飞奔而去。

但沿途之上，有不少妖魔对他们进行拦截，王小虎挥动魔刀，大开杀戒，立把群妖荡杀，迅速清除障碍，直奔山顶而来。

抵达山顶的时候，只见三名妖魔正对清柔师太形成包围之势，沈欺霜当即长剑出鞘，大喝道：“妖魔，不得伤害师父！”

那三名妖魔猛地回头，看见有人从背后出现，马上凶性大发，一同向王小虎、沈欺霜、李忆如三人扑来。三只妖魔当中，有一青面獠牙的野猪妖被李忆如释放出油纸伞中的五只妖魔把它给制服。另外一瘦一胖的两只男女妖魔则咆哮如雷，两人合力，把魔力汇聚在一起，继而发挥出强大的魔力，向三人袭来。

王小虎急忙拉着沈欺霜的腰，把她向后拖开，然后催运“虎煞”力量，贯劲于魔刀之上，一刀横出，荡起超强的刀劲，与两只妖魔的魔力抗衡。但对方的魔力似乎很强，王小虎有些吃力，沈欺霜急忙施展起“仙霞剑法”，她集中力量，祭起一道巨大的剑气，乘着两魔与王小虎硬碰之际，把这道剑气翻放出来，立即划空而出，一举轰向那两只妖魔。两只妖魔果然来不及躲避，结果被沈欺霜的剑气贯体，登时怪叫一声，轰然倒下，就此绝命。

把妖魔消灭之后，三人快步走到清柔师太的面前，这时王小虎才看真，这位清柔师太原来是一名年纪与李逍遥相仿的女子，长得很美，

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幽雅气质。清柔真人道：“欺霜，为师送你下了山，你怎又回头上来了？”

沈欺霜道：“徒儿担心师父安危，而且刚巧又在山下遇到友人，他们愿意协助徒儿，一起前来帮助师父。啊，您受了伤了？”

清柔师太道：“不碍事的！这两位是……”

沈欺霜连忙介绍道：“师父，一位是蜀山仙剑派李掌门的千金，李忆如。一位是‘神眼魔刀’盛尊武的弟子，王小虎。这位是家师，仙霞派的掌门——清柔师太。”

王小虎立即见礼道：“晚辈拜见师太！”

李忆如道：“师太，您好……”

清柔师太道：“嗯……你爹爹近来可好？”

李忆如道：“爹爹他之前受了点伤……”

清柔师太道：“嗯，是那次魔尊复活所造成的？”

李忆如道：“是，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中，已不打紧。”

清柔师太道：“那就好……我前世与今生，都与他甚为有缘。况且他对我有恩，若他有什么困难，就叫他来找我好。”

李忆如道：“对了，爹爹想请问您，为何仙霞派的剑法与仙剑派剑法会如此相似？”

沈欺霜道：“师父，您的俗名，弟子们却也从未听过。”

清柔师太道：“我的俗名叫姜婉儿，本是仙剑派的弟子，后来被囚禁在锁妖塔中，是李逍遥当年闯入锁妖塔的时候，把我救出来的。这事除李逍遥与我，世上大概无人再知晓了……欺霜你与我也是三世之前结下的缘，所以这辈子我才会收你为徒。这些事我没跟你提过，你们自然也不知。”

沈欺霜恍然道：“是啊……”

王小虎这时道：“师太，晚辈觉得有些许不对劲……”

清柔师太问：“何事不对劲？”

王小虎道：“晚辈等正是奉李掌门之命，前来请师太出面主持大局。如今魔尊、孔璘皆死，怎还有人能驱使妖魔围攻仙霞派？如今师太也负了伤，这该如何是好？”

清柔师太便道：“近日我夜观天象，见一妖星大盛，此时紫气东来，想那妖孽在西。我算出将有撼动天地的妖魔，就要在开封现世。”

王小虎怔道：“开封？那我喻大哥与千叶禅师不就危险了？”

沈欺霜道：“师父，那该怎么办？”

清柔师太道：“欺霜，你即刻到后山冰火洞内，冰火莲池内有冰泉可重铸冰青神剑。”

沈欺霜当即应道：“是的，师父。”

王小虎道：“七七，我助你一臂之力。”

李忆如也要跟着去，清柔师太却道：“不，你先待在这儿，我来助你学习运用自己本身强大之灵力，算是报答令尊之恩。”

李忆如高兴道：“好，谢谢师太。”

清柔师太接着对王小虎、沈欺霜二人道：“小心，冰火池中生有并蒂的‘冰火之华’，一寒一炎，可别误食了。”

王小虎问：“误食会如何？”

清柔师太道：“依我娘亲的手卷中记载，若为同一人所食，无法化解至热极寒之气，将会毙命。至于如何化解炎寒之气，纳为己用，却没有记载。小心至上……”

沈欺霜道：“师父，冰火洞在何处呢？”

清柔师太道：“那是我爹娘隐居时的居所，娘在洞中设置了机关，并种植奇花‘冰火之华’。那是十分隐秘之地，我来将你们直接送入该地。”

“是，师父！”

清柔师太便立即施展起法术来，法阵马上运行，二人便被法阵吸了进去，直送至一个冰冷的地底里。这个地底果真奇异，寒冷的冰水池里，竟然养活着鲜红的莲花，而且还有不少小精灵在这个池周围飞来飞去。

沈欺霜道：“这里就是冰火莲池了！”

王小虎问：“该怎么过去呢？”

“王大哥，你看！”说完，沈欺霜挥剑向面前的一只蓝色的精灵点去，那只精灵立即如受电击般，向前飞去，结果便变出了一条连接前方的路来。王小虎恍然大悟，于是二人便继续前进，依照此法，小心向前探寻。

二人深入到冰火莲池的尽头位置，眼前便出现了两朵生长在一起的莲花，一青一红，十分娇艳，王小虎道：“好美的花呀！”

沈欺霜道：“此花并蒂双生，想必有奇特之处。真的好美……”

王小虎道：“花如能插在七七头上一定更好看。”说着，王小虎弯下身来，伸手去采摘这两朵花，欲将之送给沈欺霜。

可是才把花摘起，便突然发生异变，整个莲池动摇震荡起来，池内的生物胡乱四飞，十分慌乱。接着，二人所站的位置突然裂开，沈欺霜首先坠下水中，王小虎急忙伸手去拉沈欺霜。但因为沈欺霜的下坠之势急剧，结果连王小虎也给她拖入水中而去。

二人掉入池中，很快便被水中的寒气侵袭得意识尽失。也不知过了多时，沈欺霜才徐徐醒来，她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身处在另一个地方，她怔道：“掉入冰池中，我衣服竟然未湿，难道是赤火焰华的神效？”她爬起身来，四处张望，竟发现王小虎躺在了离自己不远处的地上，怔道：“王大哥？”便立即走过去，呼唤道：“王大哥，你怎么了？”

只见王小虎全身颤抖，并且脸色发青，声音抖动着说道：“我……我刚刚……在水中……不……不小心……将……青色的……花……吞下……肚了……”

沈欺霜大吃一惊，王小虎说完之后，便昏了过去，不省人事。沈欺霜急道：“糟了，掉在冰池中，衣裳湿透，又误食冰华，已经寒气攻心！”她忽然想起，便将赤火焰华放在王小虎的怀中。

过了一阵，王小虎仍然没有任何起色，沈欺霜便道：“不行，即使将赤火焰华跟王大哥贴身放着都已无效，但是王大哥身体已冻僵，打不开他的嘴……况且师父说不可同一人服用，这……该如何是好？”她苦思

了一阵之后，便马上想出法子，但脸上不觉一红：“只有……只有一个法子了……”于是她把赤火焰华拿来给自己服下，然后便把自己的身体靠向了王小虎。

过了良久，王小虎身上的寒气便逐渐消散，他本来已被冻僵的身体顿时觉得温暖异常，便苏醒过来，但发现身上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心里忖道：“这……这是怎么回事？”随即把视线向下移动，竟看见沈欺霜的娇躯紧紧贴着自己，身上衣服不整，裸露了一大片。

这时，沈欺霜也发现王小虎的身体动了一下，立即抬头望去，见王小虎已经醒来，便登时脸上一红。王小虎看见这般情况，不由满腹疑团，便问：“七七……？”

沈欺霜道：“王大哥……刚才……误食青冰焰华，全身寒气攻心，我将赤火焰华贴你身放着也无效，所以……所以我……我服下赤火焰华，以我……我……助你恢复……恢复……”

王小虎恍然道：“七七……你……你牺牲太大了……”

沈欺霜低声道：“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王小虎立即道：“七七你放心，我绝不会辜负你的！”

沈欺霜听见王小虎这样承诺，脸上红晕更盛，但是心里却十分高兴。二人从地上站了起来，背对着背，羞怯之心使二人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一阵，王小虎首先开腔道：“七……七……”沈欺霜应道：“……什么事？”接着，二人同时回身，四目交投，沈欺霜秋波含情，使王小虎也有些不好意思：“没……没什么！”

沈欺霜“喔”地应了一声，王小虎咳嗽了两声，沈欺霜忙关切地问道：“王大哥，你身子还是不舒服？”

王小虎忙道：“我没事，七七……你对我真好……”

沈欺霜道：“王大哥，你在说什么，我……我……”

“七七，你还叫我王大哥？”

沈欺霜听他这么说，害羞得马上回过头去，但心里却觉得很甜。王小虎愣了一阵后，便道：“我……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各自服下冰火之华后，现在竟觉得精神饱满，真气充溢，功力就好似提升了数倍不止！”

沈欺霜也连忙回转身来道：“是……是呀……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冰火之华似乎有倍增功力之神效。”

王小虎点了点头，然后顾盼周围道：“而且，这里似乎有人住过！”

沈欺霜道：“大概就是师父爹爹及娘亲的居所吧？”

王小虎提议道：“我们四处看看！”

沈欺霜答应道：“好！”二人在这洞里周围逛了一下，果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应使用的家具和物品都有。两人又来到一座水池前，只见一条飞流从上方直涌池内，但却又不会溢满洒出，似乎是循环不息。沈欺霜便道：“虎哥，你看，这应该就是师父说可以重铸冰青剑的冰泉了。”

王小虎怔道：“七七……你叫……叫我虎哥？”

沈欺霜马上道：“有……有吗？不……不是……我……我……”

“这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很开心！”

沈欺霜听他这么说，才转忧为喜，王小虎接道：“还……还是先办正事要紧！七七，把冰青剑的碎片，放入冰泉中吧！”

“喔……”沈欺霜方才醒悟，便将冰青剑的碎片放入池中。

冰青剑的碎片一放入池中，那从上方飞流而下的冰水不断冲击着冰青剑的碎片，登时产生奇效，大约一盏茶的时间，冰青剑果然得到重生，自然复元。

沈欺霜大喜道：“太好了！冰青剑重铸了！”

与此同时，两边的冰壁突然发出一阵光芒，二人忙抬头望去，那阵光芒消散之后，两边冰壁竟然出现了许多的图案，王小虎道：“冰壁上竟然浮现许多绝学招式！”

沈欺霜看着右边的冰壁图案道：“这边是蜀山仙剑派的剑法！”王小虎则指着左边的图案道：“这边是魔族的刀招绝学！竟与师父的魔刀刀招如出一脉，难道‘天吒’是魔族的刀，而师父所习的刀招也是传自魔族？”

沈欺霜道：“师父是刻意要叫我们到此地来，提升自己功力的。”

王小虎道：“没错！师太已经料到，接下来，我们将会面临一场浩劫苦战。”

于是，两人便各自走到一块冰壁下，潜心学习冰壁上所刻的招式。用了个时辰左右，二人便习得了冰壁上的剑法和刀法。

大功告成，王小虎便道：“我们该回去了，你师父见我们这么久没回去，一定会担心的。”

沈欺霜也同意，于是走到冰泉前，把冰青剑取回，二人便一同从前方的出口离开此地。

原来从这冰洞出来，已经是在仙霞派的观宇下方，二人踏上石阶，径返仙霞派的观宇内。

此时，清柔师太正对李忆如道：“女娲神族的后裔果然拥有着非同小可的灵力。”

李忆如道：“师太，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到我的灵力比以前强大了许多。”

清柔师太道：“忆如，你体内的灵潜力原极庞大，已是当世无人能及，只是未经激发，所以平时使不出来。现在得我指点，体内灵力便如山洪爆发，沛然莫之能御。现在你的灵力，已凌驾你娘亲当年之上。”

李忆如听了，十分高兴，这时看见王小虎、沈欺霜二人回来，便马上道：“小虎哥、七七姐，你们回来了？”

二人来到师太跟前，沈欺霜道：“师父！”

清柔师太一看二人的神色，马上道：“你们是否吃了冰火之华？”

沈欺霜脸一红道：“是……”

清柔师太不由叹道：“唉……真是天意……不过，总算你俩功力倍增。我担心开封城有变故，你们快快启程吧。”

王小虎便道：“师太，那我们先行告辞。”

“此行务必一路小心。”

李忆如道：“师太再见，有空我再带我爹爹来找你喔。”

三人拜别了清柔师太，便立即出发，赶往开封。

数日后，三人来到离开封城不远的一处野郊，这里有一座小酒寮，竟然张灯结彩，似乎有什么喜事在办。三人走到小酒寮的前面，忽然看见一位身穿红衣的老员外笑脸迎上来道：“三位，一起参加宴会吧。”

王小虎道：“我们有急事赶路，谢谢主人的好意。”

但是那位老员外却笑着对三人道：“不是要你们当客人，是要你们当下一道菜。”

三人听此言，不由大吃一惊，接着便看见一名伙计把一盆很大的菜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盖来，只见里面竟是一具死尸，沈欺霜惊呼：“虎哥！是人？”

那老员外马上狞笑道：“哈！哈！哈！”随即幻化出原形来，竟是一只虎妖。

王小虎立刻拔刀道：“可恶的妖怪！”便和沈欺霜、李忆如一同迎敌。这只虎妖十分凶恶，牠左爪抡动如风，右手握着一柄铁扇，专打人穴道。三人便分头接住两边的攻势，王小虎用魔刀力拒铁扇，他的魔刀刀招已经大有进展，所以每一招都能洞察先机，挡住虎妖的攻击。

虎妖的爪则被沈欺霜的冰青剑缠住，李忆如则以灵活的身法钻到虎妖的身下，运起强大的灵力，把油纸伞一展，灵力从伞上迸出，竟一举把虎妖掀翻在地。王小虎顺势就是一刀，顿时把虎妖的首级剁了下来。虎妖立时散了架，化成一滩血水。

其他的伙计、宾客顷刻化成一只只妖魔，向众人扑来，三人合力，才把这些妖魔杀光。李忆如道：“可恶，好残忍的妖怪！”

王小虎道：“这些妖物太过分了，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吃人！”

沈欺霜道：“虎哥，我们得快一点到开封去，我怕喻大哥与禅师已经有难了！”

王小虎省悟道：“说的正是，我们快走！”

一行人便加快脚步，赶到开封城郊外，这里同样盘踞了许多妖魔，三人一路大开杀戒，奋力冲突，才越过重重阻截，来到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

王小虎道：“怎么离开封越近，妖怪越多？如此跟这些妖怪纠缠，实是消耗我们的气力，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开封城门就在前边，忆如，你拿出阿奴姐姐的隐身蛊，我们直接潜入摩诃禅寺，找寻喻大哥与千叶禅师。”

沈欺霜道：“虎哥，就这么办！”

李忆如便拿出阿奴给她的东西道：“小虎哥哥，隐身蛊在此。”

王小虎便道：“好，跟紧我，我们就直接前往摩诃禅寺，不再耽搁了。”于是三人便使用这隐身蛊，果真顺利地进入了开封城中，直奔摩诃禅寺。

第十五章 牺牲

终于进入了摩诃禅寺内，三人便把隐身蛊收回，现出身来，王小虎道：“这里是摩诃禅寺的内院。可是寺里怎么空无一人似的？”

沈欺霜道：“我们还是得快些找到喻大哥与千叶禅师要紧！”

三人便往大殿的方向走去，不过当他们走到大殿前面的花圃时，李忆如忽然指着前面道：“小虎哥哥，千叶老和尚与喻哥哥在那边，咦？那不是苏姐姐吗？”

王小虎怔住，连忙望过去，不由诧异道：“真的是苏姑娘！她在这边做什么？难不成.....她要对禅师与喻大哥不利？”

正要赶过去，沈欺霜却用手拉住他说：“虎哥，且慢！七七看来不像是苏姑娘来寻禅师晦气的模样.....你看，苏姑娘坐倒在地上，似乎受了伤？”

王小虎不由急道：“她怎么能跟禅师打起来了呢！我们赶紧上前问个明白！”

沈欺霜却道：“虎哥，急不得！我见他们交谈的神情，觉得事情并不简单。也许，我们先在一旁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比较好。”

“你的意思是.....？”

李忆如道：“是啊，小虎哥，我觉得七七姐说得很有道理。气纷怪怪的，我们就听七七姐的嘛。”

王小虎只好听从二人之言，便道：“好，我们先听一听看他们说些什么。”三人便放轻脚步，移近些他们的位置，总算听见他们的对话声。

只见苏媚骂道：“千叶老鬼！你.....你到底为何要陷害我？”

千叶禅师道：“老衲不知苏姑娘所言何事？”

苏媚怒道：“你分明是将三件魔器掉包，自己下毒想毒杀李逍遥，竟嫁祸于我？”

千叶禅师道：“苏姑娘有何证据证明是老衲所作？有谁不知你对李逍遥恨之入骨，你说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的。”

“哼，好一个毒计！如果真是我毒害李逍遥，我没有必要不承认！三件魔器就只有你我碰过，如果不是我下的毒，当然就是你！只是我想不

透为何你要毒杀李逍遥。”

千叶禅师道：“苏姑娘，老衲觉得……李掌门曾无端杀你全家，根本不配是正道表率！即使是老衲下的毒，也是替你报仇，你应感激老衲才对，为何要找老衲算账？”

苏媚道：“我要杀的人，我自己会杀，不用你来猫哭耗子。李逍遥死不死不关我的事，但你却害我被小虎他们误会，我无法忍受！”

这时，千叶禅师大笑起来，说道：“若是担忧被王少侠误会，那苏姑娘可以放心，王少侠很听吾徒南松的话，吾徒能帮你解释，你不用担心。”

苏媚道：“我跟小虎他们怎样，关你们什么事！至少你已承认李逍遥中毒一事，与你有关了吧！什么慈悲为怀，救人救世千叶禅师？呸！”

喻南松立即喝道：“苏姑娘，请莫出言不逊！其实你有所不知，家师也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人魔两界数千年来争战不断，如能有让人魔两界和平共处的方法，又未尝不好呢？”

苏媚怔道：“让人类……与魔界……和平共处？孔璘已死……魔尊被灭……李逍遥身中剧毒……三件魔器又尽归你们之手……你们……”

喻南松道：“我们也已派人围剿仙霞派！”

苏媚惊讶道：“仙霞派？那天下间如今已无人能与你作对……千叶！你的野心好大！难不成……你想做人魔两界的共主？”

千叶禅师阴笑道：“这个世界……就是太多人在做决定，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天下才会如此乱。如果只由一个人决定，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不会是一个太平之界吗？苏姑娘，你是个聪明人，如果你肯归顺于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苏媚恍然大悟，当即怒喝道：“作梦！喻南松！难道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好兄弟王小虎？”

喻南松道：“我会向小虎解释的，他如果是个明理的人，他会了解师父的苦心.....”

话犹未了，就听见王小虎的声音响起：“喻大哥！”接着，就见王小虎、沈欺霜、李忆如三人一同跃出，落在苏媚的身边，守护着她。李忆如道：“苏姐姐，你还好吧？”苏媚看见三人突然出现，已经很意外，不由呆了下来。

王小虎道：“千叶禅师，你们刚刚所说都是真的吗？真的是你们夺取魔器、暗算逍遥哥、围剿仙霞派？”

苏媚道：“小虎，亏你还叫他禅师！他不配！”

李忆如也愤怒道：“老和尚，原来你根本是个坏蛋！”

喻南松忙道：“唉.....这件事我正要跟你说明，你既然已经都听到了，我就不用多作解释了。”

王小虎道：“喻大哥，为什么你.....你也太不了解我为人了，你与千叶禅师所作之事，天理难容。你们怎么对得起天底下对你们寄以厚望的百姓？”

喻南松道：“师尊眼见朝廷被贪官污吏搞得民不聊生，锁妖塔又被毁，千万妖魔纵横人间，百姓正处于水火之中啊！师尊愿意担起大任，为救百姓，也成全妖怪，费尽心思一统人魔两界，只求和平共存！”

苏媚道：“真是歪理！那孔璘呢？难道他也是千叶的手下吗？”

喻南松道：“那倒不是，他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已，但实在自不量力，家师只略施小计，便借刀杀了孔璘。”

千叶禅师道：“南松，不必与这些识见浅薄之人多说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归顺，全部都不用留下了。”

喻南松道：“师父，请给徒儿一点时间，相信可以规劝他们听话的！”

王小虎却道：“喻大哥，我一直以为大明禅宗是以维护正道为己任，没想到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与你们同流合污！既然被我知道了这些事，我就绝不能坐视不理！拼了这条命，我也要阻止你们！”

喻南松道：“小虎，你这又是何苦呢！沈姑娘你也劝劝他吧！”

谁知沈欺霜也道：“喻大哥请不用再多费唇舌，我们心意已决！”

李忆如也怒道：“我也是，相信爹爹也不会责怪我！”

喻南松无奈地说：“可叹，你们.....那就不要怪愚兄手下不留情！”他的语气突然一转，然后身形急纵，长剑已笔直地刺向三人。王小虎急忙拔刀迎上，刀剑相交，火花四溅。喻南松一出手便是上乘的喻家剑法，还有大明禅宗的深厚内功融于其中，使得剑招更具威力。

王小虎初时也招架得有些乱，沈欺霜急忙挺剑斜刺一招，挡下喻南松。喻南松身影晃动，十分灵活，但沈欺霜同样步法轻盈，两柄长剑交缠，不相伯仲。数招之后，王小虎也加入战团，一刀一剑混为一体，攻守兼备，喻南松剑法虽然高超，一人却也抵挡不住。

危急之际，喻南松唯有暴发出师门绝技，一道绿光凝于剑上，然后一剑划出，气劲狂袭二人。王小虎急忙一横魔刀，祭起从冰火莲池中学得的魔刀绝技，“天吒”上的魔力急劲发出，立即把喻南松的剑气悉数驱散。沈欺霜则乘势反击，同样施展仙霞剑法的绝招，剑气反击向喻

南松。喻南松匆忙地提剑相迎，结果被沈欺霜的剑气把他震得倒退数尺，胸口更是一阵翳闷，险些倒下。

喻南松不由讶异道：“小虎，你们怎会变得如此厉害？”

却在这时，千叶禅师突然喝道：“哼，无用之辈！”竟然突施重手，从喻南松背后袭来。喻南松全无防备，结果背上被千叶禅师重重击中，登时掌劲贯胸而过，劲力把喻南松轰得离地飞起，跌向了王小虎他们的那边。但是千叶禅师还不罢休，催掌直取喻南松，王小虎急忙出手，魔刀狂劈而来，千叶禅师也抵挡不住魔刀的力量，被刀劲排退开去。

此时，喻南松惊讶地说：“师……师父？”

王小虎退守到喻南松身边道：“喻大哥！”

李忆如则指责道：“老和尚，你太可恶了！”

千叶禅师道：“嗯，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王小虎用天吒指向千叶禅师道：“千叶，你没机会了，认输投降吧！”

千叶禅师笑道：“呵呵呵……你们的武功确实进步不少，令老衲惊讶万分。不过，你们可别忘了，这里是老衲的地盘……看我的禁咒空间！”话音一落，千叶禅师便立即施展起法术来，众人反应过来已经太迟，结果一同被吸入了一个结界中去。

众人落入结界之后，就听见千叶禅师的声音对他们说：“要不是老衲尚未将魔器的魔力尽归我身，怎会败给你们？现在落入老衲的禁咒空间，你们就休想逃出去！”

王小虎咬牙怒道：“可恨！”

喻南松则无法置信地说：“师尊……”接着便狂吐一口鲜血，王小虎急忙上前照看道：“喻大哥！”

喻南松愧疚地看着王小虎，轻声唤了句道：“小虎……”

沈欺霜这时问道：“这里究竟在哪里？”

喻南松道：“这……是师尊所布下的结界……让我们……身陷在……一个不存在的空间中……”

王小虎道：“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出得去？”

喻南松道：“不可能的……据我所知……没人能够出得去……除非……除非有人愿意牺牲……”

沈欺霜道：“牺牲？如何牺牲呢？”

喻南松摇头道：“我……我不清楚……”

王小虎便道：“喻大哥，你别说话了，让我拿伤药给你，先把你的伤治好才对……”

喻南松却道：“不用了……小虎……我知道自己的伤势如何……我看透师父了……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在他眼中……没有用的人……是不需要活着的……他会变成如此……我也有责任……如果……如果当初我没将九转回魂珠给他……也许就不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王小虎不由难过地说：“喻大哥……”

“小虎……我很谢谢你……帮我杀了孔璘……报了大仇……但是……你的心太好……很多事情你看不透……你要小心……你将来的路还很

长.....要学着聪明点.....苏姑娘.....没有毒害李掌门.....全.....全都是师父的计谋.....你.....你不要怪她了.....”

“喻大哥.....我知道.....”

“小虎.....其实我还是时常想起.....我们在杭州城.....刚认识那个时候.....我好怀念.....好.....怀.....念.....”说到最后，喻南松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为止。

王小虎看着喻南松的身体徐徐倒下，不由激动地喊道：“喻大哥！”李忆如也呆了下来：“喻哥哥！”

沈欺霜则黯然道：“虎哥，喻大哥他.....走了.....”

苏媚在旁听见沈欺霜对王小虎的称呼，不由愣道：“虎哥？”心中不由一阵难过。

王小虎看着喻南松的尸体，伤感了一阵，然后站起来道：“喻大哥，我会为你报仇的！”

接着，王小虎又走过去看苏媚的情况，他关心地说：“你根本并非千叶对手，为何还要找他动手？你看，伤成这样.....”

苏媚道：“看，我.....没骗你.....对吧？”

王小虎惭愧地说道：“对不起，我真的不该误会你.....我.....我很惭愧.....”

苏媚道：“你终于相信我了.....那我死也甘心了.....”

“苏姑娘，你别说这种话！”

“总比.....被你.....怀疑好受.....因为那比.....比死.....还更难受.....”

王小虎听她这么说，内心更加难受，苏媚这时道：“对了，小虎.....我腰间有样东西，是我要给你的，你帮我拿一下.....”

王小虎应道：“喔，好.....”遂伸手去解苏媚腰间的一个小包，谁知道刚把那小包解下，便突然从里面喷出一股烟雾来，王小虎怔道：“这是什么烟雾？”

谁知道这烟雾才升起一会儿，王小虎三人便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全身乏力，随即纷纷倒地。王小虎惊道：“苏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苏媚道：“你们不用怕，这只是普通的迷烟。刚才听到喻南松说，要让大家出去的方法只要有人牺牲，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开，但是.....既然.....我复仇的心愿永远无法完成，那就让我去吧.....”

王小虎惊道：“苏姑娘.....你.....”

苏媚对沈欺霜道：“沈姑娘，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小虎.....”

沈欺霜怔道：“我.....”

苏媚又对忆如道：“忆如.....我永远都把你当作我的妹妹一样.....”

王小虎本欲出言劝止苏媚，但苏媚却道：“小虎.....对不起，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骗你了.....”说完，便快步向前走去。

苏媚走到这个结界的中央位置，这里有一个高台，台上放着一块晶石，晶石上刻有文字，原来是破解这个结界的方法，只要把玄武、白虎、青龙、朱雀四个法阵解开，即可打破这个结界。而打开的方法，

就是把六颗珠子放入四个阵法中相应的位置里，即可破解。晶石上还有详细摆放珠子的方法，苏媚把这些都一一记了下来，然后便逐一前往破解这四个阵法。

她首先来到玄武阵中，取了六颗珠子，再走到一块刻字的石壁下观看，上面是一首诗句：“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检取石榴裙。”她沉思道：“这……是什么意思？是在说我吗？是巧合吧，莫非是指染色的顺序？朱为红色，碧是绿色。石榴裙，是红色的裙子，那应该也是红色的。”想到这里，她便回身走到一个水池中，分别依照这个颜色的顺序去启动水池周围的六条龙形铜柱，分别是红色龙柱、绿色龙柱、再到红色龙柱，等启动完毕之后，前面的密门便应声开启。

苏媚走进密门后面，这里便是玄武法阵，他把六颗珠子放到了相应的位置上，玄武法阵即时破解。接着，她又前往下一个“白虎法阵”而去。第二个法阵，是一个个需要苏媚拉动的摇杆，每拉动一个摇杆，机关墙壁就会开启，直通至最里面，便是“白虎法阵”所在，她把六颗珠子放入相应的位置，白虎阵也启动了。

接着是“青龙法阵”，这里的机关是六块晶石，苏媚把六块晶石一一用手擦亮，前面便出现了一道连接两边的石桥来，苏媚踏过石桥，进入了“青龙法阵”内，把六颗珠子放置好。

最后是“朱雀法阵”，这一个法阵是把一个个浮于空中的光球击灭，然后便出现了通往里面的道路，苏媚进入最后的法阵中，把珠子也放置好。一切弄妥之后，她回到了中央位置，然后便启动那块中央的晶石。

晶石一启动，四个法阵的力量也同时被触动，四股力量一同汇聚于晶石上，立即发生一阵轰鸣巨响，力量把晶石摧毁，同时也产生巨大的爆炸，把这空间冲破。

终于，结界消失了，王小虎三人以及喻南松的尸体所处的位置，原来是在禅寺的一个地下石室里。这时，王小虎他们身上的迷药也消失了效用，三人陆续爬起来，沈欺霜醒来不见苏媚，便问道：“苏姑娘呢？”

李忆如也追问道：“苏……苏姐姐呢？”

王小虎不由脸色一沉：“苏姑娘她……她为了要救我们大家，自己去破禁咒空间……”

李忆如吃惊道：“怎么会呢？喻哥哥不是说想破这禁咒空间的话会死的吗？”

“是的……”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找苏姐姐？我不要她死去！”

“对……她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沈欺霜心中也是一阵难过。

第十六章 除魔

于是他们从地下石室走了出来，可是没想到回到外面的时候，竟然发现整个摩诃禅寺的上空被乌云所遮蔽，黑暗无比，伸手不见五指。

沈欺霜道：“情况很不对啊……”

王小虎道：“这必定与千叶有关，我们快去找到他！”

他们便立即走到大殿里，这里有一条密道打开了，他们便进入那密道中，一直深入到一处楼梯前，忽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只邪魔，沈欺霜一见，便道：“你……你是？”

王小虎马上认出来：“七七，牠是当年在杭州城郊袭击我们的妖怪！”

啸狼怪叫道：“呔！原来是你们！小鬼们长大了。”

王小虎道：“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千叶当年收伏你，说要感化你，其实不然？”

啸狼道：“哼哼，当时我也吓得屁滚尿流，谁知回到这里，千叶竟安排我守护他的内殿。只不过没有姑娘的清修生活，让我难过极了。但是现在，竟然一次送上来两个美貌的小姑娘，真是太好了！”

王小虎暴怒道：“无耻！”说罢，便挥刀抢攻上前。啸狼催动一双利爪，猛抓过来。但是王小虎的魔刀刀劲凌厉，两人一交上手，啸狼便大叫不妙，慌忙撤爪。接着，沈欺霜挺剑攻上，与王小虎刀剑合璧，轮番攻上，打得啸狼无法相顾，结果阵脚大乱。李忆如乘着啸狼出现破绽之际，便施展灵力，一道电光疾射而至，正是雷兽的力量，一下子击中啸狼胸前，啸狼怪叫一声，软倒在地。王小虎趁此机会，挥刀就砍，登时把啸狼的头挥下地来。这只穷凶极恶的妖魔就这样被王小虎了结。

啸狼既在这里出现，说明千叶就在此不远，三人便继续前进，来到了第二层的楼梯时，突然从墙壁上浮现出一只三头六臂的妖魔来，三人急忙拔出兵器迎战。这只妖魔能够化身，时而化身冰魔，时而化成火魔，时而化成土魔，以三种不同属性的法术向三人袭来。

众人起初也是招架得十分吃力，如果没有沈欺霜的护身阵法，恐怕已经被这妖魔击溃。不过双方周旋了半个时辰左右，李忆如便找出了这只妖魔的破绽，原来在它变化的时候，会有一个瞬间的空隙，这里就是关键之处。于是李忆如释放出“锦八爷”、“雷兽”和“火猴”一同夹击妖魔。那妖魔便要变化冰魔，就在这稍瞬即逝的时间，三人集中力量，等妖魔变化之际，便一同发招，一道锋芒直穿妖魔空隙破绽之

处，妖魔立时全身被这股力量穿透，瞬即支解，化成了碎片，散落一地。

击杀这只妖魔之后，三人继续向前，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终于见到了千叶。只见千叶已经摆开一个阵法，使得这里妖气冲天。三人立即快步闯到阵前，千叶看见三人出现，也大感惊讶：“你……你们怎么能逃出我的禁咒大法？难道是喻南松牺牲自己？”

王小虎道：“是苏姑娘救了我们大家！可怜的喻大哥，竟会信任你这个入面畜生！我要为他们来报仇！”

千叶大笑道：“哈哈哈哈哈……无知的人，你们这是自取灭亡！我已经将魔器的魔力尽归我身，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三人早将生死置诸度外，即使敌人再强，他们也不会后退，于是便一同展身，使出最强的招式，向千叶袭来。可是千叶不慌不忙，只见他双臂一展，两只大袖卷动，刮起了一股可怕的力量，这股力量一举掠出，便把三人轰得狂飞而出。

三人被这股力量震得五内翻滚，气息大乱，皆吐血倒地。王小虎惊道：“可恶……好可怕的力量……”

千叶道：“杀了你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可惜了……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是顺……还是逆？”

沈欺霜切齿道：“你比孔璘还可恶，他也许是个小人，但你却是个伪君子！”

李忆如也怒道：“对，我们宁死也不会帮你。”

千叶道：“很好……那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说着，千叶便鼓动真气，欲把三人置于死地。却在这时，空中忽然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女娲娘娘啊.....请您帮帮这些无助的孩子吧.....”

千叶惊道：“是谁？谁在说话？”

王小虎也怔道：“咦？这声音是.....”

话犹未了，突然一股光芒覆盖了整个殿内，待光芒消散之后，王小虎他们身上的伤势竟然自动痊愈，沈欺霜道：“怎么回事？我的伤全好了。”

李忆如也道：“我身体里好热啊！”

王小虎道：“我的身体.....不断涌出力量，这感觉.....”

而在他们的面前，千叶已经现出了原形，是一只巨大的妖魔，样貌极为丑陋，牠同样惊讶地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金身怎么.....”

王小虎道：“原来这就是千叶的真面目.....好，我们一起上，这次一定要彻底打倒他！”

沈欺霜、李忆如齐声应好，三人便再次展身杀上。

原来，李忆如体内的女娲神力已然苏醒，因此强大的灵力贯输在三人的身上，使得三人功力大进。而且千叶金身被破，三件魔器的魔力再强，也不及女娲神族的灵力那么广阔强大。千叶不断引动暗黑雷电轰向三人，李忆如也引动九天神雷相抗。两股雷电力量交缠，互相抵消。千叶力量虽强，但是王小虎三人的力量更是源源不绝，彷彿用之不尽。

缠斗了大半个时辰，千叶的力量开始不计，三人乘此机会，加强攻势，王小虎魔刀挥动，一股炽热的刀劲奔腾袭来，千叶急忙架起手中金刚杖相迎，谁知道王小虎这一击着实惊人，竟把牠手中的金刚杖一举劈断，余劲更把千叶的一支手臂给削了下来。

千叶吃痛之下，沈欺霜也驱动最强剑招，万道剑芒一同射来，尽皆打中千叶的身体，千叶惨叫一声，便向后倒去，李忆如顺势再加一记神雷电击，终于把千叶重创，使牠无法再施以反击之力。

千叶彻底地输了，牠无比惊讶地说：“不敢相信.....这世上竟然.....还有继承女娲神力之人。小姑娘呀.....女娲神族的后裔呀.....你可知女娲娘娘当年是被人们与天地诸神如何迫害的吗？你又知道，女娲后裔世代代是如何为人们牺牲，却无人感激与回报吗？”

李忆如道：“我爹告诉我，女娲一族为了守护大地苍生，无怨无悔。”

听了李忆如之言，千叶忽然大笑起来，并说：“纵然你们为人类付出再多，愚昧又自私的人类，是不会感激你们的。”

李忆如道：“我爹爹说，女娲娘娘对人类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哈哈.....”千叶的笑声仍旧继续。

王小虎道：“千叶，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夺取权势，才会招致灭亡。”

千叶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哈哈.....”最后，千叶的躯壳随着笑声的逐渐减弱而慢慢地消失于众人的眼前，直至完全不见了为止。

而三人也不再多留，他们离开了摩诃禅寺，回到寺外，那遮天蔽日的乌云也随之而消失，回复了晴朗的天空！

之后，小虎一行人将九转回魂珠送回给李逍遥，其余两件魔器便交由清柔真人保管。

王小虎送沈欺霜回到仙霞派，交待了两件魔器之事后，便要离开，沈欺霜与他一同来到山门前，沈欺霜忽然把玉佩交给了王小虎，然后回身便要上山，王小虎忙道：“七七！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把玉佩还给我？”

沈欺霜道：“虎哥，我想.....你还是先把玉佩拿回去好了.....”

王小虎不解地问：“七七，为何这么说？”

沈欺霜道：“我已明瞭苏姑娘在你心中的份量.....”

王小虎听她这么说，不由皱了一下眉头，的确如她所言，他自己的心里是无法忘怀苏媚，但马上又走过去说：“七七.....我很明瞭你的心意.....而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感觉.....”并把玉佩交还到沈欺霜的手上道：“玉佩请你收下.....无论如何.....请不要离开我！”沈欺霜登时愣住。

与此同时，在仙灵岛的水月宫中，林天南正与李大娘在一起讨论近来的事，忽然听见李忆如的声音自远处传来道：“婶婆、外公！”二人马上抬头向前一看，只见李忆如蹦跳而来，满脸笑容地说：“你们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接着，在李忆如身后传来了李逍遥的呼唤：“婶婶.....”然后就看见两个身影一同从后赶上，李大娘一见，便喜道：“逍遥！”而林天南更是张目咋舌，无比惊诧地说：“如.....如儿？”终于，他们一家人团聚了！

回说仙霞派的山门前，沈欺霜接住王小虎还过来的玉佩，说道：“虎哥，如果.....你要去找苏姑娘的话，我愿意陪你一块儿去！”

王小虎诧异道：“七七你也认为苏姑娘没死？”

沈欺霜道：“嗯，我的直觉吧.....”

王小虎道：“不过以她的个性，也许不会想要再见我们.....但是她舍身救了你我，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向她说清楚.....”

沈欺霜道：“虎哥，我很了解你的感受.....让我们一起去找寻她吧.....我想.....忆如知道了，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王小虎见沈欺霜愿意陪他一起去找寻苏媚，真是感到十分欢喜，便说：“太好了.....七七，你真是善体人意！”沈欺霜露出灿烂的一笑，于是二人便一起下山，踏上寻找苏媚的路。但是在二人的身后，却有一只黄毛小狐狸远远地望着他们，流露出一股悲凉的神色！

正是：

多舛红颜芳踪缈，挥别郎君断情恼。

人妖殊途难成双，愿汝永结秦晋好！

—————第二部完—————

仙剑奇侠传3问情篇

第一章千里姻缘一线牵

天界之上，两大高手捉对厮杀，一个使用锋利无比、无坚不摧的钢爪；一个使用灵力澎湃的神剑。两人大战了数百回合，几乎把整个天界都破坏了。到最后，两人各展全力，硬拼一招，结果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胜谁败。

就这样，千年之后，一个留着一头红发的人出现在蜀山之上，他把牢牢关闭的大门打开，这神秘的红发人走进了这大门后面的黑暗密室之中，只见一柄剑插在一个沙池之内，这把剑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大的魔力。红发人走了过去，双手握住剑柄，然后便运起全力，把这柄剑拔将出来。

当这柄剑被拔出的时候，立即天摇地动，使得整个塔子都仿佛要崩塌一般。红发人把这柄巨剑高举过头之时，有一股莫名的亢奋直涌心头，仿佛已经取得了他期盼已久的胜利一般！

在渝州的一个当铺里，一位少年正在酣睡，忽然听见有开门声传来，这少年马上被惊醒过来，当即翻坐起来道：“什么声音？……有贼？！”但是看了一会儿，并不见有人，又想：“咦？是我听错了？”于是他跃下床来，便打算到外面查看一下情况，谁知道突然看见一个黑影推门而入，结果两人打了个照面。进来之人也吓了一跳，惊叫：“呀！有人！”

那少年立即喝道：“小贼！站住！”

谁知道那黑影趋近其面前之时，那少年才看清楚，这个黑影原来是一个红衣打扮、头上戴着一只大蝴蝶头饰的美丽少女。这少女娇俏可人，美丽无双，让那少年看得心神一荡，但是那少女却非好脾气，她冲着少年斥喝道：“贼？你敢骂我是贼？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还一拳挥来，打在少年的头上。

那少年没想到如此一位美少女竟然是个泼辣的姑娘，登时吓了一跳，便说：“你！你！干嘛打人呀！这什么世道啊！小偷也这么猖狂？”

少女道：“哼哼！可笑！敢跟我用这种语气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少年道：“当然知道，你是小偷嘛！小偷也敢打人，就已经升级为强盗了！”

少女顿时觉得哭笑不得，便说：“什么小偷强盗的！告诉你吧，我姓唐，是唐家堡的人，这破当铺是我唐家的产业。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来？难道我在自己家找东西还要事先知会你吗？”

那少年一听，恍然大悟道：“原来是唐大小姐，失礼了，对不起——”却是仔细一想，又觉不妥，忙道：“不对！你可别骗我，你拿什么来证明？”

少女道：“哎呀！真是的！我拿什么来证明呢？这可真让我为难了……只好、只好用这唐门秘传的毒蒺藜！”说着从怀内摸出一件黑漆漆的东西来，然后猛地呼道：“看镖！”便右手一扬，虚晃一下，那少年吓得急忙双手掩面道：“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少女登时笑道：“哈哈哈哈！看把你给吓的！好好玩！”

少年道：“呼！吓死我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少女道：“哦？还敢嘴硬？要不要来真的试试？”

少年一听，连忙道：“不要了、不要了！唐、唐大小姐，你要找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忙，不是我吹牛，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就算蒙上眼睛，用鼻子也能找出来！”

少女道：“哦？是……吗……？姑且相信你一次。”她又从怀内摸出另一件东西来，递到少年的面前道：“那！你看，这个是爷爷最喜欢的茶壶，可惜盖子被我不小心打破了，我要找一个一样的配上！”

少年接过来道：“我瞧瞧……啊！这种海棠红的紫砂壶很少见啊！让我看看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便十分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壶子，一边看

一边赞叹不绝道：“嗯……手工很精致，没有款？一定在壶嘴里面……”

那少女听他说了一大串的东西，便不耐烦地说：“我没问你它是海棠红还是海棠绿！我、在、问、你！有没有跟这个一样的盖子？”

少年才道：“哦！这种紫砂壶每一款都不一样，怎么会有相同的盖子？这是常识啊！亏你还是什么大小姐。”

“你敢瞧不起我？找死！”说完，便又要作势打人。

少年连忙道：“别急、别急！我替你把盖子粘好不就行了，包你天衣无缝！”

少女一听，马上半信半疑地问道：“真的？你有这本事？”

少年道：“当然！哈哈！你看我这房间里的古董，那一样不是我粘的！神仙也看不出来！再说，出土的陶器、瓦器之类的古董，根本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全都靠粘……”

少女便在房中的各个角落逐一参观，果然有不少古董陶器放在这里，她便说：“你还真有不少好东西喔！”

“那当然……”

正说着，突然地面剧烈地震动起来，二人大吃一惊，那少年慌道：“啊？地震了！”这股震动真的很厉害，那少年和少女都无法站稳，结果两人倒在了一块，那少年的身体压在了少女的身上，而且两人的脸还贴在了一块，少年的嘴唇吻到了少女的唇上，登时一股女儿香直入鼻息之内，两人均是一怔，全身僵直，就这样的姿势维持到了震动停下为止。

等震动完毕后，二人连忙爬起来，少年道：“啊！刚刚地震了……你……”

那少女才想起刚才的事，便道：“啊！你干什么，别碰我……”

少年惊道：“啊！意外意外，不好意思。”忽然他惊呼起来：“哎呀？我的白釉剔花瓷瓶！”当即跑到房中的一个角落处，翻着碎了一地的陶器残骸，着急地说：“天啊……有没有摔坏、有没有摔坏……”最后在里面找出了一个白瓷瓶来，幸好完整无缺，他才道：“呼！还好，真幸运！什么都没有损坏……”然后又起身对那少女道：“抱歉，刚刚对你……”

少女道：“喂……喂！你……你受伤了……”说着使用手指向少年的手腕，少年一看，原来是被东西割伤了，便说：“哦！不要紧，一点都不疼！”

少女却道：“可是……那铁蒺藜上有毒……”原来这个伤口是刚才少年压在少女身上的时候，被少女手中的东西割伤的。

少年一听少女之言，登时惊道：“啊！唉呀！好痛呀！”

少女道：“什么嘛！刚刚说不痛现在又说痛？”

少年道：“还不快拿解药来！要杀人灭口啊？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少女道：“我又不是有意的，刚刚地震是你没站稳，怎么能怪我？再说我也没有解药！”

少年一听，登时心头凉了半截，说道：“啊？你、你……我真的要死了……要死了！”

少女道：“你急什么？你帮我把壶盖粘好，我回去拿解药，天亮后在城西南的竹林交换，如何？”

少年道：“那、那我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事啊？”

少女道：“放心！没那么容易死的！不过.....不许对任何人说，不然就不给你解药了！”

少年道：“我怎么觉得全身没力气，有点发烧，心跳好快.....有点发冷，肚子也怪怪的，还有.....头晕.....”

少女道：“哼！你那是自己吓自己！叫你不许对别人说，听到没？”

“好.....好！那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不然我怎么找你啊？”

那少女便应道：“雪见！哼，亏你还是永安当的人，连唐家堡大小姐的名字也没听过，可真孤陋寡闻.....”说完，便转身离开。

少年唸叨道：“雪见.....唐雪见.....”然后看见她已经要走了，便连忙喊道：“喂！我叫景天！风景的景，天空的天！”直至唐雪见的身影消失之后，景天才吁了口气，随即拿着雪见交给他的那个紫砂壶，回到凳子前坐下，把弄着这个壶说：“这紫砂壶真是不错，打破了盖子实在可惜.....看我把它粘好.....”于是他点起了油灯，然后就埋首灯下来修补壶盖，一边修补，一边自言自语：“嗯，这有点麻烦.....她说她叫唐雪见.....对了！这样就成了.....还差一点点.....唐家大小姐.....”他不知不觉地对这个既泼辣又可爱的姑娘产生了好感。

经过半个时辰的努力，终于把壶盖修补好，景天得意地说：“粘好了！我就说嘛，有我出马，绝对没问题！”他把紫砂壶放好在架子上，然后走到床边，突然觉得头有点晕，全身乏力，便爬上床去躺下，但

仍然迷迷糊糊地说：“明天可千万别睡过头……”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

正是：

星沉月落夜闻香，素手出锋芒。

前缘再续新曲，心有意，爱无伤。

江湖远，碧空长，路茫茫。

闲愁滋味，多感情怀，无限思量。

不知不觉，天已大亮，景天睡醒过来，看见阳光已直射在床边，他便伸了个懒腰，双手揉揉眼睛，喃喃道：“嗯？什么时候了……唉！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忙了大半夜，晒死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才惊讶道：“啊！已经天亮了！晚了晚了！”连忙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架子前把那个紫砂壶拿起来看：“不错！已经粘结实了，希望不会晚，不然可没命了……”就把紫砂壶收入怀内，然后便走出屋来。

可是刚走到大门口时，就碰到了当铺的伙计之一青山，青山对他说：“快去当厅做事！起晚了还闲逛，今天点卯你又不在这，这月工钱快被扣光了吧？”景天知道必须要先向当铺的掌柜请假才行，无奈之下，只好折返当厅，去找掌柜赵文昌。

原来唐家堡是蜀中的名门，唐家堡的商号遍布蜀中，但唯一只有这渝州的永安当不是由唐家的直系弟子打理。

景天一路走往当厅，听见一个老头唠叨地走来：“上回当皮袄非说我那皮子不好，只给了一点点钱，可等赎的时候皮子受了潮，都板了，姓赵的还胡说当的时候就这样，真气死我了！”景天听见，心中暗

暗好笑，因为这都是当铺惯常会发生的事，所以只能怪这老头不走运了。

他又听见伙计阿隆与大林说起昨晚地震之事，阿隆问：“好好的怎么会地震？”

大林道：“谁知道，一场好梦都被惊醒了，幸亏赶上了点卯，不然赵管事又要骂上半个时辰。”

阿隆道：“他是不可怕，但他背后的唐门就不得了了，那里面出来的人，只要沾了他们的衣服就会被毒死！”

大林道：“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其实只要和他们坐在一个屋子里就已经吃不消了，不过咱们这些下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蚂蚁一样，人家可犯不上用那么珍贵的毒药来毒咱们。”

景天也觉有理，这时又碰到了当铺的另一个管事黎鸳，景天使上前欲向他请假，但是他却抢先对景天说：“阿天……你、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说，我好歹也算看着你长大的……哎，对了，文昌好像在找你，他今天又搬了一堆古董回来，是想让你辨认一下真假吧……”景天无奈，只好前去赵文昌的房里。

赵文昌见景天来到，便说：“阿天！你又到处闲逛不做事！是不是？”

景天忙道：“不是、不是！我要出门办事，您有什么吩咐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赵文昌道：“你架子不小啊！还敢要我等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景天心道：“老天！为什么这时候说我不想活了……”便连忙道：“我真的有事情，是……是那个……啊，是……丁叔交代下来

的！”

赵文昌道：“哼！他什么重要的事非你做不可？让别人去做好了，你过来看看，这几样古董是真的还是贋的？”

景天一听，便马上道：“啊？古董吗？来来来，在哪里？”

赵文昌道：“用不着那么兴奋，你小心些，这是我刚买的，弄坏了你一辈子也赔不起！”

景天道：“哦！那我还是不看了，弄坏了怎么办？您还是去找丁叔吧！再说您买过真货吗？”

赵文昌道：“什么话？这次绝对是真的！我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不信你看看！可恶……不会每次都走霉运吧……”

景天便道：“是吗？我瞧瞧。”于是他便在赵文昌拿出来的一堆古董中，逐一检验。其中有几件古董都是真货，但看到一个玉环的时候，景天便有些迷糊，他说：“这个……很难说耶，我也说不好，八成是真的，也有是贋品的可能。”

赵文昌恼道：“废话！没用的东西！我找别人去！”便一手抢回那只玉环，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景天道：“耶……只会凶！有本事你自己鉴定啊！还不是要问人，还不如我呢！”

与此同时，在唐家堡的百草楼中，雪见偷偷地潜了进来，看见周围没有人，便道：“还好没人！看来起得不算太晚，要赶紧找到毒蒺藜的解药才行！”便走到一个架子前，这里放了许多瓶不同的解药或毒药，她逐一搜索，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毒蒺藜解药的瓶子。满心欢喜地把瓶子收入怀里，忽然隐约听见有说话声传来。

雪见心里一忖：“咦？谁在说话？”便立即放轻脚步走近声音传来的方向。原来声音竟是从墙壁的另一面传来的，在这墙壁的另一边竟然有密室。雪见便立即凝神细听，只听见一把中年男人的声音道：“五毒珠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那五毒兽百年来也就捉到这么一只，不是已经说好的吗？罗堂主为何突然着急起来？”

接着又有一把老人的声音轻轻地说道：“你有所不知，堂主的神火功已练到第九重，而且.....已经不是一般的内功，而是仙术了。而且.....那个人简直是神通广大，罗堂主有了这人撑腰.....所以你最好.....”

中年男子道：“那可不行，五毒兽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养的，你们哪里给它寻那么多毒物？还要结合阴阳四时灵气的运行喂养.....”

老者道：“你不要小看我们.....怎么样了？还有.....你别想要我！”

中年男子道：“我哪里敢？老家伙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不会碍事的！你说的那个事，一定是堡里的小姑娘偷偷拿废掉的暗器炼的，没有什么毒性，不用独门解药解也不会有事情！”

老者道：“那就好.....要是.....你就.....”

中年男子道：“你说什么？冯爷，你大点声不要紧，不用那么小心，这个时候这里是不会有人的！”

老者道：“隔墙有耳.....”

就在这时，雪见不小心地碰到了一个花盆，结果发出声响，那墙壁另一面的老者马上喝问：“什么人！”

雪见吃惊不小，急忙回身退开，心中着急道：“怎么办？到底躲哪里才好呢……”她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直退到了墙边的一幅挂画下。这时她听到脚步声已经逼近，更加着急：“不行，他们要追过来了……”情急之下，她的手不慎碰到了挂画的旁边，结果竟然让她触动了机关，结果背后墙壁一空，便整个人失去平衡，跌向了后方。

原来在挂画的后面竟有一条密道，雪见跌进了这密道之后，机关又自动启动，密门关上。与此同时，那两个人已经进入了楼里，中年男子道：“听声音……似乎是雪见……”

老者问：“雪见是谁？”

中年男子道：“堡里的，算是我侄女，从小就很顽皮……”

老者道：“不能让她坏事！”

雪见听到这里，心中极为害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下真的完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又听见老者道：“嗯？人呢？”

中年男子道：“这个……大概跑出去了吧……”

老者便道：“快追！”

接着，二人的脚步声便向外跑去了。

雪见才松了口气，但想到此地不宜久留，必须尽快觅路离开，于是便向前寻去。但这里是一条密封的通道，雪见从来没见过，便感到疑惑地说：“这是什么地方？堡里有这种地方吗，我怎么从来都没来过？”就在这时，前面便突然出现一只会飞的、全身黄毛的小东西。雪

见起初吓了一跳，但定神一看，发现这小东西长相十分可爱，而且似乎并无恶意，便对着它问道：“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东西“吱吱吱”地叫了几声，雪见便说：“你叫‘花——楹’？好奇怪哦！我怎么好像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那小东西又叫了几声，雪见道：“你是说……要带我出去吗？”那小东西点了点头，然后带引着雪见跑到前面尽头的一处墙壁前。雪见怔道：“这里？”

接着，只见花楹鼓了一口气，然后猛地飞撞过去，竟然在墙下撞破了一个的洞来，雪见看得讶然道：“啊？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痛不痛啊？”那小东西神气地摇了摇头，示意不痛。雪见又看了看那个洞口道：“这么小，我能钻出去吗？”花楹又使劲地点头，雪见便说：“好吧、好吧，我试试看！”于是，雪见便伏下身来，从那洞口钻出去。

回说景天见耽误了不少时间，便连忙快步离开当铺，但来到门口时，就被看门的黄满都呼唤住：“哎，阿天，你这是要去哪？就不怕管事的晓得了？”

景天道：“你可别乱说，是丁叔差我去办事的！”说完，就走出当铺来。不过走了没多远，就见邻居的大吉婶喊道：“阿天也来买菜啊，你们那个永安当赵掌柜不会连这种事都丢给你做吧，太欺负人了！”

景天道：“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出来逛逛，自从越叔做生意发了大财，大吉婶您就再也没来过当铺了。”

大吉婶道：“我家相公那是走了狗屎运，以前还多亏了有丁朝奉帮忙，咱们才没穷死。”

景天就敷衍了几句，便继续赶路。走了不远，前面又碰到一个熟人，他叫孟蒿盛，他说：“你们别不信有蜀山剑仙，小时候我和阿娘真

在山里见过御剑飞行的仙人。”

景天道：“咦，我信，我当然信，后来呢？”

孟蒿盛道：“后来我阿娘唱了会儿山歌，那仙人好像听得入神，就从剑上跌了下来，掉进山谷里去了……”

“哪有这么笨的剑仙啊……也难怪别人都不信你说的……”

“不是剑仙笨，是我娘的歌喉太美妙了，我娘可是被称为‘歌仙’的呢！”

景天听得暗自好笑，便不再和他闲聊，又再赶路。

在这渝州城里，汉苗两族的人虽然共住一城，但却是对立为主，汉人往往欺压苗人，而其中苗人的孤儿寡母们就住在渝州山上的吊脚楼里，境况十分凄凉。景天虽然身为汉人，却很同情苗人的遭遇，也认识不少苗人朋友。

景天乘搭木筏来到了渝州西南部的壁山脚下，不过并未见到雪见的踪影，景天不由急道：“没有人？啊？果然来晚了……哎呀！忘了问她再过一晚上会不会有事了，不行！我要去唐家堡找她！”正想到这里，忽然看见前面有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只见一名苗族青年追着一名道士道：“还我钱来！”在青年的身后还有一名苗族老者气冲冲地说：“哼！看见妖怪跑得飞快，算什么蜀山弟子！一定是假冒的！”

那道士说：“唉！你们不懂，今晨天地震动，乌云蔽日，妖孽四出，这是天下大乱之兆，我给你们两张符，可保你们苟活，这时候，可不要舍命不舍财啊！”

老者道：“什么狗活猫活的，你要真有力，为什么一个妖怪都杀不死？”

道士说：“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

青年气愤道：“不要废话！快还钱来！”

道士忽然指着另一个方向道：“看那边！”青年和老者不由自主地向他所指方向望去，结果那道士趁此机会，飞快地溜去，等二人发现的时候，道士已去得远远。青年忙道：“搞什么鬼！福伯，你等着，我去追他！”便急追而去。

景天这时走到老者面前道：“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者道：“我天天都去壁山采药，刚才那位小哥是我邻居，常去那砍柴，我们常搭伴出门。可今天一进壁山，就发现情况不对，有很多妖怪，也不怕人，就这么走来走去的，不瞒你说，我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第一次见。”

景天道：“当真？您老不是眼睛花了吧？”

老者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还骗你小孩子不成？阿德——啊，就是刚刚那个，他吓得腿都软了，还是我把他拖回来的，可巧就在这里碰上了那个骗子道士，他说会捉妖，又说是蜀山弟子，还把他那柄木剑舞弄了一番，我们就相信了，还一人花一吊钱买了张符。”

景天叹道：“唉！你们上当了，蜀山弟子的装束不是这样，而且背上一定背着《降妖谱》，一看他就是假的！”

老者恍然道：“是吗？虽然咱们这地界蜀山弟子来来往往的不少，我可从来没注意过他们是什么打扮，还是小哥你心细。唉！我们两个

信了那骗子道士的话，就领他过去，他装模做样地舞了几下剑，然后就想丢下我们逃走，被我们一直追过来。”

景天道：“那他都没跟妖怪交手吗？也许那些妖怪并不厉害呢？”

老者道：“谁知道！只是远远地作了一下法，离妖怪还有百十步远呢！唉！这世道……小哥你也赶快回家吧，不要被妖怪吃了。”说完，老者便也去赶那位青年了。

景天目送老者背影消失，便回头看着前方道：“我倒想看看妖怪是长什么样子的！”他发现地上有一把木剑遗下，料想定是那道士所遗，便上前拾起道：“这把剑还不错哦，既然没有人要，我就不客气了！赚到了，呵呵！”把木剑插在腰间，然后想：“唔……她会不会是害怕妖怪才不来……嘿，女孩子就是胆小，我这就穿过壁山去唐家堡找她拿解药。”

于是，景天便放胆向前进发。进入壁山的山道之后，果然如老者和青年他们所言，真的有妖怪在山道中飘来飘去，景天心中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但是景天这个人真是胆子大，他竟然没有退缩之念，反而拔木剑在手，继续向前。景天也学过一些功夫，竟然连续打走了几只妖怪，然后跃过几处溪涧之后，便来到了建于壁山之内的唐家堡前。

当景天走到唐家堡大门前面的时候，便被两名看守门户的唐家堡门人喝止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人的。”

“就凭你？你这样子？也配来堡里找人？”

“是这样的……有一位唐雪见唐小姐托我修一个茶壶，我现在修好了……”

不等景天把话说完，那唐家堡门人便道：“我管你什么茶壶茶碗的！找唐雪见是吗？告诉你！她窃取门中机密，已经被逐出唐门了！到别处去找吧！”

景天闻言，颇为诧异：“啊？怎么会这样……”

那唐家堡门人道：“啊什么啊？快滚！大爷今天心情好，懒得理你，不然把你抓进堡里去问罪！”

景天却不相信他们的话，便道：“不行啊！我必须找到她，你不要拦阻我！”便要硬闯进去。

那唐家堡门人不由恼怒道：“嗯！你这是什么话？不想活了吗？快滚！”一手把景天推了回去。

景天着急道：“拜托！又是不想活？怎么每个人都咒我？唉……”无奈之下，景天只好回头。等他离开壁山的时候，天色已西沉，他只好返回永安当而去。

回到当铺的时候，赵文昌正在前厅等着他，一见他回来，便呼喝道：“阿天！你死到哪里去了！天黑了才回来！不想活了是不是？”

景天一听，沮丧地说：“又这句话！难道我真的大限已到……我……我……”

赵文昌道：“快说！你死到哪里去了？”

景天便道：“大事不好啦！外面在闹妖怪啊，都传开了，您还不知道哪？我……我差一点就没命了！我跟您说哦，大伙儿都商量要逃难呢！肯定会当东西套现，我们要快提价大赚一笔。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才打听到的啊！我们……”

不等他说完，赵文昌便抢白道：“什么我啊你啊的，光天化日的，哪来的妖怪？又说剑仙啊，妖怪啊的胡话了，还不快上门板，准备打烊！”

“是！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叫你去就快去！”

景天也不敢再说什么，就回身往门口走去，准备上门打烊。却在这时，突然“隆”的一声巨响，大门竟然被轰得倒塌下来，一个身形高大的汉子大步走了进来。景天和赵文昌俱被这一变故吓着了，再看那汉子，一头赤红色长发异常引人注目。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遮盖了身体，而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他的脖子上有一个火纹形状的刺青，眉心之上还有一个火状的印痕。此人身上散发出神秘的气息，让人心生寒意。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09 12:45:45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二章 迷离前途遇凶险

第二章迷离前途遇凶险

第二章迷离前途遇凶险

那红发汉子进来便说：“当剑！”

赵文昌听不懂，便道：“什么贵啊贱啊的？没看见关门了吗？这门怎么赔？”

那红发汉子再说一次：“当剑！”并从斗篷内摸出了一把紫色的古剑，倒插在地上，登时吓得赵文昌连声道：“哎呦！大爷，您别急啊，小的这就给您当！阿天，快！快！写当票，敢问您老要当多少？”

红发汉子答道：“一文。”

赵文昌不由怔住：“一文？……好、好、好，就一文，快！快！当票写好了没？”

景天连忙走开柜台边开了当票，然后拿过去递给那红发汉子。赵文昌则道：“好啦！好啦！您老的当票，阿天，快把东西接过来啊，还愣着干嘛？”景天才省悟过来，忙上前接那柄古剑。

可是当他走到红发汉子的面前时，那红发汉子却上下打量着他，目不转睛的样子。景天不由愣道：“客官，还有什么吩咐？”红发汉子似乎充耳不闻，景天再呼唤一次：“客官？”

红发汉子才道：“你……竟然沦落至此？”

景天更是听得糊涂，他说：“什么？什么沦落？客官你认错人了吧？”

红发汉子“哼”了一声，然后回身就走。赵文昌马上欣勤地招呼道：“大爷您慢走！以后常来啊！”等红发汉子的身影消失之后，赵文昌才吁了一口气，并且说：“哼！神气什么？居然这样子闯进来，太霸道了！”接着对景天道：“还愣着干嘛？赶紧把东西收起来啊！”

景天道：“反正已经打烊了，我仔细看看再收有什么要紧？”

赵文昌恼道：“有什么好看的，一文钱的破剑！不许偷懒！还有！这门等会儿拿个东西顶着，明天记得找人来修。”说完，转身就进去了。

景天则依照赵文昌的说话，搬了桌椅来把大门托住顶好，然后把那柄古剑带着，回到自己的房中。没想到这柄古剑看上去又大又沉，可是拿到手里竟是十分轻便，景天也觉着奇怪：“这个……样子很大，可是拿着蛮轻的，而且似乎年代久远，应该很值钱啊。不知道那人为什么只当一文钱，莫非是偷来的？我倒要好好研究一下，就放在这里好了。”便把古剑放在了墙边的地上。

这时，景天又想起身上剧毒的事：“到现在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大概是不会毒发了吧？但愿如此……”他走回床边，伸展着手脚道：“困死了、困死了……先睡一觉吧，解药的事只有明天再伤脑筋了。”于是便翻身上床，倒头便睡。

到了半夜时分，景天起身去解手，解手完毕以后，揪起裤子，系上裤带，正准备回房的时候，回头竟然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身后，景天吓得大叫：“啊！鬼！有……鬼……”因为他看见的黑影不是人，而是那柄古剑，竟悬空飘浮，在他面前动起来。

景天受惊之下，拔腿便跑，那柄古剑竟从后飞赶上来。景天一边一跑，一边回头去看，那柄古剑竟然紧追着他，吓得他慌不择路，一口气地跑出了当铺外，往西南方飞奔。可是任由景天如何奔跑躲避，那柄古剑却始终紧紧地跟着他，无法摆脱。

等景天跑到了渝州西南的山道前，他才累得停下来稍歇，心里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可是那柄古剑又飞了过来，景天失惊道：“怎么、怎么一直甩不掉！”只得掉头再跑。当

他向山道飞驰之际，突然迎面又有另一人飞奔而来，正好与他撞个满怀，结果双方都撞得跌倒在地，而景天感觉一阵晕眩。与此同时，古剑也飞到，一下子落入了景天的手中。

原来撞到景天的人不是别个，正是唐雪见。她爬起身来，大骂道：“找死啊！”景天正要撑起身来，却发现古剑竟在自己的手中，不由失惊道：“啊！怎么……这剑……”结果惊吓之下，竟真的昏倒在地。

唐雪见忙上前探视，立即认出景天来：“是你？喂！你怎么啦？”不见景天答应，她便说：“不许装死，快起来！听到没有！”一边说一边用脚去踢景天，狠狠地踢了景天几脚，都没有反应。唐雪见不由害怕起来：“他不会死吧？”跟随着她的花楹飞过去景天的身边探视了一番，然后向雪见摇头示意。

唐雪见不由吓了一跳，连忙伏在地上道：“不会吧？我那么轻轻一踢不会死人的啊！求求你，快起来好不好？不要吓我……”害怕之下，她又起身自我安慰地对花楹道：“我不管啦！是他自己撞过来的，我又不是故意的，可不是我的错！你也看见的，是不是？”

花楹点头应了一声，雪见便道：“你也这么认为？本来嘛！是他自己学艺不精，可怪不得我，走啦！”可是刚想提步，花楹却摇头示意她别走，雪见又道：“我知道这么丢下他很没义气啦，可是他也不是什么武林中人，犯不上跟他讲义气……被人看到了很麻烦的！再说我们还自顾不暇呢！对不对？”

就在这时，只听见一声闷哼，接着看见景天用剑撑起了身体来，并说道：“你……是你！太好了……我这条小命可保住了。”

唐雪见立刻转忧为喜道：“你、你没死？干嘛吓我，吓人很好玩吗？”

景天一见那古剑在自己手中，就惊道：“啊、啊！怎么、怎么又跟来了？”慌忙把剑扔在地上。

雪见这时问道：“你晕啦？谁跟你啊，是你鬼鬼祟祟跟着我还差不多！”

景天本想解释，但又怕雪见不信，便决定不把古剑的事告诉她，只是直接向她问道：“你.....你该给我解药了吧？”

雪见怔道：“什么解药？我怎么不记得了？”

景天急道：“你！我.....我快毒发了啦，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雪见忽然笑道：“哈哈！骗你的！那个毒蒺藜上的毒性很弱，七八天不吃解药没有关系的，根本不是正宗的！哼！要是真的唐门毒药，岂能容你活到现在？”

景天听罢，才松口气道：“吁.....我早觉得有点奇怪了！”

雪见接着拿出一颗药丸递过去道：“给！这是解药！”

景天忙伸手接住道：“这就是解药吗？”立刻喂入口中，不过这颗药丸苦得厉害，景天隐隐欲吐，但为了解毒，也只能死撑吞了下去：“好苦！这下可就安心了.....”

雪见问道：“这把剑不错哦，你哪来的？”

“别人给我的。”

“骗人！谁会给你这东西，别是一个老剑仙要收你为徒之类的鬼话。”

“呵呵，你真聪明，一猜就中！”

“哼！”雪见弯下身试着去拿那柄剑，没想到她一提之下，竟然沉得提不起来：“咦！看起来好重？你拿得动吗？”

“当然！不费吹、灰、之、力！我这就背上给你瞧瞧。”说完，他蹲下来把那柄古剑拾起，然后就负到背上去。果然轻而易举，一点也不见沉重。景天得意地说：“看看，怎样？”

“臭美！有什么了不起？不知道在哪里学了两手笨功夫，就在我面前显摆……好啦！既然遇到你，我就省事了，跟我走吧！”

景天一怔，便问：“跟你走？去哪里？”

“当然是闯荡江湖啦！我想出去走走，正好缺一个跟班，我看你挺老实的，给你一个机会。怎么？不给我唐雪见唐女侠面子？”

“不好吧……当铺里还有事情等着做呢……”

“当铺？当铺是我唐家的产业，你给当铺做事是给唐家做事，给我做事也是给唐家做事，有什么不同吗？我这是给你换个好差使，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那……有什么好处？”

“你还敢要什么好处？”

“那当然！没好处的事情，傻子都不会做！”

“哼！好处可多了……别忘了，我可是唐门大小姐！有什么事办不到？你想要什么好处就有什么好处！可你要是不听我的……哼哼！你自己摸着脑袋好好想想吧！”

“那、好……好吧！喂！茶壶你不要了吗？”

“茶壶……爷爷……”唐雪见不由黯然，然后对景天道：“你替我收好吧……”

“什么替不替的，就送给我吧？如何？”

“想得美！那是爷爷最喜欢的，你要收好，要是坏了一点点，我找你算帐！”

这时，花楸飞到景天面前，景天一见，登时吓了一跳，问道：“这是什么？你养的？会飞的猪吗？”

雪见道：“什么猪啊！她是花楸。小花楸，来！认识一下。”花楸就飞近景天，装出一副很可爱的样子。景天伸手去摸了摸花楸的头，毛茸茸的很有趣，景天便道：“她叫花楸？那她是什么？”

“花楸就是花楸！什么‘是什么’？”

花楸生气地敲了一下景天的头，痛得景天抱头蹲到地上了。雪见笑道：“看吧，看吧！活该，谁叫你惹她呢！好啦，快走吧！”

景天道：“我……我还是回去吧……你也快回堡里，免得家人担心……”

雪见道：“哼！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口的话还能吞回去？我可要闯出名头来才回去，让他们没人敢瞧不起我！本女侠闯荡江湖连一个跟班也没有，太没面子了！所以、我命令你当跟班！怎么？你敢抗命吗？”

景天无奈地道：“不敢、不敢……”

“那你还磨蹭什么？”

“好、好……就来……可是……我们到底要去哪……”

“就先去九龙坡吧。”

“天很晚了，还是暂住一宿再走吧！那边的逍遥客栈很不错哦！价钱也蛮贵的，不过我是跟班，自然是大小姐你出钱！”

“哼！算计到本小姐头上来了。好！我住上房，你住马房。”

“马房就马房，有便宜占就行！”

“前头带路，快点！”

“喂！商量一下好不好？马房也省下不几个钱的，不如我也住上房吧？普通的也可以，跟班住马房，小姐也很没面子的是不是？”

“少废话，快走。”

于是两人就来到前面的逍遥客栈里，这客栈果然很兴旺，只剩下两三个房间了，二人便租了两个客房，安安稳稳地睡上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两人便出发前往九龙坡。这九龙坡就在逍遥客栈不远前的十字路口向右的位置。九龙坡是一个山势起伏的山岗，需要利用那里的攀藤来攀爬到上一重的山岭，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些毒蛇、妖物出没。不过景天那柄古剑竟然颇为好使，用它来对付这些妖物和毒蛇，竟是十分顺手。

二人走到九龙坡的出口前面时，雪见却忽然停下，景天回头问道：“又怎么了？”

雪见道：“好热！休息一下吧？你去找点水喝。已经走了这么远，他们应该追不上了吧？”

景天怔道：“他们？他们是谁？谁在追你？”

雪见故意大声道：“当然是——江、湖、宵、小！”

雪见声音又尖又响，弄得景天双耳欲聋。可是雪见就这么大喊了一句，便引来了两名红衣大汉，头戴皮盔，上身穿着红色布衣，下身穿着皮裤，背上还有悬着一个大的箭筒。两名大汉一同在山口前出现，齐声喝道：“站住！报上名来！”

雪见道：“你们是什么人？凭你们两个，还不配知道本女侠的大名！”

左边的红衣大汉一看雪见长得如此漂亮，不由色心大起道：“呦！这小妞够泼辣的啊！来跟哥哥们玩玩？”

雪见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里能受得人家如此轻佻的调戏，不由怒道：“找死！小心我割下你们的舌头！”说着便拔出峨眉钢刺来。

右边的红衣大汉一见，立即喝道：“看你们两个身藏兵刃，还如此鬼鬼祟祟，非奸即盗。”

雪见道：“胡说！本女侠堂堂唐门弟子，带兵刃有什么稀罕的？”

那右边的红衣大汉一听，不由道：“唐门？你是唐门的？兄弟，上吧！一场大功劳啊！”左边的红衣大汉也道：“正好！捉回去乐乐！”说罢，两人便一同向雪见扑来。雪见挺起双刺迎上，不过雪见的武艺只是平平，被两名红衣大汉围攻，显得十分吃力。就在这时，景天再也不能坐视，于是展身而上，拔出那柄古剑，横扫一击。没想到那柄古剑的威力强大，景天只用剑一扫，便将两名红衣大汉给轰倒在地。

雪见得意地说：“哼！这下知道厉害了吧？”

右边的红衣大汉道：“可恶！老子一时大意！”

但是左边的红衣大汉却害怕道：“兄弟！误会，一场误会！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谁知道，景天忽然“啊”地闷哼一声，竟倒地不起。雪见惊道：“你怎么了？”

就在这时候，又有一名褐衣大汉飞跃而至，对两名红衣大汉喊道：“老三！你们丢不丢人啊？怎么败给两个小娃儿？”

两名红衣大汉从地上爬起来，回身望去道：“大哥，她是唐门的大小姐，是我找到的！”

“胡说，是我先找到的！”

两人竟然争论起来，那褐衣大汉当即喝道：“少丢人现眼，都给我闪一边去！”二人才垂下头退开。

雪见这时不断去推景天的身体和呼喊着他，可是景天就一点反应也没有。而褐衣大汉已经步步向她逼近，雪见慌忙纵起身来，握紧双刺道：“你、你们别过来！”

褐衣大汉道：“唐小姐，你放心，我们不会伤你的，只不过我们堂主请你做个客，喝喝酒。”

雪见眼见形势危急，便朝地上的景天大叫道：“喂！你赶快起来啊，喂！”可是景天依旧没有反应。

三名大汉大笑起来，便一拥而上，把雪见和景天捉住了。

二人被押了回去，关在石牢中，两个人的手都被铁链锁住，捆在墙上。雪见大叫道：“我饿了……还很渴……”

景天道：“刚才送饭过来，你嫌难吃，现在又说饿，我能有什么办法……”

雪见道：“哼！我也没指望你有办法！再说那是人吃的饭吗？明明就是猪食！”

景天不由汗道：“喂！我都吃了，你这不是骂我吗？”

雪见道：“骂你又怎样？都是你害的！你本来就是猪，还是头没用的猪！关键时刻居然晕倒，现在被人家捉来这里，一点办法也没有！”

景天道：“办法是用脑子想的，不是用嘴说的，我们两个一起想，总能想出好办法来的！”

雪见十分无奈，她这时开始害怕起来，便问景天：“你说，他们会怎样对我们？”

景天道：“听他们说话，似乎要用你向唐门换什么东西，不外乎绑架票掳人这一套吧！”

雪见道：“我想也是，唐门和霹雳堂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又没有仇，他们不会对我怎样的，就怕……不如让他们放你回去报信……”

景天忙道：“不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用担心，他们一定已经联络过了，唐家很快就会来赎人的！”

雪见道：“你不懂这里面的复杂！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疼我，但他老人家现在病得神智不清，剩下的人，不是恨我入骨，就是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让他们出一文钱来赎我他们都不会干的！”

“那怎么办？”

“现在只能套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然后说那东西只有我知道，让他们放你去取，然后，你随机应变，先去唐家堡找爷爷，如果老天可怜我，爷爷恰好能清醒，自然会救我出去。”

“可如果我找不到他老人家，或者他老人家尚在病中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自生自灭，也好过多拖一个人下水……”说到这里，雪见脸上流露悲伤的神色。

景天一见，心里便涌起一股保护雪见的英雄气慨来，他说：“不行！我不能抛下你一个人逃生！我……”

雪见道：“你充什么英雄好汉啊！你武功那么低微，留在这里碍手碍脚地，我还要分心照顾你，刚刚若不是你拖累，我怎会被他们捉到？你就放心的走吧！我唐女侠自有办法脱身！”

景天不由半信半疑道：“真的？”

雪见道：“当然是真的！难道你瞧不起唐门的功夫？”

景天道：“那，那我们在哪里见面？”

雪见道：“如果……爷爷不能帮忙……唉，你就在渝州的竹林等我吧！”

景天便道：“好！那你可一定要来！如果你不来，我就天天等，等一辈子！”

雪见一听，心中不由生出一阵感动来，低声道：“笨蛋，你……讨厌！”

景天道：“你不用骗我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的……”

雪见马上道：“少废话！我没有办法，难道你有办法？”说完，她便忽然大喊道：“来人！来人呐！”

景天吓了一跳，慌忙道：“喂！你别大声嚷嚷，不要招惹他们啦……”

雪见却道：“我不管！我要回家！”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名霹雳堂弟子走了进来，喝道：“死丫头！吵什么吵，再吵把你舌头剁下来！”

雪见道：“把你们头儿叫来，我有话说。”

“舵主不在，我是老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然老子可不伺候了！”

“你们要什么东西？拿纸笔来，我给祖父写封信，让他送过去……”说完，便向景天那里瞧了瞧。

那霹雳堂弟子冷笑道：“嘿嘿！我当是什么呢？这种小事就不劳你大小姐操心了，我们想要什么，唐家堡已经知道了，可是迟迟不见动静，可见你那个什么狗屁祖父并不把你当回事……”

雪见恼道：“你胡说！”

就在这时，又有一名霹雳堂弟子走进来，淫笑着道：“大哥！甭跟她废话！已经谈不拢了，唐家堡不肯用五毒珠换这丫头，咱哥几个还是好好享受享受吧！不然舵主回来可就没咱们的份了。”

雪见一听他们这么说，不由声音发抖地说：“你敢！”

那霹雳堂弟子冷笑道：“哼哼！有什么不敢的？”

景天这时道：“二位大哥别这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忽然，雪见大声呼唤：“花楹！花楹！”呼声一绝，就见花楹突然飞至，并且猛地撞向那两名霹雳堂弟子。没想到花楹体形这么小，却是很有力量，一下子便把两名霹雳堂弟子撞翻在地。与此同时，那柄弃在地上的古剑也突然自动飞起，向景天和雪见手上的锁链划去，竟把锁链划断，使二人得到释放。景天顺势抄下古剑，然后乘两名霹雳堂弟子还没来得及起来便一剑挥去，剑上的冲力把两名弟子重重地击昏。

景天道：“想不到花楹个子虽小，本事却不小，这次多亏有它在。”

雪见得意地说道：“那当然。好了，趁现在快走！”

二人正欲离开，可是有四名霹雳堂弟子迎面奔来，喝道：“站住！哪里跑！”雪见和景天急忙出手，景天舞动古剑，使尽全力，几个回合之后，终把四名霹雳堂弟子全部击昏在地。

雪见松了口气道：“真是难缠……好了，总算可以走了。”

谁知道，景天又再次脱力，昏厥在地。雪见看到，不由“啊”地失声叫了出来，连忙上前察看他的情况：“喂！你又怎么啦！快起来啊！”景天没有反应，雪见就蹲下趋至他的身边说：“受伤了吗？伤到哪里了？”可是景天身上根本没有任何伤口，雪见不由着急地说：“花楹，他怎么了？”

花楹摇摇头，并且示意雪见快离开，雪见道：“我们就这样丢下他不管？不大好吧？”

花楹不同意，雪见道：“也对哦，反正他们要抓的是我，我走了正好引开他们，他们应该不会在乎他这无名小卒的！总好过两个人一起

在这里等死……不过要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于是便揪起景天的双臂，然后拖动着他走，但是景天的体重也不轻，雪见累得直叫：“累死我了，猪都比你轻好多……”

一边埋怨，一边拖着景天逃离这个石牢。到了牢外，原来是一条小溪，有一个竹筏泊在溪边，雪见喜道：“咦，有个竹筏，太好了！”连忙把景天搬上竹筏，随即便驾驶着竹筏，顺小溪而下。

不久竹筏靠岸，雪见就拖着景天躲到了一座仓库的二楼里面。把景天放好之后，雪见想把他弄醒，可是又推又打的就是没办法让他醒来，雪见便感到奇怪：“这样也不会醒啊！真奇怪，呼吸很匀，不像受伤的样子……一定是被吓晕的，真没用！”

这时，花楹又再催促雪见快些离开，雪见只好道：“知道啦！知道啦！马上就走！他应该不会有事吧？”雪见有些不放心，但是花楹催促着她，她只好缓缓走去，但是又忍不住回头看着昏迷的景天：“他醒来后要是发觉只剩自己一个……”就又想回头，可是花楹拉住她的衣袂，让她快走，雪见无奈地说：“知道了，我马上走……”就快步离开而去。

过了许久，景天终于苏醒过来，可是当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霹雳堂的石牢中，而是身处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便感到奇怪：“这是哪里……我记得刚才明明在地牢的……对了，雪见……”急忙爬起身来，连连低声呼唤：“唐、唐小姐……唐小姐！唐雪见！”但找遍整个室内，也不见人影，景天便沉吟道：“到哪里去了？不会出事吧？”越想越担心，便立即爬上楼梯，离开这个仓库所在。

景天在这宾化城里遍寻不着雪见的踪影，就打算出城外去找，可是当景天刚走出城门，就看见雪见站在不远处，景天马上跑过来，雪见道：“咦？是你……你没事？太好了！”

“我还担心你会出事，一直在城里找你呢，你在等我吗？”

雪见马上道：“谁、谁等你啊！我也是刚刚跑出来，我、我以为你一直跟着我呢！……没想到不见了……”

“是啊……我也不知怎么的，晕倒了……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太不讲义气了吧？”

雪见道：“什么啊！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有很多霹雳堂的人冲出来，我自然要先引开他们，然后再和你会合，这是高明的江湖战略！像你这样没有江湖阅历，自然不懂这里的诀窍啦。”

“哦……”

“你身体怎么那么差啊？动不动就晕倒！是不是被吓坏的？”

“当然不是！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怎么回事，平常不这样的！”

“哼！我看你啊，根本就是娇生惯养、弱不禁风！还是男人呢，连我都比不过！”

“又没人教过我功夫，我有这两下子已经不错了，要是当铺别的伙计，看到死人早就吓得腿都软了！如果我生在唐门啊，功夫一定不比你差！”

“少吹啦！快走吧！”

“好！”

说完，两人便准备离开此地，忽然前面传来一声吆喝：“哪里走！”

二人吃了一惊，放眼望去，只见两名霹雳堂弟子飞赶而来，喝道：“想走？没那么容易！”

雪见和景天立即出手，这两名霹雳堂弟子不是二人的对手，被二人一顿痛打，便重创在地。本以为就此了事，谁知道那两名霹雳堂弟子突然发出一阵嚎叫，随即就看见他们各自变身成了一头怪物，雪见吓得目定口呆：“啊？”

景天急忙挺身挡在她前面道：“别怕，有我呢！”那两只怪物向着他们扑来，景天在危急中催动古剑，斜劈一击。古剑划出极强的锋芒，竟然把两只怪物一举劈成四段，倒毙在地。

雪见吁口气道：“太可怕了，他们到底是人是妖啊？”

景天摇头道：“不知道……”

雪见道：“早知道你不知道，我也没有问你啊，我自言自语呢！是不是啊？小花楸？”

景天无奈地道：“唉，反正怎么说都是有道理……”

雪见道：“明白就好，快走吧，去南面的大渡口。”

景天点头同意，他们便马上加快脚步，离开宾化城，径往南方走去。

走到了一会儿，雪见便直叫累，要求休息一下，景天道：“不好吧？这里还是不安全，那些人追来怎么办？”

雪见却道：“我不管！我说要休息就是要休息！你去找点水来！快点！”

景天道：“又喝水？怎么那么爱使唤人啊……”

雪见立即大发脾气道：“就是要喝！怎样？不满意吗？”

景天无奈地说：“好吧！就伺候伺候你这大小姐，反正我也渴了。”

雪见道：“哎！把那把剑放下吧，那么沉，背着也不方便。”

景天点头道：“好！其实别看它大，可是一点也不沉。”一边说一边把剑放下，然后就去找水来。

等景天走开之后，雪见就道：“哼！‘别看它大，可是一点也不沉’。打肿脸充胖子，不就是有点蛮力吗？有什么了不起！”她坐在树荫下等候景天，等着等着就唠叨起来：“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真慢！闷死了，真无聊。”

她看见那把古剑，便想：“我来试试看这把破剑到底有多沉！”于是就走上前去，蹲下来便要去拿那把古剑。谁知道任她用尽多大力气，也无法拿得动，不由道：“好沉哦！根本连动都不动。”

花楹也飞过来，试着去拿，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拿不动它。雪见累得坐回原地道：“不行了！不玩了！看来那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这时，景天终于回来了，呼道：“水来了！”看见雪见满头大汗的，便问道：“喂！你干什么呢？”

雪见忙道：“没干什么……怎么这么慢？水干净吗？”

景天道：“我的大小姐，你就将就一点吧，就这点水我找得很辛苦呢！你就不要挑剔了。”

雪见才道：“好啦，啰嗦！”就接过来喝。

这时，景天上前把古剑拾起，雪见看他拿这把剑竟然轻而易举，不由赞叹道：“你力气真大！”

景天也不明白她的意思，便随便答道：“啊？还好啦！你不舒服吗？看你脸色不大好。”

雪见道：“没有……我想爷爷了……我想回家……”

“那，我送你回家吧，好吗？”

“不行的！他们对我不好，只有爷爷疼我，但是爷爷已经病得神智不清了，他们还在算计爷爷，为争掌门打得头破血流。我偷解药，又偷了花楹出来，还打听到了他们的机密，如果让他们知道，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别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你功夫那么差，有什么本事保护我吗？随便几个唐门三代弟子就能把你收拾了……”

“功夫差可以练啊！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强了很多。喂！你觉不觉得我的资质很不错，就是没有机缘，如果能有剑仙收我为徒就好了，要不我们上蜀山寻仙求道去吧，如何？”

“我才不去呢！学仙就要做道士，一点都不好玩！再说你不要自吹自擂了，你给我做徒弟都不配，别说是剑仙了。”

这时，一阵风吹来，景天马上道：“起风了，起来活动活动吧，受了寒会生病的。”说着就跃起身来，但是雪见却不愿意起来，景天便问：“喂！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受伤了吗？还是生病了？”

雪见才道：“刚刚……受了伤……”

景天马上省悟，一定是刚才跟霹雳堂弟子交手时受伤的，难怪她说要休息，马上道：“伤在哪里？怎么办……怎么办？身上什么药也没有，我先给你包扎一下吧！”

雪见道：“不用……是内伤。”

“内伤？让我看看伤在哪里！”

雪见不耐烦地说：“你烦不烦啊？”

景天登时愣住：“我……”

雪见便道：“我……我伤在胸口……刚刚不觉得怎样，这会儿赶了一段路便发作了，我要运功疗伤，你不要吵。”

景天道：“我知道了！武林高手运功的时候都要人在旁边护持，不能让人干扰，否则会走火入魔的！你放心！”

雪见道：“对啦，想不到你还蛮聪明的！”

景天笑了一下，并说：“我也要练练功夫啊。”

雪见道：“你会练什么功夫，安静点，少烦我！”

景天只得“哦”地应了一声，然后就走到另一边的树下坐着，雪见则开始运功。景天赶了一天的路，也累得很，所以坐了一会儿便睡着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后，雪见运功完毕，站起来看见景天在树下睡着，便走上前，用脚猛踢景天一下道：“起来啦！还说保护人家，自己先睡着了！”

景天惊醒过来：“啊？天亮了？”

雪见道：“天亮个头！走啦！”

“哦。”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进发，翻过一座山岭，前面便是大渡口所在。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09
12:46:1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三章 奇逢异侠得偿愿

第三章奇逢异侠得偿愿

第三章奇逢异侠得偿愿

二人来到大渡口前，景天才松了口气道：“好了！到江边了，现在只要找到船，顺江而下，那些人就再也追不上了。”

雪见道：“累死我了，休息一下吧。”

景天忽然指着前方道：“看！那边就有船！再坚持一会儿，好不好？”

果然在江边真的泊了一艘船，二人正欲赶过去，忽然背后传来异声，雪见忖道：“啊！什么声音？”二人回头一看，竟然有四名妖化的

霹雳堂弟子跃到了他们的身后。

雪见失惊道：“啊？又是这些东西！”

景天急忙拔剑挺身挡在雪见前面道：“没关系，看我的！”二人立即全力迎战。这四只妖怪都力大无比，十分难缠，幸好景天再次催动了古剑上的强大灵力，力战了几个回合，终于把四只妖怪击杀在地。

但是雪见已经累得汗水湿透全身，景天忙问道：“好了！没事了，你还好吧？要不要我背你？”

雪见道：“好可怕……他们到底是什么？怎么会突然出现的？”说着便全身一软，竟然昏倒在地。

景天急道：“唐小姐！唐小姐！雪见——”

却在这时，又有三只妖怪随后赶来，张牙舞爪地，十分凶狠的样子。景天连忙架起古剑，咬牙道：“有我在！你们……你们休想伤害她分毫！”

但景天刚才已经耗了不少体力，现在如果再独斗这三只妖怪，只怕是九死一生。就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吆喝：“别怕，不要动！”景天登时怔住。

在江边停泊的那艘船上出现了一男一女，这二人合力发出强大的力量来，一举把那三只妖怪全部打成粉末，消散于空中。景天吓得双目呆滞，但同时感到全身虚脱，就倒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时，景天的意识才逐渐恢复，忽然听到雪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醒了！醒了！”景天完全苏醒过来，记起刚才在大渡口的凶险，急忙翻身而起，却发现已经在一个房间里，而且雪见和花楹就在他面前，另外还有一男一女。

景天一阵迷惘，便问：“这.....这是哪里？”

雪见道：“是船上啦！多亏徐大哥和紫萱姐姐救了我们！”

景天便望向那对男女，那男的穿着一身紧身武衣，一头长发披肩，用发带系着，身材高大，容貌英伟，当真器宇轩昂。至于那女的，则是貌若天仙，其装束是苗族打扮，全身俱是紫色衣裳，真是人如其名。

景天连忙向二人道谢：“多、多谢，多谢两位.....”

雪见道：“好啦！没力气就不要多说话，我早就替你谢过了！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徐长卿徐大哥，这位是紫萱姐姐，他们是未婚夫妻。你知道吗，这位徐大哥是蜀山派弟子呢，你不是最崇拜蜀山剑仙的吗？”

景天一听，颇为意外：“啊！”

徐长卿道：“姑娘，在下现在的身份乃是蜀山弃徒。”

雪见道：“哎呀！差不多啦！你师父、掌门什么的太保守了！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会将你重新收回师门的。”

徐长卿神色有些异常，轻轻叹了一口气。

紫萱接着向景天问道：“你感觉如何？”

景天道：“没有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总是晕倒.....”这时，景天发现古剑不在身边，急忙问道：“咦！我的剑呢？”

紫萱就指着墙角道：“在那里，你一定很宝贝，晕倒了还一直抓着手不放。”

景天看见古剑就放在墙角边上，顿时流露出喜色：“太好了，剑还在。”就上前仔细观察一阵，并说：“嗯，一点损伤也没有。”然后就把剑背回在身上。

徐长卿道：“我给你检查过了，没受什么伤。但是.....这把剑你是哪里来的？”

景天道：“我、我原来是当铺的朝奉，这剑是当品。”

雪见一听，马上道：“啊？原来你偷当品，然后怕被捉才跑出来的，是不是？哼！还说人家是小贼，你自己才是大贼呢，简直就是监守自盗嘛！”

景天急忙道：“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剑很邪门，一直跟着我，怎么甩都甩不掉！”

徐长卿一怔，便问道：“当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的？”

景天答道：“身材又高又瘦，长相很奇怪，但是并不难看.....当时天色暗，也看不太清楚.....”

“哦！”徐长卿的脸色看来似乎有疑团。

景天问：“怎么？你知道这剑的来历？”

徐长卿又问道：“这么大的剑，你用着顺手吗？”

景天点头道：“还好，虽然这么大，可拿着比软木还轻。”

紫萱听见，也感觉惊讶：“啊？”

徐长卿道：“我背你们两个上来的时候，剑在你手里，我只感觉有两个人的重量.....可是当你松手后，我拿它就很吃力，几乎无法使

用.....”

景天道：“有这种事情？我不清楚.....”

紫萱道：“你先休息一下，不用多想。”

景天关切地向雪见问道：“这样啊.....对了！雪见，你刚刚也晕倒了，伤好了没？”

雪见道：“徐大哥已经给我疗伤了。什么刚刚啊？你已经晕了一天了，现在船已经到了川东了，还刚刚呢！哼.....现在才想起我来！”

景天忙问道：“啊？这船要去哪里？”

紫萱道：“船顺江而下，去蓬莱，我们两个有事情要求助于蓬莱掌门。”

雪见道：“我来告诉你吧！是这么回事，紫萱姐姐和徐大哥两情相悦，可是徐大哥的师父却不喜欢紫萱姐姐，还把徐大哥逐出师门。现在他们两个要去找蓬莱掌门帮忙说情。是不是，徐大哥？你说话啊！”

紫萱道：“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雪见登时笑道：“嘻嘻！对不起呀！”

紫萱看见徐长卿若有所思的样子，就问：“长卿？在想什么？”

徐长卿就对景天道：“这位小兄弟可能是因为强行拿这把剑消耗了太多灵力，才导致每次战斗后昏厥。我想只要把蜀山基本心法传授给他，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景天一听，登时喜出望外，连忙下礼道：“真的？师父在上，受.....”

徐长卿忙伸手把他挽住道：“不可！我将心法私自传授已是违规，但这是为了救人性命，我想师父也会同意这么做的。若擅自收徒可是犯了师门大忌。”

雪见道：“什么救人性命？他性命有危险吗？”

徐长卿道：“这剑太消耗人的灵力，若非修仙之士，本不该使用，否则会灵力耗尽衰竭而死。”

雪见一听，急忙道：“哎呀！这把剑这么可怕？我看不如把剑扔掉吧。”

景天道：“喂喂！不能丢啊！”

雪见道：“一把破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依我看这剑是不祥之物，你还是早早把它扔到江里，不然早晚会把你害死。”

景天却一味摇头道：“不行！这剑是我的宝贝，我就是丢掉命也不会丢掉它。”

雪见生气道：“你！”

徐长卿这时道：“这把剑灵力非凡，乃是至宝，若能运用自如，威力不可限量。要知道，剑本无善恶正邪，无论何种力量，用于正道即是正，用于邪道即是邪。切记，我今天传授你内功心法，是要你将它用于正途。”

景天便应道：“是！徐大侠，我……”

徐长卿道：“什么大侠不大侠的。你我平辈论交，你叫我一声‘大哥’就好。”

“是！徐、徐大哥！”

“好！你们两个先出去，我要传授心法了。”

紫萱便应声“嗯”，转身就先走了出去。

雪见却不太想离开，她说：“那么神秘……看一眼都不行吗？”

徐长卿却用眼瞪了她一下，然后背转身来，雪见只好道：“好嘛……我出去就是，用不着拿眼睛瞪人家……”说完，就走出舱去。

徐长卿然后就对景天道：“我接下来所说，攸关你的性命，一定要牢记。”

“是！”

“剑本凡铁，因执拿而通灵，因心而动，因血而活，因非念而死。御剑之术，在于调息，抱元守一，令人剑五灵合一，往复循环，生生不息……”

景天听着徐长卿所传心法，极是奥妙，心里不用担忧起来，怕自己会学不会。

徐长卿为他讲解了两次，景天才勉强记住，然后徐长卿便出去，留景天一个人在舱里练功调息。景天依照徐长卿所教的方法运功调息，转眼就过了三个时辰。

景天感到体内的气息舒畅了许多，不由赞叹这蜀山派的心法了得。在船舱里面呆了这么久，景天有些纳闷，于是便打算四处走动一下。从船舱来到船尾上，看见紫萱在这里吹风，紫萱回头见是景天走来，便道：“身体还好吗？修炼仙术要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否则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景天道：“是！嗯，蜀山派门规是不是很严？”

紫萱点头轻声道：“是啊！”

景天又问道：“徐大哥到底犯了哪一条门规呢？为什么掌门不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紫萱道：“我和长卿要成亲，掌门不许，他是掌门的入室弟子，也是继任掌门的人选，蜀山门规，俗家弟子是不能做掌门的。”

景天道：“不做掌门就不做，不该连蜀山弟子也不能做啊？”

紫萱愣了一下，说道：“这个.....是因为彼此有些误会，起了争执.....”

景天问：“为什么会有误会？”

紫萱道：“因我是苗人，信奉女娲娘娘，是异族.....”

景天不屑地说道：“异族怎么啦？大家还不都是一样，有什么区别？”

紫萱道：“你这样想，未必他人也这样想.....天下看得开的又有几人.....”

景天听出紫萱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也为她感到不值，但是自己力量微薄，又能帮得她什么呢，便不再打扰紫萱吹风，自回身返入船舱内。

他又走到船舱的前一层，雪见和花楹就在这里。雪见望着是景天，便呼唤：“啊！是你啊，吓我一跳——怎么样，蜀山功夫有什么进境？”

景天道：“蜀山仙术博大精深，我只学了一点皮毛，哪里谈得上有什么进境。”

雪见道：“什么嘛！说话的口气好像老头子一样，一点也不好玩！”

景天道：“那要怎样说？”

雪见道：“你应该说：‘唐女侠，在下初学乍练，正想和唐女侠切磋切磋，还请唐女侠多多指点！’才对。”

景天便故意道：“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唐女侠！咱们后会有期！”

雪见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说道：“什么嘛！叫你陪我说话你却要走，故意气我是不是？”

景天连连摇头摆手道：“不是不是！唐女侠的无影脚天下无人能敌，在下甘拜下风。”

雪见道：“哼！算你知道厉害！”

景天吁了口气，便又走出船舱，来到了船首的甲板上，看见徐长卿也在船头这边吹风，便走了过去。徐长卿见是景天来到，便向他问道：“小天，练功进展如何？有什么问题吗？”

景天道：“没有问题，我现在感觉很好！”

徐长卿道：“唔！你资质不错，但是还要努力才行。”

景天道：“是！那个……”

徐长卿见他欲言又止，便问：“有什么事？直说吧！”

景天便问道：“你和紫萱姐是怎么认识的？”

徐长卿先是怔了一下，然后道：“我们.....也许是天缘吧.....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梦见她，就是她现在的样子.....”

景天颇为诧异道：“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那你们什么时候真正见面的？”

徐长卿道：“大约是一年前，那一次我奉命看守锁妖塔.....”

景天又怔道：“锁妖塔？”

徐长卿就向景天解释道：“这塔是神界赐给我们蜀山用来镇压妖类的神器，千百年来，蜀山历代捕获的妖类都被镇压在里面。但因锁妖塔和五灵之力相通，当天地间五灵随时序运转到某一点时，可能有某些灵力高强的妖魔会逃出来。”

景天听了，便说：“那岂不是很危险？”

徐长卿道：“正是，所以蜀山向有严令，禁止普通弟子靠近锁妖塔。刚从锁妖塔出来的妖功力未复，只要及时发现，便很容易捉拿。可是那次的妖不知为何非常强大.....只用一招就令我身中剧毒，幸好紫萱舍身相救。”

景天道：“啊！原来紫萱姐法力那么高强.....”

徐长卿摇了摇头道：“倒也不是，只因那妖五灵属火，而紫萱属水，正好克制他而已，这也是天缘巧合，否则我二人难逃此劫.....”

景天恍然，接着问：“后来呢？”

徐长卿道：“当时我中了毒，性命垂危，紫萱用自身豢养的蛊神为我解毒，方式十分怪异，需要两人解衣相对，以口唇将蛊神渡入我体

内，稍有不慎，两人性命堪忧……不巧被此时赶来援助的师父见到，还以为我二人在行那苟且之事……”

景天问：“你们没解释吗？”

徐长卿道：“当时紫萱运功到紧要关头，我们只得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在师父看来，自然是我二人不知廉耻……”

景天道：“怎会呢？掌门应该看出你受伤了呀！”

徐长卿道：“你有所不知，用蛊神拔毒疗伤，过程十分凶险，但一旦成功，效力非凡，不仅伤者会立即复原，而且身上不留伤痕，异常神奇。”

景天道：“所以掌门不相信你们的解释？”

徐长卿道：“不仅如此，师父还怀疑紫萱是妖，要将她投入锁妖塔。”

景天吃惊道：“啊！那紫萱姐……”

徐长卿道：“她当然不是妖魔，只不过她是苗人，信奉的又是女娲娘娘，师父自然认定她是邪魔外道，且近年来五灵异动，妖类活动频繁，师父不得不谨慎小心。但是我亲眼见紫萱杀妖救人，妖类不会自伤同类，紫萱怎可能是妖魔……”

景天不由道：“原来妖不会自相残杀，那岂不是比人要好很多？”

徐长卿立即正色道：“小天，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妖类残害生灵、屠杀人类。它们越不会自残，危害越大，你也算半个蜀山弟子，决不能对他们心存怜悯！知道吗？”

景天连忙应了声：“是……”

就在这时，江面上突然波澜起伏，徐长卿马上把目光向前面投去，不由脸色一变：“这！”景天问：“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吗？”

徐长卿道：“江面上有很多妖类活动，要准备战斗了！”

这时，紫萱、雪见也一起赶来，紫萱问道：“怎么回事？这一路上妖怪就比平常多很多……”

徐长卿道：“害怕吗？”

雪见道：“不怕！有你和紫萱姐姐在就不怕。”

景天马上道：“还有我呢！”

雪见道：“你是谁啊？你本事很大吗？”

徐长卿道：“都去好好准备一下吧，不要掉以轻心。”众人齐声应
是。

四个人便各自守住一个方位，船向前飞驰，却不断受江上的妖怪向他们施袭，可是四人各展本领，竟然把来袭的妖怪一波接一波地击退。景天初习蜀山的仙术，却没想到竟然大派用场，现在他御起那古剑来，倍感轻松，已经没有以往那般消耗巨大。如此一来，古剑的威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杀得那些妖怪纷纷败退。

就这样，四人坚守在船上的四个方位，没有让一只妖怪得逞，而船在江上航行了半天，终于越过了这段凶险的水域，进入到镇江的码头。

船泊岸之后，徐长卿提议先上岸购办一些所需物品，再继续启程。于是四人登岸，但各人似乎都是单独活动，景天便问：“怎么？我们不一起吗？”

紫萱道：“阿天，就是这样的，所谓同伴，只是需要的时候相互扶持，并不是整天待在一起。我和长卿也要分头购买食物和淡水，还有航海要用的物品，如果大家一起，恐怕天黑也办不完这些事情呢！”

徐长卿也道：“你一个人走走吧，要注意安全，不可惹是生非！”

景天只好应道：“是！”

于是，大家便分头行动，景天一个人在这镇江城里四处闲逛，等候时间的过去。

走到一家药铺前的树下，景天却发现徐长卿与一名中年侠客在谈话，景天好奇心起，便走上前去。只听见那中年侠客对徐长卿道：“我也只是听到传言，蜀山和其他武林门派向无来往，有些是以讹传讹，并不可信。但最近蜀地妖魔横行是我兄弟亲见，必然不假，官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商贾不敢夜行，白天也要数十人结伴赶路。”

景天听得事态严重，便上前问：“徐大哥，出什么事了吗？”

徐长卿道：“听方兄说蜀山锁妖塔倒塌了，有很多妖类逃出，蜀山伤亡惨重……”

景天大吃一惊，心里忖道：“不会吧？难道渝州闹妖怪也是因为锁妖塔？”

那中年侠客这时问：“这位是……”

徐长卿道：“我的小兄弟，景天。小天，这位是镇江虎踞镖局的方秋豪方总镖头。”

景天当即施礼道：“方总镖头，您好！那蜀山派现在怎样了？”

方秋豪道：“听说五长老结成法阵，阻止妖魔外逃，其他弟子则分头下山捉拿妖魔。徐兄弟，你怎么打算？”

徐长卿道：“我虽已不是蜀山弟子，但师门遭此大变，自当为师门效力。”

方秋豪道：“可是这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不如过两天随我的镖车一同入川如何？”

徐长卿道：“不用了！我还是尽快赶回为好。小天，你也赶紧回船吧！”

景天就应了声：“是！”徐长卿则向方秋豪抱拳道：“方兄，后会有期！”方秋豪应道：“再会！”大家分别之后，景天和徐长卿便赶回船去。

回到船上，大家会合起来，紫萱道：“长卿，我听到的传言是‘镇妖剑’被人偷走造成的，你觉得可不可能？”

徐长卿道：“镇妖剑是我蜀山镇派之宝，一向只有历代掌门才知道其收藏之处，弟子们都私下传说那剑插在锁妖塔顶用来镇压群妖，不过也只是传说而已。况且那剑是妖类克星，妖类根本不能靠近。”

紫萱道：“也许不是妖族所为呢？”

景天这时问：“不是妖怪，那会是什么？蜀山有内奸吗？”

徐长卿道：“镇妖剑上面附有强大的灵力，不是普通人能够使用的，应该不会是一般蜀山弟子所为……”

雪见指着景天背上的古剑道：“那这把破剑也差不多哦。景天，你就把它借给徐大哥斩妖除魔好了，如何？”

景天却立刻正色道：“不行！”

雪见道：“不行也要行！你重财轻友，不讲义气，就这点骨气还想当蜀山弟子？看我把它丢到江里去！”说着便要过来抢景天背上的古剑。

景天连忙后退几步，说道：“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却在这时，那柄古剑突然自动飞出，吓了雪见一跳。那古剑在众人面前转来转去，然后又回到景天的背上。紫萱道：“它好像有灵性，听得懂人话呢！阿天，你以前发现过吗？”

景天道：“一开始就是它一直跟着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它，不然这东西还没有死当，我怎么敢把它带出来？”

雪见怔道：“死当？”

景天解释道：“就是人家拿来当的东西，若到期了还没有来赎，东西就归当铺处置了。你这样的大小姐，自然不知道这个……”

雪见恍然道：“喔，不要找借口啦，既然没有死当，就是人家的东西，所以说是你偷来的，难道错了吗？”

景天道：“什么偷啊？干嘛说得那么难听，又不是我想拿的……”

徐长卿这时道：“好啦，都少说两句。小天，我要从陆路赶回蜀山，你和雪见陪紫萱走一趟蓬莱好不好？”

紫萱忙道：“要不……我陪你一起去蜀山吧？”

徐长卿道：“不好，师父对你有成见，这种时候你上蜀山恐怕多有不便，你还是去蓬莱。私事是小，主要是要把蜀山的情况告知商风子师叔，请求支援。蜀山、蓬莱一向同气连枝，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紫萱道：“好……你多保重！”

景天道：“徐大哥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们的……”

雪见立即道：“吹牛！我们照顾你还差不多！遇到危险时，你还是闪到唐女侠身后吧！”

景天也没她好气，便不理她。徐长卿则向众人道：“再会！”

景天道：“徐大哥多保重！”徐长卿便离船走陆路而去。

紫萱则对二人道：“好了，我们也快点赶去蓬莱吧。”

于是，三人开船启航，离了镇江，便进入东海，沿途依旧有不少妖魔来侵，但都被三人击退。航行了两天左右，船便泊岸了，紫萱带着二人踏上一个岛去，此岛就是——“蓬莱”！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09
12:46:3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四章 邪魔外道阴谋变

第四章邪魔外道阴谋变

第四章邪魔外道阴谋变

三人登岸之后，只觉此岛风光无限，果是人间仙境。紫萱带着他们走到蓬莱宫前的入口，景天看见右边有一根奇异的石柱，上面还刻了许多古文，他便问这根石柱是什么东西，紫萱道：“这是‘四方四象枢’！”

景天问：“‘四方四象枢’？那是什么？”

紫萱道：“就是积蓄四方天地灵力的枢纽。人处于四枢之地，可依从时序运行，转天地灵气为己精力。”

景天不太明白，就问：“什么意思啊？”

紫萱道：“就是在这里露宿，有可能吸纳到天地的精华，不仅能恢复精力，运气好还可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景天又问道：“天地间一共有四个吗？”

紫萱道：“不错！分别对应四方四象。”

景天恍然大悟，他觉得自从认识了紫萱和徐长卿之后，的确学到了许多以往所不知道的事情，真是获益良多。

接着，紫萱带着景天、雪见一起走进了蓬莱宫的走道中。这个蓬莱宫走道乃是一条迷宫走道，里面的路很复杂，而且机关重重，如非识路之人带领，很容易会迷路，甚至中机关而死。

可是当他们进入迷宫走道的时候，竟然有不少邪灵妖魔向他们偷袭，幸好紫萱他们的功力足够对付这些小小的邪灵妖魔。但他们在一路走来，还发现许多蓬莱岛上的弟子死在地上，紫萱便大吃一惊，担心岛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立即加快脚步，和景天、雪见赶往蓬莱宫内。

穿过了复杂的走道之后，终于来到了蓬莱岛上的中央位置——剑堂所在！

这时，剑堂之内，两名老道人正在争吵，其中一名身穿青衣的老道人指着另一名身穿黄衣的老道人，厉声问道：“还不快说？”

黄衣老道人神色诧异地问：“清微道兄！你可是走火入魔了？为何行事如此古怪？”

青衣老道清微道：“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少废话！”忽然他向门口那边喝道：“门口的那些小贼！趁老子还没发火，快快给我滚出去！”

原来他已经发现了景天等人，于是三人便一同跑了进来，雪见恼道：“你骂谁小贼？要我说你这老贼才该出去！”

清微不由怒起，竟运起一股巨力，向雪见轰来。还是紫萱早有防备，急忙呼唤：“小心！”并立即出手，一把将雪见推开。而清微的这一击，便把他们身后的围墙给轰得倒塌下来。

黄衣老道惊道：“道兄！道兄何必动怒？我修仙之士讲究的便是抱元守一，不扰外物……”

清微却厉声喝道：“住口！快说！”

黄衣老道却愣愣地说：“道兄莫不是考验我定力来的？我法力低微，尚未修炼成天眼天耳，又怎么会知道你蜀山几十年前的旧事？况且这些事是你亲身所为，又何必苦苦相逼问于我？”

就在这时，紫萱忽道：“他不是清微道长！”

那清微一听，登时意外地说：“你怎知道？”

紫萱道：“你若是清微道长，该认得我才对！”

黄衣老道听紫萱这么说，更是惊讶道：“不会吧？这、这明明就是清微道兄，我修炼多年，且和道兄相交数十年，这一点应该不会看错……”

雪见马上说：“你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只怕是老眼昏花了吧？”

清微这时冷哼道：“哼！你这妖孽，变成人形就以为谁都看不出来了吗？”

雪见听他反而出语伤人，便故意大声重复他的说话道：“你、这、妖、孽！变成人形就以为谁都看不出来了吗？嘻嘻！”

却在这时，清微暴怒已生，旋即运起全力，打出一记重招，登时荡起强大的波澜，把景天等人一举轰倒在地。接着，清微再发劲招，紫萱急忙挺身上前，也运起真气，硬接清微的攻势。可是对方功力远远高于紫萱，眼看紫萱就要撑不住了，忽然一股更为强大的魔力凭空出现，把清微所发的劲力击破，解除了紫萱的危险。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半空现出，落在双方的中央。

来人乃是一名赤发披肩的高大汉子，全身散发着慑人的魔气，他这一出手，更是震慑全场。只见他说：“哼！原来是……你这杂碎！”

那清微见了来人，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那人又说：“杵在这找死吗？滚！”

那清微便道：“可恨……现在还不是时候，给我记住！”说完，便施法逃遁而去。

等敌人退后，景天从地上爬起来，走到那人面前道：“啊！你是……那天来当剑的人！”

这时，黄衣老道也过来向那人问道：“敢问高人尊姓大名，仙乡何处？吾辈有此仙缘，真乃三生之幸。”

那人看着黄衣老道，冷冷地说：“蓬莱？这就是人间七十二仙界之一？没个仙人，一地死尸，哼！”

黄衣老道便说：“生亦死，死亦生，本派遣此浩劫，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吾辈修仙，乃为修身，至于是否成仙，要看各人资质仙缘……”

那人不耐烦地说：“满嘴胡言！什么修仙？根本是无知愚人的痴心妄想！”

黄衣老道立刻反驳说：“此言差矣，贫道修为尚浅，但那蜀山五老以百岁以上高龄，维持天命之貌，已是半仙之体，修仙一道，并非无稽……”

赤发男子冷笑道：“妄称半仙，自欺欺人，此等愚行还要妄称仙人，人界果然是六界底层，可笑！”

紫萱这时道：“请问这位……这位高人，蜀山变故和刚才那人有关吗？现在情形如何？刚才那人又是什么？”

赤发男子道：“人？以你灵能，若非自闭视听，怎会不明个中因果？你这样……值得吗？”

紫萱怔道：“我……”

赤发男子接道：“你如此禁锢灵力，危险。”

紫萱却道：“我自有分寸，不劳他人置喙。”

赤发男子听了此言，不悦道：“你……哼！本座偏要管，你待如何？”说完，便突然暗里施展法术来，紫萱马上回头看着景天，隐约看见他身上升起一个刻印，不由吃了一惊，忙对赤发男子道：“你……你刚刚对他做了什么？”

景天却怔道：“我？没有什么啊……”他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妥。

赤发男子道：“你居然看得到魔族的刻印？没想到……不错！”说完，回身就要离开。

景天忙喊道：“喂！你别走！把话说完啊！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紫萱阻止他说：“小天！让他走吧……”

赤发男子则说：“若这剑好用，就好好用它！”

景天道：“这么好的剑，你就不要啦？那我给你一文钱，就算卖给我了，如何？”

赤发男子道：“不用！”说完便化做一道金光，消失无踪。

“等等！喂！别走啊！你……”景天想喊也喊不回来了，只好说道：“也好，赚到一文钱，这剑就算你送我的，咱们就是朋友了，呵呵。”

雪见却一脸不屑地说：“什么嘛！好了不起的样子……”

景天道：“他到底要干嘛啊？每次都这样不明不白的，我都被这红毛搞糊涂了！”

不过既然人已经走了，他们也不再去纠缠此事，景天回头向黄衣老道请问：“请问道长，刚刚那人问你何事？”

黄衣老道说：“很奇怪……都是些蜀山旧事，比如五长老八十年前做过什么之类，可我八十年前刚刚入门求道，又如何得知？”

雪见一听，便惊讶地说：“哦呦——八十年前，那他们现在有多大了，已经成精了吧？”

黄衣老道道：“八十年前……他们不过是花甲之龄。”

雪见更加吃惊道：“啊？六十岁？那么老了啊……那你呢？你今年几岁？”

“贫道已虚度九十六春。”

雪见马上嚷道：“喔哦！一点也不像耶！看起来好年轻，只有五十岁上下的样子，你练的是什么功夫啊，我也要学！我也要学！你收不收女弟子啊？”

黄衣老道有些为难地说：“以姑娘的性格……入我门下，恐怕……”

雪见听他这么说，立即显出不屑之态：“不教就不教，何必吞吞吐吐？”

黄衣老道也没有她好气，就不答理她。

紫萱这时问道：“商风子道长，蜀山的变故，您可知道吗？”

商风子道：“我已收到清微道兄的信笺，略知一二，这锁妖塔封印解开的原因姑且不论，关键是如何将锁妖塔封印……锁妖塔修筑年代久远，封印方法已无从查考，不过……”说到这里，商风子顿了下来

景天问：“不过怎样？”

商风子答道：“锁妖塔为五灵之力封印必无可疑，因此还要从五灵上寻找重新封印之法。”

紫萱道：“五灵？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商风子道：“姑娘，要运用五灵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只怕蜀山长老们也苦无良策……难啊！”

雪见这时道：“紫萱姐姐……你们的事情还没跟掌门说呢……”

紫萱道：“私事事小，蜀山已在危难之中，不必横生枝节了。”

商风子问道：“姑娘……决定如何行止？”

紫萱道：“这个……这个邪剑仙在蓬莱惑众不成，必上蜀山捣乱，以蜀山弟子的灵力，很难分辨他与清微道长的区别，我必须先赶往蜀山，揭穿他的阴谋！”

商风子道：“唔！不错！该当如此！此番幸亏姑娘慧眼，贫道以此物相赠，聊表谢意！”说罢，便把一本书册送给紫萱。

紫萱一看，不由意外地说：“啊！是仙术书。”

商风子道：“姑娘果然见识广博！此书附有灵力，即使普通人亦可照书修习，断无走火之危。”

紫萱连忙拜谢道：“多谢道长！道长门派中事，可有晚辈能帮忙之处？”

商风子道：“存亡兴衰，自有天定，不劳姑娘费心了。”

紫萱等人也不再勉强，商风子随即指点他们一条捷径，可以直通海边，三人再次拜谢商风子，商风子提醒他们，此捷径必须要到退潮时方可通行，三人记下。

他们按照商风子之言，等到潮退的时候，从大殿的左边一条秘道中走去，果然很快就返回到海边。他们上船，扬帆起航，经过数天的航行，终于重返渝州。

船在唐家堡附近的码头泊岸，三人离船上岸，紫萱道：“这里就是唐家堡了，我要尽快上蜀山，所以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雪见道：“紫萱姐姐！我、也想跟你一起上蜀山……”

紫萱道：“不要任性，这很危险的。等蜀山的事情解决了，我和长卿再来看你们，好不好？”

雪见才说道：“说好了哦！一定要来看我哦！”

景天则道：“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一定要来找我！”

雪见马上说：“找你有什么用？你本事很大吗？”

景天也不示弱道：“也不见得比你差啦！”

雪见登时气得粉红胀红，紫萱连忙道：“不要吵啦！阿天！雪见是女孩子，你要多让着她点。知道吗？”

景天道：“我……那个……哈哈……”

紫萱便与二人道了一声“珍重”，就启程出发，前往蜀山。

景天和雪见目送着紫萱离开后，雪见便嘀咕道：“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紫萱姐……唉，天天都得对着个傻瓜……”

景天听见她自言自语，便问：“你说什么，雪见？能不能大声点儿？”

雪见连忙回头说：“看吧！看吧！紫萱姐姐都这么说呢！你要多让着我！”

景天道：“我还不够让你？那你要怎么样，你说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雪见道：“哼！我又不是你什么人，干嘛让你做什么？”

景天实在拗不过她，便问道：“现在我们去哪里？”

雪见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进去偷偷看一眼爷爷就走，好不好？”

景天道：“他们不会为难你吗？我跟你一起去吧！”

雪见道：“不要啦！爷爷的房间离后门很近，平常也没有什么人……我小心些，不会被人发现的！一下就回来！”说完，便从后门那儿进了唐家堡内。

可是她一进去就是一个时辰，仍然不见她出来，景天便开始担心：“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会有事吧？”

花楹似乎也很担心雪见的安全，便向唐家堡里飞去，景天忙喊：“哎，花楹，你别随便乱跑啊，要是走丢了，雪见会打死我的……”但是花楹根本不理睬他，直飞入堡内。景天无奈，只好说：“好吧！我也进去看看！”便也立即从后门翻入唐家堡里。

从后门进入唐家堡之后，发现这唐家堡当真很大，房舍一间连一间，而且人来人往，十分兴旺。景天不知道雪见跑到哪里，只好在这

堡中慢慢寻找。

一路上，他听到唐门中人谈论着雪见，都说雪见为人古怪，有的说她连祖传兵刃也不练，偏要练什么短刺，总之所有人对雪见的评价都是很差的。

经过雪见的房子前，听见有一唐门中人说：“雪见的房间花草很多，总有一股清香气，原来我以为是花香，可她不在的这段日子香气就没了，莫非她是花妖不成？”景天听着，心中暗暗为雪见不值，为什么她会生在这样的地方。

忽然，看见不远处前有一汉子把一名少女逼在墙角，那汉子对着少女喝道：“叫你站住你还敢跑？鬼鬼祟祟地做什么？不知道下人是不能来这里的吗？你是哪一房的？”

那少女似乎不太明白对方所言，说道：“啾？哪一房？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教我！”

那汉子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是新来的吧？什么规矩都不懂！我问你，你主子是谁？”

那少女想了想便答道：“雪、雪见……”

那汉子一听，马上疑惑起来：“雪见的丫头？我怎么没见过……”然后突然露出淫邪的笑容说：“你主子犯了家规，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不如来伺候我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那少女道：“好好待我？这么说……你喜欢我？”

那汉子淫笑道：“哈哈！那当然！小乖乖，我会好好疼你的！”

那少女却忽然说道：“不对！那不是喜欢，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那和喜欢不一样！我不要……不要……”可是那汉子却已伸手过来要摸少女的脸。

景天看到这里，岂能袖手旁观，急忙跃出道：“住手！”

那汉子吓了一跳，立即道：“你是谁？少管闲事！”

景天道：“管的就是你！”

那汉子道：“你到底是谁？敢在唐门撒野？”

景天道：“我既然敢在唐门撒野，你就没资格知道我是谁！还不快滚！”

那汉子心中生畏，便咬牙道：“好！算你狠！哼……霹雳堂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景天吁了口气，然后向那少女问道：“你没事吧？”

那少女道：“我没事……谢谢！”说完，便飞快地跑开，转眼就不见了影儿。景天也没有多余时间去管她，继续在唐家堡中找寻雪见的下落。

由于他刚才冒充了霹雳堂的人，于是便引得堡中的人都对他加以注意起来，有的人对他特别冷漠，有的人却走来奉承他几句。景天方才知道唐家堡中的人分成两派，其中一派以唐家三爷为首，和霹雳堂有联系，另一派人则呈相反的态度，等候时机进行反击。

景天找到唐家堡的饭厅时，听见有一对父子在说起“三尸三虫”之事，少年问道：“爹，那‘三尸三虫’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炼好啊？”

他父亲立即示意他小声点，说道：“嘘，你小声点，这事能拿到光天化日下说吗！何况如今唐门快被霹雳堂吞了，炼好后归谁还不晓得呢。”

少年道：“难道、难道用‘三尸三虫’还对付不了霹雳堂？这怎么可能？”

他父亲道：“世事难料，掌门生前也决计想不到自己的尸体会被拿来炼……唔，你还是别知道的好，以免惹祸上身。”

少年道：“雪见那丫头现在跑回来做什么？掌门过世两个多月也不见她的影子。”

他父亲道：“她来得不早不晚，正正好。这一连串的事情正不知道怎么了结呢，正好拿她来顶缸！”

少年道：“她？太牵强了吧？”

景天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急忙向人打听到唐家堡的议事大厅所在，然后飞奔赶往。

果然，唐雪见正在议事大厅中与唐家堡的人在争吵着，雪见激动地说道：“你们骗我！我不信！我要见爷爷！”

一名年纪跟她相仿的少女道：“你不要红口白牙地乱讲！这种事情也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我们骗你做什么？”

在少女身边的一名妇人道：“本来呢，伯父尚未下葬，让你见一面没什么，可是你犯了门规还没有处置，家门遭此大变你却离家出走，又和霹雳堂不清不楚，为谨慎起见，当然是小心为上。”

少女则道：“更何况她根本不是唐家的人，有什么资格拜祭爷爷！”

雪见怒道：“你……你胡说！”

另一名老妇人道：“不要吵啦！雪见啊，不让你见掌门，是你三叔公的主意，他现在拿着掌门令牌，代理掌门之职，咱们不能不听他的。你以前的事情，现在也没人顾得上追究了，你还是赶快走吧！”

可是那少女却生气道：“凭什么不追究了？她偷了五毒兽！”

那老妇人道：“芷芸！那五毒兽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果，掌门也说不必追究了……咱们唐门已经够乱的了，何必在这种小事上大做文章？雪见，你还是快走吧！”

雪见这时问道：“爷爷……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唐芷芸冲口而出道：“已经两个月。”

她身边的妇人立即喝道：“芷芸！”

雪见一听，不由惊讶道：“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安葬？现在是夏天啊！难道你们、你们想那么做？”

那老妇人便道：“你既然猜出来了，我不妨直说，你爷爷的尸首已经毒变了，这可是几百年也难得遇上的，新掌门要留下来炼‘三尸三虫’！”

雪见惊怒交加道：“你们、你们还是不是人？”

就在这时，景天和花楹都来到了，景天见雪见如此激动，便上前问道：“你、没事吧？”

雪见一见是他赶到，便道：“你来啦……”并退到他的身边，用手挽住他的手臂。

那妇人这时道：“你别没大没小的说得那么难听，现在咱们唐门快被霹雳堂吞掉了，存亡就在一线，活人尚可牺牲，何况尸体？”

唐芷芸道：“就是！要不是你勾结霹雳堂，要挟咱们唐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爷爷就是被你气死的！”

雪见听她如此指责自己，更加盛怒，大声道：“你胡说！你胡说！”

唐芷芸道：“我胡说？你让大家来看看，这大庭广众的，你就这样和不知哪里来的野男人搂搂抱抱。”

那妇人忙喝止道：“芷芸！姑娘家，说话一点教养都没有！”

唐芷芸道：“她做得出就不要怕我说，跟下人私奔也罢了，还敢大摇大摆跑回来耀武扬威，真是不要脸！”

“你～～”雪见气得无法说下去了。

唐芷芸道：“我怎么了？说得哪里不对吗？你说呀！”

雪见怎堪人家如此侮辱自己，于是一跺脚，转身便飞奔出去，花楹也马上跟着飞去。景天连忙呼唤：“唐小姐！雪见！”可是怎么也无法把她叫回来。

雪见看着那三名唐门女人的嘴脸，更为雪见感到伤心，生怕她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就急忙追赶。

可是景天不太熟悉唐家堡的路，过了好一阵子才追到大门口。还未踏出去，就被两名守门的唐门弟子逮住，其中一人道：“你干什么

的？好大的胆子！谁允许你在唐家堡里乱跑乱撞的？”

景天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请问，唐雪见唐小姐是不是刚刚出去？”

那唐门弟子道：“我问你的话你还没答呢！你倒先问起我来了？”

景天便道：“是她领我进来的，可是、可是我又找不到她了……”

那弟子道：“哈！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笨！在这里也会迷路？”

景天道：“不是迷路，是找不到她了！”

那弟子道：“少啰唆！刚才有个人往壁山跑去了，你要追就去追，不要在门口乱晃！”

景天连连称是，然后就立即往壁山方向追去。

但是他一路从壁山走出去，回到山下时候，却也没有见到雪见，不由怔道：“奇怪，跑遍整个壁山都没找到雪见，她不会来渝州了吧？干脆我顺道进城，溜回当铺瞧瞧。”想到这里，就立刻动身赶回渝州城里。

他这次一去就是许多天，因此他不敢从正门回当铺，而是溜到了后门那儿，他想：“嗯，就这样……我偷偷溜回房间，只拿几样又值钱又小巧的东西，等找到雪见，从此就跟她闯荡江湖，再也不回来了……唉～～～可惜了我这么多年的收藏，将来一定会被他们当垃圾丢掉的……”

景天便从后门溜进了当铺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幸好这时当铺的人都在当厅里工作，所以才没有人发现景天。景天回到自己的房中，便走到那些宝贝前，思考起来：“哎呀！带什么东西走好呢，哪一

样都是宝贝啊，要是雇辆车停在后门口就好了……可是，好像那些大侠们身上只带银票和兵器的，没人背个包袱啊，真伤脑筋……”

景天在房中盘桓了许久，又想拿这个，又想拿那个，总之就是决定不了。他忽然又想起身上的古剑，便道：“对了！虽然这剑不是我自己要拿的，但总是在我身上，还是给当铺些钱为好，就算我替那家伙赎了，他也说过要给我用的，我们是朋友嘛！对！就这样，做买卖要公公平平的才好。”于是就从怀里掏出十文钱来，放到了墙边的架子上，心想：“虽然只有十文钱，也像要了我的命一样难受……”

不过，景天想来想去都拿不定主意要带走些什么东西，结果一拖就拖到天黑了，景天不由急道：“不行不行！天都黑了，要打烊了，我要赶快决定才是，不然过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就不好出去了。”他又走到那些宝贝前，翻看了一阵便道：“对了，这个宝贝一定要带，这可是我最值钱的汉龙纹青玉佩啊！”便把那块玉佩收入怀内，谁知道一不小心，竟然把一个瓷瓶撞跌下来，登时碎裂。景天惊讶道：“啊？我的白釉剔花瓷瓶，怎么会这样？”

谁知道就是因为这一下瓷瓶碎裂的声音就把人引来了。只听见赵文昌的声音传来：“什么声音？”随即他就走进房来，看见有个人影蹲在墙角，吓得大叫道：“有贼！”赵文昌这一叫，便有两名伙计赶到，赵文昌随即喝令道：“看你往哪里跑？给我打！”

景天这时回过神来，急忙转身道：“且慢！且慢！且……慢！看清楚，是我，不是贼！”

赵文昌一看是景天，便道：“阿天！你这该死的东西！这些日子跑到哪里去了？大伙儿还以为你让妖怪吃了呢！你给我老实说，你干什么去了？”

景天道：“这个嘛……呵呵，说来话长了，我先休息一下，明天再跟您老详详细细地说，好不好？”

赵文昌却怒气冲天道：“哼！少给我嬉皮笑脸的！你说什么都没用！这一次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给我打！”

两名伙计便作势要过来捉拿景天，景天忙道：“这……慢、慢！我被坏人抓去了，不是我不想回来，确实是不得已，真的！”

就在这时，赵文昌看见景天身后有一个黑影，便说：“啊！你身旁那是什么？”仔细一看，竟是那柄古剑，不由怒道：“你敢偷当品，还说不是贼？给我打！”

景天慌忙解释道：“慢！慢动手，您听我解释啊！这把剑……不是我要拿着它，是它要跟着我的！千真万确！再说我已经给钱了啊！”

赵文昌哪里会相信他这些话，怒道：“胡扯些什么！剑会跟着你？你疯了吗？”

就在这时，那柄古剑却突然自己飞了出来，两名伙计一见，吓得大叫：“有、有……鬼！”

赵文昌也吃了一惊，忙道：“景天！你在搞什么鬼？”

景天道：“不是我搞的，真的不是我！它自己要这样的，我也没办法……”

那柄古剑向着赵文昌和两名伙计飞来，吓得他们三个人连声尖叫，掩面抱头地退缩到墙角边，那柄古剑又在他们身边转了几圈，把他们吓得龟缩起来，不敢相看。

接着，那柄古剑飞到门口，然后向景天招呼，示意他赶快走，景天会意，便跟着古剑逃离当铺，从后门离开。

出了当铺之后，景天叹道：“唉.....好容易给我逃出来了.....又不能真的对那些伙计动手.....”如今已经是夜深时分，景天奔波多天，已经疲累不堪，可是又不能回当铺了，只得漫无目的地在这渝州城寻找落脚歇息之地。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2:55:51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连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五章 人鬼难辩奇女子

第五章人鬼难辩奇女子

第五章人鬼难辩奇女子

结果景天来到了城隍庙前，他想：“唉！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只好在这里凑合一晚了，也不知道雪见今晚睡在哪里.....”便走入了庙里，来到神案下，便盘坐下来，打算好好睡一觉。

可是刚想合上眼的时候，却见那柄古剑突然跳了出来，在他面前晃动，景天吃了一惊，看清楚是那古剑之后，才道：“吓我一跳！原来是你啊.....看来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唉.....”

那古剑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景天觉得有些奇怪，便问：“怎么了？”

话音刚落，就见那古剑飞出不远处，然后全身放出一阵异光来，景天被这阵光芒照得双手掩目，接着就见那古剑的光芒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女来，而且这个少女的身上仅有几块布包裹着身体，仿佛跟没穿衣服一样。

景天惊讶地说：“怎么回事？”

只见那少女身段婀娜，玲珑浮凸，而且相貌美丽，一点也不亚于雪见，她的神态还温柔无比，使她更优于雪见。最奇异之处，是这名少女的头发竟是蓝色的。

蓝发少女用一种含情默默的目光看着景天，说道：“哥哥！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景天愣道：“啊？你是谁？谁是你哥哥？”

蓝发少女听他这么说，不由意外地说：“哥哥……我是龙葵，你妹妹小葵啊！你、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吗？”

景天道：“你、你是剑仙？不、是剑里的仙女对不对？我早知道这剑有古怪……”

龙葵道：“你愿意叫我什么都好……总之，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一边说一边便向景天靠过来。

景天从来没有见过女孩子穿得这样裸露，本来已经有些不好意思，见她想靠过来，更吓得连忙回身趋避道：“你、你别过来！”

龙葵怔道：“为什么？你讨厌我吗？”

景天道：“你、你穿成这样，让别人看见成什么样子？”

龙葵才看了看自己的身体道：“我的、衣服.....啊！都被火烧掉了。”

景天连忙回身道：“你.....你在这里等着，不要走开，我去给你找件衣服。”

龙葵便道：“好！就要我最喜欢的‘广袖流仙裙’，可以吗？”

景天愣着，说道：“广、袖、流、仙、裙~~啊？你还真会要，那种经千年而不腐的古代宫廷宝物，根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龙葵道：“啊.....不可以吗？为什么？哥哥。”

景天便道：“那是宝物耶！”

龙葵怔道：“宝物？你说我平常穿的衣服是宝物？哥哥！你一向这样，最会逗我开心.....”

景天被她弄得哭笑不得，无奈地说道：“见鬼！什么嘛！宝物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啊？”

忽然，龙葵身上闪出一阵光芒，只见她的发色突然从蓝色变为黑色，而且神态也变得有些怪异，和刚才完全是相反的，她说：“没有就算了，我也不难为你这小子，我觉得现在这样不穿衣服也很好啊，蛮凉快的。”

景天听她的语气转变，不由暗忖：“怎么一下叫我哥哥，一下又叫我小子？”

只见龙葵狡黠地笑了一下，景天便道：“好好好！那我先随便找一件衣服凑合一下好不好？不然你先穿我这件？”

龙葵却不悦道：“什么？你这种破衣服是人穿的吗？我可不要这种廉价的货色，再说你把衣服脱了，我又这样子，万一让别人看到了可就不知道会怎么说了，反正我是不在乎啦！嘻嘻！”

景天简直糊涂了，心道：“怎么这样？好像跟刚刚不一样……”便问：“那、那你要怎样？”

龙葵道：“你去当铺里找啊，多找几件，要又高贵又漂亮的，最好有多少拿多少，我都要！”

景天心道：“这不是逼我做贼吗？”但又无奈地答道：“啊？好……好吧，不过我可只找一件……”

龙葵道：“好啦！快去、快去！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哦！”

景天就低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立即出发，返回永安当铺那儿。

回到永安当的后门，拿出一条小铁丝来，便把后门的门锁给打开了。进入永安当后，就到仓库里面寻找。这时当铺里面的人大多已经酣睡，只有几名伙计负责巡逻，景天轻易而躲开了这些伙计，来到仓库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件古代的宫廷服饰来。

景天把衣服包好，藏入怀内，然后又回到后门，可是这次却无法把门锁开启了，景天不由忖道：“咦！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不开了？刚才还是好的！这可怎么办才好呀？难不成就被困死在这里了？想到要再看见赵管事那张脸……”正在苦恼之际，忽然看见在旁边的墙壁放着一把梯子，立即转忧为喜道：“哈哈！天无绝人之路，谁这么帮忙，在这里放了一把梯子？”于是就走到那梯子前，攀爬而上，爬到墙头之后，便要翻下去，谁知道脚下一踩空，就整个人摔了下去。

景天摔得头昏眼花，全身酸痛，说道：“哎呦！不小心跌下来，骨头差点摔断了……”他慢慢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埃后，就喃喃

道：“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晓得我以后能遇上什么好事。”想到这里，不由偷笑出来。

接着，景天带着衣服回到城隍庙中，只见龙葵的发色又转回了蓝色，景天也不管这些，他拿出那件古代宫廷服，送到龙葵的面前道：“衣服有了，快穿上吧！”

龙葵一看那件衣服，便露出笑容道：“啊！真的是‘广袖流仙裙’！”但仔细一看，却又道：“不是……不过很相似，嗯！我很喜欢！”就接过衣服来。

景天随即转身道：“我转过身去那边，你赶快穿好吧！”

龙葵道：“不用！一下下就好。”说着，她摇身一变，就已经把衣服穿到了身上。景天也看得呆了一阵，龙葵道：“怎么了？不合适吗？”

景天忙道：“不、不是，是太好看了！”

龙葵道：“哥哥……你对我真好……”这时，她发现景天的手臂上有擦伤的痕迹，就关切地问：“啊！你受伤了！让我看看！”

景天道：“一点小伤，不要紧。”

龙葵接着把手放到他的伤痕上，然后运起一股真气，透入他的臂上，过了片刻就问道：“好一点了吗？”

景天惊叹道：“咦！一点也不疼了……你真的是仙女吗？太神奇了！”

龙葵道：“什么仙女啊？哥哥不是一向叫我小葵的吗？难道你都忘了？”

景天道：“我想……你大概是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哥哥……”

龙葵道：“不会！不会错的！你就是哥哥！难道……哥哥你……不要我了吗？是因为……因为我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吗？可是我还是我，还是哥哥的小葵！有什么不同吗？不要！不要又丢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千年来都是这样，我怕……”

景天听龙葵越说越糊涂，便道：“什么不一样了？什么几千年啊？我、我一点都不明白……”

龙葵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总之……总之我又见到哥哥了……这些年终于没有白等，我好高兴……真的！小葵……永远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永远不要！”

景天看着龙葵凄然的神情，不由心中生怜，轻轻唤了声：“小葵？”

龙葵道：“哥哥！你想起我了？太好了！太好了……不要再离开我……”

景天道：“我没有说要离开你啊……”

龙葵道：“那、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是不是？”

景天点头道：“当然！”

龙葵道：“永远在一起，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是不是？”

景天道：“是……是！我不会离开你的！”

就这样，二人一同坐在了香案下，景天枕在了龙葵的膝上，沉沉睡去。而龙葵则默默地看着景天，眼里流露的尽是深厚的情感。

正是：

大梦初醒已千年，凌乱罗衫，料峭风寒。

放眼难觅旧衣冠，疑真疑幻，如梦如烟。

看朱成碧心迷乱，莫问生前，但惜因缘。

魂无归处为情牵，贪恋人间，不羡神仙。

一觉醒来，已是天光大白，景天醒来，就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他说：“我们走吧，小葵。我还要去找一个朋友……”

龙葵应道：“好。”于是两人离开城隍庙，径出渝州城，再次前往壁山寻找唐雪见。

当二人再次来到壁山前的时候，果然看见唐雪见和花楹，而且她们正被两名唐门弟子胁迫，雪见道：“什么门规？你们不是说我不是唐家的人吗？既然不是唐家人，你们的什么门规根本也管不到我！”

左边的唐门弟子道：“雪妹，我们也不是要为难你，只要你将那五毒兽交出，以后唐门和你桥归桥，路归路，再无瓜葛，以前的事情，也没有人会去追究了。”

雪见道：“以前的事情？我以前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要你们来追究？五毒兽是什么东西？唐门毒术不是一向传子不传女吗？我根本听不懂什么五毒兽、六毒兽的！”

右边的唐门弟子喝道：“唐雪见！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把你身后的那东西乖乖交出来，不然可不要怪我们不讲情面！”

雪见正不知如何应付之际，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景天的声音：“雪见！可找到你了！”

两名唐门弟子一见有人赶来，便道：“哦！我说怎么这么有恃无恐呢，原来还有伏兵。”

“废话少说，亮兵刃吧！”两名唐门弟子就一同展身向他们扑击而上。

雪见急忙拔出双刺迎战，而景天也连忙挥动古剑，助她一臂之力。这两名唐门弟子的武功本来就胜于二人，不用几招就把二人打得手忙脚乱。就在这时，龙葵急忙施展法术，两道雷电直劈向两名唐门弟子。两名唐门弟子慌忙退开，但是被雷电劈中了他们的脚边，轰得二人飞跌出一丈以外。

两名唐门弟子知道对方有高手压阵，哪里敢再跟他们纠缠，急忙爬起身来，狼狈而逃。

击退敌人后，景天就说：“唐、雪……雪见，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我找你找得好苦……”

雪见瞟了他一眼道：“你找我？我一直都在这里你来找过我吗？我怎么没看到？是谁说过要在这里等我一辈子？你这两天都跟她在一起吗？你哪里还会记得我？还有！‘雪见’是你叫的吗？”

景天被她一番话语说得不知所措，忙道：“雪见！我……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雪见指着龙葵问道：“她是谁？告诉我她是谁？”

景天道：“她叫龙葵，是……是……怎么说好呢，我也不清楚，是这把剑里面跑出来的……”

雪见一听，简直难以置信，便斥责道：“姓景的，你说谎也编个比较容易让人相信的好不好？撒这种谎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龙葵这时向雪见打招呼道：“你好！我、我叫龙葵，是他妹妹……”

雪见道：“哼！才两天不见，已经哥哥妹妹的叫上了，好亲热呀！”

景天道：“不是的！你误会了，她认错人了，不信你问她！”

雪见就向龙葵问道：“好！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家住哪里？父母姓甚名谁？你哥哥叫什么？”

龙葵也不隐瞒，就回答道：“我是姜国公主龙葵，他是我哥哥龙阳，虽然样子不大一样了……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其实、其实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小葵了……”

雪见更觉荒谬道：“什么什么？什么姜国啊？你说你不是原来的小葵是什么意思啊？”

龙葵道：“因为我已经没有身体了……”

雪见惊讶道：“没有身体……那不是~~鬼~~魂~~吗？”她哪里会相信，就上前去摸龙葵。谁知道她的手一触碰到龙葵，便感觉空空如也，什么也摸不到，不由双眼一瞪，惊诧地说：“啊！真的是鬼！”

景天听她这么说，也吓了一跳：“啊……不会吧……”

雪见道：“景天，你快离开她，不然你会被她吸干精血而死的！”

景天道：“不会的！小葵是这把剑里的精灵，之前帮过我们的，你忘记了吗，在霹雳堂监牢里，如果不是她帮忙，我们怎能脱身？放心！她不会害我们！”

雪见半信半疑道：“真的吗？你确定？”

景天故意道：“当然，我早就知道她在剑里。”

雪见道：“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景天道：“当然是怕你害怕啊，看你刚才那样子……”

雪见道：“哼！我才不怕呢！刚刚不过是没想到，吓了一跳。”

景天道：“好啦！就这样，我们大家一起闯荡江湖不好吗？”

雪见道：“你要先帮我为爷爷报仇！”

景天道：“你爷爷到底是怎么过世的？”

雪见马上声音凄然道：“当然是被霹雳堂害死的，唐家堡有内奸，勾结霹雳堂，将唐门毒功的秘密全部泄露出去，还里应外合，让霹雳堂一举攻陷唐家堡，爷爷连气带惊，就这样过世了……听说本来爷爷已经有些清醒了，还问起过我……可是……”说到这里，雪见已经哽咽得无法再往下说了。

景天安慰道：“你——节哀顺变，不要太伤心了……”

雪见回头问道：“我要去报仇！你到底帮是不帮？”

景天道：“当然！我当然义不容辞！可是……霹雳堂到底在哪里呢？还有，他们的人会突然变成妖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雪见道：“哼！你害怕了？是不是？”

景天道：“怎么会？我是在谋划作战方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何况现在连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

雪见道：“我打听过，霹雳堂总舵在九顶山，九座山峰一字排开，犹如龙脊，山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

景天道：“说这么热闹，可九顶山到底在哪里啊？”

雪见气道：“笨！你不会打听啊？”

景天道：“我现在不就是在向你打听吗？”

雪见道：“我也不知道！边走边问吧！”

景天道：“那也要先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才行啊。”

雪见恼道：“讨厌！你这人怎么那么烦，婆婆妈妈的！”

景天道：“见鬼了……我又怎么惹你了……”

正当二人在争持不下的时候，龙葵的发色突然又生变化，又变成黑色，使二人都吃了一惊，龙葵道：“嘻嘻……吵啊！接着吵啊！怎么不说话了？看着我干什么？用唾沫可以把仇人淹死呢！还不快点！”

雪见生气道：“要你插嘴！你知道霹雳堂在哪里吗？”

景天则看着龙葵身上的衣服道：“啊！你的衣服怎么变了？”

龙葵立即向景天抛媚眼道：“怎样？好看吗？”

雪见看不过眼道：“卖弄风骚！”

龙葵故意相戏道：“有的卖总比你没的卖强，有本事你也卖啊！”

雪见哼声道：“哼！我们现在在讨论正经事，没时间跟你废话！”

龙葵道：“我知道怎么去九顶山，是不是正经事呢？你既然不让我废话，我就不说了！”

雪见登时气得七窍生烟，就对景天喊：“景……天……”

景天忙对龙葵道：“小葵，你知道九顶山在什么方向就说出来嘛，不要让大家着急。”

龙葵道：“我可没说知道九顶山在什么方向，这可是你说的！”

景天怔道：“你刚才不是……”

雪见道：“景天！不要跟她废话！”

龙葵故意撒娇道：“天哥！她不让你理我呢！你到底要不要知道怎么去九顶山啊？人家都不敢说了呢！”

景天道：“你刚刚不是又说不知道吗？”

龙葵道：“我是说知道怎么去九顶山，但是不知道九顶山在什么方向啊！”

景天完全无法听明白她说的，便问：“这……有什么不同吗？”

龙葵道：“当然不同，虽然我不知道九顶山在哪里，但我可以教你御剑高飞，这样居高临下，很快便可以找到九顶山了！”

雪见闻言，立时欣喜道：“真的吗？太好了！”

龙葵道：“你高兴什么，我又没说带你！”

景天道：“是不是这柄剑不能带两个人？这样好了，你先带雪见过去，然后回来接我，好不好？”

雪见故意道：“哦！我还以为这柄宝贝剑有多神呢，原来不过只能载一个人，跟徐大哥小小的一柄剑一样嘛！白白浪费了那么多铁……”

龙葵听她这样说，果然中计道：“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子的，十个也载得了，就怕你不敢！”

雪见道：“哼！有什么不敢的！”

于是，龙葵便教授景天御剑之法，景天和雪见便乘在剑上，飞行而起，龙葵则以飞天之法，跟随在后。

由于人在半空中飞行，雪见有些紧张，于是紧紧地抱着景天的腰，而景天则十分关切地嘱咐雪见抱紧自己，二人紧贴在一起，看得龙葵醋意大发，竟然暗施法力，使古剑不受景天的控制，忽然失去飞行之力，顿时向下急坠。

景天和雪见都跌落在一座山的草地上，昏迷了许久，才缓缓醒转。景天张开眼来，望着四周，乃是一片山景，便问：“这是……？”

看见雪见倒在不远处的地上，花楹伏在她身边，景天连忙爬过去问道：“雪见！受伤了吗？”

雪见闷哼一声，悠悠醒来，然后在景天的搀扶下，站起身来道：“没有事，幸亏飞得不高，花楹呢？”

花楹立即飞到雪见的面前，雪见才松了口气道：“吓死我了，你没有事就好。”

景天这时回身望向龙葵，问候道：“小葵，你应该没事吧？”

龙葵这时已经变回蓝色的头发，她点头应了声：“嗯……”

雪见道：“她又不是人，当然没有事！有什么好问的？”

景天道：“对了，小葵，你.....为什么会变来变去？”

龙葵怔道：“变.....什么变？我没有啊！”

雪见道：“她不知道有什么阴谋诡计呢！怎么可能承认！”

龙葵道：“我没有.....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这儿太奇怪了，和我们姜国一点都不一样。哥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景天道：“我.....我也不清楚，管他呢！走吧！”

雪见这时指着前方道：“看！这里就是九顶山了呢！真好！一下子就到了，从这里过去应该就是霹雳堂总舵了。”

景天听她这么说，欣然道：“那要多谢小葵呢！”

雪见又不屑道：“什么嘛！还害得我从天上跌下来.....”

三人便一起攀爬着藤蔓，觅路前进，在第二层的山洞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机关，启动机关之后，一条巨大的藤蔓被徐徐放下，落到了第一层那儿。三人又回到第一层，便攀着这条巨大藤蔓，抵达到第三层，终于到了九顶山的出口所在。

他们刚走出洞口不远，突然听见一股咆哮声，接着有一头巨大的猛兽从高处跃下，这只猛兽十分恐怖，其面部竟像是人一般，但头上长了一只独角，全身的毛呈紫色，有两条又长又粗的尾巴，还有一对短小的翅膀，四肢全长了锋利无比的爪子。

只见这妖兽吐出人言来：“好久没吃到人肉了！”

景天立刻横剑道：“哈哈！我也好久没听怪兽肉了。”

说完，便催剑杀上。那妖兽两只前爪一同挥动，锐利的劲力逼向景天，所幸景天自了蜀山的内功心法后，身法变得敏捷了许多，向旁一让，便避开了妖兽的袭击。

雪见马上挥舞双刺，加入战团，和景天夹击这妖兽。这妖兽被二人夹击之下，缠得有些不耐烦，于是弹退出圈外，然后四只爪子抓紧地面，背部耸起，接着便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道奇异的音波来，这股音波竟然让景天和雪见昏昏欲睡起来。

龙葵见二人似乎抵受不住这妖兽所发的音波，危险的情况下，使龙葵又生异变，再次变成了黑色头发，并且使出咒术“惊雷闪”，一阵雷声轰鸣，便使景天和雪见清醒过来，而妖兽的邪术也被击破。景天急忙贯劲于剑上，全力把古剑震出，快如疾风，一举刺入了妖兽的体内，把妖兽钉死在地上。

妖兽顿时化成了一颗放出奇异金光的精石来。

雪见颇为惊讶地指着那块精石道：“看！那是什么？”

景天走上前，拾起那块精石，看了一会儿便道：“看起来是个宝物……”然后拿着这块精石，回身对二人说：“哈哈！赚到了！看！这么大一块宝石，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起来就蛮值钱的！”

雪见连忙嚷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景天把精石递给她看，雪见看到那块精石上面有龙纹，而且还放着奇异的金光，也不由赞叹道：“真的好漂亮哦！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宝石！我要了！”

景天道：“好！就先放我这里吧！”

雪见马上说：“为什么放你那里，我又不是拿不动……”说着已把那块精石抢了过来。

景天无奈地说道：“随便啦.....你想怎样都好，有什么稀罕的？不过是宝石嘛！有什么了不起，商周的一片瓦也比它值钱些.....”

雪见道：“哼！明明就是自己想要，你就不要装了！”

龙葵这时道：“哼哼！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就抢破头，真丢人！唉！幸亏周围没人，不然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雪见听她出语相讥，当然毫不示弱，便道：“我不知道难道你又知道了？景天对古董那么在行都不知道，你又知道些什么？”

龙葵脸色一变道：“哼！我当然知道！这个是龙精石。”

雪见道：“哼！什么龙精石？看见上面有龙就叫龙精石啦，那看见骆驼还叫‘马背肿’呢！乱起个名字谁不会？”

景天却道：“我好像听说过龙精石这种东西，似乎是能让古董复新的异宝！”

龙葵马上笑道：“没错！就是这东西！还是天哥你有见识！”

景天道：“让我好好想一想.....我有什么古董要复新呢？”他一边在包袱里翻着自己带出来的古董，一边道：“啊！我的收藏太多了，哪一样都是宝贝，都想让它们变成新的啊！怎么办？怎么办？要是十个八个的就好了，不对！最好有二三十个.....”

龙葵道：“那对你来说，最重要还是这柄剑吧！”

景天怔道：“这剑？也是古董吗？看起来不算很旧的样子.....我所有的宝贝中，只有这柄剑，是我最搞不懂的了。”

龙葵道：“我教你啊，这剑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原本威力很大，现在发挥出来的连一成也不到。但是单单使用龙精石只能让它的

样子变新，不能发挥出它的真正威力……要想发挥出它的真正威力呢，就要用各种武器装备去净化它！这样，这些武器装备的威力就可以转化到这柄魔剑上面。但要注意龙精石能承载的装备是有限度的，越古老就越占用龙精石的灵力。”

景天听她这详细的介绍，便马上领悟，问道：“是不是这样，龙精石复新魔剑的同时将那些作为祭品的武器装备的力量转移过去，所以说尽可能选择更强的武器装备是最好的，对不对？”

龙葵道：“天哥你太聪明了！一说就明白！嗯！‘祭品’这个词不错，听起来就好好吃的样子！还有要记得哦——单用武器净化，魔剑威力会很强，但是不易控制，单用装备净化，虽然收发随心，但是威力不够，要互相配合才行！”

景天道：“那要花很多钱买武器、装备来喂它呢！真是不划算，好像在养一只牛，但是又没有奶吃，简直就是赔本生意嘛！”

龙葵道：“小气鬼！就算要买，买些便宜的就好。”

雪见在旁边听得一脸惘然，便不屑地说：“什么嘛！怪力乱神……”

景天忙道：“雪见，不要这样！我本事更大些帮你报仇不好吗？”

雪见马上欢喜道：“好啊……原来是为了替我报仇你才高兴成这样。真是多谢了！”

龙葵道：“没见过这样的人，连一柄剑的醋也要吃……”

雪见立即反击道：“哼！不理你！人不跟鬼斗！”

却在这时，龙葵的身上又起变化，她的发色又由黑变蓝，景天和雪见都看得一愣，龙葵见二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便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看我？”

景天道：“你.....你还好吧？”

“我.....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你怎么常常变来变去的，很奇怪。”

龙葵根本不明白景天所指，便道：“什么变？我没有啊？我不知道.....”

景天忙展露笑脸道：“呵呵！没事！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于是，三人又继续上路，向前面的另一个洞口走了进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2:56:33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六章 霹雳堂内救婵娟

第六章霹雳堂内救婵娟

第六章霹雳堂内救婵娟

从九顶山出来之后，便是德阳城所在。三人进城之后，就分头去查探霹雳堂的位置。

单表景天四周打听关于霹雳堂的情况，但城里的人都很害怕霹雳堂，因此对霹雳堂的事是三缄其口。景天走到一家民房前，看见有一小女孩正在墙上画烧饼，便走过去看。那女孩天真地对景天说：“看！我的饼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上面还有好多芝麻呢！像妈妈做的一样好！你肚子饿吗？我也分你一个！”

景天摇手道：“小妹妹，我不饿，请问你知道霹雳堂在哪里吗？”

女孩道：“你骗人！大人都爱骗人，妈妈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也说自己不饿！”

景天怔了一下，然后问道：“小妹妹，你妈妈呢？”

女孩道：“在天上，明天就回来了，给我带好吃的饼！”

景天一听，才知道这个女孩是一名孤儿，心中生怜，便取出一些碎银送上去道：“这个是钱，你拿去，能买好多好多饼。”

女孩却道：“我不要，妈妈不许我拿别人的东西，妈妈会带给我很多饼的！我自己也可以画，等会儿再多画一个好了！”

景天看着这小女孩，不由叹道：“真可怜，要不我给她买个饼吧。”于是便跑到一档卖烧饼的摊子前，档主是个年轻人，他见景天走过来，便问：“小哥要买饼吗？”

景天道：“对，给我拿个刚出锅的。”

“好咧。”便用勺子捞起了一个热烫烫的烧饼，用纸包好，景天便花了一文钱买下这个烧饼，然后就回去送给那小女孩。

那小女孩见他回头，便说：“你是不是想分我的饼，刚刚又说饿……”

景天拿出那个烧饼递向女孩面前道：“小妹妹，看！这个饼是你妈妈托我带给你的！”

女孩忙问道：“妈妈呢？她为什么不回来？”

景天道：“妈妈过几天就回来了……”

“真的吗？太好、太好了。”女孩接过烧饼，欢喜得不得了。

景天又问：“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个霹雳堂呢？”

女孩道：“霹雳？是不是能喷火的怪物？”

景天立刻道：“对啦！就是！”

女孩便道：“我知道，客栈后面有一个井能进去，宝寿哥哥带我去过……”

“那宝寿哥哥呢？”

“在里面被火烧死了……好可怕……你也不要进去，千万不要去！”

景天见她显得这么害怕，便道：“好！我不去……”说完，就转身离开。

景天赶着去找雪见，打算把消息告知她。走着走着，忽然看见有一名霹雳堂弟子打扮的人正痛苦地跪倒在一名少女的面前，而景天认得，这名少女正是雪见的那位小侍婢。景天便走近二人，只听见那霹雳堂弟子说：“救我……救我……”

那少女道：“你……你应该不是坏人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帮你呢？”

那霹雳堂弟子道：“姑娘……好姑娘，你心肠好，你帮我……找点伤药来好不好？”

那少女道：“好！可是去哪里找呢？”

“去药铺，买点治伤的药就好……”

“买？可是……我没有钱耶，他们会卖给我吗？”

“我……我也没有钱，你、你先帮我看看这字条上写的什么？”说完，便把一张纸递了过去。

那少女接过来，一脸迷惘道：“这个……可是我也不认识字耶，对不起……”

景天见到这样的情况，便再也忍耐不住，上前道：“啊？你伤得这么重！”并且使用蜀山派的治疗术为这名霹雳堂弟子疗伤。

过了一阵，景天问：“好一点没有？”

那弟子道：“多谢！劳驾您帮忙看看……看这上面写了些什么？”

景天就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下，就答道：“哦！这个不过是金创药的配方而已。”

那弟子吃惊道：“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呢……唉……”

景天这时问道：“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那弟子就告诉景天：“我是霹雳堂的.....雷老堂主行踪不明，罗堂主又搞些邪门外道的东西，把堂里的兄弟变得人不人妖不妖的。我.....我不想干了，他们不让我走，所以就一路打出来.....”

景天又问道：“那这个药方是怎么回事？”

那弟子道：“我不识字，看这东西蛮精致的，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唉！送给你了.....”

少女则问：“为什么大家都不帮你呢？你不是坏人啊！”

那弟子道：“也许是我这衣服吧，大家怕霹雳堂怕得要死，怎么敢来帮我.....”

少女看见他伤得这么重，不由皱眉道：“一定很痛吧？他、他的伤能好吗？”

景天摇了摇头，因为他的修为不高，也无法治疗这么重的伤势。

那弟子道：“管它好不好！我在霹雳堂也没干什么好事，有这下场也是应得的，只可惜雷老堂主打下的基.....业.....”说到这里，那弟子突然口吐鲜血，便倒卧在地，就此气绝。

少女惊呼：“喂！你.....”但不见对方有任何动静，便向景天问：“他、他怎么了？”

景天道：“他死了.....”

少女茫然道：“死了？是什么？”

景天道：“就是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了.....”

少女道：“看他的样子好安详，可是我心里却好难过，死了，是坏事还是好事？”

景天道：“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好奇怪，一般说，死应该是不好的事吧，朋友亲人永远不能相见了……”

“哦……”那少女叹息一声之后，便转身去了。

景天继续在城中找雪见和龙葵，来到一家民房前，听见里面有叹气声，景天看见这民房的门户开着，便好奇心生起，赶到门口往里面一看，只见一位老人倚坐在床上，一名小孩站在窗边，那老人叹道：“唉！我这个孙子啊，都是被我宠坏了……”

景天就走进去问道：“老人家，出什么事了？”

那老人道：“我们家啊……种花卖花已经几代了，一直靠这花圃为生，可今年不知怎的，花全死了，怎么种都不活，惟独院子里的这株海棠，你看都什么时节了，还开着……”

景天便走到那窗户边，向院子的花圃一看，果然有一株海棠，开得正旺盛。

这时那小孩道：“那是咱家这海棠养得好，又没到冬天，开就开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老人道：“可不是我大惊小怪啊，听说最近到处闹妖精，咱这花圃又出这等蹊跷事，独有这海棠开的古怪，没准儿是什么花妖树怪作乱，我盘算着把它砍了，可勤儿死活不让。”

那小孩勤儿气冲冲道：“就是不行！这是我满月时候爹娘为我种的，说什么都不能砍！”

景天忙道：“老人家，我看您是多虑了，既然这树这么重要，还是留着为好。”

勤儿道：“就是！看人家都这么说，爷爷你就会疑神疑鬼。”

忽然，外面有人影晃动，勤儿往窗户那边望去，随即呼喊：“喂！窗外的，你不要乱动我的花！”

景天也赶到窗边一看，发现窗外的人竟是雪见，冲口而出地叫了出来：“是雪见！”

勤儿马上道：“你认识她？那你去告诉她，不要用手摸花，人的浊气碰到花，花很快就会谢的！”

景天便立即走到院子那里，呼唤雪见，雪见看到是景天来了，便说：“你看这花开得多漂亮，看着它眼睛都不想移开……”

景天近距离看着那株海棠，却道：“不对！这里面有古怪！雪见！你不要再看它了，看着我。”

雪见道：“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嘘……不要说话……我能听到它心里的声音，很悲哀呢……”

话犹未了，忽然看见那株海棠花中浮现出一个影像来，竟是一名穿着鲜艳花衣的年轻姑娘，她向着二人说：“帮帮我……”

景天大吃一惊：“啊？”原来这朵海棠花真的成精了。

雪见却并不害怕，她问：“我能帮你什么，尽管说！”

海棠精道：“爷爷……爷爷他患了绝症，他不能死，他死了小勤就没有依靠了……我只能吸取大家的精气渡给爷爷，所以……所以大家都死了，我也快了……可是还是救不回爷爷……”

景天道：“你是说那位老人家？”

雪见则问：“要怎样才能帮你？”

海棠精道：“给爷爷吃‘天香续命露’就好了……”

雪见道：“好！包在我身上！放心！”

海棠精登时喜出望外，连忙谢过雪见，然后便又隐身回花里。

景天这时道：“喂……它是妖精，搞不好也是从锁妖塔逃出来的，帮它不好吧？”

雪见道：“我喜欢她，你管不着，何况要教训我也轮不到你，要是徐大哥说这话还差不多！赶快去找‘天香续命露’啊！难道还要我亲自去不成？”

景天也拿她没办法，只好依她的话去办，就到城中的药铺里去问。果然有这一味药，景天花了好几两银子，总算买来一服。

景天拿着药回到那民房中，见那老人长嗟短叹，担心自己一死，没有人能照顾孙儿，他便上前道：“老人家，您别着急，快把这药服下去！”

那老人就接过来，把“天香续命露”服下，顿时觉得全身舒畅无比，勤儿见爷爷的神色也好了许多，高兴得跳了起来。

景天问：“怎样？好点吗？”

老人道：“真神啊！我现在觉得比你这岁数的时候还精神！太谢谢了！”

景天见药有效，也十分高兴。

于是，景天回到外面，把好消息告知雪见，雪见立刻招呼海棠精出来，告知于她。海棠精欣慰道：“多谢！你果然言而有信，这个是我送给你的谢礼。”便把一本秘笈送给了雪见，原来是一路气剑绝技，名为“绿波红露斩”，雪见得到这么宝贵的礼物，自然欢天喜地。海棠精也安然地离开了。

办完了此事之后，景天、雪见和龙葵重新集合起来，然后按照先前那小女孩所教的来到了客栈后面的一口井前。景天去按动井边的机关，井口便出现一条秘道，三人沿秘道走下，穿过这口井，来到了另一块空地中。

这一块空地十分特别，有一张石桌立于中间，四边俱有一张椅子放置，三人走过去仔细察看了一番，结果在桌子下面发现了机括，于是又按动这一机括，桌子随即移开，出现了另一个秘道入口。

在这秘道之下，乃是一个庞大的地下石室，这里就是霹雳堂的基地所在。这里分成两层，一层是纵横交错的通道，一层是被水包围的地面。而且在里面还有许多霹雳堂的人巡逻，三人接连击倒数名霹雳堂弟子，从西部潜至东部，发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机关。景天试着上前，开启这一机关，马上机括运转，包围地面的水立即排泄干净，原本被水覆盖的地方竟然是另一处通道。

三人急忙展身跃下，从这处通道返回到西部，在水道的尽头，有一个秘密的入口，似乎通往更深的地下。三人便沿着这个入口往下走去，进入了一个地牢里面。这个地牢点着一些油灯，比上面的走道、水道都要明亮些，三人往右转去，发现前面一个牢子里关着一个人，三人趋近一看，竟然是紫萱。

紫萱听见脚步声，也立即走到牢门前观看，没想到看见的会是景天等人，不由惊讶地说：“景天、雪见？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雪见立即道：“景天，快把这破门打开！”

景天就拔出魔剑，走到牢门前，拉开架势，对紫萱道：“紫萱姐，小心，我要砸开门锁！”

紫萱便连忙退开，景天运足劲力，一剑挥去，登时把门锁劈断。与此同时，有一道黑影迅速地闪了一下，眨眼便不知所踪。景天怔道：“哎！刚刚那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这时，紫萱从牢里走了出来，雪见便向紫萱问道：“怎么回事？紫萱姐姐！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

紫萱道：“我在上蜀山的途中被霹雳堂堂主捉拿，他用‘缚仙咒’将我困在这里，幸亏你们来了才解开。”

景天道：“我们来了？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那东西‘咻——’一下就不见了，怎么回事？”

紫萱道：“虽然不是你解的，但是你身上的东西解的，总之现在已经没事了。”

景天又问道：“对了！那个霹雳堂主很厉害吗？”

紫萱道：“很奇怪……他似乎是半人半妖，外型是人的样子，拥有超乎凡人的强大灵力，最奇怪的是……他没有妖类的弱点……”

景天惊讶道：“啊？那岂不是很厉害！真是糟糕！”

雪见道：“你害怕了？不帮我了吗？”

景天忙道：“不是！我……”

紫萱道：“不要吵了，咱们要赶紧上蜀山，阻止一场大阴谋！”

景天一听，马上问道：“蜀山又出事了吗？”

紫萱道：“嗯……我听霹雳堂弟子说的，咱们在蓬莱看到的那个可以变化成蜀山派掌门样子的家伙，叫邪剑仙。不知他用什么摄心邪术迷惑了长卿，令长卿相信他就是清微掌门。现在长卿和他们同上蜀山，迷惑其他蜀山弟子，霹雳堂在外接应，准备将蜀山一网打尽。”

雪见惊道：“那……徐大哥岂不是很危险？”

景天道：“对哦！如果邪剑仙阴谋失败，一定会加害徐大哥，如果得逞，徐大哥就对师门犯下了大错！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蜀山！”

紫萱点头道：“好！”

众人便立刻动身，紫萱说这地牢右下方有另一个出口可以直接离开霹雳堂，于是就由她带路。他们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在另一个石牢中还囚禁着另一人。

众人便过去查看一下，想顺便把这个人也救出来。他们打开牢门，走了进去，发现被囚禁的竟是一名老者。他盘坐在地上，见有人走进来，便抬头仰望，对他们说：“你们是小罗派来的吧？呵呵，还是小罗聪明，知道我的新火器炼成了，来看看，来看看！”

景天问道：“请问，您是——”

那老者道：“小伙子，你是新入门的吧？我就是你们老堂主啊！你们现在的堂主是我义子。呵呵，这位子就是我给他的！”

紫萱吃惊道：“雷啸天？江湖上传说你失踪了，怎么会被关在这里？”

雷啸天仍然脸带微笑道：“呵呵，告诉你们啊，不要到处乱说去，这是小罗的主意，好让我安安静静研究火器，便说我失踪了，不让堂中的俗事麻烦我，小罗全替我管啦！”

雪见道：“小罗……是罗如烈？”

雷啸天道：“是啊……不说这个，看我的新火器，这个是毒蒺藜，里面有草乌头、芭豆、狼毒、沥青、砒霜，炸开后能散发毒烟，单对单未必是唐门毒蒺藜的对手，可若是两军阵前，效果可是非凡！”

雪见冷哼一声道：“是吗……”明显不相信雷啸天，认为他是故意夸大自己的本事，贬低她们唐门。

雷啸天又拿出另一件东西道：“还有啊，你看这！这叫突火枪，里面药料的配比是硝七分五、硫一分、磺一分五，如此配比威力最强，你看，用这竹筒发射出去，可及百步，将来若能以铁管发射，即便是三岁小儿也能胜绝世高手。”

景天忖道：“是吗……”他只觉雷啸天研究的东西十分无趣，便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要一起出去？”

雷啸天道：“出去做什么？我还要研究火器呢！将来两国交战，火器必定是制胜的关键，用于江湖纷争简直是暴殄天物……”

紫萱这时问道：“你的腿……是不是有伤？”

雷啸天道：“有伤？没有、没有！坐久了就站不起来了，反正我要什么小罗都会给，能不能走也没什么。好啦，这个给你们，快走，快走！不要打搅我啦！”就把毒蒺藜送给了他们。

景天也不客气，接下了这个东西，然后众人也不再理会他，只想尽快离开此地。

可是他们刚来到出口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劲风袭来，众人急忙闪身让开，只见一件披风悬浮于半空，从它的身上散发出极强的妖气，原来是一只“披风妖怪”！

紫萱急忙呼喊众人动手，于是四人分布不同方位，把这妖怪包围在中央。这妖怪虽然有很强的妖气，但是这边加入了紫萱，战斗力也大大增强。几个回合之后，紫萱以“冰咒”把这妖怪封住，然后景天挥动魔剑，一道凌厉的剑气击出，登时把这坚冰击破，把那妖怪一举歼灭。

雪见呼了口气道：“这个妖怪好强……”

紫萱却道：“这不是妖，是魔灵……但是，会有这么强的魔灵吗？”

景天问：“魔灵？那是什么东西？”

紫萱道：“是魔族的奴隶，被降伏的魔灵会成为胜者的奴隶，要为他做一件事才能恢复自由。”

雪见道：“它好像对我们没有恶意啊……真奇怪。”

龙葵因为战斗而变成了黑发，她冷哼道：“哼！少见多怪！”

紫萱这时终于注意到龙葵，她说：“小天，你还没有给我介绍，这位是……”

龙葵抢着答道：“叫我龙葵吧，总之我算是天哥前世的妹妹，嘻嘻。”

紫萱道：“你好！你的衣服……还有样子……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龙葵道：“她是她，我是我！怎么？我的衣服不好看吗？还是我身材不好？”

紫萱道：“你.....你一直这样子，不好，对大家都不好，还是早入轮回吧！”

龙葵道：“要你管！我就要和天哥在一起！”

紫萱也奈何不了她，便不再多言。众人就继续赶路，从出口离开了霹雳堂后，走了几里路，便进入了一条小村之中。

不过，现在已经天黑，紫萱就对大家说：“此去蜀山，从后山入山最近，但后山山势险峻，道路湿滑，今天天色已晚，我们休息一晚，明天动身如何？”

雪见看了看这条小村的外貌，便皱眉道：“住这里啊？好像很破烂的样子。”

景天道：“没关系吧！总比露宿强！”

雪见道：“未必，我看露宿也比这里干净些！”

龙葵在旁边看不惯雪见这小姐脾气，便出言相讥道：“家里最干净了，你回家啊！”

雪见道：“对哦！有的人没有家，自然觉得哪里都好！”

龙葵本想讥讽雪见，没想到反而被人家言语相欺，不由“哼”了一声，雪见也哼了一声，两人背向不语。

景天忙呼道：“喂、喂.....”

紫萱则道：“好啦！快走吧，天快黑了！”

四人便在村中寻找落脚之地。

幸好这条小村虽然穷，但还是有一家客栈，四人进入客栈之后，来到柜台前，景天向掌柜道：“您好！要两间上房。”

掌柜看了四人几眼，没有出声，雪见道：“哼！上房？这种破客栈有什么上房？两间不够住的！要四间！我才不要和鬼魂住在一起！”

话刚说完，就见龙葵身上又起变化，一道光芒散开，龙葵又变回了蓝发蓝裙的样子，并用惊讶的语气说道：“咦？这是哪里啊？”

掌柜看到这般情况，也吓了一跳道：“啊！这、这小姑娘……”

雪见不耐烦地催促问道：“什么小姑娘、大姑娘的，到底有没有上房？”

掌柜也没有好气地说道：“上房没有，只有马房，爱要不要！你们这些外乡人，不要到蜀山脚下撒野……最近总是丢东西，搞不好就是你们这些外乡人干的！”

雪见恼道：“你什么意！”

紫萱这时开腔道：“雪见，不要吵。”然后对掌柜说：“掌柜的！您想想办法给我们找两间房，我们只住一晚上就走。”

掌柜却道：“没有就是没有！所有的房间都客满了！”

雪见道：“骗人！这种偏僻地方的破客栈，怎么可能会客满？有生意都不会做，难怪这么穷！”

掌柜生气道：“客满就是客满！难道我还骗你小姑娘不成？”

可是龙葵走到几个房间前推门观看，发现房里根本没有人，便说道：“这间房没有人！这间也没有啊！为什么要说谎？”

掌柜被龙葵识破说谎，便嚷道：“喂！小姑娘！你怎么这么没规矩，乱闯乱动的！”

“我……”龙葵一时回答不上。

就在这时，有一妇人走了进来，趋到柜台前道：“黄掌柜，封老板还没有到吗？”

掌柜连忙回过头来对妇人道：“是玉枝啊，封老板大概是要在山里的王家村多待几天，多收些药材吧，不然过些日子到了雨季，药材容易发霉不说，秤上也要吃亏。你放心，他一到我就差伙计叫你去，你要卖的草药、要买的膏丹，包管一样也落不下。”

妇人便道：“那就多谢费心了！”

掌柜笑了一笑，然后问道：“是不是大咏的身子又不好了？”

妇人叹了一口气道：“唉……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挨日子罢了，他常服的药快没了，所以我才来问问……”

掌柜便道：“不用急，也就是这两天就到了。”

这时，雪见又催道：“喂！怎么做生意的啊？有客人不招呼，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

掌柜回头道：“不是说房间都被定满了吗？别看现在没有人，等一会儿人家就要来了，可不能租给你们。”

紫萱急道：“这可怎么办呢？老板，麻烦您帮忙想想办法吧！我们明天还要上蜀山呢！”

那妇人一听，便说道：“上蜀山？你们是蜀山派的朋友？几位若不嫌弃，就去我家暂住一晚吧！”

紫萱道：“这怎么好意思？”

掌柜道：“玉枝，你可不要轻信他们这些外乡人的花言巧语，上蜀山？这蜀山故道机关重重，连鸟都飞不上去，就他们几个女人孩子能上蜀山？笑话！”

妇人道：“没关系，看这几位都很面善，出门在外的，谁没个难处呢？我家里房子很大，又只有我和外子两人，你们尽管来，别客气！我家就在村东头，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你们随后过来吧！”

紫萱便道：“好！那就打扰了！”

妇人便先别过众人，回家打点一切。

景天道：“不管怎么说，总算有落脚的地方了。”他们就在客栈里先吃了晚饭，然后就一起前往村东的房子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2:57:47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七章 情深义重甘舍命

第七章情深义重甘舍命

第七章情深义重甘舍命

四人来到那妇人的家门前，景天上前敲了敲门，过一会儿，那位妇人便来开门，并把他们迎入屋里。妇人道：“我家后进院子有两间空房，你们不嫌简陋，就将就住一晚，厨房里我煮了粥，我给你们盛去。”

景天忙道：“不用麻烦了，我们自己来吧！你这里还有病人要照顾。”

原来他们看见卧室里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加上刚才听了妇人和掌柜之言，所以才这么说。

妇人便道：“这是外子高咏，他身体一向不好，有很多年了……倒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

紫萱道：“那我们不多打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妇人道：“那各位请自便，不必太拘束了。”

于是四人再次谢过妇人，便到后进院子的客房中歇息下来。

不过到了半夜，前院那儿传来阵阵呻吟声，吵得景天也无法成眠，既然睡不着，便起身出来透透气。走到厅子里，见龙葵坐在厅子上，景天便走过去问：“怎么还不睡？呵呵，在想心事？”

龙葵道：“没有……只不过想起了以前的事……”

景天问道：“以前？是姜国吗？说给我听听，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龙葵便点头答道：“嗯……那时候，哥哥你大我五岁，常常陪我玩。后来，父王病了，杨国入侵，你白天帮父王处理政事，晚上拼命

练剑，就很少和我在一起了。你说你要练好剑术，万一兵危不能保黎民，尚可护得我与父王周全……”

景天道：“难怪我现在剑术进境神速，原来前生就是高手。后来呢？”

龙葵接道：“后来国都被围，你不顾祖规打开历代相传的魔剑手卷，招集方士铸造魔剑，想靠魔剑之力解困。”

景天马上指着背上的剑道：“魔剑？就是这个？它有那么大作用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龙葵道：“因为它并没有铸造完成啊！根据记载，它可以将人的怨气变成自己的灵力，越是有仇恨，有战意，它的威力越大。若大家平平和和，它便没有半点威力……”

景天道：“原来是这样！要怎样才能铸造完成呢？”

龙葵道：“已经不可能完成了，如果节气、时序、天象配合，而且不能中断，可惜剑未铸成，城就破了……你……还有父王……就……”

说到这里，龙葵流下泪来，景天忙道：“好了，不要伤心了，我现在不是在你身边吗？”

龙葵道：“可是……大家都讨厌我，是不是？”

景天道：“谁说的！绝对不是！你是说雪见吗？她就是这个脾气，跟谁都一样，习惯了就好了。”

龙葵道：“不是她，所有人都用怪怪的眼神看我，还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就好像今天，我是不是做错事了？”

景天忙哄她道：“大家看你是觉得你好看！”

龙葵一听，才转忧为喜道：“真的吗？你也觉得我好看？”

景天点头道：“当然！”

龙葵害羞地低下头道：“可是你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比那个雪见姐姐还漂亮吗？”

景天顿时支吾：“这个……你们各有各的漂亮。”

龙葵道：“可是大家都不那样看雪见……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出我和一般人不一样？”

景天安慰道：“我不觉得……一点也看不出来，你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放心，有我在，别人绝不会发现你的秘密的！”

龙葵这才欢容起来，景天向她笑了一笑，就又走到雪见的房中。

雪见还没有休息，景天就问：“为什么还不休息？”

雪见道：“这里看起来好破哦，我睡不着。”

景天道：“不会啊！我觉得蛮干净整洁的，比那个客栈要好啊。”

雪见道：“哼！也没好多少！你看这床板这么硬，被子潮潮的，连个帐子也没有，让人怎么睡嘛！更不要说脸盆这么脏，是不是几百年没洗过啊！你说，究竟让我怎么过夜！”

景天便道：“凑合一晚上就好了！”

雪见道：“我睡不着，你要陪我说话！”

景天点头道：“好啊！说什么？”

雪见看景天的样子无精打采，便道：“干嘛没精打采的样子，不想理我就走啊！”

景天道：“我真的是很累了，养好精神明天好替你报仇啊。”

雪见道：“哼！就会说好听的……”嘴是这样说，但是心里却甜得很。

景天有些担心地说：“那你……”

雪见道：“去吧去吧！睡你的觉去，不用你陪了。哼，我才不稀罕呢。”

景天才松了口气，回身走出去。

他又走到屋外来透透气，看见紫萱站在树下，便走过去打声招呼，紫萱回头应道：“阿天！怎么还不睡？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走山路呢。”

景天道：“你不是也还没睡吗？”

“我睡不着……”

“是不是因为前院很吵？那个人似乎病得不轻，一直在呻吟呢！”

“嗯……他们的情况是叫人担心……”

“可是……他们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还是别担心别人了，自己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话虽如此，紫萱还是好奇心，于是就拉着景天一起走过去看看。

来到前院的一扇半掩的窗户下，这里正好对着那夫妇的卧室，他们伏在窗下，往里面窥看。竟然看见那位妇人站在床边，对着床上的丈夫施法，似乎是在吸取那人的精气。

紫萱看到这里，岂能再坐视下去，当即破窗而入，那妇人大吃一惊，紫萱这时施展法术，向那妇人袭来。那妇人唯有舍了丈夫，运功相抗。没想到这妇人的法力也相当高强，硬拼之下，紫萱也被其震退。

但这里一开打，就惊动了后院那里的龙葵和雪见，二人急忙赶来，见紫萱、景天正和那妇人交手，虽然不明白原因，但也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二人也加入战团。合四人之力，那妇人终于抵挡不住，于是发出一波强攻，挡开四人，然后以迅速的身法掠出屋去，逃遁而走。

景天道：“跑得还真是快啊……”

雪见这时看着床上的男人，竟然已经化成了石头，便道：“看吧、看吧！我早说她不是什么好东西！连自己的丈夫都吃，当然啦，也可能根本不是他丈夫，只是受骗上当的男人罢了！”

景天道：“不会吧……看他们两人相亲相爱的样子，不会是装出来的。”

紫萱也道：“而且，这人还没有死，只不过身体土化了……”

雪见道：“哼，妖怪就是妖怪，是她耍的花样吧。”

紫萱道：“她好像往村东北去了，那片树林有些古怪，我们要小心一点。”

景天道：“当然！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人便立即离开这房子，往东北方的树林追去。进入了这片奇异的树林之后，里面有不少妖怪出没，紫萱示意众人提高警觉，步步为营，总算没有被妖怪偷袭得手。

不过前面没有去路，只有一株很巨型的花，当他们走近这株花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从花中渗出，吸住了众人，一下子就把众人吸了进去。但是这株花并非把他们吞噬了，而是有一股力量把他们传送到另一块地方。原来这个树林里面的路都是需要经过这些巨花来传送的，当真让景天他们啧啧称奇。

经过多番的传送，众人便来到了一处路口前，结果看见那妇人万玉枝颓然坐倒在当地。众人立即加快脚步，飞奔而上，把万玉枝包围。

万玉枝一见众人追了上来，不由激动地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苦苦相逼？”

雪见道：“你害人性命，我们岂可不管！”

万玉枝立即道：“什么害人性命？是你们害人性命才对……”

雪见道：“还狡辩，我们亲眼看见的！”

万玉枝显得万分无奈，她恨声道：“你们……杀我了吧！既然外子命不久长，我也不想活了……”

雪见冷道：“哼！还在假惺惺装可怜！什么外子，明明就是被你吸干精血的男人！”

紫萱这时喝止道：“雪见！”雪见才收敛住，紫萱则向万玉枝道：“你说，我们怎么害人了？”

万玉枝道：“若不是你们突然冲进来，打断我作法，他也不会……这突然一中断，一定会要了他性命……唉……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虽然是邪法，但是我并没有害人啊！我只是要救我丈夫而已……”

景天听得一蹋糊涂，忙道：“停停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给我们听听好不好？看我们能不能帮到你。”

万玉枝此时已经无法可施，于是也不再隐瞒，便说道：“我丈夫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猎户，我们成亲数年，十分恩爱……那年他上山打猎，不小心中了奇毒，全身水疱，痛痒难当，请了很多大夫都治不好，我只能每日上山采草药帮他稍减痛楚。有一次，我在山上找到了一颗可以遁地的珠子，还有一个卷轴——”

紫萱听到这里，立即说道：“土灵珠……”

景天问：“土灵珠？土灵珠是什么？”

万玉枝接道：“我虽然不认得卷轴上的字，但是按照图画修炼，身体强壮了很多，靠珠子的帮助，也可以去很远的地方采药，总算能勉强维持家计。可他身子却一日不如一日，眼看着就不行了……那几天，我没有上山，在床边陪他，他精神便好很多，我若出门，他身子便变差……后来我才发现，是那珠子对他身体有好处，就给他佩在身上，眼见他一天天好起来，我高兴极了……可好景不长，那珠子不知怎么不见了。他、他又一天天虚弱下去……我想那卷轴是和珠子在一起的，或许也会有解毒的功效，就照着上面的图画来修炼，再试着帮他驱毒……”

说到这里，万玉枝顿了一下，雪见追问：“后来呢？”

万玉枝接口道：“也许是我不得要领，也许是那卷轴上的法术跟珠子并不是一回事，总之他身子还是越来越不好，我每天午夜为他施法续命，也只能吊住他一口气而已。这法子要在午夜运功一个时辰，将他全身的血脉换过一遍，中途不能被打扰……可现在……全完了……”万玉枝显得更加悲伤。

雪见问道：“珠子被谁偷走了？只要找到珠子，他、他就没事了是不是？”

万玉枝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珠子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也许不是被偷走，是我们的福缘尽了……老天爷能让我夫妻多聚这几年，我已经感激不尽，也不能再指望什么了……”

景天等人这时终于明白刚才之事的确是他们错了，景天便向万玉枝致歉：“对不起……”

紫萱则道：“你放心！这事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补偿的！”

雪见道：“哎呀！我们能怎么办……紫萱姐姐！还能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活过来吗？”

紫萱道：“你丈夫中的是水毒，所以用土灵珠可解，只要找到土灵珠，用仙术激发土灵珠的灵力，就可以彻底解毒……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万玉枝却叹道：“唉……我不怪你们……你们也是无心的。若能帮上忙，我当然感激不尽，帮不上忙也是天意，这都是命……”说完，她就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此地，径返村去。

众人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心中也觉微微戚动，雪见道：“紫萱姐姐！土灵珠要到哪里去找呢？”

紫萱道：“我看这古藤林中妖气弥漫，一定是群妖栖息之所，而土灵珠又是它们觊觎之物，我们不如就往里探探，也许能找到土灵珠的下落。”

众人皆同意，于是便继续深入林内，一探究竟。

他们进入林里深处，这又是另一片的地方，地势忽高忽低，还需要攀爬藤蔓来翻越，而且妖怪也是时有出没，众人接连打退几波妖物，方才从一条藤蔓攀上了一处高地。看见前面便是另一个路口，于是众人快步赶去。

谁知道他们刚走到路口前，突然从一株树上跃下一个巨大的黑影，只见一头巨猴拦住去路，大喝道：“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没想到这里竟有一只“强盗”巨猴，众人自然不会相让，便一同出手，和这巨猴周旋。这巨猴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法术，看来绝非一般兽类。紫萱便施展出强大的法力，引出寒冰来攻击巨猴。巨猴退到一堆乱石后，双臂挥动，竟拨起乱石，把紫萱所发的寒冰悉数击破。

不过，龙葵此时引动雷咒，一道雷电劈下，击中巨猴，巨猴登时一阵晕眩，便摔倒在地。接着，就见巨猴全身散出一股灵力来，然后就看着巨猴慢慢缩小，最好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猴儿。

雪见感到奇异无比，便道：“哇噢，好可爱！”

那小猴儿从地上爬起来，叫道：“哼！以多欺少，不是好汉！”

雪见马上反驳道：“刚刚你还是以大欺小呢！现在变成我们以大欺小了……嘻嘻。”

小猴儿道：“老子今天技不如人，要杀要剐随你们！但若要羞辱于我，却是万万不能！”

雪见道：“你说话好像在演戏文，好好玩！你——”

不等雪见说下去，紫萱便打断她的话锋，向小猴儿问：“村里的东西是不是你偷拿的？”

小猴儿一听，马上惊讶地说：“你怎知道？是又怎样？老子明人不做暗事！”

景天听这小猴儿承认是村里的偷盗之贼，便立即追问：“那有没有一个珠子——土灵珠？”

小猴儿马上道：“当然！这样的好宝贝既然被我见到了，怎会走空？可惜被那个藤老怪抢走了，我一直惦记着偷回来，可惜那藤老怪属老鼠的，会打洞！也不知道把那宝贝藏到哪个洞里去了，呸！不会动的死怪物……”

紫萱连忙问道：“你说的那个藤老怪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小猴儿答道：“是个古藤精，从这里一直走就能找到。他根本不会动的！一直都在那里，好傻！”

雪见笑道：“嘿嘿，有的人不傻也会动，但是却被又傻又不会动的欺负了，奇怪呀奇怪！”

小猴儿道：“别瞧不起人！那家伙有几千年的道行，藤条一伸就好几里长，比手臂还灵活，你这样的十个也不是对手。”

雪见故意放长声道：“是——吗——？我可不信！我要亲自会会他！”

小猴儿道：“喂！要小心啊！他真的很厉害，你们不是对手的！”

雪见道：“放心吧！我们的真正实力你还没见到呢！我们走吧！”

说完，众人便要继续前进，小猴儿立即道：“那、我呢？你们不捉我？”

雪见道：“捉你干什么？养着玩吗？你长得这么小，一定不好养，而且，带着你到处走，我们岂不成了走江湖卖艺的？你呀！还是少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吧！今天幸亏是遇到我们，否则你的小命就没了！”说完，众人举步就走。

小猴儿又唤道：“喂！你们不要我偷来的东西吗？有很多值钱的宝贝呢！瞧不起我是不是？”

景天一听它这么说，连忙回身问道：“啊？什么宝贝？让我瞧瞧？”

雪见却马上呼喊他：“喂！走啦！连土灵珠都看不住，还会有什么好宝贝？我没说错吧？小猴子？”说完，便拍了小猴儿的头一下，拉着景天转身就走。

小猴儿呼喊道：“喂！喂！下次不要拍我的头啦！那样会长不高的！一定要记得啊……”

众人从那路口继续向前走去，转眼来到了一处低地，这里有小溪流水，众人沿着溪边前进。这里有这个奇特的机关，就是一只一只的石龟，需要他们几个人一同站到石龟的背上，那石龟才会下沉到地底，直至剩下龟背露出，然后便启动了机关，放下一条条的吊桥，他们才能从这些吊桥走过小溪的对面。

过了小溪的对面，才有路通往古藤林的中央深处。这里的去路被一层厚厚的树藤所遮盖，而在中央有一个高台，众人踏上高台之后，便见一名面目枯干的老人站在台上。

雪见立即问道：“喂！你就是古藤精吗？”

那老人答道：“什么话？小孩子真没礼貌！老夫是古藤仙人，是仙！古藤精是妖！妖是妖，仙是仙，这是完全不同的！怎么连这点眼力都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啊——真不像话！”

紫萱忙道：“请您打开门，让我们过去好不好？”

古藤老人道：“你要老夫让路我就让路？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你仔细看看，那可不是门喔！这是老夫花了七七四十九天，以藤做纸笔，精心绘制的‘江山万里图’，你们也来品评品评，如何呀？”

众人望了过去，根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雪见就直接地说不明白，古藤老人不悦，竟然向众人出手。这古藤老人的灵力相当强，不过由于年纪老迈，动作缓慢，初时众人避过他的锋芒之后，便占着这个便宜，施展反攻，最终还是把古藤老人震得倒退出圈外。

古藤老人连忙垂手站定，并淡然一笑道：“呵呵，老了，黄土埋脖子喽！你们几个年轻人欺负老人家也不知羞耻！”

雪见立道：“明明是你先——”

紫萱却抢先道：“现在我们可以过去了吗？”

古藤老人道：“那可不行，你们并没有赢我啊，只能算是平手，老夫还占着一点上风呢！”

雪见道：“耍赖！明明你马上就要输了！”

古藤老人笑道：“呵呵，让老夫想想……这样吧！咱们比比文的，老夫猜猜看你们最宝贝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老夫猜错了，就放你们过去吧，如果猜对了，你们就不要过去，在这陪我老人家吧。反正老夫也活不了几天了，这个三五百年入了土，你们就不用陪我了。”

雪见道：“好呀！好呀！你快猜吧！”

古藤老人笑道：“嘿嘿！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小心眼里打什么主意，无论猜什么你都要说‘不对’，是不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如果你说老夫猜的不对呢，你就要把这东西给我，这就是买路钱，呵呵！既然没有猜对，就不是最宝贝的东西，也就不会太心疼吧！”

雪见被人识破了自己的想法，急道：“那不行！你太占便宜了！我不玩！”

古藤老人不理睬雪见，立即便施起法来，首先对景天道：“你呢，最宝贝这把剑，唔……不错！是把好剑！不过呢，不久这把剑有可能离开你，你要好好做决定，这可能关系到你一生，要好好把握！”

景天闻言，怔道：“离开我？绝对不行！快告诉我该怎么办！”

古藤老人笑道：“呵呵，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啊……”

接着，他又对紫萱施法，查看她心中所想，片刻便道：“你呢……你最喜欢的是——嗯……一个蛮英俊的年轻人，可真不容易呢！这么多年……但是，你要干的事情太难了……”

紫萱也是一怔，问道：“那……我能成功吗？”

古藤老人只是一味摇头道：“逆天行事，难啊！”接着又对龙葵观察了一阵，说道：“呵呵！你这个最容易——你最宝贝的人就是你身边这位，不过今后的事情可不是你能决定的，要看他怎样做才行……”

龙葵道：“我.....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就很开心了，哥哥.....会讨厌我、离开我吗？”

古藤老人也是一笑道：“呵呵，天机不可说、不可说.....”

景天忙对龙葵道：“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雪见听了景天之言，脸色微变，有些生气。

这时，古藤老人对雪见道：“呵呵.....最后是你，等急了吧？”

雪见却回转身道：“哼！我才不稀罕呢！”

花楹飞到古藤老人面前，似乎示意他也来猜猜自己，古藤老人笑道：“呵呵，还有你呢！莫急、莫急.....”他施法在花楹的身上，片刻之后便道：“哦！你的经历还蛮丰富的！可是呢，你现在想要的，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你还小呢！想清楚再说吧！呵呵！”

花楹似懂非懂的，又飞回雪见身边。

古藤老人最后对雪见道：“这回可就剩下你了，让我看看.....”当古藤老人施法在雪见身上时，竟然脸色一变，原本枯木一般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雪见问道：“怎么啦？”

古藤老人道：“唉！看来我真的老了，居然什么都看不到，你的来历一定不一般.....算我输了.....”说完，他便挥手一指，前面挡路的藤蔓便立即消失掉，古藤老人道：“你们过去吧！那个古藤精就在里面。”

众人便也不再留恋，遂快步往里面走去。

他们来到了一株参天巨树之下，这株巨树的藤根蔓延甚广，连绵有如山脉一般。众人攀着藤条，爬到了树上，当他们来到巨树的中心树干位置时，紫萱突然喝止道：“大家止步，有妖气！”

景天道：“啊？在哪里！”

紫萱道：“就在我们脚下！大家小心！”

雪见道：“难道说我们刚刚都是走在他身上的……好恶心……”

紫萱厉声道：“给我现身！”

话音一落，就见一只妖魔突然现身出来，紫萱急忙叫道：“小心！”大家便一同杀上。这只妖魔正是古藤精，它挥动两支树藤手臂，飞击众人。由于它的双臂能伸得很长，所以让众人完全无法靠近它的身前。几下扫击，把众人都打得倒地几次。

景天此时运起魔剑，他以蜀山的御剑之术催生魔剑的力量，一剑挥出，剑气便急剧荡出，竟然把古藤精的双臂一下子削去了半截。

古藤精失惊怪叫，紫萱急忙纵身而上，挥动手中法杖，直点古藤精的胸口部位。紫萱这一击乃是使尽全力，古藤精门户大开，被她这一击重重击中，灵力穿透古藤精的身体，最终使得古藤精怪叫连声，随即全身爆裂，化为一股浓烟，消失无形。

古藤精消失的同时，它原先所站的位置上便多出一颗珠子来。景天指着那珠子便道：“咦？那是……”

紫萱马上道：“那是土灵珠！”

众人正要上前去拾之际，忽然一道人影有如疾风般席卷而来，一举落在土灵珠的旁边，并迅速地把土灵珠抢到了自己的手中。来人乃

是一个身形高大、满脸虬髯的大汉，他的形貌凶悍无比，双眼邪气十足。他把土灵珠往怀中收去，紫萱立即出手，赶取那大汉的胸前。

可是这大汉左臂一挥，便挥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紫萱轰退开去。景天见状，忙抡剑攻来，但那大汉功力深不可测，双掌挥舞，卷起一阵锐不可挡的气劲，不等景天逼近，便已先把景天击飞。龙葵、雪见双双攻上，也抵挡不住这大汉一击，悉数被他击退。

那大汉回身欲走之际，忽然那小猴儿精从天而降，一举落在了大汉的身上，双爪子在那大汉的身上乱抓一通。那大汉发起狠来，一手把精精从身上揪住，然后劲力催动，直透精精的体内，登时把精精重创，并把精精一下掷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大汉也不想再纠缠下去，就纵身飞奔而去。

这时，景天等人从地上爬起来，奔到精精的身边，精精已经奄奄一息，可是它却脸带笑容地对众人说：“我……我赢了，看！”说着它的手伸出，便从它手心中溜出了一颗珠子来，正是土灵珠。

精精道：“给你！我……我没有吹牛吧！只要我知道在哪里，一定能偷、偷到手的！”

雪见不由悲声道：“是！你真有本事！”

紫萱急忙施法要替精精治疗，可是精精伤得太重，紫萱的疗伤术也起不了作用，精精道：“没有用了……我要去见老大了！他、他是天下第一的大英雄，坏人……坏人闻风丧胆的巴蜀大盗李寒空，你们、你们听说过没有？”

雪见忙道：“别多说话了，放心，你会好起来的！”

精精道：“已经三百年……他已经死了三百年了……可惜……他是人，寿命只有几十年，太短了……我若是尽忠，当时应该陪他一起死

的，对、对不对？”

龙葵忙鼓励着它道：“当然不对！要活着，无论怎样也要活着才好！”

精精道：“跟他、他临死时说的一样呢！我的功夫都是跟他学的……小、小子，你资质不错，要不要学？”

景天眉头深沉，犹豫片刻之后，最终决定完成它最后的心愿，便说：“要！”

精精便道：“那、那叫我师父啊……快叫啊……不然我不教你！”

景天道：“师、师父！”

精精满意地道：“好……”然后就把一卷图轴交给景天，这就是它师父传给它的秘技“飞龙探云手”，景天接过来仔细参阅，加上精精把秘技的精要所在向他说了一遍，景天的资质果然不俗，一遍便学会了这一秘技。

精精欢喜地说：“老大！你终于可以放心了！你的绝活我已经替你传下去了……”

雪见这时伸手过去摸了摸精精的头，精精便说：“不要……摸我的头啊……要我说几次你才懂……会长不高的……”它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

众人看着精精惨死，都悲伤不已，花楹更是泪水汹涌。大家伤感了一阵之后，便合力把精精搬到古藤树下，在树边安葬下来，并立了一个碑。

这时，紫萱向众人说了那个来抢土灵珠之人的身份，雪见不由惊讶道：“那个人.....就是霹雳堂堂主？”

紫萱点头道：“嗯！就是他，罗如烈.....”

雪见道：“他看起来像人，但身上的气好可怕.....爷爷.....爷爷就是被他害死的.....”

景天道：“别担心，会有办法的！”然后就对着精精的墓说：“谢谢你传我的飞龙探云手，谢谢.....师父。”

雪见道：“你可要好好练哦，千万不能堕了李大侠的声名，不然我决不饶你！”

景天深深地点了一下头，紫萱则道：“死者已矣，悲伤又有什么用呢？回去吧.....”

景天道：“是啊！要快点把土灵珠送回去才行。”

于是大家便动身离开，花楹看着精精的墓，依依不舍，直至雪见招呼道：“花楹.....花楹！走啦.....”花楹才跟上众人，一起回安宁村而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2:59:0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八章 上蜀山危机重重

第八章上蜀山危机重重

第八章上蜀山危机重重

众人回安宁村中，再次返到万家的大宅里，万玉枝早已等候多时，雪见第一时间就对万玉枝道：“找到土灵珠了！”

万玉枝喜道：“真的？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

紫萱道：“我来帮你吧！灵珠的灵力你还不是很会运用。”

万玉枝道：“谢谢！真是遇到好人啦！”

紫萱回头对景天等人说：“你们几个到后面休息一下。”

雪见道：“看看都不行吗？”

紫萱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有一点打扰！”

雪见只好道：“好吧！”

众人便出了房去，雪见和龙葵则到后院的房间里去休息。

百无聊赖之下，景天来到屋外，结果看见唐门里面的那位小丫鬟正在对着一个陶罐发呆，景天便上前道：“小妹妹，你手上怎么弄得脏兮兮的，不要随便拾路边的东西啊，不干净。”当他的目光投到那个陶罐上面的时候，忽然怔住：“等等！这个陶罐……”心想：“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半坡彩陶，各路神仙保佑我，它可一定要是真的啊！”

那少女这时问道：“是你的吗？”

景天道：“我.....认识它好久了。”

少女道：“那就是你的，对吗？”

景天道：“这是别人的.....但是我认识它。”

少女道：“你认识他，好，那你帮我还给他吧！”

景天并不明白她所指的是什么，忽然有一道霞光升起，竟然把景天和那少女吸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地方里。

景天吃惊道：“天哪，这是哪里？小妹妹你没事吧？”

少女道：“我没什么.....前面、前面有个奇怪的东西。”

与此同时，只听见前面传来一把声音：“呜——终于有人进到罐子里来了！”

景天放眼向前一看，竟然看见一只头身连在一起，背后拖着长长一条尾巴，还长着一对翅膀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景天惊讶道：“唔，怎么是个丑妖怪？”

那妖怪一听，便不高兴地说：“丑、丑.....丑妖怪？大胆！吾乃阎罗王座下专司鬼箴运送之适辛大人，无知人类竟敢妄评吾之容貌！”

少女道：“你不要难过，你不丑，一点也不丑！是不是？”

适辛道：“你这小鬼.....哼，吾大人有大量，暂且不与尔等计较，只要说出鬼箴下落，吾善良可亲的适辛大人就饶你们不死。”

少女道：“啾！鬼箴？那是什么？”

适辛道：“小鬼没见识，望文生义就知道是鬼的籍簿啊！唉！吾路上不小心一松手，再也、再也……且慢，吾干嘛要向你们解释！想保住人头就快点给吾找！”

景天道：“哼！一口一个‘小鬼’，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小鬼儿’！”

适辛怒道：“气死吾也！气死吾也！吾才不是鬼呢！吾的阳气未散，所以才可以来往六界啊！”

景天道：“既然是人，为什么又替鬼界做事？”

适辛道：“哼！做鬼总比做人好！吾以前家境贫寒，总想当个大官造福百姓，进京赶考中了状元。可那些当官的真是造孽啊，每天鱼肉百姓，横行无忌，吾一状告到皇上那儿，自己反而下了大狱，被刑求拷打，吾受刑不过，求鬼王解救自愿为鬼界做事。现在吾捅下这么大的篓子，实在没脸回去……”

景天道：“不对不对！你被关在大狱中，怎么能求阎罗鬼王呢？”

适辛道：“吾身上有个鬼符，可以召唤鬼王——”

景天一听，心中暗喜：“鬼符？在哪里？我看看！”

适辛道：“笨蛋！吾现在已经这样子了，当然是用掉了！”

少女这时道：“啾！丢了东西也不是你想的，用不着这么……这么自己怪自己！”

景天这时发现适辛的脚下有一个本子，恍然大悟，心想：“这妖怪不嫌自己相貌丑陋，可他眼睛朝天，肚子又那么大，完全看不到脚下，所以才没发现鬼篆就掉在脚边吧……”便道：“唔，原来你自觉有

负所托才一直在罐子里不肯出去，也好，你答应送我们出去，而且不破坏这个陶壶，我就大方点告诉你鬼篆下落。”

适辛恼道：“凭、凭什么吾适辛大人要听你的！天底下只有阎罗鬼王大人可以指使吾！再说，吾拼命找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

景天道：“这个嘛，嘿嘿，我就是知道！”

适辛道：“你……真的知道在哪？”

景天便指向他的脚边道：“不就在你脚边。”

适辛方才向后退了两步，终于看见那个本子，喜道：“真、真的？太、太好了，可以回去复命了！”

于是便施法把二人一同带回罐子外面，可是回到外面之后，适辛忽然又道：“不对！不对！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吾又有什么颜面回去见大王……吾……唉……还是躲进罐子里吧……”说完，竟然又缩小身体，钻回罐去。

景天呼叫：“你等等！”可是也来不及阻止他，景天心想：“他躲进去，那我又怎么敢再拿这罐子，万一下次又被抓进去找东西怎么办？”

那少女道：“咦？妖怪没了，是不是又跑回罐子里？”

景天无奈地叹了口气，便只好放弃拿这个陶罐的念头，回身离开。

景天走到一个卖古董的摊子前，他最喜欢古董，于是便来看看这摊子卖的什么古董。那摊主马上招呼他道：“买瓷器吗？上好的瓷器！您看看这烛台，买两个打八折！”

景天看到其中一件东西，便道：“这和我身上的倒是差不多，只不过我这个是白釉的，你这个有彩。”

那摊主道：“我看看，我看看！”便接过景天的烛台，仔细看了看，便说：“嗨！我跟你说，这个啊，就是我烧的，上釉上错了，是次品！”

景天道：“哦？你怎么看得出这是你烧的，天底下的烛台还不是差不多？”

摊主道：“你看这里啊，这里……座儿的花纹这条缝里面，对着太阳看！”

景天依他所言，把烛台的座儿朝上，对着阳光下一看，果然露出两个字来，他念道：“白、金！”

摊主马上道：“什么‘白金’？还黄金呢！是我的名字‘百全’！这么着吧，也不能让您吃亏，这白釉的不结实，火烤多了容易裂，我换你给一个好的吧！”

景天道：“谢谢！不用了……对了！你这里有没有没字的白烛台，换给我一个。”

摊主道：“什么意思？我们手艺人怎么了？就不能留个名儿，这可真是的……我这里有个旧的倒是没字，也是白的，可是不是我烧的，我一直拿它做样子，你要是想要，就换给你！”

景天忙上前来看，摊主把那个旧的烛台拿给他，景天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心道：“是真品！太好了，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由乐得双肩耸了几下。

摊主道：“喂！你怎么了，发羊癫疯了？”

景天忙道：“没、没什么……突然有点头晕，那就换了吧，我要赶紧回去歇着……”

摊主就把那个旧烛台换了景天手上的烛台，并问他还要不要其它的，景天一味地摇手说不要，然后满心欢喜地带着这个真品回万家去了。那摊主还不知道他为什么高兴，直说道：“这人……还真有点毛病。”

景天回到万家，便立即去看看情况。到了万家的主卧室里，只见高咏已经恢复肉身，并且可以站起来了。景天连忙上前问道：“紫萱姐，已经好了吗？”

紫萱点头称是，这时雪见和龙葵、花楹也赶来了。

万玉枝对众人再三致谢道：“太感谢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你们在这里多住几天吧？”

紫萱道：“改日吧！我们有急事，已经耽误一天了！”

万玉枝道：“那、那好！有空常来……”

紫萱对她说：“用我教你的方法，每天施法，可保住你丈夫性命，灵珠和这本《土隐》你都用不到了。你法力低微，这些东西留在你身边会被妖魔觊觎，反而招来祸患，就交给我带走吧！可以吗？”

万玉枝道：“好！那、那他能不能炼‘土隐’仙术？”

紫萱摇头道：“不行！他是凡人，你是地仙之体，他强要练习仙术非但不能成功，而且有害无益！你不要传授给任何人，更不要随意显示仙术，知道吗？”

万玉枝怔道：“你说我是地仙之体？你怎么知道？”万玉枝想了想，便马上道：“……我晓得了……这个石头，是我丈夫找到的，送给你们！”就把一颗发光的石子交给众人，景天一看，认得此石便是龙精石，不由欢喜道：“嘿嘿，谢谢，那我们也该走了。”

于是，众人拜别了万玉枝夫妇，离开万家，然后从安宁村的西北方出去，走不多远，便是上蜀山的栈道了。

上蜀山的栈道分作三层，第一层的栈道有一块块的大石阻拦，龙葵运用她的雷电之术，把这些大石劈开。可是走到尽头时，又发现去路被一扇机关大门牢牢堵住，紫萱马上想起一路上来的时候，途中都有好几条分岔路，说不定开启这些大门的机关就在那些分岔路上。

于是众人便回头去探一探那些分岔路，原来每一条分岔路上，都有一个机关石台，他们站在机关石台上，便启动了机关，在石台四面立起的四根柱子顶部的石球便自动升起到半空中，就听见远处的机括声响起。如是者，把所有分岔路上的机关都打开之后，去路的那扇大门便也开启了。

众人得已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层的蜀山栈道，向第二层进发。

他们沿着高处垂下的藤蔓攀爬至山上，利用山上的一个个伸缩撞击的柱子，把他们撞击飞向远处浮于半空的平台上，再把平台上的机关一一开启，然后由平台机关旁边的法阵传送回到第二层。如此类推，等他们把第二层的所有平台机关打开之后，便又出现了前往第三层的去路。

来到了蜀山的山顶，放眼望去，只见房舍林立，亭台楼阁，美妙无比，景天看见，不由赞叹道：“啊！这就是蜀山啊！好雄伟。”

雪见则道：“累死了，这是什么山啊……这么难爬，以后我再也不走这条路了。”

景天这时发现四周没有多少人影，便道：“咦！很冷清啊，这个时辰……应该是吃饭时间，所以只有几个巡逻弟子。”

雪见道：“不懂就不要乱说，少在唐女侠面前扮老江湖了！”

景天道：“那你又知道什么啦，说说看。”

紫萱连忙道：“噤声！蜀山气纷和往日不同，大家小心！先去无极阁看看！”

便由紫萱带路，他们小心地避过巡逻的蜀山弟子，穿过经楼，来到了蜀山的后部，无极阁就在眼前，原来是一座颇为恢弘的楼阁，而且在门口还有两名弟子守卫。

四人走到阁前，左边的那名守卫弟子立即喝道：“请留步！奉掌门严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右边那名弟子此时看见紫萱，立刻认出她来：“咦……你、你不是……长卿师叔的那个……紫、紫什么来的？”

紫萱道：“你好！我是紫萱。”

那弟子道：“对、对！紫萱姑娘！长卿师叔也上山了，而且和掌门一起，听说掌门要将他重新收归门下呢！你见过他了没有？”

紫萱一听，马上道：“那掌门是假的！是妖孽变的！”

两名弟子一听，大为吃惊，右边那弟子道：“胡说！怎么可能！谁这么大胆子？”

紫萱道：“你想想，五长老不是在闭关作法吗？怎么会分身和长卿一起在前山出现？”

右边的弟子听着，觉得有理，马上对左边的弟子道：“对啊！师兄！我早说事有蹊跷，我们几个一直轮流守卫着无极阁，也没看见哪位长老出来，再说五灵法阵缺一人不可，离开一会儿也罢了，怎会好几天都不在，而且行止还……还那么……”

左边的弟子却道：“掌门仙术高超，行踪怎可以常理论……再说、再说那么多师叔、师伯都没说掌门是假的，长卿师叔不也一口一个‘师父’的叫着吗？”

雪见这时按耐不住，说道：“喂！你们真笨！敢上蜀山捣乱的人自然有些道行，怎会让你们一眼看出来？徐大哥也是受了那邪剑仙的迷惑！”

左边的弟子听雪见发话，立即喝问：“你是什么人？”

紫萱忙对雪见道：“雪见！不要乱讲话！”然后对二人道：“我们刚从蓬莱过来，蓬莱派被邪剑仙伤亡大半。”

两名弟子一听，又是大吃一惊：“真的？”

雪见又道：“什么真的假的？打开阁门看看真掌门在不在就知道了！”

左边的弟子道：“可是……掌门有严令，任何人不能入内……”

雪见着急道：“已经火烧眉毛了，还管什么严令？你们开开门，就是蜀山的大功臣！”

两名弟子仍然犹豫不决，雪见是个性急之人，见他们还在磨蹭犹豫，便再也无法耐下性子了，喝了句：“让开！”就一下子冲上阶去，把大门推开。

两名弟子失惊地叫了声：“啊……”

雪见则回头对众人道：“快来啊！”紫萱、景天、龙葵等人便跟着雪见飞奔而入。左边那名弟子见了，便道：“我……我也跟去看看吧……”就立即追赶了进去。

此时，在无极阁之内，蜀山五长老正在围坐在一起作法，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闯了进来，掌门清微便喊道：“外面什么人？”

五长老之一的苍古道：“似乎有人闯了进来……”

清微急忙收住法力，纵身跃下座来，说道：“岂有此理！这些年轻弟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便快步走出外间。

到了外间，发现许多人进了来，清微便向那名守卫弟子问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过我们闭关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吗？”

那名弟子登时吓得张口结舌，忙道：“掌门！啊！真、真、真的——！”

清微问：“出了什么事？慢慢说。”

名弟子道：“启禀掌门！外面、外面还有一个掌门，是、是假的！”

这时，紫萱开腔道：“是这样的！有一个不知什么来历的邪剑仙，可以变化成您的样子，已经把蓬莱闹得天翻地覆了。现在它又迷惑了长卿，令蜀山众弟子相信他就是真的掌门，不知意欲何为。”

清微闻言，颇为惊讶：“哦？有这种事？”便对那名弟子道：“守真，带我出去看看！”

守真连忙应是。

却在这时，长卿和另一个清微也走进了无极阁内，正好与众人照面，清微喝道：“何方妖孽！竟敢扰乱蜀山？”

那假清微和长卿都同时怔住，长卿走出前来道：“师父？怎么会……”他猛然醒悟，立刻回身指向那个假清微道：“你！你不是师父……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我师父？置我于不忠！”说完，连忙回头走到清微的面前，抱拳作揖道：“师、师父！弟子死罪——”

就在这时，那假清微突然发难，打出一道强大的攻势来，直袭长卿。长卿反应不及，被这股力量吸住，清微见状，急忙出手，用另一道力量把长卿吸住，不让他被对方吸走。但那邪剑仙的功力相当不俗，长卿被两股力量的争夺，弄得十分痛苦。紫萱急忙挥动手中木杖，从中间一下击出，切断了邪剑仙的灵力，使长卿得已脱身，但是她却被邪剑仙的灵力震得整个人飞出数尺，倒地不起。邪剑仙又出手要杀紫萱，雪见、龙葵二人急忙一同拦阻，结果都被邪剑仙的灵力击倒。

清微当即向里面大喊：“四位师弟，出关，结法阵迎敌！”

里面的四位长老闻言，急忙一同收住了法力，同时从座上跃起，四人齐声应道：“是！”便一同走出。

邪剑仙大吃一惊，他一个人岂能对付得了蜀山五长老，便怒哼一声，施法遁去。

清微道：“无胆鼠辈！竟然逃了！不过，他的力量委实惊人……”

便立即命守真和长卿扶紫萱她们几个去疗伤，所幸她们伤得不重，经过清微的一番治疗，总算没有大碍了。清微留下长卿，有话要跟他商量，而景天他们则先到外面走走，待会儿再过来拜见清微等人。

景天从阁中走出来，看见一名弟子正在哼着一首诗，景天便上前道：“道长好雅兴！”

那弟子道：“呵呵，不过是心有所感，随口吟唱罢了……”

景天问：“道长可是想起了少年往事？”

那弟子道：“是啊……当年师父他老人家云游路过我们村子，说我有过人的资质和仙家风骨，把我带来蜀山，硬生生拆散了我与阿箐，可惜了一段好姻缘……”

景天道：“道长是修道之人，得失也不必看得太重吧？”

那弟子道：“话虽如此……真能做到心如止水，难啊！这一点我比不上三师兄，当年他未过门的妻子是苏州林家堡的二小姐，不仅在武林中大有侠名，人也美艳如花，这姑娘性如烈火，听说三师兄出家，千里迢迢跑来蜀山阻止，送他定情信物，结果三师兄不为所动啊……”景天听了，也暗暗佩服。

接着，景天继续在蜀山中闲逛，走到一间房子前，听见里面有人争吵的声音，一把女声道：“那是什么？让我看看！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藏起来了？看起来好像好好吃的东西！”

另一把声音道：“姑娘！我不是说了嘛！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是盆栽，一盆花啦，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信！没什么特别的干嘛一看到我就藏起来？不行！我就要看！给我看！给我看！”

景天听此女如此刁蛮，便冲口而出地问道：“雪见？”

可是里面的女声立即道：“什么雪见？是我啦！龙葵！哼！就知道雪见雪见的！”

景天恍然大悟，知道里面的龙葵一定是那个黑发的龙葵，不由嘀咕起来：“是她？她怎么出来了……”

接着，又听见龙葵在里面喊：“你在外面嘀咕什么？还不快进来帮我？”

景天无奈，只好走进房子里。

只见一名蜀山弟子正挡在一盆花的前面，和龙葵对峙，龙葵一味地嚷道：“给我！给我！给我！我要看！”

景天忙道：“你不要胡闹了，人家不给你，自然有人家的道理。”

龙葵道：“哼！不给看算了，我去告诉掌门去！”

那弟子惊道：“别！别……好啦！给你看，但是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是让掌门知道了就麻烦了。”说完，那弟子便让开身来。

龙葵和景天一同趋近观看，龙葵看了一眼，便道：“哦，没什么稀罕的，不过是天心海棠罢了。”

那弟子道：“怎么没什么稀罕的？你看它这样子还活着呢！这叫天心海棠吗？还是姑娘你见多识广。”

龙葵道：“不过是特别点的花罢了，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就算让掌门知道我看也没什么。”

那弟子忙道：“不行不行！可不敢让掌门知道！”

龙葵问：“为什么？”

那弟子犹豫不语，龙葵立即道：“不说是吧？我告诉掌门去！”

那弟子吓得连忙道：“我……我说、我说！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那天我偷偷出去锁妖塔附近，想采点抚心草，一不小心滑了一下，不小心把药囊中的百里香撒出来了，当百里香一碰上抚心草，不知怎的，眼前一花，就多了这东西，可真奇怪。”

龙葵道：“百里香加上抚心草？不会吧？当时一定还有什么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那弟子道：“没有啊……就是当时打雷，又下雨……”

龙葵道：“好啦！我要去别处玩玩啦！走啦！嘻嘻……”她狡诈地笑了一下，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景天招呼：“走啦，发什么呆！”景天连忙应她一声，和她一起离开。

那弟子再三叮嘱道：“喂！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不然我就完了……”

龙葵和景天回到屋外后，龙葵便兴奋地说：“哈哈！百里香加抚心草再加无根水，就可以炼制天心海棠，得来全不费功夫！”

景天一脸茫然道：“这样啊？”

龙葵则道：“我去别的地方玩啦。”便欢天喜地走开。

景天也不明白龙葵为什么这么高兴，但也没有好气去管她了，便回无极阁那里去见清微。

回到无极阁内，只见五长老正与长卿、紫萱交谈，长卿道：“师父……掌、掌门！徒儿……我所言句句属实，紫萱也绝没有半句虚言！”

清微道：“我明白了。蓬莱的情形，我也已经收到了商风道兄的书信……此乃劫数……紫萱姑娘，谢谢你对本门的援助。”

听到清微这样说，紫萱心中欣慰无比，便说：“掌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景天这时走上前来，向众人抱拳见礼道：“晚辈景天，拜见掌门和众位长老！”

清微道：“不必多礼！”他指着景天背上的剑道：“这、就是那柄魔剑？”

长卿忙道：“正是！”

景天忙把剑取下道：“请掌门过目。”

五位长辈一同来观看这柄剑，净明道：“唔！好强的鬼力！”

长卿道：“师、掌门，这、应该不是镇妖剑吧？是否蜀山之物？锁妖塔封印破坏是否与此有关？”

和阳道：“呵呵！你想到哪里去了，这自然不是镇妖剑，镇妖剑尚在——”

苍古立即道：“师弟！镇妖剑与此无关，不必多说了吧……”

和阳才没有说下去，幽玄则道：“这剑似乎是原来被镇压在锁妖塔顶的那把！”

清微道：“不错！可锁妖塔上部坍塌，不知此剑是因封印解开而失落，还是造成封印解开的原因。”

长卿向景天问道：“听说当剑的人在蓬莱救过你们的性命，是不是？”

景天点头道：“是！”

苍古道：“哦！我想起来了！根据文献记载，此剑曾扰乱武林，被我蜀山第三代掌门降伏，因并非妖孽，只得镇压在锁妖塔塔顶，应和封印无关……”

长卿又问道：“那邪剑仙又从何而来？是否跟封印有关呢？”

清微道：“唉……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和阳道：“如今事情已经闹大，不妨告诉他们，师兄？”

清微深深点头道：“好吧，你说……”

和阳便道：“当年我们师兄弟五个修习了一种已经失传的仙术，大功告成之后能让身体内的邪念排出。只是之前此术无人能够修炼成功，我们不知将邪念如何处置，商议之下将其锁入锁妖塔，不想这邪念竟能修炼成形，破塔而出……”

长卿惊讶地叫了声：“啊？”

苍古接道：“因封印只对妖孽有效，想来封印被破坏八成跟这邪剑仙有关！”

清微道：“因果尚且不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当务之急便是寻找五灵珠，将锁妖塔重新封印！目前我师兄弟五人必须用法阵镇压锁妖塔，无法分身，其他二代弟子难当重任……长卿，这寻找五灵珠一事，你可愿担当？”

长卿立刻道：“师父！掌、掌门如此说话，晚辈愧不敢当！能为师门效力，在下万死不辞！”

清微道：“好！”

幽玄这时道：“那这剑……”

景天忙道：“这剑是当品，还不知道人家是否改变心意要来赎当！可万万不能拿走！”

清微道：“操纵鬼力之剑，最损真元，你要想清楚。”

长卿道：“掌门！晚辈死罪！擅自传授蜀山心法与小天，一来是救他性命，二来这剑灵异非凡，又只有他能执拿……”

清微道：“无妨，我早已看出来了，他功力进境神速，资质不错！”

景天一听，不由欢喜道：“我资质不错？呵呵，其实我早就感觉自己资质不错，那……掌门！您能将我收归门下吗？”

清微道：“蜀山收徒一向谨严，要经历多重考验，我先传授你一些入门功夫，你协助长卿寻找灵珠，如何？”

景天道：“那我若找齐五颗灵珠，您是否可以收我为徒？”

长卿忙喝道：“小天！怎可和掌门讨价还价？”

清微却笑着说：“呵呵！无妨.....你们先休息几日，择日出发吧！我们五人要继续以五灵法阵镇住锁妖塔。”

长卿便道：“是！掌门保重！”

清微和五长老便一同回身返内间而去，景天则嘀咕道：“到底怎样啊？又不说收不收我.....”

此时，紫萱对长卿道：“此去要多加小心.....”

长卿道：“嗯，我知道。”他则对紫萱关心地说：“刚刚还逞强，你看你的伤.....”

“我没什么.....”

“你还是留在蜀山休养一段时日吧。”便扶着紫萱先回房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0:15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九章 返唐门揭开身世（上）

第九章返唐门揭开身世（上）

第九章返唐门揭开身世（上）

景天从无极阁走出来，走过旁边的时候，发现那位唐门的小婢女也在此地，而且正在玩弄着一个铃铛，景天便走过去，那少女一见他来，便说：“看！我捡到这个，是不是你掉下来的？”

景天道：“不是我的……已经有锈迹了，看样子遗失了好久。”

就在这时，雪见跑了过来，指着那个铃铛说：“咦？这铃铛好可爱！”

少女道：“是我捡到的！”

雪见马上说：“景天！我喜欢！把它给我吧！”

景天为难道：“这、不太好吧？不是我的，我不能作主……”

少女道：“啾，是我捡到的……”

雪见却又发脾气道：“我不管！我真的很喜欢嘛！”

景天实在拗不过她，便道：“好吧，真拿你没办法。”就向少女道：“小妹妹，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我用糖和你换。”

少女道：“我不喜欢糖，我不要！”

景天道：“不喜欢吃糖啊……那你喜欢什么？”

少女道：“我、我喜欢……我喜欢……我不能说！既然你这么想要，就给你吧！”

说完，她把铃铛递给景天。景天接过来道：“谢谢！等我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一定送给你。”

谁知道他刚接过铃铛，便突然听见铃铛“叮叮”一响，竟然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大头大脑的怪娃娃来。

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大头怪娃道：“竟然又被送掉……”

景天道：“什么妖怪？”

“我可不是妖怪，是这铃铛真正的主人。”

“主人？那为什么掉在这里？”

“这全怪那个姓林的死丫头！小时候夸我可爱花几钱银子买来……哼哼，要不是见她长得漂亮才不会跟她呢。没想到长大了呆呆蠢蠢地就被迷住，千里迢迢跑来这儿把我送掉，之后就被负心汉给扔啦。在这高山大风里一躺十多年，虽然精灵是不会冷的，可也不好受哇。”

景天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可蜀山门人不能娶妻，他也是迫不得已吧……”

雪见道：“有这回事？真是晦气，那我不要了。”说完，掉头就走开了。

那大头怪娃道：“又是个狠心的丫头……呜呜呜，漂亮姑娘都不要我……你、你一个臭男人不要随便碰我啦！”

景天道：“再吵把你扔了哦。”

“呜……”那大头怪娃就哭着隐回铃铛里去。

景天把铃铛交回到少女手上，然后就自个儿走开。当他来到山前的一座浮台前，见徐长卿就站在那儿，景天上前道：“徐大哥！一个人站在这里，在担心寻找灵珠的事吗？”

徐长卿道：“是小天啊.....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天下事只要努力去做，没有做不到的！你们的事，我听紫萱说过了，你很不错嘛！几月不见，不仅武功进境很快，人也老练了许多。”

“这个.....嘿嘿.....”景天也有些不好意思。

徐长卿道：“你启蒙较晚，要加倍努力才行，知道吗？”

“是！这个.....”

长卿见他吞吞吐吐，便问道：“怎么？”

“我、我.....既然掌门不肯收我，徐大哥你再教我几招好不好？”

“好吧！”

于是长卿便又传了一些心法给景天，景天当然用心记住，长卿道：“就先教这些吧，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有什么不懂的再来问我。”

景天点头答应，长卿便先回房去看紫萱，景天一个人在这里思考长卿所教的心法。

过了两个时辰，景天从中领悟了不少，他喃喃道：“原来蜀山仙术如此博大精深，那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全啊.....掌门也真是，要我办事情，又不教我功夫.....”

景天又前往长卿的房子，一路走来只见蜀山弟子们正忙碌地来来往往。景天到了长卿的房中，看见紫萱正在床上休息，长卿则站在床边，紫萱向长卿问道：“出什么事情了吗？外面怎么这么乱？”

长卿道：“大家都在收拾行装，自然会乱，过几天就好了，是不是吵得你不能休息？”

紫萱道：“这么多人？都是出去找灵珠的吗？”

长卿道：“也不尽然，这段时间以来，逃出锁妖塔的妖孽，在蜀山附近的已经被清理干净，五长老的法阵也能完全控制妖孽出逃，但是还有很多妖孽为害四方，因此大半蜀山弟子都要下山四处降妖。”

紫萱有些担心道：“大家都出去了，万一蜀山有事怎么办？”

长卿道：“有一部分二代弟子留守，再加上五位长老，应该不会有事。何况各处妖孽为祸民不聊生，我蜀山肩负斩妖除魔大任，如何可以袖手旁观？”

景天道：“徐大哥，这么说只有我们两个担当寻找灵珠的大任了？要是找到了，我可为未来师门立了大功了！”

长卿道：“也不尽然，这些下山的弟子们尚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探五灵珠的下落，如果发现线索会及时联络我们。”

紫萱问道：“五灵珠……封印锁妖塔一定要用五灵珠吗？有了五灵珠就一定能封印锁妖塔吗？”

景天道：“紫萱姐，你是不是担心五灵珠很难找？”

紫萱道：“是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土灵珠，但那是偶然罢了，天下哪有那么多巧事都让我们碰上了……如果……已经找到了四个，有一个始终找不到怎么办？”

长卿道：“不用担心，既然找到了四个，最后一个有什么理由找不到呢！即使找上十年、二十年也要找到！”

景天听了，不由掐着指头算道：“二十年……那我也好老了……如果上百年都找不到呢？”

长卿道：“那就一代一代找下去！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紫萱道：“若总也找不到呢……”

景天道：“也可以想别的方法吧？我相信方法不会只有一种。就好比古董瓶破了，可以重新黏好，就算黏不好，同样的古董也不一定只有一件传世，又或者同样年代同等价值样子一样的古董也有很多，都是可以替代的，对吧？”

紫萱微笑地点了一下头道：“嗯，大家都像你那么乐观就好了……”

长卿道：“你不要想那么多，好好修养身体吧！”

紫萱就听长卿之言，躺下来好好歇息。

过了不久，景天来到无极阁中，长卿和清微已经在外间等候着他，一见景天到来，长卿便道：“小天！你来得正好，掌门说和阳师叔通过巫卜判断宜去南方寻找灵珠，并让我们即刻就出发！”

景天道：“这样啊！可以用算卦算出灵珠位置，这么简单了……那我还有什么功劳……”

清微道：“不然！‘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古，有攸往，夙吉。’巫卜之术只能判断如何行动最佳，并非直指目的。此去南方，会有一些人、事、物能帮我们寻找灵珠或者提供线索，并非灵珠本身在彼。”

景天恍然道：“哦……原来是这样！”

长卿便道：“那我们就动身了……师父，您多保重！”

清微点头道：“去吧！”

于是众人便立刻收拾好行装，并回去与紫萱辞别，便即日下山，开始寻找五灵珠之旅。

从蜀山的山门出发，下山之后，便来到了唐家堡的后门范围。忽然，景天看见远处的路边放着一个颜色鲜艳的袋子，景天立即上前道：“啊！有宝贝！”正要过去拿起这袋宝物，却听雪见呼唤：“慢！住手！”

景天愣住，问道：“为什么？”

雪见蹲下来打量了那个袋子一下，便道：“你不要命啦！也不看仔细就拿，这里面是喂毒暗器你知不知道？真是的！闯荡江湖也好些日子了，还是这么愣头愣脑的！”

景天道：“我怎么知道它是喂毒暗器？”

长卿道：“这很容易啊，在阳光下泛出幽蓝或者墨绿光芒的一定是喂毒暗器。不过雪见你眼力真好，我都没注意到，多亏你了！”

雪见得意地笑道：“呵呵，其实也不是我眼力好啦，而是这里的暗器，样子和唐门的搜魂砂很相似，一看就知道是喂过毒的……”

说着，雪见就再次蹲下来去查看那袋暗器。景天见她要动这暗器，忙唤道：“喂！你也不要乱摸啊，小心中毒！”

雪见却道：“笨！不理你！”

长卿笑道：“呵呵！她戴着鹿皮手套呢！不碍事。”

景天这才看清楚雪见的手上果真戴着一个薄薄的手套，说道：“啊！这个就是鹿皮手套啊！我看看——”

雪见道：“看什么？你没见过的东西多着呢！等哪天我高兴了，传你几招，省得你一点江湖经验也没有，到处丢我的人！”

景天道：“什么嘛！你功夫也未必比我高，不信咱们较量较量？”

长卿道：“若是点到为止的比武，雪见未必能赢你，可是若生死相搏，你一定会输。雪见说的没错，你的临敌经验实在太浅，多跟雪见学学，我也该抽时间多点拨点拨你。”

雪见马上说：“看吧！徐大哥都这么说，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景天无奈地说：“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哪里敢不服，可是——”

雪见道：“待我唐女侠辨认一下这是哪个门派的暗器……”说着就继续去查探那袋暗器，片刻后说道：“啊？这个……就是唐门的搜魂砂啊！怎么会？怎么会在这儿？这种很强的暗器，一般弟子都拿不到的！”

景天道：“会不会是唐家堡又出事了？也许是霹雳堂的人在搞什么阴谋？”

长卿立刻问道：“霹雳堂……就是第一次见你们时，那些变成妖怪的人？”

景天道：“就是他们，听说他们借助妖术，把唐门也给挑了！”

长卿道：“这次蜀山邪剑仙之乱，听说也有霹雳堂人参与……不行！我们必须要去进去看看！”

雪见却声音微抖道：“要进去……”

景天道：“不用怕！有我呢！还有徐大哥！怕什么！”

雪见道：“有徐大哥我就不怕，要是只有你，不过是多一个垫背的罢了！”

景天听得眉头一戚，雪见这时又道：“我饿了，要吃东西！”

长卿道：“唉！真是大小姐……我们的干粮都吃完了，坚持一下，进了唐家堡再说吧！”

雪见道：“唐家堡的东西我可不怎么敢吃，搞不好会中毒的……”

景天道：“我看看身上有没有……”他便在身上找了一会儿，结果找出几块糖来，说道：“有几块麻糖耶！要不要？”边说边把麻糖递过去。

可是那些麻糖上面却满布灰尘，雪见马上道：“什么嘛！好脏，我可不吃！”

景天道：“不是脏啦！在行囊里放久了，沾上些灰尘罢了，吹一吹就好了，要不要？”

雪见猛地摇头摆手道：“不要！我才不吃这种粗劣的烂东西呢！”

景天道：“不要算了，徐大哥，你要不要？”又把糖递向徐长卿。

长卿也摇头道：“不用了，我不饿。”

景天又递向龙葵道：“小葵，你想吃是不是？拿去。”

雪见道：“她又不是人，吃东西简直是浪费嘛！”

景天道：“小葵！不要不好意思，尝尝看，很好吃的！这是我最喜欢的零食，你一定没吃过。”

龙葵果然伸手把麻糖接过来，但是并没有吃下，景天便问：“怎么不吃呢？快尝尝看！”

雪见道：“人家也嫌脏呢！只不过不好意思说罢了！”

龙葵忙道：“不是！不是！我……我现在不饿，一会儿再说。”

景天道：“什么啊！一点也不脏，你们不吃我吃！”说完，便吹了一下麻糖表面的灰尘，然后就送到嘴里嚼起来。不过嚼了几口，便发出“呃”的叫声，雪见立即道：“咬到沙子了？看吧！我说什么来的，脏就是脏！”

景天道：“不是！是咬到舌头了……”

雪见忙上前道：“哎！我看看！流血了没？你可真谗，连自己的肉都不放过！”

景天连连摆手道：“没事，没事！”

众人加快脚步走到唐家堡的后门，景天道：“我们从后门悄悄进去吧，雪见！”

雪见就悄悄上前，把门推开，然后众人便各自走进堡内。

景天进了唐家堡之后，便四处找寻雪见的踪影，来到餐厅的时候，忽然看见龙葵正跟一名老人家在说话，龙葵对那老人家道：“这里风很大，你睡着了很容易受风寒的！”

那老人家道：“啊？啊……是五老爷派你来的吗？”

龙葵道：“我不是这家里的人，也不认识什么五老爷，我看你在这里坐了很久了，是腿脚不方便吗？”

“那倒不是，我是来求见五老爷的，五老爷太忙，大概一时抽不出时间来见我……”

“怎么能把客人丢在这里不管呢？连个招待的人也没有？”

“我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客人，不过是唐家商铺的一个——”

就在这时，景天跑了过来，对那老人家道：“丁叔！”

那老人家抬头一看，马上认出景天来，说道：“小天！是你？你这小子，这阵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被妖怪吃了呢！”

景天道：“丁叔……这个可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啦！”

原来这位老人家叫丁时彦，是永昌当的老朝奉，他自小就看着景天长大，和景天的感情甚笃。丁时彦道：“什么一言难尽，你老老实实给我从实招来！好小子！几天不见，长高了，也结实了……”

景天道：“丁叔，你怎么在这里？”

丁时彦道：“还不是为了当铺，唉……最近唐家堡连连出事，也顾不上当铺了，那赵文昌苛待伙计不说，暗里还卷走了不少钱，账面上一团乱，我看永安当快垮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五老爷拨些钱，重新开一家当铺。”

景天道：“把赵文昌那家伙赶走不就好了？”

丁时彦叹道：“唉！谈何容易，听说他和三老爷沾亲带故，这里面事情复杂着呢……”

景天问道：“那五老爷答应了吗？”

丁时彦道：“等了一天了，他也没来见我，估计是不行了……不说这个，这姑娘，你们认识？”

景天便向他引见道：“是啊！她叫龙葵，我、我妹妹。”

丁时彦马上报以微笑道：“难怪你这小子这么久不回来——原来是找到个好妹妹了，什么时候请丁叔喝喜酒啊？”

景天登时脸红耳赤道：“丁、丁叔！您怎么为老不尊啊？跟晚辈开这种玩笑。”

丁时彦笑道：“嘿嘿！我没有说中？那为什么脸红了？没什么难为情的，这姑娘不错，心肠好。”

景天忙道：“丁、丁叔。”

丁时彦才笑着说：“好，我不说，不说了。”

景天接着对他说：“丁叔！你放心，钱的事就交给我了，我来帮你想办法！”

丁时彦道：“你小子！就知道说大话！不过有你这句话，丁叔就知足了。”

龙葵这时问：“他、这位老人家是谁啊？”

景天道：“哦，他是丁叔，我爹的好朋友。”

景天就让龙葵在这里照顾丁叔，自己则继续去找雪见。

到了演武堂前，只见雪见正与堂兄唐渐在争吵，唐渐道：“嘿嘿！雪妹，不是我为难你，也不是拿你当外人，实在是代掌门有令，只有参与争夺掌门的门人才可以进入，不是只有你不能进，堡里这么多人

不都在外面吗？你以为我不想进去看热闹？雪妹！咱们兄妹关系不错，你也不要为难我才是！我若是受罚，你不心疼吗？三叔公定下的规矩，比武夺帅！内功、外功、轻功、毒功不论，可单打独斗，也可多人斗阵，生死各安天命，兵刃暗器可不长眼睛，里面危险得紧，雪妹你还是不要进去凑热闹了吧？”

雪见却道：“是不是只要是唐家的人，只要想争夺掌门，就能进去？”

唐渐道：“是……是，难不成雪妹你、你也要争夺掌门？”

雪见道：“正是！”

唐渐也吃了一惊，他说：“你、你失心疯了吗？你一点毒功也不会，怎么可能——”

雪见道：“我只问你合不合规矩？”

唐渐无奈地说：“合、合……”

雪见立即对景天道：“那好！景天，我们进去吧？”

景天怔道：“我？”

雪见道：“哎！不要发呆了，快走吧！”

唐渐连忙道：“慢！慢慢慢慢——慢！你姓唐，他可不姓唐！”

雪见着急起来，便道：“他、他是我未婚夫婿，爷爷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定下的！怎样？你有意见吗？”

景天听她这么说，也吓了一跳，唐渐更是张目道：“什么？不会吧？我怎么没听说？”

雪见道：“什么‘不会吧’——爷爷要做什么不必先告诉你吧？有意见吗？”

唐渐是个老实人，只能应道：“没、没有……”

雪见哼了一声，就对景天说：“我们走吧！”

景天无奈，只好跟着雪见一起进去。

进入演武堂中，原来长卿也在里面，二人都觉得奇怪，便一起赶到长卿身边，雪见问：“咦！徐大哥，你怎么进来的？我们可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进来的呢！”

长卿道：“我自有办法……唐家堡演武堂也不是铜墙铁壁，要进来也非难事。”二人不由对长卿更加佩服。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0:41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九章 返唐门揭开身世（下）

第九章返唐门揭开身世（下）

第九章返唐门揭开身世（下）

这时，只见演武堂中央的地带上，唐家的三老爷唐泰高声对众人道：“好！各位，老夫兄弟三人连战连胜，还有谁不服气要下场的？”唐门的人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回应。唐泰又道：“好！我再问一遍，还有要挑战的吗？”仍然没有人回应，于是他再问道：“最后一遍！有没有——”

未等唐泰的话说完，雪见就立即应道：“有！”景天听了也吓了一跳，雪见却已拉着他跑了出来。

唐泰一见是她，便说：“雪见！你——！你捣什么乱？”

景天本想劝雪见回去，但是雪见却道：“怎么？我不是唐家的人？咱们唐门有女子不可作掌门的规矩？”

唐泰道：“虽然没有这规矩，但这十几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难不成到外面晃了几天就长本事了？还是找到了靠山？是旁边这位吗？”

雪见道：“三叔公在这里逞口舌之利，不会是只会动嘴，不敢动手吧？”

唐泰恼道：“跟你这种后辈动手，将来传了出去，老夫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雪见道：“不敢就是不敢，说什么也没用。”

唐泰毕竟是前辈，哪里禁得住雪见的戏言，登时怒道：“哼！你先会会我亲传弟子再说吧！你要能连胜三场，老夫便自认看走了眼，奉你为掌门。”

雪见立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可不许反悔哦！大家都听见了。”

唐泰道：“好、好、好！你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便怪不得我！两个一起上吧，死了可不要怨！”

说完，唐泰一挥左手，左边的五名弟子便一同跃出，雪见向景天使个眼色，两人便一同出手。雪见双刺挥动，寒芒吞吐，而景天也舞起魔剑，施展出一些剑招来。景天的剑招虽然平平无奇，但由于长卿传授了他蜀山的心法，使他功力大进，所以剑招虽没有出奇之处，却是威力惊人。而雪见经过这段日子的历练，武艺也大有长进，二人配合之下，竟然轻松地把这五名弟子打得倒地不起。

唐泰惊讶不已，只得宣布：“第一场……唐雪见胜！”

接着，他又挥了一下右手，右边的五名弟子又一同杀上，可是仍然不是二人的对手，被二人一轮痛打，同样把这五名弟子打得倒地不起。

唐泰惊讶得全身发抖，只好再宣布道：“第二场！唐雪见胜！”

雪见得意地说：“怎样？三叔公，我不是捣乱吧？”

唐泰怒道：“好！哼！别高兴太早，胜负还未定呢！”话音一落，他身后的三名嫡传弟子便一同跃出，向二人袭来。

这三名弟子都是唐门二代弟子里面的高手，尽得唐泰的真传，三人的毒掌相当厉害，果然一出手便让二人步步为营，似乎陷于被动。不过，在这凶险的情况下，反而激发了景天的斗志，竟然被他运起了魔剑上的力量，一剑挥出，竟有强大的力量迸发，登时把其中一人轰得向后飞出圈外。

雪见趁着另外二人吃惊失神之际，挺身而进，双刺暴刺向其中一人，那弟子勉力招架，结果被雪见的钢刺伤了手臂，吃痛之下，露出破绽，被雪见一脚将他踢飞出去。剩下一人急忙挥掌拍向雪见的背

部。景天手急眼快，一个箭步冲上前，用剑柄一点，击中那人的肩后，那人有如触电一般，整个人飞了出去，也倒地不起。

唐泰暴怒交加，当即挺身向雪见攻来，雪见急提劲相迎，两人比拼一招，唐泰本想用毒掌把雪见击倒，谁知雪见把钢刺暗藏于掌心，两人接掌之际，钢刺先刺中了唐泰的掌心，使唐泰剧痛攻心，雪见再乘势一脚踹去，踹中唐泰的胸部，把唐泰踹得向后狂退，嘴角也渗出血来。

唐泰惊得连连叫道：“不可能……不可能……”

雪见道：“三叔公，对不起，侄孙女出手不知轻重，您老别怪罪。嗯……您老人家岁数大了，好像忘记说什么话了吧？”

唐泰咬牙切齿地说：“哼！第三场！唐雪见胜！”

雪见道：“还要问有没有人挑战呢！您又忘了吗？果然是年纪大，掌门这种俗务，您老就不要费心了。如果没有人挑战，我就是掌门了，是不是？”

唐泰恼怒不已，但也只好道：“哼！老夫今天认栽了……还有没有人要下场挑战唐雪见？还有谁要争夺掌门！”问了两次，没有人敢出来，唐泰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挑战者吗？”终究还是没有人敢出来应战，试问剩下的人还有谁能强得过唐泰呢，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敢出来挑战。

唐泰无奈地从怀中掏出掌门令牌，递了过去，雪见一手把令牌夺过来，兴高采烈地说：“好！这个掌门令牌就是我的了！”

这时，唐门弟子们终于按耐不住，有弟子大嚷道：“她使的根本不是唐门功夫！”

又有女弟子道：“那个男的也不是唐家的人！”

另一弟子又道：“唐门毒术不传女，也并无女子作掌门的先例……”

唐门的宗族之一唐震道：“比武夺帅，本就不合规矩，掌门废立，不可如此儿戏！”

雪见听了大家的说话，也发火了，她大声道：“都不要吵！掌门令牌在我手中，我是唐门第三十二代掌门！唐门弟子，有不听掌门号令者，门规处置！”

众人登时被吓住了，景天也从来没见过雪见会如此神气，也愣道：“雪见……”

却在这时，唐芷芸走了进来，指着雪见道：“唐雪见是拣来的野种，根本不是唐家人，有什么资格做掌门！”

雪见闻言，大为生气，厉声道：“你胡说！”

唐芷芸却把一本册子出示在大家的面前，雪见一看，马上道：“啊？爷爷的日记，不许你动它！否则我用门规处置你！”

但是唐芷芸并不理会她，已经翻开日记来念道：“腊月二十三，朔雪遮天，为数十载罕见，想天地亦为丰儿夫妇意外身故而哀。恰逢永安当景逸携带一路遗女婴来见，取名雪见，权做丰儿后人，聊表哀思。”念完之后，唐芷芸接道：“这是爷爷当年亲笔所记，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当真是有如晴天霹雳，让雪见震惊无比，她说：“胡说！假的！我不信，我不信！”

唐芷芸当即把日记向雪见的面前展示道：“不信你自己看，看呀！这笔迹你认得吧？嘻嘻。”

雪见看得整个人都晃了一下，因为她认得，这日记里面的笔迹确是爷爷的手笔，唐芷芸并没有欺骗她。唐泰这时道：“既然你不是唐家人，就不该下场搅局，还不快走！”

另一门人唐亮叹道：“唉……乱来，何必呢？”

雪见看着门人的嘴脸，气得脸红耳热，说道：“你们……你们……”

唐门弟子再次向她进逼：“快交还掌门令牌！”

“快走吧！不要在这里丢脸了……”

雪见激动地说：“骗人！假的！全是假的！”说完，便转身向外飞奔而去。

景天急忙想把她喊住，但是也不及雪见走得快，登时愣了下来。长卿走过去对景天说：“真是想不到，雪见的身世竟另有隐情……小天，你马上去把雪见找回来。唐门众人争掌门不成，今日恐怕要再生事端……”

景天也觉长卿所言有理，便立即追赶出去。

当景天一路追到唐门佣人居住的房舍前面时，就见雪见正跟一个独眼黑衣大汉对峙，雪见怒声道：“你！”

那独眼黑衣大汉道：“把兵器放下！不然它就没命了！”

景天放眼一看，才见他的手中竟然握住了花楹。

雪见只得双手一垂，把双刺掷于地上，说道：“你想怎样？”

独眼黑衣大汉道：“把令牌交给我，我就放了它！”

雪见道：“你拿着令牌也没有用，大家不服你，你一样不能发号施令！三叔公还不是将掌门之位交了出来？”

“哼！谢了！这个不用你的操心，我自有办法！”这时，他看见景天也走了过来，立即道：“臭小子！别动！小心我捏死它！”

景天忙停了下来，雪见这时激愤地说：“哼！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稀罕什么掌门呢！”说完，便把令牌扔了过去。

独眼人接过令牌之后，心中极为得意，他把令牌缓缓收入怀中，然后乘着二人不备之际，突然撒出一把暗器，要取雪见的性命。

危急之际，景天一把将雪见推开，结果自己的身体全部受下了这些暗器，登时昏绝于地。

雪见惊呼：“啊！”便立即扑了上去，看见景天全身都是伤痕，急忙道：“快拿解药来！啊，这是什么毒，这么厉害？和原来的毒龙砂毒性完全不同？”

独眼人道：“哼！只有唐震毒术精湛，而我只是个养毒兽的？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这么想？告诉你！我这种毒只有我的独门解药可解！我现在就去比武厅将他们一网打尽，看还有谁不服我？你一个人在这里哭吧！或者……跪下来求我？大小姐？哈哈！”他狂笑着便大步离去。

雪见看着景天，着急得双眼发红道：“你真笨啊……这么简单的临敌常识都不懂……怎么办？这么多伤口……没办法，只好一个一个吸出来试试看……要是早教你些临敌应变的技巧就好了……”她一边说一边跪在景天的身边，为他把身上伤口的毒砂逐一吸出。

可是伤口实在太多了，根本无法把那些毒砂全部吸出来，雪见看着景天的身体已经开始发黑发紫，不由急得泪水夺眶而出：“景天！你不要死，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死！我去求他……”

就在这时，花楹突然飞到雪见的身边，推了她一下，雪见抬头看着花楹，接着就见花楹双手所捧的绿色珠子光芒大发，并且射出一道光芒照落在景天的身上，当那道光芒在景天全身上下扫了一遍之后，景天身上的毒气便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雪见看得目定口呆，待那道光芒消散之后，她才过去推着景天的身体，景天发出一声呻吟，然后便徐徐醒转，他撑起身来，揉了揉双眼，看来他已经没有大碍了，雪见不由欣喜道：“花楹！好花楹！这就是五毒珠是不是？太谢谢你了！”

景天这时问道：“怎么回事？哦……好痛……”

雪见道：“笨蛋！是我七叔唐益用喂毒暗器伤了你，多亏花楹用五毒珠给你解毒，你还不谢谢她！知道痛就说明毒已经解了，这些小伤口没什么要紧的。”

花楹得意地向景天点头示意，景天也惊诧无比道：“啊？这就是五毒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个和土灵珠一样珍贵吧？花楹真有本事！”

雪见一手把景天推开，并说道：“呸！刚拣回一条小命便起财心。告诉你，这个是花楹的，谁也不能拿走！”花楹欢喜地点了一下头。

景天嗔道：“我又没有说要，看看罢了，真小气……”

雪见道：“我跟你讲，上次我偷听到的那个勾结霹雳堂的人，应该就是七叔，他说要去比武厅施毒，我们快去看看！”说完，就飞奔赶去，景天想叫也叫不住，只好跟着她去。

当他们赶到演武堂的时候，只见唐门的人已经斗得两败俱伤，唐泰等人和唐益都受了伤。

长卿正对众人说：“诸位！听我一言，慢动刀兵，救人要紧！”

雪见赶上来道：“徐大哥！他们都不是好人，都欺负我，你不必可怜他们……景天，你说是不是？”

景天道：“最好看他们分出个结果来。”

雪见问：“为什么？”

景天道：“不然你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他们迟早还要争掌门，还要打得头破血流，除非你当他们的掌门——”

雪见不等景天把话说完，就抢断说：“哼！我才不稀罕当什么掌门呢！”

这时，唐益又厉声道：“接招！”说着，突然施放出强大的毒烟来，登时把唐门等人尽皆放倒。

唐震惊怒道：“哼！不要以为能炼制几种奇门毒药就可以克敌制胜了，毒功可是手、眼、身、法、步缺一不可！没有速成之道！兵贵神速，慢就是死——呃……”说着便已经支撑不住，头脑一昏。

唐益自己也身中唐泰所使的毒，同样跌坐在地，但是他仍冷道：“哼！我的毒龙雾滋味怎样？你虽然比我慢一步倒下，但是一定比我先死！哈哈！”

唐泰道：“益儿！你这是何苦，何苦要同归于尽呢？你帮我解毒，我给你‘散花天女’的解药！”

唐益道：“我要做掌门！”

唐泰道：“益儿！你知道这事我不能做主……”

唐益却道：“那就同归地府吧！我就因为是庶出，便处处矮人一截，死了重头来过，未必……未必便输！”

这时，景天走到了唐益的面前，唐益抬头一看，不由吃惊道：“啊！臭小子！你……你怎么还活着？”

雪见也走过来，指着花楹手中的绿色珠子道：“看！这就是你们朝思暮想的五毒珠！”

唐泰急忙道：“雪儿！乖孙女！快救救三叔公……快！”

唐渐也哀求道：“雪妹，救命！”

所有唐门中人此时都低声下气地向雪见求救，花楹这时飞到雪见的身边，推了推雪见，雪见回头看着花楹，从花楹的眼神中感觉到它的意思，便道：“你要救他们，是吗？我不管了，五毒珠是你的，你想救就救吧！”

唐益立刻道：“不要救他们！雪见……你救了他们，他们一定会反咬你一口的！”

雪见道：“不救他们难道救你？我怎知道不会被你反咬一口？”

唐益道：“雪见……我要害你，早就下手了，那日在百毒楼我已经听出是你……我日日看守禁地，怎会不知那条密道……我不过是放你一马，在……这唐家堡，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同病相怜了……”

雪见怒道：“胡说！爷爷就是被你气死的！”

唐益道：“不对！掌门是被他们这些不争气的家伙气死的，看见霹雳堂门徒的怪形怪状，居然不敢应战，卑躬屈膝，丑态百出，一点骨

气也没有……”

唐震马上反驳道：“哼！你不要摇尾乞怜了，雪见若救我，我……自然一辈子感激她，若不救，也是情理之中，我平常对她也没什么好……”

唐益冷笑道：“嘿嘿！真冠冕堂皇啊！临死还要充好汉——”

长卿此时忍不住喝道：“都给我住口！”

唐门众人登时愣住，唐泰道：“这位大侠……这位大侠，快！到那个不肖弟子身上找解药救我……快……”

长卿对花楹道：“花楹！去救人吧。”

花楹就飞到半空中，然后祭起五毒珠的灵力，立即从五毒珠内发出强大的力量，横扫向所有中毒的唐门人等身上。这股强大的力量把所有唐门中人笼罩起来，为他们逐一净化体内的毒素。大约过了一刻时间，这股力量消散之后，唐门中人便完全恢复过来。

大家都各自站起，唐泰道：“多谢……”

花楹飞回雪见面前，面上露出喜悦之色，雪见也向花楹报以微笑。但看了看花楹手上的五毒珠，发现五毒珠的色泽变得暗哑无比，雪见不由有些诧异。

就在这时，唐震忽然道：“不对……为什么全身没有力气……你害我们！”

唐益却冷道：“哼哼！五毒珠是净化毒质的至宝，可去一切毒素，包括你们身上的毒功。”

唐门众人一听，均大吃一惊，唐益又对雪见道：“还有你，雪见，看到了吗？五毒珠已经变色了，刚刚生成的五毒珠是不可过度使用的，否则就会像这样，失去解毒能力。”

雪见不由吃惊地叫了声：“啊！”

唐益接着大笑道：“哈哈哈哈！真好，大家都一无所有了！看你们还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景天也呆了下来：“怎会这样？太可惜了……”

雪见转身便和花楹一同走出了演武堂去，而唐门众人也懊恼地呆在原地，他们都沮丧无比，辛苦练了几十年的毒功一朝消失殆尽，这又如何能接受得了。

景天看着唐门中人的沮丧神情，低叹一声，便也回头走出演武堂，去找雪见的踪影。

来到雪见爷爷的房中，终于找到了她，只见雪见对着书案，凄然地说：“爷爷……我要跟您告别了，这个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不过……您还是我爷爷，我最亲最近的人，我一定会替您报仇的！那些害过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爷爷！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保佑我能手刃仇人！”

景天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肩头说：“别伤心了，我会帮你的……”

雪见却道：“你不用帮我，我已经没什么好处可给你了……”

景天一听，吃惊道：“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帮你难道是为了什么好处吗？你……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雪见猛地回身，激动地说：“我不是在说你……我说的是实话！什么唐家大小姐？我现在什么也不是……没有家，没有亲人，连自己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还跟我在一起做什么？让我自生自灭岂不是干净？”

景天连忙安慰道：“雪见……我、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姓唐，更不是因为要好处，而是……而是……”

“而是什麼？”

“而是……我们是好朋友啊！对不对？朋友有难处怎可以不讲义气，袖手旁观？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两个还要分什麼彼此吗？”

雪见听到景天这一言，不由喜上心来，她问：“真的？这么说……你要帮我报仇？”

景天道：“那当然！”

雪见道：“哼！你答应别人的事情未免也太多了……怕只怕都是信口开河，胡乱答应！”

景天道：“当然不是！蜀山的事情紧急，当然要先办——”

雪见马上道：“那我的事情就不要紧？”

景天忙解释道：“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还有好几十年时间我才会死，就算你有几百个仇人，也来得及——”

雪见听得满心欢喜，脸上红霞泛现，连忙转过身去道：“什麼死不了的，你才有那么多仇人呢！哼！就会说好听的……”

接着，雪见便向门外走去，景天忙问：“你去哪里？”

雪见回头道：“当然是去找徐大哥，还磨蹭什么？讨厌！”说完，就飞跑而出。

景天真的摸不着头脑，愣道：“我又怎么讨厌了？……算了，她不要再伤心便好。”便也迈步跟了上去。

第十章为情困左右两难

他们离开了唐家堡，来到码头边，看见一条船停泊在这里，雪见认得此船，便马上问道：“徐大哥！这个不是你和紫萱姐姐的船吗？怎么会在这里？”

长卿道：“是我用传音符通知蜀山同门，让他们将船驶来接应我们的。”

雪见道：“传音？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长卿为难道：“这个……是蜀山的高深仙术，一般弟子都学不到的！”

雪见有点儿失望，说道：“哦……那紫萱姐姐一定也不会，要是大家都会，一起谈谈讲讲的，就好像在一起一样，该有多好！”

长卿道：“现在唐家堡乱作一团，也打探不到什么邪剑仙的消息。这次和阳师叔带来口信，说在雷州能查到灵珠的下落，我们赶快下船出发吧！”

于是大家便一同下船，便扬帆起航。经过数天的航行，船便在雷州的码头边泊岸。

他们登船上岸，径往雷州城而去。在进入雷州城前，他们就从城外的百姓交谈中得知，这雷州刺史的儿子身染怪病，说他曾经在数年前娶小妾的时候，在新婚之夜，新娘突然死掉，这其中必有古怪。另外又听说雷州这里有一奇景，被称为“夜有雷公除妖”，景天等人便觉得雷州此行必然不简单。

入城之后不远处，便是客栈所在，景天首先走入客栈里，来到柜台前，向掌柜问道：“掌柜的，还有空房吗？”

掌柜道：“有，当然有，只小哥您一个人吗？”

接着就听见有人应道：“还有我们呢！”然后就见雪见、长卿、龙葵等人也走了进来。掌柜打量了四人几眼，便问：“你们是外乡人吧？要注意哦！晚上千万不要出门，有很多妖怪，还有雷公除妖，不小心会被伤到的！”

雪见道：“我们才不怕呢！”

掌柜道：“小姑娘！可不是我唬你，千万、千万可不要出去哦！我就在窗户沿下面看到过一次，一只两人高的妖精被天雷劈得形神俱灭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哪！”

雪见怕他啰唆，就答道：“好啦！知道啦！……啰唆……”

掌柜便为他们开了两个房，景天和长卿住一间，雪见和龙葵住一间。

他们安顿下来之后，就各自在房中休息。长卿对景天说：“那掌柜说夜间有妖怪在城中出没，想必不是空穴来风，我们需得去一探究竟。”景天也表示同意。

景天走出房来，刚出房门，在走廊上便见到了龙葵，见她站在门前不远处，就上前道：“小葵！怎么还不去休息？”

龙葵欲言又止道：“哥哥……”

景天见她的神情有些哀伤，便问：“是不是谁欺侮你了？”

龙葵道：“不是！是我有很多事不明白，哥哥能不能教教我，不要哄我，好不好？”

景天道：“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说！”

龙葵便道：“咱们姜国，已经灭亡很多年了，是不是？那时候，哥哥和小葵已经死了……对不对？现在的哥哥，是以前龙阳哥哥转世，可是现在的小葵，却一直没有转世……”

景天道：“应该是这样……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转世，为什么会在剑里，我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你说说当时是怎么回事，我帮你参详参详。”

龙葵又道：“那时候……那时候很乱，杨国的军队冲入皇宫，捉住了我，哥哥你为了救我被砍伤，倒在血泊中，我想帮你，可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他们用铸剑炉焚烧尸体，到处是浓烟和焦臭，哥哥你也被他们……我趁他们不注意，跳进了铸剑炉……”

景天一听，颇为震惊，接着问：“后来呢？”

龙葵接道：“后来……后来好像一直在做梦，一个很黑的地方，很不舒服……周围很多鬼影，他们欺负我、怨恨我……似乎又有另一个我，在保护我，安慰我……过了很久很久，我恍惚看到你的影子，一直追一直追，后来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了你！”

景天支吾道：“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等有空问问徐大哥。事实上，轮回转世之说，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想太多也想不明白啦！”

龙葵却道：“不……这很重要，因为哥哥转世了，所以是人，而小葵没有转世，一直是……是鬼，所以没有身体，所以不能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景天忙道：“没有的事！你听谁说的？我们现在在一起不就很好吗？”

龙葵道：“在蜀山上紫萱姐姐说过的。可是……可是，如果我现在投胎转世，不知道会转成什么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你，那样……那样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见面了……”

景天道：“那就不要投胎啊……现在这样不是很好，还想那么多干嘛？”

龙葵道：“可是……紫萱姐姐说过，她说我这样跟着你对你不好，是不是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你？如果我有身体，那别人就不会发现我是鬼了，那就……”

景天道：“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龙葵道：“怎么能不管呢？紫萱姐姐不就是因为蜀山掌门不喜欢她，才不能和徐大哥在一起吗？”

景天笑道：“呵呵，情况不同啊，掌门是徐大哥师父。师徒如父子，徐大哥当然要征得师父的同意。我可是无父无母，谁也管不到我，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

龙葵听了景天之言，心中欢喜不已，她说道：“嗯！我明白了！哥哥.....不要离开我，我害怕一个人，更害怕回到剑里，那种被周围很多眼睛盯着的感觉，很难受。”

景天道：“放心，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龙葵道：“哥哥.....要是能摸摸你就好了.....”景天便张开双臂，让龙葵倚入自己的怀中，轻声唤道：“哥哥.....”

此情此景，却被雪见所看到了，她刚从房中走出来，正好看见二人依在一起，不由冲口而出道：“你们.....”

景天和龙葵登时吓了一跳，连忙分开，并且一同回身，景天呼道：“雪见！”

雪见咬牙道：“哼！继续啊！不用理我！”说完，回身就走。

景天连忙追上前道：“雪见.....”

但是雪见却不理会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龙葵这时也走过来道：“我好像又做错事了.....”

而长卿和花楹也赶了出来，长卿追问：“出什么事了？”

景天道：“雪见、雪见跑出去了！”

长卿道：“你们又吵架了？是不是？还愣着干嘛？快去追啊！”

不等三人有所行动，花楹已经先行飞了出去，追赶雪见。景天急忙喊：“哎！花楹！等一等！糟了！掌柜的不是说过这雷州城夜里会闹妖怪吗？雪见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快走！”

三人当即一同追出客栈去，可是他们刚踏出客栈门口，就果然看见一条巨大的人身蛇尾之妖怪从天而降，另外还有两只石头巨妖也跃将出来，向着三人袭来。徐长卿急忙一抖长剑，如风掠出，剑光闪过，便把那人身蛇尾的妖怪给挥作两段。

龙葵也急忙催运一杆月牙枪，以劲力射出，把一只巨石妖钉在地上。另一只巨石妖却乘虚扑近龙葵，幸有景天出手及时，一剑从巨石妖背后切入，巨石妖便即时被魔剑的力量瓦解，化成一股沙尘。

击杀了三只妖怪之后，长卿也呼了一口大气，景天道：“如果两三个一起上，雪见一定对付不了……”

龙葵道：“我们快点去找她吧！”

三人便立即往前追赶，他们一路上打倒好几只妖怪，走过了一道木桥，来到前方路口时，看见花楹正与另一只体形和她相若、全身紫色、头上长角的小妖怪纠缠，花楹想飞过去，但是那只小妖怪却总是挡住她的去路，急得花楹“吱吱”地叫了起来。

这时，那小妖怪道：“你要找什么人？包在我身上！雷州城就是我家后院，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玩，从来都没有失风喔！不像那些笨蛋，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哈哈！”

景天见花楹好像很害怕的样子，便再也按耐不住，高声喝道：“住手！不许欺负花楹！”三人便一同飞奔上前，花楹见是他们赶来，连忙便躲到景天的身后。

那小妖怪看着三人，两只眼睛张得老大，说道：“谁？谁欺负她了？我什么都没有干啊！晚上睡不着觉出来逛逛，不可以吗？唔，今天的月色好美哦，啊——哈哈哈哈！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孩！你这

样可不乖喔！你是人，跟我们这种下等妖怪说话，不怕脏了自己的嘴吗？呵呵！”

看着这小妖怪嬉皮笑脸的，长卿不由大怒道：“大胆妖孽！”

小妖怪连忙道：“哎！有话好说！我是妖孽没错，不过我胆子很小，从来不敢害人，也只敢晚上出来逛逛，这不还帮忙这位小妹妹找人呢！”花楹又飞出来，“吱吱”地说了几句，小妖怪一听，便说：“你别傻了！他们怎么会跟你做朋友？他们不过是利用你，拿你当玩物罢了，等用不到你的时候，就会把你一脚踢开，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我这可是为你好，还是跟我走吧！那个大个子厉害得很，两个小孩也不好对付，我一个人可不一定斗得过，还是快跟我走吧！”

长卿见这小妖怪花言巧语的，不由怒道：“住口！少在这妖言惑众，受死吧！”说罢，便挥剑向那小妖怪劈来。那小妖怪急忙一闪，躲过长卿这一剑，然后便引动火焰之术，向长卿袭来。不料长卿正擅长这火焰之术，运起蜀山的仙法，便把小妖怪所释放的火焰完全吸收。小妖怪又当即运起另一股力量，引动旋风席卷过来。

景天急忙挥舞魔剑迎上，从魔剑上释放出强大的灵力来，竟把小妖怪的旋风尽挡在剑下。小妖怪惊讶之际，长卿的第二波攻击又已到达，小妖怪这次再也闪避不及，即被长卿的剑气击中，倒下地来。

长卿这一剑使出极强的力量，不过这小妖怪却没有就此死掉，长卿道：“还没有死？气还很长……我现在失去了蜀山弟子身份，没有了《降妖谱》，无法将他关入锁妖塔，可惜！”

那小妖怪却吃力地唤道：“花楹……你过来，到我这里……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花楹果然飞了过去，那小妖怪对花楹道：“我不行了……我……早说打不过他们的！我……我真的很喜欢你，就算你……不喜欢我，也要离开他们，否则……否则你一定会吃亏的！知道吗？……这给你……这是我的宝贝！”说着，它从怀内拿出了一颗发亮的石子交给花楹道：“这是当年我爹送给……我娘的，我把它送给……你，喜欢吗？”

花楹接过那颗石子，景天一看，发现这石子竟然是龙精石。花楹感受到这小妖怪的真情，于是也不忍心，便释放出一股灵力来，为这小妖怪疗伤。

长卿见状，便道：“你在做什么？快让开！待我除掉这妖孽！”

花楹却不听长卿之言，终于用自己的灵力把这小妖怪治好了。小妖怪的伤势完全消褪，立即活跃地重新飞了起来，它欣喜地说：“我知道了！你是喜欢我的！但是你怕他们，对不对？”

花楹连连摇头，小妖怪道：“我知道了！你说话不方便，不用多说！放心！我一定好好修炼，打败他们，救你出来！等我！”说完，便双翅一振，转眼便飞得无影无踪。

长卿道：“可惜，让他跑了！”

景天道：“算了吧！他也不是穷凶极恶的样子——”

长卿道：“小天！你这么想是不对的，人妖不能两立，只要是妖就要除！”

龙葵道：“为什么？他和花楹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杀他？”

景天听龙葵说出此话，也愣了一阵，龙葵道：“我……我说错话了吗？”

长卿道：“不然！我们蜀山弟子一入门便学习怎样分辨妖孽。花楹跟刚才那个，样子虽然差不多，但是‘气’完全不同，一个是妖，另一个是仙兽。”

景天道：“可是……即使是妖，假如并没有做过坏事，应该是和仙兽一样的吧？”

长卿道：“不然！切记妖与人为敌，乃是天性，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迷惑！”

景天只好低头道：“哦……我知道了。”接着，他回头对花楹问道：“喂！花楹，你找到雪见了吗？花楹！我在跟你说话啊！”

花楹“吱吱吱”地说了一大遍，可是景天根本听不明白，茫然道：“好复杂，不知道说些什么？”

龙葵道：“好像……好像是被什么人救走了，没有什么危险……”

花楹立即点头示意，长卿便道：“我们找了这么久也没有找到她，还是先回客栈再做打算吧！也许雪见已经回去了！”

于是，三人一同回到客栈里，景天赶到雪见的房中，但发现她并不在，景天很是沮丧，长卿和龙葵也赶了进来，龙葵道：“哥哥，雪见姐姐还是没有回来……”

不过看到花楹的样子似乎十分轻松，景天便道：“看样子……雪见不会有什么事情，不然花楹也不会这么放心。”

长卿就说：“嗯！我们出去吧，让龙葵早点休息！”

景天恍然道：“好！”便和长卿一同返回他们的房中而去。

回到房里，长卿走到窗前站定下来，然后问道：“小天！到底怎么回事？好好的为什么又和雪见吵架？”

景天道：“其实……其实也没什么，雪见她小心眼罢了……”

长卿马上明白过来道：“因为龙葵是不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景天道：“谁？小葵吗？她大概真的是我前世的妹妹吧，她什么都不懂，总不能丢下她一个人不管，我也是父母双亡，能多一个亲人也是好的……”

长卿道：“可她毕竟是鬼，阴气太重，总待在你身边，不是长久之计。”

景天忙道：“小葵不会害我的！”

长卿道：“她虽不会主动害你，可气之一物，在人体内运行不息，发散于外，多少会对你有些影响的。”

景天道：“没关系的，我倒是没觉得怎样。”

长卿叹道：“唉……等你觉得怎样的时候怕已经晚了……那雪见呢？你怎么想的？”

景天道：“雪见？我们是好朋友啊！”

长卿问：“你喜欢她吗？”

景天听长卿突发此问，不由呆了一下，半晌才道：“她……虽然表面上很凶，其实又善良又没有心机，跟她在一起很轻松……唉！人家未必喜欢我，光我喜欢有什么用？”

长卿却语气严厉地说道：“她若不喜欢你，怎会生气跑出去？你睡不着觉的话便好好想想吧！”

景天吓了一跳，只得低着头走出房去，喃喃自语道：“徐大哥竟然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也不想这样啊……真烦，还是去找小葵说说话吧。”想到这里，就又走到龙葵的那个房里。

来到房中，发现龙葵没有睡，而是站在床边，身上也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在床上还有一个包袱放着，景天便呼唤：“小葵！”

龙葵本在沉思当中，忽然听见景天的呼唤声，忙惊醒过来，并道：“啊？不要过来，你出去好不好？好不好……”

景天愣了一下，忙回过身来道：“对不起，我有话对你说，忘了敲门了，你是不是要歇息了？那明天再说吧，好好休息。”

忽然听见龙葵低泣起来，景天立即再次回身，走过去问道：“你哭了？”

龙葵强把泪水咽回去，回身对景天道：“没有……不要管我了，好不好？”

景天看着那个包袱道：“你、你为什么收拾行李，你要走吗？”

龙葵道：“没有……我只是整理一下……”

景天道：“乱讲！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还说不是？”

龙葵这时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便流泪道：“是啊……一个鬼带着行李也不像样，会被人笑话的……可是……我舍不得这些……这些你送我的东西。”

景天怔道：“我送你的东西？什么啊？我怎么不记得了？”便上前解开包袱来看，不由怔道：“唔……我送你的衣服，还有一方手帕，啊？这个麻糖你怎么还留着……”

龙葵立即上前抢过包袱道：“不要看！”

景天道：“小葵！为什么要走呢，我做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了吗？”

龙葵道：“不是！是我……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把雪见姐姐气跑了，徐大哥也在怪我——”

景天忙道：“胡说！你什么错也没有，是雪见自己小心眼，你要是因为这个偷偷跑了，我才真的会不高兴的！”

龙葵问道：“你也会急着到处找我吗？”

景天点头道：“当然！你是我妹妹啊！”

龙葵听了，生出一阵感动来，她说：“哥哥……我不会偷跑的，你也不要抛下我。我不愿意再回到剑里去，那里好黑，还有好多怨灵，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笑话我，没有人关心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喜欢，我害怕……”

景天当即伸出手来，按住龙葵的肩道：“放心！有我在身边，你不用害怕任何东西！我会保护你的！”

龙葵才转忧为喜，“嗯”地应了一声。

景天接道：“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去睡了，小葵你也早点睡吧。”

龙葵轻轻点了一下头，景天便安心地回房休息去了。

一觉睡到天色放亮，景天起床，伸了个懒腰，看见窗外阳光直透进来，便说道：“天亮了，我得出去找雪见……”立即动身，走出房去，与长卿、龙葵会合，分头出发去找雪见。

景天走到城门附近寻访，远远看见龙葵站在一个古董摊前，景天便上前看看她在干什么。

只见那古董摊的小贩道：“姐姐！看好这明月珰了？您真好眼力，这可是真正的古董，天底下就我这独一份儿！”

龙葵道：“可是这个是‘珥’耶，并不是‘珰’啊……”

那小贩道：“唉呦！姐姐你好眼力，好学识，我可真佩服您，您什么都知道啊！”

龙葵道：“也没什么……因为常常戴，所以知道啊！”

小贩道：“对对对！姐姐您有钱人，自然见多识广，不买回去戴戴？很便宜，只要三万五，既然姐姐喜欢，我算你便宜点儿，三万怎样？”

龙葵摇头道：“我不要……你、你明明比我大，干嘛叫我姐姐，好怪哦……”

小贩干咳一声道：“我这不是跟你客气嘛——”

这时，龙葵伸手想去拿一个玉璜来看时，只轻轻一碰，那东西便立刻破裂成两半，龙葵登时惊叫：“啊……这个怎么……”

那小贩立即道：“啊！你把我最有钱的玉双龙首璜弄碎了！你赔我！”

龙葵忙道：“我没有……我没有，它本来就是两半的，不是我弄的，真的不是我弄的！”

小贩却凶起来道：“明明就是你！还抵赖！拿钱来！”便伸手要捉龙葵。

景天此时快步而上，喝道：“住手！”

那小贩吓得把手缩回，龙葵一见是景天，便委屈地说：“哥哥！不是我弄的！”

景天道：“我知道，别害怕，有我呢！”然后对小贩道：“小子！你这手我三岁的时候就会了，你还是放聪明些，不然我可动手了！”

小贩道：“天底下的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这里又没别人，明明刚刚还是好好的，这位姐姐一碰就这样了，你是她哥哥，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要是赔不起呢，价钱好商量，我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景天道：“赔不起？这东西我家里要多少有多少，这个就算赏你的！”说着，便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同样的玉璜，递了过去。

那小贩接过来看了看，便说：“假的吧？别想骗我，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景天道：“你不说我还不想揭你的底，你敢说你这个是真的？”

小贩道：“你敢说我这个是假的？”

景天道：“那当然！我就是有这个把握！”

小贩笑道：“嘿嘿！其实古董这东西，真的假的很难说，你说它是真的，我说它是假的，就是大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不管真的假的，弄坏了总要赔的，你说是不是？”

景天道：“你少废话！这个给你，你要不要？”

小贩知道碰上行家，无奈之下，只好说：“要、要！”

景天又道：“慢着，坏的要给我！”

小贩道：“您还真一点亏也不吃……”便把那个破的玉璜给了景天。

景天道：“那当然！不能让你再去骗别人！”当他把玉璜捧在手心，仔细把弄了一下之后，心里不由忖道：“这个怎么那么像真品啊？难道这小子是个大外行？”

小贩问道：“看什么？”

景天便故意说道：“哼！都不是新碴，还敢诬赖人！”

小贩生怕景天反悔，马上道：“我不管！言出无悔，反正已经换了，嘿嘿！”

景天当然不拆穿真相，故作不悦，把那件真品收入自己的包袱，拉着龙葵便走开。龙葵对景天道：“哥哥……多亏你帮我……”

景天笑道：“嘿嘿！小葵，我跟你说，咱们占了大便宜了，这个两半的是真品。那小子做古董买卖的，居然不识货，吃了这么个大亏，居然还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哈哈！”

龙葵也恍然大悟，为景天感到高兴。二人随即又各自分开，继续在城中寻访雪见的下落。

景天听说城中最大的酒楼叫临风楼，于是便到临风楼去打听雪见的消息，经过临风楼旁边的巷子时，忽然看见一个胖和尚正凶着面对

那位唐门的少女，只听那胖和尚道：“看什么看！没见过和尚喝酒啊！”

“酒好喝吗？”

胖和尚立即笑着说：“哈哈！喝酒当然高兴了！和尚喝的是陈年女儿红，就算给了你也喝不下。”

“啾？可是……大家都在喝酒，只有你最高兴，是酒不同呢？还是人不同？”

“哈哈！小娃儿讲话大有禅机，和尚就把这剩下一壶给你了！”

“不不不！我不喝！”

“尝一口吧！味道很不错呢！”说着，竟然要动手去灌那少女喝下这壶酒。

景天立即赶上来道：“你没听小妹妹说她不愿意吗？和尚喝酒本来就是怪事一桩，竟然还要逼人一起喝，什么世道。”

那胖和尚道：“年轻人懂得什么，和尚是禅宗弟子，哪会拘泥戒律？”

景天怔道：“禅宗？……不清楚。”

那胖和尚道：“年轻人孤陋寡闻……这样吧，和尚就考考你的天资，嗯，如果走在路上遇到两人争一只猫，都说猫是自家的——”

不等胖和尚把话说完，景天就打断他的话道：“谁要被你考啊！别一个人自说自话行不行。”

胖和尚道：“唉，和尚一堆同门师兄弟成天只会读些破经书，跑出庙来也没见几个有慧根的……”

景天也不理他，便让那少女先走，然后自己也转身离开。

景天进入临风楼，一直找到二楼的包厢前，刚好有伙计送酒菜进去，打开包厢的门，景天竟看到雪见的身影出现在包厢之内。

景天急忙闯了进去道：“雪见！太好了！原来你在这里！你知道吗？昨天我们找了你一晚上，你还好吗？没有受伤吧？”

谁知道雪见竟然背着他，还大嚷道：“伙计！伙计！快来人把这人赶走！”

这时，在雪见旁边站着的一位青年向她问道：“雪见，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吗？”

雪见道：“不认识！”

景天愣着，然后说道：“喂！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现在说这种话？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帮过你那么多，你居然说不认识我？”

雪见忽然从椅子跳了起来，怒声道：“你帮过我？是！我记得你嘴上说过要帮我报仇，但是仇人在北边，你就躲到南方来，这样帮我还是不必了吧？”

景天道：“可是……事有轻重缓急——”

雪见更加气愤道：“是——啊！景大侠忙着救民于水火，小女子怎敢用私人恩怨打扰，我求错人，说错话，我收回！景大侠，请便吧！”

景天没想到雪见会这么生气，被她这一顿臭骂，有如狗血淋头，很是无趣，只得转身就走。他一阵风般走出了临风楼外，嘀咕道：“真

没见过比雪见更小心眼的女孩子了……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气……害我回去又要被徐大哥说上两句……”

就在这时，忽然背后有人唤道：“景、景兄！请留步！”

景天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和雪见在一起的那名青年追了上来。那青年向景天抱拳见礼道：“景兄！”

景天问：“什么事？”

那青年支吾道：“请问……这……有些难以启齿，请问景兄和雪见姑娘是什么关系？”

景天愣了一下，便道：“什么关系？那个……我们是朋友……”

“朋友？……可雪见说你是她家中的执事……”

“是、是啊！一开始是，可现在是朋友，怎么啦，不可以吗？”

“没什么……多谢景兄！”便又向景天作了一个揖。

景天问：“喂！我还没问你呢！你和雪见是怎么认识的？”

那青年道：“这还用我说吗？你们半夜将她赶出大门，外面那么多妖怪，幸亏遇到我，不然她就一命呜呼了！”说完，那青年便拂袖转身回临风楼去。

景天忖道：“什么？喂——！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赶她走了？”可是对方根本不理睬他，真的让景天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无奈之下，景天只好先回客栈，回到房中见长卿已经先一步回来，景天便对长卿说：“徐大哥！我找到雪见了！但是她跟一位公子在

一起，不肯跟我回来……”

长卿马上问他：“那人姓甚名谁？哪里人士？”

景天怔道：“这个……我没问……”

长卿叹道：“唉！这么多日子了，你还是一点江湖经验也没有，你在哪里见到他们的，快带我去！”

就在这时，黑发的龙葵走了进来，并说：“不用去啦，人家酒足饭饱早就回家快活去了！”

景天一见是她，便道：“啊！是你……你知道那人家在哪里？快告诉我！”

龙葵道：“你要是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可是你总要给我点好处是不是？”

长卿愤然道：“你要说就说，不说就闭嘴！”

龙葵怔了一下，然后说道：“好嘛！好嘛！我说就是，你不要那么凶嘛！那人叫云霆，就是这里雷州刺史的公子，我亲眼见他们两个一起进了刺史府！”

景天立即道：“我去找她！”

长卿忙道：“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找她她也不会理你的。听说雷州刺史清正廉洁，他公子想必也是正人君子，雪见应不会有危险，这一点大可放心。”

景天道：“不如……我今晚去刺史府探个究竟？”

长卿皱眉道：“这、不大好吧？”

景天道：“好不容易才知道雪见的行踪，错过了又不知道去哪里找了，刺史府又不能硬闯，不夜探怎么能见到雪见？”

长卿想了想，便道：“也罢，你江湖经验太浅，我就陪你走一遭。”

龙葵马上道：“好耶！我最喜欢偷偷摸摸的了，想不到蜀山大侠也喜欢呢！”

长卿不悦地回身道：“我们要休息了，请出去！”

龙葵不屑地说：“哼！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便转身走出房去。

等龙葵出去之后，长卿才回身对景天道：“这一个她，不战斗的时候也常常出来？”

景天道：“也不是常常啦！偶尔而已……”

长卿道：“这一个似乎积蓄了大量怨灵的戾气，久而久之，善恶消长，恐怕另一个会被她吃掉。”

景天怔道：“不会吧？她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每次战斗也帮我们啊！”

长卿叹道：“唉！这种一体双灵很罕见，将来怎样谁也难以预料……”

景天道：“我……一定不会让小葵有事的！”

大家在房中好好休息，到了入夜之后，三人才悄然离开客栈，潜到刺史府前。但是不能走正门，于是大家便翻墙而入。

刺史府里守卫森严，岗哨众多，三人沿着黑暗的角落行走，才躲过那些来往巡逻的守卫。穿过前院、中庭，来到后院，后院有一座房子尚有灯光，三人走到这房子前，长卿道：“这里应该就是那位公子住的地方了。”

龙葵这时走到窗下，打算偷窥房里的情况，景天趋近来轻声
道：“偷看……不太好吧……”

龙葵道：“那你别看啊！还凑过来干什么？”

景天其实也想看看里面的情况，便说：“我看！我看！你小声点儿……”

“这还差不多……”

长卿也只好走上来，和他们一起从窗下偷窥里面的状况。

果然看见云霆正与雪见在里面交谈，云霆脸上流露诧异之色
道：“雪见！你真的要跟我成亲？不后悔？”

雪见道：“要我说多少次你才信啊？你只要替我报了仇，我马上跟你成亲！”

云霆仍是惊讶地问道：“无论是谁，只要能替你报仇你就下嫁？”

雪见道：“当然不是！如果我不喜欢那人，我只会很感激他，不会嫁给他……可是！不论我多么喜欢一个人，如果他不能替我报仇，我是绝不会跟他的！”

云霆道：“那么……那位景公子……就是因为不能替你报仇……”

雪见不耐烦地说：“你烦不烦啊？都问了一晚上，我说过了，我跟他没什么，是他总缠着我！”

云霆才道：“好！我不过问你的事情，但是你要嫁给我，总要了解一下我的过往，我自幼就跟常人不大一样……”

雪见道：“我知道啊，你会发电，我不怕，也不在乎！”

云霆摇头道：“不仅如此……因我常常不小心电到别人，所以下人都不愿服侍我，唯有一个叫雨舒的丫鬟，自从我娘亲过世之后，她始终在我身边，我很喜欢她。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我请求爹将她许配给我……”

雪见道：“那，她现在怎样了？……她长的好看吗？”

云霆道：“她不算漂亮，但是很清秀……这边有我亲手为她画的肖像……”

说完，云霆便转身走往房子的另一边，雪见也跟上去看。

由于他们走到了房子的另一边，所以景天他们这个角度便看不到了，龙葵急道：“哎呀，看不到了……”她往另一边望去，原来另一边也有窗户，于是就走过去，并招呼景天和长卿道：“这边、这边！快来呀。”景天和长卿便也跟了上来，继续窥探里面的情况。

只见这里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像，二人就站在画像之下，画像上的姑娘果然清秀可人，云霆对雪见道：“我知道爹爹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但雨舒不在乎作妾，我也答应她绝不再娶……名份我们都不看重，只要两情相悦就好。可是……可是新婚之夜，不知如何……我的灵力竟然失控，在睡梦中将她……杀死了……”

雪见听闻此语，也吃了一惊，云霆接道：“此后我的力量在夜晚便不能控制，因此只得四处杀妖，最近几月妖魔滋扰增多，我夜夜不得空闲，不为自己，也为百姓，杀的多了，总不至于长夜寂寞……说真

的，我发射雷电的时候真的没看见那妖怪抓着你.....其实就算看见了也没有用，我根本控制不住.....”

雪见道：“你那时候的样子好像灵魂出了壳一样！”

云霆道：“是啊.....爹爹严令百姓入夜不准上街，五年来我没有伤过一个人.....那时候我的感觉，就好像看到雨舒再次离我而去一样.....可是你一出声，我的心就放了下来，没想到天地间竟有你这样一个不怕电的女子.....仿佛上天专为我而造的一样。”

雪见道：“如果.....如果不怕电的是雨舒就好了.....你是真心喜欢我，还是.....只是因为我不怕电呢？”

听到雪见这一问，云霆不由愣了下来，然后徐徐回身，吟唱道：“身世飘零叹孤独，回顾盼相扶。情天不老，雷霆易逝，雨过云舒！相思不忍轻离别，携手更如初。风急波涌，扁舟不系，终恋江湖！”

忽然，云霆回身向雪见示意道：“嘘！听！外面似乎有什么声音.....”

雪见道：“啊？天已经黑了！你忘记出去杀妖了，不会有事情吧？”

云霆道：“我出去看看！”说着，便立即往房外奔去，雪见马上道：“等等，我也去！”便也飞奔跟来。

果然如他们所料，原来是有大批妖魔突然从天而降，杀入了刺史府内，云霆和雪见跃出房来，看见有妖怪闯入，也大为吃惊。云霆立即提声高呼：“大家听着！不准轻举妄动，照顾好老爷，在房间里不要出来！”

但是妖怪已经逼近，云霆连忙挡在雪见身前道：“不要怕，跟着我就好！”雪见却亮出双刺道：“我帮你！”云霆道：“不用了！”

就在这时，只见一人狼狈地跑了过来，并呼唤：“霆儿！救我！”原来竟是云霆的父亲、雷州刺史云垂野，他正被两只妖怪追杀。云霆急忙上前把父亲救下，说道：“爹爹莫怕！”便让父亲退到自己的身后。

可是妖怪的数目越来越多，云霆便开始运起雷电，准备抗敌之际。突然，从房子的暗角处跃出一人来，大声道：“别怕，我们来了！”原来是景天拔剑而出，与此同时，长卿、龙葵也双双跃出，他们便合力，一同杀妖。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1:4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一章 神魔之井通神界

第十一章神魔之井通神界

第十一章神魔之井通神界

妖怪虽然众多，但是有了景天、长卿、龙葵三人相助，实力大增，经过众人一番痛杀，总算把群妖杀得干干净净。战斗结束之后，龙葵也变回了那个善良的蓝发龙葵。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但雪见马上冲着景天道：“讨厌！多事！谁要你帮啊？我一个人也对付得了！”

景天连连道：“是、是！又妨碍唐女侠大显身手了……”

雪见道：“哼！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一直在这里偷听是不是？”

景天怔住：“这个……”

雪见又向长卿道：“徐大哥！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干这种勾当？”

长卿道：“雪见！不要闹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云垂野看着景天三人，便说道：“你们是……”

云霆忙道：“爹！没事的！这几位是我朋友，我先扶你回房歇息吧！”

云垂野明白了，便应道：“好……”云霆就扶着父亲，送他回房。

这时，景天对雪见道：“好啦，回去吧！”

雪见却道：“不要……！”

龙葵知道雪见是为了她的原因，心里有些难过。

云霆送了父亲回房之后，又回到这里，对三人道：“几位此番夜闯刺史府事出有因，家父不再追究了，请速速离开吧！雪见，你……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跟他们走？”

雪见登时左右为难：“我……我……”

景天道：“雪见……你误会了，我跟小葵没什么的，她其实是我妹妹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妹妹跟哥哥撒娇有什么关系？”

雪见却道：“我、我才不管你们什么哥哥妹妹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龙葵走上前对雪见道：“我……对不起！雪见姐姐，对不起……哥哥真的很担以你，你还是回来吧！”

景天也温言相劝道：“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雪见语气有所放松道：“我……才没有生气呢……”

长卿道：“那就一起走吧，素昧平生的，也不好再打扰云公子了。”

云霆一听，立即问道：“你们是什么人？雪见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景天道：“我们是蜀山弟子——”

长卿则道：“我们是朋友。”

云霆听见景天自称为蜀山弟子，颇为意外，便道：“刚刚……你说你们是蜀山弟子？那可否让我不再发电，我不想再无意中害人，不想再离群索居，谁不想有朋友呢？”

雪见道：“你算是求对人了，如果他没有办法，天下人就没有谁有办法了！你知道吗？我这位徐大哥可是蜀山掌门的高徒呢！”

长卿道：“你既然是天生灵力，却不能控制，想必是身上有什么仙家法宝才会如此。”

云霆怔道：“法宝？因我会发雷电，自幼便从不佩戴饰物，又因家父素不信怪力乱神，也没有求过佛道两家的护符。”

长卿沉思片刻，便道：“既然如此，法宝一定是在你体内，我用法力将它吸出。如何？”

云霆又有些犹豫，他说：“若是昨日你问我此言，我定会连连称是，可今晚情形，我若是常人，定然不能保全全家，近日妖孽猖狂，我若失去灵力，恐怕不出几日，雷州便成一座空城。”

长卿便问道：“你知道为何雷州妖孽频生吗？”

云霆道：“这几月听说和蜀山锁妖塔倒塌有关，之前数年……雷州也屡有妖孽滋扰，是否有关风水、地脉？”

长卿道：“不然，你之所以有雷电之力，我估计全因你体内法宝所致，而且，这个法宝很有可能就是‘雷灵珠’！”

景天一听，便诧异道：“雷灵珠？”

云霆也是为之一怔：“雷灵珠……？”

长卿道：“那些妖孽也是因为觊觎雷灵珠才不断滋扰雷州的，若没有雷灵珠，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妖孽，而今蜀山封印锁妖塔需要雷灵珠之力，你是否愿意将它交给我？我会传音回蜀山，请掌门派弟子保护雷州，如何？”

云霆沉吟一阵，依旧有些犹豫道：“若真如你所言……”

雪见马上道：“还犹豫什么呢？只要没有了雷灵珠，想和谁在一起都可以了！”

云霆被雪见一语说得豁然开朗，再无顾忌，便道：“好！你作法吧！”

长卿点头道：“好！”便让大家散开，然后祭起蜀山仙术，一股力量把云霆全身罩住，然后长卿口中念念有词，片刻之后喊了一声“起”，便从云霆体内升起一股紫光，一颗发放着紫色光芒的灵珠便被吸了出来。

长卿把那颗灵珠吸到了掌心之中，才把仙术止住，灵珠的紫光也徐徐熄灭下来。大家定眼看着长卿掌中的灵珠，大为称奇。云霆马上试着再施雷电，果真再也使不出来了，不由悲喜交集道：“果然！我已发不出半点雷电了……唉！雷灵珠……若当初就没有它该多好……”

景天看着“雷灵珠”，也是十分兴奋地说：“太好了！又找到一颗灵珠了！”

话音刚落，就突然传来另一把浑厚的声音道：“那么想要这东西吗？”接着，华光乍现，一条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不是别个，正是那个把魔剑当给景天的赤发男子。

景天一见，马上说道：“什么？啊！是你！红毛，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赤发男子道：“你叫我什么？”

景天道：“不对吗？我拿你当朋友，你却连名字也不告诉我，真小气……”

那赤发男子沉声道：“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景天却道：“你没说过啊……我记性好着呢，你绝对没说过！”

赤发男子深沉地说：“你！可以叫我重楼。”

景天嘀咕道：“重楼……这名字不错啊，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时，重楼指着景天道：“这东西你本来也有一个——”

景天一听，又是一阵诧异：“不可能！我的收藏品一共三百四十八件，都是考证过有年代有出处的，除了打碎过一个之外，从来没有丢失出让，并没有这么一个珠子啊！”

重楼道：“不记得了吗？想要风灵珠的话就跟来！”

景天道：“真的有风灵珠吗？去哪里？”

重楼道：“神界。”

众人一听，半信半疑，雪见道：“骗人！什么神界？别听他胡说八道！”

重楼立刻厉声道：“闭嘴！本座没有跟你说话！”

雪见也登时被吓住了，景天则大为思疑，便追问道：“神界？我是凡人，怎么能去神界呢？我跟神界有什么关系？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我的事？”

重楼道：“多问无益，想取就来！”

景天马上道：“好！我跟你去！”

长卿急忙欲劝阻道：“小天！”

重楼用眼尾向众人一瞟道：“怕了吗？”

景天道：“这个……神界除了灵珠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宝物？”

重楼冷冷道：“哼！你去了就知道！”说罢，回转身来，再唤道：“跟来！”便立即化成一道光芒，消失于夜空之中，而在他消失后的原来位置上留下了一个法阵，似乎就是给他们跟上来的路径。

雪见道：“呃！什么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景天既然已经决定跟随一行，长卿等人也只好舍命相陪了，于是他们拜别了云霆，一同踏入那法阵之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里。

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重楼已在等候着他们，重楼冷冷地说：“哼！要考虑这么久吗？”

景天道：“是啊！这里是什么地方？”

重楼道：“这是‘神魔之井’，连接两界的唯一通道，本来只有神魔可入，不过你们这样有点修为的凡人也勉强可以。”

景天一听，马上道：“凡人？那鬼不可以吗？小葵怎么办？”

龙葵有些着急，立刻双眼通红道：“哥哥……不要丢下我。”

景天忙道：“放心！我不会的！”

重楼便道：“这很简单！把她变成凡人便可。”说完，只见他右手一提，便发出一股灵力，贯入龙葵的体内。

龙葵顿时感到全身散发着截然不同的能量，她说：“我……好奇怪，好像有了身体一样，很温暖……你、你本事那么大，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有身体吗？求求你！”

重楼道：“本座不喜多管闲事！”

龙葵道：“我要怎样做才会有，求求你！告诉我吧.....我真的很想要有身体.....真的！”

景天也出口恳求道：“你本事那么大，一定有办法的，帮帮小葵好不好？”

重楼道：“你到底要去神界，还是要在神界浪费时间！”

龙葵仍然不肯放弃，她哀求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只要.....只要你能让我拥有身体，哪怕一天也好，一刻也好.....我要摸摸哥哥，也让哥哥能抱抱我.....”

雪见一听，马上醋意大生道：“你.....说这话.....”

景天这时道：“小葵！不要说了.....”

重楼冷道：“哼！求人不如求己！”

龙葵怔道：“.....求己？要怎样做呢？”

重楼没有再说，而是背转身来。

长卿此时问道：“真的有灵珠在神界？”

重楼道：“不信就请回！”

景天道：“我信！我当然信.....从这里走过去就是神界了？”

重楼道：“不错！但是既然叫‘神魔之界’，即可一步跨越两界，也可落入万劫深渊，永困井底。到时候不要指望我会救你们。”

景天笑道：“呵呵，你一直都这么帮我，如果出了事，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重楼道：“总指望外力相帮，什么时候能强大起来？你……”

景天听不明白他话中意思，说道：“我……”

雪见看着远处黑沉沉的方向，不由畏惧起来：“我……我不要去了，那边好黑好可怕……”

重楼冷哼一声，似有取笑雪见之意，雪见马上道：“有什么可笑的，女孩子就是怕黑，可不是我胆小。”

重楼道：“何来何往，有何可怕？”

景天问道：“什么意思？”

重楼道：“过去之后自然就知道，这个拿着，方便在神界行事。”便把一块令牌交给了景天。

景天拿着这面令牌，问道：“这是什么宝贝？送给我了？”

重楼道：“神界的令牌，没有它，寸步难行。”

长卿忍不住问道：“阁下……如此相助，意欲何为？”

重楼道：“哼！在本座眼里，人间纷争有如蝼蚁相攻，毫无意义。本座怎么会屈尊相助？”

长卿正色道：“不然！铲除妖孽，护佑众生，乃我蜀山——”

不等他把话说完，重楼便严厉地说：“无知！神鬼妖仙皆为众生，你有何本事护佑？先顾惜你最亲近之人吧！”

龙葵道：“你是说……紫萱姐姐出什么事情了吗？”

重楼又不回答她的话，只说：“多说无益！”说完，便又化作一团华光，消失踪影。

长卿不由担心起来：“紫萱……紫萱不会有事情的，一定不会！”

接着，他们便一同踏进了神魔之井的去路，也随即在黑暗中各自分散开来。

景天在迷糊之中，忽然看见眼前出现许多的宝贝，金光灿灿，不由露出喜悦之色道：“太、太好了！这么多……这么多宝贝，天啊！这就是神界吗？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神仙！啊！这些都是我的啦！”

这时，龙葵跑到他身边道：“哥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伤了？”

景天却突然双手抓向龙葵的肩膀道：“啊！青玉观音！跟真的一样耶！这么大，得值多少钱啊？”

龙葵惊讶地说：“哥哥……不要……不要这样……不可以！”说着便挣脱他的双手。

景天惊道：“咦！见鬼了……这玉观音还会动呢！”

就在这时，龙葵又变成了黑发的模样，她怒喝道：“喂！醒醒！别做白日梦了！这里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妖怪啦！你要被吃掉啦！快醒醒啊！”

话犹未了，果然有几只妖怪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张牙舞爪地向二人逼近。龙葵咋舌道：“耶？果然是话不可以乱讲，这下麻烦了……”急忙双手猛推景天道：“醒醒！醒醒！醒醒！天哥，醒醒啦！”但是景天仍然迷迷糊糊的，双眼发直。龙葵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便立即引出雷电之术，劈中景天。

景天被雷电所击，方才清醒过来，惊道：“吁——谁打我？哎？宝贝呢？”

龙葵道：“还宝贝呢？先保命要紧吧！”

景天才看见有妖怪向他们扑来，二人急忙出手。所幸这些妖怪都只是低级别的小妖，根本经不住二人的一击，瞬即消灭掉。

景天这时环顾四周一眼，说道：“不对啊？这里是哪里？那些宝贝怎么通通都不见了？”

龙葵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贝，你是被妖怪迷惑了啦！”

景天道：“不对！刚刚明明就是有好多宝贝的！有一个一人高的青玉观音，我还抱过的啊……”

龙葵马上笑了起来，说道：“嘻嘻，你刚刚是抱我来的！不要害羞，要是想的话就再抱啊，我难道不是宝贝吗？俗话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娘’嘛！”

景天马上变得忸怩地说：“我才……我才没有想呢！”

龙葵笑道：“嘻嘻，不要嘴硬啦，脸都红了呢！好好玩！”

景天全身发烫地说：“才没有！我……我不过是刚刚杀妖怪出了点汗，有点热罢了……”

龙葵故意道：“喔哦——热了呀！那就脱件衣服吧！我也有点热了呢！”说着便要解衣。

景天吓了一跳，慌忙道：“别！你可别脱衣服！”

龙葵道：“哎呦！还装正人君子呢，你又不是没看过我不穿衣服的样子。”

“我.....我又不是故意的.....”

龙葵见他这般模样，也不再跟他逗下去了，便说快些赶路，前往神界。二人这才一同登程，希望在路上能与雪见和长卿会合。

他们进入通道，这里其实就是神魔之井的下层，他们走到一处尽头，启动了一个机关，然后从另一条路进入，便来到了通往上层的入口。因为刚才已经开启了机关，入口也告打开了，二人便一起走进去，登往神魔之井的上层。

才登上上层，便看见雪见坐在远处的地上，正在伤心地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欺侮我？你们不认识我了吗？为什么？我不要！我不要.....”

景天急忙上前唤道：“雪见！雪见！我在这里，你醒醒，没事了！”

龙葵道：“她跟你刚刚一样，也被幻觉迷惑了耶！不过呢，看样子她在做噩梦，不像你，脑袋快掉了还在做美梦。”

景天问道：“那你刚刚是怎么叫醒我的？”

龙葵道：“用‘雷咒’呀！”

景天吓了一跳道：“雷咒？你够狠！难怪打得我那么痛.....”

龙葵道：“好啦！好啦！不然你怎么会醒，打痛哪里了，我给你揉揉。”

就在这时，雪见从地上爬起来，垂头丧气道：“既然你们都不要我了，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世上？来啊！来杀我！”

景天忙上前按住她的双肩，用力去摇动她说：“雪见……雪见，不要怕，我在这里保护你，快醒醒！”

但是雪见仍然痴痴呆呆的，还用力把景天推开。就在这时，龙葵便引动雷电之术，一束强雷在雪见的脚边轰起，这才使雪见惊醒过来。

雪见看到景天在面前出现，立即指着他说：“景……景天！刚刚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凶？”

景天忙道：“别怕，那是假的！”

雪见怔道：“假的？什么假的？”

景天解释道：“你不要着急，先平静一下，我是说这里似乎能让人产生幻觉，你看到的東西都是假的，我刚刚也是这样，多亏龙葵叫醒我。”

雪见不屑道：“哦？那我要好好谢谢她了……”

景天道：“对啊，这次多亏了她呢！”

龙葵道：“就是！就是！天哥，你怎么谢我？”

雪见没有理她，她顾盼了周围几眼，便道：“咦！花楹呢？花楹！花楹！”

喊了几声以后，花楹终于从黑暗处飞了出来，围着雪见飞了几圈，十分欢喜的样子。雪见方才松口气道：“花楹！好花楹，你到哪里去了？急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丢了昵！”

花楸飞到雪见面前，叽叽咕咕地跟雪见说了一大堆话，景天完全听不明白，便问：“它说什么？”

雪见道：“她说我刚刚攻击她，她只好逃跑……”

景天点了点头，然后说：“好啦！现在没事啦！我们出发！去找徐大哥！”

雪见这时望向景天，突然惊叫道：“啊！你受伤了！”

景天愣道：“没有啊？”

雪见便指向他的胸口道：“你胸口这里有血……”

景天一听，马上醒悟，急忙向自己的胸口上望去：“啊！难道？”他双手伸出怀中，摸出了一块断裂掉的玉佩来，不由沮丧地说：“啊！果然，我最值钱的汉龙纹青玉佩……被打碎了……”

雪见则关切地问道：“喂！先别管玉佩啦！伤得重不重啊？”

景天却拿着玉佩，呆呆地说：“这是我替冯木匠打杂整整半年才换来的……我最最珍贵的宝物啊！”

雪见道：“是我弄的吗？大不了赔你一个好了。”

景天道：“天底下只有这一个，这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那冯木匠不识货，这么便宜就被我弄到手，以后哪找这好机会去？”

雪见道：“放心！不就是‘价值连城’吗？不是‘无价之宝’就好，我一定找一个比这个还珍贵的赔给你！”

景天道：“说得容易啊……找不到怎么办？我还能硬要吗……还不是不了了之……啊……好可惜……”

雪见道：“在说什么啊？我堂堂唐女侠一言九鼎，说话一定算话的！”

于是，三人又边吵边走，继续前进。他们在上层这里开启重重机关，穿过一个魔方形的迷宫，终于来到了神魔之井上层的顶端部位。

长卿正满脸悲哀地说：“紫萱……如果可以，我宁愿自己死千次万次，也不愿伤你分毫。可是……锁妖塔一定要封印，为解救万民，铲除妖孽，一定会有所牺牲。紫萱！对不起！紫萱！我们来生再见！紫萱——”

就在这时，只听重楼的声音响起道：“哼！牺牲他人，居然说得如此问心无愧，冠冕堂皇！”

长卿当即惊道：“谁？谁在说话？”

接着，重楼便出现在长卿的面前道：“解救万民？哼！其实是自己想当英雄！”

长卿怒道：“胡说！我不是！”

重楼道：“那就去死吧！紫萱死了，你怎么可以独活？”

长卿顿时念叨着说：“紫萱死了，我怎么会独活……紫萱死了，我怎么会独活？紫萱死了，我怎么会独活！”想到这里，他似乎真的想一死了之。

就在这时，景天大呼道：“徐大哥！”接着，景天、雪见、龙葵一同飞奔而来，龙葵并引动雷电，击中长卿，使他清醒过来。

长卿惊讶地看着重楼道：“你、你怎么在这里？刚才的幻觉是你在捣鬼？”

重楼道：“哼！你这种人，不配做人！”

长卿问：“何出此言？”

重楼道：“六界之中，唯人有情，可成夫妻，却偏有人不知珍惜，妄想修仙！”

长卿道：“我蜀山奉神降大任，护佑人间，铲除妖孽，自当精修猛进，方能不辱使命！”

重楼道：“六界兴衰，自有天定，岂是凡人能改？你小子又是什么东西？不惜因缘，妄谈天下。”

长卿道：“阁下似乎对我与蜀山成见甚深.....也罢，烦请阁下勿置喙他人家事。”

龙葵道：“笨！是他喜欢上你老婆了，你要小心一点哦，不然老婆会被别人抢走！”

重楼听龙葵口出恶言，不由怒道：“找死？”

重楼这一声怒喝，竟然让龙葵心胆俱颤，忙道：“我.....我随口说的.....”

重楼道：“魔骨，去！”便召唤出一只巨大的魔骨妖怪来，重楼则先行离去。四人急忙全力迎战，这只魔骨妖怪不惧法术的侵袭，龙葵和长卿各自施展最强的法术也伤不了它。景天急忙催动魔剑杀上，魔骨挥臂向景天扫来。景天急忙足尖一振，腾身跃起，挥剑向魔骨的背上劈来。这魔骨妖怪的反应很是缓慢，所以景天从跃起到出剑，魔骨竟然未能及时应对，被景天一剑劈中背部，竟把它的一根骨头给劈断了。

魔骨怪叫声中，全身颤抖，似乎感到剧痛。景天马上意识到魔骨不惧法术，却惧怕普通的物理攻击，他便对其余三人道：“这妖怪惧怕攻击，大家全力上啊！”长卿也连忙拔剑，与龙葵、雪见一同围攻上前。四个人用尽各种招式对魔骨进行围攻，经过十几波的攻势之后，终于将这魔骨打得支离破碎，变成一堆四散的枯骨。

消灭完魔骨之后，雪见就问长卿道：“徐大哥！刚刚你们在说什么啊？”

长卿皱了一下眉，然后道：“没什么……他居然能控制我的幻觉。”

雪见道：“这里是他的地盘，他要搞什么，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长卿问：“你们也有过幻觉吗？”

景天道：“是啊！我幻想周围全是金银财宝，雪见她居然梦到我伤害她……”

雪见道：“金银财宝？你想得倒美！”

长卿则道：“我……我是梦到封印锁妖塔的情形……”

雪见道：“我听你一直叫紫萱姐？还说对不起。”

长卿道：“是……当时她为封印锁妖塔而牺牲……不说这个，这里似乎有能让人迷幻的瘴气，我们要速速寻路离开！”

景天道：“那……那个重楼，到底是何方神圣？”

长卿道：“不知道，希望到了神界，一切便能明了……如果，真能到神界的话……”

四人便向前走了一会儿，看见有一个法阵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便试着走上那个法阵中，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法阵会将他们传送到什么地方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2:07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二章 神界之行身世现

第十二章神界之行身世现

第十二章神界之行身世现

从法阵出来之后，果然是神界所在，到处仙踪飘渺，仙气浓郁，眼前出现一座高大的门楼，正是神界入口——南天门！

四人向门楼走来，一名身穿金甲，手持长戈的守卫便闪出来，把手中长戈一横，拦住去路道：“请出示令牌后通过！”

景天马上想起重楼给他的令牌，便掏出来道：“是、是这个吗？”

那守门的天兵一看，便点头道：“令牌勘验无误，请通过。”于是就放了景天过去。可是当雪见准备过去的时候，天兵又把长戈一横，挡住雪见道：“请出示令牌后通过！”

雪见怔了一下，便道：“喂！刚刚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天兵却只道：“请出示令牌后通过！”

雪见恼道：“傻瓜！你到底懂不懂人话啊？景天！把令牌丢给我！”

景天不解地问：“你要干什么？”但他马上想到道：“不会吧？这样也可以啊？”

雪见道：“当然可以！你没发现他有多傻吗？一个令牌，过一百个人也可以。快点！快点给我！”

景天连忙把令牌抛到雪见的手上，雪见把令牌向那天兵出示道：“那！给你看！要看仔细哦！”

天兵果然道：“令牌勘验无误，请通过。”便把雪见放了过去。

雪见笑道：“耶！傻瓜笨蛋！”接着，她又把令牌抛向长卿道：“徐大哥，接好了。”

长卿就伸手在空中一抄，稳稳地接下了令牌，但是他把令牌先交给龙葵道：“你先！”

龙葵此时已经变回了那个蓝色头发的善良龙葵，她接过令牌道：“好！”便走上前向天兵出示。

天兵又道：“令牌勘验无误，请通过。”龙葵有礼貌地说：“谢谢！”便也顺利通过。

最后，令牌交到长卿手上，长卿也上前道：“请看！”

天兵依旧答道：“令牌勘验无误，请通过。”

终于，四个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南天门，景天不禁觉得好笑：“吁……好啦！我们走！”

雪见道：“等等！这家伙好好玩！我要再逗逗他！”

长卿马上道：“雪见！不要惹是生非了，快走吧！”

雪见才道：“好～～～！真没意思……”就和大家一同走进神界。

难得来到神界，他们自然要好好游览一番，顺便也打听打听消息，于是他们分开，各自行动。

景天当然都不明白神界里面的人谈论的事迹，毕竟他们谈论的是仙人之事，景天听得好生没趣。走着走着，在西北方的位置，看见龙葵正与一名仙童在说话，景天便趋近观察动静。

只听那名仙童道：“不舒服是不是？我猜你一定不是神！”

龙葵怔道：“啊！你怎么知道……不对，我是神，谁说我不是？”

仙童道：“说谎不是好孩子！不是就不是，怎么啦？没什么好丢脸的，我和你一样，只是个仙而已，慢慢修炼就好了。”

龙葵问道：“你怎么看出我不是？”

仙童笑道：“嘿嘿！你第一次来神界吧？我可是已经来过好多次了，神人都会吸风饮霜，所以这里的气稀薄些，头一次来的仙人都会觉得胸口有些闷，吸气不大顺畅，对不对？”

龙葵道：“是有一点……”

仙童道：“那！照这个方子，酿成‘天仙玉露’喝下去就没事了，不过要记得只要在神界，每天都要喝哦！”说完，便把一张配方送给了龙

葵。

龙葵欣然收下，这时景天走了过来道：“我也要喝！”

仙童立即道：“你是谁啊？讨厌！我在跟姐姐说话，你不要来打岔！”

景天道：“你的姐姐是我的妹妹，我不该问一句吗？”

仙童打量了二人几眼，便道：“不像……你们两个的骨骼一点都不一样，肯定不是亲妹妹，再说……你的体气这么浊，好像是凡人哦！”

景天忙道：“什、什么凡人？我只不过修为比较浅罢咧！”

仙童道：“你说话可真俗气，到底是谁座下的弟子啊？”

景天心中暗叫不妙，便说：“我……那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仙童道：“不说算了！想必也没什么名气！”

景天见他没有再追问，才松了口气，连忙走开。

走出不远，他又看见雪见蹲在地上在弄什么，景天便跑过去唤道：“喂！雪见，你在干什么？”

雪见听见景天呼唤，连忙站起来，装作若无其事道：“没、没干什么！你干嘛总跟着我？”

景天走近雪见的身前，便有所发现道：“没什么？不会吧？我刚刚看见你用兵器刻什么东西……”

雪见道：“要你管！”

景天道：“不会是在刻‘唐雪见到此一游’吧，哈哈！”

雪见恼道：“不许笑！再笑我生气了哦！”

景天道：“难道我猜对了？我看看。”便走到雪见刚才蹲着的位置一看，竟然发现地上有一块石被割裂了，景天道：“啊？你胆子也太大了，神界的东西你也敢毁坏？你刻它做什么？”

雪见道：“你管不着……喂！你说这里的石头会不会很值钱？”

景天道：“那当然！很多书上都说了，仙家神界随便一个东西，拿到人间都是威力无穷的法宝。”

雪见问道：“比你那个什么破烂青龙玉佩如何？”

景天道：“什么‘青龙玉佩’啊？是‘汉龙纹青玉佩’！”

雪见道：“哎呀！怎么这么罗唆，管他的呢！我只问你哪个值钱？”

景天道：“当然是神界的东西值钱啦，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你、你是要把这个石头弄下来赔我？雪见！你对我真好！”

雪见道：“臭美！我答应要赔给你的，自然要说话算数。可这里也没什么能带走的东西，只有镶在这里的石头似乎还可以弄下来。可是……我一直在弄啊，手都起泡了，还只有这么一点浅浅的刻痕。”

景天道：“既然很硬就不要弄了。”

雪见再往地上望去道：“也不是很硬，只是它自己会复原——啊！都是你，跟我乱讲话，刚刚的功夫又白费了！”

景天道：“好了，雪见！我真的觉得无所谓。不要弄了！有你这心意给我，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

雪见听了，心里很是感动，但是她的嘴里却不示弱地说：“你说的哦！不要后悔！那我可不欠你什么了！”说完，转身便走。

景天唤她：“雪见！”但是雪见已经去了远远。

景天继续在神界之内走动，当他来到北面的天门时，忽然迎面跑来一人，与景天照面，那人一见景天，便诧异地说道：“咦！你……你不是被贬下界了吗？怎么？还没有执行？”

景天听得一脸糊涂，生怕露了破绽，便随口答道：“啊？是……是啊……不知道为什么……”

那人道：“也难怪，最近事情很多，众神已经焦头烂额了。女娲的事情你是知道的，还有水碧也私自下界了，夕瑶那里好像也有事，但是我不太清楚。对了！她跟你很熟，你知道她出什么事了吗？”

景天怔道：“夕瑶……我不知道。”

那人道：“你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不过也难怪，到了下界可是前途未卜，多保重啊！”

“好！”

说完，那人走出几步，却又突然回身道：“你……你不是——！你、你是凡人……？”

景天闻言，大吃一惊：“啊？我……”

可是那人却道：“是去神树看夕瑶的吧？好！果然还是你有胆识，就当我没看见，再会！”说完，便飞奔而去。

景天愣在当地，心想：“夕瑶？.....是什么人啊？”

他走到北面天门的时候，就听见龙葵在背后呼唤：“哥哥！”景天回头一看，就见龙葵和长卿一同赶了上来。

景天忙问二人：“咦！雪见呢？”

长卿道：“刚刚还见到她呢！”

景天便道：“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找她。雪见这家伙.....”便急忙往回走，去找雪见的踪迹。

来到神界东南方的一座牌楼下，终于找到了雪见，景天道：“雪见！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要出发了。”

雪见却道：“我.....我不想去了，我突然觉得很害怕。”

景天道：“没关系的！有我和徐大哥在呢！”

雪见道：“可是，这里是神界啊！人再强，在神面前也不过是小蚂蚁一般，我心里好难受，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会有危险——”

景天道：“行走江湖，危险是一定有的.....你胆子不是一向很大吗？今天怎么了？唐女侠？”

雪见道：“我也不知道，我心慌得厉害.....我.....我.....”

景天道：“你要怎样就说啊，你以前可从来没这样吞吞吐吐，是不是损坏神界圣物受天谴了？”

雪见道：“不是！不是.....我.....我们回去吧！大家一起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不管什么蜀山派，也不找什么灵珠了，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不好吗？”

景天道：“那怎么行？徐大哥一定不会同意的！”

雪见道：“那你呢？你同意吗？”

景天愣道：“我.....我无所谓，可是这样做未免对不起徐大哥.....还有.....我们怎么回去呢？神魔之井那边已经过不去了.....”

雪见道：“真的？那怎么办？”

景天道：“只有向前闯了！打起精神来，相信我，一定不会有事的！等我们回到人间，如果徐大哥、紫萱姐和掌门他们不反对，我们就一起找个地方隐居，好吗？不过.....要带上小葵，可不可以？”

雪见道：“好！这是你说的，将来可不能反悔！”

景天道：“好！君子一言——”

雪见应道：“快马一鞭！呵呵！”她马上转忧为喜道：“嘻嘻！我先走了，你快点跟来哦！”就飞快地向北面天门跑去。

景天看着雪见变回原来的样子，这才放心，才缓缓跟了上来。

大家在北面天门会合，龙葵对景天说：“哥哥，有个仙童和我说，从这个出口过去就能到神树了。”

长卿道：“小天，凡人在神界不宜久留，我们应该速速起程寻找灵珠，然后回到蜀山复命。”

景天同意，大家便立即从北面天门出去，踏上了神树的第一层。

神树乃是一株参天巨木，贯通仙凡两界，四人踏上神树，沿途遇到不少散仙的袭击，都被他们合力击退，而且还有各种奇异的障碍。有些巨木挡道，便由长卿用剑劈开；有瘴气的地方，则由雪见用唐门

的解毒之法破解；还有一些被巨石塞断的路，则由龙葵用灵力把巨石移开。他们就这样越过一层又一层，最后来到了神树的第六层上，只见一位美丽的姑娘站在一片巨大的叶子上，手中握着一支神木杖，似乎正在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当景天等人走到她面前时，这位姑娘便对景天说：“你……你果然来了？真好，能最后再见你一面……”

景天疑惑地问道：“你、你是谁？”

“我是夕瑶，忘了吗？也难怪……你心里只有剑，只有争胜，就是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很少在意我……”

她的语气显得无奈和凄凉，景天听她说出自己的名字，马上想起道：“你就是他们说的——夕瑶？我们以前见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但是对你感觉很熟悉……”

夕瑶道：“想起来了么？你原来就是镇守这‘神魔之井’的神将，常常和魔界发生战斗，每次受伤之后都到这里来让我为你疗伤。而你几乎所有的伤都是一个魔尊留下的，你们每次争斗都是不分胜负，你说你很喜欢这样的对手……”

景天立刻领会到夕瑶所讲的魔尊是谁，便道：“啊？原来是他！”

夕瑶接道：“那一次你和他居然约定在一处新发现的仙界中决斗，我很后悔没有阻止你……因为没有谁会想到你们的争斗竟然旷日持久，由于‘神魔之井’无人看守，魔界来犯，神界知道了你私斗的事情，派兵捉拿。听说就在神兵找到你们的时候，你因为分心而落败，佩剑被打落人间，成为蜀山镇妖剑！你也被贬下界成为人……”说到这里，夕瑶停了下来，然后从袖里取出一颗碧绿色的灵珠来，说道：“这个，就是那日你给我的‘风灵珠’……现在还给你，我知道你在找它。”

夕瑶的手往前一送，灵珠便自动飞到了景天的手中，景天接过风灵珠，沉吟道：“这个……谢谢！但是我……”

夕瑶却打住他的话道：“快走吧！他们很快就会杀来的，以你带罪之身，如果被抓到，难逃‘永劫之死’。”

景天接道：“可是……我还是不大明白……”

夕瑶又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时间不多了，跟我来！”转身便要领他们走。

可是，雪见忽然说道：“且慢！你……你……我要看看你的脸！”

夕瑶怔了一下，然后缓缓说道：“我的脸就是你的脸……”

雪见立即追问道：“那我……你是谁？”

夕瑶道：“你是我，我也是你……唉……早知道一定瞒不过去的……”说完，又回过身来。

雪见继续追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的事总是别人来告诉我……为什么……”

夕瑶道：“一定要说吗？不知道对你会更好。”

雪见道：“告诉我！我要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究竟是什么人？”

夕瑶只好答道：“你其实不是凡人——”

雪见当真大吃一惊，连景天他们几个也感到惊讶，景天道：“什么？怎会？”

夕瑶道：“我的职责是照料这滋养天界的神树，一直都是一个人，日子久了，众神似乎觉得我就是树，树就是我了……只有他……偶尔会来这里找我，让我不至于忘了怎样说话，虽然，他说的那些打打杀杀的灵力、仙术、剑法什么的我都不明白。可是……那些话，我每次都会在心里默念成百上千遍，一个字都不会错。”

景天道：“你……”

夕瑶接口道：“很痴是吗？可是，像我这样在一个地方待上千亿年，只重复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这棵树，如果是人，大概早就疯掉了，或者死去，有时候，能死也是一种幸福……他也差不多，只是守着一扇门，所幸常常会有对手，不像我这样寂寞。”

景天道：“对手……就是那个重楼？”

夕瑶道：“没错……可惜好景不长，他下界了，我实在忍不住不想他……就在今天，本来应该一万年只结一个果实的神树，竟然结出并蒂双果，我偷偷瞒下一个，以果为心，以枝叶为体，以自己为范本，再造了一个女子，投入下界。唉……我一向很守规矩，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做，也许，我也想随他做凡人吧！”

雪见听了夕瑶的这一番话，马上说道：“那、那个人……那就是我吗？”

长卿猛然省悟道：“天上七日，世间千年……啊！我们回去，人间岂不是已经沧桑变换！”

夕瑶道：“放心……我自有办法让你们何来何往，一时一刻也不会偏差。”

雪见对于自己的身世真的难以置信，不由连声道：“原来……原来……我竟然是这样的东西……这不是真的，我不信……我不信……”

夕瑶道：“这是真的，你的命比任何性命都来得更不容易，有我的全部梦想在里面。你有家人，有朋友，有喜欢你的人在身边，所有我想要的你都有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雪见道：“可是……可是我不是人啊。”

夕瑶道：“那又如何呢？人也好，神也好，不都是生灵吗？大家只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生灵，有不同的寿命罢了。”

“你……”

“快走吧！这里很危险，就算你们没有被发现，我早晨做的事他们也该知道了……”

话犹未了，便有两个巨灵神和一只神兽从天而降，来势汹汹地要捉他们，景天急忙拔剑，四人一同列阵迎战。对方虽然是神和神兽，但是景天他们竭尽全力，也要保护夕瑶及他们自己的性命，于是在激战之中，不经意地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景天的潜能融于剑上，使魔剑华光大放，一剑挥出，有雷霆万钧之势，竟把两个巨灵神击得丢盔卸甲，跌下神树而去。神兽张牙舞爪，猛地扑向景天。幸好长卿出手及时，使出御剑之术，飞剑击中神兽的腹部，神兽怪叫一声，便负伤而逃。

夕瑶这时道：“没时间了，马上就有大批人马杀到，你们站好不要动！”四人依言走在一块，站定下来。夕瑶道：“若有缘……人间再会了！”便随即施起法力来。

景天急道：“你也一起啊！”

夕瑶道：“不行！我是神，我若一起，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找到我们的！”

雪见道：“那你……”

夕瑶道：“没关系，大不了像他一样，转世轮回，如果做人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你也要好好做人，好吗？”

景天道：“大家在一起不是更好，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办法让他们找不到吗？”

夕瑶道：“你身边有她，她身边有你，这正是我希望的……能再见你一面，我心愿已了，再无挂碍……”说完之后，夕瑶便喊了声“起”，法阵驱动，就把四人从法阵中传送离开神界。四人被送进法阵之内，穿梭于空间之中，全身进入无重的状态，有如浮云般任意飘荡，而且他们都无法睁开眼来，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

过了许久，风声停下，四人也感到全身从飘浮中稳了下来，然后徐徐睁开眼来，长卿不由惊讶地叫道：“这里……这是蜀山啊！果然是神力不凡，省却我们长途跋涉之苦了。”

景天也看了看周围，欢喜道：“真的耶！太好了……”但转念想到夕瑶，便道：“但是夕瑶她……”

长卿道：“六界生灵各安天命，你也无须多挂心，她心愿已了，生无所恋，再入轮回恐怕是最好的结果……”

景天道：“再入轮回……物也不同了，人也不同了，真的会更好吗？”

长卿叹道：“唉……大局为重，我们还是先把风灵珠的事情禀报掌门吧。”

说罢，长卿便往无极阁走去，龙葵也跟着走了去。

景天正要跟上，却发现雪见呆呆地站在当地不动，景天觉得奇怪，便向雪见问道：“雪见！你怎么了？”

雪见这才徐徐回身道：“不要理我……我不是人！什么都不是……你还跟我在一起干什么？”

景天道：“有什么关系？小葵还不是一样？”

雪见生气道：“她是她！我是我！”说完，就转身不理景天。

景天道：“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雪见更加生气地回头大叫道：“当然不同！她至少已经活过一次，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活着……我只是个会说会笑的木偶娃娃而已……”

景天道：“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雪见，我喜欢的雪见……”

雪见忽又凄然起来，还淌下泪水道：“不要……再安慰我了，像喜欢一柄剑、一块玉那样的喜欢吗？像你那些宝贝收藏，每一样你都喜欢。”

景天连忙道：“不是！当然不是！我喜欢你，是想要你开心，希望有一天你也会喜欢我，哪怕一点点也好……这和喜欢其他的东西怎么相同呢？”

雪见道：“其他的东西……我这件东西……左右不过是东西罢了。”

景天走近雪见道：“管他是什么，你是雪见，我喜欢的雪见就对了！记住！你不是一个东西！”

雪见娇声嗔道：“讨厌啦！你说什么？你才不是东西呢……”

景天立即微笑道：“是是是……我说错话了，你……”

雪见道：“好啦！你不要说了，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花楹飞到景天身边转了个圈，显得很高兴的样子，看来它也替雪见感到高兴。

这时，黑发的龙葵走了回来，看见二人亲昵的样子，便不高兴地“哼”了一声，然后走到二人面前，对雪见道：“你有什么可伤心的！还假惺惺地掉几滴眼泪来赚同情？想想那个夕瑶吧！她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到下界还不知会转世成什么东西，如果你还哭，她岂不是要屈死？”

雪见听龙葵所言，确实有理，不由急道：“她……她被他们捉去了，会怎么样呢？”

景天道：“听她话里的意思，应该是到凡间转世为人吧。”

龙葵道：“也不一定是人哦，是畜生、花草、妖怪都有可能！”

雪见道：“不论什么，总比我这样什么都不是好些——”

龙葵怒声道：“胡说！她明明喜欢景天，却把他让给你，你这个笨蛋还不知足，如果我是她，就抢了你的身体成为人，这样神界也奈何不了她，反正你也是个没有魂魄的家伙！”

雪见愣道：“我……没有魂魄？”

龙葵道：“对！就是！如果你不想活了，就把身体让给我，虽然不漂亮，马马虎虎也可以将就，怎样？”

雪见沮丧地说：“也好，省却不少烦恼……”

龙葵立刻道：“好啊！你答应了，那就快些啊，不要磨磨蹭蹭，光说不练哦！”

景天急忙道：“不要乱开玩笑！”

龙葵却认真地说道：“我可是当真的，她也答应了！怎么是开玩笑？”

正当大家争论之际，长卿也走回来道：“唉……好啦！都少说几句，走吧！我们要尽快去禀报掌门。”

于是他们三人才平息下来，随长卿一同前往无极阁拜见清微掌门。

长卿和景天一起进去，而雪见和龙葵则留在外头，各自行动。

这时，紫萱也在无极阁内，大家向清微见过礼后，便把此行详细地跟清微说了一遍。清微听完之后，便说道：“如此说来……这镇妖剑果真是神界之物，此物为邪剑仙克星，必定无疑了。”

景天忙问此剑何在，清微道：“镇妖剑尚在锁妖塔内。”

景天道：“啊？为什么不把它取出来？”

长卿便道：“因为锁妖塔中收入的全部都是法力高强的妖孽，自本派创派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到塔内活着回来的，因此蜀山门规严禁弟子进入。”

景天不解地问道：“可是……既然不能进入，那镇妖剑又是如何失落在锁妖塔的呢？”

紫萱忙喝止道：“阿天！不要过问别家门派的事。”

清微却笑着道：“无妨！小天算是蜀山的半个弟子，你也不是外人，我正要说给你们听听，长卿也是不知道的……”

三人当即凝神倾听清微讲述前事，清微接口道：“三百年前有个灵力强大的天妖皇作乱，合蜀山数千弟子之力也无法将其制服，最后只得设计将它引入锁妖塔。”

长卿道：“可是……没有收服的妖孽在塔中灵力不会消失的！”

清微点头道：“正是！虽然它一时之间不能逃脱，但总是祸患，甚至可以危及锁妖塔本身。当时掌门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派自己最钟爱的弟子挟镇妖剑进塔，以镇妖剑之力将天妖皇斩杀在塔底血池中……”

景天忙问：“啊？那个弟子呢？”

清微道：“他自然是长眠塔底了……”

景天道：“可是他也进塔了，不是坏了蜀山的规矩了吗？”

清微长声道：“他进塔之前，已经被逐出师门了……”

景天不由为之吃惊，长卿这时道：“师父！弟子愿进塔取回镇妖剑！”

清微道：“此事需从长计议，要知蜀山为妖孽克星，蜀山弟子进塔更易吸引妖孽，被妖孽所伤，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

紫萱便插上一言道：“若掌门信任我，我愿代长卿走一遭！”

此语一出，让大家都很是意外，长卿忙道：“紫萱！不可！你身子尚未复原，我怎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再说，我自幼受蜀山恩惠，也该

是为师门牺牲的时候了。”

紫萱道：“如掌门所言，我并非蜀山弟子，胜算总比你大些，何况蜀山正值用人之际，切不可轻言牺牲。”

长卿道：“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

紫萱却道：“你若是真顾惜我，就该让我去……若你不在了，我又怎能独活？”

“紫萱……”

清微这时道：“按道理说，外派之人比较妥当——”

紫萱马上说：“掌门！不要再犹豫了，让我去！”

景天也道：“还有我！”

清微沉吟片刻便道：“也罢！那就烦劳二位了！”

长卿忙道：“师父！我——”

清微打住他的说话道：“你另有重任，我们师兄弟五人年事已高，再加上最近连日运功，已经渐感体力不支，一旦发生意外，蜀山的存亡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师父！”

“去吧！我要进内室维持法阵了……”说完，清微便回身返内室而去。

既然已经作了决定，长卿也只有无奈地接受，他对紫萱说：“紫萱……你要多加小心！”

紫萱道：“放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蜀山的存亡在你身上……”

长卿道：“我岂能放心……由你去涉险，我却……”

景天见二人依依话别，便不想打搅他们，自己先行出去走走，也顺便去跟雪见、龙葵她们说清楚此次决定。

他刚出无极阁来，就听见雪见在背后呼唤：“景天！”

景天回头看见雪见站在一株树下，便马上跑过去，雪见道：“怎么才出来，我都在这等好久了～看来景大剑仙一定又得着什么宝贝了，不然不会这样满面红光，连头上都在冒热气呢！”

景天道：“对不起……雪见……我和紫萱姐答应入锁妖塔取回镇妖剑，这样掌门就可以克制邪剑仙了，我也算帮了蜀山和徐大哥的忙。然后我就贱价卖给你了，报仇也好，隐居也好，怎样我都听你的，我答应过你的，一样也没忘。”

雪见道：“哼！算你有良心，还记得答应我的话……什么你贱价卖我贱价买，好恶心！我有说过要你吗？”

景天道：“你要也好，不要也好！反正我是厚着脸皮卖定了。”

雪见登时脸上一红道：“讨厌！”嘴里这样说，心里却高兴得很。

接着，雪见又问：“锁妖塔，一定很危险吧？”

景天道：“是啊！不过这次是取东西，只要脚底下抹油快跑就行！这个我最擅长了，我和紫萱姐去就行，就不用劳动你和小葵的大驾了！”

雪见问：“为什么徐大哥不去？”

景天道：“掌门说蜀山弟子进去会比较危险，还说他留在外面另有重任，似乎要传位给徐大哥的意思。”

雪见立即说：“那一定很危险！不行！我也要去！”

景天劝道：“既然危险，你就更不能去了！”

谁知道雪见猛地一脚踢去，踢了景天的屁股一下，踢得景天“哎呦”地叫了出来。雪见接道：“多一个人帮忙就多一份力量，也少一分危险，你会不会算账啊！还是当铺出来的呢！好！就这么定了！你再多说，看我踢死你！”

景天还想再说，雪见道：“不许再多说！快去准备吧！”

景天也拿她没办法，只好答应带她同去。

然后，景天又来到客房中找到龙葵，龙葵已经变回正常，景天看见她站在窗台前发呆，便上前问道：“小葵！怎么一个人站这儿？不高兴吗？”

龙葵道：“哥哥……我、我不喜欢这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找灵珠？”

景天怔道：“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好吗？”

龙葵道：“我怕、我怕那个锁妖塔，之前我一直在上面，那里很可怕……”

景天连忙安慰道：“不要怕，我们过几天就走。我和紫萱姐要去取回镇妖剑，大概只要一天的时间，你就不必跟去了，好不好？”

龙葵问：“去哪里取？”

景天支吾着说：“去……去蜀山禁地，外人不可以去的。”

龙葵却马上说：“是锁妖塔是不是？”

景天忙摆手道：“不、不是！你想太多啦！”

龙葵却道：“哥哥你骗人！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还有……我也听到一点徐大哥和紫萱姐姐的说话，如果不是锁妖塔，如果不是非常危险，徐大哥不会那样担心的！”

景天没想到龙葵也听到了他们的话，只好说：“小葵！我们只是取个东西，不会有太大危险的。我知道你害怕，所以不要你跟去。”

龙葵又道：“那……雪见姐姐去吗？要是她去的话，我也要去！就算我不如她漂亮，也没有身体，但是……但是我关心哥哥的心一点也不比她差！”

景天道：“小葵……我也是关心你，才不要你去的。”

龙葵道：“不是说好了永远不分离的吗？哥哥一个人进去的话，我会很担心很担心的！哥哥就这么不愿意我帮忙吗？还是……觉得小葵就永远只会拖累哥哥，什么忙都帮不上？”

景天忙道：“小葵！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明明知道的！”

龙葵却坚持道：“哥哥，让我一起去吧？可以吗？”

景天无奈地低叹一声，轻轻点头道：“好吧！怕了你了！”

龙葵这才转忧为喜道：“哥哥！你真好……只要能陪着哥哥，就算是去锁妖塔我也不怕。”

景天向她报以一记微笑，心中默默唤了声：“小葵.....”便决定和龙葵一起共同进退。

景天带着龙葵、雪见一起回到无极阁内，此时紫萱和长卿已经话别完毕，见三人到来，便问道：“小天，准备好了吗？”

景天点头称是，这时清微走出来，长卿唤道：“掌门！”

清微就对景天四人道：“进来吧，我送你们上锁妖塔.....”

于是他们随清微进入内室，然后居中盘坐下来，清微对四人说：“好！不要动，我送你们上锁妖塔.....”五长老便一同施展法力，随即齐声呼喊：“疾！”便把他们从法阵中传送而去。前途吉凶未卜，但是他们心里都不惧怕，因为他们的信念很强，他们相信一定可以从锁妖塔中安全离开的！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2:40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三章 锁妖塔危机四伏

第十三章锁妖塔危机四伏

第十三章锁妖塔危机四伏

这一法阵把他们送到了塔顶之上，锁妖塔的损毁程度果然十分严重，塔顶上是一片狼藉。四人从地上站起来，龙葵这时双手抱头道：“哥哥……我好难受，我不喜欢这里，快离开，好吗？”

景天马上安抚她道：“这里就是这柄魔剑原来的所在啊！你看……你原来就是在这里，待了一千年……”

龙葵道：“不要！不要说了……我不喜欢这里……很黑，很多鬼……不！很多怨灵在身边绕来绕去，好可怕……我们快走吧！”

景天道：“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可是……”

“不要可是，相信我就对了！”

龙葵看着景天目不转睛，良久便道：“嗯！”

雪见这时催促道：“走吧！我们就从这里下去吧。”

四人便从塔顶的一道楼梯向下走去，首先落到锁妖塔的第九层里。第九层里，东面和北面的围墙都已经被破坏掉，他们在塔中走动，都被机关阻碍，紫萱就施展灵力，发现东北两边破墙外都有一道灵符，似乎是开启机关的关键所在。四人便分头行动，分别把东面和北面的两道灵符启动，果然机关便打开了，四人便穿过这通道，顺利来到了第九层的深处，这里有一个法阵，四人踏上法阵之中，立即就被传送到了第八层。

第八层这里的通道更加迂迴曲折，而且四周游动的怨灵和妖物更多，他们小心翼翼，由于龙葵十分害怕这些怨灵和妖物，景天、雪见、紫萱便形成三角阵势，把龙葵保护在中间，一路前进，由他们对付这些到处游走的妖物。一连杀了几波妖物，来到东面，却是没有去

路，他们唯有折返，走另一边的通道。经由楼梯而上，绕到了上层的中间，找到通往第七层的法阵。

他们被传送到第七层之后，这里有四条通道，他们分成三路，到各条通道上寻找出路，在北面的通道尽头，景天遇到了一个全身冰蓝色的女子，景天便呼唤了几声，可是那女子却僵在原地，一动不动，景天便念叨着说：“她怎么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已经死了吗？”

谁知道此语一出，那女子立即暴跳起来，骂道：“你才死了呢！”

景天惊道：“咦！会说话？没死……难道不会动？”

那女子又道：“你才不会动呢！”

景天就问：“那你为什么不动？”

那女子道：“我跟人家约好了，他、他让我在这里等他，他会带我出去，所以我不能动！”

景天问道：“他？他是谁啊？”

“一个人，男人，比你英俊多了！”

“我？呵呵！一个男人，难道是……你等了多久了？”

“没多久，只有三百年而已——”

“三百年？你不知道人的寿命只有百年吗？”

“他不是一般人！”

“可是就算他还活着，也一定是鸡皮鹤发，谈不上什么英俊了。”

“不会！他不会骗我的，那时候血池水涨，这里下不去，我打开密门放他下去，他说过要回来的，怎么可以骗我？”

“他不是骗你，而是回不来了……”

“回不来？为什么？”

“他死了……”

“他死了……他死了……我不信！你去帮我看看！这是钥匙，打开上一层角落中的房间，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层，他如果真死了，你要带证据给我看！”

“好吧！”

景天便只好接过钥匙，然后折回中间，和大家会合之后，遂返回第八层，绕到了楼下关着的密门前，用钥匙开启，从里面拿到另一条钥匙，再到另一扇密门前，用这条钥匙开启密门，顺利进入密门之后，果然有一个法阵。踏进这一法阵，便直接来到了第六层。

第六层塔，是由五层四方围绕的通道组成，每一层都有铁链串成围栏，但因为锁妖塔被破坏之后，这些铁链也残缺不全，他们就从这些缺口往下爬去，一路爬到最底层，这里有十多个传送法阵，他们不由怔住，不敢贸然进入。

紫萱立即施展灵力，测验一下这些法阵，发现这些法阵大多是灵力逼人，只有一个灵力较弱，紫萱便判定这个法阵就是通道，于是众人便踏进这个法阵之内，果是通往下一层的法阵。

到了第五层，他们看见此地分成两边，中间并没有通道，只见前面有一块浮板，他们便知道是要依靠这些浮板来到达对面的，但是如何才能让这块浮板移过来呢？唯有在这一边找寻看看是否有机关。分

别在南面和东南面各发现一个机关，他们立即把机关开启，再回到原地，那块浮板已经移了过来。四人踏上浮板，浮板就把他们送到了对面。

在这里，他们又找到另一个机关，同样把这机关开启之后，便又有另一块浮板移了过来，他们再次踏上浮板，浮板就把他们送到了传送法阵所在的地点。

四人登上传送法阵，又来到了第四层。他们按照顺时针的顺序，走遍了第四层中的地下浮台，开启了六个机关，于是这些地下浮台中间的六个便升了起来，连接了上方的铁索桥。而四人在最后一个浮台开启机关之后，浮台升起，也把四人送到了铁索桥上。四人小心翼翼地走过这条颇长的铁索桥，便到达尽头的传送法阵那里。

这一路走来，破解了不少机关，同时在锁妖塔中也遇到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当真让他们大开眼界。龙葵虽然很害怕，但是在景天等人的保护下，她的恐惧也消减了许多。

来到第三层，他们在一条铁索串成的栈道上行走，绕了很大的一个圈，沿途还有不少妖怪向他们施袭，可是都被他们全力击退，最终到达了出口处，踏上法阵，传送到第二层。

第二层被分成几个不同的板块，需要打开机关，用铁索把这些板块重新连接起来。他们把这些机关逐一开启，铁索一条一条地伸展出来，把这几个板块连接，然后众人便走过这些铁索走道，来到法阵前，一同步入法阵，送往锁妖塔的最后层。

锁妖塔的底层，是被一个庞大的血池包围，东、西两个方位各有一把巨型的石剑雕塑，上面缠着两串大铁链，而在正南方，隐约看见一具骸骨，而且在骸骨上面还插着一把剑。

他们便立即飞奔上前，景天道：“这个……就是镇妖剑？”紫萱点头称是，景天遂上前双手握着剑柄，然后用力把剑拔出。

当镇妖剑被拔出的同时，一道绿光也从那具骸骨中升起，幻化出一个人形来，乃是一个全身青绿，头上长角，还有三只眼的恶鬼。

那恶鬼大笑道：“哈哈哈哈哈——！才三百年，我就等到了这一天，运气真好！我早就料定你们人类一向贪婪，不可能将这么好的宝贝丢在这里的，没想到这么快。”

景天惊道：“啊？天妖皇！”

“不错，正是！蜀山派用尽诡计让我上当，现在是再次饮血的时候了，都给我去死吧！”说完，天妖皇便身形急纵，向他们扑杀过来。

天妖皇果然魔力惊人，一出手便是无比匹挡的强劲真气，轰得四人纷纷后退。紫萱急忙施展水性灵力，祭起一股烟波，遮挡天妖皇的视线，让景天等人有余暇重新结成阵势。但天妖皇很快便冲破这阵烟波，并且挟着强大的力量向他们再次扑来。龙葵引动雷电，向天妖皇劈击，可是天妖皇只把袍子一翻，便将龙葵所发的雷电给拨得消散。

转眼，天妖皇已再次杀到他们面前，一掌向他们轰来。景天急忙挺起魔剑迎上，用魔剑硬挡天妖皇这一掌。魔剑自然能够挡得住天妖皇的这一重击，景天只是微微退了几步，天妖皇大骇，当即运起十成功力，欲一举把众人置诸死地。

四人看见天妖皇全身黑气狂冒，妖力冲天，知道这一击非同小可，只怕他们都抵挡不住，要死在天妖皇的手上。面对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众人决意同生共死，于是一同驱动全力，紫萱、龙葵、雪见三人把力量都注入了景天的体内，景天舞动魔剑，竟然使得魔剑上的力量暴发起来，一剑挥出，力量奔腾地卷向天妖皇。

天妖皇也把自己的全力一击使出，结果两股力量激烈碰撞，魔剑力量竟将天妖皇之力完全冲破瓦解，魔剑更贯穿了天妖皇的身体，使天妖皇怪叫一声，便颓然倒下。

景天一跃而上，把魔剑抄回手中，并以剑指向天妖皇道：“妖孽！受死吧！”

天妖皇道：“哼！没想到这化妖水如此厉害……仅仅三百年，我的法力竟被化去十之八九……哈哈哈哈哈！小子！你运气好，我失算了！就成全你拿我的头颅向蜀山贼道邀功吧！”

景天怒道：“住口！你这妖孽！竟敢辱我蜀山？”

天妖皇道：“你这小子！不过是被蜀山贼道利用的工具罢了，他们一定许了你不少好处吧？哈哈！”

景天道：“妖孽为害人间，人人得而诛之！我行侠仗义，才不是为什么好处！”

天妖皇道：“无知小儿！你又懂得什么？妖、人本是同类，但妖有强大的灵力而人没有。妖与人的区别，就好像骏马与驽马一样，驽马嫉妒骏马日行千里，便设置锁妖塔关押骏马，企图将骏马诛灭，妄想天下没了骏马，也就不觉驽马之慢了！”

景天听得怒气冲天，喝道：“你胡说！我蜀山乃修仙之士，根本不会——”

天妖皇不等他说完，便道：“修仙？哼哼！驽马即使日跑夜跑，也永远成不了骏马，所谓修仙，不过是自欺欺人！更何况技不如人，便用尽阴谋诡计，卑鄙无耻！”

景天道：“空口无凭！你说蜀山用尽阴谋诡计，有什么证据？”

天妖皇道：“我此时灵力，不到当年一成，你平心而论，蜀山若不用阴谋令我中计，又怎能将我关在这里？”

景天道：“斗力不敌就用智取，这无可厚非啊！除了拼武力，还要拼头脑，自己不读书就不要怨啦！”

天妖皇道：“哼！不错！妖类无智，只知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不像人类，只因为嫉妒便大开杀戒！”

“你——！”景天气得脸也胀红了。

紫萱这时道：“好了，不要争了。这种问题，再争几千年也不会有结果的！这里已经是最底层，我们快出去吧……”

景天才道：“对，此地不宜久留！”

雪见向天妖皇喝道：“你快说！我们怎样才能出去？”

天妖皇道：“你问我？我若知道出口在哪里，也不必坐困于此了！”

景天惊道：“啊？难道、难道要回到塔顶出去？太困难了！”

紫萱却道：“我知道塔底有个法阵作为出口，妖力是无法打开的，但是人力就可以……”

天妖皇一听，马上忖道：“你怎么知道？……难道一年前，就是你帮赤炎他——”

紫萱道：“不错，是我。”

天妖皇道：“他现在怎样了？你利用了他？”

紫萱道：“他失去了灵力，但是很自由很快乐。他帮忙我，我帮忙他，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呢？如果你信任我，我也可以帮你——”

天妖皇咬牙道：“哼！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人.....的.....”说完，天妖皇便气绝身亡，化为烟尘。

景天听得有些糊涂，便向紫萱问道：“他说什么？赤炎又是谁？”

紫萱道：“别问了.....快走吧！由我打开塔底法阵。”

“喔.....可是.....”

“阿天，答应我，出去以后，千万什么都不要说.....好吗？”

景天沉吟一阵，才点头答应。

这时，龙葵指着地上的另一副骸骨，景天看见，马上有所领悟，便上前把那副骸骨拾起，并请紫萱带他回第七层，因为他相信这副骸骨会是那冰晶女所要的东西。

紫萱知道景天为人善良，喜爱助人，于是便点头答应，随即施展土遁之术，把他送到第七层。由于他们已经在锁妖塔中走了一次，所以现时塔中尚存他们的灵蕴，所以便能以土遁之术在塔中任意往回。

景天抵达了第七层，找到那冰晶女，便把那副骸骨放到她的面前，说道：“这、这就是.....”

冰晶女一见这副骸骨，恍然大悟道：“他、他果然死了.....他没有骗我，不枉我等他.....”语气带点凄然，但又点欣喜，随即便化成一缕轻烟，钻入了骸骨之内，从此与这副骸骨永远连在一起，不再分离。

景天也看得好生感动，轻叹一声，便和紫萱一同施展土遁之术，重新返回到最底层。然后再由紫萱施法，引出那个出口法阵，四人便带着镇妖剑一同走上这个传送法阵，离开锁妖塔。

他们被传送到到无极阁附近的一座高台上，但是却发现不见了龙葵，景天道：“咦！小葵呢？怎么不见了？”

雪见道：“会不会在塔里没有出来？”

景天吃惊道：“我要回去找她！”

紫萱忙喊道：“等等……”她用灵力感应了一下，便对景天说：“她不在塔里……应该就在蜀山，我们还是先把镇妖剑送去给掌门，然后再找她吧！她应该很安全……”

景天道：“怎会这样？”

紫萱道：“那法阵刻有镇妖的符咒，本来对鬼和人是没有作用的。可能是因为符咒力量太强，小葵又是鬼，会被传到更远离锁妖塔的位置。”

雪见道：“既然确定没事就好，我们快走吧！”

三人便从那座高台走下，可是走了不远，就看见一名蜀山弟子负伤倒在地上，三人连忙走上前去，景天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紫萱认得那名弟子，便说：“你是……守真？你还好吧？”随即便施以疗伤之术为那名弟子治疗。

守真缓过气来，就对他们说：“我没关系……不要管我，那……邪剑仙……带领大批妖魔去、去了无极阁方向……快去帮掌门！”

三人均大吃一惊，紫萱道：“他应该没什么大碍了……我们快去无极阁吧。”三人当即向无极阁飞赶过去。

当他们接近无极阁前，突然一道黑气升起，只见一只全身被黑色邪气包裹的妖物从空中现身，这股邪气强得使三人急忙收住脚步，严阵以待。

来人不是别个，正是邪剑仙，这次是他第一次以真身出现，只见邪剑仙指着他们手中的镇妖剑道：“很好！替我把镇妖剑拿出来了，让我省了不少力气，拿来吧！”

景天当即厉声道：“你别做梦了！”

邪剑仙冷笑道：“哈哈！口气蛮大的嘛！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说着，他身上的邪气便暴升起来。

紫萱忙道：“大家小心！”三人便一同摆开架势。

只见邪剑仙召唤出了一批妖魔来，都是高等级的妖魔，邪剑仙指挥这支魔兵道：“去！把镇妖剑给我夺下来！”

景天急忙把镇妖剑交给雪见道：“雪见！快拿镇妖剑进无极阁向五长老求救！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这剑，这里我们抵挡！”

雪见应道：“好！”拿着镇妖剑，转身便向无极阁奔去。

那群魔兵已经一拥而上，景天和紫萱立即挥动兵器，一同杀上，全力阻挡魔兵。邪剑仙见魔兵无法突破景天和紫萱的阻拦，又看着雪见已经接近无极阁，当即一跃而起，从半空中向雪见飞扑过去。

这时，景天和紫萱大开杀戒，施展全力，把这些魔兵一个一个地击毙在地。激烈的厮杀之声也惊动了无极阁内的人，清微掌门从阁内

走出。而这时，雪见已经跑到阁前，却不料邪剑仙来势更快，双手抓向雪见。雪见闻风声袭来，回身挥剑击去。却哪里挡得住邪剑仙的一击，结果被邪剑仙重招击中，飞出数丈，而她手中的镇妖剑也被邪剑仙夺去。

清微惊见邪剑仙夺剑，急忙运起全力，直攻邪剑仙身前。清微来势汹汹，乃是全力施为，邪剑仙被清微的攻势击中，但在同一时间，他也把镇妖剑向清微刺去。由于二人相距甚近，清微又只顾全力攻击邪剑仙，结果空档尽现，被邪剑仙一剑刺中，深入体内，贯胸而出。清微“啊”地大叫一声，便倒下地来。邪剑仙也被清微的这一击震得飞出十多丈外，负伤而逃。

长卿从阁内赶出来，急忙上前来救师父，可是清微被镇妖剑所伤，已经回天乏术了，长卿抱着师父的尸体，悲痛无比。而景天也抱着雪见，连声呼唤着她，可是雪见也被邪剑仙重击致死，再也无法回应景天的呼唤了。景天不由痛哭失声，肝肠寸断。

雪见的尸体被存放到蜀山的一座千年冰室之内，景天每天都来到冰室中看她。

景天站在冰床边，看着雪见，他不由凄然道：“雪见……我怎么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悲痛之中，景天回忆起了和雪见往日的种种事迹，雪见的一颦一笑终究无法在记忆中抹去，景天越想越是悲伤，他盘膝坐在床边，静静地陪伴着雪见。

正是：

刻舟行远人归去，笑靥无凭，私语无踪，魂断香销弃旧情！

玄冰刻悔风吟恨，好梦成空，泪眼迷蒙，遥看春花朔雪中！

这时，花楹飞了进来，景天抬头一看，花楹飞到他的身边，吱吱咕咕地叫了起来，接着又飞到雪见的尸体前，伏在她的身上，流下泪水。

景天看见，便安慰道：“不要哭了……再怎样伤心她也不会活转来……她听不到，也看不到了……”

花楹便飞到景天的面前，叫了几声，景天却低头道：“都是我不好……”

花楹连忙摇头安慰他，景天道：“你不用安慰我了……你恨我，是不是？我也恨自己，为什么让雪见拿镇妖剑？如果我来拿，她就不会死了……”

花楹摇头，景天道：“如果我死了，她活着，该有多好……”花楹还是一味地摇头，表示并不能怪他，但景天道：“就算你肯原谅我，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答应帮她报仇，也答应和她隐居的，可我什么都没有办到……”

花楹见景天一味只在责怪自己，也感到很不高兴，便转身飞了出去。景天忙喊：“花楹！你去哪里？”但是花楹并没有答理他，转眼就飞走了。景天叹道：“唉……你恨我也是应该的，我对不起雪见，承诺过的一样也没有兑现……”然后回身对雪见道：“雪见……我好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中用！我一定……一定……”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景天长长叹了一口气，便走出冰室之外。

景天离开冰室之后，又来到无极阁附近的那座高台上，竟然看见龙葵在那台上，景天连忙走上去，对龙葵道：“小葵！你……你没事吧？”

龙葵见是景天，便道：“我没事……我和你们失踪了，被传到了蜀山故道……”

景天恍然，随即对龙葵道：“雪见……雪见她……”

龙葵道：“我已经知道了……都是我不好，如果跟你们在一起，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不要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

龙葵这时道：“哥哥……我、我刚刚见过雪见姐姐，她很关心你的安危。她听说你平安无事，很高兴，也很安心，说自己没有白白牺牲……”

景天怔道：“你怎么可能再见到她……”

龙葵道：“哥哥你不要忘了，我是鬼啊，雪见姐姐已经去世了，她的魂灵……自然可以和我交流，不是吗？”

景天黯然道：“雪见根本不是人，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魂灵……小葵你一向不说谎的……”

龙葵才知失言，忙道：“对不起……哥哥……她死的那一刻我恍惚看到她的魂影了，真的！可是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我看到你这么消沉，我心里真的好难受，我想找出她来，让她好好劝你，你也许会听她的。可是……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真是太没用了……”

景天道：“小葵……我……”

龙葵道：“哥哥……你不要伤心了，否则、否则我也会很难受的，比你更难受。”

景天才道：“对不起！小葵……我没有顾及到大家的感受，让你替我担心了。”

龙葵道：“哥哥……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做，还有很多人在乎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啊！”

景天点头道：“不用担心，小葵！你也要振作起来，知道吗？”

龙葵“嗯”地应了一声，然后说：“对了……哥哥，刚才紫萱姐姐在大殿附近，似乎有事找你，你快过去看看吧。”

“好。”

景天便走下高台，回到蜀山中央广场，在长卿的房子前看见紫萱，便上前和她见面。紫萱道：“阿天！你每天这样魂不守舍的要到哪一天才算完？”

景天低头道：“我……”

紫萱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更何况雪见并非凡人——”

“我明白……”

“你什么都不明白，阿天！听我说，雪见其实没有死。”

“什么？”

“她就在这里……”紫萱用手指向景天的胸口。

景天道：“这里？你是说……她还在我们大家心里？”

紫萱道：“正是！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身处何方，永远都会在你心里！只要彼此牵挂，就还有数不尽的生生世世！所以，你要振作起

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不能让雪见失望，知道吗？”

景天片刻才答道：“好！”

紫萱接道：“好！打起精神来，你答应过帮雪见报祖父的仇，现在加上雪见的仇，你不可以食言啊，她在你心里看着你呢！”

景天道：“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紫萱姐！”

紫萱道：“不要想太多了……长卿有事交待给你，你去无极阁找他吧。”

“好……”说完，景天便向无极阁走去。

他来到无极阁前的时候，就见花楹飞来，连忙站定下来道：“花楹？”

花楹吱吱咕咕地说了几句，景天却一句也听不明白，只好说：“雪见不在了……再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

花楹难过地点了点头，景天道：“你不要太难过，也不要乱跑……我们大家都还是你的朋友。”花楹默然，景天道：“为什么不出声了……”花楹才对他叫了几声，景天便道：“你在安慰我是不是？”花楹欢喜地点着头，景天道：“我没事，谢谢你！”花楹又欢喜地点点头。景天接道：“明白了！约定好了！大家都不要伤心，要为雪见报仇！”花楹见景天终于振作起来，也很是高兴，便满意地飞去了。

景天就进入无极阁中，只见长卿已在外间等他，景天上前见过长卿，长卿道：“小天，我这里走不开，寻找灵珠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不除掉邪剑仙，不封印锁妖塔，就会有更多人被害，会有更多人承受失去朋友亲人的痛苦，为了他们，更是为了已经牺牲的人，我们一定要将妖孽彻底铲除！”

“可是不管怎样，死去的人再也不会活转来了——”

“但我们活着的人，可以替他们完成心愿，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景天深深地一点头道：“是！我明白了。”

长卿接着说：“我已经和紫萱打过招呼，她会陪你一起去，你们务必要尽快找到灵珠，四位师叔年事已高，又经此大变，恐怕难以支持，蜀山一派的存亡就全看你们的了。”

景天却惘然道：“找灵珠……天下之大，茫茫人海，要去哪里找？找到了又如何呢……”

长卿马上道：“小天！你清醒点！现在蜀山岌岌可危，必须尽快找齐灵珠，封印锁妖塔，否则人间将是一场巨变。儿女情长事小，天下安危为大啊！”

景天道：“是！我知道了……”

长卿又道：“和阳师叔卜算出灵珠可能和蛮州女娲庙有关。现在事态紧急，你们可从西北经由草海到蛮州，这样看似绕道，却省去了群山横阻……目前没有太明确的头绪，也只能先去看看了。”

景天道：“徐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找到所有灵珠！”

长卿道：“如果遇到邪剑仙，一定能避则避，千万不要太过逞强。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不能再有伤亡了。”

景天答应道：“是……”

长卿遂道：“好了，你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景天即拜别长卿，然后和紫萱、龙葵会合，带了一些所需物品之后，便从西北方向离开蜀山，进入草海。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3:4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四章 蛮州遭遇银眉狐

第十四章蛮州遭遇银眉狐

第十四章蛮州遭遇银眉狐

草海果然名不虚传，是一大片的草地和树林交杂贯穿的地险地，而且草海里面有上下两层，上面一层是草地和树林，下面一层则是地底山洞。他们必须先进入下层的地底山洞，再觅路回到上层的草地，但是这些地底山洞里面，满布毒虫，十分凶险。紫萱擅于苗族的蛊毒之术，所以由她在前面开路，对付这些毒虫，步步为营地向前迈进。

穿过复杂的地下虫洞，再攀过几处高地，终于从草海中走了出来。从草海的出口行了不远，便抵达蛮州城前。

正好碰上一对主仆也是要进城里，主人是位年轻姑娘，她说：“快点赶路！别磨磨蹭蹭的！”

那仆人道：“小姐，我左思右想，进城实在不妥……”

“不妥？哪里不妥？我看是你推三阻四的本领越来越高，忘了谁是主子谁是下人！”

“冤枉啊，小姐~~蛮州城中多是苗人，咱们两个汉人就这样进去，我怕您到时受委屈……”

“只要你不啰啰唆唆，别人哪敢给我委屈受！况且这儿汉人也不少。废话少说，中午前我一定要喝上苗家的万花茶，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自己空身就先走，那仆人无奈地拖着沉重的行李，蹒跚跟上。

景天等人进城之后，听见一个小孩在说：“夏思哥的妈妈眼睛看不见，可她很喜欢花草，每次夏思哥偷跑上灵山都会带好多花回来给她。”

他们听到“灵山”这个地方，便觉得有可能是灵珠所在的灵洁之地，于是他们便打算在城中打听关于灵山的情况，于是三人便各自行动。

景天在城中走动，见识了不少这蛮州城的特色，这里虽然是汉苗交集的地方，但是却十分繁荣，所有店铺一应俱全。景天走到一家赌坊前，忽然看见龙葵正与一个大汉在交谈，景天便走过去。

只听龙葵说：“他们怎么这么凶啊？为什么不让你进去呢？”

那大汉道：“还不是因为我每赌必赢，想输也输不了，自然没有人跟我赌……”

龙葵道：“你是不是作弊？可就算作弊也不会想输也输不了啊？不可能每赌必赢的！”

大汉道：“唉！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总之我学了这个手法，想不用都不行，我也不是指着赌发财的人，只是喜欢赌，可现在倒好，没有人跟我赌了，每赌必赢也实在没什么好！哎！不然你我赌一局？”

龙葵道：“我不要！你每次都赢有什么好玩的，再说我也不会赌。”

大汉道：“很简单的！就这样，我手里抓一把铜钱，给你看一眼，你猜有多少，猜对了铜钱给你，错了你什么都不必输，只要继续陪我玩就好了！”

龙葵道：“那我要永远猜不对不是要陪你玩一辈子吗？”

大汉哀求道：“别担心，玩上几十局就好。放心！不会运气那么差，一次都猜不对的！你就陪我玩一局让我过过瘾吧！”

龙葵为人心软，便道：“那好吧……”

那大汉马上高兴起来，便说：“看好喽。”随即将一把铜钱连续抛了几下，然后收回手心里，紧紧握住，接着问：“多少？”

龙葵随口答道：“十三枚！”

那大汉便开始数起来，没想到真的有“十三枚”，大汉恼道：“唉？奇了，居然一下子就让你猜对了，真晦气！好啦！不玩了！”就把那些铜钱给了龙葵。

龙葵觉得这大汉很可怜，便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陪你玩几把。”

那大汉一听，果然高兴地说道：“真的？好姑娘，你真是个好人，菩萨会保佑你的！好！看准了啊——”就又开始第二轮，等他把铜钱抛了几下之后，又一把抓紧，让龙葵去猜。龙葵又随口答道：“九枚！”

一数之下，竟然又让龙葵给猜中了，大汉不由惊讶地说：“怎么可能？每回都能猜对？”

龙葵道：“很简单啊！看一眼不就数清楚了吗？”

那大汉听了龙葵这轻松之言，更是诧异道：“就那么一下你就能数清楚？你眼力那么好？……还有你听了摇晃钱的声音，不会觉得头昏？”

龙葵道：“没有啊！而且……就是很容易数清楚，别人不是这样的吗？”

那大汉无法置信地说道：“你简直是难得的奇才啊……你知道吗？无论赌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眼力，你这么好的眼力，要是再学上几下高深的手法，一定无敌于天下的！怎样？做我徒弟吧？”

龙葵道：“我……我不会赌博啊，也不喜欢……”

那大汉道：“不会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学会了包你喜欢，这赌博中的乐趣可是无穷的！”

就在这时，景天跑过来道：“不行！”

龙葵回头一看：“哥哥！”

景天走到那大汉面前道：“少勾引我妹妹学那歪门邪道的东西！”

那大汉道：“什么歪门邪道？你不懂少乱讲，赌道可绝对是高深的技术，不亚于武学，而且和武学是共通的！”

景天道：“是吗？你使出一手来我看看。”

那大汉道：“赌技是用来赌的，可不是用来看的！小妹妹，要不要学？”

龙葵有些犹豫地望向景天：“哥哥……”

景天看出龙葵是有心想学，便说：“我不管啦！小葵你想学就学。”

那大汉便道：“你看！你哥哥都同意了，你还有什么犹豫的？”

龙葵就回身道：“好吧！”

那大汉欢喜不已，就开始向龙葵教授，龙葵果然聪慧无比，只经过大汉一次的点拨，便完全领悟了，那大汉得意地说道：“嘿嘿！我这手‘乾坤一掷’的绝活儿可算有传人了，好徒弟，干几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让师父高兴高兴！别忘了，这一手可是花的银钱越多威力越大哦！”

景天一听，便马上说：“啊！还要花钱啊？”

那大汉道：“那当然，做生意还讲究将本求利呢，赌钱更要舍得下本啊！”

景天就让龙葵在这里跟大汉继续学习“乾坤一掷”，自己就先去找紫萱。

景天来到一处民居前，就听见里面有紫萱的声音传出，于是便走了进去。这里的房子都有两层，下层多是用来存放东西的，上层才是

住人的。景天从竹梯爬到上层去，果然看见紫萱正和一名小孩在说话，旁边还有一位妇人坐着。

只听那小孩道：“我做的青竹杖，爬山最合适了，又轻巧又结实，而且还不磨手。您要爬山还可以雇我当向导，我哪里都认识，附近这灵山风景是很有名的，就是路不好走，没有向导很容易迷路的！”

岂知他这话一说完，旁边的妇人便喝道：“思儿，不许提灵山，你也不许去！”

景天听妇人称呼他做“思儿”，便想起进城的时候有一个小孩提到有个叫“夏思”的哥哥，难道就是这个小孩？

紫萱见那妇人如此紧张，不由心中生疑。

夏思对紫萱道：“这是我娘，她眼睛坏了，脾气也不好，因为我爹上灵山失踪了，所以……您别介意。”

景天这时走上前问道：“那山有那么危险吗？”

夏思道：“听说有仙人施法，可以让人去到过去未来……不过有我带路就没问题，或者买我的竹杖也行！求求您啦！我已经三天没有生意了……”

那妇人这时道：“思儿，不许这样！”

紫萱则问道：“你爹失踪多长时间了？”

夏思道：“十年了……”

景天问道：“十年？你几岁？”

夏思答道：“下个月就十岁了……”

紫萱又问道：“你爹是怎么失踪的？”

夏思道：“我爹是做山货生意的，常常上山收购山货，本来每次上山三五天就回来的，可是那次再也没回来。”

那妇人又喝道：“思儿！怎么说不听呢？客人要买什么竹器就拿给他，如果不买，也不要光顾聊天就误生意，知道吗？”

夏思便对景天和紫萱说：“您随便买点什么吧！这位大哥哥也是，好不好？”

景天就道：“好！就买五百文钱的竹器！”

夏思一听，就吓得傻了眼道：“五百？可我没有那么多货啊？”

景天道：“不用！就是这个竹哨子，五百！怎样？”

夏思连忙道：“真的？太谢谢了——”

那妇人道：“思儿！不要平白受人恩惠！客人，我们店小，没有五百文的货，招持不起您这样的大主顾，您还是去别家吧！”

景天道：“您听错了，不是五百文是五文！嘘！别做声……给你。”他向夏思示意，夏思知道二人是好心人，就把竹哨给了景天，并收下景天的五百文钱，再三称谢。

景天和紫萱走出屋后，紫萱就继续去打听消息，景天本想陪同紫萱一起前去，忽然看见对面的房子前，正有数人围观，景天好奇心之下，便走了过去。没想到在人群中，竟然发现了那位唐门的小姑娘。

原来这里围观的人正围着一名在卖布的书生，而那位小姑娘就正在看他的布。景天就连忙走了过去，这时听见有人说：“又是他啊，已经连着四五天站在那里了——”

“老兄，我猜你是头一回来蛮州吧，要不哪会不知道这书呆杜良真。他啊，一个读书人放着大好功名不求，卖破布倒卖了六七年。想当初我闺女阿碧还巴巴地盼着能被他娶进门，可转眼我外孙都快七岁了——”

“他真是个傻子？”

“管那么多！你别去理他就是。”

杜良真对小姑娘道：“小姑娘，要不要看看这块料子？喜欢的话，让你哥哥买给你……”

那小姑娘说道：“他不是我哥哥，我也用不着什么……‘料子’？”

杜良真道：“那也没关系，可以看看！”

景天道：“对，对！看看也无妨。”他便上前去看杜良真手上布，一边看一边说：“这料子谁染的？颜色弄得东一块西一块不说，看起来还旧是像抹布。”但是用手去触摸的时候，却让景天心中暗忖：“唔，非丝非麻，柔韧异常，拿在手里也轻得没份量，恐怕不是凡品……”

杜良真这时道：“是我娘自己织的。”

景天道：“我明白，你娘年纪大了眼睛不好。这样吧，料子我买下，五十文钱够不够？”

杜良真却道：“对不起，我娘说没有五千文卖。”

景天吓了一跳道：“什么？五千文？……简直是乱开价，难怪听人说你卖了六七年也没脱手。今天遇上我这好心人肯出钱——”

杜良真道：“可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景天道：“一口价，五十文！不能再多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你今天要是不卖，说不定再站个十年都没人理。”

杜良真思忖一阵，便说：“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娘。”

景天道：“真不爽快……快去快回！”

杜良真便先行回去。景天和那位小姑娘站在原地等候，可是等了许久，还不见他回来，景天道：“好慢……”

小姑娘道：“不要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景天道：“你怎知道他不会骗我们在这里傻等？”

小姑娘道：“我就是知道！”

果然，再过了一会儿，杜良真回来了，景天便道：“等你半天，可算来了。怎样，你娘答应了吧？”

谁知道杜良真却神色有异，他支吾着说：“我娘她……我娘她……”

景天问：“她不肯卖？”心中暗道：“老太婆果然不好骗……”

杜良真却道：“我娘她变成龙飞走了……”

景天闻言，呆了一阵，说道：“龙？大白天的也有妖怪！”

杜良真道：“不是妖怪——”

围观的人这时又起哄了，有人说：“哼哼，书呆子又在犯傻。这城里我住了三十多年，大大小小的事儿哪桩没见过，那年他爹刚去，没多久他娘也跟着病倒了，这会儿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疯话。”

杜良真道：“真的……真的……我娘她不是寻常人……我早该想到……爹去了这么久……她都不见老……迟早会发生什么……这一天迟早要来……娘，你抛下真儿了啊……”

小姑娘道：“啾……你不要伤心啊！你娘只是走了，又不是永远见不到面了。”

杜良真道：“我要去找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说完，便转身飞奔而去。

景天想喊也喊不住，周围围观的人又说：“不会吧，书呆子真的疯了……没治了……”

小姑娘则道：“他好可怜……明明没有说谎，为什么大家都说他疯了？”

景天对于此事也是半信半疑，但既然人已经走了，他也没有再纠缠下去之理，就告别了那位小姑娘，就继续在蛮州城中走动。

景天来到了女娲庙前，他听说这女娲庙是最能代表蛮州的，于是便走进庙中去参观一下。刚进庙内，就隐约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景天定眼望去，原来竟是紫萱和一个老态龙钟的婆婆在说话。

那老婆婆道：“这次这么久才来？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紫萱道：“这次很不顺利，找他就花了很长时间，又千方百计让他拜入蜀山门下……可人算不如天算，他一直想出家做道士，每次都是我暗中阻止，总也没能脱开身……最后让他喜欢上我也是一招险棋，差一点被蜀山掌门识破——”

老婆婆道：“你胆子太大了，稍有疏忽你就没命了。”

紫萱道：“那又如何？反正我已经有了青儿了，就算死也能死得安心……青儿还好吗？”

老婆婆道：“还好，傀儡汤一直没有断过，只要一停药，她就可以发身长大，跟其他孩子不会有什么不同。”

紫萱问道：“我看看她，可以吗？”

老婆婆道：“当然，你的女儿你为什么不能看？”说完，便举起手中木杖，言道：“青儿，你娘来看你了……”接着施起法来，立即从地上的一个蒲团处升起一道华光，在那团华光中冒出一朵巨大花儿来，在花蕊正中，竟承托着一个女婴孩。

紫萱看到那个女婴，不由激动道：“青儿……”

老婆婆道：“算来青儿已经几十岁了，还是这个样子……唉……你这当娘的可真够狠心的……”

紫萱道：“婆婆，我知道我没脸见青儿，可是我没办法啊！我真的是太喜欢他了。我们女娲族就是这样，如果始终不动情欲，就会永生不老，一旦把持不定，珠胎暗结，等孩子心智长全，就会吸收娘亲的灵力，娘亲就要死去。我现在用灵力控制住青儿，不让她长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是个自私的娘亲……我对不起青儿……”

老婆婆叹道：“唉！我服侍女娲族几千年，痴女子见得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你内丹炼得如何了？”

紫萱道：“还要三年，这一次他若修道有成，服下后应该能飞升成仙，那样我们就能长相厮守了。可是……蜀山派要用灵珠，他现在也在找，不知道能不能安危度过这一劫。”

老婆婆道：“这是天命，每一代女娲族最后不都是含恨而终的？你已经跟他有了三世的缘分，上一世有了女儿还能白头偕老，你该知足了。”

紫萱道：“婆婆！那是什么白头偕老啊？因为我是不会老的，他只能辞官隐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为怕人议论，我的身份也从妻到妾到婢……他心里苦我知道，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老婆婆道：“人心不足啊……你要长相厮守，还要年貌相当，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女娲娘娘从神界来到人间，女娲族代代相传，可是肩负拯救苍生重任的，你——”

紫萱道：“我知道……你怨我太自私了，放心，真要我牺牲的时候，我不会犹豫，不会愧对女娲族列祖列宗的！而且……总感觉这一天已经很近了……”

老婆婆又低叹道：“唉！苦命的孩子……”

紫萱这时道：“婆婆……我求你一事，我死后让青儿发身长大，把她当男孩养吧！也许不识情爱对她更好些……”

老婆婆道：“唉……好吧！可情爱是天性，男也好，女也好，一样都逃不掉的！”

紫萱对着女婴道：“青儿……娘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你，还让你睡了六十年，娘对不起你……但是你要知道，娘和爹都非常非常爱你，我们也非常非常恩爱，可老天不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现在这样，是娘能想到的最好方法，不要记恨娘……”

老婆婆道：“唉……她听不到的……”

紫萱拿出一张纸来，说道：“这是你爹写给你和娘的诗稿，留给你做个纪念。记住！你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爹和娘都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呢！”便把那张诗稿放入了女婴的体内。

那诗稿的内容是：

碧水连天净无浪，转东风，滢纹微涨；

个中趣，莫遣人知，当年日日，兰舟共上！

平生书痴已均恙，解名缰，更逃羁网；

春近也，梅柳频看，花间闲度，细雨流光！

接着，老婆婆又施法把那朵大花收了起来，并说道：“你这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了似的，多不吉利！”

紫萱道：“我想，也快了……”

就在这时，紫萱突然察觉到有人的气息，马上喝问：“什么人？”

景天一直站在远处，所以并不太清楚二人发生的事，一听见紫萱的喝声，连忙应道：“紫萱姐，是我呀。”

紫萱向下面望去，便道：“啊，原来是阿天……真难得，你也晓得这苗人奉为圣地的女娲庙。既然来了，就四处走走看看吧。”

景天应道：“好！”

他走上楼梯，来到紫萱和老婆婆的面前，紫萱向他介绍道：“这位婆婆是我的一个长辈，我和她也算是不期而遇吧。”

老婆婆笑着打量了景天一眼，然后微笑道：“呵呵，年轻人啊，我看你命中颇多波折，却具非凡之相，总能逢凶化吉，只是……”

景天忙问：“只是什么，老婆婆您尽管直说。”

老婆婆道：“唉，多言无益，你也不必问了。这儿正是女娲庙，女娲娘娘造人后又创娶嫁之礼，使得世间男女相知相爱，你不如求她保佑能与心上人长相厮守，永无分离吧。”

景天听了老婆婆之言，便走到女娲像前礼拜，他默默祈祷了良久，然后便叩首起身。他在女娲庙中参观了一番后，就和紫萱、龙葵会合，然后便决定前往灵山一行。

从山道上走了不远，便进入了灵山仙人洞，据城中居民说，这里就是仙人盘桓的地方。可是他们进入灵山仙人洞之后，遭遇的却不是仙人，而是一些小妖，当然以他们现在的实力，这些小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仙人洞分在三层，都是一条条曲折的山道纵横交结而成，而在山下就是水潭，一旦跌了下去，必会遇溺。而且这仙人洞中还有机关可以开启。他们把机关打开，使一些断裂开的山道被机关铁桥伸展出来，重新连接，使他们得以穿越。

进入第二层之后，这里又是另一种开启机关的方法，在四个不同方位上都有一个升降机关，他们走上那些升降机关上，利用体重把机关压下，使之开启。四个机关分别控制着四条铁桥，从水底中升起，连接断开的山道，让他们顺利通过。

穿越了两层的山洞，又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十分宽阔的水幕厅。这里面的景色当真异常美丽，两边水流泻下，如两幢大瀑布一样，让人神醉。

就在这时，他们听见前面隐约有说话的声音传来，于是便趋近一块石屏风前，伏了下来，向前方窥探。

只见在前方的一处石台阶前聚集了数只妖怪，而居中站于阶上的是一只全身毛色银得发亮的长眉妖狐。只见那妖狐道：“诸位！请听本座一言！蜀山诛灭我妖族，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我们必须紧密团结，趁这次千载良机，一举攻陷锁妖塔，剿灭蜀山，重振我妖族声威——”

可是此语一出，下面的小妖们便纷纷议论起来，一只米袋妖口吃着说道：“我们……为……什么打……蜀、蜀山啊……人、人家……又没有碍……着我们。”

银眉妖狐便道：“蜀山是我族的心腹大患，那锁妖塔中，关押了数以千万计的妖族同胞，他们每日生活在化妖水的毒气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已经有上千年了。这里面就可能有你们的父母祖辈，你们能够忍心不救他们，不为他们报仇吗？”

一只火狼妖道：“咕？爹娘？爹娘是啥玩意儿？没见过！”

另一只飞鼠妖道：“就是！我妖族本来就是没有父母亲人，独来独往嘛！啦啦啦……”

银眉妖狐便道：“各位！就是因为我们的独来独往，才令蜀山能任意宰割，试想无论蜀山弟子有多强大，我们十个妖齐上，他们也一定不是对手，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绝对可以战胜蜀山的！”

一只大头妖道：“不对！这里有问题！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有什么好处？”

米袋妖也道：“是、是、是……啊！”

飞鼠妖道：“对呀！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啦？”

银眉妖狐道：“本座不是命令大家，而是号召大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去这次剿灭蜀山的机会，等蜀山再次壮大，我们妖族就会亡族灭种，永无翻身之日了！”

另一只娃娃鱼妖道：“有那么夸张吗？我见过的人可都笨笨的，连声叫我大仙呢！喂！对了，你们知道吗，王家村还有我的一座小庙呢！香火很盛哦！改天我领你们去见识见识！”

火狼妖道：“好哎！有供果吗？我肚子饿了！咕！”

银眉妖狐忙道：“你们可不要小看蜀山派，本座的法力你们是见识过了，锁妖塔中比本座法力高的不知道有多少，还不是被蜀山捉了去——”

大头妖道：“既然那么强，我们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去玩吧！去玩——”

群妖正在起哄之际，银眉妖狐忽然道：“嘘……噤声！有生人气！……”群妖立即停下起哄声，银眉妖狐随即厉声大喝道：“谁在偷听，快出来！”

话音一落，银眉妖狐便启动机关，先前的入口立即升起一道铜门堵住，景天自知已经败露，便头一个纵身跃出，拔出魔剑，来到群妖的面前。

景天正色道：“是我！蜀山弟子在此！”

银眉妖狐立即道：“你……大家上，包围他！干掉他！”

火狼妖便喊道：“好哎！我肚子饿了！咕！”

娃娃鱼妖道：“冲啊！杀啊！”

可是没一个有冲上来的迹象，景天道：“好啊！你们就听他的来送死吧！来啊！来杀我啊！”

众妖道：“冲啊！杀啊！上啊——！”

“快！快打完，就可以开饭啦！”

可是仍然只得一味地吵，并没有冲上来的迹象。景天道：“咦？这是搞什么？比喊杀用乘法，比胆子用除法？”

银眉妖狐见群妖都不愿意出手，便道：“也罢！黄口小儿！本座就来会会你！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座的厉害！”

龙葵此时也跃出道：“哥哥！我来帮你！”紫萱也从后赶上，三人便一同迎战银眉妖狐。

这银眉妖狐的法力不俗，但是还不至于很强，景天他们经历多番激战，已经实力大增，如今面对这妖狐，倒也不是太吃力。那妖狐没有想到他们这三个人如此强大，便使出绝招，展开九尾，发出最强的法力。紫萱急忙横杖，祭起护身法术，硬接银眉妖狐的劲招。

等妖狐的劲招与紫萱在拉锯的时候，景天便挥动魔剑，劈出一记开山裂石的剑招，一下子切断妖狐的邪力，并把妖狐重创倒地。

其余众妖吓得四散，龟缩在一边。而景天三人迅即跃上，包围了妖狐。妖狐道：“本座……本座……你们！唉——！”

景天提起剑道：“受死吧！”

紫萱却喝止道：“且慢！不必赶尽杀绝吧？”

银眉妖狐却冷哼道：“哼！不必你.....假惺惺可怜，唉.....本座早该料到，这些家伙.....就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也好，省得到蜀山.....到仇人面前.....丢人现眼.....”

紫萱道：“哎.....怨怨相报何时了？”说完，便欲施法力来救妖狐。

银眉妖狐却拒绝道：“你之所以.....这么想，因为.....你不是人！不必了.....大丈夫如此受辱而.....不能报复，还有何面目.....苟、活于天.....地.....”说完，竟自己散功而死，最后化为烟尘。

三人不由呆在当地，景天道：“紫萱姐，他刚才说什么‘你不是人’是什么意思？”

紫萱忙道：“他胡言乱语吧.....阿天！刚才你怎么那么鲁莽，幸亏那些妖怪没有一哄而上——”

此时，出入口已经重新开启，那些小妖们便大呼救命，纷纷逃窜而去。

景天被紫萱斥责，只好低头对紫萱道：“没什么.....就是想打一场痛快的.....”

紫萱道：“最近你的性情和以前不同了昵.....要放宽心才好！”

景天道：“放心！我没事。”

于是，三人便从左面的出口走去，进入灵山仙人洞的第三层。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4:2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五章 古城镇穿越时空（上）

第十五章古城镇穿越时空（上）

第十五章古城镇穿越时空（上）

在第三层洞里，他们先到了东南面的一座石台上，把机关开启，使得中间的三座铁桥移动，连接到另一个方向，然后便沿着这三座铁桥而走，来到了西北方的出口，终于离开了灵山仙人洞。

从灵山仙人洞出来之后，他们进入了一座城镇里，甫进入这城镇中，龙葵便发出“咦”的一声，并且脸上流露出惊诧的神色，她还飞快地跑向前方，在大街上来回奔走观看，景天连忙喊：“小葵，你怎么了？”

龙葵在四周跑了一圈之后，便回到二人面前道：“啊！这里.....这里好熟悉！哥哥！快看，这里和王都好像哦！”

景天道：“是吗？呵呵！我没有印象啊！”

龙葵道：“真的非常相似呢.....”她又转头望向远处，又发出“啊”的一声，景天忙问：“怎么啦？”

龙葵便道：“那边.....那边是杨国的旗帜！不是.....有一点点区别.....”

景天道：“杨国？就是灭掉咱们姜国的那个国家？旗帜像有什么关系，反正大家都已经灭亡千年了。”

紫萱这时道：“未必没有关系，看情形，我们也许落入了‘回魂仙梦’之中。”

二人听紫萱一说，都大为惊讶，龙葵问：“回魂仙梦？那是什么？”

紫萱道：“那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仙术，在人执念很深的时候会自动产生，可以让人回到过去，只有当这个人实现愿望后才能返回。”

景天道：“那一定是小葵有什么愿望了？”

龙葵道：“愿望？我不知道……不过，放心！我会想办法。”

紫萱道：“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回魂仙梦’，我去打探一下。”说完，便径自向镇内走去。

景天道：“紫萱姐可真厉害，好像没有她不晓得的事。”

龙葵这时道：“哥哥！你肚子饿吗？那边有卖‘捣珍’的，特别好吃，你原来最喜欢吃的，我去买给你！”不等景天答应，便飞快地跑了开去，景天忙喊：“等一等啊，小葵！”但是也叫不住她，转眼就不见了她的踪影。

景天只得一个人在镇里逛，走到一处市集前，他嗅到一股香味，便向人打听这香味是什么，有位小姑娘对景天说：“闻到捣珍的香味了吧，有个姑娘全买走了，已经没有了，要吃明天早点来吧！”

景天道：“‘捣真’？什么东西啊？”

那小姑娘道：“嘻嘻，一听就晓得你是个大外行的，‘捣珍’就是用牛和羊的脊肉，捶捶捣捣，去掉筋骨，再煮熟就行了，很鲜的，从前只有皇室的人才能吃呢。”

景天恍然大悟，便继续在这镇里走动。走到一处民居前，竟听见紫萱的声音在里面传出，景天便走到门口前，只见紫萱和一对夫妇正在争执，紫萱指着那男子道：“虽然你衣服变了，但是我一眼就认得出，因为你儿子夏思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吗？你妻子因为思念你眼睛已经失明了，你能忍心抛弃她们，却连承认都不敢吗？”

那男子闻言，大吃一惊，支吾道：“我……”

景天立即走了进来，来到紫萱身边问道：“他就是夏思的爹爹？”

紫萱道：“当然！看他们的相貌就知道，血浓于水，这是半点也瞒不了人的！你妻子盲了，现在家中全靠十岁的儿子做竹器维生，你却在这里享清福，你觉得对得起良心吗？”

景天随即拿出一个竹哨道：“看看这个，这是你儿子做的！”

那男子眉头深皱道：“对！那是我妻儿又怎样，无论你们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的！”

紫萱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你又成亲了？”

夏思的父亲叫夏梦寒，他说道：“不光是因为这个……没有男人愿意背后有一个妇人指手画脚，告诉你去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求你一定要赚多少钱，放多少货，我受不了了！”

紫萱听他这一说，登时愣住，景天这时道：“那又怎样？所谓‘相夫教子’的‘相夫’不就是这样吗？”

夏梦寒道：“哼！正好相反，完全是‘教子’的样子！兄弟！你没成家吧？你愿意找一个整天对你指手画脚、为你安排一切的老婆吗？”

紫萱道：“不管怎样，你至少也要回去看看！”

夏梦寒道：“我好不容易加入了这里，而这里的规矩是不能出去的，我没有办法！”

这时，夏梦寒旁边的妻子韩鹃道：“不如这样，她、她眼睛不好，这个方子给你们，是调配玄天异果的，可以治眼疾，你们帮忙调配出来给她，好不好？”

夏梦寒道：“咦！那不是你家的祖传秘方吗？”

韩鹃道：“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帮外人，听这两位说话也知道是正人君子，自然不会用这方子做坏事的。”

景天道：“那当然！我们一定不负所托！”说完便把方子收下，然后便和紫萱一同离开。

接着，紫萱决定去找镇长，而景天则去找龙葵。但景天不太熟悉镇里的路，只好向人打听龙葵的下落。他听到一对老年夫妻说话，那老婆婆道：“看见没，刚走过去的小丫头真像咱们镇上的人哪。”

老公公则道：“唔，不就是咱们镇上的……”

“你真是老糊涂了……她穿着那身衣服，是有几分像……可一股子灵气，不是平常人家的闺女。”

“呵呵，你十六岁时，头上插朵花，还有那件桃红小袄，不也灵气得很。”

“死老鬼，都多少年了，还提这个。”

景天连忙上前向二人打听那姑娘的去向，二人便指向前面的那个高坡，景天谢过二人，便马上赶过去。

走到一块田的时候，景天刚走上田去，就突然听见有人大喝一声，接着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小女孩便一同冲了过来，前后截住景天的路。景天惊道：“干嘛？打劫啊？”

那中年汉子道：“看看脚下。”

景天低头左看右看道：“脚下怎么啦？踩到你荷包了？”

中年汉子道：“踩到我的地了。”

景天恍然道：“哦……我没看见，反正什么也没种……”

那小女孩却立即道：“喂！什么叫什么也没种啊！你这么大个人一点道理都不懂——”

景天道：“哦，声音蛮大，吓我一跳！”

小女孩道：“你不要小看我哦！我可比你懂得多！这地就是我们种田人的饭碗，你把你的臭脚放进我的饭碗里，还说‘碗里没有饭菜啊’，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家吃过饭，洗干净碗以后就把脚放进去吗？”

景天被她说得无言以对，只好说：“这个……对不起，可是……没有那么严重吧？”

中年汉子道：“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事吗？”

景天问：“那要怎样？”

小女孩道：“要赔钱！”

景天道：“不要吧？又没有踏坏什么……”

小女孩道：“什么叫没有踏坏什么？我要是往你身上吐痰也不会吐坏什么，你愿意吗？你不要看不起我们种田的，我们不种田，你吃什么？你知道种田有多辛苦？俗话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谷雨前后，撒花点豆。芒种不开镰，不过三五天。收麦如救火，争秋为早播。端阳有雨是丰年，芒种有雨好秋天。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大事不宜迟……’”

景天听得头也晕了，连忙道：“好好好……我赔钱，你要多少？”

中年汉子道：“五百！”

景天道：“抢劫啊你——”

小女孩道：“这已经算少的了，你这人就是不开窍，我给你好好算一算……俗话说：‘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景天怕她再来啰唆，就乖乖地拿出钱来道：“我给！我给！别说了！”

小女孩把钱收下，得意地说：“嘿嘿！算你识相！走！”

景天沮丧地说：“真是晦气！”便快跑离开。

他继续向前走，经过一处古董摊前的时候，却看见那位唐门少女也出现在这里，而且还被那个卖古董的小贩指责道：“去！去！不买别乱动！动坏了怎么办？”

那少女道：“啾～～你怎么知道我不买？”

那小贩道：“你看这么久了，要买早买了，我看你一定是又想买，又没钱！”

那少女道：“当然不是！我家里有很多，都是比这个还好的，我只不过想不好买哪一样罢了。”

小贩不太信她的话，说道：“哼，家里有很多，你就吹吧你！拿来我瞧瞧啊？”

景天见这小贩如此欺负这位小姑娘，便忍耐不住，当即走上前道：“在这里！”便从怀中摸出一件古董的赝品来，递到小贩的面前。

小贩一看，颇为惊讶道：“啊！这个……好像有些不同，唔……你这个不是青铜的，倒像是铁的，可是又没有什么锈痕，花纹也很清晰啊，在哪里买的？”

景天道：“哼！我们自己家作坊做的。”

小贩忙道：“那好！我跟你进货，价钱好说！”

景天却摇头道：“不卖！”

小贩道：“那这个卖我？不然我跟你换！”

景天道：“跟我换啊？我这个比较新耶，有点吃亏……”

小贩连忙道：“我用两个跟你换，再加上这个‘蟠纹古镜’如何？”说完，便把一块古镜拿起来递过去。

那少女忙道：“不要跟他换呀！他要占你便宜……”

小贩立即喝道：“胡说！去去去！大人谈事情小孩子少插嘴！”

景天则对少女道：“没关系，吃亏就是占便宜……既然你这么喜欢，就换给你吧！”但是他心里却暗喜：“嘿嘿！赚到了~~~~”原来

那小贩给的“蟠纹古镜”竟然是真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景天识货。

景天用赝品换了真品之后，便向她说：“你喜欢哪个，要不给你一个？我看其实……这东西你留着没用，不如我给你买点首饰，或者鲜花？”

少女却道：“啾？不要了……我其实也不是喜欢这东西，只是闲着没事，胡乱看看！”

景天恍然大悟，那少女谢过景天，就自己一蹦一跳地走开了。

景天继续向那高坡上走去，果然看见龙葵坐在一株树下，而且在她身边还放了许多东西，有罐子，还有地毯等等。

龙葵看见景天走来，便笑着说：“啊！哥哥！快来坐，看我买了这么多好东西！”

景天应道：“嗯……”就坐了下来。

龙葵道：“看！这个毯子怎样？不错吧？还有这个玉珰，好便宜哦，很漂亮吧？嗯……那个……那个……”

景天问：“怎么了？”

龙葵道：“我本来买了好多‘捣珍’，可是很久都没有吃过了……所以……本来想多给你留一点的，可是……就只剩下这一些了……”说完，双手摊出来，只剩下了几块“捣珍”在手里。

景天从她手里拿过一块道：“我尝尝……唔，好吃！呃——”

结果匆忙之下，景天又咬到了舌头，龙葵忙问：“啊？哥哥，怎么了？”

景天道：“咬到舌头了……”

龙葵道：“哥哥吃东西总是这么急，上次在唐家堡吃麻糖也是这样……”

景天笑道：“呵呵！是呀，那时雪见还嫌我的麻糖脏，如果现在她吃到捣珍，应该不会再……雪见……”说到这里，景天不由又想起雪见，触景伤情。

龙葵道：“对不起……哥哥……我不应该提这件事的……”

景天道：“有什么关系！你不用这样子，我们有很多钱，再去买好了。”

龙葵道：“可是……外面的钱在这里是不能用的，我是用金钗换的钱——”

景天道：“啊！完了完了完了！我本来还想一掷千金，多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去，到外面一倒手就发大财了，唉！我可真不幸啊！”

龙葵道：“哥哥……不要难过了，我这里还剩一些，都给你！”就把一些铲型的古币给了景天。

景天接过来数着说：“吁……只有这一点点……也好，总比一文不名强，否则要露宿街头了！”

龙葵接着又拿出一把短剑递向景天道：“还有呢！这个青铜短剑，是我送给哥哥的，喜欢吗？”

景天接来一看道：“不错哦！蛮锋利的！我喜欢……”

“嗯！你喜欢就好！”

“是你送的，你说我会不喜欢吗？”

这时，龙葵忽然道：“哥哥……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不好？”

景天道：“那怎么行呢？我们还要找灵珠，为雪见报仇呢！”

龙葵马上失望地说：“那……如果我们找到了灵珠，也为雪见姐姐报了仇，以后呢？”

景天道：“以后……我想开当铺，还要搜集很多很多古董，还要修炼仙术，当真正的剑仙，还要闯荡江湖，还要——”

龙葵见他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连忙道：“哥哥！我们在这里多待几天好不好？只是多待几天……”

景天马上领会，便对龙葵道：“小葵……我答应你，等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之后，我们来这里生活。”

龙葵听景天这一言，马上转忧为喜道：“真的？哥哥！这是你说的，可不许赖皮哦！”

景天道：“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龙葵却道：“有很多呢！小时候你答应教我剑术，答应带我去看海，还有——”说着说着，忽然看见景天神情一转，便问：“哥哥……你怎么了？”

景天低头道：“我……我答应雪见的，也没能在她生前做到……”

龙葵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景天随即抬头，双手搭到龙葵的肩上说道：“所以，我一定不会再辜负你的！”

龙葵道：“真的？哥哥！你对我太好了！谢谢哥哥！”

景天接着说要去会合紫萱，但龙葵却想多留在这里一会儿，景天便让她留在这里，自己则去找紫萱。

向人打听到镇长的家之后，便来到了镇长家中，紫萱已经在这里和镇长商讨起来。

这古城镇的镇长叫翁和月，他对紫萱说：“我祖上是赫赫有名的方士，他看到我们杨国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为求自保，设置了这个‘回魂仙境’，将族人迁徙过来，千年来开枝散叶，不想已有如此规模。”

紫萱道：“你们可知道外界已经和这里大不相同？”

翁和月道：“我翁家方术代代相传，可用‘回魂仙境’回到过去。千年来历代兴衰，我还略知一二，并非如你所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啊。”

紫萱道：“可是，外界天文历法、水利耕织之术发展日新月异，可你们还——”

这时，景天走上前道：“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翁和月道：“当然……”

忽然有一个年青人走进来道：“月伯，有三个外人进来了！”当他看见景天和紫萱时，便惊讶道：“啊！就是他们！还有一个——”

翁和月向那年青人示意退下，然后对景天和紫萱道：“稍安毋躁，请随我前往镇中祭坛，待我作法让你们平安返回。放心，不会有事的，千年来不少人误入这里，几乎都能平安返回，时间、地点不差分毫。”

景天道：“啊？现在就走吗？我们还有一同伴呢！”

翁和月便道：“既如此，你先去寻找同伴，我稍后去祭坛等候。”

紫萱就道：“阿天，你快去把小葵找来，我们就在祭坛汇合。”

景天道：“好，我这就找小葵去！”

景天离开镇长家之后，先回到先前的那个高坡上去找龙葵，但并不见到她的踪迹，只好又到其他地方找，但都找不着龙葵。无奈之下，景天只好先到祭坛那边，可是当他来到祭坛上时，却发现龙葵已经在此了。

景天道：“咦！小葵，原来你已经来了，怪不得我哪里都找不到你。”

龙葵道：“嗯，紫萱姐都告诉我了……”

翁和月这时道：“好！人到齐了，即刻开始！三位切记，一定要默想你们来时的地点和你们要回去的年代，切不可有杂念，否则有可能时间上发生偏差。”

紫萱忽然发现景天的神色有些不对，便问：“阿天？”

景天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一直想着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地点，就可以实现？”

翁和月道：“道理上是如此……不过此举会十分凶险，你们三个也会分散……”

紫萱马上问：“阿天！你到底想怎样？”

景天道：“如果那天我不让雪见拿镇妖剑，也许雪见不会死……”

紫萱连忙道：“不可！太危险了！”

龙葵也道：“哥哥，你这个样子，我好担心……”

景天才勉强定下心神来，翁和月道：“逝者如流，刻舟行远……所谓‘回魂’，可凭吊、可缅怀，万难更改……好了，各有因缘，听从天意吧！”然后便开始念动真言，把三人送入时空隧道中。

景天在迷糊之中，忽然听到龙葵的声音：“哥哥，你饿吗？我这里有‘捣珍’，你要不要吃一点？”

景天睁开眼来，只见眼前的景色十分模糊阴暗，只看见龙葵站在自己面前，便说：“啊？不用了。咦！这里是哪里呀？我好像没有来过耶……不应该啊，‘回魂仙梦’总应该回到我知道的过去吧？”

龙葵道：“哥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这里是王宫啊，是我们家耶！”

景天怔道：“哦？原来回到这里了，要怎么回去呢？”

龙葵道：“回去？回去哪里？我们已经被围困了半年，哪里都去不了，听宫娥们说，外面的百姓已经在‘易子而食’了！父王总是说要开城投降……哥哥，你要铸的那柄剑真的能解困救国吗？”

景天又怔道：“铸剑？”

龙葵觉得景天有些奇怪，便道：“哥哥你怎么了？就是外面你招集方士在铸的那柄剑啊，不是说只差‘室女之血’献祭就成了，可是父王很反对你牺牲人命做这件事……”

景天又一阵疑惑道：“室女之血？”

龙葵道：“是不是很为难？找不到自愿殉剑的人？如果……如果这样，我愿意一试……”

景天惊道：“啊？你说什么？”

龙葵道：“我是说我愿意以身殉剑！”

景天忙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殉剑’啊？”

龙葵道：“当然知道。”

景天道：“你知不知道跳进炉里一下子就死了，连灰都剩不下？”

龙葵道：“知道.....可是总要有人做牺牲的，民女一样，公主也一样，我们王室多年受百姓供养，也该为百姓做牺牲了！何况如果不是真心殉剑，只要有半点勉强，就会前功尽弃，遭到天谴.....若选别人，你放心吗？”

景天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一定要铸剑，还一定要‘室女之血’？”

龙葵道：“若有办法，就不会一困半年了.....除非听父王的，开城投降.....”

景天叹道：“唉.....也不知道当时那家伙是怎么做的？”

龙葵完全不明白景天之言，便说：“嗯？哥哥你今天好奇怪，一定是太累了，早点休息吧！”说完，回身就走。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6:23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五章 古城镇穿越时空（下）

第十五章古城镇穿越时空（下）

第十五章古城镇穿越时空（下）

景天忙呼喊：“哎！你别走，怎样才能回去啊！”但是人已经不见了，景天有些沮丧，正苦恼之际，忽然又听见龙葵的声音传来：“天哥！”

景天回头一看，只见黑发龙葵陡然出现眼前，说道：“嘻嘻，要实现她的愿望才能回去。”

景天道：“什么她？你们不是一体吗？”

龙葵道：“从来就不是！她是一千年前就死了的，什么都不懂的没用鬼，我是她死的时候才出生的，什么都懂，谁也不怕的鬼。若不是我护着她，她早就完蛋了！别以为我会和她一样喜欢你，才不是呢！我只是逗你玩罢了！”

景天道：“那……她有什么愿望？”

龙葵道：“她喜欢你！”

景天道：“别扯了！我们是兄妹。”

龙葵道：“现在就不是了——别忘了你叫‘景天’，可不是太子‘龙阳’！”

景天问：“那我要怎样？”

龙葵道：“说你喜欢她啊！我是看她可怜，喜欢你又不敢说，小小地帮她一个忙，快说啊！你难道不喜欢她？”

景天即时支吾以对：“我……我……”

龙葵道：“笨！喏，跟我学：‘我喜欢龙葵！’说啊！”

景天半晌也说不出，并道：“这叫我如何说得出口？”

龙葵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了就可以回去了！你怎么那么笨？而且，你难道一点都不喜欢她吗？那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好了！”

景天便只好尽力地把说话吐出来道：“我、我喜欢……龙葵。”

龙葵马上笑道：“嘻嘻，真乖！一点就通！看我赏你点什么？”

景天这时道：“怎么还不能回去？”

龙葵道：“不要着急嘛！我们再来玩！”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雪见的声音响起：“谁来救救我！救命——！”

景天和龙葵一同回头望去，竟然看到雪见的影像在不远前方出现，景天惊讶道：“是雪见！雪见！你在哪里？”

雪见喊道：“景天！景天！快来救我啊！我不要待在鬼界，我要回人间！”说完就消失了。

龙葵恼道：“讨厌！”随即也消失了。

景天呆了下来，说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接着，四周的景像也渐渐清晰起来，原来他已经身处在蛮州，龙葵和紫萱都双双在他眼前出现。

紫萱道：“你们？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们丢了昵！”

景天道：“快！雪见的灵魂在鬼界，我们快去找她！”

紫萱怔道：“怎么可能？她并不是人啊.....”

这时，龙葵突然由蓝发变成了黑发的龙葵，并说道：“怎么不可能？猫狗花草也有魂，她是树变的，也应该有吧，不过一定是呆呆蠢蠢的那种。”

景天道：“把她的鬼魂找来，进入她的身体里她就可以复活了？”

龙葵道：“道理上是没错啦，不过呢，也要她身体没烂才行，不然可就难看得很了。”

景天道：“她的遗体在蜀山的冰峰上，应该没有问题吧？要回去看看才行。”

紫萱道：“从这里回去，最快也要半月。”

景天道：“那、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买马，即刻动身！”

龙葵却道：“喂，我来教你吧，其实用御剑飞行，一眨眼的功夫就可以到。也罢！我今天心情好，就做做好事帮帮你吧！”

景天道：“算了吧，上次差点没把我骨头摔散了，我可再也不敢听你的了.....”

龙葵道：“上次？上什么次？嘻嘻，上次大概是我心情不好吧，今天心情好，一定没问题！”

景天道：“这么说……上次是你故意的？”

龙葵道：“喂！天哥，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我好心好意帮你耶！上次明明就是你们两个动手动脚，跌下来活该！”

“我……我哪有动手动脚了？”

“你就是！还不承认——”

紫萱见二人还在为这些小事争吵个不休，忙道：“时间紧迫，就算有危险，也要冒险一试！”

景天只好道：“小葵！好妹妹，以前的事情不说了，我们再飞一次吧！快……”

龙葵道：“好妹妹～～哎呦呦，酸死我了～～～瞧你急成这样，这话你留着跟别人说吧！哼……听好！在任何一个城镇只要点击魔剑柄上的一个飞剑小图案，就可以御剑凌空，这时候心中念着要去的地方，无论多远都可以瞬息到达！”

景天道：“听得似懂非懂，也不知行不行……”

龙葵道：“放心，有我在你怕什么！”

景天道：“就是因为你在才更怕啊……”

在出发之前，景天和紫萱先回去找夏思和他的母亲姜雪。来到夏思的家中，发现屋里只有姜雪一人。姜雪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便道：“客人要买什么自己拿，我眼睛不方便，您挑好了把钱给我就好了。”

景天上前问：“咦！夏思呢？”

姜雪道：“他上山采竹子去了，你是谁？怎么认识思儿的？找他有什么事？”

景天道：“是这样的！我们见到你相公了。”

姜雪怔道：“你说你见过梦寒？在哪里？不可能？他还活着？为什么不回来？”

紫萱也走过来道：“他还活着，在另一个城，和另一个女人成了亲，他让我们把这个药给你。”便拿出一枚玄天异果交给姜雪。

姜雪惊讶无比，激动地说道：“什么？他另外有人了？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什么地方不如那个女人？告诉我！”

紫萱道：“那女人就是因为什么地方都不如你，所以你不如她……”

“这是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也许男人都不喜欢女人比他强……”

“难道……难道我帮他管账、发货、理财，从两手空空到有了这家业……我做这些……难道都错了？”

景天道：“这个药我留给你，你吃下去眼睛就会好的！”

姜雪却激动地说：“拿走！我不要！人都没了，我要眼睛做什么？”

景天和紫萱都不由怔住，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和劝她，紫萱叹道：“喜欢一个人，帮他……到头来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景天也不知如何回答紫萱这一问话，两人只好把药留下，然后转身离开。

他们回到蚩州城外，不管龙葵教的方法是否可行，但也要一试，于是景天取出魔剑，按照龙葵所言，按在剑柄上的一个“飞剑”图案上，果然使魔剑启动起来，随即变大，三人便一同乘在剑上，景天心中默念，魔剑真的凌空而起，载着他们疾飞而去。

虽然御剑飞行的速度很快，但是景天毕竟是初次驾御，所以还未太熟悉御剑飞行，所以未能一下子到达蜀山，而是先到了德阳附近停顿下来。大家也觉得累了，于是就进城中歇息一夜，明天再飞往蜀山。

他们进入德阳城之后，紫萱先去客栈租房，龙葵和景天则在城中闲逛。当景天走到一处僻静的树林前，只见龙葵正在林边的一口井前，被一个白色头发的女子缠住，她大叫道：“你……你放开我好不好？我已经答应帮你忙了，你拉着我怎么去找人啊？”

那个白发女子道：“你答应帮我，我就能相信你吗？当初他也是答应和我一起殉情的，到头来我做了鬼，他居然好好地娶妻生子！你说！我还能相信谁？”

龙葵道：“我是真心要帮你的，你要怎样才能相信啊？”

“除非……你留下一样东西押在这里！衣服、头饰，什么都行！”

龙葵挣扎，那白发女子却扯得她越紧，结果弄得龙葵直叫道：“不要！啊——你弄疼我了！”

景天急忙喝道：“住手！”便冲了上前。

龙葵一见景天，马上呼唤：“哥哥……”

景天道：“小葵，不要害怕，有我呢！”

那白发女子原来是女鬼，她说：“你是她哥哥？哼！是情哥哥还是亲哥哥呢？正好，她留在这里，你去帮我把这东西交给城东的冯子俊。”

景天道：“凭什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自己有手有脚，为什么自己不去？你放开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有手有脚？哈哈！我的手脚已经烂在井里，被德阳城的一众狗男女喝下肚了！我恨不得亲自将那负心汉吓死，可是我不能动！不能动！你知道吗？”

“呃……好恶心，大家还在喝这水？你的尸体没有被捞出来？”

“你胆子还挺大的嘛！要是旁人听说我是鬼早就吓软了。哼！那姓冯的心里自有鬼，自然不会对别人说，一个烟花女子下落不明更是没有人深究……”

龙葵道：“你放心，我们会找人把你捞起来好好安葬的。”

那女鬼却道：“哼！不必了！你们只要帮我办成这件事，我就感激不尽了。正好，妹妹留在这里，哥哥去帮我办事，要快！我时间不多了……”

景天道：“我本来愿意帮你的，可是你用这卑鄙手段，让小葵当人质，我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龙葵却道：“哥哥……我已经答应要帮她了，你就去一趟吧！我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那女鬼道：“就是，就是！还是妹妹明事理，再说哥哥你要真把妹妹放心上，上刀山下油锅都不怕，这点小事算什么？”

景天即时无言以对，只好答应道：“好吧。”便接过女鬼给他的一块丝帕，径往城中而去。

按照那女鬼所指示的，景天找到了那冯子俊的家门，景天敲门，里面有一汉子出来开门，景天问道：“请问……你是冯子俊吗？”

“不错！你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我不认识你！”

景天道：“有人托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就把那块丝帕交给冯子俊。

冯子俊接来一看：“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谢嫣儿？谁……谁给你的？”

景天道：“一个女人，也许是一个女鬼……”

冯子俊立即大惊失色，随即返回屋内，对自己的妻子道：“淑云……她索命来了……她索命来了……”

淑云忙道：“相公！相公！你怎么了？镇定些！”

冯子俊却惊恐地说：“你知道的，倚红楼的谢嫣儿，她缠上我，让我娶她……我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快成亲了，我们的亲事是从小定下的，我当然不能娶她，她要跟我殉情，我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水性有多好，不可能淹死的……我不是故意害她的……”

淑云道：“我知道了……就是下聘那一天你酒醉落井。其实我也不是善妒之人，娶她进门也无妨，你何必出此下策？”

接着，一把女声响起：“子俊，再看看你写的字。”

冯子俊吓得大叫道：“谁？不要！不要过来！不要啊……”竟然吓得当场昏倒在地。

景天急忙离开这里，回到那林边的井前，那女鬼道：“办成了？那个负心汉怎样了？”并放开了龙葵，龙葵忙跑回景天身边道：“哥哥。”

景天安抚她一声道：“小葵……”随即就对女鬼道：“那个人疯了！你一开始就知道的，对不对？”

龙葵听闻，也吓了一跳。

女鬼道：“哼！算你聪明，他害死我，我只不过让他疯了，不过分吧？”

景天怒道：“什么不过分？你这是害了他们一家！”

女鬼道：“你是说那女人吗？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从没见过的男人，这种蠢女人，男人是好是坏，是疯是傻对她来说还不是一样？”

龙葵道：“你……你怎样让他疯的，还能治好吗？”

女鬼道：“就是用‘鬼炼狂魔’啊，我不是说办成事就教给你的吗？附在手帕上就好了，他看到手帕的时候，一吃惊就会中招！”

龙葵道：“啊？那我不要学了……”

女鬼道：“不学算了！喂，她不学，你学不学？我不能白白让你们帮这个忙，我虽然是青楼女子，可也是恩怨分明的！”

景天立刻道：“好！我学……”

那女鬼便把这口诀教给了景天，并随即消失而去了。

龙葵这时道：“哥哥……为什么要学这么狠毒的招数呢？”

景天道：“你不懂，招数没有狠毒和善良的区别。同样的招数，用在正道便是善，用在邪道便是恶。”

龙葵道：“哥哥还是和以前一样呢！以前就常常和父王争论这个问题……”

景天沉吟起来，龙葵问：“哥哥，哥哥……在想什么？”

景天道：“我在想那冯子俊虽然可恶，理应遭此报应，但他夫人却是无辜，怎样能帮帮他们呢……”

龙葵道：“嫣儿姐姐也很可怜，她本性并不坏呢！是那男人把她推到井里的。”

景天道：“啊？好！就这样，我还要去冯家一趟。”

景天就让龙葵先到客栈会合紫萱，他则再次来到了冯子俊家中。

淑云一见景天再来，便怒声道：“你走！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你害得我们还不够？”

景天道：“你听我说，你知道你相公都干过什么事情吗？”就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知淑云，然后说：“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是你相公对不住人家。”

淑云道：“那……那我应该怎么办？”

景天道：“这种事情，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觉得那女鬼还是喜欢你家相公的，你不妨先捞起她的尸身好好安葬，最好再给她一个名分，反正人也不在了，多祭奠祭奠她，也许有效果。”

淑云叹道：“好，也只能这样了，我就去办。”

于是，景天也安心地离开冯子俊家，回客栈而去。

在德阳歇宿一宵之后，次日三人便再施展“御剑飞行”，往蜀山飞去。

当飞行至渝州附近时，景天忽然想念自己的家乡，于是就提议到渝州走一走，好缅怀一下家乡。紫萱和龙葵都不反对。景天便让剑降落到渝州的西部，然后他们就在城里各自走动，紫萱和龙葵去观看一下风景。

景天来到一座民居前，看见一位喂鸡的老婆婆，在她身边放着一个瓦盆，景天是识宝之人，一见这个瓦盆，便想：“这……这个盆子……看起来好像商周时期的瓦盆啊！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老天啊，你既然让我看到了，可千万要让我弄到手。”于是便走上前向老婆婆道：“于婆婆，您在喂鸡吗？”

于婆道：“废话！不喂鸡难道喂你？小天啊，你又在到处闲逛，年轻人不努力做事，到得老来——”

景天连声道：“是是是——您老人家教训的是！那个……您这盆子也太旧了吧？该换个新的了。”

于婆道：“喂鸡用什么好盆子？哼哼！小天啊，婆婆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有几斤几两婆婆会不知道？想要这盆子就直说啊，何必拐弯抹角？”

景天笑道：“嘿嘿！还是于婆婆疼我，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不客气了，我拿走了啊。”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讥笑道：“嘻嘻，我原来以为只有穷得没饭吃的叫花子脸皮厚，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衣着光鲜的家伙居然也手心向上，没出息到连一个沾满鸡屎的盆子也要，丢人哪——！”

景天一听，马上望向不远处，原来有一个叫花子坐在一户民居的围墙下，景天便拿出一文钱抛到叫花的碗里道：“去！这个赏你，快走！”

那叫花却道：“一文钱就想打发我？没那么容易！你一定在想，这盆子看样子是商周的古物，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我要是骗了来，那一定发大财了！”

景天气得脸红耳赤道：“你、你？没有的事！我哪里有这么想啊？”

于婆道：“是嘛？真的这么值钱？不行，回头我得让丁朝奉给看看。”

叫花笑道：“嘿嘿！那不过是他痴心妄想罢了！老婆婆，哪有那种好事？您想想看，您小时候吃饭的碗现在还在吗？早被打碎了吧？这要是几千年前的瓦盆，还能留到现在吗？明明就是西边王家村窑厂烧的，我刚打那边过来，怎么会不知道？”说完，他就起身走了。

景天道：“不对！我不会看错啊！这明明——”可是等他仔细再看一遍时，才发现：“呀！好像真的看错了，这回糗大了……”便支吾道：“那个……呵呵……我跟于婆婆开玩笑呢，这盆子当然什么也不是，呵呵。”

于婆有些生气道：“我老婆子是一脚进棺材的人了，你小孩子家跟我开哪门子玩笑？真是……”

景天只好连连赔不是，然后便灰溜溜地走开。

等他走到城隍庙旁边的時候，竟然又看见那个叫花在说书，还有许多百姓在围观，只听那叫花道：“见钱眼开看花眼，错把狗屎当金山。哎呦不好！说曹操，曹操到，我脚底抹油赶紧跑，欲知详情与后

事，明日寻我城隍庙！谢谢捧场、谢谢捧场！”老百姓们都拍手叫好，还有不少人给了打赏。

这时，有一名少年看见景天，便对景天说：“景天哥！我这里有块石头是大禹治水留下来的，一文钱卖给你要不要啊？哈哈！”

一名老者则道：“唉！现在的轻人啊——”

百姓们便说笑着陆续散去。景天当真被戏弄得灰头土脸，于是便上前来找叫花算账。

那叫花道：“怎么？想打架吗？”

景天道：“不是！论打架你可打不过我。”

叫花道：“哼！未必！找我什么事，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景天道：“我是想问问你，那盆子真的是王家村窑厂烧的，不是古董？”

叫花道：“我怎知道？随口胡说，骗你罢咧！你还真信？”

景天道：“可是……为什么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一阵头晕，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

叫花道：“行啊你！连这个都觉得出，不简单啊！偷偷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独门绝学，只要使将出来，什么人都会迷迷糊糊地乖乖听话，怎样？好玩吧？”

景天疑惑道：“那你……那你还不早就发了，要什么有什么，还当什么乞丐？”

叫花道：“这你就不懂了，花子做三年，皇帝也不换，天底下哪有比乞丐更自由自在的？”

景天马上道：“你一定是丐帮的，对不对？”

叫花道：“去！丐帮算老几啊？没听说过！”

景天道：“那你一定是世外高人……咦！你身上怎么一点都不臭，还香香的？”

叫花道：“讨厌！闪边去！我……我一直在城隍庙，身上当然有些香油味，有什么稀罕的？”

景天道：“好像不是香烛味，是脂粉味……咦！你皮肤好细哦，不像每天风吹日晒的样子，倒像是千金小姐，你……”

“讨厌啦！你烦不烦？到底想怎样？”

“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您把这独门绝学传授给我好不好？”说完就下拜。

叫花忙道：“才不要！”

“‘才～不～要～’喂！我看你根本就是女的！你要是女的，我就不拜师了，男女授受不亲嘛！”

“好啦，好啦！败给你了……那，这是修炼方法，自己练吧，不可以再教给别人哦！”

景天连忙接过叫花递来的秘笈，连声称谢：“谢谢，谢谢！”

叫花道：“我要走了，不要跟着我，知道吗？这是师父的命令！”说完，转身就走。

景天连连欠身道：“遵命！师父！哎！你的钱还没拿走呢！”

叫花道：“那些小钱，就当师父赏你的吧！”

景天向叫花挥手作别，并道：“喂！我知道了！你根本就是女的，从头到尾你连我的手都没有碰一下！”那叫花已经一阵风般地去得无影无踪。景天得了秘笈，满心欢喜，觉得总算没有白来渝州一趟。

接着，景天听城内居民说丁叔开了家新的当铺，叫做新安当，就在渝州的东南部，于是景天来到这新安当前，结果看见赵文昌在门口迎客，便上前向他打招呼：“这不是赵管事吗？”

赵文昌却恼着说：“臭小子，你想嘲笑我是不是。”

景天道：“您这么说就不对了，丁叔是自己筹钱开的新安当，一文钱也没从永安当拿呀。”

赵文昌“哼”了一声，景天就进当铺里面，跟丁叔见面。两人聊了很久，景天才拜别丁叔，赶到码头边，与紫萱、龙葵会合，然后再次施展“御剑飞行”，终于在日落前，赶回蜀山之上。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07:18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六章 觅孤魂勇闯鬼域

第十六章觅孤魂勇闯鬼域

第十六章觅孤魂勇闯鬼域

返到蜀山之后，紫萱见到一名负责守卫无极阁的弟子守观，见他竟在山前行走，便上前问道：“守观，你怎么在这里？不用守无极阁了吗？”

守观道：“紫萱姑娘，你好！你们回来了，找到灵珠了吗？锁妖塔最近情形很不好，常有妖孽外逃，所以现在都是常字辈的师叔在后山守备。至于这里，太师父说唐姑娘的遗体为神界圣物，要派人看守……”

景天便问：“那她……她现在怎样？”

守观道：“现在怎样？没怎样啊！还是跟刚过世的时候一样，而且伤口都自己愈合了，这才是真正的栩栩如生呢！果然是神界圣树之体哪！”

景天便放心了，当即道：“好！我们走！去酆都。”

龙葵道：“哥哥……你不过去看一眼吗？”

景天道：“不用了，将来有的是时间。”

但是紫萱认为可以先在山上歇息一天，明天再上路，景天也不反对，紫萱便带龙葵到客房去休息。

景天则道：“这次要是能让雪见复活就好了……对了，花楹呢？走之前去看看她吧。”便转身去找花楹的踪迹。

守观愣了一下，便喊道：“哎！你们还没告诉我到底找没找到灵珠呢！”但是三人都已走远了。

景天走到东面的一条桥上，终于看见了花楹，便道：“啊，花楹，你乖乖地待在蜀山，过些日子我们回来，你的主人就会复活了！”

花楹听他这么说，似乎很喜欢，就叫了起来，可是景天根本听不懂，便说：“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真难办……”

花楹见景天听不懂，于是转身飞了去，景天愣着：“它到底要干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只见花楹飞回来，而且手中还拿着一张纸条，景天往纸条上一看，上面竟写着“我也去”三字。景天惊奇说：“啊！花楹，你会写字啊！真不简单呢，可是……你还是不要去的好，很危险的，你又帮不上什么忙——”

花楹一听，便发起脾气来，把纸条扔在地上，转身飞走。景天想叫也叫不住，无奈地说：“唉！这么爱生气，一定是女孩子……和雪见一样！”

在蜀山上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三人便再次御剑飞行，很快便抵达了酆都城。酆都城果然阴森无比，虽然还是白天的时分，可是天色却很阴暗，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三人走到城门附近，就听见两名守卫城门的士兵在说话，一名年纪较轻的士兵道：“大哥！你看这……衙门的告示全被乱七八糟的鬼符挡住了！”

另一名年纪较大的士兵道：“全撕了！把新的贴上去！咱们在旁边偷偷躲着，看谁敢再贴就罚他们的钱！”

可是那个年轻的士兵道：“大、大哥……你还别说，这里真是鬼气森森的，也许这符真的是镇鬼的呢，乱动可不好吧？”

那年长的士兵道：“你第一天当差啊！衙门的告示你不贴怎么回去交差？怕什么，你怕鬼，鬼还更怕人呢！”

那年轻士兵便道：“也对！都说皇上是天子，这天子的旨意，应该压得过鬼。”说完，两个士兵就动手办事。

三人进城之后，各自到城中打听情况。景天走到一处算命的摊子前，只听那算命的相士高声道：“贫道成虚，铁口直断，一问一千，不信莫问。”

景天听了，惊诧地说：“一千？问一个问题就要一千文，那么贵啊？”

那相士立即道：“正是，拿钱来。”

景天愣住，说道：“什么？这也算钱啊？”

成虚又道：“正是，请付两千文。”

景天急忙道：“什么两千文，你抢钱啊？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就在这时，龙葵走了过来道：“哥哥……你怎么又跟人吵架啊？”

景天就对龙葵道：“这贼道，居然敢骗我钱，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龙葵却向那相士成虚问道：“我……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成虚道：“好啊，一问一千，不信莫问。”

景天忙提醒龙葵不要上当，龙葵却道：“放心！我的问题他答不上来的。”随即便向那相士成虚问道：“我问你，你为什么要骗我哥哥的钱呢？”

成虚一听，便发火道：“胡说！我哪有骗你哥哥！”

龙葵道：“看！这问题他答不上来，我们就不用付他钱了。”

成虚急道：“谁说我答不上来，我——”可是支吾了良久，也说不上半个字来。

景天马上道：“你说啊！嘿嘿！你要是答上来了，就承认你骗过我的钱，我们不但不用给你钱，你还要吐两千文出来！”

龙葵道：“哥哥……不用这样吧？”

成虚知道今天是讨不着便宜了，只好道：“好！算我倒霉，惹不起你们！两位请吧！”

景天得意非常，他对龙葵道：“小葵！还是你聪明。”

接着，两人便继续在城中打听消息。有一个外来的人被一个女孩截住，那女孩道：“我说这位大叔，你也太傻了点，连进城后要先买护符的规矩也不懂，我这种小孩子都知道耶。”

那大叔问：“护符？什么护符？”

小女孩道：“当然是保命用的啦！像我们这种外面来的，一开始还不觉得，往后会越来越手脚没力，一定要随身护符抵御阴气！”

“那、那、要在哪买？”

“算了，看在同是外乡人的份上，我这儿正好多出一个，三百两卖给你，比其他地方便宜多了呢。”

景天听见，知道这位大叔遇上骗子了，但为免多事，便不拆穿那女孩。这时，有一个青年在旁边说：“什么‘幽都’，装神弄鬼的，清天白日，我根本不信。”

景天却指着 he 手上道：“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瞧着有点像道器……不会恰巧是找某某道长求来的符吧？”

那青年被景天拆穿了，忙道：“被、被你发现了！求求你不要告诉其他人……装成与众不同是我最喜欢的事了，给人知道了会很没面子……”

景天听了，心中暗觉好笑。不过在这酆都城中行走，也的确让人心惊肉跳的，难怪这里成行成市的都是卖符咒和道器的摊子，景天也在嘀咕着，是否也要弄一个来保护自身。

景天走到一家叫“青阳居”的药店前，看见一名下人打扮的青年正在哀求药店老板，药店老板道：“真的不能再赊了，小店本小利薄，再这样赊下去，恐怕要关门大吉了，不如你再找江老爷的世交友好商借一下，先把以前的账结清再说？”

“可是，你可是受过我老爷恩典的。”

“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刺耳？是！我开这买卖当初是从江老爷那里拿的钱，可我本也还了，利也还了，这半年多赊了你多少首阳参你自己看看账本，说话要凭良心！”

“对不住……我、我不是说你叶老板，唉！我这也是急的！”

“你家里有病人，我也不跟你计较，不过啊……我觉得你家江小姐这不是病，八成是撞了邪了，应该找个道士禳解禳解。”

“这我早想到了，道士也请了无其数，但是一个有用的都没有，现在也只能靠这首阳参吊住一口气……”

“不是我不赊给你，实在是我这周转不灵，已经没有存货了，还剩余一两支是救急用的，毕竟这是救人性命的东西，不能一点都不留，

别人的性命也是性命是不是？”

那青年无奈地点头道：“是……是……”

叶老板道：“你再去别处想想办法吧！”

那青年只得沮丧地离开药店，景天看见，也觉得他很是可怜。

从药店走到对面一座废屋下，景天看见地下有一张纸掉着，景天便上前探视：“这是什么？”捡起来一看：“‘阴差’？阴差是什么东西？”他想这城中有当铺，打算拿去问问朝奉看。

忽然，有一个人快步走到景天的面前，原来是个枯瘦腊黄的汉子，他瘦得就像是皮包骨一样，在这酆都城中碰见他，真的会被他这副容貌给吓了一跳。

只见他笑着对景天说：“给我！是我的，唉！真是上年纪了，连这种宝贝东西都会掉……”

景天怔了一下，问道：“宝贝？请问是这什么宝贝？”

这汉子却故作神秘地摇头说道：“不可说……不可说！”

景天见他这么神秘不肯说，便相信这真是一件宝贝，于是故意道：“是我拣到的！你凭什么说是你的？我要交到衙门去。”

那汉子忙道：“衙门懂什么？当它是废纸！这东西是我当阴差的凭证，对我来说是宝贝，对别人可一文不值。”

景天疑惑地问：“阴差是什么？”

汉子道：“年轻人！连这个都不懂，还在酆都混？告诉你吧！阴差就是替鬼界做事的凡人，因为鬼不能在白天阳间出现，所以要用凡人

为他们跑腿！”

景天恍然道：“哦？那有什么好处？”

汉子答道：“问得好！虽然没有一文钱的俸禄，不过其他好处可多着呢！在鬼界的时间不减阳寿，还能长保青春。看我，已经五十八了，怎样？不像吧！”

景天惊讶地打量着他说：“啊？呵呵，还差不多吧！”

汉子道：“还有这人间鬼界一来一往，捎带着办点什么事，杂七杂八的进项可就多了，就一样不好，阴差不能娶妻生子。可是女人嘛，只要有钱有权，想要什么样儿的没有？就说前些日子吧，就让我逮到一个蛮标致的，嘿嘿！”说完，还得意地笑了一下。

景天这时问道：“那你，可以带我去鬼界吗？”

汉子道：“当然可以！只要饮下我这离魂汤，肉身和魂魄就能分离，到得鬼界不会被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办完事情回到身体，跟原来没有两样，那才真叫神不知，鬼不觉呢！甭说你有事情要办，就是没事，不少公子员外还买来观光一番呢！”

景天当即问道：“喂，多少钱？”

汉子立即道：“不多！五万文！”

景天一听，大吃一惊，连忙道：“不要了！”转身就走。

汉子忖了一下，连忙道：“哎！别走啊，价钱好商量，我这人一向是菩萨心肠，扶危济困的，你要是真有难处，有什么地契房契、古董珠宝之类的也可以抵数。”

景天道：“古董珠宝？你看我像有这些东西的样子吗？”

汉子有些着急，他说：“这样、这样……你身上有多少钱，你说个数，咱们好商量。”

景天道：“两万……”

汉子道：“这、这也太少了……这可不好办了……”

景天马上说：“算了，不要了。”

汉子急道：“慢！慢——成交，就两万，好不好？唉……惨了惨了，这回可赔大了！”

景天便说：“好。”便从包袱里取出了两万文钱，交给汉子道：“给。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凑够的血汗钱，分文不少！”

汉子把钱收下，并将一个瓶子交给景天道：“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金交易，童叟无欺……给你！你什么时候想去鬼界逛逛了，喝下去就成！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找我，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包管不收你一文钱！”

景天收下这瓶离魂汤，汉子便欢欢喜喜地走了，景天也满心欢喜地把离魂汤收好，然后便去找紫萱。

景天向人打听到紫萱的去向，来到一户民居前，看见紫萱果然就在里面，马上趋到门前。只见紫萱正和一名下人打扮的青年站在一张床前，景天认得那个青年就是刚刚在青阳居买药的那个仆人。

只见紫萱道：“这是吸精蛊！你们有没有和苗人结仇？”

那青年道：“苗人？没有啊……我们小姐自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爷生前乐善好施，从来没和人红过脸，再说老爷的生意一向在长江沿线，从来没有去过苗疆啊？”

紫萱道：“这蛊非同小可，中蛊之人精力会不断外泄，有时要缠绵病榻数年，日日生不如死……”

那青年吓得脸色大变道：“啊！那可怎么办？求求您啦！帮帮我们小姐吧！我江信愿为您当牛做马——”

紫萱道：“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只是这蛊威力非凡，应该只有白苗祭司才能使用……以我的功力未必斗得过它，万一失败，你家小姐会有性命危险，你——”

不等紫萱把话说完，就听见躺在床上的江小姐道：“我不怕！……我这样拖累别人，还不如死了……”

江信连忙道：“小姐！你可别这么想啊……一定会没事的！”

紫萱便对江信道：“好！这里危险，你先出去！”

景天这时快步而入道：“你不会有危险吧？”

紫萱见是景天，忙道：“阿天，你也出去，我没事，但是旁人在这里会有危险！”

景天道：“不对！你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一定是很危险，我要留在这里照应！”

紫萱沉思片刻即道：“好吧！你在门口，无论看到什么，没有我的吩咐不要乱动，知道吗？”

景天应道：“是！”

紫萱见江信仍站在一边，便说：“你为什么还不出去？”

江信本想留下来，但是见紫萱这么说，只好向小姐道：“我……小姐，你保重！”

江小姐道：“江信！你放心，我说话算话，等我好了我一定嫁给你！”

江信道：“小、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景天道：“好啦！好啦！将来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快走吧！”

江信就连随走出屋外，而景天则守在房门前，紫萱便开始施起法来。紫萱使出了强大的法力，从江小姐的身上缓缓吸出了一只蛊来。紫萱这次的确花了许大的气力，才把此蛊吸出，所以等施完法后，便全身被汗水湿透。

紫萱见蛊已吸出，也松了口气，说道：“成了……江姑娘，你觉得怎样？”

话音刚落，便突然凭空出现一个影子来，竟是一只女妖，她厉声道：“贱人！坏我好事！”

江小姐一看见此女妖，便惊道：“润姨？是你！你……你这些年到哪里去了，爹一直在找你……你怎么不早点回来，爹为了找你生意也不做了，家也不管了，最后船在江上触了礁……”

那个叫香润的女妖立即道：“真的？他真的找我了？那、那他当时为什么跟你商量赶着我走？还弄来很多符纸要害我？”

江小姐道：“润姨！你误会了，爹爹是见蜀山派在城里捉妖，怕你有危险，让你先避避风头，那些符是爹爹好不容易求来要保护你的！”

香润一听，惊道：“怎么会？我误会他了……不行！我要去地下陪他！”

紫萱这时道：“慢！你这‘吸精蛊’是怎么得来的？”

香润道：“这种东西，若不是人家自愿给我，我怎么能用？还用问吗？”

紫萱道：“白苗祭司若失了吸精蛊，要被投入蛇窟，受万蛇咬噬之刑——”

香润闻言，也是一阵惊讶：“啊？你快还我，我去还给他！”

紫萱道：“‘蛊’之一物，一旦易手，就不可能回归原主了……他既甘愿为你受苦，你更不能负他，否则他心中的苦，比万蛇咬噬更胜万分。”

香润不由痛苦地说：“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这样的……我对不起他们……”最后便怀着这腔悲痛，消失于众人的眼前。

紫萱不由长叹一声，还吟唱起来：“唉……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江小姐也叹道：“润姨她……她是妖，但是没有害过人，反倒是人害她的多些，她被害得成了惊弓之鸟，我不怪她……我不知道该怪谁，都是命吧……”

紫萱和景天都要告辞了，江信和江小姐再三谢过他们，便送了他们出去。

紫萱、景天会合了龙葵之后，一同前去投栈，来到了“往生客栈”中，紫萱去跟老板娘问些事，景天过了一阵才走过来，听见紫萱

说：“麻婶，照您这么说，其实找对了时辰、地点，任何人都可以进鬼界？”

那老板娘道：“那当然喽，只要你不怕死！活人进鬼界，多半一进去就被饿鬼吃了，不想活了怎么样不好，上吊投井，还能落个全尸，年年有人祭奠，干嘛非要跑到那鬼地方去死啊？”

紫萱道：“难道真的不可能生还吗？”

麻婶道：“我在这几十年了，下去的活人见多了，可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不过姑娘你是修道之人，或许不一样，听老辈人说，从前也有道士法师可以两界来去自如的，也不知道有几成是真，几成是假。”

景天这时想起自己买来的离魂汤，于是走到二人面前，对紫萱道：“紫萱姐，看！我买了这个‘离魂汤’！喝下去就能离魂去鬼界了。”

紫萱怔道：“离魂汤？”

麻婶一听，马上就说：“小伙子！跟街口姓赵的小子买的吧？花了多少钱，三万还是五万？你上当啦，那小子，净拿这个骗人，这些年被骗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啦，这汤就是普通的凉茶！”

景天吃惊道：“真的？我试试……”马上把瓶子的盖扭开，然后把里面“离魂汤”喝了下去。水一入喉，马上就让景天呆了，他说：“真的就是凉茶的味道，嗯？什么感觉也没有？居然骗了我那么多钱！我找他算账去！”

麻婶道：“不要去啦！你到哪里去找他？那家伙半人半鬼，每次骗完人就跑到下面躲着。你呀！要找他也是去下面才找得到！”

景天怒道：“他、他骗走我那么多钱！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

紫萱劝道：“算了，钱财身外物，破财消灾吧！听麻婶说，子时城门口会有通往鬼界的通道打开，我们休息一下，今夜动身吧！”

景天只好答道：“好……”

三人就到客房歇息，直到子时，便起身来到大厅上会合，紫萱道：“时候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景天道：“但愿这次去鬼界真能把雪见找回来。”

来到城门口时，果然看见一个个阴气大作的空间洞孔出现，在如此盛的阴气面前，龙葵也变成黑发的那个。

紫萱道：“这就是麻婶说的鬼界入口了。听说凡人下去，肉身会留在人间，你们先走，我留下来将你的肉身藏好就下去找你们。”

景天问：“那你的肉身怎么办？”

紫萱道：“我……我自有办法……”

龙葵道：“好笨哦！人家一定是有什么要避开你的，女人家的事，你多嘴多舌的乱问什么？”

景天只好道：“那、那好吧——”

就在这时，紫萱忽然向着一株大树那边喝问：“谁？什么人？”景天和龙葵立刻一同瞧去，也察觉到树后似乎真的有人隐藏。

但是树后的人并没有现身的打算，紫萱再喝道：“出来！再不出来我就不客气了！”说着便突然捡起地上一根枯枝，向着树后抛去，正好打中藏在树后的人。

不过，当树后的影子闪出来的时候，却让三人都意外非常，因为躲在树后的不是别人，竟是花楹。景天道：“啊！花楹？这么远，你怎么来的？”

花楹飞到他们的面前，吱咕吱咕地叫了几声，紫萱道：“飞来的？这么远你一天就飞到了？”

花楹点头称是，景天道：“你好好休息吧，我们很快就会把雪见带回来的！”

紫萱则道：“你来得正好，景天的肉身就交给你看守了。”

谁知道花楹却一味摇头，而且表示要跟随他们一起下去。景天忙道：“下面很危险的，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可是花楹还是一味摇头，而在这时候，突然又有一个鬼界入口在他们的面前出现，并有一股力量把花楹吸了进去。

景天想拉也拉不住，无奈地说：“唉.....雪见不在，别人的话它根本不会听。”

紫萱道：“没办法.....你们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景天就说：“好吧，紫萱姐，你可千万要小心。”

龙葵道：“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鬼界那地方可是什么凶神恶煞都有哦。”

景天道：“放心，我们一定能把雪见救出来的！”说完，景天和龙葵就一同踏进鬼界入口，魂魄顺利进入鬼界，紫萱则连忙把景天的肉身抱起，找地方收藏。

且说景天的魂魄落到了一扇大门前，门口还有黑白无常把守着。景天看到四周都是漆黑一片，阴气浓重，心想：“呼——这里就是鬼界了……不知道紫萱姐和小葵掉到了哪里，赶快去找她们吧。”于是便慢慢地向大门走去，进入鬼界内。

由于景天已经是灵魂出窍，所以骗过了守门的黑白无常，顺利进入鬼城之内。走不多远，景天便发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当即赶上去一看，原来是那位唐门的小姑娘，没想到她也来到鬼界了。在那小姑娘的面前，躺着一条巨大的白龙，那巨大的白龙气若柔丝地说：“小姑娘，别白费力气了……”

那小姑娘道：“一定很疼，对不对？我、我这就去给你找药，你吃了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景天便走过去道：“伤得这么重……”

小姑娘一见是他，马上就问：“你、你有药吗？快点！快点拿给它吃吧！”

白龙道：“没用了，年轻人……小姑娘也别哭……”

景天向白龙问道：“你怎么弄成这样？是被妖怪所伤的吗？”

白龙道：“妖怪？寻常妖怪哪伤得了我……我从蛮州一路飞来这儿，法力已经耗尽……你们才能看到我的真身……”

景天一听，便嘀咕道：“蛮州……蛮州……”随即省悟地说：“你该不会是那卖绡书生的娘亲……”

白龙听景天这么说，也诧异地说：“啊，原来你认识真儿……他现在还好吗……”

景天听白龙承认了身份，便道：“他说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白龙哀声道：“傻孩子……和他爹一样傻里傻气的……可我就是喜欢……否则当年也不会离开鲛人族跟了他……”

景天怔了一下，忙问：“什么，原来是你鲛人？”

白龙道：“这还看不出吗……我和人类相恋离开东海……可不久那个人就死了，而我的寿命还剩整整三千年……我是真的很爱他，到死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

景天道：“那书生是你和他的孩子？”

白龙道：“真儿……真儿是我和相公收养的……我好几次想回到海里，就是因为他……真儿很依赖我，几乎没有其他朋友……当然也没有喜欢的姑娘家……我怎么忍心放他一人在世间生活……可是，久居陆地……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死去……又怕他伤心，只好先离开了……”

小姑娘道：“可是你死去他会伤心，你离开他也同样会伤心啊！”

白龙叹道：“唉……年轻人，求你答应我……若是再见真儿……千万莫要提起见过我，这样……只会令他更加难过……”

景天道：“你……你这又是何苦呢？不过我答应你！”

白龙听景天答应了请求，便欣慰地说：“谢谢……”说完，就此气绝。

小姑娘道：“她……死了吗？”

景天黯然地答道：“是啊……”

小姑娘道：“可是我觉得她很安详、很满足……死、是一件好事吗？”

景天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才好，小姑娘又问：“它死了……就不会说话了，也不会动了，是不是？”

景天道：“对，我们走吧。”便想带她一起走，但是小姑娘却坚持要留在这里陪这白龙多一会儿，景天也不勉强她，便自己继续去寻找龙葵和紫萱的踪迹。

沿路上，景天与两只鬼擦身而过，其中一只幽灵道：“兄弟！你怎么了？你可要挡撑住啊！这鬼界气浊，新鬼身子又重，会不舒服是当然的。”

另一只僵尸道：“我、我没事……咱们继续走吧，去熔岩地狱投靠火鬼王大人……”

幽灵怔道：“不是鬼王吗？”

那僵尸道：“鬼王没什么力量，已经不行了……我们……哎、哎哟。”说完便双脚发软。

幽灵连忙扶住他道：“兄弟！咱们还是歇歇再走吧。”

景天听他们的对话，感觉这鬼界似乎并不太平，便立即加快脚步去找二人。

走到前面的一处崖边，看见龙葵正和两只小鬼说话，龙葵手中拿着一幅画，向两只小鬼出示道：“听好！就是这个样子的女孩，年纪跟我差不多，上个月刚下来。不过她是个怪胎，虽然是新鬼，可身子不重，应该比几百年的老鬼还轻些，可不要看走了眼。看清楚了吗？”

一只女鬼道：“样子还蛮俊的——”

龙葵道：“呸！比我差远了！”

另一只饿鬼道：“是是是，您老人家是鬼界第一美女——”

龙葵生气道：“我老吗？你张开狗眼看清楚，我比她老？”

这时，景天走了过来，说道：“让我来看看！”

龙葵马上回头道：“讨厌！偷偷摸摸躲在一边偷听。”

景天道：“让我看看咱们小葵妹妹的丹青妙笔如何？”

龙葵道：“哼！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看就看，我才不怕，我可是琴棋书画样样皆能！”

景天连道：“是是是，你当然是样样皆——”话还没说完，景天看到龙葵手中的画，便立即愣住。

龙葵道：“怎么？不好吗？是你不懂欣赏吧？”

景天心想：“这、这、这哪里是雪见啊，除了衣服颜色像其他的都不像……”但是口头又说道：“真、真像，比雪见本人好看多了……”

龙葵得意地说：“就是！我画的还能不像吗？”然后又对两名小鬼道：“你们明白了就快去吧。”

饿鬼这时道：“你答应给我的吃的——”

龙葵道：“你好好办事，自然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再废话这么多，当心我要你好看！”

女鬼道：“还有给我的道行……”

龙葵道：“你看不出我的道行有多深吗？随便给你一点不过是小意思！快去！再不走我可反悔了！”

两只小鬼连声称是，便立即各自向一方走去，为龙葵打探雪见的消息。

等两只小鬼去了之后，景天就对龙葵说：“多谢你帮忙——”

龙葵道：“哼！我才懒得帮你呢！我不过是觉得白白修炼了这么多年，不要耍威风太对不住自己了～～看！他们都听我的吧？鬼界就是这样，谁道行高谁就是老大。而且道行这东西，只要是鬼，一眼就看得出，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不像人那么麻烦！”

景天道：“那……就拜托你了，我再去别处找找看。”

龙葵却上前缠住他说：“不要嘛，我已经差那些鬼去找了，等消息就好了，你待在这里，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吗？”

景天连忙道：“啊……那、那还是算了吧，我四处走走，观光一下……呵呵～～～等你变了样子，我再跟你聊！”说着，回身就想走。

龙葵马上怒道：“等一下！”景天吓得立即停下脚步，徐徐回身，龙葵冲到面前，指着他骂道：“死天哥！我又不会吃了你，干嘛老躲我？早知道不帮你了！哼！我好事做到底，就成全你们一次！”

说罢，便见龙葵身上起了变化，蓝发龙葵又出现在景天的面前。

龙葵张眼望着四周，一脸诧异地说：“哥哥！啊！这里是鬼界，我们是来找雪见姐姐的，是吗？”

景天忙道：“是啊！小葵。”

龙葵道：“我.....我怎么又糊里糊涂的.....怎么一下子又到这里了呢？”

景天道：“之前一直是另一个你在。”

龙葵道：“另一个我？我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另一个我？我做鬼也是奇怪的鬼，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还是比雪见姐姐差远了。”

景天连忙道：“别这么说.....”

龙葵道：“真羡慕雪见姐姐有身体，可以复活，我要是也有身体就好了.....”

景天道：“别急！总会有的.....不然我死了之后，你用我的身体。”

龙葵一听，失惊道：“哥哥！你就会说笑.....你要死了，我当然跟着你来鬼界，我一个人在人间，就算有身体，又有什么意思？人间也好，鬼界也好，只要能跟哥哥在一起，怎样都好.....”

就在这时，那只饿鬼匆忙地跑过来说：“我打听到了，那个女的在阴差房里，不会错！答应给我的东西呢？”

景天道：“什么？谁答应过你？”

饿鬼登时愣住，说道：“怎么？不一样？不是一个人，我眼睛又花了？刚才那个红衣服的女鬼呢？”

景天道：“我不知道.....”

饿鬼呆呆地说：“是吗？不许骗鬼，骗鬼是没有好下场的，要进拔舌地狱的！”说完，转身就走。

龙葵道：“啊？哥哥……那怎么办？你……”

景天道：“别担心，我又没有骗他，我本来就不知道另一个你到底在哪里。好了！我要去找雪见了，你乖乖在这里等。”

龙葵答应，景天便立即赶到鬼城的中心地带，向一些小鬼打听之后，终于找到了那阴差的房子。

走到门口，景天敲门喊道：“请问有人在吗？”

里面有人答道：“谁啊？等一下啊……来了来了！”接着就有脚步声传来，并有人嘀咕的声音：“可恶！平常八百年也没有人来，老子一办要紧事就有人叫门，真是见了鬼了……请进！请进！”便见大门被开启，景天即踏进屋内，然后问道：“请问——”

可是没想到双方一照面，景天便发现，开门之人竟然就是那个卖离魂汤骗他钱的无赖汉子赵无延！景天道：“你？好啊，我正要找你算账呢！没想到冤家路窄，在这里撞见了！”

赵无延也认出景天来，便说：“兄弟，是你啊！怎样，药灵吧，这么快就来了，连根毫毛都没掉，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的，咱这药就是一个字——灵！”

景天怒道：“你还有脸说？什么‘离魂汤’？根本就是凉茶，就算不喝任何人也能下来的！”

赵无延笑道：“嘿嘿！你这是让谁给骗了呀？任何人都能进来，那这里应该到处都是人了？你看一看摸一摸，这里除了你我，哪一个不是鬼？是任何人都能下来，可没有喝我那药，下来就变成鬼回不去了，懂吗？”

景天愣住，说道：“那、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清楚？”

赵无延道：“我怎么没说清楚？我不是说了嘛！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找我问，可我干等了一下午也没见你来，我还以为你都知道呐，我啰啰唆唆岂不是讨人厌？哪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早说啊！”

景天忽又道：“不对！紫萱姐没喝药，还不是一点事也没有？”

赵无延道：“我哪认识你的什么姐姐妹妹的，这天下之大，什么人没有啊。说不定你那个什么姐姐就是个道行很高的人，跟鬼界有什么渊源也说不定，这里的怪事多着呢！这不前些日子就有‘生死簿’上没有的鬼在这里晃，你这个啊，不新鲜——”

就在这时，景天听见二楼上面传来异声，马上问：“刚才是什么声音？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赵无延脸上神色微微一变，忙道：“没有……呵呵～～我也是正当壮年，又没有妻室，床上有个把女人有什么稀奇的？你也老大不小了，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吧？”

景天道：“女人？你不是说这里没有别‘人’吗？我看一定有‘鬼’，我要看看！”便突然一把将赵无延推开，然后飞奔上楼。

景天上到二楼，到处张望道：“还说没有人，这声音真是闹鬼不成……我一定要看看。”

赵无延追了上来道：“喂喂喂——你给我停下！”

景天回头喝道：“哼哼，你这分明是做贼心虚。”

赵无延竟然支吾起来：“你！……”

接着，景天一个箭步冲到床前，把纱帐掀开，结果看见一名少女手脚被绑，坐在床上，神情惊恐。但更让景天感到惊讶的是，这床上

的少女不是别个，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雪见！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39:09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七章 斗火鬼逃出阴司

第十七章斗火鬼逃出阴司

第十七章斗火鬼逃出阴司

景天急忙替雪见解开绑她手脚的绳子，雪见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一下子扑入景天的怀内，痛哭起来。景天把她紧紧抱住，尽量让她宣泄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才慢慢安慰她冷静下来。

雪见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便说：“我……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你真的来了？”

景天道：“是！我来了……这些天让你受苦了……”

雪见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每天每天都默默喊你的名字，要你来救我，你能听到的，对不对？”

景天道：“嗯！不要怕，我这不是来了吗？”

这时，赵无延“哈哈”一笑，并说道：“原来你们认识，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景天冲上前，喝问道：“说！为什么把她藏在这里面？”

赵无延吓了一跳，连忙解释道：“别误会、别误会！她就是我说的那个‘生死簿’上没有的鬼魂，这让阎罗王知道了可不得了，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我为了保护她，只好——”

雪见立即打断他的话道：“你还敢胡说？他、他把我关起来，把我……把我……”

景天紧张地问：“他把你怎样了？”

赵无延忙道：“喂！有话说清楚好不好，别这么吞吞吐吐的，外人听了还以为我把你怎样了呢！不过就是想用你炼药，那可是救人性命的功德，几世都修不来的！你不乐意就算了，我也没用强，买卖不成仁义在，好歹你也在我这里住了大半月，我可没找你要房钱呢！”

景天厉声喝道：“住口！你胡说什么？”

雪见则道：“景天，替我杀了他！”

赵无延惊道：“你这女人还真狠！想在情郎面前立牌坊也不必拿我开刀啊！况且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你在我床上睡了半个多月，早就没有清白了，就算杀了我，能堵住悠悠天下人之口吗？”

景天听得心头一震，忙追问雪见：“真的？雪见，他——”

雪见恼怒无比，说道：“连你也不相信我？”说完，就转身飞奔下楼而去。

景天急忙呼喊：“雪见！回来，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是雪见根本不理睬他，很快便跑得无影无踪。

赵无延“哎呀”地叫了一声，景天愤怒回头瞪着他：“你！”

赵无延忙道：“干嘛？她跑了，都是你不会说话，瞪着我干什么？你还不快去追，这人生地不熟，小心出事啊……”

景天才道：“哼！回来再跟你算账！”便急忙奔下楼去，追赶雪见。

追到奈何桥前面，看见雪见正往桥上走，在桥的对面便是鬼魂投胎的地方——轮回井！景天急忙呼喊：“雪见！不可以！”

雪见听到景天的呼喊，也不回身，只是说道：“为什么不可以！你既然不相信我，又何必管我的闲事？索性让我跳进这轮回井中一了百了！”

景天急道：“雪见！停下！你听我解释！”

这时，龙葵也赶到了，她说：“哥哥，我在好远就听到声音……雪见姐姐怎么了？”

雪见回身道：“哼！我偏不听，你说的全是在骗人！”

景天道：“雪见！”

雪见说完，便不再理会景天，向轮回井飞跑过去，然后纵身跃下。在危急之际，龙葵急忙把袖子伸长，在千钧一发之际把雪见的腰部卷住，并使劲把她抽了回来。雪见从空中飞向景天，景天连忙张开双手，把雪见接下。雪见落入景天的怀抱，两人四目交投，雪见终于悲从中来，双手抱着景天的脖子，把头埋入景天的胸口，失声哭了起

来。看着景天和雪见缠绵在一起的样子，龙葵不由转头掩面，黯然泪下。

景天把雪见放下来，二人相觑对方，正是：

情眷恋，古往今来相看，几度流光人更远，伤离方寸乱！

回梦空传幽怨，依旧尘缘未断，碧落黄泉寻觅遍，愁来天不管！

景天对雪见道：“雪见……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杀人总要有个可杀的理由，我总要问清楚，对不对？”

雪见道：“那个半人半鬼的家伙……一直关着我，说要用我炼制生发的药水，倒也没把我怎样……他一直都不在，是刚刚才回来的……”

景天一听，不由笑道：“生发？呵呵！好好笑，那个糟老头子总觉得自己蛮英俊的……喂！那你怎么不跑呢？”

雪见道：“什么啊？又说这种话，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

景天急道：“又冤枉我！我哪有不相信你？”

雪见却立即埋怨道：“你急什么？既然我这么爱冤枉人，又何必跑到这里来找我呢？让我自生自灭岂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资格对人家指手划脚，人家肯相信我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景天道：“你……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要是不关心你，又何必九死一生的跑到这里来？”

雪见道：“你相信外人的鬼话却不相信我！我……我一个人好害怕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被人关了十几天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

景天道：“好啦！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早点来的……不要哭了，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

雪见马上回身道：“我才没哭，你少乱讲话……什么下次？你咒我是不是？”

景天无奈道：“投降！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雪见道：“哼！这还差不多……对了！我叫你杀的那个家伙死了没有？”

景天道：“没有，我急着出来追你，没有来得及收拾他……”

雪见又恼道：“哼！早知道会这样，总是嘴上说听我的，事到临头还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景天道：“我这不是担心你嘛！你看看刚才，要是我晚了一步，就永远见不到你了！”

忽然看见龙葵转身欲走，景天忙喊：“啊，小葵！你去哪里？”

龙葵道：“我、我随便走走，你们……不必管我。”

景天快步上前道：“这次多亏了小葵呢！雪见，你要好好谢谢她！”

雪见也上前道：“谢谢你。”

龙葵连忙回身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哥哥吧。你死了……哥哥好难过，我不要再看到他那样……”

景天道：“小葵……”

龙葵道：“哥哥……一直都是你照顾我、保护我……我也一直希望能帮到你——前世你要用‘室女之血’炼剑，我想帮你，但是没有勇气，后来就算跳进炉中也不能挽回什么了……今天，我终于能帮到你了，好高兴……我终于不是只会拖累哥哥，没用的小葵了……”

景天感动地说：“小葵！好妹妹……”

这时，雪见忽道：“咦？这个声音……”

接着，就见花楹飞了过来，雪见惊喜地说：“花楹？”

花楹见到雪见，兴奋地飞扑过来，谁知道扑到雪见的身上时，竟然感觉一空，便撞落在地上了。雪见连忙道：“啊！花楹你没有摔痛吧？你忘了吗？我现在还只是个鬼，没有身体啊。还好你也来了，真是想死我了！”

景天道：“它、它到了鬼界，为什么还有身体？”

雪见道：“我们小花楹是神兽耶！跟你这种凡夫俗子当然不一样！对不对啊？小花楹？”

景天道：“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去找紫萱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龙葵便道：“哥哥，刚才来奈何桥的路上我一直没有见到紫萱姐，听那些鬼说，有位穿紫衣的姑娘往熔岩地狱方向跑去了。”

景天道：“那一定是紫萱姐，我们快去找她。”

于是众人一同向左方赶去。

进入熔岩地狱的入口，紫萱果然在此，景天马上招呼道：“紫萱姐！”三人快步赶上去，与紫萱会合。

景天道：“紫萱姐！我找到雪见了，我们赶紧回去吧！以免夜长梦多。”

紫萱道：“不急，听说数十年来火鬼王管辖的地域越来越炎热，很多鬼已经受不了要迁徙了，我怀疑火鬼王得了火灵珠！”

景天喜道：“真的？那太好了，一举两得！可是，火鬼王又是何方神圣？”

这时，黑发龙葵又出现了，她说：“火鬼王居住在鬼界最下层，一直和阎罗鬼王作对，也有不少幽魂野鬼拥戴他，可实力和阎罗鬼王相差太远，但是他有火鬼界的熔岩作为天然屏障，阎罗鬼王也奈何他不得，相当于鬼界的诸侯吧！”

景天道：“哦！小角色，好对付！”

龙葵道：“吹牛吧！火鬼王的地界高温难耐，除非本身就不怕火，否则只有水灵护体才能行动自如。”

紫萱道：“没关系！我可以唤出水灵……”

景天道：“真的！紫萱姐你好像什么都会耶！”

紫萱道：“你过奖了，只是凑巧我从小就修炼水系仙术而已。好，大家不要动，我现在就召唤水灵。”说完，便施展法力，召唤出水灵，降于众人身上，形成保护。

景天道：“太好了，我们走吧！”众人便开始深入熔岩地狱而去。

由于有了水灵保护，他们不再害怕熔岩地狱的热力，能够在里面行动自如，就是有些鬼怪来袭，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穿过四层的熔岩地狱，终于抵达了最底层的火鬼殿中。果然看见一只庞然大物坐在石阶高台的宝座之上，景天高声唤道：“你就是火鬼王？”

那庞然大物抬头一看，见有四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便喝道：“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啊！你只要发誓反对阎罗鬼王，再在他的画像上吐几口痰，踩两脚什么的，就是我的人啦……我会罩着你的！”

龙葵道：“哥哥，我不喜欢这里……我们快点离开好不好？”

那火鬼王的容貌奇丑，全身赤红，还在头上长了三只角，全身都是赤红色的，着实有些吓人。火鬼王一听龙葵此言，便道：“有女娃子在？嘿嘿……都很漂亮嘛！做我的嫔妃如何啊？”

雪见怒道：“闭上你的臭嘴！”

火鬼王却嘻皮笑脸地说：“我有漱口啊！怎么还嫌我臭？没办法啊，这里太热，难免上火，一上火自然口气不好啦！”

景天等人真是被火鬼王弄得哭笑不得，景天便开门见山地说：“把火灵珠交给我，这里就不会那么热了，你也不会上火了，这个买卖不错吧？”

火鬼王立即怒道：“呸！什么不错？你怎么知道火灵珠的？是阎罗小儿派你来的吧？休想瞒过我的眼睛！接招吧！”便从宝座上突然跃起，以迅雷之势向四人扑来。

四人急忙各自退开，但是火鬼王速度奇快，而且每一招轰来都有无比热力逼近，使四人有所忌惮。不过紫萱懂得施展水系的仙术，正好是火鬼王的克星，她挥动手中青木杖，口中念念有词，立即引起冰冷的旋风向火鬼王卷来。

火鬼王连接紫萱两招，都弄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由于火鬼王的力猛过人，而且又有强大的灼热力量，让景天他们无法近身，只有紫萱能够与之对抗。虽然紫萱的法力克住火鬼王，但是一人之力，恐怕也无法持久。这时，景天从身上找到一味毒药，乃是以前雪见给他留住的唐门暗器之一“软骨浆”，景天于是便把软骨浆倒于剑上，然后大喝一声：“紫萱姐，让开！”紫萱立刻闪身退开，景天则以真气把魔剑一推，倾于剑尖上的“软骨浆”即时射出，一下子打在火鬼王的身上。

这“软骨浆”果然效果奇佳，顿时使得火鬼王全身一阵酥软，力量有所减退，紫萱乘势再发绝招“雨丝恨愁”，化成一股连绵冰雨袭来，结果把火鬼王重重击倒在地。如果不是紫萱手下留情，只怕火鬼王就要被她打得永不超生了。

火鬼王自知败局已定，只好把火灵珠弃于地上，说道：“呸！给就给，有什么了不起！火灵珠这种东西我有的是！看你们小姑娘香汗淋漓怪不容易的，就赏给你们吧！我正好去凉快凉快！你们不嫌脏就把这里占了去，反正我是把这里当茅厕，小姑娘想不想也用用啊？”

雪见“呃”地出了一声，火鬼王接着说：“嘿嘿！好容易占到这个地方，怕阎罗小儿抢了去，只好天天看着，不敢离开，闷死了！现在好了，让阎罗小儿来吧，闷死他，臭死他！我可要先洗个澡，已经有十八……不对！有十九年没洗澡了……”说完，便爬起来，化成一团红光，便遁去无踪。

雪见听得毛发直竖道：“好恶心！好恶心，我们赶快走吧！”

景天道：“好，总之火灵珠已经到手了。”

于是，四人便踏上这宝座附近的一个法阵之内，便被传送回到鬼界外围了。

回到这里，他们打算先歇息一下，然后便从黄泉路往人间回去。

景天想先去找那赵无延晦气，当他来到赵无延屋后的时候，忽然见有人向他招呼，景天便走过去看看。只见一个年轻人对景天说：“救我！我不想死……”

景天道：“你……你这样子，好像不是鬼哦！”

那人道：“你也不是鬼！你是人！太好了……太好了！帮帮我吧！”

景天问道：“我能帮你什么呢？”

那人便道：“十年前我跌伤了头一直昏睡，娘子一直照顾我……我本想死了一了百了，不会拖累她，可是又求死不得，我好不容易找到这药方，你帮我带上去，给我吃了，我就能活转来，求你了！”说完，就把一张纸递了过去。

景天毫不犹豫地接过这张纸道：“好！”

紫萱这时也走过来道：“放心，我们一定带到！”

景天道：“紫萱姐！你也来了啊。”紫萱赞景天做得对，然后就向那人询问详细的情况。

那人告诉二人，说自己的名字叫常熙，并道：“我是新婚夜出事的，可怜心卉年纪轻轻便守了十年活寡，我是看她可怜，不忍抛下她一个人，可这样死不死活不活地拖累她，更让她受苦……现在好了，可算遇到肯帮忙又能回到阳间的人了……”

紫萱听了，不由叹道：“唉……人鬼殊途，为什么上天总让有情人受苦呢？”

景天便答应常熙，一定会把他救活的，就把那张药方好好收藏在怀内。

他们来到赵无延的家中，发现里面没有人，四人便在这里落脚歇息。等回复了体力之后，便立即登程，向黄泉路进发，准备从此返回阳间。

黄泉路共有八层，每一层的路都相差无几，但是层层交错，迂迴曲折，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出路。景天逮住一只游魂，向他问路，那游魂道：“我可以给你提示，但是你那么有钱而我那么穷，我是不会心甘情愿、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的，所以，我要小小地考你一下。”

景天道：“还考什么，我给你钱就是了！”

那游魂道：“铜钱？你以为我会稀罕吗？我生前家财万贯，怎会稀罕你的钱，这里钱是粪土，只有冥纸才有用，纸钱！懂吗？”

景天道：“那好，我回去给你烧些纸钱就是！”

那游魂道：“哼！我儿孙都不知道祭奠我，你这外姓人说的话我怎么能信？幸亏我生前买好了寿材和寿衣，否则连个栖身之所都没了……”

景天耐不下去了，便道：“你……你快点好不好？”

游魂便道：“好！听好啊！我会说三句话，其中有一句是真话，两句是假话，至于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你自己好好琢磨吧！”

“何必这么为难人……”

“听好！第一句，‘左边这条路不可以出去’；第二句，‘右边这条路不可以出去’；第三句，‘两条路都不可以出去’。”

“这叫什么啊！”

“猜不出来吧！哈哈！我为什么要指点你，我有钱的时候最讨厌有钱人了，现在没钱了，当然更讨厌！”

“啊！耽误这么久……”

景天无奈地放开那游魂，只好继续在这黄泉路中兜转，寻找出口。等他们穿越了一次又一次的路后，来到第七层时，紫萱终于感到前面的路有阳间气息，说明出口在望了。可是等他们来到出口时，却有两名鬼差一跃而出，拦住去路，要抓他们。四人立刻应战，这两名鬼差的力量也比不上那火鬼王，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仅交手了数个回合，两名鬼差就被打得狼狈而逃。

四人急忙加快脚步，终于从黄泉路脱离了鬼界，顺利返回人间。他们离开酆都之后，日夜兼程，这天便来到了渝州城内。

在进城的路路上，景天看见一个告示牌上似乎贴着什么告示，好奇之下，便上前观看：“啊？城外有妖怪伤人，官府告诫平民不要单独外出……怎么会？妖怪一般不是很少到人多的地方来的吗？”

就在这时，忽有一个小孩飞奔而来，撞在了景天的身上，景天倒退了两步，看见那小孩就溜烟地跑了去，景天看着这小孩的背影，便道：“这不是丁木匠的儿子吗？”随即就发现自己随身带的一柄木剑不见了。

接着，景天等人便来到了渝州城的北部，准备找个地方歇息一天，明天再赶路。景天发现龙葵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便让紫萱先去找客栈，自己则去找龙葵。

景天沿着江边，走到一片竹林前，终于看见龙葵，原来龙葵正和两名小孩在玩耍，只见其中一个小男孩拿着木剑，指着龙葵，龙葵则

道：“什么妖女啊？我不是妖女！”

那小男孩道：“哎！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假装的知道不知道？你假装是妖女，我是蜀山大侠，她是被妖女捉到要被吃掉的村民，我来救她……”

景天认得那个小男孩就是丁木匠的儿子，便走上前对那小男孩道：“你那柄木剑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小男孩一见景天，便说：“什么啊？你以为只有你有木剑吗？天底下木剑还不都是一样！”

景天马上道：“你少‘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说过这木剑是我的吗？简直不打自招！”

小男孩道：“是我拿你的又怎样？我就是喜欢，就是不还给你，你还能打死我吗？”

景天道：“你小小年纪不学好，偷人东西还理直气壮的，看我不告诉你爹去！”

龙葵道：“哥哥……既然他喜欢这剑，你就送给他好了。”

景天道：“送给他当然可以，可是他做错事还不认错，就该好好教训教训！”

小男孩却道：“是你说的要送给我的哦！可不能反悔！露儿！我们走，呵呵！”便和那个小女孩一起欢天喜地走开了。

景天想呼喝着他也没用，龙葵便劝道：“算了，不要计较啦。”

景天也显得很无奈，龙葵则道：“真有趣！假扮成别人来玩……”

景天问：“小葵，你小时候没有玩过吗？”

龙葵道：“没有……那时，哥哥你每天练剑，很少跟我玩。那些宫娥使女只会让我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都没有其他小孩子，让我跟谁去玩……”

景天便和龙葵一起往城里客栈走去。

大家安顿下来之后，景天想去探望一下新安当，于是一个人来到渝州的东南部，来到新安当前，却见那位唐门少女又在此出现，景天便上前道：“咦！又是你？你也是渝州人吗？”

那少女摇头道：“我不是！”

景天道：“哦！那我们常常见面，可算是很有缘分了。”

那少女不解地问：“啾？‘缘分’是什么？”

景天愣道：“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像俗话说的‘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人和人能相见，都是命里注定的。”

那少女马上说：“我明白了！就是说要在一百年里两个人常常见面就能做‘夫妻’，是不是？”

景天笑道：“哈哈！意思虽然差不多，可不是这样的啦，一般人哪有一百年那么长的寿命？”

少女道：“啾？原来……‘人’的寿命这么短……那要怎样才能做夫妻呢？”

景天又愣住了，那少女追问：“啾？你也不知道吗？”

景天道：“是啊……缘分这东西很难说的。”

“还是不懂……”

“不懂就不要想啦！小小年纪，想那么多大人该做的事情做什么？”

“啾——人家才不小呢！”

“看你这样子，最多十二、三岁，女孩子家不好好待在家里很危险的！你家里人呢？”

“家里人？我没有家人，只有我一个……”

“那谁在照顾你呢？”

“啾？没有人，只有我自己！”

“哦？看不出，你也蛮不简单的嘛。”

那少女一听，马上欢喜地说：“不简单？是夸我吗？”

景天点头道：“当然！”

那少女眉开眼笑道：“啾啾——！好高兴！”

景天也带着笑容道：“呵呵！既然你也一个人，不如跟我们一起？”

那少女怔道：“你是说……想要跟我在一起？”

景天道：“是啊！我还有几个同伴，我们大家一起闯荡江湖，如何？”

那少女立即低眉道：“我、我……你们不会喜欢我的！我很高兴你说想跟我在一起……不过……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最后不会有好结

果的，越是喜欢，越不可以！不过……我会一直记得你这句话的！”说完，便飞奔而去。

景天虽然不清楚这个少女的身份，但是总觉得她有满腹心事。

景天去新安当探望了丁时彦一回之后，便要回客栈，但是出了新安当，经过一处民居时，忽然听见里面有人声，景天好奇地站在门口，见大门开着，便往里面看，只见丁木匠正和刚才在竹林见过的小女孩在对话，那小女孩道：“丁大叔！是真的，小侠哥哥拿着木剑一个人出城捉妖去了！你相信我！是真的！”

丁木匠道：“露儿，你现在也跟小侠学坏了，把故事编得活灵活现的。去！大叔忙着呢，没功夫陪你们玩。”

露儿道：“是真的！小侠哥哥很危险！”

丁木匠仍然不信道：“是真的，是真的！不过一会儿你们的蜀山大侠就来救你们了！哈哈！”

景天看出露儿的神情很紧张，只觉事情有可能是真的，他探心丁小侠会出事，便立即赶往壁山附近。

景天赶到壁山时，果然看见丁小侠拿着木剑，与一头狼妖对峙，丁小侠舞动着木剑，对着狼妖大叫：“来、来吧！我可不怕你……”

狼妖张牙舞爪，就向丁小侠逼近。丁小侠看见狼妖的凶相，方才知知道害怕，便惊呼：“别、别过来，这里没什么好玩的，我、我也不好吃，没多少肉……”

景天立即拔出剑来，纵身而出，只一剑便把狼妖给砍成两段。丁小侠看见，登时瞠目，立即鼓掌道：“啊？你好厉害！你是蜀山弟子吗？”

景天回头对他说：“就算是吧……”

丁小侠马上说：“你收我为徒好不好？”

景天道：“我们蜀山一向行侠仗义，收徒最重人品，你现在还不够资格。”

丁小侠道：“你看着吧！我一定会让你对我另眼相看的！”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景天也安心地返回到渝州北部，来到那片竹林前，只见丁小侠和露儿又在玩耍。

丁小侠说：“假装我是景天哥，你扮演小葵姐姐，我们一起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好不好？”

景天这时走了过来，丁小侠一看，便乐道：“啊？呵呵，景天哥，是要收我为徒的吗？这是我孝敬未来师父的！”便把一张纸送了过去。

景天问道：“是什么？不是偷来的吧？”

露儿忙道：“当然不是，是人家送给小侠哥哥的药方！”

景天怔道：“药方？怎么回事？”

露儿道：“是这样的，有个镖师受了伤，倒在街头没人管，是小侠哥哥救了他，帮他治伤，还帮他送信，后来那个人为了感激他，就给了他这个药方，听说是很好的伤药！”

景天道：“不错嘛！就是这样，救人于危难，方为蜀山弟子本色。”

丁小侠喜道：“呵呵，其实也没什么啦，那、那能收我做徒弟了吗？”

景天道：“还不行。”

“为什么啊？”

“不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呵呵！”

说完，景天收下这个药方，便回客栈去了。

第二天，景天想先去蛮州一趟，便御剑飞抵蛮州。原来他是想完成白龙交待给他的事情，景天找到那杜良真，立即飞奔上前道：“喂！你、你是那个什么‘真’，卖绡的？”

杜良真看着景天，呆住道：“谁……”

景天道：“你不记得我了？还在找你娘吗？”

杜良真道：“你认识我娘？你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她？”

景天道：“或许你娘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可不希望你像现在这个落魄样子。”

杜良真道：“如果娘真不在了，我就该去地下陪她了……可是她有爹陪，也不要我……唉，这世上的女子，我偏偏只喜欢她一个……”

景天愣道：“你对你娘……”

杜良真道：“我只喜欢她一个啊……我十三岁才被收养，不是她亲生的……喜欢她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错？可她的心全被爹爹占了……”

景天道：“可那是你娘啊！你怎么可以喜欢你娘？”

杜良真却道：“少教训我，你懂什么！”

这时，那位唐门少女也走过来说：“啾？为什么不喜欢娘，不是说要孝顺吗？”

景天道：“那是两码事啊！哎呀！跟你小孩子家说不清楚！”

杜良真这时犯傻地呼唤道：“娘！你在哪里啊？真儿找得你好苦……”

那少女道：“这个人真的好可怜……”

景天也无奈地叹息一声，便回去会合了紫萱、雪见、龙葵等人，再次施展御剑飞行，返回到蜀山之上。

回到蜀山上，景天第一时间便去停尸房那里取雪见的身体。可是来到停尸房里的时候，竟然发现雪见的身体不见了。景天登时脸色大变，道：“到底出什么事了？雪见的肉身呢？”急忙便赶往无极阁去找长卿询问。

来到无极阁，景天就向长卿追问：“徐大哥，出什么事了？雪见呢？”

长卿道：“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就在昨天，邪剑仙声东击西，佯攻锁妖塔，却将雪见的遗体盗走了——”

景天惊讶道：“啊！那、那他要干什么？这可怎么办？”

长卿道：“听师叔说，因为邪剑仙是邪灵，没有身体，恐怕是要将雪见的身体占为己用，应该不会毁掉她的……”

景天又问：“那他去哪里了，我们要赶快行动，将雪见追回来！”

长卿道：“据昨日下午下山打探消息的师弟来报，邪剑仙在西北的雪山之中——”

景天便道：“好！我马上去！”

长卿道：“别急，听我说完，你们此去带上雪见，不要和他正面冲突，只要趁他不注意，让雪见回到身体中即可，然后速速回到蜀山，切不可再有伤亡，知道吗？”

景天道：“是！知道了！”

长卿道：“小天，很抱歉，我不能帮上忙。我必须坐镇在此主持大局。好好照顾雪见，不可再有闪失。”

景天道：“徐大哥你不用这样说。放心吧！有我在一定没问题！”

长卿便先行回到阁内。这时，雪见跑来，呼唤道：“景天……”

景天回身迎着她：“雪见……”

雪见道：“我都听到了……”

景天道：“别担心，我一定会帮你把身体找回来的！”

雪见道：“就算找不回来也没有关系，能像现在这样子，我已经知足了……”

景天道：“别这么说，你相信我就对了！”

雪见欣然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四人再次出发，御剑向西北面的雪山飞去。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40:51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十八章 冰风谷抢回肉身

第十八章冰风谷抢回肉身

第十八章冰风谷抢回肉身

众人御剑飞行抵达了西北方的雪岭镇中，景天先去当地的客栈租房，而紫萱则到镇里打听消息。

雪岭镇的客栈名叫“风雪留客”，他来到客栈里面，竟然看见那位唐门少女也在此地，她正和一名妇人在说话，那妇人道：“怎样？大娘你没骗你吧！十几岁的小姑娘都喜欢这酸酸甜甜的玩意儿。镇上人不爱吃我煮的东西，幸亏这儿常常来些外乡客——”

那少女夸赞妇人的食物天下无双，那妇人笑道：“这孩子可真会说话！我们徐家代代都出好厨子，我奶奶的奶奶还曾经给皇帝老爷烧过饭呢，连她也只知道汤圆加馅，这小圆子下锅煮熟就捞来吃，其实嘛，做菜最讲究变化，我在中间添上点松仁、核桃、芝麻的百果馅，看着大是大了点，可谁尝过了不是一个劲儿夸好！”

景天走过来道：“唔，好香！让你们说的我肚子也饿了，大娘这酒酿圆子也给我尝尝吧。”

那妇人见又有人欣赏她的食物，便道：“好啊！请！”就为景天盛了一碗。

景天吃下之后，不由称赞道：“这圆子入口即溶化，酒味醇厚……馅也调得好，加了猪油，松软不腻人……好吃！”

那妇人笑道：“呵呵，小哥慢慢吃，锅里还多得很呢。”

景天一味大赞“好吃”，妇人道：“看你的样子，真让人想起我家相公……他最爱吃这‘酒酿圆子’，天天早晨来上一碗……唉，一晃眼过去十多年……不知道他和小琪人在哪里……”

少女问道：“啾？小琪是谁？他们不在了……意思是‘死’了吗？”

景天马上道：“嘘！不要乱讲话……”

那妇人道：“唉！这事镇上早传遍了，也不怕人知道……那年冬天，我怀着第二个孩子，京里来说开春有个厨艺赛，遍邀各地名厨，我打小喜欢做菜，自然一口答应下来。相公也替我高兴，大家都商量着做什么菜好……对了，小哥，你知道紫河车吗？”

景天道：“紫河车？不是药吗？”

妇人道：“紫河车就是胎盘，也能入药。当时我灵机一动，想着正好要给小琪添个弟弟妹妹，就决定做道十分名贵的‘胎盘参芪膏’。呵呵，虽然我大字不识几个，在厨艺上可心高气傲得很，总认为自己绝不比人差。”

景天问：“那这道菜后来做成了吗？”

妇人道：“我把这事告诉相公，谁知他不同意，说我狠了心要杀自己的孩子……”

景天怔道：“医理我是不太懂，可取胎盘和胎儿的性命没有关系吧？”

妇人道：“如果人人都像小哥这样就好了……镇上人把我当怪物看，都说紫河车要埋进土里才行，如果被人吃掉，孩子会不长命……相公他一生气带着小琪不告而别……我哭了一天又一天，那孩子也没能保住啊……”

景天见妇人说起伤心往事，登时眼眶发红，便马上安慰道：“大娘，放宽心！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妇人道：“我早看开了，也不求什么，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

景天觉得这位大娘真可怜，于是便一心想替她找回她的丈夫，让她们一家团聚。

景天便让龙葵、雪见在客栈里安顿下来，自己则出去打听消息。

他在这镇里发现许多奇怪的现象，原来这里的人都和妖怪交往甚好，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收养一只妖怪当成宠物，因此人和妖之间相处十分融洽，甚至那些妖怪都不知道“妖”和“人”该有什么区别。

景天走到一户猎户人家的屋前，看见紫萱正跟一只蘑菇怪在一起，紫萱对那蘑菇怪道：“怎么受伤了？是主人待你不好吧？”

那蘑菇怪道：“没有……是不小心跌的，主人待我很好……”

紫萱道：“如果不如意的话，大可以离开这里，天下之大，还怕没有容身之处吗？”

那蘑菇怪道：“不，我喜欢跟人在一起，我们妖是没有父母兄弟的，也没有家，但是人有，和人在一起，可以把人的家想成自己家，

很温暖！”

紫萱道：“你——”

那蘑菇怪道：“没关系。我喜欢这样！我在这家已经三百年了，现在的老奶奶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虽然他们也许觉得我是他们的小孩子，或者小猫小狗，谁知道呢，我该走了，不然他们会担心的！”说完，蘑菇怪便回身跑了去。

紫萱感叹道：“原以为这里的人都有役使妖的能力，现在才知道是妖在宠爱、忍让人。”

景天对于这个镇上的事，也觉得相当奇特。

景天继续在这镇上走，当他来到镇口的一户民居前，便听见那位唐门少女的声音在里面传出：“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

接着有另一把声音道：“开始是不知怎么张口，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又担心意兰她不肯原谅我了，只好每日闭门不出……”

那少女道：“我就是不明白，想说什么就说啊！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张口呢？”

景天听到这里，马上明白过来，原来这民居里面居住的人就是那位徐意兰大娘的丈夫。于是他就走进屋内，干咳两声道：“咳咳，刚才我在外面都听见了，难道你就是大娘的——”

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道：“不是！不是！我什么都不是！”

景天道：“还不承认！我明明听你说担心大娘不肯原谅你。”

那中年汉子这才长叹道：“唉……你猜得不错，我确实是意兰她相公，我叫杨文。”

景天道：“你这一走可苦了大娘！既然在同一个镇上，为什么不去找她？”

杨文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当初带着小琪离开，让她跟着我吃过不少苦，后来她嫁人了，日子倒也平顺.....可巧得很，小琪相公是位御厨，他说这‘胎盘参芪膏’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吃不吃对孩子也没影响.....我这才明白自己错怪了意兰.....”

景天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杨文道：“是啊.....枉费我还读过几年书，见识却比不上一个妇人.....所以我才回到镇上，可实在没脸去见她.....”

那少女道：“大娘很想你呢！我看见她偷偷地擦眼泪.....”

杨文听了，不由低眉道：“意兰，你好傻呀.....我却更傻，连见你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少女道：“去找她吧！来啊！我带你去！”

杨文却立刻道：“不行，我.....”

景天道：“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有什么事不好解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要畏畏缩缩的像个懦夫。”

杨文听了景天这一言，终于立下决心，便道：“你说得对.....我当真是个懦夫，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即使意兰不原谅我我难道不会求到她原谅吗？”

少女道：“大娘早就原谅你了！我知道的！”

杨文听了少女和景天的劝告之后，便急不及待道：“不行，我这就去找她！”那少女也道：“我也去！”就和杨文一起向风雪留客而去。

景天看着二人走出屋后，便低头吁了口气道：“真是的，只会骂别人懦夫，我自己还不是一样……”便也跟着过去了。

回到风雪留客，景天第一个跑进去，对徐意兰道：“大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话犹未了，就听见杨文的声音传来：“意兰！意兰！我回来了！”

徐意兰立即向大门口望去，就看见少女和杨文也一起走了进来。徐意兰看见杨文出现，不由欣喜地说：“你！相公！真的是你？这不是在做梦吧？”

杨文道：“是我，意兰，我回来了……让你受苦了！”

“相公！”徐意兰便快步上前，和杨文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此时此刻的情境，让景天和那位少女都感动异常，景天道：“看样子不需要别人多事……让他们好好聊聊吧，十几年不见，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那少女也点头道：“嗯……”

他们在客栈中歇息了半天之后，便开始向冰风谷进发。

进入了冰风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仍然没有见着半个人影，雪见道：“真讨厌，雪这么大，连人影都见不到一个，是不是走错路了？休息一下好不好？”

景天道：“小姐啊！这里冷死了，走动一下还暖和些。”

紫萱也道：“是啊！景天说的没错，坐下来恐怕就会被冻僵的。”

雪见道：“还好吧？我不觉得很冷耶！”

景天道：“拜托，我的大小姐，你和小葵当然不怕，我和紫萱姐可受不了！我都快冻死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龙葵道：“其实……你们两个可以御剑滑雪的，再过去都是下坡路，应该没问题……”

景天立即道：“真的？听起来蛮不错的样子……”

雪见嚷着说：“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龙葵道：“我们两个身体轻，恐怕不大行，再说我们又不是人，跟过去又不费什么力气，还是……”

雪见道：“好啦！怎样都行……”

于是，景天和紫萱便御剑滑行，而龙葵和雪见则飘于空中，尾随而进。他们一路滑行下来，真是刺激得很，景天不断大叫，感觉十分过瘾。

等他们滑行到前面的一处坡头，便停了下来。景天笑着说：“哈哈！好有趣！真想再来一次！”

龙葵道：“不要了吧？还是赶紧赶路为好……”

景天道：“御剑滑雪，连蜀山弟子一定都不会……小葵你这主意真好——”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到坡头尽头，景天是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大声，紫萱忙道：“小心，声音不要这么大。”

景天怔道：“为什么？”

话音刚落，突然四周震动起来，他们脚下的岩石突然崩塌，紫萱首先掉向下面，而景天也不难幸免，脚下一空，便向下急坠。就在这时，龙葵飞身扑上，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景天。真是没想到，龙葵的手竟然真真切切地抓住了景天的手，可是岩石崩塌之势很猛，最终二人还是一起掉到了悬崖之下。

两人掉到了崖下的一片雪地上，昏迷不醒，正是：

纷纷雪落人飘坠，同死生，共玉碎。

前尘后世君莫问，柔肠百结如醉，情丝不断，尘缘难了，萦绕千
千岁！

舍却残生犹不悔，身已空，尽成泪。

路长梦短无寻处，总是情愁滋味，眉间心上，柔肠百结，尽付东
流水！

不知过了多久，景天方才苏醒过来，他用剑撑起自己的身体，一边起来一边唤道：“雪见……小葵……”当他重新站起来之后，就看见不远处的地上，龙葵倒伏在雪地。景天忙喊：“小葵！”就立刻飞奔上前，伸手去触摸龙葵的时候，却发现空空如也，什么也碰不着，景天不由惊愕道：“啊？不对！刚刚明明有身体的，她明明握住我的手的——”

这时，龙葵也醒转过来，她缓缓坐起，呻吟了一声，景天马上问
候道：“小葵！你醒了！你没事吧？”

龙葵道：“刚刚是做梦吧？我记得似乎有了手，可以抓住你，很久
没有这种感觉了，可惜终究是梦……”

景天道：“不是梦，是真的！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是真的！小葵.....”

龙葵道：“一定是梦.....因为.....现在什么都没了.....”

景天道：“小葵！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跳下来？”

龙葵道：“哥哥！我是鬼啊，跳下来也不会受伤的！我只是没想到，自己并没有身体，是抓不住你的手的，根本一点忙也帮不上.....”

景天道：“不是的！小葵！你真的抓住了我，多亏你，我才没有受什么伤。”

龙葵凄然道：“哥哥.....你知道我多想让你摸摸.....摸摸我的脸.....”

景天道：“会有这一天的！既然有过身体，就有希望，慢慢来，不要着急。”

龙葵听见景天这样安慰，才应道：“嗯。”

两人一起站起来，此时景天发现龙葵所躺的位置上竟然有血迹，便说：“是血！小葵！你哪里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龙葵怔道：“我.....我现在没有身体，怎会受伤.....”

景天皱眉道：“都是我的错，害你.....”

龙葵道：“不要！不要这么说，就算我有过身体，也是我自愿放弃的.....”

景天道：“小葵.....你怎么这么傻？这可是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啊！”

龙葵道：“我不知道.....也许这身体就是为了救你而生的，现在你平安无事，它自然也就去了.....”

景天道：“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达成愿望，成为真正的人！”

龙葵好生感动地说：“哥哥.....”

她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血迹，然后说：“这是.....我的血.....第一次发现，血的颜色，这么好看.....”

“小葵.....”

“小葵也能保护哥哥，为哥哥流血了.....真好！我真高兴！”龙葵不由喜极而泣。

景天道：“我也很高兴.....”

龙葵道：“那哥哥为什么不夸我？”

景天道：“小葵！.....你.....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龙葵便走过去，把自己依入了景天的怀内，然后柔声地问：“感觉到了吗？哥哥！”

景天静静地感受，半晌说道：“感觉到了.....”

龙葵问：“是什么样的感觉？”

景天道：“很温暖.....”

龙葵心中是多么渴望这种感觉会是真真实实的，二人就这样呆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想起雪见和紫萱二人，于是他们便立刻向前寻觅出路，并寻找二人的下落。

向前走出不远，就见到雪见和花楹，景天马上道：“是雪见！”便和龙葵飞奔过去。雪见看到景天，就说：“怎么现在才来，人家刚刚被夹在岩缝里，好不容易才脱身，最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偏偏不在！”

景天道：“我这不是救你来了吗？”

雪见道：“哼！还说，这么晚才来找我……”

景天道：“没办法啊，小葵受伤了……”

雪见一听，连忙望向龙葵道：“啊！你……还好吧？”

龙葵微笑道：“我没事，谢谢！”

雪见道：“对了！刚刚在崖顶上，你好像抓住他的手了。不应该啊，你不是没有身体的吗？”

龙葵道：“我……不知道。”

景天道：“唉……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有了，但是跌下来之后又没有了……”

雪见道：“哦……那太可惜了。”

景天道：“啊……对了！好在我们大家都没事——”

雪见道：“什么都没事？紫萱姐姐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景天恍然道：“是啊！我们要赶紧找到她，如果受了伤，在这种天气下可坚持不了太久。”

话音刚落，又突然地动山摇起来，雪见惊道：“啊！又来了！这里很危险，我们赶快走吧！要是落石把路堵住就麻烦了。”

景天道：“不要那么悲观嘛！也许这里原本没有路，一地震反而有路了也说不定。”

雪见道：“你还说！都是你大叫大吵闯的祸，但愿紫萱姐姐没事。”三人便立即向前觅路而行。

不过，真的如景天所说，地震之后，一些断裂的路竟然被高处落下的石块连接了起来，形成新的路，他们攀爬过去，便看见紫萱盘坐在一条冰桥下，景天第一个跑上前道：“紫萱姐，你怎样？有没有受伤？”

紫萱道：“没什么大碍，只是扭伤了脚，休息一下就好了……”

景天道：“我背你走吧……”

紫萱道：“不用了！像什么样子……”

景天道：“那又怎么了，没关系的，别看我身子瘦弱，可是力气并不小哦！”

雪见道：“喂！男女授受不亲，紫萱姐姐才不会让你背呢！”

景天道：“有什么关系……”

紫萱这时道：“好啦！我已经为自己疗过伤，现在没事了，出发吧！”

景天忙上前扶起紫萱，紫萱果然能够走动了，于是大家又继续前行。他们爬上冰桥，然后从一条冰道滑下，落到另外一端，再接着爬上另一条冰桥，再滑向另一端，便走到了这冰风谷的西部。

在这里，不时也会出现震动，但是高处落下的石头也能形成新的路，让他们通过。同样需要爬上冰桥，由冰道滑下到达另一端。如是

者穿过了几处断裂的山道，和滑过几条冰道之后，便来到了一处出口前。

从这出口走过去，赫然发现邪剑仙的身影在前方出现，景天立即示意大家隐藏起来，只见在邪剑仙的面前，有一张冰床，而雪见的肉体就躺在那张冰床之上，而邪剑仙正在作法，准备把自己的灵魂注入雪见的体内。

景天这时对雪见道：“雪见，我在正面引开他的注意力，你绕到后面去，偷偷进入自己的身体，大功告成后，你回到谷底等我们！”

雪见道：“可是……我要怎样才能进入自己的身体呢？”

龙葵便说：“闭上眼睛撞过去，努力地想着身体和魂魄合一就好了。”

雪见遂道：“好！你们也要小心！”便悄然绕道过去。

接着，景天对紫萱和龙葵道：“紫萱姐，你身上有伤，就和龙葵在这里接应就好，不要过去了。”

龙葵道：“可是我没有受伤啊……为什么也要待在这里？”

景天道：“我们只是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一个人就够了，事成也好脱身，人多反而不好。”

龙葵道：“可是……你一个人，很危险的！”

景天道：“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人多了大家都危险。好啦！听话，在这里等着，就是万一出了状况，你们也算一支伏兵。”

紫萱道：“阿天，你去吧，一切小心！我的伤不要紧，有状况的话我会接应你。”

一切商量妥当，景天便候准时机，然后突然抛出一块小石头来，结果打在了雪见的肉体上，然后溅入湖中。此举果然使邪剑仙的注意力被吸引，邪剑仙猛然回头喝道：“什么人？”

景天便拔出魔剑，展身跃出，一举落在邪剑仙面前道：“我！听好！快把镇妖剑交出来！”

邪剑仙见来人是景天，不由大笑道：“哈哈哈哈！可笑！黄口小儿，你这败军之将，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景天道：“哼！我手中有克制你的法宝，你最好——”

这时，雪见已经绕到了邪剑仙的身后，邪剑仙却只注意到景天，并没有发现雪见，邪剑仙听景天这么说，更觉好笑道：“法宝？……那就祭出来试试，看我能不能对付！”

雪见趁这个时机，便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奋身投向自己的肉体上去。果然，雪见的思想集中一致，灵魂和肉体产生共鸣，随即便二合为一，雪见的魂魄终于重返了自己的肉身之内。雪见立刻从冰床上坐了起来，并弹跃下来。

这时，景天看见计划成功，便高声道：“这可是你逼我的！”便虚放一记暗器，使邪剑仙急忙掩面，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而雪见看到邪剑仙被耍，不由“嘻嘻”地笑了出来。邪剑仙听见笑声，立刻回身一看，发现雪见已经复活过来，方知中计，即时怒吼道：“可恶，我杀了你！”便向雪见袭来。景天急忙舞剑从背后攻击邪剑仙，邪剑仙便被迫回身接招。

但是邪剑仙力量巨大，景天和雪见合力，也是战他不过。紫萱和龙葵岂能再坐视下去，立即一同杀出，四人一起来战邪剑仙。只是紫萱的脚上有伤，不能持久，结果被邪剑仙抓住这一弱点，发劲招袭

来。龙葵为救紫萱，便奋身迎挡，被震得飞跌开去，紫萱也被余波震退。

景天挺剑刺来，邪剑仙横臂一扫，劲力把景天也轰得跌翻出去，全身有如散架一般。邪剑仙狂性大发，怒喝道：“受死吧！”便祭起一股巨大魔力，向四人卷来。眼看四人就要被邪剑仙的魔力杀死，忽然凭空出现一人，迅速落在四人的跟前，把邪剑仙的魔力悉数接下，丝毫不损。

众人定眼一看，来人不是别个，正是重楼！

邪剑仙惊讶道：“阁下三番五次坏我大事，意欲何为？”

重楼冷道：“哼！你这杂碎！还敢妄论‘大事’！”

邪剑仙道：“我让你三分，你却如此嚣张，今日之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重楼道：“你是什么东西？想死吗？”

邪剑仙被重楼的威势所慑，只好说道：“哼！今日且不与你计较，来日定要与你比个高低！”说完，便施法逃遁而去。

待邪剑仙去后，重楼就回身向紫萱问道：“站不起来？受伤了吗？”

紫萱道：“不碍事，脚有点扭伤。”

重楼道：“是刚才那个杂碎伤的？哼！我刚刚应该——”

景天却抢着说道：“不是，是我不好，引发了雪崩，害紫萱姐从山崖上摔下来。”

重楼这时施展灵力，一道红光罩在紫萱的身上，立即便使紫萱的脚伤痊愈，可以站立起来了。紫萱愣了一下，然后便对重楼说：“多谢……”

景天道：“重楼，你也帮小葵治疗一下吧。”

重楼冷冷地盯着景天道：“你！……哼！”但是并没有拒绝景天，也为龙葵施法，使她的伤势自动复原。龙葵也从地上爬起来道：“谢谢。”

重楼这时对景天道：“哼！你！过来一下！”

景天怔道：“我？”

重楼转身向前走开，景天也只好老老实实在地跟了上去。

两人来到一株树下站定，重楼便道：“还是这么没用！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景天道：“话不能这样说吧？那邪剑仙很强的，这次幸亏有你，不然我们就完了。”

重楼哼道：“哼！你太不像以前的你了。”

景天毫不示弱地说道：“以前的我怎样我不知道，但你也不要太拽，我有你这样修为，不要说邪剑仙，我连你都不怕！”

重楼道：“好！记住你的话！”

景天这时问道：“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每次遇到危险，你都能及时赶到？真是太巧了！”

重楼冷冷道：“哼！什么太巧了？那是我留下了刻印和魔灵……”

景天听得一阵惘然：“刻印？魔灵？那是什么？”

重楼道：“哼！还有脸问？魔灵不是被你们杀了吗？”

景天越听越糊涂道：“什么魔灵？我没有见过啊？”

重楼道：“闲话少说！我魔务缠身，未必每次都赶得及.....那就教你一招吧！”

景天一听，马上喜形于色道：“啊！真的？多谢！你本事那么大，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招数！”

重楼道：“别高兴太早，看好！”说完，便又使出魔力，把一道刻印打入景天的脑内，一连串的影像就在景天的脑内展现了一遍。

等这个刻印完成之后，重楼便说：“哼！看明白了吗？”

景天愣道：“就这样？你还没教我呢！”

重楼道：“这本来就是你前世在人间学会的，我不过是让你想起罢了。”

景天问：“厉害吗？”

重楼道：“我怎知道！”

景天又是一阵疑惑：“你难道没用过？”

重楼冷道：“哼！我怎会用这种无聊招式！”

“我.....”

“多想想！自然就会了。”

“很无聊吗？我倒不觉得……”

接着，重楼和景天回到紫萱、龙葵、雪见的面前，重楼看着紫萱，眼神之中流露出一股很特别的情感，然后说了声：“保重！”便划出一个法阵，隐身而去。

这时，雪见道：“紫萱姐姐……他好像很喜欢你耶！”

紫萱马上道：“不要乱讲，我们连他的来历都不知道，是敌是友还很难说……”

雪见道：“他救过我们几次了，本事又那么大，如果存着害我们的心，我们早就死光光啦！”

紫萱道：“害一个人，也未必一定要他死……”

“可是……”

紫萱示意她不要再说，雪见便只好不再说这个话题，而是话锋一转，就冲着景天嚷道：“死景天！你好狠心，用这么大的石头打我！”

景天道：“喂！你别颠倒黑白啊，我可是为了引开邪剑仙注意啊！”

雪见道：“那你去打邪剑仙啊，干嘛打我？还用那么大力，现在都还在痛呢！”

景天马上说：“是吗？哪里痛，我帮你揉揉。”便作势要过来摸雪见。

雪见恼道：“讨厌！不要！”

大家嬉笑着前进，准备离开冰风谷。当他们来到谷口之时，突然有一条人影跃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雪见惊道：“啊！你是……霹雳堂——”

大家一看，也认出来人，正是霹雳堂主——罗如烈！

只见罗如烈周身邪气，还发出奇怪的吼叫声，随即像发了狂似的向他们扑击。四人立刻迎战，罗如烈的实力虽强，但是也斗不过他们四个人。数招之后，罗如烈便被景天的剑气刮得狂退。

在遭到打击之下，罗如烈更加狂性大发，突然从他身上升出一股可怕的魔力，使他变成了一头巨大的怪兽。这种形态不正是和以前那些霹雳堂弟子一样吗？只不过，罗如烈变成怪兽之后，力量更强大，四人不得不拼尽全力来跟他厮杀。

罗如烈虽然也有强大的魔力，但终究不如邪剑仙，因此景天四人还有胜算。斗了半个时辰，罗如烈的魔力明显在减弱，景天使使出了刚才重楼教给他的绝招，用剑拨起一束石子，以劲力打出，悉数击中罗如烈的身体，打得罗如烈向后倒退。但是罗如烈的身体突然又生变化，并且还以一击，使景天四人都被扫翻在地。

雪见惊道：“啊？他还在变，他、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但是罗如烈在变化之中，却显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紫萱道：“他……似乎失去控制了，不要轻举妄动！”于是四人便退到一处，结成阵势，严守不动。

而罗如烈全身的颜色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也痛苦得抱头怪叫，就在这时，花楹突然奋力飞撞过去，一头撞在罗如烈的身上。没想到花楹这一撞击竟然力发千钧，罗如烈被撞得失去重心，整个身躯坠入冰湖之中，随即沉没于湖底之下，而花楹则晕眩地掉落在地。

众人都被此举惊慑，雪见急忙跑上去，对地上的花楹呼唤：“花楹，你没事吧？”

花楹只是晕眩了一阵，很快便恢复过来，从地上飞起，围着雪见转了一圈，神情十分兴奋。雪见见花楹没事，才笑道：“好花楹，这次多亏你了！”

景天道：“好啦！大功告成，我们该继续找灵珠了，只剩下水灵珠一个了……”

紫萱道：“可是……镇妖剑到哪里去了？邪剑仙和罗如烈显然都没有把它带在身上，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

景天道：“也对！镇妖剑的下落也很重要。”

紫萱道：“不是‘也很重要’，是更重要！因为五灵珠对我有利但对敌无用，敌人不会起意抢夺，而镇妖剑是神界的利器，得到它的一方在实力消长中可以占尽优势。”

景天道：“嗯……没错，还是夺回镇妖剑要紧。蜀山消息灵通，我们还是回去问问徐大哥再定行止好了！”

紫萱道：“好吧。”

大家便离开冰风谷，赶回蜀山而去。由于他们先前连战几场，体力消耗极大，所以暂时不敢使用御剑飞行，只能选择步行。

回到蜀山之前，途经唐家堡，雪见便想回去看一看，景天明白她的用意，毕竟她终于为爷爷报了大仇，也应该回去一下，于是便答应先陪她回唐家堡走一转。

回到唐家堡，雪见把诛杀罗如烈一事告知了所有唐门的人知道，唐门的人为了报答雪见这一份功劳，便容许她去拜祭爷爷，而景天等人则在大厅上等候。

过了许久，还不见雪见回来，景天便出去找她。来到演武堂附近的一块空地前，景天看到雪见正和一名唐门弟子在对话，景天便放轻脚步，走到一块假石山后躲起来，偷听二人的对话。

只见那唐门弟子道：“雪妹，你……你还会再回来吗？你……你就一点都不牵挂我？”

雪见道：“恒哥，我知道……这家里除了爷爷之外，就只有你对我好，而且你不像那些哥哥们那样，整天围着我团团转，其实是有所企图，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人帮的时候帮我，我很感激你……”

“只有感激？雪妹，你不是小孩子了，应该知道我的心意——”

雪见马上摆手道：“别说了！不要说……”

唐恒道：“你……还是喜欢那个当铺伙计，是不是？”

雪见道：“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太多事情发生，已经分不开了，这是命……”

唐恒道：“我不管什么事、什么命、什么缘分！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心喜欢他，想跟他一辈子？”

“我……”

景天听到这里，心中也很紧张，便不小心发出了一些声响，唐恒立即喝道：“什么人？谁在那里？”

景天连忙摒住呼吸，过了一阵，不见有动静，雪见便说：“别一惊一乍的，是风罢了……”

唐恒才接着问：“我问你的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雪见又再支吾起来。

唐恒道：“好！我不逼你，你什么时候厌倦了，就回到这里来，我等你！”

雪见道：“恒哥……你不要这样！”

唐恒道：“我不管你现在跟谁在一起，你也不能管我要怎样，是不是？你的五毒珠失效了，这个你拿着，应该有用处。”说着便拿出一个小盒子递过去。

雪见接过来问：“是什么？”

唐恒道：“毒龙胆的配方。”

雪见一听，吃了一惊道：“你疯了吗？要是让几位爷爷知道，会用门规处置你的！”

唐恒道：“他们几个说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何况你也不会出卖我的是不是？拿着吧！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

雪见心中极为感动，便说：“好……谢谢恒哥……”

唐恒道：“小时候我每次帮了你，你总会这么说，只可惜以后听不到了……”

雪见轻声道：“对不起……”便快步离开。

景天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雪见心里是如此在乎自己，甚至为了自己而拒绝对她最好的唐恒之爱意，景天决定不把今天见到的事拆穿。

他们回大厅之后会合，然后就离开唐家堡，以御剑飞行赶回蜀山而去。

第十九章为灵珠穿越海底

回到蜀山之后，四人便一同来到无极阁。长卿闻报，便出来相见，看到雪见得回肉身，便道：“雪见！你没事了？”

雪见道：“嗯！和原来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

长卿道：“那就好！现下最要紧的事就是寻找灵珠，封印锁妖塔。蜀山众弟子修为尚浅，紫萱，这事还要你们帮忙承担。”

景天道：“紫萱姐姐说要先找到镇妖剑，制服邪剑仙。清微掌门也说只有镇妖剑才能克制邪剑仙——”

长卿却摇头道：“不然……此一时彼一时，掌门身故，我法力低微，与四位师叔维持法阵只能勉强支撑，当务之急自然是寻找灵珠，否则一旦锁妖塔崩塌，局面将不可收拾。”

紫萱道：“那邪剑仙是蜀山大敌——”

长卿道：“紫萱，蜀山存亡较之天下存亡，何者为重？纵然蜀山一派尽灭，也要保得天下苍生平安！何况灵珠五者已得其四，不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

紫萱道：“可是……我明白，苍生为重……”

长卿道：“小天，我们一直在内陆寻找水灵珠，都没有结果……既是水灵，可能在水源丰沛之处，是否该去沿海看看？和阳师叔曾经说过，有人在安溪见过两位水神，似乎和水灵珠有些关系……”

景天四人也觉长卿之言颇有道理，于是便马不停蹄，又御剑出发，径奔安溪而来。

安溪在宾化附近，属于沿海的城镇，他们到达安溪之后，就分头在城中走动。

景天经过一间房子前，见大门锁上，便走到门口停留了一阵，背后便有一位大婶说：“别看了，家里没人。志钧这两口子八成又跑到天香楼去了。”

景天记得路上听到居民说起天香楼是一座有名的妓院，便说：“啊？天香楼不是妓院吗？哪有夫妻一起去妓院的？”

那大婶道：“嗨，一个去偷腥，一个去训夫！”景天听了，恍然大悟，不禁也觉得有趣得很。

景天走到这房子后面的草地前，看见雪见正被一名青年缠住，那青年道：“好香啊！银针剔寒蕊，暑热润体香——”

雪见不由怒道：“无赖！”

那青年道：“莫非果真是‘女儿香’？”

雪见更加气得脸色胀红道：“大胆狂徒！敢轻薄本姑娘？看我不好好教训你！”说着，便要动手去打这青年。

景天见这青年是个文弱书生，生怕雪见重手伤人，急忙跑过来阻止道：“慢动手！”

雪见怔道：“干嘛！这种人不好好教训他一下他不会老实的！”

景天道：“看这人一副文弱样子，你不要把他打死了闹出大事来。”

雪见道：“打死活该！什么嘛？我有那么凶吗？不过教训教训他而已。”

这时，那青年又道：“女儿家横生嗔怒，不雅、不雅！”

雪见更加气道：“你还敢乱讲？”

那青年才连声道：“姑娘！误会！一场误会！我是嗅到了前朝宫廷密传香料‘女儿香’的香气，并非有意轻薄姑娘。”

雪见道：“乱讲，哪有什么香气？”

青年这时道：“刚刚明明是有的，这会儿怎么没了……嗯？在你身上！”说着，竟指向景天。

景天愕然道：“我？我一个大男人，哪会用什么香料？”

那青年道：“谁说男人不能用香料，这‘女儿香’便是为前朝宫廷里执事的宦官特制的——”

雪见一听，马上笑道：“哈哈！景天……他骂你是太监呢！”

景天道：“我真的没有……咦！是不是这个香炉里的残香？”便拿出自己包袱里的一个香炉来。

那青年一见，便说：“啊！这个、这个是前朝宫廷御用之物……卖给我？如何？一定要卖给我，价钱好商量。”

景天道：“好啊！一万文，这可是真货，已经便宜得很了。”

那青年道：“这个.....在下囊中羞涩.....我这里也有一个样子差不多的薰炉，再加五千文，和你交换如何？”他也从自己的包袱中拿出一个香炉来。

景天看到他手中的香炉，不由心中忖道：“这个好像是正货真品耶！”

那青年道：“不然五千四百六十文？我只有这些了.....”

景天便故意假腔作势道：“那个.....好吧！看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于是就用自己的赝品换了那青年的真品以及五千文钱。

那青年手捧赝品，还满心欢喜地说：“原以为今生无缘得见，没成想今日从天而降，待我细细研究，终有一天可让这异香重见天日。”

景天道：“喂！你在说什么啊？花这么多钱就是要这点香料碎末啊？真是.....”

雪见道：“你还不是一样？把破砖烂瓦当宝贝.....”

景天和雪见先来到安溪镇的客栈之内，他们在客栈中听到两名武林人士在谈论一事，只见一名妇人道：“关肃，你说打探到剑冢所在的事已经有了眉目，这话是真的吗？”

那个叫关肃的汉子道：“来报的弟兄说，已查出剑冢和江湖上某个门派渊源颇深。我喂他吃了‘追魂丹’，谅他也不敢说谎！事情千真万确呐，掌门！”

那妇人忽然大声道：“关~~肃~~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不要喊那么大声，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我就是‘金虎英雌门’的门主了！”

关肃忙道：“掌门……你、你喊太响了……”

景天和雪见都偷偷笑了起来。

安顿下来之后，景天忽然记起在鬼界的时候，曾经接受一个叫常熙的人委托之事，景天便马上去找常熙的家。

当景天来到常熙的家中，就发现紫萱已经在这里，而且常熙也已经活过来了。

常熙和妻子心卉对紫萱道：“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常熙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还有他……”

紫萱回头见景天也来了，便说：“阿天，你也来了？我已经给他吃过药了。”

常熙仍然迷惘地说道：“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一定是在哪里见过，我这记性怎么……”

心卉道：“相公，你病刚刚好，不要过于用脑，慢慢会想起来的。”

紫萱道：“想不起来也没什么要紧，只要别忘了你娘子这十年的恩情就行！”

常熙道：“当然，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补偿娘子的！”

心卉不由脸上一阵娇羞，说道：“相公，当着外人呢……”

紫萱和景天也为他夫妻俩感到高兴，于是便拜别一声，就一同离开。

在路上，景天又从居民的口中知道一些怪事，一个小女孩对景天说：“外乡人进城可得当心着点，这安溪不光是铁观音出名，还有妖怪生事呢。”

“真的？”

“骗你又没好处，安溪产茶，经年累月便蹦了个茶精出来，专以捉弄人取乐。上回田婶家的侄子被剥光了衣服半夜晾在街上，上上回梁叔家的母鸡又跑上了屋顶——”

“可看你的表情不像在说坏事啊？而且别人都不知道，你又怎么会知道？”

“我干嘛要告诉你。”

景天觉得好像被这小女孩给戏弄了，便不再理她。但发现紫萱不见了，景天便马上到处去找她。当景天来到一处山坡前，就看见紫萱站在一座孤坟的前面，景天走近一看，只见坟墓前立着石碑，上面刻着“先夫林业平之墓”。

景天便轻声唤道：“紫萱姐！你在这里做什么？”

紫萱方才回过神来，忙回身应道：“哦！没什么……我来看看，他……”

景天道：“这个……是你的旧交故人吗？”

紫萱道：“也算是吧。”

景天再趋近前看墓上的刻字：“戊辰年……已经过世十几年了！不对！看墓碑的样子，至少已经立了七八十年的感觉，真奇怪……”

紫萱怔住，景天又问道：“紫萱姐，他是你什么人呢？”

“一个故人……”

“可是，他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呢？”

“已经……有很多年了……”

“那你们……”

紫萱马上止住他道：“阿天，不要问这么多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好吗？”

景天看出紫萱脸有难色，只好应道：“好。”

紫萱随即回身再次看着那个墓碑吟唱道：“萱花寂寞红，亭亭发几丛。凝露仰宿雨，窈窕舞熏风。宜男不忍佩，仙人岂相通。解语朝暮伴，忘忧了残生……”

景天便不再打扰她，回身就走。

景天又听一个孩子说：“隔壁的小宁和他爸爸前半个月出海了，小宁哥说是去找龙宫了……”

景天就问：“他们真的能找到龙宫吗？”

那孩子道：“我也不知道，只要小宁能给我带回来好看的海星星就行了……”

景天越觉安溪这个地方不寻常。

他散步来到海边，看见龙葵依在一棵树下，静静地看着海面，景天就上前，轻声问道：“小葵！在干什么？想心事吗？”

龙葵回头一看：“啊……哥哥！我哪有……什么心事可想，我不过是第一次见到海，看得入迷了罢了。”

景天道：“要知道你这么喜欢，早该带你来的。”

龙葵道：“是啊，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过你一定不记得了。那时候你才十岁，我央求你带我去看海，你就偷偷带我溜出皇宫，可是还没出城就被捉住了，还害得你被父王训斥，我这个心愿也一直没……”

景天道：“那可真是……这么多年了……对了！紫萱姐有一条船，等事情平息了我们把它借来，我带你到海上玩个痛快！”

龙葵道：“真的？就我们两个？”

景天道：“当然！难道我还骗你不成，你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龙葵欢喜道：“那说好了，不许耍赖！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海上玩。”

景天道：“去租条船吗？”

龙葵道：“不用船那么麻烦，御剑就可以。我刚刚看到那边海上似乎有个小岛——”说着便遥指远处的海面。

这时，紫萱和雪见双双走了过来，紫萱唤道：“什么事情啊？这么热闹？”

雪见道：“你们在玩什么，我也要玩！”

龙葵看到二人来，便立即不作声。景天道：“没什么啦！小葵说要御剑在海上转一转。”

雪见立道：“那好啊，我也要！”

景天道：“那……不如大家一起去小葵发现的海岛玩吧。”

雪见兴高采烈道：“好啊，好啊，一会儿就去吗？别忘了叫上我啊！”

龙葵听罢，低下头来，景天问：“小葵，怎么了？不高兴吗？”

龙葵忙道：“没、我没什么……”

景天便提议先回客栈好好休息一下，等明天就御剑飞到海上去游玩。于是大家便一起回客栈中，安安稳稳地歇息了一夜。

次日，四人御剑飞行，来到了龙葵昨天发现的那个海岛上，没想到这个海岛竟是一座美仑美奂的宫殿，而且还有路可以直通向下，深入海底。

龙葵道：“啊……这里是哪里啊！真漂亮，好像神话中的龙宫。”

雪见道：“说不定这里还有龙太子要选太子妃呢，你可要小心哦！”

龙葵道：“咦！你怎么知道的？还有……为什么他选妃我就要小心，他是坏人吗？”

景天道：“雪见跟你开玩笑呢。”

雪见道：“什么啊？真无聊，开个玩笑你还要拆穿……”

景天道：“小葵不通世事，你说什么她都会当真的。”

雪见道：“就是这样才好玩啊，开个玩笑嘛，又无伤大雅，你紧张什么？”

紫萱这时道：“好啦，不要闹了，这里看起来很奇怪，说不定隐藏着什么危险，我们千万不可大意。”

于是大家就沿通道下去，原来下面是个很庞大的海底城，有好几层深，每一层都有四通八达的通道，连接不同的区域，范围极广。在这海底城中，更有许多妖怪盘踞，他们步步为营，击退沿途向他们施袭的海中妖怪，逐层逐层地在这海底城中探险起来。

在第二层里，他们乘搭着一块一块的浮动板块在各个区域上穿梭，终于在深处找到了进入下一层的通道。

第三层的海底城是一个个鱼人生活的窝居，每一个窝居里面都有一个机关石台，他们把这些机关石台一一按下，最后便启动了中央位置的机关石台，然后他们再返回中央位置，站到这个机关石台上，便往下一层沉去。

第四层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只有左右两条路，但是两条路都是通往相同一处的，于是他们很快便走到了尽头，这里便是通往最后一层的通道。

从通道下来，是海底城的第五层。这一层没有任何可以走的路，只有一个个的浮台，他们站到浮台上，浮台便把他们向前送去，直至下一个浮台的位置。然后，他们走反方向，再次踏上浮台，这个浮台便把他们送往下一个方向。如此类推，直至乘搭到第十二个浮台，他们来到了一座台阁之上。

在这里，有一男一女迎住了他们，两人看来是水族之人，容貌看上去十分年轻。那女子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

那男子道：“好了，不用多说，现在这里很危险，速速离开吧！”

那女子道：“且慢！这个人我很眼熟，似乎是神界的。”

景天连忙道：“我不是！你认错人了。”

那女子道：“是与不是，过过招就知道了，来吧！”

不容景天推辞，二人已经出手。这一男一女出手不凡，景天不得不全力迎战。双方在这台阁之上，大战了数个回合，景天使出了浑身解数，方才和他们打成平手。

景天道：“好厉害……”

那女子道：“你果然不是那人，是他的转世吧？”

景天道：“是……你是什么人？以前也是神界的？”

那女子道：“不错！你和重楼私斗之时，我正是派去捉拿你的神官之一，而他当时是重楼的左右手，也要找重楼。我们是不打不相识，一见钟情，于是临时起意，逃往人间。”

紫萱道：“怎可能？神界这么久都没有来捉拿你们？”

那女子道：“这是他的主意，他用法力造了这个浮空岛，让它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飘游。要知道天上七日，人间千年，而人间的一天连天上的一刹那都不到。虽然我是神，众神能探察到我的气息，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是无法得知我所处的地点的，所以千年来我们平安无事……”

那男子接口道：“至于魔界，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根本不会有谁关心，连重楼都不会在意，更何况其他魔了。”

雪见道：“那你们今天恰好来到海中，碰上我们，也是有缘。”

那男子道：“这倒不是凑巧，而是我们查知此处水下火山即将爆发，沿海数千里将生灵涂炭。我们只能暂时用这城镇压住火山，而后慢慢用法力化解火山的地火之力。”

龙葵道：“可是……这样一来，你们留在这里不动，神界岂不是会发觉？”

那男子道：“不错……但是为人间生灵计，我们不得不如此。其实早前这城并非空城，洪水中，我们用这城救过不少人的性命，此时神州百姓，几乎都是他们的后裔，就如同我二人的子民一般，我们不能不顾惜他们。”

那女子道：“更何况我二人千年来得以朝夕恩爱厮守，凡人梦想中的神仙眷属也不过如是，我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就在这时，突然有剧烈荡动产生，二人齐道：“不好，神界的人来了！”

景天忙道：“现在要走还来得及——”

那男子道：“神界捉不到我们，必将迁怒人间，而此地稍有震荡，火山便不可控制，不如以我二人的性命，彻底消弭人间这一劫。”

那女子道：“这圣灵珠是仙家之物，送给你们或许有些用处，速速离开吧！”便把一颗发光的珠子赠给他们，景天接过道：“多谢！”然后再问二人姓名，原来男子名唤溪风，女子则唤水碧。

这时，震动越来越接近，众人放眼望去，水碧道：“他们来了！是帝江神兽。”

溪风道：“我们应该对付得了它的……”

水碧道：“不可以！我们定盟之初不是约好了吗？终你我一生，不犯神魔两界任一性命。”

溪风道：“跟我去魔界吧！他们是不能到魔界的。”

水碧道：“神界也好，魔界也好，都不如人间自由自在。我若跟你去魔界，其他魔会怎样看你？会接纳我们吗？如果可以去，我们早就去了，何必等到现在。”

溪风低眉道：“那我们……我们……”

水碧道：“我们若将全部灵力释放出来，应该可以控制住水下的火山，换得沿海千千万万生灵的平安，你觉得不值得吗？”

溪风诧异道：“什么？难道我们就这么结束了？你甘心吗？”

水碧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恩爱安逸的日子，难道你还不知足？”

溪风道：“我是为了你惋惜……我是魔，寂灭后依然会慢慢聚化成魔，而你这一生，不知会轮回六道中的何处……”

水碧道：“怎么你此时还看不破呢？世间万灵，本无高低，人也好，妖也好，怎样还不是一生？”

溪风道：“可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水碧道：“你既有此心，无论怎样的轮回流转，也定能从万千生灵中寻觅到我的。”

溪风道：“可那时你的样子……”

水碧道：“寒蝉也好，蝼蚁也好，你要的是我，不是我的样子，对吗？”

溪风道：“可是……那样子的你，太可怜了。”

水碧道：“放心，我的命不会那么不好的！你……多保重！”

溪风也深深地说：“你也一样！我会永远地找你……永远！”

水碧感动地说：“你……”

接着，水碧和溪风互相点头示意，然后手牵着手，一同面向前方，随即引动体内的力量，便一起化成点点寒星，飞散于这海底之中。二人牺牲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个蠢蠢欲动的海底火山给镇住了。

景天等人看得心中一酸，就在这时，背后突然传来冷喝声：“哼！便宜了他们！”众人急忙回身一看，只见两个巨灵神出现在他们的身后，景天道：“啊？你们——”

左边的巨灵神道：“这样也好，兵不血刃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右边的巨灵神道：“咄！去毁了这魔巢！”

景天立刻阻止道：“不可！”

两个巨灵神见景天等人竟想阻止他们，不由大怒，便一同发难。双方在这海底之内展开一场恶斗。巨灵神都是神界的天将，力量强大，不过不知道是何原因，他们施展起来竟然束手束脚的，反而被景天的魔剑力量打得狼狈不堪。

而这时，帝江神兽从后赶上，双翼一展，便从口中吐出烈焰来。景天挥舞魔剑，施展出一股风火之力，乃是一招“举火燎天”，两股烈

劲相冲，互相抵消。紫萱、龙葵、雪见也各自使出绝招攻上，巨灵神和帝江神兽且战且退，最后便不再纠缠，转身驾云而去。

景天等人也停了下来，龙葵道：“咦！他们就这么走了？”

景天道：“那还用问，打输了还不走。”

紫萱道：“不然，我看他们没有使出全力，若是真正较量，我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龙葵道：“那……那我们快走吧，万一他们搬援军来怎么办？”

紫萱道：“这你就不明白了，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人愿意横生枝节，他们回去后连见到我们都不会提，为了面子，当然更不会让别人知道跟我们交过手没占到便宜，所以你不用担心。”

龙葵道：“哦……真的吗？”

紫萱道：“这是官场上的行事准则，无论人间还是神界，都是一样的……我们回安溪吧。”

“好。”

于是，大家便御剑飞离海底城，返回安溪。

回到安溪之后，他们就一起回客栈里面歇息，再作打算。

景天回自己的房间时，经过其中一个房间，听见里面有叫声，便立即冲进去，并喝问：“什么人？”

走进去一看，竟然是一名身穿仆人服装的青年和那位唐门少女。

那青年惊道：“慢着，我、我不是坏人……”

景天道：“那谁知道，坏人又不会写在脸上。我看你一脸心虚——”

那少女却道：“他真的不是坏人！”

那青年道：“对对对！我只是跑错房间，结果吓着了小姑娘。”

景天道：“别想蒙混过去，无缘无故哪能走错房间，何况你好像是从窗子跳进来的。”原来景天发现窗户打开，而且案头很乱，明显就是有人从窗户跳进来而弄成这样的。

那青年道：“这个……说来话长……”

景天道：“那就长话短说。”

那青年便道：“我本是城西沈家一名仆人，专门侍候公子的。去年公子踏青时和城外牧猪村的郭小姐好上了，可老爷他不同意。公子只能趁每月赶集时让小姐住店，再由我带小姐前去……前去……咳咳……好在我早年因缘巧合，学了点花拳绣腿，总还派上用场。”

景天道：“倒有这段曲折……”忽然，外面又有异声传来，景天便疑惑道：“外面什么声音？”那青年道：“去看看吧。”

大家便一起跑出房来，竟然看见一位姑娘昏倒在地，那青年一见，便惊呼：“逢春小姐！逢春小姐！怎么会昏倒在这儿？小姐！”

那少女仔细一探便道：“啊？她中了蝎毒。”

那青年惊道：“蝎毒？这客栈怎么会有蝎子？……你既然能看出来，求你救救小姐！”

那少女道：“好的！”说着，她竟然能施展出法力来，一串光环从她掌心吐出，套在那姑娘的身上，然后不一会儿便把姑娘身上的毒气

全部吸走了。

接着，就听见那姑娘闷哼一声，悠悠醒转过来。那青年见姑娘终于苏醒，顿时如释重负，欢喜地说道：“谢天谢地！小姐你没事吧！”

郭小姐睁开眼之后，便问：“清风呢？”

那青年道：“少爷当然还在老地方等你呢，要是知道发生这种事，他不知道会有多担心。”

郭小姐道：“可我刚才明明看到他……就在楼下——”

那青年道：“小姐你受惊过度，怕是记错了。我现在就带你回府。两位大恩大德，来日再报！”就拜别了景天和那少女，扶郭小姐下楼而去。

在客栈里面休息了两天，景天出外面散步，经过一处依山的房子前，景天听见有两人在屋后对话，景天好奇心驱使之下，便趋近探视，原来是一对年轻男女在说话，从他们的装束看来，都是武林中人。

只听穿灰衣的男子道：“兰妹，听说了吗？剑冢魔炉之火又燃起来了！”

穿褐衣的女子道：“飞扬哥，我早就听老头子说了，你说，那九州散人莫非真的成了仙，这么多年还没死？”

灰衣男子飞扬道：“这很难说……我常听家父提起当年剑冢散剑大会的盛况，当年他还是个孩子，那九州散人将所藏名剑全部分送给了武林同道，若不是真的遇上了仙缘，什么人会这么大方？”

景天听到这里，心中不由忖道：“剑冢？”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但又记不起在哪里听说过。

这时，忽有人在背后轻声唤道：“喂！”

景天登时吓了一跳，回身一看，原来是雪见，才道：“原来是你啊……吓我一跳……”

雪见道：“还不快到这边来！”便拉着景天闪到屋旁的围墙下，并说：“笨蛋！偷听别人说话，还这么明目张胆的，还是一点江湖阅历也没有。”

景天道：“那又怎么了？我也不是故意偷听的，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我？”

雪见道：“你知道什么？那个男的人称无情剑，是江湖上的一把好手，暗器也十分了得；女的是天龙帮帮主的侧室，他们偷偷幽会被你撞见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杀你灭口？”

景天道：“那又怎样，我功夫未必输他！”

雪见道：“呸！少吹牛了！论起斗心计耍阴谋，十个景天也比不上人家，你当在江湖上混，全靠功夫的吗？”

景天只好说：“好好好！全听唐女侠的！……你一打岔，都不知道他们说到哪里了。”二人便又静下心来，继续偷听那二人的对话。

只听“无情剑”秦飞扬道：“就这么办，我们一起去看看，万一能利用里面的机关设个套，将老头子骗去，大功告成之后我们就能双宿双飞了！”

天龙帮帮主侧室柳兰喜道：“嘻嘻，飞扬哥！你可真聪明！”

秦飞扬道：“我这可是全都为了你啊！”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搂抱着柳兰，要亲她的脸。

柳兰忙娇嗔道：“啊，飞扬哥，别、别这样……唔，大白天的，不要啊！”

景天和雪见看着二人亲热的场面，不由脸上也胀红起来，两人再相觑一眼，心里不由“怦怦”地急跳起来。雪见随即转身飞跑而去，景天也有些措手不及，只得愣愣地看着雪见走去，然后继续散步去。

景天又来到城西，经过一座大宅前面时，就听见里面有激烈的吵闹声，于是景天便走了进去，来到大厅前，看见里面有三个人正在争吵，其中一人正是昨天在客栈见过的那名青年。这时，只见一名衣着华丽的老者吆喝道：“大胆王彝！竟敢以下犯上。”

那青年忙应道：“不不不！老爷，我怎么敢对公子动粗，我只求他去逢春小姐坟前上炷香，让小姐她能安心心地去——”

“住口！死了个乡下丫头算什么！活该自己命贱，也不掂掂斤两就想攀龙附凤，我沈家是她攀得起的吗？”

另一个年轻公子则道：“就是！爹，这小贱人说什么进沈家为奴为婢，我看是早盘算好的，她和王彝早有奸情——”

王彝一听，便惊道：“少爷你——你骂我不打紧，可逢春小姐对你真是痴心一片，绝无二心啊！她没名没份地跟着你也从无怨言，你说要把她赶出沈家，她才伤心过度悬梁自尽的！”

沈清风道：“哼哼，还说和她没关系，这样替她讲话！爹！王彝被那小贱人灌了迷汤了，这种下人还留他做什么！”

那沈老爷便说：“唔，算一算你在沈家的日子也不短了，想不到今天居然会吃里扒外，可就别怪我们不念旧情！拿家法来！”

王彝失惊道：“老爷！少爷！你们要打要杀我绝不还手！可逢春小姐她……”

这时，沈清风已经拿出一根藤条来，准备要抽打王彝。景天看见，岂能再坐视不理，当即怒喝道：“住手！”便冲了进来，并且使出了蜀山的仙法来，立即释放出一股力量来，使那沈家父子感到一阵晕眩，双双昏倒在地。

王彝认得景天，便惊道：“是你！你把老爷他们怎样了？”

景天道：“放心！他们只是暂时昏过去了。”

王彝叹道：“唉，你为什么要救我啊？”

景天道：“我都听见了，你家少爷对那女孩根本不是真心的。上次在客栈下毒的恐怕也是他——”

王彝惊讶道：“真、真的？不会吧……少爷是我看着长大的，应该不会……一定不会的……”

景天道：“你听听他刚刚说的，你明明对他忠心耿耿，他还诬陷你和郭小姐有染，所以你还是尽早离开吧。”

王彝道：“可他毕竟……唉，这里我不放心，还是等他们醒来再说吧！”

景天道：“什么？你……等他们醒来你就走不了了！”

王彝却道：“求求你快走吧，否则等会儿老爷他们醒过来就不好了。”

景天感到十分无奈，只好径自离开沈府。景天很为王彝感到不值，但是又没有能力帮他，茫然之间，便走到镇口那里。

忽然听见雪见在身后呼喊：“景天！”

景天方才醒悟过来，回头一看，只见雪见和紫萱、龙葵她们一起赶了过来，紫萱道：“阿天，剑冢的事我听雪见说了，这事恐有蹊跷，不简单——”

正说话间，又听见有人喊：“紫萱姐——！”众人又往后一看，原来是蜀山弟子守观，他跑到众人面前道：“总算找到你们了！这回我立了头功了！你们可不知道，现在蜀山上上下下都在找你们。”

雪见道：“紫、萱、姐？叫那么亲热干嘛？不怕你长卿师叔吃醋啊？再说辈分也不对！”

守观道：“怎么辈分不对？长卿师叔和紫萱姐还没有成亲呢。再说紫萱姐这么年轻，不叫‘姐’叫什么？这叫礼貌，你懂不懂？”

紫萱忙道：“好啦！不要吵。什么事急着找我们？”

守观才道：“对了！差点忘了正经事，你知道霹雳堂吧？有师兄弟发现他的门人都变得半人半妖的，四处活动，就尾随打探他们的动向，原来他们掌门有令，说要找到‘剑冢’重新铸炼镇妖剑，否则邪剑仙无法使用……”

雪见恍然道：“难怪！原来是这么回事！”

守观道：“说到这剑冢啊，可和我们蜀山颇有些渊源，不过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说给你们听。掌门师叔命一些师叔伯先赶去剑冢，以逸待劳，伺机夺回镇妖剑，我们这些三代弟子继续打探消息，顺便寻访你们——”

雪见道：“好啦！不用那么啰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赶往剑冢！”

守观道：“不用那么着急吧？我还有很多情报要说的……”

雪见道：“哎呀，事态至此，已经没空听你说了。”

于是，四人便立刻施展御剑飞行之术，向剑冢进发。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1
13:48:04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二十章 魔火铸剑室女血

第二十章魔火铸剑室女血

第二十章魔火铸剑室女血

众人进入剑冢之后，开启里面的一个一个机关暗门，沿路上有不少妖魔伏击他们，应该是邪剑仙所安排的小妖。他们从剑冢西面进入，经过三层，又从进入东面的上层，再从东面走进了一座庞大的武器库房中。

他们来到一堵墙的前面，景天看见墙上有密密麻麻的刻字，便马上道：“看！上面有字！”

大家便围在墙下，仔细地观看这些刻字：

“余平生好剑、求剑、集剑、藏剑、铸剑，越五十载，今日得遇仙缘，方知仙家真剑，乃无形之剑气。金铁之剑，因锋锐而易折，精气之剑，源天地而不毁。且人生百年，纵聚千金，亦难携归尘土；而剑在匣中，等同朽木泥石；想我半生愚行，令神兵蒙尘，愧对诸剑。借此群雄之会，散剑于江湖；封此地为剑冢，还故宫于先人。自此归隐仙山，求真剑，访正道而去。

——九州散人”

雪见看着这墙上的刻字，不由惊叹道：“这个……是用手指刻的耶！好强的功力！”

紫萱道：“人生百年，纵聚千金，亦难携归尘土……唉！话虽如此，可真正能大彻大悟的又有几人？”

雪见道：“就是！喂，景天，你看人家是怎么说的，要那么多金银古董有什么用？银子是拿来花的，古董是拿来用的，现在不用就来不及了！”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

景天道：“什么？什么？银子给你花可以，古董还是摆着比较好看，用起来一定不如新的好，你还是别打它们的主意了。”

雪见道：“小气鬼！我随口说说罢了，谁稀罕！”

龙葵看着墙上的字，喃喃道：“还故宫于先人……还故宫于先人？”

景天上前问道：“小葵！你说什么？”

龙葵才醒一醒神道：“没、没什么……”

就在这时，忽然有一只满身缠满刀剑的卷轴妖怪向他们飞来，雪见急忙呼喊道：“啊！有妖怪！”

景天立即拔剑道：“不用怕，有我呢！来吧！”

这只妖怪功力不高，只景天一人便足以应付，数个回合，景天使用魔剑之力把这妖怪击杀。

大家也随即继续向前进发，走到一处石室中，龙葵飞奔到墙下道：“这个……好熟悉……”

景天等人也跟上来观看，原来在墙上竟有一幅很大的壁画，景天道：“唔……看这笔法像春秋时期的，不过那时候很少见这种壁画，和姜国有关吗？”

龙葵闻言，立时省悟道：“啊？这里就是咱们姜国的皇宫啊！”

景天等人也觉诧异，景天道：“真的？不会这么巧吧？”

龙葵道：“这个是母后的……这是母后的……”

景天道：“不要着急，慢慢说。”

龙葵才缓和一口气道：“我们姜国一向以织染刺绣之术冠于天下，母后又是当时第一刺绣高手，她的一方小小绣帕便价值千金。可母后自嫁入皇宫便封针罢绣，绣品传世甚少，价格更是远超珠宝玉器。后来杨国犯我边境，父王向齐国求救，齐王竟然要求母后绣一幅齐国的山川社稷图……”

“那这个……”

“这个就是齐国的绣样……父王本来不肯答应，但母后忧心国事，让父王答应下来。不过这么大的绣品，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母

后便将绣样眷在墙壁上，暗暗召集民间巧手女子，向她们传授技艺，就在这个小室里，日夜赶制。”

“那齐国有没有派兵？”

“齐国要求两年绣好，这两年内，他们派兵帮我们防御边境，两年来倒也平安无事，但母后却因为积劳成疾，在绣品即将完成的时候病故了……父王也从此一病不起……”

说到这里，龙葵伤心地抽泣起来，景天连忙安慰道：“别伤心了……”

雪见又追问：“那、那后来呢？”

龙葵道：“后来……父王没有给齐国绣品，齐国也撤了兵，杨国军长驱直入，围困我国都长达半年……”龙葵越说越伤心。

景天忙道：“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想了……对了，这里没有出口，怎么出去？”

龙葵道：“有！这里有个机关！”她便走到墙角那里，启动了一个机关，石室的暗门随即开启，众人便走出石室，继续前进。

他们又来到了下一层，走过曲折的走廊，龙葵忽然停了下来，景天问：“小葵，怎么了？”

龙葵道：“哥哥，前面就是你的铸剑厅了！”

景天马上道：“真的？要是能找到那个什么上古卷轴就好了，重新铸造一下我这把剑，也许能有更大威力呢。”

紫萱道：“千万不要大意。”

景天连忙道：“是。”

四人便向前走去，终于进入了铸剑大厅，而且还看到了邪剑仙的身影，他正在铸剑的火炉前作法，而镇妖剑就悬空浮在火炉之上，接受锻炼。

景天冲口而出道：“镇妖剑！”

邪剑仙闻声，便转头一望，见是景天等人，便冷笑道：“嘿嘿！送上门来了！”景天四人马上剑拔弩张，各自亮出兵器，摆开架势。

邪剑仙冷道：“哼！都给我倒下去吧！”说着，便突然双手一扬，洒出了一股烟雾来。这阵烟雾在四人面前扬起之后，四人便登时全身酥软，纷纷倒地，龙葵更惊讶地说：“这是……姜国皇室密传的‘蚀筋锁骨散’……”

邪剑仙道：“不错！这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景天咬牙道：“拿解药来！”

邪剑仙指着景天手中魔剑道：“哼！这柄剑是我的了！”

景天连忙用双手握紧剑柄道：“我死也不会给你的！”

邪剑仙道：“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邪剑仙便划出一道无匹劲力，把景天刮得离地飞起，撞向墙边，并顺势夺下了景天手中的魔剑。接着，魔剑被送进了火炉，和镇妖剑一起接受魔火的锻炼。立即怨气丛生，邪气大作，结果邪气便合二为一，化成了另一柄的剑。

邪剑仙得意地笑道：“哈哈！果然不错，这熔炉是天地神器，可随心铸造属于自己的剑！”接着，邪剑仙把镇妖剑拿着，望向景天

道：“不是想要镇妖剑吗？给你！”话音一落，突然右手一震，就把镇妖剑击射而出，并插入了景天的体内。

邪剑仙狂笑着：“哈哈哈哈！”并随之消失了身影。

这时，雪见从地上爬起来，看见景天被镇妖剑钉住，即时惊呼起来：“啊！景天！”

龙葵也叫道：“哥哥！”

雪见和龙葵一同跑到景天的身边，紫萱一早就坐在景天的身边，试图施法为他治疗，可是毫无起色，不由悲伤道：“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他时候不多了.....”

雪见着急道：“那、那怎么办？景天.....我不要你死！”

就在这时，黑发龙葵突然出现道：“那很简单！你的神树之实可以起死回生，只要你将心给他，无论多重的伤都能治好，不过要快哦！不然他魂魄散了可就麻烦了！”

雪见一听，“霍”地站起道：“真的？这样真的可以吗？你不要骗我！”

龙葵道：“我骗你做什么？快啊！快跳进铸剑炉把神树之实逼出来啊！”

雪见道：“你.....你为什么这么急？对你有什么好处？”

龙葵道：“哼哼！你走了天哥就是我的了！你不要瞻前顾后的，你不是很喜欢天哥吗？他可是救过你性命的，现在轮到你救他了！你不肯吗？哼哼！早知道你这种自私的女人根本就没有把天哥放在心上，还有——”

雪见立即打断她的话道：“谁说我不肯！你不要用激将法，我喜欢他，自然就不怕牺牲自己，不用你如此耗费心机！”

忽然，龙葵的身体又起变化，那个善良的龙葵又闪现出来道：“不要！不要……我、我可以让哥哥复活，你们回避一下。”

雪见道：“回避？我才不要！你要做什么？”

龙葵道：“放心……我不会害哥哥的，我如果将千年的修为给了哥哥，哥哥应该可以起死回生的。而且……还足以修复一把剑……”

雪见道：“谁知道会怎样……那一个你可是诡计多端……”

那个阴诈的龙葵又突然出现道：“笨蛋！你不要乱来啊！你把修为给他，你能活多久？还要散尽修为去修复剑？我可不想投胎转世！再说她死了，天哥就是我的了！”

善良的龙葵用意志把阴诈的龙葵逼回体内，然后道：“不要！我宁愿为哥哥死了，让他始终惦念我，也不要他陪着我，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人！”

雪见道：“他心里惦记谁，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龙葵道：“哥哥要我的命，我就给他，要我陪他，我就永远就陪在他身边……”

这时，景天发出“啊”的一声，雪见和龙葵急忙趋近他身边，雪见呼唤：“景天！”龙葵也唤道：“哥哥！”

景天勉强挤出声音来道：“你们……都没事？太好了……邪……剑仙呢？”

龙葵道：“他被我们打跑了，哥哥你尽管放心……大家都好好的在这里。”

景天道：“镇妖剑……镇妖剑……没有被抢走，好……太好了……？有点不一样？”

紫萱道：“没关系，这里有人间最好的铸剑炉，一点点损伤是可以修好的。”

景天断断续续地说道：“那……紫萱姐……就拜托了……雪见、小葵……你们……我恐怕……不能……你们……我不能实现以前的诺言……对不起……对不起……对……”说到这里，景天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了。

雪见急忙道：“景天！你振作点！现在两柄剑都被毁坏了，只能利用这熔炉将它们其中一把修复，你要保留哪一把剑？你……你喜欢哪一个呢？”

紫萱听她这样问，立刻道：“雪见！你——你要做什么？”

雪见道：“还是做个了断吧……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看他选择哪一个……”

景天道：“没有……镇妖剑……邪剑仙就……可……魔剑……小葵的……栖……身之所……”说完，景天的声音又消失了。

龙葵呼唤道：“哥哥！哥哥！他又昏过去了……”

雪见这时直起身子道：“好、好！到底是一家人，而且就像古藤老人说的一样，魔剑是你最宝贝的东西……”

龙葵和紫萱也站了起来，龙葵道：“我……”

雪见道：“也好！希望你知谁真心喜欢你，真正对你好的人！我欠你一命，也算还清了，此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再也不能抛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

紫萱忙道：“雪见……”

雪见看着景天，回想起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时景天吐起血来，紫萱和龙葵连忙上前照看他，雪见就趁这个时机，突然拾起地上的魔剑，然后向铸剑炉奔去。等紫萱和龙葵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雪见抱着魔剑一举跳进了铸剑炉中，就这样在熊熊的炉火之中，化为灰烬，而她的内丹“神树之实”也被逼出，落入到龙葵的手里。

过了多时，景天终于苏醒过来，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他长长地吁了口气道：“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我这是在哪里？我已经死了吗？”

龙葵欣喜地说：“哥哥！你醒了，太好了！”

景天从地上爬起来道：“我……咦！雪见呢？雪见怎么不在？”

龙葵一听他提到雪见，马上流出泪来道：“雪见姐姐……雪见姐姐她……”

紫萱则深沉地说：“她把身体让给了你——”

景天大吃一惊道：“什么？你们、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她？”

紫萱道：“她如果不这样，死的就是你。”

景天激动地说：“我宁愿自己死掉，也不要她死！她为了救我……不行！我要再去鬼界，让她复活！”

龙葵道：“可是……她的身体已经给你了……”

景天道：“就算这样……一定有办法的，雪见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紫萱姐，一定有办法让雪见复活的！是不是？”

紫萱沉默不语，景天又道：“那我们去神界，为她再塑身体！”

龙葵道：“哥哥！不可以……”

紫萱道：“前往神界，非凡人应为，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何况你已触犯神律，此去无异自投罗网，更何况夕瑶已不在，又有谁知道以神树塑造形体之法？”

景天听了二人之言，不由沮丧地说：“可是……我怎能让她又一次为我而死……”

紫萱劝道：“景天，你给我听好！刚刚邪剑仙用这两柄剑的灵力炼制了一柄邪剑，现在一定去蜀山了，我们要尽快赶去才行。这魔剑，是雪见修复的，你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

景天听了紫萱的话，便立时振作起来道：“好……邪剑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时，花楹悲伤地鸣叫起来，然后振翅飞去，景天忙喊：“花楹！你到哪里？”

可是花楹已经不愿听他们的话了，就这样独个儿飞走了。景天他们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好由花楹自去，然后他们便离开剑冢，御剑飞回蜀山而去。

当他们回到蜀山之时，却发现蜀山弟子们个个如临大敌，在经楼前结阵，景天三人急忙赶过去，正遇上徐长卿，景天立即唤道：“徐大哥……”

长卿一见三人回来，马上迎住道：“小天！情况紧急，锁妖塔危险，快去增援！”

“是！”

长卿让所有弟子留守原地，自与景天三人赶往锁妖塔。

锁妖塔前，邪剑仙手持那柄邪剑，正与四大长老对峙。邪剑仙狂笑道：“哈哈！当年将我弃入锁妖塔的你们一定从没想到有今天吧？能尝到被另一半自己杀死的滋味，世上也只有你们五人而已，你们也该瞑目了！”

四人道：“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哼！是又如何？现在要套交情求饶吗？已经太晚了，你们死后，蜀山就归我所有，我号令天下的那一天就指日可待了！”

苍古怒道：“你妄想！”

净明道：“休要夸口！我蜀山上下全力一搏，胜负尚在未知。”

邪剑仙冷笑道：“嘿嘿……愚不可及！清微已死，我五个对付你们四个可说轻而易举。更何况我有这融天地清浊的剑气在手，连日过度运功的你们能耐我何？如果跪地投降，我念在当年的情分上，或许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堂堂蜀山长老像小罗那样作我的奴仆也不错，哈哈……”

和阳道：“痴心妄想，我蜀山纵然覆没，也决不屈膝事敌！”

邪剑仙道：“哼！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话音一落，邪剑仙便运起强大的力量，划出强大的剑气，只一招划出，便扫荡得众人站不稳阵脚，连连后退。

苍古这时唤道：“长卿！”

长卿立即出应道：“弟子在！”

苍古道：“快！站好位置！让法阵和锁妖塔产生感应，击溃邪剑仙！”

长卿道：“是！”

和阳则道：“其他人小心！”

景天、龙葵、紫萱三人连忙退开，而长卿和四长老则站好位置，并且启动法阵，法阵驱动，立即笼罩整个锁妖塔，并发出强大的威力，直压邪剑仙。

这股力量之强，令到邪剑仙不得不施展全力，邪气一举冲出，便将法阵的力量冲得四散，还把四大长老重创在地，奄奄一息。但是邪剑仙的那把邪剑也因为这一冲击而折断，变成碎片。

由于四大长老先一步把长卿逼出圈外，因此长卿并没有受到这一重创，长卿呼叫道：“师叔！”

苍古道：“快！他灵力大损……快把他一举击败……不能……给他喘息的时间……”

长卿忙应声：“是！”便和景天等三人一同围拢上前。

邪剑仙道：“灵力大损？你错了！五灵法阵虽然厉害，也不过只将我的剑损毁，我真身可毫发未伤呢！”

长卿怒道：“住口！受死吧！”

邪剑仙道：“想车轮战？这些老杂毛都不是我对手，你们几个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长卿已经挺剑向邪剑仙攻来，邪剑仙立即应战。几招下来，便把长卿震退。但是龙葵、紫萱、景天三人又已轮番攻上，果然如他所言，使用车轮战之法。

邪剑仙力量强大，四人轮番进攻，也无法占到什么便宜。但是五灵法阵也确实有损邪剑仙灵力，初时邪剑仙尚能应付自如，但是久战之下，邪剑仙开始感到后劲不足，越战越是吃力。加上景天手中的魔剑经过重新锻炼之后，威力增强，甚至可以说是回复到了最强之力量。结果一剑猛攻，邪剑仙便抵挡不住，即时被魔剑之力轰得向后狂退，如非邪剑仙拼命使出十成功力，消解了这一剑的冲击，只怕他已被魔剑所伤。

第三卷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第二十一章拯苍生恩消怨了

第二十一章拯苍生恩消怨了

邪剑仙喘着粗气道：“哦、哦……啊……没想到，五灵法阵如此厉害，竟然能持续蚕食我灵力……果然……没有身体是不行的，灵力完全不能发挥……也罢，老杂毛的身体虽然不好，总也聊胜于无！”说罢，便运起一股极强的念力来。

长卿立刻喝道：“你？你做什么？”

邪剑仙把这股念力推出，便将四长老一同吸了起来，长卿急忙舞剑向邪剑仙狂袭而来，邪剑仙身形急纵，主动迎上前，与长卿硬拼。长卿横剑架住，但是邪剑仙的灵力汹涌压来，长卿被压得不断后退，紫萱也立刻跃上，手掌抵住长卿背部，把功力注入长卿体内，助长卿

抵抗邪剑仙的侵袭。双方全力一催，两股力量即时拼得轰鸣一声，双方俱被震退。

但被邪剑仙这样拖延了一下之后，四长老便完全为邪剑仙的邪恶念力所控制，脸上变得又老又丑，邪气冲天，然后一起向长卿、景天他们袭击而来。

无奈之下，他们唯有全力迎战。四长老被邪剑仙操纵，理智尽失，一味向景天他们发动猛攻。景天他们虽然不忍伤害四长老，但是四长老完全没有防守之意，只一味进攻，这样下去，景天他们势难全身而退。只得也使出全力，终究是邪不能胜正，被紫萱祭起一股力量把四长老缠住，再由景天运起魔剑，一记重招荡出，便把四长老体内的邪灵念力逼了出来。

四长老也即时失去支撑，倒地不起。长卿呼叫道：“苍古师叔！和阳师叔！你们快醒醒！”

景天怒道：“卑鄙！竟然让四长老攻击我们，你把他们怎样了？”

邪剑仙道：“可笑啊.....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我不过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还给他们罢了，他们原本就是这么老，这么卑鄙，你们之前被假象蒙蔽了！”

长卿怒喝道：“胡说！快收回你的邪法，堂堂正正与我们一战！”

邪剑仙道：“这是你自找的.....可不要怨我，我要将他们全部收回，让你们见见蜀山五长老合体的真正的实力！”说着，又一提灵力，便把四长老体内的邪念力量全部抽离出来，这些邪念力量全部集中到了邪剑仙的体内，邪剑仙立即变得更加凶残，头发也变成了白色，邪气更加浓烈。而四长老失去这些力量之后，便悉数倒地。

邪剑仙挟着巨大的邪力，向四人扑击过来。面对这个更加可怕的敌人，景天四人也将全部力量使出，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打在邪剑仙身上，好像都没有效果，对他丝毫无损。相反邪剑仙所发出的每一记剑气，都让四人接应得十分吃力。

在步步为营之际，景天和魔剑突然产生一股共鸣，而且魔剑上面的力量和景天体内的力量突然融合起来，澎湃得从景天的体内汹涌而出，景天把这股力量推到魔剑之上，然后双臂握剑，高高跃起，一剑挥出。魔剑所挥出的剑气把邪剑仙的剑气击破，更一下子击中了邪剑仙的心脏位置。

邪剑仙本已经把邪力提升到极致，他自己也无法再控制得住，如今遭到魔剑之力击破，还打中了要害，即时使他的邪力解散，从他全身散出，最后“轰”地一声巨响，邪剑仙被炸得形体成灰，邪气消散于空中。

长卿这时跑到苍古的身边，抱起他身体，看见他的嘴在动，似乎要说些什么，长卿便道：“师叔！你要说什么？我听着呢……”

苍古道：“长卿……蜀山……蜀山就全靠你了……你……你就是下一任……掌门。”

长卿和紫萱闻言，都心头一凛，长卿道：“师叔！弟子并未出家，而且……而且和紫萱已结同心，将来也没有出家的打算……恐怕不合规矩。”

苍古道：“这时候了……还管……什么规矩？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由人改，就算……就算不改，也没有什么能约束人……破坏规矩……若不是我们……当年破坏规矩，也不会……生出这等妖物来！”

长卿只好答应道：“是……弟子遵命！”

苍古又道：“记住……逆天行事……必遭天谴，修身……不可一蹴而就，所谓……速成，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说完，头往旁一垂，便就此气绝。

长卿抱着苍古的尸体，悲痛地呼叫道：“师叔！师叔——”

就在这时，紫萱忽然说了句：“永别了……”

长卿连忙放下苍古的尸体，站起来道：“紫萱！你说什么？”

紫萱道：“这就是宿、命……你……多保重！”

说完，紫萱突然驱动一股真力，然后把怀内的四颗灵珠释放出来，镶入了锁妖塔门上五个灵珠的模型之内。接着，紫萱走向锁妖塔下，长卿本想把她拉住，却被紫萱运劲一甩，就将长卿甩了开去。紫萱走到塔下立定，并且催运全身功力，结果有一股力量从她体内输出，并注入了长卿的体内。

长卿得到这股力量的注入之后，突然感到全身轻盈无比，而且似有勃勃生机，他惊讶地问：“紫萱！你刚刚给我的是——”

紫萱道：“我的功力，助你修仙……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了……”

“你？”长卿感到十分惊讶。

紫萱道：“水灵珠在我体内……对不起！一直都隐瞒着你。我用水灵珠修炼，想生生世世和你一起，但，终究只是一场梦罢了……”

长卿忙道：“紫萱！你不要——”

紫萱却背转身来道：“苍生为重，你说过的。这也是女娲族的宿命……青儿，娘对不起你……娘非常非常爱你……”说完，紫萱便把水

灵珠逼出，长卿大声呼叫：“不！不要——”可是紫萱的身躯已经消失，而水灵珠也最后镶入了锁妖塔的大门之上。

五灵珠齐集，法阵自动启动，把锁妖塔笼罩起来。得到五灵珠的力量，锁妖塔便立即重新修补，所有破损的地方自动还原，最后五灵法阵的力量洗涤了锁妖塔一遍，把所有外泄的邪气全部消除干净，锁妖塔得已重新封印。

与此同时，重楼出现在锁妖塔前，目睹着紫萱的影像镶入了锁妖塔的大门中。重楼愤慨莫名，他怒声道：“为什么？天下竟有我力不能及之事……”

长卿则呆呆地站在门前，叫道：“紫萱……”便伸手去触摸那扇大门。

重楼厉声喝道：“拿开你的手！你不配碰她！”

长卿回身道：“你要干什么？”

重楼道：“本座要毁锁妖塔！灭蜀山！”说着，已开始运功。

长卿急忙拔剑相向道：“我决不让你这么做！”

重楼冷冷道：“哼！不让？你有这能力吗？本座让你在紫萱面前自杀吧！”

景天这时跑到了长卿的身前，对重楼说：“慢着！慢着！你不可以毁锁妖塔！”

重楼道：“你？你竟然帮这个混蛋？为什么？”

景天道：“不是！我是在帮紫萱姐！她牺牲性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锁妖塔完好吗？你怎能忍心毁掉它？”

重楼怒道：“胡说！如果没有这锁妖塔，紫萱怎么会死？”

景天道：“不是……是锁妖塔被毁坏才造成今天这局面，而且……这是紫萱姐心甘情愿的，她要牺牲自己来护佑人间生灵，这是女娲族的宿命……”

重楼道：“被毁坏？我不信！什么宿命？凭什么紫萱死了，这混蛋用紫萱的内丹长命百岁？”

景天道：“这也是紫萱姐心甘情愿的……”

重楼更盛怒无比，咆哮道：“胡说！一派胡言！”

眼看重楼欲动杀机，龙葵急忙冲上前道：“小心！”谁知道反被重楼一把将她抓住，景天惊道：“你要干什么？”

重楼道：“哼！宿命？与本座一决高下，也是你的宿命！想要她的话，就来找我！”

景天道：“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和你打？”

重楼道：“不为什么！不想蜀山被毁，就来新仙界找我！”说完，便挟着龙葵，化成一团金光，消失得无影无踪。

景天大呼：“小葵！”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白白地看着二人消失。

景天呆立当地，长卿这时道：“小天，不要去，太危险了！此事要从长计议——”

景天却回头对长卿道：“不行，小葵、小葵被他带走了！我一定要去……把话说清楚，也免得他动怒要灭蜀山。”

长卿道：“你与他实力悬殊……不行！我要与你同去，不能让你单独涉险。”

景天道：“徐大哥，我看他只是一时失控，未必会太过为难我，等他冷静下来，我好好劝他，他也许会听我的。如果你在场，恐怕——”

长卿怔了一下，然后道：“也罢！他对我成见很深，紫萱又……你说的对，此去千万小心，若不能智取，也不要力敌，回来再商量对策。”

景天道：“徐大哥，你放心，我会随机应变的。”

长卿便道：“好！你去吧！”

于是，景天便心中默念着“新仙界”，御剑飞到天上，直奔新仙界而去。

新仙界就在那九霄云上，等景天飞抵新仙界入口的时候，就发现龙葵被困在一个结界里。

景天急忙唤道：“小葵！”便跑到那结界前道：“你没事吧？”

龙葵点了点头，但是双眼通红，似乎在哭，景天马上道：“怎么了？他把你怎样了？为什么哭呢？”

龙葵道：“我……我没事，我只是担心哥哥，怕再见不到哥哥了……”

景天道：“我不是来了吗？好了，不要哭了！等着，我放你出来。”说着便拔出魔剑，要把这个结界劈开。可是一连挥了几剑，竟然未能将这个结界损得分毫，景天也为之一震。

龙葵忙道：“哥哥！不要打了，当心伤到了自己！”

景天道：“别急，我要他放你出来。”

龙葵道：“嗯！你.....要小心.....他的眼神很可怕，似乎有些疯狂.....”

景天道：“一定是紫萱姐的去世令他很伤心，慢慢会好的.....我不是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你放心吧！”

“哥哥.....我.....”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你.....你会不会不回来了？”

景天忙安慰她道：“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有你在等，我怎么会不回来？”

龙葵道：“雪见姐姐去世了，你都不像上次那样伤心，是不是.....是不是要抛下我随她而去呢？或者.....出家？不要我了？”

景天道：“说什么傻话，我怎么会抛下你不管呢？雪见牺牲自己，就是为了我们能好好活着，我怎么可能不爱惜自己呢。人总是要长大的，我不会总是那么不冷静，让大家都为担心，放心吧！”

龙葵道：“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牺牲自己来救你，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不够爱你？”

景天道：“说什么傻话，你哪有能力来救我？”

龙葵道：“其实我应该也能的.....”

景天怔道：“什么？不是说只有雪见的神树之体能救我吗？”

龙葵道：“铸剑炉是有上古魔力的，只要炉火不熄，融合我千年鬼力，应该可以起死回生的……”

景天忙问：“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我！”

龙葵便道：“雪见姐姐也要牺牲自己救你，我们两个争起来，雪见姐姐突然问你想要哪一柄剑，我想她是让你选择要我们哪一个陪在你身边……你大概没有弄明白，选魔剑其实只是用来顺手罢了，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景天听了龙葵所言，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怎可以这样？你们太胡闹了，怎么能为我……我对不起雪见，是我害死她的……”不由黯然失色。

龙葵道：“哥哥……你不要这样……哥哥……”

景天道：“为什么？应该是我保护你们才对，怎么总是让你们为我牺牲呢……”

龙葵不由自责道：“哥哥！其实我非常非常愿意为你而死的，死一千次一万次也愿意，真的！我真恨自己，每次都不够坚决，总是犹豫，之前铸剑也是，这次救你也是，我比不上雪见姐姐……”

景天忙道：“不要说了！小葵，你没必要自责，你的心，雪见的心，我都了解……”

龙葵仍然念叨道：“对不起……对不起……”

景天马上为她鼓劲道：“振作一点，你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雪见在天有灵，一定希望我们幸福快乐。所以，不要哭了，笑一个给我看，好不好？”

听到景天这样说，龙葵才重新展露出微笑来，景天欣慰地点一点头，然后说道：“在这里乖乖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嗯！”

于是，景天便向上进发。首先绕过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走道，然后来到一座由华丽的亭台楼阁交织起来的空中宫殿里。景天走过一座一座的亭台楼阁，来到云端，然后穿越了一条云端的长路，便来到了新仙界的深处，是一个悬于半空的高台，重楼就屹立在那高台之上等候着景天。

景天踏上高台，重楼道：“你来了！”

景天第一句便说：“你赶快放人！”

重楼道：“打赢再说！”

景天道：“真要打？那也要先把人放了，我一定会赢你的！”

重楼道：“哼！口气蛮大的！想清楚，我是魔，你再强也终归是个人，和我动手几乎是没有胜算的。”

景天道：“我.....你要答应我，赢也好，输也好，千万不要伤害小葵，否则我心有挂碍，不会尽全力的，这样大家都没意思。”

重楼道：“哼！别婆婆妈妈的，动手吧！”

景天却道：“不行！我们两人的事，何必牵扯上外人！”

重楼道：“外人？不是内人吗？”

景天道：“这个.....说话不要酸溜溜的.....”

重楼道：“谁跟你说笑！她在我布置的结界中，只有更安全！否则你我较量激发出的灵力，这仙界都未必禁受得住，何况凡人！”

景天道：“那、那我还要多谢你了。”

重楼道：“闲话少说，快动手！”

景天道：“好吧！那就较量一下，要点到为止哦！”

话音一落，重楼已经以闪电之势向景天扑来，右手一横，一柄锋利的钢爪就向景天的面部刮来。景天反应亦快，提起魔剑，奋力一档，“铛”地一声，竟然被他架住了重楼的这一爪。接着，重楼和景天都全力以赴，使出一切的招数。

不过景天经历了蜀山这一战后，已经和魔剑达至融合贯通，人剑合一的境界。因此他每一招使来，都是威力无穷，重楼起初故意收敛力量，但是越战下去，越抵挡不住景天的剑招，于是便激发起重楼的魔性。

只见重楼怒吼一声，魔气骤生，催生出更强大的力量来，他全身为魔气笼罩，并且施展出绝招“心波”，每一记攻势打出，都震天动地。而景天在这股强大的魔力压迫之下，也提起全部真力，使得在他体内的刻印也随之唤醒，魔剑之力更显强大。

二人你一剑我一爪，每记招式都是灵力四射，震得整个新仙界动荡起来，没有一处能够抵受得住二人灵力的冲击。当二人斗了过百招之后，突然各自驱动全力，硬拼一招。

魔剑和钢爪在二人擦身之际相交，发出一阵轰鸣，最后景天的剑把重楼的钢爪击断，更划下了重楼的一缕发丝。本来这一剑，景天是能够伤及重楼要害的，但是景天在关键时刻稍微收敛了一下，所以只把他的一缕发丝削下，而没有伤害重楼。

当两个人重新着地之后，重楼便把功力平息，深沉道：“想不到……居然让你胜了半式。”

景天道：“你没用全力！”

重楼道：“看出来？我若用全力，‘人’是抵挡不住的，但在招式上，我已尽全力，输了就是输了，我始终不是你的对手。”

景天道：“话不要这么说啦！上一次好像是你赢了哦！”

重楼道：“上次我全力而战，你心有挂碍，这次人魔殊途，我难尽全力。不如……你来我魔界吧！”

景天道：“我不要！做人多快乐逍遥啊。”

重楼冷哼道：“哼！还有美人相伴，是不是？”

景天笑道：“呵呵，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重楼道：“哼！乐事？是哪一位呢？”

景天愣道：“这个……雪见是为我而死的，我自然永远记得她，小葵我也很喜欢……这、我说不好，如果可以，我愿意自己死掉，让她们两个好好活着，让所有的朋友好好活着。”

重楼忽然大笑道：“哈哈！这就叫多情吧？如果我可以起死回生，你觉得如何？”

景天一听，立即雀跃起来道：“真的吗？你不是在唬我？你帮帮我，快让雪见——”

重楼却道：“我有条件！”

景天连忙道：“我答应！我答应！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重楼道：“我把她救活后，你要跟我一起去魔界，我们天天比武较量！”

景天登时双眼一瞪道：“天天？有没有搞错？”

重楼道：“要反悔？不是说情愿自己死，也要她们活着吗？魔界又没什么好怕的，难道我不是你的朋友吗？”

景天连声道：“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没有我，她们不会开心！没有她们，我也不会快乐的！”

重楼双眉一挑道：“哼！凡人就爱废话一堆，到底要是不要？”

景天苦恼道：“可是……可是……我答应小葵要回去的，不可以食言……我先答应她的！”

重楼便立刻转身道：“再会！”

景天急忙喊道：“等等！你既然有办法，就帮帮我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人间，我们在一起啊，怎样？”

重楼道：“没必要！”

景天急道：“喂！你讲不讲道理！你说要打我就陪你打，现在我打赢了，总要有些彩头吧？要你帮点忙也不为过啊！还说是朋友呢！”

重楼道：“能说会道，不离本行！哼！你去吧！”

景天道：“那就是答应啦！谢谢！改天我请你喝酒！”

重楼背转身来，不再理会景天，景天就回去带同龙葵离开新仙界！

景天回到了渝州，在他和丁叔合伙开设的新安当中，生意越做越兴旺，景天现在已经贵为渝州第一当铺的大老板，每天就忙于当铺里面的生意。

但最让他感到快乐的不只是新安当的生意兴隆，更重要的是雪见她终于得到重生，在新安当中每天笑脸迎客。

有客人带来一个先秦的古董铜鼎给景天当，景天怎么也看不明白，就在这个时候，善良的龙葵从后堂走了出来，来到景天的身边，为他鉴别此鼎的真伪。经过龙葵的鉴别，证实这是假的，但是那个客人还死撑说是真的，景天便说：“她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先秦的古董，天底下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了！”

那客人道：“胡说！不可能！”

正在争论之际，阴诈的龙葵突然从景天身后闪了出来，飘到景天的身边道：“有吃的吗？我饿了！”

景天吓了一跳，连忙道：“有！有！在厨房里！”阴诈龙葵便马上在景天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道：“谢谢天哥！”然后就飘走了。那个客人看到这个情景，登时吓得大叫一声，抱头就走。雪见正与一位大婶聊天，见客人要走，便立即站出来，向他打招呼送客，可是那客人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哪里还顾得其他，一溜烟便跑了出去。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新安当便收铺结算，雪见挥手送别最后的一位客人，就欢天喜地关上了铺面！

正是：

千金难求珍宝，家和易得欢笑。人生自是有情痴，愿做双飞鸟。

情两难分付，是一丝烦恼，蓦然回首神仙地，还道人间好。

弃剑封刀，大隐归闹市，自觉逍遥。

断江湖旧梦，任六界风飙，金窗绣户看妖娆。

情丝暗生，心事难描，佳期晚，怕流年暗消年少。

春到，人难老，回首仙家，自是人间好。

旧雨新知，两难分付，别有一丝烦恼，几度轮回误尘缘。

换巢鸾凤教偕老，羡鸳鸯，纵千金难买一笑！

第二十二章事惊变（上）

这个的地方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灵异气息，而且还有阵阵心跳之声，三人谨慎地向前推进。这里的路都是十分细长狭小的，走起来颇为艰难，遇到的妖怪也是十分厉害，他们都消耗了不少的功力。

经过将近一个时辰的跋涉，穿过一个黑洞，绕到另一端，再穿越一个黑洞，终于来到了此地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一团幽暗的火焰，温慧道：“看！那是什么？”

那团火焰竟然传来一把声音：“.....天地处于‘混沌’状态，有‘盘古’生于其间.....”

南宫煌怔道：“似乎是虚像，不是真的.....”

那把声音又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沉降为地.....”

王蓬絮猛地想起道：“应该是盘古的元灵遗留下来的过往残存。”

那盘古元灵又接道：“.....精、气、神分化.....伏羲、神农、女娲.....灵力溢散.....水、火、雷、风、土‘五灵’.....盘古之心悬于天地之间.....神树.....生命之源.....”

南宫煌道：“这.....似乎是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

盘古元灵接道：“.....先有神而天地失衡，神不得交合繁衍.....后有人兽而死生失衡，而生鬼.....神之失道而生魔.....人兽征伐而生妖仙.....‘无’为圆满.....混沌开而失衡始.....‘过’为非.....兴盛必致混乱.....”

南宫煌道：“这和蜀山前辈的留言差不多，似乎都是在说天人交感，六界平衡。”

盘古元灵道：“.....天地处于‘混沌’状态，有‘盘古’生于其间.....”

温慧一听这重复的话语，便道：“没意思，总是重复这些话.....”

盘古元灵又继续重复道：“.....‘清气’上升为天，‘浊气’沉降为地.....”

王蓬絮道：“道理虽然简单，可真正能看透的人却不多.....”

南宫煌也有同感：“是啊，掌门十几年来兢兢业业经营蜀山，却没想到蜀山过于壮大会危及妖界，同时也会危及蜀山本身。涸泽而渔.....虽然事情不同，道理却相似，若妖孽全无，蜀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在这时，温慧忽然感觉有杀气传出，立刻架起双锤道：“什么人！别鬼鬼祟祟的，快出来！”

话音刚落，那团火焰便突然产生变化，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神灵，那神灵厉声道：“擅入者，杀！”

南宫煌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神灵道：“盘古元灵，守护。”

温慧道：“来吧！本姑娘不怕你！”

那护法尊王道：“人，杀！妖，杀！仙，杀！鬼，杀！魔，杀！神，杀——！灭绝——空无——混沌——”

随即双方展开厮杀，这护法尊王果然神力过人，三人初时也是抵挡不住，但随着南宫煌变身为狼身，王蓬絮又变化成“朱仙兽”之后，力量大增，最终也把这护法尊王给击败了。当护法尊王消失之后，那团火焰也一同消失了。

温慧道：“他消失了……”话犹未了，他们所站的位置也突生变化，巨大法阵的启动，就把三人给送回了地脉大厅之内。

南宫煌惊讶道：“啊呀！怎么回事？”

王蓬絮道：“盘古之心关闭了……”

南宫煌疑问道：“这样地脉异变应该算圆满解决了吧？”

温慧道：“出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

王蓬絮却道：“我……我……”

南宫煌马上省悟道：“絮儿，你要回家是不是？那么就再见了！是吧，温慧。”

温慧道：“啊？什么啊……哦！是呀、是呀！”

王蓬絮道：“你们……你们明明就知道了，还这么说……”

温慧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

南宫煌道：“只有你亲口告诉我们，我们才算‘知道’，如果你不愿意说，我们就永远不知道。”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和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

南宫煌道：“哦？有什么不一样，你说说看。”

王蓬絮道：“嗯……更像大人了，给人很安全，很安心的感觉……”

南宫煌叹道：“唉……最近烦恼愈来愈多，似乎有许多事等着本大仙去了解，去做决定。其实谁都想当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但是，人总有长大的时候。很多事情，逃避不是办法，要勇敢面对才行。”

王蓬絮便正式道：“絮儿……嗯！絮儿愿意说……其实……其实絮儿就是‘桃子’，絮儿怕你们瞧不起……”

南宫煌立刻道：“怎么会呢？我们是朋友啊！你这样想才是瞧不起我们呢，对不对？”

温慧连连点头道：“对、对！”

王蓬絮道：“絮儿的修为还很浅，在蜀山这种灵力充盈的地方不能维持人形……”

温慧道：“没关系，什么样子都无所谓，我会保护你的！留下来，这次别躲开了！”

王蓬絮仍然道：“这次不行……絮儿要找个适当的地方修炼，絮儿已经承诺过别人了。”

南宫煌也只好道：“那好吧，下个月十五，我们要去里蜀山帮星璇，你一定要来！”

王蓬絮点头道：“好！煌哥哥，温姐姐，再见！哎呀——”说完，就变回桃子原形飞走了。

温慧唤道：“再见！要加油啊！”

送走了王蓬絮之后，二人一起从地脉中走出，再回头时，那个地脉门户的洞口就不见了，

温慧道：“咦！洞口不见了！”

南宫煌则望着周围的环境道：“啊呀！恢复原状了，快看！这才是真正的蜀山呢！”

温慧道：“唔～～这个样子还差不多，跟我想的一样。”

南宫煌道：“我们快去找掌门，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温慧应道：“好。”

不过，走了几步，南宫煌忽然想起司徒钟要玉红草之事，就对温慧说自己要先去解一解手，然后就飞快地往蜀山西边的弟子房舍群走去。

南宫煌来到司徒钟的房子里，见司徒钟正在翻柜子：“……有了，原来收在这里！”

南宫煌走上前道：“臭酒鬼！”

司徒钟回头一看，就对南宫煌道：“是你啊，可惜来迟一步！温女侠果然守信，已经把玉红草送来了。我正找一份图谱送她，上面记载了兵器的制法。”

南宫煌问道：“不是说切磋武技吗？”

司徒钟笑道：“喝酒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切磋～～”

南宫煌道：“那玉红草呢？你该不会已经生吞入腹了吧？”

司徒钟道：“是啊，美酒当前，岂能不饮？可惜这回你棋差一着，给温女侠占了先机～”

南宫煌道：“非也～一点也不可惜！司徒大哥，你瞧这是什么？”说完，就拿出他暗暗收藏的玉红草来，司徒钟一看便道：“什么？不就是一株草？”

南宫煌笑道：“哈哈哈哈，这才是玉红草的本尊，本大仙早把臭丫头手里那株换成假的了，只怪她自己笨笨的！你闻闻，这上面有酒气呢！”

司徒钟连忙接过来往嘴子上一嗅，立即道：“这酒香……难怪刚才那株服下后一点酒味也没有，我还以为是时候未到！不过你这样骗她，会有事吗？”

南宫煌笑道：“嘿嘿，能有什么事？本大仙不屑力敌，便要智取，正是应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司徒钟就把图谱给了南宫煌。

话刚说完，就听见温慧在背后骂道：“南宫煌，你这无赖！本姑娘在门外都听见了，敢使诈，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南宫煌慌忙回头一看，见温慧怒气冲冲而来，便道：“且——慢！如今木已成舟，图谱也落在我手上了，你打死我又能怎样？”

温慧道：“臭小子，把图谱交出来！”

南宫煌笑道：“嘿嘿，不交就是不交，你若逼我，我换张假的给你，你也辨不出啊～～”

温慧气得双眼圆瞪道：“你——！”

司徒钟忙劝道：“女侠莫急，可否借一步说话？”

温慧“哼”了一声，就和司徒钟走到一边，司徒钟道：“女侠还不明白吗？即使是南宫得了图谱，好处也还是你的啊。”

温慧怔道：“怎么说？”

司徒钟道：“那图谱所载乃是子母锤炼制之法，南宫却是使剑，若真能制成，不是仍要交到女侠手中？以南宫眼法之准，图谱到手时便也该明白了，不过是小孩子心性，和你闹着玩，女侠又何必当真呢？”

温慧一听，恍然道：“也对哦～本姑娘向来宽宏大量，才不会和胡闹的人计较！”

南宫煌见二人说话小声，就喊道：“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我不能听吗？”

温慧道：“要你管，偏不让听！今天本姑娘心情好，暂且放你一马。”就大步走了出去。

南宫煌道：“谁稀罕！”然后对司徒钟道：“臭酒鬼，你和她说了什么？不然野蛮女哪有这么好心……”

司徒钟笑道：“呵呵，也没什么～你要是没事，就快些离开吧，别扰我酒兴～～”

南宫煌恼道：“臭酒鬼，有了酒连兄弟都抛到脑后了，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就只好也跟着出去了。

二人就一同来到了无极阁中，徐长卿听说二人到来，就从里面出来相见，南宫煌道：“掌门！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徐长卿道：“我早已知道了，地脉打通后已经恢复原状，殊明仙人也被册封为‘镇狱明王’永镇锁妖塔，蜀山这一劫算是平安度过，你功劳不小啊。”

南宫煌道：“师父没跟你说清楚吗？那个殊明其实是有阴谋的。”

徐长卿道：“过去的是是非非，不必计较太多，现在锁妖塔有殊明仙人镇守，也算多一重防护，对蜀山有百利而无一害。”

南宫煌道：“不是这样的！蜀山地脉深处还存留着盘古元灵，它不断吟诵着这样的话：‘先有神而天地失衡，神不得交合繁衍；后有人兽而死生失衡，而生鬼；神之失道而生魔，人兽征伐而生妖仙。‘无’为圆满，混沌开而失衡始，‘过’为非，兴盛必致混乱……’”

徐长卿听了，马上喃喃道：“兴盛必致混乱……兴盛必致混乱……会有这样的事？”

南宫煌道：“是啊，对了！我这里还有蜀山前辈掌门题字拓片，上面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说完，就把那块拓片取出，给徐长卿观看。徐长卿看到拓片上的内容，不禁沉默起来。

温慧道：“这意思好像是说，蜀山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和妖能和平共处。”

徐长卿道：“.....竟然是这样.....难道我半生所为，一切皆错？”

南宫煌道：“也不能这么说啦，这个.....”

温慧道：“是啊、是啊！掌门是不知者无罪，再说知错能改，就是大善嘛！”

徐长卿却背转身来，叹道：“.....错就是错，身为掌门，身系全派，一旦为错，当引咎离去.....”

南宫煌急道：“掌门！你不能这样啊.....”

徐长卿道：“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应该这样了.....是她，是她一直在点化我，可惜我当时总参不透，不仅误了自己，更害了他
人.....”说到这里，徐长卿不由回忆起往昔和紫萱的种种因缘，不由黯然。

正是：

天人乱，妖仙变，五灵初转空如满。

红尘路，多踌躇，孑然孤影，不知归处，悟！悟！悟！

青锋剑，情难断，静思应悔前缘散。

登云麓，寒盟误，塔高人远，此心谁诉，不！不！不！

南宫煌这时道：“掌门.....那、那你不当掌门了，蜀山怎么办？”

徐长卿道：“我会即刻传令下去，让常浩长老继任掌门，他多年一直辅助我管理蜀山，继任掌门绝无问题.....常授长老仙去，这真武长老一职，可由独孤继任。”

南宫煌眉头一皱，又问道：“可是……掌门你要何去何从？”

徐长卿道：“效法清冷仙人，从此隐居山林，不问世事……”

南宫煌忙道：“这怎么行！蜀山离不开你啊！”

徐长卿却道：“蜀山风风雨雨数百年，没有离不开谁的道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南宫煌再三劝道：“掌门——！请三思而行！”

徐长卿却心意坚决，说道：“不用多言，我想静一静，你先出去吧……”然后回身返入无极阁内。

南宫煌见劝不了徐长卿，便思忖：“掌门引咎离去……不行不行！我要找臭酒鬼商量商量。”想到这里，就和温慧一起回去找司徒钟。

不过，二人经过锁妖塔范围时，突然有一股奇妙的感应吸引住南宫煌，南宫煌就走到塔下道：“嘿嘿，第一次离锁妖塔塔门这么近，一定要好好瞧瞧——”刚刚抬头望去，就突然看见一个影像突然向他们袭来。

这影像来势汹汹，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迎战，幸好这影像的攻击不算太强，轻易地被二人便打退。南宫煌道：“莫名其妙就开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犹豫了一阵，那个影像又再次出现，南宫煌道：“你究竟是——？！”

只见那影像道：“还敢来？！真是不知死活！”便再次向二人发动攻击，二人和他纠缠了一阵，便连忙退离锁妖塔范围。

但是走了没多远，南宫煌忽然想起道：“那个人……莫非是……？不行，我一定要再过去看看。”

于是，二人再次折返，刚到了塔下，那影像又出现了，南宫煌道：“本大仙终于想通了，你——”

温慧也道：“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卑鄙小人殊明对不对？！”

南宫煌心道：“……干嘛抢我要说的话？”

原来殊明已经被贬为镇守锁妖塔的“镇狱明王”，因此他对南宫煌十分痛恨，说道：“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我不过是依循行事，并不出奇，又何来‘卑鄙’之说？反倒是你们这几个驽钝的后生小辈，不懂得变通，注定一辈子成就不了大事！”

温慧道：“你……！”

南宫煌道：“却不知是谁，连后生小辈也敌不过，最终没能得偿所愿，功亏一篑啊～～”

镇狱明王怒道：“……哼，此事确是我疏忽大意，要不然地脉复原之后，我在神界之中又会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气象，岂会勉为其难成了镇守锁妖塔的镇狱明王！这一切倒全都是拜你们所赐！”

南宫煌道：“‘镇狱明王’？嘿嘿，别说的那么好听，狱卒就是狱卒～而且你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自己多行不义，就算没有我们，也迟早会报应临头！”

温慧道：“没错，阿元他不过是刚好替天行道！”

镇狱明王怒道：“鼠辈找死！”言毕，便向二人再次发动攻势。南宫煌和温慧这次也是倾尽全力应战，二人尽展绝招，竟然把镇狱明王

的进攻全部瓦解，而且还对他造成了一定损伤的进攻。

镇狱明王惊讶道：“看来前一段日子替蜀山奔波劳碌，也令你们的功力精进不少。半人半妖的小子，你就心甘情愿屈居人下，继续替蜀山派卖命吧，我也算是不计前嫌，送上疗伤圣品一株，让你慢慢享用。”说完，便留下了一株药草，然后消失无踪。

温慧道：“啊，逃走了！”

南宫煌道：“那只是一个幻象，他真正的本体还在锁妖塔内。”

温慧道：“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南宫煌道：“算了吧，他也不过是逞逞口舌之利，又不能跑出塔来，日复一日守着这座塔，对他这种一心谋权谋势的人来说，无异身在牢笼之中，算是很大的惩罚了。”

温慧听了，也觉有理，点头道：“嗯，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南宫煌这时看了看镇狱明王留下的药草，心道：“那个什么‘疗伤圣品’该不会就是止血草吧？.....这个小人，还真是死性不改.....”不过不要白不要，于是南宫煌就把这药草捡起来，然后和温慧一起离开锁妖塔范围，前往找司徒钟。

二人来到司徒钟的房中，南宫煌进门就唤：“司徒大哥！”

司徒钟又是醉熏熏地躺在地上，见二人到来，便笑着说：“哈哈～正好你来了，下山帮我买壶酒好不好？”

南宫煌道：“就知道喝酒，是不是掌门真的要走？”

司徒钟道：“是呀……掌门的决定还真快……可能早就心生厌倦了吧……常浩长老当掌门，师兄升职成真武长老，接替常授长老的位子。师兄倒还好……其他人就……唉！这蜀山……就更没意思了……”

温慧道：“你看人家，年纪轻轻就做长老，你也应该发奋图强才是。”

司徒钟笑道：“嘿嘿！我不是那块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剑、仙！”

南宫煌道：“这么快就确定了？不行，我要再去劝劝掌门。”

司徒钟叹道：“唉……恐怕掌门已经离开蜀山了……”

南宫煌惊诧道：“啊呀！这可糟了！我还有事情忘记跟掌门说了。”

司徒钟道：“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和新掌门说。”

南宫煌道：“这事情，常浩长老未必肯信……”

就在这时，独孤宇云从外面走了进来，并问道：“什么事情？”

南宫煌便道：“就是上次跟你们提过的，里蜀山有人操纵地脉的事情，虽然地脉已经打通复原，但依然有重大隐忧。”

独孤宇云道：“这件事情我已经禀报掌门，但没有真凭实据，掌门并不相信，况且现在蜀山上下对你多有不满——”

司徒钟道：“这些人也真是无聊，嫉妒也该有个限度啊……”

独孤宇云道：“不是嫉妒的问题，宁馨师弟去世了……”

司徒钟一听，立刻完全惊醒过来了，他从地上跃起道：“什么？！”

独孤宇云道：“就是喝了地脉异变后锈红色的水，一直腹泻不止，昨天夜里去世了。”

司徒钟道：“这……这事虽然不幸，但和南宫无关！”

独孤宇云道：“大家觉得有关就是有关，众口铄金，人言可畏……很多人觉得南宫打通地脉一直都是在蛮干，真正解决地脉问题的是殊明，掌门认为南宫是清冷仙人派来蜀山的卧底，更有人提出南宫的身世问题……”

司徒钟不知道南宫煌的身世，因此十分意外道：“身世？南宫的身世有什么不妥吗？”

温慧连忙道：“没有！当然没有！他跟我们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独孤宇云道：“我也不知道，看样子掌门和常德长老知道些什么，总之，南宫不宜继续留在蜀山，你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最好尽早离开这里。”

南宫煌道：“我……我还有些事情要办，至少要下月以后才能离开。”

司徒钟道：“什么事情必须要在蜀山办？先在唐家堡暂住一段时间不行吗？我去找你喝酒！”

独孤宇云道：“今晚我们去你家，和你父亲详细谈谈，商量一个对策。”

南宫煌点头同意：“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好吧，我先回家等你。”约定之后，南宫煌和温慧就一起先回常纪的家中。

两人回到常纪的居住，南宫煌甫进门就喊：“爹！爹——！”

却见屋里站着一人，并非常纪，而是雷元戈，雷元戈还应道：“干嘛？”

南宫煌惊讶道：“咦！怎么是你？成心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雷元戈道：“我没让你叫我。”

温慧见雷元戈，十分欢喜道：“阿元！怎么样？事情办成了吗？”

雷元戈道：“唔，他们已经转世，两家父母是世交，并且指腹为婚。”

温慧兴高采烈道：“哎呀！这下好了，离宫的心愿这次一定能达成了。”

雷元戈却道：“未必。”

温慧怔道：“怎么说？”

雷元戈道：“人能生下来不容易，能平安长大也不容易，没病没灾更不容易，最难的还是两人能结成姻缘，中间不知道有多少波折。”

温慧听他这么说也有道理，便道：“……也是，自己喜欢的未必喜欢自己，喜欢自己的未必自己喜欢……”

南宫煌这时问道：“元戈兄，你将来如何打算？”

雷元戈道：“弄些贿赂，想办法把勾魂未成的事情抹平，将来继续做鬼卒也好，转世也好。”

南宫煌道：“你放弃找掌门麻烦了。”

雷元戈道：“早就该放弃的，根本没可能。”

温慧道：“那以后就很难见面了……”

雷元戈又道：“难说。”

温慧这时道：“对了！我答应过你要烧纸钱给你的，走，我们一起去！”

南宫煌道：“我不去了，我要在家等爹。”

温慧便说：“好吧！我晚饭前一定回来，要等我吃饭哦！”

南宫煌道：“好……会等你……”

温慧便和雷元戈一起出了去，南宫煌则留在家里等候常纪。

等了许久，还没有见常纪回来，南宫煌便道：“爹到哪里去了，真是的！怎么还不回来。唉……我是不愿意在蜀山待下去了，不知道爹怎么想的，最好臭酒鬼也跟我们一起走，人多更热闹～～”就在这时，南宫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啊呀……怎么……好晕……我……”然后体内如有火灼一般，随即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6
19:14:27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连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二十二章 事惊变（下）

第二十二章事惊变（下）

第二十二章事惊变（下）

这时，常纪回来了，他进门就看见南宫煌倒在地上，不由吃惊道：“煌儿！”急忙走上前探视：“这是怎么了，煌儿！”过了一阵，才把南宫煌弄醒过来，南宫煌起来看见是常纪，便道：“爹……是你啊，我没事……就是有点头昏……”

常纪道：“什么没事？你脸色这样怎么会没事？是不是中毒了？”

南宫煌道：“我的脸怎么了？我怎么没有感觉……”

温慧这时也回来了，她一看见南宫煌的脸色，也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了？”

常纪道：“温姑娘，你来的正好，看这样子，煌儿应该是中毒了，你们前些日子有没有碰到过毒物？”

温慧怔道：“……没有啊。”

南宫煌也道：“是啊，爹！我们同伴中有个絮儿姑娘，她最擅长解毒了，如果我中毒的话，她怎会看不出来？”

常纪道：“有些毒物可以潜伏多日，伤人于无形，就算是用毒高手也未必看得出来。”

温慧忽然想起来：“……嗯，对了！会不会是星璇——”

南宫煌马上说：“不可能！”

温慧道：“怎么不可能？他身体本来就带毒，把灵力注入给你的时候说不定就把毒带给你了。”

南宫煌道：“不会的！星璇是我哥哥，怎会害我？”

此语一出，常纪吃惊道：“你说什么？”

南宫煌便道：“爹！我在里蜀山找到亲哥哥了，他知道杀我们亲父母的仇人是谁，过些日子我会去里蜀山找他，我们要一起报仇！”

常纪道：“你还是先养好身体再说，报仇什么的，没必要天天念着，如果你父母泉下有知，一定也想你们兄弟好好活着，不会希望你们冒险为他们报仇的。”

温慧道：“说得也是……我看你中毒这样子和星璇的完全不同，也许根本没有关系……对了！独孤说那个蜀山弟子喝有毒的水死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南宫煌叹道：“唉……你就不要提了……”

常纪道：“你也知道了？司徒告诉你的？”

南宫煌道：“嗯，是独孤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等星璇的事情一了结，我们就离开蜀山，爹你说好不好？”

常纪道：“好！当然好，爹还怕你不愿意呢！”

南宫煌道：“爹！我原本最大心愿是要当蜀山的大恩人，让那些瞧不起我的小道士不敢在我面前跽，但现在……蜀山上下对我多有不满足，我实在……”

常纪道：“你给蜀山立下的功劳，爹知道，徐掌门知道，还有很多人也知道，在爹心中，你就是蜀山的大恩人。不要介意那些流言蜚语，口水淹不死人的。”

南宫煌道：“谢谢……爹！”

常纪笑道：“跟爹这么客气？呵呵，还真是有点不习惯，我的煌儿长大了，懂事了，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所以听爹的，很多事情不用太计较。其实离开这也好，省得爹整天担心你，爹还答应你去拜祭你娘的墓呢！”

南宫煌道：“爹，你放得下吗？毕竟你在蜀山这么多年……”

常纪道：“怎么会？爹最在意的就是你，蜀山若是不要我们，你想去哪里，爹就陪你去哪里！”

南宫煌欣喜道：“太好了！独孤晚上会过来，跟你详细谈谈这事。”

常纪便道：“好，你先上床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让独孤帮忙参详一下是不是中毒。”

南宫煌就答应道：“好，听爹的，我去休息了。”

于是，南宫煌回到自己的房里，爬上床休息。可能真的太累了，南宫煌一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黑，他才醒过来，从窗户看到外面已经入黑，便说：“天已经黑了，好饿啊。”

这时，温慧捧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说道：“好啊你！敢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下床，快躺着去，不然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南宫煌道：“我饿了，要吃东西。”

温慧走到桌边，放下手中的盘子，然后点起蜡烛道：“知道你要吃东西，我都煮好了。上床，我喂你吃。”

南宫煌道：“我已经好了啦，又不是自己没有手，干嘛用你喂～”

温慧看了看他的脸色道：“嗯……脸色好多了，不像刚才那么红了，但是看上去还是像喝醉酒，你是病人，就要听话，来！尝尝我手艺。”

南宫煌走过来，看到盘子里装的是烤鸡腿，便说：“这个……吃了不会泻肚？”

温慧道：“当然不会！”

南宫煌又问：“也不会呕吐？”

温慧恼道：“什么话？你闻闻这香味，不比星璇的手艺差！”

南宫煌“嘿嘿”地笑了一下，温慧问：“笑什么？笑得那么没品，准没好事……”

南宫煌道：“我笑你说话越来越像我了。”

温慧道：“是——吗——？我还觉得你像我呢！快吃，冷了就不好吃了！”

南宫煌便说：“好——遵命……”然后拿起一块鸡腿就往嘴里送。等他吞下一块肉后，温慧便问：“怎样？好吃吗？”

南宫煌道：“一般，我发现你只会烤东西，对不对？”

温慧道：“我还会煮其它的，煮汤、煮面我都会。”

南宫煌道：“哼哼～～煮面谁不会，是个人都会，有什么了不起？”

温慧即时骂道：“笨蛋煌！大白痴！人家可是第一次煮东西给别人吃，你就不会说句人话吗？”南宫煌愣住，温慧接道：“讨厌！讨厌！讨厌！你不吃我吃，饿死你！”然后自己就拿起鸡腿来吃。南宫煌连忙道：“……喂！给我留点好吗。”

温慧道：“不给！”

南宫煌作哀求状道：“行行好吧，老爷太太～～赏小的一口饭吧……”刚说着，南宫煌突然“呃”地闷哼一声，整个人弯了下来，温慧笑道：“哈哈～～别演戏了，快起来吧！败给你了，我给你留了不少呢！”

谁知道南宫煌的脸色又变了，十分难受的样子，温慧见了，不由害怕起来，忙问：“喂！你怎么了？”

南宫煌吃力地说：“……给、我……”

温慧不明白他的意思：“什么啊！”

南宫煌猛地抬头，目放凶光道：“……我……要……呃——”话犹未了，他竟然变成“狼”形了。温慧惊道：“啊！又变了，怎么会这样？”

南宫煌只一味地叫着：“给、我……”并向温慧逼近。

温慧此时大惊失色，连忙向后移退道：“别、别过来——！”可是南宫煌却一步一步地进逼，嘴里念叨着：“我、要……”而且还伸出手来扯温慧的衣服。温慧惊呼：“呀——！我的衣服……”

南宫煌全身欲火狂烧，而且相貌凶狠无比，温慧吓得跌倒在地，南宫煌则扑上去，拼命去扯脱温慧的衣服。温慧虽然孔武有力，但在这时候却是半点也使不上来。眼看南宫煌就要把温慧的衣服扒下，常纪忽然从房外走了进来，惊见这一幕，急忙跃将上前，拉住南宫煌的手，企图将他扯开。南宫煌发力一甩，将常纪甩开，继续要向温慧施暴。但是常纪拼命地再冲上前，用尽全力将南宫煌扯开。可是这样一来，也激怒了南宫煌，南宫煌猛然回身，张口咬了常纪的手臂一下，登时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而温慧这时已经把衣服整理好，看见南宫煌竟然咬常纪，也吓得呆了。不过南宫煌此时也冷静了下来，看着常纪手臂上的伤口，流露出惊讶的目光。与此同时，独孤宇云和司徒钟也双双走了进来，看到了这一幕。

常纪急忙喊道：“煌儿！……你快逃！”

南宫煌道：“我……”

独孤宇云厉声喝道：“妖孽！受死吧！”

司徒钟急忙拦住他道：“师兄！慢动手！”

独孤宇云道：“传言果然是真的，他果然是妖！谁能想到蜀山以降妖为己任，这么多人，这么多年竟没有发现眼前的妖孽，传将出去，必是蜀山之耻！”

南宫煌这时叫道：“我……我怎么了……头好昏……”

司徒钟道：“师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能妄下论断。”

常纪也道：“是啊，独孤，请在掌门面前代为隐瞒，我们不日便离开蜀山，如何？”

独孤宇云想了一下，立刻道：“.....不行！如此大事，我定要禀明掌门，请他定夺！.....对不起，论辈份我是您晚辈，理应听您的，但我更是蜀山派的真武长老，不能徇私。”

常纪道：“可他是中毒乱了本性啊，并不是真心要害人的.....”

独孤宇云道：“没有一种毒能让他变成那个样子的，您就别再隐瞒了.....”

话犹未了，南宫煌身体突然发生变化，从“狼”形恢复了原状，并说：“咦！怎么回事？干嘛都看着我？.....爹！你怎么啦！怎会受伤的？.....温慧，你们都怎么了？”

温慧只是摇头，没有回答。

南宫煌又望向众人道：“喂！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为什么都不说话？”

大家把此事说明，就让南宫煌回到床上休息，然后他们一起出去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南宫煌醒来，刚起床准备梳洗，就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上面写了些字，便道：“咦！这是什么？”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我下山找房子，中午回来，锅里有煮好的面。爹。”南宫煌这时回想起昨夜之事：“.....好像做梦一样，什么时候中毒的呢？是燎日吗？不会吧.....爹的伤也不知道怎样了.....唉！我怎

会一点理性都没有，怎么会伤到爹呢……这下不能再继续待在蜀山了，真有点舍不得……”

南宫煌就把早饭吃了，然后就走出屋来，正看见常纪、司徒钟正和新任掌门常浩及独孤宇云在说话，只听见常浩道：“请即、刻、离开蜀山！师弟，本座说得还不够明白吗？”

常纪道：“掌门，煌儿身体有病，能不能宽限两日，容我找到安身之所？”

常浩道：“他是有病，是治不好的妖病！今天伤了你，明天不知道还会伤谁？如果现在不走的话，本座只能派人把他看押起来了，独孤——”

常纪忙道：“且慢！且慢……掌门，你听我解释，煌儿的状况已经比昨天好多了，我会好好看住他，不会有事的，我们后天、后天一定离开。”

常浩却严厉地说：“不行！”

司徒钟这时忍不住开口道：“人家已经答应要走了～～掌门，你这样有失厚道，如果是徐掌门，一定不会——”

独孤宇云马上喝道：“师弟！你醉了！”

司徒钟道：“怎么啦～～我说的是实话，偌大的蜀山派已经不让人说实话了吗？”

常浩厉声道：“司徒！注意你的言行，是蜀山弟子就要守蜀山规矩！”

司徒钟道：“规矩当然是要守的～～但是，请教掌门，你赶他们走是依了蜀山哪一条规矩？……说出来，也让我这个后辈受教育……”

南宫煌见大家闹僵了，连忙上前道：“司徒大哥！爹！你们不必多说了，天下之大，又岂能没有我们容身之处？”

司徒钟道：“兄弟……你有去处是你家的事～～但是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蜀山这事办得是不是漂亮又是另外的事～～”

常浩怒道：“司徒！你出言无状，顶撞长辈，平日又嗜酒如命荒废修行，从今天起，你被逐出蜀山！自己去找德律长老解剑下山，自此永不得自称蜀山弟子！”

独孤宇云大吃一惊，忙道：“掌门！”

常浩却不许他求情，说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司徒钟听了，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随即回身就走，南宫煌连忙呼唤：“司徒大哥……”

司徒钟道：“这掌门得来容易～～不免有些不安～～麻烦人物个个远离了，就能安心了吗？不——对！恐怕还有大麻烦……”一边说一边扬长而去。

常浩听司徒钟冷嘲热讽之语，不由生气道：“哼！危言耸听……独孤，你跟去看看，让他办完事赶紧下山，不得逗留！”

独孤宇云也只好应道：“是……”就跟了上去。

常浩接着对常纪和南宫煌道：“你们父子，明日一早务必离开！不得耽搁！”说完，就回身去了。

南宫煌看着常纪，低声道：“爹……”

常纪道：“别担心，爹这就下山找房子。”

南宫煌道：“爹，我陪你一起去吧.....你昨天也受了伤。”

常浩道：“你身体还没好，别又出什么事，好好在家休息吧，对了，要去山门送送司徒，毕竟人家是为了我们.....”

南宫煌只好道：“好，爹你路上小心。”常纪便下山而去，南宫煌则到山门前相送司徒钟。

来到南山门前，见司徒钟已经在此，南宫煌便唤道：“司徒大哥.....”

司徒钟道：“等你很久了。”

南宫煌怔道：“等我？”

司徒钟道：“是啊！不最后见你一面我怎么舍得走？”

南宫煌道：“司徒大哥.....其实我.....”

司徒钟道：“不用客气，还是叫‘臭酒鬼’更亲近.....什么也不用说，叫我大哥的人是你，我管你是什么人，总之是自己兄弟就对了。”

南宫煌道：“你？你就这样走吗？什么东西都不带？”

司徒钟道：“师门没了，师兄也没了，天地之大唯有我一人无牵无挂，那些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我有酒有剑就好了。”

南宫煌难过地说：“.....大哥！都是我连累了你.....”

司徒钟道：“不是。是你让我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我以前只知道醉了舒服，现在才明白只有离开这里，才能一了百了啊~~其实蜀山根本就不适合我.....”

南宫煌又问：“你要去哪里？”

司徒钟道：“天下之大，四海为家，哪里找不到容身之处。你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南宫煌心中很是难过，无话再说。这时，司徒钟却道：“……对了！说正事——”

南宫煌问：“什么事？”

司徒钟道：“要注意地脉，恐怕最近还有异动。”

南宫煌道：“哦？你怎么知道？”

司徒钟道：“我有感觉，地气又有燥热之现象，和之前火脉打通前很是相似。”

南宫煌惊道：“不会吧？！难道又有人要捣鬼？”

司徒钟笑道：“哈哈！不要以为我天天喝酒，脑子就糊涂，你自己想想，地脉无缘无故出问题，虽然你东奔西跑将地脉恢复，但也没有找到地脉出现异状的原因，其实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不是吗？”

南宫煌道：“嗯……我也这么想，你放心！我会注意的，过几天还要去里蜀山……不，去地脉一趟，可以顺便打探一下虚实。”

司徒钟道：“我已经跟师兄说过了，他也会严加戒备，你有事情可以跟他商量，他表面上冷口冷面，其实也并非无情之人。”

南宫煌道：“嗯！我知道，地脉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司徒钟便道：“好！拜托了……唉！无论蜀山怎样对我，我毕竟不能不管蜀山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南宫煌抱拳道：“再见……”

司徒钟也抱拳一别，就走出山门，潇洒地下山而去。

正是：

仗剑红尘已是癫，

有酒平步上青天，

游星戏斗弄日月，

醉卧云端笑人间。

南宫煌送走司徒钟之后道：“司徒大哥走了……温慧也不见踪影……我还是不要招惹她为好，我糊里糊涂的居然会对她非礼，她一定很气……要是絮儿在就好了，对了！也许她会在花圃那里……”于是，南宫煌就往符库附近的花圃走去。

来到花圃前，果然看见桃子在这里，南宫煌便道：“果然在这……”于是就呼唤：“絮儿！”桃子一见是南宫煌呼唤它，马上害羞地飞开。

南宫煌唤道：“不要害羞啦！反正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这样子也很可爱啊！”桃子听了，才飞回来，绕着南宫煌的身边转，南宫煌叹口气道：“唉……我现在心里好烦你知不知道？我从小就想当蜀山弟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蜀山好伟大，还觉得爹不长进，在蜀山那么多年也没混上一官半职的……可笑吧？”说着，就索性盘坐下来，而桃子也飞近他的身边聆听。

南宫煌接道：“现在徐掌门走了，司徒大哥也走了……除了爹以外，蜀山中我最敬重的就是他们两个了，连他们都离开了，我还有

什么可留恋的呢？可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很难受，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昨天把温慧也得罪了——”

桃子一听，马上表现出关切之情，南宫煌道：“因为我中了毒，迷失了本性……”桃子听了，更加担心，南宫煌道：“不用担心，其实也没什么……如果她肯体谅我的话，应该也不会见怪，但是……女人心，海底针，谁知道她会怎么想，总之现在是不见人影了……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要说什么，等事情了结，我再教你写字吧！这样你无论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能沟通了，好不好？”桃子点点头，南宫煌道：“还是跟你在一起好，感觉像浸在温泉里一样温暖舒畅……”

桃子脸上又是一红，南宫煌道：“别害羞，听我说完，也许只有当着这样的你，我才能说出口……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我也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是同类，你根本不必自卑啊，就算你永远这个样子，我也不会离开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桃子就竟然飞进树丛中，南宫煌忙唤道：“别走啊！听我说——”

可是没想到，王蓬絮随即便从树丛中走出来，原来桃子飞进树丛中，就是在施法回复人形。南宫煌诧异道：“你……你可以变成这样的啊……为、为什么骗我？”

王蓬絮道：“煌哥哥～～絮儿没有骗你，真的！你相信絮儿！絮儿修为还浅，以前在蜀山这种灵力高的地方不能维持人形，上次分别后絮儿就日夜不停地修炼，现在好了，虽然很勉强，但是可以用这个姿态出现在蜀山了。”

南宫煌恍然道：“这样啊……那你刚才怎么不变？还用那种圆滚滚的样子唬我？”

王蓬絮道：“人家不是说了很勉强了吗？为了节省灵力，无关紧要的时候那个样子就好了。”

南宫煌道：“哦！我说啊，现在也不是什么重要时刻，要是很耗灵力的话就还是刚刚的样子好了。”

王蓬絮道：“刚刚的样子没有办法跟你说话，而且.....而且.....这对絮儿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啦！”

南宫煌道：“絮儿.....”

王蓬絮道：“絮儿.....絮儿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以这个样子和你在一起.....”

南宫煌道：“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的，明天我就离开蜀山，这样就算你不努力修炼也可以这样子了。”

王蓬絮忽然扑入南宫煌的怀中，使得南宫煌有些手足无措：“别、别这样.....”

王蓬絮道：“怎么？你不喜欢絮儿.....”

南宫煌忙道：“不是的！不是的！我怕我会把持不定.....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王蓬絮这才离开南宫煌的怀内道：“对不起.....”

南宫煌笑道：“嘿嘿~~那我们说点什么呢.....对了！你到底是什么啊？”

王蓬絮支吾道：“絮儿.....”

南宫煌道：“怎么？生气了？算我没说，我们说点别的。”

王蓬絮连忙道：“不——是——的，看！”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了一颗放着碧绿华光的珠子来，十分耀眼，南宫煌又是一阵诧异道：“这

是什么？！有点像灵珠的样子。”

王蓬絮道：“这是‘五毒珠’！”

南宫煌道：“五毒珠？就是能解星璇身上之毒的五毒珠？你哪来的？”

王蓬絮道：“我其实是五毒兽，是一种仙兽，我们一族最大的能力就是修炼五毒珠，可别小看它，它可以解世间一切毒……”

南宫煌道：“啊呀！这么强！难怪你那么会解毒。”

王蓬絮这时使用读心术，发现南宫煌体内中的毒，便说：“你也中毒了……”

南宫煌道：“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的毒，不过没有大碍，还是星璇身上的毒比较要紧。”

王蓬絮道：“不是的！你这是很厉害的火毒，和你体内的火灵纠结在一起，可以迷惑人的心智……而且时间一久，便会……”

南宫煌恍然大悟：“是啊……昨天晚上我就狂性大发，咬伤了爹，还好爹没有中毒，不然我就算死了也不能赎罪了。”

王蓬絮道：“这毒是作用在你内息上的，唾液中不会有毒……”

南宫煌道：“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中毒的吗？应该不是星璇无意中过给我的吧？”

王蓬絮道：“不是星璇，星璇身上是另外一种毒。”

南宫煌听了，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就知道不是，但也担心了半天，万一是的的话，星璇不知道会多自责……”

可是，王蓬絮忽然哭了起来，南宫煌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为什么哭？”

王蓬絮道：“五毒珠只有一个……你和星璇都中毒了，怎么办呢？”

南宫煌道：“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给星璇解毒好了，他的毒比较重一些，连本事那么大的红毛老魔都说不能解，我看除了五毒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星璇可以借用其他人的身体，不过这中间也有很多难处……你也觉得他现在的样子比较好，是不是？”

王蓬絮道：“可是……星璇……”

南宫煌道：“不用担心，我的毒没什么大碍的，哼！这毒一定是在里蜀山中的，过几天去里蜀山，我非要把那暗中下毒的小妖揪出来不可！到时候逼那小妖给出解药不就好了？”

王蓬絮仍是一脸担心道：“煌哥哥……”

南宫煌安慰她道：“别担心，我这毒真的没什么大碍，倒是星璇，这么多年，太可怜了……”

王蓬絮又再次扑入他的怀内道：“煌哥哥！我……我好喜欢这样子的你……絮儿永远都会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放我走时的眼神，就像现在一样。”

南宫煌不由也抱紧她道：“絮儿……”

却在这时，温慧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你们——”

二人大吃一惊，慌忙分开，南宫煌道：“温慧！？”

温慧怒道：“大骗子！南宫煌你这个大骗子，我刚刚在旁边都听到了，你既然喜欢她，昨天晚上为什么撕破我衣服？”

王蓬絮吃惊道：“啊？！煌哥哥，你——”

温慧又指着王蓬絮道：“还有你！亏我把你当朋友，什么心事都告诉你，你已经有星璇了，为什么还抢我的煌？骗人！”

南宫煌连忙道：“你、你说什么？我、我是你的？”

温慧道：“……是又怎样？反正已经说出口了，不妨就说明白些，对啊！我是喜欢你，你要看不起我那是你家的事，总之喜欢就是喜欢，若是别人做出昨天晚上的事来，我早就一拳打碎他脑袋了！”

王蓬絮追问道：“你们……昨天晚上做过什么啊……”

南宫煌忙道：“我们没有做过什么，真的！什么都没做过！絮儿，你别乱想！”

王蓬絮却道：“絮儿明白了，难怪你说什么把持不定，什么迷失本性，原来……你们两个……煌哥哥，絮儿不怪你，絮儿本来就比不上人家金枝玉叶，但你不应该骗我啊……”

温慧道：“小絮！你给我听着，我们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他中毒迷失了本性，撕破了我的衣服，还咬伤了老伯，就是这样！你别想得那么龌龊！我才不是那种人！”

王蓬絮道：“怎样也好……煌哥哥，刚刚你跟我说的那些话真好听，我真喜欢，可惜……”说着，就飞奔走了。

南宫煌喊道：“絮儿！”可是王蓬絮并没有停留，转眼就不见了人。

温慧则“哼”了一声，也转身就走，南宫煌唤道：“温慧！”结果温慧也没有理会他。南宫煌无奈地说：“……我到底追谁？……唉！还是先找温慧解释吧。”

忽然，地面发生一阵剧烈的震荡，使南宫煌跌坐在地，不由惊道：“啊？！怎么？……难道被臭酒鬼这乌鸦嘴说中了？地脉果然又出现异常？可温慧怎么办？……算了，要道歉以后有的是机会，还是地脉的事情比较重要。”想到这里，便下了决定：“就这样！我要去无极阁找掌门！……不管谁是掌门，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蜀山不能有事，否则人间会有危险。我难得做件大事，可不能虎头蛇尾。”

南宫煌赶到无极阁，却徘徊不前：“真不想去见那个掌门……到了明天，爹也不再是蜀山弟子了，蜀山的事情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唉……看在徐掌门的面子上，这事毕竟和人妖两界有关，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插手这事了……”

正打算进去，却见独孤宇云从里面走了出来，见到南宫煌便道：“南宫！……正好，我正要找你。”

南宫煌问道：“找我做什么？”

独孤宇云道：“凡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论蜀山规矩是错是对，只要规矩在一天，我们就要遵守它一天，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你和司徒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走我也不舍，但是没有办法。”

南宫煌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司徒大哥走了，明天我也要走了，蜀山怎样和我们无关。”

独孤宇云道：“司徒走的时候应该也跟你说过吧，地脉如再有异常，你要施与援手。”

南宫煌点头道：“是……我答应过他，而且本来也要去里蜀山走一遭。你不用多说了，我全明白……现在掌门对于地脉又有异状是什么看法？”

独孤宇云道：“掌门正在联络殊明仙人，不，是镇狱明王商讨对策。”

南宫煌冷笑道：“哼哼！还是信不过我，我何必自作多情？”

独孤宇云道：“我请你帮忙你就不做了吗？这不是蜀山一家的事情，也关系到天下苍生啊！你就算离开蜀山，能离开人间吗？就算你能离开人间，你爹呢？”

南宫煌道：“……好，我现在就去里蜀山探个究竟，只是为了我爹，我才不管蜀山上下对我怎么想呢！我就是要蛮干，他们能拿我怎样？请你帮忙照顾我爹，不许让别人欺负他！”

独孤宇云便道：“放心，我以性命担保！”

南宫煌才答应道：“那好！我就先下去了，省得跟爹告别，又让他担心……”

独孤宇云道：“其他人我已经让他们去前山地脉门户前会合了，此去要千万小心！”

南宫煌心想：“哼……谅那殊明再怎么老奸巨滑，还不是莫名其妙栽在元戈兄手里。如今地脉又生变，他也只能乖乖在锁妖塔里做他的镇狱明王，一样束手无策！最后还是要靠本大仙出马力挽狂澜～”于是就拜别独孤宇云，径往地脉门户。

修改操作:pengyishan 时间:2010-04-16 19:14:56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来源于飞卢小说网 <http://b.faloo.com/>

《仙剑奇侠传专集》小说在线阅读的链接地址：
<http://b.faloo.com/f/164636.html>

Vip会员可整本下载小说，并可预先下载无删节章节；充值网址：
<http://b.faloo.com/pay/>

第二十三章 情难逝

第二十三章情难逝

第二十三章情难逝

刚来到地脉门户前，就见温慧和雷元戈已经在此，只听温慧道：“怎么啦？为什么现在突然说要回去？独孤长老还让我们帮忙探察地脉呢！”

雷元戈道：“是时候了。”

温慧道：“什么是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要你走！”

雷元戈道：“你们说话，我听到了。”

温慧怔道：“什、什么话？”

雷元戈道：“你喜欢南宫。”

温慧惊讶道：“……听、听到了又怎样，还大男人呢，小心眼！我也很喜欢跟你做朋友呀！”

雷元戈道：“我是鬼，长久在你身边……不好。”

温慧道：“怕什么？我不在乎！”

雷元戈道：“我在乎。”

温慧愣了一下，然后问道：“多留几天不行吗？”

雷元戈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温慧伤心地说：“讨厌……”

雷元戈安慰道：“别伤心，不值得。”

温慧双眼含泪道：“讨厌！我就是要伤心！臭阿元……大家在一起不好吗？为什么要走……”

雷元戈道：“我骗过你。”

温慧一怔：“什么？”

雷元戈道：“在锁妖塔，镜子是我藏起来的。”

温慧问：“……为什么？”

雷元戈道：“那是个好法宝，我想留做贿赂。”

温慧又问：“那为什么后来又还给我了？讨好我？……没想到你也会骗人，笨蛋煌说得对，天底下只有我是个没大脑的傻瓜……”

雷元戈道：“不是！我不忍见你伤心。”

温慧道：“又骗人……”

雷元戈道：“我发誓。如果要讨好你，现在就不必走。”

温慧觉得有理，便说：“也对……这样吧，镜子给你！……留个纪念。”就把那镜子递去。

雷元戈忙道：“太贵重。”

温慧道：“有什么比友情还贵重的？”

雷元戈道：“友情……不用了，你已经给我烧了不少纸钱，足够了。”

温慧道：“那不一样的！这是我留给你的纪念，拿着吧！等我死了，在那么多鬼之中，你只要照一照就可以发现我了。”

雷元戈道：“不用它……我也能一眼认出你。”

温慧却坚持道：“让你拿着就拿着，不要婆婆妈妈的！给你！”

雷元戈一阵感动：“阿慧……”就依言接下了镜子。这时，雷元戈看到南宫煌在不远处，便唤：“南宫！”南宫煌就走了过来，温慧立即“哼”地一声，转过脸去。

雷元戈对南宫煌道：“此去里蜀山，要小心，我帮不上忙了，抱歉！”

南宫煌道：“元戈兄……真的要走吗？”

雷元戈道：“是。”

南宫煌叹道：“唉……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见面。”

雷元戈道：“难说……地脉的事情，我会关注，如果不顺利，我会再来帮忙……虽然未必能帮得上忙……”

南宫煌道：“你别这样说……”

雷元戈走到南宫煌的面前，递上一样东西道：“这个.....送你.....”

南宫煌意外道：“你送我东西？”

雷元戈道：“当作是镜子.....的报答，这丹药可以使你身上的毒性延缓五年，五年内应该会有人.....医治你的。”

南宫煌道：“你知道我中毒？谢谢你.....”便接过那颗丹药。

雷元戈道：“这颗北帝伏碧丹很贵重，我原本也想当作贿赂.....”

南宫煌一听，心道：“看来他真的偷藏了不少好东西.....”

雷元戈道：“让我想想.....没什么事了，走了！”说完，就向前走，温慧呼唤：“阿元！”

雷元戈没有回头，只道：“没事不要念我名字，鬼卒忌讳这个。”

这时，他头上的怪鸟又出现了，颂道：“心里想着就好啦！”

雅道：“口是心非，明明希望别人惦记～”

风道：“也千万要记得我们啊～～”

雷元戈随即摇了摇头，然后就向前走去，不久便消失了身影。

温慧十分舍不得，呼唤道：“.....阿元.....”

南宫煌这时劝道：“别伤心了.....”

温慧恼道：“要你管？！”

南宫煌道：“之前……之前对你那样是因为我中了毒，迷失了心智……我不是有意的。”

温慧怒道：“哼！找借口！”

南宫煌急忙道：“不是借口，是真的，絮儿说的，我中的这种毒会迷惑人心智——”

温慧道：“哼！满嘴‘絮儿说、絮儿说’，那你去跟她说话吧，不要理我！”

南宫煌道：“你不要这样，絮儿也有她自己的心思，你何必这样对她，而且……我现在不是来找你了吗？……刚刚还说别人小心眼，其实自己也一样！”

温慧道：“我才不是呢！我根本就不介意！”

南宫煌道：“那就好！既然不介意，还摆一张臭脸干什么？你这样子，像不介意吗？”

温慧又恼道：“哼……讨厌！”

就在这时，王蓬絮赶来了，她说：“煌哥哥！……温、温姐姐……我……”

南宫煌道：“没事啦！你来了就好，我还怕你不来呢！”

王蓬絮道：“我怎会不来……地脉尚未连通，不能从地脉门户进入，要使用‘千凝魔艮’。”

南宫煌道：“这个……也不知道怎么用？”

王蓬絮道：“絮儿也不晓得……不如……抛在地上试试？”

南宫煌一怔，十分疑惑地说：“不会这么简单吧？”然后拿出那晶石来，双手往上一抛：“这样就可以？”晶石随即着地，然后果然发生变化，真的启动了一个法阵。

南宫煌道：“不会吧！魔界的宝物真是好用，不但效果强大而且上手容易，哈哈！好！大功告成，走吧。”三人便一同进入法阵，再次进入到里蜀山之中。

到了里蜀山的南部，他们发现这里和之前来的时候有些不同了，南宫煌道：“咦！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

温慧四周张望道：“是哦！好冷清啊！”

南宫煌感觉一定出了问题，便说：“不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快去找星璇！”

温慧道：“好！”

三人随即向秘密基地赶去。

来到基地内间，南宫煌就唤道：“哥！”

星璇扭头看见南宫煌，惊讶道：“是你？！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说不让你乱用千凝魔艮吗？”

南宫煌笑道：“哈哈！给你一个惊喜～～先说好，我可不是说话不算，是地脉又有异常，我必须再下来看看。”

星璇道：“地脉异常的事情我来解决，千凝魔艮设置在哪里？你们速速回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南宫煌道：“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拿我当外人吗？有什么事情，不告诉自家兄弟，还怎么算是一家人？”

星璇道：“这里很危险！你们快走！”

南宫煌道：“这里危险，难道你就不危险？要走一起走！”

星璇道：“我还有大事要办。”

南宫煌立即道：“什么事？我和你一起办！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星璇却正色道：“既然承认我这个大哥，你就要听我的。”

南宫煌笑道：“嘿嘿，既然承认我这个兄弟，你就要让我帮。做兄弟的，怎能让大哥孤身涉险，你想让我良心不安，背负一世骂名吗？”

星璇见南宫煌如此决意，不由长叹一声：“……唉……也罢！现在让你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了，好！我们兄弟两人就一起吧！”

南宫煌道：“好！爽快！快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星璇便道：“之前打通火地脉的人，杀我们父母的仇人，都是燎日！”

南宫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道：“……果然，我就觉得这中间有古怪……”

温慧却十分诧异道：“啊？！不会吧？他不像啊……那你为什么叫他父亲，他杀了你们父母为什么还要抚养你？”

星璇道：“这些陈年往事容后再说不迟，现在燎日又要再度强行打通火地脉，我为复仇一事已经布局已久，不能被他打乱，只能提前起事了。思堂已经去地脉探察，我也下令所有部众，在里蜀山入口集结——”

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闷哼一声，大家立即望去，竟是思堂，而且看他的样子，还受了伤。星璇急忙问道：“思堂！你怎么了？”

思堂道：“小心……火……火魔……”

星璇马上施展法术，为思堂疗伤，并说：“什么都不必多说，我的法术仅能缓解你一时之危，但你内息过于紊乱，恐怕早已伤及经脉，须得立刻静坐调养，往后数日间都不可妄动妖力！”

思堂应道：“是……”就盘坐下来养伤。

南宫煌问：“他怎样了？”

星璇道：“法力使用过度，让他先好好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一名羽民狼狈而入，吃力地喊道：“……头领……”

星璇急忙问：“怎么了？”

羽民道：“桥头……桥头有埋伏，大家……全部……中计了……”说完，就倒下地来，当场毙命。

星璇眉头紧皱道：“怎会这样？！难道我所有的行动都在他掌握之内，为什么？为什么？”

南宫煌连忙道：“哥……你定定心神，不要慌张。”

星璇这才定一定神道：“对！胜负还属未知，尚有余地一搏，我们走！”

温慧忽然道：“啊！我知道了！”

南宫煌问：“什么啊？”

温慧道：“你身上中的毒，是燎日下的！”

南宫煌道：“这当口还说这些有的没的做什么？”

星璇听说南宫煌中了毒，马上问：“你中毒了？燎日到底还是对你下毒手了？什么时候？我一直都盯着他的！”

南宫煌道：“是晚上，我偷偷溜出去的时候……对不起，没有听你的叮嘱。”

星璇忙问：“是什么毒？有没有让蓬絮看过……蓬絮呢？”

他的说话刚完，王蓬絮就从外面走进来道：“絮儿在这里……”

星璇道：“怎么一直躲在后面不出声，害我担心。”

王蓬絮低头道：“对不起……”

星璇随即问道：“他的毒到底怎样？不碍事吧？”

王蓬絮道：“暂时没有大碍，但是毒发的时候有可能心智失常……”

星璇道：“心智失常，是很厉害的毒啊！走的不是身体发肤，而是经络内息……这毒你不能解吗？”

王蓬絮道：“煌哥哥的毒，还有其他方式可解，发作时间也不一定。但你的毒，只有五毒珠能解，你……这样下去真的不行，絮儿担心……”

星璇道：“我说过，我不用！”

王蓬絮着急道：“人家……人家很辛苦才修炼好的……”

星璇道：“对不起，现在形势很不利，确实不是说这个时候，等一切都解决以后再说吧。”

王蓬絮便道：“嗯！絮儿听你的.....你们两个的毒，絮儿都会想办法的！放心吧！”

星璇道：“我的毒.....再说吧.....”

王蓬絮却道：“不行！你们两个都是病人，絮儿是大夫，你们都要听絮儿的话。”

星璇也没办法，只好答道：“好吧，真拿你没办法！”

王蓬絮这才笑道：“谢谢.....这是絮儿的一份心意。”

星璇道：“好。我们走，去内城！”

他们便立刻出发，前往内城。

这时，内城里面已经布满燎日的部下，他们一进入，便纷纷向他们施以袭击，不过南宫煌等人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在连续的磨练之下，早已经脱胎换骨，功力大进，这些小妖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随星璇来到燎日的起居处，发现这里有些古怪，在几张桌子上，分别放着三把镇尺，但其中有三张桌子上都缺少了一把镇尺。星璇知道这是开启密室的机关，必须找齐那三把镇尺，才能进入密室，找出燎日的下落。

于是他们又到内城的其他地方寻找，结果发现在内城的妖居当中都有一个地窖入口，他们进入这地窖里面。原来里面是一个地下城，连通着内城各个妖居的入口。而三把镇尺，便是在这地下城里面藏着。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三把镇尺，随即返回燎日的起居处，将这三把镇尺放回原来的位置上，立刻便开启了机关，打开了进入密室的暗门。

四人走进密室之内，原来里面是一个偌大的迷宫，四面都有熔岩包围，原来是一座内城连山的巨大迷宫。还有燎日的妖兵镇守，四人闯入之后，一边觅路向前，一边杀退沿路的妖兵。转了许多的弯，终于进入了第二层。

第二层有机关设置，他们分别走左右两条路，去开启机关，这样才能打通去路。

连通了去路之后，四人便踏上了前方的高台之上，燎日就在这里等候着他们。

燎日扫了四人一眼，便道：“思堂那小子呢？死了吗？璇儿，这也是给你一个警告，警告你莫要跟为父作对。”

星璇怒道：“住口！休要再说什么父亲！你明明是我的杀父仇人！”

燎日道：“虽然你身上没有我的血，但我毕竟和你父亲本是一体，更何况我还养育你一十八年。”

星璇喝道：“胡说！”

燎日冷道：“胡说？好，告诉你也无妨！当年在锁妖塔中，我和你们父亲还是一体的，那个叫紫萱的女娲族人把我们放出去，但是又被蜀山发现，她居然将我们分成两个，你父亲没有了妖力，但也失去了法力；而我呢？虽然保有修为，却变成这个样子，还失去了记忆！哼！她又不是天帝，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

南宫煌心头一忖：“紫萱……难道就是娘口中的神仙姐姐……”

星璇道：“于是你想和我爹合体，就为了取回记忆，但是他不答应，你便杀了他？”

燎日道：“当然不是，我的法力大过你爹千倍万倍，要想合体非常简单，根本不用管他是否答应……可惜那时我尚未参悟生体相合之法，只会将生体移灵到死体之上……”

南宫煌道：“所以你就杀了我爹娘？”

燎日道：“错！我只不过想要抱抱璇儿，你爹便如临大敌，我也没想到他全无法力，才随手一推，他便身亡了……你娘是自杀的……我真是不明白，她为何这么伤心，为何要这样做……你以为我愿意他们死吗？他们死了，我的过去也死了！你以为我愿意吗？！哼！我要是大开杀戒，焉能留下你的小命！”

温慧道：“原来是这样啊，那其实……”

星璇立刻道：“别上他的当！我当时还活得好好的，不是你将我移到父亲尸体上的吗？”

燎日道：“那你只能怪蜀山派！若不是他们捣乱，我自当从容将你父亲尸身与你一同带走，不会出此下策。”

星璇怒道：“一派胡言！明明是你想要利用父亲尸身，又怕尸身不能久存，便将我活生生移到父亲尸身上！”

燎日道：“当年你那么小，若不如此，你又怎能禁得起从人间到妖界这一路的风霜？更何况身体皮相有什么要紧？为父还不是一样？随着你长大，身体也在变化，你这样一点也不差，为父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星璇道：“是啊，我还要多谢你呢！这么多年来，你用毒护住我爹尸身不致腐坏，让我能够使用爹的身体，我还真要感谢你这大恩大德呢！”

燎日道：“何止于此！你小时候力气小，根本使不动这大人的身体，还不是我耐着性子一点点教你走路，教你法术，你不会忘记吧？”

星璇道：“我当然没忘！但是你这样做无非是想等我长大以后，让我取代父亲和你合体，这是十几年来你念念不忘的！可惜我早有准备，你不会得逞的！”

燎日道：“错！如今你不认我这个父亲，我对你还是有父子之情，怎舍得让你就此消失？更何况你不是你父亲，你不能给我任何记忆！我有获得更强大法力的办法，更不会稀罕你的区区法力。”

星璇怒哼道：“哼！你之所以迟迟不跟我合体，只不过因为你没有把握，因为合体的法术我也会，一旦合体，胜负还在未知。我却已有稳胜之策，我的身体内，已有另外一种毒，这种毒是没有解药的！只要你跟我合体，你就会死在这种毒之下！”

燎日道：“璇儿！为父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会始终认为我要打你的主意？好！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为父如果真要打你的主意，你根本斗不过，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手心一张，亮出一个东西来。

温慧看见此物，吓得大叫：“啊……是眼睛！”

燎日道：“这是你右眼，不是这身体的残缺，而是我故意留下来的，我要用它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没想到吧？你不能毒死自己，自然要有解药，为父既然已经知道这事，你想能不有所准备吗？”

星璇道：“你——原来思堂和我的部下也是被你——”

燎日道：“当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培植势力意图造反吗？我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璇儿，为父这样纵容你，你就应该知道为父的一片心意，不要总把为父当作生死仇人，其实只要我动手，你那些乌合之众还不是全无还手之力！”

星璇忽然回过头来，低沉不语，燎日接道：“还有呐！这几年你派思堂那小鬼不断前往人界打探你父母的往事，其实不过是为我作嫁，让我了解自己过去而已。哼！若不是我故意放出风声，你怎会怀疑我是你的仇人？又怎会替我打探情报呢？现在该打探的已经打探完毕，事情已经过去，何必还耿耿于怀呢？”

南宫煌厉声喝道：“你住口！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动手吧！”

燎日道：“放肆！你这蜀山派来的小子胆敢叫我住口？璇儿是我一手养大，我对他才会多有忍让，你算什么？不要以为是他的孪生弟弟便以我另一个儿子自居。”

南宫煌道：“谁要当你另一个儿子，少自作多情了，你是我们的杀父杀母仇人，对不对？哥！”

星璇听了南宫煌之言，马上反应过来，说道：“没错！不管你怎么说，你还是杀了爹娘，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燎日长叹道：“唉！话都说到这份上，居然还嚷嚷报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年轻啊……年轻真好……来！就陪你们玩玩。”

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恶斗，星璇知道燎日厉害，一上来便使用“缠”字诀，以气劲把燎日纠缠住，燎日果然施展不开。南宫煌随即化身狼形，加上王蓬絮的“朱仙变”，增强了仙术的能力，几下重招轰来，竟然把燎日震得狂退开去，大喘粗气。

不过，燎日并未因此就败下阵来，反而发出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并且在狂笑声中，起了巨大的变化，燎日倾刻变成了一头丑陋而凶恶的怪兽——燎火炙日兽！

温慧惊道：“啊？！你.....”

燎火炙日兽道：“哼哼！没有完整的身体也有好处，就是可以随着法力加深而改变样貌！怎样啊？不知道刚刚自己做了什么吧？哈哈哈哈哈——！你们实力都不错，不然我怎能变身呢？”

星璇惊道：“怎么会这样？”

燎火炙日兽道：“如何啊？我也有你不知道的秘密吧？这转化他人法力为己有的法术，为父还没来得及教你呢！”

南宫煌道：“怎么可能光靠我们的法力就能变身！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燎火炙日兽道：“问得好！你比你兄长聪明，可见我当初留下你的小命是值得的.....只可惜，思堂那只整天东窜西窜的老鼠捣乱，令我功亏一篑。”

星璇道：“哼！你憎恨蜀山，企图在最后一条地脉连通之前绊住煌，让蜀山永受地脉异常之苦。可惜被我和思堂识破，你未能得逞！”

燎火炙日兽道：“不错！这事当然瞒不过你。不过你要想清楚，我杀了他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留他性命，舍近求远地要毁掉地脉入口，导致最终棋差一招？无非是顾念我们的父子之情。”

星璇道：“不要假惺惺地说什么亲情了，你留我兄弟性命，无非想利用我们？”

燎火炙日兽道：“利用你们？哈哈！璇儿啊，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我利用你们做什么？成魔吗？哼！我有更强大的力量可用，怎会稀罕你们的区区之力？哼！让你们见识见识！”

说完，燎火炙日兽祭起一股巨大的能量，在他身后的石门产生两极相吸的力量，并且在石门之后出现了一头更为庞大的巨兽，发出极为恐怖的吼叫声。

星璇一见此兽，便惊道：“是火魔兽！”

燎火炙日兽道：“真是见多识广，没想到吧，这可令天地色变的大魔物会隐身于此。我也是修葺地下寝宫的时候无意发现的。它在这温暖的环境中沉睡很久了，被我发现也是它的期望吧！”

星璇道：“最近你行踪诡秘，一直藏身山腹，原来是因为它……”

燎火炙日兽道：“不错，它法力虽大，但难以驾驭，我不得不谨慎从事。我本属火灵一系，利用它的火灵将火脉连通后，这里的环境因火灵流转而渐渐降温，虽然被你们封闭五脉后延迟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火脉又将连通，它也即将在气温骤降中复苏，我更是能大量幅聚它的灵力用以迅速提升功力，我们可说是相辅相成啊！哈哈哈哈——！”

南宫煌立刻明白过来：“你利用火魔兽连通火地脉？”

燎火炙日兽道：“没错！凭空打通地脉，不是仙力、妖力所能独力为之。没有它，我便没有强大的火灵催动地脉连接，而它没有我，又怎能复苏？谁叫它偏偏跑到未连通的火地脉旁，难道它愿意就此舒舒服服地沉睡一辈子？！”

温慧怒道：“哼！想让魔兽复苏，你想干什么？”

燎火炙日兽道：“干什么？它复苏后，还会释放更多的火灵，我吸纳之后便足以成魔！哼哼！你们真是自找死路，在这重要关头送上门来，刚好一男一女献祭给它，它吞食以后，我更能够轻松驾驭它了，哈哈哈！你！来吧！”燎火炙日兽竟然指向了王蓬絮。

王蓬絮忖道：“我？”

燎火炙日兽道：“当然是你！论灵力还是你高一些，跟自己喜欢的人在最强大魔兽腹内合葬，这也是旷世奇缘啊！不高兴吗？”

星璇喝道：“你休想伤害她！”

燎火炙日兽道：“为父多年来的愿望就是找回过去的记忆，而今只有成魔一途，成魔之后，便可以利用空间魔法往来六界过去未来，一切轻而易举！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休怪为父不念父子之情！”说完，便从他的手心上升起一股烈劲，随即掌心一吐，就把这股劲力轰向王蓬絮。

危急之际，星璇纵身跃上，一下把王蓬絮揽住，并闪躲一旁。虽然这一击落空，但是燎火炙日兽却很快又发出第二股烈劲，向星璇和王蓬絮奔袭过来。眼看二人再也无法躲避，忽然从半空中掠出一个人影来，并横剑一挥，把这股烈劲破解。大家一看，原来是思堂赶来了。

燎火炙日兽暴怒无比，而思堂主动出击，挺剑直取于他，燎火炙日兽即迸发出强大的力量，硬接思堂这一招。结果，思堂的攻势被瓦解，而且还被烈劲贯体，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被震飞出去，最终摔倒在星璇的身边。

星璇急忙抱住思堂的身体，呼唤道：“思堂！思堂——！你怎么来了！”

思堂已经奄奄一息，他说：“我.....不放心.....你.....生死关头.....是朋友.....就要在一起.....”

燎火炙日兽道：“整天窜东窜西的家伙！每次都来捣乱！”

思堂又道：“对不起.....说好.....一.....起战斗的.....我.....先走.....一步.....了.....”

星璇呼喊：“思堂——！”

思堂道：“不要.....这样.....这.....不像你.....”

星璇道：“你实在为我做了太多.....”

思堂道：“这都是.....我甘愿做的.....我喜欢这样.....你不是.....也一直.....容忍我的.....坏脾气吗.....”

星璇道：“别这么说，那不是坏脾气，我也.....喜欢那样的你，没有什么容忍不容忍的.....”

思堂道：“璇.....是真心话.....还是.....安慰我？.....算了.....不管怎样.....我.....我不后悔.....”说完，就气绝身亡。

星璇不由放声大叫：“思堂，思堂！思堂——！”可是思堂却再也没有回应他了。

正是：

韶华不为少年留，

死生义，在心头，倾盖如故，

曾为系归舟，情吞四海千钟酒，

挟长剑，带吴钩；
情深情浅论缘由，
休相问，莫开口，心无归处，
结尽半生愁，醉里悲歌惊深梦，
万古恨，几时休。

看着思堂的尸身从怀内消失，星璇悲伤道：“思堂——！”这时，怒火从心里狂烧，星璇暴然跃起，指着燎火炙日兽道：“我要为思堂报仇！”

燎火炙日兽道：“我早就看那鼠辈不顺眼了，哼！明明是只小妖，却偏偏会空间法术，他以为他是魔吗？这里蜀山，也只有他敢明目张胆跟我作对！若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就捏死他了！”

星璇道：“少说这些风凉话，受死吧！”

燎火炙日兽深沉地叹道：“唉……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的儿子，只知道报仇，不知道报恩。这十八年的养育之恩，父子之情，还抵不上一只外来的小妖。”

星璇即时支吾以对：“你？！……我……”

南宫煌马上道：“你少废话！我跟你可没半点情分，你还曾经给我下毒，我的仇、思堂的仇，今天一起算总帐！”

燎火炙日兽冷道：“哼！自不量力，果然是天真啊！来吧！”

随即，双方再次展开恶斗。这次燎火炙日兽的功力比刚才要强很多，而且星璇的“缠”字诀已经不能再对他起到作用了。燎火炙日兽更

是克制住对方的水系和火系法术，王蓬絮也无余力再使用“朱仙变”，只有施展“神威天光”之技，为众人作防护。然后南宫煌、温慧、星璇三人轮番攻上，消耗燎火炙日兽的力量。

双方消磨了一段时间后，燎火炙日兽的烈劲明显有减弱的迹象，南宫煌当即施展“举火燎天”和“星沉地动”两大劲招，轰得燎火炙日兽连连倒退，然后温慧施展“武神”绝技，双臂贯以无匹的劲力，奋力一挥，两柄锤上吐出这股劲力，打中了燎火炙日兽的脸部，把他轰得倒在地上，星璇随即施展“断空灭绝”这一最强绝招，终于把燎火炙日兽重挫，使他伏地直喘粗气。

燎火炙日兽道：“好厉害……没想到，居然会有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温慧抡起双锤道：“受死吧！”便向他扑来，谁知道温慧刚接近，燎火炙日兽突然暴起，巨爪一伸，竟将温慧给抓住了，温慧连声惊呼，想挣脱开来，却被燎火炙日兽牢牢扼住，有力也使不出来。

南宫煌惊呼：“住手！你要干什么？”

星璇也喝道：“放下她！”

燎火炙日兽道：“没想到以我现在的法力还是输给你们！好！我看开了，就算用这蠢物的身体又如何，只要能成魔……还在乎什么外表！”

星璇惊道：“难道你要自己作祭品？”

燎火炙日兽道：“聪明！她是女的，我是男的，这蠢物并没有头脑，只要我保持心头空明，它的身体会成为我的身体，它的力量会融合我的力量，哈哈！”

南宫煌急怒大喝：“放下她！你为了自己的力量与野心竟然什么都做！？”

燎火炙日兽道：“哼！我有什么野心？魔的力量只是一个工具，我一定要恢复往日记忆，总有一些人在我心中一直挂念，但我却一直想不起他们是谁！我还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的过去，我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我要成魔，我一定要成魔！”

星璇诧异道：“你.....就只为了这个原因.....”

燎火炙日兽道：“力量算什么？里蜀山的权位又算什么，反正我养大的儿子现在也是视我为仇人！我现在一无所有，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们要怨，就怨自己为何跟我有关系吧！哈哈！”

南宫煌怒道：“你.....疯了，你！？”

星璇喝道：“住手！”

燎火炙日兽道：“孽子！你闪到一边去！”

星璇道：“复苏的火魔兽一旦成魔，将会危及整个里蜀山，进而会令六界失衡。”

燎火炙日兽哪里管这些，他说：“哼！里蜀山、六界？这些与我何干？尤其是频频与我作对的蜀山派！我全无记忆懵懵懂懂之时，没有名字，没有过去，谁顾念过我？如今我何必顾及他人？！”

星璇道：“合体的法术我也会，如果是我主动合体，我的意志将侵占你的意志！”

南宫煌一听，大吃一惊，急忙道：“星璇！不要——！”

燎火炙日兽道：“哼！果然不错！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也会背叛我，我为什么不能毁掉一切？！来吧！看谁的意志能胜利！”

星璇道：“如果我赢了，合体后会溢散出你我所有的灵力，周围骤然升温的环境也会让火魔兽继续沉睡，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平静……”

南宫煌本想阻止星璇，可是星璇已经心意坚决，他向南宫煌点了点头，然后便集中意志，引动念力。此时，在他的脑里，不断回想着与南宫煌、王蓬絮等人的种种回忆，逐渐进入忘我境界，合体之术成功引发，星璇遂完全进入了燎火炙日兽的体内，使燎火炙日兽痛苦不堪，怪叫不断。而那股让火魔兽成魔的力量，因为失去燎火炙日兽的力量支持，而土崩瓦解，身后的石门崩塌，把火魔兽再次封印起来。燎火炙日兽全身爆裂，颓然倒下。温慧也从他的手上掉下来，昏倒在旁。

南宫煌这时唤道：“哥……是你吗？”燎火炙日兽只是闷哼着，没有回答，南宫煌又喊：“你说话啊……哥！”

燎火炙日兽道：“我……一时……心软……终……养虎……为患……”

接着又出现星璇的声音：“我……不能让你唤醒火魔兽……毁掉一切！”

燎火炙日兽道：“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应该……教你的……”

星璇道：“对不起……就算是你的儿子……我也只能如此……”

南宫煌惊道：“不要！哥——！”

星璇道：“永别了……”说完，星璇便和燎火炙日兽完全融合，并把燎火炙日兽的形体摧灭，而星璇也力尽倒下。

温慧这时已经醒过来，惊见这一幕，也是脸色大变。王蓬絮扑上前道：“璇哥哥——！”

南宫煌道：“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

星璇道：“这样最好……正是我想要的……”

王蓬絮哭喊道：“璇哥哥！你别死……絮儿……絮儿还要替你解毒呢！”

星璇道：“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为了我……永远这样……不要……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

王蓬絮道：“你……你还不是一样……”

星璇道：“我……不是……为别人……是……为……你……”

王蓬絮道：“絮儿不要……絮儿不要你这样……”

星璇道：“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说完，便告气绝。南宫煌和王蓬絮号哭呼唤着星璇，但星璇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

正是：

遥看曙色四溢处，一腔痴心辜负，

唯盼光阴驻，情长梦短无归路；

易散浮云难再聚，星落纷纷如雨，

寂寞飘零絮，断魂一夜随风去。

温慧也凄然道：“星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要我们再来帮忙，所以他为救你愿意放弃全部法力，他其实很喜欢小絮的……但他一直压抑着……”

王蓬絮悲伤难止：“我不要！我不要这样！！璇哥哥……我要你活转来……我不要……”

南宫煌本想安慰她，却又不知该说什么：“絮儿……”

王蓬絮道：“璇哥哥……对不起！你为絮儿做了这么多，可絮儿连对你唯一的承诺也没有兑现……絮儿要回到过去……要吃璇哥哥煮的东西……璇哥哥，你笑一下给絮儿看好不好，絮儿最喜欢璇哥哥的笑容了，絮儿要一直看一直看……璇哥哥，你怎么不回答絮儿……”

温慧道：“小絮……你定定神，星璇已经听不到你说话了。”

王蓬絮道：“不会的……他能听到，真的！他的身体不会动了，但是他的魂魄还在，絮儿感觉的到……你看……璇哥哥就在那里，他在对我们笑呢！你看……”说着，遥指另一方。

南宫煌转头一看，根本什么人也没有，南宫煌不由黯然道：“絮儿，你别这样……”

在蜀山之下，南宫煌和温慧并肩走来，来到登云麓下的一角，看见王蓬絮正跪在一座坟墓前伤感，二人双双走上前，温慧伸手拍了拍王蓬絮的肩，王蓬絮抬头望去，看见二人带笑相向。可是王蓬絮只有一脸伤感，向二人点了一下头之后，又默默地看着那墓碑。

这个墓，便是——“星璇之墓”！

王蓬絮始终无法接受星璇离去的事实，一直默默地守在墓前，寸步不离，在她的眼里，仿佛星璇又再出现，等她伸手触摸到墓碑时，

才发现这是幻觉，墓碑的冰冷让王蓬絮又感伤起来，泪如雨下。而天上也下起了倾盆大雨，仿佛是和王蓬絮的心情互相感应。

南宫煌和温慧在远处的树下看着，也为之伤心。雨下了不久便停下，南宫煌决定设坛招魂，于是便在树林中摆下法坛，然后施展招魂之术。不过，等他念完一通咒语后，并没有任何反应，南宫煌不禁失望地低下头来，温慧上前安慰他。却在这时，立在法坛前面的竹架子，突然有了反应，微风吹拂在竹架上的轻纱，不停晃动着，而且灵光乍现。在里面放着的星璇衣服也自动飘了起来，挺立在半空。

南宫煌和温慧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因为招魂术果然有效。于是南宫煌继续不懈努力，日以继夜地施展着“招魂术”，日复一日，春去秋来，风雨不改地进行着“招魂”之法。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南宫煌终于成功地把星璇的魂魄招引汇聚，开始成形。

这一天夜里，一个身影出现在王蓬絮的面前，王蓬絮初时吃了一惊，但随后拭去眼里的泪水，清晰了眼眸之后，看清楚眼前出现之人，正是——星璇！王蓬絮喜从中来，便伸手过去，和星璇相触，当真互通，二人终又能再次相见！

正是：

星沉碧落人归去，脉脉情，总难语，

为何永诀阴阳，方解情深如许？

唯盼来生长相聚，最难遣，离愁别绪，

对皓皓星天，系相思千缕。

万般寂寞凭谁诉，花落尽，春光暮，

心中悔不当初，梦里思量百度，
斯人再度红尘处，真似幻，不敢轻触，
早知死生盟，造化不轻负。

“关亡术，又称‘招魂’，始于秦而兴于宋……煌仙人，复姓南宫，不知何许人也，年二十余，常与一白发紫衣男子招摇过市，口称兄。此男子者，乃既招之魂也。曝白日下而不散，举止若常人。有人见其与一女子缠绵，或曰其已经婚配。呜呼！奇哉！此等神技，岂非亡人与生人无二矣？……此技……无出煌仙人之右者，后渐渐式微，今世已失传矣。

——《萃华堂杂记》清·方敬儒”

仙剑奇侠传三外传

第一章 情初遇

蜀山之上，风云变色，阴邪之气笼罩住锁妖塔，一只可怕的妖魔在锁妖塔下出现，蜀山弟子纷纷赶来，布下阵势，把那妖魔包围。蜀山派祭起强大的剑阵，无数剑向那妖魔飞来，可是那妖魔奋起全力，强大的灵力排出，把飞剑悉数荡开，更把所有蜀山弟子轰得四处飞散，伤亡惨重。

那妖魔冲破了阵势，向前飞奔，来到石桥之上，却见迎面跃出一人，手握长枪，枪尖之上劲力吞吐，此人全身更散发出一股极强的高手气息，他就是蜀山派的大弟子——徐长卿！

徐长卿贯劲枪上，向妖魔冲杀过来，那妖魔也同样运起全力，疾冲而上，两人便在桥上硬拼起来。只一招，妖魔的巨力便把徐长卿轰得坠下桥去。本以为这一招必将徐长卿击杀，哪知道徐长卿运起飞行之

术，拔身往上，长枪直捣妖魔下盘。妖魔急忙翻身避开，长卿的枪便转动成一团银光，盘旋击来。妖魔和长卿在这桥上斗到桥下，又由桥下打回桥上，一连交手数十回合。

不过，这妖魔当真厉害，缠斗多时，没有丝毫败象，而且还越战越勇，陡然生出一股巨力，再次把长卿震退，不等长卿身形稳下，便运出十成功力，向长卿打出致命一击。眼看长卿无法再抵抗，忽然一条人影从旁边掠出，挺身挡在长卿的前方，把妖魔的攻击完全接下。

一切灰飞烟消之后，长卿跌坐在地，而一名女子则在他身旁，关切地照看他的伤势，而在蜀山殿阁的一角，“魔尊”重楼注目着二人，眼神之中流露出一股愤慨而无奈的神色。

唐家堡——因为唐门的解散，迄今已为一座百姓群居的小城镇，这里人来人往，十分兴旺繁荣。这日，一位少年从蜀山之上下来，踏进了唐家堡之内。

这位少年吟唱道：“春日下蜀山，身怀买酒钱，信步长街行，逍遥似神仙呀～～似、神、仙！”接着，他笑道：“嘿嘿，用两吊钱买酒和十几文买酒感觉就是不一样，财大就是气粗啊～～哼，臭酒鬼，这次倒蛮大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了旧账，再买两坛酒，说不定还能落下几文跑腿钱，如果臭酒鬼肯教我功夫，我就还给他，如果他不肯，哼哼！他就别想要了。”

这少年刚走了几步，就有一名小伙子唤道：“啊，是你？南宫煌？你又来百酌楼买酒对吗？左顾右盼的，不是认不得路了吧？一进西南面唐家堡的正门，左手边就是酒楼啊。”

南宫煌愣愣地看着这小伙子道：“你见过我？我怎么没印象？”

那小伙子道：“见是没见过，可百酌楼的顾老板是我亲戚，他和我提过你，就是那个蜀山上的穷小子，每回都赊酒，赊了又没钱还，偏偏有个朋友是大酒鬼，不喝不行。”

南宫煌听了，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不再和他说，快步走开。当他向前走出没多少步的时候，就见前面围了一堆人，他好奇想凑个热闹，便走了过去。南宫煌挤进人群里道：“让一让，待本大仙看看！”好不容易才挤到了最前面，原来是有一名江湖相士正在地上摆开摊子，和大家玩猜铜钱的把戏。

那相士的手在地上三个杯子前面扬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转动着地上的三个杯子，等他转动完毕后，便向一名书生问道：“好！铜钱在哪个里面，说吧！”

那书生摸着脑袋，迷惘地说：“这个……嗯……”怎么也猜不着。

这时，南宫煌忽然发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相士立刻向他望去道：“笑什么？哪来的小疯子……”

南宫煌便道：“可笑啊可笑，可耻啊可耻！此等雕虫小技，胆敢在这蜀山脚下，在本大仙面前招摇，此乃不知天高地厚也。我说啊，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蜀山脚下如今也有骗子了，可叹啊可叹！”

那相士不由骂道：“滚！臭小子，少来搅局。”然后又对书生道：“喂！快说啊，不然这局就算你输了。”

书生忙道：“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

南宫煌这时又道：“想有何用？看得清楚就说得出来，看不清楚想也无用！”

书生恼道：“我没看清楚难道你看清楚了？瞧你自信满满的样子，好！你说，在哪一个下面？”

南宫煌道：“本大仙自然眼明手快，看得是一清二楚！但是不可说，不可说……”

书生道：“你告诉我，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这一宝我押你身上了！”

南宫煌便道：“好咧！看本大仙出马！”说完，就走出前来，至相士面前蹲下，然后双眼盯着杯子道：“本仙人目光如炬，一眼看出，左边杯中一定没有——”一边说一边伸手把左边的那个杯子揭开了。大家一看，果然空空如也。

那相士忙道：“喂！不能这样！你耍赖！”

南宫煌道：“这样又何妨，仙人神机妙算……”接着道：“我说啊，这右边杯中也没有！”接着又已把右边的杯子揭开，果然也是没有，南宫煌故意大声道：“如——何——啊？”

书生马上说：“那……是在中间这一个？”

南宫煌却笑道：“嘿嘿！少安毋躁……中间这一个——也没有！哈哈！”话音未落，他已把中间的杯子也揭开了，果然同样空空如也。

书生立刻指着相士道：“好啊！你使诈出千！快还我钱来！”

相士情急之下，便指着南宫煌道：“臭小子，你耍诈！把手伸出来！在你手里！”

南宫煌把双手一摊，说道：“嘿嘿，没了，怎么样？”

相士登时脸色大变，怒道：“你敢砸我场子！我——”

南宫煌道：“你怎样？你技不如人就赶紧走为上，不要在蜀山脚下丢人现眼。”

那相士道：“臭小子，咱们赌一把！我要输了，我身上所有东西都给你，你要输了，哼哼……谅你小孩也没什么钱，就脱光衣服滚回家去吧！”

南宫煌道：“是～吗～？听来不错哦，本大仙的仙躯神体可不能轻易示人，你有什么宝物能与本仙人相提并论的？”

相士道：“贫道身上诸般法器都是故老相传上百年的旧物，计有麈尾、云铛、如意、令牌、法剑五件，每件都价值不菲。”

南宫煌听罢，立刻应道：“好！不错！来吧！”

相士拿出一枚古钱道：“看好，这可是一枚‘壮泉四十’！哼！你就算想靠手法作弊，谅你也拿不出这种古钱。”

南宫煌伸手抢过来道：“哼！有什么了不起！我来晃盅，你猜！”

相士道：“也好，看你有什么手段。”

南宫煌就盘坐在地，把那古钱放入其中一个杯子下面，然后双手急速运动，把那三个杯子转得快如疾风，让人眼花缭乱。等他的手停下之后，三只杯子已经排好，他说：“好！猜吧！”他又站起来，向后退开，说道：“我闪开，让在场诸位也能看清楚些。”

那相士看着三个杯子，一脸发愁，良久才道：“左边！”

南宫煌道：“哈哈！哈哈哈哈！你确定？”

那相士怔了一下，然后道：“这个……臭小子！少诓我，就是左边！”

南宫煌道：“你自己翻开，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那相士便伸手把左边的杯子揭开，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围观的人也大声喝起彩来，南宫煌接道：“在中间啊！笨蛋！本大仙的手法岂是你这种肉眼凡胎能识破的，快滚吧！”

那相士“霍”地跃起身来，指着南宫煌道：“哼！臭小子，你等着！”就灰溜溜地跑了去。

围观的人都大笑起来，那书生则吟唱道：“唉！来时威风，去时匆匆，可叹。输即是赢，赢即是输，随他！”

南宫煌则对着相士跑的方向大声嚷道：“我干嘛等你呀，你又不是什么二八佳人……”

围观者中一位老人称赞道：“厉害！到底是蜀山脚下，小孩子都这么厉害。”

另一人道：“老爷子，你不认识他？他可是我们这里鼎鼎大名的‘煌大仙’，招摇撞骗、坑蒙拐骗、凡是跟‘骗’字沾边的，他没有不内行的，那道士这次是阴沟里翻船了……”

南宫煌这时对大家道：“散了，散了，没热闹可看了，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本大仙点钱的时候不喜欢旁边有人，快走吧！”围观的人群这才四散而去。

正是：

年少不惧江湖老，

放歌四海任逍遥！

未解前路多少事，

欲与青天试比高！

待围观的人散尽之后，南宫煌回身看着那相士遗在地上的褡裢，喃喃道：“看样子沉甸甸的，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卖了钱要多买些酒回去，让那酒鬼多教我几招。”当他走上去，把褡裢的口子打开一看，登时大叫上当：“啊？上当了！哪有什么法剑、如意啊？全是一些破铜烂铁，臭道士！你等着，总有一天让你落到我手里！”

他翻开三个杯子，拾起中间杯子盖着的那个古钱道：“只有这一文‘壮泉四十’铜钱……也不知是什么东西，管他呢，先收着，总比什么都没赚到强……”就把那古钱收入怀内。

这时，南宫煌又发现在旁边有一个笼子放着，里面还关着一个奇怪的小东西，而且那小东西还会动，不由吓了他一跳：“咦！这小东西会动啊？”他走近仔细打量着那个小东西，只觉这个小东西的脑袋像个桃子，全身通体粉红，头上长了一条触角，背上还有一对翅膀。看着看着，南宫煌就嘀咕道：“哈哈！这是什么，桃子妖怪？不管……反正是我的了！带上蜀山显摆显摆，看那些小道士还敢瞧不起我，他们是蜀山弟子又怎样？抓到过一个妖怪吗？连山门都没出过！还是本大仙比较强些……想不到，那杂毛老道还有些道行，可惜手法太慢。”

那小东西在笼子里“咕咕”地叫了起来，样子看上去十分害怕，南宫煌道：“不要闹，我不会吃你的，只不过会把你关到锁妖塔里，那里面啊……嘿嘿！我也不知道什么样，我从小在蜀山长大，连塔门都没接近过，你多运气，一上蜀山就能到那里观光——”

那小东西仿佛听得懂南宫煌的说话，竟然哭了起来，十分可怜的样子，南宫煌看见，连忙道：“不要哭啦，这样好不好？我先显摆显摆，然后偷偷把你放了，不过你要快点离开蜀山哦，不然被其他人抓到了，我可救不了你。”可是那小东西仍然哭喊不止。

南宫煌为难道：“那你要怎样啊？你是我赢来的耶，就这么放了你，我也太吃亏了吧？”可是那小东西越哭越厉害，南宫煌于心不忍，只好道：“好了好了，不要哭啦，我放你就是。本大仙行善积德，慈悲为怀，最见不得别人眼泪，嗯？你不是人吧？算了，都差不多。”便把笼子打开，把那小东西释放出来。

那小东西从笼子里飞出，破涕为笑，连连向南宫煌点头致意，南宫煌道：“不用谢了，本大仙施恩不望报，快走吧！”那小东西还是向南宫煌再三点头致谢，南宫煌道：“要小心哦！不要再被人家捉到了，像我这样的好心人世上没几个的！”小东西便展开双翅，拍翼飞去了。

南宫煌看着这小东西飞走，说道：“嘿，想不到妖怪也有这么可爱的……一定不是坏妖怪啦。好啦！日行一善结束，买酒去！”

南宫煌就来到了唐家堡西南面正门一带，百酌楼就在这里。南宫煌一进楼来，便见百酌楼里面的小女侍应尹绯羽走过来对他道：“嘻嘻，煌大仙，你又来赊酒啦？臭酒鬼司徒钟呢？为什么他自己不来，总打发你当跑腿的。”

南宫煌道：“什么赊酒？是买酒、买酒！本大仙还愁没钱花？只不过财不外露，有些时候忘带在身上了。”

“嘻嘻，煌大仙不止没钱，还爱面子，这百酌楼可没人不认识你这个穷鬼——”

“哼哼，你才是酒鬼，天下的酒鬼不管年纪大小都一样，喝醉了就胡言乱语，本大仙不与你们一般见识。”

说完，南宫煌就趋至柜台前，叫道：“老板！顾老板！快拿两坛最好的酒来，给我用绳子捆结实了，等一下还要走山路呢！喂——！听到没？顾老头？”

百酌楼的老板顾有利这才走过来说：“嚷嚷什么？我耳朵又没聋。要买酒，先把以前的账还上，赊酒免谈，大门在那边，走好，请！”

南宫煌道：“小气鬼！你以为我没钱吗？嘿嘿，小爷钱多得能砸死你，把账本拿出来，我一次还清！”

顾有利道：“真的？八成又是哪里骗的吧？不然就是抢了官库了？”

南宫煌道：“啰唆什么？是钱就好了，你管哪里来的？你这种人啊，操心太多，一辈子发不了大财。”

顾有利道：“是啊，是啊……要是所有主顾都像你这样，小店早就关门大吉喽。”

南宫煌边说边伸手到口袋里去拿钱，谁知道手一放进口袋，就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大吃一惊道：“咦？钱呢……怎么没了？下山的时候明明还在的……啊？刚才人多，被人偷了……”

顾有利见他这样，便说道：“哼！我就知道，又来装模作样，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下次换个新花样，别老是这一套了，我都看腻了！快走，别妨碍我做生意！”

南宫煌忙道：“哎！顾老板，你这是什么话？我钱丢了就够倒霉的了，你不同情就罢了，怎么还不信我？”

顾有利道：“咱们唐家堡十几年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没听说有什么小偷，你十天半月来一次，怎么就让你赶上了？”

南宫煌道：“谁说不是呢？偏偏我倒霉，出门没看黄历，你先赊点酒救救急，一壶就好，我说啊，大家都是熟人嘛，怎样？”

顾有利马上道：“不行！”

南宫煌连连哀求道：“求你了！不然我可没法跟那酒鬼交代。”

顾有利道：“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你不是能掐会算吗？先算算哪个毛贼偷了你东西，跑到哪里去了，然后追过去，使出蜀山剑法这么一挥，毛贼人头落地，你再拿钱过来买酒，如何？你这么大本事，要不了一盏茶功夫吧？小店不会打烊的，快去吧！”

南宫煌生气道：“哼！瞧不起我？”

顾有利道：“哪里！在下凡夫俗子，怎敢瞧不起煌大仙呢？煌大仙，请！”

南宫煌没办法了，只好“哼”地一声，转身走出百酌楼去。

南宫煌走出百酌楼之后，一路向先前走过的地方沿途寻回，他喃喃自语道：“到底是什么人偷了我的钱呢？要是让我抓住了就扁死他！顾老头说的也对，八成不是本地人……要是外地人的话，得了钱会去哪里呢？”

走到唐堂客栈附近，忽然看见有一个人从客栈里面走出，南宫煌一看，马上起疑：“那个人！看起来很陌生，以前可没见过……嗯，这个人步法看得出是练过的，会不会是他？……不会啊，刚刚跟臭道士赌钱的时候，旁边没有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待本大仙先试探试探再说。”于是便向那个人的身后跟去。

可是当他跟近了那人的时候，忽然嗅到一股很强烈的酒香，马上道：“这味道……好香的酒啊～～一定是五十年以上的陈酒……想不到这人身上带着好酒，嘿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就这样！嘿嘿。”

想到这里，南宫煌加快脚步，很快就追上了那个人，然后从他背后呼唤：“老兄！你的钱掉了。”

那人一听，连忙回身道：“啊？谢谢！”

这时，南宫煌看清楚了这个人的容貌，原来是个和自己年纪相差不远的少年，他把自己身上的那枚古钱递给了少年，那少年接过来一看，便道：“咦！‘壮泉四十’，很少见的古董啊！也不知真的假的，要是真的话，师父一定喜欢，可这不是我的……”

南宫煌忽然伸手在那少年的身上扬了一下，那少年的反应奇快，立即喝道：“喂！你干什么？”

南宫煌连忙道：“没、没干什么……不好意思，刚刚你衣服上有只蜈蚣……”

那少年却道：“胡说！什么蜈蚣？你明明要偷我身上的酒壶，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手法，简直是班门弄斧。”

南宫煌惊愕道：“哦？遇到同道了，好啊！咱们比试比试！你前面走着，一盏茶功夫，我偷不到跟你姓。”

那少年道：“不行！这酒壶是东汉的古董，价值连城，是我要孝敬师父的，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南宫煌心道：“我管你酒壶是什么，我要的是酒……”便道：“那这样，酒壶给我，你来偷，如何？”

少年却立刻道：“想讹我？酒壶给你，你拿了就跑怎么办？”

南宫煌笑道：“嘿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怕就不要说大话，本大仙人称‘纵横四海，威震寰宇，天南第一神盗’，平生未遇对手，谅你也不敢班门弄斧——”

少年不屑地说：“什么什么‘天南神盗’，江湖上哪有这么长的字号？肯定是你自己杜撰的。”

南宫煌道：“我说啊，逞口舌之利，本大仙甘拜下风，可论到妙手空空的真本事，你就不是对手了，也罢！本大仙是不会跟那种光说不练的人纠缠的，告辞了！”

那少年道：“哼！想用激将法？我不会上当！但也不能丢师父的脸，比比！有什么不敢的？拿着！让你瞧瞧谁才是光说不练！”说着，就把酒壶交给南宫煌。

南宫煌心中暗喜，便道：“好，开始了啊！我先过去逛逛——”转身便走。

少年道：“不用走太远，一眨眼的事……”

南宫煌道：“我说啊，大话少说，拿出本事才是——”说完，加快脚步。

就在这时，那少年忽然大喊：“师父！快拦住那小子！”

南宫煌听见那少年这一喊，以为他的师父真的来了，登时吓得愣住，抬眼望向四周。谁知道那少年业已从背后跃来，一举从南宫煌的头上掠过，落在他的前面，然后迅速伸出右手，向南宫煌怀抱的酒壶抢来。两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周旋起来。那少年忽然连环出手，向南宫煌的怀中强行夺来，南宫煌眼看应接不下，急忙身形一纵，向上跳起，但南宫煌的身形不能在空中持久，迅即落回地下，结果就在落下时，两人撞了个满怀。南宫煌的手一松，酒壶便应声着地，顿时摔成碎片，酒也洒满一地。

两人都目瞪口呆，南宫煌片刻便道：“不关我事，你自己打破的……你手法不错，但是性子太急，如果不使诈，慢慢等的话，未必不能赢，

你没想到我会跳起来对不对？”

少年叹道：“唉……我也不是故意要使诈的，只不过突然看到一个人很像师父，临时起意罢了……这酒壶本来是要孝敬师父的，现在怎么好空手过去，一时也难找什么东西代替……”

南宫煌道：“好啦！我用这古钱赔你就是，交个朋友！我叫南宫煌，蜀山……蜀山那个……弟子！”说完，就把古钱送给那少年。

那少年也抱拳道：“我叫李三思，‘三思而后行’的三思，余杭人，要去渝州找师父。”

南宫煌道：“哦？渝州也有这个高手吗？我怎不知？”

李三思道：“师父现在富可敌国，不用此道已经很久，你自然不知。”

南宫煌怔道：“富可敌国？那我更要拜见一下。”

李三思道：“这个……师父已隐居多年，不理江湖世事……没他老人家的允许，我可不敢擅自带人拜见，更何况我这次求师父做主，还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呢……”

南宫煌好奇地问：“什么事情那么难办？要不要我帮忙，兄弟我在蜀山脚下，也小小有些势力，虽不能说呼风唤雨，但是黑白两道没有我不熟的。”

李三思道：“也不是什么棘手的事情，不过事关……事关小弟的终身大事，还是长辈出面比较……比较稳妥。”

南宫煌恍然笑道：“嘿嘿，难怪你吞吞吐吐，原来是因为这个，看兄弟你岁数不大，人也够聪明，怎么在这件事上面犯傻？”

李三思怔道：“怎么？”

南宫煌道：“你还不知道吗？女人是最麻烦的东西，男人一旦被女人缠上，就好比五花大绑再加上脚镣木枷，再也动弹不得。何必年纪轻轻的就往火坑里跳呢？”

李三思道：“兄弟没有心上人，自然会这么说……可我……她……唉……”他吞吞吐吐，而且神情忧怨。

南宫煌也听不惯人家这样吞吐说话，便说：“行啦行啦，不要再这种表情了，不然别说女人，连我都快晕死了。教我几招如何？你的手法很特别，我以前没有见过。”

李三思便道：“好啊！天色还早，我们切磋一下。我这一招叫‘飞龙探云手’，是我家祖上的绝学。”便把这门绝学的使用方法和精妙之处跟南宫煌详细讲了一遍。

南宫煌听完李三思的讲解后，不由称赞道：“不错，这手法简单直接，我要回去好好练练。”

李三思道：“嗯！这是师父教我的，也是先祖的武学。你的手法倒也不错，更能炫人耳目，出其不意。好了，我要走了，天黑前要赶到渝州！”

南宫煌便抱拳道：“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哈哈，我想跟人说这句话想好久了，今天第一次有机会说出来。”

李三思也笑道：“好！再会！”

二人刚回头要走，李三思忽又喊道：“喂！”

南宫煌转身问道：“啥？”

李三思道：“这钱是真的吗？拿赝品给师父会被骂的……”

南宫煌道：“我怎知道，也是顺手得来的，你也看不出真假吗？”

李三思道：“我只跟师父学武，没学这个……”

南宫煌道：“那就好了，如果是假的，你就推到师父身上，谁叫他不教你的，那也怪不得你。”

李三思道：“这样……也可以啊？”

南宫煌道：“当然！有什么不可以的，听我的，没错！快走吧！”

李三思就再道一声“再会”，便转身离去。

南宫煌目送李三思去后，就又自言自语道：“真好！没想到遇到同道……唉，到哪里弄钱呢？要是一点酒都没拿回去的话，酒鬼一定不会饶我的……刚刚要是开口借点钱就好了……不行、不行！刚认识就借钱，太没面子了。天无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南宫煌来到唐家堡正门入口附近时，发现有人在告示牌前围观，南宫煌便也挤上去凑热闹。只见那告示牌上写道：“小店近日有妖物滋扰，求捉妖法师相助，必有重谢！唐堂客栈。”

南宫煌看见，马上喜道：“必有重谢？嘿嘿，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这时，忽然在人群的后面传来吆喝声：“让开！让开！让我看！”便有一名少女，以力量把围观的人都挤了开去，来到告示牌前。

南宫煌仍然在琢磨着：“捉妖法师？嘿嘿，那不正是我煌大仙吗？待我把它揭下来瞧瞧。”说着，便伸手把告示揭下。回身欲走之际，迎面撞着一人，登时把南宫煌撞倒在地，跌得眼冒金星。

南宫煌嚷道：“唉呦！走路不带眼睛啊！”

只见一位红衣少女站在面前，说道：“对不起啦！这个，我要了！”竟然夺去了南宫煌手中的告示。

南宫煌忙跃起身来道：“凭什么？我先看见的。”

那红衣少女却道：“我不管，谁先拿到是谁的！”

南宫煌道：“好啊！你先别张狂，看看谁的拳头硬！”

那红衣少女一听，反而面露喜色道：“哼！我就不信有人硬过我，看招！”只一拳轰来，便打中南宫煌的面颊，登时使得南宫煌头晕脑胀，倒退两步，勉强站稳。

南宫煌恼道：“啊呀！你趁我不备居然偷袭！”

红衣少女道：“什么偷袭？我只用了半分力气，要不要我用全力？”说着，又冲上前来，再运掌一推，南宫煌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就把推翻在地。

南宫煌吓得面无人色道：“你.....你是怪物，你哪来这么大力气？”

红衣少女道：“哼！少见多怪，知道厉害了吧！看你以后还敢惹本姑娘？”

南宫煌骂道：“臭丫头，害本大仙丢丑，总有一天要你好看！”心里却想：“还好周围没人，丢人丢得也不大。”

红衣少女看了看手中告示，便道：“唐堂客栈.....这客栈的名字好古怪，也不知道哪里.....”

南宫煌道：“哼！唐家堡就这么一个客栈，谁都知道。”

红衣少女道：“那你告诉我怎么走。”

南宫煌就指着前面道：“顺着大路一直走，然后向西，再向北一直走到头就是了。”

“西？……北……是这边吗？”红衣少女指了指右边的方向。

南宫煌道：“是啊……就是顺着这里一直走，然后左拐，再一直走就到了。”

红衣少女就说：“谢了啊！回头得了赏钱，我请你客！”

南宫煌道：“免了，你还是给我买药钱吧，骨头都快被你打散了……”

红衣少女却道：“不会吧？我只用了半分力气啊，你体质太差了啦……行！你等着，我捉了妖，拿了赏钱给你治伤。”说完，就向着西边的大路走去。

南宫煌看着那少女的背影在前方消失之后，便说：“哼！穿的倒很光鲜，可惜也是个穷鬼。哈哈！不认识路的小丫头，你慢慢转去吧，我可去客栈占先喽！”

原来，南宫煌是故意指错路给那红衣少女，唐堂客栈并不在北边，而是在南边，而且距离正门入口这里不远。

南宫煌来到唐堂客栈，就说要找老板，老板出来相见，南宫煌向他抱拳道：“在下南宫煌，蜀山门下，闻听贵店妖孽出没，特来相助。”

客栈老板的名字就叫做唐堂，他一听南宫煌自报家门，便觉惊愕道：“你是……蜀山弟子？”

南宫煌道：“家父位居蜀山长老，在下自幼师从家父，也有十几年的功力，唐老板敬请放心。”

唐堂喜道：“好、好……南宫法师请看这边。”南宫煌心里暗自得意：“南宫法师……南宫法师……听着全身舒畅，哈哈，不错，不错。”

唐堂带着南宫煌来到客栈院子的一株树前，说道：“哪！就是这棵树，常年落叶，不刮风的时候也会乱摇，还常常能听到水声。大家都说这里藏有妖孽，还请大仙帮忙。”

南宫煌道：“好！烦请唐老板准备好狗血木剑，香烛桌案，待我作法收妖！”

唐堂一听，马上道：“香烛桌案没有问题，可这狗血木剑……一时让我去哪里弄来，不是说蜀山收妖用的是剑诀剑气，不用狗血的吗？”

有两名伙计走来道：“是呀！猪血鸡血后厨里倒是有，要不要找来，如果不够，现杀一只鸡也行，我看过有些道士捉妖是用鸡血的。”

南宫煌道：“既然如此……好，看我的！”他走到空地中央，然后说：“列位，请上、眼、瞧！”说着，双手挥舞，口中念念有词，竟然从他袖中变出了一张桌案来。

唐堂和两名伙计看得眼也不眨，惊道：“啊？这个……怎么可能？”

南宫煌笑道：“嘿嘿，这就是法、力！袖中能容乾坤之大，何况小小一个桌案。再来看！”说完，又是如法炮制，这次变出了一对香烛来。再接着，他又连续把狗血和木剑都变了出来，终于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齐了。

唐堂和伙计们皆拍手叫好，唐堂更连声称赞南宫煌真不愧大师，南宫煌得意地大笑起来。这时，唐堂又道：“不对呀！请问一下，您明明有狗血木剑，为何还要我准备呢？”

南宫煌怔了一下，忙干咳两声道：“这个……咳咳，你说没有，我再拿出来不是更显得意义重大，效果不凡吗？不用太在意这些，哈哈……”

唐堂道：“啊？……这个……南宫大法师真是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呀！”

南宫煌道：“唐老板放心！在下定能手、到、擒、来！”

说完，南宫煌便要开始作法。可就在此时，突然听见有一女子声音吆喝道：“骗子！”南宫煌立刻抬头一看，只见那名红衣少女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南宫煌连忙道：“姑娘稍安毋躁，待我为唐老板扫除妖孽，再为姑娘捉拿骗子。”

红衣少女怒道：“我说你是骗子！骗我走错路。”

南宫煌道：“在下见姑娘不辨方位，本想为姑娘带路，怎奈在下被姑娘偷袭，一时内伤过重——”

红衣少女道：“哼！乱讲！明明就是骗我！”然后对唐堂出示那张告示道：“老板，这告示是我揭下来的，理应我来捉妖。”

唐堂一见，顿感为难，南宫煌道：“唉！姑娘这是何必呢？也罢，今天我就让给姑娘了，请！”

唐堂一听，吃惊道：“哎！南宫大法师，你、你可不能不管了啊！这、这让我怎么办呢？”

红衣少女却道：“哼！什么大法师，看本姑娘的！老板你放心，这事就交给我了。”说完，她回身走到那株树下，然后提起左手。只见她的左手上戴着一面奇特的八卦镜子，她用这块镜子对准这棵树照去，一边照一边说：“啊！在那里，就在那棵树下面！是个圆圆的东西……酒坛子，是酒坛子妖。”

唐堂道：“酒坛子妖？”他上前，也往红衣少女的镜子里望去，果然看到一个酒坛的影像，便道：“咦，看起来就是个普通酒坛嘛，怎么？这个就是妖怪？”

红衣少女道：“那当然，这镜子是我家祖传的‘洞冥宝镜’，能够照出妖怪原形，照一般的器物什么都照不出来，照人就是本人样貌，如果照出来的样子和本人不一样，或者照出来的不是人，那就一定是妖，懂了吗？”

唐堂恍然大悟，立即道：“啊……那、那要把它收走啊。”

红衣少女道：“收、走？……好！快拿镐来，我把它挖出来，打碎它！”

唐堂不由疑惑道：“这……收妖好像不是这样的吧？”随即向南宫煌望去道：“南宫大法师，这……这样行吗？”

南宫煌道：“唉……收妖一事，已经交给这位姑娘了，在下不便插手。”

唐堂着急道：“可是……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客栈里面传来了另一把声音：“老板，请进来说话。”

第二章 闯地脉

唐堂连忙走到客栈门口，向里面问道：“客官有何吩咐？”随即就推门进去，然后把门重新关上。

这时，南宫煌对红衣少女道：“嘿嘿，上台容易下台难，看你怎么收场。”

红衣少女道：“骗子！你也不过是要骗点吃喝——”

南宫煌道：“‘也’？说得好！什么叫‘也’呀？”

红衣少女即时知道中计了，忙道：“哼！你说话小心一点，当心我扁你……”

南宫煌道：“你胳膊上什么宝镜，让我见识见识——”便伸手过去欲触摸她手上的那面宝镜。

红衣少女立刻拨开南宫煌的手，怒道：“拿开你的臭手，不然我不客气了！”

这时，唐堂终于从里面出来，对二人说：“二位……”

南宫煌和红衣少女才平息争吵，一同迎住唐堂，南宫煌道：“请问唐老板有何吩咐？”

唐堂道：“里间的客人出了个主意，他说这妖法力虽然不高，但修为不浅，轻易不会现形。两位必须配合行事。南宫法师用木剑沾狗血，依次点在树周的杜、伤、生、休、开、惊、死七门上，单留景门。这位……姑娘——”

红衣少女便道：“我叫温慧。”

唐堂接道：“好，温姑娘，看着镜子，那妖物一出土中，便以狗血泼过去，它自然变回原形。此时再挖开下面，方无大患。”

温慧道：“好，来吧。”

于是，二人一同就位，再让唐堂和两名伙计退到二人身后，南宫煌则提起木剑，穿上符纸，念动真言，焚烧符纸，接着把狗血沾于剑上，然后迅速挺身跃出，舞动木剑，按照唐堂方才所言，依次点击“八

门”方位的七门，仅留“景门”。果然当七门皆点中之后，便把那隐于树中的妖怪给逼出景门来。温慧一直用宝镜照着，看见妖物从景门穿出，她急忙把案上的那碗狗血抄起，向妖物泼去。

狗血具有辟邪的奇效，一沾上妖物的身，便立即使妖物现出原形来，原来是只露出一双凶目的酒坛妖。

温慧道：“啊？它现形了，果然是个酒坛子！”

唐堂惊道：“快……两位……两位大师大仙大侠，快……快……捉住它！”

南宫煌道：“看我蜀山剑法的厉害！”

说完，舞动手中木剑便向那酒坛妖刺去，那酒坛妖怪叫一声，伸出两只翅膀来，双翅一展，扇动狂风，急吹过来。南宫煌被这股怪风吹得无法近其身。温慧立即从腰间拔出一对八棱锤来，然后抡动双锤，向那酒坛妖砸来。温慧天生神力，这一锤砸来，有如飓风一般，竟轰得那酒坛妖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飘退。

趁着这一时机，南宫煌趋身而上，把手中木剑刺出，劲力贯于剑尖上，木剑点在了酒坛妖的身上，剑上的狗血发挥作用，立时把酒坛妖的妖气悉数击散，化成一股浓烟，消失不见。

温慧则马上上前，把泥土挖开，从里面挖出了一个酒坛来，原来是一坛陈封地里多年的好酒。温慧道：“哎呀！已经挖出来了呢！果然是个酒坛子。妖就是妖，果然和人不同，好厉害！”

南宫煌道：“小意思……”心想：“嗯……确实是陈年好酒，光闻香味就已经快醉了。”

温慧道：“老板、老板！你答应给赏钱的，可不能说话不算。”

唐堂道：“那当然，可两位……”

南宫煌道：“在下蜀山门下，以行侠仗义为本，不可贪图钱财。酬金全给这位姑娘就是，不过这酒坛曾经成妖，留在这里恐怕有后患，我要将它带上蜀山处置，不知可否？”

唐堂道：“这……刚刚那位客官说了，他想要这酒坛——”

南宫煌连忙走近客栈门前，向里面的人抱拳道：“刚刚多谢指点，请高人出来一见。”他心想：“我只要酒，酒坛给你倒无妨，但是你总要给我个装酒的东西，是不是？”

只听里面的人应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唐老板，那酒坛并非我想要的古董，就给这位小兄弟拿去吧。”

唐堂便道：“好、好！多谢客官。”

南宫煌也道：“谢了！”心中高兴不已：“终于要到酒了，而且还是坛好酒！快回蜀山找酒鬼去，嘿嘿！”

唐堂就把这坛酒送给了南宫煌，并拿出赏金送给温慧。

南宫煌好奇打听这客栈里面的客人是何人物，唐堂道：“那位客人住得是本店最好的上房，不让任何人打扰，甚至连打扫都不许，可见身边没少带钱财——哎！我怎么能跟外人说这个……哈哈，不过大仙也不是外人，自然不会贪图这些俗物，哈哈！”

南宫煌笑道：“嘿嘿，这个自然，在我们仙人看来，金钱如同粪土。”

温慧拿着赏金，欣喜地说：“嘿，有钱了，哼！谁说我不会挣钱来的，别说是保镖护院，就是降妖捉怪不也被我拿下了吗？”

南宫煌白了她一眼道：“臭美……”

便也不再会她，拿着酒坛，便满心欢喜地回蜀山而去。

从唐家堡出来，来到上山的山麓前面时，南宫煌便累得直喘大气，只好在路旁的大树下歇一会儿。他放下酒坛道：“呼……累死我了。没想到这东西这么重，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要是有钱雇个挑夫就好了。”他念叨着说：“今天这一卦是‘天雷无妄。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不管怎样，这可是真正的陈年老酒，把酒鬼应付过去是绝对没问题的。”

正在歇着之际，忽然有人走近跟前，向他问道：“请问，上蜀山是走这条路吗？”

南宫煌抬头看时，登时大吃一惊：“啊？”对方也同样吓了一跳，因为面前之人不是别个，正是温慧。

温慧道：“又是你？”

南宫煌立即从地上爬起来道：“姑娘要上蜀山？”

温慧道：“要你管？”

南宫煌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仅山路难行，而且道路复杂，一不小心迷失在这里，一辈子都走不出去，惨呀！”

温慧听他这么说，也有些害怕，忙问道：“那、那你认得路吗？”

南宫煌道：“废话，我是蜀山门下，打三岁会走路开始，就天天在这里上上下下，你算算看，我走过多少遍了，怎么会不认得？”

温慧道：“我算不出……好！你前面带路！”

南宫煌把头别向他处，说道：“给你带路？凭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啊，要我给你带路？有什么好处？”

温慧道：“我可没有什么好处给你……”

南宫煌道：“你刚刚挣的赏钱呢？”

温慧道：“去酒楼吃了一餐，都花光了。”

南宫煌道：“啊呀！你可真奢侈……这样吧，帮我把这坛酒搬上去就行了。”

温慧马上说：“好呀！这个简单。”

南宫煌道：“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先说好，累了我可不帮你。”

温慧道：“小看人，拿这么轻的东西怎会累？”说完，便把酒坛提了起来，果然有如无物一般。

南宫煌道：“走吧！我告诉你哦，蜀山的规矩大着呢！带外人上山不大不小是个罪名，要是让长老知道了，你我都要受罚！现在让你当脚夫搬东西便可蒙混过去，不过你可什么都要听我的，不然闯了祸我可救不了你。”

温慧道：“有这么厉害吗……”

南宫煌道：“那当然！不信你就试试。”

温慧道：“哼！本姑娘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唬住的！我要亲自看一看，蜀山到底有多厉害！”

南宫煌这时道：“哎！你叫温慧？‘慧’……不就是扫把星的意思吗？我说啊，难怪今天净遇到倒霉事，原来都是你在作怪！”

温慧怒道：“胡说！我是温柔的温，智慧的慧！”

南宫煌一听，即时笑了起来：“哈哈！还温柔？还智慧？简直就是讽刺嘛！”

温慧冷道：“哼！你的名字很好吗？南宫什么的，听起来就像个胡人。”

南宫煌立道：“非也、非也！在下南宫煌，南宫者，乃周文王‘八士’之一，并非胡人。又天象之中南宫为朱雀也，煌为星之辉也，南宫煌者，乃星入人间，不世出之奇才也……”

温慧听得莫名奇妙，说道：“什么者啊也啊的，好好的不说人话……”

南宫煌道：“此乃文言也，有女不温不慧者不懂也，哈哈！”

温慧道：“哼！不是要赶路吗？还不快走？”

正是：

临流问月水随风，

镜里折花梦不同。

且放红尘三界外，

相逢一笑此山中！

二人便开始登山而去。这蜀山的道路果然崎岖曲折，山势险峻，如果没有熟路之人带引的话，真的很容易迷失，而且也容易会出事。

第一重的山麓尚容易走过，到了第二重的山麓则是一条一条藤索连接的入云山峰，而且路上还会有机关，用来开启连接山峰的藤索，南宫煌果然十分熟悉这些机关，顺利地带着温慧来到了蜀山之上。

到了蜀山，果然伟为壮观，让温慧看得目定口呆，她放下酒坛道：“啊！这就是蜀山啊……真神奇，果然是仙山。”

这时，南宫煌觉得这里炎热无比，而且天色赤红，和在山下所见的景象竟然判若两地，便说：“咦！出什么事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热，山下还是好好的晴天，为什么山上像着了火一样？”

温慧指着前方道：“那边是哪里啊，我要过去看看。”就拔腿向前飞跑去。南宫煌连忙呼喊：“喂！不要乱跑！喂——！”可是温慧根本不听他的话，已经跑了很远。

南宫煌无奈，只好道：“不管她了，还是先去西侧那边找酒鬼吧。也不知天气怎么变得如此古怪。”说完，就拿起酒坛，向蜀山西侧走去。原来，蜀山西侧就是蜀山弟子居住的房舍，南宫煌所说的酒鬼司徒钟就是蜀山派中年轻一辈的弟子，二人交情甚笃，就如兄弟一般。

南宫煌提着酒坛到了司徒钟的房中，只见司徒钟正懒洋洋地坐在地上，南宫煌便道：“酒鬼！司徒大哥！今天我可给你弄到一坛百年老酒，这下你该教我几招真功夫了吧？”

司徒钟立即从地上跃起，跑到南宫煌面前，把鼻子往酒坛上嗅了一下，马上脸露喜色道：“啊？果然是好酒，闻到酒香就知道了，还是老弟你会办事，快！快拿碗来。”

南宫煌却把酒坛往身后一收道：“你答应的哦，要教我万剑诀的，不然不让你喝！”

司徒钟酒瘾大发，哪里还拗得过南宫煌，只好道：“唉……好吧。”便带着南宫煌走出屋外，然后便施展了一遍万剑诀给南宫煌看。只见剑诀起处，剑气激荡，当真有如万剑齐发，威力无穷。司徒钟身形拔起，整个人飞到半空，带起这股剑气，在空中翻腾，使出一连串让人

眼花缭乱的招式，这“万剑诀”的后着更是奥妙，看得南宫煌目不转睛，大声喝彩。

等司徒钟重新落回地上，收起剑诀之后，就说道：“会了吧？我喝酒去了。”

南宫煌忙道：“别偷懒，这样怎么学得会。”

司徒钟道：“口诀你都知道了，自己慢慢练就好了，当年师兄教我也只教一遍而已。好啦！我要喝酒，别吵我。”说完，就飞快地走回屋内去品尝美酒。

南宫煌骂道：“臭酒鬼，只会敷衍我，看我下次还帮不帮你买酒喝……”就在这时，南宫煌忽然想起一事来：“对了，得去问问他蜀山为什么突然变这么热，早晨我下山时明明还正常的，奇怪……”

于是他也快步回到屋内，对司徒钟呼道：“喂！山上出什么事了吗？为什么阴云密布，你不觉得有些燥热吗？好像着了火一样耶！”

司徒钟道：“鬼知道出了什么事，今朝有酒今朝醉，天塌下来还有掌门和长老顶着，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就在这时，又有一人走了进来，喝道：“师弟！你又在酗酒，为什么总改不了这毛病？”

南宫煌和司徒钟一同望去，原来是司徒钟的师兄独孤宇云来了。司徒钟立即报以笑脸道：“饮酒乃人生至乐，哪里是什么毛病……师兄……你才是怪人。”

独孤宇云又对南宫煌斥责道：“南宫煌！你每日无所事事，扰他清修，自己也不求上进。”

南宫煌道：“我又不是蜀山弟子，我倒想有所事事来的，也没人给我事做啊……”

独孤宇云道：“亏你们还是蜀山之人，蜀山地脉异变，地脉门户大开，蜀山上下严阵以待，你们却在这里饮酒聊天。”

司徒钟怔道：“地脉门户？就是师父说过的通向蜀山内部的门户吗？”

独孤宇云道：“不错！这次危机不同以往，蜀山根基动摇，如若处理不好，会有灭顶之灾。”

司徒钟道：“难怪！我还以为我喝多了才觉得特别燥热呢……那掌门有何应对之策，我们该做什么？”

独孤宇云道：“掌门定然有所安排，我们等候差遣便是。”

这时，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一阵钟声，南宫煌道：“听！”司徒钟立刻道：“召集弟子去后山的钟声？”独孤宇云便道：“师弟，我们快去！”司徒钟应了声“是”，独孤宇云向外面走去，但是司徒钟却回头看着那坛美酒，叹道：“唉……坏我酒兴……”

独孤宇云见他恋恋不舍的，便呼叫道：“这当口你还在废话！”司徒钟才连忙快步跟上去。

南宫煌心想：“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我跟过去看看。”于是也当即追上去。

在后山的无极阁前，长老常浩正对一干弟子道：“常授长老负责探察地脉。其他人暂时听我调派，负责警戒。宁远、宁清、宁志，你三人带同本支弟子看守锁妖塔，日夜三班轮守，确保万无一失！”

三人齐声应道：“是！”

常浩接道：“独孤，你带俗家弟子防守前山和西侧，另外蜀山故道也要加派人手。”

独孤宇云也应道：“遵命！”

宁清这时问道：“太师叔！这地脉异动，蜀山历代未有记载，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蜀山悬于天地之间，乃神授人间，是否也有寿限？是否寿限已尽？”

常浩道：“宁清，你经书读得太多，已陷入文字障了。此乃蜀山一劫不假，天道有常也不假，但人事要尽，不可小觑人力啊。历代蜀山诸多危厄，哪一次不是上下一心度过的？尽自己的本分，俯仰无愧便是。”

宁清忙道：“是！弟子惭愧，弟子明白了！”

常浩道：“明白便好。事态紧急，速速去办。我也要回无极阁坐镇戒备了。”

说完，众人各自散去，常浩也回身走进无极阁内。

南宫煌赶到时，人已散去，他吁口气道：“无聊……来晚了，大会已经散了……”

忽然，他听见有些异声，连忙向前望去，竟然看见一个粉红色的物体在前面飞过，南宫煌眼利，一下就认出来了：“咦！那是桃子妖怪？这笨蛋，叫它不要上蜀山，它还是来了，真让人不放心，过去看看。”当即朝着那粉红色小怪飞去的方向赶来。

这时，那粉红小怪被温慧在一座阁楼旁边给逮住了，温慧看它长得可爱，便心中喜欢，说道：“小乖乖，看你还往哪里跑，乖乖束手就擒吧！”那粉红小怪吓得全身哆嗦，温慧道：“不要怕，姐姐会好好疼你的。”

正准备把它捉住，却听见南宫煌呼道：“别伤害它。”

温慧一看是南宫煌，便道：“怎么啦？人家只想抓它玩玩而已——”再回头来看时，却发现那粉红小怪已经飞走了。温慧恼道：“呀！跑了……”不由把满腔怒气向南宫煌发泄：“都是你不好！”

南宫煌道：“那东西有什么好玩的，蜀山到处都是。”

温慧一听，马上问：“真的吗？我怎么只看见这一个？”

南宫煌道：“蜀山稀奇好玩的东西多了，等我有时间带你一一玩个够。”

温慧笑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许反悔。可是我还是最想要东西。”

南宫煌道：“你抓到它又怎样，有什么用吗？”

温慧道：“好玩啊～～我最喜欢小动物了，一直都很想养一只小狗，可惜娘不让……”

南宫煌道：“不让你乱跑你就是不听，这里是禁地，一般弟子都不能随便出入，何况你这外人，快走吧！”

刚打算要走，却听见阁楼里面有人声传出，温慧马上用手指放在嘴边道：“嘘……听，里面有人。”她满心好奇地走到阁楼的门口前，从门缝里往内窥探。

南宫煌忙走到她身后，轻声道：“快走吧！被人看见可不得了……”

温慧却道：“我偏要听！”

南宫煌道：“我不管你了，被人捉到不要说认识我！”

温慧并不管他，只一心往里面窥探，南宫煌却又不想就这样丢下她闯祸，再次劝道：“走吧.....”

温慧却听得入神，还念叨着说：“里蜀山？”

只听里面有一老一少两把声音在说话，年轻的声音道：“里蜀山妖界？我怎从来没听师父谈起过。”

年长的声音道：“我也只是听清冷仙人谈起过一次，据说那是妖气聚积之所，以那里的阴，平衡我们外蜀山的阳，蜀山方能悬于天地间而不堕。”

“所谓地脉，便是连接里外蜀山的枢纽？”

“似乎是如此，且清冷仙人说过地脉严禁蜀山弟子进入，常授师弟会不会有危险？”

“常授师兄功力精深，剑术也是本派第一，又带了十几个精干弟子，应该不会有问题，何况我嘱咐过只是探察，一有危险，立即退出，应无大碍。”

“我所知只有这些，清冷仙人应该知晓更多。”

“可清冷仙人成仙之后便与蜀山断绝往来，蜀山弟子即使到了绿萝山，清冷仙人也不会见他的。”

“须找个适当人选，此人不能是蜀山弟子，但也要信得过，难啊.....”

温慧从门缝中隐约看到这阁楼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道士，另一个则是俊朗无比，器宇轩昂的锦衣侠士，温慧问：“那个年轻的是谁？”

南宫煌道：“是掌门.....”

温慧看得满心欢喜道：“他可真英俊啊……”

南宫煌道：“你脸皮真厚，是不是女孩呀，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

温慧道：“那又怎么了？英俊就是英俊，这是事实，怎么不能说？老的呢？”

南宫煌道：“让我看看……”便也把头挤过来一块看。两个人挤在一起，探看门缝里面的情况，结果挤挤碰碰之下，两人的脸也紧贴在一起，一股女儿的细腻和温香便透入南宫煌鼻息之中。二人不觉同时转头望向对方，两人咫尺相距，四目交投，温慧不由脸上飞红，南宫煌看着温慧的精致五官，也登时入迷。

就在这时，温慧猛然醒悟，以为南宫煌在占她的便宜，于是挥拳打去，结果一拳打中南宫煌的面门，登时打得南宫煌失去平衡，撞到门上，把大门撞开，整个人往里面跌去。这一变故，也惊动了阁楼里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南宫煌。

温慧吃惊道：“哎呀！闯祸了！怎么办……怎么办呢？”她仔细一想：“按江湖规矩，他是蜀山弟子，不会有事的，我偷听人家密谈，情况可有点不妙，还是走为上策吧！”想到这里，赶紧扭头就跑。

南宫煌这时从地上爬起来，冲着门外怒道：“臭丫头害我，看我怎么收拾她……”

忽听见身后传来掌门的喊声：“谁？”

南宫煌知道无法脱身，只好回身走到二人的面前道：“啊？掌、掌门……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我被人家推进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阁楼中的二人，一位是长老常德，另一位便是当今蜀山派的掌门人——徐长卿！

徐长卿认不出南宫煌，便道：“你是……”

南宫煌忙道：“嗯……掌门，我没什么事……再见！”转身就想开溜。

徐长卿却喊道：“回来。”

南宫煌无奈，只得又老实地回过头来道：“是……是！掌门有何吩咐？”

徐长卿道：“你不是蜀山弟子吧？”

南宫煌道：“我不是！但家父常纪，是蜀山门下。”

徐长卿恍然道：“原来是常纪师弟的养子，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

常德立即出言劝止道：“掌门，此事最好从长计议……”

徐长卿怔道：“怎么？”

常德道：“掌门有所不知，这孩子是您不在蜀山的时候被收养的……请容我私下禀告。”

徐长卿便道：“哦？好。”就对南宫煌道：“此事容后再议，你先出去吧。”

南宫煌愣了一下，然后应道：“是……”就先行退出。

出了外面之后，南宫煌才松了一口气，说道：“呼！好险……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次祸闯大了，结果没事，真是运气！”这时候，他放眼

四周，想找温慧，可是却半个人影也没见着，不由恼道：“那丫头不知跑哪里去了，没义气……”

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喝道：“南宫煌，你在这里做什么？不知道这是禁地吗？”

南宫煌吓了一跳，只见一人迎面走来，正是长老常浩，他连忙道：“啊？常浩长老……啊？你——”只见在常浩身后，又有两名弟子押着一人跟过来，竟是温慧被抓住了。

常浩这时喝问：“回答我的话！”

南宫煌连忙解释道：“是、是掌门让我在这这里的……”心想：“我可没说谎，掌门说：你先出去吧！我就出来这里了。”

常浩岂会相信他的话，不由怒哼一声。

眼看常浩就要重重责罚南宫煌，这时徐长卿开门走出来道：“外面何事喧哗？”

常浩立即道：“禀告掌门，抓到一个在禁地窥探的小贼，不知和地脉异动有无关联。”

温慧这时挣扎着说：“放、开、我！什么小贼？这么多大男人欺负女孩子，真不要脸！你们才是小贼呢！”

常浩又道：“此女力大过人，恐怕非常人，还请掌门发落。”

徐长卿走下阶来，向温慧问道：“请问姑娘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来蜀山有何贵干？”

温慧这时挣脱了两名弟子的制肘，走到徐长卿面前道：“我叫温慧，京城人氏，来蜀山找一位净明长老——”

徐长卿怔道：“净明师叔？”

温慧道：“是呀！他认识我娘，我想问他一些事情……”

常浩道：“你说认识净明师叔，有何证据？”

温慧从怀内取出一件东西来道：“这是净明长老给我娘的信物，说日后有难可上蜀山找他，请掌门过目。”

徐长卿便接过来细看，温慧则得意地对常浩撇了撇嘴，常浩恼道：“老实点。”

徐长卿看完之后，便道：“这……果然是净明师叔的笔迹。姑娘，净明师叔已经身故多年，姑娘想要知道的事情恐怕没人能告知了，蜀山即将有大事发生，姑娘牵涉在内恐有危险，不如速速离开吧。”

温慧一听，大感意外，便道：“净明长老不是仙人吗？仙人也会过世？”

徐长卿道：“仙人寿命虽说长于凡人，但再长也终有尽头啊……生老病死乃天道循环，姑娘不必太过介怀。”

温慧登时呆住，常浩则对徐长卿道：“启禀掌门，各处巡视弟子已经安排完毕。”

徐长卿道：“好，你我同去无极阁商议对策。”

常浩连忙称是，便和徐长卿一同往无极阁方向走去。

人都走远了，但温慧仍然呆站在当地，低语道：“净明长老……死了……”

南宫煌见她在发呆，便上前喊道：“喂！你不走啊.....你不走我可走了？”

温慧立刻大声道：“你走开！别管我.....”情绪十分激动。

南宫煌只得连随走开，老远地看着温慧道：“奇怪，女人就是这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就发脾气。难道净明长老跟她妈关系不寻常.....嘿嘿.....算了，别多想了，现在还是回家看看先。”

于是，南宫煌离开后山，回到前山父亲的房中。南宫煌在门外便喊：“爹！我回来了！”

常纪立刻道：“又这么晚，快点进来，饭菜都凉了.....”

南宫煌就回到屋内，和父亲一起吃饭。

吃完饭以后，天色已经黑沉下来，南宫煌这时道：“爹！你听我说啊！掌门和常德长老说有件事必须找信得过的人办，而且不能是蜀山弟子，而且啊，掌门对我说‘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意思不就是让我办事吗？我说啊，如果这事情办的好，没准掌门还能收我为徒呢.....爹，你倒是听着啊！”

常纪道：“听着呢！你已经唠叨一晚上，跟个女人似的，我都听烦了.....”

“哼！不跟你说了.....”

“我倒是愿意听听那温姑娘的事情，她多大了？家里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姐妹兄弟？许了人家没？”

南宫煌不耐烦地说：“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不、知、道！爹你才像个老太婆呢！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常纪道：“你年纪也不小了，总该作个正经营生，不能每天游手好闲的。”

南宫煌道：“等过两天掌门就该找我做事了，而且是关系蜀山安危的大事哦。那个什么清冷仙人是蜀山地脉的关键，而全蜀山只有我能去见他哦！”

常纪道：“掌门才不放心让你办事呢，就算他放心，我也不放心。我看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学一门手艺比较好。”

南宫煌道：“我才不要呢！”说着，起身便要出去。

常纪道：“天已经黑了，你去哪里啊！”

南宫煌道：“出去透透气，闷死了！”

常纪只好说：“早点回来啊——”

南宫煌不耐烦地应道：“知道了！……真啰唆……”一边向外走一边在想：“对了！既然大家都提到地脉，我不如去前山地脉那边逛逛。”

南宫煌就跑到前山的地脉山洞前，还没有接近，就感觉到有一股极强的阴气，便说：“哎呀呀……这里就是地脉门户了，看一眼先。”就趋近洞口前。

可是有两名弟子守在洞口，一见有人接近，马上一同上前拦截道：“闲杂人等，禁止出入。”

南宫煌认得这两名弟子是守方和守承，便道：“两位大哥，常授长老出来了没？”

守承道：“还没有……”

南宫煌道：“啊呀！已经两个时辰了，会不会出事啊？你们要不要跟掌门报告一下？这里交给我看守，两位大哥就放心吧！”

守承道：“说得也是啊……”

守方却立刻道：“哼！不必了，常授长老剑术精深，不会有事的！这时候还没出来，说明他们在深入探察，常浩长老让我们在此把守，寸步不离……”可是话未说完，突然有一股巨力从他背后袭来，守方便闷哼一声，倒下地来。守承惊呼：“师兄！啊——”同样感到脑后一阵巨痛，便也倒地不省人事。

南宫煌惊疑之际，就见温慧出现在眼前，温慧笑着对地上两名弟子道：“呵呵，活该！谁教你们刚刚欺负我，我打不过那老道，难道还收拾不了你们？”

南宫煌道：“是你？你把他们怎样了？”

温慧道：“放心，只是在后颈轻轻一击，不会弄死他们的，明天早上就会醒。”

南宫煌“呃”地应了一声，心想：“这暴力女，什么都干得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不惹她为妙，再说我现在也不是蜀山弟子，不如利用她一下。”

温慧见他在寻思的样子，便道：“你干嘛？打什么坏主意？不服气吗？不服气就上来替他们报仇。”

南宫煌道：“怎么会呢，我本来也想对付他们的，碰巧你帮我把事情办了，走！一起进去看看？”

温慧道：“这样好吗？不会触犯蜀山门规？”

南宫煌道：“哼哼！你连人都伤啦，还管我会不会触犯门规？走吧！不会有事的啦！有我在，怕什么？”

温慧就道：“好呀！我也正想见识见识！走吧！”

两个人就一起钻进洞去。在里面是一个有几条分岔路的山洞，不过因为先前已有蜀山的人进洞，所以里面的墙壁上留下了火把，因此照亮了山洞，方便了二人识别路向。

这地脉山洞之内，机关满布，而且不时会有一些妖怪来袭击他们。他们也不敢轻率，小心翼翼地探寻向前，但中间的路有一堵石门阻挡了前进的路，唯有另觅一条路径。他们走到左边的路尽头处，开启了一个机关，就听见中间的去路有机括声响起，知道中间的石门已经打开了，于是他们又折返，从中间继续深入洞中。

他们来到洞中深处的一座大殿时，竟然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名蜀山弟子，温慧走到最近他们的一名蜀山弟子身前，一探之下，便惊道：“呀！他死了……”

南宫煌听她这么说，也吓得“啊”地大叫了一声，温慧整个人被他吓得弹了起来，指着他鼻尖便骂：“叫那么大声，没见过死人吗？”

南宫煌道：“谁、谁说没见过，我见得多了……不过，第一次见到自己认识的人……”

温慧黯然道：“认识的人……我也见过很多了……”

南宫煌这时指着不远处道：“看那边，常授长老！”

二人看见不远处前边躺着的一名老道士，似乎还有动静，南宫煌第一时间跑了上去，扶起常授道：“长老！长老……你还好吧？”

温慧也走上前道：“我这里有伤药。”

可是常授却有声无气地说：“已经.....没用了.....你们.....你们没事吗？”

温慧道：“没事啊，虽然有几个小怪物，但是一点都不厉害。”

常授道：“果然.....我想的没错，这里.....有一种瘴气.....类似.....锁妖塔中的化妖水.....只对蜀山弟子.....有效果，我们.....一到这里便功力全失.....”

南宫煌道：“您不用担心，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常授道：“不必了.....你们速速禀告掌门.....不可.....再让蜀山弟子.....入内.....”

说完，常授的头往旁边一垂，就此气绝。南宫煌大声呼喊：“常授长老！常授长老！长老——”

温慧安慰他说：“他已经死了.....看他全身都是伤，一定被化去功力后，和妖怪打得很辛苦.....”

南宫煌无奈地放下常授的身体，垂头丧气道：“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怎会这样.....蜀山不是天下最强的吗？常授长老不是蜀山剑术最强的吗？怎会这样.....”

温慧道：“我们快走吧，这里很可怕！”

南宫煌却道：“可是.....不能就这样留他们在这里啊，不行！我要把他们带出去！”

温慧道：“我们先出去，雇几个人来做就好了。”

南宫煌道：“普通人怎能敌得过这些妖孽？”

温慧道：“也对哦！那我帮你！”

南宫煌道：“你不怕？这么多尸体。”

温慧道：“小时候跟爹在边关打仗，尸体见多了，都麻木了……”

于是，二人便合力，把这里的蜀山弟子尸体逐一搬出洞外，等把所有的尸体都搬出洞外时，已经是日出了。

二人站在尸体堆前，温慧道：“好啦，大家都平安出来了。”

南宫煌道：“拜托！这算哪门子平安啊……”

温慧道：“总好过留在里面吧？我们该去找掌门了——”

二人正打算去找徐长卿的时候，却见徐长卿和常德向他们走来。当徐长卿一见到地上众人的尸体时，更是惊讶无比道：“发生了什么事？”

南宫煌连忙道：“启禀掌门，常授长老他们全部葬身在里面，弟子……弟子刚刚将他们遗体移出——”

常德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宫煌便道：“弟子……弟子好奇，这个……偷偷进去探看，发现弥留中的常授长老，他让我们禀报掌门，地脉中有类似锁妖塔中化妖水的瘴气，可令蜀山弟子功力尽失，请掌门万勿让蜀山弟子进入。”

二人听了南宫煌之言，恍然大悟。

第三章 访绿萝

这时，常德问道：“守方、守承何在？”

南宫煌即时支吾道：“他们……他们……我不、不知——”

可是温慧却直言道：“哎呀！急死我了，我来说！因为他们昨天对我无礼，所以我要教训他们一下，他们被打晕了，不过没什么大碍，过一会就会醒。对不起！打了你的弟子，你要罚就罚吧！”

徐长卿并无意要责罚她，只是问道：“大家的遗体，都是你们搬出来的？”

温慧道：“是呀！他说里面有妖怪，恐怕会毁伤遗体，我们忙了一夜呢！”

常德看着地上众人的尸体，黯难道：“常授师弟……”

徐长卿也低眉道：“是我考虑不周，太过莽撞了……”

常德道：“掌门何出此言？这……这恐怕也是天意……唉！清冷仙人那里，也只好派他走一遭了……”

徐长卿怔道：“师兄！你昨日不是说——”

常德道：“掌门，今日这种状况，也难找更适合的人选了……”

徐长卿也觉他言之有理，便叹道：“唉……好吧！”随即对南宫煌道：“南宫煌，你是否愿意助我蜀山派，前往绿萝山求见清冷仙人，禀明蜀山情况，请求他指点？”

南宫煌立刻道：“弟子愿意！万死不辞！”

温慧道：“掌门、掌门，我可不可以一起呢？反正我也趟这混水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除非你杀我灭口，不然也不用瞒着我什么，是不是呢？”

徐长卿愣了一下，说道：“这……姑娘协助处理蜀山弟子后事，此等恩德，我蜀山上下感激不尽，但姑娘和蜀山无亲无故，何必冒险？”

温慧道：“怎么无故呢？我娘和净明长老本是故交，而且我这家传的‘洞冥宝镜’可照出妖物原形，说不定能帮上忙。”

常德道：“哦？这镜子有这样的奇效？”

当众人正说着之时，守方和守承终于苏醒过来，二人一爬起身，便想起昨晚之事，守方拔剑相向道：“好小子，敢偷袭我！”他以为是守承偷袭了他，故愤然拔剑。

常德这时跑过来喝道：“住手！”

守承回头一看，才发现众人正在此，惊讶道：“师叔？掌门……”

徐长卿道：“常德师兄，你带他们两个处理常授师兄的后事吧……”

常德应了声“是”，就和守方、守承二人一同下去准备。

温慧道：“掌门、掌门！我——”

徐长卿当即回身道：“姑娘不是蜀山弟子，要做什么都由你，只要不犯蜀山规矩便是。请先回避，我有话单独说与南宫。”

温慧“哦”地应了一声，就先行离开。

等温慧走远，南宫煌则肃立道：“掌门……”他心里却是暗自得意：“嘿嘿，居然叫我南宫，看来我也是个掌门面前的红人了！”

徐长卿道：“绿萝山清冷仙人，原本为蜀山门下，是先师的师兄。因细故离开师门，成仙后与蜀山再无往来。他个性有些孤僻，你此去要如

实禀告蜀山状况，无论如何请求他帮助。这封书信，你收好，交于清冷仙人即可。”

南宫煌连忙接过那封信，并道：“是！掌门，我……”

徐长卿道：“你虽自幼长于蜀山，但并未修习蜀山仙术。如今差遣你办事，这最基本的御剑术是一定要传授给你的，这样你来往绿萝山，会方便很多。”

南宫煌喜道：“真的？太好了！”

徐长卿道：“你先记好口诀……”就把御剑术的口诀向南宫煌细说了一遍，并指点当中的一些奥秘，南宫煌记性很好，不用多久就把口诀记熟。徐长卿就让他自己好好练习，他则先回去处理其它事务了。

南宫煌用了一个时辰，终于把御剑术学会了，他欢喜地说：“呀！原来这么简单，臭酒鬼，一直不肯教我，这下我也会了，还是掌门教的呢！”得意过后，就想起掌门的任务：“绿萝山……从后山出去就行了，这次我可要试试御剑飞行的感觉。”

这蜀山派的御剑飞行术乃是天下闻名的绝技，掌握基本的口诀之后，蜀山弟子即能以气御剑，纵横万里。然而蜀山门人入世行侠并非为求名利，也无意惊世骇俗，故有不成文之规，若非万不得已，御剑飞行术则在偏僻处施展为宜，以免引人侧目。

南宫煌就来到后山，原来温慧一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了，见他到来，便迎上去道：“这么慢……等你好久了！掌门都说些什么？”

南宫煌笑道：“嘿嘿，他和我说得可多了。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本大仙岂能随随便便说与人听。”

温慧当即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情道：“哼，我也只是随口问问，谁稀罕……要没有其他事，就快些动身去绿萝山吧。”

南宫煌道：“好！看本大仙施展御剑飞行，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

南宫煌就念动口诀，身上佩剑即时变大，二人一同跃到剑上，便御剑乘风，飞到空中，往绿萝山奔去。

有了御剑之术，二人很快便抵达了绿萝山，可是进入绿萝山入口的绿萝嶂中，却发现这里有两条分岔路，南宫煌一阵疑惑道：“呀！走哪边好呢？待我算算……”

温慧指着右方远处道：“那边！那边有怪物，一定是那边！”

南宫煌道：“东方有凶，还是这边比较好。”

温慧却道：“我说是那边，那边才是上山的路。”

南宫煌道：“你是谁啊？你要跟着我就老老实实的，不然就别插手我们蜀山的事，少来跟我指手画脚的。”

温慧马上生气道：“臭小子！你踉什么？蜀山弟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偏走这路，你不要跟来！哼！”说完，果真向右方跑去。

南宫煌喊道：“喂……脾气还挺大的，算了，既然东方有凶那我更要跟去看看。”正欲赶上去，却突然听见右方传来一声巨响，南宫煌吓了一跳道：“啊！出什么事了？”他飞奔到右方的路口，竟发现一块巨石塞断了去路，南宫煌吃惊道：“喂！你——”

那边传来温慧的声音道：“臭小子，这下你就不能跟着我了吧！走你的错路去吧！迷路了要记得喊救命啊，本姑娘会移开石头放你一马的！”

南宫煌愣着：“这……”心想：“不要跟我也不用拿这么大的石头挡路吧？万一砸到我怎么办？”随即又道：“天啊，她怎么这么大力气，简直是怪物……没办法，只好走这边了……”

南宫煌就往左边的路走去，可是走了没多远，就听见那边传来温慧的叫声：“呀——怎么会这样？”

南宫煌马上大喊道：“喂！碰到怪物了吗？别怕，我来助你，到底是女孩子，力气再大胆子也是小的，还不是要靠我……”于是便快步向前飞奔。

原来这两条分岔路都是通往同一处的，结果南宫煌跑到前面的时候，就看见温慧站在一株树下，在她面前的地上还躺着另一个少女。

温慧吃惊地看着那少女道：“你、你怎么变的？”

那少女道：“我……我变什么啊，你吓坏我了……”

温慧凶道：“你明明就是怪物！我才一转眼你就变成美女，哼！你唬不倒我的，我是女的，不吃你那一套！”

少女看见温慧这么凶的样子，登时害怕地说：“别、别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求山大王饶命……”

温慧一听，更是生气道：“你——你叫我山大王？你再给我说一遍！”

话音刚落，就见南宫煌走来道：“野蛮女，你干嘛欺负人！”随即走到少女的身边道：“快起来，有我在，她不敢欺负你的。”

南宫煌把那少女扶起，那少女感激道：“谢谢！谢谢大侠……”

温慧听了，又生气道：“大侠？他是大侠，我是大盗，你以为你在演戏啊？”

南宫煌则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那少女便道：“我……我叫王蓬絮，家住蜀山脚下，半个月前被人贩子下迷药迷昏，带到这附近。昨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时逃了出来，可是又迷路了，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走了好几天了，一个人也没遇到，我、我好害怕……”

南宫煌笑道：“哈哈！幸亏你遇到了我，你知道吗？我可是人人景仰的蜀山弟子南宫煌是也！有我在，啥都不用怕！”

王蓬絮问道：“真的？你是蜀山弟子？”

南宫煌道：“那当然，我跟这位野蛮……咳咳……她叫温慧，来这里办点小事，马上就回蜀山，你跟着我们吧，等一下御剑飞行带你回去，一眨眼就到了。这里离蜀山可不近，你要走的话，走上十天半月的也到不了。”

王蓬絮欣喜不已，连声称谢道：“真的？太谢谢了，谢谢蜀山大侠的大恩大德，谢谢！”

南宫煌得意地说：“嘿嘿，不用那么客气，什么大侠不大侠的，你叫我一声大哥就好了。”

温慧这时嚷道：“什么大哥妹子的？南宫煌，亏你还是蜀山弟子，她是妖怪变的你看不出吗？”

南宫煌道：“你故事听多了吧？什么妖怪变的，胡说……”

王蓬絮忙道：“这位姐姐，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好人家的女孩，不是妖怪。”

温慧指着她道：“背后生着翅膀，还说不是妖怪，骗谁啊？”

王蓬絮道：“这是……我小时候身体很弱，蒙蓬莱仙人医治，并传授了蓬莱……飞仙之术所致……”

南宫煌道：“啊——我知道，我知道！蓬莱也是有名的修仙门派，和我们蜀山齐名，原来你是蓬莱门下的，怪不得我们一见如故呢！”

温慧道：“少来！我才不上你当呢！看我用镜子让你现原形！”说着，便驾起手上的宝镜。

王蓬絮怔道：“啊……那个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南宫煌这时走到温慧身边道：“我看看！我看看……”

正要去看温慧的镜中照出来的是什么，王蓬絮忽然指着二人背后惊呼道：“啊？姐姐小心！”

二人急忙回头一看，只见三头青牛怪正向他们扑来，二人急忙出手，王蓬絮也立刻相助二人。原来王蓬絮修练的仙术也能攻击妖怪，于是三人合力，很快就把这三只青牛怪干掉。

南宫煌这时关切地向王蓬絮问道：“怎样？没伤到吧？”

王蓬絮道：“没有……煌哥哥你好厉害！幸亏有你在，刚刚真是太危险了。”

温慧冷道：“哼！你怎不问我没有伤到？”

南宫煌道：“你那么凶猛，怎么可能受伤。”

王蓬絮也道：“温姐姐也好厉害，十个男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你，我要是有温姐姐的百分之一，也不会流落到这里了。要是天底下女人都能像温姐姐这样，男人就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了。”

温慧听见王蓬絮如此夸奖自己，不由飘飘然道：“那当然、那当然，你是那个……慧眼识英雄，哈哈！想当年我也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人物呢！”

南宫煌道：“吹牛！我不信。”

温慧道：“你不信又怎样？事实就是事实。”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不是说还有事要办吗？因为救我已经耽搁了，还是快走吧。”

温慧忽然道：“不对不对不对……”

南宫煌问：“又怎么啦？”

温慧道：“你既然学过仙术，怎会轻易被人贩子下药迷昏？你一直在说谎！”

王蓬絮道：“我没有说谎，是真的！……我、我一看见好吃的东西就忍不住，不小心上了他们的当……”

温慧一听，登时笑道：“哈哈！你也太没有江湖阅历了，不能吃来历不明的东西，这可是最基本的，你可得好好跟我学学！”

王蓬絮道：“好呀！温姐姐，你可要多指点我……”

南宫煌这时催促道：“好啦！废话少说，我们赶紧出发前往绿萝山。”

正是：

落絮无声春堕泪，

飞花有梦燕归愁。

金风玉露相逢处，

纵使无语也含羞。

三人就继续向前进发，这绿萝嶂地形忽高忽低，而且路径复杂，纵横交错，并不好走，再加上时有妖怪出没，三人沿途之上也打下了好几批妖怪。好在这些妖怪都并非太强，三人只不过当是磨练和提升功力罢了。

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登上绿萝山的入口，三人便向山顶走来。到了山顶，眼前就是一处庄园，里面有几座房舍分布，还有小桥流水，环境幽雅清静。

三人走进庄园之后，便来到里面的一座房舍前，这里有两名道童看守，三人上前和两名道童打招呼，并说出了自己的来意，两名道童也不阻止他们，就让他们进入。

此时在屋内，正有另一人在和清冷仙人交谈，那人道：“少年时的一些过节，师兄一直耿耿于怀，心胸未免太狭。”

清冷仙人道：“上仙已登神界，法力通天，又何必念念不忘我一介地仙手中拙物？”

那人道：“师兄用那五灵轮只是助长功力，并未与身合，想那五灵轮乃蜀山之物，师兄借用了这许多年，也该还给蜀山了吧？更何况蜀山有急难要用此物——”

清冷仙人道：“蜀山之变，我约略知晓，关键就在此物上，但即便蜀山要用，也不能交与你手，你不必白费唇舌了。”

“师兄这是何必呢，五灵轮在你手中这样放着，不与身合，白白浪费了灵力，若身合之后吸取地脉五灵之气，便可获得——”

话音未尽，那人便突然向屋后喝道：“什么人？怎地如此没规矩，不是让你们退下吗？”

可是仔细一看，却见有三个人走了进来，而且并不认识。

南宫煌向清冷仙人见礼道：“在下南宫煌，受蜀山掌门差遣，求见清冷仙人。”

清冷仙人道：“哦？老朽不见蜀山弟子……”

南宫煌道：“弟子并非蜀山门下。”

清冷仙人道：“曾经是蜀山弟子后被逐出师门者，老朽也不见。”

南宫煌又道：“家父是蜀山弟子，弟子自幼长于蜀山，但未蒙收归门下。”

清冷仙人道：“可你身上有蜀山仙术，莫非蜀山规矩已经废弛如此？”

南宫煌道：“因为仙人隐居之宝地路途遥远，徐掌门曾传授弟子御剑之术。”

清冷仙人“嗯”地应了一声，南宫煌接着便从怀内取出书信道：“这是掌门的书信，请仙人过目。”

可是温慧却喝止道：“慢！”

南宫煌怔道：“干嘛？”

温慧道：“他们两个到底哪一个是清冷仙人啊？你也不问清楚再给。办事一点都不牢靠，掌门怎么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南宫煌道：“喂！你搞什么鬼？刚刚我说求见清冷仙人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见蜀山弟子了，人家是世外高人，怎么可能冒用别人的名头。”

温慧道：“有说吗？我怎么没有注意，反正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问清楚才行！”

这时，另外那人微笑道：“哈哈，在下殊明，这位是敝师兄清冷，就是你们要找的清冷仙人。”

南宫煌立即道：“看吧！还不是我说得对，你闭上嘴巴少捣乱……”

温慧才不再多言，南宫煌则接着呈上书信道：“请过目。”

清冷仙人也不伸手来接，只使用“天目”便隔空观看了那信中的内容，随即道：“嗯……我知道了……”说完，就使用念力，将那书信化为灰烬，不留痕迹。

南宫煌接着问：“还请仙人指点迷津。”

清冷仙人道：“表里蜀山共由十二条地脉连接，分别对应人体十二经络，其中足太阳、足少阴应对水；手太阳、手太阴对应火；手少阳、手厥阴对应雷；足少阳、足厥阴对应风；足阳名、足太阴对应土，两两互为表里。另有手阳明、手太阴属奇经，不与五灵对应，和人体经络略有不同……”

南宫煌便念叨着记下来道：“足太阳、足少阴对应水；手太阳、手太阴对应火；手少阳、手厥阴对应雷；足少阳、足厥阴对应风；足阳名、足太阴对应土……”

清冷仙人道：“嗯，不错……本来所有地脉都两两不通，隔绝内外蜀山阴阳之气，阴气缚于内而阳气充盈于外，方维持蜀山浮游于天地间而

不堕，今火属地脉不知何故打通，阴阳失衡。而今之计，必须打通全部五灵地脉，方可还原蜀山阴阳隔绝之状态。”

温慧忽又吵道：“不对不对不对！原来所有的地脉是两两不通的，现在火属性的阴阳地脉被打通了，因此蜀山上像着了火一样热。我们把打通的地脉再隔断不就好了吗？干嘛要去打通其他地脉啊，那不是越帮越忙吗？”

清冷仙人道：“阴阳地脉如磁石阴阳相吸，一旦打通，互吸之力巨大，即使神仙也难以阻断。必须将其他地脉一一打通，才能还所有地脉于混沌状态。”

南宫煌道：“哦！我明白了，这应该就是周易中‘剥极而复，否尽泰来’的道理！”

清冷仙人道：“然也，孺子可教，难怪掌门会派你前来……能如此行险用人，这位徐长卿掌门也是个异数。”

殊明道：“师兄忘了内外蜀山跨越两界，这位小兄弟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清冷仙人却不答理殊明，只扬声对外面的道童说：“咏歌、咏辞，送客！”

殊明并不在意，反而笑道：“哈哈……师兄，告辞了……”言罢，转身就走，清冷仙人道：“不送！”

等殊明出了去之后，温慧又道：“还是不对……不对！现在只有火地脉打通蜀山就变成那种鬼样子，要是其他地脉也打通，蜀山会不会更加异常啊？比如洪水山崩什么的，都来了。”

南宫煌道：“又乱讲——哪有那么玄啊？”

清冷仙人却道：“的确，随着地脉一条条打通，蜀山异象会愈加强烈，姑娘所说的洪水山崩并非不可能，直到最后一条地脉打通，蜀山才能恢复原状，这是先死后生的一步险棋啊。”

温慧得意地说：“看吧！我说对了！”

南宫煌道：“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罢了……”然后又对清冷仙人道：“仙人，那、那如何打通地脉呢？”

清冷仙人道：“从蜀山出发，利用‘五灵轮’开启地脉入口，进入阳性表地脉，通过后到达里蜀山，此阳性地脉就算打通。而后阴阳相感，里蜀山自然会出现对应阴性里地脉，通过此阴性地脉，回到人间，则此对地脉便打通了。”

南宫煌道：“啊呀！原来这么简单。”

清冷仙人又道：“非也！地脉中道路复杂，妖魔出没，一不小心便会有去无回。”

南宫煌道：“我不怕！掌门让我来送信，正是有意将解决此事的重任交付与我，我自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清冷仙人道：“地脉中充斥化解蜀山弟子法力的瘴气，步步艰危。里蜀山更是妖孽聚居所在，险恶难测，你可愿意承担此重任而不悔？”

南宫煌立刻道：“我愿意！”

清冷仙人欣喜地点点头，然后说：“此乃五灵轮，必须与身合一，才可探察地脉，现在我将它合于你身，不可取下。你若半途而废将成为人界之千古罪人，你可明白？”

南宫煌道：“弟子明白！”

于是，清冷仙人便运起仙气，把一记刻印打入南宫煌的手上。

蜀山秘宝五灵轮分为实体与刻印两部分。实体形如圆环，有五叶，为蜀山前代高人所制，蕴含神秘力量。而将刻印与人身合，是开启并运用五灵轮之力的唯一方式，此后身合之人即可通过自身灵力感应并运用五灵轮中蕴含的力量。

等刻印完毕之后，南宫煌便接过清冷仙人递送过来的实体五灵轮，说道：“这……这……这就是五灵轮？”

清冷仙人道：“不错！善用于它，更可吸收地脉灵气，如百川纳海，激发其蕴涵之潜能，生生不息，永取不竭，便是神仙之力，也无法与之匹敌。”

南宫煌道：“哦？原来这东西有如此法力，要怎样才能激发潜能呢？”

清冷仙人叹道：“唉……世间没有一步登仙的捷径，只要潜心修炼，终会有成。你法力低微，不足以对抗里蜀山群妖，我还是先传授你几招吧……”

南宫煌当即拜道：“是！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清冷仙人道：“记住，我传授与你的并非蜀山仙术，你乃绿萝山门下，现蜀山有难，为师派你支援蜀山，懂吗？”

南宫煌应道：“是！”

清冷仙人就对温慧和王蓬絮二人道：“你们先下去吧。”

王蓬絮就道：“温姐姐，我们回避一下。”

温慧也知道师父传功，最忌外人在场，便答应一声“好”，就和王蓬絮一同出去。

接着，清冷仙人将本门的仙术口诀给南宫煌说了一遍，并加以指点。教授完毕后，仙人问他可曾记得，南宫煌答道：“是，弟子记住了。”

清冷仙人又拿出一本册子给他：“这本《风源》是风属性仙术书，内容与我刚才所授一般无二，你可自行研读，亦可赠与他人。不管怎样，熟能生巧是修习仙术的不二法门，要多用多练才能提升功力。”

南宫煌便应道：“弟子明白。”就把《风源》收下。

清冷仙人随即道：“好，去吧。”

南宫煌道：“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不辱使命。”就向清冷仙人再三拜别，走出屋去。

到了屋外，只见温慧、王蓬絮二人正和殊明在一起，温慧看见南宫煌出来，便招手道：“快来！这位殊明仙人真是好人，他怕我们等你等得焦急，特地陪我们说话，他知道很多有趣的神仙故事呢！原来我为什么神啊、仙啊的都是假的，没想到真的有神仙呢！”

南宫煌走上前去道：“是呀！我还成为仙人的弟子了呢，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殊明道：“师兄性格乖僻，难得与你投缘，真是可喜可贺。”

南宫煌笑道：“嘿嘿！也没什么，我今年注定要飞黄腾达，早在除夕守岁的时候我就算过啦。”

殊明道：“师兄与我当年同为蜀山弟子，后来他离开蜀山，没想到几十年后竟也能修成仙身。”

王蓬絮道：“啊？原来仙人的法术和清冷仙人的不同啊！哪一个更厉害呢？”

殊明道：“求仙之路，殊途同归，只不过这之中有险路，有坦途，有捷径，有迂回罢了。有些是正道，有些却是外法……”

南宫煌道：“什么正道外法的，管他呢！反正我也不想做什么仙人——”

温慧问道：“那你想怎样？”

南宫煌道：“我想成为蜀山的大恩人，让那些瞧不起我的小道士不敢在我面前跼，我想怎么欺负他们就怎么欺负他们，他们只能乖乖听话，大气也不敢出！”

温慧道：“没出息，小人得志……”

南宫煌道：“是啦！我就是小人，又怎样？”

温慧道：“哼！跟你这种人说话，太失身份啦。”

王蓬絮见二人吵了起来，连忙劝道：“好啦！温姐姐、煌哥哥，我们也该从绿萝山南面的新出口御剑飞行回蜀山了吧？”并对殊明道：“谢谢仙人陪我们这么久，仙人再来要去哪里呢？”

殊明道：“本尊奉神界旨意，此番下界，自然是有要务，这……可就不便多说了。再会！”

于是，大家便分道扬镳，南宫煌一行三人再次以御剑之术，飞回蜀山。

回到蜀山，王蓬絮就向二人辞行：“煌哥哥、温姐姐，谢谢你们送我回到这里，我家就在山脚下，我回去了，再见！”

南宫煌道：“你以后可不要再这么轻易相信别人了。要不我们送你回家吧。”

王蓬絮道：“不会啦，你放心吧，你们不是还有事要办吗？快去吧，别因为我耽搁了，我会过意不去的。”

温慧道：“既然都到蜀山了，不如参观一下如何？我哪里都认得，你跟着我就好了，不会走丢的。”

王蓬絮道：“不要啦……人家离开家这么久，家人一定担心死了，我还是先回去比较好。”

南宫煌就说：“那好吧，路上小心，你脸色不好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王蓬絮道：“我？没有啊……可能是刚刚的御剑飞行吧，我还有点惊魂未定呢！好啦，煌哥哥、温姐姐，再见！”说完，就下山而去。

南宫煌向她挥手作别道：“再见！路上小心啊！记得要再来蜀山看我——”他一路喊着，直至王蓬絮的身影完全消失为止。

这时，温慧走到他面前道：“哦呦，迷上人家了吧？不如追上去啊，蜀山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南宫煌吃了一惊，忙道：“谁、谁说的，你别乱讲……”

温慧道：“呵呵，竟然脸红了呢！这种小家碧玉到处都是，一抓一大把啦。”

南宫煌道：“什么啊……那么难听，哪里像女孩子说的话，走啦走啦！快去找掌门禀报要紧。”说完，两人就一同前往后山，去找长卿。

第四章 首闯关（上）

南宫煌和温慧来到无极阁中，南宫煌第一时间便喊：“掌门！掌门！出大事啦！是大好事！”

长卿从无极阁的内间走了出来，问道：“什么大好事？”

南宫煌和温慧走到长卿的面前，先行见礼。南宫煌随即兴高采烈地出自己手臂上的五灵轮刻印给长卿看，并说道：“清冷仙人收我为徒了，还给了我这个五灵轮。清冷仙人说，只有用这个才能进入蜀山地脉，这个已经刻在我身上，谁也拿走不了，现在只有我才能打通地脉，拯救蜀山！”

徐长卿道：“你慢点说，说清楚。”

南宫煌才放慢语速道：“哦！是这样的，蜀山有六条，不对！是六对地脉，其中一对和五灵无关，不用管他，另外一对火属性的不知道被什么人打通了，就好比蜀山是个水桶，漏了一个窟窿。现在必须派人将其他四对地脉打通，这样就阴阳平衡了。”

徐长卿一听，不由皱眉道：“没有其他方式了吗？这种作法，恐怕会给蜀山带来损害。”

南宫煌道：“师父说阴阳地脉一旦连通，即使神仙也没有办法阻断，只能采取这个釜底抽薪之计，也就是‘否尽泰来’的道理，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温慧道：“据说随着地脉打通，蜀山的异变会越来越严重，必须速战速决才是。”

徐长卿道：“如此说来，只有你能担负此任？”

南宫煌道：“那当然，那当然！”心中暗自得意道：“嘿嘿，这下我就从掌门眼前红人升级为不可取代之人物啦！”

徐长卿又道：“清冷仙人还有什么吩咐，有没有书信给我。”

南宫煌道：“那倒没有……哦！对了，师父说我现在是他门下，不是蜀山门下，我们清冷门下要派一个小弟子帮蜀山做大事。”

温慧听他这么说，觉得不妥，便要喝止他，南宫煌却道：“师父就是这么说的嘛！我也不能骗掌门啊。”

徐长卿道：“我知道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对了，这本《土隐》仙术书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吧。”

南宫煌当即拜受道：“是，谢谢掌门！”心中乐极：“嘿嘿，跑一趟下来，左右逢源，仙术学不完啦！”

徐长卿就说：“你先回家去吧！”

南宫煌就带着温慧回父亲那里，但温慧嚷着肚子饿了，便只好先带她到膳堂那里，吃饱饭之后，才返回家中。

甫进门便喊：“爹！我回来啦！”

常纪道：“你可回来了，刚刚掌门过来了——”

南宫煌立即问道：“他说什么？”

常纪道：“掌门说让你自行探察地脉状况，如有需要，蜀山上下全力支援，供你调派。”

南宫煌得意地说：“我就知道！掌门说什么‘从长计议’，最后还不是一样要我出马？我先要独孤宇云当我的跟班，我要天天教训他，还有烂酒鬼，让他天天下山替我跑腿买东西，还有那些臭道士，我要——”

常纪听他喋喋不休的，便喝道：“又胡闹！”南宫煌才吐了吐舌头，不再说下去。常纪接着望向温慧道：“这位……是温姑娘吧，你也不给爹介绍介绍。”

温慧立即抱拳道：“老伯好！我叫温慧。”

常纪道：“好、好！姑娘哪里人氏，家里是做什么的？还有什么亲人啊？”

温慧答道：“我家住京城，家里除了父亲和哥哥没有别人了，家父在朝中为官——”

南宫煌一听便道：“啊？你爹是做官的啊？很大官吗？”

温慧怔了一下道：“没有啦！只是个小武官而已。”

南宫煌道：“哦！难怪你还说跟爹爹在边关打仗。”

常纪道：“温姑娘这次到了蜀山，一定要多待些时日，别急着回去，让煌儿陪你，周围好玩的地方多着哪！”

温慧道：“我要跟他一起去里蜀山！”

常纪沉吟一下，便对南宫煌道：“煌儿，能不能跟掌门商量，换个人呢？那五灵轮交到别人手上应该也是有办法的吧，掌门在江湖上交游广阔，一定有更合适的人选。”

南宫煌忙道：“那怎么行？师父说了，这五灵轮刻在我身上就再也拿不掉了。我命中注定是做这件事的，不然为什么我长在蜀山，始终阴差阳错没有加入蜀山派呢？这是天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常纪无奈地叹道：“唉……好吧，我也知道劝不住你，多加小心吧！”

南宫煌道：“爹你就放心吧！待我收拾收拾，发兵里蜀山去也！”然后转头向温慧问道：“喂！军中是不是都这么说啊？”

温慧道：“哼！才不是这样呢！”

不过忙了一天，二人都觉得很累了，于是就到房中歇息，常纪让出自己的房间给温慧，自己在厅上睡。歇息了一夜，南宫煌和温慧都养精蓄锐够了，于是收拾了一些所需物品，便开始向里蜀山出发。

二人来到地脉门户，进入到通往里蜀山各条地脉的中心阵法前，南宫煌道：“看！火门中有熊熊烈火，代表火脉连通，其他四门紧闭，到底哪一个是我们要去的呢？”想了想之后，便说：“看我用五灵轮来破解！开门——！”便做了个搞笑的动作。

温慧道：“少白痴了！”

南宫煌道：“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你怎么一点也不配合，真无聊……”

温慧道：“这五灵轮你到底会不会用啊？”

南宫煌道：“怎么不会？别小看人。”可是心里却苦恼：“师父没说怎么用，要是打不开门可就糗大了……”他站到阵法的中间位置，然后双手捻诀，心中默念想开启的门户，过了一阵之后，只听一阵雷声轰响，当真有一个门户开启了。

温慧指着那门户道：“哎！门开了！”

南宫煌马上道：“本大仙果然厉害……”心中吁道：“什么嘛！我明明不是想开这个门的……”

温慧道：“厉害什么呀？明明一靠近门就开了，还摆那么多花架子，丢人……”

南宫煌道：“我怎知道先开雷门，师父也没说清楚。”

温慧道：“少找借口了，快走吧！”

两人就迈步走进了雷门之内，才刚踏进雷门的地脉之中，就听见背后有人呼喊：“煌哥哥。”二人回头一看，竟然看见王蓬絮飘然而进，温慧惊讶地说：“咦！你怎么在这里？”

王蓬絮道：“啊，温姐姐，我上蜀山来找你和煌哥哥，有个道长告诉你们在这个洞里，我就进来了。这里道路好复杂，我还以为又迷路了呢，幸亏遇见你们了，真好！”

南宫煌道：“这里很危险的，你还是快点出去吧。”

王蓬絮道：“你们不怕危险，絮儿也不怕，你.....你们救过絮儿，所以絮儿也要帮你们。”

温慧道：“对，对！其实根本没什么好怕的，那些小妖怪都不禁打，你放心，有我罩着你，什么危险也没有。只有胆小鬼才怕危险呢！”

南宫煌道：“野蛮女！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皮糙肉厚吗？人家可是弱不禁风的——”

王蓬絮道：“没关系，絮儿也学过一点点仙术，虽然不像温姐姐那么厉害，但总可以自保，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温慧道：“对！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

三人正说着，突然听见一阵阵吼叫声传来，三人心里都忖了一下，随即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从远处飞纵而至，并说道：“啊呜，哪里也不要去！大姑娘、小姑娘一起留下来陪我吧！”

三人定眼一看，只见这个庞然大物竟是一只直立行走的巨虎妖，温慧立刻喝道：“你是谁？我们为什么要陪你？”

那巨虎妖道：“呜呼呼，我是谁？我是谁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名震六界，感天动地，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波罗大王。”

温慧道：“波罗大王？没听说过……”

波罗大王道：“没听说过不要紧那，大姑娘既然有兴趣，待我慢慢说给你听，我这几百年的风流韵事，可不是一两百个晚上能说得完的。偷偷告诉你啊，知道我为什么待在这暗无天日的角落吗？”

温慧问：“为什么？”

波罗大王道：“还是大姑娘懂事体贴，懂得接下句，这样有问有答我说着才带劲哪！不然会晒的。哈哈！偷偷告诉你啊，我之所以一直待在这，是因为我一出来，六界的美女们都会扑上来，我可吃不消啊。”

温慧疑惑道：“真的吗？为什么？”

南宫煌却是哭笑不得地说：“好恶心，呃——”

波罗大王愣道：“恶心？准是害喜啦，快保胎去吧！”

南宫煌指着它骂道：“死老虎，你看清楚，我是男人！”

波罗大王道：“呜呀呀，最近眼睛不灵，只看得见女人，看不见男人，真伤心。”

王蓬絮道：“我们还要赶路呢，请你让开一下好不好？”

波罗大王道：“小姑娘让我让开，大姑娘想听故事，哎呀！真为难，怎么办好呢？”

南宫煌道：“哎！你为什么叫她大姑娘，叫她小姑娘，你分得出她们年龄大小吗？”

波罗大王道：“呸！跟年纪有什么关系，胸部大一点的就是大姑娘，小一点的就是小姑娘，呼呼。”

王蓬絮一听，即时柳眉踢竖，大声斥喝道：“死妖怪！你给我闭嘴！”

南宫煌也被她这一反常举动吓了一跳：“耶！”心道：“她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平常斯斯文文的，突然又像火山爆发……”

温慧这时也怒道：“你……你竟敢如此无礼？”

波罗大王道：“呀呀呀！不要生气嘛。大的我喜欢，小的我也喜欢。”

温慧和王蓬絮听它出言不逊，终于忍无可忍，二人一同扑上，温慧挥拳就打道：“去死！”结果二人一同出手，波罗大王连吃两记粉拳，痛得直叫“救命”，转身就逃。

南宫煌道：“啊呀呀！两个一样泼辣，真没想到……”

此语一出，便引来温慧和王蓬絮一同回头，怒眼相向，南宫煌吓了一跳：“干嘛？”结果二女又是一同出手，各打了南宫煌一记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跌坐在地，说道：“啊呀！他跑了，还不快去追！”心道：“快去、快去！不要纠缠我了，我可吃不消啊……”

三人一起赶上去，可是波罗大王的踪影已失，而且前面的去路也被法阵所阻，不能通过。三人只得在这“少阳三焦”地脉中另外探寻其他的出口。

他们来到最左边的一条通道，这里有一个没有关上门户的洞，他们进入洞内，打跑了这里的小妖怪，然后就踏入其中一个法阵，随即被传送到另一个洞里，这个洞里也有另一个法阵，他们又踏入这个法阵中，传送往下一个洞。就是如此类推，一直传送下去，直至被传送至出口。

到了出口，这里立了一个告示牌，三人上前一看，原来上面的内容是写着下一层机关破解的方法。南宫煌把这个破解之法默记于心中，然后三人走入了“少阳三焦”的第二层，这里是一个四面都被石门关闭着的空间，南宫煌回忆起刚才看到的破解之法，然后尝试着走往右边，按动石门上的按钮，立即启动了石门，三人走进去，果然是另一个石室，同样是左中右三个去路的石门关闭着。于是，南宫煌按照告示牌上的破解之法，一路打开石门按钮，穿越了这个奇异的迷宫。

接着，他们进入了第三层，可是这一层却是尽头，再无去路。南宫煌诧异道：“咦？没路了？难道我们走错了？”

温慧道：“哼！看我让它现原形！”便立即架起她的宝镜来照，但是环扫了这石室一周，竟然没有发现那虎妖的踪影，便惊讶道：“怎么没有，不会啊？再仔细搜一遍……”

王蓬絮急得大骂道：“死妖怪！臭妖怪！快给我滚出来！”

南宫煌道：“真想不到，你还这么大脾气呢。”

就在这时，王蓬絮忽然轻声对南宫煌道：“它在下面……”

南宫煌怔道：“你是说……”二人缓缓把眼往脚下一看，原来他们正踩着一张虎皮地毯。

温慧这时道：“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不让我听见？”

王蓬絮便指着下面道：“看下面……”

温慧这才低头一看，并用那宝镜照了一下，果然是虎妖变化而成的，遂道：“没错。”

南宫煌就数道：“一、二、三！”接着，三人一同跃起，再使劲往那地毯上一踩，登时让那波罗大王怪叫一声，从地上弹跃起来，变回原形，并大叫道：“啊呀！痛！痛！痛！”

温慧怒道：“死妖怪，看你能忍到几时，知道本姑娘厉害了吧？”

波罗大王道：“呼！先不要得意，看我怎么教训你们！”说完，便挥动双爪，向三人袭来。温慧当先挺锤迎上，两人硬碰一招，温慧竟然一招便轰得波罗大王狂退，当真神力惊人。

波罗大王也没想到此女这样厉害，于是便作起法来，引动雷电之术，向温慧劈击。王蓬絮惊呼一声，温慧连忙从地上一滚，避过波罗大王的雷击。

南宫煌这时也施展起法术来，他从长卿和清冷仙人那里学习到两门法术，如今正派上用场，只见风、土之术混合而使，马上风砂结合，狂吹过来，吹得波罗大王连忙掩面，站立不稳。温慧趁此机会，欺身而上，双锤一扫，便把波罗大王轰翻在地。

波罗大王痛得直叫道：“唉呦！姑娘饶命，我认输了。这个给你们。”说完，就把一本法术书送给三人。南宫煌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雷系法术的典籍。

王蓬絮道：“你如此轻薄，绝对饶你不得！”

波罗大王连忙道：“慢、慢！几位想从这里出去不是吗？我可以送你们啊，出去的路只有我知道哦！”

温慧道：“少威胁我们，快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波罗大王道：“兄弟，你可真惨哪！跟两只母老虎在一起，你看看我，我是老虎不假，可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也不肯找个母老虎做

伴啊——”

王蓬絮更加生气，大喝道：“少废话！再胡说把你舌头割下来！”

南宫煌道：“什么母老虎？是你自己没眼光，把美女看成老虎，我这是艳福，艳福懂不懂？”心想：“要我承认你的看法不是找死吗？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是趋吉避凶为上策！”

温慧道：“哼！什么艳福，你好好照照镜子吧。”她把镜子架起，往南宫煌的方向照去，南宫煌笑道：“嘿嘿，是什么？”温慧道：“是一只癞蛤蟆——咦？怎么什么都没有，坏了吗？”说着，流露出很惊奇的神色。

王蓬絮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温慧道：“这镜子能照出妖怪的原形，如果是人，当然样貌不变。”

王蓬絮道：“照那个死老虎试试——”接着三人回头再看时，却发现那波罗大王已经不知所踪，王蓬絮惊道：“咦？人呢？跑了？”

温慧则看着自己的镜子，百思不解道：“怎么回事呢？”

王蓬絮安慰道：“放心，应该没坏，一定是受地脉的影响，出去就会好了。”

南宫煌笑道：“嘿嘿！我说啊，一定是我这宝贝五灵轮的法力强过你的镜子，自然就照不出来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温慧怒声道：“乱讲，洞冥宝镜是人间至宝，怎会比不上你的五灵轮？”

南宫煌道：“可惜呀，五灵轮是仙界至宝。”

王蓬絮马上道：“煌哥哥……你少说一句嘛。”

南宫煌道：“好啦，一定是这里太暗了，我这人人气有点不足，所以镜子照不出，要不人家怎么叫我半仙呢？”

王蓬絮道：“是呀，我觉得它没有坏，人间至宝哪有这么容易坏的？我想这里蛮古怪的，回蜀山再试试就知道了。”

温慧这才转忧为喜道：“嗯！没错，小絮妹妹说的对，这么容易坏就不是宝物了，哈哈！”

南宫煌心道：“三言两语便高兴成这样，真单纯……”然后说：“那死老虎跑了？它还没给咱们指路呢。”

王蓬絮忽然想起道：“我看他眼睛一直看那里，说不定那里就是出口。”就指向南宫煌身后的一面墙。

第四章 首闯关（下）

三人便一起走过去，仔细一探那面墙，果然发现有一个密门，温慧道：“还是小絮妹妹细心，你还说不带她，不带她我们就困在这里了！还是我有先见之明。”

南宫煌道：“这叫什么先见之明啊……”

三人把密门推开，然后就钻身走了进去。穿过一条秘道之后，三人就进入了另一个地方。是一个山势连绵、天色幽暗的世界。

温慧道：“这……就算是通过地脉了？”

王蓬絮道：“嗯，应该是这样，这里和刚刚大不一样了。”

南宫煌手搭凉棚，四处张望道：“唔！这里应该就是里蜀山了，果然和蜀山大不相同。”

温慧忽指着前方道：“看那边！”

三人放眼望去，只见远处的山下，正有一队鸟人士兵和一群妖魔厮杀，这些妖魔神色慌张，而那队鸟人兵则异常凶猛，杀得妖魔们伤亡惨重。不过面对这生死关头，那些妖魔终于打起精神来，开始发狠反击，立即有数名鸟人兵被妖魔打倒在地。

这时，有两个人站在另一片高地上，他们似乎一直在指挥着这些鸟人兵。这两个人，外貌十分相怜，一个白发白衣，一个黑发黑衣，两只耳朵像猫儿那般长在头上，不像是正常的人类。

他们看见妖魔群正在反击，勃然怒起，只见那黑发黑衣之人“铮”地拔出宝剑，便如流星一般，飞跃而下。只见剑光闪处，便把那些妖魔斩得支离破碎，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他杀得性起，全然不顾身边危险，有一只妖魔偷从他背后袭来，眼看就要得手，但是那白发白衣之人却运起一股疾电，击中那妖魔，方才解了黑发黑衣人之危。那黑发黑衣人越发大怒，剑势更狂，不一会儿就把那群妖魔杀得一个不留。

温慧这时道：“那个人——白头发的这个，看起来蛮俊的嘛.....”

南宫煌道：“马马虎虎啦，比我还差那么一点点。”

温慧道：“臭美！”

正说着，忽然看见一道人影电射而至，落在他们的面前，正是那个黑发黑衣之人，他指着三人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异类？”

南宫煌连忙道：“我们是蜀山的，怎样？”

王蓬絮道：“这位大哥，我们路过贵地，不知道规矩，还请包涵。”

可是那黑发黑衣人却突然拔剑道：“蜀山？废话少说，你们就一起上吧！”不由分说，就挥剑向三人砍来。三人连忙各自退开，那黑发黑衣人出手绝不留情，以凌厉的剑势向三人狂刺，三人被逼还击。双方斗了十几招，南宫煌使出“万剑诀”，方才把这黑发黑衣人逼退出去。

黑发黑衣人道：“呃！果然扎手，再来！”正欲全力施为，却听有人喊道：“慢！”接着，就见那白发白衣人飞跃而至，那黑发黑衣人似乎对此人的说话十分依从，应道：“是。”

白发白衣人对黑发黑衣人道：“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此罢手吧。”

黑发黑衣人道：“好！听你的！”

南宫煌道：“我说啊，你这人怪怪的，人家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分青红皂白便动手，真是不讲理。”

那黑发黑衣人“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白发白衣人随即对南宫煌道：“我叫星璇，请教尊姓大名。”

南宫煌道：“我复姓南宫，单名一个煌字。”

星璇道：“南宫……煌？请问南宫兄贵庚。”

南宫煌道：“我……我，大概是十八、九，不！二十吧……”

星璇道：“二十？哦……后会有期！”

南宫煌也立即应道：“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心想：“嘿嘿，本大仙这句话可真是愈说愈顺口了！”

星璇就和他作揖拜别，转身也走了。

等星璇走了以后，温慧就说：“哼！什么青山绿水的，他是敌是友都不知道，你跟他后会有期干嘛？”

南宫煌道：“你懂什么？没听过多个朋友便是少个敌人的道理吗？我说啊，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套交情打通人脉可是最重要的事，懂吗？”

温慧道：“套交情？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排场，什么气势，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一个天一个地，他愿跟你套交情才有鬼呢！”

南宫煌道：“男人之间的事，你不懂。我倒觉得跟他一见如故，嘿，嘿。”

温慧道：“哎，他干嘛问你岁数啊？是要跟你结拜呢，还是有妹子要嫁给你？”

南宫煌道：“我怎知道？你这么好奇，人家又长得那么英俊，你为什么不追上去问？”

温慧被南宫煌说中了心意，便生气道：“要你管！哼！你有二十吗？看起来十二的样子。”

南宫煌道：“我多大只有我爹知道，你也管不着，难道你有妹子要嫁给我，还是你自己——”

温慧不由怒道：“闭嘴！”

王蓬絮这时道：“煌哥哥，温姐姐，你们别争了，咱们快点走吧。”

温慧怔住：“走？去哪里？”

南宫煌道：“刚刚通过了一条地脉，就算打通了吧？现在要找对应的阴性地脉入口……嗯，应该是‘手厥阴心包经’。”

温慧问：“在哪里啊？”

南宫煌道：“我也不知道，师父说只要打通阳性地脉，里蜀山就会出现对应阴性地脉的入口，慢慢找吧。”

温慧道：“这叫什么话？你是大将军耶，总不能去哪里都不知道。”

南宫煌笑道：“嘿嘿！那我这个大将军就派你这个先锋官去打探，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温慧道：“哼！白痴！谁理你……”

王蓬絮道：“煌哥哥，这里就是里蜀山妖界吧？到处都好奇怪，我们可要小心。”

温慧道：“对哦！这里是妖界，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下镜子可有用武之地了，好玩，好玩！”说着，她又架起镜子，到处地照，一边照一边兴奋地说：“快来看，快来看，镜子没有坏，是这样子的东西耶！”

王蓬絮道：“温姐姐，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不要这样张扬，如果犯了众怒，吃亏的还是我们啊。”

温慧才收敛些道：“哦……那我偷偷照便是，你们也不要看了。”

王蓬絮道：“你们不饿吗？要不要找地方吃点东西？”

南宫煌道：“这么古怪的地方，我看未必能找到什么可口的东西，我们到处晃晃看吧。”

于是，三人便结伴而行，在这里蜀山中探寻起来。

他们一路从北部走到南部，来到一座废弃的屋子前，温慧就说：“啊呀，这是什么鬼地方，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好想喝酒啊。”

南宫煌道：“哼！没想到你居然也是个烂酒鬼。”

温慧道：“你懂什么，在北方边关天寒地冻的，不喝酒根本熬不过冬天。”

这时，王蓬絮也道：“我饿了……”

温慧便说：“我也饿了！”

南宫煌道：“好吵哦，女孩就是这样娇气，难道我不饿？”

王蓬絮忽然指着那座废屋道：“听！里面有声音。”

南宫煌道：“进去看看。”

于是，三人就一起推门走了进去。

原来，在那废屋里面，正有三只妖怪围在一起对话，其中一只大肚的妖怪，另外两只则分别是黑色和红色的鸟怪。

只见那黑鸟怪道：“哇！都是你不好，没有看住那家伙。”

大肚妖怪立即发飙道：“胡扯！你什么时候让我看住他了？谁规定让我看住他了？凭什么要我看住他，咕！”

红鸟怪道：“他就在你身边，怎会一下子不见的？不然你就是他同伙。”

大肚怪道：“咕！你们两个少一个鼻孔出气，有本事去抓他回来啊！”

南宫煌这时发问道：“请问——”

三只妖怪一听，便同时回过身来，看见有三个人出现，黑鸟怪马上喝道：“哇！你是谁！是不是你把那家伙藏起来了？”

大肚怪道：“咕咕咕！看吧，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你们也不知道，怎么能怨我呢？”

温慧道：“咦？原形还是一样丑啊，我还以为有什么不一样，没意思……”

王蓬絮道：“喂……温姐姐，别这样，多不礼貌啊。”

南宫煌道：“你们要找什么人啊？我能不能帮忙？”

王蓬絮四处张望，忽然看见在三只妖怪身后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红色的果子，便问道：“那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红鸟怪立刻道：“小心！他们要抢东西！”

王蓬絮连忙道：“三位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有什么麻烦尽管说给我们听，那家伙再强，也比不过我们六个，是不是？那家伙跑了，我们帮你们找，他长什么样子啊？”

黑鸟怪道：“一只死猫！烂猫！臭猫！”

大肚怪道：“猫倒是猫，不过不是死的，不然也不会不见！”

红鸟怪道：“本来说好他用一百个‘如意果’换我们的‘炼腰壶’，可这家伙只拿来十几个‘如意果’就把我们的‘炼腰壶’骗走了，一眨眼就不见了。”

南宫煌听得一脸茫然道：“‘炼腰壶’？‘如意果’？是什么东西。”

大肚怪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可见没什么本事，还胡吹能帮我们呢！我铿锵真君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更做不到了。咕咕咕！”

南宫煌马上道：“哼！我看你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说不清楚。”

黑鸟怪道：“哇啊！我知道，‘炼腰壶’可以让妖怪变样子，本来变化的法术很难炼，一般会十几种变化就很了不得啦，可‘炼腰壶’可以让你有千万种变化，但是时灵时不灵，不如自己练出来的那样顺手。即便这样，也是个好宝贝，我们在锁妖塔中辛辛苦苦带出来的。”

南宫煌怔道：“锁妖塔？”

红鸟怪问道：“怎么？”

南宫煌忙道：“没什么……请继续。”

他们一边说的时侯，王蓬絮已经悄悄乘他们不注意，溜向那张桌子边，偷吃桌上的红色果子了。

黑鸟怪这时接着说道：“这‘如意果’就平常得很了，只不过可以让身体变大变小而已。本来我们不打算换的，可是那死猫说我们三个只有一个‘炼腰壶’，如果换成一百个‘如意果’大家就可以平分了。”

铿锵真君道：“一百还是不能被三平分，那狸猫妖想挑拨咱们，你们都上他的当了！”

黑鸟怪道：“哇！哇！别打岔！”

红鸟怪道：“九十九个就可以分了……”

铿锵真君道：“那我们就吃亏了。”

红鸟怪道：“一百零二个总可以了吧？”

南宫煌忍受不住它们再这样争论下去，便马上呼道：“喂，喂！后来呢？”

三只妖怪才止住了争论，黑鸟怪道：“后来那狸猫拿了十几个‘如意果’说要先看看‘炼腰壶’真假，谁知刚一给他，他‘咻’一下就不见了，哇……”

铿锵真君道：“我早说不要给他看的……”

红鸟怪道：“你什么时候说过。”

铿锵真君道：“在锁妖塔我就说过，这宝贝谁也不给看。”

南宫煌怕他们又再争论不休，马上道：“停——！我知道了，那个什么猫，一定是拿到‘炼腰壶’就立刻吃下‘如意果’变小了，他一定还在这房间里！”

温慧道：“好呀！看我的！”说着，就架起宝镜，在这房中照了起来。照到墙角的时候，温慧便喊：“那边！他在那边墙角！”

铿锵真君立刻一跃而出，扑向墙角。这里果有一个黑影迅速移动，铿锵真君连忙追逐，红鸟怪大叫道：“哇！他跑了！在门口！快，别让他跑了。”铿锵真君迅即向那黑影一举扑去，用它那大肚腩一下子压在那个黑影上，并且猛力地去踩那黑影。

却在这时，一股雷电陡然升起，把铿锵真君给震得翻倒开去。然后那黑影从它的肚下爬了出来，说道：“死妖怪，你敢踩我！”

南宫煌和温慧这时方才看清，那黑影竟然会是王蓬絮，南宫煌急忙上前，蹲下来道：“絮儿！怎么是你？”他万万没想到王蓬絮竟然变成了这么小，差点害了她的性命。

王蓬絮就告诉他们说，原来是自己去偷吃了那些红色的果子，所以才变成这么小的。三只妖怪连忙叫他们赔偿如意果。南宫煌道：“我们不是有心的，要赔偿也该去找那家伙。现在小莲这么样子，我们也要找那家伙算帐呢！”

南宫煌随即把王蓬絮接到掌心，然后找个地方收起来。温慧忙问：“你把她收到哪儿去了？”

南宫煌道：“包包里啊？怎么了？”

温慧道：“哼！这还差不多。”

南宫煌心想：“你以为我会把她放哪？”接着他对那三只妖怪道：“你们三个要和我们合作，也去找那狸猫的下落，如果不听话，我们找到狸猫，先打碎‘炼腰壶’再说！知道吗？”

铿锵真君道：“咕！我们才不管咧！”

红鸟怪道：“要不是你们多事，哪有这么多事？走吧走吧！”

黑鸟怪道：“好吧，但是你们也要帮我们哇！”

南宫煌和温慧离开废屋，到处寻找狸猫，一直从南部回到北部的一座废屋前，也找不到什么狸猫，温慧抱怨道：“什么狗屁狸猫！又不知道长什么样，就这样拿镜子乱照，什么时候能找到啊？累死啦！”

南宫煌道：“你说脏话啊？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温慧道：“我哪有说什么脏话？再说了，就算说脏话又有什么了不起嘛？谁规定脏话只能男孩子说……”

南宫煌道：“强辞夺理，不和你吵……”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哇”地一声，只见那只红鸟怪飞了过来，南宫煌道：“是你？”

红鸟怪道：“找到那死猫了，在那间废屋的对面，快去。”

温慧一听，便喜道：“太好了！”就立刻跟去，并招呼道：“快走啊？还愣着干嘛？”

南宫煌道：“一下快死掉一样，一下又这么有精神……”

“嘟嚷什么呢？快走！”

二人跟着那只红鸟怪赶回到南部，来到那座废屋对面的河畔边，果然看见黑鸟怪和铿锵真君正包围着一只身形庞大的狸猫怪。

听见这几只妖怪唤它做茅山狸，茅山狸道：“我不认识你们呀，也不知道什么‘如意果’呀，更没有什么‘炼腰壶’呀，不要缠着我了呀。”

铿锵真君道：“咕咕，咱们知道打不过你，可你也跑不了，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黑鸟怪这时看见南宫煌他们到来，便叫道：“他们来了……”

铿锵真君立即对南宫煌和温慧二人道：“你们来了，就是他，必须打败他才行！”

温慧道：“好啊！都是你害我东找西找，看我不打死你！”

茅山狸惊道：“呀！冤枉呀！”

温慧正要动手，南宫煌连忙道：“等等！慢动手——”

可是温慧哪里肯听人劝，已经抡起双锤向茅山狸砸来，茅山狸急忙施展法术，阻挡温慧的进攻。温慧虽然武力过人，但是法术可非妖怪的对手，南宫煌又岂能坐视，急忙出手相助。

自从得了长卿和清冷仙人的指点，南宫煌已经习得两项仙术，加上一路前来历练不少，所以施展起来，果然也得心应手，引动风、土二术，立时把茅山狸打倒在地。

温慧随即抡起锤要打茅山狸，南宫煌连忙喊住：“慢着，留活口！”

温慧道：“我当然知道！不用你提醒，少在我面前充什么老江湖。”

铿锵真君道：“拿来吧！”

黑鸟怪道：“还我们‘炼腰壶’。”

红鸟怪道：“去死！”

茅山狸无奈，只得把一个物件交给三只妖怪，黑鸟怪得意道：“哇哈哈！物归原主！”

铿锵真君道：“有人免费帮我们跑腿打架。”

红鸟怪道：“哇！还不用付钱……”

黑鸟怪道：“真赚！我去也！”说罢，三只妖怪便一同飞奔而去。

南宫煌听得一头雾水，茅山狸这时道：“你们上当了呀。”

温慧道：“少废话，你也不是好东西，把‘如意果’的解药交出来。”

“什么解药？那东西没有解药呀。”

王蓬絮这时从南宫煌的包里钻了出来，绝望地说：“呜……那怎么办，我变不回原状了。”

茅山狸道：“原来是为这个呀，过一会儿就变回来了呀，你吃了几个呀？”

王蓬絮道：“十几个……”

“哎呀呀，很快呀，等一下下就变回来啦。”

温慧道：“你要是敢骗我们，小心我扁你！”

“骗你们的不是我呀，是刚刚跑掉的三个呀。”

南宫煌道：“什么话？明明是你偷人家的东西在先，我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啊呀！可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呀，先是骗你们，然后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们帮错人了呀。”

温慧道：“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少在这里幸灾乐祸！”

话音刚落，就见王蓬絮突然变回原形，她欢喜得跳了起来：“呀！太好了，我变回来了！”高兴得扑到南宫煌怀中亲了他一口：“谢谢煌哥哥。”

南宫煌欢喜地说：“嘿嘿，不客气，不客气。”

接着王蓬絮又扑到温慧身边亲了一口道：“谢谢温姐姐，对不起，我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温慧道：“不用客气，下次再有什么状况，只要有我在，保证一样罩着你，哈哈！”

王蓬絮道：“那个‘如意果’确实是好东西哦！用一个去换‘炼腰壶’你都吃亏哦，幸亏没有换成，不然你就亏大了。”

茅山狸一听，便道：“真的呀？”

王蓬絮道：“当然是真的，‘炼腰壶’会把你变成很弱的妖怪呢，他们打不过你，就想用这个来害你，幸亏你没上当，不然就糟了。”

“有道理呀。我要去把我的‘如意果’藏好。”说完，便遁走了。

王蓬絮狡黠地笑了一下道：“嘻嘻，再见啦！”

南宫煌道：“嘿嘿，这些妖怪的脑筋都不太灵光——”

温慧道：“算了吧！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结果被傻子耍得团团转。”

南宫煌也不示弱道：“是呀是呀，谁知道哪个傻瓜，人家刚一说‘上’，她就冲上去打。”

温慧怒道：“你说谁？你给我小心一点！”

王蓬絮道：“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温慧道：“不关你的事，都是这个笨蛋煌没本事，一点都不像男人。”

南宫煌道：“谁像男人啊？那个白头发小狗？”

温慧道：“是呀！人家比你像样多了……什么小狗，人家要是小狗你就是小猫，不，小老鼠。”

王蓬絮忙打圆场道：“大家为我忙了半天，也累了吧，不如我们还回那间废屋休息一下再说？”

南宫煌才道：“好吧。”于是，三人便一起返回那废屋去。

第五章 通雷脉

三个人回到了废屋之内，温慧道：“哎呀！累死了，累死了！我要睡觉，不许吵我哦！”

南宫煌道：“就知道睡，猪啊你，一点都不饿吗？”

温慧已经在地上的一堆草处坐了下来道：“还好，小时候在军营，饥一顿饱一顿都习惯了，一两天不吃没关系，我是属骆驼的，不怕！”

南宫煌向王蓬絮问：“絮儿，你呢？”

王蓬絮道：“嗯……饿，煌哥哥，你一定也饿了吧？这里怎会找不到吃的呢？妖怪都不吃东西吗？”

南宫煌道：“不然我们抓一只妖怪煮煮吃？”

温慧吓了一跳，忙道：“唉～呀～好恶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打死也不吃那种脏东西！”

南宫煌道：“好啊！你骂他们脏，他们可是都听得见哦，一会儿找上门来，把你捉去煮了吃，我可不救你。”

话音才落，就突然听见门口有脚步声传来，温慧吓得从地上急忙跳起来，“啊”地叫了一声，南宫煌马上道：“本大仙说话就是灵，怎么样？找上门来了吧？”

接着，就见有人推门，温慧急忙喝道：“谁……谁啊！本姑娘可不怕你，来吧！”

随即听见有人应道：“是我。”

当那人推门进屋之后，三人才看清楚，原来来人不是别个，正是那个白发白衣的俊美青年——星璇。

温慧见到是星璇，马上松了口气说：“是你？你……”

星璇上前对三人道：“三位远来是客，我当尽地主之谊，奉上我亲手做的一些点心，不成敬意。请南宫兄笑纳。”

南宫煌笑道：“哈哈！星璇兄真是太客气啦，你还真是神通广大，正巧我们都饿了，真是雪中送炭。”

星璇道：“里蜀山难得有客人，自然要好好款待才是。”

说完，星璇就在地上坐下来，并把一盘点心放在大家面前。王蓬絮一见到有吃的，便欢喜地说：“啊！太好了，太谢谢了！谢谢你！”便也坐了下来，伸手去拿来吃。

温慧忙唤道：“哎！你别——”南宫煌也唤道：“絮儿！慢一点——”

可是王蓬絮好像真的很饿，拿起来便狼吞虎咽的，还一味称赞道：“嗯……好吃！唔，太好吃了！枕么可农有这么好出的东西……提神池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太神奇了……）

南宫煌听不懂她说的话，惊讶地问道：“喂！絮儿！你怎么了，怎么这么说话？”

王蓬絮笑道：“嘻嘻，不好意思，嘴巴里塞这么多东西，话都说不清楚了。真的太好吃啦！”

南宫煌“呼”地松了一口气道：“我还以为……没事就好。”

温慧这时向星璇问道：“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饿肚子，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

星璇道：“妖并不需要每天进食，里蜀山也没有食物出售，你们找不到果腹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

温慧道：“我们打了你的手下，你为什么还对我们这么好？”

南宫煌笑道：“哈哈哈哈！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英雄惜英雄，能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星璇点头道：“不错。”

王蓬絮这时道：“哎！你们怎么光说话不吃东西啊？这杏仁豆腐、八珍糕、水晶脍、夏冻鸡、山家三脆……虽说都是很常见的东西，但味道就是不同，你看这水晶脍，晶莹剔透，不仅韧性十足，而且入口便化，味道好得更是形容不出，总之你们不吃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温慧道：“越好吃越可疑，说不定是蚯蚓毛虫变的……”

星璇并不介意她的话，并向南宫煌问道：“南宫兄，你也不吃？”

南宫煌怔道：“我？……哈哈，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女孩子抢，让她们先。”心里却想：“既然絮儿已经吃了，我便谨慎点好，不要都着了别人的道，虽说他看起来没有恶意，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也是老江湖了，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

星璇看着王蓬絮吃得如此滋味的样子，便问：“真有那么好吃吗？”

王蓬絮道：“当然！天下最有名的厨师肯定也比不上你，他们从来没有夸过你吗？一定是因为这里很少有吃的东西，大家味觉都不灵光了。”

星璇听了，心里也感到很高兴，并且用特别的眼神注视着王蓬絮。

正是：

妙手烹调百味，炊烟半掩孤星。

人生何处不相逢，一饮一啄天定！

世态浮云见惯，未解别样浓情。

心波已乱意难平，清夜悠悠谁共？

王蓬絮这时也发现了星璇看着她的眼神，便道：“怎么？干嘛这样看我？我脸上沾到酱汁了？嘻嘻，是不是我吃东西很不斯文，吓到你了？”

星璇忙道：“没、没有……既然大家没胃口，但也不能浪费，我吃！”便也拿起那些点心来，每一个都吃了一口。

王蓬絮道：“喂！你、你别这样……我们没有不相信你，你不用每一个都尝一口。你别这样！煌哥哥，你也吃啊！”

南宫煌道：“好，我也饿了。”心想：“罢了，罢了，现在若还不吃，太不给人家面子了，万一有什么事情，大不了跟絮儿一起受罪，这样也算够义气啦！”便也坐了下来，拿起一块点心来品尝。王蓬絮果然没有说错，这些点心真的美味非常，他便对温慧说：“不错，真好吃！喂！丫头，你不要尝尝吗？”

温慧道：“我不要……越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就越可能是骗人的，不能相信……”

南宫煌一听，便忍不住又站起来道：“谁说的？这么有哲理的话……”

温慧道：“我娘生前常常这么说……”

南宫煌道：“唉呦！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很相信我，这不是拐弯骂我不是好东西嘛。”

温慧道：“我没有……是我没听娘的话……”

南宫煌立即又道：“那就是说，我看起来风度翩翩，貌似潘安，你被我迷倒，不小心上了我的当了？”

温慧知道又中了他的计，便恼道：“哼！少自称自赞了，臭美！”

二人正争论间，忽然听见王蓬絮惊呼道：“呀！你怎么了？”

南宫煌和温慧连忙一同望过去，只见星璇的脸上突然生了变化，脸上多了几道泛青的痕迹来，显得十分恐怖，星璇连忙起身道：“没关系，老毛病了……”

南宫煌心里则害怕道：“难道有毒？不会吧？”

温慧则已说道：“有毒！那些东西有毒，我们上当了！看我让你现原形！”说罢，便立即用宝镜照向星璇。可是宝镜照着星璇，却什么也没有照出来，温慧惊讶道：“啊？又是什么都没有，难道又坏了。”

星璇道：“你那法宝，在我面前没有用。”

王蓬絮道：“你……怎么会中这么深的毒？很多年了吧？痛不痛？”

星璇听见王蓬絮这么关心他，不由生出一股感动来。

温慧这时道：“看！我说对了吧？下毒反而害到自己！”

王蓬絮忙道：“不是的！他这毒是很早以前就中的，这么久了，每一天都很难过吧？”

星璇道：“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南宫煌道：“那、那快想办法解毒啊！”

星璇道：“这毒和我性命息息相关，除非有五毒珠，否则以其他方式解毒，只能是玉石俱焚。”

南宫煌惊讶道：“这么严重？那你现在怎么办？”

星璇道：“我有克制此毒的药。”

这时，又有一人走了进来，原来就是日间和南宫煌他们交过手的那名黑发黑衣青年，也就是星璇的随从——思堂。

星璇道：“陪我回内城。”

思堂道：“是。禀报首领，外城南部的至宝灵丹旁发现一奇特物，疑为地脉入口。”

星璇就回身对南宫煌三人道：“那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地方，休息好了过去看看吧，告辞！”然后便要 and 思堂一同离开。

南宫煌忙追问道：“你.....不要紧吧？”

星璇回头对他说：“多谢关心，我没事。”并向他们报以一记微笑，随即就和思堂离开了。

王蓬絮看着星璇的背影消失，有些舍不得。

南宫煌则念叨道：“以其它方式解毒，只能是玉石俱焚.....这蛮伤脑筋的，这五毒珠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啊.....”

温慧道：“好啦！刚刚是我误会他了，场面也有点难看，不过既然知道这五毒珠能帮他，我尽力找到，还他一个人情就是。”

南宫煌道：“我看他本事不小，手下也有不少能人，想必也费了不少心思去找，可见没那么容易找到的.....其实你也不用太过自责，我刚刚

也误会他了。”

王蓬絮道：“你们为什么要怀疑人家？絮儿看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好人。”

南宫煌道：“我也觉得对他有种亲近之感，但行走江湖，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过人家都看出咱们防着他了，也不能太不给人家面子，这是江湖规矩啊……总之事情都过去了，也别想那么多，还是先去外城南部的至宝灵丹旁看看地脉入口是什么样子吧。”

他们既已歇息过了，又吃了星璇带来的点心，补充足够体力，于是也不耽误时间，就立刻离开废屋，来到外城南部入口的地方，这里果然有一个地脉入口传送法阵，三人便走进那法阵之中，传送进另一个地脉入口而去。

进入地脉之后，这里是一个很宽广的地下迷宫，他们在迷宫里面穿梭，走尽各条岔路，开启了许多个机关。每一个机关启动之后，就会在他们的头顶上出现一条条悬空架起的路轨，原来这便是地脉第二层的通道。

等所有机关开启完毕之后，他们在迷宫的尽头处找到了一道通往第二层的楼梯。从楼梯走上去，便是那条悬空而架的通道。他们壮着胆走到通道上面，没想到这悬空的通道竟然是异常牢固的，他们这才放心在上面行走。绕过复杂的通道之后，来到了一个传送法阵前。

从传送法阵中进入，来到了地脉的第三层。第三层是一个个浮台组成的通道，这里同样是有机关需要启动，每个机关都在一处的通道尽头，把机关启动后，就会有些高出一截的浮台缓缓下沉，与其他通道相接，使去路畅通。他们一边杀退沿路阻拦他们的妖魔，一边向前迈进。穿过了三条相接的浮台通道之后，便又来到一个传送法阵前。

从这个法阵走出去后，就是第四层了。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台，有许多妖魔盘踞。他们使出各项绝招，才把这群盘踞的妖魔杀绝。然后依次走到八卦方位上，把该方位上设置的机关启动，每一个机关被启动，便会有一条路连接下一个方位，这样依次将八卦方位的路连接起来，并逐一把机关启动之后，最终所有八卦的路都接通了。

他们走到正北方位的一个石台上之时，突然有一道闪电乍起，击中了南宫煌的身体，南宫煌“啊”地叫了一声，摇摇欲坠。温慧和王蓬絮急忙走到他身边，王蓬絮问：“怎么样？伤到哪里了？让我看看！”

温慧则一抖双锤，大喝道：“是谁！谁在偷袭，快出来！”

南宫煌这时看见自己身上的衣服竟然破了一个大洞，便恼道：“呜哇！我的衣服啊，我就这么一套体面衣服，这可是我招摇撞骗的本钱啊——呃……不对！这可是我行侠仗义的本钱啊，我要报仇！”

王蓬絮道：“煌哥哥，不用那么生气……我，我来帮你？”

南宫煌一听，马上问：“你？你会补衣服吗？”

王蓬絮道：“我……我没补过……但我可以试试。”

南宫煌道：“啥？试试……还是算了吧……”随即回头对温慧道：“喂！暴力女，你呢？你会不会？”

温慧道：“这种事情别找我，我才不干那种扭扭捏捏的事呢，我连穿针都不会。”

南宫煌立即笑道：“哈哈哈哈！我说啊，你们连女红都不会，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当一辈子老姑娘算了！哈哈——”

王蓬絮和温慧登时一同怒起，王蓬絮道：“你再说一遍！”温慧则怒吼道：“你找死！”

南宫煌连忙道：“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大家都是熟人，别气别气，我道歉，我道歉总行了吧？”

正说着之际，突然雷电又起，接连劈了南宫煌两下，南宫煌被劈得晕头转向，闷哼一声，跪倒在地。温慧和王蓬絮正想上前施救时，却见南宫煌忽然全身发光，倾刻间竟变成了一头身体高大的怪物。二女看见，吓得大叫起来。

南宫煌的身体长成了两丈多高，而且遍体是毛，头发变成白色，手脚上都是白毛，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身上还有许多刺青纹身，双目变成深红色，透着慑人的凶光，外貌极像一头狼。这样的变化，就连南宫煌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是眼睛花了吧。”

温慧道：“当、当然不是，也不是做梦。”

王蓬絮道：“你、你……会是这样的吗？”

南宫煌道：“我？我中邪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一阵风卷起来，并伴随着风雷之声，只见一头巨鸟从空中飞来，呼喝道：“闯入我领地者，死！”说完，双翅展动，便向三人扑击过来。

温慧和王蓬絮急忙迎战，可是这只巨鸟厉害得很，双翅一扇，便刮起一股强风，将二人吹得向后飞去。南宫煌当即挺身而上，双臂挥动，两只利爪施放出强大的力量，把巨鸟扇出的风也倒流回去，而且爪劲更刮得那巨鸟的毛也脱落下来。

南宫煌体内生出一股极强的力量来，他身体虽然庞大，但是动起来却十分灵活，而且这股力量惊人无比，那只巨鸟也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就被南宫煌重重一爪击中这只巨鸟的头部。这只巨鸟怪叫一声，负痛之下，便狼狈而逃。

把这大鸟击退之后，南宫煌兴奋地说：“耶！胜利！”但再看二女，竟然用奇怪的眼光盯着自己，便道：“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当他再看自己的身体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没有变回原样，就沮丧地说：“为什么？怎么这样？为什么没有变回来，我被附体了吗？快拿镜子照我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附在我的身上？”

温慧道：“哦……好吧。”就立即拿出宝镜来，向南宫煌照去。可是一照之下，温慧便急道：“没有啊……还是什么都没有……镜子真的坏了吗？”

王蓬絮道：“不会的，大家别急，慢慢想办法。”

南宫煌却急得大嚷道：“你叫我怎么不急啊，我这副鬼样子怎么见人？回到蜀山，他们非把我当妖怪投入锁妖塔不可！”他一边嚷一边来回踱步，苦恼非常。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别这样走来走去的，晃得我眼睛都花了……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南宫煌却激动地冲上前去，双手抓住了王蓬絮的胳膊，用力地摇动道：“有什么办法可想？那你说怎么办？”

王蓬絮吃痛地叫道：“呀！你弄疼我了，放手……”

就在这时，忽有另一把声音在三人身后传来道：“莫急，莫急。”三人怔住，南宫煌也立即放开了王蓬絮，大家一起回头望去。只见一人飘然而至，温慧一见来人便喜道：“仙人是你？太好了，快来帮帮他。”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成仙的蜀山弟子——殊明！

殊明对南宫煌道：“你站定。”

南宫煌忙应道：“是。”就依言站定下来。

殊明接道：“气沉丹田，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不要说话……”南宫煌听着殊明所言，按照他的吩咐来做，果然慢慢地平静下来，怒气渐消。殊明随即道：“好——！”便施起法力来，南宫煌的身上又发出一股光芒来，随即便回复正常。

温慧欣喜地说：“好了，好了！变回来了！”南宫煌也是兴奋莫名。

王蓬絮这时问道：“仙人，他刚刚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那样子”的？”

殊明叹道：“唉……这便是清冷师兄的修持方式，虽不为邪道，但毕竟有些惊人。”

南宫煌道：“你是说，是因为我练习了师父传授的仙术才这样的？”

殊明道：“不错，清冷师兄人是极聪明的，但思虑过多，易生心魔。凡事只求速成，反而欲速不达。”

南宫煌道：“那我怎样才能控制呢？万一要是在蜀山变成这样怎么办？大家不把我当妖怪砍死才怪呢！”

殊明道：“少安毋躁，我来教你调理顺气之法。这五灵轮可搜集五灵之气，你可以通过它自妖孽身上获得灵气，当某种灵气蓄积到一定程度，合五五梅花之数的时候，便有呼风唤雨，改变天候之功能。当五灵中一灵完满之时，可释放出来以变身，当灵气用完，自然回复原

身，如此收放运用，便不会有无法复原之状况。”然后就把“摄灵法阵”的诀窍和运用方法传授给南宫煌。

南宫煌恍然道：“原来是这样啊，师父真是的，也不跟我说清楚，虽然我聪明吧，可也不能这么偷懒啊。”

殊明道：“你根骨绝佳，资质上乘，是继承师兄衣钵的上上之选，这蜀山地脉之变，也唯有靠你了，你可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此番下界，便是为此事而来。”

南宫煌道：“仙人放心，为蜀山，为苍生，在下一定万死不辞！”

王蓬絮道：“仙人，这么说……只要是清冷仙人门下，每个弟子都会变身成刚才的样子？”

殊明道：“这个……这个我就不知晓了，姑娘应该问清冷师兄才对。”

王蓬絮道：“真巧啊，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上仙人，更没想到我们刚遇到麻烦，仙人就来了，可真是及时雨啊！”

殊明笑道：“呵呵，哪里是凑巧，我知你们要打通地脉，特来接应。”

王蓬絮道：“哎……仙人要是早来一步就好了，刚刚我们打怪物打得好辛苦，险些就没命了呢！”

温慧道：“是哦！刚刚我们打那个臭鸟打得累死了，也没有人帮，等打完了，你也来了，还真凑巧，仙人你是不是算好的呀？”

殊明道：“姑娘取笑了，我虽然位列仙班，但毕竟出身蜀山，这地脉中的瘴气，对我亦有效用，我能来这里，已是勉力支撑，要说帮各位除妖杀敌，实在是有心无力，能来此接应，也不过是稍尽绵薄而已。”

温慧道：“也对！刚刚要不是你，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谢谢啦！”

殊明道：“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阴地脉的出口是‘阿是之穴’，也就是不一定会出现在哪个地方，根据天地五灵时序的运行而不同，也可能就在蜀山，也可能离蜀山万里之遥，好在你已习得御剑飞行，即使路途遥远也无大碍。出口就在前面，告辞了。”说完，便向三人抱拳作别，随即施法飞走了。

王蓬絮道：“真是的……说是接应我们，可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温慧道：“不能这么说啊，他不是一直都帮我们吗？”

南宫煌道：“快走吧！蜀山上下还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啊！”

温慧道：“急什么？也不差多说一句话啊……”

说完，三人就一起走向前方，在尽头的空地上有一个法阵，三人就踏入法阵之中，正式穿越了雷属性的地脉。

正如殊明仙人所说的，他们从地脉出来之后，并非回到蜀山之上，而是到了一个不知何处的地方。南宫煌和王蓬絮看着周围陌生的景色，一脸迷惘，可是温慧却叫道：“哎呀！这里……是胜州，我认识这里，这里是胜州！”

南宫煌道：“哦，总算有你认识的地方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认错。”

温慧道：“当然不会认错，当年我跟着爹的大军，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多呢！这里一点都没变，还是老样子。”

南宫煌道：“军队驻扎？嗯……瞧这气氛、听这地名，真是名符其实的边境市镇。”

这时，王蓬絮指着前面道：“看那边，那是什么地方啊？好奇怪的样子，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高台挺立，在台下围了许多老百姓，而在台上正有一个人被几名大汉押着，还有一个戴着恐怖面具的巫师站在那人的前面，又跳又叫，似乎是在作法的样子。

温慧马上道：“那边是室韦族的祭坛广场，他们每到节日都要在那里祭祀……”说到这里，温慧忽然又道：“不对啊？今天不是什么节日，也许是在捉妖驱鬼。”

南宫煌一听，便道：“捉妖？我喜欢，过去看看！身为蜀山弟子……不对！是蜀山仙人弟子，理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为民除妖！”

温慧道：“又来劲了，不是说不能耽误时间吗？”

南宫煌笑道：“嘿嘿，不就是捉妖嘛，三两下就搞定，不会耽误多少时间的。”

王蓬絮也道：“温姐姐，既然煌哥哥喜欢，就过去看看吧，絮儿也蛮好奇的呢。”

温慧也不反对，于是三人更一起向着那个祭坛广场走了过去。

第六章 雷元戈

三人挤到那广场的祭坛前，只听见围观的人正在议论纷纷，一个商人打扮的男人说：“野蛮，真是野蛮，竟然要把人活活烧死……蛮夷之地果然是未经开化，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接着又听见一名室韦族老者道：“祈求龙神赐我水源一定要用生人献祭，可这人也不知是人是妖，用来献祭不知有无效果。”

在他旁边有一个儒生道：“怪力乱神！世间哪有妖魔，都是愚民妄想，可惜我手无缚鸡之力，否则定要阻止这人间惨剧。”

在祭坛上，那名负责作法献祭的萨满正在吟唱着，并跳着祭神的舞蹈，当真煞有介事的样子。只听那名萨满正念着大家也听不明白的咒语：“呜……吧吐伦空～帕撒，呜——各方神灵相助，乞火神之力，驱走妖魔，乞龙神之力，还我水源——点火！”然后两名室韦族的壮汉便将火把投到那人脚下的柴堆上，点起火来。

温慧一见，惊叫道：“啊？真的要把人烧死！”再也忍耐不住，纵身跃上祭坛，并吆喝道：“住手！”并挥动双锤，刮起一道劲力，把火点灭了。

萨满见有人阻挠祭礼，忙喝道：“什么人？敢在请神之仪上扰乱，不怕神明报应吗？”

温慧拿出自己的宝镜照着那个被绑住的汉子道：“这个，是我家祖传的‘洞冥宝镜’，能照出妖怪原形，你来看！他明明就是人，你怎能诬陷为妖，还要烧死他，简直是惨无人道！”

萨满愣道：“这……女人的铜镜，算什么宝物？你的说话，让人相信很难。”

温慧道：“不信是吗？让你看看本姑娘的厉害！”说完，挥动双锤，往地上一砸，竟然震得整个祭坛都摇晃了一下，吓得萨满和那些室韦族的壮丁们都出了一身冷汗。温慧恫吓道：“怎样？要我把祭坛整个拆掉吗？”

萨满道：“你过人力又怎样？讲道理是对的，蛮力是不对的，室韦族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欺负！汉人皇帝有士兵，一百万，打了十年仗，最后还是没有战胜我们！一样要和谈，听说还要和亲！”

温慧听他语出欺人，勃然大怒道：“去死！”就要抡锤打人。南宫煌急忙喝止道：“慢！”然后已经纵身跃上祭坛，走到温慧的前面，萨满见又来一人，便问：“你是谁？”

南宫煌道：“在下蜀山仙人，复姓南宫，专擅收妖捉怪，依我看，大仙说得对，此人确实是妖魔附体——”

温慧听南宫煌说这样的话，也愣住说：“你——？”王蓬絮这时也上了祭坛，来到温慧身边道：“温姐姐.....咱们别说话，看他的。”温慧才忍下气来。

萨满接道：“还是大仙眼力不平凡，他们凡夫俗眼，妖怪的厉害，不晓得。”

南宫煌道：“然也，不过大仙用火神之力驱魔似有些不妥.....”

萨满问：“为什么？”

南宫煌道：“我说啊，附身于此人身上的妖怪，应为火属性妖，如果以火烧之，恐怕更增它功力。”

萨满道：“这个.....大仙的见解，是怎样的？请帮忙。”

南宫煌道：“好！看、我、的！”说完，南宫煌双手捻诀，然后口中念念有词，接着等他双手突然向空中一展开，便凭空变出了一只鸟来，所有围观的人都目瞪口呆，萨满道：“这.....这就是附身的妖怪？”

南宫煌道：“那当然！在下降妖捉怪多年，从未失手。”接着又再施法念咒，那只鸟的身上突然开出许多的花来，使这只鸟被这些红花吞噬，消失无踪。

南宫煌便道：“现在我已经将它投入蜀山锁妖塔，它不会再害人了。”

萨满道：“真神奇！嗯，以前这人身上，会有三色怪鸟，有些人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一定是这个作怪！”

南宫煌道：“不错！”心中偷笑：“嘿嘿，误打误撞，居然被我撞上了，真是运气！幸亏没用兔子。”

那萨满忽然说道：“不对！妖魔被除掉，他应该死亡，但是，还站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

南宫煌登时支吾起来：“这个……”

萨满问道：“哪个？”

南宫煌道：“那个……”

萨满追问：“哪个？”

南宫煌忽然笑道：“嘿嘿，你一定要相信我。”

萨满立刻怒道：“汉人狡猾，室韦人，也不是能够愚弄的！”

王蓬絮连忙道：“大仙！大仙！先别动怒。这人现在的样子，看起来也很古怪，说他是活人吧，他不说也不动，说他是死人吧，他又是站着的。你给我们讲讲他的来历，我们也好帮你参详参详。”

萨满道：“不用了，汉人女人，也不是好东西！”

王蓬絮突然施起法来，使出她独有的读心法术，从萨满的内心得到了一些讯息，随即便道：“我看您族中还有一件难事无法解决，不如说给我们听听？也许我们能够帮忙。我听说室韦人最是好客，当然更不会拒绝客人的好意，对不对？”

萨满道：“嗯……美丽的姑娘，懂得室韦人的心，好吧，就告诉你们。这个人的身体，叫雷元戈，是我们族长，原来的，很勇猛，空着手，能捉住虎豹。十七年前，他去打猎，就没有回来，一直都没有。三个月前，这个人出现了，样子一样，和十七年前，但是不记得过去的事，说话嘴都不动的，肩头还有怪鸟……”

王蓬絮道：“哎呀！失踪了十七年，居然相貌一点没变！这人果然有些来历，后来呢？”

萨满接道：“室韦人最好客，招待他，好酒好肉，兄弟一般。可是，我觉得可疑，很多年过去，可能相貌不变，但是不可能，脾气变了，雷族长性格豪爽，最喜欢帮助人，这个男人，很贪财，吝啬！不像我们室韦人，像南方汉人奸商！”

温慧听得心中有气，就冷道：“哼！汉人又怎样……室韦人好了不起吗？”

王蓬絮道：“原来这样啊……您不愧是萨满呢！法力果然精深，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疑点。嗯……这有点像借尸还魂呢，后来怎样？”

萨满又接着往下说：“后来，纳林河的水源干枯了，我们找他帮忙。因为，二十年前河水一样突然干枯，就是雷族长深入河源，一个人解决的。但是这家伙不敢去，偷偷溜走，被我捉住。”

王蓬絮吃惊道：“河水干枯？这可不得了，大家都没水喝了，上一次是怎样解决的？”

萨满道：“纳林河源道路弯曲，有猛兽，还有妖怪，室韦人是不去那里的，上一次是雷族长，一个人，他告诉大家不要再去，那里是神兽生长的地方，打扰是不可以的。”

南宫煌道：“禳星祈雨之术，在下也颇为精通，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萨满听了，十分高兴，并说道：“给大仙麻烦了，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帮助我们，大仙就大恩人，我们全族的，要是欺骗我们，室韦人是不能欺负的！”

南宫煌道：“看来大仙还是信不过本大仙啊，好！这次就让全室韦族见识一下蜀山仙人的法力。”

王蓬絮则道：“这人虽然不会动也不会说话了，可还是有古怪，就让给我们帮您看管吧，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有南宫大仙在，也好随时处理。”

萨满就答应道：“好吧！你们不要使诈，巫术也是很厉害的，我们室韦的，尤其这个人，最怕巫术。室韦人怀疑别人不容易，但是上当，也不容易，等你们的好消息！走吧大家！”

于是，萨满带着那些室韦的壮汉们一同离开，留下了那个雷元戈，而围观看热闹的人群见事件完结了，也纷纷散去。

南宫煌这时才对温慧道：“唉……又莽莽撞撞的，你以为我们三个，斗得过这几十个身强力壮的猎户吗？强龙不压地头蛇，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温慧还在死撑道：“谁不懂啦？别当我是小孩，我是气他说什么和亲……”

南宫煌道：“哎呦！想不到野蛮女还蛮爱国的，又不是让你和亲，你急什么？”

温慧发起脾气来，说道：“我就是不爽，要你管！”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的表现好棒哦！刚刚紧张死絮儿了，手心里全都是汗。还有他，也还算配合，我真怕他突然动起来，那我们就麻烦了。”

温慧道：“哎！他怎么还不说不动，难道是僵尸吗？”

南宫煌也觉奇怪，就对着那个雷元戈喊道：“喂！老兄，走了啦，还待在这里，难道想要被烤着吃吗？”

话音一落，那雷元戈猛地抬起头来，而且还从他的头顶上冒出了一只怪鸟的影像来，说道：“多谢。”

温慧道：“哎呀！你会说话啊，干嘛一直都不说，在这里装神弄鬼，这样好玩啊？”

南宫煌却注意到他头上的怪鸟，便道：“有鸟？看见没？”

王蓬絮也立即抬头看见，说道：“嗯，看见了，好可爱！”

等温慧抬头看的时候，却什么也见不着，就说道：“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南宫煌道：“刚刚有的，现在没了。”

话音刚落，雷元戈的头上又有怪鸟闪出，是一只青尾巴的鸟，说道：“我叫风。”接着又出现一只红尾巴的鸟说：“我叫雅。”然后是一只绿尾巴的鸟道：“我叫颂。”随即三只鸟一同叫道：“我们叫——风雅颂。”

风道：“又有人能看到我们了。”

颂道：“还是两个人，而且不是一般人，是一半人。”

雅道：“也没什么可高兴的，无所谓……”

风道：“大个子不会说话，我们跟他有契约，替他说话。”

雅道：“什么契约，他都不给我们俸禄，哼！”

颂道：“我们可以捉弄他。”

温慧只听见了这三只鸟的吵声，却又什么也没见着，还以为是雷元戈在说话，就说：“喂——喂！你疯了吗？一下说这么多古怪的话？”

南宫煌却在思想着那三只鸟说的话：“什么一半人，一般人的？在说什么啊？”

雷元戈这时道：“要去纳林河源，我带路。怪物很强，加上你们三个，没问题。”他头上的怪鸟也已经不见了。

温慧道：“呀！又正常了！”

南宫煌道：“好啊！大家交个朋友。”

温慧道：“喂！你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会被那个假面老头制得动弹不得？太逊了吧？”

雷元戈道：“他厉害，能克我。”

温慧道：“哦？想不到室韦巫术这么强，战场上可没见他们用过……”

雷元戈这时问：“钱，有吗？”

南宫煌愣道：“啥？”

温慧道：“喂！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道理都不懂，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救你，你连声谢谢都不说，还管我们要钱，简直没天理了！”

雷元戈道：“说过谢谢了。”

王蓬絮则问道：“这位大哥，你要多少钱，做什么用啊？要是着急用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哦！”

雷元戈道：“十文，买纸钱。”

南宫煌又是一愣：“啥？”

雷元戈道：“太多？两文也可……”

南宫煌道：“好！没问题。”心想：“不过是十文钱而已，看他认真的样子，我还以为成千上万呢。”就从腰包里掏出了十文钱交给雷元戈。

温慧问雷元戈：“要烧给亲人吗？”

雷元戈道：“不是。”一边说一边把十文钱收好。

南宫煌这时问：“喂！我有些事情要是不问我连觉都睡不着，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十七年前的雷元戈？你的相貌为什么不变？还有你为什么不会说话？刚刚那些鸟是什么，你到底是人是鬼？”

雷元戈却是一脸茫然地摇头道：“我不知道。”

王蓬絮道：“煌哥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如果人家不想说就不要勉强了。”

南宫煌道：“嗯……你说的对。”

温慧又嚷道：“喂！你们又说什么鸟啊鸟的，什么鸟啊？我怎么没看到？”

这时，那三只鸟又闪现出来了，风道：“你看不到我们的。”

雅道：“只有灵力特别高的人才能看到。”

颂道：“唧唧，欺负你！你有好宝贝，更要欺负你！”

温慧只听见声音，没有见到影像，吃惊道：“哎！闹鬼了啊？为什么我看不到？”

雷元戈道：“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多数人都看不到。”

温慧道：“哼！没意思，走吧！既然要管闲事，就快点办完。”

南宫煌道：“不是管闲事！是行侠仗义！行侠仗义知道吗？不要侮辱我的动机！”

温慧道：“反正差不多，哼！就我一个人看不到鸟，真气人！”

四人就一起从祭坛上走了下来，一名道士走过来拦住了南宫煌道：“你的手段虽然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贫道，看在你为了救人而仗义出手的份上，贫道也就不点破那些伎俩了。”

南宫煌道：“道长！大家行走江湖，何必那么认真呢？只要能办事，用什么手段有什么关系？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就对了嘛！”

那道士说：“哼，蜀山一派久享盛名，你这样子，可不像啊……”

南宫煌也不再和这道士纠缠下去，就连忙去追上温慧、王蓬絮和雷元戈他们。

南宫煌去追赶三人，经过一处房舍前，只见一名汉人装束的文士迎上来道：“这位小兄弟，看你的衣着打扮，可是行走江湖的侠客？”

南宫煌马上道：“不错不错，好眼力！在下正是名动五湖四海、威震大江南北的南宫煌大仙是也！”

那文士道：“原来是南宫少侠，幸会幸会。在下慕容夙，久居胜州，从未出门远游。听闻剑客都是四海为家，行侠仗义，南宫少侠想必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

南宫煌道：“哎，兄台果然见识不凡，又让你说中了。本大仙足迹遍布关内塞外，只有你没听过的地方，绝没有本大仙未到过的地方。”

慕容夙一听，脸露喜色道：“如此甚好！那请问南宫少侠，一路上可曾见过一位长相酷似在下的女子？”

南宫煌怔道：“女孩子？长得像你？唔，本大仙见过的女孩子倒是不少，可是长得像你的嘛，待我想想～～她可是与你有什么关系？”

慕容夙道：“实不相瞒，在下有一孪生妹妹，名唤慕容雪。我二人年少时不合，时常争吵，有一回吵得太过厉害，谁也不愿放下脸面和解，结果阿雪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

南宫煌道：“哦，原来你妹妹也和温慧那丫头一样，受不得半点气。”

慕容夙道：“怎么，大侠曾见过阿雪？”

南宫煌道：“不是，只不过本大仙有个朋友，和你妹妹差不多，都生就一副倔脾气。”

慕容夙叹道：“唉，阿雪的脾气也不是很坏，只怪我当时年少气盛，没有相让，反倒把她气跑了，这么多年过去，她生死未卜，音信全

无……可恨我一向体弱多病，根本无法舟车劳顿地出去寻她，所以只得每天在此向过往的商人侠客打听她的下落……”

南宫煌道：“和你长相相似的女孩……就算偶然打过一个照面，本大仙也没什么印象了。不过你放心，她一定还活着。如果日后见到她，我会代为转告，就说她哥哥在家日夜思念，盼望妹妹早日回去团聚！”

慕容夙连忙道：“如此在下先谢过南宫少侠了！这白玉吊坠，是当年我们爹娘的定情信物，我与阿雪各持一块，日后少侠若见到佩带这白玉吊坠的女子，定是我妹妹慕容雪！”

南宫煌就一口答应帮忙，把这白玉吊坠收下藏好。南宫煌拜别了慕容夙，然后继续向前，终于赶上了温慧他们，并把刚才的事跟他们说了，温慧和王蓬絮都同意南宫煌的做法。

接着，就由雷元戈带路，引他们前往纳林河源。前往纳林河源是在胜州城西北方，他们来到出城的门口时，只见一对老年夫妇正在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他们起了好奇之心，就走过去看看情况。

只见老头道：“这可怎么办才好啊？纳林河是没水了，河源里却出了怪物，根本不能靠近……”

老妇责怪他道：“都是你！你害死妙云，如今又连她的尸骨都找不回来！”

老头道：“那天……那天我真的不是有心骂她，谁料到……”

南宫煌忙上前问道：“两位老人家，看你们愁容满面，不知出什么事了？为何要去纳林河源呢？”

二人一起回过身来，老头对南宫煌道：“唉，我女儿妙云好些日子前就投河自尽了，尸骨却一直没捞上来……本想趁着这回纳林河断流，能

给她收尸的，偏偏河源里又有怪物出没……”

南宫煌道：“这，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投河？”

老妇便道：“只怪妙云命苦，生得丑怪，邻里也都嫌弃她。有些汉人还喊她‘无盐女’，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一定不是好话……”

老头道：“我一直让妙云少出门……上回她偷偷走上街，又被人耻笑，我就说了她几句，让她安安分分待在家里，结果、结果……”说到这里，老头哽咽失声。

老妇接道：“结果妙云就投河了！有人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走到河源深处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邻居打水的时候在河中捞起了她的一只鞋，定是她到河源荒僻无人处投河自尽，她就是死了，也怕见人，怕人笑话……你明知她心里难受，怎么还要说她，让她更伤心！”老妇又再斥责老头，使老头着急道：“我、我也是替她着急啊……”

南宫煌忙劝道：“两位老人家，依我看单是一双鞋不足为凭，不知妙云姑娘何年生辰，晚辈略通卦术，倒可算算她命相凶吉。”

老妇道：“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腊月初八……”

南宫煌道：“二十年前……腊月初八……”他一算之下，便心头暗忖：“怪哉，这分明已是死卦，却并非福薄之相，这么诡异的卦相我还是头一回遇上……”

老头道：“小哥不用费心了，她如果还活着，怎么不回家？一个人孤零零的又能去哪里呢……”

南宫煌道：“这样吧，两位老人家请先回去。晚辈受人之托，正要去纳林河源走一遭，若是见到妙云姑娘的尸骨，必定带回！”

老头道：“那河源内怪物横行，你——”

南宫煌道：“请放心，晚辈自有应对之策！”

老妇便道：“那就太谢谢你啦！妙云她从小就戴着一副吊叶银耳饰，从不离身的，你一见就能认出来了……”

南宫煌记下老妇之言，二老便再三谢过南宫煌，然后一起转身返家而去。

南宫煌心道：“也不知她投河后多久河水断流，没断流之前水量水速有多大，也可能尸骨早被冲往下游，不知哪里去了，也可能还在河源岸边，这可不好寻找……唉，我看这老夫妇俩也是思女心切，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于是，一行四人便向纳林河源进发。在雷元戈的带引下，出了胜州西北，很快就来到一片干涸的河床中，果然干枯得很厉害，水底的地都现了出来。四人走在河源里，到处都有野兽和怪物出没。是一些花妖、草妖以及蛇女，这些妖怪的本事不算太强，南宫煌有五灵轮在手，又有仙人们所传的法术，自然能够把这些妖怪轻松驱退。

他们越过忽高忽低的河床，来到了一处有两个出入口的高低地前，雷元戈说通道在低地那个出口，他们就钻身进去，进入了河源的第二条通道。这里是一条结了冰的通道，地面湿滑，而且不时还会从上方的石壁坠下冰块来，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前进，才能避免被这些冰块砸中。

走到其中一条冰道里面的时候，南宫煌听见有些异声，便让众人先行，自己去探个究竟，温慧、王蓬絮和雷元戈就先向前行，南宫煌走到那冰道的尽头时，竟然发现有一只愣愣的妖怪倒在这里，吃力地挺不起来，南宫煌不由停下来看着它，发现它原来是受了伤。

那妖怪见有人盯着它，便道：“看什么看？是不是被我俊美无双、风流倜傥的相貌给惊呆了？还不快过来帮忙！”南宫煌看着它发笑，那妖怪这时才发现自己现出了原形道：“这！什么时候现出元神了？一定是因为法力耗尽……”

南宫煌道：“小妖怪，想让别人救你就直说嘛，何必讲什么美男子的笑话。”

妖怪道：“你才是笑话！若不是我此刻力竭，便能现出化身，就怕你看了以后自惭形秽，从此没脸踏出家门半步！”

南宫煌笑道：“嘿嘿，我没听错吧，你本事真那么大，又怎会弄得这样狼狈？”

“这个嘛，英雄莫问出处！”

“啥？你是想说别追问你的来历吧？不会说就别乱用词，简直和野蛮女一个样……对了，你要不肯吐出实情，本大仙可不信你，更不会救你了，是说是瞒，悉听尊便！”

那妖怪只好道：“哼，我、我和老婆吵架，从家里跑出来，没料到半路遇上自己的天敌，虽然拼命把它打退了，但自己也受伤不轻……就这么多，可再没别的了！还不快拿还神丹给我！”

南宫煌道：“咦？我只说你不肯吐露来历就不帮你，也没答应说了就帮你啊！”

那妖怪急道：“你！我不会看错的，你明明和我一样……唉，想不到你如此冷血无情，不救我，便是要害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南宫煌道：“喂，这句话本不是这么用的吧？爹常说乱引用古人的话，我看你颠三倒四的，比我还乱来……刚才是和你闹着玩的，这有

还神丹，拿去吧！治好伤就快些回家。不过你宁愿遇天敌，也要从家里跑出来，可见尊夫人一定是只母老虎……”一边说一边从怀内找出一颗还神丹来，给那妖怪服下。

那妖怪一服下还神丹，伤势立即好转过来，它也从地上爬起，说道：“大错特错！我老婆是世上最好最温柔的女人，你再敢说一句她的不是，我可要翻脸了！还有，我叫冰麟！青山不改，绿水长留，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说完，就身形一展，疾飞而去。

南宫煌道：“就这么走了？听那口气，他们夫妻应该很恩爱啊，居然也会吵架。”南宫煌笑了一笑，然后转身离开，追赶上温慧等人，继续向前赶路。

他们打开冰道里面一些机关转轮，使冰洞的顶部坠下一根根的冰柱来，铺搭成路，再踏着这些冰柱组成的路，在冰洞里面的一些断层间来往，穿过曲折而漫长的冰道，前面终于出口在望了。

进入第三层后，走到一块地势开阔的空地前面，只见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堵在路口上，温慧一见，便大呼小叫道：“哎呀！有个奇怪的大石头，一定是它挡住了水源，看我把它移开。”说着就上前想搬开这块巨石。

可是那块巨石突然抖动起来，吓了温慧一跳：“呀！它是活的，还会动！”

只见那巨石突然现出原形来，竟然是一头庞然大物的怪兽，它吼叫一声，让人毛骨耸然。

王蓬絮道：“请你离开一下好不好？你挡住了水源，下游整个镇子的人都没水喝了。”

那只怪兽又怒吼一声，完全没有退意。

温慧不由怒道：“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于是便抡起双锤向那怪兽砸来。

那怪兽前爪一伸，刮起一股劲力，立时把温慧逼退。南宫煌、雷元戈二人随即一同杀上，助温慧一臂之力。三人合力，威力大增，那只怪兽和他们周旋了一会儿后，便显得体力不计，结果捱了温慧一锤，又中了南宫煌一掌，便瘫软在当地，直喘大气。

温慧还想动手，王蓬絮忽然喊道：“等一等，别急着动手，看它的样子，好像很衰弱。”三人怔住，王蓬絮走上去，施展疗伤法术，注入了一些元气给那怪兽，然后问：“你.....好点了吗？”

那怪兽突然发出一阵悲鸣声，王蓬絮便对三人道：“它不肯离开，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别为难它。”

南宫煌道：“可是我们为水源而来，这件事情没解决，我们也不会离开的。”

那怪兽一听，又咆哮起来，王蓬絮连忙劝住：“哎呀！你不要这样！你身体还很弱呢，有话好说啊.....”

可是那怪兽不管王蓬絮说什么，又双爪并举，向他们袭来。四人唯有全力应战，不过那怪兽的身体确实虚弱，和四人纠缠了十几个回合以后，就破绽尽现，被温慧一招“龙翔”袭至其胸前，一锤重击在怪兽的胸口上，把怪兽轰得惨叫一声，双爪一软，就再没有多余的气力反抗了。

温慧喝道：“你输了，现在你该让开了吧？”

就在这时，王蓬絮忽道：“嘘！听，有什么声音.....”四人一同静了下来，仔细听了一会儿，温慧就突然指着怪兽身体下面道：“这里！这里！快看，是它的小婴儿。”

怪兽有气无力地吼叫着，不让他们伤害自己的孩子。温慧马上道：“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它的。”

南宫煌道：“我说啊，一定是这样，它已经快死了，自己动不了，可是小孩还不会走路，它只能拦在这里挡住河水，不然小孩就会被淹死。”

王蓬絮也恍然道：“对呀！一定是这样！那我们把它搬到水淹不到的地方好不好？这样它妈妈就放心了。”

温慧坐言起行道：“让我来！”她跑到怪兽的身下，把那只小怪兽抱了起来，一边抱着一边说：“哦，小乖乖，好可爱哦。”然后就飞奔到岸上，把小怪兽放到岸上的地面，接着就向南宫煌他们打手势，示意安全了。

南宫煌随即对那怪兽道：“好了，那边不会被淹到，还要我们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那怪兽发出一阵悲鸣声，然后张口吐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黄色珠子来，南宫煌伸手接住这颗黄色珠子，愣道：“这是什么？”

王蓬絮一看这珠子，马上说道：“这是土灵珠！是土灵珠耶！它在感谢我们呢！”

南宫煌笑道：“哈哈！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我这有不少好药，你看你需要什么，都可以拿去！”就拿出包袱来，准备把药给那怪兽服下。

谁知道那怪兽突然僵化，一动不动，南宫煌怔道：“喂……怎么不动了……”

王蓬絮黯然道：“它、它已经死了……好可怜……”

南宫煌也觉一阵凄然道：“唉，为了自己的小孩，在这边一直苦撑着……”

温慧也流下泪来：“唉……好可怜。”

忽然，又听见一阵汹涌澎湃的声音传来，王蓬絮马上道：“什么声音？”

雷元戈向前一看，立刻大叫道：“快离开！”四人随即一同展身向岸上跃去。

等他们跃到了岸上以后，只见汹涌的河水从怪兽身后覆盖而来，一下子把怪兽的遗体冲得四散断裂，而河水也迅速地流入河源之内，顷刻便灌溉了整条河源，使本来荒芜了的土地重新得到滋润，万物得以重生。纳林河源再次回复了勃勃生机，绿草如茵。

但是四人看着土灵兽的尸体被冲得四散，也觉悲凉，温慧道：“太惨了，它连尸体都没能保全……”

王蓬絮道：“它一直用法力阻止水流，它一死，身体自然无法抵挡……”

温慧看着那小怪兽道：“真可怜，这么小就没有妈妈了……我们丢下它一个人不好吧，要不要带它出去？”

雷元戈道：“不用。”

王蓬絮也道：“它是土灵兽，一生下来就靠天地之间的土灵为食，现在看起来弱小，等再长大一些，就没有人能欺负它了。所以说啊，我们不打扰它就对它最好了。”

温慧恍然大悟道：“这样啊……你们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就我一个人像傻瓜似的。”

王蓬絮道：“温姐姐你太谦虚啦……我、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刚好从……从书上看过。”

南宫煌故意嘲笑温慧道：“嘿嘿，人贵有自知之明。”

温慧一听，便双眉踢竖道：“你说什么？”

南宫煌道：“没说什么，我说你这么有爱心，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

温慧道：“少胡说，你们不走，我先走了……”

雷元戈道：“走吧，回胜州。”

四人便一同折返，回胜州城内而去。

第七章 侠义心

走到将近城门前面的时候，南宫煌忽然想起受何氏夫妇之托，要找他们女儿的尸骨，于是就打算回头再去河边找找，就让温慧他们先行入城，温慧认为刚才一路走来，也没有见到什么尸体，没有必要再回去找，但是南宫煌不死心，坚决要回去找，温慧也不理他，就和王蓬絮、雷元戈入城，南宫煌则回头再往河边找寻。

当南宫煌折返到河边的时候，却见前面不远，有一位姑娘站在河边发呆，南宫煌就走上去，好心地跟那位姑娘说道：“这位姑娘，纳林河水虽然已经恢复，但河源中仍有怪物出没，不可在此逗留！”

可是一阵风吹起那位姑娘的头发时，南宫煌清晰地看到她耳珠上的耳环，不由惊讶道：“吊叶银耳饰！你，莫非是妙云姑娘？”

那位姑娘怔了一下，问道：“你认识我？我们以前曾见过面？”但是她却没有转过身来。

南宫煌道：“在下南宫煌，受姑娘父母之托前来……前来寻你……这，姑娘何不转过身来说话？”

何妙云道：“小兄弟莫要见怪，我生得貌丑，怕你见了心中不快，所以这样便好了。你也不用瞒我，爹和娘必定是为我投河而伤心，托你帮忙寻找我的尸骨……”

南宫煌道：“姑娘兰心惠质，令人佩服，既然姑娘已无恙，何不早日回家？也好教两位老人家安心！”

何妙云道：“这位小兄弟所言极是，但我有我的难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去了……因为、因为我已成亲，未曾禀明父母……”

南宫煌一听，不由笑道：“哈哈，男婚女嫁，乃是天大的喜事，两位老人家高兴都来不及，姑娘又怎会不敢回家？”

何妙云却语气吞吐道：“这……”

南宫煌见她话语吞吐，便道：“还是说，对方待你不好？”

何妙云道：“他，待我很好，比任何人都好！可他却是个妖，住在这纳林河里的水妖……”此语一出，也真让南宫煌吃了一惊。

何妙云接口道：“以前我常受人欺负，总喜欢一个人来河边，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可彼此不曾说过话。他是我见过最俊美最体贴的人——啊，不管是不是人，我都不在乎，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南宫煌道：“这……人与妖相恋，虽未必能见容于世俗，但无论怎样，姑娘理应先回家一趟吧？”

何妙云道：“我说过，不能回去，因为——”

就在这时，雷元戈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因为她已经死了。”

何妙云身体抖了一下，南宫煌则回头望去，果然见雷元戈走了过来，南宫煌便问：“元戈兄，你怎么来了？你说她不是活人，可她分明好好地站在这儿啊？”

何妙云这时终于把真相说出来：“那日我被爹爹责骂了几句，不知怎么地，一时间万念俱灰，回想从小到大的种种委屈，便想到投河自尽……等他、相公赶来时，我已经气绝多时，魂灵出窍，可他说早就喜欢我，无论是人是鬼，他都不嫌弃，所以他施法术为我镇魂，我们第二日便成了亲。”

雷元戈的头上出现了“颂”，说道：“死了、死了，是鬼！是鬼！”

雷元戈喝道：“闭嘴！”然后对何妙云说：“你这样，不好。”

南宫煌道：“什么好不好，她怎么又会 是鬼，我真有些糊涂了……”

正在讨论之间，只见一只大肚妖怪从远处跑来，冲到何妙云身边，为她挡护，并冲着南宫煌和雷元戈道：“喂！你们是什么人，太可疑了，不许打我老婆的主意！妙云，我早说过你不要孤身出门，万一遇上歹人可怎么办！”

雷元戈道：“你想太多。”

南宫煌一眼就认出这只大肚妖怪便是他曾经救过的“冰麟”，马上喝道：“好你个臭妖怪，翻脸不认人，那天的救命之恩你已经忘光了？竟然还敢辱骂本大仙！”

冰麟也终于认出他来了：“是你！”愣了一下，马上又说：“哼，就算你救了我，也不能随随便便和妙云说话！”

何妙云这时喝止道：“冰麟。”

冰麟才“哼”了一声，收住怒火，并对南宫煌道：“妙云让我谢谢你……大恩不言谢，这些毒龙胆不收你一文半文，但要省着点用，用完可就没有了，到时性命危急，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就把一包毒龙砂送给了二人。

雷元戈接过毒龙砂之后，说道：“太少了，多给些。”

冰麟恼道：“白送还嫌少？再挑三捡四我就通通收回来！”

南宫煌笑道：“什么‘大恩不言谢’，那你现在又是在干嘛？没念过书也别乱造句嘛……”

“颂”又冒出来道：“没念过书不能说话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每日造句三百，终有一天也会熟能生巧，学贯古今——”

雷元戈又喝道：“回去。”

冰麟回头对何妙云道：“妙云，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快点回家吧。”

何妙云点了一下头，就对南宫煌道：“小兄弟，谢谢你救了冰麟。那天是我父亲大寿，我思家心切，只想回胜州偷偷看一眼，他却不允，我们才吵起来，他一个人跑出去，害我担心死了——”

冰麟道：“我当然不会让你回去，那些人总欺负你，都该死！”

南宫煌道：“姑娘不必客气，但你当真不再回胜州？”

何妙云感慨地说道：“数月之中，恍如隔世，如今只有纳林河源才是我家，你若见到我爹娘，也不必提起今日之事，唉，只怕越说越乱……”

冰麟道：“对啊，你们不要再打扰我和妙云了！那些人待她不好，她为什么要回去？”

南宫煌也无话可说，雷元戈则说：“孤魂野鬼。”

何妙云道：“这位大哥，你说我是孤魂野鬼吗？可我觉得做鬼比以前做人要开心，至少不会受人耻笑。”

冰麟道：“是啊，我会对妙云好的，一辈子对她好！”说完，冰麟就施法，带着何妙云一同消失了。

雷元戈说：“妖鬼殊途，实难长久。”说完，回身就走。

南宫煌这时忽然道：“啊！想起来了！到最后也不知那个冰麟长得有多英俊潇洒，他又不肯现出化身，是力量还没完全恢复吗？搞不好根本就是在骗我……”然后也赶上雷元戈，一起回城去了。

回到城中，南宫煌向人打听了何氏夫妇的居处，就来到了他们的家里。何氏夫妇一见南宫煌到来，马上迎住他，老妇人方兰贞道：“小哥，你回来啦！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妙云的尸骨？”

南宫煌支吾道：“我……”

老者何春堂道：“唉，不可强求呐！无论如何，多谢这位小哥。”

方兰贞哀道：“妙云！你这样尸骨无存，只有个衣冠冢，娘死也不能瞑目……”

何春堂也悲切地说：“我苦命的女儿啊……”

南宫煌看着二老如此悲哀，心中不忍：“对不住了，妙云姑娘！我实在不忍看他们这样……若是我不在了，爹不知会有多难过……”想到这里，他就对二老道：“两位老人家，其实……其实妙云姑娘并未投河。”

二老一听，立刻眼前一亮，方兰贞追问：“你说什么？妙云她没死？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实在太高兴了——”

南宫煌道：“她并非投河，而是成了亲，可她相公不是寻常人，有很多原因，总之不能回家……”

何春堂马上疑惑道：“你就算想我们好过一些，也不用编这样的谎话吧。”

南宫煌道：“我没有骗人，是真的！一开始担心说不清楚，才没吐露实情——”

何春堂抢道：“小哥，别说笑了，这种话谁会信——”

方兰贞却说：“我信！”

南宫煌怔道：“老人家，你——”

方兰贞道：“只要妙云过得好，不管她人在哪里、做什么，我也都安心了，天底下做爹娘的哪个不是如此……就算我这样是自己骗自己……”

南宫煌道：“晚辈方才所言句句属实，老人家尽可放心。”

方兰贞道：“谢谢……我现在只想静一静，就不送小哥了……”

南宫煌只好抱拳道：“那晚辈告辞。”他心想：“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但愿这对老夫妇能够稍微释怀一些才好……”就回身走出屋去，前往中央广场会合温慧等人。

回到中央广场，室韦族萨满和温慧等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河源恢复正常，大家都十分高兴，都视南宫煌等人为恩公。萨满亲自倒了一碗酒，送到南宫煌面前道：“南宫大仙，法力不平凡，敬你一碗，我代表全族。”

南宫煌道：“不敢当！大仙你的法力也不弱啊！”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萨满道：“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原因到底是什么？河水干枯的。”

南宫煌道：“这纳林河源乃是圣地净土，近来却经常有人擅入，触怒了水神，因此水神降罪，河水干枯。还请大仙约束族人，不要擅入河源。”

萨满道：“果然是这样，之前我就猜测，是这样，可惜没有勇士，能够深入河源，幸亏有南宫大仙。”

南宫煌笑道：“哈哈！在下行侠仗义，闻名于江湖，大仙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在下绝不推辞！”

萨满道：“只有一件事，现在，那就是，喝个痛快，大仙不能推辞，千万不能。”又递上一碗酒给南宫煌。

南宫煌看着那个酒碗道：“这个。”心想：“这么大碗？喝下去还不要我的命，要是臭酒鬼在就好了……”

这时，温慧跑了过来，拿着一坛酒道：“假面老头，咱们两个……干！真是好酒啊！”

萨满则对南宫煌道：“南宫大仙，请，先干掉这碗。”

南宫煌也觉不好推辞，就接过来道：“好吧！我就舍命陪君子！”又一饮而尽。

萨满叫好道：“好！果然是大英雄！这本《炎宿》，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书，送给大仙，不要，不可以！”

南宫煌没想到会有如此好的事，居然又得了一本仙术奇书，连忙接过来道：“既然却之不恭，那我就受之有愧啦。多谢！”

萨满斟满一碗道：“来，再干一碗。”

南宫煌惊道：“啊？还要啊？”

萨满道：“大仙这是什么话，室韦族的好酒，不可以只饮一碗，没有这样的道理！”

南宫煌只好硬着头皮道：“好……好吧。”就和萨满一碗接一碗地喝下去，在萨满不断地劝酒之下，南宫煌喝了好多碗，最终喝得头晕脑胀，醉倒在地。

等第二天天色一亮，南宫煌才醒转过来，发现自己仍是躺在广场上，而室韦族的人却都不见了，南宫煌爬起来道：“人都不见了……这些室韦族人也太没义气，就这么把我丢在这里……”当他回头向背后望去的时候，看见温慧也躺在那里，而且还有一名中年大汉站在她身边，似乎有不轨企图，南宫煌立即喝道：“喂！你干什么？住手！”

那大汉听见有人吆喝，马上回头一看，见南宫煌冲到面前，他也立即拉开架势道：“是你把大小姐弄成这样的？”

南宫煌道：“嘿！我还没说你呢？你倒恶人先告状了，你刚才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就让你得手了。”

那大汉道：“你才是恶人，你把大小姐灌醉，到底是什么居心？幸亏被我撞见了，不然……不然大小姐清白不保。”

南宫煌道：“你、你说什么？我会怎样怎样她？你想太多了吧……”

就在这时，温慧爬了起来，向南宫煌喝道：“南宫煌！你说什么？”

南宫煌连忙走到她身边道：“他对你动手动脚，幸亏被我发现了，不然你清白不保。”

那大汉却立即向温慧施礼道：“大小姐！”

温慧一见此人，也脸现喜色道：“罗叔叔！你怎么还在这里？能见到你太好了！”

那大汉道：“我现在家住这里啊。”

温慧道：“你成家了？是和那个被称为‘室韦族鲜花’的——”

那大汉道：“对呀！就是她，当年多亏大小姐帮忙，不然我早就被军法从事了，温大人可好？”

温慧一听他问候自己的父亲，马上脸色微变，然后说道：“咱们不提他，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南宫煌这才知道错怪好人，忙向那大汉道：“嘿嘿！误会，一场误会，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接着又向温慧问道：“他刚刚说温大人，你爹是大将军吗？还是大元帅？”

那大汉道：“那当然，不仅仅是将军，还是王爷呢！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大小姐，这人可靠吗？你年纪轻，心地又善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温慧道：“放心，他就是嘴巴臭，人品还算过得去。再说，我怕过谁呀！谁敢把我怎么样？”

南宫煌心中偷笑：“嘿嘿，我不敢把你怎样？我只是不和你计较而已，好男不和女斗！”

那大汉道：“大小姐，你怎么到这来了？和大人闹别扭了？”

温慧道：“我嘛，他是蜀山派的，现在蜀山派有大事情发生，一定要本姑娘出马帮忙，所以……哎呀！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南宫煌道：“哼哼，跟我这么久，好的没学会，吹牛倒学了七八成……”

温慧道：“哼！吹牛谁不会，我用得着跟你学吗？”

那大汉看见二人斗嘴，也觉得好笑，他对温慧说：“对了，大小姐，我这次入关贩皮货，得了样好东西，正想着托人到京城带给你呢，可巧就遇见你了。”

温慧一听，马上问道：“是什么啊？快给我看看！”

那大汉拿出一个玩意儿交给温慧道：“这个！仙蝶蜕！”

温慧一看到这个玩意儿，就欢喜得不得了，说道：“啊？太好了，这个就是传说中打造‘广袖流仙裙’的材料啊！我要想办法找到图谱，把它打造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着，就珍而重之地把这个“仙蝶蜕”收入行囊里。

那大汉道：“大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就喜欢这些罕见稀有的铠甲兵刃。”

南宫煌问道：“这东西……很稀罕吗？”

那大汉道：“那当然！这种东西只有在特别的怪兽身上才有，而且要用特殊的方法打死它们才能得到，别看它不起眼，可是非常难得的。大小姐最喜欢这些，你要讨好她，这个最有效了。”

温慧立刻道：“呸！谁用他讨好……”

南宫煌也不甘示弱道：“我才不想讨好谁呢！”

那大汉笑着说：“呵呵，有意思。”然后对温慧道：“我这趟出去小半年了，我可要先回家看看，大小姐，失陪了！”

温慧道：“好！快回去吧！代我向婶婶问好！”

那大汉道：“好嘞！我家就在下面靠河岸的地方，有空过去坐坐！”

温慧说了声：“好！”那大汉就拜别了二人，匆匆回家而去。

等那大汉走了以后，王蓬絮也醒了，她走过来说：“嘻嘻，好多好吃的哦，吃太饱了，我不行了。”

南宫煌道：“好！大家都在，我们不要耽搁了，赶紧回蜀山吧。”

这时，只见雷元戈向他们走来，三人马上回身相迎，温慧道：“你……你来送我们的吗？”

雷元戈道：“我无处可去。”

温慧就向南宫煌道：“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蜀山吧？好不好？”

雷元戈立即答道：“好。”

南宫煌无奈地说：“那好吧……”心里纳闷道：“人家明明是问我的意见，你倒不把自己当外人，弄得我也不好说不让……阴险。”

于是，他们就御剑出发。

途中经过绿萝山的时候，他们感到劳累不堪，于是就降落在山上歇息一会儿再赶路。南宫煌说去找些果子给大家充饥，王蓬絮要陪他去，于是两人一起往树林里走去。

走到树林深处，南宫煌忽然听见有孩子的哭声，他马上循声寻去。到了一株树下，只见前面有一名女子瘫倒在树下，一个小女孩伏在她身边，哭喊不停，南宫煌和王蓬絮马上隐藏起来，只听那女孩哭道：“姑姑，您不要死，您死了青儿会很难过很难过！”

那女子道：“青儿这么大了，应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姑姑不可能陪你一辈子……人的寿命有限，而女娲族则注定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消失，日子久了总会习惯……”

“不会的，姑姑不会死的……我也不要做女娲族后人……”

“真是孩子气……凡人都想长生不老，你们女娲族有神的血统，所以能够永生不灭，怎么反倒要自己放弃呢？……你记住，以后万万不可像你娘一样对人动情，一旦怀胎生子，你的寿命也就走到尽头了。这恐怕是不会好了……孩子，若是今后身体有什么异状，就去大理附近的火麒麟洞找麒麟老人帮忙，他是你娘的朋友，一定肯出手相助……还有上一代圣姑对你的救命之恩，毋忘回报……”

孩子越哭越厉害，忽然，那女子“噓”地一声道：“隔墙有耳！”然后厉声吆喝：“何人鬼鬼祟祟，躲在一旁偷听？莫非是来寻仇的不成？现身吧！”

南宫煌和王蓬絮只好从树后走出，南宫煌道：“在下蜀山派弟子南宫煌，途经此地，并非有意偷听。这位姑娘看来身受重伤，疗伤的仙术在下也很拿手，不如让我看看你的伤势。”

那女孩立即欢喜地说：“真的吗？大哥哥，你快救救我姑姑吧！”

那女却子道：“青儿！萍水相逢，怎可随便受人恩惠！”

南宫煌道：“无妨、无妨，蜀山弟子行侠仗义，不会见死不救，可见这小妹妹一眼就看出了我满身浩然正气。”说完，他双手捻诀，口中念道：“病、魔、退、散。”随即法术施展起来，华光罩在那女子身上，不用多久就使那女子伤势消退，精神回复过来。

那女子觉得全身气力恢复，就从地上站起来，舒展一下手脚，果然好了许多。

王蓬絮这时道：“这位姐姐，你重伤初愈，还需静养。让我和煌哥哥送你们去附近城中歇息吧——”

那女子却道：“不必了，我们就在这儿休养生息，等我的伤势一好，我们就回苗疆去。”

王蓬絮道：“是这样啊，那也不必勉强了。我们没见过什么苗人。这绿萝嶂中地形复杂，又有虚幻的怪物，寻常人进不来的，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那女子点了点头，以示谢意。这时，那小女孩道：“姑姑，青儿好饿……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青儿饿得走不动了……”

南宫煌见小女孩这样说，便道：“唔，帮人帮到底，本大仙岂能有负蜀山弟子之名。小妹妹，看，我这里有些茶叶蛋、柿饼什么的，虽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可好歹也能救一时之急，你尽管拿去吃，别小小年纪就饿出病来。”

王蓬絮看见南宫煌拿出一大包吃的来，登时馋起嘴来道：“咦？煌哥哥，你什么时候藏了这么多零食，都不告诉絮儿。”

南宫煌笑道：“哈哈，絮儿也想吃？不急，到城里我再给你买二十串糖葫芦，包准串串酸甜。”

王蓬絮道：“讨厌啦，什么二十串，把人家说得像只小猪。不过，嘻嘻，一言为定，煌哥哥，你可别说话不算话。”

青儿想拿又不敢，就望着姑姑道：“姑姑……”

那女子就说：“青儿，那你就收下吧！”

青儿连忙接过那包零食，并且拿出一个柿饼递给姑姑道：“姑姑，给……”

那女子道：“我不要了！”

青儿道：“您也两天都没有吃什么了。”

那女子道：“不要紧，姑姑饿不坏的。”

青儿实在太饿了，就拿着柿饼，大口地吃了起来。那女子对南宫煌二人道：“谢谢两位，不知你们认识的汉人中可有能解蛊毒的高手？”

南宫煌道：“不要说什么高手了，长这么大，连蛊毒我都没亲眼见过，只听说苗疆那边的人都是用蛊行家。”

那女子有些失望，随即对青儿道：“青儿，走吧。”于是二人便转身向树林的另一边去了。

南宫煌和王蓬絮把果子带回去，让大家吃了之后，就再次御剑启程。

到了蜀山脚下的唐家堡，南宫煌说要在这里买些东西再回山上，于是大家一起进入了唐家堡内，并各自自由行动。

南宫煌走到市集前面的公告牌下，见有许多人围在那里看公告，便说：“哦？有热闹可以看？该不会又是妖怪作祟吧？待本大仙瞧瞧。”他正想走过去凑热闹时，却看见一个小孩在人群中穿梭，行为怪异，南宫煌细看之下，马上有所发现，心道：“等等、看那架势、那手法……分明是在偷东西嘛！想起来了！上回和臭道士赌钱的时候，这小鬼也在旁边，一定是他偷了我的钱！”

想到这里，南宫煌不由喜道：“哈哈，无知小儿，算你倒霉！敢在本大仙的空空妙手前班门弄斧，实在可笑。顾老板还说唐家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就抓了这小毛贼带到他面前显摆，顺便为上回的两吊钱报仇雪恨——”正准备上前捉人，却有人从他背后一拍道：“喂！”南宫煌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温慧，马上恼道：“你！干嘛突然出现在别人背后？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吗？”

温慧道：“哼，明明就是自己走神了！怎样？有什么好玩的？我看看——”

南宫煌道：“就知道玩……告诉你吧，本大仙正准备上演‘少年郎糊涂盗钱财，煌真人仗义擒贼寇’，精彩得很呢！你可不要随便捣乱，坏我大事。”

温慧立即也向那人群中张望道：“什么？有贼？哪个、是哪个人？那个穿花衣的对不对？看起来一副心虚的样子！”

南宫煌道：“呼，你不知道就别乱猜行吗？是那个灰衣服的小鬼啦，他手上几招把式哪能逃过本大仙的法眼。”

温慧注视着那个小孩，就摩拳擦掌道：“是他？年纪小小就不学好，看本姑娘给你点厉害瞧瞧！”

南宫煌道：“唉，野蛮女就是只会用拳头，麻烦你多观察一下嘛！作贼的是这小鬼，但又不是……”

温慧没有耐性听他慢慢说，就道：“什么是又不是的？我都给你弄糊涂了，反正冲上去抓人准没错吧！到时候人赃俱获，他赖也赖不掉！”

南宫煌连连摇头道：“非也，你看他一脸老实模样，又生得面黄肌瘦，我掐指一算，便知事有蹊跷！肯定是家境贫寒，又被恶人胁迫偷钱，如果不听话，就要受皮肉之苦。”

温慧道：“真的吗？还有这样的坏蛋，让小孩子替他偷东西，实太可恶了！我以前在北方从没听说过……”

南宫煌道：“那是你见识太少，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当然是先要把幕后主使的人抓出来！这种道理都想不明白，亏你还吹嘘跟着你爹上过战场。”

温慧道：“那才不是吹嘘，是真的！你以为我和你一样爱骗人啊！不就是要抓贼寇吗？我也行！只要跟着那小鬼——”当二人再向人群里望去的时候，结果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温慧急道：“哎？人都跑光了！都怪你，在这废话半天，这下麻烦了！”

南宫煌道：“怕什么，那小鬼我以前见过，他在附近偷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贼寇多半也在唐家堡，咱们仔细找找，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的。”

温慧道：“找就找，本姑娘可不怕，我最喜欢抓坏人了。还有，咱们分头行事，谁先发现贼人，功劳就是谁的，你可不许和我抢！”

南宫煌道：“好，我才不会跟你抢呢……”心想：“这种事抢什么功劳？难道还要去掌门面前邀功吗？”

温慧道：“哼，谁输谁赢现在讲了不算，祭出真本事再说吧。”说完，就向右边跑去。

南宫煌道：“臭丫头，连这也要和我争……拿她没办法。”于是就往左边去找。

当南宫煌在大街上绕了一个圈后，就在一家民房前看见温慧正伏在窗外窥探，南宫煌心道：“咦，那不是野蛮女吗？在看什么？好像都入神了……嘿嘿，上回她从后面突然跳出来，吓得人半死，这次终于轮到我报仇了……”于是南宫煌放轻脚步，走到温慧身后，就要伸手去拍她的肩后。

谁知道，温慧突然翻身喝道：“谁？”一看之下，原来是南宫煌，她马上说：“原来是你啊，真无聊，这招背后偷袭实在太不入流了，好歹我当年在战场上也是以一挡百的大将，假如连这点警觉都没有，脑袋也不知掉几次了。”

南宫煌嘴硬道：“哼，本大仙故意弄出点声响，不过是试探试探你的本事，少得意！”

温慧道：“懒得和你这种无赖闲扯，正经事比较重要！你看，我找到那个小贼了，好像在和他娘说话——”

“哦？我瞧瞧、我瞧瞧，是他娘，不是贼寇？你该不会看错了吧？”一边说，南宫煌就一边跟温慧一同挤到窗前偷看里面的情况。

只见屋里面，一位妇人坐床边，那个灰衣小孩就站在她面前，那妇人道：“小川，你老老实实和娘说，这些钱到底怎么来的？”

小孩道：“娘！你怎么不信呢？这真是我在百酌楼里洗碗洗碟挣来的！”

妇人怒声道：“还敢骗我！我问过顾老板，他店里根本没找人帮过忙！娘也真是糊涂，前阵子竟信了你的话，还吃用这种来路不明的钱买的药……”

小孩着急道：“可、可你的病，大夫嘱咐过一定得吃药啊……再说这钱真不是来路不明的，是我、我……”

妇人道：“是什么？答不上来了？娘明白自己这身病拖累了你，可也不能——”

小孩道：“娘！求求你不要这么说，这全是舅舅的错！家乡发洪水，咱们的房子没了，地也没了，走这么远来投靠他，他却一点忙都不肯帮，连你染了病也不闻不问——”

妇人立即喝斥道：“住口！你爹生前是怎么教你的？不受嗟来之食！就算舅舅不肯帮我们，我宁愿饿死病死也不要别人施舍，更不会吃那种来路不明的钱买来的药！”

小孩低头道：“娘！”

妇人忽然脸容扭曲，用手抚着心口，十分痛苦的样子。那小孩连忙道：“娘，再等等，再等些日子！我一定挣很多的钱给你买紫青玉蓉膏，大夫说只要有那个，你的心口痛就会好了！”说完，就往屋外跑去，妇人急忙跳下床来，呼唤道：“小川！”可是小孩已经跑到了外面去，妇人低叹道：“他不会真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吧……唉，若老天爷要降罚，就报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千万别为难那孩子……”

南宫煌和温慧看着小孩从屋里跑了出来，一阵烟般就去了老远，南宫煌也不由呆了，温慧这时道：“南宫煌！你说的恶人呢？贼寇呢？难道是小鬼他娘不成？”说着还要作势动手。

南宫煌忙挤出笑容道：“嘿嘿，君子动口不动手，所谓‘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本大仙难免犯错嘛。唉，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

温慧凶道：“哼！我不管！反正你得想个好办法，想不出来的话，小心我的拳头！”

南宫煌道：“且慢、且慢，待我考虑考虑……有了，本大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温慧道：“有办法就快说，装腔作势的，卖什么关子嘛！”

南宫煌又狡黠一笑道：“嘿嘿，不如咱们来演一出‘煌真人仗义助贫女’，我假扮仙人，你嘛，就扮护法。凡人的钱不肯收，仙人的钱她总要卖几分面子吧。”

温慧道：“好是好……不对！凭什么你是仙人，我只是护法？你想借机整我对不对？”

南宫煌道：“这还用说吗？你不会变戏法，人又不够机灵，空有一身蛮力，没两下就会被拆穿，哪镇得住别人——”

温慧气得抡起拳头道：“你——”

南宫煌连忙道：“慢慢慢慢——慢！先听我说完啊，性子可真急……护法、护法，顾名思义，就是保护仙人的，仙人再厉害，少了护法也一筹莫展，所以那才是真威风。”

温慧一听，即时收住怒气道：“也对哦，这一路上多亏有本姑娘保你小命，喂，那小鬼说的紫青玉蓉膏我这里可没有，你快去弄一个来吧，别忘了再凑足一千文钱。”

南宫煌身上正好有齐两样所需，就对温慧道：“都有了，咱们进去吧，等会儿你可要装得像一点，千万别露出马脚。”

温慧道：“啰唆，什么马脚，还猪脚呢。少婆婆妈妈的，快点进屋去吧！”

二人一起走进了屋里，那妇人连忙迎住二人，不等她开口，南宫煌已经打量了她几眼，并说：“唔……我见这位夫人眉间隐有横纹，而眉尾尖削无肉，命宫主劳碌，福禄宫又主孤寡，实非安乐之相。不过能遇上本仙人，也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缘法，自能保你日后衣食无忧。”

妇人听得一脸惘然，就问：“你们是谁？怎么能随随便便进到别人家里？”

温慧道：“哎，说出来你可别吓一跳，我们正是——”

南宫煌马上向她使个眼色，心念道：“喂，你现在可是仙人的护法，说话别那么粗鲁行不行？就算要自报家门，也该由我来吧，你在旁边看着就好。”温慧连忙停了下来，南宫煌则干咳两声道：“咳咳，我乃东岳泰山蓬玄洞天之金霞真人，身旁这位是本仙人的护法碧元神君。因日前于天眼中探视尘俗之景，目睹夫人窘境，今日特来相助。”

那妇人看见二人年纪轻轻，当然不相信，就说：“什么仙人？两个小孩满口胡言，再不走我要报官了！”

南宫煌马上高声道：“大胆！竟敢对上仙不敬！念你是初犯，本仙人网开一面，不予责罚！”说完，马上双手捻诀，念动真言，立即有一股仙气覆盖到妇人的身上，把妇人心口的疼痛感完全消退，那妇人开始是惊讶，但当心痛感一消失，便又惊喜地说道：“怎么，心口突然不痛了？”

南宫煌道：“此法可缓你病痛，但若要根治，还需服下这紫青玉蓉膏。”话音一落，他又变出了一瓶丹药，落在案上。

妇人看得目瞪口呆道：“这……真的是仙人……啊！锦春无礼，仙人恕罪！”

南宫煌道：“无妨，我适才已说过不予责罚。碧元神君，还不速将银钱交予这位夫人？”

温慧瞪着他，心道：“我？你不是让我别出声吗？自己给她不就好了？”

南宫煌也回敬他一个眼神，心道：“说你笨还不信，护法都要听仙人的！你不听我的，咱们就会被拆穿，快去啊！”

温慧才只好乖乖地把一千文钱送到案头上。

那妇人锦春不由欣喜地向二人揖拜道：“多谢仙人，锦春感激不尽！仙人既然无所不知，一定也知道我儿小川他在做什么，那些买药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恳请告诉锦春！”

南宫煌又干咳两声道：“咳咳，一切始末本仙人自然知晓，但此事已了，你也不必多问，只需谨记，他无论如何行止，也是出于一片孝心，足可感天动地。”

锦春道：“这……是，锦春明白。”

南宫煌随即道：“此处浊气弥漫，本仙人不可久留，这便与碧元神君打道回蓬玄洞天去了。望你好自为之。”

锦春连忙道：“是！仙人大恩大德，锦春没齿不忘。”就向二人再次揖拜，送二人出去。

离开这民居之后，南宫煌得意地说：“哈哈，好过瘾！学徐掌门的语气说话果然没错，真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野蛮女，你扮得还不错嘛，虽

然及不上我，但也勉强强啦。”

温慧这时一拳打在南宫煌后脑上，打得南宫煌头一阵晕，然后骂道：“南宫煌……敢对我呼来喝去，你去死吧！”打得南宫煌跌坐在地之后，她便转身飞奔而去。

南宫煌坐在地上说：“臭丫头！不过是消遣她两句，真是小心眼，稍不顺眼就又打又骂的，我又不是她家下人……罢了，仙不与俗斗，男不跟女斗，我才懒得放心上呢。”爬起身来，就赶去买齐所需的东西，然后回到唐家堡的入口前，与众人会合，再次御剑，飞返蜀山山上。

第八章 身世谜

回到蜀山之后，王蓬絮就对大家说：“煌哥哥、温姐姐、雷大哥，我要回家了，再见啦！”

温慧道：“不要那么急着走嘛！我们两个女孩一起玩玩多好。”

王蓬絮道：“改天吧，好不好？我出来这么久，要回家报个平安，免得家人担心啊。”

温慧只好道：“那好！那你明天上山来玩，或者我们去你家看你。臭小子，怎样，我们一起去？”

南宫煌道：“好啊！你要请我们吃饭哦！看你这么贪吃，手艺一定还不错吧？”

王蓬絮却支吾道：“我……我……好吧！”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温慧道：“哎——这就走了。”

南宫煌笑道：“嘿嘿，她一定是不会煮饭，不好意思，所以逃走了。”

温慧道：“不会煮饭又怎样？谁规定女人一定要会煮饭的？”

南宫煌道：“行！我不跟你吵，没人规定一定要女人煮饭，还没人规定一定要女人生小孩呢……”

温慧道：“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不管你的闲事了，你自己找掌门报告吧！”说完，也自己跑回客房而去。

南宫煌看着她的背影跑远，说道：“用不着你多管闲事，我还怕你抢了我的功劳呢！”

雷元戈这时走到南宫煌背后道：“蜀山很奇怪。”

南宫煌吓了一跳，回身道：“不要突然出声好不好？鬼吓人不可怕，人吓人吓死人哪！”

雷元戈道：“真热。”

南宫煌道：“不仅仅是热啦！山壁也会裂开，房间里会突然涌出岩浆，好好的柴草自己就能燃烧起来，一大块地面突然就陷了下去，整个蜀山好像变成了一个怪物——”

雷元戈又道：“打雷了。”

南宫煌这时才发现这一现象，便说：“嗯！一定是打通了雷地脉，蜀山的异变更严重了，天色变得很奇怪，树叶也都焦枯了……喂！你知道吗？这都是地脉异变造成的，而能解决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我是蜀山的救世主，你能跟我在一起，多荣幸啊！”

雷元戈忽然问道：“掌门在哪里？”

南宫煌愣了一下，然后道：“你也想见掌门？免了吧，你怪模怪样的，又要多费口水解释，再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还是先去我家，让我

爹帮你安排客房歇息吧，你随便打听都知道我家在哪里，我在蜀山可是大名鼎鼎的。”

雷元戈沉吟一下便答道：“好吧。”就也走开了。

南宫煌轻叹一声道：“唉……一个一个都这么别扭，还好有絮儿善解人意……”接着就前往无极阁拜见掌门。

南宫煌到了无极阁外间，徐长卿就出来相见，南宫煌抱拳见礼道：“后、稟、掌、门——”

徐长卿却十分着急地问道：“你回来了，快！快说有何进展。”

南宫煌见徐长卿这么着急的神情，便道：“掌门，你如此焦急，是否蜀山最近又有异变？”

徐长卿道：“不错，连日来蜀山雷鸣不断，常有雷电引燃树木后引发火灾，好在只是蜀山有此异象，众弟子身有仙术，尚可勉强应付。如事态继续发展，波及到山下百姓，便不可收拾了。”

南宫煌道：“听清冷师父的意思，逐一打通地脉是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异象应该越来越明显，直到最后一个地脉打通，一切回复原状。”

徐长卿才稍为收敛了着急之情道：“嗯……否尽泰来，终而复始，需得尽快才是……”

南宫煌道：“这次我下去，已经打通‘少阳三焦’和‘厥阴心包’两条雷属性地脉，幸亏有不少朋友帮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歇息一晚，明天就深入下一地脉，这样要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打通的，掌门你就放心吧。”

徐长卿道：“要小心行事，不可太过轻信别人。”

南宫煌自信地说道：“掌门放心，凭我的聪明机智，天底下能骗过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徐长卿又问道：“里蜀山状况如何？”

南宫煌便答道：“跟蜀山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那里都是妖。”

徐长卿问：“你是否和它们起了冲突？”

南宫煌道：“那倒没有，它们看起来很平和的，也不是非我族类就杀之后快的那种。我们小心应付，还算过得去。”

徐长卿轻轻点头道：“一切小心，遇事要忍，不可意气行事。我这边也在查找祖宗典籍，看有什么能协助你的方法。”

南宫煌忙问：“有查到什么吗？”

徐长卿道：“目前仅知我蜀山第一代掌门祖师曾经进入过地脉，但其中前因后果因年代久远已经不可查考……”

南宫煌道：“掌门请放宽心，我一定努力尽快解决地脉事件。”

徐长卿就说：“好，你先回家歇息吧。”

南宫煌就向徐长卿抱拳拜别道：“是！弟子告退。”

南宫煌离开无极阁之后，穿过经楼，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一进门就向常纪道：“爹！我回来了！刚刚我朋友过来了，你见到没？”

常纪道：“见到了，见到了，爹已经安排他在客房住下了。他可不太爱说话，问他三句他就答一句，可急死爹了。爹问你，这次顺利吗？”

南宫煌道：“他就那个样子，别管他。这次事情非——常——顺利，我就说嘛！我就是上天派来做大事的人。”

常纪道：“是吗？好、好，你不知道爹有多担心。”

南宫煌道：“爹，你就是没长进，小时候我跟杂耍班子学艺，才出去大半年，你就担心得要死，现在我这么大了，不过出去这么几天，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常纪道：“这孩子，没大没小的！你还好意思提那次的事？你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爹有多着急？”

南宫煌道：“哼！谁叫爹不教我仙术呢？我被那些小道士瞧不起，只好自己偷学点他们不会的东西……”

常纪叹道：“唉……这次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南宫煌道：“好烦哪，刚跟掌门说过一遍，我已经口干舌燥了，现在爹又问，就不会心疼心疼我吗？”

常纪就说：“好，爹不问。”

这时，南宫煌忽然吞吞吐吐地说：“爹……”

常纪问：“什么事？”

南宫煌就向他问道：“我到底多大岁数啊？”

常纪怔道：“怎么想起问这个？”

南宫煌道：“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人家想跟我拜把子，可是我连自己多大都不知道，只好回绝人家了。”

常纪便道：“你十八岁。”

南宫煌有些质疑道：“准吗？我觉得我不止耶！那些十八岁的小道士比我幼稚多了。是我亲娘告诉你的，还是他们留了字条在我身上？我爹娘是什么人？他们怎么死的？”

常纪道：“怎么又想到问这个？”

南宫煌道：“小时候我问，爹你说等我长大了再告诉我，现在我都十八了，还不够大？你可别说等我娶了媳妇再告诉我，人家娶媳妇都要合八字，我连自己多大都不知道，哪有人肯嫁。”

常纪又长叹一声道：“唉……那位温姑娘一直和你在一起？”

南宫煌忙道：“爹你别岔开话题，这招是我用剩下的，再说人家是王爷千金，爹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常纪道：“哦？她爹是王爷？真想不到，那姑娘大大方方的，一点架子也没有，我看着就喜欢——”

南宫煌马上道：“爹——！随便你怎么拖延，反正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常纪又叹道：“唉……你是十八岁没有错。爹收养你的时候，你亲爹娘都死了，但看你的样子也就刚刚满月而已，岁数是错不了的，但是这八字就难说了……”

南宫煌又问：“那……那我爹娘是什么样的人？”

常纪支吾了一下道：“我和你爹……也是素不相识，那时候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这让你爹怎么说？”

南宫煌又问道：“那爹你总知道他们的服饰样貌，，也能判断出他们身份啊！.....对了！他们葬在哪里，我要去拜祭一下。”

常纪又支吾道：“他们.....葬在很远的地方.....”

南宫煌道：“远没关系，我会御剑飞行，你告诉我就好。”

常纪见他逼问得紧，便忽然生气地说：“爹养你这么大，待你如同亲生，你为何要这样伤爹的心？”

南宫煌愣了一下，就马上大声道：“这又怎么了.....爹你就是婆婆妈妈的，我拜祭自己亲爹娘，又不是不要爹了.....”

常纪怕再闹下去会把此事说僵了，便道：“等地脉事件解决后，我同你一起去。”

南宫煌一听，立即放宽脸色道：“好！爹你答应了，可不许反悔，我要记下来。”

常纪道：“臭小子，就这么不信爹的话？”

南宫煌这些数着指头道：“我十八岁，那.....不是属狗的啊？”

常纪道：“跟属狗又有什么关系？”

南宫煌道：“我用师父给的五灵轮，能变成一条狗.....哎呀，不是狗，是狼，很威武的！殊明仙人说，师父一派的法术就是这样的，可我怎么变成狼而不是别的东西呢？”

常纪一听南宫煌说出此事，马上呆了下来，南宫煌看他神色有异，就唤道：“爹你说话啊？傻了？”

常纪随即清醒过来，并追问道：“你真的曾经变成狼？没有记错？”

南宫煌道：“是呀，不过殊明仙人说了，没有什么，用五灵轮可以自由控制，能变成狼，也能变回来，爹你不用担心。”

常纪忽然长叹一声道：“唉……怎么能不担心呢……希望掌门能找到其他方法，不能再让你涉险了。”

南宫煌道：“爹！你可不能拉我后腿，我这辈子出人头地就全靠这一次了，要是我半途而废，不仅对不起掌门、对不起师父，更对不起全体蜀山派啊！”

常纪又长叹道：“唉……爹是怕你有危险。”

南宫煌道：“干什么没有危险啊？坐在家里还会被流星砸到头呢！”说完，他转身就要出去，常纪就问：“你去哪里？”

南宫煌道：“今天天气好，看看星象，也看看自己有没有危险，省得爹担心。”

常纪拿他没办法，只好道：“早点回来啊！”

南宫煌不耐烦地应道：“知道了！啰唆……”然后就走出了屋来。

到了外面，南宫煌抬头望天，想观看星象变化。可是却发现漫天乌云密布，什么也没有看着，不由纳闷道：“奇怪，白天还是万里无云，怎么晚上便万里乌云了……唉！都是地脉异常搞的鬼，就算能看到星象，也未必能作准。”接着又转念道：“不过我除夕夜打的卦一定是准的，‘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说的不就是现在做的事吗？还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事情做成功了，便‘万民服也’，一定不会错的！爹一定还有很多事瞒着我，长卿掌门应该也知道，他说查找什么典籍，一定是去经库。说不定上面有记载关于我爹娘的事情……”想到这里，南宫煌决定到经库一趟。

于是他快步往经库方向走去，当他接近经库的时候，就看见徐长卿的身影，果然进入了经库之内，南宫煌暗喜，正打算也跟进去的时候，却又见另一个人影尾随在徐长卿身后而入，南宫煌眼光颇利，一下就看出，那个尾随徐长卿的人是雷元戈。

南宫煌忖道：“啊呀！是雷元戈？他想干什么？难道有什么企图？怪人……不行！我更要进去了，万一掌门发现，我就说看到有人跟踪掌门，我不放心，才跟进来的，对！就这样解释，就算被发现，也有说辞。”于是他也快步跟在后面，进入了经库之内。

进入经库之后，就看见雷元戈左右顾盼了一番，确定没有人之后，就向经库的上层走去。南宫煌正准备跟上，忽然脚下踩到了一本书，他连忙弯下身来，把这本书捡起来，看见书面上写着：《蜀山仙剑志——壬辰年记》。南宫煌马上想起来：“壬辰年……啊？正好是我出生那一年啊，看看……”当即翻开阅览上面的内容。

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果有记载：“据报东北妖气大盛，和阳长老携弟廿余人前往石村探察，见昔日女弟子丝缎身亡，其夫尸身被一妖虏走。此妖倏忽来去，未与交手，其妖气甚似年前出逃锁妖塔之狼妖赤炎，然其貌不同且年内锁妖塔并无异状，故是否真为赤炎则不可考。丝缎遗一子，交于弟子常纪抚养。诸般因果，浑不可解，悬而成疑。”

看到这里，南宫煌就领悟道：“这个……是我？我娘叫丝缎，我爹是谁？那个赤炎为什么要杀我爹娘？我娘为什么离开蜀山？还有……这个石村到底在哪里……‘一年前出逃锁妖塔之赤炎’，唔……一年前是辛卯年，我找找……”当即把这本壬辰年记放回书架上，然后翻找辛卯年的。

可是翻了许久，就是缺了这一本，南宫煌更感疑惑。忽然想起雷元戈和徐长卿在上层，就决定先去观察二人动静，于是放轻脚步，走上楼去。

南宫煌进入上层之后，看见雷元戈就躲在一个书柜后面，正要上前，但雷元戈也反应奇快，发现有影子从身后逼近，他连忙身形一闪，闪到了另一边的书柜后面。南宫煌愣了一下，也连忙躲到一个书柜后。

南宫煌和雷元戈都同时注视着里面的徐长卿，只见徐长卿端坐在灯下，翻阅着一份卷轴，他喃喃道：“十九年前，紫萱与我力斗逃出锁妖塔的狼妖赤炎……那时它突然变身，功力并未增加但样貌大变，很是奇怪……但最终还是被我们投入了锁妖塔。同时，丝缎失踪……一年后有了孩子，一妖杀死她夫妇，又掳走她丈夫的尸身，这妖又疑似赤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赤炎是怎么从锁妖塔中出来的？又为什么要杀丝缎夫妇……难道说……紫萱！难道说这一切都不是巧合，我中火毒，你替我解毒而有了肌肤之亲，这一切都是你精心的安排？紫萱啊……紫萱，你何苦如此？我何德何能，令你如此？这十几年……我有心凭吊，却连一处坟茔也没有，有心追随而去，却又不知去向何方。眼下蜀山又是一劫，待此劫过后，我立即振衣求去，再不理睬尘事了……心已厌倦，身却不得不浸染红尘，紫萱……何苦将你修为给我呢？修仙非我愿，蜀山壮大亦非我现在所愿，年至半百才知心中真愿，半生皆错啊！……紫萱，纵然你能谅解我，我自己又怎能不悔？”

正是：

更忆当年初相见，三世缘，今生续断。

运五灵、自渡渡人，胸怀碧水，身披火焰！

逆天行事终有谴，宿命里，长留嗟叹。

情天下、欲海波涌，半生离索，凄凉无限！

就在伤感之际，徐长卿突然察觉这楼内有其他人的气息，立即从蒲团上跃起来，回身喝道：“谁？”不见有人回应，他就快步向一个书柜走

去，厉声道：“出来！再不出来，休怪我无情！”

书柜后面立刻转出一人，向徐长卿抱拳道：“掌门！是我。”

徐长卿一看，原来是南宫煌，便意外地说：“是你啊……”

这时，雷元戈看准时机，突然运起真气，贯劲于拳上，纵身从书柜后面跃出，向徐长卿背后袭来，南宫煌抬头看见，不由发出一声惊叫。与此同时，徐长卿陡然回身，全力一掌击出，抢先一步打中了雷元戈。徐长卿功力深湛，这一掌打去，即把雷元戈重重轰倒在地，口吐鲜血。

南宫煌急忙跑上去道：“喂！你还好吧？”

雷元戈勉力支撑起来道：“还好。”

徐长卿怔住，就向南宫煌问道：“你认识他？”

南宫煌忙道：“是，他是我朋友。”

雷元戈说了声：“谢。”

徐长卿则向雷元戈问道：“为何突然对我出手？”

雷元戈道：“我以为你要伤他。”

南宫煌马上解释道：“你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的笨，他是徐长卿徐掌门，蜀山掌门，怎么可能会伤我？”

徐长卿又道：“一直跟踪你的人是你？”原来他一早发现有人跟踪，只是故意不声张而已。

雷元戈便道：“是。”

南宫煌听他这么说，惊讶地道：“你想干嘛啊？不是告诉过你蜀山规矩很大，不要乱说乱动吗？”

雷元戈道：“你没说过。”

徐长卿则问道：“阁下跟踪我意欲何为？”

雷元戈道：“你不是普通人。”

徐长卿道：“阁下也不是。”

雷元戈道：“我是哑巴。”

徐长卿听他这样说，觉得奇怪，既是哑巴，为何他又能说话呢，便道：“我们以前见过？”

雷元戈道：“没有。”

南宫煌这时说：“喂！你好奇心也未免太强了吧，掌门不是普通人又怎样，这是蜀山耶，蜀山掌门当然不是普通人啦！”

雷元戈道：“我不知道。”

徐长卿此时向雷元戈抱拳道：“抱歉，误伤阁下。南宫，你带他下去，找人为他疗伤。”

南宫煌连忙称是，徐长卿转身就走，雷元戈向徐长卿说了声“抱歉”，就随南宫煌一起离开。

出了经库外面，南宫煌就向雷元戈说：“怎么谢我？”

雷元戈问：“谢什么？”

南宫煌道：“少装蒜，给我说实话，到底为什么跟踪掌门？”

雷元戈道：“好奇。”

南宫煌道：“别顺杆爬了，大家心照不宣，我在掌门面前为你打圆场，是怕万一你有什么问题，我因为带你上蜀山而受到牵连。”

雷元戈又说了声：“谢。”

南宫煌接着问：“我问你怎么谢我？”

雷元戈道：“你死了以后就知道了。”

南宫煌不由恼道：“雷元戈你这头猪！我当你是朋友，你居然耍我，什么叫我死了以后，你说清楚！”

雷元戈道：“不可说。”

南宫煌道：“别以为你受了伤我不能打你？你成心气我是不是？”

这时，雷元戈头上又出现了那三只怪鸟，风道：“他说的是实话。”

颂道：“他平常都是这样呆头呆脑的。”

雅道：“看到利益就会变聪明。”

南宫煌当真哭笑不得，就对雷元戈说：“那你说，咱们是不是朋友？”

雷元戈应道：“是。”

南宫煌马上说：“你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对不对？”

雷元戈又道：“是。”

南宫煌就说：“你发誓。”

雷元戈便跟着说：“我发誓。”

南宫煌气得七窍生烟道：“呜哇！你气死我嘞！你会不会发誓啊，发誓的时候要说如若违誓，会天打雷劈而死，死后上刀山，下油锅，永世不得超生，懂不懂？”

雷元戈道：“那些对我无效。”

南宫煌面对雷元戈这样的呆子，真的无奈得很，他只好说：“你——？也罢！看在你受伤的份上，我也不和你计较，伤得重不重？”

雷元戈道：“一般，肋骨断了。”

南宫煌问：“你走得了吗？要不要找人抬你？”

雷元戈道：“腿没断。”

南宫煌又来火了，说道：“可恶！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什么，你成心气我是不是？”

雷元戈道：“我不认识你上辈子。”

南宫煌直被气得说不下去了：“你？你别说话了，看见你说话我就有气。”

只见雷元戈头上的怪鸟又出现道：“你怎么可能看得见他说话。”

“他嘴不会动。”

“你只能听见。”

南宫煌气道：“滚，死鸟，你们也来气我，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雷元戈这才迈步往客房而去。

南宫煌看着他走远，叉着腰说：“这怪人.....不行，他身上有伤，脾气又古怪，我要跟去看看，别出什么差错。”

南宫煌就赶上去，来到雷元戈的客房中，向雷元戈道：“你好好休息，等天亮我找人诊治你。”

雷元戈木讷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南宫煌又疑问道：“怎么不说话？”

雷元戈还是不出声，这时他头上转出怪鸟风道：“是你不让他说话的。”

南宫煌唯有气道：“行！你一辈子别说话吧。哼！我回家睡我的大头觉去。”说完，转身就走，而雷元戈头上又出现怪鸟颂道：“再见！”

南宫煌回到家里，常纪还没有睡，正在等他回来，见他回来，就问：“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南宫煌也没有气再跟他说了，只答道：“我累了。”

常纪便道：“好，那快去睡吧。”

南宫煌就回到房里，爬上床便倒头酣睡。

一夜无事，第二天天亮，南宫煌就醒了过来，他起身梳洗完之后，想起昨晚之事，也不知道徐长卿会有什么想法，就决定到无极阁去见他，看看他有好话说。

南宫煌来到无极阁外间的时候，只见徐长卿正与殊明仙人在一起，殊明道：“火属性地脉不知被谁打通，因此蜀山上出现气候炎热，岩浆涌动等火系异兆，此次雷属性地脉打通，蜀山则出现雷鸣电闪，天火自

燃的雷系异兆，以后每打通一个地脉，异兆便会增多，直到地脉全部打通，方可恢复原状。”

徐长卿道：“如此说来，这打通地脉一事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

殊明道：“不错，其他事情都容易解决，唯有锁妖塔是个大患，地脉异常越剧烈，锁妖塔越不稳固，塔中妖孽的力量越强，需得严加戒备。”

徐长卿道：“上仙所言极是，晚辈已经加派人手，日夜巡视。”

殊明道：“此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徐长卿就说：“愿闻其详。”

殊明便道：“锁妖塔之所以能困住妖孽，一者靠化妖水，二者塔本身具有极大五灵之力，可屏蔽外界五灵进入塔内，令塔内妖孽无法增长修为，但若外界五灵之力大过塔身五灵之力时，则塔身的五灵之力有可能为妖孽所用。”

徐长卿立即道：“这道理如同水向低处流？”

殊明道：“正是。十几年前锁妖塔损坏，灵力流失，以五灵珠之力可以弥补也是这个道理，只要保持塔身灵力大过周围，便无碍。但这种禁锢方式毕竟危险。”

徐长卿问道：“不知上仙有何良策？”

殊明道：“我此番领神界旨意前来，便为改造锁妖塔，希望用更稳妥方式，可以一劳永逸。”

徐长卿道：“如此甚好，但不知上仙有何差遣，尽管吩咐。”

殊明道：“我要进锁妖塔一探。”

徐长卿道：“上仙请便。”

殊明又道：“还要这位协助。”说着回身指向了站在门口的南宫煌。

南宫煌即时愣道：“我？”

殊明招手示意让他走过来，然后说道：“正是，地脉与里蜀山的状况，请多多知会于我，此变动事关蜀山和人妖两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不能草率行事啊。”

南宫煌道：“好！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殊明道：“这位南宫小兄弟年纪虽小，但是行事老练，应对得体，实乃不可多得的人才。蜀山人才济济，徐掌门治理有方啊。”

徐长卿连忙道：“上仙过奖了。”

南宫煌也笑了起来，心里十分得意：“还是殊明仙人有眼光，不要停，继续说啊。”

这时，殊明道：“南宫兄弟今日是否要再赴地脉？”

南宫煌道：“是啊，是啊，刚刚听了仙人的解释，更要尽快才行。”

殊明就从怀内拿出一本书册道：“君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本《水镜》你拿去，好好研读吧。”

南宫煌兴奋不已，连忙接过来道：“多谢仙人！掌门、殊明仙人，我先告辞了。”心中欢喜道：“又夸奖又送宝物，他可真是好人啊，我看他愈来愈顺眼了，嘿嘿。”就把《水镜》收入自己的怀中。

徐长卿就说道：“去吧！多加小心！遇到困难不要蛮干，先回来商量对策，知道吗？”

南宫煌道：“是！弟子明白。”

徐长卿又道：“那个雷元戈就让他好好在蜀山养伤，不要跟你去了。”

南宫煌道：“是！弟子还要加紧打通地脉，告辞了！”

于是，南宫煌拜别掌门和仙人，回去叫上温慧，二人再次进入地脉门户。

这一回五灵轮打开的是水属性的地脉，二人进入了阳名百纳的第一层，刚进地脉，温慧就忽然道：“呀！忘记叫上小絮妹妹了？都是你不好！”

南宫煌道：“什么我不好，是你忘记提醒我。”

温慧当然不会认输，指着南宫煌道：“为什么要我提醒，你自己没有脑吗？”

南宫煌道：“我脑子都被某个人给我的气塞爆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

温慧怒道：“你少胡说八道.....”

正争论之间，忽然看见一个身影匆匆赶来，向二人招呼道：“吁.....煌哥哥、温姐姐，终于赶上了，你们走得好快.....”

二人一看，原来是王蓬絮来了，温慧马上说：“怎么这么巧，正说你呢，你就来了。”

王蓬絮道：“不是说好今天上山找你们玩吗？怎么这么快又进地脉了？
暖！雷大哥怎么不在？”

南宫煌道：“你还真迟钝，现在才想起来问，他昨天晚上被掌门误伤，
留在蜀山养伤了。”

王蓬絮惊讶地问：“啊？怎么会这样？”

温慧道：“他就是这样啦，少根筋。不过人家是好心，你也不该这样笑
他。”

南宫煌马上道：“我哪有笑他？”

温慧道：“哼，我还不知道你，你嘴上没笑，心里偷笑。”

南宫煌道：“啥？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能看到我心里笑？原来平常
这么注意我呀！嘿嘿。”

温慧立即怒道：“你——”

王蓬絮马上制止二人道：“煌哥哥，你刚刚不是说要‘速战速决’吗？我
们要抓紧时间才行啊。”

南宫煌道：“对，差点忘了办大事，我可是蜀山的救世主啊！”

温慧道：“自大狂……没有我帮忙，你早被妖怪吃了……”三个人就这
样，一边吵闹玩笑，一边向着阳名百纳第一层深入，继续执行打通地
脉的任务。

第九章 入梦境

进入“阳名百纳”的第一层，走不多远，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巨大的机关
酒壶，南宫煌试着走上去，结果启动了机关，那大酒壶便向侧一倾，

从里面倒出水来，倾注到他们面前的溪流中，水流急速，便把一块浮台冲到了一个路口处，连接了两边的路口。

三人一看，马上明白过来，原来这机关大酒壶是启动两边路口相接的机关要点。三人便绕过曲折的隧道，沿途打跑了不少蛰伏的妖魔，来到路口，经过浮台，越到对岸。

如者是，一连在前面启动了另外三个大酒壶的机关，连通几处路口，三人便深入到“阳名百纳”第一层的出口前。

进入“阳名百纳”的第二层，这里是一个池塘，在池塘中央有十几个基石台，每个基石台都是依靠一些浮台来连通的。三人踏入一个浮台之后，这个浮台就会自行移动，把他们送到前面的基石台。三个人尝试着不同方位的浮台，在这十几个基石台间穿梭移动。大约试行了半个时辰，他们终于摸索到了规律，然后按着顺序，乘搭上这些浮台，最终顺利来到出口，向“阳名百纳”的第三层进发。

这“阳名百纳”的第三层，通道是一条狭长的绝壁山道，环绕而成，中间是深不见底的绝谷，他们不禁要小心翼翼地扶着石壁在山道上行进。每到尽头之处，便会有一个升降台，他们站到升降台上，升降台便会把他们自动送往上层。利用这些升降台，他们被送到了顶部，走过狭长的山道，前面便出现一个很巨大的石台。

走到这个石台上面，发现已经没有去路，南宫煌连忙说：“没路了，回头回头，走错了。”

温慧却从后跑来道：“慢！”

王蓬絮和温慧一起走了过来，南宫煌问：“什么？”

温慧指着前面的一尊石像道：“那里有一尊石像。”

南宫煌望去，那石像是一名女子，南宫煌道：“石像没见过吗？有什么稀罕的？”

温慧道：“你懂什么？江湖上很多机关暗门都是做成石像的样子，说不定这个也是。”

南宫煌不由发笑道：“嘿嘿，还有人在我面前充老江湖，失敬失敬。”

温慧道：“你别不信，看我把机关找出来！”

王蓬絮提醒道：“温姐姐，要小心啊，我觉得那石像有古怪。”

南宫煌道：“你放心吧，再古怪也没那家伙古怪。”他这话是冲着温慧说的，温慧“哼”了一声，不再理会南宫煌，而走到那石像下面，弯下身来一看，看到石像下面有字刻着，便说：“快来看，这里有字，‘皿什么什么’，哎呀，看不清楚。”

南宫煌就过来说：“我看看，我看看——”他也走到石像前，仔细看了看那些刻字，便大笑道：“哈哈哈哈！哪里是‘皿’什么啊？明明是‘血’，是‘血濡回魂’，喂！你认字吗？不认字就别乱念嘛！真丢人。”

温慧一听，就跃起身来，怒道：“哼！有什么可丢人的，谁认得那些小篆啊，如果是楷书行书，我一定认得！”

南宫煌又道：“什么小篆，明明是大篆……”

温慧不信，就和他争吵起来，南宫煌连忙招呼王蓬絮道：“絮儿，你来看看，这应该是大篆吧？”

王蓬絮也就走过来，看了看那些字，然后答道：“嗯……是呀。”

南宫煌马上得意地说：“看吧！你没念过书不会有人笑你啦，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但是乱说乱错就很丢人啦。你看人家絮儿，文文静静的，那才像女孩子呢，你这样子，哪有人敢娶你啊？”

温慧生气地一下搞打在南宫煌的头上，骂道：“娶你个头！有没有人娶我还轮不到你讲话！”然后又指着那石像骂道：“臭石像，我偏不要你是‘血’，今天我非把你弄成‘皿’不可。”便抡起拳头，猛向那石像打去，而且咬牙切齿地边打边喊：“去死！去死！去死！”

南宫煌唤道：“喂喂喂，你这是干嘛啦！念错字有什么关系，不用拿石头出气吧？”

就在这时，王蓬絮忽然喊道：“大家小心！有妖气！”

话犹未了，就看见那石像竟然淌出血来，吓了三人一跳，温慧惊道：“哎呀！怎么会，它怎么会流血？”

南宫煌道：“快躲开，可能有毒！”

三人连忙向后退，才退了两步，就听见一把声音响起：“现、在、躲开，已经——晚了！”接着就见那石像幻化出人形，化成一只女妖。这只女妖有四只手臂，而且没有脚，另有两张面孔飘浮半空，紧贴女妖左右，看上去十分恐怖。那女妖双眼凶光一放，然后便挟着巨大劲力，向三人袭来。

这女妖异常厉害，双手左右开弓，各发出一道掌劲轰来，三人俱应接不下，温慧和王蓬絮一下子就被击翻在地。只有南宫煌受到袭击，立刻引动体内“五灵轮”的力量，使自己变身成“人狼”。

有了“人狼”之躯，南宫煌全身充满了力量，咆哮一声，挥拳就向女妖打来。女妖身形急纵，向上跃起，南宫煌一拳落空。而女妖已抵南宫煌头顶，俯冲而下，施展一招“土系”的攻击术，无数巨岩从南宫煌头

顶砸来。可是南宫煌双手一举，成“举鼎”之势，便有一股强大力量，把这些巨岩悉数击碎，化解女妖的招数。

这时，温慧、王蓬絮双双跃起，分别施展自己的本领，加入战团。因为有南宫煌的“人狼”之躯，可以抵消女妖强大的力量，而温慧又力大无穷，双锤舞成两团“龙卷风”般，逼得那女妖手忙脚乱，再加上王蓬絮的护身法术，使三人立于不败之地。

十数回合之后，温慧一锤击中了女妖的胸口，打得女妖狂退向后，口吐鲜血。南宫煌乘势再上，一记“狼爪”刮来，就把女妖重创在地。

女妖终于无力再战，三人这才收招停下，南宫煌也变回人身，只见那女妖喘着粗气，忽然大笑道：“喔——哈哈哈哈！你们赢了吗？”

温慧道：“那当然，不然难道是你赢了，你不是失心疯了吧？”

女妖道：“喔呵呵——血濡回魂，懂不懂？”

温慧哪里明白她说的，便道：“不懂，不懂又怎样？不懂也能打败你！”

南宫煌道：“唔，好丢脸，喂！你少说一句也没有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这时，那女妖道：“我要流血才能施展的——”话音一落，那女妖全身突然红光绽放，那两张面孔也动了起来。王蓬絮惊道：“血濡回魂！大家小心！是血濡回魂！”

女妖狂笑道：“喔——哈哈哈哈！已、经、晚了——！”

南宫煌仍然一脸疑惑：“血濡回魂？那是什么？”

只听女妖大叫道：“进入永恒之梦境吧——遗失你内心的愿望——永远也不要回来——！”叫声一起，红光刺眼，三人瞬即被吞噬在这片红之中。

过了许久许久，南宫煌才感觉全身稳定下来，而且双眼终于能够睁开了。但当他双眼睁开之后，却看见了一片陌生的景象，他呆了一阵，说道：“啊呀！这里是哪里啊？暴力女呢？絮儿呢？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这时，南宫煌猛然省悟，记起方才发生的事，便又念叨道：“那个石头臭女人说是什么梦？我说啊，我现在一定是在梦里……也不对，就算是做梦吧，应该是我知道的地方啊，可这里我从来都没来过啊……我先来起一卦看看。”

于是南宫煌静下心神，卜算一卦：“‘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何解？……七日得，唔，那就不必担心……”想到这里，南宫煌便说：“管他呢！既来之，则安之，找个人问问再说！”举目望去，看见不远处的一株树下，有一个小女孩正站在那里，南宫煌想：“那边有个小女孩，一大清早就站在那里，莫不是给我指路来的？”马上心花怒放，急忙向那株大树走去。

南宫煌走到树前，对那小女孩轻声问道：“小妹妹，早啊，在这里等人？”

那小女孩对于南宫煌这个陌生人突然动问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微笑着回答：“是呀！”

南宫煌接道：“这里是哪里啊？我有点迷路了。”

那女孩道：“这里是京城呀，你是刚从乡下来的吧？这里很大很大，我来了好几年了，可是还有很多地方不认得，也难怪你会迷路，你要去

哪里啊？我认识的地方虽然不多，但也许能帮你啊。”

南宫煌一听，先是一愣：“京城啊……”心里则嘀咕：“奇怪，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接着就说：“小妹妹，你在等什么人啊，看你好焦急的样子。”

那女孩道：“我在等周赤炎周公子！”

南宫煌一听“赤炎”二字，马上吃了一惊，心想：“是同名的人吗？不会这么巧吧？”

那女孩见他这般神情，便说：“你也知道他是不是？京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南宫煌道：“哦？那你跟我说说他的事。”

小女孩道：“周公子虽然是尚书公子，但是为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经常帮助别人，全京城的人都喜欢他。他……他……明天就要成亲了，和相国的千金。”

南宫煌愣道：“明天就成亲了，今天还要和你约会啊？这人——”

女孩连忙解释道：“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本来是为他、为他绣吉服的绣女，昨天晚上不小心刺到手指，让吉服染上了血，我吓坏了，重新绣的话，就算打死我，明天也绣不好的啊。幸亏周公子路过，救了我一命，他不仅不介意吉服染血，而且还奖励我，说如果我连夜将吉服绣完，他今天带我玩一整天。”

南宫煌看她的样子有些许憔悴，就问道：“那你一夜没睡？”

女孩道：“是呀！我要早早绣完，早早在这里等他。”

南宫煌又问道：“为什么染上血就要重新绣？”

女孩道：“这是绣行的规矩，绣品是不能被弄脏的，尤其是血渍，根本洗不掉，整件绣品就废了。而且婚礼用的吉服更不能沾污，否则婚事会不吉利。”

南宫煌道：“这样啊……那周公子一点都不介意？”

女孩道：“我想他心里还是有点介意的，不过他可怜我，怕我挨打受累，也怕我心里难过，他真是个好入……”

南宫煌听着，也觉得这个周赤炎的人品不错。这时，他向那女孩问道：“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那女孩回答道：“我叫丝缎。”

南宫煌道：“丝缎……丝缎……”他猛然想起：“会是这样吗？她、是我娘……现在我身在过去？”不由满腹疑惑。

丝缎道：“是不是很奇怪的名字？干娘帮我起的，她说——”说到这里，看见南宫煌想得入神，就唤道：“哎！你怎么了，不舒服吗？看你脸色很不好，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南宫煌连忙道：“不用了，我没事，你、你姓什么呢？”

丝缎道：“我没爹没娘也没姓，是被卖给干娘的……”

南宫煌自知失言，就赔礼道：“对不起……提到你的伤心事，干娘对你好吗？”

丝缎回答：“还好……”

南宫煌见她的神色有异，就说：“别骗我了……瞧你这样便知道干娘对你不好。”

丝缎道：“没什么，这都是命啊，如果我没有被卖到京城，也不会见到周公子啊。”就在这时，丝缎看看天色，便对南宫煌说：“啊……他快来了，你先走吧，不然看到我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他也许会不高兴的。”

南宫煌怔道：“你喜欢他？”

丝缎道：“嗯……不可以吗？我知道我和他一点都不相配，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喜欢他……能这样……能这样跟他在一起一天，即使让我去死我也会很开心的……”

南宫煌道：“别这么说，每个人都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只要活着，就永远都有机会，要加油，千万不可以灰心哦！”

丝缎道：“嗯！我知道了！你要是有什么东西要绣，可以来纤依绣坊找我，别看我年纪小，可绣工是京城数一数二的！”

南宫煌把“纤依绣坊”的名字默记下来，丝缎这时道：“啊！他来了，你先走吧，好不好？”南宫煌见她这么情急的样子，便答道：“好……”就立即走开，躲到了不远处的一株树后。

一会儿，一位风度翩翩，身穿紫外衣，青内褂的俊美公子走到丝缎的面前，关切地问道：“等很久了吧？看你的脸，都冻红了，冷不冷？”

丝缎道：“不冷。”

这位俊美公子就是丝缎口中的周赤炎，他问道：“吉服绣完了？”

丝缎道：“嗯！早就绣完了。”

周赤炎又问：“你刚刚在跟谁说话？”

丝缎一听，知道周赤炎已经看到刚才的情景，连忙道：“一个迷路的外乡人。”

周赤炎道：“哦？你给他指路吗？你不是说来京城五年都没有出门游玩过，难道是骗我的，嗯？”

丝缎忙道：“没有，我没有！至少卖针线的杂货店和卖菜卖米的地方我还是认识的呀。”

周赤炎见她慌张的神情，不由微笑着说：“看你，急什么，我逗你玩呢！走吧，想去哪里，尽管说。”

丝缎道：“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周赤炎道：“哦？不怕我把你卖掉？”

丝缎心中竟生出喜悦，脸上飞红道：“不怕，要是能被卖到你府上做丫鬟就最好了。”

周赤炎愣了一下，问道：“为什么？”

丝缎道：“那样就能天天看到你了……可以伺候你一辈子……”

周赤炎却低叹一声，然后再不多说，就带丝缎去游玩。

南宫煌看着二人走远，心中不由思忖：“周赤炎……丝缎……不行，我要跟去看看。”就向前追去。

南宫煌一直追踪着二人，来到京城大桥南面的河边，看见周赤炎和丝缎正在河边看着一条条船来来往往，丝缎说道：“啊，这么多船。”

周赤炎道：“是啊，你们绣坊用的绫罗绸缎，都是这些船从南方运过来的。”

丝缎忽然低声道：“南方……我也是被人贩子从南方运来的……”

周赤炎忙道：“不是说好今天要开开心心的玩，不要说不开心的事情吗？”

丝缎道：“我没有不开心，我是想，如果我没有被卖到京城，也就见不到你了，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些人贩子呢。”

周赤炎愣住，丝缎问：“怎么不说话？我说错什么了吗？”

周赤炎道：“人的一生很长，会遇到很多人和事，现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人，未必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你还小呢。”

丝缎道：“你呢？你不过只比我大几岁嘛！也许你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人，也不一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呀。”

周赤炎语气深重地说道：“我比你大太多了，也见过太多生死别离了……”

丝缎却说：“我不管，总之我认定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管过去多少年都一样！”

二人又继续往别处走去游玩。南宫煌不敢靠得太近，只好等二人走远，他才追上去。走到桥边，就听见一名花衣女子嘀咕道：“小丝缎真是好福气，刚刚看她和一個富贵公子有说有笑地过桥了。他们那种富贵人家，想必也不会为红薯饼发愁！”

南宫煌便也立即过桥，往市集方向去。

好不容易才来到市集里，只见二人在一个小摊子前站着，丝缎看着摊子上的玩意儿，欢喜地说道：“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呀！”

周赤炎问：“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我买给你。”

丝缎道：“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周赤炎问：“是什么？”

丝缎道：“什么都可以，只要是你的东西，有你身上的气息就好……”

周赤炎道：“你真是个古怪的丫头！给你。”便从衣襟上解下一颗钮扣，送给丝缎。

丝缎问：“这是什么？”

周赤炎道：“我中衣上的钮扣，珍珠的。过几年你长大一些，如果你干爹干娘还虐待你，你就出来用这个换了钱，自己开一家绣坊。不过我已经关照过他们要好好待你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太过分。”

丝缎拿着那颗珍珠钮扣，珍而重之地说：“我才不会把它卖掉！任何时候都不会！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有一天，能够亲手把它钉回到你衣服上！”

周赤炎道：“你呀！小小年纪，脑袋里净是一些怪念头。”

丝缎道：“人家才不小呢！人家已经十二岁了。”说完，两个人又往其他地方走去。

南宫煌远远地跟着他们，从路边的一些人嘴里听到：“我都不晓得绣坊的丝缎竟和赤炎公子有交情，而且已经好到可以一起逛集市了，害那个客栈旁卖东西的大婶惊得嘴也合不拢。”大家交头接耳，都在讨论这个，尽是一些羡慕和嫉妒的语气。

南宫煌到处追寻二人的踪迹，前面又有一女子在边走边嘀咕：“赤炎公子这回惨了，偏偏带丝缎经过红袖苑，那种地方——嘻嘻，丝缎的好

奇心也蛮强的，就不知道被里面的姑娘缠上，两个人怎么脱身才好。”

南宫煌一听，便马上向人问了“红袖苑”的方向，然后就赶了过去。

“红袖苑”乃是京城最有名的青楼，平日客似云来，这里的姑娘都是风骚至极的美女，让许多男人流连忘返。

南宫煌赶到“红袖苑”前不远，就看见了二人，正和一名女子在交谈，那女子挤眉弄眼地，对周赤炎道：“呦！周公子，好久不见了，你自打定亲以后，就没进过我这门，可想死奴家了。今天倒是好早，快进来坐坐！”

周赤炎道：“我明天就成亲了，今天是路过，改天吧。”

那女子娇声道：“哎哟！明天就成亲了，今天赶着来看奴家，周公子真是情深意重啊，感动得奴家都落泪了……”

周赤炎道：“少说这些风言风语吧，当着小孩子。”

谁知此语一出，丝缎便立刻道：“我不是小孩子。”

那女子笑道：“呦！这位小妹妹……这不是纤依绣坊的小绣女吗？周公子，我说你最近怎么少来呢，原来是口味变了啊，奴家也有个新妹妹，年方十四，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无一不精，你就进来见见吧。”

周赤炎连忙摆手道：“改天吧，告辞了。”就拉着丝缎快步离开，那女子便挥手送他道：“哎，死鬼！你说改天啊，可别忘了。”

周赤炎拉着丝缎离开“红袖苑”门前不远，就放开了丝缎的手，丝缎马上说：“我不是小孩子。”

周赤炎见她的样子很生气，便说：“好啦，你不是小孩子，怕了你了。”

丝缎道：“虽然我不会弹琴也不会唱歌，长得也不漂亮，但是我喜欢你的心情，不输给任何人！”

周赤炎叹道：“唉！那些人不是喜欢我，是要赚我的钱，这里是妓院啊。”

丝缎道：“这里就是妓院？”

周赤炎道：“好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就继续向前走去。

南宫煌正准备再跟上二人，忽然听见“红袖苑”的后院那里传来嘈杂声，南宫煌好奇心起，便过去一探究竟。只见“红袖苑”的后院打开着门，里面有一堆人围在一块，南宫煌想：“不愧是京城，到处都好热闹，啊，那边又围了一群人，嘿嘿，凑热闹哪能少了本大仙！”当即挤了过去。

原来在中间，正有一名美艳女子向众人恳求道：“各位就当发发善心吧！这株牡丹我亲手照料了三年，眼下实在是事出有因，才不得已将它卖出。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只望买的人能好好待它。”南宫煌一看，那盆花果然鲜红欲滴，形态甚美。

只见一名胖子富商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凌霄姑娘何不说来听听，只要你说得入情入理，大爷我白送你银子也没关系，事后可别忘了以身相许，哈哈哈！”

另一名富家公子道：“这盆牡丹我没兴趣，我看凌霄姑娘你人比花娇，在红袖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本公子只要人，不要花行不行啊～～”

凌霄顿时脸现尴尬之色，说道：“各位莫要说笑，凌霄是认真的。”

富家公子道：“我们也是认真的啊，你倒是说说看，我从头到脚哪一点看起来马虎了。”

南宫煌听着，心中恼怒：“怎么来红袖苑的人都是这副德性，几个大男人只会在嘴上占便宜，没品！”就走出前来道：“这位姑娘，你若急需用钱，我这儿倒有些银两，不如——”

凌霄却立即打住他的话道：“你误会了，我不缺钱，真的只是想找个好人照看这株牡丹。人和人之间有缘，人和花是不是也会有缘，过了今日，我和它的缘份也就尽了……”

南宫煌道：“姑娘有什么烦心事，尽管说出来！蜀山弟子南宫煌在此，一柄长剑逢妖灭妖，遇鬼斩鬼，天下哪还有办不到的事！只不过这株牡丹嘛，哈哈，我确实有要事在身，不太方便带着一盆花上路。”

胖富商质疑道：“蜀山弟子？就凭你那副牙还没长齐的模样？我看是种满红薯的山还差不多。”

南宫煌道：“去去去！满身铜臭，俗不可耐，千万别弄浊了本大仙周围的护体仙气！”那些人也就四散开去。

凌霄这时道：“小哥，你是个好人，我已经很久没有遇上这样的人了，可惜……唉，女子薄命，犹如漂萍，今日偶遇，明朝陌路。凌霄只盼来世不要生在这污浊之地，或许还能有缘报答你这份心意。”

南宫煌安慰道：“姑娘切勿枉自菲薄，人无贵贱之分。你多保重，但愿能早些找到合适的人照料这株牡丹。”

凌霄道：“嗯，一定能找到的。”

南宫煌见人都散去了，算是解了凌霄的围，也就不便再久留，告辞离去。

南宫煌继续在城里找寻周赤炎和丝缎的踪影，但是京城太大了，要找他们也不容易，不知不觉走到高升客栈前，南宫煌觉得有点饿了，就

走入客栈里面，伙计过来招呼，南宫煌便到楼上的雅座厢房歇脚，并且点些饭菜来充饥。

当他走到楼上厢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客房的门虚掩着，南宫煌是个好管闲事，又好奇心重的人，于是便过去看一看。

当他推开房门，刚踏入房内的时候，便有女子吆喝声响起：“登徒子！胆敢擅自闯入本姑娘的房间？”

南宫煌吓了一跳，这才省悟过来，不过他向来不会轻易认输，就说：“门虚掩着，又没写不准别人进来，谁知道里面藏着一个大活人？”

那女子怒道：“好你个淫贼！居然还敢强词夺理，看本姑娘不好好收拾你！”说着，就要拔剑。

南宫煌马上道：“我说啊，想不到堂堂京城客栈的客房里，住的不是人，竟然是只母老虎，还见人就咬——”当南宫煌仔细看着那女子的时候，忽然感觉眼熟起来，就说：“等等，本大仙瞧你有点眼熟，我们以前见过？”

那女子以为他又出言轻薄，便怒道：“住口，淫贼！本姑娘哪曾认得你这样的下流货色！”

南宫煌却已经心中思良出个结果来：“这鼻子、眼睛、嘴巴，和那个胜州的慕容夙像了个七八分，再加上这么暴躁的性子，多半就是那位慕容雪大小姐了……”当即道：“好个蛮不讲理的丫头，难怪受了点气便要离家出走。”

慕容雪一听，即时愣住，也收敛住怒火，问道：“你、你刚刚说什么？”

南宫煌道：“姑娘可是复姓慕容？”

慕容雪喝问道：“淫贼，你怎么知道本姑娘的姓？”

南宫煌道：“喂，你别一口一个‘淫贼’的，本大仙半生行侠仗义，又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扮坏人都没人信。所以你哥哥慕容夙才会托我传话给你，说他早就后悔了，如今只盼你回去团聚。”

慕容雪听他说出了自己哥哥的名字，马上说：“你、哥哥……你真是哥哥的朋友？那进门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清楚？”

南宫煌道：“请问小姐，你给过机会让我说吗？”

慕容雪道：“好，就算我有错，你也一样有错啊，不说这个……我哥哥，他现在怎样？身体还好吗？”

南宫煌道：“他一向体弱，你不是不知道，现在却为了你，每天站在河边向过往的行人打探消息。”

慕容雪道：“其实一年前我离家出走以后，没过多久便后悔了，想回去又怕哥哥还在生气，怕他不原谅我……”

南宫煌道：“如今你可以放心了？”

慕容雪道：“嗯，我一定会回去的，不过不是现在。我已经打听到在南方施洞附近生有一种仙草，入药后可除世间百病，我要把那株仙草带回去给哥哥，他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南宫煌道：“既是仙草，想必找起来也一定困难重重，不如先回去见你哥哥一趟，让他安心。”

慕容雪却道：“不会！我可是有功夫的人，不比一般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而且已经向船家说好了，今日就要启程——啊，时候不早，再不

走就该耽搁了！谢谢你替我哥哥带话！”说完，也不等南宫煌再言，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南宫煌想把她喊住也来不及，说道：“怎么又是个急性子，简直就好像看见了野蛮女第二……还有，为什么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思良片刻，猛然想到：“啊——！不对！”急忙追出房去，可是慕容雪早已经不知所踪，南宫煌道：“我在胜州遇到慕容夙，已经是十几年后，可慕容雪仍然没有回家！这，该不会是在南方遇上了什么事吧？”可惜人已不知所踪，南宫煌没有办法，只好先行到一间厢房里歇息下来，等吃完再继续去找周赤炎和丝缎。

等他吃完一顿饭以后，就结账离开。出了客栈门口，南宫煌想起丝缎有可能回绣坊去了，于是就赶回“纤依绣坊”所在地。

果然，南宫煌赶到绣坊的时候，周赤炎刚好把丝缎送回来了。丝缎站到一块石头上，和周赤炎终于一样的高度了，她高兴地说：“你别走，再陪我一会儿吧，一下下就好。”

周赤炎却长叹一声：“唉……”

丝缎不解，便问：“为什么叹气，是因为我不漂亮吗？”

周赤炎道：“谁说你不漂亮？”

丝缎道：“干娘说的，干娘总是骂我‘丑八怪’……”

周赤炎道：“她胡说，不用理她。你现在还小，长大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看的。”

丝缎道：“如果……如果我长大后比相国小姐还漂亮，你会娶我吗？我不要名分，什么都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可以吗？”

面对丝缎这样的问题，周赤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道：“相国小姐是我今生见过的最漂亮、最善良、最温柔的女子，我既然娶了她，就一辈子不会负她，我不会再纳妾的，也不会再去那些风月场所。”

丝缎一听，脸上现出黯然之色道：“一辈子……如果，一辈子完了呢？我是说，如果……仅仅是如果，我们三个都会死的，如果是她先死的话，你会不会娶我，那样你就不负她了。”

周赤炎又是一呆，半晌才道：“你呀！尽是一些奇怪的想法。”

丝缎却认真地问：“你回答我啊？”

周赤炎想了一下，才答道：“好！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最后一个活着的一定是我……”

丝缎马上重现笑容，伸出尾指道：“好啊！我们勾勾手，不许赖皮哦！”

周赤炎也微笑着伸出尾指，跟她拉勾道：“好。”

丝缎随即又从腰间解下一个香囊，递送到周赤炎面前道：“这个香囊给你，我昨天晚上赶着绣出来的，不太好，你别嫌弃。”

周赤炎接过香囊，看见这只香囊绣得相当精致，便说：“怎么会呢？我谢谢你还来不及，怎会嫌弃。天晚了，该回去了。”

丝缎不舍地点了点头，但就是不愿回屋里头，周赤炎问：“怎么不去？”

丝缎道：“我要看着你回去，直到看不见你为止。”

周赤炎道：“唉！真拿你没办法。”就只好徐徐回身离去！

正是：

绮罗风动恋绣纬，含羞明月窥；

曙色遥盼倚门扉，夜长梦永随！

千缕线，一腔痴，珠明双泪垂；

愿如鸳鸯比翼飞，问君归不归？

看到这里，南宫煌突然生起一个念头：“他们……他们一定就是我爹娘！”就呼唤：“请等一等，我有事要问你们！”正待要冲过去截下二人，却突然有一股力量把他吸进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南宫煌惊呼：“啊！不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啊！”

又过了许久，南宫煌被送到了另一个的地方去，他慢慢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环境，忖道：“这里……还是京城啊，怎么一下子到了晚上，这又是哪年哪月啊？”他回头看身后，只见身后赫然一座庞大的府邸，横额上写着“尚书府”三个隶书大字，南宫煌正在疑惑为何会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忽然听见脚步声传来，似乎有人要出门来了，南宫煌急忙躲到附近的一株大树后面。

不一会儿，就见尚书府的大门打开，有两个人影走了出来，其中一个人影让南宫煌大吃一惊：“温慧？她怎么会在这里？”

第十章 观摩缘

温慧乍现眼前，让南宫煌大吃一惊，但是当南宫煌仔细看真的时候，又发觉有异：“仔细看看，只是长得很像的人……”

这时，只听那个酷像温慧的女子对那名跟她一起出来的老道士说：“这阵子真是好恶心，终于熬完了……”

那老道士说：“小姐有勇有谋，莫说女子之中罕见，就是须眉男儿也很少及得上小姐的。”

那小姐道：“刚刚有惊无险，多亏净明长老从旁照应。”

南宫煌一听这小姐唤他“净明长老”，便又是一忖：“净明长老？蜀山的……是掌门的师叔啊……”

接着又听见净明长老道：“小姐太过谦了，此妖数千年道行，法力精深，乃老夫平生仅见。若单打独斗，老夫也未必是他对手，幸亏有小姐帮忙，在他定力最弱的时候以降妖符震慑于它，老夫才能轻易将它收入锁妖塔。”

小姐道：“想想真是害怕，要不是周尚书发现一些端倪，又恰逢道长云游来此，我终身岂不是要与妖为伍？”

南宫煌一听“终身与妖为伍”，又吃一惊：“终身与妖为伍？难道周赤炎他……？”

净明接道：“嗯……周尚书眼光魄力远非常人可比，能透过皮相发现疑点，实属不易啊。诸般因果，乃是小姐命中注定的。”

小姐道：“总算是除掉了这一妖孽，也算是造福百姓了吧。”

净明道：“只是……小姐的名节……”

小姐道：“这个长老不必担心，我已经和定国公温老将军之子暗中定亲，这次假嫁擒妖，温家也是知道的，等事情平静下来，我就正式嫁入温家了。”

南宫煌听到这里，又生出疑问：“温家？难道她是温慧的母亲……”

这时，又听净明道：“如此甚好，小姐请留步吧，这个请小姐收下，以后若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可遣人带此上蜀山找我。”就把一件信物交给那相国小姐。

小姐接下信物便道：“多谢长老，我就不远送了，再会！”

净明作揖告别，然后转身就走。

等小姐回身返入府中，关上大门之后，南宫煌才从树后转出，心道：“嗯，我要跟着他，看他要去哪里……”

南宫煌便远远跟踪着净明，当经过河边的时候，忽然听见在河边有起哄声，南宫煌不由停了下来，向河边望去。

只见数人站在河边，其中一名书生惊呼：“天呐，怎么会这样！凌霄、凌霄……”

接着，一名公门中人打扮的大汉便喝道：“哼，要做戏上了公堂再做也不迟！方旭生，我问你，你和溺水的凌霄姑娘是什么关系？”

那书生回身对这大汉道：“此次我赴京赶考，盘缠遭窃，幸亏有凌霄拿出她多年积蓄相助，可叹我才疏落第，盘缠用尽，无颜面再回乡面对江东父老，也不能实现娶凌霄为妻的承诺了，我们不得已才想到共赴黄泉的……”

那大汉怒道：“哼！听你的意思，你们是跳河殉情了？却为何她死了，你活着？从实招来！”

方旭生道：“启禀捕头大人，在下生于北方，确实不会游水，不知怎的，醒来时就已经躺在岸边了……我想可能是凌霄保佑吧，她委实是青楼中少见的重情重义奇女子……”

捕头哪里肯轻信他的话，便道：“你口口声声称两人殉情，又都不识水性，却偏偏她死你活，世上哪有这等奇事？谁知你是不是无力还钱，更不想娶个青楼女子被人笑话，才设下这毒计害死凌霄姑娘？！”

方旭生着急道：“书生无用，但也不会任人诬陷！我与凌霄心意已决，以绳索互相绑缚，何来谋害之说？今日我能活命，或许是凌霄良善，不忍见我丧命……我唯有在这世间了却残生，再图振作，方不负她一片苦心啊！”

那捕头冷道：“虚情假意，令人作呕！”

这时，在方旭生旁边的两名书生也开腔了，一名较年轻的书生道：“捕头大人，办案讲究有凭有据，你又怎能妄加臆断？方兄与我同期赴考，他和凌霄姑娘的事我也略知一二，两人情深意重，绝非虚假。而那位凌霄姑娘虽然身在烟花之地，却是世间少有的贞烈女子！”

另一名年纪较大的书生道：“不错！日后着书，我必要将凌霄姑娘之名流传百世！”

方旭生当即对二人道：“多谢各位！我想凌霄她天有灵，也会十分欣慰的……”

年纪较大的书生道：“方兄莫愁，天无绝人之路。你盘缠用尽又如何？我看这就发动所有考生捐钱捐物，人多还怕办不了事吗？”

方旭生忙道：“这，万万不可！”

那年纪较大的书生道：“我们知道方兄高风亮节，自是不愿意接受别人施舍，但这并非施舍，日后方兄高中状元，再加倍奉还便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回客栈，再从长计议，兄台也该将一身湿衣换下了。”

方旭生点头道：“正是！可这位捕头大人——”说着就望向那捕头。

捕头也确实没有什么证据指证他，只好道：“今日暂且作罢。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你如果真做了什么亏心事，老天也不会放过的！”说完，转身就走。

方旭生不由长叹一声，再对两名书生友人道：“两位，我们这就回高升客栈吧……”

就在这时，南宫煌走了上来道：“哎，等一下！”

三人都不认识南宫煌，不由怔住，方旭生问：“请问你是？”

南宫煌道：“在下南宫煌！曾与凌霄姑娘有过一面之缘，现在想起来，她那时候已经决意殉情，才会在红袖苑后门变卖自己心爱的牡丹花……”

方旭生道：“牡丹？我似乎听过凌霄提起过……”

南宫煌道：“那盆花可能仍在红袖苑中，请你务必找到后好好照料，也算了却凌霄姑娘一个心愿。”

方旭生道：“这是自然！多谢相告！”就向南宫煌拱手答谢，然后便与两位书生一起回去。

南宫煌这时才想起净明长老的事，当即向南面快步赶去。可是耽误了时间，哪里还见到人影，南宫煌正在无奈之际，忽然听见有人喝道：“在找我吗？”只见一道人影从路旁闪出，立于面前，正是净明长老。

净明道：“为何跟踪老夫？从实说来！如有半点隐瞒，休怪老夫不客气。”

南宫煌连忙道：“请问前辈是否是蜀山的净明长老？”

净明道：“你都偷听过了，何必再问。”

原来净明一早就发现了自己，南宫煌心中暗觉佩服，于是便道：“在下南宫煌，是长卿掌——是徐长卿的朋友。”

净明道：“南宫？老夫弟子常纪俗姓南宫，莫非你是他什么人？”

南宫煌道：“啊？那是……那是家——家兄……”

净明立即喝道：“胡说！常纪乃是孤儿，父母早亡哪里来的兄弟？”

南宫煌忙解释道：“哦！是这样的，我跟常纪、常纪师兄偶然结识，结拜为兄弟，是义兄弟、义兄弟……”

净明又问：“是吗？你在何处认识常纪，如何结拜的？”

南宫煌支吾道：“就在……就在蜀山脚下，唐家堡！”

等他说话一完，净明就暴喝道：“一派胡言！常纪初入蜀山，修业未成，尚未有资格下山，更何况唐家堡也是西南大宗派，门禁森严，岂是随便什么人能出入的？况且结拜为义兄弟也不必连姓氏也同样啊？”

南宫煌惊道：“啊？唐家堡？我怎知……”

净明怒指南宫煌道：“你若坚不吐实，就休怪我无情了！”

南宫煌吓得急忙举起右手道：“慢！慢！有话好说。”结果他右手一动，手臂上的五灵轮便立即产生出灵异的光芒来。

净明是蜀山长老，法力高深，自然一见便知，马上道：“那是什么？五灵轮！这是蜀山遗失的密宝，如何在你手上？你和清冷那个叛徒是什么关系？你暗中跟踪我意欲何为？快说！”

南宫煌一听他辱骂清冷仙人，便也难禁怒火了，厉声道：“我师父不是叛徒，我们在帮蜀山——”

净明怒道：“还敢嘴硬，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说实话的了！”说完，便祭起蜀山的御剑术，向南宫煌袭来。此时，有人在旁边看见，吓得惊呼起来：“不要！”

一道剑气直奔南宫煌，南宫煌连忙身形轻轻一让，那剑气便从他面前掠过。但是这道剑气划过之后，就升到空中，顿生变化，化成数十道剑影，一同奔向南宫煌，乃是蜀山的“万剑诀”。

眼看南宫煌已经无处可避，忽有一个矮小的身影从旁边扑出来，替南宫煌挡下了这记重招。那矮小的身影即时倒地不起，净明和南宫煌看见，都大吃一惊。因为扑出来替南宫煌挡护的竟是一名小女孩，而南宫煌认得，她就是——丝缎！

丝缎身受重创，倒地不起，但仍然艰难地吐出话来：“别伤他，他是好人……”

南宫煌急得飞身扑上前去，喊道：“娘！……姑、姑娘，你怎样了？”然后抬头向净明道：“快！快救她啊，用仙术，快啊！”净明恍然大悟，马上一挥右手，引出一道仙气，注入丝缎的体内。

丝缎这时吃力地跟南宫煌说：“你叫我‘姑娘’，不叫我‘小妹妹’了？”

南宫煌道：“是啊，这不要紧，你感觉如何？伤到哪里了？”

丝缎却道：“这……很要紧啊，你觉得我不是小孩子了，是女人了，才叫我‘姑娘’的，是不是？”

南宫煌应道：“……是。”

丝缎高兴地说：“你是好人……总觉得跟你特别亲……”说完，便闭上双眼，昏死过去。

南宫煌看见，急得直叫道：“你、你怎么了！快醒醒！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我从小……我……”然后跃起来对净明道：“快、你快救她，让我为你做什么都行，只要你救她！”

净明缓缓走上前，为丝缎探一探脉络，然后说道：“她不碍事，只是痛昏过去了，交给我吧。”

南宫煌怔道：“你要把她怎样？”

净明道：“送她回家好好调养。”

南宫煌凄然道：“她……无父无母，被卖到绣坊做工……哪来的家？”

净明听了，也为之一动，说道：“唉！可怜……既然我误伤了她，便要负责到底，先带上蜀山诊治，等伤愈后再定行止。你回去告诉你师父，蜀山或许有不公之处，但并没有亏欠他。他将蜀山至宝据为己有，也是理亏，让他休做不利蜀山之事，休与数千蜀山弟子为敌！”说完之后，净明就抱起丝缎，转身离开。

南宫煌看着他，呆呆地说：“你……”随即思良道：“娘……她上蜀山了……那不就和文献中记载的一样了吗？啊——”就在这时，那股力量又突然产生，再次把南宫煌吸进了黑暗之中。

又过了许久，南宫煌便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南宫煌睁眼一看，发现这里是蜀山的景象，心想：“这里……是蜀山啊！怎么又回到蜀山了呢？”再仔细观察一阵，又发觉有不对的地方：“不对，这里好像是以前的蜀山吧，西边的那些建筑都还没有……难道说，要发生文献中记载的那一幕……”

就在这时，南宫煌听到了有女子说话的声音，他当即摒住呼吸，放轻动作，走到附近伏下。只见一名女子跪在当地，焚香祷告道：“各方神明保佑，弟子丝缎谨求夫君周赤炎健康安乐，早脱苦海，弟子纵然身堕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也甘之如饴。”

接着，传来另一名女子的叹息声：“唉……”

丝缎立即从地上跃起，回身对着另一边道：“神仙姐姐，是你！”

由于南宫煌所在的位置，只能看见丝缎，而无法看到她的另一边，因此他没办法看到在丝缎面前出现的人是谁。

只听那女子道：“你知道他是妖吗？”

丝缎道：“弟子早已知道。师父都告诉我了……”

那女子道：“你还是愿意跟他？”

丝缎道：“千情万愿！”

那女子道：“如果他没有任何灵力，只是普通人呢？”

丝缎道：“只要他还是他，变成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关系。”

那女子道：“嗯，你今天晚上不要离开，在这里等。”

丝缎道：“神仙姐姐！你答应帮忙了吗？”

那女子道：“嗯……我可以帮他脱出锁妖塔，甚至可以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但是……也别高兴太早，这一招对你我来说，都是险棋。”

丝缎问：“那要我做什么吗？”

那女子道：“不用……你好好待他吧。为什么叫他‘夫君’，你们已经成亲了吗？”

丝缎道：“因为我的心已经给他了，无论天上人间，他永远都是我的夫君。”

那女子感慨地叹息一声，就转身而去，丝缎看着她的背影去远，只低唤一声：“神仙姐姐……”然后又重新对着香炉下跪，继续祈祷。

南宫煌决定过去看看，于是便向丝缎那边走去。丝缎听见有脚步声，便问：“啊？神仙姐姐，你还没走吗？”

南宫煌立即答道：“是我。”

丝缎抬头一看，登时吃惊道：“啊？你是谁？为什么偷听人家谈话。”

南宫煌道：“你不认识我了？”

丝缎一怔，便仔细地看南宫煌，隐约觉得眼熟，就说：“你？你很像我见过的一个人，但是……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你的样子怎么一点没变？”

南宫煌忙道：“啊？是吗？我、我倒没觉得。”

丝缎忽然紧张地说道：“你快走吧，真对不起，今夜对我很重要，我不想出意外。”

南宫煌道：“我知道，我就是来帮你的。”

丝缎又一怔道：“你……为什么总是在我最关键的日子出现呢？你是保护我的神明吗？”

南宫煌支吾吞吐地说：“我……娘……”

刚想跟丝缎相认，就听见不远处有人走来，丝缎急忙回头道：“听，那边有什么声音。”等那人走近的时候，丝缎就惊喜地说：“啊？周、周公子！”

来人不是别个，正是丝缎朝思暮想的周赤炎！

周赤炎和丝缎走在一块，周赤炎已经差点认不出丝缎了，他说：“你是……丝缎吗？”

丝缎道：“是！我是！”

周赤炎道：“丝缎！”

丝缎道：“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周——”

不等她说完，周赤炎就抢着道：“叫我赤炎，以后我就叫赤炎，我没有姓，你也没有，我们本来就是同命鸟。”

丝缎一听，欣喜不已，她说：“神仙姐姐，谢谢你……谢谢你……”

赤炎道：“是要谢谢这位女娲娘娘的后人，如果没有她，我不仅不能顺利出塔，而且也不会以‘人’的姿态站在这里。刚刚真是千钧一发，太凶险了……”

丝缎道：“现在好了……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让我现在死了，我也甘之如饴。”

赤炎马上说：“不许乱说……我们在一起不容易，要好好珍惜。”

丝缎这时从腰间掏出一物，示于赤炎面前道：“你看，这是什么？”

赤炎一见，便诧异道：“啊？这珍珍钮扣你还留着……”

丝缎道：“嗯！我说过，要亲手把它缝回到你的衣服上。”

二人正是情意绵绵之际，忽然听见人的起哄声传来，丝缎猛然省悟道：“啊？有人来了，我们快走吧，不要让他们抓到你！”

赤炎道：“不用担心，蜀山弟子不会追捕现在的我了。”

丝缎道：“不管怎样，还是早点离开为好。”

这时，南宫煌走过来道：“等等……”

赤炎和丝缎一同回身，赤炎惊问：“你是谁？”

南宫煌道：“我是——”但人声越来越接近，南宫煌就对二人说：“你们快走，我来应付他们。”

丝缎道：“那你会不会有危险？”

南宫煌道：“不会！你们快走吧，快走啊！”

赤炎就抱拳道：“多谢！”丝缎也道：“你……多保重……”二人就一同向右边飞奔而去。

南宫煌目送着二人的背影消失，感叹道：“爹——！娘——！”

与此同时，两名蜀山弟子追赶了上来，正是宁远和宁清，二人见南宫煌当道而立，连忙拔剑，宁远喝道：“大胆妖孽，受死吧！”

宁清却马上道：“咦！不是妖，是人？”

宁远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夜闯蜀山，意欲何为？”

南宫煌道：“我是什么人？你有资格知道吗？”

宁远道：“今夜有妖孽逃出锁妖塔，掌门下令严加戒备，追捕漏网妖孽。你深夜在此，恐怕和妖孽有所勾结，我自然要问个清楚！”

南宫煌道：“现在的掌门是清微长老吧，我是他师侄，来蜀山还要你点头吗？”

宁清一听，便怒道：“胡说！你怎么可能是掌门的师侄？”

南宫煌道：“待我看看……你叫宁清，是不是？这一位嘛，一定是宁远了？”

二人听他能说出自己的名字，都愣住了，宁清道：“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宁远则道：“师弟，少跟他废话，先把 he 拿下交给掌门发落。”

南宫煌道：“拿下我？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道行。”

宁远道：“哼！口气还不小，你本事再大，能敌得过我蜀山数百弟子吗？刚刚那个逃出锁妖塔的狼妖本事不小，可还不是被师叔、师伯们拿下了，你就乖乖就擒吧！”

南宫煌愣了一下，心想：“啥意思？先不管 he 胡说什么，趁援军未到，必须速战速决，只宜智取不宜力敌……”想到这里，南宫煌突然从怀中摸出一个吊坠来，用手摇动吊坠，在二人的眼前晃动。

宁远惊奇地说：“这是哪一派的招数……”

但是看着这吊坠在他们的眼前晃动，却令二人感到一阵头晕，南宫煌用低沉的声音道：“刚～刚～你们～干～什么～来～的？”

宁远竟然跟着他说：“刚刚我们干什么来的……”

南宫煌接道：“你～们～睡着了～做～梦～”

宁清道：“我们做梦……”

南宫煌又道：“现在～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吧～”

宁远和宁清齐声道：“继续睡觉……”

南宫煌又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

话音一落，二人便双双倒在地上，呼呼酣睡起来。

南宫煌叹了一口气，又望着赤炎和丝缎去的方向道：“爹、娘！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呢，哪怕一晚上也好啊……”忽然，那股慑人的力量又出现了，又再次把南宫煌吸入了无尽黑暗中。

又不知过了多久，南宫煌就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地点，南宫煌举目四望道：“啊……这里，是不认识的地方，从来也没有来过……不要紧，一定是和父母关系的地方，我慢慢打探便是。”

这里是一条小村，南宫煌回头看见村口牌坊上写着“石村”二字。这石村里面的房子不多，另外有一间药店，南宫煌从这药店门前的一路向村里深入走动。他一边走一边想：“这石头女人的法术也古怪，说不清是帮我还是害我，就算是害我，我倒愿意被她这样害。”

现在已经是入夜，小村的家家家户户都已关上了门，村里十分幽静。当南宫煌走到村子东北角的一座房子前，发现有一个人在屋外干活，那人念叨道：“总算赶在天黑前做完了，就算今晚上再下暴雨，应该也没问题！唉……没有了法力，做什么也不顺利……”

南宫煌认得这个人就是赤炎，便快步走上去，冲口而出道：“爹……”

赤炎猛然听见有人呼唤，回头一看，也认出南宫煌来，说道：“你.....我们在蜀山上见过。”

南宫煌道：“是。”

赤炎道：“找我有事？蜀山派你来的？”

南宫煌连忙摇头道：“不、不是，我路过，错过了宿头，想借宿一晚。”

赤炎听他这么说，便上下打量起南宫煌来，南宫煌被他看得有点不惯，便问：“啊？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盯着我看？”

赤炎笑道：“哈哈，你是个老实孩子，说谎都不会，这石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和官道隔着几十里山路，怎么会有人赶路赶到这里，迷路还差不多。”

南宫煌愣道：“爹.....”

赤炎疑惑道：“嗯？”

南宫煌忙道：“我是说，我爹也常常这么说我.....”

赤炎道：“上次我们被蜀山弟子追赶，多谢你帮忙解围，虽然被他们看见也没什么.....但终究是个麻烦。”

南宫煌道：“没、没什么.....”

赤炎道：“我很想知道你为何到此，你愿意告诉我，我当然高兴，你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我相信你不会对我们不利。但如果你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纵然拼上性命，也要保全家周全。”

南宫煌连忙道：“我、没有，我不会的.....”

赤炎随即道：“进屋吧，这里一入夜便起风，你穿得这么单薄，当心受了风寒。”南宫煌点点头，就跟随赤炎入屋。

屋里面，丝缎听见脚步声进入屋来，便起身道：“相公，院墙修好了？一定很累吧？快歇歇！”

赤炎应了一声，当丝缎看见赤炎身后跟着一人时，便道：“这位是……”

南宫煌趋前道：“在下南宫煌。”

丝缎终于看清楚了，马上认得南宫煌道：“啊，你是蜀山上帮我们的那个人……快请坐，晚饭已经烧好了，一起来吃吧！”

南宫煌一听，欣然答应，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一家人团聚，和父母同桌吃饭。

三个人围坐在桌前，桌上放了一些家乡小菜，虽然是寻常的山村菜式，但是却已经让南宫煌心满意足了。

赤炎道：“南宫煌……好名字，不如我们的儿子也叫这个‘煌’字？”

南宫煌怔道：“啊？你们……有小孩了？”

丝缎道：“是啊，还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呢，上个月廿七刚刚出生，还没满月呢！”

丝缎就指向旁边的木榻上，南宫煌望过去，果然有一对小孩躺在那里，样子长得一模一样，十分可爱。

南宫煌道：“双胞胎……恭喜恭喜！请问他们是什么时辰出生的？”

赤炎道：“老大是午时，老二是未时，怎么？要帮他们排八字吗？”

南宫煌道：“是啊……待我算算。”说着，他就掐指算道：“……年柱、月柱双华盖，主孤寒……比劫重重……老二中年显达富贵，老大……嗯？”算到这里，南宫煌不由皱眉。

丝缎问道：“老大怎样？是不是不好？”

南宫煌道：“嗯……这个……命数平平而已……”他心想：“哥哥的八字怎么如此不佳……真是命运乖蹇，还是别让他们担心了，撒个小谎吧……”想到这里，就接口道：“‘马上英雄展玉鞭，清高名誉世间权，逍遥快乐神仙客，紫衣荣华美少年。’还好啦……”

丝缎一听，方才笑道：“哎，这我就放心了。”

赤炎道：“命数这种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南宫煌忙连声道：“对、对……”

丝缎就说：“快吃吧，菜都凉了。”大家就开始动筷。

一边吃，南宫煌一边问：“两个孩子都还没有取名字吗？”

赤炎道：“嗯……我打算让老大叫‘煊’，是为了纪念一个帮过我夫妇的大恩人，老二就定了，叫‘煌’，和他哥哥的名字也蛮相配的，如何？”

丝缎道：“不错，你想得真周到，我听你的。”

南宫煌低声念道：“煌……”心想：“原来我有个叫‘周煊’的哥哥，我原本的名字叫做‘周煌’……”

丝缎这时对南宫煌道：“多吃一点，饭还有，我再帮你添。”

南宫煌忙说：“谢谢……”

赤炎道：“不要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南宫煌点头应是，丝缎又道：“东厢是客房，被褥都是现成的，等一下你就去那里休息吧。”

南宫煌又应了声“好”。

吃完晚饭以后，南宫煌就到东厢客房里面，只是他思良着许多事，哪里能睡得着。这时，赤炎走了进来，见南宫煌还没有睡，就问：“怎么还不睡？”

南宫煌道：“睡不着。”

赤炎道：“我知道你有话要问我。”

南宫煌道：“是，我有很多话要说……”

赤炎道：“我还知道有些事情如果你弄不明白，你是不会走的。”

南宫煌道：“也许是……我不知道……”

赤炎道：“我夫妇一生坎坷，好不容易有了这一年平静安乐的日子，我不想有人破坏它。”

南宫煌道：“我没有打扰你们的意思！”

赤炎道：“我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感觉得到我们有血系之亲，你不会害我们。”

南宫煌道：“我只想知道一些事。”

赤炎便道：“你已经知道够多……我原本是狼妖，有上千年的修为，虽然能变化成人，但是我还是喜欢以动物的姿态出现。人如果待我好，

我会报答他，如果待我不好，我便惩罚他，直到我遇上了周赤炎。”

南宫煌怔道：“就是真正的尚书公子？”

赤炎道：“对！我们感情很好，他是唯一平等待我的人，既不怕我，也不鄙视我。后来他因为救我溺水死了，我不忍见他父亲伤心，便变化成他的样子……再后来，你都知道了。”

南宫煌问道：“你是怎么从锁妖塔出来的？”

赤炎道：“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位恩人设计放我出来的，事关他人隐私，我就不便多说了。”

南宫煌又问道：“你是真心喜欢相国小姐的吗？”

赤炎道：“看来你知道不少……唉！‘情’之一字，对于我们妖来说太奢侈了，无论亲情也好，爱情也好，我付出两次，两次被背叛。不如接受别人更长久些……你也一样，小心不要重蹈我覆辙。”

南宫煌听着赤炎的话，忍不住呼唤：“爹！”

赤炎忖道：“你说什么？”

却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怪声，赤炎急道：“出什么事了？……不对，这是……不好！”

南宫煌忙问：“什么声音？出什么事了？”

赤炎道：“是我命里的魔障……找上门来了！他、他怎会出来的？你快走！不能连累你！”说完，就快步冲了出去。

南宫煌看出他的神情充满恐惧，知道必有什么大事发生，便叫道：“爹——！”本欲出去看个究竟，谁知道那股力量又再次发作，把南宫煌吸

走了。

南宫煌在挣扎着，最后“啊”地大叫一声，便惊醒过来！

南宫煌从地上跃起，抬头往四周看了一眼：“这里是……啊！回来了……”原来他已经回到了“阳名百纳”第三层里，也就是和那个石头女人交手的地方。

南宫煌呆道：“真想永远不回来啊……”当他低头往地上望去的时候，发现温慧躺在他前面一丈之地，一动不动。再回头向另一边望去，则看见王蓬絮躺在身后一丈之地，也是一动不动。

南宫煌第一时间走到温慧的身边，在她耳边呼唤：“温慧！暴力女，醒醒啊，你怎么样了，受伤了吗？好像睡着的样子……”

忽然听见另一边传来一声闷哼，南宫煌连忙回头看去，原来是王蓬絮在呻吟，他马上又跑了过去探看王蓬絮的状况。

只听王蓬絮用害怕的声音道：“不要欺负我！不要……”

南宫煌呼唤：“絮儿，你怎么了？”

接着又听王蓬絮道：“我不是怪物，我和你们大家是一样的，为什么看不起我？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也没有害过任何人！”

南宫煌急忙用手猛推着她的身体，喊道：“絮儿，你醒醒……絮儿！”

但是王蓬絮仍然在说梦话：“煌哥哥……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你不会看不起絮儿，是不是？”

南宫煌应道：“是！絮儿……”

王蓬絮又说：“所以，絮儿要做你的新娘，你不会不要絮儿的，是不是？”

南宫煌听到这里，便大吃一惊：“啥？”

王蓬絮道：“絮儿要、一辈子对你好，让你做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你喜欢吗？”

南宫煌只好应道：“我.....喜欢！”

王蓬絮忽又害怕地说：“不要！我不要你喜欢温姐姐，不喜欢我！你每次跟她说话我都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我不要.....孤零零一个人.....”

南宫煌不由呆呆地看着王蓬絮道：“絮儿.....”

就在这时，王蓬絮终于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她睁眼看见南宫煌就在身边时，吓得整个人跳了起来，说道：“呀！你干什么？”

南宫煌道：“你醒了。”

王蓬絮却紧张地问道：“你刚才在我身边，干什么？”

南宫煌道：“你刚刚一直说梦话，我很担心。”

王蓬絮道：“我？说梦话了.....我、我都说什么了？”

南宫煌连忙道：“没、没说什么，反正就是些乱七八糟的梦话，我也听不大懂。”

王蓬絮却语带质疑地说：“哦.....”然后突然施展起仙术来，有一股力量潜入了南宫煌的身体里面，钻了一周，再从他的七窍中飘出，南宫煌惊讶道：“你干啥？”

王蓬絮立即说：“你骗我！你偷听我说话.....你明明都听到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南宫煌忙道歉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王蓬絮激动地说：“你骗我.....你心里一定在笑话我.....看不起我.....”

南宫煌马上说：“我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絮儿，其实你没有什么可自卑的，你看，你漂亮又聪明，又很有才华，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仙术又那么好，性格乖巧又可爱，就算出身寒门又怎么了，又不是太子选妃，平民百姓谁会在乎这些。”

王蓬絮听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好处出来，心里也高兴起来，道：“我.....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南宫煌道：“那、你相信我没有看不起你了？”

王蓬絮这才微笑着点了点头，南宫煌也笑道：“这样才乖，才是正常的絮儿呢！”

王蓬絮不由脸上一红，二人静静地对望，良久无语！

正是：

梦里如真如幻，醒后芳心迷乱！

犹念梦中言，低首娇羞无限！

张看，张看，情意欲诉不敢！

第十一章 新同伴（上）

就在这时，温慧也忽然大叫起来：“我不要嫁！要嫁你自己去！”

南宫煌和王蓬絮都被惊醒过来，回头望去，南宫煌道：“她怎么了？”

王蓬絮道：“过去看看……”

两人便一起走过去，南宫煌蹲下来，推着温慧的身体道：“温慧、温慧，你醒醒！”

但温慧只是在说梦话：“我不要！我不要嫁给室韦族的狗屎大王！皇上下旨又怎样？他有那么多公主，为什么不让她们嫁？”

王蓬絮也过来呼唤：“温姐姐……你醒醒啊！”

温慧仍然在大声叫着：“我不管！我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我要嫁给比自己强的人，绝对！绝对不会嫁给我的手下败将！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啊！你为什么不疼我？如果娘在世，一定不同意你这么做的！娘——”

南宫煌听她这么说，不由想起自己梦中所见，低声道：“温慧……”

就在这时，温慧也终于从梦中惊醒了。她猛地坐起身来，看见南宫煌和王蓬絮围在自己身边，就说：“你们……我这是在哪里啊……”

王蓬絮欢喜地说道：“醒了、醒了！温姐姐醒了。”

南宫煌道：“好了，没事了，你刚刚在做梦，都过去了。”

温慧道：“你们……听到我梦话了吧？”

南宫煌这次学乖了，直言道：“是啊。”

温慧便说：“好吧！也没什么可瞒你们的，我爹是当朝镇北王，连年在边关和室韦族打仗。后来朝廷停战议和，室韦族大王提出要娶我，圣上便下旨让我和亲，我不愿意，就跑出来了。”

南宫煌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娶你？”

温慧道：“那头蠢猪在战场上见过我。”

南宫煌道：“所以你就跑到蜀山来了？”

温慧点头道：“是呀，娘说过，蜀山是仙界与人间的纽带，如果还有人能抗衡朝廷的话，那只有蜀山了。如果有仙人帮助的话，相信朝廷也不敢怎样……再说我也想见见净明长老，问他一些娘过去的事……总觉得娘因为年轻时某件和蜀山相关的事内疚于心，而且我每次想养只小狗的时候，娘都会非常生气，之后又一个人偷偷落泪……可惜净明长老已经过世了……”

南宫煌道：“现在我们到了里蜀山，你爹就更找不到你了，别担心了。”

温慧道：“嗯！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心仪的大英雄，把自己嫁出去，这样爹也好，皇上也好，就不能强迫我了。”

南宫煌道：“大英雄啊……很难耶！”

温慧道：“我不怕，我想要的，就一定能得到！”

王蓬絮这时道：“既然大家都没事了，就快走吧！”说完，就垂着头向前面的出口走去。

温慧道：“她怎么了？好像有点不高兴……”

南宫煌道：“没有，你想太多了啦！”

王蓬絮到了出口前，就向二人招呼：“快走啊！”

南宫煌干咳两声道：“咳咳……来啦！”就和温慧一起走过去。

当他们踏进那出口之际，却突然脚下一空，三个人同时坠入了水里。

南宫煌惊呼：“啊呀……怎么掉到水里了！”

温慧也惊呼道：“水流好急——咳咳……”

王蓬絮也在呼救：“煌哥哥……快帮絮儿……”

最后，三个人就被这急流冲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南宫煌才苏醒过来，他挣扎着身体，喃喃道：“啊，怎么这么倒霉，最近总是晕倒……”他咳出了几口水来之后，才完全清醒，睁眼所见，原来已经在一条溪流的岸上了。

南宫煌张望周围，不见温慧和王蓬絮，便道：“大家怎么不见了？我知道了，刚刚的地脉出口在这条溪流的上方，我们一出来就落水了……不好！也不知道温慧、絮儿会不会游泳，我得赶紧找到她们。”想到这里，就马上向前探寻。

这溪边的树林，十分阴森，而且还有一种怪花，能够把人吸起来，送到另一个地点。南宫煌一不小心，就被一株花吸了进去，然后穿越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好在仍然在这溪流范围，看来这种吸人的花只不过是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能够助人穿梭于这一带，对人并没有太大伤害。

南宫煌走到前面一处芦苇遮挡的地带时，隐约看见温慧的影子，于是就想过去叫她，可是走近一看，发现她正在芦苇丛里面晾着衣服，南

宫煌心念顿起：“看一眼先。”当即跑到另一边，拔了一株小树，用来遮挡着自己，悄悄地往温慧那边移动过去。

当他移近那芦苇丛的时候，却突然听见温慧吆喝道：“谁！”南宫煌即时停住，但温慧仍然暴喝道：“出来！再不出来我不客气了！”

南宫煌慌忙道：“慢、慢！是我！”就从树后钻了出来。

温慧在芦苇丛那边一看见是南宫煌，就怒道：“臭小子！敢偷看我？”

南宫煌道：“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来找你的——”说着就向前走近。

温慧忙尖叫道：“别、别过来！”

南宫煌便收住脚步道：“好，我不过去。”

温慧道：“那棵小树是怎么回事？别当我是傻子，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偷看！”

南宫煌道：“哎呀！我不是——你误会我了，我是……对了，絮儿不见了，我要去找她，看见你晾衣服，又怕你尴尬，所以想偷偷溜过去先找絮儿，唉～你哪里知道我的一番苦心啊。”

温慧道：“啊？小絮……你等等，我穿好衣服和你一起找。”

南宫煌就说：“好。”

温慧接道：“你傻站着干嘛啊！后退十步！快！”

南宫煌应道：“哦……好。”就向后倒退出十步，说道：“好了。”

温慧道：“你给我转过身去！装什么傻！”

南宫煌“嘿嘿”一笑，就背过身去，温慧说：“不、许、偷、看！否则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南宫煌笑道：“嘿嘿，把眼珠子挖出来也没用的，看也看过了，你还能怎样？好了没？”

温慧喝道：“闭嘴！催什么催？”

南宫煌无奈地说：“女人呐.....就是麻烦，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啰哩啰嗦，穿个衣服比生孩子还慢.....”等他再回头的时候，温慧已经卓立在他面前，吓得南宫煌“哇”地大叫一声，整个人跌坐在地。

南宫煌道：“啊？干嘛！吓死人不偿命啊？”

温慧道：“哼！吓死你！谁叫你碎碎念，像个老太婆。”

南宫煌道：“若是老太婆便好了，看你换衣服有什么要紧。”

温慧道：“少废话，赶紧找小絮吧。”二人就继续向前寻觅王蓬絮的踪迹。

就在这处溪流交错的泽地一角，王蓬絮正在遇险，她被一只巨大的妖魔抓住了，而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正为了救她而和这妖魔抗衡，而且也受了些轻伤。

王蓬絮惊道：“你、你受伤了，先别管我了，逃命要紧！”

那个受伤的白衣青年正是星璇，他咬牙切齿地向那妖魔问：“你到底是谁？为何扰乱妖界？”

那妖魔道：“嘻——嘿嘿嘿！小妖，我是魔啊，你看不出吗？可怜，这么努力却伤不到我一根汗毛，可怜哪！”

星璇道：“里蜀山与魔界井水不犯河水，为何来此捣乱？”

那妖魔道：“嘿嘿嘿！老子高兴哪！不来这里，老子还不知道自己这么强，老子想称王称霸，你待怎样？”

星璇再次跃起，怒指那巨魔道：“你休想！”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身影跃出，舞动双锤道：“不错！本姑娘在此！你休想为恶。”王蓬絮和星璇一看，原来是温慧。

巨魔道：“嘿嘿哈，又一位美女啊，虽然有点粗糙。”

温慧一听，便怒道：“去死！什么叫有点粗糙……”

南宫煌也从后赶到，唤道：“星璇！我来助你！”

星璇点头道：“嗯！”三人便一同摆开架势。

那巨魔也道：“好啊，我身上正有点痒痒，你们一起为我搔痒吧！”说完，就放开了王蓬絮，身形一晃，便向三人扑来。

三人急忙出手，和巨魔周旋。这巨魔使一柄巨锤，力大无穷，而且他全身的肌肤仿佛用铜造铁铸，三人用尽一切招式，也无法伤他分毫，反而被他一连两锤击出，震天动地，把三人轰飞在地。

温慧惊讶道：“好强啊……”

巨魔得意道：“弱、弱、弱——！连给我搔痒都不配，去死吧——！”

星璇急忙道：“把蓬絮还给我！你想怎样我们都可以谈。”

巨魔道：“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你们这些小妖在我眼里如同尘埃，跟尘埃有什么可谈的？还不如和我脚趾头谈。”

王蓬絮急道：“不……不要管我，你们快跑吧！”

但是，那巨魔业已出手，举起巨锤，就要把三人砸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强大的力量从空中透出，把巨魔的锤震得脱手飞离，接着一个身影从半空中跃出，落在他们的中间。

巨魔一见来人，便脸呈惊惧之色：“哇！怎、怎么……”

只见来人，是一名头上长角，红发披肩，身穿铠甲的威武男子，这个人全身散发着无比强大的魔力，让人不寒而慄，望而生畏。

红发男子道：“屠肆！你这是在领命办事吗？”

巨魔慌忙跪倒在地，向那人连连叩头道：“我……我……尊王，大……大人，事情还、还没查清楚，再、再给我几天……”

那红发男子却冷冷道：“不必了。”

巨魔吓得失声叫道：“饶……饶命……啊……”

可是红发男子只一挥手，便把那巨魔击成齑粉，消散于天地间。

此举让大家都惊呆了，温慧道：“哇，好强！”

那红发男子突然发问道：“蜀山地脉异常是怎么回事？”

南宫煌支吾道：“这……”

那红发男子用威严的口吻喝问：“回答本座！”

南宫煌道：“问、问我吗？就是蜀山对应五灵属性内外阴阳一共有十条地脉，原来两两并不相通，但不知什么原因，火属性的两条突然连通

了，造成地气异常。现在只有把其他四对地脉分别打通，才能平衡阴阳，恢复原状。在下、在下就是担负此重任的人。”

那红发男子怒声道：“哼……乱来！锁妖塔若半点损毁，本座要蜀山全体陪葬！”

南宫煌也不示弱道：“怎么是乱搞呢！别瞧不起人，我师父清冷仙人教我这么做的，否尽泰来，否尽泰来懂不懂？还有殊明仙人也说要这样，人家可是神界派来的。”

红发男子冷冷地说：“神界？哼！”语气十分不屑。

南宫煌道：“对！对！神界是不怎样，听说十几年前锁妖塔就坏过一次，神界也没帮上什么忙，还是我们蜀山自己解决的，这次一定也是一样，最后还是要靠我，哈哈！”

那红发男子又冷哼一声。

星璇道：“火属性地脉连通似乎和里蜀山内城有关。”

红发男子道：“那是你们的事。”说完，就施展法力，遁入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温慧仍然有些惊魂未定道：“他、他是谁啊，好有气势。”

星璇道：“如果我判断没错，他就是传说中的魔尊——重楼。”

温慧怔道：“重楼……”

这个时候，王蓬絮“啊”地叫了一声，星璇急忙上前扶她道：“你小心……怎样？伤得重不重？”

王蓬絮道：“没关系……都是些小伤，你呢？刚刚你独斗他似乎伤得不轻。”

星璇道：“没事，我这烂身体是行尸走肉，可也有好处，即使受伤也没有感觉。”

王蓬絮道：“你……这样不是长久之计，还要想办法医治才是。”

星璇道：“不劳费心了，我们走吧。”就扶着王蓬絮向前走去。

南宫煌也对温慧呼道：“喂！快走啊，发什么呆。”

温慧却说：“魔尊？那他不是人了？魔有没有成亲这一说啊？”

南宫煌一听，即时笑了起来，温慧道：“笑什么，人家不知能不能问吗？”

南宫煌道：“能！谁说不能，春心大动这种事情是天理伦常，旁人怎么管得了？”

温慧道：“哼！少胡说……你还敢说我？这重楼既然是魔，你为什么把地脉的秘密告诉他？说啊！你看看你刚才有问有答，像耗子碰到猫似的，这种大秘密是什么人都可以告诉的吗？哼！掌门居然放心让你这种人办事……”

南宫煌也回答不上，只有道：“这……人家那么厉害，那么有气势，我敢不说吗……你不胆小？刚刚为什么不放马过去？还不是呆在那里，吓得连话都不敢说！还好意思说我呢！”

温慧也反击道：“胆小就是胆小，解释再多还是一样！东拉西扯，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南宫煌道：“我说啊，你不懂，我这是忍辱负重。我负担重责大任，岂可如此轻生，嘿嘿，嘿嘿。”

温慧吐了吐舌头道：“哼！恶心……走了！走了！”

说完，二人才开步追赶上星璇和王蓬絮，一同离开此地。

走过曲折迂迴的双溪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里蜀山外城的北部。他们刚踏入这一地界，就见思堂迎面走来，看见星璇，便关切地问道：“你受伤了？怎么伤的？”

星璇道：“一点小伤，没事。”

思堂道：“抱歉，属下接应来迟！”

星璇道：“不是你的责任，这里没有外人，你我不必如此多礼。地脉入口找到了？”

思堂道：“是……地脉入口在外城南部。”

星璇回头对南宫煌三人道：“我知道你们要从速打通地脉，因此命属下一一直关注地脉动静。”

南宫煌当真感到意外，忙道：“这……太感谢了！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尽管吩咐！”

星璇道：“客套话不必多说，我们速去地脉入口。”

思堂一听，马上道：“你也要去？”

星璇道：“当然，不是之前说好吗？”

思堂道：“之前你没有受伤。”

星璇道：“你第一天跟我吗？我什么时候因为这种小伤打乱过行程？”

思堂便道：“好！我也要去！出了事也有个照应。”

星璇道：“你也去？这里怎么办？”

思堂道：“你也知这里重要？我们还有大事要做，而且……对手实力远比我们想像中强大，你又何必另生枝节？”

星璇却道：“我已经说过，地脉的事情不是枝节，你的心思我知道，不要多说了，这里也很重要，全靠你了。”

思堂知道星璇的性格，一旦说了就必须要做到，怎么劝也是没用的，只好道：“是！属下告辞。”就沉着脸转身去了。

南宫煌忙唤道：“哎——”

星璇则道：“没关系，他就这个脾气，我们走吧。”

南宫煌见星璇也这么说，就不再多说。他们就在里蜀山南部这里先歇息一会儿，然后再前往地脉入口。

南宫煌见闲着没事，于是就想趁这个机会，到处走走，好好参观一下这里蜀山。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妖怪游行，但是这些妖怪都是很善良的，不会侵袭人类。南宫煌走到西南角的一片空地上时，就看见王蓬絮正站在一群妖怪的后面看着，看得入神。南宫煌就走到她背后，轻声唤道：“絮儿，难得看你和妖怪在一起，是旧识？”

王蓬絮道：“才不是呢，煌哥哥，那几只妖怪边说边流口水，好不雅观，絮儿才不认识它们呢。絮儿只想听听看，它们提到的那种好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南宫煌不由笑道：“贪吃鬼，那些妖怪蠢蠢的，这里蜀山连热食都没有，它们又哪里懂得食物的味道。”

王蓬絮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要是它们真的知道什么美味，絮儿又岂能错过？以后说不定还能做给煌哥哥吃呢。总之先看看再说。”南宫煌拿她没办法，只好陪她一起看。

第十一章 新同伴（下）

只见一名童子妖怪道：“怎么还不来，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另一只全身青毛，头上长角，身体还有纹理的妖怪道：“你等不及，我就等得及吗？想起那东西，就让我直咽口水。”

还有一只火狐妖道：“玖……月……大哥，那……东西……真如你……如你所说……那般美味？”

青毛妖怪玖月道：“对啊，吃过之后，就感觉身子轻飘飘的，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是妖还是仙啦。”

童子妖怪道：“不晓得这一次，他老人家会不会让我享用那东西。”

玖月道：“那就要看你们搜罗来的宝物，合不合他老人家的眼了。”

王蓬絮这时走上前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说的那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三只妖怪怔了一下，然后火狐妖道：“……只……只有……玖……玖月大哥……见……见过。”

玖月道：“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南宫煌也上前问道：“究竟是什么，说出让本大仙也见识见识。”

玖月道：“都已经说了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南宫煌心道：“我早该想到了，这些妖怪，不是笨就是呆，和本大仙相比，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正常对话……”

王蓬絮又问道：“那这个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要去哪里找？”

玖月道：“别急、别急，花妖他老人家就要来了，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话音一落，就有一只老妖从远处走来，众人一看，原来是一只花变成
的老妖怪，样子丑陋，走起路来也蹒跚跚跚的。

玖月马上说：“花妖爷爷，您可来了！”

花妖道：“怎么，等得不耐烦吗？”

玖月道：“不会、不会，只要能吃上那东西，就算再等一百年，咱们也愿意。”

花妖看着他们道：“今天来的有些多了，爷爷我事前可没准备够啊。”

童子妖怪道：“花妖爷爷，先看我的！先看我的！这是我孝敬您的宝物！”说完，就拿出牠带来的宝物，玖月也马上道：“还有我！”也把宝物拿出来。

童子妖怪拿出来的是紫石乳，而玖月拿出来的是毒龙砂。花妖看见，便说：“哼，随处捡来的垃圾也敢拿给爷爷我瞧，看来你们是不想解馋了！”

玖月忙道：“怎么会？花妖爷爷，这可都是难得的宝贝啊！”

火狐妖道：“您.....您老.....人家.....看.....看.....我的。”说完，就拿出了“玄天果”来。

花妖立即道：“唔，这个倒还勉强强。拿去吧，今天算是便宜你了！”说完，就把一包东西抛给了火狐妖。

火狐妖纵身接下，欢喜地说：“多谢.....花.....妖.....爷爷，多.....多谢.....花妖.....爷爷。”

花妖道：“免了免了，听着就难受。”说完，回身就走。

玖月道：“花妖爷爷，您发发善心，给我一些吧.....”可是花妖就是不理睬牠的哀求，远远去了。

火狐妖这时已经吃了起来，牠一边吃一边大叫：“真的.....好.....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

玖月连忙对火狐妖道：“慢点慢点，给我留一口！”

童子妖怪也上前来争：“我也要！”

可是火狐妖把手一摊道：“啊呀，都.....吃完了。”

玖月恼道：“该死的，吃这么快，也不怕咽死！唉，还是去找宝贝吧，只有用上好的宝贝，才能从花妖他老人家处换得食物.....”说完，三只妖怪就一同溜去了。

王蓬絮急道：“啊，走了.....连那东西长得是圆是扁都没瞧清楚。”

南宫煌道：“莫急，不就是拿些小玩意和那朵丑丑的花交换吗？本大仙身上随便一样器物，也能算稀世珍宝了，不怕那花妖不识货。”

王蓬絮一听，立即笑道：“嘻嘻，絮儿就知道煌哥哥对絮儿最好了，那我们用烟月神镜去换好不好？听说很多妖怪都喜欢这个。”

南宫煌道：“没问题！”

王蓬絮又道：“那.....我去把星璇也找来，他喜欢做食物，对这件事一定感兴趣！煌哥哥你要等着我们哦。”

南宫煌点头同意，王蓬絮便去找星璇，而南宫煌则在原地等候。过不多时，王蓬絮果然把星璇带来了，南宫煌道：“星璇你果然来了，想不到日日受絮儿潜移默化，咱们身边又多了一个贪吃鬼。”

王蓬絮道：“才不是，别这样说星璇嘛，他可是烹饪的大行家，什么食物看一眼就明白制法了。我要他教我，以后就能做给你.....啊，不，还有星璇、温姐姐，所有所有人吃。”

南宫煌笑了一笑。

这时，那花妖又来了，三人立即正身迎上。

那花妖看见三人，便说：“哦？你们也是来讨吃的吧？有什么宝贝，尽管呈上来给爷爷我瞧瞧！”

南宫煌道：“睁大眼睛了！可别喜欢得晕过去，这绝对是天上罕有、地上无双的珍宝！”说着，就把“烟月神镜”拿出来，交给花妖。

可是花妖接过烟月神镜以后，双眼发光，但是却假装不屑地说：“奇珍异宝爷爷我见得多了，这种破烂也算？也罢，看在你们初来乍到的份上，姑且收了，下不为例。给，这是食物。”就把一包食物交给了他们，然后拿着“烟月神镜”欣然离开。

南宫煌啐道：“臭妖怪，明明想要，还故作没兴趣，又不是女孩子，玩什么欲迎还拒的老招！”接着就把那包食物拿出来，对星璇说：“来来来，星璇你快看看。知道了制法，以后我们自己做，把这只花妖的生意都抢光！”

星璇就接过来，打开一看，立刻眉头一皱道：“这……不过是里蜀山最平常的野果。”

王蓬絮一听，马上道：“想不到最美味的东西，却是最不起眼的——”

星璇道：“不对，这种野果虽然有些妖怪会吃，但从来也没有谁提起过它的味道特别，况且，我看这果子根本没有经过烹饪，反倒像是就地采摘来的。”

王蓬絮就伸手过来道：“给我给我，好不好吃，尝过不就知道了！”

星璇却阻止道：“先等等，你们看，这野果的表面有一层细微的花粉。如果我没猜错，吃了这种花粉后，就会上瘾，以后会发了疯地想再吃。”

王蓬絮和南宫煌听了，恍然大悟，王蓬絮道：“难怪、难怪那些妖怪都说吃过之后永远也忘不了。”

南宫煌生气道：“可恶，险些上了死花妖的当！还赔上一个‘烟月神镜’，这口气叫我怎么咽得下去！”

这时，又听见不远处有玖月的声音道：“花妖爷爷，你看你看！这回找来的宝物，一定会让您满意！”三人循声走去，只见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玖月和童子妖怪正拿着宝物来和花妖交换食物。

童子妖怪道：“不不不，先看我的，比它那个破烂强多了！”

玖月道：“什么？你的才是破烂！我这宝贝可是仙人留下的！”

二人争得脸红耳赤的，星璇再也无法忍耐下去，就走上前道：“不必争了。你们无非是想吃美味的东西，我可以做出比那花妖的野果好吃百倍的东西，想不想尝一下？”

此语一出，就立即引起了牠们的注意，玖月道：“真的，你不会骗人吧？”

星璇道：“而且，你们不必拿任何东西来交换。”

花妖听见，不由怒道：“白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和爷爷我作对！我就不信你能做出什么美味来！”

童子妖怪道：“就是，空口无凭，有本事让我们尝到再说！”

星璇道：“可以。不过还得麻烦两位，里蜀山有一种细长叶子的草，是我需要的食材，你们能否找来？”

童子妖怪道：“这有何难，你说的草，里蜀山到处都是，我们去去就来，包准你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说完，就和玖月一起去了。

星璇又回头对南宫煌道：“煌，你能往来于里蜀山和人间，能不能替我找一罐苹果酱？”

南宫煌道：“放心，交给我了！”

花妖道：“哼，爷爷我没闲工夫听你们瞎说，等做好了我再来。”就转身也走了。

星璇道：“好了，其它的食材交给我和莲絮准备。分头行事，东西备齐后仍旧在这里会合。”

就此定下来以后，南宫煌立即施展传送法术，回到人间，跑到市集里面买来一罐苹果酱，再施展法术返回里蜀山中。

回到原先约定会合的地方，星璇、王蓬絮及那些妖怪们都已经到齐了，南宫煌快步上前道：“久等了，苹果酱来也。接下来就看你这大厨一展身手！”

星璇接过苹果酱，然后把所有食材都在放同一个地方上，便施展起法术来。经过一番调和之后，终于把食物弄好了。星璇道：“给，试一下。”

他把食物分给妖怪们吃，玖月疑惑道：“这东西……真的能吃？吞下去该不会七窍流血而死吧？”

可是童子妖怪已经不客气地拿起一块来吃，结果一吃下去，便大叫道：“好！好吃！和这个一比，那野果简直是没滋味了！”

玖月一听，马上也抢来一块道：“我尝尝……唔，真是太好吃了，这种味道我还是头一回尝到。”

花妖惊怒交加道：“哼，白毛小子，你在食物上做了什么手脚？这世上不可能还有什么东西会比我做的更好吃！”

南宫煌笑道：“哈哈，老妖怪输不起！还想找借口抵赖不成？要算账大家一起来算，你说，那野果上的花粉是怎么回事？”

花妖一听，大吃一惊，便装傻扮懵道：“什么、什么花粉？”

南宫煌道：“谅你也不会乖乖承认，做贼的又怎么会招出自己是贼呢！你在那野果表面沾满花粉，吃过能让人上瘾，你就利用这一点，控制别的妖怪替你寻宝，对不对？”

花妖急道：“这……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星璇道：“我做成的食物正好能够克制你那花粉的效果，味道自然也不差。”

花妖急怒无比道：“我、我与你无怨无仇，凭什么多管闲事？”

星璇道：“闲事我从不多管。只是我自小尝不出食物的味道，所以很羡慕那些味觉正常的妖怪，若是有人利用食物去害人，我决万万不能忍受，万万不能。”

花妖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好悻悻道：“你……好，算你狠！今天爷爷我栽在你手上，是流年不利，咱们走着瞧！”说完，灰溜溜地逃去了。

南宫煌道：“喂，星璇，怎能随随便便饶了他！本大仙的镜子还没物归原主咧。”

星璇道：“烟月神镜虽然珍贵，但对我来说也算不上难求。以后我送你几面就是。”南宫煌这才作罢。

这时，玖月向星璇问道：“嘿嘿，刚才吃的食物，能不能再……再多给一些？”

星璇道：“等我有空了，再做些给你们吃。”

童子妖怪道：“就这么说定了？多谢多谢！这是原本准备献给那花妖的宝物，就送给几位吧。”两妖怪就把宝物留下，然后满意地走了。

星璇叹道：“都说妖类无智，但妖却也同人一般，会彼此谋害、相互算计……”

王蓬絮则念叨着：“那个好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絮儿都没有吃到……”

南宫煌这时才发现温慧不在，心里觉得奇怪，照道理来说，温慧是个爱凑热闹的人，这里闹了这么久，温慧没理由不出现的，于是南宫煌心里开始有些担忧，就让星璇和王蓬絮先回去休息，自己则去找寻温慧。

南宫煌来到一座房子前，听见有说话声，南宫煌好奇心起，便向屋里走去，打算窥探一番。只见里面有三只妖怪围在一起，吱吱喳喳地在讨论着什么，就连南宫煌进了屋来，也浑然不觉，南宫煌就仔细听听牠们在说什么。

只见一只大肚妖道：“哈，这回真是赚到了，那个人类女孩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坐在大肚妖下首的一只人形蛛道：“呸！什么赚到了！她那一拳打得我肚子疼到现在，差点提早去见阎王！我还没见过女人有这么大力气的，她在人界一定嫁不出去……”

坐在对面的一只无头妖刑天道：“行了，行了，幸好那女人空有一身蛮力，根本没提防你的暗招，这不就中招了吗？”

大肚妖道：“哈，没错，把她关进牢中，我要慢慢折磨她，折磨够了再‘啊呜’一口吞下肚去！”

人形蛛道：“等等！你说一口吞了她，那我怎么办，抓人是我功劳最大，要吃也该我吃最多！”

南宫煌听到这里，心里忖道：“这里蜀山怎么会有人能随便进来？女孩、力气大、又那么蠢……这种人我好像在哪见过……不会吧？难道

是野蛮女？哈哈！她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哼！”但又转念一想：“万一真的是她，这次被我救了，看她以后还怎么对我凶？”

想到这里，南宫煌就挺身跃了进去。他这一跃出来，便吓得那三只妖怪也弹了起来，人形蛛道：“啊！有人偷听……不对，是有妖怪偷听！你是谁？以前没见过！”

南宫煌道：“什么偷听，是光明正大地听，我在这儿都站好久了，你们自己没发现。至于本大仙嘛，正是上天入地、纵横六界、鼎鼎有名的煌真人。”

人形蛛愣道：“黄真人？你又没穿黄色的衣服，而且明明是妖，什么真人、假人的？”

南宫煌道：“可怜，孤陋寡闻，看样子也不识字……”

刑天道：“不对！名字没什么要紧，你到底来干嘛的？如果也喜欢吃人，又偷听了刚才的话，想分一杯羹，那可不行！这可没有见者有份、雁过拔毛的道理！”

南宫煌道：“哎呦，还能出口成章，这个一定是读过书的。”

大肚妖道：“哈，对、对啊！那红衣服的女人看起来也没几两肉，我们兄弟几个已经不够分了，不能再有外人加进来！”

南宫煌心中更加肯定：“红衣服的？真是野蛮女？”当即道：“喂，乖乖告诉本大仙，那女孩是不是叫温慧？”

人形蛛道：“你问我们，我们就说，那不是很没面子。”

南宫煌道：“啊呀！还知道讨价还价，好！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说着，突然施展咒法，一团烈焰在三只妖怪的面前掠过，吓得三

只妖怪瘫痪在地，直呼求饶。

南宫煌道：“嘿嘿，饶命不难，要命也很容易，你们快说那女的是不是叫温慧？”

刑天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一身红衣，绑条长辫子，力气大得吓死人！对了，左臂上还戴了面古怪的镜子.....”

南宫煌心道：“果然是温慧。”便又问道：“那你们把她关在哪里了？快说！”

人形蛛道：“就在、就在屋子的角落里，那边.....”说着就指向屋的一角。

南宫煌马上跑到角落位置，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南宫煌不由愣道：“这里？有机关吗？究竟是哪啊？喂，说清楚一点！”等他再回头的时候，那三只妖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南宫煌恼道：“打架的功夫不行，逃跑倒是蛮快.....算了，我自己找吧！”

南宫煌在屋里找了许久，当他来到另一个屋角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花瓶有异。他双手搂着花瓶，想把它搬开，可是花瓶纹丝不动。南宫煌试着用旋转的方式来转动花瓶，没想到竟然启动了机关，在花瓶旁边的地板竟然自动打开，露出一个入口来。

南宫煌笑道：“嘿嘿，本大仙聪明绝顶，实乃天纵之才，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难倒我！野蛮女，你就等着我来英雄救美吧！哈哈，把她说成美人，也太便宜她了！”随即纵身跃到通道之内，往下寻去。

在密道下面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地牢，道路交错，连接着不少房间。南宫煌在里面小心翼翼地探寻，终于在地牢最深处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温慧。

只见温慧躺在草堆上，昏昏沉沉的样子，南宫煌急忙上前推她道：“野蛮女！温慧、温慧，你没事吧？”

温慧只是发出呻吟声，并不见醒来。南宫煌道：“不管用？她究竟是中了什么招啊，早知道就该把那几只妖怪抓回来严刑拷问……”

忽然听见温慧张口说梦话道：“臭小子，再敢说我不像女人，小心我扁死你……这是珍味楼最有名的八宝鸭子……小絮妹妹，你尽管吃，吃多少我也付得起银两……”

南宫煌这才明白过来道：“臭丫头，原来只是睡着了……那就好办！”于是凑到温慧耳边，大声喊道：“温慧！温——慧——！”

这一声大喊，果然把温慧惊醒过来了，温慧“霍”地坐了起来，看着四周的环境，惊讶地说：“这是哪里？我怎么会躺在地上？”

南宫煌道：“先别管这些了，你怎么样？能站起来吗？你被妖怪抓了当粮食，都快下锅了，多亏本大仙拼死拼活把你从油锅里捞出来！”

温慧猛然醒悟，就从地上跃起，怒气冲天道：“对，我想起来了！那些臭妖怪，敢暗算本姑娘，真是活腻了！你有没有帮我宰掉它们？”

南宫煌笑道：“呵呵，本大仙一出手，自然是天地为之色变，这不就把你救出来了？但我施恩不望报答，掌门说过，蜀山弟子应当行侠仗义，舍身济世——”

温慧马上抢着说：“喂，你别想含混过去，我被臭妖怪暗算时可没伤到脑子，它们后来到底怎样了？”

南宫煌支吾道：“这个嘛，那……哈哈……”随即大笑起来。

温慧立时恍然道：“被它们逃了是不是？亏你自称为大仙，真没用！”

南宫煌道：“什么没用！我还不是因为太担心你，一不留神才被它们溜了……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就为了找那密道入口，白头发都生出好几根……”

温慧道：“满嘴花言巧语，留着和你的絮儿妹妹说吧。哼，那些死妖怪、臭妖怪，下回再给我遇上，一定要它们冬天浸冰水、夏天煨火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南宫煌心道：“果然是野蛮女本色……”便说：“好啦，好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温慧却道：“等等，我恍惚中好像听那些妖怪说过，把一件宝贝藏在这儿了，又提到井口什么的。肯定是和水井有关！咱们四处找找，最好把宝贝都拿光，消我心头之恨！”

南宫煌道：“哦？好啊，探宝我最在行了。”

温慧道：“少来！不知道是谁连几个小妖怪都抓不住！”

两人离开这个牢房，就继续在这地牢中寻找，在另一个尽头处，发现了一口枯井，而且还有绳索连到井底，于是二人顺着绳索爬了下去。原来井底之下，有着另一条通道，穿过这条通道，里面是个密室，密室之中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机关木轮。两个人合力转动这个机关木轮，就听见上面有机括声响起，他们知道，已经打开了什么机关。

等他们回到井底，再沿着绳索爬回到上面，再在地牢里面探寻的时候，果然发现了一间密室，就是刚才他们转动机关木轮，才把这密室的门给打开了。

两人走进密室里面，这里只放着一个青色的大箱子，温慧第一时间跑过去，把箱子揭开，结果发现里面装的是一颗珠子，晶莹剔透，泛着湖水之光。

南宫煌把那颗珠子拿起来道：“这是什么？一颗珠子？”

温慧道：“笨！是一颗宝珠。”

南宫煌道：“废话，我当然知道，可这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温慧仔细地打量着那颗珠子，良久才想起来道：“啊，我想起来了，有个丑丑的妖怪好像说过这叫水灵珠。”

南宫煌一听，大为吃惊道：“水灵珠？就是传说中十七年前用来封印锁妖塔的五灵珠之一？怎么会在这里？对了，爹曾经说过，天地间的五灵日久年深便会聚集成灵珠，而灵珠中的强大力量一旦被引发殆尽，灵珠本身也就随之消失了，必须再隔数年才会在某处由灵气聚成新的灵珠……”

温慧道：“别管那么多了，反正现在这宝贝是咱们的。快走吧，这地方空气又潮湿，还有怪味，让人好不舒服。”

南宫煌道：“好！嘿嘿，我才真是赚到了，英雄救‘美’果然有好报！”南宫煌就把水灵珠藏入自己的囊中，就和温慧一同离开此地。

二人回去会合了星璇、王蓬絮，把方才的奇遇告知二人，二人也连连称奇，星璇更向南宫煌表示祝贺，恭喜他能得到“水灵珠”这样的宝物。南宫煌乐得连嘴巴也合不拢来。

第十二章 甘冒险

经过一天的休息，四个人已经回复元气，神清气爽地再次踏上征途。他们一起往来到外城南部的西南方，找到了地脉入口，于是四个人又向下一处地脉——“太阴归尘”进发。

太阴归尘的第一重共分上下两层，上下之间都有楼梯相接，但这里的地形相当复杂，容易让人迷路，所以大家都不敢大意。

他们向东走了一会儿后，王蓬絮忽然指前面的一株果子道：“那是什么？奇怪的果子，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絮儿想尝尝……”

星璇看着那株果子道：“我也不知，这里我也从未来过。”

南宫煌道：“你不是又饿了吧？”

王蓬絮道：“嗯！其实也不太饿，就是想尝尝，可以吗？”

南宫煌道：“还‘嗯’？真难以想像你这么瘦小的身子，怎么能装下那么多东西，你这种食欲，就算是大富之家也会被吃穷。”

王蓬絮道：“可是这个不要钱的……”

星璇这时道：“唉……好吧，你摘几个，我先吃，过半个时辰没有事你再吃。”

王蓬絮道：“那你不会有事吗？”

星璇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我的身体是死的，什么都不怕。”

王蓬絮欢喜地说：“好耶！谢谢你……”于是就过去摘果子。

南宫煌道：“唉……你太宠她了……”

星璇道：“这样小小的愿望，你忍拒绝吗？只要一点点食物，就可以让她那样快乐……”南宫煌听着，也觉得星璇说的有理。

王蓬絮已经摘下了几个果子，她跑回来，把其中一个递给星璇道：“好了，这个给你，我已经用手帕擦干净了！”

星璇道：“好。”就把那个果子吃下。

温慧这时不耐烦地说：“喂！我忍了很久了，终于忍不住了！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儿戏好不好？你虽然是妖，虽然身体跟我们有点不同，但是何必为这种小事而犯险呢？”

星璇道：“我不会有事的。”

王蓬絮道：“好了，都是絮儿不好，大家不要争，我不吃了，都丢掉，都丢掉！我们走吧！”说完，就把本来捧在手里的果子都扔到地上去。

南宫煌等人不由定眼看着她，王蓬絮道：“怎么？干嘛这样看着絮儿，不相信我吗？真的没了……”

星璇道：“你别勉强自己。”

王蓬絮道：“还好啦，这种诱惑，我还是可以抵挡的！没有关系……”于是四人就继续觅路前进。

当他们穿过复杂的通道，进入到太阴归尘第二层的时候，前面去路却被一个体型庞大的小妖怪堵住了。说牠是小妖怪，是因为牠的样子看上去是个小孩，但是体型却庞大得像一座山般。

温慧道：“那是什么，好大哦，是活的吗？”

只听那小妖怪开口道：“呃！是活的。”

温慧马上说：“喂！你挡到路了！”

那小妖怪道：“我知道，呃——”

温慧道：“知道就让开啊！”

那小妖怪却又道：“让不开，呃。”

温慧即时被气得指着牠说：“你！？”

王蓬絮连忙上前好言劝道：“麻烦你挪一挪身子，让我们过去好不好？”

那小妖怪道：“不行啊，我不能动，呃——”

王蓬絮道：“为什么不能动呢？我们可以帮忙吗？”

那小妖怪又说：“不能动就是不能动，呃——还有什么为什么。”

星璇也不耐烦了，喝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是那小妖怪似乎没不懂星璇的意思，说道：“呃？请我吃酒，在哪里？”

这一来，真是被牠弄得哭笑不得，南宫煌道：“我看他这是故意的，咱们少跟他废话了，拳头底下见真章吧。”

那小妖怪一听，便说：“好呀！我已经很久，呃！很久没有活动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动，呃！”

温慧道：“好呀！来吧！”

那小妖怪道：“先说好！随便玩玩，呃！点到为止。”

话音一落，那小妖怪两只巨大的手臂便挥舞起来，猛击向众人。没想到牠的身体不能动弹，但是双手却异常灵活，而且两记拳劲打出来，有如飓风一般，众人急忙身形一纵，向后跃开，避过牠这一拳。

温慧大怒，抡起双锤攻上，和那小妖怪硬拼一招，竟然也震得那小妖怪闷哼一声，双手发抖。接着，南宫煌、王蓬絮和星璇三人也轮番攻上。虽然这小妖怪拳劲凌厉，但是可能因为体型庞大，所以消耗得特别快，数招过后，牠的拳已经变缓慢了，被温慧又是一记重锤，轰得微微后移，双手也疲软地垂了下来。

温慧立即道：“你输了，快让开，否则杀了你！”

那小妖怪显得十分害怕地说：“呃！饶命，就算杀了我，我还是不能动啊。”

南宫煌也急得发火道：“少仗着自己块头大威胁我们，杀了你，把你全身肥肉卸成一块一块的运走。”

小妖怪道：“那很累的，呃！要运很多天。”

星璇这时觉得其中才有隐情，就问道：“你到底要怎样才让开？”

小妖怪道：“我不是不想动，不能动啊，呃！”

王蓬絮道：“你是说，你动不了？”

小妖怪道：“是啊，我说了好几遍了呃，我胖成这个样子，不能动啊！”

南宫煌也吓了一跳：“呜哇！真是败给你了，早说啊！”

小妖怪道：“这里好无聊的，你知道呃，我从锁妖塔下来，本来该到里蜀山的，呃！但是跑到这里来了。”

王蓬絮道：“从锁妖塔下来？怎么会跑到这里？”

小妖怪道：“是呀，我也不知道，呃！我到这里后就一直走一直走，我想走到尽头应该是里蜀山了吧，但出不去，呃！真是暗无天日，比锁妖塔还郁闷，哪里也去不了，呃——”

王蓬絮道：“嗯……一定是空间传送出了差错。不过你走错方向了，这里是往人界的出口，你应该走另一边。”

星璇道：“不行的！火地脉没有打通以前，地脉两头都是关闭的，他自然出不去。现在我们只要一进入阴性地脉，入口也会关闭，他即便回头也是无法到里蜀山。除非等地脉打通更多，结界更加松动后，才有可能突破障蔽，但以他的法力……恐怕也很难……”

南宫煌一听，便惊讶地说道：“啊！那你怎么办？是不是也不能回里蜀山了？”

星璇道：“不用担心，只要地脉异状依然存在，在思堂的空间法术帮助下我可以脱离，但如果你们打通全部地脉而我还留在地脉里面，到时候就很难回里蜀山了。”

小妖怪这时道：“呃！你们不要谈自己，我还有话要说，呃！”

温慧道：“喂！我们没时间听你讲古，说重点！”

小妖怪道：“下面就是了，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想去另一个方向看看，但我又突然胖到动不了啦，呃！因为什么呢——”

温慧见牠还在卖关子，不由急道：“急死我！”

小妖怪道：“别急呃！下面就是重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长着一种‘珠圆果’，呃！吃了会变胖，我知道不能吃太多，可是每次都忍不住，呃！总想再吃一个没问题，没想到，吃啊吃啊的，呃！就变成这样了，等我发现自己动不了，已经晚了。呃！”

王蓬絮一听，竟然脸色大变道：“啊？不会吧？”

星璇见她表现得这么紧张，便问：“你怎么了？”

南宫煌立刻明白过来，就问：“你.....你还是偷偷吃了那果子？”

王蓬絮苦着脸道：“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实在忍不住.....本来答应大家不吃的.....”

温慧也火了，斥责道：“你？你气死我了，怎么不听我话呢？”

小妖怪问：“你吃了几个啊？”

王蓬絮道：“只有两个而已.....”

小妖怪道：“还好，等睡一觉起来，你的腰会变成两倍粗，也蛮好看的，你现在太瘦。”

一听牠这么说，王蓬絮更加着急了，大声道：“好看什么啊？你住口！”愤怒之下，竟然引动起雷击之术，在空中劈了一记雷。

小妖怪被这一下雷声吓得抖了一下，说道：“呀！打雷了！呃！”

王蓬絮随即哭起来：“呜.....怎么办啊，要变成那么丑，絮儿情愿死了算了.....呜.....”

星璇连忙安慰道：“别担心，会有办法的。”

小妖怪道：“刚才打雷了，你们看见了吧？呃？怎么不下雨？我渴了。”

星璇这时问道：“这‘珠圆果’有什么药物可解？”

小妖怪道：“当然有的，当然有的，呃！不过药方有点复杂，不大好配。”

星璇道：“把药方给我！”

小妖怪道：“但是你们也要给我配药，呃。”

南宫煌道：“那当然，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快点！”

小妖怪道：“你们要多给我配一点，呃？‘珠圆果’很美味的，吃了忘不掉，呃！我以后要是还吃，还要解药——”

星璇道：“少废话！我虽不杀你，但是也有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手段，要不要试试？”

小妖怪果然害怕起来，连忙从身上取出那张药方，递过去道：“好、好！给你！呃！”

南宫煌接过药方道：“我看看……都是寻常药物嘛！什么比较难配，骗我们，找打！”

小妖怪道：“十几味都是寻常人间药物，只有‘蹶空草’这一味是长在这里的，呃！从那边墙头上去，绕啊绕啊，绕到前一个区域就能找到了。不过这里到人间有些麻烦。呃！”

温慧道：“是啊！他挡住路口，我们到不了人间，怎么办？”

星璇道：“我有办法！”

南宫煌就把药方交给星璇，星璇找个空地盘坐下来，把药方放在面前的地上，然后施展空间之术，便和身处另一个空间的思堂联络起来：“思堂。”

“属下在，有何吩咐？”

“看清楚我眼前的药方了吗？”

“好。看清楚了。”

“速去人间依方购买——”

小妖怪唤道：“多买一点，呃。”

那边思堂问道：“买到后传送过去？”

星璇道：“是，拜托了。”

“放心……属下这就去办。”

“买药的事情，可以分派出去，你要保留体力，到时还要助我出去。”

“你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不愿假手他人。”

“好！辛苦了。”

和思堂联络完毕之后，星璇又把药方收好，然后对众人说：“走吧，我们去找‘蹶空草’。”

王蓬絮道：“谢谢你……”

星璇看着她，叹了口气道：“唉，你呀……”

王蓬絮知道自己错，便低下头道：“对不起……”

但大家也没有时间再来责怪她了，便一起走到那小妖怪所指的墙头下，然后攀爬着梯子上去，从墙头绕到另一边的梯子，再从梯子爬下去，然后就在复杂的通道中绕行，直至返回到太阴归尘第一层那里。

回到太阴归尘第一层之后，走了不远的路，王蓬絮就指着前面石壁脚下道：“啊，一定是这里了！就是这个！”

星璇趋近一看，果然是蹶空草，就说：“嗯，快采吧。”便和王蓬絮一起采了数株。有了足够的蹶空草，他们就马上动身返回。

这一次，他们从旁边的梯子爬到上层的路，然后又绕了一大圈，回到太阳归尘第二层，并返回那小妖怪所在的位置。

众人把蹶空草拿出来，温慧道：“蹶空草找到了，思堂还没来吗？”

那小妖怪道：“什么糖不糖的，嗯！连盐都不见一粒。”

温慧道：“真慢，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真差劲。”

南宫煌道：“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温慧只好走到一边不出声，而王蓬絮则和星璇、南宫煌一起坐下来等。

王蓬絮道：“是不是很累，刚刚那个空间法阵是很精深的法术吧？一定很耗功力。”

星璇道：“还好，我不累，累的是思堂。”

温慧又走过来道：“有什么可累的，我是女人都不累，大男人怎么会累，哦？哎！你们几个真是的，没干什么就先坐下歇着了，真没意思。”

那小妖怪这时道：“跟我聊天吧。呃！”

温慧一听，正觉得可以解闷，就跑过来说：“好啊，聊什么？”

小妖怪道：“呃……今天天气真好。”

温慧笑道：“呵呵，不知道，这里看不到。”

小妖怪道：“对！也不算好，刚才打雷了，呃——你今天吃饭了没有？”

温慧又是哭笑不得道：“唉……你无聊不无聊啊，净说些这个。”

小妖怪道：“人和人见面不都说这个吗？呃，你吃过‘珠圆果’没有？”

温慧道：“当然没有，明知故问！”

小妖怪道：“很好吃的，不然你尝尝，呃！看我给你来个‘隔空取物’。”说着，就施展起牠的拿手绝活来，竟然取来了一大束的蹶空草。

温慧看得高兴道：“哇！有趣有趣！再多变点玩玩。”

可是，南宫煌他们三人则一同跃了起来，南宫煌走上前道：“停！不对不对不对！你既然会这一手，为什么刚刚还骗我们走那么远的路去取‘蹶空草’？为什么不自己取来？”

小妖怪道：“你们也没问我，呃。”

南宫煌气得双眼一瞪道：“你——”

温慧也怒道：“敢耍我！看我不打死你！”

星璇道：“算了，都已经取来了，不用计较。”

温慧和南宫煌才收住怒气，温慧道：“哼，思堂可真慢，只不过买药而已，又不是开药铺，也不是种药材，怎么这么磨蹭。”

话音刚落，马上就有动静了，星璇立刻坐下来，施展空间法阵，和思堂交谈道：“思堂！是你吗？”

“是……”

“你还好吧？”

“唔，到了吗？”

“到了，你怎样？”

“还好……”

“谢了。”

于是，星璇就从法阵中接收了思堂传送过来的药物。

王蓬絮这时看见星璇头上汗珠豆大，便问：“你怎样？看你头上都是汗。”

星璇道：“我没事，快吃药吧。”就把药物和蹶空草揉合起来，变成了解药，再交给王蓬絮服下。

南宫煌问道：“喂！这样就没事了吗？”

小妖怪道：“对呀，对呀！快拿给我。”

温慧就将余下的解药全部送给那小妖怪，那小妖怪把解药服下，随即发生变化。只见一团烟冒起，然后那小妖怪就已经缩回原状。原来这小妖怪的个头比南宫煌他们还小，温慧道：“啊？原来你这么小？”

小妖怪见自己终于变回原状，欢喜得从地上一跃而起，手舞足蹈，然后对众人说：“再会！”就一溜烟地跑了。

温慧道：“唉！耽误这么久，那个思堂可真笨，不就是‘隔空取物’吗？这么小的怪物轻易能做到的事情，那家伙好像很费劲的样子——”

星璇忽然厉声喝道：“小姐，请你闭嘴。”

温慧登时吓了一跳，星璇接道：“地脉周围环绕着强大的结界，任何东西要突破屏蔽进来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地脉出现异常的时候，运用五灵轮以打开出入口，而思堂这样的空间法术高手也可以冲破屏障，但是需要消耗大量灵力才能勉强办到。整个里蜀山能有此功力的不过他一人而已。”

南宫煌道：“那你说有办法回去，是准备靠思堂帮你？”

星璇道：“没错。”

南宫煌道：“思堂用空间法术去人间，又把药传送过来，最后再接你回里蜀山……这不是太耗损灵力了？”

星璇道：“还好。”

温慧这时也知道自己失言，就说：“哦……我没想到……好！对不起！是我误会他了，你帮我跟思堂说抱歉，他最喜欢什么，下次我找来给他。”

星璇道：“不必了。”

王蓬絮这时道：“说到底都是絮儿不好，连累大家了，对不起……”

星璇马上放软语气道：“算了，都过去了……”

他们就接着向前走，终于来到了出口前。星璇道：“前面就是出口，你们去吧。”

南宫煌问道：“你呢？不一起吗？”

星璇道：“我这身体是已经死亡的身体，靠药物控制，不能离开里蜀山去人间，否则会全身腐烂而死。”

王蓬絮惊讶道：“啊？那你怎么回去？”

温慧道：“对哦！不是说地脉入口已经关闭了吗？”

星璇道：“此乃阴性里地脉，和里蜀山息息相通，再说思堂是空间法术高手，他会帮我的，你们快走吧。”

南宫煌便抱拳道：“好吧，那你保重，顺便也帮我跟思堂说声谢谢，我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哈哈！”

星璇点头应道：“好。”

南宫煌、温慧、王蓬絮和星璇告别之后，就从出口离开了太阴归尘。

送他们离开之后，星璇忽然头脑一昏，全身一软，便跪倒在地，他感到全身很虚弱，力不从心，而这时候，空间法阵也启动了，向星璇发出呼唤。星璇道：“思堂，来帮我。”

思堂道：“首领，你这是何苦？”

星璇道：“不要废话那么多，你是女人吗？”

思堂道：“我是关心……你，别忘了我们还要养精蓄锐做大事呢……先说好！我只帮这一次。”

星璇道：“下次你还会帮我的……你一定会的。”思堂便启动法阵，把星璇给接回里蜀山而去。

再说南宫煌三人离开了太阴归尘之后，就被传送到回人间。南宫煌张眼望着周围道：“耶！这里是蜀山故道！太方便了，走上去就可以了！”

温慧道：“蜀山故道？我怎么没来过？”

王蓬絮在二人身后不远处，听见二人所言，心中暗叫不妙，便突然化回了原形——就是那只桃子妖怪！

南宫煌道：“这条路已经废弃多年了，很少有人走，连有些蜀山弟子都未必知道，你才来几天啊，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

温慧道：“哼！得意什么？不就是一条路吗？”

南宫煌这时回头要找王蓬絮，却发现王蓬絮不见了，不由愣道：“咦？絮儿呢？”

温慧也回头看：“对呀——啊！”温慧看见桃子妖怪出现在他们的身后，不由惊道：“又是你！小东西，看我不捉住你！”桃子妖怪被温慧的凶相吓得全身发抖。

南宫煌忙道：“别管它了，絮儿不见了，刚出地脉时还有看到她，还是先找絮儿要紧。”

温慧马上回身应道：“她不是又偷偷回家了吧，一提到蜀山她就像见了鬼似的，是不是蜀山上有她的仇家啊？”

南宫煌道：“不会的——”

温慧道：“那你说怎么回事？”

南宫煌道：“我怎么知道，她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温慧道：“我觉得不会，一定是偷偷溜回家了，她有事瞒着我们。”

南宫煌道：“人家离开了，自有人家的道理，我们还是少议论他人隐私吧。”

温慧道：“是啊——”她便又回身去找那桃子妖怪，可是就看见桃子妖怪张开双翅，飞往山上而去，温慧急道：“呀！它跑了，都是你，它又跑了，我们快追！”

南宫煌道：“别追了，正经事要紧。”

温慧道：“有什么关系，它向山上跑，我们也要上山，边干正事边追它，一举两得！”

南宫煌无奈道：“唉！跟你一起出来办事真是个错误……”

温慧道：“什么啊？少自大！没有我你早被妖怪吃了，哪还有命站在这里说闲话？快走吧！它都跑远了！”

南宫煌只好道：“好吧，好吧……”于是，二人便向山上走去。

沿路之上，南宫煌打开了不同的机关，使前面的石门开启。他果然对这蜀山故道了如指掌，如果没有他的话，温慧肯定是无法从这里上得了山。

当他们到了蜀山故道的第二重时，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军营，南宫煌不由大吃一惊道：“咦！这里怎么多了一座军营，见鬼了吗？”

温慧问道：“原来没有吗？”

南宫煌道：“那当然，蜀山是神人交界的仙山，怎么会有这种俗物。”

这时，温慧看见那军营中所插的旗号，也大叫一声：“呀——！”

南宫煌急忙向她所望的方向看去，问道：“干嘛？你见鬼啦？”

温慧指着那边的旗号说：“你看那旗帜，上面有‘温’字……”

南宫煌马上省悟过来道：“怎么？是你家的？”

温慧的神情变得很慌张道：“一定是哥哥，哥哥带兵捉我来了。”

南宫煌道：“有什么了不起，别怕，有我呢！”

温慧低声叹道：“唉……你少充英雄了，你没见过战阵，不知道厉害，任你怎样英雄了得，被数十上百人围住，一样是施展不开……”

南宫煌道：“我说啊，我们偷偷溜过去，不让他们看见？亦或打倒两个人，换上他们的衣服，如何？”

温慧道：“也只能这样了……可是……”随即表现出为难的神色。

南宫煌道：“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不从这溜过去，怎么上蜀山啊？”

温慧于是双拳一握道：“好！跟他们拼了！”

两个人就一起放轻脚步，从旁边的门走进了军营。可是没走几步，温慧就愣了下来，双眼直盯着远处。南宫煌急忙呼唤：“快走啊！发什么呆？”

温慧道：“我刚刚看到那东西飞进营帐了。”

“什么东西啊？”

“就是刚刚那个粉红色的小妖精。”

“唉！这时候还注意这些，快走吧，被他们发现就完蛋了。”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喝道：“什么人？”

二人放眼望去，只见一名军官带着两名士兵迎面走了过来，温慧慌道：“啊……完了……”

南宫煌道：“别慌，有我呢。”随即向那些官兵抱拳道：“哈哈，在下绿萝山清冷仙人门下，蜀山仙人南宫煌南宫大仙是也！”

那军官道：“你是蜀山派的？”

南宫煌应道：“然也。”

军官便问：“要去哪里？”

南宫煌笑道：“哈哈，当然是回蜀山，这种简单问题你都想不到？”

军官又问道：“你身后那个人是什么人？”

南宫煌道：“是女人。”

军官怒声道：“少废话，让她自己回话。”

谁知道温慧突然跃出，暴喝道：“好！让我用拳头回你！”只见双锤一挥，劲风疾扑而来，那军官和两名士兵措手不及之下，便已中招，纷纷倒地，昏迷不醒。

温慧咬牙骂道：“哼！笨猪，敢对我无礼！”

南宫煌这时问道：“要不要剥下他们衣服我们穿上？”

温慧道：“好！”

南宫煌就走上前去，准备脱那三名官军的衣服，温慧催促道“你动作快点好不好？慢慢吞吞的，万一被其他人发现怎么办？”

南宫煌道：“现在倒着急起来，刚才怎么不见你心急？还念念不忘要捉那只‘桃子’。”

温慧四处张望，忽然看见有士兵向他们这边移动，忙道：“啊，那边好像有巡逻兵过来了！要不要我去把他打晕？”

可是一把浑厚的声音已然响起：“不必了！”

南宫煌和温慧闻声，急忙回头一看，只见身后已经走来三个人，为首一人身披重甲，器宇轩昂，威武无比，尤其一双锐利的目光，有如冷电，让人见之生畏。温慧一见着他，便失声唤道：“哥——”

原来这人便是温慧的哥哥——温策！

温策道：“你是要乖乖就缚，还是要过上两招？我这些亲兵的本事你是知道的，周围营帐里还有三十名弓箭手，外围是五十名刀斧手，都是当年征北的旧部，你都认识。但军令如山，他们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温慧道：“哥！你不要逼我！”

温策道：“这一次我奉旨前来，志在必得，甚至还带了火炮，如果蜀山敢包庇你，即使将蜀山炸为齑粉我也在所不惜。”

南宫煌立即喝道：“哼！我蜀山怎会怕你区区大炮！”

温策锐利的目光盯上南宫煌，问道：“你是什么人，我温家家事岂容你置喙？”

温慧道：“明明是国事，哥哥就不要以家事遮掩了，哪一家父兄不希望自家女儿嫁得称心如意，有你们这样苦苦相逼的吗？”

温策道：“你连爹都骂进去了，是不孝！违抗圣旨，是不忠！你这等不忠不孝的逆女，还有什么资格跟我强辩？”

温慧怒声道：“好！既然你这么说，我便毁了我的容貌，看你们还能把我嫁给谁？”

南宫煌吃了一惊，急忙上前阻止道：“别！别冲动。”

可是温策冷冷道：“莫说你毁容，便是你自杀死了，也要把你送去室韦。国与国定盟岂是儿戏？你此次逃婚已经令朝廷大乱，你还想闹到几时？古时昭君出塞成为千古佳话，你不能体恤黎民，也当体恤边关将士连年征战之苦。”

温慧大叫道：“我不要.....我不要做王昭君.....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只想到自己？我也想要我自己的幸福！”

温策长叹一声道：“唉.....怪只怪你不安安份份守在家里做千金小姐，偏要上战场，又偏偏让室韦大王看上。而且，还偏偏跑到胜州地界闹到两国人尽皆知.....君命不可违，为兄只能得罪了，唉！来人哪！”

身后两名亲兵一同出应：“在！”

温慧知道势难挽回，便道：“好！都是我自己的错！我跟你回去，但是你要放过他。”

温策看了看南宫煌，问道：“他？他是什么人？”

温慧道：“他是蜀山门下。”

温策点头道：“好！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我就不再追究蜀山擅藏钦犯之罪。你们几个，带她下去，严加看管！”

亲兵一起走到温慧面前，齐声道：“得罪了。”

温慧道：“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温策道：“哼，随她去吧。”

亲兵们便一前一后挟着温慧下去，这时南宫煌呼唤一声：“喂！”

温慧应道：“等我做了王后，等你哪一天做厌了仙人，来室韦，我封你做大将军……”语气之中充满无奈和悲凉。

南宫煌听得心中一酸，便厉声向温策喝道：“你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温慧连忙回头喝道：“别乱来，你斗不过他们，快回蜀山吧。”

温策则道：“带下去！”

亲兵们就把温慧给押了下去，南宫煌喊道：“温慧！”可是温慧就再也没有回头看他。

南宫煌不由愣在当地，呆若木鸡地看着温慧的背影渐渐行远。真个是：

花红衫飘零，蜀道崎岖，无限巍峨，叹空怀宝镜，未识恋意。

难逃宿命，心愿谁托，北地连营，旧京巷陌，娇躯难承家与国。

别离意，望仙山圣境，泪眼婆娑！

花折，不忍轻责，心如鉴身随千倾波。

叹此番别后，关山路远，万千心事，更与谁说？

朔雪南飞，罡风北渡，遥寄相思一曲歌。

怀长恨，对千军万马，不惧金戈

第十三章 受情困

这时，温策向南宫煌道：“郡主的名讳，也是你这草民可以乱叫的？”

南宫煌当即转头望着温策道：“你？你想怎样？”

温策道：“我答应郡主不再追究蜀山擅藏钦犯之罪，但没答应不再追究你拐带郡主，藐视朝廷之罪！来人，将他拿下！”

又有数名亲兵一拥而出，把南宫煌给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起来。

南宫煌被押到营边，绑在一根木桩上，一名军官手持利刀对着他说：“黄泉路上，休要怪我，要怪就怪自己没长眼睛，偏偏喜欢上郡主。”

南宫煌愣道：“我？喜欢她？”

军官道：“你已经死定了，嘴硬不认又有何用？”

南宫煌忙大声喊道：“冤枉啊！我怎么会喜欢她？那种男人婆、暴力女，我已经定亲了，亲家姓王，下月就要过门了，冤枉啊——我冤死了！”

军官道：“跟我喊冤有什么用，等一下跟阎王老子喊去吧！那你只能怪郡主喜欢上你了——”

南宫煌更加惊讶：“她喜欢我？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她——”

军官道：“你这人有意思，死到临头了话还这么多，是条汉子！你放心，我一定刀起头落，让你走得痛痛快快！”

说完，那军官就把大刀高高举起，准备向南宫煌的头砍下，南宫煌也料自己难逃一死，唯有闭起双眼，只等这大刀一落，就到地府去报

到。

可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粉红色的影子迅速掠来，那军官就听见头上有怪声响起，于是抬头望去，看见一只粉红色的小妖怪出现在他的头上，那军官诧异之际，那粉红色的小妖怪已经飞扑而下，并张口咬了军官的手臂一下，疼得那军官挥臂一扫，粉红小妖怪就立即飞开。

那军官只感到头脑一阵晕眩，接着全身乏力，脸泛青气，踉跄地跌退到栏栅前，他还想奋起余力舞刀去杀南宫煌。但是，那粉红小妖怪已经替南宫煌把绳子咬断，南宫煌拿起绳子，使劲地往那军官头上一砸，那军官即时昏绝过去。

南宫煌这时对粉红小妖怪道：“啊呀！桃子妖怪，谢谢你，果然行善积德是有好处的，现在你也救了我一命，大家扯平了……”

就在这时，有脚步声传来，南宫煌急道：“不好！有人来了！”他赶紧把那军官扶过来，让他的身子坐正在地上，自己则躲在那军官的背后，用他的身体遮挡着自己。

不一会儿，巡逻的士兵走来，见那军官坐在地上，手臂上有伤痕，急忙道：“出什么事了？”再看那木桩，竟然不见了南宫煌，不由惊道：“啊！钦犯跑了！”

南宫煌装着那军官的声音道：“他们……他们逃下山了……快追……呃……”

巡逻士兵忙道：“是！”当即边跑边大叫：“不好了，钦犯逃下山了！”结果引得许多士兵随他一起向山下追去。

等士兵都追了出去之后，南宫煌才从那军官的身后跃出道：“我可真聪明，三两下就骗过了！”

桃子妖怪也飞了出来，南宫煌问：“怎样？我学这家伙说话学的像不像？”桃子妖怪点着头。

南宫煌笑道：“大恩不言谢，我还要去救同伴，不陪你了。”

桃子妖怪却缠着他不放，南宫煌马上道：“你也要帮忙？”

桃子妖怪又点点头，南宫煌就说：“谢啦！那我们分头去找，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桃子妖怪又点头，南宫煌道：“你知道？太好了，我们看谁先找到，加油！”于是，两个人就分头行动。

这个军营有十多个营帐，找起来也是相当费劲儿的。虽然营中大部份人马已经追了下山，但是还有少数巡逻的士兵，南宫煌也要小心翼翼地躲过他们的视线，再逐个营帐地找。找了好几个营帐也没有找到，当他来到中军大帐后面的一个小营帐里面时，方才看见温慧在里面，而且桃子妖怪已经在她的身边。

南宫煌道：“小桃子，还是你快！”

温慧一见南宫煌来了，欢喜道：“啊！是你！快来救我！”

南宫煌道：“我来。”就快步上前，替温慧解开绳索。这时他才看见在旁边的地上，躺着一名士兵，也是身上泛青，昏迷不醒，看来也是被桃子妖怪给放倒了。

解开了绳索之后，温慧道：“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南宫煌则指着桃子妖怪道：“没有啦！是它先救我的，不然本大仙已经人头落地驾鹤归西了，嘿嘿。”

温慧一听，颇为惊讶地看着桃子妖怪道：“呀！真的吗？我就说它好乖好可爱，我们带它走吧。”

南宫煌道：“人家也不是小猫小狗，什么带不带的，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别把它当玩物看，它是有思想的，是我们朋友，是不是？桃子？”

桃子妖怪欢喜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展开双翅，飞出营帐而去。

温慧道：“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南宫煌道：“不要管那么多了，逃命要紧，我已经将他们引开，我们快上山。”

温慧这才道：“好。”二人便一同走出帐外，然后躲开巡逻士兵，潜出了军营，就向山上飞奔而去。

蜀山故道的第二重，有许多升降台，两人乘搭着这些升降台，来到各个不同的悬空浮台之上，把机关开启，然后回到山道上，沿着山道向上走，沿途也有不少机关需要开启。这些当然都难不倒南宫煌，他把所有的机关都打开之后，便打通了整条山道，顺利直抵山上。

可是他们刚踏入山门，却发现温策已经带着一队亲兵前面列阵，幸好二人距离远，没有被温策看见。温慧惊道：“啊！不是说已经把他们引到山下了吗？怎么比我们上来得还快？”

南宫煌道：“不知道，别慌，我们先躲起来，看看形势再说。”

“好。”

二人便一起躲到旁边的楼房后面，静观其变。

只见有两个人正和温策的队伍相迎，乃是独孤宇云和雷元戈。

独孤宇云道：“请将军稍待，我已差人通报掌门了。”

温策怒道：“哼！蜀山好大的架子，莫非不是朝廷管辖之地，而真的是仙境不成？”

独孤宇云道：“蜀山确乃神授人间的福地仙境，自有神界庇佑，想当年南朝梁武帝曾招集无数高僧、法师围攻蜀山，最后依然无功而返。”

温策道：“我奉旨捉拿钦犯，凡我大军所到之处，便是王土，休将梁武帝与我朝相提并论。”

独孤宇云道：“请将军少安毋躁，耐心等候片刻。”

雷元戈忽然发话道：“蜀山仙人都会法术，一般兵将不是对手。”

温策更加生怒道：“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节我早有准备，山下数门火炮，炮口直对蜀山，仙人也是血肉之躯，我就不信能抵挡火炮的威力。”

就在这个时候，徐长卿带领着众长老赶到了，徐长卿快步走到温策的面前，抱拳道：“蜀山掌门徐长卿，见过将军。”

温策也应道：“虎威将军温策，奉旨捉拿钦犯，一千人等，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徐长卿问道：“敢问将军，钦犯何人？将军因何得知此人在蜀山？”

温策道：“犯妇温慧，曾在胜州自称为蜀山派做事，适才在山下被我捉拿，旋即逃脱，我料定她逃上蜀山藏匿。”

温慧在远处听见，不由恼道：“哼！他叫我犯妇……”

南宫煌道：“别气，小心被他们发现……”

又听徐长卿道：“我蜀山虽为江湖门派，但门禁森严，外人不得任意出入，断无窝藏钦犯之事。恐怕中间有些误会。”

雷元戈忽又发话道：“我不是蜀山门人。”

温策又道：“哼！但凡有窝藏钦犯者，必定抵死不认，掌门定然是要这么说，是真是假，一搜便知。”

徐长卿道：“若将军执意要搜，请容我陪同将军四处一观。”

温策道：“好！掌门果然爽快！请掌门立即集结全部弟子访客于山门前，各处不得遗留一人，并将弟子名册交予我查验。李虎，你领五十人封锁各处道路，如有人闯关，放响箭为号。严威，你带二百人各处搜查，不得遗漏！”

二人齐声应道：“得令！”

徐长卿却马上说：“且慢！”

温策道：“怎么？掌门要出尔反尔了？”

徐长卿道：“蜀山乃仙家圣地，岂容你们任意胡为，我刚才敬你奉旨办事，答应陪同你各处查看，并未答应大军进入，视我蜀山上下如钦犯。”

温策道：“掌门说对了，私藏钦犯者与钦犯同罪！而今之势，掌门若不答应，蜀山难免遭炮火之灾，这堂皇的宫殿庙宇，掌门不可惜，本将军也觉不忍，掌门何必如此固执？”

听见温策语出威胁，独孤宇云便怒道：“我蜀山开派数百年，从未屈服于强权，纵然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掌门——”

徐长卿也道：“传令下去，鸣钟示警，命全体弟子山门集结！”

立即有弟子应道：“是！”便去敲响警钟。

温策见徐长卿不肯相让，便怒道：“好！既然如此，休怪我无情！”

雷元戈这时忽道：“当年梁武帝要攻打的是后山的塔。”

温策当即看了雷元戈一眼道：“你是什么人？如和蜀山无干，便速速离开。”随即下令道：“传令下去，炮轰锁妖塔！”

严威高声应令，就跑到空旷处，然后向天射出流星响箭，发放信号，让山下开炮。

蜀山众人看见响箭在空中奔驰，都大吃一惊，因为山下的火炮一旦发射，那锁妖塔就必毁无疑。却在这时，突然半空中红光泛现，并有一个巨大的结界凭空而生，竟把响箭悉数击灭，余波散下，更荡得众人站立不稳。与此同时，空中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红发飘扬，徐长卿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魔界至尊——重楼！

重楼冷冷地瞄着下面的人，突然凶光绽放，并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向着温策等人就压了下去。这股力量异常强大，只消一击就能将温策和他们手下的人全部化为齑粉。

幸好徐长卿早有防备，见重楼发出强大的攻击波，他也立即运起全力，使出“五元阵法”，形成一张巨大的防护网，覆盖住整个蜀山山门位置，接下重楼这一股巨大的攻击力量。

两股强大的力量激烈交拼，最后在半空中轰得四散，而徐长卿也因为使尽全力，而虚脱下来，常德等人惊呼：“掌门！”

雷元戈也呆住说：“这么强？”

重楼则已经自天而降，落在了众人的面前。

独孤宇云没有见过重楼，便喝道：“你何人？竟敢伤我掌门？”

重楼“哼”了一声，徐长卿马上摆手道：“独孤！不要轻举妄动……”

重楼看着徐长卿道：“这是她的力量，她死后仍保护着你？”

徐长卿没有作声，重楼接道：“是非不分！无知之徒攻打蜀山，你竟然帮他们抵挡！”

徐长卿向重楼抱拳道：“多谢……相助……”

重楼道：“哼！蜀山化为灰烬与本座无关，但锁妖塔若损伤半点，本座必让生灵涂炭！”说完，重楼的身形一纵，又已经掠至空中，并再次鼓动真气，发出又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次所发的攻击，并非针对温策，而是直奔蜀山故道下的军营。

结果这一击下去，便把整个军营移为平地，营中的人和事物全部灰飞烟灭，所有火炮当然没有一门能存。此举让温策惊得瞠目结舌，更使独孤宇云等人心中暗赞重楼厉害。

温策正惊呆之际，重楼又已经掠到他的面前，并一掌印来，温策也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重楼击倒在地，口吐鲜血。不过重楼这一击是留有余地的，只是想教训一下温策而已，否则温策必死无疑。

温策惊慌地说：“啊……这……实在……”

而重楼击倒温策之后，就施展空间移遁术，离开此地，回魔界去了。

温慧在远处看见，即时欢喜地说：“又是他，好威风……”

南宫煌道：“凶难刚脱，色心又起……”

温慧道：“什么色不色的，别说那么难听，你看人家，这才是男人中的男人。”

南宫煌道：“可惜呀，人家不是人，是魔。”

温慧道：“你就在意这无关紧要的……”

这时，只见两员将领李虎、严威慌张地跑过来道：“报、报将军。”

温策问：“何事惊惶？”

严威道：“我二人下山传令，方至半山，便看到……看到一道光球从天而降，整个营盘化为齑粉，全体……全体将士尸骨无存……”

温策虽然也看到重楼刚才所发的一击，但是也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巨大的后果，不由再次惊叹道：“啊！仅仅是一击之力……”

徐长卿道：“将军，刚才情形，将军亲见，神魔之力，非我凡人能及，何况我蜀山确实并未隐藏钦犯，将军不必多做耽搁了。”

“这个……”温策还是有些犹豫。

独孤宇云怒声道：“刚才若不是掌门拼命护你，你就像山下大营一样尸骨无存了！”

徐长卿道：“独孤！将军是聪明人，不用你来提醒。”

温策怔了一下，然后说道：“好！蜀山神鬼作乱，大军失踪，待我上奏朝廷，再作定夺。撤兵！”就和李虎、严威一起灰溜溜地下山而去。

看见温策率众撤离，温慧兴奋地说：“好耶！他们走了。”就想走出去，南宫煌连忙道：“等等。”

温慧道：“干嘛！他们走了，我们还藏着做什么？”

南宫煌道：“掌门当众替你隐瞒，你现在出去，他岂不是很没面子？”

温慧恍然道：“对哦，想不到你偶尔也能想出一两件像样的事。”

南宫煌道：“什么话！我可是蜀山的救世主，是做大事的人！”二人就继续躲藏着不出来。

过了许久，外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了，温慧便道：“这么久没动静，他们应该都走了吧……”

南宫煌点头说：“好，我们回家。”

两人一起回到常纪的房中，南宫煌进门便喊：“爹！我回来了！”

但没有人应，温慧道：“好像没有人……”

南宫煌道：“可能出去了……唉！这次有惊无险，还多亏贵人相助，真刺激。”

温慧道：“是呀！哥哥自负英雄了得，被这次一吓，一定不敢再上蜀山了。”

南宫煌道：“那你也不能在蜀山躲一辈子啊！”

温慧道：“为什么不能？”

南宫煌道：“除非你嫁给蜀山的谁谁……嘿嘿！”

温慧道：“蜀山有什么了不起，我还看不上眼呢！”

南宫煌也不跟她吵嘴，两人就各自返房休息。

回家休息了一晚，到第二天一早起来，南宫煌发现温慧不见了人，于是去找她。当南宫煌经过练武场的时候，却见温慧跟司徒钟在一起，南宫煌便忖道：“司徒大哥？温慧？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待本大仙听听在说啥。”于是就走近二人的身后偷听。

只见温慧指着司徒钟道：“酒鬼，你让开！”

司徒钟道：“这位女侠好不讲理，分明是我先来这儿的。呵呵，偶尔来户外喝上两杯也不错嘛，何况这练武场修得又大又平整，就是地太硬了，躺着没有在床上舒服……”

温慧道：“你还说！我每天都来这儿练武，你却把地方给占了！”

南宫煌当即上前唤道：“丫头，你又在胡闹什么？这可是蜀山派，不是你家大院，乱说乱动小心惹祸上身！”

温慧道：“谁乱说乱动？是这酒鬼赖在练武场不肯走！”

司徒钟道：“女侠，你施展身手用得着这么大的地方吗？”

温慧道：“你懂什么，我一套枪法使将下来，可令周围草木皆断，万一你被无形真气所伤怎么办？臭酒鬼不识好歹！”

南宫煌道：“你别一口一个臭酒鬼的，这位是司徒大哥，不要这么没礼貌。”然后回头对司徒钟说：“臭酒……咳咳，司徒大哥，这位是温慧，我的朋友——”

司徒钟道：“明白，明白，温女侠的事情我在师兄弟之间早有耳闻，呵呵，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你是人不风流枉少年。”

温慧恼道：“你闭嘴！再乱说小心我扁你！”

南宫煌笑道：“嘿嘿，你也不一定扁得了他，别看这位.....司徒大哥整天喝得醉熏熏，他可是个高手，不仅蜀山功夫学得好，还能自己悟出其它武学呢。”

温慧哪里会信南宫煌之言，看着司徒钟那张红脸道：“就凭他？一身酒气，晕晕乎乎的样子，我才不信！”

南宫煌道：“唉，以貌取人，实属不智！告诉你吧，我的万剑诀就是跟他学的，这回你总该信了？”

温慧惊奇地说：“看不出、看不出.....喂，有空咱们切磋一下！”

司徒钟也没有理会她，接着拿起酒壶要喝，可是往嘴里一倒，却一滴酒也没有倒出来了，不由苦着脸道：“酒壶啊酒壶，你怎么早不空、晚不空，偏偏挑这时候！最近师兄又看得紧，到哪里去弄钱买酒.....”

温慧道：“你，你怎么不理人？”

南宫煌道：“算了吧，他就是这个样子，嗜酒如命，没有酒什么都不肯干！白白浪费一身武学天赋。”

温慧道：“那.....是不是只要找酒给他，他就肯和我切磋武艺了？”

司徒钟一听，马上回头说：“酒？你们要拿酒给我，好啊！对了，有个宝贝我在人间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你们不是可以进到地脉和里蜀山妖界吗？帮我看看那儿有没有，若是能带回来，我必有重谢！”

南宫煌问道：“什么宝贝？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司徒钟道：“以前？以前让你下山买壶酒你都办不好，何况是找那胜过世间一切美酒的玉红草，如今你的功夫总算厉害些了，何况这位女侠

足下生风、元神内敛，一望即知是武技精湛之人，有她陪你一起我当然也放心许多。”

温慧听见司徒钟这么夸她，立即神气起来，说道：“呵呵！你还挺有眼光的，你说那宝贝叫玉红草？长什么样？”

司徒钟道：“这个嘛，我也只是耳闻，没有亲眼见过。据说是很矮小的一株植物，不开花，只结红色的果子，叶片非常大。”

温慧道：“好，只要地脉或者里蜀山有这种东西，我一定找来给你！”

司徒钟笑道：“嘿嘿，那我先谢过女侠。”

温慧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会守信的！”说完，温慧就欢天喜地回身走去了。

司徒钟道：“兄弟，我看那姑娘不错，生得漂亮，为人又豪爽大方，你可真有眼光！”

南宫煌连忙摆手摇头道：“什么跟什么，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她哪里豪爽大方，明明是粗鲁野蛮。不提这个，司徒大哥，要是我也找来玉红草，你可得拿出点好东西谢我！”

司徒钟道：“这有何难，一言为定！”

南宫煌听他这么说，心里也暗暗高兴，料想司徒钟拿出来的东西一定不错，于是就决定为他沿途寻找玉红草。

南宫煌接着在蜀山里面四处走动，走到醺坛附近，看见有两个小道士蹲在地上玩，南宫煌童心不泯，便上前道：“哈哈，你们在玩什么好东西？不要躲躲闪闪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待本大仙瞧瞧。”

两名小道士回头一看，就说：“你是谁，为什么给你瞧？蜀山又不是你家？管得着吗？”

南宫煌道：“呦，还不是一般的凶，想必你们头一回来蜀山，竟连本大仙都不认识，不知者不罪，我原谅你们了！在这儿谁人不知我煌大仙的威名！”

右边的小道士说：“师兄，我们还是走吧，看这人的样子，怪怪的，不像好人。”

左边的小道士则说：“哼，走什么走！凤麟洲的人岂会怕事！”

右边的小道士忙道：“可师父万般嘱咐过，在外面不要招惹是非。”

南宫煌这时说：“不错，还是这位小弟明白事理，比起你师兄来，你的道行要高一点点。”

这招“激将法”一出，那左边的小道士马上说：“满口胡言！只会耍嘴皮，还偷看别人。早知道蜀山尽是怪胎，就算师父让我来，我也不来了！”

南宫煌道：“哦？你们师父又是哪位？好像面子还不小嘛。”

那左边的小道士说：“说出来只怕惊得你站不稳。家师正是大名鼎鼎的西海凤麟洲贤智上人，我乃他座前弟子元真，这是我师弟元戊。”

元戊道：“我们师兄弟此次奉师父之命，专程上山拜见徐掌门，希望蜀山和凤麟洲能互通修仙之道。”

南宫煌道：“那个什么贤智上人也算有些见识，说起修仙，蜀山自然是天下之冠——”这时，南宫煌看到地上竟然画着一个图案，马上对两名

小道士说：“咦？等等，你们两个小鬼，怎么能随便在地上乱涂乱画？”

元真道：“不懂就别乱说！我看蜀山弟子孤陋寡闻倒是天下之冠！”

元戊道：“师兄，别这样嘛。”然后他对南宫煌说：“这个是我们凤麟洲用来召唤仙兽的法阵，只要把法阵画在地气强盛的地方，就可以召唤仙兽神武罗。师父说我和师兄的修为尚浅，还不到使用的时候。这次也是师兄的主意……”

元真道：“怕什么，反正现在师父也看不见，除非他有千里眼、顺风耳！”

元戊道：“那，之前说好的哦，如果被师父知道了，可要回答全是你的主意，与我无关。”

南宫煌认真地看着那个图案，良久说道：“看不出有什么玄妙之处嘛，只怕是你们胡乱画着玩的。”

元真道：“哼，今天就让你这个土包子长长见识！”就对元戊道：“师弟，准备了！”

二人一起面向着那个法阵图案，然后口中念念有辞，一起驱动法阵。果然，那个图案现出光芒来，似乎真的被启动了。元真道：“好了，大功告成！眼睛可要睁大些！”

谁知道等那道光芒消散了，那法阵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两名小道士不由呆住，南宫煌道：“到底行不行啊？连那个什么上人都说，你们修为还不到火候呢。嘻嘻，莫非是只会隐身的仙兽，所以才看不见？”

元戊道：“师兄，我们……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好像缺了些什么……”

元真道：“对！一定是少了贡品。以前在凤麟洲上召唤仙兽时，都要准备贡品的！”

南宫煌心中偷笑：“嘿嘿，小孩就是小孩，明明失败了，偏偏要找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就对二人说：“那你们说，究竟要什么贡品，凤麟洲上有的东西，蜀山一样也不缺！”

元戊道：“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种有甜味，发出淡淡香气的花汁。”

南宫煌道：“听起来很像蜂王蜜，仙兽如果喜欢吃甜的东西，用那个替代也差不多吧。”

元真道：“好，那你去找来给我们！”

南宫煌道：“喂，本大仙可不是随随便便供人使唤的，论起辈份，我可能还是你们的师伯！”

元真道：“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比我们早几年入门罢了。这蜀山是你的地头，当然应该你去找蜂王蜜，换了我们，可不知会找到何年何月，你说呢，师弟？”

元戊也道：“嗯，师兄所言有理！师父也常教诲我们说能者自当多劳。”

元真道：“再说了，远来是客，你这主人也该尽些地主之谊才是。”

南宫煌道：“呼，绕这么大个圈子，无非就是想本大仙替你们去找蜂王蜜，须知得与不得，也是不可强求的，随缘才好，反正我会帮你们留意就是。不过你们师父教得真不错，说我是‘能者’，这可一点也不夸大。”南宫煌觉得这两名小道士有趣，便想跟他们逗着玩。

于是南宫煌走到厨房里，果然找到有蜂王蜜，然后再回到醺坛，对两名小道士说：“看！蜂王蜜已经有了，若是召出仙兽，也别忘记本大仙的功劳！”

元真接过蜂王蜜道：“斤斤计较！大不了等仙兽来了，我就告诉它贡品都是你找的！”

接着，元真把蜂王蜜放到了那法阵图案的中央，然后和元戊一起，再次念动真言，启动法阵。

那个法阵再次现出光芒，元真道：“大功告成！这次一定能成！”

谁知道等光芒再次消失后，四周还是一片平静，元真道：“不……不会吧？我再试试！”

南宫煌这时笑道：“啊哈，我都站着睡着了，梦里还去了趟天界，这仙兽怎么仍旧杳无音信？本大仙俗务繁多，可没闲工夫陪你们耗，先走一步啰！”随即回身就走，不过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跑到一边躲起来，偷看情况。南宫煌道：“嘿嘿，本大仙看你们两个能撑到什么时候。”

只见元真道：“召唤仙兽是要有耐心的，他这样的急性子成不了大事！师弟，那仙兽就快来了，我们再等一会儿。”

元戊道：“可是师兄啊，我怎么半点都感觉不到仙兽的气息呢？”

元真喝道：“闭嘴！我说的不会有错！道行不比你高，怎么做你师兄？”

又过了一阵，还是没有动静，元戊便又问道：“师兄，仙兽真的会来吗？”

元真道：“它一定是在路上遇到什么事，耽搁了！这样吧，忙了好久，也有点饿了，我们先去填饱肚子再说。”

元戊道：“嗯！给你一说，我好像真觉得前胸贴后背，肚子里还咕咕直叫……”

元真便马上快步向前就走，并叫道：“你在干什么，还不快点？”元戊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跟上。

南宫煌见二人也走了，也就离开醮坛，返回常纪的房中。

回来的时候，见温慧也已经回来了，就在这时，只听见一声阴森的喊声传来：“南宫……”接着就见雷元戈走了进来。

温慧道：“吓我一跳，你走路没有声音的啊！”

南宫煌道：“喂，你不要这样叫我名字好不好？这种阴森恐怖的腔调，好像催魂索命一样，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冒凉气……”

雷元戈道：“哦，下次注意。”

南宫煌问：“什么事？你伤好了吗？”

雷元戈道：“好了。掌门让你速速去打通其他地脉。”

南宫煌怔道：“怎么是你来传话，蜀山弟子没人可用了吗？”

雷元戈道：“掌门让我协助你们，地脉又有异变，到处地震山崩，蜀山忙着应付。”

南宫煌忙问道：“哦？有没有人受伤？”

雷元戈答道：“没。”

南宫煌这时道：“昨天你在山前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

“嗯？”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朝廷派来的奸细吗？你故意毁我们蜀山是不是？”

“我说的是实话。”

“是哦！是实话，你不如直接告诉温策，我和温慧躲在一旁好了！”

“我不知道你们躲在旁边。”

温慧道：“什么、什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知道，你会跟哥哥告密是不是？”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

南宫煌道：“好了好了！别吵！元戈，这次算了，你要是再有一次，休怪我不认你这个朋友。走吧。”

“好。”

温慧“哼”了一声，三个人就一起再次向地脉门户出发。

三个人来到了太阳华池的第一层，但是刚进入地脉之中，前面就出现了一堵石门，南宫煌上前去推，这石门纹丝不动，再看那堵门上，不像有什么机关。南宫煌便说：“这个门，怎么打开啊……”

温慧道：“我来。”她走到门前，由上至下，又由下到上地检查了许久，说道：“哎，好像没有机关的，应该是可以直接推开吧.....看我的！”就用力去推，但是推不动，温慧怒道：“我就不信，弄不开你！”就鼓起全力，又推又砸，弄了一大轮之后，那个门仍然是没有一丝开启。

温慧因为用力过度，结果弄得气息不畅，胸口一阵巨痛，登时叫道：“呀！”

雷元戈马上道：“小心。”

南宫煌问道：“受伤了吗？”

温慧道：“没有，我自己使岔了力气，胸口有点痛，没事。”

雷元戈便道：“回去休息吧。”

南宫煌道：“可是.....”

雷元戈道：“恐怕是有机关的，在地面下。”

温慧道：“嗯.....恐怕是，这门是上下升降开关的。阿元还是很有眼光的嘛！”

雷元戈身上的三只怪鸟马上吱吱喳喳地叫了起来，颂道：“唧唧，真高兴，她叫你阿元呀。”

雷元戈道：“去！”

颂又道：“她夸你呀。”

雷元戈喝斥道：“闭嘴！”

温慧见他又在自言自语，便说：“什么啊？又有奇怪的说话了……”

雷元戈道：“没事，走吧。”

南宫煌道：“我说啊，我们还是先回去休息吧，不把身体养好便入险地，也是很危险的。”

温慧道：“哎呀！难得，难得！想不到你也会关心我。”

南宫煌道：“你少臭美了，我是怕你这样硬撑下去，到时候要拖累我，嘿嘿。”

于是，三人便又离开地脉，回到蜀山。他们便就地解散，各自回房休息。

南宫煌回到家中，进门就喊：“爹！我回来了！”

常纪道：“你可回来了，爹担心死了！怎么不叫温姑娘一起吃饭？”

南宫煌道：“她说累了不想吃，要先休息。”

常纪道：“她生病了？还是受伤了？”

南宫煌道：“她没什么伤，只是自己耍脾气时使岔了力气。爹！咱们别说她，听说又有地震和山崩了，情况如何？”

常纪道：“还好，后山的建筑都加固了，还有一些小东西有损毁，会乱上几天，但没什么大碍。”

南宫煌道：“那就好。下一条地脉有个门开不了，明天还要找掌门商量对策，真忙啊……”

常纪道：“臭小子！在爹面前还要装出大人物的样子，想唬爹啊？”

南宫煌笑道：“嘿嘿！要是能唬得住爹，在外人面前不就更不会露马脚了吗？”

常纪道：“你可要好好照顾温姑娘，别让人家受委屈，听说她还是个郡主呢，是不是？”

南宫煌道：“爹！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啊？”

常纪道：“什么人家闲事，爹跟你说正经的，温姑娘逃婚出来，一直跟你在一起，她这样子，也离不开蜀山了，爹看你们蛮般配的，你要没意见，爹帮你说去！”

南宫煌道：“啊呀！烦死了，烦死了！”转身就走。

常纪问：“你上哪儿去？”

南宫煌道：“出去喘口气！”

常纪道：“什么话，在爹面前就喘不过气吗？早点回来啊！”

南宫煌道：“放心吧！我会早点回来陪爹说话的，不然爹没人陪，多可怜啊。”说完，就跑出门去了。

常纪也无奈地说：“臭小子，跟爹没大没小的……”

南宫煌离开了家门之后，逛着逛着，就来到了符库附近，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粉红色的影子晃来晃去，南宫煌趋近一看，便诧异地说：“咦！是桃子！”

桃子回头看见南宫煌，也显得很开心的样子。南宫煌再看地上，原来有一个花圃，便说：“这里……是你种花的地方？”

桃子点点头，南宫煌道：“你还真有闲情逸致，你不是妖怪吧，不然你一直在蜀山，也没有人抓你。”

桃子又点点头，南宫煌道：“是仙兽吗？可惜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会写字不会？”桃子这次摇头了，南宫煌叹道：“你要是会写字就好了，我们可以说说话，有些话不能跟爹说，爹根本就不懂，也不能跟臭酒鬼说，他一定会笑我的……”

说完，南宫煌走到花圃前坐了下来，桃子就飞到他的面前，似乎是要倾听南宫煌的心事。南宫煌就对桃子说：“爹总说让我娶温慧，烦死了，人家是千金小姐，根本就不会瞧得起我，虽然我从小没娘，但是我看过亲爹娘是怎样在一起的，根本不一样。我娘那么温婉柔顺，温慧却大大咧咧像个男人，我看她和臭酒鬼倒是一对！”

桃子听了，连连点头，南宫煌笑道：“你也这么认为？嘿嘿，絮儿就有像我娘，你没见过絮儿吧，她娇小又可爱，常穿粉红色衣服，对了！看起来跟你差不多。”

桃子露了个笑脸，南宫煌接道：“絮儿平常很温柔，但到关键时候却很有主意，这一点跟我娘一模一样。可是她神神秘秘的，有时候脾气有点大，我总感觉她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唉！她对谁都那么好，也没有特别对我好一点，你说，她会喜欢我吗？”

桃子点头，南宫煌马上说：“别安慰我了，你都没见过她呢！再说女人心，海底针。按道理说，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用最好的一面去面对，你可没见过她生气，那可真是……”

桃子忽然“吱吱”地叫了几声，南宫煌便说：“嗯，但也说不定是她为人不做作，在我面前没有刻意掩饰吧……算了，除了她自己，谁知道她怎么想的，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对了！说到这，我倒有点觉得怪，有时候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往好处说嘛，也不错，这样以后我与

她相处也乐得轻松，但是……说不好嘛，总是感觉怪怪的，有点不舒服。”

说到这里，桃子忽然“吱吱”乱叫起来，似乎有些生气的样子，南宫煌便道：“干嘛？好啦好啦！就算她喜欢我吧，你不用急成这样啊？”桃子才稍平怒气，又装出个可爱的样子来。

南宫煌道：“你这样子真可爱……难怪温慧总是想捉你，连我都想抱一抱……呵呵，你不会笑我吧？”

桃子飞到南宫煌的面前，这次是摆出个疑问的样子，南宫煌道：“你……是问我喜欢谁？我也不知道……跟温慧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大家像是兄弟一般，跟絮儿在一起觉得安心……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两个都喜欢，就看她们谁最喜欢我啦，嘿嘿！”

谁知道他说了这番话，桃子又生气起来，南宫煌道：“你气什么？我也很想像爹娘那样，十几年矢志不渝……但是呢，嘿嘿！男人三妻四妾很平常的，两个都喜欢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你也是女的吧？女人就是这样，小心眼——”

没想到这话一出口，桃子便气得突然扑上来，张口就咬了南宫煌的手臂一下，疼得南宫煌“呜哇”地大叫一声，弹跳起来道：“干嘛咬我！”接着，南宫煌突然觉得伤口麻痹，而且头脑一阵晕眩，登时惊道：“有毒、你有毒……”

与此同时，远处传来温慧的喊声：“南宫煌！是你吗？你在上面吗？”桃子听见温慧的声音，马上振翅飞开。而南宫煌则已经支撑不住，昏倒在地。

过了一会儿，温慧就走了上来，看见南宫煌倒在地上，大吃一惊，急忙上前一探，才知道南宫煌是中毒了，她仔细地为南宫煌检查，半晌

便说：“还好，似乎只是普通的蛇虫之毒，吸出来就没事了。”便伏下身来，在南宫煌的伤口上吮吸起来，一口一口的毒血给吸出来，再吐到一边去，直至伤口的血变成鲜红色为止。然后就拿出随身携带的药来，为南宫煌敷上，并包扎好伤口。

这时，就听见南宫煌闷哼一声，然后便回复了意识，温慧马上扶起他道：“你醒了！”

南宫煌道：“是你……帮我解毒的？”

温慧道：“小意思，军队中中毒的事情很寻常，解毒我可是很擅长的哦！放心，毒已经吸出来了，药也敷上了，不是特别厉害的毒，过一晚上就没事了。”

南宫煌道：“谢谢！”

温慧道：“哎，没什么啦，你这样客客气气的我还真不习惯呢！怎么中的毒？”

南宫煌不想把桃子的事说出来，便说：“我……我也不知道，突然被什么咬了一下。”

温慧道：“一定是地脉影响，蛇虫活动也不正常了。”

南宫煌道：“也许吧，让你替我吸毒，真不好意思……”

温慧道：“这有什么啊！你不用在意，把我当兄弟看就好了。”

南宫煌一听，马上激动起来道：“兄弟……怎么可能，女人就是女人，变不成男人的……”

温慧看见他脸上突然红了起来，便说：“喂！你怎么了，脸那么红，是不是发烧了？”

南宫煌突然觉得全身热烫无比，十分煎熬的样子，他双手抱头，全身颤抖。不一会儿，只见他全身红光绽放，接着便生起变化来，竟然一下子变成那毛发俱白、身体长大的人狼来了！

温慧惊道：“呀！怎么……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南宫煌叫道：“女人……”

吓得温慧连连后退道：“别过来！南宫煌！你清醒一点！”

南宫煌听她这一说，马上愣了下来，温慧立刻道：“笨蛋煌！你、你等着，我去叫老伯来帮忙，你别乱跑，别让别人看见你，要小心！”然后转身就飞奔下去。

南宫煌呆站在当地，忽然背后有人轻声道：“你……很难受吗？对不起……”

南宫煌猛地回头一看，竟然是王蓬絮出现在身后，他马上说：“絮儿！别丢下我，我不是怪物……”

王蓬絮道：“你清醒了？”

南宫煌道：“我一直都是清醒的……她看我这样子就跑了，你为什么不一起跑？”

王蓬絮道：“我不会！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还是你，絮儿永远不会弃你而去的。”

南宫煌道：“好像……曾经听到过同样的说话……”

王蓬絮道：“不要让别人看见你这样子，快回家吧。”

南宫煌问道：“你……不嫌弃我？”

王蓬絮道：“放心，我们是一样的人，絮儿会怜惜你，也请你珍惜絮儿……”说完，转身就走。

南宫煌叫道：“你别走……”但是王蓬絮的身影却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之中。

南宫煌没办法，只好匆匆赶回家去。幸好现已入夜，蜀山弟子们都已经就寝了，所以并没有人发现南宫煌的踪迹。

等南宫煌回到家之后，温慧和常纪正在一起，他进来就喊：“爹！”

常纪和温慧连忙回头望去，见南宫煌回来了，常纪就说：“煌儿，正说要去找你呢，你就回来了，现在感觉怎样？”

南宫煌道：“我没事。”

常纪道：“温姑娘，相烦你去请掌门过来，切记不要惊动任何人。”

温慧当即应道：“好。”就连忙走出屋去，到无极阁去请徐长卿来。

南宫煌不解地问：“掌门……知道我身世吗？他不会看不起我？他不会不让我继续打通地脉了吧？”

常纪道：“不会、不会的！爹知道的掌门都知道，等你好了，爹全都说给你听。”

南宫煌道：“爹……我什么都知道了，我是人和妖生的小孩！”

常纪颇为惊讶道：“你、你怎么知道的？不许胡说。”

南宫煌道：“爹你别瞒我了，在地脉中，我中了‘血濡回魂’，见过了自己的爹娘……爹你告诉我，杀我父母的仇人是谁？”

常纪听他这么说，不由长叹一声道：“唉！我也不知道，那天……那妖倏忽来去，等爹赶到的时候，你爹娘已经身故了。不过‘煌’这个名字，是你本来的名字，当时你娘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南宫煌又问：“仇家长得什么样子？”

常纪又是一阵叹息道：“唉……那天月色昏暗，一片混乱之中，哪能分辨出什么相貌……”

南宫煌道：“那我哥哥呢？我还有一个孪生哥哥，他死了吗？”

常纪道：“哥哥……唉！旁边确实有个婴儿的尸体，和你当时一般大小……可怜啊……”说到这里，常纪的神情更显黯然。

南宫煌道：“为什么那妖会留下我的性命？”

常纪道：“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爹想了很多年也想不明白，你娘原来是爹的师妹，很乖巧文静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跟一个……跟你爹走了……”

南宫煌低声道：“这……我知道为什么……”

这时，听见温慧在门外唤道：“掌门来了！”接着就见温慧和徐长卿一同走了进来。

常纪道：“掌门，你看……”

徐长卿道：“嗯……不妨事，来。”他走到南宫煌的跟前，然后便施展起仙术来，不消一会儿，就使南宫煌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温慧欢喜地说：“好了、好了！上次殊明仙人也是这样把他弄好的，想不到掌门你也会！”

常纪道：“掌门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徐长卿道：“据前代文献记载，五灵轮本为吸收妖力以为己用的法宝，曾经被一度禁用。可能因为五灵轮激发了他体内原有的妖力，他才会出现不受控制的变身。”

温慧即时惊讶道：“体内原有的妖力？”

常纪忙问道：“那有无解决之法？”

徐长卿道：“需得入锁妖塔取得化妖水化去他身上妖力。”

常纪道：“那他不会有事吗？”

徐长卿道：“应无大碍。”接着，徐长卿对南宫煌道：“你明日天明后，到无极阁找我，我送你入锁妖塔。”

南宫煌道：“是……”

常纪仍然十分担心道：“掌门……他不会有危险吗？这锁妖塔——”

徐长卿道：“放心吧，十几年前有人进去过……你也是知道的……以目前他们的实力，我想应该无碍，而且门规规定，你我都不得入内，现在只能靠他自己去解决这问题了。”

常纪也只好点头同意，于是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晚，南宫煌等人好好地歇息了一晚，第二天天一放亮，南宫煌就前往无极阁去见徐长卿，准备进入锁妖塔。

第十四章 访景天（上）

南宫煌来到无极阁外间时，徐长卿已在等候，南宫煌道：“掌门！我来了。”

接着，又见温慧、雷元戈二人也一同来到，徐长卿便问：“你也要去？”

雷元戈道：“是。”

徐长卿便道：“多加小心！”

温慧道：“没关系吧？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大家互相也有照应。”

徐长卿道：“这锁妖塔乃我蜀山禁地，为关押炼化妖孽之所，一般弟子甚至都不许靠近。蜀山订有严规，凡蜀山弟子，一律不得进入锁妖塔，你们并非蜀山弟子，因此可以进入，但请千万小心，速去速回，不得逗留。”

南宫煌道：“是。”

徐长卿又道：“塔中妖孽众多，切勿恋战，此次入塔为取化妖水，据说在锁妖塔中部即可获得，一旦取到，便速速返回，以免夜长梦多。”

南宫煌道：“是，弟子明白！”

于是，徐长卿让三人进入内间，盘坐在内间的石座中央，而徐长卿则在外间施展起蜀山仙术来，只喊一声：“疾——！”便即启动传送法阵，把三人送到了锁妖塔的顶层。

南宫煌久处蜀山，也知道进入锁妖塔必须是从顶层开始，于是他们三人便从顶层的入口进入锁妖塔内部。里面妖怪如云，几乎每走几步就会遇到妖怪的侵袭。但正如徐长卿所料，三人的实力足以应付这些等

闲妖怪们。因此，三人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很顺利就进入到锁妖塔的第七层。

在第七层有许多条分岔路，其中有几条路都是死路，只有一条有个可以开关的石门，他们找到开关，把石门开启，然后继续深入，又走了不远，前面便有一个移动浮台，可以乘搭来前往对面。

温慧道：“前边，前边一定就是出口了！”

南宫煌道：“胡说！你怎知道？”

温慧道：“本姑娘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一猜便知，你以为天底下就你会算卦吗？”

南宫煌道：“是哦，其实你只要地板凿出一个洞，大家直接就到下层了，不用绕来绕去这么麻烦！”

其实这只是南宫煌故意逗温慧的说话，没想到温慧竟然当真，马上说道：“哎！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笨蛋煌，你早说啊，害我们白白走了这么多冤枉路。”然后就在原地蹲下，摸索着地板道：“我看看……这地板看来不厚，可以在这里试试看。”

南宫煌见她好像来真的，大吃一惊，连忙阻止道：“喂！你真干啊，快住手！”

温慧又直起身来问道：“怎么？为什么不行？”

南宫煌道：“你知道锁妖塔有多重要，万一真弄坏了我们可是天下罪人啦！”

温慧道：“怎么可能会坏？这里不是囚禁妖怪的吗？不会那么不结实的……”

雷元戈也出声阻止道：“还是走吧。”

温慧见二人都这么说，就说：“好，听你们的。”

南宫煌道：“就知道用蛮力，一点头脑也没有。”

温慧恼道：“你才是呢，不然怎么会变成那种鬼样子。”

南宫煌道：“你怎么这样说……”

三个人就吵吵闹闹地继续向前走去，准备乘搭移动浮台过对面。谁知道三人突然足下一空，地板竟然自动打开，使三人向下急坠。南宫煌在慌乱中用双手抓住地面，想挣扎上来。而温慧下坠时拉住了雷元戈的脚，而雷元戈则拉住了南宫煌的脚，结果两人的重量使得南宫煌再也抓不住地面，双手松脱，三个人就一起丢往下面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雷元戈首先醒来，他从地上爬起来，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看见温慧和南宫煌就倒在不远处的地上，还没有醒来。雷元戈正要过去看看二人的情况，忽然发现地上有道光芒射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温慧的宝物照妖镜。雷元戈快步上前，就将那面镜拾起来，藏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又往另一个方向跑去了。

这时，南宫煌终于醒来，他觉得全身一阵酸痛，遂一边揉弄着身体，一边爬起来道：“啊呀……好痛！”等他起身以后，就看见温慧昏倒在旁边，急忙上前呼唤道：“温慧，温慧！你怎样了？”

喊了几声以后，温慧也醒过来了，南宫煌马上扶她起来，温慧死撑道：“没什么，小意思！唉呦……”

南宫煌听她喊痛，忙问：“怎么？哪里摔坏了，让我看看。”

温慧道：“哪里也没摔坏，就是屁股痛……唉呦……”

南宫煌问道：“有没有事？要不要吃药，我这里有，外敷的伤药也有——”

温慧一听他这么说，就喝斥道：“去死！你想干嘛？”

南宫煌道：“我？你想太多啦？谁稀罕看你，哈哈！”

温慧道：“笑得像傻瓜一样……我没事，阿元呢？”

二人便环顾四周，并没有看见雷元戈的身影，而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处于一个庞大血水池的通道上。温慧不由惊讶道：“哎呀！阿元不见了，会不会掉到这血水中了啊？”

南宫煌道：“不会吧……”便大声呼唤：“元戈兄！雷元戈！”温慧也帮忙一起喊：“阿元——！”

这时，终于听到雷元戈应道：“在这里。”

二人回身望去，就见雷元戈从身后走来，温慧道：“你这人怎么这样？躲到哪里去了，刚刚叫你也不回答。”

雷元戈却从怀内取出一个瓶子，递过去给二人道：“看！化妖水。”

温慧和南宫煌一见，即时惊喜莫名，温慧道：“啊？真的吗？你哪里找到的？”

雷元戈道：“血池里。”

温慧道：“原来你刚刚去找这个了，阿元，你真够朋友。”

南宫煌道：“是呀，你动作还真快。好！班师回朝！”便接过雷元戈手里的瓶子，把他贴身藏好。

可这时，温慧却又惊呼道：“哎呀！不好！我的镜子呢？我的镜子呢……我的镜子不见了！”

南宫煌道：“咦！不是还在你手上吗？”

温慧道：“外框还在，但是镜子呢？镜子不见了！”

南宫煌忙道：“别急，我们分头找找……”

于是，三个人分开来寻找，过了一阵，三人回到原地集合，雷元戈道：“没有。”南宫煌也摇头示意没找到。

温慧坐在地上，着急得声音哽咽道：“怎么办呢？这是……这是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会不会掉入血池了？”

南宫煌道：“我下去找。”

雷元戈吃惊道：“不行，你会被化掉。”

温慧道：“那怎么办，阿元，那怎么办？”

雷元戈道：“这里危险，先寻路出去吧。”

温慧道：“不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镜子。”

南宫煌道：“记得以前听爹说过，这锁妖塔每一层的血池都是相通的，如果刚才不小心掉入血池，会不会有可能随水流落到下一层？”

温慧立即道：“好！那我们就下去找。”

雷元戈急忙道：“不行！”

温慧跳起来问道：“为什么？”

雷元戈身上的怪鸟忽然又发话了，颂道：“太危险！”

雅道：“根本不在下面——”

雷元戈连忙喝止道：“别乱说话！”然后对温慧道：“下去也未必能找到，太危险了，还是先出去吧。”

温慧却道：“没试过怎么知道找不到？阿元你都不帮我！”

雷元戈愣住：“我……”

南宫煌这时道：“反正也要找出口，不妨下去看看？”

温慧道：“好！就这样，阿元你害怕就不要跟来，胆小鬼！”

雷元戈道：“我不是害怕……唉！好吧。”无奈之下，雷元戈只好同意跟着二人继续往下走。于是，他们就寻找出口，继续深入下层。

到了第四层，他们打开各个机关，使六个升降台升到顶部，连接各条铁索桥，形成去路，大家就沿着这条通道向前走，很快便到了出口前。

南宫煌这时直叫累，他说：“快来！快来，终于过了这一层，呼！真麻烦啊……蜀山派也真是的，这锁妖塔道路这么复杂，也不先预备一份地图。其实咱们应该画一份出去卖，一吊钱一个，包管赚翻了，你说是不是。”

温慧道：“我这里都急死了，你还有闲心说笑。”

南宫煌道：“我这还不是想让你开心嘛！别皱着眉头，你这样粗枝大叶的，想装楚楚可怜也装不像啦！”

温慧嘴角向上一撇道：“哼，贫嘴滑舌。”但是却也笑了出来。

南宫煌道：“笑了，笑了！你还是笑起来比较好看……”

温慧一听，马上流露出欢喜的神情，而南宫煌也得意忘形地跳来跳去，结果一不小心，往后踩空了，雷元戈惊呼：“小心！”南宫煌却“啊”地叫了一声，就滑了下去。可是在慌忙之中，仍然伸手抓住了这平台的边缘。

雷元戈和温慧急忙上前欲加施救，温慧道：“抓紧——坚持住！我会救你的！”

可是这里和出口的平台距离不大，空间狭窄，因此二人虽然拉住了南宫煌的手，却无法使得上力气，不能把南宫煌拉上来。

雷元戈急道：“掉下去你会死的。”

南宫煌的手已经不够力气了，他大喊：“我、我抓不住啦——”话音一落，手指一松，便整个人向下坠去，只要他一掉入血池之中，就会化成灰烬。

眼看南宫煌危在旦夕，突然有一道力量把南宫煌给吸住了，而且这股力量还把南宫煌向上扯去，使他回到了平台之上，稳然着地。与此同时，一个高大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三人的面前，正是魔尊——重楼！

南宫煌连忙抱拳道：“多谢救命之恩。”

重楼冷冷道：“哼！到此何事？”

南宫煌道：“来取化妖水，治我的伤。”

重楼道：“治伤？姓徐的不能治？”

温慧道：“你是说掌门吗？”

重楼道：“哼！为什么总有不相干的人拼命帮蜀山。”

南宫煌笑道：“哈哈，你还不是一样？”

重楼厉声喝道：“胡说！”

南宫煌打了个寒颤，连忙道：“对、对不起！你别动怒……”

重楼道：“本座只不过是為了一个人……”

南宫煌问：“人？什么人？”

温慧马上说：“是你喜欢的人吗？”

重楼听她竟然一猜就中，不由惊奇地望着温慧，南宫煌担心重楼生气，连忙挡在温慧的前面对重楼道：“她不会说话，你别介意，你别介意！你这么大本事，不用和女人一般见识。”

温慧道：“你干嘛啊？”

南宫煌道：“去！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是吧？”一边说一边望向重楼。

重楼道：“烦！滚出此地！”

南宫煌道：“也不是我们想逗留啊，这里又大又复杂，我们想出也出不去……唉，只好一辈子困死在这里了……”

重楼道：“哼，想套话让本座帮？”

南宫煌马上说：“你肯？”

重楼道：“你这种人本座碰过，废话少说！”

南宫煌道：“那你帮我们另外一个忙吧？好不好，我们自己出去，一个换一个，你也不吃亏，我们也没占便宜，大家谁也不欠谁，如何？”他心想：“奇怪……他说见过我这种人，是谁啊？”

重楼道：“哼！也会讨价还价。”

南宫煌就向重楼比划着说道：“就是地脉中有一个机关石门，这么大，青色的，上面有古代蝌蚪文，好像下面有机关的样子，怎么打也打不开。你帮帮忙。”

重楼道：“这点小事，去找别人帮。”然后对三人说：“站好，走！”就施展起传送法术，带着三人离开锁妖塔去了。

在渝州城的新安当内，突然间，大门轰然倒塌，新安当的大老板景天急忙从里面跑出来，大叫道：“啊呀！我的门！我的宝贝门……这可是前朝皇宫战乱大火中仅存的门啊……”

接着，听见一把熟悉的声音在前方响起：“哼！丢人。”

景天连忙抬头一看，原来是老熟人来了，他马上跃起道：“啊！红毛……你怎么会来这儿了？”

重楼道：“我不能来吗？”

景天道：“你把我的门弄坏了，怎么赔我？上一次是永安当的我管不着，这次可是我的耶！瞧你这么大一个人，干嘛一见门就踢，长手是做什么用的？不会用手开吗？”

重楼“哼”了一声，别过脸去。这时，南宫煌、雷元戈、温慧三人走了进来，南宫煌听见景天刚才说话的声音，已经认出他的声音就是当日捉酒坛鬼的时候，那个指点他的高人，便道：“你……我记得你的声音，啊！上次在唐家堡捉妖是你指点我的？”

景天笑道：“呵呵，不错，你耳力真好。”

温慧道：“原来是你呀，我后来还找过你呢，但是客栈老板说你已经走了，真要好好谢谢你才行！”说着就趋近景天。

景天却连忙往后一缩，说道：“姑、姑娘，请退后。”

温慧愣道：“干嘛？”

景天道：“你再靠近我，说不定我会有无妄之灾。”

重楼这时又发话了：“哼！畏妻如虎……”

景天笑道：“呵呵，别提这个，找我有事？”

南宫煌道：“是这样，在下南宫煌，蜀山门下，现担负打通蜀山地脉重任，不想地脉中有一个石门无法打开，这位……这位先生带我求教于你，还请指点。”

景天“哦”了一声，然后说道：“我叫景天。想不到红毛他也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要求我啊！你来，我偷偷告诉你，不能让别人听见，我能赢过他的事情也没几样，别让他偷学了去。”

重楼哼道：“哼！我要毁掉蜀山也非难事，你那两下子就不用显摆了。”

景天拉南宫煌到一边，把一些开门的手法传授了给他，说道：“记住了吗？这手法要多加练习才行。”

南宫煌道：“放心吧，学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最有天赋了！”

景天道：“那就好。”接着，景天又对重楼喊道：“红毛！你刚才好像很瞧不起我的样子，不知道新仙界一役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我的绝

技‘倾国银弹波’，你也是颇为忌惮的吧？”

重楼又哼道：“哼！那种可笑的招数。”

景天道：“招数厉害就好，可笑又有什么关系。”然后对南宫煌道：“南宫兄弟，我和蜀山颇有渊源，对最近蜀山的异变也有所耳闻，可惜拉家带口，俗事缠身，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力，不如我传授你一招，也算稍尽绵薄，对长卿兄也好有个交代。”

南宫煌喜道：“好呀！在下感激不尽！原来你跟徐掌门是熟人，那真是太好了，大家都不是外人，哈哈。”

景天道：“红毛！你也看看我身手如何？”说完，景天便口中念动真言，随即御剑而起，飞到半空，然后以又快又乱的手法，掷出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来，果然动作滑稽可笑，但是却也能出奇制胜。

等景天施展完毕之后，温慧已经捧腹大笑道：“哈……果然、果然很好笑，像小孩子打架。”

重楼也是“哼”了一声，景天恼道：“你们……”再看南宫煌，也是忍俊不禁的样子，便说：“南宫兄弟，你也觉得好笑？”

南宫煌连忙道：“不是、不是！我是觉得这动作很难啊，我怕我学不会。”

景天道：“还是你有见识，我再给你看一招简单的——酒金笺。”说完，只见景天随手一扬，一把铜钱已经向天飞去，然后景天念动咒法，铜钱便化为虹光，笼罩着南宫煌的全身，使得南宫煌遍体生温，而且感觉全身活跃，力量充盈。

景天道：“怎样？这招可以恢复精力，相当好用。”

南宫煌道：“我还是学‘倾国银弹波’吧，那招威力很大。”

景天一听，立即拍手道：“唔！有眼光！附耳过来。”南宫煌就依言把身体趋近景天，听景天传授使用心法。

重楼不屑道：“哼！谁屑偷听。”

但温慧却很感兴趣的样子，试着靠前几步，想听他们的说话，可是景天说话的声音很小，根本没听见。

过了良久，景天就问：“明白了？”

南宫煌连连点头道：“是，明白了。”

传授完毕后，景天对重楼说：“你不屑偷听，有人却有兴趣的很。南宫兄弟，这是我独家绝学，可不能随便传授别人，尤其是女人，女人难缠啊……”

温慧一听，马上道：“哦！闹了半天是说我呢？我才不屑学这种扭扭捏捏的招数呢。”

景天道：“对了！南宫兄弟，你们掌门最近可好，听说蜀山修筑得富丽堂皇，比皇宫还漂亮，我好久没去了，是不是真的？长卿兄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

重楼这时道：“你们闲话家常吧，我走了。”

景天忙道：“啊呀！别走啊，这两位是客人嘛，我总要敷衍……嗯，是寒暄几句，咱们什么关系，大家都是熟人，不用这么计较吧？”

重楼道：“魔务缠身，没你那么轻松。”

南宫煌看着二人对话，心想：“奇怪？他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魔尊，怎么交情这么好？那红毛从来都没有这么多话。”

这时，景天对温慧手道：“对了！这位……对！温姑娘，你那宝贝镜子给我看看好不好？就一眼！”

温慧一怔，景天说：“你放心，我这人做生意很讲信用的，绝不会巧取豪夺，这一点红毛最清楚了。”

重楼又是“哼”地一声。

温慧却沮丧地说：“镜子，镜子丢在锁妖塔里了……现在只剩下镜盒而已……”

景天道：“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连这种宝贝都会丢，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只好又回头对重楼说：“哎！红毛，你不是常常待在锁妖塔吗？帮她找找，那镜子我见过，威力不凡啊，别说在人间，就算在仙界也能称得上是宝贝，这么丢了太可惜了……”

重楼道：“少自说自话，十几年间我只不过去了这一次而已……”

景天道：“我也不在锁妖塔，也不来看我，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重楼道：“神魔纷争不断——嗯？”说到这里，重楼忽然脸上神色一动。

景天问：“怎么了？”

重楼道：“有事，我走了！”说完，就施展移遁法术，瞬间便不见了踪影。

景天道：“哎！红毛——每次都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真是的！”

就在这时，一名丫鬟匆匆走出道：“老爷，夫人有请。”

景天问道：“什么事啊？真烦。”

丫鬟道：“夫人只说要立即见到您。”

景天的样子很无奈地说：“好了，我就过去。”然后回头对南宫煌三人道：“抱歉，让各位见笑了。”说完这一句，就跟着那丫鬟走进里头去了。

温慧道：“哎！就这么走了……奇怪……”随即想起重楼方才所言，就笑道：“嘿嘿！畏妻如虎，果然不错。”

她这说话一出口，南宫煌就双眼盯着她，温慧看见他这种目光，便道：“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雷元戈道：“阿慧不是那种人。”

南宫煌道：“我什么都没说，你们两个不用一唱一和的，走吧，还要我们自己回蜀山，那个什么红毛帮人也不帮到底。”

温慧道：“就知道碎碎念，好像女人一样……”

三个人就一起走出新安当。

从新安当出来，景天便看见一名青年在当铺旁边着急得手足无措，南宫煌认出此人，不正是李三思么？于是便走过去唤道：“李兄！是你！好久不见，后来找着你师父了吗？小弟该不会已经错过了喝喜酒吧？”

李三思见是南宫煌，马上说：“别后重逢是喜事，南宫兄弟怎么一开口就取笑我。此次多亏有师父出面，不然以家父客栈老板的身份，恐怕难令对方父母点头，毕竟武林前辈处事之法与寻常人大不相同。”

南宫煌道：“哦？原来嫂子并非大家闺秀，却是个英姿飒爽的女侠，嘿嘿，那以后你和她伉俪情深，逍遥江湖，好不快意啊！”

李三思道：“兄弟又说笑了，她父母只是答应我二人亲事，但没定下日子，连她也不肯现在就成亲……唉，明明已经两情相悦，真不知还在想什么……”

南宫煌笑道：“哈哈，我早说过女人是最麻烦的东西，能躲则躲，兄弟你一意孤行往火坑里跳，就算被烧成了灰也怨不得别人吧。”

李三思道：“算了，不提这个！说来也巧，那天我在唐家堡看见的人果然是师父，他去那儿本是为桩买卖，后来机缘巧合，还在客栈指点了两位生手捉妖！可惜那酒坛子妖并非古董，师父也就兴味全无了。”

南宫煌一听，马上说：“你、你师父莫非是新安当的景老板？”

李三思道：“不错！家师正是景天！你如何得知？”

南宫煌心道：“哎呦，野蛮女倒也罢了，总不会让本大仙承认自己是生手吧……”便说：“这个嘛，小弟灵光一现，碰巧猜中！我和你师父曾有会面之缘，蒙他传授一招半式，现在咱们也算半个同门了。”

李三思道：“半个同门？哈哈，上天注定你我要做兄弟的，那有个忙你一定得帮！”

南宫煌问：“什么？又是女人吗？李兄你到底欠了多少桃花债啊——”

李三思连连摇头摆手道：“不不不，这回是师父的麻烦。想必你也知道，我师娘的性子……唉，总之她对师父约束很严、规矩极多。前阵子师父为我终生大事，再次涉足江湖，师娘一怒之下，把他多年来视若性命的古董扔了不少……”

南宫煌也吓了一跳道：“啊！这么做会不会太过火了？你师父他也真够凄惨的……”

李三思叹道：“唉，长辈行止，不容后辈置喙。只是我见师父已经心痛不已，还要在师娘面前强作常态……此事因我而起，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古董找回来！”

南宫煌为难道：“这可难办，扔了的东西还要令它回到原处？连蜀山仙术里也没这一招，难道让咱们去翻垃圾？”

李三思道：“当然不是！我无意中在渝州民家内看到两件眼熟的古董，顺手摸来，正是师父的宝贝——”

南宫煌道：“哦，本大仙明白了！你师娘不过是一时之气，骗你师父说把古董都扔了，让他下回再不敢、不敢……造次……”

李三思干咳两声道：“兄弟想的和我如出一辙。那些古董多半置于无人空屋内，少有几件放在民家，必定是师娘相识的人。我们先把能找的都找回来，其余再做打算！”

南宫煌道：“完璧归赵，确是功德一件！可你师娘万一再生气，景老板岂不又要遭那无妄之灾？”

李三思道：“这一层我已想过，依我近日来的察言观色，师娘她气早消了，只是面上不好说。此举不过是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呢？怎样，兄弟帮是不帮？”

南宫煌当即道：“好啊，这等大事怎能少了本大仙助阵！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李三思欣然道：“多谢！不过也不必插什么刀……对了，我这儿有个好东西，送给你吧！以后行走江湖或许能派上用场。”

南宫煌接来一看，马上说：“震天雷图谱？嘿嘿，看起来不错，谢了！”

李三思道：“那就这么定了！你去渝州北部和上层找，我去西南。古董的样子都画在这张纸上，你瞧瞧！”

南宫煌拿过那张纸，仔细地看了一遍，就说：“嗯，我已经记下了！”

李三思道：“你果然聪明，看得真快！那我们这就开始吧，假如所有人家都找过了，还是在这儿会合。”

南宫煌道：“好。”二人便在此分手。

第十四章 访景天（下）

既然有了这个任务，南宫煌三人便暂时不离开渝州，他们先到客栈中租了房间，然后南宫煌便去寻访那些古董。

不过走了一转，没有什么收获，就只好先回去客栈休息一下。从城北回来，经过河边的小桥时，见温慧正和一名老人家在说话，温慧说：“好身手！老伯，你可真厉害，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钓鱼的，挥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简直像在使什么武功招式。”

那老人说：“哼哼，女娃儿眼力不错！这一手挥杆的动作我可是练了二十几年，天底下还没有我钓不上的鱼，所以在江湖上也被人送了个浑号，叫作‘神钓叟’。”

温慧道：“神～钓～叟？这名字怪怪的，我记得‘馊’是指饭菜变了味……”

老人道：“什么‘馊’？是‘叟’！你这女娃儿，我看你穿得倒也体面，怎么也是个不念书的，你爹娘没教你识字吗？”

温慧生气道：“你！本姑娘念错又怎样？一人做事一人当，干什么骂我爹娘？”

南宫煌也立即走过来道：“不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伯你这是何必呢？”

那老人道：“你又是谁？鬼鬼祟祟躲在一旁偷听！”

温慧走到南宫煌面前道：“对啊，我和别人的事你少管！”

南宫煌听她竟然帮起这个老人来，说道：“好心没好报.....我不管行吗？这位老伯藏而不露，一看就是高人，脾气又古怪得很，你要和他较劲，未必是他对手呢。”

温慧道：“笑话！本姑娘怕过谁！再说我不行你就行吗？”

南宫煌笑道：“嘿嘿，山人自有妙计，虽然你时常对我不仁，我却是以德报怨。放心，这个忙本大仙帮定了！”

说完，南宫煌又走近那老人说：“晚辈南宫煌，碰巧路过，并非有意要做那隔墙之耳，只是觉得这位姑娘无心之过，您是长辈，不会连这点容人的气量都没有吧？”

这老人果然脾气不好，他怒声说：“胆子不小啊，敢说我没气量！你和女娃儿是一伙的，两个对付我一个，真英雄！哼哼，老夫大半辈子逍遥快活惯了，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南宫煌道：“此言差矣，所谓天道有公，老伯您咄咄逼人，怕是连上天也会看不下去啊。不好！说来就来，您可有难了，虽比不上那三灾八劫，但也.....唉！”

老人看他掐指为算，便说：“你会算卦？可笑，又是个招摇撞骗的！你倒说说看我有什么灾什么劫？总不会是要掉脑袋吧？”

南宫煌道：“老伯言重了，不过是有段时辰钓不上鱼，晚辈怕您心里不好受……”

老人一听，不悦地说：“哼，小小年纪，吹牛也面不改色！我若是不钓上一篓鱼给你们瞧瞧，也对不住‘神钓叟’这名号了！”

南宫煌道：“慢！卦象所示并非此时此刻！”

老人道：“那好！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你赌一把，若是输了，我向女娃儿赔礼，若是赢了，你就把我今天钓到的所有鱼生吃下去！”

南宫煌道：“晚辈三思而后行啊，为这意气之争……”

老人恼道：“啰啰唆唆，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如那女娃儿爽快？”

南宫煌笑道：“呵呵，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二人击掌为约，温慧这时拉着南宫煌走到一边说：“喂，这回到底灵不灵？不会又是骗人的吧？”

南宫煌道：“灵！当然灵，你什么时候见本大仙算错过？”

温慧道：“睁眼说瞎话！明明每次都不对……好吧，再信你一次，反正输了也不用怕，到时就该本姑娘出场了！”说完，温慧就先走开歇歇，等候时辰到来。

南宫煌却心中暗叫：“惨惨惨！这真是‘神气活现嘴上把命断，心慌意乱肚里泪长流’，我煌大仙掐指一算，便要天崩地裂、日月无光的，所以向来只算那惊天动地之事，又哪会管钓鱼这种芝麻绿豆大小的

事……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否则脸面不保，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想了许久，忽然计上心来：“有了，边上那个放鱼饵的竹篓。嘿嘿，这可难不倒本大仙！”于是他趁着“神钓叟”老人专注于钓鱼的时候，就溜到他身后，把一瓶软骨浆倒进了装鱼饵的竹篓里。

过了一阵，温慧走过来，看见南宫煌在望着那竹篓发呆，便说：“你在犯什么病？假如刚才那一卦是骗人的，就趁早说出来——”

南宫煌道：“啥？本大仙每卦皆准，怎么可能出错？你就等着那位老伯对你又点头又打揖吧。”

温慧道：“哪有这么夸张！我和他又没什么深仇大恨。”

南宫煌道：“这你就不明白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仅为了这口气，咱们也非赢不可！”

于是，二人走到老人的面前，南宫煌道：“老伯，可以开始了，卦象所示正是当下。”

老人道：“故弄玄虚，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输了可不许耍赖！”说完，便把鱼饵取出，栓在钓钩上，然后开始放杆。

南宫煌和温慧站在旁边看着，可是温慧是个急性子，等了一会儿就有点不耐烦地说：“站在这儿一动不动，快把人闷死了，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南宫煌道：“嘿嘿，少安毋躁，两个时辰后就见分晓，咱们赢定了！”

就这样过了两个时辰，那钓杆果然一点动静也没有，温慧便道：“过这么久，还真没鱼上钓呢……哎？老伯，你脸色不太好，要是身体不舒服，就早些回去歇着，今天这赌约——”

老人怒声道：“住口！女娃儿装腔作势，心里早就笑翻天了，以为我不知道！”

温慧道：“你这人好不讲理，本姑娘见你年纪一大把，忍了再忍。你非但不领情，还恶言相向！哼，有本事就钓上几条鱼给咱们看看！”

又过了一个时辰，还是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那老人真的泄气了。南宫煌道：“老伯，瞧这天色越来越暗，时辰也早过了——”

老人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是我输！唉……”

南宫煌道：“晚辈可没骗您吧，就不知这赌注……”

老人道：“神钓叟岂是言而无信之辈！”他便站起来，对温慧说：“女娃儿，刚才我性子急，不该、不该——”

南宫煌心道：“说得好听，一把年纪了还给个小姑娘赔不是，谅你也拉不下脸来，最后还得本大仙出面帮帮你。”

温慧道：“好了、好了，老伯，别那么当真嘛，我早就不生气了，现在只觉得肚子饿，想吃饭！”然后招呼南宫煌道：“南宫煌，你还愣着干什么，咱们走了！”

两人转身就走，温慧一边走一边说：“想不到你算卦也有灵验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时候替我算算姻缘，看我未来的夫婿是不是英俊潇洒，又武功盖世，就像那个重楼。”

南宫煌道：“野蛮女，你别像个傻大姐一样好不好？刚才我们赢得可说是有惊无险，我差点连自己的脸面也赔进去……”

温慧道：“谁是傻大姐？干嘛无缘无故骂人？”

南宫煌道：“我说啊，本大仙一脸聪明相，从来只算天下大事，要我算个钓鱼的，岂不是大材小用？所以一开始就是唬他的，后来多亏我机灵，在鱼饵上下了软骨浆——”

温慧一听，疑惑道：“软骨浆？让蚯蚓变软吗？可它们本来就是软软的啊。”

南宫煌笑道：“嘿嘿，这你就不懂了，软骨浆有种气味，人闻不出来的，但其它动物却能嗅出来，鱼一闻到，自然就不来吃饵了。”

温慧恍然大悟，立刻道：“你！你使诈？”

南宫煌道：“什么使诈，多难听，这叫急中生智。”

温慧却道：“不行，这不公平，胜之不武，我要去和老伯说清楚！”便转身往回跑。

南宫煌想阻止她，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道：“哎！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一点都不懂变通，不愧是靠拳头说话的……”然后尾随上去。

温慧回去把事情真相跟那老人说了一遍，并连连道歉：“老伯，对不起！刚刚是我们错了，全怪这臭小子使诈！”

老人万没有想到温慧会如此老实，便道：“这样啊……女娃儿，你不怕我再说些羞辱你们的话？”

温慧道：“不怕，是我们错在先！输就是输，赢就是赢！”

老人不由大笑道：“哈哈，输也好，赢也罢，我还能和小孩子计较吗？只怪自己年纪大了，脾气又怪，有时连自己都管不住……”

温慧问：“那你不生气？”

老人笑道：“呵呵，你这娃儿不错，做事情光明磊落，有武人风范！我非但不气了，还要传你一招，就是这挥杆的手法‘乾坤一掷’！此招讲究眼疾手快，若能融入武学，自然威力非凡。”

南宫煌道：“乾坤一掷？很有名吗？我在蜀山这么多年都没听过啊。”

老人道：“哼哼，蜀山虽是天下大派，也不可能将世间武学尽收囊中。想当年，这招也是一位仙人传给我的，一起学的还有个叫肖百龄的人，可惜那家伙是臭赌鬼，学成之后就用此招打遍赌场无敌手了。女娃儿，你若学会了乾坤一掷，可务必要用在正途上！”

温慧点头道：“是，多谢老伯！我绝不会用来做坏事的！”

老人听了，很是高兴，连声称好，就把“乾坤一掷”的秘技传授给了温慧。

第二天，南宫煌又来到新安当里，景天见他又来了，便说：“南宫兄弟，你还没有回蜀山啊？要是不急于回去，不如在新安当稍做歇息，也好和我说说长卿兄的近况。”

南宫煌道：“好啊，反正地脉之事需得循序渐进，并不差这半天光景。景老板想问什么，我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景天道：“不错、不错，难得你年纪轻轻便能如此应对得体，看来长卿兄将连通地脉的重任交给你，也不无道理啊。”

南宫煌听景天这么夸奖自己，也很高兴：“哈哈！哪里、哪里……是掌门错爱。”

景天道：“既然南宫兄弟深得器重，一定熟知蜀山事务。呵呵，能不能告诉我，长卿兄到底是哪里来的钱修屋盖房，他是不是有什么生财妙法啊？以前一起闯荡江湖也不透露给我，原来是留了一手……”

南宫煌登时支吾道：“这个嘛，其实……哈哈……说来话长……”

景天道：“不急、不急，那就慢慢说。”

两个人正聊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那丫鬟又从内堂出来道：“老爷、老爷，夫人说少爷又不肯好好念书习武，溜到城里去胡闹了，凡是家中的下人，都要出门把少爷抓回来，这当厅里的伙计也是一样，先不用做其它事了。”

景天说：“简直白费力气！那孩子哪一次肯乖乖回来的，不把你们整得哭爹喊娘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丫鬟道：“可是夫人说，现在的渝州城里，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养不教，父之过’这句话，如果再放任少爷出去捉弄别人，新安当的脸面都要被丢尽了。”

景天和南宫煌一听，都觉得很不是滋味。景天回头对南宫煌说：“有此劣子，真是家门不幸！让南宫兄弟见笑了。”

南宫煌道：“景老板不必过谦，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想必令公子也是人中龙凤吧？”

景天道：“唉，如果真是这样倒好，可惜他的性子也不知像谁，内人让他念书习武，他听不进去，我让他学做生意，他又没兴趣——”

丫鬟这时又道：“老爷，夫人还说——”

景天不耐烦地回头说：“她怎么说那么多，也不嫌口干！”

丫鬟道：“夫人特地嘱咐过，您假如不忙着看账本，就……立刻去城里把少爷带回来。”

景天连忙道：“谁、谁说我不忙？当铺里要算的账算到明年也结不了，我这就去账房了！”然后对南宫煌说：“南宫兄弟，抱歉！今日实在不巧，恐怕不能招待你了。”

南宫煌笑道：“嘿嘿，景老板太客气，反正来日方长，在下改天再登门拜访！”

景天道：“恕不远送！”说完，就回身匆匆忙忙地往账房去了。

南宫煌笑了一笑，也离开新安当，继续往城北那里去找寻古董下落。

南宫煌又走到城北的一家民房前，只见一名汉子怒叫道：“天杀的！怎么才进屋一会儿，门口的母鸡都变公鸡了！一定是新安当的小鬼捣乱，仗着他爹娘有钱，简直无法无天啦！要给我抓到，非宰了他不可！”

南宫煌听见，心想：“新安当的小鬼，莫非是指景老板的公子？”随即双眼往四周一探，竟然看见一个少年躲在不远处的墙边，于是便快步走过去。

那少年被南宫煌发现了，慌忙道：“不妙，被你瞧见了！这儿空旷得很，果然不是藏身的好地方，吾去也。”就一溜烟地跑了。

南宫煌道：“那个少年……眉眼间和景老板有几分像，会不会真是他家公子？嘿嘿，景夫人为了找人，都快把渝州城翻个底朝天了，他居然还悠哉游哉地四处玩耍！这种胆色，倒有几分我当年的风范。”

于是，南宫煌追赶上去，追到河边，又发现那少年了。

只听那少年笑道：“哈哈！那个关连城也不过是个傻瓜嘛！日上三竿还在客房里睡得和死猪一样，连我把他酒壶里的酒换成脏水，这么大的动静也没醒来。越想越开心！像那种酒鬼，起床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灌

黄汤，用这招对付他正合适！活该！谁让他上回丢了几文钱，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客栈里的伙计，我这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南宫煌走近他，便喊：“喂，你——”

那少年猛然回头一看，吃惊道：“怎么又是你？鬼鬼祟祟跟着我，有什么目的？”

南宫煌道：“哎呦，谁稀罕跟着你！我本来就站这儿的！”

少年道：“这儿？这儿是渝州城乞丐聚集之地啊，难道你……？呵呵，若想讨钱，我可没空理会，爹说过，与其舍钱给乞丐，不如留下买寿材。”说完，就又快步溜去了。

南宫煌怒道：“死小鬼，敢挖苦我是穷要饭的！分明是自己东躲西藏，到处做坏事，下回再给我遇上，本大仙才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南宫煌就回头返城北那里，访寻古董的下落。

来到城北的一座荒废的大宅前，只见围了几个女人在这里说闲话，其中一个穿花衣的女子说：“都日上三竿了，茅道长怎么还不来？可真够慢的！”

另一个穿黄衣的胖妇人说：“道长是位高人，行事自然高深莫测，我们再等等吧！”

那个穿花衣的女子说：“都说这永安当废墟三天两头闹鬼，你们有人亲眼见过那个鬼吗？传言是个美貌的红衣少女呢！据说人穿着红衣服死，死后一定会变成厉鬼害人，这可不好惹啊！”

南宫煌在旁听见，心想：“闹鬼？红衣少女？这可是好玩的事，本大仙岂能错过！”

接着就听见另一个苗族女子说：“你说的不对吧，我听说那鬼长了一副牛脸，头上有角，眼睛里面能射雷电，嘴里还不停喷出毒雾呢！”

花衣女子一听，即时惊叫道：“太可怕了，我们还是回去吧.....万一道士捉鬼不成，反倒激怒了恶鬼，只怕我们几个都要遭殃啊！”

穿黄衣的胖妇人说：“你怕什么，我请的这位茅道长法力高深，据说连蜀山锁妖塔都是他帮忙建造的呢！他足有一千岁了，外表看来却像是三十开外，只有仙人才能这样青春永驻啊！”

南宫煌心中偷笑：“一听就是瞎吹，我在蜀山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这样也有人信啊。”

花衣女子道：“这废墟反正没人住，闹鬼就闹鬼嘛，我们躲远点不就行了？你用不着和它计较啊！”

黄衣胖妇人道：“不行！我家大袁不知从哪听来的谣言，非说永安当里还埋有宝藏，带着铲子要去挖宝，结果宝藏没挖成，回来以后却像被勾了魂似的，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直说看见了仙女！”

苗族女子道：“啊？这哪里是什么仙女？分明是吸男人精气的女妖怪嘛！”

黄衣胖妇人道：“所以我才花大价钱请来茅道长！只有把鬼除了，我家大袁的病才能好！”

苗族女子道：“可那个什么道长直到现在也没有来，不会是拿了钱就想开溜吧？最近骗子越来越多了.....”

黄衣胖妇人道：“不会的，茅道长要做大法式，当然准备得久一点了。你们别乱猜，惹恼了仙人可是会折寿的！”

正说着，那苗族女子忽然指着不远处说：“快瞧！好像是道长来了！”

果然，一名道人快步走来，对三名妇人道：“莫急，莫急！时辰刚刚好——”可是当他看见南宫煌的时候，却惊呼道：“是你！耍把式的！”

南宫煌也认出他来了，这个不就是在唐家堡里面跟他打过赌的那个替人看相骗钱的道士吗？，便说：“你！白痴道士！”

道人说：“你才是白痴！几位莫要听他胡言乱语，这个人我认识，他是唐家堡招摇撞骗的小混混，怎样？在那里混不下去就跑到渝州来了？”

南宫煌道：“我还当是什么逍遥大仙呢！原来真有人牛皮吹得比天大，嘿嘿，你有一千岁了？看不出来，那我问你，三百多年前这里有个远近闻名的大盗叫什么名字啊？”

道人立时支吾起来：“叫……”

南宫煌道：“答不上来了？告诉你吧，他叫李三思！”

道人连忙说：“对对！那可是个纵横南北的盗王，手法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敌！我又怎会不知，不过一时没想起来，毕竟活了千年，看过的事情多到数不清。”

南宫煌却立刻大笑道：“哈哈哈哈哈，你上当了！李三思是我好朋友的名字，他还不到二十岁呢，怎么可能在三百年前成为大盗，那个时候这里远近闻名的是巴蜀大盗李寒空！”

道人又气又羞，说道：“你！你使诈诓我！我常年在山中修行道法，不理凡俗琐事，就算说错了，也没什么稀奇！”

南宫煌道：“哦？你常年在山中修行道法，却怎会认识我这个唐家堡招摇撞骗的小混混？分明是撒谎！”

道人又是回答不上，说道：“我.....我不和你一般见识，这降妖捉鬼可是靠真本事的，你只会争口舌之利，却未必赢得过我！”

南宫煌道：“说到这降妖啊，远的不提，唐家堡唐堂客栈你总该知道的吧？那儿被妖怪闹得天翻地覆，还不是我一人祭起法阵，把妖魔逼出来了！还用我手中这柄烈日神剑和它大战七天七夜，风云色变之后终于将它收服。这事就算渝州城的人不知道，在唐家堡又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黄衣胖妇人道：“哎呀！这事我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了！我家孩子七姑的三姨的外甥媳妇就是唐堂客栈的大厨，她可是亲眼看见的！那场面，简直是惊天动地.....原来在唐家堡收妖的仙人就是你啊，恕我眼拙，真的没看出来！”

南宫煌心中又偷笑道：“嘿嘿，都说我会吹，这里还有比我能吹的.....”

那道人急了起来，遂道：“切莫信他妖言，看我的手段！”

南宫煌道：“哼，我倒要看看你搞什么鬼！”

道人就走到那废墟的入口前，拿起木剑，剑上穿着一张符纸，然后口中念念有词：“五雷猛将，火车将军，腾天倒地，驱雷奔云，队仗千万，统领神兵，开旗急召，不得稽停。急急如律令！”念完一通咒语之后，就挥舞了一轮木剑，然后把符纸烧化。

弄完这一番仪式后，道人回头对那黄衣胖妇人说：“我已经用咒法将鬼驱走，这里有三个招魂符咒，请将其烧成飞灰，用清水作引给你丈夫服下，不出三日，他的魂魄自会归来！如此可保平安，切记切记！”就把三个符咒交给了黄衣胖妇人。

黄衣胖妇人欣然接下道：“好的，多谢道长！这鬼就算驱完了吗？”

南宫煌道：“什么符咒这样灵？我瞧瞧！”就从黄衣胖妇人的手上抢过一张来看，一看便笑道：“老天！这不是妇人求子符吗？你给男人喝这个？哈哈哈，想必你根本不会画符，就从送子娘娘庙里偷了几张充数！”

道人听他这么说，气急败坏地说：“你！我……”

南宫煌道：“我什么我！驱鬼就是要进去真刀真枪地动手，你在外面装模作样念几句开旗咒算什么？”

道人恼怒交织，便说：“敢小瞧人！我这就进去把鬼捉出来给你瞧瞧！”说完，转身就跑入那废墟中去了。

南宫煌心道：“头脑简单，被我一激就进去了，可真够白痴的……”

过没多久，就听见那道人尖声惊呼：“啊！有鬼，救命，救命啊！”然后就一溜烟地从里面跑了出来，头也不回，脸色发青，慌张逃命去了。

花衣女子惊道：“天呐！有厉鬼！我早说不要站在这里了！救命。”转身也逃了。

苗族女子道：“难道真的有鬼？”她的胆子似乎比较大，就一个人跑到那废墟前观看，结果只看了一眼，就吓得大叫道：“妈呀！红、红衣女鬼！快跑啊。”转身就逃。

那黄衣胖妇人也急忙尾随其后道：“等、等一下，等等我啊！你们别丢下我不管！”

南宫煌道：“有必要吓成这样吗？本大仙倒要进去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于是，他就直闯而入，进入那废墟中。

这废墟里面果然阴森可怖，到处都有游魂野鬼飘来飘去。但南宫煌艺高人胆大，他施展着驱鬼的咒术，使那些鬼都不能近身。等南宫煌进入到废墟的深处，终于见到了那只红衣女鬼。果然漂亮得很，只不过目光之中带有邪念，让人看见感觉不舒服。

那红衣女鬼见南宫煌居然敢闯进来，也是颇为意外，两下一交谈，南宫煌才知道这红衣女鬼原来是景天的好朋友——龙葵。龙葵因为无所事事，就常跑来这废墟中玩耍，吓唬那些经过的人。龙葵听说南宫煌是景天的朋友之后，就听他的劝告，不再留在这里吓人，离开废墟便去。

第十五章 情海翻（上）

从这永安当废墟中出来之后，南宫煌又见到那少年的身影在前面走过，南宫煌便马上跟踪在后，来到渝州上层的一座吊脚楼中，发现那个少年鬼鬼祟祟地潜入楼内，又在这里捣鬼，南宫煌立即开门而入，吓了那少年一跳。

南宫煌笑道：“哈哈，本大仙神机妙算，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说啊，捉弄人也该有点分寸，连吊脚楼里穷人的钱也要拿来玩，本大仙就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少年道：“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钱？哼，眼神混沌无光，弄错了也不稀奇！”

南宫煌笑道：“嘿嘿，我看你是强自镇定，终要贻笑大方。手法那么慢，还想骗过我？敢不敢把右手伸到前面来五指张开？我赌其中有铤银子，若是没有，本大仙的姓从此左右颠倒着念！”

少年死撑道：“凭什么我要和你赌？万一你姓‘王’或是姓‘申’，颠来倒去还不是一样！”

南宫煌道：“本大仙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复姓‘南宫’，单名一个‘煌’字！才不屑同你这种小鬼玩把戏，你若是怕了，索性乖乖认输！”

少年道：“哼！以为我不识字吗？‘南’、‘宫’二字左右颠倒过来还不是一样的！你走开，少跟我纠缠不清。”

南宫煌笑道：“嘿嘿，被识破了……”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家走了进屋来，见两人就自己的屋中对峙着，也是一愣。南宫煌道：“老伯，你来得正好！这小鬼性子顽劣，不知要在你家做什么坏事，幸亏被我撞见，才没得逞！”

谁知道那老人家一见到这少年，便感激地说道：“这孩子……你！难道就是常常送钱给我的活菩萨？”此语一出，南宫煌也吃了一惊。

少年道：“什么菩萨神仙的！我爹常说，想要日进斗金，就得天天埋首在账本里，天底下可没有白得钱财的好事！”

老人道：“这孩子，别再骗我了，我人老却不糊涂，一见你的身形打扮就知道是你！唉，这一年来多亏了你送的钱，不然的话——”

少年道：“你！你别乱猜了，说不是我，就不是我！要能有银子从天而降的好事，我第一个告诉爹，那他还不笑傻了！”接着又指着南宫煌道：“还有你！装什么大仙，不就是路边出两文钱就能请来捉鬼十次的臭道士吗？居然三番五次坏我的事，别再让我遇上，否则要你看！”说完，少年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南宫煌恼道：“啊呀，让他跑了！好嚣张的小鬼，根本就是目中无人！”随即对那老人家说：“老伯，你还说他是好心人，我看肯定弄错了！他绝对是来偷钱的！”

老人笑道：“呵呵，年轻人，你瞧我既没妻子，也没儿女，年纪一大把了，家里还穷成这样，就算是贼也不愿意来这儿啊……可自从一年前，就常有钱物出现在家里，我原本以为是菩萨显灵呢，结果有两回进门时，竟撞见一个人影，也猜得出是好心人在帮我这老头子咧……”

南宫煌道：“老伯，你真没看错？假如不是做贼心虚，那刚才小鬼干嘛脚下生风似的溜走，解释清楚咱们又不会吃了他！”

老人又笑道：“呵呵，有些人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心肠软得很，可嘴上半点不承认，我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不会看走眼的，那孩子绝不是坏人，你再瞧瞧，家里的东西可一件也没少。”

南宫煌听他这么说，似乎在情在理，就说：“唔，老伯，我信你识人的眼光！哈哈，想不到那小鬼还是个施恩不望报的家伙，简直和本大仙一样嘛。”

南宫煌立即继续追踪着那少年的踪影，最后来到一处竹林前，就见那少年正与一只白虎妖和一只小儿鬼在交谈。那少年道：“那个叫南宫煌的到底什么来历？他说没跟着我，可哪有这么巧，每次都会撞上，难道娘因为新安当的人一直抓不住我，就请了个江湖混混来——白虎！你又发呆，有没有听我说话？”

白虎妖就说：“发呆？没有啊，一个奇怪的家伙在往这边看……”

那少年一听，连忙回头，看见南宫煌就站在身后，不由吃了一惊。

南宫煌道：“啥？你说我？唉，见识少就是可怜，本大仙乃蜀山派煌真人，云游六界至今，罕逢敌手，轻易不在人间现出真身，你自然不知晓。”

少年道：“哼，吹牛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上回的账还没和你算，你倒自己送上门来！”

南宫煌道：“哦？咱们何时结下了的血海深仇，我怎么不记得了？敢问尊驾高姓大名！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至少也该让我知道仇人的名号啊。不过我猜你是景老板的公子，看在这份上，天大的事也好商量。”

少年怔道：“你认识我爹？果然！你是娘找来的，要抓我回去念书习武！咱们势不两立，凭什么我要报上名字！”

南宫煌笑道：“哈哈哈哈哈，这么大的人了，还怕念书！想我五岁的时候，已经是熟读《周易》，精通命理。无妨，你不说，我可没少张嘴，问旁边这两位也是一样！”

少年道：“你胆子不少，寻常人见到我的妖鬼朋友，早就吓晕了，不过别以为这样他们就会理你！”

南宫煌道：“行或不行，试过才知！”随即向那两只妖鬼抱拳道：“两位英雄，请问你们的朋友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今年贵庚？是否婚嫁——”

那小儿鬼道：“嘻嘻，你说话真有意思，可惜我还是不能透露。”

少年道：“儿鬼，你为什么接他的话，让他一人唱独角戏去！”

白虎道：“啊呜，他～他不太一样，和其它的不一样。”

南宫煌道：“怎样？心服口服了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莫要以为只有你一个能与妖鬼通灵！”

少年道：“会几句花言巧语算什么！有胆量你和我的朋友较量一番，若是能赢，我不但告知姓名，还把娘最喜欢的海棠红紫砂壶送给你！”

南宫煌道：“较量就较量，我是不怕，你要输了可别哭鼻子！”

少年道：“谁哭鼻子！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南宫煌被他逗得一笑，说道：“哈哈，盛情难却，我恭敬不如从命啦。”

儿鬼道：“真的要打？他这人蛮不错的，这样不太好吧。”

白虎道：“啊呜，打架我最喜欢。”

少年喝道：“我说要就要！”

两只妖鬼一听，便双双发难，向南宫煌扑来。这两只妖鬼其实只是一般的小角色，南宫煌只施展了五成功力，不用三招，就把两只妖鬼陆续打倒，不由使得那少年惊叫一声。

少年连忙向两只妖鬼朋友问道：“你们伤得重不重？”

儿鬼道：“还好，只是皮肉伤，若非他手下留情，十个我也未必是对手……”

少年听儿鬼此言，又惊呆了一阵。

南宫煌这时道：“胜负立见分晓，愿赌服输，这下你总该报上姓名了吧？”

少年只好道：“小楼、景小楼……”

南宫煌一听，不由大笑起来道：“啥？景小楼？景小楼……哈哈哈哈哈，这名字好土，土到掉渣了。”

景小楼怒气冲冲地说：“你！士可杀不可辱！不叫小楼，难道叫小虎？有什么可笑的！”

南宫煌道：“我偏笑，你能怎样？对了，赌注呢？”

景小楼支吾道：“那个紫砂壶.....紫砂壶不能给你了.....”

南宫煌道：“想反悔？嘿嘿，没关系，本大仙宰相肚里能撑船！”

儿鬼道：“你不要怪小楼，那可是他娘的东西，如果随随便便弄没了，他会被扁死.....”

景小楼道：“先别说这个了！我送你们回去歇息！”说完，就念动法咒，把两只妖鬼送走。

南宫煌心想：“扁死？景夫人果然名不虚传，不知她和野蛮女哪个更可怕一些.....”

景小楼送走两个朋友之后，回头对南宫煌说：“你不要在心里偷笑！看，这把镇妖剑是我爹的东西，你拿去吧，代替紫砂壶！”也不知道从哪处就掏出了一把大剑来。

南宫煌从景小楼手中接过此剑，细看道：“这把剑！质地非金非玉，隐隐有神气流动，绝非凡品！你给了我，不会被景老板责骂？”

景小楼道：“放心，爹制不住我的，他凡事都听娘出主意。只要安安分分念几天书，打几套拳，哄得我娘开心，爹他哪敢说什么！”

南宫煌心想：“可怜！在家里这么没地位，就算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生趣，难怪古人云‘钱财如粪土’。”

景小楼见他在发呆，就喊：“喂，你这人也没看起来那么坏嘛，居然会替我担心，咱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我要走了，新安当的人也许会找到这儿来。有缘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跑了去。

南宫煌道：“哎，彼此彼此，你也没那么讨人厌嘛，哈哈，毕竟只是个小鬼！”

南宫煌离开竹林，继续回到城北那里查探古董的下落。他先是在一家民居内找到了一件古董，然后又来到另一家民居，这里也有一件古董，和李三思给他看的图样是一模一样的，便说：“曾仲游父壶！可真不像宝贝，看起来和古董摊上的赝品一模一样嘛。”他想趁着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件古董拿走，便走过去，拿起壶来道：“嘿嘿，壶兄，趁四下无人，你就乖乖跟本大仙走吧。”

谁知道背后有脚步声响起，南宫煌慌忙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他背后，看到是个陌生人的时候，那小女孩就大叫道：“你！你是贼！娘！有贼！有贼啊！”

南宫煌忙道：“喂，你小点声！”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女孩的嗓门大得惊人，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策！”就急忙一溜烟地奔出屋去。

到了屋外，南宫煌道：“呼，本大仙今日阴沟里翻船，这小孩不好对付，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用声势吓人……罢了，先回新安当去，看看李兄那边情形如何了。”

想到这里，南宫煌就打算回新安当去找李三思，可是走不多远，到了城隍庙附近，就碰上了李三思，南宫煌道：“咦？李兄，你怎么来了？”

李三思道：“我找遍西南，也只得三件古董，在新安当门口等了很久，又不见你来，所以擅做主张到了城北，看能不能碰上你。兄弟神色抑郁，莫非遇上了什么难事？”

南宫煌哪肯向人示弱，说道：“啥？以本大仙法眼之利、功力之强，面前岂会有难事！你瞧，这是什么？”就把先前已经找到的一件古董“鸭嘴形柄漆盒”拿出来给李三思看。

李三思一看，便兴高采烈地说：“不错、不错，这件正是我师父的宝贝古董，这趟探宝对你来说，当真易如反掌！对了，只有一件吗？”

南宫煌道：“这……其实第二件的下落我早已探明，偏偏那屋里有个凶巴巴的小孩，是非不分，出言不逊！再怎么说明，本大仙英雄盖世，又怎能做出欺负小孩子的事？自然是先行缓兵，想和李兄你商量后再做打算。”

李三思道：“这么说来，只差那一件曾仲游父壶，所有的古董就都找齐了。快！我们一起去那间屋子看看！”

南宫煌道：“路倒不远，就在前面。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凶的女孩子，将来谁要娶了她，真是犹如被投进大牢……”

李三思笑道：“哈哈，闻名不如见面！我倒想会一会兄弟口中的这位‘奇人’，你带路吧。”

南宫煌就带着李三思又回到那座民房前，南宫煌正欲上前叩门，却听李三思道：“咦？这面墙上是什么？好像有幅画……”

南宫煌马上回头走到墙的前面，说道：“我瞧瞧，刚刚来的时候都没注意。这是猫吗？长得好丑，又这么肥，难道是猪？”

李三思伸手摸着那幅画边的字说道：“旁边还有字……景……大不对，是‘天’，景天？师父？不会吧……”

二人正在惊疑之际，忽然听见一把声音传来：“快走开！不许乱摸！”

这把声音大得厉害，把二人也给吓了一跳。二人一起回头看去，发现喝斥他们的原来是个小女孩，南宫煌马上说：“哎呦，大嗓门现身了。”

那小女孩也认出南宫煌来，便道：“你！刚才的贼！偷我们家东西不成，还想偷我的画！”

南宫煌道：“画得那么难看，送我也不要……再说了你明不明白什么是贼，不告而取谓之偷，我在动手以前可是和你家的壶知会过一声了，它又没说不跟我走。”

女孩怒道：“你乱讲！壶是死的，不懂人话！”

李三思这时道：“小妹妹，你真的弄错了，我们不是贼，确实是需要你家那个壶有急用。对了，你也认识景天吧？要不怎么在墙上画他？这件急事就和他有关！”

谁知道那女孩一听“景天”的名字，更加生气道：“我才不认识！我最最讨厌那个人了！”

李三思怔道：“最最讨厌？他怎么会和你结仇？难道贪了你的钱？不可能，师父即便爱财如命，也不至于向小孩子下手吧……”

南宫煌道：“哎，在这儿啰啰唆唆的要到什么时候！我看这样吧，那破壶也值不了几个钱，我拿一整袋的酥糖和你换！小孩子不都喜欢吃糖吗？这下是你赚到了！”

那女孩道：“是我赚到？你为什么要让我赚到？娘说男人不会平白无故对女人好的！”

南宫煌一听，不由大笑道：“你！女人？哈哈哈哈，我看再过个五年，世上只会又多一个男人婆。”

女孩道：“什么‘男人、婆’？不明白，反正你们想要我家的壶，就是有求于我对不对？那就答应帮我做件事！”

南宫煌道：“啊呀，你也不笨嘛，这么小就知道活用趁火打劫这一招！好，你说！凭本大仙上天入地的本事，会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那女孩道：“我、我要你们把那个景天带来这里！”

李三思不解道：“你不是最最讨厌他吗？那带来以后怎么办？”

女孩道：“哼，不许问这问那的！做不到就算了！”

南宫煌道：“啥？看扁了我？区区小事，对我而言，易如反掌！兄弟，这里面果然有古怪！看来我还得跑一趟新安当，去请景老板，你就在这儿稍等片刻，免得小家伙又要出什么花样！”

李三思道：“好吧，其次我也不怎么擅长和小孩打交道……”

南宫煌道：“为什么要说‘也’？本大仙才不是怕了那小家伙，只是担心妄动真火，万一不小心对她下重手可就糟了……”

说完，南宫煌就马上赶往新安当而去。

南宫煌回到新安当，但在前厅没有见着景天，便想入后院去找，可是马上有名下人迎上来道：“你是景老板的客人吗？外人是不可随便进入后院的。”

南宫煌道：“请问景老板在不在？我有急事找他！”

那下人道：“老板他接到其它商会的飞鸽传书，刚刚出门办生意上的事了。”

南宫煌道：“这么不巧？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下人道：“这可就不清楚了。如果您是老板的朋友，又真有天大的事，不如我通禀夫人一声，您好当面问她？”

南宫煌心想：“传说中的景夫人？恐怖的程度怕是比野蛮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很年轻，不想夭折……”忙道：“唉，不劳费心，也没什么大事，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好了。告辞！”就连忙离开新安当，返回城北而去。

回到那座民房前，南宫煌见那女孩的身边又多了一名胖妇人，而李三思则不见了人，南宫煌不禁自生疑问：“那是谁？李兄呢？总不会一眨眼工夫，他就变成个胖大婶吧……哈哈……不好笑……我还是先看看怎么回事！”

只听那女孩说：“娘，涵儿今天在家很乖，还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妇人问：“大好事？唔，我猜猜看，是替街口章婆婆穿针，还是给隔壁元大爷捶背？”

那女孩道：“不对，都错了！是那个景天要来咱们家！”

那妇人一听，颇为惊讶道：“景老板？来，涵儿乖，你告诉娘，他怎么会来？”

那女孩道：“是我！我让人喊他来的，不过那个人动作好慢！”这时，那女孩发现了南宫煌，便说：“啊！就是站在那边的！”

那妇人连忙望向南宫煌道：“这位小哥……”

南宫煌就走上前道：“在下南宫煌——”

刚报了名字，李三思也到了，他说：“南宫兄！哎？师父没来，是师娘不肯放人吗？”

南宫煌道：“你怎么才出现！到底跑哪儿去了，该不会是尿遁吧？”

李三思笑道：“呵呵，说来也巧，适才看见一个富商，对路边乞丐又打又骂，我一时气愤，又有些手痒，自然跟上去用飞龙探云手替他散钱财、积阴德。”

南宫煌道：“兄弟果真时时不忘本行！”

李三思道：“哪里、哪里！业精于勤，荒于嬉嘛。”

那妇人这时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两位小哥认识新安当的景老板？”

李三思便道：“景天正是家师！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好瞒的。大娘家中那个铜壶本是我师父收藏的古董，后来被我师娘丢弃，我们只是想将它物归原主……”

南宫煌道：“对啊、对啊，完全是出于一片孝心，再说我这位兄弟马上就要离开渝州了，难免心急，才没等大娘回来后再商量，而是擅做主张，问了这位小妹妹。大娘勿怪！”

李三思道：“我们答应这位小妹妹，若将师父带来，就可以换得那个铜壶——对了，师父他人呢？”

南宫煌道：“别提了，所谓无巧不成书，景老板正好出门谈生意……唉，大娘，只要你肯让出那个铜壶，多少钱我——这位兄弟都愿意出！”

那妇人一听二人所言，反而向那女孩喝斥道：“涵儿！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胡闹？”

女孩道：“娘，涵儿哪里做错了？你喜欢那个景天，胜过喜欢爹爹，涵儿是想帮你，让你们能见面啊！”

妇人惊道：“天呐，这话你从什么地方听来的？”

女孩道：“是娘亲口说过！你常夸那个景天有钱有本事，又骂爹爹没用……后来爹爹生病过世了，外公外婆让你找别人做我爹爹，你也不肯……娘要是那么喜欢景天，就算在我心里他根本比不上爹爹，涵儿也会忍耐的！”

小女孩的一番话，说得三个人都一阵感动，那妇人马上温言道：“傻孩子……在我心里也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爹，那些抱怨的气话又怎么能当真啊。”

那女孩道：“娘，那你以前说的都是假话吗？涵儿想不明白……”

妇人声音略带悲怆道：“等你长大了，有了喜欢的人，自然就会明白。到时候你可要待他好，把真心话说给他听，不要和娘一样，总是口是心非，直到有一天，那个想说心里话给他听的人已经不在……”

女孩看着母亲的神情，心里有些难过，就低唤一声：“娘……”

那妇人吞了一口气，就回头对南宫煌、李三思道：“让两位小哥看笑话了，我这就去把那铜壶拿来。”

李三思道：“大娘，你真的愿意把曾仲游父壶给我们？分文不取？”

妇人笑道：“呵呵，我和景夫人也算有些交情，还不晓得她那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把古董送来这儿不过是为了出口气，后来气也消了，嘴上却不肯服软。新安当的人假如来我这儿要古董，那是顺水推舟的事，我能不同意吗？”

南宫煌道：“嘿嘿，大娘果然见识不凡！”

那妇人就回到屋里头，把那只铜壶拿出来，交给二人道：“给！代我向景老板夫妇俩问声好。”

李三思收下铜壶，躬身一揖道：“一定！”

那妇人便拖着女孩回屋里去了。

南宫煌对李三思道：“哈哈，这么快就把古董找齐了，你我兄弟联手，便可无敌于天下，哈哈哈哈——”笑着笑着，南宫煌忽然看见李三思眉头紧皱，便问：“咦？李兄，你怎么了？”

李三思道：“也没什么，我在想刚才那位大娘的话……师娘这样，她也这样，女人怎么都爱口是心非？”

南宫煌笑道：“哈哈，兄弟你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大仙看遍世间痴男怨女，特来为你解惑如何？其实啊，你那位侠女未婚妻多半也是如此，心里未必不想和你早日成亲呢！”

李三思道：“但愿如此。我把古董送回新安当，再留封书信给师父，马上就要动身回余杭了。你有空一定要来盛渔村玩，我爹在那里开了一间‘仙剑客栈’，很好认的！”

南宫煌道：“好，待本大仙先了结诸多俗务！”

李三思又道：“还有，这东西是从刚刚那个富商身上得来的，你收着吧！我先走了。”原来是一些银两，南宫煌就接过来道：“多谢李兄！保重！”

二人就此分别，李三思回新安当而去，南宫煌则回到客栈里面，和雷元戈、温慧会合，说这里事的已经完结，于是大家就立即启程，御剑

飞行，向蜀山进发。

不过当他们途经胜州的时候，因为体力不计，被迫降落在胜州，打算在这里先休息。南宫煌和温慧到客栈里面租了房，但转头不见雷元戈跟来，南宫煌就让温慧先在客栈里面歇着，自己出去找找他。

南宫煌来到那祭坛广场的附近，就看见雷元戈正被一名女子纠缠，只见雷元戈慌张地说：“你！别再靠过来！”

那女子道：“这位大哥，我不过是想问你几句话！”

雷元戈头上的怪鸟又冒出来说话了，颂道：“他怕女生，他怕女生，见女生就像见了天敌。”

雷元戈就对那女子道：“无可奉告。”

那女子道：“不！你肯定知道，我一见你，就明白你能替我解开心里的结！我从小就一直梦见一个处境很悲凉的女子，却总看不清她的脸，我不知道她是谁，或者.....我就是她.....”

雷元戈道：“不可说。”

那女子道：“如果我一定要问清楚呢？我很快就要嫁人了，对方是北方巨贾，听说他年少时会赴京赶考，不幸落第，却反而因祸得福，靠其它考生捐助的钱做生意，一夜暴富。我们年龄相差太多了，他虽然对我好，可我始终觉得不踏实，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雷元戈道：“不必明白，糊涂是福。”

那女子马上道：“你果然知道些什么.....我怕，很害怕，因为、因为梦中的那个女子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他少年时的事情，活灵活现的.....”

雷元戈道：“前世因缘今莫问。”

颂这时又说话了：“阿呆，你好不近人情，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你怎么忍心让她失望？”

雅道：“也许是嫉妒人家未婚夫比他富有，而他只能烧烧纸钱，每次还不肯给我烧一点！铁公鸡！”

雷元戈恼道：“闭上鸟嘴。”

那女子觉得他有些奇怪，就说：“怎么？语气都不一样？是你在说话吗？”

雷元戈道：“不要成亲，离开胜州。”

那女子惊讶地问：“为什么？至少告诉我理由！”

颂道：“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嫁给他是你的命。”

雅道：“是命！逃不掉的！”

颂道：“你投胎前许过愿的，要了前生一个心愿，报前生一个仇，见前生一个重要的人，但这样会不得善终耶，可怜、可怜……”

雷元戈努力地把怪鸟逼回去，然后对那女子道：“快走，离开胜州。”

那女子道：“我……就在刚才，心里有些什么闪过，好像明白了，又好像没明白……总之，谢谢你！我还是会嫁给方旭生的，如果这是我的命，就算天涯海角，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说完，那女子凄然转身去了。

第十五章 情海翻（下）

雷元戈看着这名女子走远，才呼了一口气：“终于走了。”

雅道：“胆小鬼，怕女生。”

颂道：“可有个女生他不怕，就是那个——”

雷元戈立刻喝止道：“住嘴！”

风道：“看吧，被说中心事，恼羞成怒了。木讷呆瓜，注定永远讨不到老婆。”

这时候，雷元戈对着一株树喊道：“听见了？”

南宫煌便从树后钻出来道：“元戈兄你好灵的耳朵，居然知道我在树后面，不过那女的到底是谁？你们认识？嘿嘿，我倒认识一个叫方旭生的，又好像似乎和她未婚夫是同一人，我们不如去见见？”

雷元戈道：“此事诡异，莫过问。”

南宫煌道：“我说啊，就算想过问，也不知从何问起啊。又被你说得这么神秘，存心吊人胃口的。对了，刚才好像听见那三只聒噪的鸟在说什么怕女生——”

雷元戈立即道：“听错。”说完，快步就走。

南宫煌道：“喂，本大仙还什么也没说啊，你不要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好不好……”

在胜州歇息了一天，到第二天一早，南宫煌打算到市集上走动一下，顺便买些东西再上路回蜀山时，走到一间卖武具装备的店子前，就听见一名中年妇人跟那老板说道：“依依她也真是命苦，怎么刚过门就和新婚夫婿双双横死了呢！想当初，他俩的姻缘还是我牵的线，这不是存心砸我招牌吗？”

那老板道：“彩婶，你做媒婆这么多年都太太平平的，这次不怨你！真要说，只能是鬼怪作祟！那件作尸检的结果说是两人躺在床上活活给闷死的，你说好端端的又怎么会气闷？一定是姓方的这些年发了太多横财，遭报应啰。”

中年妇人道：“嘘！鲁老板，你别瞎猜，小心被人听见！”

老板道：“听见又怎样？怪事还不止一桩咧，更怪的就是，那姓方的走遍大江南北，有一盆牡丹从不离身，偏偏两人死后的早上，那株牡丹竟凭空消失了，只留一个盆，里面却长出了一棵铃兰！”

中年妇人道：“我的妈呀！方家多半是中了邪。我见方老板经商一世，家财万贯，却没娶上一房媳妇，替他说媒原本是番好意，哪料到害死依依！算了，不提这个，我还有件要紧事得办，改天再和你聊。”

老板便说：“行啊，你走好！”那中年妇人就走出铺去。

南宫煌心道：“没那么准吧？元戈兄简直是一语中的！不行，方家应该就在这座城里，本大仙得过去瞧瞧，英明断案，查他个水落石出！”

南宫煌立即有所行动，果然轻易地就被他找到了方家所在。因为已经没有人，南宫煌就轻而易举地进入屋里。

在屋里头，南宫煌找到一个花盆，他立即认出来：“了不得啊，不得了，这不正是凌霄姑娘当初的那个花盆？方书生倒是个守信的君子，将它从京城带到了这儿，称得上世间少有的痴情汉了！”

岂料话音刚落，那花盆里便升起一缕烟来，竟然凭空浮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影来，全身穿着红色衣裙，吓了南宫煌一跳。

那女子道：“见鬼的痴情汉！要不是那个男人，凌霄当年又怎么会惨死？他明明精通水性，却说自己不会游水，骗得凌霄和他互相绑缚殉

情！后来又假惺惺地把牡丹带在身边，让众人误以为他情深意重！简直卑鄙无耻！人面兽心！”

南宫煌道：“我说啊，本大仙今日可算大开眼界了，明明是个美人，却满口粗话，还突然冒出来，足够吓死胆小的。这位姑娘，你到底是人是鬼？又说方书生蓄意谋害，有没有证据啊？”

那女子道：“哈！算你有眼光，老娘再不美，天底下的女妖可就都是丑八怪了，我是妖，修炼百年的牡丹花精！至于那姓方的，他敢做就不要怕别人知道！真相是凌霄的鬼魂投胎前亲口告诉我的，可恨我那时修为浅，不足以化成人形去救她！”

雷元戈忽然走了进来道：“凌霄死后发了毒誓。”

南宫煌惊讶地回头道：“元戈兄，你当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令小弟万分敬佩。”

牡丹精道：“哼！换作我，被这样的男人欺骗，就算化为厉鬼也要报仇，凌霄却许愿这一世先嫁他，再杀他，代价是同时赔上自己的性命！”

雷元戈道：“冤魂的毒誓通常都能应验。”

牡丹精道：“不错，你不是寻常人，对鬼界的事十分清楚！唔……原来如此。”

南宫煌忙问：“什么原来如此？你们！不许背着本大仙打哑谜，说些含糊糊的话。你是牡丹，我已经知道了，那这株铃兰又是怎么回事？”

雷元戈道：“转世。”

牡丹精道：“哼，果然瞒不了你。这株铃兰正是柳依依转世，她活着时候，我尊重她的心意，让她此生应誓如愿。现在她又重新转世了，我把妖力分她一半，这铃兰很快就能修成人形，到时谁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

“你——？”南宫煌颇为吃惊。

牡丹精道：“吓坏了？惊呆了？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凌霄误信了男人，才会死得那么惨，男人根本不能保护她！依依也好，凌霄也好，注定是要和我相依为命的！你，不要插手！即使分出妖力这种事，违背天道常理，后果也由我一人承担，无怨无悔！”

雷元戈便道：“不过问！”

牡丹精道：“好，这才爽快！我不会平白受你的恩情，就传你一个招式作为谢礼吧！”

雷元戈道了声谢，牡丹精就传授了他一套“招魂幡”的秘技。

等她传授完之后，牡丹精就回到了花盆中，南宫煌忙喊：“哎……你先别走，本大仙还有一件事没弄明白呢！”

牡丹精立刻又现身道：“什么事？”

南宫煌道：“凌霄若是恨那姓方的，发毒誓直接置他于死地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嫁他？嫁个人渣有什么意思？”

牡丹精道：“她虽然恨他，但毕竟是自己爱过的人，那种既不甘，又绝望的心情，你是不会明白的。总之一句话，你还小呢，根本不懂女人的心思。”说完以后，牡丹精就真的回到花盆中去了。

南宫煌不屑地说：“什么嘛，顶着一张十七八岁少女的脸，倚老卖老。”他再回头说道：“元戈兄，你说是不是——”可是才发现人不见了，怔道：“啊？又不见了！还真的来无影、去无踪！”也就只好离开此地，回客栈而去。

大家会合之后，就再次启程，御剑返蜀山而去。

回到蜀山后山范围，刚走了几步，就见殊明仙人笑脸而迎，三人忙上前相见。殊明道：“你们回来了，化妖水找到了？”

温慧道：“仙人真是神通广大，什么都知道。”

殊明笑道：“哈哈，姑娘谬赞了。”

南宫煌当即道：“本大仙出马，还会有什么找不到的？锁妖塔也不过如此而已——”他这句话说完，温慧使用恼怒的目光瞪了他一眼，南宫煌连忙吐了吐舌头道：“啊……那个，当然也少不了大家的鼎力支持。看，这就是化妖水了。”就取出化妖水，递向殊明。

殊明道：“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温慧道：“仙人！不要倒在手上，阿元说会把人化掉。”

殊明道：“不妨事，你忘了我是仙啊，即便是人，也没有大碍，如果有妖的血统，就不好说了。”

温慧“哦”了一声。

南宫煌忽然以质问的语气对殊明道：“仙人！我上次变狼，你说是师父的仙术造成的，可掌门说是因为我有半妖血统，现在你怎么说？”

殊明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造化弄人啊，难以想像以降妖为己任的蜀山，会要一个半妖之人承担重任，徐掌门的胸襟魄力，实在是世

间罕有……”

温慧听见二人的对话，不由大吃一惊道：“半妖……”

殊明道：“你也不必自扰，六界并无高下之分，只要努力，谁都能成就大事。你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将来名震六界，也不无可能。嗯，这化妖水确实不假，你们快去见掌门吧。”殊明仙人已经试出了化妖水的真伪，便把化妖水交还给南宫煌。

温慧这时问道：“仙人，我的镜子丢了，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殊明道：“得失之际，不必太过在意，一切随缘吧，再会。”说完，转身就走了。

温慧恼道：“什么嘛，人家难得开口求人，怎么这么不上心……”

雷元戈这时也说：“我也走了。”不等二人说话，遂转身也走了。

南宫煌道：“哎！这人，看见掌门就躲，好像跟掌门有仇似的。我们进无极阁吧。”就和温慧一同进入无极阁。

徐长卿闻说南宫煌他们回来了，马上从阁内出来相见，徐长卿道：“你们可回来了，我一直都在担心，怕出什么差错。”

南宫煌道：“掌门，别嫌我们慢嘛，我们在锁妖塔里见到了那个魔尊重楼，他带我们去渝州景天景老板那里讨教地脉机关门的开启方法。对了！景老板说认识你，还传了我一招功夫。”

徐长卿颇为意外，便道：“景天……好久不见了，他可好？”

南宫煌道：“还不错，财大气粗，红光满面的样子。”心里却道：“看他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天上掉铜钱也怕砸破头，这种人已经成不了什么大事了，还是要看我的！嘿嘿！”

徐长卿道：“地脉中有机关石门……这我倒不知。”

南宫煌道：“上次匆匆进入地脉后就出来了，接下来发生很多事，没来得及禀报掌门。”

徐长卿道：“好，闲话少说，化妖水呢？”

南宫煌连忙把化妖水递过去道：“在这里。”

徐长卿接下化妖水后，就说：“你转过身去。”

南宫煌依言回转身来。徐长卿又对温慧说：“温姑娘，你先回避吧。”

温慧却道：“不，我要看。”

徐长卿愣了一下，只好道：“唉……那好，你站过一边，不可出声惊扰。”

温慧就站到墙角位置，然后徐长卿把化妖水以真气注入南宫煌的体内，并运功把化妖水引动流向他全身，说道：“好。别动，服下化妖水，不论身体有什么异样，一定不要动，忍耐一下就好。”

这化妖水一旦在南宫煌的体内流动，便使得南宫煌全身感到极为灼热，难以忍受。接着，南宫煌的身体也出现了变化，一时变成“狼”状，一时又变成“人”状，如此交替变化，此起彼伏。不由吓得温慧“啊”地叫了起来。南宫煌听见温慧叫声，就分心望向她，徐长卿连忙喝道：“不要分神！”南宫煌这才回过神来，重新集中精力，忍受着化妖水对他的煎熬。

过了一刻左右，南宫煌身体的变化终于停了下来，他身上的灼热感也完全消失了，南宫煌这时呼了一口大气。

徐长卿道：“好了。”

南宫煌回身道：“就这样，就好了？”

徐长卿道：“不错，利用五灵轮，你在战斗时依然可以变身，但是平常应该不会突然变化了。觉得怎样？”

南宫煌道：“没什么……就是全身软软地提不起力气。”

徐长卿道：“嗯……服下化妖水，体力确实会下降，但地脉异象严重，也不容拖延，这如何是好……”

南宫煌忙道：“不如掌门也传授我一两招如何？那位景老板还传了我一招呢！他说蜀山的事情他知道，但是无法分身帮忙，传我一招，也算尽点心意，不过他真小气，让我两招中选一招，不肯都教给我。”

徐长卿道：“哦？好吧。就把这招‘剑神’传授与你。”不过，二人又一起把眼睛转向了温慧的身上，温慧知道他们的意思，马上说：“我知道了……我先出去。”就先行离开无极阁而去。

等温慧离开之后，徐长卿就开始向南宫煌讲解口诀，南宫煌用心记下。然后徐长卿又把招式的变化和运用详细讲述一遍，南宫煌认真地听着，全部默记心中。

一个时辰之后，徐长卿问道：“明白了吗？”

南宫煌道：“明白了。”

徐长卿点头道：“唔！不错，果然孺子可教。”

南宫煌道：“谢谢掌门！掌门！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呢！”

徐长卿道：“你回去休养一天，明日再入地脉吧。”

南宫煌便抱拳道：“是，弟子告辞。”

拜别了徐长卿，南宫煌回到无极阁外，见温慧在门外等着，他就走上前说：“走吧！看我多聪明，那么复杂的招式，我一下就学会了，掌门还夸我呢！”

谁知道温慧突然回身，怒目相向，指着南宫煌说：“南宫煌！你给我说清楚！”

南宫煌怔道：“啥？”

温慧道：“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南宫煌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道：“什么啊？”

温慧道：“你是半人半妖。”

南宫煌恍然道：“若不是掌门明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算瞒着你？”

温慧怒道：“你上锁妖塔前就知道了，还骗我说是用化妖水做药，其实不过是化去你的妖力，对不对？”

南宫煌也不耐烦了，他大喊道：“喂！不要以为你是女人就可以不讲理，你也没问清楚啊！你镜子丢了，我帮你找，差点连命都赔上，找不到也不是我的错，你不用把气撒在我身上！”

温慧生气地说道：“好！我以后什么事也不要你帮忙了……”

南宫煌却一副不屑的表情道：“随便！难道我还求你让我帮不成？”

温慧怒道：“妖物就是妖物！”

南宫煌听她口出恶言，也来火了，便喝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温慧不甘示弱，说道：“说又怎样？妖无论怎样装成人的样子，最终都会露出妖的本性，当年我娘就是发现这一点，聪明机敏，假嫁擒妖，才保住自己清白，不然一辈子就要和妖生活在一起了！”

南宫煌怒道：“我告诉你！你娘假嫁擒妖的妖，就是我爹！你娘害我爹在锁妖塔里受了好几年苦，这个账我还没算呢！”

温慧也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她哪里肯低头认输，就捋起衣袖道：“你要报仇算账，来啊！本姑娘不怕你！”

南宫煌却突然别过脸道：“走开！我不想跟你纠缠。”

温慧道：“好！南宫煌！你别后悔。”说完，就“噔噔噔”地飞奔而去。

南宫煌连忙回头来看，见她气冲冲的跑开，便忖道：“她这样子气冲冲的跑走，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来？我可不是担心她，她是我带上蜀山的，出了事我也脱不了干系，况且这暴力女一发疯能做出什么事来谁也不知道……不行！我要跟去看看。”想到这里，他赶紧追赶上去。

等南宫煌追到“天桥”之上，却发现温慧和雷元戈在一起，南宫煌连忙隐藏到一株树后，偷听二人的说话。

只听雷元戈道：“有件好事告诉你。”

温慧问：“什么事？”

雷元戈见温慧脸有怒色，便问：“谁欺负你了？”

温慧道：“没有谁……关你什么事？哼！谁能欺负得了我。”

雷元戈就从腰间掏出一物，向温慧面前一送道：“看！这是什么。”

温慧一看，便惊喜地说：“镜子！啊，真的是我的洞冥宝镜！你在哪里找到的？”

雷元戈道：“锁妖塔。”

温慧把镜子取回，但又说道：“你也骗我！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这时，雷元戈头上的怪鸟“雅”又说话了：“骗人！骗人！大骗子！”

雷元戈急忙道：“我没有！镜子的环扣坏了，所以才会从镜盒中掉出来，我想修好给你，给你一个惊喜，我做错了？”

温慧怔了一下，然后道：“没有，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还真细心。”

雷元戈道：“我应该先告诉你才对。对不起！”

温慧道：“阿元，你真好。”

“我.....我.....”

“你什么？”

那怪鸟“颂”又冒出来道：“他喜欢你！”

温慧惊讶道：“呀！我看到了，一只胖胖的鸟，好可爱，送给我吧！”

颂得意地说：“好可爱，好可爱。”

雷元戈连忙道：“他们是鬼，你不能驾驭。”

温慧道：“什么妖啊鬼啊的，好烦，为什么没有一个正常人呢，我原本想也没想过人间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说完，转身要走。

雷元戈忙问：“你去哪里？”

温慧道：“别管我……”就一阵风般跑去了。

雷元戈呆在当地道：“刚刚的话她听到没有？”

雅道：“听到了，人家又不是聋子，但是人家不理你。”

颂道：“她能看到我了，还夸我。”

雷元戈低叹一声，也踱步离开了。

南宫煌这时不知哪来的气，又跺脚又咬牙地说：“难怪人们都说女人水性杨花……不对！应该是目光短浅的女人，一点小恩小惠就变心了……可恶、可恨、可恼！姓雷的……貌似忠厚，暗藏奸诈，哼！我掐死你、我踢死你！我打死你！……呼！”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越觉郁闷，就打算到处走走，出了这口怨气。

走着走着，南宫煌又来到了醮坛，看见那两名来自西海凤麟洲的小道士又围在那个他们布置的法阵前，只听元戊道：“这、这个胖乎乎的就是内陆仙兽？”

元真道：“你问我，我问谁！凤麟洲的仙兽神武罗又高大又威风，这只却像个馒头包子似的那么一小点……都怪你！不好好看着法阵，跑去吃什么东西，连它出现时的情形也没瞧见！”

元戊道：“师兄！明明是你说要去填饱肚子的啊！”

南宫煌当即走上前道：“让开！让开！待本大仙瞧瞧，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把你们惊得脸色都变了。”便挤开了二人，站到中间，往地上一看。

只见一只小家伙躺在那个法阵里面，“呼呼”地睡着了。南宫煌一看之下，便惊讶地说：“桃子？”

元真道：“你认识它？那你说，它到底是不是仙兽，怎么长得这样奇怪？”

南宫煌道：“我也不清楚啊……哇！整瓶蜂蜜都被吃光了，吃饱喝足就睡，难怪圆圆的像颗桃子，比我上回看见它时又胖了不少吧？真可——”

桃子这时已经听见南宫煌的说话，愤怒地飞了起来。

元真见南宫煌说着说着，忽然停下，就连忙补充道：“真～可～笑对不对？嘻嘻，和我想的一样！”

桃子突然施法，引动雷电，劈落在南宫煌脚边，吓得南宫煌连忙退开。然后桃子就怒气冲冲地拍翅飞走了。

元戊道：“它生气了、生气了！还会施法术呢，一定是只仙兽，不过没长大。”

南宫煌道：“不公平！桃子为什么只打我，不打你，明明是你说错话，而且我就是想说它‘可爱’，才不是‘可笑’！”

元真道：“谁知道那胖东西还蛮凶的……”

南宫煌道：“现在可好，我这衣袖都被那道雷劈焦了——”

元真道：“别再唠叨了！这里有张《梦溪杂录》的残页，就当是赔给你的。师父说只有姑娘家才特别看重自己的衣着，想不到你一个男人还计较这么多。”

南宫煌道：“小小道童哪里会懂，所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我们蜀山弟子修行，讲究的是内外相辅、天人合一之境，半点马虎不得。这‘外’嘛，自然也包括衣饰啰。”

元真道：“歪理一堆！师弟，我们走。”就和元戊一起走下醮坛，不再理会南宫煌。

南宫煌直觉今天倒霉得很，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而去。

到了家里，南宫煌就唤道：“爹！我回来了……”

常纪马上关切地问道：“怎样？病治好了？……化妖水没拿到？”

南宫煌道：“拿到了，喝下了，掌门说没事了……”

常纪道：“那太好了！怎么没精打采的？温姑娘呢？没和你一起来？”

南宫煌道：“别跟我提她！”

常纪道：“怎么了？闹别扭啦，跟爹说说。”

南宫煌道：“爹你是道士，别掺和这等俗事，小心坏了修为。”

常纪笑道：“呵呵，道士怎么了，爹这道士本来就当得马马虎虎。快说吧，爹帮你参谋参谋。”

南宫煌便发泄起来道：“人家是王爷千金——金枝玉叶——连蛮夷胡虏的大王她也看、不、上，怎可能看上咱们这草民百姓，爹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常纪道：“不会……我看那温姑娘可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南宫煌道：“她是人，我是妖，她连同样是人的外族都瞧不起，怎会看得起我这半人半妖……”

常纪道：“不许这么说！用了化妖水，以后不允许再提什么妖不妖的，知道吗？全蜀山也就掌门、两位长老和爹知道这事，你自己不要乱

说，听到没？”

南宫煌只好应道：“好——”

常纪道：“那温姑娘可能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过两天就好了，你要哄哄她，女人就要这样……”

南宫煌笑道：“呵呵……爹你开始跟我谈女人了，可见我在你心中是大人了。”

常纪干咳两声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迟早的事。爹就是觉得温姑娘不错，你再想想。”

南宫煌道：“不用想了，当年我亲爹要娶她娘，就被她娘骗入锁妖塔，我要娶她？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常纪道：“哦？有这种事，唉！像你这娘那样痴心的女子，世间原本就不多啊……”

南宫煌忽然问道：“爹，你是不是喜欢我娘啊？”

常纪忙喝斥道：“少没大没小的胡说！快睡觉去！”

南宫煌就“哦”地应了一声，回房休息去了。

第十六章 魔迷瘴（上）

南宫煌真的非常疲倦了，所以这一觉睡得很酣，直至第二天日照当空，他才醒来。不过经过一晚的休息，他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过来，接下来应该继续去闯地脉了。

南宫煌就带上行囊和景小楼给他的镇妖剑，出发来到地脉门户中。可是他没有见到温慧和雷元戈，便想：“温慧和雷元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了.....絮儿也失踪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真凄凉啊。要是星璇在就好了，不过他上次进出阴属性地脉就费了很大劲，阳属性地脉他一定进不来了.....这个地脉真麻烦。神界也真是的，弄个蜀山给人间也不弄结实一点，整天修修补补，听爹说十几年前锁妖塔坏了，现在是蜀山坏了，下次不知道该坏什么了。”

他唠叨了半天，才进入到太阳华池的第一重。当他来到那扇机关石门前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王蓬絮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他了。南宫煌立即欣喜地说：“絮儿！你在这里，太好了！”

王蓬絮道：“嗯！你终于来了，絮儿已经等很久了。”

南宫煌道：“上次从地脉出来你就不见了，去哪里了？从实招来！”

王蓬絮支吾道：“我.....我下山回家了.....”

南宫煌道：“少骗我，那天晚上你还出现在经库旁边呢！”

王蓬絮道：“哪天晚上啊？絮儿不记得了.....”

南宫煌道：“哼！你们每个人都这样，不把我当朋友。”

王蓬絮忙道：“煌哥哥，我不想骗你，但是又不能告诉你真相，我有我的苦衷。但是絮儿发誓，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肯原谅絮儿吗？”

南宫煌看她着急的样子，就想逗她玩，便说：“原谅你？我想想.....不行！我太亏了，要罚你！”

王蓬絮怔道：“要、要怎么罚我？.....罚我、罚絮儿一辈子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南宫煌道：“真的？.....你会吗？”

王蓬絮道：“嗯！当然会！不会可以学嘛。”

南宫煌道：“会不会一边煮一边自己吃，最后把我饿死在饭桌前啊？”

王蓬絮即时娇羞地说：“我不依，你就知道笑话絮儿。”

南宫煌笑道：“哈哈！谁叫你这么贪吃的……”

王蓬絮这时道：“你服下化妖水了？现在觉得身体如何？”

南宫煌道：“现在感觉不错，就是略微有点没力气。”

王蓬絮道：“那样……那样的话你就不是半妖，而是完整的人了？”

南宫煌道：“好像不是这样吧？掌门说只是化去我的妖力，但我爹是妖，这是一个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人也好，妖也好，我是不会以自己的爹娘为耻的，我一定要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王蓬絮道：“那就好，絮儿还怕你心里不痛快呢！这下可放心了。”

南宫煌道：“嗯？化妖水你也知道，可见你一直都在蜀山，对不对？”

王蓬絮“呀”地叫了一声，然后说：“不是我，就不是我。”

南宫煌道：“说谎骗人，看我怎么罚你！”

王蓬絮道：“那就罚絮儿教你一招解毒的法子吧，以后万一中毒了自己可以解，就不必麻烦别人了。”

南宫煌马上说：“好呀，我这是集百家之大成，成一代之宗师，嘿嘿。”

王蓬絮就传了南宫煌一套“五毒归元”的仙术，南宫煌果然是个天才，一下就学会了。

就在这时，那机关石门的另一边突然传来异声，王蓬絮立即道：“嘘——什么声音？”

南宫煌道：“门后有怪物？你退后，我来，看我试试从景老板那里学来的手段！”于是他施用景天传授的开门秘技手法，果然将机关石门给开启了。

可是当石门打开之后，出现在南宫煌和王蓬絮面前的，并非什么妖怪，而是星璇。

南宫煌惊讶道：“星璇？是你！”

星璇道：“是我。”

王蓬絮道：“啊？那、那刚刚你都听到了？”

星璇道：“不是，我刚到门后。”

南宫煌道：“你怎么来了？上次不是说进阴地脉已经很勉强了吗？这是阳地脉耶，你不会有事吧，不要勉强，就算我一个人也能应付的，不用为我担心哦！”

星璇道：“如果地脉没有异状，谁也不可能进入。但目前火、雷、土三对地脉已通，思堂用空间法术传我入地脉已轻松很多，连阳性地脉也能进入了。”

南宫煌道：“轻松很多……真的吗？不会是骗我的吧？我说啊，要是真把我当朋友就不要硬撑。我看不止思堂要耗费法力，你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星璇即时沉默下来，南宫煌道：“没话说了吧？好啦！交上你这朋友也是本大仙的福气，但毕竟欠你一份人情，呵呵。”

星璇道：“你我之间不用说什么人情……”

南宫煌道：“好！痛快！我只要有这五灵轮，任何时候都能进入地脉，是不是这样？”

星璇道：“似乎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五灵轮也只是在地脉异常的时候才能令地脉出入口显现，如果将来所有地脉打通，阴阳地脉便会恢复互不连通的混沌状态，那样即使有五灵轮在手，恐怕也无法出入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不清楚五灵轮的法力究竟有多强大。”

南宫煌惊道：“啊！那这样地脉打通之后，你我不就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星璇道：“放心，总会有办法的……”

南宫煌又疑问道：“可是……到底是谁打通了火地脉？他是怎样打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星璇道：“估计和锁妖塔与火灵珠有关，打通地脉的人一定有很特殊的能力，而且还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在。”

南宫煌问：“你知道是谁？”

星璇道：“不，我不能确定。”

南宫煌道：“那就是有怀疑对象了？”

星璇道：“现在还不能说，放心，如果确定了，我会告诉你的。”

南宫煌便伸出手来道：“好！君子一言——”

星璇也伸出手道：“快马一鞭！”二人就击掌为誓，南宫煌即时笑了起来。

王蓬絮这时担心道：“那个人.....我是说打通火地脉的那个人一定有所企图，煌哥哥现在做的事情不利于他，他会不会阻挠啊？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这可是防不胜防啊.....”

星璇道：“我早有打算，事实上，我们在暗处，他在明处。”

王蓬絮道：“难怪！你一直出现在我们周围，原来是为了帮我们防备那个人。”

南宫煌道：“星璇！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说，不然就是瞧不起我！”

星璇道：“好！我们走吧。”

三人便动身开始深入地脉。这太阳华池第一重，共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另一条则是连通出口的路，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翻上翻下，连续越过几条曲折交错的桥梁和通道，来到了太阳华池第一重中部的出口。

进入太阳华池的第二重，他们先乘搭着两块浮板，到达左右两边的平台之上，分别推动两尊巨大的石像，使石像背转过来。这两个机关一开动，便有另外的浮板出现，连接出口的通道。他们踏上这块浮板，就轻松地到达了第二重的出口。

而太阳华池的第三重，则是一个几层高，层层环绕的楼台。他们在那些通道上绕来绕去，弄得人晕头转向的，绕了将近半个时辰，方才绕到了台顶。在台顶之上，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满了文字。

王蓬絮指着那石碑道：“看！上面有字！”

星璇仔细一看，便道：“这是……蜀山前代掌门所留？”

南宫煌连忙上前，细细阅读：“蜀山中空如瓠，锁妖塔如瓠柄，里蜀山为瓠腹，上下连通而一体。五灵地脉如瓠皮表里，隔绝人妖两界，使人妖不能相犯，蜀山派形同瓠枢，平阴阳，和人妖，通达万物，则人间可定矣……”

星璇接着往下念：“若里蜀山妖长，则妖散逸于外，或扰乱人间，蜀山持剑卫道，降妖入锁妖塔，汰劣存优，复入里蜀山矣，如此循环，生生不息。若蜀山积弱不能敌妖，尚有神仙二界为援，若妖界积弱不敌蜀山，则阴阳失衡，天地坏，蜀山崩，不可收拾……”

南宫煌又接着念道：“虽开天以来，向为人弱妖强，然忧天之心常怀，居安思危，天人合一之道也……”

二人终于把碑文念完，王蓬絮却听不明白，便问：“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说给我听听，好不好？”

星璇道：“神界造人妖两界时，为防止人妖互残，将里蜀山辟为妖界，蜀山是负责将进入人间的妖抓回里蜀山，锁妖塔是妖的监狱，为了惩罚擅自逃出里蜀山的妖而建。”

南宫煌道：“因为妖比普通人强，如果人妖混居，人势必将被妖所灭，因此要有蜀山这样一群介于人与仙人之间的人来对抗妖，但又不能把妖杀死，只是把他们投入锁妖塔，法力弱的，被化妖水所化，法力强的，就会回到里蜀山。而蜀山这座山本身，就是人与妖的国界。”

王蓬絮道：“可人间那么广大，里蜀山却小小的，未免不公平。”

星璇道：“人间其实有很多妖，他们和人和平共处，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妖，而里蜀山的妖，多半是从锁妖塔出来的。会露出形迹被蜀山捉到，应该也是和人起了冲突的。人弱妖强，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南宫煌道：“里蜀山的妖去到人间不是很容易吗？上次思堂不是去买药了吗？”

星璇道：“思堂专擅空间法术，其灵力在妖界数一数二，不容小觑。一般的妖是不能自由进出里蜀山的。”

王蓬絮“啊”地叫了一声，然后说：“原来是这样，蜀山越强大，里蜀山就越拥挤，整个蜀山上负载的人和妖就越多，最后把蜀山压垮了，这就是地脉突然连通的原因？”

星璇道：“不错，这位前辈用葫芦比喻蜀山，里蜀山的妖和蜀山派的人不断增多，就如同葫芦中塞满东西，上面又压上重物，最终葫芦外皮经受不住……不过，火地脉打通还有人为因素在。”

南宫煌马上说：“不对！照这样说，有人界妖界的同时就有蜀山了，可是蜀山文献中却不是这样记载的。”

星璇道：“这位前辈落款蜀山掌门，却没有说哪一代，想必无从查考了。我觉得他的话可信，因为人与妖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拥有能连通地脉的力量，除非他……他借助了别的什么力量，或者地脉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南宫煌道：“这么说……掌门壮大蜀山，也有不是之处了。”

星璇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过犹不及，也许正是这个道理啊……”

南宫煌道：“掌门一定不知道这回事……”

王蓬絮便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些字拓下来带回去给掌门看？”

南宫煌觉得这是个办法，星璇就说：“我来。”他施展法术，散发出一股力量来，把那石碑上的文字给拓印成一块木片，南宫煌看得拍手叫好道：“这招好威风啊，有空教教我？”

星璇道：“好，等解决掉眼前的事情。”

南宫煌道：“一言为定！”

星璇就把拓片交给南宫煌收藏，然后三人就往地脉出口走去。

可是刚来到出口附近，便有一只巨大的怪物现身而出，拦住他们的去路。这只怪物背上有个可以开合的大蚌壳，壳上长刺，脸像是一只活虾的模样，手中拿着一柄三尖叉，样子十分古怪，也不知牠究竟是什么妖怪。

只见这妖怪咧嘴笑道：“等你们很久了——美味！”

王蓬絮道：“呀！什么美味？在哪里？”

南宫煌急忙拔剑道：“絮儿，小心啊！”

那妖怪道：“就是你啊——小点心！到我的腹中来吧，美味，来变成珍珠！”

南宫煌道：“有本大仙在此，你休想！”

星璇也目放凶光道：“找死！”

于是三人一同发难，向那妖怪发动进攻。不过王蓬絮的法术似乎和这妖怪的法术形成相生相克，因此根本对牠完全起不了作用。南宫煌在危急之中，引动“五灵轮”的法力，让自己再次变身成“狼”，如此便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来，加上星璇凌厉的爪劲，不出十合，就把那妖怪给消灭了。

而战斗结束之后，南宫煌也变回人形，王蓬絮道：“你.....你还好吧？”

南宫煌道：“什么还好？我有什么不好的？”

王蓬絮道：“我是说.....你身体有没有什么异样？”

南宫煌道：“略微有点疲倦，但感觉身子轻松了很多，变身也能收发自如，化妖水真神奇啊。”

王蓬絮低头道：“那就好.....”

南宫煌见她情绪有些低落，便问：“怎么？你不高兴？”

王蓬絮道：“絮儿怎么会不高兴呢？絮儿是在想，你现在身上没有妖气了，会不会瞧不起其他.....其他不是人的生灵呢？”

南宫煌愣了一下，然后道：“你.....哦！你是说星璇吗？不会！能交到这么好的朋友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怎么会瞧不起他呢！”又回头对星璇道：“对了，星璇！你还不知道吧，我母亲是人，父亲是妖，我也有一半妖的血统呢！”

星璇道：“我早就知道了。”

南宫煌吃惊道：“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对了！我也知道自己多大岁数了，十八岁！怎样，还是比你大吧？”

星璇道：“我也十八岁。”

南宫煌忙道：“行了！别往下说了，万一你生日比我大就麻烦了，我可不想再认一个大哥，有臭酒鬼一个人就够了。咱们两头大，朋友相称，如何？”

星璇道：“好啊。”

王蓬絮“嘻嘻”地笑了起来，南宫煌问：“干嘛笑得那么开心？”

王蓬絮道：“我听人家说，‘两头大’好像是说娶了两个老婆，不分妻妾，一样大小的意思，好像不会用来说男人的吧？”

南宫煌道：“什么意思？难道你想嫁两个老公，‘两头大’吗？”

王蓬絮马上娇嗔起来：“什么嘛！絮儿才没有那么想呢，你乱讲，絮儿不依。”说着，就撒起娇来。

南宫煌不由笑了起来，心道：“开玩笑，天下只有一夫多妻，哪有一妻多夫？嘿嘿……要是能娶两个老婆，倒也不错……”

王蓬絮见他发呆的样子，就问：“煌哥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呢？”

南宫煌道：“你怎么知道我在打坏主意？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王蓬絮道：“好恶心，乱讲！”

南宫煌笑道：“呵呵，想想有什么关系，我没胆做还不能想吗？放心——不会想掉你一根头发的！”

王蓬絮道：“你这是在心里欺负絮儿，絮儿不依。”这次她跑到南宫煌身边，又捶又打地，撒娇到了极点。

南宫煌道：“我保护你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欺负你呢？我心里把絮儿想成一朵花，可惜嘴笨说不出——”

王蓬絮这才笑道：“嘻嘻，煌哥哥你要是嘴笨啊，天底下就没有嘴巧的人了昵！”

星璇这时道：“快走吧……”

王蓬絮才道：“哦……对呀！都是絮儿不好，啰啰唆唆耽误大家时间……”

于是三人便一同从出口走出了地脉，进入到里蜀山的北部。

从地脉出来之后，星璇怔道：“奇怪，思堂呢？怎么没来接应……”

王蓬絮忽指着不远处道：“那些妖怪在干什么？我们过去看看。”

原来有三只妖怪正围在一起说话，他们便一起走过去。当那三只妖怪看见星璇过来，立即肃然起敬，其中一妖道：“啊！是星璇大人，正好请星璇大人评评理。”

星璇问：“什么事？”

一只全身黑透的羊角妖道：“咱里蜀山出了件新鲜事，凭空就出了一个‘魔界之门’，这家伙说通过魔界之门就可以成魔。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这种便宜事可是第一次见，其中必然有诈。”

另一只米袋妖道：“不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们也要抓紧时间进去，再晚就赶不上成魔啦。”

一只火光兽道：“妖修炼成魔是正道，仅凭一个来历不明的‘魔界之门’就能成魔，纯属歪门邪道！本居士是不屑的！”

星璇立刻问道：“那个‘魔界之门’是什么样子？”

那羊角妖道：“我看过，就是一个法阵而已，没有什么特别。”

星璇问：“里面什么样？有没有谁进去后又出来了？”

米袋妖道：“没听说……大家都喜滋滋的去成魔，怎会出来？”

火光兽道：“应该没有，恐怕是出不来了。”

星璇道：“不错……从未听说过这等事，很有可能是个陷阱。”

羊角妖道：“思堂大人也是这么说的。”

星璇怔道：“思堂？他现在在哪里？不会也进去了吧？”

羊角妖道：“没有，他说这是高手做出来的空间障，他要想办法破解，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星璇道：“唉！他就是这样，看到高手就想斗一斗，也不想想能在妖界任意而为的，岂是等闲之辈？上次的屠肆在魔界只是小角色，就已经那么厉害……不行，我要阻止他，你们先至南部的废屋等我，就这样！”

王蓬絮显得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不会有事吧？我……我们会担心的……”

星璇便说：“放心吧！”

南宫煌道：“我说啊，大家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朋友有事，本大仙不去帮忙也太没义气了，还是大家一起去吧！”

星璇道：“不用了，思堂性格乖僻，不好相处，你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吧。告辞！”说完，星璇就自己去找思堂。南宫煌和王蓬絮则前往那南部的废屋而去。

第十六章 魔迷瘴（下）

走到河边的时候，南宫煌忽然看见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在河边玩耍，不由生出好奇心，就上前说：“想不通！如今不少妖怪都有变成人形的爱好，有些明明已经是千年老妖了，还要玩返老还童那一套，扮作五六岁小孩的模样，想想都让人打冷颤……”

那小女孩却抬头看着他说：“大哥哥，你在说什么啊？铃儿不懂，铃儿本来就是很弱小的妖怪啊，直到前一段日子还是一株不能化成人形的铃兰，全靠丹娘把妖力分我一半——”

南宫煌听到此言，即时惊讶地说：“什么？铃兰？你！你是凌霄？刚才说的那个丹娘，是不是一个牡丹花精？”

铃儿道：“对啊，你是丹娘的朋友吗？不过我不认识叫凌霄的。”

南宫煌道：“也对，你转世了，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不记得京城，也不记得方旭生，那些通通都不重要，还是像现在这样最好。铃儿，你过得开心吗？”

铃儿道：“嗯，丹娘对我最好了！以前我们在人界，她说那里浊气重，不适合修炼，所以带我来了里蜀山，她还说我们俩有三世的缘分，注定要永远在一起的。”

南宫煌道：“她……没有提起从前的事？”

铃儿道：“从前？铃儿不明白啊。大哥哥，你长得真好看！丹娘说过，男人都是负心汉，不能相信的，也不许铃儿和他们说话，不过大哥哥你不一样，铃儿知道你和其它人都不一样。”

就在这时，那牡丹精丹娘突然出现了，她看见铃儿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说话，便立刻上前，喝道：“铃儿，你在和谁说话？外面有很多坏人的，快些回家去！”

南宫煌恼道：“啥？本大仙眼睛、鼻子、嘴巴无一不是气宇轩昂、玉树临风，有哪点像坏人？你说啊！”

丹娘和南宫煌照面，立刻就认出他来道：“是你！想不到也会来这里蜀山。哼，铃儿她涉世未深，纯洁如一张白纸，你不许对她讲些奇怪的话！”然后对铃儿说：“铃儿，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回去吧，丹娘给你做人界的小点心吃。”

铃儿应道：“好……”就对南宫煌说：“大哥哥，这个给你！要记得哦，铃儿喜欢你，不过最喜欢的还是丹娘。”把一株花送给了南宫煌，就快步离开。

南宫煌愣住说：“铃儿……”

丹娘这时又出现他的面前道：“哼！铃儿是我的，不许你再想她，也不许和我抢！”说完，就飞走去了。

南宫煌呆了半晌，长叹一声道：“这，什么跟什么啊！唉！这世道……真是看不懂，明明是两个人女人，不，女妖，也能如此恩爱，而真正的夫妻情侣却可能同床异梦……”就赶上王蓬絮，同往南部废屋。

到了那座废屋之后，南宫煌舒展了一下手脚道：“好累……”

王蓬絮问道：“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南宫煌道：“没什么，就是觉得很疲倦，掌门说服下化妖水就是会这样的，休养几天就好了。”说着，就往地上坐了下来。

王蓬絮道：“那你好好歇一歇吧，什么都不用做，想要什么，尽管告诉絮儿，絮儿来伺候你。”

南宫煌道：“这屋里什么都没有，你要伺候我，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

话音刚落，忽然在门口位置出现了一个法阵，王蓬絮吓了一跳道：“咦！那是什么？”

南宫煌道：“法阵！”

王蓬絮便走过去观察情况，发现那法阵中有一封信，便道：“是一封信，应该是星璇给我们的。”她把那封信拿取出来，法阵也就消失了。

南宫煌道：“你念给我听吧。”

王蓬絮道：“还是你自己看吧.....看别人的信也不太妥当.....”

南宫煌道：“怕什么？我的就是你的，你刚刚不是还说要伺候我吗？现在机会来了，再说信上有写是给我的吗？说不定是给你的呢！”

谁知道王蓬絮看着那封信，显得有些为难，南宫煌问：“怎么了？写的什么？”

王蓬絮道：“絮儿.....絮儿不认字.....”

南宫煌以为她是在说笑，便道：“少开玩笑啦。”

王蓬絮道：“絮儿真的不认字，对不起，以前没跟你说实话，你.....不会瞧不起絮儿吧？”

南宫煌道：“怎么会？女孩家不认字的多了，你这么聪明，要是真心想学的话，不消几个月就学会了。”

王蓬絮道：“真的？那、你肯教我吗？”

南宫煌道：“我现在就教你，来！”他拉着王蓬絮走到一边的地上，拨开地上的乱草，再拿一块烧焦的木炭来，就在地上划着字。南宫煌先写了一个“王”字，说道：“这是‘王’，看！简单吧？三横一竖就行了。”

王蓬絮就跟着笔画，自己也写了一个“王”字，说道：“嗯！这样！好了！”

南宫煌接着把她的名字也写出来道：“很好！这是‘蓬絮’，有点复杂，你学着写写试试。”

王蓬絮也试着自己画了这两个字，不过确实有点复杂，所以画得有些歪，她说：“嗯……好了，看看怎样？不太好，是不是？”

南宫煌又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道：“唔！很好！这是我的名字‘南宫煌’，这个你不用会写啦，认得就行了。”

王蓬絮道：“不！絮儿要学会写……”就跟着笔画把这三个字也写了出来。

南宫煌马上夸奖道：“不错！不错！字写得比我漂亮。”

接着，南宫煌又写了一个字出来，王蓬絮问：“咦？这是什么名字？”

南宫煌道：“这个嘛！我先卖个关子，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你可以先学会写，以后我再告诉你怎么念，嘿嘿……不过啊，这个字只能写给我一个人看。”

王蓬絮马上说：“你准是在欺负絮儿，絮儿不依，快告诉我嘛，好不好？”

南宫煌说道：“怎么会呢？谁敢欺负我的絮儿，我跟他拼命，就算是南宫煌那小子我也要跟他拼命！”

王蓬絮即时被逗得一笑：“嘻嘻，煌哥哥，谢谢你！你对絮儿……真好！”她的手握住南宫煌的手，脸上一派含情默默的样子，正是：

执手权为笔，金笺暂代沙。

情迷醉向耳边花，笔下乱书心事竟不察！

未解其中意，檀郎笑不答。

含羞无语鬓飞霞，唯有笑顾左右再言他。

这时，王蓬絮突然省悟过来道：“啊！对了，还没看信呢！”

南宫煌道：“该死！正事都忘了，我看看……”就把书信接过来，仔细观看。

王蓬絮在旁边问道：“上面说了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南宫煌道：“没什么，星璇说思堂受了伤，让我们过去会合，还画了一张地图，在外城南部北侧的山洞里，我们快去吧！”

王蓬絮道：“好。”两人便一起并肩走出屋去，赶往南部北侧的山洞。

在那个写着字的地面上，除了二人的名字外，赫然有一个“情”字！

南宫煌和王蓬絮按着地图所指示，找到了那座山洞，山洞里面有两层，外面一层是堆放杂物的，里面一层才是供人居住的。思堂就在里面打坐疗伤，星璇在旁照顾。

二人到来之后，发现星璇的脸上有变，南宫煌便问：“星璇！你怎么了？”

星璇道：“不碍事，刚刚为救思堂运功过度，导致毒发了。”

南宫煌道：“什么叫做不碍事？你毒发状况比上次严重多了，快、快解毒吧！”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别急，让我来。”

星璇连忙道：“不行！我要你现、在、这样子好好活着！”

王蓬絮道：“我现在修为还不够为你彻底解毒，但是暂时压制毒气还是可以的，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星璇道：“那样也会妨碍你的修为。”

王蓬絮道：“你.....你不能什么都不要我做啊，我怎么受得起？”

南宫煌道：“是啊，星璇！你怎么突然婆婆妈妈起来，絮儿能解毒你就让她解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是朋友嘛！”

星璇见二人都这样说，只得轻叹道：“唉！好吧.....”

王蓬絮当即施展仙术，为星璇把体内的毒气给压制了下来，星璇的脸马上回复正常。

王蓬絮道：“好啦！”

南宫煌道：“真神奇啊！絮儿，你总能给人惊喜，这手法漂亮得很，你传我的那一招我可要好好练练。”

王蓬絮看着思堂，发现他呆若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便吃惊道：“呀！他怎么了，看起来好奇怪的样子.....”

星璇道：“那个所谓‘魔界之门’乃是空间法术高手设置的陷阱，思堂想要从外部破解，不想功力不敌，现在躯壳在这里，魂魄却被困在‘魔界之门’了。之前我从旁相助，也没能挽回，反而令自己毒发.....”

王蓬絮忙问：“那现在怎么办？”

星璇道：“我们只能去南侧的‘魔界之门’走一遭，找到架设这个空间的人，在打败他的一瞬间，整个幻境就会消失，思堂也就能回来了。”

南宫煌道：“那好！我们快去吧！”

王蓬絮道：“你们两个，一个刚刚毒发，另一个体力不佳，这要不要紧啊？”

星璇道：“你刚才替我解毒也耗费了不少修为，也还好吧？”

南宫煌道：“虽然我们三个都不是最佳状态，但是我们互相照应，一定没问题的！正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哈哈！”

星璇也道：“不错！”

既然有了决定，三人便立即动身，离开山洞，再往南找到了那个进入魔界之门的法阵。

星璇道：“这里就是魔界之门了。”

南宫煌道：“为什么冷冷清清的？”

星璇道：“我已经让手下告诫大家这是陷阱，之前已经进去的，恐怕没有办法了……”

王蓬絮道：“别泄气，等我们找到那个主谋，打败他，也许还能救大家出来。”

星璇道：“但愿如此，进去吧！”

三个人就一起走进了这个“魔界之门”，里面原来是一个像魔方一样的大迷宫，只需要启动机关，让那些通道连接到适合的位置，便可以继续向前走，直至走到出口所在。

从第一层的出口迈出，便是第四层，再由第四层回到第二层，然后第二层的出口便通往了第三层。这“魔界之门”的机关和通道都并非复杂，但沿途上伏击他们的妖魔却比里蜀山或者地脉里面的妖怪都要强。有些魔更是身上配有“结界”，不惧仙术和魔法的攻击，所幸南宫煌有景小楼赠的镇妖剑，因此还能克制得住这些魔。

来到第三层的中段，他们看见有几具尸体陈于地上，南宫煌惊呼：“啊！尸体……”

星璇看见其中有一只鸟妖还有气息，急忙跑上前探看，一看之下，认得是他熟悉的妖类朋友，便呼唤：“翔！振作些！”

翔虽然尚存一丝气息，但实际上已经命悬一线，牠说：“星璇大人，快走……快离开，这里……这里有化妖水！化妖水……”说完，翔便化成了一摊浓血。

星璇失声大叫：“翔！”

南宫煌也吃惊道：“有化妖水，你不会有事吧？”

星璇道：“不会……我的身体其实是人的尸体，化妖水是化不掉我任何力量的。”

王蓬絮道：“这里怎会有化妖水，六界之中，不是只有锁妖塔里才有这种东西吗？”

星璇道：“莫非是蜀山的人干的？”

南宫煌道：“不会吧？蜀山人根本不能来里蜀山，地脉中蜀山掌门的题字也是这么说的……”

星璇道：“这空间法术的作用就是能在千里之外新建一个异空间，施法者可能在蜀山，也可能在神界鬼界。”

南宫煌道：“哦！原来如此，所以思堂也能在山洞中作法破坏它。”

星璇道：“正是如此。”

王蓬絮道：“会不会是魔界做的？”

星璇道：“可能性不大，魔向来无所欲求，又从不将妖放在眼里，没有必要如此费尽心机杀妖。”

南宫煌疑问道：“那到底是谁呢？”

星璇道：“多想无益，继续探查便是。”

于是三人继续向前，从出口又抵达第五层，这第五层与先前四层不同，是需要乘搭上下升降的浮板，一直来到第五层的最底部，就找到了出口，来到第六层。

第六层也是乘搭升降浮板，整层都是环绕的通道，互相贯穿，形成三重。三人就来到最上的一重，向着前面的出口而去。

到了出口前，只见一团红雾涌动，红雾中隐有人影出现，并朗声笑道：“哈哈，后生可畏，没想到你们能到达这里，如何，很有趣吧？”众人看见的这个人影不是别个，正是仙人——殊明！

星璇怒道：“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殊明脸露阴沉之色道：“不错！”

南宫煌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殊明道：“我这都是为了帮你啊，蜀山之所以出现地脉异象，无非是里蜀山妖孽太多，不堪负荷，没错吧？釜底抽薪之计就是减少妖孽数量，我建立这‘魔界之门’，正如瓮中捉鳖，让群妖自投罗网，只有这样，方能保蜀山今后无恙啊！”

南宫煌愤然道：“胡说！什么帮我，明明就是……明明就是……”

殊明道：“是什么啊？蜀山派的责任不是降妖除魔吗？你我都算是半个蜀山中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莫非你并不认同你母亲所在的蜀山派，而是认同你父亲所在的妖界了吗？别忘了，你父亲也是被妖杀死的，也许凶手就在里蜀山哪！”

星璇怒喝道：“住口！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你用这卑鄙下流的手段，居然还振振有辞，无耻！”

殊明道：“力擒不成便智取，有何卑鄙之处，妖类无知无智，自然想不明白这一层。”

王蓬絮这时问道：“你是怎么得到化妖水的？”

殊明道：“化妖水？不是南宫兄弟亲手交给我的吗？不记得了？”

南宫煌一听，恍然道：“啊呀！上次在无极阁前，你假装分辨化妖水真假，偷偷藏了一些在手心！”

殊明立即道：“好记性！其实我也可以亲赴锁妖塔去取，掌门也曾答应过的，不是吗？不过既然你愿意帮忙，我当然乐得省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催动出如此广大的迷瘴，哈哈！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哪！”

星璇暴喝道：“废话少说，受死吧！”

殊明道：“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我毕竟是神界派来调查蜀山异变的上仙，你在礼貌上要有起码的周到才是。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职责所在也容不得我手软，如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王蓬絮道：“妖界并没有犯到蜀山什么，你又何必赶尽杀绝？”

殊明道：“妖界若不为恶，我又怎会大开杀戒？妖孽繁衍无度可能危及蜀山，但绝不至令火脉阴阳连通，我多方探察，此乃里蜀山之妖所为——”

星璇道：“冤有头，债有主，是谁所为你便去找谁，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殊明笑道：“哈哈！本尊重任在身，没有时间频频替你们答疑解惑，念在你们辛辛苦苦来到这里的份上，本尊给你们一点试炼，如果你们赢了，那只黑衣小猫也不用在这里乱转了，哈哈！妖想跟仙斗法，还早得很呢！”

说完，殊明的影像化成一个巨大的身形，这是个神将的外形，有三头六臂，法力高超。殊明施展强大的法术轰向三人，这阵法术非常强劲，把三人压迫得惊险百出。王蓬絮法力稍逊一筹，就被殊明的攻击震倒在地。星璇立即被激发起斗志，施展出绝招“断空灭绝”，爪劲狂袭而来，把殊明的护身气墙击破。而南宫煌此时也变成了“狼”体，趁势扑上，施以重击。结果一击过后，殊明的影像便完全消失无形。

三人呆在当地，南宫煌也变回人形，说道：“啊呀！消失了！”

星璇道：“它本来就是幻象，它一消失，就代表这个空间已经被我们破解了。”

王蓬絮忽然道：“小心！有敌人……”

三人连忙回身，只见重楼已然现身在三人的身后，南宫煌一见重楼，便笑道：“哈哈！别怕，不是敌人，是熟人，这位魔尊大人在锁妖塔还帮过我呢！”

重楼看到是他们，语带疑惑道：“是你？早本座一步摧毁假魔界？”

南宫煌笑道：“哈哈！是呀是呀！大家互相帮忙嘛！”

重楼“哼”道：“互相帮忙？想求本座打通地脉？”

南宫煌道：“不用了吧？已经被我打通一大半了，这辈子好不容易干件大事，要是最后还是别人帮忙干好的，一定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说啊，不如你帮我一件别的事好不好？”

重楼又“哼”了一声，南宫煌狡黠一笑道：“嘿嘿，大家老熟人了，你‘哼’的意思就代表小事一桩，那我就直说了。”说着，南宫煌的手指向星璇，对着重楼道：“魔尊大人，就是他——星璇，你帮他把身上的毒彻底解了吧！求你啦！”

重楼就把目光移到星璇的身上，打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道：“无知！强用移灵之术，灵肉不合，用毒抑制，可笑！”

王蓬絮道：“你是说……他的身体和灵魂根本不是一样，所以才要用毒防止身体腐坏？”

重楼道：“毒可防腐，亦可侵蚀肉体，剥夺六感。”

南宫煌惊道：“啊？那你快快帮忙，让他灵肉合一不就好了。”

重楼又是“哼”的一声，接着就施展魔力，贯入星璇体内。一会儿后，星璇就闷叫一声道：“啊……我、我好像开始有感觉了。”

重楼道：“但须尽快解毒，否则会继续恶化……且身有此毒，不能离开妖界半步。”

南宫煌忙道：“帮帮忙，好人做到底，所他的毒一并解了吧，求你啦！”

重楼道：“毒入经络，纠结不清，若强行解毒，无异夺命。”

南宫煌急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你本事那么大都办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毒呢？”

重楼便道：“五毒珠。”

王蓬絮听见重楼说出此物，脸上陡然变色，但是南宫煌、星璇因为正留心听重楼所言，故未曾发现这一变化。

星璇道：“身体重有知觉，我已经知足了，能受用一天，便是一份缘法，不必强求。”

南宫煌却道：“那怎么行？只要有方法，就有希望，就要去争取！
嗯……可怎样才能找到五毒珠呢？”

重楼又道：“想要五毒珠？想清楚得失再说。”

王蓬絮听见重楼之言，不由低下头来。而南宫煌则不太明白：“啥意思？你是说用五毒珠救星璇就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啊？”

重楼“哼”了一声，并不答他的话。

南宫煌心想：“不说算了，干嘛总是作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想唬我啊？刚刚让你解毒，你随使用个法术就想蒙混过关，没那么容易！看我将你一军！”于是便道：“我说魔尊大人哪！这小小的毒你真的不能解吗？别开玩笑，你是魔尊耶！魔尊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重楼道：“无所不能吗？.....唉。”

南宫煌道：“哎！第一次听你叹气呢，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喜欢的人？”

重楼马上喝道：“胡说！”

南宫煌道：“那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喜欢呢？”

重楼连忙回身背向三人道：“本座不想回答.....”

南宫煌道：“不想回答.....嘿嘿，那么说你心里一定有一个人啦？什么样啊？能让你看上的一定很不凡吧？”

重楼道：“少废话！”

南宫煌道：“喂！你刚刚不是答应帮忙的吗？就是这个问题，要你帮忙解答。”

重楼回身道：“别把本座的承诺当儿戏！”

南宫煌道：“这事对我真的很重要，可不是什么儿戏，男婚女嫁，你们魔虽然不稀罕，但是对人来说可是大事。”

重楼怒声道：“魔是否稀罕，也不是你能蠡测的！”

南宫煌心道：“耶.....老羞成怒了.....”

重楼这时用空间法术变出了一个紫色水晶来，把它交给南宫煌道：“拿去！烦！”

南宫煌接过水晶道：“这是什么？”

重楼道：“‘千凝魔艮’，可用它来往六界，但只能使用一次。”说完，便施展空间传送术，离开此地了。

南宫煌喃喃道：“这东西不错，可惜只有一个，这红毛也真够小气，是吧！”

王蓬絮忽然叹道：“唉.....刚刚你跟他一来一往的纠缠，絮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他一生气把你杀了。”

南宫煌道：“没事啦，他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星璇道：“你何苦惹他？刚刚的问题.....很困扰你吗？”

南宫煌笑道：“哈哈！不是——我看他解不了你的毒却还那么拽，心里有气，所以就给他一个天下人最难解答的题目‘问情’，嘿嘿，果然把他难住了，什么魔尊，也不过如此嘛！”

星璇叹道：“唉.....事情已经解决，我们快回去看看思堂吧。”

“好。”

于是，三人踏上前面的传送法阵，离开了这个假的“魔界之门”，回到了里蜀山外城南部。

第十七章 女儿心（上）

他们回到秘密基地的内洞，思堂已经恢复过来了，见三人回来，就起身相迎。星璇道：“思堂，你怎样？”

思堂道：“还好，只是功力消耗过大，调息片刻就没事了，多谢！”

星璇道：“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思堂道：“创建‘魔界之门’的是一个叫殊明的仙，蜀山派出身。”

星璇道：“我们已经知道了。”

思堂道：“他野心很大，对于妖界和蜀山都有所企图，不可不防。”

南宫煌道：“不错！看那家伙一脸正气的样子，没想到居然是这种奸诈小人，差一点被他骗了。”

王蓬絮道：“是呀，他之前说话就前后矛盾，挑拨离间，可惜我……”

思堂道：“这种人没什么真本事，只要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容易对付了。”

星璇这时向南宫煌问道：“蜀山派是否对其十分信任？要提防他利用蜀山势力对付妖界。”

南宫煌这才省悟道：“啊呀！掌门还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要赶紧回去禀报。”

星璇道：“事不宜迟，我陪你们进地脉。”然后对思堂说：“思堂，你坐镇这里。”

思堂听他说还要进地脉，便有些担心道：“你……保重。”

星璇道：“放心，蓬絮已经帮我压制毒性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用服解药，真是轻松。”

王蓬絮道：“我……我要加紧修炼，帮你解毒。”

星璇道：“不用勉强，我身体已经有感觉，与常人无异，这毒解与不解，并不要紧。”

王蓬絮道：“那位魔尊说过，他虽然帮你恢复了身体感觉，但毒性还会继续侵蚀你的身体，怎会不要紧呢？”

星璇道：“能够重新拥有，我已无奢求。我不希望你为我牺牲……我希望一直能看到你现在的样子，知道吗？”

王蓬絮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思堂在旁看着二人的神态，心中似乎有所感悟。

思堂这时道：“我已经遣手下打探清楚，新的入口在外城北部。”

星璇便道：“谢了。”就和南宫煌、王蓬絮立刻出发，前往地脉入口。

从新的入口进了“少阴凝碧”的第一重，刚走了没几步，就见前面跑来一人，欢天喜地对着三人喊：“大家好！”

三人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因为来人竟然是温慧，王蓬絮道：“温姐姐，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进来的？”

温慧道：“我央求雷大哥带我进来找你们，本来说好传送到你们身边的，可惜他法力不够，只勉强进入地脉，连你们的影子都没见到，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而且我们两个还失散了，我到处乱走，幸好能遇到你们，不然我一个人可走不出去了。”

王蓬絮惊讶道：“哎呀！那可真危险，这里是水属性的阴性地脉呢，万一你们进了阳性地脉，可就很难出去了。”

南宫煌道：“哼！还真是万幸，不然你这个大路痴就老死在这里了。”

温慧道：“是呀！还要麻烦你了，呵呵……”

南宫煌见她竟然笑了起来，不由愣道：“你……”

温慧问：“怎么啦？”

南宫煌忙道：“没什么，没什么……”心里不由嘀咕起来：“奇怪……这么快就气消了，说话还这么客气……不对！一定是在麻痹我，没准等一下趁我不注意就会出拳打我，我可要警惕。”

王蓬絮这时问：“那雷大哥呢？你一直都没见到他，他不会出事吧？”

温慧道：“应该不会吧，我估计他就在这个迷宫的某个地方，我们可以边走边找。”

星璇道：“这雷元戈是个什么人物？他也是空间法术高手？”

温慧道：“他是鬼啊，鬼天生就比较擅长空间法术的。”

南宫煌大吃一惊道：“鬼？你说他是鬼？”

温慧道：“是啊！你们知道吗……哦！对了，是他私下告诉我的，还让我不要告诉别人，啊！我怎么都说出来了呢，该死！”

南宫煌道：“这家伙，难怪那么古怪，真不够朋友，居然敢骗我，等找到他，看我怎么跟他算账！”

王蓬絮道：“好啦，找人要紧，我们赶紧走吧！”

四人便继续向前寻找出路，但在他们的身后，却有一条红色的蛇悄悄地跟在他们的身后，而且这条红色的蛇，还似乎怀着一股怒气。

少阴凝碧四面环水，只有他们所处的弯曲走道可以容身，但这沿路之上都有贝壳铺地，还有不少珊瑚树立，环境十分优美。但是沿途也有不少妖怪出没，因此也是颇为危险的。但第一重的路十分简单，轻松地走到尽头，再乘搭一个会移动的浮台，到了对岸，便是出口。

而到了少阴凝碧的第二重，路就变得复杂多了，除了有不少岔路之外，还有两个不同的移动浮台，可以把他们送往不同的路口，他们花了大半个时辰，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抵达到出口附近。

忽然，温慧“啊”地叫道：“什么东西咬我！”

南宫煌三人急忙回头，王蓬絮惊呼道：“蛇！是蛇！”

原来是一条红色的蛇咬到温慧的腿了，温慧吓得奔到南宫煌的身边道：“煌哥哥，救命！”

南宫煌笑道：“哈哈！没想到你这暴力女也会有害怕的东西，别怕，看我的！”就拔剑跃出前来，向那条红色的蛇喝道：“孽畜！我宰了你！”

那条红色的蛇体形不大，而且胆子也小，一见南宫煌的凶相，竟然吓得向后就缩。王蓬絮急忙喊道：“小小一条蛇，不用赶尽杀绝吧，我们还是别耽误时间了。”

星璇也道：“不错。”南宫煌即时犹豫下来。

温慧这时突然身体一软，跪倒在地，而且脸色也发起青来，她惊道：“煌哥哥，这里……啊！中毒了，快！快杀死那蛇，用它的胆给我解毒。”南宫煌忙回头看了看温慧，然后道：“好！”再准备回身去杀那条蛇时，却发现那条蛇已经逃得不知所踪。

南宫煌道：“不好！它跑了……”

王蓬絮道：“不用急，让我看看。”就过来为温慧照看伤势，幸好中的不是什么剧毒，王蓬絮施展“五毒归元”之术，很快就替温慧解毒了。

南宫煌见温慧的脸色转红，便问道：“怎么样？好了吧？”

温慧就对王蓬絮道：“嗯，谢谢你。”

南宫煌道：“我就说嘛！中毒这种事小意思，有絮儿这个解毒高手在，怕什么？上次你还吹牛说自己有多么多么会解毒，现在自己中毒了就怕成这样子，真没出息。”

温慧娇嗔道：“你就知道笑话人……”

南宫煌道：“好啦！几天不见，野蛮女也学会撒娇了。”

星璇这时道：“不要耽搁了，我们快走吧。”四人便继续前进。

来到少阴凝碧第三重，这里又有两条分岔路，他们就先往右转，开动机关，使前面断开的路重新接合起来。就是这样，一连开了三个机关，使道路相连，这才来到第三重的出口前。前面又有一个机关门需要开启，星璇正准备上前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温慧“啊”地叫了一声，众人连忙回头，南宫煌道：“又怎么啦，大惊小怪的？”

温慧指着前面道：“那里！那条蛇一直跟踪我们，煌哥哥快帮我杀掉它！”果然，那条红色小蛇仍然跟在他们的后面。

南宫煌道：“这蛇也真执着，你的肉那么好吃吗？我看不见得，一定硬梆梆的。”

温慧急道：“你去嘛，去替我杀死它。”

星璇这时道：“不要再做无谓的纠缠了，出口就在前面，快走吧！”就当先走上前去，把机关门打开。然后，四人就穿过机关门，继续前进。

当他们来到了少阴凝碧第四重的时候，却见前面的地上躺着一人，王蓬絮一见，便喊道：“雷大哥！是雷大哥！”

温慧第一时间跑了上去，抱起雷元戈的身体道：“啊呀！雷大哥原来在这里，怎么会弄成这样？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南宫煌也赶上前去，帮忙照看雷元戈的情况。

正当南宫煌忙于照看雷元戈的情况时，温慧的目光之中突然闪过一抹阴冷，她的手指忽然露出尖长的指甲来。与此同时，那条红色小蛇猛地窜了上来，张口就要咬温慧。温慧连忙把手一挥，将红色小蛇甩开。而南宫煌恼怒顿生，从原地跃起，举起手中的镇妖剑，便要向那条小蛇下手。

那条小蛇吓得浑身发抖，当南宫煌的剑即将劈到小蛇时，雷元戈突然从地上弹跃而起，迅速地抢上前来，使出一招擒拿手，把南宫煌的手给抓住，不让他的剑伤害到小蛇。

南宫煌惊讶之际，雷元戈便吐出话来：“这个温慧是假的！她才是真正的温慧！”竟然把手指向那条红色的小蛇。

南宫煌等人俱大吃一惊，而这时候，那个温慧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身穿蝉薄紫衣，背上长着许多蜘蛛爪子的美艳女子。

这美艳女子风骚入骨，浑身邪气，她娇声道：“哎呀呀——功败垂成，真可惜，我太小看你们了，也太贪心了，真是个教训……”

南宫煌喝道：“你是什么人？你把温慧怎么样了？”

星璇也喝道：“你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那美艳女子道：“啧啧，什么叫阴谋啊，这是计划！懂不懂，姓南宫的小子杀了那个蠢丫头，我就会得到丫头的‘怨魂’，此时再让姓雷的笨鬼醒来，看到他的心上人冤死，一定暴怒如狂，我只要从旁协助，他就会杀了姓南宫的小子，我就又得到一个‘冤魂’，你们替那小子复

仇，又会给我笨鬼的‘冤魂’，多么巧妙的计划啊……真可惜，你们一点都不配合。”

南宫煌惊怒无比道：“大家无怨无仇，为何用这种毒计害我们？”

“因为‘冤魂’能增进我的功力啊，尤其是被所爱之人杀死的冤魂，能增加整整一甲子的功力呢！唉……现在把你们吃掉真可惜，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起啦。”

雷元戈道：“你死后我会让你很惨的。”

“小鬼，报复心还很重嘛！行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死！”

说完，这妖女已经出手，而南宫煌等人也急忙应战。这妖女名叫“幽娘”，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妖魔，她擅长使用“定身”之术，王蓬絮急忙施展“仙风云步”，增加众人的反应力，使南宫煌、星璇、雷元戈三人敏捷提升，处处洞悉妖女的先机，躲开她的“定身术”。

星璇也有一记“缠”字诀，能够将人定身，他看准时机，使出“缠”字诀，一股力量立即把幽娘缠住，然后南宫煌挺身扑上，一记重招轰在幽娘身上，登时把幽娘震得狂飞向后，跌坐地上，头发披散，衣服也破损了多处。

幽娘惊讶之余，又发出娇嗔道：“真是的，我的衣服、我的头发都被弄乱了，你们难道不懂得怜香惜玉吗？”

南宫煌喝道：“老太婆，少在这里卖弄风骚了，快点乖乖投降，把温慧变回来。”

幽娘爬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然后笑着说：“呵呵，你这小鬼，人不是人，兽不是兽，被蜀山利用完了，又被妖界利用，还在这

里自鸣得意，在这世上你是没有同类的，人家王府千金怎会愿意跟你在一起？你不用奢望啦，可怜呐……”

南宫煌一听，立刻怒气涌上心头，星璇也怒喝道：“你住口！”

南宫煌的怨怒之气一起，那幽娘立刻暗运功力，把这股怨气吸纳到自己体内。接着，她又对星璇说：“白毛小妖，凭你那样的身体，能给所爱的人带来幸福吗？”

星璇听了，也怒气上升，结果又被幽娘暗中吸纳了这股怒气。幽娘随即又笑着说：“喔呵呵，好伟大，想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呢，啧啧。”

星璇道：“闭嘴！”

幽娘转头对雷元戈道：“哑巴小鬼，你命里带衰，一事无成，全身上下散发着阴郁之气，真的是歹命啊……任何靠近你的人都会倒霉的，你不如早早离开人间，回到你该待的地方去算了……”

雷元戈怒道：“总有一天，教你落在我手上！”可是他这怒气一起，又被幽娘吸纳了。

然后，幽娘又对王蓬絮道：“小姑娘，你很聪明，但是谁会娶一个能看透自己的女人做老婆呢？”

王蓬絮听了，大声叫道：“不要！不要说——”

幽娘道：“那样岂不是比关在牢笼里还难受？看看我，我法力高过你，还不是只得一个人……你也不用妄想啦，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王蓬絮也被她的说话刺激得怨气直冒，这又给幽娘吸纳去了。

最后，幽娘对温慧变成的小蛇说：“蠢丫头，脱光了衣服好玩吗？别害羞，嫁人以后总要有这一天的，你不是一直期待嫁人吗？现在就让你

提前尝尝洞房花烛的感觉，嘻嘻。”温慧也中计了，也被她的言语气得怨怒攻心，同样也被幽娘暗中吸纳这股怨怒之气。

这时，王蓬絮忽然省悟过来，说道：“啊！你在做什么——你在吸收大家的怨气！”

幽娘道：“是啊！真有趣，大家的怨气都不小嘛，谢谢支援了，再会。”说完，便施法逃遁而去，地上只遗下了温慧的衣服。

星璇怒道：“可恶！”

雷元戈则回头向温慧变成的小蛇问：“温——那个……你还好吧？”

那小蛇急忙窜到了三个大贝壳组成的围墙后面，南宫煌等人愣了一下，南宫煌便要上前看看情况，可是刚靠近贝壳前面，就听见温慧“啊”地大叫一声，使南宫煌止步，雷元戈则惊问：“怎么了？”

只听温慧喊道：“别、别过来……小絮妹妹，帮忙把衣服拿给我。”

王蓬絮应道：“好！”赶紧拾起地上的衣服，然后问：“你恢复人身了吗？”

温慧在那边“嗯”地应了一声，王蓬絮就连忙拿着衣服走过去，去帮温慧穿上。

南宫煌、雷元戈、星璇三个大男人就唯有走开，南宫煌对雷元戈说：“元戈兄，你没受伤吧？这次多亏你了。”雷元戈摇了摇头，南宫煌随即为雷元戈和星璇互相引见道：“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在里蜀山认识的兄弟。星璇，这是雷元戈，也帮了我不少忙。”

星璇问道：“你是鬼？”

雷元戈应道：“是。”

星璇道：“是接引鬼魄的鬼吏吗？”

雷元戈又应道：“是。”

星璇接着问：“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滞留人间？”

雷元戈诧异道：“你知道不少。”

星璇道：“想也知道……劝你一句，还是早回鬼界吧，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逃是逃不过的。”

雷元戈道：“我会回去的，但不是现在。”

南宫煌这时也对雷元戈夸奖道：“你本事不小啊，一个人就能把温慧带到这里来，星璇和思堂两人合力才能办到。”

雷元戈却道：“最后还是失败了……本想帮阿慧，结果反而害她遭那妖怪毒手，自己也险些丧命，那女人说得对，在我身边的人都会倒霉。”

星璇道：“不能说这种泄气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好命歹命，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南宫煌道：“星璇说得不错！喂！你小子的来龙去脉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真不够朋友！”

雷元戈道：“你没问。”

南宫煌哼道：“不跟你说话，省得又是一肚子气。哎，刚刚那个母蜘蛛怎么回事？跟我们每个人说一句话之后，突然就有力气逃跑了，开始还快断气的样子呢！”

星璇道：“她靠吸收怨气修炼，刚刚那几句话，激发了我们的怨气，被她吸收后，也就助长了她的法力。”

南宫煌恍然大悟道：“可恶！本来是一场大胜仗，现在莫名其妙的输了，真不甘心。”

第十七章 女儿心（下）

在贝壳墙的那一边，温慧已经穿好了衣服，她对王蓬絮说：“谢谢你，小絮妹妹。”

王蓬絮道：“不用客气，你手臂还好吗？”

温慧道：“只是脱臼了，养两天就没事了，就像某人说的，我肌肉硬梆梆的，不怕！”

王蓬絮道：“那就好，我们过去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温慧忽道：“等一下。”

王蓬絮问：“怎么啦？”

温慧变得吞吐起来道：“我.....我不知道怎么了，心里怦怦直跳，我不想再见到南宫.....煌了.....”

王蓬絮怔道：“怎么啦？你们之前吵架了？”

温慧轻轻点头道：“嗯，我说了很伤他的话，他一定不愿意理我了，我怎么办呢？”

王蓬絮道：“不会的，就像平常那样面对他，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就好了。”

这时，传来南宫煌的喊声：“小姐们，梳妆打扮也要有个限度啊，快一点啦。”

王蓬絮就说：“他不耐烦了，我们快出去吧！”

温慧仍然有些不太情愿：“我……”

王蓬絮道：“哎！这可不像平时的你，勇敢一点，快过去！”

温慧这才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迈步走了出去。

看到二人出来，南宫煌就笑着说：“呵呵！变回来了，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什么，我说啊，你没有本事就不要逞强，要不是遇上我们，你恐怕要一辈子在这里做蛇了。”

温慧怒声道：“笨蛋煌！人家还不是担心你才冒险进来的！”

南宫煌道：“啊……谢谢你的担心……好！你担心我，我也救了你，咱们两个算是扯平了，你以后最好嘴上留德，少说那些伤人的话。”

温慧即时低下头来不哼声，南宫煌便说：“干嘛？害臊得说不出话呀？哈哈！”

温慧一听他取笑自己，便发起脾气来，就是一拳打过去，把南宫煌轰倒在地，并大声道：“去死！还有脸跟我说扯平，刚刚是谁几次想杀了我？看我不打死你！”

南宫煌叫道：“啊呀！好痛！”

温慧立刻又变了态度，马上关心地问道：“哎呀！打到哪里了？让我看看！你怎么不躲呢？我出拳很慢的呀！”

南宫煌道：“看来女大王的功力又加深了，本大仙就是想躲也躲不及，真是甘拜下风呀！”

温慧走过去扶他说：“快起来吧，别赖在地上了……”南宫煌这才笑了一笑，由温慧扶起来。看见两人在这里打情骂俏，王蓬絮不由心中感到失落。

这时，星璇说道：“此地不宜久留，敌人说不定会去而复返，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南宫煌道：“也对！闲话家常到此为止，还是快出地脉回蜀山，把殊明这奸诈小人的行径告知掌门。”

星璇指着前方道：“出口就在前面，告辞了。”

南宫煌抱拳道：“保重，我会很快再回里蜀山的。”

星璇道：“好，我等你。”

王蓬絮也道：“你……你保重……”

星璇道：“你也要加油啊！”

王蓬絮一怔：“加油？”

星璇道：“是呀！你想要什么，就要努力去争取，千万不可以退缩，知道吗？”

王蓬絮知道星璇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应道：“是……絮儿明白……”

星璇微笑地向她点了下头，然后就和他们分别，返回里蜀山而去。而南宫煌四人则向前走去，从地脉出口离开少阴凝碧。

从地脉出来之后，他们又处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南宫煌道：“啊呀！这里是哪里啊？”

王蓬絮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便道：“好像是个庙……”

温慧忽道：“嘘……别出声，有人来了。”三人便立即摒息禁声，静观外面的情况。

不一会儿，有一位少女走到了他们所藏身的一尊神像前面，跪拜下来，低声祈求道：“女娲娘娘，我求求你，求你保佑陆大哥平安回来，少受一点伤。更求你让陆大哥忘了月纬姐姐吧，让他不要再去做无谓的冒险了，不要再因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受伤了，这样的陆大哥，太可怜了……”

王蓬絮这时觉得腹中饥饿，看见神案上有供果，便忍不住说：“有供果耶……”就伸手过去偷了一个来。温慧连忙“嘘”地提示她别发出声响，王蓬絮却只顾着吃果子，说道：“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那少女又道：“女娲娘娘，你说，陆大哥是不是中邪了，月纬姐姐被妖怪捉去已经三年了，尸身恐怕已经化成白骨了，就算把妖怪杀掉又能怎样呢？更何况他每次进入月光城都重伤而回，听说那里有数不清的妖怪，他一个凡人就算是铁打的也敌不过啊，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说着说着，忽然听见有咬果子的声响，立即唤道：“什么声音？”

南宫煌低声道：“该死！贪吃鬼……”

少女听见好像有人声，便慌忙跃起身来道：“女娲娘娘，是你显灵了吗？你看我每年都虔诚地祈祷，一定也会垂怜吧？是不是？”

南宫煌心想：“虽说我们不是故意偷听，但要是被她发现也蛮尴尬的……怎么办？”

那少女又道：“女娲娘娘，你答应我吧，让陆大哥不要再做蠢事了，好不好？”

南宫煌便连忙装腔道：“嗯，我答应你——”心中偷乐道：“我的口技也是一流的，听起来蛮神圣的吧？”

那少女果然以为真是女娲神显灵，马上说：“女娲娘娘！你、你真的显灵了？你能让陆大哥忘记月纬姐姐，不再冒险，是不是？是不是真的？”

南宫煌又说：“是——”

少女高兴地说：“那太好啦！我不用费心去找那种能让他喜欢我的药了……”

温慧一听，不由好奇地冲口而出说：“什么药啊？”

那少女立即吃惊道：“咦！女娲娘娘，你的声音怎么——”

南宫煌连忙按住温慧的嘴，说道：“你速速回家，不要在此逗留。”

那少女忙又拜道：“好！谢谢女娲娘娘！”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等那少女离开了之后，三人才从神像的背后走出，温慧道：“真是的！我还没问清楚药的事情呢，你怎么让她走了？”

南宫煌道：“还说呢！都是你多嘴，差点露出马脚，小姐，好奇心不要那么强好不好，年纪轻轻的就这样三姑六婆，将来老了怎么得了？”

温慧道：“你管得着吗？”

王蓬絮则咬着那些果子道：“唔……真好吃，这里的水果又新鲜又甜美，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南宫煌马上转脸跟她说：“还有你，就知道吃，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王蓬絮忙伸手拉住南宫煌的手，撒娇道：“煌哥哥，对不起啦……”南宫煌又马上软了下来。

温慧道：“其实被她知道有人偷听又怎么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何必偷偷摸摸好像做贼？”

南宫煌道：“唉……野蛮女就是野蛮女，人家小姑娘偷偷把心里话说给神佛听，被外人撞见会多不好意思，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温慧道：“哼！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就好像你多了解女人似的。”

王蓬絮道：“这里好像已经到了苗疆了耶，没想到这次的出口这么远。”

南宫煌道：“不用急，天也快亮了，我们可以吃点东西，观光一下，反正可以御剑飞行，不管多远，不消片刻便能回蜀山。”

王蓬絮欢喜地说：“好耶！先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南宫煌道：“还吃啊……”

他们走到庙外一看，发现原来已经是深夜了，不好在夜里走动，便先回到庙内歇息，等天亮之后再到外面逛逛。于是，他们几个人就到庙里的角落处坐下来，靠着墙就睡着了。

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早，他们刚起来，就见有两个小孩正在神像面前说话，一个小男孩对另一个小女孩道：“梦儿，你快点嘛，快点拜完我们就能回家吃饭了。”

那女孩道：“好，求女娲娘娘保佑我娘和我爹，保佑他们能——”

不等她说完，那男孩便说：“笨梦儿，娘说过今天是要替傀儡婆婆祈福，你怎么念起爹娘来了？”

梦儿道：“梦儿才不笨呢！为什么要给傀儡婆婆祈福啊？我又没见过她，娘说她不会动也不会理人……”

男孩道：“没良心的梦儿，你不知道吗？四年前我们寨子里有个很坏很坏的大坏蛋巫师，本来没人能打过他，幸亏这时候傀儡婆婆带着一个叫青儿的女婴出现，把巫师赶跑了，她是寨子的大恩人。对了，你那时还小，只会尿裤子，当然什么也不明白。”

梦儿道：“哼，你就明白吗？那后来呢？”

男孩道：“后来很惨的，那个青儿中了大坏蛋巫师的毒，婆婆为了救她，要收集很多很多只傀儡虫，我们全寨的人都上山捉虫，就数我捉的最多。”

梦儿道：“臭哥哥，我才不要知道你捉了多少只虫呢，你快说青儿的毒解了没有。”

男孩道：“我正要说呢！好不容易凑足了一千只傀儡虫，可那个青儿好像还生了其它的病，婆婆又亲自去一个叫大理的地方，总之很远很远的，终于找到两样东西，应该、应该是叫麒麟角和凤凰蛋壳吧……”

“别管它们叫什么啦，哥哥你快说下去嘛。”

“你别急啊，之后婆婆配好药，救醒了青儿，可原来那些蛊毒都转移到了她自己的身上，从那时起婆婆就再也不能动、不能说话了……”

梦儿听到这里，即时悔改地说：“好可怜……梦儿真坏，梦儿没有诚心替婆婆祈福……”随即回头向神像再次祈祷道：“女娲娘娘，求您保佑傀儡婆婆平安无事，早日回到原来的样子，梦儿以后每次有糖吃都会分给您一半的。”

男孩道：“笨蛋，女娲娘娘是神耶，才不会稀罕你的破糖——”

这时，一名妇人走了进来，对两个小孩道：“小彤、梦儿，拜完就该回家吃饭了，怎么这么慢？”

小彤马上道：“娘，都是梦儿不好，问这问那一堆废话。”

梦儿道：“才不是废话，我让哥哥给我讲傀儡婆婆的故事，娘，你知不知道青儿到底生了什么病，为什么得吃那么多药？药又苦，她也好可怜……”

妇人道：“娘也不清楚，不过有人说青儿其实是女娲娘娘的后人，被药物控制了不能长大，所以才需要麒麟角和凤凰蛋壳来解那种药性。这种事咱们也帮不上忙的……”

小彤道：“对，我们常替傀儡婆婆祈福，她一定会好起来！现在，回家吃饭。”

梦儿道：“哥哥就知道吃，小心变成大胖子……”

一家三口就说说笑笑地走出庙去。

南宫煌这时心中生疑：“蛊毒？青儿？傀儡婆婆？难道会和上次在绿萝嶂遇见的青儿有什么关系？”

不过，温慧和王蓬絮、雷元戈三人已经招呼他快些离开，南宫煌这才放下疑团，和他们一起走出庙去。

刚到庙外，温慧就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在前走过，温慧立即追了上去，呼唤道：“喂！那个、那个，这位姑娘，请留步！”这位姑娘背着一扎兵器。

原来温慧见到的，正是昨夜在庙里祈祷的那位少女。那位少女听见有人唤她，便停下来，回身问道：“叫我？”

温慧道：“对、对，就是你！你叫什么来的？我有事问你。”

少女道：“我叫离宫，这些兵器不卖，要买兵器去‘烂银血渡’，找庞大叔。”

温慧道：“我买兵器做什么？我是想问你昨天半夜说的那种什么药，到底是什么东西。”

离宫怔道：“昨天？我不记得跟你说过话啊，等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有急事。”

温慧问：“什么急事？我帮你忙，天底下没有本姑娘搞不定的事。”

南宫煌这时走了过来，干咳两声道：“天底下没有笨姑娘搞不砸的事。”

温慧恼道：“阴魂不散，偷听别人说话的小人！”

南宫煌“哈哈”一笑道：“你那大嗓门全城的人都听到了，还害怕人偷听？再说，说到偷听啊，也不想想你有没有资格说别人。”

温慧“哼”了一声，不理睬南宫煌，继续向离宫问道：“好妹妹，咱们不理他，快跟我说说，到底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离宫道：“哎呀！这件事你们帮不上忙的，连女娲娘娘都帮不上忙，昨天她明明答应我让陆大哥平安回来的，可是今天早上他却没有回来，前两年都不是这样……他、他一定被困在月光城了，都是我不好，太贪心了，所以被神明惩罚……”

南宫煌这时也好奇心起，便追问道：“月光城？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帮你救人！告诉你，我可是鼎鼎大名的蜀山弟子，论起辈分，我还是蜀山掌门的师弟呢！我说啊，能让你遇到我，就是女娲娘娘保佑，我们

蜀山门下，一向以降妖除魔，护佑人间为己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离宫一听，便说：“真的？”

温慧道：“哼哼，吹牛的本事倒是一流……”

南宫煌道：“当然是真的，有何难处尽管开口。”

离宫便道：“好……你要是真能帮我救回陆大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现在什么也不求了，只要陆大哥平安，即使他从此不再理我我也心甘情愿。”

温慧道：“你快说啊，月光城是个什么鬼地方，有什么可怕之处。”

离宫道：“月光城其实是一个森林，因为里面的树木排列非常整齐，所以被称为‘城’。它只在每年正月十五左右会在这附近出现几天，而后就会突然消失了，第二年还会出现，只要在晚上，地面上会有月光一样的点点磷光，跟着这些光走，就能进入月光城。”

南宫煌道：“哦？会有这样的地方……”

离宫接道：“传说月光城是风神居住的地方，里面有妖魔怪兽把守，没有人敢进去。听说周围汉人居住的城镇还常常在这几天祭祀风神，但是我们苗家人都信奉女娲娘娘，并不理会什么风神的传说……”

温慧道：“那个‘陆大哥’是什么人？他怎么了？”

离宫道：“陆大哥叫陆北亭，是个汉人侠客，三年前和月纬姐姐来我们这里，要寻找最好的缅钢玄铁打造兵器，不知怎么回事，月纬姐姐就这样失踪在月光城了，陆大哥不说，我也不敢问，我怕看见他伤心的样子……”

温慧道：“所以那个陆大哥就每年进入月光城，要救情人出来？”

离宫点头道：“对，他寄住在我们店铺，每天帮庞大叔做事，闲下来不是练武就是看着月纬姐姐留下来的明月珰发呆.....每年一到这个日子，他就去月光城，每次都是第二天早上出现在店铺门口，遍体鳞伤，但是已经被包扎得好好的.....”

温慧奇怪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暗中帮他吗？”

南宫煌道：“恐怕是有要他知难而退的意思.....”

离宫道：“庞大叔也这么说，但是陆大哥就是不听，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每天还是一个劲的练剑，下一年又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好像中了魔障似的.....这一次、这一次他没有回来，会不会、会不会.....”说到这里，离宫声音也哽咽起来了。

却在这时，雷元戈说道：“不会，他没死。”

离宫惊讶道：“真的？你怎么知道？”

雷元戈道：“鬼籍上没有他。”

南宫煌连忙喊：“喂！别胡说什么鬼籍不鬼籍的，你会吓着人啦！”

雷元戈便道：“知道。”

温慧道：“哼！又一个鬼鬼祟祟偷听的，还背对我装作不在意！”

离宫道：“不管怎样，我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一定！”

南宫煌道：“好！就这样，晚上我们陪你去月光城走一遭。”

离宫当即欢喜地说：“谢谢你们.....你们先去客栈歇一歇，等天黑后我们在寨子门口会合。对了，我们家是开兵器铺的，如果需要请尽管拿！”

温慧马上说：“好呀！我跟你过去看看，走吧！”

离宫就把那扎兵器背好，然后带着温慧往自己家的店铺去了。南宫煌、王蓬絮、雷元戈三人则先往客栈那里落脚。

第十八章 月光城（上）

在客栈租下房间之后，南宫煌好奇心起，他想听听温慧和离宫会聊些什么，于是就悄悄走近那打铁铺前，只听温慧向离宫问道：“喂！你说的那个药是什么东西啊？”

离宫道：“你.....你昨天晚上听到我和女娲娘娘说的话了？.....对了！原来昨天晚上的那个声音就是你！”

温慧也不隐瞒道：“是呀！我不小心听到的，什么药这么神奇，是不是可以让人喜欢自己？”

离宫道：“对！你也听说过‘飞蓬夕瑶’对不对？传说让自己喜欢的人吃下去，他就会喜欢上自己，永不变心。”

温慧惊讶地说：“啊？这么神奇.....在哪里能弄到，快告诉我！”

离宫道：“我也不知道，听老人讲，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天上突然降下很多好像萤火虫一般的精灵，有紫色的，也有青色的，能发出喃喃的‘飞蓬’和‘夕瑶’的声音。据说有人捉到一对，封在瓶子里，三天后它们就会化为清水，给自己喜欢的人喝下，那个人就会永远喜欢自己。”

温慧道：“哦，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离宫道：“可惜那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我想别的地方或许会出现，也问过不少往来的客人，可惜一直都没有头绪……”

温慧问道：“你喜欢你的陆大哥？”

离宫道：“对！你们汉人姑娘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我们苗家姑娘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就像泉水一样纯净，不会扭扭捏捏的！”

温慧道：“对、对！就应该这样！”

离宫反问道：“你也有心上人吗？”

温慧“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吞吐道：“有、有啊……”

离宫道：“他也不在意你？”

温慧又“啊”地叫了一声，说道：“那、那倒没有，其实、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离宫道：“你比我幸运……我是很清楚，陆大哥不喜欢我，他喜欢月纬姐姐，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偏偏只喜欢他……”

温慧想劝解离宫，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便道：“你……啊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你放宽心，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离宫道：“对！我也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这时，温慧发现了南宫煌，还有雷元戈站在附近偷听，马上喝道：“你们两个，要听就大大方方跟过来，不要听就走开，鬼鬼祟祟的好讨厌！”

南宫煌连忙道：“谁、谁稀罕偷听你们女人的悄悄话啊，我们两个在聊天，是吧，元戈兄？”

谁知道雷元戈却道：“我没有聊天，我在看阿慧。”

南宫煌不由心中暗骂：“以后我再要你帮忙我就是大傻瓜！”

离宫这时道：“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吗？”

温慧心中一忖，忙道：“当、当然不是！谁稀罕他们那窝囊样子，我喜欢的人啊，又高大、又英俊、又威武……他们两个在人家面前不过是两条小虫。”

离宫道：“你们真好……有那么多朋友，多开心……不像我，连爹娘是谁都不知道。虽然庞大叔对我很好，但是有些话也是不能跟他说的……我走了，晚上见。”

温慧便道：“好！我先回客栈养精蓄锐，再见！”

离宫就先行回打铁铺里去，温慧则叫大家一起回客栈。但南宫煌说王蓬絮走开了，要去找她，温慧就先和雷元戈回客栈去了。

南宫煌到处去找王蓬絮，就来到河川上游的边，看见王蓬絮正和一名猎户打扮的中年人在说话，只听王蓬絮用惊奇的语气道：“真的？大叔，你不会是在说笑吧？”

那猎户道：“千真万确啊！一个多月前，寨子里就有人看到天上掉火球，从那以后山里的雷声再没停过，最近还时常能看见被雷劈死的野兽呢！”

王蓬絮道：“这么说，只是闻其声，不见其人，谁也没亲眼见到那个放雷的怪物？”

猎户道：“谁说没人？我就见过！原本觉得能不费力气捡到些黑熊、山猪什么的，倒也蛮不错，虽然皮毛都焦了……可没料到前几天竟真的

遇上那怪物，模样丑死了，尖嘴，长了对翅膀，还张牙舞爪的，我拼老命才逃回来，以后再不敢上山了！”

王蓬絮道：“哎？那到底是什么怪物呢？居然能任意操纵雷电，少说也修行了上千年吧。”

猎户道：“小姑娘，你可别因为好奇就随随便便跑到山里去，万一被怪物盯上就惨了！”说完，那猎户就快步离开了。

南宫煌这时走上前问道：“絮儿，那人是谁？你们认识？”

王蓬絮道：“啊，煌哥哥！你来得正好！那个猎户大叔告诉我，附近山里出了个会打雷的怪物，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南宫煌道：“啥？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妖，本大仙才没闲工夫去理会！蜀山上下生死攸关的大事还等着我去解决呢！”

王蓬絮道：“可是……像这样能够随意操纵雷电的怪物，絮儿真的没见过！絮儿想去看看嘛。”

南宫煌笑道：“嘿嘿，那些雕虫小技算什么！必定是胆小怕事的人添油加醋造谣，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而已！”

王蓬絮一脸疑惑道：“会吗？真是这样的？”

南宫煌道：“当然！本大仙走南闯北，大风大浪经历得多了，什么世面没见过？相信我没错的！”

王蓬絮道：“嗯，絮儿明白了！那我先去别处逛逛，这施洞真好玩，和中原就是不一样！”说着，就飞快地跑去了，南宫煌只好喊道：“小心点，别跑得那么急。”

南宫煌本欲回客栈去，可是一路走来，也觉得那怪物的事很有趣，也想一睹那怪物的情况，于是便一个人向山上走去。

山上有卖衣服的店子，还有染布坊，但在这两个地方后面的山岭，却是十分荒僻，罕见人烟。当南宫煌走到这山边时，忽然看见一个小东西出现在眼前，正是桃子。而且桃子竟然流起泪来，南宫煌马上说：“桃子，是你呀！每次见你都在哭，小小的身体哪来这么多眼泪？”

桃子显露一副委屈的样子，南宫煌便道：“被人欺负了？不是早跟你说别到处乱跑嘛，像我这样的好人可没几个！哼，欺负你的大坏蛋在哪里？待本大仙替你报仇！”

桃子马上向前飞去，南宫煌就说：“你要我跟着你走？”桃子点点头，就领着南宫煌向前走。

南宫煌跟随桃子来到山边的一座废屋前，只见在屋前的空地上躺着一只长着翅膀的尖嘴妖怪，南宫煌立即道：“哦，就是这只臭妖怪啊，居然敢欺负我们家桃子，看本大仙怎么收拾它！”就跃出前来，喝道：“喂！何方小怪，胆敢在此胡作非为，见了本大仙还不跪拜叩首，然后乖乖束手就擒！”

那妖怪本来在酣睡，忽然听见有人吆喝，便惊醒过来，慢慢爬起来，说道：“什么？有人要给我跪拜叩首？好啊好啊。”等那妖怪起来之后，一看南宫煌，便笑道：“呵呵，我当是谁，原来是个人不人，妖不妖的臭小子！我堂堂天界雷神云中子，平日呼风唤雨，一道小雷电就够你受的！偏偏你这白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扰我美梦，该死！”

南宫煌听牠这么说，马上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扰民的放雷小怪！我堂堂蜀山煌真人，各路妖鬼神仙见了莫不礼让三分，偏偏你这白痴小怪

有眼无珠，胆敢在我眼皮底下玩那放雷的破烂把戏，本大仙今日就要为民除害！”

云中子大笑道：“哈哈，正好！我最近得了个宝贝，能够放雷又不耗灵力，找山里的熊啊猪啊试着玩，也已经玩腻了，就看看你这小子有什么本事！接招！”话音一落，便引动一股雷电，向南宫煌劈来，南宫煌也急忙挥剑招架。

可是南宫煌哪里抵挡得住，结果被这雷电震得全身发麻，狼狈不堪，衣服给烧焦了一片。

云中子直觉没趣道：“无聊，这么浅薄的功力，还出来丢人现眼！我可还没睡够呢，不陪你玩了。”就不再理会他，又展开双翅飞走了。

南宫煌心道：“可恶！手脚都麻了，动不了！”

桃子飞到南宫煌的面前，表现出关心之情，南宫煌道：“别.....别担心！我没.....没什么大碍！只是一时疏忽，让那小妖逃掉了！哼，别看它嘴上说得轻松，其实已被我的无形剑气打出内伤来了！回去后也要吃苦头的！哈哈，你不信吗？你看，我已经好了。”他勉强扭动了身体几下，接道：“下回再让我遇到它，一定不会再失手了！”心里骂道：“死小怪！害得我在桃子面前丢脸，这事绝不能善罢甘休！”

桃子见他这么说，就安心地飞走了。南宫煌看着桃子飞走，笑道：“嘿嘿！这桃子傻乎乎的，说什么它都信，真可爱！”

南宫煌也从山上下来，走经一家民房前，只见一位少女和一名小男孩正在门口说话，那小男孩道：“姐姐，我们去抓蟋蟀，好不好？”

她的姐姐说：“不行！饭都没吃就知道玩！”

小男孩道：“不吃不吃就不吃！我昨天看见一只好大好大的蟋蟀，比隔壁大牛捉的那只大好几倍呢！”

姐姐道：“小桓乖，先把饭吃完，才有力气捉蟋蟀啊！”

小男孩却道：“不要！现在就去嘛。”

姐姐生气了，怒声道：“你再也不听话，小心我把你丢到山上去，让那里的雷公把你抓走！”

小男孩道：“骗人！那才不是雷公，是只怪物，我见过的，我不怕它，有喔喔陪我。”

姐姐道：“又瞎说，你要是真见过怪物，还不早吓得尿裤子！不吃算了，懒得再理你！”说完，姐姐回身就进屋去。

南宫煌心中生疑，就走过去对那小男孩道：“小弟弟，你真的见过怪物吗？喔喔又是什么东西啊？”

小男孩见有人相信他的说话，便道：“嗯，嘴尖尖的，还会飞，那怪物好丑。还有，喔喔才不是东西，它是我们家养的大公鸡，怪物最怕它了！”

南宫煌惊奇道：“咦？你怎么知道那怪物怕它？”

小男孩道：“那天我和喔喔在树林里玩，远远看到那只怪物，喔喔叫了两声，它一听见，腿直发抖，飞快地逃了呢。”

南宫煌一听，心中大喜：“传闻雷公很怕公鸡，看样子那打雷的怪物也怕，嘿嘿，这回它死定了！”于是就向那小男孩道：“小弟弟连怪物都能赶跑，真了不起。我嘛，是蜀山上专门降妖除魔的剑侠，来这里收伏那只怪物，现在想借你的喔喔一用，可不可以啊？”

小男孩却道：“不行！万一你是坏人，把喔喔杀了怎么办！”

南宫煌道：“非也，坏人要东西都直接抢的，哪里还会向你借？”

“可是……”

“小弟弟，如果不把那怪物捉住，万一它伤到你的爹娘和姐姐，可就糟了，你要想清楚啊！”

“唔，姐姐倒无所谓，她好烦的，总催我吃饭，不过娘会给我买新衣服……好吧，借就借，但也不能白给你，除非……除非你拿糖葫芦来换！”

南宫煌立刻道：“知道了，糖葫芦。”心想：“这种小孩要是我弟弟，我早大义灭亲了……”他到处跑去找卖糖葫芦的，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给他买到一串糖葫芦。然后回到那民房前，那小男孩仍在等他，南宫煌就上前道：“看！糖葫芦来也。”

小男孩欢喜地说：“好棒！我这就拿去给大牛看！馋死他。”

南宫煌道：“俗话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下你总该把喔喔借给我了吧？”

小男孩道：“你讲话要算数，千万不可以吃了喔喔！”一边说，一边把那只大公鸡交到南宫煌的手上。

南宫煌接过公鸡道：“笑话，谁人不知本大仙不打诳语！我这就捉妖去了。”

他带着这只大公鸡，又回到了山上的那座废屋前，果然又见那只怪物云中子躺在地上睡觉。

南宫煌道：“这个笨蛋，果然还在这里睡觉！它是没领教过本大仙的报复手段，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回让你知道厉害！”于是就把大公鸡放到了那怪物的身边，然后大声喊道：“喂，小怪物！别做青天白日梦了！快快醒来送死吧！”

那怪物又被惊醒过来，从地上一跃而起道：“又是你这个臭小子，我没心情和你过招！”

南宫煌道：“心情好坏不重要，眼睛擦亮就行了！你仔细瞧瞧，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就用手指了指牠的身边。

云中子往他指的方向一瞧，竟然看见一只大公鸡就在脚边，吓得牠尖叫一声“啊”，就跳了起来道：“走开！走开！”样子竟然惊慌得很。

南宫煌笑道：“哈哈，你当初的威风哪里去了？现在倒变成了软脚虾！”

这时，王蓬絮到来，说道：“煌哥哥！远远的就听到有动静，原来是你在这啊！”

南宫煌道：“絮儿快来，看本大仙怎么收拾这放雷的小妖怪。”

王蓬絮看着那云中子道：“它.....它就是那个怪物？”

南宫煌道：“它还自称是雷神！雷神会滥杀无辜吗？还欺负我的一个朋友，简直是罪加一等！”

王蓬絮道：“煌哥哥，它看起来好像很怕你呢！”

南宫煌道：“对啊，要不然大家怎么会说‘蜀山煌大仙，一出鬼神惊’呢。我从别人那儿借了只公鸡，只不过小施身手，就把它吓成这样了！”

王蓬絮高兴地拍手道：“好棒哦！煌哥哥真厉害！”

云中子这时道：“臭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害怕公鸡？”

南宫煌笑道：“嘿嘿，本大仙原本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你自己大惊小怪。小妖听好，你只要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放了你！第一，我还没遇见桃子，你下回见了它，一定要向它赔罪——”

云中子瞄着王蓬絮道：“她.....她不就是.....”

王蓬絮生怕云中子说溜了嘴，马上道：“你这怪物！要是再胡言乱语，我就让煌哥哥痛打你一顿，然后把你和这只大公鸡关在一个笼子里！”

云中子怔住，心道：“原来、原来臭小子还不知道这小姑娘是那仙兽变的，上回被我用雷劈伤了才恢复原形。算了，不要惹事上身，先想办法让他们把公鸡弄走！”

王蓬絮这时道：“还不快快答应煌哥哥的条件，你可别想要什么花招哦！”

云中子便连连道：“不敢、不敢！大仙，求求你把鸡抓走吧，见了那小桃子我向它赔罪就是！”

南宫煌道：“算你识相。第二个条件就是，即刻离开此地，以后不许再惊扰任何人，否则本大仙就把你怕公鸡的事告知天下，让你尝尝无处可逃的滋味！”

云中子大吃一惊，连忙道：“我走！我马上就走！”

王蓬絮道：“哼，看你还敢不敢再欺负絮儿.....不对，是欺负别人！”

云中子道：“这位俊俏又聪明的姐姐啊，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十分投缘。如今我把看家本领‘雷音咒’传授给你，望你和这位大仙说几句

好话，让他快些把公鸡赶走吧！”

王蓬絮道：“哎？什么‘雷音咒’？说来听听。”

云中子就把那“雷音咒”的咒语说出来：“默——吽喀喔——默姬喋悉多！”

王蓬絮听完之后，就欢喜地说：“明白啦！真好！”然后对南宫煌道：“煌哥哥，絮儿又学会一种法术，以后更能给你帮忙了。”

南宫煌道：“看你高兴的。”

云中子这时道：“大仙！你们要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是没关系，但也先把这只公鸡弄走啊！”

王蓬絮脸上一红道：“谁、谁谈情说爱，又卿卿我我啦。”

南宫煌道：“好啦，本大仙今天心情好，大赦天下，饶你不死。”就向那只公鸡召唤道：“喔喔，过来这边。”可是那只公鸡竟然不听使唤，仍然盯着云中子。

南宫煌道：“它好像还蛮喜欢你的，都舍不得走……”就亲自走上前，把公鸡给赶开。

云中子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说道：“保、保命要紧，我先走一步！”就匆忙地展开双翅，狼狈而逃。

南宫煌道：“哇，跑得真快！刚才可是被吓得连法术都施展不出了。”

王蓬絮这时指着地上说：“煌哥哥，你看！地上有东西。”

南宫煌一看，是云中子原来所在的位置上，掉下了一颗紫色的珠子，南宫煌上前拾起一看道：“我瞧瞧……一颗珠子？唔，神气流转，光华

内敛……莫非是雷灵珠？难怪那怪物说可以放雷不耗灵力。嘻嘻，它自己逃得慌张，落下来的，我就算想送还也不知送去哪里，只好勉为其难收下了。”

王蓬絮道：“太好了！煌哥哥，你这次给寨子里的人办了件大好事呢，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南宫煌道：“小菜一碟，我可是不求回报的——”可是边说边把雷灵珠就收入怀内了。

这时，二人回头来寻那只公鸡，却发现公鸡已经不见了，南宫煌道：“咦，喔喔呢？怎么不见了？”

王蓬絮道：“我没注意，大概是自己跑回家了吧。”

南宫煌道：“这……万一走丢了，我怎么向主人交代啊？算了，装作不知道吧。反正我是拿糖葫芦换的，又没有要吃它，但也没说要还……咳咳。”便拉着王蓬絮一起下山，返回客栈去了。

回到客栈，他们好好地休息了一会儿。等到入夜之后，四个人就在客栈门口集合，南宫煌道：“好！天已经黑了，我们出发，攻占月光城去也！”

温慧道：“白痴……”

四人就一起出发，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没想到离宫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离宫道：“你们怎么才来啊，我都等很久了。”

温慧道：“不用那么紧张，不会有事的。”

离宫指向前方道：“哪！你们看这里，每当月光城出现的时候，靠近月光城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点点磷光，跟着这些光，就能找到月光城。”

南宫煌道：“好，我们出发。”

且说月光森林之内，一个高大的男子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位身穿青衣的姑娘，离宫跑到那男子的身边，伏下唤道：“陆大哥！”

那女子看着离宫，眉头一戚。离宫这时向她问道：“你是谁？快让开，不要伤害陆大哥！”

南宫煌等四人也随后赶到，那女子道：“他伤得很重，快带他回去吧，要小心照顾。”

离宫看了看那陆大哥，然后道：“陆大哥.....是你为他疗伤的？以前也是你？”

女子点头道：“是。”

离宫道：“为什么？你和月光城是什么关系？”

女子道：“带他回去，月光城以后永远不会出现了，也莫要让他再寻找月纬。”

离宫问：“为什么？你是什么人？”

但是那女子并不肯回答离宫，而是匆匆往森林深处走去。

王蓬絮这时道：“她会不会就是月纬？你见过月纬吗？”

离宫道：“我不知道，我认识陆大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人了，那时候他刚失去月纬姐姐，很消沉.....”

南宫煌道：“这样吧，我看这位陆大侠需要人照顾，离宫，你留下来照顾他，最好带他回寨子，我们继续深入，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离宫同意，温慧道：“多加小心。”

离宫道：“放心吧！我会拼上性命保护陆大哥安全的。”

于是，他们就在此分手，南宫煌等人继续深入森林，他们沿途开启一个个的机关，连通前进的道路，并清除沿路骚扰他们的小妖怪，越来越深入这月光森林。

这时，南宫煌看见不远处的地上有具尸骨，便上前一探：“这是什么？妖怪的尸骨？旁边还有块破布，难道我时来运转，竟能捡到藏宝图……”于是便去捡那块布。不过他一拨弄那块布，便发现布下面有一个破碎了的玉吊坠，南宫煌看到这吊坠，不由怔住：“这白玉吊坠，不就是慕容夙给我看过的吗？已经碎了，难道——？”

他再看那块布，原来是一封血书：“血书？里面还有个瓶子？”当即阅览那血书的内容：“烦有缘人将瓶中之药交与胜州慕容夙……”南宫煌恍然大悟：“这枯骨，竟是慕容雪！原来她真的找到了灵药，也许是被妖怪所伤，力竭而死，死前还不忘她的哥哥……”南宫煌不由叹息一声，就对着那尸骨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将药带到，绝不食言……唉……骨肉亲情果然是血脉相连，难以割舍啊……”

他们就把尸骨在原地埋葬好，然后把血书和那瓶灵药收好在行囊中。接着，他们继续前进，开启了几个机关，打通前进的道路，终于进入到这月光城的中心地带。

只见一名双眼蒙着一块布的青衣男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男子喝问：“什么人？速速远离！”

南宫煌道：“你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们？”

男子道：“我是这里的主人。”

温慧道：“那陆北亭是怎么回事？月纬又在哪里？刚刚的白衣女人是谁？”

那男子道：“别妨碍我的大事！时间就要到了！”

忽然，王蓬絮施展仙术，有一股力量在那男子的身上穿过，那男子吃惊道：“你在做什么？”

王蓬絮道：“我、我什么都没做……你、你身体很差，心情也不好，我们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那男子忽然说道：“为什么？难道天意不让我逃脱命运？”

南宫煌怔道：“你说什么——”

那男子身上突然有力量涌动，并咬牙地说：“你们不走，那就是死！”说完，他身形暴起，向着四人扑了过来。

第十八章 月光城（下）

四人急忙迎战，这青衣男子功力颇深，双臂舞动，有如一双翅膀般，卷动起两股劲风，吹袭四人。南宫煌连忙化身“狼”体，以自己的巨大身躯，挡下了那男子的两股劲风。乘着他的一击不成，温慧挥舞双锤杀上，照着那男子的头部便砸来。那男子急忙双臂向上一架，运起劲力，把温慧的锤悬空架住。但中路门户大开，雷元戈一箭射来，正中那男子的身体，不过这男子的体内有极强的内蕴保护，因此把箭给震了下来，只是被箭的劲力将他轰倒在地，口吐鲜血。

就在这时，那名青衣女子飞奔而至，救起那男子道：“风郎！”

那男子呼道：“月纬……”

四人一听，恍然大悟，温慧道：“原来她就是月纬。”

月纬紧张地说：“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他们会进来，更没想到他们能伤到你。”

男子道：“不是你的错，我的听觉和触觉已经不灵敏了，直到他们走近才感觉得到……”

月纬这时回身对四人道：“求求你们，放过我丈夫吧，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

四人又是一阵惊讶，南宫煌道：“什么？他是你丈夫？”

月纬道：“是，我是月纬，三年前，我与未婚夫陆北亭遭遇妖兽，我被他救下，就成了他的妻子，并且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温慧责问道：“可是你为什么不与陆北亭说清楚？为什么要让他三年来不断找你，不断受伤，但又要救他？”

月纬道：“我丈夫重病缠身，需要我照顾。”

南宫煌大声斥责道：“但是再怎样也应该告诉他啊！”

就在这时，另一把声音从他们的身后响起道：“月纬——！你就这么恨我？”

众人往身后一望，只见陆北亭和离宫都已经走了过来，月纬道：“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我被魔兽抓住，衣不蔽体，命在顷刻，我大声呼救，你却弃我而去！”

陆北亭脸色惨白道：“月纬！我好悔，我好恨，我发誓一定要救你！”

月纬道：“有些事是一次也错不得的，如果当时没有他，我早已经死了……其实就在刚才之前，你都并不能肯定我活着，是不是？你之所

以一次次来救我，只是为了你良心能安，为了你的大侠形象罢了，是不是？”

离宫听月纬如此指责陆北亭，便马上帮腔道：“不许你这么说陆大哥！”

月纬道：“看！你的戏演得不错，感动了不少人，曾经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现在我已经认清你了。”

男子这时唤了声：“月纬……”

月纬忙回头问道：“你怎样了？”

那男子道：“月……已到上中天……呃……”他忽然呻吟起来，全身发抖，彷彿很痛苦的样子。

月纬惊道：“风郎！”

陆北亭则急忙呼唤：“月纬！快躲开，他是怪物！”

这时，那男子身上的力量激荡，使众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无法近身。接着，那男子跃到半空，双手不停挥舞，他身上的力量被月光的力量所引动，倾刻贯穿全身，然后使得他现出了本来的面目，竟是一头像飞龙一般的青色巨兽。

陆北亭此时拔出剑来，便向那巨兽发动攻击，可是巨兽只张口一吐劲，便有巨大的力量冲击在陆北亭的身上，把陆北亭给重创，震飞在地。

离宫失声惊呼：“陆大哥……”便第一时间扑上去，看他的情况。

月纬也呆了一阵，忙问：“他……他怎样了？有没有危险？”

王蓬絮这时提醒大家：“大家小心！”

原来那巨兽发起狠来，向着他们袭来。四人马上全力应战，这巨兽的力量比刚才更强，南宫煌虽然变身为狼体，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还被巨兽发出的风劲，吹得站立不稳。雷元戈当即施展咒法，引动雷系法术，以“雷动九天”的高级法术，狂劈向巨兽。

原来雷系法术正是这巨兽的克星，结果巨兽遭到强雷轰击，登时怪叫连声，然后就倒出数丈之外，而且还有一颗珠子从它的体内掉了出来，被南宫煌迅速地夺去，正是五灵珠之一的——风灵珠！

失去了“风灵珠”，巨兽再也无法支撑起来了，便瘫痪在地上，喘着粗气。

这时，离宫连声呼叫：“陆大哥……陆大哥！”

陆北亭则断断续续地说：“月纬……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世间还有怪物，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身体也不听使唤，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逃走，月纬……我好悔！”

月纬道：“不要说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陆北亭道：“月纬……原谅我……”

离宫道：“陆大哥！我、我喜欢你，你不要再想月纬姐姐了，我会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陆北亭却道：“别傻了……我……不值得……”说完，陆北亭便气绝了。

离宫不由大声呼叫：“陆大哥——！”可是陆北亭永远也无法再应她了。

离宫伤心欲绝，她说：“陆大哥，我在女娲娘娘面前发过誓的，无论天上地下，我们都要在一起，就算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也还是会喜欢你的，就算你让我死，我也还是会喜欢你的，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的事……”

温慧听了，也为之一动：“离宫……”

却在这时，离宫突然拾起陆北亭手上的剑，往自己的颈上一抹，竟然自尽，倒在了陆北亭的尸体旁。

温慧失声惊叫：“离宫——！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为什么要自杀？”

离宫用最后一口气说：“因为……下辈子……我要做……陆大哥的……第一个……女人……”说完，也跟着气绝了。

温慧激动地说：“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月纬看着这一幕，不由也黯然，她冷冷地说：“你们开心了？就是因为你们多管闲事，他们两个的命，我丈夫的命，都葬送在你们手上！”

南宫煌惊讶道：“你说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那风灵兽说话道：“月纬，别说了，这和他们无关，我的寿限本就已经到了，只是，不看到孩子出生，我不能安心……你会介意我这个样子和你在一起吗？”

月纬走到风灵兽的身边，抚摸着它的身体道：“不会……当然不会。”

风灵兽道：“那就好，让他们走吧！我们另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过我们最后的日子，等待孩子降生……”

月纬轻轻点头道：“嗯。”

接着，风灵兽便施展法力，施用传送之术，把南宫煌他们给送出了月光城外，回到了施洞的村口。

温慧哀道：“离宫她实在太可怜了，为什么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雷元戈道：“风灵兽也许就要从世间绝迹了。”

王蓬絮则说：“煌哥哥，这一回.....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南宫煌也觉得真的做错了，不由低头叹了一口气。

这时，王蓬絮忽然指着前方道：“快看！”众人连忙举目望去。只见那月光城突生变化，那盘根交错的地方，突然地动山摇，从地面上升起了一条巨大的龙骨，这条龙骨生长出一双翅膀来，展翅腾空而起，原来月光城就是这条巨大的龙骨所化。

月纬和风灵兽就站在那龙骨的中心，他们乘着这条龙骨，飞升到空中，然后向着月亮的方向飞去，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正是：

江湖风雨染轻霜，联袂走四方；

幽林妖魅惊变，情做怨，易成伤！

别旧爱，卸残妆，褪华裳；

身如飞絮，命似琴弦，为谁断肠？

随后，月光森林也消失了，那点点磷光也随之消逝，温慧呆呆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蓬絮道：“风灵兽寿命将尽，又和我们战斗大伤元气，已经不能维持人形状态了……”

南宫煌道：“女人就是奇怪，那个月纬，到底喜不喜欢陆北亭呢？”

王蓬絮道：“当然喜欢，如果不喜欢，也不可能会恨，更不可能为他包扎疗伤。”

南宫煌更是疑惑道：“那她喜不喜欢那个风灵兽呢？”

王蓬絮道：“我也不知道，也许喜欢，也许只是感恩于他，我只知道，女人一旦有了身孕，会最在意自己的孩子……”

南宫煌道：“那个什么风灵兽也真是的，不和自己的同类成亲，却偏偏要找个人类女子。”

王蓬絮立即紧张地说：“不可以吗？即使是风灵兽，也有喜欢一个人的权力，谁规定他只能喜欢同类？”南宫煌见她这般紧张的神情，也愣了一下。

温慧这时暴跳如雷道：“气死我了！你们两个，不要只谈论那个臭女人和怪兽好不好？离宫……离宫死得太不值得了！没有一个人好，瞎了眼的陆北亭！臭女人！臭怪兽！”

王蓬絮忙道：“温姐姐，你冷静一点，离宫是自杀的，她想要和陆北亭一起死，一起转世，来世再成为夫妻。”

温慧道：“怎么会有那种好事？来世怎么样，也不是随便哪个人能说了算的！离宫不过是白白赔上自己一条性命……”

雷元戈终于开腔道：“我可以帮她。”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他，温慧道：“你？”

雷元戈道：“我是鬼卒——”

温慧和王蓬絮都惊讶起来，温慧道：“鬼卒？就是勾魂的那种？你——你跟我们一起到底是要勾谁的魂啊？”

雷元戈便道：“蜀山掌门。”

这回轮到南宫煌吃惊了：“啊？难怪？你上次出手攻击掌门……”

雷元戈道：“十七年前，他的寿限已到，本来是很简单的差使，谁知道他突然成仙。”

王蓬絮道：“这么说……这十七年来，你就一直在人间游荡，那你的法力……”

雷元戈道：“越来越低，完成勾魂的使命更加无望。”

温慧惊道：“哎呀！那现在怎么办？”

雷元戈道：“迟早要回去。”

南宫煌忙问道：“回去？你事情没办好，会有事吗？”

雷元戈道：“我烧了不少冥币，应该足够贿赂了。”

温慧恍然道：“啊！原来是这样，我说你怎么到处要钱买纸钱呢，原来是烧给自己啊！”

雷元戈道：“看不起我？”

温慧忙道：“不会，当然不会！你早说啊，早说我们大家一起帮你烧，让你变成鬼界首富，我看也容易得很！”

雷元戈马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来：“谢谢。”

温慧道：“那你能帮离宫实现愿望吗？”

雷元戈道：“我尽力。”

温慧喜道：“阿元！你真好！”

雷元戈头上的怪鸟又现出来了，风道：“真开心，真开心。”

颂道：“阿元阿元你真好，阿元阿元你真好。”

雷元戈忙驱赶道：“去！”

可是温慧却说：“他们，很有趣.....”

雷元戈又笑着对他说：“是啊，呵呵.....”

南宫煌看见二人在打情骂俏般，便说：“好啦好啦，傻笑什么，还是早早休息，明天还得出发回蜀山呢。”心道：“怎么心情突然变得很不好.....”于是四人便一起返回客栈歇息。

第二天醒来，他们就去吃早饭，然后先各自到镇上购买一些所需的物品，约定到镇口会合。

南宫煌经过河边的一家吊脚屋前，听见一个身穿蓝衣的苗人男子说：“都说婚后得子是喜事，偏偏我家中背了个甩不掉的包袱，谁知那老婆婆是真撞了邪，还是故意找借口缠着阿珍.....”

南宫煌的好奇心又发作了，便上前问道：“这位兄台，我看你满面忧愁、一身无奈，又提到了撞邪之事，何不说给本大仙听听？包你顷刻间烦恼全无。”

那男子道：“你是收灵的道士？不像，一点不像！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少年人靠边闪！”

南宫煌恼道：“啥？本大仙堂堂蜀山弟子，只怪你有眼无珠，认不出来！别看我外表青春年少，其实岁数也和你一般三十开外了，修仙若能有成，返老还童也非难事，何况是驻颜有术！”

那男子半信半疑道：“真的假的？你可别想蒙我！这里有二百文钱，足够买那狗血木剑，你要真有本事，就把寨子西面老屋的恶鬼给收了！”

南宫煌接过那二百文钱道：“什么狗血木剑，本大仙灵符一出，百鬼避退，哪用得上那些土玩意。不过你倒是把事情的到来去脉再说清楚些。”

那男子道：“哼，还不是我老婆阿珍，只怪她心肠软，平日里一直照顾寨中那位姓詹的婆婆，嘘寒问暖的样子比对自己相公还好——”

南宫煌笑道：“哈哈，男子汉大丈夫，居然和一个老婆婆争风吃醋！”

那男子道：“谁说我吃醋！是因为那婆婆最近越来越古怪，一个人喃喃自语，还说她死去的未婚夫魂魄回来了，也不想想她未婚夫过世几十年，要回来哪能等到现在，难不成鬼魂也有迷路的？”

南宫煌道：“为什么鬼魂就不能迷路，说不准他生前是个路痴。”

那男子道：“哼，我就怕阿珍受了牵连，好说歹说终于让她同意回娘家休养一阵子，都是快做娘的人了，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

南宫煌马上拱手道：“哦？家中添个新丁，那倒是要恭喜了！”

岂料那男子却道：“有喜才怪！总之那恶鬼一日不除，我们家一日也不得安宁！这回就看你如何帮我消灾了，蜀～山～大～仙！我等你的好消息。”说完，转身就回屋去了。

南宫煌听他语出轻慢，十分不爽：“可恶！才两百文钱……虽然比起元戈兄，这家伙已算很大方了，但到底连买张送子符都不够，还想请人驱鬼！态度又那么差，本大仙若不是为争口气，早甩袖子走人了！”

虽然埋怨是埋怨，但是南宫煌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他向人问到詹婆婆的住处，来到她的家门前，只见詹婆婆正与一名小孩在一起，那小孩道：“月儿，这里风大，你万一染上风寒可就不好了，还是先进屋去吧。”

詹婆婆道：“唉，有什么好不不好的？这把老骨头早就是百病缠身了，进了棺材反而能快些和你在一起，几十年孤孤单单的日子我已经受够了！我根本不怕死，只怕下辈子还要和你分开……”

那小孩道：“月儿，放心吧，上天不会这样残忍的……”

南宫煌不由惊讶道：“怪哉！这一老一少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不像祖孙，反倒像是一对恋人……”

又听詹婆婆道：“砚清，这些天我常梦见黑白无常来勾魂，你说时辰是不是快到了？”

小孩道：“月儿你莫急，一切都是天数，该来的总要来，少不了的！”

南宫煌忖道：“什么时辰？神秘兮兮的，越听越是糊涂了……难道……莫非……可能吗？那少年就是冒充老婆婆未婚夫的恶鬼？嘿嘿，我且试他一试！”

南宫煌就拿出一把木剑，然后装腔作势地舞弄着木剑，向二人走来道：“各路大鬼小鬼、男鬼女鬼，听好了！人称‘道法仙师’的煌真人今日亲临，还不速速伏首！”

詹婆婆和小孩都吓了一跳，那小孩道：“你！你是谁？鬼界派来的？”

南宫煌笑道：“哈哈，本大仙略施小计，破绽自现，你这小鬼我收定了！”

可是詹婆婆却挺身挡护在前，气急败坏地说道：“你你你！做什么？不许伤他！”

南宫煌道：“老婆婆，我这是在驱灵啊，免得你被恶鬼勾了魂还不明不白的！你就算不帮忙，也别扯本大仙后腿行不行！”

詹婆婆却怒道：“你才是恶鬼！走开！”

那小孩道：“月儿！快进屋！把门关好！”

詹婆婆就说：“你要小心！”便听他的吩咐，回到屋里。

忽然，那小孩施起法术，把南宫煌给掀翻在地，南宫煌惊道：“哎呦！你这死小鬼，竟敢趁人不备施法术，算什么英雄好汉！”

那小孩道：“要抓我尽管来，但不许你伤了月儿！”说完，就也飞快地溜走了。

南宫煌道：“等等！有本事你站在那里别动！”

那小孩走了之后，南宫煌的身体也终于回复了正常，能够动弹了，便说：“哼，逃也逃了，还丢什么场面话！想不到这鬼看起来年幼，力量却有几分，已经能施法了。我现在追进屋去，是敌在暗、我在明，要吃亏的，不如先弄张封咒符来，到时看他怎么出招！哈哈——哎呦！好痛~~煌大仙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他一边嘀咕着，一边便去找封咒符。

在山上的一个祭祀广场中找到了一张封咒符，南宫煌便立即赶回那詹婆婆的家中，他一下闯进门来，大声喊道：“哈哈，小恶鬼！上回本大

仙一时不察，险些被你伤到，这次我可是有了万全之策，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等南宫煌走近时一看，却见在那小男孩的面前，飘浮着一个全身素白的身影，看他这身装扮，以及他的脸上容貌，南宫煌觉得很古怪，便说：“咦？你是？装扮怪怪的，样貌也不是一般的丑……”再看看那小男孩，头低垂下来，全没声气，便说：“小鬼！怎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詹婆婆这时道：“他、他是白无常，要带走砚清，求求你救救砚清！求你了！”

南宫煌吃惊道：“我？我还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白无常说道：“地府拘魂之事，擅自插手者死！无知凡人，速速退下！”

南宫煌一听他语出轻蔑，便生气道：“啊呀！态度蛮嚣张的，无论因果如何，看起来就像是在以强凌弱，再加上敢骂本大仙无知，理应拖出去重罚三十大板！接招！”便把封咒符施放出来，竟然真的得手了，把那白无常的法术给封住了。

白无常惊道：“啊！你到底什么人，胆敢冒犯鬼吏！阎王面前参你一本，便让你死后在十八地狱里受无尽苦！”

这时，雷元戈从屋外走了进来，说道：“好盛的鬼气。”

南宫煌一见是他来了，便喊道：“元戈兄，你来得可太巧了！所谓不打不相识，哦，错了、错了，是他乡遇故知，实乃人生一大乐事！你和这位老兄都出身鬼界，两人自然谈得来，我就不必多话了。”

白无常看见雷元戈，马上道：“哼哼，我当是谁！原来是十王殿秦广王座下的，十几年前负责接引蜀山派徐长卿魂魄，却因办事不力，滞留人间，已经成为鬼界最大的笑柄了！你所犯罪行，鬼界自有定论，眼下莫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雷元戈道：“这鬼，在人界有不少时日了。”

白无常道：“那又如何？他游荡数年不归，重惩在所难免！”

雷元戈道：“地府规矩，勾魂莫超过百天。你也是办事不力。”

南宫煌马上附和道：“妙极、妙极！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这鬼魂在人界也好多年了，早一些回去、晚一些回去，又有什么分别？这位老兄平时绷着张脸，吓死活人无数，此刻就不能积点阴德、放他一马？”

白无常怒道：“放肆！休要胡言乱语！”

雷元戈道：“他未入鬼籍，你多年不查，将人带回，面上也无光。”

南宫煌道：“没错，你若再不肯卖这个面子，大不了咱们用拳脚说话，我这位元戈兄可也不是吃素的！”

白无常又惊又怒，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便道：“可恶！你这叛徒！下次见面，必要将你带到秦广王殿中受千刀万剐！”说完，就逃遁而去。

南宫煌道：“打不过就明讲嘛，死要面子！”

这时，那小男孩终于清醒过来了，詹婆婆马上问道：“砚清，有没有受伤？”

小男孩道：“我没事，刚才就醒了，只是苦于力量未复，暂时无法动弹。多亏有这两位高人相助……上回初见时对高人不敬，我——”

南宫煌道：“行了，老套的话我才不想听，原本也没打算帮你，谁让那白无常太讨人厌！现在人也救了，戏也散了，总该说说你们的‘隐情’吧。”

小男孩便道：“说来曲折，我和月儿本是一对未婚夫妻，不想造化弄人，我意外早亡，留下她孤苦一人。轮回路上我躲过喝孟婆汤，本想转生后找到她，见上一面，却偏偏第二世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住地离施洞千里迢迢，到十三岁还没出过一次远门，就得病死了……”

詹婆婆接口道：“砚清不敢去投胎，怕再也躲不了喝孟婆汤……而且我年纪也大了，可能也没机会再等他来找我，所以他宁可做孤魂野鬼，就为了等我一起踏上黄泉路，下辈子还能有机会转世在一起。”

南宫煌道：“那婆婆你的身体——”

那个沈砚清道：“不错，她得了病，治不好，阳寿也快尽了。原本我们已经商量好结伴去地府，偏偏这时我被白无常发现……”

南宫煌道：“恕我直言，若是婆婆你尽早离世，不论用什么方法，你们不早就能达成所愿了吗？”

沈砚清叹道：“唉，我也是做了鬼才知道，唆使生人舍弃阳寿是要下无间地狱的！假如她猝死，生死簿上命不该绝，我必然难逃大罪。”

雷元戈道：“大错特错。一刻投胎，未必记得前世，未必转生为人，未必再是男女。”

詹婆婆道：“这道理我们也当然明白，不过是想赌一把，如果侥幸为人，就算同是男人或女人，就算不做恋人，能成为朋友，我也知足了。那种孤单的滋味，我再也不想尝试了……”

南宫煌道：“元戈兄，你、你帮帮他们吧！你一定有办法的。”

雷元戈头上的怪鸟又出来说话了，颂道：“帮忙、帮忙，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南宫煌笑道：“嘿嘿，元戈兄，要是温慧在这儿，一定也希望他们两人能得偿所愿！”

雷元戈沉默一会儿，便答道：“好。”

颂马上说：“他说好，他说好，这就叫呆头难过美人关。”

雷元戈喝道：“回去！”怪鸟这才消失掉。

沈砚清道：“真的可以吗？那就太谢谢了！这是一点小礼物，送给两位，不成敬意！”

南宫煌连忙道：“哈哈，你倒客气，我也不推让啦。”他看了看，原来是一瓶“天香续命露”，便对雷元戈说：“哎？元戈兄，你不是最喜欢白拿东西的吗？怎么不收？”

雷元戈道：“天香续命露，我用不上，给你吧。”

南宫煌道：“好啊，你别后悔，日后找我讨，我可是不会还的。”就把那瓶灵丹给收下了。

雷元戈接着道：“此事我自有安排，你身为鬼魂，少在生人之地出现为好。”

沈砚清便说：“好！”

南宫煌道：“哇，元戈兄，你今天说了好多长句子，简直是把十年的份都说完了！”

雷元戈道：“不，是十一年的份。”

南宫煌“哈哈”一笑，然后就和雷元戈一起拜别了詹婆婆和沈砚清，就一起离开了。

他们在村口会合，便施展“御剑飞行”，离开施洞，返蜀山而去。

第十九章 蜀山危（上）

飞了一会儿，经过一条村子时，南宫煌忽然认得这条村是他父母居住过的“石村”，他心中思念起故乡来，便想到石村里面走一转，于是就问其余三人的意见，三人都不反对，南宫煌就施法飞到石村前降落。

他们进村之后，就各自自由行动。南宫煌走着走着，走到一处荒弃的客栈店子前，看见前面，王蓬絮正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那小女孩似乎在哭，只听见王蓬絮道：“小不点，干嘛哭得那么伤心啊？告诉姐姐好不好？你看，一张好好的小脸都要被哭丑了。”

南宫煌便上前问道：“絮儿，你在做什么，这小孩是谁啊？”

王蓬絮道：“煌哥哥，这小妹妹好可怜，不知被谁欺负了，一直哭……”

南宫煌道：“哦？是这样啊，那就该本大仙出马啰，哄小孩还不容易？想当年我八岁的时候，已经是雷厉风行、英明果断，号令唐家堡众男童女童，谁敢不从。”

王蓬絮笑道：“嘻嘻，煌哥哥，原来你小时候就这么威风，那我们快点帮帮小妹妹吧。”

南宫煌道：“好，看我的！”他就走近那小女孩身边道：“小妹妹，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告诉哥哥，哥哥帮你去打坏人！只要我手起剑落，坏人一定会吓得抱头鼠窜，望风而逃，哈哈哈哈……”

可是那小女孩一点反应也没有，依旧只顾着自己哭。

王蓬絮道：“煌哥哥，她好像不肯理我们呢。”

南宫煌道：“怎、怎么会……别担心，本大仙还没亮出绝招呢！”说着，就从包袱里面拿出一块酥糖来，说道：“小妹妹，这可是最好吃的酥糖哦！想不想要啊？”

这一回，那小女孩终于有反应了，回过头来看着南宫煌手中的酥糖，心想：“酥糖，我想吃……可哥哥说过……”

王蓬絮这时道：“小妹妹，家里人让你别和不认识的人说话对不对？”

小女孩一怔，又转眼望着王蓬絮，似乎是同意她的说法。王蓬絮便道：“那，我叫‘王蓬絮’，旁边这位哥哥叫‘南宫煌’，知道名字就算朋友了，朋友之间互相送东西是很平常的事，对不对？”

南宫煌道：“是啊、是啊，这酥糖我一般还舍不得送人呢！”

那小女孩这才止住哭声，从南宫煌的手里接过那块酥糖。

王蓬絮欢喜道：“煌哥哥，小妹妹已经不哭了耶，你对小孩子还蛮有一套的呢。”

南宫煌笑道：“嘿嘿，小意思，本大仙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谓无所不能啊。下回再让你见识更厉害的！”然后对那小女孩问道：“好了，小妹妹，糖你也吃完了，总该告诉大哥哥是谁欺负你吧？”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骂道：“死丫头！原来你在这，不乖乖待在家里，害我和你爹找半天！”

那小女孩一听见这声音，马上吓得掉转头来，南宫煌和王蓬絮也抬头望去，只见有一男一女走了过来，那男子招呼道：“映儿，不许再惹你

二娘生气了！快回去！”

那小女孩只好低下头来，乖乖地跑了过去，跟着爹娘回家。

南宫煌道：“哎，这也太旁若无人了吧，我话还没问完呢！而且对自己的女儿怎么像是对仇人，杀气腾腾的……”

王蓬絮道：“煌哥哥，我们要不要跟去看看？絮儿不放心那女孩，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南宫煌笑道：“嘿嘿，本大仙正有此意，我们分头行事吧，这样能快些找到。”

王蓬絮道：“好啊，那絮儿先去东面了，煌哥哥你去村子西边看看吧。”

南宫煌道：“小心点，有什么事等我一起解决，别逞强。”

王蓬絮点点头，二人便分头行动。

南宫煌到西边找，没有找到那一家三口，于是又赶往东边。当他来到东边的一座木屋前，果然看见那对夫妇了。只见那妇人道：“我不管！这丫头一定是被她死去的娘上身了，专门回来害我们母子的！你忘了？是谁把慕林推下楼梯，害他受伤！要不是我儿子福大命大，早就已经——”

那男子道：“好了，小声点，慕林是你儿子，就不是我儿子吗？他跌伤了脚我也心痛啊。话又说回来，映儿好歹也是我女儿，真把她赶走不太好吧。”

那妇人怒气冲冲道：“哪里不好！她这瘟神一走，家里就会太平了！”

那男子道：“映儿是不是真被鬼上身，都还说不准，何况慕林一直在城里念书，也不怎么在家，你又何必这样……”

妇人道：“你不记得了？慕林再过几天就要回来省亲，留这个瘟神在，万一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明白了，你、你心里还惦记崔映儿死去的娘，才看不顺眼我们母子！”

那男子也生气了，说道：“这是说的什么话啊，越扯越远。好了，好了，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着，两人就先一后地回到屋里去。

这时，王蓬絮也到了，她见南宫煌站在这木屋的门口，便问道：“煌哥哥，你站在这一家门口，是不是找到小妹妹了？”

南宫煌道：“也差不多啦。我听到那个凶巴巴的二娘说小妹妹被鬼上身了，要把她从家里赶出来。”

王蓬絮惊道：“啊？她凭什么这样讲？”

南宫煌道：“呼，因为小妹妹也实在太厉害了，竟把她哥哥推下楼梯，幸好那个叫慕林的只跌伤了脚，没大碍。不过依我看，那二娘是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为了扫除障碍，什么狠话都说得出口！”

王蓬絮道：“小妹妹虽然不爱理人，但絮儿觉得她不像是坏孩子。煌哥哥，你可一定要帮她哦。”

南宫煌道：“那当然！絮儿小姐金口一开，本大仙岂会置之不理？待我们进屋惩恶扬善，挫挫坏人的锐气去！”

王蓬絮脸上一红道：“真是的，就会笑话人家。”两人就一起走进屋去。

二人走到屋里，看见那对夫妇还在争吵，而那个小女孩崔映儿则靠着墙边站住不动，王蓬絮道：“煌哥哥，她在那边耶，一动也不动，好可怜。”

南宫煌心道：“缩在角落里，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哪有半点像是被厉鬼上身，而且这屋子里没有丝毫鬼气，那个二娘也太会胡编乱造了……”

两人就走到崔映儿的身边，南宫煌轻声道：“小妹妹，干嘛一个人垂头丧气的？是不是有坏人欺负你？要本大仙替你出手摆平吗？包准速战速决，不留后患，而且还是免费的，分文不收哦。”

崔映儿终于有反应了，她回头望着二人，南宫煌接道：“我说啊，本大仙说得那么卖力，你怎么连赏脸笑一个都不肯？早知道还不如单刀直入呢！听说……你不小心害哥哥掉下了楼梯，是真的吗？”

崔映儿虽然不说话，但却点了点头，南宫煌吃惊道：“啥？真是你？一定不是故意的吧？你哪来这么大力气，他没站稳？”

崔映儿仍然不说话，王蓬絮急道：“小妹妹，说说话好不好？不要什么事都闷在心里，这样会被你爹娘误会的，你肯定也不想离开这个家啊。”

就在这时，那对夫妇发现了二人，立刻走过来，那妇人道：“你们是谁？如果认识崔映儿就把她领走好了！反正我们家正想送瘟神！”

那男子听见自己妻子说出这样的话来，连忙道：“燕儿，家丑不可外扬！”

那妇人却道：“面子重要，还是我们母子的命重要？正好让外人评评理！崔映儿亲娘死得早，我这二娘可真难当啊，对她再好，也是落个坏名声！她不爱说话，不搭理村中其它小孩，我就让慕林在家陪着她，谁想到死丫头恩将仇报，把我儿子推下楼，差点连命也丢了！”

那男子道：“燕儿……”

妇人道：“让我说！这么大的孩子力气大得吓人，不是被她死去的娘附身又是什么？那女人一直就不放过我们母子！”

这时，王蓬絮施以读心之术，终于看穿了那崔映儿心中所思，嘀咕道：“呀！原来是这样……”

南宫煌听到王蓬絮在嘀咕，就问：“絮儿，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王蓬絮道：“啊，没什么啦！煌哥哥。”然后走上前对那妇人道：“这位夫人，你有没有想过，她这么做也许只是想让哥哥在家多陪陪她！我适才听到，她哥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城里念书，两人若是兄妹情深，不忍分离也在情理之中。小妹妹只是用错了方法。”

妇人一听，哪里肯信：“怎么可能？”

王蓬絮道：“不信的话，让小妹妹自己说。”

众人一同望向崔映儿，崔映儿果真点起头来，南宫煌便道：“瞧瞧，她点头了耶，我就说嘛，小妹妹心地善良，怎会存心害自己哥哥呢！被鬼附身更是无稽之谈啦，本大仙深得蜀山仙人真传，若有任何妖魔鬼怪，休想逃过我的法眼！”

那男子立即道：“燕儿……依我看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啊——”

妇人却岂会相信，她说：“你不要听两句闲话就心软了！凭什么相信他们，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用的着外人插手吗？今天这丫头一定得走！”

却在这时，一个少年走进屋来道：“爹！娘！我求求你们不要赶映儿走！”

众人一起转头看去，那夫妇二人见到这少年，便十分意外，那男子道：“慕林！你、你不是要过几天才回来吗？”

崔慕林道：“自从上回被映儿推下楼梯后，她一直不肯说出原因，我真的难过，但又放心不下她，所以忍不住提早回来了。”

妇人道：“慕林啊，你妹妹是被她死去的亲娘上身了，要害我们母子的！娘赶走她也是为了你好！”

崔慕林却道：“娘，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相信映儿没有被附身，她确实只想让我留在家里，以后一定不会再这么做了！映儿，我说的对吗？”

崔映儿又点了点头。

妇人道：“慕林，娘还是担心你啊……”

崔慕林道：“娘！映儿平日真的很乖，我喜欢这个妹妹，求求你不要赶她走！求你了！”

南宫煌这时也道：“我说啊，你儿子都已经不在意受伤的事了，小妹妹也知错了，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妇人这时也稍息怒气，放缓语气道：“好吧，这事我暂且不管了。不过假如慕林再有个磕磕碰碰的，我可饶不了她！”

崔慕林欣喜道：“谢谢娘！谢谢爹！”然后走过去牵着映儿的手说：“太好了，映儿，你能留下来了！这次多亏两位大哥大姐，你也该谢谢他们吧。”

南宫煌笑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昨日本大仙夜观星象，就知此地会有憾事发生，若不是小妹妹与我有缘，也未必会插手干涉呢。”

崔映儿这时终于开口说话了：“谢谢……”

王蓬絮道：“小妹妹，你的声音又清又脆，很好听哦，以后应该多说话，不用害羞。”

崔慕林道：“谢谢二位。对了，我这里有些苹果酱，是从城里带回来的，送些给你们尝尝吧！”

南宫煌笑着接收道：“嘿嘿，多谢！收到这种礼物，最高兴的自然还是絮儿啦。”

王蓬絮娇声道：“煌哥哥又取笑人家。”

于是，二人拜别了这崔氏一家，然后回到村口会合雷元戈和温慧，继续启程。

不过，他们并非回蜀山，而是先来到胜州，因为南宫煌想把慕容雪的血书和灵药交给慕容夙，并向他说明此事。

南宫煌让三人在城门等候他，他自己来到了慕容夙的家中。慕容夙果然在家，他一见南宫煌，马上道：“啊，你是……你是南宫少侠？”

南宫煌道：“正是在下。”

慕容夙急忙迎上前道：“少侠此番前来，可是有了阿雪的消息？”

南宫煌沉默，慕容夙道：“若是未曾见到她，也没关系，人海茫茫，找一个人又谈何容易——”

南宫煌便道：“不，我见过她了……这是她托我捎给你的灵药，能治世间百病，你快服下吧。”就把那瓶灵药递了过去。

慕容夙道：“阿雪呢？她在哪里？为什么不回来？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南宫煌道：“她没有生气，她很想你.....可是已经回不来了.....”

慕容夙更加惊讶道：“回不来？告诉我，她出什么事了？在外面受伤了吗，还是.....”

南宫煌道：“我见到你妹妹时，曾让她回来和你团聚，她却说要去找一种可以医好你的仙药，找到后再回胜州。”

“后来.....后来怎样？”

“后来她虽然找到了药，可自己也被妖怪打成重伤，力竭而亡，临死前留下一封血书，希望有缘人能把这瓶药带来给你，我就是拾到了血书，这才.....”

“你说的.....句句属实？”

南宫煌深深一点头，慕容夙哀道：“想不到、想不到.....十几年前的一场分离，竟然是我们兄妹的生死之别.....她已经不在了，我治不治病又有什么分别.....”

南宫煌忙道：“这是她拼死得来的灵药，你若不吃，岂不辜负她一片心意？”

慕容夙叹道：“唉.....死生无常，世间至理，可是又有几人能勘破？南宫少侠，多谢你为了我们兄妹的事奔波劳累。阿雪生前最喜欢石斛花，我这些年来一直在院子里种着，等她回来.....去年结了不少花种，若不嫌弃，就送你一颗吧。”

“谢谢。”

慕容夙把花种取来，送给南宫煌，然后走到庭院那里，仰天吟唱道：“生平少年时，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南宫煌闻之，也是感慨万千，遂拜别慕容夙，回到城门会合三人，就御剑而起，回蜀山而去。

当他们御剑回到蜀山下面的唐家堡时，就降落下来，因为他们赶了一天的路，已经觉得腹中饥饿，所以在这里暂时稍息一下，等吃饱了以后再回山上。

当他们刚走到唐家堡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一位熟悉的少女出现在眼前，正是那位青儿，只见青儿扶着她的姑姑说：“姑姑，我们还不上蜀山吗？好不容易打听到蜀山派的丹药也许能救婆婆……”

那位姑姑道：“蜀山仙剑派是汉人修仙的地方，苗人行事多有不便。更何况我们彼此素不相识，贸然前去，人家也未必肯将贵重的丹药拿出——”

南宫煌立即走上前向二人抱拳道：“好久不见。请问两位刚才提到婆婆，可是施洞的傀儡婆婆？”

青儿也认出南宫煌来了，便说：“你是……会仙术的大哥哥～”

那姑姑道：“是你？这件事你从何得知？”

南宫煌道：“我近日恰巧去过施洞，无意间听当地人提起。嘻嘻，以本大仙的聪明才智，将前因后果融会贯通，自然也不难猜出个七八分～”

姑姑道：“我记得你说过，自己是蜀山门下？”

南宫煌道：“正是，蜀山派弟子虽多，像本大仙这样法术通天、雄才大略的，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姑姑便道：“我不清楚你知道了多少事情始末，但必定听过傀儡婆婆被蛊毒缠身之事。小兄弟，你可愿意帮我一个忙？将这封书信交给蜀山掌门徐长卿。我和青儿是苗人，不方便上山，而现今唯有蜀山的‘赤雪流珠丹’或许能救婆婆性命……”

南宫煌道：“你想求药？算是找对人了！我和掌门是熟人，好说话～姑娘只管在唐家堡等消息！”

姑姑道：“谢谢！你叫我圣姑就行，傀儡婆婆其实就是上一代的圣姑。切记，徐掌门看过书信之后若要下山见我们，请千万代为回绝。真是如此，我和青儿一定会避而不见。”

南宫煌道：“明白啦，本大仙到时随机应变就是，你大可不必担心～”他心中暗想：“嘿嘿，掌门日理万机，本派的事都忙不过来，又哪里会为了区区一封书信下山，你未免也想太多了～”

南宫煌就让温慧三人先到饭店边吃边等他，然后自己一个人御剑先飞回到山上去找长卿。他来到无极阁内，不见长卿在，便想：“掌门不在？会不会是在里间打坐？我又不能明目张胆闯进去……也罢，在外面喊上两声，他功力那么高深，一定能听见的～”于是便向着里间大声喊道：“掌～～门～～～掌～～门～～～”

徐长卿果然从里面走出来了：“找我何事？莫非地脉之中又有其它变化？”

南宫煌心急救人，就说：“掌门你对我真没信心，地脉的事既然已经交托给我，怎么可能解决不了，只是时候迟早罢了～呵呵，掌门你平日里不是一直说蜀山弟子要竭尽所能、扶危济困，绝不可见死不救，那，对于有困难的人你也一定会慷慨解囊吧？”

徐长卿道：“到底何事？”

南宫煌道：“是这样的，有人托我把这封书信转交给你，想求蜀山派灵丹一颗，作救命之用。”他把信交到徐长卿的手上，徐长卿一边看信内容，脸上却也是一边在变色，南宫煌心中暗忖：“怎么掌门脸色都变了？信里究竟写些什么？该不会圣姑和掌门早就认识，然后用他以前的糗事来要挟吧？”

等他把信看完之后，便问南宫煌：“这封信……你从何得来？”

南宫煌道：“是一位苗女交给我的，她自称‘圣姑’，身边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名叫‘青儿’，她们求药是为救对青儿有恩的上一代圣姑。”

徐长卿道：“圣姑？青儿？……还有谁在？有没有一位穿紫衣、容貌秀美的姑娘？……不对，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是她的……”

南宫煌摇头道：“那倒是没有。掌门和她们是旧识？”

徐长卿忙道：“你……快带我下山一见！”

南宫煌却道：“不行啊，掌门！圣姑说了，她们不会见你的。更何况您是蜀山一派之长，地脉异动一日不除，您离开此地又怎会安心呢？万一期间再出大事怎么办？”

徐长卿愣了一下，然后说：“……你说的对，是我思虑不周。蜀山上下都为地脉之事担忧，这种时候，我又怎能离开，自当以大局为重……”徐长卿随即回到里间，过了一会儿才走出来，并拿出一颗又圆又大的丹药来，对南宫煌道：“这便是信中所提的‘赤雪流珠丹’，你拿去交给圣姑。对她说，若再有任何困难，我必会相助，既是故人，毋须客气。”

南宫煌接下那丹药道：“我都记下了，一字一句也不会差。”

徐长卿道：“那好，你速去速回。”南宫煌恭敬地领命，然后就立即出发。

徐长卿长叹道：“唉！紫萱，会是你的族人吗？在一起时，你对自己的出身提及甚少，我也无从断定。只是那信中的蛇形图案与你手臂上的纹样分毫不差，信中又说求药是为救治一个对我故人而言最重要的人，‘故人’，指的正是你吧？.....无论如何，我也会帮她们的.....”

南宫煌带着丹药回到唐家堡，见到圣姑和青儿，他把丹药送到圣姑的面前道：“看！药拿到了～不费吹—灰—之一力！”

圣姑道：“.....果然是赤雪流珠丹，徐掌门看信之后说了什么？”

南宫煌道：“还说呢，你可真不够意思，明明和掌门是旧识，也不知会我一声～他读完信后脸色大变，急着要来见你们，被我拦下了。”

圣姑道：“真的很谢谢你，我们也是有难言之隐的.....再说，相见不如不见，他当年心中选择了蜀山，已是回头无路.....”

南宫煌道：“掌门还让我告诉你，若再有任何困难，他必会相助，既是故人，毋须客气。”

圣姑道：“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从今往后，恐怕不会再有什么牵连。我打算立即和青儿启程，回去救治婆婆。这是我亲手刻的护身符，很灵验，送给你带在身边。”

南宫煌道：“谢了，哈哈，只盼它真的能保佑本大仙跨马扬鞭，日进斗金～”

青儿这时道：“大哥哥，上回要不是你的柿饼和糖葫芦，青儿也许早饿死了，现在你又替我们找来了能救婆婆的药，青儿把最喜欢的这颗宝珠送给你，你不许不要哦～～”

南宫煌道：“青儿真懂事，这么诚心的谢礼，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便收下那颗宝珠，而青儿和圣姑则带着丹药，扬长而去。

第十九章 蜀山危（下）

南宫煌回到唐家堡里的饭店，和温慧他们会合，大家吃过饭之后，就启程回山上。他们刚来到山前，就碰上了独孤宇云。南宫煌发现独孤宇云的腰间挂着一个饰物，便说：“咦？你腰上这个葫芦形的护符，和我的一模一样？”

独孤宇云道：“不可能，这护符出自苗族，你又如何会认识苗疆的人。”

南宫煌道：“不信？瞧瞧这是什么～”就把自己的那个护符拿出来给独孤宇云看。

独孤宇云惊讶道：“你这护符哪里来的？”

南宫煌道：“这可说来话长，你要真想细听，先预备好酒好菜，请我和臭酒鬼大吃一顿，我再慢慢告诉你！”

独孤宇云道：“要说便说，不说便罢，少卖关子！”

南宫煌道：“呼～真没意思，玩笑也开不起，整天摆张臭脸，我都怀疑你会不会笑。好了，别瞪我，告诉你，这是本大仙侠义助人，对方送的谢礼～”

独孤宇云怔道：“……是不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苗族姑娘，自称圣姑？”

南宫煌道：“你怎知道？莫非也能掐会算不成？”

独孤宇云道：“我未入蜀山派之前，乃是四海为家的浪子。有一回在苗疆身染重疾，是圣姑好心救我一命，这个护符也是她送给我的，除了师父，她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你说帮了她？她遇到什么棘手之事吗？”

南宫煌笑道：“嘿嘿，天大的棘手之事，到了本大仙这边还不是照样迎刃而解～你放心，她的困难都解决了。只是想不到独孤大哥竟还有这样一段过去，俗话说‘最难消受美人恩’，我看你——”

独孤宇云连忙道：“住口！闲话少说，还不快去做正事！”

南宫煌道：“本大仙是看在臭酒鬼的面子上，替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不领情就算了。”

独孤宇云道：“敬谢不敏……此事毋要再向他人提起。”南宫煌见他这般认真，就点头答允。

南宫煌、温慧、雷元戈三人一同走进无极阁中，南宫煌喊道：“掌门！掌门！我回来了！”

却听常浩的声音呼喝道：“休得大声喧哗！”

南宫煌怔道：“咦！掌门呢？我找掌门。”

常浩道：“掌门外出，现由我暂代掌门之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南宫煌马上说：“不行！关于打通地脉的状况，只能跟掌门一人禀报，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常浩冷道：“哼！这地脉之事，恐怕今后和你无关了。”

南宫煌又是一怔：“什么意思？”

常浩道：“掌门已经随殊明仙人赴神界请命，重铸锁妖塔的根基，切断里蜀山妖孽的源头，这样一来，蜀山地脉自然恢复，而且今后永不会再出状况。”

温慧一听，急忙道：“你们上当了！那个殊明根本就是个骗子，阴谋家，他要利用蜀山，借此向神界邀功。”

南宫煌亦道：“不错！正是如此，我正要將此事禀报掌门。”

常浩道：“哦？这个阴谋家把自己的阴谋对姑娘和盘托出，难道姑娘是他的同伙不成？”

温慧惊讶道：“哎呀！才不是这样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你相信我就对了，这个骗子嘴里没一句实话，要小心提防。”

常浩正色道：“殊明仙人出身蜀山，修为精湛，位列仙班。姑娘你出身侯门，兄长还曾攻打蜀山，如果你是掌门，你相信谁？空口无凭，切勿诋毁他人，小小年纪，要留些口德。”

温慧急道：“你——你怎么这么糊涂——”

南宫煌连忙喝止她道：“温慧……别说了。”

常浩这时说：“独孤，替我送他们出去。”

独孤宇云从外面走了进来道：“是。”然后，独孤宇云向三人一摆手道：“几位请随我来——”三人无奈，只好和独孤宇云一同退出无极阁外。

到了阁外，南宫煌立即向独孤宇云问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独孤宇云道：“你们去司徒那里等我，我随后就到，到那里我们再详谈。”

南宫煌道：“好吧……掌门也真不够意思，不说一声就跟殊明走了，本来要我帮忙打通地脉的，现在又去找别人……。”独孤宇云就先行走开。

温慧忿忿不平道：“真气人！真气人！”

雷元戈劝道：“算了。”

南宫煌这时发现王蓬絮不见了，便问：“咦！絮儿呢？”

雷元戈道：“刚上山就走了。”

温慧道：“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像这样突然消失已经好几次了，真是的……”

南宫煌道：“算了，她有她的苦衷，我们不用太过计较，还是先找臭酒鬼问个究竟吧。”

三人按照约定来到西面的蜀山弟子的住房处，刚进门来，南宫煌就见司徒钟躺在地上，他喊道：“臭酒鬼！”可是司徒钟却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干——”

南宫煌忙上前呼唤：“司徒大哥！别再喝啦！你给我醒醒！”

好不容易，终于把司徒钟给弄醒了，司徒钟一见是他们，就说：“啊！是你？大忙人，今天怎么想到找我，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对不对？”

南宫煌道：“对……”

司徒钟道：“哼哼～～志得意满的时候想不起朋友来，失意的时候……就想起找我来了？”

南宫煌道：“你这是什么话？！前些日子我不也是为了蜀山忙吗？不也是忙掌门交代的事情吗？现在怎么了？掌门又和殊明搞什么？为什么说不用我打通地脉了？”

司徒钟不由长叹一声道：“唉……掌门搞什么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我知道你每打通一对地脉回来，蜀山便更混乱一分，上上下下对你不满的人愈来愈多，还有人说你来历不明什么的。我势单力孤，也实在挡不住这么多人的不满，师兄虽然表面上严厉，其实也很帮你说话，但是……唉！掌门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殊明仙人说他另有办法，掌门当然也愿意一试。”

南宫煌道：“蜀山又有异象？我只看到天阴阴的，感觉很潮湿。”

司徒钟道：“何止这样！蜀山现在时而降雨时而下雪，雨水能把房屋衣服蚀得斑斑驳驳，有时候还能打一个洞。房间里也会莫名其妙地积水、淹水。井水像铁锈一样颜色，就是烧开了喝下去，也会泻肚……唉！怨声载道啊！”

南宫煌道：“还有最后一对地脉，等全部打通就好了……我也不想这样啊！”

这时，独孤宇云也进来了，他说：“我问你，殊明到底怎么回事？”

司徒钟道：“师兄……你来了……”

独孤宇云道：“你就不能让自己清醒一点？”

司徒钟道：“清醒了很难受啊～～不如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想……舒服！”

独孤宇云轻叹摇头：“……唉！”

南宫煌这时道：“那殊明是个阴险小人，他嘴里没实话，到处挑拨离间。在里蜀山还用从我这里骗来的化妖水制造假魔界，诱杀妖类，实在是卑鄙无耻。掌门一定是被他蒙蔽了。”

独孤宇云道：“嗯……诱杀妖类算不得什么过错，但如果手段太过卑劣，其人品必有问题……”

温慧道：“没错！那个人脸上笑咪咪，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其实满肚子坏水！”

独孤宇云道：“他来找掌门，说反复探察过锁妖塔和里蜀山，制定了一个加固锁妖塔的方略，似乎是要在锁妖塔底部架起十一根大柱，中间灌注化妖水，这样就可以封锁锁妖塔和里蜀山的通路。据说这样才能永保无患，是釜底抽薪的上策。”

南宫煌道：“可是，我们在里蜀山探察的结果却是一火地脉的连通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人故意为之，这个后患若没有被铲除，无论怎样也不可能万无一失。”

司徒钟点头道：“嗯……这样的话，你还是要继续前往里蜀山，除了打通地脉之外，更要找出背后捣鬼的人。”

独孤宇云道：“应该不是人，而是妖。”

雷元戈这时道：“不是‘捣鬼’，是破坏。”

温慧马上道：“难道就任由殊明那卑鄙小人改建锁妖塔吗？”

独孤宇云道：“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会对蜀山不利，掌门也很信任他，我们根本没有理由阻止，即使我们有心阻止，恐怕也力所不及。还是应以地脉为重，先将剩余地脉打通再说，这样蜀山异象可以恢复，也可以平息大家的怨气。”

司徒钟忽然道：“……细细回想起来，这殊明确实古怪……他成仙多年，与蜀山素无往来，可地脉一出状况，他便出现，而且还这么热心。虽说他自称受神界派遣，可这事是真是假谁也不知……”

南宫煌道：“你的意思是说——地脉连通跟殊明有关？”

司徒钟道：“有可能……有些人立功心切，会自己制造出事端——”

温慧道：“不会吧——？怎会有这种人？”

独孤宇云道：“嗯……看他举止，确有急功近利之色。”

温慧马上想起一事道：“对了！我们可以找清冷仙人啊，他不是殊明的师兄吗？他也是仙人呢！我们不如请他帮忙拿个主意。”

司徒钟也恍然道：“不错！听说他们两人在蜀山同门时就有纷争，这里面的的是是非非，殊明到底是怎样的为人，恐怕只有清冷仙人最清楚。师兄！你觉得怎样？走一趟绿萝山不会耽误很久的。”

独孤宇云便道：“好！事不宜迟，你们速去绿萝山。”

南宫煌笑道：“嘿嘿，丫头这次变聪明了，点子不错，连我都没想到。”

温慧听见南宫煌夸自己，马上得意起来道：“呵呵～～才不是这样呢！我可是一直都是这么聪明，只是懒得跟你比而已啦。那叫‘大智……’什么的，总之……这次一定要让殊明这小人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南宫煌道：“是呀是呀，你最厉害了。”心中取笑：“真是经不起捧，居然高兴成这样～～”随即道：“我这就前往绿萝山，先尽快把殊明的底细摸清楚，再去打通地脉。”

独孤宇云点头道：“好！速去速回。”

三人便立即出发，再次施展“御剑飞行”，直奔绿萝山而来。

不用多久便来到了绿萝山顶，他们快步走到未生堂，进堂来看见清冷仙人，南宫煌便说：“师父！我来看你了，现在只剩下一对地脉没有打通了，怎样？我手脚利落吧？”

清冷仙人轻轻点头道：“嗯，不错！找我何事？”

南宫煌笑道：“嘿嘿～～师父果然法力无边，一看就知我有事。是殊明，他现在跟掌门前往神界，要求重修锁妖塔。”

清冷仙人道：“他一向如此，夸大其辞，贪天功为己有。即便封堵了锁妖塔与里蜀山通路，因火地脉已经打通，依然需要一一打通地脉，才能令蜀山恢复原状。”

温慧哼道：“哼！那我们就袖手旁观，地脉的事情我们不管了，看殊明最后怎么收场。”

南宫煌道：“那怎么行！我答应过师父和掌门的，怎么能半途而废？”

温慧道：“我也知道不行，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清冷仙人道：“这样你便咽不下？若你我异地而处，不知你会怎样？”

三人听了这番话，俱是一怔，南宫煌问道：“对了！师父，听说殊明当年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冷仙人道：“对不起我的事？只怕是你说的吧？蜀山上下不都认为我对不起蜀山吗？”

南宫煌道：“这——总之差不多，我相信事实绝对不会像传言的那样，师父你快把真相告诉我吧。”

清冷仙人深沉地说：“这些陈年旧事，多说无益……”

南宫煌却一再追问道：“师父！这可是关系到蜀山存亡的大事，怎么会无益呢？”

清冷仙人脸色更为深沉，南宫煌又低呼一声：“师父～～”

清冷仙人这才长叹一声，说道：“唉……好吧。”然后，清冷仙人便开始为三人讲述自己的一段往事：“我和殊明是少年时的好友，一同拜入蜀山门下，我出家为道，他因已经定亲而没有出家。蜀山惯例，俗家弟子很少有机会做掌门长老，他对此一直都耿耿于怀，成亲前对她……对她冷言相向，企图逼迫她退婚。”

温慧“啊”地叫了一声，接道：“有这样的事？要是我的话，就不嫁给他了。”

清冷仙人道：“她出身大户人家，对礼法极为看重，退婚对于她来说是奇耻大辱，她自然不肯。就这样，殊明勉强成了亲，婚后对妻子百般虐待——”

温慧道：“怎么会？难道蜀山长辈就不管吗？”

清冷仙人道：“殊明自然不会效法那愚夫莽汉对妻子拳脚相向，但言词挖苦，态度冷淡却是常事，这种闺房琐事，他人很难知晓，也无法插手。”

南宫煌立刻道：“师父知道这事便打抱不平了？”

清冷仙人又低叹一声道：“唉……她不愿家丑外扬，也不过是心中苦闷，偶尔找我倾诉而已。殊明早已察觉我二人往来，但不动声色，只是更加变本加厉折磨于她，她最终忍无可忍，悬梁自尽了……”

温慧又是惊讶道：“啊？！怎么这么傻啊，为了一个并不喜欢自己的男人，太不值得了……”

南宫煌道：“这事和师父并没有关系啊，难道殊明会对师父怀恨在心？”

清冷仙人道：“人心叵测啊……殊明暗中搜集了我和他妻子来往的一些证据，要挟我助他登上掌门之位，否则便将一切公开，说我和他妻子有私情，导致她羞愤自尽。”

温慧不由愤怒地说：“无耻！太不要脸了！”

清冷仙人又道：“她婚后一直忍气吞声，直到自尽，为的就是名节声誉，我又怎能令她身后清白被玷污？无奈只好答应与殊明合作，暗中寻求机会摆脱他的控制。”

南宫煌问道：“那殊明让师父做什么？”

清冷仙人接道：“殊明找到一种利用五灵轮修炼的外法，让我依法修炼。当时我的职责就是保管包括五灵轮在内的蜀山各种法器。那种修炼方法确实不凡，我逐渐沉迷下去，而殊明也不再提掌门之事，我对他的防范也渐渐松懈，就这样过了几十年……那天，殊明突然发难，窃取了我全部法力。原来，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修炼一种吸取他人法力的法术，我的修为和他的修为融会贯通，他便肉身成仙了……”

温慧越发愤怒道：“怎么会这样？卑鄙！无耻！下流！”

清冷仙人又接着道：“还不止于此，他揭露我利用五灵轮修炼外法，令我受到门规处置，被罚闭门思过数十年……”

南宫煌道：“师父你也可以揭露他的劣行啊！”

清冷仙人道：“当年我不愿做的事，现在也不愿……至于他窃取我法力，实在难以令旁人相信，我也苦无证据啊……”

温慧道：“不行！不能就这样吃了哑巴亏，要是我的话，一定杀了这个无耻小人。”

清冷仙人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我闭关几十年，终于也修炼成仙。”

温慧道：“既然大家都是仙，正好可以算算总帐。”

清冷仙人道：“我成仙之后离开蜀山，不与外人往来，更发誓不见蜀山之人。一气之下还带走了这五灵轮，在蜀山眼中又是一项罪状，但门规现在已经奈何不了我了……现在想来，当时也太过冲动，可叹啊……”说到这里，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温慧道：“不公平！现在殊明还活得好好的，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清冷仙人叹道：“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恩怨我已经看淡了……”

雷元戈这时说：“我知道怎样惩罚他。”

温慧马上问：“阿元？快说快说！”

雷元戈道：“这人最好权位，如果剥夺他的权位，就是对他最大惩罚。”

温慧道：“我还当是什么呢？他是仙，我们怎么管得了他。”

雷元戈道：“他不是重修锁妖塔吗？我们只要让神界认为锁妖塔多次出事，需要派人看守，让神界派他便是。”

南宫煌一听，立刻拍手叫好道：“好呀！这样他就成了锁妖塔的狱卒，哪里也去不了，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了。”

温慧也笑道：“呵呵～～还是阿元聪明。”

雷元戈听到温慧夸自己，不由愣愣地笑起来：“嘿嘿～～”

雷元戈头上的怪鸟又现出来说话，雅道：“阿元阿元真聪明～阿元阿元真聪明～”

颂道：“算什么聪明嘛～”

风道：“第一次被人夸啊～”

清冷仙人则微微点头道：“嗯……不错！我会与掌门传音说明此事。你们最好速去打通剩余地脉，以免中途再生事端。”

南宫煌便道：“是！师父保重，弟子告辞了。”

三人向清冷仙人抱拳作别，清冷仙人就先行返回内室而去。

这时，温慧见雷元戈似乎有话要说，便问：“怎么啦？有话要说？”

雷元戈就说道：“我要回鬼界。”

温慧和南宫煌俱觉意外，温慧问：“这么快就走啊？”

雷元戈道：“答应过你要安排离宫和陆北亭转世，不能耽搁了。”

温慧便道：“……我替离宫谢谢你啦，你还会回来吗？”

雷元戈道：“当然。”

温慧又问：“什么时候回来？要快点啊！”

雷元戈道：“下次你们从地脉出来。”

温慧欢喜地说：“好！等着你的好消息！”

雷元戈便向二人道：“告辞。”

这时，三只怪鸟又出来说话，雅道：“要快点啊～等你好消息～好肉麻～”

颂道：“有人惦记真幸福～”

风道：“要加油啊～”

南宫煌向雷元戈抱拳道：“多保重。”

雷元戈对南宫煌提醒道：“最后的地脉，要小心。”

南宫煌道：“你就放心吧！有我在，没什么办不成的事！”

雷元戈道：“殊明应该会被绊住，不必担心。”

南宫煌笑道：“嘿嘿！放心，放心！我从来就没把他当回事！”

雷元戈又望着温慧，温慧便问道：“啊？有话跟我说？”

雷元戈忙摇头道：“没、没有……你保重。”

温慧恼道：“臭阿元，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婆婆妈妈的，过几天不就见面了吗，快去吧！早去早回！”

雷元戈点头道：“哦……好。”接着，他又向南宫煌道：“借点钱。”

南宫煌怔道：“啥？还要烧纸钱啊？”

雷元戈道：“当然，要用钱打通关节。”

南宫煌无奈地说：“好吧，真是败给你了……难怪人家说‘死要钱、死要钱’的，就是说你这种人，今天我才算见识了……”就拿出一千文钱来，交给雷元戈。

雷元戈接下道：“谢了。”然后就转身走了。

看着雷元戈离开之后，温慧道：“哎呀！真没想到，他居然是鬼，如果不来蜀山的话，我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真的有鬼神妖魔这些事情……而且，鬼未必是坏人，神仙也未必是好人……”

南宫煌叹道：“唉……是啊，谁能想到呢……走吧。”

温慧道：“走？去哪里？先去找司徒、独孤两位，还是先去地脉？”

南宫煌想了想便道：“嗯……还是先去地脉吧，已经耽搁这么久了，要速战速决才是。何况我们用计陷害殊明，还是不让独孤知道为好，不然他又要碎碎念，等到生米煮成熟饭，他也就说不出什么了……”

温慧道：“好吧……就你心眼多……”

于是，二人又施展“御剑飞行”回到蜀山，然后便直奔地脉门户。等他们来到地脉门户里面的大厅时，却看见王蓬絮已经在此等候了。

南宫煌道：“絮儿！在等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吗？”

王蓬絮道：“嗯，也没很久。”

温慧正要向王蓬絮问话：“你——”南宫煌却马上截住她的话道：“什么都不用问，即使大家都是朋友，也还可以有不愿示人的秘密吧？”

温慧便道：“行！听你的，不问就不问。”

王蓬絮柔声道：“煌哥哥，温姐姐，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南宫煌道：“客气什么？大家自己人，礼数不用这么周到，哈哈！”

第二十章 情苦涩（上）

三人随即进入“少阳参天”的第一层，可是却没有见到星璇的出现，王蓬絮似乎有些失望：“……他……”

南宫煌道：“星璇没有来。”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会不会毒发了？……会不会……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他了？”

温慧马上安慰她说：“不会的！你想太多啦！一定是他太忙了，他手下兵马也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定也很多。”

南宫煌道：“是呀，我们快点赶路，等一下到了里蜀山就能见到他了。”

王蓬絮才道：“嗯！那我们快走吧！”三人便开始往地脉里面进发。

这“少阳参天”是一株巨大的神树，盘根交错，三人需要利用藤蔓，来逐层向上攀爬。

穿过错综复杂的树洞，终于来到了少阳参天的最顶层，眼前就出现了一幅漂亮的景象。只见在一个巨大的树果实前，闪耀着点点光芒，王蓬絮看见，不由拍手叫道：“啊～～好漂亮！这是什么啊……”

南宫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就在这时候，忽然响起一些声音，温慧道：“听！它们好像在说什么……”

三个人就凝神倾听，过了良久，南宫煌才道：“似乎是……细腰、飞鹏？”

温慧却立即省悟道：“啊！是夕瑶、飞蓬！就是离宫说的那种药，可以让服药的人爱上自己！”

王蓬絮听了，也好奇地问：“是真的吗？真的可以……喜欢上自己，任何人也行？”

温慧道：“一定没错！……可惜离宫不在了，要是她还活着该多好，她真可怜……不行！我要捉来拜祭离宫！”说着，就要伸手去捉那团闪光。可是温慧的手一触碰到那团闪光，便立即产生变化，南宫煌惊呼：“小心！”温慧失惊地叫了声“啊”，只见那团光已经幻化出两个影像来，分别是一男一女，向他们袭来。

虽然只是幻像，但是威力不容忽视，但是南宫煌手中的镇妖剑却也因此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来，把幻像击败。

温慧得意地说：“嘿嘿～～被打败了，你们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就在这时，那团光化出一个女子的身形来，正是刚才幻影之中的那个女子。她说：“放过我吧，好不好？”

南宫煌问道：“你？你是谁！”

那女子答道：“我是夕瑶，也就是它们。世上并没有能让他人喜欢自己的药，那都是传言。否则.....我也不会这样了.....别伤害我们，好不好？”

温慧道：“夕瑶？夕瑶飞蓬.....你们？他们？都把我搞糊涂了。”

夕瑶道：“我是夕瑶，原为神界护养神树的神。后来因触犯天条被贬斥，我的形体被剥夺，只留下精神继续在这神树的根系养护神树。”

王蓬絮不由生起同情之心来：“好可怜，你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惩罚？”

夕瑶道：“我喜欢一个叫飞蓬的神，他被贬斥为人后，我私自摘取神树果实塑造了一个自己的替身下界陪伴他。”

温慧道：“原来是这样.....他、他不喜欢你吗？”

夕瑶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没勇气问他.....总以为我们是神，还有数不清的日子可以相守，可没想到.....我们会永世不能相见。”

王蓬絮道：“所以你才会发出夕瑶、飞蓬的声音？”

夕瑶道：“我的精神只残存这么一点点法术，如果偶尔一两只流落人间，如果恰好能被他看见、听见，也许会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流萤，也许能蓦然想起前生.....这样，我就满足了。”

王蓬絮心中一戚，便问：“我们能帮你什么吗？要不要给飞蓬的转世带个讯？”

夕瑶道：“千万不要！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他现在一定在幸福快乐地生活，有我缔造的女子陪伴他，这样就足够了.....”

说着，夕瑶施展起仙术，那团光中便幻化出一幅一幅的往日景象来，这些景象正是夕瑶的记忆和思念，从夕瑶和飞蓬在神界的故事开始，直到景天和雪见在人界的故事！正是：

爱如潮，情无尽，万叶千声，空吟斯人韵！

别后不知君远近，春意秋情，盼断隔世信；

一生情，千古困，碧落黄泉，顾影无人问！

地老天荒离人恨，寸断琼枝，化作相思烬。

等这些影像都消失之后，夕瑶也随之消失了。温慧道：“她消失了……”

王蓬絮已经双眼通红道：“刚刚只不过是她前生的影像……”

南宫煌也感慨道：“太可怜了，怎么可以让深爱自己的女人如此受苦？”

王蓬絮道：“天不从人愿，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为了喜欢的人，就算受再大的苦也甘愿。”

温慧道：“要是我一定不甘心……我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

王蓬絮道：“被人这样深爱着……飞蓬转世的那个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温慧抹去脸上的泪水，向着那团光喊道：“我答应你！我不会伤害它们的！我还会告诉所有人这个故事，让所有人都不要伤害它们！”

王蓬絮劝道：“温姐姐，别伤心了，快走吧，星璇还在里蜀山等我们呢。”

温慧就点头应道：“嗯。”

三人便向前而进，从传送法阵穿过，进入到里蜀山的南部。他们赶往秘密基地那里去找星璇。可是当他们进入秘密基地，靠近里面的房间门口时，却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只听思堂道：“不行！我们还不知他如何打通地脉的，不能贸然行动。”

星璇道：“我身体状况可能等不到准备万全的那一天。”

思堂道：“那都是因为你屡屡进入地脉，消耗太多功力！尤其是阳性地脉，妖类在其中活动会成倍消耗法力。”

星璇却道：“所以才要速战速决。”

思堂怒道：“到底是我们筹划多年的大事重要？还是那几个外人重要？到底我是你兄弟？还是那人是你兄弟？”

星璇立刻道：“都重要，都是兄弟！”

思堂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禁呆了一下，便道：“好！你用移灵大法，占我的身体！”

星璇惊讶道：“那怎么行？”

思堂立刻又道：“那么你……占用南宫煌的，更加适合你！”

星璇急忙厉声道：“不要说了！听着！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不要怪我不拿你当朋友。”

思堂也是怒气满腔道：“有了兄弟，还要什么朋友！”

星璇恼道：“你——”可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思堂道：“你好好想想，我是为你好才提醒你，你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不要让它功亏一篑！”说完，转身就出去，星璇呆在当地，一言不发。

当思堂出到外面，就迎面撞上了南宫煌等人，他立即喝道：“你们？哼！偷听……”

南宫煌连忙道：“喂！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思堂却冷冷地说：“没有人说你是故意的，你紧张什么？”说完，就向前迈去。

这时，星璇也追了出来，向思堂问道：“思堂，你去哪里？”

思堂道：“让地方给你们！”说完，就大步地离开了秘密基地。

南宫煌三人相觑一眼，然后回身向星璇道：“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偷听的。”

星璇道：“他就是这个脾气，你们别介意。”

南宫煌道：“我去找他，跟他解释一下。”

温慧道：“我跟你一起去！”

星璇则道：“好吧。”于是，南宫煌和温慧就一起追了出去。

王蓬絮随即走近星璇，向他问道：“你的身体……又不好了？”

星璇摇头道：“没什么。”

王蓬絮道：“我刚刚都听到了，你的身体又变差了，是不是毒性的侵蚀加剧了？那个魔尊大人让我们尽快解毒，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星璇道：“最坏的状况也不过是恢复原状，没什么可怕的……我自有主张，不必担心。”

王蓬絮便道：“五毒珠，还没有炼成，再等我一些日子，我会加油的！”

星璇忙道：“别傻了，刚刚炼成五毒珠，如果过分使用灵力的话，不仅五毒珠不保，你自己也会不能维持人形的。”

王蓬絮道：“我知道，不过是要继续修炼几年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能维持人形又怎样，你的性命更重要啊！”

星璇道：“我的身体其实是尸体，即使解了毒，一样是残缺不全的，现在我稍微有了一点感觉，但毕竟还是不同常人……这样的身体，有没有毒又有什么分别呢？”

王蓬絮道：“至少你不会毒发，不会痛苦，也不会被别人左右。”

星璇道：“你放心，没有人能左右我的！我也不需要同情！”

王蓬絮不由低头说道：“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星璇知道自己的语气重了，便说：“对不起，我想看你维持现在的样子，这么漂亮可爱，想看到你和煌幸福地在一起，知道吗？”

王蓬絮道：“星璇，对不起……我——”

星璇道：“你要说的我都了解！就什么都别说了吧……知道吗？”

王蓬絮轻轻点头道：“嗯！我知道，对不起……”

南宫煌和温慧出了秘密基地之后，他们一路向南，终于在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思堂，只见他正站在河边，默不作声，南宫煌便上前呼唤：“思堂！”

思堂见是他来了，便“哼”了一声，南宫煌道：“你和星璇要做什么大事？大家都是朋友，告诉我，我说不定也能帮上忙。”

思堂道：“你本来就应该帮忙，因为这事跟你也有关系。”

南宫煌怔道：“哦！什么事？”

思堂道：“下月十五，你再来里蜀山便知，不过那时地脉可能已经全部闭合，你来得了吗？”

南宫煌马上说：“没关系，我有法宝可以进来。”

温慧一听，便问道：“你有什么法宝？我怎么都不知道？拿出来让我看看！”

南宫煌道：“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咧！干嘛要给你看啊！弄坏了怎么办？”

温慧哼道：“拽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思堂问道：“是五灵轮吗？”

南宫煌忙道：“不——是——是魔界的法宝，总之山人自有妙计，你不必担心。”

思堂顿了一下便道：“……那就好。”

温慧这时向思堂问道：“那星璇的身体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让他占煌的身体？”

思堂道：“他本来没有身体，现在的身体是一具尸体，为防止尸体腐烂，所以用毒控制。现在这尸体也用了将近二十年了，已经不堪再用……”

南宫煌吃惊道：“啊？！那怎么办？再找一具尸体不行吗？”

思堂道：“不是随便什么尸体都能用的，更何况我与星璇都不会施用此法。”

温慧又问：“那你又说可以用你的或者煌的？”

思堂道：“那不同的！用生人的身体是另外一种法术，只要意志力足够强，压过对方便可以，但如果意志力不够，很容易被反噬，如果有人自愿奉献身体则另当别论……星璇会用，但他不愿意用……”

温慧又问：“那如果尸体坏了，星璇会怎样？”

思堂道：“不知道……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和他相同的状况，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南宫煌便安慰道：“别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

思堂并不屑他的安慰之言，只是冷冷地说：“哼！希望是这样，记住下月十五！”

南宫煌便道：“好！一言为定！”说完之后，思堂就离开了，而南宫煌和温慧也一同回秘密基地去了。

两人回到秘密基地内间的时候，正看见星璇和王蓬絮坐在一角说话，只听星璇道：“你有这份心，我已经知足了。”

王蓬絮道：“别这样说，你这样……我会更加难过的……”

星璇安慰道：“别难过.....你若真想为我做一点事情，就不要这种表情，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最喜欢.....你的笑容，笑一个让我看看吧，算是奖赏我，嗯？”

王蓬絮道：“是.....璇哥哥.....”

这时，温慧就按耐不住了，大叫道：“啊哈！原来你们两个是一对呀！哼！把我们支开，在这里谈情说爱！”

二人听吓了一跳，不由同时跃起来，王蓬絮连忙道：“温姐姐，你不要开玩笑啦！”然后望着南宫煌解释道：“煌哥哥.....不是那样的，你不要误会.....”

星璇这时问：“思堂怎样了？”

南宫煌道：“放心！他没事。”

王蓬絮道：“刚刚.....刚刚星璇说要做一件大事，不知道是否能成功，煌哥哥，不如你帮他算算？”

南宫煌一听，马上得意地说：“好！看本大仙的厉害！”

温慧道：“什么嘛！你不是只会禳星吗？这里也没有星，你还能干什么？”

南宫煌道：“这是什么话？本大仙五行八卦易数，看相算命风水，无一不精，无一不晓~~”说着，南宫煌从行囊里掏出了一束竹签来道：“来来来！请上、眼、瞧！”

温慧道：“破竹签？做什么用的？”

南宫煌道：“孤陋寡闻，当然是算卦用的。待我算算星璇兄这件大事是否能成，是吉是凶.....”说完，南宫煌便把竹签一散，没想到竟然所有

的竹签都折断了。南宫煌不由大吃一惊，温慧则道：“怎么回事？都折断了！”

王蓬絮忙说：“煌哥哥，一定是你最近功力大增，不知不觉手劲也大了。”

南宫煌听见有人在打圆场，连忙道：“对……对！好久不算卦了，嘿嘿～～”心里却忖：“真邪门，莫非是大凶之兆……”然后说：“没关系，咱还有铜钱，我就不信我的功力能大到把铜钱也捏断。”于是就又从行囊中拿出一把铜钱来。

南宫煌双手握着铜钱，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心想：“换成铜钱总没问题了吧？臭铜钱，你可别跟我作对～～”然后就一把将铜钱洒于地上，再弯下身来看道：“我看看，阴……这个也是阴，另一枚呢，怎么不见了？”

温慧连忙也蹲下来帮他找，结果发现其中一枚掉到了石缝中，便道：“在这里，掉到石头缝里了……嗯……拿不出来。”

南宫煌无奈道：“算了，就算拿出来也不准了，真邪门，今天事事不顺……哼！我还有一招，还可以划沙算卦。”

王蓬絮道：“煌哥哥，我看算了吧。今天既然状况不好，就不要算了，这样子就算算出来也未必准。”

星璇也道：“是啊，常言说‘卜者决疑，不疑不卜’，这件事即使卦象不吉也是一定要做的，至于成与不成，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

南宫煌却不服气，他说：“不行……太没面子了。这划沙算卦啊，最简单了，你们也学学。”三人见他这么执着，也不好跟他再拗了，便一起坐下来，看他划卦。

南宫煌就拿起一支竹签，开始在地上的泥沙画卦：“哪！就这样，随便划，一共划六排，再两个两个连起来，如果是双数，就是阳，如果最后剩一个，就是阴……”当他数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所有的卦全乱了，南宫煌不由脸色一变。

星璇也觉奇怪：“嗯？怎么回事？”

温慧更是不解道：“哎呀！刚刚划好的都乱掉了！”

南宫煌心中暗惊：“怎会这样，难道真是大凶……不会的，不会……”

王蓬絮则道：“没关系的，山洞中因为封闭，经常会出现旋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就在这时，思堂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在外城找不到最后一个地脉入口——”众人回头一看，就见思堂走了进来。

星璇便道：“难道在内城？”

思堂道：“我去找！”

星璇道：“千万小心，切不可有所闪失，尤其是——”

思堂立刻道：“我明白，我会善用空间法术让它隐形！”说完，便又出发前去寻找地脉入口。

南宫煌看出二人有事隐瞒，便问：“怎么？有麻烦？”

星璇却道：“没事，最后一个地脉打通，我们要再见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家不如多留一晚再走。”

王蓬絮道：“你忘了，我们还有‘千凝魔艮’，至少还能再见一次，而且……不管怎么说，絮儿还要——”

星璇立即打住她的话道：“不是说不再提这事了吗？”

王蓬絮只好道：“是，可是……”

星璇道：“不要说什么可是，听我的，知道吗？”

王蓬絮便低应道：“是……”

星璇接道：“千凝魔艮是魔界的密宝，可以任意往来六界，不要轻易浪费，也许日后会有大用……南宫？”

南宫煌道：“啊？在跟我说话吗？知道了，知道了……”心里暗暗偷笑：“嘿嘿～～反正我已经跟思堂约好了，你说什么都没用，先不告诉你，过上十几天给你一个惊喜。”这时，王蓬絮暗暗施展读心术，读取到南宫煌心中所想。

第二十章 情苦涩（下）

星璇这时对王蓬絮道：“别担心。”

王蓬絮却道：“时间太短了，我没把握……”

星璇一愣：“你在说什么？”

王蓬絮连忙道：“没、没什么……”

温慧听得一脸糊涂，便问：“喂！你们说什么铅啊、蘑菇啊？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就我一个不知道？”

南宫煌笑道：“嘿嘿！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咧！回去好好念几年书再说吧！”

温慧恼道：“哼！有什么了不起，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接着，星璇对大家说道：“好啦！我亲自下厨为大家煮点好吃的，如何？”

王蓬絮道：“好……絮儿也来帮忙！”

星璇道：“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王蓬絮只好听话，然后大家就先出去外面逛逛，逛了一圈才回秘密基地。

回来的时候，星璇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刚煮好，快趁热吃吧。”

大家便围坐在地毯之上，分享星璇烹调的美食。星璇的厨艺果然了得，吃得温慧竖起大拇指直夸道：“真好吃！”

王蓬絮、南宫煌却是各有心事，一言不发。温慧便说：“真好吃……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啊？”

王蓬絮才道：“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不好，要全身心去感受食物的美味才好啊。”

温慧连连点头道：“嗯……也对！也对！呃——不说了，吃饭、吃饭！”就大口大口地嚼起来。王蓬絮这时已经吃完一碗饭，就站起身来，星璇便问：“还要再添一些饭吗？”

王蓬絮道：“不用了，絮儿饱了……”

南宫煌也站起来说：“你今天饭量好小哦！多吃一点，不要辜负了星璇的一片心意。”

王蓬絮支吾道：“我……我……絮儿吃不下……”说完，竟然背过身来，似乎有些感伤。

南宫煌忙道：“絮儿……不要这样……”

王蓬絮突然扭转身来，一下抱着南宫煌道：“对不起！煌哥哥.....我也不想这样.....但就是忍不住.....絮儿、絮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南宫煌轻声悄悄地对王蓬絮道：“别担心.....下个月我们还会回来的，先别告诉星璇。”

王蓬絮却道：“不是的.....煌哥哥你不明白的.....絮儿.....絮儿.....”

这时，星璇说话了：“我看大家也累了，就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温慧也吃饱了，就放下碗筷道：“好啊！我早就困了，大家也一样吧？”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每人选了一个角落，各自就寝。可是南宫煌辗转翻侧，怎么也睡不着，就索性坐起来身，叹了口气，忽然看见温慧也坐在前面的草堆上发呆，南宫煌心里一忖：“咦！温慧？”便也走过去唤道：“喂！在想心事？”

温慧马上说：“嘘.....！小声一点，别吵到人家。坐。”

南宫煌便也坐下来道：“咦~~野蛮女也有心事可想吗？这可不像你哦。”

温慧道：“什么话？人家为什么就没有心事可想.....你和小絮都很舍不得离开星璇吧？”

南宫煌愣了一下道：“.....你呢？”

温慧道：“我还好，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好了。”南宫煌又是一阵诧异，登时呆呆地看着温慧。

温慧看见他这样子看着自己，便道：“看什么？我脸上有花吗？”

南宫煌道：“没什么，难得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温慧哼道：“哼！本姑娘只不过看你顺眼罢了，只是顺眼而已，你可别想太多。你给我规矩一点，否则我扁你！”

南宫煌“哦”了一声，温慧道：“哦个什么！”

南宫煌道：“是！我从来都很规矩啊，蜀山上下最规矩的人就是我了。可是……规矩一点是哪一点啊？是不是代表其他方面可以不规矩呢？”

温慧恼道：“少废话！听我的就是规矩！”

南宫煌心道：“听你的？水深火热啊～～救命啊！”

温慧接着说：“难怪小絮会那样伤心，如果是我要离开你的话，一定也会伤心的。不如我们让小絮留下来好不好？”

南宫煌道：“……你觉得絮儿喜欢星璇吗？”

温慧点头道：“是呀，不然干嘛要哭。和朋友分别虽然很伤心，但是我都没有伤心到那种程度啊，她肯定是喜欢星璇，不如我们成全他们吧！”

南宫煌道：“要不要留下来，只有絮儿自己能决定，旁人操再多心也没用。再说……你忘了白天和思堂商量的事了……”

温慧愣了一下，然后说：“……哦，对哦！以后还有机会——不说了，不说了！呵呵～～”

南宫煌便道：“行了，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大家便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继续睡觉了。这一次南宫煌可真的“呼呼”酣睡起来，一觉睡到大天亮。等他睡醒之后，起来一看，发现大家

都已经不在了，南宫煌不由叫道：“啊呀！大家呢，都到哪里去了？”随即想起来：“唉……昨天太晚睡，今天起不来，不会耽误正事吧。大家也真是的，也不知道叫我一声……”

这时，终于听到外面传来温慧的喊声：“喂！大懒虫，不要碎碎念了，快出来吧！”

南宫煌忙应道：“我来啦——！”

南宫煌从秘密基地中走出来，星璇、温慧、王蓬絮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温慧一见他出来便说：“日上三竿还没起，羞羞羞！”

南宫煌笑道：“嘿嘿～～还不是有人昨天晚上缠着我，害我睡眠不足……”

温慧哼道：“哼！什么缠着你，好难听！”

南宫煌道：“嫌难听就不要做啊～～”

温慧恼道：“做什么做？不听不听不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两人正在吵嘴的时候，星璇也轻声对王蓬絮道：“别担心……”

王蓬絮怔道：“担、担心什么？”

星璇双手搭着她的肩，对她鼓励道：“不可以自卑，知道吗？”

王蓬絮明白了，就点头说：“嗯……絮儿知道。”

忽然听见温慧喊道：“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啊～～”

星璇连忙收回双手，转身说道：“没什么……思堂来报，地脉入口在内城，那里状况比较特殊，请大家务必听我调度，尽量避免多生事端。”

南宫煌便道：“好，一切交给你了。”

在出发之前，他们决定先备办好一些所需物品，于是分头行事。南宫煌来到卖药的店子“至宝灵丹”中，刚进门就听见这里的老板——石头妖说：“药！我的药，快！帮我拦下它！”南宫煌一看，竟然发现一个药瓶竟然自己移动起来，迅速地向前跑了。

南宫煌也是吓呆了，这时听见那石头妖老板道：“你还发什么呆？这下又丢了一瓶金创药！”

南宫煌听他这么一说，便好奇起来了，就上前问道：“‘又’？嘿嘿，我可只听过‘隔空取物’，没听过‘隔空失物’的。这位老板店中有此奇景，莫不是沾染了仙气？”

石头妖恼道：“什么混账仙气！丢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我向谁要去？你少寻我开心！”

南宫煌笑道：“哈哈，没关系～本大仙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待我将此事查个清清楚楚，就算真是神仙干的，我和列位上仙也都熟识，帮你说情是没问题的！”

石头妖哪里会相信他，就说：“胡吹乱盖！你这样的骗子我见多了，想从我这里骗钱，门都没有！快走快走！”

南宫煌只好从店里走出来，可是刚走了没几步，就看见那个自己会走的药瓶在前面经过，并且钻进了一个山洞里面，南宫煌嘀咕道：“那个，不是至宝灵丹的金创药吗？我就说嘛，凭本大仙的绝顶聪明，定能将丢药的事查个水落石出！小的们，还不快快随我杀入洞去！”话刚说完，就想起自己现在只是一个人，便自嘲地笑道：“哈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不过没关系，以我煌大仙的本事，再过两三年收他十个、

八个跟班，不成问题！”忽然，南宫煌又听见那洞中有说话声传出，心想：“咦？里面好像有人说话……”

只听一把女声道：“煜龙哥，你快把这药敷上。这是至宝灵丹里上好的金创药，有了它，你的伤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又有一把男声道：“少啰嗦，我说过不会用的！”

女声道：“不行的！煜龙哥，你的伤这么重，不敷药怎么能好！”

男声却道：“给我拿开！”

南宫煌正听得入神之际，背后忽有星璇的声音传来：“你怎会在这？”

南宫煌回头一看，果是星璇来了，马上道：“来得正好，听听～这洞里的妖怪竟敢在星璇大人的地盘上胡作非为，去至宝灵丹偷药，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星璇道：“至宝灵丹丢药一事我早有耳闻，也派人查过。今日前来，正是想一探究竟。”

南宫煌便道：“我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重要线索的，没想到星璇你神通广大，耳目众多，原来早知道了，真没意思～不管了，反正一定是这洞里的妖怪偷走药，我们马上进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星璇也同意：“好！”

南宫煌道：“什么‘好’？你应该回答‘此言正合孤意’，这才算有气势、够威风～”

两个人就一起闯进洞去。甫进洞来，就见一个浑身凝冰的女妖和一个半人蛇的男妖在一起，这两个妖看见南宫煌和星璇闯入，也是吓了一跳，女妖惊道：“啊！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那男妖煜龙认得星璇，便喝道：“星璇，你终究还是找到这里来了！”

星璇道：“别忘了，这是在里蜀山。”

煜龙道：“不错，里蜀山没有你耳目不及之处！我已答应退出外城纷争，想不到你仍要赶尽杀绝！”

女妖急忙道：“你们想干什么？若是要对煜龙哥下毒手，我就跟你们拼了！”

星璇道：“当日我已手下留情，不然你岂有命在？何况你如今身负重伤，恐怕连拿起兵器都有困难，和这样的人动手，岂不有失我身份。”

煜龙一愣，女妖则怒声道：“原来煜龙哥是被你打伤的，混蛋！”

南宫煌这时也听出个眉目来了，便说：“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曾是星璇的手下败将啊～”

煜龙道：“你们！有什么尽管冲着我来，与她无关，不要为难她！”

南宫煌喊道：“喂，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和星璇以往的恩怨先姑且不论，单是偷了至宝灵丹的药也算大罪一桩，难不成你们想吃霸王饭？”

那女妖是这煜龙的爱侣，名叫霜凝，她说：“药全是我拿的，和煜龙哥无关！”

煜龙喝道：“闭嘴！药是我让她去拿的，欠下至宝灵丹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

南宫煌道：“原来药是你偷走的，你倒是用了什么妖术，把身体隐了，居然能在本大仙的眼皮底下行窃！”

霜凝道：“那是我隐身的本事，寻常妖怪没法识破。一切只怪我自作主张，煜龙哥说他的伤普通金创药根本治不好，我心里急，想着有药总比没药好，所以才……”

星璇道：“他说的没错，被我所伤，一般灵药是医不好的。他的伤，至宝灵丹的老板应该知晓如何医治，你只须去那里，将情况一五一十说明，药钱自有我来付清。”

南宫煌道：“哎呀，星璇你真是个大好人～我正想说这傻大个和冰晶女一看就像是对苦命鸳鸯，不如帮帮他们算了，没料到你还快我一步，这就叫‘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煜龙怒道：“不必你们同情！无非是一死，我煜龙从没怕过！”

南宫煌道：“谁说过同情你了，我是同情这个女妖。人家辛辛苦苦找药给你，希望你的伤能快些复原，你倒好，像块烂木头，非但没半句感激的话，还对她凶巴巴的。”

霜凝道：“不，你误会了！其实煜龙哥待我已经够好了，以前还救过我很多次，是我自己笨手笨脚，总惹他生气——”

煜龙喝斥她道：“说够了没有？”

南宫煌道：“臭脾气！”

星璇这时道：“我帮你，并非出于同情，而是敬重你的骨气，也敬重她对你的情义。当日曾说保你性命，现在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你死去。我星璇说过的话，从无更改。”

煜龙愣了一下，然后道：“……技不如人，今日又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星璇道：“这样吧！煌，我尚有要事在身，麻烦你跑一趟至宝灵丹，请老板协助医治，就说是我请他帮忙。”

南宫煌便说：“没问题，我办事，你放心！”

于是，南宫煌再次回到那“至宝灵丹”店中，来找那石头妖老板“计都三奇”。计都三奇一见南宫煌，便没好气地说：“又是你！怎么，还不放弃敲我的竹杠？现在生意正忙，没工夫招待你，门在那边，好走不送。”

南宫煌道：“哎呀呀～我好心送药钱来，却被大方的老板往外推，这点小钱你看不上，留给我也能买不少好东西了～”说完，便作势要走。

计都三奇急忙喊住：“大爷慢走，大爷请留步！小人刚才说了句混账话，您可别放在心上。”

南宫煌又回身道：“怎么，你不是要赶我走吗？”

计都三奇道：“小人哪里敢！将大爷您往里面请还来不及呢……刚才小人好像听到您说，是来送‘药钱’的？”

南宫煌道：“我说啊，早这样不就行了，何必把财神爷拒于千里之外～听好！星璇大人托我给你带个话，北部山洞里有个叫煜龙的家伙身上有伤，星璇大人让你帮忙治一下，至于诊费药钱，尽管找他报帐便是。”

计都三奇立即又起了疑心道：“闹了半天不是给钱啊……你说是星璇大人派你来的，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三岁孩子，总不能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就在这时，星璇也到了，他说：“我不放心，办完事过来看看。”

计都三奇一看果是星璇到来了，连忙道：“星璇大人！您来了，稀客稀客！这位……说是受您差遣——”

星璇道：“不错！你店里的金创药，是被一个女妖拿走的。过不久之后，她还会再来，替人买药治伤，请老板你尽力帮她。疗伤的一切花费，都记在我账上。”

计都三奇马上道：“一定、一定！大人的吩咐，我照办就是。……还有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每回丢药都不见人影，只见那药罐子自己飞起来？”

星璇道：“那是女妖施了隐身法术，下次她来时，就不会再用了。”

计都三奇道：“既然这样，小人一定多多留意。”

星璇：“煌，我们走吧。”两人就一起离开此店。

计都三奇送了二人出去，就喃喃道：“他……他就是星璇大人？星璇大人居然会亲自来至宝灵丹？哈哈，哈哈，难怪我昨天做梦暗含吉兆，原来竟是要发生这样的好事～～～”

他们到其它的店子里买好东西之后，就再次回到那山洞中，这时煜龙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南宫煌道：“你气色不错嘛！看来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那至宝灵丹的老板还真有一手，就是为人小气又势利，跟唐家堡的顾老头一个死样子……”

霜凝道：“我代煜龙哥谢过两位！多亏两位，煜龙哥的伤才会好这么快！”

南宫煌连忙道：“哎～小事一桩，不必放在心上。本大仙素来喜欢行善助人，你也不必多礼。”

霜凝道：“煜龙哥，你怎么了？伤口又疼吗？”

那煜龙还是嘴硬，说道：“……哼，果然是成王败寇！想当初我号令外城众妖怪，何等的威风！如今却沦落到生死都要由他人做主……”

霜凝道：“煜龙哥，你、你千万别这么想，星璇大人也是一番好意——”

煜龙道：“你若是觉得他好，以后尽管跟着他，不必再来缠我！”

霜凝忙解释道：“你想到哪里去了，煜龙哥，我不会离开你的！”

星璇说道：“大家同居里蜀山外城，当齐心对外，何必心胸如此狭窄？若不服气的话，不如潜心修炼数年，再找我堂堂正正比试一番，我随时奉陪！”

煜龙道：“好，一言为定！我要令你刮目相看！”

星璇就抱拳道：“告辞。”

正打算离开，霜凝忽道：“等等！你们救了煜龙哥，我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如果有我能做的——”

南宫煌一听，马上说：“你是说真的？嘿嘿，你那隐身的法术，虽说不算高明，与本大仙所学是天差地别，却也有些精妙之处，不如说来听听，待本大仙参详参详～”

霜凝便道：“这隐身法术，是我的保命绝招，从未告知外人，但既然两位是煜龙哥的救命恩人，破例一回倒也无妨。你听好了——‘神形合一，屈伸至尽，上下相随，内外相应’……”

南宫煌听得一蹋糊涂，心想：“什么意思？就这么几句，我一点也不明白啊……”便喊：“喂，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再多解说几句好不好？”

谁知道，星璇却说道：“我倒是有些明白了。”

霜凝马上称赞道：“不愧是星璇大人，果然聪明绝顶，悟性过人。”

南宫煌虽然输了这一回，但嘴上还要呈一呈强道：“这么简单的法术，怎么可能难倒本大仙，星璇跟我是好兄弟，他的就是我的，既然他学会了，我也不必跟他相争……”

就这样，二人别过了这两个妖，然后回去跟温慧、王蓬絮两人会合，就一起出发，前往里蜀山的内城而去。

第二十一章 通五脉

当四人刚进入内城的时候，就见一名羽民走了过来，向星璇恭敬地说：“公子。”

星璇问道：“什么事？”

羽民道：“大王有请。”

星璇道：“等我送走朋友，稍后便去。”

羽民却道：“大王说请您带朋友一起去见大王。”

星璇怔道：“他怎知我动向……”

羽民道：“小人不知，请公子即刻去见大王。”

星璇只好说：“好吧……”

羽民便道：“小人告退。”说完，就转身而去。

温慧这时问星璇道：“是你父亲？”

星璇点头道：“嗯……内城不比外城，这里规矩谨严，没办法，请大家帮我勉强敷衍一下吧。”

南宫煌道：“到底怎么回事，奇奇怪怪的……”

星璇叹了一口气道：“唉……一时也说不清楚，大家少说话便是，更不要提起蜀山和地脉的事情。”

王蓬絮道：“星璇……”

星璇道：“你也不要轻举妄动，知道吗？”

王蓬絮只好答应道：“嗯！絮儿明白。”

于是，他们便跟随星璇前往其父亲的大宅。

星璇的父亲是里蜀山众妖的首领，因此他所居住的大宅也是十分豪华的，因此十分好认。不用多久，星璇就带着他们来到这座豪华的大宅中。

到了前厅之上，只见一个形貌雄武、身高两丈，有着两趟黄眉的中年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此人向星璇唤道：“璇儿，你们来啦。”

星璇道：“父亲。”

那人点点头，然后向南宫煌等人自我介绍道：“鄙人燎日，是璇儿的父亲。大家既然都是璇儿的朋友，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一切随意，不必拘泥了。”

于是，星璇招呼大家分坐两边。燎日微笑着道：“呵呵～～璇儿自幼身体不佳，性格也孤僻，听说他交了你们这样一群朋友，我真替他高兴啊。”

温慧起身道：“您过奖了，星璇帮了我们不少忙呢！”

燎日看着温慧，不由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道：“你是……”

温慧便道：“我叫温慧。”然后又指着对面的南宫煌和王蓬絮二人道：“他叫南宫煌。她叫王蓬絮。我们大家都是星璇的好朋友。”

但是燎日却嘀咕道：“温慧……温慧……有点面熟，让我想想……呃……”

星璇觉得奇怪：“父亲……”

燎日半晌才道：“唉……不想了！岁数大了，早年间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就是刚刚发生的事也会忘，老了……还是年轻好啊。”

星璇道：“父亲，他们身有要事，要尽快回去，不如——”

燎日立刻道：“不过是打通地脉，不争在一时，是不是啊？南宫煌……如果璇儿当年不死，现今也该和你一般模样。”

王蓬絮惊讶道：“你说什么？他……他当年死了？”

燎日道：“不错，他还未满周岁的时候遭遇大变，身受重伤，我只得借用一具尸体将他移灵过去，唉……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身材模样，这十几年也受了不少苦，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星璇道：“……父亲。”

燎日道：“璇儿，你不会怪父亲吧？因我当年法力不够，只能出此下策。这十几年来，为父也在苦思利用生人身体移灵之法，也已传授与你，可惜这法术还有重大隐忧未能解决……”

星璇道：“我已经习惯了，这样也很好。”

燎日这时问南宫煌道：“南宫，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你父亲姓甚名谁？”

南宫煌略一沉吟，然后答道：“……我无父无母，是个孤儿。”

燎日道：“哦！可怜……”

星璇又道：“父亲！”

燎日问：“什么事？”

星璇道：“天色已晚，我想他们还是赶紧……”

燎日道：“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不如在这里多待一段时日。”

星璇道：“他们另有要事，必须尽快返回，我们不便强留，还是下次再说吧。”

燎日便道：“也好，既然天色已晚，你们就在这里留宿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星璇还想再说：“父亲……”燎日却道：“不必客气，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好好聊聊吧。”说完，就让星璇带他们到客房歇息。

入夜之后，星璇一个人来到外面，思堂便出现在他面前，星璇问道：“你怎么来了？”

思堂道：“我不放心……怎么还不走？”

星璇叹道：“唉……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只能暂且敷衍，你那边没什么异常吧？”

思堂道：“还好，就只怕夜长梦多。”

星璇道：“这是最后一个晚上，再坚持一下，辛苦了……我们去那边说，不要吵醒他们。”于是就和思堂一起神神秘秘地走开说话。

不过，二人却没想到，他们的对话已经被南宫煌听到了，趁着二人走开，南宫煌就从屋内走出，思忖道：“奇怪……星璇和他老爹有说不出的别扭，思堂又神神秘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星璇说不要乱说乱动，但是四处转转看看也没什么关系吧？”

想到这里，南宫煌就走出大宅，打算四处走动走动。可是刚出大宅，就在门口碰上了燎日，燎日道：“怎么还不睡？是不是不习惯？”

南宫煌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答道：“啊？！还好……”

燎日道：“我们这里住用都很简陋，自然比不上蜀山。”

南宫煌怔道：“咦！你怎么知道我是蜀山的？”

燎日道：“内息蕴涵于内，正气充盈于外，一看便知是蜀山的修为，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造诣，前途不可限量啊！”

南宫煌当即笑道：“呵呵～～过奖啦！”

燎日道：“功力精湛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蜀山上下都依靠你打通地脉，恢复原状呢。”

南宫煌道：“那个自然，既然蜀山地脉之事托付到我头上，我自然要有始有终。”

燎日问道：“哦？目前蜀山状况如何？”

南宫煌道：“唉！状况当然很不好，时而下雨时而下雪，房子衣服都被蚀得斑斑驳驳，草木全部枯黄，水也不能饮用……不过还剩下最后一条地脉，这次出去就能打通，打通之后一切便恢复原状了。”

燎日点了点头，说道：“嗯！不错！蜀山上下也是苦不堪言吧？哈哈～～”

南宫煌怔了一下：“你……”心想：“奇怪，他说话怎么怪怪的，听起来很不顺耳……”

燎日忽然道：“这里闹老鼠，我要找出鼠洞来。”

南宫煌道：“老鼠？在哪里？”便向前方张望，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回头问燎日，燎日忙道：“没什么……”说完，就转身回大宅中去。

南宫煌愣道：“什么老鼠？鼠洞的？……说话没头没脑，难怪他自己说什么事情都记不住，看来是有点糊涂了。”

南宫煌便继续到外面走动，不一会儿，他来到了东南方的河边，看见思堂站在这儿，南宫煌便走上前。思堂听见脚步声传来，立即回头一看，见是南宫煌，便道：“你怎么还不睡？”

南宫煌道：“睡不着，出来走走。”

思堂道：“星璇不是说过不让你们乱走吗？怎么不听？！他要是发现你不在会急死的！”

南宫煌道：“别太紧张，我又不是小孩子，不会迷路的啦！”

思堂却严肃地说：“你懂什么？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哼！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多逗留一分，便多一分危险。”

南宫煌道：“可星璇父亲诚心留宿，我们也不能半夜溜走啊，那样也太不给星璇面子了。”

思堂冷冷道：“哼！什么父亲，不过是名义上的罢了。”

南宫煌一听，马上道：“咦！难道星璇和我一样，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思堂道：“何止如此，他根本就是你的亲哥哥！”

南宫煌闻言，大吃一惊：“啊？”心道：“难怪.....我早就在怀疑了.....”

思堂道：“.....别告诉星璇是我说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

南宫煌便道：“.....好.....原来.....原来我的怀疑都是真的.....”

思堂接道：“快回去，别让他担心，别忘了下月十五的约定。”

南宫煌又应道：“.....好。你呢？不去休息？”

思堂道：“我要隐蔽地脉入口，这一夜都要跟人捉迷藏.....直到送走你们。”

南宫煌又是一阵惊疑：“啊？！.....那、辛苦你啦！”

思堂道：“笨蛋！少废话！快走！”说完，思堂便施展空间传动术，瞬间不见了人影。

南宫煌喃喃道：“原来哥没有死.....星璇是我哥哥.....可是，他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认我呢？还有，思堂把真相告诉我，却又不让我跟哥挑明，这又是为什么？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种亲近的感觉.....这血缘的关系，果然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断的.....思堂是哥的忠心部下，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还是暂不挑明吧.....嗯，就这样！哥身上的毒，要想办法解了才好.....还有，要怎样介绍他跟爹认识呢？不对，要先解毒，否则哥不能去人间.....”想了许久，南宫煌只觉

越想越乱，便说：“唉……脑子一团乱——思堂说这里危险，这些事回去再想不迟。”就马上返回大宅而去。

这时，在客房之内，温慧已经在酣睡，但是星璇和王蓬絮却睡不着，两人在灯下交谈，王蓬絮道：“你父亲……对你似乎并不好。”

星璇道：“他其实不是我真正的父亲。”

王蓬絮道：“但他毕竟让你活下来，养了你十几年。”

星璇道：“……未必，也许他另有目的，其实当时我可能就是被他杀死的。”

王蓬絮惊讶道：“怎么会？”

星璇道：“……我们之间的恩怨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王蓬絮道：“他……很可怕，你最好尽早离开这里，如果把身体的毒解掉，你就可以来人间了……再等一些日子吧，也许只要半个月就好，你可一定要等絮儿！絮儿一定会再来找你的！”

星璇道：“再说吧……我想要的不是解毒，不是好身体，更不是去人间，我要的只有你能给我，但是你又不可能给我……”

王蓬絮立即低下头来道：“对不起……璇哥哥……絮儿的心已经给别人了……”

星璇道：“我知道，我不会勉强你的，只要你好，我就放心了……”

王蓬絮道：“你为什么对絮儿这么好……为什么……”

星璇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食物，你的信任，你的称赞，让我心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杀戮、复仇、

友情之外，我又多拥有了一份温软的柔情，这是你给我的……”

正是：

风急云乱，掩孤星半点，天涯遥看，几度梦迴。

一颦一笑肠断，强欢颜，不忍见！

离情几度天人远，相见时难，更有分飞怨。

云雨哪堪，尽被东风吹散，一生缘，相见晚。

这时，星璇忽然发现南宫煌不在，便说：“煌呢？他怎么不在了？”

王蓬絮这才发觉到：“呀！……我不知道。”

星璇恼道：“该死，这当口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王蓬絮道：“对不起……絮儿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出去的。”

星璇忙道：“不怪你……唉！万一……不行！我要去找他！”正要出去找南宫煌，却见南宫煌从门外走了进来：“我回来了……”

星璇立刻问道：“你到哪里去了？”

南宫煌道：“出去走走。”

星璇问道：“没遇到什么人吗？”

南宫煌连忙道：“没、没有……”

星璇这才松了口气道：“那好……快休息吧。”

南宫煌应道：“好。”

王蓬絮说：“你们看看温姐姐，这么吵也不会醒，真羡慕她，总能这样无忧无虑的。”

星璇叹道：“唉！各有因缘莫美人……”

他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睡觉，直至第二天的清晨，四个人就早早起来。这时，思堂到来了，他说：“快！燎日不在，快跟我来。”

星璇问道：“他去哪里了？”

思堂只道：“不知道，可能是山腹内。”

星璇道：“他每日在山腹部内，不知道做些什么，这中间会不会——”

思堂道：“我会想办法打探，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要尽快进地脉，就在燎日宅邸的东面。”

星璇便说：“好，你留在这里，一切小心。”

一行四人出了大宅，径往东面，走了一段路，才来到那地脉入口前，而思堂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了。思堂道：“你们怎么这么慢？”

星璇问：“有什么异动吗？”

思堂道：“暂时感觉不出，快走吧！”

星璇便道：“好。”

于是，四人便踏入地脉，进入了厥阴蔽日的东北部。这最后一个地脉，道路更见复杂，九曲十八弯的，沿途的地势更是高低不平，分岔路也多，不过多是有尽头的死路，所以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这些弯道和岔路上前进，绕了一通之后，才进入到厥阴蔽日的西北部。

西北部的路同样复杂，而且还需要打开机关，才能连通前面的路，在星璇带路下，他们先绕到东南方，开启机关，然后折返原路，再往下面走，又是绕了一大段路，才见出口在前面。

进入西南部，这里同样需要打开机关，使本来被水阻隔的路连通，然后往回走东南方的路，又是绕了一大段的路，便进入到东南部。走了不远，南宫煌就发现前面有一株异常赤红的草，他就走上前察看：“这株草……长得好奇怪，怎么看着有点像臭酒鬼说的玉红草……哈哈，应该没错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摘～～”

正要把玉红草摘下，就见温慧跑了过来道：“等等！你没看见这草只有一株吗？”

南宫煌愣道：“那又怎样？”

温慧道：“我和司徒钟约好的，要替他找到宝贝玉红草。本姑娘岂能做一个言而无信之人，所以这株是我的！”

南宫煌只好道：“好吧，好吧，谁敢和温大小姐争啊，我这就摘下来给你。”就弯下腰去摘那株玉红草。过了一会儿，南宫煌起来，把草交给了温慧。

温慧得意地说：“算你识相！本姑娘可不能不守信用，你若是顽抗到底，就免不了吃些苦头的～”

南宫煌“嘿嘿”地笑了一下，心道：“傻瓜，谅你也识不破我的手法！那株是假的，本大仙早已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哪有那么容易把东西让你，只怪你自己离得太远，也没看清它到底长什么样～”

温慧见南宫煌正在发笑，便说：“你一个人在那儿傻笑什么呢？还不快点跟上来？”

南宫煌这才应道：“来了、来了！”就赶上众人，继续前进。

他们走东北的方向，如前一样开启机关，打通道路，绕过弯曲复杂的走道，又回到了东北部的另一端。然后再一直往东北方走，终于出了这厥阴蔽日的东北部，来到一片大草地前。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头巨兽从天而降，拦住了众人的去路，这头巨兽全身长着青绿的毛，两腮有鳍，头上长角，四只爪子上都长着又尖又长的趾甲，锋利无比，双眼还是血红色的，十分恐怖。

只见这巨兽怪叫道：“五毒兽！？上天赐我好礼！噢噢～～”

此语一出，使王蓬絮吓了一跳，温慧则道：“胡说什么？我们明明是‘四’个人，哪来的‘五’毒兽，你眼睛瞎了吗？快纳命来！”

那巨兽却丝毫不理会温慧之言，只道：“只有十几岁吧？噢噢～～汁液一定新鲜甜美。”

星璇按耐不住了，厉喝道：“住口！”

巨兽道：“小东西，吓得连遗言都说不出了吗？可怜……百岁后我不是你对手，可现在，你只能成为增加我毒功的法宝了，噢噢～～要怨就怨命运吧！”

星璇急忙道：“废话少说，来吧！”

巨兽道：“你这样我没有食欲呢～噢噢～～还是恢复原状比较好。”说完，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咆哮一声。它这一声咆哮，使得王蓬絮十分难受，哀叫道：“呜——不要！不要啊！”接着便现出了原形来。

众人一见，不由大吃一惊，因为王蓬絮的原形，正是那只可爱的小仙兽“桃子”！南宫煌道：“咦！桃子？你是桃子！”

温慧也是无比诧异：“啊呀！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

星璇急怒道：“受死吧！”众人便和这巨兽蝎魅展开激战。这蝎魅的法力颇强，南宫煌他们三人显得有点吃力。但最让人意外的，却是王蓬絮现回原形之后，竟然引发了她体内的异能，使她得到一股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力量，蝎魅的法术完全无法伤得到她。王蓬絮便藉着这股力量，施展仙术，接连攻击蝎魅，使得蝎魅阵脚大乱。星璇把握机会，施展绝技“断空灭绝”，登时把蝎魅重创于地，一动不动。而王蓬絮也终于现回人形，一切恢复正常。

南宫煌见那怪兽被打倒，而且没有动静，便上前察看道：“嗯？它死了吗？”却在这时，那蝎魅的尾巴突然疾伸而出，尾部上有一个倒钩，猛地扎向南宫煌。星璇失声惊呼：“小心！”便立刻纵身扑上，以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南宫煌的前面，结果那蝎尾便扎入了星璇的胸口，即时鲜血狂溅。

这一幕让南宫煌、温慧、王蓬絮都惊叫起来，星璇的身体便向前倒去，南宫煌急忙伸出手来，把他抱住。蝎魅这时吃力地说：“噢噢～～我死了……也要有个……陪葬，黄泉路上……才不寂寞啊……”

王蓬絮急忙上前向星璇问道：“你怎样了？是不是中毒了？让我看看！”

蝎魅道：“小东西……有你在……你以为我会那么傻……用毒……伤他吗？噢呜——”说完，就气绝而死，身体也灰飞烟灭。

南宫煌这时问道：“星璇！伤在哪里？你还好吧？”

星璇喘气道：“谢谢……咳咳……”

温慧惊道：“是肺……被它的尾巴贯穿了……你、你不要紧吧？”

星璇咳嗽不断：“咳咳.....不碍事。煌.....咳咳.....帮我疗伤.....好吗？”

南宫煌马上说：“好！要怎样做？”

星璇盘坐起来道：“在我.....咳咳.....对面坐好，和我.....咳.....咳.....双掌相抵.....咳咳.....”

南宫煌应道：“好！”就到星璇的面前坐下，然后和他掌贴着掌，星璇接道：“让内息.....咳咳.....随我内息.....咳.....流动.....”南宫煌就依言照办。

可是仅仅过了一会儿，南宫煌便发现问题了：“.....不对！”

星璇道：“别出声！”

南宫煌急道：“星璇！你这样是在自杀，不行！你不能把法力全部给我，你会死的！”

王蓬絮也惊道：“璇哥哥——！”

南宫煌道：“不行！我不能让你这样做！”于是便把逆行内息，把功力反输入星璇的体内，星璇“啊”地叫了一声，可是他也无能阻止南宫煌这样做。

过了良久，星璇的脸色转好，伤口也愈合了，而南宫煌则满头大汗，说道：“呼.....怎样？你这条小命保住了吧？”

星璇道：“你这样又是何必.....让自己法力大损.....”

二人各自收敛内息，停止运功，南宫煌便从地上站起来道：“你的命当然比我的法力重要百倍，嘿嘿～～你若是这样死了，本大仙岂不是太没面子，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啊？”

星璇道：“反正我这身体也是千疮百孔，只有法力还算有用，不如一并给了你，总好过白白浪费……”

南宫煌这时唤道：“哥——！”他此语一出，又让众人惊讶起来，星璇道：“你？！你知道了？”

南宫煌道：“你早就知道，却不告诉我！”

星璇长叹一声：“唉……我不想有太多不舍。”

南宫煌道：“可是……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父母双亡，兄长夭折……如今上天垂怜，能有机会享受亲情，你竟然忍心瞒我？”

星璇道：“对不起……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对你对大家都好，对不起……”

南宫煌道：“不是这样的！哥！你一定也渴望亲情吧，不然你刚才不会那样做，我们是兄弟，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应该我们两人分担。”

星璇道：“我不想你介入太多，不想你涉险……”

南宫煌马上问道：“你是说父母之仇？爹娘到底是谁杀的，你知道！对不对？”

星璇犹豫一下，便道：“……不知……”

南宫煌道：“别骗我，你别想一个人去报仇，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星璇道：“让你恨我一辈子总好过让你丢掉性命……”

南宫煌道：“那你知道仇人是谁，对不对？哼！不告诉我，不讲义气！还亲兄弟呢……”

王蓬絮忙道：“煌哥哥，别这样，亲兄弟相认应该高兴才是啊，有事情好商量嘛，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温慧也道：“是呀！父母之仇，本来就应兄弟二人齐心协力解决才是。”

星璇眉头一皱：“这……”

温慧忽然道：“嗯？！你们觉不觉得有点热？”

王蓬絮也感觉到了，她说：“是呀！有些奇怪，会不会是火地脉出了什么状况？”

星璇道：“最后一条地脉就要打通了，你们还是快走吧，以免夜长梦多。”

南宫煌问：“你怎么办，能回去吗？”

星璇道：“放心，思堂已经有安排。”

南宫煌又问：“你还没告诉我仇人是谁？”

星璇道：“下次，下次若能见面一定告诉你！”

南宫煌只好道：“好！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星璇点头道：“好！你们快出去吧，这已经是最后一条地脉了，快要大功告成了。”

南宫煌依依不舍地说：“哥……保重！”

星璇道：“快走吧！”

于是，南宫煌三人就拜别星璇，一一走进前面的传送法阵中去。王蓬絮走在最后，她回头对星璇说：“记住，一定要等我！”

星璇道：“……好！”

王蓬絮这才安心走入传送法阵。

不一会儿，三人就从地脉里面出来了，而且他们身处的地方，竟是地脉门户的大厅之内。温慧意外道：“咦！是这里？”

南宫煌道：“就这样？所有地脉都打通了，应该恢复原状才对啊，怎么——”

接着，就见五个地脉入口的门户分别发动起来，逐一消失不见。当五个地脉门户都完全消失之后，整个蜀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覆盖蜀山顶上的乌云徐徐消散，露出了许久未见的阳光，而本来枯萎的树木和青草也得已重生。水池里面本来染红的水也回复了清澈，蜀山弟子们纷纷从屋里走出来，享受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蜀山终于回复正常了！

这时，在地脉大厅里面，南宫煌兴奋地说道：“啊——！一定是大功告成了，感觉到了吗？风水的流变完全不同了！”

王蓬絮却忽然指着前面道：“看那里！”三人放眼向前望去，原来在前面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法阵。

温慧道：“哦～新出现的法阵，进去看看？我还没杀过瘾呢！”

南宫煌道：“暴力女……”

王蓬絮道：“现在看上去是大功告成，但是地脉封闭的同时出现新的法阵，絮儿觉得必有原因，煌哥哥，不如我们进去看看，你说呢？”

南宫煌见王蓬絮也这么说，便说：“有道理，万一还差那么一点没有大功告成，现在出去可就糗大了……好！就当作探险吧……”

王蓬絮道：“好！咱们快走……”

南宫煌看见王蓬絮的脸色不太好，便道：“絮儿……你的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不说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免得你不舒服。”

王蓬絮道：“……谢谢，谢谢煌哥哥～～”

于是他们便又进入了这个红色的法阵，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之内。

第二十二章 事惊变（上）

这个的地方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灵异气息，而且还有阵阵心跳之声，三人谨慎地向前推进。这里的路都是十分细长狭小的，走起来颇为艰难，遇到的妖怪也是十分厉害，他们都消耗了不少的功力。

经过将近一个时辰的跋涉，穿过一个黑洞，绕到另一端，再穿越一个黑洞，终于来到了此地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一团幽暗的火焰，温慧道：“看！那是什么？”

那团火焰竟然传来一把声音：“……天地处于‘混沌’状态，有‘盘古’生于其间……”

南宫煌怔道：“似乎是虚像，不是真的……”

那把声音又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沉降为地……”

王蓬絮猛地想起道：“应该是盘古的元灵遗留下来的过往残存。”

那盘古元灵又接道：“……精、气、神分化……伏羲、神农、女娲……灵力溢散……水、火、雷、风、土‘五灵’……盘古之心悬于天地之

间.....神树.....生命之源.....”

南宫煌道：“这.....似乎是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

盘古元灵接道：“.....先有神而天地失衡，神不得交合繁衍.....后有人兽而死生失衡，而生鬼.....神之失道而生魔.....人兽征伐而生妖仙.....‘无’为圆满.....混沌开而失衡始.....‘过’为非.....兴盛必致混乱.....”

南宫煌道：“这和蜀山前辈的留言差不多，似乎都是在说天人交感，六界平衡。”

盘古元灵道：“.....天地处于‘混沌’状态，有‘盘古’生于其间.....”

温慧一听这重复的话语，便道：“没意思，总是重复这些话.....”

盘古元灵又继续重复道：“.....‘清气’上升为天，‘浊气’沉降为地.....”

王蓬絮道：“道理虽然简单，可真正能看透的人却不多.....”

南宫煌也有同感：“是啊，掌门十几年来兢兢业业经营蜀山，却没想到蜀山过于壮大会危及妖界，同时也会危及蜀山本身。涸泽而渔.....虽然事情不同，道理却相似，若妖孽全无，蜀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在这时，温慧忽然感觉有杀气传出，立刻架起双锤道：“什么人！别鬼鬼祟祟的，快出来！”

话音刚落，那团火焰便突然产生变化，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神灵，那神灵厉声道：“擅入者，杀！”

南宫煌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神灵道：“盘古元灵，守护。”

温慧道：“来吧！本姑娘不怕你！”

那护法尊王道：“人，杀！妖，杀！仙，杀！鬼，杀！魔，杀！神，杀——！灭绝——空无——混沌——”

随即双方展开厮杀，这护法尊王果然神力过人，三人初时也是抵挡不住，但随着南宫煌变身为狼身，王蓬絮又变化成“朱仙兽”之后，力量大增，最终也把这护法尊王给击败了。当护法尊王消失之后，那团火焰也一同消失了。

温慧道：“他消失了……”话犹未了，他们所站的位置也突生变化，巨大法阵的启动，就把三人给送回了地脉大厅之内。

南宫煌惊讶道：“啊呀！怎么回事？”

王蓬絮道：“盘古之心关闭了……”

南宫煌疑问道：“这样地脉异变应该算圆满解决了吧？”

温慧道：“出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

王蓬絮却道：“我……我……”

南宫煌马上省悟道：“絮儿，你要回家是不是？那么就再见了！是吧，温慧。”

温慧道：“啊？什么啊……哦！是呀、是呀！”

王蓬絮道：“你们……你们明明就知道了，还这么说……”

温慧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

南宫煌道：“只有你亲口告诉我们，我们才算‘知道’，如果你不愿意说，我们就永远不知道。”

王蓬絮道：“煌哥哥！你.....和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

南宫煌道：“哦？有什么不一样，你说说看。”

王蓬絮道：“嗯.....更像大人了，给人很安全，很安心的感觉.....”

南宫煌叹道：“唉.....最近烦恼愈来愈多，似乎有许多事等着本大仙去了解，去做决定。其实谁都想当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但是，人总有长大的时候。很多事情，逃避不是办法，要勇敢面对才行。”

王蓬絮便正式道：“絮儿.....嗯！絮儿愿意说.....其实.....其实絮儿就是‘桃子’，絮儿怕你们瞧不起.....”

南宫煌立刻道：“怎么会呢？我们是朋友啊！你这样想才是瞧不起我们呢，对不对？”

温慧连连点头道：“对、对！”

王蓬絮道：“絮儿的修为还很浅，在蜀山这种灵力充盈的地方不能维持人形.....”

温慧道：“没关系，什么样子都无所谓，我会保护你的！留下来，这次别躲开了！”

王蓬絮仍然道：“这次不行.....絮儿要找个适当的地方修炼，絮儿已经承诺过别人了。”

南宫煌也只好道：“那好吧，下个月十五，我们要去里蜀山帮星璇，你一定要来！”

王蓬絮点头道：“好！煌哥哥，温姐姐，再见！哎呀——”说完，就变回桃子原形飞走了。

温慧唤道：“再见！要加油啊！”

送走了王蓬絮之后，二人一起从地脉中走出，再回头时，那个地脉门户的洞口就不见了，

温慧道：“咦！洞口不见了！”

南宫煌则望着周围的环境道：“啊呀！恢复原状了，快看！这才是真正的蜀山呢！”

温慧道：“唔～～这个样子还差不多，跟我想的一样。”

南宫煌道：“我们快去找掌门，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温慧应道：“好。”

不过，走了几步，南宫煌忽然想起司徒钟要玉红草之事，就对温慧说自己要先去解一解手，然后就飞快地往蜀山西边的弟子房舍群走去。

南宫煌来到司徒钟的房子里，见司徒钟正在翻柜子：“……有了，原来收在这里！”

南宫煌走上前道：“臭酒鬼！”

司徒钟回头一看，就对南宫煌道：“是你啊，可惜来迟一步！温女侠果然守信，已经把玉红草送来了。我正找一份图谱送她，上面记载了兵器的制法。”

南宫煌问道：“不是说切磋武技吗？”

司徒钟笑道：“喝酒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切磋～～”

南宫煌道：“那玉红草呢？你该不会已经生吞入腹了吧？”

司徒钟道：“是啊，美酒当前，岂能不饮？可惜这回你棋差一着，给温女侠占了先机～”

南宫煌道：“非也～一点也不可惜！司徒大哥，你瞧这是什么？”说完，就拿出他暗暗收藏的玉红草来，司徒钟一看便道：“什么？不就是一株草？”

南宫煌笑道：“哈哈哈哈哈，这才是玉红草的本尊，本大仙早把臭丫头手里那株换成假的了，只怪她自己笨笨的！你闻闻，这上面有酒气呢！”

司徒钟连忙接过来往嘴子上一嗅，立即道：“这酒香……难怪刚才那株服下后一点酒味也没有，我还以为是时候未到！不过你这样骗她，不会有事吗？”

南宫煌笑道：“嘿嘿，能有什么事？本大仙不屑力敌，便要智取，正是应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司徒钟就把图谱给了南宫煌。

话刚说完，就听见温慧在背后骂道：“南宫煌，你这无赖！本姑娘在门外都听见了，敢使诈，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南宫煌慌忙回头一看，见温慧怒气冲冲而来，便道：“且——慢！如今木已成舟，图谱也落在我手上了，你打死我又能怎样？”

温慧道：“臭小子，把图谱交出来！”

南宫煌笑道：“嘿嘿，不交就是不交，你若逼我，我换张假的给你，你也辨不出啊～～”

温慧气得双眼圆瞪道：“你——！”

司徒钟忙劝道：“女侠莫急，可否借一步说话？”

温慧“哼”了一声，就和司徒钟走到一边，司徒钟道：“女侠还不明白吗？即使是南宫得了图谱，好处也还是你的啊。”

温慧怔道：“怎么说？”

司徒钟道：“那图谱所载乃是子母锤炼制之法，南宫却是使剑，若真能制成，不是仍要交到女侠手中？以南宫眼法之准，图谱到手时便也该明白了，不过是小孩子心性，和你闹着玩，女侠又何必当真呢？”

温慧一听，恍然道：“也对哦～本姑娘向来宽宏大量，才不会和胡闹的人计较！”

南宫煌见二人说话小声，就喊道：“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我不能听吗？”

温慧道：“要你管，偏不让听！今天本姑娘心情好，暂且放你一马。”就大步走了出去。

南宫煌道：“谁稀罕！”然后对司徒钟道：“臭酒鬼，你和她说了什么？不然野蛮女哪有这么好心……”

司徒钟笑道：“呵呵，也没什么～你要是没事，就快些离开吧，别扰我酒兴～～”

南宫煌恼道：“臭酒鬼，有了酒连兄弟都抛到脑后了，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就只好也跟着出去了。

二人就一同来到了无极阁中，徐长卿听说二人到来，就从里面出来相见，南宫煌道：“掌门！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徐长卿道：“我早已知道了，地脉打通后已经恢复原状，殊明仙人也被册封为‘镇狱明王’永镇锁妖塔，蜀山这一劫算是平安度过，你功劳不小啊。”

南宫煌道：“师父没跟你说清楚吗？那个殊明其实是有阴谋的。”

徐长卿道：“过去的是是非非，不必计较太多，现在锁妖塔有殊明仙人镇守，也算多一重防护，对蜀山有百利而无一害。”

南宫煌道：“不是这样的！蜀山地脉深处还存留着盘古元灵，它不断吟诵着这样的话：‘先有神而天地失衡，神不得交合繁衍；后有人兽而死亡失衡，而生鬼；神之失道而生魔，人兽征伐而生妖仙。‘无’为圆满，混沌开而失衡始，‘过’为非，兴盛必致混乱……’”

徐长卿听了，马上喃喃道：“兴盛必致混乱……兴盛必致混乱……会有这样的事？”

南宫煌道：“是啊，对了！我这里还有蜀山前辈掌门题字拓片，上面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说完，就把那块拓片取出，给徐长卿观看。徐长卿看到拓片上的内容，不禁沉默起来。

温慧道：“这意思好像是说，蜀山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和妖能和平共处。”

徐长卿道：“……竟然是这样……难道我半生所为，一切皆错？”

南宫煌道：“也不能这么说啦，这个……”

温慧道：“是啊、是啊！掌门是不知者无罪，再说知错能改，就是大善嘛！”

徐长卿却背转身来，叹道：“.....错就是错，身为掌门，身系全派，一旦为错，当引咎离去.....”

南宫煌急道：“掌门！你不能这样啊.....”

徐长卿道：“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应该这样了.....是她，是她一直在点化我，可惜我当时总参不透，不仅误了自己，更害了他人.....”说到这里，徐长卿不由回忆起往昔和紫萱的种种因缘，不由黯然。

正是：

天人乱，妖仙变，五灵初转空如满。

红尘路，多踌躇，孑然孤影，不知归处，悟！悟！悟！

青锋剑，情难断，静思应悔前缘散。

登云麓，寒盟误，塔高人远，此心谁诉，不！不！不！

南宫煌这时道：“掌门.....那、那你不当掌门了，蜀山怎么办？”

徐长卿道：“我会即刻传令下去，让常浩长老继任掌门，他多年一直辅助我管理蜀山，继任掌门绝无问题.....常授长老仙去，这真武长老一职，可由独孤继任。”

南宫煌眉头一皱，又问道：“可是.....掌门你要何去何从？”

徐长卿道：“效法清冷仙人，从此隐居山林，不问世事.....”

南宫煌忙道：“这怎么行！蜀山离不开你啊！”

徐长卿却道：“蜀山风风雨雨数百年，没有离不开谁的道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南宫煌再三劝道：“掌门——！请三思而行！”

徐长卿却心意坚决，说道：“不用多言，我想静一静，你先出去吧……”然后回身返入无极阁内。

南宫煌见劝不了徐长卿，便思忖：“掌门引咎离去……不行不行！我要找臭酒鬼商量商量。”想到这里，就和温慧一起回去找司徒钟。

不过，二人经过锁妖塔范围时，突然有一股奇妙的感应吸引住南宫煌，南宫煌就走到塔下道：“嘿嘿，第一次离锁妖塔塔门这么近，一定要好好瞧瞧——”刚刚抬头望去，就突然看见一个影像突然向他们袭来。

这影像来势汹汹，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迎战，幸好这影像的攻击不算太强，轻易地被二人便打退。南宫煌道：“莫名其妙就开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犹豫了一阵，那个影像又再次出现，南宫煌道：“你究竟是——？！”

只见那影像道：“还敢来？！真是不知死活！”便再次向二人发动攻击，二人和他纠缠了一阵，便连忙退离锁妖塔范围。

但是走了没多远，南宫煌忽然想起道：“那个人……莫非是……？不行，我一定要再过去看看。”

于是，二人再次折返，刚到了塔下，那影像又出现了，南宫煌道：“本大仙终于想通了，你——”

温慧也道：“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卑鄙小人殊明对不对？！”

南宫煌心道：“……干嘛抢我要说的话？”

原来殊明已经被贬为镇守锁妖塔的“镇狱明王”，因此他对南宫煌十分痛恨，说道：“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我不过是依循行事，并不出奇，又何来‘卑鄙’之说？反倒是你们这几个驽钝的后生小辈，不懂得变通，注定一辈子成就不了大事！”

温慧道：“你……！”

南宫煌道：“却不知是谁，连后生小辈也敌不过，最终没能得偿所愿，功亏一篑啊～～”

镇狱明王怒道：“……哼，此事确是我疏忽大意，要不然地脉复原之后，我在神界之中又会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气象，岂会勉为其难成了镇守锁妖塔的镇狱明王！这一切倒全都是拜你们所赐！”

南宫煌道：“‘镇狱明王’？嘿嘿，别说的那么好听，狱卒就是狱卒～而且你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自己多行不义，就算没有我们，也迟早会报应临头！”

温慧道：“没错，阿元他不过是刚好替天行道！”

镇狱明王怒道：“鼠辈找死！”言毕，便向二人再次发动攻势。南宫煌和温慧这次也是倾尽全力应战，二人尽展绝招，竟然把镇狱明王的进攻全部瓦解，而且还对他造成了一定损伤的进攻。

镇狱明王惊讶道：“看来前一段日子替蜀山奔波劳碌，也令你们的功力精进不少。半人半妖的小子，你就心甘情愿屈居人下，继续替蜀山派卖命吧，我也算是不计前嫌，送上疗伤圣品一株，让你慢慢享用。”说完，便留下了一株药草，然后消失无踪。

温慧道：“啊，逃走了！”

南宫煌道：“那只是一个幻象，他真正的本体还在锁妖塔内。”

温慧道：“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南宫煌道：“算了吧，他也不过是逞逞口舌之利，又不能跑出塔来，日复一日守着这座塔，对他这种一心谋权谋势的人来说，无异身在牢笼之中，算是很大的惩罚了。”

温慧听了，也觉有理，点头道：“嗯，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南宫煌这时看了看镇狱明王留下的药草，心道：“那个什么‘疗伤圣品’该不会就是止血草吧？.....这个小人，还真是死性不改.....”不过不要白不要，于是南宫煌就把这药草捡起来，然后和温慧一起离开锁妖塔范围，前往找司徒钟。

二人来到司徒钟的房中，南宫煌进门就唤：“司徒大哥！”

司徒钟又是醉熏熏地躺在地上，见二人到来，便笑着说：“哈哈～～正好你来了，下山帮我买壶酒好不好？”

南宫煌道：“就知道喝酒，是不是掌门真的要走？”

司徒钟道：“是呀.....掌门的决定还真快.....可能早就心生厌倦了吧.....常浩长老当掌门，师兄升职成真武长老，接替常授长老的位子。师兄倒还好.....其他人就.....唉！这蜀山.....就更没意思了.....”

温慧道：“你看人家，年纪轻轻就做长老，你也应该发奋图强才是。”

司徒钟笑道：“嘿嘿！我不是那块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剑、仙！”

南宫煌道：“这么快就确定了？不行，我要再去劝劝掌门。”

司徒钟叹道：“唉.....恐怕掌门已经离开蜀山了.....”

南宫煌惊诧道：“啊呀！这可糟了！我还有事情忘记跟掌门说了。”

司徒钟道：“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和新掌门说。”

南宫煌道：“这事情，常浩长老未必肯信……”

就在这时，独孤宇云从外面走了进来，并问道：“什么事情？”

南宫煌便道：“就是上次跟你们提过的，里蜀山有人操纵地脉的事情，虽然地脉已经打通复原，但依然有重大隐忧。”

独孤宇云道：“这件事情我已经禀报掌门，但没有真凭实据，掌门并不相信，况且现在蜀山上下对你多有不满意——”

司徒钟道：“这些人也真是无聊，嫉妒也该有个限度啊……”

独孤宇云道：“不是嫉妒的问题，宁馨师弟去世了……”

司徒钟一听，立刻完全惊醒过来了，他从地上跃起道：“什么？！”

独孤宇云道：“就是喝了地脉异变后锈红色的水，一直腹泻不止，昨天夜里去世了。”

司徒钟道：“这……这事虽然不幸，但和南宫无关！”

独孤宇云道：“大家觉得有关就是有关，众口铄金，人言可畏……很多人觉得南宫打通地脉一直都是在蛮干，真正解决地脉问题的是殊明，掌门认为南宫是清冷仙人派来蜀山的卧底，更有人提出南宫的身世问题……”

司徒钟不知道南宫煌的身世，因此十分意外道：“身世？南宫的身世有什么不妥吗？”

温慧连忙道：“没有！当然没有！他跟我们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独孤宇云道：“我也不知道，看样子掌门和常德长老知道些什么，总之，南宫不宜继续留在蜀山，你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最好尽早离开这里。”

南宫煌道：“我……我还有些事情要办，至少要下月以后才能离开。”

司徒钟道：“什么事情必须要在蜀山办？先在唐家堡暂住一段时间不行吗？我去找你喝酒！”

独孤宇云道：“今晚我们去你家，和你父亲详细谈谈，商量一个对策。”

南宫煌点头同意：“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好吧，我先回家等你。”约定之后，南宫煌和温慧就一起先回常纪的家中。

两人回到常纪的居住，南宫煌甫进门就喊：“爹！爹——！”

却见屋里站着一人，并非常纪，而是雷元戈，雷元戈还应道：“干嘛？”

南宫煌惊讶道：“咦！怎么是你？成心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雷元戈道：“我没让你叫我。”

温慧见雷元戈，十分欢喜道：“阿元！怎么样？事情办成了吗？”

雷元戈道：“唔，他们已经转世，两家父母是世交，并且指腹为婚。”

温慧兴高采烈道：“哎呀！这下好了，离宫的心愿这次一定能达成了。”

雷元戈却道：“未必。”

温慧怔道：“怎么说？”

雷元戈道：“人能生下来不容易，能平安长大也不容易，没病没灾更不容易，最难的还是两人能结成姻缘，中间不知道有多少波折。”

温慧听他这么说也有道理，便道：“.....也是，自己喜欢的未必喜欢自己，喜欢自己的未必自己喜欢.....”

南宫煌这时问道：“元戈兄，你将来如何打算？”

雷元戈道：“弄些贿赂，想办法把勾魂未成的事情抹平，将来继续做鬼卒也好，转世也好。”

南宫煌道：“你放弃找掌门麻烦了。”

雷元戈道：“早就该放弃的，根本没可能。”

温慧道：“那以后就很难见面了.....”

雷元戈又道：“难说。”

温慧这时道：“对了！我答应过你要烧纸钱给你的，走，我们一起去！”

南宫煌道：“我不去了，我要在家等爹。”

温慧便说：“好吧！我晚饭前一定回来，要等我吃饭哦！”

南宫煌道：“好.....会等你.....”

温慧便和雷元戈一起出了去，南宫煌则留在家里等候常纪。

等了许久，还没有见常纪回来，南宫煌便道：“爹到哪里去了，真是的！怎么还不回来。唉……我是不愿意在蜀山待下去了，不知道爹怎么想的，最好臭酒鬼也跟我们一起走，人多更热闹～～”就在这时，南宫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啊呀……怎么……好晕……我……”然后体内如有火灼一般，随即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第二十二章 事惊变（下）

这时，常纪回来了，他进门就看见南宫煌倒在地上，不由吃惊道：“煌儿！”急忙走上前探视：“这是怎么了，煌儿！”过了一阵，才把南宫煌弄醒过来，南宫煌起来看见是常纪，便道：“爹……是你啊，我没事……就是有点头昏……”

常纪道：“什么没事？你脸色这样怎么会没事？是不是中毒了？”

南宫煌道：“我的脸怎么了？我怎么没有感觉……”

温慧这时也回来了，她一看见南宫煌的脸色，也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了？”

常纪道：“温姑娘，你来的正好，看这样子，煌儿应该是中毒了，你们前些日子有没有碰到过毒物？”

温慧怔道：“……没有啊。”

南宫煌也道：“是啊，爹！我们同伴中有个絮儿姑娘，她最擅长解毒了，如果我中毒的话，她怎会看不出来？”

常纪道：“有些毒物可以潜伏多日，伤人于无形，就算是用毒高手也未必看得出来。”

温慧忽然想起来：“……嗯，对了！会不会是星璇——”

南宫煌马上说：“不可能！”

温慧道：“怎么不可能？他身体本来就带毒，把灵力注入给你的时候说不定就把毒带给你了。”

南宫煌道：“不会的！星璇是我哥哥，怎会害我？”

此语一出，常纪吃惊道：“你说什么？”

南宫煌便道：“爹！我在里蜀山找到亲哥哥了，他知道杀我们亲父母的仇人是谁，过些日子我会去里蜀山找他，我们要一起报仇！”

常纪道：“你还是先养好身体再说，报仇什么的，没必要天天念着，如果你父母泉下有知，一定也想你们兄弟好好活着，不会希望你们冒险为他们报仇的。”

温慧道：“说得也是……我看你中毒这样子和星璇的完全不同，也许根本没有关系……对了！独孤说那个蜀山弟子喝有毒的水死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南宫煌叹道：“唉……你就不要提了……”

常纪道：“你也知道了？司徒告诉你的？”

南宫煌道：“嗯，是独孤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等星璇的事情一了结，我们就离开蜀山，爹你说好不好？”

常纪道：“好！当然好，爹还怕你不愿意呢！”

南宫煌道：“爹！我原本最大心愿是要当蜀山的大恩人，让那些瞧不起我的道士不敢在我面前跽，但现在……蜀山上下对我多有不满，我实在……”

常纪道：“你给蜀山立下的功劳，爹知道，徐掌门知道，还有很多人也知道，在爹心中，你就是蜀山的大恩人。不要介意那些流言蜚语，口水淹不死人的。”

南宫煌道：“谢谢……爹！”

常纪笑道：“跟爹这么客气？呵呵，还真是有点不习惯，我的煌儿长大了，懂事了，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所以听爹的，很多事情不用太计较。其实离开这也好，省得爹整天担心你，爹还答应你去拜祭你娘的墓呢！”

南宫煌道：“爹，你放得下吗？毕竟你在蜀山这么多年……”

常纪道：“怎么会？爹最在意的就是你，蜀山若是不要我们，你想去哪里，爹就陪你去哪里！”

南宫煌欣喜道：“太好了！独孤晚上会过来，跟你详细谈谈这事。”

常纪便道：“好，你先上床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让独孤帮忙参详一下是不是中毒。”

南宫煌就答应道：“好，听爹的，我去休息了。”

于是，南宫煌回到自己的房里，爬上床休息。可能真的太累了，南宫煌一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黑，他才醒过来，从窗户看到外面已经入黑，便说：“天已经黑了，好饿啊。”

这时，温慧捧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说道：“好啊你！敢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下床，快躺着去，不然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南宫煌道：“我饿了，要吃东西。”

温慧走到桌边，放下手中的盘子，然后点起蜡烛道：“知道你要吃东西，我都煮好了。上床，我喂你吃。”

南宫煌道：“我已经好了啦，又不是自己没有手，干嘛用你喂～”

温慧看了看他的脸色道：“嗯……脸色好多了，不像刚才那么红了，但是看上去还是像喝醉酒，你是病人，就要听话，来！尝尝我手艺。”

南宫煌走过来，看到盘子里装的是烤鸡腿，便说：“这个……吃了不会泻肚？”

温慧道：“当然不会！”

南宫煌又问：“也不会呕吐？”

温慧恼道：“什么话？你闻闻这香味，不比星璇的手艺差！”

南宫煌“嘿嘿”地笑了一下，温慧问：“笑什么？笑得那么没品，准没好事……”

南宫煌道：“我笑你说话越来越像我了。”

温慧道：“是——吗——？我还觉得你像我呢！快吃，冷了就不好吃了！”

南宫煌便说：“好——遵命……”然后拿起一块鸡腿就往嘴里送。等他吞下一块肉后，温慧便问：“怎样？好吃吗？”

南宫煌道：“一般，我发现你只会烤东西，对不对？”

温慧道：“我还会煮其它的，煮汤、煮面我都会。”

南宫煌道：“哼哼～～煮面谁不会，是个人都会，有什么了不起？”

温慧即时骂道：“笨蛋煌！大白痴！人家可是第一次煮东西给别人吃，你就不会说句人话吗？”南宫煌愣住，温慧接道：“讨厌！讨厌！讨厌！你不吃我吃，饿死你！”然后自己就拿起鸡腿来吃。南宫煌连忙道：“……喂！给我留点好吗。”

温慧道：“不给！”

南宫煌作哀求状道：“行行好吧，老爷太太~~赏小的一口饭吧……”刚说着，南宫煌突然“呃”地闷哼一声，整个人弯了下来，温慧笑道：“哈哈~~别演戏了，快起来吧！败给你了，我给你留了不少呢！”

谁知道南宫煌的脸色又变了，十分难受的样子，温慧见了，不由害怕起来，忙问：“喂！你怎么了？”

南宫煌吃力地说：“……给、我……”

温慧不明白他的意思：“什么啊！”

南宫煌猛地抬头，目放凶光道：“……我……要……呃——”话犹未了，他竟然变成“狼”形了。温慧惊道：“啊！又变了，怎么会这样？”

南宫煌只一味地叫着：“给、我……”并向温慧逼近。

温慧此时大惊失色，连忙向后移退道：“别、别过来——！”可是南宫煌却一步一步地进逼，嘴里念叨着：“我、要……”而且还伸出手来扯温慧的衣服。温慧惊呼：“呀——！我的衣服……”

南宫煌全身欲火狂烧，而且相貌凶狠无比，温慧吓得跌倒在地，南宫煌则扑上去，拼命去扯脱温慧的衣服。温慧虽然孔武有力，但在这时候却是半点也使不上来。眼看南宫煌就要把温慧的衣服扒下，常纪忽然从房外走了进来，惊见这一幕，急忙跃将上前，拉住南宫煌的手，

企图将他扯开。南宫煌发力一甩，将常纪甩开，继续要向温慧施暴。但是常纪拼命地再冲上前，用尽全力将南宫煌扯开。可是这样一来，也激怒了南宫煌，南宫煌猛然回身，张口咬了常纪的手臂一下，登时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而温慧这时已经把衣服整理好，看见南宫煌竟然咬常纪，也吓得呆了。不过南宫煌此时也冷静了下来，看着常纪手臂上的伤口，流露出惊讶的目光。与此同时，独孤宇云和司徒钟也双双走了进来，看到了这一幕。

常纪急忙喊道：“煌儿！……你快逃！”

南宫煌道：“我……”

独孤宇云厉声喝道：“妖孽！受死吧！”

司徒钟急忙拦住他道：“师兄！慢动手！”

独孤宇云道：“传言果然是真的，他果然是妖！谁能想到蜀山以降妖为己任，这么多人，这么多年竟没有发现眼前的妖孽，传将出去，必是蜀山之耻！”

南宫煌这时叫道：“我……我怎么了……头好昏……”

司徒钟道：“师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能妄下论断。”

常纪也道：“是啊，独孤，请在掌门面前代为隐瞒，我们不日便离开蜀山，如何？”

独孤宇云想了一下，立刻道：“……不行！如此大事，我定要禀明掌门，请他定夺！……对不起，论辈份我是您晚辈，理应听您的，但我更是蜀山派的真武长老，不能徇私。”

常纪道：“可他是中毒乱了本性啊，并不是真心要害人的……”

独孤宇云道：“没有一种毒能让他变成那个样子的，您就别再隐瞒了……”

话犹未了，南宫煌身体突然发生变化，从“狼”形恢复了原状，并说：“咦！怎么回事？干嘛都看着我？……爹！你怎么啦！怎会受伤的？……温慧，你们都怎么了？”

温慧只是摇头，没有回答。

南宫煌又望向众人道：“喂！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为什么都不说话？”

大家把此事说明，就让南宫煌回到床上休息，然后他们一起出去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南宫煌醒来，刚起床准备梳洗，就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上面写了些字，便道：“咦！这是什么？”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我下山找房子，中午回来，锅里有煮好的面。爹。”南宫煌这时回想起昨夜之事：“……好像做梦一样，什么时候中毒的呢？是燎日吗？不会吧……爹的伤也不知道怎样了……唉！我怎会一点理性都没有，怎么会伤到爹呢……这下不能再继续待在蜀山了，真有点舍不得……”

南宫煌就把早饭吃了，然后就走出屋来，正看见常纪、司徒钟正和新任掌门常浩及独孤宇云在说话，只听见常浩道：“请即、刻、离开蜀山！师弟，本座说得还不够明白吗？”

常纪道：“掌门，煌儿身体有病，能不能宽限两日，容我找到安身之所？”

常浩道：“他是有病，是治不好的妖病！今天伤了你，明天不知道还会伤谁？如果现在不走的话，本座只能派人把他看押起来了，独孤——”

常纪忙道：“且慢！且慢……掌门，你听我解释，煌儿的状况已经比昨天好多了，我会好好看住他，不会有事的，我们后天、后天一定离开。”

常浩却严厉地说：“不行！”

司徒钟这时忍不住开口道：“人家已经答应要走了～～掌门，你这样有失厚道，如果是徐掌门，一定不会——”

独孤宇云马上喝道：“师弟！你醉了！”

司徒钟道：“怎么啦～～我说的是实话，偌大的蜀山派已经不让人说实话了吗？”

常浩厉声道：“司徒！注意你的言行，是蜀山弟子就要守蜀山规矩！”

司徒钟道：“规矩当然是要守的～～但是，请教掌门，你赶他们走是依了蜀山哪一条规矩？……说出来，也让我这个后辈受教育……”

南宫煌见大家闹僵了，连忙上前道：“司徒大哥！爹！你们不必多说了，天下之大，又岂能没有我们容身之处？”

司徒钟道：“兄弟……你有去处是你家的事～～但是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蜀山这事办得是不是漂亮又是另外的事～～”

常浩怒道：“司徒！你出言无状，顶撞长辈，平日又嗜酒如命荒废修行，从今天起，你被逐出蜀山！自己去找德律长老解剑下山，自此永不得自称蜀山弟子！”

独孤宇云大吃一惊，忙道：“掌门！”

常浩却不许他求情，说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司徒钟听了，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随即回身就走，
南宫煌连忙呼唤：“司徒大哥……”

司徒钟道：“这掌门得来容易～～不免有些不安～～麻烦人物个个远离了，就能安心了吗？不——对！恐怕还有大麻烦……”一边说一边扬长而去。

常浩听司徒钟冷嘲热讽之语，不由生气道：“哼！危言耸听……独孤，你跟去看看，让他办完事赶紧下山，不得逗留！”

独孤宇云也只好应道：“是……”就跟了上去。

常浩接着对常纪和南宫煌道：“你们父子，明日一早务必离开！不得耽搁！”说完，就回身去了。

南宫煌看着常纪，低声道：“爹……”

常纪道：“别担心，爹这就下山找房子。”

南宫煌道：“爹，我陪你一起去吧……你昨天也受了伤。”

常浩道：“你身体还没好，别又出什么事，好好在家休息吧，对了，要去山门送送司徒，毕竟人家是为了我们……”

南宫煌只好道：“好，爹你路上小心。”常纪便下山而去，南宫煌则到山门前相送司徒钟。

来到南山门前，见司徒钟已经在此，南宫煌便唤道：“司徒大哥……”

司徒钟道：“等你很久了。”

南宫煌怔道：“等我？”

司徒钟道：“是啊！不最后见你一面我怎么舍得走？”

南宫煌道：“司徒大哥……其实我……”

司徒钟道：“不用客气，还是叫‘臭酒鬼’更亲近……什么也不用说，叫我大哥的人是你，我管你是什么人，总之是自己兄弟就对了。”

南宫煌道：“你？你就这样走吗？什么东西都不带？”

司徒钟道：“师门没了，师兄也没了，天地之大唯有我一人无牵无挂，那些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我有酒有剑就好了。”

南宫煌难过地说：“……大哥！都是我连累了你……”

司徒钟道：“不是。是你让我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我以前只知道醉了舒服，现在才明白只有离开这里，才能一了百了啊～～其实蜀山根本就不适合我……”

南宫煌又问：“你要去哪里？”

司徒钟道：“天下之大，四海为家，哪里找不到容身之处。你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南宫煌心中很是难过，无话再说。这时，司徒钟却道：“……对了！说正事——”

南宫煌问：“什么事？”

司徒钟道：“要注意地脉，恐怕最近还有异动。”

南宫煌道：“哦？你怎么知道？”

司徒钟道：“我有感觉，地气又有燥热之现象，和之前火脉打通前很是相似。”

南宫煌惊道：“不会吧？！难道又有人要捣鬼？”

司徒钟笑道：“哈哈！不要以为我天天喝酒，脑子就糊涂，你自己想想，地脉无缘无故出问题，虽然你东奔西跑将地脉恢复，但也没有找到地脉出现异状的原因，其实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不是吗？”

南宫煌道：“嗯……我也这么想，你放心！我会注意的，过几天还要去里蜀山……不，去地脉一趟，可以顺便打探一下虚实。”

司徒钟道：“我已经跟师兄说过了，他也会严加戒备，你有事情可以跟他商量，他表面上冷口冷面，其实也并非无情之人。”

南宫煌道：“嗯！我知道，地脉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司徒钟便道：“好！拜托了……唉！无论蜀山怎样对我，我毕竟不能不管蜀山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南宫煌抱拳道：“再见……”

司徒钟也抱拳一别，就走出山门，潇洒地下山而去。

正是：

仗剑红尘已是癫，

有酒平步上青天，

游星戏斗弄日月，

醉卧云端笑人间。

南宫煌送走司徒钟之后道：“司徒大哥走了……温慧也不见踪影……我还是不要招惹她为好，我糊里糊涂的居然会对她非礼，她一定很气……要是絮儿在就好了，对了！也许她会在花圃那里……”于是，南宫煌就往符库附近的花圃走去。

来到花圃前，果然看见桃子在这里，南宫煌便道：“果然在这……”于是就呼唤：“絮儿！”桃子一见是南宫煌呼唤它，马上害羞地飞开。

南宫煌唤道：“不要害羞啦！反正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这样子也很可爱啊！”桃子听了，才飞回来，绕着南宫煌的身边转，南宫煌叹口气道：“唉……我现在心里好烦你知不知道？我从小就想当蜀山弟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蜀山好伟大，还觉得爹不长进，在蜀山那么多年也没混上一官半职的……可笑吧？”说着，就索性盘坐下来，而桃子也飞近他的身边聆听。

南宫煌接道：“现在徐掌门走了，司徒大哥也走了……除了爹以外，蜀山中我最敬重的就是他们两个了，连他们都离开了，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可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很难受，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昨天把温慧也得罪了——”

桃子一听，马上表现出关切之情，南宫煌道：“因为我中了毒，迷失了本性……”桃子听了，更加担心，南宫煌道：“不用担心，其实也没什么……如果她肯体谅我的话，应该也不会见怪，但是……女人心，海底针，谁知道她会怎么想，总之现在是不见人影了……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要说什么，等事情了结，我再教你写字吧！这样你无论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能沟通了，好不好？”桃子点点头，南宫煌道：“还是跟你在一起好，感觉像浸在温泉里一样温暖舒畅……”

桃子脸上又是一红，南宫煌道：“别害羞，听我说完，也许只有当着这样的你，我才能说出口……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我也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是同类，你根本不必自卑啊，就算你永远这个样

子，我也不会离开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桃子就竟然飞进树丛中，南宫煌忙唤道：“别走啊！听我说——”

可是没想到，王蓬絮随即便从树丛中走出来，原来桃子飞进树丛中，就是在施法回复人形。南宫煌诧异的道：“你……你可以变成这样的啊……为、为什么骗我？”

王蓬絮道：“煌哥哥～～絮儿没有骗你，真的！你相信絮儿！絮儿修为还浅，以前在蜀山这种灵力高的地方不能维持人形，上次分别后絮儿就日夜不停地修炼，现在好了，虽然很勉强，但是可以用这个姿态出现在蜀山了。”

南宫煌恍然道：“这样啊……那你刚才怎么不变？还用那种圆滚滚的样子唬我？”

王蓬絮道：“人家不是说了很勉强了吗？为了节省灵力，无关紧要的时候那个样子就好了。”

南宫煌道：“哦！我说啊，现在也不是什么重要时刻，要是很耗灵力的话就还是刚刚的样子好了。”

王蓬絮道：“刚刚的样子没有办法跟你说话，而且……而且……这对絮儿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啦！”

南宫煌道：“絮儿……”

王蓬絮道：“絮儿……絮儿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以这个样子和你在一起……”

南宫煌道：“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的，明天我就离开蜀山，这样就算你不努力修炼也可以这样子了。”

王蓬絮忽然扑入南宫煌的怀中，使得南宫煌有些手足无措：“别、别这样……”

王蓬絮道：“怎么？你不喜欢絮儿……”

南宫煌忙道：“不是的！不是的！我怕我会把持不定……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王蓬絮这才离开南宫煌的怀内道：“对不起……”

南宫煌笑道：“嘿嘿～～那我们说点什么呢……对了！你到底是什么啊？”

王蓬絮支吾道：“絮儿……”

南宫煌道：“怎么？生气了？算我没说，我们说点别的。”

王蓬絮连忙道：“不——是——的，看！”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了一颗放着碧绿华光的珠子来，十分耀眼，南宫煌又是一阵诧异道：“这是什么？！有点像灵珠的样子。”

王蓬絮道：“这是‘五毒珠’！”

南宫煌道：“五毒珠？就是能解星璇身上之毒的五毒珠？你哪来的？”

王蓬絮道：“我其实是五毒兽，是一种仙兽，我们一族最大的能力就是修炼五毒珠，可别小看它，它可以解世间一切毒……”

南宫煌道：“啊呀！这么强！难怪你那么会解毒。”

王蓬絮这时使用读心术，发现南宫煌体内中的毒，便说：“你也中毒了……”

南宫煌道：“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的毒，不过没有大碍，还是星璇身上的毒比较要紧。”

王蓬絮道：“不是的！你这是很厉害的火毒，和你体内的火灵纠结在一起，可以迷惑人的心智……而且时间一久，便会……”

南宫煌恍然大悟：“是啊……昨天晚上我就狂性大发，咬伤了爹，还好爹没有中毒，不然我就算死了也不能赎罪了。”

王蓬絮道：“这毒是作用在你内息上的，唾液中不会有毒……”

南宫煌道：“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中毒的吗？应该不是星璇无意中过给我的吧？”

王蓬絮道：“不是星璇，星璇身上是另外一种毒。”

南宫煌听了，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就知道不是，但也担心了半天，万一的是的话，星璇不知道会多自责……”

可是，王蓬絮忽然哭了起来，南宫煌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为什么哭？”

王蓬絮道：“五毒珠只有一个……你和星璇都中毒了，怎么办呢？”

南宫煌道：“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给星璇解毒好了，他的毒比较重一些，连本事那么大的红毛老魔都说不能解，我看除了五毒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星璇可以借用其他人的身体，不过这中间也有很多难处……你也觉得他现在的样子比较好，是不是？”

王蓬絮道：“可是……星璇……”

南宫煌道：“不用担心，我的毒没什么大碍的，哼！这毒一定是在里蜀山中的，过几天去里蜀山，我非要把那暗中下毒的小妖揪出来不可！

到时候逼那小妖给出解药不就好了？”

王蓬絮仍是一脸担心道：“煌哥哥……”

南宫煌安慰她道：“别担心，我这毒真的没什么大碍，倒是星璇，这么多年，太可怜了……”

王蓬絮又再次扑入他的怀内道：“煌哥哥！我……我好喜欢这样子的你……絮儿永远都会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放我走时的眼神，就像现在一样。”

南宫煌不由也抱紧她道：“絮儿……”

却在这时，温慧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你们——”

二人大吃一惊，慌忙分开，南宫煌道：“温慧！？”

温慧怒道：“大骗子！南宫煌你这个大骗子，我刚刚在旁边都听到了，你既然喜欢她，昨天晚上为什么撕破我衣服？”

王蓬絮吃惊道：“啊？！煌哥哥，你——”

温慧又指着王蓬絮道：“还有你！亏我把你当朋友，什么心事都告诉你，你已经有星璇了，为什么还抢我的煌？骗人！”

南宫煌连忙道：“你、你说什么？我、我是你的？”

温慧道：“……是又怎样？反正已经说出口了，不妨就说明白些，对啊！我是喜欢你，你要看不起我那是你家的事，总之喜欢就是喜欢，若是别人做出昨天晚上的事来，我早就一拳打碎他脑袋了！”

王蓬絮追问道：“你们……昨天晚上做过什么啊……”

南宫煌忙道：“我们没有做过什么，真的！什么都没做过！絮儿，你别乱想！”

王蓬絮却道：“絮儿明白了，难怪你说什么把持不定，什么迷失本性，原来……你们两个……煌哥哥，絮儿不怪你，絮儿本来就比不上人家金枝玉叶，但你不应该骗我啊……”

温慧道：“小絮！你给我听着，我们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他中毒迷失了本性，撕破了我的衣服，还咬伤了老伯，就是这样！你别想得那么龌龊！我才不是那种人！”

王蓬絮道：“怎样也好……煌哥哥，刚刚你跟我说的这些话真好听，我真喜欢，可惜……”说着，就飞奔走了。

南宫煌喊道：“絮儿！”可是王蓬絮并没有停留，转眼就不见了人。

温慧则“哼”了一声，也转身就走，南宫煌唤道：“温慧！”结果温慧也没有理会他。南宫煌无奈地说：“……我到底追谁？……唉！还是先找温慧解释吧。”

忽然，地面发生一阵剧烈的震荡，使南宫煌跌坐在地，不由惊道：“啊？！怎么？……难道被臭酒鬼这乌鸦嘴说中了？地脉果然又出现异常？可温慧怎么办？……算了，要道歉以后有的是机会，还是地脉的事情比较重要。”想到这里，便下了决定：“就这样！我要去无极阁找掌门！……不管谁是掌门，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蜀山不能有事，否则人间会有危险。我难得做件大事，可不能虎头蛇尾。”

南宫煌赶到无极阁，却徘徊不前：“真不想去见那个掌门……到了明天，爹也不再是蜀山弟子了，蜀山的事情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唉……看在徐掌门的面子上，这事毕竟和人妖两界有关，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插手这事了……”

正打算进去，却见独孤宇云从里面走了出来，见到南宫煌便道：“南宫！……正好，我正要找你。”

南宫煌问道：“找我做什么？”

独孤宇云道：“凡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论蜀山规矩是错是对，只要规矩在一天，我们就要遵守它一天，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你和司徒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走我也不舍，但是没有办法。”

南宫煌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司徒大哥走了，明天我也要走了，蜀山怎样和我们无关。”

独孤宇云道：“司徒走的时候应该也跟你说过吧，地脉如再有异常，你要施与援手。”

南宫煌点头道：“是……我答应过他，而且本来也要去里蜀山走一遭。你不用多说了，我全明白……现在掌门对于地脉又有异状是什么看法？”

独孤宇云道：“掌门正在联络殊明仙人，不，是镇狱明王商讨对策。”

南宫煌冷笑道：“哼哼！还是信不过我，我何必自作多情？”

独孤宇云道：“我请你帮忙你就不做了吗？这不是蜀山一家的事情，也关系到天下苍生啊！你就算离开蜀山，能离开人间吗？就算你能离开人间，你爹呢？”

南宫煌道：“……好，我现在就去里蜀山探个究竟，只是为了我爹，我才不管蜀山上下对我怎么想呢！我就是要蛮干，他们能拿我怎样？请你帮忙照顾我爹，不许让别人欺负他！”

独孤宇云便道：“放心，我以性命担保！”

南宫煌才答应道：“那好！我就先下去了，省得跟爹告别，又让他担心……”

独孤宇云道：“其他人我已经让他们去前山地脉门户前会合了，此去要千万小心！”

南宫煌心想：“哼……谅那殊明再怎么老奸巨滑，还不是莫名其妙栽在元戈兄手里。如今地脉又生变，他也只能乖乖在锁妖塔里做他的镇狱明王，一样束手无策！最后还是要靠本大仙出马力挽狂澜～”于是就拜别独孤宇云，径往地脉门户。

第二十三章 情难逝

刚来到地脉门户前，就见温慧和雷元戈已经在此，只听温慧道：“怎么啦？为什么现在突然说要回去？独孤长老还让我们帮忙探察地脉呢！”

雷元戈道：“是时候了。”

温慧道：“什么是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要你走！”

雷元戈道：“你们说话，我听到了。”

温慧怔道：“什、什么话？”

雷元戈道：“你喜欢南宫。”

温慧惊讶道：“……听、听到了又怎样，还大男人呢，小心眼！我也很喜欢跟你做朋友呀！”

雷元戈道：“我是鬼，长久在你身边……不好。”

温慧道：“怕什么？我不在乎！”

雷元戈道：“我在乎。”

温慧愣了一下，然后问道：“多留几天不行吗？”

雷元戈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温慧伤心地说：“讨厌……”

雷元戈安慰道：“别伤心，不值得。”

温慧双眼含泪道：“讨厌！我就是要伤心！臭阿元……大家在一起不好吗？为什么要走……”

雷元戈道：“我骗过你。”

温慧一怔：“什么？”

雷元戈道：“在锁妖塔，镜子是我藏起来的。”

温慧问：“……为什么？”

雷元戈道：“那是个好法宝，我想留做贿赂。”

温慧又问：“那为什么后来又还给我了？讨好我？……没想到你也会骗人，笨蛋煌说得对，天底下只有我是个没大脑的傻瓜……”

雷元戈道：“不是！我不忍见你伤心。”

温慧道：“又骗人……”

雷元戈道：“我发誓。如果要讨好你，现在就不必走。”

温慧觉得有理，便说：“也对……这样吧，镜子给你！……留个纪念。”就把那镜子递去。

雷元戈忙道：“太贵重。”

温慧道：“有什么比友情还贵重的？”

雷元戈道：“友情.....不用了，你已经给我烧了不少纸钱，足够了。”

温慧道：“那不一样的！这是我留给你的纪念，拿着吧！等我死了，在那么多鬼之中，你只要照一照就可以发现我了。”

雷元戈道：“不用它.....我也能一眼认出你。”

温慧却坚持道：“让你拿着就拿着，不要婆婆妈妈的！给你！”

雷元戈一阵感动：“阿慧.....”就依言接下了镜子。这时，雷元戈看到南宫煌在不远处，便唤：“南宫！”南宫煌就走了过来，温慧立即“哼”地一声，转过脸去。

雷元戈对南宫煌道：“此去里蜀山，要小心，我帮不上忙了，抱歉！”

南宫煌道：“元戈兄.....真的要走吗？”

雷元戈道：“是。”

南宫煌叹道：“唉.....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见面。”

雷元戈道：“难说.....地脉的事情，我会关注，如果不顺利，我会再来帮忙.....虽然未必能帮得上忙.....”

南宫煌道：“你别这样说.....”

雷元戈走到南宫煌的面前，递上一样东西道：“这个.....送你.....”

南宫煌意外道：“你送我东西？”

雷元戈道：“当作是镜子.....的报答，这丹药可以使你身上的毒性延缓五年，五年内应该会有人.....医治你的。”

南宫煌道：“你知道我中毒？谢谢你.....”便接过那颗丹药。

雷元戈道：“这颗北帝伏碧丹很贵重，我原本也想当作贿赂.....”

南宫煌一听，心道：“看来他真的偷藏了不少好东西.....”

雷元戈道：“让我想想.....没什么事了，走了！”说完，就向前走，温慧呼唤：“阿元！”

雷元戈没有回头，只道：“没事不要念我名字，鬼卒忌讳这个。”

这时，他头上的怪鸟又出现了，颂道：“心里想着就好啦！”

雅道：“口是心非，明明希望别人惦记～”

风道：“也千万要记得我们啊～～”

雷元戈随即摇了摇头，然后就向前走去，不久便消失了身影。

温慧十分舍不得，呼唤道：“.....阿元.....”

南宫煌这时劝道：“别伤心了.....”

温慧恼道：“要你管？！”

南宫煌道：“之前.....之前对你那样是因为我中了毒，迷失了心智.....我不是有意的。”

温慧怒道：“哼！找借口！”

南宫煌急忙道：“不是借口，是真的，絮儿说的，我中的这种毒会迷惑人心智——”

温慧道：“哼！满嘴‘絮儿说、絮儿说’，那你去跟她说话吧，不要理我！”

南宫煌道：“你不要这样，絮儿也有她自己的心思，你何必这样对她，而且.....我现在不是来找你了吗？.....刚刚还说别人小心眼，其实自己也一样！”

温慧道：“我才不是呢！我根本就不介意！”

南宫煌道：“那就好！既然不介意，还摆一张臭脸干什么？你这样子，像不介意吗？”

温慧又恼道：“哼.....讨厌！”

就在这时，王蓬絮赶来了，她说：“煌哥哥！.....温、温姐姐.....我.....”

南宫煌道：“没事啦！你来了就好，我还怕你不来呢！”

王蓬絮道：“我怎会不来.....地脉尚未连通，不能从地脉门户进入，要使用‘千凝魔艮’。”

南宫煌道：“这个.....也不知道怎么用？”

王蓬絮道：“絮儿也不晓得.....不如.....抛在地上试试？”

南宫煌一怔，十分疑惑地说：“不会这么简单吧？”然后拿出那晶石来，双手往上一抛：“这样就可以？”晶石随即着地，然后果然发生变化，真的启动了一个法阵。

南宫煌道：“不会吧！魔界的宝物真是好用，不但效果强大而且上手容易，哈哈！好！大功告成，走吧。”三人便一同进入法阵，再次进入到里蜀山之中。

到了里蜀山的南部，他们发现这里和之前来的时候有些不同了，南宫煌道：“咦！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

温慧四周张望道：“是哦！好冷清啊！”

南宫煌感觉一定出了问题，便说：“不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快去找星璇！”

温慧道：“好！”

三人随即向秘密基地赶去。

来到基地内间，南宫煌就唤道：“哥！”

星璇扭头看见南宫煌，惊讶道：“是你？！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说不让你乱用千凝魔艮吗？”

南宫煌笑道：“哈哈！给你一个惊喜～～先说好，我可不是说话不算，是地脉又有异常，我必须再下来看看。”

星璇道：“地脉异常的事情我来解决，千凝魔艮设置在哪里？你们速速回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南宫煌道：“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拿我当外人吗？有什么事情，不告诉自家兄弟，还怎么算是一家人？”

星璇道：“这里很危险！你们快走！”

南宫煌道：“这里危险，难道你就不危险？要走一起走！”

星璇道：“我还有大事要办。”

南宫煌立即道：“什么事？我和你一起办！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星璇却正色道：“既然承认我这个大哥，你就要听我的。”

南宫煌笑道：“嘿嘿，既然承认我这个兄弟，你就要让我帮。做兄弟的，怎能让大哥孤身涉险，你想让我良心不安，背负一世骂名吗？”

星璇见南宫煌如此决意，不由长叹一声：“……唉……也罢！现在让你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了，好！我们兄弟两人就一起吧！”

南宫煌道：“好！爽快！快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星璇便道：“之前打通火地脉的人，杀我们父母的仇人，都是燎日！”

南宫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道：“……果然，我就觉得这中间有古怪……”

温慧却十分诧异道：“啊？！不会吧？他不像啊……那你为什么叫他父亲，他杀了你们父母为什么还要抚养你？”

星璇道：“这些陈年往事容后再说不迟，现在燎日又要再度强行打通火地脉，我为复仇一事已经布局已久，不能被他打乱，只能提前起事了。思堂已经去地脉探察，我也下令所有部众，在里蜀山入口集结——”

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闷哼一声，大家立即望去，竟是思堂，而且看他的样子，还受了伤。星璇急忙问道：“思堂！你怎么了？”

思堂道：“小心……火……火魔……”

星璇马上施展法术，为思堂疗伤，并说：“什么都不必多说，我的法术仅能缓解你一时之危，但你内息过于紊乱，恐怕早已伤及经脉，须得立刻静坐调养，往后数日间都不可妄动妖力！”

思堂应道：“是……”就盘坐下来养伤。

南宫煌问：“他怎样了？”

星璇道：“法力使用过度，让他先好好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一名羽民狼狈而入，吃力地喊道：“……头领……”

星璇急忙问：“怎么了？”

羽民道：“桥头……桥头有埋伏，大家……全部……中计了……”说完，就倒下地来，当场毙命。

星璇眉头紧皱道：“怎会这样？！难道我所有的行动都在他掌握之内，为什么？为什么？”

南宫煌连忙道：“哥……你定定心神，不要慌张。”

星璇这才定一定神道：“对！胜负还属未知，尚有余地一搏，我们走！”

温慧忽然道：“啊！我知道了！”

南宫煌问：“什么啊？”

温慧道：“你身上中的毒，是燎日下的！”

南宫煌道：“这当口还说这些有的没的做什么？”

星璇听说南宫煌中了毒，马上问：“你中毒了？燎日到底还是对你下毒手了？什么时候？我一直都盯着他的！”

南宫煌道：“是晚上，我偷偷溜出去的时候……对不起，没有听你的叮嘱。”

星璇忙问：“是什么毒？有没有让蓬絮看过……蓬絮呢？”

他的说话刚完，王蓬絮就从外面走进来道：“絮儿在这里……”

星璇道：“怎么一直躲在后面不出声，害我担心。”

王蓬絮低头道：“对不起……”

星璇随即问道：“他的毒到底怎样？不碍事吧？”

王蓬絮道：“暂时没有大碍，但是毒发的时候有可能心智失常……”

星璇道：“心智失常，是很厉害的毒啊！走的不是身体发肤，而是经络内息……这毒你不能解吗？”

王蓬絮道：“煌哥哥的毒，还有其它方法可解，发作时间也不一定。但你的毒，只有五毒珠能解，你……这样下去真的不行，絮儿担心……”

星璇道：“我说过，我不用！”

王蓬絮着急道：“人家……人家很辛苦才修炼好的……”

星璇道：“对不起，现在形势很不利，确实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等一切都解决以后再说吧。”

王蓬絮便道：“嗯！絮儿听你的……你们两个的毒，絮儿都会想办法的！放心吧！”

星璇道：“我的毒……再说吧……”

王蓬絮却道：“不行！你们两个都是病人，絮儿是大夫，你们都要听絮儿的话。”

星璇也没办法，只好答道：“好吧，真拿你没办法！”

王蓬絮这才笑道：“谢谢……这是絮儿的一份心意。”

星璇道：“好。我们走，去内城！”

他们便立刻出发，前往内城。

这时，内城里面已经布满燎日的部下，他们一进入，便纷纷向他们施以袭击，不过南宫煌等人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在连续的磨炼之下，早已经脱胎换骨，功力大进，这些小妖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随星璇来到燎日的起居处，发现这里有些古怪，在几张桌子上，分别放着三把镇尺，但其中有三张桌子上都缺少了一把镇尺。星璇知道这是开启密室的机关，必须找齐那三把镇尺，才能进入密室，找出燎日的下落。

于是他们又到内城的其他地方寻找，结果发现在内城的妖居当中都有一个地窖入口，他们进入这地窖里面。原来里面是一个地下城，连通着内城各个妖居的入口。而三把镇尺，便是在这地下城里面藏着。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三把镇尺，随即返回燎日的起居处，将这三把镇尺放回原来的位置上，立刻便开启了机关，打开了进入密室的暗门。

四人走进密室之内，原来里面是一个偌大的迷宫，四面都有熔岩包围，原来是一座内城连山的巨大迷宫。还有燎日的妖兵镇守，四人闯

入之后，一边觅路向前，一边杀退沿路的妖兵。转了许多的弯，终于进入了第二层。

第二层有机关设置，他们分别走左右两条路，去开启机关，这样才能打通去路。

连通了去路之后，四人便踏上了前方的高台之上，燎日就在这里等候着他们。

燎日扫了四人一眼，便道：“思堂那小子呢？死了吗？璇儿，这也是给你一个警告，警告你莫要跟为父作对。”

星璇怒道：“住口！休要再说什么父亲！你明明是我的杀父仇人！”

燎日道：“虽然你身上没有我的血，但我毕竟和你父亲本是一体，更何况我还养育你一十八年。”

星璇喝道：“胡说！”

燎日冷道：“胡说？好，告诉你也无妨！当年在锁妖塔中，我和你们父亲还是一体的，那个叫紫萱的女娲族人把我们放出去，但是又被蜀山发现，她居然将我们分成两个，你父亲没有了妖力，但也失去了法力；而我呢？虽然保有修为，却变成这个样子，还失去了记忆！哼！她又不是天帝，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

南宫煌心头一忖：“紫萱……难道就是娘口中的神仙姐姐……”

星璇道：“于是你想和我爹合体，就为了取回记忆，但是他不答应，你便杀了他？”

燎日道：“当然不是，我的法力大过你爹千倍万倍，要想合体非常简单，根本不用管他是否答应……可惜那时我尚未参悟生体相合之法，

只会将生体移灵到死体之上……”

南宫煌道：“所以你就杀了我爹娘？”

燎日道：“错！我只不过想要抱抱璇儿，你爹便如临大敌，我也没想到他全无法力，才随手一推，他便身亡了……你娘是自杀的……我真是不明白，她为何这么伤心，为何要这样做……你以为我愿意他们死吗？他们死了，我的过去也死了！你以为我愿意吗？！哼！我要是大开杀戒，焉能留下你的小命！”

温慧道：“原来是这样啊，那其实……”

星璇立刻道：“别上他的当！我当时还活得好好的，不是你将我移到父亲尸体上的吗？”

燎日道：“那你只能怪蜀山派！若不是他们捣乱，我自当从容将你父亲尸身与你一同带走，不会出此下策。”

星璇怒道：“一派胡言！明明是你想要利用父亲尸身，又怕尸身不能久存，便将我活生生移到父亲尸身上！”

燎日道：“当年你那么小，若不如此，你又怎能禁得起从人间到妖界这一路的风霜？更何况身体皮相有什么要紧？为父还不是一样？随着你长大，身体也在变化，你这样一点也不差，为父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星璇道：“是啊，我还要多谢你呢！这么多年来，你用毒护住我爹尸身不致腐坏，让我能够使用爹的身体，我还真要感谢你这大恩大德呢！”

燎日道：“何止于此！你小时候力气小，根本使不动这大人的身体，还不是我耐着性子一点点教你走路，教你法术，你不会忘记吧？”

星璇道：“我当然没忘！但是你这样做无非是想等我长大以后，让我取代父亲和你合体，这是十几年来你念念不忘的！可惜我早有准备，你不会得逞的！”

燎日道：“错！如今你不认我这个父亲，我对你还是有父子之情，怎舍得让你就此消失？更何况你不是你父亲，你不能给我任何记忆！我有获得更强大法力的办法，更不会稀罕你的区区法力。”

星璇怒哼道：“哼！你之所以迟迟不跟我合体，只不过因为你没有把握，因为合体的法术我也会，一旦合体，胜负还在未知。我却已有稳胜之策，我的身体内，已有另外一种毒，这种毒是没有解药的！只要你跟我合体，你就会死在这种毒之下！”

燎日道：“璇儿！为父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会始终认为我要打你的主意？好！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为父如果真要打你的主意，你根本斗不过，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手心一张，亮出一个东西来。

温慧看见此物，吓得大叫：“啊……是眼睛！”

燎日道：“这是你右眼，不是这身体的残缺，而是我故意留下来的，我要用它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没想到吧？你不能毒死自己，自然要有解药，为父既然已经知道这事，你想能不有所准备吗？”

星璇道：“你——原来思堂和我的部下也是被你——”

燎日道：“当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培植势力意图造反吗？我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璇儿，为父这样纵容你，你就应该知道为父的一片心意，不要总把为父当作生死仇人，其实只要我动手，你那些乌合之众还不是全无还手之力！”

星璇忽然回过头来，低沉不语，燎日接道：“还有呐！这几年你派思堂那小鬼不断前往人界打探你父母的往事，其实不过是为我作嫁，让我

了解自己过去而已。哼！若不是我故意放出风声，你怎会怀疑我是你的仇人？又怎会替我打探情报呢？现在该打探的已经打探完毕，事情已经过去，何必还耿耿于怀呢？”

南宫煌厉声喝道：“你住口！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动手吧！”

燎日道：“放肆！你这蜀山派来的小子胆敢叫我住口？璇儿是我一手养大，我对他才会多有忍让，你算什么？不要以为是他的孪生弟弟便以我另一个儿子自居。”

南宫煌道：“谁要当你另一个儿子，少自作多情了，你是我们的杀父杀母仇人，对不对？哥！”

星璇听了南宫煌之言，马上反应过来，说道：“没错！不管你怎么说，你还是杀了爹娘，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燎日长叹道：“唉！话都说到这份上，居然还嚷嚷报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年轻啊……年轻真好……来！就陪你们玩玩。”

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恶斗，星璇知道燎日厉害，一上来便使用“缠”字诀，以气劲把燎日纠缠住，燎日果然施展不开。南宫煌随即化身狼形，加上王蓬絮的“朱仙变”，增强了仙术的能力，几下重招轰来，竟然把燎日震得狂退开去，大喘粗气。

不过，燎日并未因此就败下阵来，反而发出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并且在狂笑声中，起了巨大的变化，燎日倾刻变成了一头丑陋而凶恶的怪兽——燎火炙日兽！

温慧惊道：“啊？！你……”

燎火炙日兽道：“哼哼！没有完整的身体也有好处，就是可以随着法力加深而改变样貌！怎样啊？不知道刚刚自己做了什么吧？哈哈哈哈

——！你们实力都不错，不然我怎能变身呢？”

星璇惊道：“怎么会这样？”

燎火炙日兽道：“如何啊？我也有你不知道的秘密吧？这转化他人法力为己有的法术，为父还没来得及教你呢！”

南宫煌道：“怎么可能光靠我们的法力就能变身！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燎火炙日兽道：“问得好！你比你兄长聪明，可见我当初留下你的小命是值得的……只可惜，思堂那只整天东窜西窜的老鼠捣乱，令我功亏一篑。”

星璇道：“哼！你憎恨蜀山，企图在最后一条地脉连通之前绊住煌，让蜀山永受地脉异常之苦。可惜被我和思堂识破，你未能得逞！”

燎火炙日兽道：“不错！这事当然瞒不过你。不过你要想清楚，我杀了他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留他性命，舍近求远地要毁掉地脉入口，导致最终棋差一招？无非是顾念我们的父子之情。”

星璇道：“不要假惺惺地说什么亲情了，你留我兄弟性命，无非想利用我们？”

燎火炙日兽道：“利用你们？哈哈！璇儿啊，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我利用你们做什么？成魔吗？哼！我有更强大的力量可用，怎会稀罕你们的区区之力？哼！让你们见识见识！”

说完，燎火炙日兽祭起一股巨大的能量，在他身后的石门产生两极相吸的力量，并且在石门之后出现了一头更为庞大的巨兽，发出极为恐怖的吼叫声。

星璇一见此兽，便惊道：“是火魔兽！”

燎火炙日兽道：“真是见多识广，没想到吧，这可令天地色变的大魔物会隐身于此。我也是修葺地下寝宫的时候无意发现的。它在这温暖的环境中沉睡很久了，被我发现也是它的期望吧！”

星璇道：“最近你行踪诡秘，一直藏身山腹，原来是因为它……”

燎火炙日兽道：“不错，它法力虽大，但难以驾驭，我不得不谨慎从事。我本属火灵一系，利用它的火灵将火脉连通后，这里的环境因火灵流转而渐渐降温，虽然被你们封闭五脉后延迟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火脉又将连通，它也即将在气温骤降中复苏，我更是能大量幅聚它的灵力用以迅速提升功力，我们可说是相辅相成啊！哈哈哈哈——！”

南宫煌立刻明白过来：“你利用火魔兽连通火地脉？”

燎火炙日兽道：“没错！凭空打通地脉，不是仙力、妖力所能独力为之。没有它，我便没有强大的火灵催动地脉连接，而它没有我，又怎能复苏？谁叫它偏偏跑到未连通的火地脉旁，难道它愿意就此舒舒服服地沉睡一辈子？！”

温慧怒道：“哼！想让魔兽复苏，你想干什么？”

燎火炙日兽道：“干什么？它复苏后，还会释放更多的火灵，我吸纳之后便足以成魔！哼哼！你们真是自找死路，在这重要关头送上门来，刚好一男一女献祭给它，它吞食以后，我更能够轻松驾驭它了，哈哈！你！来吧！”燎火炙日兽竟然指向了王蓬絮。

王蓬絮忖道：“我？”

燎火炙日兽道：“当然是你！论灵力还是你高一些，跟自己喜欢的人在最强大魔兽腹内合葬，这也是旷世奇缘啊！不高兴吗？”

星璇喝道：“你休想伤害她！”

燎火炙日兽道：“为父多年来的愿望就是找回过去的记忆，而今只有成魔一途，成魔之后，便可以利用空间魔法往来六界过去未来，一切轻而易举！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休怪为父不念父子之情！”说完，便从他的手心上升起一股烈劲，随即掌心一吐，就把这股劲力轰向王蓬絮。

危急之际，星璇纵身跃上，一下把王蓬絮揽住，并闪躲一旁。虽然这一击落空，但是燎火炙日兽却很快又发出第二股烈劲，向星璇和王蓬絮奔袭过来。眼看二人再也无法躲避，忽然从半空中掠出一个人影来，并横剑一挥，把这股烈劲破解。大家一看，原来是思堂赶来了。

燎火炙日兽暴怒无比，而思堂主动出击，挺剑直取于他，燎火炙日兽即迸发出强大的力量，硬接思堂这一招。结果，思堂的攻势被瓦解，而且还被烈劲贯体，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被震飞出去，最终摔倒在星璇的身边。

星璇急忙抱住思堂的身体，呼唤道：“思堂！思堂——！你怎么来了！”

思堂已经奄奄一息，他说：“我.....不放心.....你.....生死关头.....是朋友.....就要在一起.....”

燎火炙日兽道：“整天窜东窜西的家伙！每次都来捣乱！”

思堂又道：“对不起.....说好.....一.....起战斗的.....我.....先走.....一步.....了.....”

星璇呼喊：“思堂——！”

思堂道：“不要.....这样.....这.....不像你.....”

星璇道：“你实在为我做了太多……”

思堂道：“这都是……我甘愿做的……我喜欢这样……你不是……也一直……容忍我的……坏脾气吗……”

星璇道：“别这么说，那不是坏脾气，我也……喜欢那样的你，没有什么容忍不容忍的……”

思堂道：“璇……是真心话……还是……安慰我？……算了……不管怎样……我……我不后悔……”说完，就气绝身亡。

星璇不由放声大叫：“思堂，思堂！思堂——！”可是思堂却再也没有回应他了。

正是：

韶华不为少年留，

死生义，在心头，倾盖如故，

曾为系归舟，情吞四海千钟酒，

挟长剑，带吴钩；

情深情浅论缘由，

休相问，莫开口，心无归处，

结尽半生愁，醉里悲歌惊深梦，

万古恨，几时休。

看着思堂的尸身从怀内消失，星璇悲伤道：“思堂——！”这时，怒火从心里狂烧，星璇暴然跃起，指着燎火炙日兽道：“我要为思堂报

仇！”

燎火炙日兽道：“我早就看那鼠辈不顺眼了，哼！明明是只小妖，却偏偏会空间法术，他以为他是魔吗？这里蜀山，也只有他敢明目张胆跟我作对！若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就捏死他了！”

星璇道：“少说这些风凉话，受死吧！”

燎火炙日兽深沉地叹道：“唉……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的儿子，只知道报仇，不知道报恩。这十八年的养育之恩，父子之情，还抵不上一只外来的小妖。”

星璇即时支吾以对：“你？！……我……”

南宫煌马上道：“你少废话！我跟你可没半点情分，你还曾经给我下毒，我的仇、思堂的仇，今天一起算总帐！”

燎火炙日兽冷道：“哼！自不量力，果然是天真啊！来吧！”

随即，双方再次展开恶斗。这次燎火炙日兽的功力比刚才要强很多，而且星璇的“缠”字诀已经不能再对他起到作用了。燎火炙日兽更是克制住对方的水系和火系法术，王蓬絮也无余力再使用“朱仙变”，只有施展“神威天光”之技，为众人作防护。然后南宫煌、温慧、星璇三人轮番攻上，消耗燎火炙日兽的力量。

双方消磨了一段时间后，燎火炙日兽的烈劲明显有减弱的迹象，南宫煌当即施展“举火燎天”和“星沉地动”两大劲招，轰得燎火炙日兽连连倒退，然后温慧施展“武神”绝技，双臂贯以无匹的劲力，奋力一挥，两柄锤上吐出这股劲力，打中了燎火炙日兽的脸部，把他轰得倒在地上，星璇随即施展“断空灭绝”这一最强绝招，终于把燎火炙日兽重挫，使他伏地直喘粗气。

燎火炙日兽道：“好厉害……没想到，居然会有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温慧抡起双锤道：“受死吧！”便向他扑来，谁知道温慧刚接近，燎火炙日兽突然暴起，巨爪一伸，竟将温慧给抓住了，温慧连声惊呼，想挣脱开来，却被燎火炙日兽牢牢扼住，有力也使不出来。

南宫煌惊呼：“住手！你要干什么？”

星璇也喝道：“放下她！”

燎火炙日兽道：“没想到以我现在的法力还是输给你们！好！我看开了，就算用这蠢物的身体又如何，只要能成魔……还在乎什么外表！”

星璇惊道：“难道你要自己作祭品？”

燎火炙日兽道：“聪明！她是女的，我是男的，这蠢物并没有头脑，只要我保持心头空明，它的身体会成为我的身体，它的力量会融合我的力量，哈哈！”

南宫煌急怒大喝：“放下她！你为了自己的力量与野心竟然什么都做！？”

燎火炙日兽道：“哼！我有什么野心？魔的力量只是一个工具，我一定要恢复往日记忆，总有一些人在我心中一直挂念，但我却一直想不起他们是谁！我还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的过去，我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我要成魔，我一定要成魔！”

星璇诧异道：“你……就只为了这个原因……”

燎火炙日兽道：“力量算什么？里蜀山的权位又算什么，反正我养大的儿子现在也是视我为仇人！我现在一无所有，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

不惜！你们要怨，就怨自己为何跟我有关系吧！哈哈哈！”

南宫煌怒道：“你……疯了，你！？”

星璇喝道：“住手！”

燎火炙日兽道：“孽子！你闪到一边去！”

星璇道：“复苏的火魔兽一旦成魔，将会危及整个里蜀山，进而会令六界失衡。”

燎火炙日兽哪里管这些，他说：“哼！里蜀山、六界？这些与我何干？尤其是频频与我作对的蜀山派！我全无记忆懵懵懂懂之时，没有名字，没有过去，谁顾念过我？如今我何必顾及他人？！”

星璇道：“合体的法术我也会，如果是我主动合体，我的意志将侵占你的意志！”

南宫煌一听，大吃一惊，急忙道：“星璇！不要——！”

燎火炙日兽道：“哼！果然不错！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也会背叛我，我为什么不能毁掉一切？！来吧！看谁的意志能胜利！”

星璇道：“如果我赢了，合体后会溢散出你我所有的灵力，周围骤然升温的环境也会让火魔兽继续沉睡，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平静……”

南宫煌本想阻止星璇，可是星璇已经心意坚决，他向南宫煌点了点头，然后便集中意志，引动念力。此时，在他的脑里，不断回放着与南宫煌、王蓬絮等人的种种回忆，逐渐进入忘我境界，合体之术成功引发，星璇遂完全进入了燎火炙日兽的体内，使燎火炙日兽痛苦不堪，怪叫不断。而那股让火魔兽成魔的力量，因为失去燎火炙日兽的力量支持，而土崩瓦解，身后的石门崩塌，把火魔兽再次封印起来。

燎火炙日兽全身爆裂，颓然倒下。温慧也从他的手上掉下来，昏倒在旁。

南宫煌这时唤道：“哥……是你吗？”燎火炙日兽只是闷哼着，没有回答，南宫煌又喊：“你说话啊……哥！”

燎火炙日兽道：“我……一时……心软……终……养虎……为患……”

接着又出现星璇的声音：“我……不能让你唤醒火魔兽……毁掉一切！”

燎火炙日兽道：“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应该……教你的……”

星璇道：“对不起……就算是你的儿子……我也只能如此……”

南宫煌惊道：“不要！哥——！”

星璇道：“永别了……”说完，星璇便和燎火炙日兽完全融合，并把燎火炙日兽的形体摧灭，而星璇也力尽倒下。

温慧这时已经醒过来，惊见这一幕，也是脸色大变。王蓬絮扑上前道：“璇哥哥——！”

南宫煌道：“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

星璇道：“这样最好……正是我想要的……”

王蓬絮哭喊道：“璇哥哥！你别死……絮儿……絮儿还要替你解毒呢！”

星璇道：“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为了我……永远这样……不要……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

王蓬絮道：“你.....你还不是一样.....”

星璇道：“我.....不是.....为别人.....是.....为.....你.....”

王蓬絮道：“絮儿不要.....絮儿不要你这样.....”

星璇道：“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说完，便告气绝。南宫煌和王蓬絮号哭呼唤着星璇，但星璇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

正是：

遥看曙色四溢处，一腔痴心辜负，

唯盼光阴驻，情长梦短无归路；

易散浮云难再聚，星落纷纷如雨，

寂寞飘零絮，断魂一夜随风去。

温慧也凄然道：“星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要我们再来帮忙，所以他为救你愿意放弃全部法力，他其实很喜欢小絮的.....但他一直压抑着.....”

王蓬絮悲伤难止：“我不要！我不要这样！！璇哥哥.....我要你活转来.....我不要.....”

南宫煌本想安慰她，却又不知该说什么：“絮儿.....”

王蓬絮道：“璇哥哥.....对不起！你为絮儿做了这么多，可絮儿连对你唯一的承诺也没有兑现.....絮儿要回到过去.....要吃璇哥哥煮的东西.....璇哥哥，你笑一下给絮儿看好不好，絮儿最喜欢璇哥哥的笑容了，絮儿要一直看一直看.....璇哥哥，你怎么不回答絮儿.....”

温慧道：“小絮……你定定神，星璇已经听不到你说话了。”

王蓬絮道：“不会的……他能听到，真的！他的身体不会动了，但是他的魂魄还在，絮儿感觉的到……你看……璇哥哥就在那里，他在对我们笑呢！你看……”说着，遥指另一方。

南宫煌转头一看，根本什么人也没有，南宫煌不由黯然道：“絮儿，你别这样……”

在蜀山之下，南宫煌和温慧并肩走来，来到登云麓下的一角，看见王蓬絮正跪在一座坟墓前伤感，二人双双走上前，温慧伸手拍了拍王蓬絮的肩，王蓬絮抬头望去，看见二人带笑相向。可是王蓬絮只有一脸伤感，向二人点了一下头之后，又默默地看着那墓碑。

这个墓，便是——“星璇之墓”！

王蓬絮始终无法接受星璇离去的事实，一直默默地守在墓前，寸步不离，在她的眼里，仿佛星璇又再出现，等她伸手触摸到墓碑时，才发现这是幻觉，墓碑的冰冷让王蓬絮又感伤起来，泪如雨下。而天上也下起了倾盆大雨，仿佛是和王蓬絮的心情互相感应。

南宫煌和温慧在远处的树下看着，也为之伤心。雨下了不久便停下，南宫煌决定设坛招魂，于是便在树林中摆下法坛，然后施展招魂之术。不过，等他念完一通咒语后，并没有任何反应，南宫煌不禁失望地低下头来，温慧上前安慰他。却在这时，立在法坛前面的竹架子，突然有了反应，微风吹拂在竹架上的轻纱，不停晃动着，而且灵光乍现。在里面放着的星璇衣服也自动飘了起来，挺立在半空。

南宫煌和温慧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因为招魂术果然有效。于是南宫煌继续不懈努力，日以继夜地施展着“招魂术”，日复一日，春去秋来，

风雨不改地进行着“招魂”之法。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南宫煌终于成功地把星璇的魂魄招引汇聚，开始成形。

这一天夜里，一个身影出现在王蓬絮的面前，王蓬絮初时吃了一惊，但随后拭去眼里的泪水，清晰了眼眸之后，看清楚眼前出现之人，正是——星璇！王蓬絮喜从中来，便伸手过去，和星璇相触，当真互通，二人终又能再次相见！

正是：

星沉碧落人归去，脉脉情，总难语，

为何永诀阴阳，方解情深如许？

唯盼来生长相聚，最难遣，离愁别绪，

对皓皓星天，系相思千缕。

万般寂寞凭谁诉，花落尽，春光暮，

心中悔不当初，梦里思量百度，

斯人再度红尘处，真似幻，不敢轻触，

早知死生盟，造化不轻负。

“关亡术，又称‘招魂’，始于秦而兴于宋……煌仙人，复姓南宫，不知何许人也，年二十余，常与一白发紫衣男子招摇过市，口称兄。此男子者，乃既招之魂也。曝白日下而不散，举止若常人。有人见其与一女子缠绵，或曰其已经婚配。呜呼！奇哉！此等神技，岂非亡人与生人无二矣？……此技……无出煌仙人之右者，后渐渐式微，今世已失传矣。

——《萃华堂杂记》清·方敬儒”

第三部完

第四部

《仙剑奇侠传四》

作者：木剑星空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Www.Qisuu.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序章

青铜色的墙壁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古老的铸剑炉依旧燃烧着熊熊的火焰，一切是那么的寂寞。

这里曾经是春秋时期一个小国的王宫，而现在，来到这里的人把它叫做“剑冢”。

“紫英哥哥，你还在为他们难过吗？”

一个娇嫩的女声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寂静，而声音的来源，竟是靠在墙边的一把紫黑色的大剑。

被唤作“紫英哥哥”的人已是一位白发萧萧的老者，然而他的面容上却没有留下多少岁月的痕迹，让人依稀还能想起他年轻时的容颜，他始终是一个俊朗的人，尽管命运已让他经历了太多的沧桑。

老者叹道：“小葵，你以前从来不说话的，看来你的修炼已有小成了。”

小葵幽幽地道：“不是的，我只是看到你从那里回来后就一直闷在这里，虽然、虽然你不说，小葵也能感觉得到，你的心里一定很难过……”

老者笑了笑，这些年他已习惯用这种方式排解自己的忧愁。

“你……说的不错。”

“紫英哥哥，你、你……”

“小葵，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想，你如果真的想念一个人，那就、那就像小葵一样，去找她的转世吧。”

紫英微微摇头，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小葵，你不用担心，我想，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哥哥的。”

“可是，想念一个人，却见不到他，那种滋味，太难受了，就像小葵这一千年来，小葵好害怕、好难过……”

紫英不再说话，凝视远处的炉火。

第一章：结伴入世

青鸾峰上，正是盛夏时节，峰顶一片碧绿，绿树成荫、鸟语蝉鸣，处处显露着一股蔚然的生机。但凡峰顶，总有“高处不胜寒”之感，鲜有如此温暖的地方。以黄山之大，如青鸾峰这般温和碧绿、生意盎然的山峰，怕也找不到第二座了。

此地如此美景，正是那些出世之人居住的不二选择。果然，青鸾峰顶，便修建着两座木屋：一座较大的依山而建，背靠岩石，门前则是三棵粗大的松树。黄山素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于世，松

排首位，足见黄山松的雄伟壮观。这三棵松树虽非名种，却也并非平平之辈，苍翠浓密，干曲枝虬，颇有一番古朴之美。另一座较小的木屋，建得甚是奇异，它并非建于地上，而是建在一颗极为粗大的松树之上，以一根粗壮的树枝为基础，向树干内部略作扩展，半在树干之内，半在树枝之上，甚是稳固。它的外形亦是因树取形，虽不像其他木屋那般整齐规则，却别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两座木屋修建得别致雅观，而又不落俗套，可以想象，修建它们的也必是一个落拓不羁、潇洒自如的人。

此刻，较大的木屋里面，一个少年正跪在父亲的灵牌前，诚惶诚恐地祷告着什么。

这少年名叫云天河，自幼便在这青鸾峰上长大，以打猎为生，每日与飞禽走兽为伍，从来便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可是今日他却恭恭敬敬地跪在这里，神色颇为畏惧。

“爹，孩儿知错了……”云天河喃喃地道：“……孩儿不该贪睡，不该误了上香的时辰……不过……说来说去，都怪昨晚山猪叫太凶，害得人直到半夜还睡不着，睡着了又醒不了……唉，春天早过了，也不晓得它们在乱叫个啥？”

“哦咿～哦咿～”一阵猪叫声从供桌上传来，原来是昨日被天河用陷阱捉来的小山猪在叫唤。天河看了小山猪一眼，心里的害怕似乎减了几分，得意的对山猪说道：“小猪，小肥猪，你叫再多少声‘哦咿’也没用，马上把你烤熟了当供品！”随即欣慰地想：“呵呵，爹看到香喷喷的肉，心里铁定高兴，应该就会原谅孩儿了吧？”

“爹，你要是原谅孩儿，就让这三炷香好好点完；要是、要是你不肯原谅孩儿，那就、那就让一炷香，哦不，让三炷香一起从中间折断……”

说完这句话，云天河小心翼翼地跪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供桌上新上的三炷香。在这之前，他每天都给过世的父亲上香，可他从没有感到香燃烧的时间竟然像今天这么长。他的头上渗出了滴滴汗水，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

所幸，三炷香都完整的燃尽了，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天河高兴地一跃而起：“哈哈，看来爹是原谅孩儿了，孩儿这就去烤山猪啦！”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山猪的怒吼声，闻声可知，这恐怕是个大家伙。与此同时，屋里早已叫得精疲力竭的小山猪好像又有了力气，“哦咿～哦咿～”地又叫了起来。两只山猪的叫声此起彼伏，倒似互相对话一般。

云天河乐坏了：“哈哈，这倒好！抓一只还引一只！”随即拿起床上的弓和长剑，高高兴兴地冲了出去。刚一出门，就看见一只大山猪站在林边，怒气冲冲地吼叫着。看到天河冲出来，它似乎感到了危险，急忙掉头向树林尽头的山洞跑去。

天河吃了一惊：“糟了，它要进石沉溪洞！”急忙追了过去。可惜天河虽然久在林中打猎，反应敏捷不逊鹰隼，毕竟是人非兽，奔跑纵跃则非其长，眼看着山猪就在眼前，竟是不能追上。等到自己跑到洞前，山猪早已没了影子。

天河站在洞前，脸上的神色又转紧张，心想：“爹交代过，那山洞不让进的。不行，我得马上跟进去看看！要是让山猪打扰了爹，那、那可就……”不敢再想，连忙冲了进去。

洞内甚是昏暗，道路坑洼不平，更兼多有岔路，若是常人进得洞来，只怕要被绊个七荤八素，更遑论分清东西南北。但天河自小便常在青

鸾峰周围的山洞内玩耍，虽然之前从来没进过这“石沉溪洞”，却也走的毫不困难，不一会就来到了一扇打开的石门前。

云天河望着那扇打开的石门，心里吃了一惊：“这、这不是爹说过的机关吗？爹说只要有这机关，其他人绝对不会闯到洞里，可、可这扇门怎么开着？”随即大悟：“糟了，刚才闯进来的那只山猪，难不成就是爹说过的‘妖怪’？……会开机关的‘猪妖’？……对了，一定是的！”

想到这里，天河又气又急，同时又有些害怕：“死猪妖，看我饶不了你！把你抓来烤上十遍八遍！……可是，又没见过妖怪，不知道打不打得过……不行！打不过也要打，妖怪厉不厉害我不知道，但爹生起气来我可是知道的……”天河鼓足力气，冲着门内大喊：“死猪妖，快给我出来呀！”可是洞中寂静依旧，除了自己的回声，连一点脚步声都听不到。显然，猪妖没听到他的话，就是听到了，也不会傻呼呼地跑出来送死。天河无可奈何，只得继续向山洞深处走去。

走了没多久，天河突然听见前面似乎有响动，他心头一喜，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果然看到前面没多远的地方，站着个红色的影子。那影子面朝另一边，似乎没发现他，云天河打猎多年，心知这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立即将长剑搭上弓，“嗖”的一声射了出去。眼看长剑就要命中目标之时，那影子似乎吃了一惊，本能地躲闪了一下，长剑射偏了，“噌”地一声，插进了石壁里，竟有五寸之深。足见此剑的锋利，也足见天河这一射的威力。

那影子大怒，喊道：“喂！谁这么卑鄙，居然放冷箭！”随即又是一愣：“咦？！——喂喂喂，到底有没有常识啊，把剑当箭射！”语音清脆娇嫩，竟然是个女子。

天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影子已悄无声息地跑到了他面前。原来是个少女，小巧的身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紧身衣，下摆刚好没过腰际，两条腿完全藏在脚上穿的类似长筒袜的装束中，两只手上也戴着手套，

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可是她的一头短发上却打着两个红色的包包式头饰，这样一种稚气未脱的头型，让人对她年龄的猜想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她只是个少女。

只听那少女气冲冲地说道：“我说，你是谁啊？难道是住在这里的山顶野人？居然趁别人不注意偷袭！阴～险～！”

天河吃了一惊：“你、你……不是吧？怎么还会说人话？”少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奇道：“这可奇怪了，你还不是一样站在这里同我说话？还是说，你是野猴子变的妖怪？”

天河大怒：“你才是妖怪！我不饶你——”说着就挥动身上带的一把木剑砍了过去。

天河射“剑”的水平着实不赖，但剑术方面就要略逊一筹了，更何况此时手中只是一把木剑，其威力与刚才的长剑相比自然相去不可以以道理计。那少女轻轻松松就躲开了这一击，不过她见天河力大，还是有点害怕，只听她喊道：“喂，你、你别靠过来啊！”

天河已经认定那少女是猪妖所变，自然不会听她说话，一招招地逼了过来。少女连躲几剑，眼看已无法脱身，突然后跃一步，喝道：“看招～烟雨夺魂！”

天河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一回事，只见面前突然升起一股粉红色的烟雾，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他连忙上前一步，想突破这股烟雾，可是就在他迈步的一刹那，鼻子、嗓子均是一痒，连打了好几个喷嚏，随后眼睛也是一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他心知是这股烟雾作怪，连忙屏住呼吸后退了好几步，直到烟雾散尽才敢继续呼吸。此时定睛一看，那少女早已不知去向。

天河急道：“糟糕，被它逃了……”再看对面的墙壁，突然愣住了。

原来被射进石壁的那柄长剑，此时竟发出了淡淡的蓝光！虽然光芒不甚强烈，但在这昏暗的山洞之中却甚是显眼。正当天河诧异之际，那蓝光突然又消失了。天河满腹疑问，却也不敢再多耽搁时间，只好拔出长剑，继续前进寻找“猪妖”。

不多久，天河来到了洞里一个宽阔的地方，这里突然亮了很多，最深处的一个洞口向外发出了淡蓝色的光芒，和剑上发出的光芒一模一样。天河刚想进洞，突然想起父母的坟墓就在洞的最深处，连忙退了出来。

“爹，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都怪那只猪妖……我一定把它抓来烤了，给你当供品！你可千万别怪孩儿啊……”

云天河忐忑不安地祈祷着，不知不觉又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的情景：

那一天，天河按父亲的规定，练完了每天必须的三百下挥剑，来到崖前找父亲云天青，突然看见父亲站在崖边，独自一人面对山谷在说着什么。

天河很奇怪，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人，从小到大不知训过自己多少次；父亲又是很严肃的人，除了教自己剑术和打猎的本领，还有训人之外，从不多说一句。从来没看他像今天这样，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天河起了好奇心，悄悄地躲在旁边，听父亲在说些什么。

“夙玉，”云天青苦笑了一下，“你看这云海雾松，当真是美不胜收，只是这世上没有你了，即使再有千般美景，却也无趣得很。呵呵，这道理我也是近些日子才想明白，如今我大限将至，反而觉得心里舒坦许多。待我死后，就同你合葬在石沉溪洞。”

天河听到这里，心里没来由的涌起一股难过。夙玉是他的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天河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每次向父亲问起她，父亲总是一种悲伤的表情，有时好几天都不说话，他渐渐的也就不再问了。今天听到父亲的话语，显然父母二人感情极深，可惜天意弄人，让父母二人早早就阴阳两隔。

又听见云天青苦笑道：“石沉溪洞……洞悉尘世……哈哈，这世上又有几人真能做到，求个问心无愧已是很不容易了……”

突然，云天青语气一转，颇为严厉地道：“天河，我交代你的三百下挥剑都练完了？”天河情知父亲发现了自己，只好从藏身之处站起来，讪讪地道：“练、练完了。”

云天青“哼”了一声，道：“好小子，什么不学，学起偷看偷听来了！你当爹和你猎的那些兔子一样，耳朵不灵便呐？”

天河连忙解释：“不是啊，爹！孩儿、孩儿肚子饿，想叫你一起吃饭。”

云天青生气道：“吃吃吃！你这野小子除了又吃又睡又玩，还会想什么？”

天河赶忙陪笑：“呵呵，爹～，孩儿还会听你的话啊！”这种问答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次了，天河早已找到正确的回答，每每答了这一句，父亲就不会再训自己了。

果然，云天青叹了口气，道：“算了，今日有其他事要交代你，爹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牢牢记住，知道吗？”天河连忙答应：“嗯！”

云天青继续道：“有朝一日爹离开人世，就和你娘合葬在石沉溪洞里。一切我都已安排妥当，洞口设有机关，寻常人绝对无法乱闯，你也不用费什么心，如果想尽孝道，对我牌位早晚三柱香便是。至于你

娘……多年来未曾给她立个牌位，那也是她的意思，我们都不要拂逆吧。”

云天青注意到儿子难过的表情，不悦道：“干嘛？瞧你一张苦瓜脸。”

天河哭丧着脸说：“爹，孩儿不要你离开……就剩孩儿一个，没人陪着玩了！”到底是孩子，天河对生死之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满心里想的只是以后自己孤单一人该怎么玩。

云天青沉默良久，叹道：“小子，爹得去陪你娘，再说你整天上蹿下跳，玩得不是很乐吗？”看他还是一脸难过，索性换了个话题：“小子，记好了！爹教你的剑术，你练到不好不坏，足以自保就行。我云天青的儿子，岂能受人欺负？”

天河噤声道：“爹，你说的话，孩儿有些不太懂……”云天青摆了摆手：“听不明白也无妨，记在心里，你现在年纪还小，终有一日会明白的……”

天河只得应道：“是，爹。”云天青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好孩子，你先回木屋吧，爹一会就回去。”

天河觉得今日父亲的性情似乎完全变了，但他也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自己先回了木屋。

目送天河离开，云天青又是一阵浩叹：“夙玉啊夙玉，我若离开，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天河。这些年来，我从未让他下过山，也不知是做对还是做错了……夙玉，你告诉过我，死生在手，变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此之为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莫非早就料到今日之局？……唉，也罢，天河的命自是交由他自己，我再多操心过问也是无用……”

这大概是天河能记住的父亲最后说过的最长一段话了。

“……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天河又在反复念叨父亲说过的话，可是他还是没能弄懂其中的含义。“算了，还是别想了，抓猪妖要紧。”心想这里是洞中最深处，那猪妖要是自行出洞，那便算它命大；要是胆大妄为肆意乱闯，自己守在这里便必能遇到它，到时候是煎是炸是烹是煮，便怪不得自己了。

果然，没过多久外面便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一人闪进洞来，正是刚才遇见的那个红衣少女。她看见天河，着实吃了一惊：“啊！怎么，你比我先到？！”

天河沉声喝道：“来的正好，看你这回往哪逃！”说着就搭剑上弓，瞄准了少女。

少女大急，连忙喝道：“烟雨夺——咦？！不可能！我明明记得还剩一个！”

天河听他喊“烟雨夺——”的时候本能地屏住了呼吸，奇怪的是，这一次却没有烟雾产生，看来那少女产生烟雾的暗器已经用光了。天河大喜，喝道：“死猪妖，别想再用古怪的妖法！今天的晚饭已经决定！就是你了！”随即一剑射了出去。

这一次少女已有防备，连忙一个侧身避开了这一剑，但由于距离太近，躲避的时候不免有些狼狈，险些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跤。

天河一剑未中，刚想拔出木剑冲上去。忽然看见落在地上的那把长剑又一次发出了蓝光，竟从地面上慢慢飘起，顺着原路飞了回来！长剑飞回天河面前，天河顺手接了下来，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另一边那少女却是大怒：“可恶！还好我闪得快！真想要我的命吗？！”看着长剑飞回的奇异情景，又怒问道：“你到底是哪里来的野人啊？带着一把怪剑，还会自己飞来飞去！”天河自己也是懵懵懂懂

懂：“我、我也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又是发光，又是自己飞回来……”天河还在纳闷，那边少女已怒气冲冲地问道：“你刚才说我什么？”

天河一下反应过来，也怒道：“猪妖，你是我的晚饭！”

少女勃然大怒：“你你你——！洗干净你的耳朵听好了，本姑娘‘韩菱纱’，好歹也算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几时成了你嘴里的‘猪腰’、‘猪肝’！还说我是你的晚饭，下流淫贼！你想对我做什么？！”

天河吃了一惊：“少、女？你是……女人？爹说过的那种？”那少女韩菱纱怒道：“越说越过份！你倒是说说我哪点不像女人！”天河自言自语：“……是女人，那就不是猪妖啰……”

韩菱纱也吃了一惊，暗想：“……骗、骗人的吧？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呆子，好像连女人也没见过，看起来又不像是假的……”

就在此时，洞口传来山猪的叫声，一只棕毛短嘴的大山猪慢慢走了进来，一看见云天河，连忙又退了出去，正是方才在房外叫唤的那只山猪。

韩菱纱看到山猪，似乎明白了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追着山猪进山洞，后来遇上我，所以就弄错了，对不对？”

天河甚是尴尬：“弄、弄错了？好、好象是的……”随即又感到奇怪：“她不是猪妖，可那扇门的机关又是怎么打开的？”此时他才终于认定眼前的少女不是什么“猪妖”。看见韩菱纱蹲在地上，连忙问道：“对不起，你，刚才有没有受伤？”

韩菱纱嗔道：“哼，总算想起来了，还不过来扶我一把，刚才闪得太急，脚都扭到了。”天河一愣：“扶你？”随即摇头：“不行！我爹说过，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乱摸的。”

韩菱纱听得又羞又怒：“你！想得美！谁让你摸了，是扶、扶我一下！”语气十分不快，天河没办法，只好走过去扶她站了起来。

韩菱纱哼道：“谢啦。”见天河一身土气，不觉皱眉问道：“我说，看你这样，好像完全没见过什么世面，连女人都没见过，应该也不是山脚下村子里的人吧？”天河照实回答：“我一直住在山上。”

韩菱纱怪道：“难怪你从没见过女孩子，真不知道你爹是怎么和你说的？”天河不明白：“说什么啊？”韩菱纱白了他一眼，道：“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啊。”

天河挠挠头，终于想起来一句：“他、我爹说，女孩子的胸和男孩子的不一样，软软的，不可以随便乱摸。”

韩菱纱怒道：“你！淫贼啊！原以为你爹是个酸腐文人，竟然教出你这种傻瓜，没想到也是个胡言乱语之徒……”

天河也生了气，打断了韩菱纱的说话：“住口！虽然我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不过不许你说我爹的坏话，他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韩菱纱看天河生了气，生怕这野人脾气发作，连忙道歉：“好了好了～别气，算我讲错总行了吧？……对了，你一直说这个山洞叫‘石沉溪洞’，是不是知道这里的秘密？告诉我好不好？”

天河突然警觉起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韩菱纱：“你是故意闯进来的？我爹说过，不能让别人进到石沉溪洞。……看来猪没开机关，是你把机关打开闯进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韩菱纱一时语塞：“我……”

突然，天河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杀气。他自小以打猎为生，对野兽的气息十分熟悉，大如熊虎之辈，小如兔子、山猪，天河对它们的气息

无不熟悉，这些动物何时发怒、何时胆怯、何时警觉、何时疲倦，仅从它们的气息之中就能判断出来。以前猎熊时，也曾感到类似的杀气，但其浓烈的程度比之今日却远远不及。

感到浓重的杀气，天河更加警觉，心中暗想：“难道……这女的要杀我？！”右手不知不觉握紧了长剑。

其实天河本性淳朴善良，待人一向坦诚有礼，并非疑神疑鬼之人。只是今日未能及时给父亲上香，心中恐惧在先；后来见“猪妖”进入洞中，打扰父亲英灵，更是感到害怕；现在又遇上这个不明不白的少女，言语之间，颇有疑惑，自然不免大为警觉。

韩菱纱看天河脸色不对，急忙道：“喂喂喂～怎么说的好好的，你翻脸跟翻书一样？再说，洞口那里又没写不让人进，我哪知道呀，你说对不对？”

天河仍是全神戒备：“话不能这么说吧……你、你到底想怎样？”

韩菱纱眼珠一转，笑道：“那这样好了，我告诉你我来这儿的原因，你就说出你知道的秘密好不好？这就扯平了，谁也不吃亏，嘻。”

天河刚想回答，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极为威严的声音：

“嘘为云雨，嘻为雷霆。通天彻地，出幽入明，千变万化，何者非我！”

云韩两人均是大惊转身，只见洞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面貌威严，一身劲装，如同寺庙里的神将一般，让人一见便生畏惧之感。然而这人竟然脚不沾地，飘浮在空中，周身为白气笼罩，宛如下凡神仙一般。

只听那人喝道：“吾乃魁召，奉主人之命镇守此地，凡擅自闯入者，令其立毙当场！”说着便一掌击了过来。

韩菱纱离他最近，此时已不及纵跃躲开，连忙从腰间抽出两把短剑，右手短剑剑尖直指那人掌心，意欲逼得那人撤掌自保。哪知那人眼见韩菱纱出剑，竟是毫不变招，“呼”的一声，掌心结结实实地击在了剑尖上。韩菱纱只觉一股大力从剑尖传来，不由自主地连退了四五步，定睛一看，剑尖竟然被这一击打的弯了过来，再看那人手掌，竟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韩菱纱大骇：“这、这是什么武功？铁布衫吗？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功？”

那边云天河却趁那人攻击韩菱纱之际，迅速转到了那人身后，他不欲伤人性命，长剑刺出，并不攻向他的躯干，而是向那人的左臂刺去。只听“嗤”的一声，长剑穿过了那人的左臂，然而诡异的是，云天河并没感到刺中了任何东西，被刺中的手臂上也没流出一滴鲜血，那人轻松地抽出左臂，竟似没受任何伤一样。

韩菱纱又是一惊：“来如闪电，去如疾风，攻时有质，守时无形，这、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这边那人已经转过身来，云天河一招使老，已不及变换招数，想要躲避亦已不及。眼看两人相距不过数尺，那人一掌击下，只怕云天河就要命丧当场！

云韩两人都闭上了眼睛，等了许久，却不见那人出手。两人甚是奇怪，忽听得那人说道：“望舒……”两人睁开眼睛，天河奇道：“忘书？什么东西？”

那人突然退后，向云天河躬身施礼：“原来是主人驾临。无怪乎吾感应到‘望舒之气’而醒觉，初时以为错认，故言行犯上，望主人恕罪。”随即慢慢隐去，消失不见。眼见那人消失，韩菱纱松了一口气，突然惊道：“咦，这地上的……好像是……道家的符咒！这么说来，刚才那个是用法力驱使的符灵？！”只见那人消失的地方，留下一道黄色的道符，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些奇怪的图形。

韩菱纱喜道：“太好了！我就知道剑仙的传说果然是真的！”

天河仍是懵懵懂懂：“剑……仙？”

韩菱纱解释道：“就是仙人，会很多法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种人，刚才那个自称‘魁召’的家伙肯定就是那些剑仙召唤的！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剑仙住的地方了，真是太好了！”看天河仍在发愣，又问道：“哎，你爹说不定也是剑仙的有缘之人，他不许别人进这个山洞，想必是担心泄露了剑仙的行踪吧？”

天河摇头：“这我不知道，爹可没交代过。”

韩菱纱不悦：“哎，你这野人，一问三不知，真没劲！”看了看天河手上的长剑，说道：“我看你那支古怪的剑，也许就是剑仙之物呢。不然刚才那个符灵干嘛怕它？又干嘛认你当什么‘主人’？”

天河不明所以：“这不就是普通的剑吗？跟剑仙有什么关系？”

韩菱纱摇头道：“一般的剑长不过三尺左右，你这把剑却超出许多，最怪异的是，剑柄和剑身之间没有剑格，让人怎么握啊？江湖规矩，文剑挂剑穗，武剑不挂，要说你这把剑是‘武剑’，偏又不像……寻常剑以铁铜打造，再好一点也不过是乌金、玄铁，你这把倒是非金非玉，看不出质地……总之，你这把剑肯定不是常人用的剑！”

天河不懂那么多关于剑的常识，挠头道：“剑不是只分用来砍的和用来射的吗？”

韩菱纱“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大～错～特～错！除了你这种山顶野人，谁会把剑拿来射！”天河还是不明白：“不是啊，这把剑射起来很好用的，打猎的时候一剑就能射死一只熊……”韩菱纱心知一时半会跟他解释不清楚，便问道：“对了，你这把剑叫什么名字啊？”

天河答道：“哦，这件事我爹交代过：这是剑！”韩菱纱没听明白：“你耍我呢？我也知道这是剑，我是问它叫什么名字。”天河又解释一遍：“我说了，它的名字就叫‘这是剑’。”

韩菱纱嘻嘻一笑：“怎么可能，我看这把剑即便不是神兵，也算利器，哪会取这种蠢名字？”天河摇摇头：“这名字是爹亲口说的。他说名字有什么重要，你喜欢给这把剑取什么名字都行，嫌麻烦就干脆叫‘这是剑’，又简单又好记。”

韩菱纱微感奇怪，随即笑道：“喂，你爹他说不定真的认识剑仙，这个山洞里也有大秘密。我们来都来了，入了宝山哪有空手而回的？嘻嘻，走啦～”也不管天河答不答应，径自向最深处的洞口走去。

天河急道：“等一下，你不能乱闯！”可是韩菱纱已经走了进去，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一进内洞，天河顿时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最深处的洞里竟然别有洞天，洞里整整齐齐地放置着两副棺材，显然便是天河父母的棺木。一座棺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看来洞里的光亮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整个内洞都被这股光线照亮，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内洞里的空气也甚是清新，不似外洞那般混浊。要不是冰层不断向外散发出阵阵寒气，这里简直可以说是整座青鸾峰最好的洞穴了。

韩菱纱皱眉道：“好冷，整个山洞就数这儿最冷，还莫名其妙的结了这么厚的冰。对了，这两幅棺材是谁的？”天河有些害怕地道：“我爹说过，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娘合葬在这里，他不想被打扰，连我也是第一次——”

话还没说完，韩菱纱大惊：“你、你说清楚！这是你爹娘的墓室？那、那这两副棺木里就是他们的尸骨？！”天河点头：“应该是吧，除非这个山洞里还有其他的墓室。”

韩菱纱惊讶地自言自语：“怎么回事？剑仙、剑仙怎么也会……”突然，她“咦”了一声，指着棺材后面的石壁向天河说道：“你看，后面石壁上好像有字！”

只见石壁上从上到下、气势恢宏地刻着二十八个大字，竟是一首无题七绝：

涛山阻绝秦帝船，

汉宫彻夜捧金盘。

玉肌枉然生白骨，

不如剑啸易水寒。

字是用剑锋刻上去的，浑然有力，铁勾银划，一望可知出自于习武之人的手笔。只是在洒脱之余，又不免流露出一丝凄凉、一丝无奈。

天河认得这是父亲的笔迹，只是不认得究竟写的是什么字，便问韩菱纱：“这、这写的是啥意思？”韩菱纱道：“前面两句说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求仙问道的事，后面两句嘛，我也不太明白……”

天河又问道：“秦始皇、汉武帝？他们又是什么人？”韩菱纱情知跟他说不明白，便反过来问他：“对了，你爹真的没有说起过‘剑仙’之类的话吗？”天河摇头。

韩菱纱又问道：“刚才看你挥剑乱砍的样子，不像懂得以气御剑。真正的剑仙都可御剑而飞，瞬息千里，寻常人一辈子也做不到这样的事。你爹难道没教过你吗？”

天河奇道：“以气御剑？这个爹倒是说过的，不过他说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还不如学点强身的剑术杀杀野猪来得实在，至少不会饿肚子。”

韩菱纱心想，高人的行事当真古怪。接着说道：“那你讲讲剑仙前辈的事吧！”天河没弄明白：“剑仙……前辈？”韩菱纱解释道：“就是你爹和你娘，我估计他们两个就是我要找的剑仙。”

天河叹了口气，说道：“我没见过我娘，听爹说，她生下我之后没多久就死了，她是世上最好的人。”说起母亲，天河总是止不住的难过。

韩菱纱似乎也被悲伤的气氛所感染，强颜说道：“那你爹真有福气。”

天河摇摇头：“爹经常咳嗽，咳出来都是血。他总是待在屋子里，很少出来，他怕冷。”

韩菱纱也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也许、也许我是弄错了，剑仙怎么还会生这么重的病……”

天河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说：“那个……你、我们快些离开吧，不然爹可要生气了。”韩菱纱微微一笑：“什么这个那个，我又不是没名字，叫我‘菱纱’就好了。”

天河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少女，有些紧张地说：“好吧，菱、菱纱。”

菱纱笑道：“嘻嘻，不是菱菱纱，是菱纱～傻瓜！紧张什么！我们先出去吧，在这儿人都快要冻成冰了！”

天河本来就不敢在父母的墓室里久呆，听了这句话，忙不迭地往外走。突然听菱纱“呀”了一声，回头问道：“菱纱，怎么了？”

只听菱纱颤声道：“你、你的剑！”

只见天河手中的“这是剑”又一次发出了蓝光，与此同时，被冰封的那座棺木上出现了许多淡蓝色的小光球，透过厚厚的冰层，缓缓地飞了出来！光球在空中边飞翔边旋转，拖出一道道长长的亮痕，宛如夏夜流萤，翩翩起舞，摇曳生姿。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象，云韩两人都看得呆了。众多光球飞舞了一阵，渐渐开始围着“这是剑”旋转，圈子越转越小，最后竟都飞入剑中，与剑合为一体，“这是剑”发出的光芒更加强烈。

天河见手中长剑晶莹剔透，通体光泽，不觉起了童心：“这把剑像光柱一般，耍起来一定很好看。”随使用力挥动了一下。没想到，剑光突然暴长，直击向足有三丈远的石壁！

一声巨响，坚固的石壁竟被这道剑光劈开了一个大口子！石壁一破，岩洞立刻不稳起来，洞顶不断的向下掉落着岩石，被劈破的石壁也开始摇动，坚持了不一会，终于整个倒了下来。一时间，洞内满是石屑和灰尘，刚才那般美丽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云天河看着眼前的景象，吓得脸都白了：“怎么办、怎么办，爹和娘的墓室被我一剑毁了！”另一边，韩菱纱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砸中脚踝，痛得蹲了下来。看见天河没事，喊道：“喂，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天河仍在害怕地大喊大叫：“我把爹和娘的墓室毁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

菱纱怒道：“我说，能不能先静一静！”

天河害怕得近乎歇斯底里：“惨了惨了惨了……！”菱纱忍无可忍，顺手拿起一块石子丢了过去，正中天河的后脑勺，天河“哎呦”一声，停止了叫喊。

菱纱半是生气半是愧疚地说：“这样大吼大叫也没用，这事情我也有错，要不是我闯进这个山洞，说不定……说不定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如果你怕被爹娘责骂，最多我帮你担一份好了！”

天河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我爹说，不可以骂女孩子的。”菱纱喜道：“那就更好了，你爹要是不忍心骂我，说不定对你也只随便说上两句，不会重罚的。”天河还是摇头：“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他发起脾气来有多厉害……”随即又是大放哀声：“怎么办啊？爹和娘的墓室……”

菱纱本来还想数落他两句，转念一想：“算了，他够可怜的，说起来我也有错……”又颇有些愧疚。心想此地不宜久留，对天河说道：“喂，我们快出去吧，万一洞顶也塌下来就麻烦了！”

天河看了她一眼，突然说道：“你把那东西先给我。”

菱纱微微一惊：“你、你说什么东西？”天河沉声道：“墓室里的那块石头，你刚才不是趁乱拿出来了吗？我要挖个坑把它埋了，陪着爹娘。”两眼紧紧地盯着菱纱。

菱纱脸一红：“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了，刚才逃出来的时候谁还顾的上那个……”虽然明知无效，还是在尽力地掩饰着。

天河生气地打断了她：“我才没有看错，你要再不拿出来，就算男女授受不亲，我也要自己找啰！”

菱纱无奈，只好将“石头”递给了他，嘴里嘟囔着：“哼，反正还有你没看见的……”天河没听清菱纱说什么，疑道：“你说什么？”

菱纱连忙改口：“没……我说这是上好的古玉，才不是什么石头，你真不识货！”

天河不理她，想用“这是剑”挖一个洞将古玉埋了，可惜长剑用来挖土颇不顺手，搞了半天也没挖成。菱纱却是暗暗心急：“这块玉有点蹊跷，要真被这野人埋了，线索可就断了。”见天河挖洞不成，连忙说：“喂，你说自己一直住山上，要不要跟我下山？”

天河停了下来，问道：“干吗要下山？山上和山下都是一样过日子，又没什么不一样。”菱纱乐了：“傻瓜，当然大大的不一样！再说，你就没想过下山了解你爹娘的过去吗？”

天河疑道：“我爹和我娘……不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不了解的？”一脸不解之色。

菱纱摇了摇头：“哪有这么简单！你爹那么厉害，已经很不寻常了；更何况一般人过世，说穿就是挖个坑埋了，除非有权有势才弄得神神秘秘，你爹娘来历肯定不简单！”见天河颇有犹豫之色，又劝道：“听我的没错，你把剑和古玉带上，下山四处走走，说不定哪一天遇上你爹娘以前认识的人，就能知道他们过去的事了。”

天河还是有些犹豫：“但是……”

菱纱眼睛一转，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慢悠悠说道：“我先说好，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没那么多时间好耽搁，天黑以前肯定要下山。你爹要打要骂，我都毫无怨言，不过如果他天黑以后才出现，就剩你一个，我想帮也帮不成了。哎，你自己想清楚，你不是说你爹很凶吗？又说他

很喜欢你娘？现在墓室毁了，墓室里也有你娘，你觉得你爹会不会因为你娘的缘故，比以前更凶呢？真想像不到你爹会如何大发雷霆……”

菱纱话还没说完，天河的脸已白了：“你、你别说了，我……”果然不出菱纱所料，这野人怕父亲怕得要死，只要把他父亲抬出来吓唬他，就是让他留下，他也是不敢的。

菱纱心知自己的话已奏效，故意叹了口气：“哎，替你担心也没用，你多保重吧，我下山去了。”

天河一个箭步冲到了菱纱面前：“好吧，我听你的，和你一起下山！我们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快走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菱纱暗笑：“决定就决定了，用不着这么心急吧？还是怕他爹晚上找来？哈哈！真是没见过比他更傻的人了。”

菱纱走出石沉溪洞，眼看木屋就在眼前，突然听见里面传出云天河因害怕而颤抖的声音：

“屋子里变得这么乱！是、是我爹！他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他生气了、他生气了……”

菱纱推门而入，只见屋内一片狼藉，供桌被推翻在地，香炉和灵位散了一地，一张木制的床也被弄塌了半面。天河正蹲在角落里揪着头发，痛苦地发泄着恐惧。

菱纱一看见地上的灵位，心里明白了大半，狠狠地捶了天河一下：“你冷静一下！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天河一看：“这、这是爹的牌位？”菱纱微微一笑：“这牌位是我从地上捡起来的……你爹发再大脾气，也不会把自己的牌位都扔地上吧？”

天河紧张的情绪稍有缓解：“那这么说，不是我爹？”又仔细看了看地面，忽然恍然大悟，掩饰不住自己的轻松，笑道：“哈哈！我知道了，是山猪！就是我们在石沉溪洞里看到的那只！绝对没错！它的蹄印还留在这里呢！”

菱纱奇道：“怎么回事？”天河道：“我抓了只小山猪给爹做供品，恐怕是那只大猪的孩子，大猪就毁我房子，把小猪带走了。”虽然房子毁了，但想到不是父亲来找自己算帐，心里还是轻松了不少。

菱纱叹道：“真想不到，人虽是万物灵长，但爱子心切，连山猪也是一样。”说完轻叹一声，若有所思。天河没注意到菱纱表情的变化，不无遗憾地道：“唉，可惜了一顿香喷喷的烤猪，下次再给我遇上，绝不放过！”

菱纱突然生起气来：“喂！你这野人，怎么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天河莫名其妙：“你才奇怪，我不吃它们就会饿死啊。”菱纱生气地说：“就算是这样，也不用说得那么冷血吧！”

天河挠了挠头，道：“你干嘛生气？爹说活着的东西都是要死的。”

菱纱脸上突然现出悲伤的神色，幽幽叹道：“是啊，你爹说的对，可是就算结果都一样，各人的命还是不一样呐……”

天河不明所以，突然看见菱纱的悲伤神情，心里微微一惊：“我、我说错什么了吗？”又不敢当面询问，只好埋头收拾东西。突然想起有不少药品藏在树屋里，起身对菱纱说：“菱纱，我去树屋里取点药材。”

菱纱一听“树屋”二字，似乎起了好奇心，说道：“我陪你一起去。”语气也不似刚才那般悲伤了。两人来到树下，这树屋本是依枝而建，要想上去颇要花一番功夫，但两人徒手攀上，竟没费半点力气。云天河小时经常在这树屋里过夜，攀爬自是驾轻就熟；韩菱纱却是初来乍

到，攀援而上竟也没有半点麻烦。天河不由暗自赞她身手敏捷，只可惜她不爱打猎，不然一定是个出色的好猎手。

两人进到树屋里，韩菱纱环顾四周，不由赞道：“这儿的风景真好！看来你爹娘都是有心人，把屋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顿了一顿，似乎又有些感伤：“……以后我年纪大了，也来这儿住，不问江湖世事……要是真有那么一天，该有多好啊……”

韩菱纱说的不错，树屋比峰顶高出数丈，恰似山顶之上更进一步，所见自也更加广阔。从这里看去，青鸾峰四周的怪松奇石、瀑布溪流都尽收眼底，黄山之美，如同揽入胸怀一般，让人一望之下，不觉宠辱偕忘、心旷神怡。

不过天河似乎对这些不太感兴趣，说道：“风景看来看去还不都一样，不过住这里好哇！到处都能猎到好吃的野味，随你吃个够！”菱纱白了他一眼：“野人！跟你说了也是白说！收拾好了没有？”天河一阵忙活，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好了，我们快下山吧！”

菱纱故意问道：“这么着急啊？用不用再呆一会啊？”天河连忙道：“不用不用，我们快走吧！要不天就要黑了！”说着一只脚迈出了屋门，着急地瞅着菱纱，只等她动身。菱纱又是一阵暗笑：“瞎说，明明离天黑还早得很，肯定是心虚了。”两人随即离开了树屋。

暖暖的阳光斜照在两人身上，清风从两人身旁拂过，似在为这个在山上住了十几年的少年送别。然而天河和菱纱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会是怎样一段充满了爱恨情仇的旅程……

第二章：初涉红尘

云天河、韩菱纱二人走到下山的路口，韩菱纱突然说道：“喂，野人，先等一下！”

云天河回头：“怎么了？”菱纱瞟他一眼，问道：“看你刚才打架那傻样，应该不懂什么仙术吧？”

天河莫名其妙：“仙术？那是什么？”菱纱解释道：“就是仙人用的法术，不过凡人也可以学，学了这个，以后打架就不用一味乱砍了，念个咒语就行，很方便的。”

天河喜道：“这个好！能省不少力气。”菱纱继续说道：“而且有些妖怪是不怕砍的，就像刚才跟我们打的那个什么‘魁召’，不会仙术的话遇上它就只能白挨打了。”见天河来了兴趣，问道：“天下的仙术共分风、雷、水、火、土五种，合称‘五灵仙术’，你想学哪一种？”

天河挠了挠头：“我、我也不知道，你说吧。”

菱纱叹道：“算了，我把这五种仙术的口诀都念一遍，你觉得自己能记住哪个就学哪个。我可只念一遍，听好了——”

只见菱纱的神情突转严肃，一字一顿地诵道：“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地以气而发生，阴阳以气而惨舒，风雷以气而动荡，人身以气而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

她见天河呆呆地瞅着自己，气道：“怎么？都记下来了？干嘛死盯着我？”

天河连忙道歉：“对、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他见菱纱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自己打猎时，也是这么一副神情。可现在这副神情却是由一个活泼狡黠的少女作出，不由得心神一弛，竟忘了听她具体说的是什么。

菱纱气得要命：“哼，刚说完只说一遍的，你——算了，我好事做到底，再说最后一遍！”随即诵道：“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地以气而发生，阴阳以气而惨舒，风雷以气而动荡，人身以气而

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水之润下，无孔不入；火之炎上，无物不焚；雷之肃敛，无坚不摧；风之肆拂，无阻不透；土之养化，无物不融！”这次她心里有气，念的比刚才快了许多。

念完一遍，只见天河低着头，反复念叨着：“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人身以气而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火之炎上，无物不焚……土之养化，无物不融……”竟将刚才的口诀背了个八九不离十。菱纱不由暗赞：“这野人，记性倒是不错！”又等他背了两三遍，方才问道：“喂，想好学哪个了吗？”

天河挠挠头：“那个……火的仙术是不是很厉害？我学火的！”菱纱笑道：“你还挺会选的嘛！火的仙术练好了，一下子就可以将敌人烧成灰烬，算是非常厉害的仙术了。”

天河大喜道：“那太好了，等我练好了这门仙术，以后在山上肚子饿了，只要见到只山猪，一念咒语，就有烤猪肉吃了！连火都不用点了！真是太方便啦！”

菱纱大汗：“这野人，居然想用仙术烤猪吃，真是……”眼看天色将晚，说道：“走吧，我们下山去。”

天河的脸上满是感激之情：“菱纱，谢谢你教我这么好的仙术，以后我练好了，一定请你吃烤猪肉！”

菱纱的脸上不觉一红，连忙别过脸去说道：“哼，要不是这山上野兽太多，我一个人打不过来，这天底下多少人做梦都想学的五灵仙术才不会轻易教给你呢……既然学完了，就赶快下山吧！”天河应道：“好！”两人随即向山下走去。

走到一半，突然看见山道中央趴着一只山猪，似乎正在睡觉。天河喜道：“看我用仙术烤山猪吃！”随即念动咒语，可是连一点动静都没

有。天河心急，又念了一遍，还是没有效果。

眼看身旁菱纱一脸嘲讽的表情，天河大急，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又费尽心力念了一遍，只见山猪尾巴尖上突然燃起了一点火星，天河一喜，那火星却又熄灭了。山猪被突如其来的疼痛惊醒，看见天河拿着剑站在旁边，大吃一惊，头也不回地跑了。

天河尴尬地说：“这、这仙术这么难学，我不用了。”菱纱不屑道：“什么难学？是你自己太笨！”

其实菱纱说的也不完全对，但凡能用好仙术的人，固然自身资质不能太差，自己的体质气道亦不能与所修仙术相冲突，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勤加修炼，所谓“一年练剑，十年练气”，对于体内真气修炼的辛苦程度，尤胜于外在的武功。天河资质其实不差，所练之火系仙术亦正好符合其体质，但现学现卖，对仙术的熟练程度不要说跟高手相比，就是与菱纱相比也是远远不及，自是不能收发由心。但倘若勤加修炼，假以时日，进境自是一日千里，不可限量。

两人一路下山，路上又少不了和野兽打斗，天河又试了多次仙术，却是失败者众，成功者寡，索性不再使用，左弓右剑，倒也打跑了不少野兽。偶有难对付的，菱纱就在一边用仙术帮忙。就这样，不到半个时辰，两人就来到了山下。

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子，除了村中央一座较大的祠堂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太惹眼的建筑。此时正是农闲时节，村里的人都三三两两地在外面闲逛聊天。

云天河从没下过山，见到此景自是惊讶不已：“哇～人好多！竟然有这么多人！”韩菱纱怪道：“大惊小怪，没见过人多啊？”天河还是一脸讶异：“是、是没见过啊，人原来这么多啊.....”

菱纱知他不通世事，咳嗽一声，郑重地道：“记住了，山下和山上不一样，不是只比谁的拳头硬，凡事都要讲个规矩，就像老百姓要听当官的，当官的要听皇帝的……”

天河问道：“那个叫‘黄弟’的，很厉害吗？剑法如何？”菱纱摇头：“我又没见过皇帝，哪知道他会不会使剑啊。反正他权力很大，只要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得掉脑袋……”

天河惊讶道：“这么厉害？那不是已经到了爹说的以气御剑的境界了？”

菱纱连连摇头：“哎呀～这跟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心想跟他说不明白，便道：“天色不早了，我去找一下这个村的村长，今晚借住在村长家好了。”刚想走，又有些不放心的，一字一板地对天河道：“听好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不～许～惹～麻～烦！”天河连连点头，菱纱这才离开。

云天河闲着没事，信步走到了村里的集市里，看见集市上摆的东西，只觉这样稀奇、那样古怪，忍不住拿来摸摸看看，却是一样不买——他也没有买东西的概念。如此一来，不知遭了多少白眼，他却浑浑噩噩，不以为意。

走到最后，云天河来到一个卖粽子的摊旁。这摊主却是个好卖弄的人，一见天河过来，连忙吆喝道：“又香又好吃的粽子咧！只有端午节才吃的到，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来来来，小哥尝尝看吧？”

天河没见过粽子：“这个，真的好吃？”摊主得意道：“哈哈，那当然！看你打扮是附近村子的猎户吧，居然不清楚我李家这块大好招牌。来尝一个吧，保证你吃了还想再吃！”说着便递了一个粽子过来。

天河将整个粽子——连同粽叶——放进嘴里，皱着眉头嚼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吞下去：“唔，不好吃、不好吃！这东西三两口就吃完了，外面的壳还嚼不烂！”

摊主看傻了，半晌才道：“我说小哥，你和我说笑呢？”天河噎得直摇头：“这种东西哪比得上香喷喷的烤肉，你们吃这个，难怪长得不结实，看我下回猎几头山猪来送你！”说完转身就要走。

摊主急了：“哎，等等！你还没付钱呢！”天河回过头来，脸上满是疑惑：“钱？什么东西？”那摊主怒道：“一个粽子一文钱，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这是小本生意，你可别吃霸王饭坑人呐！”天河一脸不解：“可是，是你要我尝尝，我才吃的。”

摊主勃然大怒：“好哇！你想赖帐？岂有此理，来人呐——”

一道红影飞奔过来，正是韩菱纱。她刚刚安排好今晚的住宿，正在街上四处找天河，突然听到他和那摊主的争吵声，急忙赶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

那摊主见来了人，胆子更大了起来：“这位姑娘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小子吃东西不给钱，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简直岂有此理！”

云天河委屈道：“是他让我尝尝看，我才拿起来吃，又不好吃……”

摊主怒道：“岂有此理！你敢瞧不起李家的手艺？！”敢情这摊主没上过什么学，偏又爱装文士风度，不愿说骂人的话，又没什么词汇，一句“岂有此理”短短几句话里让他重复了三遍，也够难为他的了。

韩菱纱赶忙道歉：“对不住，我这个朋友不懂世事，也不会说话，他欠你多少钱，我赔就是！”心里暗怒：“云天河，我竟然相信你不会惹麻烦，可恶～～！”

那摊主见菱纱服软，更来劲了：“别跟我谈钱，俗气！钱财事小，名声事大！让这小子乱说我李家的粽子难吃，我以后还要不要在村里混了？真是岂有此理！”越说嗓门越大，直引得路人纷纷上前围观。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只听路中央传来一个更大的嗓音：“混蛋！给我站住！”云韩两人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矮胖村汉掐腰站在路中，冲着一只母鸡大骂：“混蛋！还不给我乖乖滚回鸡窝！”那母鸡却不惧他，硬是不肯回去。那村汉连扑几次，可惜自己太胖，动作太慢，每次都让母鸡躲了开去，自己却累了个气喘吁吁。

围观众人中传来了嘲笑声：“哈哈，宋大叔你还是老样子，吼得最响，抓得最慢，还是回家请你老婆来抓吧，哈哈……”那村汉宋大田涨红了脸：“谁、谁说的！我今天非教训它不可！别以为能生几个蛋我就治不了它！瞧我宰了它炖汤！”

天河听了周围人的嘲笑，见宋大田下不了台，有心帮他圆场，便顺手搭剑上弓，一剑射了过去。那母鸡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是剑”却从地上飞起，回到了天河手中。

天河和菱纱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旁边人却无不吓了一跳，议论纷纷。“这、这是怎么回事？”“剑怎么会自己飞回来，八成是妖法……”“太可怕了，这把剑是不是成精了……”胆小者甚至连退几步，生怕“剑妖”看自己一个不顺眼，把自己像那只鸡一样来个“透心凉”。

宋大田见自己的母鸡惨死，怒气冲冲地向云天河冲了过来：“你！你居然杀了我小花！！”天河还没觉出气氛不对，高兴地说道：“呵呵，它凶得很，你又说要宰了它，我顺手帮你一把嘛……”宋大田勃然大怒：“臭小子，我饶不了你！”

菱纱情知不妙，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大叔你冷静点，有话好说。这只鸡，我、我赔钱就是！”宋大田怒气未消：“赔钱？你赔得起

吗？！我这可是一天能下四只蛋的宝贝母鸡，臭小子不知用什么古怪法子把它弄死了，以后我们全家靠什么吃饭啊！”

天河懵懂道：“靠什么吃饭？不就是靠自己的一张嘴吃饭吗？有什么可着急的？”

菱纱哭笑不得，宋大田却是怒从心头起，卷起袖子就要揍天河。只听刚才那个摊主道：“且慢！揍人也要有个先来后到，他头一个得罪的是我，宋大叔你先让让！”

宋大田回头瞅了那摊主一眼，不屑道：“你也要揍人？就凭你身上那几两肉？”那摊主红了脸：“打架我可不行，不过，嘿嘿，我有帮手！”说完向路另一边大声喊道：“王大哥，这里有人吃霸王饭，你可得给大伙主持公道啊！”

只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王魁山在此！谁敢吃霸王饭！”声音未落，只见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一个魁梧的身躯走了进来。这人足有九尺高，虎背熊腰，膀大腰圆，一双大眼圆睁，炯炯有神，目光扫过之处，众人都不敢和他对视。只见他巍然端立在此，有如门神一般，不怒自威。

那摊主得意道：“这位王魁山王大哥是我们村的大力士，年年都在端午节扮钟馗，他的力气可不比真钟馗小，专门负责对付那些捣乱的家伙！”随即指着云天河和韩菱纱说道：“王大哥，就是这两个家伙！尤其是那个男的！”

王魁山喝道：“吃霸王饭的，来来来！来跟俺较量较量，看你还敢不敢白吃东西！”

菱纱急道：“你们别不讲道理，我明明说了要给钱的。凭什么打人？”那摊主冷笑：“给钱就完事了吗？这小子随意败坏我家名声，拿

什么赔？”

天河却被惹火了：“菱纱，打就打！他们不讲理，我按他们说的做，还要被揍！就算他们的大王来了，我也不怕！”说完，向着王魁山就冲了过去。

王魁山没想到这小子说打就打，而且竟然主动来攻击自己，连忙原地蹲了个马步，两掌向前推去，天河也是双掌推出，嘭的一声，四掌对在了一起。

两人使的都是同一招，名叫“老汉推车”，这一招拼的不是花样精巧，而是实实在在的力气，谁要是力气逊于对手，必然难以抵挡，只有变招后撤，先机便被对手尽占。若是两人力气相当，比的便是谁内力充沛，若有一人难以继续支撑，也是必败无疑。

本来，天河虽然从小以打猎为生，久经锻练，体力强于一般少年，但毕竟年纪太小，不是那正当壮年的村汉的对手。但王魁山突见天河出手，连忙下蹲自守，生怕被天河的冲劲击倒，如此稳是稳了，力量发挥上却大有阻碍，再加上天河凭着一股血气之勇，突然发力，力道颇为强劲，一时间竟和王魁山拼了个不相上下。但是时间一久，双方体力上的差距便显现出来，天河的额头上渐渐冒出了汗珠，一时虽未露败象，但已有些力不从心。

韩菱纱看出其中奥妙，暗暗着急，忽地纵身而上，绕到王魁山的后面，伸手向他后背点去。

王魁山一和天河交上手，初始颇为吃力，后来天河力道渐渐减弱，已难抵挡自己掌力，心知自己已操胜券，不由得轻松起来。此时看到韩菱纱上场，手中并无兵刃，暗笑：“这野小子都不是我对手，丫头片子能顶得甚事。”刚想出言嘲笑，忽觉背心“至阳”穴一麻，掌上力道尽失，立时被天河推了个跟头！

所幸，天河掌力已减，最后一推时也稍有留情，王魁山只是摔了一下，并未受伤。但这场打斗的胜负，显然已经分出来了。

王魁山满脸通红：“厉害，俺不是你们的对手！”他自三十岁以来，在村内从未遇过对手。这些年一直听别人吹他捧他，自己也不免有些飘飘然，今日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众人大多暗赞这对男女武功高强，也有不少人那摊主和宋大田的作为颇为不以为然，眼看打斗结束，便纷纷离去。那摊主和宋大田眼见王魁山落败，自知不是二人对手，也不敢再上前理论，只好暗自咒骂，出出胸中的闷气。

菱纱眼看一场纠纷即将平息，暗自松了一口气，拉着天河就往外跑。不料，刚走几步，天河就被一位围观的婆婆拽住：“咦？这孩子看起来眼熟得很呐……像，真是像，这眉毛、这眼睛，和云家那惹祸精十几岁时没两样……”

她这么一说，旁边立刻过来好几个人，仔细看着云天河。其中一人说道：“咦，他不就是那个云天青吗？！不对不对……年纪差太多了，可是……怎么这么像？”

天河听他提起父亲，奇道：“你认识我爹？”

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如同炸了锅一般，叫喊声、愤怒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好哇！原来你是那混帐的儿子！你爹回村了没有？！我可要找他算帐！”“谁说云天青回来了？找他算我一个！”“云天青那混帐小子的事我记得最清楚了！从小就不学好，三天两头骗我糖吃！”“隔壁阿香喜欢我，云天青那小子他偏要和我抢！幸好阿香有眼光，最后还是做了我老婆！回来得正好，我正要揍他一顿！”“有一回这混帐趁我醉酒，把我扒光了衣服扔在路上，脸都丢光了！”

天河和菱纱没想到突然节外生枝，均是措手不及。天河听着别人对父亲的辱骂，心中极是悲愤，两手紧紧地攥着拳头。菱纱看他这样，心里也甚是难过。

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一片混乱之际，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够了！今日乃是端午佳节，在此大吵大闹，成何体统！”

旁边的人立时安静下来，只见一个瘦削的老者走了过来，一身青色长袍，满脸都是严肃之情。宋大田见他来到，喜道：“村长，你来的正好！来替我们评评理！这小子……”

那村长厉声打断了他：“端午节这等日子，你们竟然在此喧哗胡闹，还有没有祖宗礼法了？！”宋大田登时矮了半截，吓得不敢再说了。

村长转向韩菱纱，正色道：“韩姑娘，我念你一个女孩孤身在外不易，才答应让你留宿村中，可不是让你招惹是非！”菱纱急道：“村长，我们不是——”

天河见村长不由分说就责备菱纱，心里的气一下子发了出来：“你干嘛？！爹说过女孩子是要好好对待的，不是拿来凶的！”

村长瞅了云天河一眼，突然吃惊道：“你是——云天青？！不对……”旁边有人插嘴：“村长，这小子说云天青是他爹！”

村长脸色大变：“是谁让他进村的？还不快把他赶出去！”

菱纱大惊：“村长？！”村长喝道：“云天青早已不是云家子孙，和他有亲缘之人也不得留在这太平村中！”

天河吃惊道：“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村长朗声道：“看样子你爹也羞于向你提起旧事。也罢，不管你来此何意，今日我就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说这村里的大事和规矩！”周围的人立刻鸦雀无声，看来这村长在村里的地位着实不低，众人都怕他三分。

只听村长肃然道：“我云家先祖因镇守边疆有功，得以被朝廷恩赐修建祠堂，并将原本的云家村赐名‘太平’。我云家能得此殊荣，真是皇恩浩荡！”语气突转严厉：“可是这几代，云家未再能有人入仕，已是愧对皇恩！更想不到到了这代，本家竟出了一个浪荡子云天青，不遵礼法，行止违和，实是家门不幸！家中长辈痛心疾首，我云靳身为叔父，更是严加管教，奈何此人屡教不改，已在多年前被逐出家门，永不得返！”

旁边有几位年老的婆婆感叹：“唉，云家人虽然读过圣贤书，对那孩子却一点也没办法……”更有人幸灾乐祸：“哼，这等不肖子，早就该赶出去了！”

天河一脸愤怒，韩菱纱也看不下去了，拉着天河往外走，愤然道：“天河，我们走！他们除了骂人什么话都不会说的！”

云靳朗声道：“韩姑娘此言差矣，今日乃是就事论事，绝非如市井谩骂一般有失体统。”

韩菱纱转过身来，脸上露出极为愤慨的表情：“村长不知有时候人言快过刀子吗？天河是天河，他爹是他爹，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晚辈，还真是客气啊！”

云靳大怒：“放肆！”旁边几个人也跟着帮腔，“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村长无礼？”“太平村岂由得你们胡说八道？”“还不赶快走！不然别怪我们动粗！”种种咒骂之声，不绝于耳。

云韩两人再不回头，一路离开了太平村。

村外乃是一片树林，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尽头，耳旁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声。菱紗看了看四周，叹道：“唉，我们可得快点走，要是在天黑之前赶不到寿阳，就得睡树林了，我可不干！”说完看了天河一眼，见他脸上颇有愧疚之情，便宽慰道：“哎，算了，这不关你的事，那个村长脾气这么差，请我去我还不在他家住呢！”

天河嗫嚅道：“菱紗，谢谢你……”

菱紗笑道：“好了，野人！这林子里野兽多，你在前面开路吧！”

天河心情好了不少，高高兴兴地冲在最前面：“好啊，我开路！哈哈～”

菱紗心里暗笑：“真是一副傻样，刚才还气得要死的样子……”

林中野兽见了天河，多半躲到一边不敢露面；有几个胆大的上来拦路，却不是被砍了爪子，就是被射了后腿，吓得没命逃窜，哪里还敢打两人的主意。可是这林子本就甚大，更有不少岔道，害得两人走了不少冤枉路，眼看天色已晚，只能想办法找地方先歇下来。天河本意睡在林中算了，可菱紗死活不同意，只得又向前走了一段，来到了一个庞大的湖边。

菱紗看了看周围环境，满意地点点头：“行了，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天河却被那水潭迷住了，惊讶地道：“哇，好大的水潭！这就是‘海’吗？！”

菱紗听了这话差点晕过去，强迫自己对自己说：“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懒得理这白痴……”心想还是找点事做，不然非被这野人气死不可。见水边有几块木头，便过去捡了起来。

天河看着菱紗的举动，奇道：“咦？菱纱，你做什么？”菱紗应道：“生火啊.....不知怎么了，今天特别累，早点歇息吧。”见菱紗手中并没有打火石，费了半天劲也点不着火，天河疑道：“这样.....能生火吗？”

菱紗微感尴尬：“打火石被我弄丢了.....应该也不会很难吧？没听说那些大侠在野外还有生不起火的。”

天河连连摇头：“菱纱，你搞错了！”说着向离水较远的一棵树下跑去。菱紗正感奇怪，只见天河从树根旁捡了几块木头，抬头望了望风向，又向另一边跑去。喊道：“菱纱，来这边！”

菱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得跟了过去。只见片刻之间，天河已将捡到的木材堆在一起，不知用什么方法点好了火，手脚之快，委实惊人。

菱紗惊道：“你.....怎么这么快？”

天河笑了笑，道：“太靠近水边的木头不容易点着，就算点起来，烟都熏得够呛了。还有啊，想睡觉的话，一定不要在上风处，不然野兽的鼻子那么灵，等你一觉醒来说不定已经在它肚子里了。睡觉最好找下风的地方，像这里就不错，而且这四周都是芦苇，不容易被发现.....”

菱紗愣了，她独自一人在江湖上行走多年，自认经验不少，没想到在生火和露宿这两件小事上竟也有这么多的学问，自己却全然不知道。暗自惭愧之余，不由得对天河刮目相看，赞道：“好厉害，难怪你能做山顶野人这么多年！”见云天河一脸疑惑，似乎没明白她的意思，又连忙解释道：“啊，不，我这绝对是夸你！”

天河傻傻地笑了：“是吗？这些都很平常啊，没什么、没什么，哈哈～”

菱紗忽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疑道：“咦，你听到没有？好奇怪的声音，像很大只的虫子……”天河脸一红：“那不是虫子……是我肚子叫，我饿了。”

菱紗笑道：“嘻嘻，不早说，那我们吃干粮吧。”天河奇道：“干粮？那是什么？”

菱紗又是差点晕倒，心想：“刚才还觉得这野人懂很多东西，很了不起……结果该懂的还是不懂……”见天河一脸疑惑，索性拿出几块干粮放在地上：“喏，这个就是干粮，可以吃的，我们分着吃吧。”

天河拿过一块，立刻塞进了嘴里，看来他的确饿坏了，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又拿了一块塞进嘴里，如此下来，不一会就吃掉了七八块。只听天河抱怨道：“唔，这个“干粮”怎么比那个粽子还难吃，又干又硬，吃得好噎……”

菱紗不悦道：“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哪来这么多挑剔。”

天河突然问道：“菱紗，刚才那个摊主管我要的那个什么‘钱’，是什么？”

菱紗叹道：“唉，你还真是笨啊，连钱是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到了山下，吃的用的，都要拿钱去换。”随即哼道：“这回算你运气好，万一在城里遇上官差，把你抓到衙门关起来，看你怎么办！”

天河奇道：“关豺是啥？牙门又是什么东西？”

菱紗没办法，只能一个个解释：“如果有人不守法令，就会被抓去关起来，严重一点说不定还要被杀头，负责抓人的就是官差，关人的地方就是衙门。”顿了顿，怕天河再问下去，索性又解释道：“至于法令嘛，是皇帝定的，他说什么大家都得听。”

天河听得甚是新奇，笑道：“呵呵，那个关豺又不一定打得赢我，遇上他我也不怕。”菱紗连连摇头：“不是说过吗？别总比谁的拳头硬。要跟官府对上，就凭你一个人，有几条命都不够。”

天河想了想，突然奇道：“一个人？不是还有你吗？加一起两条命。”

菱紗一惊：“你！……”随即脸上一红：“你少乱说！我、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干嘛帮你……”

天河也看出菱紗表情有变，奇怪道：“菱纱，你怎么脸红了？”

菱紗急忙掩饰：“多话！是火光照的，才不是我脸红！”连忙转回话题：“总之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东西是拿来卖的，你想要就得拿钱去换！没钱问我要好了，太多了我可不帮你出。”

天河似懂非懂：“哦。”想到自己与菱紗相识仅仅一天，她却帮了自己许多忙，教了自己许多东西，不禁感谢道：“谢谢你，菱纱，你对我真好，除了爹以外，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菱紗又是一阵脸红，幸亏此时她背对天河，天河看不到她的表情，哼道：“胡说什么，你这辈子才认识几个人，又哪里知道谁真正对你好。”

天河自信地说：“我当然知道。爹说过，对你好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要用心去体会，这和学剑术是一个道理，不能只看外表。”

菱紗叹道：“你爹虽然过世得早，可教了你很多东西，不像我，连话都没和爹说上几句……”天河奇道：“天天在一起，怎么可能不说话？”菱紗悲伤地说：“就算爹娘在世的时候，我们、我们也不住一起……唉，家里人只有伯父对我好……”眼神迷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

天河虽然看不见菱紗的表情，但从语气中也能隐隐感到她的难过，便不再追问，免得惹她伤心，只是呆呆地坐在一旁，捡着地上的干粮吃。

过了一会，菱紗见天河不说话，以为他又不明白，强颜说道：“哎，瞧你那副呆呆的样子，天底下什么事都有，只是你没见过罢了。不说了，今天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比平时累，早点睡吧，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好去附近的寿阳城。不管要办什么事，都还是大城里方便些。”说完便自己找了块离火堆近的干燥地方躺了下来。

过了一会，只听天河说道：“可是.....我还没怎么吃饱.....”菱紗道：“没吃饱就再吃啊，这种事还用问我？”天河又道：“但是.....干粮没了。”

菱紗有些不耐烦：“你烦不烦呐？我要睡觉，安静点好吗？”刚想睡，突然大惊，一下子站了起来：“等等！你说什么？干粮没了？！”眼看地上一片空白，大为恼火道：“你！简直是饭桶！饭桶猪！三天的干粮被你一顿就吃完了，居～然～还～没～吃～饱？”天河见菱紗发火，急忙解释：“其实也不是一点没饱，就是怕夜里会饿.....”

菱紗怒道：“哼，干粮我都没吃几口，全被你吃光，要喊饿也该我先喊。”心想只有明天去寿阳买干粮了，忿忿道：“哼，懒得理你了，我要睡觉.....”随即倒头就躺下了，再也不理云天河的说话。

这下子可苦了天河，他平日以打猎为生，翻山越岭乃是常事，一日下来体力消耗甚大，因此食量也超出其他少年许多。今日早晨起来发现耽误了给父亲上香的时辰，吓得连忙补上，哪里还有心思吃早饭？紧接着又追猪入洞、剑射菱紗、苦战魁召、误击墓穴，所耗体力之多，不下于连打一整天的猎。接着又走了一大截山路和树林，到了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菱紗食量甚小，她够吃三天的干粮，又岂够天河此时所需？

天河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到旁边就是树林，随即悄悄起身，准备前往林中打些猎物来吃。刚走到路口，忽听得韩菱纱问道：“咦？你要去哪？”菱纱本也未睡熟，她甚是警惕，听见有响动，便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看到天河要走，不由得奇怪。

天河道：“我去猎熊，那个干粮不够吃，又饿了。”菱纱急道：“荒郊野外，又是大半夜的，太危险了吧？”天河自信地笑笑：“不会不会～熊就是夜里才出来比较多。你在这等我，我请你吃烤熊肉！”菱纱一脸担心：“可是，这又不是青鸾峰，你对附近不熟……你别去了，我——”

天河看着菱纱的表情，突然明白过来：“呵呵，我懂了，爹说女孩子胆子都很小，你一个人待在这会害怕吧？放心，我不去了，肚子饿最多再想别的办法，我先保护好你。”

菱纱放下心来，嘴上却不服软：“哼，你懂什么懂，自作聪明的傻瓜！我、我才没那么娇气呢。”突然想起了什么，笑道：“嘻，你看！”

天河眼前一花，只见地上已多了三个粽子，不由得又惊又奇。

菱纱得意道：“哼哼，吓一跳吧？姑娘我顺手牵羊，不不不，是神机妙算，早就准备好了。那个摊主好讨厌，明明说了要给钱，他还纠缠不休，摆明是欺负人！这下也让他长点记性，以后少欺负老实人。”

天河想起刚才的话，疑道：“可是……你拿了粽子，我没见你给他‘钱’。”菱纱狡黠地一笑：“都说顺手拿的了，还给什么钱？”随即正色道：“对了！先说好，你可不能学我，这次是那些村民错在先，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

天河想了想道：“哦……蛮公平的嘛，先不仁后不义，我知道了。”瞅了一眼地上的粽子，又皱起眉头道：“可是这个什么‘粽子’不好吃，里面还好，外面的壳嚼不烂！”

菱紗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大笑道：“哈哈，怎么会有人连粽叶也吃下去！”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道：“来来来，你过来，看我大发善心，帮你把粽叶剥了，你再尝尝！”说着剥开一个粽子递了过来。

天河一吃，赞不绝口：“唔，好香！和烤的肉不太一样。”这下他知道了吃法，不等菱紗帮忙，自己剥了起来。

菱紗笑道：“饥时百味香，有三只粽子也是好的——”话未说完，突然惊道：“咦？你、你又全部吃完了？！”只见天河如风卷残云，另外两只粽子瞬间进了肚子。他见菱紗吃惊，才想起菱紗一个还没有吃到，心里不好意思，只得哈哈傻笑起来。

菱紗怒道：“傻笑什么？想蒙混过去？我可是一口还没吃，肚子咕咕叫呢！”

天河心里过意不去，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喜道：“等一下！菱纱你别气，我让好吃的自己送上门来！”说着跑到林边，冲着林中“哦咿”“哦咿”喊了好几声。

菱紗听得气不打一处来，从后面狠狠地给了天河一拳：“三更半夜的，杀猪啊！”天河忍住痛，笑道：“不是，刚才我学母山猪叫，公山猪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被引过来。呵呵，春天这招特别管用，就不知道夏天灵不灵了。”

菱紗听得一愣，随即满脸通红，怒道：“你！好粗俗！”羞怒交集，只觉得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脸上如同火烧一般，十分难受。

天河仔细倾听林中声音，没注意菱紗的表现，没过一会，喜道：“你听，有动静了！来了来了，烤山猪！”菱紗稍感放松，疑道：“真、真的吗？”天河十分兴奋：“那当然，你看——”

天河话音未落，只听林中响声越来越大，突然，一只怪物伸出头来，脸上斑纹纵横，獠牙外露，面目狰狞，显然不是山猪或其他野兽，而是成精的妖怪。天河、菱紗均是大吃一惊，急忙退后了几步。那妖怪大吼一声，竟将面前的一棵树拦腰击断，旁边又是一声怒吼，转眼之间，竟又来了一只妖怪。两妖如人一般，以两脚站在地上，足有一人多高，两只巨爪在胸前挥舞，利爪锋利如刀，眼中闪着残忍的目光，狠狠地盯着面前的两人。

菱紗心中暗骂天河乱喊乱叫，竟惹来这等怪物；天河也是一脸不解，不知在山上屡试不爽的法子怎么会突然失灵。眼看面前妖物目露凶光，显是已将自己二人当成了口中之食，两人背后就是水潭，实已无路可退，只有奋力一拼，方有生望。菱紗心中胆怯，退到火堆旁边，意欲以火吓走妖怪；天河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拔出木剑冲着一妖就冲了上去。那妖怒吼一声，巨爪抓向天河，却被天河躲开，另一爪又是一扫，险险擦过天河后心。天河也是一惊，随即脚步加快，想绕到那妖后面再行攻击，不料那妖也是如此想法，双方互相环绕，谁也不敢稍有大意。那妖虽然身高力大，爪利牙尖，却颇有些笨拙，几次都险些被天河从后偷袭，只是凭着巨爪威力，使天河心有顾忌方才支撑下来。

就这样，一人一妖纠缠许久，天河体力渐渐不支，忽地身形一慢，竟被那妖抓在爪中。那妖用力一提，天河两脚悬空，竟被生生带离了地面。那妖张开大口，向天河颈中咬去！

那边韩菱紗与另一妖正苦苦缠斗，眼见天河遇险，惊道：“天河！”嗓音因恐惧和焦急都变了调，几乎已不似人声。

却听那妖大吼一声，吼声中充满了凄厉之情，胸前赫然插着天河那柄木剑，眼中流露出愤怒和不甘之意，轰然倒地。天河掰开妖爪，稳稳地站在地上。

原来天河自知体力不济，再行拼斗下去，只怕必定是少胜多败。于是甘冒大险，让妖怪抓住自己，借以靠近妖怪身体，从而一击制敌。天河从小打猎，动物中以小抗大，多有这等诈败装死的法子，天河自是知之甚详，想不到今日竟成了救命之法。但天河这一着却也着实险到了极处，那妖怪皮糙肉厚，天河所持又是一把木剑，倘若刺在别处，那便与给妖怪挠痒痒无异。但天河这一剑，正刺在妖怪的心脉上，有如兽之咽喉、蛇之七寸，便是一柄木剑，也足以要了妖怪的命。

那边菱纱眼见天河无恙，一颗芳心方才落回胸膛。然而就在刚才一瞥之间，自己步伐稍缓，与她对敌的妖怪眼见有机可乘，一爪横扫，菱纱不及躲避，急忙右手短剑刺出，想刺伤妖爪。不料菱纱忘了，自己右手中短剑已被魁召击弯，并无半点威力。只听“呼”的一声，那柄短剑已被妖怪击飞，那妖顺势巨爪划下，在菱纱右腿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登时血流如注。

天河见菱纱受伤，急取身后长弓，“这是剑”瞬间射出，划出一道蓝色的光影，正穿过那妖后心，那妖哼都没哼一声，立时倒毙。

菱纱受伤着实不轻，坐在地上不能动弹，天河急道：“菱纱，你怎么样？这么多血，有没有伤到骨头？”菱纱呻吟道：“好晕……别大呼小叫，快扶我到火堆边上……”

天河扶起菱纱，正想向火堆走去，忽听得湖面上又传来妖怪的吼叫声，抬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天空中妖吼连连，又有三只同样的怪物袭来，尤为可怕的是，那三只妖怪均是背生双翼，在空中飞翔自如，道行比起刚才那两只自是不知要深了多少。眼看妖邪吼声渐近，菱纱知道自己伤势不轻，难以逃走，急对天河道：“天河，你快跑吧！别管我，往东边跑，快！”

天河急道：“不，我不走！你没有不仁，我不可以对你不义！”菱纱又气又急，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你……你这笨蛋倒学得快……真要你我

两条命搁这儿了吗……”

天河眼看妖怪就要飞到身旁，急忙搭剑上弓，冲着最近的一只妖怪射了过去。可是那妖巨爪一挥，平地卷起一阵大风，将长剑硬是吹失了准头，眼看天河兵刃已失，只有任人宰割的分了。

就在两人绝望之际，忽觉眼前一亮，只见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无数银白色的小剑，在月光之下，闪着凌厉的光芒。转眼间，小剑分成几堆聚拢到一起，形成几柄巨大的光剑，直向那三只妖怪射去！为首的妖怪不知厉害，巨爪向光剑挥去，可是什么也没有碰到，那光剑透过巨爪，直刺入妖怪的胸膛！只听得一声长长的哀嚎，另两只妖怪见事不好，扭头想逃，可是光剑快如闪电，几乎是同时就刺穿了他们的心脉。轰的一声，三只妖怪瞬间化作飞灰，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柄光剑刺死妖怪，却不消失，只见它们在空中飞舞了几圈，一柄柄有序地飞到了一个脚踏长剑、飘浮在空中的少年剑侠背后，随即隐去不见。显然，刚才就是这少年出手搭救了云韩两人。那少年的剑术仙法委实快极，从刚才剑出到尽诛妖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剑”飘飘落下，那少年挥了挥手，“这是剑”如同被线牵着一一般，缓缓地飞到了他的手中。

第三章：巧遇柳家

月光之下，只见那少年剑侠约有十八九岁，眉眼之间甚是英俊，却是一脸成熟的神色。他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道服，身后背着一个长大的剑匣，足登长靴，稳稳地站在一柄长剑上。清风吹过，袍袖随风飘动，宛如仙人一般，潇洒至极。他见菱纱受了伤，默念咒语，一抬手，一团黄色光球覆盖在菱纱受伤的右腿上，菱纱顿时感到一阵温暖，腿上的伤竟奇迹般的瞬间愈合了。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这是剑”，微露诧异之色，随即一扬手，将剑回掷给了天河。

天河、菱紗二人死里逃生，均是不胜感激，忙道：“多谢……”那少年摆了摆手：“区区小事，不必多礼。”随即御剑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天边的月色中。

天河还想再说什么，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娇娇的声音急道：“紫英师叔，等等我嘛！”两人回身一看，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急匆匆地赶来，她一身月白色道服，衣服式样与刚才那少年并无二致，显是同一门派。她眼见那少年御剑飞走，甚是生气：“唉，真是的，又没追上！”

又听见一个男声从后传来：“璇玑，你慢点……”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也赶了过来，他跑得气喘吁吁，脸上全是汗水：“璇玑，咱们别追了……”璇玑看见他，气得直跺脚，嗔道：“怀～朔～师～兄，要不是你慢慢吞吞，我们怎么可能把紫英师叔追丢了！”

怀朔解释道：“璇玑，你忘了，你我之前收妖时不慎中了禁咒，四十八个时辰内无法施展御剑之术，光凭两条腿，如何追得上师叔啊？何况师叔他本次下山，也是有正事要办，你这样一味跟着，又算什么？”

璇玑一脸任性：“我不管，我就喜欢跟着他！你陪我去陈州，师叔说过要去陈州察看那里的先天八卦阵有无乱象，我们去了就能遇到他！现在就去！”怀朔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好好，都依你。咱们先找个地方歇脚，待御剑术恢复之后，关山万里也不过瞬息而至，又何必急在一时呢？”璇玑喜道：“嘻，这可是你说的，说话要算数！”随即欢天喜地地跑开了。

怀朔摇了摇头：“这小师妹，真是……唉……”看来他平日甚是容让这小师妹，璇玑怕是叫他惯坏了，在外面也是如此，全然不顾长幼规矩，只是由着自己性子来，怀朔也拿她没有办法。

怀朔看见天河和菱紗，走上前来，微微一拱手：“抱歉，惊扰二位。”

菱紗有点受宠若惊，连忙道：“哪、哪里，是我们该道谢才对。要不是刚才那位剑……剑仙前辈出手相助，我们怕是已经进了妖怪的肚子。”怀朔笑道：“哈哈，师叔的年纪其实与你们相仿，我还虚长他几岁，不过剑术进境却是望尘莫及的。师叔他最是嫉恶如仇，适才想必也是举手之劳，两位不必放在心上。”

云天河想起刚才除妖的情景，不禁赞道：“他那一招……用几把剑同时砍中妖怪，真是厉害！”怀朔微微一笑：“师叔已臻‘以气成剑’之境，剑气收发，有形而无质，区区几只小妖，自然应付自如。如今这附近妖气已除，二位尽可安心。”望了一眼璇玑，见她就要跑远，拱了拱手道：“相逢自是有缘，二位气质不凡，不知不觉便与你们多说了几句。我也该去追我那小师妹了，告辞！”随即快步赶上，随璇玑一起离去。

目送二人走远，菱紗一副恍然的样子：“哎，真不敢相信，我刚才是在和剑仙说话耶！”

天河奇道：“他们、他们就是剑仙？”菱紗点点头：“刚才的情况你也看清楚了吧？尤其是那个‘师叔’，不但一下就打倒难缠的妖怪，还治好了我的腿伤，修仙的时日肯定不短。”想了想，又道：“他们说要去陈州，不如我们也赶去那里碰碰运气，那个怀朔看起来很好讲话，要是肯收你我入剑仙门下，就再好不过了！”

菱紗高兴地说完这些，过了一会，见天河仍是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不由气道：“喂，你刚才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倒是回一句啊！”天河怔了怔，问道：“菱纱，为什么只有一开始那人是用飞的，其他两个都用走的？还有，要怎样才能站在剑上飞？”菱紗笑道：“嘻嘻，那个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御剑术，修仙之人几乎都会。”

天河喜道：“真的吗？那我也要修仙！学会御剑术之后，如果想去山里打猎吃烤肉，‘嗖’的一下就到了，那可多方便！而且还可以像老鹰一样从空中往下看，这样就很容易发现山猪啦，哈哈！”

菱紗暗自摇头：“三句话不离山猪，这人真是‘嗜猪成性’，上次要用仙术烤猪吃，这次又……”天河还在自顾自地说：“这么好玩的事，爹以前怎么都不告诉我！……爹……咦？不对呀……”突然醒悟：“菱纱，那几个人衣服上的花纹我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菱紗一开始没当回事：“别说笑了，你又没什么见识，虽说那个图案是挺特别的——咦？等等！快把那块古玉拿出来，墓室里的那个！”天河拿出古玉，两人一看，上面的图案与怀朔、璇玑衣服背面的图案竟一模一样！天河吃了一惊：“这、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认识我爹和我娘？”

菱紗想了想，摇摇头：“也不一定吧，要是你爹娘在山上隐居好多年，以年纪来算，不太可能和他们认识，不过说不定你爹娘和这个修仙门派有什么关系呢。”心中暗喜：“看来我估计的没错，这野人的爹应该是剑仙，真是太好了！”随即说道：“这样吧，我知道寿阳城有条近路可以去陈州，明天一早我们就去！”

天河奇道：“近路？是什么？”菱紗神秘的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天河不由赞道：“菱纱，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明白，真厉害！”菱紗得意道：“哼哼，山里你是山大王，下山后还是多听我的为好。”眼看时间已近三更，道：“行了，赶紧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两人回到火堆旁躺下，但都是一肚子心事，谁也睡不着。就这样沉默良久，忽听菱紗说道：“喂，如果下次再遇到危险，我让你先逃，你动作要快点，少像今天这样，婆婆妈妈的。”

天河坚定地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丢下女孩子！”菱紗气道：“可笑！打不过你留下来一样打不过，你又没什么江湖经验，乖乖听我的才对。这样，至少以后还有报仇的机会。”

天河急道：“但是，就算报了仇，已经死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了吧？”菱紗叹道：“当然呐，又不是僵尸。所以才说人命宝贵，又何必多拖累一个人呢？”

天河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丢下你，我就是做不到！”

菱紗叹了口气：“你.....简直太傻了，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傻瓜.....”叹息之余，突然感到心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融化开来，脸上也飞起了红霞。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和天河，在命运的道路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样的夜晚，恐怕也会是两人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菱紗醒了过来，感到身上又累又饿，心想昨夜一场激战，实是消耗了太多体力。刚想起身，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不由抬眼望去。

只见天河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面对云天青的牌位和刚点好的香炉，低声祷告：“爹.....孩儿、孩儿对不起你和娘，昨天.....墓室毁了.....可是，孩儿没想到，你留给我的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一百只大山猪加起来大概也没它厉害.....都是孩儿的错，和菱纱无关.....爹你说过的，用剑不能心浮气躁，孩儿那时却心里慌张，控制不住力道.....爹，你要罚就罚吧.....不过.....你要是有其他事，晚一天，不，晚几天再来也没关系.....”

菱紗心里好笑，这野人天不怕地不怕，昨晚面对那么多妖怪，也没露出丝毫惧色，想不到却对过世的父亲怕到如此地步，说话时连大气都不敢喘。走过去拍了拍他：“喂，大清早的，就给你爹上香啊？”

天河点点头：“爹说过的，早晚三柱香，我可不能忘了。”祷告完毕，心里轻松了不少：“呵呵，老爹看到我这么听他的话，说不定就晚几天

来找我算帐了，你瞧他昨晚就没来。”

菱紗忍住笑：“是啊，他老人家大概有别的事在忙吧。”

天河从熄灭的木材堆上拿过一根树枝，上面串着什么东西，递给菱紗道：“菱紗，你饿了吧？这是我昨天夜里烤的，留了一串给你，你尝尝吧，很好吃的！”

菱紗定睛一看，吓得退了一步：“呀！这……黑黑的，这不是蜻蜓吗？！”天河恍然道：“原来这东西叫‘青亭’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名字。烤过以后味道还不错，你尝尝！”说着又递到了菱紗身前。菱紗急忙躲开：“不要不要，快拿开啦！你、你这野人，这东西看起来好恶心，怎么能吃？”

天河奇道：“都烤熟了，有什么不能吃的？”菱紗连连摇头：“跟你这野人说不清，反正一般人不可能吃那种东西的！”

天河挠了挠头，不解道：“可是，你自己明明说过的，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别挑三捡四……你不吃，我自己吃啰？不能浪费。”

菱紗气道：“少废话，气都被你气饱了！”话虽这么说，腹中着实饥饿，道：“快点收拾东西，我们去寿阳城，马上！”说着就向大路走了过去。天河急道：“哎，你等一等！我不能把我爹，哦不，不能把爹的牌位丢在这里啊！”急忙收好灵位和香炉，跟着菱紗的背影追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一座大城的城门前，城墙上高悬一匾，赫然题着“寿阳”二字。

寿阳本是春秋时楚国的重镇之一，楚国强盛之时，这里人口众多、贸易发达，乃是当时中国南部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后来秦盛楚衰，天下一统，秦始皇破坏各诸侯国的名城大都，寿阳也未能幸免，几乎被夷

为平地。秦亡之后，各代帝王又重新在此筑城建市，寿阳也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到了唐时，已成为南方的一座大城。

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哪里见过如此巨大的城市，惊道：“好大的门、好多的房子！”

菱紗笑道：“野人，见识到了吧。”肚子却咕咕地叫了起来，忙道：“走，先去客栈找点吃的，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见天河一脸奇怪的表情，莫名其妙：“喂，怎么啦？”

天河怪道：“你、你刚才好像说过，被我气都气饱了，怎么又饿了？”

菱紗想不到这野人连话都听不明白，气得要死：“你！傻瓜！气话也当真！”见天河一脸懵懂，暗怒：“哼，遇上你算我倒霉……”索性不理天河，自己向客栈走了过去。

天河也跟了过去，看见客栈旁边放着一个酒坛，抽了抽鼻子，不禁道：“咦，什么味儿？好香啊。”

菱紗望了天河一眼，惊道：“香？我说，你该不会是个酒鬼吧？！”见天河一脸不明白，解释道：“这个坛子先前装过一种叫作‘酒’的东西，和水差不多吧。但它可不是个好东西，喝下去会头晕乱说话，说不定会做出不可挽回的祸事呢！所以酒是少碰，不，别碰的为好！”

天河吃了一惊：“真的？原来‘酒’是个坏东西，可这味道，实在很香……”仍是一脸陶醉的表情。

菱紗暗想：“不妙，这家伙有做酒鬼的潜质，闻到酒味就这么兴奋，要是让他知道客栈里卖酒……”连忙说道：“这样吧，我看既然要赶路去陈州，也不用住店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回。”想起太平村的事，又连连嘱咐道：“别乱跑，也别多管闲事哦！还有别乱拿东西、别乱帮别人忙！”

天河连连点头：“好、好！”菱紗仍是不太安心地低声嘀咕：“唉，好好好，就怕最后又不好了……”虽然如此，也只好一个人进了客栈。天河听了菱紗的话，不敢再到处乱走，只得围着客栈四周转悠。突然眼前一亮，看到客栈门口的一块木板上，贴着一张少女的画像，旁边还写着若干文字。天河不认识字，只觉这画像上的少女眉眼清秀，面带调皮之情，长相竟与菱紗一般无二，连眉眼间那股活泼机灵的神气也与真人一模一样。整幅画像画得惟妙惟肖，就似一个丹青高手当面写生一般。天河越看越是惊奇，忍不住伸手把画像撕了下来。

忽听得旁边一个声音问道：“小兄弟！你既然揭了告示，可是见过画上面之人？”只见两名官差来到天河面前，一人盘问天河，一人紧张地注视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天河不明白“告示”是什么，懵懂问道：“这是你的？不能拿？还是要钱？”发问的那个官差正色道：“莫要说笑，你可知画上此人现在何处？”

天河不明所以，随口答道：“哦，她刚进客栈了……没想到她跟我爹一样有名……”

那官差吃了一惊，忙对另一人道：“快！你马上禀报裴捕头！”那人应了一声，急忙跑开了。那官差转过身来，对天河道：“小兄弟不须害怕，那贼人虽然狡猾，也挡不住人多势众！你今日举报有功，官府必有重谢！”

天河仍是不明白：“重谢？什么意思？”身后突然传来韩菱紗的声音：“天河，我们走吧！”原来她已买足了干粮和饮水，急着去陈州找怀朔一行，便欲带天河离开。

那官差看见韩菱紗，怒道：“大胆贼人，果然是你！”

菱紗见了官差，先是一惊，听他说话如此无礼，也是怒道：“什么贼？你居然说我是‘贼’？！可恶！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像‘贼’！”

那官差怒道：“女贼还敢狡辩！旁边这位小兄弟已揭了通缉告示，我在此守着，果然等到你来！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菱紗一听，原来又是云天河惹的祸，不由得火冒三丈：“云、天、河！”嗓音尖锐，显是恼怒已极。天河见菱紗发火，慌了手脚：“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纸上有你的脸，我撕下来想让你看看，画得挺不错的……”

菱紗气得鼻子都歪了：“笨笨笨，笨死啦！自从遇到你这野人以后，我的火气比以前大了好多！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对天河一天来惹下的无数麻烦产生的火气一下子都爆发了出来，心里的恼火可想而知。

菱紗这边还没发泄完，忽听另一名官差喝道：“裴捕头到！将犯人拿下！”只见一名一身红衣的捕快走了过来，他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神色干练，步伐沉稳，一看就是武功不低，绝非浪得虚名之辈。菱紗一见他服色，便知他就是这帮官差的首领，心想这下不好，恐怕要有一场恶斗，左手暗暗握住了剑柄，右手却偷偷地拿出了“烟水还魂”，心想若抵敌不过，也只要一跑了之了。

那裴捕头看了菱紗一眼，刚要上前，目光扫及天河，突然一愣，喝道：“且慢！”自怀中取出一幅画像，仔细看了看，又端详了天河一会，开口问道：“请问小兄弟姓谁名甚，哪里人氏？”

天河如实回答：“我叫云天河，刚从山上下来。”

裴捕头喜道：“果然是云公子，裴剑代我家大人请云公子去府上一叙，请一定赏脸。”言辞恳切，语气和蔼，场上的气氛顿时一松。菱纱也暗自松了口气，见天河一脸不明白，解释道：“嗯，说好懂一点，就是他的老大想请你去他家玩。”

裴剑点点头：“我家大人姓柳，正是寿阳县令。大人与云家颇有渊源，叮嘱我留意云家人的行踪，若是公子不肯前去，裴剑受罚事小，大人多年的夙愿却难了却了。”

天河见他神色甚是期盼，点了点头道：“好吧，我懂了，大人就是老大，我不去你就要挨骂，那我去总行了吧？总不能害你。”

裴剑喜道：“多谢云公子！云公子，我家大人的府邸就是寿阳北城门附近的柳府，请随我来。”说完做了个“请”的手势，天河跟着他刚要离开。却见裴剑转过身去，对菱纱说道：“对不住，这位姑娘还是请和诸位官差回衙门一趟，最后若是查清冤枉了你，自会还你公道。”

菱纱急道：“什么？有没有搞错？我和他是一起的，哪有他吃大鱼大肉，我吃牢饭的道理！”裴剑正色道：“对不起，姑娘和那通缉要犯实在相像，官府办案宁枉勿纵，还请见谅。”说完一挥手，两旁的官差就要上前带走菱纱。

天河听到“衙门”二字，登时大急，纵身挡在菱纱面前，大声道：“不行！菱纱不想跟你们去，谁也不许强迫她！她说去衙门是要杀头的！”

两旁官差均是一怒：“大胆！敢这样对裴捕头讲话，你待如何？！”

天河也怒道：“我呆如何？……呆又怎样？反正，你们先不仁，我也可以不义！”菱纱刚才还甚是恼怒，听到天河这句话，竟忍不住笑了起来。天河急道：“菱纱你笑什么？我来挡住他们，你快走！不然你我两条命就搁这儿了！”

菱紗强忍笑意，心里一阵温暖：“哎，这家伙真是傻得可爱，突然觉得他顺眼多了。”四周捕快不知如何是好，眼望裴剑。裴剑略一沉吟，喝道：“都住手，不得对云公子无礼！”

菱紗心知天河与县令一家关系不浅，自己当不会太受为难，笑了笑：“好了好了，捕头大人简直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点情理都不通，真没办法，我跟你们去便是。天河你去县令家，不要忘了和县令大人说个明白，还我清白！”此言一出，裴剑和众捕快都松了口气。

天河却是大急，问菱紗道：“你要跟他们走？去牙门杀头？”菱紗微笑：“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别多问了。倒是你，趁这机会看看那个县令到底怎么回事，说不定他认识你爹呢。”随即又小声说：“你走吧，见机行事，到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的。”

天河还想再说什么，菱紗微微一笑，随众捕快离开，没走几步，回过头来，冲天河深深地看了一眼：“喂！野人！谢谢你！”

天河奇道：“谢我？为什么？”菱紗脸上微微一红：“没事，走啦走啦，别问这么多！嘻，真是个大孩子……”转身离去。

天河呆呆地望着菱紗的背影，裴剑走过来，问道：“云公子，咱们这就去柳府吧？”天河呆呆的不说话，裴剑连问了好几遍才反应过来，讷讷地点了点头。

天河跟在裴剑身后，不一会就来到了一座大院门前，守门之人似乎认识裴剑，见他回来，连问都没问就打开了大门请两人进去。两人进得院来，只见院内建筑排列得井井有条，主、客所居房屋各归其位、互不影响；院内小路纵横交错，却无丝毫杂乱之感；道旁皆是绿草鲜花，此时正是盛夏，生长得尤为茂盛鲜艳，一望之下，生机盎然，自然之趣，生于足底，使人顿生出尘离世之感。寿阳城之美，一尽于此。

两人来到一座大屋门前，裴剑停下来，对天河道：“云公子，请在此稍候，我去禀报大人，稍后便回。”说罢便转身从一旁的小门离开。

云天河等了一会，忽听得不远处有人小声嘀咕，“快看！哪来的傻小子！”“嘘！小点儿声，他能进到内院，肯定是老爷的客人，真是太稀奇了！”“哎，你们仔细瞧瞧，他穿得是破，可长得很俊呢！”天河抬眼一看，几名侍女正躲在小门旁边，偷偷议论。天河有些好奇，不觉向她们走去，不料却被一个眼尖的侍女发现，女孩们随即一哄而散，立时消失在四面的庭院中。

天河正感奇怪，又听见一个憨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贤～侄～呐～”天河一回头，只见一个颇为肥胖的中年人向自己走来，他一看见天河相貌，又惊又喜：“啊！这长得真是太像了！裴剑说的时侯，我还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他走上两步，紧紧抓住天河双手，问道：“你叫云天河？你爹可是云天青？”

天河答道：“是啊，你认识我爹？”

中年人喜道：“那是当然！老夫柳世封，乃是当年受过你爹恩惠之人！想不到今日能在这里遇见贤侄，真是老天有眼啊！”顿了顿，又道：“来来来，贤侄进屋再说，我已经吩咐下去准备饭菜，一定要好好招待你。哈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天河懵懂道：“咸枝？是叫我吗？”柳世封哈哈一笑：“那是当然，你若不嫌弃，可以喊我一声‘柳伯伯’。”见天河不作声，还道他是初见害羞，也不以为意，拉着他的手道：“来来来，随我进屋吧，怎么好叫客人一直站着。”

天河被他带进了前厅，心里还在默想：“柳波波？这是什么名字？”

进了前厅，一名中年女子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见云天河，向柳世封问道：“这位便是云家的公子？”柳世封笑道：“没错没错，他俩长得这么像，我还以为又见着了多年前的云贤弟咧！”随即回头对天河道：“贤侄，这是我夫人阮慈，你喊她‘柳伯母’就好。”

天河想起父亲以前教过自己的一点礼数，连忙上前鞠了一躬：“柳波母好。”

阮慈笑了笑：“哎，乖孩子～”她长得也是甚胖，但唐时女子素来以胖为美，女子肥胖之后，如能穿上合适的装束，反而显得丰满成熟，别有一种特殊的美感。阮慈此时穿着一套宽松的长衣长裙，丝毫没有臃肿的感觉，反给人一种女主人的落落大方之感。只听她对柳世封道：“你们一老一小，还不快入座，我马上命人上饭菜，不然可都要凉了。”

柳世封连连点头：“对、对！夫人说的甚是！”连忙对天河道：“贤侄，快坐吧。”天河刚想坐下，忽然想起菱纱说的话，伸手入怀，掏出了进城前菱纱给他的几枚铜板，有点忐忑地递给柳世封：“柳波波，我身上的钱就这么多，都给你了，不知道够不够？”

柳世封一奇：“贤侄，这是为何？”天河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我、我刚从山上下来没多久，菱纱说山下吃饭吃菜都要给钱的，不能白吃。”

阮慈慈祥地笑了：“傻孩子，那些卖东西给你的都是商人，自然要你的银钱，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爹的朋友，难道请你吃顿饭还收钱？”听夫人说完，柳世封连忙在一边帮腔：“对对对，夫人说的甚是！莫说是几顿饭，就算你今后都在府上吃住，我们也是理应照顾的，何况说不准以后还变一家人！哈哈……”

天河不明所以，阮慈脸上却是一愣：“老爷……”柳世封自知说漏了嘴，连忙打个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吃饭，先吃饭！”话说

着，各色菜肴都摆上了桌，柳世封乃是县令，其家中的衣食水平虽不能与朝中重臣相比，但也比一般小民好得多了。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更是没吃过如此的美味佳肴，只听他不停赞道：“唔，好吃、好吃！”

柳世封见他吃得兴起，问道：“贤侄，令尊现在如何了？”天河没听懂：“令尊？什么意思？”阮慈温言问道：“孩子，你爹现在生活的还好吗？”

天河有点难过地道：“爹……他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此言一出，柳氏夫妇均是大惊，柳世封惊道：“什么？云贤弟他……”天河见他夫妇不知，便从小时讲起，将自己记得的关于爹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一直讲到自己为追山猪闯入父母墓室，结识菱纱，又无意间将墓室击毁，这才下山。

柳世封仰天长叹：“唉！想不到云贤弟已经过世了，还是得了如此重病，这……唉，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啊！”

天河问道：“柳伯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爹的事情？”他自小对父亲又敬又怕，也不敢多问父亲之前的事情，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才感到自己对父亲的往事竟是那么的陌生。现在见到一位父亲生前至交好友，不由得追问起来。

柳世封点点头：“那是当然！多年前幸亏云贤弟救我性命，不然我早已成了路边枯骨。那时我刚接任寿阳县令一职，走马上任，不想途中被强人打劫，你爹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还将那些强盗好生戏弄惩戒了一番！我们二人就此结识，性情相投，索性以兄弟相称。我本想要他留在寿阳助我治理此地，但人各有志，你爹那时一心要成剑仙，几日后便离开了。”

天河听到“剑仙”二字，急问道：“那后来呢？爹成了剑仙吗？”

柳世封叹了口气：“惭愧，这我也不太清楚。自你爹一去，我二人数年没有音讯相通。直到十九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府中，怀抱一名女婴，托我把那孩子抚养长大，让她做个心地善良之人。我和夫人成亲后一直未有生养，自然十分乐意，你爹见我们答应下来，便即纵身去了。他向来行踪飘忽，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所以我命裴剑带了他的画像，一有机会便四处寻访，这才有今日的相聚呐。唉，只可惜……”

天河又问道：“那娘呢？柳波波你认不认识我娘？”语气甚是急切。

柳世封摇了摇头：“这……别说我没见过，云贤弟连提都没提起过啊。”他站起身来，负手走到窗边，长叹数声，显是十分难过。天河听他叹息，回忆起父亲在世情景，不由得鼻子酸了。

阮慈见丈夫和天河都甚是难过，连忙岔开话题，问天河道：“孩子，你今后有何打算？”天河想了想，答道：“嗯，我要和菱纱一起去做剑仙，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以后打猎也方便。”

阮慈问道：“你和那位菱纱姑娘，你们认识很久了？”天河摸摸头，道：“嗯，挺久的，都快两天了。”

柳世封怪道：“啊？才两天？”摇了摇头道：“唉！那姑娘的来历恐怕不单纯，数月前有樵夫看到一人在寿阳东北的陵墓附近鬼祟行事，十有八九是盗墓的贼人，我请那樵夫口述，再由小女画像，与你那朋友倒是极为貌似。贤侄恕我多言，只怕那位姑娘并非善类……”说到这里，忽见夫人暗暗向自己摆手，连忙起身：“啊，贤侄慢慢吃，我出去方便一下。”

柳氏夫妇走出厅外，阮慈怪道：“唉，老爷，我看天河这孩子心情不好，你就别说太多了。”柳世封叹道：“唉，我这还不是为了璃儿……”

这时，一名侍女从门外走来，见了柳世封，说道：“老爷，这是你要的蜜酒。”柳世封接了过来，阮慈道：“老爷，咱们进去陪陪这孩子。”柳世封点点头，道：“一醉解千愁，难得今日能与故人之子相聚，索性来个一醉方休！”说罢，两人向屋里走去。

进得屋来，柳世封还没坐下，天河已闻到了美酒的香味，喜道：“这味道……是酒！好香啊！”柳世封笑道：“你爹最喜欢这‘蜜酒’，我想起地窖里藏了几瓶，也该拿出来喝了。贤侄不用客气，多喝几杯！”一边说，一边在天河面前的酒杯里斟满了酒。

天河端起酒杯正要喝，突然犹豫起来，放下酒杯道：“不行，我不能喝，那个，菱纱她说酒不是好东西！”

柳世封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男子汉大丈夫，哪能不识酒味！贤侄不用担心，酒喝多了当然糟糕，但偶尔喝一点却没什么！再说，这酒乃是用上了好的糯米，佐以酒药酿制而成，还加了蜂蜜，所以喝到嘴里香味醇厚，云贤弟当年爱喝的紧，贤侄可定要尝尝呐～”

天河听说父亲爱喝，又实在挡不住酒味的诱惑，心想只有先不听菱纱的了。端杯品了一口，只觉满口生香，胸腹之内均是甜蜜之气，不禁赞道：“好喝、真好喝！”又一口气连喝了四五杯，满脸尽是陶醉之情。

柳氏夫妇见他愁容尽去，心里都是一喜。阮慈想起刚才的对话，继续问道：“孩子，伯母问你一句话，那位菱纱姑娘，莫非是你的心上人？”

天河恍恍惚惚地答道：“心上人？不懂……她对我好，我当然对她好……我们是朋友。”话说得断断续续，竟是有些醉了。

柳世封听了这话，心里一块石头放下，喜道：“原来是朋友，如此甚好！如此甚好！”也不顾阮慈在一旁直使眼色，忙不迭地道：“实不相瞒，这几年我一直很头疼，小女待字闺中，却难觅佳婿，如今见到贤侄相貌人品出众，不妨和小女见上一面，若是你们彼此有意，倒是美事一桩、美事一桩呐！”

天河只觉头一阵晕，眼前的景象也模糊起来，恍惚道：“……什么？”

柳世封以为他有意于此，笑道：“我与云贤弟、与贤侄都是一见如故，若是你能成为柳家的女婿，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天河也没听懂，模模糊糊地答了一个“好”字，突然眼前一黑，趴在桌上晕了过去。

柳世封大喜：“好！太好了！贤侄既然说好，我真是太高兴了。哈哈……”见天河醉倒，又是一愣，笑道：“贤侄？……醉了？唉，他的酒量可比他爹差远了。”

旁边阮慈却是一脸忧色，叹道：“唉，老爷别高兴得太早，你这样给璃儿配夫婿，依她的性子肯定不悦。更何况天河对那位菱纱姑娘颇有情意，怕是不会随随便便就转了心思。”

柳世封笑道：“夫人何出此言？贤侄不是说过，他们只是朋友吗？”阮慈摇头道：“这种事情，你们男人粗枝大叶当然看不出来，可小儿女的心思，哪有这么简单？强扭的瓜不甜，这种事情还是让孩子们自愿为好。”

柳世封道：“可是，你我百年之后，璃儿她无人照顾，又怎生是好？”阮慈笑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老爷你又何必太过担心？再说璃儿的事，也不急在这一时……”

柳世封想了想，又有些担忧地道：“就算如此，可今日裴剑和我形容当时的情形，贤侄老实木讷，那韩姑娘却是古灵精怪，若真像夫人所说，二人怎么看只怕也并非良配啊！”阮慈摇了摇头：“依我之见，老爷是多虑了，天河这孩子外表朴实，实则心如明镜，识人处事自有他的原则。我想他若喜欢这菱纱姑娘，那姑娘也一定是良善之人……”

正在两人商量之际，忽听得天河模糊唤道：“……爹……娘……”语气甚是伤心。阮慈叹道：“唉，可怜的孩子，一定是想他爹娘了。一个人孤苦无依地住在山上，真是难为他了……”柳氏夫妇怕他着凉，忙令侍女扶天河回客房躺下，自己也回房休息不提。

天河在房中睡到半夜，梦中自己又回到了青鸾峰上，拿着长弓长剑追着山猪，忽见那只山猪跑进了“石沉溪洞”，心里一急，喝道：“大胆猪妖，哪里跑！”

忽听见床前一个女声怒道：“什么猪妖？我看你是猪头还差不多！还不快起来！”

天河一个激灵坐起来，见菱纱站在床前，吃了一惊。他从小打猎，听觉甚是敏锐，就是兔子之类小动物的脚步声，他在数丈之外就能听清。可是菱纱走进屋来，他竟一点也没有发觉，不由奇道：“菱纱，你、你是属猫的吧？怎么脚步那么轻？”

菱纱怒道：“哼，我看你是属猪的！笨得要命，睡觉还那么死！”

天河挠了挠头，问道：“那些关豺，让你走了？”菱纱晃了晃手上一根乌黑色的软丝，得意道：“小小一间破牢房哪里困得住我？不过是想等夜里再行动，省得和官府起冲突，要不我早就出来了。”又问天河道：“你呢？打没打听到你爹的事情？”

天河点点头：“有啊，那个柳波波说他以前被爹救过……他想和爹一起玩，但是爹想当剑仙，就离开了……爹后来还送了个女儿给他……可惜，柳波波也没见过我娘……”

菱紗听了半天，连连摇头：“这些都没什么用，那个柳大人知不知道你爹和剑仙的关系？”天河摇头：“没有，他不知道。”

菱紗甚是泄气：“唉，本想从他那里了解点什么，现在听上去都是不太管用的消息。算了，既然这样，我们还不如快点赶去陈州呢。”刚想走，突然闻到天河嘴里的酒味，惊道：“咦？你、你喝酒了？！”

天河尴尬地一笑：“呵呵，一点点而已，柳波波说没关系的。对了，我当时晕乎乎的，柳波波好像还让我做他们家的女须，什么意思？”

菱紗气得直摇头道：“大傻瓜，喝酒误事，说你不听，哪天——”突然大吃一惊：“等等！你说什么？女须？……女婿？！你答应了？！”见天河恍恍惚惚，多半是忘了答没答应。心里没来由一股火冒上来，怒道：“这柳家真是莫名其妙，连你这种山顶野人都要收作女婿，说不定他女儿比你大上十岁八岁，早已经徐娘半老了！我们快走，立刻去陈州！”说完，也不管天河同不同意，拉着他的袖子就出了门。

两人来到屋外，突然发现整个柳府院内，竟不知何时笼罩在了一片淡紫色的云雾之中，本来夜里已是甚黑，再被紫雾充斥，越发看不清前方道路。天河醉得不省人事，被侍女搀扶至此，自是记不得出院之路；菱紗是翻墙而入，自然也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出口。柳府本就甚大，各院之间道路纵横交错、颇为复杂，再加上迷雾笼罩，两人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终于来到了一个开满鲜花的园里。此时正是深夜，万籁俱寂之时，忽听得微弱乐声，入耳而来。

第四章：女萝平妖

两人正感诧异，只听那乐声初时极低，似有似无，但却是低而不断，有如游丝随风飘荡，却又连绵不绝。少顷，乐声逐渐增大，但仍是十分柔和，似琴非琴、似箏非箏，如同黄鹂清鸣、喜鹊晨啼，听起来十分悦耳。听着听着，渐渐奏至深处，只觉乐声之中，韵律变幻繁复、宛转瑰丽，有如天上仙乐一般，然而曲中每个音符却又抑扬顿挫、清晰可闻，其中美妙奇异之处，实所难言。不知不觉一盏茶时间过去，乐声渐渐稀疏，终至寂静不闻。两人这才回过神来，只听一个轻灵而温和的女声叹道：“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杂乱，方随逐诸尘，不如——万～般～皆～散！”

“散”字刚一出口，天河、菱纱只觉眼前一明，院内紫雾尽皆消散，只见远处桃树旁的亭子里，一个少女手抱一件形似竖琴的乐器，望向两人。她看上去比菱纱略大，约有十八九岁年纪，一双秀目淡淡瞅来，容貌甚是美丽，一头长发上插着一根玉簪，自然地披在身后，身上一袭海蓝色长裙，上衣上飘带随风飞舞，整身装束华丽之余，却又不失大方之感。忽然见到如此美丽的少女，天河不由看得呆了。

韩菱纱见到那少女美貌，心里也吃了一惊。但看见天河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少女，呆呆出神，怕是连身处何处都忘了，不由气得拍了他一下：“喂！看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有这么好看吗？”

天河却还是没能回过神来：“没……没……好看……”眼神仍是一动不动，竟似被那少女迷住了。他不大懂得男女间的礼数，故而就这么直直地看着那少女，心里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如此举动，实是有些无礼，菱纱心里也微微生气，那少女却似没看见一般，叹道：“这‘千华灵幻之阵’对人无害的，只是没想到，你们用了这么久才走出阵来。”听这少女语气，这府中的迷雾竟是由她设下的，难怪刚才举手之间就破去了迷雾。

菱纱微微一惊，心想这少女有此功夫，定非等闲之辈，自己刚才翻入柳府，只怕瞒不过她的双眼，不由得暗自戒备起来。

那少女收起乐器，缓步向两人走来，到了面前，向天河问道：“云公子，你爹，他还好吗？”

天河奇道：“你也认识我爹？爹、爹病死很久了。”

少女吃了一惊，脸上现出极为难过的表情：“云叔……过世了？怎么会这样……当年他在祸乱中救我一命，我一直想再找到他、报答他。为什么……”

天河想起柳世封的话，明白过来，道：“你是柳波波的女儿？”那少女点了点头：“我叫柳梦璃。”

菱纱恍然大悟：“啊，原来你就是那个半老徐娘？！”话一出口，便自觉失言，连忙改口道：“啊，不不不，我是说大小姐。不过，既然大家都是故人，你又何必设下迷障为难我们呢？”柳梦璃略带歉意道：“对不起，我听说他是云叔的儿子，想试试他的功力，而且我还想问问他，云叔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爹什么也不肯告诉我，说是要等到明天再谈……”

正说话间，突然听到院外传来柳世封的呼唤声：“贤侄呐～”他进得院来，见天河三人站在一起，不由得一喜：“贤侄，我本想找你秉烛夜谈，你怎么跑到璃儿这边来了？莫非、莫非你和小女，你们已经私订终身了？！”

菱纱心里暗怒：“什么私定终身，这老头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柳梦璃脸上微微一红：“爹，您别胡思乱想，我看云公子和这位姑娘都无意在府上久留，不如打点打点，让他们随意离去吧。”

听女儿如此说，柳世封急了：“女儿啊，那怎么行！天河是爹千挑万选才帮你看中的夫婿，他可是你云叔叔的儿子……”话没说完，柳梦璃已柔声打断了他：“爹，既然您知道云叔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大恩人，那

又怎么可能有人比得上他。更何况仰慕之意不同儿女之情，终身大事，女儿还是想要自己作主……”

柳世封见女儿如此坚持，只得无奈道：“这……好好好，爹都依你，唉，璃儿高兴就好。”语气甚是失落，大有遗憾之意。见柳世封如此高调，竟被女儿三言两语说退，菱纱不由暗笑：“嘻嘻，见过怕老婆的，还没见过怕女儿的，这个柳县令真有意思。”

唐时风气甚是开放，礼法规矩远不及后世森严，儿女婚事多由自己做主，父母虽有建议劝阻之权，但也极少有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故而尽唐朝一朝，多有少男少女间美满的爱情故事，连私奔之事也不太受舆论谴责。不过纵是如此，柳梦璃敢在父亲面前直言亲事不妥，也足见柳世封对她宠得颇是厉害，甚至可说是有点怕这个女儿。

柳世封回过头来，看见菱纱，疑道：“这位姑娘是谁？三更半夜怎会在柳府出现？”天河答道：“柳波波，她就是菱纱，我们两个要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

柳世封吃了一惊，指着菱纱道：“她、她便是那个女贼？如此说来，带罪之身岂能四处乱跑！这位姑娘理应回到衙门，听候发落才是。”

菱纱不满道：“什么‘贼’！我们韩家习风水堪舆、通机关巧槛，世代都是独行千里的陵墓大盗，听清楚哦，是大～盗～！再说了，我又不偷不抢活人的东西，死人都已经入土了，那些陪葬的瓶瓶罐罐根本用不上，把它们拿来帮助更需要的人，又有什么错？”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直瞅着柳世封，丝毫没有理亏之意。

柳世封气得说话直哆嗦：“这、这、这，全是歪理、全是歪理呐！”

天河也帮菱纱说话：“柳波波，你别让菱纱去什么牙门了，要不然我们就不能一起去修仙了……”柳世封急道：“贤侄，你不明白，皇上……

唉！这叫我可如何是好！”

一直微笑看着三人的柳梦璃突然开口：“爹，女儿倒有一个办法。我今早刚听说，近来寿阳附近的女萝岩时有妖怪出没，您为这事十分伤神。我看不如让韩姑娘他们和我一同去探查此事，若是解决了，韩姑娘就算为地方上做了件大好事，您放了她倒也说的过去。”

菱纱听了这话，喜道：“成交！就这么说定了！”柳世封却是连连摇头：“万万不可！你们几个年纪还小，怎能担此重任？再说，那妖怪可不是什么人都惹得起的，太危险了，不行、不行！”

柳梦璃温言道：“爹，您不用担心，女儿自有分寸。何况云公子和韩姑娘也都是身怀绝技之人，大家小心一点，不至于有什么闪失。无论如何，这也算女儿为爹爹分忧了。”

柳世封还想反对，眼见柳梦璃眼中期望之情，又是不忍，不由得长叹一声：“唉，就按璃儿所说吧，你们务必要谨慎行事。璃儿你虽然天生具有灵力，又习有仙术，也不可疏忽大意呐。”说完又觉后悔，连叹了几口气。

天河喜道：“这么说，菱纱不用走了，太好了！”柳世封叹道：“唉，我这就去吩咐下人找一间空的客房收拾收拾，让韩姑娘歇息。”说完便转身走了。

柳梦璃见父亲离去，向两人施了一礼，道：“天色已晚，我也该回房了，两位请自便。”正要离开，忽听菱纱谢道：“哎，等一下，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替我解围，我可不想再回那个破烂牢房了。”

柳梦璃回过身来，微微一笑：“你太客气了，以你的身手就算要逃，我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你顺水推舟，愿意帮这个忙，我应该谢谢你这份善心才是。”言罢离去。

菱纱心情好了不少，心想这下不用东躲西藏了，正想找客房休息。见天河仍是怔怔地站在那里发呆，上前拍了拍他：“喂，想什么呢？”天河呆了呆，道：“菱纱，我们晚几天走好不好？”菱纱奇道：“为什么？”

天河道：“嗯，那个，这里的饭菜好吃得不得了，那么好吃的饭菜，要是以后吃不到了多可惜啊，不如我们多住几天，又能多吃几天咧。”脸上一片陶醉，似在回忆刚才的美味。抬头一看，忽然发现菱纱已经被气跑了，急忙喊道：“菱纱？你干嘛走啊？”却不闻回答之声，眼见天已漆黑，只得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第二日清晨，天河早早起来，到屋外四处寻找菱纱，忽然见到一个绿衣少女走来，正是昨日悄悄议论天河的侍女之一，急忙向她问道：“喂，你知不知道菱纱在哪？带我去找她行吗？”

那侍女见了天河，嘻嘻一笑：“哟，是未来的姑爷啊……”看见天河诧异神色，忙改口道：“不、不，是云公子啊，老爷请你去前厅一趟，我家小姐和韩姑娘都已经等在那里了。”说罢将前厅的位置指给天河就走了。

天河按她所说，走进前厅，只见柳世封一家和韩菱纱都在屋里，柳世封见他来了，喜道：“贤侄，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向韩姑娘说女萝岩之事，你也来听听。”随即向云韩两人说道：“说来惭愧，我初来寿阳时，治理无方，此地百姓虽不至于困顿潦倒，却也绝非大有余财，行商买卖之人更是少之又少。后来多亏璃儿巧手，把山上的‘离香草’做成各式熏香，引得各地商贩争相竞买，连京城里的贵人都对这种香赞不绝口，寿阳也才有了今日的富庶……”

天河听得入神，不由问道：“嗯，这样很好啊，和妖怪又有什么关系？”

柳世封叹道：“寿阳城西北面的女萝岩盛产离香草，乃是寿阳的财富之源，城里制香之人多半都去那里采摘离香草，只是近半月来，女萝岩突然有妖物频频伤人，如今已是没有人再敢接近了。财路断了，百姓们心中惶恐，实是令人忧心……”又是长叹数声。

菱纱自信满满：“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去！”柳梦璃也道：“嗯，我们这就出发吧，这种事情总是越早解决越好。云公子，你说呢？”眼望天河。天河道：“既然你们都不怕，那我有什么好怕的，大家一起去吧！”憨憨地笑了一笑。

柳氏夫妇连连嘱咐，柳世封道：“璃儿，你和天河还有韩姑娘千万要小心，万一情况不妙就先跑再说，可不要逞强吃眼前亏。”柳梦璃点点头：“爹，我知道了。”三人出得城来，只见城外就是一座大山，未走数里，道路分成东西两条山路：东面山势陡峭，道路甚为崎岖；西面山势却甚是平坦，山路被笼罩在树荫之中，郁郁葱葱，一眼看不清楚。

柳梦璃说道：“山路往西北便是女萝岩，往东北面则是——”还没说完，菱纱笑着打断了她：“嘻嘻，我知道，是先代淮南王的陵寝对不对？”柳梦璃点点头：“韩姑娘说的不错。”

菱纱笑道：“淮南王那老头还挺会挑地方的呢，这八公山山势不错，兼具‘四势’中的‘青龙’、‘白虎’，两相拱抱能让穴场不受外风吹袭，可惜啊可惜，山前却只有寿阳的护城河，要是能够聚水成沼，就真的再好不过了。”

天河听不明白，奇道：“菱纱，你讲的话怎么那么怪？好难懂……”菱纱白了他一眼：“哼！你这野人，就是吃的多，懂的少！”天河摸摸脑袋，尴尬地笑了。

柳梦璃却赞道：“我听爹说过，风水堪輿之术晦涩难明，往往一二十年才能略有小成。韩姑娘明白这么多，真不简单。”菱纱谦逊地一笑：“哈哈，这不算什么啦，在我老家要是不懂这个，会被人笑话一辈子的。”心里对柳梦璃的感觉一下子好了起来，高兴道：“对了，我说，我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你别那么见外，叫我菱纱就好，要不然，我可要叫你‘柳大小姐’啰，嘻嘻。”

梦璃微微点头：“好吧，菱纱，我们这就去女萝岩吧。”

三人向西北方向走去，不一会，只见山路尽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壁上铺设着藤条编成的软梯。梦璃道：“这里就是女萝岩的入口了，离香草都长在洞内，我们就从这里下去吧。”天河、菱纱点了点头，三人依次下到洞中，却见洞中一片寂静，除了光秃秃的石壁和石笋，并无半点离香草和妖怪的痕迹。

柳梦璃奇道：“咦，我以前来过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离香草，怎么现在……”话音未落，只听天河大喊一声：“菱纱，小心！”

只见一条赤色毒蛇躲在阴影之中，见有人到来，忽地探出头来，朝韩菱纱的腿部咬去。所幸天河眼尖，及时发现，菱纱又是反应迅速，险险躲开了这一口。那蛇一口未中，挺起蛇头，又想再次扑上。

柳梦璃急喝一声：“疾！”只见毒蛇头顶之上，突然闪起一个霹雳，正中蛇头，那毒蛇立时被击成了焦炭。这一下兔起鹘落，当真是迅速之极。

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你、你也会仙术？”梦璃点点头：“小时候，有一个道士来到我家，说我天生灵力充沛，异于常人，是修习仙术的上佳人选。我爹听了十分高兴，请求那道士指点我，那道士却要云游四方，只留下一本仙术书便离去了。后来我爹又请了一些略通道法的人教我修习，练了好几年，今天倒是第一次使用。”

天河喜道：“梦璃，我的火系仙术总是练不好，没法烤猪吃，你教教我好不好？”菱纱见刚才那一击又快又准，自忖也是不及，便也上前请教。梦璃也不怕麻烦，向两人仔细介绍了各自仙术的使用之法，以及使用时种种重要易错之处，又让两人照此习练。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两人只觉自己仙术使用得更加灵活自如，威力也是大增，不由得对梦璃又是感激、又是佩服。

三人继续前进，只见洞内除了少量毒蛇毒虫，仍是一无所有。眼见已至尽头，梦璃道：“这一层没找到妖怪，我们到下一层吧。”菱纱、天河点头同意，三人随即下到另一层，刚刚站稳，只觉一股血腥之气，扑鼻而来。

三人闻到血腥气，均是吃了一惊。顺着气味行走没多久，只见不远处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十个妖怪的尸体，妖血淌了一地，令人咋舌的是，地上却连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留下，足见来人出手之快，所有妖怪几乎是在同时被一剑刺穿身体，当场毙命。剑术之高，可以想见。

菱纱皱眉道：“好难闻的味道，我们快走吧！”天河也道：“唉，有人把妖怪都打倒了，那我们岂不是没事做了？”梦璃摇了摇头：“我们只是来探查妖为何会忽然伤人，不一定非要除妖。这里的槐妖向来性情温和，应该是有什么缘由……”

菱纱受不了浓烈的血腥气，边绕向旁边边说：“怎样办都行啦！就是别停在这里，我快吐了……”天河看她行走，突然觉得有点不对，急道：“菱纱，等一下！”话音未落，菱纱突觉脚下一松，竟是踩中了一个陷阱，“呀”的一声，直坠下去！

天河、梦璃大惊，急忙伸手去拉，可是已来不及了。眼看菱纱落入洞中，天河急道：“不行，我要跳下去！”说完就要往下跳，梦璃急忙拉住了他：“云公子，万万不可！这女萝岩里太古怪，洞下面是什么情

况，谁都不清楚。万一你也受伤，怎么救菱纱呢？”见天河仍是一脸着急，道：“云公子，这个时候越是心急，越是要冷静！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下层吧！”天河无奈，只得跟着梦璃向更深处走去。

两人因为心急，走得比刚才快了不少，没多久就来到了第三层，只见菱纱躺在地上，不知死活。天河急忙跑到她身边，大声呼唤：“菱纱！菱纱！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见菱纱仍是一动不动，急道：“怎么办怎么办，菱纱她会不会有事啊？”一脸焦急，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柳梦璃急走上前，探了探她的鼻息，舒声道：“云公子别慌，她还有气息，应该只是昏过去了。”说着拿出一个香囊，放到菱纱鼻前。过了一会，菱纱悠悠醒转，见两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脸上一红，刚要坐起，柳梦璃按住了她：“你刚醒过来，先不要动。”

菱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奇道：“咦，骨头一点都不痛了，头也不晕了，这是什么香？真厉害！”柳梦璃微笑道：“这是我用离香草加上几味药材制成的香囊，有凝神镇痛的功效，不过不能治本，你还是得把药敷上。”说着便在菱纱手臂的伤口处敷好了伤药，菱纱只觉双臂一凉，说不出的清爽舒服，不由得感动道：“梦璃，谢谢你！”

梦璃笑道：“你说过的，我们是朋友，何必言谢。”菱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天河见菱纱醒来，仍有些担心，问道：“菱纱，你的伤不要紧吧？用不用先回柳波波家休息一下？”

菱纱见天河担心神色，心想不能让这野人看扁了，一下子坐起来：“哼，谁说我有事？可恶，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挖的陷阱，管他是人是妖，姑娘我非把他揪出来狠狠教训一顿不可！”说完就气冲冲地向洞深处走去，天河和梦璃怕她伤势未好，连忙紧紧地跟在后面。不知不觉，三人已走到了岩洞的最深处。柳梦璃突然停下脚步，抽了抽鼻

子，道：“咦，这附近……有离香草的味道……”顺着气息向洞内一角走了过去，云韩两人跟了过来。

突然，三人听到“喵”的一声，似是猫叫。菱纱奇道：“奇怪，这里怎么会有猫？”晃亮身上的火折，只见前面地上放着一大捧绿色植物，显然便是离香草了。离香草旁趴着五只奇怪的小动物，长着蓝色皮毛，胖胖的像个球一般，甚是可爱。菱纱喜爱之情顿起，伸手便想去抱它们。那五只动物见菱纱伸手过来，急忙后退，眼中流露出愤怒和恐惧之情，为首的“喵喵喵”连叫了好几声，声音十分悲惨。

菱纱不明所以，愣在当场。柳梦璃看了看它们，叹道：“菱纱，看样子，挖陷阱的人已经找到了。”

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你的意思……是它们？！”梦璃点了点头。

菱纱生气起来：“好哇！我都还没发威，你们这些小猫竟敢害到我头上来了！”亮出短剑，想好好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梦璃急忙拦住了她：“菱纱，你别生气，它们很可怜……我能感觉到它们的痛苦……”

只听为首的那一只怒道：“喵喵！坏人！爹和娘都被你们杀了！”语气悲愤至极。

天河吃了一惊：“它、它会说人话？”梦璃点点头：“它们不是一般的动物，是居住在这里的槐妖，我以前来这里时见过。”温言向那槐妖问道：“你好，请你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的。你说爹娘被杀了，是怎么回事？”

那槐妖愤怒道：“喵喵！人都是坏蛋！我们要报仇！”梦璃问道：“那些倒在地上的妖怪，其中就有你们的爹娘吗？”另外几只槐妖都哭了起来，声音凄惨之极，为首那只却强忍悲痛，厉声道：“喵！不许哭！不

要让人看笑话！”转向柳梦璃，怒道：“喵喵！你们人实在太坏了！一个人突然闯进来，把大家都杀死了！”

梦璃一脸凄然，问道：“那个人.....你看到他长什么样了吗？”那槐妖恨恨地道：“喵！当然！他拿了一把长长的剑，我知道，就是你们人所说的剑仙！”随即又是悲哀地道：“喵！我和其他几个兄弟年纪还小，妖气也弱，才没有被那个人察觉。想不到，还是要死在你们人的手上.....”

梦璃叹道：“妖侵犯人，人自然也要除妖。近日妖伤人之事，恐怕已经惊动了那些入世剑仙，来此除妖。唉，你们若不伤人，又何至有今日之局？”

那槐妖怒道：“喵喵！是人不对！人把离香草都采光了，槐妖没东西吃，爹和娘才说要吓吓他们，就咬死了几个人。不然大家就都活不下去了！”

菱纱吃了一惊：“啊？原来竟是这么回事！”柳梦璃叹息道：“你们.....有地方可以去吗？如果有就快走吧，女萝岩里如今只剩下毒蛇恶物，不是久留之地。”

那槐妖吃了一惊，颤声道：“喵！你、你不杀我们？”旁边一直不语的天河突然开了口：“杀你们干嘛？你说的那些我也只听懂一半，不过妖杀了人，人要报仇，人杀了妖，妖也不罢休，这样打来打去，到哪一天也没结果，还不如两边罢手。”

此言一出，菱纱和梦璃都呆呆地看着天河，仿佛不认识他一般。两人万万想不到，这朴实的言语之后所蕴含的深刻道理，竟会出自天河这样一个山顶野人之口。过了好一会，菱纱才惊异地说道：“天河.....你真的是天河吗？！竟然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

天河憨憨地笑了：“呵呵，这些都是我爹说的，他说人和人是这样因果报，我想人和妖应该也差不多吧。”

梦璃叹道：“云叔说的不错。”面对槐妖，轻声道：“你们走吧，回去以后我会告诉城里的人，让他们采摘适度，绝不让你们没有了食物。过上一段时间，离香草自会恢复原来的茂盛，那时你们可以再回来……”

那槐妖呆了呆，似是被梦璃感动了，说道：“喵！我叫槐米，他们是我弟弟槐花、槐实、槐角、槐枝。谢谢你愿意帮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要找到那个人，替爹娘他们报仇！不过，人也不全都是坏的，我记下了！”随即对弟弟们说道：“喵！我们走！”几只槐妖望了三人一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岩洞。目送槐米等离开，柳梦璃叹道：“真可怜，这么小就没有了爹娘，以后恐怕会过得很辛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天河、菱纱听了这句话，心里都是一阵难过，不由对那些槐妖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正在三人感慨之时，忽然又听见“喵”的一声，槐枝跑了过来：“喵～老大自己不好意思来，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我们唯一的宝贝。”说完将一颗土黄色的珠子放在梦璃脚前，那颗珠子晶莹剔透，在昏暗的岩洞中闪着奇异的光芒。

菱纱拿起珠子，端详片刻，突然惊道：“这、这不是土灵珠吗？”

天河奇道：“土林猪？是什么东西？看上去不像猪啊……”菱纱解释道：“传说天地间一共有水、火、雷、风、土五颗灵珠，都是由灵气聚集而成，是了不起的好宝贝，韩家先祖曾经得到过雷灵珠，所以本家文献上有记载。传说五灵珠各有不同功效，若能集齐五颗，又是大大的不同了。”

梦璃弯下腰，对槐枝道：“这么贵重的东西……要送给我？”槐枝点了点头：“喵，老大说人有好坏，你是好人，对我们也很好，所以我们要

感谢你。”说完就跑远了。梦璃向它们远去的方向深深施了一礼：“谢谢你们。”

那边菱纱还在想着什么：“让我想想，土灵珠……”突然精神一振：“对了，土灵珠可以令人瞬息间回到起始之地，文献上有这个咒语，我记得！这下好了，不用跑那么多路回去了！”天河、梦璃闻言也是一喜，菱纱令两人闭上双眼，自己也闭上眼睛，默念咒语。突然间，只觉天旋地转，自己三人如同在空中漂浮一般，被四面的风吹拂着。过了一会，觉得自己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方才睁开双眼。四下一看，三人已被传送到了岩洞外的山路上。

天河喜道：“呵呵，这个好玩！”菱纱也十分开心，但转念一想，又有些惭愧，对梦璃道：“梦璃，小猫说这是它们唯一的宝贝，送给我们真的可以吗？”

柳梦璃点点头：“嗯，没关系，它们报恩是一心一意的，要是我们不收，反而很失礼了。”菱纱安心了一些，道：“梦璃，你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梦璃眼望远方，叹道：“其实，渺渺世间，不独有人，人要活下去，妖也是一样，为何彼此之间不能多一些理解呢？至少我不认为妖都是狰狞可恨的，万物皆是生灵，又哪里有天定的贵贱善恶之分？”

天河点头：“话这么说没错，我爹就常常这样说！”菱纱右手托腮，似在想着什么。

正在这时，只见两道白影从空中降下，竟是两个御剑飞来的人，天河、菱纱与那两人一照面，双方都是吃了一惊，天河奇道：“怀朔、璇玑，是你们？”

怀朔连忙上前施礼：“二位，想不到又见面了。”璇玑却是一愣：“咦，师兄，他们是谁？”怀朔道：“璇玑，你忘了？那夜我们在巢湖边遇见的……”璇玑这才想起来，脸上一红，撅起小嘴，嗔道：“下山以后天天见那么多人，要是每个都记住，人家还不早早累死？”望了望前方的女萝岩，有些着急地说：“不管这些了，既然寿阳附近有妖怪，我们就快点把妖怪打跑，好去找紫英师叔！”说完就向岩洞跑去，怀朔也跟在后面。

梦璃三人都是大为焦急，心知那些幸存的小妖功力极浅，绝不是怀朔二人的对手，如果让他们遇上，只怕是难逃一死。天河连忙拦在璇玑面前：“呵呵，你们来晚了，有人早把妖怪砍光了。”

璇玑撅起嘴：“骗人！我不信！哪有人这么厉害？”柳梦璃柔声道：“小妹妹，云公子没有骗你。我们也是来此探查妖伤人之事，进入洞中才发现所有槐妖都被一剑穿心而死，说不定是剑仙所为呢。”

璇玑疑道：“剑仙？难道是……”怀朔却是大笑：“哈哈，璇玑，看样子师叔总是比我们快上半步，这辈子里是别想追上了。”璇玑想了想，连连点头道：“嗯，没错，咱们琼华派里，师叔的剑法在同辈弟子中无人能及，这么高的武功，不是师叔还能是谁？紫英师叔就是厉害！”面露敬慕之意，又有些小小的遗憾，心想若能早些追上师叔，与师叔相伴除妖，那才是不虚此行。眼看又慢师叔一步，只能再去陈州寻找了，连忙对怀朔道：“师兄，我们快去陈州找紫英师叔吧！”

怀朔却道：“且慢，谨慎起见，你我还是再进入女萝岩，查看一下有无妖类余孽为好。”说完就要前行，却被天河拉住，天河连连摆手：“不、不用了吧？我们刚从里面出来，除了尸体，我保证啥都没有。”璇玑也十分着急：“对啊，师兄，人家要生气啰！难不成你连紫英师叔的功夫都信不过吗？”见怀朔还在犹豫，气得跳脚道：“师叔他都赶去陈州了，我们也要快点追上，你别总慢慢吞吞的啦！你不走，

我可走了！”说完跳上长剑，腾空而去。怀朔无奈，向三人拱了拱手，也御剑离开。

菱纱突然想起来拜师的事，急忙冲怀朔的背影喊道：“喂，等等！”可是御剑之术何等快捷，怀朔二人转眼间就已消失，根本没听见菱纱的话语。菱纱叹了口气：“唉，这两个人还是风风火火的，连拜入他们师门的事情都没机会说。对了，刚才听璇玑说，他们这个门派叫什么‘琼华派’。不过还好，他们居然也还没去陈州，我们去陈州还有机会见到他们。”

柳梦璃见菱纱神色，问道：“菱纱，你们……想要去修仙吗？”菱纱点了点头：“嗯，我是想去那个门派修仙，这家伙也要去，不过他只想学御剑术打野猪。哦，对了，还有就是探访他老爹的来历。”柳梦璃奇道：“云叔？他和这个门派有关系？”菱纱点点头，将古玉图案与怀朔等人衣服上图案相同的事情说了。

柳梦璃低头想了想，抬起头来，问菱纱道：“嗯，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行吗？”菱纱还未回答，只见天河一脸喜色，高兴地道：“真、真的吗？好啊！”菱纱心里暗暗好笑，又有点生气，暗想：“白痴，干嘛一脸期待的样子……”对梦璃笑道：“嗯，要是你爹答应，我没说的！你帮了我们不少忙，有你陪我们去修仙，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梦璃谢道：“今后就麻烦你们了。”一扫刚才忧色，破颜而笑。她容貌本已甚美，此时一笑，宛如桃花盛开，美不胜收。天河自是看得呆了，连菱纱也是一愣，只觉自己平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菱纱自己容貌本也不差，可是和梦璃一比，颇有被比下去的感觉。看着天河痴痴的眼神，咳嗽一声：“咳，我们回寿阳吧，让县令大人知道这里的情况。”

梦璃点点头，走在最前面。天河却仍是痴痴如醉地站在那里，菱纱捶了他一拳，不满道：“发什么呆！哼，男人都是见色心起！”索性不理

他，自己跟在梦璃身后。天河这才反应过来，跟着两人向寿阳走去。

三人回到柳府，还没进门，只见一个白发老者拉着裴剑，哀声道：“裴捕头，我家小姐的病到现在还是没有起色，您传报一声，让柳老爷帮帮忙吧。”裴剑甚是无奈，道：“钟伯，今天是休假的日子，老爷他也忙了整整十天了，您就让他歇歇吧。”唐时官员十日一假，裴剑故有此说，又道：“再说，老爷为你家小姐的事也已操了不少心，这寿阳城的名医都请遍了，也没瞧出个所以然来。唉，您老还是认命吧。”那老者不肯离去，还是苦苦哀求，看起来甚是可怜。

柳梦璃走上前去，问道：“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裴剑见了梦璃三人，喜道：“小姐，你回来了？老爷让我在这里等你们，想不到这么快你们就回来了！”吩咐门外的守卫：“你们拿把椅子，让钟伯在这里坐一会，我等一下就出来。”急忙带三人进了府中。

梦璃三人进入前厅，只见柳世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正在团团乱转，见三人回来，急走到梦璃面前，忙不迭地道：“唉呀，爹的宝贝女儿，你可算回来了！有没有受伤？遇没遇到什么危险？唉，都怪爹这老糊涂，我越想越后悔，就不应该答应让你们去！现在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一大串话说得忧心忡忡、甚是后怕，颇不像他平日作风。要不是对这女儿宠爱太过，爱之深、忧之切，想来也不至于如此担惊受怕。

梦璃温言道：“爹，您别这么担心，您看，什么事也没有，大家都好好的。”菱纱笑道：“是啊，闹妖怪的事也解决了，我们虽无太大功劳，总也有些苦劳。嘻嘻，县令大人你可要言而有信哦！别再让官差追着我跑了！”柳世封连连点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不过妖怪到底如何……”

梦璃道：“爹，当时情形容女儿慢慢说来，而且女儿也另有重要的事想告诉你和娘……”一旁的阮慈说道：“老爷，不如我们去璃儿房里谈

吧。”转身对天河和菱纱说道：“天河、韩姑娘你们辛苦多时，想必累了，回客房稍稍歇息一下吧。”说完，柳氏一家就进了内屋。

梦璃进了内室，向父母说明了女萝岩槐妖伤人之谜，柳世封叹道：“我知道了，明天我就下令，让商人们节制采摘，但愿老天帮忙，让离香草早日恢复原状。”想到难题即将解决，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梦璃想起钟伯之事，问道：“爹，那位姓钟的老伯，他家的小姐怎么了？”柳世封道：“唉，这钟老头是从外地来的，听说他家小姐病了九年，一直昏迷不醒。那小姐的父母都过世了，这老头只是个仆人，却是忠心得很，到处寻找名医给他家小姐治病，后来听说咱们寿阳有许多名医，就大老远的搬到这里来。我见他一片忠心，便召集了寿阳所有的名医给那小姐看病，却是瞧不出任何结果。我看哪，那小姐的病定非寻常……”连连摇头，脸上甚是无奈。

梦璃沉思良久，道：“爹，女儿倒想去看看那位小姐，也许能帮上忙。”柳世封苦笑道：“唉，本城多少有名的医生都看不了，璃儿你就别操心了。”梦璃摇摇头，道：“女儿有种感觉，那位小姐恐怕并不是生病，如果不是病，女儿也许能帮得上忙，也算是好事做到底。”柳世封叹道：“好吧，璃儿你要有时间，去看看也行。”他见女儿如此乐于助人，既感欣慰，又有些担心，暗自长吁短叹，阮慈在一边安慰不提。

天河、菱纱呆着没事，走出屋外。菱纱向另一边走去，天河奇道：“菱纱，你到哪里？我们一起去吧。”菱纱摇摇头：“不行，怎么说我都是女孩子，也有一两个自己的小秘密，不能老和你粘在一块。奇-书-网”说完就要走开，见天河仍跟着自己，气道：“喂，你是跟屁虫啊？不会自己走路？”

天河噤声道：“可是，这里路太多，我怕走丢了……”菱纱“哼”了一声，突然道：“你看那边！”天河一回头，只听一声轻响，转过头来，

眼前又是一片红烟，正是“烟水还魂”，连忙屏住呼吸退后了几步，烟雾那边传来菱纱银铃般的笑声：“嘻嘻，待会儿再见！”

天河无奈，只得在府内四处乱走，不一会，无意中走到了昨晚见到梦璃的院子。只见梦璃仍是站在亭内，手抱昨日用过的乐器，凝视远处，若有所思。天河刚想上前，忽听见身旁一个少女笑道：“嘻，是未来的姑爷呀？小姐好像有什么烦心事，您可要想个法子哄她开心哟～”天河回头一看，正是早上给自己指路的侍女。

天河懵懂道：“我、我去？”那侍女笑道：“嘻，那当然呀！当然要姑爷去才行！”说完就掩口而去。天河无奈，走到亭后，唤道：“梦璃？”柳梦璃转过身来：“云公子，是你？”天河挠挠头，道：“嗯，刚才那个女孩，说你不太高兴……”

梦璃笑了笑：“别听她的，禄蓉这丫头就喜欢添油加醋，我只是想到要和爹娘分开那么久，有点不习惯而已。对了，爹和娘答应了我，以后我就能跟着云公子、还有菱纱四处游历了。”天河心里一阵高兴：“那、那真是太好了，梦璃，你也很想当剑仙吗？”

梦璃摇了摇头：“我对修仙倒没有太大兴趣，只是……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这个府邸里，过了一天又一天，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知道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发生过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总闪过一些奇异的景象……说不定到了外面，就能找到什么线索……”言语之间，似乎对自己的身世很是关心。

天河问道：“我爹……他什么都没说吗？”梦璃道：“没有，我想云叔肯定有他的理由，或许连他也不知道呢。”说完叹了口气，心情好了一些，道：“其实，这也没什么。爹和娘都很疼我，能遇上他们，我已经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了。”

天河点头：“嗯，你说的对！柳波波他们是好人，像你们这样一直在一起，也挺不错的。”柳梦璃看了他一眼，柔声道：“其实，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他们当成你的爹娘……我听说，你娘也是很早就过世了……”

天河连忙摇头：“啊？不用不用！我是说，我不能抢走你的爹娘，还有啊，我要是喊别人作‘爹’，老爹说不定真要气歪了！”提起父亲，天河总是从心底感到畏惧。

柳梦璃忍不住笑了出来：“嘻，云叔哪有你说的那么凶。”天河见她笑颜，心里安定了不少，想起什么，问道：“梦璃，我、我有点事不明白，柳波波他总是喊我‘咸枝’，还有这里的女孩叫我‘姑爷’，我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梦璃奇道：“咸枝？……贤侄？”问天河道：“云公子，云叔教过你读书写字吗？”天河道：“小的时候爹教过一些，他还留了几本书给我念，不过、不过为了生火方便，差不多都烧掉了。”

柳梦璃点点头：“这么说来，你只是不晓得哪些字该对上哪些意思，以后我有时间慢慢告诉你吧。”脸上微微一红，又道：“……至于‘姑爷’，那是丫头们闹着玩的，别理她们。她们大概听了我爹的话，以为我和云公子要成亲呢。”

天河奇道：“成亲？什么意思？”梦璃解释道：“简单些说，假如有个女孩子看着你心里舒坦，便会想要嫁给你，从今往后两个人一生一世都厮守在一起，永远也不分离。”天河摸摸头，似懂非懂，又问道：“梦璃，我、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梦璃点头，天河道：“你、你拿的是什么乐器，昨夜的曲子太好听了，像仙乐一样。”梦璃脸上又是一红，笑道：“云公子，你过奖了。这箜篌我从小就练习，昨夜只是随便弹弹，让你和菱纱见笑了。”

箜篌是中华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乐器，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中有“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诗句，可知箜篌在当时就十分流行，是许多大家闺秀必习的乐器。到了唐朝，民间习乐之风甚盛，弹奏箜篌的名家也大有人在，著名诗人李贺更有“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的名句，可见箜篌演奏时音乐之感人动听。柳梦璃久习箜篌，在演奏上的造诣实已不浅，但她甚是谦虚，没有一点自得之色。梦璃见天河羡慕神情，微笑道：“如果云公子喜欢，哪天有机会我愿意单独为公子演奏一曲。”天河喜道：“好、好啊！”

柳梦璃看了看天，道：“快到中午了，我回房一趟，云公子也休息休息吧，下午我还有事要出府一趟。”顿了顿，问道：“云公子，我们明天就出发吗？”天河点了点头。

梦璃笑了笑：“云公子，明天我想送你一样东西。”天河奇道：“送我东西？是什么？”梦璃微微一笑：“秘密，云公子见了便知。”转身走出两步，幽幽叹道：“云公子，今天你对怀朔他们说，女萝岩里没有妖怪，我.....很谢谢你愿意帮槐米他们。你是个好人，让我想起云叔.....你们都有一副好心肠.....”天河心里一阵温暖，还想再说什么，梦璃已出院去了。

忽听得身后韩菱纱笑道：“哈哈，情意绵绵的，我可全听见了！”

第五章：寻仙之行

云天河回过头来：“菱纱，是你？”

菱纱见他语气镇定自若，对自己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身后竟也没有半点惊讶，有些泄气，抱怨道：“唉，真无聊，看我突然出现，你都不会吓了一跳，连眉毛都不动。”

天河摇摇头，道：“爹说过的，男子汉立世无所畏惧，没什么好怕的。”菱纱心里暗道：“瞎说，要是你爹站在你面前，看你怕不怕……”脸上却是一脸笑意：“好啦好啦，开个玩笑而已，干嘛严肃得像根木头……对了，我问你，你真的想好了，要和她一起去修仙？”

天河听到“和她一起”四字，心里不知为何一阵高兴，不自觉傻笑起来：“嗯，呵呵，好、好啊……”菱纱见他一脸傻样，暗自生气：“一脸白痴相，这野人想到哪里去了……”正色道：“说真的，像梦璃这样，虽然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可是养父母待她那么好，还真让人有点羡慕呢……唉，可惜不是人人都有这种福气……不过，她好歹也是个千金大小姐，不知道对江湖上的事了解多少。奇怪啊，她对妖怪的态度倒跟你一个样子，真是有趣。”

天河乐道：“好像是吧，哈哈……”菱纱白了他一眼：“哼，一个从小到大都在山顶当野人，一个从小到大都在家里当千金大小姐，想法又差不多，难怪要你当‘姑爷’呀！”天河脸一红，又听菱纱有些奚落地道：“哼，梦璃跟我们一起修仙，你干嘛高兴成这样？色心不死，小心以后桃花劫要你小命！”说着向天河做了个鬼脸。

天河想了想，问道：“菱纱，你、你不喜欢梦璃吗？”菱纱奇道：“没有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天河忙道：“没、没什么。”

亭子里突然沉默下来，天河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话题，百无聊赖之际，猜想着明日梦璃送给自己的礼物会是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忽然看到菱纱一脸悲戚之情，和当日在青鸾峰上一模一样，正感奇怪，只听菱纱幽幽地道：“其实……谁喜欢谁，又讨厌谁，这种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虽然世上的人千千万万，可每个人都是孤伶伶地来，孤伶伶地去，没有其他任何人是可以依靠和作伴的。再真挚的感情、再深沉的牵挂，也还是会有分开的一天。”抬起头来，直望着天河：“就像你爹和你娘，到头来又怎么抵得过生死离别……”

天河愣了，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想到，呆了好久，才道：“不是……你说的不对，虽然我讲不出来，可不应该是这样的……”菱纱沉默良久，忽地哼道：“哼，你这家伙，下山才多久，倒学会数落我了！”语气又恢复了平常的倔强和骄傲。过了一会，见天河不说话，道：“喂，怎么啦？变哑巴啦？”

天河踌躇道：“不、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好像不是菱纱……不……像是另外一个菱纱……”菱纱气道：“你！……什么这个那个，我又不是妖怪，还会变来变去。”心里却是微微一动，还想再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正在这时，一个红衣侍女走上前来，对两人说道：“云公子、韩姑娘，开饭了，夫人让我来请你们。”两人只得放下心事，随侍女前往餐厅，柳氏一家已等在那里，见两人到来，柳世封喜道：“来来来，贤侄，今天算是为你们庆功！”说着夹了一大块肉放到天河的碗里，天河自是来者不拒，菱纱、梦璃却似各有心事，草草吃了一点就不再吃了。阮慈见女儿不吃饭，劝道：“璃儿，你多吃一点吧，上午走了那么多路，一定饿坏了。”梦璃摇了摇头，见父母有些担忧，不得不又多吃了一点，随即起身，对柳世封道：“爹，女儿这就去钟伯家吧。”

柳世封劝道：“璃儿，你今天太累了，明天早上去吧。”梦璃摇头：“爹，女儿明天一早就要和云公子一起走了，没有时间了。”柳世封长叹一声：“唉，那璃儿你就去吧，别累着自己。”语气甚是哀伤，想是想起明日就要与女儿离别，心里不胜伤感。梦璃也有些感伤，道：“爹，没事的，我很快就回来，今晚女儿好好地陪着你和娘。”柳世封摆了摆手：“去吧。”

梦璃走到柳府门外，见天河和菱纱也跟了过来，问道：“云公子、菱纱，你们也要去吗？”天河点了点头：“反正我也没事，跟着你转转，说不定还能帮上忙。”菱纱却道：“我……医术我是不大懂，可是我听说那家小姐看过许多名医，我也想去看看，认识认识那些医生，也

许……唉，反正去了也许有用……”梦璃见他二人都愿同行，也是十分高兴。向门旁的裴剑问道：“裴大哥，钟伯家的路怎么走？”

裴剑答道：“城东第二家就是，小姐，我带你们去吧。”梦璃微笑着摇了摇头：“裴大哥，你一天到晚跟着我爹上堂问案，也很累了，今天是假期，就好好休息吧，我们自己去就行了。”说完，不待裴剑回答，三人便离开了柳府。

走了没多久，三人来到了一个小院里，院里长着几棵桃树，此时桃花已经落尽，只剩下光光的树枝到处伸展，显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了。钟伯正站在院里，唉声叹气地自言自语着什么。梦璃走上前去，说明来意。钟伯不胜感激，叹道：“唉，九年了，没想到还有柳小姐这样的有心人，特地来一趟，这份心意老朽真是感激不尽呐。”

梦璃道：“钟伯，您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我也只是略通法术，也不晓得能不能帮上忙……”转向天河和菱纱，向钟伯介绍道：“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也是身怀异能之人，方便的话，能否让他们也一起见一见欧阳姑娘呢？”

钟伯道：“当然可以，便请三位进屋吧。”说完将三人迎进了屋里。只见屋内甚是简陋，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想是钟伯为了给小姐看病，把大部分值钱的家具都当掉了。只剩下一张颇为华贵的大床，上面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少女，双眼紧闭，似在沉沉入睡。钟伯叹道：“这位便是我家小姐了，唉，她这样昏迷不醒已经有九年了，各方名医看过不少，可都是束手无策。更奇怪的是，这么久了，小姐的容貌却一点都不见老去，那些名医也说不出名堂来，简直是太奇怪了……”

天河见梦璃看着看着呆呆出神，道：“梦璃，你想到什么了？”梦璃闭上眼睛仔细地想了想，肯定地道：“果然如我所想，她这样不是生病，而是睡着了，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梦中……”

钟伯吃了一惊：“梦中？可是，小姐怎么会一睡就是九年？”梦璃道：“她被人施了咒术，只要咒术不解，便会一直昏睡下去。”钟伯痛苦地道：“咒术！天啊，难道自从老爷暴毙，这个家就被妖魔缠上了？为什么连小姐也……”突然向梦璃跪下，连连磕头道：“柳小姐，既然你知道小姐她是被人害的，请你一定要救救她！老朽求你了！”梦璃连忙扶起他：“钟伯您快起来，您别急，我现在就施法进入她的梦中，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天河有些担心：“梦璃，你会不会有危险啊？”菱纱也道：“是啊，梦璃，要不我和你一块进去，也好有个照应。”梦璃摇头道：“不用了，你不会这种仙术，进不去的。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不会有事的。”说完默念咒语，天河和菱纱只觉眼前闪过一道白光，睁开眼时，梦璃的形体已消失不见。

柳梦璃进入欧阳小姐的梦中，只见身处之地乃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原野上盛开着各种鲜花，姹紫嫣红，甚是可爱。不远处，只见一个华服女子与一个一身蓝袍的男子站在一起，那女子的容貌与装束都和躺在床上之人一模一样，正是欧阳小姐。只听她面对男子，喃喃问道：“相公，我爹娘真的是被山贼害死的吗？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

那男子笑了笑，说道：“明珠，你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又在胡思乱想呢？”揽过欧阳明珠肩头，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欧阳明珠身体微微发抖，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颤声道：“可是，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人身上爬满了虫子，那些虫子都在吃他的身体，好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个人……他好像是我爹……虽然我不记得见过他的脸……”

男子柔声道：“明珠，那只是一个梦啊，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当初从山贼手中救下你的时候，你已经惊吓过度，失了记忆，又怎么会梦见从前的事呢？”欧阳明珠握着他的手，仍是十分不安地道：“我……我真

的是欧阳明珠？为什么我每次想回忆一些事情，头就好痛，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男子温柔地道：“唉，小傻瓜，你胸口的玉佩上不是刻着这个名字吗？就算你不是她，那也只是一个称呼，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欧阳明珠稍稍心安了些，望着丈夫，小声道：“相公……你对我真好。”

突然，那蓝袍男子猛地回头，厉喝道：“什么人？出来！”

柳梦璃自知已被发现，她刚才见这蓝袍人古怪，用“风归云隐”之术将自己隐藏起来，想多听一些他们二人的对话，以便从中找到解咒之法。不料那蓝袍人道行甚高，没过多久就发现有人从旁窥视，柳梦璃只得现身出来。欧阳明珠看见柳梦璃，奇道：“咦？真是难得，相公，我和你隐居在此，还从来没有外人来过呢。”

那男子却是厉声道：“你是何人？为何会来这里？！”声色俱厉，眼中却流露出一丝惊惧之色。欧阳明珠嗔道：“相公，你不要这么凶嘛，会吓着这位姑娘的……”

柳梦璃走到欧阳明珠面前，问道：“你，不知道自己一直在梦里吗？”

欧阳明珠吃了一惊：“什么？”

那男子厉声喝道：“住口！”转向欧阳明珠，柔声道：“明珠，天色不早，我们也该回家了。”欧阳明珠微感奇怪，迟疑道：“可是这位姑娘……”男子道：“她只是一个外人，你不必理会。”欧阳明珠还有些疑惑，看见丈夫柔和的眼神，只得道：“好吧，我听你的，相公你做什么事，一向都有道理的。”两人并肩而行，向远处的木屋走去。

柳梦璃连忙追上，急道：“欧阳小姐……”突见那蓝袍人转过身来，单手指天，猛喝道：“给我退——！”梦璃只觉面前一股大力涌来，不觉

惊叫：“啊！——”

眼前一花，自己已回到了屋中，菱纱焦急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有没有受伤？”梦璃擦擦额角渗出的冷汗，摇了摇头：“我没事，只不过一时不慎，被法术弹出了梦境。”

钟伯甚是着急：“柳小姐，我家小姐、我家小姐她到底怎么样？”梦璃叹道：“我在梦中见到了她，可是她好像只记得梦中的事，那个咒术太过强大，她的意识几乎被吞噬了……”

钟伯急道：“那、那还有没有办法能救我家小姐？”梦璃满脸遗憾和歉意之情，道：“让一个人沉睡九年，在梦中度日，如此霸道的咒术必定要布下法阵，若是不知对方在何处布阵，根本无从破解……对不起，钟伯，我什么忙也没帮上……”此言一出，天河和菱纱也叹了口气，想不到三人一番热心相助，竟没起到半点作用。

钟伯叹了口气，道：“不，柳小姐，你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我还一直以为小姐是生了病，连她被人害了都不知道……唉，我真是对不起过世的老爷啊……”梦璃想了想，问道：“钟伯，恕我冒昧，请问欧阳家是不是曾经与人结仇？而且并非中原人？还有，您说过欧阳小姐的父亲，乃是暴毙而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钟伯摇了摇头，道：“老爷他是很本份的商人，做买卖五湖四海都要跑的，生意场上难免得罪了谁，可是也不至于有什么血海深仇吧……”语气忽转沉痛，忍不住流下泪来：“说到老爷过世，那真是天塌了一般……九年前的一个夜里，是小姐先发现了老爷的尸首……那简直、简直惨不忍睹……老爷的整个身体上都爬满了毒虫，被咬得面目全非……”

三人听了这话，均是不寒而栗。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个人，那该是怎样的深仇大恨？如果只是生意场上得罪了人而至于此，那凶手未

免也太狠毒了。天河喃喃地道：“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比我爹还要惨多了……”

钟伯继续说道：“从那时起，小姐就好像神魂出窍了一样，不吃不喝、也完全不说话……没过几日，突然昏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夫人的身子本来就不太好，她伤心欲绝，没过半年便跟着老爷去了……

唉，老爷和夫人都去了，要是小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我……”梦璃联系前因后果，心里已明白了一些，道：“钟伯，我觉得你家老爷的过世、还有小姐昏睡，这之间绝对不会毫无关系……如今我虽救不了欧阳姑娘，但若是有一朝一日，见到那个法阵，我一定能认出来，到时候无论如何都要破阵，救醒欧阳姑娘。”

钟伯连连谢道：“柳小姐的大恩大德，老朽先在这里谢过了……”说着又要跪下，柳梦璃连忙扶住了他。三人眼见一时无法救得欧阳小姐，只好就此告辞。钟伯将三人送至院外，连连称谢不提。

三人回到柳府，用过晚饭，梦璃陪父母在房中说话，天河和菱纱自回客房休息。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早，天河睡得将醒未醒之际，忽听见门外侍女脚步声，一人问道：“云公子，您起身了吗？”

天河揉揉惺忪的睡眼，模糊地应了一声。那侍女又说道：“云公子，小姐猜您大概不喜欢让人服侍，所以请您用过早膳，打理妥当后，就去柳府大门口准备起程了。”说完端了一个餐盒进来之后便出去了，天河三口两口刨完了早饭，收拾好了行李，径自来到了柳府门口。见菱纱和梦璃都早早地站在了外面，有点不好意思：“对、对不起，我起得有点晚，让你们久等了。”

柳梦璃笑了，道：“没事的。云公子，你看，这是昨日说要送你的，试试称不称手。”说完从身后拿出了一张崭新的长弓递给天河。天河接过，仔细看了看，喜道：“这弓不错，木头好，木纹又匀，射出去的箭

肯定箭势强劲、箭路不偏，而且木头外面还加了小石头，握着应该很稳！真是太好了！”拿在手里连连摆弄，显是十分喜欢。

菱纱却是笑道：“什么小石头，明明是玉，野人就是不识货！不过，梦璃你的眼光真是不错哦，造这把弓的人可一点也没偷工减料，玉片都是用上好的碧玉打磨，这样一把‘玉腰弓’肯定价值不菲了。”

柳梦璃谦虚地摇摇头，道：“哪里，我见云公子的弓用得久了，似乎有些破旧，所以想送他一把新的。其实我对弓的优劣不太懂，多亏了铁泽居的刘老板，他手艺精湛，人又热心，实在帮了大忙，我们出城前不妨去他那儿挑几件防身之物——”话没说完，只听身后柳世封喊道：“璃儿、璃儿，快来看，爹都给你们准备妥当了！”

三人回过头来，只见柳氏夫妇站在身后，阮慈手中提着一篮点心，不远处，裴剑牵着一辆马拉大车正走过来。柳梦璃吃了一惊：“爹？这是……？”柳世封笑道：“哈哈！这是爹特地为你挑的车马，车上已铺了毯子，璃儿你在里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醒来就到陈州了。”

菱纱不禁莞尔道：“我说，县令大人，这马车看起来是不错，可要乘着它走官道，不知何年何月才到得了陈州，我看还是算了吧。”柳世封急道：“什么？你们不要车？”转身向裴剑喊道：“裴剑，你快去牵三匹马来，这车先不要了！”

裴剑应了一声，转身正要走，梦璃摆手道：“爹，女儿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韩姑娘颇有阅历，先听她安排便是，最多多带些银两在身边，不至捉襟见肘。这些车马，我看都不用了。”柳世封无奈，只得听女儿的话，让裴剑把车拉了回去。

阮慈走到女儿面前，柔声道：“璃儿，这些点心带在路上吃吧。”梦璃接过点心，心知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与父母相见，想起这些年父

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照料之情，不禁扑到母亲的怀抱里，哽咽道：“娘……您二老要保重。”

柳世封和阮慈的眼圈都红了，柳世封背过身去，强行使自己的嗓音不因难过而变调：“璃儿……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阮慈擦了擦眼睛，强颜笑道：“老爷，该说的昨晚都说了，现在我们就少说两句吧，这样讲下去，可要耽搁他们的时间了。”柳梦璃也是强笑，拿出一个香囊，道：“爹、娘，这是离香草制成的香囊，我会把它永远带在身上，传说它离家越远，香气就越浓，终有一日，女儿也会回到你们身边……”

看他们一家离别伤感，天河和菱纱心里也有点难过。菱纱忙上前打圆场，笑道：“县令大人，你们放宽心吧。就算别的不行，江湖规矩我可是懂不少，梦璃跟着我不会有事的。”天河也道：“是啊，柳波波你放心吧，我一定、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梦璃的！”阮慈点了点头，叹道：“云公子、韩姑娘，璃儿她从没出过门，在外面就请你们多多照顾她了。”

梦璃和父母道别，三人向城外走去。柳氏夫妇站在当地，眼看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均是难过不胜。只听身后裴剑走来：“老爷，我回来了——咦？小姐呢？”柳世封摇了摇头，裴剑明白过来，眼望远方，小声道：“小姐……你多保重……”

梦璃三人走到城门口，天河看见路旁店铺前飘着一面大幡，上写一个“铁”字，奇道：“梦璃，这是什么店铺？”梦璃看了看，笑道：“云公子，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铁泽居。”天河喜道：“太好了，我那把木剑砍了不少野兽，都快断掉了，正好买把新的……不过……”转向菱纱，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菱纱，我没有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

菱纱“哼”了一声，道：“你这野人，要起钱来倒是不含糊……算了，看在、看在……看在你那天还算讲义气，再说，我也该买把新家伙了，

索性连你的一起买了。”天河大喜，“呵呵”的傻笑起来，自然又少不了被菱纱一顿奚落，梦璃看得暗暗发笑。

三人向店铺走去，路上梦璃向天河两人介绍说：“这铁泽居的老板名叫刘得宾，果然是人如其名，自从他在这里开这个铁匠铺，每日门前都是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不知为什么，这刘老板的手艺出奇的好，整个寿阳都没第二个铁匠比得上他……”

话正说着，三人已来到了铁泽居内，店内一个中年汉子一身短衫，正在用力捶打一片通红的铁片，只见他每一锤下来，不似其他铁匠那样火星四射，声音也小得多，然而铁片却规规矩矩地按着他的样式伸展，可见他在轮锤和用力上都颇有独到之处，既省力气，又降低了危险，旁边没事的学徒都恭恭敬敬地看着，不肯漏掉一眼。不一会，一柄长剑便已成型。那汉子将长剑投入清水中，“嗤”的一声，冒出一阵白雾，喜道：“成了。”

柳梦璃见他锻剑完毕，方才说道：“刘老板……”刘得宾回过头来，见是梦璃，喜道：“柳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连忙让学徒搬来椅子，柳梦璃摆了摆手，笑道：“刘老板，我的两位朋友想挑两件兵刃，想请您帮他们选选，不知道行不行？”

刘得宾大笑：“柳大小姐，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哪有什么不行的。三位，过来看看吧。”天河三人走到堂后，只见墙壁上挂满了兵器，大至长矛，小至匕首，应有尽有。天河走到挂长剑的地方，左看右看，不知道选哪个好。

刘得宾笑着走上前来，刚想给他介绍，忽然看见天河身后的“这是剑”，吃了一惊，问道：“少侠，这把剑你从何处得来？”天河照实说了，刘得宾吃惊道：“令尊、令尊莫非是琼华派的高人？”

天河懵懂不解：“琼华派？不懂……”菱纱却反应过来：“对了，那天璇玑说他们是琼华派的人，莫非你的父母，也是琼华派的弟子？”刘得宾叹道：“此剑锋锐异常，剑中更蕴含有巨大灵力，实有通天地造化之能。若非天上之物，人世间恐怕也只有琼华派能铸有此剑了……”

梦璃奇道：“刘老板，莫非你也知道琼华派？”刘得宾点了点头，道：“实不相瞒，我本是方外之人。七岁那年，父母将我送到昆仑山上的玉英派里修仙，做了一名道童。当时我年纪还小，只觉修道的日子孤寂无聊、甚是难耐，几次想溜回家去，无奈派中管教甚严，总是没有机会。就这样过了十二年，十九岁那年，机缘巧合，与同在昆仑山上的琼华派的宗炼长老有过一面之缘，他见我骨格奇特，教了我几招打铁锻剑的法子。我回到派中闲的无聊，便自己打铁玩，不料却被师父一顿痛骂，说我不务正业，丢了玉英派的脸面。我一气之下，便自行逐出师门，又想投到琼华派门下，却被几名玉英派的长老告了状，琼华派也不肯收我。我只好回到寿阳来，自己开铺子养活自己。琼华派铸剑的道法独步天下，我虽然只学到了一点皮毛的皮毛，却也已足够。这些年在寿阳，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天河听得出神：“原来，修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得宾又看了看“这是剑”，微叹一声，对天河道：“少侠，这把剑天下无双，实是难得的利器，只不过……唉，人虽有灵，剑亦如此，若是两者不谐，神兵也可能是凶器……”天河奇道：“咦？剑就是剑，怎么又会是凶器？”刘得宾叹道：“神兵天成，凡人又如何驾驭……所谓仙家之宝，只怕并非人人宜得……”

天河听得一头雾水，梦璃却是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刘得宾说道：“好了，不说这些了。敢问各位，可是要去琼华派修仙？”天河点了点头，刘得宾道：“如此说来算是天意，我这些年感念宗炼长老德，只是无缘再见，向他当面表示感谢之情。几位若能入得琼华派中，相烦代我表达谢意。”说着走入内室，不一会，捧着一把长剑出来，递给天河，

道：“这是我这些年来铸得最好的一把剑，名叫‘偃天’，我与少侠算是有缘，就送给你吧。”

天河连连道谢。刘得宾又在墙上挑了两柄短剑，送给菱纱。菱纱坚持要交钱，刘得宾推让一番，只得收下。

三人走出店来，对寻仙之路又多了几分好奇心。走到城门外，天河看见路旁一辆马车，马车背后贴着一张纸，好奇心顿起，走上前去。只见那张纸上画着一个女子，扭腰摆首，像是在跳舞，却是头大身小，上粗下细，极是不成比例。

天河越看越是奇怪，身后菱纱走上前来，问道：“喂，走啦，你看什么呢？”话没问完，自己也被那张图画所吸引，见旁边还题着一首诗，读道：“芙蓉转圈舞蹈处，左摇右摆好似鸭。挥袖扭腰真窈窕，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没读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哈～～太好笑了，哪有人这样写诗的？‘左摇右摆好似鸭’，到底是在夸人还是在损人啊？还有这个女的，难道就是那个‘芙蓉’？长得也太有特色了吧……”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天河从没见过菱纱这么高兴过，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突然，一个恼怒的童音从后面传来：“好大的胆子！竟敢嘲笑本少爷的墨宝！”两人回头，只见一个穿着绸缎的男孩子双手叉腰，气冲冲地盯着两人。菱纱笑道：“墨～宝～？在哪里？”那男孩怒道：“可恶！你们不是刚刚还拜读过！还胡乱说话！”

菱纱吃了一惊：“……不是吧？你说马车背后贴的这张纸？”那男孩得意道：“那当然！本少爷的卓然文采一定要公布出来，让你们寿阳的人都能看到！”

菱纱强忍住笑意，对天河道：“天河，我们走吧，别让梦璃等急了。”那男孩看出菱纱脸上的嘲笑之情，怒道：“等一下，站住！你竟

然小瞧我！告诉你们，我爹当年金榜题名，连中三元，如今官拜礼部尚书！虽然我景阳现下没有功名，可谁人不知本少爷是陈州第一才子？”原来这男孩的父亲是朝中重臣，家里是书香门第，这孩子从小也读了不少书，只是颇为自大，总以为自己才高八斗，干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

菱纱听了这话，倒有点吃惊：“你爹姓景？又是礼部尚书？……难道你爹是景桓、景大人？”话语间颇有尊敬之意。景阳喜道：“没错，看不出你还有点见识，知道我爹的大名。”菱纱又看了那幅画一眼，连连摇头道：“我说，小少爷，你爹又不是你，你的那点本事就不要拿出来显摆了好不好。要是这也算陈州第一才子，那我还是中原第一美少女呢……”

景阳怒道：“你胡说！什么中原第一美少女，你敢与我拼一拼诗文吗？”菱纱笑道：“少来这套，我可没空陪小孩子玩。天河，我们走吧。”景阳却不依不饶：“胆小鬼！你怕了——”

话音未落，旁边走过来一个女仆，说道：“少爷，夫人说我们要回陈州了！”景阳有些遗憾地道：“哼，娘在等我，今日就算了，有时间你们来陈州，我们再比试！”说完就被女仆抱上了马车，绝尘而去。

眼看那孩子离开，菱纱不禁笑道：“嘻嘻，想不到景大人这样一位治世能臣，他的儿子却是个绣花枕头……”转头对天河道：“我们走吧，等到了陈州，顺便看看这位小少爷，到底有没有成为陈州第一才子。”两人回到城门口，见梦璃微笑着站在那里等着，都有点不好意思。梦璃见两人窘态，笑着说：“我们走吧，前面就是官道了。”

菱纱想了想，摇摇头道：“走官道太慢了，怀朔他们的御剑术瞬息万里，现在恐怕已经到陈州了，如今也只好碰碰运气，盼他们在陈州多逗留几天，我们这边的速度也得加快，才有可能遇上他们。我倒有一个近路，可以直接到陈州。”

天河想起那天晚上的话，好奇地问道：“对了，菱纱，那条近路到底在哪里？”菱纱得意地一笑，道：“嘻嘻，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我们这次呢，就取道淮南王陵地宫，顺利的话，要不了多久就能到陈州附近的碗丘山，比起走官道，那可是大大的省事了。”

梦璃吃了一惊：“淮南王陵？可是……贸然进入那里，有违法令，怕是不好吧。何况你的通缉告示才撤下没多久……”菱纱笑道：“不用怕啦，凡事都有变通嘛。再说，我们此去又不是搜刮宝器，不过是借人家的地盘当一下过道，淮南王怎么说也是堂堂一个王爷，不至于这么小气吧？”见梦璃仍有犹豫之色，道：“唉，其实我也不稀罕到人家的陵墓里乱跑，只不过这次时间真的很紧，要是不走这条路，可能永远都赶不上怀朔他们了……天河，你说是吧？”天河点点头：“嗯，你说的对！”

梦璃道：“既然你们都这么想，那就走这条路吧。”菱纱喜道：“好啊！其实陵墓里很壮观的，你们要是不去开开眼界那真是太不划算了！”三人顺着山道一路向前走去。八公山草木茂盛，相传秦晋淝水之战时，秦军统帅苻坚站在寿阳城上遥望八公山，只见山上草木随风摇动，心中恐惧，竟以为满山都是晋军的旌旗士兵，遂有“草木皆兵”的成语流传于世。三人所到之处，几乎都被遮蔽在树荫之下，甚是凉爽，无形中减了几分行路之苦。

没走多久，三人来到山腰出的一块平坦空地上，只见面前乃是一座巨冢，冢前碑上刻着“汉淮南王之墓”六个大字，碑旁站着两个士兵。见三人来到，两人上前喝道：“干什么的？此地不可通行！还不快滚！”

韩菱纱大为恼火，怒道：“大胆！你们可知我身后的这位姑娘是谁？”一士兵看了看柳梦璃，嬉皮笑脸地道：“哟，这小妞长得倒是不错……”另一人却不屑道：“再漂亮也就是个女人，难道还是天仙不成？快滚！这里岂是你们随便乱走的地方？”

菱纱怒道：“哼，这位姑娘乃是寿阳县令的千金，今日代父巡查此地，你们两个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还不快快让开！”那人笑道：“我就说嘛，真是天仙，哪还能来这鬼地方？老二，我看你是想女人想疯了。”旁边那人也跟着笑道：“老大，你还不是一样？天天发牢骚，怪长官不给你假去泡小妞……”转向梦璃，嬉皮笑脸道：“走开走开！长得再漂亮，这儿也不能让你过！不过……你要是想留下来陪大爷玩玩儿，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柳梦璃的脸涨的通红，怒道：“你——！”她从小生长在深宅大院里，父母爱护，下人尊敬，哪里受过这等侮辱，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旁的菱纱也是大怒，喝道：“闭上你的臭嘴！好大的狗胆，连县令千金也敢冒犯！”

那较大的士兵冷笑一声：“县令千金？那又怎么样？她爹办事不力，前阵子这儿竟出了盗墓贼，皇上下了圣旨，如今这前朝王陵已归京中直接管辖，不干县令什么事了！”另一人也骂道：“他娘的，听说那毛贼还是个女的，不知道长啥样。我呸！要不是那婆娘害的，我们兄弟几个又怎会来守这鬼地方，不但没油水捞，最近连妖怪都冒出来了，真是他娘的苦差事！奶奶的，那女贼以后生孩子一定没屁眼！”

菱纱听了这话，脸上腾地涌起一股愤怒：“你说什么？！”天河也生了气，怒道：“你们，不许骂人！”两士兵一看两人竟敢还口，抄起兵器道：“骂就骂了，怎样？你小子找死啊？”

眼看四人就要打起来，柳梦璃忍住心里的愤怒，拉过二人：“云公子、菱纱，别理他们，跟我来……”拉着两人走到远处的树荫下，身后传来士兵的叫骂声：“算你们识相！再多废话，全给大爷抓回去关起来！他娘的！”

菱纱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余怒未消：“气死我了！那两个混蛋，满口胡说八道！”梦璃叹了口气，道：“都是些疯话，又何必跟他们计

较。”菱纱气得连连拍地：“最可恨的是，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梦璃的来历，又不能直接动手打晕他们！唉，太失算了！本以为说出梦璃的身份就能轻而易举过关的……”

天河疑道：“菱纱，我还是不太懂，柳波波不是老大吗？他手下那么多，干嘛要怕这两个人？”菱纱气道：“这两个混蛋当然不用怕，可是他们的老大，比县令老大要厉害得多，所以县令老大也不敢惹他们！唉，现在看样子只有另外找条路绕过去了……”

柳梦璃想了想，忽然说道：“菱纱，我倒有个办法，不妨试一试。你们跟我来。”说着又向陵墓走去，那士兵见梦璃走来，痞笑道：“怎么？又想来陪大爷啊……”只见梦璃右手一挥，两人只觉眼前一阵晕眩，急道：“你做什么……”话没说完，便扑地倒地晕了过去。

菱纱和天河走上前来，眼见如此情景，心里都是大奇。梦璃解释道：“他们中了法术，要过一会儿才能清醒，醒来以后也不会记得刚才发生的事，当然也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快走吧。”

菱纱喜道：“真的？太奇妙了，天底下竟有这种法术！好梦璃，你真厉害！”梦璃摇摇头，道：“其实，这个法术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厉害，它只对寻常人有用，若是稍有修炼或是精神力强的人，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更何况……”叹了口气，有点难过地道：“人心里的记忆本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样随随便便夺取，未免过于残忍……”

菱纱安慰道：“梦璃，你的心真好。不过这两个家伙一看就知道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根本不算什么好人，所以你做的也不算坏事！”天河也在一边道：“对对对，我爹说过的，对坏人就要有硬心肠！梦璃你做的没错！”柳梦璃微微点了点头，小声道：“谢谢你们，我心里好受多了……趁卫兵还没醒，我们快走吧。”

菱纱却笑道：“慢！依我看呢，这两个家伙刚才说了不少梦璃和我的坏话，连县令大人也被他们羞辱，不教训一下也太说不过去了！”随即上前解了这两个人的钱袋，笑道：“哼哼，让他们破点财，以后也好知道嘴上多积德！”天河和梦璃都笑了。

菱纱走到坟墓旁边，指着一块大石说道：“喏，就是它了，天河把它推开，我们就有路进去了！”那石块足有近一人高，梦璃看了看，有些担心地道：“这么大的石头，我看我们几个还是一起——”菱纱笑道：“别看它大，可是没多重。这石头连我都挪得动，只不过要多费点工夫罢了，就凭天河那一身蛮力，绝对不在话下！我们在旁边替他呐喊助威就好。是吧，天河？”

天河傻笑道：“呵呵，是啊，包在我身上！”上前推了推，果然不久就将巨石推开了近丈远，只见原来巨石遮住的地面上，竟有一个方圆数尺的地道，洞口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出入。菱纱道：“好了，就这样吧，不用推得太开，这旁边有草丛遮着，就算有人经过，也不容易被发现。”

天河停下手，奇道：“这里的人真怪，好好的大门不开，偏要把门开在石头下面……”菱纱气道：“什么大门，这是我自己挖的洞！可是我亲手一铲一铲辛苦挖出来的！哼，别看只是挖个洞，讲究的事情多着呢！挑地点要慎重、下铲要匀，万一挖得不好，把周围弄塌可就惨了……”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比划着。

天河碰了个钉子，突发奇想，对梦璃道：“梦璃，不晓得菱纱和老鼠，哪个打洞更厉害一些？”梦璃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菱纱没听清天河的话，疑道：“喂，你嘀咕什么呢？”天河刚想回答，梦璃笑着摆了摆手，道：“没什么，菱纱，我们这就进去吧。”

第六章：淮南陵墓

三人顺地道而下，那地道初时颇为狭窄，越到后面越是宽阔，三人的视野也渐渐明亮起来，最后通到一个庞大的地宫之内。三人刚走出地道，只听外面传来士兵的说话声。“……唔……咦？我什么时候睡着了？”“……嗯，奇怪，怎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糟了！我的钱袋不见了，昨天才发的饷银！”“哎呀，我也是！怎么搞的？”“妈的，哪个家伙搞的鬼……鬼……妈呀，难道有鬼？！”“什、什么？你别自己吓自己！”“可、可是，前天夜里你不也听见王陵里传出了鬼叫！那、那个时候你还说我听错了……”“妈呀，真的有鬼！我们快走！”“喂，你别跑那么快呀！等等我！”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上面再无声息，想是那两人吓破了胆，早把上面的命令抛到脑后去了，哪里还敢多留。

天河三人听了这番对话，均是不禁莞尔。菱纱更是得意之形现于颜色，笑道：“哼，那两个家伙刚才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想不到也是个胆小鬼。”

三人环顾四周，只见自己所在之处乃是一个极其宽阔雄伟的大厅，四面墙壁都用清一色的大理石砌成，石壁极是光滑，三人的影子在上面清晰可见。厅中的巨柱上刻着许多浮雕，浮雕的内容尽是一些道士修仙之事，那些匠人的手艺出神入化，浮雕虽是死物，在旁人看来却如真人活生生地站在那里一般。最令人惊叹的还是三人面前的两座雕塑，身形庞大，似是一种猛兽，两眼之中冒出淡黄色的火光，火焰不大，却是极为明亮，整个大厅都被这四点火光照亮，竟没留下一点阴暗之处。

天河看得长大了嘴，半晌奇道：“哇，这是什么？老虎吗？眼睛还会冒火！”梦璃想了想，道：“这个东西，我在书上见过，好像叫‘辟邪兽’。”菱纱赞道：“没错，还是梦璃有见识！辟邪兽是为了镇住墓中邪气而设置的，不过这一对，除了镇邪之用，匠人们还在它的肚子里灌满了油，当作‘长明灯’来用。”

梦璃十分惊奇：“这灯火……竟能百年不熄？”菱纱点了点头：“岂止百年？据说秦始皇给自己修陵墓时，用的秘制灯油可以万年不熄。这淮南王虽说比不上秦始皇，用的灯油点个上千年还是没问题的吧。”

梦璃又是惊讶、又是感慨，叹道：“我从前只在书上读到过王墓‘巍峨雄浑、气象万千’，如今亲眼所见，确是一点不差。”菱纱笑道：“所以说啊，你们要是不来开开眼界，那才是大大的损失呢！其实，这淮南王陵还只算一般的，若是皇帝老儿的墓，常常要国库相倾，数十万工匠修上二三十年才修成，不知有多华美呢！”

梦璃吃惊道：“如此劳民伤财，竟然只为一个死人，未免也太、太……”菱纱笑着接过她的话头：“太混帐了！对吧？好梦璃，我就知道你和我想的一样，所以我们借过一下这老头子的墓，那是一点都用不着愧疚的。对吧，天河？”见天河没反应，有点生气地道：“喂，野人，想什么呢？”

天河紧皱眉头，道：“这里，不太好，好像有杀气。”菱纱愣了一下，不满道：“什么杀气，少唬人了。这八公山风水算是不错，看那石林便知道，此处的山由石变木、由木变石，千百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正是‘脱卸剥换’之象，好比凡人脱胎换骨，是了不得的吉兆呢！这么好的地方，哪会有什么杀气？”

天河急道：“不是，真的有杀气！”话音未落，只见大殿角落里现出一个红衣女子，脚不沾地，向三人飘来。尚未近身，梦璃已是惊道：“小心！她身上戾气很重，恐怕不是活人！”

只见那女子转眼间飘到了菱纱面前，右手五指利如尖刀，直向菱纱面上插去。菱纱惊叫一声，急忙退开。天河连忙挡在菱纱身前，一剑砍去，却是砍了个空。只听得柳梦璃急道：“云公子，这女子没有形体，快用仙术！”

天河听了这话，急忙念动咒语。他这两天经过梦璃指导，又在女萝岩一番苦练，仙术上已颇有进境。此时意随心到，那女子身上衣服“呼”地燃烧起来，惨叫一声，消失不见。

菱纱惊魂未定，害怕道：“这、这是怎么回事？”梦璃叹道：“刚才那个女子，恐怕不是活人，反倒像是戾气凝成的魂魄，十分凶煞。可是……怎么会这样……”

菱纱惊道：“鬼魂？可是，我上次来时还……不妙！这淮南王陵中一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不会风水生变，连厉鬼怨魂都冒出来了！”随即叹了口气道：“唉，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看样子这淮南王陵是不能走了……”

梦璃反而摇摇头道：“可是，这座陵墓距离寿阳如此接近，万一那些厉鬼危害到城中百姓怎么办？我反倒想将此事查清，看看能不能断绝祸害……”天河也道：“梦璃，你说的有道理，我和你一起！”见两人都想追查下去，菱纱也只好笑道：“哎，既然这样，那我当然也只有舍命陪美人了，嘻嘻，你们都不怕，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不过，这种风水突变的陵墓，我也是头一回遇上，大家千万要小心些，剑仙还没做成，万一有个闪失，可太不划算了！”

天河点了点头，走在前面给大家开路。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大厅的尽头，只见面前出现了一条黑洞洞的走廊。菱纱晃亮火折，使走廊里不甚昏暗，只见走廊四周不乏精美的装饰和器物，然而却也有许多厉鬼怨魂不时从阴影中出现袭击三人，幸得天河反应迅速，总能及时化解危险。

走了许久，三人终于来到了一个比前厅更大的殿内，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这殿内并没设置辟邪兽作为“长明灯”，而是将无数油灯嵌在四周的墙壁上，光线从四面射来，显得更加堂皇。殿中央高台上固定着一把长椅和一张长桌，布置的十分美观。尤其是长椅两边扶手上的雕

塑，一红一黄，温润通透，发出柔和的光芒，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天河奇道：“咦，这里没有鬼魂？”菱纱也有点奇怪：“按理说，‘鬼’属阴寒而畏阳，陵墓入口处被我挖了个大洞，生气泄入，鬼当然都不敢靠近，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这里也没有什么生气，不晓得这后殿没鬼是怎么一回事……”正说着，天河走到长椅旁，喜道：“菱纱、梦璃，你们过来看！这两只蛤蟆真有意思！”

菱纱和梦璃走了过去，见天河抚摸着扶手上的蛤蟆雕塑，爱不释手。菱纱撇了撇嘴，道：“蛤蟆就蛤蟆，恶心死了，还大声嚷嚷什么……”梦璃却道：“我记得书中好像把蛤蟆叫作‘蟾蜍’，却还是个吉物呢。”

菱纱点了点头：“那倒是！传说嫦娥奔月，飞升成仙，月亮里就有只很大很大的蛤蟆，所以这丑东西也变得讨人喜欢起来。哼哼，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东西。”

梦璃道：“我听书上说，淮南王生前笃好寻仙修炼之术，最后同八位老者服食仙丹而飞升，‘八公山’也因此得名，不知是真是假……”菱纱摇摇头道：“天知道呐，我倒是进他的冥宫看过，那老头的棺槨里没有尸骨，说不定真的变神仙去了……”低头看了看扶手上的蛤蟆，道：“你们看这两只蛤蟆，用的玉也不同，左面是红玉，右面是黄玉。我猜呢，应该是分别对应‘日中赤气上皇真君’和‘月中黄气上黄神母’。哈哈，太阳月亮都到齐了，可不正是暗合仙籍典故里常说的阴阳顺调、天人合一呐。”

天河惊讶道：“想不到，原来蛤蟆是这么厉害的东西……”菱纱轻笑一声，拍了拍蛤蟆的头：“哼，厉害又怎么样，长得那么难看……”

突然，两只蛤蟆发出了一红一黄两道光束，射向殿顶天花板上悬挂着的明镜，两束光在镜上反射后相交在一起，在墙壁上幻出一道华丽的光带。三人看得惊奇之时，两道光束又突然消失了，耳旁传来隆隆的响声，只见刚才墙壁上光带覆盖之处竟一下子凹陷了进去，形成了一条暗道。

菱纱惊道：“咦？真没想到，难怪、难怪我之前一直找不到地宫的密室，原来在这里……”梦璃奇道：“这……这两块玉石莫非是通灵之物？”菱纱摸了摸头，不好意思道：“嗯，刚刚竟然看走眼了，那根本不是什么黄玉红玉，是传说中的宝物，名为‘阴阳紫阙’，我还是头一回亲眼见到呢！”

天河听了，喜道：“阴阳紫阙？这东西我晓得，是爹告诉我的，他说有种叫‘阴阳紫阙’的好东西，人吃了以后身体就会变得很壮，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菱纱哼道：“哼，算你这野人说对一半。听名字就知道，这阴阳紫阙分为阴、阳两部分，原本是长在一块儿的，在地下一千年才能成玉石之形，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做成玉器，就已经是无价的宝贝了！要是阴阳紫阙成为玉石后，没有被人挖出来，再过上一千年，玉髓成精，就能用来填肚子了，至于功效怎样，我可不清楚。只是听说它有了灵性便要乱跑，阳实和阴实会分开，凡人如果只得其中一个吃下去，反而不好……”天河听得连连点头，心想这东西一定比烤山猪好吃多了，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能一饱口福。

梦璃笑道：“菱纱，听你说的，那不是和成了精的人参差不多？真是有趣。”菱纱得意道：“有趣的还多着呢！这阴阳紫阙如果感应到极盛的阳气与阴气，便会激发灵力；但如果只碰触一边，或是阴阳互换，就一点用都没有。看来淮南王是请了奇人把它们做成机关，恰好男为阳、女为阴，被我和天河碰到，倒把这机关给破了。”看了看秘道，心

里不由一喜，道：“走吧，我们赶快进到秘道里，看看这淮南王用了这么贵重的宝物当开门锁，门里面又能有什么好东西。”

梦璃点点头：“嗯，我们进去看看，不知道这秘道和墓中的厉鬼有无关系……”三人走进秘道，只见这里却没有什么鬼魂，一路走得十分顺畅。不多久，面前出现了一道暗门，两扇门间的缝隙上斜贴着一道符咒，天河伸手就要去揭，菱纱连忙阻止了他：“等等，这可能是个陷阱！”

天河惊道：“陷阱？”菱纱不答，让天河两人退后，伸手掏出一枚铜钱，瞄准两扇门之间的门缝，“嗖”的一声掷了出去。这一掷准头把握得恰到好处，铜钱不偏不斜，恰巧从门缝之中穿过，符咒也被拦腰切断。菱纱急忙后跃，只听铮铮数声，几枚弩箭分别钉在暗门和门前的地面上，用火折一照，箭锋上闪着诡异的蓝光，显然是淬有剧毒。多亏菱纱久在陵墓中行走，经验丰富，及时喝阻，否则若是天河刚才毛手毛脚地一揭，几条命也送掉了。

天河谢道：“菱纱，多亏你了，刚才真是好险……”菱纱却白他一眼：“哼，野人，这可不是在山上，不懂就不要乱动，不然可就要当心自己的小命了！”天河摸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梦璃皱眉道：“这里，竟有这么歹毒的机关？”菱纱笑道：“这算什么，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比这厉害的机关我见得多了。”听了这话，天河有些担心，道：“菱纱，那岂不是很危险？我看、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菱纱瞪了他一眼，道：“哼，你懂什么，我韩家世代以盗墓为生，在同行里也算是佼佼者，子孙要是连这点险都不敢冒，岂不是辱没了祖宗的威名？”天河急道：“可是……”

菱纱不理他，继续说道：“不过，刚才外面已经有那个‘阴阳紫阙’作为一道机关，这里却又设下一道，连设两道机关，倒是很少见。看来这密室里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嘻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根短棍，随

手一拉，短棍竟伸长了数尺，原来那短棍是由几节粗细不同的铜管相套而成，平时缩在一起便于携带，使用时即可用手拉长。菱纱见刚才机关毒辣，多留了个心眼，自己站在远处，用铜管轻轻地推开暗门。暗门一开，菱纱三人连忙闪到一边，生怕又有什么暗器射出来，所幸并无异状，只是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三人直皱眉头，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这最深处的内殿中。只见那殿面积甚小，装潢也很简朴，远不及先前两个大殿的雄伟华丽。殿内并无多余装饰，仅仅在光秃秃的石壁上安置着几盏油灯。殿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丹炉，却是颇为华贵，炉壁上雕刻着各种奇禽异兽，栩栩如生。

梦璃疑道：“我在书上看过，淮南王极好炼丹之术，莫非，这里就是他陵墓中的炼丹室？”菱纱点了点头，喜道：“嗯，我以前没来过这里，在陵墓里到处乱找淮南王的炼丹之所，就是找不到。想不到今天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太好了！”

柳梦璃走到丹炉旁边，细看四周，只见丹炉旁边散落着许多盛放丹药的器皿，有些木质的因为年头太久，已经腐烂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又看见旁边一张土黄色的旧纸，小心地拿起来，读道：“……夜半，王梦于青云之上，太一神君现明轮间，瑞气千重，光普三界，垂目示下尔……鸡鸣日出，炉紫气龙腾，顶现晕华，敛于赤绯玉壶，气凝若神丸，方知‘太仙霞丹’乃成，王与八公顿首而拜，心悦服食，终脱胎换骨，白日飞升！……”

菱纱听了，又惊又喜道：“呀！这么说传说的没错，淮南王真的是成了神仙！太好了！他的那些仙丹一定还有剩余，我们快找找那个‘赤绯玉壶’！”

三人小心翼翼地翻看各个器皿，找了半天，却没见到半粒丹药。菱纱泄了气，抱怨道：“这老头，把仙丹全吃光了，也不给别人留点。哼，还说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传淮南王家中的鸡犬也因为吃了剩余的仙丹而得道飞升），真是胡说八道！”

天河拿起一个红色的小壶，奇道：“咦？这个壶，虽然晃起来没有东西，可是好沉……”菱纱忙走过来，拿了拿，也奇道：“哎，真的耶？”刚想打开，突然听见壶中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声音：“生气……竟然是生气……”

天河和菱纱吓了一跳，菱纱手一哆嗦，险些将壶摔在地上，急忙把壶放好，连退几步，梦璃也是一惊，退到菱纱旁边。只听壶中传来桀桀的怪笑声：“哈哈，居然有生人来到这里，真是天意、真是天意啊！”

呼的一声，壶盖弹了开来，一股黑气冒了出来，只见黑气之中，隐隐现出一个人形。那人头戴王冠，一身褐色道服虽不十分华贵，却制作的极为讲究，显然并非寻常修道之人。他一脸凶戾之气，嘴角挂着阴森的笑容，说不出的阴沉恐怖。只听那人狂笑道：“哈哈！真没想到，本王重见天日了！”

菱纱吃了一惊：“本王？难道、难道你是……”天河全神戒备，急道：“菱纱、梦璃你们小心！这人杀气很强！”三人不约而同退了一步。那人扫了三人一眼，疑道：“唔？尔等何人？怎么会出现在本王的陵墓内？”

梦璃惊道：“你、你是淮南王？”那人冷然道：“不错，本座正是淮南王！”菱纱大为震惊，急道：“可是，你、你不是已经成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话音刚落，只见淮南王脸上现出极为恼怒的神情，愤怒道：“成仙？哼，当初本王自是积功德、求仙道，想不到却被一个无耻道士所欺，和八位贤人服下所谓‘太仙霞丹’，反而送掉性命！那妖道一心骗取荣华富贵，眼见酿成大祸，又心恐本王索命报复，竟将本王与八公的魂魄封于这赤绯玉壶，自行逃之夭夭！”说到这里，脸上杀气大盛，森然道：“想不到，这玉壶经数百年封印，力量渐失，尔等又闯入此间，有

生人阳气为助力，今日本王与八公才得以脱出，真是天助我也！待本王出世，定要索那妖道性命！哈哈.....”随即放声大笑，笑声中却充满了怨毒之意，有如戾枭夜鸣，让人不觉打了个寒噤。

菱纱却没兴趣听他说这些陈年旧事，不满道：“我说老头啊，你死都死了，还让手下写什么《玉鼎灵丹文》来骗人，又把地宫修得神神秘秘的，让姑娘我白白高兴一场！”淮南王勃然大怒：“大胆刁民！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菱纱还想出言讽刺他两句，柳梦璃急忙向她摆了摆手，温言道：“世间早已改朝易代，你已经不是淮南王了，你要找的道士也已经不在世上，你又如何报仇？我看，你还是早早投胎，重入轮回吧。”

淮南王怒道：“一派胡言！本王大仇未报，岂能就此罢休？既然那妖道已死，那么本王索性即刻出去，杀光全天下的道士，以泄本王数百载怨恨！”梦璃急道：“你怎可如此残忍？害你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你又怎能以这股怨气伤及无辜？！”

淮南王面上杀气涌起，沉声道：“尔等擅闯本王陵墓，现在又口出狂言，本王今日就拿你们祭旗！小的们，给我上！”说罢手一挥，只见丹室四周竟出现了无数的鬼魂，向三人扑来。天河大喝一声，念动咒语，离三人最近的几个厉鬼瞬间被烧作灰烬，菱纱和梦璃也是连施仙术，将众鬼魂阻在两丈之外。淮南王连连怒吼，众鬼魂仍是无法攻近。但三人这边连续施法，也是十分吃力，菱纱怒道：“老头，有本事就和我们单打独斗！叫这些虾兵蟹将帮忙，也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头！”

淮南王冷笑连声，阴恻恻地道：“乡野愚民，当真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尔等存心找死，本王便让尔等见识见识八公的怨力！”话音未落，只听淮南王身旁传来无数的话音“大王，求您救救老臣.....”“大王，老臣愿忠心跟随大王.....”“大王，老臣在此.....”淮南王哈哈大笑，双手一挥：“众位爱卿，你们只需与本王合力杀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本王自有方法为你们报仇！就是再修仙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只

听得身旁一片感激涕零之声，随即隐隐看到无数怨魂，围绕着淮南王的魂灵旋转，殿中的小鬼也上前围住淮南王。众鬼魂越转越快，不时发出阴森恐怖的怪笑声，天河等人看得只觉头晕眼花，胸口烦恶欲吐。

猛然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所有魂灵全部融入淮南王体内，淮南王身形急剧膨胀，竟增大了一倍有余，眼中凶光闪出，双手五指均化作尖利的骨节，如同骷髅一般。他怪笑数声，向天河猛扑过来，天河已有了经验，知他没有实体，不再用长剑攻击，而是纵身退后，同时使出仙术，只见一道火光闪过，淮南王却是毫发未损。原来那淮南王反应也是快极，见天河咒语念出，急忙默运邪功，化解了这一击，随即五指抓出，直指天河面门。菱纱和梦璃急用仙术，两道霹雳劈下，淮南王急忙收手，险些被劈断五指。大喝一声，又向梦璃攻去，却又在菱纱和天河的攻击下被逼得撒招自保。天河三人趁势反击，淮南王反被逼得节节后退。

其实，这淮南王生前道行本已不浅，死后复仇心切，更是日夜修炼鬼魂所用的邪功，实力实在天河等人之上，更何况又加上了八公和众鬼魂的功力。但他功力虽强，只是孤身一人，天河三人功力虽逊，却能分进合击、相互援助，因此反而占了上风。淮南王也想到了此理，心里暗恨自己太过托大，轻易就中了菱纱的激将法。再斗数合，眼见自己不能取胜，飘身退后，双手指天，大声道：“疾——”

只见墓室上空，突然出现了一团黑气，不久化作一张人脸，两眼漆黑如墨，猛地张开，射出一道黑色光箭，直指天河。梦璃见状，大吃一惊，急道：“云公子，快躲开！[wrshu.com](http://www.wrshu.com)”天河正与淮南王缠斗，闻听此言，急忙后跃，那道光箭射到地上，轰的一声，竟将地面击出了一个大坑！

梦璃惊道：“夺魂妖术？如此恶毒的法术，你怎么会用？”淮南王刚才所使用的法术，正是妖邪中一种极为歹毒的术法，若是人类被刚才那

道光箭击中，必然魂飞魄散、命丧当场，其凶狠毒辣，实是骇人。

只听淮南王哈哈大笑，道：“哼，那不过是本王这些年来苦练的招数罢了，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刁民，真是杀鸡用了牛刀——”梦璃怒道：“我听书上说，你在世之日，一向体恤百姓，诚心向善，一心想要得道成仙，为何却会修习这种伤天害理的妖术？难道就不怕修仙不成，反遭天谴吗？就算你不顾自己，和你一起修仙的八公也是向善之人，难道你就不为他们想想？”

淮南王冷笑道：“哼，本王修仙数十载，行善积德无数，自认修仙之心可算至诚，想不到到头来竟被一个妖人所害，上天待我未免也太薄了！好，既然老天不让我成仙，我便成妖成怪，又有何不可？至于八公，嘿嘿，他们此刻的功力尽归我手，本王要干什么，他们又岂敢说半个不字？”

菱纱怒道：“梦璃，不用跟这老头废话！我们一起打倒他便是！”淮南王哈哈狂笑，又是一道光箭射向菱纱，菱纱急忙闪身躲开，光箭连连射下，直将一座好好的丹室击得满地是坑，尘土飞扬。正得意间，梦璃已绕到他身后，一记霹雳击下，正中淮南王的头颅。

淮南王惨叫一声，他刚才只顾攻击菱纱，忘了自己的防御，梦璃这一击又准又狠，自己头痛欲裂，“夺魂”之术已然无法施展，回身猛扑向梦璃，突然身上的道服又起了火，哀嚎一声，奇*.书^网竟然站立不稳，扑倒在地。天河、梦璃不敢大意，连忙又补了几招，眼见淮南王浑身是火，面孔被雷电劈的漆黑，已无还击之力，这才松了口气。

淮南王集中最后的力气，抬起头来，恶狠狠地望向三人，话语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本王……本王还要千秋……万代……与……天同……寿……我不甘心……我……诅咒……你们……”一声巨响，形体轰然炸裂，化作无数怨魂，就此消散。菱纱擦了擦冷汗，道：“好险，还以为这次真的要去见玉皇大帝了呢。”梦璃长出了一口气。

气，道：“幸好我们阻止了他，这淮南王生前修仙不成，心里怨恨极重，若是让他跑了出去，真不知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菱纱叹了口气，有些遗憾地道：“总之啊，都怪那臭老头不好！明明没有成仙，还故弄玄虚，浪费人家感情！唉，还以为真的能找到长生不老药呢，结果又是空欢喜一场……”

梦璃见她念念不忘淮南王的仙丹，不由疑道：“菱纱，你在找那种药，莫非是想长生不老吗？”见菱纱不回答，似是默认，叹了口气，道：“也许……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可是人生在世，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好过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上百年千年，那样的日子，岂不是更让人痛苦……唉，长生之法，人人艳羡，却又有几人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忽然听见菱纱悲愤地打断了她的话：“不是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我——”

梦璃与菱纱这一路走来，只觉她生性开朗、活泼乐观，说话总带着三分俏皮、三分可爱，没想到此时菱纱的声调竟如此悲伤，透着那种渗入骨髓的心痛，不由得惊呆了。天河却见过两次菱纱的悲伤之情，心知梦璃的话一定触到了她心底的痛处，才会使她如此悲痛，想要劝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急道：“菱纱，你……梦璃她不知道……你别伤心……”

菱纱转过头去，眼里闪动着泪花，几乎是哽咽着道：“……我……我要救人，我要找到长生药，救整个村子的人！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要永远永远受苦下去……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我就……”

梦璃满脸歉意，低声道：“都怪我不好，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

菱纱擦了擦眼睛，转过头来，摇了摇头：“谢谢，可是……这是我们韩家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了……”天河见她情绪好了些，喜道：“呵呵，不说就不说，反正我帮你一起找那个什么药好了！想不到，原来菱纱你不是只会玩，还像爹说过的一样，要救人于水火之中——他说这种人最了不起了！”

菱纱的脸微微一红，嘟囔道：“什、什么啊，你这野人突然说这么正经的话，真让人反应不过来……”天河却笑着对梦璃道：“梦璃，你说，看一个人顺眼，就会想要嫁给他对不对？”梦璃点了点头：“是啊。”

天河笑道：“那好啊！菱纱，我越看你越顺眼，干脆我嫁给你，以后我们俩都一起玩，找什么东西也可以一起找！”

天河话一出口，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菱纱、梦璃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天河，一动不动，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丹室中忽地安静下来，三人之间，彼此呼吸可闻。过了片刻，梦璃实在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菱纱的脸却是越来越红，如同发了烧一般。天河感到气氛不对，小声道：“菱纱，我、我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

菱纱再也站不住了，狠狠地捶了天河一拳，羞怒交集：“你！你白痴啊！猪头！什么嫁、嫁给我！我才不要你这种野人！不、不对，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气死我了！不晓得是不是上辈子作了什么孽，这辈子遭报应才遇到你！”只觉脸上像着了火一样，再也呆不下去，捂着脸向一旁跑去。天河急道：“菱、菱纱，你别走啊……”见菱纱跑开，便想追过去。

梦璃笑着拉住了天河，问道：“云公子，你看菱纱很顺眼，所以就想要‘嫁’给她？”天河点头道：“是啊。不过，我、我看你也很顺眼，可以的话，我嫁你们两个，以后我们三个都在一起玩，找什么东西也一

起找！”梦璃好不容易忍住笑意，摇头道：“云公子，只有女孩子才能嫁人，男孩子是不能嫁的。”

天河听了梦璃的话，先是一愣，随后急道：“啊，怎么会这样？那男孩子岂不是很可怜？”梦璃又是一阵窃笑，她虽然听说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不懂得世间之事，却也没想到他竟然傻得如此可爱。见天河一脸又是疑惑、又是焦急的表情，笑道：“云公子，不用想那么多了，至少现在菱纱没那么伤心了，我们也快点离开这儿吧。”走到菱纱身旁，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菱纱也不由得破颜而笑。天河虽是满腹不解，但见菱纱开心起来，自己的心情也不禁好了许多。

天河等人走出丹室，回到大殿之中，只见此时地宫中的鬼魂已消失大半，残存的孤魂野鬼知道三人厉害，避之唯恐不及，再也不敢上前挑衅。菱纱恢复了精神头，在四周略微转转，便找出了出路所在，领着二人七拐八拐，不久便由另一条地道出了地宫。三人从一个被树木遮盖着、极其隐蔽的出口处出来，来到了一条山路旁。

地宫里的空气甚是浑浊，三人一回到地面上，陡然闻见外面清新的空气，混着四周青松翠柏散发出的淡淡清香，均是神清气爽、胸怀大畅。菱纱看了看前方，笑道：“嗯，没错，我记得这条路就是通向陈州的捷径！我们脚程快些，午后就可以到陈州了！”却见天河向一旁林中跑去，菱纱奇道：“喂，你干什么？”天河答道：“哦，那个……”边说边跑，转眼间跑出十丈开外，两人已听不清他的话语了。

菱纱跺脚气道：“什么嘛，没说完就自己跑了！”梦璃却微笑道：“大概云公子要方便一下，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他吧。”

天河却不是要去方便，他刚才看见有一只蓝色的鸟在林中飞来飞去，心里微微一喜，心想这下今天的午饭又有着落了，拿着梦璃所赠的“玉腰弓”和“这是剑”就奔了过去。到了面前，不由得又惊又喜，只见那飞着的却不是什么鸟，而是一只通体蓝色、背生双翅的动物，长得颇有

些像幼年的山猪，只是头大得出奇，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半大小，一张脸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巧可爱，咿咿地叫着什么，它对面是一只巨大的蛤蟆，足比一般同类大了三倍不止，盯住那只“山猪”，嘴里长舌不住吐出，想缠住它一口吞掉。那“山猪”连连飞转躲开，叫声也越来越急，天河眼见午餐就要被夺走，哪里肯罢休，冲上去对着蛤蟆就是一剑，那蛤蟆吓了一跳，头也不敢回，急忙没命地跳走了。

天河得意道：“看来蛤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梦璃干嘛说它算什么吉物……实在太弱了！”看了看那只会飞的猪，暗想：“嗯，看样子这只猪皮也很薄，应该不用剥皮，直接烤了算了……”只见那只猪围着天河前后飞舞，脸上表情甚是喜悦，咿咿呀呀地叫着什么。天河见它会飞，初时还有点担心捉不住它，见它只是围着自己飞舞，心里不由得又是惊讶、又是奇怪：“咦，这只猪怎么不逃走？跟其他的猪不太一样……唔，怎么给我一种感觉，长得很有勇气的样子。难得见到这么勇敢的猪，居然不怕我，了不起！”

那只猪飞到天河面前，连叫数声，冲天河点了点头，脸上笑开了花。天河仔细端详，只觉得这只猪长得实在太小，不由泄气道：“唉，算了，今天就先放过你吧，以后有机会再来找你，哈哈，记得多吃点，把自己养肥一点。”见它长得实在可爱，不由得稍稍起了喜爱之情，摆了摆手：“再见了，会飞的猪～呵呵，以后就管你叫‘勇气’吧。”转身向来路走去，不一会，就回到了菱纱和梦璃身旁。

菱纱见天河回来，不满道：“喂，干嘛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咦，天河你、你身后那是什么？”手指着天河身后，惊讶之极。天河回头一看，只见勇气飞在身后，见天河回头，又冲他笑了一笑。

天河笑道：“你说它啊，我也是刚见到这只会飞的猪，它叫‘勇气’……咦，它干吗跟着我？”看见勇气一直跟着自己，也是一奇，心里大为高兴：“太好了，这只猪居然一直跟着我，那这样下次烤肉的时候岂不就可以……哈哈、哈哈……”脸上不禁笑了起来。

菱纱又好气又好笑道：“喂，你又傻笑什么？有点常识好不好，猪怎么可能飞？”天河奇道：“它难道不是猪？我看它的叫声跟山猪‘哦咿～哦咿～’的声音差不多啊！应该是一个种类的吧？”勇气连连摇头，发出呜呜的叫声，梦璃侧耳倾听，问天河道：“云公子，你是不是从怪物手里救下了它？”

天河笑道：“是啊，不过，应该说是抢下它，呵呵。”梦璃点了点头，道：“这便是了，它说，它是一只五毒兽，不小心被一只成精的蛤蟆盯上了，差点被吃掉，多亏你救过它一命，它很感激你呢。”

菱纱奇道：“梦璃你、你能听懂这小东西说的话？”梦璃道：“嗯，我自幼就能辨识一些常人听不见的声音、听不懂的话，小时候还不觉得，渐渐长大了，才明白我和别人不太一样……”说着说着，语气竟有些落寞，又有些不安。菱纱见她神色，笑着劝道：“好梦璃，这有什么的，天赋异禀是好事啊。我要是也有这种本事，那可要高兴死了！”又仔细瞧了瞧勇气，感叹道：“原来这就是五毒兽呀！我以前听家族里的人说过，那是一种很了不得的仙兽呢，它们孕育的五毒珠能解世间百毒。真没想到，竟然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只。”

天河越听越糊涂，问道：“这个什么‘无毒兽’到底是不是猪啊？还有啊，它干嘛要跟着我？”勇气又是一阵呜噜噜的说话，梦璃道：“它说，你救它一命，它很感激，它还想认你做老大呢。”菱纱笑道：“这小家伙，真是太可爱了，想不到它还懂得知恩图报呢。”心里对勇气一下子喜欢起来，伸手想要摸摸它，勇气却飞开了，绕到天河面前，咿咿地叫起来。

天河却是挠挠头，有些不解地道：“但是……我不想当什么老大啊，我还以为它是会飞的猪，想把它烤来吃，不过那个什么仙兽，也一样可以烤吧？”话刚出口，勇气好像听懂了一样，吓了一跳，连忙飞走了。菱纱大急，伸手想拦住勇气，却没拦下来。

菱纱眼见勇气飞走，气得直跺脚：“有没有搞错啊！你这野人，它这么可爱，你居然想吃它！”天河摸摸头，道：“可是……”菱纱怒道：“可是什么！讨厌！都是你，把它吓跑了，我还没有好好瞧上一眼呢！”

梦璃见菱纱生气，温言道：“算了，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宠物，让它自由自在地飞，不是很好吗？”说话间，勇气已经飞远。天河只不过损失了一顿将来的烤肉，倒也不以为意；菱纱却如同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一脸悻悻之色，颇有些不甘心。但见勇气已经消失无踪，也只好作罢，三人继续向陈州走去。

第七章：弦歌问情

天河三人一路走来，菱纱不住抱怨天河嗜猪成性，竟把那么可爱的仙兽吓走。天河却是懵懵懂懂，始终搞不明白自己哪里说错了话。梦璃则在一旁劝解两人，就这样一路下来，总算让菱纱的怨气发泄光了。

三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陈州城。只见城中热闹非凡，城门口便是一家西域来的马戏团在表演，一人执鞭，一象随着鞭子抽打的节拍，翩翩起舞，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直引得一旁观看的人们连连喝彩。

天河和菱纱看得入神，两人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表演，不觉忘了身在何处。梦璃却是轻叹一声，道：“唉，这些大象本来好好地生活在自然中，如今却被人驱使，作为谋利的工具，真不知它们心里是何感想。”天河奇道：“象又不是人，哪会有什么想法？”梦璃摇头道：“万物皆有灵性，向往自由乃是它们的天性。我想，即便它们在这里生活得衣食无忧，恐怕内心深处，也仍然盼望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天河听得似懂非懂，菱纱却是脸上一红，小声道：“好梦璃，我知道啦，下次再看到勇气，我也不会硬要它当宠物了。”梦璃微笑着向菱纱道：“谢谢你，菱纱。”

菱纱道：“快中午了，我们去客栈找点东西吃吧！”天河和梦璃点点头，菱纱走在三人最前面，她以前来过好几次陈州，边走边介绍道：“说起来，这陈州才算得上是淮河岸边真正的宝地，传说天神伏羲在这儿设下了先天八卦之阵，再厉害的妖魔也不能作乱。而且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都特别偏爱这里，最最有名的要数那个才高很多斗的曹、曹……曹子佳？不对、不对，梦璃你在书上读过吧，那人叫什么来着？——咦？梦璃？”突然觉得气氛不对，转头一看，天河和梦璃早已不知去向了。

菱纱心想梦璃是大家闺秀，不会到处乱走，天河却是野人一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肯定又是见到什么没看过的东西，拉着梦璃去看，结果两人都走丢了。想到这里，刚消下去的火一下子又冒了上来，大怒道：“云～天～河！竟然又给我乱跑，还把梦璃一起拐走！”暗自发誓等找到这野人，定要叫他好看。

菱纱正怒气冲冲之际，忽听见身旁一条黄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得甚是害怕，菱纱正在气头上，不由怒道：“谁家的死狗？乱叫什么叫！”旁边一个书生连忙道歉道：“姑娘息怒、姑娘息怒！我家的小黄胆子特别小，别人一吼它就害怕……”菱纱没等他说完，一股火全撒在那书生身上：“养狗也不会养条好的，胆子这么小，还做什么狗？！”

那书生气道：“岂、岂有此理，脾气这么坏，还当什么女人……”他性子软弱，平日没少受别人欺负，但他自负自己好歹还是个读书人，从没把那些跑江湖的人放在眼里，想不到今日却被一个江湖女子当面奚落，不由得又羞又怒，竟破天荒地大起胆子回顶了一句。菱纱听了这话，心头火起，勃然大怒道：“你说什么？有胆子再说一遍！”

那书生见菱纱一身劲装，腰中别着短剑，一脸怒容，不觉又害怕了起来，连连道：“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不敢、不敢，小生先走一步！”说完一溜烟地跑了，那条黄狗也跟在他身后，撒腿而去。

韩菱纱余怒未消，幸好她对陈州城颇为熟悉，在城里热闹的地方略微转了转，不见两人，仔细一想，这陈州城风景最好的地方便是城边湖旁的弦歌台，他两人若不是去看热闹，便一定是去弦歌台观赏风景去了。想到这里，直奔弦歌台而去。

走到城东头，只见城门外便是一片清澈的湖泊，几座短桥从岸边架起，短桥尽头的台子上是一座巨大的凉亭，凉亭旁边就是码头，乘船离去或归来的人们往往便在这座亭子里与亲人告别或相见。那亭子木质的柱子上现出一道道紫黑色的裂纹，显然已经久历风霜，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台旁湖中的荷花却开得正旺，绿叶将湖面点缀得一派生机，绽放的花瓣散发出阵阵清香，随风飘来，令人不觉心旷神怡。这二景一新一旧、一荣一衰，让人一观之下，不由感叹时光如水、天道无情。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的美丽，更是因为带给人们的这份感慨，这弦歌台才成为了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游子行人们心中最难忘的风光。

不过菱纱却没有心思欣赏这些景色，她蹬蹬蹬地跑上弦歌台，果然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一头乱发、背着长剑的人站在那里，正是云天河。

菱纱见到天河，又是生气，又是松了口气，怒道：“好哇！你这野人四处乱跑，总算给我找到了！”天河回头看见菱纱，喜道：“菱纱，你快来……”

菱纱见他看见自己，居然一点歉意都没有，气得打断了他的话：“来什么来！你又到处乱跑！嫌以前闯的祸不够多是不是！”天河笑道：“呵呵，我、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一旁的梦璃走上前来，向菱纱道歉道：“菱纱，都是我不好，我见云公子看这里的风景看得入迷了，越走越远，本想把他喊回来，结果却也……”

菱纱见却是梦璃上来道歉，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忙道：“好梦璃，你别事事都替这傻瓜担待，哼，别把这野人惯坏了。其实你们四处逛逛也

没什么啦，可千万别不打招呼就消失，害得我好一阵担心……”见两人没事，道：“我们去客栈吧！我肚子都饿坏了。”

天河却道：“嗯，那个，菱纱，我想买样好东西，可身上没钱，你有吗？能不能给我一点？”菱纱见他又是开口要钱，气道：“居然还有脸要钱，一点不知反省，上次在铁泽居……”忽然想起来上次天河的剑是白送的，并没花钱，急忙改口：“唉，算了，说吧，这次你到底想买什么？”

天河指着一边，说道：“就是那个……”菱纱抬眼一看，只见凉亭中央站着一个青年女子，女子面前的石桌上放着一把七弦琴，琴质古朴，看起来十分贵重，不由疑道：“你想买琴？要送给梦璃？”心想若是这野人要送琴给梦璃，自己倒也不反对，这琴虽然贵重，也只好买了，也算是还梦璃的一个人情。可是想到天河居然主动给梦璃送琴，不知怎的，心里闪过一丝难受。

不料天河连连摇头，指着那女子道：“不是、不是，就是买她！”

菱纱一开始听得莫名其妙，望向那青年女子，只见她站在琴前，似是一般的卖艺之人。身上穿着一袭淡蓝色长裙，年纪虽比自己大了些，长得也并非十分美丽，脸上透着淡淡的哀愁，却有一种难言的忧郁之美，见自己望来，微微施了一礼。菱纱越看越奇怪，见天河急切地望着自己，疑道：“你、你说……买她？！”天河点点头。

菱纱吃了一惊，继而大为恼火：“什么？你要买的竟然是……太胡闹了！你这色心不死的野人！不行！我绝不同意！”天河急道：“可是……”菱纱怒道：“少废话！不行就是不行！没看出来，你……”心里恼怒之极，要不是看梦璃在旁边，真想冲上去给这不知好歹的野人两拳。

却听那女子缓缓地道：“这位姑娘莫要误会，我只是答应为云少侠唱上一曲，还未来得及告诉他不纳金银，只想求他帮我一个忙……”天河也急道：“是啊，我只想买她唱首歌，菱纱你干嘛……”

菱纱这才明白过来，心里的恼怒一下子平息下来：“这野人，说话也不说清楚，原来是错怪他了……”嘴上却不服软：“哼，谁让你胡说八道……”梦璃在一边说道：“菱纱，我刚才听这位姑娘抚琴，曲意凄婉哀伤，好像有莫大的痛苦。我们要是力所能及，就帮帮她吧。好吗？”语气十分诚恳，菱纱虽有些担心给那女子帮忙会耽误了找怀朔等人，但见梦璃如此热心，却也不好拒绝，道：“那好吧，梦璃，就听你的。”

那女子对梦璃深施一礼，道：“这位姑娘，谢谢你。两位姑娘，还有云少侠，若是愿意耽搁片刻，我自会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们……”菱纱道：“嗯，我们自然愿意，不过，这位姑娘，不知道如何称呼？”

那女子叹道：“三位叫我‘琴姬’便好，已为人妇，又哪敢再以姑娘自居。”天河奇道：“琴、姬？”小声问菱纱：“菱纱，有姓‘琴’的吗？我怎么没听过？”菱纱不理他，心想这女子以“琴”为假姓，想必是个极爱琴之人，又想她隐姓埋名，必是有着极为为难之事，说不定还是受人迫害至此。想到这里，不由得侠义之心大起，心想就算梦璃不说，自己也应该帮这个忙，对琴姬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变得热情了起来。

琴姬凄然一笑，幽幽道：“刚才这位柳姑娘说我曲意哀伤，心中痛苦，倒是言重了。只不过，人生在世，难免有许多妄念，我有个心愿未了，怕是到死都看不破……”梦璃见她语气凄婉，柔声道：“琴姬姐姐，你别太难过了，慢慢说，我们能做到的话，一定帮你实现这个心愿！”

琴姬叹道：“说起这个心愿，可得从头说起了。我自幼喜爱音律，却更是仰慕世间的高人侠士，及笄之后便出门闯荡，仗着一身武艺惩奸除

恶，倒也十分痛快……”菱纱听得由衷赞道：“想不到，你竟然是个锄强扶弱的女侠！真了不起！”赞叹之余又是一奇，心想这女子既然是女侠，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又会有什么为难之事，不由多了三分疑惑。

琴姬摇了摇头，凄楚之色溢于言表：“什么女侠，也不过是年少时的胡闹罢了……”继续说道：“后来，我因音律结识了陈州秦家的独子，他虽不懂武功，也很文弱，却是我见过最好的人，没过多久他就将我迎娶入门。本以为，这辈子都会这样幸福地过下去，想不到……”长叹一声，脸上神色极是凄凉。

梦璃疑道：“莫非……他有负于你？”琴姬摇摇头，脸上现出极痛苦的表情，道：“不，他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钻研曲谱，他还教我读书写字，那真是、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可惜，不管我怎么做，也做不来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让公公婆婆开心。他那样孝顺的一个人，当初为了娶我，却不惜违逆家里的意思。只是，这种事又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渐渐地，就算有相公陪伴，日子也越来越难熬。我便有了重出江湖的念头，直到有一天，我又不小心惹得婆婆不高兴，连相公也责怪了我几句，我一怒之下，竟然留书出走……其实，我倒宁愿是他负我，也就不会有今日的伤心……”

菱纱见她十分悲伤，安慰道：“你做的也没什么错啊，与其在家里受气，当女侠说不定还自在很多呢。”琴姬叹道：“岂止是女侠？每个学剑的人都梦想成为上天入地的剑仙，我也是一样，离家以后就遍访名山大川，求仙问道……可能人心就是这么不知足，当我剑术大进之时，反而常常想念相公，他的身子本来就不是特别好，我很担心……我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终于说服自己回到陈州来看看他……”

梦璃问道：“那后来呢？你见到他了吗？”琴姬嗓音一滞，几乎落下泪来：“我回到陈州时才知道，他、他竟然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听说相公在我离开后，身子更是糟糕，婆婆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冲喜，但新妇过门没多久，他还是去了……我曾经想像过千百遍和他重逢的情形，

我宁可他骂我、不原谅我，也不要这个样子。成亲的时候，我们互相许诺要共度此生，想不到，他离开的时候，我竟然不在他的身旁.....我辜负了他，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吧.....”眼中闪着泪光，天河三人听了这番故事，也是不胜伤感。

梦璃凄然道：“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你？”琴姬闭了闭眼睛，忍住泪，叹道：“如今后悔也没用了，我根本不知道秦家把相公葬在哪里，我只想去千佛塔，在他的牌位前上柱香，请他原谅我以前的不懂事.....”

天河奇道：“只是上炷香？那有什么难的？我天天都会点给爹啊。”琴姬叹道：“云少侠有所不知，这湖心的千佛塔中供有佛门圣物，塔顶有圣光投下，所以不单是本城，许多有钱人都千里迢迢把亲眷的牌位送来此地，想要他们的魂灵受佛祖保佑。秦家当然也是一样，他们还曾经捐钱修塔，和方丈也颇有交情，或许是秦家知会过什么，那些僧人根本不让我进塔，我也想过在夜里进去，可是为了守护圣物，那儿夜里更是有武僧把守.....我看得出诸位身手不凡，只想请你们帮我，让我进入塔内祭拜亡夫，了结这个心愿。”

菱纱怪道：“可是，以你的剑术竟然打不过那些和尚？”琴姬摇摇头，道：“当初听到相公过世时，我伤心欲绝，想到他和婆婆生前都不喜欢我舞刀弄剑，那次离家出走也与此不无关系，便立下重誓再也不使用武艺。谁能想到，后来又有这许多波折.....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这弦歌台上弹琴卖艺，既是谋生，更是想从那些往来的人中，找到心地善良又身怀武艺的人来帮帮我.....”

菱纱一跺脚，气道：“那秦家的人也太过份了，人都入土了，祭拜一下又不会怎样，干嘛做得这么刻薄！这个忙我是帮定了！琴姬姐姐，我们今晚就去吧！”天河和梦璃也同意。琴姬躬身向三人谢道：“有劳各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一生一世都铭记在心.....”话音因感动都有些哽咽了。柳梦璃连忙扶起她，笑道：“你太客气了，我们还想听你弹

琴唱歌呢，所以也不算白帮你。既然这样，我们今晚戌时在千佛塔下见面吧。”琴姬十分感激，又深深施了一礼，抱起琴离开了弦歌台。

菱纱叹道：“哎，老天爷也太会捉弄人了吧？本来明明是一段好姻缘，偏偏变成这种结局。琴姬姐姐真是可怜……”梦璃道：“是啊，这次多亏云公子误打误撞，不然我们只怕就错过了。”天河笑道：“是吗？那这么说我们也不算白来，呵呵。”

菱纱瞪他一眼，气道：“少在那里得意了，你这野人也不想想，自己下山来一路惹出多少事……再说了，琴姬姐姐的事和你乱跑胡闹根本是两回事，别以为以后到处乱跑就没事了，否则，小心我……哼！”或许是因为同情琴姬的遭遇，天河这次乱跑也多少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菱纱嘴上说的虽然厉害，心里却平静了许多。

梦璃道：“现在到戌时还早，我们先去客栈休息一下吧。”天河面露喜色，高兴道：“好啊！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啦！”菱纱气道：“哼，现在知道饿了，刚才还让我空着肚子找你！”天河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

三人来到客栈，天河自是大吃一顿，他饿了大半天，一阵风卷残云下来，光是米饭就吃了将近一斤。一旁的梦璃只看得大感有趣，菱纱却是连连摇头，小声道：“梦璃，这野人的饭量也太夸张了吧？”梦璃也小声笑道：“我看，云公子大概真是饿了吧……”

她两人小声说笑，天河吃得兴起，却是浑然不觉。足足吃了半个时辰，天河这才拍拍肚子，满意地道：“嗯，这饭真好吃，跟柳波波家的差不多！”

梦璃问道：“云公子，你吃饱了？”天河点点头，见梦璃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有点奇怪，刚想询问，菱纱板了板脸道：“吃饱了就好。我和梦璃要到城里走走，买点东西，顺便找找怀朔他们。你就好好地呆在

屋子里，不许乱走！哼，这次要是走丢了，我可不找你，到时候看你一个人没钱怎么过……”说完便和梦璃出了客栈。天河无奈，只好在客房里等候。

入夜时分，菱纱和梦璃回到了客栈。菱纱看了看窗外的夜空，对天河道：“快到戌时了，我们走吧！从弦歌台那里乘船，就能去湖心岛上的千佛塔了。”三人顺原路回到了弦歌台，只见码头上的艚公大多已经休息了，菱纱和梦璃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一人搭载他们，三人乘船来到了湖心岛。

三人登上小岛，第一眼便看见了岛中央矗立的高塔，塔身高达八层，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塔底四周均是寺院，隐隐有钟声传来，更让人觉得此地宝相庄严、神圣之极。塔底大门旁不远处站着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正是琴姬。她见三人来到，上前施礼：“这便是千佛塔，相公的牌位就在塔的最顶层，一切有劳三位了。”

菱纱奇道：“可是，你说的和尚呢？我们这一路上，连半个和尚也没遇到。”琴姬道：“此时大部分僧人恐怕已经休息了。出家人讲究六根清静，无论何时都是空门大开，因此这千佛塔晚上也不关闭，只不过塔中的圣物实在很重要，寺院才会派人把守。”

菱纱看了看塔内，只见刚进门旁边就是三四个僧人，手持禅杖站在那里，摇头道：“这几个和尚看来武功不弱，硬闯恐怕不是好办法。我想——”突然一喜，手指不远处的红漆木窗，道：“有了，你们看那边！”

天河莫名其妙：“那边、怎么啦？”突然想起进淮南王陵时的情景，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菱纱，你又想学老鼠打洞吧？呵呵，这招真好用，哪天你教教我好不好——”话没说完，肩头已中了菱纱狠狠一拳，痛道：“哎呦，你干嘛又打我……”

梦璃明白过来，道：“菱纱，你说我们从窗子进去？”菱纱点点头，狠狠地瞪天河一眼。

琴姬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试试看吧。”菱纱悄声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推开了窗子，那木窗年久失修，推开的时候发出吱呀的响声，四人都是捏了一把汗，所幸门口的几名僧人并未察觉。四人随即跳入塔内，只见这千佛塔分内外两层，外面一层围墙只起装饰之用，塔中各层建筑和楼梯均在内层围墙里，武僧只守在外层的门旁，内层却是无人把守。

菱纱走到内层的窗口处向里张望，只见塔底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僧人，背对着大门，或诵经、或打坐，不由皱眉道：“这些和尚看起来武功不怎么样，不过万一要是被他们发现，喊叫起来，让外面的和尚听见，可就不好办了。”

梦璃想了想，道：“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不让这些僧人发现我们。其实，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能不发生冲突最好还是不要硬闯……”菱纱喜道：“好梦璃，快说说你的办法！”琴姬也道：“柳姑娘说的是，这些僧人也是好人，若有不起冲突的方法，那便再好不过了。相信相公在天有灵，也不希望看见我和他们动手……”

梦璃从怀中取出一个香囊，道：“这本是普通的香料，常人闻了有宁神静气的功效，我为了加强它的效力，多加了一些没药，一般人闻多了便会昏昏欲睡，我看门口就是香炉，不妨试试。”顿了顿，又道：“一会大家进去时，尽量屏住呼吸，动作也要快一些，我的香不多，恐怕支持不了太多时间。”菱纱点点头，接过香囊，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趁那些僧人不注意，将香囊里的香料全部倒入香炉，随即屏息离开。

不一会，只见塔内的僧人大多打起了瞌睡，偶有几个没睡着的，也是眼皮打架、哈欠连天，连经都念不下去了，哪里还注意得到门外的四

人。四人见机会已到，连忙悄无声息地从门口走进来，绕开这些僧人，顺着楼梯一路向上走去。

走到第四层，迷香的气息已基本散尽，四人眼看塔上仍有不少僧人，不由暗暗叫苦，只得硬起头皮，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幸好塔中有不少盛装经卷的书柜，四人以此为屏障，倒也平安偷过。遇见实在没有躲藏之处的地方，菱纱便扔出“烟水还魂”，声东击西，转移僧人视线，趁机迅速通过。

就这样一路小心走来，四人终于来到了千佛塔顶层。此处却没有僧人把守，塔顶中央安置着一尊巨大的佛像，金光闪闪，十分华贵。佛像面前乃是一排灵位，一个女子正跪在正中央的牌位前，只见那块灵位上，赫然写着“秦逸”二字。

琴姬惊道：“相公！”眼中满是泪水，几乎站立不稳。那女子听见琴姬的声音，缓缓站起，只见她穿了一身盛装，头上还戴了鲜花，全然不像是来此祭祀之人的装扮。她扫了四人一眼，目光最终停留在琴姬的脸上不动，眼神微微一颤，却没显出丝毫惊讶之色，脸上悲哀之余，竟有几丝愤怒和无奈。只听她缓缓说道：“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来的……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你……只不过，你比我想象的差远了……”

琴姬疑道：“你是……？”那女子目光凝聚，死死地盯住琴姬的双眼，似要看穿她心里的一切，冷然道：“你想不出我是谁吗？我却是一眼就认出你了。如今相公面前，也只有你我二人而已。”琴姬惊道：“你是秦逸他、他的——”

那女子冷冷地道：“他的妾。”琴姬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那里。那女子微叹一声，带着几分轻蔑道：“你尽可安心，直到相公过世，我也做不了他的妻子，我的名份永远都只是一个妾而已。”

琴姬嗫嚅道：“不、不是……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女子却以愤怒之极的语气打断了她：“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在相公和公公婆婆心里，我却胜过你这个妻子百倍千倍！若不是相公心肠太好，顾念一点旧情，今天又哪里轮到你坐正妻之位！你们扪心自问，你配吗？你——”手指着琴姬，指尖轻颤，几年来心里的怒气和不甘一下子发泄出来。琴姬双手抱头，痛苦地颤抖着。

菱纱见她难受之极的样子，不由怒道：“喂，你别这么尖酸刻薄地欺负人！人都过世了，争这些有的没的名份还有什么用！”那女子看了菱纱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语气一下子平静下来，淡然道：“小姑娘，你说的太好了，本来我和她就没什么可争的。毕竟相公生前，日夜侍候左右的是我，给他熬药穿衣的也是我，我敬他爱他，他也待我惜如珍宝。”神色恍惚，似是回忆起了往事：“夫妻同心，心意相连，就算……就算他的病再也没法治了，这短短数月，不也如神仙眷侣一般——”

琴姬痛苦之极，颤声道：“不、不要说了！”那女子看了看她，冷笑一声，轻蔑道：“怎么，你不爱听？不爱听我和相公是如何恩爱？”琴姬痛苦地摇着头，那女子的每个字都如一把尖刀刺在心上：“你可知，妇人妒忌，合当七出？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也难怪公公婆婆不喜欢你。……”想要捂住耳朵，那话语还是一句句地钻入脑海中：“你不爱夫婿，不敬公婆，还指望着相公会喜欢你吗？他是太念旧情了，要不然，还轮得到你弃夫而去吗？……”

看着琴姬痛苦的样子，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快意，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悲愤的神色，似乎她自己也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对琴姬的斥责也不自觉停了下来。琴姬连连喘息，犹如溺水之人逃回生天，好久才积聚起说话的力量，有气无力地道：“求你……求你别再说了……我今天来……只是想给相公上柱香，很快就走……”

那女子冷笑道：“走？是啊，你又可以抛下他，就跟从前一样。不是吗？”琴姬又是痛苦、又是着急，失声道：“不是的、我不是——”

那女子厉声打断了她：“不是什么！你知道吗？自从相公去了，我怕他一个人孤单寂寞，每天都来这儿陪着他，从早到晚都待在他身边。”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愤怒道：“可你呢？！你抛下了他整整四年！不是四天、四个月，是四年！四年了，相公坟上的土都干了，你才假惺惺地来这里！你不用解释什么了，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如今要说的话，相公他若泉下有知，也不会愿意听的！”

琴姬无话可说，痛苦地低下了头，只听那女子道：“你要上香，可以！但须得答应我一件事，你上完香之后，即刻离开陈州，永远不许再回来！你根本不配待在这里！”

韩菱纱听不下去了，怒道：“太过份了！凭什么这么欺负人？！”琴姬却无力地点了点头，微声道：“好，我、我答应你……”菱纱急道：“琴姬姐姐，你……”琴姬颤抖着摆了摆手：“心愿了却，我、我也再不踏进陈州半步！你说的对……我不配留在这里……”

那女子冷然道：“这样最好，我想相公他也不愿意再见你的。”说完退在一旁，冷冷地看着琴姬。

琴姬走到灵位前面，徐徐跪下，眼前一阵模糊，仿佛回到了成亲之时，两人新婚燕尔，琴瑟和谐，说不尽的快活时光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忽然一阵冷风吹来，眼前景物一晃，尽皆消失，只留下面前冰冷的牌位，不由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滴在佛前的地面上。

三炷香很快就烧完了，琴姬勉强起身，面向那女子，微微一躬身：“多谢……告辞！”那女子冷笑一声，转过身去再不言语。菱纱怒上心头，

刚想痛斥那女子，却被梦璃拉住，摆了摆手，悄声道：“菱纱，走吧，孰是孰非，不是我们可以说的。”

三人走出塔外，菱纱见琴姬黯然神色，安慰道：“琴姬姐姐，你别难过了。哼，刚才那个女的真是讨厌！陈州又不是她家大院，要由她做主！琴姬姐姐，你不用管她，什么时候想来看看你相公，只管来便是！”

琴姬摇了摇头，叹道：“谢谢你，韩姑娘。你不用多说了，她、她也不过是个可怜的人……唉，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如果当初没有意气用事，再和相公想想别的法子，或许、或许很多事情都会不同了……”

柳梦璃也安慰道：“我看那女子满面怨怼，她说的话，也未必全是真的……你也不必太自责了，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琴姬惨笑一下，道：“生人已逝，真的还是假的，已经无所谓了……若她令相公开开心心地过完那段日子，我反倒只有说不尽的感激和惭愧……我对不起相公，她来代我做我该做的事，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一旁沉吟不语的天河突然开口说道：“嗯，你这么说，和我爹说过的好像，他说真心为一个人好，就是要让她天天高兴，就算那个人不喜欢自己，甚至根本不认识自己也没关系。”琴姬叹道：“令尊的话一点都没错，世人只盼做神仙的好，却不知心有牵挂，无论圆满不圆满，也胜过孑然一身，独自漂泊……”

菱纱难过地问道：“琴姬姐姐，以后……你要去哪里呢？”琴姬两眼微闭，轻声道：“与琴相伴，四海为家，走到哪里便是哪里了。”语音一顿，茫然道：“其实……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真想放下尘世一切，就这样随相公去了……”

菱纱难过道：“琴姬姐姐，你别……”琴姬轻叹一声：“可是，我对不起相公，我没有脸去见他……相公他最喜欢弹琴，我不能陪伴在他左右，便以琴为姓、与琴为伴，每天给他弹琴奏乐，希望他在天上听见我弹奏的琴曲，能够原谅我……我还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心搜集历代的乐曲残谱，替相公了却生前心愿，或许、或许这样，他才愿意在梦中与我见上一面……”

梦璃叹道：“琴姬姐姐，你太痛苦了，别这样……”琴姬摇了摇头，悔恨道：“不，你们不用担心，该怎么做，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在相公身边的时候，他一定也很痛苦、很伤心……如今，我不过是尝到昔日的苦果，又凭什么一死以求解脱呢……”

天河三人心中感伤，均是沉默不语。琴姬强笑道：“各位的热血心肠，琴姬不胜感佩，既已说过为你们歌唱一曲，自当信守诺言。这大概是我在陈州唱的最后一支歌了，就送与你们三位一听吧——”说完，将七弦琴轻轻地放于地上，徐徐端坐下来。天河三人也席地而坐，侧耳倾听着。

琴姬纤指轻拨，琴上传来一阵极轻微的颤音，如人低语，微不可闻，然而语中悲戚感慨之情却深深地印刻在了三人心中。菱纱和天河心里一难过，不由得想起了逝去的父母，梦璃则低下了头，用心思索着什么。琴音逐渐由短而长，连成一片，乐声渐转悠扬，然而那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悲伤仍是贯穿始终，但却是哀而不伤，让人难过之余，仍不由得为这支琴曲的音乐之美而赞叹感动。

听得正入神时，只见琴姬轻启朱唇，悠悠唱道：“……细雨飘，轻风摇，凭藉痴心般情长；皓雪落，黄河浊，任由他绝情心伤……今生缘，来世再续；情何物，生死相许。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初时唱得十分优美动听，然而不久声调便转凄凉，琴音也为一变，悲伤之情更进一层，远远地传来几声鸦叫，似也为歌声所感，更显得歌曲悲哀不胜。唱到“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一句时，

声音已近哽咽。一旁的菱纱已是听得满眼泪水，几乎就要哭出来。梦璃微微叹息，悄悄地递了块手帕过来。

一曲唱毕，三人只觉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梦，梦中种种悲伤之事、悲哀之情、悲痛之感，犹如亲身所遇所感，如幻如真。琴姬忍住泪水，冉冉起身，向三人道别。菱纱含泪看着琴姬乘船远去，心里难受已极，哀声道：“琴姬姐姐……她是在用自己全部的心和命在唱这首歌啊……太悲伤了……为什么上天要让两个人有缘，却又无份……”

梦璃见她难过，也有些伤感地道：“我想，或许人和人之间的缘份，都是注定的。等到上天要收回的时候，连一天一刻都不会多等……”菱纱悲道：“像琴姬姐姐这样，真的好残忍……要我选的话，我宁可一开始就不认识那个人，也好过相识以后却要生离死别……”

天河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菱纱，虽然你说的没错，但是……就算我们三个明天就会分开，我也不后悔认识你和梦璃。爹说过，活着的时候要尽欢，死的时候才没有遗憾，要是因为害怕以后的事，一直避开当下的事，那活着也不会开心的，又有什么意思。”

梦璃叹道：“我想，我能明白云叔说的意思……与其担心人生无常，不如多珍惜眼前时光、多珍惜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啊……”天河点头道：“我爹总说，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以前我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大概也是让我们把握自己、把握眼前快乐的事吧。反正，只要每天都过得开心，以后想起来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菱纱悲叹道：“是吗？生尽欢、死无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望向远处无边的湖面，口中仍是喃喃念道：“……生尽欢、死无憾……”

就在天河等人感叹之际，千佛塔内，秦逸之妾姜氏重又跪倒在丈夫的灵位前，此刻她已换上了一身素服，脸上一片黯然之色，面对丈夫的牌位，幽幽地说道：

“相公，那个人，就是你直到过世前都念念不忘的女子吗？她.....比你好吗？相公，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一心一意喜欢着你，只想做你的妻子.....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和她在一起.....”

姜氏叹了口气，脸上现出十分不甘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用极柔和的语气说道：“后来，她弃你而去，姑妈说要我嫁入秦家冲喜的时候，相公，你知道、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想好好照顾你，让你忘记那个女人，从今往后只想着我.....可你、你怎么忍心看都不看我一眼.....”

她忽地笑了，哀叹道：“这些天，我一直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最美的花在这里陪着你，相公，你不会怪我吧？我、我只是不甘心，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我知道，她总有一天会来的。今天，我终于见到她了，她.....也不过是个很寻常的女子，没有我美，也没有我对你那样好.....可是，你为什么爱她，不爱我？”

塔内一片寂静，只听见呼啸的北风在窗外卷过。姜氏的眼神愈加迷离，喃喃地道：“相公，你听，这儿的风好大，吹得人好冷。你在那边，有没有这么大的风，你会冷吗？

相公，你是不是很寂寞？我来陪你好不好？

相公，你要记住，这世上只有我是最爱你的，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跟着你，不像其他人会把你抛下.....”

一阵狂风吹来，塔顶的窗子被大风吹开，佛前的烛火摇了一摇，随即熄灭，整座千佛塔就这样陷入了一片死寂.....

第八章：初入昆仑

菱纱三人坐在桌前，面前就是一大堆美食，可是就连一贯见了食物不要命的天河，都没有心情吃下去了。

四周饭桌旁的宾客们还在喋喋不休：“你们听说没有？咱们陈州城首富秦家家里又出大事了！”“你说他家媳妇自尽的事？”“对对对，听说他们家的媳妇昨夜在千佛塔里自尽了！件作看过，说是吞毒死的！”“我也听说了这事，最奇怪的是，守塔的僧人都说昨天夜里有人闯进去，偏偏又讲不出贼人相貌，听说方丈已经决定关闭禅寺三个月……”“哼，光关三个月门有个屁用，秦家那是好惹的？我看，这次的事非告到官府上去不可，整不好那帮和尚都得跟着倒霉……”“唉，可叹世上痴情女，丈夫死后竟如此贞烈……”

菱纱闭上眼睛，痛苦地道：“想不到，她的性情那么烈……也许、也许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讲，我、我实在是……”天河见她难过，安慰道：“菱纱，这不干你的事，我想……她是想去陪自己的丈夫吧？那是她自己的愿望，和你没关系。我爹也说过，人能够按自己的愿望选择生死，不管对错，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是我们可怜她，她大概也不会高兴的……”

梦璃叹道：“也许，云公子的话是对的吧，她生前不一定被相公所爱，死后却一定要去争，这份心意，也很让人动容了……”菱纱难过道：“可是，发生了这种事，总是让人难受……一个人，昨天明明还和你说话、还会动，今天却哪里都找不到了，这样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梦璃轻轻握住了她的手，柔声道：“菱纱，人死不能复生，何况她的死，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无论如何，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天河也道：“是啊，梦璃说的对。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要太难过了吧。”看了看桌上的美味，笑道：“我们快吃饭吧，菱纱你看，这可是正宗的烤猪腿，凉了就不好吃了！”菱纱瞪他一眼，哼道：“吃吃吃，你这野人就知道吃饭！”端起饭碗扒了几口，天河呵呵傻笑，也跟着吃了起来。

三人正吃着饭，只听门口一个清朗的男声说道：“店家，打个尖！”话音十分熟悉，天河等人抬头一看，正是怀朔，不由得又惊又喜。

身旁璇玑不满道：“怀朔师兄，我们又没赶上师叔，还在这里呆什么，赶快回琼华派啦！”怀朔解释道：“璇玑，我们都追了师叔一晚上，就算不休息一下，也得吃点东西吧？御剑很耗体力的，我倒没什么，你的体力肯定支撑不下来的，万一飞到一半突然没了力气，从天上摔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璇玑撇了撇嘴，心知师兄说的有理，倒也没多说什么。

菱纱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向怀朔两人道：“两位，真巧，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我们找你们好久了。”璇玑奇道：“找我们？难怪到哪都会遇上……喂，你们干嘛要跟着我和师兄啊？”盯着菱纱，满眼疑惑，语气中颇有不满之意。

怀朔微觉失礼，连忙喝阻：“璇玑！别乱说话……”菱纱却是一笑：“没关系，其实小妹妹说的也没错。”向怀朔介绍道：“我叫韩菱纱，他叫云天河，这位是柳梦璃，我们特意赶来陈州，便是想拜入二位的师门……”

菱纱话还没说完，璇玑便连连摇头道：“什么？你们要入我们琼华派？不行不行，修仙哪有你们想得那么简单！”怀朔连使眼色，璇玑却没看见，还是一个劲地说下去：“我们琼华派收徒很严的，哪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容易进！再说了……”

菱纱温言道：“小妹妹，我们自然知道不容易，但早已下定决心了……”还没说完，只听璇玑跺脚怒道：“什么小妹妹，总这么喊，人家哪里小啦！”菱纱连忙改口，想起那晚湖边之事，微笑道：“那……璇玑姑娘，你和令师兄能不能带我们入门拜师呢？当日在湖边，多亏令师叔仗义相助，不然我们早成了妖怪的口粮。从那之后，我们对剑仙之风更是仰慕……”

璇玑怀疑地看着菱纱的眼睛，听到“仰慕”二字，忽然大惊，急道：“等等，你说你仰慕师叔？你、你不会也看上我师叔了吧？”见菱纱容貌姣好，顿时一脸敌意，嫉妒之色尽显于外。

怀朔大感尴尬，连忙喝道：“璇玑，怎可这样讲话！”急向菱纱连连道歉道：“实在抱歉，小师妹她口无遮拦，韩姑娘别放在心上。”

菱纱笑道：“没什么，我们求仙是一片诚心的，更感激剑仙当日出手相救，怎敢有其他念头，璇玑姑娘也不过是心直口快罢了。”转向璇玑，心知她多半心仪她的那位师叔，柔声道：“我见璇玑姑娘聪明伶俐，想必很得令师叔的喜爱吧？”

璇玑得意道：“哼，算你有见识。”心里暗自高兴：“喜爱，嘻嘻～”心中对菱纱的态度随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怀朔道：“师兄，不如我们就帮他们一把好了，掌门不是常说做人要时存善念吗？反正最后能不能入门还要看他们自己，我们尽力就好了。”

菱纱有意讨好璇玑，原意也不过是想让她尽量少反对而已，怀朔事事都依着她，若是璇玑执意反对，自己三人想入琼华派便十分困难。万料不到就凭简单两句话，竟让她反过来帮自己说话，心里不由大喜。怀朔摇了摇头，叹道：“唉，你啊，真是个孩子……也罢，你们三位，既然大家三番五次有缘相遇，或许也是天意……”听这语气，似是同意了菱纱的请求。

菱纱喜道：“真的？你们答应了？！真是太谢谢了！”怀朔道：“我和师妹还要用餐，几位若是吃完没事，可以到城里走走，一会大家在城门口会合便是。”刚想找个旁边的空桌坐下，璇玑见一旁都是些喝酒划拳的江湖汉子，撇嘴道：“师兄，我才不要和这些粗人在一起吃饭，你帮我找个安静的座位吧！”怀朔无奈，向三人拱了拱手，带着璇玑向楼上的雅座走去。

这边菱纱眼见大功告成，喜不自胜，天河也十分高兴，唯有梦璃神色凝重，似有心事。菱纱见她脸色，关切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呢。”

梦璃微微摇头，道：“我……我没什么，只是……大概是想到这两天发生的事，心里不太舒坦罢了……”心里恍惚飘过一团影子，却又看不清楚。菱纱安慰道：“别再想了，你刚才不是还说过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珍惜当下，在一起时就要开开心心的，别辜负了来这世上走一遭。”

天河道：“饭吃完了，我们去城门口等怀朔他们吧！”梦璃突然想起来一事，道：“嗯，不过，我的香昨天晚上用得差不多了，得去城里买点。云公子、菱纱，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就到。”

菱纱笑道：“好梦璃，我陪你一起去吧。”梦璃摇摇头，小声道：“不用了，云公子他……”菱纱反应过来，心道别让这野人一个人又跑丢了，笑道：“那也好！梦璃你不用着急，慢慢挑，我们在城门口等你！”

三人出了客栈，梦璃向一旁的店铺走去。菱纱和天河百无聊赖，便在城门附近四处转悠，只听得道旁一个摊位前围了好些人，指指点点，十分热闹。天河不由走了过去，只见那摊前挂着不少图画，像是在卖画，摊主却是个男孩。一旁围观的人虽多，大多数人看了那些画，却是连连摇头，许多孩子更是七嘴八舌地评论道：“咦，那个是‘小鸡啄米图’？鸡是长这样吗？”“这座亭子上压着一块大石头，亭子怎么没塌呀？哈哈，真有意思！”一片哄笑声中，那男孩涨红了脸，怒道：“你们、你们不买就走开！不要在这里挡我做生意！”

天河看见一幅画颇为眼熟，走上前去，问道：“那个，我能用钱换你的画吗？”那男孩喜道：“你看中了我的墨宝？果然有眼光！说吧！到底是哪一幅？”天河指着那幅画，道：“唔，就是这个，什么‘芙蓉’跳舞的这张……”

正说话间，肩头被人拍了一下，菱纱笑着问道：“喂，你看什么呢？”天河见是菱纱，喜道：“菱纱，这就是你上回说的那副很有趣的画，我想买下来送给你……”菱纱听得一愣，仔细看去，小声念道：“‘芙蓉转圈舞蹈处，左摇右摆好似鸭’……”不由得笑了出来：“这、这不是那首蠢蠢的诗吗？怎么到哪都能看见……”

那男孩听到菱纱的话，气得狠狠瞪了她一眼，突然惊道：“你、你就是那个冒牌的中原第一美少女！不许、不许侮辱我的墨宝！”菱纱抬眼一看，那男孩正是当日在寿阳城外自吹自擂、大放厥词的景阳，只不过当日他穿着一身绸缎，今日却是一身土布衣衫，十分寒酸，自己和天河一望之下，竟没认出来。不由笑道：“哟，这不是陈州的景大才子吗，这一次又在玩什么？难不成是要全城的人都来看看你的画，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文采？”

景阳又羞又怒：“要、要你管！”菱纱微笑道：“好好好，我不管就是。天河，这画虽然有趣，但我又不喜欢，不买了。”天河一怔，菱纱拍了拍他：“走啦，别挡了这位景大才子的财路，嘻嘻～”

景阳见两人要走，又气又急：“不买？不行，说好了的，你一定要买！”拉住天河的袖子不让他走。一旁的孩童纷纷嘲笑道：“羞羞羞，哪有这么卖东西的。”“就是啊，那么难看的画白送我也不要……”“喔，画卖不出去，耍赖皮喽……”景阳的脸涨的通红，仍是死死地拽住天河的衣袖，天河无奈道：“菱纱，我们就买了吧，好像也不贵……”

正在此时，远处奔来一个仆妇，看见景阳，远远地叫道：“少爷、少爷！”景阳一愣，那仆妇已来到了面前，看见景阳被一帮孩子嘲笑，心痛道：“少爷啊，你……你怎么又跑来这里卖字画了？唉，你、你这不是让我和夫人心里难过吗？你从小过得娇贵，怎么能吃得起这种苦？”

景阳倔强道：“谁说不行？我可以的！要是……要是这笔生意谈成了，至少能赚到十文钱，不，一文也好，攒下来给爹买药！巧婶，你回去吧，你出来找我，娘一个人要照顾爹，忙不过来的。”巧婶哪肯离开，在一旁苦苦劝说。景阳急了，脖子一梗，怒道：“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我……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做！不用你和娘操心！”

巧婶知道这孩子从小娇惯，颐使气指惯了，见他不肯回去，也只得长叹一声，道：“唉，少爷、少爷你……唉，算了，那我先回去帮夫人了，少爷你也早点回来，别让夫人担心……”说罢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菱纱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却是吃了一惊，道：“喂，景大少爷，你爹不是礼部尚书吗？怎么会——”景阳眼圈一红，又是愤怒，又是着急地道：“我爹当然是礼部尚书！他是最好的官，从来不收贿赂的！他、他被右丞相陷害，丢了官，还生了大病……大夫开出来的方子，上面的药都很贵，家里已经没多少钱了，能卖的也卖差不多了，连我的衣服都……”

菱纱恍然大悟，难怪这孩子最讲派头，却会穿着一身布衣在街头卖画，笑道：“所以，你才想卖字画，赚钱给你爹抓药？”景阳哼道：“不、不错，你、你尽管笑话我好了！”菱纱微微一笑，略带歉意道：“我干嘛要笑话你？好啦，我承认刚才嘲笑你是我不对，不过，要是我有办法帮你呢？”

景阳怀疑地看她一眼，有些戒备地道：“帮我？……哼，我才不要别人施舍呢！”菱纱笑道：“哟，你的少爷脾气还真不小。不过，我又没说要施舍你，是借你钱，有借就要有还，懂吗？”景阳仍是十分疑虑：“可是……我爹的病不是一点点钱就能治好的……你……”

菱纱摆了摆手，道：“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尽管和我去那边钱庄取钱好了。至于这些画嘛，还是收起来好了。嘻嘻，就算卖得出去，单靠卖

字画赚钱，又得卖到何年何月啊？别想那么多啦，走吧！”说完向天河一招手，两人向远处的钱庄走去，景阳将信将疑，紧紧地跟在后面。

进了钱庄，菱纱抽出一张银票，放在柜台上，叫道：“掌柜的，麻烦帮我把这个换成一百两的票面。”这钱庄里生意甚是清淡，掌柜的见来了人，忙不迭地道：“好好好，姑娘稍等，待我点一下。”连忙拿到后面清点去了，不一会，拿着几张银票出来，递给菱纱，满脸堆笑道：“姑娘您收好，一张一百，一共五张五百两。”菱纱清查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景阳只看得目瞪口呆，惊讶道：“五百两？！原来，你真的这么有钱……”天河也是惊道：“是啊，菱纱你说过，一千文钱是一两银子，那五百两就是……就是……总之，菱纱，你真的有好多好多文钱！”菱纱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笑道：“嘻嘻，那当然，我平日也算出入宝山，总不能空手而归。那些拿到的东西换成了银子，一时也用不上，就先存着，有人需要帮忙时就拿出来，也省得四处筹钱了……”

景阳嘬嚅道：“可是、可是，就算是借的，你、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借我这么多钱？……爹以前说做好事会有好报，可是他病倒以后，没有一个亲戚愿意借钱给我们。娘说，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我们好的……你，要我怎么报答……”

菱纱皱了皱眉，不悦道：“喂，我说小少爷，你才几岁，哪来这么多功利的想法呀？别说你现在一文不名，就算富可敌国，我也没什么稀罕的。哼，我是看你爹是个好人，才帮你一把。说好了，五百两银子以十年为限，利五十，到时候你可要还我！”说着将银票递给了景阳。

景阳接过银票，低声道：“谢、谢谢，我家就住在城外龙湖西岸，到时候你来找我好了……不过，能不能还上……没关系，我九岁的时候算过命，道士说景家由我开始，往后数代之中必有一人会成为蜀中巨

富，区区五百两银子，肯定不成问题！”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高高兴兴地跑远了。

菱纱哑然失笑道：“这小鬼，我又不指望他还钱，干嘛说的这么郑重，还把还钱的事拖到不知哪辈子去了……天知道他们家到哪一代才会出什么蜀中巨富……”天河怪道：“菱纱，既然你不要他还钱，干嘛还要……”菱纱白他一眼，道：“我是怕这小鬼有了余钱到处乱花，给他点压力，让他清醒点，别老拿自己当大少爷。他家已经这个样子了，要是不省着点过，怕是这辈子都要过穷日子了。”

天河笑道：“不管怎样，菱纱，我们今天都算做了件好事吧。”菱纱点点头，道：“其实，这小鬼虽然文才一无可取，脾气也不好，倒是个孝子。再说，他爹景大人真的是个好官，遇上了难处，怎么能不救？所以既然这事被我遇上了，那是当然要管的。”忽地反应过来，惊道：“哎呀！耽误了这么久时间，不知道怀朔他们是不是等急了，我们快去！”

天河两人急忙向城门口跑去，只见怀朔师兄妹和柳梦璃都等在那里，菱纱连忙道歉：“实在抱歉，让两位为等我们耽搁了，真是过意不去。”怀朔笑道：“韩姑娘多礼了，其实也没耽搁什么，我正好陪璇玑去买糖葫芦——”

话没说完，璇玑羞得满脸通红，双手捂脸，跺脚道：“师～兄～，这么丢脸的事不要拿出来嘛。”天河三人都不禁莞尔，怀朔笑笑：“好、好，不说。”转向三人道：“三位，本派虽距陈州有万里之遥，但以御剑术一盏茶的工夫即可到了，只不过我与师妹只有两把佩剑，要搭载这么多人怕是不够，所以想借云兄弟的佩剑一用。”

天河笑道：“好啊，我这里有两把剑，你都拿去。”说完解下慑天剑和“这是剑”递给怀朔，怀朔看了看慑天剑，赞道：“云兄弟的剑真不错，这剑是用九淬之法铸成的，这种铸剑术的高明之处和本门的铸剑

之法已相差无几，俗世中能寻到这把剑，当真是难得。”又看了看“这是剑”，眼神一愣，脸上露出极惊讶的表情，叹道：“这把剑造型十分特异，不过……”一旁璇玑插嘴道：“师兄，这剑怪模怪样，连剑格都没有，和寻常的样子差太多了，说不定铸它的人只是想哗众取宠而已……”

怀朔摇了摇头，道：“这倒也不能妄下定论，此剑灵力强大，并且不知为何，其中竟蕴有巨大寒气……”转向云天河，问道：“云兄弟难道没有察觉？平日使剑时，不会被寒气伤身？”天河摇摇头：“伤身？没有啊，这剑我要着玩好久了，只是摸起来凉快，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

怀朔奇道：“这便奇了，莫非云兄弟修炼了何种高深的内功或法术？”天河仍是摇头。菱纱笑道：“这野人身体强壮、四肢发达，大概那点寒气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吧。”梦璃想起刘得宾的话，不由疑道：“如此说来，这是一把很不寻常的宝剑？不知道和贵派是否有关？”

怀朔摇了摇头，道：“这把剑确非寻常，可惜我相剑之术所学不精，看不透此剑深浅，若是师叔在此，一定能说清此剑的来龙去脉。不过，我们从没听人说起过这把剑，应该和敝派没什么关系吧……”又道：“姑且不论此剑，即便宝剑有灵，所持之人也要有与之匹配的力量方可激发，否则人不可役剑，剑无以护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菱纱赞道：“哦，听着就很有道理，不愧是修仙练剑的人。”怀朔微微一笑：“韩姑娘过奖了，我们这就启程吧。不过，你们三位只有两把剑，不知如何分配？”

天河三人互相望了一眼，又听怀朔道：“刚才那把蓝色的长剑大概够载两个人的，只不过剑身太过细长，御剑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吃力……”天河道：“哦，既然这把剑不好用，那就我用好了，菱纱，你们呢？”

菱纱心想梦璃是一介大小姐，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御剑这种事恐怕不在行，还是让她用那把踩起来容易些的剑为好，免得发生危险；再说，“这是剑”虽比一般剑稍长，两个人站上去，也非得紧贴在一起不可，梦璃是大家闺秀，平日里所受礼法熏陶甚多，恐怕她到时不免拘谨。菱纱自己本是江湖儿女，对这些小节便不太计较，笑道：“梦璃，你用另外那把剑好了，我和天河一起。”梦璃点了点头。

怀朔道：“好，既然大家都准备完了，我们即刻起程吧。”顿了顿，又道：“我一会念动口诀之时，大家把眼睛闭上，待飞到空中方可睁开。还有，御剑的过程中，大家务必要心无杂念，不然——”璇玑抢着道：“不然一个不专心，从天上掉下来，我和师兄可不管哦，嘻嘻。”怀朔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唉，你啊……”

天河等人闭上双眼，只听得怀朔念道：“心由念动，剑自气灵，气念互通，人剑相合——起！”三人只觉脚下一空，耳旁传来呼啸的风声，睁眼一看，自己竟已御剑飞在空中，不时有云朵从身边飘过，只觉清风拂面，说不出的畅快舒服。菱纱不由得拍手喜道：“太好了！想不到御剑这么有趣！”心里一高兴，竟忘了抓牢天河，“这是剑”突然一晃，菱纱一个趔趄，险些摔了下去。幸好怀朔就在旁边，一把扶住了她。

菱纱吓出了一身冷汗，紧紧地抓住天河的肩头，再也不敢放开。怀朔见她紧张情形，笑道：“韩姑娘不须如此害怕，御剑之道，本就讲究人剑合一、心剑相通，只要心中不生杂念，是不会有危险的。”菱纱微微放心，然而还是不敢再放手了。天河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张开双臂，迎着风，大声呼喊道：“哟嚯！我～会～飞～了，好～开～心～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怀朔见两人已无危险，微微一笑，负手向前飞去，片刻间就将两人甩在了后面。

另一边，柳梦璃的御剑飞行却是十分顺利，脚下长剑如同身体的一部分一般，飞得平平稳稳，竟没落在旁边的璇玑后面。璇玑不由奇道：“柳姑娘，你以前学过御剑？”梦璃摇了摇头，璇玑羡慕地望着

她，说道：“那你一定不是一般人！师父说过，没学过御剑的人被别人带着飞时，除非是灵力极高的人，根本飞不快的！”梦璃笑了笑，不置可否。

只听见前方怀朔喊道：“诸位，到地方了，我们下去吧——”话音刚落，天河等人只觉脚下长剑一个劲地往下沉，本来看不清的地面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只见一个圆形的村镇出现在自己脚下，不多一会，长剑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三人回到地上，想起刚才一场奇妙体验，均是感叹平生有趣之事，莫过于此。天河和菱纱更坚定了修仙的决心，心想一定要学到这奇妙无比的御剑之术不可。

怀朔收剑入鞘，道：“此地乃是播仙镇，就在敝派所居昆仑山的脚下，我和师妹只能将你们带到这里了。若想入门拜师，就一定要自行上山。”天河笑道：“自行上山？哈，那也没什么，走山路一点都不费力。”

一旁璇玑刮刮脸蛋，嘲笑道：“哼，掉以轻心，小心到时候哭鼻子！”怀朔道：“山中设有不少险阻，乃是为考验来此求仙之人的毅力，诸位多加小心，如果有为难之处，也不必硬闯……”璇玑有些不耐烦，着急道：“师兄，不用说那么多啦，他们自己去镇上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该怎么上山了？反正我们能帮的也都帮了，赶快回去见紫英师叔啦！”

梦璃向怀朔两人施礼道：“谢谢两位，接下来若有任何困难，就让我们自行解决好了，这样方能显出修仙的诚心。”怀朔拱手还礼，道：“三位多保重，说不定下回见面时已是同门。后会有期！”随即和璇玑御剑飞走。

菱纱轻哼一声：“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向前走了两步，忽然眼前一晕，双腿如同灌了醋一般，站立不稳，软软地跪倒了下来！天河、梦璃吃了一惊，齐声问道：“菱纱，你怎么了？”

菱纱摇摇头，微微呻吟：“头好晕，身上也没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总觉得很累，刚才在天上就有点不舒服.....”勉强站起来，道：“没事的，大概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们先去打探打探上山的事吧.....”

天河急道：“这怎么行！今天不上山了，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菱纱摇头道：“没关系，我头不晕了.....”天河斩钉截铁地道：“那也不行，还是得过一晚再走。怀朔他们讲过，上山的路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客栈休息，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菱纱脸上微微一红，小声道：“你、你这么关心我干嘛.....哼，你走山路一点都不费力，我却要休息，显得我很差劲似的.....”梦璃也道：“我看，就按云公子所说吧。先休息一天，养足精神，再上山也不迟啊，菱纱。”菱纱只好点了点头。

三人在这播仙镇中行走，只见这里地面上全是黄沙，镇里的房子也是黄色的，倒是有不少地方安置着葡萄架，长得正盛的葡萄给一片黄色的世界里点缀了几点绿意。奇怪的是，尽管此地位于沙漠之中，却有一条满着水的小河贯穿于整个镇子中，河中的水清澈无比，在炎炎的夏日里给人以无比清凉的感觉。在此居住的大多是西域之人，穿戴与中原人大不相同，但都说着汉话，显然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染。也有不少汉人杂居其中，双方相处得十分和睦。有人看见天河等人，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天河只觉得这里的人淳朴好客之极，虽是异族，对自己却比与父亲同一家族的太平村村民要好得多了，不由得感慨万千。

天河等人来到一座圆形尖顶的房屋面前，只见不少人进进出出，天河奇道：“这里的房子都怪模怪样，圆圆的，顶上还有尖刺.....”梦璃道：“我在书上读过，西域人世世代代都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躲过风沙日晒。这里人这么多，应该就是客栈了，我们进去吧。”三人进入客栈，只见门边柜台旁便是一位身披灰色长袍的胡人女子，见三人进来，笑着欢迎道：“三位客人，欢迎欢迎！神仙会保佑你们的。”梦

璃知道她是店主，施礼道：“掌柜的，我们今晚要在这里过夜，请给我们准备三间客房。”

那掌柜笑道：“有有有，三位请上楼。”看见菱纱脸色不好，关心地道：“这位姑娘面孔发白，是中暑了吧？这样的身体千万别去仙山！”菱纱奇道：“咦，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那里？”掌柜笑道：“姑娘，你们几个的装扮一看就是从中原来的，带了刀剑，不是做生意，那应该就是去仙山了。山上的神仙连许多中原人都知道，来这儿就是想见神仙一面，你们应该也是来找神仙的吧？”

梦璃点点头，问道：“冒昧地问一句，您能告诉我们去山上的路吗？”掌柜道：“当然可以，这里人人都知道，出了播仙镇，往南就可以去仙山。不过，很少有人能见到神仙的，因为山路上有很多会伤人的怪物，那些怪物杀也杀不完，很多上山的人没走到一半就逃回了镇上。也有极少数人真的上了山，再也没回来过，也许是被神仙带走了吧……”

菱纱听了这番话，暗暗吃惊，想不到怀朔等人所说的考验竟然这么难过，不由得微露惧意。天河看到菱纱的表情，安慰道：“菱纱，不用怕那些怪物，它们打不过我们的。”菱纱哼道：“谁、谁怕了？我……我不过是担心山路难走罢了，以前那么多妖怪都不是对手，哼，还怕这几个家伙？”见天河看着自己，转身对梦璃道：“梦璃，这个镇上的人好像都会说中原话，也很崇拜剑仙，嗯，就是他们说的神仙。要不是房子和衣着不一样，周围又全是黄沙，真看不出这是西域呢。”梦璃点了点头：“是啊。”

那掌柜一脸感恩之情，虔诚地道：“姑娘，播仙镇能不被周围的沙漠吞噬，都是因为神仙怜悯我们，才让仙山上的水流下来，镇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份恩情。神仙保佑！要是没有水，也就没有中原人来做生意，这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至于中原话，都是那些中原商人教给我们的。”

梦璃叹道：“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叫人大长见识。”掌柜笑道：“姑娘如果喜欢这儿，就多住一段时间吧。”对大厅里一个少女喊道：“莱丽，快带这几位客人去楼上的房间，再给这位中暑的姑娘送杯奶茶。神仙会保佑这位姑娘快点好的！”那少女答应一声，走到天河三人面前，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她年纪虽然不大，但这些年一直和娘经营这客栈，迎来送往，礼节方面懂得一点不少。不一会，又到菱纱房里给她送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菱纱见她如花笑颜，心里一阵温暖，只觉身上的难受也减了不少，见天色已黑，躺在床上，不久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清晨，梦璃走出房来，看见天河也推门出来，一脸疲惫之色，奇道：“云公子，你怎么好像不太有精神的样子？”天河叹了口气：“嗯，其实，昨天夜里我好像一直听到菱纱在说梦话……”

梦璃一阵默然，许久道：“她……肯定很想念自己的爹娘吧……”两人昨晚都听见了菱纱梦里的呼唤声，也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无论是在世还是不在世、亲生还是非亲生，对父母的思念，却是一般无二。

吱的一声，身后房门打开，菱纱走了出来，她神采奕奕，已全无昨日的难受之情，天河忙问道：“菱纱，你，好了吗？”

菱纱嘻嘻一笑，仿佛将昨夜之梦忘了个干净，不屑道：“那当然，这种小病小痛，能算什么？”看了看天河，突然惊道：“天呐，你的眼圈怎么黑了？看起来好蠢哦～”

天河小声道：“那还不是因为……昨晚你……不说了，没什么。”菱纱笑道：“是不是换到你不舒服了？要不然，我们再歇息一下？”天河连连摇头：“不用不用，我们还是快点上山吧。我想早点学到那个御剑术在天上飞着玩，越早越好！呵呵。”

菱纱暗自摇头，心里暗想：“唉，这么大的人了，还一心只想着玩……”可她又怎么知道，昨天夜里，天河听到她的呼唤时，心里是多么的难过，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她……

三人按掌柜的说法，出了播仙镇向南走，只见不远处便是昆仑山，山势巍然，连绵不绝。三人脚下乃是一片黄沙，远处的山路上却是树木成荫、绿意盎然，梦璃叹道：“真想不到，在这儿竟还有这样绿树成荫的地方！”菱纱笑道：“那当然啦，要不然怎么叫仙山呢。”

天河却显得十分紧张，手握长剑，两眼谨慎地注视着身前的景物。菱纱看得不对劲，拍他一下，问道：“喂，你干嘛紧张兮兮的样子？”天河不安道：“这里，有杀气！”菱纱不信，嘲笑道：“你又来了，这么漂亮的地方，哪会有什么杀气……”天河转过身来，急道：“真的，相信我，真的有——”

话没说完，只见空中突然降下一道闪电，正中天河，与当日梦璃所用仙术一模一样。天河“哎呦”一声，被击得蹲在地上不能动弹。梦璃惊道：“云公子，你受伤了？”天河勉强支撑道：“没、没有，只是全身麻了，不能动。你们小心……”

忽听得耳边一阵怪笑声，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形的怪物，一手持刀、一手举盾，最怪异的是，那怪物竟没有头颅，赤着上身，腹部发出诡异的笑声。梦璃惊道：“这怪物……是刑天！”

刑天乃是上古时代的大神，是蚩尤的手下。蚩尤讨伐黄帝失败后，他不甘心受黄帝统治，再次掀起反旗，与黄帝激战时不慎被砍下头颅，他于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奋战。虽最终失败，但他的勇敢和顽强却为人们所称道，被誉为战神。不过这里的“刑天”却远没有真正的刑天那般强大和光明磊落，它先是隐在一旁伺机偷袭，见天河全神戒备，无机可乘，只得耐心等待，终于等到天河回头说话、防备略有

松懈的一瞬间才出手，幸好它法力不强，没能真正伤及天河，但也使得他全身麻木，无法动弹。

菱纱又气又急，深悔自己大意，害得天河受伤，拔出短剑纵身上前，怒道：“梦璃，你先看看天河的伤！我来对付这个怪物！”那“刑天”怪吼一声，挥动手中大刀，也向菱纱砍来。

正当这时，一道白影闪过，只听“铮”的一声，“刑天”手中的刀不知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竟然拿捏不住，被震得飞了出去。众人眼前一花，面前已多了一人，他右手捏了个剑诀，疾喝一声，一道光剑飞出，正中那怪物，那“刑天”怪叫一声，却不倒下，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

那人转过身来，宽袍缓带，气度闲雅，一脸英俊之色，正是当日在湖边救了天河、菱纱的少年剑侠。菱纱见到他，大喜道：“剑仙，是你！谢谢，你又帮了我们一次！”

一旁梦璃用仙术解除了天河的麻痹感，问道：“菱纱，这位是？”菱纱笑道：“梦璃，这就是那天在湖边救过我和天河的剑仙，他的剑术很厉害呢！”

那少年听了菱纱的赞誉，脸上却是毫不变色，问道：“你们为何在此？”菱纱笑道：“啊，那个，我们仰慕剑仙风范，正要上山寻仙访道。”满以为他听了一定十分得意，不料那少年摇了摇头，微叹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刚才不应该帮你们的。”

菱纱吃了一惊：“剑仙，你.....？！”那少年摆了摆手，道：“姑娘莫要误会，若是来此求仙，这太一仙径只不过是小小试炼，须得凭自身之力通过方可。”菱纱撇嘴道：“太一仙径？这名字倒是很好听，不过怎么这样凶险啊.....不如剑仙你好人做到底，就带我们上山吧~”说这话

时，满脸堆笑地看着那少年，只盼他嘴里说出一个“好”字，自己三人可就省了大力气了。

不料那少年长袖一拂，冷然道：“不可。”他脸色一直冷冰冰的，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回绝了菱纱的请求。菱纱一愣，又笑道：“哎，虽说要凭自身之力，可剑仙你刚才明明帮了我们，既然出手，就是打破规矩了，既然这样，破例一次和破例两次又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剑仙，你就帮帮我们吧，好不好？”

少年背过身去，冷冷地道：“不必多逞口舌之利。你们适才遇电击也不知闪躲，毫无应变之能可言，若是没有修仙资质，就请回吧，不必到此白费力气。”

菱纱好话说了一箩筐，到头来还是被人毫不客气地拒绝，又被一顿奚落，不由得生气道：“你说什么？你、你少瞧不起人！”那少年淡淡地道：“我不过就事论事罢了，说的对不对，你心里自知。”忽地御剑飞起，转眼之间，消失在三人视野之外。

第九章：琼华试炼

眼见那少年远去，菱纱跺脚气道：“什么嘛！还以为他是多么热心的好人，没想到是个冷冰冰的死脑筋！”天河劝道：“算了，他也没怎样，还帮了我们……”菱纱气得捶他一下，道：“你啊，到底懂不懂人争一口气的道理！哼，这家伙断定我们上不去，那我们拼了命也要爬上山，让那个冰块脸刮目相看！”

梦璃微笑道：“其实，有些人就是面冷心热，他肯出手帮我们，应该也没有恶意，菱纱你就别气了。”菱纱气稍稍消了些，叹道：“好梦璃，其实，你说的我也知道啊，他救了我们两次，是个好人，我只是不喜欢他那么说话……唉，算了，我们走吧。”

三人继续向山上走去，一路上遇到许多小怪拦路，有“刑天”、也有其它叫不出名字的怪物。这些怪物法力均不很高，数量却是不少，想是那些修仙门派既想考验寻仙之人，又不愿当真伤了他们，故而用这些并不太难对付的小怪来试探他们。若是来人没有坚定的决心，见了如此众多的怪物挡路，必然要打退堂鼓，也不致受到伤害；如果来人真有诚心，又有些武功在身，上山倒也不是太难的事。

三人一路向上，只觉身旁空气不再像山脚下那么炎热，渐渐变得凉爽起来，山路两旁树木十分茂盛，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山顶缓缓流下，显然便是播仙镇中见到的那条小河。这番景象，全然不像是在西域的沙漠之中，心知这一定是因为山上修仙之人的缘故，不由得又对那些剑仙多了几分仰慕和向往。

走了没多久，只见眼前便是一片茂密的树荫。天河怕菱纱身体尚未痊愈，别要过于劳累，道：“菱纱，你和梦璃在这里歇一下吧，我去前面探探路。”菱纱嘴一撇，刚想回绝，免得显得自己没用，连这点山路都走不下来。梦璃却道：“云公子，你走了这么多路，应该也累了，大家一起坐下来歇歇吧。”

天河笑道：“不用不用，这点山路比青鸾峰差远了。我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这一路走下来一个人也没看见……”边说边向前走去。

突然，两旁的树林中各跳出一个人来，挡在天河面前。两人都是满头大汗，不知道在这林中藏了多久了。一个穿着短衫的人拦住天河，磕磕绊绊地说道：“站、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像是有些累了，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旁边另一个披着斗篷的人有些不满，瞥他一眼，继续说道：“要从此路过，留下干粮来！走路的小子，还不快拿出来！”

天河听得一头雾水，奇道：“你们是谁？有事吗？”菱纱和梦璃听了那两人的话，一下子站起来，菱纱笑道：“哈，刚说没人，马上就来了两

个傻瓜。”心想江湖上打劫的都说“留下买路财”，这两个家伙却说什么“留下干粮来”，当真是莫名其妙。

梦璃却是微微一惊：“仙山之中，怎会有匪徒出没？你们到底是谁？”那披着斗篷的人喝道：“错！我二人不是匪徒，乃是江湖上人称‘剑南双侠’的豪杰！还不快拿干粮来！”天河听得莫名其妙，问道：“你们是什么‘贱男双侠’？为什么要把干粮给你们啊？”

那两人见天河不肯，均是一怒。披斗篷人晃了晃手上的长剑，喝道：“蠢货！没看见我们手上拿着剑吗？”短衫人也帮腔道：“对，老大说的对，拳头大的人有干粮吃，还不快拿来！”

天河挠挠头，不解道：“剑？可是我也有啊，还不止一把。”说着将两把剑都解了下来，又看了看两人的手，笑道：“还有拳头，我看你们拳头小得很，应该你们把干粮给我才对。”说着向两人晃了晃拳头：“不信咱们比一比，你们看，我说的不错吧。”

菱纱、梦璃听得有趣，不由得笑了出来，菱纱笑道：“哈哈，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今天是强盗遇到野人，一样有理说不清。”

那两人被笑得又羞又怒，但见天河带有兵刃，又长的人高马大，还有两名同伴在侧，心里都有些畏惧，却又不敢动手。短衫人悄悄问道：“老大，这小子身形剽悍呐，打不打？”

那老大不说话，只是连声咳嗽。短衫人会意，满脸堆笑道：“啊，咳咳.....这位少侠，既然大家都是使剑高手，我们.....咳咳，我们英雄惜英雄。这样吧，你继续吃你的干粮，我们继续吃我们的干粮。那个.....”那老大干咳一声，道：“嗯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我们走！”

二人刚想拔脚离开，忽听得身后韩菱纱笑道：“慢～着～”两人回过头来，见她一脸笑容，反倒紧张起来，那老大忐忑不安地道：“你、你想怎样？”

菱纱笑道：“不怎样，只是想问问你们两位，这条路是不是能通到仙山顶上？”那短衫人哼道：“就算是，就凭你们几个也上不去！连我们‘剑南双侠’都——”只听身旁老大咳嗽一声，忙收回话来：“哼，你问我我就说，岂不是太丢我们‘剑南双侠’的面子了！”

菱纱微微一笑：“是～吗～”双手向腰间短剑摸去，见两人都是一抖，心里暗笑：“看来这两个家伙都是些色厉内荏之辈，哼，就这点胆量，还敢学强人劫道？”短衫人微微转身，只等菱纱拔出剑来，立刻拔腿便跑。那老大颤声道：“姑、姑娘，有话好说……”

正在此时，只听身后一个女声怒道：“耿峰、巴靖安！你们两个，又欺负刚上山的人！”只见一个紫衣少女急匆匆地走过来，看天河三人无恙，忙道：“实在对不住，你们别理那两个混蛋，除了欺软怕硬，别的什么都不会！”

那老大苦着脸道：“石榴妹妹，今天你可冤枉我们了，我、我和大巴也是好心，怕他们在山上迷了路，才来帮忙的。我们这两下子，哪敢打他们几位的主意……”石榴没听他说完，便生气地打断了他：“听你鬼扯！在这里挡什么路，还不快回去练剑！”那两人如蒙大赦，急忙转身跑了。

柳梦璃向那少女施了一礼，问道：“请问，你也是来修仙的人吗？刚才那两个人，又是怎么回事？”石榴点了点头：“是啊，我们都是来这里求仙问道的，只可惜通不过试炼，又不甘心就此离开，所以在山腰结庐，苦修武功，想要再去闯关。至于那两个家伙，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山腰居住，虽然山上偶尔也会送些东西下来，但过得毕竟很清

苦，所以那两个没骨气的东西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专门打劫你们这种刚上山的人，抢点东西吃，真是对不住。”

菱纱笑道：“可是，那两个家伙好像很怕你呢。”石榴也笑了，说道：“那两个家伙没什么本事，偏生想修仙想得紧，看我功夫不错，死皮赖脸地要跟着我一起上山修仙。哼，还不是想让我帮他们通过山上的试炼。我就每天逼着他们练剑，省得到时候成了累赘，一点忙都帮不上……”众人听了，不禁莞尔。

梦璃又问道：“你说的山上，是指那个‘琼华派’吗？”石榴点头道：“嗯，其实这昆仑山上据说一共有悬圃、玉英、昆仑、琼华、碧玉、紫翠、阊风、天墉八个修仙门派，其中以琼华派最大最强，所在之处也最美丽壮观，他们派中供奉着九天玄女，据说琼华派的美景就是这位九天玄女娘娘赐予的呢……他们这一派讲究‘人剑合一’的修行之法，只是收取门徒时要求极为严格，可以说是千里挑一！”说完撇了撇嘴，对琼华派既是向往，又有些不满其过严的收徒条件。

天河挠头道：“有这么难？可是我看这山上的怪物，也不是很难对付啊……”石榴摇了摇头，道：“要通过这‘太一仙径’确实不难，但我不能入门，乃是因为无法通过门派中的试炼，其实，这儿的不少人都和我一样……”见三人疑惑表情，面露难色，道：“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只是，试炼的内容我连一点点都不能透露的。否则要是让琼华派里的人知道了，我就会立刻被送下山去，再也没有机会入派修仙了……”

梦璃抱歉道：“不好意思，让你为难了……”石榴笑道：“没关系，但愿你们都能如愿以偿。如果一时通不过，不妨到我们这里来，大家一起想办法。”说着说着，不觉已过去了一盏茶的时间，石榴道：“我得回去看着那两个家伙了，省得他们又到处惹事，各位，后会有期！”与三人挥手告别，向山腰处的一片房舍走去。

菱纱抱怨道：“想不到入个门派也这么难，看来璇玑的话是对的……”梦璃温言道：“我们先去试试吧，也许，不一定通不过的。”菱纱叹了口气，点点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快点上山看看吧！”

天河见菱纱要走，忙问道：“可是，菱纱、梦璃，你们休息好了吗？”菱纱白他一眼：“早好啦！当我是什么弱女子啊，哼，本人可是纵横江湖多年的侠女，这点路算什么……”梦璃也点头道：“云公子，我们继续往上走吧。”

三人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走到了离山顶不远的地方，眼看快要到达，却觉得身旁越来越冷，只见四周的树木上覆盖着厚厚的雪片，山坡路面上也结了冰层，甚是光滑。菱纱眉头微皱，道：“这里真冷，我觉得好不舒服……”

天河抬头看了看远方，笑道：“快到地方了，我们跑过去吧，这样就不冷了！”说完就迈开大步跑了起来，没想到刚跑两步，脚下一滑，险些摔了一跤，连忙稳住步子，身后菱纱“嗤”地笑了起来，一脸嘲讽之意，天河连忙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

梦璃忍住笑意，关心地道：“云公子，别跑太快了，当心……”拉着菱纱快步跟上，天河也不敢再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三人一前两后，不久便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山门面前。那山门本已有九丈多高，又位于一大段台阶之上，更显得壮观无比，整座大门乃是用一块巨大的岩石切削而成，制作得大气磅礴，上面雕刻的花纹又不失细腻之处，仅这一道门，便足以看出来此修道之人的高超技艺。

天河三人为此景所感，不由得抬头仰视，只见山门顶部，用篆体刻着几个大字，菱纱久在古墓中行走，认得这些字体，读道：“昆、仑、琼、华、派。”精神一振，掩饰不住欢喜之情：“太好了，我们终于到了！”说着便向门里跑去，刚到门口，只见门边站着两个身穿道服的弟

子，见菱纱来到，一人伸手拦住了她：“姑娘请留步！非本门弟子不得入内！”

天河两人走上前来，梦璃温言道：“这位少侠，我们是来拜师的，能不能劳驾通禀一声？”那弟子道：“对不住，掌门有令，近日派中诸事甚多，无暇他顾。各位还是请回吧！”

菱纱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正是满心欢喜之时，想不到那人当头就是一盆冷水，不由得不满道：“哎，不会吧？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才爬上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就这么赶我们出去……”那弟子又道：“各位若是不愿下山，可先在太一仙径白灏道盘桓数日，那里有些人居住——”他话还没说完，菱纱生气地打断了他：“喂，数日到底是几日啊？我们可不是来看风景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让我们拜师啊？”

那弟子微露为难之色，道：“这……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还请姑娘莫要为难。”旁边另一人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大声道：“明尘师弟，不必跟他们多说！师门规矩，用不着多解释！”明尘微微叹气，说道：“三位，还是请回吧……”三人无奈，只得转身下了台阶。

眼看一场修仙之行就要无疾而终，菱纱气得够呛，怒道：“今天也太倒霉了吧？他们门派的人怎么都这么讨厌，那两个门神跟那个冰块脸一样，死板得要命！也不肯通融通融……”梦璃回想刚才的情景，说道：“我看，方才他们神情肃穆，举止也很戒备，或许门派里真的有什么大事也未可知……”菱纱不满道：“哼，来都来了，哪有就这么走的道理。让我想想，怎样才能溜进去……”

忽听身后传来一声轻咳，菱纱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只见一名琼华弟子站在面前，连忙道歉：“啊！对不住，我、我说要溜进去，只是说说而已，还什么都没做呢！”心想这下完了，刚才发的牢骚被这家伙听见，自己三人非被送下山去不可。想不到那弟子瞥了她一眼，沉声说道：“三位，掌门要召见你们！”

菱纱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掌门，要见我们？”那弟子点了点头，天河奇道：“掌门？是谁啊？”梦璃笑道：“云公子，掌门乃是一派之主，门派里的事都归他管。”天河“哦”了一声，明白过来。

那弟子看了云天河一眼，缓缓地道：“三位，等一下在掌门面前，不可乱说乱动，无论你们是不是本门弟子，规矩法度总要守的。尤其是这位……少侠，似乎阅历甚浅，既要来此修仙，便请注意自己的行止庄重，切记！”

天河摸摸头，有些发窘，菱纱嘲笑道：“嘻嘻，被嫌弃了吧，野人。”梦璃向那名弟子施了一礼，道：“谢谢，请你带我们去见掌门吧。”那弟子也不说话，径自向门里走去，天河三人跟在后面，门口两名弟子见那人走过来，连忙施礼。那人点了点头，说了两句话，两名弟子连忙退到一边，让天河等人进来。

一进琼华派大门，众人只觉一股暖意迎面扑来，虽然相距不过数十步，门里门外却如同两个世界，一个冰天雪地，一个春意盎然。再看门内景色，不由得心生赞叹，只见石板铺成的路旁尽是草坪，不时从草丛中传来昆虫的鸣叫声，众弟子三两一群，在广场上聊天练剑。广场的最中间树立着一尊神女的塑像，身着道服，目视前方，面上神色似喜似嗔，却又十分威严，想来便是石榴所说的九天玄女了。四周的殿观房舍按照先天八卦的图案排列，布置得井井有条，远处半空中，几座大的道观位于更高一层，汨汨清泉从上面流下，流进下面的池塘里，远远望去，泉水如同瀑布一般，房屋则像是浮在空中，此等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山下的人从山脚处向上看去，此地就如同昆仑山顶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难怪石榴说这里的美景是神仙赐予，确实，人世之间，恐怕实在也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与此处相媲美了。

那弟子带众人穿过广场，来到一座匾上写着“琼华宫”三字的大殿前，领三人进去。殿中背对众人站着一人，只见她穿着一套白底蓝边的道袍，头上发髻高耸，两条乌丝垂在身后，竟然是个女子。那弟子上前

躬身说道：“掌门，弟子已将他们带来了。”那女子微微一点头，道：“虚邑，你且退下。”虚邑答应一声，退出门外。

掌门转过身来，她五官十分端正，一双凤眼乌黑明亮，两道剑眉微微颦起，淡淡地看着天河三人。不知为什么，三人看见她，不知不觉就想起了殿外九天玄女的塑像，两人的容貌虽然不同，却是一般的神气。只听她向天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天河有些结巴地道：“我、我叫云天河。”不知怎的，他一见到掌门，心里便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感。掌门又问道：“你爹是云天青？”天河点头道：“是啊，你，哦不，掌门也认识我爹？”

掌门点了点头，道：“我叫夙瑶，乃是你爹当年的师姐。今日我在敬天之屋，以天珠占卜，得知会有故人之子前来，想必卦象中说的就是你了。”天河问道：“那个，我爹，他以前真的在这里待过？”夙瑶叹了口气，许久说道：“不错，你爹他确实曾入琼华派，只可惜他修行半途而废，不久就自行下山去了。如今他可是心有遗憾，才嘱咐你上山拜师？”

天河摇头：“不是，是我自己想来，爹他很早就死了，也没交代什么。”夙瑶微微一惊，眼中露出遗憾之色：“他.....竟已过世了？.....怎会如此.....也罢、也罢，死生由命.....”话音稍稍顿了一顿，似是平息了心里的波澜，向三人道：“近日本门将有大事，我本不想节外生枝，但念及故人情义，姑且让你们试上一试。若能通过试炼，我便破例一回，让你们入门，倒也无妨.....”

天河忐忑道：“那，要是没通过呢？”夙瑶淡然道：“那便是几位仙缘浅薄，不适修行，也只好请你们下山去了。”长袖微微一拂，问道：“你们几个，可准备好了？”

天河三人点了点头。夙瑶道：“我且将你们送往一处境地，如何去而复返，须得你们自行领悟。若是在其中困得久了无法出来，我自会将你们召回，但入门之事也就不必再提了。”

天河疑道：“掌门你的意思是，不凭自己的本事跑回来，就不算数？”夙瑶道：“不错。”天河笑了，拍着胸脯道：“掌门你放心，不就是回来吗，没什么难的。不管是跑路还是爬山，我都可以的！”

夙瑶眼中微微露出一丝笑意，叹道：“但愿如你所说。”菱纱听了天河的回答，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里暗急：“这傻瓜，再在这里继续耍白痴，我们很可能被直接赶出去……”连忙道：“掌门，我们准备好了，请开始吧！”

夙瑶脸色忽转严肃，右手掐指，疾喝道：“闭目、凝神！”天河等人连忙闭上双眼，只听见夙瑶诵道：“玄女有命，普告万灵，自在往来，腾身紫微——”声音越来越远，只觉得天旋地转，睁眼一看，自己三人竟处在一个奇异的空间之中，只见四周一片漆黑，许多平坦的板块浮在空中，板块之间以铁索相连，三人则位于中央最大的一块上。

天河奇怪道：“这是哪里？掌门不是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吗？”菱纱笑道：“嘻，这你就不懂了吧，还跑路爬山的，掌门可不是带你去踏青，她使的可是仙～法～”梦璃点了点头，道：“嗯，这法术十分厉害，须臾之间便将几人送来此地，绝非易事，但是掌门施展起来却不费吹灰之力，看来这琼华派的剑仙的确不是浪得虚名……”

菱纱看了看四周，笑着对梦璃道：“好梦璃，你不是也会幻术，能带我们出去吗？我们现在出去，掌门肯定吓了一跳，说不定马上就收我们入门了。”梦璃摇摇头：“此地亦幻亦真，虚实难辨，凭我的法力还不能破解。不过……”见菱纱有些失望，接着道：“此地既然是试炼之所，应该有专门负责考验我们的人，若能通过考验，我想自然便能出去了。”正说着话，只听天河道：“咦，你们看，那边有个老头！”

两人转过身来，只见板块中间，一位白须白眉的老者坐在一个巨大的酒葫芦上，背靠一尊青铜大鼎，醉态可掬地打着呼噜，全身上下传来一股浓烈的酒气。菱纱闻到酒味，皱了皱眉头，梦璃走上前去便欲询问，见他睡得正香，又有些不忍心打扰，但见这里除了这老者以外再无别人，也只好温声问道：“老人家，打扰一下可以吗？”连问了两三声，只听那老者含含糊糊地道：“唔……好酒……酒……哎呀，怎么全不见了？”睁开双眼，看见梦璃等人，大为不满道：“你们、你们几个小娃，没看见老夫正在打盹吗？吵醒了老夫，梦里的好酒都喝不上了！”

梦璃连忙道歉：“老人家，实在对不住，我们不是有意要打扰您睡觉，只是想问问从这儿怎么出去。”那老者看了三人一眼，道：“出去？唔，原来是从琼华派来的小娃儿。”菱纱连忙讨好道：“是啊是啊，您老人家的眼睛真灵！能不能告诉我们出去的路啊？”

那老者瞥了菱纱一眼，笑道：“小丫头，别以为说两句好话就能过关。让我想想，该怎样考验考验你们……唉，被你们刚才这一闹，肚子里的酒虫全醒了，现在是咕咕直叫，怕是想不出什么好注意喽……”

天河道：“你肚子直叫？那一定是饿了，我这里有干粮……”老者哼了一声，道：“干粮管什么用？老夫乃是酒仙翁，自然要喝酒。说起来，你们几个害老夫梦里没喝到酒，自然要给老夫找酒来，这样吧，你们就在这里找上十几二十几葫芦美酒，把我身后这个酒缶装满。”指了指四周浮着的板块上空悬挂的酒葫芦和身后的巨鼎，笑道：“老夫要是能喝得过瘾，自然少不了要帮帮你们。”

梦璃施礼道：“谢谢仙翁指点，我们这就去了。”酒仙翁笑道：“哈哈，快去快去，老夫的酒瘾犯了，可等不了多久！”听他语气，众人不敢怠慢，连忙向其他板块跑去，只见上面的酒葫芦挂的足有数丈高，菱纱泄了气，抱怨道：“挂得这么高，怎么拿啊？掌门也不说清楚，早知道就应该带架梯子进来……”

天河看了看，道：“也不是很高吧，我试试。”说着后腿数步，纵身一跃，想不到“呼”的一声，竟足足跳起了六丈多高，比酒葫芦还高出许多，一下子越了过去，竟没抓着。跳到最高处，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缓缓地降落下来，连一丝尘土都没有激起。菱纱和梦璃看得目瞪口呆，天河自己也是一惊，讶然道：“这，我、我怎么跳得这么高……”

梦璃想了想，恍然道：“我明白了，这大概是法术的作用，结界里的所有东西都比原来轻了许多……”菱纱喜道：“真有意思，我也试试！”稍稍用力跳了一下，果然刚好够到，稳稳地落回地面，喜不自胜。天河和梦璃也如法炮制，没多久每人手里就取到了六七个酒葫芦，拿在手里也是轻飘飘的，丝毫感觉不到重量。菱纱和天河玩得兴起，两人比着看谁跳得更高，天河每次都略胜一筹，菱纱不服气，吵着要继续比下去。梦璃想起酒仙翁的催促，拉住菱纱，一番劝说，终于让两人从游戏中回过神来。

三人回到中央板块，酒仙翁闻到三人手中传来的酒味，喜道：“不错、不错！这味道，就是刚才梦里的美酒！”说着一挥手，酒葫芦从三人手中弹出，飞到巨鼎上空，美酒倾泻而下，一时间，整个空间都被美酒的气味充满。眼见巨鼎渐渐盛满，酒仙翁摸摸长须，得意地放声大笑：“哈哈，难得今日又有美酒，老夫可要一醉方休了！你们几个小娃，很好很好，老夫说到做到，就送你们一程！”

天河喜道：“太好了！这就可以回去了吗？”酒仙翁哈哈一笑，道：“当然不是，后面还有其他的考验等着你们呐！待老夫想想，‘酒色财气’四关，你们已经过了‘酒’这一关，接下来嘛……”菱纱和梦璃听得都是一愣，敢情这仅仅是个开始，还有更多的试炼在后面。不知后面的试炼又会是什么样子，什么“财”“气”倒还好说，至于那个“色”，真不知道会是什么令人难堪的考验，脸上不禁大有窘色，刚高兴了一会的心情一下子又沉了下去。

酒仙翁看了两人一眼，似乎看出两人的心思，嘿嘿笑了一声，对天河道：“你这小娃，我瞧你艳福不浅，身边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娃儿应该都挺喜欢你的吧？‘色’那一关就可以省下啰！哈哈！”话一出口，柳梦璃脸上涌起一阵红晕，低声道：“仙翁你……”菱纱也是满脸通红，又羞又急道：“仙翁，你你你，你搞错了吧？我、我怎么可能喜欢这块木头！才、才没那么回事！”

酒仙翁呵呵笑道：“哈哈，喜不喜欢，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数，老夫说对说错，又有什么关系。”天河却是一脸郁色，转向菱纱，低声道：“菱纱，那个、我……”

菱纱只怕这野人不懂礼数，口无遮拦，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梦璃就在旁边，让她听到，自己可要丢一辈子的人了，忙道：“你、你想说什么？咳咳，可别胡思乱想哦……”天河叹了口气，道：“我……我是想说，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以前都不知道……”

菱纱奇道：“讨厌？没有啊？什么？我几时说过讨厌你了？”天河有些难过，低声道：“刚才你不是还说……可是，我就很喜欢你和梦璃，为什么你会讨厌我？”菱纱红着脸，跺脚道：“什、什么啊！你这野人，木头脑袋！这要我怎么说啊！”

酒仙翁见两人一个懵懵懂懂、一个欲说还羞，向天河笑道：“哈哈，小娃儿，你的喜欢和女娃儿说的喜欢，可不是一回事啊。你说的恐怕是朋友之谊，可女娃儿和老夫说的，却是男女之情啊。”

天河懵懂道：“朋友之谊……男女之情……这、这有什么不同吗？”酒仙翁叹道：“你这小娃，老夫是仙，你却问老夫这个问题，可让老夫如何回答你呢？老夫只知凡人追求痴情爱欲，何谓情爱，并无定论，有人平平淡淡便是真情，有人却非要弄到天崩地裂才肯罢休，有人一见倾心，有人朋友之谊会变为爱怜之情，一切只看你自己是如何想法。

反正啊，和她在一起便觉最舒心、最自在的人，八成就是你真正喜欢的人了！”

天河挠头道：“我还是不懂，喜欢还有假的吗？而且还要分那么多种？真的好难……”酒仙翁拿起葫芦喝了一口，脸上红光放出，说道：“哈哈，那老夫教你一个不用伤脑筋的办法如何？”天河喜道：“好啊！”

酒仙翁微微一笑，道：“两个字：喝酒。”此言一出，菱纱和梦璃“噗”地笑了出来，脸上窘迫害羞之情稍稍缓解。天河却是一脸难色，迟疑道：“听起来不错，可是，那个，菱纱说喝酒伤身，我喝多了会被她骂，还有别的办法吗？”

菱纱脸上又是一红，见梦璃目光瞅来，眼中微露笑意，心想别让这野人再乱说下去了，连忙干咳一声，道：“天河，我说呀，别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了，我们还是快点通过试炼比较重要吧？”

酒仙翁抚掌大笑：“不错不错，女娃儿说的对，跳脱不出尘世多情，你们还求什么仙道啊？快走吧，老夫要开始畅饮美酒了，然后睡上个天昏地暗，你们也加把劲，快快通过考验。男娃儿那天有机会，来给老夫送上几坛美酒，老夫再给你讲讲别的办法！哈哈……”大笑声中袍袖一摆，天河等人脚下已出现了一个法阵，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一阵白光笼罩住，待到睁开眼时，已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大殿中。

天河还没站稳，就听见菱纱惊叹道：“天哪，这么多金币！”只见满殿地上都是散落的金银钱币，还有各种珠宝玉器，大殿的角落里堆着数不清的箱子，有的箱盖打开着，里面也全是金银。殿顶上吊着无数的夜明珠，发出的光芒被地上的金银反射，耀眼炫目之极。天河三人进入淮南王陵时，曾深感那里的奢华，可是今日一见，淮南王陵与此处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又见殿中一人骑在一只黑色老虎身上，头戴赤红色的铁冠，一身装束像是戏台上的，颇有些滑稽。他右

手执着铁鞭，怀抱一个巨大的金元宝，两眼平视前方，长髯微微飘动，甚是威严。

梦璃道：“我在书上读过，这个人就是财神，看来这就是那道‘财’的试炼了。”世传财神名叫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他曾助纣攻打武王，后来却被姜太公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之事，能使人宜利和合、发家致富，故而广被世人祭祀。梦璃以前也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位神仙的故事，今日见到真身，不由得又惊又奇，上前施礼道：“您好，请问这一关要怎样才能通过呢？”

那财神爷仍是目视前方，看都不看梦璃一眼，哼道：“不难、不难，让我高兴就好。”菱纱不由一股气上来，心里暗怒：“哼，神气什么？以为自己是神仙就了不起了，讲话都不看人……”梦璃却没露出半分不满之情，继续问道：“那么，要怎样您才会高兴呢？”

财神爷铁鞭一指，道：“去那边找十颗宝石给我，听好，我只要最值钱的九眼石，其他的通通看不上眼，就不用拿上来给我了。”梦璃问道：“九眼石？……对不起，我们没见过，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吗？”

财神爷叹了口气，不屑道：“唉！怎地如此孤陋寡闻？一看就知道生财无方，一辈子注定要做穷鬼。九眼石就是一种金色的石头，这么简单都不知道……唉，指点你们费时又费力，快去吧，找十一颗九眼石给我。”

菱纱听得一愣，急道：“咦？喂喂喂，不是说好了十颗吗，怎么突然又多出来一颗？”财神爷捻须笑道：“既然你问我答，自然要多一颗，算是我回答你们的报酬。去找十二颗宝石来吧。”菱纱气道：“什么？你……”尽管梦璃在一旁不住地向她示意，还是低声忿忿道：“这叫什么财神，骗人的吧？财神爷不是应该散财吗？这个家伙居然见钱眼开又乱抬价……”

财神爷哈哈一笑，说道：“小姑娘，别以为小声说我坏话，我就听不见。你问我答，天上各路神仙一大把，要是不想办法敛财，哪来的财可以散？单是我的这身行头也不便宜呐——喏，去给我找十三颗九眼石来吧。”菱纱气得想骂他两句，柳梦璃连连摆手：“菱纱，你先别和财神爷说话了，我们说的越多，他要的宝石就越多……”

天河也道：“是啊，就像夏天山里的蚊子，越杀越多，没个完。”财神笑道：“嗯，你们两个倒是聪明，这句免钱，快快去吧！”

三人无奈，在殿内四处转悠，只见满眼珠光宝气，珍奇异宝比比皆是，天河和梦璃自不用说，一个个看得目眩神驰，就连盗墓无数的菱纱，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稀世珍宝，直看得恍如梦中一般。三人看了一圈，就是没找到财神所说的“九眼石”，看来只有到殿角的宝箱里去翻了。菱纱掀开一个箱盖，见上面一层都是金币，伸手进去摸索，突然“哎呦”一声，手指似被什么夹了一下，连忙抽出来，指尖又红又肿。

殿中传来财神的笑声：“哈哈，小姑娘，不知道钱多了会咬手吗？凡人总是如此，只知敛财，不知散财，到头来积得一大笔钱财，反倒成了祸殃，实在是可笑啊！哈哈——”

菱纱狠狠地瞪他一眼，心里的火气又增了几分，暗想无论如何也要想个法子，好好收拾一下这个该死的家伙。天河和梦璃听了这话，小心翼翼地翻开表面的金币，果然看见箱底摆着几颗金黄色的石头，想必就是九眼石了。三人如法炮制，不久就找够了数量，向殿中走去，不知为什么，一向腿脚最快的菱纱，这次却落在了两人的后面。

回到财神面前，柳梦璃施礼道：“财神爷，您要的宝石我们已经带来了。”财神看了看三人手中的九眼石，点头道：“嗯，不错不错，快给我吧！”天河和梦璃刚要交上，只听见韩菱纱说道：“慢——！财神爷，你可看清楚，是这些吗？”

财神微微一愣，道：“是啊，既然拿到了，还不快给我。”菱纱嘻嘻一笑，说道：“你既然是财神爷，那一定懂商道吧？难道没听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财神又是一愣，随即点了点头：“嗯，有道理！”铁鞭在空中划了个圆圈，只见旁边地面上现出一个法阵，笑道：“你们几个，从那里出去，就是下一关了。还不快把东西给我？”

三人将九眼石交给财神，天河刚想走，菱纱拍了他一下：“天河！”天河转过身来，见菱纱一脸诡异的笑容，奇道：“菱纱，怎么了？”

菱纱得意道：“你看，这是什么？”右手在他眼前一晃，天河只觉金光耀眼，定睛一看，掌中赫然便是三颗九眼石。天河吃了一惊：“这、这是……”菱纱大笑道：“嘻嘻，既然财神爷这么喜欢这些宝石，那一定很值钱，我刚才顺手多弄了几颗，打算带回去卖钱。”她有意放大声音，让财神听见。果然，那财神大吃一惊，急忙喝道：“不可不可！这些宝石并非凡物，你们不能把多余的带走！”

菱纱哼了一声，故意向法阵走去，嘴里说道：“懒得管你，反正门都开了，也已经给你十三颗九眼石了，咱们银货两讫。我要带什么，还用你管？”财神勃然大怒，铁鞭一指，地上的法阵又消失无踪，怒道：“放肆！竟然敢这样跟财神爷说话！你们谁都别想走！”

菱纱见他生气，心里暗自高兴，嘴上仍是一副不饶人的架势：“喂，刚刚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堂堂财神，讲话不守信用吗？你懂不懂商道啊？”财神素来被万家供奉、四时受祀，自己深以为傲，连一些低等的神仙都不放在眼里，在凡人面前更是摆足了架子。想不到今日却被菱纱一顿抢白，脸面丢个干净，气得喘不过气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怒道：“你、你、你好大的胆子！从来没人会想多带宝石，每个试炼的人都是战战兢兢、规规矩矩！你、你、你们这几个闯关的家伙，尤、尤、尤其是你，太不像话了！不要以为财神爷只数钱，不、不打架！看我今天好好收拾你们，我、我、我一定要给你们好看！”说

完猛喝一声，在老虎背上轻击一鞭，那只黑虎长啸一声，驮着财神，就要向菱纱扑来。

天河和梦璃吃了一惊，没想到这财神脾气这么大，被菱纱两句话就气成这样。见他要向菱纱动手，天河急忙拔出长剑，刚想挡在菱纱身前，只听得“唉呦～”一声呻吟，转头一看，身旁梦璃已抿嘴笑了起来。

只见财神摔倒在地上，座下那只黑虎跃在一边，见财神摔倒，叼着财神的裤脚想帮他起来，那财神又是惊慌、又是羞愤，怀里抱的金元宝滚出去三丈多远，狼狈之极。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手中铁鞭乱挥，无意中抽了黑虎几下，那只黑虎本想帮助主人，反被一顿好打，无辜地退在一旁，低声嘶吼，似是抗议。

原来菱纱刚才走在最后，除了多拿了三颗九眼石之外，还顺手从地上捞了一大把金币揣在兜里，就在方才财神发火要冲过来那一瞬间，用暗器手法，将这一大把金币一下子都掷了出去。她攻得也十分刁钻，并不击向财神本人，而是击向他座下的黑虎，那黑虎一惊之下，急忙纵身闪避，却忘了骑在身上的主人，财神此时正弯身向前，黑虎这一跳开，他一个没坐稳，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嘴啃泥！

这一招暗器功夫乃是韩家的家传，名叫“乾坤一掷”。韩家虽以盗墓闻名，其家传武功却也不容小视。韩家刀法和拳术虽没有太大威名，却也是极实用有效的功夫，菱纱乃是女子，这些外家刚猛的功夫不适合她修习，于是便学了暗器和点穴手法。这些年她在江湖上多有历练，造诣已颇不浅，因此能在太平村一指击倒王魁山。这“乾坤一掷”的功夫也练习得炉火纯青，今日果然一击制敌，脸上不由得露出解气和得意的神色。

财神狼狈地从地上勉强站起来，头上铁冠歪在一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长髯也脱落了几根，一脸懊恼之情，瞪着菱纱三人，却不说

话，菱纱也笑嘻嘻地瞅着他。两方对视许久，那财神忽换了一副神情，张嘴干笑道：“哈哈、哈哈，三位真乃人中豪杰，刚才是跟各位开个小玩笑，千万别当真啊，有话好商量嘛。”

菱纱心里暗笑：“这家伙的态度转得好快，果然是无奸不商……”又听财神道：“哈哈，不瞒各位，这么多闯关的人来来去去，就只有这位姑娘会想到多搜集一些宝石，真是难得的人才、人才啊！这位姑娘如此有眼光，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哈哈，哈哈……”

这财神刚才还是怒气冲冲，现在就拍出如此的马屁，菱纱只觉言不由衷、分外的不中听，皱眉道：“别嘴巴跟抹了蜂蜜似的，姑娘我才不吃这一套。哼，想要全部的宝石也行，那就直接让我们把‘气’那一关也过了！”

财神爷面露难色，擦擦头上的汗珠，哀声道：“啊？这个，你们不一关一关地闯，这不合规矩呀！”菱纱又是轻蔑地一笑：“是～吗～那就没得谈了，你要的宝石给你，多余的我带着继续闯关啰。”财神急道：“别、别！有话好商量。大家都是熟人、都是熟人呀！不用这么计较吧？”

菱纱哼道：“谁是你的熟人？大家说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宝石都给你了，还不让我们走人，哼哼，是不是还想来一下？”说着右手微微一扬，财神忙陪笑道：“不用、不用！我想想……”想了许久，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极不甘的表情，叹道：“唉，罢了、罢了，亏了、亏了！”说罢扬鞭一划，大殿的另一边地上又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和刚才一模一样的法阵，向三人道：“三位过去吧，从这里直接就能回琼华派了。”说完又转向菱纱，脸上拼命挤出笑容，向她手上的九眼石连使眼色。菱纱哼了一声，扬手抛给了他，财神连忙接住，脸上又是欣慰、又是不甘，干笑道：“哈哈，三位慢走、三位慢走。”

天河三人走向法阵，果然如财神所说，一瞬间后，便直接回到了琼华宫之中。天河喜道：“啊，真的回来了！”菱纱和梦璃也是一脸高兴。夙瑶见三人回来，眼中微露出赞许之意：“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快上许多。”天河笑道：“啊？那是因为——”

菱纱连忙抢过他的话头：“那是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地努力闯关！”见天河差一点说出真相，心里气得半死，心想以后还是少跟这野人一起，老实得像个笨蛋。柳梦璃问道：“这，我们很快吗？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很久的样子……”

夙瑶淡然道：“久？自从虚邑带你们踏入琼华宫的大门，连一柱香还未燃尽，何久之有？”梦璃惊讶之极，叹道：“这……这是幻术吗？简直太奇妙了。”夙瑶微叹一声，说道：“人生一场迷梦，又岂知哪些是幻，哪些是真。你们方才不过神识出窍，历经了一场梦中之梦。吾辈修仙，正是要从生死大梦中超脱，方可窥得世间真意。”

天河听得似懂非懂，挠挠头，问道：“掌门，我们现在算是琼华派的弟子了吧？”夙瑶望了望他，突然说道：“云天河，你身上那把蓝色佩剑可否让我一观？”天河不明所以，解下“这是剑”递了过去。

夙瑶持剑手中，仔细看了看，神色似喜似忧，半晌问道：“此剑……你从何处得来？”

第十章：习剑修仙

天河微感奇怪：“怎么每个人都问一样的话？连掌门也……”答道：“哦，是爹给我的。”夙瑶继续问道：“这把剑威力如何？近日内可是有些变化？”天河笑道：“想不到掌门你这么厉害，连这都看得出来。这把剑原来还不错，用着蛮顺手的。可是有一天这剑突然发光后，变得力量好大，我都险些控制不住……”

夙瑶默然良久，将剑递还给天河。柳梦璃看出些端倪，疑道：“掌门，莫非……这把剑以前是琼华派的东西？”夙瑶却是不答，对天河道：“此剑不凡，你须小心收好，切勿怠慢，更不可有丝毫损坏！你们如今就算是我琼华派的弟子了，我派素来以剑为尊，炼剑修仙，至天人合一之境。云天河你初入门，便有神兵在手，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更要爱惜此剑。”

此言一出，已是正式宣布了三人拜入门中。众人都是面带喜色，菱纱高兴道：“掌门，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开始修习仙术呢？”

夙瑶摇了摇头：“你等虽有些修为，但根基不稳，所学甚杂，实是修仙大忌。”顿了顿又道：“我本想让一名玄字辈的长老亲自教授，奈何他不在外未归，也只得另觅人选，此人名份上虽是你们的师叔，但规矩礼法不可废，须以师道尊之。你们可都听明白了？”三人齐声应道：“是，谢谢掌门！”

这时，只听殿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弟子慕容紫英，奉命前来。”天河三人回头一看，来人正是那个两次相助自己，却又表现得十分冷漠的少年剑侠。他走到阶前，向夙瑶躬身下拜道：“参见掌门！”

菱纱吃了一惊，失声道：“是你？！”那少年听见菱纱的声音，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却不抬头。夙瑶温言道：“你起来吧，怎么，看来你们似曾相识？”那少年这才站起身来，看了天河三人一眼，微露惊异之色，转身对夙瑶道：“启禀掌门，弟子在山下确曾与他们有过数面之缘……”

夙瑶微微一笑，道：“哦？如此甚好，看来我没有选错人。紫英，这几位初入门的弟子，就由你负责教授。你在同辈弟子中亦算出类拔萃，却从无授徒经验，不如将此当作一种历练吧。”

慕容紫英揖道：“是，弟子定会尽心传授，不辱掌门之命！”夙瑶摆了摆手，淡淡地道：“好了，你们都下去吧，余下的事便由紫英安排。”说着转过身去。慕容紫英又是一躬身，退了出去，天河三人跟在后面走了出来。

来到殿外，韩菱纱得意地看着慕容紫英，笑道：“哈哈，刚才紫英你是不是吓了一跳？我们可是凭自己的实力入门的哦~”紫英瞥了她一眼，还是用那种冷淡的声调道：“叫我‘师叔’，不可无礼。”菱纱嘻嘻一笑，调皮地盯着他的眼睛，紫英也淡淡地看着她，脸上既无喜悦，也无不满之情。

天河问道：“那，师叔，你认不认识我爹？他叫云天青，以前也是这儿的人。”他费尽千辛万苦来此修仙，就是为了了解父母当年的事，心想紫英是师叔一辈，应该能知道一点。不料紫英摇了摇头，道：“从未听过此人。你们初入本门，理应专心修行，勿念其他杂事。今日天色已晚，你们稍后便去前山弟子房歇息，不要错过明日早课。”说完便转身离去，竟不再理会三人。

天河有些泄气，叹道：“想不到他也不认识爹.....那块玉的事只有问掌门了.....”菱纱想起天河与掌门的对话，心里有些疑惑，忙阻止天河道：“慢慢慢，我们才刚来，你可别随便乱问啊，好歹先待上一段时间，搞清楚状况再说。我总觉得这里神神秘秘的，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梦璃道：“不如我们先按师叔所说，回房休息吧，有什么事明日再做打算也不迟。”天河点头称是。菱纱听见“师叔”两字，笑道：“我说，你们两个，别那么正经八百地喊他‘师叔’好不好。对了，你们看他长着那张冰块脸，年纪又和我们差不多，不觉得很奇怪吗？”

梦璃和天河都摇了摇头，梦璃道：“我.....不太在意这个。菱纱，你很有意吗？”菱纱连忙摆手道：“哪里哪里，算了，当我什么也没说。我

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三人回到弟子们居住的剑舞坪，琼华派收徒向来极严，旁边的琼华弟子见今天一日之内竟然连来三人，无不惊诧，纷纷窃窃私语。菱纱和梦璃笑着跟几个女弟子打招呼，正巧璇玑在旁，将三人介绍给大家，众人这才明白。这些弟子入门时大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有的甚至花了数年时光方得入门，见三人如此轻松地通过试炼，纷纷上前问候，眼中不觉流露出钦慕之情。

天河独自一人来到自己的住房前，还没进去，就听见一阵奇怪的叫声的，似曾相识。天河推门入内，只见阔别多日的勇气此刻正在床头飞舞，见自己进来，向自己连连点头，唧唧呜呜地叫着什么。

天河看见勇气，又惊又喜，刚想说什么，勇气又发出一阵急切的叫声，见天河听不明白，勇气急得满头是汗，不住向床上努嘴。天河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床上摆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宝石，或淳朴厚重，或晶莹剔透，发出美丽的光芒，而且这些宝石均是天然生成，从未经过人为雕琢，比起在财神处见到的珠宝，更多了一分自然之气。

天河看得十分惊讶，半晌才在勇气的叫声中回过神来，见它一脸恳切的神色，天河奇道：“这堆东西，和你有关？抱歉，我实在听不懂你的话……”连连挠头，忽地一击掌，喜道：“对了！我去找梦璃，她一定知道你在说什么！”连忙跑出门外，见梦璃和菱纱已经向众人问候完毕，正要回屋，急道：“梦璃，勇气来了，你帮我听听它在说什么好不好？”

梦璃还没来得及答应，菱纱已是大喜：“真的？它在哪里？”天河指了指门里，菱纱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天河和梦璃也跟着走进屋来，见菱纱目不转睛地瞅着飞翔的勇气，满脸都是笑意，勇气见天河进来，仍在对他唧唧地说着什么。梦璃听了听，说道：“云公子，它说你床上的那些宝石，都是它这些天来搜集的，想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吃

它。”天河笑道：“原来是这样啊，吃它的事我早就忘了，呵呵，我答应不吃它便是。不过，我要这些石头又没用，也不能当饭吃。”

菱纱也笑了，说道：“是啊，宝石送给天河这家伙，实在糟蹋了，他又不懂得欣赏。嘻嘻，还不如送给我呢……”勇气飞了个圈，又呜呜地叫了几声，梦璃道：“云公子，它说，它找到足够的宝石后，这些天来一直悄悄跟着你，它想让你带它一起修炼，教它怎样才能变强。”天河挠了挠头，不解道：“带它一起修炼？可以吗？”菱纱笑道：“那有什么不行？我们就带上它吧！”想到勇气从此以后就能跟着自己三人，心里乐开了花。

不料，梦璃却摇了摇头，低声道：“菱纱，我明白你的想法，只是，人和仙兽的修炼之法颇有不同，是不能在一起修炼的……”说完叹了口气，又道：“菱纱，我知道你喜欢它，不过，如果它想好好修炼，我们还是不要带着它吧，免得耽误了它。”菱纱听了梦璃的话，也是叹了口气，想起当日她在陈州对自己说过的话，又有些惭愧，只好压下自己的喜爱之情，默默点了点头。

勇气听到梦璃的话，也有些难过，哀声叫了两声，想要飞走，却又有些不舍。梦璃转向勇气，柔声道：“你不要伤心，我感觉到，其实你的灵力很强，只不过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而已，你不需要羡慕任何人。我想，只要你多加修炼，一定会变成一只强大的仙兽。”菱纱忍住难过，也点点头道：“嗯，梦璃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你现在就这么懂事，以后肯定会很强的。不过，到时候别忘了来看看我们……”

勇气的心情似乎好了些，飞向天河，在他面前兜了好几个圈子，咿咿作声。梦璃道：“它说，它想好了，现在先离开，等到炼成五毒珠，变得强大起来后，再回来报答云公子和我们。”勇气点了点头，不舍地望了三人一眼，振翅飞去。

天河和菱纱目送勇气离去，心中均是不胜怅然，梦璃见两人难过，温言道：“没关系的，我想，以勇气的资质，说不定很快就会修炼完毕，我们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菱纱轻叹一声，见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便和梦璃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不久，夜色降临，天河收好那些宝石，躺在床上，心头不觉涌起一件件事情，父母的过去、修仙的未来、掌门的高深莫测、师叔的冷淡，偶尔眼前还闪过勇气那张可爱的脸庞。天河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竟然平生头一次失眠了。他倒也不急着睡，索性走出门外，四处闲逛。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方草坪上，蹲着一个身着白色道服的琼华弟子，天河看他身形甚是眼熟，走近一看，竟然是怀朔。天河快步走过去，笑着打招呼道：“哈哈，怀朔，你在做什么？”

怀朔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什么，突然听到天河一声招呼，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等到反应过来，连忙又低下头去，只听他着急道：“哎呀，逃了……”

天河听得莫名其妙，奇道：“逃了？什么东西逃了？”怀朔遗憾道：“唉，我要捉的虫子，被你惊跑了……”说着向天河晃晃手上的虫笼，里面关着一只不住鸣叫的虫子，发出微弱的光芒，道：“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守了一个时辰，也才捉到一只。刚才好不容易又发现一只，可惜……”

天河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不小心害得怀朔白费了不少力气，不觉有些惭愧，看了看怀朔手上的虫子，又有些奇怪道：“这虫子这么瘦，身上没有多少肉，会好吃吗？”怀朔惊异地看他一眼，连连摇头道：“吃？……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捉来吃。”见天河不解，解释道：“这虫子名叫‘夏鸣’，只有在琼华派中才有，山下是见不到

的，近几日璇玑忽然说它们的叫声好听，让我捉几只给她，她要送给紫英师叔。”

天河更加奇怪：“师叔？他要这东西干嘛？”怀朔苦着脸道：“师叔要不要倒没什么，但若是不理璇玑，她一定会每日缠着我，不肯罢休……”天河见他一脸无奈，心想刚才不小心坏了他的事，现在正好帮回这个忙，笑道：“呵呵，那我来帮你吧，我对这个比较在行。捉虫子不能像你刚才那样，你等一下，先把虫笼给我。”说完，接过怀朔的虫笼，打开笼盖，向里面撒了些什么，然后将虫笼简简单单地平放在草坪上。

不一会，只见草丛中先后钻出三只夏鸣虫，不知是什么原因，三只虫子像是被虫笼吸引一样，纷纷钻进笼中不再出来。这三只夏鸣虫发出的光亮虽不十分明亮，却也将这小小的虫笼装点得像一个小灯笼一样，甚是好看。一旁的怀朔直看得惊讶莫名。天河关好笼盖，将虫笼递还给他，笑道：“好了，这下够了吧？”

怀朔脸上又是惊奇、又是佩服，问道：“敢问，夏鸣虫为何会自己往里钻？”天河笑道：“我在笼子里放了点干花粉，以前在青鸾峰时，我也常常拿这个引虫子，看来对琼华派的虫子一样行啊，呵呵。对了，看你不太会捉的样子，你从小到大都没捉过虫子玩吗？”

怀朔脸上微露惭色，叹道：“惭愧，我幼时在家乡，爹是个私塾先生，管教得甚严，不许我和其他小孩一起玩闹。真想不到，原来捉虫也是一门学问。”天河有些怜悯地道：“什么？连出去玩都不行？唉，你真可怜，想不到你爹比我爹还厉害……”

怀朔谢道：“今天多亏你了，要是没有你帮忙的话，我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凝神闭气守上多久……”突然想起什么，对天河笑道：“对了，今天下午璇玑跟我说，你们三个都入门了，我当时还吓了一跳，以前门派里还从没有过这么快就入门的弟子……真的要恭喜你们了！”天河呵

呵地笑了笑，怀朔又道：“我先回房去了，本门禁止入夜后喧哗和随意外出，我……我是趁房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才出来的。那个，你也早点回房吧，我知道你玩心重，耐不住性子，不过今日才刚入门，还是莫要一来就犯错了。”说罢收起虫笼，急匆匆地回房去了。

天河陪怀朔说了这一会话，倦意也涌了上来，回到房中，倒头就睡着了。梦里梦见自己学会了御剑之术，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正飞得高兴，忽然感到身旁传来一股巨大的怒气，天河一个激灵，刚要睁开眼睛，只听见床前传来慕容紫英的怒喝声：“云天河，还不快快起床！”

天河连忙坐起来，见紫英一脸怒气，脸色冷得吓人，连忙道：“师叔，我……”话还没说完，便被紫英一顿痛斥：“懒散贪睡，不知进取！知不知道早课时辰已过？！念你初犯，暂不追究，半柱香内洗漱换衣，到剑舞坪中央的练功场来！”

天河被训得抬不起头来，嗫嚅道：“可是，我、我还没吃早饭……”紫英怒道：“不必吃了，五谷都是浊气，一早就要沾染，你修为永远也无法精进！还不快快动身！”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紫英一走，屋里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些，天河却是不敢怠慢，连忙换上了床头摆着的弟子服饰，胡乱洗了把脸，饭也不敢吃了，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练功场上。

只见菱纱和梦璃早已站在那里，两人也换上了琼华派女弟子的服装，菱纱换了一身紫白相间的短装，梦璃则穿着一件雪白的上衣，远远望去，只见两道倩影立在场中，嬉笑庄重，给本来就很美丽的景色上又平添了几分秀雅之情。

梦璃见天河换了套新装，一下子体面了不少，不像原来一副野人的样子，微笑道：“咦？云公子好像大不一样了，看起来很精神呢。”天河

有生以来第一次听人称赞自己外貌，而且竟是出自梦璃这样一个如天仙般美丽的女孩之口，脸上不觉一红，憨笑道：“是吗？呵呵。”

菱纱也在一边笑道：“唔，果然还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不过，你的头发也该整整，还像鸟窝一样，也太不协调了……”天河却像没听见她的话，红着脸，对梦璃有些紧张地道：“梦、梦璃，你穿这样也很好看，像仙女一样。呵呵……”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傻笑着。

梦璃笑道：“真的吗？谢谢云公子的夸奖。”菱纱有些不满，哼道：“下山没多久，倒学会油嘴滑舌了……”天河这才想起菱纱，见她也是一身新装，挠了挠头道：“其实，菱纱你穿上这身衣服，也蛮漂亮的……”

菱纱微微高兴，嘴上却不饶人，晒道：“哼，看不出，你还知道左右逢源呢……”天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不、不是，菱纱，我说的是真的……”

“够了，你们三个，言之无聊，成何体统！”一声断喝让三人从互相欣赏中回过神来，只见对面的慕容紫英一脸严肃之情。不知怎的，菱纱偏偏不怕他，笑道：“喂，干嘛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说不定啊，你只是长得老成，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对吧？小～紫～英～”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着。紫英脸上一道怒气闪过，但看见菱纱的笑容，又不知不觉消了下去，肃然对她道：“再说一遍，叫我‘师叔’。还有，不要拿别人名字开玩笑，很不礼貌。”

天河看见紫英的表情，暗暗为菱纱捏了一把汗，连忙转移话题道：“师叔，今天要练什么？会不会学御剑啊？我想学那个！”紫英道：“我自有安排，等下便知。”他环顾众人一眼，徐徐说道：“你们三个，既入琼华派，自当知晓门派中的一些规矩。本派前山乃是所有弟子清修之处，后山思返谷则为弟子思过之所。铸剑所用之‘承天剑台’，位于五

灵剑阁上方，剑台后的剑林处则通往禁地，凡我琼华弟子，万万不可靠近，切记！”

菱纱笑问道：“对了，我以前听说过，蜀山仙剑派也是很有名的修仙门派，那除了蜀山、昆仑，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人修仙呢？”紫英看她一眼，淡然道：“你所问之事，与你入门修行，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吧？”菱纱心里有些着急，脸上仍是一副调皮的表情，笑道：“都是修仙，怎会没关系呢？再说，做老师的不就是要替学生解惑？你就说嘛～”

紫英拗不过她，沉吟片刻，徐徐道：“若论到人间仙境，确不止昆仑和蜀山两处。除此之外，颇成气候的，还有十洲三岛、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不过彼此之间也并非都有往来……”菱纱十分惊讶，道：“哇！这么多修仙的地方，一定都藏得很隐秘吧？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呢？”

紫英淡淡地道：“仙境所在，自是不同凡间，但要说它们藏得都很隐蔽，那也未必。能否见到，不在隐蔽与否，而在人的缘分。有缘之人虽居于千里之外，也得一见；无缘之人即使身在仙境之旁，今生也难觅得仙踪……”

天河想起刘得宾的嘱托，问道：“师叔，你知不知道宗炼长老在哪里？我想见见他。”紫英猛地盯向他，语气忽转严厉：“宗炼师公？你找他有什么事？”梦璃连忙解释道：“是这样的，我们在寿阳见到一个叫刘得宾的铁匠，他说他之前受过宗炼长老的恩惠，托我们上山感谢他老人家……”

紫英目光渐转黯淡，颓然道：“师公……他老人家十几年前就过世了。”三人听了这话，均是一惊，韩菱纱心中更是惊惧交集：“怎么会这样？听刘得宾的话，宗炼长老十几年前也不过刚五十多岁，怎么也

会死？除了天河的爹娘，又是一个修了仙也没有长生不老的人，难道、难道修仙的人也不能长寿吗……”两手抓着衣角，担忧地思量着。

柳梦璃问道：“师叔，这是怎么一回事？”紫英叹了口气，悠悠道：“你们可知，世间的妖界，其运行如星辰一般，有其既定的天轨？”

众人惊道：“妖界？！”紫英点头：“妖与人不同，彼此之间并不亲厚，多半单独隐匿于山林之中，只存有兽性冷血。他们一旦聚集群居，必是由十分强大且残暴的妖所统领，实力深不可测，因而它们所在之处也极为凶险。这些分散多处的妖界极难察觉，只有在各处布下八卦灵阵，方能查到妖界所在。我琼华派处于昆仑山巅，本是天地间钟灵毓秀之所，却怎料此地也正是某个妖界运移之天轨，彼此之间每隔十九年，就会有一次最为接近的时候……”

柳梦璃惊道：“那……岂不是……”紫英点了点头，叹道：“不错，十九年前，本派就曾与妖界殊死相搏，我虽未亲身经历，但也耳闻状况是何等惨烈。宗炼师公就是在那场恶战中身负重伤，至死不治……”

菱纱急问道：“那场恶战，结果怎么样？”紫英眼中闪现出愤怒的火焰，道：“妖邪残忍无情，更兼无比狡猾、诡诈百出，那一战，全派弟子死伤过半，连前任掌门也不幸战死。最为可恨的是，听说门派之中，竟有叛徒出现，以致造成重大伤亡……所幸，众弟子视死如归、同仇敌忾，也杀伤了不少妖邪，昆仑山下黎民方得保全……”

梦璃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害怕道：“真想不到，这里竟然有过那样可怕的厮杀，想想都觉得心里好不舒服……”不知为什么，她听紫英说起往事，竟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不由得又惊又恐，脸色也变得有些白了。

紫英面向三人，正色道：“如今十九年已过，妖界又将再至，掌门所说大事，正在于此。你们几个更应勤加修炼，万万不可懈怠。”

天河疑道：“可是，我听别人说，昆仑山上还有另外七个门派，他们会不会来帮我们？”紫英摇了摇头，道：“与妖界抗衡，有性命之危。其他七派处事各有不同，并非都是除魔卫道之士，与本派也并无同心，恐怕不会来援。”

听了这话，菱纱急道：“那就是说，即使我们打不过，也不用指望援兵了？”紫英见三人脸上微有惧意，舒声道：“你们倒也不必过早担忧，妖界一时半会还不至于降临。一旦来临，你们修为尚浅，若不得已与妖邪短兵相接，当以保护自身性命为先。不可逞强！”

菱纱望了望紫英，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道：“你要我们保护性命为先，那你呢？难道就要不顾一切冲上去跟妖怪拼命？”紫英长袖一拂，慨然道：“若有所需，自是不计生死！我琼华弟子向以斩妖除魔、护佑苍生为己任，岂有妖邪肆虐之时，反而畏首畏尾、临阵退缩之理？纵然妖邪强大，我辈以命相抗，若是力所不济，有死而已！又岂能眼看妖邪涂炭人间，独自苟活？”

他这一番话朗朗说来，自有一股侠义之气充乎其中，说得气势磅礴，然而话语间又不免带了一份悲壮之情，眼中也露出些许的忧色，显然他自己对能否打败妖邪，也不是十分有底。菱纱听得黯然叹息，天河却是摩拳擦掌道：“干嘛要说这种死来死去的话？妖怪打过来，尽力打败他们就是了，我才不信我们会输！”

紫英颌首赞道：“不错，正要有此气魄！”他平日极少夸人，此刻见天河气势不馁，心里很是欣慰，不由得称赞了一句。又道：“你们才刚刚入门，其实今日本不必跟你们说这些门派旧事，但十九年时限已至，危机迫近，若是觉得心中害怕，可以立即下山去，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不料天河却接着说道：“反正现在没感到杀气，应该也不危险。来都来了，也不用想太多吧？要是以后危险就以后再下山好了。”紫英愕然，

既而勃然怒道：“你——！”

梦璃连忙在一边解释：“师叔别介意，云公子他没别的意思，他说话一向就是……”菱纱笑着接道：“嘿嘿，就是呆头呆脑、胡说八道，野人脾气改不了。”

紫英压下怒气，瞪了天河一眼，许久又道：“你们既已入门，接下来我便教授你们本派的入门心法，须知，我琼华派以剑为苍冥间浩然正气，习剑者须明是非、遵礼仪，即便手中无剑，心中也要存有慧剑……”随即将派中基本的习剑口诀和御剑之术传授给了三人。

转眼间一个时辰过去，紫英教授完毕，见三人已基本将口诀记熟，道：“你们三个才刚入门，进境不会太快，先在此练习，把口诀融会贯通。我有事待办，最多两个时辰便会回来。你们在此等候，不要乱走！”说完，轻轻一跃，背后长剑弹出，踏在脚下，飘然飞去。只见一道白影划过，倏忽不见，迅捷之极。

天河看得一脸羡慕之色，叹道：“师叔太厉害了，唉，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到他那个水平……”菱纱“嗤”了一声，不屑道：“笨～紫英刚才说的，不就有你最想学的御剑术吗？自己练练不就知道了？”她直呼紫英名字，一点师徒之间的敬畏感都没有，与其说是她不尊敬紫英，不如说是她根本没把紫英当作高高在上的师父，而是当作一个同辈间的朋友吧。

天河挠头道：“是吗？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一边傻笑，一边默念紫英刚才教给自己的口诀。菱纱也在一旁练习，不一会，只听她笑道：“哈，这也不很难嘛～我好像已经能飞了耶。”踩着紫英留给他们练习用的长剑在地面上飘来飘去，正得意间，回头一看，竟不见了天河，惊道：“咦？喂，野人，你上哪去了？”

唰的一声，天河一下子飞回她眼前，跳到地上，笑道：“哈哈，真好玩，我刚才在上面绕了几圈，看你和梦璃都变得好小！”菱纱吃了一惊，没想到这野人学得这么快，转眼之间，飞得比自己还好，奇道：“奇怪，你学仙术那么差劲，学御剑却学得飞快？”天河也有点不解道：“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脑子里背着口诀，想着想着就突然飞起来了。”

菱纱白他一眼，心里暗道：“真不知道，你这野人是怎么搞的，说精不精，说傻不傻……”抬眼看向梦璃，只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少有的忧色，菱纱问道：“梦璃，你练好了吗？”梦璃微微点头，仍是一脸忧郁，菱纱关心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脸色怪怪的，是身体不舒服吗？”

梦璃摇了摇头，用十分犹豫的语气说道：“不，我没不舒服……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直想着妖界的事……真是奇怪……不过云公子说得对，没发生的，多想也没用，大概是我自己太放不开了……”

韩菱纱笑着劝道：“别想啦，大家难得学会御剑，今天就把烦恼都抛开，开开心心地玩一场！怎么样？”见梦璃有些犹豫，看了看日头，又道：“离两个时辰还早呢，我们到外面去玩一圈，早点回来，紫英一定不会发现的！走啦走啦！”好说歹说，终于劝得两人同意。三人向门口走去，刚要出门，正遇上当值的明尘，他拦住三人道：“各位师弟师妹，请留步！”

菱纱看了看两旁，见门口只有他一个人，心里一松，她知道明尘为人最是老实，容易糊弄，笑道：“咦，又要留步？难道这里不许人随便进，也不许人随便出去吗？”说着向他做了个鬼脸。明尘脸上微微一红，忙道：“韩师妹有所不知，你们刚刚入门，资历尚浅，若要下山，须得奉了师长之命——”

还没说完，菱纱便嘻嘻笑道：“哦～那就没问题了，正是紫～英～师～叔～让我们去山下办事呢。”明尘微微一愣，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师叔行事当真不拘一格，竟会差入门才一天的弟子下山办事……”又听菱纱笑问道：“怎么样，能不能出去？”明尘忙道：“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如此多有冒犯了，师弟师妹请多加小心。”连忙让开路，放三人出去。

天河三人走出门外，菱纱庆幸道：“想不到这里规矩这么多，嘻嘻，幸好我刚才急中生智。”梦璃摇了摇头，有些不安道：“我们私自下山已经有违门规，刚刚还说是师叔之命，我担心……”菱纱笑道：“不用担心啦，先玩再说！我们早点回来，不让紫英知道不就行了？”

梦璃还是有些担心：“可是……”天河也劝道：“梦璃，一起走嘛，少了你就玩得不开心了……”梦璃看了看天河期望的表情，终于点了点头：“好吧，云公子，梦璃知道了……”天河和菱纱都是十分高兴，天河笑道：“那我们快走吧！最好飞去附近山里，好久没打猎，我手都痒了！”

菱纱刮刮脸蛋，嘲笑道：“谁信，只怕不是手痒，是肚子里的馋虫在闹～”梦璃道：“从陈州飞到这来时，我见播仙镇东南烟尘无尽，似乎十分广阔，不如我们就去那里看看？”菱纱拍手道：“好啊，就这么说定了！”三人都有心试试新学的御剑之术，各自闭目念咒，果然都飞了起来。三人中梦璃飞得最快，飞在最前面给三人带路，天河次之，菱纱飞得最慢，心里十分着急，想赶上天河，却又快不起来，自己反而摇摇晃晃地落在最后。天河见状，怕她发生危险，放慢速度，陪着菱纱一道飞行，有意无意地让她抢在自己前面。菱纱却没觉察，以为自己的御剑的水平好了起来，不由得十分高兴。

不久，只见下方地面上烟尘滚滚，三人飞低一看，只见地上尽是沙砾，一条沟壑横跨其中。菱纱道：“看样子，这里原本有条河，后来水都干了，才会变成这样。”想不到飞了半天，只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

方，不由有些后悔。梦璃道：“嗯，这里应该就是沙漠……不过，我刚才好像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人家的样子……”菱纱奇道：“真的？沙漠里还有人？”一下子起了好奇心，笑道：“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三人继续向前飞去，没过多久，只见眼前沙地中，隐约出现了一个破落的村庄。三人落到地上，只见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棵枯死的老树，枝干已经完全光秃，被毒辣的阳光晒出了道道裂纹。又见地上几口水井的井架经久不用，已然腐朽，显然，这里的井水早已干涸。没有水，在沙漠之中无疑是最大的威胁，村里虽有不少房舍，大多数却是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想必许多人家忍受不了断水的威胁，早已逃离了这里。

菱纱见眼前一片凄凉景象，不禁哀叹道：“想不到，这里离播仙镇不过数十里，差别却是这么大……”还没回过神来，只听梦璃惊道：“那里、那里有人在喊，让我们救救他！”手指远处的一间房屋，神色极为惊恐。天河、菱纱吃了一惊，天河侧耳倾听，没听到呼喊声，疑道：“啊？有吗？”菱纱却等不及，向着那间房就冲了过去，转眼间就进了屋子。

天河和梦璃跟在后面，还没进屋，就听见里面传来菱纱的愤怒声：“你在做什么？快住手！”一个女声颤抖道：“不，我、没……”菱纱怒道：“什么没有！我明明看见的！那么小的孩子和你有深仇大恨吗？你居然想把他活活掐死！”

听到这里，天河和梦璃大惊失色，连忙推门进来，只见一个青年少妇站在床边，床上放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菱纱拦在床前，死死地护住床上的婴儿。见此情景，梦璃急道：“这位大嫂，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啊！”菱纱更是连声怒斥，那少妇一脸痛苦之色，无力地辩解着：“不、不是，我、我也不想的……”声音细微，立时便淹没在众人的谴责声中。

正在这时，一个白发老者听见众人的大声斥责，走进屋来。他见到这情形，也是一惊，随即痛心地对那少妇说道：“天呐！乌兰，我是听见声音才进来的，没想到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糊涂事！”

乌兰悲痛地捂住脸，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哽咽道：“村长，我、我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又怎能狠下心来……这孩子毕竟是我的骨血啊！”

梦璃三人愣了，三人做梦也不敢相信，面前这少妇要杀害的，竟是她自己的孩子！虎毒尚不食子，这少妇竟能狠下这份心，然而听她话语之中，对此却又是无比的心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梦璃脱口而出：“他、他是你的小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若不是、若不是幼儿灵力极强，令我听见他的求救……”身体微微颤抖，不敢想象，如果刚才自己一个不小心没有听见，会是什么结果……

只听乌兰喃喃说道：“我又有什么办法，这孩子的姐姐，生下来以后连一岁都不到就死了……水实在太少，食物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往后，让我眼睁睁看着他活不下去，倒不如、不如……”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村长叹了口气，沉重而又满含痛意地责备道：“乌兰，我知道你自从丈夫和女儿病死之后，一直很伤心，但再怎么苦，都要熬过去啊！这世上能够带走人性命的，只有天上的神，你要是真的那样做了，死后连灵魂都不能得到神的宽恕的！”

乌兰全身颤抖，泪水从指缝涔涔而下，悲声道：“村长……我、我该怎么办……”

天河解下身上的水袋和干粮，大声道：“你不是说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吗？我身上的这些都可以给你。”菱纱也接着道：“还有我和梦璃的！这些够不够？千万不能再干傻事了！”乌兰睁开眼睛，看着眼前好心的

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颤声道：“谢谢……谢谢你们……”小心翼翼地接过水袋和干粮，如同捧着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一样，许久才放下来，脸上神情如同临刑前突获大赦的犯人，尽是感激和难以置信之情。

柳梦璃轻轻抱起床上的婴儿，送到乌兰怀里，柔声道：“别担心，这个孩子的意志力很强，一定会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为一个出色的男子汉。”乌兰接过孩子，满脸惭愧和后怕，微声道：“谢谢你们，特别是你……如果不是你们，我真要后悔一辈子了……”

旁边的村长见三人热情相助，也上前感谢，他眼神不太好使，拉着天河的袖子和他说了许多话，突然发现了什么，惊道：“这身装扮……天呐！你们是仙山上神的仆人！太好了！”

天河没听明白，疑道：“神的仆人？不是啊，我们是——”话还没说完，村长便急切地恳求道：“你们能不能帮村子里的人向神祷告，让月牙河再恢复从前的样子？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拽着天河的袖子不肯放开。天河不知道怎么回答，一时不知所措。柳梦璃走上前去，温言问道：“村长，能告诉我们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话音未落，只听身后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不错，我也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一章：水灵之惑

三人一回头，都是吓了一跳，天河惊道：“师、师叔？！”自御剑下山到现在，不知不觉间便已过去了两个时辰，只是三人忙着玩耍和救人，谁也没有想到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

慕容紫英冷哼一声：“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叔？我倒不知何时吩咐过你们下山办事了！”菱纱见他又要生气，忙笑道：“紫英～你先别生气

嘛，你不是说过琼华派弟子应该扶危济困吗？这此多亏我们误打误撞，才发现昆仑山脚下竟有这样缺水的村子，于情于理总该先帮帮他们吧？”

紫英听了这话，脸上神情微微缓解，冷然道：“此举虽是其心可悯，但与擅自下山却是两回事，待回派之后，再行责罚。”说完不理菱纱不满的嘀咕，转身向村长施了个礼，问道：“老人家，在下慕容紫英，乃是昆仑琼华派的弟子。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村子为何会如此干旱？若能相助，我等定然义不容辞。”

村长又惊又喜，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在：“你们、你们果然是仙山上的人，这真是上天可怜我们呐！”叹了口气，从事情的一开始说起，向紫英四人道：“唉，说起来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月牙村曾经是个美丽的绿洲，从昆仑山上流下一条月牙河，养活了整个村子的人。在河的源头还有一片树林，虽然不很大，但是长得特别茂盛。可是，到我爷爷那一辈，村里来了很多做生意的中原人，说那片树林是传说中的‘昆仑圣木’，砍了以后能够卖个好价钱，鼓动我们去砍树……”

菱纱听得大惊：“那、那是圣木啊，怎么可以砍？！”村长长叹一声，道：“是啊，唉，要是每个人都像姑娘这么想就好了。可惜当时，虽然村里的祭司极力反对，但是其他人都想变得和中原商人一样富有，最后还是同意了砍树……那些树倒了之后，月牙河的水就慢慢枯竭了……村里的所有人都后悔了，想过很多办法让水源恢复，甚至还修了新的祭坛向上天祷告，但是没有用，天神已经被激怒了……最近几年，月牙河完全干了，不少人因为缺水，都患上重病过世了。也有年轻力壮的，离开这儿想去别处生活，却再也没有回来过……”越说越是难过，最后只余下无尽的叹息。

慕容紫英也叹了口气，道：“老人家，不如你们也迁去其他地方吧？此处风尘环伺，要想改变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何况以现在的条

件，实在不宜定居。”村长摇了摇头，道：“唉，迁走的想法，我也不是没考虑过。可是，现在村子里的孤儿寡母，又怎么经得起长途跋涉……更重要的是，月牙村是我们祖祖辈辈安家的地方啊，我身为村长，难道、难道连这片故土都保不住……”

菱纱听得十分着急，忍不住问道：“那，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村长叹道：“办法有是有的，我听已经过世的老祭司说过，这世上有一种叫‘水灵珠’的宝物，只要有了它，水源就能恢复，一切也会变回原来的模样。可是，这种绝世宝物，又到哪里去找……”

紫英正在沉吟，听了此言，眼前一亮，喜道：“老人家，您确定水灵珠能管用？”村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没错，老祭司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梦璃听紫英语气，似乎此事有几分希望，急问道：“师叔，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紫英点点头，高兴地说：“若是水灵珠，那倒有一线希望，因为它正是本门镇派之宝！”

天河三人听了这话，均是大喜过望。那村长更如一个病入膏肓、已然无治之人突然间看见灵丹妙药一般，欣喜若狂而又如在梦中，苍老的面容上涌起希望之色，紧紧地抓住紫英双手，颤声问道：“你、你说的是真的？”

紫英郑重地点了点头，宽言道：“老人家请放心，待我禀明掌门，看看是否可将水灵珠借来一用。老祭司说的应该没错，水灵珠乃世间至宝，相信以水灵之力，必能令河源复苏，让这里重现往日的生机……”说完，也解下自己的水袋和干粮，放在桌上，道：“老人家，我们先将这些水和食物留在这里，这就回派里向掌门告知此事，请你们静候消息。”

村长感激得无以复加，连声感谢着：“谢谢你们！你们果然是天神的使者啊！能够遇上你们，天神真的没有抛弃我们啊！”乌兰也双手合十，默默祷告，感谢天神给他们带来的希望。

众人见事不宜迟，立刻御剑飞回了琼华派，走到门口，只见守门的已换了两名弟子，他们见菱纱过来，脸上都露出不满的神色。所幸四人行色匆匆，谁也没注意到。转眼间，四人已回到了琼华宫门前，紫英让天河等人在殿外等候，自己站在门口，躬身向前，朗声道：“掌门，弟子冒昧，有要事求见！”

天河三人在外面等了片刻，只见紫英脸上神情一舒，转身向三人道：“好了，你们随我进去吧。”说着走进了殿中。

天河有些莫名其妙，问菱纱道：“菱纱，掌门有说过让我们进去了吗？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菱纱不屑道：“你又怎么知道她没说过？掌门是什么身份，能冲着门外大喊大叫吗？说不定，她是用传音入密告诉紫英的。”

天河奇道：“传音入密？那是什么？”梦璃在一边解释道：“我听说，传音入密是种很高深的功夫，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彼此能听见对方的话语，其他的人是听不见的。”

菱纱连连点头：“对对对，还是梦璃你有见识，哼，不像某只野人……”天河却不以菱纱的嘲讽为意，高兴道：“这个好玩，能用来说悄悄话。以后我也要学！”菱纱只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暗想：“这野人又乱说了，这么高深的功夫，哪是想学就能学的……”梦璃听了这话，却实在为天河那种不随年龄增长而泯灭的童心所感，忍不住笑出声来。

却听门内传来一声轻哼，几乎是与此同时，紫英向外大声喝道：“还不速速进来，门外喧哗，成何体统！”菱纱扁了扁嘴，三人随即走进殿

来。只见紫英微微躬身，正向夙瑶说道：“.....情况便是如此，月牙村久经断水之祸，村民们已近绝路。弟子斗胆相问，能否将水灵珠取出一用，以解百姓之噩？”

夙瑶的脸上依旧不见喜怒，仍是淡淡地道：“紫英，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便是为了此事？”

紫英长揖道：“是！弟子恳求掌门，若能以水灵珠施法，则解月牙村之旱应非难事。此事关系月牙村几十口百姓的性命，还请掌门成全！”

夙瑶嘴角动了动，然而却没说出一个字。一时间，整座琼华宫里鸦雀无声，站在一旁的天河等人心里着急，不知道掌门心中是怎么想的。想起不久前险些发生的惨案，仍是不寒而栗。又想到月牙村村民能否从此得救，全在掌门这一念之间，不由得更是忧心如焚。

终于，夙瑶微微一顿，道：“此事我不允。”

这五个字说得很轻，然而在四人听来却如同轰然霹雳一般，心头的感觉无异于重重砸下一块巨石，四人脸上惊诧之情顿起，“为什么”三个字登时在头脑中出现，挥之不去。天河刚想张口询问，只听紫英已惊道：“掌门？！”语音既是惊讶、又是惶恐、更是不解，以紫英之老成稳重，说话的语气竟至于此，足见此刻他心中的震动。

夙瑶端然平视四人，正色道：“水灵珠乃本派至宝，非同一般，岂能做出这等‘出借’之举？更何况，如今妖界虎视眈眈窥视在侧，随时即将来袭，这种时候本就不该节外生枝。”

紫英急道：“可是，掌门.....那些村民有此一难，弟子、弟子也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可以帮他们，恳请掌门还是再考虑一下.....”夙瑶温言道：“紫英，你要知道，这世间困顿比比皆是，管不胜管。我等修仙得道，扶危济困自是应当，却又如何管尽天下事？更何况现在乃是非常

之时，我们琼华派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去管别人？”她口中说得淡然，脸上神色也是十分淡漠，显然是不肯帮这个忙了。

天河大为着急道：“掌门，你……”夙瑶猛地扫了他一眼，眼中忽然露出少见的锋芒，沉声道：“我意已决，此事休要再提！你们几个，就此退下吧！”天河还是不甘心就此罢休，急道：“可是，那个水林猪……”菱纱和梦璃拉住了他，连连摆手。慕容紫英叹了口气，无奈道：“掌门，弟子告退。”

四人走到门口，刚要出去，忽听得身后夙瑶道：“紫英，你回来一下。”紫英闻言，向三人挥了挥手，见三人出去，回到夙瑶面前，躬身问道：“掌门，还有何事？”

夙瑶笑了笑，问道：“紫英，你今天教授了他们一天，平心而论，你觉得他们三人资质如何？”紫英微微一愣，不知道掌门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随即如实答道：“以弟子愚见，他们三人在入门之前都曾略涉仙术，触类旁通，对御剑之术与基本心法领悟极快，以此看来，资质都在中上无疑。只是……”略略顿了一顿，道：“只是那个云天河，看似驽钝，却是深浅不明，十分奇怪。”

夙瑶道：“哦？此话怎讲？”紫英继续说道：“古人云，剑术如琴曲、如心念、如川流、如天地，可随万物而生，故修习剑术亦要顺应四时、吞饮日月，此间之功，非朝夕可成。就弟子所见，云天河虽不懂高深剑术，但是行止间内息清沛，气韵自敛，举手投足分外自如，似乎却是多年静心修行方可达到的境界。其中缘由，弟子实是大为不解……”

夙瑶微微一笑，直视紫英双目，问道：“如此说来，如果假以时日，云天河的修为必将突飞猛进，甚至更胜于你，也不是不可能了？”紫英脸上微微一红，道：“是否确是如此，弟子实是不知。况且弟子识见难及掌门一二，适才所言也都是些浅见……不过……”想要说什么，却是欲言又止。

夙瑶直视着他道：“无妨，你还有什么想法，便一并说了吧，我想听听。”紫英应道：“是。弟子有一事未明，就弟子所知，本门铸剑秘术之精，放眼凡间，几乎无人能够相较。但是，云天河随身所携那把细长蓝色佩剑，铸造技艺之绝，却实在令弟子大感汗颜。弟子虽未细看，但可知那把剑的质地绝非乌金或玄铁，而其他材料要做到如此寒光剔透、冰冷渗骨，而又不伤及手握之人，至少须取得东海海底的沧波净石、天山冰池下的寒珞玉魄，再辅以西北大荒中的上古冥灵木，揉合炼化而成。而这几样东西，莫说以一人之力难以得到，即便是穷尽千万人之力，亦是可遇而不可求……”

紫英顿了顿，继续说道：“何况此剑剑身看来纤细，想必也是固若玄冰，这却是用了传说中的‘百炼之法’，定要反复锻冶百次以上，其中不能出一次差错，方可成功！弟子实难想像，那位铸剑之人是何等的神乎奇技……”说起铸剑之道，紫英也算是琼华派中的大行家，然而面对近乎神物的“这是剑”，也不由得面露钦慕之色，暗叹自己技不如人。

夙瑶似乎微微叹了口气，只听紫英又道：“云天河既能拥有这样一把不世出的宝剑，又能驾驭于它，此人应是大有来历……”说到这里，眼望掌门，似是有所疑问。

夙瑶点了点头：“你猜的不错，那把剑确实非同寻常，只不过……据我所知，铸剑之人早已过世，云天河对此剑来历亦是一无所知。”紫英听得一呆，随即大感遗憾，深恨自己生不逢时，未能向那位大师讨教铸剑之道。

夙瑶沉默片刻，突然换了一副严肃的口气，问紫英道：“我听说，云天河三人初入本门，便私自下山，可有此事？”

紫英连忙躬身赔罪：“是弟子管教无方，请掌门责罚！”其实他已正告天河三人，不得随便乱走，更不能无故下山，本担不上“管教无方”这

四个字。但他一向严于律己，天河三人既然犯错在先，自己身为师叔也有责任，便自承其错，低下头去，等待掌门的惩罚。

不料夙瑶默然不言，过了许久，却道：“你须谨记，只可教授他们三人简单的练气吐纳，其他高深剑术均不必涉及，谈及本派秘事，更要谨慎出口。不过，他们如有违反门规之处，若是不甚严重，便不必多管；他们要去何处，也不必多加阻拦，只需暗中留意便可。”

紫英吃了一惊，夙瑶自执掌琼华派以来，一向以严肃派规为宗旨，对违反门规的弟子处罚从不容情，想不到听今日之言，似乎有意识放纵云天河等人，不由惊道：“掌门？这……”夙瑶摆了摆手，肃然道：“你不必多问，我令他们入门，乃是另有机缘，日后你自会晓得。”紫英只得应道：“是。”夙瑶道：“若是没有其它事，便退下吧。”

紫英行礼告退，走到门口，突然又微微转过身来。夙瑶见状，问道：“怎么，莫非还有其他事情想要禀报？”紫英低下头去，以极诚恳和期望的语气问道：“掌门，弟子斗胆再问一句，水灵珠之事是否还有商榷余地？”

夙瑶面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冷冷地道：“哦？这么说来，我适才的决定，你却是口服心不服了？”

紫英连忙躬身：“弟子不敢！弟子只觉得，我辈修仙之士虽非样样皆能，但毕竟能救一人便是一人，弟子实在不忍心看那些村民如此受苦……”想起月牙村村民的惨状，语气中带了几分苍凉之感，更有十二分的期待之情，只盼掌门能回心转意，首肯此事。

夙瑶却是怫然不悦，厉声喝道：“慕容紫英！”紫英连忙跪下，应道：“弟子在！”夙瑶怒气上涌，喝道：“你可还记得昔日在宗炼长老面前，曾立下怎样的重誓？”

紫英心头一痛，道：“弟子一日不敢或忘，弟子曾发誓，终身以修仙积德、捍卫天下为己任，对本门更不可有叛逆之心！若有相违，则要受五雷轰顶、神魂俱灭之祸！”他的一身武功仙术以及铸剑之法都是宗炼长老所传，紫英视他就如同师父一般。宗炼长老英年早逝，临死前便让他立下这个誓言，这些年来，紫英时常想起发誓时的情景，难以忘怀。

夙瑶冷笑一声，峻色道：“你师父被妖孽所害，早早亡故，宗炼长老虽名义上是你师公，实则待你如徒儿一般，连自己的铸剑秘术都倾囊相授，便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成为本派的栋梁之才。但你今日的表现，未免太令我失望了！真不知宗炼长老在天有灵，又该有何想法？”

紫英连连顿首：“弟子惭愧！”夙瑶劈头怒道：“你口说惭愧，心中却不知为何惭愧！你可知道，这世上苦痛之人千千万万，就算你一日救得一个，数十年下来又能救多少？怎比得上修成仙身、法力无边之时，顷刻之间便能解救千百？如此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我真是错看了你！”

紫英从小在琼华派长大，却还是第一次被派中长辈如此训斥，不由得面红耳赤，心乱如麻，叹道：“掌门、掌门说得是，只是……弟子想到那些村民的痛苦，却是半刻也平静不下来，这种心绪纷乱，弟子不知如何是好……”

夙瑶冷笑道：“你若真不知如何是好，便想想十九年前，本门与妖界一战，多少弟子就此埋骨，连前代掌门都未能幸免，你师公宗炼长老亦是身受重创，至死不治……这一回，如有危急，水灵珠蕴涵的法力说不定会成为我们抵挡妖界之助，你现在的举动，只顾眼前，因小失大，届时我派势弱，昆仑山脚下生灵涂炭，远胜月牙村之灾！若是真出现了这种情况，你慕容紫英就成了本派的罪人、天下的罪人！何其愚也！”

夙瑶越说口气越是严厉，到后来已是厉声怒斥。以紫英之镇定，也不由得身体微微颤抖，微声道：“掌门说得是，弟子确是太过短视……”夙瑶见他认错，心里的气微微消了些，沉默许久，用略带嘲讽的语气问道：“紫英，你以前从不会这样，莫非这短短时间里，便沾染了云天河他们的浮躁之气么？”

紫英一惊，刚想说什么，夙瑶长袖一摆，道：“也罢，今日我言尽于此。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退下吧。”紫英只得施了一礼，退出殿外。

天河三人退到殿外，只觉气闷之极，明知有办法可以拯救月牙村的村民，却是无能为力，天河不由得发牢骚道：“爹说过，做人不能太小气，又不是借了不还，掌门她干嘛死死地把住那只‘水林猪’不放？”

梦璃叹了口气，道：“我看掌门心意坚决，怕是很难改变主意了。我们只有想别的办法了，不行的话，以后再找机会下山，给月牙村的人送些水和吃的。”菱纱点头道：“嗯，也只能先这样了。唉……”也叹了口气，心里尽是遗憾。

天河还在抱怨道：“也不知道那只‘水林猪’有多贵重，掌门看得那么死，大不了拿我们的‘土林猪’跟她换算了，反正听起来都差不多。”菱纱听得直摇头：“你这野人，分明差很多好不好……算了，我们先各自回房吧，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机会偷溜出去，再帮帮那些村民。”

三人刚想离去，只见慕容紫英走了出来，一脸颓丧之色。三人本来还存了一丝幻想，希冀掌门最后关头回心转意，同意了四人的请求，现在眼见紫英这副表情，显然是没希望了。梦璃问道：“师叔，掌门她……”

紫英摆了摆手，叹道：“不必多说了，时候不早，你们几个回房去吧。”

梦璃微露犹豫之色，想说些什么却又没说出来，一旁的天河却是心直口快地问道：“师叔，掌门既然不让借那只‘水林猪’，那我们下山送水和干粮总可以吧？那些村民一点水也没有，要是不及时给他们送去，会出人命的！”想到月牙村村民仍在受着煎熬，实在是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就算晚上就能溜出去，也是等不及了。梦璃微微点头，显然，这也是她想说的话。菱纱却是有些担心，虽然她知道紫英也同情那些村民，但以他刻板的性格，如果掌门刚才说了什么不许的话，只怕他是不会答应的。

紫英摇了摇头，说出的话却让三人又惊又喜：“你们不必再去了，我一会儿会吩咐怀朔、怀宁他们，让他们这些弟子每日送足够的水和食物给村民。”微微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村长留恋故土，不愿离去，但掌门又是心意已决，或许……唉，或许妖界之事过后，她会同意借出水灵珠……”面向三人，郑重地说道：“如今大概也只能静观其变，你们不要莽撞行事。”

天河三人心里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三人没想到紫英心里的焦虑和他们一般无二，而且想得更深，在适才被夙瑶严词拒绝之时，便已想好了善后事宜，只觉得紫英这个冷若冰霜的师叔一下子变得温和可亲起来，心中与他的距离又拉近了几分。菱纱更是拍手笑道：“咦？小紫英，真看不出来，你是个大好人嘛，想得比我们还周全！”

紫英看她一眼，见她笑靥如花，脸上也不由闪出一丝微笑，然而片刻之后，又露出些许惭愧之情，眼望山下，低声吟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柳梦璃赞道：“这是本朝白乐天的诗句，师叔好记性。”

紫英摇了摇头，叹道：“琼华派能有今日，并非全是神仙赐予，实是依靠了不少俗世中人的帮助。我辈修仙之人，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修得仙道，能够扶危济困、拯黎民于水火之中，既是救世，也是报恩，可是

今日……唉！想我琼华派中不少弟子，原也是这昆仑山下之人，他们若知自己一力修仙，竟不能泽及山下父老，会是什么想法……月牙村村民得知此事，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修仙之人……”

天河宽慰道：“师叔这不怪你，要怪就怪掌门太小气……”还没说完，紫英便挥手让他住口，肃然道：“你身为琼华弟子，岂可如此议论掌门？掌门她也必有自己的苦衷，只不过不足为我们这些弟子道罢了。”脸上神情又转严肃，摆手道：“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们回房休息去吧。”

天河等人只得回房休息，紫英亦叹息而去。虽然月牙村村民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可是水灵珠一日不借出，水源就一日得不到恢复，村民们就仍要忍受着饥渴之苦，带着越发焦虑的心情苦苦等待着。这，在四人的心中，始终是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夜间，慕容紫英默默来到安放琼华派前辈灵位的肃仙堂，跪倒在宗炼长老的牌位前。

“师公，今日的事，弟子始终不明白……您常对我说，修仙之人要济世助人，可是，现在受苦的百姓就在我们山脚下，掌门为什么……”

宗炼的牌位木然地立在那里，周围泛起一片冷意。

水灵珠事件之后的一个月里，天河等人每日跟着紫英修习，然而紫英似乎有意拖慢教授三人的进度，只是反反复复地教些基本的御剑、用剑的心法。天河等人不知这其实是夙瑶的意思，屡次询问紫英为何教得这么慢，紫英每每以妖界将至，派中事情太多，一时顾不上教太多高深的道法为由搪塞，总算解释得众人不甚怀疑。然而他本是极光明磊落的人，现在因掌门吩咐之故，不得不违心强找出很多实际并不存在的理由来安抚众人，自己也是十分不快。到了后来，索性将教授三人的时间一减再减，有时推脱有事，一整天不见三人。

天河等人时常无事，空闲时分便常与怀朔等弟子聊天解闷，甚或假托师叔之命，与其他弟子一起下山给月牙村的村民送水送粮。奇怪的是，这明明是违反门规的事，几人一再为之，琼华派里已有多人知晓真相，许多师叔一辈的弟子都对此颇有微词，甚至有人扬言要告到掌门那里去。然而紫英却是不管不问，见面的时候连提也不提，三人初时还有些害怕，久而久之，已是习以为常，行事越发毫无顾忌起来。

当然，他们也不知道，一向眼里不揉沙子的紫英之所以对他们如此放纵，仍然是因为夙瑶的安排。

这一天，天河三人又闲得无聊，在派中乱转，忽然见到怀朔独自一人向山门走来，看上去行色匆匆，似乎有事在身。天河笑着打招呼：“怀朔，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是要给村民送东西吗？”

怀朔看见天河三人，也笑着道：“那倒不是，今天早上明常、明尘他们已经送过了。我这次下山，乃是因为紫英师叔的吩咐。”

菱纱笑问道：“哦，是吗？紫英他都让你独自下山了？是有什么大事吗？”琼华派对弟子的规矩极严，像怀朔、天河这些辈份最低的弟子，若不是师长吩咐，一般不得下山。而师长们派弟子下山，特别是单独吩咐某个弟子下山，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非有足够道行者难以完成，这次紫英让怀朔独自下山去办事，可说已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肯定了。

怀朔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大事算不上，紫英师叔前两天在派中观察四方气象，发现东南近百里处，有一股邪辟之气，十分诡异。师叔原本担心那里有妖邪作乱，但细查那里的气息，又与一般妖气颇有不同，因此命我前往查看，若是真有妖怪危害黎民，便顺便除了。”

梦璃有些奇怪，问道：“可是，师叔为什么不亲自去呢？”怀朔道：“师叔本来也想亲自前往，不过他这两天要去寿阳女萝岩一趟，查看那里

的妖孽有无死灰复燃，实在抽不开身，再加上我在旁边一力请求，师叔这才同意我代他前往。”说完笑了一笑。他自入派以来，虽然已有六七个年头，像这样正式下山的次数却是不多，且大多数情况都是和数十名其它的弟子一起下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相反，平时倒经常被耐不住寂寞的璇玑缠着，被她逼着一起私溜下山玩的次数倒有不少。今天乃是第一次单独被紫英师叔派出去完成任务，心里不由得又是高兴，又有些紧张。

菱纱等人听说紫英要去女萝岩，心里有些紧张，但转念一想，时间已经过去一月有余，槐米它们应该早就离开了，又放下心来。天河挠了挠头，问道：“对了，怀朔，璇玑不和你一起去吗？”怀朔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苦笑道：“唉，天河，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天她大概只顾着抓夏鸣虫了，哪里还想得到我……”

原来天河帮他抓完夏鸣虫的第二天，怀朔就兴冲冲地去找璇玑，把虫子给她，本以为能让这个任性的小师妹高兴一番，没想到璇玑甚是挑剔，一会儿说这只虫子长得难看，一会儿又说那只虫子叫得不好听，挑来挑去，天河和怀朔花了一晚上功夫捉到的夏鸣虫竟没有一只看得上眼，说要是将这么差劲的虫子送给紫英师叔，别说师叔笑话，自己都羞死了。到头来反而把怀朔奚落一顿，只是要了怀朔的虫笼，又让怀朔告诉她捉虫的方法，自己跑到一边捉去了。听怀朔的话，大概璇玑这些天都没抓着满意的虫子，当然没心思跟他跑东跑西了。

柳梦璃见他尴尬神情，心里却是一阵暖意，感叹道：“怀朔师兄，你对璇玑师妹真好，处处替她着想、顺她心意，想来亲兄长也不过如此了吧。璇玑师妹做事总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别往心里去。”怀朔脸上微微一红，连连摆手：“嗨，我做师兄的，有事当然要帮师妹一把啦！师妹她年纪还小，有点脾气也是正常的，我哪会生她的气呢……”

天河笑道：“对了，正好我们也没事，要不然大家一起去吧！”怀朔有些犹豫，道：“这……不太好吧，毕竟师叔他没让你们下山……”话没

说完，菱纱已笑着抢道：“那有什么关系？这个月我们都去月牙村多少次了，紫英他提都不提，说不定啊，他早就默许我们下山了！”

怀朔想了想，又摇摇头道：“可是，这次跟给月牙村村民送东西不同，说不定会遇上妖怪，可能还会有危险，你们……”菱纱笑道：“正因为有危险，所以才要一起去啊！虽说我们的道行差些，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说不定还能帮上你的忙，我们也好多历练历练，嘻嘻。”

天河也道：“是啊，大家一起去，打妖怪也容易些，也能早早帮那些百姓解除困境。”怀朔见两人都想同去，转向梦璃，问道：“柳师妹，你的意思呢？”梦璃点了点头：“我跟云公子，还有菱纱一起，他们要去，我也去。”

怀朔考虑片刻，点头道：“好吧，既然你们都愿意陪我走这一趟，那我当然也没意见，大家一起去吧。”他第一次独自受命下山，心里本来也颇有些紧张，生怕自己道行不够，不能完成任务，有负师叔重托。见三人有意帮忙，也乐得答应。

菱纱高兴道：“那太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怀朔点点头，四人走到门口，守门弟子上来询问，怀朔微一犹豫，随即说是师叔让四人外出除妖。守门弟子见天河三人这些天来进进出出，早已习以为常，也不去核实（实际上也没法核实，紫英不在派中）这话是真是假，便挥手放行。

天河四人来到门外，怀朔望了望日头的方向，指着一边道：“这个方向就是东南了，按师叔的推测，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据此有百里左右，御剑飞行的话，片刻即可到达。不过，我们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

菱纱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笑道：“好啦好啦，哪有那么多要小心的，飞过去再说啦！”这些天她和怀朔相处渐熟，两人的关系近了不少，对

他已不像当初入门前那般敬畏，口气亲切了许多。她一边说着，一边率先飞起，天河、怀朔和梦璃也跟着御剑而起，四人一道向东南方向飞去。

经过这些天的练习，天河等人的御剑之术已大有长进，当初在天上战战栗栗的菱纱，此刻也飞得轻松自如，天河和梦璃更是游刃有余，其御剑飞行的高明程度，已几乎不逊于修行多年的怀朔。怀朔在旁边看着三人飞行，也暗自赞叹三人资质不错，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派中最基本的御剑术学到如此水平。其实，这倒要感谢紫英这些天来没有教三人别的仙法道术，使得三人专心习练御剑之术，以致在短短月余的时间里，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

远远望去，只见四道白影在云雾之中穿梭纵横，或潇洒、或豪迈、或婀娜、或灵秀，云中不时传来菱纱的嬉笑声和天河的兴奋声。四人飞得畅快之极，尽兴之处，不由得齐声大笑，将近日的不快与烦恼都抛到了脑后。少年意气，恣肆飞扬。

第十二章：明珠有泪

转眼间，怀朔四人已飞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上空。怀朔看了看脚下，默算了一下行程，向天河等人道：“是了，师叔说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四人落到地上，只见广阔的山谷中空无一人，除了天空中不时飞过的几只大雁，连动物也难得一见，只余下漫山遍野的野花芳草，那些花草无人照料修剪，生长得极是茂盛，足足没过了几人的膝盖。

韩菱纱环顾四周，笑道：“这儿的风景不错啊？哪有什么邪气？”怀朔仔细地观察着山谷中的情形，过了片刻，摇了摇头道：“韩师妹，你们入门时间还短，师叔他大概还没传授你们望气之术，自然看得出来……”

天河奇道：“望气之术？那是什么？”怀朔解释道：“我们修仙之人，若要降妖除魔，首先就要分清那些妖魔的‘气’。有些妖怪乃是由一些不起眼的东西，譬如酒瓮、扫帚之类，经过日久修炼，幻化而成，看上去却与原来未成妖时一模一样；还有些山精树怪，则是一些有灵性的生物，因为沾染邪气而变成的，长相也与其他同类并无差别。如果看不出它们的‘气’，就会放过了真正的妖怪，也有可能误伤了其他无辜的东西。其实，不止我们琼华派，像蜀山仙剑派这样入世助人的修仙门派，弟子们入门后也都会学习这个，以便分辨六届生灵，然后才能下山除妖。”

天河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我平时打猎的时候，就能感到那些野兽的杀气，爹说打猎多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旁边菱纱一脸好笑的表情，心想野人就是野人，打妖怪和打猎，哪里是一回事。怀朔却是点了点头：“云师弟说得也没错，观气之道，既靠师长教授，更要靠自己多多历练，在平日降妖的过程中仔细分辨熟悉妖邪的气息，才能牢记于心、不出差错。”

菱纱笑道：“有这么复杂啊，那怀朔你说，这里是什么气啊？”怀朔微一沉吟，叹道：“这个，我的阅历也不够丰富，一时还看不出端倪。只不过我觉得，这里的气并非一般的妖气，紫英师叔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脸色十分郑重，向三人道：“这里恐怕有非常之物，大家一定要小心！”

天河和菱纱点了点头，却见一旁柳梦璃呆呆站立，眼望远方，似乎在想着什么。菱纱笑着碰了碰她，问道：“梦璃，你在想什么呢？”

柳梦璃回过神来，有些迟疑地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以前好像来过这个地方……真奇怪，这儿的景色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菱纱笑道：“好梦璃，别想那么多了，这儿的风景不错，我们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吧！”梦璃点点头，菱纱便拉着梦璃走在最前面，一

边走一边指点道旁的美景。天河和怀朔则紧跟在两人之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四人没走多久，只见不远处草丛中鼓鼓囊囊的，似乎掩盖着什么东西。菱纱跑上两步，蹲下身去，伸手翻看。怀朔突然感到气氛不对，急向她喊道：“韩师妹，快回来！”

怀朔话音未落，只听见“啊”的一声惊叫，菱纱急退回梦璃身边，全身颤抖，吓得面无人色，梦璃连忙伸手扶住了她。众人定睛一看，只见翻开的草丛中赫然摆着两具尸首，尸体尚未腐烂，看来刚刚死去不久，死者面色青黑，似乎是中了剧毒。

菱纱吓得瑟瑟发抖，天河和怀朔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左一右，挡在两人身前。梦璃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怀朔眉头紧锁，刚要回答，只听四周草丛中，隐隐传来嘶嘶的响声，众人正感诧异，那嘶嘶声越来越明显，菱纱鼓起勇气向远处草丛中望了一眼，大惊道：“是蛇！好多蛇！”不知何时，四面草丛中竟钻出了无数条长蛇，蛇头均呈三角状，显然都是毒蛇。这些毒蛇远远地围住了四人，在草丛的掩护下，缓缓向中央爬来。

眼看群蛇就要爬到跟前，四人几乎已经看清蛇嘴中吐出的信子，菱纱和梦璃一时惊得手足无措，天河虽不害怕，见到这么多毒蛇，也不由得手忙脚乱，不知道先对付哪一条好。怀朔经验稍丰，见毒蛇数量众多，如要硬碰，己方难保不受损伤，急忙喝道：“大家快御剑飞起来，不要被蛇咬到！”

众人反应过来，急忙御剑而起，待升到空中站定，才长出了一口气。只见地面上一团团密密麻麻的，尽是毒蛇，足有数百条之多，蔚为壮观。群蛇见三人飞走，纷纷抬起头来盯着三人，见攻击三人无望，随

即前变后、后变前，各自转身向远处爬去，不久便消失在浓密的草丛中。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竟如同有人在一旁指挥一般。

等毒蛇爬远，众人远远地飞离此处，小心翼翼地落下来，见再无毒蛇来袭，这才放下心来。怀朔叹道：“果然，跟我感到的气一模一样，就是这些毒蛇在作怪。”

菱纱惊魂未定，害怕道：“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毒蛇？”怀朔摇了摇头：“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些毒蛇多半是人工驯养的，不知为何会被人放在此地。”

忽听柳梦璃说道：“我在书上读到过，在西南苗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人都会驱使毒蛇蛊类，难道，是他们？”怀朔想了想，微微点头，道：“柳师妹说的，我也略知一二，师妹说的有道理，能有如此能力之人，当是苗疆中人无疑。”随即又是一副不解的神情，低头沉吟道：“不过我从师长那里听说，苗民虽然豢养毒蛇、毒蛊成风，但能得其精要者不过百中一二，而像这般能驱使如此庞大蛇群之人，更是少之又少，有如此道行之人，恐怕必是族中极为重要的角色，须臾不可便离。此地距苗疆有千里之遥，那人又怎会来此？即便是有事在此暂住，又为什么要精心安排下如此众多的毒蛇看守此地？莫非，此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么？”

天河道：“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来都来了，大家御剑飞进去看看不就清楚了？”怀朔点头道：“嗯，此地若与苗人有关，我们本不便插手别族之事，只是看那两具尸体，恐怕已有不少过往的游人无辜遇害，不能不管。至少也该让那些苗人收起毒蛇，以免危害他人。”天河三人都点了点头。

四人这次学乖了，再不在草丛中行走，而是御剑飞起，缓缓地向山谷深处探索。众人居高临下，俯视这片草丛，只见许多边角之处，微微露出数寸宽的洞穴，显然，刚才那些毒蛇就是从这些洞里钻出来的。

这些洞穴都被旁边茂密的杂草掩盖，若是在平地之上，是极难看见的。而如果有人经过，身旁的草丛产生抖动，便会传到蛇洞之中，群蛇一传十、十传百，立时便会钻出伤人。可见来者为了布置这些毒蛇，着实花了不少功夫，然而也可以想象，若是不经意进入这里的人不会御剑之术，纵然武功高强、仙法精深，也势必不敌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蛇群，结果必然难逃一死，更不用说那些手无寸铁的行人了。

四人向前飞去，只见地上草丛渐渐稀疏，从中间一处忽地分开，露出一条灰褐色的土路。天河见附近已无蛇洞，刚要落到地上，怀朔向他摆了摆手，左手轻弹，一枚石子射出，在草丛中滚了几滚。众人屏息等待，过了许久，见草丛中并无动静，这才放心地降落下来。

菱纱赞道：“怀朔，想不到你也会用这招‘投石问路’啊，以前大伯教我……”忽然想起什么，说到一半连忙住口不再说下去。怀朔笑笑，道：“哪里，我入门以来一共也没下过几次山，这点招数，还不是跟师叔他们学的。唉，要是璇玑在旁边，看到我们刚才害怕的样子，只怕连大牙都要笑掉了……”想到璇玑，叹了口气，脸上一阵苦笑，然而片刻后心里又是一阵欣慰，暗自庆幸她没跟自己来如此危险的地方。

四人顺路继续前行，没走多久，只见前方三面都被岩石阻隔，竟是一条死路，天河等人都是大感奇怪，众人仰起脖子四处张望，并没看到别的通路。菱纱奇道：“怪了，那些苗人到哪里去了？”

怀朔忽然看见梦璃脸色不对，问道：“柳师妹，你怎么了？”天河和菱纱转过身来，见梦璃神情又惊又奇，定定地看着前方的一块巨石，天河奇道：“梦璃，怎么了？”

梦璃惊异地指着那块巨石，道：“我、我有一种感觉，那块石头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天河等人听得一愣，菱纱走上前去，仔细观察那块巨石，突然喜道：“好梦璃，你说得对，这块石头，原来是道暗门呢！”

天河奇道：“暗门？”随即想起进淮南王陵时墓旁那块巨石，明白过来。忙走到巨石跟前，伸手去推，不料这道暗门甚是沉重，以天河力气之大，竟推不动，怀朔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方才将巨石推到一边。巨石一推开，四人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只见巨石背后竟然别有一片天地，只见两边的石壁忽然消失，一个暗紫色的巨大光球飘浮在距地面数尺高的空中，光球上现出许多奇异的花纹，不住地旋转着，光球底部散发出深蓝色光芒，将地面照出一个光环，光环中显示出一些奇怪的图案。再看光球背后，竟然是一片碧绿的原野，四周绿树环绕，鸟鸣声不时传来。天河看得出神，不觉向前走去，只听身后梦璃急道：“云公子，别去！”

天河听到梦璃的呼唤，刚想收步，右脚已经迈出，忽然“砰”的一声，像是踢到了一堵硬墙上，一个没站稳，扑地摔倒在地上。抬眼一看，只见眼前仍是一片原野，什么障碍物也没有，不由得目瞪口呆，连脚上的疼痛都忘了。

怀朔反应过来，惊道：“这是幻术？那么，这个光球和这些图案……是法阵？！”梦璃点点头，坚定地道：“这个法阵……我记得正是这种感觉，让欧阳小姐坠入沉睡的咒术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天河和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仔细地看那个光球，又诧异道：“这个法阵，竟然是极其罕见的‘同殇’之阵！连施法之人自身都坠于梦中……做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为了什么……”

天河急道：“那这么说，我们把这个法阵破坏掉，那个欧阳小姐就能醒过来了？”梦璃点点头，转向三人又道：“此阵中含有极为霸道的咒力，惟有令施术之人露出一丝破绽，方有可能破解。待我一会儿神体分离，魂魄入此咒术之中，用言语相激施术之人，他若是心有动摇，法阵就会出现些许异状。到了那时，云公子、菱纱、怀朔师兄，你们三位便立刻用兵刃毁去这个漂浮的‘咒珠’！”指了指空中的光球。

天河和菱纱点点头，怀朔一时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见三人郑重神情，也跟着点了点头。梦璃微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向前方走去。只见众人面前的景象忽然泛起了道道波纹，如同一颗石子击中水中倒影一样，梦璃缓缓地穿过了这道“水幕”，刚才那般美景在这一瞬间顿时化作碎片，随着波纹四处摇荡。

过了许久，分裂的景象渐渐弥合起来，只见梦璃面前忽地出现了一个蓝袍男子，天河等人不认识，梦璃却记得清清楚楚，正是当日在欧阳明珠梦中见到的男子。那男子见到梦璃，脸上露出极为震惊之情，厉喝道：“你究竟是何人？竟能一再侵入此地？”奇怪的是，天河等人就在梦璃身后，那人却视而不见，似乎旁人能通过法阵看见阵内的情景，而身在阵中之人却无法看到阵外的情况。

梦璃看了看他，反问道：“果然……法阵环绕的凶煞之力与你周身之气如出一辙，是你将欧阳小姐的魂识禁锢于梦中？”那人见梦璃避而不答，怒道：“你不答我所问，是否想尝一尝万蚁噬体之苦？！”

天河和菱纱听到“万蚁噬体”四字，忽地想起钟伯的话来：“……那天夜里，老爷的整个身体上都爬满了毒虫，被咬得面目全非……”，又惊又恐，难道、难道此人就是……两人正在不安地思索着，果然听见柳梦璃惊问道：“万蚁噬体？难道，欧阳老爷身故，是你所为？！”

那人一惊，脸上杀气陡然涌起，冷喝道：“知道的似乎不少，留你不得！”左手平平伸出，掌中隐然现出一团黑色的光球，眼中厉芒闪出，似乎便要扬手击过来。

梦璃见他凶相毕露，连忙微微退后，暗作防备。“好强的杀气！”阵外的天河惊叫道，众人均感到那人杀机，更是为梦璃捏了一把汗。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急切的女声：“相公，住手！”

阵中阵外之人都是一愣，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女子向那蓝袍男子跑来，她容貌本来就十分娇美，在一身华丽的装束下，更显得清丽脱俗，正是当日天河三人在寿阳城钟伯家里见到的欧阳明珠。但见她此刻却是一副惊恐的表情，连声急道：“相公，你在干什么？快住手！”

怀朔奇道：“云师弟，她是谁？”天河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怀朔。与此同时，那男子见欧阳明珠到来，悚然一惊，连忙将双手负于身后，笑着对她道：“明珠，你怎么来了？你近来身体不适，还是多歇息为好，快回家去吧。”

他方才还是一脸凶煞之气，此时见到欧阳明珠，竟如同立刻变了一个人一般，脸蕴微笑，说话的语调和蔼可亲，全身上下透出一种男子少有的温柔。然而欧阳明珠却是一脸惊惧之色，急问道：“相公，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说话，相公你、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那男子脸上一震，急忙定住心神，强笑道：“明珠，你怎么又在胡思乱想了？你我夫妻九年，你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哪件事瞒了你？我刚才不过是和这位姑娘随便说了几句话，你怎么又多心了？”

欧阳明珠见丈夫软语安慰，神色稍稍平静下来，但一转头，看见旁边的柳梦璃，又突然紧张起来，摇头道：“不对，相公，我和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除了这位姑娘，从来也没有见过外人，这、这未免也太不寻常……”回忆起刚才柳梦璃的话，又急道：“还有，这位姑娘刚才说的欧阳老爷是谁？是、是我爹爹，对吗？！”

那男子大惊失色，急忙出言掩饰：“不是的，明珠，你想得太多了……”心神慌乱之下，语气再也无法镇定下来，话音中已有颤抖之意。欧阳明珠急切而又疑惑地看着他，那男子只觉她的眼神如一把利剑刺入自己的心中，说到一半，竟是再也说不下去。

柳梦璃缓缓走向欧阳明珠，柔声道：“欧阳小姐，你不要怕，事情是这样的……”

忽然，阵外的怀朔大惊，喊道：“不好！他要对柳师妹不利！”

天河和菱纱一惊，转眼看去，只见那男子满脸杀气，负在身后的右手从长袍的左袖里，缓缓地抽出了一把匕首，一道寒光由短变长，眼看就要完全抽出。此刻他侧身面对梦璃和欧阳明珠，两人都没看到他背后的动作。空中漂浮的咒珠颜色也由暗紫转为鲜红，像要滴出血来，十分怕人。

眼见那人即将出手，天河三人不敢再等下去，立刻拔出兵刃，两柄长剑和两柄短剑几乎是同时击在了咒珠之上。众人只觉迎面照来一道极强烈的白光，刺得双目无法睁开，同时耳边响起一声巨雷也似的轰鸣，均是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过了半晌，众人只听得刚才那声轰鸣仍在耳边回响，久久不绝，睁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刚才一望无际的原野片刻间消失无踪，众人所处的地方，竟不过是个三丈见方的露天石室。又见咒珠被三人击得粉碎，化作无数亮晶晶的颗粒，散落得遍地都是，然而咒珠下方的法阵却没遭到破坏，仍在缓缓地转动着。

这时，只见柳梦璃从半空中飘落，着地时微微一斜，随即站稳。法阵中又是两道白影一闪，幻出两个人形，正是欧阳明珠和那蓝袍男子。那男子伏在地上，左手抚胸，脸上现出极为痛苦的神情，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已涌到了嘴中，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右手颤抖着从怀中摸出几粒丹药服了下去，过了好一会，脸色渐转红润，这才挣扎着站了起来，手指梦璃，怒喝道：“你——！你究竟是谁，为何指使人毁我法阵？！”

这“同殇”之阵，乃是苗疆中故老相传的一种极为诡异的法阵，通过这种法阵施展咒术，能令身在千里之外的人在阵中沉睡，供施法者操纵。然而要达到这个效果，不仅需要施法之人具有极高深的道行，更要有极巧的机缘，令被施法的对象精神涣散、心智全失，方才有可能成功。当日欧阳明珠眼见父亲惨死，魂飞天外，精神近乎崩溃，才令这男子有机可乘，让她在此阵中足足沉睡了九年，直至今日。

但是，这种咒术虽然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被施法者沉睡之后，不仅自己被困在梦中无法醒来，施法者也会被困在那人的梦中，除非主动撤除法阵，否则也无法离去；而且这种法阵所耗精力极大，一旦被人为破坏，施法者更会遭到极为强烈的反噬。由于施法者无法离开法阵，如有敌人趁自己施法时来袭，几乎便只有束手待毙，因此缘故，从来都很少有人使用这种咒术。而那男子也要在山谷中遍布毒蛇，以防有人来此危害法阵。

那男子眼见柳梦璃再次到来，已引起了欧阳明珠的疑心，而梦璃更要向她说出实情，自己九年来的种种隐瞒欺骗即将露馅，情急之下，不由得杀心顿起，决意先除梦璃，再想办法巧言劝转欧阳明珠，时日一久，她自会淡忘此事。幸好怀朔眼尖，看出了他的企图，天河三人合力击碎咒珠，整个法阵顿时遭到破坏，那男子也受到重创，若不是他正当壮年，道行又高，几乎要命丧于此。

梦璃见咒珠已碎，然而地上的法阵却仍旋转如故，倒吸了口冷气，叹道：“好霸道的咒术，咒珠毁了，竟然也只是有损法阵，并没有将其彻底毁去……”另一边，法阵之中，欧阳明珠呆呆地站立着，看见丈夫受伤，站立不稳，急忙奔过去扶住他：“相公！你怎么样——”

突然，欧阳明珠脸上露出极为恐惧和愤怒的表情，连退数步，指着丈夫：“不、不对！你的脸、你的脸我见过……你、你就是那一夜杀死爹爹的人！”

男子那张已有些血色的脸庞霎时间又转灰白，强忍住胸口剧痛，向她温声道：“明珠，你莫要惊惶，听我解释——”欧阳明珠不等他说完，又惊又怒道：“你到底是谁？怎可如此唤我？！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双手抱头，如同从噩梦中惊醒一般。

只听一旁传来梦璃柔和的声音：“欧阳小姐，你且定一定心神，先不要多想事情。过去九年里，你一直沉眠于梦境之中，如今初醒，神思难免混乱……”欧阳明珠惊道：“九年？九年……难道说，这些年我经历的事，都只是一个梦？”不安地看着梦璃，又惊道：“我见过你两次，你、你又是谁？”

梦璃微笑着，尽力使她安下心来，说道：“欧阳小姐，你不要害怕，是钟伯托付我们将你救醒的——”欧阳明珠见她神情，心情略略平静下来，急切地向她问道：“钟伯？……那，这位姑娘，钟伯他好吗？还有我娘，我娘她怎么样了？”

梦璃神情黯然，道：“欧阳老爷过世，你又长眠不醒，令堂伤心过度，已经去了……钟伯见你这些年一直不醒，带着你四处求医，机缘巧合，才遇到我们……”

欧阳明珠痛苦道：“娘！……怎么会这样？女儿对不起你……这九年之间，我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和杀父仇人在一起……”

旁边男子见他悲痛欲绝的神色，十分着急，连忙温言劝诫道：“明珠，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你我如今皆是魂识之态，千万莫要乱了心智，以致六神涣散！也万万不可走出此法阵之外！”欧阳明珠猛然望向他，眼神中尽是愤怒之意，颤声问道：“厉江流……我记得在梦中你叫这个名字……你、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最恨的仇人，却成了我最亲的枕边人？！”

厉江流正视着欧阳明珠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明珠，我杀你父亲是真，与你举案齐眉亦是真，对你情意若有半点虚假，但叫我受万蛊噬心而亡！”他说这话时，虽然身负重伤，却是巍然站立，眼神与欧阳明珠相交，定定的一动不动，全身上下透出一股凛然不容怀疑的真诚。众人虽恨他手段毒辣，但见此时情景，却是毫不怀疑他对欧阳明珠的深情。只是为什么，原本爱慕欧阳明珠的厉江流，竟成了她的杀父仇人？

只听厉江流悠悠道：“明珠，你可还记得，渝州的城隍庙？你曾经在那里帮过一个重伤之人……”欧阳明珠用力想了想，头又巨痛起来，痛苦地摇了摇头。厉江流见她难受之状，叹道：“明珠，你不用想了。你自然记不起来，那个时候的我蓬头垢面，身上满是脓疮，比最臭的乞丐还要脏。”闭上双目，恨恨地叹了口气：“我本来是苗疆的大祭司，是族中最受敬重的人物，想不到被一个地位在我之下的祭司嫉恨，那人设下诡计，假托族长之命，将我从苗疆骗到了中原……就在半路上，那人买通许多高手，暗算于我，我虽然杀了数人，侥幸逃脱，却也身负重伤，挣扎着来到渝州，实在走不动了，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厉江流冷笑一声，继续说道：“一旁的路人只当我快死了，偶尔扔下一些残羹冷炙。哼，我厉江流是人，不是等着施舍的猪狗，苗疆的黑巫之术能咒杀活人于千里之外，我身为苗疆的大祭司，怎能受此羞辱？！”

他语气极是森然，众人只觉一股寒意扑面而来，柳梦璃不安道：“你、你难道……！”厉江流冷笑道：“不错，我将那些人全都杀了，一个不留！”

众人哗然大惊，只觉面前之人，简直凶残狠辣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更替那些无辜丧命的路人痛心。怀朔义愤填膺，指着厉江流，愤然道：“你怎能如此残忍？他们好心相助于你，何罪之有？你竟然恩将仇报，反而害了他们性命？！”他本来性格十分宽厚平和，在琼华派中，

虽然资质较差、修为不高，但一向尊敬师长、友爱同门，即便对璇玑这样任性娇气的小师妹，也从来没生过气，更没有和别人争吵过。但今日面对厉江流这般凶狠毒辣、肆意妄为、完全不把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上的人，却也不由得一股怒气直冲头顶，气得全身颤抖。

厉江流冷冷扫他一眼，森然道：“好心？在我看来，那些人不过是伪善而已，表面上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其实还不是一样任我自生自灭！”怀朔怒道：“你——！”心中愤慨已极，竟是气得说不出话来。

厉江流不理怀朔，忽地换了副口气，似乎回忆起了什么幸福的时光，悠然说道：“我在城隍庙旁躺了一个多月，路过的那么多人里，只有一个女孩子，虽是千金小姐打扮，却不计较脏污，替我上药，还说要带我回家疗伤。后来，她果然请人驾了马车前来……只是，我无论如何不想再以那副模样见她，于是藏身树后，心中默默记下这份恩德。”

欧阳明珠脸色巨震，颤声道：“我、我想起来了，那一天，钟伯驾了马车去城隍庙，你却已经不在……我没有救到你，你不必对我说什么恩德。可是，你、你为何要杀死爹爹，害得我家破人亡？你说，这是为什么？！”

厉江流抬首望天，不答欧阳明珠愤怒的质问，涩声道：“那天之后，我又修养了半年，伤好了大半，可族中大祭司之位已被那个奸贼所篡，我势单力弱，已不可能与那人相争。更何况，我欠那个女孩子一份恩情，也不想从此便走。于是我就在中原独自行走，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她一面，报答这个恩情。想不到……”长叹一声，继续道：“有一天，有个中原人请我降蛊杀死他生意场上的对头，对方死得越痛苦，他付的报酬越高。我在中原行走，对这种仇杀早已司空见惯，只需将蛊毒附于人身，夜半催动，片刻便能让对方受尽苦楚而亡，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我见那个中原人给的报酬实在诱人，便欣然答应了他……”

欧阳明珠尖声惊叫道：“难道、难道，那个中原人要杀的人，是我爹爹？！”厉江流神色灰暗，默默地点了点头。欧阳明珠发出一声悲凄的惨叫，眼前一黑，几乎要晕倒在地。厉江流见状，急忙走上几步，伸手要去扶她，但见欧阳明珠眼中射来愤恨的目光，伸出的手又讪讪缩了回去。

欧阳明珠强定心神，好一会儿才稳住身体，死死地盯着厉江流，愤恨道：“好、好，你就是因为这个杀了我爹爹。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要将我困在这里，害得我娘早早故去？你说？！”

厉江流脸露悔恨之意，叹道：“因为这一次所用之蛊十分珍稀，那天夜里，我才会冒险接近尸体，想将其收回。想不到即将功成之时，你却进到屋内……”欧阳明珠厉声悲道：“是啊，我看见爹爹的样子，全身上下都是毒虫，死得那样惨……厉江流！你好狠的心肠、好毒辣的手段！”嗓音因哭泣和愤怒，已然嘶哑，珠泪簌簌而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在场众人无不感到揪心，对欧阳明珠无比同情。

只听厉江流仍在悠悠叹道：“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明白，自己念念不忘的女孩，永远不会再原谅我，永远都会将我当作她的仇人……只可惜，我还没有通晓最高级的巫术，无法真正消去你的记忆，只好退而求其次，将你的魂魄禁于梦中，在梦里做一对恩爱夫妻，岂非胜过尘世里这许多仇怨？”

欧阳明珠痛苦地愤怒道：“这九年来的恩爱不渝、缱绻情深……原来不过都是一场骗局，厉江流，你骗得我好苦！”厉江流柔声道：“明珠，你不必如此看轻自己。我已说过，梦虽是幻，对你的情意却绝无虚假！”恨恨地扫了阵外众人一眼，遗憾道：“只恨我一时大意，竟让他们损及此阵！明珠，你可知道，我——”

欧阳明珠厉声打断了他，愤然道：“你错了！就算梦醒之后再痛苦，我也感激这位姑娘、还有这几位朋友让我不必在自欺中过一辈子！假的

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厉江流默然良久，微微地叹了口气，又道：“明珠，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若恨我，尽管杀了我便是。只是你魂魄骤然被驱离梦中，须得尽快合于身体，否则会性命不保……让我帮你。”又缓缓向她伸出手来。

欧阳明珠咬了咬牙，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冷笑一声，擦干眼泪，连退数步，直退到法阵边缘，回身瞅着厉江流，轻声道：“是了，你说过现在我们都是魂识之态，我不懂法术，千万不要踏出这个法阵，踏出了……又会怎样呢？”

厉江流大惊失色：“明珠！你想做什么？！”阵外众人也是一惊，未及说话，只听欧阳明珠恨恨地道：“厉江流，我虽恨你入骨，但不会杀你。你说你自己咒杀别人易如反掌，如今，轮到你也尝一尝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明珠！”“欧阳小姐！”阵中阵外之人一齐惊叫起来。柳梦璃和厉江流同时伸手去拉欧阳明珠，可是已经太迟了。欧阳明珠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法阵边缘，轰然一声，地上仅存的光环也就此消失，欧阳明珠身体倾斜，软软地倒了下来。

厉江流只觉胸口一阵剧痛，咬牙飞奔过来，抱起欧阳明珠的身体，悲声道：“明珠！你这是要干什么？你、你为何要这么傻？！”

怀中的欧阳明珠一脸嘲讽之意，轻笑道：“你……你害怕了？难受了？……这样……岂非比杀了你，更让你痛心百倍千倍！”她强行步出法阵，已然气息奄奄，魂魄即将散去。厉江流痛心道：“明珠，你这是何苦？！你死了，我一样不能独活，我们成亲之时，早就发誓定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欧阳明珠微声道：“你说的……那都是梦……如今想来……不觉得可笑吗？”厉江流痛苦地摇了摇头，大声道：“不，明珠，我不管你怎么

想，这九年的夫妻恩情，对我来说，却是真的，我厉江流一生只娶欧阳明珠一人！你若去了，我又怎么能独活于世？”

欧阳明珠微微喘息，突然集中气力，厉声道：“厉江流……你想得太好了，我……不许你死，我要你活到阳寿尽时……每当想起这一刻，就受心如刀绞之苦……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报复……”虽然语音仍是断断续续，但话语中那种不容抗拒的力量却刺得厉江流心里一痛，又听欧阳明珠继续说道：“还有……也不许你……伤害那位姑娘和她的朋友……你我之事，不用牵扯他人……”

厉江流怔怔地看着她，似乎他从今日，才真正认识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女子，过了许久，方才悠悠叹道：“好，明珠，我答应你不寻死，也不向别人寻仇，你……可满意了？……想不到，我厉江流和你夫妻九年，竟不知你决绝如此，论及心狠，我比不上你……”言罢长叹一声，眼中尽是萧索之意。

旁观众人见欧阳明珠即将故去，却还用话制住厉江流，不让他向众人寻仇，伤感之余，又是无比的难过。天河呆呆地望着两人，以他的阅历，还无法理解两人间纠缠不尽的爱恨情仇；菱纱微微叹息，感叹世间又多了一对怨侣；梦璃难过地闭上眼睛，不知为何，对自己当初在寿阳的热心相助，竟有些后悔；怀朔心里的怒火也被这凄凉的一幕所消解，只留下无尽的悲痛，难过地看了看欧阳明珠，又转过眼去，半是气愤半是怜悯地看着厉江流。

厉江流此刻却是心如刀绞，他修为精深，乃是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前半生在族人的敬慕之下，过得顺风顺水、得意之极。想不到正当壮年，意气风发之时，却被奸人暗害，以致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经此大难，他性情巨变，整个人变得分外冷酷，而落难时真心相助的欧阳明珠，则成为了他心中唯一的温暖。然而当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让他再也无法坦然面对欧阳明珠时，他便不惜将欧阳明珠和自己一起困在梦中，既是为了让欧阳明珠忘却现实、与自己白头偕老，也是

为了不让自己失去心底的唯一一份真情，让自己的心不要彻底冰冷。尽管这份感情，是那样的虚幻。

然而，正如欧阳明珠所说，假的永远不能变成真的，事情的真相终究被欧阳明珠知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欧阳明珠对自己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无论多少年都化解不了的。然而最让他痛心的是，欧阳明珠选择了牺牲她自己来惩罚他，当看到她迈出法阵的一刹那，厉江流痛彻心扉，那种感觉，好像心里最幸福、最快乐的地方被人生生挖去一样。他性情坚韧之极，即使是在落难他乡、走投无路之时，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可是今天，看着怀中气息渐渐微弱的欧阳明珠，听着她无比愤怒和绝情的言语，两滴泪珠，竟是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忽然，怀中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相公……”

厉江流神色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着问道：“明珠……你……是叫我吗？”

欧阳明珠无力地点了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微声道：“轮回井边……我会在那里等你，等到你，才去投胎……这一辈子，究竟是恨你多一点、还是爱你多一点……到那个时候……我再……说与你听……”两眼慢慢闭上，眼角噙着一滴晶莹的泪珠。

“明珠！”厉江流痛不欲生，然而欧阳明珠已经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魂魄已散，她的形体也无法继续维持，厉江流眼看着怀中欧阳明珠的尸身渐渐模糊，终于消失不见。他仰天长啸，啸声中充满了痛楚之意，久久不绝。梦璃等人见欧阳明珠故去，想起她和厉江流的爱恨纠缠，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过了许久，厉江流转过身来，眼中凶光闪现，狠狠地瞪视柳梦璃，梦璃为他目光逼视，面露惊色，不由得退了一步。天河三人心中一紧，连忙挡在梦璃身前，怀朔怒喝道：“你想做什么？！”天河也道：“不管

你是谁，要害梦璃，我决不答应！”菱纱将梦璃拉到一旁，警惕地盯着厉江流。

厉江流一言不发，双拳紧握，剧烈地颤抖着，可以想象，他此刻心中对柳梦璃以及破坏法阵的天河三人的痛恨之情。天河等人心里一沉，心知此人修为不浅，虽然适才遭受重创，但若拼命一搏，再用上苗疆诡异之极的巫术咒法，己方四人未必能敌；又情知以厉江流为人之凶残、性情之冷酷、手段之毒辣，一旦出手，必是极狠辣的杀招。天河和怀朔不由得紧握剑柄，不敢稍有大意，一旦厉江流稍有异动，当即先发制人，将他制住。

又过了许久，厉江流紧握的拳头渐渐松开，眼中凶光渐敛，望着四人，恨声道：“哼！今日虽恨不得将你们挫骨扬灰，但答应明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不过，你们四个，此生若敢涉足苗疆半步，休怪我无情！”又狠狠地扫了四人一眼，转身大步离去。

怀朔突然想起什么，向厉江流的背影喝道：“且慢！”柳梦璃拉住了他，摇头道：“怀朔师兄，让他去吧……”怀朔有些着急道：“可是，那些毒蛇……”

话音刚落，只听远方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众人知是那些毒蛇见主人离开，也相随而去。众人都松了口气，却见柳梦璃一脸凄然之情，向天河幽幽问道：“云公子，这一次，我是否……做错了？若是让欧阳小姐继续沉睡于梦中，也许眼前这些事也就不会发生……”

天河也有些伤感，叹道：“梦璃，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还会恨他……这种事情，我不懂……可是，那个欧阳小姐，不是说要谢谢你吗？”梦璃凄然道：“人死不能复生……无论欧阳小姐说了什么，她都不会再活过来了……”

怀朔叹了口气，道：“柳师妹，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菱纱也劝道：“是啊，欧阳小姐说的对，假的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即便我们不来，恐怕总有一天，这个梦也会做不下去……”又有些难过地道：“可是，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呢？哪怕是在梦中……”

梦璃摇了摇头，叹道：“云公子、菱纱、怀朔师兄，我想去寿阳探望一下钟伯，欧阳小姐过世，他一定比任何人都更伤心……顺便也看看爹娘。”怀朔点头道：“正好，师叔现在应该也在寿阳，我们大家一起去吧，柳师妹就去探望钟伯和父母，我们去见师叔，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完了。”

四人御剑来到寿阳，梦璃独自离开，怀朔三人便在城中四处打听慕容紫英的下落。此时刚刚正午，三人来到客栈打尖，怀朔顺便问掌柜道：“掌柜的，请问您有没有见过一位背着一个大剑匣的少年剑客？穿的就是我这样的服饰。”指了指身上的道服。

出乎众人所料，掌柜立刻连连点头道：“有有有，哎呀，这可是小店少有的贵客啊，那位少侠一下子就出了二十两银子，请一个女的喝酒，要的可都是十八年的女儿红！他们两位这会儿还在楼上呢，哎呀，出手这么大方，真是羡煞旁人啊……”

天河和怀朔听得愣住了，菱纱却是“噗”地笑了出来，忍俊不禁道：“想不到啊、想不到！紫英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竟然也会做这种事。嘻嘻，陪女人喝酒，真不知道是哪个女的，能让这个冰块脸破戒……”

天河有些尴尬地道：“菱纱，别这么说，我想师叔一定有他的原因。”菱纱做了个怪相，笑道：“要什么原因？喜欢就是喜欢嘛！”

怀朔摇摇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上楼去见师叔吧。”三人上到楼上，只听雅座最里间一个女声笑道：“哈哈～好酒、真是好酒！”声音豪壮，竟有几分男儿气概。

那女子笑完，又颇有些遗憾地道：“可惜、可惜，就这么几壶，实在太少了，喝着总觉得不过瘾，能不能干脆让他们来上一大坛子？”天河三人顺着雅间后面的帘子向里望去，只见屋中，慕容紫英正与说话的那女子相对而坐，桌上东倒西歪地放着几个空酒壶。那女子大约三十几岁，身着一条绿底黄边的长裙，戴着深紫色的护肘，整体服饰的色彩鲜艳得有些刺眼，十分引人注目。她左手拿着一只做工精细的木质烟斗，右手摇晃着酒壶，脸上现出陶醉的神情，一条长长的辫子随意地在身后摇摆着。与她相对的慕容紫英则是一脸尊敬的表情，正襟危坐着，诚挚地向那女子劝道：“师叔，饮酒伤身——”

“师叔？”天河和菱纱都是吃了一惊，菱纱刚才胡思乱想了一大堆那女子和紫英的关系，这下子全成了笑谈。怀朔想了想，恍然明白过来，小声对两人道：“这位大概是夙莘师叔祖了，掌门跟我们说过，好多年以前，掌门有一位夙莘师妹不辞而别，离开了琼华派……”

却听夙莘对紫英笑道：“哎，我说，我记得你才十八，不，十九岁，又不是六十九岁，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还是小时候可爱些，会追在我后面要糖吃，哈哈……”紫英听得十分尴尬，脸上微微涌起一片红晕，又不敢打断师叔的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道：“师叔，掌门她一直很是记挂于您。弟子冒昧，敢问师叔何时可以启程，与我重回琼华派？”

夙莘看了紫英一眼，却是避而不答，哈哈一笑道：“哟，小紫英，你脸红了，难不成听到自己以前的事，还会不好意思～”听到除了自己之外，居然还有别人管师叔叫“小紫英”，帘后的菱纱再也忍不住，“嘻嘻”地一阵窃笑，笑得连肚子都疼了。

紫英和夙莘都听到了菱纱的窃笑声，紫英惊道：“菱纱？！”两人站起身，掀开帘子走了出来。紫英看见菱纱和天河，又看见旁边的怀朔，怪道：“怀朔？你们怎么在一起？”脸上微露不快之意。天河刚想说话，怀朔见师叔不悦神色，连忙解释道：“师叔，是这样的，我怕自己修为不够，完成不了任务，看云师弟他们没事，便硬拉他们三……”突然想到没必要把柳梦璃也牵扯进来，急忙改口道：“哦不，他们两个帮忙，云师弟他们这次下山，全是弟子一个人的主意，您要罚就罚我吧。”一边说，一边连连向紫英施礼赔罪。

紫英脸上露出疑惑之色，他心知怀朔一向循规蹈矩，不可能平白无故带天河他们下山，只怕这次和以前一样，还是天河等人自作主张，怀朔却主动来替他们承担罪责。想到这里，瞅了怀朔一眼，不知是高兴还是生气，叹了口气道：“算了，这位是夙莘师叔，你们几个，还不快过来拜见！”

天河三人连忙上前施礼，夙莘连连摆手，笑道：“免礼、免礼！我早就不是琼华派的人了，哪来的这么多俗套……”转向紫英问道：“这几位，想必就是你的弟子了？啧啧，看不出来，小紫英你还真有两下子……”

紫英有些尴尬地道：“不、不是，他们三个乃是弟子的师侄，尤其是这两个，初入门派，不太懂规矩，以至冒犯师叔……”夙莘轻笑一声，道：“好了好了，我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小紫英你何必一本正经的……”见菱纱笑容满面，也笑着向她问道：“这位小姑娘，你们是下山办事来的？跟着这种一板一眼的师叔，日子想必不太好过吧？”

菱纱只觉这位与掌门平辈的大姐说话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全然不像掌门和紫英那般礼数森严，说话做事都是一板一眼的样子。心想有她在此，紫英也不会太为难自己三人，心情不由放松了许多，笑道：“不会啦，其实小紫英人很好的，又爱操心又常常害羞，平日里只是顶着一张冰块脸骗人，嘻嘻……”

紫英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急喝道：“菱纱，休要胡言乱语！”夙莘听了菱纱的话，先是稍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真想不到，小紫英你居然能教出这样的弟子来。你这小姑娘有点意思，来来来，陪大姐我喝上两杯！店家，快拿酒上来——”

菱纱听她要请自己喝酒，眉头微皱，摆手道：“对、对不起，我不喝酒的。”夙莘又是一愣，笑着想说什么，突然听见楼梯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转眼间，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子，只见他整个面部被一块黑纱遮挡，看不清是什么容貌。夙莘看到他，笑道：“冷毅，你跑哪里去了，这么久不见人影，害得我一个人喝酒，旁边这个师侄又实在太正经，连个笑话都不会讲……”

冷毅一言不发，走到夙莘身前，夙莘盯着他，突然大惊道：“什么？你说城外的山路上有野兽伤人？”似乎冷毅用了“传音入密”之法与她交流。

冷毅点了点头，夙莘急道：“快走！我们去看看！”随机和冷毅向楼下走去，紫英等人连忙跟在身后，直向寿阳城外奔去，夙莘脚上穿的乃是一双木屐，走起山路来却是如履平地，紫英四人反而被她落在后面。没走多久，众人只见前方狭窄的山路上，几名猎户被两只老虎一前一后夹在当中，这些猎人平日里也没少跟老虎打交道，但今日为两虎夹攻、前后受敌，生平之险，莫过于此。眼看二虎眈眈相视，似乎立刻就要扑过来，几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吓得根本站立不住，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其余几人也是恐惧之极，手中的长刀和弓箭连连颤抖。

紫英见情况危急，疾喝一声，一道光剑向离那几名猎人最近的老虎射了过去，那只老虎正准备向前扑去，猝不及防，后腿当即被光剑斩断，惨嚎一声。另一只老虎见同伴受伤，怒吼一声，撇了众猎人向紫英扑来，紫英正要回身迎敌，只见蓝光一闪，“这是剑”被天河稳稳地射出，从正在半空中的虎腹穿过，那只老虎闷哼一声，一头扎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夙莘啧啧称赞道：“小紫英的修为不错嘛，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到了‘以气成剑’的地步，不简单、不简单！你的这位师侄，射‘剑’的本领也不小，刚才这一剑又准又狠，喂，那位小兄弟，你的这身本事是从哪学来的？”

天河摸了摸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这、这都是爹教我的……”忽听身旁菱纱惊叫一声：“紫英，小心！”

第十三章：冰封之人

只见那只断了一条后腿的老虎，虽然受了重伤，却没立时毙命，忽地怒吼一声，用仅存的一条后腿发力，歪歪斜斜地向紫英扑来。紫英猝然遇险，却是毫不惊慌，刚要飘身退后，冷毅猛地冲到他面前，右拳挥出，“砰”的一声，结结实实地击在了猛虎的腹部，这一拳有开碑裂石之力，纵然那只猛虎没有受伤，也经不住这一拳之力，更何况它此时已是垂死一击，当即被打翻在地，气绝身亡。

菱纱见猛虎已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不知怎的，刚才她看到紫英遇险时，惊慌之下，竟是一阵眩晕。想不到自己平日里虽然对这个师叔不恭不敬，还总开他的玩笑，关键时刻，却会心系他的安危，为他担惊受怕。心情刚放松下来，忽听得旁边猎户惊呼：“头头头——头掉下来了！”

菱纱转眼一看，也是吓了一跳，只见冷毅被猛虎刚才的一扑之力所及，脑袋竟然和身体分了家，连同头上的面纱掉到了地上，咕噜噜地滚了几滚，整个身子兀自直挺挺地站在地上。“身、身体和头都分了家，还不见血！那人一定是妖怪！”“不好了，妖怪会吃人！我们快逃啊！”一旁的众猎户见到如此诡异的情景，吓得连武器都拿不住，惊叫声中夹杂着“丁零”“当啷”的兵器落地声，害怕的程度与刚才面对两只猛虎的夹击时相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再把武器捡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撒腿就跑，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夙莘摇了摇头，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叹道：“唉，这些人真没礼貌，自己打猎时惹了祸，好心救他们一命，本来还以为能讨两壶酒喝的，想不到反被他们当妖怪……”见菱纱四人一脸惊诧的表情，笑道：“不用怕不用怕，小事一桩。”边说边拾起地上的头颅，放到冷毅的脖颈上微微旋转了一下，只听一声轻响，冷毅的头和身体竟奇迹般地又重新连到了一起。夙莘笑道：“好了，这下没事了。”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天河又惊又奇，喜道：“太厉害了！头掉了还能接回去，这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教教我？”夙莘微微一晒道：“那可不成，冷毅是我做的机关人，头掉了自然能接回去，换了其他人，还不早就一命呜呼了。”

菱纱惊道：“机关人？可是，他和寻常人一样，能走能跑，武功又那么高，还会用那个什么‘传音入密’……难道，大姐你通晓传说中‘偃师’的技艺？！”韩家世代以盗墓为生，菱纱对机关方面的知识懂得不少，今日见到如此精妙的机关人，不由想起了流传许久的“偃师”的传说。

夙莘赞许地看她一眼，颌首道：“唔，看不出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见识却是不浅。不错，我曾蒙一位老人传授绝技，能够以各种材料制成机关，无论是七巧暗器，亦或飞禽走兽，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出。偶尔，将附着法力的‘咒’与机关融为一体，就能造出像冷毅这样的机关人，但这却已是很难得的秘术了……”

菱纱、天河、怀朔三人听得出神，各自心下赞叹不已。紫英听夙莘得意地讲完，方才郑重其事地向她恳求道：“师叔，不知您能否即刻启程，随弟子回琼华派？”

夙莘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之意：“唉，我说小紫英，你怎么还不死心呀？在寿阳街头遇上你时，我就说过不想回去了，要不是你请我喝酒……再说，你刚才也亲眼看到，这些年来我沉迷于做机关，什么仙术剑术早就荒废了，要不是有冷毅护着，寻常野兽都能伤到我，我就

算回去了又能怎样？当初闹脾气信誓旦旦跑下山来，如今还要被同门嘲笑吗？”

紫英心里有些着急，但还是十分恭敬地请求道：“师叔，自从您十年前下山，掌门一直十分挂念，嘱咐派中弟子若是见到您，定要请您回去。还请师叔看在掌门一番诚意，尽弃前嫌，重归本派！”

夙莘有些感动地叹道：“唉，夙瑶师姐，你这又是何必……整个门派我最服的就是你了，你这样，叫我怎么办才好……”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匣子，递给紫英，紫英奇道：“师叔，这是……？”

夙莘摆了摆手，道：“小紫英，对不住了，我还是不想回去。请你帮我把这个匣子带回琼华派，要是师姐问起我为什么不回去，你就当着她的面打开匣子，她应该就会明白了吧……”紫英十分遗憾，但见师叔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劝，只得躬身应道：“是，弟子遵命。”

夙莘拍了拍他，哈哈一笑，转身和冷毅向远方走去，身后传来紫英不舍的呼唤：“师叔……”夙莘没有回头，微笑道：“我啊，最讨厌离别时不干脆，所以呢，小紫英你也别再说些什么了，就让我这样走吧。哈哈……”众人只见她身影远去，然而最后的笑声却随着山风传来，充满了看破世间万象的洒脱之意，久久不息。

菱纱不由叹道：“这位大姐，她真的好潇洒，叫人羡慕……”紫英摇了摇头，道：“师叔的性情原本并非如此，也不知这十年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会让她变成这样……”叹了口气，对怀朔三人道：“我还要把夙莘师叔的事禀报掌门，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你们任务既已完成，稍作休整，也早些回派去吧。”随即御剑离开了。

天河等人在寿阳城中找到了梦璃，她已请求父母出钱安葬了欧阳明珠，又派人将钟伯送回了老家，正独自一人站在人去屋空的欧阳家里

感伤，菱纱温言劝了她许久，梦璃方才从伤感中解脱出来，随三人御剑回到了琼华派。

却说紫英独自一人回到派中，来到琼华宫见夙瑶。夙瑶听了紫英的叙述，用十分失望的语气问道：“如你所说，夙莘她不肯回来？这到底为何？”

紫英拿出夙莘交给自己的匣子，双手交给夙瑶，道：“师叔吩咐，掌门若要询问，打开这个匣子便可知晓。”夙瑶瞥了那匣子一眼，只见上面做工极为精细，疑道：“哦？如此故弄玄虚，可不似夙莘的性子。也罢，便依她所言，看看究竟何意……”说着打开了匣子，只见匣子里什么也没有，夙瑶正感奇怪，忽听得匣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师姐，是我呀。”

夙瑶听出是夙莘的声音，刚想相问，只听夙莘又道：“师姐，这个‘藏音匣’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很不错吧？”随即传来一阵隐隐的笑声，夙瑶容色变冷，脸上微露怒意。夙莘仿佛看到她的表情一般，柔声解释道：“师姐，你先别生气，我知道，当初我为了一点小事和其他弟子争执，一气之下竟然离开了昆仑山，让你很是为难……”

夙瑶听她说起往事，不觉默然，又听夙莘悠悠说道：“在山上，你是对我最好的人，可能因为我们性情相近，一样的争强好胜，一样的不肯服输……夙莘别的都可以不在乎，只是一想到这些年来辜负了师姐的期望，早将修仙所学荒废，就更加不敢回来了……我下山后跟着一位老人学做机关，他是‘偃师’一脉的传人，知识很渊博……后来，我走遍五湖四海，才发现世间比想像的更加广大，就算不修仙道，一样可以遨游宇内、乘奔御风，在无尽的天地间，人是那样渺小，许多原本看得很重的东西，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夙瑶脸色一变，凤眼圆睁，似乎对夙莘的话十分不满，只听夙莘继续说道：“所以，我想，还是现在每天喝酒、行走江湖的日子更适合

我.....相见不如不见，但愿夙莘永远是你心目中那个横冲直撞的小师妹.....师姐，保重.....”说完这些，匣子“吱”的一声，重新闭合起来。

夙瑶微微闭上双目，沉默片刻，问紫英道：“你见到夙莘时，她果真如刚才所言，自甘堕落，不但荒废所学，竟然还酗酒伤身？”

紫英听掌门语气不对，犹豫道：“掌门，这.....”夙瑶厉声道：“如实答来！”

紫英叹了口气，缓缓地道：“是.....师叔她确有饮酒之事——”话没说完，只见夙瑶神色严峻，愤然喝道：“够了！你且退下。我自会告知掌管名录的弟子，将夙莘之名除去。”

紫英大吃一惊：“掌门，您的意思是.....要将师叔逐出门墙？！”夙瑶性子冷漠，在琼华派中人缘一向不甚好，唯一一个与之交好的便是师妹夙莘。十年前夙莘不辞而别，最感伤感和遗憾的便是夙瑶，为此她还三番五次地让弟子下山寻找夙莘的下落，想不到今日真正见到了夙莘，却要将她正式逐出门派，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夙瑶重重一顿，肃然道：“不错！本派正值用人之际，她却如此行止，兼之言行不端，又习旁门左道之术，辱我琼华派声名，我留她何用？”见紫英一脸惊异之情，心里猛地一烦，用力一摆手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下去吧！”

眼见紫英退出殿外，夙瑶看着空落落的琼华宫，越想越是气愤，越想越是不解，手里紧紧地攥着夙莘的藏音匣，发出咯吱的响声，此刻的心情如同汪洋里的一叶孤舟，满眼是无边的寂寞，黯然叹道：“夙莘，想不到竟连你都如此，世情变迁，令人齿冷.....满座衣冠犹胜雪，更无一人是知音。可叹妖界将临，我身边却无一人足以信任，悠悠苍天，何以如此待我琼华.....”

忽然，夙瑶转过身去，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向剑林后禁地的方向望去。

夜里，天河睡得正熟，只觉得耳边忽然响起“叮铃”“叮铃”的铃声，那铃声初时还不明显，过得片刻，却越来越响起来，将睡意驱了个一干二净，心里奇怪，刚睁开眼睛，就听见床前传来菱纱的笑声：“嘻嘻，这‘鸣钟符’果然厉害，现在你是不是半点也不想睡了？”

天河翻身坐起，只见菱纱和梦璃站在床前，菱纱手里晃着一张黄色的道符，得意地瞅着自己，奇道：“‘鸣钟符’？就是这个吗？它到底是干吗的？”

梦璃微笑道：“这是琼华派的符咒之一，专门用来对付静思时打瞌睡的弟子，这张符发出的声音除了弟子本人，其他人是听不见的。”转过脸去，有些奇怪地说道：“先别说这个了，快看看那把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点担心……”

天河转眼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本来在桌上放得好好的“这是剑”，此刻竟然飘离了桌面，悬浮在半空中，通体发出微弱的淡蓝色光泽。讶异之余，不由问道：“这剑，怎么浮着？”

菱纱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觉得好累，不知不觉在房里睡着了，后来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鸣声，叫了梦璃，顺着声音一路寻过来，才发觉是这把剑……”天河奇道：“鸣声？”菱纱道：“是啊，这把剑一直在鸣响，我听得很清楚。”转向梦璃，奇怪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梦璃说她一点都听不到。”梦璃点了点头，脸上也是十分不解的神情。

天河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点头道：“嗯……好像真的有声音……不过很微弱，听不清楚……”菱纱怪道：“很微弱？不会啊，我感觉比那

个‘鸣钟符’还响呢。”见天河摇头，暗自寻思莫不是自己这些天刻苦练功，修为大有长进，连耳力都提高了，不由得心下窃喜。

正在三人为宝剑夜鸣之事莫衷一是，思绪纷纷之时，梦璃忽然道：“对了，你们看，这把剑浮在空中的样子，像不像指着某个方向呢？”

菱纱听了这话，茅塞顿开，顺着剑尖所指的方向望去，忽地惊道：“那边……是禁地的方向？！”她这些天闲的无事，把琼华派上下转了个遍，唯独没去过禁地，此时好奇心一起，便再也消不下去，奇Qīsūu.com书笑道：“我们去禁地看看怎么样？说不定这把剑跟禁地有什么关系呢。”

这提议大胆之极，倘若换在平时，以天河稳重谨慎的性格，纵不拒绝，至少也要犹豫再三，绝不敢贸然答应，只是他这些天已被紫英惯坏了，几乎已把派中规矩忘在了脑后，再加上自己对“这是剑”和父母与琼华派的渊源也颇有疑惑，一心想搞清楚这些事，于是想也不想便高兴地点了点头。梦璃虽有些担心，终究也抵不过好奇心的诱惑，三人悄悄溜出房来，避过几名巡夜的弟子，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禁地前的剑林处。

琼华派中，剑林和肃仙堂均是纪念派中前辈之处，肃仙堂中安放有琼华派各代掌门及长老一级人物的牌位，剑林则是陈列前辈们所用宝剑的场所，每到清明时节，现任掌门便会带领所有派中弟子来这两处祭奠前辈英灵。天河三人进到剑林中，只见十余尊巨石铸成的宝剑雕塑上，分别悬挂着若干柄长剑，许多长剑的剑穗颜色黝黑，显是历年已久，不知道是哪一代前辈的用剑了。众人四下观看，不由得感慨万千。想当年，这些前辈想必也是行侠天下、纵横海内的英雄豪杰，或是凭虚御风、修为高深的得道之人，可是时过境迁，今日他们留下来的，差不多也只有这把宝剑了。

三人走到剑林尽头，眼看前方一条小径幽深隐蔽，正是通往禁地之路。正要前行，耳旁忽然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主人有命，琼华派一般弟子不可通过此地！”声音洪亮，有如钟鸣。

天河、菱纱乍听此声，心里都是一奇，隐约感到以前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声调。未及多想，只见眼前白气弥漫，一个人形缓缓显现，赫然便是当日在石沉溪洞里与之交手的魁召！

天河和菱纱放下心来，菱纱笑道：“又是这个怪物。天河，这怪物害怕你的剑，快亮给他看，让他放我们过去！”天河笑呵呵地走上前来，亮出“这是剑”，得意道：“哈哈，快看看这是什么！怕的话就快快消失吧！”

不料那魁召却似根本不认识这把剑一样，脸色愈发阴沉，喝道：“主人有命，擅闯者杀无赦！”天河急道：“喂喂喂，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啊？你看你看！”把剑举的更高，那魁召再不多言，竟然一掌击了过来。

天河大吃一惊，幸亏他这些天修为有所精进，已非当年吴下阿蒙，纵身闪开这一击，嘴里仍是急道：“喂，怎么搞的？你不是应该认识这把剑的吗？”菱纱和梦璃眼见不好，也加入战团。那魁召虽是符灵，有形无质，寻常攻击伤不了它，但对手三人均在仙术上颇有修为，战不数合，便被天河、梦璃雷火共击，怪叫一声，消失不见。

菱纱怪道：“想不到，就算看起来长得一样，不同的符灵忌讳的东西也不同，这家伙就不怕天河的剑呢……”梦璃细查四周，道：“我能感觉到，这些符灵的气很强，可见驱符的是个高手，这么强的气，即便一时消失了，过一段时间又会生聚而成。我们还是快些通过这里吧！”三人之中，以梦璃灵力最强，对此类仙术道法也最为了解。听她这么说，众人连忙加快了脚步，迅速前行，不久就来到了一堵石壁前，一道巨大的石门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天河望着这扇门，心生奇异之感，伸手用力推了推，石门却是纹丝不动。菱纱上前将头贴在门上，轻轻敲了敲，摇头道：“这道门至少有五尺厚，推是肯定推不动的。”又思索平生所学，在门上四处寻找是否有机关之类物事，找了半天，终于摇了摇头。

梦璃仔细观察这道门，道：“这道门似乎是被法力所封，用寻常方法打不开的。”菱纱正在冥思苦想，忽听天河惊道：“咦？门上的这个标志，怎么和那块玉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菱纱和梦璃十分奇怪：“标志？在哪里？”天河指着石门，道：“不就在门上刻着呢……”两人细看石门，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两扇石门上各自刻着一道道细微的痕迹，众多痕迹组合到一起，俨然便形成了一幅图案。两人刚才之所以未曾发现，一是因为夜里光线太暗，不便观察，即便摸到一二痕迹，也当是风尘侵蚀所致，并未放在心上；二是因为两人方才太过于细查石门表面，所见所查只是眼前的一小部分，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无法察觉其中奥妙。

菱纱喜道：“对对对，想不到你这野人有时候还挺聪明的。快把那块玉拿出来试试！”天河取出古玉，放在门上，一阵巨响，石门缓缓打开，天河笑道：“哈哈，成功了！”

三人走入门中，只见禁地所在之处，乃是一个高达数丈的岩洞，顺着洞内小径没走几步，只见眼前现出一个赤红色的石室，一股燥热之气扑面而来，四面的石壁粘稠模糊，看起来几乎要被这里的热气烤化一样，地面上闪着点点火光，令人不敢走进去。

菱纱奇怪道：“看样子，这里和承天剑台也没什么不同，禁地里难道就只有这么点东西？”承天剑台是琼华派中一处天然形成的炽热之地，派中弟子因地制宜，便将那里修建成了铸剑之所。梦璃突然指着一边，道：“那边，好像有一条小路。”

天河和菱纱转眼望去，果然发现在石室入口旁还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三人来都来了，索性一探到底，顺着小路向前走去。没走几步，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只见小路尽头是另一个银白色的石室，洞壁上结满了寒冰。三人走进石室，只觉得四周空气一下子寒冷下来，菱纱甚至打起了哆嗦，怪道：“一边热死、一边又是冷死，这究竟是什么怪地方啊？”话刚说完，忽见天河和梦璃愕然望着前方，脸上神情无比惊诧，菱纱抬眼望去，也是惊呆了！

只见石室中央，立着一个方圆丈余的冰柱，而冰柱之中，赫然是一个身穿琼华派道服的人！那人端然而立，一张面孔如同白玉雕刻成的一样，相貌极是俊朗，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虽被冰封，一头长发仍是飘逸地披洒在身周，显出几分不羁之气，神色间却透着一种无比落寞的感觉。

天河骇然道：“这、这个人是谁？怎么会在冰里？”话音甫落，只听冰柱中一个黯然的声传来：“此话应是由我来问，你们难道不知道，擅闯琼华禁地乃是重罪？”

菱纱大惊失色：“呀！尸体、尸体还会说话！”梦璃摆了摆手，小声道：“这个人还活着，和我们说话的正是他的生灵，只不过气息很弱，不知道他被封在这里多久了……”

只听那人缓缓说道：“这位少年人，你，能否靠近一些？”天河听他叫自己，微微一愣，随即走上前来。半晌，冰柱中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又听那人道：“你的长相，果真……你，可认识一个叫云天青的人？”

天河答道：“他是我爹啊。”那人“哦”了一声，又问道：“你……你叫什么名字？”天河道：“我叫云天河。”

那人似乎怔了一怔，低声轻叹：“天河……天河……天悬星河……”语气忽然急切起来：“你娘，她是不是叫夙玉？”天河点了点头，奇道：“到处都有人认识我爹，今天还是头一次有人问起我娘呢，娘也是琼华派的人吗？你又是谁啊，怎么会认识我爹娘？”

那人悠然道：“吾名玄霄，乃是你爹和你娘的师兄。”略微顿了顿，继续说道：“你身上所携之剑名为‘望舒’，与冰中的‘羲和’正是一阴一阳的配剑，以日月之神为名，原本都归本派所有。望舒、羲和长久分离，一旦重逢，便会发出共鸣，想必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才闯入禁地的吧。”

天河等人这才发现，冰柱的另一侧，插着一柄通体橙红色的宝剑，和“这是剑”（望舒剑）的细长轻盈不同，那柄宝剑剑身较短而厚重，隐隐发出暗红色的光泽，显是一样神兵利器。众人一见，都不由暗赞了一声：好一柄仙剑！

菱纱奇道：“你……你是天河爹娘的师兄？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啊……”玄霄淡淡地道：“我在这里十九年了，只因身被冰封，看起来容颜未老罢了。”

天河又问道：“你叫……玄霄，你刚才说，这把剑是琼华派的东西？”玄霄道：“不错，你可是不信？”天河忙道：“不、不是，我没有不信。”心下却是十分奇怪：“上次梦璃问掌门这剑的来历，掌门干嘛不告诉我们？”

玄霄沉默片刻，问道：“是你爹和你娘让你上山来的？”天河摇头道：“不是，爹早就死了，娘也死了，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是我自己要来这里。”

“死了吗？……他们都已经……都已经……”玄霄似乎十分伤感，叹道：“我原以为自己常年封于冰中，早已心如止水……不想听到故人噩

耗，仍是百感交集……唉……”天河也有些难过，这些年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与父母都有交情的人，谈起往事，不觉对玄霄亲近起来。

又听玄霄问道：“你们如何进到这里？”天河拿出那块古玉，玄霄声音一滞，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长叹道：“灵光藻玉，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人生百岁，终归尘土。当初我们三人一同修炼仙道、参研剑术，正当风华之年，如今却只余我一人……”

菱纱问道：“只剩你一个……但是，这儿冷到骨子里了，你干嘛一个人待在这里呢？”玄霄不答，反问天河道：“云天河，你应该自小就十分畏寒吧？进入此地，岂非度日如年？”

天河怪道：“不会啊，我身体一直好好的，也没觉得这儿很冷。倒是爹和娘，他们都特别怕冷……”话音未落，只听玄霄惊道：“什么？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喃喃自语不已。

天河正感奇怪，忽听身后传来一个极为恼火的声音：“云天河！你们简直是目无规矩，连禁地都敢乱闯！”正是慕容紫英。

原来天河等人离开得太过匆忙，虽然避过了巡夜弟子，却忘了熄灭房中烛火，结果被巡夜的明尘发现。他与天河、紫英交情都不错，心想夤夜不归，可是派中的大过，不愿声张开来，便暗自找到紫英，向他说明此事。紫英悄悄问过其它巡夜弟子，确知三人并未御剑离开，想来想去，也只有禁地一处可去。一念及此，不由得怒气冲天，他虽知掌门有意令自己对他们网开一面，但天河等人如此放肆，实不由他不管，也顾不得那么多规矩，气冲冲地便闯了进来。

天河见紫英发火，摸摸脑袋，低声道：“可是……师叔你不是也来了吗？”紫英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刚想出言训斥，只听玄霄淡然道：“这禁地中并无惊世骇俗之物，来便来了，又何必大呼小叫呢？”

紫英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冰柱中的玄霄，吃了一惊：“你是……？”菱纱在一旁笑道：“紫英你没想到吧，我们刚才也吓了一跳呢，想不到这里会有人，玄霄他还是天河爹娘的师兄呢！”

紫英一愣，脸上神色忽转恭敬：“你、你是玄霄师叔？！”玄霄笑道：“怎么，你不相信？”紫英忽地拜伏于地，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师叔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玄霄温言道：“你起来吧。看你身后的剑匣，可是宗炼之物？”紫英揖道：“是，弟子慕容紫英，曾蒙宗炼长老传授武功心法、以及铸剑之术。”

玄霄问道：“宗炼他……如今过得如何？”紫英难过道：“师公早些年前便已过世了，他老人家曾经交代，若有生之年得见玄霄师叔，必要恭敬相待。师叔如有任何差遣，不问原由，弟子纵然粉身碎骨也要达成。”说完又是深深一揖，他虽不认识玄霄，但对宗炼长老却是无比崇敬，对他老人家的吩咐无有不依，因而对玄霄也极为尊敬。

玄霄叹了口气，道：“我不过是个遭弃之人，宗炼如此吩咐，未免小题大做。”见紫英一脸恭敬之情，又道：“既然如此，我便吩咐你两件事，第一，禁地发生这种种事情，不必告知掌门；第二，他们几人闯入禁地，依照门规本应重罚，但我命你不可追究此事。”

他见紫英微微一愣，微笑道：“如何？令你为难了？”紫英忙道：“不，弟子听命。”一旁的天河喜形于色，兴奋道：“就是说，我们不用被训了？哈哈！”见紫英瞪来一眼，连忙闭上了嘴，心里却是十分高兴。

玄霄道：“你们闯入禁地已经很久，都回去吧，即便有种种疑问，也无须再提，只当幻梦一场。”天河好不容易得知一点关于父母过去的消息，哪肯就此放过，急问道：“那，我们还能再来吗？”玄霄尚未回答，慕容紫英已是大怒：“云天河！你将本门禁地当成什么地方！”

玄霄却是轻叹一声，许久道：“若想来此，改日再说吧。”紫英微感讶异，天河笑道：“好，那就改日。”和众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禁地。

一出禁地，只见慕容紫英满脸不悦，问三人道：“这禁地的石门为法力所封，你们几个，究竟是如何打开的？”天河笑着拿出灵光藻玉，道：“很简单啊，用这块玉就打开了。”紫英瞥了那块玉一眼，又问道：“这玉是从哪里来的？”

天河道：“是在我爹和我娘的墓室里找到的，下山后就一直带在身边了……”旁边菱纱笑道：“紫英，玄霄他明明说了，天河的爹娘都做过琼华派的弟子。你之前说没听过云天青这个人，铁定是骗人的吧？”

紫英严肃地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何必欺瞒。”菱纱撇嘴道：“干嘛一脸严肃得要死的样子，你、你可别想阳奉阴违，处罚我们哦。”

紫英道：“我既已答应师叔不再追究，自会做到。时候不早了，你们几个回房去吧。”转身要走，只听背后菱纱嘻嘻一笑：“等一下～”

紫英回过头来：“怎么？”

菱纱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道：“听其他弟子说，紫英你喜欢宝剑，还有和宝剑相关的东西，是吧？”紫英一怔，微微点了点头。菱纱笑道：“那就好了，这玩意我一直带在身边，用不上也可惜了，不如送给你吧～”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条淡黄色的物事平放在掌心。

紫英低头一看，脸上微露惊色，诧异道：“这是……九龙缚丝剑穗？！”菱纱笑道：“紫英你果然识货，这确实是选了万年冰蚕丝，再用‘九龙缚丝’的特殊手法结成的剑穗，虽然看起来不是珠玉在外，但绝对是个好东西。怎么样，配得上你这琼华派大侠吧？”说完笑嘻嘻地递了过来。

紫英却不接过，肃然道：“如此贵重之物，唯有皇族方能持有，你又如何得来？”菱纱眼珠一转，避而不答道：“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你拿着就是。人说拜师有大礼，才显得诚心，你怎么说也是师叔，我们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呢！”

@奇@紫英摇了摇头：“琼华派乃是修仙清静之地，何来此等世俗规矩？何况此物太过贵重，我不能收。”菱纱有些失望，叹了口气道：“算了，早知道你是一板一眼的人……那你就当帮这剑穗找到原本相配的宝剑好了，我得到它的时候，只有剑穗，剑早就不知所踪了。我听说琼华派藏剑上千，说不定其中就有那把剑呢，要是能物归原处，也算一件功德吧？”

@书@紫英心里微微一动，他爱剑如命，生平最见不得宝剑受损，哪怕是丢失剑穗这样的小事。在他的眼中，宝剑就如人一般，剑穗、剑鞘则是人的衣帽服饰，岂有谆谆君子却无方正衣冠之理？沉吟片刻，终于接了过来，道：“既是如此，我暂且替你保管，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本的那支剑……你既然能寻到剑穗，也算与它有缘。找到原本的配剑之后，若是掌门允许，我自会将它们一同交付给你。”

菱纱连连摆手，脸上满是笑意：“给我？不用、不用，你尽管留着好了！”心里却是嘀咕：“唉，这个冰块脸怎么跟野人一样，连话都听不明白，你收下不就完了……”暗自摇头。

紫英叹了口气，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道：“好了，你们三个通通回房去，若是错过明日早课，我定不轻饶！”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菱纱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扁了扁嘴道：“哼，还是凶巴巴的老样子。不过呢，至少他把剑穗收下了，嘻！”天河一脸不解，问道：“菱纱，你干吗要送师叔那个九龙、九龙什么剑穗啊？”

菱纱白了他一眼：“是‘九龙缚丝剑穗’！笨！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紫英拿了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太会对我们凶了，多少总要有点顾忌吧？而且据我观察，小紫英八成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对付他用这招最有效了～我也是想让往后日子好过点嘛。”

梦璃叹道：“但愿如此。我还是有些担心那位……那位玄霄前辈，我感觉……他也许是个很可怜的人，我还从来没有感到一个人的灵，像他那样孤单、寂寥，简直像要把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冰结了，实在太痛苦了……如果师叔不反对，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多来陪陪他吧。”

天河点了点头：“嗯！”菱纱倦意上来，三人随即各自回屋睡下了。

次日清晨，天河又是睡过了时辰，睁眼一看，只见紫英已生气地站在自己房中，忙道：“师叔，我、我又起晚了？”心想这回可完了。

紫英脸上怒气不减，大声道：“云天河，你一再不上早课，更无悔改之心，今日就罚你去思返谷思过，直至子时方可出来！”

天河见师叔发火，也不敢争辩，讪讪地穿好衣服，刚要出门，忽听身后紫英问道：“你的佩剑上为何沾有杂尘？为何不擦拭干净？”天河回头一看，只见紫英指着墙角放着的望舒剑，挠了挠头道：“哦，这个啊，反正能用就行，一剑射出去射不偏就成了……”

紫英睁大了眼睛，疑惑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平日里你如何使用这把剑？”天河答道：“用法很多啊，我想想，嗯，从小打猎都是用这把剑搭在弓上射出去，这把剑很好用的，那些猪啊熊啊的一下子就射死了，然后就用它来剥兽皮，有时候还拿来砍柴，剪发、剃胡子、切肉、削萝卜也靠它，可惜这剑太细太长，不是很好用……师叔？！”

他兴致勃勃地刚说到一半，忽听见紫英喘气声渐转粗重，似乎在强压怒火，抬头一看，只见他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面部肌肉不住跳

动，神情极是恼怒，吓了一跳，不敢再说下去了，心里暗自叫苦，不知道又说错了什么，惹得师叔如此生气。

紫英重重一掌击在桌面上，桌上的茶杯弹起半尺高：“云、天、河！”天河被这雷霆般的怒喝吓了个哆嗦，只听紫英用气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喝道：“你立刻滚到思返谷思过！立刻！！”天河哪敢再呆下去，掉头就跑了出去。跑出十余步，还能隐隐听见屋子里紫英重重的喘气声。

思返谷是琼华派弟子静心思过的地方，琼华派四季如春，芳菲随处可见，思返谷里却无一花一木，为的是令弟子专心思过，不致心有旁骛。今日这里静静的只有天河一人，他呆着无事，“思过”又实在思不明白：“不就是起来晚了点，剑上有灰没擦吗？师叔干嘛这么生气……”想着想着，睡意又涌了上来，居然不知不觉打起了盹。

“嘻嘻，居然有人敢在这里睡觉，胆子可真不小～”身旁一个清脆的声音笑道。天河一个激灵，睁开双眼，只见已是明月高升，没想到自己一觉睡了这么长时间。不远处，一个少女笑嘻嘻地看着自己，正是璇玑，她身旁的怀朔也是一脸微笑：“云师弟，你醒了？”

璇玑做了个鬼脸道：“睡了那么久，还不该醒？再敢睡小心我告到紫英师叔那里去，让他罚得更重！”天河不好意思地笑笑，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璇玑笑道：“看不出来，你入门时间不长，丰功伟绩倒是不少，能被紫英师叔送来思返谷的，你还是第一个呢！我和师兄哪能不来看看？”边说边嘻嘻直笑，搞得天河满脸通红。一旁的怀朔忙打圆场：“璇玑，别闹了。”

天河无奈道：“唉，这里好无聊，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怀朔道：“现在子时已过，依照本门规矩，你可以走了，要不然我和璇玑也

不敢来打扰。”璇玑打了个哈欠道：“是啊，看你打盹看得我也困了，不多说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哪天你再被罚来思过，我跟师兄再来看看你还敢不敢睡觉～”刚要走，突然回头一笑：“嘻嘻，菱纱师妹老说你是什么也不懂的野人，今天看来，真是一点不错。”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她年龄小菱纱不少，但依先入门者为大的规矩，她倒算是菱纱、天河他们的师姐，言语间显是十分得意。天河只听得啼笑皆非，见她走远，问怀朔道：“师兄，那个……那个璇玑师姐，你们又在一起了？”

怀朔不禁莞尔道：“什么师兄师姐的，叫我们的名字就行了。你是说上次夏鸣虫的事啊，璇玑她不知又从哪里听说，紫英师叔不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她也不捉了。这几天又开始缠着我找人帮她铸把好剑送给紫英师叔，唉，派里就数紫英师叔铸剑的本领最高，哪用别人送他……”自嘲地笑了笑，又道：“我也该回去了，你多保重，大家改日再见。”笑着和天河告了别。

天河伸了个懒腰，也出了思返谷，方要回房休息，只听见身后一个略带哀愁的声音唤道：“云公子？”

天河回过头来，月光之下，柳梦璃的面容上如同蒙了一层轻纱，一道单薄的身影悄然凝立在这剑舞坪上。

第十四章：相助玄霄

云天河看见梦璃，奇道：“梦璃，你怎么在这儿？菱纱呢？”梦璃道：“我听说云公子被责罚，有点担心，过来看看。本来想和菱纱一起来的，可是她不在房间里，不知道去了哪，只好自己一个人来了。”

天河不觉有些感动，笑道：“呵呵，我没什么的。谢谢你，梦璃。”梦璃点了点头：“没事就好。嗯……”两只玉手指尖轻微交缠，似是有些

心事，许久又道：“其实.....我来这里，除了看看云公子，还有件事.....除了爹娘，云公子算是我最亲的人了，我、我心里有些事，想对云公子说.....”

天河凝视梦璃的脸庞，见她娥眉微蹙，愁容淡淡，幽幽道：“我.....我自从听说要和妖界开战，心里总是烦闷得很。我问过师叔，也问过琼华派其他弟子，其实大家都不清楚妖的实力深浅，如果.....如果这次大战像十九年前那样惨烈，你、我、菱纱，我们可能都会.....”说到这里，语音渐转微弱，默默低下头去。天河安慰道：“梦璃，你不用怕。你放心，师叔的武功那么厉害，还有掌门和一大堆师叔那一辈的高手，我们一定不会输的！”

梦璃摇了摇头，微声道：“不，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是.....那种感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就像脑中有团影子，但却没办法看清是什么.....我只是不喜欢看见流血、受伤.....不管是人还是妖.....”轻轻叹了口气，忽然抬起头来，轻声问道：“云公子，记得在女萝岩的时候你曾经说过，人和妖都是一样，不是一定要杀来杀去，你.....你到现在还这么想吗？”

天河点点头道：“是啊，我想，人和妖就算长相差很多，也不用一见面就斗个你死我活吧？那样该有多累~不过，我不管妖界和琼华派有什么恩怨，但那些妖怪不能伤害我身边的人！尤其是你和菱纱，你们是除了爹娘以外跟我最亲的人，我早就想好了，我云天河一定要保护你们一生一世，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也都要做到！”

他心直口快，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脸上带着一种无比自信的神情。此时的天河，大概还不会明白，人世间的事，又有几件能遂人愿.....

梦璃脸上一红，感动道：“云公子.....其实，这些日子以来，和云公子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心，你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总是那么磊落坦荡.....很谢谢云公子要保护我与菱纱一生一世，我听了真的很高

兴……只要云公子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一起去很多地方玩……”

天河只觉一股热流不知不觉涌到脸上，张口结舌地说道：“嫌、嫌弃？怎么会呢！梦璃你、你不要这么说……”两眼不自觉地向下望去，竟是不敢再看梦璃的脸，一缕说不清的旖旎思绪在心底涌动，一颗心怦怦乱跳，身体几乎不受自己控制：“我、我这是怎么了？”

梦璃说完这些，心里释然不少，忽见天河窘态，奇道：“咦，云公子，你怎么了？脸红成这样——”天河急忙转过脸去：“哪、哪里有，梦璃，我、我想先走了！”只觉得双腿发颤，站立不稳，慌乱之下，掉头就向自己的房间跑去。梦璃轻叹一声，心事难明。

慕容紫英也微微叹了口气，刚想离去，忽听见背后一个得意的声音笑道：“哈哈～我看有的人就是不坦率，明明担心自己的师侄，却只会在一边偷偷地看。”

紫英没有回头，光凭这说话的声音和语调他也知道身后是谁，轻轻地掸了掸身上的浮尘。韩菱纱见他不说话，有些泄气地道：“喂，明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干嘛不把话讲出来？憋在心里很好受吗？”

紫英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道：“不坦率的人是你吧？”菱纱心里一动，问道：“什么意思？”等了半天，只见紫英沉默依旧，菱纱大感不爽，道：“哎哎哎，怎么搞的，讲话又只讲一半，小紫英你不但是个冰块脸，还是个闷葫芦，总这么严肃干嘛？”

紫英坦然自若，说道：“谨言慎行又何错之有？难道人人都要与你性情相投才好？”菱纱摇头道：“我可没这么说，要是你自己觉得开心，别人才没话好讲。不过，我见你每天守着规矩，眉头却又常常皱起来，可就不明白了。你问问你自己嘛，到底过得快不快活。”

紫英微微闭了闭双目，轻吐一口气，悠然道：“你这话很奇怪，人生数十载，岂能事事都随人所愿？”菱纱笑道：“就因为人生苦短，不过得开心点，难道等到死之前才后悔？”

紫英默然不语，他不愿想这些事情。菱纱却被自己挑起的话题所吸引，顿了顿继续说道：“就说天河吧，有时候我觉得他很胡闹，可又不知不觉羡慕他，说不定就该像他那样，才不算白过了一辈子……”

紫英轻哼一声，说道：“岂有这种道理？他那样不过是目无礼法、肆意妄为罢了。”转眼望着远处月光笼罩下的浩浩山河，朗声道：“我修仙问道，为世间斩妖除魔，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会虚耗一世？又何悔之有？”

菱纱叹了口气，摇头道：“算了算了，和你真的说不通呐，你觉得好就好。唉～”

天河回到房中，只见桌面上一道寒光雪亮刺眼，定睛一看，只见望舒剑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剑下压着一张字条：“云天河，宝剑难得，待剑须如待人，再有玷辱，绝不轻饶！慕容紫英亲笔。”一笔一划写得锋芒毕露，看来紫英这次气得不轻。

天河不由苦笑，小心翼翼地收起望舒剑，上床欲睡，头脑里梦璃的温柔话语却此起彼伏，挥之不去。“……和云公子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心……”“……你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总是那么磊落坦荡……”“……只要云公子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一起去很多地方玩……”只觉又是面热如火，哪里还有半点睡意。

“……今天、今天这是怎么了，看着梦璃，就会觉得头晕晕的，话也说得乱七八糟……是不是病了？可是有菱纱在的时候又不会这样……”天河懵懵懂懂地想着，心里对刚才落荒而逃的表现有点后悔，可要他出去找梦璃，却又万万不敢。

但总这么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滋味实在是难受，天河翻来覆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悄悄下床开了房门，向禁地方向走去。没走多远，肩头忽被人从后拍了一下，吓了一跳：“谁？”

韩菱纱笑嘻嘻地转到他面前，问道：“天河，你是想去那个禁地，想去看玄霄，对不对？”天河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菱纱微笑道：“你都用不着回答，答案都写在脸上了！虽说你这野人平时就一副没烦恼的样子，可是只要一说到去看那个人，你的眉毛眼睛，说不出哪里，总是显得特别开心。”说到这里，心里忽地微微一惊，不知从何时开始，自己竟如此关切起他的神态举动来。

天河点头道：“玄霄他.....他是不太一样，我觉得他有点像爹，不过没爹那么凶；又有点像哥哥.....唉，我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不知想得对不对.....”想了想又道：“反正，我爹娘的事、玄霄被封在冰里的事，我总也放不下.....但是我看玄霄好像不想多说，我想问却又问不出口.....”

菱纱笑道：“难得难得，你这少根筋的家伙居然也会有放不下的事情！对了，你知道吗？今天白天我去借了琼华派的弟子名录来看，都翻遍了也没瞧见你爹、玄霄和你娘的名字，真是太奇怪了！”

天河奇道：“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很小气吗？怎么你说借就能借来？”菱纱得意道：“这儿的人小气倒是不假，不过也难不倒本姑娘。至于我如何借来的，你就别管了，姑娘我自有办法，嘻嘻。”

天河摸摸脑袋，脸上忽然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睁大了眼睛，张口欲言。菱纱微微一笑，作了个噤声的手势，轻声道：“走吧，我们一起去。其实，我也一样放不下，玄霄那种孤单.....我能体会，真的太可怜了.....”

两人来到禁地，刚走进冰室，只听见冰柱中传来玄霄的叹息声：“云天河，是你？”

天河有些忐忑地道：“是我，是不是……这时候不能来？”玄霄看了看菱纱，欲言又止，良久才道：“无妨，你到这里来，可是有事情想要问我？”

天河点点头，问道：“我想知道，我爹和我娘不是琼华派的弟子吗，他们为什么又离开琼华派了？是他们已经不想做剑仙了吗？”

玄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叹道：“这些前尘往事，你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它们对你真的很重要吗？”天河讷讷地道：“我、我也不清楚，就是心里很记挂，总想弄明白。”

玄霄注视天河许久，见他脸上终有牵挂之意，微叹一声，喟然道：“……你爹性情不羁，门中诸多清规戒律，委实不适于他。至于你娘……唉，她的性子外柔内刚，既已打定主意随你爹下山，便也不会再留……”见天河一脸恍惚之色，叹道：“人各有志，常人修仙半途而止，并不稀奇。你身上的望舒剑与灵光藻玉虽是本门之物，但你娘还在山上时，这两样东西都为她所用，当日她与你爹一同离去，便将它们一并带走了……这里面的因由也不必多提。你这些天能够来此，也算是十九年前定下的宿缘吧。”

菱纱在一旁问道：“那，是不是离开门派的弟子，在名录上就找不到了？”玄霄道：“不错。”两人这才明白过来。

天河望了望冰柱中的玄霄，又问道：“那你呢？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被封在冰中？”话音刚落，冰室里蓦地安静下来，只见玄霄脸上表情极其复杂，既似痛苦，又似无奈，更夹杂着几许悲哀之情，嘴唇微微翕动，许久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天河见他表情，心知自己这一

问，必定触及了他心底最深的伤口，不由歉意大生，急忙道：“对、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的。”

玄霄黯然道：“不，你无需自责，我不过是想起往事，有些感慨罢了。”语气中忽然流露出无比苍凉之意，长叹道：“我是罪有应得，当年我修炼的乃是天下至阳至烈之功，不想一时走火入魔，将派中弟子打成重伤。其他人顾及门规，更念同门之谊，不愿杀我，却也不能放我，于是想出这个冰封的法子，让我静思自省。”

天河和菱纱都是惊诧不已，想到玄霄仅仅因为打伤了个弟子便被冰封在此十九年，不由得为他不平。天河问道：“那，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不能让你出来吗？”玄霄冷哼一声，道：“如今琼华派中，又有几人还记得当年旧事？若等他们想起，放我出来，只怕要等到海枯石烂，也未可知。”

天河急道：“那怎么行？要不然我们去求掌门——”话没说完，玄霄冷冷地打断了他：“夙瑶吗？求她何用？当年——”忽然住口，轻叹道：“这些年来我内息流转不断，如同苦修，这区区寒冰又怎会放在眼里？之所以至今未破冰而出，却是有所顾忌。只因我身中阳炎炽烈，自被冰封，便苦修自创的‘凝冰诀’加以制衡。若是破冰，我自信不会再重蹈覆辙，但为保万无一失，还需三样至阴至寒之物从旁相辅。”

天河问道：“三样至阴至寒之物？它们在哪里呢？”玄霄微微摇头：“我也不甚清楚，只是当年曾有耳闻而已。”天河听了，大为着急道：“那可麻烦了，天下那么大，要是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哪里，就算用御剑来找，也要花上很久，说不定一辈子都找不完！那你岂不是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玄霄叹道：“生死之事，尚要听天由命，何况这等去留，又岂随我意。十九年了，我也看得淡了……”天河却放不下这件事，急切而诚恳地道：“玄霄，我帮你去找那三件寒器吧！”

身旁菱纱微微一惊：“天河？”她知此事定非寻常，说不定还涉及派中秘辛，见天河轻易揽下此事，不觉有些为他担心。玄霄微微苦笑，摇头不语。天河却是坚定地点了点头：“玄霄，你是爹和娘的师兄，要是爹在这儿的话，也肯定会管的！再说，就算你伤了人，被关在这儿这么久，还不够吗？我已经打定主意了，让我帮你吧！”

玄霄默然良久，徐徐说道：“你已这样说，我再推托，未免显得矫情。但此事绝非轻易，只恐尽你们几人力，也未必能成。如果感到困难，你们随时都可反悔，我不会有何怨言。”又瞅了韩菱纱一眼，见她脸上神色不定，淡淡一笑。

天河郑重说道：“我答应你了，就不会反悔！”玄霄道：“若有意帮我，可以穿过本派后山的醉花荫，去往一处叫作‘清风涧’的地方。那里隐居的两位长老青阳、重光，应该知道何处能找到这三件寒器。报上我姓名。他们愿意相助，自然是好，若是不愿，也不必强求……”

天河助人心切，当即道：“好，我这就去！”刚想离开，却听玄霄忽然说道：“且慢，云天河，上回我问你，可是自小畏寒，你说没有，此言不虚？”

天河点点头：“是啊，我从小到大都不怕冷，也不怕热。”玄霄怪道：“这可奇了，以你的体质，本不该……”又问道：“你爹……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天河摇头。

玄霄心下疑惑，叹了口气道：“无论如何，你气色如常，应可修炼我所创的‘凝冰诀’，这虽然只是心法，并不能使功力一日千里，但时日久了，便可固你根基，令你修行事半功倍。”随即将心法口诀传给了天河，天河虽有些疑惑，但见玄霄神色郑重严肃，便尽数记了下来，将内息按心法运转一周，只觉得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畅通泰，精神也为之一振。玄霄看他练完一遍，也是暗暗点头。

一旁的菱纱看得心痒痒的，不由问道：“这个‘凝冰诀’，我也能学吗？”玄霄摇了摇头，道：“不可，你性喜动，而修炼此功务必要意沉如水、心无旁鹜，于你并不合适，若是练了，反而有害无益。”

菱纱怪道：“怎么会呢？天河才是一刻都静不下来，他却能学？”玄霄笑道：“他看来好动，其实最无杂念，不然也不会初习心法，便能心随意动，立时有感。”菱纱有些失望，自言自语道：“唉，算了吧……那我还是跟着紫英学功夫好了。”

她嘟囔的声音并不大，玄霄却听得清清楚楚，问道：“慕容紫英？夙瑶命他来教你们？”菱纱道：“是啊，掌门原本想让其他人做我们的师父，可那人又正好下山，这才换了紫英……”

玄霄微微冷笑：“下山去了？夙瑶这推托之辞未免太不高明。十九年不见，还是如此水平。”天河也抱怨道：“掌门实在有些小气，山下有个村子没水了，我们想找她借那个‘水林猪’用一下，她都不肯……”

玄霄“哦”了一声，叹道：“你们几个，当真是初生牛犊。要知道水灵珠乃是琼华派至宝，依夙瑶的性子，她如何会轻易拿出？”天河抱怨几句，又问道：“对了，玄霄，紫英说马上会有妖界飞来这里，那个妖界很厉害吗？”

玄霄两道长眉陡然耸起，眼中精光闪烁，仰天长叹：“十九年了、十九年了，妖界果然又来了啊……十九年前，我的师父，前代掌门太清真人正是被妖界之主所害，此仇不报，琼华派何以雪耻？！”双拳紧握，心中激愤可想而知。

菱纱听他提起十九年前那场大战，心有余悸，感叹道：“怪不得……掌门还有紫英，提到妖界都那样小心戒备，妖怪那么强，我们又怎么赢得了？”玄霄哼了一声，巍然道：“那也未必，办法还是有的，却要看天意是否能成了……”

天河道：“我们先去找长老了，玄霄，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玄霄向他凝视良久，又看了看韩菱纱，终于轻叹道：“去吧，万事小心，若是凶险，不用勉强而为。”

两人离开禁地，刚从剑林出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见慕容紫英立在不远处，正向自己两人望来。菱纱暗道不好，却也无法可想，两人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紫英淡淡问道：“你们，又去师叔那里？”菱纱哼道：“你、你不是已经看见了，还问我们干嘛？要罚就罚吧，大不了我和天河一起去思过。”嘴上说的硬气，心里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自叫苦不迭。

紫英叹了口气，低声向两人道：“你们以后往来禁地须得小心，这剑林附近常有弟子修炼，若是被其他人看到，却也不好解释。”菱纱大吃一惊，俏眼圆睁，不敢相信地看着他，紫英见她表情，摆了摆手：“师叔已经吩咐过，不要把禁地之事告诉其他人，而你们过去他并不阻拦，我便不该多说什么。这也算是宗炼师公的遗愿。”

天河听了这话，放下心来，喜道：“既然这样，那紫英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找三寒器吧！”紫英奇道：“三寒器？”天河将玄霄的话告诉紫英，紫英想了想，沉吟道：“此事、此事掌门又不知道，这……”

菱纱在一边劝道：“我看玄霄的意思，好像也不想让掌门知道呢。再说紫英你不是很担心妖界要来的事吗？如果玄霄能从冰里出来，以他的功力，说不定能帮上大忙呢！这不是很好吗？”

紫英思虑片刻，终于下了决心：“好，我跟你们一起去！宗炼师公命我无论如何也要达成师叔所愿，说不定……正是为了今日之事。”菱纱笑道：“那就太好了！你们先等一下，我去叫上梦璃，大家一起去！”说

完转身向剑舞坪跑去，不一会，和梦璃并肩走来，四人商议已定，随即直奔后山而去。

众人甫入醉花荫，只觉自己忽然之间进入了一个橙色的世界，山道两旁枫树林立，此时乃是夏秋交际，枫叶半黄不黄、将红未红，恰成橙色，阳光斜照之下，鲜艳诱人，粲然夺目；但就在这铺天盖地的橙色之中，几团鲜红赫然映入众人眼帘，竟丝毫没被旁边的枫叶所感染湮没。一股醉人的香意随风飘来。

“这是凤凰花。”梦璃轻声说道，似是不愿惊扰了这梦一般的美景：“我在家学做香的时候，教我的师傅曾经介绍过，可惜寿阳从来没有过这种花。”菱纱早被那沁人心脾的花香迷住了，不觉凑过头去，忘我地呼吸着。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慕容紫英叹道：“杜牧的这句诗向来为人赞赏，可是今日看来，只怕那落霜的枫叶，也未必及得上这凤凰花艳红如火，更不用说其它花木了。”梦璃在一旁微微点头。

天河初见如此景色，也不由驻足观赏，但许是从小在青鸾峰上长大，看惯了世间美景，没多久便回过神来，见众人仍是满脸陶醉，说道：“那个，我们还是先去找那两位长老吧，别耽误了玄霄的事。”

紫英反应过来，轻叹一声：“不错，现在确实不是看风景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帮玄霄师叔找到三寒器，待他破冰而出，击退妖界，再来此欣赏美景不迟。”众人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去。没走多远，只听前方水声不断，眼前风景豁然开朗，一条瀑布如银练一般，披覆在山壁之上。瀑布底部是一条小溪，溪水卷着浪花，从四人面前流过。溪流上是一座竹桥，竹桥对面，是两座修建齐整的木屋，天河一见之下，不由想起了在青鸾峰度过的日子。

紫英道：“这里应该就是清风涧了。”走上前去，朗声道：“弟子慕容紫英，有要事前来求见二位长老，还请一见！”

吱呀一声，面前一座木屋房门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踱了出来。他面容清癯，须发均已雪白，少说也有九十多岁了。看他走路的步伐，却是沉稳之极，一双眸子十分清亮，绝没有寻常老者那种老眼昏花的感觉，显是修为极高。他看了看紫英，问道：“是掌门命你来的吗？”

紫英连忙施了一礼，答道：“不，弟子来此，并非掌门之意……”正说着话，只听旁边一个冷冷的声音道：“青阳，你我都退隐快二十年了，早就约好，再不见琼华派中人，又何必跟这些后辈多话？”

紫英循声望去，只见另一座木屋门口，一个矮小老者倚门而立，他也是一头白发，脸上却是一道皱纹也无，单看容貌，竟似与玄霄一般年轻。他一脸冷漠之色，扫了众人一眼，冷然道：“你们几个回去罢，告诉掌门，我们两个老东西，没什么能帮她的了。”

青阳忽道：“且慢，重光，看这名弟子背上剑匣，似乎是宗炼的传人。”指着紫英。重光如同不闻，仍是冷冷地道：“那又怎么样，老夫再也不会和琼华派有何瓜葛了。你们几个，快快离开吧！”言下已有逐客之意。

紫英大为焦急，连忙说道：“玄霄师叔命我们来此求助两位长老，还望——”话没说完，只见青阳、重光两人脸色大变，重光喝道：“玄霄？你刚才说的的确是玄霄？！”他本来神色十分冷漠，此刻却是一脸激动，两眼紧紧地盯着慕容紫英。

紫英道：“是，弟子不敢有所欺瞒！”青阳满脸疑惑，问道：“你们这些后辈弟子，又如何会见到玄霄？”天河连忙上前答道：“是这样的，我们偷偷跑去禁地，然后就认识他了。”

青阳看了云天河一眼，突然惊道：“天青？！你怎么……”旁边重光摇头道：“青阳，你看清楚，他并非云天青，不过是容貌相似罢了。”

柳梦璃奇道：“二位长老，你们也认识云叔……云天青吗？”青阳叹道：“派中弟子，我们怎会不识……”重光忽地打断了他：“闲话休提，玄霄差你们前来，必有大事，快告诉我们两个！”

紫英道：“二位长老，玄霄师叔想要破冰而出，不过还需要三件天下最阴寒的东西帮他抑制体内阳气，师叔说只有二位长老才知道哪里能找到那三件寒器，特托我们前来求助。”

青阳微微迟疑，道：“玄霄……他看起来如何？他真有十足把握能破冰而出？！”言语间似有犹豫之意，天河急道：“什么如何，好好一个人，被关上那么多年，看起来还能好？要是我的话，一个月也受不了……”

青阳又道：“玄霄体内烈阳纵横，单靠几件寒器，怎可能压得住？”天河忙道：“玄霄说他练了一种叫作‘凝冰诀’的功夫，已经好很多了，要那三样东西，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让我也练了一点……”

重光听到这里，忽然左手一翻，扣住了天河右腕处的脉门，天河一惊，刚要缩手，重光已放开了他，脸上神情舒展，点头道：“不错，这少年初学凝冰诀，体内便有此等阴寒之气。玄霄修炼多年，看来他的确有把握。青阳，你我不必再多有担心了罢！”

青阳叹道：“如此那是最好，不过……”向天河问道：“你不似玄霄体内烈阳纵横，修炼凝冰诀之后，竟不会觉得阴寒难耐？”天河连连摇头，青阳虽略有不解，但此时他九分心思都放在玄霄之事上，也不及多想其它，长叹道：“这委实过于惊人……短短十九年间，便能抑制体内阳气，玄霄当真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可叹造化弄人，当年偏偏落到被冰封的下场……”

说到这里，重光忽地怒哼一声，脸上神情极是愤慨。青阳望他一眼，继续说道：“他个性素来孤傲，从不向人求助，今日既已相托，我和重光自当尽力帮忙。”众人闻言，均是大喜。

青阳问天河道：“这位小兄弟，你可是云天青和夙玉的儿子？”天河点头：“是啊。”青阳叹了口气，悠悠道：“看来，这或许都是天意吧……”又看了看韩菱纱，说道：“这位姑娘看起来气色不佳，灵力又是你们之中最弱的……重光，我看不如由你传授她一套心法，让她自行修炼吧。”

重光微一皱眉，随即点了点头：“也好。”菱纱方才欲修习“凝冰诀”不成，心里颇有遗憾，想不到现在又有人传授自己心法，不由得大喜过望，兴奋道：“要教我心法？嘻嘻，太谢谢了！”

重光巍然站立，肃然道：“口诀我只说一遍，你听好！”忽听天河“哈哈”笑了起来，皱眉道：“怎么了？”天河连忙闭口，脸上仍是笑意不减。

青阳、重光、紫英、梦璃四人均是莫名其妙，菱纱脸上却是微微一红。重光随即将心法口诀传授给了菱纱，菱纱照之修炼，没过多久，便高兴地说道：“这心法真好，练了之后身上暖暖的。琼华派的道法真是厉害，我上山前动不动就头晕，后来练了紫英教的心法，也好许多。”紫英听了这话，也是微微一笑。

青阳和重光对视一眼，青阳似乎叹了口气，重光却是沉默不语，许久道：“你们听好，天下至阴至寒之物虽不多，但也不少于五件，只是踪迹难觅，能寻到三件，已属不易。我也只是听过一些传言，其中之一‘光纪寒图’曾于数百年前在海边——如今的即墨现身，而第二件‘鲲鳞’则是北方大鱼的鳞片，那条鱼数年前曾游曳至巢湖附近，至于第三件么——”眼望青阳，青阳叹道：“那第三件寒器，我却也不知是什么，只知道藏在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洞。这些地方，你们不妨过去一

探。唉，本来玄霄有事，我们理应亲往，只可惜囿于当日誓言，无法亲自相助，不过你们既然有意，也是一样……”

紫英谢道：“多谢二位长老！”重光摆了摆手：“你们快去吧。”众人见目的已经达到，急于去寻找那三件寒器，便即向两位长老告了别。

四人走后，青阳仰望长天，叹道：“时光飞逝，转眼间又是十九年了啊……”

重光哼了一声，道：“十九年、三十八年，亦或是昆仑、妖界之争多少次地往复轮回，又有分别吗？世间除了‘玄霄’，还有什么与你我相关的？”

青阳喟然道：“你说的对，他若能破冰而出，你我终可放下愧疚，安心离世了……”

天河四人返回琼华派，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菱纱好奇地问紫英道：“紫英，那个重光长老，是不是已经修成仙身了？头发、眉毛虽是白的，脸却好年轻！”

紫英摇了摇头：“重光长老鹤发童颜，那只是他修炼的道法所至。论及寿命，他们两位长老自是比寻常人久上二十年、三十年，但也并非长生不老，更不要说修成仙身了。”菱纱听了这话，大感失望道：“是吗，唉，真是无聊，我翻遍书库里所有典籍，也没见琼华派哪个人修成仙身的……”

紫英淡然一笑，叹道：“常人想要成仙确是极难，不然又怎能体现出修仙的价值？但纵使修仙之路艰难无比，我辈夙夜苦修、时刻躬行，未尝不能达成所愿，完成前辈们的未竟之业……”忽地一愣，望向菱纱：“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书库、典籍？”

菱纱心知说漏了嘴，连忙避开紫英的目光，掩饰道：“没、没有啦.....我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找那三样东西？又从哪一样开始找呢？”WωW奇Qìsuu書còm网

紫英想了想道：“既然这三件寒器都不简单，先找哪一样也没有区别了，不如就从光纪寒图找起吧。”抬头看了看天色，又道：“今天时辰已晚，这样吧，大家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夜，养足精神，明日一早，我们在山门集合，一起去即墨。”

第二天清晨，天河记着玄霄的事，头一次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地跑到山门旁等着大家，不一会，紫英三人也先后来到了。菱纱见天河居然是第一个，不由笑道：“想不到，你这野人也有早起的时候！看来你对玄霄的事，倒是很放在心上嘛！”天河有点不好意思，尴尬地笑笑，慕容紫英却是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之色。

菱纱笑道：“我们这就去即墨吧！即墨就在东北方向，紧靠着大海，可漂亮了！我以前去过那里，大家跟着我飞就行了，嘻嘻~”说着率先御剑飞起，向北面飞去。天河、梦璃、紫英三人紧紧地跟在后面。约莫飞了两炷香的时间，只见远处浩瀚的大海出现在众人视野中，菱纱喜道：“是这里了！”

众人落到地上，只见此地依山傍海，虽不似寿阳、陈州这些大城市那般繁荣富贵、人口众多，但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另有一番引人入胜之处。不知是什么原因，今日即墨的户户人家门口都挂上了大红灯笼，装点得一派喜气，路上行人个个行色匆匆，大多数手里还提着东西，纷纷向半山腰处的一座大庙赶去。

菱纱高兴道：“哇！这里张灯结彩的，好像有什么庆典！”刚想找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忽听见身旁有人焦急地问道：“你们、你们有谁看见我女儿莲宝了？！”

第十五章：即墨除害

天河四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蓝衫书生形容落魄，满脸焦急，拉住身边的两人连声询问。被拉住的一人着急道：“哎呀，我说夏书生，你自己的女儿当然要自己顾好，丢了怎么还来问我们？我们几个还得赶去狐仙庙，要是不快点把贡品送过去，可不晓得会出什么事！”

那夏书生急道：“可是，莲宝、莲宝她刚刚还跟在我身边，一转眼就不见了……”旁边肉摊上的一个屠夫似乎认识他，走上来安慰道：“莫急莫急，待俺帮你一起找找！”被拉住的两人眼见有人帮忙，喜出望外，忙道：“张大叔，夏书生的事就拜托你了！我们得赶快去狐仙庙上供，要是耽误了时候，惹恼了狐仙，我们全部人都得遭殃……”连忙挣开夏书生，急匆匆地走了。

旁边又走来一位老者，问那书生道：“元辰啊，小莲宝是怎么丢的？”那书生夏元辰急道：“就在刚才，我一转身就不见了……我、我担心，莲宝她是被狐仙带走的……”

此言一出，那姓张的屠户和老者均是脸上变色。那屠户长得人高马大，此刻却似有些害怕，挠着头道：“啥？！你说小莲宝是被狐仙……对、对不住，那、那俺可能帮不了你了……”老者皱眉问道：“元辰，莲宝她真是被狐仙带走了？上次狐仙大寿，你是不是没诚心庆贺？要不然这倒霉的事，怎么会落在你头上……”

夏元辰六神无主，喃喃说道：“我、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莲宝她向来很乖，不会随便乱跑的……”老者叹了口气：“你说是，那就是了……你好像总能感应到什么，大多时候也都灵验了，这些年来，大伙儿都是靠你才躲过了不少祸事啊……可是这回惹上了狐仙，你让大伙儿怎么帮忙……”

夏元辰见两人面有难色，心下也是不忍，一跺脚道：“唉，算了，你们别为难，我自己去把莲宝找回来！”转身向山中小路走去，没走几步，只听身后有人朗声说道：“这位公子，且请留步！”

夏元辰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只见天河四人站在面前，梦璃向他施了一礼，问道：“我们有事探访，初来乍到，恰巧见到你……你的女儿走失了，不知能帮上什么忙？”紫英也道：“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的弟子，略通剑术，有什么事请尽管开口！”

夏元辰正感绝望，忽然得人相助，不由得又惊又喜道：“你们、你们竟是修道之人！太好了！我女儿莲宝十有八九是被隐香山的狐仙带走了，诸位若是愿意，请随我去救救她！”

菱纱安慰道：“你先别着急，你确定你女儿是被那个狐仙抓走的吗？狐仙不是应该佑护一方的吗，怎么会乱抓人呢？”夏元辰一脸焦急，连连点头道：“我、我觉得就是他，这其中的原因实在一言难尽，眼下我只想快点找到莲宝，看见她安然无恙！”两只手不安地搓着，显是忧心如焚。

梦璃道：“那我们快去吧，一切等找到你的女儿，再说也不迟。”夏元辰连连道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夏元辰永远铭记在心！那狐仙就住在这座山的山谷里，我带你们一起去吧——”边说边向谷中跑去，紫英等人连忙跟在他身后。

众人刚追进山谷，只见前方一道蓝影焦急地呼唤着：“莲宝！我听见了莲宝的声音！莲宝，你在哪里——”众人方欲赶上，只见蓝影旁忽地腾起一团紫雾，伴随着一声低低的“啊”声，众人心中一凛，感到事情不妙，赶上前去，却是再也看不见夏元辰的身影。

菱纱急得跺脚道：“糟了，夏书生会不会有事啊？”紫英摆了摆手，示意她冷静下来，沉声说道：“大家放心，看他方才表情，虽然焦急，却

无恐惧之色，足见那狐仙一时并无伤人之意。他若也是被狐仙抓走，当无性命之忧。”环顾四周山谷，肃然道：“这山中不太寻常，我们务必要谨慎些！”

四人急于救回夏元辰父女，在山谷之中四处寻找。这山谷看起来不大，却足足让众人找了将近两个时辰，终于望见远处一缕烟火袅袅升起，奔过去一看，不由惊呆了。只见面前是一座青石垒成的台子，台子上立着几根石柱，上面刻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花纹，夏元辰仆倒在石台上，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菱纱惊呼一声，刚要上前，只听得一阵怪笑声传来，石台上转出一个人形，那人鼻高嘴尖，一副尊容和寻常狐类也差不了多少，却在头上梳了条短辮，身上也套着一件短褂，沐猴而冠，看起来不伦不类，说不出的古怪荒诞。众人心知他便是夏元辰所说的狐仙了，只见他大马金刀地站在台上，右手拽着一个小女孩，正是莲宝，那孩子神情迷迷怔怔，痴痴地任由他抓着。

梦璃惊道：“夏书生！他怎么了？”狐仙望众人一眼，得意地哈哈大笑：“倒也没怎么，不过就是昏了而已。可笑这小子这点修为，也来跟本大爷斗，本大爷今日大寿，也不会要他的命，拿来消遣消遣，倒也有趣，哈哈！”

紫英长眉一轩，怒道：“你既是仙兽，自当庇护凡人，为何反要伤人？”狐仙瞥了他一眼，嘿嘿一笑：“有意思，今天管闲事的人还真不少。你这问题问得也笨，都已经做了仙，要是还不能随心所欲捉弄凡人，那还有什么意思？”

众人见他说这话时，丝毫不感羞愧，一副恬不知耻的神情，心里气愤之余，更多了三分鄙视。紫英愤然道：“兽类修仙不易，动辄便要上千年。你修成仙道，却如此行事，难道不怕遭到天谴吗？！”

狐仙冷笑一声：“天谴？哈哈，可笑！我已是仙，难道还能将我打回兽形？”台下菱纱忍不住了，怒道：“犯不着跟他废话！我们直接教训教训这臭狐狸，把夏书生和他女儿抢回来不就行了！”

狐仙扫了四人一眼，忽然放声大笑：“想和本大爷斗？很好、很好，本大爷正闲着无聊，这下倒好，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你们几个，想要文斗，还是武斗？”

天河一怔：“文斗？武斗？”狐仙笑道：“武斗便是你们中间上来一个，跟本大爷真刀真枪地过过招，至于文斗嘛——”忽地右手猛地一掀，莲宝立脚不住，登时被抛上天空，菱纱、梦璃齐声惊呼，那狐仙右臂一举，又将莲宝抓在手中，身子迅捷无伦地转了几个圈子，众人眼前一花，只见石台上忽然出现了五个莲宝，长得一模一样，不由得惊诧莫名。

狐仙怪笑一声：“要是来文的，你们如果能从这五个里面认出真的那一个，本大爷二话不说，立刻放了夏元辰和他女儿！如果认错了，可别说本大爷欺负人，你们就得像这蠢书生一样，被法术吞噬了，等到本大爷消遣够了，兴许考虑给你们解了法术——”

菱纱怒道：“可恶的臭狐狸，欺人太甚！干脆上去把他打倒，法术自然破了！”梦璃摇了摇头，轻声道：“等等……他再怎么说也是一方散仙，我们不知底细，不如就先按文的来。”向紫英看去，见他也点了点头，朗声道：“好，我们就来文斗。”

狐仙得意道：“哈哈，还是这小姑娘聪明，就你们那两下子，四个人一起上，也不是本大爷的对手。不过我先说好，你们可别想跟蠢书生的女儿说话，这小鬼是个痴儿，笨得一塌糊涂，何况我给她施了定身术，她全身都动不了～”

菱纱听得气愤异常，骂道：“卑鄙！”狐仙不以为意，仍是哈哈大笑，梦璃皱眉问道：“狐仙，夏家公子到底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这样害他？”

狐仙笑道：“此言差矣，我哪里害过他，不过是捉弄几下，谁让他把我们散仙的脸都丢光了！”紫英惊道：“散仙？”狐仙大笑道：“你们还不知道？也难怪，这蠢书生太没用了，谁能想到这家伙一脸蠢相，居然是个山神。”

台下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又听狐仙不屑道：“这夏元辰明明是个山神，偏要装成凡人，和其他蠢老百姓混在一起，还收养了一个白痴女儿，岂不成了所有散仙的笑柄？”

梦璃正色道：“他要如何过，那是他自己的事，和你无关吧？”狐仙哼了一声，轻蔑道：“这蠢书生自己不怕丢人，倒也罢了。但他修为逊我不少，偏生不自量力，总是坏我好事，我要捉弄谁，他偏要去替那人消灾，摆明了是和本大爷做对！今天本大爷大寿，更是要教训教训他，才觉得说不出的舒心自在，嘿嘿！”

紫英怒道：“山神身为地仙，庇护凡人，本是常理！你原是凡间兽类，上天垂怜，让你得道成仙，你不但不知行善积德，反而祸害旁人，是何道理！”狐仙冷笑道：“少跟本大爷谈什么大道理，反正这书生又蠢又笨，养了个女儿也和他一样白痴，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忽听梦璃冷冷地道：“你才是愚不可及。”走上台去，将一个莲宝抱了下来。她手指一接触莲宝身体，其它四个莲宝顿时化作飞灰，飘散开去。

狐仙两眼圆睁，不敢相信地看着柳梦璃，话音发颤：“这、这不可能！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梦璃微微一笑：“你的法术了得，我自然看不出来，是莲宝自己告诉我的。”

狐仙死死地盯着莲宝，不甘道：“这痴儿……她……”梦璃轻叹一声，道：“我方才引你闲谈，不过是想看看你会不会露出破绽。没想到当你辱骂夏公子时，莲宝的眼里全是愤怒……她或许不如其他孩子聪明，但父女之情，却和旁人没有分别！”

狐仙目瞪口呆，忽然怒喝道：“你们使诈！这不算！”菱纱见梦璃得胜，又见那狐仙气急败坏、满脸羞怒之色，心里大感解气，嘻嘻笑道：“少废话，是你耍赖好不好！还不快把定身术解了！”说着上台将夏元辰也扶了起来，转身刚要下来，忽听得身后狐仙怒吼一声，一股劲风从背后袭来，竟向韩菱纱出手！

天河看得大惊，方要呼喊，眼前白影一晃，嘭的一声轻响，只见那狐仙踉踉跄跄地连退几步，脸上涨得通红。慕容紫英长袖轻拂，飘飘然挡在韩菱纱身前，他看起来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却在不经意间，将狐仙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狐仙自知无法再施偷袭，只得连声怒喊道：“你们、你们使诈！”

菱纱吓出了一身冷汗，天河忙上前扶着她和夏元辰下来，回头向台上怒道：“你，太卑鄙了！”那狐仙连喘了几口粗气，冷笑道：“哼，你们抢走这蠢书生也没用，他身上的法术只有本大爷一个能解，你们抢他回去，也不过是抢走一个废人！”

众人听了这话，均是一惊，只见夏元辰双目紧闭，连唤他几声，也是毫无反应，一旁莲宝着急地看着父亲，眼里泪光乱转。菱纱心里一沉，刚要出言怒斥，只听得台上慕容紫英沉声道：“狐仙，你好歹也是仙界中人，怎的出尔反尔、说了不算？”

狐仙冷哼一声，他自知理亏，干脆不予理睬。紫英眉间涌起一股怒意，缓缓说道：“你刚才说过，如果我们文斗胜了，你立刻放人，现在你自食前言，那也罢了。如果我们武斗也胜了呢？”

狐仙蓦地抬起头来，看着慕容紫英，冷笑道：“好，本大爷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你们能打过本大爷，本大爷就解了那蠢书生身上的法术！不过——”望了台下众人一眼，急忙补充道：“你们之间只能上来一个，跟本大爷单打独斗！”

紫英微微一笑：“好，在下昆仑琼华派慕容紫英，便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说完稳稳地走到台中，与狐仙相距丈余，拱了拱手：“请了。”

狐仙见他洒然而立，襟带当风，俨然一代大侠风采，心下惧意暗生，但转念一想：“哼，本大爷有近千年的道行，量他一个乳臭小儿，在那帮凡人的狗屁修仙门派里呆了几年，能有多少修为？本大爷刚才失算，叫那臭丫头占了便宜，现在正好在这小子身上找补回来。”忽地怪叫一声，从怀中抽出一条短棍，向慕容紫英直扑过来。

他这一下来得极快，台下众人都是惊呼一声，却见慕容紫英手不举、足不抬，轻飘飘地晃到了一边，袖手而立，脸上仍是笑吟吟的神色。狐仙连连怒吼，短棍刺、挑、划、扫、磕，招数怪异无比，混不似凡间武功，速度却是越来越快，口中吼声也是越来越急，恨不得一招将慕容紫英击倒。

然而无论那狐仙武功如何快法，慕容紫英进退趋避，总能及时躲开。但他只是闪避，那口长剑仍是挂在腰间，并不拔出，狐仙只攻不守，自是立于不败之地。菱纱看得十分着急，担心慕容紫英的安危，不由喊道：“紫英，快出剑啊！”

紫英又避几招，见狐仙攻势不减，忽地朗声喝道：“小心了！”左手轻抚剑鞘，铮的一声，长剑自鞘中弹出，右腕一挽，长剑在胸前画了个半圆，一道剑气隐隐射出，那狐仙吃了一惊，连忙退后几步。只见慕容紫英横剑当胸，巍然站立，一时间，台上两人都站定不动。

菱纱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心下十分紧张。柳梦璃却是微微一笑，她看刚才那番激斗，慕容紫英纵使不用长剑，那狐仙也是伤不了他，可见紫英的武功高出那狐仙多多，现在紫英长剑一出，取胜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那狐仙也明白这点，但他争强好胜，极要面子，方才一番抢攻无效，反耗了自己不少真气。心道倘若再拖下去，势必一败涂地，老子一世英名，尽付流水。当下之策，唯有趁着这少年使出全副功夫之前，全力进击，方有胜望，想到这里，心下愈发焦躁，猛喝一声，又扑上来。慕容紫英挥剑斜挑，剑尖指处，正是他奋力攻来时不及掩护的要害，那狐仙大吃一惊，急忙一个翻身倒纵出去，方才落地，立足未稳，身旁白影纵横，慕容紫英已挥剑攻来，狐仙万般无奈，就地一滚，台上的尘埃沾了满头满脸，饶是如此，后脑的辮子仍是被紫英削断了一节。菱纱、梦璃看见，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转眼之间，台上攻守之势已然大变，现下竟是慕容紫英只攻不守，那狐仙再也不敢出击，手中短棍舞得呼呼生风，拼命护住全身上下各处要穴，慕容紫英也不与他硬碰，长剑每每攻向他不设防之处，狐仙左支右绌、险象环生，拆不了三五招便要转身逃跑，脸上大汗淋漓，嘴里咬牙切齿地说着什么。

天河三人之前曾见过紫英几次出手，打斗均是极快，电光石火之间，胜负已分。但今日与狐仙相斗了小半个时辰，虽然大占上风，却不能即刻取胜，心下均是有些奇怪。梦璃更发觉紫英长剑虽出，剑招之中，仍隐隐有容让之意，几次可以破敌制胜的招数使到一半，竟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心里大惑不解。

十几招又斗过去，狐仙只听得“嗤”的一声，后背微感凉意，心下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回头看看，却为紫英剑招所逼，不敢分心。忽听见台下韩菱纱拍手笑道：“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只见那狐仙后背处衣衫破了道大口子，露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耷拉在外面，看来这狐仙修行尚且不够，身子化成了人形，尾巴却是变化不掉。台下天河、菱纱、梦璃三人见此情景，均是大笑不止，狐仙摇了摇尾巴，所幸并没受伤，大怒之余，又感骇异：“这小子的长剑从未近我身半尺之内，怎会把我衣裳划破了？”他却不知紫英武功已至“以气成剑”之境，不但真气可以成剑，长剑周身亦附有无形真气，摧枯拉朽，锋锐处不逊于剑刃，不需剑及，只凭剑气所至，便可伤人。

又听韩菱纱笑骂道：“臭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还不认输？难道真要打得你光屁股不成？”说完这话，脸上却是一红。那狐仙恼羞成怒，忽地退后，大喝道：“琼华派的小子，大爷看你年轻，让你几招。现在老子可不让了，疾——”单手指天，口中念念有词。

韩菱纱笑声未落，只见那狐仙身形晃动，围着慕容紫英乱转，蓦地一声大喝，紫英身周竟出现了五六个狐仙，同时扑将上来，眼看紫英避无可避，台下三人不由惊叫起来！

慕容紫英眉头紧皱，冷笑一声，泰然诵道：“以～我～凡～躯，化～相～真～如！”

众人只见那些狐仙的身影忽地一敛，突然消失，一声长长的惨叫从台上传来，定睛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狐仙的真身跪倒在地，手中短棍不知什么时候被击飞了，尾巴被一柄巨大的七彩光剑钉在地上！

慕容紫英面沉如水，一字字道：“你服不服输？”那狐仙痛得长声惨呼，连连点头。菱纱道：“那你快把夏书生的法术解了！”那狐仙强撑着念了几段咒语，哆哆嗦嗦地说道：“饶、饶命，大侠快把剑撤了吧……”

紫英一挥手，光剑随即消失，那狐仙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慕容紫英大声喝道：“念你乃是仙兽，千年修行不易，今日便放你一马，日后若再为恶，我定会散去你的功力，将你打回原形！”

那狐仙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道：“知、知道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不敢看众人一眼，转身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见那狐仙灰溜溜地逃远，菱纱兴高采烈，赞道：“小紫英，你好厉害哦！那只臭狐狸被你吓得浑身发抖呢。”

紫英微微苦笑，叹道：“我刚才不过是危言耸听，以防他再度为恶，其实仙兽纳日月之精华，炼成独一无二的内丹护体，又岂是我等凡人可以轻易将其打回原形的？”菱纱笑道：“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可算是大开眼界了，想不到小紫英你的武功那么厉害，平时也不教我们～对了，你最后那一招是什么？真是太精彩了！”

紫英脸上神色立转肃然，一字一顿地郑重说道：“这招叫做‘化相真如剑’，乃是琼华派所有修为高深的弟子必习的一招，我习练这招五六年了，也没当真用过几次。今日若不是他妄用幻象之术，引起我心中怒气，倒也不想用这招伤了他——”琼华派向来以修仙为任，派中前辈们曾谆谆叮嘱，不可与仙界同辈为难，故而紫英方才动手之时，多留有余地，若非那狐仙不知知难而退，一味的死缠烂打，倒也不至于被紫英所伤，落得如此下场。

菱纱奇道：“幻象之术？就是刚才那些假狐狸吧。为什么他用这招让你生气？”紫英沉默片刻，黯然叹道：“你们可知，十九年前，本派掌门就是死在这招之下？”

众人大惊，紫英继续说道：“幻象之术乃是施术者分出部分精元，用法力幻化成数个自己的化身，连同真身一起攻敌，令人防不胜防。我派创派之初，弟子降妖除魔时，常遇妖魔用出此招，难以抵挡。派中前

辈经过仔细研究，乃创出了这一招‘化相真如’作为克星。须知，幻象与真身在表面上虽然一模一样，但真身为本，幻象为末，真身一破，幻象即灭。‘化相真如剑’便是凭借个人的修为眼力，看出真身，将全身真气化为利剑，直击本体，对手精元分散，必然一击而破。”

菱纱听得入神，问道：“那掌门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紫英叹了口气，说道：“本派上一代太清掌门，实是一代奇才，琼华派武学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发扬光大，他自己更是罕见的高手，不说别的，单说这一招‘化相真如’，几百年来都没第二个人比得上。可是想不到这样一代高手，十九年前却死于妖界之主之手，而且对手用的，恰恰就是幻象之术！

这简直就是琼华派的奇耻大辱。从那以后，派中便规定，凡是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弟子，都必须修习这一招‘化相真如’，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妖界再次降临之时，用这招‘化相真如’杀了妖界之主，洗雪十九年前的耻辱！”

他声音肃然，话语中透出深深恨意。天河等人心中一凛，见他沉痛神色，一时却想不出说什么话来劝他。忽听见莲宝喜道：“爹爹、爹爹醒了！”

众人心中一松，只见夏元辰睁开双眼，缓缓从地上站起，看见莲宝，惊喜道：“莲宝！你让爹担心死了，有没有怎么样啊？”莲宝扑到他的怀里，呜呜地说着什么。夏元辰紧紧地抱着她：“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眼圈已自红了。

柳梦璃微笑着对他们道：“你们放心，我们已经把狐仙赶跑了，他不会再来害你们了。”夏元辰声音哽咽，谢道：“你们……真是太感谢了！我刚才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莲宝了……”

菱纱笑道：“别难过了，嘻嘻，看你这样子，真想不到你还是个山神呢！”夏元辰一愣，呆呆地看着众人：“你们、你们都知道了？”

紫英叹道：“是狐仙告诉我们的，这些年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暗中相助，这里的人只怕要被狐仙祸害惨了……”菱纱也道：“是啊，我们都听臭狐狸说了，你就是因为帮过许多人，才会被他怨恨的！只可惜，等到真的出事了，那些人都不愿意帮忙……”

夏元辰摇了摇头，轻叹道：“不，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只不过人力有穷极之时，又怎能斗得过天地鬼神，会心生畏惧也在情理之中。”一边的莲宝拉着夏元辰的衣襟：“爹爹、爹爹。”夏元辰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莲宝，乖。”

柳梦璃看到这温馨一幕，不由感叹道：“夏公子，你女儿真的很依恋你呢，多亏有她，我们才能看穿狐仙的诡计。”

夏元辰叹了口气，轻声道：“你们大概也知道了吧，莲宝她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我只想让她少受些委屈……原本我就打算带她离开即墨，游历五湖四海，但又放不下狐三的事，如今狐三被你们打跑，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了。”向众人拱了拱手道：“多谢各位相助，我这就带莲宝回去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动身。”

紫英忽然想起三寒器的事，忙问道：“夏公子，我们有一事请教，请问你是否知道光纪寒图这个东西？”

夏元辰微微一惊，问道：“你们为何要找那样东西？光纪寒图其质阴寒，对人并无益处……”天河忙道：“这个……玄霄……”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急道：“哎呀，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要用它来救人的。”

夏元辰点点头道：“实不相瞒，光纪寒图正在我手中，诸位今日救了我，和莲宝，大恩大德，无以为报，那东西就送给你们好了。”

众人大喜过望，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功夫，菱纱欢呼雀跃道：“太好了！真是好心有好报！”夏元辰道：“寒舍就在即墨狐仙庙西南，我先回去了，恭候各位到访。”说完轻轻拍了拍莲宝：“莲宝，咱们走了。”忽地身影一晃，消失不见。

菱纱看得咋舌道：“哇，真是厉害！神仙就是神仙！”紫英点头道：“我们也回去吧。”

众人向山外走去，方要出谷，忽听见远处一个男声怒斥道：“道闰，你好大的胆子，以为和这妖孽躲在这里，我便寻找不到吗？！”

众人一惊，紫英听到“妖孽”二字，眉头陡然皱起，循声赶了过去。只见远处一片花丛中，一个青年男子神色惊慌，全身微微颤抖，仍是张开手臂，拼命护着身后的一个粉衣少妇，那少妇低着头，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似在小声啜泣。两人对面，站着一个横眉立目的道人，面貌却与那青年有几分相似。

菱纱小声问道：“紫英，他们是谁？”紫英略一思索，也低声道：“那青年有些修为，以前应该是某个门派的；那少妇身上有淡淡的妖气，应该就是那道人说的‘妖孽’了；至于那道人，看他的服饰，想必是蜀山仙剑派的弟子，再看他腰间所佩的蜀山派守剑文佩，这种配饰分为紫、青、蓝、绿四等，他佩戴的竟是最高等的紫色，想来他此次下山，必定有极重要的任务无疑……”

又听那道人喝道：“道闰，看来你竟然还是执迷不悟！今日我便将这女妖投入锁妖塔中，令其魂飞魄散！”那名叫道闰的青年脸色惨白，颤声哀求道：“大哥，我求你！道闰这条命是你给的，如今还你，死不足惜！但是求你放过我的妻儿——”

那道人怒喝道：“混帐东西！死到临头，居然还念着这个妖孽！你若再执迷不悟，与这妖孽同流合污，我道臻认得你，手中长剑也不认得

你！还不给我快快滚开！”长剑唰地出鞘，直指向他背后的少妇。

道闰仍是一动不动，牢牢地护定妻子，哀声道：“芙萝她是妖也好，是什么也好，都是我的妻子！大哥，你要杀，就杀我吧！”那少妇嚤嚤抽泣：“相公，你不要死，不要丢下我和睿儿……”

道臻冷笑一声：“好啊，好一对同命鸳鸯！不争气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妖孽，你连师门、连兄长、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道闰忽地跪倒，向兄长连磕了三个头，悲声道：“大哥，我为一己私欲，起意盗取赤雪流珠丹，自知罪无可赦，能死在你手中，道闰并无怨怼，只求你念在昔日手足之情，放过芙萝和睿儿……”那少妇惨声呼道：“不，相公你不能死！”怀中的婴儿也放声大哭起来。

道臻怒哼一声，又听道闰哀求道：“芙萝她虽是花妖，但从未害过人，前两天有个人被这儿的狐仙施了法，还是芙萝她帮着解了法术；睿儿他尚且年幼，人事不知，更是何辜……还望大哥看在二十年兄弟之情，放过他们，道闰在九泉之下，也感谢大哥的恩德！”

道臻脸色铁青，怒道：“一派胡言！你被这女妖迷得神魂颠倒，连孽种都有了，更处处信她一面之辞！妖若不害人，那爹娘又是如何死的！”

道闰连连顿首，悲声说道：“大哥，人有善恶之分，妖也是一样，芙萝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道闰虽然糊涂，自幼受师父和你教诲，也知道绝不可以不辨是非，芙萝若是心性邪恶，我早已亲手将她斩于剑下！盗取丹药之事，也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求你放过他们母子吧……”

道臻怒目圆睁，手中长剑仍不放下。云天河在一旁看得忍不住了，忽然走上前去，大声说道：“等一下！他叫你‘大哥’，你们就是兄弟，兄弟怎么能杀来杀去呢！”

菱纱、紫英和梦璃也走了过来。道臻望了众人一眼，看见紫英，微微一惊，紫英向他拱手施礼，他也回了一礼。菱纱也道：“其他门派的事，我们本来不该插手，可是，他是你的弟弟啊，难道人的性命还比不过一颗丹药？一定要他以死赎罪才肯罢休？”

道臻冷冷地道：“他原本盗丹未成，饶他一命，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这女子出身妖孽，又迷惑我蜀山弟子，却是罪大恶极，饶她不得！”

梦璃摇了摇头，柔声劝道：“他和妖相恋，就算不容于世，只要不害到别人，又算什么大恶，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人和妖纵有仇怨，又何必要生生拆散一对无辜的夫妇……”

道臻哼了一声，脸上冰冷如故，长剑却慢慢垂了下来。梦璃心中一喜，刚想再劝几句，未及出口，道臻长袖一拂，朗声道：“到此为止！此事不须他人置喙！”转过头去，冷冷地对跪着的道闰道：“……起来。”

道闰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大哥，你答应放过芙萝和睿儿了？”

道臻冷冷地道：“站起来！你自小脾气倔强，就算受师父的责骂也多半不肯低头，哼，想不到今日竟会为了一个女妖屈膝！”见道闰讪讪站起，沉声道：“你接好了！”扬手抛了一个盒子过来。

道闰怔怔地接住盒子，那少妇凑过头来，大胆地打开看了一眼，只见盒内一丸丹药晶莹如玉，惊呼道：“这是……赤雪流珠丹！”

道臻冷笑一声：“你当初胆大包天，想要盗取赤雪流珠丹，不就是因为那个孽种天生带毒，唯有此丹药能解？！”转过身去，徐徐说道：“你盗丹未成，逃出门派，师父命我下山捉拿……却也给了我一颗赤雪流珠丹。他老人家吩咐，你若顽抗，则杀无赦，若是仍有悔心，知道自

己错了，毕竟师徒一场，便将丹药给你，但你从此被逐出门墙，不再是蜀山弟子！”

道润如在梦中，喃喃道：“怎么会……赤雪流珠丹……如此贵重之物，师父他老人家怎能作主……”道臻怒喝道：“放肆！师父自是稟明掌门，再交代于我，他为你煞费苦心，你竟然心有怀疑！”

道润两手颤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过了许久，才确定这不是一场梦，颤声道：“不，大哥……我有愧于你和师父，有愧于其他同门，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许……”道臻厉声打断了他：“住口！不许再喊我大哥，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我今日暂且信你之言，你最好从此隐姓埋名，若敢与这女妖有为恶之举，我定会亲手将你们杀了！”嗤的一声，扯下了一圈衣袖：“割袍断义，你我从此恩断情绝！日后相遇，只当不识！”蓦地扔下衣袖，大步而去。

道润又羞又惭，向着道臻远去的方向重重磕了一个头。梦璃轻叹一声：“想不到……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要铲除妖孽，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道润口中喃喃叹道：“大哥……他从小就很疼我，小时候家中被妖袭击，要不是大哥挡在我面前，自己却受了重伤，我早就没命了……师父也很护着我，我闯了祸，他总是在掌门面前说情开脱……是我、是我欠他们太多太多了……”那少妇喜极而泣，扶他站了起来。两人劫后余生，相顾之下，竟是说不出话来。

菱纱忽然惊道：“咦，紫英呢？他怎么不见了？”她方才见紫英一言不发，脸上神情颇为怪异，心里十分奇怪，只是为此事吸引，不及多问。此刻转头一看，紫英竟已不知道哪里去了。

道臻大步走出谷外，方要御剑离去，忽听背后紫英问道：“你，为何要说谎？”

道臻身形微微一震，转过身来，直视着紫英：“何出此言？”紫英叹道：“素闻赤雪流珠丹乃蜀山至宝，非掌门不可动用，但蜀山如此大派，素来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甚至以锁妖塔关押妖物，态度之强硬比起琼华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掌门怎会将如此贵重的丹药用在一个半人半妖的孩子身上？”紧紧地盯着道臻双眼，继续说道：“何况刚才，你说到尊师禀报掌门、取得丹药时，似乎急于掩饰，未免太不自然。”

道臻哼了一声：“这只是你的猜测，并无实据。”紫英道：“不错，但我越想越是心惊，若我所料不差，尊师和你便是私自取走了赤雪流珠丹。你们为了道润，竟不惜铤而走险？！”

道臻默然良久，微微苦笑道：“.....盗取丹药乃是我一人所为，师父并不知情。”

紫英叹道：“果然.....你不愿道润痛苦，所以假意怒斥，再将丹药给他，最后更与他割袍断义，他便不会起疑.....”

道臻面色如冰，黯然道：“我并非假意，方才一念之差，我便会杀了那女妖，将道润带回蜀山。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道润往后一生都不会再快乐了.....”

紫英悠悠叹道：“在你心中，他一人之愿终究胜过了门规道义。”心中五味交集，说不清对他此举是何想法。

道臻仰首望天，长叹道：“道润很小的时候，我们爹娘便枉死于妖物手中，后来我与他拜入蜀山门下，我发誓遵师门之命，斩妖除魔、守护黎民百姓.....可是在更早以前，我也发过誓，要尽我所能照顾这个唯一的弟弟，让他一世幸福。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要守住其中一个誓言，便要毁去另一个.....”凄凉地摇了摇头，又道：“如今尘埃落定，我心中反而平静下来，剩下的.....便是回师门领罪。”

紫英叹道：“盗取了蜀山至宝，会被如何定罪？”道臻微微惨笑，漠然道：“既然大错已成，我听候发落，不作他想。”顿了顿，恳求紫英道：“此事请勿告诉道润，若说起于私念，也是我的，而非他的，所有罪孽由我一人承担，与他无关。”

紫英沉默不语，许久点了点头，道臻长叹一声：“多谢！”忽地御剑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紫英望向他的身影，只觉无比的孤独萧索。身后韩菱纱喊道：“紫英，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可找到你了！”

天河三人走了过来，菱纱看着紫英，问道：“紫英，你怎么了？神色好像怪怪的……刚才，我好像看见道臻从这儿离开，他和你说了什么吗？”

紫英叹道：“没什么……他只说该办的事都已经办完了，要回蜀山复命。”菱纱欣慰道：“哦，那就好，我还以为，这件事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幸好道臻他是真的很疼弟弟，他们的师父心肠也很好……”

紫英叹了口气：“我们去夏公子家吧。”

众人回到即墨，没走几步，只见街头聚集了一大堆人，吵吵闹闹地向这边走来，为首的两个青年，正是夏元辰一开始拽住求助的那两个人。众人看见天河四人，眼中放光，急忙冲过来问道：“你们、你们真的把狐仙打跑了？！”

天河见他们神情激动，有点忐忑地答道：“是、是啊。”那两个青年大喜，向天河他们鞠了一躬：“恩公！”天河等人吃了一惊，方要答礼。那群人已七嘴八舌地欢呼起来，早上那老者走上前来，感谢道：“恩公，你们有所不知，那狐仙强迫我们每年供奉他，却只会做些阴损的事。大家向他祈祷风平浪静，他就让海上风浪大起，向他祈祷风调雨顺，他就带来大旱，我们都是苦不堪言呐。幸好恩公打跑了这家伙，大家总算可以过个安生日子喽……”

那张屠户也说道：“本来俺们几个正要上山帮忙找小莲宝，没想到夏书生带着小莲宝回来啦，还带回来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定要再来问问才能放心！”其他人均是连连点头。

菱纱笑道：“咦？你们打算上山？可你们不是很怕那只臭狐狸吗？”为首的那两个青年红着脸道：“我们、我们是怕死狐仙了，去隐香山惊扰大仙，这事平时连想都不敢想，可是，夏书生以前帮过我们不少忙，要是不管他，不就变成忘恩负义了……”张屠户也点头道：“对对对！俺是没读过啥书，但也明白做人要讲义气，俺还喊上了邻居王家和孙家的人，大家一起上山去找狐仙算账！不过，哪晓得你们已经把狐仙打跑了，呵呵……”

那老者谢道：“恩公，你们是即墨的大恩人，请一定要留下来，看看今晚的花灯啊！”菱纱高兴地拍着手道：“好啊好啊，我们一定去～我最喜欢漂亮的花灯了！”众人确知祸害已除，纷纷欢天喜地散去了。

紫英摇头叹道：“唉，妖害人不稀奇，想不到连仙也会为祸一方，今日所见，实在令人心惊。”众人见他神色无奈，只道他是感叹于狐仙之不轨，却不知他此刻内心深处，对道闰之事感慨良多。“那女子确实是妖，道闰钟情于她，该是不该？道臻为了一己私情，不顾师门道义，放过他弟弟和那女妖，又是对是错？两个誓言，他选择的是正确的那个吗？”

这些思绪在他头脑中徘徊不止，然而片刻之后，想到派中长辈的谆谆教诲，掌门的血海深仇，以及平日下山时所见所闻的种种妖孽残害生灵之事，忽地打了个寒噤：“妖孽害人无数，对它们岂能有慈悲心肠？那道臻为私情而罔顾大义，我不但不阻止，反而对他心生同情，慕容紫英啊慕容紫英，你怎的如此糊涂，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暗自羞愧不已。

忽听见前方夏元辰笑道：“你们来了？”紫英一抬头，才发现众人已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小屋前，夏元辰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众人。

菱纱嘻嘻笑道：“夏书生，我可得收回在山上讲的话啰！那些人还是不错的嘛，有心去找你和小莲宝。”夏元辰笑了，道：“是啊，我早说过，他们都是好人。”

菱纱笑完，又有些感慨地道：“哎，同样是仙，你和臭狐狸对人的态度也差太多了。”夏元辰轻叹一声：“因为，我很喜欢人，才愿意隐瞒身份，在人间过上百年、千年……六界之中，虽以神、魔最强，但天上寂寥千载、瑶宫寒苦，又怎及得上人与人相依的暖意。”

紫英听了这话，心中微感讶异。却听韩菱纱羡慕地问道：“那，像你这样的地仙，是不是就可以长生不老呢？凡人到底要怎样，才能活得更久一点？”

夏元辰淡淡一笑：“仙的寿命虽然动辄上千年，却依然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凡人由生到死不过百年，自然会羡慕仙人，但是比起蜉蝣蝼蚁，人又何尝不是寿命长久？阳寿天定，强弱自分，这原本就是所谓的‘天道’啊，又为何要去打破它？”他见菱纱脸上颇有失望之意，摆了摆手，笑道：“好了，不说这些了。以几位的资质，修道定然有成，说不定假以时日，能与我一样位列仙班呢。诸位请随我进屋去吧。”说完转身入内。

天河等人刚要跟进，只见菱纱一脸沮丧，不甘地抓着衣襟，梦璃劝道：“菱纱，别心急，你村里的人……你担心的那件事，一定会有办法的。”天河也劝道：“对，可能你问他，他刚好不知道……”

紫英疑道：“村里的人？……到底出了什么事？”菱纱摇了摇头，轻声道：“紫英，别问好吗？其实连天河、梦璃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总有一

天我会全告诉你们的，但不是现在……”强作欢颜道：“好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我们进去吧。”

紫英郑重地道：“好吧，我知道了，若有能帮上忙的，你一定要说出来。”菱纱轻轻地点点头：“谢谢。”

众人走进屋内，夏元辰从柜中取出一个卷轴，慢慢展开：“你们看，这便是光纪寒图。相传此乃冬神遗落人间之物，我也是偶然之间得到。”

众人只见那卷轴上画着无数星辰，彼此间用细线相连，像是道家的星相图，上面的星星不知是用什么制成，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菱纱赞道：“这东西闪闪的，好漂亮！一看就是了不起的宝贝！”

夏元辰微笑道：“看来，女孩子都差不多，静兰也最喜欢这个呢。”菱纱奇道：“静兰？”夏元辰的脸微微一红：“啊，静兰、静兰她是我的恋人。”脸上浮现出幸福的表情，轻声说道：“静兰她又温柔又漂亮，就像天上的仙子一样。以前，我住在即墨附近的山里，每到夜晚，我就把光纪寒图展开，置于山巅，看起来犹如星尘下凡一般，那是静兰最喜欢的光景……”

梦璃问道：“那她现在在哪儿？没有和你住一起吗？”夏元辰轻叹道：“她？她已经过世几百年了，说不定早已投胎转世、几度轮回。我是地仙，而她只是一介凡人，人仙殊途啊……”

柳梦璃微感抱歉，道：“对不起，让你想起了伤心事……”夏元辰淡然地笑了笑，似是早已看破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没关系。至少那一世我和静兰相守到老，我一直陪着她，看着她归于尘土……世间多少有情人磨难重重，终究有缘无份，我和静兰已足够幸福，又怎敢再有更多奢求？”

一边的莲宝叫道：“爹爹……星星、莲宝喜欢……”小手指着桌上的光纪寒图，夏元辰俯下身子，问道：“莲宝，你也喜欢光纪寒图吗？”莲宝连连点头，夏元辰柔声劝道：“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是我们的恩人，爹爹一定要报答他们，莲宝听话好不好？乖～”莲宝摸了摸脑袋，小手缩了回去，两眼仍是盯着光纪寒图不放。

紫英一拱手：“抱歉，君子不夺人所好，今日实在是事出有因……”夏元辰笑道：“没关系，光纪寒图留在我身边并无用处，倒不如赠给急需之人。”说着将卷轴收起，递给了慕容紫英。

紫英刚一触碰，只觉一股阴寒之气从图上传来，手指一哆嗦，不自觉地避了开去。夏元辰一惊道：“哎呀！我倒忘了，光纪寒图性属阴冷，寻常人碰触恐有不适，入手便有天寒地冻之感，待我想个法子……”

天河看得有趣，忽然伸手接了过去，摸了摸道：“还好啊，没有多冷啊。”夏元辰见他混若无事，吃了一惊：“小兄弟你……难道竟不会觉得寒气渗骨？”天河笑道：“没有啊，摸上去是比其他东西要凉一点，不过也就是一点点。”

夏元辰喜道：“这可太好了！看来这位小兄弟天赋异禀，居然不畏寒气，光纪寒图可以由他拿着，就不成问题了。”

众人见三件寒器已得其一，都是十分高兴。紫英又施了一礼，谢道：“感激不尽，既然此间事了，我们便告辞了。”夏元辰还礼道：“各位，多多保重！”

第十六章：梭罗树仙

众人走出门外，只见即墨的居民们个个兴高采烈，手中提着花灯，四处奔走相告狐仙已被赶走的好消息，更有人点起了烟花和鞭炮，夜空中火树银花、绚丽之极。孩子们欢呼雀跃，纷纷把手中的花灯放到水

面上，远远看去，平静的海面上星火点点，天地之间，一派喜悦幸福之气。

这里的人们本来为狐仙所逼迫，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不得不强作欢颜，假意庆寿一番，这些花灯和烟火也是因此备下的。想不到今日大害得除，欢悦之下，十数年来终于真真正正地庆贺了一番，过了一个幸福的节日。

天河等人看到这番美丽景象，心中均是喜悦不胜。旁边跑来一大一小两个男孩，每人怀里抱着一个篮子，脆声道：“大哥哥、大姐姐～这些东西送给你们！”

菱纱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咦，你们是谁家的小孩？干嘛要送东西给我们啊？”那较大的男孩道：“我听祝爷爷说了，你们是打跑狐仙的大英雄！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给狐仙的供品，现在通通送给你们，谢谢你们帮我们赶跑狐仙！”

梦璃微笑道：“小朋友，狐仙跑了，是因为他自己做坏事遭报应，不用特地来谢我们。”那男孩红着脸，倔强道：“不、不行，祝爷爷说一定要知恩图报，不然不算男子汉！小海，我们走！”较小的男孩放下篮子，跟着他跑出几步，忽地回过头来，羡慕地道：“大哥哥、大姐姐，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做像你们这样的英雄！帮很多很多的人！”说完便跑远了。

天河向篮子里望了一眼，高兴道：“呵呵，有鱼，能烤来吃哦～”菱纱笑道：“呆子！人家一番心意，你居然只注意到鱼……”

天河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感叹道：“不是，听了他们的话，心里好舒服……一种暖暖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在跳动一样……原来，让别人开心，自己也能这么开心啊。”

慕容紫英一脸欣悦之情，慨然道：“为侠者一生所求，除魔卫道，可不正是为了此情此景、为了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天河点头：“嗯，紫英，你说的对！”紫英看着他，微笑道：“你不叫我‘师叔’了？”

天河脸上一红，紫英摆了摆手，正色道：“无妨。云天河，我以前或许错看了你，只当你是个任性妄为之人，如今看来，你和菱纱、还有梦璃，却当真有副侠义心肠，抛却辈份之别，让我说不出的敬重！”

众人见紫英一改往日严肃，话语中透出少有的亲切，甚至还带了一分欣赏之情，心中都是一暖，菱纱笑道：“嘻嘻，看来即墨的花灯庆典当真不得了，连冰块脸都被融化了。”天河忙道：“菱纱，别这么说，我觉得紫英并不是——”菱纱白他一眼：“我开玩笑呢，当什么真！”忽换了副郑重的神情道：“好了，说正经的，今天真是好高兴，但愿我们四个人，一生一世都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做自己应做之事！”

天河笑道：“那有什么难的？我们一定可以的！”梦璃也点头道：“嗯，我也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紫英缓缓地点了点头：“但愿如此。”面上神色微有涩然之意。菱纱知他心思，笑着劝道：“紫英，你又皱眉头了，是不是担心妖界的事？我相信只要玄霄能破冰而出，我们不会输的！”

紫英神情舒展，他本也是豁达之人，这一丝忧虑转眼之间便也淡然，朗声笑道：“不错，今日大家难得欢聚，莫要辜负了这良宵美景……”

皎洁的月光之下，菱纱和梦璃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天河在大嚼着孩子们送来的鲜鱼，紫英肃然而立，环视着周围美景，时不时发出一两声慨叹。然而无论对他们哪一个人来说，这样美丽而欢愉的夜晚，都会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次日清晨，四人为不引起人们挽留，卯时便悄悄起身，御剑返回了琼华派。刚刚走进山门，梦璃忽然身子一晃，伸手捂着头，菱纱一惊，连忙扶住了她：“梦璃，你怎么了？”

梦璃只觉头脑之中，那团影子又一次弥漫开来，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诡异，似要压倒一切，失声道：“我的头……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好晕……”

菱纱不明所以，问道：“很不舒服吗？是不是海风吹久了？我扶你回房吧！”紫英见梦璃不舒服的样子，也道：“菱纱，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与天河去见师叔就行了。”菱纱点点头，扶梦璃回房去了。

天河和紫英来到禁地，玄霄见两人一脸喜色，问道：“何事如此高兴？”天河拿出光纪寒图，高兴地说道：“玄霄，你看！我们已经找到了三寒器其中一个，光纪寒图！想不到也不算太难嘛，只要再拿到另外两个，你就能从冰里出来了！”

玄霄望着天河，叹道：“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高兴？”天河笑道：“呵呵，不可以吗？”玄霄怔怔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感动，洁白如玉的面颊上涌起一丝血色，蓦地长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世上竟还有人会为我如此耗费心力……好、好！天河，你很好，你看我们结为义兄弟如何？”

紫英听得大惊，玄霄论年纪是天河父亲一辈，论师门序列更是自己师叔，比天河整整高出两辈，长幼之序，再也明白不过。如今他却要与天河义结金兰，这在从小在门规森严的琼华派中长大、恪守礼法规矩的紫英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刚要相劝此事不妥，只听天河懵懂问道：“义兄弟？是啥意思？”

玄霄温和地看着他，道：“便是没有血缘之人彼此认作兄弟，你尊我为兄长，我视你为亲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说

到“唯一的亲人”时，语音微微一顿，眼中孤苦之意掩饰不住。天河喜道：“好啊！我下了山后才知道，人也会有兄弟姐妹的，可惜我没有……现在有你做我大哥，真是再好不过了！”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紫英见状，有些着急，连忙说道：“师叔，弟子斗胆……你与天河父亲同辈，这、这只怕于礼法不合。”玄霄目光猛地射向他，有若寒冰，冷冷道：“礼法？什么东西？”

紫英身子一震，不敢直视师叔的双眼，玄霄冷笑一声：“这便是夙瑶的好教导吧？哼，琼华派便是事事都合礼数，才会教出些迂腐不堪的弟子。何况我如何行止，却要后辈来管吗？”

紫英连忙赔罪道：“弟子不敢！”玄霄不再理他，口气又转温和，问天河道：“天河，这回怎未见其他两位姑娘？”天河道：“哦，她们啊，身体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了。”

玄霄面色微变：“不太舒服……”忽然用极关心的口气问道：“大哥问你，那其中可有你的心上人吗？”他自称“大哥”，显然已是确认了结拜之事，紫英心中暗叹，天河却感到无比亲切，在大哥面前，不觉将心事尽数抖落出来：“大哥，怎么你也这样问？我、我不太懂，那个酒仙翁说过，喜欢也分好多种的，可我还是弄不明白……”

玄霄叹道：“不明白便罢了，只是……那带着琴的女孩子相当特别。”天河脸一红，小声道：“梦璃她……她人很好的……”玄霄顿了顿，道：“你误会了，我是说她……罢了，此事日后再说。我教过你的心法练得如何？”

天河来了精神，兴奋道：“不错啊，我早晚都练，最近觉得身体变得越来越轻了。”玄霄点了点头，赞许地道：“很好，你眼下务必勤加苦修，勿要牵扯儿女私情，否则只会生出无穷烦恼。切记！”

天河连连点头，玄霄闭上双目，道：“你们都出去吧，我想静心一段时间，若是找到另外两样寒器，再一并拿来吧。”紫英忙施了一礼，转身向外退去。天河却是恋恋不舍，说道：“大哥，我再陪你一会吧！”

玄霄叹了口气：“也好。”天河见紫英一个人出了禁地，小声问玄霄道：“大哥，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不会觉得闷吗？都没人和你说说话……”

玄霄凄然一笑：“原来，你是担心我百无聊赖，想要陪我讲话……唉，你这份心，大哥领受了。我长年被冰封于此，早已习惯这种寂寥，若是不能做到心如止水，只怕已经……已经疯了……”

天河难过道：“大哥，我一定快点找齐那三件寒器，让你从冰里出来。”玄霄神色忧郁，忽然说道：“天河，大哥求你一件事好吗？”

天河用力点了点头：“大哥，你说吧。”玄霄恍惚地叹道：“你若是愿意，便去后山醉花荫摘些凤凰花来，许多年未见了，我有些怀念……”

天河笑道：“呵呵，这好办。大哥你等我，我现在就去！”说罢急匆匆地跑了出去，身后玄霄望着他的背影，眼眶不觉湿润了。

天河独自一人跑到醉花荫，只见那几树火红的凤凰花仍是怒放在那里，天河挑来挑去，走到最大的一棵旁，伸手想去摘那朵开放得最鲜艳的，忽听身后一个轻柔的声音问道：“少年人，你是来赏花的吗？”

天河回头看去，一个红裙女子飘浮在空中，她脸上神情淡淡的，透着那种寻常人没有的寂寞感，竟与冰中的玄霄有几分相似。天河心中一动，在这女子面前竟有一丝紧张，开口道：“我……我是来替人摘花的，你是谁？这些花是你的，要用钱买？”

那女子轻声道：“我叫沐风，是这棵凤凰树的花仙……已经许多年没有人来赏花了，更不会有人称赞这些花好看……”天河心下暗生同情之

意，问道：“这么说，你也和我大哥一样，很久没和人讲过话了？”

沐风微微点头，幽幽叹道：“少年人，除了你之外，我还从来没有在凡人面前现身过……即使是在许多年前，我也没有勇气和他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师妹常常来这儿赏花，我总是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他虽是凡人，修为却与我这个地仙相差无几，我不敢……不敢让他察觉到我的气息……”

天河听得模模糊糊的，不懂道：“我不明白……要是你很想和那个人说话，干嘛不让他看见你呢？”

沐风轻轻叹道：“近君情怯，无以能言……何况，即便他看见我，又能如何？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师妹，只有目光投向她时，神情才会变得那样柔和……或许，这便是凡人所说的恋慕之情，我还是未能明白，也永远没有机会明白了……”

天河一惊：“为什么？”沐风叹道：“五百年的修行功德圆满，我明日便要离开此地，往九重天上而去，位列天女，从此怎敢再有情思牵挂？”

位列天女，便已是身入神界。凡人希冀修道成仙，数百年来成功者不过寥寥，当真修成仙道者，无不壮志满怀、心花怒放，由人入仙已然如此，由仙入神更是艰难百倍，能成功者理应更加欣慰愉悦才是。可看沐风脸上神色，竟是说不出的忧伤黯然。天河正感奇怪，沐风笑了笑，向他道：“少年人，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还是很谢谢你愿意陪我说说话。既然你是来替人摘花，这枝凤凰花便送给你吧。”说完挥了挥手，那朵最美丽的凤凰花连着花枝，从树上缓缓飘落下来。

天河伸手接住，高兴道：“谢谢你！”沐风叹道：“少年人，我看你尚有赤子之心，未曾经历世间劫难，但愿你就这样开心到老，姻缘美满。就此别过——”身形缓缓飞起，越飘越远，天空中传来她飘渺的歌声：

“瑶宫寂寞锁千秋，九天御风只影游。不如笑归红尘去，共我飞花携满袖……”

天河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这首歌，一时竟是痴了。

冰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玄霄睁开双眼，面上露出一丝感慨：“天河，你回来了？”

天河高高兴兴地走了进来，举起花枝：“大哥，你看，你要的凤凰花我带来了！”

玄霄望着那枝花，那枝花慢慢从天河手中升起，飘到离冰柱仅有尺余的地方，定住不动。玄霄望着那火一般的花朵，黯然道：“凤凰花开，依旧如霞似锦……可惜夙玉却再也看不到了……”

天河心头一痛，问道：“我娘？她喜欢这花吗？”玄霄神色苦痛：“是啊，闲暇之时她最爱赏花。只是人会老去、花会衰败，但花开罢一季还有一季，人却再也不会归来……”

天河鼻子忽地一酸，却听玄霄语气沉痛，缓缓道：“天河，你且出去吧，让大哥一个人静一静。”天河擦了擦眼睛，也不愿在大哥面前流泪，悄悄退了出去。

玄霄久久地凝视着那花，眼中若有泪光，过了许久，长叹一声，悠悠道：“……杳杳灵凤，绵绵长归。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夙玉，如今你一缕魂魄又在何处？要是早知今日之境，你悔也不悔？”

一声轻响，那枝凤凰花化作齏粉，消散在寒冷的冰室中。

梦璃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在房中休息了一天，精神便渐渐好转起来。倒是菱纱，这一天跑前跑后，给梦璃端水送药，夜里也只睡了一

小会，看上去精神有些不振。但见梦璃已经没事，便满不在乎地拉着她找来天河和紫英，商量继续寻找下一件寒器的事。

天河见菱纱脸色不好，有些不安地道：“菱纱，你神色不太好，再休息一天吧？”菱纱不以为意，笑道：“这算什么？以前闯荡江湖，什么大病小病没生过，现在只是手脚有些发软，没那么容易倒下的。我们今天就去炎帝神农洞吧！那地方在哪里，我也知道。”

天河还想再劝，见菱纱神情坚决，只得道：“好吧，不过如果你在路上撑不住，我们就马上回来！”紫英也道：“天河说的对，菱纱，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菱纱嘻嘻一笑：“唉，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也这么絮絮叨叨的，好好好，我知道啦！”紫英叹了口气，道：“那我们就启程吧。”

众人在菱纱指引下，御剑来到一座看起来颇不起眼的山前，这山光秃秃的，上面寸草不生，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众人面前，菱纱道：“传说炎帝神农洞是炎帝出生、植百草、驯百兽的地方，我也只知道方位，从没进来过，应该就是这里了。”

四人走进洞中，只见洞中深沟大壑，遍处都是，沟壑中滚动着冒着气泡的岩浆，熔岩散发出的热气四下弥漫。紫英眉头微皱，奇怪道：“此地酷热的程度，未免太不寻常。”以他内功之深厚，额头上仍微微冒出汗珠。菱纱混若不觉，笑道：“是吗？我倒觉得这儿暖暖的，很舒服呢。”

梦璃望着天河：“云公子，你也只是觉得暖暖的？”天河道：“一开始是有点热，用了大哥教我的‘凝冰诀’，就没什么了。”梦璃点了点头，菱纱笑道：“说到这个，你和玄霄结拜的事，我跟梦璃都听紫英说了。某个人啊，运气就是好，能和那样厉害的人物称兄道弟～”天河尴尬地笑笑，心里却是十分喜悦。

梦璃问紫英道：“紫英，青阳长老他真的没弄错吗？这样炎热的地方，又怎会有至阴至寒之物？”紫英摇了摇头：“如此炽热之地，必是天然生成，而天道平衡、阴阳互补，离这不远应该就有一处阴寒之地。长老绝不会说出无把握的事，我们暂且边走边探查一番吧。”天河等人想到禁地之中，也是一处极冷、一处极热，均是点了点头。

这岩洞入口处还不甚大，走着走着，竟然越来越宽广起来，看样子几乎贯穿了整座山。洞里路径错综复杂、坑洼难走，那也罢了。但众人料想不到，这等上古之神所居住过的地方，竟然存留有不少妖兽，那些妖兽灵力高强、力大无穷，众人不小心惹上一只，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击毙。紫英性格谨慎，见状便让三人悄悄跟在自己后面，自己施展轻功，悄无声息地在前探查，带众人小心地避开那些妖兽。

忽地前面拐角处风声陡止，有一丝细微的喘息声慢慢移动过来，紫英心头一紧，听这声音，两人相距已不足一丈，怎么刚才自己竟没发现此人？听那声音走近，忽然亮出长剑，猛喝一声：“站住，你是何人？”

却听那声音“啊”了一声，语音惊慌之下，仍是十分清脆悦耳，一个绿衣少女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看到紫英四人，吃了一惊，反问道：“你们、你们又是什么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紫英没想到那人竟是个少女，看起来比菱纱还略小一些，心中对刚才的举动微感失礼，拱手道：“对不住，我们来此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这里很危险，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快些离开吧，用不用我们带你出去？”那少女连连摇头，神情十分倔强：“不行，我也是来找一样东西，找不到那件东西，我、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天河奇道：“你也是来找东西的？难道你也在找那件至阴至寒之物？”那少女睁大了眼睛，惊问道：“至阴至寒之物？你们要找那个做什么？！”

紫英道：“我们寻找那样东西，乃是为了救人。姑娘如果知道的话，能否相告？”少女脸上喜悦之情顿起，高兴道：“实不相瞒，我叫楚碧痕，和姐姐楚寒镜住在这洞中的‘月幽之境’，那里没有熔岩，气候阴冷。我们姐妹俩虽是半仙之体，却无法承受月幽之境外的酷热，更不是妖怪对手。你们能不能先把我送回去？我和姐姐或许有办法帮忙找到那至阴至寒之物……”

菱纱笑道：“当然啰！总不能把你丢在这里不管吧？”楚碧痕轻声道：“谢谢，再求你们一件事……姐姐应该还在睡觉，请不要告诉她我偷跑出来的事。”菱纱点点头：“行啊！”见她呆呆地望着自己，笑问道：“怎么了？还有事吗？”

楚碧痕犹豫了一下，低声道：“你，能不能靠过来一点？你体质阴寒，我挨着，便不会觉得那么酷热难耐……”菱纱笑道：“可以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走过来挽住她的手臂，楚碧痕似是累了，将头轻轻地靠在她的肩膀上，小声道：“月幽之境就在这前面第三个岔道处向右拐，麻烦你们了……”

众人按照她的指点，不久就走到了一个青褐色的岩洞中，刚一走进去，众人的目光便被岩洞正中央一株三丈余的古树所吸引，只见那树虽高，枝叶却不茂盛，仅有十余杆披散在四周。古树顶端，几丝花蕊微微颤动，却看不到花瓣所在。树根旁斜靠着一个蓝衣少女，正在闭目沉眠。楚碧痕轻轻跑过去，看着她熟睡面容，脸上轻松了许多，推了推她，急唤道：“姐姐，你快醒醒！”

菱纱打了个寒噤：“天啊，这里好冷……”只觉此地到处都散发着刺骨的寒气，比禁锢玄霄的冰室还要厉害许多。紫英解下外衣，轻轻地披在她身上，菱纱脸一红，刚要谢谢，紫英摆了摆手，转眼又向梭罗树下的姐妹看去。只见她们两人无论身形、相貌、体态，当真无一不同，便是世间最像的孪生姐妹，也没有这般相似。若非她们衣着不

同，楚碧痕穿着淡绿色襦衫，轻灵活泼，楚寒镜则是一袭蓝衣，沉静中不失清丽，只怕任谁也分辨不出来了。

楚寒镜睁开双眼，看见妹妹欣喜的表情，问道：“碧痕，你……？”楚碧痕兴奋地道：“姐姐，有人来了！”楚寒镜脸色一震，看见天河等人，缓缓起身，问她道：“怎么会有生人在此？！”楚碧痕高兴地拉着她的手：“姐姐，你别怕，他们、他们是要来找寻一件至阴至寒之物，想要救人……”

紫英走上一步，深深一揖：“这位姑娘，我们冒昧惊扰贵地，实不得已。姑娘若是知道，还请不吝赐教！”

楚碧痕看着他，眼中忽然流露出悲伤之意，转过身去，坚决地道：“请你们回去，我无可奉告。”众人一愣，那边楚碧痕惊呼道：“姐姐！你不能这样！”

楚寒镜紧闭双目，缓缓地摇了摇头。楚碧痕愈发焦急地道：“姐姐，这么多年来，只有这些人进来过这个山洞，而且他们还身怀法力，错过了这一次，又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帮我们去找炎炎石啊？！”

楚寒镜轻声问道：“碧痕……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死心吗？”楚碧痕大声道：“我不会死心的，永远永远不会！我连做梦都想要找到那块石头！”嗓音尖利，语音中已有悲意。

紫英诚恳地道：“二位姑娘，你们若有为难之事，不妨说出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帮得上忙。”楚寒镜声音焦急：“你们回去！快走！不要管我们！”全然不顾一旁楚碧痕悲凉的眼神。楚碧痕咬了咬细白的牙齿，忽然对众人大声道：“好，姐姐你不说，那我来说，你们要找的至阴至寒之物，十之八九便是这梭罗树上的梭罗果——”

楚寒镜重重叹了口气：“碧痕！”楚碧痕不管不顾，继续说道：“我和姐姐正是这里的梭罗树仙。当初，主人为这颗树注入灵力，使我俩成为半仙之体，身中却只有幽寒之气。待我们成年之后，就能使用一种叫‘炙炎石’的灵物进行身合，届时树顶结出果实，我们便会成为真正的地仙，从此不必再困守洞中……”

紫英问道：“你们的主人，莫非就是与伏羲、女娲并称‘三皇’的神农？”楚寒镜轻轻点了点头，眼中含泪道：“主人……他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那个时候，他正和另一位大神伏羲相争，有一次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若不是落败身死，主人是不会丢下这里不管的，他的心那么善良，这儿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爱惜……”

菱纱惊叹道：“神农、伏羲、女娲……那些、那些都只是传说啊！如果是真的，你们在这究竟待了多少年？！”楚寒镜幽幽道：“我也不知道，总之是很久很久……起初，我们姐妹俩还不能长久维持人形，等到修炼千百年，终于可以了。可这个山洞却渐渐地气候失衡，越来越炎热，主人在洞府内豢养了许多兽类，这些兽最后都化成了妖怪，在洞中四处活动，我们只好永远呆在这里……”

楚碧痕神色凄婉，恳求众人道：“求求你们，帮帮我和姐姐，在洞府里找到那块炙炎石好不好？”又转向楚寒镜，再一次哀求道：“姐姐，你快告诉他们炙炎石在哪里！那块石头的地方主人只说给你听过！”

楚寒镜摇头道：“不可，洞中妖类潜伏，此行对凡人来说太过危险！”天河拍拍胸膛道：“你放心，我们不怕妖怪！”紫英也道：“楚姑娘不必担心，我们自有分寸。”楚寒镜却似没有听到他们两个的话，望着楚碧痕，缓缓道：“……我是不会答应的。”

楚碧痕直视着姐姐，眼中绝望之情涌起，两行眼泪忽地淌了下来，落到地面，随即凝结成一串串冰珠。楚寒镜惊道：“碧痕？你、你哭了？”

楚碧痕哇地痛哭起来，两手捶打着梭罗树，悲声道：“姐姐你永远只会说不可以、不可以！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我想去看看洞府外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永远守在这里，永远只能面对同一个人！姐姐你又是这么冷淡……月幽之境四面被熔岩所围，可我的心、我的心早就已经被冻成冰了！”

楚寒镜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默默地擦着眼角。菱纱心中凄苦，悲伤道：“这样真的太可怜了……我们认识一个人，被关在某处十几年，已经够孤单的，何况是你们这样守了成百上千年……”楚碧痕被说到心中痛处，哭得更加伤心。紫英叹道：“楚姑娘，就让我等略尽绵薄之力吧。”

楚寒镜心中苦涩，轻轻抚着楚碧痕的后背，轻声道：“碧痕，你可知用炙炎石身合并非万无一失？你主意已定，绝不后悔？”楚碧痕蓦地转过头来，满脸希望之情：“姐姐，你答应了？！”擦干脸上的泪水，决然道：“我、我早就想好了，就算是命赴黄泉，我也甘愿！也好过这样永无止境地等下去！”

楚寒镜神情黯然，心中暗暗叹息了一声，缓缓转向天河四人，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烦请诸位去月幽之境西北的炙焰洞取那块炙炎石了，它会发出极大的热力，不会认错。只是这一路上妖物极多，你们一定要小心……”

天河挠挠头，问道：“我们把那块石头带回来，你们就能成仙了。可是，成仙之后……我们是不是不能带走梭罗果？”楚寒镜凄然一笑：“不妨事，梭罗果只是一种依凭，若真成为仙身，反倒不重要了……就送给你们，当作报答吧。”

紫英拱了拱手，朗声道：“两位姑娘，你们耐心在此等待，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四人出了月幽之境，向洞中西北方向走去，只见洞中妖物越来越多，且个个法力高强，梦璃虽屡用“风归云隐”之术帮众人隐去形迹，但仍时常被妖怪识破。一路上战斗越来越多、越来越险，众人渐渐体力不支，正焦躁间，梦璃忽然手指前方，惊喜道：“你们看，那块发光的石头，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炙炎石？”

四人向前望去，只见远处山壁上有一块凸起的石块，一块赤红色晶石飘浮在上面，虽然距四人足有十余丈远，仍能让人感到它发出的灼灼热力。众人精神一振，急忙绕过前面挡路的岩浆，来到炙炎石下，天河默运“凝冰诀”，刚要伸手去够，忽地脸色大变，惊道：“不好，好强的杀气！”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一个雷鸣般的声音：“谁、敢、擅、动！”

四人大惊转身，只见岩洞后方，一只怪兽两脚站立，全身上下像是用烧红了的石块垒成，周身皆是火焰，体形庞大无比，足有六七丈高，行动却是毫不笨拙，双脚踏过岩浆，转眼间离众人已不过数丈，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扫视四人。菱纱心里打了个颤，惊问道：“你、你是谁？”

那怪兽长啸一声：“吾乃熔岩兽王！”柳梦璃柔声问道：“我们取这炙炎石乃是为了助人，你能否通情割让？”

熔岩兽王怒吼道：“吾只听神农大神命令，没必要给女娲的人类任何东西！尔等擅闯神农大神禁地，又妄图拿走炙炎石，罪在不赦！看吾将你们化为灰烬！”张开大口，一团巨大的火球向众人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四人急忙闪避，只听耳旁一声巨响，再看自己方才站立的地方，竟已被烧出了一个大洞，众人骇然之余，更是惊怒交集。紫英一声清啸，两道光剑射了出去，打在那怪兽身上，铮铮有声，却是没能伤它一分一毫。那怪兽伸手握住洞中一根石柱，咯嚓一声，那根足有数尺宽的

石柱竟被他生生折断，居高临下地向众人扫来。四人无力相抗，只得闪身躲开，那怪兽又是一声怒吼，众人四周石雨纷纷而落，似乎连整个岩洞也摇晃起来。

紫英见寻常剑术伤不了它，急换用五灵仙术，天河、菱纱和梦璃也一起施法，然而无论是雷击、火烧、冰刺、风袭、土噬，五般仙术用遍了，竟仍是无济于事，对怪兽没有半点伤害。众人不知，这熔岩兽王当年由神农亲身抚养，沾染了不少神气，神农歿后，它一直在这洞中修炼生活，修为怕不有上万年？它目前虽仍属于妖类，但论及实力，只怕连神魔两界低等一些的角色都不是对手，何况是初出茅庐的紫英等人？

眼看着怪兽逞威攻来，众人只有尽力躲避的份，但这石洞本来就不甚大，地面上岩浆四处流淌，四人惶急之下，更难腾挪闪避，一时间，洞中险象环生。

再撑片刻，众人筋疲力尽，天河忽地从身后拔出望舒剑，张弓怒喝道：“我跟你拼了——”那怪兽听见天河喊声，转过身来，手中石柱向天河头顶砸去。菱纱、梦璃惊呼道：“天河，快躲开——”

就在这时，一道淡蓝色的光华在洞中一闪而过，望舒剑又回到了天河手中。那怪兽惨嚎一声，石柱从手中掉落，险些砸中天河，双手捂着左眼，吼声中极是愤怒。紫英见那怪兽伤势，明白天河刚才那一射虽然伤了它，却不能致命。但此举已然激怒了它，若要等它整理好伤势，己方四人万难生离此处，急喝道：“天河，快取走炎炎石，我们快走！”

天河刚才一射得手，自己也是意料之外，听紫英之言，急忙上前抢下炎炎石。那怪兽怒极，一掌重重地击在岩浆中，熔岩四溅，天河四人急急绕开怪兽，夺路而去，一口气在洞中七拐八拐，终于甩脱了怪兽

的追击。四人定下心来，想到自下山以来，还从未如此落荒而逃，不觉都有些惭愧；但逃得一命，心中又都不免有些欣慰。

众人回到月幽之境，天河拿着炙炎石，高高兴兴地走在最前面：“楚姑娘，我们回来了——”

忽然，眼前绿影一晃，天河只觉手心一凉，炙炎石已被楚碧痕抢了去，她这一下动作极快，身形飘忽，有如鬼魅一般，众人根本没看到她如何出的手，天河吃惊道：“楚姑娘，你、你这是……”

楚碧痕紧紧地将炙炎石抱在胸口，连退数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炙炎石……我终于得到了！”她冷冷地看着楚寒镜，脸上竟是一副交织着庆幸与嫉恨的神情，忽地咯咯笑道：“姐姐，炙炎石倒底是落在了我的手上，不是你的手上！”

众人见她神情，无不惊异。楚寒镜却似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悲哀地看着她，轻声道：“碧痕……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楚碧痕冷笑道：“不错，我是早就知道了。当年梭罗树注入灵力之后，却出现了我姐妹二人，这件事连主人都料想不到，也没法化解。你我既是一体，又非一体，而这梭罗树一生只结一个果实，所以我们之中一人成仙，另一人便要死去，对不对？！”

众人听得大吃一惊，紫英急道：“碧痕姑娘，你……！”楚碧痕的脸上满是愤怒，大声向楚寒镜道：“姐姐！那些事情都是我偷偷听见主人和你说的，你却从来不肯告诉我！因为你不想让我成仙，是不是？！你越是不说，我越是痛苦，好几次偷跑出去，漫无目的地寻找，差点丢了性命！你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是不是？如果我死了，你就可以成仙了，对吗？！”

楚寒镜的眼中全是痛意，缓缓地摇着头：“你听见了主人和我说的话，便该知道，唯有善心才能令你身合成仙，若是怀着私念，只能让梭罗树结果，你却一样要魂飞魄散……”

楚碧痕放声大笑：“哈哈，姐姐，你到现在还想骗我？！你说我有私心吗？想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算什么私心？！我自己的命，只由我自己决定！不管是主人还是你，都休想左右我！！”眼中蓦地涌起一股决绝的狠意，冷笑道：“永别了，姐姐！待我成仙之后，永远也会记得你的——”双手用力一握，炙炎石竟已融进她的胸膛！

楚碧痕张开双臂，脸上露出了她有生以来最灿烂的笑容，她的身子缓缓地飘了起来，笼罩在一层层七彩的光环中。此时的她，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女孩子。然而，就在这无比的幸福感中，她的身体也开始缓缓消失，从两只脚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楚寒镜看着这一切，眼中泪如雨下。

转眼间，楚碧痕的身体都已消失殆尽了，只剩下脸庞微弱的轮廓，然而那张脸上，仍旧是那种无比幸福的微笑！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果真如此幸福吗？

梭罗树顶，四片巨大的白色花瓣缓缓展开，一颗翠绿色的果子升了起来，发出无比绚丽的光芒，将整个石洞照耀得光彩夺目——然而，就在同时，梭罗树也开始枯萎了。

它竟和楚碧痕一样，这一生最灿烂的时刻就是死亡。

楚寒镜俯在已经枯萎的梭罗树上，抱着树上落下的梭罗果，失声痛哭：“碧痕，你怎么那么傻……我、我不能阻止你，不配当你的姐姐……”

菱纱看得惊呆了：“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寒镜啜泣着，轻声道：“你们知道，我之前为何不肯说出炎炎石的所在？”

她幽幽叹了口气，继续道：“那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碧痕有多痛恨我了，她把我当成一种威胁，想着万一成仙的不是自己，又该怎么办……我隐隐觉得，以她的心性，就算找到炎炎石身合，也不能成为仙身了……”

楚寒镜的泪一滴滴滴落在梭罗果上，带着那种无可挽回的心痛：“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散……我也不再想得到炎炎石了，我们二人相伴，虽然亘古寂寞，总好过我心中的那个结果……可惜，这一天终于来了……”

柳梦璃悲从中来，凄然道：“这些，都是、都是我们害的……”楚寒镜哀叹一声：“不，与你们无关。碧痕她今日又偷偷跑出去找炎炎石了对不对？或许就像她说的，只需要一个了结，不在今日，也在明日……”

天河黯然问道：“她那样……算是死了吗？”楚寒镜闭上了眼睛，身体也开始缓缓消失：“生生死死，真的需要这么执着吗？梭罗树一生只结一个果实，即使碧痕没有成为真正的仙身，我却也要消散而亡了……但死，真的是一件坏事吗？……能够从漫长的时间里解脱出来，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能回到主人的身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众人微笑着道：“你们不用觉得有愧……若是想要梭罗果，就把它带走吧……”

柳梦璃拾起洞中仅剩的梭罗果，见上面泪痕点点，也忍不住垂下泪来。菱纱擦了擦眼睛，忽然悲愤地大喊道：“为什么？成仙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这样残酷，一定要有人死呢？！”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回答得了，即便是一向以修仙为己任的紫英。其实就是紫英，心里又何尝不在痛苦地问着这个问题？

菱纱愤然地一跺脚：“走！我们离开这里！回琼华派去！我再也不想看到这里了！”

飞往琼华派的路上，众人在御剑中第一次没有了谈论，没有了嬉笑，甚至没有了那一丝激动和紧张。西风猎猎，吹来的不是爽意，而是无比的哀痛和苦怨……

第十七章：居巢反目

天河四人黯然飞回琼华派，刚到山门口，只见守门的弟子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韩菱纱。派中一大群人呼呼啦啦地走了过来，天河看去，大多是派中“明”字辈的修道弟子，看上去都是一脸不满和厌恶之情。只有怀朔、璇玑等少数几个熟悉的同辈夹杂在其中，满脸焦急，嘴里在不断地解释着什么。璇玑看到紫英，急忙飞奔过来喊道：“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紫英问道：“你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璇玑尚未回答，一个黄衫弟子已怒气冲冲地说道：“师叔，你还知道吗？！这韩菱纱在入门前是个偷东西的贼！有人已经认出她来了！”

菱纱微微一愣，脸上只是苦笑。紫英听得悚然一惊，喝道：“明桓，你们听谁说的？可有真凭实据？！”明桓怒道：“这是上次从寿阳回来的怀安师兄告诉我们的，想不到我们琼华派堂堂修仙大派，居然混进了一个贼！”

怀朔急道：“明桓师兄，这中间恐怕有误会，上次我和璇玑师妹去寿阳除妖，恰巧遇见他们三个也在那里帮忙铲除妖孽，菱纱师妹也在其中，他们都是好人，怎么可能是什么贼？”话没说完，身旁一个叫明靖

的弟子大声道：“那有什么假的，怀安师兄说了，他在城外亲眼见过这女贼的通缉画像，跟那个韩菱纱长得一模一样，不是她还是谁？师叔，我们琼华派收徒甚严，怎能允许这种身份的人混在其中？！”

怀朔急得搓手道：“你们、你们……”只听身旁众人纷纷斥责喝骂起来，他本就不擅长言辞，此时情急之下，双拳难敌四手，一张嘴怎辩得过数十人？紫英听得眉头紧皱，心中怒气升腾，偏生这些弟子一个个说得理直气壮，叫喊声越来越高：“我们琼华派里哪能容得下这种小贼，刚才怀安师兄已去禀报掌门，请掌门将这个女贼逐出门墙！”“现在逐下山去说不定都为时已晚！谁知道本派有没有丢过什么？”“前天我兜里的五两碎银子无缘无故就不见了，说不定就是这个女贼下的手！”

守门的明尘听不下去了，替菱纱辩解道：“我这几天一直负责守门，前天一整天菱纱师妹根本就和紫英师叔一起去了外面，怎可能是她做的？”但他的声音立刻就淹没在众人的叫骂数落声中，只听众人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琐碎，有些竟牵扯到了好几年前的失窃案，也不管有没有可能，一股脑都说了出来。只听一个弟子高声骂道：“这女贼好不要脸，自己干这下五流的行当，居然还有脸来我们这里修仙——”

唰的一声，云天河左手已提住了那人衣领，右手狠狠一拳击在那人腹部，那人痛呼一声，倒着飞出去半丈远，躺在地上高声惨叫。云天河满脸怒火，神威凛凛地立在那里，瞪视众人：“你们，谁还敢骂菱纱？”

这下子众人倒是不骂韩菱纱了，话语中的矛头纷纷转向了云天河：“这野小子和那女贼一伙，也不是个好东西！”“你算那路货色？敢在琼华派撒野？”“连师兄都敢打，你懂不懂规矩？”然而骂归骂，那份气势却馁了下去，不但无人敢再上前一步，反而纷纷后退，有些人嘴里一边骂，一边偷偷地溜走了，想是方才骂菱纱骂得太过分，生怕天河下一个就找自己动手。

慕容紫英怒喝一声：“都给我退开！”刚才被打的弟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指着天河大怒道：“紫英师叔，你看他如此嚣张——”紫英怒喝道：“够了！闭嘴！既然你们将此事禀报了掌门，便该由掌门定夺！现在通通给我回去！”众弟子先失了气势，又畏于紫英积威，不敢再说，嘴里狠狠地嘟囔几句，才悻悻离去，只余下怀朔、璇玑两人。

璇玑气道：“紫英师叔，师兄他们太过份了……”怀朔也苦道：“师叔，我和璇玑师妹一直阻止，可他们还是要去找掌门……”

紫英叹了口气：“璇玑，你与怀朔也先回去吧，此事我自会去求见掌门……”璇玑急道：“紫英师叔，让我跟你一起去吧！”紫英摇了摇头，怀朔劝道：“璇玑，听师叔的话吧，你去了，也不一定能帮上忙。”璇玑满脸不甘，但见紫英神色坚决，也只好点点头，跟怀朔走了。

那边天河、梦璃在一边安慰菱纱，天河大声道：“菱纱，你别理那些人胡说八道！他们再敢乱说，有一个我就揍一个！”

菱纱轻声道：“天河，你冷静点……别把大家都得罪了，像你爹一样……”天河怒道：“我不管！无论是谁，我不能让他欺负你！”

柳梦璃温言劝道：“菱纱，别管他们。那些人根本什么都不明白，只是一派胡言……”菱纱轻轻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丝微笑：“谢谢你们，我不在意的。一想到炎帝神农洞的事，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和那一比，这些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紫英缓步走过来，微声问道：“菱纱，你以前……真的是……？”天河急了，大声道：“紫英，菱纱是好人！你不知道，那天她在陈州——”

菱纱轻轻向他摆了摆手，两眼直视着紫英，反问道：“……是什么？紫英，如果我真的真的是贼，你会怎样？也要看不起我吗？”

紫英微微摇了摇头，声音里充满了迷茫：“我.....我不知道，偷窃虽是品行不端，但或许你有你的理由.....”

菱纱的脸上忽然重新绽放出笑颜，高兴地说道：“哈哈，有你这句话，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你放心，我啊，只是拿死人的钱财去接济一下活着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绝对不做的，更看不上琼华派的什么书本刀剑。”

紫英长吐一口气，肃然道：“走！我们去琼华宫找掌门，请她宽待此事！”菱纱有些犹豫地摇摇头：“不用了吧？我不想去.....”紫英坚决地道：“不行！如果你想继续修行，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还有天河打人的事，我们势必得见掌门一面。”

菱纱叹了口气，见天河等人都望着自己，点了点头：“好吧，我们这就去见掌门。”

众人来到琼华宫门前，紫英向门前的虚邑施礼道：“我有事要见掌门，还请通报。”虚邑道：“紫英师兄，掌门有命，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琼华宫，你们还是请回吧。”

紫英问道：“不知何事如此慎重？”虚邑摇头：“掌门只说有要事待办，不能打扰，或许半日，或许一日。你们要是急着见掌门，不妨先在外面等一等。”

紫英叹道：“知道了，多谢。”回头对众人道：“实在不巧，我们且在这里等一等吧。”

此时已是日薄西山，众人腹中饥饿，天河回房拿了些干粮分给众人，四人蹲坐在琼华宫前的草坪上，只觉心里的感觉和口中的干粮一样，分外没有滋味。转眼间红日落去，明月高悬，琼华宫中仍没传来半点

消息。今夜正是月圆之夜，天河望着那银盘一般的存在，突发奇想，说道：“你们看，月亮好大，像个饼……”

菱纱微微一笑：“什么饼，难道你又肚子饿了？”天河挠挠头：“是啊，今晚的饭吃的实在没胃口……”

紫英看了看天，向他们道：“回去吧，你们也累了一天了，该休息休息了。已经这么晚了，看来掌门今天是不会见我们了，不如明日一早我再来求见……”

天河忽然转过头来看着他：“紫英……你觉得，在山上很快乐吗？”

紫英默然良久，叹道：“菱纱也问过我一样的话，我的回答还是不变。求仙问道、斩妖除魔，乃是我一生所向往，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又怎会不快乐？”可这次的回答中，却分明多了几分苦涩之意，他自己也不愿掩饰。

天河道：“可是，修仙好像就是些心法口诀，无聊透了，要想行侠仗义，更是不修仙也能做，干嘛不能过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呢？”

紫英喃喃道：“这并非如此……”天河又道：“我之前总想不通，既然御剑这么好玩，为什么爹来了之后又要走？可一路上看了许多事，如今我算明白了……像是琴姬离开了自己最重要的人，去山上做剑仙，可是她一点也不开心；炎帝神农洞的那对姐妹，更是很惨很惨……我这才知道，原来修仙并不是那么好的事，它也会让人伤心、要人性命的……”

紫英心中一惊，猛地断喝：“不对！你怎能以偏概全？”天河愣了一愣，道：“可能我比较笨吧，只能想成这样。可我真的觉得，修仙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紫英叹息不语，菱纱也道：“我也觉得，仙山上和自己想象的差好多啊，长生之法一点着落都没有，我们是不是该去其他的修仙门派看看？这里不但没有一个不老不死的仙人，还跟山下一样，有许多让人开心不起来，不，是更不开心的事……”瞥天河一眼：“喂，不要乱说话好不好，什么因为笨才这么想，那你的意思是我和你一样笨？”天河连忙摇头。

紫英转向梦璃：“梦璃，你也是这么想吗？”

梦璃轻轻点头：“我？我原本就是想要出门游历，并不在乎修不修仙，只要和云公子他们一起，去哪里也是一样的……”看着紫英，面上略带歉意，却很坚定地道：“琼华派确实很强大，但注重的并非菱纱所求的长生之道。既然云公子不想再待在这里，梦璃也不会想留下。”

天河笑道：“想不到我们三个想到一起去了！那就这么定了，帮完大哥之后，我们一起下山吧！”

紫英长叹一声：“天河？”天河看着他，安慰道：“紫英，你别担心，我们就先住在山下，万一那个什么妖界打过来了，还能帮到你！”

紫英摇了摇头：“我哪里是担心这个？妖界实力之强，光凭你们几人又能对战局造成多少影响？我不过是……”菱纱灿然一笑：“嘻嘻，我知道了，小紫英是舍不得我们，对吧？”紫英被她说中心事，向来一板一眼的脸上也不由涌起一丝潮红，叹了口气，许久道：“你们如此来去匆匆，可确实……想清楚了？”

菱纱点点头，郑重地对他道：“紫英，你听我说……如果修仙是你觉得最快乐的事，那你就一直一直地坚持下去。而我、天河，还有梦璃，我们也要去找其它更想做的事。以前，我因为一些事情，偶尔会很消沉很难过，自从认识你们，想了很多，不少事反而豁然开朗了。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周围的人和物，而是一个人自己的心境吧。”

说到这里，菱纱轻轻笑了笑，调皮地向他说道：“紫英，你可要答应我，即使我们都下山了，你也要过得开开心心，做一个最厉害的剑侠～还有啊，要是哪天剑侠变成了剑仙，可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啊，不许忘了大家哟！”

天河也笑道：“对！到时候你来看我们，我请你吃好吃的烤猪，哈哈～”

紫英缓缓站起，身后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一字一顿地郑重说道：“好，我答应你们……承君此诺，必守一生。”

天河三人也站了起来，四个人的手叠在了一起。

“承君此诺，必守一生！”

巢湖上空水汽蒸腾，连天也是雾蒙蒙的，菱纱向下看了看，笑道：“紫英，我们到了吧？”紫英点了点头，就在这巢湖边上，他第一次与菱纱和天河相见，此时故地重游，双方心中都是一番感慨。

四人落到地上，只听见前面芦苇丛中有人喊道：“喂！醒醒！你快醒醒啊！”众人过去一看，只见一个渔民打扮的中年男子躺在地上，双目紧闭，身旁一人着急地边喊边推他。

菱纱走上前去，问道：“喂，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人一抬头，陡然间望见菱纱、梦璃容貌服饰，惊得张大了嘴：“哇！仙女？！”

菱纱忍住笑，问道：“什么仙女，你快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溺水了？”那人急道：“他、他这不是溺水，是被湖里的水妖害了！”

慕容紫英眉头一皱，问道：“水妖？那水妖现在何处？！”那人苦着脸，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啊……以前我们在湖里打渔，从来都是太太

平平，这段日子却总有人失踪，没过几日就被发现昏倒在岸边，肯定是被水妖害的……”

他们说着话时，柳梦璃轻轻挥了挥手，一团蓝色香雾自袖间散发出来，笼罩在那昏迷之人的脸上，旁边那人看的吃惊：“仙女，你……”正诧异间，那渔民缓缓醒了过来，嘴里含糊道：“唔……妖怪……”

旁边那人十分兴奋，急忙扶他坐起身来，高兴道：“老张，你总算醒了，你失踪了整整一天，家里人都急坏了！”

紫英向那渔民问道：“请问，你可还记得是如何遇见妖怪的？”那渔民恍恍惚惚地答道：“我……我记不太清了……昨天，我刚把船划到百翎洲边上，就被大漩涡卷了进去……船毁了……水下好像有很多长相吓人的妖怪……后来……后来我就醒了……”

菱纱听得皱眉道：“我以前只听说过，巢湖的百翎洲上住着奇怪的大鸟，倒不知这里的水下有妖怪……难道，和那个遗迹有关？”

天河问道：“菱纱，什么遗迹？”菱纱道：“我听过一个传说，据说巢湖边曾有一个小国，因为触怒了神明，被罚整个国家都沉入湖底，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是殷商时候的事情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若是真的，这一类的古迹，要是年月久了，风水生变，倒最容易成为精怪盘踞的地方……”

紫英沉声道：“不管真假，我们都要过去一探！若真有妖物盘踞在此，实在是一大祸害！”那两人吃了一惊，齐声道：“仙人……你们是、是要去除妖？”

紫英点点头，舒声道：“二位快些离开吧，相烦传告众人，此地恐怕有妖孽作祟，不宜再到这湖上行船。”那渔民连连谢道：“是、是，多谢

仙人救命之恩。”两人急匆匆地转身走了。

四人施展御剑术，向湖面上搜索过去，果然看见湖中央的百翎洲四周，有着四五个巨大的漩涡缓缓转动，看来这些天渔民们失踪之事，就是这些漩涡造成的，只不知这些漩涡是天然生成，还是妖怪蓄意制造，用来危害世人。

四人落到百翎洲上，望着平平湖面，天河挠头道：“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等着，妖怪会不会自己上来？”菱纱无奈道：“谁知道，总不能直接跳下去吧——”

紫英点了点头：“不错，我们正是要潜入水中一探究竟。”见众人惊讶神色，微笑道：“你们三个勿要慌张，我会传你们琼华派水息之法，在水中也可以行动自如。”说着将口诀传给了三人。天河默背几遍，还是有点犹豫地道：“紫英，这、这行吗？我以前一点水都没沾过……”

紫英微笑不语，当先向水中走去，天河三人将信将疑地跟在后面。进入水中，三人只觉周身似乎被一层结界所包裹，不但在水中呼吸顺畅，身上也没感到半点压力，连衣衫都没有湿上一湿，不由得又惊又奇。四人“走”到最近的一处漩涡处，顺着水流之力，直潜下去。

没过片刻，四人已经落到了水底，放眼四周，想不到这巢湖底部，居然别有洞天。四面都是些石砌的高殿大屋，户檐之间雕饰典雅奇特，隐有古意，那些石屋数量众多，排列有序，竟将这原本空无一物的湖底装点得如同一个小小村镇。远处像是市集的建筑中，妖怪们的说话谈笑声遥遥传来，热闹之极。

菱纱望着眼前的一尊巨鼎，惊叹道：“这是青铜鼎……这里、这里果然就是殷商居巢国的遗迹啊！”天河笑道：“居巢国？我看这都是妖怪，该叫妖怪国才对，呵呵～”走上去摸摸看看，心中不胜轻松。

紫英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哼道：“果不出我所料！此间妖气重重，果然是妖孽聚集之地！”长剑在腰间不住弹动，发出轻微的鸣响。柳梦璃看着他，心中有些难过，轻声道：“紫英，你先把剑收起来，好吗？我看这些妖并没有恶意……”

紫英断然道：“妖本身即是恶，难道还会存有善念不成？”他这话说的十分大声，天河听得愣了愣道：“紫英，不能这么说吧，像是之前在女萝岩遇到的那几只，不就——”

紫英疑惑地看着他：“寿阳女萝岩？你也曾去过那里？”天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又听紫英愤然道：“那里的妖孽伤害过往客商，死有余辜！又有什么善念？”

菱纱见紫英脸色不善，急忙转开话题：“啊，那个，紫英你说，居巢国里会不会藏着鲵鳞呢？”紫英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梦璃想了想道：“嗯，我觉得有可能，毕竟这里也是灵气汇聚之地，应该会有些非同寻常的东西……”

菱纱看了看紫英，轻声道：“那，紫英……不如你留下，我们先去打探打探吧？”又小声解释道：“我看，现在就跟这儿的妖翻脸，恐怕不太好……”

紫英坚决地摇摇头：“不必，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们此行是深入妖类巢穴，绝不可掉以轻心，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全！”菱纱叹了口气：“好吧。不过，紫英，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别和这里的妖起冲突，好吗？”

紫英皱了皱眉头，终于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轻叹道：“我明白你的顾虑，只是那些受苦的渔民又当如何……”

四人向妖类聚居的地方慢慢走去，一路上看见的水底奇景，都是众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但是四人为刚才不太愉快的对话所影响，看到

什么都是索然无味，也不多说一句话。正走着，柳梦璃忽然惊喜地叫道：“云公子、菱纱，你们快看，那不是……”

只见前面路上，五只像小猫一样的小动物缓缓向四人爬来，可不正是槐米它们！菱纱欣喜地跑了过去：“槐米，是你们？你们怎么在这里？”

槐米五个也看到了他们，槐枝抬起头，高兴地叫了两声：“喵喵～你们怎么会来居巢国？”柳梦璃高兴道：“槐枝，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

突然，身旁槐米脸色巨变，尖声喝道：“槐枝，快退后！”

槐枝奇道：“喵？老大？”槐米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快过来！你没看见那个人吗？！就是他杀了爹和娘！”两只淡蓝色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容紫英！

槐枝一惊退后，瞅着紫英，也是愤怒地高叫道：“对！是他，就是他！把爹和娘都害死了！”叫声之中，充满了无尽的悲痛。五只槐妖恨恨地盯着慕容紫英，它们幼小的面庞上闪现出的对紫英的无比仇恨，竟让天河三人一见之下，忍不住浑身一颤。

紫英冷笑一声：“我道是谁？原来是女萝岩的妖孽，我两度探查，没想到竟还有漏网之鱼！”菱纱急道：“紫英，你听我说——”紫英不理她的说话，沉声喝道：“也好！今日我就在此斩草除根！”铮的一声，长剑已然握在手中！

紫英剑尖一挺，方要出手，一个身形陡然挡在面前，天河满脸焦急，大声道：“紫英，住手！”紫英一愣，眉头再度皱起，缓缓道：“……天河，你是什么意思？”

天河大声说道：“槐米它们是朋友！是我们大家的朋友！”紫英哼了一声，嘴角浮起一丝轻蔑：“朋友？可笑！人与妖岂能做朋友？！”直视着天河双眼，用更加强硬的语气说道：“这些妖孽曾于女萝岩伤人，如今又潜伏在湖底，伺机拖人溺水，如此恶行累累，你竟然还要回护它们？！”

天河身后槐米怒声高叫道：“喵！你胡说！是那些人自己不小心掉进漩涡里，才不是我们害的，我和其他妖还好心把他们推上岸！”紫英脸上是一副不屑的冷笑：“妖会救人？当真是一派胡言！”

梦璃心中着急难过，语音仍是十分柔和动听，劝道：“紫英，上天有好生之德，它们尚且年幼——”紫英冷然打断了她：“就算它们年幼无知，长大之后一样要去害人，如何能留！”

槐米悲愤地叫道：“喵喵！我们从来没有害过人！是人害我们、从来都只有人来害我们！”槐枝等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爹……娘……”它们这些天在居巢国过得无忧无虑，心情本已渐渐好转起来，不料今日与仇人狭路相见，心底的伤口再一次被撕开，种种悲哀伤痛愤怨仇恨交织在一起，哭得比当日更凄惨三分，天河三人听得也不禁动容，心里也感到十分悲伤。

菱纱大声问道：“紫英，那天你看见道闰他们，那个女子也是妖类，你并没管她，为什么今天就非杀了槐米它们不可？”

紫英一皱眉，朗声道：“那天的事关系到别派，我不便插手，饶是如此，我事后已有些后悔……今日这些妖孽本来就是铲除未尽的，所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它们再撞在我手上，岂有放过之理？”

天河表情沉重，诚恳地说道：“紫英，你听我说，人为了填饱肚子，为了保护自己，杀死其他动物、甚至是杀妖怪也没什么，可是槐米它们

又没做错事，就算它们的爹娘伤过寿阳城的人，那跟它们也是两回事，怎么能无缘无故把它们杀了！”

紫英冷然道：“此刻不除去它们，若是待它们日后强大起来，危害世间，岂不追悔莫及？”说罢仍要上前。天河死死地挡住他，愤声道：“要是让你在这里痛下杀手，我才真要后悔！”

紫英怒喝道：“你让开！”天河大声回敬：“不可能！”两人目光灼灼对视，几乎要擦出火花来。霎时间，场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菱纱也抢到紫英面前，大声道：“紫英，你冷静一下！”

紫英微微一愣，菱纱叹了口气，问道：“紫英，为什么你认为妖都是恶的，人都是善的？难道就没有例外？就像道闰的妻子，她是妖，可那又怎么样？她从来都没害过人，还救过人，难道她就不比那个狐仙好？世上的恶人更是千千万万，就像狐仙那样的家伙，为什么你对他都能手下留情，却口口声声一定要取槐米它们的性命？”她越说越是激动，两眼直视着紫英双目，似要把这番话通过眼睛刻印到他的心里。

紫英身体微微颤抖，震惊地看着菱纱：“菱纱！怎么连你也……”忽然高声道：“菱纱、天河，那晚就在这巢湖边上，若非我及时赶到，你们二人只怕早已成了妖孽爪下亡魂；今日这的妖孽危害过往渔家，也是你们亲眼所见。妖孽害人如此，你们怎么敌友不辨，反而帮着妖孽来与我为难？！”

菱纱黯然摇头：“紫英，我已经说过了，人有善恶，妖难道就没有？为什么你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见妖就杀？这跟胡乱杀人，又有什么区别？”

紫英气得一挥袖子，见柳梦璃也走了上来，怒道：“你们，都要拦我？！”梦璃涩声道：“紫英……”

紫英蓦地仰天长笑，恨声道：“好、好！看来只有我一人最是奇怪！道不同不相为谋，今日你们在此，我不必硬来，就此别过！”双脚一蹬湖底岩石，身子飘然而起，天河三人只见一道白影直上，向着水面去了。

菱纱低声叹道：“紫英……”梦璃轻轻摇了摇头，见天河一脸难受，劝道：“云公子，你也别太难过了……”

天河低下头，小声地对槐米他们道：“对不起，紫英他、他是我的朋友，就算你们说要报仇，我也会阻止……”

槐米叫道：“喵！你是你，他是他！朋友还是朋友，仇人还是仇人！”槐枝点点头：“老大说的对，我们现在还小，长大以后要靠自己报仇！”

菱纱叹了口气：“朋友……仇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槐米问道：“喵，你们几个，为什么要来居巢国？”

梦璃叹道：“我们本来是想来这里查清楚近日妖怪伤人的事，而且我们还要找一种叫作‘鲲鳞’的东西……你们呢？你们又怎会住在这里？”

槐枝高兴地道：“喵～老大带我们离开女萝岩之后，遇到其他好心的妖，就告诉我们可以来这儿。这边的妖很多，但是大家都很好，不会随便伤人的，我们之间关系相处的都很和睦……”梦璃点点头道：“那就好，离开女萝岩之后，我常常担心你们。现在看到你们都平安无事，终于可以放心了。”

槐米突然问道：“喵，你们说的鲲鳞，是不是一种大鱼的鳞片？”天河点头道：“是啊！槐米，你怎么知道？”

槐米叫道：“喵！我听居巢国的长老说起过，我帮你们去问他！你们跟我来！”说着带着几个弟弟向前跑去，它们几个样子长得可爱，跑的却

是不快。花了半个时辰，才领着众人来到了一间巨大的石屋前：“喵，长老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和弟弟们进去问问他！”

柳梦璃微有惭色，轻声道：“.....这样，真的可以吗？上次还送给我们土灵珠.....”槐米重重点了点头：“喵！我说了，朋友是朋友，仇人是仇人，朋友有困难，一定要帮！”说完便跑进屋去了。

梦璃望着它们的背影，感动道：“谢谢你们，我的朋友.....”菱纱一脸感慨，叹道：“它们.....都是这样善良，和人没有分别，为什么，紫英他就是不能明白呢？”梦璃轻声道：“我想，总有一天，紫英他会想明白的.....”

云天河呆呆地望着远处，满脸不解与无奈。

一盏茶时间过去，槐米和槐花跑了出来，喘着粗气，菱纱关心地问道：“怎么了？是不是长老也不知道鯢鳞的下落？”

槐米和槐花只是喘气，天河三人脸上怅然，梦璃叹道：“没关系的，别难过，最多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就是了.....”话还没说完，槐实、槐角和槐枝慢吞吞地爬了出来，三人背上负着一对深蓝色的鳞片，足有扇子大小，菱纱又惊又喜道：“这个、这个就是鯢鳞了？”

槐米喘了口气，点头道：“喵，长老说，他很感激你们帮过妖，很少有人对妖这么好，他愿意把自己搜集的鯢鳞送给你们，作为报答.....这个东西寒气好重，要不是长老在上面施了法，我们根本拿不了。不过这东西好沉，我们五个轮流抬才把它抬出来.....”

梦璃谢道：“槐米，辛苦你们了！还有，谢谢你们的长老！”槐米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着急地道：“不过，喵，长老还说.....他说和你们一起来的那个人太危险了，喵，所以他也不欢迎你们留下，请你们快点

离开居巢国……”五只槐妖恋恋不舍地看着梦璃三人，梦璃叹道：“槐米……你是在替我们难过吗？”

槐米有些遗憾地点点头，梦璃轻声道：“这也没什么，长老他愿意帮忙，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菱纱点头道：“对啊，而且长老虽然让我们赶快走，但也没有强行驱赶，说不定下回我们偷偷溜进来找你玩，他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说完嘻嘻一笑。

槐米满怀希望地道：“喵～那你们一定要再来哦……”梦璃轻声叹道：“嗯……不过有件事我还是不明白，槐米，你说湖里的妖不会伤人，那些人是自己溺水的，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多人溺水呢？”

槐米道：“喵，那是因为湖上多了好多漩涡，船划到附近就会被卷走。”菱纱奇道：“这就怪了，我以前来过巢湖附近，那个时候没听说有这些漩涡啊……”槐米道：“喵，我听长老说，这就像月亮和潮汐的道理，因为有个巨大的岛从巢湖上空飞过，湖面才会变成这样，过段日子就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巨大的岛……？”梦璃的头脑中闪过一丝异样。

菱纱谢道：“原来是这样，槐米，我们还有事要走了，这次多谢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大家再来看你们。”三人不舍地望它们几眼，见它们眼中留恋神情，又是十分不忍，踟蹰许久，终于狠下心来转身离去，背后传来槐妖们难过的叫声。

三人回到巢湖边上，菱纱看着天河，关心地问道：“天河，你怎么了？刚才就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也不说，是不是……是不是还在想紫英的事？”

天河忽然道：“菱纱，你告诉我，刚才那样，就叫作‘吵架’吗？”

菱纱默然不语，天河难过道：“我听说，吵过架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话了……可是，在我心里还是把紫英当成朋友……虽然他想杀槐米它们，我很生气……”

梦璃劝道：“云公子，你别想太多了，我们说的是对的，紫英说不定只是一时想不开而已，过两天就会明白过来了……”菱纱叹了口气：“话是这么说，可是、可是我心里也很慌得很，等一下回到琼华派，万一见到紫英，我都不知该说什么话才好……”

梦璃轻叹道：“至少，我们先回琼华派去吧。一直在这里难过，也没办法和紫英和好……”天河无奈地点了点头：“……梦璃你说的对，我们走吧。”

三人满腹心事地回到琼华派，守门的明尘见三人气色不好，顺嘴问道：“云师弟，你们干嘛去了？脸色这么难看～”

天河闷闷的，一言不发。明尘讨了个没趣，又向菱纱说道：“韩师妹，上次的事你别放在心上，其实啊，我们都觉得师妹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其他人也未免太疑神疑鬼了！”

菱纱微笑道：“明尘师兄，谢谢你了。对了，你有没有看见紫英？”明尘道：“师叔？有啊有啊，一个时辰前我看到他御剑回来，不过那个时候师叔的表情真可怕，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生气的样子，吓得其他弟子都不敢靠近……”

菱纱心里一沉，又问道：“那现在呢？紫英他在哪里？”明尘道：“这个啊，掌门突然把长老和一些弟子都召了去，好像有什么大事要说，师叔他也去了。”叹了口气，暗自感叹：“唉，我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资格参与这种大事，整天守门巡夜的，都快无聊死了……”

菱纱对天河和梦璃道：“我看，我们还是先去找玄霄吧。”梦璃点点头，天河沉默片刻，忽然说道：“菱纱、梦璃，让我一个人去好吗？我心里不太舒坦，想单独和大哥说说话……”

菱纱两人听他话音中难受之意不减，心中也是十分难过，轻轻点了点头。梦璃轻声道：“好吧，云公子你自己去吧。我跟菱纱去问问，发生了什么大事。”天河神色黯然，一个人悄悄向禁地走去。

菱纱和梦璃往琼华宫方向走去，想去问问参与会议的弟子。菱纱走着走着，忽然不见了身边的梦璃。她一惊转头，只见梦璃又一次蹲坐在离自己好几丈远的地上，双手抱着头，神情痛苦之极。

菱纱大惊失色：“梦璃，你怎么了？”梦璃忽然站起身来，抱着头向远处奔去，菱纱焦急地喊道：“梦璃，你干什么？快回来！”拔腿去追，不料梦璃跑得飞快，菱纱只见她身影一闪，转瞬间便消失在琼华派林立的房舍后不见了。

第十八章：梦璃伤别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禁地冰室中的寂静，玄霄睁开双眼，望着面前的天河，诧异的道：“天河，你怎么了？……看上去如此气息混乱、神色不定，究竟出了什么事？”

天河默然不语，玄霄微微一惊，脸上变色：“这个样子……莫非是因为修炼凝冰诀，寒气侵入经络所致？”

天河摇了摇头：“大哥，我身体没事，好得很……”玄霄舒了口气：“嗯，那就好。看来你的体质的确非同一般，实在令人惊讶……既然无恙，为何你的气息如此混乱？”天河难受地低着头，两道眉毛几乎挤到了一起，低声问道：“大哥，你以前……和别人吵过架吗？是和自己很要好的朋友……”

玄霄吃惊道：“为何突然有此一问？”天河难过道：“我和紫英.....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跟他都很生对方的气，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变回以前那样.....”

玄霄浓眉一挑：“慕容紫英？那定是他的不对了！”天河喃喃道：“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是对紫英说了那些话，又觉得很后悔.....我这人不大会说话，有时事情越搞越糟.....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玄霄叹了口气，悠悠道：“人既有七情六欲，彼此相处，发生争执乃是寻常之事，不过只要今生今世还能见面，就一定有挽回的余地.....”神情忽转黯淡，脸上蒙了一层灰色，长叹道：“.....最怕的却是两人就此分别，从今往后天各一方，直至老死也难再见，就算想求得对方的原谅，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天河见玄霄神色，低声问道：“大哥，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玄霄颓然地点点头，神色中尽是悔意：“.....以前年少气盛，曾经伤了一个人的心，等到许久之后冷静下来，才明白大错已成.....想当年我和她何等亲密，一时意气之争，竟使得我俩天各一方，再难相见.....”

天河急问道：“那，你破冰出来以后，可以再去找那个人吗？”玄霄嘴唇翕动，缓缓地吐出三个字：“.....她死了.....”天河听得失色，惊道：“她.....”

玄霄黯然长叹道：“阴阳两隔，人鬼殊途，任你有多高的修为、多大的能耐，都是无济于事.....天道茫茫，六界轮回，昨是今非，一切枉然。除非时光能够倒流，否则也只有梦中，才能与她一见.....”神情之中，又多了几分怀念之色。

天河听得默然叹息，玄霄看着他，又叹了口气道：“所以，你与慕容紫英之事，虽是令人难过，毕竟你们二人还有许多机会见面，倒不必如

此沮丧。与其茫然无措，还不如鼓足勇气与他说上几句话，或许事情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

天河点点头，他也从心底不愿失去紫英这个朋友，听玄霄一番开导，心情舒畅了一些，道：“谢谢你，大哥！我明白了，下山之前，一定再去找紫英一趟，好好地跟他说上两句！”

玄霄疑道：“下山？”天河摸着头，有些遗憾地道：“嗯，大哥，我不打算继续待在琼华派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来禁地。菱纱、梦璃他们也是，今天我也是来向大哥告别的。”

玄霄问道：“怎么？是夙瑶逐你们下山？！”语气中微有怒意，天河连忙解释道：“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喜欢这里。”脸上略有些失望，又道：“以前我住在青鸾峰上，还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地方都一个样，后来菱纱告诉我，山下和山上完全不同，我觉得新鲜好玩，又想打听爹和娘的事，就高高兴兴地跟她跑了出来。本来一路上也挺不错，但是进了琼华派，我有点讨厌这里的人……当然不是大哥你，也不是紫英，而是其他弟子，他们骂菱纱是小贼，还想把她赶下山，我实在很生气……”

玄霄俊眼之中，目光忽然一暗：“这么说来，你要走，却是为了那个姑娘？”天河挠了挠头道：“那倒也不全是，反正我待在琼华派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再说，要帮大哥找的三件寒器也全找到了，这才是我最挂心的，现在总算有个交代。既然这件事已经办完，我也就不想再多留了……”

玄霄神色大震，声音因惊喜而略微颤抖：“什么，三件至阴至寒之物都已找全？！”天河从怀中取出梭罗果和鲙鳞，高兴道：“是啊，大哥你看我，进来的时候脑子里一团乱，竟然忘了跟你说。你看！这就是长老说的另外两样东西，梭罗果和鲙鳞，加上上次拿到的光纪寒图，总算找齐了！”

玄霄的眼中全是激动，大声道：“好、好！我等这一日，已等了太久太久！天河，你帮了大哥很多！帮了琼华派很多！”激动地说完这些，又轻叹一声，问道：“天河，若是大哥希望你留下，你也不愿吗？”

天河有些为难地看着大哥，终于还是回绝道：“大哥，这里真的不是我喜欢的地方，你破冰以后要是想见我，就来山下播仙镇吧，”玄霄叹道：“如此说来，你下山的心意已决，大哥再多说，也是无用了……”

天河小声道：“大哥，对不起……”玄霄淡然一笑：“无妨，人各有志，岂能相强。”看着天河，朗声道：“妖界之事你不必过于担心，我有凝冰诀护体，再收融三寒器之力，往昔修为定能毫无顾忌地施展，其他小妖都不足为虑，唯一要注意的只有那妖界之主……”

天河问道：“妖界之主？我听紫英说过，上届掌门就是被它所杀，是吗？”玄霄叹道：“不错，虽然我当年另有他事分心，并未亲眼所见，却也对此事刻骨铭心。当年我师父，前代掌门太清真人那妖物缠斗，他老人家修为高深，竟也不敌身死……有当年亲眼观战的弟子说，妖界之主身法诡秘，如幻影飘忽，一招一式尽是俐落狠毒，绝非易与之辈……”忽然清啸一声，眉间一股勃勃英气流转不绝，昂然说道：“不过现下我破冰而出，以我今日之力，若与那妖界之主相抗衡，也未必会居于下风！只不过……”望向天河，问道：“天河，大哥尚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否答应？”

天河道：“什么事？大哥你尽管说。”玄霄望着他身后的望舒剑，道：“你身上的望舒剑可否借我一用？羲和、望舒原是一对配剑，我运功破冰，除去三寒器之外，还需双剑的阴阳之力配合。”

天河笑道：“原来是这个啊，大哥尽管拿去，反正这本来就是琼华派的东西，与其留给那个小气掌门，不如留给你比较好。”从身上解下望舒剑，和羲和剑并排插在冰柱上。玄霄俊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之色，叹

道：“天河，你助我良多，玄霄永志难忘。日后有机会，必会报答你今日恩情……”

天河不好意思地道：“大哥你这是说什么……我们都是兄弟了，帮你是应该的吧？”玄霄口中喃喃叹道：“是啊，兄弟……你且走吧，此地玄冰非一时半刻能够破除，而我运功定会波及四周，你若不走，恐怕会误伤到你。”

天河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来，不舍地道：“大哥，你从禁地出来以后，要是我已经不在琼华派了，千万别忘了来山下看看我。”

玄霄闭上双目：“我相信，你我缘分不会如此之浅……”听着天河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禁地之外，忽地张开双眼，望着石室屋顶，长啸道：“十九年的遗憾、十九年的遗憾！我玄霄自当为前人所不能为之事，否则人生一世，还有何意义！”

石室顶部挂着的冰凌冰柱纷纷断折，叮叮咚咚地掉落在地上，伴随着这清脆的响声，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回荡在禁地中：

“玄、霄、誓、灭、妖、界！！！”

天河走出禁地，只见剑林一角，一袭蓝影隐隐约约地闪动了一下，心中一惊，脱口而出：“谁？”话一出口，心里暗悔自己鲁莽，这来往禁地之事极犯门中忌讳，自己这么一喊，若是被人发现，可大是不好解释。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三人马上就要下山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再抬眼看去时，那道身影已然消失不见了。

天河略感奇怪，但也没多想什么，径自回到了房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身琼华派服装，整洁倒是整洁，美观却也美观，但也透着一分说不出的拘束感，叹了口气：“算了，既然打算走了，这身衣服干脆换下来，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虽然料子软软的，有点舍不得……”又换

上了从青鸾峰一直穿下来的布袄，又冲着镜子里看了一眼，憨憨地笑了。

在房中睡到半夜，不知何时，床前忽然响起了低低的啜泣声，一股幽香淡淡地弥漫在房中，天河模糊道：“唔……这个香气……”恍恍惚惚地坐了起来。

昏暗的灯火旁，一个穿着长裙的少女悄然站立，用衣袖半遮着面庞，好像在擦着眼泪，香肩抖动不停，心里的种种难过之情，不言自明。她见天河醒来，转过头去，轻声道：“对不起，云公子，我不是有意吵醒你的……”

天河看不清她的容貌，看她这一身装束，一开始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这时听她语音，突然反应过来，惊喜道：“梦璃，是你？你这身打扮……哈哈！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都不肯再穿琼华派的衣服。”他高兴之下，竟全没注意到梦璃话语之中那份伤感。

梦璃悲声道：“云公子……”天河这时才觉出梦璃的情绪有些不对，着急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有人欺负你吗？！”

梦璃低头垂泪，只是不语，天河急道：“怎么了，是不是派里有人找你和菱纱的麻烦？是因为上次的事吗？梦璃你说话啊，我、我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他突然见到梦璃这一副伤心神情，心中大急，登时想到上次和众弟子的冲突，又气又悔，又是不安。

柳梦璃忽然抬起头来，还挂着泪痕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幽幽道：“云公子，你喜欢梦璃吗？”

天河被问得目瞪口呆，一时张口结舌：“我、我……这个……喜、喜欢啊……你怎么、怎么突然问这个……”脸上又发烫起来，梦璃凄婉的一笑，絮絮地轻声说道：“今天，我终于知道了……那团影子、那个岛，

还有那些脑子里一直闪现的身影.....这就是我的宿命，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好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该走了.....可我舍不得许多人.....尤其是云公子.....我告诉自己，只见云公子最后一面，见了就走.....可是，来了以后，我还是想和云公子说上几句话，哪怕一句也好.....打扰了云公子，对不起.....”

天河听得莫名其妙，急道：“什么宿命？什么舍不得很多人？什么该走了？梦璃你、到底怎么了？”梦璃啜泣着摇了摇头，轻声问道：“云公子，你.....真的喜欢梦璃吗？”

天河心中不胜惊奇：“梦璃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总问这个、这个.....我的心又跳得好快.....”红着脸，道：“喜欢.....还分真的假的？”

梦璃轻叹一声：“云公子.....你还记不记得在须臾幻境的酒仙翁那里.....云公子听不懂仙翁说的话.....如今呢.....云公子明白了吗？明白我说的又是什么？”天河心如鹿撞，此时已是满头大汗，磕磕巴巴地道：“我、我还是不太明白.....只是.....每次单独和你在一起，好像总是很紧张.....气、气都有些不顺.....”

梦璃黯然道：“是吗.....真是对不起.....”眼中泪光闪烁起来，天河看得心急，连忙摆手道：“不是不是，梦璃你、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很好看，对我又很好.....我大概像菱纱说的，是个傻瓜，所以搞不清对着你该说什么.....你平时教了我很多东西，我学的越多，越觉得.....我还是好多事都不懂.....你又聪明，又好看.....我们两个真是差太多了.....”他越说越是紧张，连气都不顺起来，头脑里一片空白，只得干笑道：“对、对不起，我刚才都是胡言乱语的.....梦璃你、你别介意，我、我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呢.....哈、哈哈，真有意思.....”

灯火一晃，天河还在尴尬地干笑着，一个温软的身子已扑到了他的怀里，轻轻地颤动着。天河只觉头脑中轰的一声，全身的热血似乎都涌到了头上，眼前一阵晕眩，两只手呆呆地摆在两边，全身上下一动也不能动，过了许久，才惊道：“梦梦梦、梦璃！！！你、我——！！！”

柳梦璃紧紧地抱着天河，眼中泪水滚滚而下，哭得梨花带雨，悲声道：“云公子，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你曾经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好后悔，总以为相处的时间还很多，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想着、看着……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云公子说，可是已经没有了……云公子，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能相处得如此开心……很谢谢你说要保护我，可惜一切都是这么短暂……我终于能体会琴姬姐姐的心情，人和人的缘分真是注定的，上天要收回的时候，一时一刻都不会多等……”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只余下呜咽的抽泣声，泪水将天河的衣衫打湿了一片。

天河不明白梦璃究竟是怎么了，手足无措，眼中也急得要掉下泪来：“梦璃，你、你怎么哭了？！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门外忽传来菱纱的喊声：“天河你在吗？我听其他弟子说，不得了了——”

菱纱抢进门来，看见梦璃，惊道：“梦璃，你怎么在——”忽然见到梦璃紧紧抱着天河，睁大了眼睛，失声道：“你们——？”

梦璃凄凉地摇了摇头，轻声道：“云公子……对不起，我……你多保重，梦璃会将你永远放在心里记着……永远永远记着……”忽地放开天河，以袖掩面，掉头向门外跑去。天河神情痴痴的，任她放开，两眼直直地望着她跑远，身子仍是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半天，猛地一摇头，才反应过来，急喊道：“梦璃！”眼前哪还有她的影子？

菱纱看得惊讶不已，脸上神情极为复杂，问道：“天河，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天河急得摇头道：“我、我也不知道啊……”

菱纱气道：“你装傻啊？梦璃她抱着你，然后又哭着跑了出去……快说，你、你是不是欺负她了？”语气中带着三分焦躁，天河急道：“没有啊，我真的不知道！感觉梦璃她不太对劲，说话怪怪的……我现在就去找她，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咣当一声，一个圆圆的东西从桌上滚落了下来，天河一见之下，吓了一跳：“爹、爹的香炉！”急忙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刚想放好，耳边响声不绝，只见整个房间震动不止，橱柜上摆放着的细小物品，纷纷震落了下来，滚得满地都是。天河惊道：“这房子、房子怎么会动？！”

菱纱满脸焦急和不安，道：“不是房子，是整个昆仑山在震动啊！大概真像其他弟子说的那样，妖界已经出现了！”天河听得一惊，忽然全身一震，惊叫道：“不好，我要出去追梦璃，妖界来了，万一她遇到危险怎么办！”菱纱道：“对，你快……”话没说完，突然头脑中一阵晕眩，眼前景物一晃，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天河大惊失色，刚才那一下突如其来，来不及出手相扶，急忙将她横抱起来，放到床上，连声急唤道：“菱纱、菱纱！你怎么了？！”心念数转，终究还是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摸了摸菱纱的头，只觉她身体奇冷，如同在冰水中浸泡了一样，心中惊骇莫名，再略一检查，所幸刚才摔的那一下，身上并没磕破，一时间也不敢乱动，只是急声呼唤着菱纱的名字。

过了小半会，菱纱悠悠吐出一口气，两眼微微睁开，天河喜道：“菱纱！你醒了？”菱纱轻声道：“我、我昏倒了吗？刚才有一瞬间，突然全身的力气都没了……”

天河急道：“我这就去找琼华派的大夫，不，我还是先去找紫英，让他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菱纱轻轻摇摇头，微声道：“不用了，我躺一会就没事了……对了，你有没有找到梦璃？”天河满脸担忧之色：“没有，我还没有去。你这个样子，我不敢离开。你怎么样？身体还难受吗？”望着菱纱苍白脸色，心中陡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全身不禁颤抖了一下。

菱纱担忧梦璃安危，强撑着想要坐起，身上却是一点力气也提不起来，只能着急地道：“什么，你没去找梦璃？那你快点、快点去找她呀……妖界来了，外面说不定很危险的！”天河急道：“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

菱纱强作轻松之状，摇头道：“我没事的……最近几个月常常头晕，一时半会儿又不会怎样，我都习惯了……你快先去找梦璃吧，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见天河仍在犹豫，急道：“唉，你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妖怪、妖怪就算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马上就杀到屋子里来吧？”

天河咬咬牙，将慑天剑解下，放到菱纱手中。菱纱惊道：“天河？！”天河摇摇头：“你没带兵刃，我不放心……”不顾身后菱纱焦急的呼喊，夺门而出。菱纱躺在床上，眼里全是泪花：“这傻子，你、你就一点也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吗……”

天河跑到门外，只见剑舞坪上一片混乱，众弟子面上惊惧交集，纷纷三两结伴，向自己的房间跑去，却无一人向外跑。少数几个辈份较高的弟子，在场上指点呼喝，尽力安抚众人情绪，但人数实在太少，再加上是深夜之中，场面仍是混乱不堪。天河环顾四周，不知梦璃跑向了哪里，心中惶急，却是不知如何是好。正当这时，一个弟子向这边跑来，看见天河，惊道：“天河，你怎么到外面来了？快回去！妖界来了！”正是怀朔。

天河看见怀朔，急问道：“怀朔，你有没有看见梦璃到哪里去了？”怀朔充耳不闻，急道：“快！快回去！我刚从师叔那里听到妖界降临的消息，来告诉你们。外面很危险！千万不要乱跑！”天河不管不顾，仍是焦急地问着：“梦璃呢？你有没有看见她？”

怀朔连听几遍才反应过来，大惊道：“什么？梦璃师妹也跑出来了？”天河着急地点点头，怀朔想了想，惊道：“我想起来了，刚才我从那边过来，好像是有个女弟子向卷云台的方向跑去了！糟了，妖界就是在卷云台上出现的，梦璃师妹她——”

天河果断地道：“怀朔，菱纱她好像病了，现在就在我的屋里，你快去帮我照看她。我去卷云台找梦璃！”拔腿向卷云台跑去，怀朔急道：“天河，不要去，危险——”

天河哪顾得这许多，此刻琼华派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唯独卷云台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天河没费什么力气，就跑上了卷云台。只见卷云台尽头，一团浓烈的紫气中，发出耀眼的白光，将整个卷云台照的有如白昼一般，台上一人蓝衣蓝裙，悲伤地望着自己。

天河惊道：“梦璃！”刚要跑上前去，柳梦璃惊慌地一摆手：“云公子，你别过来！请你不要过来！”

天河急道：“梦璃，你在做什么？快回来！”梦璃轻轻地摇了摇头，幽幽说道：“云公子，在我小的时候，时常会做一个梦，梦见一种不属于人间的景象，那里常年有紫色的雾气弥漫……”指了指身后，轻轻地道：“就和这里一模一样……偶尔，我也会猜想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会被云叔救下呢？……”

天河急得满头是汗，大声喊道：“梦璃，我们先回去吧，菱纱还在房里等着你呢！这儿离妖界太近、太危险了！”梦璃恍若不闻，继续轻声道：“……云公子，那些事情、梦里的事情，除了爹和娘，我只向你说

过.....那一天，在柳家的庭院里，和你随意地聊着.....如今想来，都还是觉得很开心.....”啜泣了一下，惨然一笑，继续道：“幸好，曾经留下了这些回忆.....多好的回忆啊.....”

天河听着听着，脸上焦急的神情转成了疑惑，惊讶道：“梦璃，你、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梦璃沉重地叹了口气，指着身后，强笑道：“我、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从之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到如今很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个妖界.....我就是从这个妖界来的.....”

天河怔怔地摇着头：“梦璃，你病了是不是？你在开玩笑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梦璃的泪水又垂下来，悲叹道：“云公子，请你快点带着菱纱下山去吧，若是你不走，或许有一天，我们只有兵刃相向，我实在.....实在不敢想象，到了那一天，如何来面对你们.....”双手捂着脸，轻声道：“云公子，你保重.....梦璃真的很舍不得云公子.....可这就是命，梦璃也没有办法，只有以后每天遥祝云公子平安幸福.....”缓缓地向后退去，消失在那团浓烈的紫雾中。那团紫雾也缓缓飘起，但似乎被什么东西阻住了，无法离去。

天河看得大惊，喊道：“梦璃！”飞奔上前，也向那团紫雾跑去。忽然，紫雾中放出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猛地向天河胸膛射来，天河手无寸铁，只觉一股巨大的力量重重击打在前胸，登时身不由己地向后飞了出去！

那道光击倒天河，随即分成数十束，每一束短而明亮，如同利剑一般，在天空中旋转一圈，忽地瞄准了天河周身，直刺下来！天河只觉胸口剧痛，全身上下的骨头如同断掉了一般，想要移动半分也是不能，眼看光剑射来，心中绝望之际，还在担心：“梦璃，她会不会有事.....”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妖孽，休得害人！”

这、这声音是.....

云天河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天河，你醒了！”身旁传来菱纱喜悦的声音。天河揉揉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刚才卷云台上的一幕幕仍在头脑中闪现。梦璃……妖界……那道光……那个声音……

怀朔也高兴道：“天河，你总算醒了！刚才多亏师叔及时赶到，把你救了回来，我们看你昏迷了一晚上，都吓坏了！”天河抬眼看去，紫英在房中负手而立，一言不发，脸上却是一副关切的神情，感激道：“刚才救我的人……是你？紫英，谢谢……”

紫英摆了摆手，大声道：“天河你也太过胡闹了！那妖界入口处布有结界，凡人若想强行穿过，必定会受重伤！所以掌门才不许弟子靠近！若是我刚才晚赶到半刻，你早就性命难保！”神情中颇有后怕之意。天河大感惊奇，急忙道：“人进去会受重伤？可是、可是梦璃她进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以为自己也没有事的……”

众人脸上齐齐变色，菱纱惊道：“梦璃？怎么可能？你说她跑进了妖界？！”天河着急地点头道：“真的！我没有看错！她还说了一堆很奇怪的话，她说自己是……是……”

菱纱急问道：“是什么？”天河望着紫英，忽然心中一寒，摇头道：“没什么，只是一些很奇怪的话……”

紫英皱着眉头，在房中踱来踱去，怀朔见状，关心地问道：“师叔，你想到了什么？”紫英蓦地停下脚步，道：“莫非……莫非梦璃和妖界有什么关系？不然为何只有她能够通过那个结界？”

菱纱一惊，急道：“紫英，你不要乱猜！又没有什么凭据！”紫英摇头道：“我不是乱猜，此事实在于蹊跷……”天河忽然坐起身来，扬声问道：“紫英，我问你，要是梦璃真的是妖，你会怎么办？”

紫英微微一震，喃喃道：“梦璃是妖？”天河大声问道：“紫英，你回答我，如果梦璃是妖，你是不是也要杀了她？！”

紫英猛地一摇头：“梦璃不可能是妖！她身上没有任何妖气，掌门与两位长老功力深厚，都未察觉，连师叔都没有说什么，她绝不可能是妖那一类！你们不要乱想。”他舒声安慰，菱纱和怀朔都松了一口气，天河心中却是无法平静：“可是，梦璃她自己说……”忐忑地看着紫英，他刚才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心中还抱着除妖务尽、人妖不两立的信念？如果，真到了梦璃说的那一天，他的剑会出鞘吗？

天河心乱如麻，走下床来，向门口走去，紫英挡住了他：“你要做什么？”天河急道：“你让开，我要去找梦璃！”

紫英喝道：“胡闹！你被弹开之后，那妖界入口根本纹丝不动！凭你的修为，想要穿过那个结界，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再去也不过是白白送命！”天河十分着急，忽然大声道：“那我就去找大哥，他以前和妖界交过手，一定有办法的！”菱纱也道：“我和你一起去！”

怀朔奇道：“大哥？”紫英向他摆了摆手，看着菱纱，摇头道：“菱纱，你身体尚虚，最好再多静养一段时间。”菱纱神情愧疚，轻声道：“我、我没关系，梦璃的事更重要吧？如果不是我突然晕倒……也许、也许天河就能拦住她了……”

天河连连摇头：“菱纱，这和你没关系！”菱纱低头不语，紫英点了点头：“好吧，要是你们执意要去，我也一起。”转头看着不明所以的怀朔道：“怀朔，这些事你先不要外传，以后有机会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你也累了一晚上，先回去休息吧。”

天河也谢道：“怀朔，昨晚你及时来通知我们妖界的事，还帮我照看菱纱，真的要谢谢你了！”怀朔谦逊地一笑：“哪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见天河、菱纱均已无恙，向紫英施了个礼，出门去了。

紫英叹了口气，忽然从身后拿出一柄细长的宝剑，宝剑通体淡蓝色，竟与望舒剑相差无几，递给天河，道：“天河，我替你打造了一把剑，拿好。”

天河吃了一惊，懵懂接过宝剑，拿在手中，竟是说不出的顺手。紫英道：“这把剑你且收着。如今妖界降临，任何事情都得小心谨慎，就算你用的是望舒剑，将这支剑带在身边亦无坏处。”

天河摸摸头，高兴道：“望舒剑.....我已经给了大哥，他破冰要用到。这下好了，又有可以射的剑了！”菱纱好奇地端详着这柄剑，笑道：“咦？这把剑和望舒剑长得好像，连颜色都差不多呢。”

紫英叹道：“那不过是形似罢了，望舒剑所用之材可遇而不可求，何况终我一生，铸剑之术也难及宗炼师公项背，又如何能再造一把‘望舒’.....”菱纱钦佩地看着他，满怀敬意地道：“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以你的性情，如果是给朋友用的剑，你一定更会费尽心思去打造的.....我说的对吗？”

紫英淡然笑了笑，郑重地对天河道：“我隐隐觉得，掌门有朝一日必会索回望舒剑，所以在闲暇之时打造了这把剑，希望天河能够用上.....只是没想到，却是玄霄师叔破冰会需要望舒剑.....”

天河高兴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摆了摆手：“不必言谢，我只要求一件事，请善待这把剑。”轻轻叹了口气，期望地看着他。

天河想起上次被罚思过的事，脸上一红，连忙道：“呃，我、我答应你，绝不用它来切肉什么的.....”菱纱“噗”的一笑，问道：“对了，紫英，它有名字吗？”

紫英道：“剑的名字，自然是由剑的主人来取。”天河挠了挠头，问道：“我、我想叫它‘天河剑’，可以吗？”紫英微微一笑：“当然。”

天河嗫嚅道：“谢谢你，紫英……在妖界入口也是你救了我……那天，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的……”菱纱得意地道：“紫英啊，就是不坦率，说不定他担心天河，就一直跟在后面呢——咦？我说中了？紫英你的脸有点红哎！”笑嘻嘻地看着紫英，心里对他却是一股说不出的敬重喜爱之情。

紫英咳嗽一声，道：“休要胡闹，当务之急，我们快些去找师叔，问明妖界和梦璃的事。不知师叔此时是否已破冰而出，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去禁地看看吧。”

三人来到剑林后的小径，突然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从剑林后到禁地大门的一路上原本被人设下了符咒，时不时便有魁召出现巡视，天河等人几次来此，每一次都免不了和几个魁召交手。可这一次，路上居然没有一个魁召出现，紫英细查周围气息，惊异地发现形成魁召的那些气，竟不知何时被人消解了。那些符咒都是派中前辈设下的，他们个个修行高深，符咒中蕴含的灵气也是深厚无比，能维持数十年而不消散，此刻却被人为散去。想到这里，紫英不由暗暗心惊，何人能有如此修为，难道是……

心中正惊疑间，禁地大门已出现在了眼前，这里原本是派中严令不得前来的地方，此时却有数名弟子守在门口，他们看到紫英三人，也没显露出丝毫奇怪之色。天河三人又惊又奇，心下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感，紫英向着其中一人喊道：“元亦师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第十九章：禁地生变

元亦望见紫英，拱了拱手：“对不住，紫英师弟，掌门要在禁地内闭关修炼，命我们从今日起镇守禁地，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语气却是冷冰冰的。紫英诧异道：“妖界已然降临，这等危急关头，掌门却要闭关？”

元亦冷冷道：“掌门说妖界或许是有了死守之心，才会在入口布下结界，但我们一日不攻进去，妖界却也未必会主动攻过来。因此掌门打算先闭关修炼一段日子，似乎另有秘法。你们如果没事，便请回吧！”

天河关心玄霄境况，急问道：“那我大哥呢？他还在禁地里吗？”元亦瞅他一眼：“你大哥？谁啊？”天河见他冷漠神情，心里有气，也不和他解释，直接向大门走去，眼前白光一闪，一柄冰冷的长剑横在胸前，元亦冷冷地道：“紫英师弟，这便是你教出来的好徒弟么？不穿本派服饰也就罢了，连禁地也敢乱闯，还有没有规矩了？听说上回打人的也是这小子，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其实这元亦与紫英本无怨仇，只是紫英资质较好，练功又十分刻苦，虽然入门较晚，修为却远在元亦等“元”字辈弟子之上，颇得掌门器重，派中人缘又好，元亦心中早有嫉妒之意。此刻借着天河之事，一并发泄了出来，话里面句句夹枪带棒，明着责备天河，暗处却对紫英连讽刺带挖苦。菱纱听得心头怒起，刚要发作，紫英悄悄向她摆了摆手，扬声道：“元亦师兄批评的是，紫英教徒无方，甚感惭愧。只是我们有事要见禁地中的玄霄师叔一面，不知师兄能否通报掌门一声？”

元亦冷笑一声：“岂敢，听今天掌门说，你们来往这禁地只怕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哪用得着师兄我通报？大不了等到三更半夜，学那偷鸡摸狗的小贼行径，溜进来便是。哼哼，你们身旁，不就有一位精通此道的高手么？”

天河听得勃然大怒：“你——！”紫英见他辱及菱纱，也是忍无可忍，愤然道：“元亦，我敬你是师兄，说话让你三分，你也不要欺人太甚了！”

元亦冷笑道：“哟，看不出来，慕容紫英你倒是有几分硬气，怎么着，跟师兄——”话没说完，身后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禁地大门缓缓打开，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外面何事喧哗？！”

元亦忙换了一副恭敬的神情，回身施礼：“掌门，您出来了？”夙瑶看他一眼，目光又转向天河三人，最终停在紫英脸上，冷冷一笑：“哦？紫英，几天不见，你竟已目无尊长了？”

紫英连忙施礼：“弟子不敢！”夙瑶哼道：“不敢？那方才是谁在外面和元亦争吵啊？”元亦听掌门语气，显是向着自己，顿时挺直了腰杆，斜睨着紫英三人，目光中尽是轻蔑得意之色。紫英心中气苦，却又不敢争辩，只听夙瑶冷声道：“你们三人跑到禁地，所为何来？”

天河大声道：“我们是来找我大哥、找玄霄的！”元亦喝道：“大胆，竟敢直呼师叔名讳！”夙瑶鼻子里哼了一声，元亦连忙垂手退到一旁，不敢再说。

夙瑶冷然道：“你们要找玄霄？哼，他不会见你们。”天河怒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在禁地里？你把我大哥怎么样了？！”他隐约觉得，大哥和掌门之间似乎有着极大恩怨，这时看见掌门进入禁地，不由得极是担忧，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起来。

夙瑶脸上是轻蔑的笑容：“你口口声声称玄霄大哥，看不出来，他还颇有办法，居然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紫英惊疑道：“掌门，您这是……什么意思？”

夙瑶嘿然一笑，长叹道：“真是可悲啊，慕容紫英，枉我一直认为你聪明绝顶，想不到你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如今告诉你们也无妨，今日一切都是我与玄霄策谋，而你们几个，不过是棋盘中的几颗小小棋子罢了。”

慕容紫英全身一震：“棋子……”夙瑶冷冷地道：“当日我令你放任云天河等人，就是要骄其心、懈其备。若非如此，他们怎敢轻易来到这禁地之中？又怎能助得玄霄破冰？这一切若非已安排妥当，就凭你们数次在禁地大摇大摆地出入，我又岂会不闻不问？”

天河和菱纱震惊地看着紫英和掌门，想不到紫英原先那些放纵自己的行为背后，竟是如此细密的心机。紫英身体微微颤抖，轻声道：“原来，掌门你……是为了……”又听夙瑶淡然道：“当然，这一切都是从云天河上山那一天开始的。玄霄身为羲和剑之主，在望舒剑被你们带至山门时，自然有所感应，有他告知，我才会见机收你们入门，也才会有之后的种种安排，直到今日大功告成……”

韩菱纱喃喃道：“所以、所以你根本不是靠什么占术，才知道有故人之子上山……”夙瑶望着她，脸上只是冷笑。紫英强自镇定下来，问道：“掌门，弟子斗胆一问。弟子实在不解，难道如此做，只是为了取回望舒剑？此剑乃本门之物，若是向天河索要，他自然也会归还，又何必、又何必使用这种……”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诡诈”二字，实在说不出口。

夙瑶冷然道：“你莫要弄错了，我要的不是望舒剑，而是再度苏醒过来的望舒剑。”紫英不解道：“弟子驽钝……”夙瑶看也不看他一眼：“你无需明白，如今妖界虽然按兵不动，但大敌当前，岂可轻忽？紫英你还是速速回去修行，勿要被杂念所扰。”转向天河和菱纱，朗声道：“至于你们两个，看你们连衣服都换了，倒是很识时务，就自行下山去吧！最好将山上的一切通通忘记，忘得越干净越好！”

天河大声问道：“等等！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说大哥骗了我们？可是大哥为什么要骗我们？！他、他不是我爹娘的师兄吗？”

夙瑶冷冷一笑，话音有如冰雪般寒冷刺骨：“师兄？那又如何？你可知道，玄霄恨云天青、夙玉入骨，没有杀了你，已算手下留情！”

天河暴喝道：“你……你说什么？怎么可能？不可能！”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夙瑶冷漠而轻蔑地看着他，脸上寒意涌起，朗声道：“看样子，不与你说清楚，你是不会死心的。元亦！你去将本派秘卷取来。”

元亦恭恭敬敬地一躬身：“是。”得意地瞥了紫英三人一眼，向剑林外走去，约莫过了一盏茶时间，双手捧着一本发黄的簿册走了回来。夙瑶喝道：“元亦，我命你将卷轴上所记，一字不差地念出来！”

元亦朗声念道：“吾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以惊世之才，苦修终年，于晚年参悟以阴阳双剑和合之力，携派中弟子飞升之秘法。自此，穷三代之人力、物力，终成羲和、望舒双剑……阴阳双剑需以‘人剑相合’之法修炼，数载方有所成。而双剑飞升之法，必辅以强盛灵力，非人世苦修所能及。道胤真人不愧思虑深远，曾夜观星象，占一奇地，灵气充沛异常，应能为吾派所用。奈何此为妖界，并不易与……吾派弟子玄霄、夙玉资质上佳，乃被选为双剑宿体。历三载，逢妖界以十九年为一周，再度降临。玄霄、夙玉合双剑之力网缚妖界，令其不可动弹，以引取极大灵力。而妖界顽抗，吾派与之力斗，第二十四代掌门太清真人不幸为妖孽所害，引发战局旷日持久，惨烈非常……”

念到这里，元亦两眼向后看去，脸色一震，不觉顿了一顿，夙瑶厉喝道：“念下去！”元亦忙续道：“关键之时，望舒剑宿体夙玉心生怯意，更因私情，与其师兄云天青携剑出逃。羲和剑宿体玄霄独力难支，令妖界脱离昆仑而去。此一役吾派伤亡过百，其中掌门太清真人、掌门首徒玄震、长老——”

夙瑶冷冷地打断了他：“够了。”转向天河，冷笑道：“云天河，这下你再无疑惑了吧？”

天河的手抖个不停，嘴唇哆嗦，颤抖着说道：“你说……大哥……他是被我爹和我娘害的……”夙瑶厉声道：“不错！若非云天青、夙玉临阵脱逃，玄霄又怎会运功过度？且他无望舒剑支持，内息大乱，才终致阳炎侵体，被冰封十九年之久！”

天河全身颤抖，口中喃喃自语，菱纱见天河难过情状，急劝道：“天河，你别理她！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卷轴，随便念一念，就要别人

相信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这卷轴为何不敢放在经楼里？”她之前曾悄悄潜入经楼，偷看琼华派的名录，却没见到这本簿册，此时见夙瑶突然拿出，心里也有几分疑惑，倒不全是安慰天河。

夙瑶冷笑道：“这是本派秘辛，岂是人人可知？何况以你妙手空空的手段，这本书若是放在经楼里，万一被你所见，那我与玄霄岂非功亏一篑？韩菱纱，你当我准你入门，便不了解你先前的那点事情么？”

紫英忽然苦声问道：“掌门，弟子还是不明，无论如何，本派只是要将望舒剑取回，又何必……何必如此对待天河他们？”夙瑶凤眼圆睁，向紫英怒目而视：“大胆！你有此一问，难不成是觉得我错待他们了？”

紫英身子一震，在这琼华掌门十数年积威之下，纵是正直果敢如他，也不觉为这一怒所慑，口唇微张，却是说不出话来。夙瑶半是斥责地喝道：“云天河等人入门以来，我命你尽心传授心法，如今令他们下山，也不以驱逐之名，我自问待他们已是不薄。莫非你心中还有不服么？”又转向云天河，冷冷道：“你口口声声要见玄霄，且不说他此时正运功调息，不可被打扰。就算真的令你与他相对，你又如何言语？玄霄未因前事报复，已是难得，难道非要引出他旧恨，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天河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惊，心中数般情感汹涌激荡，几十个念头纷繁交杂，一时间竟都是说不出话来。夙瑶扫了三人一眼，又是一声冷笑，高声道：“元亦！我要入禁地闭关了，你带人在此守好，绝不可让人闯入！”缓缓走入门内，那扇石门又关拢来。天河三人眼看着夙瑶进去，心下焦急，却没半分办法。

元亦的脸上现出一丝得意的讥笑：“紫英师弟，请吧！”紫英三人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只觉得这琼华派中，竟是充满了巧诈与欺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如此冷漠而功利地展示在众人面前，心中苦闷之极，似乎连呼吸也不畅起来，惶惶然如避瘟疫般离开了这里。

三人回到剑舞坪上，天河神情惶惑，喃喃地念叨着：“爹、娘……大哥……怎么会……怎么所有事都变得这么乱……”菱纱着急地劝道：“天河，你振作一点！你先别听信掌门的一面之辞，我总觉得这里有问题！再说梦璃还下落不明，等着我们去弄清楚真相呢，千万不能自己先气馁了！”

天河的表情十分痛苦，低声说道：“菱纱……也许我错了，我真的不该下山，真的真的不应该下山……到了这里，才发现什么都是错的……”

菱纱默然叹息：“也许……你说的对，许多事情，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心中又一次涌起强烈的愧疚感：“是我……对不起你，如果那天我不去你爹娘的坟墓，不骗着你也一起下山来，也许、也许你现在仍然是那个快乐的山顶野人……”

慕容紫英长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住心中的疑虑与不安，温言向天河道：“我看，菱纱说的不无道理，虽然掌门说的那些事有密卷记载，可我仍有些疑惑，似乎这件事背后，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隐情……”说到这里，脸上微微苦笑，怀疑掌门，这在他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又继续说道：“现在看来，禁地这条路已是不通了，我们不如去找青阳、重光两位长老。无论玄霄师叔之事，还是梦璃之事，或许两位长老都会有些办法可想……”

菱纱望着他，轻轻问道：“……紫英，掌门都已经让我和天河下山了，你……还要跟我们一起吗？”紫英向她郑重地点了点头：“没找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敢妄言掌门的话是否……是否有所隐晦，但我也不能丢下你们不管，就算真如掌门所说，当年天河的爹娘……那些事也不该由天河来背负。何况，梦璃失踪之事也要查明，我是梦璃的师叔，有责任弄清此事，给你们、也给梦璃一个交代。”

菱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天河现在这样，有你一起，总好过我一个人陪着他……”紫英摆了摆手，向两人劝道：“你们也不必太过担

心，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相信这件事情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们两个千万莫要过于心焦，急坏了身体，尤其是你，菱纱，你这些天身体虚弱，更要注意保重自己！”

天河和菱纱默默地点了点头，紫英叹了口气，脸上神情舒展了许多：“走吧，我们去清风涧找两位长老问明这些事。”

青阳和重光这次似乎分外热情，天河三人刚刚来到清风涧，便看见两位长老踱出屋来，一脸期望地看着他们，紫英忙上前施礼：“弟子慕容紫英，见过两位长老！”天河和菱纱此时虽已不是琼华派弟子，但知这两位长老是玄霄的至交好友，便也跟着紫英行了礼。

青阳微微点头，问道：“可是已找齐了三件至阴至寒之物？”紫英道：“不错，弟子等已将三样东西交给师叔，他似乎也已破冰而出。”

听到这句话，重光满脸欣慰，依旧年轻的面庞上现出十几年来少有的喜悦之情，长声感叹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十九年的心愿，今日终于了结了！”

青阳也是一脸欣悦，却见天河三人满脸沉重之情，心下疑惑，问道：“你们今日来此，可是玄霄还有他事相求？他破冰之后，还有什么麻烦么？”

天河忽然大声问道：“长老！我想问问你们，当年我爹和我娘真的是在和妖界的战斗中逃走的？是因为他们带着望舒剑逃走，才会害了大哥，不，害了玄霄，害他被冰封了十九年？！”

青阳和重光脸色一震，青阳面色沉重，缓缓问道：“这些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天河急道：“是掌门告诉我的，长老，你说，这件事是真的吗？”

重光愤然喝道：“岂有此理！夙瑶竟如此不知轻重！”青阳黯然一挥衣袖，制止了他，长叹道：“唉，孩子，你知道了这件事是真是假又能如何呢？当年之事千头万绪，无论其中因果如何，你爹和你娘确实带走了望舒剑，此举也确实令琼华派升仙功亏一篑，那数百名弟子的死伤更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啊……”

重光愤然道：“这其中最悲惨之人，莫过于玄霄，他内息失调终致走火入魔，可、可若不是……”青阳沉声打断了他：“重光，不要再说了！”重光恨恨地低下头去，痛苦地低声道：“若不是……他又怎么会被冰封这么多年……”

天河心中悲痛，不能自己：“这么说来，真的是我爹娘害了他……”青阳看着他，温言劝道：“世事茫茫自有天意，十九年后，若不是你帮忙，玄霄又怎能破冰？你父母对他不起，你却有恩于他，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你又何须自责？”

菱纱眉头一皱，高声问道：“可是，就算掌门和玄霄想取回望舒剑，也不该骗我们啊！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说出来呢？！”青阳望她一眼，脸色一变，默然不语。

紫英涩声道：“长老，紫英也不明白，掌门一向正直，为何会用此等手段……”一旁重光“嘿”的一声冷笑起来，青阳紧闭双目，负在身后的右手向他摇了一摇，没有回答菱纱和紫英，只是叹道：“夙瑶嘛，她的资质原本也算得上出类拔萃，奈何老掌门的其他几位弟子更是万中选一之人……夙瑶虽十分刻苦，但若不是大弟子玄震死于十九年前的大战，夙玉、云天青出逃，而玄霄又被冰封，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继任掌门之位。所以……她难免患得患失，任何事情都想思虑周全，她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啊……”

身旁重光神情激愤，几次想要出言打断，终究忍了下来，只是在一旁冷笑不止。青阳说完这些，又叹了口气道：“唉，当年之事，不必再多

做纠缠。你们若是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去吧。若是日后能见到玄霄，便代我二人向他说一声……十九年前的事，我二人实在无法，请他原谅……”

三人虽然没太听懂，还是点了点头，紫英朗声道：“两位长老且慢，我们尚有一事相求，如今妖界又临——”重光冷笑道：“哦，夙瑶若要报十九年前之仇，应该早就准备多时了吧？怎么，难不成还要我们两个糟老头子出手吗？”

青阳也点头道：“不错，玄霄的事，我与重光心存愧疚，不能不帮。至于其他的事，我二人退隐已久，不会理会。”紫英道：“二位长老误会了，弟子所言，或许匪夷所思，却又千真万确……”神情十分着急：“弟子有个朋友，不，弟子的师侄柳梦璃，她穿过妖界入口的结界，就此失去了踪影……”

青阳吃了一惊：“嗯？你们且把当时情形细细说来！”天河上前将昨日夜里卷云台上的情景尽数复述出来，青阳和重光仔细听完，青阳怪道：“奇怪，按理说来，人是不能穿过那结界的，柳梦璃竟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妖界，莫非……她是妖？”

紫英脸色大变，却听重光断然道：“不可能。那柳梦璃先前也来此见过我二人，她的灵力虽比常人高出许多，但若真是妖物，又怎可能瞒过你我之眼？”青阳点头道：“确实如此，这可就奇怪了……”两人沉思许久，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都是摇了摇头。

紫英叹道：“看来二位长老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多有打扰了……”刚想离开，天河蓦地大声道：“等等！长老，你们有没有办法让人穿过那个结界？要是梦璃一直不出来，我们就追进去找她！琼华派说不定很快就要和妖界打起来了，她一直待在那里，岂不是很危险？！”

众人听了这话，脸上都是一惊，但菱纱和紫英转瞬间便暗暗点头，他们心忧梦璃，就算冒再大的险也是在所不惜了。重光喝道：“荒谬！人入妖界，岂不是如同羊入虎口？！”

紫英温声道：“长老，弟子知道这想法乃是异想天开，但弟子也一同请求，若是二位有此办法，请一定告诉我们！”青阳皱着眉头，道：“你们，当真不怕？妖界可不是儿戏之地，人若闯入，说不定顷刻便会身首异处。”

天河喜道：“长老，你这么说，那就是有办法了？！”青阳看着这肖似当年门中弟子的少年，心中感慨良多，叹道：“唉，据我所知，这世上有种叫做‘翳影枝’的东西，用它可以穿过大部分的结界，妖界的结界或许也可以……”

菱纱高兴道：“真的吗？那个翳影枝要去哪里才能弄到呢？”青阳道：“翳影枝为鬼界之物，因为鬼卒几乎要去世间所有地方勾魂，自然也必须穿越某些结界，这翳影枝便由厉害的鬼卒随身携带……”天河抢着问道：“那这么说，我们就得找到那些鬼卒，从它们身上抢过来啰？”

青阳连连摇头：“不可能、不可能。先不说寻常人能否遇到鬼卒，即便遇上了，那些鬼卒也比你们厉害不知多少倍，岂是轻易能够得手？”天河听得着急道：“这可怎么办？”青阳眼望远方，徐徐道：“……你们若是真的想要翳影枝，便只有去鬼界一闯。”

紫英惊道：“鬼界？师公当年曾说过六界的事，可他只说过神界位于九重天上，妖界分散世间，极难探察，却没说过鬼界在哪里。”青阳道：“宗炼并非不知，只不过他觉得没必要告诉你罢了。鬼界就是人们所说的阴间，群鬼聚集之地，翳影枝源于鬼界，到那里去找，自然能够找到。自来人鬼两诀，阴阳相隔，绝少有常人能进入鬼界，但也并非毫无办法。须知天地间既有六界，则六界之间必有往来，从人界入

鬼界的方法亦不在少数，最简单的一种，便是由凡间的鬼城酆都所进入，不过以这种方法，进入的却是鬼界外围。你们若想取翳影枝，须得前往无常殿，那就只有到不周山看看了。”

相传上古时代，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徐整《五运历年纪》）全身上下都化作了世间诸般物象，而这不周山便是由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化成。当时天与地为一体，不周山便是连接天地之间的桥梁，据传这里曾是人界唯一能够直接到达神界的路径。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争夺帝位，共工“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自此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不周山自此断折，再无凡人能从此到达神界。

转眼间千万年过去，世间又流传有不周山中有进入幽冥之国、即鬼界的入口的说法，但不周山山势险恶，山间更有无数恶鬼怨魂，凡人中十万人也未必有一人敢去，而去者也必是一去不返，以至于人们连不周山是什么样子都说不清楚，至于如何才能开启这个人界到鬼界的入口，更是无人知晓。青阳、重光也只知此地位于极西北处，据昆仑山约有数千里之遥。两人将大致方位告诉紫英三人，青阳问道：“此行只怕危险之极，你们三个可想好了？”

天河坚定地点头道：“嗯，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去试试看！”紫英望着菱纱，叹道：“天河，我与你自然能去一试，但菱纱近来身体欠佳，还是不要去了……”菱纱摇摇头：“我没事的，不过就是有点累，睡一觉醒来什么都好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多一个人，就少一分危险！”

青阳看了看菱纱，脸上神色十分复杂，忽问道：“我看这位姑娘确实气色不佳，最近……可是时常体虚畏寒？”菱纱点头：“对啊，长老你怎么知道？”

青阳转向重光，似是累了，语气有些沉重地道：“重光，我看……不如你将‘红魄’送给这位姑娘吧？”重光漠然地瞥他一眼，并不言语。青阳劝道：“重光，你我留着那样东西，又有什么用处，不如送给她吧，就当是……”

话没说完，重光蓦地冷冷道：“你也不必多说。”回身向木屋中走去，出来时手中多了一块赤红色的玉石，面无表情地递给菱纱，菱纱将它佩在身上，只觉肌肤接触处温暖润和，高兴道：“哇！这东西戴起来暖暖的，到底是什么好宝贝？”

青阳道：“此乃红魄，是世间极难寻到的一种暖玉，当初羲和剑也有一部分是以此铸造。你将它佩在胸口，体虚之象应该会好很多。”菱纱自戴上“红魄”，果然觉得周身暖和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般寒冷难耐，高兴地向两位长老施了一礼：“谢谢长老，你们真是好人！”

青阳原本澄澈的眼中此时竟有些浑浊，微微摇头不语，重光身子侧了一侧，若有意、若无意地避开了菱纱这一礼，肃然道：“你们去吧，若到了那里无法可施，也不必勉强。”紫英三人称谢告退。

重光望见紫英等人远去，忽地大声向青阳喝问道：“当年那件事，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为什么不让我说出事情的真相？”

青阳微微苦笑：“说了真相又能怎样？过去的事永远都不能改变了，难道你不明白？”重光大喝道：“我便是不明白，她给了你什么好处，要你如此地袒护她？十九年前便是如此，到了今天还是如此！可叹我当年一时糊涂，听了你的劝，你说，当年若不是你，玄霄他何苦受这十九年冰封之罪？你我又怎会在这十九个寒暑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日夜忍受内心的煎熬？！”

青阳闭目不语，重光恨恨地道：“青阳，你可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叫你师兄了？因为当日如果你不是用了师兄的名义，我根本

就不会听你的！”

青阳黯然道：“重光，你可以恨我，但青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琼华派，耿耿之心，天地可鉴！”重光冷笑道：“是啊，你都是为了琼华派，可你什么时候为了琼华派里的人想过？你为玄霄想过吗？你为我想过吗？你为你自己想过吗？你所做的只是在帮那个假仁假义、那个虚伪透顶的——”

“重光！”青阳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的事情传出去，琼华派的弟子们会怎么看她，势必人心离散，不可收拾！如今妖界大敌当前，一切都应该以安定为上，琼华派不能乱、不能乱啊！”

“安定、安定！”重光愤然道：“十九年前你就用这个劝得我犯下大错，今天你居然还是这般说法！你若真想琼华派安定无事，当初捉拿云天青和夙玉时，为何要心软放他二人逃脱？当日你若抓回他二人，拿回望舒剑，玄霄何至于被冰封十九年！”

青阳无奈地长叹：“罢了，我不与你辩了，论口舌我向来不如你。但你我心里都明白，在这个世上，我们早已算不上一个好人，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如今我们只是为赎罪而活，但是否又在不断地犯下新的罪……”

重光额上青筋条条绽出，嘶声喊道：“我不管什么新的罪，我只知道，我重光这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玄霄！”

青阳一声轻叹：“重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

“紫英，我们这就去不周山吗？”问话的是菱纱，她见天河这一路回来，面上忧郁更胜之前，闷闷地只顾走路，她知道天河和玄霄的兄弟情谊，这件事情委实对他打击太大，此时无论劝他什么，都只会让他更加难过，唯有转言其它，引开他的注意力，或许能让他心里好受

些。又听菱纱故作轻松地问道：“我听说不周山是上古神山呢，那里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吧？”

紫英叹道：“据说宗炼师公曾经去过不周山附近，寻找铸剑之材，只可惜他老人家已经离世，不然得他指点，此行当会容易不少。现在看来，连两位长老对不周山都是知之甚少，我们也只有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天河默默地看着他俩，目光黯淡，菱纱轻轻地拍了拍他：“天河，你先不要想那些事了，现在我们大家先想办法找到梦璃，先弄清楚她的安危再说，你说对不对呢～”天河微微点了点头。菱纱笑道：“这就对了，我们现在就去不周山吧，早点拿到那个翳影枝，就能去妖界找梦璃了！”

紫英问道：“菱纱，你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吗？”菱纱高兴地摇摇头：“没事没事！自从佩上那块红玉，身体暖和了不少，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紫英眉间隐有忧色，叹道：“你的体虚之症，恐怕.....如果有什么不适，一定要告诉我和天河！”

菱纱笑着点点头：“嗯！这下你放心吧？”紫英有些忧虑地望了望她，终于道：“那我们就动身吧。”

三人按照青阳、重光所告知的方位，御剑向西北方向飞去，昆仑山本已位于陆上极西北处，众人再向西北飞行，但见地面上人烟渐渐稀少，只剩下大片大片的沙漠，又飞一会儿，连沙漠也消失不见，四处都是乱岩碎石，如狼牙般插在地面上，一派荒凉之气。

三人忽觉眼前昏暗起来，只见头上的天空渐渐变得漆黑一团，三人身处其中，如同在一块墨布中穿行一般，菱纱大为惊异，怪道：“刚才还是正午，怎么这么快太阳就落山了？”

紫英沉声道：“我们先到地面上看看。”众人找了块较平坦的地方落下来，紫英算了算时间，众人在天上约莫已飞了近半个时辰，以御剑飞行的速度，已行了不下万里，差不多已到了长老所说的地方。紫英望了望四周，点头道：“我知道了，这里应该就是不周山了。不周山毗邻鬼界，鬼魂畏光喜阴，所以这里没有阳光。”

菱纱撇嘴道：“是吗，本以为这样的神山一定又雄伟又壮丽，想不到是这样阴森森的样子，看起来怪瘆人的。”众人环顾四周，只见地面上乱石堆积，这一堆那一堆，有几堆高大些的，看上去也是支棱歪斜，哪有半点“山”的样子，倒像个管理不善的采石场。想来这些乱石都是共工当年一头撞裂下来的，神之一怒，乃至于此。只有最远处，一个高耸入云的黑影屹立在那里，看上去颇为雄壮。

紫英道：“我们到那儿去看看。”众人想要走过去，却见地上乱石如尖刀一般，实在无法下脚，当即御剑而起，向那道黑影飞去。眼看将近，耳旁忽然传来一个森然的声音：“嘿嘿，凡人的小小术法，也敢在这不周山施展么！”

第二十章：勇闯鬼界

三人陡然听到这声音，都是大惊，又听那声音大喝道：“都给我下来罢！”声如雷鸣，震耳欲聋。紫英等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忽觉脚下一沉，御剑术竟突然失灵，身体直向下坠去！

眼看三人就要落到地面上如刀尖般林立的乱石中，天河惊叫道：“菱纱！”奋力拉住了她，可自己仍止不住下坠之势。紫英长啸一声，左手拽住了天河胳膊，右手凭空向外一推，借这一推之力竟硬生生地将两人拉回了数尺，同时自己急运身法，足下暗暗发力，使得三人的下坠方向稍有偏移，只听“砰”的一声，三人滚落在山中央一块凸出的平台上。紫英在最后一刻，用力将天河和菱纱拉至离平台近的一侧，自己

则摔倒在距平台边缘不足半尺的地方，平台下方便是无数乱石，当真是险到了极点。

三人拍落身上尘土，狼狈站起，想到刚才险状，心中均是惊骇之极。那声音“嗯”了一声，沉沉地道：“想不到，倒是有点本事。”忽然大声问道：“汝等凡人，为何会来到不周山！此处乃是幽冥之国的属地，要命的便速速退去！”

天河大声道：“我们是来找进入鬼界的法子！你又是谁？”那声音冷笑一声，阴阴说道：“鬼界？区区凡人，不过是六界中渺如沙粒的存在，你们真的清楚鬼界是什么地方吗？”紫英听这声音，心中暗忖：“相传此地有神兽衔烛之龙守护，这个声音，莫非是……”

半空中炸起一声霹雳，一个巨大的龙头突然出现在三人面前，龙身隐在山后不见，紫英、菱纱两人先前只在图画中见过龙的样子，这时忽然见到真身，都吓了一大跳，便是紫英，也不觉退了一步，菱纱小声惊呼：“是龙、真的是龙耶！”

天河从小在山上长大，父亲云天青素来不跟他说这些神仙之类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龙是什么东西，自然也就无所畏惧，想起刚才遇险，心里有些生气，大声道：“我不知道鬼界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找一个朋友，我们一定要去鬼界！”

菱纱和紫英见他说话这么气冲冲的，均是大惊失色，紫英急道：“天河！不可无礼！”忙向衔烛之龙施了一礼，恭敬道：“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弟子，专司修仙问道，如今因有要事，特来寻找鬼界入口，绝非有意冒犯，还望神龙指点一二！”

衔烛之龙阴恻恻地哼道：“昆仑琼华派？凡人妄想修仙，当真可笑，千秋万代之间，得遂心愿者又有几人？！还不如乖乖生老病死！”紫英听

得一惊，无言以对。天河心中有气，扬声道：“我们来这里，只想知道进鬼界的办法！和修不修仙没关系！”

神龙那双如灯笼般的眼睛猛地睁大，嘿嘿一笑：“哦？如此言语态度，有意思！”紫英大惊，拽了拽天河的衣袖，连向他使眼色，天河却是毫不畏惧，仍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惧虎的神情，两眼直直地瞪视着衔烛之龙。菱纱心叫不好，却听衔烛之龙哼了一声，问道：“凡人，回答本尊，你叫什么名字？”

天河朗声道：“我叫云天河，她叫韩菱纱，他叫慕容紫英。”指着己方三个人说了一遍，菱纱听得好气：“人家就问你一个，把我们的名字全报出来干嘛……”然而转眼间便无心再想，只是担心地望着这一人一龙，生怕神龙一怒之下，伤了天河的性命。她似乎已感到神龙的那股怒气正在蔓延，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越跳越快，几乎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

这短短的片刻间，在菱纱觉来却如百年千年一般漫长，终于看见衔烛之龙脸上怒气一敛，森然笑道：“本尊不讨厌胆大的凡人，但讨厌说大话的凡人！看你们几个身手，也算有点修为，有胆量就走上这盘龙镇柱试试！不过本尊告诉你们，走上去可能就再也没有命走出不周山！”

天河问道：“上面，就有去鬼界的入口吗？”衔烛之龙阴阴地道：“凡人，你们能不能去鬼界，由本尊决定！”天河喜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上去，你就让我们去鬼界啰？”兴奋地一挥手：“好！说话要算数，你等着！”

衔烛之龙冷冷地看着他，蓦地呵呵大笑，天空中又是一阵电闪雷鸣，龙头渐渐隐去不见，整个不周山间都回荡着神龙那若轻蔑、若讽刺的笑声，紫英和菱纱只听得寒毛倒竖，天河却是一脸若无其事的神情，还在高兴地喊着：“你看着吧，我们这就上来——”回过身来，兴奋地

看着菱纱和紫英，突然睁大了眼：“菱纱，你、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看我？”

菱纱狠狠地捶了他一下，她好久没有这么生气了，只不过以前是因为天河乱说乱做、尽闹笑话，惹得自己发火；这次生气的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心惊后怕，真不敢想象，刚才的情景如果再来一次，天河还会有命在？他若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呢？自己又会怎样？

她大声气道：“你还问我！我都快被你吓死了，知不知道！”捶打着天河坚实的肩膀，才确信这人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心中那根绷紧了的弦这才放松下来。天河满不在乎地摸摸头，道：“爹说过的，男子汉立世无所畏惧，没什么好怕的。”

菱纱又是狠狠一拳：“那是龙哎！你这野人，居然还敢用那种语气和神龙说话！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和紫英有多担心，真怕神龙一生气，就直接把你撕碎了！”天河还在懵懂道：“撕碎？不会的，我没觉得有杀气啊……”菱纱气得说不出话来，紫英惊魂初定，叹道：“菱纱，算了，好在天河没事。如今祸福难料，我们不如先往上走，静观其变吧。”

菱纱又气又恨地瞪了天河一眼：“我知道，当然也只能这样了……可我就是气不过嘛……哼～！”忽地掉头向山上跑去，天河见她身形迅捷，精神头也是颇足，虽然肩膀上被打得挺疼，却是十分欣慰地笑道：“呵呵，好久没见菱纱这样有精神地生气了，看样子长老给的那块石头真的挺有用。”

紫英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喃喃道：“唉，她也是担心你啊……”两人跟上菱纱，也向这“盘龙镇柱”上走去，但见这山路十分平坦，犹如刀切斧削一般，密密匝匝地盘在这山上，远远看去，就如同一条苍龙缠绕在这擎天巨柱上。三人看着此间景象，虽不美观，却也雄壮，心中惊忧之情刚刚稍减，忽听见菱纱一声惊叫，只见三人面前陡然出现了几个厉鬼，张牙舞爪，向众人扑了过来！

紫英一扬手，一道火光射出，击中了其中一个，那鬼魂身上顿时着起火来，不料他似是修为颇高，怪嚎一声，那团火焰忽地变小，转眼间又熄灭了。紫英吃了一惊，以他修为，对这些厉鬼竟不能一击致命，着实在他意料之外。所幸一旁还有菱纱、天河两人，三人联手之下，终于击毙了几个，所幸那些鬼魂数量并不很多，相互之间也不加以援助，没被击毙的几个见三人厉害，便纷纷逃开了。虽然脱险，三人心中却是十分吃惊：“这里怎么会有这些鬼魂？难道此地已经是鬼界了？”

他们却不知道，那些山道上的亡灵，当年都是世间杰出的修仙之士。须知这不周山原本是连接人、神二界的通道，曾有人自此而上到达神界，成了神仙。后来不周山虽被共工撞断，人神之路实已断绝，但世间修仙之人中，仍有不少人抱着幻想来到这里，妄图通过这条捷径升仙。可叹这些人未能成仙成神，反倒先把性命丢在了这里，死后连鬼界都未能进入，只能成为孤魂野鬼，永远地在这里飘荡下去。

天河三人小心地观察着四周，慢慢向上走去，只见山道越往上鬼魂越少起来，渐渐松了口气。正在这时，紫英神色一紧，挥手让两人停步，菱纱问道：“紫英，怎么了？”

紫英眉头紧皱，说道：“似乎……在这附近，有一股强大的鬼力……”边说着边悄悄向一边走去，绕到一块岩石旁边，忽然站住了。天河和菱纱见他脸上十分震惊，急忙奔了过来，天河问道：“紫英，出什么——”只听菱纱一声惊呼，两人也是震住了！

只见那块岩石背后，斜靠着一个人，不，准确说是一具尸骨，一柄紫黑色的大剑插入了他的胸骨，那具尸骨一只手握着剑柄，另一只手捂着胸口，看上去竟像是自杀的。但他身体扭曲，捂在胸口的那只手死死地夹住那柄剑，他的肌肤早已朽烂，化作尘土，若是他此刻仍有表情，那表情也必是无比的痛苦狰狞，显然死的绝非寻常。

韩菱纱定睛观察那柄剑上的符文，惊奇道：“咦，看这剑脊上的刻纹，像是很久以前的古物了——”她盗墓出身，对世间的古董珍宝极感兴趣，好奇心一起，竟忘了恐惧，伸手向那剑上摸去。紫英一惊，喝道：“菱纱，莫要动手！”

这句话刚说出口，菱纱的指尖已触碰到了剑身，忽然“呀”的一声，缩手回来，脸上神情极是害怕，天河急忙问道：“菱纱你怎么了？有没有受伤？！”菱纱喘了口气，摇头道：“没、没有，不过这把剑上好像附着什么东西，好可怕……刚才碰到的一瞬间，我、我听到许多厉鬼嚎叫的声音……”

紫英沉声说道：“你们暂且退下。”见两人退后，轻轻走到那柄剑前，伸出右手，菱纱看得心惊，急喊道：“紫英，小心！”却见紫英的手距那柄剑身还有半尺，掌心一道白光缓缓流转，聚成一个光球，慢慢飞离掌面，围绕着那柄剑缓慢旋转，转了几圈，重新回到掌心，消失不见。紫英长出一口气，摇了摇头，叹道：“实在罕见，这竟是一把‘未成之剑’！”

天河疑道：“未成之剑？什么意思？”紫英道：“未成之剑便是说这柄剑铸到将成时，功亏一篑了……但此剑不知为何，却又有‘天成’之象，凶煞之气极重，实在奇怪……”他正皱眉思考着，忽见那柄剑上，也幻出一团蓝色光球，缓缓地飞到了自己跟前，围着自己绕了几绕。菱纱初时看得有些担心，但见那光球色泽柔和，不知不觉间给人以一种十分温柔可爱的感觉，心里放松下来，奇道：“咦，紫英，它好像对你很依恋的样子呢……”

紫英见此情景，也甚是奇怪，忽听见那团光球中传出一个怯弱的声音：“你们……不要接近魔剑……小葵不想再害人了……”

菱纱奇道：“‘小葵’？你是谁，是从剑里飞出来的吗？还有你说这把剑叫作‘魔剑’？”那个叫“小葵”的女孩子语调着急，怯怯地道：“你们快

走……这个人他知道的，这把剑是凶煞，是不祥之物……”

紫英细察那光球中蕴含的气息，问道：“你是这剑中的魂灵，是吗？”小葵轻声道：“……是……”紫英柔声说道：“你不要担心，你本身鬼力与此剑并不完全相融，应该并非恶鬼，但此剑煞气过重，我要将它带走，想办法予以净化。”

小葵焦急道：“不要、千万不要！魔剑的力量很大，你会被它、被它……”紫英一怔，问道：“此剑，是否会反噬执拿之人？”只听小葵喃喃地说道：“……好多人……好多人都想得到魔剑……可是他们都死了，被害死了……”

菱纱惊道：“被害死了？难道这具尸骨也是……”小葵道：“嗯……他和别人争了好久，终于抢到魔剑，可是又有更多的人要杀他……他逃到这儿，为了摆脱这儿的鬼魂，一直挥剑，这把剑突然就发出红光，刺进了他的胸口……”说到这里，忽然微微哭泣起来：“小葵、小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葵不是有意害他的……小葵只是附在剑中的鬼，没有办法完全驾驭这把剑……”

紫英问道：“那，你又是如何进入剑中？”小葵抽泣着道：“……因为……哥哥死了，可是这把剑还没有铸成，敌人已经攻进城来……小葵就……就跳进了铸剑炉……”言语之中，透出无限伤心，这伤心却不是因为自己殉剑而死，而是为了那个自己深深依恋、宁愿自己死了也希望他活着的“哥哥”。

菱纱和天河听到这里，都是惊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这个女孩子死的竟是如此惨烈，心中伤痛之余，对她又是无比的怜惜，菱纱内心更是隐隐泛起一丝同情之意：“想不到，这世上的不幸竟然这么多，从一个人到她的兄弟姐妹、她的亲人、她的朋友、甚至她的国家，就像、就像我们……”

紫英长叹道：“原来如此……铸剑之道中，以活人祭剑最为凶戾，此剑因你血气而天成，反而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力量。若我所料不差，剑成之后只怕顷刻便将方圆数里化为焦土，饮万人之血……”小葵低低地道：“是的……后来，小葵好像在魔剑里待了很久很久，那里面有许多怨灵，很可怕……”

菱纱摇头轻叹：“这样，实在太可怜了……”紫英叹了口气，又问道：“令兄，莫非是位铸剑高人，否则如何会想到铸造这样一把‘魔剑’？”

小葵的声音忽然稍稍欢跃起来，带着那种少女的羞涩，腼腆地轻声道：“哥哥、哥哥他是姜国的太子，他做什么都是很厉害的……我们姜国有本祖传的手卷，上面记载了魔剑铸法，哥哥就是看过那个，才想到铸剑以解围城之困……”忽然又哭出声来：“可是、可是小葵已经在这把剑里呆了近千年，小葵好想哥哥……即便哥哥不在了，小葵也想去找哥哥的转世，小葵好想见见他……可是我还不能化出人形，也不能离开魔剑……呜，小葵、小葵不知道该怎么办……”

菱纱轻声问道：“转世以后就是另一个人了，即使……即使真的见到你哥哥，你还认得出他吗？”小葵道：“嗯，一定可以的，就算相貌变了、性格变了，只要是哥哥，小葵一眼就能认出来……”话音中蕴含着无限坚定与深情，菱纱心中感动，道：“你一直待在这里，是不可能遇见你哥哥的转世的……不如，我们把魔剑带在身边，帮你找你的哥哥……”

小葵急道：“不行！我……你们是好心人，小葵不能害你们……”紫英轻轻摇了摇头，舒声道：“小葵姑娘，你不必担心。我可以暂时压制魔剑的凶煞之力，相信踏遍天下，总能找到净化它的办法……再说，此剑若是继续留在这里，落入不义之人的手中，只怕又将引起一场腥风血雨，倒不如由我将它带走。”

小葵不安地问道：“真的吗？你真的不怕魔剑的煞气？”天河笑道：“紫英说没事，就一定没事啦！他最擅长铸剑，不会说错的。”

小葵轻声道：“谢谢，这位哥哥他、他叫紫英吗？他和哥哥有一点像，小葵能感觉到，都很正气，又很温柔……”紫英脸上微掠过一丝感慨，叹道：“你且进入剑中，我将魔剑收入剑匣，便启程吧。”

小葵轻轻说了一声“好”，只见那团光球又缓缓飞回魔剑上，光芒渐渐减弱，刚要融入剑身，忽然又听见小葵怯声说道：“……可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哥哥，他知道魔剑害了这么多人，会不会以为小葵不乖？不要小葵了？”

菱纱柔声道：“不会的，你这样乖，他一定舍不得……”心中微微一酸：“她对哥哥这么依恋，她的哥哥一定很疼她吧。唉，她们家虽然不幸，但有着这么亲密的兄妹，想必他们活在世上时，应该也是幸福的吧……”

小葵听了菱纱的话，似是放下了心，轻声道：“嗯……小葵要回去修炼了，不会再理外物，除非你们呼唤我，或是……我感觉到哥哥在附近……”缓缓融入剑中，紫英轻轻地将魔剑从尸骨身上拔出，插入身后的剑匣中，低声道：“小葵姑娘，你尽管安心吧，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你哥哥的……”

众人收好魔剑，回想这女孩身为一国公主，金枝玉叶，却是如此薄命，小小年纪便命殒国难，然而死后千年之久，她仍是如此惦念自己的哥哥，心心念念只想着去找哥哥的转世，不觉均是感慨交集。菱纱忽然轻轻地向天河道：“天河，她对她的哥哥真好……我想，当初她跳进铸剑炉，也是因为哥哥死了，她悲痛欲绝，想铸好那柄剑，为哥哥报仇吧……”

天河点了点头，菱纱道：“她为了哥哥，可真是拼了命……你呢，你今天敢冒着丧命的危险来这里和神龙说话……你……对梦璃也真好……”忽然看着他的眼睛，轻轻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梦璃一样不见了，你也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吗？”

天河听得愣了一愣，挠挠头道：“呃……一个不见，已经够麻烦的，要是两个都不见了，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菱纱轻轻叹了口气，却见天河拍了拍胸脯，坚定地道：“你放心！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也会去找你，直到找到你为止……”

菱纱的眼角微微湿润，转过头去，心中感动不已：“你这呆子，总算、总算人家刚才没白为你担心那么久……”又听天河说道：“虽然菱纱你有时候会说我笨，不过你是除了爹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我知道你对我其实是很好很好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去找你，你比梦璃还——”

菱纱突然转过头来，哼道：“等、等一下！你别说了，我只问一句，你有的没的说一堆干嘛！后面的、后面的我不想知道了！”天河被她打断，神色迷茫，嘴里低声叨咕：“明明是你问我，又不让我说……不想知道还问干嘛……”

两人各怀心事，忽听见身后紫英一声轻叹，都抬头望着他，菱纱问道：“紫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紫英的目光似乎有意避开了她，叹道：“没什么，我只是见这里寂寞荒凉，有些感慨罢了。我们继续向上走吧。”

三人继续向盘龙镇柱顶端走去，又花了近两个时辰，才来到顶端，只见上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台，长宽足有数十丈。此处是整座不周山的最高点，众人在台上向下望去，但见山路如带、石柱若笋，如雨的乱石四下散落，耳旁阴风呼啸不止，犹如鬼哭之声，头顶上暗云密布，黑

压压的一片，几乎伸手可及。一时间，三人心里的压抑与惶然感，也如天上的乌云一般，沉沉压来。

天河走到平台中央，大声喊道：“喂～我们已经上来了，你在哪里？”突然“啊”的一声，头顶被一道闪电击个正着。菱纱急奔过来，又气又急地道：“天河，你、你怎么样？！早跟你说过了，不要用这种语气对神龙说话，你、你就是不听——”

天河痛得眉头直皱，伸手拽掉几撮被雷劈焦的头发，低声道：“好痛，为什么……我下山以后总要被雷劈，在昆仑山被劈一次，在不周山又被劈一次……”

空中一个阴沉的声音响起：“凡人，这便是无礼的下场！”天河生气地大声道：“我不晓得什么才算有礼！你让我们上来，说是有去鬼界的办法，我们当然是急急忙忙跑上来找你！有什么不对吗？”

突然间，天空中数十道闪电一道接一道划破长空，将天地间照得雪亮，一阵比霹雳声更响的龙吟声从空中传来，俗语曰云生成龙，转眼间一条巨龙自这漫天的乌云中盘旋而至，龙头停在三人上方约九丈处，阴阴地瞅着众人，身体则若隐若现的盘在云中。这等气势，便是紫英，也不觉暗退了一步，只有天河仍是站定不动。

衔烛之龙望着天河，冷冷地道：“看来你的胆子很大，也不怕死，但若是本尊告诉你，想去鬼界，你的两个朋友之中，必须死一个人，你会如何回答本尊？”

什么？！

慕容紫英和菱纱均是心中巨震，看这衔烛之龙的语气神色，绝非玩笑戏弄。两人心下一紧，只听天河问道：“死？为什么？！”声音中竟也有了惶恐之意。

衔烛之龙的啸声猛然一高，直震得整座山微微颤抖：“本尊说过，这里是幽冥之国的属地，若是毫无缘由让凡人进入鬼界，本尊日后要如何忍受阎王的蔑视？”怒哼一声，大喝道：“大胆的凡人，本尊只要求一个魂魄，已是相当宽大！快选吧，到底要谁死？一位是红颜知己，另一位是至交好友，想清楚！”

天空中电闪雷鸣，仍是不绝。一个不大而坚决的声音问道：“一定要这样吗？”衔烛之龙道：“不错！本尊在等你的答案！”

天河摇了摇头，坚定地道：“那我一个都不选。”

一声炸雷猛地在他头顶响起，天河身体微微一颤，脸上却依旧是那副勇敢而坚定的神情，菱纱惊道：“天河，你——”

衔烛之龙怒吼道：“好大的胆子！小小的凡人，敢戏弄本尊！！”又是一道闪电击下，离天河面前只有不到数尺的距离，刹那间，无论是天地，还是众人的面庞，都是一片惨白。

就在这一片惨白中，天河沉声回道：“虽然为了找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去鬼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必须失去另一个朋友，我宁可不要！就算离开不周山，总能找到其他办法进鬼界的！”

空中响声越来越大，也不知是雷鸣，还是神龙的怒啸声：“此地岂是你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若是激怒了本尊，本尊可以让你们几个通通死在这里！”

天河心中一抖：“杀气！好强！！”回身看了看菱纱，又看了看紫英，心底突然泛起一阵悔意：“菱纱、紫英，我不该连累你们的……”望着衔烛之龙，大声说道：“你很强，我感觉得出来。不过……是我不愿意选，和他们俩没关系……请你不要杀他们。”

衔烛之龙冷笑一声：“不杀他们，那死的就是你了，你可愿意？”菱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急呼道：“天河，不要再说了，快回来，大家要死就死在一起！”此刻她的心中，忽然空旷起来，什么家族、什么长生不老，这些她平日念念不忘的思绪，一下子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余下面前，这执拗而顽强的少年。

天河轻轻摇了摇头，扬声道：“不错，如果你一定要杀，就杀我好了。要我牺牲朋友，绝不可能，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衔烛之龙冷冷看着他，眼中光芒一分分增强，天河迎着它的目光，只觉得如同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从头顶压来，无形无相，却胜似千钧巨石，他头上大汗淋漓，膝盖也不自觉微微弯曲起来，他甚至几乎听到了自己肩头骨骼遭受挤压而发出的轻响声。眼前渐渐昏暗起来，耳旁也再听不见菱纱和紫英的惊呼声与神龙的咆哮声，他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也许再有片刻，自己就会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死……原来是这样的……

忽地肩头一松，那数千钧力道瞬间消失无形，天河轻哼一声，用力挺直了身子，全身上下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两眼仍是定定地望着衔烛之龙。衔烛之龙看着他，眼中是欣赏而又蔑视的神色，忽然张口笑道：“凡人，你很有趣，你一定还看不清世间真正的疾苦，一定认为所有事情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天河道：“世间真正的疾苦？我见过很多了，就像月牙村的村民，虽然我现在还帮不了他们，但总有一天，我、菱纱还有紫英，我们会求来水灵珠，帮他们重建一个新的家园！”

衔烛之龙哈哈大笑，笑声中也是交织着敬佩和轻蔑的感觉：“凡人，或许你值得本尊欣赏你，或许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愚人！本尊镇守此地已经九千九百年，即将功德圆满之际，想不到还能遇上你这种可

笑的凡人，看在你们有勇气来到这里，本尊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通过这个考验，本尊便让你们进入鬼界！不过，此行对于你们，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天河疑道：“什么考验——”话刚出口，只见神龙双目中又放出两道光芒，一红一白，向自己射来，正惊诧时，转眼间两道光已化为两张大网，将自己全身上下尽皆裹住，网上两点亮光，沿着自己周身不住游走。天河顿时只觉身上忽而极冷、忽而极热，急运“凝冰诀”相抗，然而却如杯水车薪，效果甚微。这两张大网不仅一如赤火、一如寒冰，罩在天河身上，本已十分难耐。而网上流动的亮点更是至热至寒之处，在他身周流转不绝，不稍停留，倘若运功稍有不当，不是自身被焚为灰烬，便是血脉凝结成冰，冻毙当场。

一旁的菱纱和紫英看天河面色时而红的如要沁出血来，时而又是惨白的吓人，呼吸也是时粗时细、时快时慢，显然内息已经大乱，均是无比焦急。然而这并非寻常打斗，也远远胜过武林中内功的比拼，两人纵然有心相助，甚至甘愿以身相替，却也没有半点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河难受情状。菱纱急得要流出泪来，喃喃念道：“天河、天河！”

所幸天河体质极其特殊，远不同于一般常人，对酷热严寒均能忍受，而且天河修习火系仙术，体内真气原属于炎热一脉，但后来修习了玄霄的“凝冰诀”，体内又产生了极强寒气。这两种真气本来互相冲突，寻常人如果一起修炼，纵不走火入魔，两样真气也要相互抵消，无法共存。然而以天河体质之特殊，竟将这两般真气都习练有成，此时面对冰火两重气息压来，忙调用体内真气相抗，炎至则冰往，冰至则炎往，一时间竟也安然无事。

然而天河体内的真气，终究远远不及神龙发出的气息之盛，更何况这般频繁调用内息，最是消耗心力，很快就气喘吁吁，力不从心，头上冒出了一层层汗珠，转瞬间又凝结成了细小的冰粒。内息的流动也渐

渐跟不上两道光芒，身体忽冷忽热，难受之极。天河头晕眼花，眼前只是那两处亮点流动的轨迹，忽然眼前光芒一敛，只见一红一白两张大网突然消失，又重新化作两束锐利的光芒，向着自己左右腕处的“列缺”穴刺了过去！

天河一阵剧痛，只见那两道光竟已透过穴道，刺入了自己体内。两道光一入体，立刻顺着两臂向丹田涌去，这一冷一热的光束一进入丹田，本已十分混乱的内息顿时便四处乱窜起来，天河只觉全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头脑中一片空白，两眼一黑，一跤坐倒在地上。

菱纱和紫英飞奔过来，菱纱拽住天河的手，急问道：“天河，你——”忽然“哎呀”一声，缩手回来：“你、你的手，怎么这么烫？！”

紫英急道：“菱纱，你离天河远一些，当心被他内息所伤！”急忙盘坐下来，强耐着天河身上酷热严寒，双手按在天河背后，想向他体内输些真气，缓解他的难受之感。然而输了片刻，两人见天河脸上仍是红白交替，丝毫没有好转之相，不由得大为着急。

却听空中衔烛之龙冷冷说道：“白费力气，神龙所伤，凡人的法术岂能治愈？”紫英一惊，抬头望着神龙，恳求道：“我们并无恶意，若是天河他刚才有所失礼，神龙要责罚，责罚在我身上便是，还请放过天河——”

衔烛之龙面无表情，哼道：“本尊可以告诉你们，以你们今日的表现，本尊可以让你们进入鬼界。但是，既然你们有所求，就要为之付出代价。”

菱纱惊道：“代价？你对天河做了什么？！你不要伤害天河，有什么代价我来付！”衔烛之龙脸上现出一丝诡笑：“只怕你还没有资格付这个代价。既然放你们通过，本尊干脆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哈哈。”

坐在地上的天河忽然睁开双眼，连喘了几口粗气。菱纱喜道：“天河，你怎么样了？”天河向她吃力地笑了笑，平台尽头金光一闪，地面上缓缓现出一个巨大的符文，衔烛之龙忽然低下头，向三人身上喷了一口气，众人一惊，只听它道：“汝等通过这个法阵，即可进入无常殿。但凡人贸然闯进鬼界，岂非与送死无异？此法术可令汝等生人之气不被鬼察觉，十二个时辰后自行消散。此法阵有去无回，如何从鬼界重返人间，你们须得自己想办法。”

天河勉强起身：“……谢谢。”衔烛之龙阴阴地望了他一眼，长笑道：“本尊今日令你得偿所愿，但是等你有朝一日，尝遍世间辛酸之时，或许就会怨恨这样的命运。胆大又有趣的凡人啊，待你此生阳寿尽时，本尊会来找你，看一看你是否还是如此洒脱！哈哈——！”

天空中又是一道闪电划过，伴随着轰鸣的雷声，神龙破空而去，紫英和菱纱终于松了一口气。菱纱看着天河：“你……你怎么样？好一点了吗？”这话方才在她心里何止问了千遍万遍，此刻终于带着一点腼腆、一点不安，小心翼翼地问了出来。

天河笑了笑：“没关系的，我刚才觉得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一样，现在已经好多了，大概是大哥教我的凝冰诀起了作用……只是一下冷、一下热，有点难受……”菱纱脸上刚转轻松，忽见天河眉头紧皱，两手捂着胸口，神色颇为痛苦：“糟了，这会儿……又来了……”站立不住，竟是又坐到了地上！

菱纱惊呼道：“天河！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别吓我……”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天河痛苦地道：“我……我……”紫英急忙扶他坐稳，喝道：“切勿勉强开口！快快静下心神，我运功助你调息！”自己转到天河面前坐下，双手抵住天河两掌：“跟着我来！吐息引气，宁神静心，如是往来——”

天河只觉得体内那一冷一热两道真气各行其道，顺着体内各处经络血脉流动不止，一会儿热气涌到左臂，左臂则炽热如火；一会儿寒气流到右脚，右脚则寒冷如冰。有时两股真气合到一起，全身上下便又冷又热，说不出的难受感觉，急道：“紫英，不行，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很热……”

紫英喝道：“静下心来！不可自乱心神！”他两掌与天河相交，尽知他体内情况，心里明白以自己的内功，绝不可能化解这两股真气，当务之急，是让这两股真气停止在体内乱窜，令其自行归入丹田，当下运起琼华派的止息心法，缓缓帮助天河运气。

这道理说来简单，但以神龙所注入天河体内内息的强大，紫英纵然熟练内功，帮他催动真气时，仍是花了不少力气，好在天河内息虽乱，神智尚且不失，紫英口授他运气方法，两人合力，过了近半个时辰，终于将天河体内的两道真气平息下来。紫英只累得满头大汗，近乎虚脱，比之十场恶斗，只怕还要消耗体力。

一边的韩菱纱俏脸煞白，几次紧张得几乎要晕过去，终于见天河脸色平复，张了张嘴，却向紫英担心地问道：“紫英，天河他……会没事吗？”

紫英收掌站起，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他体内气息已归于平和，应无大碍了。”天河也站了起来，见菱纱担心，向她笑道：“这回真好了，一点都不难受了！”

菱纱仍是不敢大意：“真的吗？可别充好汉，用不用再休息一会儿？你刚才的样子还那么糟……”天河开心地笑笑：“没事、没事，我的精神头反而比之前还好呢！现在全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力，简直比受伤前还要好。”转向紫英，知道他刚才那般运功相助，最耗气力，十分感激地说道：“谢谢你，紫英！”

紫英微微一笑：“不必客气。”脸上忽然又有些担忧之色，说道：“天河，你受伤之后，内息极是古怪，有一寒一热两道完全不同的气在体内交织，激荡不停，几乎与走火入魔无异。但经我运功引导，这两道气息冲撞过后，却又似乎融于一体，并无异状……只可惜那衔烛之龙神龙见首不见尾，恐怕再难请他治你的伤……”

菱纱听得心惊，天河却笑着说道：“没事了没事了，反正现在的感觉好得很，不用管那么多了，我们去鬼界吧！”紫英郑重地道：“无论如何，还是要多加小心，觉得难受的话，要立刻告诉我。”回头看了看菱纱：“菱纱，你也一样，现在你们两个的身体都不够好，有什么不适及时说，大家好互相照应。”

天河和菱纱点了点头，三人走进神龙设下的法阵，刚进去便觉眼前一阵黑暗，耳边传来阴森的鬼怪叫声，似哭似笑，听起来仿佛就在三人身旁。菱纱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要不是之前在淮南王陵里见识过这些鬼怪，只怕非吓得掉头就跑不可。

所幸片刻之后，三人的眼前便重现了光亮，那些光亮一点点地飘在天上地上，到处都是，看上去昏暗诡异，就像坟场中常见的鬼火一般。鬼类厌恶光明，这些鬼火也就是鬼界中能见到的唯一一点亮光。三人环顾身旁，只见地面四周俱是无边的血河，远处一座庙宇似的建筑飘浮在空中，看上去飞檐画角，倒也十分气派，只是庙宇四面用铁链连着空地上的四根巨柱，巨柱上雕刻着猛兽和鬼怪的头像，让人一见之下就生森严畏惧之感。

菱纱皱着眉头，有点害怕地道：“这里看起来好阴森……我觉得好不舒服……”天河望着空中的庙宇，问道：“那个悬浮在空中的，应该就是无常殿吧？”

紫英点了点头，低声道：“我们这次来只为了取翳影枝，大家还是先到别处转转，实在找不到再去无常殿。那里法力高深的鬼差太多，我怕

他们会认出我们。”菱纱也点点头道：“对，还有，等会儿万一有了线索，你们先别行动，让我去，我手脚轻，才不会惊动周围！”

天河笑道：“呵呵，菱纱，这可是你的强项。”菱纱得意地一笑，三人悄悄向前走去，偶尔被几个巡逻的鬼差拦住问话，众人便装作是新到的鬼魂，居然也轻松地骗了过去，看来神龙在三人身上施的法术果然有效。

没走多久，只见前方两个鬼卒手执钢叉，并排站着，两人身后是一大堆像树枝一样的黑色东西，菱纱悄悄对两人道：“哎，你们看，中间黑乎乎的那些，就是翳影枝吧？”

紫英微微点头：“应该是吧。”菱纱小声道：“我过去瞧瞧！”紫英看着她，轻声道：“你一切小心！若有万一，就喊我们！”

菱纱嘻嘻一笑：“小紫英～你怎么对我这么没信心，别的做不好，偷东西我可是从没出过差错！”天河也劝道：“紫英，你放心吧，以菱纱的身手，不会出事的！”紫英轻轻地点了点头，眼看着她悄无声息地向那两个鬼卒方向走去。

菱纱小心地来到那两个鬼卒旁边，正好听到它们两个闲的无事，正在聊天：“唉……每天守着这翳影枝，真是无聊死了，这东西在鬼界又不稀奇，谁会想偷拿……”“这翳影枝确实一点都不稀奇，但能让我们鬼卒任意往来六界，对他界生灵来说，应该是求也求不到的宝贝吧！别抱怨了，你嫌这差事不好，难道想被调进无常殿当差，那可是累到不行！”

菱纱心中一喜：“原来这东西果然便是翳影枝，这么快就找到了，真是太好了！”见两个鬼卒在旁边只顾说话：“累的差事我才不干……我只是常常想，我们离转轮镜台那么近，却一次也没溜去看过……”“哦？原来你也听说过啊，要是站在转轮镜前，诚心想念，就会见到死去亲

人的魂魄，可是，你还有亲人在鬼界吗？”“唉，我哪知道……他们去投胎，也不一定告诉我……”

菱纱听到这里，竟然不知不觉入了神，突然微微一惊：“哎呀，我可真是的，就趁它们说话的时候动手多好，等这两个家伙一不聊了，就不好下手了。”当即趁两人谈的尽兴，悄悄绕到两人背后，取了三根翳影枝揣在怀里，蹑手蹑脚地远离而去。

天河和紫英怕被鬼卒发现，躲在一间房舍背后，天河后背忽然被人一拍，一个激灵转过身来，韩菱纱得意地晃动着翳影枝：“看，到手了！”

天河欣喜地喊道：“太棒了！菱纱你果然是大大的盗贼，太厉害了！”菱纱“噓”了一声，天河连忙降下声来，问道：“这下我们可以回去了？”

紫英摇摇头：“神龙说法阵只可进不可出，我们还得先找找线索，看看有什么办法返回人界。”天河仍是十分高兴地道：“不管怎么说，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拿到了翳影枝，菱纱你真了不起！”

菱纱听了天河的称赞，更是得意之极，但突然脸上又现出几分怀念之色，轻声道：“对了，我、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刚才，我听那两个鬼卒说，在无常殿的不远处有个叫转轮镜台的地方，要是在那里诚心想念，就能见到死去亲人的魂魄……当然，一定要还没有投胎的……我……很想见一见伯父，他生前对我真的很好……”

天河听得一惊，随后又是一喜：“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真的吗？那我也想见爹，我有好多好多话想问他！”两人一起期望地看着紫英，紫英摆了摆手，微笑道：“你们不用看我，我虽不想节外生枝，但既然你们都想去，我当然也会陪你们一起去。”

菱纱高兴道：“嘻嘻～小紫英，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又有几分疑惑地问道：“不过，你就没有想要见的亲人吗？”紫英摇摇头，叹道：“我幼时体弱，家中怕我命不长久，将我送上昆仑山修行，自那以后，再也未有联络，可以说此生亲缘极淡，无所记挂，倒也没有什么可想见的……”

天河和菱纱听得心里都是微感可惜，他二人幼年失怙，最明白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心里的那份孤闷与苦涩。想不到紫英虽有父母，却从小不得相见，与他们两人也相差无几，心中对他同情之余，又隐隐对紫英的父母有些抱怨。但见紫英一脸淡然，仿佛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三人在无常殿周围四处转悠，寻找转轮镜台位置，这附近鬼魂不少，菱纱本想一问，但又怕对答时一个不留神，暴露三人的身份，终究没敢开口。三人转了半天，还没找到，菱纱自己都有点泄气了，刚想放弃，紫英忽然指着一边，小声道：“你们看，那边有一片明亮的影子，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转轮镜台？”

菱纱和天河放眼望去，只见紫英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团白光泛来，似乎确有一面巨大的镜子。两人大喜过望，急匆匆地向那边跑去，似乎自己动作稍微慢一慢，想见的亲人就投胎去了，紫英跟他俩在后面，不久也来到了一面缓缓转动的明镜旁，这镜子十分奇怪，自身竟能发出明亮的七色光芒，将这不大的转轮镜台照得瑰丽无比，连三人身上都被覆上了一层美丽的光泽。若是常人突然来到这里，是万万想不到如此亮丽的地方，竟是处在永远阴森灰暗的鬼界之中的。

天河望着这面巨镜，呆呆出神，忽然问道：“菱纱，只要在这里喊爹，他就会出现的吗？”菱纱道：“不是喊啦！是在心里诚心想念，究竟灵不灵我也不晓得，只有试试看了。”两人面镜而立，心中默默思念早逝的亲人。

然而过了半晌，巨镜仍是旋转如故，没半点异状出现，两人十分泄气，菱纱轻叹道：“唉，说不定，他们都已经投胎去了……”紫英走上前来，温言道：“算了，我看那边似乎另有出口，不如我们过去看看，说不定有离开鬼界的路。”

天河和菱纱遗憾地转过身来，随着紫英向另一边走去，三人刚要离去，天河忽然听见背后传来一个无比熟悉、却又令他无比畏惧的声音：

“野小子？是你？！”

天河惊喜之下，转身一看，一人站在镜前，一身布衣，方面大眼，长发飘飘，一双手桀骜地交叉在胸前，两眼直直地瞪着自己，目光中正是那久违了多年的掺杂着一丝怒意的亲切感，不是十几年前去世的父亲云天青是谁？！

天河乍然看见父亲，惊喜若狂：“爹！真的是你？！”这十几年来，每当他想起父亲，除了那一份浸入骨子里的畏惧，心中何尝不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与爱戴，对父亲的离世，又何尝不是深深的痛惜与伤心。不知多少次，他梦见自己和父亲在一起，却并非是多么温馨的场面，梦中的父亲仍是那般的严厉，训斥自己时比他生前时也没有半点留情，然而梦中的自己却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幸福。他多希望这不是一场梦，如果父亲能回来好好骂他一句，哪怕打他一顿，该有多好啊！

他张开双臂直奔过来，然而跑到父亲面前数步，忽然又停了下来，犹豫地不敢上前，脸上尴尬而欣喜地笑着，嗫嚅道：“爹，孩儿、孩儿好想你！”

云天青瞪他一眼：“好小子，十几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见了爹还是这么唯唯诺诺的，哪像个男子汉？”突然神色一震：“对了，你这小子，

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也已经——”

天河连忙摆手，解释道：“爹，不是啦，孩儿还没死……只不过因为一些事，来了鬼界，等下还是要回阳间的……”云天青听得一喜，转眼间神色又是一怒，喝道：“什么？你这小子，玩来玩去竟玩到鬼界来了！这里可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快给爹如实道来？”

天河望着父亲，心中激动不已，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如梦呓般轻声说道：“爹……”身后韩菱纱和慕容紫英走过来，两人向云天青施了一礼，紫英道：“云……”顿了顿，将“师叔”两个字咽下，道：“……前辈，您好。”

云天青望了紫英一眼，问道：“看你这小子的服饰，莫非是琼华派的？”紫英揖道：“是，弟子慕容紫英，见过云前辈。”云天青脸上微微一惊，转头严肃地问天河道：“天河，你跟这两个琼华派的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快说！再不说老子可走人了！”

天河见父亲又是这般严厉神色，心里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张口结舌地道：“这个，我们……”见云天青脸上不耐神色，忽然着急地问道：“爹你先别走！孩儿、孩儿嘴笨，一下子说不明白，可是孩儿也有好多事想问你，很重要的事！”

云天青眉头微微皱起：“你这小子，什么时候心里也装上重要的事了？有话就问！”天河神情忽转悲哀，焦急地问父亲道：“爹，你和娘，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琼华派？害得大哥，不，玄霄奇-书-网，害他被冰封在禁地十九年？”

云天青全身一震，喝道：“你——！”见天河身体也是一抖，可表情仍是十分悲伤，望向自己的目光中，透着深深的疑惑，长长地叹了口

气，道：“……果然，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出现，一定没好事，这么久以前的陈年旧事，都被扯出来了。”

天河急道：“爹，到底是为什么，你告诉孩儿吧！”云天青沉着脸，反问道：“你先告诉爹，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天河又是一阵语塞：“孩儿……那个……”

一旁的菱纱听得有些着急，上来向云天青抢着道：“哎呀！还是我来说吧。都是我不好，我以为前辈是传说中的剑仙，墓室里一定有些长生秘宝，所以闯入前辈的墓中，天河追来阻止我，谁知那墓室却塌了……”说到这里，低着头不敢看云天青，脸上颇为愧疚，又道：“他很害怕前辈责怪他，又很想知道前辈以前的事，所以就下了山……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拜入昆仑琼华派，还结识了被关在禁地里的玄霄，听说了当年那件事……”

云天青怒道：“怎会如此？！你这小子，尽会给我找麻烦！随随便便让人进了山洞也罢，墓室居然都被你搞塌了，简直是岂有此理！……还有，我不想你修仙，你偏偏跑去琼华派！真是欠揍！”他说得疾言厉色，菱纱和紫英听的都有些害怕，天河却显得习以为常，只是低下头去，时不时轻轻地应两声，可是不知为何，他觉得父亲的语气有些奇怪，前面几句话说的若有意若无意，倒是最后一句，似乎才是他真正要责备自己的地方。

天河听父亲责备完，又轻声道：“爹，你怎么打孩儿都行，但是能不能告诉孩儿，当初你和娘为什么要……”云天青神色颇为犹豫，过了许久，终于轻叹一声，缓缓说道：“知道了这件事，对你未必有好处，但如果你很想知道，爹还是会说，毕竟你也长大了，爹不能永远把你当小孩子看。孩子，你真的想知道这件事吗？”

天河缓慢而坚决地点了点头：“孩儿，想要知道！”云天青微闭双目，徐徐叹了口气，菱纱和紫英心神一下子集中起来，天河更是竖直了耳

朵，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心里明白，当年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将从父亲口中透露出来。

第二十一章：前尘宿命

只听得云天青悠悠叹道：“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

“那一天，我和其它派中弟子奉了掌门之令，来到派中的卷云台上。掌门的命令有些含糊不清，说是我派近百载修仙，能否完成，全看今日之举，让我们务必尽数前来，不得有误。我们到了台上，却没见掌门其人，只看到宗炼、青阳、重光三位师叔，不知为何，他们脸上神色均极凝重，众弟子不明所以，纷纷在台上窃窃私语，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他们自在议论，我的双眼望到场上的一人，登时怔怔地站在那里，目光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众弟子在说什么，我是全然的听不见了。”

“卷云台的一角，一座如莲花般的小型平台缓缓飘浮在空中，台上一名女子手中握着一柄细长的宝剑，敛容而立，她一身白衣，清素胜雪，虽然看不清面容，可我只是看着她的身影，心中便涌起一份别人绝没有的欣悦恋慕，她就是凤玉，你的母亲。”

“凤玉的容颜虽然秀美，但在琼华派中也并不是数一数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远远地看着那道雪白的身影，心里忽然觉得，不要说是琼华派中的女弟子，便是把天上所有的仙女都拿来一比，也及不上她半分美丽。”

“凤玉对面，一个身着道服的男弟子肃然站在台上，手中也握着一柄橙红色的宝剑，全身上下透着一股激昂的气息，他……就是玄霄师兄。”

“我痴痴地看着你娘，正呆呆出神时，忽然见他们二人手腕一抖，两柄宝剑竟脱手飞出，在台上旋转着，越飞越高，几乎看不到时，那两柄剑突然又自上而下地直插下来，剑尖离台面还有数寸时，忽地停住了。”

“只见双剑上幻出一黄一蓝两团光球，随着剑身流动不止，忽然间两团光球一齐脱离剑身，相互缠绕着，笔直地向天空飞去。那光球的速度实在太快，我和其他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只见光球划过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柱，直插入云霄，又听见一声巨响，光柱竟然缓缓旋转起来。”

“与此同时，天空中响声不绝，突然，几团赤红色的巨石从光柱插入天际处飞落下来，竟是落到了我们这群弟子的前面，一阵咯嚓声响起，巨石上出现了道道裂纹，轰的一声，崩裂开来，里面竟然是许多獏状的怪物！”

“众弟子除妖久矣，当即有人惊叫道：‘这是妖怪！天哪，这么多獏妖！’”

“只见那些獏妖个个神情愤怒，领头的獏妖抬头长啸一声，众妖忽然张开大嘴，向着弟子们猛扑了过来！”

“这些弟子平日里没少跟妖邪打交道，本来那些獏妖数量虽然可观，可众弟子人数亦是不少，大可与之一战。可弟子们今日心中只想着关于得道成仙的事，众人喜气洋洋之时，哪里料想得到，片刻之间，竟会身陷群妖之中？！”

“转眼间，几名离妖最近的弟子已然命丧妖口，还有几人重伤未死，被群妖踩在脚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众弟子中，不知谁先惊恐地大叫了一声，掉头便跑，霎时间，几乎所有弟子都放弃了抵抗的念头，众人如发狂一般向四下跑去。我和其他几个年长弟子被他们冲撞着，险

些被挤倒在地，一片混乱中，只听见玄震师兄焦急地大呼：‘大家不要惊慌，快拔出兵刃应战啊！’”

“弟子中却没有几个人听他的话，大家仍在没命地逃窜着。那些獏妖又岂会放任众弟子逃走？登时从后面狠狠地追了过来，弟子中有几个腿脚不太灵便的，不小心摔倒在地上，竟被后面追赶的群妖活活踩踏而死！”

“眼看有一群逃跑的弟子即将被后面几只獏妖追上，忽然，天空中疾射下一道金色光剑，将追在最前的獏妖劈为两段，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琼华弟子，岂是临阵脱逃之辈！’”

“有弟子于慌乱中向空中传来声音的地方望了一眼，惊喜道：‘是掌门！掌门来救我们了！’”

“只见半空中，琼华派掌门、师父太清真人凭空而立，双手连挥，发出一道道光剑，每一剑都正中一只獏妖的要害，追赶的妖邪中立时倒下一大片，他又是一声厉叱：‘你等修行，所为何来？正为今日之事！何敢贪生怕死，向妖邪示弱？！’”

“众弟子平日里斩妖无数，今日却被妖邪在自家门口追得四处乱跑，听了掌门的厉声训斥，均是面红耳赤，心中不胜惭愧，更畏于掌门治派之严，当下纷纷转过身来，拔出长剑，与妖邪战在一处。我们几个眼见局势稳定下来，纷纷松了口气。一时间，卷云台上，怒吼声、喊叫声、拔剑声、呼痛声响成一片。”

“掌门见众弟子奋力死战，脸上神情微微缓解，抬手又是一道光剑射向一个法力颇高、已然化为人形的獏妖，那妖正与数名弟子缠斗，大占上风，已将这几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掌门这一剑无声无息，却是十分迅速，那妖未能及时察觉，直到光剑到了身前才大惊欲躲，哪里还能来得及？”

“我看到这里，心中忽然感到一阵不适，本来这些妖邪欺上门来，残杀我琼华弟子，理应死得越多越好，可师父这一下，已是形同偷袭，绝非一派掌门应为，如此杀他，未免胜之不武。心里只觉得矛盾之极，转过头去，不愿看这獭妖死去的情形。”

“却听见天空中一声轻响，刚才那千钧一发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击散了师父的光剑，那獭妖感激地长叫一声，纵身跳出战圈，向师父怒目而视。师父眉头紧皱，在空中环顾四周，忽地沉声喝道：‘如此功力，怕该是妖界之主了罢？怎么不敢现身，与老朽分个胜负？！’”

“唰的一声，一道紫红色的影子从云间闪出，与师父遥遥相对。我定睛一看，只见那妖界之主身形婀娜，竟然是个女子，娇媚的面容中却是掩饰不住的怒气，忽地尖叫一声，獠身而上，两爪尖利如刀，直抓向师父周身要害。”

“师父见她身形飘忽迅捷，招数极是诡异，也不敢大意，当下展开身法，与那妖周旋不止。忽地瞅个破绽，放那妖一爪抓来，左臂化开她的攻势，右手疾出，竟是擒拿住了那妖的一臂，随即用力一抡，那妖界之主竟被掷出十丈开外。卷云台上众妖齐声惊叫，但见那妖界之主只是晃了一晃，随即又抢身攻上，双方一招一式，尽是制敌于死命的狠辣招数。卷云台上，众弟子和妖邪渐渐分开，两方都紧张地望着空中这场激战，我看得心怦怦直跳，情知琼华派数百年基业，近千名弟子的身家性命，只怕都系于这一战的成败了。”

“却见天空之中，那妖界之主见师父一直冷静应对，自己用尽了种种招式，仍是占不得半分便宜，忽然飘退数丈，围着师父身周疾疾旋转，似是要找出师父身法中的弱点，再给以致命一击。师父见她如此，当即意沉丹田，谨守住全身各处要害，众人只见那妖界之主身形越来越快，如一圈紫色暗影般将师父围在空中，却是迟迟不出手。”

“忽然间，那妖界之主发出一声怪异的喊声，只见空中那圈紫影忽然分开，天上竟出现了六个那女妖的身影，四面围定师父，直扑上来！”

“‘幻象之术！这就是传说中的幻象之术！’有弟子惊叫道，我听得心头一震，又见宗炼师叔神色平静，缓缓道：‘这女妖可失算了，太清最擅长的便是‘化相真如剑’，那正是她这套幻术的克星，只怕这妖界之主，便要殒命在这一招上了。’”

“宗炼师叔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听到的弟子却无不欢欣鼓舞，众人眼看掌门和那女妖激斗了这许久，仍是未分胜负，心底都不由有一丝担心，此刻听到宗炼之言，纷纷放下心来。奇*.书^网果然，空中师父冷笑一声，长声喝道：‘雕虫小技，也敢献丑！’面前一道光剑缓缓升起，泛着七彩的光芒，将整个卷云台都笼罩在它的光彩之下，正是那一招‘化相真如’。”

“在场的众弟子大多修为不弱，许多人都会这一招‘化相真如’，但又有谁能使得如师父这般气势奔腾、剑意雄浑，尚未出手，天地间已是剑气四溢？便是以重光师叔这般孤高自负的性子，见了这一招也不由暗暗点头。众人正感叹间，只听师父一声清啸，光剑已然向着那六妖中的一个射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只见另外那五个幻影纷纷化作粉末，师父这一击，果然命中了那妖界之主的真身，只见她胸口血花迸现，右手颤抖着捂住伤口，嘴角淌出血来，在空中摇摇晃晃，卷云台上众妖发出恐惧的呼喊声，众弟子则是彩声雷动。”

“师父见她受了自己致命一击，居然并不立刻倒下，脸上微露赞许之意，沉声道：‘不愧是妖界之主！我太清一生，亲手诛灭的妖孽不下千数，许你为当中第一了，受死吧！’大喝一声：‘呔！’身子缓缓升起，整个人从头到脚，似乎都在发出那般雄视一切的剑光。”

“金光闪过，师父全身就如一柄剑一般，穿过了那女妖的身体，那妖界之主头一歪，再发不出半点声息，忽然一声脆响，就像那些幻影一样，化作飞灰消散了。”

“众弟子见掌门得胜，妖首毙命，均是士气大振。师父收了这一式，拈须微笑，他老人家平日城府极深，忧喜不形于色，此刻脸上也不禁露出得意之情。正在众人大声欢呼时，忽然听见宗炼长老极为惊恐的声音：‘太清，当心！’”

“众弟子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空中掌门的身体忽然一晃，脸上现出万分痛苦和不敢相信的神情，他的左胸前，一只利爪透胸而出，正穿过心脏，再看他背后，赫然是刚才那个化为飞灰的妖界之主！”

“师父拼尽最后的力气，回手一击，发出的剑气劈伤了那女妖的右肩，那女妖喷出一口鲜血，收回双手，师父的身体重重地坠落下来，砰的一声，砸在卷云台上。他满眼是不甘，想抬头再看看那妖界之主，终于没抬起来，吐出一口气，就这样去世了。那妖界之主也似伤的不轻，见师父已死，忽地躲入云间，再也不见了。”

“众弟子见掌门战死，心胆俱裂，卷云台上再度陷入混乱之中，群妖趁势冲杀了过来，众弟子中有少数人逃走了，大多数人痛于掌门之仇，与妖邪浴血奋战起来，那一场厮杀，真的是血肉横飞、惨绝人寰……”

“我忽然看见有一个化作人形的獏妖率领一众妖邪，飞上了夙玉他们所在的平台，惊慌失措之下，不顾自己道行低微，当即也御剑飞了上去。尚未到达，只见玄震、玄霄两位师兄将夙玉护在当中，与那群妖孽苦苦相斗。”

“玄震师兄长剑挥舞，全身道服已被鲜血染红，已有不少妖孽死于他剑下，然而他自己也受了多处伤，那化作人形的獏妖见他体力不支，突

施杀手，我只见白光一闪，一杆钢枪已刺入了玄震师兄的胸膛！”

“玄霄师兄惊怒交集，扬手一道光剑，逼退了那獏妖，我也是愤怒至极，抢上前去与他死拼，那獏妖再斗数招，见来这里增援的琼华弟子越来越多，自己又不敌我二人联手，忽然虚晃一招，纵身飞远，那些来不及逃跑的妖邪，则尽数死在了众弟子的剑下。”

“玄震师兄伤势极重，我们几人全力为他疗伤，也已无用，他弥留之际，紧紧拉住玄霄师兄的手，微声道：‘玄霄，我不行了，你记住这一天，有朝一日，为师父、还有我报仇！’说完就咽气了。”

“玄震师兄是掌门大弟子，对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一向极为照顾，我们这些掌门弟子，在这所谓成仙的大喜日子里，一下子连续失去两个最敬重的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夙玉跪在玄震师兄的遗体旁，眼泪如走珠一般滴落下来。”

“此时，卷云台上的战局也渐渐明朗起来，众弟子在三位长老的带领下，渐渐挽回了局势。那些獏妖数量虽多，但除了几个化为人形的法力稍高之外，其余均是实力平平，被愤怒的众弟子杀得尸横遍野。众妖眼见不妙，纷纷飞到天上，钻入那道光柱将天空撕开的口子里不见了。琼华派也伤亡惨重，清点了一下人数，竟然死伤了百余人之多……”

“当晚，由宗炼师叔代理掌门之职，他将剩余的弟子召集到一起，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今日之举，确实是为了飞升成仙。掌门看了本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的手卷，决心继承前两代掌门飞升的遗愿，命宗炼师叔穷尽平生所学，将羲和、望舒两把宝剑铸造完成——就是玄霄师兄和夙玉手中的宝剑。凭借这两把宝剑，再以‘人剑相合’之法修炼，即可形成

剑柱，而我昆仑山脉位于天上仙界的正下方，到时剑柱一成，直冲九霄天上，全派弟子皆有成仙之可能——但，光凭这些还不够。”

“想要飞升成仙，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灵力，而我派修炼百年，所得不过尔尔，掌门冥思苦想，始终不得良策。直到有一日，他无意中发现一处妖界中蕴含有极强的灵力，而该妖界每隔十九年，恰巧能飞至离琼华派极近之处，掌门想到，若能以双剑网缚妖界，从他们那里夺取灵力，飞升之举便大有希望……师父将这个念头告诉了几位长老，当时，他们都觉得这是个绝妙之法。”

“因为事关派中机密，飞升的内情事先并没有告知所有弟子，众弟子中知道内幕的只有玄霄、夙玉两人。宗炼师叔对此十分后悔，他万万没有想到，妖界的抵抗会如此激烈，如果他能事先告诉大家，让弟子们有所防备，不致措手不及，这一天的死伤便绝不会如此惨重……”

“夜里，我和其他几个弟子奉命到卷云台上巡视，以防妖界再次来袭。”

“众弟子口中无不痛骂妖孽凶残毒辣，我的心里却是空落落的，看着昔日风景壮丽的卷云台，此刻竟如同修罗屠场一般，到处都是人的血、妖的血、人的尸首、妖的尸首，散发出的浓烈的血腥气，便是躲在琼华派最偏僻的角落里也闻得到……”

“我的修为虽然不深，以前也曾多次下山除妖，没少与法力相当甚至胜于自己的妖孽激战，好几次死里逃生，心里却也没生过半点畏惧。可是今日，我看着这如地狱一般的场景，心里却是害怕得不得了，我不是怕死，可是，一想到师父、玄震师兄、还有其他那些平日里情同手足的师兄弟，他们死时的惨状，我的双手就抖个不停……”

“然而，害怕也没有用，过了两日，妖邪们又一次冲杀了下来，弟子们纷纷迎战，卷云台上又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一战过后，琼华派又损失

了十余名年轻的弟子.....后来，重光师叔气愤妖孽嚣张，带众弟子反冲入妖界，经过几次激战，妖界的实力被大大削弱，琼华派渐渐掌握了争斗的主动权，隔不了两日，就有许多弟子组织起来冲杀进妖界，在其中大肆屠戮。那段日子，简直像在炼狱中一般，许多弟子见妖就杀，连幼儿也不放过.....”

“战斗就这样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琼华派死去的弟子也越来越多.....渐渐地，门派中开始有了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继续打下去，另一派则主张撤除双剑，放妖界离去，以减少己方伤亡。”

“我眼看着这些天的惨状，打心眼里不想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也只是生灵涂炭，不管是人还是妖.....眼看当初一同入门的师兄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变成冷冰冰的尸骨，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宁愿不要什么飞升、什么成仙，也不希望再看到死亡和杀戮.....”

“可是长老们绝不同意就此罢手，很多弟子也已经杀红了眼，发誓不灭妖界，誓不为人，我们这一派势单力弱，终究只有向他们低头，眼睁睁地看着每一天消逝的生命.....”

“有一次，我和几个修为较高的弟子被派去偷袭妖界，我虽然不愿，但也没有办法。偷袭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斩杀了不少獏妖，就在撤退的路上，我却和其他人走散了。”

“我跌跌撞撞地向出口方向奔去，却是迷了路，耳边隐隐传来那些妖怪愤怒的吼声，我想自己完了，终于也要和那些死去的弟子一样，葬身在这妖孽丛生的地方.....”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哭泣声，我吃了一惊，登时忘记了现下险境，见妖怪还没有发现自己，蹑手蹑脚地向哭声方向走去，待走到跟前，只见地上倒着两具尸首，一具是獏妖的，另一具则是与自己一

同前来的一名弟子，一个襁褓掉在两具尸体旁边，已然被血染红，襁褓中的婴儿正哇哇大哭不止。”

“这婴儿当然不是与我们一起来的，自然是獏妖的幼儿了。她族人害死我师父，以及众多的师兄弟，我本应恨她入骨，一剑将她斩为两段，可是我望着她那张害怕的小脸，心里却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反而感到无限的凄凉，说什么也下不了手，头脑中一个声音不断的呼喊：‘杀害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婴儿，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鬼使神差地将她抱了起来，见她身上也流出血来，显是被那弟子的剑气所伤，心中陡然间涌起一股怜惜，不知道那死去的獏妖是她的什么人，如果是她的父母亲人，那我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修仙之人，又何尝不欠下了她一笔血债？”

“我见她伤势甚重，再拖下去，只怕有性命之忧，突然间将什么师门道义全都抛到脑后去了，只是万般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当下将她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向外走去。真想不到，这迷宫一般的妖界，竟让我走了出来，一路上也没遇上妖怪，我们两个，都好好地活了下来……”

“我孤身一人带着那婴儿悄悄返回自己房间，用了不少珍贵灵药，终于治好了那婴儿身上的伤。然而眼下琼华派和妖界势不两立，这婴儿身在派中，委实是危险之极，我忽然想起师叔送给我的‘帝女翡翠’，将它佩在那婴儿身上，隐去了她身上妖气，不致被旁人发现。”

“然而纸包不住火，我这些天经常借故呆在房中，保护着那婴儿，终是引起了许多同门的怀疑，他们虽未发现那婴儿，但对我的一举一动却越来越监视起来，我深知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露馅，害了那婴儿的性命，便趁一个众人松懈的夜晚，偷偷抱着那个婴儿御剑来到了寿阳，交给了柳大哥抚养……”

慕容紫英听到这里，全身一震：“前辈，难道说，你救下的那个年幼的妖.....是柳梦璃？！”云天青一怔，点点头道：“梦璃.....不错，我想起来了，她的襁褓上确是这个名字，你们.....竟也认识璃儿？”

紫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吃惊道：“她是妖？！但是为何她.....”云天青看着他震惊神情，摇了摇头，长叹道：“唉，你这小子，真是无聊得很，一看就知道是琼华派教出来的！什么人啊妖啊，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你且看看这鬼界，一旦阳寿尽了，都是鬼魂，不分人与妖，说不定你今世是人，来世便要做妖，那你一直坚持的东西岂不可笑？！”

紫英喃喃道：“今世是人，来世做妖.....”云天青叹口气，继续道：“将璃儿平安送走之后，我心里很是快活了一阵，可是琼华派和妖界的争斗仍在继续，每一天仍然有许许多多新的人、新的妖死去，我救得了璃儿一个，却救不了那些仍在为了飞升而不顾性命的师兄弟们.....”

“直到那天晚上，夙玉一个人偷偷地找到我，我这才知道，虽然她表面顺从众意，其实内心里也极希望早日结束这场争斗。她曾对三位长老说过，不愿再使用望舒剑，长老们嘴上说会考虑她的话，其实却只是拖延时间，想让她与玄霄继续网缚住妖界。她不死心，又去和一个自己最亲密的人商量这件事，没想到，那个人的话却让她万分伤心.....”

“娘最亲密的那个人是谁？”天河问道。

云天青微微苦笑，淡淡地道：“那个人.....就是玄霄。”看着天河脸上无比惊诧的神情，继续说道：“师兄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绝不会半途而废；何况他身上又背负了师父和玄震师兄的两重仇恨，更是与妖界势不两立。夙玉想要劝他，反而被他大骂妇人之仁.....被自己私心爱慕的人痛骂，我能理解她心中那份悲痛.....”

天河的声音颤抖：“爹，你说、你说娘爱慕的人是大.....玄霄，不是你？！”云天青目光黯淡，轻声道：“孩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

过，你娘她深心里究竟爱着谁、亦或怨着谁，怕是只有她自己才知晓……至少，在她刚入师门时，眼里根本没有我，只有玄霄师兄。那一天在剑舞坪上，我和师兄第一次见到夙玉，她那时的模样，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就好像后山的凤凰花一样美，看上去神色冷冷淡淡，眼里却透着明澈聪慧……虽然我和夙玉都是不信天命之人，但是如今回想起来，或许从那一刻起，我们三人之间的某些东西，已是不可更改了……”

他抬起头来，仿佛又看到了夙玉那美丽的身影，轻叹道：“其实，你娘他爱不爱我，我早已不敢强求了，从看到她和玄霄师兄在一起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只希望她这一生幸福，即使她不喜欢我，甚至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也没关系……”

“那天夙玉万般无奈之下，她知道我也有这个想法，便找到了我，希望让我帮她带着望舒剑逃离琼华派，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这场无休止的争斗……”

“我明白，妖界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它们也绝对会战个不死不休，我不忍心再有其他弟子为了一个虚妄的飞升而送命，也不忍辜负夙玉的一片苦心。当天晚上，我们就悄悄离开了琼华派……”

“琼华派升仙的美梦化为了泡影，全派上下无不大怒，青阳、重光两位师叔亲自下山捉拿我们，关键时刻，青阳师叔却放了我们一马，我和你娘才得以逃离。”

“我回到太平村，在叔父的门前跪了一天一夜，恳求他原谅我少年时的不懂事，让我和夙玉在村中住下来。我愿意任打任罚，只是不要夙玉她受委屈。然而叔父终是不肯原谅，村里人也不容我进村半步。我没有办法，只有和夙玉一起在青鸾峰上隐居了起来，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亲。”

“本来，我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经过这场大变，我的心里已没有半分修仙的念头，只是一心想着好好陪着夙玉，让她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可是……”

“一天早上，我还没睡醒，模模糊糊地听见门外有响动，身旁的夙玉不知何时起来了，我披上衣裳，悄悄推门出去一看，登时头脑里‘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要凝固了！”

“她在咳血！夙玉、夙玉她在咳血！！地上一片片鲜红的，都是她咳出来的血！！！”

“我疯了一般地问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会病的这么重？！她只是苦笑，却不说话。”

“我急得要飞回琼华派，找三位师叔问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哪怕被派规处死，我也要求他们救夙玉一命！夙玉拦住了我，她很平静地告诉我，她是望舒剑的宿体，望舒羲和，两者阴阳互补，不能分离。如今她没有羲和之力的支撑，已经渐渐被冰寒侵体，她的日子不多了……她微笑着说，从决定下山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知道今天这个结局，她要我不要回去，她不要再看到昆仑山上，人和妖血腥残杀的那一幕。”

“我听到这些话，如同五雷轰顶。夜晚，我悄悄来到峰顶，向着北斗星的方向，跪问苍天，为何？如果离开琼华派有错，请老天降罚在我的头上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夙玉？！”

“我不死心、我一千一万个不死心！我知道有一种宝物，叫做‘阴阳紫阙’，是至阴至阳之物，我想找到阴阳紫阙‘阳’的那一半，用它抑制夙玉身上的寒气……那些天我几乎整天都在山里，差不多把整个黄山都翻遍了，终于找到了‘阳’的那一半，给夙玉服下，她的身体果然一天天好转起来。看着她的脸色不再像以前那样惨白，我高兴极了，像个

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夙玉看着我，只是微笑。想不到，这只是老天给我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罢了……”

“后来，她怀了你这孩子，身体又忽然糟糕起来，似乎那股寒气失去了抑制它的东西，又一次侵入了夙玉的体内。我急坏了，又想去找‘阴阳紫阙’，却是再也找不到了，只能每日运功替她抵御寒气，却是杯水车薪……终于，她生下你这孩子不久，就再也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去世了……”

“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全身已被冰寒侵透，心魔深种，神智错乱，连我也已不认识了……可是，就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却忽然清醒了过来。她无力地躺在床上，唤着我的名字，拉住我的手，恳求我一件事，便是将灵光藻玉放在她身边作为陪葬……我知道，灵光藻玉这世上只有两块，是打开琼华派禁地大门的秘钥，她与师兄于禁地修炼双剑时各持一块，对她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我心中难受，但还是点头答应了她，她微笑着说了声谢谢，忽然流下泪来，说这世上她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今生她的人陪在我身边，心却不在，若有来世，但愿她的人和心永远都能在一起……这是她今生今世，唯一一次为我落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啊……夙玉去了，我的心也随着她去了，至于自己因为曾替她运功驱寒，被冰寒之气反噬，身染重疾，也不在意了……”云天青眼中空洞洞的，无神地看着天河，忽然问道：“孩子，你如今身体可有不适？会不会怕冷？”

天河难过地摇摇头：“不，孩儿一切都好，并不会像爹和娘那样……”云天青面上似有痛意：“好、好，这就太好了，就算你小时候看来没什么，我也还是放心不下。看来，果然是……”

他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他从天河小时候起，就对他异乎寻常的严厉，真的是因为天河异常顽劣吗？他自己年轻时顽劣的程度，难道不

远远比天河厉害？可是自己为什么一看到天河，心中就涌起一股永难忘怀的沉痛和愤懑？

他的心底告诉他，那是因为一个人。

“天河，爹对不起你……”

云天青忍住心中的痛苦，淡淡地问道：“天河，告诉爹，你们是如何认识璃儿的？她现在怎么样了？”

天河难过道：“孩儿是在寿阳认识她的，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琼华派，可是……妖界来时，她却跳进了那个入口，失踪了……”

云天青沉重地点点头：“是了，妖比人早慧，或许她已经找回记忆了……也好，那本来就是她的故乡，她在人间流落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了……”

忽然，云天青全身一震，惊道：“不对！没有双剑网缚，璃儿怎么有机会回妖界？！就算天河你把望舒剑交回了琼华派，可是剑未苏醒，他们根本用不了啊！不可能、这不可能，除非有个人，与夙玉一般……难道、难道——！”

他望向韩菱纱，脸上现出极为惊恐的神情：“姑娘，你——！！”

霎时间，巨镜发出的光亮突然消失，转轮镜台上一下子昏暗下来，云天青的身影也蓦地不见，天河大惊失色，拍着镜面喊道：“爹、爹，你到哪里去了？！”

四周传来隐隐的钟声，忽然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快走！快走！”

众人一惊转头，只见一只蓝色的小鸟张着嘴，急声向自己呼喊着，忽然那只鸟羽毛一变，又成了绿色，叫道：“无常殿已经把转轮镜台的灵

力暂时消去了，他们发现你们了！”

众人都是大惊，天河急道：“那我爹——”那只绿鸟尖声道：“快走吧，他不会再出现了……”天河不安地问道：“爹……他不会有事吧？”

那只鸟突然间又变成了红色，带着气急叫道：“有事的是你们，还不快走！我们可是一番好心，才来示警的，要是被发现，这个月的俸禄又没了……”

忽然又听见身旁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喝道：“风雅颂，你们这三只笨鸟，还不快离开！被发现我可不救你们！”那只鸟吃了一惊，拍拍翅膀飞远了，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个矮小的鬼差，面黑如墨，他走到三人跟前，施礼道：“三位，转轮镜台是不许私会鬼魂的，恐怕马上就会有大批的鬼卒追过来了，你们快走吧。”

韩菱纱吃惊道：“你是……？”那鬼差道：“我叫壬癸，就是个小小的差役，刚得知三位在这里被发现的事，特地赶过来通知你们。你们赶快向南走，到放逐渊的边上，那里是孤魂野鬼聚集之地，鬼卒也不容易搜寻，我在那里接应你们！”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天河等人惊慌之下，不敢怠慢，当即拔步向南面跑去，跑了将近小半个时辰，众人已是累得气喘吁吁，终于看见一条黑水横在面前，壬癸从旁边转出来，看见众人，喜道：“你们可算来了！刚才有一拨鬼卒过来巡查，叫我想办法引开了，这面前就是冥河，河上有竹筏可以往来阴阳两界，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渡船，你们快快上船，返回人间吧！”说着回手一指，众人只见一条青竹筏缓缓漂到岸边，筏上一人浑身黑衣，头戴竹笠，默默地站在上面。

紫英拱手施礼：“谢谢……可是，你为何会帮我们？”壬癸笑道：“哈哈，这也算好人有好报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即墨的夏元辰？”

天河三人听得一奇，菱纱问道：“咦？莫非你是夏书生的朋友？”壬癸摇摇头：“非也，我只是刚巧认识他的养女而已。”

众人齐声惊道：“莲宝？！”壬癸笑道：“没错、没错！说起来，我和那女人，对了，她这一世叫作‘莲宝’，已经有六世的交情了！她前前后后死了六次，都是由我去勾她的魂，后来我发觉那女人呆呆笨笨的，就不由得关照起她来了。唉，她可真是个傻女人，明明和前世的恋人缘分都已经尽了，偏偏还不死心，转世六次，都要陪在他身边，有时是树、有时是鸟，总之没一次是人，到了这一世，终于成了人，偏偏又是个痴儿……唉！”叹了口气，脸上满是遗憾之情。

菱纱惊道：“你说、你说前世的恋人，难道莲宝就是静兰？是夏书生的恋人转世？！”壬癸点头道：“没错！小姑娘你真聪明，一点就通！我啊，就是放不开她，时常去看她，虽然她不做鬼时，也记不得我……上回我见你们救了她，这次才特意来帮你们！”

天河三人得知这其中内情，惊叹之余，无不感动于莲宝，不，静兰对夏元辰的痴情，菱纱心中又泛起一丝苦痛，喃喃道：“……她……肯定很痛苦吧，夏书生也不再认得她了，为什么……还要纠缠生生世世……”

壬癸摇头叹道：“唉，我怎么知道，做鬼太久，早忘记做人时的感觉了。你们人的情爱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言，明知不可为，还偏要去做的事，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不说这个了，你们快走吧，等一会也许还会有追兵过来，让它们看见，我也帮不了你们了！”

众人心中一凛，也不敢再呆下去，郑重地向壬癸道了谢，急急登上了青竹筏，那黑衣人长篙一点，竹筏如水上浮冰，平平漂去，转眼间便再看不见鬼界的地面了，天河三人这才松了口气。

紫英闷闷地站在筏上，一言不发，天河望着他，突然问道：“紫英，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很在意梦璃是妖？”

菱纱气得直摇头，这呆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紫英叹了口气，低声道：“想不到……我竟与一个妖相处了这么久，而且毫无所觉……”天河见他神色恍惚，劝道：“可是，在意这种事根本没啥用吧？我爹说的话，你不也听到了，其实妖和人，又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要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先什么都别想了，一切等我们找到梦璃再说，怎么样？”紫英缓缓点了点头。

菱纱向前方望去，忽然惊喜道：“你们看，那边有亮光！”只见远处水面上，一道银白色的光屏将整个河面分为两半，菱纱高兴道：“太好了，那边应该就是人间了！”

紫英转过身来，向那撑船人问道：“多谢相助，我等感激不尽，能否告知尊驾姓名？”那黑衣人一直低着头，容貌完全被头上的斗笠挡住，见紫英问来，只是默默摇了摇头。

紫英一怔，拱手道：“在下冒昧了。”菱纱望着那人，心中陡然一动，忽然轻声向他问道：“对不起，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一看好吗？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长篙猛地一抖，脱出那人手掌，那人急忙反手抓住，全身微微一颤，头仍是低低的不抬起。

菱纱悚然一惊，大声道：“你、你不敢吗？！你到底是谁？”声音中充满了惶急。紫英惊道：“菱纱……”

那黑衣人缓缓叹了口气，悠悠道：“唉，丫头，你还是这么精灵，真拿你没办法……”说着摘下了头上斗笠，露出一副中年男子的沧桑容颜。

“伯父，真的是你？！怎么可能？！”这冥河上的渡船人，竟然是菱纱故去多年的大伯韩北旷！韩北旷轻叹道：“丫头，你就当作没看见伯父好不好？”

菱纱的话语中又是激愤、又是伤心：“不好！我明明看见了！伯父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在转轮镜台的时候，我以为你已经转世去了，所以才不出现……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划船？”

韩北旷叹道：“傻丫头，我要是不在这里划船，今天不就救不了你了？不止是我，几乎所有韩家人，死后都会在鬼界做苦役……我便是负责摆渡这青竹船，必要时往来人鬼两界……”

天河和紫英脸上大惊，难道说，菱纱一直闪烁其词的家族、宿命，竟然是……

韩菱纱惊怒道：“苦役？那是什么？他们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呢？！”韩北旷默然不语，菱纱急道：“伯父，你说嘛！告诉我好不好？”

韩北旷长叹一声：“丫头，我刚才不想与你相认，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一些事，对你来讲，现在就知道这些，未免过于沉重了……”菱纱大声道：“我不怕！伯父，我们的家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知道！”

韩北旷的脸上极是苦涩，缓缓道：“唉……韩氏世代盗墓，总以为人已入土，墓中器皿当可拿来救助活人，但如今你来了鬼界，应该知晓，鬼也如活人一般，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种种思念……我们一族惊扰死者，不仅生死簿上阳寿短暂，很多都只活到二三十岁，即便死后，也一样要做苦役来赎罪，待到罪孽偿清，才可再入轮回……”

韩菱纱震惊得跌坐在筏上，喃喃道：“竟然、竟然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找的长生之法，根本没有用？不管我怎么努力，也不能

让族人活得更长久一些……”

韩北旷苦笑了一下，叹道：“丫头，你还记不记得你的三爷爷？他是我们家族里唯一一个活到天命之年的人，却因为在寿筵上多喝了几杯，当天夜里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家里人就再也不喝酒了，是不是？”

“其实，你三爷爷就是不喝酒，又怎能逃得过这天地间的报应轮回？一饮一啄，莫非天定，老天要你活到哪一天，又有谁能多活一刻？”

“丫头，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但是有些东西，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是你一个人能够争得过的……”

韩菱纱强忍住泪水，撑着站起来，轻声问道：“那爹和娘呢？他们在哪？”韩北旷黯然道：“他们……自然也在鬼界的其他地方赎罪。”轻轻拍了拍菱纱的肩膀：“傻丫头，你既然问到你的爹娘，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很气自己爹娘？觉得他们待你不好？”

菱纱痛苦地道：“我……”韩北旷的声音中也尽是痛意：“唉，他们啊，知道自己多半命不长久，所以才故意对你冷淡，就是怕你依赖惯了，万一双亲离世，会太伤心。这世上又有哪对爹娘，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特别是你爹爹，在你小的时候，每天晚上非要在床边看你睡着了，他才肯睡，他就是有股傻劲，总觉得不多看几眼，多唤你几声名字，以后就没机会了……”

菱纱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一滴滴从面颊上滑落：“真是个傻爹爹，还有娘，也好笨！人活一辈子，本来就够短暂了，他们还要在意这在意那，害我伤心了好多年……”韩北旷用袖口帮她擦干了泪水，轻声说道：“丫头……你真的长大了，看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了……”转眼看了看天河和紫英，微笑着问道：“似乎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旁边这两位都是吧？”

天河点头：“对啊，我和菱纱是很要好的朋友。”紫英拱手一揖，道：“晚辈慕容紫英，刚才多有失礼了。”

韩北旷微微一愣，向紫英问道：“这位少侠姓慕容？难道是大燕国的遗族？”紫英神情一震：“前辈.....如何得知？”昔日东晋“八王之乱”时，北方各游牧民族趁中原内乱，纷纷割据建国，鲜卑族的慕容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大燕”，后来大燕国虽然覆灭，但这一支血脉却随之流入了中原。

韩北旷叹道：“唉，我也是脑中灵光一闪而过，想到很久以前曾遇到一对夫妇，前去轮回井投胎，眉目间和你很有几分神似.....而且慕容这个姓可不多见，曾是大燕国的国姓.....”wǒshǔ.cōm问紫英道：“令尊.....是不是叫慕容承？”

紫英点了点头：“正是家父。”韩北旷叹道：“那就没错了。”见紫英神色黯淡，知他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心中难过，温言劝道：“你也不用太过伤心，你爹和你娘神色平和，生前应该是过得很安泰。只是他们面上似乎有些遗憾，没能在死之前再见自己的小儿子一面，说是因为那孩子年幼时体弱，家里不但请来道士替他批命取名，更是将他送去了仙山上修行，但愿他能活得长命百岁.....”

第二十二章：菱纱之愿

紫英默然不语，一股前所未有的伤感涌上心头。他从小与父母分离，确是亲缘极淡，平日在派中修仙习剑，心里早把同门的师长和师兄弟当作了自己的亲人，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了。可是今日听到父母去世的消息，仍是止不住的伤心难过。

韩北旷望着他，长叹道：“鬼界有种说法，叫作生前种种隔世抛，与其一直挂念，不如在心里希望过世的亲人朋友，投胎以后能够一生顺

遂……”紫英收敛悲容，低声道：“多谢前辈指点，晚辈……晚辈明白了……”

韩北旷笑了笑：“唉，是我该谢谢你们两位，这些天来一直照顾我家丫头。丫头，不管怎样，伯父今天能见到你，觉得很高兴……”菱纱幽幽道：“我也是……伯父，你先别走，再多和我说些话好不好？”

不知不觉，竹筏已漂至了那道光屏边缘，韩北旷摇摇头，叹道：“时候差不多了，前面就是阳间，你们该回去了……”菱纱不舍地望着伯父，道：“伯父，我会告诉族人，让他们别再去惊扰死者了……不过有机会的话，我仍然要去找长生之法。我还是不会放弃，哪怕让他们多活一天也好！”

韩北旷叹道：“丫头，别总那样辛苦，多为自己想想吧……”看着菱纱身后的天河和紫英，长笑道：“十几年不见，丫头你出落得这么漂亮，可记得找个好相公嫁了！我看你身后这两个都不错啊！哈哈！”

菱纱脸上一阵羞赧，害羞道：“伯父，你——！”却见韩北旷手中长篙一撑，竹筏平平地漂过了那道光屏，三人为刺眼的白光笼罩，光屏的那头传来韩北旷的呼喊声：“丫头，好好活着吧！”

眼前白光消逝，三人只觉足下一实，已是站在了河岸的码头上。河面上风平浪静，空空地没有一条渡船，韩北旷的身影也已消失不见，身后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牌楼，上书“酆都”两个大字，天空中灰蒙蒙的，将整座酆都城也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影子。

韩菱纱悲从中来，向河而泣：“伯父……呜……”天河也觉得心中无比沉痛，轻声对她道：“菱纱，你、你别哭了……你这样哭，我也好难过……”眼眶竟也湿润起来。

菱纱抽泣着，问道：“你.....你又难过什么？”天河喃喃地道：“我说不清楚，这次去鬼界，听到当年的那些事，我好像变得都不是我了.....原来，娘最喜欢的人，不是爹，而是.....当年的事，爹和娘真的好可怜.....”说到伤心处，忍不住鼻子一酸，低下头去。

菱纱擦了擦眼泪道：“我也觉得.....为什么许多事情，和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紫英忧郁地望着他们两个，心中暗暗叹息。

过了许久，紫英叹道：“.....菱纱，天河，我们走吧，回琼华派去，进入妖界见一下梦璃。不管.....她是人是妖，总要再见她一面，我们才能放心。”

天河勉强收拾好心情，点了点头：“嗯！”却见菱纱仍然面河而立，低着头，两肩微微耸动，似乎仍在哭泣，心里一阵难受，走到她身后，涩声道：“菱纱，别难过了，看着你伤心，我、我的心就.....无论怎么样，我、我都会陪着你的！”

菱纱忽然转过头来，她眼中仍有泪光，定定地望着天河双眼。天河被她瞧的一怔，有些拘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菱纱望着他，心中陡然间涌起一股温暖，是那种毫不陌生的带着些傻气的温暖，从那夜巢湖边上的死战不退，寿阳城里的独挡官差，女萝岩的焦急呼喊，播仙镇的关心照顾，琼华派中为自己跟弟子打架，妖界降临当晚不顾自身安危留下长剑.....直到刚才这几句朴实而诚挚的话语，无不带着他那份独一无二的温暖。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他的这份温暖，欣喜地沉浸在其中，感受着那份以前闯荡江湖时没有的温情与欢乐。

这份温暖，也许就是.....

菱纱擦干脸上的泪痕，忽然轻轻地对他说道：“天河，我想.....你陪我去做一件事好吗？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天河一愣，道：“行啊……不过，是很急的事吗？”菱纱点点头：“嗯，如果我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天河心中一痛，不太高兴地道：“菱纱，别乱说话！”菱纱凄然地笑了笑：“不，我知道自己的宿命……老天不会再给我太多时间了……”

紫英缓步走过来，问道：“什么事？不需要我帮忙吗？”菱纱看着他，神情极为犹豫：“嗯，你来也好……不，紫英你还是别来了……”紫英听得一愣，天河急着问道：“菱纱，到底是什么事？”

菱纱低下头，轻声道：“其实……刚才看着这条河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想伯父说的那些话，我决定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以后就再也不盗墓了。”

天河听得一惊，急道：“什么，你的意思是……还要去盗一次？！”菱纱点头道：“嗯，可那是有原因的嘛～你，可以陪我去吗？”

“不行！”

天河和紫英几乎是同时喊了出来，两人心中都是一般的惶惑不解，天河大声道：“那些轮回报应的事我虽然不是很懂，但也知道，盗墓不是好事，对你不好，会减你的寿命，所以一定不能去！”

菱纱嘟着嘴，不满道：“哪有这么严重……就去最后一次！以前那么多年都这样过了，还在乎这一次吗？”天河怒道：“不成！你的命就算是减了一个月、一天也不行！菱纱，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你自己？！”

紫英也道：“菱纱，此事攸关你的生死，你要想明白，万万不可儿戏！”他见菱纱神情倔强，顿了顿又道：“再说，眼下我们找到梦璃才是正事，盗墓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办？你却又不肯说清楚因果……”

天河道：“是啊，梦璃的事还没——”菱纱一跺脚，气道：“哼！别总是梦璃、梦璃的，我当然明白梦璃的事很重要！但我也不是胡闹。只要这件事一办完，我们马上就回琼华派，去妖界找梦璃！”

天河急得声音颤抖：“菱纱，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盗墓很好玩吗？虽然你平时就很爱玩，可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来玩啊！你大伯的话，你又不是没有听见，你、你为什么还要去盗墓？菱纱，难道你不知道——”

菱纱两眼通红，激烈地大声道：“你当我是在玩？你们、你们都以为我是在说疯话？！好、好，你们两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不肯去，我自己去总行了吧？！”愤恨地奔出两步，拔出背后长剑，就要御剑而去。天河惊呼道：“菱纱，不要去——”

紫英一抬手，一束蓝光缚在菱纱身上，菱纱又惊又怒，回过头来：“紫英，你也要拦我？！”紫英沉重地点点头，轻声道：“菱纱……”

菱纱愤愤地道：“你们、你们……”话音中忽然带了哭腔：“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个心愿了，你们、你们还要阻拦我实现它吗？！”

紫英黯然道：“菱纱……那件事，你一定要做？”菱纱坚决地道：“对！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能办成，大不了死在那边，横竖也就是一条命。要是你们都不让我去，那干脆把我打昏，直接扛回琼华派算了！”

天河痛苦地道：“菱纱，你——！”菱纱毫不退缩地看着他，道：“我一定要去做，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如果我的阳寿真的很短，那我一定……要在死之前做到……而且去妖界会很危险，我只想此生不要留下遗憾……”

紫英叹息不止，一时说不出话来。天河难过地低头想了想，忽然抬起头来大声道：“好，我陪你去！”

紫英吃了一惊：“天河，你……？”天河大声道：“如果，菱纱你一定要去盗墓，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再说，两个人一起去，要折寿的话大家平分，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减太多寿！”

菱纱微微转过头去，轻声道：“天河，谢谢你……”紫英叹了口气，缓缓道：“既然这样，那我也随你们一起去，不过……”望着菱纱，坚决地道：“菱纱，我跟你同去，是免得你胡闹，反而令自己身陷险境。而且，如果此行有任何有损阴德之事，我会立刻阻止你！”

菱纱转过身来，脸上又重现了昔日的欣悦与顽皮，笑道：“哼，这有什么不一样，反正就是要陪我去嘛。说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可不许中途反悔！告诉你们，我要去的地方叫封神陵，就在陈州的北面，你们两个跟我御剑去那里吧！”

菱纱说完，当即御剑飞起，向着封神陵飞去，她飞得极快，天河和紫英全力加速，才不至跟丢。他俩心中明白，菱纱飞这么快，并不是她御剑的水平有多么高，而是不想让他们两个能轻松地跟在旁边，有余暇劝她回转心意，可这么强行加速，不知要消耗多少体力，更多了不少危险。天河和紫英赶在后面，内心极是焦虑不安。三人如双星赶月，片刻之间便飞过了数千里沃野平原。

眼前红影一顿，只见菱纱站在空中悬浮着的一块平台上，回身望着两人，道：“好了，我们到了！”

天河和紫英也落在平台上，两人放眼望去，只见这半空中，竟然悬浮着一座雄伟的建筑，四壁不知用什么砌成，发出金灿灿的光芒，门前立着两尊神兽的雕塑，神态威严，气势逼人，四只眼睛铮铮望来，虽是雕成的死物，却如同活生生的一般，让人胆气顿敛。

紫英奇怪道：“此地气氛异常肃穆，又悬浮于空中，似乎不可能是寻常墓穴……”菱纱微微点头，道：“其实这儿是不是墓穴，我也不太清楚，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太古遗迹，似乎被什么东西守护着。”

紫英一惊：“太古遗迹？莫非曾有神明居于此地？那我们贸然闯入，岂非大大的不敬？”看着菱纱，不安道：“何况于你阳寿，恐怕……”

天河也急道：“是啊，紫英说的对，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菱纱不满地白他一眼：“什么‘紫英说的对’，你真懂紫英在说什么吗？就知道在一边附和……”天河急道：“不是，菱纱，我一来这里就有点紧张，这地方很特别……有一种气，像是杀气，但又不是，我觉得怪怪的……”

菱纱不悦道：“喂，你们两个，刚刚不都答应陪我来这一趟了吗？怎么刚到地方就反悔了，我可不干！”又满怀希望地道：“我才不管那么多，来都来了，我一定要进去拿一样东西，就一样而已！要不然我这辈子都会不甘心的！”

紫英皱眉问道：“菱纱，你究竟所为何物？”菱纱顿了顿，有些不安地道：“……等找到你们就知道了。我的曾祖父曾经来过这里，封神陵悬在半空，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我不清楚他用得是什么法子，但他确实来过这里一次……”全身忽然打了个哆嗦：“可是，曾祖父他回到故乡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好像整个魂魄都已经不在身上了，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说他只是偶尔会神智不清。不过还是有族人从他的只字片语里，知道了这个地方，还有那件宝物……”

紫英听过这件往事，沉声劝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菱纱，听我一劝，此地恐怕凶多吉少，有什么宝物会比性命还重要？我们即刻离开才是上上之举——”天河更是担心：“对啊，你那个什么曾祖父，只是来了这里，就变得怪怪的，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菱纱，你千万不要进去，我们快走——”

菱纱怒道：“我才不要！我说过，来都来了，我不甘心！大不了我答应你们，真的遇到什么危险，我们马上逃就是了！”紫英摇头道：“只怕你想逃的时候，已经晚了……”菱纱气恼地哼着，两只脚牢牢地站定，任凭天河和紫英如何相劝，仍是一动不动。

两人劝了半晌，见菱纱不为所动，均是无计可施。紫英沉着脸一言不发，天河则是唉声叹气不绝，菱纱忽然微微一笑道：“好了好了，看你们两个一副臭脸。我们进去吧，快点找到那件宝物，不就可以速战速决了？”径自向封神陵内走去。

天河和紫英无法，只得忐忑地紧紧走在菱纱两旁，全神防备着那不知道是什么的神秘守护者，菱纱却是在封神陵中走走停停，一会儿指指点点这尊雕塑上的神兽，嘲笑它长得奇形怪状，一会儿又碰碰摸摸那处墙壁上雕刻的奇异花纹。一边走着，一边随口问着天河许多问题，诸如那个神兽叫什么名字，会不会飞，是干什么的，那些花纹又有什么含义，是不是和天神有关……林林总总一大堆，好似她不是来此寻宝的，倒是专程到此研究这些东西的。

天河对这方面一窍不通，自然是一问三不知，更何况他现在正全神注目着菱纱身周的一举一动，哪里还能分出来心思去回答菱纱那些稀奇古怪的提问，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含糊回答着，每答一句，便被菱纱奚落一番，弄得满脸通红，只觉得不堪其扰。菱纱在一旁嘻嘻直笑，表情十分轻松，紫英却知菱纱此举并非存心寻天河的开心，只是她眼见天河此行为自己担惊受怕，紧张得不行，心里十分歉疚，只好找几句消遣话来缓解一下场上的气氛。听着两人不尴不尬的对答，心中忽地涌起一股落寞。

不知不觉，三人已走到封神陵深处，这一路上并没看见一个生灵，也没发现半点异样，但天河和紫英心中紧张感仍是丝毫不减。尤其是紫英，他深知这地方，越是清净无人，越是杀机四伏，按在长剑的手上渗出了滴滴汗水，剑柄上滑不溜手，只好紧紧地握在掌中。

又是一扇大门打开，室中墙壁上灯火如豆，然而却有一片极为明亮的华彩从面前映来，众人一回头，只见极美丽的光芒中，一道弧线隐隐浮现。

菱纱惊喜地欢呼道：“嘻嘻，果然找到了！好漂亮的弓！”

紫英和天河抬头望去，只见面前墙壁上，挂着一把暗红色的大弓，约有六尺长，几乎已和菱纱一个高度，弓身极为粗大，上面似乎也雕刻着什么，只是隐藏在通体发出的七彩光华中，看不清楚。

菱纱笑道：“怎么样？这把弓很不错吧？就算静静地挂在那里，都能感觉到一股好强的灵力！应该就是我曾祖父提过的神弓了！”望了望天河，羡慕地道：“天河，这把弓你拿着一定很帅～快去取下来吧！”

天河全身一震，怔怔地望着菱纱，颤声道：“难道……原来、原来菱纱你说要来这里取个东西，是为了我？！”心中一暖，猛地又是一痛，眼前陡然模糊起来。

菱纱脸上一红，哼道：“什、什么啊，谁说是为了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只不过觉得这次去妖界，一定会有大事发生，你拿着它，也算多一份力量，对我们几个都有好处！”两眼不自然地望着一旁，语音中又有了几分羞涩之意：“不过……你要硬说是为了你，那我、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们几个人里面，只有你是用弓的，哼，便宜你了。”

室中静静的，只听见极低的抽泣声，菱纱吃惊地望着天河：“咦？！喂喂喂，我没看错吧？野人也会眼眶湿润呀～”

天河连忙转过头去：“哪、哪有……”菱纱微笑道：“野人，在心里感动就好了，可别真的流下眼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忽然间自己也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急忙低下头去，轻声道：“天河，你喜欢这个礼物，我就很开心了，真的。”

天河抬手捂住双眼，哽咽道：“菱纱，这把弓真的很不错，但是.....如果早知道来这里是要拿弓，我死都不会让你来.....”

菱纱轻声问道：“为什么？”天河的心一阵阵地痛着：“世上再好的弓，也只是一把弓，根本不值得拿你的命来换，哪怕只是一个月、几天、几个时辰.....都不值得.....不值得.....”

菱纱心中也是一痛，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能看着天河好好地用上这把弓，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轻叹道：“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就好好地用这把弓吧.....你答应我，永远要把它带在身边，就算有一天你用不着了，也要带着.....”

天河悲伤地道：“好，我答应你！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把它带在身上！永远永远！”

菱纱兀自强笑道：“好，那我就放心了.....你总是说，我对你很好很好，其实那些都没什么.....可是，有了这把弓，不管以后你和谁在一起，不管我是不是已经死了.....你偶尔念着我对你的好，我就会很开心了.....”

天河望着菱纱，泪水又涌上来，心中默默地道：“菱纱，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菱纱的心愿了了，可是自己的这个心愿，又能实现吗？自己之前许许多多天真的想法，不是早就被老天无情地击破了吗？

然而片刻之后，他仍是大声地道：“菱纱，你不要说这种话，你一定会活很久很久！有我保护你，一定没关系的！”

即便天意如此，天河又岂会放弃？

菱纱淡淡一笑：“傻瓜，别喊得那么大声.....”猛然拍了拍他的肩膀，故意装出一副生气的神情：“云、天、河！你听好了，不管我还有多少时间，一定要记得我这个好朋友，不许忘了我，听见没有？”

天河喃喃地低声道：“好朋友.....我知道.....我怎么可能忘记.....”菱纱又是一笑，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凄然，转向紫英，轻声道：“紫英，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什么好东西，是你适用的.....”

紫英轻轻摇手：“不必.....神兵利器，我并不稀罕，但你须记得自己的誓言，往后不可再因盗墓折去阳寿，这才是最重要的。”看着菱纱，目光中痛惜和感动并存，缓慢而郑重地道：“.....今日之行我并不认同，但.....如若取此弓会有任何报应，慕容紫英为了朋友心甘情愿。”

菱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轻轻抚摸着剑上的九龙缚丝剑穗，沉沉地叹了口气，道：“快去将弓取下吧，然后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以免夜长梦多。”

菱纱走到墙壁前，伸手要去够那张宝弓。室中猝然响起一个暴怒的声音：“罪人！凭你罪孽之身，也敢触碰神器？！”

菱纱花容惨变，这一声暴喝直击到她心底，在耳边回响不绝。她踉跄着倒退数步，脸上神情极为恐惧，天河大吃一惊：“谁？！”

突然，整个封神陵中的灯火都猛地剧烈燃烧了起来，原先豆大的火焰此刻竟如一个个火炬一般，将室中照的明晃晃的。三人面前陡然间灰影一晃，一人左手一勾，墙上的宝弓已背到了他的背上，傲然道：“吾乃神将句芒，奉天帝之命镇守封神陵！”大袖一挥，众人面前刮起一阵狂风，竟将三人逼退了几步。

狂风陡止，三人惊骇之下，只见那人鹰鼻鹞眼，手臂修长，身披一件灰色大氅，面目中极是阴冷。他面向韩菱纱，怒喝道：“凡间的罪人，你满是罪孽的双手不配执拿这后羿射日弓，还不退下！”

菱纱全身颤抖：“罪人.....是说我？.....你怎么会知道.....”句芒眼中如有冷电放出，大喝道：“你身上的罪孽，连同你们一族的世代因果，

本神将不会错认！念你今日窃取神器并非出于利己私心，本神将饶你不死，也不夺你二魂六魄！还不即刻离开封神陵！”

菱纱颤声道：“夺取二魂六魄？！难道、难道曾祖父他是被你……”天河怒道：“喂，你不就是个神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凭什么夺取别人的魂魄？”他见这人一上来就怒斥菱纱，又害了菱纱的曾祖父，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紫英惊道：“天河，不得无礼！”方要向那神将赔礼道歉，只见句芒目光中杀气四溢，沉声喝道：“尔等盗弓的罪人，既然本神将告诫再三，你们仍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本神将代天行诛了！”

霎时间，室中火光乱窜，只见墙上那些油灯中的火焰，竟纷纷向三人身上射来，三人大惊失色，慌忙奋力挥剑，腾身闪避，将那些火光击落避开。紫英正挥剑时，忽然眼前一团灰影欺近，情急之下已不及出招，当即奋力飘后，只听嗤的一声，胸口衣衫已被撕去了一块。

句芒左手握着紫英胸前被撕掉的衣衫，他方才仅仅扫了三人一眼，已然看出三人之中，以紫英修为最高，当即决定擒贼先擒王，以那些飞来的火焰作为障眼法，第一招便直击紫英的要害。想不到紫英双目虽为火光所迷，身法仍是奇快，句芒自认为必中的一击，竟让他在间不容发的一瞬间躲开了，不由得面上露出些许诧异之色，随即一扬手，布片如一发暗器一般，带着呼呼的风声，击向云天河。

天河急挥剑一挡，“铛”的一声巨响，布片与慑天剑正正相撞，竟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天河只觉剑刃上一股大力传来，长剑竟被压了下来，险些劈伤自己的臂膀。那块布顺着剑锋滑了出去，砰的一声，打在墙壁的一角，竟还是完完整整的一片。天河的慑天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可说是吹毛立断，可是这次剑刃和紫英身上一块普普通通的布片相击，竟然不能将其斩断。足可见发出布片之人神通之强，竟将一块布片变得如同百炼精钢一般。

句芒二击不成，当即身形晃动，瞬间已飘到了韩菱纱面前，他知道这三人中必以菱纱为首，又有着深重的盗墓罪孽，是以出手便是杀招，丝毫不留余地。菱纱惊叫一声，全然不敢与他正面交锋，拼命向一旁逃去，可她的身法又怎比得上那神将？眼看菱纱要被追上，天河、紫英急忙挺身而出，与句芒死死缠斗。句芒此次铁了心要杀韩菱纱，不与二人过多纠缠，轻飘飘这一掌、那一带，便逼得两人身形飘离，再次向韩菱纱扑去。天河和紫英不顾自己安危，死命追上，挡在菱纱面前，苦苦与那神将相斗，不多时，已是汗如雨下。

句芒眼见不能立胜，心下焦躁，见天河长剑挥来，猛地大喝一声，右臂一圈，后羿射日弓到了手中，待慑天剑刺至胸口，窥的真切，弓弦一拧一振，天河只觉手腕一阵酸麻，长剑脱手飞出，直插到墙壁上。句芒一声冷笑，左掌疾出，直击天河胸口，天河避无可避，当即也伸出左掌，两人嘭的一声对掌，天河斜斜地飞出数丈，句芒却巍然立在当地，神色一紧，喝问道：“凡人！衔烛之龙与你有何关系？为何你能拥有神龙之息！”

菱纱和紫英见天河被击飞，两人一声惊呼，飞奔过来，但见天河飘出数丈便稳稳地站在地上，神色镇定入常，似乎并没受什么伤。天河听句芒发问，懵懂道：“什么关系？我们要去鬼界，他就用两道光在我身上照了一会儿，就让我们进去了，又有什么关系？”

句芒大怒：“大胆！竟敢在本神将面前胡言乱语！”猛地又扑过来，天河一怔之下，身形稍慢，险些被他抓住。多亏紫英、菱纱从旁干扰，使得句芒攻势缓了一缓，但只片刻间又攻到天河面前，天河此时手无长剑，只得展开拳脚与其相斗，但他的拳脚经验实在太浅，只拆了数招便被句芒看出一个破绽，身子轻巧一转，右臂反抓，登时将天河两手制住。句芒向他两臂穴道中微一用力，当即又感觉到天河内息中的神龙之息，不由得面上一愣，只是将天河制住，不再使力。

菱纱见天河被擒，急道：“放开天河！我跟你拼了！”她刚才对句芒怕得要死，现在却要纵身扑上去拼命，句芒长袖一摆，一道真气迸射而出，正中韩菱纱胸口，菱纱被打得倒飞出去，倒在地上，神色极为痛苦，忽地一张口，吐出一口血来。

紫英急奔过来，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喂菱纱服下。天河看菱纱受伤，大怒道：“混蛋！你这——”话没说完，句芒手腕一紧，天河只觉全身上下都已木了，张着嘴，竟是说不出半个字来。

句芒指着韩菱纱，冷冷地道：“看在这凡人身负神龙之息，与我神界只怕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本神将暂不收你性命，否则刚才那一击若再加上半分力道，你此刻已赴阴曹地府！但你一生所为，死后终将由鬼界而断，罪孽深重，自有报时！”忽然一松手，将天河掷出数步，喝道：“尔等速离封神陵！”

天河被他掷出时，全身的麻痹感还未解除，双脚落地，竟然站立不住，砰的摔倒在地，站起身来，奔向菱纱：“菱纱、菱纱，你怎么样？！”见菱纱痛苦神色，向着句芒怒道：“可恶！这把弓要是不能拿，我们就不拿！但你干嘛要打伤她？！”

句芒冷喝道：“本神将不容罪人玷污神器！此乃天经地义！”天河愤怒道：“你，可恶！我——”说着又要冲上去，地上的菱纱忽然微声道：“天河！不要……千万不要为了我顶撞神将……是我不好，我太没用了……本以为这一次可以替你找到一把好弓……”

紫英摸了摸菱纱的脉门，见她体内气息已然稳定，脸色也渐转红润，知道本门的灵药起了作用，菱纱已无性命之忧，暗暗向天河摆了摆手。天河仍是怒道：“什么破射日弓！给我我也不要！可是你竟然为了这个，就把菱纱打伤？！”

句芒两眼陡然睁圆，冷冷地瞪视着云天河，天河毫不畏惧，也怒瞪着他的双眼。菱纱心中着急，强撑着站起来，拉着天河的手急道：“天河，别担心我……我的伤其实还好，只不过最近总是很容易没力……我们走吧，不要这把弓了……”

句芒注视着天河双眼，忽然语调转缓，朗声道：“罪人之手，不容玷污神器！心如明镜、三世澄澈之人，方有资格成为神器之主！看你这凡人，倒够得上这个要求，只不过，你一介凡人，为何身上竟能有神龙之息？”

菱纱听得惊喜，问道：“你、你是说，天河能拿这把弓吗？！”句芒不理她，冷冷地对天河道：“凡人，回答本神将的问题！”

天河满脸怒气，大声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而且我现在很生气，就算听懂，也不想回答你！”菱纱急道：“天河，你别这样……”

句芒眉头紧皱，忽然缓缓问道：“凡人，你想成为后羿射日弓之主？”天河生气道：“有什么稀罕的！我不——”

“天河！”

天河一惊，回过头来，眼前是韩菱纱那双焦急的、充满泪水的眼睛。韩菱纱摇着他的身子，大声道：“天河，你这么快就忘了吗？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我想要看你用这把弓的样子……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你都要永远把它带在身边……”

天河惊呆了，看着她竟是说不出话来，韩菱纱急切地喊道：“快、快向他点头啊！你要是说‘不’，大家这一路过来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这是我的心愿，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实现自己最后的一个心愿吗？！”

天河望着菱纱那因焦急而通红的双眼，刹那间泪水夺眶而出。

你可知道，这个心愿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为你自己，想得那么少呢？！

然而天河终究擦干了眼泪，扬声道：“我、我想要这把弓！”

#奇#句芒点了点头，朗声道：“盘古有训，纵横六界，诸事皆有缘法！凡人仰观苍天，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幽冥之间，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自今日始，后羿射日弓尊你为主，力量挥放多寡，决于主人！”将后羿射日弓交给天河，又道：“凡人，既然你不愿多说神龙之息的事，本神将也不再追问，望你善用神器，好自为之！你若身死，神器将重返封神陵！”

#书#说完，句芒回过身去，张开双臂向墙上一跃，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消失不见，只在墙上留下一只雄鹰的凹痕。封神陵中的灯火霎时间又黯淡下来，只剩下天河手中的后羿射日弓，仍在发出柔和的光芒。

天河三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菱纱拍着手，望着天河，脸上满是笑意：“太好了，天河！想不到会这样顺利，更想不到……你啊，居然还算是个大好人，不像我……哈哈……”

天河急道：“菱纱，你别听那家伙乱讲！你要是不高兴，我把弓扔掉好了！”菱纱怒道：“什么，你敢！你要是敢扔了，我跟你没完！还不快把它背上让我看看！”天河犹豫地把弓背上，菱纱看着他，拍手笑道：“不错不错，天河你背上它，真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紫英走过来，问道：“菱纱，你的伤怎么样了，还难不难受？”天河也难过地说道：“菱纱，为了给我拿这把弓，害得你……”

菱纱笑了笑，轻松地道：“没事没事，我的伤早就好了！看你们两个，干嘛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弓也拿到了，大家都没事，不是皆大欢

喜？”

天河痛苦道：“可是，你……”菱纱望着他俩，轻声说道：“其实啊，你们根本不用替我难过。本来在家的时候，看着许多人早早逝去，我心里是有些难过痛苦，可是自从在鬼界听到伯父说那些话，内心反而平静下来了。就算不信命，我也相信这世上有因才有果……我们韩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怪别人……事到如今，让族里更小的孩子别再去盗墓，以后也不要有人去，我就安心了……”

天河问道：“那你呢？你也不会再去了吧？你说过这是最后一次的！”菱纱微微一笑，郑重点了点头：“傻瓜，你担心什么？我可是向来言出必行的！”天河心头一喜，随即又是一悲，即便菱纱从此觉悟，老天又能在她沉重的命运上减去几丝阴影呢？

紫英正色说道：“菱纱，你不但不可再去盗墓，日后也应多做善事，累积功德，于你有益无害。”菱纱轻轻一笑：“知道啦，小紫英又在说教了！”紫英望着她，将这一日心中种种悲伤感慨尽皆压下，方才道：“此间事了，我们回琼华派，进妖界找梦璃吧！”

第二十三章：幻瞑重逢

眼看琼华派山门就在眼前，菱纱忽然道：“紫英，我们……不从这里进去了，直接去卷云台好不好？我和天河，我们……”

紫英望她一眼，知她二人心结，点了点头，三人绕过大门，直接御剑飞到了卷云台上。只见那团紫雾仍弥漫在台子尽头，颜色却似乎淡了很多，三人小心走近，紫雾中也没射出当日击伤天河的光柱光剑。

紫英微感奇怪，道：“怎么回事……为何入口处妖风散去了不少，散发出来的妖力似乎也比之前要弱……”天河摩拳擦掌道：“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冲进去再说！”

紫英点点头，忽见菱纱看着自己，轻声说道：“紫英，一路上我都忍住不问……可现在已经在妖界入口了，你……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放开梦璃是妖的事……”

紫英叹了口气，过了好久才道：“我……不知道。或许在真正见到梦璃之前，我都无法想像，也不知要如何面对她……”望了望妖界，又回头望了望琼华派，长叹道：“我十几年来在此修行，我的师弟、师妹、师侄，还有所有的长辈，都在这里……若是琼华派和妖界兵刃相向，我绝不会坐看本派弟子死伤……可是梦璃……”

天河不解道：“为什么一定要打？难道不能让妖界离开吗？爹说过，只要不再用双剑网住妖界，妖界就会自己离开了！”想起父亲讲述的当年大战的惨状，害怕地道：“人和妖相安无事，难道不好吗？如果再打起来，肯定又会有很多人和妖白白丧命。我虽然不像紫英你，有很多师兄、师弟，但也不想看你菱纱、梦璃，还有怀朔、璇玑，你们之间任何一个出什么事啊！”

紫英叹道：“我也不想……在鬼界听了云前辈说的那些话，心里原有的那些想法一下子全被推翻了……可是，羲和、望舒双剑此刻正在掌门和玄霄师叔手中，他二人誓报十九年前之仇，要想让他们罢手，谈何容易？”

天河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也许会有办法的。见了梦璃以后，我一定要问问她，如果有办法让妖界离开，是不是就不用杀来杀去了！我还要去见大哥，劝他不要网缚妖界，与梦璃她们为难了！”

菱纱点头道：“嗯，我觉得，天河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进到妖界之后，我们就见机行事吧，要是见了梦璃，能找到其他法子化解这场争斗，便再好不过了。”

三人拿出翳影枝，天河当先向妖界入口走去，走到紫雾深处，只见面前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结界，将翳影枝伸出轻轻一碰，那结界立刻破开了一道口子，天河急忙钻了进来，却见手中的翳影枝迅速融化在了空气里，背后的结界也重新合拢起来。

紫英、菱纱二人如法炮制，也顺利的进到了这妖界之中。三人放眼望去，见妖界四面均是深紫色的屏障，脚下地面上林立着许多紫色的晶石，发出奇异的光泽，将眼前景物映衬得如同梦境中一般。

菱纱看得好奇，走上去摸摸那些晶石，回过头来向紫英笑道：“紫英，我看这些石头，倒是配得上你的名字呢，紫～英～”

紫英全神注视着周围，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闻言只是笑笑。天河指着前面，问道：“咦，你们看，那个发光的是什么？”

天河的说话声稍微大了些，刚刚说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个人形妖物走了过来，看见三人，大吃一惊：“你们！你们是怎么穿过结界的？！”

紫英感到它们身上的强烈妖气，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手握剑柄。那两个獏妖中较高的一个望了紫英一眼，大怒道：“二弟，那家伙穿的蓝衣白衫！他们是琼华派的人！！”

那二弟怒视着紫英，暴跳如雷，大声道：“大哥，咱们杀了他们，给十九年前死难的爹娘报仇！”两妖张牙舞爪，先冲着紫英扑了过去！

菱纱急道：“等等，我们不是——”话音未落，只听得啊啊两声痛呼，两妖摔了出去，一人腿上多了一道深深的剑痕，汩汩地流出血来。那两妖当真顽强，拼着腿上重伤，仍是硬撑着站了起来，还想冲上去与紫英拼命，眼前蓝影一闪，紫英已飘至面前，左足飞起，登时将那二弟踢得飞出数丈，右手长剑一挺，剑尖离剩下那妖咽喉不过数寸。那

妖万没料到紫英如此厉害，片刻之间自己已然被制，此刻紫英长剑一递，便可送了他的性命，但那妖竟是毫不畏惧，狂吼道：“琼华派的恶贼，要杀就杀！老子就是死了，也要化作厉鬼来向你们这些人类索命！”

那被踢飞的獏妖伤得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也怒喊道：“有种的，就杀了我们兄弟两个！就算我们一家都死光了，幻瞑界的梦獏是杀不完的！你们人类永远也休想攻下幻瞑界！”

紫英怒目圆睁，喝道：“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利！”右腕一紧，长剑就要刺出。菱纱连忙拽住他的胳膊，急道：“慢着！紫英，他们说不定是梦璃的族人，怎么可以痛下杀手呢？！”

紫英微微一惊：“族人……”这才想起三人来此的目的，强压下心中怒气，刚要逼问那两妖梦璃的下落，谁料那两妖自以为死期将至，绝望之下，骂得越发起劲恶毒，将琼华派从掌门到弟子统统恶骂一顿，还嫌不解恨，又骂起琼华派中已故的太清、宗炼诸人。紫英听他两个辱及师公，心中怒火熊熊，若不是菱纱在一旁死命拉着，这两个妖怪早死了百八十次了，忽地力聚左手，疾风闪电般啪啪给那妖扇了十几个耳光。那妖被打得口角淌血，牙也掉了几颗，口中仍在呜呜地痛骂不绝。

忽听见耳边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婵幽大人说的没错，果然有人毫发无伤地穿过了结界。”

紫英三人一惊，抬眼望去，只见前方空无一人，那声音似乎发出在数里之外，可听起来就如在耳边低语一般清楚。紫英心中一凛，知道发话之妖恐怕是妖界中的精英，未及出言，只觉一股极锐利的气流直刺向自己胸口，急忙回剑自守，想不到那气流中力道极强，铮的一声，击在自己剑身上，紫英全身都不禁颤了一颤，连退了两三步方才站稳。

那道气流迫退紫英，随即横扫向天河和菱纱，两人猝然遇袭，急忙拔剑抵挡，也不由后退了一步。三人再想反击时，那股气流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人转头看去，只见刚才重伤的两妖被一个身形高大的妖扶着，一左一右站在他两边，齐声喜道：“师父！”

那师父身披一件朱紫色的披风，白发如瀑般飘扬在身后，背插一根丈二钢枪，两手架着两妖，微笑道：“你们两个，平日里用功虽勤，终究是底子太薄了一点。连这些琼华派的小卒都对付不了，还怎么为你们爹娘报仇？”那大哥满面羞惭，道：“师父，弟子学艺不精……”师父摆了摆手：“好了，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回去禀报婵幽大人和奚仲将军，琼华派可能马上就要杀进来了，让他们赶快加派人手到入口处来。”冷冷地扫了紫英三人一眼，淡淡地道：“至于这三个人，就交给我对付。”两妖得令，急忙拖着伤腿走远了。

那妖转过身来，面对紫英三人，冷冷道：“你们三个，既闯入我幻瞑界，便该做好有来无回的准备！”菱纱惊叫道：“等一下，为什么要打？我们不是敌人啊！”

那妖冷笑道：“胡言乱语，拖延时间，你们三个莫非是在等其他援手？休想如愿！”沉沉一掌击了过来，紫英挺剑刺去，那掌势中途忽然一变，改拍为扫，砰的击在剑面上，紫英未料到这一招，手上劲力没使足，虎口一痛，长剑险些脱手，惊骇之下，再不敢有半分轻敌之意，长剑圈转，自己先取了守势。那妖虚晃一招，又是一掌拍向天河，半路中忽然变向，向菱纱击去，三个人一时间手忙脚乱，自顾防御不暇。

紫英苦战许久，只觉那妖掌力倒也并不如何厉害，只是掌法极为凌厉迅猛，一招一式尽是攻向自己三人料所难料、防不胜防之处。攻敌之不备，本是武学精要，只是临敌之时，极难做到招招如此，若有一招使偏，对方已有防备，自然就失了先机。而那妖以一敌三，又不用兵刃，居然还能招招进击，毫不防守，除了自身武功甚高之外，自然在

经验上也比己方老道的多。又斗片刻，明白自己三人若再不主动出击，不但绝无胜望，而且若是刚才那两妖找来大批援兵，那便大大地不妙了。当即不顾他向自己左胸劈来的一掌，右手长剑疾出，刺向那妖右肩，竟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那妖见紫英变招，哼了一声，果然撤掌自保。天河和菱纱缓过一口气，见紫英招数，也会意过来，纷纷转守为攻，那妖神通虽强，面对三人合力齐攻，也不由身形稍乱，忽然被紫英一剑刺来，侧身急躲，虽没受伤，背后的披风却被刺了一个窟窿。

那妖神色一怒，猛地拔出身后钢枪，手臂一抖，枪尖幻出一个巨大的圆圈，只听叮叮连响，三人手腕都是一麻。那妖出手不留情，长枪横扫，逼得三人退开数步，枪尖如暴风骤雨一般向三人身上刺去。琼华派中虽以习剑为主，弟子中也有不少习练枪棒等长兵器，紫英对派中枪法也略知一二，但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及那妖所使迅速狠辣，而且枪法竟似专门为对付己方而设计，之中，竟隐隐克制住自己所用的剑法，三人不由得攻势稍缓，那妖斗得兴起，蓦地大喝一声，满头白发聚拢成束，如钢针一般扫向众人，口中长啸不绝。紫英三人奋力抵挡，见他如此威势，心下都不禁有些夺气。

众人却不知那妖此刻心中也是大为惊骇，那名穿着蓝白道服的琼华派弟子，剑法精熟，内功修为也已颇为不弱，便是在十九年前，琼华派人才鼎盛之时，也算是年轻一代中极出众的角色，何况今日琼华派元气大伤，居然仍能培养出这等弟子，思之不由胆寒。自己急于除掉这个未来大患，猛攻数十招之下，竟仍是不能得手。

但最令他吃惊的还是那个穿着布衫、头发蓬乱的少年，他的剑法与那名琼华弟子相比生硬不少，攻守之间，身形也略显凝滞，若也是琼华派中人，显然修为和刚才那人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此人内功之深厚，却是自己所罕见，手中钢枪与他长剑相击时，手臂不由感到一阵酸麻，那少年身上的内力竟能顺着枪尖向自己涌来，自己尚需运功防

护，更诡异的是，他发觉那少年的内力中，竟是带着一炎一冰两种力量，时阴时阳，亦阴亦阳，自己实不知该运哪般内力化解，连试几次，方才勉强化开他涌来内力，心中对这少年大是忌惮，枪尖再不敢轻易与他长剑相交，暗自忖度：“这是何方人物？怎会有如此怪异的内功？”

猛然间只听铮的一声巨响，那妖钢枪扫退三人兵刃，后纵出丈余，枪尖指地，斜睨着紫英三人。紫英三人方才被他一阵猛攻，全力相抗之下，都有些力怠气喘，此时见他停手，也不上前相攻，暗自调理体内气息。那妖假意罢手后退，实是要观察他三人的虚实，看出三人气力有所不逮，心中暗喜，当即暗暗将全身内力运到钢枪之上，枪尖隐隐发出光芒，瞄着紫英胸口要害，刚欲暴喝一声，以雷霆万钧之势，猝然出手，趁他防备松懈，定能刺他个透明窟窿。忽听身后一个焦急而亲切的声音呼道：“归邪将军，请住手！”

归邪一惊回头：“少主？！您怎么来了？”天河等人却是大喜：“梦璃？真的是你？！”

但见柳梦璃冉冉走来，身上仍穿着那件柳府的蓝色长裙，望着天河三人，眼神一动，微微转过头去，对归邪道：“我听说有人穿过了结界，所以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他们……将军，他们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伤害他们！”

归邪一愣，惊讶地看着天河三人。天河欣喜地道：“梦璃，你、你没事吧？”菱纱也担心地怪道：“好梦璃，你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梦璃的眼圈微微红了，轻声道：“对不起，我当日也是情非得已，我、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你们解释……听说后来云公子硬闯这里，差点丢了性命，梦璃心中害怕极了，也后悔得不得了，真的对不起……”

天河忙道：“梦璃，没事的，我的伤已经好了……”归邪向梦璃施了一礼，恭敬地道：“少主，恕属下不敬，只不过这三个即便是少主的的朋友，毕竟是‘人’，进入幻瞑界中，并不妥当！更何况此刻琼华派马上就要攻打进来，难保他们其中，没有琼华派派来刺探的奸细……”冷冷地望着慕容紫英，眼中充满了不信任。

梦璃镇定地道：“将军，我知道，所以我要让他们去幻瞑宫拜见我娘，如何行止，由娘来定夺。若是娘怪罪下来，一切罪责由我承担。”对天河三人轻声道：“你们随我走吧，这里的獏妖都痛恨人类，如果没有我帮你们解释，你们恐怕寸步难行。”

归邪急道：“少主，这……”梦璃看着他，道：“归邪将军，入口处的防卫就交给你了。”说完转身向妖界内部走去，天河三人跟在她身旁，归邪目瞪口呆，眼看着四人远去。

梦璃一路上默默不语，只是引着三人向前走去。天河三人与她久别重逢，均是欢欣不胜，却见梦璃神色冷淡，似乎颇为伤心，均是有些奇怪。走着走着，紫英蓦地停下脚步，梦璃望着他，轻声问道：“紫英，怎么了？”

紫英涩声问道：“梦璃，你，真的是属于此界的妖？”虽然他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此刻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梦璃缓缓点头：“不错，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妖界，我们族人把它叫做幻瞑界……而我，则是幻瞑界族长的女儿。”

紫英神情巨震，天河和菱纱也是大吃一惊，天河惊道：“梦璃，你……”梦璃闭了闭眼，淡淡地道：“十九年前，幻瞑界和琼华派大战时，我尚且年幼，一次遇袭，险些死于琼华派弟子之手，幸好云叔救了我，把我送去人间……不知是否是因为妖界临近的缘故，这段原本很模糊的记忆，那天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大战在即，我不可能抛下

自己的族人，所以一定要回来。”看着紫英三人，知道他们心中的震动，轻轻苦笑了一下，不再言语。

紫英三人机械地随着梦璃向前走去，众人随着道路盘旋而下，只见两旁渐渐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房舍，有许多妖怪在路旁趴着休息，大多数还是獏类的形态。他们看见梦璃，目光中都露出尊敬之色，但一见到天河三人，特别是身着琼华服饰的紫英，登时咆哮不止，两眼血红，直欲扑上来撕咬三人。梦璃目光悲悯，望着他们，口唇翕动，似是说了句什么，那些獏妖才勉强压制住暴怒的情绪，愤恨地望着紫英三人，紫英这些年除妖无数，但看见他们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终于，众人缓缓走到了幻暝界的最底部，一座庞大的宫殿出现在四人眼前，四壁上都用那些紫晶装饰，瑰丽之余，显得十分神秘。梦璃轻声道：“你们先在门外等一等，我要进去禀报我娘。”说完便走了进去。

天河三人等在门外，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有刚才那种痛恨的目光向自己射来，全身上下都是极不舒服，连头也不敢抬，如此感受，简直犹如折磨一般。终于听见殿内一个强硬的女声道：“进来吧！”

三人硬着头皮走进去，只见殿中央宝座上，一个白发女子巍然坐定，她原本清秀的容颜上，透出几分刻骨的冷漠和恼恨，眼角淡淡的有几道皱纹，显然年纪已经不轻，整条右臂似乎受了伤，无力地搭在宝座的扶手上，左手放在膝上，目光如电，冷冷地注视着紫英三人，正是幻暝界之主婵幽。婵幽右手边，柳梦璃望着三人，神情凄然，左手边一个文士模样的獏妖端立在地，苍白脸色，长发胜雪，一身暗红色长袍，也在淡淡地看着三人，虽然面带病容，全身上下却透着一股丝毫不亚于之前归邪的气势，这妖便是幻暝界六灵将之首——奚仲。

婵幽目光在三人脸脸上扫射许久，问道：“璃儿，你说的朋友……便是这几人？”梦璃轻轻点头：“是，娘。”

婵幽怒哼一声：“岂有此理！”声音中透着一种无比的威严，众人皆是一震，只听婵幽十分不悦地对梦璃道：“璃儿，你愿意回到我族，我很高兴，但想不到你竟然把‘人’都带进了幻瞑界！”

天河解释道：“不是梦璃带我们进来的，是我们自己……”话没说完，紫英拽了他一下，摇头示意他住口。梦璃不安地道：“娘！他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是敌人……”

婵幽冷笑一声打断了她：“不是敌人？莫非我看错了，那个穿蓝衣、背剑匣的，不是昆仑琼华派的人？！”目光猛地射向紫英，紫英神色微惊，右手暗暗握住了剑柄。只听梦璃着急地解释道：“娘，他……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

婵幽叹了口气，用极为沉重的口吻缓缓道：“璃儿，我确实很感激当年将你救走的那个人，他将你送给可靠之人抚养，更赠你宝物帝女翡翠，以掩盖身上妖气……没有他，我们母女又何来日后重逢！”语调一转，扬声道：“但是，人终究是人！你要与人为伍，也要先想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接纳你！还是将你当作异类来看待！”

梦璃低着头，一时语塞。她自从知道自己身世以后，虽然日夜盼望着与天河等人重逢，但内心深处又隐隐地极不愿意与他们相见。她不知道，作为妖类的自己，还能为他们所接受吗？他们还能认自己这个妖做朋友吗？

天河……他和自己，还会不会……

菱纱高声道：“我们才没有想那么多！我们真的是把梦璃当作好朋友，才不在乎她的身份！”天河也道：“对，梦璃就是梦璃，她永远都是我

们的好朋友！”紫英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婵幽哼道：“哦？那你们倒是说来听听，区区三个人，便敢胆大包天闯入此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莫非仗着璃儿是幻瞑界少主，就以为能得到她的庇护么？”眼中厉光闪烁，语音忽转森然：“不要以为你们认识璃儿，就可以在这幻瞑界胡作非为了！若是你们做出危害本族之事，刚才归邪的本事你们也见识到了，你们三个修为再高，也休想生离此地！”

天河真诚地道：“我们不知道梦璃是什么少主，到这里来也只不过因为她忽然离开，我们担心她遇到危险，现在看到她没事，也就放心了。根本就没有别的意思！”梦璃听得心中十分感动，痴痴地望着天河：“云公子……”

婵幽直盯着天河双眼，见他目光中并无半分心虚躲闪之意，心中怀疑之情稍减，忽然眉头一皱，扬声问道：“你们是如何穿过入口结界的？自从十九年前，被那些可憎的人类攻到这幻瞑宫前，我便立下决心，妖界若能不亡，我定要在入口布下强大结界，让擅闯之人不得好死！想不到，你们几个竟能毫发无伤地穿过，难道琼华派中已有破解此结界的方法？！”

天河摇头道：“不是，我们去了鬼界……”柳梦璃失声惊呼：“鬼界？！”见母亲哼了一声，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尽是不满之意，不敢再说下去，一颗心却是怦怦直跳。天河他们居然去了鬼界？！他们以凡人之体，要进入鬼界，再从鬼界回来，这其中种种凶险，又岂是九死一生所能形容？他们为了看到自己平安无事，竟然甘冒这么大的危险，自己却又何以为报？

天河继续道：“……我们在鬼界取了一种叫翳影枝的东西，听说只要有了它，天底下大多数地方都能随便来去，到这里一试，果然管用，就这样进来了。”柳梦璃痴痴地望着他，心神激荡不已。

婵幽淡淡道：“哦，那可真不简单。既然诸位为我女儿煞费苦心，只是担心她的安危，那既然现在见到她平安无事，就请回吧。”左手一摆，奚仲微微上前，就要送客。梦璃急得喊道：“娘！”

婵幽瞟了她一眼，冷然道：“怎么，你舍不得吗？是舍不得他们全部，还是舍不得其中哪一个呢？”奚仲蓦地转过身来，疑惑地望着梦璃母女，脸上微有讶色。梦璃一惊，低着头，轻声道：“娘……女儿想带他们去里幻瞑宫，让他们知晓当年之事……”

婵幽怫然喝道：“放肆！里幻瞑宫乃幻瞑界重地，连本族族民也很少入内，你竟然要带三个外人前去？”奚仲也劝道：“少主，大人说的有道理，本族重地，不可让人类进入……”

柳梦璃急得声音都有了几分颤抖，高声道：“娘，十九年前那场大战，云公子他们也一定是满腹疑惑，我只想让他们看看当年之事……我求求您了，云公子的爹就是当年救了我的云叔啊！”

婵幽听了这话，微微一怔，不太相信地看着云天河：“哦？他竟是那人的孩子？”见柳梦璃焦急地连连点头，沉吟道：“我族向来恩怨分明……好吧，璃儿，看在他爹对我们母女有恩的份上，我便依你一次，但这几人若有不轨之心，我定不饶恕！”

梦璃欣喜地向娘一点头：“谢谢娘！”婵幽望定三人，道：“你们三个，都到璃儿这边来！”见三人走到梦璃身旁，喝道：“闭目、凝神！”

梦璃四人闭上眼睛，只听见奚仲不安地说道：“大人，您的身体，怕是不宜再施展法术……”婵幽道：“无妨，我自有分寸。”随即朗声道：“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念动，方万物有生，随之——虚～实～乃～成！”

四人只觉身体轻飘飘的，转眼间便被传到了另一间小一点的宫殿中，睁开眼睛，只见这间殿里堆积的尽是紫晶，晶石的颜色比外面那些还要深重些，殿中央是一个缓缓转动的紫色光球。菱纱问道：“梦璃，这是哪里？”

梦璃道：“这是一个可以重现梦境的地方，我想，你们看过之后便会明白，当年幻暝昆仑之战的那些渊源……”紫英问道：“这些梦境……与琼华派相关？”

梦璃看着紫英，轻叹道：“紫英，我知道，你对妖的厌恶、十几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来到这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些往事。或许，你会明白，人自然有人的想法，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无奈……”

“幻暝界中的妖类乃是‘梦魇’一族，我们能够往来于梦中，以吞吃人的梦境为食。但梦魇并不会伤害到人，也不会轻易窥视别人的梦境，若遭吞噬的是恶梦，反而于人有益。我们并不是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凶残，一定要吃人伤人。当年令琼华派损失惨重的大战，实在是逼不得已……”

紫英道：“可是，妖与人相争，人力多半微小不可及，只能任由宰割，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梦璃摇摇头，悲叹道：“人力虽然微渺，可是人的相争之心，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怕……”紫英叹了口气，道：“也罢，梦璃，请你把当年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要弄清楚，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隐情，又有什么，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的……”

梦璃点了点头，轻声道：“对不起，在妖界之中，你们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吧？不单人会排除异己，妖也会排除异己……我娘她很讨厌人，梦璃看你们为了能进幻暝界，四方奔走，甚至还去了鬼界，每个人都瘦了，脸上都是风尘仆仆的，我好心痛，可又不敢与你们太过亲近……若是她心中不悦，我不知道……能不能保护你们……”

菱纱安慰道：“这也没什么，本来就是人先来攻打妖界的吧？你娘她要是喜欢人，那才奇怪呢。其实就像天河刚才说的，只要看到你平安，我们就放心了。只不过，我们还想问问你.....现在琼华派和幻瞑界还没有短兵相接，我和天河、紫英，都不愿意见到双方杀个你死我活，要是有什么办法让幻瞑界脱离双剑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免去这场大战呢？”

梦璃悲伤地点点头：“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只怕是不可能了。我族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遭受巨创，现在只能勉强守住幻瞑界入口，想要脱离双剑的束缚，谈何容易.....琼华派也绝不会就此罢手，没有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紫英心中疑惑，问道：“真正想要的东西？双剑网缚此地，不就是为了直接引取灵力？”梦璃摇头叹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幻瞑界被缚住之后，琼华派的确能够通过双剑引取灵力，但那只是幻瞑界灵力的一小部分，我族真正的力量来源乃是此地遍布的紫晶石。”指着室中堆放的紫晶，道：“我族虽以食梦为生，但在千年以前，也只是灵力十分寻常的妖。自从偶然发现了这处奇地，其间灵力充盈，尤其是这些紫晶石，令族人的修为突飞猛进。而族长通过紫晶石的力量，才能令整个幻瞑界隐去，避过许多无谓的灾祸.....”

紫英惊疑道：“如此说来，琼华派是凭借双剑之力才令此地现形？如果没有双剑，我们根本来不了这里？”梦璃道：“对.....一切都是从琼华派发现了幻瞑界开始，他们虽不知紫晶石的存在，却也明白这里蕴涵着强大的灵气.....十九年前，幻瞑界的入口并无结界，琼华派攻入之后，终于发现了紫晶石的秘密，也夺去了不少.....如今，他们眼见幻瞑界再至，又怎会罢手？”

众人黯然不语，天河心中暗暗决定，等出了幻瞑界见到大哥，一定要说服他撤除双剑，放妖界远去。梦璃走到那个紫色光球旁，轻声道：“来吧，我带你们看看，这些年来一个琼华派中人的梦.....”

光球缓慢转动着，上面幻出一幅幅图景：

剑舞坪上，一个青年打坐在地，见他容貌，赫然便是玄霄，只是神情中却没有了后来那份苦涩。他身旁云天青来来回回地走着，抱怨道：“第三重境、第三重境，唉，这得练到哪一天啊，累也累死了……”

云天青见玄霄闭目修炼，对自己的话毫无反应，咳嗽一声道：“咳，我说师兄～你我入门这么多天，吃睡都在一起，好歹也有过同床共枕之谊，可你跟我说话的次数，连十根手指都数不满，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玄霄仍是一动不动，云天青无奈道：“师兄你倒是说句话啊……”玄霄忽地站起来，看了云天青一眼，冷淡道：“如你这般性情浮躁，说不定几天之后，便受不了练功之苦而放弃，与你说话也是多余。我要去找个清静之地练功了，你别来烦我。”说着就要走，云天青急忙拉住他：“哎哎，师兄你别走，你倒是说说看，我们都练了两个多月，还没到师父说的第三重境，他老人家是不是存心整我们啊……”

玄霄一挥袖子：“胡闹！你自己不够努力，却怪到师父头上！”云天青见他严肃神情，忙陪笑道：“是是是……你和夙瑶师姐、玄震师兄都是一板一眼的人，就我总犯错……”

玄霄哼道：“我看你待在思返谷，却是快活得很。”云天青得意道：“那是，思返谷好哇！少了一大堆训斥唠叨～不过就是没饭吃，让人有点受不了……”

正说话间，前方两个女弟子走了过来，前面一人笑嘻嘻地走到两人面前：“两位师兄，还在修炼啊？”云天青看见她，也笑道：“哟，是夙汐师妹啊，找我们两个有何贵干？”

夙汐拉过后面一人，笑着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位是刚入门的夙玉师妹，已被掌门师伯收入门下，但这几日掌门师伯另有要事忙碌，玄震师兄和夙瑶师姐又都不在门派中，所以请两位师兄多多关照她一下。”拉着夙玉，又对她道：“夙玉，这便是我说过的玄霄师兄与天青师兄了。”

梦境外的天河惊叫道：“娘！”看着母亲身影，眼中又不知不觉地涌起了泪水。

玄霄与云天青乍见夙玉容颜，都是一惊，只觉得这女子便如昆仑山间的清泉，清丽中透着澄澈和灵秀。夙玉向两人施了一礼：“玄霄师兄、天青师兄。”

云天青险些没回过神来，闻言笑道：“哇！你长得这么漂亮，来这里修仙，岂不可惜了？”身旁玄霄猛咳一声：“天青，休得胡言乱语。”

夙玉看了看云天青，淡然道：“.....容貌美丑，皆是皮下白骨，表象声色，又有什么分别？”云天青万没料到这女子才刚刚入派，竟如派中极长的前辈一般淡薄世事，有点尴尬地道：“唉，你年纪轻轻，便看这么透，岂不是一点也不好玩了.....”

玄霄生气地喝道：“天青！”云天青嬉皮笑脸地道：“好好好，我不说了，还是师兄懂得怜香惜——”见玄霄两眼恼火地瞪着自己，忙改口道：“不不不，是懂得爱护同门，呵呵。”

玄霄瞪他一眼，转过头来温言对夙玉道：“夙玉师妹，天青他只知道胡言乱语，你别理他。”夙玉望着他，笑了一笑。夙汐在一旁笑道：“嘻嘻，夙玉，这两位师兄就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人都很好，相处久了你便知道了。走吧，我带你去你的房间。”夙玉点点头，被夙汐拉着向远处走去，身后云天青一副不舍的表情，转头看了看玄霄，见他也是如

此，笑叹道：“唉，师兄啊，我看你的样子，倒是挺关心夙玉师妹的……”

“练功！”玄霄缓缓盘坐下来。

光球上迷彩一幻，又勾勒出一间大殿内的情景：

阶下玄霄和夙玉并肩而立，玄霄微微躬身，向阶上的太清真人施礼道：“师父，命弟子和夙玉师妹到琼华宫来，有什么事？”

太清真人神色肃然，道：“我今日命你二人前来，乃是有一件关乎本派的大事要交托！”两人听得一惊，只见掌门转向身旁的宗炼长老，说道：“宗炼，便由你来说吧。”

宗炼走到两人面前，正色道：“想必你们都已知道，昆仑诸峰之巅，有天光投下的地方，便是传说中的通仙之途，若能通过，则可白日飞升成仙，只是那里灵气充沛，彼此激荡，绝非一人之力能够靠近。吾派修仙，虽日积月累，勤奋不懈，可惜成效甚微……”

说到这里，宗炼叹了口气，脸上忽然又现出极为兴奋的神情，朗声道：“直到本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这位绝世之才的先辈，悟出以人养剑，万物分阴阳，而阴阳生万物，若能修炼一对雌雄双剑，以巨大灵力形成剑柱，直冲云霄，至昆仑山上天光投下处，则门派中诸人皆可抛却肉体凡胎，成为仙身！自那时开始，吾派穷尽三代之力，终于于我手中，铸成羲和、望舒两剑！”说着从身后剑匣中缓缓取出一长一短两柄宝剑，正是望舒剑与羲和剑。

他郑重地将羲和剑交至玄霄手中，望舒剑则递给夙玉，玄霄将羲和剑拿在手上，有些惶恐，问道：“师父、师叔，这确是绝世的神兵利器，但为何要给予弟子……”

太清真人朗声发话：“玄霄，如今这双剑还是死物，若能灌注生人灵气，则力量之巨不可想像！也唯有如此，才有修成剑柱的可能。你二人已被选为羲和剑、望舒剑之宿体，从今往后，便要人剑同修，助我琼华派早日升仙！”

玄霄又惊又喜，深深地向两位师长一揖道：“弟子、弟子能够担此重任，定会勤加修行，不辱使命！”太清和宗炼看着他，满意的笑了。又向夙玉看去，却见她一脸迷惑，默默地想着什么，太清真人问道：“夙玉，看你的样子，似乎有话要说？”

夙玉轻声说道：“弟子、弟子实在惶恐！若是望舒剑需要女子作为宿体，如此重任，为何不交给夙瑶师姐呢？弟子修为浅薄，只怕承担不来……”

太清真人肃然对她道：“原来如此，你不必自卑，且不说夙瑶资质并不及你，单是这双剑宿体，须得是生辰之中、阴阳极盛之人，我于山下寻访多年，才发现了你与玄霄……”

夙玉恍然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师父会来到夙玉所居的小城……”太清真人拈须微笑道：“不错，万里挑一，自然要费一番心思，所幸最后终于找到你们两个，这亦是上天怜我琼华啊！”说完放声长笑，想到琼华派数百年的心愿，眼下终于有希望在自己手上完成，自是无比高兴。他内功深厚，朗朗的笑声一阵阵传来，直震得整座琼华宫都微微颤动。

梦璃四人听着这笑声，却是不禁皱起了眉头。天河更是心痛如绞，想到以后就是这柄望舒剑，夺去了父母的生命，全身上下都颤抖起来，耳边回响当初在寿阳，刘得宾说过的话：“……若是人剑不谐，神兵也可能是凶器……”心底蓦地对太清和宗炼痛恨起来，两眼死死地盯着光球上的画面，只盼母亲能摇摇头，说出一个“不”字，然而却见夙玉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将望舒剑佩在了身后。

宗炼郑重地对他们两人道：“你二人此三年中，务必刻苦修行，三年之后，便有一个本派飞升的绝佳机会……”

玄霄奇道：“机会？……弟子愚昧，请长老明示。”宗炼道：“若要做成剑柱，单凭你二人灵力、与附近山峰之灵气，尚且远远不够，其余的便要从妖界取来。”太清真人接口道：“不错，道胤真人这位前辈确有惊天动地之才，他夜观星象，发现有一极蕴灵力之妖界，如天轨运移一般，每隔十九年，便接近一次琼华派……只是此界形迹隐去，本派须以双剑之力冲击而上，令其现形，将其网缚，再想方设法取得其中灵力，同时亦可将妖物除去，岂不是两全之策？”

玄霄和夙玉对视一眼，两人万万想不到，飞升之举竟然还要从妖界借力，心中不解，还要发问。宗炼向他们摆了摆手，道：“这些事的详细情形，我过些时日会再与你们说。眼下你二人最要紧的是修炼，从今日起，你二人每日去禁地修行，禁地之门须由灵光藻玉开启，你们各持一块，切不可交与其他弟子！”说着取出两块合在一起的灵光藻玉，分付给二人。

两人接过灵光藻玉，玄霄揖道：“弟子明白，弟子这就去禁地了！”太清真人点头道：“去吧。”夙玉默默地看了看掌门和师叔，随玄霄一起离开了。

第二十四章：噩梦纷争

画面一转，又是一树树火红的凤凰花出现在了四人眼前。只见夙玉独自一人站在树下，口中低低地吟唱着什么。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后传来：“夙玉，你果然在此。”

夙玉回过头来，浅浅一笑：“玄霄师兄……”玄霄微笑着道：“夙玉，怎么想起一个人跑到这醉花荫来了？”

夙玉轻轻地道：“倒也没什么，只不过这两天练功练得有些累了，觉得这里风景很好，过来看看，解解乏罢了。”右手拈着一枝刚刚摘下的凤凰花，神情有些落寞。

玄霄笑了笑，道：“休息休息也好，你倒也不必过于顾忌与我修炼双剑之事，虽然眼下我的进境暂时比你快上一些，但是你切不可急功躁进，否则反会欲速而不达。对了，你刚才唱的，那是什么歌？”

夙玉好奇地看着玄霄，诧异道：“咦？师兄对音律也有兴趣？”玄霄笑道：“我不懂音律，只不过听那歌中，似乎透着无尽怅然，令我略感好奇罢了。”

夙玉凄伤地点点头：“那首歌自然是很哀伤的……”随即轻声吟唱起来：“杳杳灵凤，绵绵长归。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曲调婉转悠扬，词句中却充满了哀戚幽怨之意，玄霄虽不明其中含义，也听得动容，叹道：“同门两年，我却不知夙玉你也擅长诗赋，这词曲实在令人感伤……”

夙玉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声道：“夙玉哪里能做出这么好的曲子，这不过是源自书中的一个故事，倒让师兄你见笑了。”

玄霄问道：“哦？是怎样的故事，竟会如此伤情？”夙玉悠悠叹道：“……道经有云，西方卫罗国蓄有一只灵凤，能化人形。王有长女，字曰配瑛，十分怜爱这只凤凰。数年之后，王女忽而有胎，王觉得古怪，怒而斩下凤头，埋于长林丘中。王女伤心不已，不久之后，诞下一名女婴，女婴落地能言，反而很得王的喜爱……那以后许多年，王女一直郁郁寡欢，某日天降大雪，王女因为思忆灵凤，来到长林丘中，唱起歌来，或许是歌声太过悲戚，感动了天地，灵凤竟死而复生，带着王女一同飞入云端……”

她语音轻灵动听，却也透着一股抹不去的哀愁，诉说这个故事，正是极为相配。梦境外的天河听着母亲那一字一句似是发自肺腑的诉叹，心中无比难过。玄霄听着这个故事，也不禁暗叹了口气，夙玉望着他，轻叹道：“……好在这个故事总算善始善终，也不负这对有情人了……”

玄霄也望着夙玉，感慨之余，脸上忽然又露出一丝微笑，轻声问道：“夙玉，莫非在你的心中，也是在思念着谁？”

夙玉脸上微微一惊，目光闪避开玄霄双眼，道：“哪里……我不过是见这些凤凰花开得绚丽，便想到了那个关于凤凰的传说。平日若是练功累了，我就来这儿看看花，总觉得心中会平静许多……”低下头去，凝视着手中的凤凰花。

玄霄温柔地道：“夙玉，你若是喜欢，日后我也可以陪你一同来赏花……”夙玉的声音中似有惊喜，却仍是低着头道：“真的吗，师兄？你愿意和我一起来看凤凰花？我还以为……师兄除去练功之外，唯一喜爱的便是夜观星空呢。”

玄霄洒然一笑：“我确实喜欢夜观星象，夜幕中天悬银河、繁星灿烂，自然令人望之胸中开阔。不过此地风光秀丽，我也十分喜爱，不如我们约好，闲暇时若有兴致，就来此赏花。”夙玉有些羞涩地点点头：“……嗯，师兄，说好了，一言为定。”

玄霄点头，朗声道：“一言为定！”又温柔地看了夙玉一眼，轻声道：“夙玉，我答应你，只要你想来赏花，无论多久，我都陪着你……”

“玄霄！为何要将给你送饭的弟子打成重伤？！”一声恼怒的喝斥声将方才那如梦幻般美丽温情的情景击得粉碎，便是梦境外四人听来，也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光球上一片银白，一个挂着冰凌的石室

里，玄霄默然站立，他对面站着一个身着道服的女子，背对四人，看她身形，赫然便是掌门夙瑶。

夙瑶怒喝道：“玄霄！元行和元朗二人对你有何不敬，你竟然对他们下此重手？”玄霄看也不看她，冷冷地道：“他们这些人，看了便让人觉得碍眼，以后都不必再来。”

夙瑶勃然大怒，骂道：“放肆！你如此行止，让我如何向同门交代，本派禁地之中养了一只会伤人的怪物吗？！你玄霄还是不是琼华派的弟子，竟敢违抗门规，不顾师门情义？”

玄霄暴喝一声，劈空一掌击在石壁上，叮叮当当地震落一地冰屑，两眼血红地瞪着夙瑶，吼道：“我是怪物？！你说的没错！我如今人不人、鬼不鬼地被囚在这里，自然比不上你做了掌门，风光无限！”

夙瑶为他威势所惊，后退一步，脸上极是阴沉，肃然道：“……玄霄，你早已被阳炎噬心，神智不清了，我不与你一般计较。”

玄霄哈哈大笑，愤声道：“我神智不清？可笑！换你被关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你又会有多清醒！”夙瑶眉头一皱，忽地一击掌，朗声道：“三位长老，请你们出来！”

玄霄一惊，只见夙瑶身后，转出宗炼、青阳、重光三位长老，他三人望着自己，目光中尽是沉痛。玄霄惊道：“三位师叔，你们……”

夙瑶沉声喝道：“玄霄，你如今走火入魔、丧失清明，为保我琼华派太平无事，我只有与三位长老合力，将你封入玄冰之中！”

玄霄暴怒道：“什么？！你们敢！”夙瑶冷笑一声：“玄霄，你不要做困兽之斗，羲和剑目前不在你的手上，你纵然修为再强，能敌得过我们四人联手么？”猛地喝道：“动手！”

却见三位长老一动不动，夙瑶一怔，不悦地转过头来，只见宗炼、青阳神色一片凄然，重光更是愤愤不已，宗炼沉默片刻，问道：“……掌门，你叫我们三个到此，便是为了这件事？”

夙瑶道：“不错！三位长老，你们也是亲眼所见，元行和元朗他二人被打伤成什么样子，玄霄他现今走火入魔，所作所为已无半点人性可言！而他修为之高，派中无人可比，若不当机立断，将他禁锢起来，只怕琼华派未亡于妖界，先要毁灭在他的手上了！”

重光愤然说道：“掌门此言差矣！玄霄他现下虽是阳炎攻心，但若令其自行调息，我们再于一旁辅助，助其平定体内阳炎，假以时日，未必没有效果，又何必一定要用这等极端的手段？！”

夙瑶望他一眼，脸蕴微笑，却是阴沉地道：“长老，我知道您与玄霄是忘年之交，素来要好，但兹事体大，还望长老以琼华派数百年基业为重，莫要因为一己私情，坏了琼华派百年清誉。”又扬声向另外两位长老道：“二位长老，夙瑶与玄霄无怨无仇，如此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宗炼长老亲铸此二剑，当知人剑合修之后，体内灵气之盛，除非双剑相互制约，否则就算是师父他老人家在世，要想化解玄霄体内阳气，只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宗炼默然点头，重光仍是一脸愤懑，正欲争辩，青阳拉住了他，缓缓摇了摇头：“重光，掌门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按她说的办吧……”

重光急道：“师兄，这……”青阳黯然道：“师弟，师兄这几十年来没求过你什么事，这一次，就算师兄求你了……如今琼华派百废待兴，万不能再出什么变故了，就算……就算对不起他，为了琼华派的安定，也只能这么做了。”

重光全身颤抖，夙瑶似有不耐，望着三位长老，目光中透出一丝阴狠：“诸位长老还等什么！莫非到了此时，还存有妇人之仁？！”

玄霄刚才那一击牵动体内阳气，此刻内息翻涌不止，全身上下无法动弹，向着夙瑶怒喝道：“夙瑶，你莫要做的太绝了！！！”

夙瑶背对着他，微微冷笑。宗炼叹了口气，道：“玄霄，琼华派数百年基业，国有国法，派有派规，不可相违。今日虽愧对于你，却是不得不为！若有他法能够救你，我等也断不会行这下下之策！”青阳也长叹道：“玄霄，我三人对你不起，但都是为了琼华派，还望你能明白……”

重光闭上了眼睛，神情极为痛苦，玄霄怒呼道：“长老！重光长老！为何连你也——！”青阳一咬牙，紧紧地握住重光的手臂：“重光，我们……运功吧！”

霎时间，石室中冰光乱舞，寒气四溢，只听见玄霄愤恨的呼喊声：“不，你们怎能如此！住手——！！”

转眼间，玄霄全身已被封至一根巨大的冰柱内，冰柱上映出重光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庞。玄霄只觉得从身上冷到心里，嘶声吼道：“夙瑶！你竟然如此对我！！”

夙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淡然道：“师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不然你狂性大发，出去伤人，却又如何是好？按本派门规，你打伤后辈，已是犯了大过，我与三位长老让你在此静思自省，已是网开一面。你怎的不分好歹，反来怨我？”顿了顿又道：“你若真要恨，便该恨云天青和夙玉，若不是他们出逃，你又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玄霄怒吼道：“一派胡言！放我出去！！”夙瑶转过身来，向三人施礼道：“三位长老，三位能够不徇私情，为琼华派大局着想，夙瑶十分感谢。你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师弟成狂，若是放他出去，必定酿成大祸！还望诸位谨守禁地的秘密，绝不能存有不必要的恻隐之心！”

宗炼方才运功牵动内伤，更兼心力交瘁，连连咳嗽不止。夙瑶望着他，微笑道：“宗炼长老身体不适，还请回派休息吧。”宗炼神色灰暗，走到冰柱前，从身后剑匣中取出羲和剑，轻轻地插在冰柱上，掉头向禁地外走去，对夙瑶的道谢和玄霄的怒吼，均是不置一词。

夙瑶见他走出禁地，转头看着青阳和重光，道：“两位长老……”青阳冷冷地打断了她：“掌门，请允许我二人就此归隐。”

夙瑶面露讶色，问道：“青阳长老何出此言，本派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二位出力的时候，奈何要走？”青阳冷冷地道：“经历这场大战，我与重光身心俱疲，早已有意隐居后山，不再过问派中诸事。更何况我二人捉云天青、夙玉不得，愧对掌门重托，也实在无颜留在派中。”说完便也向外走去。

重光愤愤地看了夙瑶一眼，跟着青阳一同走去。夙瑶身形一晃，挡在两人面前，微笑道：“二位长老且请留步，本派与妖界之争，伤亡惨重，正值用人之际，二位何必急于归隐？依我之见，此事再从长计议不迟……”

重光冷笑一声，只听青阳淡淡道：“掌门尽可放心，我二人以琼华派列祖列宗的名义起誓，从今往后，不会再到禁地来，更不会再去见玄霄一面。退隐之事，还望掌门成全。”夙瑶微笑道：“既是二位心意已决，夙瑶也不敢阻拦，不过还请二位回派中稍歇片刻，我好通知派中弟子为两位送行……”

重光怒哼道：“不必了！”与青阳大步而去，身后夙瑶眉头一皱，又缓缓地笑了笑，转过身来对玄霄道：“师弟，你的灵光藻玉暂且由我保管，剑林之中我也会派人布下符灵。若是弟子们寻到夙玉和望舒剑的下落，我自会放你出来！”

玄霄的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夙瑶！我要杀了你！！”夙瑶轻哼一声，也转身走了出去，冰室中只回荡着玄霄交织着愤怒、痛苦、恐惧、不甘的呼喊声：“你们回来！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光球上的图像渐渐黯淡下来，而那份悲怆的呼喊仍在这小小的宫殿中激荡不止。天河一脸悲痛的神情，也不知是为了父母的不幸，还是为了玄霄的遭遇。慕容紫英摇摇头，面色苦痛，喃喃道：“掌门……她怎么能这样……”

柳梦璃轻叹道：“这些便是玄霄的梦，是他十九年来反复回忆起的往事……”韩菱纱打了个寒噤，害怕道：“天啊，琼华派和妖界的大战，竟然引发了这么多惨事……要是这一回再打起来，我真不敢想像……”

梦璃沉重地点了点头，原本镇定的声音中此时也透出了一丝恐惧，叹道：“其实，幻暝界已经很衰弱了，六位幻暝护将，如今只剩两位，其余四位都战死在十九年前那场大战里……如果，这次琼华派再攻打进来，我不知道，自己、娘，还有许许多多的族人，大家能不能活下去……”

紫英叹了口气，徐徐问道：“不过，我听师长们说，当年便是令堂在战斗中击杀了本派掌门太清真人。本派这十九年来人才凋零，再无一人道行能与太清真人比肩。而令堂现今仍然健在，难道以她的修为，竟不能打赢这场争斗么？”说到这里，心下又有些紧张。

梦璃摇头道：“不，其实娘已经……”刚说到一半，身旁菱纱忽然呻吟道：“啊——！”面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头脑中一阵晕眩，又一次感到全身无力，强撑着不致摔倒在地，急忙小心地蹲了下来！

天河惊呼：“菱纱！”紫英急忙也蹲下来扶着她：“菱纱，你怎么了？是不是又不舒服？！”

菱纱银牙紧咬，全身抖个不停，紫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手上传来，冰冷刺骨。菱纱哆嗦着道：“又、又是那种感觉，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好冷……”

梦璃惊道：“冷？要不要我用香——”天河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坐下来，两只手抵住菱纱后背，菱纱只觉一股温暖的气息从背后传入四肢百骸，略略驱散了体内寒气，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过了一会儿，已能勉强站稳，紫英、梦璃见她无恙，均是不胜之喜。菱纱望着天河，微露感动之色，问道：“天河，你这是什么法术？感觉暖暖的，和‘红魄’有点像……我、我身体好多了……”

天河挠头道：“我、我也不知道……只要一想，身体自然就有气息涌出，有时暖暖的，有时冷冷的……不过，只要你没事就好——”梦璃拉着菱纱的手，感到她身上已不复那般寒冷，欣慰地看着天河。

紫英舒了口气，问道：“对了，天河，在不周山时这两道阴阳之气令你相当难受，现在怎么样了？”天河道：“没事的，有时是有点难受，有时又很舒服，不过我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就好了，这两道气息都会随便乱跑，跑着跑着就不见了。”望着菱纱，担心地道：“倒是菱纱，你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又发作起来？长老给你的‘红魄’不管用了吗？”

菱纱勉强笑道：“没关系……这些天总是这样，歇息一下就没事了……”见众人关心地望着自己，轻轻一笑，道：“想不到，玄霄的凝冰诀真是厉害，现在野人手上又有了神兵利器，看来快变成一代奇侠了～”

柳梦璃听到这里，惊奇地望着天河背上新增的后羿射日弓，又看了看菱纱，若有所思。天河不明白，说道：“奇侠是什么？我只觉得现在去打猎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菱纱气道：“喂～你别太过份了，拿着后羿射日弓去猎野猪，当心遭天谴！”天河看着她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脸上傻笑着，心底却忽然涌起一股伤感。

紫英肃然道：“我却觉得不单是凝冰诀一个原因，天河能拿取常人无法触碰的炙炎石与三寒器，似乎他本身——”突然眼前景物一阵摇动，隆隆的声音不觉传来，似乎整个幻瞑界都剧烈震动起来。

柳梦璃惊恐道：“糟了！入口的结界被打破了！！”

众人均是神色大变，天河惊道：“怎么回事？你娘不是说……那个结界很厉害吗？！”梦璃摇摇头，痛苦地道：“娘……她十九年前虽然打败了太清真人，但是为求险胜，斗法时强行催动妖力，元气大伤，之后一直都很虚弱，如今也只是在强撑罢了……幻瞑界又被双剑网住，灵力也正在不断流失，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结界被破，恐怕只是早晚的事情，惟有殊死一战……”

她抬起头来，坚决地道：“我们快些出去看看！娘……我担心她……”菱纱急道：“可是，这里没有出口，是你娘送我们进来的，现在我们怎么出去？”

梦璃眉间尽是忧色：“那结界是娘亲自设下的，现在结界被破，娘、娘她一定是受了伤，没有法力再送我们出去，我只有自己尽力一试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去帮娘！”说完默念咒语，她法力逊于婵幽不少，费了好些力气，才将众人传回幻瞑宫中。

众人方才落地，只见婵幽忽地从宝座上跌坐下来，半跪在地上，神情痛苦之中，更有着几分愤怒，一旁奚仲看得大惊，正欲上前扶她站起。忽然眼前白影一闪，一个道服男子长发飘扬，站立在婵幽面前，冷冷地看着她，目光中透出十分的轻蔑之情。

天河发出一声惊呼，只见那人正是玄霄。奚仲见他服饰，大怒道：“你是琼华派的人？！竟敢直闯入这幻瞑宫中！”又急呼道：“婵幽大人！您怎么了？！”婵幽脸色苍白，用完好的左臂支撑着身体，使自己不在

玄霄面前倒下，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渗出一缕鲜血，仰头怒视着玄霄。

玄霄冷笑不语，奚仲见他与婵幽相距不过数尺，生恐他趁婵幽受伤，下毒手加害，蓦地厉喝一声，大袖猛地伸长，真力灌注，袖缘锋锐如刀，向玄霄腰部扫去！

天河惊道：“喂，不要——”通过这些天来的经历，他对幻瞑界中的妖类已不知不觉生出许多同情，但玄霄是他结拜大哥，更可算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眼看奚仲这一击又快又狠，直欲将他腰斩当场，不由得惊叫起来。

却听见一声巨响，奚仲收回长袖，面容中满是惊惧之色。玄霄身后，一块巨大的紫晶石被拦腰斩为两段，缓缓滑落。

婵幽语调淡然，镇静地道：“奚仲，无妨的。他神通再强，能让灵体之像出现在幻瞑宫，也已是极限，不能再伤及你我分毫！”奚仲闻言松了口气，急忙上前扶起婵幽。

玄霄冷笑一声，哼道：“你，便是妖界之主？”婵幽瞪视着他，愤然道：“婵幽不必理会登堂入室、屠戮我族的无耻之人！”暗一运气，胸口一阵剧痛，忍不住喷出一口血来。梦璃飞奔过来：“娘！”和奚仲一起扶她站稳。

玄霄冷冷地道：“妄动气息，便是寻死！如今以你自身为凭的结界遭破，灵力反噬，你必已身受巨创。”看着身负重伤的婵幽，轻蔑地道：“妖界之主，十九年来，我曾渴望与你一战！当年在我看来遥不可及的太清，都被你轻取性命！妖界之主是何等的强大风光！想不到今日一见，却实在令人失望，你现在不过是个废人罢了。”

婵幽一声轻笑，脸上全是鄙夷之情：“……万灵盛衰，乃是常理，无恒强、无恒弱。你今日体内烈阳与冰寒之气纵横交织，相距甚远都可感到凶煞之气，人非人、怪非怪，在我看来，异日必遭天谴！”

玄霄神情一凛，俊眼中瞳仁闪着火光，威势自现，恨声道：“我这一生，已无回头之路！……十九年前，竟被一个无能的掌门冰封，如今琼华已非昔日琼华，枉我一心为门派雪耻！妖界也已衰弱到不堪一击！”

他蓦地哈哈狂笑数声，不耐烦地怒喝道：“妖界之主，我已厌烦了这一切，劝你不必躲藏，快快出来受死！让我早早结束这场空虚……”身形在狂笑声中缓缓隐去。奚仲怒啸一声，急问道：“婵幽大人，您没事吧？”

柳梦璃也急道：“娘！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婵幽脸色惨白，断续无力的话音中仍是透着幻瞑界之主自有的威严：“我没有事……结界遭破，灵力反噬而已……琼华派的人已经攻进来了，我派了归邪去守入口，如今也只有靠他了……但我很担心，他会孤注一掷……”

梦璃不安道：“娘，您的身体……”婵幽摆摆手，道：“璃儿，你不用为我担心……”忽地厉声尖啸道：“让那些人类来吧！我们妖类纵然法力低微，也绝不是任人宰割之辈！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族宁可与人类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他们侵占此地……幻瞑界永远不会落到那些贪婪无耻的人类手中！”

梦璃脸色沉痛，高声道：“娘，我也去外面！我去阻止那些人！”话音未落，天河和菱纱齐声道：“梦璃，我跟你一起去！”紫英沉默片刻，缓缓点头：“我……也跟你们一起。”

婵幽望着女儿，沉重地点了点头：“璃儿，你去吧……可以的话，我不愿你去涉险，可是你身为幻瞑界少主，这种时候，即便是死了，也要

挺身保护自己的子民……”柳梦璃坚定地道：“娘！您别说了，我都明白！”婵幽轻轻抚摸着女儿如瀑秀发，众人只见这平素威严冷酷的幻瞑界之主眼中，第一次充满了泪水，她与女儿重逢不多时，便遭如此大变，眼下女儿这一去，谁知会不会是生死离别？纵然婵幽平日冷若冰霜，可爱女之心，与普天之下任何一个母亲，却也不会有半点分别。然而她毕竟是一界之主，当此幻瞑界存亡之际，族人的安危终是压过了母女亲情，终于强声道：“……去吧。”

柳梦璃忽地拜倒在地，向母亲郑重地三叩首。天河等人心中明白，她身为妖类，即刻要到外面与众多琼华弟子奋力相斗，情势之凶险，不言自明。她如今这三叩首，只怕已有诀别之意，心中都是不胜酸楚，天河忽然大声道：“那个，梦璃的娘，你放心，我云天河只要有命在，就绝不会让那些弟子伤梦璃一丝一毫！我们一定能想办法化解这场争斗，放你们妖界离开的！”

婵幽惨笑一声：“好、好！无怪我女儿……”奚仲忽然躬身施礼，大声道：“婵幽大人，让在下陪少主一起去吧！”

婵幽尚未回答，梦璃急道：“不！奚仲将军，你留下照顾娘，娘的伤不轻，万一……外面有我和归邪将军就够了！”奚仲一愣，心下甚感踌躇，他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险些丧命，多亏婵幽出手相救，眼下婵幽重伤，于情于理都该守在她旁边护法；可是现在琼华派来势汹汹，自己身为幻瞑界护将之首，眼看着少主和归邪在外冒险御敌，自己却留在这琼华宫中，当真是五内如焚，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婵幽看女儿坚定神情，心知若是勉强派奚仲前往，女儿必定担忧自己，心有旁骛，万一战斗之中一个分神，只怕反而害了她去，叹口气道：“好吧，奚仲，你先留下吧。等一会我自行疗伤完毕，与你一同到外杀光那些琼华派的贼子！”其实她内伤之重，岂是一时半刻之内便可痊愈？什么“疗伤完毕”云云，无非是为了安慰女儿，让她不致挂心，

更感到有后援之助，自会定下心来，战斗起来便多了些许胜算，少了几分危险。

果然，梦璃见母亲语气平淡，神色镇定，似乎身上伤势已然稳定，不用多久即可告愈，大为舒心，又深深向母亲鞠了一躬，带着天河三人向外走去。

幻瞑界中一片纷乱，只见道路上横七竖八，尽是尸首，十之八九是生活在这里的獏妖，男女老幼，所在皆有。成堆的尸首中偶然夹杂着一两片刺眼的白色，则是身着道服的琼华弟子，他们全身遍体鳞伤，手中兀自握着折断的长剑，面容狰狞可怖，似乎临死前还在做着最后的搏杀。梦璃看到此情此景，愤怒得全身颤抖，天河三人心中却是无比沉痛，紫英缓缓走到那几个弟子的尸首前，悲悯地叹了口气，伸手将他们阖上了双眼。

尸首堆中，有些獏妖重伤未死，仍在发出痛苦的呻吟，梦璃四人用力将它们一个个地拖了出来，为它们疗伤止痛。那些獏妖对梦璃无比崇敬，对天河三人却是说不出的害怕和厌恶，任凭梦璃怎么劝说，也不愿接受天河等人的帮助，梦璃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一个亲身施救，让那些伤势略有好转的獏妖躲入幻瞑宫中，以免被再过来的琼华弟子所害。

四人再往前走，只觉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重，忽然远远望见一个人形獏妖被斩断双腿，倒在地上，身前几个琼华派弟子哈哈大笑，一人将剑架在他的咽喉上，喝道：“妖孽！你们十九年前猖狂如许，想不到也有今天吧！”

那妖嘶吼着，痛骂道：“你们这些恶贼！王八蛋！老子就是做了鬼，也要和你们琼华派斗到底！强盗！无耻的贼子！”那弟子神色一狠，挥剑又将他的右臂砍了下来，骂道：“妖孽！想做鬼也没有那么容易，快说出剩下的紫晶石放在哪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那獏妖身上血流如注，却没叫出一声痛来，呸了一声，一口浓痰向那弟子吐去，那弟子正在得意地喝骂，没想到他突然来这么一招，急急闪躲，虽是避过脸面，胸前衣襟上却被吐个正着，当即暴跳如雷，挥剑就要向他咽喉砍去。突然头顶一麻，他方才吃亏之后，反应也当真机敏，一个后翻跃出丈余，只见方才落脚之处被霹雳击得一片漆黑，正是梦璃的“雷咒”。

众弟子见奇变陡生，也都不由退了几步。梦璃等人冲到那獏妖前，天河三人看他面容，吃了一惊，只见那妖正是刚进入幻瞑界时，被紫英击败的两个獏妖中的“二弟”，梦璃认得他，惊痛地大喊道：“你……你怎么样？伤势要不要紧？”明知他伤势极重，已无施救可能，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那獏妖失血过多，已然近乎昏迷，这时听见梦璃喊声，勉强睁开双眼，微声道：“少主……是你……”梦璃痛心道：“是我，我在这里！”那獏妖眼中闪出一丝光彩，断断续续地道：“少主……我和大哥……为了保护幻瞑界……我们……没有给死去的爹娘……丢脸……”

柳梦璃泪流下来，轻声道：“你们……真是好样的……尤其是你，很勇敢……”那獏妖欣慰地点点头，呼吸渐渐微弱，梦璃急道：“你坚强一点，一定要挺住！我这就给你治伤！你们师父呢？他在哪里？”

那獏妖微声道：“少主，不用白费力气了……当心这些人类……师父、师父他——”说到这里，忽地头一歪，吐出最后一口气，死了。

梦璃抚摸着 he 冰凉的尸体，缓缓站起身来，望着那群琼华派弟子，秀目中燃烧着怒火，眉眼间霎时涌起一股不亚于婵幽的痛恨之情。天河等人与她相处这许多时间，从没想到梦璃这样一个温婉柔和的少女，脸上竟会现出如此愤怒的神色，只听梦璃怒骂道：“你们、你们简直太过份了！你们都滚！！滚出幻瞑界！！！”

天河心痛道：“梦璃……”那几名弟子被骂得一愣，有眼尖的道：“咦？这不是紫英师弟吗？还有他的三个师侄？”余人中更有悻悻者道：“那野小子和那女贼不是被逐出门派了吗？怎么还跟着紫英师弟？难不成他们早就趁乱杀了进来，想要抢功？”

刚才那挥剑的弟子好容易站稳身形，定睛一看，见梦璃竟然向自己出手，心头勃然大怒，喝道：“柳师侄，你干什么？！难道你和那姓云的小子一样，不顾师门规矩吗？！”这些弟子大多是紫英一辈，平日里仗着辈份较高，对辈份低于自己的弟子颐使气指惯了，暗道连紫英都得叫自己一声师兄，你们几个小辈居然对我大喊大叫，更不用说动手了，心里怒气大生，说话中更不知不觉摆起了架子。

话音未落，只见又有个弟子满脸警觉，高叫道：“不对，元越师兄，刚才我离那妖怪最近，听他管柳师侄叫什么‘少主’，莫非、莫非她也是这里的妖怪？！”元越恍然大悟，向梦璃怒道：“原来你也是妖邪一流！难怪刚才卑鄙偷袭于我，又对我们这些人胡言乱语！”

柳梦璃愤怒已极，便要纵身上前。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不远处又是两名弟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人高声道：“元越师叔，我和怀英师弟奉掌门之命，来此地帮助你们除妖。”说话之人嗓音清朗，众人转头看去，竟是怀朔！

天河惊道：“怀朔，你——”怀朔转眼望去，看到紫英四人，亦是又惊又喜，道：“紫英师叔！天河！韩师妹！柳师妹！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元越微微点头，沉声道：“你二人来的正好，这便随我们一同荡尽妖孽！”转向紫英，喝道：“紫英师弟！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那妖女一剑！”

怀朔大吃一惊，急道：“妖女？师叔，这哪有什么妖女？你是说柳师妹吗？紫英师叔都已经说了，她身上一点妖气都没有，怎可能是——”“住口！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小辈说嘴了！”元虚这话明着斥责怀朔，暗则是威迫天河等人，他不满地瞪怀朔一眼，又望向紫英，见他神情甚是苦涩，极为不悦，冷冷道：“怎么，看来这妖女混入派中，做你的师侄这许多时间，你居然没有察觉？现在不出手，难道还念着这妖孽的什么旧情么？！不愿下手就闪开，让我动手！”长剑一挺，便向柳梦璃刺去！

铛的一声巨响，云天河和慕容紫英的两柄长剑同时架住了他的剑，天河大怒道：“你敢伤梦璃一根头发试试！”元虚剑上同时受了两人力道，手臂一抖，急忙抽回长剑。见天河竟敢威胁自己，怒气上冲，刚要放声喝骂，紫英双手握剑，剑尖指地，向他微微一揖，涩声道：“……师兄，请你们回去，离开幻瞑界。”

紫英的话刚出口，旁边的众弟子，除怀朔两人外，纷纷怒喝起来：“好哇！慕容紫英，你今日这般古怪，原来早已自甘堕落，做了妖孽的同党！”“这小子平日里装的一本正经，想不到和当年云天青一样，也是个勾结妖邪的货色！”“我算是看出来了，他们师徒四个就没一个好人！”“可恶！我们饶不了你！”

菱纱听不下去，一面护着梦璃，一面高声回敬。紫英面容沉静如故，两只手仍是保持着作揖的姿势，抬起头来，双目定定地望着元虚，元虚怒哼一声，冷笑道：“慕容紫英，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紫英沉声道：“师兄，请你们离开这里！”元虚望着他，蓦地长笑一声，发狠道：“好啊，慕容紫英，看来你早已与妖孽勾结，背叛本门了！如今我们要为老掌门和十九年前死去的同门报仇，你既然敢背叛本派投靠妖孽，那么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用再假惺惺的了，这就出剑吧！”

紫英面色大震：“师兄……！”眼前白光闪动，一声轻响，转瞬间，两人的长剑已然相交，这一击元越用上了十成劲力，紫英却颇有手下留情，一下子竟抵挡不住，只得撤剑闪避。紫英见他竟如此绝情，不由感到一阵心寒，长吸一口气，打起精神，再不敢有丝毫容让，全力抵敌。

那边众弟子见元越动了手，也不等两人分出胜负，当即仗着人多势众，竟向梦璃三人围攻过来，天河和菱纱哪里看得下去，当即和他们斗在一起。一阵刺耳的兵刃撞击声中，只听见怀朔惶恐的呼喊：“等一等！你们别动手！不可以动手！那是、那是紫英师叔啊！还有云师弟他们，都是我们琼华派自己的弟子啊！大家有话好好说啊！”

然而那些人又岂会听从怀朔的劝解？只见元越与紫英紧紧缠斗在一起，此刻两人相距极近，元越的剑招如狂风骤雨般攻来，紫英的仙术道法已来不及使用，只得在剑招上奋力化解元越的攻势。元越一占先机，当即得势不饶人，剑上的招数越来越狠辣，论及修为，他原本逊紫英一筹，但此时竟似拼了命一般，一招一式，尽是致人于死命的杀招。高手相争，首重气势，以元越此时气势之盛，便是修为高深如紫英，也不由得一时间落了下风，情势颇为凶险。好在两人用的都是琼华派嫡传剑法，彼此对招数知根知底，以前也有过几次切磋，紫英虽处于劣势，却也能冷静应对，元越的一招招杀手都被他化解了开去。

元越数十招不胜，心中恼怒之余，也不由暗暗发慌。他极是忌惮紫英的修为，剑法越使越快，纵然杀不了紫英，也要让他无法腾出手来，施展派中那些高深的仙法。紫英见他剑势中杀意弥漫，自忖我与你无怨无仇，纵是我袒护妖类，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他心下黯然，手上却是丝毫不懈，连连拆解元越攻来的剑招。又见元越招数过于求快求狠，自身防御上渐渐少了关注，猛地闪身让开一招，同时长剑疾挥，正指向元越剑法中的一处破绽。元越大惊之下，回剑防了一招，就这一瞬之间，攻势不知不觉地停顿了一下，紫英得

此空闲，凝神反击，又是十余招过去，双方已是互有攻守。元越见紫英已有反击之力，更是心惊肉跳，气势大馁，剑招中渐渐慌乱起来。

转眼间，又是近百招苦斗过去，紫英终于逐渐占了上风，但见元越仍是拼死相抗，没有丝毫罢手之意，心知此战不分胜负，终无可能，清啸一声，真力至处，长剑周身剑气竟陡然间暴涨数寸。元越一惊，也催动剑上真气相抗，然而他力斗之下，内力已消耗过半，抵挡不住紫英仍是极为锐利的剑气，只觉心口一凉，胸前的衣衫已被划开了一道口子，肌肤间微微有血丝渗出。

紫英纵身后跃，凝望着他，沉声道：“元越师兄，不必再斗了！请你们回去吧！”元越惊怒交集，看着胸前伤口，却是不敢上前再斗。

另一边，围攻梦璃等人的众弟子长剑与慑天剑一相交，便觉手臂酸麻，内息混乱，只得避到一旁不敢迎战。菱纱展开小巧身法，两柄短剑穿梭其中，众弟子以她是武功低微的“女贼”，心中先存了轻视之念，结果稍一大意，手臂穴道便被菱纱刺伤，全无力气挥舞兵刃，只有掉头逃跑。眼看这六七人竟要被天河、菱纱两人杀败，众弟子中一个精明的眼见不是云韩两人的对手，见梦璃全神关注着天河，时不时用仙术从旁相助，全然没注意自身安危。忽地大喝一声，纵身向梦璃扑去，手中长剑疾变四五个凌厉的杀招，直欲一击将梦璃斩毙剑下。

菱纱在一旁看见，惊呼道：“梦璃，当心！”只听铮铮两声脆响，那弟子长剑已被击飞，云天河的宝剑离他头颅仅有数寸，一旁的慕容紫英不知何时飞身上前，架住了他的长剑。

天河望着紫英，见他缓缓摇了摇头，恨恨地叹了口气。那弟子死里逃生，吓得腿都软了，空着手没命地逃远了，紫英叹道：“让他去吧。”转头问梦璃道：“梦璃，你没事吧？”梦璃感激地道：“紫英，我没事，谢谢你……”

突然，一道金色的光剑从身后疾射过来，正是“化相真如剑”，远处的元越右手捏着剑诀，阴冷的目光中透着掩饰不住的自得之色，恶狠狠地望着慕容紫英，他这半天一直蓄力待发，趁着紫英分神的这一瞬，猝然出手，这道光箭是他全身的真气所聚，紫英便是全神对敌之时，只怕也不易抵挡，更何况是此刻！

“紫英！——”

旁边是韩菱纱惊恐得失去了血色的面容。紫英也已发觉，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光剑去势快如闪电，紫英不及闪避抵挡，就要被穿心而过！

第二十五章：情逝义绝

“唔……”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道光剑飞至距紫英不到五尺的地方，竟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众人只觉得方才那道耀眼的金光前，忽地出现了一道白影，伴随着一声低沉的痛呼，那道光剑金华一灿，倏忽不见。

一个白衣弟子僵立在光剑消失的地方，面色惨白，怔怔地望着元越，脸上是十二万分的惊恐和不解之情。右臂微微颤动，努力想抬手捂住胸口，忽然间砰的一声，仰天倒下，心口处缓缓沁出一圈鲜红，染在雪白的道服上，触目惊心。

他是怀朔！

一瞬之间，在场众人全都愣住了。元越愕然望着倒地的怀朔，双手微微发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怀朔会为一个琼华派的叛徒挡剑，他不是疯了？

“怀朔！！”铛的一声，紫英的长剑落在了地上。他单膝跪在怀朔身旁，将他的头斜靠在自己身上，失声痛呼着。天河、菱纱和梦璃也飞奔了过来，方才那一刻来的如此突兀，如此惨烈，三人如坠噩梦一般，睁大了双眼，望着奄奄一息的怀朔，万万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怀朔微微睁开双眼，看着师叔，忽然欣慰地笑了：“师叔……你没事……太好了……”紫英突然暴怒起来，痛苦地吼道：“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命了？！你——”原本清朗的嗓音已因悲痛而喊得嘶哑。

怀朔声音微弱，脸上全是满足的笑意：“我不要紧……还好……师叔你没事，不然璇玑她可要把我骂死了……呵呵，我总算也保护了师叔一回……以前下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师叔保护我们的……”

天河痛苦道：“怀朔，你先别说话！我们马上给你疗伤……”柳梦璃急把他脉搏，过了片刻，神情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也渐渐黯淡下去，秀目泛起了泪光，悲痛地摇了摇头，忍不住抽泣起来。紫英双眼赤红，拼命向怀朔体内输着真气，然而怀朔心口为光剑刺穿，体内真气已然涣散，经脉亦将枯竭，紫英强输进去一点真气，无异杯水车薪，又能支持多久？

怀朔微笑着轻声道：“师叔……你们不用白费力气了……我知道的……没用了……那一剑正中心脉，就算是大罗金仙也医不好……”他强自说话，牵动了心口伤处，猛地剧烈咳嗽起来，又咳出了几口鲜血，声调仍故作轻松，气息却是渐渐微弱下来。天河等人只觉得自己心上，也如被人插了一剑一样，痛得说不出话来。

紫英怒喊道：“你、你为什么要冲出来？！”声音中极是痛楚，怀朔似是被紫英的喊声吓到，顿了一顿，才轻声地道：“师叔……我、我只是个无用之人……只要师叔你没事就好……”

紫英生气地截断了他的话：“什么无用之人！不许你这么说！”怀朔轻轻摇摇头：“师叔，我是说真的……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师父带上山修行，村子里那么多小孩……只有我一个人被剑仙看中……大家都羡慕我……”菱纱眼中泪水盈盈，凄声道：“怀朔……你、你先别说了，歇息一下，等你的伤好了，要说多久都可以……”

怀朔摇了摇头，继续道：“不……让我说吧……以后……再也没机会了……自从上山以后……我常常想念亲人……尤其是……在家乡的小妹……快十年过去了……她大概也有璇玑那么大了吧……”双眼望着紫英，怯声道：“……我想回家去看一看……可是……我不敢辜负师父，还有师叔你的期望……好多年过去……修为……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紫英悲痛道：“你、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在同辈弟子中，已经够好了……我早应该让你回家看看的……”怀朔又是轻轻一咧嘴：“呵呵……师叔，想不到你也会说谎骗人……我死了以后……师叔……请你……把我的骨灰……带回故乡……你们不用难过……其实……这样也好……你们不要怪罪其他人……我但愿来世……不要再修仙……过最平凡的日子……”

“怀朔……”紫英伤痛已极，不能言表。怀朔挣扎着望向琼华派的方向，微弱的语气中透出了某种不安：“只是……对不起璇玑……她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如今……恐怕没有几个师兄弟……能再照顾她了……自从掌门出关……不少弟子……受不了本门……行事……都……下山……去……了……璇玑……她……她……”

怀朔说到璇玑时，语音已经越来越低，呼吸也是微弱之极，当说到第二个“她”时，声音几乎已微不可闻，他嘴唇最后又动了动，紫英等人侧耳倾听，却是什么也听不到了。只见他的那双清亮的眸子，仍是一动不动地遥望着妖界外的琼华派，似乎便在注视着那个活泼淘气、娇俏可爱、寻了自己无数开心、也让自己费了无数心思关心照料的小师

妹，脸上最后的神色，仍是定格在与天河等人初遇时，那份对璇玑关切而无奈的面容。

“怀朔！怀朔——！！”

天河拼命地摇晃着怀朔的身体，他做梦也不敢相信，怀朔就这样去了，当初四人下山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个善良、温和、敦厚、正直的琼华派弟子的音容笑貌，便如昨日之事，在脑海中清晰地闪动着。

然而怀朔竟是如此离去了！竟是死在自己同门师叔的剑下！

这眼前的情景，与世上最可怕的梦魇又有什么区别？！

一声锐响，地上的长剑铮然弹回紫英手中，脸上是如火山爆发般的愤怒。

“你们、你们想做什么？！”

元越长剑颤抖，胡乱地护在身前，面对着紫英四人缓缓逼近的身影，恐惧得不敢迎视，一步步地后退着。适才那一招“化相真如”已几乎耗尽了全身气力，目光闪躲时，不经意瞥见远处倒地的琼华弟子的尸首，心里的害怕越来越甚，终于压倒了对紫英等人的仇视，大叫一声，飞也似地向外跑去。

紫英眼中怒火一炽，剑尖发出的光芒猛地暴涨，直刺向元越后心，忽然间，又是愤恨地发出一声长啸，长剑呼的一声斜劈下来，剑气将地面生生劈出了一道深痕。他望着怀朔和那些獏妖的尸体，蓦地高喊道：“走！我们一起把琼华派弟子赶出幻暝界！”

梦璃收敛悲容，感激而郑重地向紫英深深一揖。她深知，如紫英这般从小在琼华派中修行，从小被灌输人妖不两立的教条，对妖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能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她也明

白，如果他目睹了今日的杀戮，面对着同门之间的无情相残，仍然不为所动，那他也不是慕容紫英了。

紫英缓缓抬头，沉痛地道：“……其实，刚才有一瞬间，我真的很想杀了他，但是……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只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连自己的同门兄弟都杀……我……”菱纱轻声道：“紫英，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都明白……”

“我们去出口！找琼华派的人、找掌门、找大哥！让他们不要再对付幻瞑界！”天河用尽全力大喊着，似是要将心中的愤怒与恐惧尽数喊出。

天河四人向幻瞑界入口走去，一路与侵入的琼华弟子接战不休。众人此刻心中悲愤，有道是“哀兵必胜”，武功修为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几分，众弟子为进攻妖界，养精蓄锐许久，现在见妖类如此不济，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态立转骄横自大，斗志渐松。众弟子自以为胜券在握，便都三两一群，各自搜寻幻瞑界中的獏妖和紫晶石，哪里想到半路会突然杀出这四个人，其中更有派中顶尖的高手，甫一交手便负伤挂彩，慌乱逃回。

四人将一路上剩余弟子尽数赶回，见弟子人数不多，紫英知道琼华派还必有更精锐的弟子在外，随时准备攻入，只想立刻赶到外面，向他们宣告这场争斗的罪恶。

他不想再看到下一个怀朔了，再也不想！

幻瞑界入口处的紫雾已经淡薄到能看见外面的事物，一道七色光桥从入口处直连到卷云台上，桥下站着一个高大的獏妖，手中钢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正是归邪。不远处，玄霄负手而立，与他遥遥相对，夙瑶和众弟子站在他身后丈余处，凝目注视着这场比拼。

归邪牙关紧咬，全身功力已提至十成，尽皆集中在手上这杆钢枪上，枪尖斜指着玄霄，双目圆睁，仔细地寻找着对手身上的任何一处破绽。对面的玄霄却是未用任何兵刃，双手拢在大袖之中，巍然立在那里，两眼淡淡地看着归邪指向自己的枪尖，又顺着枪杆望向归邪本人，神态颇为悠闲，目光中却是前所未有的锐利。归邪只觉对方目光中若有实质，敌手人站在对面一动未动，身上弥漫的杀意却从眼中倾泻出来，如水银泻地一般，从头到脚，无孔不入，这般夺人的气势，当真比任何武功术法还要厉害三分。世上的武功仙术，无论何等巧妙狠辣，总须使将出来，方能令对手大败亏输。而玄霄今日与敌对阵，不需出手，仅凭这股慑敌之威，已几乎让归邪精力动摇，心神交瘁。若非归邪是幻瞑界一顶一的高手，身经百战，修为高深，心志亦复坚韧之极，只怕此时早已不由自主地弃枪投降，甚或精神崩溃，自尽身亡。

但见归邪牙关紧咬，全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觉身上气力不断消耗下去，对手的气势却越来越凌厉。心知再这样下去，不要说出手攻敌，只怕自己已要不战而败，正在这时，玄霄目光扫来，双方四目一对，归邪心中又是一沉，焦躁之下，猛地暴喝一声，钢枪如电闪般直刺向丈余外的玄霄。他方才蓄了半天气力，此刻突然爆发出来，这一枪自是雷霆万钧之势，旁观的众琼华弟子一见之下，都不禁惊叫起来。

却见玄霄仍是安然站立，一动不动，归邪枪尖递到距他身前三尺出，陡然停住。归邪神色巨变，自己全力刺出的一枪刺到一半，竟被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所挡住，那层屏障柔韧之极，却蕴含着极强的内力，将枪尖一层层裹住，任是归邪拼尽了全身力气，仍是无法再推进半寸。归邪惊诧之余，手上劲力略微松懈，突然，那层屏障上蕴含的力道竟顺着钢枪向归邪袭来。归邪只觉钢枪触手处滚烫，有如火炙，敌人内力之强劲，可想而知，若是自己此时撒手，对方大力所至，枪杆反贯，立时就会反刺自己一个窟窿。归邪又惊又恐，只得聚起全身真气，全力与玄霄的内力相抗。

他二人已在此相拼了数盏茶时间，归邪从幻瞑界一路杀出来，体力已然消耗不少，此刻与玄霄苦苦相拼许久，实已是强弩之末，身形微微晃动，已有些站立不稳。另一边玄霄仍是袖手而立，恍如无事，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手，目光中竟生出几分无趣之意。眼看归邪就要败阵，就在此时，天河四人奔了出来，梦璃见此情景，惊呼道：“归邪将军！”

归邪正全神与对手相拼，柳梦璃的这一声呼喊，全然没有进入他的耳中。玄霄望了天河一眼，唔了一声，神色仍是平平淡淡。天河看归邪形势危急，急喊道：“大哥，住手——”

突然，一道极细极明亮的白线横扫而至，随即一闪而没。众人正惊疑时，只听归邪大吼一声，吼声中尽是痛意，与此同时，枪尖处火光一闪，整条钢枪竟燃烧起来，火焰顺着枪杆涌来，登时将归邪包围在一团烈火之中！

柳梦璃失声痛呼：“归邪将军！”不顾一切要扑上去施救，被天河三人死死拉住，泪水涔涔而下。归邪似是被定住了一样，一动不动，身上的火焰越烧越小，发出嘶嘶的响声，原本高大的身躯转眼间已被烧得萎缩到不足三尺，那条钢枪也已被融化成水，滴在地上。过了不久，终于火尽烟灭，这威名赫赫的一代幻瞑界护将，化作碗口大一堆灰烬，一阵山风吹来，立时被吹散得干干净净。

柳梦璃眼前一黑，几乎晕倒。她刚回幻瞑界不久，与归邪本也无多少交情，但见这位一向护佑族人的将军丧命，仍是止不住的悲痛愤怒，痛恨地望着卷云台上以玄霄为首的琼华派众人。玄霄微一皱眉，目光瞥向身后的夙瑶。夙瑶神色如常，手抚望舒剑，淡淡地道：“妖孽为害人间，残杀我琼华弟子，对付它们，还用讲什么武林规矩么？”回身转向众弟子，高声道：“这妖邪便是十九年前杀害玄震师兄的凶手，老天有眼，让我们琼华派今日得报此大仇！”

台上有几名弟子暗暗摇了摇头，大多数人则大声欢呼，他们入派较晚，没几个认得玄霄本人，也谈不上什么报仇的喜悦，只是为除得一个大敌而兴奋，或是见师叔和掌门出手建功，起意讨好。

天河呆呆地望着不远处的玄霄，见他意态潇然，神俊如故，心底却是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众人谁都没有留意到，菱纱的脸色，竟突然间又一次变得惨白起来，身体似乎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控制，原本已不充足的体力被一点一滴地抽走了，她紧紧地咬着嘴唇，努力强撑着，不让天河他们发现自己的异样。

夙瑶仍在洋洋自得，轻蔑道：“哼，这妖孽当真愚蠢之极，就凭他孤身一个，便想杀死我与玄霄，阻我琼华派大计么？难道他还以为琼华派仍会如十九年前一般，因为掌门死了而门派大乱，任这些妖孽横行肆虐吗？！……”

她执掌门派十九年，夙兴夜寐，费尽心机，便是为了今日与妖界的一决高下。如今已知妖界之主重伤，妖界剩余的高手也纷纷殒命，眼看人妖之战，琼华派已然胜券在握，自己也终成了率领本派一雪前耻的功臣，心中志得意满之情，实难言喻。忽然，耳边传来玄霄冷冷的声音：“哼，夙瑶你很得意？”

夙瑶一愣，转眼向玄霄看去：“你……”玄霄冷笑一声，轻轻踏前一步，将夙瑶的目光甩在身后，面对着天河，微笑道：“天河，有一阵子不见了，大哥很是挂念你。”

天河神情黯然，突然扬起头来，大声问道：“大哥，这些天来的一切……都是你骗我吗？是你和掌门一起在骗我？！其实……你只想取回望舒剑，只想升仙，只想强夺幻瞑界的灵力？！”

玄霄脸色淡漠，淡淡道：“天河……有些事，我确实没有对你说真话，但也未必说了假话，事到如今，真真假假又有什么重要，最重要的是

——”他微笑着看着天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绝无害你之心。”

天河愤然道：“你、你怎么能这样？！可恶，我是那么相信你——”忽然间，韩菱纱“啊”了一声，眼前天旋地转，终于再也支持不住，咚的一声，晕倒在地！

“菱纱！”

紫英、天河、梦璃三人大惊失色，急忙回过身来，只见菱纱倒在地上，天河惊恐道：“菱纱！你的病、你的病——”菱纱却已不省人事，紫英急道：“天河，快！快给菱纱驱寒！”焦急之色溢于言表，刚才倒地的这一下，她有没有受伤？心中千百遍的自责不已，明知道菱纱的体弱之症越来越重，怎么还是不多加留心？要是刚才分出些心思留意她的情况，以自己的身手，怎么会让她摔到？！

天河不等紫英说完，便即俯下身来，想如数个时辰前一般为菱纱运功驱寒，然而自己急切间强行催动下，体内的内息竟丝毫不听自己使唤，完全无法传入菱纱体内。天河心下愈加惶急，然而心情越是焦急，内息就越是混乱，直急得满头大汗。身后玄霄微微摇头，叹道：“天河，你这么做没用的。眼下你运功只能救她一时，却不能救她一世，宿体已成，你徒然浪费真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天河全身巨震，吃惊地望着玄霄，失声道：“你说什么？！什么宿体……”柳梦璃见菱纱状况堪忧，天河一时又无法为她驱寒，急道：“云公子，我先把菱纱送回幻瞑宫，我的族人会照顾她。”

天河点点头，梦璃急忙将菱纱背在身上，匆匆向幻瞑界里走去。玄霄目送她离开，也不阻拦。天河向他大声问道：“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语音发颤，充满了恐慌和不安。这些天来，关于菱纱病

症的某种在意识中时隐时现的不祥感，又一次显现出来，重重地压在了心头，身体不知不觉发起抖来。

玄霄望着他，淡然道：“天河，你可知道，望舒剑以至阴女体为宿体，方可激发灵力。它的前主人夙玉死后，望舒剑力量顿失，从此陷入长眠……直到有个女子，亦是阴时阴刻出生，命中带水，命相乃是罕见的天水违行，才可令望舒剑复苏。而越是使用此剑，新的宿体越会体虚畏寒，如不懂得修行之法，情形更是不妙……”

天河脸色越来越白，颤声道：“新的宿体，难道、难道是……菱纱？！”心中恍恍惚惚间，只觉得自己三人从进入琼华派开始，便已隐隐落入一个巨大的布局之中，而玄霄、夙瑶对自己的欺瞒，也远不是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猛然间，当年父母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中，望着自己和菱纱，神色悲凄，似要诉说什么。

只见玄霄点了点头，继续道：“不错，我不清楚她怎样机缘巧合，竟会碰触到沉眠中的望舒剑，但她成为宿体确是事实。当年云天青叛出本门，受寒气反噬而死，死前却没将望舒剑封存，究其原因，只怕他也未料到天下会有这等巧合之事……当日你们三人来到派中，夙瑶便已看出韩菱纱身为望舒宿体之事，后命慕容紫英传她修行心法，便是令她吐纳运气、强身健体，虽不是很有用，却也聊胜于无……”

天河的两只手死死地抓在一起，指甲嵌入肉中，流出血来，也已经全然不觉。玄霄的神色仍是沉静如故，从容续道：“……不过，之前我破冰而出，又以双剑网缚妖界，对她而言，已是极大耗损；适才我与夙瑶合力破除结界，则又是耗去许多望舒之力，再加上方才对那妖孽的最后一击，韩菱纱的身体怕是已经支撑不住了。”

天河头脑中一件件事情如流水般闪过，望舒剑奇异的闪光，父母墓中的光芒，好几次御剑后菱纱莫名其妙的头晕，青阳和重光闪烁的言辞和目光，还有他们主动传给菱纱的心法、赠送的“红魄”……

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因为菱纱，因为她是望舒剑的宿体！

天河面如死灰，愤声大喊道：“原来、原来你们通通知道，却从来不说！你们、你们要害了她，害了菱纱！！只是为了你们能网缚妖界，能强夺灵力，能飞升成仙！！！”

玄霄眼中掠过一丝阴影，看着天河，平淡道：“天河，你不必焦急，待我成仙，救回韩菱纱不过是举手之劳——”天河愤然打断了他：“待你成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菱纱呢？你就一点不为她想想，她犯了什么过错，要被你们这样折磨，为了你们的成仙，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喊得声嘶力竭，悲愤地直视着玄霄，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憎恨。

玄霄目中阴郁之色更甚，嘿然不语，过了片刻，忽然又笑了一笑，望着天河道：“天河，你体质特异，能够天生不受寒冰之气侵扰，想必是万中无一的资质，不如与我一同修行，不久即可白日飞升，从此逍遥天地间，岂不是很好？”语气分外轻松，竟全不把天河悲愤的质问放在心上，眼中阴翳尽去，清俊的面容上意态宽容，微笑着向天河望来。

天河见了这副亲切的神情，却是感到无比的心寒，沉痛地缓缓问道：“……大哥，你明明说过的，只要找到那三件至阴至寒的东西，你就不会被阳炎侵蚀！是不是、是不是那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再去帮你找，直到找到为止！你、你不该是这样的啊，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玄霄哈哈大笑，笑声中已有几分狂意：“变了？这却是从何说起？那三件寒器自然管用，我十九年来从未这样清醒过……以前在禁地之中，每时每刻都有许多景象出现在脑海里，简直快要把我逼疯了……现在我出来了，这样很好，非常好！我失去了太多，如今的琼华派与妖界更是令我大失所望，统统是一群无能之辈！实在枉费我这些年一番苦修！”

身后的夙瑶越听越是不对劲，面色极是阴郁。玄霄的长笑声回荡在卷云台上，越来越响，只是充斥在这笑声中的，不知是欣悦，还是愤怒？

他望着天河，笑叹道：“天河，你能了解吗？如今我能够自如地操纵火焰，却不会被它吞噬，再加上凝冰诀之力，我已将这两种力量融为一体，功力更胜往昔！可即便是凝冰诀与三寒器，最终也还是抵不过人从空虚中生出的欲望……”

天河愤然道：“欲望？那你还要什么呢？你说要给老掌门报仇，如今妖界变成这样，仇也报了！要是你还恨我爹娘，干脆把我也杀了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升仙，一定要害人呢？！”玄霄笑声陡止，沉声道：“天河，你不要搞错了，我对报仇一点兴趣都没有，太清的死活又与我何干！”

此言一出，卷云台上登时一片哗然，众弟子目瞪口呆，望着这派中地位仅次于掌门的前辈，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竟会从他口中说出。

玄霄脸上全是冷笑，对众人的惶惑的低语声恍如不闻，恨声怒道：“我已经想清楚了，以我今时之力，杀这些小妖实在是对我的污辱！琼华雪耻也根本是多此一举！如今只要取了紫晶石，不久即可白日飞升，为前人所不能为，做到历代掌门梦寐之事！这是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他语气忽然和缓下来，对天河恳切地道：“天河，你莫要受了某些心胸狭隘之人的挑拨。要知道，这些天来你为我破冰四处奔波，我们相处时日虽短，情份却如师徒如兄弟，世上我最感激的人便是你，又怎可能杀你？！”微微回过头来，冷冷地瞥了夙瑶一眼。

夙瑶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见众人射来的目光中颇有惊疑之意，不由得恼羞成怒，喝道：“玄霄，你胡说什么？！不要忘了，我才是——”

玄霄大袖一挥，一股强风倒灌进夙瑶口鼻，登时将她的后半句话压了回去。夙瑶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地连退三步，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惊怒地看着玄霄：“你、你的功力……”

玄霄冷笑连声，朗声道：“夙瑶，这么多年过去，你忌才之心，还是一点未变。当年我若不是假作受了内伤，功力衰退，以你忌刻心性，今日岂会放心让我破冰而出？你以为凭你的那点修为，纵然当掌门这十九年里一意压制派中后辈，琼华派中难道便无人是你对手了吗？！”

夙瑶面上又是惊惧、又是悔恨，她虽然资质平平，修为亦不十分深厚，远不及其师太清真人，但心思缜密，琼华派中少人能及。当年宗炼长老思虑良久，终让她做了琼华派掌门，一来是因为派中人才凋零，实在没有更多更好的人选；二来也是看她心机过人，智计亦多，当能带领琼华派度过眼下难关。夙瑶自从得知天河携带望舒剑上山以来，处处布局，天河等人的一切行事皆入她料中，真可谓机关算尽，终于大功告成，取回苏醒的望舒剑，尽剿妖孽，报了十九年前师门的大仇。正志得意满之时，万万想不到玄霄居然深藏实力，向自己突然发难，只觉胸口如被人重重一击，急叫道：“你、你胡说什么！”

玄霄放声大笑：“哈哈，胡说？当年太清的弟子之中，以你资质最不出奇，到头来却阴差阳错做了掌门，你大权在握，难免患得患失，深恐哪一日便会被抢去手中一切，为此连长老都不愿晋升。便以慕容紫英铸剑之才，数年来也未得重用，凭他资质，应该早有所成，难道这不是你心鬼做祟？你是担心他胜过你，威胁到你掌门的地位，不是吗？！哈哈——”

夙瑶听得又羞又怒，喝道：“放肆！你竟如此羞辱一派掌门！”虽是用尽了全力大喊，自己的声音仍是顿时便淹没在众弟子疑惑和不满的喧哗声中，玄霄望着身后群情激愤的众弟子，眼中全是报复的快意，冷笑道：“掌门？你自身资质平平，又忌才妒能，有什么资格当琼华派的

掌门？！你自己看看这十九年来琼华一派被你经营成什么样子？再看看其他弟子，他们可还将你当作掌门？！”

夙瑶一愣，回身望向众弟子，只见他们脸上种种惊诧、疑惑、惶恐、不满、尴尬、气愤、鄙夷、怨恨、恼怒之情尽显于外，她执掌门派十九年，平日里威严自用，弟子们见了她无不战战栗栗，惟命是从，几时见过众人以如此神情面对自己？便是众人不置一言，她也已感到无比的羞辱，气得浑身哆嗦，一只手指着玄霄，颤声道：“你……你们……”

玄霄轻蔑地哼了一声，大袖猛地一拂，夙瑶立足不稳，登时摔倒在地。他神色凛然，高声斥道：“强者为王，乃是天经地义，如今他们或臣服、或惧怕于我，又哪里还会听从你半句话！”越说越是激动，眼中闪动着愤怒的光芒，怒喝道：“我玄霄竟被你这无能之辈冰封十九年，实乃平生大耻！你今日最好给我闭嘴，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望舒剑之事，我根本不屑与你合谋！你在禁地门口对云天河他们说了不少多余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夙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听着玄霄已形同威胁的话语，心中气苦，眼前一阵发黑。旁边人群中忽然挤出来一个娇小的女弟子，跑到她跟前，惊叫道：“掌门！”众人定睛一看，只见那人一身月白色单衣，竟是璇玑。她道行甚弱，夙瑶点名来此除妖的弟子中原本无她，只是她少年心性，生平最是爱凑热闹，好奇心上来，也不管有何凶险，便偷偷跟在众人身后，刚到这卷云台上，便听见玄霄对夙瑶的怒骂声，心中不胜惊骇。眼见掌门摔倒在地，旁边弟子竟然无一人出手相扶，极是不解：“玄霄前辈为什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还要对掌门动手？这些师兄们怎么不劝劝他们两位，还眼睁睁看着掌门摔倒，也不扶一扶？他们究竟是怎么了？”不顾各人脸上怪异的表情，急匆匆地奔过来扶着夙瑶，想帮她站起身来。

天河等人看见璇玑，想到怀朔之死，心中又是一阵剧痛。玄霄望她一眼，神情中微有不豫，夙瑶被璇玑搀扶着，勉强站起来。玄霄转向天河，从怀中取出一个淡蓝色的宝珠，微微笑道：“天河，你说过想找夙瑶要水灵珠，她却不允，你的事，大哥一定替你作主！我如今把它取了出来，便送予你吧。”手指轻弹，水灵珠缓缓飞到天河面前，落入他的掌心。天河低头看去，只见水灵珠澄澈得如水晶一般，只是沾上了自己掌心流出的几缕鲜血，原本明净的灵珠上，竟平白沾染了几分如山岳般沉重的残酷感。

天河惊讶地道：“水林猪……”一旁夙瑶气得全身发抖，大喊道：“不可！玄霄，你疯了？本派宝物岂容你如此糟蹋？！”她明知道此刻玄霄已掌控大局，自己徒担着一个掌门的虚名，已是无力抗争，但毕竟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派中掌权，现下眼睁睁看着派中至宝就这样被拱手送人，仍是禁不住大为恼火。

玄霄冷目射来，眼神中充满了凶狠：“多话！给我滚！”夙瑶被他目光一视，立时感到一股刻骨的寒意，饶是她这些年来大风大浪经过无数，当此情境，心中仍是涌起一股无法抵挡的恐惧，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虽然极是愤怒，却不敢再说出半句话来。急低下头，又连退了几步，退后时脚步不稳，险些又是一个趔趄，多亏一旁的璇玑及时扶住了她。

玄霄见夙瑶害怕情形，面上神色又是得意、又是愤恨，咬牙切齿地道：“夙瑶，昔日你将我冰封，令我日夜痛苦煎熬，时常想将你千刀万剐！如今我破冰而出，碍于情势，要与你共使双剑，但你最好识相，凡事只管点头去做，不然我连你都杀！”他原本神态十分镇静从容，便是方才与归邪那等妖界高手相拼时，仍是优容洒脱，谈笑间破敌制胜。然而此时说到愤怒处，不觉勾起往日痛苦回忆，双手愤怒地在空中挥动着，俊目中杀气四溢，全身上下如沐火中，迸发出暴烈炙人的声势。

身后众弟子看到玄霄这般愤怒情状，只吓得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夙瑶远远地避在一边，默默不语，一双凤眼黯然垂下，面容中流露出一丝不甘之色。玄霄扫视场上众人，见他们畏惧神情，又是一阵仰天狂笑，伴着呼啸山风，远远传去。

此刻已是残阳夕照，落日的余辉斜照在众人脸上，人人面上的神色都是昏暗无比，平日里的种种伪饰猛然间消散开去，各人心底不可告人的阴私霎时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天地间一片灰黄，说不出的苍凉悲烈。紫英望着狂怒的师叔，畏缩的掌门，惶恐的众师兄师弟，心里只觉无比的愤懑，他转向璇玑，大声道：“璇玑，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璇玑抬头看去，惊喜道：“紫英师叔？！”刚想奔跑过去，忽地手腕一紧，被人硬生生扯住，璇玑一惊转头，只见掌门阴沉地望着自己，一股惶恐蓦然间涌上心头，失声道：“掌门……”夙瑶面上冷冷的，一言不发。

紫英愤恨地看着琼华派众人，扬声高叫道：“璇玑，你可知道，怀朔他已经死了！就是死在你们身旁那些同门的剑下！”

霎时间，璇玑像是听到了这个世上最可怕、最不可置信的事情，娇小的身躯如遭雷震电击一般，便如一个去了线的木偶，死死地僵立在场！

“师叔，你——说——什——么？！”

璇玑的耳边轰鸣着慕容紫英悲愤的声音：“怀朔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死了！！！！……”她紧紧捂住两耳，那声音却已深深地刻入脑海，刻入灵魂。心底一声清脆的音响，如珠零玉碎，震撼而伤痛。“不，为什么——？！”

璇玑全身发抖，看着紫英和天河沉痛面容，蓦地尖叫一声，两眼一黑，昏倒在夙瑶身上。夙瑶眉头一皱，将她随手推给身旁一名弟子，望着紫英，轻声哼道：“慕容紫英，你今天的话未免太多了些。”

玄霄不知何时停止了狂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转向天河，脸上又恢复了方才的亲切，温言道：“天河，你要用水灵珠救人，大哥已经给你了。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待那些俗事了却之后，便与我一同飞升吧！”

天河望着玄霄亲和的面容，心中忽又燃起一线希望：“大哥、大哥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凄然喊道：“大哥，你知道吗？当初我娘她……她最喜欢的人其实是你啊！”

玄霄面容一紧，忽然间神情又舒展开来，悠悠道：“罢了，过往之事，何必再提……”天河大声截断了他：“不对！那天在禁地里，你明明说过的，你说很后悔伤了一个人的心，可是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再也没有机会说对不起，那个人……就是我娘吧？！”

玄霄暴喝一声：“云天河！你烦是不烦！”天河全身一震，如同见到一个陌生人一样，怔怔地看着他，玄霄喝道：“我邀你一同飞升成仙，你却尽提些前尘旧事，令人不快！”

天河心中最后一丝幻想终于湮灭，缓缓摇了摇头，悲声说道：“大哥……我当初不该帮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大哥了……”

玄霄勃然变色：“你？！”天河黯然叹道：“你说，你已经控制了羲和剑的力量，我却觉得，你这个样子，好像爹说过的心魔深种，已经完全不是你了……”咬了咬牙，大喊道：“你我从此再无关系！你把望舒剑还给我，我不能让你再害菱纱！”

玄霄脸色铁青，怒喝道：“你说什么？！”天河斩钉截铁地道：“你做的不对，我不要你当我大哥了！把望舒剑还来，我不想借你！就这么简单！”

玄霄双目陡然睁圆，天河感到方才那股凶烈的杀气竟已向自己涌来，又是悲伤、又是愤恨，仍是放声大叫道：“你把望舒剑还给我！我不许你再危害菱纱！”身旁慕容紫英急呼道：“天河！快退后——”
www奇
Qìsuu書còm网

天河只觉陡然间热风拂面，整个人如同站在火炉中一般，一股焦臭味从脚下传来，鞋底处竟然微微冒出烟火，他悲愤欲绝：“你要杀我，那就杀好了！”全身竟是动也不动，忽然身周一凉，只见不远处玄霄神情恼怒，眼中杀机却已淡去。

玄霄看着天河倔强面容，心下愤恨苦闷已极，蓦地怒极反笑，恨声道：“哈哈！好、好！云天河，你三番两次顶撞，我本不该姑息！只是我还记得在禁地说过的那些话，你助我良多，玄霄永志难忘。如今紫晶石既已足够，我就再让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妖界束缚已除，妖界之主的命也送给你吧！”瞪视着天河，冷然道：“你不愿修仙，爱去哪里便去哪里！只是要将望舒剑归还，却是万万不能！”猛地一抬手，远处空中悬浮着的羲和剑飞回手中，用力一挥，天河二人脚下的光桥登时缓缓消失起来。

玄霄看着天河两人，冷笑道：“请便吧！”愤然转身，长笑声中，身形渐渐远去，一旁的夙瑶强打精神，缓缓随在他身后，众弟子也跟在两人后面，鱼贯而去。望舒剑握在夙瑶手中，摇摇晃晃，渐行渐远。天河眼睁睁看着他们远去，眼前一阵模糊，远远望去，但觉望舒剑淡蓝无瑕的剑身上，竟似蒙了一层鲜红，幻作鲜血滴滴滑落。

那是菱纱的性命啊！

“把剑还我——”天河再也忍不住了，从光桥上猛冲下来，冲到一半，奋进全身力气，纵身一跃，竟足足跃出了三丈有余！借着下跃之势，直奔到夙瑶身后，眼望舒剑就在眼前，天河大喝一声，左手长剑斜劈夙瑶肩头，右手径直向露在她手外的剑柄抓去！望舒剑剑柄本就甚短，被夙瑶握在手中，露出的部分仅有数寸，天河这一抓，实已冒着极大风险，若是握住的地方稍有偏差，夙瑶只需略微用力一带，以望舒剑的锋利，自己一只手掌立时废了。但天河当此情急之时，早已管不了那么多，右手如疾风般猛递而至，拼着断指之险，也要夺下这柄事关菱纱性命的宝剑！

天河这一下暴起而至，夙瑶大吃一惊，本来以她修为，纵被天河猝然出手，她也尽可及时闪避开去，可是今日她被玄霄突然发难，一番羞辱斥骂之下，早已心神大乱，锐气尽失。见天河突如其来，一时惊慌失措，慌乱中随手挥剑挡去。眼看两剑就要相交，天河不依不饶，左臂加劲，右手拼力去夺夙瑶手中的望舒剑，他这番不顾性命的一击，能否夺剑奏功，尽皆在此一举！

突然间，眼前划过一道暗红色的光华，一道电闪般的白影来势奇快，天河只听得铛的一声巨响，长剑上一股巨力传来，直透入全身经脉，一瞬之间，身上力气尽失，脚下浑不着力，轻飘飘地向后倒飞了出去。

玄霄左袖掠在一旁，右手羲和剑横在当胸，凛凛然挡在夙瑶面前，双目如电，冷冷望来。天河飘然落回光桥之上，落地时平平稳稳，倒似被人轻轻放下一样。显然，玄霄方才那一剑手下留情，只是迫退天河，却并无伤他之意。

天河心下不甘，刚要挥剑再上，忽然两臂一阵酸痛，剑尖陡沉，已有些拿捏不住。他还想强撑一试，身后伸来一条温软的手臂，拉住了他。不知何时，柳梦璃已从幻暝界中走了出来。

“云公子，你不是他的对手。”梦璃哀声道：“我们快走，双剑的束缚已经除去，幻瞑界入口马上就要消失了！”一旁的紫英长叹一声，微闭双目，向他黯然点了点头。

天河望着远去的玄霄和凤瑶，愤怒而痛苦地转过身去，只觉得两条腿分外沉重，全身的力气似乎都在刚才这一击中耗尽了，被梦璃和紫英搀扶着，慢慢向幻瞑界中走去。暮日沉沉，昏黄惨淡的天幕下，三个伤痛的身影在残阳的余晖中，缓缓消失。

第二十六章：曲散香离

身上好累、又好冷，全身的骨头好像都散了架……眼前的景象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

我的病，又犯了吗？……

不，我不能倒下，天河他们已经见到玄霄了，也许很快就能结束这场战争了，梦璃和她的族人也能平安生活下去……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分了他们的心……

可是，我的身子好没力气，我快站不住了……我好没用……

“菱纱！菱纱！”好熟悉的声音，是梦璃？

韩菱纱轻睁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梦璃那张虽然沾染了些许风尘，却依旧秀美绝伦的面庞，只是，她看上去好忧伤，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难过的表情……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吗？

“菱纱，你终于醒了！”梦璃的声音中带了少许欣悦，可脸上的神情，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菱纱向四周看去，只见自己正躺在一张紫晶制成的床上，身下松松软软的，像是垫了什么东西，梦璃就站在床前，关心地看着自己。菱纱缓缓坐了起来，轻轻晃了晃胳膊，还好，体力好

像已恢复了小半，全身也不像先前那么冷了。她向梦璃笑了笑，道：“真对不住你们，刚才，我的病，好像又犯了……玄霄他们答应中止这场琼华派和妖界的争斗了吧？”

梦璃眼中泪光闪烁，轻轻点了点头。菱纱松了一口气，见梦璃神情，有些奇怪，转头看到房间中只有自己和梦璃两人，不觉问道：“天河呢？还有紫英，他们在哪里？”

梦璃轻声道：“大家都还在幻暝界，紫英去处理怀朔的后事了，他说要把尸体火化了，将骨灰带回怀朔的故乡……至于云公子……”语音渐转悲恸，凄然道：“菱纱，你体内的冰寒之气很重，他方才一直在运功替你驱寒，好不容易见你有些起色之后，就让我把你送到这里休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天河默默地站在一块巨大的紫晶石前，紫晶上倒映出一张痛苦得近乎扭曲的面容。他紧紧地攥着从玄霄那里得到的水灵珠，掌心的伤口又一次破裂开来。

大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宁肯害了菱纱、宁肯让我们兄弟情绝也要飞升？为什么？！

如果飞升的牺牲品是我，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爹娘当年欠你的情分，害你被冰封十九年的过错，都由我来偿还就是！可你这么做要害的人，是菱纱、菱纱啊！她欠了你什么，你又有什么权力伤害她？！

青鸾峰……石沉溪洞……望舒剑……琼华派……禁地……玄霄……菱纱，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菱纱的脸上竟是一副平静淡然的神情，轻轻地笑了笑：“傻瓜，他真是个傻瓜……”

梦璃悲伤道：“菱纱，你的身体……”菱纱抿了抿嘴唇，轻声道：“没事的，别担心我，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了，我们韩家人注定都是短命的，所以对生死之事，已经看的开了。虽然，临到自己头上，还是有点难过，但是真的没什么……”手扶着梦璃，站起身来，小声道：“好梦璃，带我去看看天河吧，我不希望他因为我，一直难受下去……”

梦璃苦涩地点了点头，搀扶着她，向门外走去。刚出房门，菱纱一眼便望见了大厅中那个悲伤的背影，见他苦楚神情，心中感到一丝难言的痛意，轻轻摆脱梦璃的搀扶，高声喊道：“喂，天～河～”

天河垂首而立，如同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菱纱微微一愣，又提高了几分音调喊道：“天河！”见天河仍是一动不动，菱纱眉头一皱，火气上来，蹬蹬蹬跑到他背后，狠狠地痛击一拳：“云——天——河！！”

天河痛得一咧嘴，转过身来，看见菱纱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面前，全身微微一颤：“菱纱……好痛啊！”菱纱狠狠瞪他一眼，怒道：“怕痛就应该早点回答我！叫你那么多声都不答应，真没礼貌！”

天河呆怔地看着她，见她不悦神情，想勉强笑笑，脸上却是哀痛不胜，哪里能挤出半点笑意？菱纱盯着他的脸庞，秀眉颦起，哼了一声，生气地道：“干什么一脸哀怨的样子，我长得有这么不堪入目吗？！哼，我在其他人面前好歹也是人见人爱，可是遇上你这野人，总是一肚子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很爱生气呢，真是……”

天河伤痛难抑，低声嗫嚅道：“菱纱，我、我对不起你……”菱纱快语打断了他：“有什么对不起的？望舒剑的事，梦璃都跟我说了，最初的原因还不是我自己？我要是不进你爹娘的墓去，不就什么事都没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一副苦瓜脸干什么！”她轻松地摆着手，脸上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仿佛在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天河心痛如绞，悲声道：“不，如果那天我没把剑交给玄霄，如果我不去帮他找那三件寒器，如果我一开始就没有入琼华派……事情又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又怎么会病得这么重，受这么多的痛苦？！是我、是我害了你！我真没用！还说要保护你，让你活得长长久久，结果什么都做不到！我……”心中悔恨翻涌，痛苦地摇着头，那双明亮的眸子中，泪水滚来滚去，泫然欲滴。

菱纱看着他悲伤之情，轻轻摇了摇头，眼圈也有些红了，轻声道：“你啊，平时不想事情，一想事情脑子就打结……告诉你吧，天河，人根本改变不了所谓的命。你听说过吗？每个人的命运总是按既定的方向在前进，即使你改变了过程，也改不了结果……”

天河面色猛地一震，直直地望着菱纱双眼，口唇微张，心中对菱纱的这番话纵有千万种想法，却是说不出来一个字。菱纱的目光没有闪躲，平静地注视着他，轻轻道：“天河，你也许以为，要是你没有遇见我，没有去昆仑山就好了，但是，我们可能会以另外的方式相遇吧？你可能还想，要是你不帮玄霄就好了，但或许我会很想帮他，我们还是去找三寒器……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以前我也很相信呢，所以我不信邪，一直在找可以令人长生的法子，我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胜过这个所谓的天命……直到在鬼界遇见伯父，我才明白，原来人可以做的努力是那样微小，人不能胜天，这是很平常的啊……”

天河头脑中隆隆作响，菱纱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那般真实、又那般沉重，沉重得好像心头的数千钧巨石，压碎了梦想，压灭了希望，直将自己的所有信念在一瞬间一齐压干榨尽。可他不相信、不愿相信！“不、不是这样的……”

菱纱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好啦！不管是哪样的，反正我也没指望真能说服你这颗木鱼脑袋。但是至少……你不要像现在这样好不好？你啊，怎么说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不想看见好朋友整天一副要死

不活的样子，看得我自己都好累……”说着说着，脸上渐渐泛起了红晕，“天河，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说的是吧？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永远永远都是……”心神一阵恍惚，忽然回忆起了两人在封神陵里的一幕幕，淡红的面颊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微笑。

她低着头，轻声絮絮地说完这些话，顿了片刻，抬眼去看，却见天河仍然木然地站在身前，失神的双眼呆呆地看着自己，交织着伤痛与悔恨的神情僵在脸上。菱纱有些羞赧，又有些生气，哼道：“喂！人家难得下定决心讲这么恶心的话，你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真不给面子……”

话没说完，身子忽然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被天河紧紧地抱在怀里。菱纱微微一惊，俏脸绯红，却没有动弹，将头轻轻地靠在天河坚实的肩膀上，两条手臂也轻轻回抱在他身上，一颗芳心尽被缱绻的情丝缠绕，生命中所有的伤痛都蓦然间消失散尽，只余下刻骨铭心的幸福。

如果一生一世都能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天河两只手紧紧地抱着她，仿佛一松手，菱纱就会离自己而去，两滴清亮的泪珠无声地滴在菱纱背上，努力压低了声音，不让菱纱听到自己的抽泣：“菱纱……你说的对，我们当然是……”

菱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柔声道：“天河……你可还记得？我说过，想找个像青鸾峰那样的地方隐居，过不理世事的日子。不如……等琼华派的事了结之后，我再去看族人们，我们就回青鸾峰吧，要是你想的话，也叫上梦璃、紫英……我希望，不管自己还能活多久，半年、几个月、几十天都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开开心心地在一起，不要想伤心的事……”

天河心痛地大声道：“菱纱，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要去找玄霄，就算拼了命，也要把望舒剑抢回来，不能让他再害你了！我一定能拿回望舒

剑，让你好好地活下去！我一定能的！”菱纱靠着他起伏不定的胸膛，感到他的心跳的是那么快、那么急，眼中也微微泛起了泪光，嗔道：“傻瓜，我都说了，你不用太勉强……”勉强笑了一笑，轻抚着天河后背，小声道：“其实，这样就很好了，真的很好了……”

柳梦璃怔怔地站在大厅门口，眼望着远处紧紧相拥的两人，陡然间鼻子一酸，大滴大滴的眼泪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忽然，旁边递来一方洁白的帕巾，梦璃一怔，轻轻转过头来，只见奚仲立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袍袖委地，气度渊沉，两眼直视着自己，目光中略有喟叹之意。

梦璃望他一眼，低下头去。奚仲轻声道：“少主，这是你落在卧室中的手帕。”梦璃茫然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奚仲叹道：“少主，我们妖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少主在人界生活了太久，也染上了他们的情感。婵幽大人不喜欢少主用这些从人界带来的东西，便是不希望少主留恋旧日情怀，凡事当以幻瞑界利益为重。末将本以为少主回来这些日子，已经淡忘了这些……”

梦璃凄然地摇摇头，低声道：“将军，我知道娘的意思，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奚仲叹了口气，道：“少主，仪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婵幽大人请您即刻到幻瞑宫去。”

梦璃黯然点了点头，沉重地道：“我知道了，将军，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勉强止住泪水，擦干脸上的泪痕，缓缓地向天河两人走去。身后奚仲一声轻叹，深深看着她的背影。

那边菱纱紧紧地靠在天河怀中，正情怀激荡时，眼前忽然瞥见梦璃的身影，心里没来由的一慌，身体急忙用力一挣，脱开了天河的拥抱，小退一步。天河一怔，转眼间也看见离二人只有数步远的梦璃，连忙尴尬地收回手来，两人脸上都是羞得通红，不敢正视梦璃面容。

梦璃忧伤地望了望菱纱，又望了望天河，轻声说道：“云公子、菱纱，我娘在刚才结界被破时遭受重创，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她要我现在就接替她担任幻暝界之主.....你们陪我去参加这个仪式吧，我也派人去喊紫英了，我希望，那个时刻来临时，我的朋友都能在身边.....”

天河和菱纱脸上都是一惊，天河呆了一呆，心中恍然若失，脱口问道：“梦璃，你做了妖界的主人，那.....跟以前会有不一样吗？”

梦璃痴痴地望着天河的脸，神情中尽是苦涩，过了许久，才幽幽地道：“我还是我，不一样的是其他事情吧.....”扭过头去，轻声道：“你们.....随我一起去幻暝宫吧。”

幻暝宫中，婵幽俨然安坐在殿中宝座上，扬首直视前方，威严之势丝毫不减，然而面容中却终究显现出了一份难以掩饰的疲倦和虚弱感。宫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梦璃微低着头，走到母亲身前，低声道：“娘，我来了.....”

婵幽点了点头，奚仲上前施礼道：“婵幽大人，您的身体如何了？”婵幽一摆手：“无妨。”说话间，慕容紫英也已前来，与天河两人站在一起。婵幽淡淡地扫了三人一眼，朗声道：“你们三个，都过来吧。”

三人闻言，走到婵幽身前丈余处站定。婵幽目光在三人面上扫视良久，脸上微露出一丝赞悦之意，徐徐说道：“虽然我一向厌恶人类，但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我都要谢谢你们几个，感谢你们在琼华派攻进来时，对我族施以援手。”

天河等人每次见到婵幽，面对着这传说中的妖界之主那份慑人的威势，都是不自觉地感到一分惧意，此刻听她向自己致谢，心下不由得轻松了许多。天河憨然一笑，道：“呵呵，这也没什么啦，这件事本来就是琼华派做的不对，我们又是梦璃的朋友，当然应该帮忙了。”

婵幽微微摇头，叹口气道：“你们不必过谦，若没有你们，我族今日只怕已尽数丧命在琼华派的剑下，如今我代表梦貊一族诚心感谢你们，绝非矫情，但是……”面色微沉，语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郑重地道：“我还是不赞成人妖交朋友，幻瞑界也非你们人类久呆之地。如今事情已了，我本想立刻将你们送回人间，但璃儿她希望你们待到仪式之后……”平静地看了梦璃一眼，缓缓道：“所以，你们之间若有什么话，便趁此机会说完吧。”

梦璃眼圈通红，不舍地看着天河，天河听了婵幽的话，又见梦璃如此神情，心中一片慌乱，急问道：“说完？为什么？”婵幽望着他，肃然道：“璃儿她即将继承幻瞑界主人之位，而你们，则会被送回人间，恐怕日后再无会面之期了。”

天河脸色巨变，他和菱纱等人费尽千辛万苦，险死还生，方才来到妖界，与梦璃重逢。万万想不到众人相聚不过短短几个时辰，却又不得不再次分离，而且竟是永诀！菱纱和紫英刚才听着婵幽的那些话语，已隐隐约约猜到这层意思，只是心里总还或多或少存着一丝幻想，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此刻婵幽终于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众人，两人看着梦璃，脸上都是说不出的凄楚。宫殿中一片寂静，天河直直地望着梦璃，这一天一夜中发生了太多让人感伤的事情，头脑中一片模糊，真如身在幻梦之中一般，他面容颤抖，悲声问道：“梦璃你……你要走？！你要……离开我们大家……”

梦璃紧闭双目，哽咽道：“是，娘刚才都已经说了……”天河不甘地大声道：“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走？妖界都已经变成这样，难道不可以让大家一起去人间生活？”

梦璃缓缓摇头，涩声道：“幻瞑界便是我族故乡，我族宁可灭亡，也不会离开这里的……对不起，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族人……”天河悲痛道：“可是，梦璃……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不想你离开……”菱纱

也悲伤地道：“梦璃，你要是永远都留在这里，我会很想你，又见不到你，该有多难受……”

柳梦璃睁开泪眼，凝视着菱纱的面庞，心里是一阵阵的痛楚，微声向她道：“菱纱，我也会想你……答应我，千万不要放弃，云公子一定能找到替你延命的办法！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好好和云公子在一起……你们、你们一定能幸福的！”

菱纱涨红了脸，又惊又急地叫道：“梦、梦璃，我们、我们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知道的，我——”梦璃轻轻摆了摆手，柔声道：“菱纱，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但是，我还是请你不要放弃……云公子是好人，你也是，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脸上是一副宽慰的笑容，几滴泪水却不知不觉滑落了下来。

天河见她悲状，一颗心如同被几把刀子割着一般难受，哀声劝道：“梦璃，你、你别哭了，你这个样子，我也好难过……”梦璃拭去泪水，淡淡一笑，忽然伸手入怀，从胸口处解下一块墨绿色的玉佩，隐隐发出黯淡的光泽，玉佩上系着一个不起眼的香包，一缕幽幽的香气萦绕在大殿中，天河和菱纱眼眶陡然一热，那日三人离开柳府时的情景犹在眼前。

“云公子，拜托你把这个离香草的香囊带回寿阳，交给爹和娘……告诉他们，女儿不孝，不能长伴他们左右，亦不能为他们养老，请裴大哥替我……替我略尽孝道，梦璃感激不尽……请他们二老原谅梦璃情非得已，来世梦璃如果能再做他们的女儿，一定一生一世陪在他们身边尽孝……”梦璃抽噎着，将两件物品一同递给天河，泣道：“还有这个……这是云叔当年送给我的帝女翡翠，可惜我不能亲眼见到他老人家，谢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这本来就是云叔的东西，梦璃现在把它还给云公子，做个纪念吧。”

天河接过这两样东西，不觉悲从中来，低声道：“好……梦璃……我答应你，一定把它交给柳波波……”梦璃泪眼迷蒙，望了望天河背上的后羿射日弓，忽地轻叹一声，幽幽道：“云公子……你的弓，已经换了新的吗？”

天河心中一痛，黯然道：“这……这是菱纱带我去一个地方取的。不过，你送我的那把，我也一直留在身边！”急忙将身后背着包裹解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了那把“玉腰弓”，展示给梦璃，大声道：“你看！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从来也没有丢掉过！以后也不会！”

梦璃缓缓闭上双眼，脸上现出一丝凄然的微笑，轻声道：“……不必如此，若是旧了、不能用了，就扔了它吧……”天河大声道：“不，我、我不会扔！你送的东西，除非我死！不然我一定保管得好好的！”梦璃轻轻摇头，言语中微露出苦涩之意：“云公子……这把弓能陪在云公子身边这么久，它已经很满足了……人有人的缘分，弓也有弓的缘分，也许这把弓和云公子的缘分只有这些……菱纱的那把弓，才是与云公子真正有缘，能陪伴云公子一生一世……”

菱纱怔怔地听着梦璃的话，心中蓦然间涌起数般情怀，是惊讶、是凄伤、是哀愁、又是一点点埋藏在心底的甜蜜，种种感情萦绕在心头，久久难平。那天晚上，她亲眼所见，梦璃紧紧抱着天河，那场难舍难分的离别。她看着梦璃的悲伤和她走后天河的焦急，心中怅然若失，却没有半点怨恨之意。与梦璃这些天一同走来，她渐渐发现自己先前印象中的那个拘于礼数的官家大小姐，竟是如此的通情达理、亲切可爱，两人一路上共历患难、同享喜乐，从小孤单的她在心里早已把梦璃当作了自己的亲姐妹。在这之前，她也曾隐约感到梦璃对天河的情愫，那时自己心里尚存有些许竞争之念，可是就在那天夜里，她终于忽然间发现，梦璃对天河的爱意竟是那么深，深得令自己惭愧……后来在鬼界，了解到家族和自己的宿命，她更是不敢再对天河有何痴

念，只怕情深不寿，到头来白白惹得他一生伤心。她执意前往封神陵盗弓时，心中已有诀别之意，只盼帮天河找回梦璃，见到他们二人相伴相随后，便悄然隐去，再不与两人相见……

然而，想不到大家纵然一时重逢，可人妖殊途，到头来仍免不了再度离别。梦璃说话的时候，神情是何等的悲伤与无奈！她表面上说的是弓，其实何尝不是在说着她与自己！她这么说，无疑是要把天河让给自己，可是，以自己背负的命运，再加上望舒剑的不断侵噬，自己又能与天河相伴几时呢？自己又能让他一生幸福吗？

菱纱心乱如麻，神情迷乱，口中喃喃地低语着什么，紫英站在她身旁，忧郁地望着她的脸，眼神中也有一分苦痛之意。梦璃转过身来，望着昔日的师叔，低声道：“紫英，谢谢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妖，可是到最后，你还是愿意帮助我族，我真的很感激……”

紫英悠悠叹道：“梦璃……是我应该感谢你，让我知道当年的真相，也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善与恶……”梦璃又转向菱纱，勉强笑了笑，道：“菱纱，你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梦璃拜托你了……我会永远想念你们的，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哽咽着没说完，两行清泪已淌了下来。天河等人也忍不住别过头去，擦拭眼角的泪水。

旁边一直不语的婵幽见女儿如此伤心，严肃的面上也有一丝酸痛，摇了摇头，叹口气道：“璃儿，你如此伤怀，又怎能安心继位？”看着四人难舍情状，用劝慰的语气说道：“不如我将你们彼此间的记忆通通消去，日后再无想念，自然也就不会伤心——”

“不要！我不愿意忘了梦璃！”天河和菱纱齐声叫道，紫英也默然摇头。婵幽望着三人的眼睛，叹道：“你们人类有种说法，叫作‘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既然种种烦恼，都是由想或念而起，将烦恼的根源消去，岂不是一了百了？”

天河痛苦地摇摇头，大声道：“不，以后我想到梦璃，想到她不在我身边，也许是会很伤心，但是我也会想到，大家还在一起时，很多开心的事.....要是把这些都忘了，虽然不会难过，可是脑子里有一大块地方都是空的，还有什么意思？”

婵幽望着云天河，徐徐叹了口气，柳梦璃悲伤地看着母亲，急切道：“娘，女儿不希望.....”婵幽轻望她一眼，平静道：“璃儿，你放心，我不会强迫他们.....”又看了看云天河，长叹道：“年轻人，你倒比我想象的更有良心，只可惜.....唉.....”语音中充满了遗憾，梦璃是她亲生爱女，她对天河的深情，自己岂有不知？只是自己迭遭重创，已无力继续统领幻瞑界妖族，梦璃是自己唯一的后代，也只有她有资格继承幻瞑界主人之位。她重任在肩，又怎能再像以前一样，离开族人，和天河等人回到人间去？虽然情知此事势必让女儿十分难过，但为了本族的未来，也只有狠下心来，牺牲女儿的感情了。

婵幽顿了顿，压下心中的歉疚之情，转向奚仲，郑重地道：“奚仲，你去月神殿将‘梦见樽’取来。”奚仲领命而去。一旁梦璃惊疑道：“娘.....？”

婵幽淡然道：“璃儿，你不必多虑，我说过的，不会强行消去他们的记忆。但你也要答应我，继位之后一切事务须以幻瞑界为重，绝不可溺于感伤，耗费心神！”梦璃这才放下担忧，低下头去，轻声应道：“是，璃儿.....答应娘.....”话音有些微弱，透着几分不自信。婵幽看着她，悠悠叹了口气。

过了片刻，奚仲从殿外缓步走进来，双手捧着一个丝线编成的圆球，上面线圈密密麻麻的，却如蛛网一般错落有致。梦貊一族以食梦为生，修炼的法术也与梦有关，“梦见樽”乃是历代幻瞑界之主精心收集各界生灵中修为高深之士的幻梦，辅以自身法力，不断修炼而成，可说是幻瞑界至高无上的宝物。奚仲走到婵幽面前，小心地将梦见樽递给她，婵幽捧在手上，凝神注视，口中默念真言，众人只见圆球上的

线条渐渐放出光来，一根线便代表一个人的梦，每根丝线发出的光都各不相同，许许多多根线交缠在一起，幻出奇异而瑰丽光彩，映照在婵幽分外郑重的表情上，更显得神秘莫测。天河等人看得出神，只听婵幽肃然喝道：“万灵悉来，神光映幽！引诸方想愿，入梦见之樽——无中而出、虚空即有！”

众人眼前一幻，只见梦见樽发出的光芒猛地消失，婵幽身前忽然多了一人，一身海蓝色长裙，秀发飘扬，貌似桃花初绽，形若仙子离尘，衣着相貌，竟和旁边的梦璃一模一样！只是面上没有了那份悲戚之情，脸蕴微笑，静静地向天河三人这边看来。

天河看得张大了嘴，惊异道：“这、这怎么会……有两个梦璃？！”菱纱和紫英也是一脸惊诧之情，婵幽缓缓收起梦见樽，看着他们，道：“梦见樽乃是藏有神秘之力的法器，能够令人幻梦成真。既然你们不愿璃儿离去，而她对你们亦是依依不舍，我便将此份思念之情，注入梦见樽，诞出另外一个璃儿……”轻轻推了“梦璃”一下，她似乎明白了婵幽的意思，微笑着走到天河等人身旁，和他们站在一起。

婵幽微微慨叹，又道：“这个璃儿虽然只是傀儡，口不能言，亦无心智，有形而又无形，但却能如常人一般行动，往后便让她伴在你们身侧，犹如璃儿常在……但，她不过是一场幻梦，当你们渐渐淡忘璃儿之后，梦就醒了，她便也会消散无踪……”众人听得一呆，看着身旁的“梦璃”，心中百感交集，不知是欣慰，还是凄凉，抑或是感伤。天河沉重地摇了摇头，高声说道：“不会的！我们不会忘记梦璃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梦，又哪来的梦醒……”

婵幽暗暗叹息了一声，转向梦璃，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梦璃悲凄的容颜上现出几分感激之情，低着头，轻声道：“娘，谢谢您……”婵幽盯着她的眼睛，正容道：“你不必谢我，记得你刚才答应过我什么，言出必行，才是我的好女儿。”梦璃黯然点头，诚恳地道：“璃儿不敢或忘，定会时刻铭记在心，不辜负娘的一片期望……”

婵幽听了女儿的话，终于欣慰地点了点头，柔声说道：“好了，璃儿，时辰到了，你随我到祭坛去，我要正式传位于你！”说罢慢慢转过身去，梦璃搀扶着母亲，两人一同向宫殿最深处走去，缓缓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外。

天河怔怔地望着梦璃离去，如同呆了一般，木然立在那里。菱纱看着他悲伤的表情，轻轻走过来，叹道：“天河，你这傻瓜……自己那么难过，为什么不说几句挽留梦璃的话呢？”

天河神情恍惚，怔忡道：“说了……她就不会走吗？”菱纱摇摇头，叹道：“你……你太不懂女孩子的心了，梦璃她太可怜了……”天河喃喃地道：“也许吧……可我知道，她不会留下的……看她的眼睛就明白了，就算再舍不得，她也会选择和自己的族人在一起，同生共死……”

菱纱不禁默然，也许天河说的对，这，难道就是梦璃的宿命吗？为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了保护族人，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朋友……那天妖界降临时，她就主动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现在她是这么做，也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吧。可是，她心底的那份苦楚，纵然身旁有爱她的母亲，敬她的族民，又有谁能为她排解……

菱纱正伤感地沉思着，忽见梦璃扶着婵幽，从内殿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天河等人看到她秀美的容颜上，竟是十分庄严的神色，全身隐隐发出圣洁的光辉，如梦如幻。她身边的婵幽却是十分疲惫的样子，转过头来，向梦璃肃然说道：“璃儿，我已将梦境之力尽数传予你。从现在起，你便是幻瞑界之主，须与我族共存共亡，生死相依，离异之心将引祸端，背弃之举必遭天罚……”说到这里，忽然衰弱地咳嗽了几声，梦璃不安地望着母亲，有些着急地道：“娘，您的身体……”

婵幽轻轻摆手，双目向殿中的奚仲望去。奚仲会意，郑重地走到梦璃身前，向她躬身施礼，恭敬地道：“梦璃大人，如今您已是幻瞑界主

人，奚仲在此发誓，会永远以自己的生命辅佐您、保护您，绝无背叛！”梦璃有些忐忑地受了他一礼，也微微点头回礼。

婵幽看着他二人，脸上露出一分满意之色，转向奚仲，坦然说道：“奚仲，璃儿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她年纪尚小，族中事务或有力不能胜之处，你现下乃是我族唯一护将，须尽力辅佐于她，不得懈怠！”说完，又转过头去，向梦璃意味深长地道：“璃儿，你既已是幻瞑界之主，当以我族利益为重，方才我对你二人的安排，你们应该能体会我的苦心……”

奚仲敛容躬身，郑重地应道：“是！请婵幽大人放心。大人当年救命之恩，奚仲没齿难忘，今后自当遵从大人嘱托，全力辅佐梦璃大人，不敢有误！”婵幽点点头，又向梦璃看去，却见她花容失色，身体微微颤抖，嗫嚅道：“娘，璃儿……璃儿……不能……”两只手绞在一起，面色十分哀愁，心中似有难言之隐，又似有着无数的不情愿。

婵幽叹了口气，缓缓摇头，向她正色道：“璃儿，时候不早，你该命奚仲将你的朋友送回人间了。”又轻轻咳嗽了两声，微声道：“今日我灵力已消耗太多，须得沉眠一段时日，璃儿你勿要相扰……”言罢闭上双眼，身形渐渐隐去，慢慢消失在大殿中。梦璃望着母亲渐渐消失的身影，伤感而又不安地低声道：“娘……您保重……”

天河等人看着婵幽离去，心中也忽然涌起一丝感伤，想不到这一世威名的妖界之主，晚景竟是如此凄凉。梦璃定下心神，哀伤地看了看天河三人，终于轻轻地开口唤道：“……奚仲。”

奚仲端立在梦璃身前数尺处，神情极是恭谨，朗声道：“属下在，大人有何吩咐？”梦璃望着他，肃然说道：“我以妖界主人的名义，命你将云天河等人带往尊神坛，送返人间！”

奚仲应道：“是！”飘然走到天河三人身旁，长袖一摆，诚挚地道：“三位，请随我来……”紫英默默地望着梦璃，过了片刻，轻叹一声，深深一揖：“保重！”蓦地一转头，缓步而去。菱纱红着眼圈，不舍地看着梦璃，伤心地道：“梦璃……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梦璃低声抽泣，闭着眼睛，轻轻点点头：“菱纱……你也要保重……跟云公子在一起，一定要活得快快乐乐的……”菱纱眼眶一热，心里暗中有对自己说了无数遍别哭别哭，可面前的身影一阵模糊，两行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心中越发难过起来，猛地一跺脚，双手掩面，头也不回地向殿外跑去。

大殿中只剩下了天河和梦璃、奚仲三人，天河怔忡地望着梦璃，心中明白，自己终到了与梦璃分别的时刻。他自从那夜与梦璃分别，这些日子里，心中的无数焦急、担忧、牵挂、思念，只觉得还有千种思绪、万般情怀，待要向她诉说。可是上天却是再也不给自己这个机会了，一时间，头脑中忽然变得空空落落的，心里的千言万语霎时间都化作乌有，只是生涩地说出几个字来：“梦璃，我……我走了……”身子却呆呆地站定不动。

梦璃拭着泪，呜咽着不说话，天河又呆立了片刻，终于黯然转过身去。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梦璃悲伤地大声喊了出来：“……云公子！”

天河身子一震，缓缓回转身来，望着梦璃迷蒙的泪眼，伤痛地低声道：“梦璃……”柳梦璃擦了擦眼角，微微强笑，用忧伤的声调轻声道：“云公子，我想要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留下那么多开心的回忆……我们一起御剑而飞，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在即墨看那些美丽的花灯……这些事情，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遇上了你，我才明白……什么叫在意一个人、忧心一个人，还有……喜欢一个人……”

天河听着她的话，回想起昔日大家一同度过的快活时光，众人言笑晏晏，如在眼前。转瞬之间，往事已成天边浮云，自己与梦璃更成永诀，从此天各一方，再难相见……想到这些，心下难过更甚，不觉闭

上了眼睛。梦璃伤感地轻轻叹了口气，幽幽道：“.....请云公子一定要保重好自己，也请你好好照顾菱纱，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千万不要让璃儿担心.....菱纱，我真的好羡慕她，如果上天能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自己是她，就算.....就算.....至少，我能真的陪在云公子的身边.....”

天河难过地低下头，悲声道：“梦璃.....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一定.....一定每天都会想起你，不会忘记你，不会让另外那个‘梦璃’消失，就好像你还陪在我们身边一样.....大家永远一定会想着你、记住我们的情分的.....”梦璃闭上眼睛，默然片刻，终于鼓足了心中的勇气，向天河轻轻问道：“云公子，我.....可以喊你一声‘天河’吗？”

天河伤痛地点点头：“当然.....”梦璃悲戚的面容上浮起一丝悦慰，凄然地笑了笑，半转过身去，深情地喃喃说道：“天河.....今生有缘无份，若有来生.....若有来生，我们再.....再.....”眼神迷离，遥遥望着远处，语气中却是无比的坚定：“就算人和妖的寿命差许多，你比我先入轮回，璃儿也会努力地去找你的转世.....等到找到你的转世，那个时候，我们再像从前一样，跋山涉水、游历天下.....”

天河悲伤地摇摇头，大声道：“不，梦璃，我们根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每隔十九年，你们会再来人间！我跟你约好，就十九年！十九年以后，我们再在昆仑山上相见！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我和大家都会等着你！”

梦璃微声悲叹道：“天河，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天河仍在满怀希望地大声喊道：“梦璃，我们可以的！不过十九年而已，我们能等到——”听见梦璃几乎微弱不闻的声音，忽然怔住了，话音戛然而止，痛苦地摇着头。他心中又何尝不知道，此刻双剑网缚已去，妖界失去束缚，纵然十九年轮回又至，也无法再与人间相接。妖界中人对琼华派惧恨入骨，纵然梦璃有办法使妖界重至人间，又有谁能同意她这么做？她又怎能拿族人的生命冒险？

更何况，就算十九年后梦璃又回来了，那又怎么样呢？她难道能真的丢下族人，放弃自己肩头的责任吗？纵然大家一时相聚，可短暂的欢愉之后，还不是如今日一般的伤心离别？这样的重逢，又能带给自己几分喜、几分悲呢？

不知不觉中，自己已黯然泪下。梦璃背过身去，语音渐渐变得恍惚如梦，轻声说道：“天河，你还记得吗？那天，在柳府的院子里，你说，我弹的曲子很好听……我答应过你，以后有时间要为你单独演奏一曲，可是没想到，上天给我们的时间这么少……今天，也许是一个机会了……天河，你要听吗？”

天河擦擦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梦璃轻轻伸出一只手，那具青玉制成的箜篌在空中慢慢幻出，悄然落在她手中。梦璃低泣一声，拢了拢肩头的秀发，凝神肃立。蓦然间，只听铮然一声，宛如裂帛之音，又似美玉初碎，那华丽而令人心碎的声响。

天河心神一荡，静静地听着梦璃弹奏下去。却听箜篌上高音一颤，倏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极低的音符，低旋缓转，慢缠轻和，弹奏的虽是箜篌，发出的音响却如同洞箫一般，如泣如诉，哀转凄凉。天河听着听着，忽然面色一震，心中惊道：“这、这不是那天夜里……琴姬姑娘演奏的乐曲么！”他对音律所知甚少，其实这首曲子与琴姬当日所弹奏的乐曲，于音韵上并无什么相似之处，甚至可说是毫无关联，但梦璃于此分别之时弹奏此曲，心中的哀痛悲苦，尽皆融入了这一曲之中。比之当日的琴姬，两人的伤情却只有更加相似。

箜篌发出的音调于极低之际，忽然盘旋而上，几声清亮的声响划过，忽又低沉下去，似此回转不止，音调或高或低，高如九天凤啸，低似海内龙吟，但无论高低，俱皆恰到好处，美若天成。几个盘旋之后，曲调终于渐渐高扬，箜篌上发出的音响也愈显纷繁，一片亮音中如有珠玉跳跃，此起彼伏。细细听来，乐曲中美态万象，应有尽有，若群

芳争艳、花团锦簇，又如鹤鸣鹊啼、众鸟竞歌。天河听得呆呆出神，心中难受之情稍减，不觉沉浸在这支优美的乐曲之中。

然而这份美好的感觉在人心中也不过仅仅萦绕了片刻而已，不知不觉中，乐曲的音调又缓缓降落下来，众多美景渐渐消散湮灭，满园繁花纷纷凋零残败，百鸟亦各自投林而去，一片萧杀的气氛中，但闻雨声绵绵，若有若无，渐渐远去，又过了少顷，终于万籁俱静。空旷的大殿中更无一丝声响，唯听见梦璃身前，几滴泪珠坠地之音。

“……谁言别后终无悔，寒月清宵绮梦回。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梦璃一曲奏罢，垂首悲泣，泪如雨下，衣襟尽湿，口中喃喃地低吟着。

天河痴痴地听着这首诗，心中更觉悲不能胜，伤痛之余，不觉已是泪流满面，眼前一片模糊，恍惚中感到自己被人拉着，只望见梦璃的身影渐渐飘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远……

第二十七章：故园迴梦

恍然间，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眼前闪过一幕幕紫色的幻境，混若迷梦。忽然间面前白光一闪，那些迷幻而奇丽的景象蓦地消失，朦朦胧胧的视野中忽隐约现出一道无比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倩影，天河一见之下，惊喜交迸，失声道：“梦璃！你没走？！”

忽然脚下一滑，足底竟是沙地，天河身子一斜，险些摔倒，手臂蓦地一紧，被身旁的紫英拉住。天河见他神情黯淡，向自己微微摇首，心中一片茫然，又向那道倩影凝目望去，却见那“梦璃”悄然凝立在身前不远处，脸上仍是淡淡的微笑，一双秀目中殊无悲喜之色，只是默默地望着一旁。天河望着那淡漠的身影，胸口一痛，惘然自失，梦璃的身影就在眼前，可她的人，却离自己那么遥远……

菱纱转身四顾，望了片刻，忽地神情一诧，叫道：“这儿是……月牙村？”紫英轻轻点头，菱纱见原来立在地上的十几棵死树中又倒下不少，许多树身已被沙土掩埋，远远望去，满眼尽是黄沙飞砾，比上次来时愈发荒凉，不由暗暗悲叹。天河怔然望着“梦璃”的身影，又仰首望着空旷的苍天，悲声道：“梦璃她……真的走了……”

菱纱和紫英与梦璃分别，心中也是十分难受，见天河这样，更是伤感，菱纱低声劝道：“天河，你别难过了，也许这就是命……”天河双目无神，喃喃地说道：“我不知道……以前在山上一切都很自在，爹对生死离别也看得很淡……但是现在什么感觉都不一样了，这大概就是伤心吧……”

菱纱伤感地道：“可是……至少，还有另一个‘梦璃’陪着我们，就算……她也只是一场梦……如果在琼华派和幻瞑界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也能像做梦一样，醒来之后发觉全是假的，那该有多好……”悠悠闭上了双眸，神情中既似悲凉、又似自伤，默然不语。

紫英极目远眺，过了许久，慨叹一声，道：“人生真如黄粱一梦，我们所以为的‘幻境’，说不定仅是梦中之梦，生死则是一场更大的梦……以前宗炼师公对我说过许多伤怀的话，我一直理解不了，直到经历了这么多事，才明白其中的那种无奈……”

天河痛苦地摇着头，悲伤地扬声问道：“我不懂，人活着，还分什么真的假的？梦璃走了，我心里难过，一定是真的，怎么会有假？还有接下来要去做很多事……如果这些都是梦，干嘛还要做？”怔怔望着紫英和菱纱，道：“紫英、菱纱，你们说，如果这是梦，我们又是什么？又在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紫英听得怅然若失，心中蓦然感到无边的寂寥苦涩，又是一份说不出的困顿无力，只觉活在世上，空有着满腔抱负、一身修为，竟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一时间黯然神伤，无言以对。菱纱叹了口气，轻轻走

到天河身旁，拍了他一下，轻声道：“天河……你啊，还是一点都没变，总会说出些让人吓了一跳的话。其实，是梦也好，是真真正正存在过的事也好，我们曾经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就足够了……”

紫英缓缓点头，暂压下心中的难过，望着远处的村舍，道：“无论如何，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一直耽于感伤……既然到了这里，不如先把水灵珠交给月牙村的村长，解了这里的旱灾吧。”

菱纱一拍手，喜道：“对了！梦璃是告诉过我，那个人……玄霄他把水灵珠给了天河，这么说来，这里真的能再一次变成绿洲了？！”紫英道：“应该可以吧，不过我们还是要去问一问村长，看他是否知道召唤水灵的法术。”菱纱高兴道：“嗯，我这就去告诉村长这个好消息！这下子月牙村有救了！”边说着话，人已边向远处的房舍跑去。

天河望着菱纱的背影，一脸担忧之色，紫英向他轻轻摆了摆手，低声道：“没事的，菱纱的病是因为望舒剑消耗了她太多体力，现在玄霄师叔已经不再用双剑网缚妖界，暂时不会再损耗她的体力了，刚才我又给她服了些丹药，她的身体一时半刻之内应该不会有碍了……”

天河看着紫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面上掠过一丝痛意，摇头道：“谢什么，菱纱的事我也有责任，从始至终，我都没想到，师叔和掌门一直是在利用我……我更没想到，他们为了飞升，竟然连人的性命都不顾了，派中弟子都可以牺牲，更不要说是一个原本与琼华派毫无瓜葛的菱纱了……”想到怀朔死讯传来时，夙瑶等人脸上的冷漠神情，不由得愤懑填膺，顿了一顿，又问天河道：“天河，接下来的事你如何打算？是否要去找玄霄师叔？”

天河毫不迟疑，大声说道：“当然！我一定要夺回望舒剑！说什么也不能让菱纱再受苦了！”紫英看着他，有些忧心地道：“但是，以师叔如今之能，就算你我倾尽全力，只怕也难动他分毫……”想到当日己方三

人对战归邪一人，尚且落了七分守势，而玄霄一人便已力压归邪，谈笑间将其击杀，不由得极是发愁。更何况琼华派高手如云，修为与自己相若者便不下十人，而夙瑶虽与玄霄有隙，但事关琼华派飞升，她也断不会坐视己方夺剑，她修为在派中仅次于玄霄，二人倘若联手，自己这边是更无胜算了。

正担忧间，天河已愤愤地说道：“打不过也要打！不然菱纱……我绝对不想再伤心一次了！我不要！”紫英暗叹了口气，忽见一道红影蹒跚而来，韩菱纱满面沮丧，一步一顿地走了过来，紫英见她神情，吃了一惊，暗忖道：“莫非村长不知道使用水灵珠之法？这可麻烦了，若在数日之前，我自可去向掌门和师叔求教，可是现在……”尚未开口相问，天河已着急地走上前去，惊问道：“菱纱，你怎么了？脚扭了吗？”

菱纱轻轻点点头：“没事，刚才跑得太急了些，不小心绊了一下……”天河急道：“那，你疼得厉不厉害？要不要我揉揉？”说着就要蹲下身去，菱纱脸上一红，急忙扭身闪开，尴尬地不悦道：“都说了没事了，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头脑中忽地一阵迷惑，记得自己和天河第一次在墓室里相见时，自己也是脚上受了伤，却主动叫当时不过一面之交的天河来帮自己；可是今日，两人已经一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怎么反而拘束起来了呢？

紫英微一挥袖，一团光球笼罩在菱纱脚踝处，菱纱顿感舒服了许多，感激地看着他，刚想说什么，只听紫英郑重地问道：“菱纱，村里发生了什么事？”

菱纱微微低下头去，黯然道：“我们……来晚了……村长、还有其他人……他们已经离开了月牙村……”紫英神色大震，问道：“他们是何时走的？！”天河也是一惊，菱纱摇摇头，低声道：“我也不太清楚……看村长的留书，应该有一个多月了……他说他很感激我们，可是村里人没办法再等下去了……以前从村里出去的人经商赚了钱，已

经带着商队回来，接走了他们……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决定穿过沙漠，去绿洲生活……”

天河呆呆地望着远处荒芜人烟的村落，涩声道：“……他们都走了？……也好，他们能过得比以前好……”菱纱伤心地摇摇头，哀叹道：“可是，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到底还是一点忙也帮不上……梦璃走了，月牙村的人也走了，以前那些以为能够做成的事，到头来一件都做不成……”

紫英俊目含悲，悠悠长叹道：“想不到……琼华派的所有人……身在昆仑，受人敬仰，却无法泽被山脚下的百姓，如此大过，枉被称为‘剑仙’……”仰首望着远处昆仑山上，半隐于云雾之中的琼华盛景，心底无比鄙夷与厌恶。

天河呆立片刻，便已无心伤感。他此刻的全副心思，尽皆在菱纱一人身上，满心里想着安顿好菱纱之后，如何找个机会偷偷离开，去琼华派找玄霄夺回望舒剑——他知道，菱纱是断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去冒险的，他也知道，以自己的修为，如果真的与玄霄等人交上手，结果会是什么……可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也许他的心中，对大哥还存有一丝希望，幻想着他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放弃为了飞升而继续伤害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菱纱的生命，他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了……

他正焦急地思虑着，忽然神情一怔，脸上现出几分迟疑之情，心中似在做着某种取舍，忽地转向菱纱和紫英，低声缓缓道：“菱纱、紫英，我想起来一件事……梦璃托付我做的事，我还没有做……我想先回寿阳一趟，把那个香囊交给柳波波……”

紫英想起梦璃嘱托，便即点了点头。菱纱回想起梦璃当初在寿阳与父母分别时，柳世封夫妇那种如失珍宝般的感伤失落，不知道他们得知梦璃远去妖界，再也不能回来与他们相见，又该是多么的伤心难过，

心下亦是惆怅不已。但这件事终究不能永远瞒着他们夫妇，既然或早或晚都是个了解，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他们夫妇在无尽的时光中焦急地等待女儿归来，永远受着思女之苦，还不如干脆早早告知他们真相，一了百了。想到这里，便也点头同意了。

三人计议已定，随即带上“梦璃”一同御剑飞到了寿阳。此时已是深秋，众人但见韶华尽去，落英缤纷，全城已是草木渐凋，不时有几片黄叶打着旋儿，从道旁的树上飘落下来，尚未沾地，便已被萧瑟的秋风远远吹去，了无踪影。三人看着这般萧索的景象，心中忧愁之感更添几分，步履沉重，缓缓向柳府走去。尚未到达，菱纱望见远处一人遥遥走来，身形颇为熟悉，定睛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叫道：“咦？那不是裴剑、裴大哥吗？”

天河一个激灵，急忙顺着菱纱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红衣捕快向这边走来，细看相貌，不是裴剑是谁？正要打招呼，裴剑眼尖，一眼便望见了天河身旁的“梦璃”，脸上又惊又喜，连忙走了过来，高兴道：“小姐、云公子，你们回来了？！”

天河轻轻点了点头，身旁的“梦璃”却是一动不动，裴剑看着小姐平静的神情，愣了一愣，又欣慰地道：“小姐，你总算又回来了！上次你为了帮钟老伯，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可惜没待几个时辰就走了，老爷和夫人这些天来又想你想得紧。这下好了，小姐你回来，老爷他们可该高兴坏了！”

“梦璃”仍是一言不发，漠然地站在那里，裴剑高兴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她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裴剑脸上欣喜的神情渐转惊讶，疑惑道：“小姐，你……”奇怪地看着她，不明白眼前的小姐是怎么了。

菱纱难过地叹了口气，轻声向他道：“裴大哥，你带我们去见柳大人吧，我们有事情要对他说……”裴剑听得怔了一怔，见菱纱和天河诸人

都是一副难过的样子，颇感奇异，又不便立刻相询，只得道：“好吧，老爷今日正好休假，你们跟我来吧。”

几人随着他来到了柳府，裴剑高高兴兴地走在最前面，急匆匆往正堂而去，人未进屋，激动而喜悦的声音已传了进来：“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

堂上传来一声响动，正坐着品茶的柳世封激动地将茶碗重重放在桌上，高声道：“裴剑，你说什么？璃儿回来了？！”他欣喜若狂，急急站起身来，旁边的阮慈也十分高兴，连声急道：“璃儿回来了，她在哪里？快让娘看看——”

话音未落，裴剑和天河众人已进到了堂中，柳世封猛然看见天河身前分别数月的女儿，心中激动难抑，快步走到“梦璃”面前，惊喜地唤道：“璃儿，你可算回来了……上次你匆匆忙忙就走了，爹想你可想坏了……”他欢喜至极，眼中竟不禁流下泪来，也不顾自己县令的身份，当着天河等人的面便抽咽起来，拉着女儿的手，口中呜咽着絮絮言道这些天里的想念。旁边的阮慈忙取出手帕帮他擦干了泪，嗔怪道：“老爷，你看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一边说，一边欢喜地看着女儿。

柳世封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向她尴尬地笑了笑，仍是紧紧握着“梦璃”的手不肯放开，没口子地道：“璃儿，你这些天过得好不好？在那个什么‘琼华派’里生活得开心不开心？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那个师叔、还有派里那些长辈，他们待你怎么样？还让没让你下山除过妖？有没有遇到危险？……璃儿？！”看着女儿淡漠的面庞，神情中猛地一阵惶然，惊恐地摇着她的手：“璃儿，你怎么了？你说话啊……”

阮慈脸上也极是惊诧，急问道：“天河，璃儿她这是怎么了？”身旁裴剑也惶惑地看着众人，天河看着柳世封夫妇焦急的面容，心中一阵发堵，说不出话来。菱纱凄凉地摇摇头，叹道：“柳伯伯、柳伯母，我来

跟你们解释吧.....她、她不是梦璃，只是梦璃的一个傀儡，真的梦璃在另外一个地方.....”

柳世封全身一震，不觉放开了双手，吃惊地望着菱纱，急道：“你说、你说这个璃儿，她是个傀儡，是假的？那真的璃儿呢？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跟你们一块回来？”菱纱低着头，不忍回答，见柳世封越问越急，过了许久，才难过地道：“梦璃.....她跟我们告别了.....”随即从那晚梦璃忽然离开，众人前往鬼界寻找翳影枝，又进入妖界找到她，一同抵抗琼华派入侵，一直到梦璃接任幻暝界之主的位子，与众人再次分别的事情向柳世封等人简略叙说了一遍。菱纱说完这些，自己已是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却见柳世封夫妇脸上，也是万分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悲痛凄苦之情。

阮慈强忍着泪水，喃喃地道：“你说璃儿，她当了那个‘妖界’的主人？她、她也是.....”柳世封悲伤地摇摇头，向她道：“夫人，不管璃儿是什么身份，她不都是我们的女儿么？.....只可惜，璃儿啊璃儿，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啊.....要是你永远留在家里，陪在我们的身边，该有多好啊.....”

菱纱微微摇摇头，哀叹道：“柳伯伯，和梦璃分别，我们都很难过。梦璃她也很难受、很舍不得离开我们.....可是，她不得不那么做，因为那里是她的家园，他们全族的人，都需要她的守护.....梦璃她也有她的责任，有她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是她的使命，就算再难过、再舍不得，也不会回头的.....”伤感地回过头去，轻声道：“梦璃她走的时候，还托天河带给你们一件东西.....”

天河难过地闭着眼睛，从怀里缓缓拿出那包装着离香草的香囊，低声向柳世封夫妇道：“柳波波、柳波母，梦璃她恐怕不能再来回来看你们了，她让我把这个香囊交给你们，请你们原谅她没法配在你们身边尽孝.....她还说，请裴大哥替她略尽孝道，她在那边，也会永远念着你们二老.....”

裴剑神情苦涩，黯然叹道：“小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老爷和夫人的……唉，可是小姐你，一个人在那边，又怎么能让我们的放心的下……”柳世封颤抖地接过香囊，蓦地气血上涌，身子一晃，颓然坐倒在椅中，身旁众人见状大惊，裴剑急忙到他身后，用力在他背上捶了几下，急唤道：“老爷！老爷！”

过了片刻，柳世封悠悠吐出一口气，方才缓过神来，连声悲叹道：“璃儿啊，你当初不是说好了，只要带着这个香囊，总有一天，你会回到爹娘身边的……璃儿你太狠心了，你怎么舍得就这么走了，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接受得了……”说着说着，不觉嚎啕。阮慈也是泪如雨下，兀自在一旁轻声劝慰着柳世封。

天河三人看着柳氏夫妇悲状，心中也是难过不已，仿佛梦璃又一次离大家而去一般，均是低头不语。过了许久，柳世封方才止住悲声，无力地向天河等人挥了挥手，微声道：“贤侄，你们今日就在这里住下吧。我和夫人要回屋呆一会儿，先不能陪你们了……”在裴剑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和阮慈互相搀扶着，一步一顿地向内室走去。

众人心下感伤，默默离开了正堂，在府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走着走着，不经意间，竟来到了那天夜里初遇梦璃的院内。众人眼前一亮，但见一座雅致的小亭立在前方不远处，亭子两旁密密地栽着几排桃树，花果虽已落尽，树上的叶子还未尽数掉落，乍然一看，仍保留着几分当日的美感。三人呼吸间，只觉园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分外熟悉，脸上不由一怔，天河更是神情大变，失声道：“这香味……就跟梦璃身上的一模一样……”

亭边一个打扫落叶的侍女听见天河的话，向众人走过来，低声道：“公子的鼻子真灵，再过几天，就是离香草的节祭了。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小姐都会带着我们，到女萝岩那里去采离香草，今年只有我们自己去采了……小姐说，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离香草，用来制香料是最

好的……”有些伤感地望着天河三人，轻轻问道：“公子，我听裴捕头说，小姐她回不来了，是真的吗？”

天河黯然点点头，那侍女幽幽道：“小姐她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下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制香的本领还是她亲手教我的……为什么，像她这样的好人，却要永远离开我们大家……”说罢伤心地低下头去。

天河苦痛地摇着头，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些正直的、善良的朋友，一个个不是死别、就是生离……怀朔、梦璃……

突然，他神情一震，两眼直直地望着身旁一人，目光中伤痛之余，又充满了坚决的信念。

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了，更何况是她！

菱纱凄然望着站在亭前的“梦璃”，人面依旧，魂魄却已不在，喃喃地道：“离香……离香……离开故乡……梦璃她喜欢这种香气，那她是不是也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永远地离开这些年来生长的地方……可妖界对她来说，真的比这里更亲吗，那里又真的是属于她的家园吗……”

慕容紫英面色苍茫，喟然长叹：“……来如流水兮去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道经上说，人匆匆一世，生于蒙昧，又归于虚无。故乡在哪里，世上每一代的智者，都在苦苦寻觅，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我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怕是个亘古难明的问题罢……”菱纱呆呆听着他的话，恍惚地望着前方，默然不语。

众人心中百感交集，各自嗟叹不已。不知不觉间，已到了傍晚，裴剑过来带众人到餐厅用饭。柳世封夫妇强打精神，陪着天河等人一起用餐，席间各人都只是低着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原本丰盛的一席餐宴，吃得沉闷无味之极。用过餐后，天河等人见柳氏夫妇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梦璃”，思女之情，溢于言表，便将“梦璃”留在了他们房

中，才回了客房。柳氏夫妇坐在房中，久久地凝望着“女儿”，一言不发，直至心力交瘁，方才沉沉睡倒在座椅上。

夜里，天河独自一人开了房门，悄悄地来到了院内，望了望菱纱和“梦璃”的房间，不舍地闭了闭眼睛。想到梦璃对自己托付的事情已经完成，心下稍感释然，便是今夜之后，再也回不来了，也已不辜负她的嘱托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正要偷偷离开，身后房门发出一声轻响，天河一惊，回头望去，紫英身形如风，已悄然走到他身后，凝视着他，压低了声音，却是很严肃地问道：“天河，你这是要……去找玄霄师叔？”

天河点点头，沉重地道：“对，我要去找他，我要把望舒剑拿回来，我再也不要看到有人离开了！”紫英黯然叹了口气，缓缓摇头：“可是，你知道的，以我们的实力，此去恐怕……这么做未免太冒险了……”天河望着他，低声道：“我知道……所以，紫英，你让我一个人去好不好？如果……如果……还有你能照顾菱纱……”

紫英面色陡然一沉，怒道：“你这算什么话！要去就大家一起去，那样还多几分希望，你这样一个人跑去，跟白白送死有什么区别？”语气中难抑激动之情，高声道：“你以为靠你自己一个人去拼命，就能夺回望舒剑，救回菱纱吗？你倒是觉得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你想过菱纱的感受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不告而别，一个人去跟师叔拼命，她得知真相之后会怎么样？如果她知道你是为了救她才送命的，她还会快快乐乐地活在这个世上吗？她还能活下去吗？！”

他愤愤地喘了几口气，大声说道：“天河，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可今天的事，你怎么这么糊涂！”天河听着紫英生气的责备声，面上呆怔了一下，胸口似被人重重捶了一拳，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紫英看着他伤痛的面容，心中的气略略消了些，缓声道：“天河，听我一言，现在算一下时日，琼华派应该还未以双剑做成剑柱。我们不要贸

然行事，留存实力，先好好陪菱纱几天，等安顿好了她，我们两个再一起想办法，智取也罢，强夺也罢，此事未必没有转机……”

天河痛心地道：“可是，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谁知道玄霄他们，现在是不是又在使用双剑？一想到菱纱难受的样子，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我不敢再等了、我真的不敢再等了……”忧心忡忡地转过头去，目光猛然瞥见什么，整个人登时呆住了，惊诧之下，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紫英见天河突然不说话，奇怪之下，转眼望去，面上也是大震。只见庭院门口，一袭红影微微颤抖，双眼定定地望着自己二人，神情中是万分的伤心难过，紫英失声道：“菱纱……”

菱纱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紧抿着嘴，慢慢走到两人身旁，天河惊诧道：“菱纱，你怎么……”菱纱蓦地仰起头来，柳眉斜挑，忿忿地大声说道：“我当然知道，今天下午，你看人的神色都不对劲，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天河，你当初不是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回青鸾峰吗？难道你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天河看着她惊怒的面庞，一时语塞，过了许久，才涩声道：“菱纱，你放心，我说话算话，答应你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忘……可是，我一定要先抢回望舒剑，玄霄他们再用那把剑，你会没命的……”菱纱猛地截断了他，尖声喊道：“不可以！你别去，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早就说了，不稀罕什么命长命短，你别去！”忽地扑到天河怀里，头靠着他的肩膀，悲泣道：“天河，你以为能活久一点，我就一定会高兴吗？就算真的夺回了望舒剑，万一你和紫英有什么……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算我求你……不要让我这么难过好不好……”

天河怔怔地痴立着，看着怀中随时都有可能香消玉殒的女孩，心中伤痛欲狂。可望着菱纱脸上那担心难受到了极点的表情，却是说什么也没有办法拒绝她，口中只是不住地喃喃说道：“对不起……对不

起……”菱纱见他不再坚持，这才破涕为笑，嗔道：“……猪头……每次出了事就会说对不起，下一次还不是让我担心个半死……那说好了，以后再也不许做让我担心的事，听见没有？”

天河默默点头，菱纱欣慰地笑了，抬头看着天河近在咫尺的面庞，突然反应过来，急忙退开两步，哼了一声，扭过头去，幸好是在夜里，旁人看不到她脸上的红晕。天河犹豫地望着紫英，眼中是询问之意，紫英微微皱眉思索，过了片刻，突然喜道：“对了，现今之计，我们不如先去清风涧寻两位长老，问问他们有无他法……”

天河听见“清风涧”三字，脸上怒火腾地涌起，愤然大喊道：“不行！我不去！”他这一声叫喊大的惊人，在这万籁俱静的深夜里，远远地传了出去，几乎整个柳府都听得见。紫英不知他为何如此愤怒，微微一愣，菱纱也是神色微惊，低声怪道：“天河，你小点声，别惊了其他人的美梦……”

天河连喘粗气，强行压低了声调，话语中的愤怒之意却是丝毫未减：“那两个老头，他们根本就是帮着玄霄的！他们明明知道不可以用望舒剑，对菱纱不好，却一直瞒着我们！到现在他们还会管菱纱的死活吗？说不定已经去琼华派找玄霄，一起飞升去了！”

紫英摇了摇头，叹口气道：“天河，不能这么说，那天在幻暝界，师叔的梦，你也看见了……两位长老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十九年来因为冰封师叔一事，始终愧疚难安。尤其是重光长老，这些年来更是一心要助师叔破冰，来赎清心中的罪孽感。他们二位有此心结，所以才会……”顿了一顿，又温言说道：“再说，天河你想想，假若他们二位长老真的是心如铁石、是非不分之人，那当初他们为何要传授菱纱心法，又为什么要将‘红魄’交给菱纱，还在我们欲往幻暝界时多番指点？”

天河的面上仍是愤愤不平，沉着嗓子，恨恨地道：“那又怎么样？难道对不起一个人，就可以为他做任何事，为了他不顾别人的性命吗？玄霄重要，菱纱就什么都不是？他们这么做，不是害人是什么？”

紫英眉头紧皱，看着天河悲愤神情，暗暗摇头叹息，一时却又找不出什么话来劝服他。菱纱望着二人，秀目渐渐红了，轻声道：“天河、紫英，你们都别再说了……哪里也不用去，大家就这样一起回青鸾峰不好吗？”转头直视着天河双眸，幽幽道：“天河，你没有必要为了我，生他们的气……就像你讲的，在青阳长老、重光长老的心里，玄霄的份量远远胜过我，你气他们心有偏袒，一定要把人命分个孰重孰轻……可是，既然人命无贵贱，我一条命，你一条命，那又为什么还要去找玄霄……”

天河怔然听着她的话，心中忽感到一阵茫然失神，本来十分愤慨的脸上，不知不觉间竟是呆住了。其实，在他心中，又何尝不喜爱那个曾经的大哥，何尝不希望他早日破冰而出，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禁锢。否则，当初又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玄霄走遍天下，费尽心力地寻找那三件寒器。只是他当时又怎能想到，这样做的结果，竟会是害了菱纱。而现在的自己，又何尝不像青阳和重光一样，为了救人而不顾一切……他不甘地摇着头，心头是一股无边的苍凉。紫英和菱纱伤感地看着他，默默无语。

过了许久，天河终于缓缓向菱纱点了点头，低声道：“好，菱纱，我不怪他们……不过，我还是要想办法救你。紫英既然说两位长老也许会有办法，那我们就去问问他们，明天就去。”

紫英舒了口气，点头道：“如此最好，我看两位长老都是淡泊之人，对飞升之事没有什么兴趣，应该还留在清风涧。我们明日就去，当能见到他们二位……”望着菱纱，轻声道：“菱纱，你的身体很弱，需要静养，快回房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就向柳大人他们辞行。”菱纱轻

轻点头。天空中孤月高悬，眼看已近三更，三人心神俱疲，无言散去，各自回房不提。

第二天用过早饭，天河三人便向柳世封夫妇辞行，柳世封甚是不舍，问及三人匆忙离开的缘故，几人只是含糊应对。天河见他们夫妇神情中对“梦璃”极是留恋，本想将她留在父母身旁。柳世封也颇想留下“女儿”，阮慈却向他摇了摇头，微声道：“老爷，让璃儿和他们在一起，不是很好么……璃儿她留给天河他们这个傀儡，也一定希望她能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要拆散他们了……”

柳世封怔了怔，默然良久，终于长叹一声，颓丧地点了点头。阮慈又转向天河，柔声道：“孩子，这个‘璃儿’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吧……唉，要是能看见真的璃儿和你们在一起，那该有多好……”转过身去擦着眼睛。

天河望着他们夫妇，忍住心中的伤感，坚定地低声道：“柳波波、柳波母，你们放心……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梦璃她还会回来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带着她回来，和你们团聚……”柳世封摆了摆手，难过地缓缓道：“贤侄，你们……走吧。”说着别过头去，不忍再看“女儿”。天河等人黯然向他们夫妇道了别，随即便离开了。柳世封怅然望着天河御剑而飞的身影，心头猛然浮起十九年前，云天青与自己辞别时的情景，想到自己与这一父一子，俱是情谊极深而缘分极浅，不由得心下痛惜哀叹，呆呆地目送着他们远去……

琼华派中，原本四季如春的景象竟忽然间一天天寒冷肃杀下去，地上的草坪渐渐枯萎，覆盖在上面的，是一日比一日更厚的严霜，池中泉水上竟浮起了点点冰凌，夏鸣虫悦耳的叫声更是早已绝迹。琼华宫前，原先众弟子修剑练功、嬉闹交谈的偌大场地上，竟已是空无一人。派中的众多道观也已紧闭了门，只在各屋门口留下了一两个手执长剑、全神戒备的弟子。浩大的琼华派于空旷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沉寂，只有隐在云端一角的卷云台上，还隐隐有人活动的痕迹。

明尘又一次被派遣到山门处站岗，他看着这些天来派中的诡异景象，心底的惶恐之情日胜一日，站在琼华派的山门前，心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兴奋和自豪感，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害怕。他隐约听说，似乎派中又出了叛徒，还有人死了……

突然，一丝极微弱的话音朦朦胧胧地传入他的耳中：

“师兄，你快看啊，我捉到了，好大的一只……”

那声音甚是娇怯，明尘听得面上一惊，这话音他以前似乎听过，好像是派中的某个女弟子……这些天来，派中的弟子忽然走掉了不少，剩下的一个个都似转了性一般，整日阴沉着脸，人人都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情，连话也不多说一句。此刻突然听到这如同撒娇一般的声调，心中没来由一寒，不觉循着声音来处，悄悄向那边走去。

突然，身后一个阴冷的声音猛喝道：“明尘，掌门派你守门，谁让你到处乱走的？”

明尘听见这严厉的话音，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急忙转过身来，低着头，不敢直视面前之人，害怕地道：“元越师叔，我、我听见……”右手微微颤抖，向远方声音传来处的剑舞坪那边指了指，害怕道：“师叔，这、这声音是……是不是我们派中的弟子……”

元越不耐烦地向那边瞥了一眼，厉声道：“一个疯子罢了！理她做什么！”明尘脸上全是惧怕与惶惑，近乎自言自语地微声道：“疯、疯子……”他全身发抖，两条腿哆嗦个不停，也不知是因为抗不住派中凛冽的寒风，还是因为难以抵挡内心中那份深深的恐惧。

元越面容极是威煞，两眼直瞪着他，厉喝道：“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师叔和掌门有令，凡玩忽职守、出了纰漏，阻碍本派飞升大计者，以叛逆论处！还不快快回去守门！”冷笑了一声，威胁道：“你最好把眼

睛睁大一点，要是不留神让那几个叛徒溜了进来，仔细你这十几年的修为！”

明尘颤声问道：“师叔，这几天……这几天派里总说有什么叛徒，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元越目露杀机，森然道：“告诉你也无妨，叛徒就是慕容紫英、云天河、韩菱纱他们三个！这三个逆徒勾结妖界，害死我派不少弟子，现在又妄图破坏本派百年来梦寐以求的飞升大计！是可忍孰不可忍，掌门已经下令，绝不允许他们再进琼华派一步！”

明尘大惊失色，颤声道：“不、不可能，紫英师叔怎么会是……”忽然见元越凶狠的目光瞪来，如同被当头泼了一桶冰水，彻骨寒透，话音登时哑了。当即噤若寒蝉，拖着仓惶的步子回到门口，一只手扶着山门，身子哆嗦着靠在上面，眼睛却是一眨也不敢眨地盯着外面。元越见他回归本位，冷哼了一声，转身向其它守卫的弟子走去。

明尘眼望着门外，那个稚嫩的女声又一次远远传来，声音中充满了凄伤与无助，刺得他心惊肉跳，痛苦地捂上了耳朵。

“师兄，这只虫子怎么不动了？……它死了？它怎么死了？！”

“师兄，你骗人！你说的，用这个法子抓虫，夏鸣虫不会死的……呜，这可怎么办，紫英师叔不会喜欢死了的虫子的……”

“咦，师兄，你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师兄、师兄！你不要走啊——”

第二十八章：死生悠茫

天河、菱纱、紫英三人别了柳世封夫妇，随即御剑向清风涧飞去。三人忧心如焚，在天上飞得快极，转眼之间，眼前瀑流纵横，已然身入

清风涧内，三人落到地上，天河远远地便望见青阳和重光居住的木屋所在，当先急急奔了过去，菱纱和紫英也快步向前走去，只有“梦璃”依旧神情平静如故，一双秀目淡淡望着众人的背影，不紧不慢地跟在众人后面走着。

菱纱紧紧望着天河，见他刚刚飞奔到屋前，忽然间身子一晃，停步站住，面上神色大是震憾，似乎看见了什么极为骇人的事情，张了张口，失声惊呼道：“这、这是怎么回事？”菱纱素知天河最是胆大，寻常之事断不能让他如此吃惊，不由得心中陡然一紧，旁边紫英也是面色微变，两人急跑过来，却见房前空地上，一人仆倒在地，一动不动，一张脸为泥土遮住。众人看他身材服饰，依稀竟是重光长老！

天河三人如遭梦魇，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紫英急忙俯下身来，正要施救，忽听见旁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不用费力了……重光他已西去了……”

众人一惊，抬头望去，却见木屋旁一个老者靠着墙壁，身形凝重，有若石雕，眼窝中隐隐渗出血来，一双瞳子已然毁了，正侧耳向三人这边听着。他脸上肌肉尽数凹陷，焦枯的面皮下，骨骼凸了出来，样子十分怕人。三人适才惊疑之下，只顾看着地上的重光，竟没注意到不远处的他，这时看见这副有如枯骨般的可怕容貌，不由全身都是一哆嗦，紫英勉强稳定心神，声音中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您、您是……青阳长老？！”

青阳仿佛看到了三人脸上的害怕神情，颓然摇了摇头，温声问他们道：“你们……可是云天河一行人么？”紫英急应道：“是，长老，您的容貌，还有您的眼睛……”青阳叹口气，黯然道：“果然，我想的不错，现下还会来清风涧的，也只有你们了……你们不必惊惶，我这副样子，不过是功力尽散，看来垂老矣矣罢了。至于这双招子，我这几十年来，早已有眼如盲，如今真的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天河和菱纱惊骇之极，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以青阳、重光两位长老的深厚修为，又有谁能将他们二人打得一死一重伤。紫英惊问道：“长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青阳循声辨位，将身子慢慢转向他们三人，脚下微微迈步，紫英见状，急抢上去，扶着他慢慢走了过来，青阳来到他们几个身前，吃力地缓缓道：“……玄霄才离开不久……”话没说完，忽然猛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一晃，紫英连忙紧紧扶住了他。天河只听得又惊又怒，脱口道：“什么？玄霄！他、他来这里干什么？！”

紫英全身巨震，颤声道：“长老，您是说，是玄霄师叔……杀了重光长老？！”青阳面皮抽动了一下，没有回答紫英，向天河涩声说道：“玄霄今日一早便匆忙赶来，他来这，是为了寻一本宗炼留下的手记……宗炼生前曾写过数本手记，上面都记载着铸剑、养剑之秘术，如今大部分藏于琼华派五灵剑阁之中，但其中有一本，却是连掌门都未曾得见。玄霄来此，要找的正是那一本……”

紫英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急问道：“师公的手记？师叔他为什么要找这个？”青阳长叹了一口气，道：“自然是为了双剑飞升之举了……宗炼如琼华派历代执剑长老那样，为铸剑耗费一生心血，尤以羲和、望舒双剑为甚。双剑穷本派三代之力，至宗炼手中乃成，临当此世，再无一人比他更了解双剑种种……玄霄担心手记中有不利于双剑之记载，他如今正是飞升之前的紧要关头，何况多年修行，与羲和剑早已密不可分，自然不愿手记落在他人之手……”

天河急问道：“那，玄霄他拿到了那本手记吗？”青阳摇了摇头，悠悠叹道：“……人生一世，经历多少风浪起伏，但我和重光做梦也料不到，十九年后重逢玄霄，他周身炽烈无比，眉宇间尽是狂态煞气……这已是入邪之兆、入邪之兆……他如此心性，莫说我二人并无那本手记，便是有，又怎能交付与他，让他继续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天河听得心里稍稍一松，他暗忖这本手记或许与飞升之事有着莫大关联，玄霄没有拿到那本手记，也许飞升之举就不能继续进行，菱纱的性命也可暂保一时……心中正忧喜交集的思量着，又听青阳叹道：“我担忧玄霄在此处寻觅不得，又会费尽心机四下寻找，徒然害人害己。便告诉他，宗炼于十九年前经历妖界大战之后，早已万念俱灰，将那本手记毁去，他虽半信半疑，但也只得作罢。”

紫英舒了口气，又疑惑道：“可是，既然如此……重光长老和您又怎会……”青阳面色惨然，一只手抚着胸口伤处，浑浊的声调顿了一顿，喟然道：“事已至此，就算玄霄已有去意，我和重光又怎能让他就此离开？他如今心魔深种，为了飞升无所不为，照此行事终会酿成大祸，我二人苦苦相劝他放弃飞升之举，可他一意孤行，早已听不进我们的劝谏……”

说到这里，青阳微微转过头去，向着地上重光的尸首，眼角淌下两滴暗红的浊泪，悲愤地道：“重光与他相交数十年，眼见他即将身入万劫不复之境而不自知，万念俱灰之下，向他突然发难，意欲强行夺走他手中的羲和剑，使他不能再行飞升之事……不料玄霄此番功力，与十九年前已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仅一招，重光已然重伤倒地……”

“我见状奋力拼上，却也不敌于他，数招之内，只觉得全身精元几乎都要被他体内阳炎燃尽了……这时，他望了倒地的重光一眼，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困惑，忽地撤了手，一言不发，扭头就走。我二人身负重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我见重光伤势极重，不顾自己内息将尽，奋力运功施救于他，却已无济于事，自己反而因为运功过度，引动残存的内息逆行经络、无法遏制，才会变得现在这般模样……”

“重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玄霄离开的方向，长声惨笑了一下，就气绝了。可叹他一生孤傲，到头来，却死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手中……我望着重光的尸首，身上诸般伤痛一时迸发，两眼猛然一痛，这双招子也就此废了……”

紫英紧紧地攥着拳头，咬着牙，愤声道：“师叔，不，玄霄他竟然……”青阳苦笑一声，缓缓摇头：“唉……这也怪不得他，如今的他，已被阳炎噬心，早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只恨我们当初利令智昏，罔顾天道，竟以为凭借双剑之力，便能使全派人一举飞升，省下许多劳心费力的苦修……到头来，害了玄霄，也害了我们自己……”

众人回想起当日卷云台上，玄霄近乎走火入魔的狂态，与当初禁地中那个温言款款、淡然亲切的前辈，已是判若两人，内心中除了满腔愤懑之外，却也不觉涌起一股深深的悲怜哀婉之情。青阳沉默片刻，忽然低声问道：“云天河、慕容紫英，老夫和重光，我们二人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那位姓韩的姑娘，她来了吗？”

韩菱纱黯然走到他面前，轻声道：“长老，我在这里……”青阳听见她的声音，低下头，悔恨地道：“姑娘，你们一定要阻止玄霄和琼华派飞升，此事关乎你的性命……老夫和重光当日一时糊涂，没有告诉你们真相，你其实已经成为……”天河痛心地打断了他，悲伤道：“长老，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可是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如果我知道菱纱是望舒剑的宿体，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剑给玄霄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说？”

青阳面色灰败，苦痛地道：“唉，云天河、韩姑娘，老夫知道，你们心中定然怨怪我和重光，早知望舒剑一事，却不肯说出……我二人已不敢奢求你们原谅，我和重光此生欠玄霄太多，昔日相助于他，心中只望他破冰之后，能够修身养性，放弃飞升的妄念，又哪里料到会有今日之局……便是凝冰诀与三寒器之力，却也终究抵不过他的欲望……如今说什么都已太迟，我与重光一错再错，自食其果，原本怨不得人。我二人死生事小，可是只恐琼华派数代苦心，终将付诸流水，羲和、望舒双剑再如何冠绝天下，亦是镜花水月，一场虚空……”

紫英听到这里，心底忽地涌起一阵恐惧，急声问道：“长老，您的意思是……？”青阳长叹道：“飞升成仙，虽是修道之人梦寐以求之事，但

成与不成，皆看天意。现今合玄霄、夙瑶之力，或能将双剑修成剑柱，然而即便琼华派升起，接近昆仑山上天光所在处，玄霄如此心魔深种，又如何能够脱去肉体凡胎、成为仙身？只怕此举反成了逆天而行，后果不堪设想……”

菱纱面容失色，低声喃喃道：“……按神农的说法，只有心存善念，才能成仙……难道、难道玄霄他，会像……”天河全身一抖，问道：“长老，你的意思是说，玄霄他……会死？”青阳沉重地点点头，缓缓吐出几个字：“死……或是堕入邪道、永不超生。”顿了顿，又是长叹一声，苍然道：“而且……如此逆天之举，恐怕到时不仅仅他一人将遭大难，琼华派数百名弟子，也将不免……”

天河和菱纱听得心神大震，面上都不自觉地现出恐慌之情，尤其是天河，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惶急地望着青阳，他不料飞升之举不但会害了菱纱，更会害了玄霄自己，还会连累上琼华派的所有人。他们辱骂菱纱、驱逐自己、伤害梦璃，他们甚至杀了怀朔，可他们毕竟曾经是自己的同门，更曾经是凭着手中三尺青锋，除害助人、救济黎民的剑侠。他们现今或许糊涂，或许执迷不悟，或许利令智昏，或许已如玄霄一般走火入魔，但平心而论，他们却并非大奸大恶之辈。他们甚至根本不明白，琼华派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飞升，究竟是什么，只是一群在师长的带领下，在师门的号召下，在所谓道义的指引下，伤害着别人更伤害着自己，即将成为这场飞升的牺牲品却犹然不觉的可悲角色。天河心下愈感凄凉，焦虑之余，更坚定了阻止飞升的念头。

紫英也是大为焦急，问道：“长老，您可知道，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琼华派飞升吗？弟子等前来这里，正是为了此事！”他眼见重光长老已然被难，青阳也已身负重伤，以他们二位的修为，都不是玄霄的对手，自己和天河等人又岂能从玄霄手中夺回望舒剑？更不要说阻止琼华派飞升了。青阳微微低头，默然思索着，紫英过了片刻，见他仍是不语，脸色渐转黯淡，望了望重光长老的尸首，又偷眼望了望菱纱，心中暗

暗下定了决心，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自己和天河拼死也要到琼华派一闯，为了菱纱，也为了派中的所有人，就算豁出性命，也只有与玄霄等人尽力一搏了。

这时，青阳忽然抬起头，转向云天河，果断地向他问道：“老夫想起来了……云天河，老夫问你，天青生前，可曾交付给你一本手记？”天河一怔，想了想，不解道：“这个……爹以前是留了些书给我，可他什么也没交代啊……”青阳郑重地道：“你再想想吧，天青留给你的那些书中，或许就有宗炼的那本手记——”

紫英问道：“长老，弟子不明……师公的手记，怎么会在云前辈那里……”青阳叹道：“唉，十九年前，天青和夙玉逃出门派，还带走了望舒剑，我和重光奉掌门之命，下山捉拿他俩……我们有好几次都追上了他们，不知为什么，临到交手时，我却总是一时心软，放他们离去，因为这件事，重光这些年来一直怨恨于我……我今日想来，心中也是悔恨交织，若是当年能将夙玉和望舒剑带回门派中，玄霄他万万不会走火入魔，更不会落到被冰封禁地的下场……”

他怅然摇了摇头，神情中颇有悔意，继续说道：“后来与重光隐居在这里之后，我还多次下山探访，想要找回夙玉。然而辗转数年之后，当我在青鸾峰寻到天青时，夙玉却已去世了，那时，我自觉想救玄霄已是无望……天下之大，要去何处找一个与夙玉命格体质相合的女子，更毋论令其修习仙术，调合玄霄的阳炎之力……”

天河涩声问道：“那，长老你对我爹……”青阳摆了摆手，叹道：“人各有志，何况下山之事，本不是天青的主意。再说，天青他得知玄霄被囚，心中亦是痛苦不堪。他当时因为给夙玉驱寒，体内的寒冰之气已不可遏制，自己已命不久矣，却犹然不能释怀。他对我说，他不后悔和夙玉一起下山，也不认为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但这件事，终是自己负了玄霄师兄的性命，待阳寿尽后，一定会在阴间等着他，自己要亲口向他说声对不起……他已如此，我又如何能责怪于他？”

天河头脑中一阵恍然，怪不得父亲去世已有十几年，却一直留在鬼界之中未曾投胎，自己当初在转轮镜台见到他时还颇感意外，原来竟是这般缘故。

菱纱忽然失声问道：“长老，您说，天河的父亲是因为为天河的母亲驱寒，才……”青阳沉痛地点头道：“不错，唉，双剑飞升，不仅害了玄霄和夙玉，更害了派中无数的弟子，天青他原本与此事毫无瓜葛，却也……罪孽，真是罪孽……”菱纱恐慌地低头想着什么，忽然间面色惨变，悄悄退到天河等人身后，全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又听青阳长叹道：“……十九年前那一番惨烈的大战之后，我与重光、宗炼痛定思痛，心中已隐约生念，琼华派造就双剑、和妖界之争，是否步步皆错……所以，宗炼在最后的几年里，一直在找寻一种方法，如何在宿主力量失控时，阻止他们继续使用双剑……”

紫英神情十分激动，急问道：“那个办法，师公他老人家找到了吗？！”青阳迟疑道：“……我也不清楚，宗炼他离世之前，曾经来清风涧见过我一面，却并未提过此事，只是将关于双剑的手记托付给了我，并谆谆叮嘱于我，千万不能将这些记录轻易示人。而我经历了这些风波，早已心灰意冷，也不愿琼华派任何人得到这本手记，遂又来到青鸾峰将其交付给了天青……”顿了顿，语气中又带上了几分希望，郑重地向天河等人道：“羲和、望舒双剑乃是宗炼亲铸，世间最了解双剑飞升之法的人非他莫属，他留下的手记中或有记载阻止飞升之法，也未可知……”

天河听得喜上心头，忍不住喊道：“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回青鸾峰，一定要找到那本手记！”青阳点了点头，恳切地向众人道：“老夫在这里恳求诸位，若是寻到办法，定要阻止玄霄和夙瑶。一是为了韩姑娘的性命，我和重光大错铸成，悔之已晚……二是为了琼华派门人的安危，如此逆天而行，必遭天谴无疑……尤其是玄霄，他如魔附身，心

智早已不受控制，亦是身不由己。我十九年前无法救他，十九年后竟还要见他入邪疯魔，纵是死了也不甘心……”

天河重重地点头，大声道：“长老，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阻止他们的！”青阳叹道：“好、好！”面上神色一弛，挺直了腰杆，全身如释重负，欣慰地连连点头叹息着。

一旁的紫英沉思片刻，脸上忽现出些许疑惑之情，张口问道：“长老，弟子尚有一事未明……纵然师叔已经走火入魔，可掌门却仍是神智清明，琼华派飞升之事，凶吉未卜，掌门她难道不会就此罢手？”

青阳微微惨笑，叹道：“夙瑶她一向好强，又是自尊心极重之人，既已为飞升之举整整准备了十九年，又岂会一旦而弃？以她性子，自是要倾尽全力，达成吾派数代以来的宏愿。更何况，如今形势，便是她肯退步，玄霄也不可能让她罢手……而且夙瑶自身并非望舒之主，勉力施为，定要玄霄相助才能使用望舒剑，又不得不臣服于他……如今整个琼华派，怕是系于玄霄一念之间……”

天河痛苦道：“可是，玄霄已经走火入魔……那我们，还能救他吗？”青阳喟然道：“老夫也不知道……他重创重光之后，能撤掌而退，没有取我的性命，或许他的心中，还存着一丝善念……只可惜，重光却……”说到伤痛处，体内气血翻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紫英急从怀中取出几粒丹药，道：“长老，这是派中治伤的灵药，您快服下……”

青阳僵硬的右手猛地一挥，拨开紫英递来的丹药，踉跄退开两步，众人看得愕然，紫英急道：“青阳长老……”青阳恍若不闻，直退到木屋门口，苍老的容颜上现出一丝古怪的微笑，神色中颇有释然之意，忽地仰天长笑，声震山谷：“三十年故交，生死两茫；十九年恩怨，一梦成空！哈哈、哈哈！”连笑数声，话音蓦地戛然而止，身子凝立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天河三人大惊失色，紫英急走上前，连声唤道：“长老！长老！”伸手去探青阳鼻息，却发觉他已无半点呼吸了。原来他与玄霄勉力相拼，身受不治之伤，全身功力尽散，已是油尽灯枯，仅仅凭着残存的一口元气护住心脉，才强撑到天河等人来此，此刻自己已向他们表明这些天来的愧疚，又求得他们答应力阻琼华派飞升，该说的话尽已说完，心中一片空明，再无挂碍，不觉散去真元，溘然而逝。

众人震惊地望着两位长老的尸首，胸中悲痛如潮水涌来，呆立半晌，谁也说不出话来。又过了一会儿，天河终于低声道：“我们.....先把他们安葬了吧.....”

紫英沉默着，走上前去，轻轻地将青阳的尸体横放在地上，和重光并排摆在一起。天河和菱纱也各自默默动手，三人合力，在两座木屋前挖好了两个深坑，彼此之间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时辰过去，木屋前清冽的溪流旁边，已添上了两座新墓。紫英伫立在青阳长老的墓前，眉间是一道道刻满伤痛的印痕，菱纱难过地道：“两位长老，他们都是可怜的人.....十九年来没有一点安心，现在又.....”她望着两位长老的坟墓，心中已浑然淡忘了他们对自己的伤害，只余下无尽的伤感。天河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内心的难受更甚一层。

紫英凝视着两位长老的坟墓，心中默祷良久，方才转过身来，向天河和菱纱沉重地道：“我们走吧，回青鸾峰去.....已经发生的事，不能再改变。但若是我们能阻止师叔，对两位长老，甚至是对师公来说，517Z定然是莫大的欣慰.....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能够含笑瞑目了.....”

天河伤感地点点头：“嗯，紫英，你说的对！”走到菱纱身前，诚挚而坚决地道：“菱纱，我们回青鸾峰，按长老说的，找到那本手记.....只要能救你.....还有，能让玄霄变回以前的玄霄.....哪怕是一点点希

望，我们都要去试！”菱纱望着他坚定的面庞，垂下头去，默默点了一点。

三人最后望了一眼青阳和重光的坟墓，转身离去，耳旁轰鸣着山间飞瀑击落在石面上的声响，一阵强过一阵，恰似一曲悲壮的挽歌，遥遥送着三人远去……

天空中日已西斜，云边渐渐浮出了晚霞，紫红色的云霞一开始仅如细线一般，长长的一条浮在天尽头，过了不多会，逐渐变得厚重浓烈起来，体积也越来越大，不经意间，已如一面绚烂的大帐，华丽地披覆下来，将一座座连绵不绝的山峦包裹得严严实实；又似横天巨幕，遮盖住了整个天际。夕阳发出的那暗红如血般惨烈的光芒，透过这层云霞，也不知不觉变得柔和瑰丽起来，从山顶的两块巨石间悄然穿过，斜照在山谷之中，将整座山中所有景物，都勾勒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

向下望去，只见峰顶之上，草木微凋，气象依然。空气中已渐渐泛起了凉意，然而峰上的景色与几月前相比，仍是未显出丝毫颓败荒落，林间松香如缕、鸟鸣似乐，那份欣然向上的生气，竟不因寒冬将至而减了半分。几棵雄伟的苍松仍然肃穆地守候在屋前，面对着萧瑟的秋风，傲然挺立，松枝随着山风微微摇动，发出簌簌的声音，似在欢迎这离开多时的少年归来。

青鸾峰到了。

众人缓缓降落在峰顶平地上，紫英四下望了望青鸾峰顶，那一处处引人注目的美景，又放眼环顾周围诸多雄奇峻丽的山峰，再俯视远处幽深秀美的谷间风景，但觉黄山处处，于宏博恣肆的雄浑气势中，又不失清新细腻之处，各种苍虬之松、玲珑之石，俯仰皆是，逐个仔细看去，不由得眼花缭乱，直欲夺人心目。但觉诸般美景，或大或小，无不精巧绝伦，实不似凡间风物，紫英看着看着，不禁怔怔出神。他素

闻黄山美景，世间群山无与之争锋者，心内赞叹之余，又颇有几分不信，可惜之前一直在派中忙于修炼，始终无暇抽身来此一观，饱一饱眼福，也释一释心中的疑惑。今日身临其境，方知传言不虚，甚或还多有不逮之处，此地莫说与天下名山，便是与琼华派所居之处已近乎仙境般的景色相比，亦是不遑多让。“黄山归来不看岳”，信不诬也。

他正暗自赞叹，忽然听见天河惊喜的声音：“哇！山猪！我看到你了，别跑！哈哈～”口中得意地呼喊，身子已欢蹦乱跳地向一边追去，紫英定睛一看，不由得微微莞尔，却见一头不大不小的山猪被天河追着，惊慌地嚎叫着，向一旁的林中没命跑去，天河哪肯放过，身形几个起落，离山猪已不过数丈远，口中高叫着：“山猪！你跑不掉了～”紧紧跟在它的后面，一人一猪直冲进树林，但见一片尘土飞扬，看不清他们的身影了，只听见林中传来山猪喘着粗气的奔跑声和天河满怀兴奋的叫喊声，怡然成趣。

韩菱纱望着这风趣的一幕，适才心中的恐惧也不觉忘却，微笑道：“野人就是野人，一回到山上，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轻轻叹了口气，又有些羡慕地道：“好久没见天河这样上蹿下跳了，他这个样子，看起来快活多了。他心里一直最想念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这下子终于得偿所愿了……”

紫英望了望远处的木屋，又抬头看看树梢上的小屋，叹道：“天河，他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十几年？”菱纱点头笑道：“是啊，山上没人管他，这家伙一天到晚横行霸道，像个山大王似的。”

紫英奇道：“山大王？”不可思议地转头向四周看看，笑问道：“他一个人当大王，那兵是谁？”菱纱耸耸肩，故作不屑地撇了撇嘴：“谁知道……可能是那些猪吧……”

紫英听得一愣，望着林中腾起的浮尘，咧了咧嘴，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菱纱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是忍俊不禁，半掩着口，低头嬉笑

不绝。两人笑了足有小半会，才各自停下来，菱纱望着紫英脸上难得一见的笑容，微笑道：“紫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样开怀的笑呢～”

紫英心内微有憾意，点点头道：“嗯，确实……今天大概是被天河的心情影响了。其实世间之事，原本忧多乐少，我们又何须介怀。像天河那样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快乐可言，或许才是人生正道……”

菱纱听着他的话，心有所感，不觉微微点了点头，又问道：“那，紫英，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还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紫英抬头望着远处，神情茫然，似在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才道：“我六岁时候，就被送往琼华派修行了。在家中的那些日子，只依稀记得是锦衣玉食，并不为吃穿所累……”

菱纱钦佩地赞道：“那紫英你真是了不起！过惯了富贵日子，到了山上还能忍受粗茶淡饭……”紫英摇了摇头，悠悠道：“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起天河自幼失去双亲，在山林中自求生存，我所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初时我只觉得天河单纯异常、不懂世事，如今才知他过得辛苦，却难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他品头论足……实在惭愧……”

菱纱摆了摆手，嘻嘻一笑：“哎，小紫英，你又来了……对自己别那么苛刻嘛，照你这么说，没吃过苦的人就一定比不上吃过苦的人啰？嘻嘻，我倒是觉得，你比天河那只野猴子强多了……”紫英淡然笑笑，转头望去，却见林中已不知不觉停了追赶，云天河略带不舍地退了出来，哼道：“有本事就别钻洞啊……哼，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改天再跟你玩捉迷藏，我赢就吃你，我输就下次再吃你，哈哈～”虽然没抓到山猪，脸上仍是一副难以言表的高兴快活，随即快步走了回来。

菱纱见他身上落了一层尘土，衣服上也擦破了两道小小的口子，蹙起眉头，埋怨道：“喂，你看你，看到山猪就像见着什么宝贝似的，瞧你

这一身整的，真是的……”天河哈哈一笑，不以为意。紫英微笑着看着他，问道：“天河，我们去找那本手记吧，云前辈留给你的书，都还在吗？”

天河道：“嗯，爹给我的书……”突然间话音哑了，面上神情巨震，一双眼睛惊恐地睁得溜圆，目光中充满了痛悔之意，全身愣愣地僵住了。紫英和菱纱见他表情，均是大惊，紫英摇着他身子，焦急地问道：“天河，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天河悔恨地看着他俩，过了许久，才从嗓子里挤出一句断断续续的话来：“我想起来……爹的书……我烤肉时生火图方便……都……都烧得差不多了……”

紫英失声道：“什么？！”身子一震，后退一步，吃惊地望着天河，又急问道：“天河，你清不清楚，烧掉的都是些什么书？有没有那本手记在内？！”语气中已大有惊慌之意。天河痛苦地拼命摇着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书我一本也看不懂，都是随手拿来烧的……怎么办，又是我害了菱纱……”

菱纱见他们两个惶急的样子，急忙劝道：“喂喂喂，你们先别急，书不是没全烧光吗？我们快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转向紫英，半是劝诫半是责备地道：“紫英，你不是一向很冷静吗？怎么也跟天河一样，遇上点状况就这么惊慌失措的？”

紫英被她责备，脸上一红，也觉出自己的失态，低声向她道：“对不起，菱纱，我确实是太心急了……”努力平静下心神，又向天河道：“菱纱说的不错，那本手记是不是真的烧了，还不清楚，我们还是先去剩下的书中找找再说。”天河担忧地皱了皱眉，原本万分难受的心中又隐隐约约浮起一丝希望，道：“那，你们快跟我来！”说完领着菱纱和紫英向木屋走去。

三人走进木屋，只见其中一片狼藉，依旧保留着当日被那只大山猪践踏之后的景象。天河无心修整，急跑到墙角的一个小橱处，拉开抽屉，抱出一大摞书本放在三人面前，说道：“爹留下的书，没烧掉的，都在这儿了……”三人当即各分出一堆，飞快地查看起来。天河下山的这些日子里，曾向梦璃学过一些基本的字词用语，虽说还不精通，也已足够分辨这几本书上所写的内容。他一本本翻看下去，却没见到一本和铸剑有关的，一颗心越来越往下沉，转眼间，自己的一堆已经见了底，仍是一无所获。他无奈地抬起头来，却见菱纱、紫英面上也是一般表情，紧咬着嘴唇，内心对自己痛恨到了极点。为什么、为什么又是自己不经意办下的错事，葬送了最后一个救她的机会？

菱纱沮丧地摇摇头，站起身来，叹道：“算啦，不用指望了，一定是被这笨蛋给烧了……没事，虽说空欢喜一场，但是能回到青鸾峰来，还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强作微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紫英刚才被菱纱责备一顿，此刻心中已全然冷静下来，他心思缜密，见书中尽是一些无用之物，并无半点与琼华派相关文字，略感到有些不对，紧锁着眉头，沉默许久，忽然沉声向二人说道：“等一下，现在就下定论，也许为时尚早……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此重要之物，云前辈如果留给天河，岂能毫无交代？如果确无交代，那么或许那本手记，他根本就没有留给天河……”

菱纱疑道：“紫英，你是说……？”紫英抬头问天河道：“天河，你说，云前辈在山洞中修了一间隐秘的墓室，手记会不会藏在那里？”

天河一怔，说道：“呃，那个……爹和娘的墓都塌了，难不成还要挖开？”脸上忽又一笑，欣慰地道：“挖就挖，好歹还有一个可能找到手记的地方，我现在就去！”正要转身出去，一旁菱纱突然神色大变，叫道：“咦？……等等！墓中、墓中……”右手急如变戏法般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惊喜道：“你们说的手记……会不会是这一本？！”

天河吃了一惊，忙拿过来翻开一看，登时傻了眼，只见上面弯弯曲曲的，尽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竟无一个字，喃喃道：“这、这是什么？我一点也看不懂……”菱纱向他做了个鬼脸，嘲笑道：“你这野人，能看懂才怪！我当初拿到这本书时，偷着研究了一个多月，都没弄明白里面写的是什么。这上面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我在古墓里行走这么久，都没见过这种字体……”

紫英走上前来，从天河手中拿过那本书，低头细看，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激动地抬起头来，大声道：“不错，这确实是师公的笔迹！”

他这一声方出，身旁霎时安静下来，天河和菱纱面面相觑，脸上均是惊喜得不敢相信的神情。过了片刻，木屋中突然爆发出天河的欢呼声，他大喜若狂，多日来如巨石般重压在心头的愧疚和忧惧一下子释去了不少，整个人顿感轻松了许多，忍不住手舞足蹈，兴奋地放声大喊大叫着，简直比打到一百头山猪还要高兴。

菱纱也是喜上眉梢，问道：“紫英，这真是宗炼长老的那本手记？”紫英肯定地向她点了点头，面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菱纱高兴地一拍手，又有些奇怪地向他问道：“可是，这上面的符号可真古怪，紫英你能看懂它们？”

紫英笑道：“这并非符号，而是琼华派数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秘形文字。它们不同于世间任何文字，寻常人看来自是一头雾水，只有真正懂得派中铸剑秘术的人，才能读懂它们的含义，从中了解到派中最高深的铸剑秘诀……”他合上手记，看着菱纱，问道：“菱纱，这本手记，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菱纱脸上掠过一阵尴尬，支吾着道：“啊？……嗯……这个……”天河也疑道：“对啊，菱纱，为什么青阳长老交给爹的东西，会在你那里？”菱纱支吾许久，终于有点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去，低声道：“其

实.....也没什么啦.....就是当初和你进到墓室那天，我看见放灵光藻玉的台子上有本书，一时手痒，忍不住就拿了嘛.....不过，你好像没注意到.....”

天河一愣，努力回想着当日墓室中的情景，似乎确实有点不对，诧异道：“我说呢.....那天我就觉得墓室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你拿走了啊.....”又看着菱纱，怪道：“菱纱，从那以后，你就一直把手记带在身上了？”

菱纱轻哼道：“我、我本来也不是想要这本书，我又看不懂.....只不过那个时候叫你发现我拿了灵光藻玉，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下手时居然被一个一点江湖经验没有的野人发现，实在是很丢面子.....不过，既然你没看见这本书，我就一直随身带着，准备哪天跟你吵架时当作秘密武器，可以嘲笑你一下.....”一边说，一边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

“啊？”天河听傻了，连连摇头，心里大惑不解，忍不住低声埋怨道：“这算什么.....女孩子怎么老是一堆秘密.....”菱纱背对着他，娇哼数声，脸上却不禁露出几分笑意。紫英微笑着向他们道：“无论什么原由，阴差阳错之下，却也令我们寻得了宗炼师公的手记，或许这些都是天意安排.....”

天河点点头，喜悦地搓着手，说道：“哈哈，是啊，这真是太好了！就像人家说的，穿着鞋子找不到，不穿就找到了！”紫英听得一愣，随即哑然失笑，菱纱转回身来嘲笑道：“天呐，野人你究竟在说什么啊.....什么叫穿着鞋子找不到，那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天河红了脸，他自知学问太浅，说起这类长一点的典故成语，少不了要自编自造，这下子被菱纱抓个正着，自嘲地干笑了几声。紫英神色渐转郑重，重新翻开手记，边看边道：“菱纱、天河，你们两个先休息

一下，待我将手记翻阅一遍，看看其中是否有阻止宿主使用双剑之法……”

天河连声道：“好，紫英你快点看，越快越好——”菱纱走到被撞塌一半的木床边，刚想坐下，忽然脸色一阵惨白，扑通一声，身不由己地跌坐在床脚，难受地呻吟道：“唔……我、我的头好晕……”

天河和紫英面色齐变，心知必然是玄霄等人又使用了望舒剑，才会让她如此难过。天河奔到她面前，两手扶着她，急声道：“菱纱，你别怕！我这就运功帮你驱寒——”

他扶住菱纱身体，正要运功，菱纱突然用力一把推开了他，恐惧地向后躲去，惊叫道：“不，你不要——”话没说完，忽然眼前一黑，又一次晕了过去。

紫英惊呼道：“菱纱！”急忙和天河将她安放在床上，天河握住她双手，猛运内息，拼命化解着她体内的寒气。紫英站在床边，直看得心急如焚，他修为虽高，体内内息却属于中性一流，远不及天河身体中由神龙注入的那股阳烈内息一般炽热如火，纵然心里着急到了极点，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只见天河神情越来越紧张，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层层地沁出来，不一会又蒸腾成缕缕白汽，弥漫在头部四周，表情也渐渐地看不清楚了，运功之辛苦激烈，可想而知。床上菱纱的状况却没有多少好转，原本姣美秀气的容颜上，已被那份惨淡得失去了血色的苍白所覆盖。紫英越看越是心痛，正恨自己无力相助时，忽然想起师公的手记，立刻转身出屋，细细翻看去了。

天河在屋内运功不辍，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放开菱纱双手，望着菱纱已渐复正常的面容，脸上神情稍稍缓解了些，连喘了几口粗气。又起身从柜中抱出一卷被褥，轻轻地盖在她身上，悄悄开门走了出去。

木屋之外，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中月光黯淡，几颗星辰寂寥地四下散落，在无力地眨着眼睛。门前苍松下，慕容紫英捧着手记，正在焦急而认真地阅读着。天河步履沉重，走到他身前，紫英听到脚步声，抬头看着他，轻声问道：“天河，菱纱她怎么样了？”

天河悲伤地道：“她暂时应该没事了……可是，每一次这样下来，她身体里的寒气已经越来越多，就算我替她驱寒……也已经没有多大用了……”痛苦地望着紫英，着急道：“紫英，你快点把那本手记看完吧，看完说不定就能知道救菱纱的办法了！”

紫英苦涩地叹了口气，低声劝他道：“天河，你不必多说，我都明白，也和你一样心焦……只是，师公的手记中所载内容十分艰深，有些说法更是我铸剑至今，闻所未闻，一时半刻却是无法读通……我会尽快弄清楚的，一定能找到救菱纱的办法……”

天河伤痛地望了望木屋，一时无语。紫英强压下心中忧虑，继续思索着书上的内容。正在这时，突然听见身旁天河向自己问道：“紫英，你害怕过吗？”

第二十九章：夜语情殇

紫英一怔，抬眼望去，只见微弱的星光下，云天河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竟是浸透着说不尽的沧桑痛意，眉眼之间，伤心如刻，哀怨入骨，已全然不是昔日那个欢愉乐天的少年。神色间不觉一阵黯然，缓缓道：“……为何这样问？”

天河低着头，伤感地说道：“紫英，我以前，总是天不怕地不怕，就像爹说过的，堂堂男子汉，没什么可惊怕的……可是现在，我好像变得胆小了，会害怕很多事……我害怕这辈子真的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梦璃，害怕我们阻止不了玄霄……我更怕……救不了菱纱，她会死……”

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的事，我都是没办法做到的……不是所有事情，尽全力做就会好了……”

紫英怅然长叹：“天河，你我皆是凡人，生老病死、一世的结果，冥冥之中恐怕已有天意安排……人，要怎么与天争？”天河苦痛地摇摇头，不甘道：“天意……你们都说这些是‘天意’，那为什么爹和娘还要说‘我命在我，不在天地’？难道人就真的一点也改变不了那个‘天命’？……可是，如果真的能改变，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当年，爹就算拼尽全力，也救不了娘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现在对着菱纱，什么都做不到，恨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紫英微闭双目，凄伤道：“天河，你问的这些，实在太难回答……就算是阅尽人生的老者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命’……”

“我自问并不畏惧世间强权，自己的生死也可相轻……”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用全力喊出心底的痛：“若是用我一命，能换菱纱一命，我会毫不犹豫地！可是……”

齐！“有些事情，我知道……我们也许只能祈求所谓的天意……”

书！然而，这一切即使是天意，难道就不能给予凡人一点眷顾吗？

网！“天河，你也累了，先歇息一下，我尽快读通师公的手记，说不定一切还有转机……”紫英说完这些话，已是心神交瘁，疲倦地向天河摆了摆手，用尽可能安慰的口吻劝道。天河哪里有心思休息，直摇头道：“我不睡，我就在这等着你看完。”

紫英眼望木屋，摇了摇头，坚决地说道：“不，天河，你一定得回屋休息一下，刚才为菱纱驱寒，对你内力消耗一定很大，你不能硬撑！如果你也倒下，菱纱的病要是再发作，有谁来救她？”

天河面色微变，稍一运内息，隐隐感到方才为菱纱驱寒时几股倒灌入自己体内的寒气，正在缓缓流动，经脉中一阵滞涩，心中猛地一震。他怔了一怔，默然转身，向木屋走去。紫英望着他走向房间，叹了口气，继续凝神阅读下去。

天河回到房中，悄悄走到菱纱床边，见她呼吸均匀，看上去睡得不错，心中略略一宽，随便在旁边草草打了个地铺，一倒头就躺了下去，不知不觉便已微入梦乡。在屋中睡了不到半个时辰，突然似是冥冥中有人来叫醒一般，一个激灵站了起来，身上虽然仍有八分倦意，却已无半点再睡下去的心情了，急急开了门，飞奔到慕容紫英身前，问道：“紫英，手记看完了吗？有没有找到阻止宿主的办法？！”

他一口气连问了好几遍，睁大了眼睛看去，却见紫英一脸伤痛，无奈地摇首不语。天河陡然一惊，急声道：“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你摇头……是没找到……？！”

紫英悲叹一声：“不，办法并非没有，只不过……那方法难于登天，尤其对你我而言……”天河神情稍稍一松，又急道：“到底是什么？只要有办法，就一定能办到的，你快告诉我！”两眼直直地望着他。紫英沉默片刻，终于说道：“……好吧，我说出来，但你听后，切不可乱了心神，一定要冷静。”

天河焦急地连连点着头，紫英微转过头去，慢慢说道：“当年，就在羲和、望舒剑铸成之后，琼华派与幻暝界的大战开始之前这段时间里，宗炼师公已隐约感觉到双剑力量过于霸道，随着玄霄师叔和夙玉前辈不断修行有成，师公此念愈发强烈，一个可怕的预感出现在他老人家头脑中……”

“尽管由昆仑山上白日飞升，乃是凡人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但所谓物极必反，若是琼华双剑的力量失去控制，则羲和宿主可能堕入嗜血狂乱之道，望舒宿主则会变得冷酷凶残……”

天河失声道：“嗜血乱狂……现在的玄霄，不就是……”紫英沉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师公心中十分担忧，便将这些话告诉了玄霄师叔和夙玉前辈，命他们二人修炼时务必循规蹈矩，不可躁进，以免走火入魔，引发祸事。可是，后来与幻瞑界一战过后，双剑失去其一，师叔因而受到阳炎噬心，变得暴躁异常，再后来更是狂性大发，竟将数名派中弟子打成重伤……凡此种种，似乎都应验了师公当初的忧虑，令他万分痛心，双剑既可以是飞升的灵器，若是运用不当，也可以成为起祸的凶器！”

“凶器……凶器……”天河脑海中一片惶恐，想不到，当初刘得宾随便对自己说的一切，竟然都是真的……只听紫英又道：“师公他不得已之下，只得和两位长老一起冰封了师叔。他对此极是痛心，下决心一定要找出当宿主失控时，封印双剑力量的办法……”

天河猛地打断了他，急问道：“他找到了是吗？要怎么做才能封印双剑？！”紫英伤感地望着他，顿了一顿，才缓缓道：“师公在手记中只留下了一句话……‘宿主殒，则双剑亡’……”

天河悚然一惊，话音中已有些发抖：“这句话……是说……要让宿主‘死’？……”紫英黯然点头，道：“是……宿主若死其一，则他持有的剑将会陷入长眠，双剑缺一，自然无法再用……”

天河焦急地大声说道：“可是，这只是说要怎样阻止双剑，根本没说不能让宿主恢复正常啊？”见紫英不说话，急道：“紫英，你快说啊，要怎样做才能让宿主恢复正常？”

紫英望着远处，涩声道：“我不知道……我想，师公他直至过世，并未真正找到将双剑之祸消于无形的办法……”

他悠悠叹口气，不忍看天河惊痛的面容，继续道：“……玄霄师叔之所以在夙玉前辈离开后，变得狂暴难以自控，乃是因为他二人共同修炼

双剑，需要阴阳两股真气互相补充化解，而夙玉前辈带着望舒剑离开之后，他体内阳炎无从化解，渐至迷丧心智……而现在菱纱已令望舒剑复苏，师叔与掌门不断催动望舒之力，未经修炼的宿主元神便会不断受损，一再被寒冰之气所扰……”

他说到这里，身子也渐渐颤抖起来，过了许久，才强自平息下来，看着天河，苦涩道：“师公在手记上还说，宿主持剑，则力量异常强大，要将其杀死谈何容易，寻常修行之人与之交手，必会被阳炎烈火或冷凝寒冰所伤，除非有人……能够同时抵御这两种力量……师公当年冰封师叔时，已察觉到他在修炼羲和剑的这些日子中，内息之剧烈深厚，远非常人所能抵御……只不过，他老人家万万料想不到，世上当真有人体质如此特异，既不畏寒，亦不怕炎热……”

天河震惊地看着他：“……紫英，你这是……什么意思……”紫英哀痛地直视着他的双眼，低声道：“天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从你手触三寒器而不觉得冰冷、在炎帝神农洞中又不觉炎热的事情，就已经令人又惊又疑。后来在不周山时，我替你疗伤，初时以为你走火入魔，后来才发觉你体内有一寒一热两道气息，冲撞之后竟是融为一体，并无异状……连玄霄师叔也说过你体质特异……还有许多其它的迹象……”

天河颤声道：“你、你说这些……是要我……”紫英面上尽是痛意，沉着声音，问道：“天河，你是不是一定要救菱纱？无论如何，你都不会让她死，是吗？”

天河断然喊道：“那当然！”紫英点点头，痛苦地道：“天河，菱纱是未经修炼完成的宿主，当双剑做成剑柱、琼华飞升之际，强烈催动双剑灵力，必定会令她元神耗尽而亡……我们要阻止琼华派飞升，只有三种方法：一是夺回望舒剑，从此隐居山林……姑且不论以你我实力，如何夺回此剑。即便我们能够顺利夺回，师叔已无法再被冰封，不能飞升的他又再度失去了望舒剑，你可以想像，那时心魔深种的他会狂

乱到何种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只夺回望舒剑，后果必定危害整个琼华派，甚至更多无辜的人，这是下下之策……”

“第二个方法，让双剑宿主死其一，则其持有的剑会陷入长眠，双剑缺一，自然无法再用于飞升……如果我们用这个办法，便只能除去羲和剑的宿主……”他顿了顿，不再向下说去，只是沉默着向天河惊恐愤怒的面庞望去。

天河呆呆地望他半晌，蓦地退后几步，双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全身发抖，暴喊道：“可他是玄霄，是除了爹以外对我最好的人之一，是我的大哥啊……就算他不顾菱纱的死活，就算他杀了青阳和重光，就算他变成那个样子，就算我再也不肯喊他大哥……他也还是我的大哥啊！我怎么、怎么能……”

紫英喃喃道：“天河，我已说过，师公留下的办法，对你我而言太难了……”天河两眼血红，猛地抬起头来，大声问道：“紫英，你说还有第三种办法，那是什么？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紫英望着他，缓缓道：“很简单，你去劝师叔放弃飞升、放弃执念……”闭上双目，徐徐叹了口气，又道：“但是天河，第三种方法最简单，却也最困难。你认为，现在的师叔，会听你的劝诫吗？”

天河怔怔地听着他的话，心中寒意彻骨。那天在卷云台上，玄霄宁可斩断与自己的兄弟情谊，也要将十九年前的飞升继续下去。青阳、重光两位长老与他何等交情，只因阻他，竟致惨死，自己虽与他一见如故，论及交谊，又怎么比得上两位长老、尤其是重光长老与他的数十年深交？重光为了助他破冰，明里暗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他既能对重光下杀手，又怎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苦劝，就放下数十年的执念？

他越想越是伤痛，忽地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体内那几股原本已被化解殆尽的寒气竟陡然间乱窜起来，直侵入各处经络，四肢百骸涌起一

阵奇寒。他此刻心神大乱，一时竟是压制不下，直冻得牙关微微打战，身子一歪，颓然坐倒在地。紫英知他心中痛苦，伤感地扶着他起来，哀叹道：“天河，你先回去静一静吧……也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天河紧咬着牙，一步一顿地向木屋走去，紫英身子一晃，全身上下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靠着身旁苍松，喃喃对天祷告：“师公……您能不能告诉弟子，我们该怎么办……”

忽然，木屋中响起天河的惊叫声：“菱纱！你到哪去了？！菱纱——”

他这一声喊叫未毕，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慕容紫英如一阵风般飘掠进来。他足尖刚一着地，双目已向空着的床上瞅去，眼神一震，惊道：“菱纱呢？她怎么不见了？”

天河惊慌至极，道：“我不知道！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她明明还睡在这里的！”紫英急走到床边，伸手探了探被褥，只觉入手尚有余温，果断道：“她应该刚离开不久，还没走远。我们快分头去找！天河你在青鸾峰附近看看，我直接御剑往山下去！”口中说着话，身子已急奔了出去，但见黑夜中一道蓝影，在山头闪了一闪，便消失不见了。

天河也急忙走出屋来，他心乱如麻，在峰顶毫无目标地乱走着，不住地焦声高喊着：“菱纱，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啊——”自己惊恐的声音回荡在山间，久久不绝，可除了山林中被风吹来的沙沙声响，再无一丝回应。天河脚步越来越快，到后来已与飞奔无异，可疾跑之时，两条腿却颤抖的越来越厉害，喊话的音调也愈加凄烈，只觉得每喊一句，都像将自己的心撕开来一样，痛得无以复加。

他近乎发狂地一面漫无目的地奔跑，一面转头四处张望着，就在呼喊到近乎绝望时，眼前忽然闪过一线光亮，那亮光虽然微弱，在他此时看来却无异于皓月朗星一般醒目，惊喜地呼喊一声，全身也不知道从

哪涌来一股力气，奋力一跃，竟跳上了足有近丈高的树梢上，直奔向树屋门前，高叫道：“菱纱，是你吗？”

屋中轻轻传来一声叹息，天河听见她的声音，头脑中猛然间一阵晕眩，心中这短短一会儿间感受到的大惊大喜，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两腿一软，险些摔下树去。他急伸手扶住屋门，侧身走了进来：“菱纱，我终于、终于找到你了！”

树屋尽头，韩菱纱倚窗而立，淡淡地望着窗外的风景，身旁的桌子上亮着一盏油灯。她听到天河走进来，听着他狂喜的呼唤，却是没有回头，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转过身来，臻首低垂，一双秀目却轻抬着，怔怔地向天河望来，目光中已无往日那般轻灵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不舍，嘴角犹隐隐挂着一丝微笑，在一旁黯淡的灯火映照下，本已失神的面庞上，越发显得哀凄憔悴，令人神伤。只听她伤感地叹了口气，低声道：“……早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我就应该直接下山去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想来这里……”

天河疑惑地望着她，极为后怕地道：“下山？菱纱你要去哪？干嘛不跟我和紫英说，让我们陪你一起去……菱纱，你知不知道，刚才发现你不见了，我和紫英吓成什么样子，我、我……”

菱纱微笑着摇摇头，轻声细语，恍如梦幻：“……天河，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来树屋时，我说以后要到山上隐居，不问江湖世事，那些……都还像是昨天的情景，可仔细想想，原来已经过了那么久啊，发生了好多好多事……”天河用力地点点头，疑道：“是啊，不是说好了吗，以后我们大家一起住在青鸾峰，可为什么你又要走？”

菱纱偏过头去，看着窗外，微声道：“我都听见了，你和紫英的话……”天河面上大惊，失语道：“不、不是的，菱纱……”菱纱微微摆手，制止了他无力的解释：“天河，不要瞒我，也别安慰我好吗？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其实，你和紫英，你们不用这样痛苦……”她微

微一顿，凄然笑了一笑，轻轻说道：“……只要我把自己杀了，所有的一切不都结束了？”

天河耳旁如鸣巨雷，额头上青筋迸起，暴喊道：“菱纱，你在胡说些什么？！”菱纱闭上眼睛，仍是喃喃说道：“……我只想找个地方，静静了结自己的性命……日子久了，你和紫英会慢慢把我忘记的，忘记了，就不会再伤心……”

天河一个箭步抢到她跟前，紧紧抓住她的双臂，大声说道：“你别说了！你现在就跟我回去，好好休息，不许再想这些！”菱纱只是默默摇头，忽地全身一抖，脸上又现出些许难受之色，天河看在眼里，大惊道：“菱纱，你身上的寒气……”

他刚要运功驱寒，菱纱面上一个激灵，两臂拼命挣扎，想脱开天河双手，天河急道：“菱纱，你要干什么？让我帮你驱寒啊！”菱纱眼中泪光闪烁，尖声喊道：“天河，你放开我！”

天河又惊又急，脱口道：“为什么？你的身体——”菱纱激动地喊道：“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这点寒气，奈何不了我的！你不许再为我驱寒，听到没有？！”

天河见她疾言厉色，心中大为惶然，手上略一松劲，菱纱急抽回双臂，退到房间一角，垂然泣下，悲声道：“天河，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如果、如果你因为我，也……”

天河神情一抖，蓦地重重摇头，大声道：“菱纱，我才没事！以前都给你驱寒那么多次了，不过是一时身体有点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快过来，让我帮你！”见菱纱不过来，急得又要上前，菱纱猛然拔出短剑，剑尖对着自己心口，愤声道：“你不要过来！你要是硬要帮我驱寒，我宁可现在马上死了！反正我现在活着也只是拖累人，还不如早早死了，你们大家都好过！”

天河看着她决然的表情，全身一哆嗦，只得连声急道：“好、好，菱纱，我不帮你驱寒了。你、你快把剑放下！别吓我！”菱纱缓缓收起短剑，仍是退在离天河好几步远的地方，望着天河痛苦神情，眼中泪珠忽地滚落下来，凄声道：“天河，对不起，我不想吓你。可是.....我真的不能再让你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天河，你以为我忍心就这么死吗？你以为我忍心就这么离开你们吗？我.....我也有好多的牵挂，好多的不舍，人一旦要死了，总会想起许多从前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梦璃，我真吃了一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人，像她这样又漂亮平易近人的官家大小姐，可真是少见.....”

“.....那天，我们三个被怀朔和璇玑带着，第一次在天上飞，真的是又惊险又刺激，后来我飞得好多了，却怎么也没有那次有意思.....”

“.....刚到太一仙径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被紫英救了，却也被他数落了几句，把我气得直跳脚.....”

“.....那天，我们在即墨赶走了狐仙，夜里大家一起坐在海边，痛痛快快地聊天、赏月、看花灯.....”

“.....还有很多很多，有些事情，就算开始的时候乱七八糟，最后却变成了无论如何也不想忘掉的回忆.....”菱纱茫然望着脚下，轻声道：“这些事情，我通通舍不得、放不下，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可是，舍不得也没有办法.....我不像你和紫英那么强，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呢？”

天河痛然喊道：“不对！是我应该保护你，要是做不到，我就太没用了.....”菱纱微笑着，轻摇着头，回忆起以往点滴快活时光，脸上浮现出一份淡淡的欣悦神往，身上的寒意也于不知不觉间消散了。她忽然

抬起头来，留恋的眼神凝聚在天河面上，絮絮地低语道：“.....天河，你知道我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吗？”

她淡然笑了一笑，神色中既似欢愉，又似自嘲，面上却泛起一丝红潮：“.....有一天，我误打误撞进到一个山洞里，想不到，竟然在里面碰见一个野人。那个人啊，看上去还挺顺眼的，奇QīSūu.com书脑袋却不怎么灵光，居然把我当成了山猪精.....我那时就觉得，这家伙可真是个傻子，呆呆的，怕是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后来啊，我就和那个家伙一起下山闯荡。一开始，我还只是觉得这家伙又笨又呆，好玩的要命，虽然，他也常常做出些吓到人的事，让我收烂摊.....”

“可是渐渐地，我开始越来越把他放在心上，不知道为什么，头脑里总是他的影子，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心里总想着，要是哪一天没有了我，谁来照顾他，他那么呆，一定会被人骗、被人欺负.....”

天河失声悲呼：“菱纱.....”悲伤地直望着她，眼中泪水滚来滚去，只不流下。菱纱轻阖双目，幽幽续道：“其实，那些都是借口，那个人，他已经比以前懂事好多，是我、是我自己离不开他.....可是，我更不愿意伤害他.....”

天河悲怆地大喊道：“不是的，菱纱，不是这样！我知道自己笨，没有你的话，很多事都做不成，你不要走，我不许你走！我和紫英都会想办法，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救你的！”

菱纱轻声伤叹，道：“你的办法，就是像紫英说的那样吧.....可是，天河，你想没想过，就算你们夺回了望舒剑，我也注定是要短命的.....为了那短短几年阳寿，真的值得你和玄霄，你的大哥，你们拼个你死我活吗？”

天河话语一塞，心底忽然又涌起一丝希望，扬声道：“不，我和紫英不是去拼命！我们是……是去劝玄霄放弃飞升……”话说到一半，语音陡然一衰，满心的信念蓦然间烟消云散，只是勉强幻想着安慰自己，低声喃喃道：“玄霄，大哥他，会听我的，会听我的……”

菱纱何尝听不出来他语中之意，苦笑着摇摇头，气道：“劝他放弃？你……你真的是笨蛋……如果，他不愿意呢？”

天河紧紧地攥着拳头，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我……会……杀了他！”

菱纱擦了擦眼睛，哀声道：“天河……你让自己太痛苦了……”低头恍惚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又道：“何况，我的一条命，能救很多很多人……如果琼华派数百年基业，真的毁在玄霄手里，你们要怎么面对青阳长老的嘱托……”

她正伤心地低语着，屋外忽地传来一声朗朗长叹：“菱纱，若是唯你一死，方能解我派之灾，那琼华派即使无恙，往后又有何颜面存于世间？”

树屋中两人俱是一愣，天河欣喜地转过头来：“紫英，你回来了？”

树梢枝桠上一声轻响，慕容紫英身如飞絮，飘然而入，看着菱纱有些惊讶的表情，脸上有些涩然，道：“抱歉，我无意旁听你们的说话……只是在山下没找见你，回到山上找，听见树屋有人声，这才上来看……”

菱纱低下头，歉疚地轻声道：“紫英，对不起，害你担心……”紫英摇了摇头，朗声向她道：“菱纱，你可知道，即便你求得一死，也只不过令琼华派暂时无法飞升，但望舒剑还在师叔手中，他只需寻到合适的宿体，今日之局又会重演，又会有许多无辜的人因此丧命……”

菱纱神情一怔，呆了片刻，才犹豫地道：“可是……玄霄想找到新的宿体，一定很难吧？说不定、说不定在那段日子里，就能发现其他阻止琼华派飞升的办法了……”紫英坚决地摇摇头，喟然叹道：“纵然有此可能，但被羲和剑之力吞噬的宿主，将变得嗜血狂乱，直到完全迷失心智，师叔如今的样子，也已相差无几了。他如不能飞升，只会入魔更深，力量更加不可控制，若是带着双剑踏遍天下，寻找宿体，又不知将会引出多少腥风血雨……”

菱纱面上微微一颤，心中寒意大盛。她知道紫英之言绝然不虚，以玄霄今日的心性，断不会因自己一死而就此放弃飞升，以他道行之深，若是丧心病狂、祸乱世间，只是随便想想，便已令人恐惧至极，青阳长老地下有知，更不知道会是如何痛心。旁边天河更是连连点头，见菱纱情绪松动，忙不迭地道：“是啊，菱纱，紫英说的对，你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所有的事，都在玄霄身上，只要他还有升仙的念头，别人做什么都没用……”

菱纱心念纷乱，神情一阵茫然。紫英看着她，面容肃敛，郑重说道：“菱纱，答应我一件事，好吗？”菱纱低声道：“什么？”紫英正视着她，一字一顿地道：“请你……爱惜自己，不要做让我们伤心的事情。”

菱纱黯然不语，过了许久，才默默地点了点头。天河见她如此，但觉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转首间瞥见窗外天色渐明，自己三人这一番伤情的交谈，不经意间竟已过了大半夜，面上轻松之余，又有些焦急地道：“菱纱，那我们可说好了！你以后再也不许做吓人的事情了！现在天快亮了，我和紫英这就去琼华派找玄霄，你可不许乱走，一定要在屋里好好等我们回来！”

菱纱脸色一变，生气地道：“什么？不行，到现在你还想把我丢下？！你去，我就一定要去！”天河急道：“菱纱！”菱纱不依不饶地道：“你

难道忘了，那天我们说的好好的，要去就大家一起去，谁也不许落下！”

天河被她一顿抢白，一时无言以对，只是着急地摇头叹气。菱纱又转向紫英，十分恳切地望着他，神情中尽是期盼之色。紫英眉头微皱，低头想了想，终于轻轻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就一起去琼华派，也免得彼此担心，反而误事。”

菱纱高兴道：“太好了！还是小紫英最明白事理！”转头得意地瞥了天河一眼，紫英叹口气，忽然问道：“菱纱，你现在身子好点了吗？”

菱纱点点头，道：“没事了，刚才夜里是有点冷，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见紫英和天河望来的目光中颇有担忧，摆了摆手，道：“你们别担心，我没有瞒你们，刚才大概是没驱尽的那点寒气在作怪，现在真的没事了，真的。”

紫英有些忧心地望着她，道：“那我们这就去琼华派吧，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要马上告诉我！”顿了顿又道：“菱纱，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这里有些理气通脉的药物，虽然不对症，也可缓解一时，你无需有何顾虑。我们快些动身，赶在师叔他们再次催动双剑之前，了结此事！”

天河心中更是着急，生恐玄霄再妄用望舒剑。菱纱已坚拒自己为她驱寒，如果在夺回望舒剑之前，她体内的寒气再度发作，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他不敢再想下去，急不可耐地叫道：“对，我们快去！”

三人各怀心事，各自相顾，都点了点头，当下一齐从树屋中出来，跳到峰顶平地上，刚要御剑离去。一道美丽的倩影立在面前，美眸望处，眼神中似乎透出淡淡的疑惑之意，却是那个“梦璃”。

天河心下黯然，走到她面前，仿佛是对着真正的梦璃一般轻轻说道：“梦璃，我们要离开一会儿，你在这里等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那“梦璃”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微微低下头，退到一边，双眼却仍是怔怔地望着众人。

天河心中一阵酸楚，他知道，这一去可谓是危险之极。如果不能劝转玄霄，和他动起手来，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活着回来，可为了菱纱，为了其他无辜卷入这场悲剧的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最后留恋地望了“梦璃”一眼，狠了狠心，转头便走，菱纱和紫英也叹息而去。三人来到崖边，一起御剑飞起，转眼间，脚下的青鸾峰便如一个小小的黑点，湮没在无垠的大地中了。

“梦璃”依旧痴立在屋前，双眸一瞬不眨地望着三人远去的方向，沉静地默默独立着，继续着这场许是永恒的守望……

天河三人急速向琼华派飞来。过了好一会儿，紫英算了算时间，约莫着应该已经到了播仙镇的地界，距昆仑山已然不远了。俯首向下望去，却是微微惊讶，但见下方灰蒙蒙的一片，将地上的景物遮了个严严实实，丝毫也看不见。他心中暗觉不妙，生恐飞错了方位，急叫住了天河和菱纱，向他二人一说，两人也是大感不安，急忙随紫英一起飞落下来，查看到底到了何处。

众人落到地面上，环顾四周，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地面上屋舍依旧，几间客栈和酒肆依旧立在众多的民居中央，俨然便是播仙镇。可抬眼瞧瞧头顶，却是飞沙漫天，一片昏黄。更令人吃惊的是，那条贯穿了整个镇子的小河上，竟然浮满了一层沙土，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水此刻竟浑浊得如同泥浆一般。三人相顾之下，面上都有惊疑之色，天河更是张大了嘴，不知道此地出了什么变故，单看这如此猛烈的风沙，比起荒无人烟的月牙村，竟还要严重几分。

正诧异间，忽然一阵大得出奇的狂风咆哮着从南面吹来，卷起地上层层黄沙，三人猝不及防，眼睛都是一迷，天河更被灌了一满口的沙子，狼狈不堪，三人连忙转过身去，背对着风向，低头揉着眼睛。那风沙一阵大过一阵，沙砾狠狠地砸在镇中房舍上，不断发出沉闷的声响，镇上的人们无不紧闭了门窗，如同遭到瘟疫侵袭一般，惶恐地躲在家里。

三人被这阵狂风吹的有些站立不稳，又睁不开眼睛，急忙互相拉着，模模糊糊地缓慢向身旁最近的一座房舍靠去，好容易靠到墙上站稳，却见风沙渐渐止息了下来。众人心中无比惊骇，忽望见不远处一堵墙后面，一个娇小的女孩探了探头，见风势渐缓，手里提着一包东西，急匆匆地向这边的一间房舍跑来。菱纱看她身影，心头忽觉有几分印象，急向她叫道：“喂，小妹妹，过来一下，我们有话要问你——”

那少女已跑到房子门口，猛听见墙角那头菱纱的叫声，微微一愣，踮着脚向这边走了两步，看到菱纱等人，吃惊道：“客人，你们是——咦，你好像是几个月前来过的那位姐姐？”

菱纱笑着点点头，道：“是我，莱丽姑娘，想不到你还认得我！”这少女正是当初天河三人第一次来播仙镇时，在客栈中服侍过菱纱的女孩。菱纱又问道：“莱丽姑娘，你们镇上出什么事情了？怎么一下子这么大的风沙，连河水也变混了？”

莱丽害怕地道：“姐姐，你不知道。我娘说，就在一天前，仙山上出了天大的事，忽然之间，镇上就刮起了大风，天空也变得暗沉沉的，等到风沙平息下来，河里的水就已经浑浊了……娘还说，是神仙、山上的神仙发怒了，他们要遗弃我们、遗弃这个镇子了，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赐给我们干净的水……”胆怯地向天边的滚滚沙尘望了一眼，又道：“……店里的很多爷爷都说这不吉利，这条河里的水会渐渐枯竭的，风沙也会越来越大，然后就会有灾难发生……很多人都害怕

了，想离开播仙镇……可是我和娘不愿意走，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紫英心头大震，心中已隐隐猜到事情的缘由，急忙问道：“姑娘，你们有没有看到仙山上出什么事了？”莱丽道：“我听娘说，昨天有人看到仙山上出现了一座浮着的山峰，在一直慢慢往上升……可是现在升得太高，天上沙尘又大，已经看不见了……一定是山上的那些仙人，他们要回天上去了……”

天河三人面色巨变，果然，这一切都是琼华派飞升带来的灾难。莱丽望着他们，有点着急地道：“客人，你们不是镇上的人，要是没事，就快点离开吧。如果真像那些爷爷说的那样，会有灾难发生，不要留下受苦……要是有事要留下，就早点到我们家客栈休息吧，这几天镇上的风沙很大，有的时候天上还打雷，呆在外面会很危险……”

菱纱悲哀地向她摆了摆手，轻声道：“谢谢你，莱丽姑娘，我们这就离开，你也快回家去吧。”莱丽点点头，转身跑进旁边的客栈里不出来了。紫英凝目远眺，望着天南极高处一道若有若无的轮廓，沉痛地愤然道：“想不到，琼华派飞升之举，竟还祸及山脚下的村镇……”

天河大声道：“紫英，我们现在赶快御剑上去！要是晚了，这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灾祸！”想到琼华派既然开始飞升，必然已经用双剑修成剑柱，菱纱的性命只怕已在须臾之间，更是心急如焚。三人更不再言，不顾风沙袭人，各用全力御剑而起，飞至南边昆仑山脚下，陡转向上，身体几乎与山壁垂直，直向着昆仑山上最高的那座山峰飞去。

不到半炷香时间，天河等人已至峰顶，远远望见琼华派高大的山门，急奔了过来。三人刚刚冲到门口，蓦然停住脚步，看着门内的情景，无不惊恐地呆立住了！

琼华派中，满眼白茫茫的一片，道路上、草坪上、水池上、房屋上，全是冰雪！空中大片大片的雪花，还在纷乱飘落，原先繁花似锦、芳草缤纷的人间仙境，此刻已只余下了一种颜色。

惨白！

眼下尚未入冬，怎么会有如此的冰雪飘零？更何况，是在一向四季如春的琼华派中？！

可眼前之景容不得他们不信，就连琼华宫前广场上，被尊为至高无上神明的九天玄女的神像，竟也已倒在了冰雪丛中。

这哪里还是凡人修仙的圣地，简直成了一处冰封的死域！

忽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一个发着抖的声音：“紫英师……你们、你们来了？！”

紫英震惊地循声望去，只见山门后面，明尘孤身一人蹲坐在门墙边上，身子紧缩成一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两眼直愣愣地向自己三人望来，目光中尽是惊惧之意。三人急走上前，紫英向他高声问道：“明尘，掌门和师叔他们在哪里？”

明尘面无人色，发狂地摇着头，用手中的长剑支撑住身体，拼命站了起来，挡住了三人，话音中惊恐至极，已然语无伦次：“……我、我不知道，你们不要问我……掌门他们说了，你们是琼华派的叛徒，不让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快走、快走，别让别人看见你们……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突然手臂一颤，长剑跌落在地上，两手紧紧地捂住耳朵，颤声惊叫道：“我的头、我的头好痛，那个声音、她又来了……又来了……”

紫英等人听得莫名其妙，但见他害怕到了极点的神色，心里均是大有不详之感。紫英见他形销骨立，全身上下已无半点生气，又惊又急，

喊道：“明尘，你快离开这里！师叔和掌门利用双剑之力，强行使琼华派脱离昆仑山，双剑的力量必然与地灵之力彼此激荡，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阻止激荡产生的剧烈寒气侵入经脉，如果再呆下去，只会经脉毁损、精气耗竭而亡！快走！快走啊！”

明尘捂紧了耳朵，根本听不见他的话语，嘴里还是恐慌地喃喃说个不停。紫英急得上前拉他一把，明尘误以为他要硬闯，又惊又急，拼着全身的力气伸手一格，紫英无奈，反手一点，封了他的穴道。天河看得十分着急，道：“紫英，我们先别管他了，快去找玄霄他们！等阻止了琼华派的飞升，他们自然就得救了！”

紫英望着被点住的明尘，脸上忽掠过一阵恐惧，蓦地失声道：“我太糊涂了、我真的太糊涂了……我们快去，现在就去，也许、也许还来得及！”他话音未落，人已飞掠而出，直向着剑舞坪的方向跑去。天河和菱纱没听明白他话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头脑中略一疑惑，已被紫英远远甩在了后面，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了，二人大急，也连忙随着他一同奔去。

两人刚刚飞奔到剑舞坪上，便听见前方不远处，紫英痛心疾首的呼喊声：“璇玑、璇玑！”两人大惊失色，脚下加疾，急跑过来。只见紫英痛苦地跪在地上，一贯坚强的他，眼中竟也有了泪水。他面前僵卧着一个穿着月白色道服的少女，少女的手中还紧紧握着一个细竹条便成的虫笼，笼内装着一只干瘪的夏鸣虫，早已冻毙。

这少女正是璇玑，她自从得知怀朔死讯之后，便已心志大乱，再加上自身修为极弱，早已无法承受此处天地间灵气的激荡。她在临死之前，凭着头脑中残存的一点记忆，强撑着身体，走到怀朔生前居住的房间前，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门口徘徊着、瑟缩着、守候着、等待着……也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幻想着，师兄能够回来，陪她一起捉虫玩……

紫英跪在她身边，双目中悲愤满盈，嘶声痛吼道：“璇玑，我来晚了、来晚了……是我害了你，当日在卷云台，要是我带着你一起走，你又会怎么会……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怀朔……”

韩菱纱双腿一软，也跪倒在地，痛苦道：“我们、我们还是来晚了……怀朔，我们对不起你的嘱托……”眼圈通红，哽咽着低声抽泣。天河全身颤抖，仰天大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难道也是琼华派逆天而行，要遭受的天谴吗？可是璇玑还那么小，她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死的会是她？！”

紫英痛心道：“是啊，她年纪尚小，许多事情还不明白，又如何分辨是非曲直？……我却将她一人丢下，害了她……也愧对怀朔……”发狠地重重捶打着自己身体，嗓音竟是哽住了，一颗心剧痛地悔恨着。

菱纱擦着泪水，悲切地摇了摇头，道：“不是的，紫英，你不要这样怪自己……要说错，琼华派飞升才是天大的错误，除了璇玑，不知还有多少弟子埋骨在茫茫冰雪之中……”缓缓站起身来，望着远处卷云台上若隐若现的剑柱，哀伤道：“我们快去找玄霄吧，如果不快点阻止琼华派飞升，或许还有祸事发生，还会有人失去最宝贵的性命……”

忽听见身后一个声音冷笑道：“阻止琼华派飞升？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第三十章：引弓问天

众人一惊，转过身来，但见剑舞坪四周，闪出众多琼华派弟子，当先一人右手拽着明尘，昂然走近，正是元越。他身后“元”“明”“怀”诸字辈的弟子，四下散开，远远地将天河等人围在当中。元越走到三人跟前，放开明尘，看着他冷笑道：“明尘，看来掌门派你守门，真是个错误。这么轻易就让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你的这点修为，不要也

罢。”他口中说的淡然，盯在明尘脸上的目光，却是分外凌厉。明尘全身哆嗦，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元越望了一眼慕容紫英，讽刺道：“慕容紫英，你这叛徒，居然还有胆量回来？”目光在他身上逡巡良久，眼中杀气渐起，森然道：“本派清修静地，岂容你这叛徒任意来去！今日你怕是来得去不得了！”把手一招，周围的弟子便要群起而攻。

紫英想起当日怀朔之死，心头怒火飞腾，几乎便欲拔剑而上。然而与这些无知的弟子交手，终非他所愿，双方无论是谁或死或伤，都不过是多了一个飞升的牺牲品而已。好不容易压下心中怒气，向四周诸人沉声喝道：“且慢！众位师兄师弟，请你们好好看一看，今日的琼华派，已成了什么样子！本派数百年基业已几近全毁，昔日清修之所，如今已变成一座冰封死城，你们身为琼华弟子，岂可视而不见！”他极其诚挚地望着众人，又朗声高叫道：“琼华派有此惨变，全是双剑飞升惹出的祸患，各位快随我一同去阻止掌门和师叔，这场大难或可避过，若再迟疑片刻，只怕琼华派就要毁于今日了！”

明尘面上一抖，心中将信将疑，怔怔地望着紫英。身旁元越听得大怒，喝道：“放肆！慕容紫英，你自甘堕落，与妖为伍，实在是师门大耻！有何资格在此胡言乱语！”冷笑一声，转过身去，朗然向众人道：“各位师兄师弟，大家不必听这叛徒胡言。如今我琼华派脱离山体，虽然不再受地灵之气庇护、四时如春，但却有双剑灵气支撑，正向昆仑天光处飞往！用不了多时，本派弟子皆可白日飞升！此举乃是否极泰来、先破后立！众位先随我擒杀这些叛徒，为派中那些被妖邪所害的同门报仇，替掌门清理门户，然后即可静待成仙之时！”

紫英见众人面容浮动，愤声高喊道：“好一个否极泰来、先破后立！元越，依你之言，琼华派升起引发暴风骤雷、昆仑山河水污浊，祸及山下百姓，如此为之，也是否极泰来、先破后立？！”他直望着明尘，沉痛地道：“明尘，你原先便是这昆仑山脚下的孩童，有幸上得山来，入

门修炼，为的难道不是护佑黎民、泽及父老？如今山下百姓，正因为琼华派飞升而倍遭苦难，你又岂能忍心坐视？”又转向周围众人，愤然道：“诸位师兄师弟，你们中也有不少人来自山下村镇，且不论飞升之举于琼华派有百害而无一利，难道你们就忍心这样看着山下的父老乡亲徒遭大难，也不救救他们？！”

众人中传来一阵低低的惊哗声，明尘听紫英此言，面色惨白，惶恐地望着元越，颤抖着问道：“师叔，紫英师……慕容紫英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元越轻哼一声，冷然道：“是又怎么样，既要成仙入圣，这点取舍，又何足挂齿！”紫英怒道：“胡说！我等求仙问道，正是为了兼济天下，假如行事与此相违，岂不早已背离修道的初衷？！琼华派如此行止，不是入邪，却又是什么？！”

元越微一语塞，偷眼瞥见场上众人中，颇有許多人神色惶然，一望可知心中对飞升之举已大起疑惑之意。他心下大怒，一是却是找不到什么说辞反驳紫英，突然沉下脸来，冲着明尘喝道：“明尘，你玩忽职守，放这几个叛徒进来，可知道该当何罪？！”

明尘颤声道：“弟子、弟子……”元越冷冷地道：“我受掌门之命，监管你们这些守卫弟子，以你罪行，本当废除武功，逐出门墙。我现在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上前将慕容紫英给我拿下，我便不计较你方才之失，还不快去！”

他嘴上如此说，其实心中早已有计较。以明尘的修为，岂是慕容紫英的对手？便是派中任意一个资历最浅的弟子，也能看得出来。他令明尘出手，当然不指望他能击败紫英，用意却是要逼紫英动手。二人相斗，明尘一旦落败，或死或伤，自会激起派中其他弟子的怒火，同仇敌愾之下，那时便能从容指挥众弟子除掉紫英等人。他暗自得意，逼视着明尘，见他全身发抖，几乎连站也站不稳，脸上神色愈发严峻，

狠狠地道：“明尘，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把慕容紫英这个叛徒拿下了！”

明尘恐惧地望着元越，面如死灰，哆嗦着连退几步，嗓音嘶哑：“不，师叔，我不能、我不能……”紫英平日待他甚好，他心中对紫英亦是极其敬慕，断不敢有半分侮慢之意，更不要说出手与他相斗了。元越勃然变色，怒喝道：“你说什么？！”身形微动，右手已按上了剑柄。

明尘又退数步，眼中已有绝望之意，嘶声道：“师叔，你别逼我、你别逼我！”见元越眼光一厉，惨笑一声，长剑锵然出鞘，剑尖不住颤抖，指向之人，却是元越！

元越见他竟向自己拔剑，一怔之下，怒极反笑：“哈哈！想不到啊，明尘你这派中第一懦弱之人，今日竟也要学那怀朔一般，为了一个叛徒，不惜自己也背叛本门么？！很好，既是你如此抉择，那也就休怪我剑下无情了！”

他话音一落，长笑数声，正要拔剑动手，却听明尘仰天痛呼一声，手中长剑陡然倒转，径向脖间抹去！

刹那间，但见白皑皑的雪地上，喷洒出一片鲜红。紫英惊恐地去抓他长剑，以他身手，本有可能阻住明尘这下，可他眼见璇玑惨死，自己也已心丧若灰，出手时竟不觉慢了一拍，明尘自刎的这一剑又是突如其来，既急且快，待自己手至剑上，已是晚了一步。明尘颈上鲜血如泉喷涌，他放开长剑，软软地倒在地上，伤痛而不甘地望着天空，双目未瞑，已然悠悠咽气了。

元越看着明尘的死状，脸上也现出几分惊恐，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四面的弟子群中几个与明尘有些交情的人惊叫着要冲过来，却被身边的人拽住，人群中一片骚乱，夹杂着些许的争吵声。元越脸色发青，他万没料到明尘竟会引剑自戕，心神大乱之际，只听得耳旁一声愤怒已

极的尖啸，眼前人影如电闪般向自己袭来，他慌乱之下，未及出手相迎，只觉后心一阵剧痛，当场被打翻在地，昏死过去。

慕容紫英击倒元越，望着明尘和璇玑的尸首，两眼血红，一言不发，蓦地愤恨地一挥袍袖，大步向卷云台的方向走去，天河和菱纱胸中也尽是悲痛之意，随着他愤然前行。三人的脚步极是沉重，所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个个深陷的凹痕。剑舞坪四周的琼华众弟子，见三人愤怒情状，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只是遥遥围住三人，跟着他们缓缓向前走着。

转眼间，三人已来到卷云台上，台上尚有数名女弟子肃然守立，见到紫英等人，都是大惊。紫英三人再不愿意这些弟子一眼，纵起长剑，直飞至天空中正南方向，一座漂浮着的平台上。正是十九年前，双剑修成剑柱之处。

平台之上，羲和、望舒二剑悬浮在空中，正向平台中央慢慢合拢，剑身处已是灵气满溢，几可隐约看到初成的剑柱。台上不远处，玄霄一身白色道袍，领口处微微敞开，露出里面暗紫色的长衫，满脸尽是器傲之色，负手凝望着头顶苍天。夙瑶站在他身后数步处，脸上神情颇为复杂，面上八分兴奋之外，却也有着一二分掩饰不住的懊丧和疲惫。

正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三声落地的轻响，夙瑶猛地转过身来，看见天河三人，脸上一愣，随即眉头紧锁，怫然道：“慕容紫英？云天河？哼，你们到底来了，怎么，仍不死心，还想夺走望舒剑吗？”

紫英望着这自己昔日无比尊敬的掌门，心里不知是怨恨还是怜悯，沉声道：“我们并非来夺望舒剑，玄霄师叔——”玄霄听见紫英之言，徐徐转过身来，俊目中闪过一丝喜色，直盯着天河，道：“嗯？不夺望舒剑，难道是……天河，你想通了，要与我一同飞升？好、好！天河你能来，大哥很高兴！”

天河迎着他的目光，确知玄霄此刻喜悦之情，绝非作伪，内心却是苦涩更甚，黯然摇头：“不，玄霄，我来这里，是劝你放弃飞升。”

玄霄面色一沉，微微冷笑，哂道：“哦？我未听错吧？此等梦话，今日说来未免大煞风景——”天河不容他说完，愤恨地打断了他：“玄霄，我是说真的！你用双剑飞升，只会害人害己，就算不为了别人，只为你自己，也不该继续下去！”

玄霄轻蔑地哼了一声，脸上全是不屑之情：“双剑飞升之法，经年而累，何须他人指摘！云天河，这就是你要回望舒剑的借口吗？简直拙劣之至！”天河面上又是气愤、又是焦急，扬声高喊道：“这不是借口！我也不想找什么借口！我不知道琼华派造出双剑究竟是对是错，可是我只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满身杀气，根本已经走火入魔，是绝不可能飞升成仙的！”

玄霄哈哈一笑，朗声道：“荒谬！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今日之力，远胜往昔，何来走火入魔之说？”天河愤然道：“不对！青阳长老说，就算你力量再大，也已经入了邪道，只是自己还不明白！你这个样子下去，只会害了所有人，包括你自己！”

玄霄俊眼中光芒一峻，哼道：“青阳？竟是他遣你们来的？！他是不是还说我入了心魔、无可救药？命你们杀了我，救琼华派于水火之中？！”冷笑数声，又森然道：“我留他一条性命，不是让他兴风作浪的！废人就该有废人的样子，安心等死便是，何来这些胡言乱语！”

“住口！”紫英满腔怒火直欲冲破胸膛，已然忍无可忍：“即便你是师叔，也不可如此数说长老！而且两位长老现下已因你而死，你居然如此凶残，做出这等欺师灭祖之事！重光长老待你何等情谊，你竟忍心亲手杀了他！”

夙瑶脸色微变，神情中略有畏惧之意。玄霄直视着紫英愤怒的面容，眼神中镇定如恒，没露出半分愧疚之意，恨恨说道：“欺师灭祖？那又如何！你们莫要忘了，十九年前，便是他们将我冰封，如今才遭报应，也不算晚！”

紫英见他如此丧心病狂，气得浑身发抖，天河痛苦地望着他，大喊道：“不，玄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相信！你心里一定还有些善念，不然那天为什么没有杀死青阳长老？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玄霄面上忽现出几分黯惑之色，然而转瞬间便一闪而过，阴郁地看着他们，冷然道：“哼！我放过青阳，是不屑动一个废人！早知如此，便该一掌将他杀了！”转过身去，语气中狠意渐现：“你们既然不想飞升，那就趁我未动杀念，通通滚回山下！莫要逼我动手！”

紫英见玄霄话已至此，劝说他的念头已然断绝，然而心内仍不肯就此罢休，忽然向夙瑶高喊道：“掌门！您执掌琼华多年，所有行事向来以门派为重，如今之势，楼宇冰封，河水污浊，分明不是正道所趋，掌门为何还要执意相助师叔飞升？难道您就不怕琼华派遭受天谴吗？！掌门——！！”

夙瑶神情呆怔，恍若不闻，她在天河等人与玄霄对话时，一直默默退在远处，眼望着将成的剑柱。正满心欢喜时，忽然心底一阵悸动，思绪竟是猛地回到了十九年前的那一天，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日子……

那天午间，她和夙莘等女弟子在剑舞坪上练剑，大家练了许久，正想休息一下时，宗炼长老突然严肃地来到她跟前，将她一个人带到了琼华宫中。

“夙瑶，我这些天病势渐重，琼华派不可一日无掌门，这件事，我想是时候要跟你说了……”

她十分惊讶，连忙低下了头，心头一阵窃喜。

“再过几日，我会召集所有弟子，正式传位于你.....你的资质虽然不如你玄震师兄他们，可惜.....唉，不过论及聪颖多智，你却不逊于他们，琼华派交到你的手中，也许尚有复兴的机会.....”

宗炼身子衰朽，说话间不住的咳嗽着。她头脑中已被从天而降的狂喜占满了，竟是连一句类似不敢辜负长老厚爱，定当竭尽全力振兴琼华派之类的场面话也没有说，只是垂头望着地面，脸上满盈着入门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欢畅笑意。

“夙瑶.....本派遣此大变，已然元气大伤，你执掌门派以后，务要持稳修整，万勿轻举妄动，徒惹祸端.....如今双剑缺一，飞升之举，已不可能，你也不必强求，只需收拾好派中剑道人心，便已是难能可贵了.....”

她眉头微皱，心下颇有不解。难道数月前那些在与妖界大战中逝去的弟子，就白白死了不成？更何况，琼华派数百年的夙愿，眼见已有办法可循，难道就这样轻易放弃？然而疑惑归疑惑，面对着眼下派中资历最深的长老，她还是点了点头。

宗炼似乎看出了她心中疑念，黯然长叹一声：“夙瑶，我今日的话，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升仙之事，纵然光明诱人，却也险恶非常，没有十成把握，切不可轻启此事.....万万不能再像今日一般，门派中生灵涂炭，白骨遗恨.....你没有太清的修为，若欲勉强完成他未竟之事，只怕凶险异常、凶险异常.....”

她不禁打了个寒噤，然而心底却有几分不服气。

“唉，也罢，我今天言尽于此，日后琼华派的运道如何，就看你的作为了，望你慎之、慎之.....”

宗炼悠悠叹息，挥了挥手，让她出去了。她恍惚地走出殿来，方才的经历如在梦中一般，她真的没有想到，琼华派掌门，这个她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位子，竟然这么轻易，就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只是，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个位子之后，究竟会付出些什么。是友善、诚挚、谦恭、洒脱、还是那份本心中应有的纯净……

“掌门——！！”夙瑶一个激灵，紫英惶急的喊叫声终于将她从沉思中唤回，她目光缓缓从双剑上移开，扫过平台下冰雪弥漫的琼华派大地，扫过卷云台上弟子们惊疑怯惧的面容，最后又缓缓凝聚在紫英脸上，就这样漠然望着他，一时却是无言。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底隐隐一震。她执掌门派这些年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的便是今日。双剑飞升，全派成仙，这不仅仅是派中前辈们穷其一生而求的梦想，更是她从登任掌门的那一刻起，日思夜想的志愿。她知道，以自己的资质而任掌门，派中之人万难心服，她平日里更不止一次地听过派中同门的风言风语，尽管他们在自己面前，还是恭恭敬敬地叫着掌门。一向极度自尊的自己，面对所有这些，都忍了下来，只是将心中的羞耻愤恨深深地埋藏起来。她暗暗发誓，总有一天，琼华派会在自己的手上，完成飞升的夙愿，到了那时，她要让那些有眼无珠的人看看，自己究竟配不配得上这个掌门！

现在，她的心愿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她的心底，却无端涌起一股莫名的忧虑，那一日宗炼长老忧郁的神情、沉重的话语，又一次浮现在心头，挥之不去。这十几年来，那一幕的情景常常在他心头重现，每一次都让她感到分外不安，她知道，自己并没有遵从长老的嘱托，可她并不觉得自己错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琼华派，难道不是吗？

她性子果决，这种种想法，在她头脑中也不过闪现了短短一瞬而已，思绪略略纠缠片刻，终于仍是像以前一样，强行将一切疑虑压了下

去，凤眼中光芒渐定，微微叹了口气，肃然道：“三代铸剑，一朝乃成，琼华派多年夙愿，传于我手中，岂能轻言放弃？与玄霄一同使用双剑，乃是我自己决定，飞升成与不成，皆看天意，我也只有顺势而行！”

紫英大喊道：“若是飞升不成，琼华派就此自毁，又待如何？！”夙瑶堂堂肃立，朗声说道：“如今飞升之举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时放弃，更是一无所获！身为琼华掌门，唯有全力施为，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她心念已定，语气愈发坚决，紫英见她决然神情，高声急道：“掌门，请您三思啊！弟子觉得纵然琼华派为求飞升，已付出太大代价，但是当断则断，不然后果只会不堪设想！”手指着玄霄，愤然喊道：“掌门您且看看，如今师叔分明心性成狂！纵然双剑修成剑柱，仙神之界又岂能容忍如此心魔深重之人飞升成仙？！掌门——”

他话没说完，突然手捂胸口，倒退两步，面上显现痛苦之色，咬牙强忍着，两眼直望着已转过身来的玄霄。“紫英！”天河、菱纱齐声惊呼，抢到他身旁伸手扶住，两人全神注视着玄霄，生怕他再向紫英出手。

玄霄冷冷地望着紫英三人，蓦地仰天狂笑，声震寰宇：“哈哈！心性成狂、心魔深种！说得好、说得好！我一生清心修道，竟有半生被人视为颠狂！若不做尽狂事，岂非名难副实？！”他狂笑许久，方才止歇，又沉下面来，狠狠地看着夙瑶，放声道：“慕容紫英，你劝夙瑶能有何用？以她如今之力，只能对我惟命是从！我要做的事，又有谁敢阻拦？”

天河默然走上两步，缓缓道：“不，你说错了。”

玄霄目光一闪，阴沉地望着他，神情中杀气渐起。菱纱看得惊心，急呼道：“天河，快回来！”天河轻轻向她摆摆手，继续低声说道：“玄

霄，直到现在，我还是忘不了曾经喊你一声‘大哥’，你教我很多东西……没有你的话，天河一定不是现在的天河……”

玄霄嘿了一声，脸上全是讥笑，天河定定地看着他，黯然道：“如果，眼下还有其他办法，就算千难万难，就算要杀了我自己，我都会去做！可是……”心内闪出最后一丝希望，高喊道：“玄霄，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就算你一心想成仙，这世上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我可以陪你去找，直到找到为止！难道就不能放弃双剑、放弃害人吗？！”

玄霄面目中，几分无奈一闪而逝，他缓缓闭上双目，长吸了一口气，涩然道：“……天河，你晚了二十二年。昔日修炼双剑、苦无进境之时，无人让我放弃；初有所成、经络逆变之时，无人助我脱劫；失却望舒、日夜受火焚之苦，无人顾我生死。如今，太迟了……”摇了摇头，痛然长啸道：“我玄霄一生成于修道、亦毁于修道，纠结已深不可解，此种心境，他人怎能体会？！云天河，念你我曾有结拜金兰之谊，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就此离去吧，就当你我从来就没见过。”大袖轻拂，遥指向远方云雾缭绕处，已与琼华派分离的昆仑山顶。

天河心中彻底绝望，默不作声，缓慢退回紫英身边，沉痛地望着玄霄。紫英被玄霄刚才那一击所中，受了暗伤，方才说话间努力运内功调息，此刻虽未尽数化解伤势，外面看上去却已无恙，勉力支持着，与他肩并肩立在一处。玄霄面容渐冷，眉间涌起一股狠厉之色，雪亮的目光突然射向韩菱纱脸上，厉声道：“韩菱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眼下是不是在想，若是无力阻止飞升，便要在此自尽？！”

菱纱花容惨变，身子一抖，玄霄直盯着她的双眼，冷笑声中，充满了残忍之意：“你的性命是我的！飞升最后时刻将你牺牲，才算死得其所！想要自尽乃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如愿！”

天河怒吼道：“你、你疯了！你凭什么拥有别人的命？！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死！！”玄霄冷笑连声，袖手而立，全身气势已积至十分。菱纱面容剧烈颤抖，向平台边缘走了几步，闭上双眼，右手慢慢向腰中短剑摸去，就在这时，耳旁传来紫英的高叫声：“菱纱，你忘记答应过我们的事了吗？”

菱纱手一哆嗦，睁开满是泪水的双眼，怔怔地望着他和天河。紫英坚定地向她点了点头，沉声喝道：“天河，我们.....动手吧！”

玄霄长眉一耸，右袖平平掠出，一声尖利的啸音破空而来，铛的一声，羲和剑已飞至他手中。望舒剑则缓缓落下，夙瑶微一沉吟，终于上前拿在手中，缓步走到他身边，朗声道：“我来助你。”

紫英愤懑满怀：“掌门！您——！”夙瑶沉沉望着三人，厉声截断：“琼华飞升，兹事体大，容不得你们几个继续妨碍！”轻轻抚了抚剑身，左臂向外一分，手上捏了个剑诀，右手横剑当胸，冷笑道：“你们三个，现在与我动手，便是消耗韩菱纱的元神！可想清楚了？”

天河暴喝一声：“你——！”夙瑶冷然不语，玄霄嫌恶地看着她，皱了皱眉头，转向天河三人，放声狂笑：“云天河、韩菱纱、慕容紫英！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铮铮两声，天河紫英双剑出鞘，二人握剑在手，可面对着眼前之人，竟是一步也迈不出去。

玄霄神稳意定，双目炯炯视来，天河和紫英与他目光一接，便觉身前一股浩瀚磅礴的气势迎面压来，直如泰岳之倾、黄河之泄，威势逼人，几难抗拒，不知不觉间，竟将进击之意尽数压了回来。二人凝神自守，却是难以抵挡那股雄浑无畴的杀意，双腿微颤，头顶上不住渗出的汗珠一滴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对面的玄霄神色不动，全身上下透出的那份气势却仍在不断攀升，愈加凌厉，就在两人几乎支持不住

的时候，突听见天河一声大喊，身子如离弦之箭，一纵而上，慑天剑剑尖锋芒闪烁，向着玄霄胸前，猛刺了过去！

玄霄冷笑一声，竟不出剑，左袖一拂，袖中藏掌，拍向天河胸口。掌未及体，天河已觉一阵无比炽烈的骤风狂飙而至，剑招急变，连忙侧身躲开，那阵风从他面前斜斜扫过，脸上一阵热辣辣的，如被烟熏火燎一般，甚是难受。那边紫英却趁玄霄分神出手这一瞬，缓过一口气来，清啸一声，飘身而上，从旁夹击玄霄。他平日里苦修剑法，对琼华派的各路剑招均极是精熟，他深知对手厉害，此刻一上来用的便是派中一等等一精妙厉害的招数，同时将剑上内力催至十成，长剑过处，嗤嗤有声。以玄霄之修为，也不觉收起轻视之心，身形微动，避开了紫英这一剑，右手羲和剑疾挥而出，直指紫英胸口要害，左臂轻飘飘划了个圆圈，化开天河攻势，随即反掌击向天河。

他这一剑一掌，均是迅捷绝伦，紫英深知羲和剑的厉害，不敢硬接，急忙退开，天河却来不及闪躲，只得伸出左掌，与玄霄对了一掌。双掌相交，发出一声闷响，天河胸膛间一阵血气翻涌，踉跄退开数步，眼前金星乱冒。

玄霄见他竟接下这一掌，面上微露诧异，朗声道：“好小子！看不出来，原来你也有两下子！”他收回掌来，巍然站定，隐觉掌心处一丝凉意慢慢沁开，凉意之中却又夹着一股炽热之气，双眉一敛，语气中竟有了几分佩服：“士别三日，真应刮目相看！当初在禁地授你凝冰诀，想不到短短数月间，竟让你修炼出能与凝冰诀融合一气的灼烈阳气！实在令我惊讶！云天河，你原本体质特异，如今更是内修仙功、外执神器，竟然还不知足？见我飞升，便心生妒恨、一力阻止吗？！”

天河怒道：“你——！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玄霄哼了一声，森然道：“你休要得意太早！我虽是没有你融合阴阳的修为，但双剑力量何其强悍霸道，若是全力施为，不逊于仙神之力！又岂是你们几个黄口

孺子所能抵挡！接招吧！”呼的一声，身形倏然欺近，天河面前灼气如海涛巨浪，汹涌扑来。一瞬间，一道暗红色的剑影向胸口斩来！

天河气息混乱，眼看羲和剑已至身前，脚下竟是一滞，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身旁忽地传来一股大力，被紫英硬生生拉开数步，躲过了这一击。但这样一来，紫英自己也已失却攻敌之机，玄霄得势不让人，当下剑掌齐出，分袭二人，招数中更加浑厚狠辣。他口中说得狂妄，实力却是丝毫不逊，当真犹如天神下凡一般，霸气纵横，神威凛凛。天河和紫英经历过不少苦战，却是任何一次，也比不上今日之战的险恶，几乎是举步维艰，剑上的招数全然被对手所克制，身法亦渐转散乱。两人拼力抵抗，却是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想要回击一招，也是不能。再撑片刻，二人情势几乎已山穷水尽，眼看数招之内，便将败落无疑。天河心内又一次弥漫起绝望之意：“难道，我们就这么败了？菱纱怎么办，她……”不自觉向菱纱望去，猛然之间，神色巨变！

只见那边，韩菱纱被夙瑶步步紧逼，已退到平台一角。当天河向玄霄出手的那一刹那，她情知三人不肯罢休，面容一紧，当即也挺剑向菱纱攻去。两人相斗，结果可想而知。夙瑶在派中修行，已有近三十年之久，她资质虽不甚高，可为人好胜，便是当了掌门之后，仍是修炼不辍，对琼华派的剑术心法更是毕生浸淫于其间，道行之高，岂是像菱纱这样一个入门不久的女弟子可比？何况菱纱并未真正修习琼华派的武学仙术，更何况此刻菱纱体衰力弱，而她手上，拿的又是时刻在消耗菱纱元神的望舒剑？！

夙瑶将菱纱逼到台边，情知自己胜券已握，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微笑。她方才与菱纱动手，一招一式都极有分寸，绝不至伤了她的性命，否则若是菱纱一死，飞升大业，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她如此作为，只是意欲消耗菱纱体力，待到她无力抵抗之际，立刻出手擒下，以她为人质，威逼天河等人罢手。眼看菱纱招数越来越缓，面上得意

之情更甚，望舒剑寒光大盛，叮叮两声轻响，菱纱双手短剑已被磕飞，她手腕一酸，脸色又是一阵惨白，身子斜靠在台边石栏上，竟已无力动弹。夙瑶抢上身来，伸指便向她胸前穴道点去！

突然，身后风声大作，一个愤怒到极点的声音大吼道：“住手——”

夙瑶猛然转身，只见云天河身子腾空，已扑到自己面前，右手长剑斜劈下来，左手却向望舒剑剑柄抓去。夙瑶上次险些被他夺剑得手，心下羞怒之余，已有防备。见他今日仍是如此招数，不由得微微冷笑，身子一侧，望舒剑顺势一带，天河左臂上，登时被划开了一道三寸长的口子！

“天河——！！”一串鲜红的血珠洒落在台上，同时落地的，还有紫英和菱纱悲痛的呼声。

夙瑶一招得手，正暗自得意时，却见天河眉头皱也不皱，慑天剑刺到身前，剑尖猛地转向，斜挑向夙瑶右腕。夙瑶大惊之下，刚欲回剑相抗，却见天河左掌又出，全然不顾伤臂剧痛，直拍向自己胸口，她万没想到天河受伤之后，还是如此顽强，惊惶间抽身欲退，右腕蓦地一紧，只见天河那只本该击向胸口的左手，居然中途突然变向，抓住了自己。右手上登时一麻，不自觉松开了望舒剑。天河左手急放开来，翻腕一握，已将望舒剑夺在手中。右手慑天剑一横，将夙瑶逼开数步。这一套招式倒也并不十分巧妙，只是来势古怪，大出人意料之外，更兼快得出奇，从出剑到夺剑在手，只不过是一扑之间。天河那一次夺剑不成，这些日子来头脑里翻来覆去思考的这一扑一夺，便是为了今日这一刻。任是夙瑶修为再高、经验再丰，猝然遭袭，也不觉着了天河的道。

天河甫然夺下望舒剑，身子尚未落地，身后炎风已至，夹着慕容紫英的惊叫声：“天河，当心——”

天河方才为夺下望舒剑，已然耗尽全身体力心神，此刻身子尚未落地，哪里有机会躲开玄霄背后斩来的这一剑？眼看天河就要被斩为两段，紫英想要拦截，也已不及。急切间奋力拼上，长剑直刺向玄霄面门，这一招是“围魏救赵”之意，想逼得玄霄撤剑自守。

他这一剑刚递出一半，只听铮的一声巨响，右臂剧痛，虎口已然震裂。手中长剑断成两截，剑尖直飞上天，过了许久，方才落下，嗤的一声，直没入脚下地面中。玄霄这一指轻弹，竟有如此威力，他左手震断紫英长剑，右手羲和剑斩去的势头微微缓了一缓。天河于百忙中一个拧身，猛然间，只见背后一道七彩光华迸射而开，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原来玄霄这一剑，正斩在天河身后背着的后羿射日弓上，天河有此神弓阻了一阻，方才勉强挡下这一击。但见平台上天河的身影，如断了线的纸鸢一般，砰的一声，飞撞在台缘石栏上。他全身已经脱力，右手中慑天剑已然远远飞落到了台下，只有左手还紧紧地握住望舒剑不放，他勉力想要站起身来，忽然间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血来，玄霄方才的那一剑，虽然没有斩中，可剑上附着的浑厚内力，却已将他击得五脏尽伤。

韩菱纱拼着全身的力气，飞奔到他身边，哭叫道：“天河，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傻？！”天河情势本已不妙，但若谨慎自守，纵然败落，尚不至受此重伤。可是他方才为了夺剑的那一扑，等于是将自己的后心卖给了玄霄，果然当即被其重创。场上所有人都看了出来，他这一举，已无异于拼出了自己性命。

天河面如金纸，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颤抖着向她晃了晃手中的望舒剑：“菱纱，你看……我早就说过了，会把望舒剑夺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

菱纱见他臂上、口边鲜血长流，惊痛交集，已是泣不成声。天河犹在低声喃喃道：“菱纱，你快拿着这把剑……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也不要回来……”

他却没有想到，菱纱纵然有力气逃走，难道她竟肯丢下他，一个人离开吗？

玄霄收了剑招，将羲和剑笼在大袖之中，负手迈步，走到他二人跟前。身前蓝影一闪，慕容紫英强忍手腕剧痛，纵身挡在云韩两人前面，望着师叔，颤抖道：“师叔……你已经杀了青阳长老和重光长老，还要再杀人吗……”

玄霄看都不看紫英一眼，一双俊目只是紧紧地盯着重伤的天河，吐出一口长气，徐徐道：“把剑还来。”

天河动也不动，玄霄叹了口气，悠悠道：“云天河，我不想杀你。”

天河仍是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攥着望舒剑。菱纱啜泣着，拉住他的手。两个人摇摇晃晃，相扶站起，看着对方虚弱憔悴的容颜，心中伤痛之余，竟有一丝说不出的欢喜。

“到底，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天河和菱纱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两颗头靠在了一起，比头靠得更近的，是两颗满溢着深情的心。

他们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是封神陵的神弓、即墨的烟花，还是巢湖边上，那一夜的篝火？

玄霄望着天河，眼中神色渐转黯淡，眉间涌过一抹淡淡痛意，忽地纵声长笑，笑声中不胜凄凉，却也充满了杀机。他立在当地，右袖如迎

满了风，鼓荡欲裂，羲和剑红光闪耀，锋芒尽露！

紫英面色惨然，也缓缓闭上了双眼，身子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遮蔽住天河和菱纱。

整个世界似乎静止了，当它再一次动荡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情景？

突然，天空传来一个庄重威严的声音：

“玄女有命，普告万灵！”

台上所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都是一诧，玄霄杀气稍敛，大袖松弛下来，皱眉向天上望去。却见半空中一道金光徐徐降下，光影之中，缓缓幻出一个女子，那人穿着一身淡黄色道服，衣装上金光灿然，于华丽中尽显高贵之气。众人看到她的容貌，无不怔然失色，只见她五官神态，无不与派中供奉的九天玄女一模一样，她面上宝光浮动，比之匠人雕成的塑像，更多了几分雍容。众人惊讶之下，心中各怀疑念，只有夙瑶面上极是惊喜，脱口道：“您是……”

那女子凝视台上众人，朗声说道：“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奉命相传神界旨意。”

夙瑶面肌颤抖，狂喜道：“九天玄女娘娘……真的是您，终于、终于……琼华派已升至昆仑天光处，琼华派多年夙愿，终于我手中达成！”下方的卷云台上，也发出一阵惊呼声，众弟子喜出望外，一片欢腾。他们心目中一直膜拜的神灵，竟然出现在了面前，她是来赐福于自己的么？是来引渡众人飞升成仙的使者么？

然而他们很快就无需猜测了，只见九天玄女的面上，巍然萧肃，冷若冰霜。

“无知！凡心入魔，妄想升仙。”那神圣的声音中，竟是深深的鄙夷之意。

夙瑶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众弟子的欢呼声也登时哑了，脸上分明是两个字“不信”。为什么？琼华派明明已经升到了仙界底端，连昆仑天光都已照耀到了派中，为什么派中之人还不能飞升成仙？！

九天玄女神情峻厉，目光从琼华派众人脸上——扫过，冷声道：“天帝有命，琼华派逆天行事，犯下滔天罪孽，令其受天火焚烧，陨落大地。派中弟子打入东海漩涡之中，囚禁千年！”又望向天河三人，语音中稍稍舒缓，扬声道：“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慕容紫英、云天河、韩菱纱虽为琼华弟子，心中却存清明善念，故可免去此劫。”

夙瑶浑身发抖，心中惊痛之余，更是无尽的惶惑，低声喃喃道：“不、不……为什么、为什么……”玄霄陡然变色，长眉立起，暴喝道：“岂有此理！什么天帝之命！我琼华派已至昆仑天光，飞升近在眼前，何须别人来代天授命！”

九天玄女淡然望着他，朗声道：“玄霄，一切因果，皆由自生。神界确也只是‘代天授命’，旨在维系天道不坠。盘古有训，纵横六界，诸事皆有缘法！凡人仰观苍天，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幽冥之间，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六界生灵，概莫能外。尔等逆天而行，又岂能无谴？”

玄霄哈哈大笑，面容中却是万分愤怒，自己苦苦追寻了二十几年的梦想竟被面前这个所谓的神明一言抹去，忿然怒吼道：“好个天道！好个逆天而行！简直是一派空谈！世间天灾人祸，茫茫如许，救不胜救，神界不恤苍生，却要碍我琼华升仙，莫非也是遵循天道？！”

九天玄女神色微凛，淡淡道：“不错。南斗掌生，北斗注死，所有生灵往复六界之间，寻常病苦如是，天灾人祸亦如是，此之谓‘天之道’，

而非‘逆天救世之道’。彼琼华派人心成魔，恶念万般，却妄图升仙，实乃天道不容！神界代天行诛，正是遵天道而行！”

玄霄眼中杀气大起，狂笑道：“什么天道！不过是神界一面之辞罢了！我琼华派修仙数百载，倍历艰辛，如今成仙在即，岂由得你们一句话否决！给我滚回天庭！！”右臂猛挥，一道红光劈空而来，竟向空中浮现的九天玄女斩去！他方才怒斥时，手上已在暗暗蓄力，此时猝然出手，发出的剑气上带着十成功力，风声尖啸，势不可挡。

九天玄女轻蔑地望着玄霄，那道剑光射到她身前，她只轻轻一拂，便将其轻易击散。与此同时，玄霄只觉手臂一麻，羲和剑铛然落地，整个身子一动都不能动了。只听九天玄女冷笑道：“蝼蚁之力，敢与天争！凡人无识，但觉自己命如草芥，神明高高在上，却不懂天道有常，即便是神，也只能依天命而行。玄霄，蔑视天地，只会令你入邪更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玄霄身不能动，面上狂意却不稍减，放声怒啸：“苍天在上，我自敬畏！但若让我任由神界驱使，却是妄想！”九天玄女冷然不语，夙瑶忽然抬起头来，不甘的高叫道：“娘娘！我辈确实心怀妄想，希冀以凡人之力，修得仙道，纵然这一切有错，可本派数百年来，斩妖除魔、护佑世间，难道就毫无功德，竟要落此下场吗？”

九天玄女肃然摇头，望着夙瑶，朗声道：“善恶行止，本无人界、妖界之分，妖不为恶，为何杀之？琼华派因一己贪念，屠戮幻瞑界，又与邪魔何异？欲求仙道、先修人道，不明是非，何以为仙！”

夙瑶面色一悚，喃喃自语：“……欲求仙道、先修人道……”额头汗水涔涔而下，身上如同失去了全副气力一般，随着精力一同消散的，还有几十年来奉为圭臬的东西。她低声自言自语许久，终于缓缓走到九天玄女面前，颓然跪倒：“……夙瑶知错，甘心受罚。”

九天玄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点了点头，道：“既然知错能改，上天亦有好生之德，尔囚于东海漩涡五百年后，便自入轮回去吧。”夙瑶苍白的脸上神采略复，连连顿首。玄霄斜睨着她，冷笑不绝。

九天玄女猛地一拂袖，琼华派地面上立时剧烈震动起来，卷云台上，许多人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天涯彼端，隐有无数火球，急速向这边飞来。她紧接着长袖一扬，众弟子全身被红光包裹，惊叫声中，向着东方远远飞去。又转向天河等人，巍然道：“天火即将落下，云天河、韩菱纱、慕容紫英，你们三个速速离去吧。”

天河突然惊道：“等等！天火来了，琼华派也会落下……那山下的人怎么办？他们都会死吗？”想到播仙镇那些还没来得及搬走的居民们，不由得大为惶恐，背心伤处又是一阵剧痛。

九天玄女淡然道：“今日之因，必有明日之果，而今日之果，亦起于昔日之因。这些事情，不是你应该问的。”天河听得一愣，猛地摇摇头，焦急地道：“你说的这些因因果果的事情，我不明白……可是就算琼华派做错了，山下那些人有什么错？！你说琼华派的弟子犯了天道，可你也只是把他们关起来，那又为什么要让山下那些无辜的人去死？！”

九天玄女目中微涌怒意，沉声道：“云天河，你是质疑天命，还是心存不忍？”菱纱神情一惧，两只手紧紧地拉着天河的袖子。天河微微喘了口气，高声道：“我、我只想救那些人！之前救不了月牙村的人，那种难受的感觉，我再也不想要了！”

菱纱和紫英听了这话，心内也是一阵难受。九天玄女冷冷地摇了摇头：“天意难违！”天河心中气闷，正要争辩，只听身旁玄霄猛地狂笑起来：“哈哈！难怪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果然是无情无义，草菅人命！堂堂神界，令人齿冷！”

九天玄女脸色一沉，喝道：“玄霄！你罪孽深重，至此仍无悔心！更道出如此荒谬之言！”抬眼扫向云端之下，无数的山河草木，朗朗说道：“所谓‘天地不仁’，乃神与天道都视天地万物为平等，竟被你曲解至此！”

玄霄恨声长笑：“天道如此不公，神界如此嫉贤妒能、戕害常人，可笑我一生竟为之所误！苍天弃吾、吾宁成魔！”身子奋力挣扎，想摆脱她法力的束缚，面容上已尽是癫狂之意。九天玄女神色不变，高声喝道：“玄霄！你现下心魔已成，本座本该取你性命，如今先将你打入东海漩涡最深之处，本座自回天庭复命，另禀天帝，再议生杀！”

玄霄狂笑不止，一旁的夙瑶低首不语。九天玄女冷哼一声，运转法力，他二人身形也被一团光球所笼罩，身不由己地腾空而去，落在地上的羲和剑也蓦地飞起，紧紧随着玄霄远去。转瞬之间，天空中便已看不见两人的身影了，只听见远处玄霄似恨似痛的狂笑声遥遥传来，越去越远，终于被卷云台上呼啸的风声所湮没，再也不闻。

九天玄女带走二人，正要转身离去，忽听见天河又急问道：“等一下！你还没有告诉我，要怎样才能救山下那些人？！”

九天玄女瞅他一眼，目光中颇有感叹之意，仍是淡淡地道：“天意难违。”天河大声道：“不对，你明明说过，万物就是天道，那人也算天道的一部分吧？！为什么不能自己定自己的命呢？！”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少年深深吸了一口气，扬声高喊着自己心中永不动摇的信念。

九天玄女注视着他，目中光芒数变，过了片刻，面容渐渐淡定下来，似是为他心志所感，慨叹一声：“云天河，你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难怪衔烛之龙和句芒都对你另眼相看……逆天改命，何等重大事，但你身

具神龙之息与后羿射日弓，能否扭转乾坤，由你自己而定！”她顿了一顿，神情肃然，郑重说道：“倘你执意为之，本座亦不阻拦，但以你凡人之躯，贸然承受神器的威力，定会付出代价！你且好好想清楚吧！”缓缓摇了摇头，转过身去，随着天光慢慢升起，消失在云层深处。

天河一怔，未及多想，只听见紫英惊呼道：“天火来了！我们快走！”话音未落，天边红光已现，数十团巨大的火球向着已失去双剑灵力支撑的琼华派，砸了下来！

天河和菱纱看得惊恐，蓦然间肩头一紧，被紫英用力提到一道紫黑色的大剑上，绝尘而去。那柄剑正是当日他在不周山上收取的魔剑，此时三人手上长剑或损或失，想不到这柄魔剑，此刻竟然派上了用场。此刻天河、菱纱均已受伤，无力御剑，唯有紫英一人虽遭小创，情形尚好，硬是凭着一人之力，带着他俩奋力向山下飞去。

就在地面将至时，紫英眼前一晕，勉强支持多时的身体终究也撑不下去了，扑通一声，从魔剑上摔了下来，倒在昆仑山脚下的沙地上，不省人事。菱纱迷迷糊糊地落到地上，也已体力不支，晕倒了下来。只有天河尚且清醒着，看见两人情况不妙，焦急地将他们平放到一起，连声呼喊道：“菱纱、紫英，你们醒一醒啊！”

突然，他猛地转过身来，望着半空中被火焰包裹着，向山脚村镇坠落下去的琼华派，面上充满了焦虑，还有着一丝丝的犹豫。他缓缓解下了身后的后羿射日弓，又解下了紫英赠送的天河剑，颤抖着将它们搭在一起，却没有勇气拉开弓弦。

以凡人之躯，贸然承受神器的威力，定会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什么，是死吗……

他并不怕死，就在半个时辰之前，他为了救菱纱，还宁可拼上自己的性命。此刻望舒剑已经夺回，菱纱的生命也不会有危险了。可是，就在一切都好转起来的时候，自己却这样永远离开她，对她来说，该是何等的痛苦与悲伤！她身上的病症会好，可是心里的伤口呢？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在伤害她？

但是，他又能眼睁睁看着山脚下那些善良的居民死在自己面前吗？

下坠的琼华派已经离地面越来越近，炽热的空气中夹杂着咆哮的风暴，燃烧着、席卷着、吞噬着昆仑山上的一切。一滴滴鲜红从天河左臂上淌下，滴到沙土中，湮灭不见，身上仅存的几分力气也随之一点点消散开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走到菱纱身旁，深深地凝视着她的脸庞，他第一次发现，她的容颜，竟是如此美丽，美丽得让人不舍、让人心痛！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正滴在菱纱的眼角。

“菱纱，对不起……”

他痴痴地望完最后一眼，决然转身，拉弓如满月，瞄准了天空中那团巨大的火球。身体里翻滚着的内息都集中到了双臂上，紧接着，涌向了手中的后羿射日弓和天河剑。猛然间嗖的一声，天河剑带着澎湃的内力，化作一道蓝光，直飞天上！

轰鸣的爆炸声，响彻天际！

后羿射日弓从天河手上落了下来，体内赖以支撑的两股真力，也随着这一剑，尽数飞离。他已经没有了一毫力气，身子摇晃了一下，歪倒下来。倒地之前，他隐约望见，一团团赤色的飞灰在空中涣然飘散，脸上浮出了一丝欣慰……

突然间，一阵剧痛从双眼传来，直入脑中，神识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云端底部，一道幽蓝的剑影缓缓落下.....

残阳西落，血染苍茫，悲风呼啸，寒意凌云。

沙地上，一个少女扑在一个人身上，手指颤抖，抚摸着那张熟悉的面容。她想流泪，可是眼泪已经流干；她想痛喊，可是嗓子早已喊哑！

身后不远处，一个青年男子黯然站立着，脸上全是痛意。

韩菱纱纤指抚过双眉、抚过眼睛、抚过鼻梁、抚过嘴唇、抚过脖颈、抚过肩膀、抚遍他坚实的胸膛。手指忽然一震，她分明感到，天河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身体深处，还有着一丝暖意从指尖隐隐传来.....

她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抱起天河，欣喜若狂地向前跑去：“天河，我们走，回青鸾峰去.....你一定会醒过来、一定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身后的青年望着她的背影，长叹一声，转过身来，向着相反的方向，恍然走远.....

终章

清风送爽，又是一个秋天到了。

青鸾峰上风光依旧，茂密的树林间，仍旧是鸟鸣蝉幽，生气勃勃。只是木屋前的那几棵苍松又粗了尺许，树皮上裂纹斑驳，记载着这百年来的沧桑。

一位老者负手立在崖边，白发若雪，身形却依旧是那么挺拔、那么清俊。腰间一束金黄色的穗丝，随着微风轻轻飘荡。

他已不知在此伫立了多久，任凭着山风拂面、云卷苍穹，双目淡望着天边，一群白鹤翩跹飞过，似已与此间的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在他身后，“梦璃”悠然站立，双目凝视着崖边之人。突然之间，她身子一晃，化作无数白萤，四散飞扬。

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缓缓而来，他心中微微一震，却没有回头。

“.....你来了。”

柳梦璃裙裾飘动，秀美如故，轻声道：“紫英.....这些年来，过得可好？”

“.....无所谓好或不好，人生一场虚空大梦，韶华白首，不过转瞬。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改.....”

紫英淡然笑了笑，不知道这句平平淡淡却又尽蕴深意的话中，究竟有着几分喜悦、几分苦涩、几分凄凉、几分释然？

“你.....他们等你很久了，一定有许多话要说，我先回剑冢.....”他轻轻叹了口气，望着远方，悠悠道：“小葵，咱们走了。”

远处一道紫影飘来，魔剑飞到崖边，他平平踏出一步，站到剑上，倏然一声，直冲云霄，杳然远去。自始至终，更不曾回一回头。

梦璃怔怔地望着他飞远，转过身来，向着木屋门前，两座坟墓走去。

一座落满了尘埃的墓旁，赫然插着那柄望舒剑。两只彩蝶绕剑而飞，似在嬉闹，见梦璃走来，连忙飞向一旁，仍是盘旋在一起，形影不离。

剑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上清楚地刻着七个字：

爱妻韩菱纱之墓

石碑上的字刻得略有些歪斜，笔法中更有几分朴拙，然而却是一笔一划，极为深重。“墓”字最后一笔下方，一条红印蜿蜒淌下，宛若血痕。

另一座墓紧紧地挨着它，前面却是什么也没有。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陪伴。

梦璃走到菱纱墓前，徐徐蹲下，轻轻地抚摸着望舒剑，眼中泪水簌簌而落，滴到剑身上，又滑落在坟前的泥土之中。

忽然，身前的树上传来一阵欢快的唧呀声，梦璃抬起头来，只见勇气高兴地飞到自己身前，在空中连连打转，直笑着向自己点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爱怜地看着它，眼神中尽是羡慕。

这小东西，怎么会明白人类的情感呢？又怎么会懂得她心中的伤痛呢？

可是不明白本身，不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吗？

恍惚间，身后门声响动，她擦干泪水，悠悠转过身来。

云天河双目紧闭，摸索着推开门来。他走到梦璃面前，忽地抽了抽鼻子，觉察到空气中那股旁人没有的香气，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面对着她，定定不动。

柳梦璃望着这思念了无数时光的男子，眼中一片模糊，然而面上，却也不觉绽放出笑容。

人世情愁，苍茫岁月，仿佛都在这一笑之中，幻然划过。

意气凌霄不知愁，愿上玉京十二楼。

挥剑破云迎星落，举酒高歌引凤游。

千载太虚无非梦，一段衷情不肯休。

梦醒人间看微雨，江山还似旧温柔。

那一对彩蝶在梦璃身前飞舞许久，忽然互相盘旋着，翩然向远方飞去。勇气欢叫一声，也鼓动双翅，向着那对彩蝶飞远的方向，追逐而去。

第四部完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一章 结伴入世

结伴入世

青鸾峰上，正是盛夏时节，峰顶一片碧绿，绿树成荫、鸟语蝉鸣，处处显露着一股蔚然的生机。但凡峰顶，总有“高处不胜寒”之感，鲜有如此温暖的地方。以黄山之大，如青鸾峰这般温和碧绿、生意盎然的山峰，怕也找不到第二座了。

此地如此美景，正是那些出世之人居住的不二选择。果然，青鸾峰顶，便修建着两座木屋：一座较大的依山而建，背靠岩石，门前则是三棵粗大的松树。黄山素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于世，松排首位，足见黄山松的雄伟壮观。这三棵松树虽非名种，却也并非平平之辈，苍翠浓密，干曲枝虬，颇有一番古朴之美。另一座较小的木屋，建得甚是奇异，它并非建于地上，而是建在一颗极为粗大的松树之上，以一根粗壮的树枝为基础，向树干内部略作扩展，半在树干之内，半在树枝之上，甚是稳固。它的外形亦是因树取形，虽不像其他

木屋那般整齐规则，却别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两座木屋修建得别致雅观，而又不落俗套，可以想象，修建它们的也必是一个落拓不羁、潇洒自如的人。

此刻，较大的木屋里面，一个少年正跪在父亲的灵位前，诚惶诚恐地祷告着什么。

这少年名叫云天河，自幼便在这青鸾峰上长大，以打猎为生，每日与飞禽走兽为伍，从来便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可是今日他却恭恭敬敬地跪在这里，神色颇为畏惧。

“爹，孩儿知错了……”云天河喃喃地道：“……孩儿不该贪睡，不该误了上香的时辰……不过……说来说去，都怪昨晚山猪叫太凶，害得人直到半夜还睡不着，睡着了又醒不了……唉，春天早过了，也不晓得它们在乱叫个啥？”

“哦咿～哦咿～”一阵猪叫声从供桌上传来，原来是昨日被天河用陷阱捉来的小山猪在叫唤。天河看了小山猪一眼，心里的害怕似乎减了几分，得意的对山猪说道：“小猪，小肥猪，你叫再多少声‘哦咿’也没用，马上把你烤熟了当供品！”随即欣慰地想：“呵呵，爹看到香喷喷的肉，心里铁定高兴，应该就会原谅孩儿了吧？”

“爹，你要是原谅孩儿，就让这三炷香好好点完；要是、要是你不肯原谅孩儿，那就、那就让一炷香，哦不，让三炷香一起从中间折断……”

说完这句话，云天河小心翼翼地跪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供桌上新上的三炷香。在这之前，他每天都给过世的父亲上香，可他从没有感到香燃烧的时间竟然像今天这么长。他的头上渗出了滴滴汗水，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

所幸，三炷香都完整的燃尽了，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天河高兴地一跃而起：“哈哈，看来爹是原谅孩儿了，孩儿这就去烤山猪啦！”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山猪的怒吼声，闻声可知，这恐怕是个大家伙。与此同时，屋里早已叫得精疲力竭的小山猪好像又有了力气，“哦咿～哦咿～”地又叫了起来。两只山猪的叫声此起彼伏，倒似互相对话一般。

云天河乐坏了：“哈哈，这倒好！抓一只还引一只！”随即拿起床上的弓和长剑，高高兴兴地冲了出去。刚一出门，就看见一只大山猪站在林边，怒气冲冲地吼叫着。看到天河冲出来，它似乎感到了危险，急忙掉头向树林尽头的山洞跑去。

天河吃了一惊：“糟了，它要进石沉溪洞！”急忙追了过去。可惜天河虽然久在林中打猎，反应敏捷不逊鹰隼，毕竟是人非兽，奔跑纵跃则非其长，眼看着山猪就在眼前，竟是不能追上。等到自己跑到洞前，山猪早已没了影子。

天河站在洞前，脸上的神色又转紧张，心想：“爹交代过，那山洞不让进的。不行，我得马上跟进去看看！要是让山猪打扰了爹，那、那可……”不敢再想，连忙冲了进去。

洞内甚是昏暗，道路坑洼不平，更兼多有岔路，若是常人进得洞来，只怕要被绊个七荤八素，更遑论分清东西南北。但天河自小便常在青鸾峰周围的山洞内玩耍，虽然之前从来没进过这“石沉溪洞”，却也走的毫不困难，不一会就来到了一扇打开的石门前。

云天河望着那扇打开的石门，心里吃了一惊：“这、这不是爹说过的机关吗？爹说只要有这机关，其他人绝对不会闯到洞里，可、可这扇门怎么开着？”随即大悟：“糟了，刚才闯进来的那只山猪，难不成就是爹说过的‘妖怪’？……会开机关的‘猪妖’？……对了，一定是的！”

想到这里，天河又气又急，同时又有些害怕：“死猪妖，看我饶不了你！把你抓来烤上十遍八遍！……可是，又没见过妖怪，不知道打不得过……不行！打不过也要打，妖怪厉不厉害我不知道，但爹生起气来我可是知道的……”天河鼓足力气，冲着门内大喊：“死猪妖，快给我出来呀！”可是洞中寂静依旧，除了自己的回声，连一点脚步声都听不到。显然，猪妖没听到他的话，就是听到了，也不会傻呼呼地跑出来送死。天河无可奈何，只得继续向山洞深处走去。

走了没多久，天河突然听见前面似乎有响动，他心头一喜，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果然看到前面没多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红色的影子。那影子面朝另一边，似乎没发现他，云天河打猎多年，心知这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立即将长剑搭上弓，“嗖”的一声射了出去。眼看长剑就要命中目标之时，那影子似乎吃了一惊，本能地躲闪了一下，长剑射偏了，“噌”地一声，插进了石壁里，竟有五寸之深。足见此剑的锋利，也足见天河这一射的威力。

那影子大怒，喊道：“喂！谁这么卑鄙，居然放冷箭！”随即又是一愣：“咦？！——喂喂喂，到底有没有常识啊，把剑当箭射！”语音清脆娇嫩，竟然是个女子。

天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影子已悄无声息地跑到了他面前。原来是个少女，小巧的身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紧身衣，下摆刚好没过腰际，两条腿完全藏在脚上穿的类似长筒袜的装束中，两只手上也戴着手套，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可是她的一头短发上却打着两个红色的包包式头饰，这样一种稚气未脱的头型，让人对她年龄的猜想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她只是个少女。

只听那少女气冲冲地说道：“我说，你是谁啊？难道是住在这里的山顶野人？居然趁别人不注意偷袭！阴～险～！”

天河吃了一惊：“你、你……不是吧？怎么还会说人话？”少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奇道：“这可奇怪了，你还不是一样站在这里同我说话？还是说，你是野猴子变的妖怪？”

天河大怒：“你才是妖怪！我不饶你——”说着就挥动身上带的一把木剑砍了过去。

天河射“剑”的水平着实不赖，但剑术方面就要略逊一筹了，更何况此时手中只是一把木剑，其威力与刚才的长剑相比自然相去不可以以道理计。那少女轻轻松松就躲开了这一击，不过她见天河力大，还是有点害怕，只听她喊道：“喂，你、你别靠过来啊！”

天河已经认定那少女是猪妖所变，自然不会听她说话，一招招地逼了过来。少女连躲几剑，眼看已无法脱身，突然后跃一步，喝道：“看招～烟雨夺魂！”

天河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见面前突然升起一股粉红色的烟雾，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他连忙上前一步，想突破这股烟雾，可是就在他迈步的一刹那，鼻子、嗓子均是一痒，连打了好几个喷嚏，随后眼睛也是一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他心知是这股烟雾作怪，连忙屏住呼吸后退了好几步，直到烟雾散尽才敢继续呼吸。此时定睛一看，那少女早已不知去向。

天河急道：“糟糕，被它逃了……”再看对面的墙壁，突然愣住了。

原来被射进石壁的那柄长剑，此时竟发出了淡淡的蓝光！虽然光芒不甚强烈，但在这昏暗的山洞之中却甚是显眼。正当天河诧异之际，那蓝光突然又消失了。天河满腹疑问，却也不敢再多耽搁时间，只好拔出长剑，继续前进寻找“猪妖”。

不多久，天河来到了洞里一个宽阔的地方，这里突然亮了很多，最深处的一个洞口向外发出了淡蓝色的光芒，和剑上发出的光芒一模一样。天河刚想进洞，突然想起父母的坟墓就在洞的最深处，连忙退了出来。

“爹，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都怪那只猪妖……我一定把它抓来烤了，给你当供品！你可千万别怪孩儿啊……”

云天河忐忑不安地祈祷着，不知不觉又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的情景：

那一天，天河按父亲的规定，练完了每天必须的三百下挥剑，来到崖前找父亲云天青，突然看见父亲站在崖边，独自一人面对山谷在说着什么。

天河很奇怪，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人，从小到大不知训过自己多少次；父亲又是很严肃的人，除了教自己剑术和打猎的本领，还有训人之外，从不多说一句话。从来没看他像今天这样，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天河起了好奇心，悄悄地躲在旁边，听父亲在说些什么。

“夙玉，”云天青苦笑了一下，“你看这云海雾松，当真是美不胜收，只是这世上没有了你，即使再有千般美景，却也无趣得很。呵呵，这道理我也是近些日子才想明白，如今我大限将至，反而觉得心里舒坦许多。待我死后，就同你合葬在石沉溪洞。”

天河听到这里，心里没来由的涌起一股难过。夙玉是他的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天河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每次向父亲问起她，父亲总是一种悲伤的表情，有时好几天都不说话，他渐渐的也就不再问了。今天听到父亲的话语，显然父母二人感情极深，可惜天意弄人，让父母二人早早就阴阳两隔。

又听见云天青苦笑道：“石沉溪洞……洞悉尘世……哈哈，这世上又有几人真能做到，求个问心无愧已是很不容易了……”

突然，云天青语气一转，颇为严厉地道：“天河，我交代你的三百下挥剑都练完了？”天河情知父亲发现了自己，只好从藏身之处站起来，讪讪地道：“练、练完了。”

云天青“哼”了一声，道：“好小子，什么不学，学起偷看偷听来了！你当爹和你猎的那些兔子一样，耳朵不灵便呐？”

天河连忙解释：“不是啊，爹！孩儿、孩儿肚子饿，想叫你一起吃饭。”

云天青生气道：“吃吃吃！你这野小子除了又吃又睡又玩，还会想什么？”

天河赶忙陪笑：“呵呵，爹～，孩儿还会听你的话啊！”这种问答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次了，天河早已找到正确的回答，每每答了这一句，父亲就不会再训自己了。

果然，云天青叹了口气，道：“算了，今日有其他事要交代你，爹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牢牢记住，知道吗？”天河连忙答应：“嗯！”

云天青继续道：“有朝一日爹离开人世，就和你娘合葬在石沉溪洞里。一切我都已安排妥当，洞口设有机关，寻常人绝对无法乱闯，你也不用费什么心，如果想尽孝道，对我牌位早晚三柱香便是。至于你娘……多年来未曾给她立个牌位，那也是她的意思，我们都不要拂逆吧。”

云天青注意到儿子难过的表情，不悦道：“干嘛？瞧你一张苦瓜脸。”

天河哭丧着脸说：“爹，孩儿不要你离开……就剩孩儿一个，没人陪着玩了！”到底是孩子，天河对生死之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满心里想的只是以后自己孤单一人该怎么玩。

云天青沉默良久，叹道：“小子，爹得去陪你娘，再说你整天上蹿下跳，玩得不是很乐吗？”看他还是一脸难过，索性换了个话题：“小子，记好了！爹教你的剑术，你练到不好不坏，足以自保就行。我云天青的儿子，岂能受人欺负？”

天河噤声道：“爹，你说的话，孩儿有些不太懂……”云天青摆了摆手：“听不明白也无妨，记在心里，你现在年纪还小，终有一日会明白的……”

天河只得应道：“是，爹。”云天青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好孩子，你先回木屋吧，爹一会就回去。”

天河觉得今日父亲的性情似乎完全变了，但他也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自己先回了木屋。

目送天河离开，云天青又是一阵浩叹：“夙玉啊夙玉，我若离开，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天河。这些年来，我从未让他下过山，也不知是做对还是做错了……夙玉，你告诉过我，死生在手，变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此之为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莫非早就料到今日之局？……唉，也罢，天河的命自是交由他自己，我再多操心过问也是无用……”

这大概是天河能记住的父亲最后说过的最长一段话了。

“……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天河又在反复念叨父亲说过的话，可是他还是没能弄懂其中的含义。“算了，还是别想了，抓猪妖要紧。”心想这里是洞中最深处，那猪妖要是自行出洞，那便算它命大；

要是胆大妄为肆意乱闯，自己守在这里便必能遇到它，到时候是煎是炸是烹是煮，便怪不得自己了。

果然，没过多久外面便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一人闪进洞来，正是刚才遇见的那个红衣少女。她看见天河，着实吃了一惊：“啊！怎么，你比我先到？！”

天河沉声喝道：“来的正好，看你这回往哪逃！”说着就搭剑上弓，瞄准了少女。

少女大急，连忙喝道：“烟雨夺——咦？！不可能！我明明记得还剩一个！”

天河听他喊“烟雨夺——”的时候本能地屏住了呼吸，奇怪的是，这一次却没有烟雾产生，看来那少女产生烟雾的暗器已经用光了。天河大喜，喝道：“死猪妖，别想再用古怪的妖法！今天的晚饭已经决定！就是你了！”随即一剑射了出去。

这一次少女已有防备，连忙一个侧身避开了这一剑，但由于距离太近，躲避的时候不免有些狼狈，险些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跤。

天河一剑未中，刚想拔出木剑冲上去。忽然看见落在地上的那把长剑又一次发出了蓝光，竟从地面上慢慢飘起，顺着原路飞了回来！长剑飞回天河面前，天河顺手接了下来，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另一边那少女却是大怒：“可恶！还好我闪得快！真想要我的命吗？！”看着长剑飞回的奇异情景，又怒问道：“你到底是哪里来的野人啊？带着一把怪剑，还会自己飞来飞去！”天河自己也是懵懵懂懂：“我、我也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又是发光，又是自己飞回来……”天河还在纳闷，那边少女已怒气冲冲地问道：“你刚才说我什么？”

天河一下反应过来，也怒道：“猪妖，你是我的晚饭！”

少女勃然大怒：“你你你——！洗干净你的耳朵听好了，本姑娘‘韩菱纱’，好歹也算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几时成了你嘴里的‘猪腰’、‘猪肝’！还说我是你的晚饭，下流淫贼！你想对我做什么？！”

天河吃了一惊：“少、女？你是……女人？爹说过的那种？”那少女韩菱纱怒道：“越说越过份！你倒是说说我哪点不像女人！”天河自言自语：“……是女人，那就不是猪妖啰……”

韩菱纱也吃了一惊，暗想：“……骗、骗人的吧？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呆子，好像连女人也没见过，看起来又不像是假的……”

就在此时，洞口传来山猪的叫声，一只棕毛短嘴的大山猪慢慢走了进来，一看见云天河，连忙又退了出去，正是方才在房外叫唤的那只山猪。

韩菱纱看到山猪，似乎明白了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追着山猪进山洞，后来遇上我，所以就弄错了，对不对？”

天河甚是尴尬：“弄、弄错了？好、好象是的……”随即又感到奇怪：“她不是猪妖，可那扇门的机关又是怎么打开的？”此时他才终于认定眼前的少女不是什么“猪妖”。看见韩菱纱蹲在地上，连忙问道：“对不起，你，刚才有没有受伤？”

韩菱纱嗔道：“哼，总算想起来了，还不过来扶我一把，刚才闪得太急，脚都扭到了。”天河一愣：“扶你？”随即摇头：“不行！我爹说过，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乱摸的。”

韩菱纱听得又羞又怒：“你！想得美！谁让你摸了，是扶、扶我一下！”语气十分不快，天河没办法，只好走过去扶她站了起来。

韩菱纱哼道：“谢啦。”见天河一身土气，不觉皱眉问道：“我说，看你这样，好像完全没见过什么世面，连女人都没见过，应该也不是山脚下村子里的人吧？”天河照实回答：“我一直住在山上。”

韩菱纱怪道：“难怪你从没见过女孩子，真不知道你爹是怎么和你说的？”天河不明白：“说什么啊？”韩菱纱白了他一眼，道：“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啊。”

天河挠挠头，终于想起来一句：“他、我爹说，女孩子的胸和男孩子的不一样，软软的，不可以随便乱摸。”

韩菱纱怒道：“你！淫贼啊！原以为你爹是个酸腐文人，竟然教出你这种傻瓜，没想到也是个胡言乱语之徒……”

天河也生了气，打断了韩菱纱的说话：“住口！虽然我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不过不许你说我爹的坏话，他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韩菱纱看天河生了气，生怕这野人脾气发作，连忙道歉：“好了好了～别气，算我讲错总行了吧？……对了，你一直说这个山洞叫‘石沉溪洞’，是不是知道这里的秘密？告诉我好不好？”

天河突然警觉起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韩菱纱：“你是故意闯进来的？我爹说过，不能让别人进到石沉溪洞……看来猪没开机关，是你把机关打开闯进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韩菱纱一时语塞：“我……”

突然，天河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杀气。他自小以打猎为生，对野兽的气息十分熟悉，大如熊虎之辈，小如兔子、山猪，天河对它们的气息无不熟悉，这些动物何时发怒、何时胆怯、何时警觉、何时疲倦，仅从它们的气息之中就能判断出来。以前猎熊时，也曾感到类似的杀气，但其浓烈的程度比之今日却远远不及。

感到浓重的杀气，天河更加警觉，心中暗想：“难道……这女的要杀我？！”右手不知不觉握紧了长剑。

其实天河本性淳朴善良，待人一向坦诚有礼，并非疑神疑鬼之人。只是今日未能及时给父亲上香，心中恐惧在先；后来见“猪妖”进入洞中，打扰父亲英灵，更是感到害怕；现在又遇上这个不明不白的少女，言语之间，颇有疑惑，自然不免大为警觉。

韩菱纱看天河脸色不对，急忙道：“喂喂喂～怎么说的好好的，你翻脸跟翻书一样？再说，洞口那里又没写不让人进，我哪知道呀，你说对不对？”

天河仍是全神戒备：“话不能这么说吧……你、你到底想怎样？”

韩菱纱眼珠一转，笑道：“那这样好了，我告诉你我来这儿的原因，你就说出你知道的秘密好不好？这就扯平了，谁也不吃亏，嘻。”

天河刚想回答，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极为威严的声音：

“嘘为云雨，嘻为雷霆。通天彻地，出幽入明，千变万化，何者非我！”

云韩两人均是大惊转身，只见洞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面貌威严，一身劲装，如同寺庙里的神将一般，让人一见便生畏惧之感。然而这人竟然脚不沾地，飘浮在空中，周身为白气笼罩，宛如下凡神仙一般。

只听那人喝道：“吾乃魁召，奉主人之命镇守此地，凡擅自闯入者，令其立毙当场！”说着便一掌击了过来。

韩菱纱离他最近，此时已不及纵跃躲开，连忙从腰间抽出两把短剑，右手短剑剑尖直指那人掌心，意欲逼得那人撤掌自保。哪知那人眼见

韩菱纱出剑，竟是毫不变招，“呼”的一声，掌心结结实实地击在了剑尖上。韩菱纱只觉一股大力从剑尖传来，不由自主地连退了四五步，定睛一看，剑尖竟然被这一击打的弯了过来，再看那人手掌，竟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韩菱纱大骇：“这、这是什么武功？铁布衫吗？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功？”

那边云天河却趁那人攻击韩菱纱之际，迅速转到了那人身后，他不欲伤人性命，长剑刺出，并不攻向他的躯干，而是向那人的左臂刺去。只听“嗤”的一声，长剑穿过了那人的左臂，然而诡异的是，云天河并没感到刺中了任何东西，被刺中的手臂上也没流出一滴鲜血，那人轻松地抽出左臂，竟似没受任何伤一样。

韩菱纱又是一惊：“来如闪电，去如疾风，攻时有质，守时无形，这、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这边那人已经转过身来，云天河一招使老，已不及变换招数，想要躲避亦已不及。眼看两人相距不过数尺，那人一掌击下，只怕云天河就要命丧当场！

云韩两人都闭上了眼睛，等了许久，却不见那人出手。两人甚是奇怪，忽听得那人说道：“望舒……”两人睁开眼睛，天河奇道：“忘书？什么东西？”

那人突然退后，向云天河躬身施礼：“原来是主人驾临。无怪乎吾感应到‘望舒之气’而醒觉，初时以为错认，故言行犯上，望主人恕罪。”随即慢慢隐去，消失不见。

眼见那人消失，韩菱纱松了一口气，突然惊道：“咦，这地上的……好像是……道家的符咒！这么说来，刚才那个是用法力驱使的符

灵？！”只见那人消失的地方，留下一道黄色的道符，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些奇怪的图形。

韩菱纱喜道：“太好了！我就知道剑仙的传说果然是真的！”

天河仍是懵懵懂懂：“剑……仙？”

韩菱纱解释道：“就是仙人，会很多法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种人，刚才那个自称‘魁召’的家伙肯定就是那些剑仙召唤的！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剑仙住的地方了，真是太好了！”看天河仍在发愣，又问道：“哎，你爹说不定也是剑仙的有缘之人，他不许别人进这个山洞，想必是担心泄露了剑仙的行踪吧？”

天河摇头：“这我不知道，爹可没交代过。”

韩菱纱不悦：“哎，你这野人，一问三不知，真没劲！”看了看天河手上的长剑，说道：“我看你那支古怪的剑，也许就是剑仙之物呢。不然刚才那个符灵干嘛怕它？又干嘛认你当什么‘主人’？”

天河不明所以：“这不就是普通的剑吗？跟剑仙有什么关系？”

韩菱纱摇头道：“一般的剑长不过三尺左右，你这把剑却超出许多，最怪异的是，剑柄和剑身之间没有剑格，让人怎么握啊？江湖规矩，文剑挂剑穗，武剑不挂，要说你这把剑是‘武剑’，偏又不像……寻常剑以铁铜打造，再好一点也不过是乌金、玄铁，你这把倒是非金非玉，看不出质地……总之，你这把剑肯定不是常人用的剑！”

天河不懂那么多关于剑的常识，挠头道：“剑不是只分用来砍的和用来射的吗？”

韩菱纱“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大～错～特～错！除了你这种山顶野人，谁会把剑拿来射！”天河还是不明白：“不是啊，这把剑射起来很

好用的，打猎的时候一剑就能射死一只熊……”韩菱纱心知一时半会跟他解释不清楚，便问道：“对了，你这把剑叫什么名字啊？”

天河答道：“哦，这件事我爹交代过：这是剑！”韩菱纱没听明白：“你要我呢？我也知道这是剑，我是问它叫什么名字。”天河又解释一遍：“我说了，它的名字就叫‘这是剑’。”

韩菱纱嘻嘻一笑：“怎么可能，我看这把剑即便不是神兵，也算利器，哪会取这种蠢名字？”天河摇摇头：“这名字是爹亲口说的。他说名字有什么重要，你喜欢给这把剑取什么名字都行，嫌麻烦就干脆叫‘这是剑’，又简单又好记。”

韩菱纱微感奇怪，随即笑道：“喂，你爹他说不定真的认识剑仙，这个山洞里也有大秘密。我们来都来了，入了宝山哪有空手而回的？嘻嘻，走啦～”也不管天河答不答应，径自向最深处的洞口走去。

天河急道：“等一下，你不能乱闯！”可是韩菱纱已经走了进去，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一进内洞，天河顿时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最深处的洞里竟然别有洞天，洞里整整齐齐地放置着两副棺材，显然便是天河父母的棺木。一座棺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看来洞里的光亮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整个内洞都被这股光线照亮，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内洞里的空气也甚是清新，不似外洞那般混浊。要不是冰层不断向外散发出阵阵寒气，这里简直可以说是整座青鸾峰最好的洞穴了。

韩菱纱皱眉道：“好冷，整个山洞就数这儿最冷，还莫名其妙的结了这么厚的冰。对了，这两幅棺材是谁的？”天河有些害怕地道：“我爹说过，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娘合葬在这里，他不想被打扰，连我也是第一次——”

话还没说完，韩菱纱大惊：“你、你说清楚！这是你爹娘的墓室？那、那这两副棺木里就是他们的尸骨？！”天河点头：“应该是吧，除非这个山洞里还有其他的墓室。”

韩菱纱惊讶地自言自语：“怎么回事？剑仙、剑仙怎么也会……”突然，她“咦”了一声，指着棺材后面的石壁向天河说道：“你看，后面石壁上好像有字！”

只见石壁上从上到下、气势恢宏地刻着二十八个大字，竟是一首无题七绝：

涛山阻绝秦帝船，

汉宫彻夜捧金盘。

玉肌枉然生白骨，

不如剑啸易水寒。

字是用剑锋刻上去的，浑然有力，铁勾银划，一望可知出自于习武之人的手笔。只是在洒脱之余，又不免流露出一丝凄凉、一丝无奈。

天河认得这是父亲的笔迹，只是不认得究竟写的是什么字，便问韩菱纱：“这、这写的是啥意思？”韩菱纱道：“前面两句说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求仙问道的事，后面两句嘛，我也不太明白……”

天河又问道：“秦始皇、汉武帝？他们又是什么人？”韩菱纱情知跟他说不明白，便反过来问他：“对了，你爹真的没有说起过‘剑仙’之类的话吗？”天河摇头。

韩菱纱又问道：“刚才看你挥剑乱砍的样子，不像懂得以气御剑。真正的剑仙都可御剑而飞，瞬息千里，寻常人一辈子也做不到这样的事。

你爹难道没教过你吗？”

天河奇道：“以气御剑？这个爹倒是说过的，不过他说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还不如学点强身的剑术杀杀野猪来得实在，至少不会饿肚子。”

韩菱纱心想，高人的行事当真古怪。接着说道：“那你讲讲剑仙前辈的事吧！”天河没弄明白：“剑仙……前辈？”韩菱纱解释道：“就是你爹和你娘，我估计他们两个就是我要找的剑仙。”

天河叹了口气，说道：“我没见过我娘，听爹说，她生下我之后没多久就死了，她是世上最好的人。”说起母亲，天河总是止不住的难过。

韩菱纱似乎也被悲伤的气氛所感染，强颜说道：“那你爹真有福气。”

天河摇摇头：“爹经常咳嗽，咳出来都是血。他总是待在屋子里，很少出来，他怕冷。”

韩菱纱也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也许、也许我是弄错了，剑仙怎么还会生这么重的病……”

天河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说：“那个……你、我们快些离开吧，不然爹可要生气了。”韩菱纱微微一笑：“什么这个那个，我又不是没名字，叫我‘菱纱’就好了。”

天河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少女，有些紧张地说：“好吧，菱、菱纱。”

菱纱笑道：“嘻嘻，不是菱菱纱，是菱纱～傻瓜！紧张什么！我们先出去吧，在这儿人都快要冻成冰了！”

天河本来就不敢在父母的墓室里久呆，听了这句话，忙不迭地往外走。突然听菱纱“呀”了一声，回头问道：“菱纱，怎么了？”

只听菱纱颤声道：“你、你的剑！”

只见天河手中的“这是剑”又一次发出了蓝光，与此同时，被冰封的那座棺木上出现了许多淡蓝色的小光球，透过厚厚的冰层，缓缓地飞了出来！光球在空中边飞翔边旋转，拖出一道道长长的亮痕，宛如夏夜流萤，翩翩起舞，摇曳生姿。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象，云韩两人都看得呆了。众多光球飞舞了一阵，渐渐开始围着“这是剑”旋转，圈子越转越小，最后竟都飞入剑中，与剑合为一体，“这是剑”发出的光芒更加强烈。

天河见手中长剑晶莹剔透，通体光泽，不觉起了童心：“这把剑像光柱一般，耍起来一定很好看。”随使用力挥动了一下。没想到，剑光突然暴长，直击向足有三丈远的石壁！

一声巨响，坚固的石壁竟被这道剑光劈开了一个大口子！石壁一破，岩洞立刻不稳起来，洞顶不断的向下掉落着岩石，被劈破的石壁也开始摇动，坚持了不一会，终于整个倒了下来。一时间，洞内满是石屑和灰尘，刚才那般美丽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云天河看着眼前的景象，吓得脸都白了：“怎么办、怎么办，爹和娘的墓室被我一剑毁了！”另一边，韩菱纱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砸中脚踝，痛得蹲了下来。看见天河没事，喊道：“喂，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天河仍在害怕地大喊大叫：“我把爹和娘的墓室毁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

菱纱怒道：“我说，能不能先静一静！”

天河害怕得近乎歇斯底里：“惨了惨了惨了……！”菱纱忍无可忍，顺手拿起一块石子丢了过去，正中天河的后脑勺，天河“哎呦”一声，停止了叫喊。

菱纱半是生气半是愧疚地说：“这样大吼大叫也没用，这事情我也有错，要不是我闯进这个山洞，说不定.....说不定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如果你怕被爹娘责骂，最多我帮你担一份好了！”

天河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我爹说，不可以骂女孩子的。”菱纱喜道：“那就更好了，你爹要是不忍心骂我，说不定对你也只随便说上两句，不会重罚的。”天河还是摇头：“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他发起脾气来有多厉害.....”随即又是大放哀声：“怎么办啊？爹和娘的墓室.....”

菱纱本来还想数落他两句，转念一想：“算了，他够可怜的，说起来我也有错.....”又颇有些愧疚。心想此地不宜久留，对天河说道：“喂，我们快出去吧，万一洞顶也塌下来就麻烦了！”

天河看了她一眼，突然说道：“你把那东西先给我。”

菱纱微微一惊：“你、你说什么东西？”天河沉声道：“墓室里的那块石头，你刚才不是趁乱拿出来了吗？我要挖个坑把它埋了，陪着爹娘。”两眼紧紧地盯着菱纱。

菱纱脸一红：“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了，刚才逃出来的时候谁还顾的上那个.....”虽然明知无效，还是在尽力地掩饰着。

天河生气地打断了她：“我才没有看错，你要再不拿出来，就算男女授受不亲，我也要自己找啰！”

菱纱无奈，只好将“石头”递给了他，嘴里嘟囔着：“哼，反正还有你没看见的.....”天河没听清菱纱说什么，疑道：“你说什么？”

菱纱连忙改口：“没.....我说这是上好的古玉，才不是什么石头，你真不识货！”

天河不理她，想用“这是剑”挖一个洞将古玉埋了，可惜长剑用来挖土颇不顺手，搞了半天也没挖成。菱纱却是暗暗心急：“这块玉有点蹊跷，要真被这野人埋了，线索可就断了。”见天河挖洞不成，连忙说：“喂，你说自己一直住山上，要不要跟我下山？”

天河停了下来，问道：“干吗要下山？山上和山下都是一样过日子，又没什么不一样。”菱纱乐了：“傻瓜，当然大大的不一样！再说，你就没想过下山了解你爹娘的过去吗？”

天河疑道：“我爹和我娘……不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不了解的？”一脸不解之色。

菱纱摇了摇头：“哪有这么简单！你爹那么厉害，已经很不寻常了；更何况一般人过世，说穿就是挖个坑埋了，除非有权有势才弄得神神秘秘，你爹娘来历肯定不简单！”见天河颇有犹豫之色，又劝道：“听我的没错，你把剑和古玉带上，下山四处走走，说不定哪一天遇上你爹娘以前认识的人，就能知道他们过去的事了。”

天河还是有些犹豫：“但是……”

菱纱眼睛一转，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慢悠悠说道：“我先说好，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没那么多时间好耽搁，天黑以前肯定要下山。你爹要打要骂，我都毫无怨言，不过如果他天黑以后才出现，就剩你一个，我想帮也帮不成了。哎，你自己想清楚，你不是说你爹很凶吗？又说他很喜欢你娘？现在墓室毁了，墓室里也有你娘，你觉得你爹会不会因为你娘的缘故，比以前更凶呢？真想像不到你爹会如何大发雷霆……”

菱纱话还没说完，天河的脸已白了：“你、你别说了，我……”果然不出菱纱所料，这野人怕父亲怕得要死，只要把他父亲抬出来吓唬他，就是让他留下，他也是不敢的。

菱纱心知自己的话已奏效，故意叹了口气：“哎，替你担心也没用，你多保重吧，我下山去了。”

天河一个箭步冲到了菱纱面前：“好吧，我听你的，和你一起下山！我们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快走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菱纱暗笑：“决定就决定了，用不着这么心急吧？还是怕他爹晚上找来？哈哈！真是没见过比他更傻的人了。”

菱纱走出石沉溪洞，眼看木屋就在眼前，突然听见里面传出云天河因害怕而颤抖的声音：

“屋子里变得这么乱！是、是我爹！他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他生气了、他生气了……”

菱纱推门而入，只见屋内一片狼藉，供桌被推翻在地，香炉和灵位散了一地，一张木制的床也被弄塌了半面。天河正蹲在角落里揪着头发，痛苦地发泄着恐惧。

菱纱一看见地上的灵位，心里明白了大半，狠狠地捶了天河一下：“你冷静一下！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天河一看：“这、这是爹的牌位？”菱纱微微一笑：“这牌位是我从地上捡起来的……你爹发再大脾气，也不会把自己的牌位都扔地上吧？”

天河紧张的情绪稍有缓解：“那这么说，不是我爹？”又仔细看了看地面，忽然恍然大悟，掩饰不住自己的轻松，笑道：“哈哈！我知道了，是山猪！就是我们在石沉溪洞里看到的那只！绝对没错！它的蹄印还留在这里呢！”

菱纱奇道：“怎么回事？”天河道：“我抓了只小山猪给爹做供品，恐怕是那只大猪的孩子，大猪就毁我房子，把小猪带走了。”虽然房子毁了，但想到不是父亲来找自己算帐，心里还是轻松了不少。

菱纱叹道：“真想不到，人虽是万物灵长，但爱子心切，连山猪也是一样。”说完轻叹一声，若有所思。天河没注意到菱纱表情的变化，不无遗憾地道：“唉，可惜了一顿香喷喷的烤猪，下次再给我遇上，绝不放过！”

菱纱突然生起气来：“喂！你这野人，怎么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天河莫名其妙：“你才奇怪，我不吃它们就会饿死啊。”菱纱生气地说：“就算是这样，也不用说得那么冷血吧！”

天河挠了挠头，道：“你干嘛生气？爹说活着的东西都是要死的。”

菱纱脸上突然现出悲伤的神色，幽幽叹道：“是啊，你爹说的对，可是就算结果都一样，各人的命还是不一样呐……”

天河不明所以，突然看见菱纱的悲伤神情，心里微微一惊：“我、我说错什么了吗？”又不敢当面询问，只好埋头收拾东西。突然想起有不少药品藏在树屋里，起身对菱纱说：“菱纱，我去树屋里取点药材。”

菱纱一听“树屋”二字，似乎起了好奇心，说道：“我陪你一起去。”语气也不似刚才那般悲伤了。两人来到树下，这树屋本是依枝而建，要想上去颇要花一番功夫，但两人徒手攀上，竟没费半点力气。云天河小时经常在这树屋里过夜，攀爬自是驾轻就熟；韩菱纱却是初来乍到，攀援而上竟也没有半点麻烦。天河不由暗自赞她身手敏捷，只可惜她不爱打猎，不然一定是个出色的好猎手。

两人进到树屋里，韩菱纱环顾四周，不由赞道：“这儿的风景真好！看来你爹娘都是有心人，把屋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顿了一顿，似乎又有些感伤：“……以后我年纪大了，也来这儿住，不问江湖世事……要是真有那么一天，该有多好啊……”

韩菱纱说的不错，树屋比峰顶高出数丈，恰似山顶之上更进一步，所见自也更加广阔。从这里看去，青鸾峰四周的怪松奇石、瀑布溪流都尽收眼底，黄山之美，如同揽入胸怀一般，让人一望之下，不觉宠辱偕忘、心旷神怡。

不过天河似乎对这些不太感兴趣，说道：“风景看起来去还不都一样，不过住这里好哇！到处都能猎到好吃的野味，随你吃个够！”菱纱白了他一眼：“野人！跟你说了也是白说！收拾好了没有？”天河一阵忙活，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好了，我们快下山吧！”

菱纱故意问道：“这么着急啊？用不用再呆一会啊？”天河连忙道：“不用不用，我们快走吧！要不天就要黑了！”说着一只脚迈出了屋门，着急地瞅着菱纱，只等她动身。菱纱又是一阵暗笑：“瞎说，明明离天黑还早得很，肯定是心虚了。”两人随即离开了树屋。

暖暖的阳光斜照在两人身上，清风从两人身旁拂过，似在为这个在山上住了十几年的少年送别。然而天河和菱纱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会是怎样一段充满了爱恨情仇的旅程……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章 初涉红尘

初涉红尘

云天河、韩菱纱二人走到下山的路口，韩菱纱突然说道：“喂，野人，先等一下！”

云天河回头：“怎么了？”菱纱瞟他一眼，问道：“看你刚才打架那傻样，应该不懂什么仙术吧？”

天河莫名其妙：“仙术？那是什么？”菱纱解释道：“就是仙人用的法术，不过凡人也可以学，学了这个，以后打架就不用一味乱砍了，念个咒语就行，很方便的。”

天河喜道：“这个好！能省不少力气。”菱纱继续说道：“而且有些妖怪是不怕砍的，就像刚才跟我们打的那个什么‘魁召’，不会仙术的话遇上它就只能白挨打了。”见天河来了兴趣，问道：“天下的仙术共分风、雷、水、火、土五种，合称‘五灵仙术’，你想学哪一种？”

天河挠了挠头：“我、我也不知道，你说吧。”

菱纱叹道：“算了，我把这五种仙术的口诀都念一遍，你觉得自己能记住哪个就学哪个。我可只念一遍，听好了——”

只见菱纱的神情突转严肃，一字一顿地诵道：“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地以气而发生，阴阳以气而惨舒，风雷以气而动荡，人身以气而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

她见天河呆呆地瞅着自己，气道：“怎么？都记下来了？干嘛死盯着我？”

天河连忙道歉：“对、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他见菱纱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自己打猎时，也是这么一副神情。可现在这副神情却是由一个活泼狡黠的少女作出，不由得心神一弛，竟忘了听她具体说的是什么。

菱纱气得要命：“哼，刚说完只说一遍的，你——算了，我好事做到底，再说最后一遍！”随即诵道：“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地以气而发生，阴阳以气而惨舒，风雷以气而动荡，人身以气而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水之润下，无孔不入；火之炎上，无物不焚；雷之肃敛，无坚不摧；风之肆拂，无阻不透；土之养化，无物不融！”这次她心里有气，念的比刚才快了许多。

念完一遍，只见天河低着头，反复念叨着：“道贯三才为一气耳，天以气而运行……人身以气而呼吸，道法以气而感通……火之炎上，无物

不焚……土之养化，无物不融……”竟将刚才的口诀背了个八九不离十。菱纱不由暗赞：“这野人，记性倒是不错！”又等他背了两三遍，方才问道：“喂，想好学哪个了吗？”

天河挠挠头：“那个……火的仙术是不是很厉害？我学火的！”菱纱笑道：“你还挺会选的嘛！火的仙术练好了，一下子就可以将敌人烧成灰烬，算是非常厉害的仙术了。”

天河大喜道：“那太好了，等我练好了这门仙术，以后在山上肚子饿了，只要见到只山猪，一念咒语，就有烤猪肉吃了！连火都不用点了！真是太方便啦！”

菱纱大汗：“这野人，居然想用仙术烤猪吃，真是……”眼看天色将晚，说道：“走吧，我们下山去。”

天河的脸上满是感激之情：“菱纱，谢谢你教我这么好的仙术，以后我练好了，一定请你吃烤猪肉！”

菱纱的脸上不觉一红，连忙别过脸去说道：“哼，要不是这山上野兽太多，我一个人打不过来，这天底下多少人做梦都想学的五灵仙术才不会轻易教给你呢……既然学完了，就赶快下山吧！”天河应道：“好！”两人随即向山下走去。

走到一半，突然看见山道旁边趴着一只山猪，似乎正在睡觉。天河喜道：“看我用仙术烤山猪吃！”随即念动咒语，可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天河心急，又念了一遍，还是没有效果。

眼看身旁菱纱一脸嘲讽的表情，天河大急，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又费尽心力念了一遍，只见山猪尾巴尖上突然燃起了一点火星，天河一喜，那火星却又熄灭了。山猪被突如其来的疼痛惊醒，看见天河拿着剑站在旁边，大吃一惊，头也不回地跑了。

天河尴尬地说：“这、这仙术这么难学，我不用了。”菱纱不屑道：“什么难学？是你自己太笨！”

其实菱纱说的也不完全对，但凡能用好仙术的人，固然自身资质不能太差，自己的体质气道亦不能与所修仙术相冲突，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勤加**，所谓“一年练剑，十年练气”，对于体内真气**的辛苦程度，尤胜于外在的武功。天河资质其实不差，所练之火系仙术亦正好符合其体质，但现学现卖，对仙术的熟练程度不要说跟高手相比，就是与菱纱相比也是远远不及，自是不能收发由心。但倘若勤加**，假以时日，进境自是一日千里，不可限量。

两人一路下山，路上又少不了和野兽打斗，天河又试了多次仙术，却是失败者众，成功者寡，索性不再使用，左弓右剑，倒也打跑了不少野兽。偶有难对付的，菱纱就在一边用仙术帮忙。就这样，不到半个时辰，两人就来到了山下。

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子，除了村中央一座较大的祠堂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太惹眼的建筑。这一日正是端午佳节，村民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三三两两地在村中闲逛聊天。

云天河从没下过山，见到此景自是惊讶不已：“哇～人好多！竟然有这么多人！”韩菱纱怪道：“大惊小怪，没见过人多啊？”天河还是一脸讶异：“是、是没见过啊，人原来这么多啊……”

菱纱知他不通世事，咳嗽一声，郑重地道：“记住了，山下和山上不一样，不是只比谁的拳头硬，凡事都要讲个规矩，就像老百姓要听当官的，当官的要听皇帝的……”

天河问道：“那个叫‘黄弟’的，很厉害吗？剑法如何？”菱纱摇头：“我又没见过皇帝，哪知道他会不会使剑啊。反正他权力很大，只要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得掉脑袋……”

天河惊讶道：“这么厉害？那不是已经到了爹说的以气御剑的境界了？”

菱纱连连摇头：“哎呀～这跟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心想跟他说不明白，便道：“天色不早了，我去找一下这个村的村长，今晚借住在村长家好了。”刚想走，又有些不放心的，一字一板地对天河道：“听好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不～许～惹～麻～烦！”天河连连点头，菱纱这才离开。

云天河闲着没事，信步走到了村里的集市里，看见集市上摆的东西，只觉这样稀奇、那样古怪，忍不住拿来摸摸看看，却是一样不买——他也没有买东西的概念。如此一来，不知遭了多少白眼，他却浑浑噩噩，不以为意。

走到最后，云天河来到一个卖粽子的摊旁。这摊主却是个好卖弄的人，一见天河过来，连忙吆喝道：“又香又好吃的粽子咧！只有端午节才吃的到，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来来来，小哥尝尝看吧？”

天河没见过粽子：“这个，真的好吃？”摊主得意道：“哈哈，那当然！看你打扮是附近村子的猎户吧，居然不清楚我李家这块大好招牌。来尝一个吧，保证你吃了还想再吃！”说着便递了一个粽子过来。

天河将整个粽子——连同粽叶——放进嘴里，皱着眉头嚼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吞下去：“唔，不好吃、不好吃！这东西三两口就吃完了，外面的壳还嚼不烂！”

摊主看傻了，半晌才道：“我说小哥，你和我说笑呢？”天河噎得直摇头：“这种东西哪比得上香喷喷的烤肉，你们吃这个，难怪长得不结实，看我下回猎几头山猪来送你！”说完转身就要走。

摊主急了：“哎，等等！你还没付钱呢！”天河回过头来，脸上满是疑惑：“钱？什么东西？”那摊主怒道：“一个粽子一文钱，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这是小本生意，你可别吃霸王饭坑人呐！”天河一脸不解：“可是，是你要我尝尝，我才吃的。”

摊主勃然大怒：“好哇！你想赖帐？岂有此理，来人呐——”

一道红影飞奔过来，正是韩菱纱。她刚刚安排好今晚的住宿，正在街上四处找天河，突然听到他和那摊主的争吵声，急忙赶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

那摊主见来了人，胆子更大了起来：“这位姑娘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小子吃东西不给钱，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简直岂有此理！”

云天河委屈道：“是他让我尝尝看，我才拿起来吃，又不好吃……”

摊主怒道：“岂有此理！你敢瞧不起李家的手艺？！”敢情这摊主没上过什么学，偏又爱装文士风度，不愿说骂人的话，又没什么词汇，一句“岂有此理”短短几句话里让他重复了三遍，也够难为他的了。

韩菱纱赶忙道歉：“对不住，我这个朋友不懂世事，也不会说话，他欠你多少钱，我赔就是！”心里暗怒：“云天河，我竟然相信你不会惹麻烦，可恶～～！”

那摊主见菱纱服软，更来劲了：“别跟我谈钱，俗气！钱财事小，名声事大！让这小子乱说我李家的粽子难吃，我以后还要不要在村里混了？真是岂有此理！”越说嗓门越大，直引得路人纷纷上前围观。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只听路中央传来一个更大的嗓音：“混蛋！给我站住！”

云韩两人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矮胖村汉掐腰站在路中，冲着一只母鸡大骂：“混蛋！还不给我乖乖滚回鸡窝！”那母鸡却不惧他，硬是不肯回去。那村汉连扑几次，可惜自己太胖，动作太慢，每次都让母鸡躲了开去，自己却累了个气喘吁吁。

围观众人中传来了嘲笑声：“哈哈，宋大叔你还是老样子，吼得最响，抓得最慢，还是回家请你老婆来抓吧，哈哈……”那村汉宋大田涨红了脸：“谁、谁说的！我今天非教训它不可！别以为能生几个蛋我就治不了它！瞧我宰了它炖汤！”

天河听了周围人的嘲笑，见宋大田下不了台，有心帮他圆场，便顺手搭剑上弓，一剑射了过去。那母鸡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是剑”却从地上飞起，回到了天河手中。

天河和菱纱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旁边人却无不吓了一跳，议论纷纷。“这、这是怎么回事？”“剑怎么会自己飞回来，八成是妖法……”“太可怕了，这把剑是不是成精了……”胆小者甚至连退几步，生怕“剑妖”看自己一个不顺眼，把自己像那只鸡一样来个“透心凉”。

宋大田见自己的母鸡惨死，怒气冲冲地向云天河冲了过来：“你！你居然杀了我家小花！！”天河还没觉出气氛不对，高兴地说道：“呵呵，它凶得很，你又说要宰了它，我顺手帮你一把嘛……”宋大田勃然大怒：“臭小子，我饶不了你！”

菱纱情知不妙，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大叔你冷静点，有话好说。这只鸡，我、我赔钱就是！”宋大田怒气未消：“赔钱？你赔得起吗？！我这可是一天能下四只蛋的宝贝母鸡，臭小子不知用什么古怪法子把它弄死了，以后我们全家靠什么吃饭啊！”

天河懵懂道：“靠什么吃饭？不就是靠自己的一张嘴吃饭吗？有什么可着急的？”

菱纱哭笑不得，宋大田却是怒从心头起，卷起袖子就要揍天河。只听刚才那个摊主道：“且慢！揍人也要有个先来后到，他头一个得罪的是我，宋大叔你先让让！”

宋大田回头瞅了那摊主一眼，不屑道：“你也要揍人？就凭你身上那几两肉？”那摊主红了脸：“打架我可不行，不过，嘿嘿，我有帮手！”说完向路另一边大声喊道：“王大哥，这里有人吃霸王饭，你可得给大伙主持公道啊！”

只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王魁山在此！谁敢吃霸王饭！”声音未落，只见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一个魁梧的身躯走了进来。这人足有九尺高，虎背熊腰，膀大腰圆，一双大眼圆睁，炯炯有神，目光扫过之处，众人都不敢和他对视。只见他巍然端立在此，有如门神一般，不怒自威。

那摊主得意道：“这位王魁山王大哥是我们村的大力士，年年都在端午节扮钟馗，他的力气可不比真钟馗小，专门负责对付那些捣乱的家伙！”随即指着云天河和韩菱纱说道：“王大哥，就是这两个家伙！尤其是那个男的！”

王魁山喝道：“吃霸王饭的，来来来！来跟俺较量较量，看你还敢不敢白吃东西！”

菱纱急道：“你们别不讲道理，我明明说了要给钱的。凭什么打人？”那摊主冷笑：“给钱就完事了吗？这小子随意败坏我家名声，拿什么赔？”

天河却被惹火了：“菱纱，打就打！他们不讲理，我按他们说的做，还要被揍！就算他们的大王来了，我也不怕！”说完，向着王魁山就冲了过去。

王魁山没想到这小子说打就打，而且竟然主动来攻击自己，连忙原地蹲了个马步，两掌向前推去，天河也是双掌推出，嘭的一声，四掌对在了一起。

两人使的都是同一招，名叫“老汉推车”，这一招拼的不是花样精巧，而是实实在在的力气，谁要是力气逊于对手，必然难以抵挡，只有变招后撤，先机便被对手尽占。若是两人力气相当，比的便是谁内力充沛，若有一人难以继续支撑，也是必败无疑。

本来，天河虽然从小以打猎为生，久经锻练，体力强于一般少年，但毕竟年纪太小，不是那正当壮年的村汉的对手。但王魁山突见天河出手，连忙下蹲自守，生怕被天河的冲劲击倒，如此稳是稳了，力量发挥上却大有阻碍，再加上天河凭着一股血气之勇，突然发力，力道颇为强劲，一时间竟和王魁山拼了个不相上下。但是时间一久，双方体力上的差距便渐渐显现出来，天河的额头上微微冒出了汗珠，一时虽未露败象，但已有些力不从心。

韩菱纱看出其中奥妙，暗暗着急，忽地纵身而上，绕到王魁山的后面，伸手向他后背点去。

王魁山一和天河交上手，初始颇为吃力，后来天河力道渐渐减弱，已难抵挡自己掌力，心知自己已操胜券，不由得轻松起来。此时看到韩菱纱上场，手中并无兵刃，暗笑：“这野小子都不是我对手，丫头片子能顶得甚事。”刚想出言嘲笑，忽觉背心“至阳”穴一麻，掌上力道尽失，立时被天河推了个跟头！

所幸，天河掌力已减，最后一推时也稍有留情，王魁山只是摔了一下，并未受伤。但这场打斗的胜负，显然已经分出来了。

王魁山满脸通红：“厉害，俺不是你们的对手！”他自三十岁以来，在村内从未遇过对手。这些年一直听别人吹他捧他，自己也不免有些飘

飘然，今日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众人大多暗赞这对男女武功高强，也有不少人那摊主和宋大田的作为颇为不以为然，眼看打斗结束，便自纷纷离去。那摊主和宋大田眼见王魁山落败，自知不是二人对手，也不敢再上前理论，只好暗自咒骂，出出胸中的闷气。

菱纱眼看一场纠纷即将平息，暗自松了一口气，拉着天河就往外跑。不料，刚走几步，天河就被一位围观的婆婆拽住：“咦？这孩子看起来眼熟得很呐……像，真是像，这眉毛、这眼睛，和云家那惹祸精十几岁时没两样……”

她这么一说，旁边立刻过来好几个人，仔细看着云天河。其中一人说道：“咦，他不就是那个云天青吗？！对不对……年纪差太多了，可是……怎么这么像？”

天河听他提起父亲，奇道：“你认识我爹？”

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如同炸了锅一般，叫喊声、愤怒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好哇！原来你是那混帐的儿子！你爹回村了没有？！我可要找他算帐！”“谁说云天青回来了？找他算我一个！”“云天青那混帐小子的事我记得最清楚了！从小就不学好，三天两头骗我糖吃！”“隔壁阿香喜欢我，云天青那小子他偏要和我抢！幸好阿香有眼光，最后还是做了我老婆！回来得正好，我正要揍他一顿！”“有一回这混帐趁我醉酒，把我扒光了衣服扔在路上，脸都丢光了！”

天河和菱纱没想到突然节外生枝，均是措手不及。天河听着别人对父亲的辱骂，心中极是悲愤，两手紧紧地攥着拳头。菱纱看他这样，心里也甚是难过。

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一片混乱之际，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够了！今日乃是端午佳节，在此大吵大闹，成何体统！”

旁边的人立时安静下来，只见一个瘦削的老者走了过来，一身青色长袍，满脸都是严肃之情。宋大田见他来到，喜道：“村长，你来的正好！来替我们评评理！这小子……”

那村长厉声打断了他：“端午节这等日子，你们竟然在此喧哗胡闹，还有没有祖宗礼法了？！”宋大田登时矮了半截，吓得不敢再说了。

村长转向韩菱纱，正色道：“韩姑娘，我念你一个女孩孤身在外不易，才答应让你留宿村中，可不是让你招惹是非！”菱纱急道：“村长，我们不是——”

天河见村长不由分说就责备菱纱，心里的气一下子发了出来：“你干嘛？！爹说过女孩子是要好好对待的，不是拿来凶的！”

村长瞅了云天河一眼，突然吃惊道：“你是——云天青？！不对……”旁边有人插嘴：“村长，这小子说云天青是他爹！”

村长脸色大变：“是谁让他进村的？还不快把他赶出去！”

菱纱大惊：“村长？！”村长喝道：“云天青早已不是云家子孙，和他有亲缘之人也不得留在这太平村中！”

天河吃惊道：“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村长朗声道：“看样子你爹也羞于向你提起旧事。也罢，不管你来此何意，今日我就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说这村里的大事和规矩！”周围的人立刻鸦雀无声，看来这村长在村里的地位着实不低，众人都怕他三分。

只听村长肃然道：“我云家先祖因镇守边疆有功，得以被朝廷恩赐修建祠堂，并将原本的云家村赐名‘太平’。我云家能得此殊荣，真是皇恩浩荡！”说着说着，语气突转严厉：“可是这几代，云家未再能有人入仕，已是愧对皇恩！更想不到到了这代，本家竟出了一个浪荡子云天青，不遵礼法，行止违和，实是家门不幸！家中长辈痛心疾首，我云靳身为叔父，更是严加管教，奈何此人屡教不改，已在多年前被逐出家门，永不得返！”

旁边有几位年老的婆婆感叹：“唉，云家人虽然读过圣贤书，对那孩子却一点也没办法……”更有人幸灾乐祸：“哼，这等不肖子，早就该赶出去了！”

天河一脸愤怒，韩菱纱也看不下去了，拉着天河往外走，愤然道：“天河，我们走！他们除了骂人什么话都不会说的！”

云靳朗声道：“韩姑娘此言差矣，今日乃是就事论事，绝非如市井谩骂一般有失体统。”

韩菱纱转过身来，脸上露出极为愤慨的表情：“村长不知有时候人言快过刀子吗？天河是天河，他爹是他爹，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小辈，还真是客气啊！”

云靳大怒：“放肆！”旁边几个人也跟着帮腔，“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村长无礼？”“太平村岂由得你们胡说八道？”“还不赶快走！不然别怪我们动粗！”种种咒骂之声，不绝于耳。

云韩两人再不回头，一路离开了太平村。

村外乃是一片树林，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尽头，耳旁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声。菱纱看了看四周，叹道：“唉，我们可得快点走，要是在天黑之前赶不到寿阳，就得睡树林了，我可不干！”说完看了天河一眼，见

他脸上颇有愧疚之情，便宽慰道：“哎，算了，这不关你的事，那个村长脾气这么差，请我去我还不在他家住呢！”

天河嗫嚅道：“菱纱，谢谢你……”

菱纱笑道：“好了，野人！这林子里野兽多，你在前面开路吧！”

天河心情好了不少，高高兴兴地冲在最前面：“好啊，我开路！哈哈～”

菱纱心里暗笑：“真是一副傻样，刚才还气得要死的样子……”

林中野兽见了天河，多半躲到一边不敢露面；有几个胆大的上来拦路，却不是被砍了爪子，就是被射了后腿，吓得没命逃窜，哪里还敢打两人的主意。可是这林子本就甚大，更有不少岔道，害得两人走了不少冤枉路，眼看天色已晚，只能想办法找地方先歇下来。天河本意睡在林中算了，可菱纱死活不同意，只得又向前走了一段，来到了一个庞大的湖边。

菱纱看了看周围环境，满意地点点头：“行了，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天河却被那水潭迷住了，惊讶地道：“哇，好大的水潭！这就是‘海’吗？！”

菱纱听了这话差点晕过去，强迫自己对自己说：“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懒得理这白痴……”心想还是找点事做，不然非被这野人气死不可。见水边有几块木头，便过去捡了起来。

天河看着菱纱的举动，奇道：“咦？菱纱，你做什么？”菱纱应道：“生火啊……不知怎么了，今天特别累，早点歇息吧。”见菱纱手中并没有打火石，费了半天劲也点不着火，天河疑道：“这样……能生火吗？”

菱纱微感尴尬：“打火石被我弄丢了……应该也不会很难吧？没听说那些大侠在野外还有生不起火的。”

天河连连摇头：“菱纱，你搞错了！”说着向离水较远的一棵树下跑去。菱纱正感奇怪，只见天河从树根旁捡了几块木头，抬头望了望风向，又向另一边跑去。喊道：“菱纱，来这边！”

菱纱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得跟了过去。只见片刻之间，天河已将捡到的木材堆在一起，不知用什么方法点好了火，手脚之快，委实惊人。

菱纱惊道：“你……怎么这么快？”

天河笑了笑，道：“太靠近水边的木头不容易点着，就算点起来，烟都熏得够呛了。还有啊，想睡觉的话，一定不要在上风处，不然野兽的鼻子那么灵，等你一觉醒来说不定已经在它肚子里了。睡觉最好找下风的地方，像这里就不错，而且这四周都是芦苇，不容易被发现……”

菱纱愣了，她独自一人在江湖上行走多年，自认经验不少，没想到在生火和露宿这两件小事上竟也有这么多的学问，自己却全然不知道。暗自惭愧之余，不由得对天河刮目相看，赞道：“好厉害，难怪你能做山顶野人这么多年！”见云天河一脸疑惑，似乎没明白她的意思，又连忙解释道：“啊，不，我这绝对是夸你！”

天河傻傻地笑了：“是吗？这些都很平常啊，没什么、没什么，哈哈～”

菱纱忽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疑道：“咦，你听到没有？好奇怪的声音，像很大只的虫子……”天河脸一红：“那不是虫子……是我肚子叫，我饿了。”

菱纱笑道：“嘻嘻，不早说，那我们吃干粮吧。”天河奇道：“干粮？那是什么？”

菱纱又是差点晕倒，心想：“刚才还觉得这野人懂很多东西，很了不起……结果该懂的还是不懂……”见天河一脸疑惑，索性拿出几块干粮放在地上：“喏，这个就是干粮，可以吃的，我们分着吃吧。”

天河拿过一块，立刻塞进了嘴里，看来他的确饿坏了，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又拿了一块塞进嘴里，如此下来，不一会就吃掉了七八块。只听天河抱怨道：“唔，这个‘干粮’怎么比那个粽子还难吃，又干又硬，吃得好噎……”

菱纱不悦道：“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哪来这么多挑剔。”

天河突然问道：“菱纱，刚才那个摊主管我要的那个什么‘钱’，是什么？”

菱纱叹道：“唉，你还真是笨啊，连钱是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到了山下，吃的用的，都要拿钱去换。”随即哼道：“这回算你运气好，万一在城里遇上官差，把你抓到衙门关起来，看你怎么办！”

天河奇道：“关豺是啥？牙门又是什么东西？”

菱纱没办法，只能一个个解释：“如果有人不守法令，就会被抓去关起来，严重一点说不定还要被杀头，负责抓人的就是官差，关人的地方就是衙门。”顿了顿，怕天河再问下去，索性又解释道：“至于法令嘛，是皇帝定的，他说什么大家都得听。”

天河听得甚是新奇，笑道：“呵呵，那个关豺又不一定打得赢我，遇上他我也不怕。”菱纱连连摇头：“不是说过吗？别总比谁的拳头硬。要跟官府对上，就凭你一个人，有几条命都不够。”

天河想了想，突然奇道：“一个人？不是还有你吗？加一起两条命。”

菱纱一惊：“你！……”随即脸上一红：“你少乱说！我、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干嘛帮你……”

天河也看出菱纱表情有变，奇怪道：“菱纱，你怎么脸红了？”

菱纱急忙掩饰：“多话！是火光照的，才不是我脸红！”连忙转回话题：“总之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东西是拿来卖的，你想要就得拿钱去换！没钱问我要好了，太多了我可不帮你出。”

天河似懂非懂：“哦。”想到自己与菱纱相识仅仅一天，她却帮了自己许多忙，教了自己许多东西，不禁感谢道：“谢谢你，菱纱，你对我真好，除了爹以外，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菱纱又是一阵脸红，幸亏此时她背对天河，天河看不到她的表情，哼道：“胡说什么，你这辈子才认识几个人，又哪里知道谁真正对你好。”

天河自信地说：“我当然知道。爹说过，对你好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要用心去体会，这和学剑术是一个道理，不能只看外表。”

菱纱叹道：“你爹虽然过世得早，可教了你很多东西，不像我，连话都没和爹说上几句……”天河奇道：“天天在一起，怎么可能不说话？”菱纱悲伤地说：“就算爹娘在世的时候，我们、我们也不住一起……唉，家里人只有伯父对我好……”眼神迷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

天河虽然看不见菱纱的表情，但从语气中也能隐隐感到她的难过，便不再追问，免得惹她伤心，只是呆呆地坐在一旁，捡着地上的干粮吃。

过了一会，菱纱见天河不说话，以为他又不明白，强颜说道：“哎，瞧你那副呆呆的样子，天底下什么事都有，只是你没见过罢了。不说了，今天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比平时累，早点睡吧，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好去附近的寿阳城。不管要办什么事，都还是大城里方便些。”说完便自己找了块离火堆近的干燥地方躺了下来。

过了一会，只听天河说道：“可是……我还没怎么吃饱……”菱纱道：“没吃饱就再吃啊，这种事还用问我？”天河又道：“但是……干粮没了。”

菱纱有些不耐烦：“你烦不烦呐？我要睡觉，安静点好吗？”刚想睡，突然大惊，一下子站了起来：“等等！你说什么？干粮没了？！”眼看地上一片空白，大为恼火道：“你！简直是饭桶！饭桶猪！三天的干粮被你一顿就吃完了，居～然～还～没～吃～饱？”天河见菱纱发火，急忙解释：“其实也不是一点没饱，就是怕夜里会饿……”

菱纱怒道：“哼，干粮我都没吃几口，全被你吃光，要喊饿也该我先喊。”心想只有明天去寿阳买干粮了，忿忿道：“哼，懒得理你了，我要睡觉……”随即倒头就躺下了，再也不理云天河的说话。

这下子可苦了天河，他平日以打猎为生，翻山越岭乃是常事，一日下来体力消耗甚大，因此食量也超出其他少年许多。今日早晨起来发现耽误了给父亲上香的时辰，吓得连忙补上，哪里还有心思吃早饭？紧接着又追猪入洞、剑射菱纱、苦战魁召、误击墓穴，所耗体力之多，不下于连打一整天的猎。接着又走了一大截山路和树林，到了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菱纱食量甚小，她够吃三天的干粮，又岂够天河此时所需？

天河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到旁边就是树林，随即悄悄起身，准备前往林中打些猎物来吃。刚走到路口，忽听得韩菱纱问道：“咦？

你要去哪？”菱纱本也未睡熟，她甚是警惕，听见有响动，便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看到天河要走，不由得奇怪。

天河道：“我去猎熊，那个干粮不够吃，又饿了。”菱纱急道：“荒郊野外，又是大半夜的，太危险了吧？”天河自信地笑笑：“不会不会～熊就是夜里才出来比较多。你在这等我，我请你吃烤熊肉！”菱纱一脸担心：“可是，这又不是青鸾峰，你对附近不熟……你别去了，我——”

天河看着菱纱的表情，突然明白过来：“呵呵，我懂了，爹说女孩子胆子都很小，你一个人待在这会害怕吧？放心，我不去了，肚子饿最多再想别的办法，我先保护好你。”

菱纱放下心来，嘴上却不服软：“哼，你懂什么懂，自作聪明的傻瓜！我、我才没那么娇气呢。”突然想起了什么，笑道：“嘻，你看！”

天河眼前一花，只见地上已多了三个粽子，不由得又惊又奇。

菱纱得意道：“哼哼，吓一跳吧？姑娘我顺手牵羊，不不不，是神机妙算，早就准备好了。那个摊主好讨厌，明明说了要给钱，他还纠缠不休，摆明是欺负人！这下也让他长点记性，以后少欺负老实人。”

天河想起刚才的话，疑道：“可是……你拿了粽子，我没见你给他‘钱’。”菱纱狡黠地一笑：“都说顺手拿的了，还给什么钱？”随即正色道：“对了！先说好，你可不能学我，这次是那些村民错在先，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

天河想了想道：“哦……蛮公平的嘛，先不仁后不义，我知道了。”瞅了一眼地上的粽子，又皱起眉头道：“可是这个什么‘粽子’不好吃，里面还好，外面的壳嚼不烂！”

菱纱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大笑道：“哈哈，怎么会有人连粽叶也吃下去！”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道：“来来来，你过来，看我大发善心，帮

你把粽叶剥了，你再尝尝！”说着剥开一个粽子递了过来。

天河一吃，赞不绝口：“唔，好香！和烤的肉不太一样。”这下他知道了吃法，不等菱纱帮忙，自己剥了起来。

菱纱笑道：“饥时百味香，有三只粽子也是好的——”话未说完，突然惊道：“咦？你、你又全部吃完了？！”只见天河如风卷残云，另外两只粽子瞬间进了肚子。他见菱纱吃惊，才想起菱纱一个还没有吃到，心里不好意思，只得哈哈傻笑起来。

菱纱怒道：“傻笑什么？想蒙混过去？我可是一口还没吃，肚子咕咕叫呢！”

天河心里过意不去，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喜道：“等一下！菱纱你别气，我让好吃的自己送上门来！”说着跑到林边，冲着林中“哦咿”“哦咿”喊了好几声。

菱纱听得气不打一处来，从后面狠狠地给了天河一拳：“三更半夜的，杀猪啊！”天河忍住痛，笑道：“不是，刚才我学母山猪叫，公山猪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被引过来。呵呵，春天这招特别管用，就不知道夏天灵不灵了。”

菱纱听得一愣，随即满脸通红，怒道：“你！好粗俗！”羞怒交集，只觉得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脸上如同火烧一般，十分难受。

天河仔细倾听林中声音，没注意菱纱的表现，没过一会，喜道：“你听，有动静了！来了来了，烤山猪！”菱纱稍感放松，疑道：“真、真的吗？”天河十分兴奋：“那当然，你看——”

天河话音未落，只听林中响声越来越大，突然，一只怪物伸出头来，脸上斑纹纵横，獠牙外露，面目狰狞，显然不是山猪或其他野兽，而是成精的妖怪。天河、菱纱均是大吃一惊，急忙退后了几步。那妖怪

大吼一声，竟将面前的一棵树拦腰击断，旁边又是一声怒吼，转眼之间，竟又来了一只妖怪。两妖如人一般，以两脚站在地上，足有一人多高，两只巨爪在胸前挥舞，利爪锋利如刀，眼中闪着残忍的目光，狠狠地盯着面前的两人。

菱纱心中暗骂天河乱喊乱叫，竟惹来这等怪物；天河也是一脸不解，不知在山上屡试不爽的法子怎么会突然失灵。眼看面前妖物目露凶光，显是已将自己二人当成了口中之食，两人背后就是水潭，实已无路可退，只有奋力一拼，方有生望。菱纱心中胆怯，退到火堆旁边，意欲以火吓走妖怪；天河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拔出木剑冲着一妖就冲了上去。那妖怒吼一声，巨爪抓向天河，却被天河躲开，另一爪又是一扫，险险擦过天河后心。天河也是一惊，随即脚步加快，想绕到那妖后面再行攻击，不料那妖也是如此想法，双方互相环绕，谁也不敢稍有大意。那妖虽然身高力大，爪利牙尖，却颇有些笨拙，几次都险些被天河从后偷袭，只是凭着巨爪威力，使天河心有顾忌方才支撑下来。

就这样，一人一妖纠缠许久，天河体力渐渐不支，忽地身形一慢，竟被那妖抓在爪中。那妖用力一提，天河两脚悬空，竟被生生带离了地面。那妖张开大口，向天河颈中咬去！

那边韩菱纱与另一妖正苦苦缠斗，眼见天河遇险，惊道：“天河！”嗓音因恐惧和焦急都变了调，几乎已不似人声。

却听那妖大吼一声，吼声中充满了凄厉之情，胸前赫然插着天河那柄木剑，眼中流露出愤怒和不甘之意，轰然倒地。天河掰开妖爪，稳稳地站在地上。

原来天河自知体力不济，再行拼斗下去，只怕必定是少胜多败。于是甘冒大险，让妖怪抓住自己，借以靠近妖怪身体，从而一击制敌。天河从小打猎，动物中以小抗大，多有这等诈败装死的法子，天河自是

知之甚详，想不到今日竟成了救命之法。但天河这一着却也着实险到了极处，那妖怪皮糙肉厚，天河所持又是一把木剑，倘若刺在别处，那便与给妖怪挠痒痒无异。但天河这一剑，正刺在妖怪的心脉上，有如兽之咽喉、蛇之七寸，便是一柄木剑，也足以要了妖怪的命。

那边菱纱眼见天河无恙，一颗芳心方才落回胸膛。然而就在刚才一瞥之间，自己步伐稍缓，与她对敌的妖怪眼见有机可乘，一爪横扫，菱纱不及躲避，急忙右手短剑刺出，想刺伤妖爪。不料菱纱忘了，自己右手中短剑已被魁召击弯，并无半点威力。只听“呼”的一声，那柄短剑已被妖怪击飞，那妖顺势巨爪划下，在菱纱右腿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登时血流如注。

天河见菱纱受伤，急取身后长弓，“这是剑”瞬间射出，划出一道蓝色的光影，正穿过那妖后心，那妖哼都没哼一声，立时倒毙。

菱纱受伤着实不轻，坐在地上不能动弹，天河急道：“菱纱，你怎么样？这么多血，有没有伤到骨头？”菱纱呻吟道：“好晕……别大呼小叫，快扶我到火堆边上……”

天河扶起菱纱，正想向火堆走去，忽听得湖面上又传来妖怪的吼叫声，抬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天空中妖吼连连，又有三只同样的怪物袭来，尤为可怕的是，那三只妖怪均是背生双翼，在空中飞翔自如，道行比起刚才那两只自是不知要深了多少。眼看妖邪吼声渐近，菱纱知道自己伤势不轻，难以逃走，急对天河道：“天河，你快跑吧！别管我，往东边跑，快！”

天河急道：“不，我不走！你没有不仁，我不可以对你不义！”菱纱又气又急，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你……你这笨蛋倒学得快……真要我两条命搁这儿了吗……”

天河眼看妖怪就要飞到身旁，急忙搭剑上弓，冲着最近的一只妖怪射了过去。可是那妖巨爪一挥，平地卷起一阵大风，将长剑硬是吹失了准头，眼看天河兵刃已失，只有任人宰割的分了。

就在两人绝望之际，忽觉眼前一亮，只见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无数银白色的小剑，在月光之下，闪着凌厉的光芒。转眼间，小剑分成几堆聚拢到一起，形成几柄巨大的光剑，直向那三只妖怪射去！为首的妖怪不知厉害，巨爪向光剑挥去，可是什么也没有碰到，那光剑透过巨爪，直刺入妖怪的胸膛！只听得一声长长的哀嚎，另两只妖怪见事不好，扭头想逃，可是光剑快如闪电，几乎是同时就刺穿了他们的心脉。轰的一声，三只妖怪瞬间化作飞灰，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柄光剑刺死妖怪，却不消失，只见它们在空中飞舞了几圈，一柄柄有序地飞到了一个脚踏长剑、飘浮在空中的少年剑侠背后，随即隐去不见。显然，刚才就是这少年出手搭救了云韩两人。那少年的剑术仙法委实快极，从刚才剑出到尽诛妖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剑”飘飘落下，那少年挥了挥手，“这是剑”如同被线牵着一一般，缓缓地飞到了他的手中。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章 巧遇柳家

巧遇柳家

月光之下，只见那少年剑侠约有十八九岁，眉眼之间甚是英俊，却是一脸成熟的神色。他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道服，身后背着一个长大的剑匣，足登长靴，稳稳地站在一柄长剑上。清风吹过，袍袖随风飘动，宛如仙人一般，潇洒至极。他见菱纱受了伤，默念咒语，一抬手，一团黄色光球覆盖在菱纱受伤的右腿上，菱纱顿时感到一阵温暖，腿上的伤竟奇迹般的瞬间愈合了。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这是剑”，微露诧异之色，随即一扬手，将剑回掷给了天河。

天河、菱纱二人死里逃生，均是不胜感激，忙道：“多谢……”那少年摆了摆手：“区区小事，不必多礼。”随即御剑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天边的月色中。

天河还想再说什么，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娇娇的声音急道：“紫英师叔，等等我嘛！”两人回身一看，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急匆匆地赶来，她一身月白色道服，衣服式样与刚才那少年并无二致，显是同一门派。她眼见那少年御剑飞走，甚是生气：“唉，真是的，又没追上！”

又听见一个男声从后传来：“璇玑，你慢点……”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也赶了过来，他跑得气喘吁吁，脸上全是汗水：“璇玑，咱们别追了……”璇玑看见他，气得直跺脚，嗔道：“怀～朔～师～兄，要不是你慢慢吞吞，我们怎么可能把紫英师叔追丢了！”

怀朔解释道：“璇玑，你忘了，你我之前收妖时不慎中了禁咒，四十八个时辰内无法施展御剑之术，光凭两条腿，如何追得上师叔啊？何况师叔他本次下山，也是有正事要办，你这样一味跟着，又算什么？”

璇玑一脸任性：“我不管，我就喜欢跟着他！你陪我去陈州，师叔说过要去陈州察看那里的先天八卦阵有无乱象，我们去了就能遇到他！现在就去！”怀朔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好好，都依你。咱们先找个地方歇脚，待御剑术恢复之后，关山万里也不过瞬息而至，又何必急在一时呢？”璇玑喜道：“嘻，这可是你说的，说话要算数！”随即欢天喜地地跑开了。

怀朔摇了摇头：“这小师妹，真是……唉……”看来他平日甚是容让这小师妹，璇玑怕是叫他惯坏了，在外面也是如此，全然不顾长幼规矩，只是由着自己性子来，怀朔也拿她没有办法。

怀朔看见天河和菱纱，走上前来，微微一拱手：“抱歉，惊扰二位。”

菱纱有点受宠若惊，连忙道：“哪、哪里，是我们该道谢才对。要不是刚才那位剑……剑仙前辈出手相助，我们怕是已经进了妖怪的肚子。”怀朔笑道：“哈哈，师叔的年纪其实与你们相仿，我还虚长他几岁，不过剑术进境却是望尘莫及的。师叔他最是嫉恶如仇，适才想必也是举手之劳，两位不必放在心上。”

云天河想起刚才除妖的情景，不禁赞道：“他那一招……用几把剑同时砍中妖怪，真是厉害！”怀朔微微一笑：“师叔已臻‘以气成剑’之境，剑气收发，有形而无质，区区几只小妖，自然应付自如。如今这附近妖气已除，二位尽可安心。”望了一眼璇玑，见她就要跑远，拱了拱手道：“相逢自是有缘，二位气质不凡，不知不觉便与你们多说了几句。我也该去追我那小师妹了，告辞！”随即快步赶上，随璇玑一起离去。

目送二人走远，菱纱一副恍然的样子：“哎，真不敢相信，我刚才是在和剑仙说话耶！”

天河奇道：“他们、他们就是剑仙？”菱纱点点头：“刚才的情况你也看清楚了吧？尤其是那个‘师叔’，不但一下就打倒难缠的妖怪，还治好了我的腿伤，修仙的时日肯定不短。”想了想，又道：“他们说要去陈州，不如我们也赶去那里碰碰运气，那个怀朔看起来很好讲话，要是肯收你我入剑仙门下，就再好不过了！”

菱纱高兴地说完这些，过了一会，见天河仍是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不由气道：“喂，你刚才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倒是回一句啊！”天河怔了怔，问道：“菱纱，为什么只有一开始那人是用飞的，其他两个都用走的？还有，要怎么样才能站在剑上飞？”菱纱笑道：“嘻嘻，那个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御剑术，修仙之人几乎都会。”

天河喜道：“真的吗？那我也要修仙！学会御剑术之后，如果想去山里打猎吃烤肉，‘嗖’的一下就到了，那可多方便！而且还可以像老鹰一样从空中往下看，这样就很容易发现山猪啦，哈哈！”

菱纱暗自摇头：“三句话不离山猪，这人真是‘嗜猪成性’，上次要用仙术烤猪吃，这次又……”天河还在自顾自地说：“这么好玩的事，爹以前怎么都不告诉我！……爹……咦？不对呀……”突然醒悟：“菱纱，那几个人衣服上的花纹我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菱纱一开始没当回事：“别说笑了，你又没什么见识，虽说那个图案是挺特别的——咦？等等！快把那块古玉拿出来，墓室里的那个！”

天河拿出古玉，两人一看，上面的图案与怀朔、璇玑衣服背面的图案竟一模一样！天河吃了一惊：“这、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认识我爹和我娘？”

菱纱想了想，摇摇头：“也不一定吧，要是你爹娘在山上隐居好多年，以年纪来算，不太可能和他们认识，不过说不定你爹娘和这个修仙门派有什么关系呢。”心中暗喜：“看来我估计的没错，这野人的爹应该是剑仙，真是太好了！”随即说道：“这样吧，我知道寿阳城有条近路可以去陈州，明天一早我们就去！”

天河奇道：“近路？是什么？”菱纱神秘的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天河不由赞道：“菱纱，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明白，真厉害！”菱纱得意道：“哼哼，山里你是山大王，下山后还是多听我的为好。”眼看时间已近三更，道：“行了，赶紧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两人回到火堆旁躺下，但都是一肚子心事，谁也睡不着。就这样沉默良久，忽听菱纱说道：“喂，如果下次再遇到危险，我让你先逃，你动作要快点，少像今天这样，婆婆妈妈的。”

天河坚定地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丢下女孩子！”菱纱气道：“可笑！打不过你留下来一样打不过，你又没什么江湖经验，乖乖听我的

才对。这样，至少以后还有报仇的机会。”

天河急道：“但是，就算报了仇，已经死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了吧？”菱纱叹道：“当然呐，又不是僵尸。所以才说人命宝贵，又何必多拖累一个人呢？”

天河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丢下你，我就是做不到！”

菱纱叹了口气：“你……简直太傻了，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傻瓜……”叹息之余，突然感到心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融化开来，脸上也飞起了红霞。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和天河，在命运的道路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样的夜晚，恐怕也会是两人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菱纱醒了过来，感到身上又累又饿，心想昨夜一场激战，实是消耗了太多体力。刚想起身，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不由抬眼望去。

只见天河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面对云天青的牌位和刚点好的香炉，低声祷告：“爹……孩儿、孩儿对不起你和娘，昨天……墓室毁了……可是，孩儿没想到，你留给我的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一百只大山猪加起来大概也没它厉害……都是孩儿的错，和菱纱无关……爹你说过的，用剑不能心浮气躁，孩儿那时却心里慌张，控制不住力道……爹，你要罚就罚吧……不过……你要是有其他事，晚一天，不不，晚几天再来也没关系……”

菱纱心里好笑，这野人天不怕地不怕，昨晚面对那么多妖怪，也没露出丝毫惧色，想不到却对过世的父亲怕到如此地步，说话时连大气都不敢喘。走过去拍了拍他：“喂，大清早的，就给你爹上香啊？”

天河点点头：“爹说过的，早晚三柱香，我可不能忘了。”祷告完毕，心里轻松了不少：“呵呵，老爹看到我这么听他的话，说不定就晚几天来找我算帐了，你瞧他昨晚就没来。”

菱纱忍住笑：“是啊，他老人家大概有别的事在忙吧。”

天河从熄灭的木材堆上拿过一根树枝，上面串着什么东西，递给菱纱道：“菱纱，你饿了吧？这是我昨天夜里烤的，留了一串给你，你尝尝吧，很好吃的！”

菱纱定睛一看，吓得退了一步：“呀！这……黑黑的，这不是蜻蜓吗？！”天河恍然道：“原来这东西叫‘青亭’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名字。烤过以后味道还不错，你尝尝！”说着又递到了菱纱身前。菱纱急忙躲开：“不要不要，快拿开啦！你、你这野人，这东西看起来好恶心，怎么能吃？”

天河奇道：“都烤熟了，有什么不能吃的？”菱纱连连摇头：“跟你这野人说不清，反正一般人不可能吃那种东西的！”

天河挠了挠头，不解道：“可是，你自己明明说过的，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别挑三捡四……你不吃，我自己吃啰？不能浪费。”

菱纱气道：“少废话，气都被你气饱了！”话虽这么说，腹中着实饥饿，道：“快点收拾东西，我们去寿阳城，马上！”说着就向大路走了过去。天河急道：“哎，你等一等！我不能把我爹，哦不，不能把爹的牌位丢在这里啊！”急忙收好灵位和香炉，跟着菱纱的背影追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一座大城的城门前，城墙上高悬一匾，赫然题着“寿阳”二字。

寿阳本是春秋时楚国的重镇之一，楚国强盛之时，这里人口众多、贸易发达，乃是当时中国南部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后来秦盛楚衰，天下

一统，秦始皇破坏各诸侯国的名城大都，寿阳也未能幸免，几乎被夷为平地。秦亡之后，各代帝王又重新在此筑城建市，寿阳也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到了唐时，已成为南方的一座大城。

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哪里见过如此巨大的城市，惊道：“好大的门、好多的房子！”

菱纱笑道：“野人，见识到了吧。”肚子却咕咕地叫了起来，忙道：“走，先去客栈找点吃的，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见天河一脸奇怪的表情，问道：“喂，怎么啦？”

天河怪道：“你、你刚才好像说过，被我气都气饱了，怎么又饿了？”

菱纱想不到这野人连话都听不明白，气得要死：“你！傻瓜！气话也当真！”见天河一脸懵懂，暗怒：“哼，遇上你算我倒霉……”索性不理天河，自己向客栈走了过去。

天河也跟了过去，看见客栈旁边放着一个酒坛，抽了抽鼻子，不禁道：“咦，什么味儿？好香啊。”

菱纱望了天河一眼，惊道：“香？我说，你该不会是个酒鬼吧？！”见天河一脸不明白，解释道：“这个坛子先前装过一种叫作‘酒’的东西，和水差不多吧。但它可不是个好东西，喝下去会头晕乱说话，说不定会做出不可挽回的祸事来，甚至、甚至还会……总之酒是少碰，不，别碰的为好！”

天河吃了一惊：“真的？原来‘酒’是个坏东西，可这味道，实在很香……”仍是一脸陶醉的表情。

菱纱暗想：“不妙，这家伙有做酒鬼的潜质，闻到酒味就这么兴奋，要是让他知道客栈里卖酒……”连忙说道：“这样吧，我看既然要赶路去陈州，也不用住店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回。”想起太平村的

事，又连连嘱咐道：“别乱跑，也别多管闲事哦！还有别乱拿东西、别乱帮别人忙！”

天河连连点头：“好、好！”菱纱仍是不太安心地低声嘀咕：“唉，好好好，就怕最后又不好了……”虽然如此，也只好一个人进了客栈。

天河听了菱纱的话，不敢再到处乱走，只得围着客栈四周转悠。突然眼前一亮，看到客栈门口的一块木板上，贴着一张少女的画像，旁边还写着若干文字。天河不认识字，只觉这画像上的少女眉眼清秀，面带调皮之情，长相竟与菱纱一般无二，连眉眼间那股活泼机灵的神气也与真人一模一样。整幅画像画得惟妙惟肖，就似一个丹青高手当面写生一般。天河越看越是惊奇，忍不住伸手把画像撕了下来。

忽听得旁边一个声音问道：“小兄弟！你既然揭了告示，可是见过画上之人？”只见两名官差来到天河面前，一人盘问天河，一人紧张地注视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天河不明白“告示”是什么，懵懂问道：“这是你的？不能拿？还是……要钱？”发问的那个官差正色道：“莫要说笑，你可知画上此人现在何处？”

天河不明所以，随口答道：“哦，她刚进客栈了……没想到她跟我爹一样有名……”

那官差吃了一惊，忙对另一人道：“快！你马上禀报裴捕头！”那人应了一声，急忙跑开了。那官差转过身来，对天河道：“小兄弟不须害怕，那贼人虽然狡猾，也挡不住人多势众！你今日举报有功，官府必有重谢！”

天河仍是不明白：“重谢？什么意思？”身后突然传来韩菱纱的声音：“天河，我们走吧！”原来她已买足了干粮和饮水，急着去陈州找

怀朔一行，便欲带天河离开。

那官差看见韩菱纱，怒道：“大胆贼人，果然是你！”

菱纱见了官差，先是一惊，听他说话如此无礼，也是怒道：“什么贼？你居然说我是‘贼’？！可恶！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像‘贼’！”

那官差怒道：“女贼还敢狡辩！旁边这位小兄弟已揭了通缉告示，我在此守着，果然等到你来！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菱纱一听，原来又是云天河惹的祸，不由得火冒三丈：“云、天、河！”嗓音尖锐，显是恼怒已极。天河见菱纱发火，慌了手脚：“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纸上有你的脸，我撕下来想让你看看，画得挺不错的……”

菱纱气得鼻子都歪了：“笨笨笨，笨死啦！自从遇到你这野人以后，我的火气比以前大了好多！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对天河一天来惹下的无数麻烦产生的火气一下子都爆发了出来，心里的恼火可想而知。

菱纱这边还没发泄完，忽听另一名官差喝道：“裴捕头到！将犯人拿下！”只见一名一身红衣的捕快走了过来，他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神色干练，步伐沉稳，一看就是武功不低，绝非浪得虚名之辈。菱纱一见他服色，便知他就是这帮官差的首领，心想这下不好，恐怕要有一场恶斗，左手暗暗握住了剑柄，右手却偷偷地拿出了“烟水还魂”，心想若抵敌不过，也只要一跑了之了。

那裴捕头看了菱纱一眼，刚要上前，目光扫及天河，突然一愣，喝道：“且慢！”自怀中取出一幅画像，仔细看了看，又端详了天河一会，开口问道：“请问小兄弟姓谁名甚，哪里人氏？”

天河如实回答：“我叫云天河，刚从山上下来。”

裴捕头喜道：“果然是云公子，裴剑代我家大人请云公子去府上一叙，请一定赏脸。”言辞恳切，语气和蔼，场上的气氛顿时一松。菱纱也暗自松了口气，见天河一脸不明白，解释道：“嗯，说好懂一点，就是他的老大想请你去他家玩。”

裴剑点点头：“我家大人姓柳，正是寿阳县令。大人与云家颇有渊源，叮嘱我留意云家人的行踪，若是公子不肯前去，裴剑受罚事小，大人多年的夙愿却难了却了。”

天河见他神色甚是期盼，点了点头道：“好吧，我懂了，大人就是老大，我不去你就要挨骂，那我去总行了吧？总不能害你。”

裴剑喜道：“多谢云公子！云公子，我家大人的府邸就是寿阳北城门附近的柳府，请随我来。”说完做了个“请”的手势，天河跟着他刚要离开。却见裴剑转过身去，对菱纱说道：“对不住，这位姑娘还是请和诸位官差回衙门一趟，最后若是查清冤枉了你，自会还你公道。”

菱纱急道：“什么？有没有搞错？我和他是一起的，哪有他吃大鱼大肉，我吃牢饭的道理！”裴剑正色道：“对不起，姑娘和那通缉要犯实在相像，官府办案宁枉勿纵，还请见谅。”说完一挥手，两旁的官差就要上前带走菱纱。

天河听到“衙门”二字，登时大急，纵身挡在菱纱面前，大声道：“不行！菱纱不想跟你们去，谁也不许强迫她！她说去衙门是要杀头的！”

两旁官差均是一怒：“大胆！敢这样对裴捕头讲话，你待如何？！”

天河也怒道：“我呆如何？……呆又怎样？反正，你们先不仁，我也可以不义！”菱纱刚才还甚是恼怒，听到天河这句话，竟忍不住笑了起

来。天河急道：“菱纱你笑什么？我来挡住他们，你快走！不然你我两条命就搁这儿了！”

菱纱强忍笑意，心里一阵温暖：“哎，这家伙真是傻得可爱，突然觉得他顺眼多了。”四周捕快不知如何是好，眼望裴剑。裴剑略一沉吟，喝道：“都住手，不得对云公子无礼！”

菱纱心知天河与县令一家关系不浅，自己当不会太受为难，笑了笑：“好了好了，捕头大人简直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点情理都不通，真没办法，我跟你们去便是。天河你去县令家，不要忘了和县令大人说个明白，还我清白！”此言一出，裴剑和众捕快都松了口气。

天河却是大急，问菱纱道：“你要跟他们走？去牙门杀头？”菱纱微笑：“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别多问了。倒是你，趁这机会看看那个县令到底怎么回事，说不定他认识你爹呢。”随即又小声说：“你走吧，见机行事，到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的。”

天河还想再说什么，菱纱微微一笑，随众捕快离开，没走几步，回过头来，冲天河深深地看了一眼：“喂！野人！谢谢你！”

天河奇道：“谢我？为什么？”菱纱脸上微微一红：“没事，走啦走啦，别问这么多！嘻，真是个大孩子……”转身离去。

天河呆呆地望着菱纱的背影，裴剑走过来，问道：“云公子，咱们这就去柳府吧？”天河呆呆的不说话，裴剑连问了好几遍才反应过来，讪讪地点了点头。

天河跟在裴剑身后，不一会就来到了一座大院门前，守门之人似乎认识裴剑，见他回来，连问都没问就打开了大门请两人进去。两人进得院来，只见院内建筑排列得井井有条，主、客所居房屋各归其位、互不影响；院内小路纵横交错，却无丝毫杂乱之感；道旁皆是绿草鲜

花，此时正是盛夏，生长得尤为茂盛鲜艳，一望之下，生机盎然，自然之趣，生于足底，使人顿生出尘离世之感。寿阳城之美，一尽于此。

两人来到一座大屋门前，裴剑停下来，对天河道：“云公子，请在此稍候，我去禀报大人，稍后便回。”说罢便转身从一旁的小门离开。

云天河等了一会，忽听得不远处有人小声嘀咕，“快看！哪来的傻小子！”“嘘！小点儿声，他能进到内院，肯定是老爷的客人，真是太稀奇了！”“哎，你们仔细瞧瞧，他穿得是破，可长得很俊呢！”天河抬眼一看，几名侍女正躲在小门旁边，偷偷议论。天河有些好奇，不觉向她们走去，不料却被一个眼尖的侍女发现，女孩们随即一哄而散，立时消失在四面的庭院中。

天河正感奇怪，又听见一个憨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贤～侄～呐～”天河一回头，只见一个颇为肥胖的中年人向自己走来，他一看见天河相貌，又惊又喜：“啊！这长得真是太像了！裴剑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他走上两步，紧紧抓住天河双手，问道：“你叫云天河？你爹可是云天青？”

天河答道：“是啊，你认识我爹？”

中年人喜道：“那是当然！老夫柳世封，乃是当年受过你爹恩惠之人！想不到今日能在这里遇见贤侄，真是老天有眼啊！”顿了顿，又道：“来来来，贤侄进屋再说，我已经吩咐下去准备饭菜，一定要好好招待你。哈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天河懵懂道：“咸枝？是叫我吗？”柳世封哈哈一笑：“那是当然，你若不嫌弃，可以喊我一声‘柳伯伯’。”见天河不作声，还道他是初见害羞，也不以为意，拉着他的手道：“来来来，随我进屋吧，怎么好叫客人一直站着。”

天河被他带进了前厅，心里还在默想：“柳波波？这是什么名字？”

进了前厅，一名中年女子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见云天河，向柳世封问道：“这位便是云家的公子？”柳世封笑道：“没错没错，他俩长得这么像，我还以为又见着了多年前的云贤弟咧！”随即回头对天河道：“贤侄，这是我夫人阮慈，你喊她‘柳伯母’就好。”

天河想起父亲以前教过自己的一点礼数，连忙上前鞠了一躬：“柳波母好。”

阮慈笑了笑：“哎，乖孩子～”她长得也是甚胖，但唐时女子素来以胖为美，女子肥胖之后，如能穿上合适的装束，反而显得丰满成熟，别有一种特殊的美感。阮慈此时穿着一套宽松的长衣长裙，丝毫没有臃肿的感觉，反给人一种女主人的落落大方之感。只听她对柳世封道：“你们一老一小，还不快入座，我马上命人上饭菜，不然可都要凉了。”

柳世封连连点头：“对、对！夫人说的甚是！”连忙对天河道：“贤侄，快坐吧。”

天河刚想坐下，忽然想起菱纱说的话，伸手入怀，掏出了进城前菱纱给他的几枚铜板，有点忐忑地递给柳世封：“柳波波，我身上的钱就这么多，都给你了，不知道够不够？”

柳世封一奇：“贤侄，这是为何？”天河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我、我刚从山上下来没多久，菱纱说山下吃饭吃菜都要给钱的，不能白吃。”

阮慈慈祥地笑了：“傻孩子，那些卖东西给你的都是商人，自然要你的银钱，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爹的朋友，难道请你吃顿饭还收钱？”听夫人说完，柳世封连忙在一边帮腔：“对对对，夫人说的甚

是！莫说是几顿饭，就算你今后都在府上吃住，我们也是理应照顾的，何况说不准以后还变一家人！哈哈……”

天河不明所以，阮慈脸上却是一愣：“老爷……”柳世封自知说漏了嘴，连忙打个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吃饭，先吃饭！”说着，各色菜肴都摆上了桌，柳世封乃是县令，其家中的衣食水平虽不能与朝中重臣相比，但也比一般小民好得多了。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更是没吃过如此的美味佳肴，他已饿了整整一夜，见到这么多好吃的，当下不停地往口里塞着食物，一边含糊赞道：“唔，好吃、好吃！”

柳世封见他吃得兴起，问道：“贤侄，令尊现在如何了？”天河没听懂：“令尊？什么意思？”阮慈温言问道：“孩子，你爹现在生活的还好吗？”

天河有点难过地道：“爹……他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此言一出，柳氏夫妇均是大惊，柳世封惊道：“什么？云贤弟他……”天河见他夫妇不知，便从小时讲起，将自己记得的关于爹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一直讲到自己为追山猪闯入父母墓室，结识菱纱，又无意间将墓室击毁，这才下山。

柳世封仰天长叹：“唉！想不到云贤弟已经过世了，还是得了如此重病，这……唉，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啊！”

天河问道：“柳伯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爹的事情？”他自小对父亲又敬又怕，也不敢多问父亲之前的事情，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才感到自己对父亲的往事竟是那么的陌生。现在见到一位父亲生前至交好友，不由得追问起来。

柳世封点点头：“那是当然！多年前幸亏云贤弟救我性命，不然我早已成了路边枯骨。那时我刚接任寿阳县令一职，走马上任，不想途中被强人打劫，你爹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还将那些强盗好生戏弄惩戒了一番！我们二人就此结识，性情相投，索性以兄弟相称。我本想要他留在寿阳助我治理此地，但人各有志，你爹那时一心要成剑仙，几日后便离开了。”

天河听到“剑仙”二字，急问道：“那后来呢？爹成了剑仙吗？”

柳世封叹了口气：“惭愧，这我也不太清楚。自你爹一去，我二人数年没有音讯相通。直到十九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府中，怀抱一名女婴，托我把那孩子抚养长大，让她做个心地善良之人。我和夫人成亲后一直未有生养，自然十分乐意，你爹见我们答应下来，便即纵身去了。他向来行踪飘忽，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所以我命裴剑带了他的画像，一有机会便四处寻访，这才有今日的相聚呐。唉，只可惜……”

天河又问道：“那娘呢？柳波波你认不认识我娘？”语气甚是急切。

柳世封摇了摇头：“这……别说我没见过，云贤弟连提都没提起过啊。”他站起身来，负手走到窗边，长叹数声，显是十分难过。天河听他叹息，回忆起父亲在世情景，不由得鼻子酸了。

阮慈见丈夫和天河都甚是难过，连忙岔开话题，问天河道：“孩子，你今后有何打算？”天河想了想，答道：“嗯，我要和菱纱一起去做剑仙，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以后打猎也方便。”

阮慈问道：“你和那位菱纱姑娘，你们认识很久了？”天河摸摸头，道：“嗯，挺久的，都快两天了。”

柳世封怪道：“啊？才两天？”摇了摇头道：“唉！那姑娘的来历恐怕不单纯，数月前有樵夫看到一人在寿阳东北的陵墓附近鬼祟行事，十有八九是盗墓的贼人，我请那樵夫口述，再由小女画像，与你那朋友倒是极为貌似。贤侄恕我多言，只怕那位姑娘并非善类……”说到这里，忽见夫人暗暗向自己摆手，连忙起身：“啊，贤侄慢慢吃，我出去方便一下。”

柳氏夫妇走出厅外，阮慈怪道：“唉，老爷，我看天河这孩子心情不好，你就别说太多了。”柳世封叹道：“唉，我这还不是为了璃儿……”

这时，一名侍女从门外走来，见了柳世封，说道：“老爷，这是你要的蜜酒。”柳世封接了过来，阮慈道：“老爷，咱们进去陪陪这孩子。”柳世封点点头，道：“一醉解千愁，难得今日能与故人之子相聚，索性来个一醉方休！”说罢，两人向屋里走去。

进得屋来，柳世封还没坐下，天河已闻到了美酒的香味，喜道：“这味道……是酒！好香啊！”柳世封笑道：“你爹最喜欢这‘蜜酒’，我想起地窖里藏了几瓶，也该拿出来喝了。贤侄不用客气，多喝几杯！”一边说，一边在天河面前的酒杯里斟满了酒。

天河端起酒杯正要喝，突然犹豫起来，放下酒杯道：“不行，我不能喝，那个，菱纱她说酒不是好东西！”

柳世封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男子汉大丈夫，哪能不识酒味！贤侄不用担心，酒喝多了当然糟糕，但偶尔喝一点却没什么！再说，这酒乃是用了上好的糯米，佐以酒药酿制而成，还加了蜂蜜，所以喝到嘴里香味醇厚，云贤弟当年爱喝的紧，贤侄可定要尝尝呐～”

天河听说父亲爱喝，又实在挡不住酒味的诱惑，心想只有先不听菱纱的了。端杯品了一口，只觉满口生香，胸腹之内尽是甜蜜之气，不禁

赞道：“好喝、真好喝！”又一口气连喝了四五杯，满脸尽是陶醉之情。

柳氏夫妇见他愁容尽去，心里都是一喜。阮慈想起刚才的对话，继续问道：“孩子，伯母问你一句话，那位菱纱姑娘，莫非是你的心上人？”

天河恍恍惚惚地答道：“心上人？不懂……她对我好，我当然对她好……我们是朋友。”话说得断断续续，竟是有些醉了。

柳世封听了这话，心里一块石头放下，喜道：“原来是朋友，如此甚好！如此甚好！”也不顾阮慈在一旁直使眼色，忙不迭地道：“实不相瞒，这几年我一直很头疼，小女待字闺中，却难觅佳婿，如今见到贤侄相貌人品出众，不妨和小女见上一面，若是你们彼此有意，倒是美事一桩、美事一桩呐！”

天河只觉头一阵晕，眼前的景象也模糊起来，恍惚道：“……什么？”

柳世封以为他有意于此，笑道：“我与云贤弟、与贤侄都是一见如故，若是你能成为柳家的女婿，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天河也没听懂，模模糊糊地答了一个“好”字，突然眼前一黑，趴在桌上晕了过去。

柳世封大喜：“好！太好了！贤侄既然说好，我真是太高兴了。哈哈……”见天河醉倒，又是一愣，笑道：“贤侄？……醉了？唉，他的酒量可比他爹差远了。”

旁边阮慈却是一脸忧色，叹道：“唉，老爷别高兴得太早，你这样给璃儿配夫婿，依她的性子肯定不悦。更何况天河对那位菱纱姑娘颇有情意，怕是不会随随便便就转了心思。”

柳世封笑道：“夫人何出此言？贤侄不是说过，他们只是朋友吗？”阮慈摇头道：“这种事情，你们男人粗枝大叶当然看不出来，可小儿女的

心思，哪有这么简单？强扭的瓜不甜，这种事情还是让孩子们自愿为好。”

柳世封道：“可是，你我百年之后，璃儿她无人照顾，又怎生是好？”阮慈笑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老爷你又何必太过担心？再说璃儿的事，也不急在这一时……”

柳世封想了想，又有些担忧地道：“就算如此，可今日裴剑和我形容当时的情形，贤侄老实木讷，那韩姑娘却是古灵精怪，若真像夫人所说，二人怎么看只怕也并非良配啊！”阮慈摇了摇头：“依我之见，老爷是多虑了，天河这孩子外表朴实，实则心如明镜，识人处事自有他的原则。我想他若喜欢这菱纱姑娘，那姑娘也一定是良善之人……”

正在两人商量之际，忽听得天河模糊唤道：“……爹……娘……”语气甚是伤心。阮慈叹道：“唉，可怜的孩子，一定是想他爹娘了。一个人孤苦无依地住在山上，真是难为他了……”柳氏夫妇怕他着凉，忙令侍女扶天河回客房躺下，自己也回房休息不提。

天河在房中睡到半夜，梦中自己又回到了青鸾峰上，拿着长弓长剑追着山猪，忽见那只山猪跑进了“石沉溪洞”，心里一急，喝道：“大胆猪妖，哪里跑！”

忽听见床前一个女声怒道：“什么猪妖？我看你是猪头还差不多！还不快起来！”

天河一个激灵坐起来，见菱纱站在床前，吃了一惊。他从小打猎，听觉甚是敏锐，就是兔子之类小动物的脚步声，他在数丈之外就能听清。可是菱纱走进屋来，他竟一点也没有发觉，不由奇道：“菱纱，你、你是属猫的吧？怎么脚步那么轻？”

菱纱怒道：“哼，我看你是属猪的！笨得要命，睡觉还那么死！”

天河挠了挠头，问道：“那些关豺，让你走了？”菱纱晃了晃手上一根乌黑色的软丝，得意道：“小小一间破牢房哪里困得住我？不过是想等夜里再行动，省得和官府起冲突，要不我早就出来了。”又问天河道：“你呢？打没打听到你爹的事情？”

天河点点头：“有啊，那个柳波波说他以前被爹救过……他想和爹一起玩，但是爹想当剑仙，就离开了……爹后来还送了个女儿给他……可惜，柳波波也没见过我娘……”

菱纱听了半天，连连摇头：“这些都没什么用，那个柳大人知不知道你爹和剑仙的关系？”天河摇头：“没有，他不知道。”

菱纱甚是泄气：“唉，本想从他那里了解点什么，现在听上去都是不太管用的消息。算了，既然这样，我们还不如快点赶去陈州呢。”刚想走，突然闻到天河嘴里的酒味，惊道：“咦？你、你喝酒了？！”

天河尴尬地一笑：“呵呵，一点点而已，柳波波说没关系的。对了，我当时晕乎乎的，柳波波好像还让我做他们家的女须，什么意思？”

菱纱气得直摇头道：“大傻瓜，喝酒误事，说你不听，哪天——”突然大吃一惊：“等等！你说什么？女须？……女婿？！你答应了？！”见天河恍恍惚惚，多半是忘了答没答应。心里没来由一股火冒上来，怒道：“这柳家真是莫名其妙，连你这种山顶野人都要收作女婿，说不定他女儿比你大上十岁八岁，早已经徐娘半老了！我们快走，立刻去陈州！”说完，也不管天河同不同意，拉着他的袖子就出了门。

两人来到屋外，突然发现整个柳府院内，竟不知何时笼罩在了一片淡紫色的云雾之中，本来夜里已是甚黑，再被紫雾充斥，越发看不清前方道路。天河醉得不省人事，被侍女搀扶至此，自是记不得出院之路；菱纱是翻墙而入，自然也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出口。柳府本就甚大，各院之间道路纵横交错、颇为复杂，再加上迷雾笼罩，两人不知

费了多少时间，终于来到了一个开满鲜花的园里。此时正是深夜，万籁俱寂之时，忽听得微弱乐声，入耳而来。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四章 女萝平妖

女萝平妖

两人正感诧异，只听那乐声初时极低，似有似无，但却是低而不断，有如游丝随风飘荡，却又连绵不绝。少顷，乐声逐渐增大，但仍是十分柔和，似琴非琴、似筝非筝，如同黄鹂清鸣、喜鹊晨啼，听起来十分悦耳。听着听着，渐渐奏至深处，只觉乐声之中，韵律变幻繁复、宛转瑰丽，有如天上仙乐一般，然而曲中每个音符却又抑扬顿挫、清晰可闻，其中美妙奇异之处，实所难言。不知不觉一盏茶时间过去，乐声渐渐稀疏，终至寂静不闻。两人这才回过神来，只听一个轻灵而温和的女声叹道：“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杂乱，方随逐诸尘，不如——万～般～皆～散！”

“散”字刚一出口，天河、菱纱只觉眼前一明，院内紫雾尽皆消散，只见远处桃树旁的亭子里，一个少女手抱一件形似竖琴的乐器，望向两人。她看上去比菱纱略大，约有十八九岁年纪，一双妙目淡淡瞅来，眉心一点朱砂小痣，容貌十分美丽，一头秀发上插着一根玉簪，自然地披在身后，身上一袭海蓝色长裙，上衣上飘带随风飞舞，整身装束华丽之余，却又不失大方之感。忽然见到如此美丽的少女，天河不由看得呆了。

韩菱纱见到那少女美貌，心里也吃了一惊。但看见天河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少女，呆呆出神，怕是连身处何处都忘了，不由气得拍了他一下：“喂！看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有这么好看吗？”

天河却还是没能回过神来：“没……没……好看……”眼神仍是一动不动，竟似被那少女迷住了。他不大懂得男女间的礼数，故而就这么直

直地看着那少女，心里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如此举动，实是有些无礼，菱纱心里也微微生气，那少女却似没看见一般，叹道：“这‘千华灵幻之阵’对人无害的，只是没想到，你们用了这么久才走出阵来。”听这少女语气，这府中的迷雾竟是由她设下的，难怪刚才举手之间就破去了迷雾。

菱纱微微一惊，心想这少女有此功夫，定非等闲之辈，自己刚才翻入柳府，只怕瞒不过她的双眼，不由得暗自戒备起来。

那少女收起乐器，缓步向两人走来，到了面前，向天河问道：“云公子，你爹，他还好吗？”

天河奇道：“你也认识我爹？爹、爹病死很久了。”

少女吃了一惊，脸上现出极为难过的表情：“云叔……过世了？怎么会这样……当年他在祸乱中救我一命，我一直想再找到他、报答他。为什么……”

天河想起柳世封的话，明白过来，道：“你是柳波波的女儿？”那少女点了点头：“我叫柳梦璃。”

菱纱恍然大悟：“啊，原来你就是那个半老徐娘？！”话一出口，便自觉失言，连忙改口道：“啊，不不不，我是说大小姐。不过，既然大家都是故人，你又何必设下迷障为难我们呢？”

柳梦璃略带歉意，轻声道：“对不起，我听说他是云叔的儿子，想试试他的功力，而且我还想问问他，云叔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爹什么也不肯告诉我，说是要等到明天再谈……”

正说话间，突然听到院外传来柳世封的呼唤声：“贤侄呐～”他进得院来，见天河三人站在一起，不由得一喜：“贤侄，我本想找你秉烛夜

谈，你怎么跑到璃儿这边来了？莫非、莫非你和小女，你们已经私订终身了？！”

菱纱心里暗怒：“什么私定终身，这老头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柳梦璃脸上微微一红：“爹，您别胡思乱想，我看云公子和这位姑娘都无意在府上久留，不如打点打点，让他们随意离去吧。”

听女儿如此说，柳世封急了：“女儿啊，那怎么行！天河是爹千挑万选才帮你看中的夫婿，他可是你云叔叔的儿子……”话没说完，柳梦璃已柔声打断了他：“爹，既然您知道云叔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大恩人，那又怎么可能有人比得上他。更何况仰慕之意不同儿女之情，终身大事，女儿还是想要自己作主……”

柳世封见女儿如此坚持，只得无奈道：“这……好好好，爹都依你，唉，璃儿高兴就好。”语气甚是失落，大有遗憾之意。见柳世封如此高调，竟被女儿三言两语说退，菱纱不由暗笑：“嘻嘻，见过怕老婆的，还没见过怕女儿的，这个柳县令真有意思。”

唐时风气甚是开放，礼法规矩远不及后世森严，儿女婚事多由自己做主，父母虽有建议劝阻之权，但也极少有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故而尽唐朝一朝，多有少男少女间美满的爱情故事，连私奔之事也不太受舆论谴责。不过纵是如此，柳梦璃敢在父亲面前直言亲事不妥，也足见柳世封对她宠得颇是厉害，甚至可说是有点怕这个女儿。

柳世封回过头来，看见菱纱，疑道：“这位姑娘是谁？三更半夜怎会在柳府出现？”天河答道：“柳波波，她就是菱纱，我们两个要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

柳世封吃了一惊，指着菱纱道：“她、她便是那个女贼？如此说来，带罪之身岂能四处乱跑！这位姑娘理应回到衙门，听候发落才是。”

菱纱不满道：“什么‘贼’！我们韩家习风水堪舆、通机关巧槛，世代都是独行千里的陵墓大盗，听清楚哦，是大～盗～！再说了，我又不偷不抢活人的东西，死人都已经入土了，那些陪葬的瓶瓶罐罐根本用不上，把它们拿来帮助更需要的人，又有什么错？”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直瞅着柳世封，丝毫没有理亏之意。

柳世封气得说话直哆嗦：“这、这、这，全是歪理、全是歪理呐！”

天河也帮菱纱说话：“柳波波，你别让菱纱去什么牙门了，要不然我们就不能一起去修仙了……”柳世封急道：“贤侄，你不明白，皇上……唉！这叫我可如何是好！”

一直微笑看着三人的柳梦璃突然开口：“爹，女儿倒有一个办法。我今早刚听说，近来寿阳附近的女萝岩时有妖怪出没，您为这事十分伤神。我看不如让韩姑娘他们和我一同去探查此事，若是解决了，韩姑娘就算为地方上做了件大好事，您放了她倒也说的过去。”

菱纱听了这话，喜道：“成交！就这么说定了！”柳世封却是连连摇头：“万万不可！你们几个年纪还小，怎能担此重任？再说，那妖怪可不是什么人都惹得起的，太危险了，不行、不行！”

柳梦璃温言道：“爹，您不用担心，女儿自有分寸。何况云公子和韩姑娘也都是身怀绝技之人，大家小心一点，不至于有什么闪失。无论如何，这也算女儿为爹爹分忧了。”

柳世封还想反对，眼见柳梦璃眼中期望之情，又是不忍，不由得长叹一声：“唉，就按璃儿所说吧，你们务必要谨慎行事。璃儿你虽然天生具有灵力，又习有仙术，也不可疏忽大意呐。”说完又觉后悔，连叹了几口气。

天河喜道：“这么说，菱纱不用走了，太好了！”柳世封叹道：“唉，我这就去吩咐下人找一间空的客房收拾收拾，让韩姑娘歇息。”说完便转身走了。

柳梦璃见父亲离去，向两人施了一礼，道：“天色已晚，我也该回房了，两位请自便。”正要离开，忽听菱纱谢道：“哎，等一下，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替我解围，我可不想再回那个破烂牢房了。”

柳梦璃回过身来，微微一笑：“你太客气了，以你的身手就算要逃，我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你顺水推舟，愿意帮这个忙，我应该谢谢你这份善心才是。”言罢离去。

菱纱心情好了不少，心想这下不用东躲西藏了，正想找客房休息。见天河仍是怔怔地站在那里发呆，上前拍了拍他：“喂，想什么呢？”天河呆了呆，道：“菱纱，我们晚几天走好不好？”菱纱奇道：“为什么？”

天河道：“嗯，那个，这里的饭菜好吃得不得了，那么好吃的饭菜，要是以后吃不到了多可惜啊，不如我们多住几天，又能多吃几天咧。”脸上一片陶醉，似在回忆刚才的美味。抬头一看，忽然发现菱纱已经被气跑了，急忙喊道：“菱纱？你干嘛走啊？”却不闻回答之声，眼见天已漆黑，只得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第二日清晨，天河早早起来，到屋外四处寻找菱纱，忽然见到一个绿衣少女走来，正是昨日悄悄议论天河的侍女之一，急忙向她问道：“喂，你知不知道菱纱在哪？带我去找她行吗？”

那侍女见了天河，嘻嘻一笑：“哟，是未来的姑爷啊……”看见天河诧异神色，忙改口道：“不、不，是云公子啊，老爷请你去前厅一趟，我家小姐和韩姑娘都已经等在那里了。”说罢将前厅的位置指给天河就走了。

天河按她所说，走进前厅，只见柳世封一家和韩菱纱都在屋里，柳世封见他来了，喜道：“贤侄，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向韩姑娘说女萝岩之事，你也来听听。”随即向云韩两人说道：“说来惭愧，我初来寿阳时，治理无方，此地百姓虽不至于困顿潦倒，却也绝非大有余财，行商买卖之人更是少之又少。后来多亏璃儿巧手，把山上的‘离香草’做成各式熏香，引得各地商贩争相竞买，连京城里的贵人都对这种香赞不绝口，寿阳也才有了今日的富庶……”

天河听得入神，不由问道：“嗯，这样很好啊，和妖怪又有什么关系？”

柳世封叹道：“寿阳城西北面的女萝岩盛产离香草，乃是寿阳的财富之源，城里制香之人多半都去那里采摘离香草，只是近半月来，女萝岩突然有妖物频频伤人，如今已是没有人再敢接近了。财路断了，百姓们心中惶恐，实是令人忧心……”又是长叹数声。

菱纱自信满满：“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去！”柳梦璃也道：“嗯，我们这就出发吧，这种事情总是越早解决越好。云公子，你说呢？”眼望天河。天河道：“既然你们都不怕，那我有什么好怕的，大家一起去吧！”憨憨地笑了一笑。

柳氏夫妇连连嘱咐，柳世封道：“璃儿，你和天河还有韩姑娘千万要小心，万一情况不妙就先跑再说，可不要逞强吃眼前亏。”柳梦璃点点头：“爹，我知道了。”

三人出得城来，只见城外就是一座大山，未走数里，道路分成东西两条山路：东面山势陡峭，道路甚为崎岖；西面山势却甚是平坦，山路被笼罩在树荫之中，郁郁葱葱，一眼看不清楚。

柳梦璃说道：“山路往西北便是女萝岩，往东北面则是——”还没说完，菱纱笑着打断了她：“嘻嘻，我知道，是先代淮南王的陵寝对不

对？”柳梦璃点点头：“韩姑娘说的不错。”

菱纱笑道：“淮南王那老头还挺会挑地方的呢，这八公山山势不错，兼具‘四势’中的‘青龙’、‘白虎’，两相拱抱能让穴场不受外风吹袭，可惜啊可惜，山前却只有寿阳的护城河，要是能够聚水成沼，就真的再好不过了。”

天河听不明白，奇道：“菱纱，你讲的话怎么那么怪？好难懂……”菱纱白了他一眼：“哼！你这野人，就是吃的多，懂的少！”天河摸摸脑袋，尴尬地笑了。

柳梦璃却赞道：“我听爹说过，风水堪輿之术晦涩难明，往往一二十年才能略有小成。韩姑娘明白这么多，真不简单。”菱纱谦逊地一笑：“哈哈，这不算什么啦，在我老家要是不懂这个，会被人笑话一辈子的。”心里对柳梦璃的感觉一下子好了起来，高兴道：“对了，我说，我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你别那么见外，叫我菱纱就好，要不然，我可要叫你‘柳大小姐’啰，嘻嘻。”

梦璃微微点头：“好吧，菱纱，我们这就去女萝岩吧。”

三人向西北方向走去，不一会，只见山路尽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壁上铺设着藤条编成的软梯。梦璃道：“这里就是女萝岩的入口了，离香草都长在洞内，我们就从这里下去吧。”天河、菱纱点了点头，三人依次下到洞中，却见洞中一片寂静，除了光秃秃的石壁和石笋，并无半点离香草和妖怪的痕迹。

柳梦璃奇道：“咦，我以前来过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离香草，怎么现在……”话音未落，只听天河大喊一声：“菱纱，小心！”

只见一条赤色毒蛇躲在阴影之中，见有人到来，忽地探出头来，朝韩菱纱的腿部咬去。所幸天河眼尖，及时发现，菱纱又是反应迅速，险

险躲开了这一口。那蛇一口未中，挺起蛇头，又想再次扑上。

柳梦璃急喝一声：“疾！”只见毒蛇头顶之上，突然闪起一个霹雳，正中蛇头，那毒蛇立时被击成了焦炭。这一下兔起鹘落，当真是迅速之极。

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你、你也会仙术？”梦璃点点头：“小时候，有一个道士来到我家，说我天生灵力充沛，异于常人，是修习仙术的上佳人选。我爹听了十分高兴，请求那道士指点我，那道士却要云游四方，只留下一本仙术书便离去了。后来我爹又请了一些略通道法的人教我修习，练了好几年，今天倒是第一次使用。”

天河喜道：“梦璃，我的火系仙术总是练不好，没法烤猪吃，你教教我好不好？”菱纱见刚才那一击又快又准，自忖也是不及，便也上前请教。梦璃也不怕麻烦，向两人仔细介绍了各自仙术的使用之法，以及使用时种种重要易错之处，又让两人照此习练。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两人只觉自己仙术使用得更加灵活自如，威力也是大增，不由得对梦璃又是感激、又是佩服。

三人继续前进，只见洞内除了少量毒蛇毒虫，仍是一无所有。眼见已至尽头，梦璃道：“这一层没找到妖怪，我们到下一层吧。”菱纱、天河点头同意，三人随即下到另一层，刚刚站稳，只觉一股血腥之气，扑鼻而来。

三人闻到血腥气，均是吃了一惊。顺着气味行走没多久，只见不远处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十个妖怪的尸体，妖血淌了一地，令人咋舌的是，地上却连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留下，足见来人出手之快，所有妖怪几乎是在同时被一剑刺穿身体，当场毙命。剑术之高，可以想见。

菱纱皱眉道：“好难闻的味道，我们快走吧！”天河也道：“唉，有人把妖怪都打倒了，那我们岂不是没事做了？”梦璃摇了摇头：“我们只是来探查妖为何会忽然伤人，不一定非要除妖。这里的槐妖向来性情温和，应该是有什么缘由……”

菱纱受不了浓烈的血腥气，边绕向旁边边说：“怎样办都行啦！就是别停在这里，我快吐了……”天河看她行走，突然觉得有点不对，急道：“菱纱，等一下！”话音未落，菱纱突觉脚下一松，竟是踩中了一个陷阱，“呀”的一声，直坠下去！

天河、梦璃大惊，急忙伸手去拉，可是已来不及了。眼看菱纱落入洞中，天河急道：“不行，我要跳下去！”说完就要往下跳，梦璃急忙拉住了他：“云公子，万万不可！这女萝岩里太古怪，洞下面是什么情况，谁都不清楚。万一你也受伤，怎么救菱纱呢？”见天河仍是一脸着急，道：“云公子，这个时候越是心急，越是要冷静！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下层吧！”天河无奈，只得跟着梦璃向更深处走去。

两人因为心急，走得比刚才快了不少，没多久就来到了第三层，只见菱纱躺在地上，不知死活。天河急忙跑到她身边，大声呼唤：“菱纱！菱纱！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见菱纱仍是一动不动，急道：“怎么办怎么办，菱纱她会不会有事啊？”一脸焦急，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柳梦璃急走上前，探了探她的鼻息，舒声道：“云公子别慌，她还有气息，应该只是昏过去了。”说着拿出一个香囊，放到菱纱鼻前。过了一会，菱纱悠悠醒转，见两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脸上一红，刚要坐起，柳梦璃按住了她：“你刚醒过来，先不要动。”

菱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奇道：“咦，骨头一点都不痛了，头也不晕了，这是什么香？真厉害！”柳梦璃微笑道：“这是我用离香草加上几味药材制成的香囊，有凝神镇痛的功效，不过不能治本，你还是得把

药敷上。”说着便在菱纱手臂的伤口处敷好了伤药，菱纱只觉双臂一凉，说不出的清爽舒服，不由得感动道：“梦璃，谢谢你！”

梦璃笑道：“你说过的，我们是朋友，何必言谢。”菱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天河见菱纱醒来，仍有些担心，问道：“菱纱，你的伤不要紧吧？用不用先回柳波波家休息一下？”

菱纱见天河担心神色，心想不能让这野人看扁了，一下子坐起来：“哼，谁说我有事？可恶，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挖的陷阱，管他是人是妖，姑娘我非把他揪出来狠狠教训一顿不可！”说完就气冲冲地向洞深处走去，天河和梦璃怕她伤势未好，连忙紧紧地跟在后面。不知不觉，三人已走到了岩洞的最深处。柳梦璃突然停下脚步，抽了抽鼻子，道：“咦，这附近……有离香草的味道……”顺着气息向洞内一角走了过去，云韩两人跟了过来。

突然，三人听到“喵”的一声，似是猫叫。菱纱奇道：“奇怪，这里怎么会有猫？”晃亮身上的火折，只见前面地上放着一大捧绿色植物，显然便是离香草了。离香草旁趴着五只奇怪的小动物，长着蓝色皮毛，胖胖的像个球一般，甚是可爱。菱纱喜爱之情顿起，伸手便想去抱它们。那五只动物见菱纱伸手过来，急忙后退，眼中流露出愤怒和恐惧之情，为首的“喵喵喵”连叫了好几声，声音十分悲惨。

菱纱不明所以，愣在当场。柳梦璃看了看它们，叹道：“菱纱，看样子，挖陷阱的人已经找到了。”

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你的意思……是它们？！”梦璃点了点头。

菱纱生气起来：“好哇！我都还没发威，你们这些小猫竟敢害到我头上来了！”亮出短剑，想好好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梦璃急忙拦

住了她：“菱纱，你别生气，它们很可怜……我能感觉到它们的痛苦……”

只听为首的那一只怒道：“喵喵！坏人！爹和娘都被你们杀了！”语气悲愤至极。

天河吃了一惊：“它、它会说人话？”梦璃点点头：“它们不是一般的动物，是居住在这里的槐妖，我以前来这里时见过。”温言向那槐妖问道：“你好，请你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的。你说爹娘被杀了，是怎么回事？”

那槐妖愤怒道：“喵喵！人都是坏蛋！我们要报仇！”梦璃问道：“那些倒在地上的妖怪，其中就有你们的爹娘吗？”另外几只槐妖都哭了起来，声音凄惨之极，为首那只却强忍悲痛，厉声道：“喵！不许哭！不要让人看笑话！”转向柳梦璃，怒道：“喵喵！你们人实在太坏了！一个人突然闯进来，把大家都杀死了！”

梦璃一脸凄然，问道：“那个人……你看到他长什么样了吗？”那槐妖恨恨地道：“喵！当然！他拿了一把长长的剑，我知道，就是你们人所说的剑仙！”随即又是悲哀地道：“喵！我和其他几个兄弟年纪还小，妖气也弱，才没有被那个人察觉。想不到，还是要死在你们人的手上……”

梦璃叹道：“妖侵犯人，人自然也要除妖。近日妖伤人之事，恐怕已经惊动了那些入世剑仙，来此除妖。唉，你们若不伤人，又何至有今日之局？”

那槐妖怒道：“喵喵！是人不对！人把离香草都采光了，槐妖没东西吃，爹和娘才说要吓吓他们，就咬死了几个人。不然大家就都活不下去了！”

菱纱吃了一惊：“啊？原来竟是这么回事！”柳梦璃叹息道：“你们……有地方可以去吗？如果有就快走吧，女萝岩里如今只剩下毒蛇恶物，不是久留之地。”

那槐妖吃了一惊，颤声道：“喵！你、你不杀我们？”旁边一直不语的天河突然开了口：“杀你们干嘛？你说的那些我也只听懂一半，不过妖杀了人，人要报仇，人杀了妖，妖也不罢休，这样打来打去，到哪一天也没结果，还不如两边罢手。”

此言一出，只见菱纱和梦璃四目望来，秀目中尽是讶异之色，怔怔地看着天河，仿佛不认识他一般。两人万万想不到，这朴实的言语之后所蕴含的深刻道理，竟会出自天河这样一个山顶野人之口。过了好一会，菱纱才惊异地说道：“天河……你真的是天河吗？！竟然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

天河憨憨地笑了：“呵呵，这些都是我爹说的，他说人和人是这样因时果报，我想人和妖应该也差不多吧。”

梦璃叹了口气，悠悠道：“云叔说的不错。”面对槐妖，轻声道：“你们走吧，回去以后我会告诉城里的人，让他们采摘适度，绝不让你们没有了食物。过上一段时间，离香草自会恢复原来的茂盛，那时你们可以再回来……”

那槐妖呆了呆，似是被梦璃感动了，说道：“喵！我叫槐米，他们是我弟弟槐花、槐实、槐角、槐枝。谢谢你愿意帮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要找到那个人，替爹娘他们报仇！不过，人也不全都是坏的，我记下了！”随即对弟弟们说道：“喵！我们走！”几只槐妖望了三人一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岩洞。

目送槐米等离开，柳梦璃叹道：“真可怜，这么小就没有了爹娘，以后恐怕会过得很辛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天河、菱纱听了这句

话，心里都是一阵难过，不由对那些槐妖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正在三人感慨之时，忽然又听见“喵”的一声，槐枝跑了过来：“喵～老大自己不好意思来，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我们唯一的宝贝。”说完将一颗土黄色的珠子放在梦璃脚前，那颗珠子晶莹剔透，在昏暗的岩洞中闪着奇异的光芒。

菱纱拿起珠子，端详片刻，突然惊道：“这、这不是土灵珠吗？”

天河奇道：“土林猪？是什么东西？看上去不像猪啊……”菱纱解释道：“传说天地间一共有水、火、雷、风、土五颗灵珠，都是由灵气聚集而成，是了不起的好宝贝，韩家先祖曾经得到过雷灵珠，所以本家文献上有记载。传说五灵珠各有不同功效，若能集齐五颗，又是大大的不同了。”

梦璃弯下腰，对槐枝道：“这么贵重的东西……要送给我？”槐枝点了点头：“喵，老大说人有好坏，你是好人，对我们也很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你。”说完就跑远了。梦璃向它们远去的方向深深施了一礼：“谢谢你们。”

那边菱纱还在想着什么：“让我想想，土灵珠……”突然精神一振：“对了，土灵珠可以令人瞬息间回到起始之地，文献上有这个咒语，我记得！这下好了，不用跑那么多路回去了！”天河、梦璃闻言也是一喜，菱纱令两人闭上双眼，自己也闭上眼睛，默念咒语。突然间，只觉天旋地转，自己三人如同在空中漂浮一般，被四面的风吹拂着。过了一会，觉得自己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方才睁开双眼。四下一看，三人已被传送到了岩洞外的山路上。

天河喜道：“呵呵，这个好玩！”菱纱也十分开心，但转念一想，又有些惭愧，对梦璃道：“梦璃，小猫说这是它们唯一的宝贝，送给我们真的可以吗？”

柳梦璃点点头：“嗯，没关系，它们报恩是一心一意的，要是我们不收，反而很失礼了。”菱纱安心了一些，道：“梦璃，你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梦璃眼望远方，叹道：“其实，渺渺世间，不独有人，人要活下去，妖也是一样，为何彼此之间不能多一些理解呢？至少我不认为妖都是狰狞可恨的，万物皆是生灵，又哪里有天定的贵贱善恶之分？”

天河点头：“话这么说没错，我爹就常常这样说！”菱纱右手托腮，似在想着什么。

正在这时，只见两道白影从空中降下，竟是两个御剑飞来的人，天河、菱纱与那两人一照面，双方都是吃了一惊，天河奇道：“怀朔、璇玑，是你们？”

怀朔连忙上前施礼：“二位，想不到又见面了。”璇玑却是一愣：“咦，师兄，他们是谁？”怀朔道：“璇玑，你忘了？那夜我们在巢湖边遇见的……”璇玑这才想起来，脸上一红，撅起小嘴，嗔道：“下山以后天天见那么多人，要是每个都记住，人家还不早早累死？”望了望前方的女萝岩，有些着急地说：“不管这些了，既然寿阳附近有妖怪，我们就快点把妖怪打跑，好去找紫英师叔！”说完就向岩洞跑去，怀朔也跟在后面。

梦璃三人都是大为焦急，心知那些幸存的小妖功力极浅，绝不是怀朔二人的对手，如果让他们遇上，只怕是难逃一死。天河连忙拦在璇玑面前：“呵呵，你们来晚了，有人早把妖怪砍光了。”

璇玑撅起嘴：“骗人！我不信！哪有人这么厉害？”柳梦璃柔声道：“小妹妹，云公子没有骗你。我们也是来此探查妖伤人之事，进入洞中才发现所有槐妖都被一剑穿心而死，说不定是剑仙所为呢。”

璇玑疑道：“剑仙？难道是……”怀朔却是大笑：“哈哈，璇玑，看样子师叔总是比我们快上半步，这辈子里是别想追上了。”璇玑想了想，连连点头道：“嗯，没错，咱们琼华派里，师叔的剑法在同辈弟子中无人能及，这么高的武功，不是师叔还能是谁？紫英师叔就是厉害！”面露敬慕之意，又有些小小的遗憾，心想若能早些追上师叔，与师叔相伴除妖，那才是不虚此行。眼看又慢师叔一步，只能再去陈州寻找了，连忙对怀朔道：“师兄，我们快去陈州找紫英师叔吧！”

怀朔却道：“且慢，谨慎起见，你我还是再进入女萝岩，查看一下有无妖类余孽为好。”说完就要前行，却被天河拉住，天河连连摆手：“不、不用了吧？我们刚从里面出来，除了尸体，我保证啥都没有。”璇玑也十分着急：“对啊，师兄，人家要生气啰！难不成你连紫英师叔的功夫都信不过吗？”见怀朔还在犹豫，气得跳脚道：“师叔他都赶去陈州了，我们也要快点追上，你别总慢慢吞吞的啦！你不走，我可走了！”说完跳上长剑，腾空而去。怀朔无奈，向三人拱了拱手，也御剑离开。

菱纱突然想起来拜师的事，急忙冲怀朔的背影喊道：“喂，等等！”可是御剑之术何等快捷，怀朔二人转眼间就已消失，根本没听见菱纱的话语。菱纱叹了口气：“唉，这两个人还是风风火火的，连拜入他们师门的事情都没机会说。对了，刚才听璇玑说，他们这个门派叫什么‘琼华派’。不过还好，他们居然也还没去陈州，我们去陈州还有机会见到他们。”

柳梦璃见菱纱神色，问道：“菱纱，你们……想要去修仙吗？”菱纱点了点头：“嗯，我是想去那个门派修仙，这家伙也要去，不过他只想学御剑术打野猪。哦，对了，还有就是探访他老爹的来历。”柳梦璃奇道：“云叔？他和这个门派有关系？”菱纱点点头，将古玉图案与怀朔等人衣服上图案相同的事情说了。

柳梦璃低头想了想，抬起头来，问菱纱道：“嗯，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行吗？”菱纱还未回答，只见天河一脸喜色，高兴地道：“真、真的吗？好啊！”菱纱心里暗暗好笑，又有点生气，暗想：“白痴，干嘛一脸期待的样子……”对梦璃笑道：“嗯，要是你爹答应，我没说的！你帮了我们不少忙，有你陪我们去修仙，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梦璃谢道：“今后就麻烦你们了。”一扫刚才忧色，破颜而笑。她容貌本已甚美，此时一笑，宛如桃花盛开，美不胜收。天河自是看得呆了，连菱纱也是一愣，只觉自己平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菱纱自己容貌本也不差，可是和梦璃一比，颇有被比下去的感觉。看着天河痴痴的眼神，咳嗽一声：“咳，我们回寿阳吧，让县令大人知道这里的情况。”

梦璃点点头，走在最前面。天河却仍是痴痴如醉地站在那里，菱纱捶了他一拳，不满道：“发什么呆！哼，男人都是见色心起！”索性不理他，自己跟在梦璃身后。天河这才反应过来，跟着两人向寿阳走去。

三人回到柳府，还没进门，只见一个白发老者拉着裴剑，哀声道：“裴捕头，我家小姐的病到现在还是没有起色，您传报一声，让柳老爷帮帮忙吧。”裴剑甚是无奈，道：“钟伯，今天是休假的日子，老爷他也忙了整整十天了，您就让他歇歇吧。”唐时官员十日一假，裴剑故有此说，又道：“再说，老爷为你家小姐的事也已操了不少心，这寿阳城的名医都请遍了，也没瞧出个所以然来。唉，您老还是认命吧。”那老者不肯离去，还是苦苦哀求，看起来甚是可怜。

柳梦璃走上前去，问道：“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裴剑见了梦璃三人，喜道：“小姐，你回来了？老爷让我在这里等你们，想不到这么快你们就回来了！”吩咐门外的守卫：“你们拿把椅子，让钟伯在这里坐一会，我等一下就出来。”急忙带三人进了府中。

梦璃三人进入前厅，只见柳世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正在团团乱转，见三人回来，急走到梦璃面前，忙不迭地道：“唉呀，爹的宝贝女儿，你可算回来了！有没有受伤？遇没遇到什么危险？唉，都怪爹这老糊涂，我越想越后悔，就不应该答应让你们去！现在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一大串话说得忧心忡忡、甚是后怕，颇不像他平日作风。要不是对这女儿宠爱太过，爱之深、忧之切，想来也不至于如此担惊受怕。

梦璃温言道：“爹，您别这么担心，您看，什么事也没有，大家都好好的。”菱纱笑道：“是啊，闹妖怪的事也解决了，我们虽无太大功劳，总也有些苦劳。嘻嘻，县令大人你可要言而有信哦！别再让官差追着我跑了！”柳世封连连点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不过妖怪到底如何……”

梦璃道：“爹，当时情形容女儿慢慢说来，而且女儿也另有重要的事想告诉你和娘……”一旁的阮慈说道：“老爷，不如我们去璃儿房里谈吧。”转身对天河和菱纱说道：“天河、韩姑娘你们辛苦多时，想必累了，回客房稍稍歇息一下吧。”说完，柳氏一家就进了内屋。

梦璃进了内室，向父母说明了女萝岩槐妖伤人之谜，柳世封叹道：“我知道了，明天我就下令，让商人们节制采摘，但愿老天帮忙，让离香草早日恢复原状。”想到难题即将解决，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梦璃想起钟伯之事，问道：“爹，那位姓钟的老伯，他家的小姐怎么了？”柳世封道：“唉，这钟老头是从外地来的，听说他家小姐病了九年，一直昏迷不醒。那小姐的父母都过世了，这老头只是个仆人，却是忠心得很，到处寻找名医给他家小姐治病，后来听说咱们寿阳有许多名医，就大老远的搬到这里来。我见他一片忠心，便召集了寿阳所有的名医给那小姐看病，却是瞧不出任何结果。我看哪，那小姐的病定非寻常……”连连摇头，脸上甚是无奈。

梦璃沉思良久，道：“爹，女儿倒想去看看那位小姐，也许能帮上忙。”柳世封苦笑道：“唉，本城多少有名的医生都看不了，璃儿你就别操心了。”梦璃摇摇头，道：“女儿有种感觉，那位小姐恐怕并不是生病，如果不是病，女儿也许能帮得上忙，也算是好事做到底。”柳世封叹道：“好吧，璃儿你要有时间，去看看也行。”他见女儿如此乐于助人，既感欣慰，又有些担心，暗自长吁短叹，阮慈在一边安慰不提。

天河、菱纱呆着没事，走出屋外。菱纱向另一边走去，天河奇道：“菱纱，你去哪里？我们一起去吧。”菱纱摇摇头：“不行，怎么说我都是女孩子，也有一两个自己的小秘密，不能老和你粘在一块。”说完就要走开，见天河仍跟着自己，气道：“喂，你是跟屁虫啊？不会自己走路？”

天河噤声道：“可是，这里路太多，我怕走丢了……”菱纱“哼”了一声，突然道：“你看那边！”天河一回头，只听一声轻响，转过头来，眼前又是一片红烟，正是“烟水还魂”，连忙屏住呼吸退后了几步，烟雾那边传来菱纱银铃般的笑声：“嘻嘻，待会儿再见！”

天河无奈，只得在府内四处乱走，不一会，无意中走到了昨晚见到梦璃的院子。只见梦璃仍是站在亭内，手抱昨日用过的乐器，凝视远处，若有所思。天河刚想上前，忽听见身旁一个少女笑道：“嘻，是未来的姑爷呀？小姐好像有什么烦心事，您可要想个法子哄她开心哟～”天河回头一看，正是早上给自己指路的侍女。

天河懵懂道：“我、我去？”那侍女笑道：“嘻，那当然呀！当然要姑爷去才行！”说完就掩口而去。天河无奈，走到亭后，唤道：“梦璃？”

柳梦璃转过身来：“云公子，是你？”天河挠挠头，道：“嗯，刚才那个女孩，说你不太高兴……”

梦璃笑了笑：“别听她的，禄蓉这丫头就喜欢添油加醋，我只是想到要和爹娘分开那么久，有点不习惯而已。对了，爹和娘答应了我，以后我就能跟着云公子、还有菱纱四处游历了。”天河心里一阵高兴：“那、那真是太好了，梦璃，你也很想当剑仙吗？”

梦璃摇了摇头：“我对修仙倒没有太大兴趣，只是……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这个府邸里，过了一天又一天，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知道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发生过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总闪过一些奇异的景象……说不定到了外面，就能找到什么线索……”言语之间，似乎对自己的身世很是关心。

天河问道：“我爹……他什么都没说吗？”梦璃道：“没有，我想云叔肯定有他的理由，或许连他也不知道呢。”说完叹了口气，心情好了一些，道：“其实，这也没什么。爹和娘都很疼我，能遇上他们，我已经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了。”

天河点头：“嗯，你说的对！柳波波他们是好人，像你们这样一直在一起，也挺不错的。”柳梦璃看了他一眼，柔声道：“其实，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他们当成你的爹娘……我听说，你娘也是很早就过世了……”

天河连忙摇头：“啊？不用不用！我是说，我不能抢走你的爹娘，还有啊，我要是喊别人作‘爹’，老爹说不定真要气歪了！”提起父亲，天河总是从心底感到畏惧。

柳梦璃忍不住笑了出来：“嘻，云叔哪有你说的那么凶。”天河见她笑颜，心里安定了不少，想起什么，问道：“梦璃，我、我有点事不明白，柳波波他总是喊我‘咸枝’，还有这里的女孩叫我‘姑爷’，我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梦璃奇道：“咸枝？……贤侄？”问天河道：“云公子，云叔教过你读书写字吗？”天河道：“小的时候爹教过一些，他还留了几本书给我念，不过、不过为了生火方便，差不多都烧掉了。”

柳梦璃点点头：“这么说来，你只是不晓得哪些字该对上哪些意思，以后我有时间慢慢告诉你吧。”脸上微微一红，又道：“……至于‘姑爷’，那是丫头们闹着玩的，别理她们。她们大概听了我爹的话，以为我和云公子要成亲呢。”

天河奇道：“成亲？什么意思？”梦璃解释道：“简单些说，假如有个女孩子看着你心里舒坦，便会想要嫁给你，从今往后两个人一生一世都厮守在一起，永远也不分离。”天河摸摸头，似懂非懂，又问道：“梦璃，我、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梦璃点头，天河道：“你、你拿的是什么乐器，昨夜的曲子太好听了，像仙乐一样。”梦璃脸上又是一红，笑道：“云公子，你过奖了。这箜篌我从小就练习，昨夜只是随便弹弹，让你和菱纱见笑了。”

箜篌是中华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乐器，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中有“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诗句，可知箜篌在当时就十分流行，是许多大家闺秀必习的乐器。到了唐朝，民间习乐之风甚盛，弹奏箜篌的名家也大有人在，著名诗人李贺更有“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的名句，可见箜篌演奏时音乐之感人动听。柳梦璃久习箜篌，在演奏上的造诣实已不浅，但她甚是谦虚，没有一点自得之色。梦璃见天河羡慕神情，微笑道：“如果云公子喜欢，哪天有机会我愿意单独为公子演奏一曲。”天河喜道：“好、好啊！”

柳梦璃看了看天，道：“快到中午了，我回房一趟，云公子也休息休息吧，下午我还有事要出府一趟。”顿了顿，问道：“云公子，我们明天就出发吗？”天河点了点头。

梦璃笑了笑：“云公子，明天我想送你一样东西。”天河奇道：“送我东西？是什么？”梦璃微微一笑：“秘密，云公子见了便知。”转身走出两步，幽幽叹道：“云公子，今天你对怀朔他们说，女萝岩里没有妖怪，我.....很谢谢你愿意帮槐米他们。你是个好人，让我想起云叔.....你们都有一副好心肠.....”天河心里一阵温暖，还想再说什么，梦璃已出院去了。

忽听得身后韩菱纱笑道：“哈哈，情意绵绵的，我可全听见了！”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五章 寻仙之行

寻仙之行

云天河回过头来：“菱纱，是你？”

菱纱见他语气镇定自若，对自己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身后竟也没有半点惊讶，有些泄气，抱怨道：“唉，真无聊，看我突然出现，你都不会吓了一跳，连眉毛都不动。”

天河摇摇头，道：“爹说过的，男子汉立世无所畏惧，没什么好怕的。”菱纱心里暗道：“瞎说，要是你爹站在你面前，看你怕不怕.....”脸上却是一脸笑意：“好啦好啦，开个玩笑而已，干嘛严肃得像根木头.....对了，我问你，你真的想好了，要和她一起去修仙？”

天河听到“和她一起”四字，心里不知为何一阵高兴，不自觉傻笑起来：“嗯，呵呵，好、好啊.....”菱纱见他一脸傻样，暗自生气：“一脸白痴相，这野人想到哪里去了.....”正色道：“说真的，像梦璃这样，虽然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可是养父母待她那么好，还真让人有点羡慕呢.....唉，可惜不是人人都有这种福气.....不过，她好歹也是个千金大小姐，不知道对江湖上的事了解多少。奇怪啊，她对妖怪的态度倒跟你一个样子，真是有趣。”

天河乐道：“好像是吧，哈哈……”菱纱白了他一眼：“哼，一个从小到大都在山顶当野人，一个从小到大都在家里当千金大小姐，想法又差不多，难怪要你当‘姑爷’呀！”天河脸一红，又听菱纱有些奚落地道：“哼，梦璃跟我们一起去修仙，你干嘛高兴成这样？色心不死，小心以后桃花劫要你小命！”说着向天河做了个鬼脸。

天河想了想，问道：“菱纱，你、你不喜欢梦璃吗？”菱纱奇道：“没有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天河忙道：“没、没什么。”

亭子里突然沉默下来，天河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话题，百无聊赖之际，猜想着明日梦璃送给自己的礼物会是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忽然看到菱纱一脸悲戚之情，和当日在青鸾峰上一模一样，正感奇怪，只听菱纱幽幽地道：“其实……谁喜欢谁，又讨厌谁，这种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虽然世上的人千千万万，可每个人都是孤伶伶地来，孤伶伶地去，没有其他任何人是可以依靠和作伴的。再真挚的感情、再深沉的牵挂，也还是会有分开的一天。”抬起头来，直望着天河：“就像你爹和你娘，到头来又怎么抵得过生死离别……”

天河愣了，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想过，呆了好久，才道：“不是……你说的不对，虽然我讲不出来，可不应该是这样的……”菱纱沉默良久，忽地哼道：“哼，你这家伙，下山才多久，倒学会数落我了！”语气又恢复了平常的倔强和骄傲。过了一会，见天河不说话，道：“喂，怎么啦？变哑巴啦？”

天河踌躇道：“不、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好像不是菱纱……不……像是另外一个菱纱……”菱纱气道：“你！……什么这个那个，我又不是妖怪，还会变来变去。”心里却是微微一动，还想再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正在这时，一个红衣侍女走上前来，对两人说道：“云公子、韩姑娘，开饭了，夫人让我来请你们。”两人只得放下心事，随侍女前往餐厅，

柳氏一家已等在那里，见两人到来，柳世封喜道：“来来来，贤侄，今天算是为你们庆功！”说着夹了一大块肉放到天河的碗里，天河自是来者不拒，菱纱、梦璃却似各有心事，草草吃了一点就不再吃了。阮慈见女儿不吃饭，劝道：“璃儿，你多吃一点吧，上午走了那么多路，一定饿坏了。”梦璃摇了摇头，见父母有些担忧，不得不又多吃了一点，随即起身，对柳世封道：“爹，女儿这就去钟伯家吧。”

柳世封劝道：“璃儿，你今天太累了，明天早上去吧。”梦璃摇头：“爹，女儿明天一早就要和云公子一起走了，没有时间了。”柳世封长叹一声：“唉，那璃儿你就去吧，别累着自己。”语气甚是哀伤，想是想起明日就要与女儿离别，心里不胜伤感。梦璃也有些感伤，道：“爹，没事的，我很快就回来，今晚女儿好好地陪着你和娘。”柳世封摆了摆手：“去吧。”

梦璃走到柳府门外，见天河和菱纱也跟了过来，问道：“云公子、菱纱，你们也要去吗？”天河点了点头：“反正我也没事，跟着你转转，说不定还能帮上忙。”菱纱却道：“我……医术我是不大懂，可是我听说那家小姐看过许多名医，我也想去看看，认识认识那些医生，也许……唉，反正去了也许有用……”梦璃见他二人都愿同行，也是十分高兴。向门旁的裴剑问道：“裴大哥，钟伯家的路怎么走？”

裴剑答道：“城东第二家就是，小姐，我带你们去吧。”梦璃微笑着摇了摇头：“裴大哥，你一天到晚跟着我爹上堂问案，也很累了，今天是假期，就好好休息吧，我们自己去就行了。”说完，不待裴剑回答，三人便离开了柳府。

走了没多久，三人来到了一个小院里，院里长着几棵桃树，此时桃花已经落尽，只剩下光光的树枝到处伸展，显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了。钟伯正站在院里，唉声叹气地自言自语着什么。梦璃走上前去，说明来意。钟伯不胜感激，叹道：“唉，九年了，没想到还有柳小姐这样的有心人，特地来一趟，这份心意老朽真是感激不尽呐。”

梦璃道：“钟伯，您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我也只是略通法术，也不晓得能不能帮上忙……”转向天河和菱纱，向钟伯介绍道：“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也是身怀异能之人，方便的话，能否让他们也一起见一见欧阳姑娘呢？”

钟伯道：“当然可以，便请三位进屋吧。”说完将三人迎进了屋里。只见屋内甚是简陋，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想是钟伯为了给小姐看病，把大部分值钱的家具都当掉了。只剩下一张颇为华贵的大床，上面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少女，双眼紧闭，似在沉沉入睡。钟伯叹道：“这位便是我家小姐了，唉，她这样昏迷不醒已经有九年了，各方名医看过不少，可都是束手无策。更奇怪的是，这么久了，小姐的容貌却一点都不见老去，那些名医也说不出名堂来，简直是太奇怪了……”

天河见梦璃看着看着呆呆出神，道：“梦璃，你想到什么了？”梦璃闭上眼睛仔细地想了想，肯定地道：“果然如我所想，她这样不是生病，而是睡着了，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梦中……”

钟伯吃了一惊：“梦中？可是，小姐怎么会一睡就是九年？”梦璃道：“她被人施了咒术，只要咒术不解，便会一直昏睡下去。”

钟伯痛苦地道：“咒术？！天啊，难道自从老爷暴毙，这个家就被妖魔缠上了？为什么连小姐也……”突然向梦璃跪下，连连磕头道：“柳小姐，既然你知道小姐她是被人害的，请你一定要救救她！老朽求你了！”梦璃连忙扶起他：“钟伯您快起来，您别急，我现在就施法进入她的梦中，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天河有些担心：“梦璃，你会不会有危险啊？”菱纱也道：“是啊，梦璃，要不我和你一块进去，也好有个照应。”梦璃摇头道：“不用了，你不会这种仙术，进不去的。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不会有事的。”说完默念咒语，天河和菱纱只觉眼前闪过一道白光，睁开眼时，梦璃的形体已消失不见。

柳梦璃进入欧阳小姐的梦中，只见身处之地乃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原野上盛开着各种鲜花，姹紫嫣红，甚是可爱。不远处，只见一个华服女子与一个一身蓝袍的男子站在一起，那女子的容貌与装束都和躺在床上之人一模一样，正是欧阳小姐。只听她面对男子，喃喃问道：“相公，我爹娘真的是被山贼害死的吗？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

那男子笑了笑，说道：“明珠，你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又在胡思乱想呢？”揽过欧阳明珠肩头，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欧阳明珠身体微微发抖，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颤声道：“可是，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人身上爬满了虫子，那些虫子都在吃他的身体，好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个人……他好像是我爹……虽然我不记得见过他的脸……”

男子柔声道：“明珠，那只是一个梦啊，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当初从山贼手中救下你的时候，你已经惊吓过度，失了记忆，又怎么会梦见从前的事呢？”欧阳明珠握着他的手，仍是十分不安地道：“我……我真的是欧阳明珠？为什么我每次想回忆一些事情，头就好痛，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男子温柔地道：“唉，小傻瓜，你胸口的玉佩上不是刻着这个名字吗？就算你不是她，那也只是一个称呼，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欧阳明珠稍稍心安了些，望着丈夫，小声道：“相公……你对我真好。”

突然，那蓝袍男子猛地回头，厉喝道：“什么人？出来！”

柳梦璃自知已被发现，她刚才见这蓝袍人古怪，用“风归云隐”之术将自己隐藏起来，想多听一些他们二人的对话，以便从中找到解咒之

法。不料那蓝袍人道行甚高，没过多久就发现有人从旁窥视，柳梦璃只得现身出来。欧阳明珠看见柳梦璃，奇道：“咦？真是难得，相公，我和你隐居在此，还从来没有外人来过呢。”

那男子却是厉声道：“你是何人？为何会来这里？！”声色俱厉，眼中却流露出一丝惊惧之色。欧阳明珠嗔道：“相公，你不要这么凶嘛，会吓着这位姑娘的……”

柳梦璃走到欧阳明珠面前，问道：“你，不知道自己一直在梦里吗？”

欧阳明珠吃了一惊：“什么？”

那男子厉声喝道：“住口！”转向欧阳明珠，柔声道：“明珠，天色不早，我们也该回家了。”欧阳明珠微感奇怪，迟疑道：“可是这位姑娘……”男子淡然道：“她只是一个外人，你不必理会。”

欧阳明珠还有些疑惑，看见丈夫柔和的眼神，只得道：“好吧，我听你的，相公你做什么事，一向都有道理的。”两人并肩而行，向远处的木屋走去。

柳梦璃连忙追上，急道：“欧阳小姐……”突见那蓝袍人转过身来，单手指天，猛喝道：“给我退——！”梦璃只觉面前一股大力涌来，不觉惊叫：“啊！——”

眼前一花，自己已回到了屋中，菱纱焦急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有没有受伤？”梦璃擦擦额角渗出的冷汗，摇了摇头：“我没事，只不过一时不慎，被法术弹出了梦境。”

钟伯甚是着急：“柳小姐，我家小姐、我家小姐她到底怎么样？”梦璃叹道：“我在梦中见到了她，可是她好像只记得梦中的事，那个咒术太过强大，她的意识几乎被吞噬了……”

钟伯急道：“那、那还有没有办法能救我家小姐？”梦璃满脸遗憾和歉意之情，道：“让一个人沉睡九年，在梦中度日，如此霸道的咒术必定要布下法阵，若是不知对方在何处布阵，根本无从破解……对不起，钟伯，我什么忙也没帮上……”此言一出，天河和菱纱也叹了口气，想不到三人一番热心相助，竟没起到半点作用。

钟伯叹了口气，道：“不，柳小姐，你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我还一直以为小姐是生了病，连她被人害了都不知道……唉，我真是对不起过世的老爷啊……”梦璃想了想，问道：“钟伯，恕我冒昧，请问欧阳家是不是曾经与人结仇？而且并非中原人？还有，您说过欧阳小姐的父亲，乃是暴毙而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钟伯摇了摇头，道：“老爷他是很本份的商人，做买卖五湖四海都要跑的，生意场上难免得罪了谁，可是也不至于有什么血海深仇吧……”语气忽转沉痛，忍不住流下泪来：“说到老爷过世，那真是天塌了一般……九年前的一个夜里，是小姐先发现了老爷的尸首……那简直、简直惨不忍睹……老爷的整个身体上都爬满了毒虫，被咬得面目全非……”

三人听了这话，均是不寒而栗。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个人，那该是怎样的深仇大恨？如果只是生意场上得罪了人而至于此，那凶手未免也太狠毒了。天河喃喃地道：“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比我爹还要惨多了……”

钟伯继续说道：“从那时起，小姐就好像神魂出窍了一样，不吃不喝、也完全不说话……没过几日，突然昏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夫人的身子本来就不太好，她伤心欲绝，没过半年便跟着老爷去了……唉，老爷和夫人都去了，要是小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我……”

梦璃联系前因后果，心里已明白了一些，道：“钟伯，我觉得你家老爷的过世、还有小姐昏睡，这之间绝对不会毫无关系……如今我虽救不

了欧阳姑娘，但若是有一朝一日，见到那个法阵，我一定能认出来，到时候无论如何都要破阵，救醒欧阳姑娘。”

钟伯连连谢道：“柳小姐的大恩大德，老朽先在这里谢过了……”说着又要跪下，柳梦璃连忙扶住了他。三人眼见一时无法救得欧阳小姐，只好就此告辞。钟伯将三人送至院外，连连称谢不提。

三人回到柳府，用过晚饭，梦璃陪父母在房中说话，天河和菱纱自回客房休息。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早，天河睡得将醒未醒之际，忽听见门外侍女脚步声，一人问道：“云公子，您起身了吗？”

天河揉揉惺忪的睡眼，模糊地应了一声。那侍女又说道：“云公子，小姐猜您大概不喜欢让人服侍，所以请您用过早膳，打理妥当后，就去柳府大门口准备起程了。”说完端了一个餐盒进来之后便出去了，天河三口两口刨完了早饭，收拾好了行李，径自来到了柳府门口。见菱纱和梦璃都早早地站在了外面，有点不好意思：“对、对不起，我起得有点晚，让你们久等了。”

柳梦璃笑了，道：“没事的。云公子，你看，这是昨日说要送你的，试试称不称手。”说完从身后拿出了一张崭新的长弓递给天河。天河接过，仔细看了看，喜道：“这弓不错，木头好，木纹又匀，射出去的箭肯定箭势强劲、箭路不偏，而且木头外面还加了小石头，握着应该很稳！真是太好了！”拿在手里连连摆弄，显是十分喜欢。

菱纱却是笑道：“什么小石头，明明是玉，野人就是不识货！不过，梦璃你的眼光真是不错哦，造这把弓的人可一点也没偷工减料，玉片都是用上好的碧玉打磨，这样一把‘玉腰弓’肯定价值不菲了。”

柳梦璃谦虚地摇摇头，道：“哪里，我见云公子的弓用得久了，似乎有些破旧，所以想送他一把新的。其实我对弓的优劣不太懂，多亏了铁泽居的刘老板，他手艺精湛，人又热心，实在帮了大忙，我们出城前

不妨去他那儿挑几件防身之物——”话没说完，只听身后柳世封喊道：“璃儿、璃儿，快来看，爹都给你们准备妥当了！”

三人回过头来，只见柳氏夫妇站在身后，阮慈手中提着一篮点心，不远处，裴剑牵着一辆马拉大车正走过来。柳梦璃吃了一惊：“爹？这是……？”柳世封笑道：“哈哈！这是爹特地为你挑的车马，车上已铺了毯子，璃儿你在里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醒来就到陈州了。”

菱纱不禁莞尔道：“我说，县令大人，这马车看起来是不错，可要乘着它走官道，不知何年何月才到得了陈州，我看还是算了吧。”柳世封急道：“什么？你们不要车？”转身向裴剑喊道：“裴剑，你快去牵三匹马来，这车先不要了！”

柳梦璃想了想，忽然说道：“菱纱，我倒有个办法，不妨试一试。你们跟我来。”说着又向陵墓走去，那士兵见梦璃走来，痞笑道：“怎么？又想来陪大爷啊……”只见梦璃右手一挥，两人只觉眼前一阵晕眩，急道：“你做什么……”话没说完，便扑地倒地晕了过去。

菱纱和天河走上前来，眼见如此情景，心里都是大奇。梦璃解释道：“他们中了法术，要过一会儿才能清醒，醒来以后也不会记得刚才发生的事，当然也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快走吧。”

菱纱喜道：“真的？太奇妙了，天底下竟有这种法术！好梦璃，你真厉害！”梦璃摇摇头，道：“其实，这个法术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厉害，它只对寻常人有用，若是稍有**或是精神力强的人，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更何况……”叹了口气，有点难过地道：“人心里的记忆本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样随随便便夺取，未免过于残忍……”

菱纱安慰道：“梦璃，你的心真好。不过这两个家伙一看就知道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根本不算什么好人，所以你做的也不算坏事！”天河也在一边道：“对对对，我爹说过的，对坏人就要有硬心肠！梦璃你做的没

错！”柳梦璃微微点了点头，小声道：“谢谢你们，我心里好受多了……趁卫兵还没醒，我们快走吧。”

菱纱却笑道：“慢！依我看呢，这两个家伙刚才说了不少梦璃和我的坏话，连县令大人也被他们羞辱，不教训一下也太说不过去了！”随即上前解了这两个人的钱袋，笑道：“哼哼，让他们破点财，以后也好知道嘴上多积德！”天河和梦璃都笑了。

菱纱走到坟墓旁边，指着一块大石说道：“喏，就是它了，天河把它推开，我们就有路进去了！”那石块足有近一人高，梦璃看了看，有些担心地道：“这么大的石头，我看我们几个还是一起——”菱纱笑道：“别看它大，可是没多重。这石头连我都挪得动，只不过要多费点工夫罢了，就凭天河那一身蛮力，绝对不在话下！我们在旁边替他呐喊助威就好。是吧，天河？”

天河傻笑道：“呵呵，是啊，包在我身上！”上前推了推，果然不久就将巨石推开了近丈远，只见原来巨石遮住的地面上，竟有一个方圆数尺的地道，洞口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出入。菱纱道：“好了，就这样吧，不用推得太开，这旁边有草丛遮着，就算有人经过，也不容易被发现。”

天河停下手，奇道：“这里的人真怪，好好的大门不开，偏要把门开在石头下面……”菱纱气道：“什么大门，这是我自己挖的洞！可是我亲手一铲一铲辛苦挖出来的！哼，别看只是挖个洞，讲究的事情多着呢！挑地点要慎重、下铲要匀，万一挖得不好，把周围弄塌可就惨了……”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比划着。

天河碰了个钉子，突发奇想，对梦璃道：“梦璃，不晓得菱纱和老鼠，哪个打洞更厉害一些？”梦璃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菱纱没听清天河的话，疑道：“喂，你嘀咕什么呢？”天河刚想回答，梦璃笑着摆了摆手，道：“没什么，菱纱，我们这就进去吧。”

裴剑应了一声，转身正要走，梦璃摆手道：“爹，女儿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韩姑娘颇有阅历，先听她安排便是，最多多带些银两在身边，不至捉襟见肘。这些车马，我看都不用了。”柳世封无奈，只得听女儿的话，让裴剑把车拉了回去。

阮慈走到女儿面前，柔声道：“璃儿，这些点心带在路上吃吧。”梦璃接过点心，心知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与父母相见，想起这些年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照料之情，不禁扑到母亲的怀抱里，哽咽道：“娘……您二老要保重。”

柳世封和阮慈的眼圈都红了，柳世封背过身去，强行使自己的嗓音不因难过而变调：“璃儿……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阮慈擦了擦眼睛，强颜笑道：“老爷，该说的昨晚都说了，现在我们就少说两句吧，这样讲下去，可要耽搁他们的时间了。”柳梦璃也是强笑，拿出一个香囊，道：“爹、娘，这是离香草制成的香囊，我会把它永远带在身上，传说它离家越远，香气就越浓，终有一日，女儿也会回到你们身边……”

看他们一家离别伤感，天河和菱纱心里也有点难过。菱纱忙上前打圆场，笑道：“县令大人，你们放宽心吧。就算别的不行，江湖规矩我可是懂不少，梦璃跟着我不会有事的。”天河也道：“是啊，柳波波你放心吧，我一定、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梦璃的！”阮慈点了点头，叹道：“云公子、韩姑娘，璃儿她从没出过门，在外面就请你们多多照顾她了。”

梦璃和父母道别，三人向城外走去。柳氏夫妇站在当地，眼看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均是难过不胜。只听身后裴剑走来：“老爷，我回来了——咦？小姐呢？”柳世封摇了摇头，裴剑明白过来，眼望远方，小声道：“小姐……你多保重……”

梦璃三人走到城门口，天河看见路旁店铺前飘着一面大幡，上写一个“铁”字，奇道：“梦璃，这是什么店铺？”梦璃看了看，笑道：“云公子，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铁泽居。”天河喜道：“太好了，我那把木剑砍了不少野兽，都快断掉了，正好买把新的……不过……”转向菱纱，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菱纱，我没有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

菱纱哼了一声，道：“你这野人，要起钱来倒是不含糊……算了，看在、看在……看在你那天还算讲义气，再说，我也该买把新家伙了，索性连你的一起买了。”天河大喜，“呵呵”地傻笑起来，自然又少不了被菱纱一顿奚落，梦璃看得暗暗发笑。

三人向店铺走去，路上梦璃向天河两人介绍说：“这铁泽居的老板名叫刘得宾，果然是人如其名，自从他在这里开这个铁匠铺，每日门前都是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不知为什么，这刘老板的手艺出奇的好，整个寿阳都没第二个铁匠比得上他……”

话正说着，三人已来到了铁泽居内，店内一个中年汉子一身短衫，正在用力捶打一片通红的铁片，只见他每一锤下来，不似其他铁匠那样火星四射，声音也小得多，然而铁片却规规矩矩地按着他的样式伸展，可见他在轮锤和用力上都颇有独到之处，既省力气，又降低了危险，旁边没事的学徒都恭恭敬敬地看着，不肯漏掉一眼。不一会，一柄长剑便已成型。那汉子将长剑投入清水中，“嗤”的一声，冒出一阵白雾，喜道：“成了。”

柳梦璃见他锻剑完毕，方才说道：“刘老板……”刘得宾回过头来，见是梦璃，喜道：“柳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连忙让学徒搬来椅子，柳梦璃摆了摆手，笑道：“刘老板，我的两位朋友想挑两件兵刃，想请您帮他们选选，不知道行不行？”

刘得宾大笑：“柳大小姐，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哪有什么不行的。三位，过来看看吧。”天河三人走到堂后，只见墙壁上挂满了兵器，大至

长矛，小至匕首，应有尽有。天河走到挂长剑的地方，左看右看，不知道选哪个好。

刘得宾笑着走上前来，刚想给他介绍，忽然看见天河身后的“这是剑”，吃了一惊，问道：“少侠，这把剑你从何处得来？”天河照实说了，刘得宾吃惊道：“令尊、令尊莫非是琼华派的高人？”

天河懵懂不解：“琼华派？不懂……”菱纱却反应过来：“对了，那天璇玑说他们是琼华派的人，莫非你的父母，也是琼华派的弟子？”刘得宾叹道：“此剑锋锐异常，剑中更蕴含有巨大灵力，实有通天地造化之能。若非天上之物，人世间恐怕也只有琼华派能铸有此剑了……”

梦璃奇道：“刘老板，莫非你也知道琼华派？”刘得宾点了点头，道：“实不相瞒，我本是方外之人。七岁那年，父母将我送到昆仑山上的玉英派里修仙，做了一名道童。当时我年纪还小，只觉修道的日子孤寂无聊、甚是难耐，几次想溜回家去，无奈派中管教甚严，总是没有机会。就这样过了十二年，十九岁那年，机缘巧合，与同在昆仑山上的琼华派的宗炼长老有过一面之缘，他见我骨格奇特，教了我几招打铁锻剑的法子。我回到派中闲的无聊，便自己打铁玩，不料却被师父一顿痛骂，说我不务正业，丢了玉英派的脸面。我一气之下，便自行逐出师门，又想投到琼华派门下，却被几名玉英派的长老告了状，琼华派也不肯收我。我只好回到寿阳来，自己开铺子养活自己。琼华派铸剑的道法独步天下，我虽然只学到了一点皮毛的皮毛，却也已足够。这些年在寿阳，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天河听得出神：“原来，修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得宾又看了看“这是剑”，微叹一声，对天河道：“少侠，这把剑天下无双，实是难得的利器，只不过……唉，人虽有灵，剑亦如此，若是两者不谐，神兵也可能是凶器……”天河奇道：“咦？剑就是剑，怎么又会凶器？”刘得宾叹道：“神兵天成，凡人又如何驾驭……所谓仙家之宝，只怕并非人人宜得……”

天河听得一头雾水，梦璃却是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刘得宾说道：“好了，不说这些了。敢问各位，可是要去琼华派修仙？”天河点了点头，刘得宾道：“如此说来算是天意，我这些年感念宗炼长老德，只是无缘再见，向他当面表示感谢之情。几位若能入得琼华派中，相烦代我表达谢意。”说着走入内室，不一会，捧着一把长剑出来，递给天河，道：“这是我这些年来铸得最好的一把剑，名叫‘慑天’，我与少侠算是有缘，就送给你吧。”

天河连连道谢。刘得宾又在墙上挑了两柄短剑，送给菱纱。菱纱坚持要交钱，刘得宾推让一番，只得收下。

三人走出店来，对寻仙之路又多了几分好奇心。走到城门外，天河看见路旁一辆马车，马车背后贴着一张纸，好奇心顿起，走上前去。只见那张纸上画着一个女子，扭腰摆首，像是在跳舞，却是头大身小，上粗下细，极是不成比例。

天河越看越是奇怪，身后菱纱走上前来，问道：“喂，走啦，你看什么呢？”话没问完，自己也被那张图画所吸引，见旁边还题着一首诗，读道：“芙蓉转圈舞蹈处，左摇右摆好似鸭。挥袖扭腰真窈窕，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没读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哈～～太好笑了，哪有人这样写诗的？‘左摇右摆好似鸭’，到底是在夸人还是在损人啊？还有这个女的，难道就是那个‘芙蓉’？长得也太有特色了吧……”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天河从没见菱纱这么高兴过，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突然，一个恼怒的童音从后面传来：“好大的胆子！竟敢嘲笑本少爷的墨宝！”两人回头，只见一个穿着绸缎的男孩子双手叉腰，气冲冲地盯着两人。菱纱笑道：“墨～宝～？在哪里？”那男孩怒道：“可恶！你们不是刚刚还拜读过！还胡乱说话！”

菱纱吃了一惊：“……不是吧？你说马车背后贴的这张纸？”那男孩得意道：“那当然！本少爷的卓然文采一定要公布出来，让你们寿阳的人都能看到！”

菱纱强忍住笑意，对天河道：“天河，我们走吧，别让梦璃等急了。”那男孩看出菱纱脸上的嘲笑之情，怒道：“等一下，站住！你竟然小瞧我！告诉你们，我爹当年金榜题名，连中三元，如今官拜礼部尚书！虽然我景阳现下没有功名，可谁人不知本少爷是陈州第一才子？”原来这男孩的父亲是朝中重臣，家里是书香门第，这孩子从小也读了不少书，只是颇为自大，总以为自己才高八斗，干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

菱纱听了这话，倒有点吃惊：“你爹姓景？又是礼部尚书？……难道你爹是景桓、景大人？”话语间颇有尊敬之意。景阳喜道：“没错，看不出你还有点见识，知道我爹的大名。”菱纱又看了那幅画一眼，连连摇头道：“我说，小少爷，你爹又不是你，你的那点本事就不要拿出来显摆了好不好。要是这也算陈州第一才子，那我还是中原第一美少女呢……”

景阳怒道：“你胡说！什么中原第一美少女，你敢与我拼一拼诗文吗？”菱纱笑道：“少来这套，我可没空陪小孩子玩。天河，我们走吧。”景阳却不依不饶：“胆小鬼！你怕了——”

话音未落，旁边走过来一个女仆，说道：“少爷，夫人说我们要回陈州了！”景阳有些遗憾地道：“哼，娘在等我，今日就算了，有时间你们来陈州，我们再比试！”说完就被女仆抱上了马车，绝尘而去。

眼看那孩子离开，菱纱不禁笑道：“嘻嘻，想不到景大人这样一位治世能臣，他的儿子却是个绣花枕头……”转头对天河道：“我们走吧，等到了陈州，顺便看看这位小少爷，到底有没有成为陈州第一才子。”两

人回到城门口，见梦璃微笑着站在那里等着，都有点不好意思。梦璃见两人窘态，笑着说：“我们走吧，前面就是官道了。”

菱纱想了想，摇摇头道：“走官道太慢了，怀朔他们的御剑术瞬息万里，现在恐怕已经到陈州了，如今也只好碰碰运气，盼他们在陈州多逗留几天，我们这边的速度也得加快，才有可能遇上他们。我倒有一个近路，可以直接到陈州。”

天河想起那天晚上的话，好奇地问道：“对了，菱纱，那条近路到底在哪里？”菱纱得意地一笑，道：“嘻嘻，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我们这次呢，就取道淮南王陵地宫，顺利的话，要不了多久就能到陈州附近的碗丘山，比起走官道，那可是大大的省事了。”

梦璃吃了一惊：“淮南王陵？可是……贸然进入那里，有违法令，怕是不好吧。何况你的通缉告示才撤下没多久……”菱纱笑道：“不用怕啦，凡事都有变通嘛。再说，我们此去又不是搜刮宝器，不过是借人家的地盘当一下过道，淮南王怎么说也是堂堂一个王爷，不至于这么小气吧？”见梦璃仍有犹豫之色，道：“唉，其实我也不稀罕到人家的陵墓里乱跑，只不过这次时间真的很紧，要是不走这条路，可能永远都赶不上怀朔他们了……天河，你说是吧？”天河点点头：“嗯，你说的对！”

梦璃道：“既然你们都这么想，那就走这条路吧。”菱纱喜道：“好啊！其实陵墓里很壮观的，你们要是不去开开眼界那真是太不划算了！”三人顺着山道一路向前走去。八公山草木茂盛，相传秦晋淝水之战时，秦军统帅苻坚站在寿阳城上遥望八公山，只见山上草木随风摇动，心中恐惧，竟以为满山都是晋军的旌旗士兵，遂有“草木皆兵”的成语流传于世。三人所到之处，几乎都被遮蔽在树荫之下，甚是凉爽，无形中减了几分行路之苦。

没走多久，三人来到山腰出的一块平坦空地上，只见面前乃是一座巨冢，冢前碑上刻着“汉淮南王之墓”六个大字，碑旁站着两个士兵。见三人来到，两人上前喝道：“干什么的？此地不可通行！还不快滚！”

韩菱纱大为恼火，怒道：“大胆！你们可知我身后的这位姑娘是谁？”一士兵看了看柳梦璃，嬉皮笑脸地道：“哟，这小妞长得倒是不错……”另一人却不屑道：“再漂亮也就是个女人，难道还是天仙不成？快滚！这里岂是你们随便乱走的地方？”

菱纱怒道：“哼，这位姑娘乃是寿阳县令的千金，今日代父巡查此地，你们两个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还不快快让开！”那人笑道：“我就说嘛，真是天仙，哪还能来这鬼地方？老二，我看你是想女人想疯了。”旁边那人也跟着笑道：“老大，你还不是一样？天天发牢骚，怪长官不给你假去泡小妞……”转向梦璃，嬉皮笑脸道：“走开走开！长得再漂亮，这儿也不能让你过！不过……你要是想留下来陪大爷玩玩儿，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柳梦璃的脸涨的通红，怒道：“你——！”她从小生长在深宅大院里，父母爱护，下人尊敬，哪里受过这等侮辱，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旁的菱纱也是大怒，喝道：“闭上你的臭嘴！好大的狗胆，连县令千金也敢冒犯！”

那较大的士兵冷笑一声：“县令千金？那又怎么样？她爹办事不力，前阵子这儿竟出了盗墓贼，皇上下了圣旨，如今这前朝王陵已归京中直接管辖，不关县令什么事了！”另一人也骂道：“他X的，听说那毛贼还是个女的，不知道长啥样。我P！要不是那婆娘害的，我们兄弟几个又怎会来守这鬼地方，不但没油水捞，最近连妖怪都冒出来了，真是他娘的苦差事！奶奶的，那女贼以后生孩子一定没PY！”

菱纱听了这话，脸上腾地涌起一股愤怒：“你说什么？！”天河也生了气，怒道：“你们，不许骂人！”两士兵一看两人竟敢还口，抄起兵器

道：“骂就骂了，怎样？你小子找死啊？”

眼看四人就要打起来，柳梦璃忍住心里的愤怒，拉过二人：“云公子、菱纱，别理他们，跟我来……”拉着两人走到远处的树荫下，身后传来士兵的叫骂声：“算你们识相！再多废话，全给大爷抓回去关起来！TN的！”

菱纱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余怒未消：“气死我了！那两个HD，满口胡说八道！”梦璃叹了口气，道：“都是些疯话，又何必跟他们计较。”菱纱气得连连拍地：“最可恨的是，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梦璃的来历，又不能直接动手打晕他们！唉，太失算了！本以为说出梦璃的身份就能轻而易举过关的……”

天河疑道：“菱纱，我还是不太懂，柳波波不是老大吗？他手下那么多，干嘛要怕这两个人？”菱纱气道：“这两个混蛋当然不用怕，可是他们的老大，比县令老大要厉害得多，所以县令老大也不敢惹他们！唉，现在看样子只有另外找条路绕过去了……”

柳梦璃想了想，忽然说道：“菱纱，我倒有个办法，不妨试一试。你们跟我来。”说着又向陵墓走去，那士兵见梦璃走来，P笑道：“怎么？又想来陪大爷啊……”只见梦璃右手一挥，两人只觉眼前一阵晕眩，急道：“你做什么……”话没说完，便扑地倒地晕了过去。

菱纱和天河走上前来，眼见如此情景，心里都是大奇。梦璃解释道：“他们中了法术，要过一会儿才能清醒，醒来以后也不会记得刚才发生的事，当然也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快走吧。”

菱纱喜道：“真的？太奇妙了，天底下竟有这种法术！好梦璃，你真厉害！”梦璃摇摇头，道：“其实，这个法术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厉害，它只对寻常人有用，若是稍有修炼或是精神力强的人，就一点用处也没

有了。更何况……”叹了口气，有点难过地道：“人心里的记忆本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样随随便便夺取，未免过于残忍……”

菱纱安慰道：“梦璃，你的心真好。不过这两个家伙一看就知道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根本不算什么好人，所以你做的也不算坏事！”天河也在一边道：“对对对，我爹说过的，对坏人就要有硬心肠！梦璃你做的没错！”柳梦璃微微点了点头，小声道：“谢谢你们，我心里好受多了……趁卫兵还没醒，我们快走吧。”

菱纱却笑道：“慢！依我看呢，这两个家伙刚才说了不少梦璃和我的坏话，连县令大人也被他们羞辱，不教训一下也太说不过去了！”随即上前解了这两个人的钱袋，笑道：“哼哼，让他们破点财，以后也好知道嘴上多积德！”天河和梦璃都笑了。

菱纱走到坟墓旁边，指着一块大石说道：“喏，就是它了，天河把它推开，我们就有路进去了！”那石块足有近一人高，梦璃看了看，有些担心地道：“这么大的石头，我看我们几个还是一起——”菱纱笑道：“别看它大，可是没多重。这石头连我都挪得动，只不过要多费点工夫罢了，就凭天河那一身蛮力，绝对不在话下！我们在旁边替他呐喊助威就好。是吧，天河？”

天河傻笑道：“呵呵，是啊，包在我身上！”上前推了推，果然不久就将巨石推开了近丈远，只见原来巨石遮住的地面上，竟有一个方圆数尺的地道，洞口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出入。菱纱道：“好了，就这样吧，不用推得太开，这旁边有草丛遮着，就算有人经过，也不容易被发现。”

天河停下手，奇道：“这里的人真怪，好好的大门不开，偏要把门开在石头下面……”菱纱气道：“什么大门，这是我自己挖的洞！可是我亲手一铲一铲辛苦挖出来的！哼，别看只是挖个洞，讲究的事情多着

呢！挑地点要慎重、下铲要匀，万一挖得不好，把周围弄塌可就惨了……”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比划着。

天河碰了个钉子，突发奇想，对梦璃道：“梦璃，不晓得菱纱和老鼠，哪个打洞更厉害一些？”梦璃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菱纱没听清天河的话，疑道：“喂，你嘀咕什么呢？”天河刚想回答，梦璃笑着摆了摆手，道：“没什么，菱纱，我们这就进去吧。”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六章 淮南陵墓

淮南陵墓

三人顺地道而下，那地道初时颇为狭窄，越到后面越是宽阔，三人的视野也渐渐明亮起来，最后通到一个庞大的地宫之内。三人刚走出地道，只听外面传来士兵的说话声。“……唔……咦？我什么时候睡着了？”“……嗯，奇怪，怎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糟了！我的钱袋不见了，昨天才发的饷银！”“哎呀，我也是！怎么搞的？”“妈的，哪个家伙搞的鬼……鬼……妈呀，难道有鬼？！”“什、什么？你别自己吓自己！”“可、可是，前天夜里你不也听见王陵里传出了鬼叫！那、那个时候你还说我听错了……”“妈呀，真的有鬼！我们快走！”“喂，你别跑那么快呀！等等我！”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上面再无声息，想是那两人吓破了胆，早把上面的命令抛到脑后去了，哪里还敢多留。

天河三人听了这番对话，均是不禁莞尔。菱纱更是得意之形现于颜色，笑道：“哼，那两个家伙刚才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想不到也是个胆小鬼。”

三人环顾四周，只见自己所在之处乃是一个极其宽阔雄伟的大厅，四面墙壁都用清一色的大理石砌成，石壁极是光滑，三人的影子在上面清晰可见。厅中的巨柱上刻着许多浮雕，浮雕的内容尽是一些道士修仙

之事，那些匠人的手艺出神入化，浮雕虽是死物，在旁人看来却如真人活生生地站在那里一般。最令人惊叹的还是三人面前的两座雕塑，身形庞大，似是一种猛兽，两眼之中冒出淡黄色的火光，火焰不大，却是极为明亮，整个大厅都被这四点火光照亮，竟没留下一点阴暗之处。

天河看得长大了嘴，半晌奇道：“哇，这是什么？老虎吗？眼睛还会冒火！”梦璃想了想，道：“这个东西，我在书上见过，好像叫‘辟邪兽’。”菱纱赞道：“没错，还是梦璃有见识！辟邪兽是为了镇住墓中邪气而设置的，不过这一对，除了镇邪之用，匠人们还在它的肚子里灌满了油，当作‘长明灯’来用。”

梦璃十分惊奇：“这灯火……竟能百年不熄？”菱纱点了点头：“岂止百年？据说秦始皇给自己修陵墓时，用的秘制灯油可以万年不熄。这淮南王虽说比不上秦始皇，用的灯油点个上千年还是没问题的吧。”

梦璃又是惊讶、又是感慨，叹道：“我从前只在书上读到过王墓‘巍峨雄浑、气象万千’，如今亲眼所见，确是一点不差。”菱纱笑道：“所以说啊，你们要是不来开开眼界，那才是大大的损失呢！其实，这淮南王陵还只算一般的，若是皇帝老儿的墓，常常要国库相倾，数十万工匠修上二三十年才修成，不知有多华美呢！”

梦璃吃惊道：“如此劳民伤财，竟然只为一个死人，未免也太、太……”菱纱笑着接过她的话头：“太混帐了！对吧？好梦璃，我就知道你和我想的一样，所以我们借过一下这老头子的墓，那是一点都用不着愧疚的。对吧，天河？”见天河没反应，有点生气地道：“喂，野人，想什么呢？”

天河紧皱眉头，道：“这里，不太好，好像有杀气。”菱纱愣了一下，不满道：“什么杀气，少唬人了。这八公山风水算是不错，看那石林便知道，此处的山由石变木、由木变石，千百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正

是‘脱卸剥换’之象，好比凡人脱胎换骨，是了不得的吉兆呢！这么好的地方，哪会有什么杀气？”

天河急道：“不是，真的有杀气！”话音未落，只见大殿角落里现出一个红衣女子，脚不沾地，向三人飘来。尚未近身，梦璃已是惊道：“小心！她身上戾气很重，恐怕不是活人！”

只见那女子转眼间飘到了菱纱面前，右手五指利如尖刀，直向菱纱面上插去。菱纱惊叫一声，急忙退开。天河连忙挡在菱纱身前，一剑砍去，却是砍了个空。只听得柳梦璃急道：“云公子，这女子没有形体，快用仙术！”

天河听了这话，急忙念动咒语。他这两天经过梦璃指导，又在女萝岩一番苦练，仙术上已颇有进境。此时意随心到，那女子身上衣服“呼”地燃烧起来，惨叫一声，消失不见。

菱纱惊魂未定，害怕道：“这、这是怎么回事？”梦璃叹道：“刚才那个女子，恐怕不是活人，反倒像是戾气凝成的魂魄，十分凶煞。可是……怎么会这样……”

菱纱惊道：“鬼魂？可是，我上次来时还……不妙！这淮南王陵中一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不会风水生变，连厉鬼怨魂都冒出来了！”随即叹了口气道：“唉，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看样子这淮南王陵是不能走了……”

梦璃反而摇摇头道：“可是，这座陵墓距离寿阳如此接近，万一那些厉鬼危害到城中百姓怎么办？我反倒想将此事查清，看看能不能断绝祸害……”天河也道：“梦璃，你说的有道理，我和你一起！”见两人都想追查下去，菱纱也只好笑道：“哎，既然这样，那我当然也只有舍命陪美人了，嘻嘻，你们都不怕，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不过，这种风水

突变的陵墓，我也是头一回遇上，大家千万要小心些，剑仙还没做成，万一有个闪失，可太不划算了！”

天河点了点头，走在前面给大家开路。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大厅的尽头，只见面前出现了一条黑洞洞的走廊。菱纱晃亮火折，使走廊里不甚昏暗，只见走廊四周不乏精美的装饰和器物，然而却也有许多厉鬼怨魂不时从阴影中出现袭击三人，幸得天河反应迅速，总能及时化解危险。

走了许久，三人终于来到了一个比前厅更大的殿内，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这殿内并没设置辟邪兽作为“长明灯”，而是将无数油灯嵌在四周的墙壁上，光线从四面射来，显得更加堂皇。殿中央高台上固定着一把长椅和一张长桌，布置的十分美观。尤其是长椅两边扶手上的雕塑，一红一黄，温润通透，发出柔和的光芒，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天河奇道：“咦，这里没有鬼魂？”菱纱也有点奇怪：“按理说，‘鬼’属阴寒而畏阳，陵墓入口处被我挖了个大洞，生气泄入，鬼当然都不敢靠近，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这里也没有什么生气，不晓得这后殿没鬼是怎么一回事……”正说着，天河走到长椅旁，喜道：“菱纱、梦璃，你们过来看！这两只蛤蟆真有意思！”

菱纱和梦璃走了过去，见天河抚摸着扶手上的蛤蟆雕塑，爱不释手。菱纱撇了撇嘴，道：“蛤蟆就蛤蟆，恶心死了，还大声嚷嚷什么……”梦璃却道：“我记得书中好像把蛤蟆叫作‘蟾蜍’，却还是个吉物呢。”

菱纱点了点头：“那倒是！传说嫦娥奔月，飞升成仙，月亮里就有只很大很大的蛤蟆，所以这丑东西也变得讨人喜欢起来。哼哼，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东西。”

梦璃道：“我听书上说，淮南王生前笃好寻仙修炼之术，最后同八位老者服食仙丹而飞升，‘八公山’也因此得名，不知是真是假……”菱纱摇摇头道：“天知道呐，我倒是进他的冥宫看过，那老头的棺槨里没有尸骨，说不定真的变神仙去了……”低头看了看扶手上的蛤蟆，道：“你们看这两只蛤蟆，用的玉也不同，左面是红玉，右面是黄玉。我猜呢，应该是分别对应‘日中赤气上皇真君’和‘月中黄气上黄神母’。哈哈，太阳月亮都到齐了，可不正是暗合仙籍典故里常说的阴阳顺调、天人合一呐。”

天河惊讶道：“想不到，原来蛤蟆是这么厉害的东西……”菱纱轻笑一声，拍了拍蛤蟆的头：“哼，厉害又怎么样，长得那么难看……”

突然，两只蛤蟆发出了一红一黄两道光束，射向殿顶天花板上悬挂着的明镜，两束光在镜上反射后相交在一起，在墙壁上幻出一道华丽的光带。三人看得惊奇之时，两道光束又突然消失了，耳旁传来隆隆的响声，只见刚才墙壁上光带覆盖之处竟一下子凹陷了进去，形成了一条暗道。

菱纱惊道：“咦？真没想到，难怪、难怪我之前一直找不到地宫的秘室，原来在这里……”梦璃奇道：“这……这两块玉石莫非是通灵之物？”菱纱摸了摸头，不好意思道：“嗯，刚刚竟然看走眼了，那根本不是什么黄玉红玉，是传说中的宝物，名为‘阴阳紫阙’，我还是头一回亲眼见到呢！”

天河听了，喜道：“阴阳紫阙？这东西我晓得，是爹告诉我的，他说有种叫‘阴阳紫阙’的好东西，人吃了以后身体就会变得很壮，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菱纱哼道：“哼，算你这野人说对一半。听名字就知道，这阴阳紫阙分为阴、阳两部分，原本是长在一块儿的，在地下一千年才能成玉石之形，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做成玉器，就已经是无价的宝贝了！要是阴

阳紫阙成为玉石后，没有被人挖出来，再过上一千年，玉髓成精，就能用来填肚子了，至于功效怎样，我可不清楚。只是听说它有了灵性便要乱跑，阳实和阴实会分开，凡人如果只得其中一个吃下去，反而不好……”天河听得连连点头，心想这东西一定比烤山猪好吃多了，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能一饱口福。

梦璃笑道：“菱纱，听你说的，那不是和成了精的人参差不多？真是有趣。”菱纱得意道：“有趣的还多着呢！这阴阳紫阙如果感应到极盛的阳气与阴气，便会激发灵力；但如果只碰触一边，或是阴阳互换，就一点用都没有。看来淮南王是请了奇人把它们做成机关，恰好男为阳、女为阴，被我和天河碰到，倒把这机关给破了。”看了看秘道，心里不由一喜，道：“走吧，我们赶快进到秘道里，看看这淮南王用了这么贵重的宝物当开门锁，门里面又能有什么好东西。”

梦璃点点头：“嗯，我们进去看看，不知道这秘道和墓中的厉鬼有无关系……”三人走进秘道，只见这里却没有什鬼魂，一路走得十分顺畅。不多久，面前出现了一道暗门，两扇门间的缝隙上斜贴着一道符咒，天河伸手就要去揭，菱纱连忙阻止了他：“等等，这可能是个陷阱！”

天河惊道：“陷阱？”菱纱不答，让天河两人退后，伸手掏出一枚铜钱，瞄准两扇门之间的门缝，“嗖”的一声掷了出去。这一掷准头把握得恰到好处，铜钱不偏不斜，恰巧从门缝之中穿过，符咒也被拦腰切断。菱纱急忙后跃，只听铮铮数声，几枚弩箭分别钉在暗门和门前的地面上，用火折一照，箭锋上闪着诡异的蓝光，显然是淬有剧毒。多亏菱纱久在陵墓中行走，经验丰富，及时喝阻，否则若是天河刚才毛手毛脚地一揭，几条命也送掉了。

天河谢道：“菱纱，多亏你了，刚才真是好险……”菱纱却白他一眼：“哼，野人，这可不是在山上，不懂就不要乱动，不然可就要当心自己的小命了！”天河摸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梦璃皱眉道：“这里，竟有这么歹毒的机关？”菱纱笑道：“这算什么，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比这厉害的机关我见得多了。”听了这话，天河有些担心，道：“菱纱，那岂不是很危险？我看、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菱纱瞪了他一眼，道：“哼，你懂什么，我韩家世代以盗墓为生，在同行里也算是佼佼者，子孙要是连这点险都不敢冒，岂不是辱没了祖宗的威名？”天河急道：“可是……”

菱纱不理他，继续说道：“不过，刚才外面已经有那个‘阴阳紫阁’作为一道机关，这里却又设下一道，连设两道机关，倒是很少见。看来这密室里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嘻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根短棍，随手一拉，短棍竟伸长了数尺，原来那短棍是由几节粗细不同的铜管相套而成，平时缩在一起便于携带，使用时即可用手拉长。菱纱见刚才机关毒辣，多留了个心眼，自己站在远处，用铜管轻轻地推开暗门。暗门一开，菱纱三人连忙闪到一边，生怕又有什么暗器射出来，所幸并无异状，只是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三人直皱眉头，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这最深处的内殿中。只见那殿面积甚小，装潢也很简朴，远不及先前两个大殿的雄伟华丽。殿内并无多余装饰，仅仅在光秃秃的石壁上安置着几盏油灯。殿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丹炉，却是颇为华贵，炉壁上雕刻着各种奇禽异兽，栩栩如生。

梦璃疑道：“我在书上看过，淮南王极好炼丹之术，莫非，这里就是他陵墓中的炼丹室？”菱纱点了点头，喜道：“嗯，我以前没来过这里，在陵墓里到处乱找淮南王的炼丹之所，就是找不到。想不到今天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太好了！”

柳梦璃走到丹炉旁边，细看四周，只见丹炉旁边散落着许多盛放丹药的器皿，有些木质的因为年头太久，已经腐烂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又看见旁边一张土黄色的旧纸，小心地拿起来，读道：“……夜半，王梦于青云之上，太一神君现明轮间，瑞气千重，光普三界，垂目示下尔……鸡鸣日出，炉紫气龙腾，顶现晕华，敛于赤绯玉壶，气

凝若神丸，方知‘太仙霞丹’乃成，王与八公顿首而拜，心悦服食，终脱胎换骨，白日飞升！……”

菱纱听了，又惊又喜道：“呀！这么说传说的没错，淮南王真的是成了神仙！太好了！他的那些仙丹一定还有剩余，我们快找找那个‘赤绯玉壶’！”

三人小心翼翼地翻看各个器皿，找了半天，却没见到半粒丹药。菱纱泄了气，抱怨道：“这老头，把仙丹全吃光了，也不给别人留点。哼，还说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传淮南王家中的鸡犬也因为吃了剩余的仙丹而得道飞升），真是胡说八道！”

天河拿起一个红色的小壶，奇道：“咦？这个壶，虽然晃起来没有东西，可是好沉……”菱纱忙走过来，拿了拿，也奇道：“哎，真的耶？”刚想打开，突然听见壶中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声音：“生气……竟然是生气……”

天河和菱纱吓了一跳，菱纱手一哆嗦，险些将壶摔在地上，急忙把壶放好，连退几步，梦璃也是一惊，退到菱纱旁边。只听壶中传来桀桀的怪笑声：“哈哈，居然有生人来到这里，真是天意、真是天意啊！”

呼的一声，壶盖弹了开来，一股黑气冒了出来，只见黑气之中，隐隐现出一个人形。那人头戴王冠，一身褐色道服虽不十分华贵，却制作的极为讲究，显然并非寻常修道之人。他一脸凶戾之气，嘴角挂着阴森的笑容，说不出的阴沉恐怖。只听那人狂笑道：“哈哈！真没想到，本王重见天日了！”

菱纱吃了一惊：“本王？难道、难道你是……”天河全神戒备，急道：“菱纱、梦璃你们小心！这人杀气很强！”三人不约而同退了一

步。那人扫了三人一眼，疑道：“唔？尔等何人？怎么会出现在本王的陵墓内？”

梦璃惊道：“你、你是淮南王？”那人冷然道：“不错，本座正是淮南王！”菱纱大为震惊，急道：“可是，你、你不是已经成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话音刚落，只见淮南王脸上现出极为恼怒的神情，愤怒道：“成仙？哼，当初本王自是积功德、求仙道，想不到却被一个无耻道士所欺，和八位贤人服下所谓‘太仙霞丹’，反而送掉性命！那妖道一心骗取荣华富贵，眼见酿成大祸，又心恐本王索命报复，竟将本王与八公的魂魄封于这赤绯玉壶，自行逃之夭夭！”说到这里，脸上杀气大盛，森然道：“想不到，这玉壶经数百年封印，力量渐失，尔等又闯入此间，有生人阳气为助力，今日本王与八公才得以脱出，真是天助我也！待本王出世，定要索那妖道性命！哈哈……”随即放声大笑，笑声中却充满了怨毒之意，有如戾枭夜鸣，让人不觉打了个寒噤。

菱纱却没兴趣听他说这些陈年旧事，不满道：“我说老头啊，你死都死了，还让手下写什么《玉鼎灵丹文》来骗人，又把地宫修得神神秘秘的，让姑娘我白白高兴一场！”淮南王勃然大怒：“大胆刁民！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菱纱还想出言讽刺他两句，柳梦璃急忙向她摆了摆手，温言道：“世间早已改朝易代，你已经不是淮南王了，你要找的道士也已经不在世上，你又如何报仇？我看，你还是早早投胎，重入轮回吧。”

淮南王怒道：“一派胡言！本王大仇未报，岂能就此罢休？既然那妖道已死，那么本王索性即刻出去，杀光全天下的道士，以泄本王数百载怨恨！”梦璃急道：“你怎可如此残忍？害你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你又怎能以这股怨气伤及无辜？！”

淮南王面上杀气涌起，沉声道：“尔等擅闯本王陵墓，现在又口出狂言，本王今日就拿你们祭旗！小的们，给我上！”说罢手一挥，只见丹室四周竟出现了无数的鬼魂，向三人扑来。天河大喝一声，念动咒语，离三人最近的几个厉鬼瞬间被烧作灰烬，菱纱和梦璃也是连施仙术，将众鬼魂阻在两丈之外。淮南王连连怒吼，众鬼魂仍是无法攻近。但三人这边连续施法，也是十分吃力，菱纱怒道：“老头，有本事就和我们单打独斗！叫这些虾兵蟹将帮忙，也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头！”

淮南王冷笑连声，阴恻恻地道：“乡野愚民，当真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尔等存心找死，本王便让尔等见识见识八公的怨力！”话音未落，只听淮南王身旁传来无数的话音“大王，求您救救老臣……”“大王，老臣愿忠心跟随大王……”“大王，老臣在此……”淮南王哈哈大笑，双手一挥：“众位爱卿，你们只需与本王合力杀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本王自有方法为你们报仇！就是再修仙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只听得身旁一片感激涕零之声，随即隐隐看到无数怨魂，围绕着淮南王的魂灵旋转，殿中的小鬼也上前围住淮南王。众鬼魂越转越快，不时发出阴森恐怖的怪笑声，天河等人看得只觉头晕眼花，胸口烦恶欲吐。

猛然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所有魂灵全部融入淮南王体内，淮南王身形急剧膨胀，竟增大了一倍有余，眼中凶光闪出，双手五指均化作尖利的骨节，如同骷髅一般。他怪笑数声，向天河猛扑过来，天河已有了经验，知他没有实体，不再用长剑攻击，而是纵身退后，同时使出仙术，只见一道火光闪过，淮南王却是毫发未损。原来那淮南王反应也是快极，见天河咒语念出，急忙默运邪功，化解了这一击，随即五指抓出，直指天河面门。菱纱和梦璃急用仙术，两道霹雳劈下，淮南王急忙收手，险些被劈断五指。大喝一声，又向梦璃攻去，却又在菱纱和天河的攻击下被逼得撤招自保。天河三人趁势反击，淮南王反被逼得节节后退。

其实，这淮南王生前道行本已不浅，死后复仇心切，更是日夜修炼鬼魂所用的邪功，实力实在天河等人之上，更何况又加上了八公和众鬼魂的功力。但他功力虽强，只是孤身一人，天河三人功力虽逊，却能分进合击、相互援助，因此反而占了上风。淮南王也想到了此理，心里暗恨自己太过托大，轻易就中了菱纱的激将法。再斗数合，眼见自己不能取胜，飘身退后，双手指天，大喝道：“疾——”

只见墓室上空，突然出现了一团黑气，不久化作一张人脸，两眼漆黑如墨，猛地张开，射出一道黑色光箭，直指天河。梦璃见状，大吃一惊，急道：“云公子，快躲开！”天河正与淮南王缠斗，闻听此言，急忙后跃，那道光箭射到地上，轰的一声，竟将地面击出了一个大坑！

梦璃惊道：“夺魂妖术？如此恶毒的法术，你怎么会用？”淮南王刚才所使用的法术，正是妖邪中一种极为歹毒的术法，若是人类被刚才那道光箭击中，必然魂飞魄散、命丧当场，其凶狠毒辣，实是骇人。

只听淮南王哈哈大笑，道：“哼，那不过是本王这些年来苦练的招数罢了，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刁民，真是杀鸡用了牛刀——”梦璃怒道：“我听书上说，你在世之日，一向体恤百姓，诚心向善，一心想要得道成仙，为何却会修习这种伤天害理的妖术？难道就不怕修仙不成，反遭天谴吗？就算你不顾自己，和你一起修仙的八公也是向善之人，难道你就不为他们想想？”

淮南王冷笑道：“哼，本王修仙数十载，行善积德无数，自认修仙之心可算至诚，想不到到头来竟被一个妖人所害，上天待我未免也太薄了！好，既然老天不让我成仙，我便成妖成怪，又有何不可？至于八公，嘿嘿，他们此刻的功力尽归我手，本王要干什么，他们又岂敢说半个不字？”

菱纱怒道：“梦璃，不用跟这老头废话！我们一起打倒他便是！”淮南王哈哈狂笑，又是一道光箭射向菱纱，菱纱急忙闪身躲开，光箭连连

射下，直将一座好好的丹室击得满地是坑，尘土飞扬。正得意间，梦璃已绕到他身后，一记霹雳击下，正中淮南王的头颅。

淮南王惨叫一声，他刚才只顾攻击菱纱，忘了自己的防御，梦璃这一击又准又狠，自己头痛欲裂，“夺魂”之术已然无法施展，回身猛扑向梦璃，突然身上的道服又起了火，哀嚎一声，竟然站立不稳，扑倒在地。天河、梦璃不敢大意，连忙又补了几招，眼见淮南王浑身是火，面孔被雷电劈的漆黑，已无还击之力，这才松了口气。

淮南王集中最后的力气，抬起头来，恶狠狠地望向三人，话语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本王……本王还要千秋……万代……与……天同……寿……我不甘心……我……诅咒……你们……”一声巨响，形体轰然炸裂，化作无数怨魂，就此消散。菱纱擦了擦冷汗，道：“好险，还以为这次真的要去见玉皇大帝了呢。”梦璃长出了一口气，道：“幸好我们阻止了他，这淮南王生前修仙不成，心里怨恨极重，若是让他跑了出去，真不知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菱纱叹了口气，有些遗憾地道：“总之啊，都怪那臭老头不好！明明没有成仙，还故弄玄虚，浪费人家感情！唉，还以为真的能找到长生不老药呢，结果又是空欢喜一场……”

梦璃见她念念不忘淮南王的仙丹，不由疑道：“菱纱，你在找那种药，莫非是想长生不老吗？”见菱纱不回答，似是默认，叹了口气，道：“也许……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可是人生在世，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只要能 and 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好过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上百年千年，那样的日子，岂不是更让人痛苦……唉，长生之法，人人艳羡，却又有几人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忽然听见菱纱悲愤地打断了她的话：“不是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我——”

梦璃与菱纱这一路走来，只觉她生性开朗、活泼乐观，说话总带着三分俏皮、三分可爱，没想到此时菱纱的声调竟如此悲伤，透着那种渗入骨髓的心痛，不由得惊呆了。天河却见过两次菱纱的悲伤之情，心知梦璃的话一定触到了她心底的痛处，才会使她如此悲痛，想要劝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急道：“菱纱，你……梦璃她不知道……你别伤心……”

菱纱转过头去，眼里闪动着泪花，几乎是哽咽着道：“……我……我要救人，我要找到长生药，救整个村子的人！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要永远永远受苦下去……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我就……”

梦璃满脸歉意，低声道：“都怪我不好，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

菱纱擦了擦眼睛，转过头来，摇了摇头：“谢谢，可是……这是我们韩家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了……”天河见她情绪好了些，喜道：“呵呵，不说就不说，反正我帮你一起找那个什么药好了！想不到，原来菱纱你不是只会玩，还像爹说过的一样，要救人于水火之中——他说这种人最了不起了！”

菱纱的脸微微一红，嘟囔道：“什、什么啊，你这野人突然说这么正经的话，真让人反应不过来……”天河却笑着对梦璃道：“梦璃，你说，看一个人顺眼，就会想要嫁给他对不对？”梦璃点了点头：“是啊。”

天河笑道：“那好啊！菱纱，我越看你越顺眼，干脆我嫁给你，以后我们俩都一起玩，找什么东西也可以一起找！”

天河话一出口，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菱纱、梦璃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天河，一动不动，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丹室中忽地安静下来，三人之间，彼此呼吸可闻。过了片刻，梦璃实在忍不住，“噗”的一声

笑了出来，菱纱的脸却是越来越红，如同发了烧一般。天河感到气氛不对，小声道：“菱纱，我、我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

菱纱再也站不住了，狠狠地捶了天河一拳，羞怒交集：“你！你白痴啊！猪头！什么嫁、嫁给我！我才不要你这种野人！不、不对，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气死我了！不晓得是不是上辈子作了什么孽，这辈子遭报应才遇到你！”只觉脸上像着了火一样，再也呆不下去，捂着脸向一旁跑去。天河急道：“菱、菱纱，你别走啊……”见菱纱跑开，便想追过去。

梦璃笑着拉住了天河，问道：“云公子，你看菱纱很顺眼，所以就想要‘嫁’给她？”天河点头道：“是啊。不过，我、我看你也很顺眼，可以的话，我嫁你们两个，以后我们三个都在一起玩，找什么东西也一起找！”梦璃好不容易忍住笑意，摇头道：“云公子，只有女孩子才能嫁人，男孩子是不能嫁的。”

天河听了梦璃的话，先是一愣，随后急道：“啊，怎么会这样？那男孩子岂不是很可怜？”梦璃又是一阵窃笑，她虽然听说天河自小在山上长大，不懂得世间之事，却也没想到他竟然傻得如此可爱。见天河一脸又是疑惑、又是焦急的表情，笑道：“云公子，不用想那么多了，至少现在菱纱没那么伤心了，我们也快点离开这儿吧。”走到菱纱身旁，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菱纱也不由得破颜而笑。天河虽是满腹不解，但见菱纱开心起来，自己的心情也不禁好了许多。

天河等人走出丹室，回到大殿之中，只见此时地宫中的鬼魂已消失大半，残存的孤魂野鬼知道三人厉害，避之唯恐不及，再也不敢上前挑衅。菱纱恢复了精神头，在四周略微转转，便找出了出路所在，领着二人七拐八拐，不久便由另一条地道出了地宫。三人从一个被树木遮盖着、极其隐蔽的出口处出来，来到了一条山路旁。

地宫里的空气甚是浑浊，三人一回到地面上，陡然闻见外面清新的空气，混着四周青松翠柏散发出的淡淡清香，均是神清气爽、胸怀大畅。菱纱看了看前方，笑道：“嗯，没错，我记得这条路就是通向陈州的捷径！我们脚程快些，午后就可以到陈州了！”却见天河向一旁林中跑去，菱纱奇道：“喂，你干什么？”天河答道：“哦，那个……”边说边跑，转眼间跑出十丈开外，两人已听不清他的话语了。

菱纱跺脚气道：“什么嘛，没说完就自己跑了！”梦璃却微笑道：“大概云公子要方便一下，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他吧。”

天河却不是要去方便，他刚才看见有一只蓝色的鸟在林中飞来飞去，心里微微一喜，心想这下今天的午饭又有着落了，拿着梦璃所赠的“玉腰弓”和“这是剑”就奔了过去。到了面前，不由得又惊又喜，只见那飞着的却不是什么鸟，而是一只通体蓝色、背生双翅的动物，长得颇有些像幼年的山猪，只是头大得出奇，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半大小，一张脸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巧可爱，咿咿地叫着什么，它对面是一只巨大的蛤蟆，足比一般同类大了三倍不止，盯住那只“山猪”，嘴里长舌不住吐出，想缠住它一口吞掉。那“山猪”连连飞转躲开，叫声也越来越急，天河眼见午餐就要被夺走，哪里肯罢休，冲上去对着蛤蟆就是一剑，那蛤蟆吓了一跳，头也不敢回，急忙没命地跳走了。

天河得意道：“看来蛤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梦璃干嘛说它算什么吉物……实在太弱了！”看了看那只会飞的猪，暗想：“嗯，看样子这只猪皮也很薄，应该不用剥皮，直接烤了算了……”只见那只猪围着天河前后飞舞，脸上表情甚是喜悦，咿咿呀呀地叫着什么。天河见它会飞，初时还有点担心捉不住它，见它只是围着自己飞舞，心里不由得又是惊讶、又是奇怪：“咦，这只猪怎么不逃走？跟其他的猪不太一样……唔，怎么给我一种感觉，长得很有勇气的样子。难得见到这么勇敢的猪，居然不怕我，了不起！”

那只猪飞到天河面前，连叫数声，冲天河点了点头，脸上笑开了花。天河仔细端详，只觉得这只猪长得实在太小，不由泄气道：“唉，算了，今天就先放过你吧，以后有机会再来找你，哈哈，记得多吃点，把自己养肥一点。”见它长得实在可爱，不由得稍稍起了喜爱之情，摆了摆手：“再见了，会飞的猪～呵呵，以后就管你叫‘勇气’吧。”转身向来路走去，不一会，就回到了菱纱和梦璃身旁。

菱纱见天河回来，不满道：“喂，干嘛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咦，天河你、你身后那是什么？”手指着天河身后，惊讶之极。天河回头一看，只见勇气飞在身后，见天河回头，又冲他笑了一笑。

天河笑道：“你说它啊，我也是刚见到这只会飞的猪，它叫‘勇气’……咦，它干吗跟着我？”看见勇气一直跟着自己，也是一奇，心里大为高兴：“太好了，这只猪居然一直跟着我，那这样下次烤肉的时候岂不就可以……哈哈、哈哈……”脸上不禁笑了出来。

菱纱又好气又好笑道：“喂，你又傻笑什么？有点常识好不好，猪怎么可能飞？”天河奇道：“它难道不是猪？我看它的叫声跟山猪‘哦咿～哦咿～’的声音差不多啊！应该是一个种类的吧？”勇气连连摇头，发出呜呜的叫声，梦璃侧耳倾听，问天河道：“云公子，你是不是从怪物手里救下了它？”

天河笑道：“是啊，不过，应该说是抢下它，呵呵。”梦璃点了点头，道：“这便是了，它说，它是一只五毒兽，不小心被一只成精的蛤蟆盯上了，差点被吃掉，多亏你救过它一命，它很感激你呢。”

菱纱奇道：“梦璃你、你能听懂这小东西说的话？”梦璃道：“嗯，我自幼就能辨识一些常人听不见的声音、听不懂的话，小时候还不觉得，渐渐长大了，才明白我和别人不太一样……”说着说着，语气竟有些落寞，又有些不安。菱纱见她神色，笑着劝道：“好梦璃，这有什么的，天赋异禀是好事啊。我要是也有这种本事，那可要高兴死了！”又仔细

瞧了瞧勇气，感叹道：“原来这就是五毒兽呀！我以前听家族里的人说过，那是一种很了不得的仙兽呢，它们孕育的五毒珠能解世间百毒。真没想到，竟然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只。”

天河越听越糊涂，问道：“这个什么‘无毒兽’到底是不是猪啊？还有啊，它干嘛要跟着我？”勇气又是一阵呜噜噜的说话，梦璃道：“它说，你救它一命，它很感激，它还想认你做老大呢。”菱纱笑道：“这小家伙，真是太可爱了，想不到它还懂得知恩图报呢。”心里对勇气一下子喜欢起来，伸手想要摸摸它，勇气却飞开了，绕到天河面前，唧唧地叫起来。

天河却是挠挠头，有些不解地道：“但是.....我不想当什么老大啊，我还以为它是会飞的猪，想把它烤来吃，不过那个什么仙兽，也一样可以烤吧？”话刚出口，勇气好像听懂了一样，吓了一跳，连忙飞走了。菱纱大急，伸手想拦住勇气，却没拦下来。

菱纱眼见勇气飞走，气得直跺脚：“有没有搞错啊！你这野人，它这么可爱，你居然想吃它！”天河摸摸头，道：“可是.....”菱纱怒道：“可是什么！讨厌！都是你，把它吓跑了，我还没有好好瞧上一眼呢！”

梦璃见菱纱生气，温言道：“算了，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宠物，让它自由自在地飞，不是很好吗？”说话间，勇气已经飞远。天河只不过损失了一顿将来的烤肉，倒也不以为意；菱纱却如同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一脸悻悻之色，颇有些不甘心。但见勇气已经消失无踪，也只好作罢，三人继续向陈州走去。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七章 弦歌问情

天河三人一路走来，菱纱不住抱怨天河嗜猪成性，竟把那么可爱的仙兽吓走。天河却是懵懵懂懂，始终搞不明白自己哪里说错了话。梦璃则在一旁劝解两人，就这样一路下来，总算让菱纱的怨气发泄光了。

三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陈州城。只见城中热闹非凡，城门口便是一家西域来的马戏团在表演，一人执鞭，一象随着鞭子抽打的节拍，翩翩起舞，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直引得一旁观看的人们连连喝彩。

天河和菱纱看得入神，两人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表演，不觉忘了身在何处。梦璃却是轻叹一声，道：“唉，这些大象本来好好地生活在自然中，如今却被人驱使，作为谋利的工具，真不知它们心里是何感想。”天河奇道：“象又不是人，哪会有什么想法？”梦璃摇头道：“万物皆有灵性，向往自由乃是它们的天性。我想，即便它们在这里生活得衣食无忧，恐怕内心深处，也仍然盼望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天河听得似懂非懂，菱纱却是脸上一红，小声道：“好梦璃，我知道啦，下次再看到勇气，我也不会硬要它当宠物了。”梦璃微笑着向菱纱道：“谢谢你，菱纱。”

菱纱道：“快中午了，我们去客栈找点东西吃吧！”天河和梦璃点点头，菱纱走在三人最前面，她以前来过好几次陈州，边走边介绍道：“说起来，这陈州才算得上是淮河岸边真正的宝地，传说天神伏羲在这儿设下了先天八卦之阵，再厉害的妖魔也不能作乱。而且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都特别偏爱这里，最最有名的要数那个才高很多斗的曹、曹……曹子佳？不对、不对，梦璃你在书上读过吧，那人叫什么来着？——咦？梦璃？”突然觉得气氛不对，转头一看，天河和梦璃早已不知去向了。

菱纱心想梦璃是大家闺秀，不会到处乱走，天河却是野人一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肯定又是见到什么没看过的东西，拉着梦璃去看，结果两人都走丢了。想到这里，刚消下去的火一下子又冒了上来，大怒道：“云～天～河！竟然又给我乱跑，还把梦璃一起拐走！”暗自发誓等找到这野人，定要叫他好看。

菱纱正怒气冲冲之际，忽听见身旁一条黄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得甚是害怕，菱纱正在气头上，不由怒道：“谁家的死狗？乱叫什么叫！”旁边一个书生连忙道歉道：“姑娘息怒、姑娘息怒！我家的小黄胆子特别小，别人一吼它就害怕……”菱纱没等他说完，一股火全撒在那书生身上：“养狗也不会养条好的，胆子这么小，还做什么狗？！”

那书生气道：“岂、岂有此理，脾气这么坏，还当什么女人……”他性子软弱，平日没少受别人欺负，但他自负自己好歹还是个读书人，从没把那些跑江湖的人放在眼里，想不到今日却被一个江湖女子当面奚落，不由得又羞又怒，竟破天荒地大起胆子回顶了一句。菱纱听了这话，心头火起，勃然大怒道：“你说什么？有胆子再说一遍！”

那书生见菱纱一身劲装，腰中别着短剑，一脸怒容，不觉又害怕了起来，连连道：“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不敢、不敢，小生先走一步！”说完一溜烟地跑了，那条黄狗也跟在他身后，撒腿而去。

韩菱纱余怒未消，幸好她对陈州城颇为熟悉，在城里热闹的地方略微转了转，不见两人，仔细一想，这陈州城风景最好的地方便是城边湖旁的弦歌台，他两人若不是去看热闹，便一定是去弦歌台观赏风景去了。想到这里，直奔弦歌台而去。

走到城东头，只见城门外便是一片清澈的湖泊，几座短桥从岸边架起，短桥尽头的台子上是一座巨大的凉亭，凉亭旁边就是码头，乘船离去或归来的人们往往便在这座亭子里与亲人告别或相见。那亭子木质的柱子上现出一道道紫黑色的裂纹，显然已经久历风霜，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台旁湖中的荷花却开得正旺，绿叶将湖面点缀得一派生机，绽放的花瓣散发出阵阵清香，随风飘来，令人不觉心旷神怡。这二景一新一旧、一荣一衰，让人一观之下，不由感叹时光如水、天道无情。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的美丽，更是因为带给人们的这份感慨，这弦歌台才成为了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游子行人们心中最难忘的风光。

不过菱纱却没有心思欣赏这些景色，她蹬蹬蹬地跑上弦歌台，果然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一头乱发、背着长剑的人站在那里，正是云天河。

菱纱见到天河，又是生气，又是松了口气，怒道：“好哇！你这野人四处乱跑，总算给我找到了！”天河回头看见菱纱，喜道：“菱纱，你快来……”

菱纱见他看见自己，居然一点歉意都没有，气得打断了他的话：“来什么来！你又到处乱跑！嫌以前闯的祸不够多是不是！”天河笑道：“呵呵，我、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一旁的梦璃走上前来，向菱纱道歉道：“菱纱，都是我不好，我见云公子看这里的风景看得入迷了，越走越远，本想把他喊回来，结果却也……”

菱纱见却是梦璃上来道歉，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忙道：“好梦璃，你别事事都替这傻瓜担待，哼，别把这野人惯坏了。其实你们四处逛逛也没什么啦，可千万别不打招呼就消失，害得我好一阵担心……”见两人没事，道：“我们去客栈吧！我肚子都饿坏了。”

天河却道：“嗯，那个，菱纱，我想买样好东西，可身上没钱，你有吗？能不能给我一点？”菱纱见他又是开口要钱，气道：“居然还有脸要钱，一点不知反省，上次在铁泽居……”忽然想起来上次天河的剑是白送的，并没花钱，急忙改口：“唉，算了，说吧，这次你到底想买什么？”

天河指着一边，说道：“就是那个……”菱纱抬眼一看，只见凉亭中央站着一个青年女子，女子面前的石桌上放着一把七弦琴，琴质古朴，看起来十分贵重，不由疑道：“你想买琴？要送给梦璃？”心想若是这野人要送琴给梦璃，自己倒也不反对，这琴虽然贵重，也只好买了，也算是还梦璃的一个人情。可是想到天河居然主动给梦璃送琴，不知怎的，心里闪过一丝难受。

不料天河连连摇头，指着那女子道：“不是、不是，就是买她！”

菱纱一开始听得莫名其妙，望向那青年女子，只见她站在琴前，似是一般的卖艺之人。身上穿着一袭淡蓝色长裙，年纪虽比自己大了些，长得也并非十分美丽，脸上透着淡淡的哀愁，却有一种难言的忧郁之美，见自己望来，微微施了一礼。菱纱越看越奇怪，见天河急切地望着自己，疑道：“你、你说……买她？！”天河点点头。

菱纱吃了一惊，继而大为恼火：“什么？你要买的竟然是……太胡闹了！你这色心不死的野人！不行！我绝不同意！”天河急道：“可是……”菱纱怒道：“少废话！不行就是不行！没看出来，你……”心里恼怒之极，要不是看梦璃在旁边，真想冲上去给这不知好歹的野人两拳。

却听那女子缓缓地道：“这位姑娘莫要误会，我只是答应为云少侠唱上一曲，还未来得及告诉他不纳金银，只想求他帮我一个忙……”天河也急道：“是啊，我只想买她唱首歌，菱纱你干嘛……”

菱纱这才明白过来，心里的恼怒一下子平息下来：“这野人，说话也不说清楚，原来是错怪他了……”嘴上却不服软：“哼，谁让你胡说八道……”梦璃在一边说道：“菱纱，我刚才听这位姑娘抚琴，曲意凄婉哀伤，好像有莫大的痛苦。我们要是力所能及，就帮帮她吧。好吗？”语气十分诚恳，菱纱虽有些担心给那女子帮忙会耽误了找怀朔等人，但见梦璃如此热心，却也不好拒绝，道：“那好吧，梦璃，就听你的。”

那女子对梦璃深施一礼，道：“这位姑娘，谢谢你。两位姑娘，还有云少侠，若是愿意耽搁片刻，我自会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们……”菱纱道：“嗯，我们自然愿意，不过，这位姑娘，不知道如何称呼？”

那女子叹道：“三位叫我‘琴姬’便好，已为人妇，又哪敢再以姑娘自居。”天河奇道：“琴、姬？”小声问菱纱：“菱纱，有姓‘琴’的吗？我怎么没听过？”菱纱不理他，心想这女子以“琴”为假姓，想必是个极爱琴之人，又想她隐姓埋名，必是有着极为为难之事，说不定还是受人迫害至此。想到这里，不由得侠义之心大起，心想就算梦璃不说，自己也应该帮这个忙，对琴姬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变得热情了起来。

琴姬凄然一笑，幽幽道：“刚才这位柳姑娘说我曲意哀伤，心中痛苦，倒是言重了。只不过，人生在世，难免有许多妄念，我有个心愿未了，怕是到死都看不破……”梦璃见她语气凄婉，柔声道：“琴姬姐姐，你别太难过了，慢慢说，我们能做到的话，一定帮你实现这个心愿！”

琴姬叹道：“说起这个心愿，可得从头说起了。我自幼喜爱音律，却更是仰慕世间的高人侠士，及笄之后便出门闯荡，仗着一身武艺惩奸除恶，倒也十分痛快……”菱纱听得由衷赞道：“想不到，你竟然是个锄强扶弱的女侠！真了不起！”赞叹之余又是一奇，心想这女子既然是女侠，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又会有什么为难之事，不由多了三分疑惑。

琴姬摇了摇头，凄楚之色溢于言表：“什么女侠，也不过是年少时的胡闹罢了……”继续说道：“后来，我因音律结识了陈州秦家的独子，他虽不懂武功，也很文弱，却是我见过最好的人，没过多久他就将我迎娶入门。本以为，这辈子都会这样幸福地过下去，想不到……”长叹一声，脸上神色极是凄凉。

梦璃疑道：“莫非……他有负于你？”琴姬摇摇头，脸上现出极痛苦的表情，道：“不，他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钻研曲谱，他还教我读书写字，那真是、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可惜，不管我怎么做，也做不来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让公公婆婆开心。他那样孝顺的一个人，当初为了娶我，却不惜违逆家里的意思。只是，这种事又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渐渐地，就算有相公陪伴，日子也变得越

来越难熬。我便有了重出江湖的念头，直到有一天，我又不小心惹得婆婆不高兴，连相公也责怪了我几句，我一怒之下，竟然留书出走……其实，我倒宁愿是他负我，也就不会有今日的伤心……”

菱纱见她十分悲伤，安慰道：“你做的也没什么错啊，与其在家里受气，当女侠说不定还自在很多呢。”琴姬叹道：“岂止是女侠？每个学剑的人都梦想成为上天入地的剑仙，我也是一样，离家以后就遍访名山大川，求仙问道……可能人心就是这么不知足，当我剑术大进之时，反而常常想念相公，他的身子本来就不是特别好，我很担心……我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终于说服自己回到陈州来看看他……”

梦璃问道：“那后来呢？你见到他了吗？”琴姬嗓音一滞，几乎落下泪来：“我回到陈州时才知道，他、他竟然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听说相公在我离开后，身子更是糟糕，婆婆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冲喜，但新妇过门没多久，他还是去了……我曾经想像过千百遍和他重逢的情形，我宁可他骂我、不原谅我，也不要这个样子。成亲的时候，我们互相许诺要共度此生，想不到，他离开的时候，我竟然不在他的身旁……我辜负了他，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吧……”眼中闪着泪光，天河三人听了这番故事，也是不胜伤感。

梦璃凄然道：“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你？”琴姬闭了闭眼睛，忍住泪，叹道：“如今后悔也没用了，我根本不知道秦家把相公葬在哪里，我只想去千佛塔，在他的牌位前上柱香，请他原谅我以前的不懂事……”

天河奇道：“只是上炷香？那有什么难的？我天天都会点给爹啊。”琴姬叹道：“云少侠有所不知，这湖心的千佛塔中供有佛门圣物，塔顶有圣光投下，所以不单是本城，许多有钱人都千里迢迢把亲眷的牌位送来此地，想要他们的魂灵受佛祖保佑。秦家当然也是一样，他们还曾经捐钱修塔，和方丈也颇有交情，或许是秦家知会过什么，那些僧人根本不让我进塔，我也想过在夜里进去，可是为了守护圣物，那儿夜

里更是有武僧把守……我看得出诸位身手不凡，只想请你们帮我，让我进入塔内祭拜亡夫，了结这个心愿。”

菱纱怪道：“可是，以你的剑术竟然打不过那些和尚？”琴姬摇摇头，道：“当初听到相公过世时，我伤心欲绝，想到他和婆婆生前都不喜欢我舞刀弄剑，那次离家出走也与此不无关系，便立下重誓再也不使用武艺。谁能想到，后来又有这许多波折……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这弦歌台上弹琴卖艺，既是谋生，更是想从那些往来的人中，找到心地善良又身怀武艺的人来帮帮我……”

菱纱一跺脚，气道：“那秦家的人也太过份了，人都入土了，祭拜一下又不会怎样，干嘛做得这么刻薄！这个忙我是帮定了！琴姬姐姐，我们今晚就去吧！”天河和梦璃也同意。琴姬躬身向三人谢道：“有劳各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一生一世都铭记在心……”话音因感动都有些哽咽了。柳梦璃连忙扶起她，笑道：“你太客气了，我们还想听你弹琴唱歌呢，所以也不算白帮你。既然这样，我们今晚戌时在千佛塔下见面吧。”琴姬十分感激，又深深施了一礼，抱起琴离开了弦歌台。

菱纱叹道：“哎，老天爷也太会捉弄人了吧？本来明明是一段好姻缘，偏偏变成这种结局。琴姬姐姐真是可怜……”梦璃道：“是啊，这次多亏云公子误打误撞，不然我们只怕就错过了。”天河笑道：“是吗？那这么说我们也不算白来，呵呵。”

菱纱瞪他一眼，气道：“少在那里得意了，你这野人也不想想，自己下山来一路惹出多少事……再说了，琴姬姐姐的事和你乱跑胡闹根本是两回事，别以为以后到处乱跑就没事了，否则，小心我……哼！”或许是因为同情琴姬的遭遇，天河这次乱跑也多少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菱纱嘴上说的虽然厉害，心里却平静了许多。

梦璃道：“现在到戌时还早，我们先去客栈休息一下。”天河面露喜色，高兴道：“好啊！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啦！”菱纱气道：“哼，

现在知道饿了，刚才还让我空着肚子找你！”天河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

三人来到客栈，天河自是大吃一顿，他饿了大半天，一阵风卷残云下来，光是米饭就吃了将近一斤。一旁的梦璃只看得大感有趣，菱纱却是连连摇头，小声道：“梦璃，这野人的饭量也太夸张了吧？”梦璃也小声笑道：“我看，云公子大概真是饿了吧……”

她两人小声说笑，天河吃得兴起，却是浑然不觉。足足吃了半个时辰，天河这才拍拍肚子，满意地道：“嗯，这饭真好吃，跟柳波波家的差不多！”

梦璃问道：“云公子，你吃饱了？”天河点点头，见梦璃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有点奇怪，刚想询问，菱纱板了板脸道：“吃饱了就好。我和梦璃要到城里走走，买点东西，顺便找找怀朔他们。你就好好地呆在屋子里，不许乱走！哼，这次要是走丢了，我可不找你，到时候看你一个人没钱怎么过……”说完便和梦璃出了客栈。天河无奈，只好在客房里等候。

入夜时分，菱纱和梦璃回到了客栈。菱纱看了看窗外的夜空，对天河道：“快到戌时了，我们走吧！从弦歌台那里乘船，就能去湖心岛上的千佛塔了。”三人顺原路回到了弦歌台，只见码头上的艚公大多已经休息了，菱纱和梦璃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一人搭载他们，三人乘船来到了湖心岛。

三人登上小岛，第一眼便看见了岛中央矗立的高塔，塔身高达八层，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塔底四周均是寺院，隐隐有钟声传来，更让人觉得此地宝相庄严、神圣之极。塔底大门旁不远处站着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正是琴姬。她见三人来到，上前施礼：“这便是千佛塔，相公的牌位就在塔的最顶层，一切有劳三位了。”

菱纱奇道：“可是，你说的和尚呢？我们这一路上，连半个和尚也没遇到。”琴姬道：“此时大部分僧人恐怕已经休息了。出家人讲究六根清静，无论何时都是空门大开，因此这千佛塔晚上也不关闭，只不过塔中的圣物实在很重要，寺院才会派人把守。”

菱纱看了看塔内，只见刚进门旁边就是三四个僧人，手持禅杖站在那里，摇头道：“这几个和尚看来武功不弱，硬闯恐怕不是好办法。我想想——”突然一喜，手指不远处的红漆木窗，道：“有了，你们看那边！”

天河莫名其妙：“那边、怎么啦？”突然想起进淮南王陵时的情景，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菱纱，你又想学老鼠打洞吧？呵呵，这招真好用，哪天你教教我好不好——”话没说完，肩头已中了菱纱狠狠一拳，痛道：“哎呦，你干嘛又打我……”

梦璃明白过来，道：“菱纱，你说我们从窗子进去？”菱纱点点头，狠狠地瞪天河一眼。

琴姬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试试看吧。”菱纱悄声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推开了窗子，那木窗年久失修，推开的时候发出吱呀的响声，四人都是捏了一把汗，所幸门口的几名僧人并未察觉。四人随即跳入塔内，只见这千佛塔分内外两层，外面一层围墙只起装饰之用，塔中各层建筑和楼梯均在内层围墙里，武僧只守在外层的门旁，内层却是无人把守。

菱纱走到内层的窗口处向里张望，只见塔底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僧人，背对着大门，或诵经、或打坐，不由皱眉道：“这些和尚看起来武功不怎么样，不过万一要是被他们发现，喊叫起来，让外面的和尚听见，可就不好办了。”

梦璃想了想，道：“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不让这些僧人发现我们。其实，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能不发生冲突最好还是不要硬闯……”菱纱喜道：“好梦璃，快说说你的办法！”琴姬也道：“柳姑娘说的是，这些僧人也是好人，若有不起冲突的方法，那便再好不过了。相信相公在天有灵，也不希望看见我和他们动手……”

梦璃从怀中取出一个香囊，道：“这本是普通的香料，常人闻了有宁神静气的功效，我为了加强它的效力，多加了一些没药，一般人闻多了便会昏昏欲睡，我看门口就是香炉，不妨试试。”顿了顿，又道：“一会大家进去时，尽量屏住呼吸，动作也要快一些，我的香不多，恐怕支持不了太多时间。”菱纱点点头，接过香囊，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趁那些僧人不注意，将香囊里的香料全部倒入香炉，随即屏息离开。

不一会，只见塔内的僧人大多打起了瞌睡，偶有几个没睡着的，也是眼皮打架、哈欠连天，连经都念不下去了，哪里还注意得到门外的四人。四人见机会已到，连忙悄无声息地从门口走进来，绕开这些僧人，顺着楼梯一路向上走去。

走到第四层，迷香的气息已基本散尽，四人眼看塔上仍有不少僧人，不由暗暗叫苦，只得硬起头皮，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幸好塔中有不少盛装经卷的书柜，四人以此为屏障，倒也平安偷过。遇见实在没有躲藏之处的地方，菱纱便扔出“烟水还魂”，声东击西，转移僧人视线，趁机迅速通过。

就这样一路小心走来，四人终于来到了千佛塔顶层。此处却没有僧人把守，塔顶中央安置着一尊巨大的佛像，金光闪闪，十分华贵。佛像面前乃是一排灵位，一个女子正跪在正中央的牌位前，只见那块灵位上，赫然写着“秦逸”二字。

琴姬惊道：“相公！”眼中满是泪水，几乎站立不稳。那女子听见琴姬的声音，缓缓站起，只见她穿了一身盛装，头上还戴了鲜花，全然不

像是来此祭祀之人的装扮。她扫了四人一眼，目光最终停留在琴姬的脸上，一动不动，眼神微微一颤，却没显出丝毫惊讶之色，脸上悲哀之余，竟有几丝愤怒和无奈。只听她缓缓说道：“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来的……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你……只不过，你比我想象的差远了……”

琴姬疑道：“你是……？”那女子目光凝聚，死死地盯住琴姬的双眼，似要看穿她心里的一切，冷然道：“你想不出我是谁吗？我却是一眼就认出你了。如今相公面前，也只有你我二人而已。”琴姬惊道：“你是秦逸他、他的——”

那女子冷冷地道：“他的妾。”琴姬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那里。那女子微叹一声，带着几分轻蔑道：“你尽可安心，直到相公过世，我也做不了他的妻子，我的名份永远都只是一个妾而已。”

琴姬嗫嚅道：“不、不是……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女子却以愤怒之极的语气打断了她：“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在相公和公公婆婆心里，我却胜过你这个妻子百倍千倍！若不是相公心肠太好，顾念一点旧情，今天又哪里轮到你坐正妻之位！你扪心自问，你配吗？你——”手指着琴姬，指尖轻颤，几年来心里的怒气和不甘一下子发泄出来。琴姬双手抱头，痛苦地颤抖着。

菱纱见她难受之极的样子，不由怒道：“喂，你别这么尖酸刻薄地欺负人！人都过世了，争这些有的没的名份还有什么用！”那女子看了菱纱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语气一下子平静下来，淡然道：“小姑娘，你说的太好了，本来我和她就没什么可争的。毕竟相公生前，日夜侍候左右的是我，给他熬药穿衣的也是我，我敬他爱他，他也待我惜如珍宝。”神色恍惚，似是回忆起了往事：“夫妻同心，心意相连，就算……就算他的病再也没法治了，这短短数月，不也如神仙眷侣一般——”

琴姬痛苦之极，颤声道：“不、不要说了！”那女子看了看她，冷笑一声，轻蔑道：“怎么，你不爱听？不爱听我和相公是如何恩爱？”琴姬痛苦地摇着头，那女子的每个字都如一把尖刀刺在心上：“你可知，妇人妒忌，合当七出？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也难怪公公婆婆不喜欢你。……”想要捂住耳朵，那话语还是一句句地钻入脑海中：“你不爱夫婿，不敬公婆，还指望着相公会喜欢你吗？他是太念旧情了，要不然，还轮得到你弃夫而去吗？……”

看着琴姬痛苦的样子，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快意，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悲愤的神色，似乎她自己也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对琴姬的斥责也不知不觉停了下来。琴姬连连喘息，犹如溺水之人逃回生天，好久才积聚起说话的力量，有气无力地道：“求你……求你别再说了……我今天来……只是想给相公上柱香，很快就走……”

那女子冷笑道：“走？是啊，你又可以抛下他，就跟从前一样。不是吗？”琴姬又是痛苦、又是着急，失声道：“不是的、我不是——”

那女子厉声打断了她：“不是什么！你知道吗？自从相公去了，我怕他一个人孤单寂寞，每天都来这儿陪着他，从早到晚都待在他身边。”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愤怒道：“可你呢？！你抛下了他整整四年！不是四天、四个月，是四年！四年了，相公坟上的土都干了，你才假惺惺地来这里！你不用解释什么了，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如今要说的话，相公他若泉下有知，也不会愿意听的！”

琴姬无话可说，痛苦地低下了头，只听那女子道：“你要上香，可以！但须得答应我一件事，你上完香之后，即刻离开陈州，永远不许再回来！你根本不配待在这里！”

韩菱纱听不下去了，怒道：“太过份了！凭什么这么欺负人？！”琴姬却无力地点了点头，微声道：“好，我、我答应你……”菱纱急道：“琴

姬姐姐，你……”琴姬颤抖着摆了摆手：“心愿了却，我、我也再不踏进陈州半步！你说的对……我不配留在这里……”

那女子冷然道：“这样最好，我想相公他也不愿意再见你的。”说完退在一旁，冷冷地看着琴姬。

琴姬走到灵位前面，徐徐跪下，眼前一阵模糊，仿佛回到了成亲之时，两人新婚燕尔，琴瑟和谐，说不尽的快活时光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忽然一阵冷风吹来，眼前景物一晃，尽皆消失，只留下面前冰冷的牌位，不由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滴在佛前的地面上。

三炷香很快就烧完了，琴姬勉强起身，面向那女子，微微一躬身：“多谢……告辞！”那女子冷笑一声，转过身去再不言语。菱纱怒上心头，刚想痛斥那女子，却被梦璃拉住，摆了摆手，悄声道：“菱纱，走吧，孰是孰非，不是我们可以说的。”

三人走出塔外，菱纱见琴姬黯然神色，安慰道：“琴姬姐姐，你别难过了。哼，刚才那个女的真是讨厌！陈州又不是她家大院，要由她做主！琴姬姐姐，你不用管她，什么时候想来看看你相公，只管来便是！”

琴姬摇了摇头，叹道：“谢谢你，韩姑娘。你不用多说了，她、她也不过是个可怜的人……唉，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如果当初没有意气用事，再和相公想想别的法子，或许、或许很多事情都会不同了……”

柳梦璃也安慰道：“我看那女子满面怨怼，她说的话，也未必全是真的……你也不必太自责了，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琴姬惨笑一下，道：“生人已逝，真的还是假的，已经无所谓了……若她令相公开开心心地过完那段日子，我反倒只有说不尽的感激和惭

愧……我对不起相公，她来代我做我该做的事，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一旁沉吟不语的天河突然开口说道：“嗯，你这么说，和我爹说过的好像，他说真心为一个人好，就是要让她天天高兴，就算那个人不喜欢自己，甚至根本不认识自己也没关系。”琴姬叹道：“令尊的话一点都没错，世人只盼做神仙的好，却不知心有牵挂，无论圆满不圆满，也胜过孑然一身，独自漂泊……”

菱纱难过地问道：“琴姬姐姐，以后……你要去哪里呢？”琴姬两眼微闭，轻声道：“与琴相伴，四海为家，走到哪里便是哪里了。”语音一顿，茫然道：“其实……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真想放下尘世一切，就这样随相公去了……”

菱纱难过道：“琴姬姐姐，你别……”琴姬轻叹一声：“可是，我对不起相公，我没有脸去见他……相公他最喜欢弹琴，我不能陪伴在他左右，便以琴为姓、与琴为伴，每天给他弹琴奏乐，希望他在天上听见我弹奏的琴曲，能够原谅我……我还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心搜集历代的乐曲残谱，替相公了却生前心愿，或许、或许这样，他才愿意在梦中与我见上一面……”

梦璃叹道：“琴姬姐姐，你太痛苦了，别这样……”琴姬摇了摇头，悔恨道：“不，你们不用担心，该怎么做，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在相公身边的时候，他一定也很痛苦、很伤心……如今，我不过是尝到昔日的苦果，又凭什么一死以求解脱呢……”

天河三人心中感伤，均是沉默不语。琴姬强笑道：“各位的热血心肠，琴姬不胜感佩，既已说过为你们歌唱一曲，自当信守诺言。这大概是我在陈州唱的最后一支歌了，就送与你们三位一听吧——”说完，将七弦琴轻轻地放于地上，徐徐端坐下来。天河三人也席地而坐，侧耳倾听着。

琴姬纤指轻拨，琴上传来一阵极轻微的颤音，如人低语，微不可闻，然而语中悲戚感慨之情却深深地印刻在了三人心中。菱纱和天河心里一难过，不由得想起了逝去的父母，梦璃则低下了头，用心思索着什么。琴音逐渐由短而长，连成一片，乐声渐转悠扬，然而那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悲伤仍是贯穿始终，但却是哀而不伤，让人难过之余，仍不由得为这支琴曲的音乐之美而赞叹感动。

听得正入神时，只见琴姬轻启朱唇，悠悠唱道：“.....细雨飘，轻风摇，凭藉痴心般情长；皓雪落，黄河浊，任由他绝情心伤.....今生缘，来世再续；情何物，生死相许。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初时唱得十分优美动听，然而不久声调便转凄凉，琴音也为一变，悲伤之情更进一层，远远地传来几声鸦叫，似也为歌声所感，更显得歌曲悲哀不胜。唱到“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一句时，声音已近哽咽。一旁的菱纱已是听得满眼泪水，几乎就要哭出来。梦璃微微叹息，悄悄地递了块手帕过来。

一曲唱毕，三人只觉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梦，梦中种种悲伤之事、悲哀之情、悲痛之感，犹如亲身所遇所感，如幻如真。琴姬忍住泪水，冉冉起身，向三人道别。菱纱含泪看着琴姬乘船远去，心里难受已极，哀声道：“琴姬姐姐.....她是在用自己全部的心和命在唱这首歌啊.....太悲伤了.....为什么上天要让两个人有缘，却又无份.....”

梦璃见她难过，也有些伤感地道：“我想，或许人和人之间的缘份，都是注定的。等到上天要收回的时候，连一天一刻都不会多等.....”菱纱悲道：“像琴姬姐姐这样，真的好残忍.....要我选的话，我宁可一开始就不认识那个人，也好过相识以后却要生离死别.....”

天河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菱纱，虽然你说的没错，但是.....就算我们三个明天就会分开，我也不后悔认识你和梦璃。爹说过，活着的时候要尽欢，死的时候才没有遗憾，要是因为害怕以后的事，一直避开当下的事，那活着也不会开心的，又有什么意思。”

梦璃叹道：“我想，我能明白云叔说的意思……与其担心人生无常，不如多珍惜眼前时光、多珍惜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啊……”天河点头道：“我爹总说，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以前我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大概也是让我们把握自己、把握眼前快乐的事吧。反正，只要每天都过得开心，以后想起来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菱纱悲叹道：“是吗？生尽欢、死无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望向远处无边的湖面，口中仍是喃喃念道：“……生尽欢、死无憾……”

就在天河等人感叹之际，千佛塔内，秦逸之妾姜氏重又跪倒在丈夫的灵位前，此刻她已换上了一身素服，脸上一片黯然之色，面对丈夫的牌位，幽幽地说道：

“相公，那个人，就是你直到过世前都念念不忘的女子吗？她……比我好吗？相公，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一心一意喜欢着你，只想做你的妻子……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和她在一起……”

姜氏叹了口气，脸上现出十分不甘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用极柔和的语气说道：“后来，她弃你而去，姑妈说要我嫁入秦家冲喜的时候，相公，你知道、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想好好照顾你，让你忘记那个女人，从今往后只想着我……可你、你怎么忍心看都不看我一眼……”

她忽地笑了，哀叹道：“这些天，我一直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最美的花在这里陪着你，相公，你不会怪我吧？我、我只是不甘心，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我知道，她总有一天会来的。今天，我终于见到她了，她……也不过是个很寻常的女子，没有我美，也没有我对你那样好……可是，你为什么爱她，不爱我？”

塔内一片寂静，只听见呼啸的北风在窗外卷过。姜氏的眼神愈加迷离，喃喃地道：“相公，你听，这儿的風好大，吹得人好冷。你在那边，有没有这么大的风，你会冷吗？”

相公，你是不是很寂寞？我来陪你好不好？

相公，你要记住，这世上只有我是最爱你的，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跟着你，不像其他人会把你抛下……”

一阵狂风吹来，塔顶的窗子被大风吹开，佛前的烛火摇了一摇，随即熄灭，整座千佛塔就这样陷入了一片死寂……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八章 初入昆仑

菱纱三人坐在桌前，面前就是一大堆美食，可是就连一贯见了食物不要命的天河，都没有心情吃下去了。

四周饭桌旁的宾客们还在喋喋不休：“你们听说没有？咱们陈州城首富秦家家里又出大事了！”“你说他家媳妇自尽的事？”“对对对，听说他们家的媳妇昨夜在千佛塔里自尽了！忤作看过，说是吞毒死的！”“我也听说了这事，最奇怪的是，守塔的僧人都说昨天夜里有人闯进去，偏偏又讲不出贼人相貌，听说方丈已经决定关闭禅寺三个月……”“哼，光关三个月门有个屁用，秦家那是好惹的？我看，这次的事非告到官府上去不可，整不好那帮和尚都得跟着倒霉……”“唉，可叹世上痴情女，丈夫死后竟如此贞烈……”

菱纱闭上眼睛，痛苦地道：“想不到，她的性情那么烈……也许、也许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讲，我、我实在是……”天河见她难过，安慰道：“菱纱，这不干你的事，我想……她是想去陪自己的丈夫吧？那是她自己的愿望，和你没关系。我爹也说过，人能够按自己的愿望选择生死，不管对错，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是我们可怜她，她大概也不会高兴的……”

梦璃叹道：“也许，云公子的话是对的，她生前不一定被相公所爱，死后却一定要去争，这份心意，也很让人动容了……”菱纱难过

道：“可是，发生了这种事，总是让人难受……一个人，昨天明明还和你说话、还会动，今天却哪里都找不到了，这样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梦璃轻轻握住了她的手，柔声道：“菱纱，人死不能复生，何况她的死，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无论如何，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天河也道：“是啊，梦璃说的对。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要太难过了吧。”看了看桌上的美味，笑道：“我们快吃饭吧，菱纱你看，这可是正宗的烤猪腿，凉了就不好吃了！”菱纱瞪他一眼，哼道：“吃吃吃，你这野人就知道吃饭！”端起饭碗扒了几口，天河呵呵傻笑，也跟着吃了起来。

三人正吃着饭，只听门口一个清朗的男声说道：“店家，打个尖！”话音十分熟悉，天河等人抬头一看，正是怀朔，不由得又惊又喜。

身旁璇玑不满道：“怀朔师兄，我们又没赶上师叔，还在这里呆什么，赶快回琼华派啦！”怀朔解释道：“璇玑，我们都追了师叔一晚上，就算不休息一下，也得吃点东西吧？御剑很耗体力的，我倒没什么，你的体力肯定支撑不下来的，万一飞到一半突然没了力气，从天上摔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璇玑撇了撇嘴，心知师兄说的有理，倒也没多说什么。

菱纱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向怀朔两人道：“两位，真巧，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我们找你们好久了。”璇玑奇道：“找我们？难怪到哪都会遇上……喂，你们干嘛要跟着我和师兄啊？”盯着菱纱，满眼疑惑，语气中颇有不满之意。

怀朔微觉失礼，连忙喝阻：“璇玑！别乱说话……”菱纱却是一笑：“没关系，其实小妹妹说的也没错。”向怀朔介绍道：“我叫韩菱纱，他叫云天河，这位是柳梦璃，我们特意赶来陈州，便是想拜入二位的师门……”

菱纱话还没说完，璇玑便连连摇头道：“什么？你们要入我们琼华派？不行不行，修仙哪有你们想得那么简单！”怀朔连使眼色，璇玑却没看见，还是一个劲地说下去：“我们琼华派收徒很严的，哪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容易进！再说了……”

菱纱温言道：“小妹妹，我们自然知道不容易，但早已下定决心了……”还没说完，只听璇玑跺脚怒道：“什么小妹妹，总这么喊，人家哪里小啦！”菱纱连忙改口，想起那晚湖边之事，微笑道：“那……璇玑姑娘，你和令师兄能不能带我们入门拜师呢？当日在湖边，多亏令师叔仗义相助，不然我们早成了妖怪的口粮。从那之后，我们对剑仙之风更是仰慕……”

璇玑怀疑地看着菱纱的眼睛，听到“仰慕”二字，忽然大惊，急道：“等等，你说你仰慕师叔？你、你不会也看上我师叔了吧？”见菱纱容貌姣好，顿时一脸敌意，嫉妒之色尽显于外。

怀朔大感尴尬，连忙喝道：“璇玑，怎可这样讲话！”急向菱纱连连道歉道：“实在抱歉，小师妹她口无遮拦，韩姑娘别放在心上。”

菱纱笑道：“没什么，我们求仙是一片诚心的，更感激剑仙当日出手相救，怎敢有其他念头，璇玑姑娘也不过是心直口快罢了。”转向璇玑，心知她多半心仪她的那位师叔，柔声道：“我见璇玑姑娘聪明伶俐，想必很得令师叔的喜爱吧？”

璇玑得意道：“哼，算你有见识。”心里暗自高兴：“喜爱，嘻嘻～”心中对菱纱的态度随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怀朔道：“师兄，不如我们就帮他们一把好了，掌门不是常说做人要时存善念吗？反正最后能不能入门还要看他们自己，我们尽力就好了。”

菱纱有意讨好璇玑，原意也不过是想让她尽量少反对而已，怀朔事事都依着她，若是璇玑执意反对，自己三人想入琼华派便十分困难。万

料不到就凭简单两句话，竟让她反过来帮自己说话，心里不由大喜。怀朔摇了摇头，叹道：“唉，你啊，真是个孩子……也罢，你们三位，既然大家三番五次有缘相遇，或许也是天意……”听这语气，似是同意了菱纱的请求。

菱纱喜道：“真的？你们答应了？！真是太谢谢了！”怀朔道：“我和师妹还要用餐，几位若是吃完没事，可以到城里走走，一会大家在城门口会合便是。”刚想找个旁边的空桌坐下，璇玑见一旁都是些喝酒划拳的江湖汉子，撇嘴道：“师兄，我才不要和这些粗人在一起吃饭，你帮我找个安静的座位吧！”怀朔无奈，向三人拱了拱手，带着璇玑向楼上的雅座走去。

这边菱纱眼见大功告成，喜不自胜，天河也十分高兴，唯有梦璃神色凝重，似有心事。菱纱见她脸色，关切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呢。”

梦璃微微摇头，道：“我……我没什么，只是……大概是想到这两天发生的事，心里不太舒坦罢了……”心里恍惚飘过一团影子，却又看不清楚。菱纱安慰道：“别再想了，你刚才不是还说过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珍惜当下，在一起时就要开开心心的，别辜负了来这世上走一遭。”

天河道：“饭吃完了，我们去城门口等怀朔他们吧！”梦璃突然想起来一事，道：“嗯，不过，我的香昨天晚上用得差不多了，得去城里买点。云公子、菱纱，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就到。”

菱纱笑道：“好梦璃，我陪你一起去吧。”梦璃摇摇头，小声道：“不用了，云公子他……”菱纱反应过来，心道别让这野人一个人又跑丢了，笑道：“那也好！梦璃你不用着急，慢慢挑，我们在城门口等你！”

三人出了客栈，梦璃向一旁的店铺走去。菱纱和天河百无聊赖，便在城门附近四处转悠，只听得道旁一个摊位前围了好些人，指指点点，十分热闹。天河不由走了过去，只见那摊前挂着不少图画，像是在卖画，摊主却是个男孩。一旁围观的人虽多，大多数人看了那些画，却是连连摇头，许多孩子更是七嘴八舌地评论道：“咦，那个是‘小鸡啄米图’？鸡是长这样吗？”“这座亭子上压着一块大石头，亭子怎么没塌呀？哈哈，真有意思！”一片哄笑声中，那男孩涨红了脸，怒道：“你们、你们不买就走开！不要在这里挡我做生意！”

天河看见一幅画颇为眼熟，走上前去，问道：“那个，我能用钱换你的画吗？”那男孩喜道：“你看中了我的墨宝？果然有眼光！说吧！到底是哪一幅？”天河指着那幅画，道：“唔，就是这个，什么‘芙蓉’跳舞的这张……”

正说话间，肩头被人拍了一下，菱纱笑着问道：“喂，你看什么呢？”天河见是菱纱，喜道：“菱纱，这就是你上回说的那副很有趣的画，我想买下来送给你……”菱纱听得一愣，仔细看去，小声念道：“‘芙蓉转圈舞蹈处，左摇右摆好似鸭’……”不由得笑了出来：“这、这不是那首蠢蠢的诗吗？怎么到哪都能看见……”

那男孩听到菱纱的话，气得狠狠瞪了她一眼，突然惊道：“你、你就是那个冒牌的中原第一美少女！不许、不许侮辱我的墨宝！”菱纱抬眼一看，那男孩正是当日在寿阳城外自吹自擂、大放厥词的景阳，只不过当日他穿着一身绸缎，今日却是一身土布衣衫，十分寒酸，自己和天河一望之下，竟没认出来。不由笑道：“哟，这不是陈州的景大才子吗，这一次又在玩什么？难不成是要全城的人都来看看你的画，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文采？”

景阳又羞又怒：“要、要你管！”菱纱微笑道：“好好好，我不管就是。天河，这画虽然有趣，但我又不喜欢，不买了。”天河一怔，菱纱拍了拍他：“走啦，别挡了这位景大才子的财路，嘻嘻～”

景阳见两人要走，又气又急：“不买？不行，说好了的，你一定要买！”拉住天河的袖子不让他走。一旁的孩童纷纷嘲笑道：“羞羞羞，哪有这么卖东西的。”“就是啊，那么难看的画白送我也不要……”“喔，画卖不出去，耍赖皮喽……”景阳的脸涨的通红，仍是死死地拽住天河的衣袖，天河无奈道：“菱纱，我们就买了吧，好像也不贵……”

正在此时，远处奔来一个仆妇，看见景阳，远远地叫道：“少爷、少爷！”景阳一愣，那仆妇已来到了面前，看见景阳被一帮孩子嘲笑，心痛道：“少爷啊，你……你怎么又跑来这里卖字画了？唉，你、你这不是让我和夫人心里难过吗？你从小过得娇贵，怎么能吃得起这种苦？”

景阳倔强道：“谁说不行？我可以的！要是……要是这笔生意谈成了，至少能赚到十文钱，不，一文也好，攒下来给爹买药！巧婢，你回去吧，你出来找我，娘一个人要照顾爹，忙不过来的。”巧婢哪肯离开，在一旁苦苦劝说。景阳急了，脖子一梗，怒道：“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我……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做！不用你和娘操心！”

巧婢知道这孩子从小娇惯，颐使气指惯了，见他不肯回去，也只得长叹一声，道：“唉，少爷、少爷你……唉，算了，那我先回去帮夫人了，少爷你也早点回来，别让夫人担心……”说罢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菱纱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却是吃了一惊，道：“喂，景大少爷，你爹不是礼部尚书吗？怎么会——”景阳眼圈一红，又是愤怒，又是着急地道：“我爹当然是礼部尚书！他是最好的官，从来不收贿赂的！他、他被右丞相陷害，丢了官，还生了大病……大夫开出来的方子，上面的药都很贵，家里已经没多少钱了，能卖的也卖差不多了，连我的衣服都……”

菱纱恍然大悟，难怪这孩子最讲派头，却会穿着一身布衣在街头卖画，笑道：“所以，你才想卖字画，赚钱给你爹抓药？”景阳哼道：“不、不错，你、你尽管笑话我好了！”菱纱微微一笑，略带歉意道：“我干嘛要笑话你？好啦，我承认刚才嘲笑你是我不对，不过，要是我有办法帮你呢？”

景阳怀疑地看她一眼，有些戒备地道：“帮我？……哼，我才不要别人施舍呢！”菱纱笑道：“哟，你的少爷脾气还真不小。不过，我又没说要施舍你，是借你钱，有借就要有还，懂吗？”景阳仍是十分疑虑：“可是……我爹的病不是一点点钱就能治好的……你……”

菱纱摆了摆手，道：“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尽管和我去那边钱庄取钱好了。至于这些画嘛，还是收起来好了。嘻嘻，就算卖得出去，单靠卖字画赚钱，又得卖到何年何月啊？别想那么多啦，走吧！”说完向天河一招手，两人向远处的钱庄走去，景阳将信将疑，紧紧地跟在后面。

进了钱庄，菱纱抽出一张银票，放在柜台上，叫道：“掌柜的，麻烦帮我把这个换成一百两的票面。”这钱庄里生意甚是清淡，掌柜的见来了人，忙不迭地道：“好好好，姑娘稍等，待我点一下。”连忙拿到后面清点去了，不一会，拿着几张银票出来，递给菱纱，满脸堆笑道：“姑娘您收好，一张一百，一共五张五百两。”菱纱清查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景阳只看得目瞪口呆，惊讶道：“五百两？！原来，你真的这么有钱……”天河也是惊道：“是啊，菱纱你说过，一千文钱是一两银子，那五百两就是……就是……总之，菱纱，你真的有好多好多文钱！”菱纱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笑道：“嘻嘻，那当然，我平日也算出入宝山，总不能空手而归。那些拿到的东西换成了银子，一时也用不上，就先存着，有人需要帮忙时就拿出来，也省得四处筹钱了……”

景阳嗫嚅道：“可是、可是，就算是借的，你、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借我这么多钱？……爹以前说做好事会有好报，可是他病倒以后，没有一个亲戚愿意借钱给我们。娘说，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我们好的……你，要我怎么报答……”

菱纱皱了皱眉，不悦道：“喂，我说小少爷，你才几岁，哪来这么多功利的想法呀？别说你现在一文不名，就算富可敌国，我也没什么稀罕的。哼，我是看你爹是个好人，才帮你一把。说好了，五百两银子以十年为限，利五十，到时候你可要还我！”说着将银票递给了景阳。

景阳接过银票，低声道：“谢、谢谢，我家就住在城外龙湖西岸，到时候你来找我好了……不过，能不能还上……没关系，我九岁的时候算过命，道士说景家由我开始，往后数代之中必有一人会成为蜀中巨富，区区五百两银子，肯定不成问题！”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高高兴兴地跑远了。

菱纱哑然失笑道：“这小鬼，我又不指望他还钱，干嘛说的这么郑重，还把还钱的事拖到不知哪辈子去了……天知道他们家到哪一代才会出什么蜀中巨富……”天河怪道：“菱纱，既然你不要他还钱，干嘛还要……”菱纱白他一眼，道：“我是怕这小鬼有了余钱到处乱花，给他点压力，让他清醒点，别老拿自己当大少爷。他家已经这个样子了，要是不省着点过，怕是这辈子都要过穷日子了。”

天河笑道：“不管怎样，菱纱，我们今天都算做了件好事吧。”菱纱点点头，道：“其实，这小鬼虽然文才一无可取，脾气也不好，倒是个孝子。再说，他爹景大人真的是个好官，遇上了难处，怎么能不救？所以既然这事被我遇上了，那是当然要管的。”忽地反应过来，惊道：“哎呀！耽误了这么久时间，不知道怀朔他们是不是等急了，我们快去！”

天河两人急忙向城门口跑去，只见怀朔师兄妹和柳梦璃都等在那里，菱纱连忙道歉：“实在抱歉，让两位为等我们耽搁了，真是过意不去。”怀朔笑道：“韩姑娘多礼了，其实也没耽搁什么，我正好陪璇玑去买糖葫芦——”

话没说完，璇玑羞得满脸通红，双手捂脸，跺脚道：“师～兄～，这么丢脸的事不要拿出来嘛。”天河三人都不禁莞尔，怀朔笑笑：“好、好，不说。”转向三人道：“三位，本派虽距陈州有万里之遥，但以御剑术一盏茶的工夫即可到了，只不过我与师妹只有两把佩剑，要搭载这么多人怕是不够，所以想借云兄弟的佩剑一用。”

天河笑道：“好啊，我这里有两把剑，你都拿去。”说完解下慑天剑和“这是剑”递给怀朔，怀朔看了看慑天剑，赞道：“云兄弟的剑真不错，这剑是用九淬之法铸成的，这种铸剑术的高明之处和本门的铸剑之法已相差无几，俗世中能寻到这把剑，当真是难得。”又看了看“这是剑”，眼神一愣，脸上露出极惊讶的表情，叹道：“这把剑造型十分特异，不过……”一旁璇玑插嘴道：“师兄，这剑怪模怪样，连剑格都没有，和寻常的样子差太多了，说不定铸它的人只是想哗众取宠而已……”

怀朔摇了摇头，道：“这倒也不能妄下定论，此剑灵力强大，并且不知为何，其中竟蕴有巨大寒气……”转向云天河，问道：“云兄弟难道没有察觉？平日使剑时，不会被寒气伤身？”天河摇摇头：“伤身？没有啊，这剑我要着玩好久了，只是摸起来凉快，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

怀朔奇道：“这便奇了，莫非云兄弟修炼了何种高深的内功或法术？”天河仍是摇头。菱纱笑道：“这野人身体强壮、四肢发达，大概那点寒气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吧。”梦璃想起刘得宾的话，不由疑道：“如此说来，这是一把很不寻常的宝剑？不知道和贵派是否有关？”

怀朔摇了摇头，道：“这把剑确非寻常，可惜我相剑之术所学不精，看不透此剑深浅，若是师叔在此，一定能说清此剑的来龙去脉。不过，我们从没听人说起过这把剑，应该和敝派没什么关系吧……”又道：“姑且不论此剑，即便宝剑有灵，所持之人也要有与之匹配的力量方可激发，否则人不可役剑，剑无以护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菱纱赞道：“哦，听着就很有道理，不愧是修仙练剑的人。”怀朔微微一笑：“韩姑娘过奖了，我们这就启程吧。不过，你们三位只有两把剑，不知如何分配？”

天河三人互相望了一眼，又听怀朔道：“刚才那把蓝色的长剑大概够载两个人的，只不过剑身太过细长，御剑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吃力……”天河道：“哦，既然这把剑不好用，那就我用好了，菱纱，你们呢？”

菱纱心想梦璃是一介大小姐，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御剑这种事恐怕不在行，还是让她用那把踩起来容易些的剑为好，免得发生危险；再说，“这是剑”虽比一般剑稍长，两个人站上去，也非得紧贴在一起不可，梦璃是大家闺秀，平日里所受礼法熏陶甚多，恐怕她到时的不免拘谨。菱纱自己本是江湖儿女，对这些小节便不太计较，笑道：“梦璃，你用另外那把剑好了，我和天河一起。”梦璃点了点头。

怀朔道：“好，既然大家都准备完了，我们即刻起程吧。”顿了顿，又道：“我一会念动口诀之时，大家把眼睛闭上，待飞到空中方可睁开。还有，御剑的过程中，大家务必要心无杂念，不然——”璇玑抢着道：“不然一个不专心，从天上掉下来，我和师兄可不管哦，嘻嘻。”怀朔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唉，你啊……”

天河等人闭上双眼，只听得怀朔念道：“心由念动，剑自气灵，气念互通，人剑相合——起！”三人只觉脚下一空，耳旁传来呼啸的风声，睁眼一看，自己竟已御剑飞在空中，不时有云朵从身边飘过，只觉清风拂面，说不出的畅快舒服。菱纱不由得拍手喜道：“太好了！想不到御

剑这么有趣！”心里一高兴，竟忘了抓牢天河，“这是剑”突然一晃，菱纱一个趔趄，险些摔了下去。幸好怀朔就在旁边，一把扶住了她。

菱纱吓出了一身冷汗，紧紧地抓住天河的肩头，再也不敢放开。怀朔见她紧张情形，笑道：“韩姑娘不须如此害怕，御剑之道，本就讲究人剑合一、心剑相通，只要心中不生杂念，是不会有危险的。”菱纱微微放心，然而还是不敢再放手了。天河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张开双臂，迎着风，大声呼喊道：“哟嚯！我～会～飞～了，好～开～心～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怀朔见两人已无危险，微微一笑，负手向前飞去，片刻间就将两人甩在了后面。

另一边，柳梦璃的御剑飞行却是十分顺利，脚下长剑如同身体的一部分一般，飞得平平稳稳，竟没落在旁边的璇玑后面。璇玑不由奇道：“柳姑娘，你以前学过御剑？”梦璃摇了摇头，璇玑羡慕地望着她，说道：“那你一定不是一般人！师父说过，没学过御剑的人被别人带着飞时，除非是灵力极高的人，根本飞不快的！”梦璃笑了笑，不置可否。

只听见前方怀朔喊道：“诸位，到地方了，我们下去吧——”话音刚落，天河等人只觉脚下长剑一个劲地往下沉，本来看不清的地面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只见一个圆形的村镇出现在自己脚下，不多一会，长剑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三人回到地上，想起刚才一场奇妙体验，均是感叹平生有趣之事，莫过于此。天河和菱纱更坚定了修仙的决心，心想一定要学到这奇妙无比的御剑之术不可。

怀朔收剑入鞘，道：“此地乃是播仙镇，就在敝派所居昆仑山的脚下，我和师妹只能将你们带到这里了。若想入门拜师，就一定要自行上山。”天河笑道：“自行上山？哈，那也没什么，走山路一点都不费力。”

一旁璇玑刮刮脸蛋，嘲笑道：“哼，掉以轻心，小心到时候哭鼻子！”怀朔道：“山中设有不少险阻，乃是为考验来此求仙之人的毅力，诸位多加小心，如果有为难之处，也不必硬闯……”璇玑有些不耐烦，着急道：“师兄，不用说那么多啦，他们自己去镇上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怎么上山了？反正我们能帮的也都帮了，赶快回去见紫英师叔啦！”

梦璃向怀朔两人施礼道：“谢谢两位，接下来若有任何困难，就让我们自行解决好了，这样方能显出修仙的诚心。”怀朔拱手还礼，道：“三位多保重，说不定下回见面时已是同门。后会有期！”随即和璇玑御剑飞走。

菱纱轻哼一声：“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向前走了两步，忽然眼前一晕，双腿如同灌了醋一般，站立不稳，软软地跪倒了下来！天河、梦璃吃了一惊，齐声问道：“菱纱，你怎么了？”

菱纱摇摇头，微微呻吟：“头好晕，身上也没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总觉得很累，刚才在天上就有点不舒服……”勉强站起来，道：“没事的，大概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们先去打探打探上山的事吧……”

天河急道：“这怎么行！今天不上山了，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菱纱摇头道：“没关系，我头不晕了……”天河斩钉截铁地道：“那也不行，还是得过一晚再走。怀朔他们讲过，上山的路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客栈休息，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菱纱脸上微微一红，小声道：“你、你这么关心我干嘛……哼，你走山路一点都不费力，我却要休息，显得我很差劲似的……”梦璃也道：“我看，就按云公子所说吧。先休息一天，养足精神，再上山也不迟啊，菱纱。”菱纱只好点了点头。

三人在这播仙镇中行走，只见这里地面上全是黄沙，镇里的房子也是黄色的，倒是有不少地方安置着葡萄架，长得正盛的葡萄给一片黄色的世界里点缀了几点绿意。奇怪的是，尽管此地处于沙漠之中，却有一条满着水的小河贯穿于整个镇子中，河中的水清澈无比，在炎炎的夏日里给人以无比清凉的感觉。在此居住的大多是西域之人，穿戴与中原人大不相同，但都说着汉话，显然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染。也有不少汉人杂居其中，双方相处得十分和睦。有人看见天河等人，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天河只觉得这里的人淳朴好客之极，虽是异族，对自己却比与父亲同一家族的太平村村民要好得多了，不由得感慨万千。

天河等人来到一座圆形尖顶的房屋面前，只见不少人进进出出，天河奇道：“这里的房子都怪模怪样，圆圆的，顶上还有尖刺……”梦璃道：“我在书上读过，西域人世世代代都是住这样的房子里，才能躲过风沙日晒。这里人这么多，应该就是客栈了，我们进去吧。”三人进入客栈，只见门边柜台旁便是一位身披灰色长袍的胡人女子，见三人进来，笑着欢迎道：“三位客人，欢迎欢迎！神仙会保佑你们的。”梦璃知道她是店主，施礼道：“掌柜的，我们今晚要在这里过夜，请给我们准备三间客房。”

那掌柜笑道：“有有有，三位请上楼。”看见菱纱脸色不好，关心地道：“这位姑娘面孔发白，是中暑了吧？这样的身体千万别去仙山！”菱纱奇道：“咦，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那里？”掌柜笑道：“姑娘，你们几个的装扮一看就是从中原来的，带了刀剑，不是做生意，那应该就是去仙山了。山上的神仙连许多中原人都知道，来这儿就是想见神仙一面，你们应该也是来找神仙的吧？”

梦璃点点头，问道：“冒昧地问一句，您能告诉我们去山上的路吗？”掌柜道：“当然可以，这里人人都知道，出了播仙镇，往南就可以去仙山。不过，很少有人能见到神仙的，因为山路上有很多会伤人的怪物，那些怪物杀也杀不完，很多上山的人没走到一半就逃回了镇

上。也有极少数人真的上了山，再也没回来过，也许是被神仙带走了吧.....”

菱纱听了这番话，暗暗吃惊，想不到怀朔等人所说的考验竟然这么难过，不由得微露惧意。天河看到菱纱的表情，安慰道：“菱纱，不用怕那些怪物，它们打不过我们的。”菱纱哼道：“谁、谁怕了？我.....我不过是担心山路难走罢了，以前那么多妖怪都不是对手，哼，还怕这几个家伙？”见天河看着自己，转身对梦璃道：“梦璃，这个镇上的人好像都会说中原话，也很崇拜剑仙，嗯，就是他们说的神仙。要不是房子和衣着不一样，周围又全是黄沙，真看不出这是西域呢。”梦璃点了点头：“是啊。”

那掌柜一脸感恩之情，虔诚地道：“姑娘，播仙镇能不被周围的沙漠吞噬，都是因为神仙怜悯我们，才让仙山上的水流下来，镇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份恩情。神仙保佑！要是没有水，也就没有中原人来做生意，这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至于中原话，都是那些中原商人教给我们的。”

梦璃叹道：“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叫人大长见识。”掌柜笑道：“姑娘如果喜欢这儿，就多住一段时间吧。”对大厅里一个少女喊道：“莱丽，快带这几位客人去楼上的房间，再给这位中暑的姑娘送杯奶茶。神仙会保佑这位姑娘快点好的！”那少女答应一声，走到天河三人面前，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她年纪虽然不大，但这些年一直和娘经营这客栈，迎来送往，礼节方面懂得一点不少。不一会，又到菱纱房里给她送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菱纱见她如花笑颜，心里一阵温暖，只觉身上的难受也减了不少，见天色已黑，躺在床上，不久便沉沉睡去。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九章 太一仙径

第二天清晨，梦璃走出房来，看见天河也推门出来，一脸疲惫之色，奇道：“云公子，你怎么好像不太有精神的样子？”天河叹了口气：“嗯，其实，昨天夜里我好像一直听到菱纱在说梦话……”

梦璃一阵默然，许久道：“她……肯定很想念自己的爹娘吧……”两人昨晚都听见了菱纱梦里的呼唤声，也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无论是在世还是不在世、亲生还是非亲生，对父母的思念，却是一般无二。

吱的一声，身后房门打开，菱纱走了出来，她神采奕奕，已全无昨日的难受之情，天河忙问道：“菱纱，你，好了吗？”

菱纱嘻嘻一笑，仿佛将昨夜的梦忘了个干净，不屑道：“那当然，这种小病小痛，能算什么？”看了看天河，突然惊道：“天呐，你的眼圈怎么黑了？看起来好蠢哦～”

天河小声道：“那还不是因为……昨晚你……不说了，没什么。”菱纱笑道：“是不是换到你不舒服了？要不然，我们再歇息一下？”天河连连摇头：“不用不用，我们还是快点上山吧。我想早点学到那个御剑术在天上飞着玩，越早越好！呵呵。”

菱纱暗自摇头，心里暗想：“唉，这么大的人了，还一心只想着玩……”可她又怎么知道，昨天夜里，天河听到她的呼唤时，心里是多么的难过，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她……

三人按掌柜的说法，出了播仙镇向南走，只见不远处便是昆仑山，山势巍然，连绵不绝。三人脚下乃是一片黄沙，远处的山路上却是树木成荫、绿意盎然，梦璃叹道：“真想不到，在这儿竟还有这样绿树成荫的地方！”菱纱笑道：“那当然啦，要不然怎么叫仙山呢。”

天河却显得十分紧张，手握长剑，两眼谨慎地注视着身前的景物。菱纱看得不对劲，拍他一下，问道：“喂，你干嘛紧张兮兮的样子？”天河不安道：“这里，有杀气！”菱纱不信，嘲笑道：“你又来了，这么漂亮的地方，哪会有什么杀气……”天河转过身来，急道：“真的，相信我，真的有——”

话没说完，只见空中突然降下一道闪电，正中天河，与当日梦璃所用仙术一模一样。天河“哎呦”一声，被击得蹲在地上不能动弹。梦璃惊道：“云公子，你受伤了？”天河勉强支撑道：“没、没有，只是全身麻了，不能动。你们小心……”

忽听得耳边一阵怪笑声，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形的怪物，一手持刀、一手举盾，最怪异的是，那怪物竟没有头颅，赤着上身，腹部发出诡异的笑声。梦璃惊道：“这怪物……是刑天！”

刑天乃是上古时代的大神，是蚩尤的手下。蚩尤讨伐黄帝失败后，他不甘心受黄帝统治，再次掀起反旗，与黄帝激战时不慎被砍下头颅，他于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奋战。虽最终失败，但他的勇敢和顽强却为人们所称道，被誉为战神。不过这里的“刑天”却远没有真正的刑天那般强大和光明磊落，它先是隐在一旁伺机偷袭，见天河全神戒备，无机可乘，只得耐心等待，终于等到天河回头说话、防备略有松懈的一瞬间才出手，幸好它法力不强，没能真正伤及天河，但也使得他全身麻木，无法动弹。

菱纱又气又急，深悔自己大意，害得天河受伤，拔出短剑纵身上前，怒道：“梦璃，你先看看天河的伤！我来对付这个怪物！”那“刑天”怪吼一声，挥动手中大刀，也向菱纱砍来。

正当这时，一道白影闪过，只听“铮”的一声，“刑天”手中的刀不知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竟然拿捏不住，被震得飞了出去。众人眼前一花，面前已多了一人，他右手捏了个剑诀，疾喝一声，一道光剑飞

出，正中那怪物，那“刑天”怪叫一声，却不倒下，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

那人转过身来，宽袍缓带，气度闲雅，一脸英俊之色，正是当日在湖边救了天河、菱纱的少年剑侠。菱纱见到他，大喜道：“剑仙，是你！谢谢，你又帮了我们一次！”

一旁梦璃用仙术解除了天河的麻痹感，问道：“菱纱，这位是？”菱纱笑道：“梦璃，这就是那天在湖边救过我和天河的剑仙，他的剑术很厉害呢！”

那少年听了菱纱的赞誉，脸上却是毫不变色，问道：“你们为何在此？”菱纱笑道：“啊，那个，我们仰慕剑仙风范，正要上山寻仙访道。”满以为他听了一定十分得意，不料那少年摇了摇头，微叹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刚才不应该帮你们的。”

菱纱吃了一惊：“剑仙，你.....？！”那少年摆了摆手，道：“姑娘莫要误会，若是来此求仙，这太一仙径只不过是小小试炼，须得凭自身之力通过方可。”菱纱撇嘴道：“太一仙径？这名字倒是很好听，不过怎么这样凶险啊.....不如剑仙你好人做到底，就带我们上山吧~”说这话时，满脸堆笑地看着那少年，只盼他嘴里说出一个“好”字，自己三人可就省了大力气了。

不料那少年长袖一拂，冷然道：“不可。”他脸色一直冷冰冰的，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回绝了菱纱的请求。菱纱一愣，又笑道：“哎，虽说要凭自身之力，可剑仙你刚才明明帮了我们，既然出手，就是打破规矩了，既然这样，破例一次和破例两次又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剑仙，你就帮帮我们吧，好不好？”

少年背过身去，冷冷地道：“不必多逞口舌之利。你们适才遇电击也不知闪躲，毫无应变之能可言，若是没有修仙资质，就请回吧，不必到

此白费力气。”

菱纱好话说了一箩筐，到头来还是被人毫不客气地拒绝，又被一顿奚落，不由得生气道：“你说什么？你、你少瞧不起人！”那少年淡淡地道：“我不过就事论事罢了，说的对不对，你心里自知。”忽地御剑飞起，转眼之间，消失在三人视野之外。第九章：琼华试炼

眼见那少年远去，菱纱跺脚气道：“什么嘛！还以为他是多么热心的好人，没想到是个冷冰冰的死脑筋！”天河劝道：“算了，他也没怎样，还帮了我们……”菱纱气得捶他一下，道：“你啊，到底懂不懂人争一口气的道理！哼，这家伙断定我们上不去，那我们拼了命也要爬上山，让那个冰块脸刮目相看！”

梦璃微笑道：“其实，有些人就是面冷心热，他肯出手帮我们，应该也没有恶意，菱纱你就别气了。”菱纱气稍稍消了些，叹道：“好梦璃，其实，你说的我也知道啊，他救了我们两次，是个好人，我只是不喜欢他那么说话……唉，算了，我们走吧。”

三人继续向山上走去，一路上遇到许多小怪拦路，有“刑天”、也有其它叫不出名字的怪物。这些怪物法力均不很高，数量却是不少，想是那些修仙门派既想考验寻仙之人，又不愿当真伤了他们，故而用这些并不太难对付的小怪来试探他们。若是来人没有坚定的决心，见了如此众多的怪物挡路，必然要打退堂鼓，也不致受到伤害；如果来人真有诚心，又有些武功在身，上山倒也不是太难的事。

三人一路向上，只觉身旁空气不再像山脚下那么炎热，渐渐变得凉爽起来，山路两旁树木十分茂盛，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山顶缓缓流下，显然便是播仙镇中见到的那条小河。这番景象，全然不像是在西域的沙漠之中，心知这一定是因为山上修仙之人的缘故，不由得又对那些剑仙多了几分仰慕和向往。

走了没多久，只见眼前便是一片茂密的树荫。天河怕菱纱身体尚未痊愈，别要过于劳累，道：“菱纱，你和梦璃在这里歇一下吧，我去前面探探路。”菱纱嘴一撇，刚想回绝，免得显得自己没用，连这点山路都走不下来。梦璃却道：“云公子，你走了这么多路，应该也累了，大家一起坐下来歇歇吧。”

天河笑道：“不用不用，这点山路比青鸾峰差远了。我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这一路走下来一个人也没看见……”边说边向前走去。

突然，两旁的树林中各跳出一个人来，挡在天河面前。两人都是满头大汗，不知道在这林中藏了多久了。一个穿着短衫的人拦住天河，磕磕绊绊地说道：“站、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像是有些累了，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旁边另一个披着斗篷的人有些不满，瞥他一眼，继续说道：“要从此路过，留下干粮来！走路的小子，还不快拿出来！”

天河听得一头雾水，奇道：“你们是谁？有事吗？”菱纱和梦璃听了那两人的话，一下子站起来，菱纱笑道：“哈，刚说没人，马上就来了两个傻瓜。”心想江湖上打劫的都说“留下买路财”，这两个家伙却说什么“留下干粮来”，当真是莫名其妙。

梦璃却是微微一惊：“仙山之中，怎会有匪徒出没？你们到底是谁？”那披着斗篷的人喝道：“错！我二人不是匪徒，乃是江湖上人称‘剑南双侠’的豪杰！还不快拿干粮来！”天河听得莫名其妙，问道：“你们是什么‘贱男双侠’？为什么要把干粮给你们啊？”

那两人见天河不肯，均是一怒。披斗篷人晃了晃手上的长剑，喝道：“蠢货！没看见我们手上拿着剑吗？”短衫人也帮腔道：“对，老大说的对，拳头大的人有干粮吃，还不快拿来！”

天河挠挠头，不解道：“剑？可是我也有啊，还不止一把。”说着将两把剑都解了下来，又看了看两人的手，笑道：“还有拳头，我看你们拳头小得很，应该你们把干粮给我才对。”说着向两人晃了晃拳头：“不信咱们比一比，你们看，我说的不错吧。”

菱纱、梦璃听得有趣，不由得笑了出来，菱纱笑道：“哈哈，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今天是强盗遇到野人，一样有理说不清。”

那两人被笑得又羞又怒，但见天河带有兵刃，又长的人高马大，还有两名同伴在侧，心里都有些畏惧，却又不敢动手。短衫人悄悄问道：“老大，这小子身形剽悍呐，打不打？”

那老大不说话，只是连声咳嗽。短衫人会意，满脸堆笑道：“啊，咳咳.....这位少侠，既然大家都是使剑高手，我们.....咳咳，我们英雄惜英雄。这样吧，你继续吃你的干粮，我们继续吃我们的干粮。那个.....”那老大干咳一声，道：“嗯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我们走！”

二人刚想拔脚离开，忽听得身后韩菱纱笑道：“慢～着～”两人回过头来，见她一脸笑容，反倒紧张起来，那老大忐忑不安地道：“你、你想怎样？”

菱纱笑道：“不怎样，只是想问问你们两位，这条路是不是能通到仙山顶上？”那短衫人哼道：“就算是，就凭你们几个也上不去！连我们‘剑南双侠’都——”只听身旁老大咳嗽一声，忙收回话来：“哼，你问我我就说，岂不是太丢我们‘剑南双侠’的面子了！”

菱纱微微一笑：“是～吗～”双手向腰间短剑摸去，见两人都是一抖，心里暗笑：“看来这两个家伙都是些色厉内荏之辈，哼，就这点胆量，还敢学强人劫道？”短衫人微微转身，只等菱纱拔出剑来，立刻拔腿便跑。那老大颤声道：“姑、姑娘，有话好说.....”

正在此时，只听身后一个女声怒道：“耿峰、巴靖安！你们两个，又欺负刚上山的人！”只见一个紫衣少女急匆匆地走过来，看天河三人无恙，忙道：“实在对不住，你们别理那两个混蛋，除了欺软怕硬，别的什么都不会！”

那老大苦着脸道：“石榴妹妹，今天你可冤枉我们了，我、我和大巴也是好心，怕他们在山上迷了路，才来帮忙的。我们这两下子，哪敢打他们几位的主意……”石榴没听他说完，便生气地打断了他：“听你鬼扯！在这里挡什么路，还不快回去练剑！”那两人如蒙大赦，急忙转身跑了。

柳梦璃向那少女施了一礼，问道：“请问，你也是来修仙的人吗？刚才那两个人，又是怎么回事？”石榴点了点头：“是啊，我们都是来这里求仙问道的，只可惜通不过试炼，又不甘心就此离开，所以在山腰结庐，苦修武功，想要再去闯关。至于那两个家伙，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山腰居住，虽然山上偶尔也会送些东西下来，但过得毕竟很清苦，所以那两个没骨气的东西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专门打劫你们这种刚上山的人，抢点东西吃，真是对不住。”

菱纱笑道：“可是，那两个家伙好像很怕你呢。”石榴也笑了，说道：“那两个家伙没什么本事，偏生想修仙想得紧，看我功夫不错，死皮赖脸地要跟着我一起上山修仙。哼，还不是想让我帮他们通过山上的试炼。我就每天逼着他们练剑，省得到时候成了累赘，一点忙都帮不上……”众人听了，不禁莞尔。

梦璃又问道：“你说的山上，是指那个‘琼华派’吗？”石榴点头道：“嗯，其实这昆仑山上据说一共有悬圃、玉英、昆仑、琼华、碧玉、紫翠、阊风、天墉八个修仙门派，其中以琼华派最大最强，所在之处也最美丽壮观，他们派中供奉着九天玄女，据说琼华派的美景就是这位九天玄女娘娘赐予的呢……他们这一派讲究‘人剑合一’的修行

之法，只是收取门徒时要求极为严格，可以说是千里挑一！”说完撇了撇嘴，对琼华派既是向往，又有些不满其过严的收徒条件。

天河挠头道：“有这么难？可是我看这山上的怪物，也不是很难对付啊……”石榴摇了摇头，道：“要通过这‘太一仙径’确实不难，但我不能入门，乃是因为无法通过门派中的试炼，其实，这儿的不少人都和我一样……”见三人疑惑表情，面露难色，道：“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只是，试炼的内容我连一点点都不能透露的。否则要是让琼华派里的人知道了，我就会立刻被送下山去，再也没有机会入派修仙了……”

梦璃抱歉道：“不好意思，让你为难了……”石榴笑道：“没关系，但愿你们都能如愿以偿。如果一时通不过，不妨到我们这里来，大家一起想办法。”说着说着，不觉已过去了一盏茶的时间，石榴道：“我得回去看着那两个家伙了，省得他们又到处惹事，各位，后会有期！”与三人挥手告别，向山腰处的一片房舍走去。

菱纱抱怨道：“想不到入个门派也这么难，看来璇玑的话是对的……”梦璃温言道：“我们先去试试吧，也许，不一定通不过的。”菱纱叹了口气，点点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快点上山看看吧！”

天河见菱纱要走，忙问道：“可是，菱纱、梦璃，你们休息好了吗？”菱纱白他一眼：“早好啦！当我是什么弱女子啊，哼，本人可是纵横江湖多年的侠女，这点路算什么……”梦璃也点头道：“云公子，我们继续往上走吧。”

三人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走到了离山顶不远的地方，眼看快要到达，却觉得身旁越来越冷，只见四周的树木上覆盖着厚厚的雪片，山坡路面上也结了冰层，甚是光滑。菱纱眉头微皱，道：“这里真冷，我觉得好不舒服……”

天河抬头看了看远方，笑道：“快到地方了，我们跑过去吧，这样就不冷了！”说完就迈开大步跑了起来，没想到刚跑两步，脚下一滑，险些摔了一跤，连忙稳住步子，身后菱纱“嗤”地笑了出来，一脸嘲讽之意，天河连忙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

梦璃忍住笑意，关心地道：“云公子，别跑太快了，当心……”拉着菱纱快步跟上，天河也不敢再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三人一前两后，不久便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山门面前。那山门本已有九丈多高，又位于一大段台阶之上，更显得壮观无比，整座大门乃是用一块巨大的岩石切削而成，制作得大气磅礴，上面雕刻的花纹又不失细腻之处，仅这一道门，便足以看出来此修道之人的高超技艺。

天河三人为此景所感，不由得抬头仰视，只见山门顶部，用篆体刻着几个大字，菱纱久在古墓中行走，认得这些字体，读道：“昆、仑、琼、华、派。”精神一振，掩饰不住欢喜之情：“太好了，我们终于到了！”说着便向门里跑去，刚到门口，只见门边站着两个身穿道服的弟子，见菱纱来到，一人伸手拦住了她：“姑娘请留步！非本门弟子不得入内！”

天河两人走上前来，梦璃温言道：“这位少侠，我们是来拜师的，能不能劳驾通禀一声？”那弟子道：“对不住，掌门有令，近日派中诸事甚多，无暇他顾。各位还是请回吧！”

菱纱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正是满心欢喜之时，想不到那人当头就是一盆冷水，不由得不满道：“哎，不会吧？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才爬上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就这么赶我们出去……”那弟子又道：“各位若是不愿下山，可先在太一仙径白灏道盘桓数日，那里有些人居住——”他话还没说完，菱纱生气地打断了他：“喂，数日到底是几日啊？我们可不是来看风景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让我们拜师啊？”

那弟子微露为难之色，道：“这……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还请姑娘莫要为难。”旁边另一人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大声道：“明尘师弟，不必跟他们多说！师门规矩，用不着多解释！”明尘微微叹气，说道：“三位，还是请回吧……”三人无奈，只得转身下了台阶。

眼看一场修仙之行就要无疾而终，菱纱气得够呛，怒道：“今天也太倒霉了吧？他们门派的人怎么都这么讨厌，那两个门神跟那个冰块脸一样，死板得要命！也不肯通融通融……”梦璃回想刚才的情景，说道：“我看，方才他们神情肃穆，举止也很戒备，或许门派里真的有什么大事也未可知……”菱纱不满道：“哼，来都来了，哪有就这么走的道理。让我想想，怎样才能溜进去……”

忽听身后传来一声轻咳，菱纱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只见一名琼华弟子站在面前，连忙道歉：“啊！对不住，我、我说要溜进去，只是说说而已，还什么都没做呢！”心想这下完了，刚才发的牢骚被这家伙听见，自己三人非被送下山去不可。想不到那弟子瞥了她一眼，沉声说道：“三位，掌门要召见你们！”

菱纱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掌门，要见我们？”那弟子点了点头，天河奇道：“掌门？是谁啊？”梦璃笑道：“云公子，掌门乃是一派之主，门派里的事都归他管。”天河“哦”了一声，明白过来。

那弟子看了云天河一眼，缓缓地道：“三位，等一下在掌门面前，不可乱说乱动，无论你们是不是本门弟子，规矩法度总要守的。尤其是这位……少侠，似乎阅历甚浅，既要来此修仙，便请注意自己的行止庄重，切记！”

天河摸摸头，有些发窘，菱纱嘲笑道：“嘻嘻，被嫌弃了吧，野人。”梦璃向那名弟子施了一礼，道：“谢谢，请你带我们去见掌门吧。”那弟子也不说话，径自向门里走去，天河三人跟在后面，门口两

名弟子见那人走过来，连忙施礼。那人点了点头，说了两句话，两名弟子连忙退到一边，让天河等人进来。

一进琼华派大门，众人只觉一股暖意迎面扑来，虽然相距不过数十步，门里门外却如同两个世界，一个冰天雪地，一个春意盎然。再看门内景色，不由得心生赞叹，只见石板铺成的路旁尽是草坪，不时从草丛中传来昆虫的鸣叫声，众弟子三两一群，在广场上聊天练剑。广场的最中间树立着一尊神女的塑像，身着道服，目视前方，面上神色似喜似嗔，却又十分威严，想来便是石榴所说的九天玄女了。四周的殿观房舍按照先天八卦的图案排列，布置得井井有条，远处半空中，几座大的道观位于更高一层，汨汨清泉从上面流下，流进下面的池塘里，远远望去，泉水如同瀑布一般，房屋则像是浮在空中，此等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山下的人从山脚处向上看去，此地就如同昆仑山顶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难怪石榴说这里的美景是神仙赐予，确实，人世之间，恐怕实在也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与此处相媲美了。

那弟子带众人穿过广场，来到一座匾上写着“琼华宫”三字的大殿前，领三人进去。殿中背对众人站着一人，只见她穿着一套白底蓝边的道袍，头上发髻高耸，两条乌丝垂在身后，竟然是个女子。那弟子上前躬身说道：“掌门，弟子已将他们带来了。”那女子微微一点头，道：“虚邑，你且退下。”虚邑答应一声，退出门外。

掌门转过身来，她五官十分端正，一双凤眼乌黑明亮，两道剑眉微微颦起，淡淡地看着天河三人。不知为什么，三人看见她，不知不觉就想起了殿外九天玄女的塑像，两人的容貌虽然不同，却是一般的神气。只听她向天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天河有些结巴地道：“我、我叫云天河。”不知怎的，他一见到掌门，心里便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感。掌门又问道：“你爹是云天青？”天河点头道：“是啊，你，哦不，掌门也认识我爹？”

掌门点了点头，道：“我叫夙瑶，乃是你爹当年的师姐。今日我在敬天之屋，以天珠占卜，得知会有故人之子前来，想必卦象中说的就是你了。”天河问道：“那个，我爹，他以前真的在这里待过？”夙瑶叹了口气，许久说道：“不错，你爹他确实曾入琼华派，只可惜他修行半途而废，不久就自行下山去了。如今他可是心有遗憾，才嘱咐你上山拜师？”

天河摇头：“不是，是我自己想来，爹他很早就死了，也没交代什么。”夙瑶微微一惊，眼中露出遗憾之色：“他.....竟已过世了？.....怎会如此.....也罢、也罢，死生由命.....”话音稍稍顿了一顿，似是平息了心里的波澜，向三人道：“近日本门将有大事，我本不想节外生枝，但念及故人情义，姑且让你们试上一试。若能通过试炼，我便破例一回，让你们入门，倒也无妨.....”

天河忐忑道：“那，要是没通过呢？”夙瑶淡然道：“那便是几位仙缘浅薄，不适修行，也只好请你们下山去了。”长袖微微一拂，问道：“你们几个，可准备好了？”

天河三人点了点头。夙瑶道：“我且将你们送往一处境地，如何去而复返，须得你们自行领悟。若是在其中困得久了无法出来，我自会将你们召回，但入门之事也就不必再提了。”

天河疑道：“掌门你的意思是，不凭自己的本事跑回来，就不算数？”夙瑶道：“不错。”天河笑了，拍着胸脯道：“掌门你放心，不就是回来吗，没什么难的。不管是跑路还是爬山，我都可以的！”

夙瑶眼中微微露出一丝笑意，叹道：“但愿如你所说。”菱纱听了天河的回答，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里暗急：“这傻瓜，再在这里继续耍白痴，我们很可能被直接赶出去.....”连忙道：“掌门，我们准备好了，请开始吧！”

夙瑶脸色忽转严肃，右手掐指，疾喝道：“闭目、凝神！”天河等人连忙闭上双眼，只听见夙瑶诵道：“玄女有命，普告万灵，自在往来，腾身紫微——”声音越来越远，只觉得天旋地转，睁眼一看，自己三人竟处在一个奇异的空间之中，只见四周一片漆黑，许多平坦的板块浮在空中，板块之间以铁索相连，三人则位于中央最大的一块上。

天河奇怪道：“这是哪里？掌门不是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吗？”菱纱笑道：“嘻，这你就不懂了吧，还跑路爬山的，掌门可不是带你去踏青，她使的可是仙～法～”梦璃点了点头，道：“嗯，这法术十分厉害，须臾之间便将几人送来此地，绝非易事，但是掌门施展起来却不费吹灰之力，看来这琼华派的剑仙的确不是浪得虚名……”

菱纱看了看四周，笑着对梦璃道：“好梦璃，你不是也会幻术，能带我们出去吗？我们现在出去，掌门肯定吓了一跳，说不定马上就收我们入门了。”梦璃摇摇头：“此地亦幻亦真，虚实难辨，凭我的法力还不能破解。不过……”见菱纱有些失望，接着道：“此地既然是试炼之所，应该有专门负责考验我们的人，若能通过考验，我想自然便能出去了。”正说着话，只听天河道：“咦，你们看，那边有个老头！”

两人转过身来，只见板块中间，一位白须白眉的老者坐在一个巨大的酒葫芦上，背靠一尊青铜大鼎，醉态可掬地打着呼噜，全身上下传来一股浓烈的酒气。菱纱闻到酒味，皱了皱眉头，梦璃走上前去便欲询问，见他睡得正香，又有些不忍心打扰，但见这里除了这老者以外再无别人，也只好温声问道：“老人家，打扰一下可以吗？”连问了两三声，只听那老者含含糊糊地道：“唔……好酒……酒……哎呀，怎么全不见了？”睁开双眼，看见梦璃等人，大为不满道：“你们、你们几个小娃，没看见老夫正在打盹吗？吵醒了老夫，梦里的好酒都喝不上了！”

梦璃连忙道歉：“老人家，实在对不住，我们不是有意要打扰您睡觉，只是想问问从这儿怎么出去。”那老者看了三人一眼，道：“出去？”

唔，原来是从琼华派来的小娃儿。”菱纱连忙讨好道：“是啊是啊，您老人家的眼睛真灵！能不能告诉我们出去的路啊？”

那老者瞥了菱纱一眼，笑道：“小丫头，别以为说两句好话就能过关。让我想想，该怎样考验考验你们……唉，被你们刚才这一闹，肚子里的酒虫全醒了，现在是咕咕直叫，怕是想不出什么好注意喽……”

天河道：“你肚子直叫？那一定是饿了，我这里有干粮……”老者哼了一声，道：“干粮管什么用？老夫乃是酒仙翁，自然要喝酒。说起来，你们几个害老夫梦里没喝到酒，自然要给老夫找酒来，这样吧，你们就在这里找上十几二十几葫芦美酒，把我身后这个酒缶装满。”指了指四周浮着的板块上空悬挂的酒葫芦和身后的巨鼎，笑道：“老夫要是能喝得过瘾，自然少不了要帮帮你们。”

梦璃施礼道：“谢谢仙翁指点，我们这就去了。”酒仙翁笑道：“哈哈，快去快去，老夫的酒瘾犯了，可等不了多久！”听他语气，众人不敢怠慢，连忙向其他板块跑去，只见上面的酒葫芦挂的足有数丈高，菱纱泄了气，抱怨道：“挂得这么高，怎么拿啊？掌门也不说清楚，早知道就应该带架梯子进来……”

天河看了看，道：“也不是很高吧，我试试。”说着后腿数步，纵身一跃，想不到“呼”的一声，竟足足跳起了六丈多高，比酒葫芦还高出许多，一下子越了过去，竟没抓着。跳到最高处，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缓缓地降落下来，连一丝尘土都没有激起。菱纱和梦璃看得目瞪口呆，天河自己也是一惊，讶然道：“这，我、我怎么跳得这么高……”

梦璃想了想，恍然道：“我明白了，这大概是法术的作用，结界里的所有东西都比原来轻了许多……”菱纱喜道：“真有意思，我也试试！”稍稍用力跳了一下，果然刚好够到，稳稳地落回地面，喜不自胜。天河和梦璃也如法炮制，没多久每人手里就取到了六七个酒葫芦，拿在手

里也是轻飘飘的，丝毫感觉不到重量。菱纱和天河玩得兴起，两人比着看谁跳得更高，天河每次都略胜一筹，菱纱不服气，吵着要继续比下去。梦璃想起酒仙翁的催促，拉住菱纱，一番劝说，终于让两人从游戏中回过神来。

三人回到中央板块，酒仙翁闻到三人手传来的酒味，喜道：“不错、不错！这味道，就是刚才梦里的美酒！”说着一挥手，酒葫芦从三人手中弹出，飞到巨鼎上空，美酒倾泻而下，一时间，整个空间都被美酒的气味充满。眼见巨鼎渐渐盛满，酒仙翁摸摸长须，得意地放声大笑：“哈哈，难得今日又有美酒，老夫可要一醉方休了！你们几个小娃，很好很好，老夫说到做到，就送你们一程！”

天河喜道：“太好了！这就可以回去了吗？”酒仙翁哈哈一笑，道：“当然不是，后面还有其他的考验等着你们呐！待老夫想想，‘酒色财气’四关，你们已经过了‘酒’这一关，接下来嘛……”菱纱和梦璃听得都是一愣，敢情这仅仅是个开始，还有更多的试炼在后面。不知后面的试炼又会是什么样子，什么“财”“气”倒还好说，至于那个“色”，真不知道会是什么令人难堪的考验，脸上不禁大有窘色，刚高兴了一会的心情一下子又沉了下去。

酒仙翁看了两人一眼，似乎看出两人的心思，嘿嘿笑了一声，对天河道：“你这小娃，我瞧你艳福不浅，身边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娃儿应该都挺喜欢你的吧？‘色’那一关就可以省下啰！哈哈！”话一出口，柳梦璃脸上涌起一阵红晕，低声道：“仙翁你……”菱纱也是满脸通红，又羞又急道：“仙翁，你你你，你搞错了吧？我、我怎么可能喜欢这块木头！才、才没那么回事！”

酒仙翁呵呵笑道：“哈哈，喜不喜欢，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数，老夫说对说错，又有什么关系。”天河却是一脸郁色，转向菱纱，低声道：“菱纱，那个、我……”

菱纱只怕这野人不懂礼数，口无遮拦，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梦璃就在旁边，让她听到，自己可要丢一辈子的人了，忙道：“你、你想说什么？咳咳，可别胡思乱想哦……”天河叹了口气，道：“我……我是想说，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以前都不知道……”

菱纱奇道：“讨厌？没有啊？什么？我几时说过讨厌你了？”天河有些难过，低声道：“刚才你不是还说……可是，我就很喜欢你和梦璃，为什么你会讨厌我？”菱纱红着脸，跺脚道：“什、什么啊！你这野人，木头脑袋！这要我说啊！”

酒仙翁见两人一个懵懵懂懂、一个欲说还羞，向天河笑道：“哈哈，小娃儿，你的喜欢和女娃儿说的喜欢，可不是一回事啊。你说的恐怕是朋友之谊，可女娃儿和老夫说的，却是男女之情啊。”

天河懵懂道：“朋友之谊……男女之情……这、这有什么不同吗？”酒仙翁叹道：“你这小娃，老夫是仙，你却问老夫这个问题，可让老夫如何回答你呢？老夫只知凡人追求痴情爱欲，何谓情爱，并无定论，有人平平淡淡便是真情，有人却非要弄到天崩地裂才肯罢休，有人一见倾心，有人朋友之谊会变为爱怜之情，一切只看你自己是如何想法。反正啊，和她在一起便觉最舒心、最自在的人，八成就是你真正喜欢的人了！”

天河挠头道：“我还是不懂，喜欢还有假的吗？而且还要分那么多？真的好难……”酒仙翁拿起葫芦喝了一口，脸上红光放出，说道：“哈哈，那老夫教你一个不用伤脑筋的办法如何？”天河喜道：“好啊！”

酒仙翁微微一笑，道：“两个字：喝酒。”此言一出，菱纱和梦璃“噗”地笑了出来，脸上窘迫害羞之情稍稍缓解。天河却是一脸难色，迟疑道：“听起来不错，可是，那个，菱纱说喝酒伤身，我喝多了会被她骂，还有别的办法吗？”

菱纱脸上又是一红，见梦璃目光瞅来，眼中微露笑意，心想别让这野人再乱说下去了，连忙干咳一声，道：“天河，我说呀，别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了，我们还是快点通过试炼比较重要吧？”

酒仙翁抚掌大笑：“不错不错，女娃儿说的对，跳脱不出尘世多情，你们还求什么仙道啊？快走吧，老夫要开始畅饮美酒了，然后睡上个天昏地暗，你们也加把劲，快快通过考验。男娃儿那天有机会，来给老夫送上几坛美酒，老夫再给你讲讲别的办法！哈哈……”大笑声中袍袖一摆，天河等人脚下已出现了一个法阵，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一阵白光笼罩住，待到睁开眼时，已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大殿中。

天河还没站稳，就听见菱纱惊叹道：“天哪，这么多金币！”只见满殿地上都是散落的金银钱币，还有各种珠宝玉器，大殿的角落里堆着数不清的箱子，有的箱盖打开着，里面也全是金银。殿顶上吊着无数的夜明珠，发出的光芒被地上的金银反射，耀眼炫目之极。天河三人进入淮南王陵时，曾深感那里的奢华，可是今日一见，淮南王陵与此处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又见殿中一人骑在一只黑色老虎身上，头戴赤红色的铁冠，一身装束像是戏台上的，颇有些滑稽。他右手执着铁鞭，怀抱一个巨大的金元宝，两眼平视前方，长髯微微飘动，甚是威严。

梦璃道：“我在书上读过，这个人就是财神，看来这就是那道‘财’的试炼了。”世传财神名叫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他曾助纣攻打武王，后来却被姜太公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之事，能使人宜利和合、发家致富，故而广被世人祭祀。梦璃以前也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位神仙的故事，今日见到真身，不由得又惊又奇，上前施礼道：“您好，请问这一关要怎样才能通过呢？”

那财神爷仍是目视前方，看都不看梦璃一眼，哼道：“不难、不难，让我高兴就好。”菱纱不由一股气上来，心里暗怒：“哼，神气什么？以

为自己是神仙就了不起了，讲话都不看人……”梦璃却没露出半分不满之情，继续问道：“那么，要怎样您才会高兴呢？”

财神爷铁鞭一指，道：“去那边找十颗宝石给我，听好，我只要最值钱的九眼石，其他的通通看不上眼，就不用拿上来给我了。”梦璃问道：“九眼石？……对不起，我们没见过，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吗？”

财神爷叹了口气，不屑道：“唉！怎地如此孤陋寡闻？一看就知道生财无方，一辈子注定要做穷鬼。九眼石就是一种金色的石头，这么简单都不知道……唉，指点你们费时又费力，快去吧，找十一颗九眼石给我。”

菱纱听得一愣，急道：“咦？喂喂喂，不是说好了十颗吗，怎么突然又多出来一颗？”财神爷捻须笑道：“既然你问我答，自然要多一颗，算是我回答你们的报酬。去找十二颗宝石来吧。”菱纱气道：“什么？你……”尽管梦璃在一旁不住地向她示意，还是低声忿忿道：“这叫什么财神，骗人的吧？财神爷不是应该散财吗？这个家伙居然见钱眼开又乱抬价……”

财神爷哈哈一笑，说道：“小姑娘，别以为小声说我坏话，我就听不见。你问我答，天上各路神仙一大把，要是不想办法敛财，哪来的财可以散？单是我的这身行头也不便宜呐——喏，去给我找十三颗九眼石来吧。”菱纱气得想骂他两句，柳梦璃连连摆手：“菱纱，你先别和财神爷说话了，我们说的越多，他要的宝石就越多……”

天河也道：“是啊，就像夏天山里的蚊子，越杀越多，没个完。”财神笑道：“嗯，你们两个倒是聪明，这句免钱，快快去吧！”

三人无奈，在殿内四处转悠，只见满眼珠光宝气，珍奇异宝比比皆是，天河和梦璃自不用说，一个个看得目眩神驰，就连盗墓无数的菱

纱，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稀世珍宝，直看得恍如梦中一般。三人看了一圈，就是没找到财神所说的“九眼石”，看来只有到殿角的宝箱里去翻了。菱纱掀开一个箱盖，见上面一层都是金币，伸手进去摸索，突然“哎呦”一声，手指似被什么夹了一下，连忙抽出来，指尖又红又肿。

殿中传来财神的笑声：“哈哈，小姑娘，不知道钱多了会咬手吗？凡人总是如此，只知敛财，不知散财，到头来积得一大笔钱财，反倒成了祸殃，实在是可笑啊！哈哈——”

菱纱狠狠地瞪他一眼，心里的火气又增了几分，暗想无论如

何也要想个法子，好好收拾一下这个该死的家伙。天河和梦璃听了这话，小心翼翼地翻开表面的金币，果然看见箱底摆着几颗金黄色的石头，想必就是九眼石了。三人如法炮制，不久就找够了数量，向殿中走去，不知为什么，一向腿脚最快的菱纱，这次却落在了两人的后面。

回到财神面前，柳梦璃施礼道：“财神爷，您要的宝石我们已经带来了。”财神看了看三人手中的九眼石，点头道：“嗯，不错不错，快给我吧！”天河和梦璃刚要交上，只听见韩菱纱说道：“慢——！财神爷，你可看清楚，是这些吗？”

财神微微一愣，道：“是啊，既然拿到了，还不快给我。”菱纱嘻嘻一笑，说道：“你既然是财神爷，那一定懂商道吧？难道没听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财神又是一愣，随即点了点头：“嗯，有道理！”铁鞭在空中划了个圆圈，只见旁边地面上现出一个法阵，笑道：“你们几个，从那里出去，就是下一关了。还不快把东西给我？”

三人将九眼石交给财神，天河刚想走，菱纱拍了他一下：“天河！”天河转过身来，见菱纱一脸诡异的笑容，奇道：“菱纱，怎么了？”

菱纱得意道：“你看，这是什么？”右手在他眼前一晃，天河只觉金光耀眼，定睛一看，掌中赫然便是三颗九眼石。天河吃了一惊：“这、这是……”菱纱大笑道：“嘻嘻，既然财神爷这么喜欢这些宝石，那一定很值钱，我刚才顺手多弄了几颗，打算带回去卖钱。”她有意放大声音，让财神听见。果然，那财神大吃一惊，急忙喝道：“不可不可！这些宝石并非凡物，你们不能把多余的带走！”

菱纱哼了一声，故意向法阵走去，嘴里说道：“懒得管你，反正门都开了，也已经给你十三颗九眼石了，咱们银货两讫。我要带什么，还用你管？”财神勃然大怒，铁鞭一指，地上的法阵又消失无踪，怒道：“放肆！竟然敢这样跟财神爷说话！你们谁都别想走！”

菱纱见他生气，心里暗自高兴，嘴上仍是一副不饶人的架势：“喂，刚刚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堂堂财神，讲话不守信用吗？你懂不懂商道啊？”财神素来被万家供奉、四时受祀，自己深以为傲，连一些低等的神仙都不放在眼里，在凡人面前更是摆足了架子。想不到今日却被菱纱一顿抢白，脸面丢个干净，气得喘不过气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怒道：“你、你、你好大的胆子！从来没人会想多带宝石，每个试炼的人都是战战兢兢、规规矩矩！你、你、你们这几个闯关的家伙，尤、尤、尤其是你，太不像话了！不要以为财神爷只数钱，不、不打架！看我今天好好收拾你们，我、我、我一定要给你们好看！”说完猛喝一声，在老虎背上轻击一鞭，那只黑虎长啸一声，驮着财神，就要向菱纱扑来。

天河和梦璃吃了一惊，没想到这财神脾气这么大，被菱纱两句话就气成这样。见他要向菱纱动手，天河急忙拔出长剑，刚想挡在菱纱身前，只听得“唉呦～”一声呻吟，转头一看，身旁梦璃已抿嘴笑了起来。

只见财神摔倒在地上，座下那只黑虎跃在一边，见财神摔倒，叼着财神的裤脚想帮他起来，那财神又是惊慌、又是羞愤，怀里抱的金元宝

滚出去三丈多远，狼狈之极。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手中铁鞭乱挥，无意中抽了黑虎几下，那只黑虎本想帮助主人，反被一顿好打，无辜地退在一旁，低声嘶吼，似是抗议。

原来菱纱刚才走在最后，除了多拿了三颗九眼石之外，还顺手从地上捞了一大把金币揣在兜里，就在方才财神发火要冲过来那一瞬间，用暗器手法，将这一大把金币一下子都掷了出去。她攻得也十分刁钻，并不击向财神本人，而是击向他座下的黑虎，那黑虎一惊之下，急忙纵身闪避，却忘了骑在身上的主人，财神此时正弯身向前，黑虎这一跳开，他一个没坐稳，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嘴啃泥！

这一招暗器功夫乃是韩家的家传，名叫“乾坤一掷”。韩家虽以盗墓闻名，其家传武功却也不容小视。韩家刀法和拳术虽没有太大威名，却也是极实用有效的功夫，菱纱乃是女子，这些外家刚猛的功夫不适合她修习，于是便学了暗器和点穴手法。这些年她在江湖上多有历练，造诣已颇不浅，因此能在太平村一指击倒王魁山。这“乾坤一掷”的功夫也练习得炉火纯青，今日果然一击制敌，脸上不由得露出解气和得意的神色。

财神狼狈地从地上勉强站起来，头上铁冠歪在一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长髯也脱落了几根，一脸懊恼之情，瞪着菱纱三人，却不说话，菱纱也笑嘻嘻地瞅着他。两方对视许久，那财神忽换了一副神情，张嘴干笑道：“哈哈、哈哈，三位真乃人中豪杰，刚才是跟各位开个小玩笑，千万别当真啊，有话好商量嘛。”

菱纱心里暗笑：“这家伙的态度转得好快，果然是无奸不商……”又听财神道：“哈哈，不瞒各位，这么多闯关的人来来去去，就只有这位姑娘会想到多搜集一些宝石，真是难得的人才、人才啊！这位姑娘如此有眼光，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哈哈，哈哈……”

这财神刚才还是怒气冲冲，现在就拍出如此的马屁，菱纱只觉言不由衷、分外的不中听，皱眉道：“别嘴巴跟抹了蜂蜜似的，姑娘我才不吃这一套。哼，想要全部的宝石也行，那就直接让我们把‘气’那一关也过了！”

财神爷面露难色，擦擦头上的汗珠，哀声道：“啊？这个，你们不一关一关地闯，这不合规矩呀！”菱纱又是轻蔑地一笑：“是～吗～那就没得谈了，你要的宝石给你，多余的我带着继续闯关啰。”财神急道：“别、别！有话好商量。大家都是熟人、都是熟人呀！不用这么计较吧？”

菱纱哼道：“谁是你的熟人？大家说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宝石都给你了，还不让我们走人，哼哼，是不是还想来一下？”说着右手微微一扬，财神忙陪笑道：“不用、不用！我想想……”想了许久，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极不甘的表情，叹道：“唉，罢了、罢了，亏了、亏了！”说罢扬鞭一划，大殿的另一边地上又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和刚才一模一样的法阵，向三人道：“三位过去吧，从这里直接就能回琼华派了。”说完又转向菱纱，脸上拼命挤出笑容，向她手上的九眼石连使眼色。菱纱哼了一声，扬手抛给了他，财神连忙接住，脸上又是欣慰、又是不甘，干笑道：“哈哈，三位慢走、三位慢走。”

天河三人走向法阵，果然如财神所说，一瞬间后，便直接回到了琼华宫之中。天河喜道：“啊，真的回来了！”菱纱和梦璃也是一脸高兴。夙瑶见三人回来，眼中微露出赞许之意：“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快上许多。”天河笑道：“啊？那是因为——”

菱纱连忙抢过他的话头：“那是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努力地闯关！”见天河差一点说出真相，心里气得半死，心想以后还是少跟这野人一起，老实得像个笨蛋。柳梦璃问道：“这，我们很快吗？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很久的样子……”

夙瑶淡然道：“久？自从虚邑带你们踏入琼华宫的大门，连一柱香还未燃尽，何久之有？”梦璃惊讶之极，叹道：“这.....这是幻术吗？简直太奇妙了。”夙瑶微叹一声，说道：“人生一场迷梦，又岂知哪些是幻，哪些是真。你们方才不过神识出窍，历经了一场梦中之梦。吾辈修仙，正是要从生死大梦中超脱，方可窥得世间真意。”

天河听得似懂非懂，挠挠头，问道：“掌门，我们现在算是琼华派的弟子了吧？”夙瑶望了望他，突然说道：“云天河，你身上那把蓝色佩剑可否让我一观？”天河不明所以，解下“这是剑”递了过去。

夙瑶持剑手中，仔细看了看，神色似喜似忧，半晌问道：“此剑.....你从何处得来？”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章 习剑修仙

天河微感奇怪：“怎么每个人都问一样的话？连掌门也.....”答道：“哦，是爹给我的。”夙瑶继续问道：“这把剑威力如何？近日内可是有些变化？”天河笑道：“想不到掌门你这么厉害，连这都看得出来。这把剑原来还不错，用着蛮顺手的。可是有一天这剑突然发光后，变得力量好大，我都险些控制不住.....”

夙瑶默然良久，将剑递还给天河。柳梦璃看出些端倪，疑道：“掌门，莫非.....这把剑以前是琼华派的东西？”夙瑶却是不答，对天河道：“此剑不凡，你须小心收好，切勿怠慢，更不可有丝毫损坏！你们如今就算是我琼华派的弟子了，我派素来以剑为尊，炼剑修仙，至天人合一之境。云天河你初入门，便有神兵在手，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更要爱惜此剑。”

此言一出，已是正式宣布了三人拜入门中。众人都是面带喜色，菱纱高兴道：“掌门，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开始修习仙术呢？”

夙瑶摇了摇头：“你等虽有些修为，但根基不稳，所学甚杂，实是修仙大忌。”顿了顿又道：“我本想让一名玄字辈的长老亲自教授，奈何他
在外未归，也只得另觅人选，此人名份上虽是你们的师叔，但规矩礼
法不可废，须以师道尊之。你们可都听明白了？”三人齐声应
道：“是，谢谢掌门！”

这时，只听殿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弟子慕容紫英，奉命前
来。”天河三人回头一看，来人正是那个两次相助自己，却又表现得十
分冷漠的少年剑侠。他走到阶前，向夙瑶躬身下拜道：“参见掌门！”

菱纱吃了一惊，失声道：“是你？！”那少年听见菱纱的声音，心里已
明白了大半，却不抬头。夙瑶温言道：“你起来吧，怎么，看来你们似
曾相识？”那少年这才站起身来，看了天河三人一眼，微露惊异之色，
转身对夙瑶道：“启禀掌门，弟子在山下确曾与他们有过数面之
缘……”

夙瑶微微一笑，道：“哦？如此甚好，看来我没有选错人。紫英，这几
位初入门的弟子，就由你负责教授。你在同辈弟子中亦算出类拔萃，
却从无授徒经验，不如将此当作一种历练吧。”

慕容紫英揖道：“是，弟子定会尽心传授，不辱掌门之命！”夙瑶摆了
摆手，淡淡地道：“好了，你们都下去吧，余下的事便由紫英安
排。”说着转过身去。慕容紫英又是一躬身，退了出去，天河三人跟在
后面走了出来。

来到殿外，韩菱纱得意地看着慕容紫英，笑道：“哈哈，刚才紫英你是
不是吓了一跳？我们可是凭自己的实力入门的哦～”紫英瞥了她一眼，
还是用那种冷淡的声调道：“叫我‘师叔’，不可无礼。”菱纱嘻嘻一
笑，调皮地盯着他的眼睛，紫英也淡淡地看着她，脸上既无喜悦，也
无不满之情。

天河问道：“那，师叔，你认不认识我爹？他叫云天青，以前也是这儿的人。”他费尽千辛万苦来此修仙，就是为了了解父母当年的事，心想紫英是师叔一辈，应该能知道一点。不料紫英摇了摇头，道：“从未听过此人。你们初入本门，理应专心修行，勿念其他杂事。今日天色已晚，你们稍后便去前山弟子房歇息，不要错过明日早课。”说完便转身离去，竟不再理会三人。

天河有些泄气，叹道：“想不到他也不认识爹……那块玉的事只有问掌门了……”菱纱想起天河与掌门的对话，心里有些疑惑，忙阻止天河道：“慢慢慢，我们才刚来，你可别随便乱问啊，好歹先待上一段时间，搞清楚状况再说。我总觉得这里神神秘秘的，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梦璃道：“不如我们先按师叔所说，回房休息吧，有什么事明日再做打算也不迟。”天河点头称是。菱纱听见“师叔”两字，笑道：“我说，你们两个，别那么正经八百地喊他‘师叔’好不好。对了，你们看他长着那张冰块脸，年纪又和我们差不多，不觉得很奇怪吗？”

梦璃和天河都摇了摇头，梦璃道：“我……不太在意这个。菱纱，你很在意吗？”菱纱连忙摆手道：“哪里哪里，算了，当我什么也没说。我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三人回到弟子们居住的剑舞坪，琼华派收徒向来极严，旁边的琼华弟子见今天一日之内竟然连来三人，无不惊诧，纷纷窃窃私语。菱纱和梦璃笑着跟几个女弟子打招呼，正巧璇玑在旁，将三人介绍给大家，众人这才明白。这些弟子入门时大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有的甚至花了数年时光方得入门，见三人如此轻松地通过试炼，纷纷上前问候，眼中不觉流露出钦慕之情。

天河独自一人来到自己的住房前，还没进去，就听见一阵奇怪的叫声的，似曾相识。天河推门入内，只见阔别多日的勇气此刻正在床头飞

舞，见自己进来，向自己连连点头，唧唧呜呜地叫着什么。

天河看见勇气，又惊又喜，刚想说什么，勇气又发出一阵急切的叫声，见天河听不明白，勇气急得满头是汗，不住向床上努嘴。天河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床上摆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宝石，或淳朴厚重，或晶莹剔透，发出美丽的光芒，而且这些宝石均是天然生成，从未经过人为雕琢，比起在财神处见到的珠宝，更多了一分自然之气。

天河看得十分惊讶，半晌才在勇气的叫声中回过神来，见它一脸恳切的神色，天河奇道：“这堆东西，和你有关？抱歉，我实在听不懂你的话……”连连挠头，忽地一击掌，喜道：“对了！我去找梦璃，她一定知道你在说什么！”连忙跑出门外，见梦璃和菱纱已经向众人问候完毕，正要回屋，急道：“梦璃，勇气来了，你帮我听听它在说什么好不好？”

梦璃还没来得及答应，菱纱已是大喜：“真的？它在哪里？”天河指了指门里，菱纱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天河和梦璃也跟着走进屋来，见菱纱目不转睛地瞅着飞翔的勇气，满脸都是笑意，勇气见天河进来，仍在对他唧唧地说着什么。梦璃听了听，说道：“云公子，它说你床上的那些宝石，都是它这些天来搜集的，想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吃它。”天河笑道：“原来是这样啊，吃它的事我早就忘了，呵呵，我答应不吃它便是。不过，我要这些石头又没用，也不能当饭吃。”

菱纱也笑了，说道：“是啊，宝石送给天河这家伙，实在糟蹋了，他又不懂得欣赏。嘻嘻，还不如送给我呢……”勇气飞了个圈，又呜呜地叫了几声，梦璃道：“云公子，它说，它找到足够的宝石后，这些天来一直悄悄跟着你，它想让你带它一起修炼，教它怎样才能变强。”天河挠了挠头，不解道：“带它一起修炼？可以吗？”菱纱笑道：“那有什么不行？我们就带上它吧！”想到勇气从此以后就能跟着自己三人，心里乐开了花。

不料，梦璃却摇了摇头，低声道：“菱纱，我明白你的想法，只是，人和仙兽的修炼之法颇有不同，是不能在一起修炼的……”说完叹了口气，又道：“菱纱，我知道你喜欢它，不过，如果它想好好修炼，我们还是不要带着它吧，免得耽误了它。”菱纱听了梦璃的话，也是叹了口气，想起当日她在陈州对自己说过的话，又有些惭愧，只好压下自己的喜爱之情，默默点了点头。

勇气听到梦璃的话，也有些难过，哀声叫了两声，想要飞走，却又有些不舍。梦璃转向勇气，柔声道：“你不要伤心，我感觉到，其实你的灵力很强，只不过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而已，你不需要羡慕任何人。我想，只要你多加修炼，一定会变成一只强大的仙兽。”菱纱忍住难过，也点点头道：“嗯，梦璃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你现在就这么懂事，以后肯定会很强的。不过，到时候别忘了来看看我们……”

勇气的心情似乎好了些，飞向天河，在他面前兜了好几个圈子，咿咿作声。梦璃道：“它说，它想好了，现在先离开，等到炼成五毒珠，变得强大起来后，再回来报答云公子和我们。”勇气点了点头，不舍地望了三人一眼，振翅飞去。

天河和菱纱目送勇气离去，心中均是不胜怅然，梦璃见两人难过，温言道：“没关系的，我想，以勇气的资质，说不定很快就会修炼完毕，我们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菱纱轻叹一声，见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便和梦璃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不久，夜色降临，天河收好那些宝石，躺在床上，心头不觉涌起一件件事情，父母的过去、修仙的未来、掌门的高深莫测、师叔的冷淡，偶尔眼前还闪过勇气那张可爱的脸庞。天河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竟然平生头一次失眠了。他倒也不急着睡，索性走出门外，四处闲逛。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方草坪上，蹲着一个身着白色道服的琼华弟子，天河看他身形甚是眼熟，走近一看，竟然是怀朔。天河快步走过去，笑着打招呼道：“哈哈，怀朔，你在做什么？”

怀朔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什么，突然听到天河一声招呼，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等到反应过来，连忙又低下头去，只听他着急道：“哎呀，逃了……”

天河听得莫名其妙，奇道：“逃了？什么东西逃了？”怀朔遗憾道：“唉，我要捉的虫子，被你惊跑了……”说着向天河晃晃手上的虫笼，里面关着一只不住鸣叫的虫子，发出微弱的光芒，道：“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守了一个时辰，也才捉到一只。刚才好不容易又发现一只，可惜……”

天河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不小心害得怀朔白费了不少力气，不觉有些惭愧，看了看怀朔手上的虫子，又有些奇怪道：“这虫子这么瘦，身上没有多少肉，会好吃吗？”怀朔惊异地看他一眼，连连摇头道：“吃？……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捉来吃。”见天河不解，解释道：“这虫子名叫‘夏鸣’，只有在琼华派中才有，山下是见不到的，近几日璇玑忽然说它们的叫声好听，让我捉几只给她，她要送给紫英师叔。”

天河更加奇怪：“师叔？他要这东西干嘛？”怀朔苦着脸道：“师叔要不要倒没什么，但若是不理璇玑，她一定会每日缠着我，不肯罢休……”天河见他一脸无奈，心想刚才不小心坏了他的事，现在正好帮回这个忙，笑道：“呵呵，那我来帮你吧，我对这个比较在行。捉虫子不能像你刚才那样，你等一下，先把虫笼给我。”说完，接过怀朔的虫笼，打开笼盖，向里面撒了些什么，然后就将虫笼简简单单地平放在草坪上。

不一会，只见草丛中先后钻出三只夏鸣虫，不知是什么原因，三只虫子像是被虫笼吸引一样，纷纷钻进笼中不再出来。这三只夏鸣虫发出的光亮虽不十分明亮，却也将这小小的虫笼装点得像一个小灯笼一样，甚是好看。一旁的怀朔直看得惊讶莫名。天河关好笼盖，将虫笼递还给他，笑道：“好了，这下够了吧？”

怀朔脸上又是惊奇、又是佩服，问道：“敢问，夏鸣虫为何会自己往里钻？”天河笑道：“我在笼子里放了点干花粉，以前在青鸾峰时，我也常常拿这个引虫子，看来对琼华派的虫子一样行啊，呵呵。对了，看你不太会捉的样子，你从小到大都没捉过虫子玩吗？”

怀朔脸上微露惭色，叹道：“惭愧，我幼时在家乡，爹是个私塾先生，管教得甚严，不许我和其他小孩一起玩闹。真想不到，原来捉虫也是一门学问。”天河有些怜悯地道：“什么？连出去玩都不行？唉，你真可怜，想不到你爹比我爹还厉害……”

怀朔谢道：“今天多亏你了，要是没有你帮忙的话，我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凝神闭气守上多久……”突然想起什么，对天河笑道：“对了，今天下午璇玑跟我说，你们三个都入门了，我当时还吓了一跳，以前门派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快就入门的弟子……真的要恭喜你们了！”天河呵呵地笑了笑，怀朔又道：“我先回房去了，本门禁止入夜后喧哗和随意外出，我……我是趁房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才出来的。那个，你也早点回房吧，我知道你玩心重，耐不住性子，不过今日才刚入门，还是莫要一来就犯错了。”说罢收起虫笼，急匆匆地回房去了。

天河陪怀朔说了这一会话，倦意也涌了上来，回到房中，倒头就睡着了。梦里梦见自己学会了御剑之术，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正飞得高兴，忽然感到身旁传来一股巨大的怒气，天河一个激灵，刚要睁开眼睛，只听见床前传来慕容紫英的怒喝声：“云天河，还不快快起床！”

天河连忙坐起来，见紫英一脸怒气，脸色冷得吓人，连忙道：“师叔，我……”话还没说完，便被紫英一顿痛斥：“懒散贪睡，不知进取！知不知道早课时辰已过？！念你初犯，暂不追究，半柱香内洗漱换衣，到剑舞坪中央的练功场来！”

天河被训得抬不起头来，嗫嚅道：“可是，我、我还没吃早饭……”紫英怒道：“不必吃了，五谷都是浊气，一早就要沾染，你修为永远也无法精进！还不快快动身！”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紫英一走，屋里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些，天河却是不敢怠慢，连忙换上了床头摆着的弟子服饰，胡乱洗了把脸，饭也不敢吃了，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练功场上。

只见菱纱和梦璃早已站在那里，两人也换上了琼华派女弟子的服装，菱纱换了一身紫白相间的短装，梦璃则穿着一件雪白的上衣，远远望去，只见两道倩影立在场中，嬉笑庄重，给本来就很美丽的景色上又平添了几分秀雅之情。

梦璃见天河换了套新装，一下子体面了不少，不像原来一副野人的样子，微笑道：“咦？云公子好像大不一样了，看起来很精神呢。”天河有生以来第一次听人称赞自己外貌，而且竟是出自梦璃这样一个如天仙般美丽的女孩之口，脸上不觉一红，憨笑道：“是吗？呵呵。”

菱纱也在一边笑道：“唔，果然还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不过，你的头发也该整整，还像鸟窝一样，也太不协调了……”天河却像没听见她的话，红着脸，对梦璃有些紧张地道：“梦、梦璃，你穿这样也很好看，像仙女一样。呵呵……”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傻笑着。

梦璃笑道：“真的吗？谢谢云公子的夸奖。”菱纱有些不满，哼道：“下山没多久，倒学会油嘴滑舌了……”天河这才想起菱纱，见她也是一身新装，挠了挠头道：“其实，菱纱你穿上这身衣服，也蛮漂亮的……”

菱纱微微高兴，嘴上却不饶人，哂道：“哼，看不出，你还知道左右逢源呢……”天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不、不是，菱纱，我说的是真的……”

够了，你们三个，言之无聊，成何体统！”一声断喝让三人从互相欣赏中回过神来，只见对面的慕容紫英一脸严肃之情。不知怎的，菱纱偏偏不怕他，笑道：“喂，干嘛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说不定啊，你只是长得老成，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对吧？小～紫～英～”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着。紫英脸上一道怒气闪过，但看见菱纱的笑容，又不知不觉消了下去，肃然对她道：“再说一遍，叫我‘师叔’。还有，不要拿别人名字开玩笑，很不礼貌。”

天河看见紫英的表情，暗暗为菱纱捏了一把汗，连忙转移话题道：“师叔，今天要练什么？会不会学御剑啊？我想学那个！”紫英道：“我自有安排，等下便知。”他环顾众人一眼，徐徐说道：“你们三个，既入琼华派，自当知晓门派中的一些规矩。本派前山乃是所有弟子清修之处，后山思返谷则为弟子思过之所。铸剑所用之‘承天剑台’，位于五灵剑阁上方，剑台后的剑林处则通往禁地，凡我琼华弟子，万万不可靠近，切记！”

菱纱笑问道：“对了，我以前听说过，蜀山仙剑派也是很有名的修仙门派，那除了蜀山、昆仑，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人修仙呢？”紫英看她一眼，淡然道：“你所问之事，与你入门修行，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吧？”菱纱心里有些着急，脸上仍是一副调皮的表情，笑道：“都是修仙，怎会没关系呢？再说，做老师的不就是要替学生解惑？你就说嘛～”

紫英拗不过她，沉吟片刻，徐徐道：“若论到人间仙境，确不止昆仑和蜀山两处。除此之外，颇成气候的，还有十洲三岛、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不过彼此之间也并非都有往来……”菱纱十分

惊讶，道：“哇！这么多修仙的地方，一定都藏得很隐秘吧？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呢？”

紫英淡淡地道：“仙境所在，自是不同凡间，但要说它们藏得都很隐蔽，那也未必。能否见到，不在隐蔽与否，而在人的缘分。有缘之人虽居于千里之外，也得一见；无缘之人即使身在仙境之旁，今生也难觅得仙踪……”

天河想起刘得宾的嘱托，问道：“师叔，你知不知道宗炼长老在哪里？我想见见他。”紫英猛地盯向他，语气忽转严厉：“宗炼师公？你找他有什么事？”梦璃连忙解释道：“是这样的，我们在寿阳见到一个叫刘得宾的铁匠，他说他之前受过宗炼长老的恩惠，托我们上山感谢他老人家……”

紫英目光渐转黯淡，颓然道：“师公……他老人家十几年前就过世了。”三人听了这话，均是一惊，韩菱纱心中更是惊惧交集：“怎么会这样？听刘得宾的话，宗炼长老十几年前也不过刚五十多岁，怎么也会死？除了天河的爹娘，又是一个修了仙也没有长生不老的人，难道、难道修仙的人也不能长寿吗……”两手抓着衣角，担忧地思量着。

柳梦璃问道：“师叔，这是怎么一回事？”紫英叹了口气，悠悠道：“你们可知，世间的妖界，其运行如星辰一般，有其既定的天轨？”

众人惊道：“妖界？！”紫英点头：“妖与人不同，彼此之间并不亲厚，多半单独隐匿于山林之中，只存有兽性冷血。他们一旦聚集群居，必是由十分强大且残暴的妖所统领，实力深不可测，因而它们所在之处也极为凶险。这些分散多处的妖界极难察觉，只有在各处布下八卦灵阵，方能查到妖界所在。我琼华派处于昆仑山巅，本是天地间钟灵毓秀之所，却怎料此地也正是某个妖界运移之天轨，彼此之间每隔十九年，就会有一次最为接近的时候……”

柳梦璃惊道：“那……岂不是……”紫英点了点头，叹道：“不错，十九年前，本派就曾与妖界殊死相搏，我虽未亲身经历，但也耳闻状况是何等惨烈。宗炼师公就是在那场恶战中身负重伤，至死不治……”

菱纱急问道：“那场恶战，结果怎么样？”紫英眼中闪现出愤怒的火焰，道：“妖邪残忍无情，更兼无比狡猾、诡诈百出，那一战，全派弟子死伤过半，连前任掌门也不幸战死。最为可恨的是，听说门派之中，竟有叛徒出现，以致造成重大伤亡……所幸，众弟子视死如归、同仇敌忾，也杀伤了不少妖邪，昆仑山下黎民方得保全……”

梦璃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害怕道：“真想不到，这里竟然有过那样可怕的厮杀，想想都觉得心里好不舒服……”不知为什么，她听紫英说起往事，竟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不由得又惊又恐，脸色也变得有些白了。

紫英面向三人，正色道：“如今十九年已过，妖界又将再至，掌门所说大事，正在于此。你们几个更应勤加修炼，万万不可懈怠。”

天河疑道：“可是，我听别人说，昆仑山上还有另外七个门派，他们会不会来帮我们？”紫英摇了摇头，道：“与妖界抗衡，有性命之危。其他七派处事各有不同，并非都是除魔卫道之士，与本派也并无同心，恐怕不会来援。”

听了这话，菱纱急道：“那就是说，即使我们打不过，也不用指望援兵了？”紫英见三人脸上微有惧意，舒声道：“你们倒也不必过早担忧，妖界一时半会还不至于降临。一旦来临，你们修为尚浅，若不得已与妖邪短兵相接，当以保护自身性命为先。不可逞强！”

菱纱望了望紫英，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道：“你要我们保护性命为先，那你呢？难道就要不顾一切冲上去跟妖怪拼命？”紫英长袖一拂，慨然道：“若有所需，自是不计生死！我琼华弟子向以斩妖除魔、护佑

苍生为己任，岂有妖邪肆虐之时，反而畏首畏尾、临阵退缩之理？纵然妖邪强大，我辈以命相抗，若是力所不济，有死而已！又岂能眼看妖邪涂炭人间，独自苟活？”

他这一番话朗朗说来，自有一股侠义之气充乎其中，说得气势磅礴，然而话语间又不免带了一份悲壮之情，眼中也露出些许的忧色，显然他自己对能否打败妖邪，也不是十分有底。菱纱听得黯然叹息，天河却是摩拳擦掌道：“干嘛要说这种死来死去的话？妖怪打过来，尽力打败他们就是了，我才不信我们会输！”

紫英颌首赞道：“不错，正要有此气魄！”他平日极少夸人，此刻见天河气势不馁，心里很是欣慰，不由得称赞了一句。又道：“你们才刚刚入门，其实今日本不必跟你们说这些门派旧事，但十九年时限已至，危机迫近，若是觉得心中害怕，可以立即下山去，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不料天河却接着说道：“反正现在没感到杀气，应该也不危险。来都来了，也不用想太多吧？要是以后危险就以后再下山好了。”紫英愕然，既而勃然怒道：“你——！”

梦璃连忙在一边解释：“师叔别介意，云公子他没别的意思，他说话一向就是……”菱纱笑着接道：“嘿嘿，就是呆头呆脑、胡说八道，野人脾气改不了。”

紫英压下怒气，瞪了天河一眼，许久又道：“你们既已入门，接下来我便教授你们本派的入门心法，须知，我琼华派以剑为苍冥间浩然正气，习剑者须明是非、遵礼仪，即便手中无剑，心中也要存有慧剑……”随即将派中基本的习剑口诀和御剑之术传授给了三人。

转眼间一个时辰过去，紫英教授完毕，见三人已基本将口诀记熟，道：“你们三个才刚入门，进境不会太快，先在此练习，把口诀融会贯

通。我有事待办，最多两个时辰便会回来。你们在此等候，不要乱走！”说完，轻轻一跃，背后长剑弹出，踏在脚下，飘然飞去。只见一道白影划过，倏忽不见，迅捷之极。

天河看得一脸羡慕之色，叹道：“师叔太厉害了，唉，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到他那个水平……”菱纱“嗤”了一声，不屑道：“笨～紫英刚才说的，不就有你最想学的御剑术吗？自己练练不就知道了？”她直呼紫英名字，一点师徒之间的敬畏感都没有，与其说是她不尊敬紫英，不如说是她根本没把紫英当作高高在上的师父，而是当作一个同辈间的朋友吧。

天河挠头道：“是吗？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一边傻笑，一边默念紫英刚才教给自己的口诀。菱纱也在一旁练习，不一会，只听她笑道：“哈，这也不很难嘛～我好像已经能飞了耶。”踩着紫英留给他们练习用的长剑在地面上飘来飘去，正得意间，回头一看，竟不见了天河，惊道：“咦？喂，野人，你上哪去了？”

唰的一声，天河一下子飞回她眼前，跳到地上，笑道：“哈哈，真好玩，我刚才在上面绕了几圈，看你和梦璃都变得好小！”菱纱吃了一惊，没想到这野人学得这么快，转眼之间，飞得比自己还好，奇道：“奇怪，你学仙术那么差劲，学御剑却学得飞快？”天河也有点不解道：“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脑子里背着口诀，想着想着就突然飞起来了。”

菱纱白他一眼，心里暗道：“真不知道，你这野人是怎么搞的，说精不精，说傻不傻……”抬眼看向梦璃，只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少有的忧色，菱纱问道：“梦璃，你练好了吗？”梦璃微微点头，仍是一脸忧郁，菱纱关心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脸色怪怪的，是身体不舒服吗？”

梦璃摇了摇头，用十分犹豫的语气说道：“不，我没不舒服……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直想着妖界的事……真是奇怪……不过云公子说得对，没发生的，多想也没用，大概是我自己太放不开了……”

韩菱纱笑着劝道：“别想啦，大家难得学会御剑，今天就把烦恼都抛开，开开心心地玩一场！怎么样？”见梦璃有些犹豫，看了看日头，又道：“离两个时辰还早呢，我们到外面去玩一圈，早点回来，紫英一定不会发现的！走啦走啦！”好说歹说，终于劝得两人同意。三人向门口走去，刚要出门，正遇上当值的明尘，他拦住三人道：“各位师弟师妹，请留步！”

菱纱看了看两旁，见门口只有他一个人，心里一松，她知道明尘为人最是老实，容易糊弄，笑道：“咦，又要留步？难道这里不许人随便进，也不许人随便出去吗？”说着向他做了个鬼脸。明尘脸上微微一红，忙道：“韩师妹有所不知，你们刚刚入门，资历尚浅，若要下山，须得奉了师长之命——”

还没说完，菱纱便嘻嘻笑道：“哦～那就没问题了，正是紫～英～师～叔～让我们去山下办事呢。”明尘微微一愣，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师叔行事当真不拘一格，竟会差入门才一天的弟子下山办事……”又听菱纱笑问道：“怎么样，能不能出去？”明尘忙道：“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如此多有冒犯了，师弟师妹请多加小心。”连忙让开路，放三人出去。

天河三人走出门外，菱纱庆幸道：“想不到这里规矩这么多，嘻嘻，幸好我刚才急中生智。”梦璃摇了摇头，有些不安道：“我们私自下山已经有违门规，刚刚还说是师叔之命，我担心……”菱纱笑道：“不用担心啦，先玩再说！我们早点回来，不让紫英知道不就行了？”

梦璃还是有些担心：“可是……”天河也劝道：“梦璃，一起走嘛，少了你就玩得不开心了……”梦璃看了看天河期望的表情，终于点了点

头：“好吧，云公子，梦璃知道了……”天河和菱纱都是十分高兴，天河笑道：“那我们快走吧！最好飞去附近山里，好久没打猎，我手都痒了！”

菱纱刮刮脸蛋，嘲笑道：“谁信，只怕不是手痒，是肚子里的馋虫在闹～”梦璃道：“从陈州飞到这来时，我见播仙镇东南烟尘无尽，似乎十分广阔，不如我们就去那里看看？”菱纱拍手道：“好啊，就这么说定了！”三人都有心试试新学的御剑之术，各自闭目念咒，果然都飞了起来。三人中梦璃飞得最快，飞在最前面给三人带路，天河次之，菱纱飞得最慢，心里十分着急，想赶上天河，却又快不起来，自己反而摇摇晃晃地落在最后。天河见状，怕她发生危险，放慢速度，陪着菱纱一道飞行，有意无意地让她抢在自己前面。菱纱却没觉察，以为自己的御剑的水平好了起来，不由得十分高兴。

不久，只见下方地面上烟尘滚滚，三人飞低一看，只见地上尽是沙砾，一条沟壑横跨其中。菱纱道：“看样子，这里原本有条河，后来水都干了，才会变成这样。”想不到飞了半天，只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不由有些后悔。梦璃道：“嗯，这里应该就是沙漠……不过，我刚才好像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人家的样子……”菱纱奇道：“真的？沙漠里还有人？”一下子起了好奇心，笑道：“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三人继续向前飞去，没过多久，只见眼前沙地中，隐约出现了一个破落的村庄。三人落到地上，只见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棵枯死的老树，枝干已经完全光秃，被毒辣的阳光晒出了道道裂纹。又见地上几口水井的井架经久不用，已然腐朽，显然，这里的井水早已干涸。没有水，在沙漠之中无疑是最大的威胁，村里虽有不少房舍，大多数却是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想必许多人家忍受不了断水的威胁，早已逃离了这里。

菱纱见眼前一片凄凉景象，不禁哀叹道：“想不到，这里离播仙镇不过数十里，差别却是这么大……”还没回过神来，只听梦璃惊道：“那

里、那里有人在喊，让我们救救他！”手指远处的一间房屋，神色极为惊恐。天河、菱纱吃了一惊，天河侧耳倾听，没听到呼喊声，疑道：“啊？有吗？”菱纱却等不及，向着那间房就冲了过去，转眼间就进了屋子。

天河和梦璃跟在后面，还没进屋，就听见里面传来菱纱的愤怒声：“你在做什么？快住手！”一个女声颤抖道：“不，我、没……”菱纱怒道：“什么没有！我明明看见的！那么小的孩子和你有深仇大恨吗？你居然想把他活活掐死！”

听到这里，天河和梦璃大惊失色，连忙推门进来，只见一个青年少妇站在床边，床上放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菱纱拦在床前，死死地护住床上的婴儿。见此情景，梦璃急道：“这位大嫂，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啊！”菱纱更是连声怒斥，那少妇一脸痛苦之色，无力地辩解着：“不、不是，我、我也不想的……”声音细微，立时便淹没在众人的谴责声中。

正在这时，一个白发老者听见众人的大声斥责，走进屋来。他见到这情形，也是一惊，随即痛心地对那少妇说道：“天呐！乌兰，我是听见声音才进来的，没想到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糊涂事！”

乌兰悲痛地捂住脸，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哽咽道：“村长，我、我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又怎能狠下心来……这孩子毕竟是我的骨血啊！”

梦璃三人愣了，三人做梦也不敢相信，面前这少妇要杀害的，竟是她自己的孩子！虎毒尚不食子，这少妇竟能狠下这份心，然而听她话语之中，对此却又是无比的心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梦璃脱口而出：“他、他是你的小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若不是、若不是幼儿灵力极强，令我听见他的求救……”身体微微颤抖，不敢想象，如果刚才自己一个不小心没有听见，会是什么结果……

只听乌兰喃喃说道：“我又有什么办法，这孩子的姐姐，生下来以后连一岁都不到就死了……水实在太少，食物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往后，让我眼睁睁看着他活不下去，倒不如、不如……”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村长叹了口气，沉重而又满含痛意地责备道：“乌兰，我知道你自从丈夫和女儿病死之后，一直很伤心，但再怎么苦，都要熬过去啊！这世上能够带走人性命的，只有天上的神，你要是真的那样做了，死后连灵魂都不能得到神的宽恕的！”

乌兰全身颤抖，泪水从指缝涔涔而下，悲声道：“村长……我、我该怎么办……”

天河解下身上的水袋和干粮，大声道：“你不是说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吗？我身上的这些都可以给你。”菱纱也接着道：“还有我和梦璃的！这些够不够？千万不能再干傻事了！”乌兰睁开眼睛，看着眼前好心的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颤声道：“谢谢……谢谢你们……”小心翼翼地接过水袋和干粮，如同捧着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一样，许久才放下来，脸上神情如同临刑前突获大赦的犯人，尽是感激和难以置信之情。

柳梦璃轻轻抱起床上的婴儿，送到乌兰怀里，柔声道：“别担心，这个孩子的意志力很强，一定会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为一个出色的男子汉。”乌兰接过孩子，满脸惭愧和后怕，微声道：“谢谢你们，特别是你……如果不是你们，我真要后悔一辈子了……”

旁边的村长见三人热情相助，也上前感谢，他眼神不太好使，拉着天河的袖子和他说了许多话，突然发现了什么，惊道：“这身装扮……天呐！你们是仙山上神的仆人！太好了！”

天河没听明白，疑道：“神的仆人？不是啊，我们是——”话还没说完，村长便急切地恳求道：“你们能不能帮村子里的人向神祷告，让月牙河再恢复从前的样子？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拽着天河的袖子不肯放开。天河不知道怎么回答，一时不知所措。柳梦璃走上前去，温言问道：“村长，能告诉我们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话音未落，只听身后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不错，我也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天河笑道：“对了，正好我们也没事，要不然大家一起去吧！”怀朔有些犹豫，道：“这……不太好吧，毕竟师叔他没让你们下山……”话没说完，菱纱已笑着抢道：“那有什么关系？这个月我们都去月牙村多少次了，紫英他提都不提，说不定啊，他早就默许我们下山了！”

怀朔想了想，又摇摇头道：“可是，这次跟给月牙村村民送东西不同，说不定会遇上妖怪，可能还会有危险，你们……”菱纱笑道：“正因为有危险，所以才要一起去啊！虽说我们的道行差些，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说不定还能帮上你的忙，我们也好多历练历练，嘻嘻。”

天河也道：“是啊，大家一起去，打妖怪也容易些，也能早早帮那些百姓解除困境。”怀朔见两人都想同去，转向梦璃，问道：“柳师妹，你的意思呢？”梦璃点了点头：“我跟云公子，还有菱纱一起，他们要去，我也去。”

怀朔考虑片刻，点头道：“好吧，既然你们都愿意陪我走这一趟，那我当然也没意见，大家一起去吧。”他第一次独自受命下山，心里本来也颇有些紧张，生怕自己道行不够，不能完成任务，有负师叔重托。见三人有意帮忙，也乐得答应。

菱纱高兴道：“那太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怀朔点点头，四人走到门口，守门弟子上来询问，怀朔微一犹豫，随即说是师叔让四人外出

除妖。守门弟子见天河三人这些天来进进出出，早已习以为常，也不去核实（实际上也没法核实，紫英不在派中）这话是真是假，便挥手放行。

天河四人来到门外，怀朔望了望日头的方向，指着一边道：“这个方向就是东南了，按师叔的推测，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据此有百里左右，御剑飞行的话，片刻即可到达。不过，我们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

菱纱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笑道：“好啦好啦，哪有那么多要小心的，飞过去再说啦！”这些天她和怀朔相处渐熟，两人的关系近了不少，对他已不像当初入门前那般敬畏，口气亲切了许多。她一边说着，一边率先飞起，天河、怀朔和梦璃也跟着御剑而起，四人一道向东南方向飞去。

经过这些天的练习，天河等人的御剑之术已大有长进，当初在天上战战栗栗的菱纱，此刻也飞得轻松自如，天河和梦璃更是游刃有余，其御剑飞行的高明程度，已几乎不逊于修行多年的怀朔。怀朔在旁边看着三人飞行，也暗自赞叹三人资质不错，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派中最基本的御剑术学到如此水平。其实，这倒要感谢紫英这些天来没有教三人别的仙法道术，使得三人专心习练御剑之术，以致在短短月余的时间里，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

远远望去，只见四道白影在云雾之中穿梭纵横，或潇洒、或豪迈、或婀娜、或灵秀，云中不时传来菱纱的嬉笑声和天河的兴奋声。四人飞得畅快之极，尽兴之处，不由得齐声大笑，将近日的不快与烦恼都抛到了脑后。少年意气，恣肆飞扬。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一章 水灵之珠

三人一回头，都是吓了一跳，天河惊道：“师、师叔？！”自御剑下山到现在，不知不觉间便已过去了两个时辰，只是三人忙着玩耍和救人，谁也没有想到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

慕容紫英冷哼一声：“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叔？我倒不知何时吩咐过你们下山办事了！”菱纱见他又要生气，忙笑道：“紫英～你先别生气嘛，你不是说过琼华派弟子应该扶危济困吗？这此多亏我们误打误撞，才发现昆仑山脚下竟有这样缺水的村子，于情于理总该先帮帮他们吧？”

村长又惊又喜，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在：“你们、你们果然是仙山上的人，这真是上天可怜我们呐！”叹了口气，从事情的一开始说起，向紫英四人道：“唉，说起来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月牙村曾经是个美丽的绿洲，从昆仑山上流下一条月牙河，养活了整个村子的人。在河的源头还有一片树林，虽然不很大，但是长得特别茂盛。可是，到我爷爷那一辈，村里来了很多做生意的中原人，说那片树林是传说中的‘昆仑圣木’，砍了以后能够卖个好价钱，鼓动我们去砍树……”

菱纱听得大惊：“那、那是圣木啊，怎么可以砍？！”村长长叹一声，道：“是啊，唉，要是每个人都像姑娘这么想就好了。可惜当时，虽然村里的祭司极力反对，但是其他人都想变得和中原商人一样富有，最后还是同意了砍树……那些树倒了之后，月牙河的水就慢慢枯竭了……村里的所有人都后悔了，想过很多办法让水源恢复，甚至还修了新的祭坛向上天祷告，但是没有用，天神已经被激怒了……最近几年，月牙河完全干了，不少人因为缺水，都患上重病过世了。也有年轻力壮的，离开这儿想去别处生活，却再也没有回来过……”越说越是难过，最后只余下无尽的叹息。

慕容紫英也叹了口气，道：“老人家，不如你们也迁去其他地方吧？此处fengchen环伺，要想改变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何况以现在

的条件，实在不宜定居。”村长摇了摇头，道：“唉，迁走的想法，我也不是没考虑过。可是，现在村子里的孤儿guamu，又怎么经得起长途跋涉……更重要的是，月牙村是我们祖祖辈辈安家的地方啊，我身为村长，难道、难道连这片故土都保不住……”

菱纱听得十分着急，忍不住问道：“那，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村长叹道：“办法有是有的，我听已经过世的老祭司说过，这世上有一种叫‘水灵珠’的宝物，只要有了它，水源就能恢复，一切也会变回原来的模样。可是，这种绝世宝物，又到哪里去找……”

紫英正在沉吟，听了此言，眼前一亮，喜道：“老人家，您确定水灵珠能管用？”村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没错，老祭司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梦璃听紫英语气，似乎此事有几分希望，急问道：“师叔，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紫英点点头，高兴地说：“若是水灵珠，那倒有一线希望，因为它正是本门镇派之宝！”

天河三人听了这话，均是大喜过望。那村长更如一个病入膏肓、已然无治之人突然间看见灵丹妙药一般，欣喜若狂而又如在梦中，苍老的面容上涌起希望之色，紧紧地抓住紫英双手，颤声问道：“你、你说的是真的？”

紫英郑重地点了点头，宽言道：“老人家请放心，待我禀明掌门，看看是否可将水灵珠借来一用。老JiSi（这里？）说的应该没错，

水灵珠乃世间至宝，相信以sl之力，必能令河源fs，让这里重现往R的生机……”说完，也解下自己的sd和g粮，放在桌上，道：“老人家，我们先将这些水和食物留在这里，这就回pai里向掌门告知此事，请你们静候消息。”

村长感激得无以复加，连声感谢着：“谢谢你们！你们果然是天神的使者啊！能够遇上你们，天神真的没有抛弃我们啊！”乌兰也双手合十，默默祷告，感谢天神给他们带来的希望。

众人见事不宜迟，立刻御剑飞回了琼华派，走到门口，只见守门的已换了两名弟子，他们见菱纱过来，脸上都露出不满的神色。所幸四人行色匆匆，谁也没注意到。转眼间，四人已回到了琼华宫门前，紫英让天河等人在殿外等候，自己站在门口，躬身向前，朗声道：“掌门，弟子冒昧，有要事求见！”

天河三人在外面等了片刻，只见紫英脸上神情一舒，转身向三人道：“好了，你们随我进去吧。”说着走进了殿中。

天河有些莫名其妙，问菱纱道：“菱纱，掌门有说过让我们进去了吗？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菱纱不屑道：“你又怎么知道她没说过？掌门是什么身份，能冲着门外大喊大叫吗？说不定，她是用传音入密告诉紫英的。”

天河奇道：“传音入密？那是什么？”梦璃在一边解释道：“我听说，传音入密是种很高深的功夫，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彼此能听见对方的话语，其他的人是听不见的。”

菱纱连连点头：“对对对，还是梦璃你有见识，哼，不像某只野人……”天河却不以菱纱的嘲讽为意，高兴道：“这个好玩，能用来说悄悄话。以后我也要学！”菱纱只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暗想：“这野人又乱说了，这么高深的功夫，哪是想学就能学的……”梦璃听了这话，却实在为天河那种不随年龄增长而泯灭的童心所感，忍不住笑出声来。

却听门内传来一声轻哼，几乎是与此同时，紫英向外大声喝道：“还不速速进来，门外喧哗，成何体统！”菱纱扁了扁嘴，三人随即走进殿

来。只见紫英微微躬身，正向夙瑶说道：“.....情况便是如此，月牙村久经断水之祸，村民们已近绝路。弟子斗胆相问，能否将水灵珠取出一用，以解百姓之噩？”

夙瑶的脸上依旧不见喜怒，仍是淡淡地道：“紫英，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便是为了此事？”

紫英长揖道：“是！弟子恳求掌门，若能以水灵珠施法，则解月牙村之旱应非难事。此事关系月牙村几十口百姓的性命，还请掌门成全！”

夙瑶嘴角动了动，然而却没说出一个字。一时间，整座琼华宫里鸦雀无声，站在一旁的天河等人心里着急，不知道掌门心中是怎么想的。想起不久前险些发生的惨案，仍是不寒而栗。又想到月牙村村民能否从此得救，全在掌门这一念之间，不由得更是忧心如焚。

终于，夙瑶微微一顿，道：“此事我不允。”

这五个字说得很轻，然而在四人听来却如同轰然霹雳一般，心头的感觉无异于重重砸下一块巨石，四人脸上惊诧之情顿起，“为什么”三个字登时在头脑中出现，挥之不去。天河刚想张口询问，只听紫英已惊道：“掌门？！”语音既是惊讶、又是惶恐、更是不解，以紫英之老成稳重，说话的语气竟至于此，足见此刻他心中的震动。

夙瑶端然平视四人，正色道：“水灵珠乃本派至宝，非同一般，岂能做出这等‘出借’之举？更何况，如今妖界虎视眈眈窥视在侧，随时即将来袭，这种时候本就不该节外生枝。”

紫英急道：“可是，掌门.....那些村民有此一难，弟子、弟子也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可以帮他们，恳请掌门还是再考虑一下.....”夙瑶温言道：“紫英，你要知道，这世间困顿比比皆是，管不胜管。我等修仙得道，扶危济困自是应当，却又如何管尽天下事？更何况现在乃是非常

之时，我们琼华派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去管别人？”她口中说得淡然，脸上神色也是十分淡漠，显然是不肯帮这个忙了。

天河大为着急道：“掌门，你……”夙瑶猛地扫了他一眼，眼中忽然露出少见的锋芒，沉声道：“我意已决，此事休要再提！你们几个，就此退下吧！”天河还是不甘心就此罢休，急道：“可是，那个水林猪……”菱纱和梦璃拉住了他，连连摆手。慕容紫英叹了口气，无奈道：“掌门，弟子告退。”

四人走到门口，刚要出去，忽听得身后夙瑶道：“紫英，你回来一下。”紫英闻言，向三人挥了挥手，见三人出去，回到夙瑶面前，躬身问道：“掌门，还有何事？”

夙瑶笑了笑，问道：“紫英，你今天教授了他们一天，平心而论，你觉得他们三人资质如何？”紫英微微一愣，不知道掌门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随即如实答道：“以弟子愚见，他们三人在入门之前都曾略涉仙术，触类旁通，对御剑之术与基本心法领悟极快，以此看来，资质都在中上无疑。只是……”略略顿了一顿，道：“只是那个云天河，看似驽钝，却是深浅不明，十分奇怪。”

夙瑶道：“哦？此话怎讲？”紫英继续说道：“古人云，剑术如琴曲、如心念、如川流、如天地，可随万物而生，故修习剑术亦要顺应四时、吞饮日月，此间之功，非朝夕可成。就弟子所见，云天河虽不懂高深剑术，但是行止间内息清沛，气韵自敛，举手投足分外自如，似乎却是多年静心修行方可达到的境界。其中缘由，弟子实是大为不解……”

夙瑶微微一笑，直视紫英双目，问道：“如此说来，如果假以时日，云天河的修为必将突飞猛进，甚至更胜于你，也不是不可能了？”紫英脸上微微一红，道：“是否确是如此，弟子实是不知。况且弟子识见难及掌门一二，适才所言也都是些浅见……不过……”想要说什么，却是欲言又止。

夙瑶直视着他道：“无妨，你还有什么想法，便一并说了吧，我想听听。”紫英应道：“是。弟子有一事未明，就弟子所知，本门铸剑秘术之精，放眼凡间，几乎无人能够相较。但是，云天河随身所携那把细长蓝色佩剑，铸造技艺之绝，却实在令弟子大感汗颜。弟子虽未细看，但可知那把剑的质地绝非乌金或玄铁，而其他材料要做到如此寒光剔透、冰冷渗骨，而又不伤及手握之人，至少须取得东海海底的沧波净石、天山冰池下的寒珞玉魄，再辅以西北大荒中的上古冥灵木，揉合炼化而成。而这几样东西，莫说以一人之力难以得到，即便是穷尽千万人之力，亦是可遇而不可求……”

紫英顿了顿，继续说道：“何况此剑剑身看来纤细，想必也是固若玄冰，这却是用了传说中的‘百炼之法’，定要反复锻冶百次以上，其中不能出一次差错，方可成功！弟子实难想像，那位铸剑之人是何等的神乎奇技……”说起铸剑之道，紫英也算是琼华派中的大行家，然而面对近乎神物的“这是剑”，也不由得面露钦慕之色，暗叹自己技不如人。

夙瑶似乎微微叹了口气，只听紫英又道：“云天河既能拥有这样一把不世出的宝剑，又能驾驭于它，此人应是大有来历……”说到这里，眼望掌门，似是有所疑问。

夙瑶点了点头：“你猜的不错，那把剑确实非同寻常，只不过……据我所知，铸剑之人早已过世，云天河对此剑来历亦是一无所知。”紫英听得一呆，随即大感遗憾，深恨自己生不逢时，未能向那位大师讨教铸剑之道。

夙瑶沉默片刻，突然换了一副严肃的口气，问紫英道：“我听说，云天河三人初入本门，便私自下山，可有此事？”

紫英连忙躬身赔罪：“是弟子管教无方，请掌门责罚！”其实他已正告天河三人，不得随便乱走，更不能无故下山，本担不上“管教无方”这

四个字。但他一向严于律己，天河三人既然犯错在先，自己身为师叔也有责任，便自承其错，低下头去，等待掌门的惩罚。

不料夙瑶默然不言，过了许久，却道：“你须谨记，只可教授他们三人简单的练气吐纳，其他高深剑术均不必涉及，谈及本派秘事，更要谨慎出口。不过，他们如有违反门规之处，若是不甚严重，便不必多管；他们要去何处，也不必多加阻拦，只需暗中留意便可。”

紫英吃了一惊，夙瑶自执掌琼华派以来，一向以严肃派规为宗旨，对违反门规的弟子处罚从不容情，想不到听今日之言，似乎有意识放纵云天河等人，不由惊道：“掌门？这……”夙瑶摆了摆手，肃然道：“你不必多问，我令他们入门，乃是另有机缘，日后你自会晓得。”紫英只得应道：“是。”夙瑶道：“若是没有其它事，便退下吧。”

紫英行礼告退，走到门口，突然又微微转过身来。夙瑶见状，问道：“怎么，莫非还有其他事情想要禀报？”紫英低下头去，以极诚恳和期望的语气问道：“掌门，弟子斗胆再问一句，水灵珠之事是否还有商榷余地？”

夙瑶面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冷冷地道：“哦？这么说来，我适才的决定，你却是口服心不服了？”

紫英连忙躬身：“弟子不敢！弟子只觉得，我辈修仙之士虽非样样皆能，但毕竟能救一人便是一人，弟子实在不忍心看那些村民如此受苦……”想起月牙村村民的惨状，语气中带了几分苍凉之感，更有十二分的期待之情，只盼掌门能回心转意，首肯此事。

夙瑶却是怫然不悦，厉声喝道：“慕容紫英！”紫英连忙跪下，应道：“弟子在！”夙瑶怒气上涌，喝道：“你可还记得昔日在宗炼长老面前，曾立下怎样的重誓？”

紫英心头一痛，道：“弟子一日不敢或忘，弟子曾发誓，终身以修仙积德、捍卫天下为己任，对本门更不可有叛逆之心！若有相违，则要受五雷轰顶、神魂俱灭之祸！”他的一身武功仙术以及铸剑之法都是宗炼长老所传，紫英视他就如同师父一般。宗炼长老英年早逝，临死前便让他立下这个誓言，这些年来，紫英时常想起发誓时的情景，难以忘怀。

夙瑶冷笑一声，峻色道：“你师父被妖孽所害，早早亡故，宗炼长老虽名义上是你师公，实则待你如徒儿一般，连自己的铸剑秘术都倾囊相授，便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成为本派的栋梁之才。但你今日的表现，未免太令我失望了！真不知宗炼长老在天有灵，又该有何想法？”

紫英连连顿首：“弟子惭愧！”夙瑶劈头怒道：“你口说惭愧，心中却不知为何惭愧！你可知道，这世上苦痛之人千千万万，就算你一日救得一个，数十年下来又能救多少？怎比得上修成仙身、法力无边之时，顷刻之间便能解救千百？如此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我真是错看了你！”

紫英从小在琼华派长大，却还是第一次被派中长辈如此训斥，不由得面红耳赤，心乱如麻，叹道：“掌门、掌门说得是，只是……弟子想到那些村民的痛苦，却是半刻也平静不下来，这种心绪纷乱，弟子不知如何是好……”

夙瑶冷笑道：“你若真不知如何是好，便想想十九年前，本门与妖界一战，多少弟子就此埋骨，连前代掌门都未能幸免，你师公宗炼长老亦是身受重创，至死不治……这一回，如有危急，水灵珠蕴涵的法力说不定会成为我们抵挡妖界之助，你现在的举动，只顾眼前，因小失大，届时我派势弱，昆仑山脚下生灵涂炭，远胜月牙村之灾！若是真出现了这种情况，你慕容紫英就成了本派的罪人、天下的罪人！何其愚也！”

夙瑶越说口气越是严厉，到后来已是厉声怒斥。以紫英之镇定，也不由得身体微微颤抖，微声道：“掌门说得是，弟子确是太过短视……”夙瑶见他认错，心里的气微微消了些，沉默许久，用略带嘲讽的语气问道：“紫英，你以前从不会这样，莫非这短短时间里，便沾染了云天河他们的浮躁之气么？”

紫英一惊，刚想说什么，夙瑶长袖一摆，道：“也罢，今日我言尽于此。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退下吧。”紫英只得施了一礼，退出殿外。

天河三人退到殿外，只觉气闷之极，明知有办法可以拯救月牙村的村民，却是无能为力，天河不由得发牢骚道：“爹说过，做人不能太小气，又不是借了不还，掌门她干嘛死死地把住那只‘水林猪’不放？”

梦璃叹了口气，道：“我看掌门心意坚决，怕是很难改变主意了。我们只有想别的办法了，不行的话，以后再找机会下山，给月牙村的人送些水和吃的。”菱纱点头道：“嗯，也只能先这样了。唉……”也叹了口气，心里尽是遗憾。

天河还在抱怨道：“也不知道那只‘水林猪’有多贵重，掌门看得那么死，大不了拿我们的‘土林猪’跟她换算了，反正听起来都差不多。”菱纱听得直摇头：“你这野人，分明差很多好不好……算了，我们先各自回房吧，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机会偷溜出去，再帮帮那些村民。”

三人刚想离去，只见慕容紫英走了出来，一脸颓丧之色。三人本来还存了一丝幻想，希冀掌门最后关头回心转意，同意了四人的请求，现在眼见紫英这副表情，显然是没希望了。梦璃问道：“师叔，掌门她……”

紫英摆了摆手，叹道：“不必多说了，时候不早，你们几个回房去吧。”

梦璃微露犹豫之色，想说些什么却又没说出来，一旁的天河却是心直口快地问道：“师叔，掌门既然不让借那只‘水林猪’，那我们下山送水和干粮总可以吧？那些村民一点水也没有，要是不及时给他们送去，会出人命的！”想到月牙村村民仍在受着煎熬，实在是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就算晚上就能溜出去，也是等不及了。梦璃微微点头，显然，这也是她想说的话。菱纱却是有些担心，虽然她知道紫英也同情那些村民，但以他刻板的性格，如果掌门刚才说了什么不许的话，只怕他是不会答应的。

紫英摇了摇头，说出的话却让三人又惊又喜：“你们不必再去了，我一会儿会吩咐怀朔、怀宁他们，让他们这些弟子每日送足够的水和食物给村民。”微微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村长留恋故土，不愿离去，但掌门又是心意已决，或许……唉，或许妖界之事过后，她会同意借出水灵珠……”面向三人，郑重地说道：“如今大概也只能静观其变，你们不要莽撞行事。”

天河三人心里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三人没想到紫英心里的焦虑和他们一般无二，而且想得更深，在适才被夙瑶严词拒绝之时，便已想好了善后事宜，只觉得紫英这个冷若冰霜的师叔一下子变得温和可亲起来，心中与他的距离又拉近了几分。菱纱更是拍手笑道：“咦？小紫英，真看不出来，你是个大好人嘛，想得比我们还周全！”

紫英看她一眼，见她笑靥如花，脸上也不由闪出一丝微笑，然而片刻之后，又露出些许惭愧之情，眼望山下，低声吟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柳梦璃赞道：“这是本朝白乐天的诗句，师叔好记性。”

紫英摇了摇头，叹道：“琼华派能有今日，并非全是神仙赐予，实是靠了不少俗世中人的帮助。我辈修仙之人，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修得仙道，能够扶危济困、拯黎民于水火之中，既是救世，也是报恩，可是

今日……唉！想我琼华派中不少弟子，原也是这昆仑山下之人，他们若知自己一力修仙，竟不能泽及山下父老，会是什么想法……月牙村村民得知此事，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修仙之人……”

天河宽慰道：“师叔这不怪你，要怪就怪掌门太小气……”还没说完，紫英便挥手让他住口，肃然道：“你身为琼华弟子，岂可如此议论掌门？掌门她也必有自己的苦衷，只不过不足为我们这些弟子道罢了。”脸上神情又转严肃，摆手道：“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们回房休息去吧。”

天河等人只得回房休息，紫英亦叹息而去。虽然月牙村村民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可是水灵珠一日不借出，水源就一日得不到恢复，村民们就仍要忍受着饥渴之苦，带着越发焦虑的心情苦苦等待着。这，在四人的心中，始终是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夜间，慕容紫英默默来到安放琼华派前辈灵位的肃仙堂，跪倒在宗炼长老的牌位前。

“师公，今日的事，弟子始终不明白……您常对我说，修仙之人要济世助人，可是，现在受苦的百姓就在我们山脚下，掌门为什么……”

宗炼的牌位木然地立在那里，周围泛起一片冷意。

水灵珠事件之后的一个月里，天河等人每日跟着紫英修习，然而紫英似乎有意拖慢教授三人的进度，只是反反复复地教些基本的御剑、用剑的心法。天河等人不知这其实是夙瑶的意思，屡次询问紫英为何教得这么慢，紫英每每以妖界将至，派中事情太多，一时顾不上教太多高深的道法为由搪塞，总算解释得众人不甚怀疑。然而他本是极光明磊落的人，现在因掌门吩咐之故，不得不违心强找出很多实际并不存在的理由来安抚众人，自己也是十分不快。到了后来，索性将教授三人的时间一减再减，有时推脱有事，一整天不见三人。

天河等人时常无事，空闲时分便常与怀朔等弟子聊天解闷，甚或假托师叔之命，与其他弟子一起下山给月牙村的村民送水送粮。奇怪的是，这明明是违反门规的事，几人一再为之，琼华派里已有多人知晓真相，许多师叔一辈的弟子都对此颇有微词，甚至有人扬言要告到掌门那里去。然而紫英却是不管不问，见面的时候连提也不提，三人初时还有些害怕，久而久之，已是习以为常，行事越发毫无顾忌起来。

当然，他们也不知道，一向眼里不揉沙子的紫英之所以对他们如此放纵，仍然是因为夙瑶的安排。

这一天，天河三人又闲得无聊，在派中乱转，忽然见到怀朔独自一人向山门走来，看上去行色匆匆，似乎有事在身。天河笑着打招呼：“怀朔，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是要给村民送东西吗？”

怀朔看见天河三人，也笑着道：“那倒不是，今天早上明常、明尘他们已经送过了。我这次下山，乃是因为紫英师叔的吩咐。”

菱纱笑问道：“哦，是吗？紫英他都让你独自下山了？是有什么大事吗？”琼华派对弟子的规矩极严，像怀朔、天河这些辈份最低的弟子，若不是师长吩咐，一般不得下山。而师长们派弟子下山，特别是单独吩咐某个弟子下山，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非有足够道行者难以完成，这次紫英让怀朔独自下山去办事，可说已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肯定了。

怀朔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大事算不上，紫英师叔前两天在派中观察四方气象，发现东南近百里处，有一股邪辟之气，十分诡异。师叔原本担心那里有妖邪作乱，但细查那里的气息，又与一般妖气颇有不同，因此命我前往查看，若是真有妖怪危害黎民，便顺便除了。”

梦璃有些奇怪，问道：“可是，师叔为什么不亲自去呢？”怀朔道：“师叔本来也想亲自前往，不过他这两天要去寿阳女萝岩一趟，查看那里

的妖孽有无死灰复燃，实在抽不开身，再加上我在旁边一力请求，师叔这才同意我代他前往。”说完笑了一笑。他自入派以来，虽然已有六七个年头，像这样正式下山的次数却是不多，且大多数情况都是和数十名其它的弟子一起下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相反，平时倒经常被耐不住寂寞的璇玑缠着，被她逼着一起私溜下山玩的次数倒有不少。今天乃是第一次单独被紫英师叔派出去完成任务，心里不由得又是高兴，又有些紧张。

菱纱等人听说紫英要去女萝岩，心里有些紧张，但转念一想，时间已经过去一月有余，槐米它们应该早就离开了，又放下心来。天河挠了挠头，问道：“对了，怀朔，璇玑不和你一起去吗？”怀朔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苦笑道：“唉，天河，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天她大概只顾着抓夏鸣虫了，哪里还想得到我……”

原来天河帮他抓完夏鸣虫的第二天，怀朔就兴冲冲地去找璇玑，把虫子给她，本以为能让这个任性的小师妹高兴一番，没想到璇玑甚是挑剔，一会儿说这只虫子长得难看，一会儿又说那只虫子叫得不好听，挑来挑去，天河和怀朔花了一晚上功夫捉到的夏鸣虫竟没有一只看得上眼，说要是将这么差劲的虫子送给紫英师叔，别说师叔笑话，自己都羞死了。到头来反而把怀朔奚落一顿，只是要了怀朔的虫笼，又让怀朔告诉她捉虫的方法，自己跑到一边捉去了。听怀朔的话，大概璇玑这些天都没抓着满意的虫子，当然没心思跟他跑东跑西了。

柳梦璃见他尴尬神情，心里却是一阵暖意，感叹道：“怀朔师兄，你对璇玑师妹真好，处处替她着想、顺她心意，想来亲兄长也不过如此了吧。璇玑师妹做事总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别往心里去。”怀朔脸上微微一红，连连摆手：“嗨，我做师兄的，有事当然要帮师妹一把啦！师妹她年纪还小，有点脾气也是正常的，我哪会生她的气呢……”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二章 明珠有泪

转眼间，怀朔四人已飞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上空。怀朔看了看脚下，默算了一下行程，向天河等人道：“是了，师叔说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四人落到地上，只见广阔的山谷中空无一人，除了天空中不时飞过的几只大雁，连动物也难得一见，只余下漫山遍野的野花芳草，那些花草无人照料修剪，生长得极是茂盛，足足没过了几人的膝盖。

韩菱纱环顾四周，笑道：“这儿的风景不错啊？哪有什么邪气？”怀朔仔细地观察着山谷中的情形，过了片刻，摇了摇头道：“韩师妹，你们入门时间还短，师叔他大概还没传授你们望气之术，自然看得出来……”

天河奇道：“望气之术？那是什么？”怀朔解释道：“我们修仙之人，若要降妖除魔，首先就要分清那些妖魔的‘气’。有些妖怪乃是由一些不起眼的东西，譬如酒瓮、扫帚之类，经过日久修炼，幻化而成，看上去却与原来未成妖时一模一样；还有些山精树怪，则是一些有灵性的生物，因为沾染邪气而变成的，长相也与其他同类并无差别。如果看不出它们的‘气’，就会放过了真正的妖怪，也有可能误伤了其他无辜的东西。其实，不止我们琼华派，像蜀山仙剑派这样入世助人的修仙门派，弟子们入门后也都会学习这个，以便分辨六届生灵，然后才能下山除妖。”

天河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我平时打猎的时候，就能感到那些野兽的杀气，爹说打猎多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旁边菱纱一脸好笑的表情，心想野人就是野人，打妖怪和打猎，哪里是一回事。怀朔却是点了点头：“云师弟说得也没错，观气之道，既靠师长教授，更要靠自己多多历练，在平日降妖的过程中仔细分辨熟悉妖邪的气息，才能牢记于心、不出差错。”

菱纱笑道：“有这么复杂啊，那怀朔你说，这里是什么气啊？”怀朔微一沉吟，叹道：“这个，我的阅历也不够丰富，一时还看不出端倪。只不过我觉得，这里的气并非一般的妖气，紫英师叔也是这么说的。不

过……”脸色十分郑重，向三人道：“这里恐怕有非常之物，大家一定要小心！”

天河和菱纱点了点头，却见一旁柳梦璃呆呆站立，眼望远方，似乎在想着什么。菱纱笑着碰了碰她，问道：“梦璃，你在想什么呢？”

柳梦璃回过神来，有些迟疑地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以前好像来过这个地方……真奇怪，这儿的景色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菱纱笑道：“好梦璃，别想那么多了，这儿的风景不错，我们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吧！”梦璃点点头，菱纱便拉着梦璃走在最前面，一边走一边指点道旁的美景。天河和怀朔则紧跟在两人之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四人没走多久，只见不远处草丛中鼓鼓囊囊的，似乎掩盖着什么东西。菱纱跑上两步，蹲下身去，伸手翻看。怀朔突然感到气氛不对，急向她喊道：“韩师妹，快回来！”

怀朔话音未落，只听见“啊”的一声惊叫，菱纱急退回梦璃身边，全身颤抖，吓得面无人色，梦璃连忙伸手扶住了她。众人定睛一看，只见翻开的草丛中赫然摆着两具尸首，尸体尚未腐烂，看来刚刚死去不久，死者面色青黑，似乎是中了剧毒。

菱纱吓得瑟瑟发抖，天河和怀朔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左一右，挡在两人身前。梦璃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怀朔眉头紧锁，刚要回答，只听四周草丛中，隐隐传来嘶嘶的响声，众人正感诧异，那嘶嘶声越来越明显，菱纱鼓起勇气向远处草丛中望了一眼，大惊道：“是蛇！好多蛇！”不知何时，四面草丛中竟钻出了无数条长蛇，蛇头均呈三角状，显然都是毒蛇。这些毒蛇远远地围住了四人，在草丛的掩护下，缓缓向中央爬来。

眼看群蛇就要爬到跟前，四人几乎已经看清蛇嘴中吐出的信子，菱纱和梦璃一时惊得手足无措，天河虽不害怕，见到这么多毒蛇，也不由得手忙脚乱，不知道先对付哪一条好。怀朔经验稍丰，见毒蛇数量众多，如要硬碰，己方难保不受损伤，急忙喝道：“大家快御剑飞起来，不要被蛇咬到！”

众人反应过来，急忙御剑而起，待升到空中站定，才长出了一口气。只见地面上一团团密密麻麻的，尽是毒蛇，足有数百条之多，蔚为壮观。群蛇见三人飞走，纷纷抬起头来盯着三人，见攻击三人无望，随即前变后、后变前，各自转身向远处爬去，不久便消失在浓密的草丛中。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竟如同有人在一旁指挥一般。

等毒蛇爬远，众人远远地飞离此处，小心翼翼地落下来，见再无毒蛇来袭，这才放下心来。怀朔叹道：“果然，跟我感到的气一模一样，就是这些毒蛇在作怪。”

菱纱惊魂未定，害怕道：“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毒蛇？”怀朔摇了摇头：“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些毒蛇多半是人工驯养的，不知为何会被人放在此地。”

忽听柳梦璃说道：“我在书上读到过，在西南苗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人都会驱使毒蛇蛊类，难道，是他们？”怀朔想了想，微微点头，道：“柳师妹说的，我也略知一二，师妹说的有道理，能有如此能力之人，当是苗疆中人无疑。”随即又是一副不解的神情，低头沉吟道：“不过我从师长那里听说，苗民虽然豢养毒蛇、毒蛊成风，但能得其精要者不过百中一二，而像这般能驱使如此庞大蛇群之人，更是少之又少，有如此道行之人，恐怕必是族中极为重要的角色，须臾不可背离。此地距苗疆有千里之遥，那人又怎会来此？即便是有事在此暂住，又为什么要精心安排下如此众多的毒蛇看守此地？莫非，此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么？”

天河道：“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来都来了，大家御剑飞进去看看不就清楚了？”怀朔点头道：“嗯，此地若与苗人有关，我们本不便插手别族之事，只是看那两具尸体，恐怕已有不少过往的游人无辜遇害，不能不管。至少也该让那些苗人收起毒蛇，以免危害他人。”天河三人都点了点头。

四人这次学乖了，再不在草丛中行走，而是御剑飞起，缓缓地向山谷深处探索。众人居高临下，俯视这片草丛，只见许多边角之处，微微露出数寸宽的洞穴，显然，刚才那些毒蛇就是从这些洞里钻出来的。这些洞穴都被旁边茂密的杂草掩盖，若是在平地之上，是极难看见的。而如果有人经过，身旁的草丛产生抖动，便会传到蛇洞之中，群蛇一传十、十传百，立时便会钻出伤人。可见来者为了布置这些毒蛇，着实花了不少功夫，然而也可以想象，若是不经意进入这里的人不会御剑之术，纵然武功高强、仙法精深，也势必不敌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蛇群，结果必然难逃一死，更不用说那些手无寸铁的行人了。

四人向前飞去，只见地上草丛渐渐稀疏，从中间一处忽地分开，露出一条灰褐色的土路。天河见附近已无蛇洞，刚要落到地上，怀朔向他摆了摆手，左手轻弹，一枚石子射出，在草丛中滚了几滚。众人屏息等待，过了许久，见草丛中并无动静，这才放心地降落下来。

菱纱赞道：“怀朔，想不到你也会用这招‘投石问路’啊，以前大伯教我……”忽然想起什么，说到一半连忙住口不再说下去。怀朔笑笑，道：“哪里，我入门以来一共也没下过几次山，这点招数，还不是跟师叔他们学的。唉，要是璇玑在旁边，看到我们刚才害怕的样子，只怕连大牙都要笑掉了……”想到璇玑，叹了口气，脸上一阵苦笑，然而片刻后心里又是一阵欣慰，暗自庆幸她没跟自己来如此危险的地方。

四人顺路继续前行，没走多久，只见前方三面都被岩石阻隔，竟是一条死路，天河等人都是大感奇怪，众人仰起脖子四处张望，并没看到别的通路。菱纱奇道：“怪了，那些苗人到哪里去了？”

怀朔忽然看见梦璃脸色不对，问道：“柳师妹，你怎么了？”天河和菱纱转过身来，见梦璃神情又惊又奇，定定地看着前方的一块巨石，天河奇道：“梦璃，怎么了？”

梦璃惊异地指着那块巨石，道：“我、我有一种感觉，那块石头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天河等人听得一愣，菱纱走上前去，仔细观察那块巨石，突然喜道：“好梦璃，你说得对，这块石头，原来是道暗门呢！”

天河奇道：“暗门？”随即想起进淮南王陵时墓旁那块巨石，明白过来。忙走到巨石跟前，伸手去推，不料这道暗门甚是沉重，以天河力气之大，竟推不动，怀朔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方才将巨石推到一边。巨石一推开，四人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只见巨石背后竟然别有一片天地，只见两边的石壁忽然消失，一个暗紫色的巨大光球漂浮在距地面数尺高的空中，光球上现出许多奇异的花纹，不住地旋转着，光球底部散发出深蓝色光芒，将地面照出一个光环，光环中显示出一些奇怪的图案。再看光球背后，竟然是一片碧绿的原野，四周绿树环绕，鸟鸣声不时传来。天河看得出神，不觉向前走去，只听身后梦璃急道：“云公子，别去！”

天河听到梦璃的呼唤，刚想收步，右脚已经迈出，忽然“砰”的一声，像是踢到了一堵硬墙上，一个没站稳，扑地摔倒在地上。抬眼一看，只见眼前仍是一片原野，什么障碍物也没有，不由得目瞪口呆，连脚上的疼痛都忘了。

怀朔反应过来，惊道：“这是幻术？那么，这个光球和这些图案……是法阵？！”梦璃点点头，坚定地道：“这个法阵……我记得正是这种感觉，让欧阳小姐坠入沉睡的咒术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天河和菱纱吃了一惊，梦璃仔细地看那个光球，又诧异道：“这个法阵，竟然是极其罕见的‘同殇’之阵！连施法之人自身都坠于梦中……”

做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为了什么……”

天河急道：“那这么说，我们把这个法阵破坏掉，那个欧阳小姐就能醒过来了？”梦璃点点头，转向三人又道：“此阵中含有极为霸道的咒力，惟有令施术之人露出一丝破绽，方有可能破解。待我一会儿神体分离，魂魄入此咒术之中，用言语相激施术之人，他若是心有动摇，法阵就会出现些许异状。到了那时，云公子、菱纱、怀朔师兄，你们三位便立刻用兵刃毁去这个漂浮的‘咒珠’！”指了指空中的光球。

天河和菱纱点点头，怀朔一时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见三人郑重神情，也跟着点了点头。梦璃微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向前方走去。只见众人面前的景象忽然泛起了道道波纹，如同一颗石子击中水中倒影一样，梦璃缓缓地穿过了这道“水幕”，刚才那般美景在这一瞬间顿时化作碎片，随着波纹四处摇荡。

过了许久，分裂的景象渐渐弥合起来，只见梦璃面前忽地出现了一个蓝袍男子，天河等人不认识，梦璃却记得清清楚楚，正是当日在欧阳明珠梦中见到的男子。那男子见到梦璃，脸上露出极为震惊之情，厉喝道：“你究竟是何人？竟能一再侵入此地？”奇怪的是，天河等人就在梦璃身后，那人却视而不见，似乎旁人能通过法阵看见阵内的情景，而身在阵中之人却无法看到阵外的情况。

梦璃看了看他，反问道：“果然……法阵环绕的凶煞之力与你周身之气如出一辙，是你将欧阳小姐的魂识禁锢于梦中？”那人见梦璃避而不答，怒道：“你不答我所问，是否想尝一尝万蚁噬体之苦？！”

天河和菱纱听到“万蚁噬体”四字，忽地想起钟伯的话来：“……那天夜里，老爷的整个身体上都爬满了毒虫，被咬得面目全非……”，又惊又恐，难道、难道此人就是……两人正在不安地思索着，果然听见柳梦璃惊问道：“万蚁噬体？难道，欧阳老爷身故，是你所为？！”

那人一惊，脸上杀气陡然涌起，冷喝道：“知道的似乎不少，留你不得！”左手平平伸出，掌中隐然现出一团黑色的光球，眼中厉芒闪出，似乎便要扬手击过来。

梦璃见他凶相毕露，连忙微微退后，暗作防备。“好强的杀气！”阵外的天河惊叫道，众人均感到那人杀机，更是为梦璃捏了一把汗。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急切的女声：“相公，住手！”

阵中阵外之人都是一愣，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女子向那蓝袍男子跑来，她容貌本来就十分娇美，在一身华丽的装束下，更显得清丽脱俗，正是当日天河三人在寿阳城钟伯家里见到的欧阳明珠。但见她此刻却是一副惊恐的表情，连声急道：“相公，你在干什么？快住手！”

怀朔奇道：“云师弟，她是谁？”天河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怀朔。与此同时，那男子见欧阳明珠到来，悚然一惊，连忙将双手负于身后，笑着对她道：“明珠，你怎么来了？你近来身体不适，还是多歇息为好，快回家去吧。”

他方才还是一脸凶煞之气，此时见到欧阳明珠，竟如同立刻变了一个人一般，脸蕴微笑，说话的语调和蔼可亲，全身上下透出一种男子少有的温柔。然而欧阳明珠却是一脸惊惧之色，急问道：“相公，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说话，相公你、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那男子脸上一震，急忙定住心神，强笑道：“明珠，你怎么又在胡思乱想了？你我夫妻九年，你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哪件事瞒了你？我刚才不过是和这位姑娘随便说了几句话，你怎么又多心了？”

欧阳明珠见丈夫软语安慰，神色稍稍平静下来，但一转头，看见旁边的柳梦璃，又突然紧张起来，摇头道：“不对，相公，我和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除了这位姑娘，从来也没有见过外人，这、这未免也太不

寻常……”回忆起刚才柳梦璃的话，又急道：“还有，这位姑娘刚才说的欧阳老爷是谁？是、是我爹爹，对吗？！”

那男子大惊失色，急忙出言掩饰：“不是的，明珠，你想得太多了……”心神慌乱之下，语气再也无法镇定下来，话音中已有颤抖之意。欧阳明珠急切而又疑惑地看着他，那男子只觉她眼神如一把利剑刺入自己的心中，说到一半，竟是再也说不下去。

柳梦璃缓缓走向欧阳明珠，柔声道：“欧阳小姐，你不要怕，事情是这样的……”

忽然，阵外的怀朔大惊，喊道：“不好！他要对柳师妹不利！”

天河和菱纱一惊，转眼看去，只见那男子满脸杀气，负在身后的右手从长袍的左袖里，缓缓地抽出了一把匕首，一道寒光由短变长，眼看就要完全抽出。此刻他侧身面对梦璃和欧阳明珠，两人都没看到他背后的动作。空中漂浮的咒珠颜色也由暗紫转为鲜红，像要滴出血来，十分怕人。

眼见那人即将出手，天河三人不敢再等下去，立刻拔出兵刃，两柄长剑和两柄短剑几乎是同时击在了咒珠之上。众人只觉迎面照来一道极强烈的白光，刺得双目无法睁开，同时耳边响起一声巨雷也似的轰鸣，均是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过了半晌，众人只听得刚才那声轰鸣仍在耳边回响，久久不绝，睁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刚才一望无际的原野片刻间消失无踪，众人所处的地方，竟不过是个三丈见方的露天石室。又见咒珠被三人击得粉碎，化作无数亮晶晶的颗粒，散落得遍地都是，然而咒珠下方的法阵却没遭到破坏，仍在缓缓地转动着。

这时，只见柳梦璃从半空中飘落，着地时微微一斜，随即站稳。法阵中又是两道白影一闪，幻出两个人形，正是欧阳明珠和那蓝袍男子。那男子伏在地上，左手抚胸，脸上现出极为痛苦的神情，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已涌到了嘴中，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右手颤抖着从怀中摸出几粒丹药服了下去，过了好一会，脸色渐转红润，这才挣扎着站了起来，手指梦璃，怒喝道：“你——！你究竟是谁，为何指使人毁我法阵？！”

这“同殇”之阵，乃是苗疆中故老相传的一种极为诡异的法阵，通过这种法阵施展咒术，能令身在千里之外的人在阵中沉睡，供施法者操纵。然而要达到这个效果，不仅需要施法之人具有极高深的道行，更要有极巧的机缘，令被施法的对象精神涣散、心智全失，方才有可能成功。当日欧阳明珠眼见父亲惨死，魂飞天外，精神近乎崩溃，才令这男子有机可乘，让她在此阵中足足沉睡了九年，直至今日。

但是，这种咒术虽然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被施法者沉睡之后，不仅自己被困在梦中无法醒来，施法者也会被困在那人的梦中，除非主动撤除法阵，否则也无法离去；而且这种法阵所耗精力极大，一旦被人破坏，施法者更会遭到极为强烈的反噬。由于施法者无法离开法阵，如有敌人趁自己施法时来袭，几乎便只有束手待毙，因此缘故，从来都很少有人使用这种咒术。而那男子也要在山谷中遍布毒蛇，以防有人来此危害法阵。

那男子眼见柳梦璃再次到来，已引起了欧阳明珠的疑心，而梦璃更要向她说出实情，自己九年来的种种隐瞒欺骗即将露馅，情急之下，不由得杀心顿起，决意先除梦璃，再想办法巧言劝转欧阳明珠，时日一久，她自会淡忘此事。幸好怀朔眼尖，看出了他的企图，天河三人合力击碎咒珠，整个法阵顿时遭到破坏，那男子也受到重创，若不是他正当壮年，道行又高，几乎要命丧于此。

梦璃见咒珠已碎，然而地上的法阵却仍旋转如故，倒吸了口冷气，叹道：“好霸道的咒术，咒珠毁了，竟然也只是有损法阵，并没有将其彻底毁去……”另一边，法阵之中，欧阳明珠呆呆地站立着，看见丈夫受伤，站立不稳，急忙奔过去扶住他：“相公！你怎么样——”

突然，欧阳明珠脸上露出极为恐惧和愤怒的表情，连退数步，指着丈夫：“不、不对！你的脸、你的脸我见过……你、你就是那一夜杀死爹爹的人！”

男子那张已有些血色的脸庞霎时间又转灰白，强忍住胸口剧痛，向她温声道：“明珠，你莫要惊惶，听我解释——”欧阳明珠不等他说完，又惊又怒道：“你到底是谁？怎可如此唤我？！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双手抱头，如同从噩梦中惊醒一般。

只听一旁传来梦璃柔和的声音：“欧阳小姐，你且定一定心神，先不要多想事情。过去九年里，你一直沉眠于梦境之中，如今初醒，神思难免混乱……”欧阳明珠惊道：“九年？九年……难道说，这些年我经历的事，都只是一个梦？”不安地看着梦璃，又惊道：“我见过你两次，你、你又是谁？”

梦璃微笑着，尽力使她安下心来，说道：“欧阳小姐，你不要害怕，是钟伯托付我们将你救醒的——”欧阳明珠见她神情，心情略略平静下来，急切地向她问道：“钟伯？……那，这位姑娘，钟伯他好吗？还有我娘，我娘她怎么样了？”

梦璃神情黯然，道：“欧阳老爷过世，你又长眠不醒，令堂伤心过度，已经去了……钟伯见你这些年一直不醒，带着你四处求医，机缘巧合，才遇到我们……”

欧阳明珠痛苦道：“娘！……怎么会这样？女儿对不起你……这九年之间，我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和杀父仇人在一起……”

旁边男子见他悲痛欲绝的神色，十分着急，连忙温言劝诫道：“明珠，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你我如今皆是魂识之态，千万莫要乱了心智，以致六神涣散！也万万不可走出此法阵之外！”欧阳明珠猛然望向他，眼神中尽是愤怒之意，颤声问道：“厉江流……我记得在梦中你叫这个名字……你、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最恨的仇人，却成了我最亲的枕边人？！”

厉江流正视着欧阳明珠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明珠，我杀你父亲是真，与你举案齐眉亦是真，对你情意若有半点虚假，但叫我受万蛊噬心而亡！”他说这话时，虽然身负重伤，却是巍然站立，眼神与欧阳明珠相交，定定的一动不动，全身上下透出一股凛然不容怀疑的真诚。众人虽恨他手段毒辣，但见此时情景，却是毫不怀疑他对欧阳明珠的深情。只是为什么，原本爱慕欧阳明珠的厉江流，竟成了她的杀父仇人？

只听厉江流悠悠道：“明珠，你可还记得，渝州的城隍庙？你曾经在那里帮过一个重伤之人……”欧阳明珠用力想了想，头又巨痛起来，痛苦地摇了摇头。厉江流见她难受之状，叹道：“明珠，你不用想了。你自然记不起来，那个时候的我蓬头垢面，身上满是脓疮，比最臭的乞丐还要脏。”闭上双目，恨恨地叹了口气：“我本来是苗疆的大祭司，是族中最受敬重的人物，想不到被一个地位在我之下的祭司嫉恨，那人设下诡计，假托族长之命，将我从苗疆骗到了中原……就在半路上，那人买通许多高手，暗算于我，我虽然杀了数人，侥幸逃脱，却也身负重伤，挣扎着来到渝州，实在走不动了，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厉江流冷笑一声，继续说道：“一旁的路人只当我快死了，偶尔扔下一些残羹冷炙。哼，我厉江流是人，不是等着施舍的猪狗，苗疆的黑巫之术能咒杀活人于千里之外，我身为苗疆的大祭司，怎能受此羞辱？！”

他语气极是森然，众人只觉一股寒意扑面而来，柳梦璃不安道：“你、你难道……！”厉江流冷笑道：“不错，我将那些人全都杀了，一个不留！”

众人哗然大惊，只觉面前之人，简直凶残狠辣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更替那些无辜丧命的路人痛心。怀朔义愤填膺，指着厉江流，愤然道：“你怎能如此残忍？他们好心相助于你，何罪之有？你竟然恩将仇报，反而害了他们性命？！”他本来性格十分宽厚平和，在琼华派中，虽然资质较差、修为不高，但一向尊敬师长、友爱同门，即便对璇玑这样任性娇气的小师妹，也从来没生过气，更没有和别人争吵过。但今日面对厉江流这般凶狠毒辣、肆意妄为、完全不把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上的人，却也不由得一股怒气直冲头顶，气得全身颤抖。

厉江流冷冷扫他一眼，森然道：“好心？在我看来，那些人不过是伪善而已，表面上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其实还不是一样任我自生自灭！”怀朔怒道：“你——！”心中愤慨已极，竟是气得说不出话来。

厉江流不理怀朔，忽地换了副口气，似乎回忆起了什么幸福的时光，悠然说道：“我在城隍庙旁躺了一个多月，路过的那么多人里，只有一个女孩子，虽是千金小姐打扮，却不计较脏污，替我上药，还说要带我回家疗伤。后来，她果然请人驾了马车前来……只是，我无论如何不想再以那副模样见她，于是藏身树后，心中默默记下这份恩德。”

欧阳明珠脸色巨震，颤声道：“我、我想起来了，那一天，钟伯驾了马车去城隍庙，你却已经不在……我没有救到你，你不必对我说什么恩德。可是，你、你为何要杀死爹爹，害得我家破人亡？你说，这是为什么？！”

厉江流抬首望天，不答欧阳明珠愤怒的质问，涩声道：“那天之后，我又修养了半年，伤好了大半，可族中大祭司之位已被那个奸贼所篡，我势单力弱，已不可能与那人相争。更何况，我欠那个女孩子一份恩

情，也不想从此便走。于是我就在中原独自行走，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她一面，报答这个恩情。想不到……”长叹一声，继续道：“有一天，有个中原人请我降蛊杀死他生意场上的对头，对方死得越痛苦，他付的报酬越高。我在中原行走，对这种仇杀早已司空见惯，只需将蛊毒附于人身，夜半催动，片刻便能让对方受尽苦楚而亡，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我见那个中原人给的报酬实在诱人，便欣然答应了他……”

欧阳明珠尖声惊叫道：“难道、难道，那个中原人要杀的人，是我爹爹？！”厉江流神色灰暗，默默地点了点头。欧阳明珠发出一声悲凄的惨叫，眼前一黑，几乎要晕倒在地。厉江流见状，急忙走上几步，伸手要去扶她，但见欧阳明珠眼中射来愤恨的目光，伸出的手又讪讪缩了回去。

欧阳明珠强定心神，好一会儿才稳住身体，死死地盯着厉江流，愤恨道：“好、好，你就是因为这个杀了我爹爹。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要将我困在这里，害得我娘早早故去？你说？！”

厉江流脸露悔恨之意，叹道：“因为这一次所用之蛊十分珍稀，那天夜里，我才会冒险接近尸体，想将其收回。想不到即将功成之时，你却进到屋内……”欧阳明珠厉声悲道：“是啊，我看见爹爹的样子，全身上下都是毒虫，死得那样惨……厉江流！你好狠的心肠、好毒辣的手段！”嗓音因哭泣和愤怒，已然嘶哑，珠泪簌簌而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在场众人无不感到揪心，对欧阳明珠无比同情。

只听厉江流仍在悠悠叹道：“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明白，自己念念不忘的女孩，永远不会再原谅我，永远都会将我当作她的仇人……只可惜，我还没有通晓最高级的巫术，无法真正消去你的记忆，只好退而求其次，将你的魂魄禁于梦中，在梦里做一对恩爱夫妻，岂非胜过尘世里这许多仇怨？”

欧阳明珠痛苦地愤怒道：“这九年来的恩爱不渝、缱绻情深……原来不过都是一场骗局，厉江流，你骗得我好苦！”厉江流柔声道：“明珠，你不必如此看轻自己。我已说过，梦虽是幻，对你的情意却绝无虚假！”恨恨地扫了阵外众人一眼，遗憾道：“只恨我一时大意，竟让他们损及此阵！明珠，你可知道，我——”

欧阳明珠厉声打断了他，愤然道：“你错了！就算梦醒之后再痛苦，我也感激这位姑娘、还有这几位朋友让我不必在自欺中过一辈子！假的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厉江流默然良久，微微地叹了口气，又道：“明珠，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若恨我，尽管杀了我便是。只是你魂魄骤然被驱离梦中，须得尽快合于身体，否则会性命不保……让我帮你。”又缓缓向她伸出手来。

欧阳明珠咬了咬牙，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冷笑一声，擦干眼泪，连退数步，直退到法阵边缘，回身瞅着厉江流，轻声道：“是了，你说过现在我们都是魂识之态，我不懂法术，千万不要踏出这个法阵，踏出了……又会怎样呢？”

厉江流大惊失色：“明珠！你想做什么？！”阵外众人也是一惊，未及说话，只听欧阳明珠恨恨地道：“厉江流，我虽恨你入骨，但不会杀你。你说你自己咒杀别人易如反掌，如今，轮到你也尝一尝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明珠！”“欧阳小姐！”阵中阵外之人一齐惊叫起来。柳梦璃和厉江流同时伸手去拉欧阳明珠，可是已经太迟了。欧阳明珠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法阵边缘，轰然一声，地上仅存的光环也就此消失，欧阳明珠身体倾斜，软软地倒了下來。

厉江流只觉胸口一阵剧痛，咬牙飞奔过来，抱起欧阳明珠的身体，悲声道：“明珠！你这是要干什么？你、你为何要这么傻？！”

怀中的欧阳明珠一脸嘲讽之意，轻笑道：“你.....你害怕了？难受了？.....这样.....岂非比杀了你，更让你痛心百倍千倍！”她强行步出法阵，已然气息奄奄，魂魄即将散去。厉江流痛心道：“明珠，你这是何苦？！你死了，我一样不能独活，我们成亲之时，早就发誓定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欧阳明珠微声道：“你说的.....那都是梦.....如今想来.....不觉得可笑吗？”厉江流痛苦地摇了摇头，大声道：“不，明珠，我不管你怎么想，这九年的夫妻恩情，对我来说，却是真的，我厉江流一生只娶欧阳明珠一人！你若去了，我又怎么能独活于世？”

欧阳明珠微微喘息，突然集中气力，厉声道：“厉江流.....你想得太好了，我.....不许你死，我要你活到阳寿尽时.....每当想起这一刻，就受心如刀绞之苦.....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报复.....”虽然语音仍是断断续续，但话语中那种不容抗拒的力量却刺得厉江流心里一痛，又听欧阳明珠继续说道：“还有.....也不许你.....伤害那位姑娘和她的朋友.....你我之事，不用牵扯他人.....”

厉江流怔怔地看着她，似乎他从今日，才真正认识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女子，过了许久，方才悠悠叹道：“好，明珠，我答应你不寻死，也不向别人寻仇，你.....可满意了？.....想不到，我厉江流和你夫妻九年，竟不知你决绝如此，论及心狠，我比不上你.....”言罢长叹一声，眼中尽是萧索之意。

旁观众人见欧阳明珠即将故去，却还用话制住厉江流，不让他向众人寻仇，伤感之余，又是无比的难过。天河呆呆地望着两人，以他的阅历，还无法理解两人间纠缠不尽的爱恨情仇；菱纱微微叹息，感叹世间又多了一对怨侣；梦璃难过地闭上眼睛，不知为何，对自己当初在寿阳的热心相助，竟有些后悔；怀朔心里的怒火也被这凄凉的一幕所消解，只留下无尽的悲痛，难过地看了看欧阳明珠，又转过眼去，半是气愤半是怜悯地看着厉江流。

厉江流此刻却是心如刀绞，他修为精深，乃是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前半生在族人的敬慕之下，过得顺风顺水、得意之极。想不到正当壮年，意气风发之时，却被奸人暗害，以致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经此大难，他性情巨变，整个人变得分外冷酷，而落难时真心相助的欧阳明珠，则成为了他心中唯一的温暖。然而当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已让他再也无法坦然面对欧阳明珠时，他便不惜将欧阳明珠和自己一起困在梦中，既是为了让欧阳明珠忘却现实、与自己白头偕老，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失去心底的唯一一份真情，让自己的心不要彻底冰冷。尽管这份感情，是那樣的虛幻。

然而，正如欧阳明珠所说，假的永远不能变成真的，事情的真相终究被欧阳明珠知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欧阳明珠对自己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无论多少年都化解不了的。然而最让他痛心的是，欧阳明珠选择了牺牲她自己来惩罚他，当看到她迈出法阵的一刹那，厉江流痛彻心扉，那种感觉，好像心里最幸福、最快乐的地方被人生生挖去一样。他性情坚韧之极，即使是在落难他乡、走投无路之时，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可是今天，看着怀中气息渐渐微弱的欧阳明珠，听着她无比愤怒和绝情的言语，两滴泪珠，竟是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忽然，怀中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相公……”

厉江流神色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着问道：“明珠……你……是叫我吗？”

欧阳明珠无力地点了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微声道：“轮回井边……我会在那里等你，等到你，才去投胎……这一辈子，究竟是恨你多一点、还是爱你多一点……到那个时候……我再……说与你听……”两眼慢慢闭上，眼角噙着一滴晶莹的泪珠。

“明珠！”厉江流痛不欲生，然而欧阳明珠已经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魂魄已散，她的形体也无法继续维持，厉江流眼看着怀中欧阳明珠的

尸身渐渐模糊，终于消失不见。他仰天长啸，啸声中充满了痛楚之意，久久不绝。梦璃等人见欧阳明珠故去，想起她和厉江流的爱恨纠缠，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过了许久，厉江流转过身来，眼中凶光闪现，狠狠地瞪视柳梦璃，梦璃为他目光逼视，面露惊色，不由得退了一步。天河三人心中一紧，连忙挡在梦璃身前，怀朔怒喝道：“你想做什么？！”天河也道：“不管你是谁，要害梦璃，我决不答应！”菱纱将梦璃拉到一旁，警惕地盯着厉江流。

厉江流一言不发，双拳紧握，剧烈地颤抖着，可以想象，他此刻心中对柳梦璃以及破坏法阵的天河三人的痛恨之情。天河等人心里一沉，心知此人修为不浅，虽然适才遭受重创，但若拼命一搏，再用上苗疆诡异之极的巫术咒法，己方四人未必能敌；又情知以厉江流为人之凶残、性情之冷酷、手段之毒辣，一旦出手，必是极狠辣的杀招。天河和怀朔不由得紧握剑柄，不敢稍有大意，一旦厉江流稍有异动，当即先发制人，将他制住。

又过了许久，厉江流紧握的拳头渐渐松开，眼中凶光渐敛，望着四人，恨声道：“哼！今日虽恨不得将你们挫骨扬灰，但答应明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不过，你们四个，此生若敢涉足苗疆半步，休怪我无情！”又狠狠地扫了四人一眼，转身大步离去。

怀朔突然想起什么，向厉江流的背影喝道：“且慢！”柳梦璃拉住了他，摇头道：“怀朔师兄，让他去吧.....”怀朔有些着急道：“可是，那些毒蛇.....”

话音刚落，只听远方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众人知是那些毒蛇见主人离开，也相随而去。众人都松了口气，却见柳梦璃一脸凄然之情，向天河幽幽问道：“云公子，这一次，我是否.....做错了？若是让欧阳小姐继续沉睡于梦中，也许眼前这些事也就不会发生.....”

天河也有些伤感，叹道：“梦璃，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还会恨他.....这种事情，我不懂.....可是，那个欧阳小姐，不是说要谢谢你吗？”梦璃凄然道：“人死不能复生.....无论欧阳小姐说了什么，她都不会再活过来了.....”

怀朔叹了口气，道：“柳师妹，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菱纱也劝道：“是啊，欧阳小姐说的对，假的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即便我们不来，恐怕总有一天，这个梦也会做不下去.....”又有些难过地道：“可是，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呢？哪怕是在梦中.....”

梦璃摇了摇头，叹道：“云公子、菱纱、怀朔师兄，我想去寿阳探望一下钟伯，欧阳小姐过世，他一定比任何人都更伤心.....顺便也看看爹娘。”怀朔点头道：“正好，师叔现在应该也在寿阳，我们大家一起去吧，柳师妹就去探望钟伯和父母，我们去见师叔，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完了。”

四人御剑来到寿阳，梦璃独自离开，怀朔三人便在城中四处打听慕容紫英的下落。此时刚刚正午，三人来到客栈打尖，怀朔顺便问掌柜道：“掌柜的，请问您有没有见过一位背着一个大剑匣的少年剑客？穿的就是我这样的服饰。”指了指身上的道服。

出乎众人所料，掌柜立刻连连点头道：“有有有，哎呀，这可是小店少有的贵客啊，那位少侠一下子就出了二十两银子，请一个女的喝酒，要的可都是十八年的女儿红！他们两位这会儿还在楼上呢，哎呀，出手这么大方，真是羡煞旁人啊.....”

天河和怀朔听得愣住了，菱纱却是“噗”地笑了出来，忍俊不禁道：“想不到啊、想不到！紫英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竟然也会做这种事。嘻嘻，陪女人喝酒，真不知道是哪个女的，能让这个冰块脸破戒.....”

天河有些尴尬地道：“菱纱，别这么说，我想师叔一定有他的原因。”菱纱做了个怪相，笑道：“要什么原因？喜欢就是喜欢嘛！”

怀朔摇摇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上楼去见师叔吧。”三人上到楼上，只听雅座最里间一个女声笑道：“哈哈～好酒、真是好酒！”声音豪壮，竟有几分男儿气概。

那女子笑完，又颇有些遗憾地道：“可惜、可惜，就这么几壶，实在太少了，喝着总觉得不过瘾，能不能干脆让他们来上一大坛子？”天河三人顺着雅间后面的帘子向里望去，只见屋中，慕容紫英正与说话的那女子相对而坐，桌上东倒西歪地放着几个空酒壶。那女子大约三十几岁，身着一条绿底黄边的长裙，戴着深紫色的护肘，整身服饰的色彩鲜艳得有些刺眼，十分引人注目。她左手拿着一只做工精细的木质烟斗，右手摇晃着酒壶，脸上现出陶醉的神情，一条长长的辫子随意地在身后摇摆着。与她相对的慕容紫英则是一脸尊敬的表情，正襟危坐着，诚挚地向那女子劝道：“师叔，饮酒伤身——”

“师叔？”天河和菱纱都是吃了一惊，菱纱刚才胡思乱想了一大堆那女子和紫英的关系，这下子全成了笑谈。怀朔想了想，恍然明白过来，小声对两人道：“这位大概是夙莘师叔祖了，掌门跟我们说过，好多年以前，掌门有一位夙莘师妹不辞而别，离开了琼华派……”

却听夙莘对紫英笑道：“哎，我说，我记得你才十八，不，十九岁，又不是六十九岁，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还是小时候可爱些，会追在我后面要糖吃，哈哈……”紫英听得十分尴尬，脸上微微涌起一片红晕，又不敢打断师叔的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道：“师叔，掌门她一直很是记挂于您。弟子冒昧，敢问师叔何时可以启程，与我重回琼华派？”

夙莘看了紫英一眼，却是避而不答，哈哈一笑道：“哟，小紫英，你脸红了，难不成听到自己以前的事，还会不好意思～”听到除了自己之

外，居然还有别人管师叔叫“小紫英”，帘后的菱纱再也忍不住，“嘻嘻”地一阵窃笑，笑得连肚子都疼了。

紫英和夙莘都听到了菱纱的窃笑声，紫英惊道：“菱纱？！”两人站起身，掀开帘子走了出来。紫英看见菱纱和天河，又看见旁边的怀朔，怪道：“怀朔？你们怎么在一起？”脸上微露不快之意。天河刚想说话，怀朔见师叔不悦神色，连忙解释道：“师叔，是这样的，我怕自己修为不够，完成不了任务，看云师弟他们没事，便硬拉他们三……”突然想到没必要把柳梦璃也牵扯进来，急忙改口道：“哦不，他们两个帮忙，云师弟他们这次下山，全是弟子一个人的主意，您要罚就罚我吧。”一边说，一边连连向紫英施礼赔罪。

紫英脸上露出疑惑之色，他心知怀朔一向循规蹈矩，不可能平白无故带天河他们下山，只怕这次和以前一样，还是天河等人自作主张，怀朔却主动来替他们承担罪责。想到这里，瞅了怀朔一眼，不知是高兴还是生气，叹了口气道：“算了，这位是夙莘师叔，你们几个，还不快过来拜见！”

天河三人连忙上前施礼，夙莘连连摆手，笑道：“免礼、免礼！我早就不是琼华派的人了，哪来的这么多俗套……”转向紫英问道：“这几位，想必就是你的弟子了？啧啧，看不出来，小紫英你还真有两下子……”

紫英有些尴尬地道：“不、不是，他们三个乃是弟子的师侄，尤其是这两个，初入门派，不太懂规矩，以至冒犯师叔……”夙莘轻笑一声，道：“好了好了，我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小紫英你何必一本正经的……”见菱纱笑容满面，也笑着向她问道：“这位小姑娘，你们是下山办事来的？跟着这种一板一眼的师叔，日子想必不太好过吧？”

菱纱只觉这位与掌门平辈的大姐说话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全然不像掌门和紫英那般礼数森严，说话做事都是一板一眼的样子。心想

有她在此，紫英也不会太为难自己三人，心情不由放松了许多，笑道：“不会啦，其实小紫英人很好的，又爱操心又常常害羞，平日里只是顶着一张冰块脸骗人，嘻嘻……”

紫英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急喝道：“菱纱，休要胡言乱语！”夙莘听了菱纱的话，先是稍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真想不到，小紫英你居然能教出这样的弟子来。你这小姑娘有点意思，来来来，陪大姐我喝上两杯！店家，快拿酒上来——”

菱纱听她要请自己喝酒，眉头微皱，摆手道：“对、对不起，我不喝酒的。”夙莘又是一愣，笑着想说什么，突然听见楼梯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转眼间，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子，只见他整个面部被一块黑纱遮挡，看不清是什么容貌。夙莘看到他，笑道：“冷毅，你跑哪里去了，这么久不见人影，害得我一个人喝酒，旁边这个师侄又实在太正经，连个笑话都不会讲……”

冷毅一言不发，走到夙莘身前，夙莘盯着他，突然大惊道：“什么？你说城外的山路上有野兽伤人？”似乎冷毅用了“传音入密”之法与她交流。

冷毅点了点头，夙莘急道：“快走！我们去看看！”随机和冷毅向楼下走去，紫英等人连忙跟在身后，直向寿阳城外奔去，夙莘脚上穿的乃是一双木屐，走起山路来却是如履平地，紫英四人反而被她落在后面。没走多久，众人只见前方狭窄的山路上，几名猎户被两只老虎一前一后夹在当中，这些猎人平日里也没少跟老虎打交道，但今日为两虎夹攻、前后受敌，生平之险，莫过于此。眼看二虎眈眈相视，似乎立刻就要扑过来，几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吓得根本站立不住，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其余几人也是恐惧之极，手中的长刀和弓箭连连颤抖。

紫英见情况危急，疾喝一声，一道光剑向离那几名猎人最近的老虎射了过去，那只老虎正准备向前扑去，猝不及防，后腿当即被光剑斩

断，惨嚎一声。另一只老虎见同伴受伤，怒吼一声，撇了众猎人向紫英扑来，紫英正要回身迎敌，只见蓝光一闪，“这是剑”被天河稳稳地射出，从正在半空中的虎腹穿过，那只老虎闷哼一声，一头扎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夙莘啧啧称赞道：“小紫英的修为不错嘛，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到了‘以气成剑’的地步，不简单、不简单！你的这位师侄，射‘剑’的本领也不小，刚才这一剑又准又狠，喂，那位小兄弟，你的这身本事是从哪学来的？”

天河摸了摸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这、这都是爹教我的……”忽听身旁菱纱惊叫一声：“紫英，小心！”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三章 冰封之人

只见那只断了一条后腿的老虎，虽然受了重伤，却没立时毙命，忽地怒吼一声，用仅存的一条后腿发力，歪歪斜斜地向紫英扑来。紫英猝然遇险，却是毫不惊慌，刚要飘身退后，冷毅猛地冲到他面前，右拳挥出，“砰”的一声，结结实实地击在了猛虎的腹部，这一拳有开碑裂石之力，纵然那只猛虎没有受伤，也经不住这一拳之力，更何况它此时已是垂死一击，当即被打翻在地，气绝身亡。

菱纱见猛虎已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不知怎的，刚才她看到紫英遇险时，惊慌之下，竟是一阵眩晕。想不到自己平日里虽然对这个师叔不恭不敬，还总开他的玩笑，关键时刻，却会心系他的安危，为他担惊受怕。心情刚放松下来，忽听得旁边猎户惊呼：“头头头——头掉下来了！”

菱纱转眼一看，也是吓了一跳，只见冷毅被猛虎刚才的一扑之力所及，脑袋竟然和身体分了家，连同头上的面纱掉到了地上，咕噜噜地滚了几滚，整个身子兀自直挺挺地站在地上。“身、身体和头都分了

家，还不见血！那人一定是妖怪！”“不好了，妖怪会吃人！我们快逃啊！”一旁的众猎户见到如此诡异的情景，吓得连武器都拿不住，惊叫声中夹杂着“丁零”“当啷”的兵器落地声，害怕的程度与刚才面对两只猛虎的夹击时相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再把武器捡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撒腿就跑，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夙莘摇了摇头，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叹道：“唉，这些人真没礼貌，自己打猎时惹了祸，好心救他们一命，本来还以为能讨两壶酒喝的，想不到反被他们当妖怪……”见菱纱四人一脸惊诧的表情，笑道：“不用怕不用怕，小事一桩。”边说边拾起地上的头颅，放到冷毅的脖颈上微微旋转了一下，只听一声轻响，冷毅的头和身体竟奇迹般地又重新连到了一起。夙莘笑道：“好了，这下没事了。”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天河又惊又奇，喜道：“太厉害了！头掉了还能接回去，这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教教我？”夙莘微微一晒道：“那可不成，冷毅是我做的机关人，头掉了自然能接回去，换了其他人，还不早就一命呜呼了。”

菱纱惊道：“机关人？可是，他和寻常人一样，能走能跑，武功又那么高，还会用那个什么‘传音入密’……难道，大姐你通晓传说中‘偃师’的技艺？！”韩家世代以盗墓为生，菱纱对机关方面的知识懂得不少，今日见到如此精妙的机关人，不由想起了流传许久的“偃师”的传说。

夙莘赞许地看她一眼，颌首道：“唔，看不出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见识却是不浅。不错，我曾蒙一位老人传授绝技，能够以各种材料制成机关，无论是七巧暗器，亦或飞禽走兽，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出。偶尔，将附着法力的‘咒’与机关融为一体，就能造出像冷毅这样的机关人，但这却已是很难得的秘术了……”

菱纱、天河、怀朔三人听得出神，各自心下赞叹不已。紫英听夙莘得意地讲完，方才郑重其事地向她恳求道：“师叔，不知您能否即刻后

程，随弟子回琼华派？”

夙莘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之意：“唉，我说小紫英，你怎么还不死心呀？在寿阳街头遇上你时，我就说过不想回去了，要不是你请我喝酒……再说，你刚才也亲眼看到，这些年来我沉迷于做机关，什么仙术剑术早就荒废了，要不是有冷毅护着，寻常野兽都能伤到我，我就算回去了又能怎样？当初闹脾气信誓旦旦跑下山来，如今还要被同门嘲笑吗？”

紫英心里有些着急，但还是十分恭敬地请求道：“师叔，自从您十年前下山，掌门一直十分挂念，嘱咐派中弟子若是见到您，定要请您回去。还请师叔看在掌门一番诚意，尽弃前嫌，重归本派！”

夙莘有些感动地叹道：“唉，夙瑶师姐，你这又是何必……整个门派我最服的就是你了，你这样，叫我怎么办才好……”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匣子，递给紫英，紫英奇道：“师叔，这是……？”

夙莘摆了摆手，道：“小紫英，对不住了，我还是不想回去。请你帮我把这个匣子带回琼华派，要是师姐问起我为什么不回去，你就当着她的面打开匣子，她应该就会明白了吧……”紫英十分遗憾，但见师叔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劝，只得躬身应道：“是，弟子遵命。”

夙莘拍了拍他，哈哈一笑，转身和冷毅向远方走去，身后传来紫英不舍的呼唤：“师叔……”夙莘没有回头，微笑道：“我啊，最讨厌离别时不干脆，所以呢，小紫英你也别再说些什么了，就让我这样走吧。哈哈……”众人只见她身影远去，然而最后的笑声却随着山风传来，充满了看破世间万象的洒脱之意，久久不息。

菱纱不由叹道：“这位大姐，她真的好潇洒，让人羡慕……”紫英摇了摇头，道：“师叔的性格原本并非如此，也不知这十年间究竟发生过什

么，会让她变成这样……”

叹了口气，对怀朔三人道：“我还要把夙莘师叔的事BINGBAO掌门，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你们renwu既已完成，稍作休整，也早些回(原来是这里)派去吧。”随即御剑离开了。

天河等人在寿阳城中找到了梦璃，她已请求父母出钱安葬了欧阳明珠，又派人将钟伯送回了老家，正独自一人站在人去屋空的欧阳家里感伤，菱纱温言劝了她许久，梦璃方才从伤感中解脱出来，随三人御剑回到了琼华派。

却说紫英独自一人回到派中，来到琼华宫见夙瑶。夙瑶听了紫英的叙述，用十分失望的语气问道：“如你所说，夙莘她不肯回来？这到底为何？”

紫英拿出夙莘交给自己的匣子，双手交给夙瑶，道：“师叔吩咐，掌门若要询问，打开这个匣子便可知晓。”夙瑶瞥了那匣子一眼，只见上面做工极为精细，疑道

：“哦？如此故弄玄虚，可不似夙莘的性子。也罢，便依她所言，看看究竟何意……”说着打开了匣子，只见匣子里什么也没有，夙瑶正感奇怪，忽听得匣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师姐，是我呀。”

夙瑶听出是夙莘的声音，刚想相问，只听夙莘又道：“师姐，这个‘藏音匣’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很不错吧？”随即传来一阵隐隐的笑声，夙瑶容色变冷，脸上微露怒意。夙莘仿佛看到她的表情一般，柔声解释道：“师姐，你先别生气，我知道，当初我为了一点小事和其他弟子争执，一气之下竟然离开了昆仑山，让你很是为难……”

夙瑶听她说起往事，不觉默然，又听夙莘悠悠说道：“在山上，你是对我最好的人，可能因为我们性情相近，一样的争强好胜，一样的不肯

服输……夙莘别的都可以不在乎，只是一想到这些年来辜负了师姐的期望，早将修仙所学荒废，就更加不敢回来了……我下山后跟着一位老人学做机关，他是‘偃师’一脉的传人，知识很渊博……后来，我走遍五湖四海，才发现世间比想像的更加广大，就算不修仙道，一样可以遨游宇内、乘奔御风，在无尽的天地间，人是那样渺小，许多原本看得很重的东西，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夙瑶脸色一变，凤眼圆睁，似乎对夙莘的话十分不满，只听夙莘继续说道：“所以，我想，还是现在每天喝酒、行走江湖的日子更适合我……相见不如不见，但愿夙莘永远是你心目中那个横冲直撞的小师妹……师姐，保重……”说完这些，匣子“吱”的一声，重新闭合起来。

夙瑶微微闭上双目，沉默片刻，问紫英道：“你见到夙莘时，她果真如刚才所言，自甘堕落，不但荒废所学，竟然还酗酒伤身？”

紫英听掌门语气不对，犹豫道：“掌门，这……”夙瑶厉声道：“如实答来！”

紫英叹了口气，缓缓地道：“是……师叔她确有饮酒之事——”话没说完，只见夙瑶神色严峻，愤然喝道：“够了！你且退下。我自会告知掌管名录的弟子，将夙莘之名除去。”

紫英大吃一惊：“掌门，您的意思是……要将师叔逐出门墙？！”夙瑶性子冷漠，在琼华派中人缘一向不甚好，唯一一个与之交好的便是师妹夙莘。十年前夙莘不辞而别，最感伤感和遗憾的便是夙瑶，为此她还三番五次地让弟子下山寻找夙莘的下落，想不到今日真正见到了夙莘，却要将她正式逐出门派，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夙瑶重重一顿，肃然道：“不错！本派正值用人之际，她却如此行止，兼之言行不端，又习旁门左道之术，辱我琼华派声名，我留她何

用？”见紫英一脸惊异之情，心里猛地一烦，用力一摆手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下去吧！”

眼见紫英退出殿外，夙瑶看着空落落的琼华宫，越想越是气愤，越想越是不解，手里紧紧地攥着夙莘的藏音匣，发出咯吱的响声，此刻的心情如同汪洋里的一叶孤舟，满眼是无边的寂寞，黯然叹道：“夙莘，想不到竟连你都如此，世情变迁，令人齿冷……满座衣冠犹胜雪，更无一人是知音。可叹妖界将临，我身边却无一人足以信任，悠悠苍天，何以如此待我琼华……”

忽然，夙瑶转过身去，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向剑林后禁地的方向望去。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四章 夜闯禁地

夜里，天河睡得正熟，只觉得耳边忽然响起“叮铃”“叮铃”的铃声，那铃声初时还不明显，过得片刻，却越来越响起来，将睡意驱了个一干二净，心里奇怪，刚睁开眼睛，就听见床前传来菱纱的笑声：“嘻嘻，这‘鸣钟符’果然厉害，现在你是不是半点也不想睡了？”

天河翻身坐起，只见菱纱和梦璃站在床前，菱纱手里晃着一张黄色的道符，得意地瞅着自己，奇道：“‘鸣钟符’？就是这个吗？它到底是干吗的？”

梦璃微笑道：“这是琼华派的符咒之一，专门用来对付静思时打瞌睡的弟子，这张符发出的声音除了弟子本人，其他人是听不见的。”转过脸去，有些奇怪地说道：“先别说这个了，快看看那把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点担心……”

天河转眼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本来在桌上放得好好的“这是剑”，此刻竟然飘离了桌面，悬浮在半空中，通体发出微弱的淡蓝色光

泽。讶异之余，不由问道：“这剑，怎么浮着？”

菱纱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觉得好累，不知不觉在房里睡着了，后来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鸣声，叫了梦璃，顺着声音一路寻过来，才发觉是这把剑……”天河奇道：“鸣声？”菱纱道：“是啊，这把剑一直在鸣响，我听得很清楚。”转向梦璃，奇怪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梦璃说她一点都听不到。”梦璃点了点头，脸上也是十分不解的神情。

天河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点头道：“嗯……好像真的有声音……不过很微弱，听不清楚……”菱纱怪道：“很微弱？不会啊，我感觉比那个‘鸣钟符’还响呢。”见天河摇头，暗自寻思莫不是自己这些天刻苦练功，修为大有长进，连耳力都提高了，不由得心下窃喜。

正在三人为宝剑夜鸣之事莫衷一是，思绪纷纷之时，梦璃忽然道：“对了，你们看，这把剑浮在空中的样子，像不像指着某个方向呢？”

菱纱听了这话，茅塞顿开，顺着剑尖所指的方向望去，忽地惊道：“那边……是禁地的方向？！”她这些天闲的无事，把琼华派上下转了个遍，唯独没去过禁地，此时好奇心一起，便再也消不下去，笑道：“我们去禁地看看怎么样？说不定这把剑跟禁地有什么关系呢。”

这提议大胆之极，倘若换在平时，以天河稳重谨慎的性格，纵不拒绝，至少也要犹豫再三，绝不敢贸然答应，只是他这些天已被紫英惯坏了，几乎已把派中规矩忘在了脑后，再加上自己对“这是剑”和父母与琼华派的渊源也颇有疑惑，一心想搞清楚这些事，于是想也不想便高兴地点了点头。梦璃虽有些担心，终究也抵不过好奇心的诱惑，三人悄悄溜出房来，避过几名巡夜的弟子，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禁地前的剑林处。

琼华派中，剑林和肃仙堂均是纪念派中前辈之处，肃仙堂中安放有琼华派各代掌门及长老一级人物的牌位，剑林则是陈列前辈们所用宝剑的场所，每到清明时节，现任掌门便会带领所有派中弟子来这两处祭奠前辈英灵。天河三人进到剑林中，只见十余尊巨石铸成的宝剑雕塑上，分别悬挂着若干柄长剑，许多长剑的剑穗颜色黝黑，显是历年已久，不知道是哪一代前辈的用剑了。众人四下观看，不由得感慨万千。想当年，这些前辈想必也是行侠天下、纵横海内的英雄豪杰，或是凭虚御风、修为高深的得道之人，可是时过境迁，今日他们留下来的，差不多也只有这把宝剑了。

三人走到剑林尽头，眼看前方一条小径幽深隐蔽，正是通往禁地之路。正要前行，耳旁忽然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主人有命，琼华派一般弟子不可通过此地！”声音洪亮，有如钟鸣。

天河、菱纱乍听此声，心里都是一奇，隐约感到以前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声调。未及多想，只见眼前白气弥漫，一个人形缓缓显现，赫然便是当日在石沉溪洞里与之交手的魁召！

天河和菱纱放下心来，菱纱笑道：“又是这个怪物。天河，这怪物害怕你的剑，快亮给他看，让他放我们过去！”天河笑呵呵地走上前来，亮出“这是剑”，得意道：“哈哈，快看看这是什么！怕的话就快快消失吧！”

不料那魁召却似根本不认识这把剑一样，脸色愈发阴沉，喝道：“主人有命，擅闯者杀无赦！”天河急道：“喂喂喂，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啊？你看你看！”把剑举的更高，那魁召再不多言，竟然一掌击了过来。

天河大吃一惊，幸亏他这些天修为有所精进，已非当年吴下阿蒙，纵身闪开这一击，嘴里仍是急道：“喂，怎么搞的？你不是应该认识这把剑的吗？”菱纱和梦璃眼见不好，也加入战团。那魁召虽是符灵，有形

无质，寻常攻击伤不了它，但对手三人均在仙术上颇有修为，战不数合，便被天河、梦璃雷火共击，怪叫一声，消失不见。

菱纱怪道：“想不到，就算看起来长得一样，不同的符灵忌讳的东西也不同，这家伙就不怕天河的剑呢……”梦璃细查四周，道：“我能感觉到，这些符灵的气很强，可见驱符的是个高手，这么强的气，即便一时消失了，过一段时间又会生聚而成。我们还是快些通过这里吧！”三人之中，以梦璃灵力最强，对此类仙术道法也最为了解。听她这么说，众人连忙加快了脚步，迅速前行，不久就来到了一堵石壁前，一道巨大的石门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天河望着这扇门，心生奇异之感，伸手用力推了推，石门却是纹丝不动。菱纱上前将头贴在门上，轻轻敲了敲，摇头道：“这道门至少有五尺厚，推是肯定推不动的。”又思索平生所学，在门上四处寻找是否有机关之类物事，找了半天，终于摇了摇头。

梦璃仔细观察这道门，道：“这道门似乎是被法力所封，用寻常方法打不开的。”菱纱正在冥思苦想，忽听天河惊道：“咦？门上的这个标志，怎么和那块玉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菱纱和梦璃十分奇怪：“标志？在哪里？”天河指着石门，道：“不就在门上刻着呢……”两人细看石门，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两扇石门上各自刻着一道道细微的痕迹，众多痕迹组合到一起，俨然便形成了一幅图案。两人刚才之所以未曾发现，一是因为夜里光线太暗，不便观察，即便摸到一二痕迹，也当是风尘侵蚀所致，并未放在心上；二是因为两人方才太过于细查石门表面，所见所查只是眼前的一小部分，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无法察觉其中奥妙。

菱纱喜道：“对对对，想不到你这野人有时候还挺聪明的。快把那块玉拿出来试试！”天河取出古玉，放在门上，一阵巨响，石门缓缓打开，天河笑道：“哈哈，成功了！”

三人走入门中，只见禁地所在之处，乃是一个高达数丈的岩洞，顺着洞内小径没走几步，只见眼前现出一个赤红色的石室，一股燥热之气扑面而来，四面的石壁粘稠模糊，看起来几乎要被这里的热气烤化一样，地面上闪着点点火光，令人不敢走进去。

菱纱奇怪道：“看样子，这里和承天剑台也没什么不同，禁地里难道就只有这么点东西？”承天剑台是琼华派中一处天然形成的炽热之地，派中弟子因地制宜，便将那里修建成了铸剑之所。梦璃突然指着一边，道：“那边，好像有一条小路。”

天河和菱纱转眼望去，果然发现在石室入口旁还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三人来都来了，索性一探到底，顺着小路向前走去。没走几步，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只见小路尽头是另一个银白色的石室，洞壁上结满了寒冰。三人走进石室，只觉得四周空气一下子寒冷下来，菱纱甚至打起了哆嗦，怪道：“一边热死、一边又是冷死，这究竟是什么怪地方啊？”话刚说完，忽见天河和梦璃愕然望着前方，脸上神情无比惊诧，菱纱抬眼望去，也是惊呆了！

只见石室中央，立着一个方圆丈余的冰柱，而冰柱之中，赫然是一个身穿琼华派道服的人！那人端然而立，一张面孔如同白玉雕刻成的一样，相貌极是俊朗，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虽被冰封，一头长发仍是飘逸地披洒在身周，显出几分不羁之气，神色间却透着一种无比落寞的感觉。

天河骇然道：“这、这个人是谁？怎么会在冰里？”话音甫落，只听冰柱中一个黯然的聲音传来：“此话应是由我来问，你们难道不知道，擅闯琼华禁地乃是重罪？”

菱纱大惊失色：“呀！尸体、尸体还会说话！”梦璃摆了摆手，小声道：“这个人还活着，和我们说话的正是他的生灵，只不过气息很弱，不知道他被封在这里多久了……”

只听那人缓缓说道：“这位少年人，你，能否靠近一些？”天河听他叫自己，微微一愣，随即走上前来。半晌，冰柱中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又听那人道：“你的长相，果真……你，可认识一个叫云天青的人？”

天河答道：“他是我爹啊。”那人“哦”了一声，又问道：“你……你叫什么名字？”天河道：“我叫云天河。”

那人似乎怔了一怔，低声轻叹：“天河……天河……天悬星河……”语气忽然急切起来：“你娘，她是不是叫夙玉？”天河点了点头，奇道：“到处都有人认识我爹，今天还是头一次有人问起我娘呢，娘也是琼华派的人吗？你又是谁啊，怎么会认识我爹娘？”

那人悠然道：“吾名玄霄，乃是你爹和你娘的师兄。”略微顿了顿，继续说道：“你身上所携之剑名为‘望舒’，与冰中的‘羲和’正是一阴一阳的配剑，以日月之神为名，原本都归本派所有。望舒、羲和长久分离，一旦重逢，便会发出共鸣，想必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才闯入禁地的吧。”

天河等人这才发现，冰柱的另一侧，插着一柄通体橙红色的宝剑，和“这是剑”（望舒剑）的细长轻盈不同，那柄宝剑剑身较短而厚重，隐隐发出暗红色的光泽，显是一样神兵利器。众人一见，都不由暗赞了一声：好一柄仙剑！

菱纱奇道：“你……你是天河爹娘的师兄？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啊……”玄霄淡淡地道：“我在这里十九年了，只因身被冰封，看起来容颜未老罢了。”

天河又问道：“你叫……玄霄，你刚才说，这把剑是琼华派的东西？”玄霄道：“不错，你可是不信？”天河忙道：“不、不是，我没有

不信。”心下却是十分奇怪：“上次梦璃问掌门这剑的来历，掌门干嘛不告诉我们？”

玄霄沉默片刻，问道：“是你爹和你娘让你上山来的？”天河摇头道：“不是，爹早就死了，娘也死了，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是我自己要来这里。”

“死了吗？.....他们都已经.....都已经.....”玄霄似乎十分伤感，叹道：“我原以为自己常年封于冰中，早已心如止水.....不想听到故人噩耗，仍是百感交集.....唉.....”天河也有些难过，这些年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与父母都有交情的人，谈起往事，不觉对玄霄亲近起来。

又听玄霄问道：“你们如何进到这里？”天河拿出那块古玉，玄霄声音一滞，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长叹道：“灵光藻玉，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人生百岁，终归尘土。当初我们三人一同修炼仙道、参研剑术，正当风华之年，如今却只余我一人.....”

菱纱问道：“只剩你一个.....但是，这儿冷到骨子里了，你干嘛一个人待在这里呢？”玄霄不答，反问天河道：“云天河，你应该自小就十分畏寒吧？进入此地，岂非度日如年？”

天河怪道：“不会啊，我身体一直好好的，也没觉得这儿很冷。倒是爹和娘，他们都特别怕冷.....”话音未落，只听玄霄惊道：“什么？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喃喃自语不已。

天河正感奇怪，忽听身后传来一个极为恼火的声音：“云天河！你们简直是目无规矩，连禁地都敢乱闯！”正是慕容紫英。

原来天河等人离开得太过匆忙，虽然避过了巡夜弟子，却忘了熄灭房中烛火，结果被巡夜的明尘发现。他与天河、紫英交情都不错，心想夤夜不归，可是派中的大过，不愿声张开来，便暗自找到紫英，向他

说明此事。紫英悄悄问过其它巡夜弟子，确知三人并未御剑离开，想来想去，也只有禁地一处可去。一念及此，不由得怒气冲天，他虽知掌门有意令自己对他们网开一面，但天河等人如此放肆，实不由他不管，也顾不得那么多规矩，气冲冲地便闯了进来。

天河见紫英发火，摸摸脑袋，低声道：“可是……师叔你不是也来了吗？”紫英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刚想出言训斥，只听玄霄淡然道：“这禁地中并无惊世骇俗之物，来便来了，又何必大呼小叫呢？”

紫英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冰柱中的玄霄，吃了一惊：“你是……？”菱纱在一旁笑道：“紫英你没想到吧，我们刚才也吓了一跳呢，想不到这里会有人，玄霄他还是天河爹娘的师兄呢！”

紫英一愣，脸上神色忽转恭敬：“你、你是玄霄师叔？！”玄霄笑道：“怎么，你不相信？”紫英忽地拜伏于地，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师叔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玄霄温言道：“你起来吧。看你身后的剑匣，可是宗炼之物？”紫英揖道：“是，弟子慕容紫英，曾蒙宗炼长老传授武功心法、以及铸剑之术。”

玄霄问道：“宗炼他……如今过得如何？”紫英难过道：“师公早些年前便已过世了，他老人家曾经交代，若有生之年得见玄霄师叔，必要恭敬相待。师叔如有任何差遣，不问原由，弟子纵然粉身碎骨也要达成。”说完又是深深一揖，他虽不认识玄霄，但对宗炼长老却是无比崇敬，对他老人家的吩咐无有不依，因而对玄霄也极为尊敬。

玄霄叹了口气，道：“我不过是个遭弃之人，宗炼如此吩咐，未免小题大做。”见紫英一脸恭敬之情，又道：“既然如此，我便吩咐你两件事，第一，禁地发生这种种事情，不必告知掌门；第二，他们几人闯入禁地，依照门规本应重罚，但我命你不可追究此事。”

他见紫英微微一愣，微笑道：“如何？令你为难了？”紫英忙道：“不，弟子听命。”一旁的天河喜形于色，兴奋道：“就是说，我们不用被训了？哈哈！”见紫英瞪来一眼，连忙闭上了嘴，心里却是十分高兴。

玄霄道：“你们闯入禁地已经很久，都回去吧，即便有种种疑问，也无须再提，只当幻梦一场。”天河好不容易得知一点关于父母过去的消息，哪肯就此放过，急问道：“那，我们还能再来吗？”玄霄尚未回答，慕容紫英已是大怒：“云天河！你将本门禁地当成什么地方！”

玄霄却是轻叹一声，许久道：“若想来此，改日再说吧。”紫英微感讶异，天河笑道：“好，那就改日。”和众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禁地。

一出禁地，只见慕容紫英满脸不悦，问三人道：“这禁地的石门为法力所封，你们几个，究竟是如何打开的？”天河笑着拿出灵光藻玉，道：“很简单啊，用这块玉就打开了。”紫英瞥了那块玉一眼，又问道：“这玉是从哪里来的？”

天河道：“是在我爹和我娘的墓室里找到的，下山后就一直带在身边了……”旁边菱纱笑道：“紫英，玄霄他明明说了，天河的爹娘都做过琼华派的弟子。你之前说没听过云天青这个人，铁定是骗人的吧？”

紫英严肃地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何必欺瞒。”菱纱撇嘴道：“干嘛一脸严肃得要死的样子，你、你可别想阳奉阴违，处罚我们哦。”

紫英道：“我既已答应师叔不再追究，自会做到。时候不早了，你们几个回房去吧。”转身要走，只听背后菱纱嘻嘻一笑：“等一下～”

紫英回过头来：“怎么？”

菱纱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道：“听其他弟子说，紫英你喜欢宝剑，还有和宝剑相关的东西，是吧？”紫英一怔，微微点了点头。菱纱笑

道：“那就好了，这玩意我一直带在身边，用不上也可惜了，不如送给你吧～”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条淡黄色的物事平放在掌心。

紫英低头一看，脸上微露惊色，诧异道：“这是……九龙缚丝剑穗？！”菱纱笑道：“紫英你果然识货，这确实是选了万年冰蚕丝，再用‘九龙缚丝’的特殊手法结成的剑穗，虽然看起来不是珠玉在外，但绝对是个好东西。怎么样，配得上你这琼华派大侠吧？”说完笑嘻嘻地递了过来。

紫英却不接过，肃然道：“如此贵重之物，唯有皇族方能持有，你又如何得来？”菱纱眼珠一转，避而不答道：“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你拿着就是。人说拜师有大礼，才显得诚心，你怎么说也是师叔，我们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呢！”

紫英摇了摇头：“琼华派乃是修仙清静之地，何来此等世俗规矩？何况此物太过贵重，我不能收。”菱纱有些失望，叹了口气道：“算了，早知道你是一板一眼的人……那你就当帮这剑穗找到原本相配的宝剑好了，我得到它的时候，只有剑穗，剑早就不知所踪了。我听说琼华派藏剑上千，说不定其中就有那把剑呢，要是能物归原处，也算一件功德吧？”

紫英心里微微一动，他爱剑如命，生平最见不得宝剑受损，哪怕是丢失剑穗这样的小事。在他的眼中，宝剑就如人一般，剑穗、剑鞘则是人的衣帽服饰，岂有谆谆君子却无方正衣冠之理？沉吟片刻，终于接了过来，道：“既是如此，我暂且替你保管，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本的那支剑……你既然能寻到剑穗，也算与它有缘。找到原本的配剑之后，若是掌门允许，我自会将它们一同交付给你。”

菱纱连连摆手，脸上满是笑意：“给我？不用、不用，你尽管留着好了！”心里却是嘀咕：“唉，这个冰块脸怎么跟野人一样，连话都听不明白，你收下不就完了……”暗自摇头。

紫英叹了口气，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道：“好了，你们三个通通回房去，若是错过明日早课，我定不轻饶！”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菱纱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扁了扁嘴道：“哼，还是凶巴巴的老样子。不过呢，至少他把剑穗收下了，嘻！”天河一脸不解，问道：“菱纱，你干吗要送师叔那个九龙、九龙什么剑穗啊？”

菱纱白了他一眼：“是‘九龙缚丝剑穗’！笨！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紫英拿了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太会对我们凶了，多少总要有点顾忌吧？而且据我观察，小紫英八成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对付他用这招最有效了～我也是想让往后日子好过点嘛。”

梦璃叹道：“但愿如此。我还是有些担心那位.....那位玄霄前辈，我感觉.....他也许是个很可怜的人，我还从来没有感到一个人的灵，像他那样孤单、寂寥，简直像要把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冰结了，实在太痛苦了.....如果师叔不反对，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多来陪陪他吧。”

天河点了点头：“嗯！”菱纱倦意上来，三人随即各自回屋睡下了。

次日清晨，天河又是睡过了时辰，睁眼一看，只见紫英已生气地站在自己房中，忙道：“师叔，我、我又起晚了？”心想这回可完了。

紫英脸上怒气不减，大声道：“云天河，你一再不上早课，更无悔改之心，今日就罚你去思返谷思过，直至子时方可出来！”

天河见师叔发火，也不敢争辩，讪讪地穿好衣服，刚要出门，忽听身后紫英问道：“你的佩剑上为何沾有杂尘？为何不擦拭干净？”天河回头一看，只见紫英指着墙角放着的望舒剑，挠了挠头道：“哦，这个啊，反正能用就行，一剑射出去射不偏就成了.....”

紫英睁大了眼睛，疑惑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平日里你如何使用这把剑？”天河答道：“用法很多啊，我想想，嗯，从小打猎都是用这把剑

搭在弓上射出去，这把剑很好用的，那些猪啊熊啊的一下子就射死了，然后就用它来剥兽皮，有时候还拿来砍柴，剪发、剃胡子、切肉、削萝卜也靠它，可惜这剑太细太长，不是很好用……师叔？！”

他兴致勃勃地刚说到一半，忽听见紫英喘气声渐转粗重，似乎在强压怒火，抬头一看，只见他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面部肌肉不住跳动，神情极是恼怒，吓了一大跳，不敢再说下去了，心里暗自叫苦，不知道又说错了什么，惹得师叔如此生气。

紫英重重一掌击在桌面上，桌上的茶杯弹起半尺高：“云、天、河！”天河被这雷霆般的怒喝吓了个哆嗦，只听紫英用气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喝道：“你立刻滚到思返谷思过！立刻！！”天河哪敢再呆下去，掉头就跑了出去。跑出十余步，还能隐隐听见屋子里紫英重重的喘气声。

思返谷是琼华派弟子静心思过的地方，琼华派四季如春，芳菲随处可见，思返谷里却无一花一木，为的是令弟子专心思过，不致心有旁骛。今日这里静静的只有天河一人，他呆着无事，“思过”又实在思不明白：“不就是起来晚了点，剑上有灰没擦吗？师叔干嘛这么生气……”想着想着，睡意又涌了上来，居然不知不觉打起了盹。

“嘻嘻，居然有人敢在这里睡觉，胆子可真不小～”身旁一个清脆的声音笑道。天河一个激灵，睁开双眼，只见已是明月高升，没想到自己一觉睡了这么长时间。不远处，一个少女笑嘻嘻地看着自己，正是璇玑，她身旁的怀朔也是一脸微笑：“云师弟，你醒了？”

璇玑做了个鬼脸道：“睡了那么久，还不该醒？再敢睡小心我告到紫英师叔那里去，让他罚得更重！”天河不好意思地笑笑，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璇玑笑道：“看不出来，你入门时间不长，丰功伟绩倒是不少，能被紫英师叔送来思返谷的，你还是第一个呢！我和师兄哪能不来看看？”边说边嘻嘻直笑，搞得天河满脸通红。一旁的怀朔忙打圆场：“璇玑，别闹了。”

天河无奈道：“唉，这里好无聊，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怀朔道：“现在子时已过，依照本门规矩，你可以走了，要不然我和璇玑也不敢来打扰。”璇玑打了个哈欠道：“是啊，看你打盹看得我也困了，不多说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哪天你再被罚来思过，我跟师兄再来看看你还敢不敢睡觉～”刚要走，突然回头一笑：“嘻嘻，菱纱师妹老说你是什么也不懂的野人，今天看来，真是一点不错。”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她年龄小菱纱不少，但依先入门者为大的规矩，她倒算是菱纱、天河他们的师姐，言语间显是十分得意。天河只听得啼笑皆非，见她走远，问怀朔道：“师兄，那个……那个璇玑师姐，你们又在一起了？”

怀朔不禁莞尔道：“什么师兄师姐的，叫我们的名字就行了。你是说上次夏鸣虫的事啊，璇玑她不知又从哪里听说，紫英师叔不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她也不捉了。这几天又开始缠着我找人帮她铸把好剑送给紫英师叔，唉，派里就数紫英师叔铸剑的本领最高，哪用别人送他……”自嘲地笑了笑，又道：“我也该回去了，你多保重，大家改日再见。”笑着和天河告了别。

天河伸了个懒腰，也出了思返谷，方要回房休息，只听见身后一个略带哀愁的声音唤道：“云公子？”

天河回过头来，月光之下，柳梦璃的面容上如同蒙了一层轻纱，一道单薄的身影悄然凝立在这剑舞坪上。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五章 相助玄霄云

天河看见梦璃，奇道：“梦璃，你怎么在这儿？菱纱呢？”梦璃道：“我听说云公子被责罚，有点担心，过来看看。本来想和菱纱一起来的，可是她不在房间里，不知道去了哪，只好自己一个人来了。”

天河不觉有些感动，笑道：“呵呵，我没什么的。谢谢你，梦璃。”梦璃点了点头：“没事就好。嗯……”两只玉手指尖轻微交缠，似是有些心事，许久又道：“其实……我来这里，除了看看云公子，还有件事……除了爹娘，云公子算是我最亲的人了，我、我心里有些事，想对云公子说……”

天河凝视梦璃的脸庞，见她娥眉微蹙，愁容淡淡，幽幽道：“我……我自从听说要和妖界开战，心里总是烦闷得很。我问过师叔，也问过琼华派其他弟子，其实大家都不清楚妖的实力深浅，如果……如果这次大战像十九年前那样惨烈，你、我、菱纱，我们可能都会……”说到这里，语音渐转微弱，默默低下头去。天河安慰道：“梦璃，你不用怕。你放心，师叔的武功那么厉害，还有掌门和一大堆师叔那一辈的高手，我们一定不会输的！”

梦璃摇了摇头，微声道：“不，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是……那种感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就像脑中有团影子，但却没办法看清是什么……我只是不喜欢看见流血、受伤……不管是人还是妖……”轻轻叹了口气，忽然抬起头来，轻声问道：“云公子，记得在女萝岩的时候你曾经说过，人和妖都是一样，不是一定要杀来杀去，你……你到现在还这么想吗？”

天河点点头道：“是啊，我想，人和妖就算长相差很多，也不用一见面就斗个你死我活吧？那样该有多累～不过，我不管妖界和琼华派有什么恩怨，但那些妖怪不能伤害我身边的人！尤其是你和菱纱，你们是除了爹娘以外跟我最亲的人，我早就想好了，我云天河一定要保护你们一生一世，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也都要做到！”

他心直口快，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脸上带着一种无比自信的神情。此时的天河，大概还不会明白，人世间的事，又有几件能遂人愿……

梦璃脸上一红，感动道：“云公子……其实，这些日子以来，和云公子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心，你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总是那么磊落坦荡……很谢谢云公子要保护我与菱纱一生一世，我听了真的很高兴……只要云公子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一起去很多地方玩……”

天河只觉一股热流不知不觉涌到脸上，张口结舌地说道：“嫌、嫌弃？怎么会呢！梦璃你、你不要这么说……”两眼不自觉地向下望去，竟是不敢再看梦璃的脸，一缕说不清的旖旎思绪在心底涌动，一颗心怦怦乱跳，身体几乎不受自己控制：“我、我这是怎么了？”

梦璃说完这些，心里释然不少，忽见天河窘态，奇道：“咦，云公子，你怎么了？脸红成这样——”天河急忙转过脸去：“哪、哪里有，梦璃，我、我想先走了！”只觉得双腿发颤，站立不稳，慌乱之下，掉头就向自己的房间跑去。梦璃轻叹一声，心事难明。

慕容紫英也微微叹了口气，刚想离去，忽听见背后一个得意的声音笑道：“哈哈～我看有的人就是不坦率，明明担心自己的师侄，却只会在一边偷偷地看。”

紫英没有回头，光凭这说话的声音和语调他也知道身后是谁，轻轻地掸了掸身上的浮尘。韩菱纱见他不说话，有些泄气地道：“喂，明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干嘛不把话讲出来？憋在心里很好受吗？”

紫英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道：“不坦率的人是你吧？”菱纱心里一动，问道：“什么意思？”等了半天，只见紫英沉默依旧，菱纱大感不爽，道：“哎哎哎，怎么搞的，讲话又只讲一半，小紫英你不但是个冰块脸，还是个闷葫芦，总这么严肃干嘛？”

紫英坦然自若，说道：“谨言慎行又何错之有？难道人人都要与你性情相投才好？”菱纱摇头道：“我可没这么说，要是你自己觉得开心，别人才没话好讲。不过，我见你每天守着规矩，眉头却又常常皱起来，可就不明白了。你问问你自己嘛，到底过得快不快活。”

紫英微微闭了闭双目，轻吐一口气，悠然道：“你这话很奇怪，人生数十载，岂能事事都随人所愿？”菱纱笑道：“就因为人生苦短，不过得开心点，难道等到死之前才后悔？”

紫英默然不语，他不愿想这些事情。菱纱却被自己挑起的话题所吸引，顿了顿继续说道：“就说天河吧，有时候我觉得他很胡闹，可又不知不觉羡慕他，说不定就该像他那样，才不算白过了一辈子……”

紫英轻哼一声，说道：“岂有这种道理？他那样不过是目无礼法、肆意妄为罢了。”转眼望着远处月光笼罩下的浩浩山河，朗声道：“我修仙问道，为世间斩妖除魔，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会虚耗一世？又何悔之有？”

菱纱叹了口气，摇头道：“算了算了，和你真的说不通呐，你觉得好就好。唉～”

天河回到房中，只见桌面上一道寒光雪亮刺眼，定睛一看，只见望舒剑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剑下压着一张字条：“云天河，宝剑难得，待剑须如待人，再有玷辱，绝不轻饶！慕容紫英亲笔。”一笔一划写得锋芒毕露，看来紫英这次气得不轻。

天河不由苦笑，小心翼翼地收起望舒剑，上床欲睡，头脑里梦璃的温柔话语却此起彼伏，挥之不去。“……和云公子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心……”“……你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总是那么磊落坦荡……”“……只要云公子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一起去很多地方玩……”只觉又是面热如火，哪里还有半点睡意。

“……今天、今天这是怎么了，看着梦璃，就会觉得头晕晕的，话也说得乱七八糟……是不是病了？可是有菱纱在的时候又不会这样……”天河懵懵懂懂地想着，心里对刚才落荒而逃的表现有点后悔，可要他出去找梦璃，却又万万不敢。

但总这么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天河翻来覆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悄悄下床开了房门，向禁地方向走去。没走多远，肩头忽被人从后拍了一下，吓了一跳：“谁？”

韩菱纱笑嘻嘻地转到他面前，问道：“天河，你是想去那个禁地，想去看玄霄，对不对？”天河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菱纱微笑道：“你都用不着回答，答案都写在脸上了！虽说你这野人平时就一副没烦恼的样子，可是只要一说到去看那个人，你的眉毛眼睛，说不出哪里，总是显得特别开心。”说到这里，心里忽地微微一惊，不知从何时开始，自己竟如此关切起他的神态举动来。

天河点头道：“玄霄他……他是不太一样，我觉得他有点像爹，不过没爹那么凶；又有点像哥哥……唉，我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不知想得对不对……”想了想又道：“反正，我爹娘的事、玄霄被封在冰里的事，我总也放不下……但是我看玄霄好像不想多说，我想问却又问不出口……”

菱纱笑道：“难得难得，你这少根筋的家伙居然也会有放不下的事情！对了，你知道吗？今天白天我去借了琼华派的弟子名录来看，都翻遍了也没瞧见你爹、玄霄和你娘的名字，真是太奇怪了！”

天河奇道：“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很小气吗？怎么你说借就能借来？”菱纱得意道：“这儿的人小气倒是不假，不过也难不倒本姑娘。至于我如何借来的，你就别管了，姑娘我自有办法，嘻嘻。”

天河摸摸脑袋，脸上忽然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睁大了眼睛，张口欲言。菱纱微微一笑，作了个噤声的手势，轻声道：“走吧，我们一起去。其实，我也一样放不下，玄霄那种孤单……我能体会，真的太可怜了……”

两人来到禁地，刚走进冰室，只听见冰柱中传来玄霄的叹息声：“云天河，是你？”

天河有些忐忑地道：“是我，是不是……这时候不能来？”玄霄看了看菱纱，欲言又止，良久才道：“无妨，你到这里来，可是有事情想要问我？”

天河点点头，问道：“我想知道，我爹和我娘不是琼华派的弟子吗，他们为什么又离开琼华派了？是他们已经不想做剑仙了吗？”

玄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叹道：“这些前尘往事，你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它们对你真的很重要吗？”天河讷讷地道：“我、我也不清楚，就是心里很记挂，总想弄明白。”

玄霄注视天河许久，见他脸上终有牵挂之意，微叹一声，喟然道：“……你爹性情不羁，门中诸多清规戒律，委实不适于他。至于你娘……唉，她的性子外柔内刚，既已打定主意随你爹下山，便也不会再留……”见天河一脸恍惚之色，叹道：“人各有志，常人修仙半途而止，并不稀奇。你身上的望舒剑与灵光藻玉虽是本门之物，但你娘还在山上时，这两样东西都为她所用，当日她与你爹一同离去，便将它们一并带走了……这里面的因由也不必多提。你这些天能够来此，也算是十九年前定下的宿缘吧。”

菱纱在一旁问道：“那，是不是离开门派的弟子，在名录上就找不到了？”玄霄道：“不错。”两人这才明白过来。

天河望了望冰柱中的玄霄，又问道：“那你呢？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被封在冰中？”话音刚落，冰室里蓦地安静下来，只见玄霄脸上表情极其复杂，既似痛苦，又似无奈，更夹杂着几许悲哀之情，嘴唇微微翕动，许久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天河见他表情，心知自己这一问，必定触及了他心底最深的伤口，不由歉意大生，急忙道：“对、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的。”

玄霄黯然道：“不，你无需自责，我不过是想起往事，有些感慨罢了。”语气中忽然流露出无比苍凉之意，长叹道：“我是罪有应得，当年我修炼的乃是天下至阳至烈之功，不想一时走火入魔，将派中弟子打成重伤。其他人顾及门规，更念同门之谊，不愿杀我，却也不能放我，于是想出这个冰封的法子，让我静思自省。”

天河和菱纱都是惊诧不已，想到玄霄仅仅因为打伤了个弟子便被冰封在此十九年，不由得为他不平。天河问道：“那，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不能让你出来吗？”玄霄冷哼一声，道：“如今琼华派中，又有几人还记得当年旧事？若等他们想起，放我出来，只怕要等到海枯石烂，也未可知。”

天河急道：“那怎么行？要不然我们去求掌门——”话没说完，玄霄冷冷地打断了他：“夙瑶吗？求她何用？当年——”忽然住口，轻叹道：“这些年来我内息流转不断，如同苦修，这区区寒冰又怎会放在眼里？之所以至今未破冰而出，却是有所顾忌。只因我身中阳炎炽烈，自被冰封，便苦修自创的‘凝冰诀’加以制衡。若是破冰，我自信不会再重蹈覆辙，但为保万无一失，还需三样至阴至寒之物从旁相辅。”

天河问道：“三样至阴至寒之物？它们在哪里呢？”玄霄微微摇头：“我也不甚清楚，只是当年曾有耳闻而已。”天河听了，大为着急道：“那可麻烦了，天下那么大，要是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哪里，就算用御剑来找，也要花上很久，说不定一辈子都找不完！那你岂不是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玄霄叹道：“生死之事，尚要听天由命，何况这等去留，又岂随我意。十九年了，我也看得淡了……”天河却放不下这件事，急切而诚恳地道：“玄霄，我帮你去找那三件寒器吧！”

身旁菱纱微微一惊：“天河？”她知此事定非寻常，说不定还涉及派中秘辛，见天河轻易揽下此事，不觉有些为他担心。玄霄微微苦笑，摇头不语。天河却是坚定地点了点头：“玄霄，你是爹和娘的师兄，要是爹在这儿的话，也肯定会管的！再说，就算你伤了人，被关在这儿这么久，还不够吗？我已经打定主意了，让我帮你吧！”

玄霄默然良久，徐徐说道：“你已这样说，我再推托，未免显得矫情。但此事绝非轻易，只恐尽你们几人之力量，也未必能成。如果感到困难，你们随时都可反悔，我不会有何怨言。”又瞅了韩菱纱一眼，见她脸上神色不定，淡淡一笑。

天河郑重说道：“我答应你了，就不会反悔！”玄霄道：“若有意帮我，可以穿过本派后山的醉花荫，去往一处叫作‘清风涧’的地方。那里隐居的两位长老青阳、重光，应该知道何处能找到这三件寒器。报上我姓名。他们愿意相助，自然是好，若是不愿，也不必强求……”

天河助人心切，当即道：“好，我这就去！”刚想离开，却听玄霄忽然说道：“且慢，云天河，上回我问你，可是自小畏寒，你说没有，此言不虚？”

天河点点头：“是啊，我从小到大都不怕冷，也不怕热。”玄霄怪道：“这可奇了，以你的体质，本不该……”又问道：“你爹……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天河摇头。

玄霄心下疑惑，叹了口气道：“无论如何，你气色如常，应可修炼我所创的‘凝冰诀’，这虽然只是心法，并不能使功力一日千里，但时日久了，便可固你根基，令你修行事半功倍。”随即将心法口诀传给了天

河，天河虽有些疑惑，但见玄霄神色郑重严肃，便尽数记了下来，将内息按心法运转一周，只觉得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畅通泰，精神也为之一振。玄霄看他练完一遍，也是暗暗点头。

一旁的菱纱看得心痒痒的，不由问道：“这个‘凝冰诀’，我也能学吗？”玄霄摇了摇头，道：“不可，你性喜动，而修炼此功务必要意沉如水、心无旁鹜，于你并不合适，若是练了，反而有害无益。”

菱纱怪道：“怎么会呢？天河才是一刻都静不下来，他却能学？”玄霄笑道：“他看来好动，其实最无杂念，不然也不会初习心法，便能心随意动，立时有感。”菱纱有些失望，自言自语道：“唉，算了吧……那我还是跟着紫英学功夫好了。”

她嘟囔的声音并不大，玄霄却听得清清楚楚，问道：“慕容紫英？夙瑶命他来教你们？”菱纱道：“是啊，掌门原本想让别人做我们的师父，可那人又正好下山，这才换了紫英……”

玄霄微微冷笑：“下山去了？夙瑶这推托之辞未免太不高明。十九年不见，还是如此水平。”天河也抱怨道：“掌门实在有些小气，山下有个村子没水了，我们想找她借那个‘水林猪’用一下，她都不肯……”

玄霄“哦”了一声，叹道：“你们几个，当真是初生牛犊。要知道水灵珠乃是琼华派至宝，依夙瑶的性子，她如何会轻易拿出？”天河抱怨几句，又问道：“对了，玄霄，紫英说马上会有妖界飞来这里，那个妖界很厉害吗？”

玄霄两道长眉陡然耸起，眼中精光闪烁，仰天长叹：“十九年了、十九年了，妖界果然又来了啊……十九年前，我的师父，前代掌门太清真人正是被妖界之主所害，此仇不报，琼华派何以雪耻？！”双拳紧握，心中激愤可想而知。

菱纱听他提起十九年前那场大战，心有余悸，感叹道：“怪不得……掌门还有紫英，提到妖界都那样小心戒备，妖怪那么强，我们又怎么赢得了？”玄霄哼了一声，巍然道：“那也未必，办法还是有的，却要看天意是否能成了……”

天河道：“我们先去找长老了，玄霄，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玄霄向他凝视良久，又看了看韩菱纱，终于轻叹道：“去吧，万事小心，若是凶险，不用勉强而为。”

两人离开禁地，刚从剑林出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见慕容紫英立在不远处，正向自己两人望来。菱纱暗道不好，却也无法可想，两人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紫英淡淡问道：“你们，又去师叔那里？”菱纱哼道：“你、你不是已经看见了，还问我们干嘛？要罚就罚吧，大不了我和天河一起去思过。”嘴上说的硬气，心里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自叫苦不迭。

紫英叹了口气，低声向两人道：“你们以后往来禁地须得小心，这剑林附近常有弟子修炼，若是被其他人看到，却也不好解释。”菱纱大吃一惊，俏眼圆睁，不敢相信地看着他，紫英见她表情，摆了摆手：“师叔已经吩咐过，不要把禁地之事告诉其他人，而你们过去他并不阻拦，我便不该多说什么。这也算是宗炼师公的遗愿。”

天河听了这话，放下心来，喜道：“既然这样，那紫英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找三寒器吧！”紫英奇道：“三寒器？”天河将玄霄的话告诉紫英，紫英想了想，沉吟道：“此事、此事掌门又不知道，这……”

菱纱在一边劝道：“我看玄霄的意思，好像也不想让掌门知道呢。再说紫英你不是很担心妖界要来的事吗？如果玄霄能从冰里出来，以他的功力，说不定能帮上大忙呢！这不是很好吗？”

紫英思略片刻，终于下了决心：“好，我跟你们一起去！宗炼师公命我无论如何也要达成师叔所愿，说不定……正是为了今日之事。”菱纱笑道：“那就太好了！你们先等一下，我去叫上梦璃，大家一起去！”说完转身向剑舞坪跑去，不一会，和梦璃并肩走来，四人商议已定，随即直奔后山而去。

众人甫入醉花荫，只觉自己忽然之间进入了一个橙色的世界，山道两旁枫树林立，此时乃是夏秋交际，枫叶半黄不黄、将红未红，恰成橙色，阳光斜照之下，鲜艳诱人，粲然夺目；但就在这铺天盖地的橙色之中，几团鲜红赫然映入众人眼帘，竟丝毫没被旁边的枫叶所感染湮没。一股醉人的香意随风飘来。

“这是凤凰花。”梦璃轻声说道，似是不愿惊扰了这梦一般的美景：“我在家学做香的时候，教我的师傅曾经介绍过，可惜寿阳从来没有过这种花。”菱纱早被那沁人心脾的花香迷住了，不觉凑过头去，忘我地呼吸着。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慕容紫英叹道：“杜牧的这句诗向来为人赞赏，可是今日看来，只怕那落霜的枫叶，也未必及得上这凤凰花艳红如火，更不用说其它花木了。”梦璃在一旁微微点头。

天河初见如此景色，也不由驻足观赏，但许是从小在青鸾峰上长大，看惯了世间美景，没多久便回过神来，见众人仍是满脸陶醉，说道：“那个，我们还是先去找那两位长老吧，别耽误了玄霄的事。”

紫英反应过来，轻叹一声：“不错，现在确实不是看风景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帮玄霄师叔找到三寒器，待他破冰而出，击退妖界，再来此欣赏美景不迟。”众人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去。没走多远，只听前方水声不断，眼前风景豁然开朗，一条瀑布如银练一般，披覆在山壁之上。瀑布底部是一条小溪，溪水卷着浪花，从四人面前流过。溪流上

是一座竹桥，竹桥对面，是两座修建齐整的木屋，天河一见之下，不由想起了在青鸾峰度过的日子。

紫英道：“这里应该就是清风涧了。”走上前去，朗声道：“弟子慕容紫英，有要事前来求见二位长老，还请一见！”

吱呀一声，面前一座木屋房门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踱了出来。他面容清癯，须发均已雪白，少说也有九十多岁了。看他走路的步伐，却是沉稳之极，一双眸子十分清亮，绝没有寻常老者那种老眼昏花的感觉，显是修为极高。他看了看紫英，问道：“是掌门命你来的吗？”

紫英连忙施了一礼，答道：“不，弟子来此，并非掌门之意……”正说着话，只听旁边一个冷冷的声音道：“青阳，你我都退隐快二十年了，早就约好，再不见琼华派中人，又何必跟这些后辈多话？”

紫英循声望去，只见另一座木屋门口，一个矮小老者倚门而立，他也是一头白发，脸上却是一道皱纹也无，单看容貌，竟似与玄霄一般年轻。他一脸冷漠之色，扫了众人一眼，冷然道：“你们几个回去罢，告诉掌门，我们两个老东西，没什么能帮她的了。”

青阳忽道：“且慢，重光，看这名弟子背上剑匣，似乎是宗炼的传人。”指着紫英。重光如同不闻，仍是冷冷地道：“那又怎么样，老夫再也不会和琼华派有何瓜葛了。你们几个，快快离开吧！”言下已有逐客之意。

紫英大为焦急，连忙说道：“玄霄师叔命我们来此求助两位长老，还望——”话没说完，只见青阳、重光两人脸色大变，重光喝道：“玄霄？你刚才说的的确是玄霄？！”他本来神色十分冷漠，此刻却是一脸激动，两眼紧紧地盯着慕容紫英。

紫英道：“是，弟子不敢有所欺瞒！”青阳满脸疑惑，问道：“你们这些后辈弟子，又如何会见到玄霄？”天河连忙上前答道：“是这样的，我们偷偷跑去禁地，然后就认识他了。”

青阳看了云天河一眼，突然惊道：“天青？！你怎么……”旁边重光摇头道：“青阳，你看清楚，他并非云天青，不过是容貌相似罢了。”

柳梦璃奇道：“二位长老，你们也认识云叔……云天青吗？”青阳叹道：“派中弟子，我们怎会不识……”重光忽地打断了他：“闲话休提，玄霄差你们前来，必有大事，快告诉我们两个！”

紫英道：“二位长老，玄霄师叔想要破冰而出，不过还需要三件天下最阴寒的东西帮他抑制体内阳气，师叔说只有二位长老才知道哪里能找到那三件寒器，特托我们前来求助。”

青阳微微迟疑，道：“玄霄……他看起来如何？他真有十足把握能破冰而出？！”言语间似有犹豫之意，天河急道：“什么如何，好好一个人，被关上那么多年，看起来还能好？要是我的话，一个月也受不了……”

青阳又道：“玄霄体内烈阳纵横，单靠几件寒器，怎可能压得住？”天河忙道：“玄霄说他练了一种叫作‘凝冰诀’的功夫，已经好很多了，要那三样东西，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让我也练了一点……”

重光听到这里，忽然左手一翻，扣住了天河右腕处的脉门，天河一惊，刚要缩手，重光已放开了他，脸上神情舒展，点头道：“不错，这少年初学凝冰诀，体内便有此等阴寒之气。玄霄修练多年，看来他的确有把握。青阳，你我不必再多有担心了罢！”

青阳叹道：“如此那是最好，不过……”向天河问道：“你不似玄霄体内烈阳纵横，修练凝冰诀之后，竟不会觉得阴寒难耐？”天河连连摇头，

青阳虽略有不解，但此时他九分心思都放在玄霄之事上，也不及多想其它，长叹道：“这委实过于惊人……短短十九年间，便能抑制体内阳气，玄霄当真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可叹造化弄人，当年偏偏落到被冰封的下场……”

说到这里，重光忽地怒哼一声，脸上神情极是愤慨。青阳望他一眼，继续说道：“他个性素来孤傲，从不向人求助，今日既已相托，我和重光自当尽力帮忙。”众人闻言，均是大喜。

青阳问天河道：“这位小兄弟，你可是云天青和夙玉的儿子？”天河点头：“是啊。”青阳叹了口气，悠悠道：“看来，这或许都是天意吧……”又看了看韩菱纱，说道：“这位姑娘看起来气色不佳，灵力又是你们之中最弱的……重光，我看不如由你传授她一套心法，让她自行修炼吧。”

重光微一皱眉，随即点了点头：“也好。”菱纱方才欲修习“凝冰诀”不成，心里颇有遗憾，想不到现在又有人传授自己心法，不由得大喜过望，兴奋道：“要教我心法？嘻嘻，太谢谢了！”

重光巍然站立，肃然道：“口诀我只说一遍，你听好！”忽听天河“哈哈”笑了起来，皱眉道：“怎么了？”天河连忙闭口，脸上仍是笑意不减。

青阳、重光、紫英、梦璃四人均是莫名其妙，菱纱脸上却是微微一红。重光随即将心法口诀传授给了菱纱，菱纱照之修炼，没过多久，便高兴地说道：“这心法真好，练了之后身上暖暖的。琼华派的道法真是厉害，我上山前动不动就头晕，后来练了紫英教的心法，也好了许多。”紫英听了这话，也是微微一笑。

青阳和重光对视一眼，青阳似乎叹了口气，重光却是沉默不语，许久道：“你们听好，天下至阴至寒之物虽不多，但也不少于五件，只是踪

迹难觅，能寻到三件，已属不易。我也只是听过一些传言，其中之一‘光纪寒图’曾于数百年前在海边——如今的即墨现身，而第二件‘鲲鳞’则是北方大鱼的鳞片，那条鱼数年前曾游曳至巢湖附近，至于第三件么——”眼望青阳，青阳叹道：“那第三件寒器，我却也不知是什么，只知道藏在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洞。这些地方，你们不妨过去一探。唉，本来玄霄有事，我们理应亲往，只可惜囿于当日誓言，无法亲自相助，不过你们既然有意，也是一样……”

紫英谢道：“多谢二位长老！”重光摆了摆手：“你们快去吧。”众人见目的已经达到，急于去寻找那三件寒器，便即向两位长老告了别。

四人走后，青阳仰望长天，叹道：“时光飞逝，转眼间又是十九年了啊……”

重光哼了一声，道：“十九年、三十八年，亦或是昆仑、妖界之争再多少次地往复轮回，又有分别吗？世间除了‘玄霄’，还有什么与你我相关的？”

青阳喟然道：“你说的对，他若能破冰而出，你我终可放下愧疚，安心离世了……”

天河四人返回琼华派，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菱纱好奇地问紫英道：“紫英，那个重光长老，是不是已经修成仙身了？头发、眉毛虽是白的，脸却好年轻！”

紫英摇了摇头：“重光长老鹤发童颜，那只是他修炼的道法所至。论及寿命，他们两位长老自是比寻常人久上二十年、三十年，但也并非长生不老，更不要说修成仙身了。”菱纱听了这话，大感失望道：“是吗，唉，真是无聊，我翻遍书库里所有典籍，也没见琼华派哪个人修成仙身的……”

紫英淡然一笑，叹道：“常人想要成仙确是极难，不然又怎能体现出修仙的价值？但纵使修仙之路艰难无比，我辈夙夜苦修、时刻躬行，未尝不能达成所愿，完成前辈们的未竟之业……”忽地一愣，望向菱纱：“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书库、典籍？”

菱纱心知说漏了嘴，连忙避开紫英的目光，掩饰道：“没、没有啦……我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找那三样东西？又从哪一样开始找呢？”

紫英想了想道：“既然这三件寒器都不简单，先找哪一样也没有区别了，不如就从光纪寒图找起吧。”抬头看了看天色，又道：“今天时辰已晚，这样吧，大家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夜，养足精神，明日一早，我们在山门集合，一起去即墨。”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六章 即墨之行

第二天清晨，天河记着玄霄的事，头一次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地跑到山门旁等着大家，不一会，紫英三人也先后来到了。菱纱见天河居然是第一个，不由笑道：“想不到，你这野人也有早起的时候！看来你对玄霄的事，倒是很放在心上嘛！”天河有点不好意思，尴尬地笑笑，慕容紫英却是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之色。

菱纱笑道：“我们这就去即墨吧！即墨就在东北方向，紧靠着大海，可漂亮了！我以前去过那里，大家跟着我飞就行了，嘻嘻～”说着率先御剑飞起，向北面飞去。天河、梦璃、紫英三人紧紧地跟在后面。约莫飞了两炷香的时间，只见远处浩瀚的大海出现在众人视野中，菱纱喜道：“是这里了！”

众人落到地上，只见此地依山傍海，虽不似寿阳、陈州这些大城市那般繁荣富贵、人口众多，但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另有一番引人入胜之处。不知是什么原因，今日即墨的户户人家门口都挂上了大红灯

笼，装点得一派喜气，路上行人个个行色匆匆，大多数手里还提着东西，纷纷向半山腰处的一座大庙赶去。

菱纱高兴道：“哇！这里张灯结彩的，好像有什么庆典！”刚想找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忽听见身旁有人焦急地问道：“你们、你们有谁看见我女儿莲宝了？！”

天河四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蓝衫书生形容落魄，满脸焦急，拉住身边的两人连声询问。被拉住的一人着急道：“哎呀，我说夏书生，你自己的女儿当然要自己顾好，丢了怎么还来问我们？我们几个还得赶去狐仙庙，要是不快点把贡品送过去，可不晓得会出什么事！”

那夏书生急道：“可是，莲宝、莲宝她刚刚还跟在我身边，一转眼就不见了……”旁边肉摊上的一个屠夫似乎认识他，走上来安慰道：“莫急莫急，待俺帮你一起找找！”被拉住的两人眼见有人帮忙，喜出望外，忙道：“张大叔，夏书生的事就拜托你了！我们得赶快去狐仙庙上供，要是耽误了时候，惹恼了狐仙，我们全部人都得遭殃……”连忙挣开夏书生，急匆匆地走了。

旁边又走来一位老者，问那书生道：“元辰啊，小莲宝是怎么丢的？”那书生夏元辰急道：“就在刚才，我一转身就不见了……我、我担心，莲宝她是被狐仙带走的……”

此言一出，那姓张的屠户和老者均是脸上变色。那屠户长得人高马大，此刻却似有些害怕，挠着头道：“啥？！你说小莲宝是被狐仙……对、对不住，那、那俺可能帮不了你了……”老者皱眉问道：“元辰，莲宝她真是被狐仙带走了？上次狐仙大寿，你是不是没诚心庆贺？要不然这倒霉的事，怎么会落在你头上……”

夏元辰六神无主，喃喃说道：“我、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莲宝她向来很乖，不会随便乱跑的……”老者叹了口气：“你说是，那就是

了……你好像总能感应到什么，大多时候也都灵验了，这些年来，大伙儿都是靠你才躲过了不少祸事啊……可是这回惹上了狐仙，你让大伙儿怎么帮忙……”

夏元辰见两人面有难色，心下也是不忍，一跺脚道：“唉，算了，你们别为难，我自己去把莲宝找回来！”转身向山中小路走去，没走几步，只听身后有人朗声说道：“这位公子，且请留步！”

夏元辰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只见天河四人站在面前，梦璃向他施了一礼，问道：“我们有事探访，初来乍到，恰巧见到你……你的女儿走失了，不知能帮上什么忙？”紫英也道：“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的弟子，略通剑术，有什么事请尽管开口！”

夏元辰正感绝望，忽然得人相助，不由得又惊又喜道：“你们、你们竟是修道之人！太好了！我女儿莲宝十有八九是被隐香山的狐仙带走了，诸位若是愿意，请随我去救救她！”

菱纱安慰道：“你先别着急，你确定你女儿是被那个狐仙抓走的吗？狐仙不是应该佑护一方的吗，怎么会乱抓人呢？”夏元辰一脸焦急，连连点头道：“我、我觉得就是他，这其中的原因实在一言难尽，眼下我只想快点找到莲宝，看见她安然无恙！”两只手不安地搓着，显是忧心如焚。

梦璃道：“那我们快去吧，一切等找到你的女儿，再说也不迟。”夏元辰连连道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夏元辰永远铭记在心！那狐仙就住在这座山的山谷里，我带你们一起去吧——”边说边向谷中跑去，紫英等人连忙跟在他身后。

众人刚追进山谷，只见前方一道蓝影焦急地呼唤着：“莲宝！我听见了莲宝的声音！莲宝，你在哪里——”众人方欲赶上，只见蓝影旁忽地腾

起一团紫雾，伴随着一声低低的“啊”声，众人心中一凛，感到事情不妙，赶上前去，却是再也看不见夏元辰的身影。

菱纱急得跺脚道：“糟了，夏书生会不会有事啊？”紫英摆了摆手，示意她冷静下来，沉声说道：“大家放心，看他方才表情，虽然焦急，却无恐惧之色，足见那狐仙一时并无伤人之意。他若也是被狐仙抓走，当无性命之忧。”环顾四周山谷，肃然道：“这山中不太寻常，我们务必要谨慎些！”

四人急于救回夏元辰父女，在山谷之中四处寻找。这山谷看起来不大，却足足让众人找了将近两个时辰，终于望见远处一缕烟火袅袅升起，奔过去一看，不由惊呆了。只见面前是一座青石垒成的台子，台子上立着几根石柱，上面刻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花纹，夏元辰仆倒在石台上，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菱纱惊呼一声，刚要上前，只听得一阵怪笑声传来，石台上转出一个人形，那人鼻高嘴尖，一副尊容和寻常狐类也差不了多少，却在头上梳了条短辮，身上也套着一件短褂，沐猴而冠，看起来不伦不类，说不出的古怪荒诞。众人心知他便是夏元辰所说的狐仙了，只见他大马金刀地站在台上，右手拽着一个小女孩，正是莲宝，那孩子神情迷迷怔怔，痴痴地任由他抓着。

梦璃惊道：“夏书生！他怎么了？”狐仙望众人一眼，得意地哈哈大笑：“倒也没怎么，不过就是昏了而已。可笑这小子这点修为，也来跟本大爷斗，本大爷今日大寿，也不会要他的命，拿来消遣消遣，倒也有趣，哈哈！”

紫英长眉一轩，怒道：“你既是仙兽，自当庇护凡人，为何反要伤人？”狐仙瞥了他一眼，嘿嘿一笑：“有意思，今天管闲事的人还真不少。你这问题问得也笨，都已经做了仙，要是还不能随心所欲捉弄凡人，那还有什么意思？”

众人见他说这话时，丝毫不感羞愧，一副恬不知耻的神情，心里气愤之余，更多了三分鄙视。紫英愤然道：“兽类修仙不易，动辄便要上千年。你修成仙道，却如此行事，难道不怕遭到天谴吗？！”

狐仙冷笑一声：“天谴？哈哈，可笑！我已是仙，难道还能将我打回兽形？”台下菱纱忍不住了，怒道：“犯不着跟他废话！我们直接教训教训这臭狐狸，把夏书生和他女儿抢回来不就行了！”

狐仙扫了四人一眼，忽然放声大笑：“想和本大爷斗？很好、很好，本大爷正闲着无聊，这下倒好，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你们几个，想要文斗，还是武斗？”

天河一怔：“文斗？武斗？”狐仙笑道：“武斗便是你们中间上来一个，跟本大爷真刀真枪地过过招，至于文斗嘛——”忽地右手猛地一掀，莲宝立脚不住，登时被抛上天空，菱纱、梦璃齐声惊呼，那狐仙右臂一举，又将莲宝抓在手中，身子迅捷绝伦地转了几个圈子，众人眼前一花，只见石台上忽然出现了五个莲宝，长得一模一样，不由得惊诧莫名。

狐仙怪笑一声：“要是来文的，你们如果能从这五个里面认出真的那一个，本大爷二话不说，立刻放了夏元辰和他女儿！如果认错了，可别说本大爷欺负人，你们就得像这蠢书生一样，被法术吞噬了，等到本大爷消遣够了，兴许考虑给你们解了法术——”

菱纱怒道：“可恶的臭狐狸，欺人太甚！干脆上去把他打倒，法术自然破了！”梦璃摇了摇头，轻声道：“等等……他再怎么怎么说也是一方散仙，我们不知底细，不如就先按文的来。”向紫英看去，见他也点了点头，朗声道：“好，我们就来文斗。”

狐仙得意道：“哈哈，还是这小姑娘聪明，就你们那两下子，四个人一起上，也不是本大爷的对手。不过我先说好，你们可别想跟蠢书生的

女儿说话，这小鬼是个痴儿，笨得一塌糊涂，何况我给她施了定身术，她全身都动不了～”

菱纱听得气愤异常，骂道：“卑鄙！”狐仙不以为意，仍是哈哈大笑，梦璃皱眉问道：“狐仙，夏家公子到底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这样害他？”

狐仙笑道：“此言差矣，我哪里害过他，不过是捉弄几下，谁让他把我们散仙的脸都丢光了！”紫英惊道：“散仙？”狐仙大笑道：“你们还不知道？也难怪，这蠢书生太没用了，谁能想到这家伙一脸蠢相，居然是个山神。”

台下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又听狐仙不屑道：“这夏元辰明明是个山神，偏要装成凡人，和其他蠢老百姓混在一起，还收养了一个白痴女儿，岂不成了所有散仙的笑柄？”

梦璃正色道：“他要如何过，那是他自己的事，和你无关吧？”狐仙哼了一声，轻蔑道：“这蠢书生自己不怕丢人，倒也罢了。但他修为逊我不少，偏生不自量力，总是坏我好事，我要捉弄谁，他偏要去替那人消灾，摆明了是和本大爷做对！今天本大爷大寿，更是要教训教训他，才觉得说不出的舒心自在，嘿嘿！”

紫英怒道：“山神身为地仙，庇护凡人，本是常理！你原是凡间兽类，上天垂怜，让你得道成仙，你不但不知行善积德，反而祸害旁人，是何道理！”狐仙冷笑道：“少跟本大爷谈什么大道理，反正这书生又蠢又笨，养了个女儿也和他一样白痴，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忽听梦璃冷冷地道：“你才是愚不可及。”走上台去，将一个莲宝抱了下来。她手指一接触莲宝身体，其它四个莲宝顿时化作飞灰，飘散开去。

狐仙两眼圆睁，不敢相信地看着柳梦璃，话音发颤：“这、这不可能！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梦璃微微一笑：“你的法术了得，我自然看不出来，是莲宝自己告诉我的。”

狐仙死死地盯着莲宝，不甘道：“这痴儿……她……”梦璃轻叹一声，道：“我方才引你闲谈，不过是想看看你会不会露出破绽。没想到当你辱骂夏公子时，莲宝的眼里全是愤怒……她或许不如其他孩子聪明，但父女之情，却和旁人没有分别！”

狐仙目瞪口呆，忽然怒喝道：“你们使诈！这不算！”菱纱见梦璃得胜，又见那狐仙气急败坏、满脸羞怒之色，心里大感解气，嘻嘻笑道：“少废话，是你耍赖好不好！还不快把定身术解了！”说着上台将夏元辰也扶了起来，转身刚要下来，忽听得身后狐仙怒吼一声，一股劲风从背后袭来，竟向韩菱纱出手！

天河看得大惊，方要呼喊，眼前白影一晃，嘭的一声轻响，只见那狐仙踉踉跄跄地连退几步，脸上涨得通红。慕容紫英长袖轻拂，飘飘然挡在韩菱纱身前，他看起来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却在不经意间，将狐仙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狐仙自知无法再施偷袭，只得连声怒喊道：“你们、你们使诈！”

菱纱吓出了一身冷汗，天河忙上前扶着她和夏元辰下来，回头向台上怒道：“你，太卑鄙了！”那狐仙连喘了几口粗气，冷笑道：“哼，你们抢走这蠢书生也没用，他身上的法术只有本大爷一个能解，你们抢他回去，也不过是抢走一个废人！”

众人听了这话，均是一惊，只见夏元辰双目紧闭，连唤他几声，也是毫无反应，一旁莲宝着急地看着父亲，眼里泪光乱转。菱纱心里一沉，刚要出言怒斥，只听得台上慕容紫英沉声道：“狐仙，你好歹也是仙界中人，怎的出尔反尔、说了不算？”

狐仙冷哼一声，他自知理亏，干脆不予理睬。紫英眉间涌起一股怒意，缓缓说道：“你刚才说过，如果我们文斗胜了，你立刻放人，现在你自食前言，那也罢了。如果我们武斗也胜了呢？”

狐仙蓦地抬起头来，看着慕容紫英，冷笑道：“好，本大爷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你们能打过本大爷，本大爷就解了那蠢书生身上的法术！不过——”望了台下众人一眼，急忙补充道：“你们之间只能上来一个，跟本大爷单打独斗！”

紫英微微一笑：“好，在下昆仑琼华派慕容紫英，便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说完稳稳地走到台中，与狐仙相距丈余，拱了拱手：“请了。”

狐仙见他洒然而立，襟带当风，俨然一代大侠风采，心下惧意暗生，但转念一想：“哼，本大爷有近千年的道行，量他一个乳臭小儿，在那帮凡人的狗屁修仙门派里呆了几年，能有多少修为？本大爷刚才失算，叫那臭丫头占了便宜，现在正好在这小子上找补回来。”忽地怪叫一声，从怀中抽出一条短棍，向慕容紫英直扑过来。

他这一下来得极快，台下众人都是惊呼一声，却见慕容紫英手不举、足不抬，轻飘飘地晃到了一边，袖手而立，脸上仍是笑吟吟的神色。狐仙连连怒吼，短棍刺、挑、划、扫、磕，招数怪异无比，混不似凡间武功，速度却是越来越快，口中吼声也是越来越急，恨不得一招将慕容紫英击倒。

然而无论那狐仙武功如何快法，慕容紫英进退趋避，总能及时躲开。但他只是闪避，那口长剑仍是挂在腰间，并不拔出，狐仙只攻不守，自是立于不败之地。菱纱看得十分着急，担心慕容紫英的安危，不由喊道：“紫英，快出剑啊！”

紫英又避几招，见狐仙攻势不减，忽地朗声喝道：“小心了！”左手轻抚剑鞘，铮的一声，长剑自鞘中弹出，右腕一挽，长剑在胸前画了个

半圆，一道剑气隐隐射出，那狐仙吃了一惊，连忙退后几步。只见慕容紫英横剑当胸，巍然站立，一时间，台上两人都站定不动。

菱纱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心下十分紧张。柳梦璃却是微微一笑，她看刚才那番激斗，慕容紫英纵使不用长剑，那狐仙也是伤不了他，可见紫英的武功高出那狐仙多多，现在紫英长剑一出，取胜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那狐仙也明白这点，但他争强好胜，极要面子，方才一番抢攻无效，反耗了自己不少真气。心道倘若再拖下去，势必一败涂地，老子一世英名，尽付流水。当下之策，唯有趁着这少年使出全副功夫之前，全力进击，方有胜望，想到这里，心下愈发焦躁，猛喝一声，又扑上来。慕容紫英挥剑斜挑，剑尖指处，正是他奋力攻来时不及掩护的要害，那狐仙大吃一惊，急忙一个翻身倒纵出去，方才落地，立足未稳，身旁白影纵横，慕容紫英已挥剑攻来，狐仙万般无奈，就地一滚，台上的尘埃沾了满头满脸，饶是如此，后脑的辮子仍是被紫英削断了一节。菱纱、梦璃看见，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转眼之间，台上攻守之势已然大变，现下竟是慕容紫英只攻不守，那狐仙再也不敢出击，手中短棍舞得呼呼生风，拼命护住全身上下各处要穴，慕容紫英也不与他硬碰，长剑每每攻向他不设防之处，狐仙左支右绌、险象环生，拆不了三五招便要转身逃跑，脸上大汗淋漓，嘴里咬牙切齿地说着什么。

天河三人之前曾见过紫英几次出手，打斗均是极快，电光石火之间，胜负已分。但今日与狐仙相斗了小半个时辰，虽然大占上风，却不能即刻取胜，心下均是有些奇怪。梦璃更发觉紫英长剑虽出，剑招之中，仍隐隐有容让之意，几次可以破敌制胜的招数使到一半，竟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心里大惑不解。

十几招又斗过去，狐仙只听得“嗤”的一声，后背微感凉意，心下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回头看看，却为紫英剑招所逼，不敢分心。忽听见台下韩菱纱拍手笑道：“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只见那狐仙后背处衣衫破了道大口子，露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耷拉在外面，看来这狐仙修行尚且不够，身子化成了人形，尾巴却是变化不掉。台下天河、菱纱、梦璃三人见此情景，均是大笑不止，狐仙摇了摇尾巴，所幸并没受伤，大怒之余，又感骇异：“这小子的长剑从未近我身半尺之内，怎会把我衣裳划破了？”他却不知紫英武功已至“以气成剑”之境，不但真气可以成剑，长剑周身亦附有无形真气，摧枯拉朽，锋锐处不逊于剑刃，不需剑及，只凭剑气所至，便可伤人。

又听韩菱纱笑骂道：“臭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还不认输？难道真要打得你光屁股不成？”说完这话，脸上却是一红。那狐仙恼羞成怒，忽地退后，大喝道：“琼华派的小子，大爷看你年轻，让你几招。现在老子可不让了，疾——”单手指天，口中念念有词。

韩菱纱笑声未落，只见那狐仙身形晃动，围着慕容紫英乱转，蓦地一声大喝，紫英身周竟出现了五六个狐仙，同时扑将上来，眼看紫英避无可避，台下三人不由惊叫起来！

慕容紫英眉头紧皱，冷笑一声，泰然诵道：“以～我～凡～躯，化～相～真～如！”

众人只见那些狐仙的身影忽地一敛，突然消失，一声长长的惨叫从台上传来，定睛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狐仙的真身跪倒在地，手中短棍不知什么时候被击飞了，尾巴被一柄巨大的七彩光剑钉在地上！

慕容紫英面沉如水，一字字道：“你服不服输？”那狐仙痛得长声惨呼，连连点头。菱纱道：“那你快把夏书生的法术解了！”那狐仙强撑

着念了几段咒语，哆哆嗦嗦地说道：“饶、饶命，大侠快把剑撤了吧……”

紫英一挥手，光剑随即消失，那狐仙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慕容紫英大声喝道：“念你乃是仙兽，千年修行不易，今日便放你一马，日后若再为恶，我定会散去你的功力，将你打回原形！”

那狐仙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道：“知、知道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不敢看众人一眼，转身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见那狐仙灰溜溜地逃远，菱纱兴高采烈，赞道：“小紫英，你好厉害哦！那只臭狐狸被你吓得浑身发抖呢。”

紫英微微苦笑，叹道：“我刚才不过是危言耸听，以防他再度为恶，其实仙兽纳日月之精华，炼成独一无二的内丹护体，又岂是我等凡人可以轻易将其打回原形的？”菱纱笑道：“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可算是大开眼界了，想不到小紫英你的武功那么厉害，平时也不教我们～对了，你最后那一招是什么？真是太精彩了！”

紫英脸上神色立转肃然，一字一顿地郑重说道：“这招叫做‘化相真如剑’，乃是琼华派所有修为高深的弟子必习的一招，我习练这招五六年了，也没当真用过几次。今日若不是他妄用幻象之术，引起我心中怒气，倒也不想用这招伤了他——”琼华派向来以修仙为任，派中前辈们曾谆谆叮嘱，不可与仙界同辈为难，故而紫英方才动手之时，多留有余地，若非那狐仙不知知难而退，一味的死缠烂打，倒也不至于被紫英所伤，落得如此下场。

菱纱奇道：“幻象之术？就是刚才那些假狐狸吧。为什么他用这招让你生气？”紫英沉默片刻，黯然叹道：“你们可知，十九年前，本派掌门就是死在这招之下？”

众人大惊，紫英继续说道：“幻象之术乃是施术者分出部分精元，用法力幻化成数个自己的化身，连同真身一起攻敌，令人防不胜防。我派创派之初，弟子降妖除魔时，常遇妖魔用出此招，难以抵挡。派中前辈经过仔细研究，乃创出了这一招‘化相真如’作为克星。须知，幻象与真身在表面上虽然一模一样，但真身为本，幻象为末，真身一破，幻象即灭。‘化相真如剑’便是凭借个人的修为眼力，看出真身，将全身真气化为利剑，直击本体，对手精元分散，必然一击而破。”

菱纱听得入神，问道：“那掌门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紫英叹了口气，说道：“本派上一代太清掌门，实是一代奇才，琼华派武学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发扬光大，他自己更是罕见的高手，不说别的，单说这一招‘化相真如’，几百年来都没第二个人比得上。可是想不到这样一代高手，十九年前却死于妖界之主之手，而且对手用的，恰恰就是幻象之术！

这简直就是琼华派的奇耻大辱。从那以后，派中便规定，凡是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弟子，都必须修习这一招‘化相真如’，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妖界再次降临之时，用这招‘化相真如’杀了妖界之主，洗雪十九年前的耻辱！”

他声音肃然，话语中透出深深恨意。天河等人心中一凛，见他沉痛神色，一时却想不出说什么话来劝他。忽听见莲宝喜道：“爹爹、爹爹醒了！”

众人心中一松，只见夏元辰睁开双眼，缓缓从地上站起，看见莲宝，惊喜道：“莲宝！你让爹担心死了，有没有怎么样啊？”莲宝扑到他的怀里，呜呜地说着什么。夏元辰紧紧地抱着她：“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眼圈已自红了。

柳梦璃微笑着对他们道：“你们放心，我们已经把狐仙赶跑了，他不会再来害你们了。”夏元辰声音哽咽，谢道：“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我刚才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莲宝了.....”

菱纱笑道：“别难过了，嘻嘻，看你这样子，真想不到你还是个山神呢！”夏元辰一愣，呆呆地看着众人：“你们、你们都知道了？”

紫英叹道：“是狐仙告诉我们的，这些年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暗中相助，这里的人只怕要被狐仙祸害惨了.....”菱纱也道：“是啊，我们都听臭狐狸说了，你就是因为帮过许多人，才会被他怨恨的！只可惜，等到真的出事了，那些人都不愿意帮忙.....”

夏元辰摇了摇头，轻叹道：“不，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只不过人力有穷极之时，又怎能斗得过天地鬼神，会心生畏惧也在情理之中。”一边的莲宝拉着夏元辰的衣襟：“爹爹、爹爹。”夏元辰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莲宝，乖。”

柳梦璃看到这温馨一幕，不由感叹道：“夏公子，你女儿真的很依恋你呢，多亏有她，我们才能看穿狐仙的诡计。”

夏元辰叹了口气，轻声道：“你们大概也知道了吧，莲宝她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我只想让她少受些委屈.....原本我就打算带她离开即墨，游历五湖四海，但又放不下狐三的事，如今狐三被你们打跑，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了。”向众人拱了拱手道：“多谢各位相助，我这就带莲宝回去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动身。”

紫英忽然想起三寒器的事，忙问道：“夏公子，我们有一事请教，请问你是否知道光纪寒图这个东西？”

夏元辰微微一惊，问道：“你们为何要找那样东西？光纪寒图其质阴寒，对人并无益处.....”天河忙道：“这个.....玄霄.....”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急道：“哎呀，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要用它来救人的。”

夏元辰点点头道：“实不相瞒，光纪寒图正在我手中，诸位今日救了我
和莲宝，大恩大德，无以为报，那东西就送给你们好了。”

众人大喜过望，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功夫，菱纱欢呼雀跃道：“太好了！
真是好心有好报！”夏元辰道：“寒舍就在即墨狐仙庙西南，我先回去了，
恭候各位到访。”说完轻轻拍了拍莲宝：“莲宝，咱们走了。”忽地
身影一晃，消失不见。

菱纱看得咋舌道：“哇，真是厉害！神仙就是神仙！”紫英点头道：“我
们也回去吧。”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七章 子矛之誓

众人向山外走去，方要出谷，忽听见远处一个男声怒斥道：“道闰，你
好大的胆子，以为和这妖孽躲在这里，我便寻找不到吗？！”

众人一惊，紫英听到“妖孽”二字，眉头陡然皱起，循声赶了过去。只
见远处一片花丛中，一个青年男子神色惊慌，全身微微颤抖，仍是张
开手臂，拼命护着身后的一个粉衣少妇，那少妇低着头，怀里紧紧地
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似在小声啜泣。两人对面，站着一个横眉
立目的道人，面貌却与那青年有几分相似。

菱纱小声问道：“紫英，他们是谁？”紫英略一思索，也低声道：“那青
年有些修为，以前应该是某个门派的；那少妇身上有淡淡的妖气，应
该就是那道人说的‘妖孽’了；至于那道人，看他的服饰，想必是蜀山
仙剑派的弟子，再看他腰间所佩的蜀山派守剑文佩，这种配饰分为
紫、青、蓝、绿四等，他佩戴的竟是最高等的紫色，想来他此次下
山，必定有极重要的任务无疑……”

又听那道人喝道：“道闰，看来你竟然还是执迷不悟！今日我便将这女
妖投入锁妖塔中，令其魂飞魄散！”那名叫道闰的青年脸色惨白，颤声

哀求道：“大哥，我求你！道闰这条命是你给的，如今还你，死不足惜！但是求你放过我的妻儿——”

那道人怒喝道：“混帐东西！死到临头，居然还念着这个妖孽！你若再执迷不悟，与这妖孽同流合污，我道臻认得你，手中长剑也不认得你！还不给我快快滚开！”长剑唰地出鞘，直指向他背后的少妇。

道闰仍是一动不动，牢牢地护定妻子，哀声道：“芙萝她是妖也好，是什么也好，都是我的妻子！大哥，你要杀，就杀我吧！”那少妇嚤嚤抽泣：“相公，你不要死，不要丢下我和睿儿……”

道臻冷笑一声：“好啊，好一对同命鸳鸯！不争气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妖孽，你连师门、连兄长、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道闰忽地跪倒，向兄长连磕了三个头，悲声道：“大哥，我为一己私欲，起意盗取赤雪流珠丹，自知罪无可赦，能死在你手中，道闰并无怨怼，只求你念在昔日手足之情，放过芙萝和睿儿……”那少妇惨声呼道：“不，相公你不能死！”怀中的婴儿也放声大哭起来。

道臻怒哼一声，又听道闰哀求道：“芙萝她虽是花妖，但从未害过人，前两天有个人被这儿的狐仙施了法，还是芙萝她帮着解了法术；睿儿他尚且年幼，人事不知，更是何辜……还望大哥看在二十年兄弟之情，放过他们，道闰在九泉之下，也感谢大哥的恩德！”

道臻脸色铁青，怒道：“一派胡言！你被这女妖迷得神魂颠倒，连孽种都有了，更处处信她一面之辞！妖若不害人，那爹娘又是如何死的！”

道闰连连顿首，悲声说道：“大哥，人有善恶之分，妖也是一样，芙萝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道闰虽然糊涂，自幼受师父和你教诲，也知道绝不可以不辨是非，芙萝若是心性邪恶，我早已亲手将她斩于剑下！

盗取丹药之事，也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求你放过他们母子吧.....”

道臻怒目圆睁，手中长剑仍不放下。云天河在一旁看得忍不住了，忽然走上前去，大声说道：“等一下！他叫你‘大哥’，你们就是兄弟，兄弟怎么能杀来杀去呢！”

菱纱、紫英和梦璃也走了过来。道臻望了众人一眼，看见紫英，微微一惊，紫英向他拱手施礼，他也回了一礼。菱纱也道：“其他门派的事，我们本来不该插手，可是，他是你的弟弟啊，难道人的性命还比不过一颗丹药？一定要他以死赎罪才肯罢休？”

道臻冷冷地道：“他原本盗丹未成，饶他一命，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这女子出身妖孽，又迷惑我蜀山弟子，却是罪大恶极，饶她不得！”

梦璃摇了摇头，柔声劝道：“他和妖相恋，就算不容于世，只要不害到别人，又算什么大恶，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人和妖纵有仇怨，又何必要生生拆散一对无辜的夫妇.....”

道臻哼了一声，脸上冰冷如故，长剑却慢慢垂了下来。梦璃心中一喜，刚想再劝几句，未及出口，道臻长袖一拂，朗声道：“到此为止！此事不须他人置喙！”转过头去，冷冷地对跪着的道闰道：“.....起来。”

道闰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大哥，你答应放过芙萝和睿儿了？”

道臻冷冷地道：“站起来！你自小脾气倔强，就算受师父的责骂也多半不肯低头，哼，想不到今日竟会为了一个女妖屈膝！”见道闰讪讪站起，沉声道：“你接好了！”扬手抛了一个盒子过来。

道闰怔怔地接住盒子，那少妇凑过头来，大胆地打开看了一眼，只见盒内一丸丹药晶莹如玉，惊呼道：“这是.....赤雪流珠丹！”

道臻冷笑一声：“你当初胆大包天，想要盗取赤雪流珠丹，不就是因为那个孽种天生带毒，唯有此丹药能解？！”转过身去，徐徐说道：“你盗丹未成，逃出门派，师父命我下山捉拿……却也给了我一颗赤雪流珠丹。他老人家吩咐，你若顽抗，则杀无赦，若是仍有悔心，知道自己错了，毕竟师徒一场，便将丹药给你，但你从此被逐出门墙，不再是蜀山弟子！”

道润如在梦中，喃喃道：“怎么会……赤雪流珠丹……如此贵重之物，师父他老人家怎能作主……”道臻怒喝道：“放肆！师父自是禀明掌门，再交代于我，他为你煞费苦心，你竟然心有怀疑！”

道润两手颤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过了许久，才确定这不是一场梦，颤声道：“不，大哥……我有愧于你和师父，有愧于其他同门，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许……”道臻厉声打断了他：“住口！不许再喊我大哥，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我今日暂且信你之言，你最好从此隐姓埋名，若敢与这女妖有为恶之举，我定会亲手将你们杀了！”嗤的一声，扯下了一圈衣袖：“割袍断义，你我从此恩断情绝！日后相遇，只当不识！”蓦地扔下衣袖，大步而去。

道润又羞又惭，向着道臻远去的方向重重磕了一个头。梦璃轻叹一声：“想不到……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要铲除妖孽，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道润口中喃喃叹道：“大哥……他从小就很疼我，小时候家中被妖袭击，要不是大哥挡在我面前，自己却受了重伤，我早就没命了……师父也很护着我，我闯了祸，他总是在掌门面前说情开脱……是我、是我欠他们太多太多了……”那少妇喜极而泣，扶他站了起来。两人劫后余生，相顾之下，竟是说不出话来。

菱纱忽然惊道：“咦，紫英呢？他怎么不见了？”她方才见紫英一言不发，脸上神情颇为怪异，心里十分奇怪，只是为此事吸引，不及多

问。此刻转头一看，紫英竟已不知道哪里去了。

道臻大步走出谷外，方要御剑离去，忽听背后紫英问道：“你，为何要说谎？”

道臻身形微微一震，转过身来，直视着紫英：“何出此言？”紫英叹道：“素闻赤雪流珠丹乃蜀山至宝，非掌门不可动用，但蜀山如此大派，素来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甚至以锁妖塔关押妖物，态度之强硬比起琼华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掌门怎会将如此贵重的丹药用在一个半人半妖的孩子身上？”紧紧地盯着道臻双眼，继续说道：“何况刚才，你说到尊师禀报掌门、取得丹药时，似乎急于掩饰，未免太不自然。”

道臻哼了一声：“这只是你的猜测，并无实据。”紫英道：“不错，但我越想越是心惊，若我所料不差，尊师和你便是私自取走了赤雪流珠丹。你们为了道润，竟不惜铤而走险？！”

道臻默然良久，微微苦笑道：“.....盗取丹药乃是我一人所为，师父并不知情。”

紫英叹道：“果然.....你不愿道润痛苦，所以假意怒斥，再将丹药给他，最后更与他割袍断义，他便不会起疑.....”

道臻面色如冰，黯然道：“我并非假意，方才一念之差，我便会杀了那女妖，将道润带回蜀山。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道润往后一生都不会再快乐了.....”

紫英悠悠叹道：“在你心中，他一人之愿终究胜过了门规道义。”心中五味交集，说不清对他此举是何想法。

道臻仰首望天，长叹道：“道润很小的时候，我们爹娘便枉死于妖物手中，后来我与他拜入蜀山门下，我发誓遵师门之命，斩妖除魔、守护黎民百姓.....可是在更早以前，我也发过誓，要尽我所能照顾这个唯

一的弟弟，让他一世幸福。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要守住其中一个誓言，便要毁去另一个……”凄凉地摇了摇头，又道：“如今尘埃落定，我心中反而平静下来，剩下的……便是回师门领罪。”

紫英叹道：“盗取了蜀山至宝，会被如何定罪？”道臻微微惨笑，漠然道：“既然大错已成，我听候发落，不作他想。”顿了顿，恳求紫英道：“此事请勿告诉道闰，若说起于私念，也是我的，而非他的，所有罪孽由我一人承担，与他无关。”

紫英沉默不语，许久点了点头，道臻长叹一声：“多谢！”忽地御剑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紫英望向他的身影，只觉无比的孤独萧索。身后韩菱纱喊道：“紫英，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可找到你了！”

天河三人走了过来，菱纱看着紫英，问道：“紫英，你怎么了？神色好像怪怪的……刚才，我好像看见道臻从这儿离开，他和你说了什么吗？”

紫英叹道：“没什么……他只说该办的事都已经办完了，要回蜀山复命。”菱纱欣慰道：“哦，那就好，我还以为，这件事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幸好道臻他是真的很疼弟弟，他们的师父心肠也很好……”

紫英叹了口气：“我们去夏公子家吧。”

众人回到即墨，没走几步，只见街头聚集了一大堆人，吵吵闹闹地向这边走来，为首的两个青年，正是夏元辰一开始拽住求助的那两个人。众人看见天河四人，眼中放光，急忙冲过来问道：“你们、你们真的把狐仙打跑了？！”

天河见他们神情激动，有点忐忑地答道：“是、是啊。”那两个青年大喜，向天河他们鞠了一躬：“恩公！”天河等人吃了一惊，方要答礼。那群人已七嘴八舌地欢呼起来，早上那老者走上前来，感谢道：“恩

公，你们有所不知，那狐仙强迫我们每年供奉他，却只会做些阴损的事。大家向他祈祷风平浪静，他就让海上风浪大起，向他祈祷风调雨顺，他就带来大旱，我们都是苦不堪言呐。幸好恩公打跑了这家伙，大家总算可以过个安生日子喽……”

那张屠户也说道：“本来俺们几个正要上山帮忙找小莲宝，没想到夏书生带着小莲宝回来啦，还带回来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定要再来问问才能放心！”其他人均是连连点头。

菱纱笑道：“咦？你们打算上山？可你们不是很怕那只臭狐狸吗？”为首的那两个青年红着脸道：“我们、我们是怕死狐仙了，去隐香山惊扰大仙，这事平时连想都不敢想，可是，夏书生以前帮过我们不少忙，要是不管他，不就变成忘恩负义了……”张屠户也点头道：“对对对！俺是没读过啥书，但也明白做人要讲义气，俺还喊上了邻居王家和孙家的人，大家一起上山去找狐仙算账！不过，哪晓得你们已经把狐仙打跑了，呵呵……”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八章 光纪寒图

那老者谢道：“恩公，你们是即墨的大恩人，请一定要留下来，看看今晚的花灯啊！”菱纱高兴地拍着手道：“好啊好啊，我们一定去～我最喜欢漂亮的花灯了！”众人确知祸害已除，纷纷欢天喜地散去了。

紫英摇头叹道：“唉，妖害人不稀奇，想不到连仙也会为祸一方，今日所见，实在令人心惊。”众人见他神色无奈，只道他是感叹于狐仙之不轨，却不知他此刻内心深处，对道闰之事感慨良多。“那女子确实是妖，道闰钟情于她，该是不该？道臻为了一己私情，不顾师门道义，放过他弟弟和那女妖，又是对是错？两个誓言，他选择的是正确的那个吗？”

这些思绪在他头脑中徘徊不止，然而片刻之后，想到派中长辈的谆谆教诲，掌门的血海深仇，以及平日下山时所见所闻的种种妖孽残害生灵之事，忽地打了个寒噤：“妖孽害人无数，对它们岂能有慈悲心肠？那道臻为私情而罔顾大义，我不但不阻止，反而对他心生同情，慕容紫英啊慕容紫英，你怎的如此糊涂，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暗自羞愧不已。

忽听见前方夏元辰笑道：“你们来了？”紫英一抬头，才发现众人已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小屋前，夏元辰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众人。

菱纱嘻嘻笑道：“夏书生，我可得收回在山上讲的话啰！那些人还是不错的嘛，有心去找你和小莲宝。”夏元辰笑了，道：“是啊，我早说过，他们都是好人。”

菱纱笑完，又有些感慨地道：“哎，同样是仙，你和臭狐狸对人的态度也差太多了。”夏元辰轻叹一声：“因为，我很喜欢人，才愿意隐瞒身份，在人间过上百年、千年……六界之中，虽以神、魔最强，但天上寂寥千载、瑶宫寒苦，又怎及得上人与人相依的暖意。”

紫英听了这话，心中微感讶异。却听韩菱纱羡慕地问道：“那，像你这样的地仙，是不是就可以长生不老呢？凡人到底要怎样，才能活得更久一点？”

夏元辰淡淡一笑：“仙的寿命虽然动辄上千年，却依然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凡人由生到死不过百年，自然会羡慕仙人，但是比起蜉蝣蝼蚁，人又何尝不是寿命长久？阳寿天定，强弱自分，这原本就是所谓的‘天道’啊，又为何要去打破它？”他见菱纱脸上颇有失望之意，摆了摆手，笑道：“好了，不说这些了。以几位的资质，修道定然有成，说不定假以时日，能与我一样位列仙班呢。诸位请随我进屋去吧。”说完转身入内。

天河等人刚要跟进，只见菱纱一脸沮丧，不甘地抓着衣襟，梦璃劝道：“菱纱，别心急，你村里的人……你担心的那件事，一定会有办法的。”天河也劝道：“对，可能你问他，他刚好不知道……”

紫英疑道：“村里的人？……到底出了什么事？”菱纱摇了摇头，轻声道：“紫英，别问好吗？其实连天河、梦璃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全告诉你们的，但不是现在……”强作欢颜道：“好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我们进去吧。”

紫英郑重地道：“好吧，我知道了，若有能帮上忙的，你一定要说出来。”菱纱轻轻地点头：“谢谢。”

众人走进屋内，夏元辰从柜中取出一个卷轴，慢慢展开：“你们看，这便是光纪寒图。相传此乃冬神遗落人间之物，我也是偶然之间得到。”

众人只见那卷轴上画着无数星辰，彼此间用细线相连，像是道家的星相图，上面的星星不知是用什么制成，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菱纱赞道：“这东西闪闪的，好漂亮！一看就是了不起的宝贝！”

夏元辰微笑道：“看来，女孩子都差不多，静兰也最喜欢这个呢。”菱纱奇道：“静兰？”夏元辰的脸微微一红：“啊，静兰、静兰她是我的恋人。”脸上浮现出幸福的表情，轻声说道：“静兰她又温柔又漂亮，就像天上的仙子一样。以前，我住在即墨附近的山里，每到夜晚，我就把光纪寒图展开，置于山巅，看起来犹如星尘下凡一般，那是静兰最喜欢的光景……”

梦璃问道：“那她现在在哪儿？没有和你住一起吗？”夏元辰轻叹道：“她？她已经过世几百年了，说不定早已投胎转世、几度轮回。我是地仙，而她只是一介凡人，人仙殊途啊……”

柳梦璃微感抱歉，道：“对不起，让你想起了伤心事……”夏元辰淡然地笑了笑，似是早已看破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没关系。至少那一世我和静兰相守到老，我一直陪着她，看着她归于尘土……世间多少有情人磨难重重，终究有缘无份，我和静兰已足够幸福，又怎敢再有更多奢求？”

一边的莲宝叫道：“爹爹……星星、莲宝喜欢……”小手指着桌上的光纪寒图，夏元辰俯下身子，问道：“莲宝，你也喜欢光纪寒图吗？”莲宝连连点头，夏元辰柔声劝道：“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是我们的恩人，爹爹一定要报答他们，莲宝听话好不好？乖～”莲宝摸了摸脑袋，小手缩了回去，两眼仍是盯着光纪寒图不放。

紫英一拱手：“抱歉，君子不夺人所好，今日实在是事出有因……”夏元辰笑道：“没关系，光纪寒图留在我身边并无用处，倒不如赠给急需之人。”说着将卷轴收起，递给了慕容紫英。

紫英刚一触碰，只觉一股阴寒之气从图上传来，手指一哆嗦，不自觉地避了开去。夏元辰一惊道：“哎呀！我倒忘了，光纪寒图性属阴冷，寻常人碰触恐有不适，入手便有天寒地冻之感，待我想个法子……”

天河看得有趣，忽然伸手接了过去，摸了摸道：“还好啊，没有多冷啊。”夏元辰见他混若无事，吃了一惊：“小兄弟你……难道竟不会觉得寒气渗骨？”天河笑道：“没有啊，摸上去是比其他东西要凉一点，不过也就是一点点。”

夏元辰喜道：“这可太好了！看来这位小兄弟天赋异禀，居然不畏寒气，光纪寒图可以由他拿着，就不成问题了。”

众人见三件寒器已得其一，都是十分高兴。紫英又施了一礼，谢道：“感激不尽，既然此间事了，我们便告辞了。”夏元辰还礼道：“各位，多多保重！”

第十六章：梭罗树仙

众人走出门外，只见即墨的居民们个个兴高采烈，手中提着花灯，四处奔走相告狐仙已被赶走的好消息，更有人点起了烟花和鞭炮，夜空中火树银花、绚丽之极。孩子们欢呼雀跃，纷纷把手中的花灯放到水面上，远远看去，平静的海面上星火点点，天地之间，一派喜悦幸福之气。

这里的人们本来为狐仙所逼迫，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不得不强作欢颜，假意庆寿一番，这些花灯和烟火也是因此备下的。想不到今日大害得除，欢悦之下，十数年来终于真真正正地庆贺了一番，过了一个幸福的节日。

天河等人看到这番美丽景象，心中均是喜悦不胜。旁边跑来一大一小两个男孩，每人怀里抱着一个篮子，脆声道：“大哥哥、大姐姐～这些东西送给你们！”

菱纱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咦，你们是谁家的小孩？干嘛要送东西给我们啊？”那较大的男孩道：“我听祝爷爷说了，你们是打跑狐仙的大英雄！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给狐仙的供品，现在通通送给你们，谢谢你们帮我们赶跑狐仙！”

梦璃微笑道：“小朋友，狐仙跑了，是因为他自己做坏事遭报应，不用特地来谢我们。”那男孩红着脸，倔强道：“不、不行，祝爷爷说一定要知恩图报，不然不算男子汉！小海，我们走！”较小的男孩放下篮子，跟着他跑出几步，忽地回过头来，羡慕地道：“大哥哥、大姐姐，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做像你们这样的英雄！帮很多很多的人！”说完便跑远了。

天河向篮子里望了一眼，高兴道：“呵呵，有鱼，能烤来吃哦～”菱纱笑道：“呆子！人家一番心意，你居然只注意到鱼……”

天河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感叹道：“不是，听了他们的话，心里好舒服……一种暖暖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在跳动一样……原来，让别人开心，自己也能这么开心啊。”

慕容紫英一脸欣悦之情，慨然道：“为侠者一生所求，除魔卫道，可不正是为了此情此景、为了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天河点头：“嗯，紫英，你说的对！”紫英看着他，微笑道：“你不叫我‘师叔’了？”

天河脸上一红，紫英摆了摆手，正色道：“无妨。云天河，我以前或许错看了你，只当你是个任性妄为之人，如今看来，你和菱纱、还有梦璃，却当真有副侠义心肠，抛却辈份之别，让我说不出的敬重！”

众人见紫英一改往日严肃，话语中透出少有的亲切，甚至还带了一分欣赏之情，心中都是一暖，菱纱笑道：“嘻嘻，看来即墨的花灯庆典当真不得了，连冰块脸都被融化了。”天河忙道：“菱纱，别这么说，我觉得紫英并不是——”菱纱白他一眼：“我开玩笑呢，当什么真！”忽换了副郑重的神情道：“好了，说正经的，今天真是好高兴，但愿我们四个人，一生一世都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做自己应做之事！”

天河笑道：“那有什么难的？我们一定可以的！”梦璃也点头道：“嗯，我也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紫英缓缓地点了点头：“但愿如此。”面上神色微有涩然之意。菱纱知他心思，笑着劝道：“紫英，你又皱眉头了，是不是担心妖界的事？我相信只要玄霄能破冰而出，我们不会输的！”

紫英神情舒展，他本也是豁达之人，这一丝忧虑转眼之间便也淡然，朗声笑道：“不错，今日大家难得欢聚，莫要辜负了这良宵美景……”

皎洁的月光之下，菱纱和梦璃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天河在大嚼着孩子们送来的鲜鱼，紫英肃然而立，环视着周围美景，时不时发出一两声

慨叹。然而无论对他们哪一个人来说，这样美丽而欢愉的夜晚，都会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十九章 玄霄

次日清晨，四人为不引起人们挽留，卯时便悄悄起身，御剑返回了琼华派。刚刚走进山门，梦璃忽然身子一晃，伸手捂着头，菱纱一惊，连忙扶住了她：“梦璃，你怎么了？”

梦璃只觉头脑之中，那团影子又一次弥漫开来，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诡异，似要压倒一切，失声道：“我的头……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好晕……”

菱纱不明所以，问道：“很不舒服吗？是不是海风吹久了？我扶你回房吧！”紫英见梦璃不舒服的样子，也道：“菱纱，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与天河去见师叔就行了。”菱纱点点头，扶梦璃回房去了。

天河和紫英来到禁地，玄霄见两人一脸喜色，问道：“何事如此高兴？”天河拿出光纪寒图，高兴地说道：“玄霄，你看！我们已经找到了三寒器其中一个，光纪寒图！想不到也不算太难嘛，只要再拿到另外两个，你就能从冰里出来了！”

玄霄望着天河，叹道：“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高兴？”天河笑道：“呵呵，不可以吗？”玄霄怔怔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感动，洁白如玉的面颊上涌起一丝血色，蓦地长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世上竟还有人会为我如此耗费心力……好、好！天河，你很好，你看我们结为义兄弟如何？”

紫英听得大惊，玄霄论年纪是天河父亲一辈，论师门序列更是自己师叔，比天河整整高出两辈，长幼之序，再也明白不过。如今他却要与天河义结金兰，这在从小在门规森严的琼华派中长大、恪守礼法规矩

的紫英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刚要相劝此事不妥，只听天河懵懂问道：“义兄弟？是啥意思？”

玄霄温和地看着他，道：“便是没有血缘之人彼此认作兄弟，你尊我为兄长，我视你为亲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说到“唯一的亲人”时，语音微微一顿，眼中孤苦之意掩饰不住。天河喜道：“好啊！我下了山后才知道，人也会有兄弟姐妹的，可惜我没有……现在有你做我大哥，真是再好不过了！”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紫英见状，有些着急，连忙说道：“师叔，弟子斗胆……你与天河父亲同辈，这、这只怕于礼法不合。”玄霄目光猛地射向他，有若寒冰，冷冷道：“礼法？什么东西？”

紫英身子一震，不敢直视师叔的双眼，玄霄冷笑一声：“这便是夙瑶的好教导吧？哼，琼华派便是事事都合礼数，才会教出些迂腐不堪的弟子。何况我如何行止，却要后辈来管吗？”

紫英连忙赔罪道：“弟子不敢！”玄霄不再理他，口气又转温和，问天河道：“天河，这回怎未见其他两位姑娘？”天河道：“哦，她们啊，身体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了。”

玄霄面色微变：“不太舒服……”忽然用极关心的口气问道：“大哥问你，那其中可有你的心上人吗？”他自称“大哥”，显然已是确认了结拜之事，紫英心中暗叹，天河却感到无比亲切，在大哥面前，不觉将心事尽数抖落出来：“大哥，怎么你也这样问？我、我不太懂，那个酒仙翁说过，喜欢也分好多种的，可我还是弄不明白……”

玄霄叹道：“不明白便罢了，只是……那带着琴的女孩子相当特别。”天河脸一红，小声道：“梦璃她……她人很好的……”玄霄顿了顿，道：“你误会了，我是说她……罢了，此事日后再说。我教过你的心法练得如何？”

天河来了精神，兴奋道：“不错啊，我早晚都练，最近觉得身体变得越来越轻了。”玄霄点了点头，赞许地道：“很好，你眼下务必勤加苦修，勿要牵扯儿女私情，否则只会生出无穷烦恼。切记！”

天河连连点头，玄霄闭上双目，道：“你们都出去吧，我想静心一段时间，若是找到另外两样寒器，再一并拿来吧。”紫英忙施了一礼，转身向外退去。天河却是恋恋不舍，说道：“大哥，我再陪你一会吧！”

玄霄叹了口气：“也好。”天河见紫英一个人出了禁地，小声问玄霄道：“大哥，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不会觉得闷吗？都没人和你说说话……”

玄霄凄然一笑：“原来，你是担心我百无聊赖，想要陪我讲话……唉，你这份心，大哥领受了。我长年被冰封于此，早已习惯这种寂寥，若是不能做到心如止水，只怕已经……已经疯了……”

天河难过道：“大哥，我一定快点找齐那三件寒器，让你从冰里出来。”玄霄神色忧郁，忽然说道：“天河，大哥求你一件事好吗？”

天河用力点了点头：“大哥，你说吧。”玄霄恍惚地叹道：“你若是愿意，便去后山醉花荫摘些凤凰花来，许多年未见了，我有些怀念……”

天河笑道：“呵呵，这好办。大哥你等我，我现在就去！”说罢急匆匆地跑了出去，身后玄霄望着他的背影，眼眶不觉湿润了。

天河独自一人跑到醉花荫，只见那几树火红的凤凰花仍是怒放在那里，天河挑来挑去，走到最大的一棵旁，伸手想去摘那朵开放得最鲜艳的，忽听身后一个轻柔的声音问道：“少年人，你是来赏花的吗？”

天河回头看去，一个红裙女子飘浮在空中，她脸上神情淡淡的，透着那种寻常人没有的寂寞感，竟与冰中的玄霄有几分相似。天河心中一

动，在这女子面前竟有一丝紧张，开口道：“我.....我是来替人摘花的，你是谁？这些花是你的，要用钱买？”

那女子轻声道：“我叫沐风，是这棵凤凰树的花仙.....已经许多年没有人来赏花了，更不会有人称赞这些花好看.....”天河心下暗生同情之意，问道：“这么说，你也和我大哥一样，很久没和人讲过话了？”

沐风微微点头，幽幽叹道：“少年人，除了你之外，我还从来没有在凡人面前现身过.....即使是在许多年前，我也没有勇气和他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师妹常常来这儿赏花，我总是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他虽是凡人，修为却与我这个地仙相差无几，我不敢.....不敢让他察觉到我的气息.....”

天河听得模模糊糊的，不懂道：“我不明白.....要是你很想和那个人说话，干嘛不让他看见你呢？”

沐风轻轻叹道：“近君情怯，无以能言.....何况，即便他看见我，又能如何？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师妹，只有目光投向她时，神情才会变得那样柔和.....或许，这便是凡人所说的恋慕之情，我还是未能明白，也永远没有机会明白了.....”

天河一惊：“为什么？”沐风叹道：“五百年的修行功德圆满，我明日便要离开此地，往九重天上而去，位列天女，从此怎敢再有情思牵挂？”

位列天女，便已是身入神界。凡人希冀修道成仙，数百年来成功者不过寥寥，当真修成仙道者，无不壮志满怀、心花怒放，由人入仙已然如此，由仙入神更是艰难百倍，能成功者理应更加欣慰愉悦才是。可看沐风脸上神色，竟是说不出的忧伤黯然。天河正感奇怪，沐风笑了笑，向他道：“少年人，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陪我说话。既然你是来替人摘花，这枝凤凰花便送给你吧。”说完挥了挥手，那朵最美丽的凤凰花连着花枝，从树上缓缓飘落下来。

天河伸手接住，高兴道：“谢谢你！”沐风叹道：“少年人，我看你尚有赤子之心，未曾经历世间劫难，但愿你就这样开心到老，姻缘美满。就此别过——”身形缓缓飞起，越飘越远，天空中传来她飘渺的歌声：

“瑶宫寂寞锁千秋，九天御风只影游。不如笑归红尘去，共我飞花携满袖……”

天河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这首歌，一时竟是痴了。

冰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玄霄睁开双眼，面上露出一丝感慨：“天河，你回来了？”

天河高高兴兴地走了进来，举起花枝：“大哥，你看，你要的凤凰花我带来了！”

玄霄望着那枝花，那枝花慢慢从天河手中升起，飘到离冰柱仅有尺余的地方，定住不动。玄霄望着那火一般的花朵，黯然道：“凤凰花开，依旧如霞似锦……可惜夙玉却再也看不到了……”

天河心头一痛，问道：“我娘？她喜欢这花吗？”玄霄神色苦痛：“是啊，闲暇之时她最爱赏花。只是人会老去、花会衰败，但花开罢一季还有一季，人却再也不会归来……”

天河鼻子忽地一酸，却听玄霄语气沉痛，缓缓道：“天河，你且出去吧，让大哥一个人静一静。”天河擦了擦眼睛，也不愿在大哥面前流泪，悄悄退了出去。

玄霄久久地凝视着那花，眼中若有泪光，过了许久，长叹一声，悠悠道：“……杳杳灵凤，绵绵长归。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夙玉，如今你一缕魂魄又在何处？要是早知今日之境，你悔也不悔？”

一声轻响，那枝凤凰花化作齏粉，消散在寒冷的冰室中。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章 炎帝神农洞

梦璃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在房中休息了一天，精神便渐渐好转起来。倒是菱纱，这一天跑前跑后，给梦璃端水送药，夜里也只睡了一小会，看上去精神有些不振。但见梦璃已经没事，便满不在乎地拉着她找来天河和紫英，商量继续寻找下一件寒器的事。

天河见菱纱脸色不好，有些不安地道：“菱纱，你神色不太好，再休息一天吧？”菱纱不以为意，笑道：“这算什么？以前闯荡江湖，什么大病小病没生过，现在只是手脚有些发软，没那么容易倒下的。我们今天就去炎帝神农洞吧！那地方在哪里，我也知道。”

天河还想再劝，见菱纱神情坚决，只得道：“好吧，不过如果你在路上撑不住，我们就马上回来！”紫英也道：“天河说的对，菱纱，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菱纱嘻嘻一笑：“唉，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也这么絮絮叨叨的，好好好，我知道啦！”紫英叹了口气，道：“那我们就启程吧。”

众人在菱纱指引下，御剑来到一座看起来颇不起眼的山前，这山光秃秃的，上面寸草不生，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众人面前，菱纱道：“传说炎帝神农洞是炎帝出生、植百草、驯百兽的地方，我也只知道方位，从没进来过，应该就是这里了。”

四人走进洞中，只见洞中深沟大壑，遍处都是，沟壑中滚动着冒着气泡的岩浆，熔岩散发出的热气四下弥漫。紫英眉头微皱，奇怪道：“此地酷热的程度，未免太不寻常。”以他内功之深厚，额头上仍微微冒出汗珠。菱纱混若不觉，笑道：“是吗？我倒觉得这儿暖暖的，很舒服呢。”

梦璃望着天河：“云公子，你也只是觉得暖暖的？”天河道：“一开始是有点热，用了大哥教我的‘凝冰诀’，就没什么了。”梦璃点了点头，菱纱笑道：“说到这个，你和玄霄结拜的事，我跟梦璃都听紫英说了。某个人啊，运气就是好，能和那样厉害的人物称兄道弟～”天河尴尬地笑笑，心里却是十分喜悦。

梦璃问紫英道：“紫英，青阳长老他真的没弄错吗？这样炎热的地方，又怎会有至阴至寒之物？”紫英摇了摇头：“如此炽热之地，必是天然生成，而天道平衡、阴阳互补，离这不远应该就有一处阴寒之地。长老绝不会说出无把握的事，我们暂且边走边探查一番吧。”天河等人想到禁地之中，也是一处极冷、一处极热，均是点了点头。

这岩洞入口处还不甚大，走着走着，竟然越来越宽广起来，看样子几乎贯穿了整座山。洞里路径错综复杂、坑洼难走，那也罢了。但众人料想不到，这等上古之神所居住过的地方，竟然存留有不少妖兽，那些妖兽灵力高强、力大无穷，众人不小心惹上一只，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击毙。紫英性格谨慎，见状便让三人悄悄跟在自己后面，自己施展轻功，悄无声息地在前探查，带众人小心地避开那些妖兽。

忽地前面拐角处风声陡止，有一丝细微的喘息声慢慢移动过来，紫英心头一紧，听这声音，两人相距已不足一丈，怎么刚才自己竟没发现此人？听那声音走近，忽然亮出长剑，猛喝一声：“站住，你是何人？”

却听那声音“啊”了一声，语音惊慌之下，仍是十分清脆悦耳，一个绿衣少女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看到紫英四人，吃了一惊，反问道：“你们、你们又是什么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紫英没想到那人竟是个少女，看起来比菱纱还略小一些，心中对刚才的举动微感失礼，拱手道：“对不住，我们来此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这里很危险，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快些离开吧，用不用我们带你出

去？”那少女连连摇头，神情十分倔强：“不行，我也是来找一样东西，找不到那件东西，我、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天河奇道：“你也是来找东西的？难道你也在找那件至阴至寒之物？”那少女睁大了眼睛，惊问道：“至阴至寒之物？你们要找那个做什么？！”

紫英道：“我们寻找那样东西，乃是为了救人。姑娘如果知道的话，能否相告？”少女脸上喜悦之情顿起，高兴道：“实不相瞒，我叫楚碧痕，和姐姐楚寒镜住在这洞中的‘月幽之境’，那里没有熔岩，气候阴冷。我们姐妹俩虽是半仙之体，却无法承受月幽之境外的酷热，更不是妖怪对手。你们能不能先把我送回去？我和姐姐或许有办法帮忙找到那至阴至寒之物……”

菱纱笑道：“当然啰！总不能把你丢在这里不管吧？”楚碧痕轻声道：“谢谢，再求你们一件事……姐姐应该还在睡觉，请不要告诉她我偷跑出来的事。”菱纱点点头：“行啊！”见她呆呆地望着自己，笑问道：“怎么了？还有事吗？”

楚碧痕犹豫了一下，低声道：“你，能不能靠过来一点？你体质阴寒，我挨着，便不会觉得那么酷热难耐……”菱纱笑道：“可以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走过来挽住她的手臂，楚碧痕似是累了，将头轻轻地靠在她的肩膀上，小声道：“月幽之境就在这前面第三个岔道处向右拐，麻烦你们了……”

众人按照她的指点，不久就走到了一个青褐色的岩洞中，刚一走进去，众人的目光便被岩洞正中央一株三丈余的古树所吸引，只见那树虽高，枝叶却不茂盛，仅有十余杆披散在四周。古树顶端，几丝花蕊微微颤动，却看不到花瓣所在。树根旁斜靠着一个蓝衣少女，正在闭目沉眠。楚碧痕轻轻跑过去，看着她熟睡面容，脸上轻松了许多，推了推她，急唤道：“姐姐，你快醒醒！”

菱纱打了个寒噤：“天啊，这里好冷……”只觉此地到处都散发着刺骨的寒气，比禁锢玄霄的冰室还要厉害许多。紫英解下外衣，轻轻地披在她身上，菱纱脸一红，刚要谢谢，紫英摆了摆手，转眼又向梭罗树下的姐妹看去。只见她们两人无论身形、相貌、体态，当真无一不同，便是世间最像的孪生姐妹，也没有这般相似。若非她们衣着不同，楚碧痕穿着淡绿色襦衫，轻灵活泼，楚寒镜则是一袭蓝衣，沉静中不失清丽，只怕任谁也分辨不出来了。

楚寒镜睁开双眼，看见妹妹欣喜的表情，问道：“碧痕，你……？”楚碧痕兴奋地道：“姐姐，有人来了！”楚寒镜脸色一震，看见天河等人，缓缓起身，问道：“怎么会有生人在此？！”楚碧痕高兴地拉着她的手：“姐姐，你别怕，他们、他们是要来找寻一件至阴至寒之物，想要救人……”

紫英走上一步，深深一揖：“这位姑娘，我们冒昧惊扰贵地，实不得已。姑娘若是知道，还请不吝赐教！”

楚碧痕看着他，眼中忽然流露出悲伤之意，转过身去，坚决地道：“请你们回去，我无可奉告。”众人一愣，那边楚碧痕惊呼道：“姐姐！你不能这样！”

楚寒镜紧闭双目，缓缓地摇了摇头。楚碧痕愈发焦急地道：“姐姐，这么多年来，只有这些人进来过这个山洞，而且他们还身怀法力，错过了这一次，又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帮我们去找炙炎石啊？！”

楚寒镜轻声问道：“碧痕……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死心吗？”楚碧痕大声道：“我不会死心的，永远永远不会！我连做梦都想要找到那块石头！”嗓音尖利，语音中已有悲意。

紫英诚恳地道：“二位姑娘，你们若有为难之事，不妨说出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帮得上忙。”楚寒镜声音焦急：“你们回去！快走！不要管我

们！”全然不顾一旁楚碧痕悲凉的眼神。楚碧痕咬了咬细白的牙齿，忽然对众人大声道：“好，姐姐你不说，那我来说，你们要找的至阴至寒之物，十之八九便是这梭罗树上的梭罗果——”

楚寒镜重重叹了口气：“碧痕！”楚碧痕不管不顾，继续说道：“我和姐姐正是这里的梭罗树仙。当初，主人为这颗树注入灵力，使我俩成为半仙之体，身中却只有幽寒之气。待我们成年之后，就能使用一种叫‘炙炎石’的灵物进行身合，届时树顶结出果实，我们便会成为真正的地仙，从此不必再困守洞中……”

紫英问道：“你们的主人，莫非就是与伏羲、女娲并称‘三皇’的神农？”楚寒镜轻轻点了点头，眼中含泪道：“主人……他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那个时候，他正和另一位大神伏羲相争，有一次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若不是落败身死，主人是不会丢下这里不管的，他的心那么善良，这儿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爱惜……”

菱纱惊叹道：“神农、伏羲、女娲……那些、那些都只是传说啊！如果是真的，你们在这究竟待了多少年？！”楚寒镜幽幽道：“我也不知道，总之是很久很久……起初，我们姐妹俩还不能长久维持人形，等到修炼千百年，终于可以了。可这个山洞却渐渐地气候失衡，越来越炎热，主人在洞府内豢养了许多兽类，这些兽最后都化成了妖怪，在洞中四处活动，我们只好永远呆在这里……”

楚碧痕神色凄婉，恳求众人道：“求求你们，帮帮我和姐姐，在洞府里找到那块炙炎石好不好？”又转向楚寒镜，再一次哀求道：“姐姐，你快告诉他们炙炎石在哪里！那块石头的地方主人只说给你听过！”

楚寒镜摇头道：“不可，洞中妖类潜伏，此行对凡人来说太过危险！”天河拍拍胸膛道：“你放心，我们不怕妖怪！”紫英也道：“楚姑娘不必担心，我们自有分寸。”楚寒镜却似没有听到他们两个的话，望着楚碧痕，缓缓道：“……我是不会答应的。”

楚碧痕直视着姐姐，眼中绝望之情涌起，两行眼泪忽地淌了下来，落到地面，随即凝结成一串串冰珠。楚寒镜惊道：“碧痕？你、你哭了？”

楚碧痕哇地痛哭起来，两手捶打着梭罗树，悲声道：“姐姐你永远只会说不可以、不可以！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我想去看看洞府外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永远守在这里，永远只能面对同一个人！姐姐你又是这么冷淡……月幽之境四面被熔岩所围，可我的心、我的心早就已经被冻成冰了！”

楚寒镜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默默地擦着眼角。菱纱心中凄苦，悲伤道：“这样真的太可怜了……我们认识一个人，被关在某处十几年，已经够孤单的，何况是你们这样守了成百上千年……”楚碧痕被说到心中痛处，哭得更加伤心。紫英叹道：“楚姑娘，就让我等略尽绵薄之力吧。”

楚寒镜心中苦涩，轻轻抚着楚碧痕的后背，轻声道：“碧痕，你可知用炙炎石身合并非万无一失？你主意已定，绝不后悔？”楚碧痕蓦地转过头来，满脸希望之情：“姐姐，你答应了？！”擦干脸上的泪水，决然道：“我、我早就想好了，就算是命赴黄泉，我也甘愿！也好过这样永无止境地等下去！”

楚寒镜神情黯然，心中暗暗叹息了一声，缓缓转向天河四人，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烦请诸位去月幽之境西北的炙焰洞取那块炙炎石了，它会发出极大的热力，不会认错。只是这一路上妖物极多，你们一定要小心……”

天河挠挠头，问道：“我们把那块石头带回来，你们就能成仙了。可是，成仙之后……我们是不是不能带走梭罗果？”楚寒镜凄然一笑：“不妨事，梭罗果只是一种依凭，若真成为仙身，反倒不重要了……就送给你们，当作报答吧。”

紫英拱了拱手，朗声道：“两位姑娘，你们耐心在此等待，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四人出了月幽之境，向洞中西北方向走去，只见洞中妖物越来越多，且个个法力高强，梦璃虽屡用“风归云隐”之术帮众人隐去形迹，但仍时常被妖怪识破。一路上战斗越来越多、越来越险，众人渐渐体力不支，正焦躁间，梦璃忽然手指前方，惊喜道：“你们看，那块发光的石头，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炙炎石？”

四人向前望去，只见远处山壁上有一块凸起的石块，一块赤红色晶石飘浮在上面，虽然距四人足有十余丈远，仍能让人感到它发出的灼灼热力。众人精神一振，急忙绕过前面挡路的岩浆，来到炙炎石下，天河默运“凝冰诀”，刚要伸手去够，忽地脸色大变，惊道：“不好，好强的杀气！”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一个雷鸣般的声音：“谁、敢、擅、动！”

四人大惊转身，只见岩洞后方，一只怪兽两脚站立，全身上下像是用烧红了的石块垒成，周身皆是火焰，体形庞大无比，足有六七丈高，行动却是毫不笨拙，双脚踏过岩浆，转眼间离众人已不过数丈，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扫视四人。菱纱心里打了个颤，惊问道：“你、你是谁？”

那怪兽长啸一声：“吾乃熔岩兽王！”柳梦璃柔声问道：“我们取这炙炎石乃是为了助人，你能否通情割让？”

熔岩兽王怒吼道：“吾只听神农大神命令，没必要给女娲的人类任何东西！尔等擅闯神农大神禁地，又妄图拿走炙炎石，罪在不赦！看吾将你们化为灰烬！”张开大口，一团巨大的火球向众人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四人急忙闪避，只听耳旁一声巨响，再看自己方才站立的地方，竟已被烧出了一个大洞，众人骇然之余，更是惊怒交集。紫英一声清啸，两道光剑射了出去，打在那怪兽身上，铮铮有声，却是没能伤它一分一毫。那怪兽伸手握住洞中一根石柱，咯嚓一声，那根足有数尺宽的石柱竟被他生生折断，居高临下地向众人扫来。四人无力相抗，只得闪身躲开，那怪兽又是一声怒吼，众人四周石雨纷纷而落，似乎连整个岩洞也摇晃起来。

紫英见寻常剑术伤不了它，急换用五灵仙术，天河、菱纱和梦璃也一起施法，然而无论是雷击、火烧、冰刺、风袭、土噬，五般仙术用遍了，竟仍是无济于事，对怪兽没有半点伤害。众人不知，这熔岩兽王当年由神农亲身抚养，沾染了不少神气，神农殁后，它一直在这洞中修炼生活，修为怕不有上万年？它目前虽仍属于妖类，但论及实力，只怕连神魔两界低等一些的角色都不是对手，何况是初出茅庐的紫英等人？

眼看着怪兽逞威攻来，众人只有尽力躲避的份，但这石洞本来就不甚大，地面上岩浆四处流淌，四人惶急之下，更难腾挪闪避，一时间，洞中险象环生。

再撑片刻，众人筋疲力尽，天河忽地从身后拔出望舒剑，张弓怒喝道：“我跟你拼了——”那怪兽听见天河喊声，转过身来，手中石柱向天河头顶砸去。菱纱、梦璃惊呼道：“天河，快躲开——”

就在这时，一道淡蓝色的光华在洞中一闪而过，望舒剑又回到了天河手中。那怪兽惨嚎一声，石柱从手中掉落，险些砸中天河，双手捂着左眼，吼声中极是愤怒。紫英见那怪兽伤势，明白天河刚才那一射虽然伤了它，却不能致命。但此举已然激怒了它，若要等它整理好伤势，己方四人万难生离此处，急喝道：“天河，快取走炙炎石，我们快走！”

天河刚才一射得手，自己也是意料之外，听紫英之言，急忙上前抢下炙炎石。那怪兽怒极，一掌重重地击在岩浆中，熔岩四溅，天河四人急急绕开怪兽，夺路而去，一口气在洞中七拐八拐，终于甩脱了怪兽的追击。四人定下心来，想到自下山以来，还从未如此落荒而逃，不觉都有些惭愧；但逃得一命，心中又都不免有些欣慰。

众人回到月幽之境，天河拿着炙炎石，高高兴兴地走在最前面：“楚姑娘，我们回来了——”

忽然，眼前绿影一晃，天河只觉手心一凉，炙炎石已被楚碧痕抢了去，她这一下动作极快，身形飘忽，有如鬼魅一般，众人根本没看到她如何出的手，天河吃惊道：“楚姑娘，你、你这是……”

楚碧痕紧紧地将炙炎石抱在胸口，连退数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炙炎石……我终于得到了！”她冷冷地看着楚寒镜，脸上竟是一副交织着庆幸与嫉恨的神情，忽地咯咯笑道：“姐姐，炙炎石倒底是落在了我的手上，不是你的手上！”

众人见她神情，无不惊异。楚寒镜却似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悲哀地看着她，轻声道：“碧痕……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楚碧痕冷笑道：“不错，我是早就知道了。当年梭罗树注入灵力之后，却出现了我姐妹二人，这件事连主人都料想不到，也没法化解。你我既是一体，又非一体，而这梭罗树一生只结一个果实，所以我们之中一人成仙，另一人便要死去，对不对？！”

众人听得大吃一惊，紫英急道：“碧痕姑娘，你……！”楚碧痕的脸上满是愤怒，大声向楚寒镜道：“姐姐！那些事情都是我偷偷听见主人和你说的，你却从来不肯告诉我！因为你不想让我成仙，是不是？！你越是不说，我越是痛苦，好几次偷跑出去，漫无目的地寻找，差点丢

了性命！你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是不是？如果我死了，你就可以成仙了，对吗？！”

楚寒镜的眼中全是痛意，缓缓地摇着头：“你听见了主人和我说的话，便该知道，唯有善心才能令你身合成仙，若是怀着私念，只能让梭罗树结果，你却一样要魂飞魄散……”

楚碧痕放声大笑：“哈哈，姐姐，你到现在还想骗我？！你说我有私心吗？想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算什么私心？！我自己的命，只由我自己决定！不管是主人还是你，都休想左右我！！”眼中蓦地涌起一股决绝的狠意，冷笑道：“永别了，姐姐！待我成仙之后，永远也会记得你的——”双手用力一握，炙炎石竟已融进她的胸膛！

楚碧痕张开双臂，脸上露出了她有生以来最灿烂的笑容，她的身子缓缓地飘了起来，笼罩在一层层七彩的光环中。此时的她，似乎是这个世界上快乐、最幸福的女孩子。然而，就在这无比的幸福感中，她的身体也开始缓缓消失，从两只脚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楚寒镜看着这一切，眼中泪如雨下。

转眼间，楚碧痕的身体都已消失殆尽了，只剩下脸庞微弱的轮廓，然而那张脸上，仍旧是那种无比幸福的微笑！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果真如此幸福吗？

梭罗树顶，四片巨大的白色花瓣缓缓展开，一颗翠绿色的果子升了起来，发出无比绚丽的光芒，将整个石洞照耀得光彩夺目——然而，就在同时，梭罗树也开始枯萎了。

它竟和楚碧痕一样，这一生最灿烂的时刻就是死亡。

楚寒镜俯在已经枯萎的梭罗树上，抱着树上落下的梭罗果，失声痛哭：“碧痕，你怎么那么傻……我、我不能阻止你，不配当你的姐姐……”

菱纱看得惊呆了：“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寒镜啜泣着，轻声道：“你们知道，我之前为何不肯说出炎炎石的所在？”

她幽幽叹了口气，继续道：“那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碧痕有多痛恨我了，她把我当成一种威胁，想着万一成仙的不是自己，又该怎么办……我隐隐觉得，以她的心性，就算找到炎炎石身合，也不能成为仙身了……”

楚寒镜的泪一滴滴滴落在梭罗果上，带着那种无可挽回的心痛：“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散……我也不再想得到炎炎石了，我们二人相伴，虽然亘古寂寞，总好过我心中的那个结果……可惜，这一天终于来了……”

柳梦璃悲从中来，凄然道：“这些，都是、都是我们害的……”楚寒镜哀叹一声：“不，与你们无关。碧痕她今日又偷偷跑出去找炎炎石了对不对？或许就像她说的，只是需要一个了结，不在今日，也在明日……”

天河黯然问道：“她那样……算是死了吗？”楚寒镜闭上了眼睛，身体也开始缓缓消失：“生生死死，真的需要这么执着吗？梭罗树一生只结一个果实，即使碧痕没有成为真正的仙身，我却也要消散而亡了……但死，真的是一件坏事吗？……能够从漫长的时间里解脱出来，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能回到主人的身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众人微笑着道：“你们不用觉得有愧……若是想要梭罗果，就把它带走吧……”

柳梦璃拾起洞中仅剩的梭罗果，见上面泪痕点点，也忍不住垂下泪来。菱纱擦了擦眼睛，忽然悲愤地大喊道：“为什么？成仙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这样残酷，一定要有人死呢？！”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回答得了，即便是一向以修仙为己任的紫英。其实就是紫英，心里又何尝不在痛苦地问着这个问题？

菱纱愤然地一跺脚：“走！我们离开这里！回琼华派去！我再也不想看到这里了！”

飞往琼华派的路上，众人在御剑中第一次没有了谈论，没有了嬉笑，甚至没有了那一丝激动和紧张。西风猎猎，吹来的不是爽意，而是无比的哀痛和苦怨……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一章：居巢反目

天河四人黯然飞回琼华派，刚到山门口，只见守门的弟子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韩菱纱。派中一大群人呼呼拉拉地走了过来，天河看去，大多是派中“明”字辈的修道弟子，看上去都是一脸不满和厌恶之情。只有怀朔、璇玑等少数几个熟悉的同辈夹杂在其中，满脸焦急，嘴里在不断地解释着什么。璇玑看到紫英，急忙飞奔过来喊道：“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紫英问道：“你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璇玑尚未回答，一个黄衫弟子已怒气冲冲地说道：“师叔，你还知道吗？！这韩菱纱在入门前是个偷东西的贼！有人已经认出她来了！”

菱纱微微一愣，脸上只是苦笑。紫英听得悚然一惊，喝道：“明桓，你们听谁说的？可有真凭实据？！”明桓怒道：“这是上次从寿阳回来的怀安师兄告诉我们的，想不到我们琼华派堂堂修仙大派，居然混进了一个贼！”

怀朔急道：“明桓师兄，这中间恐怕有误会，上次我和璇玑师妹去寿阳除妖，恰巧遇见他们三个也在那里帮忙铲除妖孽，菱纱师妹也在其中，他们都是好人，怎么可能是什么贼？”话没说完，身旁一个叫明靖的弟子大声道：“那有什么假的，怀安师兄说了，他在城外亲眼见过这女贼的通缉画像，跟那个韩菱纱长得一模一样，不是她还是谁？师叔，我们琼华派收徒甚严，怎能允许这种身份的人混在其中？！”

怀朔急得搓手道：“你们、你们……”只听身旁众人纷纷斥责喝骂起来，他本就不擅长言辞，此时情急之下，双拳难敌四手，一张嘴怎辩得过数十人？紫英听得眉头紧皱，心中怒气升腾，偏生这些弟子一个个说得理直气壮，叫喊声越来越高：“我们琼华派里哪能容得下这种小贼，刚才怀安师兄已去禀报掌门，请掌门将这个女贼逐出门墙！”“现在逐下山去说不定都为时已晚！谁知道本派有没有丢过什么？”“前天我兜里的五两碎银子无缘无故就不见了，说不定就是这个女贼下的手！”

守门的明尘听不下去了，替菱纱辩解道：“我这几天一直负责守门，前天一整天菱纱师妹根本就和紫英师叔一起去了外面，怎可能是她做的？”但他的声音立刻就淹没在众人的叫骂数落声中，只听众人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琐碎，有些竟牵扯到了好几年前的失窃案，也不管有没有可能，一股脑都说了出来。只听一个弟子高声骂道：“这女贼好不要脸，自己干这下五流的行当，居然还有脸来我们这里修仙——”

唰的一声，云天河左手已提住了那人衣领，右手狠狠一拳击在那人腹部，那人痛呼一声，倒着飞出去半丈远，躺在地上高声惨叫。云天河满脸怒火，神威凛凛地立在那里，瞪视众人：“你们，谁还敢骂菱纱？”

这下子众人倒是不骂韩菱纱了，话语中的矛头纷纷转向了云天河：“这野小子和那女贼一伙，也不是个好东西！”“你算那路货色？敢在琼华派撒野？”“连师兄都敢打，你懂不懂规矩？”然而骂归骂，那份气势却

馁了下去，不但无人敢再上前一步，反而纷纷后退，有些人嘴里一边骂，一边偷偷地溜走了，想是方才骂菱纱骂得太过分，生怕天河下一个就找自己动手。

慕容紫英怒喝一声：“都给我退开！”刚才被打的弟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指着天河大怒道：“紫英师叔，你看他如此嚣张——”紫英怒喝道：“够了！闭嘴！既然你们将此事禀报了掌门，便该由掌门定夺！现在通通给我回去！”众弟子先失了气势，又畏于紫英积威，不敢再说，嘴里狠狠地嘟囔几句，才悻悻离去，只余下怀朔、璇玑两人。

璇玑气道：“紫英师叔，师兄他们太过份了……”怀朔也苦道：“师叔，我和璇玑师妹一直阻止，可他们还是要去找掌门……”

紫英叹了口气：“璇玑，你与怀朔也先回去吧，此事我自会去求见掌门……”璇玑急道：“紫英师叔，让我跟你一起去吧！”紫英摇了摇头，怀朔劝道：“璇玑，听师叔的话吧，你去了，也不一定能帮上忙。”璇玑满脸不甘，但见紫英神色坚决，也只好点点头，跟怀朔走了。

那边天河、梦璃在一边安慰菱纱，天河大声道：“菱纱，你别理那些人胡说八道！他们再敢乱说，有一个我就揍一个！”

菱纱轻声道：“天河，你冷静点……别把大家都得罪了，像你爹一样……”天河怒道：“我不管！无论是谁，我不能让他欺负你！”

柳梦璃温言劝道：“菱纱，别管他们。那些人根本什么都不明白，只是一派胡言……”菱纱轻轻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丝微笑：“谢谢你们，我不在意的。一想到炎帝神农洞的事，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和那一比，这些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紫英缓步走过来，微声问道：“菱纱，你以前……真的是……？”天河急了，大声道：“紫英，菱纱是好人！你不知道，那天她在陈州——”

菱纱轻轻向他摆了摆手，两眼直视着紫英，反问道：“.....是什么？紫英，如果我真的是贼，你会怎样？也要看不起我吗？”

紫英微微摇了摇头，声音里充满了迷茫：“我.....我不知道，偷窃虽是品行不端，但或许你有你的理由.....”

菱纱的脸上忽然重新绽放出笑颜，高兴地说道：“哈哈，有你这句话，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你放心，我啊，只是拿死人的钱财去接济一下活着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绝对不做的，更看不上琼华派的什么书本刀剑。”

紫英长吐一口气，肃然道：“走！我们去琼华宫找掌门，请她宽待此事！”菱纱有些犹豫地摇摇头：“不用了吧？我不想去.....”紫英坚决地道：“不行！如果你想继续修行，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还有天河打人的事，我们势必得见掌门一面。”

菱纱叹了口气，见天河等人都望着自己，点了点头：“好吧，我们这就去见掌门。”

众人来到琼华宫门前，紫英向门前的虚邑施礼道：“我有事要见掌门，还请通报。”虚邑道：“紫英师兄，掌门有命，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琼华宫，你们还是请回吧。”

紫英问道：“不知何事如此慎重？”虚邑摇头：“掌门只说有要事待办，不能打扰，或许半日，或许一日。你们要是急着见掌门，不妨先在外面等一等。”

紫英叹道：“知道了，多谢。”回头对众人道：“实在不巧，我们且在这里等一等吧。”

此时已是日薄西山，众人腹中饥饿，天河回房拿了些干粮分给众人，四人蹲坐在琼华宫前的草坪上，只觉心里的感觉和口中的干粮一样，

分外没有滋味。转眼间红日落去，明月高悬，琼华宫中仍没传来半点消息。今夜正是月圆之夜，天河望着那银盘一般的存在，突发奇想，说道：“你们看，月亮好大，像个饼……”

菱纱微微一笑：“什么饼，难道你又肚子饿了？”天河挠挠头：“是啊，今晚的饭吃的实在没胃口……”

紫英看了看天，向他们道：“回去吧，你们也累了一天了，该休息休息了。已经这么晚了，看来掌门今天是不会见我们了，不如明日一早我再来求见……”

天河忽然转过头来看着他：“紫英……你觉得，在山上很快乐吗？”

紫英默然良久，叹道：“菱纱也问过我一样的话，我的回答还是不变。求仙问道、斩妖除魔，乃是我一生所向往，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又怎会不快乐？”可这次的回答中，却分明多了几分苦涩之意，他自己也不愿掩饰。

天河道：“可是，修仙好像就是些心法口诀，无聊透了，要想行侠仗义，更是不修仙也能做，干嘛不能过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呢？”

紫英喃喃道：“这并非如此……”天河又道：“我之前总想不通，既然御剑这么好玩，为什么爹来了之后又要走？可一路上看了许多事，如今我算明白了……像是琴姬离开了自己最重要的人，去山上做剑仙，可是她一点也不开心；炎帝神农洞的那对姐妹，更是很惨很惨……我这才知道，原来修仙并不是那么好的事，它也会让人伤心、要人性命的……”

紫英心中一惊，猛地断喝：“不对！你怎能以偏概全？”天河愣了一愣，道：“可能我比较笨吧，只能想成这样。可我真的觉得，修仙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紫英叹息不语，菱纱也道：“我也觉得，仙山上和自己想象的差好多啊，长生之法一点着落都没有，我们是不是该去其他的修仙门派看看？这里不但没有一个不老不死的仙人，还跟山下一样，有许多让人开心不起来，不，是更不开心的事……”瞥天河一眼：“喂，不要乱说话好不好，什么因为笨才这么想，那你的意思是我和你一样笨？”天河连忙摇头。

紫英转向梦璃：“梦璃，你也是这么想吗？”

梦璃轻轻点头：“我？我原本就是想要出门游历，并不在乎修不修仙，只要和云公子他们一起，去哪里也是一样的……”看着紫英，面上略带歉意，却很坚定地道：“琼华派确实很强大，但注重的并非菱纱所求的长生之道。既然云公子不想再待在这里，梦璃也不会想留下。”

天河笑道：“想不到我们三个想到一起去了！那就这么定了，帮完大哥之后，我们一起下山吧！”

紫英长叹一声：“天河？”天河看着他，安慰道：“紫英，你别担心，我们就先住在山下，万一那个什么妖界打过来了，还能帮到你！”

紫英摇了摇头：“我哪里是担心这个？妖界实力之强，光凭你们几人又能对战局造成多少影响？我不过是……”菱纱灿然一笑：“嘻嘻，我知道了，小紫英是舍不得我们，对吧？”紫英被她说中心事，向来一板一眼的脸上也不由涌起一丝潮红，叹了口气，许久道：“你们如此来去匆匆，可确实……想清楚了？”

菱纱点点头，郑重地对他道：“紫英，你听我说……如果修仙是你觉得最快乐的事，那你就一直一直地坚持下去。而我、天河，还有梦璃，我们也要去找其它更想做的事。以前，我因为一些事情，偶尔会很消沉很难过，自从认识你们，想了很多，不少事反而豁然开朗了。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周围的人和物，而是一个人自己的心境吧。”

说到这里，菱纱轻轻笑了笑，调皮地向他说道：“紫英，你可要答应我，即使我们都下山了，你也要过得开开心心，做一个最厉害的剑侠～还有啊，要是哪天剑侠变成了剑仙，可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啊，不许忘了大家哟！”

天河也笑道：“对！到时候你来看我们，我请你吃好吃的烤猪，哈哈～”

紫英缓缓站起，身后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一字一顿地郑重说道：“好，我答应你们……承君此诺，必守一生。”

天河三人也站了起来，四个人的手叠在了一起。

“承君此诺，必守一生！”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二章 巢湖

巢湖上空水汽蒸腾，连天也是雾蒙蒙的，菱纱向下看了看，笑道：“紫英，我们到了吧？”紫英点了点头，就在这巢湖边上，他第一次与菱纱和天河相见，此时故地重游，双方心中都是一番感慨。

四人落到地上，只听见前面芦苇丛中有人喊道：“喂！醒醒！你快醒醒啊！”众人过去一看，只见一个渔民打扮的中年男子躺在地上，双目紧闭，身旁一人着急地边喊边推他。

菱纱走上前去，问道：“喂，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人一抬头，陡然间望见菱纱、梦璃容貌服饰，惊得张大了嘴：“哇！仙女？！”

菱纱忍住笑，问道：“什么仙女，你快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溺水了？”那人急道：“他、他这不是溺水，是被湖里的水妖害了！”

慕容紫英眉头一皱，问道：“水妖？那水妖现在何处？！”那人苦着脸，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啊.....以前我们在湖里打渔，从来都是太平平，这段日子却总有人失踪，没过几日就被发现昏倒在岸边，肯定是被水妖害的.....”

他们说着话时，柳梦璃轻轻挥了挥手，一团蓝色香雾自袖间散发出来，笼罩在那昏迷之人的脸上，旁边那人看的吃惊：“仙女，你.....”正诧异间，那渔民缓缓醒了过来，嘴里含糊道：“唔.....妖怪.....”

旁边那人十分兴奋，急忙扶他坐起身来，高兴道：“老张，你总算醒了，你失踪了整整一天，家里人都急坏了！”

紫英向那渔民问道：“请问，你可还记得是如何遇见妖怪的？”那渔民恍恍惚惚地答道：“我.....我记不太清了.....昨天，我刚把船划到百翎洲边上，就被大漩涡卷了进去.....船毁了.....水下好像有很多长相吓人的妖怪.....后来.....后来我就醒了.....”

菱纱听得皱眉道：“我以前只听说过，巢湖的百翎洲上住着奇怪的大鸟，倒不知这里的水下有妖怪.....难道，和那个遗迹有关？”

天河问道：“菱纱，什么遗迹？”菱纱道：“我听过一个传说，据说巢湖边曾有一个小国，因为触怒了神明，被罚整个国家都沉入湖底，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是殷商时候的事情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若是真的，这一类的古迹，要是年月久了，风水生变，倒最容易成为精怪盘踞的地方.....”

紫英沉声道：“不管真假，我们都要过去一探！若真有妖物盘踞在此，实在是一大祸害！”那两人吃了一惊，齐声道：“仙人.....你们是、是要去除妖？”

紫英点点头，舒声道：“二位快些离开吧，相烦传告众人，此地恐怕有妖孽作祟，不宜再到这湖上行船。”那渔民连连谢道：“是、是，多谢仙人救命之恩。”两人急匆匆地转身走了。

四人施展御剑术，向湖面上搜索过去，果然看见湖中央的百翎洲四周，有着四五个巨大的漩涡缓缓转动，看来这些天渔民们失踪之事，就是这些漩涡造成的，只不知这些漩涡是天然生成，还是妖怪蓄意制造，用来危害世人。

四人落到百翎洲上，望着平平湖面，天河挠头道：“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等着，妖怪会不会自己上来？”菱纱无奈道：“谁知道，总不能直接跳下去吧——”

紫英点了点头：“不错，我们正是要潜入水中一探究竟。”见众人惊讶神色，微笑道：“你们三个勿要慌张，我会传你们琼华派水息之法，在水中也可以行动自如。”说着将口诀传给了三人。天河默背几遍，还是有点犹豫地道：“紫英，这、这行吗？我以前一点水都没沾过……”

紫英微笑不语，当先向水中走去，天河三人将信将疑地跟在后面。进入水中，三人只觉周身似乎被一层结界所包裹，不但在水中呼吸顺畅，身上也没感到半点压力，连衣衫都没有湿上一湿，不由得又惊又奇。四人“走”到最近的一处漩涡处，顺着水流之力，直潜下去。

没过片刻，四人已经落到了水底，放眼四周，想不到这巢湖底部，居然别有洞天。四面都是些石砌的高殿大屋，户檐之间雕饰典雅奇特，隐有古意，那些石屋数量众多，排列有序，竟将这原本空无一物的湖底装点得如同一个小小村镇。远处像是市集的建筑中，妖怪们的说话谈笑声遥遥传来，热闹之极。

菱纱望着眼前的一尊巨鼎，惊叹道：“这是青铜鼎……这里、这里果然就是殷商居巢国的遗迹啊！”天河笑道：“居巢国？我看这都是妖怪，

该叫妖怪国才对，呵呵～”走上去摸摸看看，心中不胜轻松。

紫英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哼道：“果不出我所料！此间妖气重重，果然是妖孽聚集之地！”长剑在腰间不住弹动，发出轻微的鸣响。柳梦璃看着他，心中有些难过，轻声道：“紫英，你先把剑收起来，好吗？我看这些妖并没有恶意……”

紫英断然道：“妖本身即是恶，难道还会存有善念不成？”他这话说的十分大声，天河听得愣了愣道：“紫英，不能这么说吧，像是之前在女萝岩遇到的那几只，不就——”

紫英疑惑地看着他：“寿阳女萝岩？你也曾去过那里？”天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又听紫英愤然道：“那里的妖孽伤害过往客商，死有余辜！又有什么善念？”

菱纱见紫英脸色不善，急忙转开话题：“啊，那个，紫英你说，居巢国里会不会藏着鲵鳞呢？”紫英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梦璃想了想道：“嗯，我觉得有可能，毕竟这里也是灵气汇聚之地，应该会有些非同寻常的东西……”

菱纱看了看紫英，轻声道：“那，紫英……不如你留下，我们先去打探打探吧？”又小声解释道：“我看，现在就跟这儿的妖翻脸，恐怕不太好……”

紫英坚决地摇摇头：“不必，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们此行是深入妖类巢穴，绝不可掉以轻心，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全！”菱纱叹了口气：“好吧。不过，紫英，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别和这里的妖起冲突，好吗？”

紫英皱了皱眉头，终于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轻叹道：“我明白你的顾虑，只是那些受苦的渔民又当如何……”

四人向妖类聚居的地方慢慢走去，一路上看见的水底奇景，都是众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但是四人为刚才不太愉快的对话所影响，看到什么都是索然无味，也不多说一句话。正走着，柳梦璃忽然惊喜地叫道：“云公子、菱纱，你们快看，那不是……”

只见前面路上，五只像小猫一样的小动物缓缓向四人爬来，可不正是槐米它们！菱纱欣喜地跑了过去：“槐米，是你们？你们怎么在这里？”

槐米五个也看到了他们，槐枝抬起头，高兴地叫了两声：“喵喵～你们怎么会来居巢国？”柳梦璃高兴道：“槐枝，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

突然，身旁槐米脸色巨变，尖声喝道：“槐枝，快退后！”

槐枝奇道：“喵？老大？”槐米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快过来！你没看见那个人吗？！就是他杀了爹和娘！”两只淡蓝色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容紫英！

槐枝一惊退后，瞅着紫英，也是愤怒地高叫道：“对！是他，就是他！把爹和娘都害死了！”叫声之中，充满了无尽的悲痛。五只槐妖恨恨地盯着慕容紫英，它们幼小的面庞上闪现出的对紫英的无比仇恨，竟让天河三人一见之下，忍不住浑身一颤。

紫英冷笑一声：“我道是谁？原来是女萝岩的妖孽，我两度探查，没想到竟还有漏网之鱼！”菱纱急道：“紫英，你听我说——”紫英不理她的说话，沉声喝道：“也好！今日我就在此斩草除根！”铮的一声，长剑已然握在手中！

紫英剑尖一挺，方要出手，一个身形陡然挡在面前，天河满脸焦急，大声道：“紫英，住手！”紫英一愣，眉头再度皱起，缓缓道：“……天

河，你是什么意思？”

天河大声说道：“槐米它们是朋友！是我们大家的朋友！”紫英哼了一声，嘴角浮起一丝轻蔑：“朋友？可笑！人与妖岂能做朋友？！”直视着天河双眼，用更加强硬的语气说道：“这些妖孽曾于女萝岩伤人，如今又潜伏在湖底，伺机拖人溺水，如此恶行累累，你竟然还要回护它们？！”

天河身后槐米怒声高叫道：“喵！你胡说！是那些人自己不小心掉进漩涡里，才不是我们害的，我和其他妖还好心把他们推上岸！”紫英脸上是一副不屑的冷笑：“妖会救人？当真是一派胡言！”

梦璃心中着急难过，语音仍是十分柔和动听，劝道：“紫英，上天有好生之德，它们尚且年幼——”紫英冷然打断了她：“就算它们年幼无知，长大之后一样要去害人，如何能留！”

槐米悲愤地叫道：“喵喵！我们从来没有害过人！是人害我们、从来都只有人来害我们！”槐枝等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爹……娘……”它们这些天在居巢国过得无忧无虑，心情本已渐渐好转起来，不料今日与仇人狭路相见，心底的伤口再一次被撕开，种种悲哀伤痛愤怨仇恨交织在一起，哭得比当日更凄惨三分，天河三人听得也不禁动容，心里也感到十分悲伤。

菱纱大声问道：“紫英，那天你看见道闰他们，那个女子也是妖类，你并没管她，为什么今天就非杀了槐米它们不可？”

紫英一皱眉，朗声道：“那天的事关系到别派，我不便插手，饶是如此，我事后已有些后悔……今日这些妖孽本来就是铲除未尽的，所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它们再撞在我手上，岂有放过之理？”

天河表情沉重，诚恳地说道：“紫英，你听我说，人为了填饱肚子，为了保护自己，杀死其他动物、甚至是杀妖怪也没什么，可是槐米它们又没做错事，就算它们的爹娘伤过寿阳城的人，那跟它们也是两回事，怎么能无缘无故把它们杀了！”

紫英冷然道：“此刻不除去它们，若是待它们日后强大起来，危害世间，岂不追悔莫及？”说罢仍要上前。天河死死地挡住他，愤声道：“要是让你在这里痛下杀手，我才真要后悔！”

紫英怒喝道：“你让开！”天河大声回敬：“不可能！”两人目光灼灼对视，几乎要擦出火花来。霎时间，场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菱纱也抢到紫英面前，大声道：“紫英，你冷静一下！”

紫英微微一愣，菱纱叹了口气，问道：“紫英，为什么你认为妖都是恶的，人都是善的？难道就没有例外？就像道闰的妻子，她是妖，可那又怎么样？她从来都没害过人，还救过人，难道她就不比那个狐仙好？世上的恶人更是千千万万，就像狐仙那样的家伙，为什么你对他都能手下留情，却口口声声一定要取槐米它们的性命？”她越说越是激动，两眼直视着紫英双目，似要把这番话通过眼睛刻印到他的心里。

紫英身体微微颤抖，震惊地看着菱纱：“菱纱！怎么连你也……”忽然高声道：“菱纱、天河，那晚就在这巢湖边上，若非我及时赶到，你们二人只怕早已成了妖孽爪下亡魂；今日这的妖孽危害过往渔家，也是你们亲眼所见。妖孽害人如此，你们怎么敌友不辨，反而帮着妖孽来与我为难？！”

菱纱黯然摇头：“紫英，我已经说过了，人有善恶，妖难道就没有？为什么你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见妖就杀？这跟胡乱杀人，又有什么区别？”

紫英气得一挥袖子，见柳梦璃也走了上来，怒道：“你们，都要拦我？！”梦璃涩声道：“紫英.....”

紫英蓦地仰天长笑，恨声道：“好、好！看来只有我一人最是奇怪！道不同不相为谋，今日你们在此，我不必硬来，就此别过！”双脚一蹬湖底岩石，身子飘然而起，天河三人只见一道白影直上，向着水面去了。

菱纱低声叹道：“紫英.....”梦璃轻轻摇了摇头，见天河一脸难受，劝道：“云公子，你也别太难过了.....”

天河低下头，小声地对槐米他们道：“对不起，紫英他、他是我的朋友，就算你们说要报仇，我也会阻止.....”

槐米叫道：“喵！你是你，他是他！朋友还是朋友，仇人还是仇人！”槐枝点点头：“老大说的对，我们现在还小，长大以后要靠自己报仇！”

菱纱叹了口气：“朋友.....仇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槐米问道：“喵，你们几个，为什么要来居巢国？”

梦璃叹道：“我们本来是想来这里查清楚近日妖怪伤人的事，而且我们还要找一种叫作‘鯢鳞’的东西.....你们呢？你们又怎会住在这里？”

槐枝高兴地道：“喵～老大带我们离开女萝岩之后，遇到其他好心的妖，就告诉我们可以来这儿。这边的妖很多，但是大家都很好，不会随便伤人的，我们之间关系相处的都很和睦.....”梦璃点点头道：“那就好，离开女萝岩之后，我常常担心你们。现在看到你们都平安无事，终于可以放心了。”

槐米突然问道：“喵，你们说的鯢鳞，是不是一种大鱼的鳞片？”天河点头道：“是啊！槐米，你怎么知道？”

槐米叫道：“喵！我听居巢国的长老说起过，我帮你们去问他！你们跟我来！”说着带着几个弟弟向前跑去，它们几个样子长得可爱，跑的不快。花了半个时辰，才领着众人来到了一间巨大的石屋前：“喵，长老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和弟弟们进去问问他！”

柳梦璃微有惭色，轻声道：“.....这样，真的可以吗？上次还送给我们土灵珠.....”槐米重重点了点头：“喵！我说了，朋友是朋友，仇人是仇人，朋友有困难，一定要帮！”说完便跑进屋去了。

梦璃望着它们的背影，感动道：“谢谢你们，我的朋友.....”菱纱一脸感慨，叹道：“它们.....都是这样善良，和人没有分别，为什么，紫英他就是不能明白呢？”梦璃轻声道：“我想，总有一天，紫英他会想明白的.....”

云天河呆呆地望着远处，满脸不解与无奈。

一盏茶时间过去，槐米和槐花跑了出来，喘着粗气，菱纱关心地问道：“怎么了？是不是长老也不知道鯢鳞的下落？”

槐米和槐花只是喘气，天河三人脸上怅然，梦璃叹道：“没关系的，别难过，最多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就是了.....”话还没说完，槐实、槐角和槐枝慢吞吞地爬了出来，三人背上负着一对深蓝色的鳞片，足有扇子大小，菱纱又惊又喜道：“这个、这个就是鯢鳞了？”

槐米喘了口气，点头道：“喵，长老说，他很感激你们帮过妖，很少有人对妖这么好，他愿意把自己搜集的鯢鳞送给你们，作为报答.....这个东西寒气好重，要不是长老在上面施了法，我们根本拿不了。不过这东西好沉，我们五个轮流抬才把它抬出来.....”

梦璃谢道：“槐米，辛苦你们了！还有，谢谢你们的长老！”槐米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着急地道：“不过，喵，长老还说.....他说和你们一

起来的那个人太危险了，喵，所以他也不欢迎你们留下，请你们快点离开居巢国……”五只槐妖恋恋不舍地看着梦璃三人，梦璃叹道：“槐米……你是在替我们难过吗？”

槐米有些遗憾地点点头，梦璃轻声道：“这也没什么，长老他愿意帮忙，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菱纱点头道：“对啊，而且长老虽然让我们赶快走，但也没有强行驱赶，说不定下回我们偷偷溜进来找你玩，他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说完嘻嘻一笑。

槐米满怀希望地道：“喵～那你们一定要再来哦……”梦璃轻声叹道：“嗯……不过有件事我还是不明白，槐米，你说湖里的妖不会伤人，那些人是自己溺水的，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多人溺水呢？”

槐米道：“喵，那是因为湖上多了好多漩涡，船划到附近就会被卷走。”菱纱奇道：“这就怪了，我以前来过巢湖附近，那个时候没听说有这些漩涡啊……”槐米道：“喵，我听长老说，这就像月亮和潮汐的道理，因为有个巨大的岛从巢湖上空飞过，湖面才会变成这样，过段日子就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巨大的岛……？”梦璃的头脑中闪过一丝异样。

菱纱谢道：“原来是这样，槐米，我们还有事要走了，这次多谢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大家再来看你们。”三人不舍地望它们几眼，见它们眼中留恋神情，又是十分不忍，踟蹰许久，终于狠下心来转身离去，背后传来槐妖们难过的叫声。

三人回到巢湖边上，菱纱看着天河，关心地问道：“天河，你怎么了？刚才就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也不说，是不是……是不是还在想紫英的事？”

天河忽然道：“菱纱，你告诉我，刚才那样，就叫作‘吵架’吗？”

菱纱默然不语，天河难过道：“我听说，吵过架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话了……可是，在我心里还是把紫英当成朋友……虽然他想杀槐米它们，我很生气……”

三人满腹心事地回到琼华派，守门的明尘见三人气色不好，顺嘴问道：“云师弟，你们干嘛去了？脸色这么难看～”

天河闷闷的，一言不发。明尘讨了个没趣，又向菱纱说道：“韩师妹，上次的事你别放在心上，其实啊，我们都觉得师妹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其他人也未免太疑神疑鬼了！”

菱纱微笑道：“明尘师兄，谢谢你了。对了，你有没有看见紫英？”明尘道：“师叔？有啊有啊，一个时辰前我看到他御剑回来，不过那个时候师叔的表情真可怕，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生气的样子，吓得其他弟子都不敢靠近……”

菱纱心里一沉，又问道：“那现在呢？紫英他在哪里？”明尘道：“这个啊，掌门突然把长老和一些弟子都召了去，好像有什么大事要说，师叔他也去了。”叹了口气，暗自感叹：“唉，我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资格参与这种大事，整天守门巡夜的，都快无聊死了……”

菱纱对天河和梦璃道：“我看，我们还是先去找玄霄吧。”梦璃点点头，天河沉默片刻，忽然说道：“菱纱、梦璃，让我一个人去好吗？我心里不太舒坦，想单独和大哥说说话……”

菱纱两人听他话音中难受之意不减，心中也是十分难过，轻轻点了点头。梦璃轻声道：“好吧，云公子你自己去吧。我跟菱纱去问问，发生了什么大事。”天河神色黯然，一个人悄悄向禁地走去。

菱纱和梦璃往琼华宫方向走去，想去问问参与会议的弟子。菱纱走着走着，忽然不见了身边的梦璃。她一惊转头，只见梦璃又一次蹲坐在

离自己好几丈远的地上，双手抱着头，神情痛苦之极。

菱纱大惊失色：“梦璃，你怎么了？”梦璃忽然站起身来，抱着头向远处奔去，菱纱焦急地喊道：“梦璃，你干什么？快回来！”拔腿去追，不料梦璃跑得飞快，菱纱只见她身影一闪，转瞬间便消失在琼华派林立的房舍后不见了。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三章 梦璃伤别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禁地冰室中的寂静，玄霄睁开双眼，望着面前的天河，诧异道：“天河，你怎么了？……看上去如此气息混乱、神色不定，究竟出了什么事？”

天河默然不语，玄霄微微一惊，脸上变色：“这个样子……莫非是因为修炼凝冰诀，寒气侵入经络所致？”

天河摇了摇头：“大哥，我身体没事，好得很……”玄霄舒了口气：“嗯，那就好。看来你的体质的确非同一般，实在令人惊讶……既然无恙，为何你的气息如此混乱？”天河难受地低着头，两道眉毛几乎挤到了一起，低声问道：“大哥，你以前……和别人吵过架吗？是和自己很要好的朋友……”

玄霄吃惊道：“为何突然有此一问？”天河难过道：“我和紫英……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跟他都很生对方的气，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变回以前那样……”

玄霄浓眉一挑：“慕容紫英？那定是他的不对了！”天河喃喃道：“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是对紫英说了那些话，又觉得很后悔……我这不大会说话，有时事情越搞越糟……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玄霄叹了口气，悠悠道：“人既有七情六欲，彼此相处，发生争执乃是寻常之事，不过只要今生今世还能见面，就一定有挽回的余地……”神

情忽转黯淡，脸上蒙了一层灰色，长叹道：“.....最怕的却是两人就此分别，从今往后天各一方，直至老死也难再见，就算想求得对方的原谅，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天河见玄霄神色，低声问道：“大哥，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玄霄颓然地点点头，神色中尽是悔意：“.....以前年少气盛，曾经伤了一个人的心，等到许久之后冷静下来，才明白大错已成.....想当年我和她何等亲密，一时意气之争，竟使得我俩天各一方，再难相见.....”

天河急问道：“那，你破冰出来以后，可以再去找那个人吗？”玄霄嘴唇翕动，缓缓地吐出三个字：“.....她死了.....”天河听得失色，惊道：“她.....”

玄霄黯然长叹道：“阴阳两隔，人鬼殊途，任你有多高的修为、多大的能耐，都是无济于事.....天道茫茫，六界轮回，昨是今非，一切枉然。除非时光能够倒流，否则也只有梦中，才能与她一见.....”神情之中，又多了几分怀念之色。

天河听得默然叹息，玄霄看着他，又叹了口气道：“所以，你与慕容紫英之事，虽是令人难过，毕竟你们二人还有许多机会见面，倒不必如此沮丧。与其茫然无措，还不如鼓足勇气与他说上几句话，或许事情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

天河点点头，他也从心底不愿失去紫英这个朋友，听玄霄一番开导，心情舒畅了一些，道：“谢谢你，大哥！我明白了，下山之前，一定再去找紫英一趟，好好地跟他说上两句！”

玄霄疑道：“下山？”天河摸着头，有些遗憾地道：“嗯，大哥，我不打算继续待在琼华派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来禁地。菱纱、梦璃他们也是，今天我也是来向大哥告别的。”

玄霄问道：“怎么？是夙瑶逐你们下山？！”语气中微有怒意，天河连忙解释道：“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喜欢这里。”脸上略有些失望，又道：“以前我住在青鸾峰上，还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地方都一个样，后来菱纱告诉我，山下和山上完全不同，我觉得新鲜好玩，又想打听爹和娘的事，就高高兴兴地跟她跑了出来。本来一路上也挺不错，但是进了琼华派，我有点讨厌这里的人……当然不是大哥你，也不是紫英，而是其他弟子，他们骂菱纱是小贼，还想把她赶下山，我实在很生气……”

玄霄俊眼之中，目光忽然一暗：“这么说来，你要走，却是为了那个姑娘？”天河挠了挠头道：“那倒也不全是，反正我待在琼华派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再说，要帮大哥找的三件寒器也全找到了，这才是我最挂心的，现在总算有个交代。既然这件事已经办完，我也就不想再多留了……”

玄霄神色大震，声音因惊喜而略微颤抖：“什么，三件至阴至寒之物都已找全？！”天河从怀中取出梭罗果和鲲鳞，高兴道：“是啊，大哥你看我，进来的时候脑子里一团乱，竟然忘了跟你说。你看！这就是长老说的另外两样东西，梭罗果和鲲鳞，加上上次拿到的光纪寒图，总算找齐了！”

玄霄的眼中全是激动，大声道：“好、好！我等这一日，已等了太久太久！天河，你帮了大哥很多！帮了琼华派很多！”激动地说完这些，又轻叹一声，问道：“天河，若是大哥希望你留下，你也不愿吗？”

天河有些为难地看着大哥，终于还是回绝道：“大哥，这里真的不是我喜欢的地方，你破冰以后要是想见我，就来山下播仙镇吧，”玄霄叹道：“如此说来，你下山的心意已决，大哥再多说，也是无用了……”

天河小声道：“大哥，对不起……”玄霄淡然一笑：“无妨，人各有志，岂能相强。”看着天河，朗声道：“妖界之事你不必过于担心，我有凝

冰诀护体，再收融三寒器之力，往昔修为定能毫无顾忌地施展，其他小妖都不足为虑，唯一要注意的只有那妖界之主……”

天河问道：“妖界之主？我听紫英说过，上届掌门就是被它所杀，是吗？”玄霄叹道：“不错，虽然我当年另有他事分心，并未亲眼所见，却也对此事刻骨铭心。当年我师父，前代掌门太清真人与那妖物缠斗，他老人家修为高深，竟也不敌身死……有当年亲眼观战的弟子说，妖界之主身法诡秘，如幻影飘忽，一招一式尽是俐落狠毒，绝非易与之辈……”忽然清啸一声，眉间一股勃勃英气流转不绝，昂然说道：“不过现下我破冰而出，以我今日之力，若与那妖界之主相抗衡，也未必会居于下风！只不过……”望向天河，问道：“天河，大哥尚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否答应？”

天河道：“什么事？大哥你尽管说。”玄霄望着他身后的望舒剑，道：“你身上的望舒剑可否借我一用？羲和、望舒原是一对配剑，我运功破冰，除去三寒器之外，还需双剑的阴阳之力配合。”

天河笑道：“原来是这个啊，大哥尽管拿去，反正这本来就是琼华派的东西，与其留给那个小气掌门，不如留给你比较好。”从身上解下望舒剑，和羲和剑并排插在冰柱上。玄霄俊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之色，叹道：“天河，你助我良多，玄霄永志难忘。日后有机会，必会报答你今日恩情……”

天河不好意思地道：“大哥你这是说什么……我们都是兄弟了，帮你是应该的吧？”玄霄口中喃喃叹道：“是啊，兄弟……你且走吧，此地玄冰非一时半刻能够破除，而我运功定会波及四周，你若不走，恐怕会误伤到你。”

天河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来，不舍地道：“大哥，你从禁地出来以后，要是我已经不在琼华派了，千万别忘了来山下看看我。”

玄霄闭上双目：“我相信，你我缘分不会如此之浅……”听着天河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禁地之外，忽地张开双眼，望着石室屋顶，长啸道：“十九年的遗憾、十九年的遗憾！我玄霄自当为前人所不能为之事，否则人生一世，还有何意义！”

石室顶部挂着的冰凌冰柱纷纷断折，叮叮咚咚地掉落在地上，伴随着这清脆的响声，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回荡在禁地中：

“玄、霄、誓、灭、妖、界！！！”

天河走出禁地，只见剑林一角，一袭蓝影隐隐约约地闪动了一下，心中一惊，脱口而出：“谁？”话一出口，心里暗悔自己鲁莽，这来往禁地之事极犯门中忌讳，自己这么一喊，若是被人发现，可大是不好解释。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三人马上就要下山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再抬眼看去时，那道身影已然消失不见了。

天河略感奇怪，但也没多想什么，径自回到了房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身琼华派服装，整洁倒是整洁，美观却也美观，但也透着一分说不出的拘束感，叹了口气：“算了，既然打算走了，这身衣服干脆换下来，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虽然料子软软的，有点舍不得……”又换上了从青鸾峰一直穿下来的布袄，又冲着镜子里看了一眼，憨憨地笑了。

在房中睡到半夜，不知何时，床前忽然响起了低低的啜泣声，一股幽香淡淡地弥漫在房中，天河模糊道：“唔……这个香气……”恍恍惚惚地坐了起来。

昏暗的灯火旁，一个穿着长裙的少女悄然站立，用衣袖半遮着面庞，好像在擦着眼泪，香肩抖动不停，心里的种种难过之情，不言自明。她见天河醒来，转过头去，轻声道：“对不起，云公子，我不是有意吵醒你的……”

天河看不清她的容貌，看她这一身装束，一开始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这时听她语音，突然反应过来，惊喜道：“梦璃，是你？你这身打扮……哈哈！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都不肯再穿琼华派的衣服。”他高兴之下，竟全没注意到梦璃话语之中那份伤感。

梦璃悲声道：“云公子……”天河这时才觉出梦璃的情绪有些不对，着急地问道：“梦璃，你怎么了？有人欺负你吗？！”

梦璃低头垂泪，只是不语，天河急道：“怎么了，是不是派里有人找你和菱纱的麻烦？是因为上次的事吗？梦璃你说话啊，我、我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他突然见到梦璃这一副伤心神情，心中大急，登时想到上次和众弟子的冲突，又气又悔，又是不安。

柳梦璃忽然抬起头来，还挂着泪痕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幽幽道：“云公子，你喜欢梦璃吗？”

天河被问得目瞪口呆，一时张口结舌：“我、我……这个……喜、喜欢啊……你怎么、怎么突然问这个……”脸上又发烫起来，梦璃凄婉的一笑，絮絮地轻声说道：“今天，我终于知道了……那团影子、那个岛，还有那些脑子里一直闪现的身影……这就是我的宿命，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好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该走了……可我舍不得许多人……尤其是云公子……我告诉自己，只见云公子最后一面，见了就走……可是，来了以后，我还是想和云公子说上几句话，哪怕一句也好……打扰了云公子，对不起……”

天河听得莫名其妙，急道：“什么宿命？什么舍不得很多人？什么该走了？梦璃你、到底怎么了？”梦璃啜泣着摇了摇头，轻声问道：“云公子，你……真的喜欢梦璃吗？”

天河心中不胜惊奇：“梦璃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总问这个、这个……我的心又跳得好快……”红着脸，道：“喜欢……还分真的假

的？”

梦璃轻叹一声：“云公子……你还记不记得在须臾幻境的酒仙翁那里……云公子听不懂仙翁说的话……如今呢……云公子明白了吗？明白我说的又是什么？”天河心如鹿撞，此时已是满头大汗，磕磕巴巴地道：“我、我还是不太明白……只是……每次单独和你在一起，好像总是很紧张……气、气都有些不顺……”

梦璃黯然道：“是吗……真是对不起……”眼中泪光闪烁起来，天河看得心急，连忙摆手道：“不是不是，梦璃你、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很好看，对我又很好……我大概像菱纱说的，是个傻瓜，所以搞不清对着你该说什么……你平时教了我很多东西，我学的越多，越觉得……我还是好多事都不懂……你又聪明，又好看……我们两个真是差太多了……”他越说越是紧张，连气都不顺起来，头脑里一片空白，只得干笑道：“对、对不起，我刚才都是胡言乱语的……梦璃你、你别介意，我、我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呢……哈、哈哈，真有意思……”

灯火一晃，天河还在尴尬地干笑着，一个温软的身子已扑到了他的怀里，轻轻地颤动着。天河只觉头脑中轰的一声，全身的热血似乎都涌到了头上，眼前一阵晕眩，两只手呆呆地摆在两边，全身上下一动也不能动，过了许久，才惊道：“梦梦梦、梦璃！！！你、我——！！！”

柳梦璃紧紧地抱着天河，眼中泪水滚滚而下，哭得梨花带雨，悲声道：“云公子，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你曾经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好后悔，总以为相处的时间还很多，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想着、看着……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云公子说，可是已经没有了……云公子，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能相处得如此开心……很谢谢你说要保护我，可惜一切都是这么短暂……我终于能体会琴姬姐姐的心情，人和人的缘分真是注定的，上

天要收回的时候，一时一刻都不会多等……”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只余下呜咽的抽泣声，泪水将天河的衣衫打湿了一片。

天河不明白梦璃究竟是怎么了，手足无措，眼中也急得要掉下泪来：“梦璃，你、你怎么哭了？！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门外忽传来菱纱的喊声：“天河你在吗？我听其他弟子说，不得了了——”

菱纱抢进门来，看见梦璃，惊道：“梦璃，你怎么在——”忽然见到梦璃紧紧抱着天河，睁大了眼睛，失声道：“你们——？”

梦璃凄凉地摇了摇头，轻声道：“云公子……对不起，我……你多保重，梦璃会将你永远放在心里记着……永远永远记着……”忽地放开天河，以袖掩面，掉头向门外跑去。天河神情痴痴的，任她放开，两眼直直地望着她跑远，身子仍是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半天，猛地一摇头，才反应过来，急喊道：“梦璃！”眼前哪还有她的影子？

菱纱看得惊讶不已，脸上神情极为复杂，问道：“天河，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天河急得摇头道：“我、我也不知道啊……”

菱纱气道：“你装傻啊？梦璃她抱着你，然后又哭着跑了出去……快说，你、你是不是欺负她了？”语气中带着三分焦躁，天河急道：“没有啊，我真的不知道！感觉梦璃她不太对劲，说话怪怪的……我现在就去找她，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咣当一声，一个圆圆的东西从桌上滚落了下来，天河一见之下，吓了一跳：“爹、爹的香炉！”急忙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刚想放好，耳边响声不绝，只见整个房间震动不止，橱柜上摆放着的细小物品，纷纷震落了下来，滚得满地都是。天河惊道：“这房子、房子怎么会动？！”

菱纱满脸焦急和不安，道：“不是房子，是整个昆仑山在震动啊！大概真像其他弟子说的那样，妖界已经出现了！”天河听得一惊，忽然全身一震，惊叫道：“不好，我要出去追梦璃，妖界来了，万一她遇到危险怎么办！”菱纱道：“对，你快……”话没说完，突然头脑中一阵晕眩，眼前景物一晃，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天河大惊失色，刚才那一下突如其来，来不及出手相扶，急忙将她横抱起来，放到床上，连声急唤道：“菱纱、菱纱！你怎么了？！”心念数转，终究还是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摸了摸菱纱的头，只觉她身体奇冷，如同在冰水中浸泡了一样，心中惊骇莫名，再略一检查，所幸刚才摔的那一下，身上并没磕破，一时间也不敢乱动，只是急声呼唤着菱纱的名字。

过了小半会，菱纱悠悠吐出一口气，两眼微微睁开，天河喜道：“菱纱！你醒了？”菱纱轻声道：“我、我昏倒了吗？刚才有一瞬间，突然全身的力气都没了……”

天河急道：“我这就去找琼华派的大夫，不，我还是先去找紫英，让他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菱纱轻轻摇摇头，微声道：“不用了，我躺一会就没事了……对了，你有没有找到梦璃？”天河满脸担忧之色：“没有，我还没有去。你这个样子，我不敢离开。你怎么样？身体还难受吗？”望着菱纱苍白脸色，心中陡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全身不禁颤抖了一下。

菱纱担忧梦璃安危，强撑着想要坐起，身上却是一点力气也提不起来，只能着急地道：“什么，你没去找梦璃？那你快点、快点去找她呀……妖界来了，外面说不定很危险的！”天河急道：“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

菱纱强作轻松之状，摇头道：“我没事的……最近几个月常常头晕，一时半会儿又不会怎样，我都习惯了……你快先去找梦璃吧，我在这儿

等你们回来……”见天河仍在犹豫，急道：“唉，你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妖怪、妖怪就算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马上就杀到屋子里来吧？”

天河咬咬牙，将慑天剑解下，放到菱纱手中。菱纱惊道：“天河？！”天河摇摇头：“你没带兵刃，我不放心……”不顾身后菱纱焦急的呼喊，夺门而出。菱纱躺在床上，眼里全是泪花：“这傻子，你、你就一点也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吗……”

天河跑到门外，只见剑舞坪上一片混乱，众弟子面上惊惧交集，纷纷三两结伴，向自己的房间跑去，却无一人向外跑。少数几个辈份较高的弟子，在场上指点呼喝，尽力安抚众人情绪，但人数实在太少，再加上是深夜之中，场面仍是混乱不堪。天河环顾四周，不知梦璃跑向了哪里，心中惶急，却是不知如何是好。正当这时，一个弟子向这边跑来，看见天河，惊道：“天河，你怎么到外面来了？快回去！妖界来了！”正是怀朔。

天河看见怀朔，急问道：“怀朔，你有没有看见梦璃到哪里去了？”怀朔充耳不闻，急道：“快！快回去！我刚从师叔那里听到妖界降临的消息，来告诉你们。外面很危险！千万不要乱跑！”天河不管不顾，仍是焦急地问着：“梦璃呢？你有没有看见她？”

怀朔连听几遍才反应过来，大惊道：“什么？梦璃师妹也跑出来了？”天河着急地点点头，怀朔想了想，惊道：“我想起来了，刚才我从那边过来，好像是有个女弟子向卷云台的方向跑去了！糟了，妖界就是在卷云台上出现的，梦璃师妹她——”

天河果断地道：“怀朔，菱纱她好像病了，现在就在我的屋里，你快去帮我照看她。我去卷云台找梦璃！”拔腿向卷云台跑去，怀朔急道：“天河，不要去，危险——”

天河哪顾得这许多，此刻琼华派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唯独卷云台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天河没费什么力气，就跑上了卷云台。只见卷云台尽头，一团浓烈的紫气中，发出耀眼的白光，将整个卷云台照的有如白昼一般，台上一人蓝衣蓝裙，悲伤地望着自己。

天河惊道：“梦璃！”刚要跑上前去，柳梦璃惊慌地一摆手：“云公子，你别过来！请你不要过来！”

天河急道：“梦璃，你在做什么？快回来！”梦璃轻轻地摇了摇头，幽幽说道：“云公子，在我小的时候，时常会做一个梦，梦见一种不属于人间的景象，那里常年有紫色的雾气弥漫……”指了指身后，轻轻地道：“就和这里一模一样……偶尔，我也会猜想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会被云叔救下呢？……”

天河急得满头是汗，大声喊道：“梦璃，我们先回去吧，菱纱还在房里等着你呢！这儿离妖界太近、太危险了！”梦璃恍若不闻，继续轻声道：“……云公子，那些事情、梦里的事情，除了爹和娘，我只向你说过……那一天，在柳家的庭院里，和你随意地聊着……如今想来，都还是觉得很开心……”啜泣了一下，惨然一笑，继续道：“幸好，曾经留下了这些回忆……多好的回忆啊……”

天河听着听着，脸上焦急的神情转成了疑惑，惊讶道：“梦璃，你、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梦璃沉重地叹了口气，指着身后，强笑道：“我、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从之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到如今很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个妖界……我就是从这个妖界来的……”

天河怔怔地摇着头：“梦璃，你病了是不是？你在开玩笑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梦璃的泪水又垂下来，悲叹道：“云公子，请你快点带着菱纱下山去吧，若是你不走，或许有一天，我们只有兵刃相向，我实在……实在不敢想象，到了那一天，如何来面对你

们……”双手捂着脸，轻声道：“云公子，你保重……梦璃真的很舍不得云公子……可这就是命，梦璃也没有办法，只有以后每天遥祝云公子平安幸福……”缓缓地向后退去，消失在那团浓烈的紫雾中。那团紫雾也缓缓飘起，但似乎被什么东西阻住了，无法离去。

天河看得大惊，喊道：“梦璃！”飞奔上前，也向那团紫雾跑去。忽然，紫雾中放出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猛地向天河胸膛射来，天河手无寸铁，只觉一股巨大的力量重重击打在前胸，登时身不由己地向后飞了出去！

那道光击倒天河，随即分成数十束，每一束短而明亮，如同利剑一般，在天空中旋转一圈，忽地瞄准了天河周身，直刺下来！天河只觉胸口剧痛，全身上下的骨头如同断掉了一般，想要移动半分也是不能，眼看光剑射来，心中绝望之际，还在担心：“梦璃，她会不会有事……”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妖孽，休得害人！”

这、这声音是……

云天河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天河，你醒了！”身旁传来菱纱喜悦的声音。天河揉揉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刚才卷云台上的一幕幕仍在头脑中闪现。梦璃……妖界……那道光……那个声音……

怀朔也高兴道：“天河，你总算醒了！刚才多亏师叔及时赶到，把你救了回来，我们看你昏迷了一晚上，都吓坏了！”天河抬眼看去，紫英在房中负手而立，一言不发，脸上却是一副关切的神情，感激道：“刚才救我的人……是你？紫英，谢谢……”

紫英摆了摆手，大声道：“天河你也太过胡闹了！那妖界入口处布有结界，凡人若想强行穿过，必定会受重伤！所以掌门才不许弟子靠近！

若是我刚才晚赶到半刻，你早就性命难保！”神情中颇有后怕之意。天河大感惊奇，急忙道：“人进去会受重伤？可是、可是梦璃她进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以为自己也没有事的……”

众人脸上齐齐变色，菱纱惊道：“梦璃？怎么可能？你说她跑进了妖界？！”天河着急地点头道：“真的！我没有看错！她还说了一堆很奇怪的话，她说自己是……是……”

菱纱急问道：“是什么？”天河望着紫英，忽然心中一寒，摇头道：“没什么，只是一些很奇怪的话……”

紫英皱着眉头，在房中踱来踱去，怀朔见状，关心地问道：“师叔，你想到了什么？”紫英蓦地停下脚步，道：“莫非……莫非梦璃和妖界有什么关系？不然为何只有她能够通过那个结界？”

菱纱一惊，急道：“紫英，你不要乱猜！又没有什么凭据！”紫英摇头道：“我不是乱猜，此事实在于蹊跷……”天河忽然坐起身来，扬声问道：“紫英，我问你，要是梦璃真的是妖，你会怎么办？”

紫英微微一震，喃喃道：“梦璃是妖？”天河大声问道：“紫英，你回答我，如果梦璃是妖，你是不是也要杀了她？！”

紫英猛地一摇头：“梦璃不可能是妖！她身上没有任何妖气，掌门与两位长老功力深厚，都未察觉，连师叔都没有说什么，她绝不可能是妖邪一类！你们不要乱想。”他舒声安慰，菱纱和怀朔都松了一口气，天河心中却是无法平静：“可是，梦璃她自己说……”忐忑地看着紫英，他刚才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心中还抱着除妖务尽、人妖不两立的信念？如果，真到了梦璃说的那一天，他的剑会出鞘吗？

天河心乱如麻，走下床来，向门口走去，紫英挡住了他：“你要做什么？”天河急道：“你让开，我要去找梦璃！”

紫英喝道：“胡闹！你被弹开之后，那妖界入口根本纹丝不动！凭你的修为，想要穿过那个结界，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再去也不过是白白送命！”天河十分着急，忽然大声道：“那我就去找大哥，他以前和妖界交过手，一定有办法的！”菱纱也道：“我和你一起去！”

怀朔奇道：“大哥？”紫英向他摆了摆手，看着菱纱，摇头道：“菱纱，你身体尚虚，最好再多静养一段时间。”菱纱神情愧疚，轻声道：“我、我没关系，梦璃的事更重要吧？如果不是我突然晕倒.....也许、也许天河就能拦住她了.....”

天河连连摇头：“菱纱，这和你没关系！”菱纱低头不语，紫英点了点头：“好吧，要是你们执意要去，我也一起。”转头看着不明所以的怀朔道：“怀朔，这些事你先不要外传，以后有机会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你也累了一晚上，先回去休息吧。”

天河也谢道：“怀朔，昨晚你及时来通知我们妖界的事，还帮我照看菱纱，真的要谢谢你了！”怀朔谦逊地一笑：“哪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见天河、菱纱均已无恙，向紫英施了个礼，出门去了。

紫英叹了口气，忽然从身后拿出一柄细长的宝剑，宝剑通体淡蓝色，竟与望舒剑相差无几，递给天河，道：“天河，我替你打造了一把剑，拿好。”

天河吃了一惊，懵懂接过宝剑，拿在手中，竟是说不出的顺手。紫英道：“这把剑你且收着。如今妖界降临，任何事情都得小心谨慎，就算你用的是望舒剑，将这支剑带在身边亦无坏处。”

天河摸摸头，高兴道：“望舒剑.....我已经给了大哥，他破冰要用到。这下好了，又有可以射的剑了！”菱纱好奇地端详着这柄剑，笑道：“咦？这把剑和望舒剑长得好像，连颜色都差不多呢。”

紫英叹道：“那不过是形似罢了，望舒剑所用之材可遇而不可求，何况终我一生，铸剑之术也难及宗炼师公项背，又如何能再造一把‘望舒’……”菱纱钦佩地看着他，满怀敬意地道：“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以你的性情，如果是给朋友用的剑，你一定更会费尽心思去打造的……我说的对吗？”

紫英淡然笑了笑，郑重地对天河道：“我隐隐觉得，掌门有朝一日必会索回望舒剑，所以在闲暇之时打造了这把剑，希望天河能够用上……只是没想到，却是玄霄师叔破冰会需要望舒剑……”

天河高兴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摆了摆手：“不必言谢，我只要求一件事，请善待这把剑。”轻轻叹了口气，期望地看着他。

天河想起上次被罚思过的事，脸上一红，连忙道：“呃，我、我答应你，绝不用它来切肉什么的……”菱纱“噗”的一笑，问道：“对了，紫英，它有名字吗？”

紫英道：“剑的名字，自然是由剑的主人来取。”天河挠了挠头，问道：“我、我想叫它‘天河剑’，可以吗？”紫英微微一笑：“当然。”

天河嗫嚅道：“谢谢你，紫英……在妖界入口也是你救了我……那天，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的……”菱纱得意地道：“紫英啊，就是不坦率，说不定他担心天河，就一直跟在后面呢——咦？我说中了？紫英你的脸有点红哎！”笑嘻嘻地看着紫英，心里对他却是一股说不出的敬重喜爱之情。

紫英咳嗽一声，道：“休要胡闹，当务之急，我们快些去找师叔，问明妖界和梦璃的事。不知师叔此时是否已破冰而出，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去禁地看看吧。”

三人来到剑林后的小径，突然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从剑林后到禁地大门的一路上原本被人设下了符咒，时不时便有魁召出现巡视，天河等人几次来此，每一次都免不了和几个魁召交手。可这一次，路上居然没有一个魁召出现，紫英细查周围气息，惊异地发现形成魁召的那些气，竟不知何时被人消解了。那些符咒都是派中前辈设下的，他们个个修行高深，符咒中蕴含的灵气也是深厚无比，能维持数十年而不消散，此刻却被人为散去。想到这里，紫英不由暗暗心惊，何人能有如此修为，难道是……

心中正惊疑间，禁地大门已出现在了眼前，这里原本是派中严令不得前来的地方，此时却有数名弟子守在门口，他们看到紫英三人，也没显露出丝毫奇怪之色。天河三人又惊又奇，心下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感，紫英向着其中一人喊道：“元亦师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四章 禁地生变

元亦望见紫英，拱了拱手：“对不住，紫英师弟，掌门要在禁地内闭关修炼，命我们从今日起镇守禁地，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语气却是冷冰冰的。紫英诧异的道：“妖界已然降临，这等危急关头，掌门却要闭关？”

元亦冷冷道：“掌门说妖界或许是有了死守之心，才会在入口布下结界，但我们一日不攻进去，妖界却也未必会主动攻过来。因此掌门打算先闭关修炼一段日子，似乎另有秘法。你们如果没事，便请回吧！”

天河关心玄霄境况，急问道：“那我大哥呢？他还在禁地里吗？”元亦瞅他一眼：“你大哥？谁啊？”天河见他冷漠神情，心里有气，也不和他解释，直接向大门走去，眼前白光一闪，一柄冰冷的长剑横在胸前，元亦冷冷地道：“紫英师弟，这便是你教出来的好徒弟么？不穿本派服饰也就罢了，连禁地也敢乱闯，还有没有规矩了？听说上回打人的也是这小子，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其实这元亦与紫英本无怨仇，只是紫英资质较好，练功又十分刻苦，虽然入门较晚，修为却远在元亦等“元”字辈弟子之上，颇得掌门器重，派中人缘又好，元亦心中早有嫉妒之意。此刻借着天河之事，一并发泄了出来，话里面句句夹枪带棒，明着责备天河，暗处却对紫英连讽刺带挖苦。菱纱听得心头怒起，刚要发作，紫英悄悄向她摆了摆手，扬声道：“元亦师兄批评的是，紫英教徒无方，甚感惭愧。只是我们有事要见禁地中的玄霄师叔一面，不知师兄能否通报掌门一声？”

元亦冷笑一声：“岂敢，听今天掌门说，你们来往这禁地只怕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哪用得着师兄我通报？大不了等到三更半夜，学那偷鸡摸狗的小贼行径，溜进来便是。哼哼，你们身旁，不就有一位精通此道的高手么？”

天河听得勃然大怒：“你——！”紫英见他辱及菱纱，也是忍无可忍，愤然道：“元亦，我敬你是师兄，说话让你三分，你也不要欺人太甚了！”

元亦冷笑道：“哟，看不出来，慕容紫英你倒是有几分硬气，怎么着，跟师兄——”话没说完，身后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禁地大门缓缓打开，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外面何事喧哗？！”

元亦忙换了一副恭敬的神情，回身施礼：“掌门，您出来了？”夙瑶看他一眼，目光又转向天河三人，最终停在紫英脸上，冷冷一笑：“哦？紫英，几天不见，你竟已目无尊长了？”

紫英连忙施礼：“弟子不敢！”夙瑶哼道：“不敢？那方才是谁在外面和元亦争吵啊？”元亦听掌门语气，显是向着自己，顿时挺直了腰杆，斜睨着紫英三人，目光中尽是轻蔑得意之色。紫英心中气苦，却又不敢争辩，只听夙瑶冷声道：“你们三人跑到禁地，所为何来？”

天河大声道：“我们是来找我大哥、找玄霄的！”元亦喝道：“大胆，竟敢直呼师叔名讳！”夙瑶鼻子里哼了一声，元亦连忙垂手退到一旁，不敢再说。

夙瑶冷然道：“你们要找玄霄？哼，他不会见你们。”天河怒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在禁地里？你把我大哥怎么样了？！”他隐约觉得，大哥和掌门之间似乎有着极大恩怨，这时看见掌门进入禁地，不由得极是担忧，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起来。

夙瑶脸上是轻蔑的笑容：“你口口声声称玄霄大哥，看不出来，他还颇有办法，居然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紫英惊疑道：“掌门，您这是……什么意思？”

夙瑶嘿然一笑，长叹道：“真是可悲啊，慕容紫英，枉我一直认为你聪明绝顶，想不到你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如今告诉你们也无妨，今日一切都是我与玄霄策谋，而你们几个，不过是棋盘中的几颗小小棋子罢了。”

慕容紫英全身一震：“棋子……”夙瑶冷冷地道：“当日我令你放任云天河等人，就是要骄其心、懈其备。若非如此，他们怎敢轻易来到这禁地之中？又怎能助得玄霄破冰？这一切若非已安排妥当，就凭你们数次在禁地大摇大摆地出入，我又岂会不闻不问？”

天河和菱纱震惊地看着紫英和掌门，想不到紫英原先那些放纵自己的行为背后，竟是如此细密的心机。紫英身体微微颤抖，轻声道：“原来，掌门你……是为了……”又听夙瑶淡然道：“当然，这一切都是从云天河上山那一天开始的。玄霄身为羲和剑之主，在望舒剑被你们带至山门时，自然有所感应，有他告知，我才会见机收你们入门，也才会有之后的种种安排，直到今日大功告成……”

韩菱纱喃喃道：“所以、所以你根本不是靠什么占术，才知道有故人之子上山……”夙瑶望着她，脸上只是冷笑。紫英强自镇定下来，问道：“掌门，弟子斗胆一问。弟子实在不解，难道如此做，只是为了取回望舒剑？此剑乃本门之物，若是向天河索要，他自然也会归还，又何必、又何必使用这种……”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诡诈”二字，实在说不出口。

夙瑶冷然道：“你莫要弄错了，我要的不是望舒剑，而是再度苏醒过来的望舒剑。”紫英不解道：“弟子驽钝……”夙瑶看也不看他一眼：“你无需明白，如今妖界虽然按兵不动，但大敌当前，岂可轻忽？紫英你还是速速回去修行，勿要被杂念所扰。”转向天河和菱纱，朗声道：“至于你们两个，看你们连衣服都换了，倒是很识时务，就自行下山去吧！最好将山上的一切通通忘记，忘得越干净越好！”

天河大声问道：“等等！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说大哥骗了我们？可是大哥为什么要骗我们？！他、他不是我爹娘的师兄吗？”

夙瑶冷冷一笑，话音有如冰雪般寒冷刺骨：“师兄？那又如何？你可知道，玄霄恨云天青、夙玉入骨，没有杀了你，已算手下留情！”

天河暴喝道：“你……你说什么？怎么可能？不可能！”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夙瑶冷漠而轻蔑地看着他，脸上寒意涌起，朗声道：“看样子，不与你说清楚，你是不会死心的。元亦！你去将本派秘卷取来。”

元亦恭恭敬敬地一躬身：“是。”得意地瞥了紫英三人一眼，向剑林外走去，约莫过了一盏茶时间，双手捧着一本发黄的簿册走了回来。夙瑶喝道：“元亦，我命你将卷轴上所记，一字不差地念出来！”

元亦朗声念道：“吾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以惊世之才，苦修终年，于晚年参悟以阴阳双剑和合之力，携派中弟子飞升之秘法。自此，穷三代之人力、物力，终成羲和、望舒双剑……阴阳双剑需以‘人剑相

合’之法修炼，数载方有所成。而双剑飞升之法，必辅以强盛灵力，非人世苦修所能及。道胤真人不愧思虑深远，曾夜观星象，占一奇地，灵气充沛异常，应能为吾派所用。奈何此为妖界，并不易与……吾派弟子玄霄、夙玉资质上佳，乃被选为双剑宿体。历三载，逢妖界以十九年为一周，再度降临。玄霄、夙玉合双剑之力网缚妖界，令其不可动弹，以引取极大灵力。而妖界顽抗，吾派与之力斗，第二十四代掌门太清真人不幸为妖孽所害，引发战局旷日持久，惨烈非常……”

念到这里，元亦两眼向后看去，脸色一震，不觉顿了一顿，夙瑶厉喝道：“念下去！”元亦忙续道：“关键之时，望舒剑宿体夙玉心生怯意，更因私情，与其师兄云天青携剑出逃。羲和剑宿体玄霄独力难支，令妖界脱离昆仑而去。此一役吾派伤亡过百，其中掌门太清真人、掌门首徒玄震、长老——”

夙瑶冷冷地打断了他：“够了。”转向天河，冷笑道：“云天河，这下你再无疑惑了吧？”

天河的手抖个不停，嘴唇哆嗦，颤抖着说道：“你说……大哥……他是被我爹和我娘害的……”夙瑶厉声道：“不错！若非云天青、夙玉临阵脱逃，玄霄又怎会运功过度？且他无望舒剑支持，内息大乱，才终致阳炎侵体，被冰封十九年之久！”

天河全身颤抖，口中喃喃自语，菱纱见天河难过情状，急劝道：“天河，你别理她！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卷轴，随便念一念，就要别人相信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这卷轴为何不敢放在经楼里？”她之前曾悄悄潜入经楼，偷看琼华派的名录，却没见到这本簿册，此时见夙瑶突然拿出，心里也有几分疑惑，倒不全是安慰天河。

夙瑶冷笑道：“这是本派秘辛，岂是人人可知？何况以你妙手空空的手段，这本书若是放在经楼里，万一被你所见，那我与玄霄岂非功亏一篑？韩菱纱，你当我准你入门，便不了解你先前的那点事情么？”

紫英忽然苦声问道：“掌门，弟子还是不明，无论如何，本派只是要将望舒剑取回，又何必……何必如此对待天河他们？”夙瑶凤眼圆睁，向紫英怒目而视：“大胆！你有此一问，难不成是觉得我错待他们了？”

紫英身子一震，在这琼华掌门十数年积威之下，纵是正直果敢如他，也不觉为这一怒所慑，口唇微张，却是说不出话来。夙瑶半是斥责地喝道：“云天河等人入门以来，我命你尽心传授心法，如今令他们下山，也不以驱逐之名，我自问待他们已是不薄。莫非你心中还有不服么？”又转向云天河，冷冷道：“你口口声声要见玄霄，且不说他此时正运功调息，不可被打扰。就算真的令你与他相对，你又如何言语？玄霄未因前事报复，已是难得，难道非要引出他旧恨，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天河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惊，心中数般情感汹涌激荡，几十个念头纷繁交杂，一时间竟都是说不出话来。夙瑶扫了三人一眼，又是一声冷笑，高声道：“元亦！我要入禁地闭关了，你带人在此守好，绝不可让人闯入！”缓缓走入门内，那扇石门又关拢来。天河三人眼看着夙瑶进去，心下焦急，却没半分办法。

元亦的脸上现出一丝得意的讥笑：“紫英师弟，请吧！”紫英三人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只觉得这琼华派中，竟是充满了巧诈与欺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如此冷漠而功利地展示在众人面前，心中苦闷之极，似乎连呼吸也不畅起来，惶惶然如避瘟疫般离开了这里。

三人回到剑舞坪上，天河神情惶惑，喃喃地念叨着：“爹、娘……大哥……怎么会……怎么所有事都变得这么乱……”菱纱着急地劝道：“天河，你振作一点！你先别听信掌门的一面之辞，我总觉得这里有问题！再说梦璃还下落不明，等着我们去弄清楚真相呢，千万不能自己先气馁了！”

天河的表情十分痛苦，低声说道：“菱纱.....也许我错了，我真的不该下山，真的真的不应该下山.....到了这里，才发现什么都是错的.....”

菱纱默然叹息：“也许.....你说的对，许多事情，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心中又一次涌起强烈的愧疚感：“是我.....对不起你，如果那天我不去你爹娘的坟墓，不骗着你也一起下山来，也许、也许你现在仍然是那个快乐的山顶野人.....”

慕容紫英长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住心中的疑虑与不安，温言向天河道：“我看，菱纱说的不无道理，虽然掌门说的那些事有密卷记载，可我仍有些疑惑，似乎这件事背后，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隐情.....”说到这里，脸上微微苦笑，怀疑掌门，这在他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又继续说道：“现在看来，禁地这条路已是不通了，我们不如去找青阳、重光两位长老。无论玄霄师叔之事，还是梦璃之事，或许两位长老都会有些办法可想.....”

菱纱望着他，轻轻问道：“.....紫英，掌门都已经让我和天河下山了，你.....还要跟我们一起吗？”紫英向她郑重地点了点头：“没找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敢妄言掌门的话是否.....是否有所隐晦，但我也不能丢下你们不管，就算真如掌门所说，当年天河的爹娘.....那些事也不该由天河来背负。何况，梦璃失踪之事也要查明，我是梦璃的师叔，有责任弄清此事，给你们、也给梦璃一个交代。”

菱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天河现在这样，有你一起，总好过我一个人陪着他.....”紫英摆了摆手，向两人劝道：“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相信这件事情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们两个千万莫要过于心焦，急坏了身体，尤其是你，菱纱，你这些天身体虚弱，更要注意保重自己！”

天河和菱纱默默地点了点头，紫英叹了口气，脸上神情舒展了许多：“走吧，我们去清风涧找两位长老问明这些事。”

青阳和重光这次似乎分外热情，天河三人刚刚来到清风涧，便看见两位长老踱出屋来，一脸期望地看着他们，紫英忙上前施礼：“弟子慕容紫英，见过两位长老！”天河和菱纱此时虽已不是琼华派弟子，但知这两位长老是玄霄的至交好友，便也跟着紫英行了礼。

青阳微微点头，问道：“可是已找齐了三件至阴至寒之物？”紫英道：“不错，弟子等已将三样东西交给师叔，他似乎也已破冰而出。”

听到这句话，重光满脸欣慰，依旧年轻的面庞上现出十几年来少有的喜悦之情，长声感叹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十九年的心愿，今日终于了结了！”

青阳也是一脸欣悦，却见天河三人满脸沉重之情，心下疑惑，问道：“你们今日来此，可是玄霄还有他事相求？他破冰之后，还有什么麻烦么？”

天河忽然大声问道：“长老！我想问问你们，当年我爹和我娘真的是在和妖界的战斗中逃走的？是因为他们带着望舒剑逃走，才会害了大哥，不，害了玄霄，害他被冰封了十九年？！”

青阳和重光脸色一震，青阳面色沉重，缓缓问道：“这些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天河急道：“是掌门告诉我的，长老，你说，这件事是真的吗？”

重光愤然喝道：“岂有此理！夙瑶竟如此不知轻重！”青阳黯然一挥衣袖，制止了他，长叹道：“唉，孩子，你知道了这件事是真是假又能如何呢？当年之事千头万绪，无论其中因果如何，你爹和你娘确实带走了望舒剑，此举也确实令琼华派升仙功亏一篑，那数百名弟子的死伤更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啊……”

重光愤然道：“这其中最悲惨之人，莫过于玄霄，他内息失调终致走火入魔，可、可若不是……”青阳沉声打断了他：“重光，不要再说了！”重光恨恨地低下头去，痛苦地低声道：“若不是……他又怎么会被冰封这么多年……”

天河心中悲痛，不能自己：“这么说来，真的是我爹娘害了他……”青阳看着他，温言劝道：“世事茫茫自有天意，十九年后，若不是你帮忙，玄霄又怎能破冰？你父母对他不起，你却有恩于他，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你又何须自责？”

菱纱眉头一皱，高声问道：“可是，就算掌门和玄霄想取回望舒剑，也不该骗我们啊！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说出来呢？！”青阳望她一眼，脸色一变，默然不语。

紫英涩声道：“长老，紫英也不明白，掌门一向正直，为何会用此等手段……”一旁重光“嘿”的一声冷笑起来，青阳紧闭双目，负在身后的右手向他摇了一摇，没有回答菱纱和紫英，只是叹道：“夙瑶嘛，她的资质原本也算得上出类拔萃，奈何老掌门的其他几位弟子更是万中选一之人……夙瑶虽十分刻苦，但若不是大弟子玄震死于十九年前的大战，夙玉、云天青出逃，而玄霄又被冰封，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继任掌门之位。所以……她难免患得患失，任何事情都想思虑周全，她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啊……”

身旁重光神情激愤，几次想要出言打断，终究忍了下来，只是在一旁冷笑不止。青阳说完这些，又叹了口气道：“唉，当年之事，不必再多做纠缠。你们若是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去吧。若是日后能见到玄霄，便代我二人向他说一声……十九年前的事，我二人实在无法，请他原谅……”

三人虽然没太听懂，还是点了点头，紫英朗声道：“两位长老且慢，我们尚有一事相求，如今妖界又临——”重光冷笑道：“哦，夙瑶若要报

十九年前之仇，应该早就准备多时了吧？怎么，难不成还要我们两个糟老头子出手吗？”

青阳也点头道：“不错，玄霄的事，我与重光心存愧疚，不能不帮。至于其他的事，我二人退隐已久，不会理会。”紫英道：“二位长老误会了，弟子所言，或许匪夷所思，却又千真万确……”神情十分着急：“弟子有个朋友，不，弟子的师侄柳梦璃，她穿过妖界入口的结界，就此失去了踪影……”

青阳吃了一惊：“嗯？你们且把当时情形细细说来！”天河上前将昨日夜里卷云台上的情景尽数复述出来，青阳和重光仔细听完，青阳怪道：“奇怪，按理说来，人是不能穿过那结界的，柳梦璃竟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妖界，莫非……她是妖？”

紫英脸色大变，却听重光断然道：“不可能。那柳梦璃先前也来此见过我二人，她的灵力虽比常人高出许多，但若真是妖物，又怎可能瞒过你我之眼？”青阳点头道：“确实如此，这可就奇怪了……”两人沉思许久，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都是摇了摇头。

紫英叹道：“看来二位长老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多有打扰了……”刚想离开，天河蓦地大声道：“等等！长老，你们有没有办法让人穿过那个结界？要是梦璃一直不出来，我们就追进去找她！琼华派说不定很快就要和妖界打起来了，她一直待在那里，岂不是很危险？！”

众人听了这话，脸上都是一惊，但菱纱和紫英转瞬间便暗暗点头，他们心忧梦璃，就算冒再大的险也是在所不惜了。重光喝道：“荒谬！人入妖界，岂不是如同羊入虎口？！”

紫英温声道：“长老，弟子知道这想法乃是异想天开，但弟子也一同请求，若是二位有此办法，请一定告诉我们！”青阳皱着眉头，道：“你

们，当真不怕？妖界可不是儿戏之地，人若闯入，说不定顷刻便会身首异处。”

天河喜道：“长老，你这么说，那就是有办法了？！”青阳看着这肖似当年门中弟子的少年，心中感慨良多，叹道：“唉，据我所知，这世上有种叫做‘翳影枝’的东西，用它可以穿过大部分的结界，妖界的结界或许也可以……”

菱纱高兴道：“真的吗？那个翳影枝要去哪里才能弄到呢？”青阳道：“翳影枝为鬼界之物，因为鬼卒几乎要去世间所有地方勾魂，自然也必须穿越某些结界，这翳影枝便由厉害的鬼卒随身携带……”天河抢着问道：“那这么说，我们就得找到那些鬼卒，从它们身上抢过来啰？”

青阳连连摇头：“不可能、不可能。先不说寻常人能否遇到鬼卒，即便遇上了，那些鬼卒也比你们厉害不知多少倍，岂是轻易能够得手？”天河听得着急道：“这可怎么办？”青阳眼望远方，徐徐道：“……你们若是真的想要翳影枝，便只有去鬼界一闯。”

紫英惊道：“鬼界？师公当年曾说过六界的事，可他只说过神界位于九重天上，妖界分散世间，极难探察，却没说过鬼界在哪里。”青阳道：“宗炼并非不知，只不过他觉得没必要告诉你罢了。鬼界就是人们所说的阴间，群鬼聚集之地，翳影枝源于鬼界，到那里去找，自然能够找到。自来人鬼两诀，阴阳相隔，绝少有常人能进入鬼界，但也并非毫无办法。须知天地间既有六界，则六界之间必有往来，从人界入鬼界的方法亦不在少数，最简单的一种，便是由凡间的鬼城酆都所进入，不过以这种方法，进入的却是鬼界外围。你们若想取翳影枝，须得前往无常殿，那就只有到不周山看看了。”

相传上古时代，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

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徐整《五运历年纪》）全身上下都化作了世间诸般物象，而这不周山便是由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化成。当时天与地为一体，不周山便是连接天地之间的桥梁，据传这里曾是人界唯一能够直接到达神界的路径。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争夺帝位，共工“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自此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不周山自此断折，再无凡人能从此到达神界。

转眼间千万年过去，世间又流传有不周山中有进入幽冥之国、即鬼界的入口的说法，但不周山山势险恶，山间更有无数恶鬼怨魂，凡人中十万人也未必有一人敢去，而去者也必是一去不返，以至于人们连不周山是什么样子都说不清楚，至于如何才能开启这个人界到鬼界的入口，更是无人知晓。青阳、重光也只知此地位于极西北处，据昆仑山约有数千里之遥。两人将大致方位告诉紫英三人，青阳问道：“此行只怕危险之极，你们三个可想好了？”

天河坚定地点头道：“嗯，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去试试看！”紫英望着菱纱，叹道：“天河，我与你自然能去一试，但菱纱近来身体欠佳，还是不要去了……”菱纱摇摇头：“我没事的，不过就是有点累，睡一觉醒来什么都好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多一个人，就少一分危险！”

青阳看了看菱纱，脸上神色十分复杂，忽问道：“我看这位姑娘确实气色不佳，最近……可是时常体虚畏寒？”菱纱点头：“对啊，长老你怎么知道？”

青阳转向重光，似是累了，语气有些沉重地道：“重光，我看……不如你将‘红魄’送给这位姑娘吧？”重光漠然地瞥他一眼，并不言语。青阳劝道：“重光，你我留着那样东西，又有什么用处，不如送给她吧，就当是……”

话没说完，重光蓦地冷冷道：“你也不必多说。”回身向木屋中走去，出来时手中多了一块赤红色的玉石，面无表情地递给菱纱，菱纱将它佩在身上，只觉肌肤接触处温暖润和，高兴道：“哇！这东西戴起来暖暖的，到底是什么好宝贝？”

青阳道：“此乃红魄，是世间极难寻到的一种暖玉，当初羲和剑也有一部分是以此铸造。你将它佩在胸口，体虚之象应该会好很多。”菱纱自戴上“红魄”，果然觉得周身暖和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般寒冷难耐，高兴地向两位长老施了一礼：“谢谢长老，你们真是好人！”

青阳原本澄澈的眼中此时竟有些浑浊，微微摇头不语，重光身子侧了一侧，若有意、若无意地避开了菱纱这一礼，肃然道：“你们去吧，若到了那里无法可施，也不必勉强。”紫英三人称谢告退。

重光望见紫英等人远去，忽地大声向青阳喝问道：“当年那件事，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为什么不让我说出事情的真相？”

青阳微微苦笑：“说了真相又能怎样？过去的事永远都不能改变了，难道你不明白？”重光大喝道：“我便是不明白，她给了你什么好处，要你如此地袒护她？十九年前便是如此，到了今天还是如此！可叹我当年一时糊涂，听了你的劝，你说，当年若不是你，玄霄他何苦受这十九年冰封之罪？你我又怎会在这十九个寒暑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日夜忍受内心的煎熬？！”

青阳闭目不语，重光恨恨地道：“青阳，你可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叫你师兄了？因为当日如果你不是用了师兄的名义，我根本就不会听你的！”

青阳黯然道：“重光，你可以恨我，但青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琼华派，耿耿之心，天地可鉴！”重光冷笑道：“是啊，你都是为了琼华派，可你什么时候为了琼华派里的人想过？你为玄霄想过吗？你为我

想过吗？你为你自己想过吗？你所做的只是在帮那个假仁假义、那个虚伪透顶的——”

“重光！”青阳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的事情传出去，琼华派的弟子们会怎么看她，势必人心离散，不可收拾！如今妖界大敌当前，一切都应该以安定为上，琼华派不能乱、不能乱啊！”

“安定、安定！”重光愤然道：“十九年前你就用这个劝得我犯下大错，今天你居然还是这般说法！你若真想琼华派安定无事，当初捉拿云天青和夙玉时，为何要心软放他二人逃脱？当日你若抓回他二人，拿回望舒剑，玄霄何至于被冰封十九年！”

青阳无奈地长叹：“罢了，我不与你辩了，论口舌我向来不如你。但你我心里都明白，在这个世上，我们早已算不上一个好人，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如今我们只是为赎罪而活，但是否又在不断地犯下新的罪……”

重光额上青筋条条绽出，嘶声喊道：“我不管什么新的罪，我只知道，我重光这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玄霄！”

青阳一声轻叹：“重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

“紫英，我们这就去不周山吗？”问话的是菱纱，她见天河这一路回来，面上忧郁更胜之前，闷闷地只顾走路，她知道天河和玄霄的兄弟情谊，这件事情委实对他打击太大，此时无论劝他什么，都只会让他更加难过，唯有转言其它，引开他的注意力，或许能让他心里好受些。又听菱纱故作轻松地问道：“我听说不周山是上古神山呢，那里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吧？”

紫英叹道：“据说宗炼师公曾经去过不周山附近，寻找铸剑之材，只可惜他老人家已经离世，不然得他指点，此行当会容易不少。现在看

来，连两位长老对不周山都是知之甚少，我们也只有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天河默默地看着他俩，目光黯淡，菱纱轻轻地拍了拍他：“天河，你先不要想那些事了，现在我们大家先想办法找到梦璃，先弄清楚她的安危再说，你说对不对呢～”天河微微点了点头。菱纱笑道：“这就对了，我们现在就去不周山吧，早点拿到那个翳影枝，就能去妖界找梦璃了！”

紫英问道：“菱纱，你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吗？”菱纱高兴地摇摇头：“没事没事！自从佩上那块红玉，身体暖和了不少，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紫英眉间隐有忧色，叹道：“你的体虚之症，恐怕……如果有什么不适，一定要告诉我和天河！”

菱纱笑着点点头：“嗯！这下你放心吧？”紫英有些忧虑地望了望她，终于道：“那我们就动身吧。”

三人按照青阳、重光所告知的方位，御剑向西北方向飞去，昆仑山本已位于陆上极西北处，众人再向西北飞行，但见地面上人烟渐渐稀少，只剩下大片大片的沙漠，又飞一会儿，连沙漠也消失不见，到处都是乱岩碎石，如狼牙般插在地面上，一派荒凉之气。

三人忽觉眼前昏暗起来，只见头上的天空渐渐变得漆黑一团，三人身处其中，如同在一块墨布中穿行一般，菱纱大为惊异，怪道：“刚才还是正午，怎么这么快太阳就落山了？”

紫英沉声道：“我们先到地面上看看。”众人找了块较平坦的地方落下来，紫英算了算时间，众人在天上约莫已飞了近半个时辰，以御剑飞行的速度，已行了不下万里，差不多已到了长老所说的地方。紫英望了望四周，点头道：“我知道了，这里应该就是不周山了。不周山毗邻鬼界，鬼魂畏光喜阴，所以这里没有阳光。”

菱纱撇嘴道：“是吗，本以为这样的神山一定又雄伟又壮丽，想不到是这样阴森森的样子，看起来怪瘆人的。”众人环顾四周，只见地面上乱石堆积，这一堆那一堆，有几堆高大些的，看上去也是支棱歪斜，哪有半点“山”的样子，倒像个管理不善的采石场。想来这些乱石都是共工当年一头撞裂下来的，神之一怒，乃至于此。只有最远处，一个高耸入云的黑影屹立在那里，看上去颇为雄壮。

紫英道：“我们到那儿去看看。”众人想要走过去，却见地上乱石如尖刀一般，实在无法下脚，当即御剑而起，向那道黑影飞去。眼看将近，耳旁忽然传来一个森然的声音：“嘿嘿，凡人的小小术法，也敢在这不周山施展么！”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五章 勇闯鬼界

三人陡然听到这声音，都是大惊，又听那声音大喝道：“都给我下来罢！”声如雷鸣，震耳欲聋。紫英等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忽觉脚下一沉，御剑术竟突然失灵，身体直向下坠去！

眼看三人就要落到地面上如刀尖般林立的乱石中，天河惊叫道：“菱纱！”奋力拉住了她，可自己仍止不住下坠之势。紫英长啸一声，左手拽住了天河胳膊，右手凭空向外一推，借这一推之力竟硬生生地将两人拉回了数尺，同时自己急运身法，足下暗暗发力，使得三人的下坠方向稍有偏移，只听“砰”的一声，三人滚落在山中央一块凸出的平台上。紫英在最后一刻，用力将天河和菱纱拉至离平台近的一侧，自己则摔倒在距平台边缘不足半尺的地方，平台下方便是无数乱石，当真是险到了极点。

三人拍落身上尘土，狼狈站起，想到刚才险状，心中均是惊骇之极。那声音“嗯”了一声，沉沉地道：“想不到，倒是有点本事。”忽然大声问道：“汝等凡人，为何会来到不周山！此处乃是幽冥之国的属地，要命的便速速退去！”

天河大声道：“我们是来找进入鬼界的法子！你又是谁？”那声音冷笑一声，阴阴说道：“鬼界？区区凡人，不过是六界中渺如沙粒的存在，你们真的清楚鬼界是什么地方吗？”紫英听这声音，心中暗忖：“相传此地有神兽衔烛之龙守护，这个声音，莫非是……”

半空中炸起一声霹雳，一个巨大的龙头突然出现在三人面前，龙身隐在山后不见，紫英、菱纱两人先前只在图画中见过龙的样子，这时忽然见到真身，都吓了一跳，便是紫英，也不觉退了一步，菱纱小声惊呼：“是龙、真的是龙耶！”

天河从小在山上长大，父亲云天青素来不跟他说这些神仙之类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龙是什么东西，自然也就无所畏惧，想起刚才遇险，心里有些生气，大声道：“我不知道鬼界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找一个朋友，我们一定要去鬼界！”

菱纱和紫英见他说话这么气冲冲的，均是大惊失色，紫英急道：“天河！不可无礼！”忙向衔烛之龙施了一礼，恭敬道：“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弟子，专司修仙问道，如今因有要事，特来寻找鬼界入口，绝非有意冒犯，还望神龙指点一二！”

衔烛之龙阴恻恻地哼道：“昆仑琼华派？凡人妄想修仙，当真可笑，千秋万代之间，得遂心愿者又有几人？！还不如乖乖生老病死！”紫英听得一惊，无言以对。天河心中有气，扬声道：“我们在这里，只想知道进鬼界的办法！和修不修仙没关系！”

神龙那双如灯笼般的眼睛猛地睁大，嘿嘿一笑：“哦？如此言语态度，有意思！”紫英大惊，拽了拽天河的衣袖，连向他使眼色，天河却是毫不畏惧，仍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惧虎的神情，两眼直直地瞪视着衔烛之龙。菱纱心叫不好，却听衔烛之龙哼了一声，问道：“凡人，回答本尊，你叫什么名字？”

天河朗声道：“我叫云天河，她叫韩菱纱，他叫慕容紫英。”指着己方三个人说了一遍，菱纱听得好气：“人家就问你一个，把我们的名字全报出来干嘛……”然而转眼间便无心再想，只是担心地望着这一人一龙，生怕神龙一怒之下，伤了天河的性命。她似乎已感到神龙的那股怒气正在蔓延，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越跳越快，几乎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

这短短的片刻间，在菱纱觉来却如百年千年一般漫长，终于看见衔烛之龙脸上怒气一敛，森然笑道：“本尊不讨厌胆大的凡人，但讨厌说大话的凡人！看你们几个身手，也算有点修为，有胆量就走上这盘龙镇柱试试！不过本尊告诉你们，走上去可能就再也没有命走出不周山！”

天河问道：“上面，就有去鬼界的入口吗？”衔烛之龙阴阴地道：“凡人，你们能不能去鬼界，由本尊决定！”天河喜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上去，你就让我们去鬼界啰？”兴奋地一挥手：“好！说话要算数，你等着！”

衔烛之龙冷冷地看着他，蓦地呵呵大笑，天空中又是一阵电闪雷鸣，龙头渐渐隐去不见，整个不周山间都回荡着神龙那若轻蔑、若讽刺的笑声，紫英和菱纱只听得寒毛倒竖，天河却是一脸若无其事的神情，还在高兴地喊着：“你看着吧，我们这就上来——”回过身来，兴奋地看着菱纱和紫英，突然睁大了眼：“菱纱，你、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看我？”

菱纱狠狠地捶了他一下，她好久没有这么生气了，只不过以前是因为天河乱说乱做、尽闹笑话，惹得自己发火；这次生气的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心惊后怕，真不敢想象，刚才的情景如果再来一次，天河还会有命在？他若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呢？自己又会怎样？

她大声气道：“你还问我！我都快被你吓死了，知不知道！”捶打着天河坚实的肩膀，才确信这人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心中那根绷紧

了的弦这才放松下来。天河满不在乎地摸摸头，道：“爹说过的，男子汉立世无所畏惧，没什么好怕的。”

菱纱又是狠狠一拳：“那是龙哎！你这野人，居然还敢用那种语气和神龙说话！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和紫英有多担心，真怕神龙一生气，就直接把你撕碎了！”天河还在懵懂道：“撕碎？不会的，我没觉得有杀气啊……”菱纱气得说不出话来，紫英惊魂初定，叹道：“菱纱，算了，好在天河没事。如今祸福难料，我们不如先往上走，静观其变吧。”

菱纱又气又恨地瞪了天河一眼：“我知道，当然也只能这样了……可我就是气不过嘛……哼～！”忽地掉头向山上跑去，天河见她身形迅捷，精神头也是颇足，虽然肩膀上被打得挺疼，却是十分欣慰地笑道：“呵呵，好久没见菱纱这样有精神地生气了，看样子长老给的那块石头真的挺有用。”

紫英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喃喃道：“唉，她也是担心你啊……”两人跟上菱纱，也向这“盘龙镇柱”上走去，但见这山路十分平坦，犹如刀切斧削一般，密密匝匝地盘在这山上，远远看去，就如同一条苍龙缠绕在这擎天巨柱上。三人看着此间景象，虽不美观，却也雄壮，心中惊忧之情刚刚稍减，忽听见菱纱一声惊叫，只见三人面前陡然出现了几个厉鬼，张牙舞爪，向众人扑了过来！

紫英一扬手，一道火光射出，击中了其中一个，那鬼魂身上顿时着起火来，不料他似是修为颇高，怪嚎一声，那团火焰忽地变小，转眼间又熄灭了。紫英吃了一惊，以他修为，对这些厉鬼竟不能一击致命，着实在他意料之外。所幸一旁还有菱纱、天河两人，三人联手之下，终于击毙了几个，所幸那些鬼魂数量并不很多，相互之间也不加以援助，没被击毙的几个见三人厉害，便纷纷逃开了。虽然脱险，三人心中却是十分吃惊：“这里怎么会有这些鬼魂？难道此地已经是鬼界了？”

他们却不知道，那些山道上的亡灵，当年都是世间杰出的修仙之士。须知这不周山原本是连接人、神二界的通道，曾有人自此而上到达神界，成了神仙。后来不周山虽被共工撞断，人神之路实已断绝，但世间修仙之人中，仍有不少人抱着幻想来到这里，妄图通过这条捷径升仙。可叹这些人未能成仙成神，反倒先把性命丢在了这里，死后连鬼界都未能进入，只能成为孤魂野鬼，永远地在这里飘荡下去。

天河三人小心地观察着四周，慢慢向上走去，只见山道越往上鬼魂越少起来，渐渐松了口气。正在这时，紫英神色一紧，挥手让两人停步，菱纱问道：“紫英，怎么了？”

紫英眉头紧皱，说道：“似乎……在这附近，有一股强大的鬼力……”边说着边悄悄向一边走去，绕到一块岩石旁边，忽然站住了。天河和菱纱见他脸上十分震惊，急忙奔了过来，天河问道：“紫英，出什么——”只听菱纱一声惊呼，两人也是震住了！

只见那块岩石背后，斜靠着一个人，不，准确说是一具尸骨，一柄紫黑色的大剑插入了他的胸骨，那具尸骨一只手握着剑柄，另一只手捂着胸口，看上去竟像是自杀的。但他身体扭曲，捂在胸口的那只手死死地夹住那柄剑，他的肌肤早已朽烂，化作尘土，若是他此刻仍有表情，那表情也必是无比的痛苦狰狞，显然死的绝非寻常。

韩菱纱定睛观察那柄剑上的符文，惊奇道：“咦，看这剑脊上的刻纹，像是很久以前的古物了——”她盗墓出身，对世间的古董珍宝极感兴趣，好奇心一起，竟忘了恐惧，伸手向那剑上摸去。紫英一惊，喝道：“菱纱，莫要动手！”

这句话刚说出口，菱纱的指尖已触碰到了剑身，忽然“呀”的一声，缩手回来，脸上神情极是害怕，天河急忙问道：“菱纱你怎么了？有没有受伤？！”菱纱喘了口气，摇头道：“没、没有，不过这把剑上好像附

着什么东西，好可怕……刚才碰到的一瞬间，我、我听到许多厉鬼嚎叫的声音……”

紫英沉声说道：“你们暂且退下。”见两人退后，轻轻走到那柄剑前，伸出右手，菱纱看得心惊，急喊道：“紫英，小心！”却见紫英的手距那柄剑身还有半尺，掌心一道白光缓缓流转，聚成一个光球，慢慢飞离掌面，围绕着那柄剑缓慢旋转，转了几圈，重新回到掌心，消失不见。紫英长出一口气，摇了摇头，叹道：“实在罕见，这竟是一把‘未成之剑’！”

天河疑道：“未成之剑？什么意思？”紫英道：“未成之剑便是说这柄剑铸到将成时，功亏一篑了……但此剑不知为何，却又有‘天成’之象，凶煞之气极重，实在奇怪……”他正皱眉思考着，忽见那柄剑上，也幻出一团蓝色光球，缓缓地飞到了自己跟前，围着自己绕了几绕。菱纱初时看得有些担心，但见那光球色泽柔和，不知不觉间给人以一种十分温柔可爱的感觉，心里放松下来，奇道：“咦，紫英，它好像对你很依恋的样子呢……”

紫英见此情景，也甚是奇怪，忽听见那团光球中传出一个怯弱的声音：“你们……不要接近魔剑……小葵不想再害人了……”

菱纱奇道：“‘小葵’？你是谁，是从剑里飞出来的吗？还有你说这把剑叫作‘魔剑’？”那个叫“小葵”的女孩子语调着急，怯怯地道：“你们快走……这个人他知道的，这把剑是凶煞，是不祥之物……”

紫英细察那光球中蕴含的气息，问道：“你是这剑中的魂灵，是吗？”小葵轻声道：“……是……”紫英柔声说道：“你不要担心，你本身鬼力与此剑并不完全相融，应该并非恶鬼，但此剑煞气过重，我要将它带走，想办法予以净化。”

小葵焦急道：“不要、千万不要！魔剑的力量很大，你会被它、被它……”紫英一怔，问道：“此剑，是否会反噬执拿之人？”只听小葵喃喃地说道：“……好多人……好多人都想得到魔剑……可是他们都死了，被害死了……”

菱纱惊道：“被害死了？难道这具尸骨也是……”小葵道：“嗯……他和别人争了好久，终于抢到魔剑，可是又有更多的人要杀他……他逃到这儿，为了摆脱这儿的鬼魂，一直挥剑，这把剑突然就发出红光，刺进了他的胸口……”说到这里，忽然微微哭泣起来：“小葵、小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葵不是有意害他的……小葵只是附在剑中的鬼，没有办法完全驾驭这把剑……”

紫英问道：“那，你又是如何进入剑中？”小葵抽泣着道：“……因为……哥哥死了，可是这把剑还没有铸成，敌人已经攻进城来……小葵就……就跳进了铸剑炉……”言语之中，透出无限伤心，这伤心却不是因为自己殉剑而死，而是为了那个自己深深依恋、宁愿自己死了也希望他活着的“哥哥”。

菱纱和天河听到这里，都是惊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这个女孩子死的竟是如此惨烈，心中伤痛之余，对她又是无比的怜惜，菱纱内心更是隐隐泛起一丝同情之意：“想不到，这世上的不幸竟然这么多，从一个人到她的兄弟姐妹、她的亲人、她的朋友、甚至她的国家，就像、就像我们……”

紫英长叹道：“原来如此……铸剑之道中，以活人祭剑最为凶戾，此剑因你血气而天成，反而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力量。若我所料不差，剑成之后只怕顷刻便将方圆数里化为焦土，饮万人之血……”小葵低低地道：“是的……后来，小葵好像在魔剑里待了很久很久，那里面有许多怨灵，很可怕……”

菱纱摇头轻叹：“这样，实在太可怜了……”紫英叹了口气，又问道：“令兄，莫非是位铸剑高人，否则如何会想到铸造这样一把‘魔剑’？”

小葵的声音忽然稍稍欢跃起来，带着那种少女的羞涩，腼腆地轻声道：“哥哥、哥哥他是姜国的太子，他做什么都是很厉害的……我们姜国有本祖传的手卷，上面记载了魔剑铸法，哥哥就是看过那个，才想到铸剑以解围城之困……”忽然又哭出声来：“可是、可是小葵已经在这把剑里呆了近千年，小葵好想哥哥……即便哥哥不在了，小葵也想去找哥哥的转世，小葵好想见见他……可是我还不能化出人形，也不能离开魔剑……呜，小葵、小葵不知道该怎么办……”

菱纱轻声问道：“转世以后就是另一个人了，即使……即使真的见到你哥哥，你还认得出他吗？”小葵道：“嗯，一定可以的，就算相貌变了、性格变了，只要是哥哥，小葵一眼就能认出来……”话音中蕴含着无限坚定与深情，菱纱心中感动，道：“你一直待在这里，是不可能遇见你哥哥的转世的……不如，我们把魔剑带在身边，帮你找你的哥哥……”

小葵急道：“不行！我……你们是好心，小葵不能害你们……”紫英轻轻摇了摇头，舒声道：“小葵姑娘，你不必担心。我可以暂时压制魔剑的凶煞之力，相信踏遍天下，总能找到净化它的办法……再说，此剑若是继续留在这里，落入不义之人的手中，只怕又将引起一场腥风血雨，倒不如由我将它带走。”

小葵不安地问道：“真的吗？你真的不怕魔剑的煞气？”天河笑道：“紫英说没事，就一定没事啦！他最擅长铸剑，不会说错的。”

小葵轻声道：“谢谢，这位哥哥他、他叫紫英吗？他和哥哥有一点像，小葵能感觉到，都很正气，又很温柔……”紫英脸上微掠过一丝感慨，叹道：“你且进入剑中，我将魔剑收入剑匣，便启程吧。”

小葵轻轻说了一声“好”，只见那团光球又缓缓飞回魔剑上，光芒渐渐减弱，刚要融入剑身，忽然又听见小葵怯声说道：“.....可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哥哥，他知道魔剑害了这么多人，会不会以为小葵不乖？不要小葵了？”

菱纱柔声道：“不会的，你这样乖，他一定舍不得.....”心中微微一酸：“她对哥哥这么依恋，她的哥哥一定很疼她吧。唉，她们家虽然不幸，但有着这么亲密的兄妹，想必他们活在世上时，应该也是幸福的吧.....”

小葵听了菱纱的话，似是放下了心，轻声道：“嗯.....小葵要回去修炼了，不会再理外物，除非你们呼唤我，或是.....我感觉到哥哥在附近.....”缓缓融入剑中，紫英轻轻地将魔剑从尸骨身上拔出，插入身后的剑匣中，低声道：“小葵姑娘，你尽管安心吧，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你哥哥的.....”

众人收好魔剑，回想这女孩身为一国公主，金枝玉叶，却是如此薄命，小小年纪便命殒国难，然而死后千年之久，她仍是如此惦念自己的哥哥，心心念念只想着去找哥哥的转世，不觉均是感慨交集。菱纱忽然轻轻地向天河道：“天河，她对她的哥哥真好.....我想，当初她跳进铸剑炉，也是因为哥哥死了，她悲痛欲绝，想铸好那柄剑，为哥哥报仇吧.....”

天河点了点头，菱纱道：“她为了哥哥，可真是拼了命.....你呢，你今天敢冒着丧命的危险来这里和神龙说话.....你.....对梦璃也真好.....”忽然看着他的眼睛，轻轻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梦璃一样不见了，你也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吗？”

天河听得愣了一愣，挠挠头道：“呃.....一个不见，已经够麻烦的，要是两个都不见了，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菱纱轻轻叹了口

气，却见天河拍了拍胸脯，坚定地道：“你放心！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也会去找你，直到找到你为止……”

菱纱的眼角微微湿润，转过头去，心中感动不已：“你这呆子，总算、总算人家刚才没白为你担心那么久……”又听天河说道：“虽然菱纱你有时候会说我笨，不过你是除了爹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我知道你对我其实是很好很好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去找你，你比梦璃还——”

菱纱突然转过头来，哼道：“等、等一下！你别说了，我只问一句，你有的没的说一堆干嘛！后面的、后面的我不想知道了！”天河被她打断，神色迷茫，嘴里低声叨咕：“明明是你问我，又不让我说……不想知道还问干嘛……”

两人各怀心事，忽听见身后紫英一声轻叹，都抬头望着他，菱纱问道：“紫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紫英的目光似乎有意避开了她，叹道：“没什么，我只是见这里寂寞荒凉，有些感慨罢了。我们继续向上走吧。”

三人继续向盘龙镇柱顶端走去，又花了近两个时辰，才来到顶端，只见上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台，长宽足有数十丈。此处是整座不周山的最高点，众人在台上向下望去，但见山路如带、石柱若笋，如雨的乱石四下散落，耳旁阴风呼啸不止，犹如鬼哭之声，头顶上暗云密布，黑压压的一片，几乎伸手可及。一时间，三人心里的压抑与惶然感，也如天上的乌云一般，沉沉压来。

天河走到平台中央，大声喊道：“喂～我们已经上来了，你在哪里？”突然“啊”的一声，头顶被一道闪电击个正着。菱纱急奔过来，又气又急地道：“天河，你、你怎么样？！早跟你说过了，不要用这种语气对神龙说话，你、你就是不听——”

天河痛得眉头直皱，伸手拽掉几撮被雷劈焦的头发，低声道：“好痛，为什么……我下山以后总要被雷劈，在昆仑山被劈一次，在不周山又被劈一次……”

空中一个阴沉的声音响起：“凡人，这便是无礼的下场！”天河生气地大声道：“我不晓得什么才算有礼！你让我们上来，说是有去鬼界的办法，我们当然是急急忙忙跑上来找你！有什么不对吗？”

突然间，天空中数十道闪电一道接一道划破长空，将天地间照得雪亮，一阵比霹雳声更响的龙吟声从空中传来，俗语曰云生成龙，转眼间一条巨龙自这漫天的乌云中盘旋而至，龙头停在三人上方约九丈处，阴阴地瞅着众人，身体则若隐若现的盘在云中。这等气势，便是紫英，也不觉暗退了一步，只有天河仍是站定不动。

衔烛之龙望着天河，冷冷地道：“看来你的胆子很大，也不怕死，但若是本尊告诉你，想去鬼界，你的两个朋友之中，必须死一个人，你会如何回答本尊？”

什么？！

慕容紫英和菱纱均是心中巨震，看这衔烛之龙的语气神色，绝非玩笑戏弄。两人心下一紧，只听天河问道：“死？为什么？！”声音中竟也有了惶恐之意。

衔烛之龙的啸声猛然一高，直震得整座山微微颤抖：“本尊说过，这里是幽冥之国的属地，若是毫无缘由让凡人进入鬼界，本尊日后要如何忍受阎王的蔑视？”怒哼一声，大喝道：“大胆的凡人，本尊只要求一个魂魄，已是相当宽大！快选吧，到底要谁死？一位是红颜知己，另一位是至交好友，想清楚！”

天空中电闪雷鸣，仍是不绝。一个不大而坚决的声音问道：“一定要这样吗？”衔烛之龙道：“不错！本尊在等你的答案！”

天河摇了摇头，坚定地道：“那我一个都不选。”

一声炸雷猛地在他头顶响起，天河身体微微一颤，脸上却依旧是那副勇敢而坚定的神情，菱纱惊道：“天河，你——”

衔烛之龙怒吼道：“好大的胆子！小小的凡人，敢戏弄本尊！！”又是一道闪电击下，离天河面前只有不到数尺的距离，刹那间，无论是天地，还是众人的面庞，都是一片惨白。

就在这一片惨白中，天河沉声回道：“虽然为了找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去鬼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必须失去另一个朋友，我宁可不要！就算离开不周山，总能找到其他办法进鬼界的！”

空中响声越来越大，也不知是雷鸣，还是神龙的怒啸声：“此地岂是你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若是激怒了本尊，本尊可以让你们几个通通死在这里！”

天河心中一抖：“杀气！好强！！”回身看了看菱纱，又看了看紫英，心底突然泛起一阵悔意：“菱纱、紫英，我不该连累你们的……”望着衔烛之龙，大声说道：“你很强，我感觉得出来。不过……是我不愿意选，和他们俩没关系……请你不要杀他们。”

衔烛之龙冷笑一声：“不杀他们，那死的就是你了，你可愿意？”菱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急呼道：“天河，不要再说了，快回来，大家要死就死在一起！”此刻她的心中，忽然空旷起来，什么家族、什么长生不老，这些她平日念念不忘的思绪，一下子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余下面前，这执拗而顽强的少年。

天河轻轻摇了摇头，扬声道：“不错，如果你一定要杀，就杀我好了。要我牺牲朋友，绝不可能，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衔烛之龙冷冷看着他，眼中光芒一分分增强，天河迎着它的目光，只觉得如同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从头顶压来，无形无相，却胜似千钧巨石，他头上大汗淋漓，膝盖也不知不觉微微弯曲起来，他甚至几乎听到了自己肩头骨骼遭受挤压而发出的轻响声。眼前渐渐昏暗起来，耳旁也再听不见菱纱和紫英的惊呼声与神龙的咆哮声，他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也许再有片刻，自己就会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死.....原来是这样的.....

忽地肩头一松，那数千钧力道瞬间消失无形，天河轻哼一声，用力挺直了身子，全身上下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两眼仍是定定地望着衔烛之龙。衔烛之龙看着他，眼中是欣赏而又蔑视的神色，忽然张口笑道：“凡人，你很有趣，你一定还看不清世间真正的疾苦，一定认为所有事情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天河道：“世间真正的疾苦？我见过很多了，就像月牙村的村民，虽然我现在还帮不了他们，但总有一天，我、菱纱还有紫英，我们会求来水灵珠，帮他们重建一个新的家园！”

衔烛之龙哈哈大笑，笑声中也是交织着敬佩和轻蔑的感觉：“凡人，或许你值得本尊欣赏你，或许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愚人！本尊镇守此地已经九千九百年，即将功德圆满之际，想不到还能遇上你这种可笑的凡人，看在你们有勇气来到这里，本尊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通过这个考验，本尊便让你们进入鬼界！不过，此行对于你们，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天河疑道：“什么考验——”话刚出口，只见神龙双目中又放出两道光芒，一红一白，向自己射来，正惊诧时，转眼间两道光已化为两张大

网，将自己全身上下尽皆裹住，网上两点亮光，沿着自己周身不住游走。天河顿时只觉身上忽而极冷、忽而极热，急运“凝冰诀”相抗，然而却如杯水车薪，效果甚微。这两张大网不仅一如赤火、一如寒冰，罩在天河身上，本已十分难耐。而网上流动的亮点更是至热至寒之处，在他身周流转不绝，不稍停留，倘若运功稍有不当，不是自身被焚为灰烬，便是血脉凝结成冰，冻毙当场。

一旁的菱纱和紫英看天河面色时而红的如要沁出血来，时而又是惨白的吓人，呼吸也是时粗时细、时快时慢，显然内息已经大乱，均是无比焦急。然而这并非寻常打斗，也远远胜过武林中内功的比拼，两人纵然有心相助，甚至甘愿以身相替，却也没有半点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河难受情状。菱纱急得要流出泪来，喃喃念道：“天河、天河！”

所幸天河体质极其特殊，远不同于一般常人，对酷热严寒均能忍受，而且天河修习火系仙术，体内真气原属于炎热一脉，但后来修习了玄霄的“凝冰诀”，体内又产生了极强寒气。这两种真气本来互相冲突，寻常人如果一起修炼，纵不走火入魔，两样真气也要相互抵消，无法共存。然而以天河体质之特殊，竟将这两般真气都习练有成，此时面对冰火两重气息压来，忙调用体内真气相抗，炎至则冰往，冰至则炎往，一时间竟也安然无事。

然而天河体内的真气，终究远远不及神龙发出的气息之盛，更何况这般频繁调用内息，最是消耗心力，很快就气喘吁吁，力不从心，头上冒出了一层层汗珠，转瞬间又凝结成了细小的冰粒。内息的流动也渐渐跟不上两道光芒，身体忽冷忽热，难受之极。天河头晕眼花，眼前只是那两处亮点流动的轨迹，忽然眼前光芒一敛，只见一红一白两张大网突然消失，又重新化作两束锐利的光芒，向着自己左右腕处的“列缺”穴刺了过去！

天河一阵剧痛，只见那两道光竟已透过穴道，刺入了自己体内。两道光一入体，立刻顺着两臂向丹田涌去，这一冷一热的光束一进入丹田，本已十分混乱的内息顿时便四处乱窜起来，天河只觉全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头脑中一片空白，两眼一黑，一跤坐倒在地上。

菱纱和紫英飞奔过来，菱纱拽住天河的手，急问道：“天河，你——”忽然“哎呀”一声，缩手回来：“你、你的手，怎么这么烫？！”

紫英急道：“菱纱，你离天河远一些，当心被他内息所伤！”急忙盘坐下来，强耐着天河身上酷热严寒，双手按在天河背后，想向他体内输些真气，缓解他的难受之感。然而输了片刻，两人见天河脸上仍是红白交替，丝毫没有好转之相，不由得大为着急。

却听空中衔烛之龙冷冷说道：“白费力气，神龙所伤，凡人的法术岂能治愈？”紫英一惊，抬头望着神龙，恳求道：“我们并无恶意，若是天河他刚才有所失礼，神龙要责罚，责罚在我身上便是，还请放过天河——”

衔烛之龙面无表情，哼道：“本尊可以告诉你们，以你们今日的表现，本尊可以让你们进入鬼界。但是，既然你们有所求，就要为之付出代价。”

菱纱惊道：“代价？你对天河做了什么？！你不要伤害天河，有什么代价我来付！”衔烛之龙脸上现出一丝诡笑：“只怕你还没有资格付这个代价。既然放你们通过，本尊干脆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哈哈。”

坐在地上的天河忽然睁开双眼，连喘了几口粗气。菱纱喜道：“天河，你怎么样了？”天河向她吃力地笑了笑，平台尽头金光一闪，地面上缓缓现出一个巨大的符文，衔烛之龙忽然低下头，向三人身上喷了一口气，众人一惊，只听它道：“汝等通过这个法阵，即可进入无常殿。但凡人贸然闯进鬼界，岂非与送死无异？此法术可令汝等生人之气不被

鬼察觉，十二个时辰后自行消散。此法阵有去无回，如何从鬼界重返人间，你们须得自己想办法。”

天河勉强起身：“……谢谢。”衔烛之龙阴阴地望了他一眼，长笑道：“本尊今日令你得偿所愿，但是等你有朝一日，尝遍世间辛酸之时，或许就会怨恨这样的命运。胆大又有趣的凡人啊，待你此生阳寿尽时，本尊会来找你，看一看你是否还是如此洒脱！哈哈——！”

天空中又是一道闪电划过，伴随着轰鸣的雷声，神龙破空而去，紫英和菱纱终于松了一口气。菱纱看着天河：“你……你怎么样？好一点了吗？”这话方才在她心里何止问了千遍万遍，此刻终于带着一点腼腆、一点不安，小心翼翼地问了出来。

天河笑了笑：“没关系的，我刚才觉得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一样，现在已经好多了，大概是大哥教我的凝冰诀起了作用……只是一下冷、一下热，有点难受……”菱纱脸上刚转轻松，忽见天河眉头紧皱，两手捂着胸口，神色颇为痛苦：“糟了，这会儿……又来了……”站立不住，竟是又坐到了地上！

菱纱惊呼道：“天河！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别吓我……”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天河痛苦地道：“我……我……”紫英急忙扶他坐稳，喝道：“切勿勉强开口！快快静下心神，我运功助你调息！”自己转到天河面前坐下，双手抵住天河两掌：“跟着我来！吐息引气，宁神静心，如是往来——”

天河只觉得体内那一冷一热两道真气各行其道，顺着体内各处经络血脉流动不止，一会儿热气涌到左臂，左臂则炽热如火；一会儿寒气流到右脚，右脚则寒冷如冰。有时两股真气合到一起，全身上下便又冷又热，说不出的难受感觉，急道：“紫英，不行，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很热……”

紫英喝道：“静下心来！不可自乱心神！”他两掌与天河相交，尽知他体内情况，心里明白以自己的内功，绝不可能化解这两股真气，当务之急，是让这两股真气停止在体内乱窜，令其自行归入丹田，当下运起琼华派的止息心法，缓缓帮助天河运气。

这道理说来简单，但以神龙所注入天河体内内息的强大，紫英纵然熟练内功，帮他催动真气时，仍是花了不少力气，好在天河内息虽乱，神智尚且不失，紫英口授他运气方法，两人合力，过了近半个时辰，终于将天河体内的两道真气平息下来。紫英只累得满头大汗，近乎虚脱，比之十场恶斗，只怕还要消耗体力。

一边的韩菱纱俏脸煞白，几次紧张得几乎要晕过去，终于见天河脸色平复，张了张嘴，却向紫英担心地问道：“紫英，天河他.....会没事吗？”

紫英收掌站起，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他体内气息已归于平和，应无大碍了。”天河也站了起来，见菱纱担心，向她笑道：“这回真好了，一点都不难受了！”

菱纱仍是不敢大意：“真的吗？可别充好汉，用不用再休息一会儿？你刚才的样子还那么糟.....”天河开心地笑笑：“没事、没事，我的精神头反而比之前还好呢！现在全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力，简直比受伤前还要好。”转向紫英，知道他刚才那般运功相助，最耗气力，十分感激地说道：“谢谢你，紫英！”

紫英微微一笑：“不必客气。”脸上忽然又有些担忧之色，说道：“天河，你受伤之后，内息极是古怪，有一寒一热两道完全不同的气在体内交织，激荡不停，几乎与走火入魔无异。但经我运功引导，这两道气息冲撞过后，却又似乎融于一体，并无异状.....只可惜那衔烛之龙神龙见首不见尾，恐怕再难请他治你的伤.....”

菱纱听得心惊，天河却笑着说道：“没事了没事了，反正现在的感觉好得很，不用管那么多了，我们去鬼界吧！”紫英郑重地道：“无论如何，还是要多加小心，觉得难受的话，要立刻告诉我。”回头看了看菱纱：“菱纱，你也一样，现在你们两个的身体都不够好，有什么不适及时说，大家好互相照应。”

天河和菱纱点了点头，三人走进神龙设下的法阵，刚进去便觉眼前一阵黑暗，耳边传来阴森的鬼怪叫声，似哭似笑，听起来仿佛就在三人身旁。菱纱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要不是之前在淮南王陵里见识过这些鬼怪，只怕非吓得掉头就跑不可。

所幸片刻之后，三人的眼前便重现了光亮，那些光亮一点点地飘在天上地上，到处都是，看上去昏暗诡异，就像坟场中常见的鬼火一般。鬼类厌恶光明，这些鬼火也就是鬼界中能见到的唯一一点亮光。三人环顾身旁，只见地面四周俱是无边的血河，远处一座庙宇似的建筑飘浮在空中，看上去飞檐画角，倒也十分气派，只是庙宇四面用铁链连着空地上的四根巨柱，巨柱上雕刻着猛兽和鬼怪的头像，让人一见之下就生森严畏惧之感。

菱纱皱着眉头，有点害怕地道：“这里看起来好阴森……我觉得好不舒服……”天河望着空中的庙宇，问道：“那个悬浮在空中的，应该就是无常殿吧？”

紫英点了点头，低声道：“我们这次来只为了取翳影枝，大家还是先到别处转转，实在找不到再去无常殿。那里法力高深的鬼差太多，我怕他们会认出我们。”菱纱也点点头道：“对，还有，等会儿万一有了线索，你们先别行动，让我去，我手脚轻，才不会惊动周围！”

天河笑道：“呵呵，菱纱，这可是你的强项。”菱纱得意地一笑，三人悄悄向前走去，偶尔被几个巡逻的鬼差拦住问话，众人便装作是新到

的鬼魂，居然也轻松地骗了过去，看来神龙在三人身上施的法术果然有效。

没走多久，只见前方两个鬼卒手执钢叉，并排站着，两人身后是一大堆像树枝一样的黑色东西，菱纱悄悄对两人道：“哎，你们看，中间黑乎乎的那些，就是翳影枝吧？”

紫英微微点头：“应该是吧。”菱纱小声道：“我过去瞧瞧！”紫英看着她，轻声道：“你一切小心！若有万一，就喊我们！”

菱纱嘻嘻一笑：“小紫英～你怎么对我这么没信心，别的做不好，偷东西我可是从没出过差错！”天河也劝道：“紫英，你放心吧，以菱纱的身手，不会出事的！”紫英轻轻地点了点头，眼看着她悄无声息地向那两个鬼卒方向走去。

菱纱小心地来到那两个鬼卒旁边，正好听到它们两个闲的无事，正在聊天：“唉……每天守着这翳影枝，真是无聊死了，这东西在鬼界又不稀奇，谁会想偷拿……”“这翳影枝确实一点都不稀奇，但能让我们鬼卒任意往来六界，对他界生灵来说，应该是求也求不到的宝贝吧！别抱怨了，你嫌这差事不好，难道想被调进无常殿当差，那可是累到不行！”

菱纱心中一喜：“原来这东西果然便是翳影枝，这么快就找到了，真是太好了！”见两个鬼卒在旁边只顾说话：“累的差事我才不干……我只是常常想，我们离转轮镜台那么近，却一次也没溜去看过……”“哦？原来你也听说过啊，要是站在转轮镜前，诚心想念，就会见到死去亲人的魂魄，可是，你还有亲人在鬼界吗？”“唉，我哪知道……他们去投胎，也不一定告诉我……”

菱纱听到这里，竟然不知不觉入了神，突然微微一惊：“哎呀，我可真是的，就趁它们说话的时候动手多好，等这两个家伙一不聊了，就不

好下手了。”当即趁两人谈的尽兴，悄悄绕到两人背后，取了三根翳影枝揣在怀里，蹑手蹑脚地远离而去。

天河和紫英怕被鬼卒发现，躲在一间房舍背后，天河后背忽然被人一拍，一个激灵转过身来，韩菱纱得意地晃动着翳影枝：“看，到手了！”

天河欣喜地喊道：“太棒了！菱纱你果然是大大的盗贼，太厉害了！”菱纱“噓”了一声，天河连忙降下声来，问道：“这下我们可以回去了？”

紫英摇摇头：“神龙说法阵只可进不可出，我们还得先找找线索，看看有什么办法返回人界。”天河仍是十分高兴地道：“不管怎么说，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拿到了翳影枝，菱纱你真了不起！”

菱纱听了天河的称赞，更是得意之极，但突然脸上又现出几分怀念之色，轻声道：“对了，我、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刚才，我听那两个鬼卒说，在无常殿的不远处有个叫转轮镜台的地方，要是在那里诚心想念，就能见到死去亲人的魂魄……当然，一定要还没有投胎的……我……很想见一见伯父，他生前对我真的很好……”

天河听得一惊，随后又是一喜：“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真的吗？那我也想见爹，我有好多好多话想问他！”两人一起期望地看着紫英，紫英摆了摆手，微笑道：“你们不用看我，我虽不想节外生枝，但既然你们都想去，我当然也会陪你们一起去。”

菱纱高兴道：“嘻嘻～小紫英，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又有几分疑惑地问道：“不过，你就没有想要见的亲人吗？”紫英摇摇头，叹道：“我幼时体弱，家中怕我命不长久，将我送上昆仑山修行，自那以后，再也未有联络，可以说此生亲缘极淡，无所记挂，倒也没有什么可想见的……”

天河和菱纱听得心里都是微感可惜，他二人幼年失怙，最明白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心里的那份孤闷与苦涩。想不到紫英虽有父母，却从小不得相见，与他们两人也相差无几，心中对他同情之余，又隐隐对紫英的父母有些抱怨。但见紫英一脸淡然，仿佛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三人在无常殿周围四处转悠，寻找转轮镜台位置，这附近鬼魂不少，菱纱本想一问，但又怕对答时一个不留神，暴露三人的身份，终究没敢开口。三人转了半天，还没找到，菱纱自己都有点泄气了，刚想放弃，紫英忽然指着一边，小声道：“你们看，那边有一片明亮的影子，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转轮镜台？”

菱纱和天河放眼望去，只见紫英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团白光泛来，似乎确有一面巨大的镜子。两人大喜过望，急匆匆地向那边跑去，似乎自己动作稍微慢一慢，想见的亲人就投胎去了，紫英跟他俩在后面，不久也来到了一面缓缓转动的明镜旁，这镜子十分奇怪，自身竟能发出明亮的七色光芒，将这不大的转轮镜台照得瑰丽无比，连三人身上都被覆上了一层美丽的光泽。若是常人突然来到这里，是万万想不到如此亮丽的地方，竟是处在永远阴森灰暗的鬼界之中的。

天河望着这面巨镜，呆呆出神，忽然问道：“菱纱，只要在这里喊爹，他就会出现的吗？”菱纱道：“不是喊啦！是在心里诚心想念，究竟灵不灵我也不晓得，只有试试看了。”两人面镜而立，心中默默思念早逝的亲人。

然而过了半晌，巨镜仍是旋转如故，没半点异状出现，两人十分泄气，菱纱轻叹道：“唉，说不定，他们都已经投胎去了……”紫英走上前来，温言道：“算了，我看那边似乎另有出口，不如我们过去看看，说不定有离开鬼界的路。”

天河和菱纱遗憾地转过身来，随着紫英向另一边走去，三人刚要离去，天河忽然听见背后传来一个无比熟悉、却又令他无比畏惧的声音：“野小子？是你？！”

天河惊喜之下，转身一看，一人站在镜前，一身布衣，方面大眼，长发飘飘，一双手桀骜地交叉在胸前，两眼直直地瞪着自己，目光中正是那久违了多年的掺杂着一丝怒意的亲切感，不是十几年前去世的父亲云天青是谁？！

天河乍然看见父亲，惊喜若狂：“爹！真的是你？！”这十几年来，每当他想起父亲，除了那一份浸入骨子里的畏惧，心中何尝不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与爱戴，对父亲的离世，又何尝不是深深的痛惜与伤心。不知多少次，他梦见自己和父亲在一起，却并非是多么温馨的场面，梦中的父亲仍是那般的严厉，训斥自己时比他生前时也没有半点留情，然而梦中的自己却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幸福。他多希望这不是一场梦，如果父亲能回来好好骂他一句，哪怕打他一顿，该有多好啊！

他张开双臂直奔过来，然而跑到父亲面前数步，忽然又停了下来，犹豫地不敢上前，脸上尴尬而欣喜地笑着，嗫嚅道：“爹，孩儿、孩儿好想你！”

云天青瞪他一眼：“好小子，十几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见了爹还是这么唯唯诺诺的，哪像个男子汉？”突然神色一震：“对了，你这小子，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也已经——”

天河连忙摆手，解释道：“爹，不是啦，孩儿还没死……只不过因为一些事，来了鬼界，等下还是要回阳间的……”云天青听得一喜，转眼间神色又是一怒，喝道：“什么？你这小子，玩来玩去竟玩到鬼界来了！这里可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快给爹如实道来？”

天河望着父亲，心中激动不已，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如梦呓般轻声说道：“爹……”身后韩菱纱和慕容紫英走过来，两人向云天青施了一礼，紫英道：“云……”顿了顿，将“师叔”两个字咽下，道：“……前辈，您好。”

云天青望了紫英一眼，问道：“看你这小子的服饰，莫非是琼华派的？”紫英揖道：“是，弟子慕容紫英，见过云前辈。”云天青脸上微微一惊，转头严肃地问天河道：“天河，你跟这两个琼华派的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快说！再不说老子可走人了！”

天河见父亲又是这般严厉神色，心里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张口结舌地道：“这个，我们……”见云天青脸上不耐神色，忽然着急地问道：“爹你先别走！孩儿、孩儿嘴笨，一下子说不明白，可是孩儿也有好多事想问你，很重要的事！”

云天青眉头微微皱起：“你这小子，什么时候心里也装上重要的事了？有话就问！”天河神情忽转悲哀，焦急地问父亲道：“爹，你和娘，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琼华派？害得大哥，不，玄霄，害他被冰封在禁地十九年？”

云天青全身一震，喝道：“你——！”见天河身体也是一抖，可表情仍是十分悲伤，望向自己的目光中，透着深深的疑惑，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果然，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出现，一定没好事，这么久以前的陈年旧事，都被扯出来了。”

天河急道：“爹，到底是为什么，你告诉孩儿吧！”云天青沉着脸，反问道：“你先告诉爹，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天河又是一阵语塞：“孩儿……那个……”

一旁的菱纱听得有些着急，上来向云天青抢着道：“哎呀！还是我来说吧。都是我不好，我以为前辈是传说中的剑仙，墓室里一定有些长生

秘宝，所以闯入前辈的墓中，天河追来阻止我，谁知那墓室却塌了……”说到这里，低着头不敢看云天青，脸上颇为愧疚，又道：“他很害怕前辈责怪他，又很想知道前辈以前的事，所以就下了山……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拜入昆仑琼华派，还结识了被关在禁地里的玄霄，听说了当年那件事……”

云天青怒道：“怎会如此？！你这小子，尽会给我找麻烦！随随便便让人进了山洞也罢，墓室居然都被你搞塌了，简直是岂有此理！……还有，我不想你修仙，你偏偏跑去琼华派！真是欠揍！”他说得疾言厉色，菱纱和紫英听的都有些害怕，天河却显得习以为常，只是低下头去，时不时轻轻地应两声，可是不知为何，他觉得父亲的语气有些奇怪，前面几句话说的若有意若无意，倒是最后一句，似乎才是他真正要责备自己的地方。

天河听父亲责备完，又轻声道：“爹，你怎么打孩儿都行，但是能不能告诉孩儿，当初你和娘为什么要……”云天青神色颇为犹豫，过了许久，终于轻叹一声，缓缓说道：“知道了这件事，对你未必有好处，但如果你很想知道，爹还是会说，毕竟你也长大了，爹不能永远把你当小孩子看。孩子，你真的想知道这件事吗？”

天河缓慢而坚决地点了点头：“孩儿，要知道！”云天青微闭双目，徐徐叹了口气，菱纱和紫英心神一下子集中起来，天河更是竖起了耳朵，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心里明白，当年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将从父亲口中透露出来。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六章 前尘宿命

只听得云天青悠悠叹道：“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

“那一天，我和其它派中弟子奉了掌门之令，来到派中的卷云台上。掌门的命令有些含糊不清，说是我派近百载修仙，能否完成，全看今日

之举，让我们务必尽数前来，不得有误。我们到了台上，却没见掌门其人，只看到宗炼、青阳、重光三位师叔，不知为何，他们脸上神色均极凝重，众弟子不明所以，纷纷在台上窃窃私语，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他们自在议论，我的双眼望到场上的一人，登时怔怔地站在那里，目光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众弟子在说什么，我是全然的听不见了。”

“卷云台的一角，一座如莲花般的小型平台缓缓飘浮在空中，台上一名女子手中握着一柄细长的宝剑，敛容而立，她一身白衣，清素胜雪，虽然看不清面容，可我只是看着她的身影，心中便涌起一份别人绝没有的欣悦恋慕，她就是凤玉，你的母亲。”

“凤玉的容颜虽然秀美，但在琼华派中也并不是数一数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远远地看着那道雪白的身影，心里忽然觉得，不要说是琼华派中的女弟子，便是把天上所有的仙女都拿来一比，也及不上她半分美丽。”

“凤玉对面，一个身着道服的男弟子肃然站在台上，手中也握着一柄橙红色的宝剑，全身上下透着一股激昂的气息，他……就是玄霄师兄。”

“我痴痴地看着你娘，正呆呆出神时，忽然见他们二人手腕一抖，两柄宝剑竟脱手飞出，在台上旋转着，越飞越高，几乎看不到时，那两柄剑突然又自上而下地直插下来，剑尖离台面还有数寸时，忽地停住了。”

“只见双剑上幻出一黄一蓝两团光球，随着剑身流动不止，忽然间两团光球一齐脱离剑身，相互缠绕着，笔直地向天空飞去。那光球的速度实在太快，我和其他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只见光球划过的地方，竟然

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柱，直插入云霄，又听见一声巨响，光柱竟然缓缓旋转起来。”

“与此同时，天空中响声不绝，突然，几团赤红色的巨石从光柱插入天际处飞落下来，竟是落到了我们这群弟子面前，一阵咯噔声响起，巨石上出现了道道裂纹，轰的一声，崩裂开来，里面竟然是许多獏状的怪物！”

“众弟子除妖久矣，当即有人惊叫道：‘这是妖怪！天哪，这么多獏妖！’”

“只见那些獏妖个个神情愤怒，领头的獏妖抬头长啸一声，众妖忽然张开大嘴，向着弟子们猛扑了过来！”

“这些弟子平日里没少跟妖邪打交道，本来那些獏妖数量虽然可观，可众弟子人数亦是不少，大可与之一战。可弟子们今日心中只想着关于得道成仙的事，众人喜气洋洋之时，哪里料想得到，片刻之间，竟会身陷群妖之中？！”

“转眼间，几名离妖最近的弟子已然命丧妖口，还有几人重伤未死，被群妖踩在脚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众弟子中，不知谁先惊恐地大叫了一声，掉头便跑，霎时间，几乎所有弟子都放弃了抵抗的念头，众人如发狂一般向四下跑去。我和其他几个年长弟子被他们冲撞着，险些被挤倒在地，一片混乱中，只听见玄震师兄焦急地大呼：‘大家不要惊慌，快拔出兵刃应战啊！’”

“弟子中却没有几个人听他的话，大家仍在没命地逃窜着。那些獏妖又岂会放任众弟子逃走？登时从后面狠狠地追了过来，弟子中有几个腿脚不太灵便的，不小心摔倒在地上，竟被后面追赶的群妖活活踩踏而死！”

“眼看有一群逃跑的弟子即将被后面几只獏妖追上，忽然，天空中疾射下一道金色光剑，将追在最前的獏妖劈为两段，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琼华弟子，岂是临阵脱逃之辈！’”

“有弟子于慌乱中向空中传来声音的地方望了一眼，惊喜道：‘是掌门！掌门来救我们了！’”

“只见半空中，琼华派掌门、师父太清真人凭空而立，双手连挥，发出一道道光剑，每一剑都正中一只獏妖的要害，追赶的妖邪中立时倒下一大片，他又是一声厉叱：‘你等修行，所为何来？正为今日之事！何敢贪生怕死，向妖邪示弱？！’”

“众弟子平日里斩妖无数，今日却被妖邪在自家门口追得四处乱跑，听了掌门的厉声训斥，均是面红耳赤，心中不胜惭愧，更畏于掌门治派之严，当下纷纷转过身来，拔出长剑，与妖邪战在一处。我们几个眼见局势稳定下来，纷纷松了口气。一时间，卷云台上，怒吼声、喊叫声、拔剑声、呼痛声响成一片。”

“掌门见众弟子奋力死战，脸上神情微微缓解，抬手又是一道光剑射向一个法力颇高、已然化为人形的獏妖，那妖正与数名弟子缠斗，大占上风，已将这几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掌门这一剑无声无息，却是十分迅速，那妖未能及时察觉，直到光剑到了身前才大惊欲躲，哪里还能来得及？”

“我看到这里，心中忽然感到一阵不适，本来这些妖邪欺上门来，残杀我琼华弟子，理应死得越多越好，可师父这一下，已是形同偷袭，绝非一派掌门应为，如此杀他，未免胜之不武。心里只觉得矛盾之极，转过头去，不愿看这獏妖死去的情形。”

“却听见天空中一声轻响，刚才那千钧一发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击散了师父的光剑，那獏妖感激地长叫一声，纵身跳出战圈，向师父怒目而

视。师父眉头紧皱，在空中环顾四周，忽地沉声喝道：‘如此功力，怕该是妖界之主了罢？怎么不敢现身，与老朽分个胜负？！’”

“唰的一声，一道紫红色的影子从云间闪出，与师父遥遥相对。我定睛一看，只见那妖界之主身形婀娜，竟然是个女子，娇媚的面容中却是掩饰不住的怒气，忽地尖叫一声，獠身而上，两爪尖利如刀，直抓向师父周身要害。”

“师父见她身形飘忽迅捷，招数极是诡异，也不敢大意，当下展开身法，与那妖周旋不止。忽地瞅个破绽，放那妖一爪抓来，左臂化开她的攻势，右手疾出，竟是擒拿住了那妖的一臂，随即用力一抡，那妖界之主竟被掷出十丈开外。卷云台上众妖齐声惊叫，但见那妖界之主只是晃了一晃，随即又抢身攻上，双方一招一式，尽是制敌于死命的狠辣招数。卷云台上，众弟子和妖邪渐渐分开，两方都紧张地望着空中这场激战，我看得心怦怦直跳，情知琼华派数百年基业，近千名弟子的身家性命，只怕都系于这一战的成败了。”

“却见天空之中，那妖界之主见师父一直冷静应对，自己用尽了种种招式，仍是占不得半分便宜，忽然飘退数丈，围着师父身周疾疾旋转，似是要找出师父身法中的弱点，再给以致命一击。师父见她如此，当即意沉丹田，谨守住全身各处要害，众人只见那妖界之主身形越来越快，如一圈紫色暗影般将师父围在空中，却是迟迟不出手。”

“忽然间，那妖界之主发出一声怪异的喊声，只见空中那圈紫影忽然分开，天上竟出现了六个那女妖的身影，四面围定师父，直扑上来！”

“‘幻象之术！这就是传说中的幻象之术！’有弟子惊叫道，我听得心头一震，又见宗炼师叔神色平静，缓缓道：‘这女妖可失算了，太清最擅长的便是‘化相真如剑’，那正是她这套幻术的克星，只怕这妖界之主，便要殒命在这一招上了。’”

“宗炼师叔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听到的弟子却无不欢欣鼓舞，众人眼看掌门和那女妖激斗了这许久，仍是未分胜负，心底都不由有一丝担心，此刻听到宗炼之言，纷纷放下心来。果然，空中师父冷笑一声，长声喝道：‘雕虫小技，也敢献丑！’面前一道光剑缓缓升起，泛着七彩的光芒，将整个卷云台都笼罩在它的光彩之下，正是那一招‘化相真如’。”

“在场的众弟子大多修为不弱，许多人都会这一招‘化相真如’，但又有谁能使得如师父这般气势奔腾、剑意雄浑，尚未出手，天地间已是剑气四溢？便是以重光师叔这般孤高自负的性子，见了这一招也不由暗暗点头。众人正感叹间，只听师父一声清啸，光剑已然向着那六妖中的一个射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只见另外那五个幻影纷纷化作粉末，师父这一击，果然命中了那妖界之主的真身，只见她胸口血花迸现，右手颤抖着捂住伤口，嘴角淌出血来，在空中摇摇晃晃，卷云台上众妖发出恐惧的呼喊声，众弟子则是彩声雷动。”

“师父见她受了自己致命一击，居然并不立刻倒下，脸上微露赞许之意，沉声道：‘不愧是妖界之主！我太清一生，亲手诛灭的妖孽不下千数，许你为当中第一了，受死吧！’大喝一声：‘咻！’身子缓缓升起，整个人从头到脚，似乎都在发出那般雄视一切的剑光。”

“金光闪过，师父全身就如一柄剑一般，穿过了那女妖的身体，那妖界之主头一歪，再发不出半点声息，忽然一声脆响，就像那些幻影一样，化作飞灰消散了。”

“众弟子见掌门得胜，妖首毙命，均是士气大振。师父收了这一式，拈须微笑，他老人家平日城府极深，忧喜不形于色，此刻脸上也不禁露出得意之情。正在众人大声欢呼时，忽然听见宗炼长老极为惊恐的声音：‘太清，当心！’”

“众弟子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空中掌门的身体忽然一晃，脸上现出万分痛苦和不敢相信的神情，他的左胸前，一只利爪透胸而出，正穿过心脏，再看他背后，赫然是刚才那个化为飞灰的妖界之主！”

“师父拼尽最后的力气，回手一击，发出的剑气劈伤了那女妖的右肩，那女妖喷出一口鲜血，收回双手，师父的身体重重地坠落下来，呼的一声，砸在卷云台上。他满眼是不甘，想抬头再看看那妖界之主，终于没抬起来，吐出一口气，就这样去世了。那妖界之主也似伤的不轻，见师父已死，忽地躲入云间，再也不见了。”

“众弟子见掌门战死，心胆俱裂，卷云台上再度陷入混乱之中，群妖趁势冲杀了过来，众弟子中有少数人逃走了，大多数人痛于掌门之仇，与妖邪浴血奋战起来，那一场厮杀，真的是血肉横飞、惨绝人寰……”

“我忽然看见有一个化作人形的獏妖率领一众妖邪，飞上了夙玉他们所在的平台，惊慌失措之下，不顾自己道行低微，当即也御剑飞了上去。尚未到达，只见玄震、玄霄两位师兄将夙玉护在当中，与那群妖孽苦苦相斗。”

“玄震师兄长剑挥舞，全身道服已被鲜血染红，已有不少妖孽死于他剑下，然而他自己也受了多处伤，那化作人形的獏妖见他体力不支，突施杀手，我只见白光一闪，一杆钢枪已刺入了玄震师兄的胸膛！”

“玄霄师兄惊怒交集，扬手一道光剑，逼退了那獏妖，我也是愤怒至极，抢上前去与他死拼，那獏妖再斗数招，见来这里增援的琼华弟子越来越多，自己又不敌我二人联手，忽然虚晃一招，纵身飞远，那些来不及逃跑的妖邪，则尽数死在了众弟子的剑下。”

“玄震师兄伤势极重，我们几人全力为他疗伤，也已无用，他弥留之际，紧紧拉住玄霄师兄的手，微声道：‘玄霄，我不行了，你记住这一

天，有朝一日，为师父、还有我报仇！’说完就咽气了。”

“玄震师兄是掌门大弟子，对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一向极为照顾，我们这些掌门弟子，在这所谓成仙的大喜日子里，一下子连续失去两个最敬重的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夙玉跪在玄震师兄的遗体旁，眼泪如走珠一般滴落下来。”

“此时，卷云台上的战局也渐渐明朗起来，众弟子在三位长老的带领下，渐渐挽回了局势。那些獏妖数量虽多，但除了几个化为人形的法力稍高之外，其余均是实力平平，被愤怒的众弟子杀得尸横遍野。众妖眼见不妙，纷纷飞到天上，钻入那道光柱将天空撕开的口子里不见了。琼华派也伤亡惨重，清点了一下人数，竟然死伤了百余人之多……”

“当晚，由宗炼师叔代理掌门之职，他将剩余的弟子召集到一起，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今日之举，确实是为了飞升成仙。掌门看了本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的手卷，决心继承前两代掌门飞升的遗愿，命宗炼师叔穷尽平生所学，将羲和、望舒两把宝剑铸造完成——就是玄霄师兄和夙玉手中的宝剑。凭借这两把宝剑，再以‘人剑相合’之法修炼，即可形成剑柱，而我昆仑山脉位于天上仙界的正下方，到时剑柱一成，直冲九霄天上，全派弟子皆有成仙之可能——但，光凭这些还不够。”

“想要飞升成仙，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灵力，而我派修炼百年，所得不过尔尔，掌门冥思苦想，始终不得良策。直到有一日，他无意中发现一处妖界中蕴含有极强的灵力，而该妖界每隔十九年，恰巧能飞至离琼华派极近之处，掌门想到，若能以双剑网缚妖界，从他们那里夺取灵力，飞升之举便大有希望……师父将这个念头告诉了几位长老，当时，他们都觉得这是个绝妙之法。”

“因为事关派中机密，飞升的内情事先并没有告知所有弟子，众弟子中知道内幕的只有玄霄、夙玉两人。宗炼师叔对此十分后悔，他万万没有想到，妖界的抵抗会如此激烈，如果他能事先告诉大家，让弟子们有所防备，不致措手不及，这一天的死伤便绝不会如此惨重……”

“夜里，我和其他几个弟子奉命到卷云台上巡视，以防妖界再次来袭。”

“众弟子口中无不痛骂妖孽凶残毒辣，我的心里却是空落落的，看着昔日风景壮丽的卷云台，此刻竟如同修罗屠场一般，到处都是人的血、妖的血、人的尸首、妖的尸首，散发出的浓烈的血腥气，便是躲在琼华派最偏僻的角落里也闻得到……”

“我的修为虽然不深，以前也曾多次下山除妖，没少与法力相当甚至胜于自己的妖孽激战，好几次死里逃生，心里却也没生过半点畏惧。可是今日，我看着这如地狱一般的场景，心里却是害怕得不得了，我不是怕死，可是，一想到师父、玄震师兄、还有其他那些平日里情同手足的师兄弟，他们死时的惨状，我的双手就抖个不停……”

“然而，害怕也没有用，过了两日，妖邪们又一次冲杀了下来，弟子们纷纷迎战，卷云台上又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一战过后，琼华派又损失了十余名年轻的弟子……后来，重光师叔气愤妖孽嚣张，带众弟子反冲入妖界，经过几次激战，妖界的实力被大大削弱，琼华派渐渐掌握了争斗的主动权，隔不了两日，就有许多弟子组织起来冲杀进妖界，在其中大肆屠戮。那段日子，简直像在炼狱中一般，许多弟子见妖就杀，连幼儿也不放过……”

“战斗就这样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琼华派死去的弟子也越来越多……渐渐地，门派中开始有了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继续打下去，另一派则主张撤除双剑，放妖界离去，以减少己方伤亡。”

“我眼看着这些天的惨状，打心眼里不想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也只是生灵涂炭，不管是人还是妖……眼看当初一同入门的师兄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变成冷冰冰的尸骨，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宁愿不要什么飞升、什么成仙，也不希望再看到死亡和杀戮……”

“可是长老们绝不同意就此罢手，很多弟子也已经杀红了眼，发誓不灭妖界，誓不为人，我们这一派势单力弱，终究只有向他们低头，眼睁睁地看着每一天消逝的生命……”

“有一次，我和几个修为较高的弟子被派去偷袭妖界，我虽然不愿，但也没有办法。偷袭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斩杀了不少獏妖，就在撤退的路上，我却和其他人走散了。”

“我跌跌撞撞地向出口方向奔去，却是迷了路，耳边隐隐传来那些妖怪愤怒的吼声，我想自己完了，终于也要和那些死去的弟子一样，葬身在这妖孽丛生的地方……”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哭泣声，我吃了一惊，登时忘记了现下险境，见妖怪还没有发现自己，蹑手蹑脚地向哭声方向走去，待走到跟前，只见地上倒着两具尸首，一具是獏妖的，另一具则是与自己一同前来的一名弟子，一个襁褓掉在两具尸体旁边，已然被血染红，襁褓中的婴儿正哇哇大哭不止。”

“这婴儿当然不是与我们一起来的，自然是獏妖的幼儿了。她族人害死我师父，以及众多的师兄弟，我本应恨她入骨，一剑将她斩为两段，可是我望着她那张害怕的小脸，心里却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反而感到无限的凄凉，说什么也下不了手，头脑中一个声音不断的呼喊：‘杀害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婴儿，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鬼使神差地将她抱了起来，见她身上也流出血来，显是被那弟子的剑气所伤，心中陡然间涌起一股怜惜，不知道那死去的獏妖是她的什

么人，如果是她的父母亲人，那我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修仙之人，又何尝不欠下了她一笔血债？”

“我见她伤势甚重，再拖下去，只怕有性命之忧，突然间将什么师门道义全都抛到脑后去了，只是万般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当下将她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向外走去。真想不到，这迷宫一般的妖界，竟让我走了出来，一路上也没遇上妖怪，我们两个，都好好地活了下来……”

“我孤身一人带着那婴儿悄悄返回自己房间，用了不少珍贵灵药，终于治好了那婴儿身上的伤。然而眼下琼华派和妖界势不两立，这婴儿身在派中，委实是危险之极，我忽然想起师叔送给我的‘帝女翡翠’，将它佩在那婴儿身上，隐去了她身上妖气，不致被旁人发现。”

“然而纸包不住火，我这些天经常借故呆在房中，保护着那婴儿，终是引起了许多同门的怀疑，他们虽未发现那婴儿，但对我的一举一动却越来越监视起来，我深知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露馅，害了那婴儿的性命，便趁一个众人松懈的夜晚，偷偷抱着那个婴儿御剑来到了寿阳，交给了柳大哥抚养……”

慕容紫英听到这里，全身一震：“前辈，难道说，你救下的那个年幼的妖……是柳梦璃？！”云天青一怔，点点头道：“梦璃……不错，我想起来了，她的襁褓上确是这个名字，你们……竟也认识璃儿？”

紫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吃惊道：“她是妖？！但是为何她……”云天青看着他震惊神情，摇了摇头，长叹道：“唉，你这小子，真是无聊得很，一看就知道是琼华派教出来的！什么人啊妖啊，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你且看看这鬼界，一旦阳寿尽了，都是鬼魂，不分人与妖，说不定你今世是人，来世便要做妖，那你一直坚持的东西岂不可笑？！”

紫英喃喃道：“今世是人，来世做妖……”云天青叹口气，继续道：“将璃儿平安送走之后，我心里很是快活了一阵，可是琼华派和妖界的争斗仍在继续，每一天仍然有许许多多新的人、新的妖死去，我救得了璃儿一个，却救不了那些仍在为了飞升而不顾性命的师兄弟们……”

“直到那天晚上，夙玉一个人偷偷地找到我，我这才知道，虽然她表面顺从众意，其实内心里也极希望早日结束这场争斗。她曾对三位长老说过，不愿再使用望舒剑，长老们嘴上说会考虑她的话，其实却只是拖延时间，想让她与玄霄继续网缚住妖界。她不死心，又去和一个自己最亲密的人商量这件事，没想到，那个人的话却让她万分伤心……”

“娘最亲密的那个人是谁？”天河问道。

云天青微微苦笑，淡淡地道：“那个人……就是玄霄。”看着天河脸上无比惊诧的神情，继续说道：“师兄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绝不会半途而废；何况他身上又背负了师父和玄震师兄的两重仇恨，更是与妖界势不两立。夙玉想要劝他，反而被他大骂妇人之仁……被自己私心爱慕的人痛骂，我能理解她心中那份悲痛……”

天河的声音颤抖：“爹，你说、你说娘爱慕的人是大……玄霄，不是你？！”云天青目光黯淡，轻声道：“孩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过，你娘她深心里究竟爱着谁、亦或怨着谁，怕是只有她自己才知晓……至少，在她刚入师门时，眼里根本没有我，只有玄霄师兄。那一天在剑舞坪上，我和师兄第一次见到夙玉，她那时的模样，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就好像后山的凤凰花一样美，看上去神色冷冷淡淡，眼里却透着明澈聪慧……虽然我和夙玉都是不信天命之人，但是如今回想起来，或许从那一刻起，我们三人之间的某些东西，已是不可更改了……”

他抬起头来，仿佛又看到了夙玉那美丽的身影，轻叹道：“其实，你娘他爱不爱我，我早已不敢强求了，从看到她和玄霄师兄在一起的那一

天开始，我就只希望她这一生幸福，即使她不喜欢我，甚至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也没关系……”

“那天夙玉万般无奈之下，她知道我也有这个想法，便找到了我，希望让我帮她带着望舒剑逃离琼华派，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这场无休止的争斗……”

“我明白，妖界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它们也绝对会战个不死不休，我不忍心再有其他弟子为了一个虚妄的飞升而送命，也不忍辜负夙玉的一片苦心。当天晚上，我们就悄悄离开了琼华派……”

“琼华派升仙的美梦化为了泡影，全派上下无不大怒，青阳、重光两位师叔亲自下山捉拿我们，关键时刻，青阳师叔却放了我们一马，我和你娘才得以逃离。”

“我回到太平村，在叔父的门前跪了一天一夜，恳求他原谅我少年时的不懂事，让我和夙玉在村中住下来。我愿意任打任罚，只是不要夙玉她受委屈。然而叔父终是不肯原谅，村里人也不容我进村半步。我没有办法，只有和夙玉一起在青鸾峰上隐居了起来，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亲。”

“本来，我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经过这场大变，我的心里已没有半分修仙的念头，只是一心想着好好陪着夙玉，让她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可是……”

“一天早上，我还没睡醒，模模糊糊地听见门外有响动，身旁的夙玉不知何时起来了，我披上衣裳，悄悄推门出去一看，登时头脑里‘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要凝固了！”

“她在咳血！夙玉、夙玉她在咳血！！地上一片片鲜红的，都是她咳出来的血！！！”

“我疯了一般地问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会病的这么重？！她只是苦笑，却不说话。”

“我急得要飞回琼华派，找三位师叔问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哪怕被派规处死，我也要求他们救夙玉一命！夙玉拦住了我，她很平静地告诉我，她是望舒剑的宿体，望舒羲和，两者阴阳互补，不能分离。如今她没有羲和之力的支撑，已经渐渐被冰寒侵体，她的日子不多了……她微笑着说，从决定下山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知道今天这个结局，她要我不要回去，她不要再看到昆仑山上，人和妖血腥残杀的那一幕。”

“我听到这些话，如同五雷轰顶。夜晚，我悄悄来到峰顶，向着北斗星的方向，跪问苍天，为何？如果离开琼华派有错，请老天降罚在我的头上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夙玉？！”

“我不死心、我一千一万个不死心！我知道有一种宝物，叫做‘阴阳紫阙’，是至阴至阳之物，我想找到阴阳紫阙‘阳’的那一半，用它抑制夙玉身上的寒气……那些天我几乎整天都在山里，差不多把整个黄山都翻遍了，终于找到了‘阳’的那一半，给夙玉服下，她的身体果然一天天好转起来。看着她的脸色不再像以前那样惨白，我高兴极了，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夙玉看着我，只是微笑。想不到，这只是老天给我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罢了……”

“后来，她怀了你这孩子，身体又忽然糟糕起来，似乎那股寒气失去了抑制它的东西，又一次侵入了夙玉的体内。我急坏了，又想去找‘阴阳紫阙’，却是再也找不到了，只能每日运功替她抵御寒气，却是杯水车薪……终于，她生下你这孩子不久，就再也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去世了……”

“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全身已被冰寒侵透，心魔深种，神智错乱，连我也已不认识了……可是，就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却忽然清醒了过

来。她无力地躺在床上，唤着我的名字，拉住我的手，恳求我一件事，便是将灵光藻玉放在她身边作为陪葬……我知道，灵光藻玉这世上只有两块，是打开琼华派禁地大门的秘钥，她与师兄于禁地修炼双剑时各持一块，对她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我心中难受，但还是点头答应了她，她微笑着说了声谢谢，忽然流下泪来，说这世上她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今生她的人陪在我身边，心却不在，若有来世，但愿她的人和心永远都能在一起……这是她今生今世，唯一一次为我落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啊……夙玉去了，我的心也随着她去了，至于自己因为曾替她运功驱寒，被冰寒之气反噬，身染重疾，也不在意了……”云天青眼中空洞洞的，无神地看着天河，忽然问道：“孩子，你如今身体可有不适？会不会怕冷？”

天河难过地摇摇头：“不，孩儿一切都好，并不会像爹和娘那样……”云天青面上似有痛意：“好、好，这就太好了，就算你小时候看来没什么，我也还是放心不下。看来，果然是……”

他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他从天河小时候起，就对他异乎寻常的严厉，真的是因为天河异常顽劣吗？他自己年轻时顽劣的程度，难道不远远比天河厉害？可是自己为什么一看到天河，心中就涌起一股永难忘怀的沉痛和愤懑？

他的心底告诉他，那是因为一个人。

“天河，爹对不起你……”

云天青忍住心中的痛苦，淡淡地问道：“天河，告诉爹，你们是如何认识璃儿的？她现在怎么样了？”

天河难过道：“孩儿是在寿阳认识她的，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琼华派，可是……妖界来时，她却跳进了那个入口，失踪了……”

云天青沉重地点点头：“是了，妖比人早慧，或许她已经找回记忆了……也好，那本来就是她的故乡，她在人间流落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了……”

忽然，云天青全身一震，惊道：“不对！没有双剑网缚，璃儿怎么有机会回妖界？！就算天河你把望舒剑交回了琼华派，可是剑未苏醒，他们根本用不了啊！不可能、这不可能，除非有个人，与夙玉一般……难道、难道——！”

他望向韩菱纱，脸上现出极为惊恐的神情：“姑娘，你——！！”

霎时间，巨镜发出的光亮突然消失，转轮镜台上一下子昏暗下来，云天青的身影也蓦地不见，天河大惊失色，拍着镜面喊道：“爹、爹，你到哪里去了？！”

四周传来隐隐的钟声，忽然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快走！快走！”

众人一惊转头，只见一只蓝色的小鸟张着嘴，急声向自己呼喊着，忽然那只鸟羽毛一变，又成了绿色，叫道：“无常殿已经把转轮镜台的灵力暂时消去了，他们发现你们了！”

众人都是大惊，天河急道：“那我爹——”那只绿鸟尖声道：“快走吧，他不会再出现了……”天河不安地问道：“爹……他不会有事吧？”

那只鸟突然间又变成了红色，带着气急叫道：“有事的是你们，还不快走！我们可是一番好心，才来示警的，要是被发现，这个月的俸禄又没了……”

忽然又听见身旁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喝道：“风雅颂，你们这三只笨鸟，还不快离开！被发现我可不救你们！”那只鸟吃了一惊，拍拍翅膀飞远了，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个矮小的鬼差，面黑如墨，他走到三人跟前，施礼道：“三位，转轮镜台是不许私会鬼魂的，恐怕马上就会有大批的鬼卒追过来了，你们快走吧。”

韩菱纱吃惊道：“你是……？”那鬼差道：“我叫壬癸，就是个小小的差役，刚得知三位在这里被发现的事，特地赶过来通知你们。你们赶快向南走，到放逐渊的边上，那里是孤魂野鬼聚集之地，鬼卒也不容易搜寻，我在那里接应你们！”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天河等人惊慌之下，不敢怠慢，当即拔步向南面跑去，跑了将近小半个时辰，众人已是累得气喘吁吁，终于看见一条黑水横在面前，壬癸从旁边转出来，看见众人，喜道：“你们可算来了！刚才有一拨鬼卒过来巡查，叫我想办法引开了，这面前就是冥河，河上有竹筏可以往来阴阳两界，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渡船，你们快快上船，返回人间吧！”说着回手一指，众人只见一条青竹筏缓缓漂到岸边，筏上一人浑身黑衣，头戴竹笠，默默地站在上面。

紫英拱手施礼：“谢谢……可是，你为何会帮我们？”壬癸笑道：“哈哈，这也算好人有好报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即墨的夏元辰？”

天河三人听得一奇，菱纱问道：“咦？莫非你是夏书生的朋友？”壬癸摇摇头：“非也，我只是刚巧认识他的养女而已。”

众人齐声惊道：“莲宝？！”壬癸笑道：“没错、没错！说起来，我和那女人，对了，她这一世叫作‘莲宝’，已经有六世的交情了！她前前后后死了六次，都是由我去勾她的魂，后来我发觉那女人呆呆笨笨的，就不由得关照起她来了。唉，她可真是是个傻女人，明明和前世的恋人缘分都已经尽了，偏偏还不死心，转世六次，都要陪在他身边，有时

是树、有时是鸟，总之没一次是人，到了这一世，终于成了人，偏偏又是个痴儿……唉！”叹了口气，脸上满是遗憾之情。

菱纱惊道：“你说、你说前世的恋人，难道莲宝就是静兰？是夏书生的恋人转世？！”壬癸点头道：“没错！小姑娘你真聪明，一点就通！我啊，就是放不开她，时常去看她，虽然她不做鬼时，也记不得我……上回我见你们救了她，这次才特意来帮你们！”

天河三人得知这其中内情，惊叹之余，无不感动于莲宝，不，静兰对夏元辰的痴情，菱纱心中又泛起一丝苦痛，喃喃道：“……她……肯定很痛苦吧，夏书生也不再认得她了，为什么……还要纠缠生生世世……”

壬癸摇头叹道：“唉，我怎么知道，做鬼太久，早忘记做人时的感觉了。你们人的情爱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言，明知不可为，还偏要去做的事，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不说这个了，你们快走吧，等一会也许还会有追兵过来，让它们看见，我也帮不了你们了！”

众人心中一凛，也不敢再呆下去，郑重地向壬癸道了谢，急急登上了青竹筏，那黑衣人长篙一点，竹筏如水上浮冰，平平漂去，转眼间便再看不见鬼界的地面了，天河三人这才松了口气。

紫英闷闷地站在筏上，一言不发，天河望着他，突然问道：“紫英，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很在意梦璃是妖？”

菱纱气得直摇头，这呆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紫英叹了口气，低声道：“想不到……我竟与一个妖相处了这么久，而且毫无所觉……”天河见他神色恍惚，劝道：“可是，在意这种事根本没啥用吧？我爹说的话，你不也听到了，其实妖和人，又有什么区

别？我觉得……要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先什么都别想了，一切等我们找到梦璃再说，怎么样？”紫英缓缓点了点头。

菱纱向前方望去，忽然惊喜道：“你们看，那边有亮光！”只见远处水面上，一道银白色的光屏将整个河面分为两半，菱纱高兴道：“太好了，那边应该就是人间了！”

紫英转过身来，向那撑船人问道：“多谢相助，我等感激不尽，能否告知尊驾姓名？”那黑衣人一直低着头，容貌完全被头上的斗笠挡住，见紫英问来，只是默默摇了摇头。

紫英一怔，拱手道：“在下冒昧了。”菱纱望着那人，心中陡然一动，忽然轻声向他问道：“对不起，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一看好吗？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长篙猛地一抖，脱出那人手掌，那人急忙反手抓住，全身微微一颤，头仍是低低的不抬起。

菱纱悚然一惊，大声道：“你、你不敢吗？！你到底是谁？”声音中充满了惶急。紫英惊道：“菱纱……”

那黑衣人缓缓叹了口气，悠悠道：“唉，丫头，你还是这么精灵，真拿你没办法……”说着摘下了头上斗笠，露出一副中年男子的沧桑容颜。

“伯父，真的是你？！怎么可能？！”这冥河上的渡船人，竟然是菱纱故去多年的大伯韩北旷！韩北旷轻叹道：“丫头，你就当作没看见伯父好不好？”

菱纱的话语中又是激愤、又是伤心：“不好！我明明看见了！伯父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在转轮镜台的时候，我以为你已经转世去了，所以才不出现……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划船？”

韩北旷叹道：“傻丫头，我要是不在这里划船，今天不就救不了你了？不止是我，几乎所有韩家人，死后都会在鬼界做苦役……我便是负责摆渡这青竹船，必要时往来人鬼两界……”

天河和紫英脸上大惊，难道说，菱纱一直闪烁其词的家族、宿命，竟然是……

韩菱纱惊怒道：“苦役？那是什么？他们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呢？！”韩北旷默然不语，菱纱急道：“伯父，你说嘛！告诉我好不好？”

韩北旷长叹一声：“丫头，我刚才不想与你相认，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一些事，对你来讲，现在就知道这些，未免过于沉重了……”菱纱大声道：“我不怕！伯父，我们的家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知道！”

韩北旷的脸上极是苦涩，缓缓道：“唉……韩氏世代盗墓，总以为人已入土，墓中器皿当可拿来救助活人，但如今你来了鬼界，应该知晓，鬼也如活人一般，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种种思念……我们一族惊扰死者，不仅生死簿上阳寿短暂，很多都只活到二三十岁，即便死后，也一样要做苦役来赎罪，待到罪孽偿清，才可再入轮回……”

韩菱纱震惊得跌坐在筏上，喃喃道：“竟然、竟然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找的长生之法，根本没有用？不管我怎么努力，也不能让族人活得更长久一些……”

韩北旷苦笑了一下，叹道：“丫头，你还记不记得你的三爷爷？他是我们家族里唯一一个活到天命之年的人，却因为在寿筵上多喝了几杯，当天夜里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家里人就再也不喝酒了，是不是？”

“其实，你三爷爷就是不喝酒，又怎能逃得过这天地间的报应轮回？一饮一啄，莫非天定，老天要你活到哪一天，又有谁能多活一刻？”

“丫头，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但是有些东西，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是你一个人能够争得过的……”

韩菱纱强忍住泪水，撑着站起来，轻声问道：“那爹和娘呢？他们在哪？”韩北旷黯然道：“他们……自然也在鬼界的其他地方赎罪。”轻轻拍了拍菱纱的肩膀：“傻丫头，你既然问到你的爹娘，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很气自己爹娘？觉得他们待你不好？”

菱纱痛苦地道：“我……”韩北旷的声音中也尽是痛意：“唉，他们啊，知道自己多半命不长久，所以才故意对你冷淡，就是怕你依赖惯了，万一双亲离世，会太伤心。这世上又有哪对爹娘，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特别是你爹爹，在你小的时候，每天晚上非要在床边看你睡着了，他才肯睡，他就是有股傻劲，总觉得不多看几眼，多唤你几声名字，以后就没机会了……”

菱纱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一滴滴从面颊上滑落：“真是个傻爹爹，还有娘，也好笨！人活一辈子，本来就够短暂了，他们还要在意这在意那，害我伤心了好多年……”韩北旷用袖口帮她擦干了泪水，轻声道：“丫头……你真的长大了，看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了……”转眼看了看天河和紫英，微笑着问道：“似乎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旁边这两位都是吧？”

天河点头：“对啊，我和菱纱是很要好的朋友。”紫英拱手一揖，道：“晚辈慕容紫英，刚才多有失礼了。”

韩北旷微微一愣，向紫英问道：“这位少侠姓慕容？难道是大燕国的遗族？”紫英神情一震：“前辈……如何得知？”昔日东晋“八王之乱”时，北方各游牧民族趁中原内乱，纷纷割据建国，鲜卑族的慕容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大燕”，后来大燕国虽然覆灭，但这一支血脉却随之流入了中原。

韩北旷叹道：“唉，我也是脑中灵光一闪而过，想到很久以前曾遇到一对夫妇，前去轮回并投胎，眉目间和你很有几分神似……而且慕容这个姓可不多见，曾是大燕国的国姓……”问紫英道：“令尊……是不是叫慕容承？”

紫英点了点头：“正是家父。”韩北旷叹道：“那就没错了。”见紫英神色黯淡，知他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心中难过，温言劝道：“你也不用太过伤心，你爹和你娘神色平和，生前应该是过得很安泰。只是他们面上似乎有些遗憾，没能在死之前再见自己的小儿子一面，说是因为那孩子年幼时体弱，家里不但请来道士替他批命取名，更是将他送去了仙山上修行，但愿他能活得长命百岁……”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七章 菱纱之愿

紫英默然不语，一股前所未有的伤感涌上心头。他从小与父母分离，确是亲缘极淡，平日在派中修仙习剑，心里早把同门的师长和师兄弟当作了自己的亲人，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了。可是今日听到父母去世的消息，仍是止不住的伤心难过。

韩北旷望着他，长叹道：“鬼界有种说法，叫作生前种种隔世抛，与其一直挂念，不如在心里希望过世的亲人朋友，投胎以后能够一生顺遂……”紫英收敛悲容，低声道：“多谢前辈指点，晚辈……晚辈明白了……”

韩北旷笑了笑：“唉，是我该谢谢你们两位，这些天来一直照顾我家丫头。丫头，不管怎样，伯父今天能见到你，觉得很高兴……”菱纱幽幽道：“我也是……伯父，你先别走，再多和我说些话好不好？”

不知不觉，竹筏已漂至了那道光屏边缘，韩北旷摇摇头，叹道：“时候差不多了，前面就是阳间，你们该回去了……”菱纱不舍地望着伯父，道：“伯父，我会告诉族人，让他们别再去惊扰死者了……不过有机会

的话，我仍然要去找长生之法。我还是不会放弃，哪怕让他们多活一天也好！”

韩北旷叹道：“丫头，别总那样辛苦，多为自己想想吧……”看着菱纱身后的天河和紫英，长笑道：“十几年不见，丫头你出落得这么漂亮，可记得找个好相公嫁了！我看你身后这两个都不错啊！哈哈！”

菱纱脸上一阵羞赧，害羞道：“伯父，你——！”却见韩北旷手中长篙一撑，竹筏平平地漂过了那道光屏，三人为刺眼的白光笼罩，光屏的那头传来韩北旷的呼喊声：“丫头，好好活着吧！”

眼前白光消逝，三人只觉足下一实，已是站在了河岸的码头上。河面上风平浪静，空空地没有一条渡船，韩北旷的身影也已消失不见，身后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牌楼，上书“酆都”两个大字，天空中灰蒙蒙的，将整座酆都城也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影子。

韩菱纱悲从中来，向河而泣：“伯父……呜……”天河也觉得心中无比沉痛，轻声对她道：“菱纱，你、你别哭了……你这样哭，我也好难过……”眼眶竟也湿润起来。

菱纱抽泣着，问道：“你……你又难过什么？”天河喃喃地道：“我说不清楚，这次去鬼界，听到当年的那些事，我好像变得都不是我了……原来，娘最喜欢的人，不是爹，而是……当年的事，爹和娘真的好可怜……”说到伤心处，忍不住鼻子一酸，低下头去。

菱纱擦了擦眼泪道：“我也觉得……为什么许多事情，和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紫英忧郁地望着他们两个，心中暗暗叹息。

过了许久，紫英叹道：“……菱纱，天河，我们走吧，回琼华派去，进入妖界见一下梦璃。不管……她是人是妖，总要再见她一面，我们才能放心。”

天河勉强收拾好心情，点了点头：“嗯！”却见菱纱仍然面河而立，低着头，两肩微微耸动，似乎仍在哭泣，心里一阵难受，走到她身后，涩声道：“菱纱，别难过了，看着你伤心，我、我的心就.....无论怎么样，我、我都会陪着你的！”

菱纱忽然转过头来，她眼中仍有泪光，定定地望着天河双眼。天河被她瞧的一怔，有些拘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菱纱望着他，心中陡然间涌起一股温暖，是那种毫不陌生的带着些傻气的温暖，从那夜巢湖边上的死战不退，寿阳城里的独挡官差，女萝岩的焦急呼喊，播仙镇的关心照顾，琼华派中为自己跟弟子打架，妖界降临当晚不顾自身安危留下长剑.....直到刚才这几句朴实而诚挚的话语，无不带着他那份独一无二的温暖。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他的这份温暖，欣喜地沉浸在其中，感受着那份以前闯荡江湖时没有的温情与欢乐。

这份温暖，也许就是.....

菱纱擦干脸上的泪痕，忽然轻轻地对他说道：“天河，我想.....你陪我去做一件事好吗？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天河一愣，道：“行啊.....不过，是很急的事吗？”菱纱点点头：“嗯，如果我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天河心中一痛，不太高兴地道：“菱纱，别乱说话！”菱纱凄然地笑了笑：“不，我知道自己的宿命.....老天不会再给我太多时间了.....”

紫英缓步走过来，问道：“什么事？不需要我帮忙吗？”菱纱看着他，神情极为犹豫：“嗯，你来也好.....不，紫英你还是别来了.....”紫英听得一愣，天河急着问道：“菱纱，到底是什么事？”

菱纱低下头，轻声道：“其实……刚才看着这条河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想伯父说的那些话，我决定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以后就再也不盗墓了。”

天河听得一惊，急道：“什么，你的意思是……还要去盗一次？！”菱纱点头道：“嗯，可那是有原因的嘛～你，可以陪我去吗？”

“不行！”

天河和紫英几乎是同时喊了出来，两人心中都是一般的惶惑不解，天河大声道：“那些轮回报应的事我虽然不是很懂，但也知道，盗墓不是好事，对你不好，会减你的寿命，所以一定不能去！”

菱纱嘟着嘴，不满道：“哪有这么严重……就去最后一次！以前那么多年都这样过了，还在乎这一次吗？”天河怒道：“不成！你的命就算是减了一个月、一天也不行！菱纱，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你自己？！”

紫英也道：“菱纱，此事攸关你的生死，你要想明白，万万不可儿戏！”他见菱纱神情倔强，顿了顿又道：“再说，眼下我们找到梦璃才是正事，盗墓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办？你却又不肯说清楚因果……”

天河道：“是啊，梦璃的事还没——”菱纱一跺脚，气道：“哼！别总是梦璃、梦璃的，我当然明白梦璃的事很重要！但我也不是胡闹。只要这件事一办完，我们马上就回琼华派，去妖界找梦璃！”

天河急得声音颤抖：“菱纱，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盗墓很好玩吗？虽然你平时就很爱玩，可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来玩啊！你大伯的话，你又不是没有听见，你、你为什么还要去盗墓？菱纱，难道你不知道——”

菱纱两眼通红，激烈地大声道：“你当我是在玩？你们、你们都以为我是在说疯话？！好、好，你们两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不肯去，我自己去总行了吧？！”愤恨地奔出两步，拔出背后长剑，就要御剑而去。天河惊呼道：“菱纱，不要去——”

紫英一抬手，一束蓝光缚在菱纱身上，菱纱又惊又怒，回过头来：“紫英，你也要拦我？！”紫英沉重地点点头，轻声道：“菱纱……”

菱纱愤愤地道：“你们、你们……”话音中忽然带了哭腔：“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个心愿了，你们、你们还要阻拦我实现它吗？！”

紫英黯然道：“菱纱……那件事，你一定要做？”菱纱坚决地道：“对！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能办成，大不了死在那边，横竖也就是一条命。要是你们都不让我去，那干脆把我打昏，直接扛回琼华派算了！”

天河痛苦地道：“菱纱，你——！”菱纱毫不退缩地看着他，道：“我一定要去做，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如果我的阳寿真的很短，那我一定……要在死之前做到……而且去妖界会很危险，我只想此生不要留下遗憾……”

紫英叹息不止，一时说不出话来。天河难过地低头想了想，忽然抬起头来大声道：“好，我陪你去！”

紫英吃了一惊：“天河，你……？”天河大声道：“如果，菱纱你一定要去盗墓，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再说，两个人一起去，要折寿的话大家平分，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减太多寿！”

菱纱微微转过头去，轻声道：“天河，谢谢你……”紫英叹了口气，缓缓道：“既然这样，那我也随你们一起去，不过……”望着菱纱，坚决

地道：“菱纱，我跟你同去，是免得你胡闹，反而令自己身陷险境。而且，如果此行有任何有损阴德之事，我会立刻阻止你！”

菱纱转过身来，脸上又重现了昔日的欣悦与顽皮，笑道：“哼，这有什么不一样，反正就是要陪我去嘛。说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可不许中途反悔！告诉你们，我要去的地方叫封神陵，就在陈州的北面，你们两个跟我御剑去那里吧！”

菱纱说完，当即御剑飞起，向着封神陵飞去，她飞得极快，天河和紫英全力加速，才不至跟丢。他俩心中明白，菱纱飞这么快，并不是她御剑的水平有多么高，而是不想让他们两个能轻松地跟在旁边，有余暇劝她回转心意，可这么强行加速，不知要消耗多少体力，更多了不少危险。天河和紫英赶在后面，内心极是焦虑不安。三人如双星赶月，片刻之间便飞过了数千里沃野平原。

眼前红影一顿，只见菱纱站在空中悬浮着的一块平台上，回身望着两人，道：“好了，我们到了！”

天河和紫英也落在平台上，两人放眼望去，只见这半空中，竟然悬浮着一座雄伟的建筑，四壁不知用什么砌成，发出金灿灿的光芒，门前立着两尊神兽的雕塑，神态威严，气势逼人，四只眼睛铮铮望来，虽是雕成的死物，却如同活生生的一般，让人胆气顿敛。

紫英奇怪道：“此地气氛异常肃穆，又悬浮于空中，似乎不可能是寻常墓穴……”菱纱微微点头，道：“其实这儿是不是墓穴，我也不太清楚，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太古遗迹，似乎被什么东西守护着。”

紫英一惊：“太古遗迹？莫非曾有神明居于此地？那我们贸然闯入，岂非大大的不敬？”看着菱纱，不安道：“何况于你阳寿，恐怕……”

天河也急道：“是啊，紫英说的对，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菱纱不满地白他一眼：“什么‘紫英说的对’，你真懂紫英在说什么吗？就知道在一边附和……”天河急道：“不是，菱纱，我一来这里就有点紧张，这地方很特别……有一种气，像是杀气，但又不是，我觉得怪怪的……”

菱纱不悦道：“喂，你们两个，刚刚不都答应陪我来这一趟了吗？怎么刚到地方就反悔了，我可不干！”又满怀希望地道：“我才不管那么多，来都来了，我一定要进去拿一样东西，就一样而已！要不然我这辈子都会不甘心的！”

紫英皱眉问道：“菱纱，你究竟所为何物？”菱纱顿了顿，有些不安地道：“……等找到你们就知道了。我的曾祖父曾经来过这里，封神陵悬在半空，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我不清楚他用得是什么法子，但他确实来过这里一次……”全身忽然打了个哆嗦：“可是，曾祖父他回到故乡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好像整个魂魄都已经不在身上了，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说他只是偶尔会神智不清。不过还是有族人从他的只字片语里，知道了这个地方，还有那件宝物……”

紫英听过这件往事，沉声劝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菱纱，听我一劝，此地恐怕凶多吉少，有什么宝物会比性命还重要？我们即刻离开才是上上之举——”天河更是担心：“对啊，你那个什么曾祖父，只是来了这里，就变得怪怪的，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菱纱，你千万不要进去，我们快走——”

菱纱怒道：“我才不要！我说过，来都来了，我不甘心！大不了我答应你们，真的遇到什么危险，我们马上逃就是了！”紫英摇头道：“只怕你想逃的时候，已经晚了……”菱纱气恼地哼着，两只脚牢牢地站定，任凭天河和紫英如何相劝，仍是一动不动。

两人劝了半晌，见菱纱不为所动，均是无计可施。紫英沉着脸一言不发，天河则是唉声叹气不绝，菱纱忽然微微一笑道：“好了好了，看你

们两个一副臭脸。我们进去吧，快点找到那件宝物，不就可以速战速决了？”径自向封神陵内走去。

天河和紫英无法，只得忐忑地紧紧走在菱纱两旁，全神防备着那不知道是什么的神秘守护者，菱纱却是在封神陵中走走停停，一会儿指指点点这尊雕塑上的神兽，嘲笑它长得奇形怪状，一会儿又碰碰摸摸那处墙壁上雕刻的奇异花纹。一边走着，一边随口问着天河许多问题，诸如那个神兽叫什么名字，会不会飞，是干什么的，那些花纹又有什么含义，是不是和天神有关……林林总总一大堆，好似她不是来此寻宝的，倒是专程到此研究这些东西的。

天河对这方面一窍不通，自然是一问三不知，更何况他现在正全神注目着菱纱身周的一举一动，哪里还能分出来心思去回答菱纱那些稀奇古怪的提问，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含糊回答着，每答一句，便被菱纱奚落一番，弄得满脸通红，只觉得不堪其扰。菱纱在一旁嘻嘻直笑，表情十分轻松，紫英却知菱纱此举并非存心寻天河的开心，只是她眼见天河此行为自己担惊受怕，紧张得不行，心里十分歉疚，只好找几句消遣话来缓解一下场上的气氛。听着两人不尴不尬的对答，心中忽地涌起一股落寞。

不知不觉，三人已走到封神陵深处，这一路上并没看见一个生灵，也没发现半点异样，但天河和紫英心中紧张感仍是丝毫不减。尤其是紫英，他深知这等地方，越是清净无人，越是杀机四伏，按在长剑的手上渗出了滴滴汗水，剑柄上滑不溜手，只好紧紧地握在掌中。

又是一扇大门打开，室中墙壁上灯火如豆，然而却有一片极为明亮的华彩从面前映来，众人一回头，只见极美丽的光芒中，一道弧线隐隐浮现。

菱纱惊喜地欢呼道：“嘻嘻，果然找到了！好漂亮的弓！”

紫英和天河抬头望去，只见面前墙壁上，挂着一把暗红色的大弓，约有六尺长，几乎已和菱纱一个高度，弓身极为粗大，上面似乎也雕刻着什么，只是隐藏在通体发出的七彩光华中，看不清楚。

菱纱笑道：“怎么样？这把弓很不错吧？就算静静地挂在那里，都能感觉到一股好强的灵力！应该就是我曾祖父提过的神弓了！”望了望天河，羡慕地道：“天河，这把弓你拿着一定很帅～快去取下来吧！”

天河全身一震，怔怔地望着菱纱，颤声道：“难道……原来、原来菱纱你说要来这里取个东西，是为了我？！”心中一暖，猛地又是一痛，眼前陡然模糊起来。

菱纱脸上一红，哼道：“什、什么啊，谁说是为了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只不过觉得这次去妖界，一定会有大事发生，你拿着它，也算多一份力量，对我们几个都有好处！”两眼不自然地望着一旁，语音中又有了几分羞涩之意：“不过……你要硬说是为了你，那我、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们几个人里面，只有你是用弓的，哼，便宜你了。”

室中静静的，只听见极低的抽泣声，菱纱吃惊地望着天河：“咦？！喂喂喂，我没看错吧？野人也会眼眶湿润呀～”

天河连忙转过头去：“哪、哪有……”菱纱微笑道：“野人，在心里感动就好了，可别真的流下眼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忽然间自己也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急忙低下头去，轻声道：“天河，你喜欢这个礼物，我就很开心了，真的。”

天河抬手捂住双眼，哽咽道：“菱纱，这把弓真的很不错，但是……如果早知道来这里是要拿弓，我死都不会让你来……”

菱纱轻声问道：“为什么？”天河的心一阵阵地痛着：“世上再好的弓，也只是一把弓，根本不值得拿你的命来换，哪怕只是一个月、几天、

几个时辰……都不值得……不值得……”

菱纱心中也是一痛，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能看着天河好好地用上这把弓，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轻叹道：“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就好好地用这把弓吧……你答应我，永远要把它带在身边，就算有一天你用不着了，也要带着……”

天河悲伤地道：“好，我答应你！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把它带在身上！永远永远！”

菱纱兀自强笑道：“好，那我就放心了……你总是说，我对你很好很好，其实那些都没什么……可是，有了这把弓，不管以后你和谁在一起，不管我是不是已经死了……你偶尔念着我对你的好，我就会很开心了……”

天河望着菱纱，泪水又涌上来，心中默默地道：“菱纱，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菱纱的心愿了了，可是自己的这个心愿，又能实现吗？自己之前许许多多天真的想法，不是早就被老天无情地击破了吗？

然而片刻之后，他仍是大声地道：“菱纱，你不要说这种话，你一定会活很久很久！有我保护你，一定没关系的！”

即便天意如此，天河又岂会放弃？

菱纱淡淡一笑：“傻瓜，别喊得那么大声……”猛然拍了拍他的肩膀，故意装出一副生气的神情：“云、天、河！你听好了，不管我还有多少时间，一定要记得我这个好朋友，不许忘了我，听见没有？”

天河喃喃地低声道：“好朋友……我知道……我怎么可能忘记……”菱纱又是一笑，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凄然，转向紫英，轻声道：“紫英，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什么好东西，是你适用的……”

紫英轻轻摇手：“不必……神兵利器，我并不稀罕，但你须记得自己的誓言，往后不可再因盗墓折去阳寿，这才是最重要的。”看着菱纱，目光中痛惜和感动并存，缓慢而郑重地道：“……今日之行我并不认同，但……如若取此弓会有任何报应，慕容紫英为了朋友心甘情愿。”

菱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轻轻抚摸着剑上的九龙缚丝剑穗，沉沉地叹了口气，道：“快去将弓取下吧，然后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以免夜长梦多。”

菱纱走到墙壁前，伸手要去够那张宝弓。室中猝然响起一个暴怒的声音：“罪人！凭你罪孽之身，也敢触碰神器？！”

菱纱花容惨变，这一声暴喝直击到她心底，在耳边回响不绝。她踉跄着倒退数步，脸上神情极为恐惧，天河大吃一惊：“谁？！”

突然，整个封神陵中的灯火都猛地剧烈燃烧了起来，原先豆大的火焰此刻竟如一个个火炬一般，将室中照的明晃晃的。三人面前陡然间灰影一晃，一人左手一勾，墙上的宝弓已背到了他的背上，傲然道：“吾乃神将句芒，奉天帝之命镇守封神陵！”大袖一挥，众人面前刮起一阵狂风，竟将三人逼退了几步。

狂风陡止，三人惊骇之下，只见那人鹰鼻鹞眼，手臂修长，身披一件灰色大氅，面目中极是阴冷。他面向韩菱纱，怒喝道：“凡间的罪人，你满是罪孽的双手不配执拿这后羿射日弓，还不退下！”

菱纱全身颤抖：“罪人……是说我？……你怎么会知道……”句芒眼中如有冷电放出，大喝道：“你身上的罪孽，连同你们一族的世代因果，本神将不会错认！念你今日窃取神器并非出于利己私心，本神将饶你不死，也不夺你二魂六魄！还不即刻离开封神陵！”

菱纱颤声道：“夺取二魂六魄？！难道、难道曾祖父他是被你……”天河怒道：“喂，你不就是个神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凭什么夺取别人的魂魄？”他见这人一上来就怒斥菱纱，又害了菱纱的曾祖父，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紫英惊道：“天河，不得无礼！”方要向那神将赔礼道歉，只见句芒目光中杀气四溢，沉声喝道：“尔等盗弓的罪人，既然本神将告诫再三，你们仍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本神将代天行诛了！”

霎时间，室中火光乱窜，只见墙上那些油灯中的火焰，竟纷纷向三人身上射来，三人大惊失色，慌忙奋力挥剑，腾身闪避，将那些火光击落避开。紫英正挥剑时，忽然眼前一团灰影欺近，情急之下已不及出招，当即奋力飘后，只听嗤的一声，胸口衣衫已被撕去了一块。

句芒左手握着紫英胸前被撕掉的衣衫，他方才仅仅扫了三人一眼，已然看出三人之中，以紫英修为最高，当即决定擒贼先擒王，以那些飞来的火焰作为障眼法，第一招便直击紫英的要害。想不到紫英双目虽为火光所迷，身法仍是奇快，句芒自认为必中的一击，竟让他在间不容发的一瞬间躲开了，不由得面上露出些许诧异之色，随即一扬手，布片如一发暗器一般，带着呼呼的风声，击向云天河。

天河急挥剑一挡，“铛”的一声巨响，布片与慑天剑正正相撞，竟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天河只觉剑刃上一股大力传来，长剑竟被压了下来，险些劈伤自己的臂膀。那块布顺着剑锋滑了出去，砰的一声，打在墙壁的一角，竟还是完完整整的一片。天河的慑天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可说是吹毛立断，可是这次剑刃和紫英身上一块普普通通的布片相击，竟然不能将其斩断。足可见发出布片之人神通之强，竟将一块布片变得如同百炼精钢一般。

句芒二击不成，当即身形晃动，瞬间已飘到了韩菱纱面前，他知道这三人中必以菱纱为首，又有着深重的盗墓罪孽，是以出手便是杀招，

丝毫不留余地。菱纱惊叫一声，全然不敢与他正面交锋，拼命向一旁逃去，可她的身法又怎比得上那神将？眼看菱纱要被追上，天河、紫英急忙挺身而出，与句芒死死缠斗。句芒此次铁了心要杀韩菱纱，不与二人过多纠缠，轻飘飘这一掌、那一带，便逼得两人身形飘离，再次向韩菱纱扑去。天河和紫英不顾自己安危，死命追上，挡在菱纱面前，苦苦与那神将相斗，不多时，已是汗如雨下。

句芒眼见不能立胜，心下焦躁，见天河长剑挥来，猛地大喝一声，右臂一圈，后羿射日弓到了手中，待慑天剑刺至胸口，窥的真切，弓弦一拧一振，天河只觉手腕一阵酸麻，长剑脱手飞出，直插到墙壁上。句芒一声冷笑，左掌疾出，直击天河胸口，天河避无可避，当即也伸出左掌，两人嘭的一声对掌，天河斜斜地飞出数丈，句芒却巍然立在当地，神色一紧，喝问道：“凡人！衔烛之龙与你有何关系？为何你能拥有神龙之息！”

菱纱和紫英见天河被击飞，两人一声惊呼，飞奔过来，但见天河飘出数丈便稳稳地站在地上，神色镇定入常，似乎并没受什么伤。天河听句芒发问，懵懂道：“什么关系？我们要去鬼界，他就用两道光在我身上照了一会儿，就让我们进去了，又有什么关系？”

句芒大怒：“大胆！竟敢在本神将面前胡言乱语！”猛地又扑过来，天河一怔之下，身形稍慢，险些被他抓住。多亏紫英、菱纱从旁干扰，使得句芒攻势缓了一缓，但只片刻间又攻到天河面前，天河此时手无长剑，只得展开拳脚与其相斗，但他的拳脚经验实在太浅，只拆了数招便被句芒看出一个破绽，身子轻巧一转，右臂反抓，登时将天河两手制住。句芒向他两臂穴道中微一用力，当即又感觉到天河内息中的神龙之息，不由得面上一愣，只是将天河制住，不再使力。

菱纱见天河被擒，急道：“放开天河！我跟你拼了！”她刚才对句芒怕得要死，现在却要纵身扑上去拼命，句芒长袖一摆，一道真气迸射而

出，正中韩菱纱胸口，菱纱被打得倒飞出去，倒在地上，神色极为痛苦，忽地一张口，吐出一口血来。

紫英急奔过来，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喂菱纱服下。天河看菱纱受伤，大怒道：“混蛋！你这——”话没说完，句芒手腕一紧，天河只觉全身上下都已木了，张着嘴，竟是说不出半个字来。

句芒指着韩菱纱，冷冷地道：“看在这凡人身负神龙之息，与我神界只怕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本神将暂不收你性命，否则刚才那一击若再加上半分力道，你此刻已赴阴曹地府！但你一生所为，死后终将由鬼界而断，罪孽深重，自有报时！”忽然一松手，将天河掷出数步，喝道：“尔等速离封神陵！”

天河被他掷出时，全身的麻痹感还未解除，双脚落地，竟然站立不住，砰的摔倒在地，站起身来，奔向菱纱：“菱纱、菱纱，你怎么样？！”见菱纱痛苦神色，向着句芒怒道：“可恶！这把弓要是不能拿，我们就不拿！但你干嘛要打伤她？！”

句芒冷喝道：“本神将不容罪人玷污神器！此乃天经地义！”天河愤怒道：“你，可恶！我——”说着又要冲上去，地上的菱纱忽然微声道：“天河！不要……千万不要为了我顶撞神将……是我不好，我太没用了……本以为这一次可以替你找到一把好弓……”

紫英摸了摸菱纱的脉门，见她体内气息已然稳定，脸色也渐转红润，知道本门的灵药起了作用，菱纱已无性命之忧，暗暗向天河摆了摆手。天河仍是怒道：“什么破射日弓！给我我也不要！可是你竟然为了这个，就把菱纱打伤？！”

句芒两眼陡然睁圆，冷冷地瞪视着云天河，天河毫不畏惧，也怒瞪着他的双眼。菱纱心中着急，强撑着站起来，拉着天河的手急道：“天

河，别担心我.....我的伤其实还好，只不过最近总是很容易没力.....我们走吧，不要这把弓了.....”

句芒注视着天河双眼，忽然语调转缓，朗声道：“罪人之手，不容玷污神器！心如明镜、三世澄澈之人，方有资格成为神器之主！看你这凡人，倒够得上这个要求，只不过，你一介凡人，为何身上竟能有神龙之息？”

菱纱听得惊喜，问道：“你、你是说，天河能拿这把弓吗？！”句芒不理她，冷冷地对天河道：“凡人，回答本神将的问题！”

天河满脸怒气，大声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而且我现在很生气，就算听懂，也不想回答你！”菱纱急道：“天河，你别这样.....”

句芒眉头紧皱，忽然缓缓问道：“凡人，你想成为后羿射日弓之主？”天河生气道：“有什么稀罕的！我不——”

“天河！”

天河一惊，回过头来，眼前是韩菱纱那双焦急的、充满泪水的眼睛。韩菱纱摇着他的身子，大声道：“天河，你这么快就忘了吗？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我想要看你用这把弓的样子.....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你都要永远把它带在身边.....”

天河惊呆了，看着她竟是说不出话来，韩菱纱急切地喊道：“快、快向他点头啊！你要是说‘不’，大家这一路过来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这是我的心愿，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实现自己最后的一个心愿吗？！”

天河望着菱纱那因焦急而通红的双眼，刹那间泪水夺眶而出。

你可知道，这个心愿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为你自己，想得那么少呢？！

然而天河终究擦干了眼泪，扬声道：“我、我想要这把弓！”

句芒点了点头，朗声道：“盘古有训，纵横六界，诸事皆有缘法！凡人仰观苍天，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幽冥之间，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自今日始，后羿射日弓尊你为主，力量挥放多寡，决于主人！”将后羿射日弓交给天河，又道：“凡人，既然你不愿多说神龙之息的事，本神将也不再追问，望你善用神器，好自为之！你若身死，神器将重返封神陵！”

说完，句芒回过身去，张开双臂向墙上一跃，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消失不见，只在墙上留下一只雄鹰的凹痕。封神陵中的灯火霎时间又黯淡下来，只剩下天河手中的后羿射日弓，仍在发出柔和的光芒。

天河三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菱纱拍着手，望着天河，脸上满是笑意：“太好了，天河！想不到会这样顺利，更想不到……你啊，居然还算是个大好人，不像我……哈哈……”

天河急道：“菱纱，你别听那家伙乱讲！你要是不高兴，我把弓扔掉好了！”菱纱怒道：“什么，你敢！你要是敢扔了，我跟你没完！还不快把它背上让我看看！”天河犹豫地把弓背上，菱纱看着他，拍手笑道：“不错不错，天河你背上它，真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紫英走过来，问道：“菱纱，你的伤怎么样了，还难不难受？”天河也难过地说道：“菱纱，为了给我拿这把弓，害得你……”

菱纱笑了笑，轻松地道：“没事没事，我的伤早就好了！看你们两个，干嘛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弓也拿到了，大家都没事，不是皆大欢喜？”

天河痛苦道：“可是，你……”菱纱望着他俩，轻声说道：“其实啊，你们根本不用替我难过。本来在家的时候，看着许多人早早逝去，我心里是有些难过痛苦，可是自从在鬼界听到伯父说那些话，内心反而平静下来了。就算不信命，我也相信这世上有因才有果……我们韩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怪别人……事到如今，让族里更小的孩子别再去盗墓，以后也不要有人去，我就安心了……”

天河问道：“那你呢？你也不会再去了吧？你说过这是最后一次的！”菱纱微微一笑，郑重点了点头：“傻瓜，你担心什么？我可是向来言出必行的！”天河心头一喜，随即又是一悲，即便菱纱从此觉悟，老天又能在她沉重的命运上减去几丝阴影呢？

紫英正色说道：“菱纱，你不但不可再去盗墓，日后也应多做善事，累积功德，于你有益无害。”菱纱轻轻一笑：“知道啦，小紫英又在说教了！”紫英望着她，将这一日心中种种悲伤感慨尽皆压下，方才道：“此间事了，我们回琼华派，进妖界找梦璃吧！”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八章 幻瞑重逢

眼看琼华派山门就在眼前，菱纱忽然道：“紫英，我们……不从这里进去了，直接去卷云台好不好？我和天河，我们……”

紫英望她一眼，知她二人心结，点了点头，三人绕过大门，直接御剑飞到了卷云台上。只见那团紫雾仍弥漫在台子尽头，颜色却似乎淡了很多，三人小心走近，紫雾中也没射出当日击伤天河的光柱光剑。

紫英微感奇怪，道：“怎么回事……为何入口处妖风散去了不少，散发出来的妖力似乎也比之前要弱……”天河摩拳擦掌道：“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冲进去再说！”

紫英点点头，忽见菱纱看着自己，轻声说道：“紫英，一路上我都忍住不问……可现在已经在妖界入口了，你……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放开梦璃是妖的事……”

紫英叹了口气，过了好久才道：“我……不知道。或许在真正见到梦璃之前，我都无法想像，也不知要如何面对她……”望了望妖界，又回头望了望琼华派，长叹道：“我十几年来在此修行，我的师弟、师妹、师侄，还有所有的长辈，都在这里……若是琼华派和妖界兵刃相向，我绝不会坐看本派弟子死伤……可是梦璃……”

天河不解道：“为什么一定要打？难道不能让妖界离开吗？爹说过，只要不再用双剑网住妖界，妖界就会自己离开了！”想起父亲讲述的当年大战的惨状，害怕地道：“人和妖相安无事，难道不好吗？如果再打起来，肯定又会有很多人和妖白白丧命。我虽然不像紫英你，有很多师兄、师弟，但也不想看你菱纱、梦璃，还有怀朔、璇玑，你们之间任何一个出什么事啊！”

紫英叹道：“我也不想……在鬼界听了云前辈说的那些话，心里原有的那些想法一下子全被推翻了……可是，羲和、望舒双剑此刻正在掌门和玄霄师叔手中，他二人誓报十九年前之仇，要想让他们罢手，谈何容易？”

天河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也许会有办法的。见了梦璃以后，我一定要问问她，如果有办法让妖界离开，是不是就不用杀来杀去了！我还要去见大哥，劝他不要网缚妖界，与梦璃她们为难了！”

菱纱点头道：“嗯，我觉得，天河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进到妖界之后，我们就见机行事吧，要是见了梦璃，能找到其他法子化解这场争斗，便再好不过了。”

三人拿出翳影枝，天河当先向妖界入口走去，走到紫雾深处，只见面前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结界，将翳影枝伸出轻轻一碰，那结界立刻破开了一道口子，天河急忙钻了进来，却见手中的翳影枝迅速融化在了空气里，背后的结界也重新合拢起来。

紫英、菱纱二人如法炮制，也顺利的进到了这妖界之中。三人放眼望去，见妖界四面均是深紫色的屏障，脚下地面上林立着许多紫色的晶石，发出奇异的光泽，将眼前景物映衬得如同梦境中一般。

菱纱看得好奇，走上去摸摸那些晶石，回过头来向紫英笑道：“紫英，我看这些石头，倒是配得上你的名字呢，紫～英～”

紫英全神注视着周围，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闻言只是笑笑。天河指着前面，问道：“咦，你们看，那个发光的是什么？”

天河的说话声稍微大了些，刚刚说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个人形妖物走了过来，看见三人，大吃一惊：“你们！你们是怎么穿过结界的？！”

紫英感到它们身上的强烈妖气，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手握剑柄。那两个獏妖中较高的一个望了紫英一眼，大怒道：“二弟，那家伙穿的蓝衣白衫！他们是琼华派的人！！”

那二弟怒视着紫英，暴跳如雷，大声道：“大哥，咱们杀了他们，给十九年前死难的爹娘报仇！”两妖张牙舞爪，先冲着紫英扑了过去！

菱纱急道：“等等，我们不是——”话音未落，只听得啊啊两声痛呼，两妖摔了出去，一人腿上多了一道深深的剑痕，汩汩地流出血来。那两妖当真顽强，拼着腿上重伤，仍是硬撑着站了起来，还想冲上去与紫英拼命，眼前蓝影一闪，紫英已飘至面前，左足飞起，登时将那二弟踢得飞出数丈，右手长剑一挺，剑尖离剩下那妖咽喉不过数寸。那

妖万没料到紫英如此厉害，片刻之间自己已然被制，此刻紫英长剑一递，便可送了他的性命，但那妖竟是毫不畏惧，狂吼道：“琼华派的恶贼，要杀就杀！老子就是死了，也要化作厉鬼来向你们这些人类索命！”

那被踢飞的獏妖伤得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也怒喊道：“有种的，就杀了我们兄弟两个！就算我们一家都死光了，幻瞑界的梦獏是杀不完的！你们人类永远也休想攻下幻瞑界！”

紫英怒目圆睁，喝道：“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利！”右腕一紧，长剑就要刺出。菱纱连忙拽住他的胳膊，急道：“慢着！紫英，他们说不定是梦璃的族人，怎么可以痛下杀手呢？！”

紫英微微一惊：“族人……”这才想起三人来此的目的，强压下心中怒气，刚要逼问那两妖梦璃的下落，谁料那两妖自以为死期将至，绝望之下，骂得越发起劲恶毒，将琼华派从掌门到弟子统统恶骂一顿，还嫌不解恨，又骂起琼华派中已故的太清、宗炼诸人。紫英听他两个辱及师公，心中怒火熊熊，若不是菱纱在一旁死命拉着，这两个妖怪早死了百八十次了，忽地力聚左手，疾风闪电般啪啪给那妖扇了十几个耳光。那妖被打得口角淌血，牙也掉了几颗，口中仍在呜呜地痛骂不绝。

忽听见耳边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婵幽大人说的没错，果然有人毫发无伤地穿过了结界。”

紫英三人一惊，抬眼望去，只见前方空无一人，那声音似乎发出在数里之外，可听起来就如在耳边低语一般清楚。紫英心中一凛，知道发话之妖恐怕是妖界中的精英，未及出言，只觉一股极锐利的气流直刺向自己胸口，急忙回剑自守，想不到那气流中力道极强，铮的一声，击在自己剑身上，紫英全身都不禁颤了一颤，连退了两三步方才站稳。

那道气流迫退紫英，随即横扫向天河和菱纱，两人猝然遇袭，急忙拔剑抵挡，也不由后退了一步。三人再想反击时，那股气流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人转头看去，只见刚才重伤的两妖被一个身形高大的妖扶着，一左一右站在他两边，齐声喜道：“师父！”

那师父身披一件朱紫色的披风，白发如瀑般飘扬在身后，背插一根丈二钢枪，两手架着两妖，微笑道：“你们两个，平日里用功虽勤，终究是底子太薄了一点。连这些琼华派的小卒都对付不了，还怎么为你们爹娘报仇？”那大哥满面羞惭，道：“师父，弟子学艺不精……”师父摆了摆手：“好了，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回去禀报婵幽大人和奚仲将军，琼华派可能马上就要杀进来了，让他们赶快加派人手到入口处来。”冷冷地扫了紫英三人一眼，淡淡地道：“至于这三个人，就交给我对付。”两妖得令，急忙拖着伤腿走远了。

那妖转过身来，面对紫英三人，冷冷道：“你们三个，既闯入我幻瞑界，便该做好有来无回的准备！”菱纱惊叫道：“等一下，为什么要打？我们不是敌人啊！”

那妖冷笑道：“胡言乱语，拖延时间，你们三个莫非是在等其他援手？休想如愿！”沉沉一掌击了过来，紫英挺剑刺去，那掌势中途忽然一变，改拍为扫，砰的击在剑面上，紫英未料到这一招，手上劲力没使足，虎口一痛，长剑险些脱手，惊骇之下，再不敢有半分轻敌之意，长剑圈转，自己先取了守势。那妖虚晃一招，又是一掌拍向天河，半路中忽然变向，向菱纱击去，三个人一时间手忙脚乱，自顾防御不暇。

紫英苦战许久，只觉那妖掌力倒也并不如何厉害，只是掌法极为凌厉迅猛，一招一式尽是攻向自己三人料所难料、防不胜防之处。攻敌之不备，本是武学精要，只是临敌之时，极难做到招招如此，若有一招使偏，对方已有防备，自然就失了先机。而那妖以一敌三，又不用兵刃，居然还能招招进击，毫不防守，除了自身武功甚高之外，自然在

经验上也比己方老道的多。又斗片刻，明白自己三人若再不主动出击，不但绝无胜望，而且若是刚才那两妖找来大批援兵，那便大大地不妙了。当即不顾他向自己左胸劈来的一掌，右手长剑疾出，刺向那妖右肩，竟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那妖见紫英变招，哼了一声，果然撤掌自保。天河和菱纱缓过一口气，见紫英招数，也会意过来，纷纷转守为攻，那妖神通虽强，面对三人合力齐攻，也不由身形稍乱，忽然被紫英一剑刺来，侧身急躲，虽没受伤，背后的披风却被刺了一个窟窿。

那妖神色一怒，猛地拔出身后钢枪，手臂一抖，枪尖幻出一个巨大的圆圈，只听叮叮连响，三人手腕都是一麻。那妖出手不留情，长枪横扫，逼得三人退开数步，枪尖如暴风骤雨一般向三人身上刺去。琼华派中虽以习剑为主，弟子中也有不少习练枪棒等长兵器，紫英对派中枪法也略知一二，但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及那妖所使迅速狠辣，而且枪法竟似专门为对付己方而设计，之中，竟隐隐克制住自己所用的剑法，三人不由得攻势稍缓，那妖斗得兴起，蓦地大喝一声，满头白发聚拢成束，如钢针一般扫向众人，口中长啸不绝。紫英三人奋力抵挡，见他如此威势，心下都不禁有些夺气。

众人却不知那妖此刻心中也是大为惊骇，那名穿着蓝白道服的琼华派弟子，剑法精熟，内功修为也已颇为不弱，便是在十九年前，琼华派人才鼎盛之时，也算是年轻一代中极出众的角色，何况今日琼华派元气大伤，居然仍能培养出这等弟子，思之不由胆寒。自己急于除掉这个未来大患，猛攻数十招之下，竟仍是不能得手。

但最令他吃惊的还是那个穿着布衫、头发蓬乱的少年，他的剑法与那名琼华弟子相比生硬不少，攻守之间，身形也略显凝滞，若也是琼华派中人，显然修为和刚才那人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此人内功之深厚，却是自己所罕见，手中钢枪与他长剑相击时，手臂不由感到一阵酸麻，那少年身上的内力竟能顺着枪尖向自己涌来，自己尚需运功防

护，更诡异的是，他发觉那少年的内力中，竟是带着一炎一冰两种力量，时阴时阳，亦阴亦阳，自己实不知该运哪般内力化解，连试几次，方才勉强化开他涌来内力，心中对这少年大是忌惮，枪尖再不敢轻易与他长剑相交，暗自忖度：“这是何方人物？怎会有如此怪异的内功？”

猛然间只听铮的一声巨响，那妖钢枪扫退三人兵刃，后纵出丈余，枪尖指地，斜睨着紫英三人。紫英三人方才被他一阵猛攻，全力相抗之下，都有些力怠气喘，此时见他停手，也不上前相攻，暗自调理体内气息。那妖假意罢手后退，实是要观察他三人的虚实，看出三人气力有所不逮，心中暗喜，当即暗暗将全身内力运到钢枪之上，枪尖隐隐发出光芒，瞄着紫英胸口要害，刚欲暴喝一声，以雷霆万钧之势，猝然出手，趁他防备松懈，定能刺他个透明窟窿。忽听身后一个焦急而亲切的声音呼道：“归邪将军，请住手！”

归邪一惊回头：“少主？！您怎么来了？”天河等人却是大喜：“梦璃？真的是你？！”

但见柳梦璃冉冉走来，身上仍穿着那件柳府的蓝色长裙，望着天河三人，眼神一动，微微转过头去，对归邪道：“我听说有人穿过了结界，所以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他们……将军，他们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伤害他们！”

归邪一愣，惊讶地看着天河三人。天河欣喜地道：“梦璃，你、你没事吧？”菱纱也担心地怪道：“好梦璃，你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梦璃的眼圈微微红了，轻声道：“对不起，我当日也是情非得已，我、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你们解释……听说后来云公子硬闯这里，差点丢了性命，梦璃心中害怕极了，也后悔得不得了，真的对不起……”

天河忙道：“梦璃，没事的，我的伤已经好了……”归邪向梦璃施了一礼，恭敬地道：“少主，恕属下不敬，只不过这三个即便是少主的的朋友，毕竟是‘人’，进入幻瞑界中，并不妥当！更何况此刻琼华派马上就要攻打进来，难保他们其中，没有琼华派派来刺探的奸细……”冷冷地望着慕容紫英，眼中充满了不信任。

梦璃镇定地道：“将军，我知道，所以我要让他们去幻瞑宫拜见我娘，如何行止，由娘来定夺。若是娘怪罪下来，一切罪责由我承担。”对天河三人轻声道：“你们随我走吧，这里的獏妖都痛恨人类，如果没有我帮你们解释，你们恐怕寸步难行。”

归邪急道：“少主，这……”梦璃看着他，道：“归邪将军，入口处的防卫就交给你了。”说完转身向妖界内部走去，天河三人跟在她身旁，归邪目瞪口呆，眼看着四人远去。

梦璃一路上默默不语，只是引着三人向前走去。天河三人与她久别重逢，均是欢欣不胜，却见梦璃神色冷淡，似乎颇为伤心，均是有些奇怪。走着走着，紫英蓦地停下脚步，梦璃望着他，轻声问道：“紫英，怎么了？”

紫英涩声问道：“梦璃，你，真的是属于此界的妖？”虽然他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此刻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梦璃缓缓点头：“不错，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妖界，我们族人把它叫做幻瞑界……而我，则是幻瞑界族长的女儿。”

紫英神情巨震，天河和菱纱也是大吃一惊，天河惊道：“梦璃，你……”梦璃闭了闭眼，淡淡地道：“十九年前，幻瞑界和琼华派大战时，我尚且年幼，一次遇袭，险些死于琼华派弟子之手，幸好云叔救了我，把我送去人间……不知是否是因为妖界临近的缘故，这段原本很模糊的记忆，那天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大战在即，我不可能抛下

自己的族人，所以一定要回来。”看着紫英三人，知道他们心中的震动，轻轻苦笑了一下，不再言语。

紫英三人机械地随着梦璃向前走去，众人随着道路盘旋而下，只见两旁渐渐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房舍，有许多妖怪在路旁趴着休息，大多数还是獏类的形态。他们看见梦璃，目光中都露出尊敬之色，但一见到天河三人，特别是身着琼华服饰的紫英，登时咆哮不止，两眼血红，直欲扑上来撕咬三人。梦璃目光悲悯，望着他们，口唇翕动，似是说了句什么，那些獏妖才勉强压制住暴怒的情绪，愤恨地望着紫英三人，紫英这些年除妖无数，但看见他们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终于，众人缓缓走到了幻暝界的最底部，一座庞大的宫殿出现在四人眼前，四壁上都用那些紫晶装饰，瑰丽之余，显得十分神秘。梦璃轻声道：“你们先在门外等一等，我要进去禀报我娘。”说完便走了进去。

天河三人等在门外，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有刚才那种痛恨的目光向自己射来，全身上下都是极不舒服，连头也不敢抬，如此感受，简直犹如折磨一般。终于听见殿内一个强硬的女声道：“进来吧！”

三人硬着头皮走进去，只见殿中央宝座上，一个白发女子巍然坐定，她原本清秀的容颜上，透出几分刻骨的冷漠和恼恨，眼角淡淡的有几道皱纹，显然年纪已经不轻，整条右臂似乎受了伤，无力地搭在宝座的扶手上，左手放在膝上，目光如电，冷冷地注视着紫英三人，正是幻暝界之主婵幽。婵幽右手边，柳梦璃望着三人，神情凄然，左手边一个文士模样的獏妖端立在地，苍白脸色，长发胜雪，一身暗红色长袍，也在淡淡地看着三人，虽然面带病容，全身上下却透着一股丝毫不亚于之前归邪的气势，这妖便是幻暝界六灵将之首——奚仲。

婵幽目光在三人脸脸上扫射许久，问道：“璃儿，你说的朋友……便是这几人？”梦璃轻轻点头：“是，娘。”

婵幽怒哼一声：“岂有此理！”声音中透着一种无比的威严，众人皆是一震，只听婵幽十分不悦地对梦璃道：“璃儿，你愿意回到我族，我很高兴，但想不到你竟然把‘人’都带进了幻瞑界！”

天河解释道：“不是梦璃带我们进来的，是我们自己……”话没说完，紫英拽了他一下，摇头示意他住口。梦璃不安地道：“娘！他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是敌人……”

婵幽冷笑一声打断了她：“不是敌人？莫非我看错了，那个穿蓝衣、背剑匣的，不是昆仑琼华派的人？！”目光猛地射向紫英，紫英神色微惊，右手暗暗握住了剑柄。只听梦璃着急地解释道：“娘，他……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

婵幽叹了口气，用极为沉重的口吻缓缓道：“璃儿，我确实很感激当年将你救走的那个人，他将你送给可靠之人抚养，更赠你宝物帝女翡翠，以掩盖身上妖气……没有他，我们母女又何来日后重逢！”语调一转，扬声道：“但是，人终究是人！你要与人为伍，也要先想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接纳你！还是将你当作异类来看待！”

梦璃低着头，一时语塞。她自从知道自己身世以后，虽然日夜盼望着与天河等人重逢，但内心深处又隐隐地极不愿意与他们相见。她不知道，作为妖类的自己，还能为他们所接受吗？他们还能认自己这个妖做朋友吗？

天河……他和自己，还会不会……

菱纱高声道：“我们才没有想那么多！我们真的是把梦璃当作好朋友，才不在乎她的身份！”天河也道：“对，梦璃就是梦璃，她永远都是我

们的好朋友！”紫英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婵幽哼道：“哦？那你们倒是说来听听，区区三个人，便敢胆大包天闯入此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莫非仗着璃儿是幻瞑界少主，就以为能得到她的庇护么？”眼中厉光闪烁，语音忽转森然：“不要以为你们认识璃儿，就可以在这幻瞑界胡作非为了！若是你们做出危害本族之事，刚才归邪的本事你们也见识到了，你们三个修为再高，也休想生离此地！”

天河真诚地道：“我们不知道梦璃是什么少主，到这里来也只不过因为她忽然离开，我们担心她遇到危险，现在看到她没事，也就放心了。根本就没有别的意思！”梦璃听得心中十分感动，痴痴地望着天河：“云公子……”

婵幽直盯着天河双眼，见他目光中并无半分心虚躲闪之意，心中怀疑之情稍减，忽然眉头一皱，扬声问道：“你们是如何穿过入口结界的？自从十九年前，被那些可憎的人类攻到这幻瞑宫前，我便立下决心，妖界若能不亡，我定要在入口布下强大结界，让擅闯之人不得好死！想不到，你们几个竟能毫发无伤地穿过，难道琼华派中已有破解此结界的方法？！”

天河摇头道：“不是，我们去了鬼界……”柳梦璃失声惊呼：“鬼界？！”见母亲哼了一声，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尽是不满之意，不敢再说下去，一颗心却是怦怦直跳。天河他们居然去了鬼界？！他们以凡人之体，要进入鬼界，再从鬼界回来，这其中种种凶险，又岂是九死一生所能形容？他们为了看到自己平安无事，竟然甘冒这么大的危险，自己却又何以为报？

天河继续道：“……我们在鬼界取了一种叫翳影枝的东西，听说只要有了它，天底下大多数地方都能随便来去，到这里一试，果然管用，就这样进来了。”柳梦璃痴痴地望着他，心神激荡不已。

婵幽淡淡道：“哦，那可真不简单。既然诸位为我女儿煞费苦心，只是担心她的安危，那既然现在见到她平安无事，就请回吧。”左手一摆，奚仲微微上前，就要送客。梦璃急得喊道：“娘！”

婵幽瞟了她一眼，冷然道：“怎么，你舍不得吗？是舍不得他们全部，还是舍不得其中哪一个呢？”奚仲蓦地转过身来，疑惑地望着梦璃母女，脸上微有讶色。梦璃一惊，低着头，轻声道：“娘……女儿想带他们去里幻瞑宫，让他们知晓当年之事……”

婵幽怫然喝道：“放肆！里幻瞑宫乃幻瞑界重地，连本族族民也很少入内，你竟然要带三个外人前去？”奚仲也劝道：“少主，大人说的有道理，本族重地，不可让人类进入……”

柳梦璃急得声音都有了几分颤抖，高声道：“娘，十九年前那场大战，云公子他们也一定是满腹疑惑，我只想让他们看看当年之事……我求求您了，云公子的爹就是当年救了我的云叔啊！”

婵幽听了这话，微微一怔，不太相信地看着云天河：“哦？他竟是那人的孩子？”见柳梦璃焦急地连连点头，沉吟道：“我族向来恩怨分明……好吧，璃儿，看在他爹对我们母女有恩的份上，我便依你一次，但这几人若有不轨之心，我定不饶恕！”

梦璃欣喜地向娘一点头：“谢谢娘！”婵幽望定三人，道：“你们三个，都到璃儿这边来！”见三人走到梦璃身旁，喝道：“闭目、凝神！”

梦璃四人闭上眼睛，只听见奚仲不安地说道：“大人，您的身体，怕是不宜再施展法术……”婵幽道：“无妨，我自有分寸。”随即朗声道：“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念动，方万物有生，随之——虚～实～乃～成！”

四人只觉身体轻飘飘的，转眼间便被传到了另一间小一点的宫殿中，睁开眼睛，只见这间殿里堆积的尽是紫晶，晶石的颜色比外面那些还要深重些，殿中央是一个缓缓转动的紫色光球。菱纱问道：“梦璃，这是哪里？”

梦璃道：“这是一个可以重现梦境的地方，我想，你们看过之后便会明白，当年幻暝昆仑之战的那些渊源……”紫英问道：“这些梦境……与琼华派相关？”

梦璃看着紫英，轻叹道：“紫英，我知道，你对妖的厌恶、十几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来到这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些往事。或许，你会明白，人自然有人的想法，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无奈……”

“幻暝界中的妖类乃是‘梦魇’一族，我们能够往来于梦中，以吞吃人的梦境为食。但梦魇并不会伤害到人，也不会轻易窥视别人的梦境，若遭吞噬的是恶梦，反而于人有益。我们并不是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凶残，一定要吃人伤人。当年令琼华派损失惨重的大战，实在是逼不得已……”

紫英道：“可是，妖与人相争，人力多半微小不可及，只能任由宰割，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梦璃摇摇头，悲叹道：“人力虽然微渺，可是人的相争之心，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怕……”紫英叹了口气，道：“也罢，梦璃，请你把当年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要弄清楚，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隐情，又有什么，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的……”

梦璃点了点头，轻声道：“对不起，在妖界之中，你们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吧？不单人会排除异己，妖也会排除异己……我娘她很讨厌人，梦璃看你们为了能进幻暝界，四方奔走，甚至还去了鬼界，每个人都瘦了，脸上都是风尘仆仆的，我好心痛，可又不敢与你们太过亲近……若是她心中不悦，我不知道……能不能保护你们……”

菱纱安慰道：“这也没什么，本来就是人先来攻打妖界的吧？你娘她要是喜欢人，那才奇怪呢。其实就像天河刚才说的，只要看到你平安，我们就放心了。只不过，我们还想问问你.....现在琼华派和幻瞑界还没有短兵相接，我和天河、紫英，都不愿意见到双方杀个你死我活，要是想办法让幻瞑界脱离双剑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免去这场大战呢？”

梦璃悲伤地点点头：“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只怕是不可能了。我族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遭受巨创，现在只能勉强守住幻瞑界入口，想要脱离双剑的束缚，谈何容易.....琼华派也绝不会就此罢手，没有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紫英心中疑惑，问道：“真正想要的东西？双剑网缚此地，不就是为了直接引取灵力？”梦璃摇头叹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幻瞑界被缚住之后，琼华派的确能够通过双剑引取灵力，但那只是幻瞑界灵力的一小部分，我族真正的力量来源乃是此地遍布的紫晶石。”指着室中堆放的紫晶，道：“我族虽以食梦为生，但在千年以前，也只是灵力十分寻常的妖。自从偶然发现了这处奇地，其间灵力充盈，尤其是这些紫晶石，令族人的修为突飞猛进。而族长通过紫晶石的力量，才能令整个幻瞑界隐去，避过许多无谓的灾祸.....”

紫英惊疑道：“如此说来，琼华派是凭借双剑之力才令此地现形？如果没有双剑，我们根本来不了这里？”梦璃道：“对.....一切都是从琼华派发现了幻瞑界开始，他们虽不知紫晶石的存在，却也明白这里蕴涵着强大的灵气.....十九年前，幻瞑界的入口并无结界，琼华派攻入之后，终于发现了紫晶石的秘密，也夺去了不少.....如今，他们眼见幻瞑界再至，又怎会罢手？”

众人黯然不语，天河心中暗暗决定，等出了幻瞑界见到大哥，一定要说服他撤除双剑，放妖界远去。梦璃走到那个紫色光球旁，轻声道：“来吧，我带你们看看，这些年来一个琼华派中人的梦.....”

光球缓慢转动着，上面幻出一幅幅图景：

剑舞坪上，一个青年打坐在地，见他容貌，赫然便是玄霄，只是神情中却没有了后来那份苦涩。他身旁云天青来来回回地走着，抱怨道：“第三重境、第三重境，唉，这得练到哪一天啊，累也累死了……”

云天青见玄霄闭目修炼，对自己的话毫无反应，咳嗽一声道：“咳，我说师兄～你我入门这么多天，吃睡都在一起，好歹也有过同床共枕之谊，可你跟我说话的次数，连十根手指都数不满，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玄霄仍是一动不动，云天青无奈道：“师兄你倒是说句话啊……”玄霄忽地站起来，看了云天青一眼，冷淡道：“如你这般性情浮躁，说不定几天之后，便受不了练功之苦而放弃，与你说话也是多余。我要去找个清静之地练功了，你别来烦我。”说着就要走，云天青急忙拉住他：“哎哎，师兄你别走，你倒是说说看，我们都练了两个多月，还没到师父说的第三重境，他老人家是不是存心整我们啊……”

玄霄一挥袖子：“胡闹！你自己不够努力，却怪到师父头上！”云天青见他严肃神情，忙陪笑道：“是是是……你和夙瑶师姐、玄震师兄都是一板一眼的人，就我总犯错……”

玄霄哼道：“我看你待在思返谷，却是快活得很。”云天青得意道：“那是，思返谷好哇！少了一大堆训斥唠叨～不过就是没饭吃，让人有点受不了……”

正说话间，前方两个女弟子走了过来，前面一人笑嘻嘻地走到两人面前：“两位师兄，还在修炼啊？”云天青看见她，也笑道：“哟，是夙汐师妹啊，找我们两个有何贵干？”

夙汐拉过后面一人，笑着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位是刚入门的夙玉师妹，已被掌门师伯收入门下，但这几日掌门师伯另有要事忙碌，玄震师兄和夙瑶师姐又都不在门派中，所以请两位师兄多多关照她一下。”拉着夙玉，又对她道：“夙玉，这便是我说过的玄霄师兄与天青师兄了。”

梦境外的天河惊叫道：“娘！”看着母亲身影，眼中又不知不觉地涌起了泪水。

玄霄与云天青乍见夙玉容颜，都是一惊，只觉得这女子便如昆仑山间的清泉，清丽中透着澄澈和灵秀。夙玉向两人施了一礼：“玄霄师兄、天青师兄。”

云天青险些没回过神来，闻言笑道：“哇！你长得这么漂亮，来这里修仙，岂不可惜了？”身旁玄霄猛咳一声：“天青，休得胡言乱语。”

夙玉看了看云天青，淡然道：“.....容貌美丑，皆是皮下白骨，表象声色，又有什么分别？”云天青万没料到这女子才刚刚入派，竟如派中极长的前辈一般淡薄世事，有点尴尬地道：“唉，你年纪轻轻，便看这么透，岂不是一点也不好玩了.....”

玄霄生气地喝道：“天青！”云天青嬉皮笑脸地道：“好好好，我不说了，还是师兄懂得怜香惜——”见玄霄两眼恼火地瞪着自己，忙改口道：“不不不，是懂得爱护同门，呵呵。”

玄霄瞪他一眼，转过头来温言对夙玉道：“夙玉师妹，天青他只知道胡言乱语，你别理他。”夙玉望着他，笑了一笑。夙汐在一旁笑道：“嘻嘻，夙玉，这两位师兄就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人都很好，相处久了你便知道了。走吧，我带你去你的房间。”夙玉点点头，被夙汐拉着向远处走去，身后云天青一副不舍的表情，转头看了看玄霄，见他也是如

此，笑叹道：“唉，师兄啊，我看你的样子，倒是挺关心夙玉师妹的……”

“练功！”玄霄缓缓盘坐下来。

光球上迷彩一幻，又勾勒出一间大殿内的情景：

阶下玄霄和夙玉并肩而立，玄霄微微躬身，向阶上的太清真人施礼道：“师父，命弟子和夙玉师妹到琼华宫来，有什么事？”

太清真人神色肃然，道：“我今日命你二人前来，乃是有一件关乎本派的大事要交托！”两人听得一惊，只见掌门转向身旁的宗炼长老，说道：“宗炼，便由你来说吧。”

宗炼走到两人面前，正色道：“想必你们都已知道，昆仑诸峰之巅，有天光投下的地方，便是传说中的通仙之途，若能通过，则可白日飞升成仙，只是那里灵气充沛，彼此激荡，绝非一人之力能够靠近。吾派修仙，虽日积月累，勤奋不懈，可惜成效甚微……”

说到这里，宗炼叹了口气，脸上忽然又现出极为兴奋的神情，朗声道：“直到本派第二十代掌门道胤真人，这位绝世之才的先辈，悟出以人养剑，万物分阴阳，而阴阳生万物，若能修炼一对雌雄双剑，以巨大灵力形成剑柱，直冲云霄，至昆仑山上天光投下处，则门派中诸人皆可抛却肉体凡胎，成为仙身！自那时开始，吾派穷尽三代之力，终于于我手中，铸成羲和、望舒两剑！”说着从身后剑匣中缓缓取出一长一短两柄宝剑，正是望舒剑与羲和剑。

他郑重地将羲和剑交至玄霄手中，望舒剑则递给夙玉，玄霄将羲和剑拿在手上，有些惶恐，问道：“师父、师叔，这确是绝世的神兵利器，但为何要给予弟子……”

太清真人朗声发话：“玄霄，如今这双剑还是死物，若能灌注生人灵气，则力量之巨不可想像！也唯有如此，才有修成剑柱的可能。你二人已被选为羲和剑、望舒剑之宿体，从今往后，便要人剑同修，助我琼华派早日升仙！”

玄霄又惊又喜，深深地向两位师长一揖道：“弟子、弟子能够担此重任，定会勤加修行，不辱使命！”太清和宗炼看着他，满意的笑了。又向夙玉看去，却见她一脸迷惑，默默地想着什么，太清真人问道：“夙玉，看你的样子，似乎有话要说？”

夙玉轻声说道：“弟子、弟子实在惶恐！若是望舒剑需要女子作为宿体，如此重任，为何不交给夙瑶师姐呢？弟子修为浅薄，只怕承担不来……”

太清真人肃然对她道：“原来如此，你不必自卑，且不说夙瑶资质并不及你，单是这双剑宿体，须得是生辰之中、阴阳极盛之人，我于山下寻访多年，才发现了你与玄霄……”

夙玉恍然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师父会来到夙玉所居的小城……”太清真人拈须微笑道：“不错，万里挑一，自然要费一番心思，所幸最后终于找到你们两个，这亦是上天怜我琼华啊！”说完放声长笑，想到琼华派数百年的心愿，眼下终于有希望在自己手上完成，自是无比高兴。他内功深厚，朗朗的笑声一阵阵传来，直震得整座琼华宫都微微颤动。

梦璃四人听着这笑声，却是不禁皱起了眉头。天河更是心痛如绞，想到以后就是这柄望舒剑，夺去了父母的生命，全身上下都颤抖起来，耳边回响当初在寿阳，刘得宾说过的话：“……若是人剑不谐，神兵也可能是凶器……”心底蓦地对太清和宗炼痛恨起来，两眼死死地盯着光球上的画面，只盼母亲能摇摇头，说出一个“不”字，然而却见夙玉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将望舒剑佩在了身后。

宗炼郑重地对他们两人道：“你二人此三年中，务必刻苦修行，三年之后，便有一个本派飞升的绝佳机会……”

玄霄奇道：“机会？……弟子愚昧，请长老明示。”宗炼道：“若要做成剑柱，单凭你二人灵力、与附近山峰之灵气，尚且远远不够，其余的便要从妖界取来。”太清真人接口道：“不错，道胤真人这位前辈确有惊天动地之才，他夜观星象，发现有一极蕴灵力之妖界，如天轨运移一般，每隔十九年，便接近一次琼华派……只是此界形迹隐去，本派须以双剑之力冲击而上，令其现形，将其网缚，再想方设法取得其中灵力，同时亦可将妖物除去，岂不是两全之策？”

玄霄和夙玉对视一眼，两人万万想不到，飞升之举竟然还要从妖界借力，心中不解，还要发问。宗炼向他们摆了摆手，道：“这些事的详细情形，我过些时日会再与你们说。眼下你二人最要紧的是修炼，从今日起，你二人每日去禁地修行，禁地之门须由灵光藻玉开启，你们各持一块，切不可交与其他弟子！”说着取出两块合在一起的灵光藻玉，分付给二人。

两人接过灵光藻玉，玄霄揖道：“弟子明白，弟子这就去禁地了！”太清真人点头道：“去吧。”夙玉默默地看了看掌门和师叔，随玄霄一起离开了。

画面一转，又是一树树火红的凤凰花出现在了四人眼前。只见夙玉独自一人站在树下，口中低低地吟唱着什么。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后传来：“夙玉，你果然在此。”

夙玉回过头来，浅浅一笑：“玄霄师兄……”玄霄微笑着道：“夙玉，怎么想起一个人跑到这醉花荫来了？”

夙玉轻轻地道：“倒也没什么，只不过这两天练功练得有些累了，觉得这里风景很好，过来看看，解解乏罢了。”右手拈着一枝刚刚摘下的凤

凰花，神情有些落寞。

玄霄笑了笑，道：“休息休息也好，你倒也不必过于顾忌与我修炼双剑之事，虽然眼下我的进境暂时比你快上一些，但是你切不可急功躁进，否则反会欲速而不达。对了，你刚才唱的，那是什么歌？”

夙玉好奇地看着玄霄，诧异道：“咦？师兄对音律也有兴趣？”玄霄笑道：“我不懂音律，只不过听那歌中，似乎透着无尽怅然，令我略感好奇罢了。”

夙玉凄伤地点点头：“那首歌自然是很哀伤的……”随即轻声吟唱起来：“杳杳灵凤，绵绵长归。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曲调婉转悠扬，词句中却充满了哀戚幽怨之意，玄霄虽不明其中含义，也听得动容，叹道：“同门两年，我却不知夙玉你也擅长诗赋，这词曲实在令人感伤……”

夙玉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声道：“夙玉哪里能做出这么好的曲子，这不过是源自书中的一个故事，倒让师兄你见笑了。”

玄霄问道：“哦？是怎样的故事，竟会如此伤情？”夙玉悠悠叹道：“……道经有云，西方卫罗国蓄有一只灵凤，能化人形。王有长女，字曰配瑛，十分怜爱这只凤凰。数年之后，王女忽而有胎，王觉得古怪，怒而斩下凤头，埋于长林丘中。王女伤心不已，不久之后，诞下一名女婴，女婴落地能言，反而很得王的喜爱……那以后许多年，王女一直郁郁寡欢，某日天降大雪，王女因为思忆灵凤，来到长林丘中，唱起歌来，或许是歌声太过悲戚，感动了天地，灵凤竟死而复生，带着王女一同飞入云端……”

她语音轻灵动听，却也透着一股抹不去的哀愁，诉说这个故事，正是极为相配。梦境外的天河听着母亲那一字一句似是发自肺腑的诉叹，心中无比难过。玄霄听着这个故事，也不禁暗叹了口气，夙玉望着

他，轻叹道：“.....好在这个故事总算善始善终，也不负这对有情人了.....”

玄霄也望着夙玉，感慨之余，脸上忽然又露出一丝微笑，轻声问道：“夙玉，莫非在你的心中，也是在思念着谁？”

夙玉脸上微微一惊，目光闪避开玄霄双眼，道：“哪里.....我不过是见这些凤凰花开得绚丽，便想到了那个关于凤凰的传说。平日若是练功累了，我就来这儿看看花，总觉得心中会平静许多.....”低下头去，凝视着手中的凤凰花。

玄霄温柔地道：“夙玉，你若是喜欢，日后我也可以陪你一同来赏花.....”夙玉的声音中似有惊喜，却仍是低着头道：“真的吗，师兄？你愿意和我一起来看凤凰花？我还以为.....师兄除去练功之外，唯一喜爱的便是夜观星空呢。”

玄霄洒然一笑：“我确实喜欢夜观星象，夜幕中天悬银河、繁星灿烂，自然令人望之胸中开阔。不过此地风光秀丽，我也十分喜爱，不如我们约好，闲暇时若有兴致，就来此赏花。”夙玉有些羞涩地点点头：“.....嗯，师兄，说好了，一言为定。”

玄霄点头，朗声道：“一言为定！”又温柔地看了夙玉一眼，轻声说道：“夙玉，我答应你，只要你想来赏花，无论多久，我都陪着你.....”

“玄霄！为何要将给你送饭的弟子打成重伤？！”一声恼怒的喝斥声将方才那如梦幻般美丽温情的情景击得粉碎，便是梦境外四人听来，也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光球上一片银白，一个挂着冰凌的石室里，玄霄默然站立，他对面站着一个身着道服的女子，背对四人，看她身形，赫然便是掌门夙瑶。

夙瑶怒喝道：“玄霄！元行和元朗二人对你有何不敬，你竟然对他们下此重手？”玄霄看也不看她，冷冷地道：“他们这些人，看了便让人觉得碍眼，以后都不必再来。”

夙瑶勃然大怒，骂道：“放肆！你如此行止，让我如何向同门交代，本派禁地之中养了一只会伤人的怪物吗？！你玄霄还是不是琼华派的弟子，竟敢违抗门规，不顾师门情义？”

玄霄暴喝一声，劈空一掌击在石壁上，叮叮当当地震落一地冰屑，两眼血红地瞪着夙瑶，吼道：“我是怪物？！你说的没错！我如今人不人、鬼不鬼地被囚在这里，自然比不上你做了掌门，风光无限！”

夙瑶为他威势所惊，后退一步，脸上极是阴沉，肃然道：“……玄霄，你早已被阳炎噬心，神智不清了，我不与你一般计较。”

玄霄哈哈大笑，愤声道：“我神智不清？可笑！换你被关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你又会有多清醒！”夙瑶眉头一皱，忽地一击掌，朗声道：“三位长老，请你们出来！”

玄霄一惊，只见夙瑶身后，转出宗炼、青阳、重光三位长老，他三人望着自己，目光中尽是沉痛。玄霄惊道：“三位师叔，你们……”

夙瑶沉声喝道：“玄霄，你如今走火入魔、丧失清明，为保我琼华派太平无事，我只有与三位长老合力，将你封入玄冰之中！”

玄霄暴怒道：“什么？！你们敢！”夙瑶冷笑一声：“玄霄，你不要做困兽之斗，羲和剑目前不在你的手上，你纵然修为再强，能敌得过我们四人联手么？”猛地喝道：“动手！”

却见三位长老一动不动，夙瑶一怔，不悦地转过头来，只见宗炼、青阳神色一片凄然，重光更是愤愤不已，宗炼沉默片刻，问道：“……掌门，你叫我们三个到此，便是为了这件事？”

夙瑶道：“不错！三位长老，你们也是亲眼所见，元行和元朗他二人被打伤成什么样子，玄霄他现今走火入魔，所作所为已无半点人性可言！而他修为之高，派中无人可比，若不当机立断，将他禁锢起来，只怕琼华派未亡于妖界，先要毁灭在他的手上了！”

重光愤然说道：“掌门此言差矣！玄霄他现下虽是阳炎攻心，但若令其自行调息，我们再于一旁辅助，助其平定体内阳炎，假以时日，未必没有效果，又何必一定要用这等极端的手段？！”

夙瑶望他一眼，脸蕴微笑，却是阴沉地道：“长老，我知道您与玄霄是忘年之交，素来要好，但兹事体大，还望长老以琼华派数百年基业为重，莫要因为一己私情，坏了琼华派百年清誉。”又扬声向另外两位长老道：“二位长老，夙瑶与玄霄无怨无仇，如此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宗炼长老亲铸此二剑，当知人剑合修之后，体内灵气之盛，除非双剑相互制约，否则就算是师父他老人家在世，要想化解玄霄体内阳气，只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宗炼默然点头，重光仍是一脸愤懑，正欲争辩，青阳拉住了他，缓缓摇了摇头：“重光，掌门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按她说的办吧.....”

菱纱走到墙壁前，伸手要去够那张宝弓。室中猝然响起一个暴怒的声音：“罪人！凭你罪孽之身，也敢触碰神器？！”

菱纱花容惨变，这一声暴喝直击到她心底，在耳边回响不绝。她踉跄着倒退数步，脸上神情极为恐惧，天河大吃一惊：“谁？！”

突然，整个封神陵中的灯火都猛地剧烈燃烧了起来，原先豆大的火焰此刻竟如一个个火炬一般，将室中照的明晃晃的。三人面前陡然间灰影一晃，一人左手一勾，墙上的宝弓已背到了他的背上，傲然道：“吾乃神将句芒，奉天帝之命镇守封神陵！”大袖一挥，众人面前刮起一阵狂风，竟将三人逼退了几步。

狂风陡止，三人惊骇之下，只见那人鹰鼻鹞眼，手臂修长，身披一件灰色大氅，面目中极是阴冷。他面向韩菱纱，怒喝道：“凡间的罪人，你满是罪孽的双手不配执拿这后羿射日弓，还不退下！”

菱纱全身颤抖：“罪人……是说我？……你怎么会知道……”句芒眼中如有冷电放出，大喝道：“你身上的罪孽，连同你们一族的世代因果，本神将不会错认！念你今日窃取神器并非出于利己私心，本神将饶你不死，也不夺你二魂六魄！还不即刻离开封神陵！”

菱纱颤声道：“夺取二魂六魄？！难道、难道曾祖父他是被你……”天河怒道：“喂，你不就是个神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凭什么夺取别人的魂魄？”他见这人一上来就怒斥菱纱，又害了菱纱的曾祖父，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紫英惊道：“天河，不得无礼！”方要向那神将赔礼道歉，只见句芒目光中杀气四溢，沉声喝道：“尔等盗弓的罪人，既然本神将告诫再三，你们仍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本神将代天行诛了！”

霎时间，室中火光乱窜，只见墙上那些油灯中的火焰，竟纷纷向三人身上射来，三人大惊失色，慌忙奋力挥剑，腾身闪避，将那些火光击落避开。紫英正挥剑时，忽然眼前一团灰影欺近，情急之下已不及出招，当即奋力飘后，只听嗤的一声，胸口衣衫已被撕去了一块。

句芒左手握着紫英胸前被撕掉的衣衫，他方才仅仅扫了三人一眼，已然看出三人之中，以紫英修为最高，当即决定擒贼先擒王，以那些飞来的火焰作为障眼法，第一招便直击紫英的要害。想不到紫英双目虽为火光所迷，身法仍是奇快，句芒自认为必中的一击，竟让他在间不容发的一瞬间躲开了，不由得面上露出些许诧异之色，随即一扬手，布片如一发暗器一般，带着呼呼的风声，击向云天河。

天河急挥剑一挡，“铛”的一声巨响，布片与慑天剑正正相撞，竟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天河只觉剑刃上一股大力传来，长剑竟被压了下来，险些劈伤自己的臂膀。那块布顺着剑锋滑了出去，砰的一声，打在墙壁的一角，竟还是完完整整的一片。天河的慑天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可说是吹毛立断，可是这次剑刃和紫英身上一块普普通通的布片相击，竟然不能将其斩断。足可见发出布片之人神通之强，竟将一块布片变得如同百炼精钢一般。

句芒二击不成，当即身形晃动，瞬间已飘到了韩菱纱面前，他知道这三人中必以菱纱为首，又有着深重的盗墓罪孽，是以出手便是杀招，丝毫不留余地。菱纱惊叫一声，全然不敢与他正面交锋，拼命向一旁逃去，可她的身法又怎比得上那神将？眼看菱纱要被追上，天河、紫英急忙挺身而出，与句芒死死缠斗。句芒此次铁了心要杀韩菱纱，不与二人过多纠缠，轻飘飘这一掌、那一带，便逼得两人身形飘离，再次向韩菱纱扑去。天河和紫英不顾自己安危，死命追上，挡在菱纱面前，苦苦与那神将相斗，不多时，已是汗如雨下。

句芒眼见不能立胜，心下焦躁，见天河长剑挥来，猛地大喝一声，右臂一圈，后羿射日弓到了手中，待慑天剑刺至胸口，窥的真切，弓弦一拧一振，天河只觉手腕一阵酸麻，长剑脱手飞出，直插到墙壁上。句芒一声冷笑，左掌疾出，直击天河胸口，天河避无可避，当即也伸出左掌，两人嘭的一声对掌，天河斜斜地飞出数丈，句芒却巍然立在当地，神色一紧，喝问道：“凡人！衔烛之龙与你有何关系？为何你能拥有神龙之息！”

菱纱和紫英见天河被击飞，两人一声惊呼，飞奔过来，但见天河飘出数丈便稳稳地站在地上，神色镇定入常，似乎并没受什么伤。天河听句芒发问，懵懂道：“什么关系？我们要去鬼界，他就用两道光在我身上照了一会儿，就让我们进去了，又有什么关系？”

句芒大怒：“大胆！竟敢在本神将面前胡言乱语！”猛地又扑过来，天河一怔之下，身形稍慢，险些被他抓住。多亏紫英、菱纱从旁干扰，使得句芒攻势缓了一缓，但只片刻间又攻到天河面前，天河此时手无长剑，只得展开拳脚与其相斗，但他的拳脚经验实在太浅，只拆了数招便被句芒看出一个破绽，身子轻巧一转，右臂反抓，登时将天河两手制住。句芒向他两臂穴道中微一用力，当即又感觉到天河内息中的神龙之息，不由得面上一愣，只是将天河制住，不再使力。

菱纱见天河被擒，急道：“放开天河！我跟你拼了！”她刚才对句芒怕得要死，现在却要纵身扑上去拼命，句芒长袖一摆，一道真气迸射而出，正中韩菱纱胸口，菱纱被打得倒飞出去，倒在地上，神色极为痛苦，忽地一张口，吐出一口血来。

紫英急奔过来，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喂菱纱服下。天河看菱纱受伤，大怒道：“混蛋！你这——”话没说完，句芒手腕一紧，天河只觉全身上下都已木了，张着嘴，竟是说不出半个字来。

句芒指着韩菱纱，冷冷地道：“看在这凡人身负神龙之息，与我神界只怕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本神将暂不收你性命，否则刚才那一击若再加上半分力道，你此刻已赴阴曹地府！但你一生所为，死后终将由鬼界而断，罪孽深重，自有报时！”忽然一松手，将天河掷出数步，喝道：“尔等速离封神陵！”

天河被他掷出时，全身的麻痹感还未解除，双脚落地，竟然站立不住，砰的摔倒在地，站起身来，奔向菱纱：“菱纱、菱纱，你怎么样？！”见菱纱痛苦神色，向着句芒怒道：“可恶！这把弓要是不能拿，我们就不拿！但你干嘛要打伤她？！”

句芒冷喝道：“本神将不容罪人玷污神器！此乃天经地义！”天河愤怒道：“你，可恶！我——”说着又要冲上去，地上的菱纱忽然微声

道：“天河！不要……千万不要为了我顶撞神将……是我不好，我太没用了……本以为这一次可以替你找到一把好弓……”

紫英摸了摸菱纱的脉门，见她体内气息已然稳定，脸色也渐转红润，知道本门的灵药起了作用，菱纱已无性命之忧，暗暗向天河摆了摆手。天河仍是怒道：“什么破射日弓！给我我也不要！可是你竟然为了这个，就把菱纱打伤？！”

句芒两眼陡然睁圆，冷冷地瞪视着云天河，天河毫不畏惧，也怒瞪着他的双眼。菱纱心中着急，强撑着站起来，拉着天河的手急道：“天河，别担心我……我的伤其实还好，只不过最近总是很容易没力……我们走吧，不要这把弓了……”

句芒注视着天河双眼，忽然语调转缓，朗声道：“罪人之手，不容玷污神器！心如明镜、三世澄澈之人，方有资格成为神器之主！看你这凡人，倒够得上这个要求，只不过，你一介凡人，为何身上竟能有神龙之息？”

菱纱听得惊喜，问道：“你、你是说，天河能拿这把弓吗？！”句芒不理她，冷冷地对天河道：“凡人，回答本神将的问题！”

天河满脸怒气，大声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而且我现在很生气，就算听懂，也不想回答你！”菱纱急道：“天河，你别这样……”

句芒眉头紧皱，忽然缓缓问道：“凡人，你想成为后羿射日弓之主？”天河生气道：“有什么稀罕的！我不——”

“天河！”

天河一惊，回过头来，眼前是韩菱纱那双焦急的、充满泪水的眼睛。韩菱纱摇着他的身子，大声道：“天河，你这么快就忘了吗？你忘了你

答应过我什么？我想要看你用这把弓的样子……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你都要永远把它带在身边……”

天河惊呆了，看着她竟是说不出话来，韩菱纱急切地喊道：“快、快向他点头啊！你要是说‘不’，大家这一路过来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这是我的心愿，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实现自己最后的一个心愿吗？！”

天河望着菱纱那因焦急而通红的双眼，刹那间泪水夺眶而出。

你可知道，这个心愿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为你自己，想得那么少呢？！

然而天河终究擦干了眼泪，扬声道：“我、我想要这把弓！”

句芒点了点头，朗声道：“盘古有训，纵横六界，诸事皆有缘法！凡人仰观苍天，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幽冥之间，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自今日始，后羿射日弓尊你为主，力量挥放多寡，决于主人！”将后羿射日弓交给天河，又道：“凡人，既然你不愿多说神龙之息的事，本神将也不再追问，望你善用神器，好自为之！你若身死，神器将重返封神陵！”

说完，句芒回过身去，张开双臂向墙上一跃，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消失不见，只在墙上留下一只雄鹰的凹痕。封神陵中的灯火霎时间又黯淡下来，只剩下天河手中的后羿射日弓，仍在发出柔和的光芒。

天河三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菱纱拍着手，望着天河，脸上满是笑意：“太好了，天河！想不到会这样顺利，更想不到……你啊，居然还算是个大好人，不像我……哈哈……”

天河急道：“菱纱，你别听那家伙乱讲！你要是不高兴，我把弓扔掉好了！”菱纱怒道：“什么，你敢！你要是敢扔了，我跟你没完！还不快

把它背上让我看看！”天河犹豫地把弓背上，菱纱看着他，拍手笑道：“不错不错，天河你背上它，真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紫英走过来，问道：“菱纱，你的伤怎么样了，还难不难受？”天河也难过地说道：“菱纱，为了给我拿这把弓，害得你……”

菱纱笑了笑，轻松地道：“没事没事，我的伤早就好了！看你们两个，干嘛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弓也拿到了，大家都没事，不是皆大欢喜？”

天河痛苦道：“可是，你……”菱纱望着他俩，轻声说道：“其实啊，你们根本不用替我难过。本来在家的时候，看着许多人早早逝去，我心里是有些难过痛苦，可是自从在鬼界听到伯父说那些话，内心反而平静下来了。就算不信命，我也相信这世上有因才有果……我们韩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怪别人……事到如今，让族里更小的孩子别再去盗墓，以后也不要有人去，我就安心了……”

天河问道：“那你呢？你也不会再去了吧？你说过这是最后一次的！”菱纱微微一笑，郑重点了点头：“傻瓜，你担心什么？我可是向来言出必行的！”天河心头一喜，随即又是一悲，即便菱纱从此觉悟，老天又能在她沉重的命运上减去几丝阴影呢？

紫英正色说道：“菱纱，你不但不可再去盗墓，日后也应多做善事，累积功德，于你有益无害。”菱纱轻轻一笑：“知道啦，小紫英又在说教了！”紫英望着她，将这一日心中种种悲伤感慨尽皆压下，方才道：“此间事了，我们回琼华派，进妖界找梦璃吧！”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二十九章 怀朔之死

重光急道：“师兄，这……”青阳黯然道：“师弟，师兄这几十年来没求过你什么事，这一次，就算师兄求你了……如今琼华派百废待兴，万

不能再出什么变故了，就算……就算对不起他，为了琼华派的安定，也只能这么做了。”

重光全身颤抖，夙瑶似有不耐，望着三位长老，目光中透出一丝阴狠：“诸位长老还等什么！莫非到了此时，还存有妇人之仁？！”

玄霄刚才那一击牵动体内阳气，此刻内息翻涌不止，全身上下无法动弹，向着夙瑶怒喝道：“夙瑶，你莫要做的太绝了！！！”

夙瑶背对着他，微微冷笑。宗炼叹了口气，道：“玄霄，琼华派数百年基业，国有国法，派有派规，不可相违。今日虽愧对于你，却是不得不为！若有他法能够救你，我等也断不会行这下下之策！”青阳也长叹道：“玄霄，我三人对你不起，但都是为了琼华派，还望你能明白……”

重光闭上了眼睛，神情极为痛苦，玄霄怒呼道：“长老！重光长老！为何连你也——！”青阳一咬牙，紧紧地握住重光的手臂：“重光，我们……运功吧！”

霎时间，石室中冰光乱舞，寒气四溢，只听见玄霄愤恨的呼喊声：“不，你们怎能如此！住手——！！”

转眼间，玄霄全身已被封至一根巨大的冰柱内，冰柱上映出重光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庞。玄霄只觉得从身上冷到心里，嘶声吼道：“夙瑶！你竟然如此对我！！”

夙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淡然道：“师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不然你狂性大发，出去伤人，却又如何是好？按本派门规，你打伤后辈，已是犯了大过，我与三位长老让你在此静思自省，已是网开一面。你怎的不分好歹，反来怨我？”顿了顿又道：“你若真要恨，便该恨云天青和夙玉，若不是他们出逃，你又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玄霄怒吼道：“一派胡言！放我出去！！”夙瑶转过身来，向三人施礼道：“三位长老，三位能够不徇私情，为琼华派大局着想，夙瑶十分感谢。你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师弟成狂，若是放他出去，必定酿成大祸！还望诸位谨守禁地的秘密，绝不能存有不必要的恻隐之心！”

宗炼方才运功牵动内伤，更兼心力交瘁，连连咳嗽不止。夙瑶望着他，微笑道：“宗炼长老身体不适，还请回（又是这里和谐）派休息吧。”宗炼神色灰暗，走到冰柱前，从身后剑匣中取出羲和剑，轻轻地插在冰柱上，掉头向禁地外走去，对夙瑶的道谢和玄霄的怒吼，均是不置一词。

夙瑶见他走出禁地，转头看着青阳和重光，道：“两位长老……”青阳冷冷地打断了她：“掌门，请允许我二人就此归隐。”

夙瑶面露讶色，问道：“青阳长老何出此言，本派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二位出力的时候，奈何要走？”青阳冷冷地道：“经历这场大战，我与重光身心俱疲，早已有意隐居后山，不再过问派中诸事。更何况我二人捉云天青、夙玉不得，愧对掌门重托，也实在无颜留在派中。”说完便也向外走去。

重光愤愤地看了夙瑶一眼，跟着青阳一同走去。夙瑶身形一晃，挡在两人面前，微笑道：“二位长老且请留步，本派与妖界之争，伤亡惨重，正值用人之际，二位何必急于归隐？依我之见，此事再从长计议不迟……”

重光冷笑一声，只听青阳淡淡道：“掌门尽可放心，我二人以琼华派列祖列宗的名义起誓，从今往后，不会再到禁地来，更不会再去见玄霄一面。退隐之事，还望掌门成全。”夙瑶微笑道：“既是二位心意已决，夙瑶也不敢阻拦，不过还请二位回（啊啊啊）派中稍歇片刻，我好通知派中弟子为两位送行……”

重光怒哼道：“不必了！”与青阳大步而去，身后夙瑶眉头一皱，又缓缓地笑了笑，转过身来对玄霄道：“师弟，你的灵光藻玉暂且由我保管，剑林之中我也会派人布下符灵。若是弟子们寻到夙玉和望舒剑的下落，我自会放你出来！”

玄霄的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夙瑶！我要杀了你！！”夙瑶轻哼一声，也转身走了出去，冰室中只回荡着玄霄交织着愤怒、痛苦、恐惧、不甘的呼喊声：“你们回来！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光球上的图像渐渐黯淡下来，而那份悲怆的呼喊仍在这小小的宫殿中激荡不止。天河一脸悲痛的神情，也不知是为了父母的不幸，还是为了玄霄的遭遇。慕容紫英摇摇头，面色苦痛，喃喃道：“掌门……她怎么能这样……”

柳梦璃轻叹道：“这些便是玄霄的梦，是他十九年来反复回忆起的往事……”韩菱纱打了个寒噤，害怕道：“天啊，琼华派和妖界的大战，竟然引发了这么多惨事……要是这一回再打起来，我真不敢想像……”

梦璃沉重地点了点头，原本镇定的声音中此时也透出了一丝恐惧，叹道：“其实，幻瞑界已经很衰弱了，六位幻瞑护将，如今只剩两位，其余四位都战死在十九年前那场大战里……如果，这次琼华派再攻打进来，我不知道，自己、娘，还有许许多多的族人，大家能不能活下去……”

紫英叹了口气，徐徐问道：“不过，我听师长们说，当年便是令堂在战斗中击杀了本派掌门太清真人。本派这十九年来人才凋零，再无一人道行能与太清真人比肩。而令堂现今仍然健在，难道以她的修为，竟不能打赢这场争斗么？”说到这里，心下又有些紧张。

梦璃摇头道：“不，其实娘已经……”刚说到一半，身旁菱纱忽然呻吟道：“啊——！”面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头脑中一阵晕眩，又一次

感到全身无力，强撑着不致摔倒在地，急忙小心地蹲了下来！

天河惊呼：“菱纱！”紫英急忙也蹲下来扶着她：“菱纱，你怎么了？是不是又不舒服？！”

菱纱银牙紧咬，全身抖个不停，紫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手上传来，冰冷刺骨。菱纱哆嗦着道：“又、又是那种感觉，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好冷……”

梦璃惊道：“冷？要不要我用香——”天河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坐下来，两只手抵住菱纱后背，菱纱只觉一股温暖的气息从背后传入四肢百骸，略略驱散了体内寒气，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过了一会儿，已能勉强站稳，紫英、梦璃见她无恙，均是不胜之喜。菱纱望着天河，微露感动之色，问道：“天河，你这是什么法术？感觉暖暖的，和‘红魄’有点像……我、我身体好多了……”

天河挠头道：“我、我也不知道……只要一想，身体自然就有气息涌出，有时暖暖的，有时冷冷的……不过，只要你没事就好——”梦璃拉着菱纱的手，感到她身上已不复那般寒冷，欣慰地看着天河。

紫英舒了口气，问道：“对了，天河，在不周山时这两道阴阳之气令你相当难受，现在怎么样了？”天河道：“没事的，有时是有点难受，有时又很舒服，不过我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就好了，这两道气息都会随便乱跑，跑着跑着就不见了。”望着菱纱，担心地道：“倒是菱纱，你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又发作起来？长老给你的‘红魄’不管用了吗？”

菱纱勉强笑道：“没关系……这些天总是这样，歇息一下就没事了……”见众人关心地望着自己，轻轻一笑，道：“想不到，玄霄的凝冰诀真是厉害，现在野人手上又有了神兵利器，看来快变成一代奇侠了～”

柳梦璃听到这里，惊奇地望着天河背上新增的后羿射日弓，又看了看菱纱，若有所思。天河不明白，说道：“奇侠是什么？我只觉得现在去打猎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菱纱气道：“喂～你别太过份了，拿着后羿射日弓去猎野猪，当心遭天谴！”天河看着她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脸上傻笑着，心底却忽然涌起一股伤感。

紫英肃然道：“我却觉得不单是凝冰诀一个原因，天河能拿取常人无法触碰的炙炎石与三寒器，似乎他本身——”突然眼前景物一阵摇动，隆隆的声音不觉传来，似乎整个幻瞑界都剧烈震动起来。

柳梦璃惊恐道：“糟了！入口的结界被打破了！！”

众人均是神色大变，天河惊道：“怎么回事？你娘不是说……那个结界很厉害吗？！”梦璃摇摇头，痛苦地道：“娘……她十九年前虽然打败了太清真人，但是为求险胜，斗法时强行催动妖力，元气大伤，之后一直都很虚弱，如今也只是在强撑罢了……幻瞑界又被双剑网住，灵力也正在不断流失，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结界被破，恐怕只是早晚的事情，惟有殊死一战……”

她抬起头来，坚决地道：“我们快些出去看看！娘……我担心她……”菱纱急道：“可是，这里没有出口，是你娘送我们进来的，现在我们怎么出去？”

梦璃眉间尽是忧色：“那结界是娘亲自设下的，现在结界被破，娘、娘她一定是受了伤，没有法力再送我们出去，我只有自己尽力一试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去帮娘！”说完默念咒语，她法力逊于婵幽不少，费了好些力气，才将众人传回幻瞑宫中。

众人方才落地，只见婵幽忽地从宝座上跌坐下来，半跪在地上，神情痛苦之中，更有着几分愤怒，一旁奚仲看得大惊，正欲上前扶她站

起。忽然眼前白影一闪，一个道服男子长发飘扬，站立在婵幽面前，冷冷地看着她，目光中透出十分的轻蔑之情。

天河发出一声惊呼，只见那人正是玄霄。奚仲见他服饰，大怒道：“你是琼华派的人？！竟敢直闯入这幻暝宫中！”又急呼道：“婵幽大人！您怎么了？！”婵幽脸色苍白，用完好的左臂支撑着身体，使自己不在玄霄面前倒下，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渗出一缕鲜血，仰头怒视着玄霄。

玄霄冷笑不语，奚仲见他与婵幽相距不过数尺，生恐他趁婵幽受伤，下毒手加害，蓦地厉喝一声，大袖猛地伸长，真力灌注，袖缘锋锐如刀，向玄霄腰部扫去！

天河惊道：“喂，不要——”通过这些天来的经历，他对幻暝界中的妖类已不知不觉生出许多同情，但玄霄是他结拜大哥，更可算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眼看奚仲这一击又快又狠，直欲将他腰斩当场，不由得惊叫起来。

却听见一声巨响，奚仲收回长袖，面容中满是惊惧之色。玄霄身后，一块巨大的紫晶石被拦腰斩为两段，缓缓滑落。

婵幽语调淡然，镇静地道：“奚仲，无妨的。他神通再强，能让灵体之像出现在幻暝宫，也已是极限，不能再伤及你我分毫！”奚仲闻言松了口气，急忙上前扶起婵幽。

玄霄冷笑一声，哼道：“你，便是妖界之主？”婵幽瞪视着他，愤然道：“婵幽不必理会登堂入室、屠戮我族的无耻之人！”暗一运气，胸口一阵剧痛，忍不住喷出一口血来。梦璃飞奔过来：“娘！”和奚仲一起扶她站稳。

玄霄冷冷地道：“妄动气息，便是寻死！如今以你自身为凭的结界遭破，灵力反噬，你必已身受巨创。”看着身负重伤的婵幽，轻蔑地道：“妖界之主，十九年来，我曾渴望与你一战！当年在我看来遥不可追的太清，都被你轻取性命！妖界之主是何等的强大风光！想不到今日一见，却实在令人失望，你现在不过是个废人罢了。”

婵幽一声轻笑，脸上全是鄙夷之情：“……万灵盛衰，乃是常理，无恒强、无恒弱。你今日体内烈阳与冰寒之气纵横交织，相距甚远都可感到凶煞之气，人非人、怪非怪，在我看来，异日必遭天谴！”

玄霄神情一凛，俊眼中瞳仁闪着火光，威势自现，恨声道：“我这一生，已无回头之路！……十九年前，竟被一个无能的掌门冰封，如今琼华已非昔日琼华，枉我一心为门派雪耻！妖界也已衰弱到不堪一击！”

他蓦地哈哈狂笑数声，不耐烦地怒喝道：“妖界之主，我已厌烦了这一切，劝你不必躲藏，快快出来受死！让我早早结束这场空虚……”身形在狂笑声中缓缓隐去。奚仲怒啸一声，急问道：“婵幽大人，您没事吧？”

柳梦璃也急道：“娘！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婵幽脸色惨白，断续无力的话音中仍是透着幻瞑界之主自有的威严：“我没有事……结界遭破，灵力反噬而已……琼华派的人已经攻进来了，我派了归邪去守入口，如今也只有靠他了……但我很担心，他会孤注一掷……”

梦璃不安道：“娘，您的身体……”婵幽摆摆手，道：“璃儿，你不用为我担心……”忽地厉声尖啸道：“让那些人类来吧！我们妖类纵然法力低微，也绝不是任人宰割之辈！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族宁可与人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他们侵占此地……幻瞑界永远不会落到那些贪婪无耻的人类手中！”

梦璃脸色沉痛，高声道：“娘，我也去外面！我去阻止那些人！”话音未落，天河和菱纱齐声道：“梦璃，我跟你一起去！”紫英沉默片刻，缓缓点头：“我.....也跟你们一起。”

婵幽望着女儿，沉重地点了点头：“璃儿，你去吧.....可以的话，我不愿你去涉险，可是你身为幻瞑界少主，这种时候，即便是死了，也要挺身保护自己的子民.....”柳梦璃坚定地道：“娘！您别说了，我都明白！”婵幽轻轻抚摸着女儿如瀑秀发，众人只见这平素威严冷酷的幻瞑界之主眼中，第一次充满了泪水，她与女儿重逢不多时，便遭如此大变，眼下女儿这一去，谁知会不会是生死离别？纵然婵幽平日冷若冰霜，可爱女之心，与普天之下任何一个母亲，却也不会有半点分别。然而她毕竟是一界之主，当此幻瞑界存亡之际，族人的安危终是压过了母女亲情，终于强声道：“.....去吧。”

柳梦璃忽地拜倒在地，向母亲郑重地三叩首。天河等人心中明白，她身为妖类，即刻要到外面与众多琼华弟子奋力相斗，情势之凶险，不言自明。她如今这三叩首，只怕已有诀别之意，心中都是不胜酸楚，天河忽然大声道：“那个，梦璃的娘，你放心，我云天河只要有命在，就绝不会让那些弟子伤梦璃一丝一毫！我们一定能想办法化解这场争斗，放你们妖界离开的！”

婵幽惨笑一声：“好、好！无怪我女儿.....”奚仲忽然躬身施礼，大声道：“婵幽大人，让在下陪少主一起去吧！”

婵幽尚未回答，梦璃急道：“不！奚仲将军，你留下照顾娘，娘的伤不轻，万一.....外面有我和归邪将军就够了！”奚仲一愣，心下甚感踌躇，他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险些丧命，多亏婵幽出手相救，眼下婵幽重伤，于情于理都该守在她旁边护法；可是现在琼华派来势汹汹，自己身为幻瞑界护将之首，眼看着少主和归邪在外冒险御敌，自己却留在这琼华宫中，当真是五内如焚，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婵幽看女儿坚定神情，心知若是勉强派奚仲前往，女儿必定担忧自己，心有旁骛，万一战斗之中一个分神，只怕反而害了她去，叹口气道：“好吧，奚仲，你先留下吧。等一会我自行疗伤完毕，与你一同到外杀光那些琼华派的贼子！”其实她内伤之重，岂是一时半刻之内便可痊愈？什么“疗伤完毕”云云，无非是为了安慰女儿，让她不致挂心，更感到有后援之助，自会定下心来，战斗起来便多了些许胜算，少了几分危险。

果然，梦璃见母亲语气平淡，神色镇定，似乎身上伤势已然稳定，不用多久即可告愈，大为舒心，又深深向母亲鞠了一躬，带着天河三人向外走去。

幻瞑界中一片纷乱，只见道路上横七竖八，尽是尸首，十之八九是生活在这里的獏妖，男女老幼，所在皆有。成堆的尸首中偶尔夹杂着一两片刺眼的白色，则是身着道服的琼华弟子，他们全身遍体鳞伤，手中兀自握着折断的长剑，面容狰狞可怖，似乎临死前还在做着最后的搏杀。梦璃看到此情此景，愤怒得全身颤抖，天河三人心中却是无比沉痛，紫英缓缓走到那几个弟子的尸首前，悲悯地叹了口气，伸手将他们阖上了双眼。

尸首堆中，有些獏妖重伤未死，仍在发出痛苦的呻吟，梦璃四人用力将它们一个个地拖了出来，为它们疗伤止痛。那些獏妖对梦璃无比崇敬，对天河三人却是说不出的害怕和厌恶，任凭梦璃怎么劝说，也不愿接受天河等人的帮助，梦璃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一个亲身施救，让那些伤势略有好转的獏妖躲入幻瞑宫中，以免被再过来的琼华弟子所害。

四人再往前走，只觉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重，忽然远远望见一个人形獏妖被斩断双腿，倒在地上，身前几个琼华派弟子哈哈大笑，一人将剑架在他的咽喉上，喝道：“妖孽！你们十九年前猖狂如许，想不到也有今天吧！”

那妖嘶吼着，痛骂道：“你们这些恶贼！王八蛋！老子就是做了鬼，也要和你们琼华派斗到底！强盗！无耻的贼子！”那弟子神色一狠，挥剑又将他的右臂砍了下来，骂道：“妖孽！想做鬼也没有那么容易，快说出剩下的紫晶石放在哪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那獏妖身上血流如注，却没叫出一声痛来，呸了一声，一口浓痰向那弟子吐去，那弟子正在得意地喝骂，没想到他突然来这么一招，急急闪躲，虽是避过脸面，胸前衣襟上却被吐个正着，当即暴跳如雷，挥剑就要向他咽喉砍去。突然头顶一麻，他方才吃亏之后，反应也当真机敏，一个后翻跃出丈余，只见方才落脚之处被霹雳击得一片漆黑，正是梦璃的“雷咒”。

众弟子见奇变陡生，也都不由退了几步。梦璃等人冲到那獏妖前，天河三人看他面容，吃了一惊，只见那妖正是刚进入幻瞑界时，被紫英击败的两个獏妖中的“二弟”，梦璃认得他，惊痛地大喊道：“你……你怎么样？伤势要不要紧？”明知他伤势极重，已无施救可能，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那獏妖失血过多，已然近乎昏迷，这时听见梦璃喊声，勉强睁开双眼，微声道：“少主……是你……”梦璃痛心道：“是我，我在这里！”那獏妖眼中闪出一丝光彩，断断续续地道：“少主……我和大哥……为了保护幻瞑界……我们……没有给死去的爹娘……丢脸……”

柳梦璃泪流下来，轻声道：“你们……真是好样的……尤其是你，很勇敢……”那獏妖欣慰地点点头，呼吸渐渐微弱，梦璃急道：“你坚强一点，一定要挺住！我这就给你治伤！你们师父呢？他在哪里？”

那獏妖微声道：“少主，不用白费力气了……当心这些人类……师父、师父他——”说到这里，忽地头一歪，吐出最后一口气，死了。

梦璃抚摸着 he 冰凉的尸体，缓缓站起身来，望着那群琼华派弟子，秀目中燃烧着怒火，眉眼间霎时涌起一股不亚于婵幽的痛恨之情。天河等人与她相处这许多时间，从没想到梦璃这样一个温婉柔和的少女，脸上竟会现出如此愤怒的神色，只听梦璃怒骂道：“你们、你们简直太过份了！你们都滚！！滚出幻瞑界！！！”

天河心痛道：“梦璃……”那几名弟子被骂得一愣，有眼尖的道：“咦？这不是紫英师弟吗？还有他的三个师侄？”余人中更有悻悻者道：“那野小子和那女贼不是被逐出门派了吗？怎么还跟着紫英师弟？难不成他们早就趁乱杀了进来，想要抢功？”

刚才那挥剑的弟子好容易站稳身形，定睛一看，见梦璃竟然向自己出手，心头勃然大怒，喝道：“柳师侄，你干什么？！难道你和那姓云的小子一样，不顾师门规矩吗？！”这些弟子大多是紫英一辈，平日里仗着辈份较高，对辈份低于自己的弟子颐使气指惯了，暗道连紫英都得叫自己一声师兄，你们几个小辈居然对我大喊大叫，更不用说动手了，心里怒气大生，说话中更不知不觉摆起了架子。

话音未落，只见又有个弟子满脸警觉，高叫道：“不对，元越师兄，刚才我离那妖怪最近，听他管柳师侄叫什么‘少主’，莫非、莫非她也是这里的妖怪？！”元越恍然大悟，向梦璃怒道：“原来你也是妖邪一流！难怪刚才卑鄙偷袭于我，又对我们这些人胡言乱语！”

柳梦璃愤怒已极，便要纵身上前。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不远处又是两名弟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人高声道：“元越师叔，我和怀英师弟奉掌门之命，来此地帮助你们除妖。”说话之人嗓音清朗，众人转头看去，竟是怀朔！

天河惊道：“怀朔，你——”怀朔转眼望去，看到紫英四人，亦是又惊又喜，道：“紫英师叔！天河！韩师妹！柳师妹！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元越微微点头，沉声道：“你二人来的正好，这便随我们一同荡尽妖孽！”转向紫英，喝道：“紫英师弟！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那妖女一剑！”

怀朔大吃一惊，急道：“妖女？师叔，这哪有什么妖女？你是说柳师妹吗？紫英师叔都已经说了，她身上一点妖气都没有，怎么可能——”“住口！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小辈说嘴了！”元虚这话明着斥责怀朔，暗则是威迫天河等人，他不满地瞪怀朔一眼，又望向紫英，见他神情甚是苦涩，极为不悦，冷冷道：“怎么，看来这妖女混入派中，做你的师侄这许多时间，你居然没有察觉？现在不出手，难道还念着这妖孽的什么旧情么？！不愿下手就闪开，让我动手！”长剑一挺，便向柳梦璃刺去！

铛的一声巨响，云天河和慕容紫英的两柄长剑同时架住了他的剑，天河大怒道：“你敢伤梦璃一根头发试试！”元虚剑上同时受了两人力道，手臂一抖，急忙抽回长剑。见天河竟敢威胁自己，怒气上冲，刚要放声喝骂，紫英双手握剑，剑尖指地，向他微微一揖，涩声道：“……师兄，请你们回去，离开幻瞑界。”

紫英的话刚出口，旁边的众弟子，除怀朔两人外，纷纷怒喝起来：“好哇！慕容紫英，你今日这般古怪，原来早已自甘堕落，做了妖孽的同党！”“这小子平日里装的一本正经，想不到和当年云天青一样，也是个勾结妖邪的货色！”“我算是看出来了，他们师徒四个就没一个好人！”“可恶！我们饶不了你！”

菱纱听不下去，一面护着梦璃，一面高声回敬。紫英面容沉静如故，两只手仍是保持着作揖的姿势，抬起头来，双目定定地望着元虚，元虚怒哼一声，冷笑道：“慕容紫英，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紫英沉声道：“师兄，请你们离开这里！”元虚望着他，蓦地长笑一声，发狠道：“好啊，慕容紫英，看来你早已与妖孽勾结，背叛本门

了！如今我们要为老掌门和十九年前死去的同门报仇，你既然敢背叛本派投靠妖孽，那么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用再假惺惺的了，这就出剑吧！”

紫英面色大震：“师兄……！”眼前白光闪动，一声轻响，转瞬间，两人的长剑已然相交，这一击元越用上了十成劲力，紫英却颇有手下留情，一下子竟抵挡不住，只得撤剑闪避。紫英见他竟如此绝情，不由感到一阵心寒，长吸一口气，打起精神，再不敢有丝毫容让，全力抵敌。

那边众弟子见元越动了手，也不等两人分出胜负，当即仗着人多势众，竟向梦璃三人围攻过来，天河和菱纱哪里看得下去，当即和他们斗在一起。一阵刺耳的兵刃撞击声中，只听见怀朔惶恐的呼喊：“等一等！你们别动手！不可以动手！那是、那是紫英师叔啊！还有云师弟他们，都是我们琼华派自己的弟子啊！大家有话好好说啊！”

然而那些人又岂会听从怀朔的劝解？只见元越与紫英紧紧缠斗在一起，此刻两人相距极近，元越的剑招如狂风骤雨般攻来，紫英的仙术道法已来不及使用，只得在剑招上奋力化解元越的攻势。元越一占先机，当即得势不饶人，剑上的招数越来越狠辣，论及修为，他原本逊紫英一筹，但此时竟似拼了命一般，一招一式，尽是致人于死命的杀招。高手相争，首重气势，以元越此时气势之盛，便是修为高深如紫英，也不由得一时间落了下风，情势颇为凶险。好在两人用的都是琼华派嫡传剑法，彼此对招数知根知底，以前也有过几次切磋，紫英虽处于劣势，却也能冷静应对，元越的一招招杀手都被他化解了开去。

元越数十招不胜，心中恼怒之余，也不由暗暗发怵。他极是忌惮紫英的修为，剑法越使越快，纵然杀不了紫英，也要让他无法腾出手来，施展派中那些高深的仙法。紫英见他剑势中杀意弥漫，自忖我与你无怨无仇，纵是我袒护妖类，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他心下黯然，手上却是丝毫不懈，连连拆解元越攻来的剑招。又见元越招数过于求快求狠，自身防御上渐渐少了关注，猛地闪身让开一招，同时长剑疾挥，正指向元越剑法中的一处破绽。元越大惊之下，回剑防了一招，就这一瞬之间，攻势不知不觉地停顿了一下，紫英得此空闲，凝神反击，又是十余招过去，双方已是互有攻守。元越见紫英已有反击之力，更是心惊肉跳，气势大馁，剑招中渐渐慌乱起来。

转眼间，又是近百招苦斗过去，紫英终于逐渐占了上风，但见元越仍是拼死相抗，没有丝毫罢手之意，心知此战不分胜负，终无可能，清啸一声，真力至处，长剑周身剑气竟陡然间暴涨数寸。元越一惊，也催动剑上真气相抗，然而他力斗之下，内力已消耗过半，抵挡不住紫英仍是极为锐利的剑气，只觉心口一凉，胸前的衣衫已被划开了一道口子，肌肤间微微有血丝渗出。

紫英纵身后跃，凝望着他，沉声道：“元越师兄，不必再斗了！请你们回去吧！”元越惊怒交集，看着胸前伤口，却是不敢上前再斗。

另一边，围攻梦璃等人的众弟子长剑与慑天剑一相交，便觉手臂酸麻，内息混乱，只得避到一旁不敢迎战。菱纱展开小巧身法，两柄短剑穿梭其中，众弟子以她是武功低微的“女贼”，心中先存了轻视之念，结果稍一大意，手臂穴道便被菱纱刺伤，全无力气挥舞兵刃，只有掉头逃跑。眼看这六七人竟要被天河、菱纱两人杀败，众弟子中一个精明的眼见不是云韩两人的对手，见梦璃全神关注着天河，时不时用仙术从旁相助，全然没注意自身安危。忽地大喝一声，纵身向梦璃扑去，手中长剑疾变四五个凌厉的杀招，直欲一击将梦璃斩毙剑下。

菱纱在一旁看见，惊呼道：“梦璃，当心！”只听铮铮两声脆响，那弟子长剑已被击飞，云天河的宝剑离他头颅仅有数寸，一旁的慕容紫英不知何时飞身上前，架住了他的长剑。

天河望着紫英，见他缓缓摇了摇头，恨恨地叹了口气。那弟子死里逃生，吓得腿都软了，空着手没命地逃远了，紫英叹道：“让他去吧。”转头问梦璃道：“梦璃，你没事吧？”梦璃感激地道：“紫英，我没事，谢谢你……”

突然，一道金色的光剑从身后疾射过来，正是“化相真如剑”，远处的元越右手捏着剑诀，阴冷的目光中透着掩饰不住的自得之色，恶狠狠地望着慕容紫英，他这半天一直蓄力待发，趁着紫英分神的这一瞬，猝然出手，这道光剑是他全身的真气所聚，紫英便是全神对敌之时，只怕也不易抵挡，更何况是此刻！

“紫英！——”

旁边是韩菱纱惊恐得失去了血色的面容。紫英也已发觉，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光剑去势快如闪电，紫英不及闪避抵挡，就要被穿心而过！

“唔……”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道光剑飞至距紫英不到五尺的地方，竟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众人只觉得方才那道耀眼的金光前，忽地出现了一道白影，伴随着一声低沉的痛呼，那道光剑金华一灿，倏忽不见。

一个白衣弟子僵立在光剑消失的地方，面色惨白，怔怔地望着元越，脸上是十二万分的惊恐和不解之情。右臂微微颤动，努力想抬手捂住胸口，忽然间砰的一声，仰天倒下，心口处缓缓沁出一圈鲜红，染在雪白的道服上，触目惊心。

他是怀朔！

一瞬之间，在场众人全都愣住了。元越愕然望着倒地的怀朔，双手微微发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怀朔会为一个琼华派的叛徒挡剑，他是

不是疯了？

“怀朔！！”铛的一声，紫英的长剑落在了地上。他单膝跪在怀朔身旁，将他的头斜靠在自己身上，失声痛呼着。天河、菱纱和梦璃也飞奔了过来，方才那一刻来的如此突兀，如此惨烈，三人如坠噩梦一般，睁大了双眼，望着奄奄一息的怀朔，万万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怀朔微微睁开双眼，看着师叔，忽然欣慰地笑了：“师叔……你没事……太好了……”紫英突然暴怒起来，痛苦地吼道：“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命了？！你——”原本清朗的嗓音已因悲痛而喊得嘶哑。

怀朔声音微弱，脸上全是满足的笑意：“我不要紧……还好……师叔你没事，不然璇玑她可要把我骂死了……呵呵，我总算也保护了师叔一回……以前下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师叔保护我们的……”

天河痛苦道：“怀朔，你先别说话！我们马上给你疗伤……”柳梦璃急把他脉搏，过了片刻，神情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也渐渐黯淡下去，秀目泛起了泪光，悲痛地摇了摇头，忍不住抽泣起来。紫英双眼赤红，拼命向怀朔体内输着真气，然而怀朔心口为光剑刺穿，体内真气已然涣散，经脉亦将枯竭，紫英强输进去一点真气，无异杯水车薪，又能支持多久？

怀朔微笑着轻声道：“师叔……你们不用白费力气了……我知道的……没用了……那一剑正中心脉，就算是大罗金仙也医不好……”他强自说话，牵动了心口伤处，猛地剧烈咳嗽起来，又咳出了几口鲜血，声调仍故作轻松，气息却是渐渐微弱下来。天河等人只觉得自己心上，也如被人插了一剑一样，痛得说不出话来。

紫英怒喊道：“你、你为什么要冲出来？！”声音中极是痛楚，怀朔似是被紫英的喊声吓到，顿了一顿，才轻声地道：“师叔……我、我只是

个无用之人……只要师叔你没事就好……”

紫英生气地截断了他的话：“什么无用之人！不许你这么说！”怀朔轻轻摇摇头：“师叔，我是说真的……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师父带上山修行，村子里那么多小孩……只有我一个人被剑仙看中……大家都羡慕我……”菱纱眼中泪水盈盈，凄声道：“怀朔……你、你先别说了，歇息一下，等你的伤好了，要说多久都可以……”

怀朔摇了摇头，继续道：“不……让我说吧……以后……再也没机会了……自从上山以后……我常常想念亲人……尤其是……在家乡的小妹……快十年过去了……她大概也有璇玑那么大了吧……”双眼望着紫英，怯声道：“……我想回家去看一看……可是……我不敢辜负师父，还有师叔你的期望……好多年过去……修为……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紫英悲痛道：“你、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在同辈弟子中，已经够好了……我早应该让你回家看看的……”怀朔又是轻轻一咧嘴：“呵呵……师叔，想不到你也会说谎骗人……我死了以后……师叔……请你……把我的骨灰……带回故乡……你们不用难过……其实……这样也好……你们不要怪罪其他人……我但愿来世……不要再修仙……过最平凡的日子……”

“怀朔……”紫英伤痛已极，不能言表。怀朔挣扎着望向琼华派的方向，微弱的语气中透出了某种不安：“只是……对不起璇玑……她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如今……恐怕没有几个师兄弟……能再照顾她了……自从掌门出关……不少弟子……受不了本门……行事……都……下山……去……了……璇玑……她……她……”

怀朔说到璇玑时，语音已经越来越低，呼吸也是微弱之极，当说到第二个“她”时，声音几乎已微不可闻，他嘴唇最后又动了动，紫英等人侧耳倾听，却是什么也听不到了。只见他的那双清亮的眸子，仍是一

动不动地遥望着妖界外的琼华派，似乎便在注视着那个活泼淘气、娇俏可爱、寻了自己无数开心、也让自己费了无数心思关心照料的小师妹，脸上最后的神色，仍是定格在与天河等人初遇时，那份对璇玑关切而无奈的面容。

“怀朔！怀朔——！！”

天河拼命地摇晃着怀朔的身体，他做梦也不敢相信，怀朔就这样去了，当初四人下山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个善良、温和、敦厚、正直的琼华派弟子的音容笑貌，便如昨日之事，在脑海中清晰地闪动着。

然而怀朔竟是如此离去了！竟是死在自己同门师叔的剑下！

这眼前的情景，与世上最可怕的梦魇又有什么区别？！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章 玄霄天河

一声锐响，地上的长剑铮然弹回紫英手中，脸上是如火山爆发般的愤怒。

“你们、你们想做什么？！”

元越长剑颤抖，胡乱地护在身前，面对着紫英四人缓缓逼近的身影，恐惧得不敢迎视，一步步地后退着。适才那一招“化相真如”已几乎耗尽了全身气力，目光闪躲时，不经意瞥见远处倒地的琼华弟子的尸首，心里的害怕越来越甚，终于压倒了对紫英等人的仇视，大叫一声，飞也似地向外跑去。

紫英眼中怒火一炽，剑尖发出的光芒猛地暴涨，直刺向元越后心，忽然间，又是愤恨地发出一声长啸，长剑呼的一声斜劈下来，剑气将地面生生劈出了一道深痕。他望着怀朔和那些獏妖的尸体，蓦地高喊道：“走！我们一起把琼华派弟子赶出幻瞑界！”

梦璃收敛悲容，感激而郑重地向紫英深深一揖。她深知，如紫英这般从小在琼华派中修行，从小被灌输人妖不两立的教条，对妖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能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她也明白，如果他目睹了今日的杀戮，面对着同门之间的无情相残，仍然不为所动，那他也不是慕容紫英了。

紫英缓缓抬头，沉痛地道：“……其实，刚才有一瞬间，我真的很想杀了他，但是……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只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连自己的同门兄弟都杀……我……”菱纱轻声道：“紫英，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都明白……”

“我们去出口！找琼华派的人、找掌门、找大哥！让他们不要再对付幻瞑界！”天河用尽全力大喊着，似是要将心中的愤怒与恐惧尽数喊出。

天河四人向幻瞑界入口走去，一路与侵入的琼华弟子接战不休。众人此刻心中悲愤，有道是“哀兵必胜”，武功修为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几分，众弟子为进攻妖界，养精蓄锐许久，现在见妖类如此不济，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态立转骄横自大，斗志渐松。众弟子自以为胜券在握，便都三两一群，各自搜寻幻瞑界中的獏妖和紫晶石，哪里想到半路会突然杀出这四个人，其中更有派中顶尖的高手，甫一交手便负伤挂彩，慌乱逃回。

四人将一路上剩余弟子尽数赶回，见弟子人数不多，紫英知道琼华派还必有更精锐的弟子在外，随时准备攻入，只想立刻赶到外面，向他们宣告这场争斗的罪恶。

他不想再看到下一个怀朔了，再也不想！

幻瞑界入口处的紫雾已经淡薄到能看见外面的事物，一道七色光桥从入口处直连到卷云台上，桥下站着一个高大的獏妖，手中钢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正是归邪。不远处，玄霄负手而立，与

他遥遥相对，夙瑶和众弟子站在他身后丈余处，凝目注视着这场比拼。

归邪牙关紧咬，全身功力已提至十成，尽皆集中在手上这杆钢枪上，枪尖斜指着玄霄，双目圆睁，仔细地寻找着对手身上的任何一处破绽。对面的玄霄却是未用任何兵刃，双手拢在大袖之中，巍然立在那里，两眼淡淡地看着归邪指向自己的枪尖，又顺着枪杆望向归邪本人，神态颇为悠闲，目光中却是前所未有的锐利。归邪只觉对方目光中若有实质，敌手人站在对面一动未动，身上弥漫的杀意却从眼中倾泻出来，如水银泻地一般，从头到脚，无孔不入，这般夺人的气势，当真比任何武功术法还要厉害三分。世上的武功仙术，无论何等巧妙狠辣，总须使将出来，方能令对手大败亏输。而玄霄今日与敌对阵，不需出手，仅凭这股慑敌之威，已几乎让归邪精力动摇，心神交瘁。若非归邪是幻瞑界一顶一的高手，身经百战，修为高深，心志亦复坚韧之极，只怕此时早已不由自主地弃枪投降，甚或精神崩溃，自尽身亡。

但见归邪牙关紧咬，全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觉身上气力不断消耗下去，对手的气势却越来越凌厉。心知再这样下去，不要说出手攻敌，只怕自己已要不战而败，正在这时，玄霄目光扫来，双方四目一对，归邪心中又是一沉，焦躁之下，猛地暴喝一声，钢枪如电闪般直刺向丈余外的玄霄。他方才蓄了半天气力，此刻突然爆发出来，这一枪自是雷霆万钧之势，旁观的众琼华弟子一见之下，都不禁惊叫起来。

却见玄霄仍是安然站立，一动不动，归邪枪尖递到距他身前三尺出，陡然停住。归邪神色巨变，自己全力刺出的一枪刺到一半，竟被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所挡住，那层屏障柔韧之极，却蕴含着极强的内力，将枪尖一层层裹住，任是归邪拼尽了全身力气，仍是无法再推进半寸。归邪惊诧之余，手上劲力略微松懈，突然，那层屏障上蕴含的力道竟顺着钢枪向归邪袭来。归邪只觉钢枪触手处滚烫，有如火炙，敌人内

力之强劲，可想而知，若是自己此时撒手，对方大力所至，枪杆反贯，立时就会反刺自己一个窟窿。归邪又惊又恐，只得聚起全身真气，全力与玄霄的内力相抗。

他二人已在此相拼了数盏茶时间，归邪从幻瞑界一路杀出来，体力已然消耗不少，此刻与玄霄苦苦相拼许久，实已是强弩之末，身形微微晃动，已有些站立不稳。另一边玄霄仍是袖手而立，恍如无事，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手，目光中竟生出几分无趣之意。眼看归邪就要败阵，就在此时，天河四人奔了出来，梦璃见此情景，惊呼道：“归邪将军！”

归邪正全神与对手相拼，柳梦璃的这一声呼喊，全然没有进入他的耳中。玄霄望了天河一眼，唔了一声，神色仍是平平淡淡。天河看归邪形势危急，急喊道：“大哥，住手——”

突然，一道极细极明亮的白线横扫而至，随即一闪而没。众人正惊疑时，只听归邪大吼一声，吼声中尽是痛意，与此同时，枪尖处火光一闪，整条钢枪竟燃烧起来，火焰顺着枪杆涌来，登时将归邪包围在一团烈火之中！

柳梦璃失声痛呼：“归邪将军！”不顾一切要扑上去施救，被天河三人死死拉住，泪水涔涔而下。归邪似是被定住了一样，一动不动，身上的火焰越烧越小，发出嘶嘶的响声，原本高大的身躯转眼间已被烧得萎缩到不足三尺，那条钢枪也已被熔化成水，滴在地上。过了不久，终于火尽烟灭，这威名赫赫的一代幻瞑界护将，化作碗口大一堆灰烬，一阵山风吹来，立时被吹散得干干净净。

柳梦璃眼前一黑，几乎晕倒。她刚回幻瞑界不久，与归邪本也无多少交情，但见这位一向护佑族人的将军丧命，仍是止不住的悲痛愤怒，痛恨地望着卷云台上以玄霄为首的琼华派众人。玄霄微一皱眉，目光瞥向身后的夙瑶。夙瑶神色如常，手抚望舒剑，淡淡地道：“妖孽为害

人间，残杀我琼华弟子，对付它们，还用讲什么武林规矩么？”回身转向众弟子，高声道：“这妖邪便是十九年前杀害玄震师兄的凶手，老天有眼，让我们琼华派今日得报此大仇！”

台上有几名弟子暗暗摇了摇头，大多数人则大声欢呼，他们入派较晚，没几个认得玄震本人，也谈不上什么报仇的喜悦，只是为除得一个大敌而兴奋，或是见师叔和掌门出手建功，起意讨好。

天河呆呆地望着不远处的玄霄，见他意态潇然，神俊如故，心底却是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众人谁都没有留意到，菱纱的脸色，竟突然间又一次变得惨白起来，身体似乎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控制，原本已不充足的体力被一点一滴地抽走了，她紧紧地咬着嘴唇，努力强撑着，不让天河他们发现自己的异样。

夙瑶仍在洋洋自得，轻蔑道：“哼，这妖孽当真愚蠢之极，就凭他孤身一个，便想杀死我与玄霄，阻我琼华派大计么？难道他还以为琼华派仍会如十九年前一般，因为掌门死了而门派大乱，任这些妖孽横行肆虐吗？！……”

她执掌门派十九年，夙兴夜寐，费尽心机，便是为了今日与妖界的一决高下。如今已知妖界之主重伤，妖界剩余的高手也纷纷殒命，眼看人妖之战，琼华派已然胜券在握，自己也终成了率领本派一雪前耻的功臣，心中志得意满之情，实难言喻。忽然，耳边传来玄霄冷冷的声音：“哼，夙瑶你很得意？”

夙瑶一愣，转眼向玄霄看去：“你……”玄霄冷笑一声，轻轻踏前一步，将夙瑶的目光甩在身后，面对着天河，微笑道：“天河，有一阵子不见了，大哥很是挂念你。”

天河神情黯然，突然扬起头来，大声问道：“大哥，这些天来的一切……都是你骗我吗？是你和掌门一起在骗我？！其实……你只想取

回望舒剑，只想升仙，只想强夺幻瞑界的灵力？！”

玄霄脸色淡漠，淡淡道：“天河……有些事，我确实没有对你说真话，但也未必说了假话，事到如今，真真假假又有什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微笑着看着天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绝无害你之心。”

天河愤然道：“你、你怎么能这样？！可恶，我是那么相信你——”忽然间，韩菱纱“啊”了一声，眼前天旋地转，终于再也支持不住，咚的一声，晕倒在地！

“菱纱！”

紫英、天河、梦璃三人大惊失色，急忙回过身来，只见菱纱倒在地上，天河惊恐道：“菱纱！你的病、你的病——”菱纱却已不省人事，紫英急道：“天河，快！快给菱纱驱寒！”焦急之色溢于言表，刚才倒地的这一下，她有没有受伤？心中千百遍的自责不已，明知道菱纱的体弱之症越来越重，怎么还是不多加留心？要是刚才分出些心思留意她的情况，以自己的身手，怎么会让她摔到？！

天河不等紫英说完，便即俯下身来，想如数个时辰前一般为菱纱运功驱寒，然而自己急切间强行催动下，体内的内息竟丝毫不听自己使唤，完全无法传入菱纱体内。天河心下愈加惶急，然而心情越是焦急，内息就越是混乱，直急得满头大汗。身后玄霄微微摇头，叹道：“天河，你这么做没用的。眼下你运功只能救她一时，却不能救她一世，宿体已成，你徒然浪费真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天河全身巨震，吃惊地望着玄霄，失声道：“你说什么？！什么宿体……”柳梦璃见菱纱状况堪忧，天河一时又无法为她驱寒，急道：“云公子，我先把菱纱送回幻瞑宫，我的族人会照顾她。”

天河点点头，梦璃急忙将菱纱背在身上，匆匆向幻瞑界里走去。玄霄目送她离开，也不阻拦。天河向他大声问道：“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语音发颤，充满了恐慌和不安。这些天来，关于菱纱病症的某种在意识中时隐时现的不祥感，又一次显现出来，重重地压在了心头，身体不知不觉发起抖来。

玄霄望着他，淡然道：“天河，你可知道，望舒剑以至阴女体为宿体，方可激发灵力。它的前主人夙玉死后，望舒剑力量顿失，从此陷入长眠……直到有个女子，亦是阴时阴刻出生，命中带水，命相乃是罕见的天水违行，才可令望舒剑复苏。而越是使用此剑，新的宿体越会体虚畏寒，如不懂得修行之法，情形更是不妙……”

天河脸色越来越白，颤声道：“新的宿体，难道、难道是……菱纱？！”心中恍恍惚惚间，只觉得自己三人从进入琼华派开始，便已隐隐落入一个巨大的布局之中，而玄霄、夙瑶对自己的欺瞒，也远不是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猛然间，当年父母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中，望着自己和菱纱，神色悲凄，似要诉说什么。

只见玄霄点了点头，继续道：“不错，我不清楚她怎样机缘巧合，竟会碰触到沉眠中的望舒剑，但她成为宿体确是事实。当年云天青叛出本门，受寒气反噬而死，死前却没将望舒剑封存，究其原因，只怕他也未料到天下会有这等巧合之事……当日你们三人来到派中，夙瑶便已看出韩菱纱身为望舒宿体之事，后命慕容紫英传她修行心法，便是令她吐纳运气、强身健体，虽不是很有用，却也聊胜于无……”

天河的两只手死死地抓在一起，指甲嵌入肉中，流出血来，也已经全然不觉。玄霄的神色仍是沉静如故，从容续道：“……不过，之前我破冰而出，又以双剑网缚妖界，对她而言，已是极大耗损；适才我与夙瑶合力破除结界，则又是耗去许多望舒之力，再加上方才对那妖孽的最后一击，韩菱纱的身体怕是已经支撑不住了。”

天河头脑中一件件事情如流水般闪过，望舒剑奇异的闪光，父母墓中的光芒，好几次御剑后菱纱莫名其妙的头晕，青阳和重光闪烁的言辞和目光，还有他们主动传给菱纱的心法、赠送的“红魄”……

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因为菱纱，因为她是望舒剑的宿体！

天河面如死灰，愤声大喊道：“原来、原来你们通通知道，却从来不说！你们、你们要害了她，害了菱纱！！只是为了你们能网缚妖界，能强夺灵力，能飞升成仙！！！”

玄霄眼中掠过一丝阴影，看着天河，平淡道：“天河，你不必焦急，待我成仙，救回韩菱纱不过是举手之劳——”天河愤然打断了他：“待你成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菱纱呢？你就一点不为她想想，她犯了什么过错，要被你们这样折磨，为了你们的成仙，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喊得声嘶力竭，悲愤地直视着玄霄，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憎恨。

玄霄目中阴郁之色更甚，嘿然不语，过了片刻，忽然又笑了一笑，望着天河道：“天河，你体质特异，能够天生不受寒冰之气侵扰，想必是万中无一的资质，不如与我一同修行，不久即可白日飞升，从此逍遥天地间，岂不是很好？”语气分外轻松，竟全不把天河悲愤的质问放在心上，眼中阴翳尽去，清俊的面容上意态宽容，微笑着向天河望来。

天河见了这副亲切的神情，却是感到无比的心寒，沉痛地缓缓问道：“……大哥，你明明说过的，只要找到那三件至阴至寒的东西，你就不会被阳炎侵蚀！是不是、是不是那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再去帮你找，直到找到为止！你、你不该是这样的啊，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玄霄哈哈大笑，笑声中已有几分狂意：“变了？这却是从何说起？那三件寒器自然管用，我十九年来从未这样清醒过……以前在禁地之中，

每时每刻都有许多景象出现在脑海里，简直快要把我逼疯了……现在我出来了，这样很好，非常好！我失去了太多，如今的琼华派与妖界更是令我大失所望，统统是一群无能之辈！实在枉费我这些年一番苦修！”

身后的夙瑶越听越是不对劲，面色极是阴郁。玄霄的长笑声回荡在卷云台上，越来越响，只是充斥在这笑声中的，不知是欣悦，还是愤怒？

他望着天河，笑叹道：“天河，你能了解吗？如今我能够自如地操纵火焰，却不会被它吞噬，再加上凝冰诀之力，我已将这两种力量融为一体，功力更胜往昔！可即便是凝冰诀与三寒器，最终也还是抵不过人从空虚中生出的欲望……”

天河愤然道：“欲望？那你还要什么呢？你说要给老掌门报仇，如今妖界变成这样，仇也报了！要是你还恨我爹娘，干脆把我也杀了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升仙，一定要害人呢？！”玄霄笑声陡止，沉声道：“天河，你不要搞错了，我对报仇一点兴趣都没有，太清的死活又与我何干！”

此言一出，卷云台上登时一片哗然，众弟子目瞪口呆，望着这派中地位仅次于掌门的前辈，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竟会从他口中说出。

玄霄脸上全是冷笑，对众人的惶惑的低语声恍如不闻，恨声怒道：“我已经想清楚了，以我今时之力，杀这些小妖实在是对我的污辱！琼华雪耻也根本是多此一举！如今只要取了紫晶石，不久即可白日飞升，为前人所不能为，做到历代掌门梦寐之事！这是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他语气忽然和缓下来，对天河恳切地道：“天河，你莫要受了某些心胸狭隘之人的挑拨。要知道，这些天来你为我破冰四处奔波，我

们相处时日虽短，情份却如师徒如兄弟，世上我最感激的人便是你，又怎可能杀你？！”微微回过头来，冷冷地瞥了夙瑶一眼。

夙瑶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见众人射来的目光中颇有惊疑之意，不由得恼羞成怒，喝道：“玄霄，你胡说什么？！不要忘了，我才是——”

玄霄大袖一挥，一股强风倒灌进夙瑶口鼻，登时将她的后半句话压了回去。夙瑶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地连退三步，好容易稳住身形，惊怒地看着玄霄：“你、你的功力……”

玄霄冷笑连声，朗声道：“夙瑶，这么多年过去，你忌才之心，还是一点未变。当年我若不是假作受了内伤，功力衰退，以你忌刻心性，今日岂会放心让我破冰而出？你以为凭你的那点修为，纵然当掌门这十九年里一意压制派中后辈，琼华派中难道便无人是你对手了吗？！”

夙瑶面上又是惊惧、又是悔恨，她虽然资质平平，修为亦不十分深厚，远不及其师太清真人，但心思缜密，琼华派中少人能及。当年宗炼长老思虑良久，终让她做了琼华派掌门，一来是因为派中人才凋零，实在没有更多更好的人选；二来也是看她心机过人，智计亦多，当能带领琼华派度过眼下难关。夙瑶自从得知天河携带望舒剑上山以来，处处布局，天河等人的一切行事皆入她料中，真可谓机关算尽，终于大功告成，取回苏醒的望舒剑，尽剿妖孽，报了十九年前师门的大仇。正志得意满之时，万万想不到玄霄居然深藏实力，向自己突然发难，只觉胸口如被人重重一击，急叫道：“你、你胡说什么！”

玄霄放声大笑：“哈哈，胡说？当年太清的弟子之中，以你资质最不出奇，到头来却阴差阳错做了掌门，你大权在握，难免患得患失，深恐哪一日便会被抢去手中一切，为此连长老都不愿晋升。便以慕容紫英铸剑之才，数年来也未得重用，凭他资质，应该早有所成，难道这不是你心鬼做祟？你是担心他胜过你，威胁到你掌门的地位，不是吗？！哈哈——”

夙瑶听得又羞又怒，喝道：“放肆！你竟如此羞辱一派掌门！”虽是用尽了全力大喊，自己的声音仍是顿时便淹没在众弟子疑惑和不满的喧哗声中，玄霄望着身后群情激愤的众弟子，眼中全是报复的快意，冷笑道：“掌门？你自身资质平平，又忌才妒能，有什么资格当琼华派的掌门？！你自己看看这十九年来琼华一派被你经营成什么样子？再看看其他弟子，他们可还将你当作掌门？！”

夙瑶一愣，回身望向众弟子，只见他们脸上种种惊诧、疑惑、惶恐、不满、尴尬、气愤、鄙夷、怨恨、恼怒之情尽显于外，她执掌门派十九年，平日里威严自用，弟子们见了她无不战战栗栗，惟命是从，几时见过众人以如此神情面对自己？便是众人不置一言，她也已感到无比的羞辱，气得浑身哆嗦，一只手指着玄霄，颤声道：“你……你们……”

玄霄轻蔑地哼了一声，大袖猛地一拂，夙瑶立足不稳，登时摔倒在地。他神色凛然，高声斥道：“强者为王，乃是天经地义，如今他们或臣服、或惧怕于我，又哪里还会听从你半句话！”越说越是激动，眼中闪动着愤怒的光芒，怒喝道：“我玄霄竟被你这无能之辈冰封十九年，实乃平生大耻！你今日最好给我闭嘴，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望舒剑之事，我根本不屑与你合谋！你在禁地门口对云天河他们说了不少多余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夙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听着玄霄已形同威胁的话语，心中气苦，眼前一阵发黑。旁边人群中忽然挤出来一个娇小的女弟子，跑到她跟前，惊叫道：“掌门！”众人定睛一看，只见那人一身月白色单衣，竟是璇玑。她道行甚弱，夙瑶点名来此除妖的弟子中原本无她，只是她少年心性，生平最是爱凑热闹，好奇心上来，也不管有何凶险，便偷偷跟在众人身后，刚到这卷云台上，便听见玄霄对夙瑶的怒骂声，心中不胜惊骇。眼见掌门摔倒在地，旁边弟子竟然无一人出手相扶，极是不解：“玄霄前辈为什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还要对掌门动手？这些

师兄们怎么不劝劝他们两位，还眼睁睁看着掌门摔倒，也不扶一扶？他们究竟是怎么了？”不顾各人脸上怪异的表情，急匆匆地奔过来扶着夙瑶，想帮她站起身来。

天河等人看见璇玑，想到怀朔之死，心中又是一阵剧痛。玄霄望她一眼，神情中微有不豫，夙瑶被璇玑搀扶着，勉强站起来。玄霄转向天河，从怀中取出一个淡蓝色的宝珠，微微笑道：“天河，你说过想找夙瑶要水灵珠，她却不允，你的事，大哥一定替你作主！我如今把它取了出来，便送予你吧。”手指轻弹，水灵珠缓缓飞到天河面前，落入他的掌心。天河低头看去，只见水灵珠澄澈得如水晶一般，只是沾上了自己掌心流出的几缕鲜血，原本明净的灵珠上，竟平白沾染了几分如山岳般沉重的残酷感。

天河惊讶地道：“水林猪……”一旁夙瑶气得全身发抖，大喊道：“不可！玄霄，你疯了？本派宝物岂容你如此糟蹋？！”她明知道此刻玄霄已掌控大局，自己徒担着一个掌门的虚名，已是无力抗争，但毕竟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派中掌权，现下眼睁睁看着派中至宝就这样被拱手送人，仍是禁不住大为恼火。

玄霄冷目射来，眼神中充满了凶狠：“多话！给我滚！”夙瑶被他目光一视，立时感到一股刻骨的寒意，饶是她这些年来大风大浪经过无数，当此情境，心中仍是涌起一股无法抵挡的恐惧，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虽然极是愤怒，却不敢再说出半句话来。急低下头，又连退了几步，退后时脚步不稳，险些又是一个趔趄，多亏一旁的璇玑及时扶住了她。

玄霄见夙瑶害怕情形，面上神色又是得意、又是愤恨，咬牙切齿地道：“夙瑶，昔日你将我冰封，令我日夜痛苦煎熬，时常想将你千刀万剐！如今我破冰而出，碍于情势，要与你共使双剑，但你最好识相，凡事只管点头去做，不然我连你都杀！”他原本神态十分镇静从容，便是方才与归邪那等妖界高手相拼时，仍是优容洒脱，谈笑间破敌制

胜。然而此时说到愤怒处，不觉勾起往日痛苦回忆，双手愤怒地在空中挥动着，俊目中杀气四溢，全身上下如沐火中，迸发出暴烈炙人的声势。

身后众弟子看到玄霄这般愤怒情状，只吓得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夙瑶远远地避在一边，默默不语，一双凤眼黯然垂下，面容中流露出一丝不甘之色。玄霄扫视场上众人，见他们畏惧神情，又是一阵仰天狂笑，伴着呼啸山风，远远传去。

此刻已是残阳夕照，落日的余辉斜照在众人脸上，人人面上的神色都是昏暗无比，平日里的种种伪饰猛然间消散开去，各人心底不可告人的阴私霎时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天地间一片灰黄，说不出的苍凉悲烈。紫英望着狂怒的师叔，畏缩的掌门，惶恐的众师兄师弟，心里只觉无比的愤懑，他转向璇玑，大声道：“璇玑，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璇玑抬头看去，惊喜道：“紫英师叔？！”刚想奔跑过去，忽地手腕一紧，被人硬生生扯住，璇玑一惊转头，只见掌门阴沉地望着自己，一股惶恐蓦然间涌上心头，失声道：“掌门……”夙瑶面上冷冷的，一言不发。

紫英愤恨地看着琼华派众人，扬声高叫道：“璇玑，你可知道，怀朔他已经死了！就是死在你们身旁那些同门的剑下！”

霎时间，璇玑像是听到了这个世上最可怕、最不可置信的事情，娇小的身躯如遭雷震电击一般，便如一个去了线的木偶，死死地僵立在场！

“师叔，你——说——什——么？！”

璇玑的耳边轰鸣着慕容紫英悲愤的声音：“怀朔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死了！！！！……”她紧紧捂住两耳，那声音却已深深地刻入脑海，刻入灵魂。心底一声清脆的音响，如珠零玉碎，震撼而伤痛。“不，为什么——？！”

璇玑全身发抖，看着紫英和天河沉痛面容，蓦地尖叫一声，两眼一黑，昏倒在夙瑶身上。夙瑶眉头一皱，将她随手推给身旁一名弟子，望着紫英，轻声哼道：“慕容紫英，你今天的话未免太多了些。”

玄霄不知何时停止了狂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转向天河，脸上又恢复了方才的亲切，温言道：“天河，你要用水灵珠救人，大哥已经给你了。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待那些俗事了却之后，便与我一同飞升吧！”

天河望着玄霄亲和的面容，心中忽又燃起一线希望：“大哥、大哥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凄然喊道：“大哥，你知道吗？当初我娘她……她最喜欢的人其实是你啊！”

玄霄面容一紧，忽然间神情又舒展开来，悠悠道：“罢了，过往之事，何必再提……”天河大声截断了他：“不对！那天在禁地里，你明明说过的，你说很后悔伤了一个人的心，可是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再也没有机会说对不起，那个人……就是我娘吧？！”

玄霄暴喝一声：“云天河！你烦是不烦！”天河全身一震，如同见到一个陌生人一样，怔怔地看着他，玄霄喝道：“我邀你一同飞升成仙，你却尽提些前尘旧事，令人不快！”

天河心中最后一丝幻想终于湮灭，缓缓摇了摇头，悲声说道：“大哥……我当初不该帮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大哥了……”

玄霄勃然变色：“你？！”天河黯然叹道：“你说，你已经控制了羲和剑的力量，我却觉得，你这个样子，好像爹说过的心魔深种，已经完全不同你了……”咬了咬牙，大声道：“你我从此再无关系！你把望舒剑还给我，我不能让你再害菱纱！”

玄霄脸色铁青，怒喝道：“你说什么？！”天河斩钉截铁地道：“你做的不对，我不要你当我大哥了！把望舒剑还来，我不想借你！就这么简单！”

玄霄双目陡然睁圆，天河感到方才那股凶烈的杀气竟已向自己涌来，又是悲伤、又是愤恨，仍是放声大叫道：“你把望舒剑还给我！我不许你再危害菱纱！”身旁慕容紫英急呼道：“天河！快退后——”

天河只觉陡然间热风拂面，整个人如同站在火炉中一般，一股焦臭味从脚下传来，鞋底处竟然微微冒出烟火，他悲愤欲绝：“你要杀我，那就杀好了！”全身竟是动也不动，忽然身周一凉，只见不远处玄霄神情恼怒，眼中杀机却已淡去。

玄霄看着天河倔强面容，心下愤恨苦闷已极，蓦地怒极反笑，恨声道：“哈哈！好、好！云天河，你三番两次顶撞，我本不该姑息！只是我还记得在禁地说过的那些话，你助我良多，玄霄永志难忘。如今紫晶石既已足够，我就再让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妖界束缚已除，妖界之主的命也送给你吧！”瞪视着天河，冷然道：“你不愿修仙，爱去哪里便去哪里！只是要将望舒剑归还，却是万万不能！”猛地一抬手，远处空中悬浮着的羲和剑飞回手中，用力一挥，天河二人脚下的光桥登时缓缓消失起来。

玄霄看着天河两人，冷笑道：“请便吧！”愤然转身，长笑声中，身形渐渐远去，一旁的夙瑶强打精神，缓缓随在他身后，众弟子也跟在两人后面，鱼贯而去。望舒剑握在夙瑶手中，摇摇晃晃，渐行渐远。天

河眼睁睁看着他们远去，眼前一阵模糊，远远望去，但觉望舒剑淡蓝无瑕的剑身上，竟似蒙了一层鲜红，幻作鲜血滴滴滑落。

那是菱纱的性命啊！

“把剑还我——”天河再也忍不住了，从光桥上猛冲下来，冲到一半，奋进全身力气，纵身一跃，竟足足跃出了三丈有余！借着下跃之势，直奔到夙瑶身后，眼望望舒剑就在眼前，天河大喝一声，左手长剑斜劈夙瑶肩头，右手径直向露在她手外的剑柄抓去！望舒剑剑柄本就甚短，被夙瑶握在手中，露出的部分仅有数寸，天河这一抓，实已冒着极大风险，若是握住的地方稍有偏差，夙瑶只需略微用力一带，以望舒剑的锋利，自己一只手掌立时废了。但天河当此情急之时，早已管不了那么多，右手如疾风般猛递而至，拼着断指之险，也要夺下这柄事关菱纱性命的宝剑！

天河这一下暴起而至，夙瑶大吃一惊，本来以她修为，纵被天河猝然出手，她也尽可及时闪避开去，可是今日她被玄霄突然发难，一番羞辱斥骂之下，早已心神大乱，锐气尽失。见天河突如其来，一时惊慌失措，慌乱中随手挥剑挡去。眼看两剑就要相交，天河不依不饶，左臂加劲，右手拼力去夺夙瑶手中的望舒剑，他这番不顾性命的一击，能否夺剑奏功，尽皆在此一举！

突然间，眼前划过一道暗红色的光华，一道电闪般的白影来势奇快，天河只听得铛的一声巨响，长剑上一股巨力传来，直透入全身经脉，一瞬之间，身上力气尽失，脚下浑不着力，轻飘飘地向后倒飞了出去。

玄霄左袖掠在一旁，右手羲和剑横在当胸，凛凛然挡在夙瑶面前，双目如电，冷冷望来。天河飘然落回光桥之上，落地时平平稳稳，倒似被人轻轻放下一样。显然，玄霄方才那一剑手下留情，只是迫退天河，却并无伤他之意。

天河心下不甘，刚要挥剑再上，忽然两臂一阵酸痛，剑尖陡沉，已有些拿捏不住。他还想强撑一试，身后伸来一条温软的手臂，拉住了他。不知何时，柳梦璃已从幻瞑界中走了出来。

“云公子，你不是他的对手。”梦璃哀声道：“我们快走，双剑的束缚已经除去，幻瞑界入口马上就要消失了！”一旁的紫英长叹一声，微闭双目，向他黯然点了点头。

天河望着远去的玄霄和夙瑶，愤怒而痛苦地转过身去，只觉得两条腿分外沉重，全身的力气似乎都在刚才这一击中耗尽了，被梦璃和紫英搀扶着，慢慢向幻瞑界中走去。暮日沉沉，昏黄惨淡的天幕下，三个伤痛的身影在残阳的余晖中，缓缓消失。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一章 曲散香离

身上好累、又好冷，全身的骨头好像都散了架……眼前的景象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

我的病，又犯了吗？……

不，我不能倒下，天河他们已经见到玄霄了，也许很快就能结束这场战争了，梦璃和她的族人也能平安生活下去……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分了他们的心……

可是，我的身子好没力气，我快站不住了……我好没用……

“菱纱！菱纱！”好熟悉的声音，是梦璃？

韩菱纱轻睁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梦璃那张虽然沾染了些许风尘，却依旧秀美绝伦的面庞，只是，她看上去好忧伤，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难过的表情……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吗？

“菱纱，你终于醒了！”梦璃的声音中带了些许欣悦，可脸上的神情，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菱纱向四周看去，只见自己正躺在一张紫晶制成的床上，身下松松软软的，像是垫了什么东西，梦璃就站在床前，关心地看着自己。菱纱缓缓坐了起来，轻轻晃了晃胳膊，还好，体力好像已恢复了小半，全身也不像先前那么冷了。她向梦璃笑了笑，道：“真对不住你们，刚才，我的病，好像又犯了……玄霄他们答应中止这场琼华派和妖界的争斗了吧？”

梦璃眼中泪光闪烁，轻轻点了点头。菱纱松了一口气，见梦璃神情，有些奇怪，转头看到房间中只有自己和梦璃两人，不觉问道：“天河呢？还有紫英，他们在哪里？”

梦璃轻声道：“大家都还在幻瞑界，紫英去处理怀朔的后事了，他说要把尸体火化了，将骨灰带回怀朔的故乡……至于云公子……”语音渐转悲恸，凄然道：“菱纱，你体内的冰寒之气很重，他方才一直在运功替你驱寒，好不容易见你有些起色之后，就让我把你送到这里休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天河默默地站在一块巨大的紫晶石前，紫晶上倒映出一张痛苦得近乎扭曲的面容。他紧紧地攥着从玄霄那里得到的水灵珠，掌心的伤口又一次破裂开来。

大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宁肯害了菱纱、宁肯让我们兄弟情绝也要飞升？为什么？！

如果飞升的牺牲品是我，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爹娘当年欠你的情分，害你被冰封十九年的过错，都由我来偿还就是！可你这么做要害的人，是菱纱、菱纱啊！她欠了你什么，你又有什么权力伤害她？！

青鸾峰……石沉溪洞……望舒剑……琼华派……禁地……玄霄……菱纱，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菱纱的脸上竟是一副平静淡然的神情，轻轻地笑了笑：“傻瓜，他真是个傻瓜.....”

梦璃悲伤道：“菱纱，你的身体.....”菱纱抿了抿嘴唇，轻声道：“没事的，别担心我，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了，我们韩家人注定都是短命的，所以对生死之事，已经看的开了。虽然，临到自己头上，还是有点难过，但是真的没什么.....”手扶着梦璃，站起身来，小声道：“好梦璃，带我去看看天河吧，我不希望他因为我，一直难受下去.....”

梦璃苦涩地点了点头，搀扶着她，向门外走去。刚出房门，菱纱一眼便望见了大厅中那个悲伤的背影，见他苦楚神情，心中感到一丝难言的痛意，轻轻摆脱梦璃的搀扶，高声喊道：“喂，天～河～”

天河垂首而立，如同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菱纱微微一愣，又提高了几分音调喊道：“天河！”见天河仍是一动不动，菱纱眉头一皱，火气上来，蹬蹬蹬跑到他背后，狠狠地痛击一拳：“云——天——河！！”

天河痛得一咧嘴，转过身来，看见菱纱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面前，全身微微一颤：“菱纱.....好痛啊！”菱纱狠狠瞪他一眼，怒道：“怕痛就应该早点回答我！叫你那么多声都不答应，真没礼貌！”

天河呆怔地看着她，见她不悦神情，想勉强笑笑，脸上却是哀痛不胜，哪里能挤出半点笑意？菱纱盯着他的脸庞，秀眉颦起，哼了一声，生气地道：“干什么一脸哀怨的样子，我长得有这么不堪入目吗？！哼，我在其他人面前好歹也是人见人爱，可是遇上你这野人，总是一肚子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很爱生气呢，真是.....”

天河伤痛难抑，低声嗫嚅道：“菱纱，我、我对不起你.....”菱纱快语打断了他：“有什么对不起的？望舒剑的事，梦璃都跟我说了，最初的原因还不是我自己？我要是不进你爹娘的墓去，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一副苦瓜脸干什么！”她轻松地摆着手，脸上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仿佛在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天河心痛如绞，悲声道：“不，如果那天我没把剑交给玄霄，如果我不去帮他找那三件寒器，如果我一开始就没有入琼华派……事情又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又怎么会病得这么重，受这么多的痛苦？！是我、是我害了你！我真没用！还说要保护你，让你活得长长久久，结果什么都做不到！我……”心中悔恨翻涌，痛苦地摇着头，那双明亮的眸子中，泪水滚来滚去，泫然欲滴。

菱纱看着他悲伤之情，轻轻摇了摇头，眼圈也有些红了，轻声道：“你啊，平时不想事情，一想事情脑子就打结……告诉你吧，天河，人根本改变不了所谓的命。你听说过吗？每个人的命运总是按既定的方向在前进，即使你改变了过程，也改不了结果……”

天河面色猛地一震，直直地望着菱纱双眼，口唇微张，心中对菱纱的这番话纵有千万种想法，却是说不出来一个字。菱纱的目光没有闪躲，平静地注视着他，轻轻道：“天河，你也许以为，要是你没有遇见我，没有去昆仑山就好了，但是，我们可能会以另外的方式相遇吧？你可能还想，要是你不帮玄霄就好了，但或许我会很想帮他，我们还是去找三寒器……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以前我也很相信呢，所以我不信邪，一直在找可以令人长生的法子，我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胜过这个所谓的天命……直到在鬼界遇见伯父，我才明白，原来人可以做的努力是那样微小，人不能胜天，这是很平常的啊……”

天河头脑中隆隆作响，菱纱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那般真实、又那般沉重，沉重得好像心头的数千钧巨石，压碎了梦想，压灭了希望，直将自己的所有信念在一瞬间一齐压干榨尽。可他不相信、不愿相信！“不、不是这样的……”

菱纱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好啦！不管是哪样的，反正我也没指望真能说服你这颗木鱼脑袋。但是至少.....你不要像现在这样好不好？你啊，怎么说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不想看见好朋友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看得我自己都好累.....”说着说着，脸上渐渐泛起了红晕，“天河，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说是吧？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永远永远都是.....”心神一阵恍惚，忽然回忆起了两人在封神陵里的一幕幕，淡红的面颊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微笑。

她低着头，轻声絮絮地说完这些话，顿了片刻，抬眼看去，却见天河仍然木然地站在身前，失神的双眼呆呆地看着自己，交织着伤痛与悔恨的神情僵在脸上。菱纱有些羞赧，又有些生气，哼道：“喂！人家难得下定决心讲这么恶心的话，你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真不给面子.....”

话没说完，身子忽然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被天河紧紧地抱在怀里。菱纱微微一惊，俏脸绯红，却没有动弹，将头轻轻地靠在天河坚实的肩膀上，两条手臂也轻轻回抱在他身上，一颗芳心尽被缱绻的情丝缠绕，生命中所有的伤痛都蓦然间消失散尽，只余下刻骨铭心的幸福。

如果一生一世都能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天河两只手紧紧地抱着她，仿佛一松手，菱纱就会离自己而去，两滴清亮的泪珠无声地滴在菱纱背上，努力压低了声音，不让菱纱听到自己的抽泣：“菱纱.....你说的对，我们当然是.....”

菱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柔声道：“天河.....你可还记得？我说过，想找个像青鸾峰那样的地方隐居，过不理世事的日子。不如.....等琼华派的事了结之后，我再去看族人们，我们就回青鸾峰吧，要是你想的话，也叫上梦璃、紫英.....我希望，不管自己还能活多久，半年、几个月、几十天都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开开心心地在一起，不要想伤心的事.....”

天河心痛地大声道：“菱纱，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要去找玄霄，就算拼了命，也要把望舒剑抢回来，不能让他再害你了！我一定能拿回望舒剑，让你好好地活下去！我一定能的！”菱纱靠着他起伏不定的胸膛，感到他的心跳的是那么快、那么急，眼中也微微泛起了泪光，嗔道：“傻瓜，我都说了，你不用太勉强……”勉强笑了一笑，轻抚着天河后背，小声道：“其实，这样就很好了，真的很好了……”

柳梦璃怔怔地站在大厅门口，眼望着远处紧紧相拥的两人，陡然间鼻子一酸，大滴大滴的眼泪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忽然，旁边递来一方洁白的帕巾，梦璃一怔，轻轻转过头来，只见奚仲立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袍袖委地，气度渊沉，两眼直视着自己，目光中略有喟叹之意。

梦璃望他一眼，低下头去。奚仲轻声道：“少主，这是你落在卧室中的手帕。”梦璃茫然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奚仲叹道：“少主，我们妖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少主在人界生活了太久，也染上了他们的情感。婵幽大人不喜欢少主用这些从人界带来的东西，便是不希望少主留恋旧日情怀，凡事当以幻瞑界利益为重。末将本以为少主回来这些日子，已经淡忘了这些……”

梦璃凄然地摇摇头，低声道：“将军，我知道娘的意思，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奚仲叹了口气，道：“少主，仪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婵幽大人请您即刻到幻瞑宫去。”

梦璃黯然点了点头，沉重地道：“我知道了，将军，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勉强止住泪水，擦干脸上的泪痕，缓缓地向天河两人走去。身后奚仲一声轻叹，深深看着她的背影。

那边菱纱紧紧地靠在天河怀中，正情怀激荡时，眼前忽然瞥见梦璃的身影，心里没来由的一慌，身体急忙用力一挣，脱开了天河的拥抱，

小退一步。天河一怔，转眼间也看见离二人只有数步远的梦璃，连忙尴尬地收回手来，两人脸上都是羞得通红，不敢正视梦璃面容。

梦璃忧伤地望了望菱纱，又望了望天河，轻声说道：“云公子、菱纱，我娘在刚才结界被破时遭受重创，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她要我现在就接替她担任幻暝界之主……你们陪我去参加这个仪式吧，我也派人去喊紫英了，我希望，那个时刻来临时，我的朋友都能在身边……”

天河和菱纱脸上都是一惊，天河呆了一呆，心中恍然若失，脱口问道：“梦璃，你做了妖界的主人，那……跟以前会有不一样吗？”

梦璃痴痴地望着天河的脸，神情中尽是苦涩，过了许久，才幽幽地道：“我还是我，不一样的是其他事情吧……”扭过头去，轻声道：“你们……随我一起去幻暝宫吧。”

幻暝宫中，婵幽俨然安坐在殿中宝座上，扬首直视前方，威严之势丝毫不减，然而面容中却终究显现出了一份难以掩饰的疲倦和虚弱感。宫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梦璃微低着头，走到母亲身前，低声道：“娘，我来了……”

婵幽点了点头，奚仲上前施礼道：“婵幽大人，您的身体如何了？”婵幽一摆手：“无妨。”说话间，慕容紫英也已前来，与天河两人站在一起。婵幽淡淡地扫了三人一眼，朗声道：“你们三个，都过来吧。”

三人闻言，走到婵幽身前丈余处站定。婵幽目光在三人面上扫视良久，脸上微露出一丝赞悦之意，徐徐说道：“虽然我一向厌恶人类，但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我都要谢谢你们几个，感谢你们在琼华派攻进来时，对我族施以援手。”

天河等人每次见到婵幽，面对着这传说中的妖界之主那份慑人的威势，都是不自觉地感到一分惧意，此刻听她向自己致谢，心下不由得

轻松了许多。天河憨然一笑，道：“呵呵，这也没什么啦，这件事本来就是琼华派做的不对，我们又是梦璃的朋友，当然应该帮忙了。”

婵幽微微摇头，叹口气道：“你们不必过谦，若没有你们，我族今日只怕已尽数丧命在琼华派的剑下，如今我代表梦魇一族诚心感谢你们，绝非矫情，但是……”面色微沉，语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郑重地道：“我还是不赞成人与妖交朋友，幻瞑界也非你们人类久呆之地。如今事情已了，我本想立刻将你们送回人间，但璃儿她希望你们待到仪式之后……”平静地看了梦璃一眼，缓缓道：“所以，你们之间若有什么话，便趁此机会说完吧。”

梦璃眼圈通红，不舍地看着天河，天河听了婵幽的话，又见梦璃如此神情，心中一片慌乱，急问道：“说完？为什么？”婵幽望着他，肃然道：“璃儿她即将继承幻瞑界主人之位，而你们，则会被送回人间，恐怕日后再无会面之期了。”

天河脸色巨变，他和菱纱等人费尽千辛万苦，险死还生，方才来到妖界，与梦璃重逢。万万想不到众人相聚不过短短几个时辰，却又不得不再次分离，而且竟是永诀！菱纱和紫英刚才听着婵幽的那些话语，已隐隐约约猜到这层意思，只是心里总还或多或少存着一丝幻想，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此刻婵幽终于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众人，两人看着梦璃，脸上都是说不出的凄楚。宫殿中一片寂静，天河直直地望着梦璃，这一天一夜中发生了太多让人感伤的事情，头脑中一片模糊，真如身在幻梦之中一般，他面容颤抖，悲声问道：“梦璃你……你要走？！你要……离开我们大家……”

梦璃紧闭双目，哽咽道：“是，娘刚才都已经说了……”天河不甘地大声道：“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走？妖界都已经变成这样，难道不可以让大家一起去人间生活？”

梦璃缓缓摇头，涩声道：“幻瞑界便是我族故乡，我族宁可灭亡，也不会离开这里的……对不起，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族人……”天河悲痛道：“可是，梦璃……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不想你离开……”菱纱也悲伤地道：“梦璃，你要是永远都留在这里，我会很想你，又见不到你，该有多难受……”

柳梦璃睁开泪眼，凝视着菱纱的面庞，心里是一阵阵的痛楚，微声向她道：“菱纱，我也会想你……答应我，千万不要放弃，云公子一定能找到替你延命的办法！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好好和云公子在一起……你们、你们一定能幸福的！”

菱纱涨红了脸，又惊又急地叫道：“梦、梦璃，我们、我们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知道的，我——”梦璃轻轻摆了摆手，柔声道：“菱纱，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但是，我还是请你不要放弃……云公子是好人，你也是，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脸上是一副宽慰的笑容，几滴泪水却不知不觉滑落了下来。

天河见她悲状，一颗心如同被几把刀子割着一般难受，哀声劝道：“梦璃，你、你别哭了，你这个样子，我也好难过……”梦璃拭去泪水，淡淡一笑，忽然伸手入怀，从胸口处解下一块墨绿色的玉佩，隐隐发出黯淡的光泽，玉佩上系着一个不起眼的香包，一缕幽幽的香气萦绕在大殿中，天河和菱纱眼眶陡然一热，那日三人离开柳府时的情景犹在眼前。

“云公子，拜托你把这个离香草的香囊带回寿阳，交给爹和娘……告诉他们，女儿不孝，不能长伴他们左右，亦不能为他们养老，请裴大哥替我……替我略尽孝道，梦璃感激不尽……请他们二老原谅梦璃情非得已，来世梦璃如果能再做他们的女儿，一定一生一世陪在他们身边尽孝……”梦璃抽噎着，将两件物品一同递给天河，泣道：“还有这个……这是云叔当年送给我的帝女翡翠，可惜我不能亲眼见到他老人

家，谢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这本来就是云叔的东西，梦璃现在把它还给云公子，做个纪念吧。”

天河接过这两样东西，不觉悲从中来，低声道：“好……梦璃……我答应你，一定把它交给柳波波……”梦璃泪眼迷蒙，望了望天河背上的后羿射日弓，忽地轻叹一声，幽幽道：“云公子……你的弓，已经换了新的吗？”

天河心中一痛，黯难道：“这……这是菱纱带我去一个地方取的。不过，你送我的那把，我也一直留在身边！”急忙将身后背着包裹解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了那把“玉腰弓”，展示给梦璃，大声道：“你看！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从来也没有丢掉过！以后也不会！”

梦璃缓缓闭上双眼，脸上现出一丝凄然的微笑，轻声道：“……不必如此，若是旧了、不能用了，就扔了它吧……”天河大声道：“不，我、我不会扔！你送的东西，除非我死！不然我一定保管得好好的！”梦璃轻轻摇头，言语中微露出苦涩之意：“云公子……这把弓能陪在云公子身边这么久，它已经很满足了……人有人的缘分，弓也有弓的缘分，也许这把弓和云公子的缘分只有这些……菱纱的那把弓，才是与云公子真正有缘，能陪伴云公子一生一世……”

菱纱怔怔地听着梦璃的话，心中蓦然间涌起数般情怀，是惊讶、是凄伤、是哀愁、又是一点点埋藏在心底的甜蜜，种种感情萦绕在心头，久久难平。那天晚上，她亲眼所见，梦璃紧紧抱着天河，那场难舍难分的离别。她看着梦璃的悲伤和她走后天河的焦急，心中怅然若失，却没有半点怨恨之意。与梦璃这些天一同走来，她渐渐发现自己先前印象中的那个拘于礼数的官家大小姐，竟是如此的通情达理、亲切可爱，两人一路上共历患难、同享喜乐，从小孤单的她在心里早已把梦璃当作了自己的亲姐妹。在这之前，她也曾隐约感到梦璃对天河的情愫，那时自己心里尚存有些许竞争之念，可是就在那天夜里，她终于

忽然间发现，梦璃对天河的爱意竟是那么深，深得令自己惭愧……后来在鬼界，了解到家族和自己的宿命，她更是不敢再对天河有何痴念，只怕情深不寿，到头来白白惹得他一生伤心。她执意前往封神陵盗弓时，心中已有诀别之意，只盼帮天河找回梦璃，见到他们二人相伴相随后，便悄然隐去，再不与两人相见……

然而，想不到大家纵然一时重逢，可人妖殊途，到头来仍免不了再度离别。梦璃说话的时候，神情是何等的悲伤与无奈！她表面上说的是弓，其实何尝不是在说着她与自己！她这么说，无疑是要把天河让给自己，可是，以自己背负的命运，再加上望舒剑的不断侵噬，自己又能与天河相伴几时呢？自己又能让他一生幸福吗？

菱纱心乱如麻，神情迷乱，口中喃喃地低语着什么，紫英站在她身旁，忧郁地望着她的脸，眼神中也有一分苦痛之意。梦璃转过身来，望着昔日的师叔，低声道：“紫英，谢谢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妖，可是到最后，你还是愿意帮助我族，我真的很感激……”

紫英悠悠叹道：“梦璃……是我应该感谢你，让我知道当年的真相，也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善与恶……”梦璃又转向菱纱，勉强笑了笑，道：“菱纱，你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梦璃拜托你了……我会永远想念你们的，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哽咽着没说完，两行清泪已淌了下来。天河等人也忍不住别过头去，擦拭眼角的泪水。

旁边一直不语的婵幽见女儿如此伤心，严肃的面上也有一丝酸痛，摇了摇头，叹口气道：“璃儿，你如此伤怀，又怎能安心继位？”看着四人难舍情状，用劝慰的语气说道：“不如我将你们彼此间的记忆通通消去，日后再无想念，自然也就不会伤心——”

“不要！我不愿意忘了梦璃！”天河和菱纱齐声叫道，紫英也默然摇头。婵幽望着三人的眼睛，叹道：“你们人类有种说法，叫作‘因爱故

生忧，因爱故生怖’，既然种种烦恼，都是由想或念而起，将烦恼的根源消去，岂不是一了百了？”

天河痛苦地摇摇头，大声道：“不，以后我想到梦璃，想到她不在我身边，也许是会很伤心，但是我也会想到，大家还在一起时，很多开心的事……要是把这些都忘了，虽然不会难过，可是脑子里有一大块地方都是空的，还有什么意思？”

婵幽望着云天河，徐徐叹了口气，柳梦璃悲伤地看着母亲，急切道：“娘，女儿不希望……”婵幽轻望她一眼，平静道：“璃儿，你放心，我不会强迫他们……”又看了看云天河，长叹道：“年轻人，你倒比我想的更有良心，只可惜……唉……”语音中充满了遗憾，梦璃是她亲生爱女，她对天河的深情，自己岂有不知？只是自己迭遭重创，已无力继续统领幻瞑界妖族，梦璃是自己唯一的后代，也只有她有资格继承幻瞑界主人之位。她重任在肩，又怎能再像以前一样，离开族人，和天河等人回到人间去？虽然情知此事势必让女儿十分难过，但为了本族的未来，也只有狠下心来，牺牲女儿的感情了。

婵幽顿了顿，压下心中的歉疚之情，转向奚仲，郑重地道：“奚仲，你去月神殿将‘梦见樽’取来。”奚仲领命而去。一旁梦璃惊疑道：“娘……？”

婵幽淡然道：“璃儿，你不必多虑，我说过的，不会强行消去他们的记忆。但你也要答应我，继位之后一切事务须以幻瞑界为重，绝不可溺于感伤，耗费心神！”梦璃这才放下担忧，低下头去，轻声应道：“是，璃儿……答应娘……”话音有些微弱，透着几分不自信。婵幽看着她，悠悠叹了口气。

过了片刻，奚仲从殿外缓步走进来，双手捧着一个丝线编成的圆球，上面线圈密密麻麻的，却如蛛网一般错落有致。梦貊一族以食梦为生，修炼的法术也与梦有关，“梦见樽”乃是历代幻瞑界之主精心收集

各界生灵中修为高深之士的幻梦，辅以自身法力，不断修炼而成，可说是幻瞑界至高无上的宝物。奚仲走到婵幽面前，小心地将梦见樽递给她，婵幽捧在手上，凝神注视，口中默念真言，众人只见圆球上的线条渐渐放出光来，一根线便代表一个人的梦，每根丝线发出的光都各不相同，许许多多根线交缠在一起，幻出奇异而瑰丽的光彩，映照在婵幽分外郑重的表情上，更显得神秘莫测。天河等人看得出神，只听婵幽肃然喝道：“万灵悉来，神光映幽！引诸方想愿，入梦见之樽——无中而出、虚空即有！”

众人眼前一幻，只见梦见樽发出的光芒猛地消失，婵幽身前忽然多了一人，一身海蓝色长裙，秀发飘扬，貌似桃花初绽，形若仙子离尘，衣着相貌，竟和旁边的梦璃一模一样！只是面上没有了那份悲戚之情，脸蕴微笑，静静地向天河三人这边看来。

天河看得张大了嘴，惊异道：“这、这怎么会……有两个梦璃？！”菱纱和紫英也是一脸惊诧之情，婵幽缓缓收起梦见樽，看着他们，道：“梦见樽乃是藏有神秘之力的法器，能够令人幻梦成真。既然你们不愿璃儿离去，而她对你们亦是依依不舍，我便将此份思念之情，注入梦见樽，诞出另外一个璃儿……”轻轻推了“梦璃”一下，她似乎明白了婵幽的意思，微笑着走到天河等人身旁，和他们站在一起。

婵幽微微慨叹，又道：“这个璃儿虽然只是傀儡，口不能言，亦无心智，有形而又无形，但却能如常人一般行动，往后便让她伴在你们身侧，犹如璃儿常在……但，她不过是一场幻梦，当你们渐渐淡忘璃儿之后，梦就醒了，她便也会消散无踪……”众人听得一呆，看着身旁的“梦璃”，心中百感交集，不知是欣慰，还是凄凉，抑或是感伤。天河沉重地摇了摇头，高声说道：“不会的！我们不会忘记梦璃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梦，又哪来的梦醒……”

婵幽暗暗叹息了一声，转向梦璃，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梦璃悲凄的容颜上现出几分感激之情，低着头，轻声道：“娘，谢谢您……”婵幽

盯着她的眼睛，正容道：“你不必谢我，记得你刚才答应过我什么，言出必行，才是我的好女儿。”梦璃黯然点头，诚恳地道：“璃儿不敢或忘，定会时刻铭记在心，不辜负娘的一片期望……”

婵幽听了女儿的话，终于欣慰地点了点头，柔声说道：“好了，璃儿，时辰到了，你随我到祭坛去，我要正式传位于你！”说罢慢慢转过身去，梦璃搀扶着母亲，两人一同向宫殿最深处走去，缓缓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外。

天河怔怔地望着梦璃离去，如同呆了一般，木然立在那里。菱纱看着他悲伤的表情，轻轻走过来，叹道：“天河，你这傻瓜……自己那么难过，为什么不说几句挽留梦璃的话呢？”

天河神情恍惚，怔忡道：“说了……她就不会走吗？”菱纱摇摇头，叹道：“你……你太不懂女孩子的心了，梦璃她太可怜了……”天河喃喃地道：“也许吧……可我知道，她不会留下的……看她的眼睛就明白了，就算再舍不得，她也会选择和自己的族人在一起，同生共死……”

菱纱不禁默然，也许天河说的对，这，难道就是梦璃的宿命吗？为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了保护族人，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朋友……那天妖界降临时，她就主动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现在她是这么做，也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吧。可是，她心底的那份苦楚，纵然身旁有爱她的母亲，敬她的族民，又有谁能为她排解……

菱纱正伤感地沉思着，忽见梦璃扶着婵幽，从内殿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天河等人看到她秀美的容颜上，竟是十分庄严的神色，全身隐隐发出圣洁的光辉，如梦如幻。她身边的婵幽却是十分疲惫的样子，转过头来，向梦璃肃然说道：“璃儿，我已将梦境之力尽数传予你。从现在起，你便是幻瞑界之主，须与我族共存共亡，生死相依，离异之心将引祸端，背弃之举必遭天罚……”说到这里，忽然衰弱地咳嗽了几声，梦璃不安地望着母亲，有些着急地道：“娘，您的身体……”

婵幽轻轻摆手，双目向殿中的奚仲望去。奚仲会意，郑重地走到梦璃身前，向她躬身施礼，恭敬地道：“梦璃大人，如今您已是幻瞑界主人，奚仲在此发誓，会永远以自己的生命辅佐您、保护您，绝无背叛！”梦璃有些忐忑地受了他一礼，也微微点头回礼。

婵幽看着他二人，脸上露出一分满意之色，转向奚仲，坦然说道：“奚仲，璃儿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她年纪尚小，族中事务或有力不能胜之处，你现下乃是我族唯一护将，须尽力辅佐于她，不得懈怠！”说完，又转过头去，向梦璃意味深长地道：“璃儿，你既已是幻瞑界之主，当以我族利益为重，方才我对你二人的安排，你们应该能体会我的苦心……”

奚仲敛容躬身，郑重地应道：“是！请婵幽大人放心。大人当年救命之恩，奚仲没齿难忘，今后自当遵从大人嘱托，全力辅佐梦璃大人，不敢有误！”婵幽点点头，又向梦璃看去，却见她花容失色，身体微微颤抖，嗫嚅道：“娘，璃儿……璃儿……不能……”两只手绞在一起，面色十分哀愁，心中似有难言之隐，又似有着无数的不情愿。

婵幽叹了口气，缓缓摇头，向她正色道：“璃儿，时候不早，你该命奚仲将你的朋友送回人间了。”又轻轻咳嗽了两声，微声道：“今日我灵力已消耗太多，须得沉眠一段时日，璃儿你勿要相扰……”言罢闭上双眼，身形渐渐隐去，慢慢消失在大殿中。梦璃望着母亲渐渐消失的身影，伤感而又不安地低声道：“娘……您保重……”

天河等人看着婵幽离去，心中也忽然涌起一丝感伤，想不到这一世威名的妖界之主，晚景竟是如此凄凉。梦璃定下心神，哀伤地看了看天河三人，终于轻轻地开口唤道：“……奚仲。”

奚仲端立在梦璃身前数尺处，神情极是恭谨，朗声道：“属下在，大人有何吩咐？”梦璃望着他，肃然说道：“我以妖界主人的名义，命你将云天河等人带往尊神坛，送返人间！”

奚仲应道：“是！”飘然走到天河三人身旁，长袖一摆，诚挚地道：“三位，请随我来……”紫英默默地望着梦璃，过了片刻，轻叹一声，深深一揖：“保重！”蓦地一转头，缓步而去。菱纱红着眼圈，不舍地看着梦璃，伤心地道：“梦璃……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梦璃低声抽泣，闭着眼睛，轻轻点点头：“菱纱……你也要保重……跟云公子在一起，一定要活得快快乐乐的……”菱纱眼眶一热，心里暗中有对自己说了无数遍别哭别哭，可面前的身影一阵模糊，两行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心中越发难过起来，猛地一跺脚，双手掩面，头也不回地向殿外跑去。

大殿中只剩下了天河和梦璃、奚仲三人，天河怔忡地望着梦璃，心中明白，自己终到了与梦璃分别的时刻。他自从那夜与梦璃分别，这些日子里，心中的无数焦急、担忧、牵挂、思念，只觉得还有千种思绪、万般情怀，待要向她说。可是上天却是再也不给自己这个机会了，一时间，头脑中忽然变得空空落落的，心里的千言万语霎时间都化作乌有，只是生涩地说出几个字来：“梦璃，我……我走了……”身子却呆呆地站定不动。

梦璃拭着泪，呜咽着不说话，天河又呆立了片刻，终于黯然转过身去。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梦璃悲伤地大声喊了出来：“……云公子！”

天河身子一震，缓缓回转身来，望着梦璃迷蒙的泪眼，伤痛地低声道：“梦璃……”柳梦璃擦了擦眼角，微微强笑，用忧伤的声调轻声道：“云公子，我想要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留下那么多开心的回忆……我们一起御剑而飞，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在即墨看那些美丽的花灯……这些事情，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遇上了你，我才明白……什么叫在意一个人、忧心一个人，还有……喜欢一个人……”

天河听着她的话，回想起昔日大家一同度过的快活时光，众人言笑晏晏，如在眼前。转瞬之间，往事已成天边浮云，自己与梦璃更成永诀，从此天各一方，再难相见……想到这些，心下难过更甚，不觉闭

上了眼睛。梦璃伤感地轻轻叹了口气，幽幽道：“.....请云公子一定要保重好自己，也请你好好照顾菱纱，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千万不要让璃儿担心.....菱纱，我真的好羡慕她，如果上天能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自己是她，就算.....就算.....至少，我能真的陪在云公子的身边.....”

天河难过地低下头，悲声道：“梦璃.....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一定.....一定每天都会想起你，不会忘记你，不会让另外那个‘梦璃’消失，就好像你还陪在我们身边一样.....大家永远一定会想着你、记住我们的情分的.....”梦璃闭上眼睛，默然片刻，终于鼓足了心中的勇气，向天河轻轻问道：“云公子，我.....可以喊你一声‘天河’吗？”

天河伤痛地点点头：“当然.....”梦璃悲戚的面容上浮起一丝悦慰，凄然地笑了笑，半转过身去，深情地喃喃说道：“天河.....今生有缘无份，若有来生.....若有来生，我们再.....再.....”眼神迷离，遥遥望着远处，语气中却是无比的坚定：“就算人和妖的寿命差许多，你比我先入轮回，璃儿也会努力地去找你的转世.....等到找到你的转世，那个时候，我们再像从前一样，跋山涉水、游历天下.....”

天河悲伤地摇摇头，大声道：“不，梦璃，我们根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每隔十九年，你们会再来人间！我跟你约好，就十九年！十九年以后，我们再在昆仑山上相见！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我和大家都会等着你！”

梦璃微声悲叹道：“天河，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天河仍在满怀希望地大声喊道：“梦璃，我们可以的！不过十九年而已，我们能等到——”听见梦璃几乎微弱不闻的声音，忽然怔住了，话音戛然而止，痛苦地摇着头。他心中又何尝不知道，此刻双剑网缚已去，妖界失去束缚，纵然十九年轮回又至，也无法再与人间相接。妖界中人对琼华派惧恨入骨，纵然梦璃有办法使妖界重至人间，又有谁能同意她这么做？她又怎能拿族人的生命冒险？

更何况，就算十九年后梦璃又回来了，那又怎么样呢？她难道能真的丢下族人，放弃自己肩头的责任吗？纵然大家一时相聚，可短暂的欢愉之后，还不是如今日一般的伤心离别？这样的重逢，又能带给自己几分喜、几分悲呢？

不知不觉中，自己已黯然泪下。梦璃背过身去，语音渐渐变得恍惚如梦，轻声说道：“天河，你还记得吗？那天，在柳府的院子里，你说，我弹的曲子很好听……我答应过你，以后有时间要为你单独演奏一曲，可是没想到，上天给我们的时间这么少……今天，也许是一个机会了……天河，你要听吗？”

天河擦擦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梦璃轻轻伸出一只手，那具青玉制成的箜篌在空中慢慢幻出，悄然落在她手中。梦璃低泣一声，拢了拢肩头的秀发，凝神肃立。蓦然间，只听铮然一声，宛如裂帛之音，又似美玉初碎，那华丽而令人心碎的声响。

天河心神一荡，静静地听着梦璃弹奏下去。却听箜篌上高音一颤，倏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极低的音符，低旋缓转，慢缠轻和，弹奏的虽是箜篌，发出的音响却如同洞箫一般，如泣如诉，哀转凄凉。天河听着听着，忽然面色一震，心中惊道：“这、这不是那天夜里……琴姬姑娘演奏的乐曲么！”他对音律所知甚少，其实这首曲子与琴姬当日所弹奏的乐曲，于音韵上并无什么相似之处，甚至可说是毫无关联，但梦璃于此分别之时弹奏此曲，心中的哀痛悲苦，尽皆融入了这一曲之中。比之当日的琴姬，两人的伤情却只有更加相似。

箜篌发出的音调于极低之际，忽然盘旋而上，几声清亮的声响划过，忽又低沉下去，似此回转不止，音调或高或低，高如九天凤啸，低似海内龙吟，但无论高低，俱皆恰到好处，美若天成。几个盘旋之后，曲调终于渐渐高扬，箜篌上发出的音响也愈显纷繁，一片亮音中如有珠玉跳跃，此起彼伏。细细听来，乐曲中美态万象，应有尽有，若群

芳争艳、花团锦簇，又如鹤鸣鹊啼、众鸟竞歌。天河听得呆呆出神，心中难受之情稍减，不觉沉浸在这支优美的乐曲之中。

然而这份美好的感觉在人心中也不过仅仅萦绕了片刻而已，不知不觉中，乐曲的音调又缓缓降落下来，众多美景渐渐消散湮灭，满园繁花纷纷凋零残败，百鸟亦各自投林而去，一片萧杀的气氛中，但闻雨声绵绵，若有若无，渐渐远去，又过了少顷，终于万籁俱静。空旷的大殿中更无一丝声响，唯听见梦璃身前，几滴泪珠坠地之音。

“……谁言别后终无悔，寒月清宵绮梦回。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梦璃一曲奏罢，垂首悲泣，泪如雨下，衣襟尽湿，口中喃喃地低吟着。

天河痴痴地听着这首诗，心中更觉悲不能胜，伤痛之余，不觉已是泪流满面，眼前一片模糊，恍惚中感到自己被人拉着，只望见梦璃的身影渐渐飘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远……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二章 故园回梦

恍然间，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眼前闪过一幕幕紫色的幻境，混若迷梦。忽然间面前白光一闪，那些迷幻而奇丽的景象蓦地消失，朦朦胧胧的视野中忽隐约现出一道无比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倩影，天河一见之下，惊喜交迸，失声道：“梦璃！你没走？！”

忽然脚下一滑，足底竟是沙地，天河身子一斜，险些摔倒，手臂蓦地一紧，被身旁的紫英拉住。天河见他神情黯淡，向自己微微摇首，心中一片茫然，又向那道倩影凝目望去，却见那“梦璃”悄然凝立在身前不远处，脸上仍是淡淡的微笑，一双秀目中殊无悲喜之色，只是默默地望着一旁。天河望着那淡漠的身影，胸口一痛，惘然自失，梦璃的身影就在眼前，可她的人，却离自己那么遥远……

菱纱转身四顾，望了片刻，忽地神情一诧，叫道：“这儿是……月牙村？”紫英轻轻点头，菱纱见原来立在地上的十几棵死树中又倒下不少，许多树身已被沙土掩埋，远远望去，满眼尽是黄沙飞砾，比上次来时愈发荒凉，不由暗暗悲叹。天河怔然望着“梦璃”的身影，又仰首望着空旷的苍天，悲声道：“梦璃她……真的走了……”

菱纱和紫英与梦璃分别，心中也是十分难受，见天河这样，更是伤感，菱纱低声劝道：“天河，你别难过了，也许这就是命……”天河双目无神，喃喃地说道：“我不知道……以前在山上一切都很自在，爹对生死离别也看得很淡……但是现在什么感觉都不一样了，这大概就是伤心吧……”

菱纱伤感地道：“可是……至少，还有另一个‘梦璃’陪着我们，就算……她也只是一场梦……如果在琼华派和幻瞑界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也能像做梦一样，醒来之后发觉全是假的，那该有多好……”悠悠闭上了双眸，神情中既似悲凉、又似自伤，默然不语。

紫英极目远眺，过了许久，慨叹一声，道：“人生真如黄粱一梦，我们所以为的‘幻境’，说不定仅是梦中之梦，生死则是一场更大的梦……以前宗炼师公对我说过许多伤怀的话，我一直理解不了，直到经历了这么多事，才明白其中的那种无奈……”

天河痛苦地摇着头，悲伤地扬声问道：“我不懂，人活着，还分什么真的假的？梦璃走了，我心里难过，一定是真的，怎么会有假？还有接下来要去做很多事……如果这些都是梦，干嘛还要做？”怔怔望着紫英和菱纱，道：“紫英、菱纱，你们说，如果这是梦，我们又是什么？又在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紫英听得怅然若失，心中蓦然感到无边的寂寥苦涩，又是一份说不出的困顿无力，只觉活在世上，空有着满腔抱负、一身修为，竟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一时间黯然神伤，无言以对。菱纱叹了口气，轻轻走

到天河身旁，拍了他一下，轻声道：“天河……你啊，还是一点都没变，总会说出些让人吓了一跳的话。其实，是梦也好，是真真正正存在过的事也好，我们曾经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就足够了……”

紫英缓缓点头，暂压下心中的难过，望着远处的村舍，道：“无论如何，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一直耽于感伤……既然到了这里，不如先把水灵珠交给月牙村的村长，解了这里的旱灾吧。”

菱纱一拍手，喜道：“对了！梦璃是告诉过我，那个人……玄霄他把水灵珠给了天河，这么说来，这里真的能再一次变成绿洲了？！”紫英道：“应该可以吧，不过我们还是要去问一问村长，看他是否知道召唤水灵的法术。”菱纱高兴道：“嗯，我这就去告诉村长这个好消息！这下子月牙村有救了！”边说着话，人已边向远处的房舍跑去。

天河望着菱纱的背影，一脸担忧之色，紫英向他轻轻摆了摆手，低声道：“没事的，菱纱的病是因为望舒剑消耗了她太多体力，现在玄霄师叔已经不再用双剑网缚妖界，暂时不会再损耗她的体力了，刚才我又给她服了些丹药，她的身体一时半刻之内应该不会有碍了……”

天河看着紫英，轻声道：“紫英，谢谢你……”紫英面上掠过一丝痛意，摇头道：“谢什么，菱纱的事我也有责任，从始至终，我都没想到，师叔和掌门一直是在利用我……我更没想到，他们为了飞升，竟然连人的性命都不顾了，派中弟子都可以牺牲，更不要说是一个原本与琼华派毫无瓜葛的菱纱了……”想到怀朔死讯传来时，夙瑶等人脸上的冷漠神情，不由得愤懑填膺，顿了一顿，又问天河道：“天河，接下来的事你如何打算？是否要去找玄霄师叔？”

天河毫不迟疑，大声说道：“当然！我一定要夺回望舒剑！说什么也不能让菱纱再受苦了！”紫英看着他，有些忧心地道：“但是，以师叔如今之能，就算你我倾尽全力，只怕也难动他分毫……”想到当日己方三

人对战归邪一人，尚且落了七分守势，而玄霄一人便已力压归邪，谈笑间将其击杀，不由得极是发愁。更何况琼华派高手如云，修为与自己相若者便不下十人，而夙瑶虽与玄霄有隙，但事关琼华派飞升，她也断不会坐视己方夺剑，她修为在派中仅次于玄霄，二人倘若联手，自己这边是更无胜算了。

正担忧间，天河已愤愤地说道：“打不过也要打！不然菱纱……我绝对不想再伤心一次了！我不要！”紫英暗叹了口气，忽见一道红影蹒跚而来，韩菱纱满面沮丧，一步一顿地走了过来，紫英见她神情，吃了一惊，暗忖道：“莫非村长不知道使用水灵珠之法？这可麻烦了，若在数日之前，我自可去向掌门和师叔求教，可是现在……”尚未开口相问，天河已着急地走上前去，惊问道：“菱纱，你怎么了？脚扭了吗？”

菱纱轻轻点点头：“没事，刚才跑得太急了些，不小心绊了一下……”天河急道：“那，你疼得厉不厉害？要不要我揉揉？”说着就要蹲下身去，菱纱脸上一红，急忙扭身闪开，尴尬地不悦道：“都说了没事了，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头脑中忽地一阵迷惑，记得自己和天河第一次在墓室里相见时，自己也是脚上受了伤，却主动叫当时不过一面之交的天河来帮自己；可是今日，两人已经一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怎么反而拘束起来了呢？

紫英微一挥袖，一团光球笼罩在菱纱脚踝处，菱纱顿感舒服了许多，感激地看着他，刚想说什么，只听紫英郑重地问道：“菱纱，村里发生了什么事？”

菱纱微微低下头去，黯然道：“我们……来晚了……村长、还有其他人……他们已经离开了月牙村……”紫英神色大震，问道：“他们是何时走的？！”天河也是一惊，菱纱摇摇头，低声道：“我也不太清楚……看村长的留书，应该有一个多月了……他说他很感激我们，可是村里人没办法再等下去了……以前从村里出去的人经商赚了钱，已

经带着商队回来，接走了他们……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决定穿过沙漠，去绿洲生活……”

天河呆呆地望着远处荒芜人烟的村落，涩声道：“……他们都走了？……也好，他们能过得比以前好……”菱纱伤心地摇摇头，哀叹道：“可是，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到底还是一点忙也帮不上……梦璃走了，月牙村的人也走了，以前那些以为能够做成的事，到头来一件都做不成……”

紫英俊目含悲，悠悠长叹道：“想不到……琼华派的所有人……身在昆仑，受人敬仰，却无法泽被山脚下的百姓，如此大过，枉被称为‘剑仙’……”仰首望着远处昆仑山上，半隐于云雾之中的琼华盛景，心底无比鄙夷与厌恶。

天河呆立片刻，便已无心伤感。他此刻的全副心思，尽皆在菱纱一人身上，满心里想着安顿好菱纱之后，如何找个机会偷偷离开，去琼华派找玄霄夺回望舒剑——他知道，菱纱是断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去冒险的，他也知道，以自己的修为，如果真的与玄霄等人交上手，结果会是什么……可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也许他的心中，对大哥还存有一丝希望，幻想着他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放弃为了飞升而继续伤害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菱纱的生命，他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了……

他正焦急地思虑着，忽然神情一怔，脸上现出几分迟疑之情，心中似在做着某种取舍，忽地转向菱纱和紫英，低声缓缓道：“菱纱、紫英，我想起来一件事……梦璃托付我做的事，我还没有做……我想先回寿阳一趟，把那个香囊交给柳波波……”

紫英想起梦璃嘱托，便即点了点头。菱纱回想起梦璃当初在寿阳与父母分别时，柳世封夫妇那种如失珍宝般的感伤失落，不知道他们得知梦璃远去妖界，再也不能回来与他们相见，又该是多么的伤心难过，

心下亦是惆怅不已。但这件事终究不能永远瞒着他们夫妇，既然或早或晚都是个了解，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他们夫妇在无尽的时光中焦急地等待女儿归来，永远受着思女之苦，还不如干脆早早告知他们真相，一了百了。想到这里，便也点头同意了。

三人计议已定，随即带上“梦璃”一同御剑飞到了寿阳。此时已是深秋，众人但见韶华尽去，落英缤纷，全城已是草木渐凋，不时有几片黄叶打着旋儿，从道旁的树上飘落下来，尚未沾地，便已被萧瑟的秋风远远吹去，了无踪影。三人看着这般萧索的景象，心中忧愁之感更添几分，步履沉重，缓缓向柳府走去。尚未到达，菱纱望见远处一人遥遥走来，身形颇为熟悉，定睛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叫道：“咦？那不是裴剑、裴大哥吗？”

天河一个激灵，急忙顺着菱纱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红衣捕快向这边走来，细看相貌，不是裴剑是谁？正要打招呼，裴剑眼尖，一眼便望见了天河身旁的“梦璃”，脸上又惊又喜，连忙走了过来，高兴道：“小姐、云公子，你们回来了？！”

天河轻轻点了点头，身旁的“梦璃”却是一动不动，裴剑看着小姐平静的神情，愣了一愣，又欣慰地道：“小姐，你总算又回来了！上次你为了帮钟老伯，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可惜没待几个时辰就走了，老爷和夫人这些天来又想你想得紧。这下好了，小姐你回来，老爷他们可该高兴坏了！”

“梦璃”仍是一言不发，漠然地站在那里，裴剑高兴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她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裴剑脸上欣喜的神情渐转惊讶，疑惑道：“小姐，你……”奇怪地看着她，不明白眼前的小姐是怎么了。

菱纱难过地叹了口气，轻声向他道：“裴大哥，你带我们去见柳大人吧，我们有事情要对他说……”裴剑听得怔了一怔，见菱纱和天河诸人

都是一副难过的样子，颇感奇异，又不便立刻相询，只得道：“好吧，老爷今日正好休假，你们跟我来吧。”

几人随着他来到了柳府，裴剑高高兴兴地走在最前面，急匆匆往正堂而去，人未进屋，激动而喜悦的声音已传了进来：“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

堂上传来一声响动，正坐着品茶的柳世封激动地将茶碗重重放在桌上，高声道：“裴剑，你说什么？璃儿回来了？！”他欣喜若狂，急急站起身来，旁边的阮慈也十分高兴，连声急道：“璃儿回来了，她在哪里？快让娘看看——”

话音未落，裴剑和天河众人已进到了堂中，柳世封猛然看见天河身前分别数月的女儿，心中激动难抑，快步走到“梦璃”面前，惊喜地唤道：“璃儿，你可算回来了……上次你匆匆忙忙就走了，爹想你可想坏了……”他欢喜至极，眼中竟不禁流下泪来，也不顾自己县令的身份，当着天河等人的面便抽咽起来，拉着女儿的手，口中呜咽着絮絮言道这些天里的想念。旁边的阮慈忙取出手帕帮他擦干了泪，嗔怪道：“老爷，你看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一边说，一边欢喜地看着女儿。

柳世封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向她尴尬地笑了笑，仍是紧紧握着“梦璃”的手不肯放开，没口子地道：“璃儿，你这些天过得好不好？在那个什么‘琼华派’里生活得开心不开心？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那个师叔、还有派里那些长辈，他们待你怎么样？还让没让你下山除过妖？有没有遇到危险？……璃儿？！”看着女儿淡漠的面庞，神情中猛地一阵惶然，惊恐地摇着她的手：“璃儿，你怎么了？你说话啊……”

阮慈脸上也极是惊诧，急问道：“天河，璃儿她这是怎么了？”身旁裴剑也惶惑地看着众人，天河看着柳世封夫妇焦急的面容，心中一阵发堵，说不出话来。菱纱凄凉地摇摇头，叹道：“柳伯伯、柳伯母，我来

跟你们解释吧.....她、她不是梦璃，只是梦璃的一个傀儡，真的梦璃在另外一个地方.....”

柳世封全身一震，不觉放开了双手，吃惊地望着菱纱，急道：“你说、你说这个璃儿，她是个傀儡，是假的？那真的璃儿呢？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跟你们一块回来？”菱纱低着头，不忍回答，见柳世封越问越急，过了许久，才难过地道：“梦璃.....她跟我们告别了.....”随即从那晚梦璃忽然离开，众人前往鬼界寻找翳影枝，又进入妖界找到她，一同抵抗琼华派入侵，一直到梦璃接任幻暝界之主的位子，与众人再次分别的事情向柳世封等人简略叙说了一遍。菱纱说完这些，自己已是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却见柳世封夫妇脸上，也是万分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悲痛凄苦之情。

阮慈强忍着泪水，喃喃地道：“你说璃儿，她当了那个‘妖界’的主人？她、她也是.....”柳世封悲伤地摇摇头，向她道：“夫人，不管璃儿是什么身份，她不都是我们的女儿么？.....只可惜，璃儿啊璃儿，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啊.....要是你永远留在家里，陪在我们的身边，该有多好啊.....”

菱纱微微摇摇头，哀叹道：“柳伯伯，和梦璃分别，我们都很难过。梦璃她也很难受、很舍不得离开我们.....可是，她不得不那么做，因为那里是她的家园，他们全族的人，都需要她的守护.....梦璃她也有她的责任，有她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是她的使命，就算再难过、再舍不得，也不会回头的.....”伤感地回过头去，轻声道：“梦璃她走的时候，还托天河带给你们一件东西.....”

天河难过地闭着眼睛，从怀里缓缓拿出那包装着离香草的香囊，低声向柳世封夫妇道：“柳波波、柳波母，梦璃她恐怕不能再来回来看你们了，她让我把这个香囊交给你们，请你们原谅她没法配在你们身边尽孝.....她还说，请裴大哥替她略尽孝道，她在那边，也会永远念着你们二老.....”

裴剑神情苦涩，黯然叹道：“小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老爷和夫人的……唉，可是小姐你，一个人在那边，又怎么能让我们的放心的下……”柳世封颤抖地接过香囊，蓦地气血上涌，身子一晃，颓然坐倒在椅中，身旁众人见状大惊，裴剑急忙到他身后，用力在他背上捶了几下，急唤道：“老爷！老爷！”

过了片刻，柳世封悠悠吐出一口气，方才缓过神来，连声悲叹道：“璃儿啊，你当初不是说好了，只要带着这个香囊，总有一天，你会回到爹娘身边的……璃儿你太狠心了，你怎么舍得就这么走了，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接受得了……”说着说着，不觉嚎啕。阮慈也是泪如雨下，兀自在一旁轻声劝慰着柳世封。

天河三人看着柳氏夫妇悲状，心中也是难过不已，仿佛梦璃又一次离大家而去一般，均是低头不语。过了许久，柳世封方才止住悲声，无力地向天河等人挥了挥手，微声道：“贤侄，你们今日就在这里住下吧。我和夫人要回屋呆一会儿，先不能陪你们了……”在裴剑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和阮慈互相搀扶着，一步一顿地向内室走去。

众人心下感伤，默默离开了正堂，在府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走着走着，不经意间，竟来到了那天夜里初遇梦璃的院内。众人眼前一亮，但见一座雅致的小亭立在前方不远处，亭子两旁密密地栽着几排桃树，花果虽已落尽，树上的叶子还未尽数掉落，乍然一看，仍保留着几分当日的美感。三人呼吸间，只觉园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分外熟悉，脸上不由一怔，天河更是神情大变，失声道：“这香味……就跟梦璃身上的一模一样……”

亭边一个打扫落叶的侍女听见天河的话，向众人走过来，低声道：“公子的鼻子真灵，再过几天，就是离香草的节祭了。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小姐都会带着我们，到女萝岩那里去采离香草，今年只有我们自己去采了……小姐说，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离香草，用来制香料是最

好的……”有些伤感地望着天河三人，轻轻问道：“公子，我听裴捕头说，小姐她回不来了，是真的吗？”

天河黯然点点头，那侍女幽幽道：“小姐她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下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制香的本领还是她亲手教我的……为什么，像她这样的好人，却要永远离开我们大家……”说罢伤心地低下头去。

天河苦痛地摇着头，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些正直的、善良的朋友，一个个不是死别、就是生离……怀朔、梦璃……

突然，他神情一震，两眼直直地望着身旁一人，目光中伤痛之余，又充满了坚决的信念。

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了，更何况是她！

菱纱凄然望着站在亭前的“梦璃”，人面依旧，魂魄却已不在，喃喃地道：“离香……离香……离开故乡……梦璃她喜欢这种香气，那她是不是也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永远地离开这些年来生长的地方……可妖界对她来说，真的比这里更亲吗，那里又真的是属于她的家园吗……”

慕容紫英面色苍茫，喟然长叹：“……来如流水兮去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道经上说，人匆匆一世，生于蒙昧，又归于虚无。故乡在哪里，世上每一代的智者，都在苦苦寻觅，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我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怕是个亘古难明的问题罢……”菱纱呆呆听着他的话，恍惚地望着前方，默然不语。

众人心中百感交集，各自嗟叹不已。不知不觉间，已到了傍晚，裴剑过来带众人到餐厅用饭。柳世封夫妇强打精神，陪着天河等人一起用餐，席间各人都只是低着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原本丰盛的一席餐宴，吃得沉闷无味之极。用过餐后，天河等人见柳氏夫妇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梦璃”，思女之情，溢于言表，便将“梦璃”留在了他们房

中，才回了客房。柳氏夫妇坐在房中，久久地凝望着“女儿”，一言不发，直至心力交瘁，方才沉沉睡倒在座椅上。

夜里，天河独自一人开了房门，悄悄地来到了院内，望了望菱纱和“梦璃”的房间，不舍地闭了闭眼睛。想到梦璃对自己托付的事情已经完成，心下稍感释然，便是今夜之后，再也回不来了，也已不辜负她的嘱托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正要偷偷离开，身后房门发出一声轻响，天河一惊，回头望去，紫英身形如风，已悄然走到他身后，凝视着他，压低了声音，却是很严肃地问道：“天河，你这是要……去找玄霄师叔？”

天河点点头，沉重地道：“对，我要去找他，我要把望舒剑拿回来，我再也不要看到有人离开了！”紫英黯然叹了口气，缓缓摇头：“可是，你知道的，以我们的实力，此去恐怕……这么做未免太冒险了……”天河望着他，低声道：“我知道……所以，紫英，你让我一个人去好不好？如果……如果……还有你能照顾菱纱……”

紫英面色陡然一沉，怒道：“你这算什么话！要去就大家一起去，那样还多几分希望，你这样一个人跑去，跟白白送死有什么区别？”语气中难抑激动之情，高声道：“你以为靠你自己一个人去拼命，就能夺回望舒剑，救回菱纱吗？你倒是觉得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你想过菱纱的感受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不告而别，一个人去跟师叔拼命，她得知真相之后会怎么样？如果她知道你是为了救她才送命的，她还会快快乐乐地活在这个世上吗？她还能活下去吗？！”

他愤愤地喘了几口气，大声说道：“天河，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可今天的事，你怎么这么糊涂！”天河听着紫英生气的责备声，面上呆怔了一下，胸口似被人重重捶了一拳，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紫英看着他伤痛的面容，心中的气略略消了些，缓声道：“天河，听我一言，现在算一下时日，琼华派应该还未以双剑做成剑柱。我们不要贸

然行事，留存实力，先好好陪菱纱几天，等安顿好了她，我们两个再一起想办法，智取也罢，强夺也罢，此事未必没有转机……”

天河痛心地道：“可是，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谁知道玄霄他们，现在是不是又在使用双剑？一想到菱纱难受的样子，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我不敢再等了、我真的不敢再等了……”忧心忡忡地转过头去，目光猛然瞥见什么，整个人登时呆住了，惊诧之下，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紫英见天河突然不说话，奇怪之下，转眼望去，面上也是大震。只见庭院门口，一袭红影微微颤抖，双眼定定地望着自己二人，神情中是万分的伤心难过，紫英失声道：“菱纱……”

菱纱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紧抿着嘴，慢慢走到两人身旁，天河惊诧道：“菱纱，你怎么……”菱纱蓦地仰起头来，柳眉斜挑，忿忿地大声说道：“我当然知道，今天下午，你看人的神色都不对劲，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天河，你当初不是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回青鸾峰吗？难道你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天河看着她惊怒的面庞，一时语塞，过了许久，才涩声道：“菱纱，你放心，我说话算话，答应你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忘……可是，我一定要先抢回望舒剑，玄霄他们再用那把剑，你会没命的……”菱纱猛地截断了他，尖声喊道：“不可以！你别去，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早就说了，不稀罕什么命长命短，你别去！”忽地扑到天河怀里，头靠着他的肩膀，悲泣道：“天河，你以为能活久一点，我就一定会高兴吗？就算真的夺回了望舒剑，万一你和紫英有什么……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算我求你……不要让我这么难过好不好……”

天河怔怔地痴立着，看着怀中随时都有可能香消玉殒的女孩，心中伤痛欲狂。可望着菱纱脸上那担心难受到了极点的表情，却是说什么也没有办法拒绝她，口中只是不住地喃喃说道：“对不起……对不

起……”菱纱见他不再坚持，这才破涕为笑，嗔道：“……猪头……每次出了事就会说对不起，下一次还不是让我担心个半死……那说好了，以后再也不许做让我担心的事，听见没有？”

天河默默点头，菱纱欣慰地笑了，抬头看着天河近在咫尺的面庞，突然反应过来，急忙退开两步，哼了一声，扭过头去，幸好是在夜里，旁人看不到她脸上的红晕。天河犹豫地望着紫英，眼中是询问之意，紫英微微皱眉思索，过了片刻，突然喜道：“对了，现今之计，我们不如先去清风涧寻两位长老，问问他们有无他法……”

天河听见“清风涧”三字，脸上怒火腾地涌起，愤然大喊道：“不行！我不去！”他这一声叫喊大的惊人，在这万籁俱静的深夜里，远远地传了出去，几乎整个柳府都听得见。紫英不知他为何如此愤怒，微微一愣，菱纱也是神色微惊，低声怪道：“天河，你小点声，别惊了其他人的美梦……”

天河连喘粗气，强行压低了声调，话语中的愤怒之意却是丝毫未减：“那两个老头，他们根本就是帮着玄霄的！他们明明知道不可以用望舒剑，对菱纱不好，却一直瞒着我们！到现在他们还会管菱纱的死活吗？说不定已经去琼华派找玄霄，一起飞升去了！”

紫英摇了摇头，叹口气道：“天河，不能这么说，那天在幻暝界，师叔的梦，你也看见了……两位长老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十九年来因为冰封师叔一事，始终愧疚难安。尤其是重光长老，这些年来更是一心要助师叔破冰，来赎清心中的罪孽感。他们二位有此心结，所以才会……”顿了一顿，又温言说道：“再说，天河你想想，假若他们二位长老真的是心如铁石、是非不分之人，那当初他们为何要传授菱纱心法，又为什么要将‘红魄’交给菱纱，还在我们欲往幻暝界时多番指点？”

天河的面上仍是愤愤不平，沉着嗓子，恨恨地道：“那又怎么样？难道对不起一个人，就可以为他做任何事，为了他不顾别人的性命吗？玄霄重要，菱纱就什么都不是？他们这么做，不是害人是什么？”

紫英眉头紧皱，看着天河悲愤神情，暗暗摇头叹息，一时却又找不出什么话来劝服他。菱纱望着二人，秀目渐渐红了，轻声道：“天河、紫英，你们都别再说了……哪里也不用去，大家就这样一起回青鸾峰不好吗？”转头直视着天河双眸，幽幽道：“天河，你没有必要为了我，生他们的气……就像你讲的，在青阳长老、重光长老的心里，玄霄的份量远远胜过我，你气他们心有偏袒，一定要把人命分个孰重孰轻……可是，既然人命无贵贱，我一条命，你一条命，那又为什么还要去找玄霄……”

天河怔然听着她的话，心中忽感到一阵茫然失神，本来十分愤慨的脸上，不知不觉间竟是呆住了。其实，在他心中，又何尝不喜爱那个曾经的大哥，何尝不希望他早日破冰而出，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禁锢。否则，当初又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玄霄走遍天下，费尽心力地寻找那三件寒器。只是他当时又怎能想到，这样做的结果，竟会是害了菱纱。而现在的自己，又何尝不像青阳和重光一样，为了救人而不顾一切……他不甘地摇着头，心头是一股无边的苍凉。紫英和菱纱伤感地看着他，默默无语。

过了许久，天河终于缓缓向菱纱点了点头，低声道：“好，菱纱，我不怪他们……不过，我还是要想办法救你。紫英既然说两位长老也许会有办法，那我们就去问问他们，明天就去。”

紫英舒了口气，点头道：“如此最好，我看两位长老都是淡泊之人，对飞升之事没有什么兴趣，应该还留在清风涧。我们明日就去，当能见到他们二位……”望着菱纱，轻声道：“菱纱，你的身体很弱，需要静养，快回房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就向柳大人他们辞行。”菱纱轻

轻点头。天空中孤月高悬，眼看已近三更，三人心神俱疲，无言散去，各自回房不提。

第二天用过早饭，天河三人便向柳世封夫妇辞行，柳世封甚是不舍，问及三人匆忙离开的缘故，几人只是含糊应对。天河见他们夫妇神情中对“梦璃”极是留恋，本想将她留在父母身旁。柳世封也颇想留下“女儿”，阮慈却向他摇了摇头，微声道：“老爷，让璃儿和他们在一起，不是很好么……璃儿她留给天河他们这个傀儡，也一定希望她能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要拆散他们了……”

柳世封怔了怔，默然良久，终于长叹一声，颓丧地点了点头。阮慈又转向天河，柔声道：“孩子，这个‘璃儿’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吧……唉，要是能看见真的璃儿和你们在一起，那该有多好……”转过身去擦着眼睛。

天河望着他们夫妇，忍住心中的伤感，坚定地低声道：“柳波波、柳波母，你们放心……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梦璃她还会回来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带着她回来，和你们团聚……”柳世封摆了摆手，难过地缓缓道：“贤侄，你们……走吧。”说着别过头去，不忍再看“女儿”。天河等人黯然向他们夫妇道了别，随即便离开了。柳世封怅然望着天河御剑而飞的身影，心头猛然浮起十九年前，云天青与自己辞别时的情景，想到自己与这一父一子，俱是情谊极深而缘分极浅，不由得心下痛惜哀叹，呆呆地目送着他们远去……

琼华派中，原本四季如春的景象竟忽然间一天天寒冷肃杀下去，地上的草坪渐渐枯萎，覆盖在上面的，是一日比一日更厚的严霜，池中泉水上竟浮起了点点冰凌，夏鸣虫悦耳的叫声更是早已绝迹。琼华宫前，原先众弟子修剑练功、嬉闹交谈的偌大场地上，竟已是空无一人。派中的众多道观也已紧闭了门，只在各屋门口留下了一两个手执长剑、全神戒备的弟子。浩大的琼华派于空旷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沉寂，只有隐在云端一角的卷云台上，还隐隐有人活动的痕迹。

明尘又一次被派遣到山门处站岗，他看着这些天来派中的诡异景象，心底的惶恐之情日胜一日，站在琼华派的山门前，心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兴奋和自豪感，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害怕。他隐约听说，似乎派中又出了叛徒，还有人死了……

突然，一丝极微弱的话音朦朦胧胧地传入他的耳中：

“师兄，你快看啊，我捉到了，好大的一只……”

那声音甚是娇怯，明尘听得面上一惊，这话音他以前似乎听过，好像是派中的某个女弟子……这些天来，派中的弟子忽然走掉了不少，剩下的一个个都似转了性一般，整日阴沉着脸，人人都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情，连话也不多说一句。此刻突然听到这如同撒娇一般的声调，心中没来由一寒，不觉循着声音来处，悄悄向那边走去。

突然，身后一个阴冷的声音猛喝道：“明尘，掌门派你守门，谁让你到处乱走的？”

明尘听见这严厉的话音，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急忙转过身来，低着头，不敢直视面前之人，害怕地道：“元越师叔，我、我听见……”右手微微颤抖，向远方声音传来处的剑舞坪那边指了指，害怕道：“师叔，这、这声音是……是不是我们派中的弟子……”

元越不耐烦地向那边瞥了一眼，厉声道：“一个疯子罢了！理她做什么！”明尘脸上全是惧怕与惶惑，近乎自言自语地微声道：“疯、疯子……”他全身发抖，两条腿哆嗦个不停，也不知是因为抗不住派中凛冽的寒风，还是因为难以抵挡内心中那份深深的恐惧。

元越面容极是威煞，两眼直瞪着他，厉喝道：“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师叔和掌门有令，凡玩忽职守、出了纰漏，阻碍本派飞升大计者，以叛逆论处！还不快快回去守门！”冷笑了一声，威胁道：“你最好把眼

睛睁大一点，要是不留神让那几个叛徒溜了进来，仔细你这十几年的修为！”

明尘颤声问道：“师叔，这几天……这几天派里总说有什么叛徒，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元越目露杀机，森然道：“告诉你也无妨，叛徒就是慕容紫英、云天河、韩菱纱他们三个！这三个逆徒勾结妖界，害死我派不少弟子，现在又妄图破坏本派百年来梦寐以求的飞升大计！是可忍孰不可忍，掌门已经下令，绝不允许他们再进琼华派一步！”

明尘大惊失色，颤声道：“不、不可能，紫英师叔怎么会是……”忽然见元越凶狠的目光瞪来，如同被当头泼了一桶冰水，彻骨寒透，话音登时哑了。当即噤若寒蝉，拖着仓惶的步子回到门口，一只手扶着山门，身子哆嗦着靠在上面，眼睛却是一眨也不敢眨地盯着外面。元越见他回归本位，冷哼了一声，转身向其它守卫的弟子走去。

明尘眼望着门外，那个稚嫩的女声又一次远远传来，声音中充满了凄伤与无助，刺得他心惊肉跳，痛苦地捂上了耳朵。

“师兄，这只虫子怎么不动了？……它死了？它怎么死了？！”

“师兄，你骗人！你说的，用这个法子抓虫，夏鸣虫不会死的……呜，这可怎么办，紫英师叔不会喜欢死了的虫子的……”

“咦，师兄，你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师兄、师兄！你不要走啊——”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三章 死生悠茫

天河、菱纱、紫英三人别了柳世封夫妇，随即御剑向清风涧飞去。三人忧心如焚，在天上飞得快极，转眼之间，眼前瀑流纵横，已然身入

清风涧内，三人落到地上，天河远远地便望见青阳和重光居住的木屋所在，当先急急奔了过去，菱纱和紫英也快步向前走去，只有“梦璃”依旧神情平静如故，一双秀目淡淡望着众人的背影，不紧不慢地跟在众人后面走着。

菱纱紧紧望着天河，见他刚刚飞奔到屋前，忽然间身子一晃，停步站住，面上神色大是震憾，似乎看见了什么极为骇人的事情，张了张口，失声惊呼道：“这、这是怎么回事？”菱纱素知天河最是胆大，寻常之事断不能让他如此吃惊，不由得心中陡然一紧，旁边紫英也是面色微变，两人急跑过来，却见房前空地上，一人仆倒在地，一动不动，一张脸为泥土遮住。众人看他身材服饰，依稀竟是重光长老！

天河三人如遭梦魇，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紫英急忙俯下身来，正要施救，忽听见旁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不用费力了……重光他已西去了……”

众人一惊，抬头望去，却见木屋旁一个老者靠着墙壁，身形凝重，有若石雕，眼窝中隐隐渗出血来，一双瞳子已然毁了，正侧耳向三人这边听着。他脸上肌肉尽数凹陷，焦枯的面皮下，骨骼凸了出来，样子十分怕人。三人适才惊疑之下，只顾看着地上的重光，竟没注意到不远处的他，这时看见这副有如枯骨般的可怕容貌，不由全身都是一哆嗦，紫英勉强稳定心神，声音中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您、您是……青阳长老？！”

青阳仿佛看到了三人脸上的害怕神情，颓然摇了摇头，温声问他们道：“你们……可是云天河一行人么？”紫英急应道：“是，长老，您的容貌，还有您的眼睛……”青阳叹口气，黯然道：“果然，我想的不错，现下还会来清风涧的，也只有你们了……你们不必惊惶，我这副样子，不过是功力尽散，看来垂老矣矣罢了。至于这双招子，我这几十年来，早已有眼如盲，如今真的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天河和菱纱惊骇之极，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以青阳、重光两位长老的深厚修为，又有谁能将他们二人打得一死一重伤。紫英惊问道：“长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青阳循声辨位，将身子慢慢转向他们三人，脚下微微迈步，紫英见状，急抢上去，扶着他慢慢走了过来，青阳来到他们几个身前，吃力地缓缓道：“……玄霄才离开不久……”话没说完，忽然猛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一晃，紫英连忙紧紧扶住了他。天河只听得又惊又怒，脱口道：“什么？玄霄！他、他来这里干什么？！”

紫英全身巨震，颤声道：“长老，您是说，是玄霄师叔……杀了重光长老？！”青阳面皮抽动了一下，没有回答紫英，向天河涩声说道：“玄霄今日一早便匆忙赶来，他来这，是为了寻一本宗炼留下的手记……宗炼生前曾写过数本手记，上面都记载着铸剑、养剑之秘术，如今大部分藏于琼华派五灵剑阁之中，但其中有一本，却是连掌门都未曾得见。玄霄来此，要找的正是那一本……”

紫英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急问道：“师公的手记？师叔他为什么要找这个？”青阳长叹了一口气，道：“自然是为了双剑飞升之举了……宗炼如琼华派历代执剑长老那样，为铸剑耗费一生心血，尤以羲和、望舒双剑为甚。双剑穷本派三代之力，至宗炼手中乃成，临当此世，再无一人比他更了解双剑种种……玄霄担心手记中有不利于双剑之记载，他如今正是飞升之前的紧要关头，何况多年修行，与羲和剑早已密不可分，自然不愿手记落在他人之手……”

天河急问道：“那，玄霄他拿到了那本手记吗？”青阳摇了摇头，悠悠叹道：“……人生一世，经历多少风浪起伏，但我和重光做梦也料不到，十九年后重逢玄霄，他周身炽烈无比，眉宇间尽是狂态煞气……这已是入邪之兆、入邪之兆……他如此心性，莫说我二人并无那本手记，便是有，又怎能交付与他，让他继续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天河听得心里稍稍一松，他暗忖这本手记或许与飞升之事有着莫大关联，玄霄没有拿到那本手记，也许飞升之举就不能继续进行，菱纱的性命也可暂保一时……心中正忧喜交集的思量着，又听青阳叹道：“我担忧玄霄在此处寻觅不得，又会费尽心机四下寻找，徒然害人害己。便告诉他，宗炼于十九年前经历妖界大战之后，早已万念俱灰，将那本手记毁去，他虽半信半疑，但也只得作罢。”

紫英舒了口气，又疑惑道：“可是，既然如此……重光长老和您又怎会……”青阳面色惨然，一只手抚着胸口伤处，浑浊的声调顿了一顿，喟然道：“事已至此，就算玄霄已有去意，我和重光又怎能让他就此离开？他如今心魔深种，为了飞升无所不为，照此行事终会酿成大祸，我二人苦苦相劝他放弃飞升之举，可他一意孤行，早已听不进我们的劝谏……”

说到这里，青阳微微转过头去，向着地上重光的尸首，眼角淌下两滴暗红的浊泪，悲愤地道：“重光与他相交数十年，眼见他即将身入万劫不复之境而不自知，万念俱灰之下，向他突然发难，意欲强行夺走他手中的羲和剑，使他不能再行飞升之事……不料玄霄此番功力，与十九年前已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仅一招，重光已然重伤倒地……”

“我见状奋力拼上，却也不敌于他，数招之内，只觉得全身精元几乎都要被他体内阳炎燃尽了……这时，他望了倒地的重光一眼，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困惑，忽地撤了手，一言不发，扭头就走。我二人身负重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我见重光伤势极重，不顾自己内息将尽，奋力运功施救于他，却已无济于事，自己反而因为运功过度，引动残存的内息逆行经络、无法遏制，才会变得现在这般模样……”

“重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玄霄离开的方向，长声惨笑了一下，就气绝了。可叹他一生孤傲，到头来，却死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手中……我望着重光的尸首，身上诸般伤痛一时迸发，两眼猛然一痛，这双招子也就此废了……”

紫英紧紧地攥着拳头，咬着牙，愤声道：“师叔，不，玄霄他竟然……”青阳苦笑一声，缓缓摇头：“唉……这也怪不得他，如今的他，已被阳炎噬心，早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只恨我们当初利令智昏，罔顾天道，竟以为凭借双剑之力，便能使全派人一举飞升，省下许多劳心费力的苦修……到头来，害了玄霄，也害了我们自己……”

众人回想起当日卷云台上，玄霄近乎走火入魔的狂态，与当初禁地中那个温言款款、淡然亲切的前辈，已是判若两人，内心中除了满腔愤懑之外，却也不觉涌起一股深深的悲怜哀婉之情。青阳沉默片刻，忽然低声问道：“云天河、慕容紫英，老夫和重光，我们二人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那位姓韩的姑娘，她来了吗？”

韩菱纱黯然走到他面前，轻声道：“长老，我在这里……”青阳听见她的声音，低下头，悔恨地道：“姑娘，你们一定要阻止玄霄和琼华派飞升，此事关乎你的性命……老夫和重光当日一时糊涂，没有告诉你们真相，你其实已经成为……”天河痛心地打断了他，悲伤道：“长老，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可是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如果我知道菱纱是望舒剑的宿体，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剑给玄霄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说？”

青阳面色灰败，苦痛地道：“唉，云天河、韩姑娘，老夫知道，你们心中定然怨怪我和重光，早知望舒剑一事，却不肯说出……我二人已不敢奢求你们原谅，我和重光此生欠玄霄太多，昔日相助于他，心中只望他破冰之后，能够修身养性，放弃飞升的妄念，又哪里料到会有今日之局……便是凝冰诀与三寒器之力，却也终究抵不过他的欲望……如今说什么都已太迟，我与重光一错再错，自食其果，原本怨不得人。我二人死生事小，可是只恐琼华派数代苦心，终将付诸流水，羲和、望舒双剑再如何冠绝天下，亦是镜花水月，一场虚空……”

紫英听到这里，心底忽地涌起一阵恐惧，急声问道：“长老，您的意思是……？”青阳长叹道：“飞升成仙，虽是修道之人梦寐以求之事，但

成与不成，皆看天意。现今合玄霄、夙瑶之力，或能将双剑修成剑柱，然而即便琼华派升起，接近昆仑山上天光所在处，玄霄如此心魔深种，又如何能够脱去肉体凡胎、成为仙身？只怕此举反成了逆天而行，后果不堪设想……”

菱纱面容失色，低声喃喃道：“……按神农的说法，只有心存善念，才能成仙……难道、难道玄霄他，会像……”天河全身一抖，问道：“长老，你的意思是说，玄霄他……会死？”青阳沉重地点点头，缓缓吐出几个字：“死……或是堕入邪道、永不超生。”顿了顿，又是长叹一声，苍然道：“而且……如此逆天之举，恐怕到时不仅仅他一人将遭大难，琼华派数百名弟子，也将不免……”

天河和菱纱听得心神大震，面上都不自觉地现出恐慌之情，尤其是天河，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惶急地望着青阳，他不料飞升之举不但会害了菱纱，更会害了玄霄自己，还会连累上琼华派的所有人。他们辱骂菱纱、驱逐自己、伤害梦璃，他们甚至杀了怀朔，可他们毕竟曾经是自己的同门，更曾经是凭着手中三尺青锋，除害助人、救济黎民的剑侠。他们现今或许糊涂，或许执迷不悟，或许利令智昏，或许已如玄霄一般走火入魔，但平心而论，他们却并非大奸大恶之辈。他们甚至根本不明白，琼华派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飞升，究竟是什么，只是一群在师长的带领下，在师门的号召下，在所谓道义的指引下，伤害着别人更伤害着自己，即将成为这场飞升的牺牲品却犹然不觉的可悲角色。天河心下愈感凄凉，焦虑之余，更坚定了阻止飞升的念头。

紫英也是大为焦急，问道：“长老，您可知道，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琼华派飞升吗？弟子等前来这里，正是为了此事！”他眼见重光长老已然被难，青阳也已身负重伤，以他们二位的修为，都不是玄霄的对手，自己和天河等人又岂能从玄霄手中夺回望舒剑？更不要说阻止琼华派飞升了。青阳微微低头，默然思索着，紫英过了片刻，见他仍是不语，脸色渐转黯淡，望了望重光长老的尸首，又偷眼望了望菱纱，心中暗

暗下定了决心，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自己和天河拼死也要到琼华派一闯，为了菱纱，也为了派中的所有人，就算豁出性命，也只有与玄霄等人尽力一搏了。

这时，青阳忽然抬起头，转向云天河，果断地向他问道：“老夫想起来了……云天河，老夫问你，天青生前，可曾交付给你一本手记？”天河一怔，想了想，不解道：“这个……爹以前是留了些书给我，可他什么也没交代啊……”青阳郑重地道：“你再想想吧，天青留给你的那些书中，或许就有宗炼的那本手记——”

紫英问道：“长老，弟子不明……师公的手记，怎么会在云前辈那里……”青阳叹道：“唉，十九年前，天青和夙玉逃出门派，还带走了望舒剑，我和重光奉掌门之命，下山捉拿他俩……我们有好几次都追上了他们，不知为什么，临到交手时，我却总是一时心软，放他们离去，因为这件事，重光这些年来一直怨恨于我……我今日想来，心中也是悔恨交织，若是当年能将夙玉和望舒剑带回门派中，玄霄他万万不会走火入魔，更不会落到被冰封禁地的下场……”

他怅然摇了摇头，神情中颇有悔意，继续说道：“后来与重光隐居在这里之后，我还多次下山探访，想要找回夙玉。然而辗转数年之后，当我在青鸾峰寻到天青时，夙玉却已去世了，那时，我自觉想救玄霄已是无望……天下之大，要去何处找一个与夙玉命格体质相合的女子，更毋论令其修习仙术，调合玄霄的阳炎之力……”

天河涩声问道：“那，长老你对我爹……”青阳摆了摆手，叹道：“人各有志，何况下山之事，本不是天青的主意。再说，天青他得知玄霄被囚，心中亦是痛苦不堪。他当时因为给夙玉驱寒，体内的寒冰之气已不可遏制，自己已命不久矣，却犹然不能释怀。他对我说，他不后悔和夙玉一起下山，也不认为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但这件事，终是自己负了玄霄师兄的性命，待阳寿尽后，一定会在阴间等着他，自己要亲口向他说声对不起……他已如此，我又如何能责怪于他？”

天河头脑中一阵恍然，怪不得父亲去世已有十几年，却一直留在鬼界之中未曾投胎，自己当初在转轮镜台见到他时还颇感意外，原来竟是这般缘故。

菱纱忽然失声问道：“长老，您说，天河的父亲是因为为天河的母亲驱寒，才……”青阳沉痛地点头道：“不错，唉，双剑飞升，不仅害了玄霄和夙玉，更害了派中无数的弟子，天青他原本与此事毫无瓜葛，却也……罪孽，真是罪孽……”菱纱恐慌地低头想着什么，忽然间面色惨变，悄悄退到天河等人身后，全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又听青阳长叹道：“……十九年前那一番惨烈的大战之后，我与重光、宗炼痛定思痛，心中已隐约生念，琼华派造就双剑、和妖界之争，是否步步皆错……所以，宗炼在最后的几年里，一直在找寻一种方法，如何在宿主力量失控时，阻止他们继续使用双剑……”

紫英神情十分激动，急问道：“那个办法，师公他老人家找到了吗？！”青阳迟疑道：“……我也不清楚，宗炼他离世之前，曾经来清风涧见过我一面，却并未提过此事，只是将关于双剑的手记托付给了我，并谆谆叮嘱于我，千万不能将这些记录轻易示人。而我经历了这些风波，早已心灰意冷，也不愿琼华派任何人得到这本手记，遂又来到青鸾峰将其交付给了天青……”顿了顿，语气中又带上了几分希望，郑重地向天河等人道：“羲和、望舒双剑乃是宗炼亲铸，世间最了解双剑飞升之法的人非他莫属，他留下的手记中或有记载阻止飞升之法，也未可知……”

天河听得喜上心头，忍不住喊道：“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回青鸾峰，一定要找到那本手记！”青阳点了点头，恳切地向众人道：“老夫在这里恳求诸位，若是寻到办法，定要阻止玄霄和夙瑶。一是为了韩姑娘的性命，我和重光大错铸成，悔之已晚……二是为了琼华派门人的安危，如此逆天而行，必遭天谴无疑……尤其是玄霄，他如魔附身，心

智早已不受控制，亦是身不由己。我十九年前无法救他，十九年后竟还要见他入邪疯魔，纵是死了也不甘心……”

天河重重地点头，大声道：“长老，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阻止他们的！”青阳叹道：“好、好！”面上神色一弛，挺直了腰杆，全身如释重负，欣慰地连连点头叹息着。

一旁的紫英沉思片刻，脸上忽现出些许疑惑之情，张口问道：“长老，弟子尚有一事未明……纵然师叔已经走火入魔，可掌门却仍是神智清明，琼华派飞升之事，凶吉未卜，掌门她难道不会就此罢手？”

青阳微微惨笑，叹道：“夙瑶她一向好强，又是自尊心极重之人，既已为飞升之举整整准备了十九年，又岂会一旦而弃？以她性子，自是要倾尽全力，达成吾派数代以来的宏愿。更何况，如今形势，便是她肯退步，玄霄也不可能让她罢手……而且夙瑶自身并非望舒之主，勉力施为，定要玄霄相助才能使用望舒剑，又不得不臣服于他……如今整个琼华派，怕是系于玄霄一念之间……”

天河痛苦道：“可是，玄霄已经走火入魔……那我们，还能救他吗？”青阳喟然道：“老夫也不知道……他重创重光之后，能撤掌而退，没有取我的性命，或许他的心中，还存着一丝善念……只可惜，重光却……”说到伤痛处，体内气血翻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紫英急从怀中取出几粒丹药，道：“长老，这是派中治伤的灵药，您快服下……”

青阳僵硬的右手猛地一挥，拨开紫英递来的丹药，踉跄退开两步，众人看得愕然，紫英急道：“青阳长老……”青阳恍若不闻，直退到木屋门口，苍老的容颜上现出一丝古怪的微笑，神色中颇有释然之意，忽地仰天长笑，声震山谷：“三十年故交，生死两茫；十九年恩怨，一梦成空！哈哈、哈哈！”连笑数声，话音蓦地戛然而止，身子凝立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天河三人大惊失色，紫英急走上前，连声唤道：“长老！长老！”伸手去探青阳鼻息，却发觉他已无半点呼吸了。原来他与玄霄勉力相拼，身受不治之伤，全身功力尽散，已是油尽灯枯，仅仅凭着残存的一口元气护住心脉，才强撑到天河等人来此，此刻自己已向它们表明这些天来的愧疚，又求得它们答应力阻琼华派飞升，该说的话尽已说完，心中一片空明，再无挂碍，不觉散去真元，溘然而逝。

众人震惊地望着两位长老的尸首，胸中悲痛如潮水涌来，呆立半晌，谁也说不出话来。又过了一会儿，天河终于低声道：“我们.....先把他们安葬了吧.....”

紫英沉默着，走上前去，轻轻地将青阳的尸体横放在地上，和重光并排摆在一起。天河和菱纱也各自默默动手，三人合力，在两座木屋前挖好了两个深坑，彼此之间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时辰过去，木屋前清冽的溪流旁边，已添上了两座新墓。紫英伫立在青阳长老的墓前，眉间是一道道刻满伤痛的印痕，菱纱难过地道：“两位长老，他们都是可怜的人.....十九年来没有一点安心，现在又.....”她望着两位长老的坟墓，心中已浑然淡忘了他们对自己的伤害，只余下无尽的伤感。天河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内心的难受更甚一层。

紫英凝视着两位长老的坟墓，心中默祷良久，方才转过身来，向天河和菱纱沉重地道：“我们走吧，回青鸾峰去.....已经发生的事，不能再改变。但若是我们能阻止师叔，对两位长老，甚至是对师公来说，定然是莫大的欣慰.....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能够含笑瞑目了.....”

天河伤感地点点头：“嗯，紫英，你说的对！”走到菱纱身前，诚挚而坚决地道：“菱纱，我们回青鸾峰，按长老说的，找到那本手记.....只要能救你.....还有，能让玄霄变回以前的玄霄.....哪怕是一点点希

望，我们都要去试！”菱纱望着他坚定的面庞，垂下头去，默默点了一点。

三人最后望了一眼青阳和重光的坟墓，转身离去，耳旁轰鸣着山间飞瀑击落在石面上的声响，一阵强过一阵，恰似一曲悲壮的挽歌，遥遥送着三人远去……

天空中日已西斜，云边渐渐浮出了晚霞，紫红色的云霞一开始仅如细线一般，长长的一条浮在天尽头，过了不多会，逐渐变得厚重浓烈起来，体积也越来越大，不经意间，已如一面绚烂的大帐，华丽地披覆下来，将一座座连绵不绝的山峦包裹得严严实实；又似横天巨幕，遮盖住了整个天际。夕阳发出的那暗红如血般惨烈的光芒，透过这层云霞，也不知不觉变得柔和瑰丽起来，从山顶的两块巨石间悄然穿过，斜照在山谷之中，将整座山中所有景物，都勾勒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

向下望去，只见峰顶之上，草木微凋，气象依然。空气中已渐渐泛起了凉意，然而峰上的景色与几月前相比，仍是未显出丝毫颓败荒落，林间松香如缕、鸟鸣似乐，那份欣然向上的生气，竟不因寒冬将至而减了半分。几棵雄伟的苍松仍然肃穆地守候在屋前，面对着萧瑟的秋风，傲然挺立，松枝随着山风微微摇动，发出簌簌的声音，似在欢迎这离开多时的少年归来。

青鸾峰到了。

众人缓缓降落在峰顶平地上，紫英四下望了望青鸾峰顶，那一处处引人注目的美景，又放眼环顾周围诸多雄奇峻丽的山峰，再俯视远处幽深秀美的谷间风景，但觉黄山处处，于宏博恣肆的雄浑气势中，又不失清新细腻之处，各种苍虬之松、玲珑之石，俯仰皆是，逐个仔细看去，不由得眼花缭乱，直欲夺人心目。但觉诸般美景，或大或小，无不精巧绝伦，实不似凡间风物，紫英看着看着，不禁怔怔出神。他素

闻黄山美景，世间群山无与之争锋者，心内赞叹之余，又颇有几分不信，可惜之前一直在派中忙于修炼，始终无暇抽身来此一观，饱一饱眼福，也释一释心中的疑惑。今日身临其境，方知传言不虚，甚或还多有不逮之处，此地莫说与天下名山，便是与琼华派所居之处已近乎仙境般的景色相比，亦是不遑多让。“黄山归来不看岳”，信不诬也。

他正暗自赞叹，忽然听见天河惊喜的声音：“哇！山猪！我看到你了，别跑！哈哈～”口中得意地呼喊，身子已欢蹦乱跳地向一边追去，紫英定睛一看，不由得微微莞尔，却见一头不大不小的山猪被天河追着，惊慌地嚎叫着，向一旁的林中没命跑去，天河哪肯放过，身形几个起落，离山猪已不过数丈远，口中高叫着：“山猪！你跑不掉了～”紧紧跟在它的后面，一人一猪直冲进树林，但见一片尘土飞扬，看不清他们的身影了，只听见林中传来山猪喘着粗气的奔跑声和天河满怀兴奋的叫喊声，怡然成趣。

韩菱纱望着这风趣的一幕，适才心中的恐惧也不觉忘却，微笑道：“野人就是野人，一回到山上，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轻轻叹了口气，又有些羡慕地道：“好久没见天河这样上蹿下跳了，他这个样子，看起来快活多了。他心里一直最想念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这下子终于得偿所愿了……”

紫英望了望远处的木屋，又抬头看看树梢上的小屋，叹道：“天河，他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十几年？”菱纱点头笑道：“是啊，山上没人管他，这家伙一天到晚横行霸道，像个山大王似的。”

紫英奇道：“山大王？”不可思议地转头向四周看看，笑问道：“他一个人当大王，那兵是谁？”菱纱耸耸肩，故作不屑地撇了撇嘴：“谁知道……可能是那些猪吧……”

紫英听得一愣，望着林中腾起的浮尘，咧了咧嘴，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菱纱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是忍俊不禁，半掩着口，低头嬉笑

不绝。两人笑了足有小半会，才各自停下来，菱纱望着紫英脸上难得一见的笑容，微笑道：“紫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样开怀的笑呢～”

紫英心内微有憾意，点点头道：“嗯，确实……今天大概是被天河的心情影响了。其实世间之事，原本忧多乐少，我们又何须介怀。像天河那样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快乐可言，或许才是人生正道……”

菱纱听着他的话，心有所感，不觉微微点了点头，又问道：“那，紫英，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还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紫英抬头望着远处，神情茫然，似在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才道：“我六岁时候，就被送往琼华派修行了。在家中的那些日子，只依稀记得是锦衣玉食，并不为吃穿所累……”

菱纱钦佩地赞道：“那紫英你真是了不起！过惯了富贵日子，到了山上还能忍受粗茶淡饭……”紫英摇了摇头，悠悠道：“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起天河自幼失去双亲，在山林中自求生存，我所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初时我只觉得天河单纯异常、不懂世事，如今才知他过得辛苦，却难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他品头论足……实在惭愧……”

菱纱摆了摆手，嘻嘻一笑：“哎，小紫英，你又来了……对自己别那么苛刻嘛，照你这么说，没吃过苦的人就一定比不上吃过苦的人啰？嘻嘻，我倒是觉得，你比天河那只野猴子强多了……”紫英淡然笑笑，转头望去，却见林中已不知不觉停了追赶，云天河略带不舍地退了出来，哼道：“有本事就别钻洞啊……哼，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改天再跟你玩捉迷藏，我赢就吃你，我输就下次再吃你，哈哈～”虽然没抓到山猪，脸上仍是一副难以言表的高兴快活，随即快步走了回来。

菱纱见他身上落了一层尘土，衣服上也擦破了两道小小的口子，蹙起眉头，埋怨道：“喂，你看你，看到山猪就像见着什么宝贝似的，瞧你

这一身整的，真是的……”天河哈哈一笑，不以为意。紫英微笑着看着他，问道：“天河，我们去找那本手记吧，云前辈留给你的书，都还在吗？”

天河道：“嗯，爹给我的书……”突然间话音哑了，面上神情巨震，一双眼睛惊恐地睁得溜圆，目光中充满了痛悔之意，全身愣愣地僵住了。紫英和菱纱见他表情，均是大惊，紫英摇着他身子，焦急地问道：“天河，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天河悔恨地看着他俩，过了许久，才从嗓子里挤出一句断断续续的话来：“我想起来……爹的书……我烤肉时生火图方便……都……都烧得差不多了……”

紫英失声道：“什么？！”身子一震，后退一步，吃惊地望着天河，又急问道：“天河，你清不清楚，烧掉的都是些什么书？有没有那本手记在内？！”语气中已大有惊慌之意。天河痛苦地拼命摇着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书我一本也看不懂，都是随手拿来烧的……怎么办，又是我害了菱纱……”

菱纱见他们两个惶急的样子，急忙劝道：“喂喂喂，你们先别急，书不是没全烧光吗？我们快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转向紫英，半是劝诫半是责备地道：“紫英，你不是一向很冷静吗？怎么也跟天河一样，遇上点状况就这么惊慌失措的？”

紫英被她责备，脸上一红，也觉出自己的失态，低声向她道：“对不起，菱纱，我确实是太心急了……”努力平静下心神，又向天河道：“菱纱说的不错，那本手记是不是真的烧了，还不清楚，我们还是先去剩下的书中找找再说。”天河担忧地皱了皱眉，原本万分难受的心中又隐隐约约浮起一丝希望，道：“那，你们快跟我来！”说完领着菱纱和紫英向木屋走去。

三人走进木屋，只见其中一片狼藉，依旧保留着当日被那只大山猪践踏之后的景象。天河无心修整，急跑到墙角的一个小橱处，拉开抽屉，抱出一大摞书本放在三人面前，说道：“爹留下的书，没烧掉的，都在这儿了……”三人当即各分出一堆，飞快地查看起来。天河下山的这些日子里，曾向梦璃学过一些基本的字词用语，虽说还不精通，也已足够分辨这几本书上所写的内容。他一本本翻看下去，却没见到一本和铸剑有关的，一颗心越来越往下沉，转眼间，自己的一堆已经见了底，仍是一无所获。他无奈地抬起头来，却见菱纱、紫英面上也是一般表情，紧咬着嘴唇，内心对自己痛恨到了极点。为什么、为什么又是自己不经意办下的错事，葬送了最后一个救她的机会？

菱纱沮丧地摇摇头，站起身来，叹道：“算啦，不用指望了，一定是被这笨蛋给烧了……没事，虽说空欢喜一场，但是能回到青鸾峰来，还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强作微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紫英刚才被菱纱责备一顿，此刻心中已全然冷静下来，他心思缜密，见书中尽是一些无用之物，并无半点与琼华派相关文字，略感到有些不对，紧锁着眉头，沉默许久，忽然沉声向二人说道：“等一下，现在就下定论，也许为时尚早……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此重要之物，云前辈如果留给天河，岂能毫无交代？如果确无交代，那么或许那本手记，他根本就没有留给天河……”

菱纱疑道：“紫英，你是说……？”紫英抬头问天河道：“天河，你说，云前辈在山洞中修了一间隐秘的墓室，手记会不会藏在那里？”

天河一怔，说道：“呃，那个……爹和娘的墓都塌了，难不成还要挖开？”脸上忽又一笑，欣慰地道：“挖就挖，好歹还有一个可能找到手记的地方，我现在就去！”正要转身出去，一旁菱纱突然神色大变，叫道：“咦？……等等！墓中、墓中……”右手急如变戏法般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惊喜道：“你们说的手记……会不会是这一本？！”

天河吃了一惊，忙拿过来翻开一看，登时傻了眼，只见上面弯弯曲曲的，尽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竟无一个字，喃喃道：“这、这是什么？我一点也看不懂……”菱纱向他做了个鬼脸，嘲笑道：“你这野人，能看懂才怪！我当初拿到这本书时，偷着研究了一个多月，都没弄明白里面写的是什么。这上面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我在古墓里行走这么久，都没见过这种字体……”

紫英走上前来，从天河手中拿过那本书，低头细看，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激动地抬起头来，大声道：“不错，这确实是师公的笔迹！”

他这一声方出，身旁霎时安静下来，天河和菱纱面面相觑，脸上均是惊喜得不敢相信的神情。过了片刻，木屋中突然爆发出天河的欢呼声，他大喜若狂，多日来如巨石般重压在心头的愧疚和忧惧一下子释去了不少，整个人顿感轻松了许多，忍不住手舞足蹈，兴奋地放声大喊大叫着，简直比打到一百头山猪还要高兴。

菱纱也是喜上眉梢，问道：“紫英，这真是宗炼长老的那本手记？”紫英肯定地向她点了点头，面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菱纱高兴地一拍手，又有些奇怪地向他问道：“可是，这上面的符号可真古怪，紫英你能看懂它们？”

紫英笑道：“这并非符号，而是琼华派数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秘形文字。它们不同于世间任何文字，寻常人看来自是一头雾水，只有真正懂得派中铸剑秘术的人，才能读懂它们的含义，从中了解到派中最高深的铸剑秘诀……”他合上手记，看着菱纱，问道：“菱纱，这本手记，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菱纱脸上掠过一阵尴尬，支吾着道：“啊？……嗯……这个……”天河也疑道：“对啊，菱纱，为什么青阳长老交给爹的东西，会在你那里？”菱纱支吾许久，终于有点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去，低声道：“其

实.....也没什么啦.....就是当初和你进到墓室那天，我看见放灵光藻玉的台子上有本书，一时手痒，忍不住就拿了嘛.....不过，你好像没注意到.....”

天河一愣，努力回想着当日墓室中的情景，似乎确实有点不对，诧异道：“我说呢.....那天我就觉得墓室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你拿走了啊.....”又看着菱纱，怪道：“菱纱，从那以后，你就一直把手记带在身上了？”

菱纱轻哼道：“我、我本来也不是想要这本书，我又看不懂.....只不过那个时候叫你发现我拿了灵光藻玉，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下手时居然被一个一点江湖经验没有的野人发现，实在是很丢面子.....不过，既然你没看见这本书，我就一直随身带着，准备哪天跟你吵架时当作秘密武器，可以嘲笑你一下.....”一边说，一边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

“啊？”天河听傻了，连连摇头，心里大惑不解，忍不住低声埋怨道：“这算什么.....女孩子怎么老是一堆秘密.....”菱纱背对着他，娇哼数声，脸上却不禁露出几分笑意。紫英微笑着向他们道：“无论什么原由，阴差阳错之下，却也令我们寻得了宗炼师公的手记，或许这些都是天意安排.....”

天河点点头，喜悦地搓着手，说道：“哈哈，是啊，这真是太好了！就像人家说的，穿着鞋子找不到，不穿就找到了！”紫英听得一愣，随即哑然失笑，菱纱转回身来嘲笑道：“天呐，野人你究竟在说什么啊.....什么叫穿着鞋子找不到，那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天河红了脸，他自知学问太浅，说起这类长一点的典故成语，少不了要自编自造，这下子被菱纱抓个正着，自嘲地干笑了几声。紫英神色渐转郑重，重新翻开手记，边看边道：“菱纱、天河，你们两个先休息

一下，待我将手记翻阅一遍，看看其中是否有阻止宿主使用双剑之法……”

天河连声道：“好，紫英你快点看，越快越好——”菱纱走到被撞塌一半的木床边，刚想坐下，忽然脸色一阵惨白，扑通一声，身不由己地跌坐在床脚，难受地呻吟道：“唔……我、我的头好晕……”

天河和紫英面色齐变，心知必然是玄霄等人又使用了望舒剑，才会让她如此难过。天河奔到她面前，两手扶着她，急声道：“菱纱，你别怕！我这就运功帮你驱寒——”

他扶住菱纱身体，正要运功，菱纱突然用力一把推开了他，恐惧地向后躲去，惊叫道：“不，你不要——”话没说完，忽然眼前一黑，又一次晕了过去。

紫英惊呼道：“菱纱！”急忙和天河将她安放在床上，天河握住她双手，猛运内息，拼命化解着她体内的寒气。紫英站在床边，直看得心急如焚，他修为虽高，体内内息却属于中性一流，远不及天河身体中由神龙注入的那股阳烈内息一般炽热如火，纵然心里着急到了极点，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只见天河神情越来越紧张，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层层地沁出来，不一会又蒸腾成缕缕白汽，弥漫在头部四周，表情也渐渐地看不清楚了，运功之辛苦激烈，可想而知。床上菱纱的状况却没有多少好转，原本姣美秀气的容颜上，已被那份惨淡得失去了血色的苍白所覆盖。紫英越看越是心痛，正恨自己无力相助时，忽然想起师公的手记，立刻转身出屋，细细翻看去了。

天河在屋内运功不辍，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放开菱纱双手，望着菱纱已渐复正常的面容，脸上神情稍稍缓解了些，连喘了几口粗气。又起身从柜中抱出一卷被褥，轻轻地盖在她身上，悄悄开门走了出去。

木屋之外，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中月光黯淡，几颗星辰寂寥地四下散落，在无力地眨着眼睛。门前苍松下，慕容紫英捧着手记，正在焦急而认真地阅读着。天河步履沉重，走到他身前，紫英听到脚步声，抬头看着他，轻声问道：“天河，菱纱她怎么样了？”

天河悲伤地道：“她暂时应该没事了……可是，每一次这样下来，她身体里的寒气已经越来越多，就算我替她驱寒……也已经没有多大用了……”痛苦地望着紫英，着急道：“紫英，你快点把那本手记看完吧，看完说不定就能知道救菱纱的办法了！”

紫英苦涩地叹了口气，低声劝他道：“天河，你不必多说，我都明白，也和你一样心焦……只是，师公的手记中所载内容十分艰深，有些说法更是我铸剑至今，闻所未闻，一时半刻却是无法读通……我会尽快弄清楚的，一定能找到救菱纱的办法……”

天河伤痛地望了望木屋，一时无语。紫英强压下心中忧虑，继续思索着书上的内容。正在这时，突然听见身旁天河向自己问道：“紫英，你害怕过吗？”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四章 夜语情殇

紫英一怔，抬眼望去，只见微弱的星光下，云天河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竟是浸透着说不尽的沧桑痛意，眉眼之间，伤心如刻，哀怨入骨，已全然不是昔日那个欢愉乐天的少年。神色间不觉一阵黯然，缓缓道：“……为何这样问？”

天河低着头，伤感地说道：“紫英，我以前，总是天不怕地不怕，就像爹说过的，堂堂男子汉，没什么可惊怕的……可是现在，我好像变得胆小了，会害怕很多事……我害怕这辈子真的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梦璃，害怕我们阻止不了玄霄……我更怕……救不了菱纱，她会死……”

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的事，我都是没办法做到的……不是所有事情，尽全力做就会好了……”

紫英怅然长叹：“天河，你我皆是凡人，生老病死、一世的结果，冥冥之中恐怕已有天意安排……人，要怎么与天争？”天河苦痛地摇摇头，不甘道：“天意……你们都说这些是‘天意’，那为什么爹和娘还要说‘我命在我，不在天地’？难道人就真的一点也改变不了那个‘天命’？……可是，如果真的能改变，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当年，爹就算拼尽全力，也救不了娘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现在对着菱纱，什么都做不到，恨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紫英微闭双目，凄伤道：“天河，你问的这些，实在太难回答……就算是阅尽人生的老者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命’……”

“我自问并不畏惧世间强权，自己的生死也可相轻……”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用全力喊出心底的痛：“若是用我一命，能换菱纱一命，我会毫不犹豫地！可是……”

“有些事情，我知道……我们也许只能祈求所谓的天意……”

然而，这一切即使是天意，难道就不能给予凡人一点眷顾吗？

“天河，你也累了，先歇息一下，我尽快读通师公的手记，说不定一切还有转机……”紫英说完这些话，已是心神交瘁，疲倦地向天河摆了摆手，用尽可能安慰的口吻劝道。天河哪里有心思休息，直摇头道：“我不睡，我就在这等着你看完。”

紫英眼望木屋，摇了摇头，坚决地说道：“不，天河，你一定得回屋休息一下，刚才为菱纱驱寒，对你内力消耗一定很大，你不能硬撑！如果你也倒下，菱纱的病要是再发作，有谁来救她？”

天河面色微变，稍一运内息，隐隐感到方才为菱纱驱寒时几股倒灌入自己体内的寒气，正在缓缓流动，经脉中一阵滞涩，心中猛地一震。他怔了一怔，默然转身，向木屋走去。紫英望着他走向房间，叹了口气，继续凝神阅读下去。

天河回到房中，悄悄走到菱纱床边，见她呼吸均匀，看上去睡得不错，心中略略一宽，随便在旁边草草打了个地铺，一倒头就躺了下去，不知不觉便已微入梦乡。在屋中睡了不到半个时辰，突然似是冥冥中有人来叫醒一般，一个激灵站了起来，身上虽然仍有八分倦意，却已无半点再睡下去的心情了，急急开了门，飞奔到慕容紫英身前，问道：“紫英，手记看完了吗？有没有找到阻止宿主的办法？！”

他一口气连问了好几遍，睁大了眼睛看去，却见紫英一脸伤痛，无奈地摇首不语。天河陡然一惊，急声道：“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你摇头……是没找到……？！”

紫英悲叹一声：“不，办法并非没有，只不过……那方法难于登天，尤其对你我而言……”天河神情稍稍一松，又急道：“到底是什么？只要有办法，就一定能办到的，你快告诉我！”两眼直直地望着他。紫英沉默片刻，终于说道：“……好吧，我说出来，但你听后，切不可乱了心神，一定要冷静。”

天河焦急地连连点着头，紫英微转过头去，慢慢说道：“当年，就在羲和、望舒剑铸成之后，琼华派与幻暝界的大战开始之前这段时间里，宗炼师公已隐约感觉到双剑力量过于霸道，随着玄霄师叔和夙玉前辈不断修行有成，师公此念愈发强烈，一个可怕的预感出现在他老人家头脑中……”

“尽管由昆仑山上白日飞升，乃是凡人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但所谓物极必反，若是琼华双剑的力量失去控制，则羲和宿主可能堕入嗜血狂乱之道，望舒宿主则会变得冷酷凶残……”

天河失声道：“嗜血乱狂……现在的玄霄，不就是……”紫英沉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师公心中十分担忧，便将这些话告诉了玄霄师叔和夙玉前辈，命他们二人修炼时务必循规蹈矩，不可躁进，以免走火入魔，引发祸事。可是，后来与幻瞑界一战过后，双剑失去其一，师叔因而受到阳炎噬心，变得暴躁异常，再后来更是狂性大发，竟将数名派中弟子打成重伤……凡此种种，似乎都应验了师公当初的忧虑，令他万分痛心，双剑既可以是飞升的灵器，若是运用不当，也可以成为起祸的凶器！”

“凶器……凶器……”天河脑海中一片惶恐，想不到，当初刘得宾随便对自己说的一切，竟然都是真的……只听紫英又道：“师公他不得已之下，只得和两位长老一起冰封了师叔。他对此极是痛心，下决心一定要找出当宿主失控时，封印双剑力量的办法……”

天河猛地打断了他，急问道：“他找到了是吗？要怎么做才能封印双剑？！”紫英伤感地望着他，顿了一顿，才缓缓道：“师公在手记中只留下了一句话……‘宿主殒，则双剑亡’……”

天河悚然一惊，话音中已有些发抖：“这句话……是说……要让宿主‘死’？……”紫英黯然点头，道：“是……宿主若死其一，则他持有的剑将会陷入长眠，双剑缺一，自然无法再用……”

天河焦急地大声说道：“可是，这只是说要怎样阻止双剑，根本没说不能让宿主恢复正常啊？”见紫英不说话，急道：“紫英，你快说啊，要怎样做才能让宿主恢复正常？”

紫英望着远处，涩声道：“我不知道……我想，师公他直至过世，并未真正找到将双剑之祸消于无形的办法……”

他悠悠叹口气，不忍看天河惊痛的面容，继续道：“……玄霄师叔之所以在夙玉前辈离开后，变得狂暴难以自控，乃是因为他二人共同修炼

双剑，需要阴阳两股真气互相补充化解，而夙玉前辈带着望舒剑离开之后，他体内阳炎无从化解，渐至迷丧心智……而现在菱纱已令望舒剑复苏，师叔与掌门不断催动望舒之力，未经修炼的宿主元神便会不断受损，一再被寒冰之气所扰……”

他说到这里，身子也渐渐颤抖起来，过了许久，才强自平息下来，看着天河，苦涩道：“师公在手记上还说，宿主持剑，则力量异常强大，要将其杀死谈何容易，寻常修行之人与之交手，必会被阳炎烈火或冷凝寒冰所伤，除非有人……能够同时抵御这两种力量……师公当年冰封师叔时，已察觉到他在修炼羲和剑的这些日子中，内息之剧烈深厚，远非常人所能抵御……只不过，他老人家万万料想不到，世上当真有人体质如此特异，既不畏寒，亦不怕炎热……”

天河震惊地看着他：“……紫英，你这是……什么意思……”紫英哀痛地直视着他的双眼，低声道：“天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从你手触三寒器而不觉得冰冷、在炎帝神农洞中又不觉炎热的事情，就已经令人又惊又疑。后来在不周山时，我替你疗伤，初时以为你走火入魔，后来才发觉你体内有一寒一热两道气息，冲撞之后竟是融为一体，并无异状……连玄霄师叔也说过你体质特异……还有许多其它的迹象……”

天河颤声道：“你、你说这些……是要我……”紫英面上尽是痛意，沉着声音，问道：“天河，你是不是一定要救菱纱？无论如何，你都不会让她死，是吗？”

天河断然喊道：“那当然！”紫英点点头，痛苦地道：“天河，菱纱是未经修炼完成的宿主，当双剑做成剑柱、琼华飞升之际，强烈催动双剑灵力，必定会令她元神耗尽而亡……我们要阻止琼华派飞升，只有三种方法：一是夺回望舒剑，从此隐居山林……姑且不论以你我实力，如何夺回此剑。即便我们能够顺利夺回，师叔已无法再被冰封，不能飞升的他又再度失去了望舒剑，你可以想像，那时心魔深种的他会狂

乱到何种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只夺回望舒剑，后果必定危害整个琼华派，甚至更多无辜的人，这是下下之策……”

“第二个方法，让双剑宿主死其一，则其持有的剑会陷入长眠，双剑缺一，自然无法再用于飞升……如果我们用这个办法，便只能除去羲和剑的宿主……”他顿了顿，不再向下说去，只是沉默着向天河惊恐愤怒的面庞望去。

天河呆呆地望着他半晌，蓦地退后几步，双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全身发抖，暴喊道：“可他是玄霄，是除了爹以外对我最好的人之一，是我的大哥啊……就算他不顾菱纱的死活，就算他杀了青阳和重光，就算他变成那个样子，就算我再也不肯喊他大哥……他也还是我的大哥啊！我怎么、怎么能……”

紫英喃喃道：“天河，我已说过，师公留下的办法，对你我而言太难了……”天河两眼血红，猛地抬起头来，大声问道：“紫英，你说还有第三种办法，那是什么？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紫英望着他，缓缓道：“很简单，你去劝师叔放弃飞升、放弃执念……”闭上双目，徐徐叹了口气，又道：“但是天河，第三种方法最简单，却也最困难。你认为，现在的师叔，会听你的劝诫吗？”

天河怔怔地听着他的话，心中寒意彻骨。那天在卷云台上，玄霄宁可斩断与自己的兄弟情谊，也要将十九年前的飞升继续下去。青阳、重光两位长老与他何等交情，只因阻他，竟致惨死，自己虽与他一见如故，论及交谊，又怎么比得上两位长老、尤其是重光长老与他的数十年深交？重光为了助他破冰，明里暗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他既能对重光下杀手，又怎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苦劝，就放下数十年的执念？

他越想越是伤痛，忽地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体内那几股原本已被化解殆尽的寒气竟陡然间乱窜起来，直侵入各处经络，四肢百骸涌起一

阵奇寒。他此刻心神大乱，一时竟是压制不下，直冻得牙关微微打战，身子一歪，颓然坐倒在地。紫英知他心中痛苦，伤感地扶着他起来，哀叹道：“天河，你先回去静一静吧……也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天河紧咬着牙，一步一顿地向木屋走去，紫英身子一晃，全身上下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靠着身旁苍松，喃喃对天祷告：“师公……您能不能告诉弟子，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次见到梦璃，我真吃了一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人，像她这样又漂亮平易近人的官家大小姐，可真是少见……”

“……那天，我们三个被怀朔和璇玑带着，第一次在天上飞，真的是又惊险又刺激，后来我飞得好多了，却怎么也没有那次有意思……”

“……刚到太一仙径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被紫英救了，却也被他数落了几句，把我气得直跳脚……”

“……那天，我们在即墨赶走了狐仙，夜里大家一起坐在海边，痛痛快快地聊天、赏月、看花灯……”

“……还有很多很多，有些事情，就算开始的时候乱七八糟，最后却变成了无论如何也不想忘掉的回忆……”菱纱茫然望着脚下，轻声道：“这些事情，我通通舍不得、放不下，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可是，舍不得也没有办法……我不像你和紫英那么强，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呢？”

天河痛然喊道：“不对！是我应该保护你，要是做不到，我就太没用了……”菱纱微笑着，轻摇着头，回忆起以往点滴快活时光，脸上浮现出一份淡淡的欣悦神往，身上的寒意也于不知不觉间消散了。她忽然

抬起头来，留恋的眼神凝聚在天河面上，絮絮地低语道：“……天河，你知道我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吗？”

她淡然笑了一笑，神色中既似欢愉，又似自嘲，面上却泛起一丝红潮：“……有一天，我误打误撞进到一个山洞里，想不到，竟然在里面碰见一个野人。那个人啊，看上去还挺顺眼的，脑袋却不怎么灵光，居然把我当成了山猪精……我那时就觉得，这家伙可真是个傻子，呆呆的，怕是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后来啊，我就和那个家伙一起下山闯荡。一开始，我还只是觉得这家伙又笨又呆，好玩的要命，虽然，他也常常做出些吓到人的事，让我收烂摊……”

“可是渐渐地，我开始越来越把他放在心上，不知道为什么，头脑里总是他的影子，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心里总想着，要是哪一天没有了我，谁来照顾他，他那么呆，一定会被人骗、被人欺负……”

天河失声悲呼：“菱纱……”悲伤地直望着她，眼中泪水滚来滚去，只不流下。菱纱轻阖双目，幽幽续道：“其实，那些都是借口，那个人，他已经比以前懂事好多，是我、是我自己离不开他……可是，我更不愿意伤害他……”

天河悲怆地大喊道：“不是的，菱纱，不是这样！我知道自己笨，没有你的话，很多事都做不成，你不要走，我不许你走！我和紫英都会想办法，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救你的！”

菱纱轻声伤叹，道：“你的办法，就是像紫英说的那样吧……可是，天河，你想没想过，就算你们夺回了望舒剑，我也注定是要短命的……为了那短短几年阳寿，真的值得你和玄霄，你的大哥，你们拼个你死我活吗？”

天河话语一塞，心底忽然又涌起一丝希望，扬声道：“不，我和紫英不是去拼命！我们是……是去劝玄霄放弃飞升……”话说到一半，语音陡然一衰，满心的信念蓦然间烟消云散，只是勉强幻想着安慰自己，低声喃喃道：“玄霄，大哥他，会听我的，会听我的……”

菱纱何尝听不出来他语中之意，苦笑着摇摇头，气道：“劝他放弃？你……你真的是笨蛋……如果，他不愿意呢？”

天河紧紧地攥着拳头，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我……会……杀了他！”

菱纱擦了擦眼睛，哀声道：“天河……你让自己太痛苦了……”低头恍惚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又道：“何况，我的一条命，能救很多很多人……如果琼华派数百年基业，真的毁在玄霄手里，你们要怎么面对青阳长老的嘱托……”

她正伤心地低语着，屋外忽地传来一声朗朗长叹：“菱纱，若是唯你一死，方能解我派之灾，那琼华派即使无恙，往后又有何颜面存于世间？”

树屋中两人俱是一愣，天河欣喜地转过头来：“紫英，你回来了？”

树梢枝桠上一声轻响，慕容紫英身如飞絮，飘然而入，看着菱纱有些惊讶的表情，脸上有些涩然，道：“抱歉，我无意旁听你们的说话……只是在山下没找见你，回到山上找，听见树屋有人声，这才上来看……”

菱纱低下头，歉疚地轻声道：“紫英，对不起，害你担心……”紫英摇了摇头，朗声向她道：“菱纱，你可知道，即便你求得一死，也只不过令琼华派暂时无法飞升，但望舒剑还在师叔手中，他只需寻到合适的宿体，今日之局又会重演，又会有许多无辜的人因此丧命……”

菱纱神情一怔，呆了片刻，才犹豫地道：“可是……玄霄想找到新的宿体，一定很难吧？说不定、说不定在那段日子里，就能发现其他阻止琼华派飞升的办法了……”紫英坚决地摇摇头，喟然叹道：“纵然有此可能，但被羲和剑之力吞噬的宿主，将变得嗜血狂乱，直到完全迷失心智，师叔如今的样子，也已相差无几了。他如不能飞升，只会入魔更深，力量更加不可控制，若是带着双剑踏遍天下，寻找宿体，又不知将会引出多少腥风血雨……”

菱纱面上微微一颤，心中寒意大盛。她知道紫英之言绝然不虚，以玄霄今日的心性，断不会因自己一死而就此放弃飞升，以他道行之深，若是丧心病狂、祸乱世间，只是随便想想，便已令人恐惧至极，青阳长老地下有知，更不知道会是如何痛心。旁边天河更是连连点头，见菱纱情绪松动，忙不迭地道：“是啊，菱纱，紫英说的对，你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所有的事，都在玄霄身上，只要他还有升仙的念头，别人做什么都没用……”

菱纱心念纷乱，神情一阵茫然。紫英看着她，面容肃敛，郑重说道：“菱纱，答应我一件事，好吗？”菱纱低声道：“什么？”紫英正视着她，一字一顿地道：“请你……爱惜自己，不要做让我们伤心的事情。”

菱纱黯然不语，过了许久，才默默地点了点头。天河见她如此，但觉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转首间瞥见窗外天色渐明，自己三人这一番伤情的交谈，不经意间竟已过了大半夜，面上轻松之余，又有些焦急地道：“菱纱，那我们可说好了！你以后再也不许做吓人的事情了！现在天快亮了，我和紫英这就去琼华派找玄霄，你可不许乱走，一定要在屋里好好等我们回来！”

菱纱脸色一变，生气地道：“什么？不行，到现在你还想把我丢下？！你去，我就一定要去！”天河急道：“菱纱！”菱纱不依不饶地道：“你

难道忘了，那天我们说的好好的，要去就大家一起去，谁也不许落下！”

天河被她一顿抢白，一时无言以对，只是着急地摇头叹气。菱纱又转向紫英，十分恳切地望着他，神情中尽是期盼之色。紫英眉头微皱，低头想了想，终于轻轻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就一起去琼华派，也免得彼此担心，反而误事。”

菱纱高兴道：“太好了！还是小紫英最明白事理！”转头得意地瞥了天河一眼，紫英叹口气，忽然问道：“菱纱，你现在身子好点了吗？”

菱纱点点头，道：“没事了，刚才夜里是有点冷，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见紫英和天河望来的目光中颇有担忧，摆了摆手，道：“你们别担心，我没有瞒你们，刚才大概是没驱尽的那点寒气在作怪，现在真的没事了，真的。”

紫英有些忧心地望着她，道：“那我们这就去琼华派吧，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要马上告诉我！”顿了顿又道：“菱纱，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这里有些理气通脉的药物，虽然不对症，也可缓解一时，你无需有何顾虑。我们快些动身，赶在师叔他们再次催动双剑之前，了结此事！”

天河心中更是着急，生恐玄霄再妄用望舒剑。菱纱已坚拒自己为她驱寒，如果在夺回望舒剑之前，她体内的寒气再度发作，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他不敢再想下去，急不可耐地叫道：“对，我们快去！”

三人各怀心事，各自相顾，都点了点头，当下一齐从树屋中出来，跳到峰顶平地上，刚要御剑离去。一道美丽的倩影立在面前，美眸望处，眼神中似乎透出淡淡的疑惑之意，却是那个“梦璃”。

天河心下黯然，走到她面前，仿佛是对着真正的梦璃一般轻轻说道：“梦璃，我们要离开一会儿，你在这里等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那“梦璃”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微微低下头，退到一边，双眼却仍是怔怔地望着众人。

天河心中一阵酸楚，他知道，这一去可谓是危险之极。如果不能劝转玄霄，和他动起手来，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活着回来，可为了菱纱，为了其他无辜卷入这场悲剧的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最后留恋地望了“梦璃”一眼，狠了狠心，转头便走，菱纱和紫英也叹息而去。三人来到崖边，一起御剑飞起，转眼间，脚下的青鸾峰便如一个小小的黑点，湮没在无垠的大地中了。

“梦璃”依旧痴立在屋前，双眸一瞬不眨地望着三人远去的方向，沉静地默默独立着，继续着这场许是永恒的守望……

天河三人急速向琼华派飞来。过了好一会儿，紫英算了算时间，约莫着应该已经到了播仙镇的地界，距昆仑山已然不远了。俯首向下望去，却是微微惊讶，但见下方灰蒙蒙的一片，将地上的景物遮了个严严实实，丝毫也看不见。他心中暗觉不妙，生恐飞错了方位，急叫住了天河和菱纱，向他二人一说，两人也是大感不安，急忙随紫英一起飞落下来，查看到底到了何处。

正诧异间，忽然一阵大得出奇的狂风咆哮着从南面吹来，卷起地上层层黄沙，三人猝不及防，眼睛都是一迷，天河更被灌了一满口的沙子，狼狈不堪，三人连忙转过身去，背对着风向，低头揉着眼睛。那风沙一阵大过一阵，沙砾狠狠地砸在镇中房舍上，不断发出沉闷的声响，镇上的人们无不紧闭了门窗，如同遭到WY侵袭一般，惶恐地躲在家里。

三人被这阵狂风吹的有些站立不稳，又睁不开眼睛，急忙互相拉着，模模糊糊地缓慢向身旁最近的一座房舍靠去，好容易靠到墙上站稳，

却见风沙渐渐止息了下来。众人心中无比惊骇，忽望见不远处一堵墙后面，一个娇小的女孩探了探头，见风势渐缓，手里提着一包东西，急匆匆地向这边的一间房舍跑来。菱纱看她身影，心头忽觉有几分印象，急向她叫道：“喂，小妹妹，过来一下，我们有话要问你——”

那少女已跑到房子门口，猛听见墙角那头菱纱的叫声，微微一愣，踮着脚向这边走了两步，看到菱纱等人，吃惊道：“客人，你们是——咦，你好像是几个月前来过的那位姐姐？”

菱纱笑着点点头，道：“是我，莱丽姑娘，想不到你还认得我！”这少女正是当初天河三人第一次来播仙镇时，在客栈中服侍过菱纱的女孩。菱纱又问道：“莱丽姑娘，你们镇上出什么事情了？怎么一下子这么大的风沙，连河水也变混了？”

莱丽害怕地道：“姐姐，你不知道。我娘说，就在一天前，仙山上出了天大的事，忽然之间，镇上就刮起了大风，天空也变得暗沉沉的，等到风沙平息下来，河里的水就已经浑浊了……娘还说，是神仙、山上的神仙发怒了，他们要遗弃我们、遗弃这个镇子了，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赐给我们干净的水……”胆怯地向天边的滚滚沙尘望了一眼，又道：“……店里的很多爷爷都说这不吉利，这条河里的水会渐渐枯竭的，风沙也会越来越大，然后就会有灾难发生……很多人都害怕了，想离开播仙镇……可是我和娘不愿意走，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紫英心头大震，心中已隐隐猜到事情的缘由，急忙问道：“姑娘，你们有没有看到仙山上出什么事了？”莱丽道：“我听娘说，昨天有人看到仙山上出现了一座浮着的山峰，在一直慢慢往上升……可是现在升得太高，天上沙尘又大，已经看不见了……一定是山上的那些仙人，他们要回天上去了……”

天河三人面色巨变，果然，这一切都是琼华派飞升带来的灾难。莱丽望着他们，有点着急地道：“客人，你们不是镇上的人，要是没事，就快点离开吧。如果真像那些爷爷说的那样，会有灾难发生，不要留下受苦……要是有事要留下，就早点到我们家客栈休息吧，这几天镇上的风沙很大，有的时候天上还打雷，呆在外面会很危险……”

菱纱悲哀地向她摆了摆手，轻声道：“谢谢你，莱丽姑娘，我们这就离开，你也快回家去吧。”莱丽点点头，转身跑进旁边的客栈里不出来了。紫英凝目远眺，望着天南极高处一道若有若无的轮廓，沉痛地愤然道：“想不到，琼华派飞升之举，竟还祸及山脚下的村镇……”

天河大声道：“紫英，我们现在赶快御剑上去！要是晚了，这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灾祸！”想到琼华派既然开始飞升，必然已经用双剑修成剑柱，菱纱的性命只怕已在须臾之间，更是心急如焚。三人更不再言，不顾风沙袭人，各用全力御剑而起，飞至南边昆仑山脚下，陡转向上，身体几乎与山壁垂直，直向着昆仑山上最高的那座山峰飞去。

不到半炷香时间，天河等人已至峰顶，远远望见琼华派高大的山门，急奔了过来。三人刚刚冲到门口，蓦然停住脚步，看着门内的情景，无不惊恐地呆立住了！

琼华派中，满眼白茫茫的一片，道路上、草坪上、水池上、房屋上，全是冰雪！空中大片大片的雪花，还在纷乱飘落，原先繁花似锦、芳草缤纷的人间仙境，此刻已只余下了一种颜色。

惨白！

眼下尚未入冬，怎么会有如此的冰雪飘零？更何况，是在一向四季如春的琼华派中？！

可眼前之景容不得他们不信，就连琼华宫前广场上，被尊为至高无上神明的九天玄女的神像，竟也已倒在了冰雪丛中。

这哪里还是凡人修仙的圣地，简直成了一处冰封的死域！

忽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一个发着抖的声音：“紫英师……你们、你们来了？！”

紫英震惊地循声望去，只见山门后面，明尘孤身一人蹲坐在门墙边上，身子紧缩成一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两眼直愣愣地向自己三人望来，目光中尽是惊惧之意。三人急走上前，紫英向他高声问道：“明尘，掌门和师叔他们在哪里？”

明尘面无人色，发狂地摇着头，用手中的长剑支撑住身体，拼命站了起来，挡住了三人，话音中惊恐至极，已然语无伦次：“……我、我不知道，你们不要问我……掌门他们说了，你们是琼华派的叛徒，不让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快走、快走，别让别人看见你们……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突然手臂一颤，长剑跌落在地上，两手紧紧地捂住耳朵，颤声惊叫道：“我的头、我的头好痛，那个声音、她又来了……又来了……”

紫英等人听得莫名其妙，但见他害怕到了极点的神色，心里均是大有不详之感。紫英见他形销骨立，全身上下已无半点生气，又惊又急，喊道：“明尘，你快离开这里！师叔和掌门利用双剑之力，强行使琼华派脱离昆仑山，双剑的力量必然与地灵之力彼此激荡，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阻止激荡产生的剧烈寒气侵入经脉，如果再呆下去，只会心脉毁损、精气耗竭而亡！快走！快走啊！”

明尘捂紧了耳朵，根本听不见他的话语，嘴里还是恐慌地喃喃说个不停。紫英急得上前拉他一把，明尘误以为他要硬闯，又惊又急，拼着全身的力气伸手一格，紫英无奈，反手一点，封了他的穴道。天河看

得十分着急，道：“紫英，我们先别管他了，快去找玄霄他们！等阻止了琼华派的飞升，他们自然就得救了！”

紫英望着被点住的明尘，脸上忽掠过一阵恐惧，蓦地失声道：“我太糊涂了、我真的太糊涂了……我们快去，现在就去，也许、也许还来得及！”他话音未落，人已飞掠而出，直向着剑舞坪的方向跑去。天河和菱纱没听明白他话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头脑中略一疑惑，已被紫英远远甩在了后面，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了，二人大急，也连忙随着他一同奔去。

两人刚刚飞奔到剑舞坪上，便听见前方不远处，紫英痛心疾首的呼喊声：“璇玑、璇玑！”两人大惊失色，脚下加疾，急跑过来。只见紫英痛苦地跪在地上，一贯坚强的他，眼中竟也有了泪水。他面前僵卧着一个穿着月白色道服的少女，少女的手中还紧紧握着一个细竹条便成的虫笼，笼内装着一只干瘪的夏鸣虫，早已冻毙。

这少女正是璇玑，她自从得知怀朔死讯之后，便已心志大乱，再加上自身修为极弱，早已无法承受此处天地间灵气的激荡。她在临死之前，凭着头脑中残存的一点记忆，强撑着身体，走到怀朔生前居住的房间前，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门口徘徊着、瑟缩着、守候着、等待着……也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幻想着，师兄能够回来，陪她一起捉虫玩……

紫英跪在她身边，双目中悲愤满盈，嘶声痛吼道：“璇玑，我来晚了、来晚了……是我害了你，当日在卷云台，要是我带着你一起走，你又会怎么会……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怀朔……”

韩菱纱双腿一软，也跪倒在地，痛苦道：“我们、我们还是来晚了……怀朔，我们对不起你的嘱托……”眼圈通红，哽咽着低声抽泣。天河全身颤抖，仰天大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难道也是琼华派逆

天而行，要遭受的天谴吗？可是璇玑还那么小，她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死的会是她？！”

紫英痛心道：“是啊，她年纪尚小，许多事情还不明白，又如何分辨是非曲直？……我却将她一人丢下，害了她……也愧对怀朔……”发狠地重重捶打着自己身体，嗓音竟是哽住了，一颗心剧痛地悔恨着。

菱纱擦着泪水，悲切地摇了摇头，道：“不是的，紫英，你不要这样怪自己……要说错，琼华派飞升才是天大的错误，除了璇玑，不知还有多少弟子埋骨在茫茫冰雪之中……”缓缓站起身来，望着远处卷云台上若隐若现的剑柱，哀伤道：“我们快去找玄霄吧，如果不快点阻止琼华派飞升，或许还有祸事发生，还会有人失去最宝贵的性命……”

忽听见身后一个声音冷笑道：“阻止琼华派飞升？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五章 引弓问天(上)

众人一惊，转过身来，但见剑舞坪四周，闪出众多琼华派弟子，当先一人右手拽着明尘，昂然走近，正是元越。他身后“元”“明”“怀”诸字辈的弟子，四下散开，远远地将天河等人围在当中。元越走到三人跟前，放开明尘，看着他冷笑道：“明尘，看来掌门派你守门，真是个错误。这么轻易就让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你的这点修为，不要也罢。”他口中说的淡然，盯在明尘脸上的目光，却是分外凌厉。明尘全身哆嗦，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元越望了一眼慕容紫英，讽刺道：“慕容紫英，你这叛徒，居然还有胆量回来？”目光在他身上逡巡良久，眼中杀气渐起，森然道：“本派清修静地，岂容你这叛徒任意来去！今日你怕是来得去不得了！”把手一招，周围的弟子便要群起而攻。

紫英想起当日怀朔之死，心头怒火飞腾，几乎便欲拔剑而上。然而与这些无知的弟子交手，终非他所愿，双方无论是谁或死或伤，都不过是多了一个飞升的牺牲品而已。好容易压下心中怒气，向四周诸人沉声喝道：“且慢！众位师兄师弟，请你们好好看一看，今日的琼华派，已成了什么样子！本派数百年基业已几近全毁，昔日清修之所，如今已变成一座冰封死城，你们身为琼华弟子，岂可视而不见！”他极其诚挚地望着众人，又朗声高叫道：“琼华派有此惨变，全是双剑飞升惹出的祸患，各位快随我一同去阻止掌门和师叔，这场大难或可避过，若再迟疑片刻，只怕琼华派就要毁于今日了！”

明尘面上一抖，心中将信将疑，怔怔地望着紫英。身旁元越听得大怒，喝道：“放肆！慕容紫英，你自甘堕落，与妖为伍，实在是师门大耻！有何资格在此胡言乱语！”冷笑一声，转过身去，朗然向众人道：“各位师兄师弟，大家不必听这叛徒胡言。如今我琼华派脱离山体，虽然不再受地灵之气庇护、四时如春，但却有双剑灵气支撑，正向昆仑天光处飞往！用不了多时，本派弟子皆可白日飞升！此举乃是否极泰来、先破后立！众位先随我擒杀这些叛徒，为派中那些被妖邪所害的同门报仇，替掌门清理门户，然后即可静待成仙之时！”

紫英见众人面容浮动，愤声高喊道：“好一个否极泰来、先破后立！元越，依你之言，琼华派升起引发暴风骤雷、昆仑山河水污浊，祸及山下百姓，如此为之，也是否极泰来、先破后立？！”他直望着明尘，沉痛地道：“明尘，你原先便是这昆仑山脚下的孩童，有幸上得山来，入门修炼，为的难道不是护佑黎民、泽及父老？如今山下百姓，正因为琼华派飞升而倍遭苦难，你又岂能忍心坐视？”又转向周围众人，愤然道：“诸位师兄师弟，你们中也有不少人来自山下村镇，且不论飞升之举于琼华派有百害而无一利，难道你们就忍心这样看着山下的父老乡亲徒遭大难，也不救救他们？！”

众人中传来一阵低低的惊哗声，明尘听紫英此言，面色惨白，惶恐地望着元越，颤抖着问道：“师叔，紫英师……慕容紫英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元越轻哼一声，冷然道：“是又怎么样，既要成仙入圣，这点取舍，又何足挂齿！”紫英怒道：“胡说！我等求仙问道，正是为了兼济天下，假如行事与此相违，岂不早已背离修道的初衷？！琼华派如此行止，不是入邪，却又是什么？！”

元越微一语塞，偷眼瞥见场上众人中，颇有許多人神色惶然，一望可知心中对飞升之举已大起疑惑之意。他心下大怒，一是却是找不到什么说辞反驳紫英，突然沉下脸来，冲着明尘喝道：“明尘，你玩忽职守，放这几个叛徒进来，可知道该当何罪？！”

明尘颤声道：“弟子、弟子……”元越冷冷地道：“我受掌门之命，监管你们这些守卫弟子，以你罪行，本当废除武功，逐出门墙。我现在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上前将慕容紫英给我拿下，我便不计较你方才之失，还不快去！”

他嘴上如此说，其实心中早已有计较。以明尘的修为，岂是慕容紫英的对手？便是派中任意一个资历最浅的弟子，也能看得出来。他令明尘出手，当然不指望他能击败紫英，用意却是要逼紫英动手。二人相斗，明尘一旦落败，或死或伤，自会激起派中其他弟子的怒火，同仇敌忾之下，那时便能从容指挥众弟子除掉紫英等人。他暗自得意，逼视着明尘，见他全身发抖，几乎连站也站不稳，脸上神色愈发严峻，狠狠地道：“明尘，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把慕容紫英这个叛徒拿下了！”

明尘恐惧地望着元越，面如死灰，哆嗦着连退几步，嗓音嘶哑：“不，师叔，我不能、我不能……”紫英平日待他甚好，他心中对紫英亦是极

其敬慕，断不敢有半分侮慢之意，更不要说出手与他相斗了。元越勃然变色，怒喝道：“你说什么？！”身形微动，右手已按上了剑柄。

明尘又退数步，眼中已有绝望之意，嘶声道：“师叔，你别逼我、你别逼我！”见元越眼光一厉，惨笑一声，长剑锵然出鞘，剑尖不住颤抖，指向之人，却是元越！

元越见他竟向自己拔剑，一怔之下，怒极反笑：“哈哈！想不到啊，明尘你这派中第一懦弱之人，今日竟也要学那怀朔一般，为了一个叛徒，不惜自己也背叛本门么？！很好，既是你如此抉择，那也就休怪我剑下无情了！”

他话音一落，长笑数声，正要拔剑动手，却听明尘仰天痛呼一声，手中长剑陡然倒转，径向脖间抹去！

刹那间，但见白皑皑的雪地上，喷洒出一片鲜红。紫英惊恐地去抓他长剑，以他身手，本有可能阻住明尘这下，可他眼见璇玑惨死，自己也已心丧若灰，出手时竟不觉慢了一拍，明尘自刎的这一剑又是突如其来，既急且快，待自己手至剑上，已是晚了一步。明尘颈上鲜血如泉喷涌，他放开长剑，软软地倒在地上，伤痛而不甘地望着天空，双目未瞑，已然悠悠咽气了。

元越看着明尘的死状，脸上也现出几分惊恐，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四面的弟子群中几个与明尘有些交情的人惊叫着要冲过来，却被身边的人拽住，人群中一片骚乱，夹杂着些许的争吵声。元越脸色发青，他万没料到明尘竟会引剑自戕，心神大乱之际，只听得耳旁一声愤怒已极的尖啸，眼前人影如电闪般向自己袭来，他慌乱之下，未及出手相迎，只觉后心一阵剧痛，当场被打翻在地，昏死过去。

慕容紫英击倒元越，望着明尘和璇玑的尸首，两眼血红，一言不发，蓦地愤恨地一挥袍袖，大步向卷云台的方向走去，天河和菱纱胸中也

尽是悲痛之意，随着他愤然前行。三人的脚步极是沉重，所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个个深陷的凹痕。剑舞坪四周的琼华众弟子，见三人愤怒情状，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只是遥遥围住三人，跟着他们缓缓向前走着。

转眼间，三人已来到卷云台上，台上尚有数名女弟子肃然守立，见到紫英等人，都是大惊。紫英三人再不愿意这些弟子一眼，纵起长剑，直飞至天空中正南方向，一座漂浮着的平台上。正是十九年前，双剑修成剑柱之处。

平台之上，羲和、望舒二剑悬浮在空中，正向平台中央慢慢合拢，剑身处已是灵气满溢，几可隐约看到初成的剑柱。台上不远处，玄霄一身白色道袍，领口处微微敞开，露出里面暗紫色的长衫，满脸尽是器傲之色，负手凝望着头顶苍天。夙瑶站在他身后数步处，脸上神情颇为复杂，面上八分兴奋之外，却也有着一二分掩饰不住的懊丧和疲惫。

正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三声落地的轻响，夙瑶猛地转过身来，看见天河三人，脸上一愣，随即眉头紧锁，怫然道：“慕容紫英？云天河？哼，你们到底来了，怎么，仍不死心，还想夺走望舒剑吗？”

紫英望着这自己昔日无比尊敬的掌门，心里不知是怨恨还是怜悯，沉声道：“我们并非来夺望舒剑，玄霄师叔——”玄霄听见紫英之言，徐徐转过身来，俊目中闪过一丝喜色，直盯着天河，道：“嗯？不夺望舒剑，难道是……天河，你想通了，要与我一同飞升？好、好！天河你能来，大哥很高兴！”

天河迎着他的目光，确知玄霄此刻喜悦之情，绝非作伪，内心却是苦涩更甚，黯然摇头：“不，玄霄，我来这里，是劝你放弃飞升。”

玄霄面色一沉，微微冷笑，哂道：“哦？我未听错吧？此等梦话，今日说来未免大煞风景——”天河不容他说完，愤恨地打断了他：“玄霄，我是说真的！你用双剑飞升，只会害人害己，就算不为了别人，只为你自己，也不该继续下去！”

玄霄轻蔑地哼了一声，脸上全是不屑之情：“双剑飞升之法，经年而累，何须他人指摘！云天河，这就是你要回望舒剑的借口吗？简直拙劣之至！”天河面上又是气愤、又是焦急，扬声高喊道：“这不是借口！我也不想找什么借口！我不知道琼华派造出双剑究竟是对是错，可是我只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满身杀气，根本已经走火入魔，是绝不可能飞升成仙的！”

玄霄哈哈一笑，朗声道：“荒谬！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今日之力，远胜往昔，何来走火入魔之说？”天河愤然道：“不对！青阳长老说，就算你力量再大，也已经入了邪道，只是自己还不明白！你这个样子下去，只会害了所有人，包括你自己！”

玄霄俊眼中光芒一峻，哼道：“青阳？竟是他遣你们来的？！他是不是还说我入了心魔、无可救药？命你们杀了我，救琼华派于水火之中？！”冷笑数声，又森然道：“我留他一条性命，不是让他兴风作浪的！废人就该有废人的样子，安心等死便是，何来这些胡言乱语！”

“住口！”紫英满腔怒火直欲冲破胸膛，已然忍无可忍：“即便你是师叔，也不可如此数说长老！而且两位长老现下已因你而死，你居然如此凶残，做出这等欺师灭祖之事！重光长老待你何等情谊，你竟忍心亲手杀了他！”

夙瑶脸色微变，神情中略有畏惧之意。玄霄直视着紫英愤怒的面容，眼神中镇定如恒，没露出半分愧疚之意，恨恨说道：“欺师灭祖？那又如何！你们莫要忘了，十九年前，便是他们将我冰封，如今才遭报应，也不算晚！”

紫英见他如此丧心病狂，气得浑身发抖，天河痛苦地望着他，大喊道：“不，玄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相信！你心里一定还有些善念，不然那天为什么没有杀死青阳长老？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玄霄面上忽现出几分黯惑之色，然而转瞬间便一闪而过，阴郁地看着他们，冷然道：“哼！我放过青阳，是不屑动一个废人！早知如此，便该一掌将他杀了！”转过身去，语气中狠意渐现：“你们既然不想飞升，那就趁我未动杀念，通通滚回山下！莫要逼我动手！”

紫英见玄霄话已至此，劝说他的念头已然断绝，然而心内仍不肯就此罢休，忽然向夙瑶高喊道：“掌门！您执掌琼华多年，所有行事向来以门派为重，如今之势，楼宇冰封，河水污浊，分明不是正道所趋，掌门为何还要执意相助师叔飞升？难道您就不怕琼华派遭受天谴吗？！掌门——！！”

夙瑶神情呆怔，恍若不闻，她在天河等人与玄霄对话时，一直默默退在远处，眼望着将成的剑柱。正满心欢喜时，忽然心底一阵悸动，思绪竟是猛地回到了十九年前的那一天，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日子……

那天午间，她和夙莘等女弟子在剑舞坪上练剑，大家练了许久，正想休息一下时，宗炼长老突然严肃地来到她跟前，将她一个人带到了琼华宫中。

“夙瑶，我这些天病势渐重，琼华派不可一日无掌门，这件事，我想是时候要跟你说了……”

她十分惊讶，连忙低下了头，心头一阵窃喜。

“再过几日，我会召集所有弟子，正式传位于你……你的资质虽然不如你玄震师兄他们，可惜……唉，不过论及聪颖多智，你却不逊于他

们，琼华派交到你的手中，也许尚有复兴的机会……”

宗炼身子衰朽，说话间不住的咳嗽着。她头脑中已被从天而降的狂喜占满了，竟是连一句类似不敢辜负长老厚爱，定当竭尽全力振兴琼华派之类的场面话也没有说，只是垂头望着地面，脸上满盈着入门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欢畅笑意。

“夙瑶……本派遣此大变，已然元气大伤，你执掌门派以后，务要持稳修整，万勿轻举妄动，徒惹祸端……如今双剑缺一，飞升之举，已不可能，你也不必强求，只需收拾好派中剑道人心，便已是难能可贵了……”

她眉头微皱，心下颇有不解。难道数月前那些在与妖界大战中逝去的弟子，就白白死了不成？更何况，琼华派数百年的夙愿，眼见已有办法可循，难道就这样轻易放弃？然而疑惑归疑惑，面对着眼下派中资历最深的长老，她还是点了点头。

宗炼似乎看出了她心中疑念，黯然长叹一声：“夙瑶，我今日的话，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升仙之事，纵然光明诱人，却也险恶非常，没有十成把握，切不可轻启此事……万万不能再像今日一般，门派中生灵涂炭，白骨遗恨……你没有太清的修为，若欲勉强完成他未竟之事，只怕凶险异常、凶险异常……”

她不禁打了个寒噤，然而心底却有几分不服气。

“唉，也罢，我今天言尽于此，日后琼华派的运道如何，就看你的作为了，望你慎之、慎之……”

宗炼悠悠叹息，挥了挥手，让她出去了。她恍惚地走出殿来，方才的经历如在梦中一般，她真的没有想到，琼华派掌门，这个她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位子，竟然这么轻易，就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只是，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个位子之后，究竟会付出些什么。是友善、诚挚、谦恭、洒脱、还是那份本心中应有的纯净……

“掌门——！！”夙瑶一个激灵，紫英惶急的喊叫声终于将她从沉思中唤回，她目光缓缓从双剑上移开，扫过平台下冰雪弥漫的琼华派大地，扫过卷云台上弟子们惊疑怯惧的面容，最后又缓缓凝聚在紫英脸上，就这样漠然望着他，一时却是无言。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底隐隐一震。她执掌门派这些年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的便是今日。双剑飞升，全派成仙，这不仅仅是派中前辈们穷其一生而求的梦想，更是她从登任掌门的那一刻起，日思夜想的志愿。她知道，以自己的资质而任掌门，派中之人万难心服，她平日里更不止一次地听过派中同门的风言风语，尽管他们在自己面前，还是恭恭敬敬地叫着掌门。一向极度自尊的自己，面对所有这些，都忍了下来，只是将心中的羞耻愤恨深深地埋藏起来。她暗暗发誓，总有一天，琼华派会在自己的手上，完成飞升的夙愿，到了那时，她要让那些有眼无珠的人看看，自己究竟配不配得上这个掌门！

现在，她的心愿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她的心底，却无端涌起一股莫名的忧虑，那一日宗炼长老忧郁的神情、沉重的话语，又一次浮现在心头，挥之不去。这十几年来，那一幕的情景常常在他心头重现，每一次都让她感到分外不安，她知道，自己并没有遵从长老的嘱托，可她并不觉得自己错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琼华派，难道不是吗？

她性子果决，这种种想法，在她头脑中也不过闪现了短短一瞬而已，思绪略略纠缠片刻，终于仍是像以前一样，强行将一切疑虑压了下去，凤眼中光芒渐定，微微叹了口气，肃然道：“三代铸剑，一朝乃成，琼华派多年夙愿，传于我手中，岂能轻言放弃？与玄霄一同使用双剑，乃是我自己决定，飞升成与不成，皆看天意，我也只有顺势而行！”

紫英大喊道：“若是飞升不成，琼华派就此自毁，又待如何？！”夙瑶堂堂肃立，朗声说道：“如今飞升之举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时放弃，更是一无所获！身为琼华掌门，唯有全力施为，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她心念已定，语气愈发坚决，紫英见她决然神情，高声急道：“掌门，请您三思啊！弟子觉得纵然琼华派为求飞升，已付出太大代价，但是当断则断，不然后果只会不堪设想！”手指着玄霄，愤然喊道：“掌门您且看看，如今师叔分明心性成狂！纵然双剑修成剑柱，仙神之界又岂能容忍如此心魔深重之人飞升成仙？！掌门——”

他话没说完，突然手捂胸口，倒退两步，面上显现痛苦之色，咬牙强忍着，两眼直望着已转过身来的玄霄。“紫英！”天河、菱纱齐声惊呼，抢到他身旁伸手扶住，两人全神注视着玄霄，生怕他再向紫英出手。

玄霄冷冷地望着紫英三人，蓦地仰天狂笑，声震寰宇：“哈哈！心性成狂、心魔深种！说得好、说得好！我一生清心修道，竟有半生被人视为颠狂！若不做尽狂事，岂非名难副实？！”他狂笑许久，方才止歇，又沉下面来，狠狠地看着夙瑶，放声道：“慕容紫英，你劝夙瑶能有何用？以她如今之力，只能对我惟命是从！我要做的事，又有谁敢阻拦？”

天河默然走上两步，缓缓道：“不，你说错了。”

玄霄目光一闪，阴沉地望着他，神情中杀气渐起。菱纱看得惊心，急呼道：“天河，快回来！”天河轻轻向她摆摆手，继续低声说道：“玄霄，直到现在，我还是忘不了曾经喊你一声‘大哥’，你教我很多东西……没有你的话，天河一定不是现在的天河……”

玄霄嘿了一声，脸上全是讥笑，天河定定地看着他，黯然道：“如果，眼下还有其他办法，就算千难万难，就算要杀了我自己，我都会去做！可是……”心内闪出最后一丝希望，高喊道：“玄霄，你为什么要

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就算你一心想成仙，这世上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我可以陪你去找，直到找到为止！难道就不能放弃双剑、放弃害人吗？！”

玄霄面目中，几分无奈一闪而逝，他缓缓闭上双目，长吸了一口气，涩然道：“……天河，你晚了二十二年。昔日修炼双剑、苦无进境之时，无人让我放弃；初有所成、经络逆变之时，无人助我脱劫；失却望舒、日夜受火焚之苦，无人顾我生死。如今，太迟了……”摇了摇头，痛然长啸道：“我玄霄一生成于修道、亦毁于修道，纠结已深不可解，此种心境，他人怎能体会？！云天河，念你我曾有结拜金兰之谊，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就此离去吧，就当你我从来就没见过。”大袖轻拂，遥指向远方云雾缭绕处，已与琼华派分离的昆仑山顶。

天河心中彻底绝望，默不作声，缓慢退回紫英身边，沉痛地望着玄霄。紫英被玄霄刚才那一击所中，受了暗伤，方才说话间努力运内功调息，此刻虽未尽数化解伤势，外面看上去却已无恙，勉力支持着，与他肩并肩立在一处。玄霄面容渐冷，眉间涌起一股狠厉之色，雪亮的目光突然射向韩菱纱脸上，厉声道：“韩菱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眼下是不是在想，若是无力阻止飞升，便要在此自尽？！”

菱纱花容惨变，身子一抖，玄霄直盯着她的双眼，冷笑声中，充满了残忍之意：“你的性命是我的！飞升最后时刻将你牺牲，才算死得其所！想要自尽乃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如愿！”

天河怒吼道：“你、你疯了！你凭什么拥有别人的命？！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死！！”玄霄冷笑连声，袖手而立，全身气势已积至十分。菱纱面容剧烈颤抖，向平台边缘走了几步，闭上双眼，右手慢慢向腰中短剑摸去，就在这时，耳旁传来紫英的高叫声：“菱纱，你忘记答应过我们的事了吗？”

菱纱手一哆嗦，睁开满是泪水的双眼，怔怔地望着他和天河。紫英坚定地对她点了点头，沉声喝道：“天河，我们……动手吧！”

玄霄长眉一耸，右袖平平掠出，一声尖利的啸音破空而来，铛的一声，羲和剑已飞至他手中。望舒剑则缓缓落下，夙瑶微一沉吟，终于上前拿在手中，缓步走到他身边，朗声道：“我来助你。”

紫英愤懑满怀：“掌门！您——！”夙瑶沉沉望着三人，厉声截断：“琼华飞升，兹事体大，容不得你们几个继续妨碍！”轻轻抚了抚剑身，左臂向外一分，手上捏了个剑诀，右手横剑当胸，冷笑道：“你们三个，现在与我动手，便是消耗韩菱纱的元神！可想清楚了？”

天河暴喝一声：“你——！”夙瑶冷然不语，玄霄嫌恶地看着她，皱了皱眉头，转向天河三人，放声狂笑：“云天河、韩菱纱、慕容紫英！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铮铮两声，天河紫英双剑出鞘，二人握剑在手，可面对着眼前之人，竟是一步也迈不出去。

玄霄神稳意定，双目炯炯视来，天河和紫英与他目光一接，便觉身前一股浩瀚磅礴的气势迎面压来，直如泰岳之倾、黄河之泄，威势逼人，几难抗拒，不知不觉间，竟将进击之意尽数压了回来。二人凝神自守，却是难以抵挡那股雄浑无畴的杀意，双腿微颤，头顶上不住渗出的汗珠一滴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对面的玄霄神色不动，全身上下透出的那份气势却仍在不断攀升，愈加凌厉，就在两人几乎支持不住的时候，突听见天河一声大喊，身子如离弦之箭，一纵而上，偃天剑剑尖锋芒闪烁，向着玄霄胸前，猛刺了过去！

玄霄冷笑一声，竟不出剑，左袖一拂，袖中藏掌，拍向天河胸口。掌未及体，天河已觉一阵无比炽烈的骤风狂飙而至，剑招急变，连忙侧身躲开，那阵风从他面前斜斜扫过，脸上一阵热辣辣的，如被烟熏火

燎一般，甚是难受。那边紫英却趁玄霄分神出手这一瞬，缓过一口气来，清啸一声，飘身而上，从旁夹击玄霄。他平日里苦修剑法，对琼华派的各路剑招均极是精熟，他深知对手厉害，此刻一上来用的便是派中一等一精妙厉害的招数，同时将剑上内力催至十成，长剑过处，嗤嗤有声。以玄霄之修为，也不觉收起轻视之心，身形微动，避开了紫英这一剑，右手羲和剑疾挥而出，直指紫英胸口要害，左臂轻飘飘划了个圆圈，化开天河攻势，随即反掌击向天河。

他这一剑一掌，均是迅捷绝伦，紫英深知羲和剑的厉害，不敢硬接，急忙退开，天河却来不及闪躲，只得伸出左掌，与玄霄对了一掌。双掌相交，发出一声闷响，天河胸膛间一阵血气翻涌，踉跄退开数步，眼前金星乱冒。

玄霄见他竟接下这一掌，面上微露诧异，朗声道：“好小子！看不出来，原来你也有两下子！”他收回掌来，巍然站定，隐觉掌心处一丝凉意慢慢沁开，凉意之中却又夹着一股炽热之气，双眉一敛，语气中竟有了几分佩服：“士别三日，真应刮目相看！当初在禁地授你凝冰诀，想不到短短数月间，竟让你修炼出能与凝冰诀融合一气的灼烈阳气！实在令我惊讶！云天河，你原本体质特异，如今更是内修仙功、外执神器，竟然还不知足？见我飞升，便心生妒恨、一力阻止吗？！”

天河怒道：“你——！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玄霄哼了一声，森然道：“你休要得意太早！我虽是没有你融合阴阳的修为，但双剑力量何其强悍霸道，若是全力施为，不逊于仙神之力！又岂是你们几个黄口孺子所能抵挡！接招吧！”

呼的一声，身形倏然欺近，天河面前灼气如海涛巨浪，汹涌扑来。一瞬间，一道暗红色的剑影向胸口斩来！

天河气息混乱，眼看羲和剑已至身前，脚下竟是一滞，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身旁忽地传来一股大力，被紫英硬生生拉开数步，躲过了

这一击。但这样一来，紫英自己也已失却攻敌之机，玄霄得势不让人，当下剑掌齐出，分袭二人，招数中更加浑厚狠辣。他口中说得狂妄，实力却是丝毫不逊，当真犹如天神下凡一般，霸气纵横，神威凛凛。天河和紫英经历过不少苦战，却是任何一次，也比不上今日之战的险恶，几乎是举步维艰，剑上的招数全然被对手所克制，身法亦渐转散乱。两人拼力抵抗，却是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想要回击一招，也是不能。再撑片刻，二人情势几乎已山穷水尽，眼看数招之内，便将败落无疑。天河心内又一次弥漫起绝望之意：“难道，我们就这么败了？菱纱怎么办，她……”不自觉向菱纱望去，猛然之间，神色巨变！

只见那边，韩菱纱被夙瑶步步紧逼，已退到平台一角。当天河向玄霄出手的那一刹那，她情知三人不肯罢休，面容一紧，当即也挺剑向菱纱攻去。两人相斗，结果可想而知。夙瑶在派中修行，已有近三十年之久，她资质虽不甚高，可为人好胜，便是当了掌门之后，仍是修炼不辍，对琼华派的剑术心法更是毕生浸淫于其间，道行之高，岂是像菱纱这样一个入门不久的女弟子可比？何况菱纱并未真正修习琼华派的武学仙术，更何况此刻菱纱体衰力弱，而她手上，拿的又是时刻在消耗菱纱元神的望舒剑？！

夙瑶将菱纱逼到台边，情知自己胜券已握，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微笑。她方才与菱纱动手，一招一式都极有分寸，绝不至伤了她的性命，否则若是菱纱一死，飞升大业，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她如此作为，只是意欲消耗菱纱体力，待到她无力抵抗之际，立刻出手擒下，以她为人质，威逼天河等人罢手。眼看菱纱招数越来越缓，面上得意之情更甚，望舒剑寒光大盛，叮叮两声轻响，菱纱双手短剑已被磕飞，她手腕一酸，脸色又是一阵惨白，身子斜靠在台边石栏上，竟已无力动弹。夙瑶抢上身来，伸指便向她胸前穴道点去！

突然，身后风声大作，一个愤怒到极点的声音大吼道：“住手——”

第五卷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 第三十六章 引弓问天(下)

夙瑶猛然转身，只见云天河身子腾空，已扑到自己面前，右手长剑斜劈下来，左手却向望舒剑剑柄抓去。夙瑶上次险些被他夺剑得手，心下羞怒之余，已有防备。见他今日仍是如此招数，不由得微微冷笑，身子一侧，望舒剑顺势一带，天河左臂上，登时被划开了一道三寸长的口子！

“天河——！！”一串鲜红的血珠洒落在台上，同时落地的，还有紫英和菱纱悲痛的呼声。

夙瑶一招得手，正暗自得意时，却见天河眉头皱也不皱，慑天剑刺到身前，剑尖猛地转向，斜挑向夙瑶右腕。夙瑶大惊之下，刚欲回剑相抗，却见天河左掌又出，全然不顾伤臂剧痛，直拍向自己胸口，她万没想到天河受伤之后，还是如此顽强，惊惶间抽身欲退，右腕蓦地一紧，只见天河那只本该击向胸口的左手，居然中途突然变向，抓住了自己。右手上登时一麻，不自觉松开了望舒剑。天河左手急放开来，翻腕一握，已将望舒剑夺在手中。右手慑天剑一横，将夙瑶逼开数步。这一套招式倒也并不十分巧妙，只是来势古怪，大出人意料之外，更兼快得出奇，从出剑到夺剑在手，只不过是一扑之间。天河那一次夺剑不成，这些日子来头脑里翻来覆去思考的这一扑一夺，便是为了今日这一刻。任是夙瑶修为再高、经验再丰，猝然遭袭，也不觉着了天河的道。

天河甫然夺下望舒剑，身子尚未落地，身后炎风已至，夹着慕容紫英的惊叫声：“天河，当心——”

天河方才为夺下望舒剑，已然耗尽全身体力心神，此刻身子尚未落地，哪里有机会躲开玄霄背后斩来的这一剑？眼看天河就要被斩为两段，紫英想要拦截，也已不及。急切间奋力拼上，长剑直刺向玄霄面门，这一招是“围魏救赵”之意，想逼得玄霄撤剑自守。

他这一剑刚递出一半，只听铮的一声巨响，右臂剧痛，虎口已然震裂。手中长剑断成两截，剑尖直飞上天，过了许久，方才落下，嗤的一声，直没入脚下地面中。玄霄这一指轻弹，竟有如此威力，他左手机震断紫英长剑，右手羲和剑斩去的势头微微缓了一缓。天河于百忙中一个拧身，猛然间，只见背后一道七彩光华迸射而开，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原来玄霄这一剑，正斩在天河身后背着的后羿射日弓上，天河有此神弓阻了一阻，方才勉强挡下这一击。但见平台上天河的身影，如断了线的纸鸢一般，砰的一声，飞撞在台缘石栏上。他全身已经脱力，右手中慑天剑已然远远飞落到了台下，只有左手还紧紧地握住望舒剑不放，他勉力想要站起身来，忽然间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血来，玄霄方才的那一剑，虽然没有斩中，可剑上附着的浑厚内力，却已将他击得五脏尽伤。

韩菱纱拼着全身的力气，飞奔到他身边，哭叫道：“天河，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傻？！”天河情势本已不妙，但若谨慎自守，纵然败落，尚不至受此重伤。可是他方才为了夺剑的那一扑，等于是将自己的后心卖给了玄霄，果然当即被其重创。场上所有人都看了出来，他这一举，已无异于拼出了自己性命。

天河面如金纸，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颤抖着向她晃了晃手中的望舒剑：“菱纱，你看……我早就说过了，会把望舒剑夺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

菱纱见他臂上、口边鲜血长流，惊痛交集，已是泣不成声。天河犹在低声喃喃道：“菱纱，你快拿着这把剑……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也不要回来……”

他却没有想到，菱纱纵然有力气逃走，难道她竟肯丢下他，一个人离开吗？

玄霄收了剑招，将羲和剑笼在大袖之中，负手迈步，走到他二人跟前。身前蓝影一闪，慕容紫英强忍手腕剧痛，纵身挡在云韩两人前面，望着师叔，颤抖道：“师叔……你已经杀了青阳长老和重光长老，还要再杀人吗……”

玄霄看都不看紫英一眼，一双俊目只是紧紧地盯着重伤的天河，吐出一口长气，徐徐道：“把剑还来。”

天河动也不动，玄霄叹了口气，悠悠道：“云天河，我不想杀你。”

天河仍是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攥着望舒剑。菱纱啜泣着，拉住他的手。两个人摇摇晃晃，相扶站起，看着对方虚弱憔悴的容颜，心中伤痛之余，竟有一丝说不出的欢喜。

“到底，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天河和菱纱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两颗头靠在了一起，比头靠得更近的，是两颗满溢着深情的心。

他们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是封神陵的神弓、即墨的烟花，还是巢湖边上，那一夜的篝火？

玄霄望着天河，眼中神色渐转黯淡，眉间涌过一抹淡淡痛意，忽地纵声长笑，笑声中不胜凄凉，却也充满了杀机。他立在当地，右袖如迎满了风，鼓荡欲裂，羲和剑红光闪耀，锋芒尽露！

紫英面色惨然，也缓缓闭上了双眼，身子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遮蔽住天河和菱纱。

整个世界似乎静止了，当它再一次动荡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情景？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个庄重威严的声音：

“玄女有命，普告万灵！”

台上所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都是一诧，玄霄杀气稍敛，大袖松弛下来，皱眉向天上望去。却见半空中一道金光徐徐降下，光影之中，缓缓幻出一个女子，那人穿着一身淡黄色道服，衣装上金光灿然，于华丽中尽显高贵之气。众人看到她的容貌，无不怔然失色，只见她五官神态，无不与派中供奉的九天玄女一模一样，她面上宝光浮动，比之匠人雕成的塑像，更多了几分雍容。众人惊讶之下，心中各怀疑念，只有夙瑶面上极是惊喜，脱口道：“您是……”

那女子凝视台上众人，朗声说道：“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奉命相传神界旨意。”

夙瑶面肌颤抖，狂喜道：“九天玄女娘娘……真的是您，终于、终于……琼华派已升至昆仑天光处，琼华派多年夙愿，终于我手中达成！”下方的卷云台上，也发出一阵惊呼声，众弟子喜出望外，一片欢腾。他们心目中一直膜拜的神灵，竟然出现在了面前，她是来赐福于自己的么？是来引渡众人飞升成仙的使者么？

然而他们很快就无需猜测了，只见九天玄女的面上，巍然萧肃，冷若冰霜。

“无知！凡心入魔，妄想升仙。”那神圣的声音中，竟是深深的鄙夷之意。

夙瑶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众弟子的欢呼声也登时哑了，脸上分明是两个字“不信”。为什么？琼华派明明已经升到了仙界底端，连昆仑天光都已照耀到了派中，为什么派中之人还不能飞升成仙？！

九天玄女神情峻厉，目光从琼华派众人脸上——扫过，冷声道：“天帝有命，琼华派逆天行事，犯下滔天罪孽，令其受天火焚烧，陨落大

地。派中弟子打入东海漩涡之中，囚禁千年！”又望向天河三人，语音中稍稍舒缓，扬声道：“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慕容紫英、云天河、韩菱纱虽为琼华弟子，心中却存清明善念，故可免去此劫。”

夙瑶浑身发抖，心中惊痛之余，更是无尽的惶惑，低声喃喃道：“不、不……为什么、为什么……”玄霄陡然变色，长眉立起，暴喝道：“岂有此理！什么天帝之命！我琼华派已至昆仑天光，飞升近在眼前，何须别人来代天授命！”

九天玄女淡然望着他，朗声道：“玄霄，一切因果，皆由自生。神界确也只是‘代天授命’，旨在维系天道不坠。盘古有训，纵横六界，诸事皆有缘法！凡人仰观苍天，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幽冥之间，万物已循因缘，恒大者则为‘天道’。六界生灵，概莫能外。尔等逆天而行，又岂能无谴？”

玄霄哈哈大笑，面容中却是万分愤怒，自己苦苦追寻了二十几年的梦想竟被面前这个所谓的神明一言抹去，忿然怒吼道：“好个天道！好个逆天而行！简直是一派空谈！世间天灾人祸，茫茫如许，救不胜救，神界不恤苍生，却要碍我琼华升仙，莫非也是遵循天道？！”

九天玄女神色微凛，淡淡道：“不错。南斗掌生，北斗注死，所有生灵往复六界之间，寻常病苦如是，天灾人祸亦如是，此之谓‘天之道’，而非‘逆天救世之道’。彼琼华派人心成魔，恶念万般，却妄图升仙，实乃天道不容！神界代天行诛，正是遵天道而行！”

玄霄眼中杀气大起，狂笑道：“什么天道！不过是神界一面之辞罢了！我琼华派修仙数百载，倍历艰辛，如今成仙在即，岂由得你们一句话否决！给我滚回天庭！！”右臂猛挥，一道红光劈空而来，竟向空中浮现的九天玄女斩去！他方才怒斥时，手上已在暗暗蓄力，此时猝然出手，发出的剑气上带着十成功力，风声尖啸，势不可挡。

九天玄女轻蔑地望着玄霄，那道剑光射到她身前，她只轻轻一拂，便将其轻易击散。与此同时，玄霄只觉手臂一麻，羲和剑铛然落地，整个身子一动都不能动了。只听九天玄女冷笑道：“蝼蚁之力，敢与天争！凡人无识，但觉自己命如草芥，神明高高在上，却不懂天道有常，即便是神，也只能依天命而行。玄霄，蔑视天地，只会令你入邪更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玄霄身不能动，面上狂意却不稍减，放声怒啸：“苍天在上，我自敬畏！但若让我任由神界驱使，却是妄想！”九天玄女冷然不语，夙瑶忽然抬起头来，不甘的高叫道：“娘娘！我辈确实心怀妄想，希冀以凡人之力，修得仙道，纵然这一切有错，可本派数百年来，斩妖除魔、护佑世间，难道就毫无功德，竟要落此下场吗？”

九天玄女肃然摇头，望着夙瑶，朗声道：“善恶行止，本无人界、妖界之分，妖不为恶，为何杀之？琼华派因一己贪念，屠戮幻瞑界，又与邪魔何异？欲求仙道、先修人道，不明是非，何以为仙！”

夙瑶面色一悚，喃喃自语：“……欲求仙道、先修人道……”额头汗水涔涔而下，身上如同失去了全副气力一般，随着精力一同消散的，还有几十年来奉为圭臬的东西。她低声自言自语许久，终于缓缓走到九天玄女面前，颓然跪倒：“……夙瑶知错，甘心受罚。”

九天玄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点了点头，道：“既然知错能改，上天亦有好生之德，尔囚于东海漩涡五百年后，便自入轮回去吧。”夙瑶苍白的脸上神采略复，连连顿首。玄霄斜睨着她，冷笑不绝。

九天玄女猛地一拂袖，琼华派地面上立时剧烈震动起来，卷云台上，许多人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天涯彼端，隐有无数火球，急速向这边飞来。她紧接着长袖一扬，众弟子全身被红光包裹，惊叫声中，向着东方远远飞去。又转向天河等人，巍然道：“天火即将落下，云天河、韩菱纱、慕容紫英，你们三个速速离去吧。”

天河突然惊道：“等等！天火来了，琼华派也会落下……那山下的人怎么办？他们都会死吗？”想到播仙镇那些还没来得及搬走的居民们，不由得大为惶恐，背心伤处又是一阵剧痛。

九天玄女淡然道：“今日之因，必有明日之果，而今日之果，亦起于昔日之因。这些事情，不是你应该问的。”天河听得一愣，猛地摇摇头，焦急地道：“你说的这些因因果果的事情，我不明白……可是就算琼华派做错了，山下那些人有什么错？！你说琼华派的弟子犯了天道，可你也只是把他们关起来，那又为什么要让山下那些无辜的人去死？！”

九天玄女目中微涌怒意，沉声道：“云天河，你是质疑天命，还是心存不忍？”菱纱神情一惧，两只手紧紧地拉着天河的袖子。天河微微喘了口气，高声道：“我、我只想救那些人！之前救不了月牙村的人，那种难受的感觉，我再也不想要了！”

菱纱和紫英听了这话，心内也是一阵难受。九天玄女冷冷地摇了摇头：“天意难违！”天河心中气闷，正要争辩，只听身旁玄霄猛地狂笑起来：“哈哈！难怪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果然是无情无义，草菅人命！堂堂神界，令人齿冷！”

九天玄女脸色一沉，喝道：“玄霄！你罪孽深重，至此仍无悔心！更道出如此荒谬之言！”抬眼扫向云端之下，无数的山河草木，朗朗说道：“所谓‘天地不仁’，乃神与天道都视天地万物为平等，竟被你曲解至此！”

玄霄恨声长笑：“天道如此不公，神界如此嫉贤妒能、戕害常人，可笑我一生竟为之所误！苍天弃吾、吾宁成魔！”身子奋力挣扎，想摆脱她法力的束缚，面容上已尽是癫狂之意。

九天玄女神色不变，高声喝道：“玄霄！你现下心魔已成，本座本该取你性命，如今先将你打入东海漩涡最深之处，本座自回天庭复命，另

稟天帝，再议生杀！”

玄霄狂笑不止，一旁的夙瑶低首不语。九天玄女沉哼一声，运转法力，他二人身形也被一团光球所笼罩，身不由己地腾空而去，落在地上的羲和剑也蓦地飞起，紧紧随着玄霄远去。转瞬之间，天空中便已看不见两人的身影了，只听见远处玄霄似恨似痛的狂笑声遥遥传来，越去越远，终于被卷云台上呼啸的风声所湮没，再也不闻。

九天玄女带走二人，正要转身离去，忽听见天河又急问道：“等一下！你还没有告诉我，要怎样才能救山下那些人？！”

九天玄女瞅他一眼，目光中颇有感叹之意，仍是淡淡地道：“天意难违。”天河大声道：“不对，你明明说过，万物就是天道，那人也算天道的一部分吧？！为什么不能自己定自己的命呢？！”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少年深深吸了一口气，扬声高喊着自己心中永不动摇的信念。

九天玄女注视着他，目中光芒数变，过了片刻，面容渐渐淡定下来，似是为他心志所感，慨叹一声：“云天河，你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难怪衔烛之龙和句芒都对你另眼相看……逆天改命，何等重大事，但你身具神龙之息与后羿射日弓，能否扭转乾坤，由你自己而定！”她顿了一顿，神情肃然，郑重说道：“倘你执意为之，本座亦不阻拦，但以你凡人之躯，贸然承受神器的威力，定会付出代价！你且好好想清楚吧！”缓缓摇了摇头，转过身去，随着天光慢慢升起，消失在云层深处。

天河一怔，未及多想，只听见紫英惊呼道：“天火来了！我们快走！”话音未落，天边红光已现，数十团巨大的火球向着已失去双剑灵力支撑的琼华派，砸了下来！

天河和菱纱看得惊恐，蓦然间肩头一紧，被紫英用力提到一道紫黑色的大剑上，绝尘而去。那柄剑正是当日他在不周山上收取的魔剑，此时三人手上长剑或损或失，想不到这柄魔剑，此刻竟然派上了用场。此刻天河、菱纱均已受伤，无力御剑，唯有紫英一人虽遭小创，情形尚好，硬是凭着一人之力，带着他俩奋力向山下飞去。

就在地面将至时，紫英眼前一晕，勉强支持多时的身体终究也撑不下去了，扑通一声，从魔剑上摔了下来，倒在昆仑山脚下的沙地上，不省人事。菱纱迷迷糊糊地落到地上，也已体力不支，晕倒了下来。只有天河尚且清醒着，看见两人情况不妙，焦急地将他们平放到一起，连声呼喊道：“菱纱、紫英，你们醒一醒啊！”

突然，他猛地转过身来，望着半空中被火焰包裹着，向山脚村镇坠落下去的琼华派，面上充满了焦虑，还有着一丝丝的犹豫。他缓缓解下了身后的后羿射日弓，又解下了紫英赠送的天河剑，颤抖着将它们搭在一起，却没有勇气拉开弓弦。

以凡人之躯，贸然承受神器的威力，定会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什么，是死吗……

他并不怕死，就在半个时辰之前，他为了救菱纱，还宁可拼上自己的性命。此刻望舒剑已经夺回，菱纱的生命也不会有危险了。可是，就在一切都好转起来的时候，自己却这样永远离开她，对她来说，该是何等的痛苦与悲伤！她身上的病症会好，可是心里的伤口呢？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在伤害她？

但是，他又能眼睁睁看着山脚下那些善良的居民死在自己面前吗？

下坠的琼华派已经离地面越来越近，炽热的空气中夹杂着咆哮的风暴，燃烧着、席卷着、吞噬着昆仑山上的一切。一滴滴鲜红从天河左

臂上淌下，滴到沙土中，湮灭不见，身上仅存的几分力气也随之一点一点消散开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走到菱纱身旁，深深地凝视着她的脸庞，他第一次发现，她的容颜，竟是如此美丽，美丽得让人不舍、让人心痛！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正滴在菱纱的眼角。

“菱纱，对不起……”

他痴痴地望完最后一眼，决然转身，拉弓如满月，瞄准了天空中那团巨大的火球。身体里翻滚着的内息都集中到了双臂上，紧接着，涌向了手中的后羿射日弓和天河剑。猛然间嗖的一声，天河剑带着澎湃的内力，化作一道蓝光，直飞天上！

轰鸣的爆炸声，响彻天际！

后羿射日弓从天河手上落了下来，体内赖以支撑的两股真力，也随着这一剑，尽数飞离。他已经没有了一毫力气，身子摇晃了一下，歪倒下来。倒地之前，他隐约望见，一团团赤色的飞灰在空中涣然飘散，脸上浮出了一丝欣慰……

突然间，一阵剧痛从双眼传来，直入脑中，神识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云端底部，一道幽蓝的剑影缓缓落下……

残阳西落，血染苍茫，悲风呼啸，寒意凌云。

沙地上，一个少女扑在一个人身上，手指颤抖，抚摸着那张熟悉的面容。她想流泪，可是眼泪已经流干；她想痛喊，可是嗓子早已喊哑！

身后不远处，一个青年男子黯然站立着，脸上全是痛意。

韩菱纱纤指抚过双眉、抚过眼睛、抚过鼻梁、抚过嘴唇、抚过脖颈、抚过肩膀、抚遍他坚实的胸膛。手指忽然一震，她分明感到，天河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身体深处，还有着一丝暖意从指尖隐隐传来……

她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抱起天河，欣喜若狂地向前跑去：“天河，我们走，回青鸾峰去……你一定会醒过来、一定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身后的青年望着她的背影，长叹一声，转过身来，向着相反的方向，恍然走远……

（全剧终）

清风送爽，又是一个秋天到了。

青鸾峰上风光依旧，茂密的树林间，仍旧是鸟鸣蝉幽，生气勃勃。只是木屋前的那几棵苍松又粗了尺许，树皮上裂纹斑驳，记载着这百年来的沧桑。

一位老者负手立在崖边，白发若雪，身形却依旧是那么挺拔、那么清俊。腰间一束金黄色的穗丝，随着微风轻轻飘荡。

他已不知在此伫立了多久，任凭着山风拂面、云卷苍穹，双目淡望着天边，一群白鹤翩跹飞过，似已与此间的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在他身后，“梦璃”悠然站立，双目凝视着崖边之人。突然之间，她身子一晃，化作无数白萤，四散飞扬。

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缓缓而来，他心中微微一震，却没有回头。

“……你来了。”

柳梦璃裙裾飘动，秀美如故，轻声道：“紫英……这些年来，过得可好？”

“……无所谓好或不好，人生一场虚空大梦，韶华白首，不过转瞬。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改……”

紫英淡然笑了笑，不知道这句平平淡淡却又尽蕴深意的话中，究竟有着几分喜悦、几分苦涩、几分凄凉、几分释然？

“你……他们等你很久了，一定有许多话要说，我先回剑冢……”他轻轻叹了口气，望着远方，悠悠道：“小葵，咱们走了。”

远处一道紫影飘来，魔剑飞到崖边，他平平踏出一步，站到剑上，倏然一声，直冲云霄，杳然远去。自始至终，更不曾回一回头。

梦璃怔怔地望着他飞远，转过身来，向着木屋门前，两座坟墓走去。

一座落满了尘埃的墓旁，赫然插着那柄望舒剑。两只彩蝶绕剑而飞，似在嬉闹，见梦璃走来，连忙飞向一旁，仍是盘旋在一起，形影不离。

剑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上清楚地刻着七个字：

爱妻韩菱纱之墓

石碑上的字刻得略有些歪斜，笔法中更有几分朴拙，然而却是一笔一划，极为深重。“墓”字最后一笔下方，一条红印蜿蜒淌下，宛若血痕。

另一座墓紧紧地挨着它，前面却是什么也没有。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陪伴。

梦璃走到菱纱墓前，徐徐蹲下，轻轻地抚摸着望舒剑，眼中泪水簌簌而落，滴到剑身上，又滑落在坟前的泥土之中。

忽然，身前的树上传来一阵欢快的咿呀声，梦璃抬起头来，只见勇气高兴地飞到自己身前，在空中连连打转，直笑着向自己点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爱怜地看着它，眼神中尽是羡慕。

这小东西，怎么会明白人类的情感呢？又怎么会懂得她心中的伤痛呢？

可是不明白本身，不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吗？

恍惚间，身后门声响动，她擦干泪水，悠悠转过身来。

云天河双目紧闭，摸索着推开门来。他走到梦璃面前，忽地抽了抽鼻子，觉察到空气中那股旁人没有的香气，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面对着她，定定不动。

柳梦璃望着这思念了无数时光的男子，眼中一片模糊，然而面上，却也不觉绽放出笑容。

人世情愁，苍茫岁月，仿佛都在这一笑之中，幻然划过。

意气凌霄不知愁，愿上玉京十二楼。

挥剑破云迎星落，举酒高歌引凤游。

千载太虚无非梦，一段衷情不肯休。

梦醒人间看微雨，江山还似旧温柔。

那一对彩蝶在梦璃身前飞舞许久，忽然互相盘旋着，翩然向远方飞去。勇气欢叫一声，也鼓动双翅，向着那对彩蝶飞远的方向，追逐而

去。

全书终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k

z-lib.gs

z-lib.fm

go-to-library.sk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